目录

[文才技藝卷（第197-232卷)目錄 1](#_Toc74035780)

[交際表現卷目錄（第233-275卷） 400](#_Toc74035781)

[夢幻妖妄卷（第276-290卷)目錄 400](#_Toc74035782)

[神鬼精怪卷（第291-374卷)目錄 400](#_Toc74035783)

# 文才技藝卷（第197-232卷)目錄

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東方朔　劉向　胡綜　張華　束皙　沈約　虞世南

傅奕 郝處俊 孟詵 唐文宗　賈耽　段成式　江陵書生

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馬相如　謝朓　沈約　庾信　王勃　盧照鄰　崔融

張說 崔曙 王維 李翰 顧況　盧渥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韓翃 楊憑 符載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門

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牧　天嶠遊人　譚銖　周匡物　王播　朱慶餘　唐宣宗　溫庭筠　李商隱  
 劉瑑　鄭畋　司空圖　高蟾

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盧渥　韓定辭　姚巖傑　狄歸昌　杜荀鶴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賀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興　高駢　

羅昭威 趙延壽

卷第二百一　　　才名　　　上官儀　東方虯　蘇頲　李邕　李華　李白

好尚 　　房琯　韓愈　李約　陸鴻漸　獨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彥 宋之愻 朱前疑　鮮于叔明　權長孺

卷第二百二　　　儒行　　　劉獻之　盧景裕　蕭德言　張楚金

憐才　　　沈約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張建封　李實　韓愈

楊敬之 盧肇 令狐綯 崔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誠　陶弘景　田遊巖　朱桃椎　盧鴻　元結

賀知章 顧況 陳琡 孔拯

卷第二百三　　　樂一

樂　　　　舜白玉琯　師延　師曠　師涓　楚懷王　咸陽宮銅人　

隋文帝 唐太宗 衛道弼曹紹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沇 王仁裕 李師誨

琴　　　　璵璠樂　劉道強　趙後　馬融　楊秀　李勉　張弘靖　

董庭蘭 蔡邕 於頔 韓皋 王中散

瑟　　　　阮咸

卷第二百四　　　樂二

樂　　　　大酺　梨園樂　太真妃　天寶樂章　韋皋　於頔　文宗

沈阿翹 懿宗 王令言 寧王獻 王仁裕

歌　　　　秦青韓娥　戚夫人　李龜年　李袞　韓會　米嘉榮

笛　　　　昭華管　唐玄宗　漢中王瑀　李謩　許雲封　呂鄉筠

觱篥 李蔚樂

卷第二百五　　　樂三

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龜年　曹王皋　李琬　杜鴻漸　

銅鼓　　　張直方　鄭續　

琵琶　　　羅黑黑　裴洛兒　楊妃　段師　漢中王瑀　韋應物

宋沇 皇甫直 王沂 關別駕　王氏女

五絃　　　趙闢

箜篌　　　徐月華

卷第二百六　　　書一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隸書　章草　行書　

飛白 草書 汲冢書

李斯 蕭何 蔡邕 崔瑗 張芝 張昶 劉德升

師宜官 梁鵠 左伯 胡昭　鍾繇　鍾會　韋誕

卷第二百七　　　書二　　　王羲之　王獻之　王修　荀輿　謝安　王慄　戴安道

康昕 韋昶 蕭思話 王僧虔　王融　蕭子云　蕭特

僧智永 僧智果

卷第二百八　　　書三　　　唐太宗　購蘭亭序　漢王元昌　歐陽詢　歐陽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紹宗　鄭廣文　李陽冰　張旭　僧懷素

卷第二百九　　　書四　　　雜編  
 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　姜詡已下　王羲之　王慄　潞州盧　桓玄　褚遂良　蘭亭真跡　王方慶　二王真跡　

八體 李都 東都乞兒 盧弘宣 嶺南兔

卷第二百十　　　畫一　　　烈裔　敬君　毛延壽　趙岐　劉褒　張衡　徐邈　曹不興　衛協　王獻之  
 顧愷之　顧光寶　王慄　王濛　戴逵　宗炳　黃花寺壁

卷第二百十一　　畫二　　　宗測　袁茜　梁元帝　陶弘景　張僧繇　高孝珩　楊子華　劉殺鬼　鄭法士  
 閻立德　閻立本　薛稷　尉遲乙僧　王維　李思訓　韓幹

卷第二百十二　　畫三  
 　　吳道玄　馮紹正　張藻　陳閎　韋無忝　盧棱伽　畢宏　

淨域寺 資聖寺 老君廟　金橋圖　崔圓壁

卷第二百十三　　畫四　　　保壽寺　先天菩薩　王宰　楊炎　顧況　周昉　範長壽

程修己 邊鸞 張萱　王墨　李仲和　劉商　厲歸真　

聖畫 廉廣 範山人 韋叔文

卷第二百十四　　畫五　　　貫休　楚安　應天三絕　八仙圖　黃筌雜編

卷第二百十五　　算術　　　鄭玄　真玄兔　曹元理　趙達　貞觀祕記　一行　邢和璞　滿師　馬處謙　袁弘御

卷第二百十六　　卜筮一　　管輅　淳于智　柳林祖　隗照　郭璞　蔡鐵　吳中察聲者　王子貞　張璟藏  
 湊州筮者　蔡微遠　車三　李老

開元中二道士 蔣直

卷第二百十七　　卜筮二　　沈七　潁陰日者　王棲巖　路生　鄒生　五明道士　黃賀　鄧州卜者

卷第二百十八　　醫一　　　華佗　張仲景　吳太醫　句驪客　範光祿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瘕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權　孫思邈　許裔宗　秦鳴鶴　盧元欽　周允元　楊玄亮　趙玄景 張文仲　郝公景　崔務

卷第二百十九　　醫二　　　周廣　白岑　張萬福　王彥伯　李祐婦　元頏　梁革　梁新趙鄂　高駢  
 田令孜　於遘　顏燧

卷第二百二十　　醫三　　　申光遜　孫光憲　漁人妻　陳寨　陶俊　張易　廣陵木工　飛盅　菌毒  
 田承肇　蛇毒　冶葛鴆　雜說藥

異疾　　　絳州僧　崔爽　劉錄事　句容佐史　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亮

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　　　袁天綱　張冏藏　張柬之　陸景融　程行諶　魏元忠

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　　　裴光庭　安祿山　孫思邈　孫生　衡相　馬祿師　李含章　尚衡　柳芳  
 陳昭　盧齊卿　梁十二　馮七　馬生

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　　　桑道茂　韋夏卿　駱山人　李生　王鍔　竇易直　李潼

賈餗 婁千寶 丁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遜

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　　　王正君　黃霸　賣餡媼　蘇氏女　武后　李淳風　楊貴妃　姜皎　常袞　劉禹錫  
 鄭朗　令狐綯門僧　僧處弘　範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參軍 龍複本

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祗國　葛由　魯般　弓人　燕巧人　雲明臺　淫淵浦

新豐 張衡 王肅 凌雲臺　陳思王　吳夫人　區純　水芝欹器　蘭陵王　僧靈昭　七寶鏡臺

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飾圖經　觀文殿　劉交　張崇　十二辰車　銅樽　殷文亮　楊務廉  
 王琚　薛昚惑　馬待封

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　　華清池　重明枕　韓志和

絕藝　　　督君謨　李欽瑤　蘇州遊僧　江西人　僧靈鑑　張芬　

河北將軍 西蜀客 陟屺寺僧

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戲　　　

弈棋 　　羊玄保　王積薪　一行　韋延祐　日本王子

彈棋 　　漢成帝　魏文帝　藏鉤　桓玄　高映　石旻　

雜戲弈棋

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靈王　王子喬　方丈山　昆吾山　漢太上皇

漢武帝 輕玉罄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國　桂宮　

西胡渠王 漢宣帝 劉表

卷第二百三十　　器玩二　　蘇威　王度

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張華　晉惠帝　許遜　陶貞白　張祖宅　唐儀　唐中宗

宋青春 武勝之 李守泰　陳仲躬　曹王皋　漁人

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載　破山劍　揚州貢　鄭雲逵　張存　百合花　浙右漁人　元禎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綯　裴嶽　苟諷　紅沫　鐵頭　虔州刺史　周邯　真陽觀　陴湖漁者　文谷

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東方朔 劉向 胡綜 張華 束皙 沈約 虞世南 傅奕 郝處俊 孟詵 唐文宗　賈耽　段成式　江陵書生

東文朔

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所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典朕虞。蓋隨禹治水，取山海之異，遂成書。（出《尚書故實》）

【譯文】

漢武帝時，曾經出現過獨腳鶴，人們不知是什麼鳥，認爲是一種奇怪的禽類。東方朔向武帝上奏說，這是《山海經》中所說的畢方鳥。經過驗證果然是這樣。於是，漢武帝下詔書，命令上臣們都學習《山海經》。《山海經》是伯翳所著的，西漢劉向按次序編輯並作序言。伯翳也叫伯益。《尚書》上說，伯益的《山海經》讓我快樂。因爲伯益曾跟隨大禹治水，遍採山川河海的奇異之處，寫成了此書。

劉向

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契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發，系之山上，在關提西北，郭璞注云。漢宣帝使人發上郡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知。劉向按此言之。宣帝大驚，由是人爭學山海經矣。（出《山海經》）

【譯文】

貳負手下有一個臣子，叫危。危和貳負共同去父殺契窳（ｙàｙǔ，古代傳說中的怪獸）。帝把危拘禁在疏屬這個地方的山上，右腳戴着鐐銬，兩手和頭髮被反綁着，拴在山上的石頭上，在關提西北部。東晉文學家郭璞在《山海經注》中是這樣說的。漢宣帝劉詢派人在上郡採掘大石塊，在一個石室中發現一具古屍，全身赤裸，披髮，雙手被反綁，一隻腳被銬着。漢宣皇上問這件事，大臣們沒有知道的，只有劉向詳細地說出了本末，漢宣帝很喫驚。由此，人們爭學《山海經》。

胡綜

胡綜博物多識。吳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雕縷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權以綜多悉往事，使人問之。綜雲："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子氣，乃改縣名。並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土之氣。事見於秦記，此蓋是乎。"衆人鹹嘆其洽聞，而悵然自失。（出《綜別傳》）

【譯文】

胡綜博學多識。東吳孫權時，有人在掘地時得到一個銅匣，長二尺七寸，上有琉璃蓋，匣上雕刻着花紋。又得到一個白色玉石如意，手拿的地方刻着龍、虎、蟬形圖案。當時，誰也不知道這物件的來由，孫權認爲胡綜對過去的事情很熟悉，便派人去問。胡綜說："當年秦始皇東遊，認爲金陵一帶有天子氣，便改了縣名，掘江挖河，推平山丘，並在各地埋下寶物，用這種辦法破壞王土之氣，此事在《秦記》上有記載。這些東西就是當年埋下的寶物。"衆人很歎服胡綜的博學多聞。自己感到很慚愧。

張華

魏時，殿前鍾忽大鳴，震駭省署。華曰："此蜀銅山崩，故鐘鳴應之也。"蜀尋上事，果雲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出《小說》）

【譯文】

魏時，殿前的大鐘忽然自己鳴響了起來，省署內外一片驚慌。張華說："這是由於四川銅山山崩，相互共鳴的原因，所以大鐘自鳴。"不久，四川上奏，果然是銅山山崩，時間和張華說的一樣。

又 張華

晉陸士衡嘗餉張華，於時賓客盈座。華開器，便曰："此龍肉也。"衆雖素伏華博聞，然意未知信。華曰："試以苦酒灌之，必有異。"試之，有五色光起。士衡乃窮其所由。鮓主曰："家園中積茅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餉陸。（出《世說》）

【譯文】

又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恆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鑪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出《小說》）又武庫內有雄雉，時人鹹謂爲怪。華雲："此蛇之所化也。"即使搜除庫中，果見虵蛻之皮。（出《小說》）

又 張華

又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即從華言，聲聞數十里。（出《小說》）

又惠帝時，有得一鳥毛長數丈。華見而嘆曰："此所謂海鳧毛。此毛出則天下土崩。"果如其言。（出《異苑》）

又洛中有一洞穴深不可測。有一婦人慾殺夫，謂夫曰："未曾見此穴。"夫自過視之。至穴，婦推夫墜穴，至底，婦擲飯物，如欲祭之。此人當時顛墜恍惚，良久乃蘇。得飯食之，氣力稍強。周惶覓路，乃得一穴。匍匐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小寬，亦有微明。遂得寬平廣遠之地。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粇米香，啗之芬美，過於充飢。即裹以爲糧，緣穴行而食。此物既盡，復遇如泥者，味似向塵，又齎以去。所歷幽遠，裏數難測。就明曠而食所齎盡，便入一都：郛郭修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魄爲飾。雖無日月，明逾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  
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也。便告請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從命進道。凡遇如此者九處。最後所至，苦告飢餒。長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須。初得一球，長人取之。次捋又取，後捋令啗食，即得療飢。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人便復隨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還六七年間，即歸洛，問華，以所得二物視之。華雲："如塵者是黃河龍涎；泥是崑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羊爲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飢而已。"（出《幽明錄》）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熱盡，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熱。如此無窮。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齎以示華。華雲："此所謂"然石"。"（出《異物志》）

又嵩高山北有大穴空，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其上。晉初，嘗有一人誤墜穴中。同輩冀其倘不死，試投食於穴。墜者得之爲糧，乃緣穴而行。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人，對坐圍棋，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棋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不？"墜者曰："不願停。"棋者曰："汝從西行數十步，有一井，其中多怪異，慎勿畏，但投身入中，當得出。若飢，即可取井中物食之。墜者如其言。井多蛟龍，然見墜者，輒避其路。墜者緣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墜者食之。了不復飢。可半年許，乃出蜀中。因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也。"（出《小說》）

【譯文】

晉時，陸士衡曾請張華喫飯，當時賓客滿座，張華揭開一食器，說："這是龍肉。"大家雖然知道張華博學多識，但這次卻有點不大相信。張華說，你們用苦酒澆一下試驗，必然有變化。一試，那肉發出了五色光。陸士衡追問是怎麼回事。廚師說："我在園中  
茅草下得到一條白魚，肉質、形狀都很特殊，烹調後味道很美，所以纔給您品嚐品嚐。"

又，晉中朝時，有人家中蓄有一個銅澡盆，早晚經常鳴響，就像有人擊打似的。這人把這事告訴了張華，張華說："你這個銅澡盆和洛陽宮中大鐘的音律相同，所以宮中早晚敲鐘時，你的銅盆也發聲相應和，你可用銼把澡盆銼輕一些，它們的音律就不同了，也就不再鳴叫了。"按他說的辦法做了，果然不再鳴響了。

又，武器庫中發現一隻公山雞，大家感覺奇怪。張華說，這是蛇變的。他們便在庫中搜尋，果然找到了蛇蛻的皮。

又，吳郡臨平地方有一石崖崩裂，發現一隻石鼓，敲打時不出聲。問張華，他說："可用四川產的桐木，刻成魚形，用這個敲打石鼓，就能發出聲音。"按他的說法辦了，鼓的響聲十里外都能聽到。

又，晉惠帝司馬衷時，得到一根數丈長的鳥毛。張華嘆息一聲說："這是海鳧毛，一出現這種毛，天下就要發生地震。"果然如此。

又，洛中地方有一個洞穴，深不可測。有一婦人想殺害她的丈夫，對她丈夫說："你沒看見過這個洞吧？"丈夫走來看時，妻子把丈夫推到穴中。婦人扔了些食物，用來祭奠丈夫。這人起初時恍恍惚惚。過了一會兒才甦醒過來，把婦人扔下的食物吃了，有了些力氣。四處尋找出路，找到一個穴洞，伏下身子在裏邊爬，曲曲彎彎，爬了數十里，穴洞漸寬，也有了微弱的亮光，逐漸路也平了，地方也寬闊了。又步行了一百多里，覺得腳下踩的像塵土，聞着有股米香味，用嘴嚐嚐味道很美。他就用這東西充飢，還背了一些當糧食用。又沿着穴洞走，這東西也喫光了，又遇到  
像泥一樣的東西，味道和方纔那些塵土樣的東西一樣，他又喫這個，走了很遠很遠，也不知有多少裏。眼前更寬闊了，食物又喫光了。他來到一座城堡，城中的建築很整齊，宮館也很壯麗，樓臺亭榭，都用金子裝飾。這裏雖然沒有太陽、月亮，但特別亮。人都三丈多高，身上披着羽毛衣，演奏的音樂也很奇特，在世間沒有聽到過的。他便哀求長人指點他，長人叫他還往前走。他又往前走，走過了九處這樣的地方，到了最後一處，他很飢餓，長人指着庭中一棵大柏樹，這樹一百多圍粗，樹下有一隻羊。長人叫他捋羊鬍子，最初得到一個珠子，長人拿去了，又捋出一個珠子，又被取去。最後捋出一個，才叫他吃了。他不餓了。他詢問這九處是什麼地方，他想留在這裏不走了。回答說："你的命運是不能在這住下的，你回去問張華就明白了。"這人又隨着穴道往前走，竟走到了城郊，這一趟竟走了六七年的時間。回到了洛陽，他問張華，並把他得到的兩樣東西給張華看。張華說，像塵土的是黃河龍涎，泥是崑山下的泥，九處地方是九館，羊是癡龍，第一個珠子若是吃了，與天地同壽，第二個能延長壽命，最後那個，只能充飢而已。

又，豫章地方有一種然石，用水澆便發熟，用來烹煮，可以做熟飯。放完熱後，再用冷水澆，更熱。可以這樣反覆生熱，人們感到這種石頭很怪，不知叫什麼。雷煥元到洛陽時帶了一塊給張華看，張華說，這就是所說的然石。

又，嵩山北側有個大穴洞，深不可測，老百姓每年都在上面遊玩。晉初，曾經有一個誤墜洞中，一起來的夥伴們希望他不死，便往洞中投放了一些食物，墜者就喫這些食物。他沿着洞穴往前走，十多天後，忽然前面寬闊明亮，又有一處草房，房中有二人對坐下棋。棋盤旁邊有一杯白水，墜者說又飢又渴。下棋的人說："你可以喝這個。"墜者喝完，力量增加了十倍。下棋人問："你願不願意住在這裏？"墜者說不願意。下棋人說："你往西走十幾步，有一口井，井裏有些奇怪，你不要害怕，你跳進去，就能出去。若餓了，就喫井中的東西。"墜者按照說的這麼辦了。井裏有蛟龍，都給墜者讓路，墜者沿着井壁往前走，井中有像青泥一樣的東西，餓了就喫這些東西。半年多才走出來，到了蜀中。他回到洛陽，問張華，張華說："那是仙館，你喝的是玉漿，你喫的是龍穴石髓。"

束皙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冶："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推之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皙進曰："仲冶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東（明抄本"東"作"洝"，《太平御覽》三十引"東"作"氵安"）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業。"帝曰："善。"賜金五十斤，而左遷仲冶爲陽城令。（出《續齊諧記》）

【譯文】

晉武帝司馬炎問尚書郎摯仲冶，三月三日曲水這個節日，是怎麼個來歷？仲冶回答說："東漢章帝劉火旦時，平原地方，有個叫徐肇的人，在三月初生了三個女兒，三天後都死了，村裏人們認爲是件怪事，便到水邊盥洗，洗去黴氣，後來，人們在這個日子到河邊喝酒，曲水的來歷，就是依據這而來的。"武帝說："若是如你所說的，這不是一件好事。"尚書郎束皙進言說："仲冶年輕，不知這樣的事，請允許我說說它的起源。從前，周公在洛陽，常把盛酒的器具放在河上，飲酒取樂，所以古詩中說，羽觴隨東流。又因爲，秦昭王在三日上巳時將酒放置在河彎時，看到一個銅人從深水中走出，手捧一把水心劍說：'你現在統治西夏，將來一定稱霸諸侯。'因此，就把這個地方叫做曲水。東西兩漢沿用此俗，大業昌盛。"晉武帝說："很好。"賞束皙黃金五十斤，將仲冶降爲陽城縣令。

沈約

梁武帝多策事。因有貢徑寸慄者，帝與沈約策慄事：帝得十餘事，約得九事。及約出，人問今日何不勝？約曰："此人忌前，不讓必恐羞死。時又策錦被事。（出《盧氏雜說》）

又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銳下平，蓋如盒焉。中得劍一，瓷具數十。時人莫識。沈約雲："此東夷盂也，葬則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則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識。語在江右（明抄本"右"作"左"）雜事。（出《史系》）

【譯文】

梁武帝蕭衍很喜歡賭物遊戲。這時宮中有進貢的一寸大小的栗子，武帝與沈約賭栗子，武帝贏了十多次，沈約贏了九次。沈約出來時，別人問他今天怎麼輸了？沈約說："這個人忌妒比他強的人，不讓他，恐怕他要羞死。"他又玩賭錦被的遊戲。

又，梁武帝天監五年時，在丹陽山南面得了一件瓦器，高五尺，周長四尺，上尖下平，象個盒似的。裏面有一把劍和十幾件瓷器。當時人們不認識這是什麼東西。沈約說："這是東部少數民族使用的一種陶器。葬人時用來代替棺槨，它的尺寸比較小，因爲東部少數民族死時都是坐葬。"柴武帝佩服他的博學多識。這事記載在《江右雜事》中。

虞世南

唐太宗令虞世南寫列女傳，屏風已裝，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大宗李世民命令虞世南在屏風上書寫列女傳，當時屏風已裝好，來不及去取書，虞世南憑記憶書寫，一字不漏。

又 虞世南

太宗常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此行祕書也。"

【譯文】

唐太宗常常出行，掌管皇上出行的部門想派一個善寫的副書跟隨他。他說："不用，這次由虞世南當祕書。"

傅奕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外如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滕甚嚴，固求，良久乃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朝貞觀中期，有一個婆羅門僧說："他得到一顆佛牙，沒有任何東西能打碎它。"於是，男男女女都來觀看，門庭若市。正趕上傅奕臥病在牀，聽說後告訴他兒子說："那不是佛牙，我聽說金剛石特別堅硬，一般的東西打不碎它，唯有用羚羊角才能打破它，你可以去試一試。"那僧人將佛齒放在袋中，綁紮嚴密，他不願拿出，傅奕兒子再三懇求，很久才讓他看，他用羚羊角一打，應手而碎。從此，再沒有人去看了，現在雕刻珠玉的人都用這種方法。

郝處俊

唐太宗問光祿卿韋某，須無脂肥羊肉充藥。韋不知所從得，乃就侍中郝處俊宅問之。俊曰："上好生，必不爲此事。"乃進狀自奏；其無脂肥羊肉，須五十口肥羊，一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併入肉中。取最後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上不忍爲，乃止。賞處俊之博識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太宗問光祿卿（掌管皇帝膳食的官）韋某說："須要用無脂肥羊肉做藥。"韋某不知去哪裏能找到，便到宮中大臣侍中郝處俊家去問，郝處俊說："皇上不願殺生，他不能做這件事。"於是親自上奏書說，無脂肥羊肉，要用五十口肥羊，一個一個地在羊面前殺死，羊都很害怕，脂便破了，入到肉中，取最後一隻羊，這羊肉很肥但無脂。皇上不忍心這樣做，便停止了。皇上很讚賞郝處俊的博學多識。

孟詵

唐孟詵，平昌人也，父曜明經擢第，拜學官。詵少敏悟，博聞多奇，舉世無與比。進士擢第，解褐長樂縣尉，累遷鳳閣舍人。時鳳閣侍郎劉禕之臥疾，詵候問之，因留飯，以金碗貯酪。詵視之驚曰："此藥金，非石中所出者。"禕之曰："主上見賜，當非假金。"詵曰："藥金仙方所資，不爲假也。"禕之曰："何以知之？"詵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遽燒之，果然。禕之以聞。則天以其近臣，不當旁稽異術，左授台州司馬，累遷同州刺史。每歷官，多煩政，人吏殆不堪。薄其妻室，常曰，妻室可烹之以啖客。人多議之。（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孟詵，平昌人氏。他父親孟曜，經過經學考試及第，任學官。孟詵年少聰明，博聞多識，舉世無比，進士及第，初任長樂縣尉，後升爲鳳閣（中書省）舍人。當時鳳閣侍郎劉禕之患病臥牀，孟詵去問候，劉禕之留他喫飯，用金碗盛乳酪。孟詵看到很驚奇地說："這碗是用藥金做的，不是石頭中冶煉出的自然金。"劉禕之說："這是皇上的賜物，不會是假金吧？"孟詵說："藥金是用仙方配製出來的，也不是假金。"劉禕之說："你怎麼知道？"孟詵說："你用火燒它，能出現五色氣。"馬上燒之，果然有五色氣，劉禕之這才明白了。武則天執政時，把孟詵任爲宮廷近臣，因爲他搞旁門異術，又把他降爲台州司馬。後來又升爲同州刺史。他每到一處爲官，爲政繁瑣雜亂，官、民都不堪忍受。他對妻室也很輕視。他常說，妻室可以用來做菜餚，招待客人。人們對他議論紛紛。

唐文宗

唐文宗皇帝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延英顧問宰臣，毛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蘋是何草？時宰相李珏、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對。珏曰："臣按爾雅，蘋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蘋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假非藾蕭。"又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姑有斫粟金跳脫，是臂飾。（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文宗李昂，在處理朝政的閒暇時間，經常博覽羣書。一天，他在延英殿中問左右的宰相和大臣："《詩經》中有這樣的句子：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蘋是什麼草？"當時宰相李珏、楊嗣復、陳夷行相互看了看，沒回答。李珏說："臣按《爾雅》的解釋，蘋是藾蕭（一種像蘋似的植物）。"皇上說："我看過《詩經注》，那上面說，蘋葉圓、花白，在野地叢生，好像不是藾蕭。"又一天，他問宰臣："古詩有一句'輕衫襯跳脫'。這'跳脫'是什麼東西？"宰臣們沒有回答。皇上說："就是現在腕上戴的鐲子。"《真誥》（南朝梁，陶弘景編的一套書）上說"安姑有斫粟金跳脫"，是手臂上的裝飾物品。

賈耽

唐賈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乃是（明抄木"乃是"作"自乃"）蕃虜來者，而與之坐，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所聞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以問其郡人，皆得其實，事無虛詞。（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時，賈耽非常喜好地理學，他經常和四方來的使臣，被俘虜來的少數民族坐在一起，詢問那裏的山川風貌，自然情況，他這樣積累了三十年，準備好了資料，撰寫了一部《海內華夷圖》。問各地來的人，書中所寫的內容和各地的實際情況完全相符。

段成式

唐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千萬言，一覽略無遺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來獻。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戶，但開一牖方纔數寸，亦緘鐍之。時與近親闢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也。其博識如此。（出《南楚新聞》）

【譯文】

唐時，段成式不但對詩詞有很高的選詣，而且精通道、釋、儒三教，他的記憶力特別好，他披閱過的文字，就是千言萬語，他也能過目成誦，略無遺漏。他曾經在房前開鑿一個池子，工人在土中挖了一片鐵，這鐵的形狀質地都很特殊，便給他送來。段成式用尺量鐵。量鐵的圓周後，只是笑而不語。他騰出一間房子，把這片鐵懸在房中的北牆上，然後把屋用泥抹過，只留一下幾寸見方的小窗，這小窗也用鎖鎖着。一些和他親近的人從小窗中看到，上面有金書兩字，用來報告每天的十二時辰。他就是這樣有學問。

又 段成式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嘗患之。復以年長，不加面斥其過，而請從事言之。幕客遂同詣學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遜謝而已，翌日，復獵於郊原，鷹犬倍多。既而諸從事各送兔一雙，其書中徵引典故，無一事重疊者。從事輩愕然，多其曉其故實。於是齊詣文昌，各以書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藝文該瞻。山簡雲："吾年四十，不爲家所知。"頗亦類似。（出《玉堂閒話》）

【譯文】

段成式喜歡打獵，他父親段文昌常常憂慮這件事，段成式已經年長，做父親的也不便當面訓斥，而請從事（府郡中的小官名）告訴成式。他的幕僚和他一同到學院時，從事便把丞相（段成式父親的官職）的意思轉告給他，他很認真地聽並表示感謝。第二天，又去郊外打獵，所帶的鷹犬比平時多一倍，給那些從事們每人一對兔子。並附信一封，他的信中所引用的典故，沒有一事是重複的，那些府中的從事都感到驚訝，他文章中的典故出處意是那樣多。他們一起去見段文昌，把他們的文章給段文昌看，看過之後，文昌才知道了他兒子的學識、技藝是那麼廣博。山簡（山濤的幼子，西晉時官至尚書左僕射）曾說："我都四十歲了，家中人還不瞭解我。"段成式和山簡很相似。

江陵書生

江陵南門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許，具體而微。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數百年前，此州忽爲洪濤所漫，未沒者三二版。州帥惶懼，不知所爲。忽有人白之曰，洲之郊墅間，有一書生博讀甚廣，才智出人。請召詢之。及召問之，此是息壤之地，在於南門。僕嘗讀息壤記雲，禹湮洪水，茲有海眼。泛之無恆，禹乃鐫石，造龍之宮室，置於穴中，以塞其水脈。後聞版築此城，毀其舊制，是以有此懷襄之患。請掘而求之。果於東垣之下，掘數尺，得石宮室，皆已毀損。荊帥於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絕。今於其上又起屋宇，志其處所。旋以《息壤記》驗之，不謬。（出《玉堂閒話》）

【譯文】

江陵縣城的南門外，雍門內的東牆下有一所小堂室，堂室上覆蓋小瓦，只有一尺多高，堂室雖小，梁、柱、門、窗，一應俱全。詢問州內的人，這是什麼建築？回答說，這是"息壤"。問這"息壤"是怎麼個來由。說，幾百年以前，這個州暴發洪水，土地大部分被淹沒，沒淹沒的只有三兩處建築，州帥很惶恐，不知怎麼辦好。忽然有人告訴他說，在城郊有一個書生，博覽羣書，才智出衆，請把他召來問一問。把那讀書人召來詢問，他說這是"息壤"之地，建在南門。我曾讀過《息壤記》，書中說，大禹爲了填塞洪水，這裏有海眼，洪水就是從這氾濫出來的。大禹雕刻石頭，造了一個龍宮，填在穴中，用以堵塞水脈。後來聽說爲了建築此城，把舊建築都毀掉了。所以才造成了這麼大的水災。請挖掘一下看看。在東牆下挖了數尺，果然挖出了一個石頭雕刻的宮室，已經被損壞了。荊州帥於是重新修葺，用厚土掩埋，纔沒有再發生洪水。現在在土上面又建起這個堂室，用來標誌這個地方。用《息壤記》一對照，他說得很正確。

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馬相如 謝朓 沈約 庾信 王勃 盧照鄰 崔融 張說 崔曙 王維 李翰 顧況　盧渥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韓翃　楊憑　符載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門

司馬相如

漢司馬相如賦詩，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楊子云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云學相如之賦而弗迨也，故雅服焉。相如爲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卿（明抄本"卿"作"通"）。犛柯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篡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必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博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敢言作賦之心矣。（出《西京雜記》）

【譯文】

西漢時，司馬相如作的賦，受到人們的稱讚，他的賦典雅、富麗。其他詩人的作品，都不如他。他的文友楊子云說："長卿（司馬相如的字）作的賦，不似從人間來的，簡直是神仙點化而成的。"揚子云學司馬相如的賦，但是趕不上司馬相如，所以他很佩服司馬相如。相如寫的《上林賦》，文章瀟灑，內涵深廣，控引天地，涉古及今。有時睡臥構思，靈感來時便躍然而起，揮筆爲文，深思熟慮，精雕細刻，幾百天后才寫成。他的友人盛覽（字長卿），也是犛柯一帶的名士，曾問司馬相如作賦的方法，相如說："要想寫好一篇文章，要有好的形式，一字一句，一轍一韻，都要認真推敲。還要有豐富的內容，作者要有廣闊的胸懷，總覽世間衆生相，這樣，你的文章才能內涵深廣，而不只是羅列一些表面現象。"盛覽寫完了《列錦賦》後，便退出了文化圈子，終身不敢談作賦的想法。

謝朓

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出《談藪》）

【譯文】

梁高祖非常喜歡和推崇陳郡人謝朓的詩，他常說，三天不讀謝朓的詩，覺得口中無味。

沈約

梁奉朝請吳均有才器，常爲劍騎詩云："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高祖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焉？"均默然無答。均又爲詩曰："秋風瀧白水，雁足印黃沙。"沈隱侯約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即已印訖。"（出《談藪》）

【譯文】

梁時，奉朝請（閒散官員）吳均有才華、有器度。他曾寫過一首《劍騎詩》，詩中有這樣的句子：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梁高祖對他說："你詩中說的天子我已經看見了，那麼關西在哪？"吳均沉默，沒有回答。吳均另一首詩中有：秋風瀧白水，雁足印黃沙。沈約（南朝梁時文學家，梁武帝登位時封爲建昌縣侯，死後諡隱，故稱其爲隱侯）說："印黃沙，用語太奇。"吳均說："我也在你的詩中讀過這樣的句子：山櫻發欲然。"沈約風趣地說："我開始用的'欲然'，現在已經'印'完了。"

庾信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出《朝野僉載》）

【譯文】

梁時，庾信從南朝出使北朝西魏長安，剛去的時候，北方的文人很看不起他。他把他作的《枯樹賦》給他們看，讀過之後，便不敢再輕視他了。當時，西魏文學家溫子升作《韓陵山寺碑》碑文，庾信讀後很欣賞，併爲他書寫了碑文。南朝的人問庾信："北方的文人怎麼樣？"庾信說："唯有《韓陵山寺碑》的碑文還可以，薛道衡、盧思道多少懂點文墨，其餘的都是驢鳴狗叫，喧擾嘈雜而已。"

王勃

唐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點竄。時人謂之"腹稿"。（出《談藪》）

【譯文】

唐時，大文學家王勃每當書寫碑頌時，先磨很多墨，他卻蓋被矇頭躺臥，忽然起來，提筆書寫，一氣呵成，也不塗改。當時人們把這叫做腹稿。

盧照鄰

唐盧照鄰字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爲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鄰聞之曰："喜居王后，恥在駱前。"時楊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畊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出《朝野僉事》）

【譯文】

唐朝的盧照鄰，字升之，范陽人。他二十左右歲的時候，在鄧王府任過："典籤"（掌管起草文書、奏表、宣行教命的小官）、"書記"（主管文書工作的人員）等職。鄧王府內有很多書籍，照鄰讀了很多，而且還能記住一些。後來他升任益州新都縣縣尉。任期滿後，他到四川去遠遊、盤桓，終日飲酒、賦詩，生活的很豪放、開朗。所以人們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盧照鄰聽後說："在王勃之後我很高興，可是在駱賓王之前，我感覺很恥辱。"當時，楊炯的詩，喜歡把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東漢時作家、學者）之略談、"陸士衡（西晉文學家）之所記；"潘安仁（西晉文學家）宜其陋矣"、"仲長統（東漢末年文學家）何足知之"。人們稱這是"點鬼簿"。駱賓王的詩文好用數字，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人們稱他爲"算博士"。盧照鄰的文章，當時人們沒有評論他的得失。很可惜，他得了風痹症，他著有《幽憂子集》，用來發泄自己的憂憤情緒，文集共二十卷。

崔融

唐國子司業崔融作武后冊文，因發疾（"疾"原作"席"，據明抄本改）而卒。時人以爲二百年來無此文。（出《國史纂異》）

【譯文】

唐朝國子司業（學官，監內副長官，掌儒學訓導）崔融，因爲撰寫《則天哀冊文》精思勞苦而患病死亡。人們認爲，二百年來沒有過這樣的好文章。

張說

唐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藝之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異乎？若施之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大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短，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時，張說和徐堅同在集賢院當學士十多年，兩人愛好一致，感情相投。當時和他們共事的學士們，已經衰落的很多，獨有張、徐二人還留在集學院。張說把當年的學士名字都一一寫出來，和徐堅一起觀看。徐堅對張說說；"諸位當年都是各有專長，各領風騷啊，請問文章方面，誰先誰後？"張說說："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的文章，都是良金美玉，無可挑剔。富嘉謨的文章，嚴峻峭拔，雄奇豪放，別具一格，他這種言論，若是用在議論朝政的地方，必然引起大亂子。閻朝隱的文章，濃妝豔抹，詞藻華麗，輕歌曼舞，讀後令讀者愉悅，雖然有些風流儒雅，但是有點過於幽默詼諧。"徐堅又問："現在的後起之秀，誰的文章好？"張說說："韓休的文章，有如美酒佳餚，詞語典雅，但缺少韻味。許景先的文章，雖然肌膚豐滿，華麗可愛，但缺少風骨。張九齡的文章，有如淡妝素裹，應時實用，但缺少潤飾。王翰的文章，像華美的玉器，燦爛珍貴，但多有瑕疵。若能去其所短，揚其所長，也是一時之秀啊！"

崔曙

唐崔曙應進士舉，作明堂火珠詩，續（明抄本"續"作"以贖貼"三字）有佳句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其言深爲工文士推服。既夭歿，一女名"星星"而無男。當時鹹異之。（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朝，崔曙應進士舉，他作了一首《明堂火珠詩》，續作中有佳句：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詩中的措詞深爲文人們推崇和歎服。崔曙死後，只留下一女，名星星，沒有男孩。他留下的後人和他詩中寫的一樣，當時人們認爲很奇異。

王維

唐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今清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人以爲含英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乃李嘉佑詩也。（出《國史補》）

【譯文】

唐時，王維信仰佛教，所以他的字叫摩潔，性情很清高。他得到了宋之問在蘭田輞川的一套居所，風景很美，就是現在的清涼寺。王維的詩享有盛名，他寫詩時好摘取別人的章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人們認爲這是《含英集》中的詩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這兩句詩是李嘉佑的詩。

李翰

唐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出《國史補》）

【譯文】

唐時的李翰，文章的氣勢雖然宏偉暢達，而他的內心卻很苦悶。晚年時居住在陽翟邑，常常從陽翟邑令皇甫曾那裏借用樂器，文思枯竭時就演奏樂器，精神飽滿時則寫文章。

顧況

唐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遊於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上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泛于波中。詩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日餘，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一詩，故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愁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盪漾乘風取次行。"（出《本事詩》）

【譯文】

唐時，詩人顧況住在洛陽，在閒暇時和一兩個詩友在宮牆外邊的園林中游玩，在從宮牆內流出的水上，拾到一枚大梧桐樹葉，葉上有一首題詩：

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

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

顧況第二天在流水的上游，也在樹葉題了一首詩，放在水中，詩是：

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

君恩不斷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十多天以後，又有人在園林遊春，又在一片樹葉上得了首詩，拿給顧況看，詩是：

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愁和獨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葉，盪漾乘風取次行。

盧渥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搴來。葉上及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不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陽，獨獲其退宮人，睹紅葉而籲怨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出《云溪友議》）

【譯文】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那年，偶然走過宮牆的御溝，看水上有一枚紅葉，他叫僕人拿過來，一看，紅葉上題了一首絕句，把它放在裝衣帽的小箱中，有時拿出來給朋友們看看。到唐宣宗李忱的時候，裁減宮女，皇帝下詔書，准許宮女嫁百官司吏，獨不允許嫁給舉人。盧渥後來到范陽任職，恰巧得到了一個從宮中退出來的宮女，看到了紅葉，感慨萬千。過了一會兒宮女說："當時只是偶然題詩放在水中，沒曾想卻在郎君的箱子中收藏着。"一看筆跡，果然是她寫的，兩人都爲此事奇巧而驚訝。那紅葉上的詩是：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

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唐德宗

唐德宗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才能（"能"字原缺，據《杜陽雜編》補），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題筆獻藝者滿於闕下。上多親自考試，故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鹹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製科於宣政殿，或有乖謬者即濃點筆抹之，或稱旨者翹足朗吟。翌日，即遍示宰臣學士曰："此皆脫門生也。"公卿大夫已下，無不服上藻鑑。宏詞獨孤綬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覽，稱歎久之。因吟其詞雲：化之式孚，則必愛（明抄本"愛"作"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甚嘉之，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悉令放於荊山之南。而綬不斥受獻，不傷放棄，上賞爲知去就也。（出《杜陽雜編》）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出《國史補》）

【譯文】

唐德宗李適每次上朝時，多次下令徵召四方隱居的能人，學術有成，敢於直言諫議的人士。因此，宮殿門前聚集了很多被舉薦來參加考試的人。皇上親自主考，杜絕了旁門左道、託人說情等不正之風。儒生的地位被提高了，平等競爭，公道大振。知情者都爲推薦賢士而盡心盡力。皇上在宣政殿設立考場，遇有錯謬之處濃筆點抹，遇有稱心的文章，則翹足吟誦。第二天，便把考試的文章給宰臣和學士們看說："這都是我的門生。"滿朝的官員，都很歎服皇上的英明。參加宏詞科考試的獨孤綬作了一篇《馴象賦》，皇上讀過之後，讚歎很久，還吟誦着賦中的句子：化之式  
孚，則必愛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皇上特別讚賞這些句子。所以皇上在他的名下寫了第三等。早在代宗朝時，文單國進貢馴象三十二頭，皇上命令放到荊山南部。獨孤綬在賦中既沒有說接受進貢不對，又沒說把馴象放回山中不好，皇上很欣賞他很理解皇上的心意。

唐德宗貞元五年，初設中和節，皇上作了一首詩，衆朝臣唱和，皇上下詔把這些詩的寫本賜給客州的戴叔倫（任容州經略使，唐時著名詩人）。國人爲戴叔倫而榮耀。

戎昱

唐憲宗皇帝朝，以北狄頻侵邊境，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瞿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詠。"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也。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者矣。（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憲宗李純當皇帝的時候，北方的少數民族經常搔擾唐朝的邊境。大臣們奏議，有人主張用過去的和親辦法，並說和親有五項好處而又不用破費金錢。皇帝說："近來聽說有一位臣能寫詩，但他的姓氏很少見，不知是誰？"宰相回答說，恐怕是包子虛、冷朝陽吧？都不是。皇帝便吟誦了這首詩：

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

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

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

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

侍臣們回答說，這是戎昱的詩。京兆尹李鑾曾經要把女兒嫁給他，叫他改姓，戎堅決辭絕了。皇帝高興地說："我還記得他和一首《詠史》詩，此人若是在的話（戎昱卒於貞元年間），我一定叫他去任朗州刺史，朗州所轄武陵縣的桃源，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好地方，詩人到那裏一定會寫出很多的詩作。"皇帝日理萬機，在議政時，又能引用這些詩詞來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實在是讀書人的榮幸。這首《詠史》詩是：

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夫人。

豈能將玉貌，便擬靜胡塵。

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

皇帝笑說："魏絳（春秋時晉國大夫，力主和戎，當年用和親的辦法，也太懦弱了。"於是，大臣公卿們便不再議論和親的辦法了。

李端

唐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絕妙。或謂宿構。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大喜，出名馬金帛爲贈。是會也，端擅場；送丞相王縉之鎮幽朔，韓翃擅場；送丞相劉晏之巡江淮，錢起擅場。（出《國史補》）

【譯文】

唐朝，郭暖娶了昇平公主，當了駙馬。有一次他宴請了很多文士，即席賦詩，昇平公主在帷帳後面觀看。李端在宴會正在進行中寫完了詩，有"荀令何郎"之句，衆人稱讚句子絕妙。有人說他事前就構思好了。李端說："換一韻我再賦一首。"錢起（詩人）說："就用我的姓爲韻。"李端又有"金埒銅山"之句。郭曖非常高興。贈給他名馬、金銀、布匹。這次宴會，李端出類拔萃。在送丞相王縉去鎮守幽朔的宴會上，韓翃出衆。在送丞相劉晏去江淮巡視的宴會上，錢起超羣。

韓翃

唐韓翃少負才名。侯希逸鎮青淄，翃爲從事。後罷府，閒居十年。李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共目爲惡詩韓翃。翃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扣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底狀報，制誥缺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雲，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出《本事詩》）

【譯文】

唐朝，韓翃年輕時很有才華，很有名氣。侯希逸鎮守青淄時，韓翃在他手下當從事。後來被罷官，在家閒居十年。李勉去鎮守夷門時，被啓用爲幕僚，當時韓翃已經到了晚年，和他一起任職的都是些年輕人，對他不瞭解，看不起他寫的詩。韓翃很不得意，多稱病在家。唯有一個職務不高的韋巡官，他也是一個知名人士，和韓翃相處的很好。一天半夜時，韋巡官扣門聲很急，韓翃出來見他，他祝賀說："你升任駕部郎中了，讓你主持制誥（起於皇帝所下文告和命令）。"韓翃很喫驚說："不可能有這種事，一定是錯了。"韋巡官坐下後說，皇帝的文告、命令，缺少起草的人，中書省兩次提名，皇帝沒批。又請示，德宗批示：用韓翃。當時還有一個同韓翃同名同姓的人，任江淮刺史。又把他兩人上報皇帝，皇帝批示說："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就用寫這首詩的韓翃。韋巡官又祝賀說："這不是你寫的詩嗎？"韓翃說是。他才知道沒有錯。天亮時，李勉和同僚們都來祝賀。這時正是唐德宗建中初年。

楊憑 唐京兆尹楊憑，兄弟三人皆能文，爲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出傳載）

【譯文】

唐朝時京兆尹楊憑，兄弟三人的文章都很好。他們在學習時，都很刻苦。爲了寫一篇文章，三人同坐在院中的大石上，不怕霜露打溼了衣服，直到把文章寫完。

符載

唐符載字厚之，蜀郡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青城山習業。楊衡擢第，宋濟先（明抄本"先"作"老"）死，無成。唯載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韋皋鎮蜀，闢爲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皋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詞。於時陪飲於摩訶池，載離席盥漱，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間，各授口占。其敏速也如此。劉闢時爲金吾倉曹參軍，始依皋焉。載與撰真贊雲："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靈螭出水，秋鶚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覿，麟閣之中。"及皋卒，闢總留務，載亦在幕中。及闢敗，載亦免禍。（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時四川人符載，字厚之。有奇才。他曾和楊衡、宋濟在青城山學習。楊衡及第，宋濟先死，一事無成。唯有符載自恃有才，非常傲慢。韋皋鎮守四川時，把他用爲管理軍中給養的支使、雖然是知遇之恩，他仍然很驕傲。韋皋在二十四化設道場，請他寫齋詞，韋皋在摩訶池旁陪他喝酒，符載離開席位洗了洗手，命十二個小吏捧硯臺，分列兩旁，他緩步池間，口授齋詞，才思敏捷，速度很快。劉闢依附韋皋任金吾倉曹參軍，符載給劉闢題畫像的詩是："矯矯化爲，氣傑文雄。靈螭出水，秋鶚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覿，麟閣之中。"韋皋死後，劉闢統領留下的事務，符載也在幕府中，劉闢失敗時，符載並沒受牽連。

王建

唐王建初爲渭南縣尉，值內官王樞密者，盡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復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官，起黨錮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對。故元稹以嘗有宮詞，詔令隱其文。朝廷以爲孔光不言溫樹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將被奏劾，因爲詩以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交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朝詩人王建，開始時在渭南任縣尉，和宮中宦宮王樞密是同宗，由於他們的職務不一樣，王建很輕視王樞密。有一次因飲酒過量，王建說起了東漢時桓帝劉志、靈帝劉宏由於重用了宦官，使朝中正直之士被殺被禁之事，王樞密認爲是譏諷他。他責問王建："兄弟所有的宮詞，天下人都在傳誦，宮廷禁衛森嚴，怎麼都傳到了外面？"王建沒法回答。元稹所作的宮詞，也曾有被下詔禁止的。朝廷中認爲西漢時的孔光終日清談，不論政事，是非常謹慎的。後來有人上奏彈劾王建，因爲他寫的詩，卻脫過了災禍。他的這首詩是：

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

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友馬每交騎。

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

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裴度

唐憲宗以玉帶賜裴度，臨薨卻進。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執筆，口占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聞者嘆其簡切而不亂。（出《因話錄》）

【譯文】

唐憲宗李純曾賜給詩人裴度一條玉帶，他在臨死前，想把玉帶再獻給皇上，他的門人給皇上寫奏表，都不如他的意。他又叫他的弟子執筆，他口授："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聽到的人都歎服他的文詞簡潔、貼切而不亂。

白居易

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即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楊柳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于禁中。自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雲："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後除蘇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秭歸縣繁知一，聞居易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居易睹題處暢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劉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暗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兢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荊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回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篇詩，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爲。（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朝，白居易有一姬善歌，名樊素；另一姬善舞，名小蠻。他曾在詩中寫道：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後來，白居易年高體邁，而小蠻卻正值青春年少，豐腴豔麗。他寫了一首《楊柳詞》，用以抒發他的惆帳心情。這首詩是：一樹春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軟如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到了唐宣宗李忱時，宮中常演唱這首詞。皇上問："誰寫的詞？永豐在什麼地方？"左右大臣一一回答了他。他便派人東去洛陽，取來兩枝永豐柳，栽植在宮禁中。白居易知道皇上知道了他的姓名，皇上又有那麼大的興致，他又寫了一首詩，最後兩句是：定知此後天文裏，  
柳宿光中添兩星。白居易調任蘇州刺史時，他過三峽沿江而下去赴任，當時秭歸縣的繁知一，聽說白居易要過巫山，他事先在神女祠的粉牆上用大字書寫了一首詩：

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

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

白居易看到題詩心情很舒暢，使邀請繁知一，說："歷陽郎中劉禹錫，治理白帝城三年（劉禹錫曾任夔州刺史），曾想在這裏寫一首詩，卻因爲膽怯而沒有寫。他離開這裏的時候，認真讀了一千多首寫巫山的詩，他認爲只有四首最好，這四首詩，確實古今絕唱啊！一般的人是不敢輕易再寫了。沈佺期的詩：

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

暗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

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

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

王無兢的詩：

神女向高唐，巫山不夕陽。

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荊王。

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

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

李端的詩：

巫山十三重，皆在碧空中。

回合雲藏日，霏微而帶風。

猿聲寒渡水，樹色暮連空。

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

皇甫冉的詩：

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

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

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

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

白居易吟詠完這四首詩，便和繁知一乘船而去，而沒有在此題寫詩篇。

元和沙門

唐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之處。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冷吟曰："見他挑李發，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出《摭言》）

【譯文】

唐憲宗元和年間，長安有一個僧人，非常喜歡挑剔別人文章的毛病，尤其能捕捉文章的語言、內容和前人相似的地方。詩人張藉很惱怒他這種做法。於是搜尋了兩句：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便去找那僧人誇耀說，我這兩句的意思沒有和前輩一樣吧？僧人笑說，這意思也有人寫過。張藉說，以前有誰寫過？僧人冷冷的吟誦道："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張藉聽完後拍掌大笑。

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牧 天嶠遊人 譚銖 周匡物 王播 朱慶餘 唐宣宗 溫庭筠 李商隱 劉瑑　鄭畋　司空圖　高蟾

杜牧

唐白居易初爲杭州刺史，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始植於庭，欄門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之也。會徐凝從富春來，未知白，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漸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妒，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幞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隱，各希首薦焉。白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鬥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依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爲元，祜次之。張曰："祜詩有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雲。"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白又以祜宮詞，四句之中皆數對，何足奇乎？然無徐生雲，"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嘆曰：榮辱糾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林宗、杜牧，與白輦不較文，（"文"原作"之"，據《云溪友議》改）具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白爲河南尹，李爲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李嘗謂白爲囁嚅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猘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牧守秋浦，與張祜爲詩酒之友，酷吟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歲，白有非祜之論，嘗不平之。乃爲詩二道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此爲祜得意之語也。李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荀異於白而曲成於張也。故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謠言褻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於祜耳。（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時，白居易在杭州當刺史，派人去尋找牡丹花。獨有開元寺的僧人惠澄在京師得到，開始在庭院栽植，周圍的欄杆很密，別的地方都沒有。當時已經是春深時節，惠澄用油布搭小棚覆的花上，牡丹花從此纔開始在杭州種植。這時，正巧徐凝從富春來，沒有先打招呼先題了一首詩：

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閒用意栽。

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

虛生芍藥徒勞妒，羞殺玫瑰不敢開。

唯有數包紅幞在，含芳只待舍人來。

白居易這時也到開元寺雲賞花，看到徐凝便讓他一起喝酒後再回去。這時張祜也坐船來了，表現的很放蕩。張祜與徐凝二人都想參加科舉考試。都希望得到白居易的舉薦。白居易說，你們二位這次的文章，就象廉頗和白起相鬥一樣，勝負在此一戰。便爲他們出了《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兩個題目。考完後送到京中，徐凝第一，張祜第二。張祜說，我的詩中的"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開"。很多讀書人認爲陳後主的"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也是空有前名。張祜題寫的《金山寺》詩中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巖聞"的句子，雖然綦毋潛有"塔影掛青漢，鍾志和白雲"的句子，這句子也不算好，白居易又說到張祜的宮體詩，四句都挺工整，這沒有什麼奇異的寺方，他沒有徐凝"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這樣走了。徐凝也敲打着船舷回雲了。從此，這二位再也不雲找人舉薦，再也不參加鄉試。李宗林、杜牧和白居易曾經在京城談論過文章，李杜二人說元稹和白居易的詩體龐雜，一般讀書人很輕視，因此，彼此間產生了矛盾。白居易任河南尹，李宗林爲河南令，他倆路上相遇，白騎馬，李坐轎，好象不太合乎常禮。李宗林曾說白居易是個愛嘮叨的老頭，大家聽後笑了，白居易的名聲稍微受點損傷，白居易說："李直木（宗林的字）象條咬我的瘋狗，相當厲害。"後來，杜牧到秋浦時，和張祜成爲詩酒之交，他非常喜歡張祜的言論，很爲張祜不平，他爲了提高張祜的聲譽，曾寫過兩首詩。詩中有"誰人得假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和"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的句子。張祜的詩："故國三千里，深宮三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這是張祜最滿意的作品。李宗林和杜牧身旁的人，都很稱讚。都不同意白居易對張祜的評價，而讚揚張祜。杜牧也寫文章評論說，元稹和白居易的詩，多爲謠詞浪調，輕浮之作，我就是職位在他以下，不能和他較量。杜牧這也是爲了提高張祜的聲譽。

天嶠遊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鄧先（明抄本"先"作"仙"）客至延康，四五代爲國道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歸葬是山，雲是尸解也。然悉爲丘隴，松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不言姓字，但云天嶠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出《云溪友議》）

【譯文】

麻姑山，山谷秀麗，草木多奇。鄧先客藉延康，他家四五代都是道士，穿紫衣，到他死時，由京城運回麻姑山安葬。他的靈魂雖然已得道成仙，但屍體也埋成了一個墳丘，兩旁松柏相望。詩人經過這裏，必有吟詠，所題之詩已經一千多首。忽然有一少年，在這題了一絕，他沒有題寫姓名，只說是"天嶠遊人"。後來人們看到他寫的詩，也就再沒有題詩的了，鄧氏的名聲，也逐漸漸弱，他的詩是：

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

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譚銖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比於錢唐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之秀士也，因書一絕。後之來者，睹其題處，稍息筆矣。詩曰："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蕭條儘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出《云溪友議》）

【譯文】

真娘，是吳國中的美人，好比錢塘的蘇小小。她死後葬在吳宮旁側，過往行人墨客有感於真孃的華麗美豔，在她墓前樹上提了很多詩。有個叫譚銖的舉人，他是吳地的一位才子，他題寫了一首絕句，以後再來的人，看到他那首詩，便不再寫了。他的詩的是：

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蕭條儘可悲。

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周匡物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懷刺不偶。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於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自此始也。（出《閩川名士傳》）

【譯文】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氏。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時在王播榜下進士及第，當時他的詩歌很有名氣。最初的時候，周家很貧苦，去應舉時都是徒步往返，正是落魄風塵，懷才不遇的時候，坐船都沒有錢，等了很久也過不去錢塘江，他回到公館題了一首詩：

萬里茫茫無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

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

郡官看到詩後，怪罪擺渡的小吏。到現在各地的渡口都傳誦這首詩，擺渡人不收應舉人的船費是從這開始的。

王播

唐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食。後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名，皆以碧紗罩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未（明抄本"未"作"已"）了各西東，慚愧聞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出《摭言》）

【譯文】

唐朝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王播，少年時孤苦貧窮。曾經在揚州惠照寺木蘭院客居，跟隨僧人喫齋飯，後來逐漸厭煩他，怠慢他，喫完飯後敲鐘。二十四年後，王播當了大官，成爲鎮守淮南的節度使，他重遊舊地，看到他寫的詩都用綠紗罩上了，王播寫了兩首絕句：

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

如今再到徑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

上堂未了各西東，慚愧聞黎飯後鐘。

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朱慶餘

唐朱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什數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初慶餘尚爲謙退，作《閨意》一篇，以獻張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妝出鏡（明抄本"鏡"作"奉"）心，自知明豔更沈吟。齊絝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入四海內矣。（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時，朱慶餘遇見水部員外郎張藉後，二人成爲知音。張藉把慶餘的很多新舊作品要去，經過他吟誦修改後，只留二十六篇，張籍把些作品帶在身邊，經常向別人推薦和讚揚。當時人們認爲張藉很喜歡重視好作品，也都抄錄背誦。宋慶餘在科考中登科及第，開始時宋慶餘還很謙虛，他作一首《閨意》，獻給張籍，詩是：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張藉也酬答了他一首：

越女新妝出鏡新，自知明豔更沉吟。

齊絝未足人間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由此，宋慶餘詩名大振，到處流傳。

唐宣宗

唐宣宗朝，前進士陳玩等三人應博士宏詞，所司考定名第及詩賦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問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對曰："賦忌偏枯庸雜，論失褒貶是非，詩則緣題落韻，（緣題，如白雲起封中詩，元封中白雲起是也。按《云溪友議》七無"元"字。）其間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作有常例也。"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云：善撫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雖謝眺雲：'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遠，水還江漢流'之篇。無以比也。"其宏詞詩重用字者登科。起詩便付史選。（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宣宗李忱時，前進士陳玩等三人應宏詞科博幹考試，主管部門爲了考定名第涉及到詩賦論。皇上在延英殿詔來中書舍人李藩等，問他們，在考試中，重複用字的怎麼辦？李藩回答說："賦忌用詞偏頗枯燥，肉容平庸雜亂。論怕褒貶不明，是非不清。詩則要求切題押韻。這裏的重用字也許差不多，但也有破例的。"皇上又問："誰的詩重用字了？"回答說，錢起的《湘靈鼓瑟》詩中寫道：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

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

逸韻諧金石，清音發杳冥。

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

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他的這首詩中，用了兩個"不"字。皇上說，錢起雖然重用了字。別人的詩都不如他。雖然謝眺有首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雲去蒼梧遠，水還江漢流。這篇也沒法比。這次宏詞科考試中，重用字者登科及第。錢起的詩被收入《史選》。

又 唐宣宗

宣宗因重陽，賜宴羣臣，有御製詩。其略去：欵塞旋徵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葉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謨詩最出，其兩聯雲：四方無事去，神豫抄秋來。八水寒光起，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蹈舞拜謝，羣僚聳視，魏有德色，極歡而罷。（出《抒情詩》）

【譯文】

唐宣宗在重陽節那天，賜宴招待羣臣。宣宗作了一首詩：

疑塞旋徵騎，和戎委廟賢。

傾心方倚注，協力共安邊。

滿朝大臣都作了和詩。皇上說，宰相魏謨的詩最好，其中有兩聯：四方無事去，神豫抄秋來。八水寒光起，千山霽色開。皇上很讚賞，魏謨也手舞足蹈地拜謝，羣臣們都高看一眼，魏謨也很感激，大家盡歡而散。

溫庭筠

唐溫庭筠字飛卿，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搢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雲，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雲，近同部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有名"白頭翁"，溫以"蒼耳子"對。他皆此類也。宣帝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白："得非大參簿尉之類耶？"帝曰："非也。"謫爲坊城尉。其制詞曰："死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也。豳國公杜悰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詣韋曲林氏林亭，留詩云："卓氏爐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豳公聞之，遺絹千匹。吳興沈徽雲："溫曾於江淮爲親檟楚，由是改名庭筠。又每歲舉場，多爲舉人假手。"侍郎沈詢之舉，別施鋪席，授庭筠，不與諸公鄰比。翌日，於簾前請庭筠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時，溫庭筠，字飛卿，舊名岐。當時和詩人李商隱齊名，被人們稱爲"溫李"。他擅長號小賦，才思敏捷，用詞美豔美麗。每次考試，按規定韻作賦。他只需要叉八次手而八韻作成，速度很快，他經常爲鄰座的考生代作文章，人們送他外號"救數人"。由於他不嚴格約束自己的言行，所以受到一些有身分的人的輕視。李義山對他說，我近來作了一聯："遠比趙公，三十六軍宰輔。"沒有得到偶句。溫庭筠說，你怎麼不對："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唐宣宗曾寫有"金步搖"的句子，未能對出下句。收進士們對，溫庭筠以"玉條脫"對上了，宣宗很讚賞。又有一  
藥名"白頭翁"，溫庭筠以"蒼耳子"爲對，這樣類似情況很多。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叫溫庭筠代他撰詞。並告訴溫不要泄露此事，溫庭均卻把這事說了，因此令狐綯便疏遠了他，溫庭筠也說過，中書省內坐將軍，是譏諷那些宰相們沒學問。宣宗喜歡微服出行，有一次遇上了溫庭均，溫不認識皇帝，很傲慢地追問皇上說："你是長史司馬之流的大官嗎？"皇帝說，不是。溫又問，那你是大參簿尉之類的吧？皇上說，不是。因此，把溫庭筠貶爲坊城尉。皇帝在詔書中說：讀書人應以器德爲重，文章爲末，你這樣的人，品德不可取，文章再好也是彌補不上的。溫庭筠負有不羈之才，沒有得到機遇用他，最後竟流落而死。豳國公杜悰從西川調到淮海，溫庭筠到了韋曲的林亭，寫了一首詩：

卓氏爐前金線柳，隨家堤畔錦帆風。

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

豳公看到後，賞他絹布一千匹。吳興的沈徽說："溫庭筠曾在江淮一帶當過老師，因此改名庭筠。每年科舉考試時，他常爲人代作文章。"侍郎沈詢主持的一次考試中，爲溫庭筠單設了一個座位，不和其他考生相鄰。第二天，在簾前請溫庭筠說："以前那些應舉考試的人，都是託你代作詩文，我這次的考場上，沒有人託你吧。希望你自我勉勵吧。"把溫庭筠打發走了，由此，更加不得意。

李商隱

唐李商隱字義山，爲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假疏商隱，未嘗展分。重陽日。商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雲："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睹之，慚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原缺出處，今見《北夢瑣言》卷七）

【譯文】

唐時，李商隱，字義山。他在彭陽公令狐楚手下當從事。彭陽公的兒子是令狐綯，自韋平拜在他的門下後，有些疏遠李商隱。使他也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華。重陽節那天，李商隱到他的家，在大廳上題了一首詩：

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

丞相令狐綯讀過之後，頗感慚愧、悵然，於是把那個大廳鎖起來了，再也沒用過。

劉瑑

唐劉瑑字子全。幼苦學，能屬文，才藻優贍。大中初，爲翰林學士。是時新復河湟，邊上戎事稍繁。會院中諸學士或多請告，瑑獨當制。一日近草詔百函，筆不停綴，詞理精當。夜艾，帝復召至御前，令草喻天下制。瑑濡毫抒思，頃刻而告就。遲明召對，帝大嘉賞。因而面賜金紫之服。瑑以文學受知，不數年，卒至大用。其告喻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國也，何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於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弘景業。憂勤戒惕，四載於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亙遐闊。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力御奸，遂縱腥羶，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卿士獻能，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爲永圖，且守舊地爲明理。荏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瑑，將士等櫛沐風雨，暴露效野。披荊榛而刀鬥夜嚴，出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賞。"詞不多載。（出鄭處誨所撰《劉瑑碑》）

【譯文】

唐朝的劉瑑，字子全，幼年時就苦學，文章寫得好，才思敏捷，詞藻豐富。唐宣宗大中初年時爲翰林院學士。當時剛剛收復了河湟一帶的疆土，邊境上戰事頻繁。這時候，翰林院的學士們都請求去了邊境，只有劉瑑一人起草文件，一天要起草一百多件詔書，筆總是不停，然而文章卻是條理精當，詞句妥貼。天亮時，皇帝把他召到面前，讓他起草一份《喻天下制》。他潤筆構思，一會兒寫完了，天亮時告訴了皇上，皇帝大加讚賞，當面賜他金紫衣。劉瑑以他的文章而知名，沒幾年，升爲重要的官職。他起草的那份《喻天下制》是這樣寫的：自從當年皇帝建國以來，都是以文守業，以武衛國，只有這兩項齊備，國家才能安寧。繼承大業以來，常常想到弘道至景龍年間的大亂，時常警惕。四年多來，每當想到寬廣遼闊的河湟疆土，在天寶末年，邊境少數民族乘國內多難，無力抵抗之機，縱馬進犯，接近京郊，將近十年。從那時到現在，將近一百年了，在這期間，當官的貢獻自己的才能，竭心盡力，朝廷中的大事，也能聽取下面的直諫，都是爲了保衛國家的疆土，使邊境永保安寧。時間漸漸過去，失去的土地仍然沒有收復。現在是天地呈祥，祖宗保佑，將士們櫛風沐雨，露宿郊野，披斬暫棘，晝夜防守，趕走豺狼，收復失地。行動聽從皇帝的旨意，是自古以來無法比的，每當想到將士們忠誠、勤勉的時候，應該給予獎賞。詞賦不便再多寫它了。

鄭畋

馬嵬佛堂，楊妃縊所。邇後才士經過，賦詠以道其幽怨者，不可勝紀。皆以翠翹香鈿，委於塵泥，紅悽碧怨，令人傷悲。雖調苦詞清，無逃此意也。丞相鄭畋爲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真輔國之句（出《缺史》）

【譯文】

馬嵬坡佛堂，是楊貴妃縊死的地方，以後許多文人墨客經過這裏時，都題詩作賦，抒發自己的幽怨心情，有很多很多。其內容多是憐香惜玉，語調悽怨，令人悲傷。雖然有的在遣詞造句上，下過一番苦功夫，但其內容也逃不出這個意思。丞相鄭畋當年在鳳翔當從事的時候，曾題過一首詩：

肅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

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讀過這首詩的人都認爲，這纔是真正關心國家大事的詩作。

司空圖

唐晉國公裴度討淮西，題名於華岳廟之闕門。後司空圖題詩紀之曰："嶽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鼙。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出《摭言》）

【譯文】

唐時，晉國公裴度征討淮西時，把他的名字題寫在華岳廟的闕門上。後來司空圖爲了紀念此事，題詩一首：

嶽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鼙。

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高蟾

唐高蟾詩思雖清，務爲奇險，意疏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能謂人曰："倘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有詩云："翰苑何曾（明抄本"曾"作"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蟾獨策名也。前輩李賀歌篇，逸才奇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杜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不相遠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時，高蟾的詩，思路雖然清新，但在形式上追求奇險，寓意疏淡，內涵寡薄，是詩壇上的罪人。詩人薛能曾對人說過，我若是見到高蟾，一定賞他幾個耳光子。然而高蟾的《落第詩》：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

這詩中所表現出的安於本分，毫無脅肩諂笑的媚態，不卑不亢的精神，得到了一些公卿的讚許。先是胡曾有詩：

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

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

羅隱也多有指責，一些子弟也很忌恨他。然而高蟾卻獨獨考中。前輩李賀的詩，想象奇特，有人曾說他的詩沒有一定的章法。杜牧說過，長吉（李賀的字）若是按一定形式去寫詩，那麼一般的奴僕也能成爲詩人了。這樣的認識和大家的評論是差不多的。

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盧渥 韓定辭 姚巖傑 狄歸昌 杜荀鶴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賀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興　高駢　羅昭威　趙延壽

李蔚

唐丞相李蔚鎮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孫處士，不遠千里，徑來修謁。蔚浹月留連。一日告發，李敦舊分，遊河祖送，過於橋下，波瀾迅激，舟子回跋，舉蒿濺水，近坐飲妓，溼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荷於所司。處士拱而前曰："因茲寵餞，是某之過，敢請筆硯，略抒荒蕪。李從之，乃以柳枝詞曰："半額微黃金縷衣，玉搔頭嫋鳳雙飛。從教水濺羅裙溼，還道朝來行雨歸。"李覽之，釋然歡笑，賓從皆贊之。命伶人唱其詞，樂飲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嶸獻詩云："雞樹煙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依東關望，擬築沙堤到廣陵。"後果入相。（出《抒情詩》）

【譯文】

唐朝丞相李蔚鎮守淮南時，和他素有布衣之交的孫處士不遠千里，來拜訪他。李蔚便陪孫處士住個十天半月。這一天，孫處士  
要走，李蔚爲了兩人的舊情，在遊船上設宴爲他餞行。船過橋下，波浪起伏，船也顛波旋轉，船家在舉蒿撐船時濺起一些河水，打溼了坐在旁邊陪酒姬女的衣服。李蔚發怒了，把船家抓起來，關押在衙門裏。孫處士向前拱了拱手說："這宴會是爲我舉行的，發生這事是我的過錯。請把筆硯拿來，略抒我的歉疚之情。李蔚吩咐人準備了筆硯，孫處士寫了一首《柳枝詞》：

半額微黃金縷衣，玉搔頭嫋鳳雙飛。

從教水濺羅裙溼，還到朝來行雨歸。

李蔚看完很高興，氣也消了。在座的賓客隨從也很稱讚，又叫歌姬演唱這首詞。飲酒娛樂一直到晚間，船家也放出來了。在座的李嶸也獻了一首詩：

雞樹煙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

國人久依東關望，擬築沙堤到廣陵。

後來，他果然當了宰相。

盧渥

唐左丞相盧渥，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鹹居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府觀察使。又旬日，其弟紹自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又旬日，弟沼自畿尉遷監察御史。詔書疊至，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以下，互設祖筵，遮於行路，洛城爲之一空。都人觀者肩望擊轂，盛於清明灑掃之日。自臨都驛以至於行，凡五十里，連翩不絕。有白鬚傳卒，鳴指嘆曰："老人爲驛吏垂五十年，閱事多矣，而未曾見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時士流竊語，以此日在家者爲恥。渥有題嘉祥驛詩曰："交親榮餞洛城空，善戲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靜谷聲偏響，旆映清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詩版後爲易定帥王存尚書碎之。（出《唐闕史》）

【譯文】

唐朝左丞相盧渥，他的穿戴服飾、乘坐的車子都是豪華無比的。他們弟兄四人的官職也都很顯赫。僖宗乾符年初，盧渥因爲母親去世服喪期滿後，由中書舍人授陝府觀察使。過了十幾天，他弟弟盧紹由長安令被任命爲給事中，又過十幾天，他弟弟盧沆由集賢校理任命爲左拾遺。又過十幾天，他弟弟盧沼從畿尉升爲監察御史。詔書頻傳，家族很榮耀。盧渥去陝赴任時，東都洛陽的各衙門互相宴請，洛陽城爲之一空，城中觀看的人，肩擦肩，車碰車，超過清明節灑掃時的情景。從洛陽開始，五十里內車馬不斷，有一個白鬚驛卒，很有感慨地說："我當驛吏近五十年，經歷  
的事很多，從未見到過這麼盛大的歡送場面。"一些市民竊竊私語，認爲這樣的日子呆在家裏不出來是個恥辱。盧渥有一首《題嘉祥驛》詩，詩中寫道：

交親榮餞洛城空，善戲戎裝上將同。

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城中。

馬嘶靜谷聲偏響，旆映晴山色更紅。

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

這首詩刻版印刷後，被易定師王存尚書給撕毀了。

韓定辭

唐韓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試幕客馬或（按《北夢瑣言》"或"作"或"，下同）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巏嵍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或詩雖清秀，然意在徵其學問。韓亦於座上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術（明抄本"術"作"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內諸賓靡不欽訝稱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或復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或頻目之。韓曰："昔愛晉文公分季隗於趙衰，孫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以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勝賢者之顧，願垂一詠，俾得奉之。或援筆，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文甚美，鹹欽其敏妙。遂傳於遠近。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或，巏嵍之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時，韓定辭在鎮州王鎔手下任書記，他去拜訪燕帥劉仁恭，住在賓館。燕帥命府中的幕客馬或去迎接，馬或向韓定辭贈詩一首：

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

別後巏嵍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

馬或的詩雖然很清秀，但他的意思是想用這首詩來證明自己有學問。韓定辭也酬答了一首：

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

盛德好將銀筆術，麗詞堪於雪兒歌。

座中的賓客都很欽佩讚賞他的詩句很絕妙，也懷疑他用"銀筆"典故太生僻。又一日，馬或奉燕帥之命，去回訪常山（王鎔的字），也讓韓定辭去公館迎接。當時有一名姬女叫轉轉，是韓定辭平時很喜歡的人，在宴會時，馬或經常注視她。韓定辭說："當年晉文公將季隗嫁給趙衰，孫伯符將小喬嫁給公瑾（周瑜），都是以美人配名人，但令人疑慮的是一個歌姬能不能得到名人的關注，我願爲你寫一首詩。"馬或拿來筆，韓定辭便一揮而就作《轉轉賦》，文辭很美，人們欽佩他才思敏捷，構思巧妙，很快地傳播開了。馬或很從容地問韓定辭："雪兒銀筆是怎麼回事。"韓說："從前，梁元帝爲湘東王時，不但好學，而且自己著書。他常記錄一些忠臣義士和文章好的人的事蹟，他的筆分三等，有的用金銀裝飾，有的用斑竹做筆桿。忠孝兩全的人他用飾金的筆寫，品德高尚的用飾銀筆寫，文章好的用斑竹筆寫，這事便從湘東傳到各地。雪兒，是李密（唐將）的愛姬，能歌善舞，每當看到賓客和幕僚中有好文章，合他的心意時，他就叫雪兒配上樂曲歌唱。"馬或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說，洛水附近有一個大洞穴，曾有人失誤落入穴中，在穴中走了好幾里路，漸漸感到寬闊明亮，見到九處宮殿、人煙的地方，又看到大羊，羊鬍子上有珠子，那人把珠子吃了，卻不知是什麼地方。他出來後問張華，張華說，這個地仙九館，大羊名叫癡龍。定辭又問馬或，巏嵍山在什麼地方？馬或方是說："這是隨君的故事，你一定知道，何必這樣謙虛來問我？"從此，兩人彼此心悅誠服，結交爲好朋友。

姚巖傑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卯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構。請巖傑紀其事。文成，燦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二字，巖傑大怒，標不能容。時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磨於其文。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明抄本"夢"作"意"）多。田子莫嫌彈鋏恨，寧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束帛。辭雲："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待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於肇。肇常以篇詠誇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天，"巖傑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漸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一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憑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憑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譯文】

姚巖傑，是梁公姚元崇的孫子。童年時就特別聰明，二十歲以後，他博覽典籍，非常仰慕班固、司馬遷的文章，被人們稱爲"大儒"。他以飲酒賦詩，放蕩不羈而聞名江東一帶，尤其是對一些顯貴人物，他也肆意凌辱，旁若無人。唐僖宗乾符中期，顏標主官鄱陽郡，郡府房屋、球場初建，他請巖傑撰文用以刻碑記事，文章寫成後，竟達千餘言之多，顏標想刪去一兩個字，巖傑大怒，顏標不能容忍，但是已經刻字立碑，他命人將碑推倒，磨掉碑文。巖傑爲了此事寫過一首詩：

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無和。

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

田子莫嫌彈鋏恨，寧生休唱飯牛歌。

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

盧肇掌管歙州時，巖傑在婺源，巖傑把他的文章寄給盧肇，盧肇知道他酒後很放縱，便寫信對他的文章進行了褒獎，並贈給他一些布匹。他的信中有這樣幾句："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又寫了一封長信激盧肇，沒辦法，只好把巖傑迎到郡中，待以厚禮。然而他卻一天天地放肆傲慢起來，並輕視盧肇。盧肇曾經在巖傑面前吟道："明月照巴天。"巖傑大笑說："明月照一天，怎麼能說八天（巴天）呢？"盧肇漸漸對他不滿意，但是沒有辦法。有一次，他們在江亭飲宴，當時蒯希逸在座，盧肇請大家用眼前一事爲酒令，句尾必須有一樂器名。盧肇行令說："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便喝了一杯酒，依着欄杆裝做嘔吐的樣子。一會兒回到席上，還令說："憑欄一吐，已覺空喉。"他的傲慢態度竟達到如此地步。

狄歸昌

唐僖宗幸蜀，有詞人於馬嵬驛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鸞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泥楊妃。"不出名氏，人仰奇才。（此即侍郎狄歸昌詩也，出《抒情詩》）

【譯文】

唐僖宗李儇去四川，途經馬嵬坡，有一位詩人在馬嵬驛題寫了一首詩：

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鸞輿幸蜀歸。

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泥楊妃。

這首詩沒署姓名，人們仰慕詩人的才華。這首詩就是侍郎狄歸昌作的。

杜荀鶴

唐杜荀鶴嘗吟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或話於韋莊，莊曰："我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鉤鉤。"莊後西蜀爲相。（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時，杜荀鶴曾吟一聯詩：

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

有人把這聯詩對韋莊說了，韋莊說，我對以：

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鉤鉤。

韋莊後來到西蜀任了宰相（吏部侍郎兼平章事）。

武臣有文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軍功。天監初，徵爲右衛將軍。後破魏軍振旅，帝於華光殿宴飲聯句。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賦"競病"兩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不已，於是進爵爲公。（出《曹景宗傳》）

【譯文】

前梁武帝蕭衍時，曹景宗屢立戰功。天監初年升爲右衛將軍，後來又大破魏軍，名聲大振。武帝在華光殿設宴慶賀，席間聯句  
助興。左僕射沈約和無賦韻，曹景宗沒有聯上，心裏不太服氣，他又請求作詩。武帝說，你的技能很多啊，人的學識才華，不是一首詩能表現出來的。景宗已經喝醉了，再三要求作詩。武帝讓他用競病兩字爲韻。景宗拿起筆來寫道：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

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武帝非常高興，他由爵升爲公。

高昂

北齊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彩殊異。其父次同，爲求嚴師教之。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東魏末，齊神武起義，昂傾意附之，因成霸業，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爲詩，雅有情致，時人稱焉。常從軍，與相州刺史孫騰作《行路難》曰："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回首絕望便蕭條，悲來雪涕還自抑。"又有徵行詩曰："瓏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頃之，其弟季式爲齊州刺史，敖曹發驛以勸酒。乃贈詩曰："憐君憶君停欲死，天上人間無可比。走馬海邊射遊鹿，偏坐石上彈鳴雉。昔時方伯願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餘篇甚多，此不復載。（出《談藪》）

【譯文】

高昂，北齊人，字敖曹，膽量大，身材魁偉，不同一般人。他父親高次同，希望他成才，尋求嚴師對他進行教育。可高昂卻不遵從老師的教導，不受約束，專好騎射。他常說："好男兒志在天下，富貴要由自己去爭取，怎能只知讀書，作一個書呆子？"他的父親根據他的性格作爲的特點，給他起名高昂，字敖曹，用以互補。東魏末年的時候，齊國神武起義，高昂積極參加，成就了自己的大業，任侍中司徒，又兼任西南道大都督。高昂非常喜歡詩，而且很有興致寫詩，受到人們的稱讚。他常和軍隊一起行動，他曾和相州刺史孫騰合作《行路難》一詩：

卷甲長驅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

初時言作虎牢停，更被處置河橋北。

回首絕望便蕭條，悲來雪涕還自抑。

他還寫有《徵行詩》：

瓏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

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

不久，他弟弟高季式爲齊州刺史，他在驛站中設酒送行，併爲其弟贈詩一首：

憐君憶君停欲死，天上人間無可比。

走馬海邊射遊鹿，偏坐石上彈鳴雉。

昔時方伯願三公，今日司徒羨刺史。

他還寫過很多詩，就不在這裏記述了。

賀若弼

隋賀若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涉書記，有重名。及隋文受禪，陰有平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穎薦弼有文武才幹，拜總管，委以平陳之事，若弼欣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併爲重鎮。若弼遺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平陳十策，稱上旨。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若弼爲行軍總管，俘陳叔寶。（出《賀若弼傳》）

【譯文】

隋時，賀若弼，字輔伯，少有大志，勇猛矯健，能騎善射，涉獵羣書，能做文章，很有名聲，隋文帝楊堅接受禪讓時，他內心就有平定江南的大志。隋文帝尋求可以信任的人。高穎推薦賀若弼文武雙全，他任了總管。皇帝把滅陳之事委任給他，他欣然接受。他和壽州總管源雄同時鎮守邊境。他曾有一首詩寫道：

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

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他又向皇上進獻了平陳十策，皇上很滿意。隋文帝開皇九年，大舉伐陳，賀若弼任行軍總管，俘虜了陳後主陳叔寶。

李密

隋李密，蒲山公寬之子也。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大業中，佐楊玄感起兵。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不禮之，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乃詣睢陽，舍於村中，變名姓稱劉知遠，聚徒教授。經數月，不得志。乃爲五言詩曰："金風颺秋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沾襟。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諡。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泣下數行。義寧元年，密僣據洛口，會羣盜百萬，築壇稱魏公。建元二年，密自鞏洛，鼓行伐隋，兵敗歸唐，授光祿卿。（出《河洛記》）

【譯文】

隋時，李密是蒲山公李寬的兒子。初時授他親衛大都督，他不喜歡這個官職，便稱病回家，大業九年時，他參與楊玄感起兵反隋，兵敗之後，他逃入關內，流亡到平原，叛軍將領郝孝德沒有接待他。他經常捱餓，以至於削樹皮充飢。到了睢陽，住在鄉村，改名換姓叫劉知遠。曾當了幾個月的教書先生，很不得志。他曾寫了一首五言詩：

金風颺秋節，玉露凋晚林。

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

眺聽良多感，慷慨獨沾襟。

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

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

樊噲市井屠，蕭何刀筆吏。

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諡。

寄言詩上雄，虛生真可愧。

詩寫成後，他落下了幾行熱淚。隋恭帝義寧元年，他佔據洛口，聚衆百萬，自稱魏公。建元二年時，李密又從鞏洛出兵伐隋，兵敗後歸唐，授光祿卿。

高崇文

唐相高崇文本薊門之驍將也，以討劉闢功，授西川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崇文遽至飲席，笑曰："諸君自爲樂，殊不見顧鄙夫，鄙夫武人，亦有一詠雪詩。"乃口占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舊從軍。有似胡兒射飛雁，白毛空裏落紛紛。"詩多中的，皆謂北齊敖曹之比。太尉駢，即其孫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宰相高崇文，是薊門的一員勇敢的將軍，因討伐劉闢有功，授他西川節度使，一天，府中的從事們在一起賞雪吟詩，高崇文突然來到席間，笑着說："你們在這裏娛樂，也不告訴我，我雖是一介武夫，也有一首詠雪詩。"他口中念道：

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舊從軍。

有似胡兒射飛雁，白毛空裏落紛紛。

詩意中肯，大家把他比作北齊將高昂。太尉高駢，是他的孫子。

王智興

唐侍中王智興，初爲徐州節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譽。幕府既開，所闢皆是名士。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賓朋賦詩。頃之達於王。王乃召護軍俱至。從事因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久問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卻取筆硯，以彩箋數幅陳席上。衆賓相與持疑。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爲揖讓。王曰："某韜鈐發跡，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於是引紙援毫，頃刻而就雲："三十年來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歎無已。時文人張祜亦預此筵。監軍謂元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祜即席爲詩以獻雲："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書。"智興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過當矣。"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侫。"智興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名士，豈雲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岐贈絹千匹。（出《劇談錄》）

【譯文】

唐朝侍中（御史）王智興，初爲徐州節度使，文韜武略，很負盛名，在幕府初建時，他招納了很多知名人士。一天，幕府中的從事們在使院中宴飲，和賓朋們賦詩。一會兒，王智興知道了，王智興便和護軍一起來到宴會上。從事們見他來了，便撤去了筆墨，又擺上了酒菜迎接。呆了一會兒他才問道："方纔聽說判官（副手）和你們作詩，怎麼看我來了就停止了？"馬上又叫人取來了筆硯，把一些彩箋放在桌上。衆賓客正在疑惑，他和大家一起舉杯喝酒，並說；"我本來是想看你們作詩的，並不是來爲了喝酒。"小吏也把彩箋放到他面前，從事都讓他作一首詩，王智興  
說："我是靠用兵打仗起家的，對詩詞文章很少留心，今天和各位名士在一起，我就不怕獻醜了。"於是展紙提筆，一會就寫完一首：

三十年來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

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我自知。

四座賓客看到後，都很驚訝、讚歎。當時文人張祜也在座，監軍對張祜說："你看到了這種場面，能沒有話說麼？"張祜便即席獻詩：

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

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書。

王智興看完笑着說："你對我褒獎得有點過頭了。"他左右有人說："這些讀書人，就會諂媚。"王智興訓斥了那些人說："有人若是說我壞，你們又能怎麼說？張秀才是國內知名人士，叫國內人聽說了這事，還以爲我智興只願聽好話似的。"

他把張祜留住了好些日子，臨走時，還贈送他一千匹絹。

高駢

唐高駢幼好爲詩，雅有奇藻，屬情賦詠，橫絕常流，時秉筆者多不及之。故李氏之季，言勳臣有文者，駢其首焉。集遇亂多亡，今其存者盛傳於時。其自賦《言懷詩》曰："恨乏平戎策，慚登拜將壇。手持金鉞重，身掛鐵衣寒。主聖匡扶易，恩深報效難。三邊猶未靜，何敢便休官。《二女廟詩》雲："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又《詠雪》雲："六月花飄入戶時，坐看修竹變瓊枝。逡巡好上高樓望，蓋盡人間惡路歧。"又《聽歌》詩："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秋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又《寄僧筇竹杖詩》雲："堅輕筇竹枝，一杖有九節。寄與沃州僧，閒步秋山月。"（出謝蟠《雜說》）

【譯文】

唐朝的高駢，幼年時就喜歡寫詩，詞藻奇麗，感情飽滿，才華橫溢。在李氏王朝（唐朝）後期，要說武臣當中文章好的，高駢是第一個。他的詩集因爲戰亂，大部分都散佚了。留下來的，直到現在還在流傳。他的一首感懷詩寫道：

恨乏平戎策，慚登拜將壇。

手持金鉞重，身掛鐵衣寒。

主聖匡扶易，恩深報效難。

三邊猶未靜，何敢便休官。

《二女廟》詩：

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

當時珠淚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

又有《詠雪》詩：

六月花飄入戶時，坐看修竹變瓊技。

逡巡好上高樓望，蓋盡人間惡路岐。

《聽歌》詩：

公子邀歡月滿樓，佳人揭調唱伊州。便從席上秋風起，直到蕭關水盡頭。

《寄僧筇竹杖詩》

堅輕筇竹杖，一杖有九節。

寄與沃州僧，閒步秋山月。

羅昭威

梁鄴王羅昭威世爲武人，有膽決，喜尚文學，雅好儒生。於廳所之側，別立學舍，招延四方遊士，置於其間，待以恩禮。每旦視事之暇，則與諸儒講論經義。聚書萬餘卷，於學舍之側，建置書樓，縱儒士隨意觀覽，己亦孜孜諷誦。當時蕃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襞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所不及。又僻於七言詩，每歌酒宴會，池亭遊覽，廉不賦詠，題之屋壁。江南有羅隱者，爲兩浙錢鏐幕客，有文學。昭威特遣使幣交聘，申南阮之敬。隱悉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昭威。昭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曰羅江東。今鄴中人士，有諷誦者。嘗自爲太廳記，亦微有可觀。（出《羅昭威傳》）

【譯文】

梁鄴王羅昭威，武人世家出身，有膽識，喜歡文學。他喜歡結交讀書人，在他的住所旁建立學舍，招請四方遊學之士住在這裏，以厚禮相待。每天公事之餘，便和這些四方來的讀書人講經論道。他收集了一萬多卷書，在學舍旁又建置了書樓，讓這些讀書人隨意閱覽。他自己也孜孜不倦地閱讀，在諸王之中，他的文章最好。他命他的幕客們作四方書檄，稍有不滿意的，他便撕碎拋棄，他自己展紙起草，揮筆成文。他的文章，沒有詞藻華麗之風，幕客多數不如他，他偏愛七言詩，每當歌酒宴會，池亭遊覽時，都要吟詩，題寫在牆壁上。江南有個叫羅隱的人，他在兩浙錢鏐  
府中當幕客，很有文才。羅昭威特意派人去用厚金相聘，並表明自己的敬慕之情。羅隱便把他的文章詩賦，都寄給了他，羅昭威讀後更加傾慕，並認爲羅隱的詩壓倒江東（江浙）一帶，可以稱爲"羅江東"。

現在梁朝中的人士，經常有人吟誦。羅昭威曾經自己寫過《大廳記》，也有一些可讀之處。趙延壽 僞遼丞相趙延壽，德均之子也，仕唐爲樞密使。清泰末，自太原陷虜，耶律德光用爲僞丞相，綜國事。晉少主失政，延壽道戎王爲亂。凡數年之間，盜有中夏，實延壽贊成之力也。延壽將家子，幼習武略。即戎之暇，時復以篇什爲意，亦甚有雅緻。嘗在虜庭賦詩曰："黃沙風捲半空拋，雲動陰山雪滿郊。探水人回移帳就，射鵰箭落著弓抄。鳥逢霜果飢還啄，馬渡冰河渴自跑。佔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聞者，往往傳之。（出《趙延壽傳》）

遼國丞相趙延壽，是趙德均的兒子，在後唐時曾任過樞密使。後唐清泰末年，在太原失陷時被俘虜。大遼國太宗耶律德光任他爲丞相，總管國內大事。晉少主失掉政權，是趙延壽幫助了戎王爲亂，數年之間，佔據了中原。實際是趙延壽助他一臂之力。趙延壽是將門之子，自幼習武，征戰之餘，常讀文章，也很有雅興，他曾在遼國相府之中寫過一首詩：

黃沙風捲半空拋，雲動陰山雪滿郊。

探水人回移帳就。射鵰箭落著弓抄。

鳥逢霜果飢還啄，馬渡冰河渴自跑。

佔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南朝人知道後，彼此傳誦。

卷第二百一 才名（好尚附）

才名 上官儀 東方虯 蘇頲 李邕 李華 李白

好尚 房琯 韓愈 李約 陸鴻漸 獨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彥 宋之愻 朱前疑

鮮于叔明 權長孺

才名

上官儀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隄，步月徐轡，詠詩曰："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若神仙。（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高宗李治繼承太宗皇位後，天下太平無事，宰相上官儀獨掌朝政。一次，上官儀於拂曉前在皇城外等候上朝時，手中牽着馬繮繩，騎馬踏着月光沿着洛水河堤緩緩而行，邊走邊口中吟詩一首："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聲音清亮，音韻鏗鏘。等候上朝的文武百官望着邊行邊吟詩的上官儀，心中暗暗讚歎道："真如上界的神仙降臨到凡世上啊！"

東方虯

左史東方虯每雲："二百年後，乞與西門豹作對。"尤工詩。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出《國史異纂》）

【譯文】

左史東方虯常說："二百年以後，請求跟西門豹作對句。"虯尤其善於作詩。跟他同時代的詩人沈佺期以擅長作詩聞名。燕國公張說曾說過："跟沈三兄的詩比較，還應是東方虯的詩爲第一。"

蘇頲

蘇頲少聰俊，一覽千言。景龍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準（明鈔本準爲唯。）頲爲中書舍人，在太極後閣。時頲尚年少，初當劇任，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時或憂其不濟。而頲手操口對，無毫釐差失。主書韓禮、譚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頲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嘆曰："舍人思若湧泉。嶠等所不測也。"（出《譚賓錄》）

【譯文】

蘇頲小時候聰明俊秀，讀書的速度特快，掃一眼能讀千言。唐中宗景龍二年六月二日，內亂初定，蘇頲被提升爲中書舍人，在太極殿後閣任職。當時蘇頲還年輕，剛剛擔當這項重任，各種文告詔書都讓他草擬，動則上萬件，有人擔心他勝任不了。然而蘇頲手寫口說，沒有一絲一毫的差錯。後來，主管文書的韓禮、譚子陽擔任抄寫詔書這項工作，屢屢對蘇頲說："請你口述得稍慢一些，口述快了我們記不下來，恐怕會將我們的手腕子累壞了的。"中書令李嶠看到這種情形，感嘆地說："蘇頲文思若泉湧，是我們這些人所想不到的啊！"

李邕

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爲人陰中，竟不得進改。天寶初，爲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明鈔本侈爲俊），不拘細行，馳獵縱逸。後柳績下獄，吉溫令績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敕初（明鈔本初作祁）順之。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邕早擅才名，尤長碑記。前後所制，凡數百首；受納饋送，亦至鉅萬。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出《譚賓錄》）

【譯文】

李邕自刺史入京聽候考覈升遷。邕一向負有才名，卻屢遭貶斥。都認爲他既能寫一手好漂亮的文章，又廣爲交朋結友，是漢時賈誼、戰國時的信陵君。因此，朝內主事的達官貴人都忌恨李邕，使他被免去官職流落京師之外，一向有很大的名聲，朝中庸碌無識之輩卻不賞識他。李邕入京後每在路上行走，受到很多人的圍觀，以爲他是前朝古人，或者認爲他相貌不凡。一些士子爭相結納，登門拜訪，或者求人打探，索求李邕新寫的文章，暗中爲科考試卷，竟然不能改動。天寶初年，李邕被升爲北海太守。他性情豪放好侈華，不拘小節，喜歡騎馬狩獵，縱情享樂。稍後，柳績獲罪被關入牢獄，宰相吉溫令柳績誣陷李邕，朝內對他的功過爭議很大。吉溫用重金賄賂柳績，使其連續訴狀誣陷李邕，終於使皇帝頒發詔書賜李邕死。羅希奭攜帶詔書馳往北海郡，就地處死李邕。李邕很早就遠播才名，尤其擅長撰寫碑石記文。他一生爲人撰寫碑石記文幾百篇，接受饋送達許多萬。自古以來靠賣文致富發財的，沒有人象李邕這樣的啊。

李華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爲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鎮維揚，尤仰其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待之。少頃，復白雲："已訪蕭功曹矣。"穎、功曹士也。（出《摭言》）

【譯文】

李華以他文學上的才華聞名於天寶末年。到至德年間，自前司升爲員外，起用爲宰相梁國公李峴的幕僚，任檢校吏部員外郎。當時，陳少遊鎮守維揚，尤其仰慕李華的才名。一日，城門吏報告說李華已來維揚。陳少遊大喜，返回到府上以簪笏之禮接待。稍許，城門吏又報告說："李華已去拜訪功曹蕭蔘軍了啊。"穎、功曹是跟李華一樣的有才學的人啊。

李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爲謫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犧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梁字原闕，據明鈔本補）陳已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便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既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命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跡遒利，鳳跱龍拿，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玄宗恩禮極厚，而白纔行不羈，放曠坦率，乞歸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廟器，優詔許之。嘗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更憶賀監知章詩曰："欲向東南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卻棹酒船回。"後在潯陽，復爲永王璘延接，累謫夜郎。時杜甫贈白詩二十韻，多敘其事。白後放還，遊賞江表山水。卒於宣城之採石，葬於謝公青山。範傳正爲宣歙觀察使，爲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於兗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日（日原作三。據明鈔本改。）與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出《本事詩》）

【譯文】

李白初次自巴蜀到京都長安，住在旅店裏，祕書監賀知章聞其大名，首先拜訪了他。見李白相貌不凡，並請李白拿出詩作拜讀。李白取出《蜀道難》給賀知章。賀還沒有讀完，就讚歎了幾次，送李白一個雅號爲"謫仙人。"李白酷愛飲酒，賀知章爲此曾解下身邊所繫的金龜作抵押換酒與李白對飲，兩人常常喝得一同醉倒，幾乎沒有間斷過，由此，他們豪飲的聲譽日益烜赫。賀知章又拜讀  
了李白的《烏棲曲》，一邊仔細吟詠品味一邊讚賞地說："這首《烏棲曲》可以讓鬼神哭泣啊！"《烏棲曲》詩如下：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有人說這首詩又叫《烏夜啼》，世上有李白兩首這樣的詩流傳，不知哪篇是真的。另一篇《烏夜啼》是這樣寫的：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李白才華飄逸、性情高傲，與任右拾遺的陳子昂齊名，一先一後，兩人志向相同。李白論及詩歌的發展時說："梁陳以來，詩風綺麗豔薄已達極點。初唐詩人沈佺期又只崇尚聲律。能夠光復古人爲詩之道的，非我李白莫屬啊！"

唐玄宗聽說李白的詩名，下詔書召他入翰林院。並因李白才華橫溢超絕人上，儀表非凡，才識過人，而給他以優厚的待遇，沒有敕封他具體的官職。一次宮人要演奏聲律，玄宗對高力士說："面對良辰美景，怎麼可以只用樂伎奏樂爲娛樂呢？倘若能有天才的詞人當場吟詩填詞，既增添樂趣又可向後世誇耀。"於是命宮人召見李白入宮。是時，寧王邀請李白飲酒。李白已喝得酩酊大醉，來到宮中，飄飄搖搖地拜見玄宗。玄宗知道李白不諳聲律，認爲他不擅長，就命他爲宮中的樂師作五言律詩十首。李白叩拜後說："寧王賞賜臣酒喝，現在已經喝醉了。倘若陛下賜臣喝醉了也不要畏懼，臣才盡獻薄技。"玄宗說："可以。"立刻命兩位內臣攙扶着李白，命人爲李白研墨。將筆醮好墨，又命兩個內臣張開硃色絲絹擺在李白麪前。李白握筆疾書，一點也不停頓，十篇五言律詩立等可取。而且一點不用改動，字跡遒勁鋒利，如龍舞鳳飛；律度對仗，沒有不精絕的。其首篇是這樣寫的：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玄宗給李白以極厚重的禮遇，然而李白爲文爲人都落拓不羈，率直坦蕩，請求迴歸故里。玄宗也認爲李白不是長守朝政的棟樑之材，因此下詔書允許他歸山並賜以重金。李白曾有一次醉酒吟詩：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李白還有一首憶賀知章的詩：欲向東南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卻棹酒船回。後來，李白漫遊到潯陽，又爲永王璘聘請爲幕僚。永王璘反兵失敗，李白受牽連被髮配到夜郎。這段事情在李白同時代的大詩人杜甫所作的詩《贈李白詩二十韻》，作了詳盡的記述。李白在去往夜郎途中得到玄宗的敕書返還，繼續在江南一帶賞山玩水，病死於宣城的採石，埋葬在謝公山上。範傳正任宣歙觀察使時，爲李白立一碑，用來表彰李白的蓋世英才。李白年幼時就喜飲酒，在兗州學習時就經常飲酒，並在任城縣建造一座酒樓，每天與好友縱酒，很少有不喝醉的時候。當地人都知道李白能喝酒，隨着李白豪飲的名聲越來越大更加敬重他。

好尚

房琯

蘇州洞庭，杭州興德寺。房太尉琯雲，"不遊興德洞庭。未見佳處。"壽安縣有噴玉泉石溪，皆山水之勝絕者也。貞元中，琯以賓客辭爲縣令，乃鏟翳薈，開徑隧，人聞而異焉。太和初，博陵崔蒙爲主簿，標準於道周，人方造而遊焉。又顏太師真卿刻姓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出《傳記》）

【譯文】

蘇州有洞庭，杭州有興德寺。太尉房琯說："不遊興德寺與洞庭，你就沒有見到過最美的景緻。"壽安縣境內有一條噴水的石溪，是景緻超絕的旅遊勝地。貞元年間，房琯爲了遊客能順利觀賞這個絕妙的風景勝地，辭去縣令，帶人去剷除林木，鑿通隧道，開通去石溪的道路。人們聽說此事大爲驚異。太和初年，博陵崔蒙任壽安縣主簿。他測量好道路標好路標，重新修築好這條道路，人們才能去石溪遊觀。又有太師顏真卿在石塊上刻上自己的姓名，有的放在高山頂上，有的埋在谷底，並說："怎麼知道就沒有高山變峽谷、峽谷變高山的時候呢？"

韓愈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能返，發狂慟哭，爲書遺（書遺二字原作遺書，據明抄本改）華陰令。令百計取之，乃下。又李氏子爲千牛，與其儕類登慈恩寺浮圖。窮危極險，躍出檻外，失身而墜，賴腰帶掛釘，爲風所搖，久而未落。同登者驚倒檻中，不能復起。院僧遙望急呼，一寺悉出以救之，乃連衣爲繩，久之取下。經宿而蘇。（出《國史補》）

【譯文】

韓愈好奇，與客人一起攀登華山絕頂。登上絕頂後，回頭望來路險絕異常，認爲無法返回山下，驚急得放聲大哭。寫封信拋下山給華陰縣令。縣令拾到信後千方百計設法接他返回山下，終於成功了。有個叫李千牛的孩子，同他的夥伴們一塊兒登慈恩寺塔，危險極了，躍出寺塔欄柵外，失足墜入塔下，偏巧腰帶掛在塔身釘子上懸在空中，風吹身搖，久久沒墜下地來。同千牛一塊兒登上寺塔的孩子驚恐得癱倒在塔欄柵內，嚇得爬不起來。寺院裏的僧人遠遠地看見千牛懸垂在塔身半空，大聲急呼，驚動了寺內所有的僧人，都出來設法救援千牛。最後想出個將僧衣連結成繩的辦法，由塔上垂送給千牛，讓他握住衣繩，好長時間才慢慢將他拉上塔來。李千牛驚嚇得昏死過去，昏睡了一宿才甦醒過來。

李約

兵部員外郎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愛玄機。蕭蕭衝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詞調，皆高絕一時。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精越。又養一猨名生公，常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猨必嘯和。傾壺達夕，不俟外賓，醉而後已。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贊招隱寺標緻。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嘗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賞者疏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羶涴鹿掊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庶人大笑。約性又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灸，活火煎。活火謂炭火焰火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硤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出《因話錄》）

【譯文】

兵部員外郎李約，汧國公的兒子，接近於宰相兒子的地位。李約有個雅好，他非常喜愛深奧微妙的義理。李約聲名遠傳，品德操行都很優秀。他酷愛山林，琴藝、酒量、詞道，都高絕一時，終生不接近女色。李約生性喜歡結交名人，而不愛談論日常生活瑣事。他早晨起來隨便收拾一下頭臉，跟客人下下五道便是一天。李約收藏許多古器。他在潤州曾得到一片古鐵，敲擊它發出的響聲精越不凡，非同一般。他又豢養一猨名叫生公，經常讓它陪伴在身邊。有時趁着月色好的時候登舟遊江，棄舟登金山，敲擊古鐵，彈撥琴絃，身邊的愛猨長嘯和鳴，一壺接一壺地飲酒達通宵，不等候賓客，直到喝醉了方休。李約曾佐助李錡爲浙西幕僚，他初到金陵，與李錡閒談，多次說到招隱寺建築宏大，風光不凡。一天，李錡於招隱寺內宴請李約。第二天，對約說："十郎你曾經誇讚招隱寺不凡，昨天宴遊我仔細地觀看了，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李約笑着說："我所讚賞的是自然界粗獷的美。如果將遠山用翠幕遮起，將古松用綵帶裹住，在清泉中剖洗腥羶的鹿肉，用人工發出的樂聲擾亂山鳥的婉轉鳴唱。倘若這樣，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呆在叔父你的大廳裏呢。"李錡大笑。李約愛好飲茶品茗，能夠自己製茶。常對人說："茶必須用溫火炙，活火煎。所謂活火就是炭火燃出的焰火啊。"來了客人，品起茶來不限杯數，隨你飲。李約終日操持茶具爲客人斟茶，不知疲倦。李約曾奉命去硤石縣東，因喜愛硤石縣東的清沏溪流，流連其間十多天忘了出發。

陸鴻漸

太子文學陸鴻漸，名羽。其生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及長，聰俊多聞，學贍辭逸，詼諧談辯，若東方曼倩之儔。鴻漸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爲其像，置於錫器之間，雲宜茶足利。至太和，復州有一老僧，雲是陸僧弟子，常諷歌雲："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唯羨西江水，曾向晉陵城下來。"鴻漸又撰《茶經》二卷，行於代。今爲鴻漸形者，（明抄本者作貌）因目爲茶神。有交易則茶祭之，無以釜湯沃之。（出《傳載》）

【譯文】

太子文學陪讀陸鴻漸，名羽，不知他的生身父母是何人。竟陵龍蓋寺有一僧人姓陸，在河堤上拾到一個剛剛生下的嬰兒，抱回寺院將他收養，這樣就以陸爲這個孩子的姓氏。待到鴻漸長大成人，聰明俊秀，廣見博識，學問豐富，言辭飄逸，而且詼諧善辯，如同東方曼倩一樣。陸鴻漸酷愛飲茶，頭一個開創制茶的方法。至今賣茶的人家，用陶土燒製他的像，放在錫器間供奉，說陸羽能保佑他們茶好獲大利。到太和年間，復州有一個年老僧人自稱是陸姓僧人的弟子，常吟一首諷喻世人的詩歌："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唯羨西江水，曾向晉陵城下來。"陸鴻漸還撰寫了《茶經》二卷，流傳世代。今天的賣茶人爲陸鴻漸制像塑身供奉他，是將他看作茶神啊。做生意時用茶祭奠陸鴻漸，不做生意時，用壺中水供奉他。

獨孤及

常州獨孤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專聽。（出《傳載》）

【譯文】

常州有個叫獨孤及的人，晚年特別嗜好鼓琴，眼睛患病也不去治療，其用意是不分散精力專門聆聽琴音。

杜兼

杜兼嘗聚書萬卷，每卷後必自題雲，"倩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出《傳載》）

【譯文】

有個叫杜兼的人曾收聚到萬卷書，每卷書讀後都親自題詞說："花錢請人代筆抄寫來的書我親手校對的，你們讀它是爲了知曉聖人的道理，拋棄它賣了它都是不孝。"

李德裕

李德裕與同列款曲。或有徵所好者，德裕言："己喜見未聞新書策。"崔魏公鉉好食新餛頭，以爲珍美。從事開（從字原缺，開原作聞，據北夢瑣言補改）筵，先一日前，必到使院索（索原作案，據北夢瑣言改）新煮餛頭也。杜豳公悰每早食饙飯乾脯。崔侍中安潛好看鬥牛。雖各有所美，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谷堆，不其遠乎！（出《北夢瑣言》）

【譯文】

李德裕與同期好友一塊兒細訴衷情。有人詢問他喜愛什麼物事？德裕說："我喜歡從未見過的新書。"魏公崔鉉喜歡喫新煮的餛頭，認爲這種食物最珍美。奉事他的人開宴前必提前一天到使院討要新煮的餛頭。豳公杜悰每餐早飯愛喫蒸飯肉乾。侍中崔安潛願意偷偷地看鬥牛。雖然這些人都各有所好，然而他們都不貪圖錢財。跟那些喜歡象牙籌碼、用金壘牆、嗜錢如命、囤谷成山的貪婪者，豈不是相去甚遠嗎！

潘彥

咸亨中，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風船破。彥右手挾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銜雙陸骰子。二日一夜至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咸亨年間，貝州有個叫潘彥的人喜愛玩雙陸這種賭博遊戲，每次外出都將賭具帶在身邊。一次出海，風急浪大把船撞破了。潘彥右手挾着一塊船板，左手死死抱住雙陸賭具，口中銜着玩雙陸用的骰子，在海上飄流了二天一夜纔到達岸邊。兩手磨損得露出指骨，卻始終沒有丟棄雙陸，玩雙陸用的骰子也始終銜在口中。

宋之愻

洛陽縣丞宋之愻性好唱歌，出爲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愻教婢歌，每日端笏立於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出《朝野僉載》）

【譯文】

洛陽縣丞宋之愻喜愛唱歌。他出任連州參軍時，連州刺史陳希古是個庸人，讓宋之愻教他家的婢女唱歌，又怕他偷看婢女。因此每日讓宋之愻手捧版笏掩面，站在庭院中呦呦地唱，讓他的婢女站在屋裏隔着窗戶跟着學唱。聽者沒有一個人不大笑的。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世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粘炙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飡焉。宋明帝嗜蜜漬蠩蛦，每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其怪歟？天與其癖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兵部郎中朱前疑其貌醜陋，他妻子貌美。武則天執政時，洛陽城內殖業坊有個西門酒家，有一婢女蓬頭垢面，傴僂肩，大腹便便，她睡覺時醜惡的樣子，世上沒有。但是朱前疑見到這個醜婢女卻異常喜愛，跟這個醜女人承歡交往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由此才知道，前人講的有個叫宿瘤的女人，項上長個大瘤，她丈夫非常喜愛她，不是沒有的事。唉！人世間的各種嗜慾怪癖，怎麼這樣不同啊！從前聽說周文王喜愛食昌，楚王喜愛喫芹菹，屈原愛喫芰，曾皙愛喫羊棗，宋時的劉雍愛食瘡痂。《本傳》上說：劉雍前往吳興太守孟靈休處，孟靈休脫襪時，粘在襪子上的瘡痂掉落在地上，劉雍彎腰揀起來就喫啊。宋明帝喜愛喫蜜漬的蠩蛦，每次喫數升。由此看來海上逐臭的說法，陳君愛醜的故事，都是真實的。這是多麼怪異的事情啊！此乃上天賦於他們的怪癖啊！

鮮于叔明

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蟠蟲。每散，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熱水中，以抽其氣盡。以酥及五味熬之，捲餅而啖，雲其味實佳。（出《乾鐉子》）

劍南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喜愛喫臭蟲。現時的人叫它蟠蟲。每次散朝後，都讓僕人們採集三五升臭蟲，立刻將它們用溫水浸泡，用這種方法抽盡它們的穢氣，用酥油和各種調料放進鍋裏熬煎，捲餅喫，他說味道實在是好。

權長孺

長慶末，前知福建縣（明抄本縣作院）權長孺犯事流貶。後以故禮部相國德輿之近宗，遇恩復資。留滯廣陵多日，賓府相見，皆鄙之。將詣闕求官，臨行，羣公飲餞於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於步健及諸庸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候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獲千金之惠，涎流於吻，連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座驚異。（出《乾鐉子》）

【譯文】

長慶末年，前福建知縣權長孺因觸犯刑律被流放。後來他以已故禮部尚書德輿的近宗之由，遇朝庭敕免恢復原來的資格，在廣陵逗留許多時日，府上的賓客見到他都投以鄙視的目光。權長孺將要進京求取官位時，臨行前，大家在禪智精舍設酒宴爲他餞行。事前，狂士蔣傳得知權長孺有喫人指甲的癖好，於是在兵卒和雜役中間，給以少許量的錢尋得幾兩剪下的指甲並沒洗乾淨，就用紙包上。等到權長孺酒喝到高潮時，上前說："今天爲你遠去京城餞行，沒有什麼好東西相送。現在我準備了不多的美味獻上來。"於是將紙包中的指甲送給權長孺。權長孺打開紙包一看，臉上欣然露出喜色，猶如得到千金的重禮似的，涎水流出口來，連連撮着吃了。他那得意洋洋的樣子，直令筵席上的衆賓客大喫一驚。

卷第二百二 儒行（憐才 高逸）

儒行 劉獻之 盧景裕 蕭德言 張楚金

憐才 沈約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張建封 李實 韓愈 楊敬之 盧肇 令狐綯

崔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誠 陶弘景 田遊巖 朱桃椎 盧鴻 元結 賀知章 顧況 陳琡 孔拯

儒行

劉獻之

後魏劉獻之少好學，尤精詩傳，泛觀子史。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少也。"又謂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時人有從之學者，獻之曰："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履從師，止可博聞強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吾丘之嘆，方乃歸而養親。嗚呼！先達之人，何自學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慕之。嘆曰："吾不如莊周樗散遠矣。"固以疾辭。（出《談藪》）

【譯文】

後魏時的劉獻之少年時就好學，尤其精通《詩經》、《左傳》，博覽羣書。他見到名家、法家的著作，就合上書譏諷地笑着說："假如使楊朱、墨翟之流不作這種書，千年之後有誰認爲缺少它呢。"劉獻之又對自己親近的朋友說："我讀了屈原的《離騷》之後，認爲他本來就是個精神不正常的人，死了一點也不可惜。"當時有人跟他學習，拜他爲師，劉獻之說："雖然立身之業有百行各不相同，但是最根本的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這四科中要以德行爲首要的。你如果能做到在家孝敬父母，在外關懷愛護你的兄弟姐妹、親朋好友，能夠對國家忠誠、爲人辦事守信譽、謙遜和藹、禮讓待人，不用你走出家門，你的名聲就可以遠播天下。假如你不能向上面說的那樣去做人，雖然你或閉門苦讀、或恭恭敬敬地拜師學業，只能做到博覽羣書、增加你的知識。不過是象堆個土龍乞求上天降雨一樣，只是你幻想將來能功成名就。其實這樣做對你尋求成就事業之道有什麼益處呢？孔子和他的門生們，起初也未悟到這個道理。後來看到吾立子上薦父母下愛兄弟的行爲，這纔回到家裏效仿吾立子去孝敬父母、撫養兄弟的啊。天那！象孔老夫子和他的門生這樣賢達的聖人，怎麼在立身的道理上也覺悟得這麼晚呢？"由此，四面八方的學者都慕名來拜劉獻之爲師。劉獻之對前來拜他爲師的人感嘆地說："在淡泊功名這方面我比莊周老夫子還差得遠啦。"堅持辭卻來拜他爲師的人。

盧景裕

范陽盧景裕，太常靜之子，司空同之猶子。少好閒默，馳騁經史。守道恭素，不以榮利居心，時號居士焉。初頭生一叢白毛，數之四十九莖，故偏好老易。爲註解。至四十九歲卒，故小字白頭。性端謹，雖在暗室，必矜莊自持。盛暑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對，有若嚴賓。歷位中書侍郎。（出《談藪》）

【譯文】

范陽盧景裕，太常盧靜的兒子，司空盧同的侄子。少年時就喜愛安靜沉默，喜愛讀經史一類的書，安貪樂道，從來不將名利二字掛在心上，時人送給一個居士的雅號。盧景裕剛生下來時頭上就生有一叢白髮，共四十九根，由此小名叫白頭。他特別偏愛《周易》、《莊子》，爲這兩部書作過註釋，四十九歲那年去世。盧景裕性格端方嚴謹，雖然置身於幽暗的屋子中，也是正襟危坐、端莊持重。炎熱的夏日，從來不袒露肌膚。就是與自己的妻子相對而坐，也如跟貴客一樣的恭謹嚴肅。盧景裕官至中書侍郎。

肖德言

唐肖德言篤志於學，每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謂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師之言，豈憚於此乎！"（出《譚賓錄》）

【譯文】

唐時有個人叫肖德言立志於學。每當他研讀五經時，必須先洗漱更衣，然後正襟危坐地去讀。他的妻子問他："你每日都這樣正襟危坐地看書，不累嗎？"德言回答說："對先師的著述要恭敬，怎麼能畏懼勞累呢？"

張楚金

張楚金與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貢楚金。楚金辭曰："以順即越石長，以才即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李勣爲都督，嘆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乃薦擢第。（出《譚賓錄》）

【譯文】

張楚金和越石同期參加鄉貢進士的選拔，州司想去掉越石而選拔楚金爲鄉貢進士。楚金得知後跟州司說："按順序選拔，越石比我年長，按才能選拔我不如越石，我堅決請求不要選拔我爲鄉貢進士。"是時，李勣在這做都督。他聽到這件事後讚歎地說："這些貢生們原本追求的就是被選拔爲進士，張楚金和越石這樣相推讓，把他們雙雙都薦舉爲進士有什麼不可以的呢？"於是薦舉張楚金、越石二人都爲鄉貢進士。

憐才

沈約

梁瑯玡王筠幼而清隸，文采逸豔，爲沈約所賞。及沈爲尚書令，筠爲郎。謂筠曰："僕昔與王謝諸賢，爲文會之賞。自零落以來，朽疾相繼。平生玩好，殆欲都絕。而一文一詠，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復遇盛德。都伯喈見王仲宣嘆曰：'此王公之孫，吾家書籍萬卷，必當相與。'僕雖不敏，請慕斯言。"每商確書史，流（流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閱篇章，畢夜闌景，以爲得志之賞。筠歷位司徒左長史度支尚書。（出《談藪》）

【譯文】

梁瑯玡王筠幼年時面貌清秀，文彩雋逸豔麗，沈約很賞識他。待到沈約任尚書令時，王筠在他手下任尚書郎。沈約對王筠說："我從前同王融、謝朓等賢人一塊兒談詩論文，很是愜意。自歷經離亂以來，疾病與衰老相繼纏身，平生喜愛做的事情，十有八九都不想做了。然而一個吟詩，一個異文，卻歷盡劫難而不能罷手。想不到到了衰朽的晚年又逢盛世啊。從前，蔡伯喈一見王仲宣就讚歎地說：'這不是王公的孫子嗎，我家有藏書上萬卷，一定都送給你。'雖然不勤勉，卻願意效仿先賢。"此後，每當商討書史時，王筠都一部接一部地翻閱着，不分白日和夜晚，以此來報賞沈約的知遇之恩。王筠爲官，一直任到司徒左長史度支尚書。

唐高宗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盃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出《譚賓錄》）

【譯文】

胡楚賓寫文章很快，每次都是酒飲到要醉時再提筆寫。唐高宗每次詔令他來寫文章，必定用金盃或銀盃盛酒讓他喝，並將飲過酒的杯子賞賜給胡楚賓。

天后

則天幸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宋之問詩成，則天稱詞更高，奪袍以賜之。（出《譚賓錄》）

【譯文】

武則天游龍門，命令隨從的官員即景作詩。左史東方虯先得一詩，武則天賞賜他一領錦袍。待到宋之問的詩寫出來，武則天稱讚宋詩比東方詩高一籌，從東方手中奪回錦袍賞賜給宋之問。

源乾曜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高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對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謂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者莫不感悅。（出《國史補》）

【譯文】

源乾曜因爲奏事符合玄宗皇帝的心意，玄宗喜愛他。於是他迅速地被升遷，官曆戶部員外郎、京兆尹，以至當朝宰相。有一天，玄宗獨自跟高力士說："你知道我提升乾曜特別快嗎？"高力士回答說："不知道啊。"玄宗說："我認爲他的相貌言談很象肖至忠，因此拔用了他。"高力士問道："肖至忠不是曾經有負於陛下嗎？陛下爲什麼對他的懷念還這樣深呢？"玄宗說："肖至忠到了晚年時纔有失誤，剛任宰相時，不是人們都說我得一賢相嗎？"玄宗惜愛有才華的人，同時能厚待犯過過失的人。這件事情傳出去後，聽到的人無不感動高興啊。

張建封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又曰："某亦有請，卻請崔膺。"座中皆笑。後乃得免。（出《國史補》）

【譯文】

崔膺性情狂傲，張建封愛他的文采，接納他爲賓客，並隨同自己去行營。睡到半夜，崔膺忽然大喊大叫驚動了軍營。士兵們都大怒，非要斬殺他喫肉不可。張建封將他藏起來。第二天聚宴，監軍在宴席上說："我有件事與尚書你相約，一經約定你我都不能違背它。"張建封說："可以。"監軍說："我要請一個人，請的就是崔膺。"張建封回答說："可以按約定的辦。"四處看了看，說："我也要請一個人，請的也是崔膺。"宴席上的人都哈哈大笑。此後崔膺才得免一死。

李實

李實爲司農卿，促責官租。肖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爲謝狀。常秉筆者方有故，實急，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薦之。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之明日，自處士拜拾遺。祐有文章，善畫，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出《國史補》）

【譯文】

李實官爲司農卿，負責催收官租。肖祐正居喪期，沒有按期將官租運送來。李實大怒，召見肖祐。肖祐隨同運送租車一塊趕到，因此，李實沒有處罰他。正趕上皇上對他有所獎賞，應當立即上表謝恩，而這時經常與李實執筆的人有事不在，秉筆常方有特殊情況不能書寫，李實很着急，說："召見服喪服的肖祐來見我。"肖祐應召而來，立即爲李實擬好草稿。李實大喜，將肖祐請來當成英才向朝庭舉薦。唐德宗詔令讓李實問明居喪的日期，數着手指計算時間，到肖祐居喪期滿脫去喪服的第二天，將他由一介布衣而官拜拾遺。肖祐有文章遺留後世，善畫，喜好鼓琴，他的被發現與提升純屬偶然啊。

韓愈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歌名動京師。時韓愈與皇甫湜賢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裙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雲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磨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感愁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時著辨諱一篇。不幸未狀室而終。（出《摭言》）

【譯文】

李賀字長吉，是唐室王孫。他的父親叫李瑨肅，在邊上任從事。李賀七歲時，就以能作長短句名聲轟動京師。當時在文壇上已負盛名的韓愈與湜讚賞李賀寫的詩篇，十分驚奇但不知到這個人。互相說："這個寫一手好詩的人若是古人，我們不知道就罷了，若是同時代的人，我們怎能不知道呢。"在文友們聚會時，有人將李賀的父親李瑨肅的簡單概況告訴了他們。於是，韓愈與皇甫湜相約結伴騎馬前去登門造訪，請李瑨肅將李賀喚出來讓他們看看。不一會兒，從內室走出一位扎着兩個爪髻披着衣裳的少年。韓愈和皇甫湜不相信眼前這個孩子就是名動京師的詩人，請李賀當場作篇詩給他們看看。李賀欣然尊命，拿起寫詩的木板，在墨池中醮好墨筆，旁若無人地揮筆疾書起來。詩題叫《高軒過》，內容是這樣的：華裙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雲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展前作賦聲磨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感愁逢，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作龍。韓愈與皇甫湜看罷大驚，於是他們將來時騎的馬的嚼子連在一起，攜李賀返回，親手爲他束髮。李賀尚未成年，就遭受艱難的生活。後來他想參加舉拔鄉貢進士的科考，又遭到世人誹謗他不避家諱。爲此韓愈寫了一篇辨"諱"的文章爲他辯護。不幸的是，李賀二十六歲就去世了，未到壯年而夭折。

又 韓愈

韓愈引致後輩，爲舉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後官高，不復爲也。（出《國史補》）

【譯文】

韓愈引薦後輩，爲他們薦舉科第。因此有很多人投書韓愈，想以此晉身科第。當時人稱這些人爲韓門弟子。韓愈官位升高後，不再這樣做了。

楊敬之

楊敬之愛才公正。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因此遂登高科也。（出《尚書故實》）

【譯文】

楊敬之爲人公正惜才。他曾得知江表項斯很有才華，就送給他一首詩說："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因此，項斯就高科得中啦。

盧肇

王鐐富有才情，數舉未捷。門生盧肇等，公薦於春官雲，"同盟不嗣，賢者受譏。相子負薪，優臣致誚。"乃旌鐐嘉句曰，"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動心。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聲聞藹然。果擢上第。（出《抒情詩》）

【譯文】

王鐐非常有才華，卻數次參加科舉考試都榜上無名。他的學生盧肇等一齊在春試考官面前舉薦王鐐說："同盟者不相繼承，賢達的人受到諷譏，藺相如這位賢相卻要負薪去請罪，優秀的官員反到遭到打擊，這些都正常嗎？"同時，表揚王鐐說："擊打石頭容易迸出火花，打動人的心卻非常難啊。今天在朱門的爲官者，當年也曾痛恨朱門深啊。"負責春試的考官聽了後，態度變得親切近人了。春試完了，王鐐果然考中。

令狐綯

宣皇坐朝，次對官趨至前，必待氣息平勻，上然後問事。令狐綯進李遠爲杭州刺史，宣皇曰："我聞李遠詩云，'長日唯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出《幽閒鼓吹》）

【譯文】

唐宣宗坐朝，待對大臣們上殿跟皇帝討論朝政，一定等待他們呼吸平息下來，皇上才詢問事體。令狐綯向宣宗進薦李遠作杭州刺史，宣宗問："我聽說李遠有一句詩是這樣的：長日唯銷一局棋。怎麼可以讓他任一郡之長呢？"令狐綯回答說："詩人在詩中講的事情，不可信實啊！"仍然向宣宗進薦李遠廉潔明察可以任用。於是宣宗皇帝就允許他的進薦，任用了李遠。

崔鉉

鄭愚尚書，廣州人。擢進士第，（第下原有士字，據北夢瑣言三刪）揚歷清顯。聲甚高而性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荊南，鄭授廣南節制。路由渚宮，鉉以常禮待之。鄭爲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至是乃執所業。魏公覽之，深加歎賞曰："真銷得半臂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尚書鄭愚，廣州人氏，從進士步入仕途。該人喜愛宣揚自己的經歷和高潔，名聲很高又好浮華，在一邊的胳臂上刺上錦紋。魏國公崔鉉鎮守荊南。鄭愚被任命爲廣南節制，途經荊南，崔鉉以通常的禮儀接待他。鄭愚爲進士的時候，未曾將自己的文章給崔鉉看過，這次纔將它們給崔鉉讀。崔鉉讀過後，深深地讚歎說："真可以在半邊的胳臂上刺紋以顯耀啊。"

高逸

孔稚珪

齊會稽孔稚珪，光祿靈產之子，侍中道隆之孫，張融之內弟。稚珪富學，與陸思曉、謝淪爲君子之交。珪不樂世務，宅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歷位太子詹事。贈光祿大夫。（出《談藪》）

【譯文】

孔稚珪，齊國會稽郡人氏，光祿大夫靈產的兒子，侍中道隆的孫子，張融的內弟。孔稚珪很有才學，和陸思曉、謝淪是朋友。孔稚珪不願意幹家務瑣事。院子裏的蒿草長得可以沒人他也不剷除。他家對面南山有一池塘，水中有蛙，每天春天蛙聲鼓譟，直傳入院中。僕射王晏有一次吹着笳敲着鼓前來拜訪他，聽到蛙聲鼓譟，對孔稚珪說："這些蛙聲真刺耳。"孔稚珪回答說："我聽你吹笳敲鼓還趕不上我的蛙鳴呢！"王晏聽了後很難爲情。孔稚珪官曆太子詹事，死後追封爲光祿大夫。

李元誠

北齊趙郡李元誠，鉅鹿貞公恢之孫，鉅鹿簡介靈之（靈之原作之公，據北齊書二二李元忠傳改）曾孫。性放誕，不好世務，以飲酒爲務。爲太常卿，太祖欲以爲僕射，而疑其多酒。子騷諫之，元誠曰："我言作僕射不如飲酒樂，爾（爾原作耳。據明抄本改）愛僕射，宜勿飲酒。"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及孫騰，嘗詣元誠，其庭宇蕪曠，環堵頹圯。在樹下，以被自擁，獨對一壺，陶然樂矣。因見（見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其妻，衣不曳地。撒所坐在褥，質酒肉，以盡歡意焉。二公嗟尚，各置餉饋，受之而不辭，散之親故。元誠一名元忠。拜儀同，領衛尉，封晉陽公。卒贈司徒，諡曰文宣。（出《談藪》）

【譯文】

北齊趙郡人李元誠，是鉅鹿貞公李恢的孫子，簡公李靈的曾孫。性情放蕩怪誕，不願意做家務事，把喝酒當成營生，官爲太常卿。太祖想任他爲僕射，卻疑慮他喝酒誤事。李元誠兒子李騷勸說他少喝酒。他說："依我說作僕射不如喝酒快活。你愛僕射這個官職，應當不喝酒。"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和孫騰，曾到李元誠家。見到他家庭院荒蕪空曠，周圍的院牆已經坍塌。李元誠披着被子獨自一人在喝酒，自得其樂，他妻子穿着很短的衣裙。李元誠看到他們進了院，忙招喚他妻子撤去他坐的褥子去換酒，來招待他們。二人感嘆李元誠這樣好客，各自拿出自己的餉銀送給他。李元誠欣然接受一點也不推辭，將這些銀錢送給親朋。李元誠還有一個名字叫元忠。他官任儀同，領衛尉，被封爲晉陽公。他去世後被皇上贈爲司徒，追認爲文宣。

陶弘景

丹陽陶弘景幼而惠，博通經史。覩葛洪《神仙傳》，便有志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以爲遠。初爲宜都王侍讀，後遷奉朝請。永明（永明原作水平，按梁書五-陶弘景傳謂永明十年上表辭祿，據改）中，謝職隱茅山。山是金陵洞穴，週迴一百五十里，名曰華陽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時號茅山。由是自稱華陽隱居，人間書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也。惟愛林泉，尤好著述。縉紳士庶稟道伏膺，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先生嘗曰："我讀外書未滿萬卷，以內書兼之，乃當小出耳。"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賦詩以答之，詞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出《談藪》）

【譯文】

丹陽陶弘景幼年聰慧，博覽羣書。自從他閱讀了葛洪的《神仙傳》後，便產生了隱居山林、修仙養道的想法。他常常對人說："仰觀青雲白日所顯現的天象，離我歸隱山林修仙養道的時日不遠了。"陶弘景起初官拜宜都王侍讀，後來改遷奉朝請，這是一個閒職，定期參加一些朝會了事。齊武帝永明年間，陶弘景辭去官職歸隱茅山。茅山有個金陵洞，洞長環回一百五十餘里，又叫華陽洞天，內有三茅司命的府廟，因此當時人叫它茅山。由這個洞名，陶弘景自號爲華陽居士。此後，凡有記載他的書文，都用華陽居士這個稱謂。陶弘景隱居茅山，就象士大夫以能參加古代聖賢的禮教玄晏爲榮、葛洪懷抱木皮守持本真一樣。陶弘景不但有林樂之好，而且尤爲喜愛著書立說。晉紳庶士中仰敬他的人很多，有的不遠千里來拜謁他求道。陶先生曾說："我讀修煉以外的雜書不到萬卷，同時也讀有關修仙成道的書，權當小小的研究吧。"齊高祖問詢陶弘景："卿歸隱泉林，山中有什麼東西那麼吸引着你啊？"陶弘景賦詩作答。詩中說："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齊高祖讀詩後，非常讚賞陶弘景。

田遊巖

唐田遊巖初以儒學累徵不起，侍其母隱嵩山。甘露中，中宗幸中獄，因訪其居，遊巖出拜。詔命中書侍郎薛元超入問其母，御題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徵拜弘文學士。（出《翰林盛事》）

【譯文】

唐朝人田遊巖，起初想以儒學做爲進身爲官的道路，屢次參加科考都不得中。之後，隱居嵩山侍奉母親。甘露年間，中宗皇帝遊五嶽居中的嵩山，訪問田遊巖居所，田遊巖出迎參拜。中宗皇帝命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進內室問候田遊巖的老母，親自爲田家居室門上題"隱士田遊巖宅"六個大字，並且賜拜田遊巖爲弘文學士。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淡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沈浮人間。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織芒履，置之於路上。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履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爲美談。（出《大唐新語》）

【譯文】

朱桃椎，巴蜀人士。生性淡泊不求有所做爲，始終隱居不出來作官，身披獸皮用藤索纏縛，浪跡在民間。竇軌爲益州長官時，聽說這件事後讓人將朱桃椎喚來詢問他的生活狀況，並送給他衣服讓他穿上，同時強行讓他做鄉里的里正。朱桃椎一句話不說，轉身逃往深山中。朱桃椎隱居深山裏，夏天赤身裸體，冬天冷了就用樹皮蓋在身上取暖。凡是別人贈送給他的一切物件，一律不接受。他將織好的芒鞋放在行人經過的道上，路人看見了，都說："這是朱桃椎編織的芒鞋啊！"朱桃椎買米將對換的東西放在你家近前，你收取東西后也要將米放在原處。他都是到了夜晚悄悄從山林裏出來取米，始終沒有人遇見過他。高士廉途經此地，聽說這件事後，對朱桃椎非常敬重。他特意派人將朱桃椎請來，放下架子跟朱桃椎談話。朱桃椎答說完了轉身離去。高士廉每每談到此事，對朱桃椎都大加讚揚，稱他爲奇世異人。蜀人都以出了個朱桃椎這樣的人而感到榮幸。

盧鴻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以忠信奉上。"玄宗異之，召入賜宴，拜諫議大夫，賜章服，並辭不受。給米百石，絹百疋，送還隱居之處。（出《大唐新語》）

唐玄宗徵召嵩山隱士盧鴻，下三次詔書盧鴻才應召入朝。到拜見玄宗時，盧鴻不跪拜，只行鞠躬禮。玄宗問："卿見了我爲什麼不依禮跪拜？"盧鴻回答說："臣聽說老子聃曾經講過：禮，不講忠信，不可用它來表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山野之臣盧鴻，保證用忠信侍奉皇上。"唐玄宗既驚異又高興，賞賜盧鴻御宴，並下詔拜盧鴻爲諫議大夫，賜給他官印、朝服。盧鴻一一辭謝不受。玄宗得知後越發感到他是奇人，另賜給他米一百石，絹一百疋，命人將盧鴻送回嵩山他隱居的地方。

元結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濆，大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捍寇之力。結天寶中師中行子。始在商於之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玗之山稱猗玗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爲聱叟。酒徒呼爲漫叟。及爲官，呼漫郎。（出《國史補》）

【譯文】

唐玄宗天寶之亂，元結從汝濆率領鄉鄰南投襄漢，保全了一千多家人的性命。並且他在宛葉之間組織義軍，立下了護衛城池抵禦賊寇的功勞。結天寶中師中行子。起初在商於山稱元子，逃難進入猗玗山稱猗玗子，或者稱浪士。打漁的人稱呼元結爲倔老翁。酒徒們稱元結爲放蕩的老翁。等到元結當官以後，同僚們稱他爲漫郎。

賀知章

賀知章性放曠，美談笑，當時賢達鹹傾慕。陸象先既知章姑子也，知章特相親善。象先謂人曰："賀兄言論調態，真可謂風流之士。"晚年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醉後屬詞，動成篇卷，文不加點，鹹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共傳寶之。請爲道士歸鄉，舍宅爲觀，上許之。仍拜子爲會稽郡司馬。御製詩以贈行。（出《譚賓錄》）

【譯文】

賀知章性情豪放曠達，非常健談，當時朝野的賢達人士都傾慕他。陸象先是賀知章的姑表兄弟，知章對他非常親密。陸象先對人說："賀大哥不論從文章詞賦，還是從舉止情態看，真真稱得上是個風流才子啊！"賀知章晚年越發放縱怪誕，更加不約束自己，自稱爲四明狂客。他酷愛飲酒，而每次酒後必吟詩賦詞，而且動輒成篇成卷，文不加點，佳作連篇，而且出類拔萃。賀知章又善寫草書，。他的墨寶多被人索要當作珍貴的物品收藏。賀知章晚年請求還鄉爲道士，並將自傢俬宅舍出爲道觀。皇上准許了他。同時賜拜他的兒子爲會稽郡司馬，並親手寫詩爲賀知章送行。

顧況

顧況志尚疏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出《尚書故實》）

【譯文】

顧況崇尚疏淡隱逸，接近在山野間修煉的術士。有一次當朝宰相將他招見來，說要給他一個最好的官做。顧況當場寫詩一首回答這位宰相："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後來，在顧況的家鄉吳中，鄉人們都傳說他到晚年已經羽化昇仙了。

陳琡

陳琡，鴻之子也。鴻與白傅傳《長恨詞》。文格極高，蓋良史也。鹹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銓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與之交。同院有小計姓武，亦元衡相國之後，蓋汾陽之坦牀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於茅山。與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絛，焚香習禪而已。或一年半載，與妻子略相面焉。在職之時，唯流溝寺長老與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見。自述檀經三卷，今在藏中。臨行，留一章與其僧雲："行若獨車輪，常畏大道覆。止若圓底器，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不離俗。"乾符中，弟璉復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陽棹小舟至於彭門，與弟相見。薛公重其爲人，延請入城。遂堅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攜舟造之，話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出《玉堂閒話》）

【譯文】

陳琡，陳鴻的兒子。陳鴻曾給太傅白居易的名詩《長恨詞》作過註釋，文章的品位極高，是個優秀的官員。唐懿宗鹹通年間，陳琡輔佐廉使侍常郭銓之在徐州做幕僚。這時的陳琡性情尤爲耿介，不是跟他一樣人品的人不能跟他做朋友。跟陳琡同院有個好耍小計謀的人姓武，是元衡宰相的後人，就是汾陽公主的乘龍快婿。陳琡跟他共事心裏很不是滋味兒，於是帶領全家退居於茅山。陳琡跟妻子分居，隔一座山。他穿短褂，腰扎絛帶，獨自燒香習禪。或一年，或半載，纔跟妻子草草地見上一面。陳琡在任幕僚期間，只有流溝寺的長老跟他有來往。他也是穿着短褂跟長老見面。這期間，陳琡自述檀經三卷，現在還珍藏着呢。臨走時，陳琡留一章經卷給長老，說："行走時如獨輪的車，經常畏懼道路傾覆。不動時如圓底的器具，經常害怕別的物件觸碰它。動與不動都如此擔驚受怕，怎麼能不盡早遠離俗世呢。"唐僖宗乾符年間，陳琡的弟弟陳璉又去輔佐薛能在徐州做幕僚。陳琡從丹陽撐着小船到彭門去看弟弟。薛能敬重他的爲人，請他入城小住。陳琡堅決拒絕，說："我已立過誓，不踏入公門啊。"薛能就帶船前往彭門拜訪陳琡。兩人談話投機，談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才返回。陳琡這個人哪，他的孤介和怪僻就是如此。

孔拯

孔拯侍郎爲遺補時，嘗朝回值雨，而無雨備，乃於人家檐廡下避之。過食時，雨益甚，其家乃延入廳事。有一叟出迎甚恭，備酒饌亦甚豐潔，公侯家不若也。拯慚謝之，且假雨具。叟曰："某閒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未嘗冒也。置此欲安施乎？"令於他處假借以奉之。拯退而嗟嘆，若忘宦情。語人曰："斯大隱者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侍郎孔拯爲遺補時，有一次上朝回家遇雨，沒有雨具，在一家房檐下避雨。到喫飯時，雨下的越來越大了。這家人將他請到客廳裏，走出一位老者恭恭敬敬地迎候他，並送來豐盛潔淨的酒菜讓他喫，大概王公大臣家的酒菜也不一定有這豐盛。孔拯不好意思地表示謝意，並向老人借雨具一用。老人說："我閒居這兒，不參與世上的事情，寒暑風雨我都不出去，準備雨具幹什麼呢？"就叫人到別家去借來雨具給他。孔拯離開這家人家，感慨得似乎忘卻了自己是個官員。對人說："我避雨遇到的這位老人，一定是位大隱者啊！"

卷第二百三　　樂一

樂 舜白玉琯 師延 師曠 師涓 楚懷王 咸陽宮銅人 隋文帝 唐太宗

衛道弼曹紹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 沇 王仁裕 李師誨

琴 璵璠樂 劉道強 趙後 馬融 楊秀 李勉 張弘靖 董庭蘭 蔡邕

於頔 韓皋 王中散

瑟 阮咸

樂

舜白玉琯

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爲琯，後乃易之以竹爲琯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出《風俗通》）

【譯文】

舜帝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漢章帝時，零陵儒生奚景在冷道舜祠下得到一笙白玉琯，才知道古時候用玉做成琯，後來換用竹子來作琯了。用白玉做樂器，才能引得神仙來和奏。鳳凰來作伴。

師延

師延者，殷之樂工也。自庖皇以來，其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終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乎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弦之琴，則地祗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已年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世代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之內，欲極刑戮。（陰宮囚人之所）師延既被囚縶，奏清商流徵調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餘可聽悅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聞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雲，其本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鐫石鑄金圖畫以象其形，立祠不絕矣。（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師延，殷朝的樂工。自庖皇以來。歷朝歷代他家世襲這個職務。到了師延能夠精確地講述出陰陽之聲，判明內函的象緯之意，人們始終也不瞭解師延這個人。他歷經的世代久遠，時而出世時而隱沒。在軒轅氏時，師延是司樂的官員。到了殷商時他全面修編了三皇五帝時的樂章，已經達到了彈拔一弦琴，就能讓地神都出來聽；吹玉琯，引來天神都降臨凡世。師延在軒轅氏時代，已經有數百歲了。他能從聽各國的樂聲中審度出世代興亡的預兆。到了夏朝末年，他抱着樂器投奔殷商。然而到殷紂王時，由於對王浸淫於聲色之中，將師延幽拘在陰宮中，準備處以極刑。師延在陰宮中奏清商流徵調角等雅樂，看守陰宮的獄卒已在紂王宮裏聽到過，於是厭煩地說："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淳樸的樂音，不是我們這樣的人可以享受的啊！"不釋放他。師延又奏迷魂淫魄的靡靡之音，用這種音樂來表現修夜的歡娛，使看守他的獄吏們聽得神迷心蕩，他乘機逃出來，免去了受炮烙這種刑罰。在逃亡的途中，師延聽說周武王興師伐紂，於是他在涉過濮水時沉沒水中了。有人說師延死在水府裏。因此，晉國、衛國的民衆鐫石鑄金刻畫上師延的圖象，不斷有人爲師延立祠供奉他。

師曠

師曠者，或雲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辯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乃薰目爲瞽，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算音律，考鍾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於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分爭，其書滅絕矣。晉平公使師曠奏清徵，師曠曰："清徵不如清角也。"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敗。"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云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掣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病。（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師曠這個人，有人說出生在晉靈公時代，任掌管樂的官員。他辨識音律的能力很高，還撰寫過兵書一萬篇。當時的人都不知道他祖居在那兒，他的家世出身也很難查詢。到了晉平公時，師曠因爲精通陰陽學而聞名於世人。爲了杜絕世人的疑慮，他將自己眼睛薰瞎。師曠專心研究星相、計算和音律，考證黃鐘大呂來定四時，沒有一點差錯。史書上沒有記述師曠出生在哪朝哪代。師曠知道自己壽命將要終結了，於是著述了《寶符》一書，共一百卷。這部書傳到戰國時，在戰亂中湮滅了。晉平公讓師曠演奏清徵給他聽。師曠說："清徵不如清角好聽啊。"平公問："清角很好聽麼？"師曠答："國君你的德行薄，不能夠聽它啊。非要聽，恐怕會給你帶來敗運的。"平公說："我已經老朽了。平生我最喜愛的就是音律，就讓我聽一回清角吧。"師曠不得已就鼓奏了清角給平公聽。剛開始演奏，有彤雲從西北方向的天空中湧出。繼續演奏下去，狂風颳來了，隨着下起了大雨。刮壞了帳幔，颳得案上放置的盛肉器具摔碎一地。同時，將廊上的房瓦都掀落在地上。圍坐聽樂的王公大臣都驚恐地逃散了，晉平公嚇得匍匐在廊室。於是，晉國大旱三年，赤地千里，晉平公也從此一病不起。

師涓

師涓者出於衛靈公之世。能寫列代之樂，善造新曲，以代古聲，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雁》、《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朱原作之，據明抄本改）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公沉湎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爲沉湎靡曼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新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違於雅頌，失爲臣之道，乃退而隱跡。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其歌曲湮滅，世代遼遠，唯紀其篇目之大意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師涓，出世在衛靈公時代。他能記譜各個朝代的樂曲，還能創造新的樂曲，用來替代古曲。他曾譜寫過表現四時的樂曲。表現春天的有《離鴻》、《去雁》、《應蘋》等新曲；表現夏天的有《明晨》、《焦泉》、《朱華》、《流金》等新曲；表現秋天的有《商飈》、《白雲》、《落葉》、《吹蓬》等新曲；表現冬天的有《凝河》、《流陰》、《沉雲》等新曲。師涓將自己譜寫的表現四時的新曲演奏給衛靈公聽。靈公聽了後久久沉湎於新曲中心神迷亂，竟然忘卻了料理國家政務。蘧伯玉規諫靈公說："師涓譜寫的四時新曲雖然發揚了氣律的特色，但是這些新曲都是聽了讓人心神迷亂的靡靡之音，跟風雅等古曲有本質的區別，不適宜下臣推薦演奏給國君聽的啊。"於是，衛靈公再不聽四時新曲又重新料理國事了。因此，衛國臣民都讚美衛靈公。師涓對於自己違背雅頌等古曲清新古樸的風格而譜寫靡靡之音的四時新曲非常悔恨，認爲這是喪失了作爲良臣的操守，於是退隱不知去向。蘧伯玉在通達九方的鬧市街口焚燬了師涓製作的所有樂器和譜寫的新曲，惟恐後來的人們製造傳播這些樂件和曲子。師涓所譜寫的新曲也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湮滅了。世代太久遠了。到今天，師涓當年譜寫的新曲早已失傳了，只記錄下它的一些篇目及大概意思而已。

楚懷王

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于山頂。楚懷王之時，與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蕭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嘗繞山以遊宴。各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惟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流水之詩，宴于山南。時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其後懷王好進奸雄，羣賢逃越。屈平以忠見斥，隱於沅澧之間。王迫逐不已，乃赴清冷之淵。楚人思慕之，謂之水仙。（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洞庭有山浮在水上，水下面有金子造的堂館數百間，相傳是堯帝的兩個女兒娥皇與女英住在這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聽到篌、管、笙、簫奏出的優美的樂聲響徹山頂。楚懷王時，懷王和羣臣在洞庭水邊飲酒吟詩。因此有人說："瀟湘洞庭的仙樂，能讓聽到它的人不老，古時候的《咸池》、《蕭韶》等雅樂也不能相比。"因此，每到四仲節日，楚懷王都與羣臣繞山遊宴，不同的時節演奏不同的樂章。唯有在演奏仲春節律的樂章時，中間夾入金鐘如水輕流。一邊聽着這優美的音樂，一邊在山南飲酒作樂。當時正是初夏五月，卻演奏《皓露》、《秋霜》等曲子，曲中藏着冷硬肅殺之氣。此後，楚懷王喜歡重用奸雄之輩，賢良的人都離他遠去。只有上大夫屈原苦苦勸諫楚懷王，卻遭到懷王的貶斥被流放，隱沒在沅水、澧水一帶。楚懷王不斷地迫害屈原。屈原悲憤絕望投入清冷的汩羅江中溺死。楚國民衆思慕屈原，稱他爲水仙。

咸陽宮銅人

秦咸陽宮中有銅人（銅人原作鑄銅，據明抄本改）十二枚，坐高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築竽笙，各有所執。皆組綬華採，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上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琴瑟竽築皆作，與真樂不異。（出《西京雜記》）

【譯文】

秦咸陽宮有銅人十二枚，坐着約高三五尺，並排坐在一領大席上，手中各自捧着琴、築、竽、笙等各種樂器，身上披着華麗的寬大綬帶，栩栩如生，跟活人相差無幾。席下有根銅管，管的上口高數尺，其中一根管子中空，裏面放進去象手指頭那麼粗的繩子。讓一個人吹那根空管，再讓一個人拉動管中的繩子，這時銅人手中的樂器就會一齊舞動發出音響，跟真樂器一樣。

隋文帝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於翟泉獲玉磬十四。懸之於庭，有二素衣神人來擊之，其聲妙絕。（出《洽聞記》）

【譯文】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在翟泉得到玉磬十四隻，文帝將它們懸掛在庭院。有兩個身着白衣的神人來擊玉磬，奏出絕妙的樂曲。

唐太宗

唐太宗留心雅正，勵精文教。及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商，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爲之折衷。作降神樂，爲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風矣。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按《禮記》雲，"大樂與天地同和。"《詩序》雲，"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曲八十四調。祭環丘以黃鐘爲宮，方澤以大呂爲宮，宗廟以太簇爲宮。五郊迎享，則隨月用律爲宮。初，隋但用黃鐘一宮，唯扣七鍾。餘五虛懸而不扣。及孝孫造旋宮之法，扣鍾皆遍，無復虛懸矣。時張文收善音律，以蕭吉樂譜未甚詳悉，取歷代沿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又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孝孫參定雅樂。太樂古鐘十二，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乃暢徹。知音樂者鹹伏其妙，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始復採三禮，更加釐革，而樂教大備矣。（出《譚賓錄》）

又 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個，缺其一，宜如黃鐘東九尺掘。必得焉。"求之，如言所得。（出《國史異纂》）又 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製爲《景雲河清歌》，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出《國史異纂》）

又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作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雲。

又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長袖曳屣，以象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樂》，則玩之不厭。（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太宗很重視標準規範，想振興文化教育事業。於是，就命令太常卿祖孝孫校正宮商，起居郎呂才研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證律呂。讓他們刪去那些蕪雜散濫的，整理出標準規範的音律。於是，整理編制出來降神的樂曲，九功舞蹈，很快在國內傳播開了。初時，祖孝孫認爲江南梁、陳等地的樂曲多摻雜着吳、楚的小調，北方周、齊一帶的樂曲多用的是胡戎的伎藝。於是他悉心探索北南樂曲的不同風格，再參考古樂曲，創作了大唐雅樂，以着十二律，各順其月，以序爲宮，叫旋宮。按《禮記》上的：偉大的樂曲與天地相和。《詩經》序上說：太平時代的音樂以安定爲樂曲的題旨，他的政事就通和，因此又創作編制了十二和的樂曲，共三十曲八十四調。祭奠天地以黃鐘爲宮，祭奠大澤以大呂爲宮，祭奠宗廟以太簇爲宮。至於一年四季在五郊祭迎五帝祈求豐年時，就隨月用律爲宮。起初，隋朝的樂官只用黃鐘一宮，扣七鍾，餘下的五鍾懸在那裏不扣。到了祖孝孫創造旋宮之法後，十二鍾都扣，再沒有懸在那裏不扣的了。當時，張文收非常通曉音律，認爲肖吉所制的樂譜不怎麼詳細，他研究考查了歷代的音律沿革，截取竹管制成十二律來吹，用來標誌十二旋宮。唐太宗又召張文收在太常卿祖孝孫手下工作，讓他協助祖孝孫審定雅樂。太樂古鐘十二，人稱啞鍾，沒有人能通曉演奏它的辦法。張文收用吹律調它，發出的聲音才暢徹悅耳，通曉音樂的行家們都佩服他的技藝高超。張文收被太宗授與協律郎的官職。待到太常卿祖孝孫過世後，張文收開始又採集祭祀天、地、宗廟的樂曲，進行仔細地刪改、整理、編纂，終於使樂教完備了。又 潤州曾掘地得到玉磬十二隻獻上。張率更扣擊其中的一隻說："此磬是晉時某歲製造。這年閏月，造磬人按照月份制的，應當有十三隻，現在還缺少一隻。應當在取出黃鐘的地方東邊九尺再挖，一定會找到缺少的那隻的。"人們按照他指示的地方去挖掘，果然又挖出一隻磬來。

又 唐貞觀年間，天上有祥瑞的景雲出現，地上黃河水變清了。張率更寫了一首《景雲河清歌》，名爲《燕樂》，今天元會第一個演奏的就是這首歌。

又 唐太宗平定劉武周的叛亂後，河東的百姓當道載歌載舞來慶賀。軍士們爭相演奏秦王所作的古歌《破陣子》。後來，樂官將這首古歌編入《樂府》。

又 《破陣樂》演奏時，軍士披戴鎧甲，手執戟矛，邊歌邊舞，用來象徵征戰衝殺的場面。《慶善樂》演奏時則人們隨着樂曲舞動長袖、踢腿曳屣，用來象徵文德昌盛的景象。鄭公一聽到奏《破陣樂》時，就低下頭不看；奏《慶善樂》時，則百看不厭。

衛道弼曹紹夔

樂工衛道弼，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道弼皆爲太樂，合享北郊。御史怒紹夔，欲以樂不和爲罪。雜扣鐘磬聲，使夔聞，召之無誤者，由是反嘆伏。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夔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鍾，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之。夔食迄，出懷中銼，鑪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夔雲："此磬與鐘律合，擊彼此應。"僧大喜，其疾亦愈。（出《國史異纂》）

【譯文】

樂工衛道弼，是個普天下沒有人能夠用聲律來騙他的人。曹紹夔與衛道弼都是執管聲律的官員。有一年冬祭北郊，曹紹夔不知因爲什麼事由得罪了御史大員。這位御史大員以樂律不和爲由治曹紹夔的罪。於是他亂敲鐘、磬，召曹紹夔來辨識音律，曹紹夔沒有一個音聽差了，這樣，反讓這位御史大爲讚賞佩服。洛陽有一僧人，他房中有一石磬每天半夜時就自己鳴響。僧人感到怪異，懼恐成病。到處請術士，千方百計地用符咒制服石磬，讓它別在自鳴了，始終未見成效。曹紹夔跟這位僧人是好朋友，聽說僧人病了前來探望。問起得病的緣由，僧人如實相告。曹紹夔聽了後，隔了一會敲齋室內的鐘，於是磬就自鳴。曹紹夔笑着對僧人說："明天你擺上一桌盛宴招待我，我一定爲你除掉這個妖磬。"僧人雖然不信曹紹夔的話，但還是希望他能治住妖磬，仍然在第二天擺上一桌酒席招待他。曹紹夔喫罷酒宴，從懷中取出一把銼，將僧人室中的石磬銼了幾個地方，這以後石磬再也不自鳴了。僧人苦苦問詢曹紹夔爲什麼他銼一銼，石磬就不自鳴了？曹紹夔告訴他："石磬的鳴聲跟齋屋中的鐘聲的音律相合，你敲鐘磬就發聲相和，就是這個道理啊。"僧人聽後大喜，他的病也很快就痊癒了。

裴知古

裴知古奏樂，謂元行衝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耳。"其月，中宗即位。（出《譚賓錄》）

【譯文】

有一次裴知古奏樂，然後對元行衝說："金石諧和，必當有吉慶的事情啊。這種吉慶的事情應在唐宗室中。"就在他說這些話的當月，武則天去世，中宗李顯即位，恢復大唐國號。

又 知古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言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善於攝生，開元十二年，年百歲而卒。（出《國史異纂》）

【譯文】

裴知古去太常官衙，途中遇見一個騎馬的人，聽聽他的聲音，私下說："這個人立即就會從馬上摔下來。"有好奇的人隨在那個騎馬人的後面觀察，行不到半條街，馬受驚嚇跳起將那個騎馬人摔死在地上。又有一次，裴知古觀看一家娶親，他聽了聽新娘身上珮玉的響聲，說："這位新娘剋婆婆。"就在這同一天，她婆婆果然患病死了。裴知古善養生，唐玄宗開元十二年去世，享年一百歲。

李嗣真

唐朝承周隋離亂，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姓所缺，知者不敢言達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砧聲者在今弩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由得之。其後徐業反，天后瀦其宮。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鐔，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補樂懸之缺。後享宗廟郊天，掛簨簴者，乃嗣真所得也。（出《獨異志》）

【譯文】

李唐王朝建國初時，由於經歷了周、隋的戰爭離亂，懸掛的鐘、磬等樂件散失，缺少徵音，知道這件事的人不敢向朝廷說。則天女皇末年，御史大夫李嗣真暗中尋找沒有得到。一個秋高氣爽的白日，聽到有砧聲從今弩營中傳來，跟徵音相似。但是，當時這地方是英國公徐家的宅院，過了好幾年都沒有緣由得到。後來，徐敬業起兵反叛則天武后，武則天放水淹沒他的府第。李嗣真找到喪車一輛短劍一柄。進入徐府內，在東南邊敲地尋找，果然有迴應聲。掘開地面，得到一石。李嗣真將這段石頭裁成四具懸樂，補上了樂懸所缺的徵音。這以後，凡舉行郊祭，懸掛的簨簴，就是李嗣真補上的啊。

宋沇

宋沇爲太樂令，知音近代無比。太常久亡徵調，沇考鐘律得之。（出《國史補》）

沇爲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回，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鈴，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沇曰："其間有一是古制。某請一登塔，循金索，試歷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非此耶。沇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之。"固求摘取而觀之，曰："此沽洗之編鐘耳，請旦獨掇（旦掇羯鼓錄作且綴）於僧庭。"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扣（扣原作知，據明抄本改）本懸，此果應，遂購而獲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行，認一鈴，言亦編鐘也。他人但覺鎔鑄獨工，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乃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此亦識徵在金奏者與。（出《羯鼓錄》）

【譯文】

太樂令宋沇，在辨識音律方面，近代人沒有誰能超過他。太常缺少徵調已經很久了。宋沇考查鐘律得到了。

宋沇任太常丞後，有一天早晨在光宅佛寺等待上朝的時辰，聽到塔上風鐸響聲。早朝歸來，走到光宅佛寺又停下來。進寺問主持僧："上面懸掛的塔鈴，都知道是從哪裏得來的麼？"僧人答："不知道。"宋沇說："其中有一個塔鈴是古代製做的。請讓我登上塔頂，沿着上邊的鐵索，試着扣動幾下聽聽可以嗎？"主持僧起初猶豫，後來還是答應他的要求了。於是宋沇登上塔頂，扣動塔鈴聽音辨識。寺內的僧人紛紛說道："塔上的風鈴常常無風自己搖動，發出的響聲，非常好聽。不象你扣動發出的這種聲音。"宋沇說："是的。"心想：僧人說的這種現象，一定是在祭祀祖廟時，扣樂懸編鐘時，這邊寺塔上有相同音律的編鐘發出響聲共鳴。因此一定要摘下塔上的風鈴觀察一下。於是對僧人說："這個風鈴是沽洗編鐘，請單獨將它取下來放在院裏。"宋沇回到太常府衙，讓樂工和僧人一塊親臨現場觀看。約定好時間，太常府衙那邊扣動懸掛的編鐘，寺院中的這個沽洗編鐘果然應和。於是將它向寺院買下來，放回太常本懸處。又有一次，宋沇送客人出通化門，遇到掌管財務的度支運乘，上馬稍許，忽然匆忙作揖告別。待度支使運乘走後，宋沇又悄悄地跟隨在後面，又認得一鈴，說這隻鈴也是失去的編鐘。別人只覺得這隻鈴鑄造的技藝很獨道，與衆不同，別的就看不出來了。待到配懸在原有的編鐘間，纔看出來不論是外形還是發音都符合。奇怪嗎？這正是識徵的人在演奏編鐘的人之中啊！

王仁裕

晉都洛下，丙申年春。翰林學士王仁裕夜直，聞禁中蒲牢，每發聲，如叩項腦之間。其鍾忽撞作索索之聲，有如破裂，如是者旬餘。每與同職默議，罔知其何兆焉。其年中春，晉帝果幸於梁汴。石渠金馬，移在雪宮，迄今十三年矣。索索之兆，信而有徵。（出《玉堂閒話》）

【譯文】

丙申年春天，在晉國都城洛下。翰林學士王仁裕值宿，聽到宮中的蒲牢裏，常常有聲響傳出來，象敲膀頸與腦袋之間。樂懸上的編鐘忽然碰撞發出索索的聲音，象破裂了似的。這種響聲出現了十多天。王仁裕每當和同仁悄悄議論這件事時，都不知道這是什麼徵兆。這年仲春，晉帝果然遷都汴梁，將石渠閣裏的藏書和金馬移在雪宮，到今天已經十三年了。索索之聲，就是徵兆啊。

李師誨

李師誨者，畫番馬李漸之孫也。爲劉從諫潞州從事。知從諫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縣宰。曾於衲僧外，得落星石一片。僧雲："於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掘之，得一片石，如斷磬。其石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絛處尚光滑。豈天上奏樂器毀而墜歟？"此石流轉到安邑李甫宅中。（出《尚書故實》）

李師誨，是繪畫番馬李漸的孫子，任潞州劉從諫的從事。得知劉從諫圖謀不軌，於是就隱居在黎城山中。劉從諫反叛被平息後，朝廷嘉獎李師誨，升遷他到除縣任縣宰。李師誨曾在一位穿衲衣的僧人那裏，得到隕石一片。那個僧人說："一次，他早起行走在蜀道上，看見有一顆流星墜落在前邊。掘地，挖出這片隕石，如斷磬。隕石的右端雕刻一個狻猊頭，也象磬，有孔，穿絲帶的地方還很光滑呢。這大概是天上有神人奏樂樂器壞了掉到地上的吧！"這塊隕石後來流傳到安邑李甫家。

琴

璵璠樂 秦咸陽宮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出《西京雜記》）

【譯文】

秦咸陽宮藏着一架古琴，長六尺，安着十三根琴絃。用二十六根繩索繫着。整架琴都鑲嵌着金、銀、琉璃、礫磲、瑪瑙、珍珠、玫瑰寶石等七寶，上面銘刻有"璵璠"二字，這架琴就叫"璵璠樂"。

劉道強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鳧寡鶴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出《京西雜記》）

【譯文】

齊國人劉道強彈得一手好琴。他能在琴上彈奏出單隻野鳧與失去伴侶的白鶴繞空飛翔、鳴聲悽絕的形象來。聽他彈琴的人，被他彈奏的琴聲所感染，都不能自制。

趙後

趙後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烈女之象。亦善爲《歸鳳》《送遠》之操焉。（出《西京雜記》）

【譯文】

趙後有一架寶琴，叫鳳凰。琴上面都是用金、玉等珠寶鑲嵌，暗起的龍、鳳、螭、鸞，及古代賢、烈女子的圖象。趙後還彈得一手好琴，尤其善於彈奏《時鳳》、《送遠》等曲。

馬融

馬融歷二郡兩縣，政務無爲，事從其約。在武都七年，南郡四年，未嘗按論刑殺一人。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每氣出蜻蜊（明抄本蜊作蛚）相和。（出《商芸小說》）

【譯文】

馬融曾在二郡二縣爲官，沒有什麼政績，辦事也跟常人一樣。他在武都任職七年，在南郡任職四年，從未按照刑律上的規定處死過一個人。馬融生\*\*好音樂，鼓一手好琴吹一管好笛。每當他鼓琴吹笛時，都引來蟋蟀相和。

楊秀

隋文帝子蜀王秀，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出《尚書故實》）

【譯文】

隋文帝的兒子蜀王楊秀，曾經制作一架千面琴，散失在民間。

李勉

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嘗取桐梓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謂之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百衲琴。用蝸殼爲徵，共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斷。（出《尚書故實》）

又 勉又取漆筒爲之，多至數百張，求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自寶於家。

又 京中又以樊氏、路氏琴爲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損處惜而不治。蜀中雷氏斫琴，常自品第。上者以玉徽，次者以寶徽，又次者以金螺蚌徽。

【譯文】

唐汧國公李勉喜愛雅琴，曾經選用最好的桐木和梓木，將它們砍碎再重新拼合在一塊兒，製成琴，取名叫"百衲琴"，鑲嵌蝸殼爲標誌。這架琴的三面尤其絕異，人們都稱它爲響泉韻磬，上一次弦，十年不斷。

又 李勉又用漆筒作琴，作了幾百張，誰向他要琴，他都給。在這幾百張琴中，出了兩張絕代好琴，一張名叫響泉，一張名叫韻磬，自家珍藏起來。

又 在京都長安，樊家、路家制作的琴堪稱第一。路家藏有房太尉石枕一具，枕上有一處破損了可惜不能修復過來。蜀中雷家制的琴，常常是自己品評它的好壞、優劣。上品琴鑲玉作標誌，較好的琴鑲寶石作標誌，較差的鑲金螺蚌殼作標誌。

張弘靖

張相弘靖夜會名家，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汎（按吳曾能改齋漫錄五引汎作沉。）聲、祝聲。（出《國史補》）

【譯文】

宰相張弘靖一天夜晚拜會有名的琴師鄭宥，觀看鄭宥給二張琴調音。調宮則宮應，調角則角應，稍微不準確，就不應。鄭宥的老師董庭蘭，尤其善長彈奏和聲與祝聲。

董庭蘭

響泉、韻磬，本落樊澤司徒家，後在珠崖宅，又在張彥遠宅，今不知流落何處。彈琴近代稱賀若夷、甘黨。前有董庭蘭、陳懷古。懷能況（況疑是汎。詳前張弘靖條。）祝二家聲，謂大小胡笳也。蕭古亦善琴，雲胡笳第四頭。犯無射商，遂用其音爲蕭氏九弄。（出《盧氏雜說》）

【譯文】

響泉、韻磬二琴原本落在司徒樊澤家，後又落在珠崖宅，又落在張彥遠宅，現在不知流落在誰家。琴彈得最好的人，在近代應該說是壩若夷與甘黨。這以前有董庭蘭、陳懷古。懷古能用況、祝二家的技法彈琴，謂大、小胡笳。蕭古也善彈琴，叫做胡笳第四頭。犯無射商，於是採用他的音律譜成蕭氏九曲。

蔡邕

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而酒會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聲者乎。"邕嘆曰："此足以當之矣。"（出《漢書》，明抄本作出華嬙《漢書》，疑是華嶠《後漢書》）

【譯文】

蔡邕在陳留時，鄰人請蔡邕去他家赴酒宴。等到蔡邕去時鄰家酒宴正酣，客人中間有人彈琴。蔡邕走到門口，悄悄聽琴聲，自語："嘻！用琴聲召喚我怎麼琴聲裏卻流露出殺機呢這是爲什麼？"於是返回家去。被派去請蔡邕的僕人告訴主人說不知什麼原因蔡老爺又回自己家啦。主人立即親自追到蔡邕家問他爲什麼又回來啦？蔡邕將事情的緣故告訴了鄰人。彈琴的這位客人知道後，向蔡邕解釋說："我剛纔彈琴時，看見一隻螳螂悄悄爬向一隻鳴蟬，而蟬又將離去。螳螂與蟬，一個向前一個後去，我心裏恐怕螳螂撲不到蟬，不自覺間將這種心緒在琴聲中流露出來。這真的不是心懷殺你的想法而用琴聲表現出來。"蔡邕聽了後，說："從這件事情上足可以看出你是一個當之無愧的琴師啊！"

於頔

於司空頔常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於簾下。嘆曰："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無本色韻。"（出《國史補》）

【譯文】

司空於頔常讓客人彈琴，於頔的嫂子懂得音律，立於門簾裏邊聽。一次，一位客人彈琴，於頔的嫂子聽了後，嘆惜地說："三分之中，一分是箏聲，二分是琵琶聲，就是缺少琴聲的本來韻色。"

韓皋

韓皋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嘆曰："妙哉，稽生之爲是也。"其當晉魏（魏原作衛。據明抄本改。）之際，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承金運之聲也，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之也。慢其商弦，以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返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楚王彪。母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鹹有匡扶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鹹散敗於廣陵，故名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急於此也。其哀憤戚慘痛迫切之音，盡在於是。永嘉之亂，是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禍，所以託之鬼神也。皋之於音，可謂至矣。（出《盧氏雜說》）

【譯文】

太保韓皋精通音律。一次觀客人彈琴，觀到《止息》一曲時，韓皋大聲讚許地喊："妙啊！這不是當年中散大夫嵇叔夜創制的《止息》名曲嗎？"嵇叔夜生當魏、晉交替之際。《止息》一曲是商調，商是爲秋聲。秋，一歲的後半年。金風一起，天蕭地瑟，草枯木謝，一片肅殺之氣。另外，晉承金運之聲，由此可知曹魏已到王朝之末，將被晉所取代。樂曲中商弦轉慢，以宮同音，喻臣奪君的意思。由此可知司馬氏將篡魏以代之。司馬懿受魏明帝曹睿顧託，後來反生篡奪之心，從誅殺曹爽起，便露出叛逆篡位的野心。王陵督揚州，想立楚王曹彪，不成。毋立儉、文欽、諸葛誕三人先後都任過揚州都督，都有匡復曹魏的舉動，事情敗露後都被司馬氏所殺害。嵇康以揚州古爲廣陵之地，上述四人都是曹魏的文武大臣，又都先後在廣陵事敗身亡，因此將他親手所寫的抒發胸中鬱憤之氣的琴曲命題爲《廣陵散》，《止息》一曲是其中的一支。說的是曹魏散亡自廣陵始啊。至於《止息》一曲是《廣陵散》組曲的末篇，喻有司馬氏雖然由在廣陵屠殺曹魏忠臣開始了他們篡位的逆舉，但是他們也終將會覆滅在這裏的。嵇叔夜胸中鬱積的哀、憤、戚、慘、痛迫之切的心緒，都化爲音律在這組樂曲中宣泄出來。曲中司馬氏興於廣陵、衰於廣陵的寓意，後來的晉懷帝永嘉之亂也應驗了。嵇叔夜撰寫這組古曲，既是爲了留給後來的知音，也是爲了避過司馬氏對他的迫害。因此，假託鬼神。從上述理論看，韓皋對音律的鑽研與深刻理解，可謂已經到了極致啊！

王中散

唐乾符之際，黃巢盜據兩京，長安士大夫避地北遊者多矣。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敬傲，長安人。能棋善琴，風骨清峻。初自蒲坂歷於並。並帥鄭從讜，以相國鎮汾晉。傲謁之，不見禮。後又之鄴，時羅紹戚（明抄本戚作威）新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敬傲在鄴中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於道觀中，與敬傲相遇。又有李處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客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敬傲即應命而奏之，聲清韻古。感動神。（許刻本神下有爽字）曲終。敬傲潛然返袂雲："憶在鹹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於此也。"李處士亦爲《白鶴》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詩贈曰，"幽蘭綠水耿清音，嘆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苦沾襟。"餘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客彌加悚敬，非尋常之品調。山甫遂命酒停弦，各引滿數杯，俄而玉山俱倒。洎酒醒，山甫方從客問曰："向來所操者何曲，他處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受。自由德順以來，待詔金門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衆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於洛陽東市，而不知有傳者。餘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也。"山甫早疑其音韻，殆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即知古之《廣陵散》，或傳於世矣。遂成四韻，載於詩集。今山甫集中，只標李處士，蓋寫録之誤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詔爲王中散也。王生後又遊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秉戎鉞。方延多士，以廣令名。時有李夐郎（郎原作即。據明抄本、許刻本改。）中、莫又玄祕書、蕭珦員外、張道古、並英儒才學之士，鹹自四集於文華館。故待詔之琴棋，亦見禮於賓榻。歲時供給，莫不豐厚。王或命揮絃動軫，必大加錫遺焉。在常山十數年，甚承禮遇。敬傲每戴危冠，着高屐，優遊嘯詠而已。冬月亦葛巾單衣，體無綿纊，日醺酣於市，人鹹怪異之。聞昭宗返正，辭歸帝裏，後不知所終。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紙爲蜂蝶，舉袂令飛，滿於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攬之，即復於故所也。常時鹹疑有神仙之術。張道古與相善，每欽其道藝，曾著《王逸人傳》，爲此也。道古名睍，博字。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衆賓皆喜而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暘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坐客重其文學之名，而哂其詩之拙也。（出《耳目記》）

【譯文】

唐僖宗乾符年間，農民起義軍黃巢攻陷長安、洛陽兩座京城。長安城中的達官貴人及知識分子有很多人都離京北去躲避戰亂。當時有個前翰林待詔，叫王敬傲，長安人氏，能奕圍棋尤善彈琴，體貌清俊不凡。王敬傲離開京城長安後，起初由蒲坂去幷州。幷州軍統帥鄭從讜以相國的身份鎮守汾晉。王敬傲前去拜見他，遭到冷遇，又去鄴州。正值羅紹戚剛剛立足，撫慰兵士，志在剿滅農民起義軍，因此接納了王敬傲。王敬傲在鄴州旅居數年。當時李山甫也在鄴州，以文筆雄健而聞名，寓居在道觀中。還有個李處士也善彈琴。一次，王敬傲與李處士一同去道觀中拜訪李山甫。李山甫問他們二人："聽說二位都善彈琴，古有《幽蘭綠水》一曲，可聽說過嗎？"王敬傲聽了後，當即彈奏一曲，聲清韻古，感動鬼神。一曲終了，王敬傲神色悽然，抖抖衣袖，說："想當初在鹹通年間，一個秋日的夜晚，應聖上詔請，在宮庭供奉，彈琴給聖上與王公貴人聽。誰想到今天卻流落到這裏啊。"慨嘆一番後，李處士也彈奏了一曲《白鶴》，李山甫援筆醮墨，凝思片刻，當場揮毫，寫詩一首送贈王敬傲："幽蘭綠水耿清音，嘆息先生柱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苦沾襟。"尾句還未寫完，李山甫也早已神色黯然，悲憐他懷才不遇王敬傲又彈奏了另外一支曲子，坐上的客人們聽後，越發敬重他。都認爲王敬傲的琴藝絕非尋常的品調。於是，李山甫命人上菜斟酒，讓大家連飲數杯，以表敬慕。稍許，全坐的人都醉倒了。醒酒後，李山甫跟客人們一塊詢問王敬傲："你一向彈奏的都是什麼曲子啊？怎麼我們在別處沒有聽見過呢？"王敬傲回答說："我們家操練的正宗琴曲，奕棋也是世傳。自德順以來，侍詔皇門已經四世。這些琴曲經常在皇宮裏彈奏，人所共知。這是魏時中散大夫嵇康所傳下的伶倫古曲，人們都說此曲跟嵇大夫一塊滅絕在洛陽東市，而不知道還有傳播的後人。我也是自先人那兒世代傳學下來的，曲名叫《廣陵散》。"李山甫早就懷疑王敬傲彈奏的不是一般的琴曲，好象只有神人才能作出這種妙音。現在聽王敬傲這麼一說，就知道也許真的是《廣陵散》樂曲傳於今世呢。於是寫成四韻的一首詩。該詩載在《李山甫詩集》中。現在見到的《山甫詩集》，這首詩標的是李處士，大概是誤寫。從此，在李山甫的心目中，常常將侍詔的王敬傲視爲王中散。王敬傲後來又出遊常山，正值節度使衛鎔年少氣壯，初掌兵權延集多方人士用來傳播他的令名。當時就有李夐郎中、莫又玄祕書、蕭珦員外、張道古及諸多英才，都從四方集聚在文華館。因此，王敬傲的琴技與棋藝也受到了禮遇。對他的生活用度，按照時令的變化及時供給，都很豐厚。而且每當衛鎔召請他獻藝時，事後都賞給他很多禮品。在常山這十幾年，王敬傲很受衛鎔的禮遇。他經常頭戴峨冠，腳着高屐，悠閒地吟詩唱曲。就是在天寒地凍的冬天，他也只穿單衣，系葛巾，通體不見綿纊，整日在街市上喝得醉熏熏的，市人都用怪異的目光看着他。後來，傳來昭宗歸都長安的消息，王敬傲辭別常山重歸帝裏，這以後就不知他的下落了。王敬傲還能在衣袖中剪紙爲蜂蝶，舉袖讓它們飛出來，飄滿四座，或入襟袖，或落入人手，少許，又都回到他的袖子裏。當時人們都疑心王敬傲會神仙的法術。張道古跟王敬傲很要好，經常對他的爲人與技藝表示欽敬。他曾著有《王逸人傳》，就是爲了表達他對王敬傲的傾慕。張道古名睍，知識廣博，尤其通曉古文。但是他讀書破萬卷，卻不好寫詩。他在張楚夢座上任事時，時逢久旱，忽降大雨，衆賓客都高興地聚在一起寫詩歇詠。張道古最後才寫成一首五言絕句，詩是這樣的：亢暘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衆賓客聽了他的詩後，雖然素常很看重他文才，卻都諷笑他這首詩寫得太拙劣了。

瑟

盧中丞邁有寶瑟四，各值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至之號。（出《傳記》）

【譯文】

中丞盧邁藏有四隻寶瑟，每隻瑟都價值數十萬錢。四隻寶琴分別叫：寒玉、石磬、響泉、和至。

阮咸

元行衝賓客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也。"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清雅，今呼爲阮咸者是也。（出《國史異纂》）

又 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鹹墓者，得琵琶以瓦爲之。時人不識，以爲於鹹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少，以琴合調，多同之。（出《盧氏雜說》）

【譯文】

元行衝任太常少卿時，有人在古墓中掘得一個銅物狀似琵琶而呈正圓形，沒有人能認出它到底是什麼。元行衝看了後，說："這件東西是古人阮咸製作的樂器啊。"於是命人依照銅物的形伏、構造，用木仿造。製作出來後，試着彈奏，聲音清雅，非常悅耳。今天叫"阮咸"的樂器就是這種物件。

又 《晉書》上稱阮咸善彈琵琶。後人發掘阮咸墓，掘出一隻琵琶，是用泥瓦作的。當時的人都不認識，認爲是從阮咸墓中得到的，因此命名它爲"阮咸"。近來。有許多人都能彈奏這種樂器，用琴合調伴奏，多數時候都是跟其它樂器共同使用。

卷第二百四　　樂二

樂 大酺 梨園樂 太真妃 天寶樂章 韋皋 於頔 文宗 沈阿翹 懿宗 王令言

寧王獻 王仁裕

歌 秦青韓娥 戚夫人 李龜年 李袞 韓會 米嘉榮

笛 昭華管 唐玄宗 漢中王瑀 李謩 許雲封 呂鄉筠 觱篥 李蔚樂

大酺

唐玄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謂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郡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錦繡；伏廂之牛，蒙以虎皮，及爲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於蒍，於蒍魯山之文也。玄宗聞而異之，徵其詞，乃嘆曰："賢人之言也。"其後上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徵還，而授以散秩。每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被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番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撞走索，丸劍角抵，戲馬鬥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出，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或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作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玄宗在東都洛陽，下令羣臣聚飲在五鳳樓下。又命令三百里以內的縣令、刺史，率領本地的樂工和歌手趕來參加。還說讓他們比賽勝負加以賞罰。當時，河內郡守讓幾百名樂工乘在車上，都穿着錦衣繡袍。在車廂上站立的牛身上披上虎皮，或將它們扮成犀牛，大象的形狀，觀看的人們都驚駭不止。當時還有從魯山派來數十名樂工聯合演唱於蒍譜寫的歌。於蒍，是魯山的一名文士。唐玄宗聽了後很是驚異，傳旨將歌詞奉上，看後讚歎地說："這是賢人的言論啊！"之後，玄宗對宰相們說："河內人，他們都很困頓麼？"催促將於蒍召來，授予他散秩的官職。每次羣臣聚宴，玄宗都親臨勤政樓。金吾使及四軍衛士，天還未亮就陣設儀仗。到處懸掛彩旗，衛士們都披戴黃金鎧鉀，着短後繡袍。執掌禮儀的官員太常卿獻樂，衛士們陣列帷帳的後面。各蕃屬國的首領、頭人分別在各府縣上就餐。教坊中所有的伶人都出場表演：山東旱船，尋撞走索，丸劍摔跤，戲馬鬥雞，熱鬧非凡。玄宗又讓數百宮女飾珠着翠，衣錦着繡，從帷幕裏面走出來，敲擊雷鼓，演奏《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載歌載舞。又引來大象、犀牛入場表演，或拜或舞，每個動作都踏着節拍隨樂而舞。每到正月十五晚上，玄宗又親臨勤政樓觀看各種社火表演，與民同樂。三公貴戚有官家特爲他們設置的看樓，供他們閤家登樓觀看。到夜闌更深時節，玄宗又傳旨讓宮女在看樓前歌舞，共同娛樂。

梨園樂

天寶中，玄宗命宮女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出《譚賓錄》）

【譯文】

天寶年間，唐玄宗命令宮女數百人充當梨園子弟，習歌演舞，她們都居住在宜春北院。玄宗一向通曉音樂。當時還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等通曉音樂的著名樂師都在梨園任職。兼領朔方、河東、范陽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從范陽進京朝拜、獻上白玉簫管數百件，都放在梨園。從這時起梨園的音樂象仙境一樣。

太真妃

太真妃多曲藝，最善擊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採藍田綠玉琢爲磬，尚方造簨簴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金爲二獅子，拿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爲趺。其他彩繪絢麗，製作精妙，一時無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載送太常寺。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者是也。（出《開元住信記》）

【譯文】

太真妃楊玉環能歌能舞會多種技藝，最擅長的是擊磬。拍擊之音，玲玲然，非常悅耳動聽，而且演奏的多是新曲。就是太常寺、梨園的專職樂工，也不能跟太真妃相比。唐玄宗讓人採來藍田綠玉爲她琢成玉磬，爲帝王造器物的官，打造了掛磬的架子，還做了流蘇等，並鑲嵌上金鈿珠翠等奇珍異寶等。又讓人鑄造金獅二隻，作抓取跳躍之狀，每隻重二百斤，做爲懸磬支架的底座。其他地方的色彩繪畫也都繁飾華麗，作工都精妙異常，無與倫比。待安史之亂後，唐玄宗自蜀地重返京師。歷經刀兵火燹，宮內的樂器遺失很多，唯有太真妃當年拊搏過的綠玉石磬還在。玄宗望着石磬，撫今追昔，神色悽然，再不忍心看它懸掛宮裏，馬上命人將它送到太常寺，放置在正聲庫房裏。

天寶樂章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遍繁（繁原作系，據明抄本改）聲，名入"破"。後其地盡爲西蕃所沒破，乃其兆矣。（出《傳載錄》）

【譯文】

天寶年間，樂章多用邊疆的一些地名命名。如《涼州曲》、《甘州曲》、《伊州曲》等。這些樂曲普遍用的繁聲，名前多冠以"破"。這些邊地後來果然都被西邊胡人所吞沒佔領，這些就是徵兆啊！

韋皋

韋皋鎮西川，進奉聖樂曲，兼與舞人曲譜同進。到京，於留邸按閱，教坊數人潛窺，因得先進。（出《盧氏雜說》）

【譯文】

韋皋鎮守西川，向皇上進奉樂曲，連同跳舞的人樂譜一同進奉。到京後，在官邸處披閱，教坊中有幾個人悄悄偷看，因此才被最先進奉皇上。

於頔

於司空頔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詼諧，亦各有爲也。頔又令女妓爲侑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出《國史補》）

【譯文】

司空於頔因爲太尉韋皋奉獻聖樂，也撰寫了《順聖樂》進獻。每有酒宴，都讓人演奏《順聖樂》。樂曲演奏到一半時，羣舞的隊列都匍伏在地，只有一人舞在中央。幕僚賓客韋綬笑着說："爲什麼用窮兵獨舞（諧音"黷武"）呢！"雖然看是笑談，其實是各有所指。於頔又讓女舞妓作八人行舞。舞姿雄健麗妙，號稱是《孫武順聖樂》。

文宗

文宗善吹小管。時法師文漵爲入內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內，收拾院中籍入傢俱輩，猶作法師講聲。上採其聲爲曲子，號《文漵子》。（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文宗善吹小管。當時文漵法師進宮爲最高的法師。一天獲罪文宗，罪當流放。文漵法師的弟子進宮收拾他的物品。邊收拾東西邊模仿文漵法師講道的聲音，被文宗無意中聽到，用這聲音爲旋律，即興譜寫出一支曲子，名叫《文漵子》。

沈阿翹

文宗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聲詞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即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元濟敗，因以聲得爲宮娥。"遂自進白玉方響，雲："本吳元濟所有也。"光明潔泠，可照十數步。言其槌即犀也，凡物有聲，乃響其中焉。架則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著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故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愴然。上謂之曰："天上樂。"仍選內人，與阿翹爲弟子。（出《杜陽雜編》）

【譯文】

文宗時，宮人沈阿翹爲皇上跳《河滿子》舞，不論是歌聲、歌詞，還是舞姿神態，都宛揚暢麗。舞曲終，文宗賞賜給沈阿翹金臂環一隻，問她："從什麼地方進到宮裏來的？"沈阿翹回答說："我原來是吳元濟的樂妓。吳元濟兵敗後，我因爲會歌會舞才得以進宮啊。"並且將白玉方響獻給文宗皇上。說："這白玉方響本是吳元濟的。"白玉方響光潔明亮，可照十步內外。沈阿翹說擊打這方響的槌，是用犀角做成的，不論遇到什麼物件發出響聲，都能在它這裏得到回聲。支架是用檀香木製成的，上面的文彩燦若雲霞。它散發出來的香氣撲人臉面，可瀰漫月餘不散。這方響的作工精妙非凡，因爲它不是中國製造的。於是讓阿翹當場演奏一闕《涼州曲》，聲音清越，聽的人無不神色淒涼。文宗讚歎地說："真是天上仙樂啊！"於是挑選宮女中能歌舞的人讓沈阿翹收爲弟子，跟她學習歌舞。

懿宗

懿宗一日召樂工，上方奏樂爲《道調弄》，上遂拍之。故樂工依其節，奏曲子，名《道調子》。十宅諸王，多解音聲。倡優雜戲皆有之，以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禁中呼爲"音聲郎君"。（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懿宗一次召見樂工。樂工方始爲懿宗演奏《道調弄》，於是懿宗用手打着拍子，因此樂工就隨着懿宗拍節演奏曲子，命名曲子爲《道調子》。十家護衛都通曉聲律。宮中的倡優雜戲人等都備好，以備皇帝親臨他們這裏時演奏。爲此，皇宮裏的人，私下都叫懿宗"音聲郎君"。

王令言

隋煬帝幸江都時，樂工王令言子自內歸。令言問其子："今日所進曲子何？"曰："安公子。"令言命其子奏之，曰："汝不須隨駕去，此曲子無宮聲，上必不回。"果如其言。（出《盧氏雜說》）

【譯文】

隋煬帝巡遊江都時，樂工王令言的兒子自宮內回家來。王令言問他的兒子："今日進獻給皇上的是什麼曲子！"兒子說："是《安公子》。"王令言讓他兒子演奏一遍，聽完後，說："你不要隨駕去江都了。這支曲子沒有宮聲，皇上一定不會回來了。"後來真如王令言說的那樣，隋煬帝在江都被刺殺身死。

寧王獻

西涼州俗好音樂，制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之，上召諸王於便殿同觀焉。曲終，（終原作江，據明抄本改）諸王拜賀，蹈舞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所聞焉。夫音也，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蒂而襲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於詠歌，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亂作，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西涼州素有喜好音樂的風俗，製作新曲叫《涼州》，開元年間，西涼府都督郭知遠將這支曲子進獻給玄宗皇帝。玄宗召集諸王在便殿一同觀賞。曲終，諸王齊聲祝賀，手舞足蹈，唯有寧王不祝賀。玄宗問他，寧王回答說："這支曲子聽起來是很美的，但是臣聽人說，一支樂曲從宮音開始，在商音結束，中間由角、徵、羽諸音組成，沒有不頭、尾都相因宮、商的。這支樂曲，開頭離開宮調而且中間也很少用宮，徵、商用的亂而且加強。臣聞宮是君，商是臣，宮不強盛則勢力小，商有餘則臣有僭越的慾望。勢力小必然被下所逼，有僭越之慾必然犯上。事情引發在微細之端，而現形在音聲之表；傳播在詠歌，而見之在人事。臣恐有一天國人上下有走死逃亡之厄，亂臣有作亂逼上之犯，都預兆在這支曲子上啊。"玄宗皇帝聽了默然無語。待到安史之亂髮生後，舉國上下一片混亂，才證實了寧王審音度勢的絕妙啊！

王仁裕

後唐清泰之初，王仁裕從事梁苑，時範公延光師之。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諸幕寮，餞朝客於折柳亭。樂則於羽，而響鐵獨有宮聲，泊將摻執，竟不諧和。王獨訝之，私謂戎判李大夫式、管記唐員外獻曰："今日必有譸張之事，蓋樂音不和。今諸音舉羽，而獨扣金有宮聲。且羽爲水，宮爲土，水土相剋，得無憂乎？"於時筵散，朝客西歸。範公引賓客，紲鷹火，獵於王婆店北。爲奔馬所墜，不救於荒陂。自辰巳至午後，絕而復甦。樂音先知，良可至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後唐清泰初年，王仁裕在梁苑任從事。當時是範延光鎮守在此。這年春正月，郊野還很寒冷。範延光率領諸位幕僚在郊外折柳亭爲朝廷派來的使臣餞行，席間奏樂爲樂。樂曲用的是羽調，而鐃鈸單獨擊出宮聲，自相干擾，竟不諧和。王仁裕獨自驚訝，暗下跟戎判大夫李式、管記員外唐獻說："今天一定要有差錯的事情出現的，是樂音不和'兆示'出來的。剛纔奏樂時諸音奏的是羽調，而唯獨鐃鈸扣的是宮聲。羽爲水，宮爲土。水、土相剋，能沒有憂患嗎？"待到席散，朝庭使臣西歸，範延光帶領諸位賓客，駕鷹牽狗去王婆店北狩獵，從奔跑的馬上摔下來昏死過去。從辰巳到午後才從昏死中醒過來。王仁裕能夠從樂音中預先得到徵兆，其準確程度可算到了家啊！

歌

秦青韓娥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去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謝求返，終身不敢言知。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樑，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拤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効娥之遺聲也。"（出《博物志》）

【譯文】

薛談跟秦青學唱歌，沒有完全學到秦青的唱歌的技藝，就自己以爲全都學到手了，於是辭別秦青而歸。秦青並沒有阻止她離去。在郊外大道旁邊的長亭爲薛談置酒辭行時，不由得一邊拍着桌案一邊引吭悲歌。歌聲振動林木，響遏行雲。薛談聽後立即表示謝意，請求繼續留下來跟秦青學唱歌，此後終生再不敢說可以出師了。秦青對朋友說："從前韓娥東行齊國去，途中沒錢喫飯，過雍門賣唱乞食。她離去後留下的歌聲繞梁迴響，歷時三日不消失，周圍的人還以爲她沒有離開這裏呢。韓娥在客棧住宿時，旅人侮辱她。韓娥長聲哀哭。整個鄉里的老老少少被她的歌聲感動得相對哭泣，涕淚沾溼了衣裳。韓娥又拉長聲唱歌，整個鄉里人又都歡喜得手舞足蹈又跳又唱，不能自禁。於是送給韓娥充足的食物、禮品，熱情地送她上路。由於這個緣故，雍門人至今還依然能歌善哭，這是效仿韓娥的遺風啊！

戚夫人

漢戚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人皆爲之，後宮齊唱，常入雲霄。（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朝時的戚夫人，善於跳翹袖折腰式樣的舞蹈，能歌《出塞》、《入塞》等描摹出征將士盼望歸鄉的歌曲。她手下有侍候她的宮娥幾百人，都跟她學得能唱一口好歌、跳一身好舞。常常是她跟她的侍女們在後宮一齊放聲高唱，歌聲響入雲霄。

李龜年

唐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裏，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南別墅，號綠野堂）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爲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則杜甫嘗贈詩，所謂"歧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也。（出《明皇雜錄》）

又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雲，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辭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曉拂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支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  
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荘。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龜年遽以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寶盞，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斂繡巾重拜上。龜年常語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此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出《松窗錄》）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都因爲他們在歌舞上的傑出才華而負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特別是譜寫出了《謂川》這樣的絕妙好曲。由此，受到玄宗皇帝的特殊待遇，在東都洛陽爲他們修造了豪華的住宅，侈華的程度超過了某些王公大臣。住宅建在洛陽的通遠裏，庭院的規模甲於京都長安的一些顯貴的宅第。後來，李龜年流落到江南。每當良辰勝景，他爲人唱歌數首，在坐的聽衆沒有一人不停止飲酒掩面哭泣的。跟他同時代的大詩人杜甫曾送李龜年詩一首。詩的大意是這樣的：在岐王府裏經常見到你，在崔九的客廳裏也曾幾次聽到過你的大名。正值江南風光最好的時候，在落花繽紛的暮春時節又跟你相逢在異鄉。堂殿中監崔滌，別人送他個雅號爲崔九，是中書令崔湜的弟弟。

又 開元年間，宮中剛剛看重木芍藥，就是現今的牡丹。得到四個品種：紅、紫、淺紅、通白。因爲將這些牡丹移植在特爲太真妃新建成的沉香亭邊，又值花會繁開，玄宗皇帝乘照夜白寶馬，太真妃乘步輦相隨，前往沈香亭畔觀賞牡丹。下詔特選梨園弟子中的優秀的歌手唱歌，得樂曲十六部。李龜年以唱歌能手而名噪一時。他手捧檀板，站在衆歌手前邊，剛要唱歌。玄宗說："觀賞名花，面對愛妃，怎麼能用舊曲舊詞唱呢？"於是，命李龜年持御用金花箋，宣召李白進宮，讓他立刻寫出《清平調》三章。李白欣然接受了這個任務。這時李白昨夜喝醉了酒現在還沒有完全  
醒酒呢。只見他略一沉思，即提筆一揮而就，寫成《清平調》三章。這些詞是：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曉拂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支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荘。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李白寫罷，龜年立即進獻。玄宗皇帝命令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伴奏，催促李龜年引喉唱之。太真妃楊玉環手持玻璃七寶杯，酌飲西域涼州供奉的葡萄美酒，滿臉含笑地領會着歌中的情意。玄宗親吹玉笛爲李龜年伴奏。每吹完一曲將換新曲時，故意拖長笛聲取悅太真妃。太真妃飲完酒，收起繡帕兩次拜謝皇上的恩寵。李龜年常將此事講給五王聽。回想一下，以唱歌而贏得這麼高的聲譽的，還沒有超過這次的呢。這也是一時的極致啊！玄宗皇帝親自顧眷李白，尤其有別於其他學士。使得內宮總管大太監高力士深深地認爲皇上讓他給李白脫靴是奇恥大辱。後來有一天，太真妃重吟李白的《清平調》時，高力士故作戲言說："爲這些歪詞，娘娘你應該怨恨李白那小子深入骨髓，怎麼還念念不忘呢？"太真妃驚異不解地問："你怎麼能說李翰林用詩侮辱我呢？"高力士說："李白那小子用趙飛燕指代娘娘你，是作賤你了。趙飛燕後來失寵又有別歡，這不是借她來侮辱娘娘你麼？"太真妃聽後很以爲然，於是開始遷怒於李白。玄宗皇帝曾有三次欲拜李白爲官，都因在宮裏遭到太真妃、高力士的阻礙而作罷。

李袞

李袞善歌於江外，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爲盛會。昭言有表弟，請登末座，令袞弊衣而出，滿坐嗤笑之。少頃命酒，昭曰："請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喉囀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是李八郎也。"羅拜之。（出《國史補》）

【譯文】

李袞在江南以歌唱得好聞名，而且名聲一直轟動京師。崔昭自江南到京都長安朝拜皇帝，密祕帶着李袞同來。到京城後，邀請賓客，並請首席樂師和京城中的著名歌手，來參加這個盛會。開宴前，崔昭說："我有個表弟從江南同來，請他入末座。"於是讓穿着破衣的李袞出來入席，滿座的賓客都不屑一顧地恥笑崔昭。過了少許，崔昭命令僕人給諸位賓客斟酒，同時說："請我表弟給大家唱支歌，以助酒興。"衆位賓客又鄙薄地笑了。待到一聲歌起，在座的諸位樂工、歌手都大喫一驚地喊："不是名揚江南、聲振京師的李八郎嗎！"於是立即起身環繞着李袞連連下拜。

韓會

韓會善歌，絕妙。名輩號爲四夔，會爲夔頭。（出《國史補》）

【譯文】

韓會唱一手好歌，他的歌聲優美動聽達到出神入化境界。韓會在當時跟另外三名歌手一起被人稱爲歌壇四魁，韓會單獨被人稱爲魁首。

米嘉榮

歌曲之妙，其來久矣。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何戡，近有陳不嫌。不嫌子意奴，一二十年來絕不聞善唱，盛以拍彈行於世。拍彈起於李可久。（明抄本久作及）懿宗朝恩澤曲子，《別趙十》、《哭趙十》之名。劉尚書禹錫《與米嘉榮》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於今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又自貶所歸京，《聞何戡歌》曰："二十年來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請殷勤唱渭城。"（出《盧氏雜說》）

【譯文】

人們喜愛歌曲，由來已久。唐憲宗元和年間，梨園中稱得上國家級歌星的就有米嘉榮、何戡等人，近來又出了個陳不嫌。陳不嫌的兒子陳意奴，一二十年來從來沒聽說過他能演唱所謂的"正歌"，卻以能演唱流行歌曲而稱盛一時。第一個演唱流行歌曲的歌手是李可久。到了唐懿宗時代，連堂堂的一國之主的懿宗也喜歡流行歌曲。象《哭趙十》、《別趙十》這兩支流行歌曲，皇帝佬官就非常愛聽。禮部尚書劉禹錫在一首《與歌者米嘉榮》的詩中，曾記述了當時歌壇的一些事情。詩是這樣的：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於今後輩輕前輩，好染髭鬚事後生。劉禹錫自他被貶謫發配的州郡重返京師後，又寫過一首吟著名歌星何戡的詞。大意是這樣的：二十年來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請殷勤唱渭城。

笛

昭華管

秦咸陽宮有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名曰昭華之管。（出《西京雜記》）

【譯文】

秦咸陽宮有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奏時就可以看到車、馬、山川、樹木隱約相接出現，不吹了就消失了。這支玉笛叫昭華管。

唐玄宗

玄宗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餘以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清樂。以送吾歸。其曲悽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尋，盡得矣。坐朝之際，慮或遺忘，故懷玉笛，時以上下尋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上試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請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雲回》。"載於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唐玄宗一次坐朝，用手上下按自己的肚腹。退朝後，高力士進前問玄宗說："剛纔陛下多次用手指按腹部，是聖體不太舒服麼？"玄宗說："非也。我昨夜夢遊月宮，諸位仙女爲我演奏上清之樂，流亮清越，在人間是完全聽不到的啊！使我久久地沉醉在這仙聲妙樂之中。後來，仙女們又演奏清樂爲我送別，這支仙曲悽楚清麗、哀宛動人。我醒來後還感覺到餘音杳杳，如在耳邊。我馬上吹奏玉笛來尋找記錄它，都讓我記錄下來了。剛纔坐朝，我怕有所遺忘，因此懷裏揣着玉笛，不時地上下尋找它的音律，不是身體不適啊。"高力士再次拜賀玄宗，說："這可是千載難遇的事情啊，願陛下爲老奴吹笛一遍可以嗎？"玄宗試着吹奏一遍，其聲飄渺曠遠，絕非凡響，不可名狀啊！高力士再次拜賀玄宗皇帝，並請皇帝給這支仙曲起個名字。玄宗笑着說："就暫叫它《紫雲回》吧。"後來主管樂事的太常卿將這支仙曲收入唐樂大典中，現在還有當年太常府的刻石爲證。

漢中王瑀

漢中王瑀爲太卿。早起朝，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曰："然。"已後因閱樂而喚之，問曰："何得某日臥吹笛耶。"（出《傳記》）

【譯文】

漢中王李瑀任太卿時，一天早起上朝，聽到永興裏有人吹笛，問："是太常府的樂工在吹笛子吧？"答："是的。"後來，他因查閱樂曲召喚來太常府的樂工，問："在某天，你們怎麼能夠躺着吹笛呢！"

謩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謩。謩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同舟人吹，寥亮逸發。俄有客於岸，呼舟請載。既至，請笛而吹，甚爲精妙，山石可裂。謩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擗，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人著記，疑其蛟龍也。謩嘗秋夜吹笛於瓜州，楫載甚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立至。有頃，舟入賈客，有怨嘆悲泣之聲。（出《國史補》）

又 謩，開元中吹笛爲第一部，近代無比。有故，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醵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尤敬人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記得，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爲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朦朧，微風拂流，波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之後，昏噎齊開，水木森然，彷彿如有神鬼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爲鈞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  
一言，會者皆怒。李生爲輕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靜思作一曲，更加妙絕，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率所不通。"會客同誚責之，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爲？（明抄本爲作技）復是好手？"獨孤生乃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獨孤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之人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試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粗通耳。"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況，李生蹙踖不敢動。至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貼息，乃散。明旦，李生並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去。（出《逸史》）

【譯文】

李舟好事，曾經從一處山村野舍中得到一根菸竹，截作笛子，堅實象鐵石，送給李謩。李謩吹笛，可謂天下第一。有一次他與幾位客人，在明月高懸的夜晚，棹一小舟，泛江漫遊，吹笛觀景賞月。笛聲曠遠清亮、宛轉飄逸。忽然岸上有人招呼，請求登舟同遊。李謩他們棹舟到岸邊，這個人上船後，請求李謩讓笛借他吹一支曲子。這個人吹奏的笛聲精妙無比，可讓山石破裂，李謩平生從未聽到過。初時，吹入散序、中序，笛聲已非同凡響。待到進入第三大段--入破時，只見吹笛人呼吸盤旋迴轉，指法粉碎如雨敲窗。再聽笛聲猶如千軍萬馬撕殺奔吼，又如雨打沙灘噼羅有聲。遊賞結束，這位客人離船而去，從此不知下落。棹船的稍翁，認爲這位不速之客很可能是水底的蛟龍啊！李謩有一次在瓜洲吹笛。當時江上舟船很多，人聲喧鬧。當李謩吹出第一聲笛音，喧鬧的人聲立即停下來。待到吹奏數節後，靜謐的江面上似有微風颯颯拂來。稍頃，滿江的舟子、賈客，都發出欷歔之聲，哀、嘆、悲、怨溢於言表。又 李謩，開元年間是唐教坊首席吹笛手，直到現在也沒有人超過他。一次，李謩因故請假去越州。到了越州後，當地的達官名士或設公宴、或設私宴請他，爲的是能一睹他的尊容，親耳聆聽到他吹奏的笛聲。當時，正逢越州新有十幾位生員  
考中了進士。這些人家中都有些產業，於是湊集二千文錢準備在鏡湖遊船上聚會飲酒同樂，邀請李謩上船吹笛，以飽耳福。因爲錢多人少，又相約每人可帶一位客人同來。其中有一位參加聚會的人，已經到了晚上方纔想起這件事，沒有功夫去請別人。就近請鄰居中的一個孤老頭兒。這位老頭兒，長久居在這荒田野地裏，外面的人情事故一點也不懂得。有數間茅舍只他一人居住，鄉里人都稱他爲獨孤丈。第二天，這位進士帶着獨孤丈人一起到鏡湖聚會的地方赴宴。酒宴開始後，只見湖水澄碧、波光蕩洋，芳草修林，景物非凡。李謩以手拂笛，立於船邊。在槳聲款乃中，舟船漸移湖心。此時輕雲籠湖，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謩捧笛吹奏，笛聲初發，風雲齊開，水明林秀，上下澄碧，彷彿如有鬼神之工使之如此啊！船上的賓客都讚歎不已，紛紛說："就是敬天的神樂也沒有這麼大的神力啊！"獨孤丈一言未發。與會的人都臉現不快。李謩也認爲這個老丈輕視自己，也怨憤不語。過了好一會兒，才又靜思一曲吹奏出來。曲調更加絕妙異常，在座的賓客沒有人不驚駭讚賞的，唯有獨孤丈還是不出一言。請他同來的這位進士也深感羞愧，後悔自己帶這麼個不通人情的孤老頭兒赴會，對座上的賓客解釋說："獨孤老丈常年獨居山村，不與人來往，更是很少進城。對於音樂，他一點也不懂得，請大家不必介意。"四座的賓客同聲刺諷獨孤老丈，老丈依然不語，只是微微笑笑而已。李謩問道："這位老丈你一言不發，是你真的不懂音樂呢？還是一位高人？"獨孤丈才慢慢說道："你怎麼就知道我不懂音樂呢？"李謩聽了這句不太友好的回答後，臉色更加不好看。四座客人見李謩變了臉色，都紛紛站起向李謩道歉，勸慰李謩。正在這時，獨孤丈人沉靜地說："請你試吹一首《涼州》吧。"李謩傲岸地捧笛吹了一首《涼州》曲。曲終，獨孤丈人品評說："李公的笛子果然吹得不錯。然而，你的笛聲摻揉進去夷狄樂曲，你是不是在龜茲有朋友啊！"李謩聽了後大喫一驚，站起身參拜獨孤丈人，說："老丈乃是方外神奇之人，恕我李謩有眼不識。我的老師確實是龜茲人啊。"獨孤丈人又說："《涼州》一曲，你吹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你自己知道不？"李謩恭謹地回答道："李謩愚鈍頑冥，實在不知道哇。"獨孤丈人伸手取笛欲吹給李謩看看。李謩連忙更換一笛，用袖拂試後遞給獨孤丈人。獨孤丈人接過看看，說："你這些笛子都不堪使用。使用它們的主人都是粗通吹笛的人。"於是又換了一隻笛子，說："這隻笛子吹到入破時也要破裂的，你不會捨不得吧。"李謩說："不敢。"於是獨孤丈人捧笛吹起來。笛聲初發即響遏雲霄，四座震況，李謩恭敬不安地立在那兒一動不敢動。吹到第十三疊，獨孤丈人停下來，向李謩講解他剛纔吹的謬誤所在。李謩完全敬服連連拜謝。待到入破，笛子立即破裂了，不能再吹下去了。李謩再次拜謝，衆位賓客徹底折服。會散。第二天早晨，李謩和與會的諸位賓客，一起前往獨孤丈人住所等候拜見。到那兒一看，只留有幾間空宅，獨孤丈人已經不知哪裏去了。越州人得知這件奇聞後，紛紛出訪，四處尋找獨孤丈人，然而始終沒有尋到，誰也不知道他去向哪裏。

許雲封

許雲封，樂工之笛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爲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璧驛。時雲天初瑩，狄露凝冷，舟中吟瓢，（明抄本瓢作凮，疑當作諷）將以屬詞。忽聞雲封笛聲，嗟嘆良久。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笛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謩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謩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土，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回，駕次至任城。外祖聞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爐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於樓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真吾好。語若及日中，煙霏謝成寶。'外祖辭曰：'本於李氏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謩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許也。煙霏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即李謩外生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令齒諸舅學業。謂某性知音律，教以橫笛。每一曲成，必撫背賞嘆。值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寶十四載六月日，時驪山駐蹕，是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安祿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丘。"韋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嘗於天寶中受笛李供奉。藝成身死，每所悲嗟。舊吹之笛，即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跪捧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爲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鑑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窒。未期而伐，則其音浮。浮者外澤中幹，幹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竹夭。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爲清響，且異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旌汝鑑，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疊未盡，騞然中裂。韋公驚歎久之，遂禮雲封於曲部。（出《甘澤謠》）

【譯文】

許雲封，樂工中吹笛的人。唐德宗貞元初年，韋應物自蘭臺郎改任和州牧，不是出自他的本願，很是不得志。他乘小船順水東下，夜晚停泊在靈璧驛站。正值夜空初現瑩碧的夜光，秋天的冷露凝聚在衰草的枯葉上。韋應物坐在船倉中一邊飲酒一邊吟詩，正要將吟得的詩句記下來時，忽然聽到許雲封吹奏的笛聲，慨嘆許久。韋應物通曉音律，說許雲封的笛聲，很象天寶年間京都梨園首席笛手李謩吹的。於是召來許雲封詢問。方知到他是李謩的外孫。許雲封講述道："我原本是任城人，已經有多年沒有回去。天寶改元時，我才生下來一個月。當時正值玄宗皇帝東到泰山封禪歸來，外祖父隨聖駕到任城，聽說我剛生下來，見到後非常喜歡。親手抱給李白學士看，並請李翰林給我起個名字。李老先生當時正坐在集市的旗樓上，高聲招呼："快拿酒來！"當爐賣酒的老太太賀蘭氏已經九十多歲了。是她邀請李翰林到旗樓上飲酒的。我外祖父聽到呼喊，趕緊將酒送到旗樓上。李翰林大口猛喝幾口酒後，提筆揮毫在我胸上醉書五言詩一首：樹下彼何人，不語真吾好。語若及日中，煙霏謝成寶。外祖觀後說："我是特意向你爲我外孫乞討個名字的，你寫了一首詩，這是什麼意思啊？"李翰林說："你要求的名字就在這首詩中間呢。你看，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言是莫言，莫言謩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許也。煙霏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即李謩外孫許雲封也。後來，我就叫了雲封這個名字。我才長至十歲，便父母相繼去世孤身一人了。後乘驛馬來到長安。外祖父憐我孤身遠道而來，讓我跟着幾個舅舅學吹笛。說我天性就對音律知悉，於是教我吹橫笛。每當學成一支曲子時，外祖父總是撫摸着我的脊背賞嘆。這時，正趕上宮裏梨園設置音聲小科班，共收三十多人，年齡須在十五歲以下，外祖父將我推薦去了。玄宗天寶十四年六月日，正值皇帝住下驪山行宮，又是貴妃楊玉環的誕辰生日。皇上詔見梨園小科班爲娘娘演奏祝壽。我們都被接到長生殿，奏獻新曲，沒有命名。南海向貴妃進奉鮮荔枝，因此將曲名定爲《荔枝香》。演奏完，左右歡呼，聲動山谷，算是出了風頭。當年，安祿山起兵反叛朝庭，皇上與娘娘匆忙返駕還京，我們也做鳥獸散了。我則流落南海近四十年。我要將去龍立探訪諸親友。"韋應物說："我的乳母有個兒子名叫千金，曾在天寶中年拜你外祖父李謩爲師，藝學成後卻死了。我每每想起來就很悲傷啊！千金昔日吹的笛子，就是李君所贈。"說着，從行囊中取出一箇舊笛遞與許雲封。許雲封悲傷地跪拜接過，撫摸觀看，說："我相信這是一支很好的笛子，但並不是當年我外祖父吹的那支。"又對韋應物說："制笛用的竹子應是生長在雲夢澤南岸山上的，在柯亭下邊挑選。須在當年七月十五日前生，明年七月十五日前伐。過期不伐，它的音色發窒，未到日期就伐下來的，它的音色就浮。所謂浮，外面澤潤而內裏幹。幹，受氣不全。氣不全，竹必夭。笛子吹一聲，出入九息。古時吹奏出的最美麗動聽的笛音，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天的名樂曲啊，可以吹奏出梅花流韻，感嘆金谷遊人；折柳傳情，悲憐守衛艮關的戍客。誠然也是清音亮響，但是離達到至音還有很大的差距，不能作降神祈福用的祭祀樂曲啊。用已夭的竹管制成的笛子，遇到最高音時必定要破損的。所以，我才辯別這笛子不是外祖父以前所吹的。"韋應物聽了後說："我想看看你說的是否真的那樣。請你吹奏一曲試試，笛子吹壞了無妨。"於是，許雲封捧笛吹一曲《六州遍》。一疊還未吹完，駭然一聲，笛管中間破裂。韋應物久久驚歎不已，於是聘請許雲封在他治下的曲部任事。

呂鄉筠

洞庭賈客呂鄉筠常以貨殖販江西（明抄本江西作山海）雜貨，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羨，即施貧親戚，次及貧人，更無餘貯。善吹笛，每遇好山水，無不維舟探討，吹笛而去。嘗於中春月夜，泊於君山側，命樽酒獨飲，飲一杯而吹笛數曲。忽見波上有漁舟而來者，漸近，乃一老父鬢眉皤然，去就異常。鄉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維漁舟於鄉筠舟而上，各問所宜。老父曰："聞君笛聲嘹亮，曲調非常，我是以來。"鄉筠飲之數杯，老父曰："老人少業笛，子可教乎？"鄉筠素所耽味，起拜，願爲末學。老父遂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絕小如細筆管。鄉筠復拜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發，次者亦然，其小者爲子吹一曲。不知得終否。"鄉筠曰："願聞其不可發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諸天，對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樂而吹之。若於人間吹之，人消地拆，日月無光，五星失次，山嶽崩圯，不暇言其餘也。第二者對諸洞府仙人、蓬萊姑射、昆丘王母、及諸真君等，合仙樂而吹之，若人間吹之，飛沙走石，翔鳥墜地，走獸腦裂，五星內錯，稚幼振死，人民緾路，不暇言餘也。其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庶類雜而聽之，吹的不安。（明抄本安作妨）未知可終曲否。"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沆瀁，魚鱉跳噴。鄉筠及童僕恐聳讋況。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引滿數杯，乃吟曰："湖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又飲數杯，謂鄉筠曰："明年社，與君期於此。"遂棹漁舟而去，隱隱漸沒于波間。至明年秋，鄉筠十旬於筠山伺之，終不復見也。（出《博異志》）

【譯文】

洞庭商客呂鄉筠，常用洞庭的魚蝦販江西雜貨。取十層之一的利，利外還有富餘就資助貧窮的親友，再有富餘的就救助窮人。自己從來不積蓄攢錢。呂鄉筠擅長吹笛。每遇到好山水，沒有不駕舟遊賞、吹笛而去的。一次，在一箇中春月夜，呂鄉筠船泊在君山旁邊，擺酒一樽獨飲。飲一杯吹笛數曲，忽然看見煙波浩淼中有一漁舟駛來。漸漸近了，見一鬢眉花白的老翁駕着一條漁船，舉止行爲不同凡人。呂鄉筠放下笛子站起來，迎過去。老翁將漁舟系在呂鄉筠船上，走過船來。寒暄過後，老翁說："聽你的笛聲嘹亮，曲調不一般，我過來看看。"呂鄉筠沒說什麼，又飲了幾杯酒，老翁又說："我少時學過吹笛，可以讓我教教你嗎？"呂鄉筠平素對求教好學的體會很深，站起參拜老翁，說："願作你的關門弟子。"老翁於是從懷袖裏取出三管笛子。一管大如雙臂合抱，第二管如常人用的那麼大，第三管小如細筆管。呂鄉筠又一次下拜，請老漁翁吹一曲聽聽。老漁翁說："最大的那管不能吹它，中間的那管也不能吹。老漢我可以用最小的這管爲你吹一曲，但不知道能否吹到終了？"呂鄉筠說："我願意聽聽你說的不可以吹的那管。"老翁說："最大的那管原本在天上，是爲天上的諸位天帝、元君和上元夫人們，伴奏上天的神樂而吹的。假如在人世間吹它，就會人消地隱、日月無光，五星失位，山巒崩塌，餘下的後果我就不說了吧。第二管笛是給諸位洞府仙人、蓬萊、射姑諸仙島、仙山上的方士，和崑崙山西瑤池王母娘娘合仙樂而吹的。假若在人間吹它，就會石飛沙走、翔鳥墜地、走獸腦裂、五星內錯，稚幼的生命都會被震死，人衆沒有路可走，餘下的後果我就不說了。最小的這管，是老漢我與朋友同輩可以娛樂的。世上萬物、衆生都可以聽。但是一旦吹起來，他們都會不安分的，是否可以吹完一曲還不好說。"老翁說完後，抽出最細的那管笛子吹了三聲，湖上颳起了大風，波浪激盪，魚鱉噴跳。呂鄉筠和童僕們驚慌恐懼。吹了五聲六聲，君山上的鳥獸嘶鳴孔叫，天上的月亮昏暗無光，湖上的各種舟船搖盪，船上的人驚慌失措。老翁於是不吹了，連連飲酒數杯，吟詩一首："湖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吟完，又喝了數杯酒，對呂鄉筠說："明年秋天，與君還在此處相聚。"於是搖着漁舟離去，漸漸隱沒於湖波深處。到了第二年秋天，呂鄉筠十旬就在君山旁邊等候老漁翁，然而始終沒有再見到他。

觱篥李蔚

鹹通中，丞相李蔚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鎮淮海，政績日聞。未期周，榮加水土，移風易俗，甚洽羣情。洎彭門亂常之後，藩鎮瘡痍未平，公按轡恭己而治之。補綴頹毀，整葺壞綱，功無虛日。以其郡寡勝遊之地，且風亭月觀，既以荒涼；花圃釣臺，未愜深旨。一旦，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鉤斜道，開剏池沼，構葺亭臺。揮斤既畢，號曰"賞心"。栽培花木，蓄養遠方奇禽異畜，畢萃其所。芳春九旬，居人士女得以遊觀。一旦，聞浙右小校薛陽陶，臨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試詢之，果是舊人矣。公甚喜，如獲古物，乃命衙庭小將代押運糧，留止別館。一日，公召陽陶遊，詢其所聞，及往日蘆管之事。薛因獻朱崖李相、陸暢、元、白所撰歌一軸。公益喜之。次出蘆管，於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於一觱篥中。常容三管也。明抄本三作一。）聲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閒。公大加賞之，（亦贈其詩不記，終篇雲；虛心纖質雁銜餘，鳳吹龍吟定不如。明抄本終作全）於是錫賚甚豐。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職。初公構池亭畢，未有嘉名，因目曰"賞心"。諸從事以公近諱，（蓋賞字有尚字也）公曰："宣父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且非內官宮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畢亂逆，乃爲芻豢之地。嗟呼！公孫弘之東閣，劉屈犛後爲馬廄，亦何異哉！（出《桂苑叢談》）

【譯文】

李蔚，初爲官時就日理百事，頗有政績。後來，在僖宗朝中任過宰相。唐懿宗鹹通中年，李蔚由大梁遷任淮海，他的政治聲譽便一天天的大起來。來淮海沒到一年，便着手治水保土，移風易俗。他的這些做法非常符合淮海民衆的意願，很受歡迎。自彭門之亂後，藩鎮割據四起，瘡痍滿目。李蔚在淮海克己奉公、勵精圖治。他治理亂政，整肅紀綱，沒有一天空閒的時候。淮海幾乎沒有什麼名勝可供人們遊賞，郡內原有的幾處亭、榭、花園、釣臺，也都荒蕪頹敗了。李蔚看到這些，打算重新整修一番郡容。一天，他命人在戲馬亭西邊的連玉鉤斜道處，開挖一座人工湖，在湖中修建一座亭臺，起名叫"賞心亭"。在湖邊廣植花木，並從別處收集奇禽異獸，都放置在這裏，使得原來的一處荒野沼澤變成了美麗的公園。每到春暖花開時節，平民百姓和官宦士女都到這裏來遊玩觀賞。有一天，聽說浙右的一個下級軍官薛陽陶，監押運往朝庭庫府的米糧來到淮海郡。李蔚覺得這個小軍官的姓名，同以前的同事朱崖李相有些連帶。於是，讓人詢問，果然是故人。李蔚大喜，如得到一件古物。讓他手下的一位武官代替薛陽陶監押糧船，將他留住在驛館裏。一天，李蔚請薛陽陶外出遊玩。一路上談起許多往事，特別問薛陽陶："你聽說過，我們常在一起吹蘆管的事嗎？"薛陽陶回說知道，並取出朱崖、李相、元、白所寫的樂曲一軸，獻給李蔚。李蔚更高興了。薛陽陶又從懷中拿出蘆管，就在賞心亭上吹奏起來。聲音好象從天上飄來的，情寬思閒，如同仙樂。李蔚聽後大加讚賞，當場寫詩一首，其中有兩句詩的大意是：小小的蘆管啊，你體小心虛燕子銜着都綽綽有餘。但是你發出的聲音鳳鳴龍吟都不及啊！"於是，李蔚厚賞薛陽陶，並將他的兩個兒子安排在府內管轄的煮鹽場任百夫長，領導一百名鹽工。剛修好人造湖上的亭臺，沒有什麼好名字。李蔚起名叫：賞心。他手下的同事認爲這個名字犯諱。李蔚說："孔子說講徵兆就不講存在，講存在就不信徵兆。"況且，又不是什麼內官宮妾，有什麼忌諱可避的呢！"於是不更名。這座賞心亭，在秦畢叛亂後，無人管理修葺，荒蕪破敗，成了飼養牲畜的地方了。可嘆啊，公孫弘的東閣，後來成爲劉屈犛的馬圈。賞心亭的結局，跟這有什麼兩樣呢！

卷第二百五 樂三

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龜年 曹王皋 李琬 杜鴻漸

銅鼓 張直方 鄭續

琵琶 羅黑黑 裴洛兒 楊妃 段師 漢中王瑀 韋應物 宋沇 皇甫直 王沂 關別駕　王氏女

五絃 趙闢

箜篌 徐月華

羯鼓

羯鼓出外夷樂。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均原作雲，據羯鼓錄及太平御覽五三八改）龜茲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都曇鼓，狀腰鼓而小。答臘者，即揩鼓也。）雞婁鼓之上。圍如漆桶。（山桑木爲之）下以牙牀承之，擊用兩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促原作但、據羯鼓錄改。）曲急破，作戟杖連碎之。又宜高樓玩景，明月清風，凌空透遠，極異衆樂。杖用黃檀狗骨花椒等木。須至幹緊，絕溼氣而復柔膩。幹取發越響，膩取戰褭健舉。卷用剛鐵，鐵當精錬，卷當至勻。若不剛，即應絛高下，抽捩不停。不勻。即鼓面緩急。若琴徽之姺病矣。（出《羯鼓錄》）

【譯文】

羯鼓，是一種從外城傳到中國的樂器。用騸了的公羊皮做鼓皮，因此叫羯鼓。它發出的音響主古時十二律中陽律第二律一度。古代的龜茲、高昌、疏勒、天竺等地的少數民族都使用它。它的地位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在雞簍鼓之上。用上好的桑木圍成漆桶，用象牙鑲飾的牀架承放，用雙槌敲擊，它發出的聲音急促、威烈、轟鳴，尤其適宜表現快節奏的樂曲，促急、破碎的節奏。可以敲擊它爲軍士戰陣征伐撕打助威，也宜於高樓觀賞，節日或者社火時給舞蹈、百戲等娛樂遊戲伴奏。這時朗月清風、天高氣遠，它的功能也與衆多樂器不同。

羯鼓的槌杖一般是用黃檀、狗骨、花椒等木做成的。但製做之前，須將這些木料乾透了。將溼氣全部去除而讓它變得柔韌而膩滑。只有乾透了，敲出的鼓聲才最響亮。只有滑膩，擊在鼓面上才能收到象戰馬舉蹄扣擊一樣的效果。圍卷漆桶時須用剛鐵。鐵經過精煉，卷應當卷勻。不剛，則圍卷的絛邊上下不齊，鬆緊不一。不勻，則鼓面上的鼓皮有緊有松喫力不勻。就象琴絃繫繩不好而使琴聲散逸不準一樣，這樣的鼓，敲擊時發出的聲音也忽高忽低、忽響忽沉，不合音律。

玄宗

唐玄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管絃，必造其妙。若製作調曲，隨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指。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常雲："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色明麗。小殿內亭，柳杏將吐。睹而嘆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制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制《秋風高》，每至秋空迥澈，纖翳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其妙絕入神如此。（出《羯鼓錄》）

玄宗嘗伺察諸王。寧王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此樂。（出《酉陽雜俎》）

又 汝陽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其旨，每隨遊幸，頃刻不捨。璡嘗戴砑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其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本色所謂定頭項。難在不搖動也。）上大喜笑，賜金器。因誇曰："花奴，（璡小名）姿質明瑩，肌發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墜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夫帝王之相，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沈包育之度。花奴但秀邁人，悉無此狀，固無猜也。而又舉止閒雅，當更得  
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謝之。而曰："若於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笑曰："阿瞞贏處多。太哥亦不用撝揖。"衆皆歡賀。玄宗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彈正弄，未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謂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又 黃幡綽亦知音，上曾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使尋捕之。綽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綽又止之。曲罷，復改曲，才三數十聲，綽即走入。上問何處來，曰："有親故遠適，送至城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意，至必禍焉。適方思之，長入供奉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許他東西過往。"綽拜謝畢，內官有相偶語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而候其時入。上問綽，綽語上方怒，其解怒之際，皆無少差誤。上奇之，復厲聲謂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聽小鼓能料  
之耶？今且謂我如何？"綽遂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監（明抄本監作豎）金雞。"上大笑而止。（並出《羯鼓錄》）

【譯文】

唐玄宗精通樂律，是上天賦於給他的才能。不論是管樂，還是絃樂，他都造詣很精，深得其中的奧妙。如果要寫支曲子，信手拈來，立等可取。不立什麼章法，卻長短正合適；隨手彈撥，都符合節拍。至於清濁音的變化，樂律的定音，主、副旋律、樂件的配備、重疊、反覆樂段的使用，就是古時候的夔曠也超不過他。唐玄宗尤其喜愛羯鼓。他常說："羯鼓是

八音的領袖，其它樂器不可與之相比。"

一次，大概是二月初，早晨，唐玄宗梳洗完畢，下了一宿的雨剛剛放晴，宮苑中景色明麗，小殿的內亭，柳枝返青剛吐嫩芽，杏花含苞欲將開放。玄宗觸景生情，讚賞地說："面對這樣的良晨美景，怎麼可以不欣賞呢？"跟隨在唐玄宗左右的太監、宮娥，聽了後互相觀望，以爲玄宗是讓置酒宴飲呢，只有大太監高力士明瞭玄宗的心思，讓人去爲皇上取來羯鼓。玄宗又讓人將羯鼓放在殿前檐下的平臺上，他即先敲擊一曲，名爲《春光好》，好不愜意啊！再看看柳芽與杏蕾，都被玄宗剛纔擊出的鼓聲震開了。玄宗指着震開的柳芽、杏花，對宮娥、太監們說："就憑這件事  
情，不稱乎我爲天人行嗎？"衆人皆呼："萬歲！"唐玄宗又譜作《秋風高》鼓曲。每到清秋，天高地遠，纖雲皆無，即奏這支曲子。這時，就有風徐徐從遠處吹來，宮庭院中的樹葉紛紛飄落。這種絕妙的景象真是出神入化啊！又有一次，唐玄宗察看諸位皇兄、皇弟。視察到寧王李獻那兒，見李獻正揮汗用羯羊皮蒙鼓，案上放着一本翻開的《龜茲樂譜》。

玄宗皇帝看了後，非常高興，說："天子的兄弟，正應當有這種雅好嘛！"又 汝陽王李璡，是寧王李獻的長子。相貌妍美姿態清逸，諸

位王室子弟沒有比他標緻漂亮的，因此，有個小名叫花奴。唐玄宗特別鍾愛他，親自教授他打擊羯鼓的技藝。這位王子以其聰敏的悟性，很快就領悟並掌握了這種技藝。因此每次伴隨玄宗遊玩賞景，玄宗都一刻也捨不得讓他離開。汝陽王李璡，有一次頭戴用碾磨發光的絹作的帽子擊鼓，玄宗皇帝親自採一朵紅色槿花戴在他帽上。砑絹帽與槿花都很滑，不好戴，好久才戴上。汝陽王李璡再奏一曲《舞山香》，而帽上的槿花不掉下來。這是李璡項功過硬，擊鼓時頭不搖晃的結果。玄宗皇帝大喜，賞賜李璡金器，並笑着誇讚道："花奴姿質明潔瑩麗，肌膚頭髮細膩光潔，不是人世間的常人，一定是上天貶下來的神仙吧。"寧王謙謹地一拜，向玄宗皇帝表示謝意，隨後申斥李璡，示意他不要總在皇上面前表現自己。玄宗笑着說："大哥沒有必要想的那麼多。阿瞞我就是相師。帝王之相，應當是英俊特異，超逸不羣的氣質，要不然，也須具備深沉包育的度量。花奴雖然秀俊過人，即全沒有這些表象。因此，我對他沒有什麼猜忌的啊！何況，花奴又舉止閒雅、脫俗，理應在公卿之間得到更多的讚譽呀！"寧王李獻再次拜請玄宗，說："果然象皇上說的那樣，我認輸了。"玄宗說："就此一條，阿瞞我也輸給大哥啦。"寧王又恭謹地拜謝玄宗。玄宗皇帝笑着說："阿瞞我贏的多啦！大哥總這樣作揖拜謝，你會謝不過來的呀！"陪同玩賞的人都高興地祝賀。唐玄宗性情豪邁俊逸，但是他一點也不喜歡琴。一次聽到有人在宮內彈琴，未等彈完，玄宗即走過去大聲呵斥操琴的人，說："我命令你出去。"並對隨身太監說，"快快召來花奴爲朕奏羯鼓，爲朕解解這穢氣。"

又 黃幡綽也通曉音律。一次，玄宗皇帝讓人召黃幡綽，很長時間，黃幡綽還沒到。玄宗大怒，不斷地派人各處尋找黃幡綽，讓將他抓回來。後來，黃幡綽回來了，來到殿側，聽到皇上正在一邊擊鼓一邊創作一支鼓曲。他制止住傳報的人不要報告皇上他回來了。過了少許，玄宗又問侍從："綽奴才回來沒有？"黃幡綽又暗示不報。玄宗製作完這支鼓曲，又進行了改動。之後，重又擊鼓奏曲。待皇上敲了三五十來聲，黃幡綽才走入殿內報到。玄宗皇帝問："你從何處回來？"回答說："有個親友出遠門，我送到郊外長亭。"玄宗皇帝頷首不語。擊鼓一曲完了，皇上說："  
你回來晚了些，我一向發怒必有人要受到處罰。方纔，我邊擊鼓邊思考：你這次供奉的時間較長，已經有五十多天了吧。只有一天到宮外去，不應該不讓他東走走，西看看啊。黃幡綽頓首拜謝。隨侍的太監中有人相對竊竊私語並偷偷地笑。玄宗皇帝責問道："你們私下在說什麼？"這兩個太監如實地將黃幡綽已經回來好一會兒了直至聽了一會兒皇上擊鼓才進報的事情說了。玄宗皇帝問黃幡綽："你爲什麼這時才進報！"黃幡綽回答說："我回到側殿時正趕上皇上發怒，和消解怒氣的時候。這時我要進報，一定會出差錯。"玄宗皇帝感到非常奇怪，又厲聲問道："我心裏的想法，有侍奉我的奴才怎能從我擊鼓的聲音中聽出來呢？你現在再說說我在想什麼呢？"黃幡綽走下臺階，面向北鞠躬，大聲說道："皇上命令我掌管金雞！"玄宗皇帝大笑作罷。

宋璟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始承恩顧，與玄宗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魯山花甕。（明抄本甕作甕，下同）撚小碧上，掌下須有朋（去聲）肯聲，據此乃是漢震第一鼓也。且磉用石末花甕，固是腰鼓。掌不（明抄本不作下）朋（去聲）肯聲，是以手指，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指。杖字原闕。據明抄本補。）璟又謂上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峯取不動，雨點取其急。玄宗與璟兼善兩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明祖母，即開府之女。令尊賢裏鄭氏第有小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出《羯鼓錄》）

【譯文】

宋璟，字開府，性情雖然耿介孤傲，也深愛聲樂，尤其擅長敲擊羯鼓。宋璟剛承玄宗皇帝的恩顧，官任當朝宰相，跟玄宗談論有關鼓的事情時說道："或用青州石末，或用魯山花甕做的鼓，用手指輕輕釦點，手掌下鬚髮出朋肯聲，這纔是漢震第一鼓。而且必須是作柱下石墩用過的石末花甕。腰鼓與羯鼓的區別再於：一手用槌擊鼓，一手用掌撫鼓面，感覺不到朋肯聲，一定是腰鼓，而不是羯鼓。"宋璟又對玄宗皇帝說："頭象青山峯，手如白雨點。能做到這兩點就是擊奏羯鼓的能手。頭如青山峯，是說擊鼓人頭不能動。手如白雨點，是說擊鼓人擊的急促如下雨。

唐玄宗和宋璟都善於擊奏這兩種鼓，而尤其偏愛羯鼓。認爲羯鼓比漢震鼓較爲雅細秀氣。宋璟家世代相傳都愛擊鼓。東都洛陽留守鄭明叔的祖母，就是宋璟家的女兒。現今，洛陽尊賢裏鄭家宅第裏還有一座小樓，就是鄭明叔這位祖母當年練習擊鼓的地方啊！

李龜年

李龜年善羯鼓，玄宗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十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卻三豎櫃也。"後數年，又聞打一豎櫃，因錫一拂枚羯鼓卷。（出《傳記》）

【譯文】

李龜年善擊羯鼓。一次玄宗皇帝問他："卿打折了多少鼓杖？"回答說："臣至今已打折了五十隻鼓杖。"皇上說："你這還不算特用功夫。我已打折了三立櫃啦！"數年後，聽說玄宗皇帝又打折了一立櫃鼓杖。因此，用鐵鑄一拂枚羯鼓卷。

曹王皋

嗣曹王皋有巧思，精於器用。爲荊州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卷，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觀者訝之曰："豈足尚耶。"士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皋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剛勻之狀，賓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袢，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卷於柈心，以油注卷滿，而油不浸漏，相蓋契際也。皋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卷，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先人在黔，得於高力士家。"衆方深伏。（原闕出處，據本書卷二百三十一作出《羯鼓錄》）

【譯文】

曹王李皋有巧思，非常精通各種器具古玩。李皋任荊州節度使時，有一位暫居這裏的有知識的人，帶着二付製做羯鼓用的卷，請求通報求見。這位知識人將兩副卷先打開給李皋的幕賓們看。看的人驚訝地說："這種平常的卷，還用給節度使看啊！"這位知識人說："但請通報。節度使看了它們，一定會認出來的。"待到通報後，李皋見到了這兩副卷，捧視很久，讚歎地說："沒想到今天能獲逢最珍貴的寶物！"接着，指出這兩副卷製做的鋼硬均勻，是用鋼鐵精煉細卷而成的。在座的賓客點頭稱是，或心裏不相信也不表現出來。李皋說： "諸位不一定相信。請取來食盤  
一用。"待食盤取來後，李皋親自挑選出特別平整的食盤，將兩卷重疊置放在食盤上，讓人將食油頃入卷中，直到注滿爲止。油一點也沒有滲漏出來，是以證明卷與食盤相合得一點縫隙沒有。李皋說："這兩付羯鼓卷定然是開元、天寶年間，向朝廷供奉的御卷。不然沒有這麼高質量的好卷。"李皋問獻卷的這位知識人："你這兩付卷從哪裏得到的？"獻卷人回答說："我的先人在黔中，從當年玄宗皇帝的大太監高力士家得到的。"衆位賓客幕僚這才佩服曹王李皋的眼力。

李琬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亦能之。調集至長安，居務本里。嘗夜聞羯鼓，曲頗工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戶極卑隘。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一本作耶婆娑雞）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者張儒入長安，其家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尋之，竟無結尾之聲，因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即曲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娑雞當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皆盡。（如柘枝用渾解，甘州用急瞭解之類也，明錄本急了作吉子）工泣而謝之。即言於寺卿，奏爲主簿。後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出《羯鼓錄》）

【譯文】

唐代宗廣德年間，蜀人，前雙流縣丞李琬也能擊奏羯鼓，朝庭將他上調到京都長安，住在務本里。有一天夜裏，李琬忽聞羯鼓聲，曲調非常工穩絕妙。於是踏月循聲尋去，走到一幢小院，院門朽舊狹隘。叩門進入院內，對擊鼓的人說："你擊的曲子不是耶婆色雞嗎？雖然擊奏得極準確，怎麼沒結尾呢？"擊鼓的人大爲喫驚，說："你一定也是個懂得音律的人。爲什麼沒有結尾，我也不知道。我本是太常府裏的一個工匠，擊鼓這門技藝是祖父傳給我們的。我特別能擊剛纔這首曲子。近來，因爲張儒進入京都長安，我們全家流散，父親失落在河西，這首曲子的曲譜也丟失  
了。現在我查找了幾本舊曲譜，來找尋這曲鼓曲，竟然沒有結尾的譜子。因此才夜夜擊鼓尋索。"李琬問："曲子的意思盡沒有哇？"擊鼓人說："意已經盡了。"李琬說："意思盡了也就是曲子盡了。你又上哪找去呢？"擊鼓人說："怎奈鼓聲未盡啊！"李琬說："這話是啊。鼓曲中有這樣的，須用它曲解，方能使鼓聲結束。耶婆娑雞這首鼓曲，當用屈柘急遍解，就可以了。"擊鼓人象李琬教的那樣再擊奏一次，果然相諧合，聲盡意也盡。擊鼓人感激得流着眼淚向李琬致謝。第二天，立即報告太常府寺卿。太常寺卿聽了擊鼓人的報告後，向朝庭奏請讓李琬任主簿，朝庭批准了。後來，李琬連續升遷到太常少卿宗正卿。

杜鴻漸

代宗朝，宰相杜鴻漸亦能羯鼓。永泰中爲三（按羯鼓錄三下有州字）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李琬有削杖者在蜀，一杖獻鴻漸。鴻得之，示與衆曰："此尤物也，當衣衾中收貯積時矣。"匠曰："某與脊溝中養者十年。"及出（出字原闕，據羯鼓錄補）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驛路入漢川矣。自西南來，始會嘉陵江，頗有山水景緻。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悰（明抄本悰作亞。）輩登驛樓望江月。行酒宴語曰："今日出艱危猜迫，外即不辱命於朝廷，內即免中禍於微質。即保此安步，又瞰此殊境，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所得杖奏數曲。四山猨鳥，皆驚飛噭走。從事悉異之曰："昔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耶。"鴻漸曰："若某於此，稍曾致力，猶未臻妙，尚能及是。況至聖御天，（御天原作遇夫，據羯鼓錄改）賢臣考樂，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別墅近花巖閣，每遇風景清明，即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牧於川下，忽數頭躑躅不已，某不謂之以鼓然也。及止鼓亦止，復鼓之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仰首，若有所聽。少選，又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無難矣。近士林中無習之者，唯僕射韓皋善，亦不甚露。爲鄂州節度使時，聞於黃鶴樓一兩習而已。（出《羯鼓錄》）

【譯文】

唐代宗李豫當朝時，宰相杜鴻漸也能擊奏羯鼓。永泰年間，杜鴻漸擔任三州副元帥兼領西川節度使。到成都，太常少卿李琬爲父母居喪時使用的喪杖還在蜀中老家，送給杜鴻漸一根。杜鴻漸得到後，拿出來給衆位幕僚賓客觀賞，說："這是很難得的東西啊。它大概在衣、被裏存放多年了。"一木工說："我在脊溝中養了一根杖，養了十年了。"待到離開蜀地，到了利州西邊邊界，就可以看到嘉驛大道蜿蜒進入漢川了。又有一條江水流入嘉陵江中，此地山川很可以讓人觀賞。是夜，月夜皎潔，山川空濛，杜鴻漸與從事楊炎、杜悰等人登上驛樓欣賞江月，邊飲酒邊說："現在，我們從艱難危險疑忌迫害裏走出來。對國家來說，我們此去不會辜負朝廷對我們的希望，對我們個人來說，可以免除因爲微小的過失而帶來的禍患。既保證了我們的平安，今晚又能觀賞到這麼好的美景，我們怎麼能不自我慶賀一下呢？"於是，命令隨身僕僮取來羯鼓與檀板、笛子。杜鴻漸親自用李琬家人送給他的喪杖製成的槌杖擊鼓，演奏了幾支鼓曲。四外山中的猨猱、鳥雀聽到鼓聲後，鳴叫着飛散奔跑。隨同的從事都大爲喫驚，說："只有古時候的夔曠擊奏搏拊時，羣獸在院中起舞。但這畢竟是很遙遠的傳說了。"杜鴻漸說："象我剛纔在這兒只是稍稍用點力氣，擊奏出的鼓聲還未達到完美的程度，就有這樣的效果。何況象夔曠這樣的樂聖擊奏的是天樂，鳥獸聽到樂聲飛翔奔走舞蹈，這種事情是很可能會有的。"杜鴻漸又講出一件事："這個地方有座別墅，它近旁有一座花巖閣，每當風清景明的時候，我登閣擊奏羯鼓。當時，山坡下面散放着一羣羊，忽然有幾頭羊來回不停地走動。我還沒有想到這是羯鼓聲使它們這樣的。待看到羊停止不走了正是我停止不擊鼓的時候；待我再擊鼓，羊又跟着走動時，於是我忽疾忽緩、忽高忽低變化節奏地敲擊羯鼓。再看山下走動的羣羊都在跟着我的鼓聲節奏地變化而變化。不一會兒，有兩隻狗從它的家門走出來吼叫了幾聲。等走到羊羣旁邊，漸漸不吼叫了，仰起脖頸似乎在聽鼓聲。又過了一會兒，這兩隻狗開始轉動脖頸，搖擺尾巴，這不是隨着鼓聲蹈舞起來又是什麼呢？近些年來，在知識人圈中很少有學習擊奏羯鼓的人了。唯有僕射韓皋擊得一手好羯鼓但他藏而不露，很少見他擊過。只是在他任鄂州節度使時，聽說在黃鶴樓上擊奏過一二次而已。"

銅鼓

蠻夷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以來。爐鑄之妙，實爲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貞元中，驃國進樂，有玉螺銅鼓。（玉螺皆螺之白者，非琢玉所爲也）即知南蠻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譯文】

少數民族的樂器中，有銅鼓。銅鼓的形狀很象腰鼓，一頭有面，鼓面圓約二尺來的。鼓面與鼓身相連，全是用銅鑄成。銅鼓身上都飾着花紋，有花、草、蟲、魚等各種動植物的形狀。銅鼓通體上下薄厚均勻，約二分厚。可見它鑄造得非常精妙奇巧。銅鼓敲擊發出的聲音異常響亮，就象鼉鳴。唐德宗貞元年間，驃國向朝庭進獻樂器，其中有玉螺銅鼓一隻。由此可以知道：南方少數民族的頭領家中，都有這種銅鼓啊。

張直方

鹹通末，幽州張直方貶龔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銅鼓。滿任，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爲無用之物，遂舍延壽慶院，用大木魚懸於齋室。今見存焉。（並出《嶺表錄異》）

【譯文】

唐懿宗鹹通末年，幽州張直方被降職改任龔州刺史。他上任後，修整城牆，掘土時，挖出一面銅鼓。他任滿後，帶着這面銅鼓回到京城長安。途經襄漢認爲這面銅鼓沒有什麼大用，於是舍給延壽慶寺院，用一根大繩將它懸掛在齋室中，直到今天還掛在那裏。

鄭續

僖宗朝，鄭續鎮番禺日，有林藹者爲高州太守。有牧兒因放牛，聞田中有蛤鳴，（蛤即蝦蟆）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掘之深大，即蠻酋塚也。蛤乃無蹤，穴中得一銅鼓。其色翠綠，土蝕數處損缺。其上隱起，多鑄蛙鼉之狀。疑其鳴哈，即鼓精也。遂狀其緣由，納於廣帥，懸於武庫，今尚存焉。（出《嶺表錄異》）

【譯文】

唐僖宗臨朝時，鄭續鎮守番禺期間，有個叫林藹的人任高州太守。有一個牧童放牛時，聽到田地中有蛤蟆鳴叫。這個牧童去捕捉，蛤蟆跳入一個洞穴，越掘越深越大，原來是一個當地少數民族頭領的墳墓。蛤蟆已經逃得無影無蹤，卻見墓穴中一面銅鼓，顏色翠綠，有幾處讓土腐蝕得有些缺損。銅鼓上面凸着各種紋飾，多數都是金線蛙的形狀。人們懷疑牧童見到的那個鳴叫的蛤蟆，就是鼓精啊。於是，將這面銅鼓交給鄭續，並講述了得鼓的經過。鄭續將這面銅鼓懸掛在武器庫內，到今天還存在。

琵琶

羅黑黑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撥倍粗。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歎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太宗時，西域國進獻給朝廷一個胡人彈奏一手好琵琶，當場彈奏一曲。胡人的弦撥，比一般的琵琶粗一倍。太宗皇帝每次都不願意胡人勝過國人，於是在宴請來朝見的這位胡使時，暗中將羅黑黑藏在隔帷後面，讓她偷聽這個胡人彈奏琵琶。當胡人彈奏完一遍後，唐太宗對胡使說："這隻曲子，我宮中也有人能彈奏。"於是取過來大琵琶，放在帷幕下邊，讓羅黑黑當場彈奏剛纔胡人彈奏的這支曲子，不漏一個音符。胡使問："皇上，彈奏琵琶的這位姑娘就是您的宮女嗎！"驚歎着告辭。西域各族胡人聽到這個事情後，立即有幾十個國家歸降了唐朝。

裴洛兒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所謂抽琵琶是也。（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太宗貞觀年間，彈琵琶的能手裴洛兒第一個停止使用彈撥而用手指來彈奏琵琶，就是現在人們說的抽琵琶。

楊妃

開元中，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其槽邏皆桫檀爲之，溫潤如玉，光耀可鑑。有金縷紅文，影成雙鳳。楊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悽清，飄如雲外。而諸王貴主，自虢國以下，競爲貴妃琵琶弟子。每受曲畢，皆廣有進獻。（出《譚賓錄》）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宮中女官白秀貞出使蜀地歸來，得到一隻琵琶進獻給楊妃。這隻琵琶的槽邏是桫檀木作的，象美玉一樣溫潤晶瑩，光潔得可以當鏡子照人。上面有金縷紅紋，呈雙鳳圖案。楊妃經常懷抱着這隻琵琶在梨園彈奏。聲音清麗悽宛，就象從雲外飄來的似的。諸位王公公主，虢國夫人以下，爭着作楊妃的弟子，跟她學習琵琶。楊妃每教授一支曲子，都能收到很多進獻的禮品。

段師

古琵琶弦用鵾雞筋。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弦。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出《酉陽雜俎》）

【譯文】

古時候，用鵾雞筋作琵琶弦。唐玄宗開元年間，段師能彈奏琵琶，改用皮弦。賀懷智用破撥的方法彈奏，不能奏成樂曲。

漢中王瑀

漢中王瑀見康崑崙彈琵琶，雲琵聲多，琶聲（琶聲二字原缺，據傳載補）少，亦未可彈五十四弦大弦也。自下而上謂之琵，自上而下謂之琶。（出《傳記》，明抄本作出《傳載》）

【譯文】

漢中王李瑀，觀看康崑崙彈奏琵琶，說："你彈奏的琵音多，琶音少，也未彈五十四弦大弦啊。"自下而上彈撥叫琵，自上而下彈撥叫琶。

韋應物

韋應物爲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之亂，得國工康崑崙琴瑟琵琶。至是送官，表進入內。（出《國史補》）

【譯文】

韋應物在蘇州任刺史時，有一位下屬，在建中之亂中得到國手康崑崙的琴、瑟、琵琶。後來送交官府，韋應物爲他向朝廷進表，送入皇宮大內。

宋沇

宋開府孫沇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二卷，德宗覽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孫，遂召賜對坐，與論音樂，喜。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有舛誤乖濫，悉可言之。"沇曰："容臣與樂官商榷講論，具狀條奏。"上使宣徽使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然後奏進，樂工多言沇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又瞶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宣召見。對曰："臣年老多疾，耳實失聰。若迨於音律，不至無業。"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稟舒遲，衆工多笑之。沇顧笑，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即指一琵琶雲："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間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雲：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駭焉，令主者潛伺察之。既而琵琶者爲同儕告訐，稱其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即今按鞠，遂伏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轉加欽重，面賜章服，累召對。每令察樂，樂工悉惴恐脅息，不敢正視。沇懼罹禍，辭病而退。（出《羯鼓錄》）

【譯文】

宰相宋璟的孫子宋沇對音律學很有造詣。唐德宗貞元年間，宋沇進獻樂書二卷，唐德中讀後很是讚賞。又得知宋沇即是宋璟的孫子，於是詔見宋沇進宮坐在對面，跟他談論音律，談得非常高興。過了幾天，德宗皇帝又召見宋沇到宣微院，讓樂工們奏樂給他聽。說："有錯誤不符合音律的地方，你儘可以說出來。"宋沇說："請允許臣與樂工們商討議論後，列出條條來給您看。"德宗皇帝聽了後，指派宣微院和宮內教坊的樂官參加討論。幾天以後，一些參加討論的樂官進奏德宗，說宋沇並不懂得樂理，不通曉節拍，他還有眼疾。因此，不能用這樣的人評論音律。德宗皇帝感到詫異，又召見宋沇詢問。宋沇回答說："臣我的確年老多病，耳朵也確實聾了。但是在評論音律方面，我還是可以做些事情的。"德宗皇帝又讓樂工們演奏，一曲終了，詢問宋沇："這次他們演奏得有什麼長處與錯誤的地方？"宋沇好半天也沒有說出子午卯酉來。在坐的樂工有很多人都譏笑宋沇。宋沇看到樂工們譏笑他，立刻怒容滿面，回答德宗皇帝說："演奏得雖然很精彩，但是演奏的樂工中間有不適合再在這兒幹下去的人。"德宗皇帝驚異地問："都是哪些人？"宋沇即指着一個演奏琵琶的樂工說："這個人犯下了大逆不道的罪刑，不久就會受到法律制裁的。因此，不適宜在皇上面前演奏。"又指一個吹笙的人，說："這個人的靈魂已經出竅了，現在正在一片墓地上閒遊。這樣的人更不能侍奉在皇上身邊。"德宗皇帝聽了後，大爲震駭。命令主管人暗中察看這兩個人。過了沒多久，彈奏琵琶的那個樂工，同事告發他在六七年前，他父親無緣無故就上吊死了，如今已被拘捕，並已認罪伏法。那個吹笙的樂工整天憂愁不喫飯，過了十多天果然死了。德宗皇帝更加敬重宋沇，當面賜與他赤、白相間，繡有日、月、星、辰的禮服。並屢次召見宋沉跟皇上對坐。每次讓宋沇審察演奏，樂工們都惴惴不安，斂聲屏氣，不敢正視宋沇。宋沇看到這種情形，怕遭至禍患，於是藉着身體有病爲由，引退了。

皇甫直

蜀將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弦，再三奏之，聲尤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切調蕤賓，夜復鳴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跳，及下弦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泥，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蜀將皇甫直善於識別音律。他敲擊陶器，便能判斷出這件陶器是哪年哪月燒製的。他尤其喜愛彈奏琵琶。唐憲宗元和年間，皇甫直譜寫了一支曲子，乘涼時，在水塘旁邊彈奏。本來曲子用的是黃鐘陽律，彈奏出來的琴聲卻入到蕤賓陽律去了。他調絃，再三彈奏，發出的樂音還是蕤賓。皇甫直特別疑惑不解，心中暗自認爲：這恐怕是不祥的徵兆啊。隔了一天，皇甫直又在池塘旁邊彈奏這支曲子，聲音跟前天一樣。他試着在別處彈奏，就又是黃鐘陽律。皇甫直急於調去蕤賓，當天夜晚又在池塘邊調試不停。忽然覺得靠近岸邊的水波在湧動，有個東西激撲着水波象魚在水中跳躍。待到他松下琴絃就沒有聲息了。於是，皇甫直召集莊客從池塘裏往外車水。將池塘的水車幹了又挖泥，折騰了好幾天，在塘泥下面深有一丈的地方，挖到一片鐵。這片鐵，原來是一隻古代磬類樂器中，名爲"方響"的蕤賓鐵。

王沂

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不復成曲。（出《朝野僉載》）

【譯文】

有個叫王沂的人，從打生下來到現在也沒接觸過弦、管等樂器。忽然有一天他在白天睡覺，一直睡到天黑透了，才醒過來。立即讓人拿過琵琶來彈奏，一氣彈了好幾支曲子。一支曲子名叫《雀啅蛇》，一支曲子叫《胡王調》，一支曲子叫《胡瓜苑》。人們都沒有聽到過，從來不知道有這些曲子。但是聽過王沂彈這些曲子的人，都被感染得不斷流淚。王沂的妹妹要跟他學習彈奏這些曲子，他教彈數聲，不一會又都忘了，再也彈不成曲子了。

關別駕

昭宗末，京都名娼妓兒，皆爲強諸侯所有。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祖原作宗，據明抄本改）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手（明抄本手作羊）不採桑乎。"關俛而奏之。及出，又爲親近者，俾其彈而飲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復有琵琶石潨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爲相國令狐綯見賞，俾與諸子渙、渢、連水邊作名。亂後入蜀，不隸樂籍，多遊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作歡，石潨以胡琴在坐非知因者，喧譁語笑，殊不傾聽。潨乃撲檀槽而詬曰："某曾爲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我聽，何其苦哉。"於時識者嘆訝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昭宗李曄末年。京都長安的一些有名的娼妓、歌妓，都讓勢力強大的諸侯們霸佔去了。憑着善彈琵琶而侍奉皇上的一位女樂工，雅號關別駕，小名叫小紅。後來成爲梁太祖的朱溫盤踞長安時，召見關別駕。關別賀趕到朱溫那裏，朱溫說："你這雙彈奏琵琶的手不能採桑吧。"關別駕殷勤恭謹地爲朱溫彈奏一曲。出來後，朱溫又讓關別駕給他的親信僚屬彈奏，並讓她陪着飲酒。關別駕從此心緒抑鬱，不久就死去了。還有一位叫石潨的彈琵琶能手，外號石司馬。他自己說早年曾被宰相令狐綯所賞識，讓他跟他的幾個兒子令狐渙、令狐渢等，在連水邊舉行樂會。石潨在安史之安後來蜀中，沒有加入官辦的樂團，經常奔走在達官貴人家，都待他象賓客一樣。一天，石潨跟幾位軍校一塊兒飲酒作樂。石潨給在位的軍校彈奏一曲琵琶，卻沒有人用心欣賞。滿座的軍校喧譁笑鬧，沒有一個人在聽他彈奏。石潨用手指疾拂一下架弦的槽格，大聲肆罵這些軍校們說："我曾經在朝中宰相令狐綯府上作過供奉，今天老子高興了，給你們這些臭當兵的彈奏一曲卻沒有人聽。唉，可憐我這個名傳京城的彈奏琵琶的國手喲！"當時，在座飲酒中認識石潨的人，沒有不爲他的遭遇而驚訝嘆息的。

王氏女

王蜀黔南節度使王保義，有女適荊南高從誨之子保節。未行前，暫寄羽服。性聰敏，善彈琵琶。因夢異人，頻授樂曲。所授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黃。有一夕而傳數曲，有一聽而便記者。其聲清越，與常異，類於仙家《紫雲》之亞也。乃曰，此曲譜請元昆制序，刊石於甲寅之方。其兄即荊南推官王少監貞範也，爲制序刊石。所傳曲，有《道調宮》、《王宸宮》、《夷則宮》、《神林宮》、《蕤賓宮》、《無射宮》、《玄宗宮》、《黃鐘宮》、《散水宮》、《仲呂宮》。商調，《獨指泛清商》、《好仙商》、《側商》、《紅綃商》、《鳳抹商》、《玉仙商》。角調，《雙調角》、《醉吟角》、《大呂角》、《南呂角》、《中呂角》、《高大殖角》、《蕤賓角》。羽調，《鳳吟羽》、《背風香》、《背南羽》、《背平羽》、《應聖羽》、《玉宮羽》、《玉宸羽》、《風香調》、《大呂調》。其曲名一同人世，有《涼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緣腰》、《莫靼》、《項（明抄本項作頃。疑當作傾）盆樂》、《安公子》、《水牯子》、《阿濫泛》之屬，凡二百以上曲。所異者，徵調中有《湘妃怨》、《哭顏回》。當時胡琴不彈徵調也。王適高氏，數年而亡，得非謫墜之人乎。孫光憲子婦（婦原作父。據明抄本改）即王氏之侄也，記得一兩曲，嘗聞彈之，亦異事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王建父子統治蜀中時，黔南節度使王保義，有個女兒嫁給荊南高從誨的兒子高保節。未嫁到荊南前，暫時身着道服。這位姑娘秉性聰慧，彈一手好琵琶。王氏女在穿道服期間，夢見有異人頻頻向她傳授樂曲。傳授她樂曲的人，從形貌上看，有的是道士，有的是俗人。他們穿的衣裳有的是紫色，有的是黃色。有時一個夜晚傳授她好幾支樂曲，有的樂曲聽一遍就能記住。這些樂曲，都聲音清麗，超凡脫俗，跟平常的樂曲不一樣，有點象仙家《紫雲》一類的樂曲。這些人還告訴王氏女，說："這些曲譜請元昆作序，刊刻在甲寅方向的石上。王氏女的兄長就是荊南推官少監王貞範，是他給這些樂曲作序刻石的。傳授給王氏女的樂曲宮調有《道調宮》、《王宸宮》、《夷則宮》、《神林宮》、《蕤賓宮》、《無射宮》、《玄宗宮》、《黃鐘宮》、《散水宮》、《仲呂宮》。商調有《獨指泛清商》、《好仙藥》、《側商》、《紅綃商》、《鳳抹商》、《玉仙商》、角調有《雙調角》、《醉吟角》《大呂角》、《南呂角》、《中呂角》、《高大殖角》、《蕤賓角》。羽調有《鳳吟羽》、《北風香》、《背南羽》、《背平羽》、《應聖羽》、《玉宮羽》、《玉宸羽》、《風香調》、《大呂調》。它的曲名同人世間的曲名相同。有《涼州》、《伊州》、《胡州》、《甘州》、《緣腰》、《莫靼》、《項盆樂》、《安公子》、《水牯子》、《阿濫泛》等，共二百餘支曲子。所不同的是，徵調中有《湘妃怨》、《哭顏回》。當時琵琶、忽雷等胡人樂器，一般不彈奏徵調。王氏女嫁到高家後，過了幾年就去世了。這位王氏女，大概是因爲觸犯了天條而被貶降到人間的仙人吧。後人孫光憲兒子的妻子，就是王氏女的侄女。她也曾記得這些曲子中的一兩首，曾有人聽她彈奏過。這也是一件奇異的事情啊！

五絃

趙闢

趙闢彈五絃，人或問（或問原作聞無，據明抄本改）其術，闢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絃爲闢，闢之爲五絃也。"（出《國史補》）

【譯文】

趙闢這個人能彈奏五絃琴。有人向他求教彈奏五絃琴的方法。趙闢回答說："我彈五絃琴，開始時是神人在夢中傳授給我的，能發展到什麼程度則隨天意啊。我就象在浩淼無邊的空濛中，眼象耳、目象鼻，不知道五絃琴就是我趙闢呢，還是我趙闢就是五絃琴啊！

箜篌

徐月華

魏高楊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箜篌，爲明妃出塞之聲。有田僧起能吹笳、爲《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每臨敵，令僧起爲《壯士聲》，遂單馬入陣。（出《酉陽雜俎》）

【譯文】

魏時，高楊王雍，有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箜篌，彈的曲子是《明妃出塞》。還有一個僧人名叫田起，能吹鬍笳。他吹的曲子是《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征戰，每與敵對陣時，都命令僧人田起吹奏《壯士歌》。在這曲胡笳的伴奏聲中，崔延伯持戈單人匹馬躍入敵陣。

卷第二百六　　書一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隸書 章草 行書 飛白 草書 汲冢書

李斯 蕭何 蔡邕 崔瑗 張芝 張昶 劉德升 師宜官 梁鵠 左伯 胡昭　鍾繇　

鍾會 韋誕

古文

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雲："奎主文章，蒼頡仿象是也。"（出《書斷》）

【譯文】

按：上古文字，是黃帝的史官蒼頡創造的。蒼頡頭上長着四隻眼睛，能通神明。抬頭可以觀看到奎星環曲的形狀，俯身可以察看到龜甲上的紋理、鳥走過的足跡。他廣泛地採集世上衆生的圖象，美紋，把它們綜合在一起，就創造出來了文字，被後人稱作"上古文字"。《孝經》援引《神契》上的記載說："奎星掌管文字辭章，蒼頡模仿各種圖象才創造出來文字。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雲，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酆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並此也。以此官制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出《書斷》）

【譯文】

按：大篆，相傳是周宣王的太史官籀創造出來的。有人說："太史官籀（按：周時史官在殿柱下面侍立，因稱柱下史。）首次改變上古文，字，有同有異，被稱爲篆。篆，傳的意思。傳播它的道理、規律，可以推及到無窮無盡的事物中去。甄酆審定六書，第三就是篆書。八體書法，第一就是大篆。又見《漢·藝文志》、《史籀》十五篇，都是這麼解釋的。根據這些、官府統一制定成冊，用它來教授人，稱爲《史書》，一共收進去九千字。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體異。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出《書斷》）

【譯文】

籀文，相傳是周朝的太史官史籀創造的。與古文、大篆小有差異。後來的人用史籀的名字稱呼它，就叫它"籀文"。《七略》上記載說：《史籀》，周朝時候史官教學兒童的書，與在孔子家牆壁夾層內發現的古文字體不一樣。甄酆審定六書時，第二種叫"奇字"的，就是籀文。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出《書斷》）

【譯文】

小篆，是秦國的丞相李斯創造的。李斯在大篆、籀文的基礎上，對原有文字進行了改造，增補。或增或減，或保留相同的，或將它有所變化，創作出一種新型的文字，叫"小篆"，又叫"秦篆"。

八分

按八分者，秦時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雲："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出《書斷》）

【譯文】

按：八分，是秦朝時上穀人王次仲創造的。王愔說："王次仲在古文字的範圍內，改造字形，去掉難寫難識的筆劃波勢而成。"漢章帝建初年間，又將隸草改作楷書，字形八分見方，稱爲標準楷書。始皇帝得到王次仲改革後的文字，見其字形簡略，緊急時用它來書寫，很是方便。特別高興。派使臣召見王次仲，三次召見王次仲都不到。始皇帝大怒，命手下人將王次仲逮捕，用檻車押到咸陽。途中，王次仲化作一隻大鳥展翅飛去。

隸書

按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系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出《書斷》）

【譯文】

按：隸書，是秦時下邽人程邈所創造。程邈，字元岑，起初任縣令，獲罪，始皇帝將他囚禁在雲陽監獄中。程邈在獄中集中精力，花費十年的時間研究文字。他將小篆字形由圓縮成狹方，創造出隸書三千字，上奏始皇帝。始皇認爲改造的比較好，起用程邈爲御史。又因爲當時的秦國奏事煩多，篆書難寫而改用隸書。因程邈坐過牢獄，故此稱他創作的這種文字叫"隸書"。

章草

按章草，漢黃門令史史游所作也。衛恆、李誕並雲："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雲："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雲：（雲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元帝（帝原作章，據明抄本改）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出《書斷》）

【譯文】

按：章草，是漢朝黃門令史史游創造的。衛恆、李誕說："漢初就有草書，不知道首創的人是誰？"蕭子良說："章草，是漢齊相杜操，首先改用藁法書寫的。"蕭子良的這種說法不正確。王愔說："漢元帝時，黃門令史史游一次書寫的一篇緊急的奏章，不按隸書一筆一劃的方體書寫，而是急促草率地寫出來。"漢朝人性情簡惰，於是章草這種書法漸漸流行起來。

行書

按行書者，後漢隸川劉德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變，（變原作僞，據明抄本改）務從簡易，相聞流行，故謂之行書。王（王原作雲，據明抄本改）愔雲："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鍾元常善行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王獻之，並造其極焉。"（出《書斷》）

【譯文】

按：行書，是後漢隸川劉德升創造的。行書即正楷稍稍有些變化，着眼在簡便容易。這種書法出來後，人們相互傳遞，很快流行開了。王愔說："晉朝以來，習練書法的人多數以行書聞名。鍾元常就擅長行書。後來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二人同時達到行書的極至啊！"

飛白

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雲："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雲："飛白、八分之輕者。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出《書斷》）

【譯文】

按：飛白，是後漢左中郎蔡邕創造的。王隱、王愔說："飛白是由楷體變化而來的。原來是爲宮殿題寫匾額用的，筆勢遒勁，字形輕微不滿、名叫'飛白'。"王僧虔說："飛白，八分字輕書而成。李邕在鴻都門，見匠人用蘸着白粉土的掃帚刷寫匾額而受到啓發創造出來的。"

草書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雲，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蓋今之草書是也。"（出《書斷》）

【譯文】

按：草書，是後漢隱士張伯英創造的。梁武帝《草書狀》說："蔡邕講，從前秦朝時候，諸侯紛紛割據一方，互相爭奪勢力範圍，因此戰事頻繁，插着羽毛的檄文急相傳遞，望着烽火臺上烽煙的指示，信使騎着驛馬急馳。這樣，認爲隸書難寫，不能救急，於是草書赴急，就是現今的草書。"

汲冢書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淮，出《春秋後序》《文選》中注。）（出《尚書故實》）

【譯文】

汲冢書，是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的一個農夫，從一座古墓中得到的。蘸漆書在竹簡上面，字形象蝌蚪，雜寫經史，與現今的版本校驗，有很多地方不一樣，也有很多地方相同。這個農夫叫彪淮。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能譯。今刪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爲小篆。"斯善書，自趙高以下，鹹見伏焉。刻諸名山，碑璽銅人，並斯之筆。書秦望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人，替吾跡焉。"（出蒙恬《筆經》）斯妙篆，始省改之爲小篆，著（著原作者，據明抄本改）《蒼頡篇》七章。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醨。則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況也。古文可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三古爲實，草隸爲華。妙極於華者羲、獻，精窮其實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壁，琢而爲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及秦望等碑，並其遺蹟。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李斯書，知（明抄本知作如）爲冠蓋，不易施乎。（出《書評》並出《書斷》）

【譯文】

秦丞相李斯說："上古時期創造出大篆，很是流行，但是這種文字距離現在太古遠了，很多人都不能認識它們。今人對大篆進行了整理、改造、刪去筆劃結構繁蕪的，保留下來合理的，參照着創造出來小篆這種文字。"李斯擅長書法。自宰相趙高往下，都佩服他。他的字刻在各個名山上。碑古、印璽、銅人上刻字，也都出自李斯的手筆。李斯曾書刻秦望紀功石，說："我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人代替我的手跡。"李斯知道大篆的精微，才曉得怎樣將它改造成小篆，著有《蒼頡篇》七章。雖然，古代帝王都研究文字，最終還是用文字的使用取代了對文字的研究，這樣，對文字的研究與改造也漸漸淡薄了。上古時期三皇結繩記事，中古時期五帝畫形爲書，下古時期三王肉刑。這些，都讓李斯在改造文字時作比較、參考。古文字是上古時期的文字。大篆是中古時期的文字。小篆是下古時期的文字。三古時期的文字是實。草隸是華。將文字的華美髮展到極至的是晉時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而精心研究、深入探討得文字的實質與精髓的，是史籀與李斯。始皇帝用和氏璧琢成帝王之印--玉璽，命令李斯刻石爲文記載這件事情。今天尚在的泰山、嶧山以及秦望等碑，都有關於這件事的記載，也成爲了傳世的國寶，百世後人書法的楷模。李斯小篆字形出神入化，大篆結構精妙無比。李斯的書法可以說是歷代書法的魁首，卻不容易學習、仿效。

蕭何

前漢蕭何善篆籀。爲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何使禿筆書。（出羊欣《筆陣圖》）

【譯文】

前漢時的蕭何擅長書寫大篆。前殿建成後，慎思了三個月，爲的是給它題書匾額。書成後，來觀看題書的人如流水。蕭何是使用禿筆題寫的匾額。

蔡邕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儀容奇偉，篤孝博學，能畫善音，明天文術數。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今古。又剏造飛白，妙有絕倫。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女琰甚賢，亦工書。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並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時，乃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伯喈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自書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出羊欣《筆法》）蔡邕書，骨氣風透，精爽入神。（出袁昂《書評》並出《書斷》）

【譯文】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身材高大偉岸，相貌英俊不凡，而且非常孝順，知識淵博。既能繪畫又通曉音律。天文術數無所不通，而且寫一筆好字。他的篆書、隸書，可稱得上是絕世之作。蔡邕尤其善於書寫八分字，字形結構多變化，深得其中的靈妙。古往今來，沒有人能超過他。蔡邕又創造了飛白字體，精妙絕倫。他書寫的八分飛白出神入化，大、小篆書達到神妙的境界。蔡邕有個女兒叫蔡琰，很是賢慧，也會書法。蔡邕去嵩山學習書法，在一個石室裏得到素書一部，八角放光，用篆書記載着李斯、史籀書法用筆的態式、構造。蔡邕得到這部書後，高興得一天沒喫飯，大喊大叫，象面對着許多人似的。蔡邕將這部書研讀了三年，深得書中的精奧，使他的書法達到極高的造詣。蔡邕親手書寫《五經》，放在太學中，去觀賞的人象集市上的人一樣多。蔡邕的書法，風骨不凡，氣韻靈動，超凡脫俗，是神妙的藝術品。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練，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也。袁昂雲："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出《書斷》）

【譯文】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他曾祖叫崔蒙，父親叫崔駰。崔瑗爲官一直升任到濟北的宰相。他寫的文章舉世聞名。尤其寫一手好草書。崔瑗的草書師於杜度，筆劃精微，善於變化，象金子經過百鍊，如美玉麗姿天成，造詣超過他的老師杜度，只是過於追求媚俗，有些浮華。袁昂說："崔瑗的書法象高峯阻日、孤松一枝，鶴立羣峯之首。"王隱稱崔瑗爲"草賢"，說他章草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小篆臻於妙境極至。

張芝

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章草，又善隸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又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伯英章草行入神，隸書入妙。（出《書斷》）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出袁昂《書評》）

【譯文】

張芝字伯英，生性就熱愛書法。他家裏做衣服用的布帛，都先用來練習書法然後再蒸蒸洗染。張芝擅長寫隸書，尤其擅長寫章草。韋仲將稱他爲"草聖"，說"崔肉張骨"稱讚張芝草書風骨的不凡。張芝書寫章草已達極至，出神入化。他急着寫章草時可以一筆書個"章"字。他的隸書也功夫到家，達到神妙的程度。張芝的書法，如同漢武帝愛好道家，已達到空靈慾仙的程度。

張昶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黃門侍郎，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出《書斷》）

【譯文】

張昶字文舒，是張芝的三弟。官任黃門侍郎，尤其擅長書寫章草。他書法的風格跟張芝相近，當時人稱他爲"亞聖"。張昶章草和八分的功夫已達神妙的境界。他還能書隸書。

劉德升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世以造行書擅名。即以草剏，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狎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出《書斷》）

【譯文】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漢末桓帝、靈帝時代，因創造行書字體而聞名。雖然是剛剛開始創造的一種字體，也很漂亮。書法風流婉約，是當時僅有的一家。胡昭、鍾繇的書法，都師法於劉德升。世上人說："鍾繇善行狎書，就是這個緣故。而胡書字體肥，鍾書字體瘦，他們都從劉德升的書法裏汲取了長處。

師宜官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者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滅之。後爲袁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出《書斷》）

宜官書，如鵰翅未息，翩翩自逝。（出袁昂《書評》）

【譯文】

師宜官，南陽人。漢靈帝喜愛書法，徵召天下善書法的人集於鴻都門，約幾百人。這些人中，師宜官的八分書法是最好的。大的，一個字的直徑長丈；小的，在寸方的一片竹簡上，可書寫一千個字。師宜官恃才傲物、好飲酒。有時空手去酒店，在酒店的牆壁上書字出售，招來許多人圍觀。若賣給他酒，可以多出售給你幾個字。否則就剷掉牆上的字。後來，爲袁術製作鉅鹿耿球碑。袁術立的碑，師宜官書寫的文字。

師宜官的書法，如鵾鵬展翅未收，凌空而降，翩翩落下。

梁鵠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書知名，舉孝廉爲郎，亦在鴻都門下，遷選部郎。靈帝重之。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爲勝宜官也。於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爲小字，鵠宜爲大字，不如鵠之用筆盡勢也。（出《書斷》）

【譯文】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年時就愛好書法，拜師宜官爲老師。梁鵠因爲擅長書寫八分而聞名，被舉薦爲孝廉也被漢靈帝召在鴻都門下任侍郎升任選部郎。漢靈帝很看重梁鵠。魏武帝曹操也非常喜愛梁鵠的書法。常將他的條幅用釘釘在牆上，或懸掛帳中。曹操認爲梁鵠的書法勝過他的老師師宜官。當時，邯鄲淳也學得王次仲的八分書法。邯鄲淳擅長寫小字，梁鵠擅長寫大字。邯鄲淳運筆不如梁鵠有氣勢。

左伯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已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雲："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聲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出《書斷》）

【譯文】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別擅長書寫八分，名聲與毛弘並列，稍遜於邯鄲淳，東漢末葉名聲鵲起，又能在紙上書寫。秦滅漢興，有紙代替竹、木簡書寫。到漢和帝時，蔡倫改進了造紙的技術，此後製出的紙更適於書寫了。左子邑進一步發展了蔡倫的造紙技術。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上說："左子邑制的紙，美妙有光。韋仲將製作的墨，在這種紙上書寫，墨黑如漆；張伯英制作的筆，在這種紙上書寫，盡意窮聲，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種絕妙的好紙離現在太久遠了，久遠得沒法得到它。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少而博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籀書，真行又妙。衛恆雲："胡昭與鍾繇，並師於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跡，動見模楷。"羊欣雲："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張華雲："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勖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可謂宿士矣。"（出《書斷》）

【譯文】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少年時就學識廣博。胡昭不追求名利，不愛虛榮，有齊叔、伯夷與商山四皓的氣節。他能書籀文，尤其擅長書寫真行。衛恆評論說："胡昭與鍾繇都拜劉德升爲老師，都擅長書寫草行。然而胡昭書法體肥，鍾繇書法體瘦。二人留下的墨跡，都堪稱後人效仿的楷模。"羊欣評論說："胡昭字得到張芝書法的風骨，索靖字得到張芝的形態，韋誕字得到張芝書法的結構筋脈。"張華評論說："胡昭擅長書寫隸書。茂先和荀勖共同整理胡昭書寫過的筆記、典籍。又專開書法這門功課，招收弟子教授他們。讓這些弟子師法鍾繇，胡昭的書法。由此看來，胡昭堪稱一代名士。"

鍾繇

魏鍾繇字元常。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槌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筆更妙。繇精思學書，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筆陣圖》）

繇尤善書（明抄本無書字）於曹喜、蔡邕、劉德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人於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書，則羲之、獻之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也。太和四年薨，迨八十矣。（矣原作年，據明抄本改）元常隸行入神，草八分入妙。（出《書斷》）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實亦多奇。（出袁昂《書評》）

【譯文】

魏時人鍾繇，字元常。小時候跟隨劉勝去抱犢山，學習三年書法。鍾繇常跟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人一起談論書法。一次，鍾繇向韋誕借《蔡伯喈筆法》看看，韋誕沒有借給他。鍾繇生氣捶胸，口吐鮮血。魏太祖取出五粒靈丹讓他服下，救了他一條性命。韋誕死後，鍾繇命人盜掘他的墳墓，終於得到了這部《蔡伯喈筆法》。從此，鍾繇的書法日見長益，更趨精妙。鍾繇全神貫注地研習書法，有時躺在牀上用指書寫，常常將蓋在身上的被子穿破。有時上廁所，竟然忘記出來。他看到各種物件都想到書法，試圖將它們書寫，描畫下來。

鍾繇特別善於模仿曹喜，蔡邕、劉德升的書法。他的真書。可稱絕世佳品。剛柔兼備，點劃之間，往往書出神來之筆。可以說是幽深無際，古雅有餘，自秦漢以來的的諸位書家，沒有超過他的。就是古時候的一些帝王實施好的政治，給人間送去愛與關懷，廣結人心，象鍾繇這樣的書法名家也出現的不多。這都是奉行德行的結果啊！鍾繇的行書稍遜王羲之、王獻之。他的草書位列衛誕、索靖之下。論到他的八分書，前有魏武帝的泰山受禪碑。因此，鍾繇在書法中造詣最高的還是真書。鍾繇死於魏明帝太和四年，享年八十歲。鍾繇隸書、行書已達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八分草書也至臻妙品。現存有鍾繇遺留下來的書法珍品十二種，神筆巧運，奇品常見。

鍾會

鍾會字士季，元常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隸書。遂逸緻飄然，有凌雲之志。亦所謂"劍則干將鏌鋣焉。"會嘗詐爲荀勖書，就勖母鐘夫人取寶劍。兄弟以千萬造宅，未移居。勖乃潛畫元常形象，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勖書亦會之類也，會隸行草章草併入妙。（出《書斷》）

【譯文】

鍾會，字士季，鍾繇的兒子，擅長書法。鍾會的書法繼下父親鍾繇書法的風格，追求字形的結構，行書、草書都很漂亮，尤工隸書。他的書法風格，筆法飄逸，氣勢酣暢，字如其人有凌雲之志。即如人們常說："鑄劍就要鑄干將、莫邪那樣的寶劍。"一次，鍾會僞稱自己的墨跡爲荀勖寫的，兩位表兄弟發生爭執，就到荀勖母親鍾夫人那兒取劍欲動武，兩個人鬧得想分居另過。但是考慮建造一棟住宅得用去千萬吊錢，就未移居。荀勖悄悄畫舅父鍾繇的畫像，鍾會發現了，很受感動，表兄弟又言歸於好。荀勖的書法也是鍾家的風格。鍾會的書法行草，章草都很漂亮，是神妙的藝術品。

韋誕

魏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題署尤精。明帝凌雲臺初成，令仲將題榜。高下異好，宜就點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爲大字楷法。袁昂雲："如龍拿虎據，劍拔弩張。"張茂先雲："京兆韋誕、誕子熊、潁川鍾繇、繇子會、並善隸書。"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絝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然草跡之妙，亞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將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工書。子熊字少李（明抄本李作季。）亦善書。時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出《書斷》）

又云，魏明帝凌雲臺成，誤先訂榜，未題署。以籠成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榜題。去地二十五丈，誕危懼，誡子孫，絕此楷法。（出《書法錄》）

【譯文】

韋誕，字仲將，曹魏時京都地區人，太僕的兒子，爲官任到侍中。韋誕師張芝，兼學邯鄲淳的書法。他能書各種書法，尤其精通題署匾額。魏明帝築成凌雲臺，詔令韋誕題臺名，有一點寫得上下的位置不得當，因此，將韋誕用粗繩系身吊到臺上懸放匾額的地方，就地點正。韋誕感到很危險，恐懼異常。事後他告誡子孫，再不要習練大字楷法。

袁昂說："韋誕的書法如龍拿虎據、劍拔弩張。"張茂先說："京都地區的韋誕、韋誕的兒子韋熊、潁川鍾繇、鍾繇的兒子鍾會，都擅長隸書。"魏明帝青龍年間，洛陽、許昌、鄴三都，宮殿，亭觀剛剛落成。明帝傳下詔書，命令韋誕題署匾額，做爲永久的法度。發給他御用的筆墨，他都不使用。啓奏明帝說："蔡邕認爲自己能書，兼收斯、喜的書法精妙，不是細絹不隨便下筆。這就是想做好一件事，必須先準備好做這件事情的用品，工具。如果發給我張芝制的筆，左伯制的紙，和臣下自己制的墨，再加上臣下握筆的手，我就可以姿意書寫一丈那麼大的字，也可以在方寸小的地方寫下千言小字。然而寫出的文字的精妙程度，完全可以跟索靖相比美。"韋誕死於魏齊王嘉平五年，享年七十五歲。韋誕書寫隸書、章草、飛白筆法精妙，也能書小篆。他的哥哥韋康也工習書法。他的兒子韋熊也擅長書法。當時人們說：名書法家的兒子，不會有第二種事業的。"世人都讚美他們父子。又有一種說法："魏明帝修造成凌雲臺後，錯誤地先將匾額釘上，而沒有題寫"凌雲臺"三個字。發現後，用一隻大籠盛着韋誕，再用轆轤將籠吊上樓頂匾額處，讓他在上面題寫匾額，離地面有二十多丈高。韋誕驚懼萬分地題寫完匾額，回到家裏後，告誡他的兒、孫們，從此之後不要再練習大楷。

卷第二百七　　書二

王羲之 王獻之 王修 荀輿 謝安 王慄 戴安道康昕 韋昶 蕭思話 王僧虔　王融　蕭子云　蕭特　僧智永　僧智果

王羲之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祕？"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筆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祕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請，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兒之幼令也。父喜，遂與之。不盈期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涕流曰："此子必蔽吾名。"晉帝時，祭北郊文，更祝板，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文（說郛九二文作丈）人。"自言真勝鍾繇。羲之書多不一體，（出羊欣《筆陣圖》）逸少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逸少隸、行、草、章、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草。（出《書斷》）

又 羲之，書以章草答庾亮。示翼，翼見，乃嘆伏。因與羲之書雲，"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紙，過江顛沛，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旦見一老姥，把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比欲貨耶，一枚幾錢？"答雲："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五字。姥大悵惋雲："老婦（婦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舉家朝餐，俱仰於此，云何書壞。"王答曰："無所損，但道是王右軍書字，請一百。"既入市，人競市之。後數日，復以數扇來詣，請更書，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書表與穆帝，專精任意。帝乃令索紙  
色類，長短闊狹，與王表相似。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乃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後更相看，乃嘆曰："小人亂真乃爾。"羲之性好鵝，山陽曇忀村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書老子（老子原作屈，據明抄本改）《道德》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停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大以爲樂。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榧幾，至滑淨，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刮削都盡，兒還去看，驚懊累日。（出《圖書會粹》）

又 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嘗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公字原缺，據法書要錄補）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罷重熙、太原王（王字原缺，據法書要錄補）蘊叔仁、釋支遁道林、並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袚禊之禮。揮毫制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須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出《法書要錄》）

【譯文】

王羲之，晉朝人，字逸少，是王曠的兒子。王羲之七歲時就擅長書法。十二歲時，在他父親枕中看到一部前代人談論書法的書《筆說》，悄悄取出來讀，被他父親發現。父親問："你爲什麼偷看我的祕籍"羲之笑而不答。母親問："你看的是用筆法？" 父親見他年歲還小，恐怕他不能理會，對他說："待你長大成人，我教你書法。"羲之俯身下拜，說："爸爸，這本書法祕籍，現在就讓孩兒一用吧。等到成人再用它，那不是耽誤了孩兒幼年才華的發展了嗎？"父親大喜，於是將祕籍交給羲之使用。不到一個月的工夫，王羲之的書法就大有長進。王羲之的老師衛夫人見到這種情形，對太常王策說："羲之這孩子一定是正在讀用筆訣。近些日子，我看他的書法，很有些老成大器。"衛夫人激動得流着眼淚說："這孩子將來一定能遮住我的名聲啊！"晉帝時，更換祭北郊文的祝板。工匠們刻的字，王羲之書寫的，筆鋒入木三分。王羲之三十三歲書寫《蘭亭序》，三十七歲書寫《黃庭經》。書完後，空中有人語聲："卿的書法都感動了我，何況世人呢？我是天台文士真聖鍾繇！"王羲之的書法多數都不是一種字體。他擅長書草、書隸書、八分、飛白、章草行書，集諸家之精妙融爲一爐，自成一家。王羲之的書法千變萬化，是上天賦予他這種功力與才能。王羲之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出神入化，八分已入妙境。妻郗氏也寫一手好字。他有七個兒子，王獻之最出名。另外有四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均工草書。

又 王羲之，用章草寫一封書信回覆庾亮。庾亮收到書信後拿給庾翼看。庾翼對羲之的書法佩服不已，立即回書羲之說："我昔日收藏張芝的章草八幅，在去往江北的旅途流沛中不慎丟失，常常慨嘆妙跡永遠也再見不到了。忽然見到你的答家兄庾亮書，光彩照人，燦若神明，頓時彷彿我旅途中遺失的章草真跡重新出現在我的面前！"王羲之辭去會稽內使的職務，全家遷移到蕺山下居住。一天草晨，王羲之看見一位老太太拿着十多把六角竹扇去集市上出賣。王羲之跟老太太閒聊，說："這些扇子都想賣嗎？一把多少錢？"老太太說："二十文錢一把。"王羲之拿出筆來爲  
扇子題字。每把扇子上題寫了五個字，老太太惋惜地說："我們全家的早飯還靠這幾把扇子賣錢買米下鍋呢，你怎麼給我寫壞了？"王羲之說："不妨事的。你就說是王右軍題的字，賣一百文一把。"一到市上，人們都爭先恐後地搶着買。過了十多天，這個老太太又拿着一籃子扇子請王羲之題字，羲之笑笑，沒有再題。又有人說，王羲之曾有一次親自書一表獻給晉穆帝，筆墨酣暢，書隨人意，專一求精。晉穆帝看到這份表後，命人找到同樣顏色式樣的紙，長短寬窄裁成跟王羲之的書表一樣，讓張翼效仿王羲之的書體再寫一份表，題好名款後，用它來答謝王羲之。王羲之剛看到時沒發現什麼。待反覆地仔細玩後，感嘆地說："這是哪個無名小人仿效我的書法，簡直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了。"王羲之非常喜歡鵝。山陰曇忀村有一位道士飼養了十多隻白鵝。王羲之清早起來，專門駕着小船沿流駛去觀看這羣鵝。看了後非常高興，跟這位道士商量要買下這羣鵝。道士不肯賣給他。王羲之百般解釋說明他是如何如何喜愛這羣鵝，道士還是不賣。這位道士非常喜歡談道，早就想找人抄寫一部老子的《道德經》，抄寫經卷的白色細絹都早已置辦好了，但是沒有人能書寫。道士說："你若能親自爲貧道書寫老子的《道德經》各兩章，這羣鵝我全都白送給你。王羲之在道士那裏停留了半天，爲道士寫了他要所的《道德經》，用籠子裝着這羣白鵝回到家來，感到莫大的快樂。有一次，王羲之到他的一個弟子家去。弟子擺上一桌豐盛的酒菜宴請他這位老師，很讓他感動。王羲之想爲這位學生書留幾個字來表示酬謝，看見地上放着一隻新做的榧木小几，表面刨得光滑鋥亮。於是，他便在這隻小几上題寫了幾個字，草書、正楷各相一半。寫完了，王羲之告辭歸去。這個學生送他回到郡裏，待到返回自己家中時，發現他父親已經將老師的題字都刨去了，一個字也沒留下。事情過去好多天了，這位學生還懊悔不已。

又 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王羲之曾去遊賞陰山。同去的有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和王羲之的兒之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一人。這次出遊的目的之一是按民間風俗，舉行祓禊的儀式，去掉不祥與疾患。王羲之當場揮毫制序，興高彩烈地一揮而就。用的是蠶絲作的紙，鼠須制的筆。筆鋒遒勁健美而又清俊媚逸，堪稱絕代無雙的佳作。這篇序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中有重複出現的，都一字一體。其中"之"字重現的次數最多。這篇序文就是名傳古今的絕代墨寶《蘭亭序》  
。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尤善草隸。幼學於父，習於張芝。爾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和天矩。初謝安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靈雲臺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有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歲時學書，右軍從後潛掣其筆，不脫。乃嘆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與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尤直而寡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也。及論諸體，多劣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出《書斷》）

又 羲之爲會稽，子敬齣戲。見北館新白土壁，白淨可愛。子敬令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爲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勢好。日日觀者成市。羲之後見，嘆其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羲之於是作書與所親雲："子敬飛白大有，（按說郛九二有下多一進字）直是圖於此壁。"子敬好書，觸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紙械，着往詣子敬。便取械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略周，自嘆北來之合。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如是掣械而走。左右果逐及於門外，鬥爭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而已。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  
。爲子敬所知，往縣。入欣齋，著新白絹裙晝眠。子敬乃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出《圖書會粹》）

又 獻之嘗與簡文帝書十許紙。最後題雲，"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爲桓玄所寶。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撰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合爲一帙。嘗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沒於江。（出《法書要錄》）

【譯文】

王獻之，字子敬，尤其擅長書寫章草。幼年跟隨父親王羲之學習書法，後來專門學習張芝的章草。再後來改變先人的章法，另創新法，以心爲師，隨意爲之，暗合自然的法則。初時，謝安聘請王獻之任長史。晉安帝太元年間，宮中新建一座太極殿。謝安想讓王獻之給太極殿題寫匾額，做爲流傳萬代的墨寶。謝安覺得不好直接開口，於是跟王獻之講前朝的韋誕爲魏明帝題寫凌雲臺匾額一事暗示他。王獻之鄭重嚴肅地說："韋仲將是魏國的大臣，難道會有此事？假如有這樣的事，提出諸如須有張芝筆，左伯紙等條件，是他知道魏國的仁政不會長久了。怎麼知道不是逼使他這樣做的呢？"王獻之五六歲時學習書法，一次父親悄悄走到他身後用手拔他的筆，拔不下來，讚歎他說："這個孩子在書法方面，將來一定會成大名的。"於是，親手書寫《樂毅論》給王獻之，讓他效仿臨摹。王獻之很快就臨摹得達到以假亂真的極至。王獻之寫小楷，可以說是達到窮微入聖的境地。字的結構嚴緊慎密，一點也不比他父親王羲之差。至於大楷則特別僵直而少變化，不可跟他父親同日而語。唯有行書、草書造詣頗高，氣韻飄逸，很少有人能及得上他。其它各種書體，多數都遜於他的父親王羲之。總而言之，父子二人的書法就象兄長與小弟之間一樣，差距不大啊。王獻之隸書、行書、草書、章草、飛白五種書體，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是精妙的藝術品。他的八分字寫得也非常漂亮。

又 王羲之在會稽任內使時，王獻之鬧出過一次趣事。他看到北館新用白土刷的牆壁，白淨可愛。於是讓人拿來掃帚，蘸着泥汁，在白牆壁上書寫一丈那麼大的一個"一"字，筆峯蕭脫逸美，很有氣勢，天天有人來觀賞，如同鬧市。王羲之看到後，讚賞寫得漂亮，問是誰的手筆，人們告訴他是你的小兒子七郎獻之寫的。於是王羲之給親族寫信，說："子敬的飛白大有長進，相當於他在這牆壁上寫的。"王獻之喜好書法、有時也遇到奇事。有好事的公子，做成一個紙人，帶着它到王獻之那裏，讓王獻之在上面寫字。並說，他是特意從北面來跟他合作的。於是，王獻之在紙  
人上書寫了草書、正楷、飛白等各種書法。待到主體與兩袖都寫得差不多了時，這個少年覺得王獻之身邊的僕人要搶走這件紙人，拎起紙人就走。王獻之的僕人果然追趕到門外。兩方爭搶中，紙人已經撕裂，這個惹事少年只搶到一隻衣袖。王獻之去吳興。有個叫羊欣的男孩，他的父親羊不疑官任烏程縣令。羊欣這年才十五六歲，學習書法已達到一定的意境。王獻之聽說後，專程到烏程縣去看看這個愛好書法的男孩。進門後，看到羊欣大白天穿一條新做的白絹裙在牀上睡覺。王獻之沒有驚動他，取過來筆墨，在這男孩的白絹裙上和衣帶上書寫。羊欣醒來發覺後非常高興，將它們象珍寶一樣的收藏起來，後來把它進獻給朝廷。

又 王獻之曾給簡文帝書寫了十多張紙書，在末尾落款處題寫上："下官這些作品很合乎書法的法度，願您保存。"這些書法作品被桓玄視爲至寶。桓玄鍾愛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二人的書法作品，達到愛不釋手的地步。他編選的二王的絹和紙書作品，都是挑選正楷、行書中的上乘之作，結成一冊，經常將它放在身邊，不時拿出把玩欣賞。就在他南逃的途中，雖然行狀狼狽還將這些書法作品帶在身邊。直到他最後失敗，二王的這冊書法作品陪伴他一塊兒沉沒在江裏。

王修

王修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譽，年十六著《賢令論》。劉真長見之，嗟嘆不已。善隸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贊》與之。王僧虔雲："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歲。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藏（藏原作戲，據明抄本改）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隸行入妙，殷仲堪書，亦敬仁之亞也。（出《書斷》）

【譯文】

王修，字敬仁，是王仲祖的兒子，官至著作郎。王修少年時就有美善的聲譽。他十六歲就寫出來了《賢令論》。劉真長看到《賢令論》後，讚賞嗟嘆不止。王修擅長書寫隸書、行書。他曾經向王羲之求要書法墨跡，王書寫了一紙《東方朔畫贊》給他。王僧虔說："敬仁的書法已經將王羲之的精妙之處都學到手了。"王獻之每當看到王修的書法時，都驚歎地說："敬仁的書法進步特快，其勢咄咄逼人！"晉穆帝昇平元年，王修去世，年僅二十四歲。早先時候，王修的父親王導愛好鍾氏的書法，雖在喪亂流離中，猶在衣帶中藏着鍾氏書法的真跡，每每拿出來給人看。來到江南後，王導將鍾氏真跡送給了王羲之。後來王羲之又將它們送還給了王修。王修死後，他母親見到兒子生前非常喜愛這些墨寶，於是將它們放進王修的棺中陪葬。王修的隸書、行書達到神妙的境界。殷仲堪的書法，只比王修差些。

荀輿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出《尚書故實》）

【譯文】

荀輿能書法，曾書過狸骨方。王羲之臨摹過荀輿的狸骨方。今人稱它爲"狸骨帖"。

謝安

謝安字安石，學正於右軍。右軍雲："卿是解書者，然知（知原作之，據明抄本改）解書爲難。"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王僧虔雲："謝安入能書品錄也。"安石隸行草併入妙。兄尚字仁祖、萬石，（《法書要錄》萬石作弟萬字安石）並工書。（出《書斷》）

【譯文】

謝安，字安石，拜王羲之爲師。王羲之曾說："安石，你是剖解文字人，當然知道書法是件很難的事情。"謝安尤其擅長書寫行書，也象衛洗馬，是位風流名士，世人矚目。王僧虔說："謝安能進入能當者品錄啊。"謝安隸、行、草書都達到精妙的境界。他哥哥字仁祖、萬石，也擅長書法。

王慄

晉平南將軍後侍中王慄，右軍之叔父，工隸飛白，祖述張衛法。復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玩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跡猶在。（出《圖史異纂》）

【譯文】

晉平南將軍後侍中王慄，是王羲之的叔父，工隸書、飛白，仿效張芝、衛夫人書法，又得到索靖真跡七月二十六日書一紙，常常取出把玩欣賞。遭逢晉懷帝永嘉之亂時，王慄將這紙真跡折成四疊縫在衣內渡江。今人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到這張索靖真跡時，疊跡猶在。

戴安道康昕

晉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自書刻之。文既奇麗，書亦絕妙。又有康昕，亦善草隸。王子敬嘗題方山亭壁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爲謝居士題畫像，以示子敬，嗟嘆（嗟嘆原作嘆能，據明抄本改）以爲奇（奇原作川河，據明抄本改）絕矣。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臨沂令。（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書斷》）

【譯文】

晉朝人戴安道隱居鄉里，不出去做官。戴安道少年時，曾用白瓦屑、雞蛋汁，攪爲墨，寫製成一座鄭玄碑，自書自刻，文彩奇麗，字寫的也很絕妙。還有個人叫康昕，也擅長草書、隸書。王獻之曾爲方山亭壁題寫幾行字，康昕偷偷將它們改寫過。王獻之後來又經過這裏時，一點也沒有看出來。康昕又給謝居士的畫像題字，拿給王獻之看。王獻之認爲他的書法奇絕而讚歎不已。康昕，字君明，是外城人，官任臨沂令。

韋昶

晉韋昶字文林，仲將兄康字元將，涼州刺史之玄孫。官至潁川太守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狀貌極古。亦猶人則抱素，木則封冰，奇而且勁。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草書題榜，獻之固辭。及使劉瑰以八分書之，後又以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名，以爲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知是書也。"又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嘆爲絕世。義熙末卒，年七十餘。文體古文、大篆、草書併入妙。（出《書斷》）

【譯文】

晉朝人韋昶，字文林，是韋誕的哥哥涼州刺史韋康的玄孫，官至潁川太守散騎常侍。韋昶擅長書寫上古文字、大篆及草書，字形極古拙，就象人返樸歸真。保持淳樸的本質，象木讓冰凍結構而枝條硬挺，筆鋒奇異遒勁。晉朝太元年間，孝武帝改建宮室及宗廟諸門，並想讓王獻之用隸書、草書題寫匾額，王獻之推辭不題，讓劉瑰用八分題寫。後來，又讓韋昶改書成大篆。有人問："王羲之父子的書法怎麼樣？"韋昶回答說："二王也就算是能書寫幾個字罷了，我不知道他們那些字是不是真正的書法藝術品。"韋昶還會製做一種絕妙好筆。王獻之得到他製做的筆後，驚歎地認爲是絕世之作。韋昶死於晉安帝義熙末年，享年七十多歲。韋昶的書法、古文、大篆、草書都是精妙的藝術珍品。

蕭思話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冠軍琅琊太守。思話官至徵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具體法。雖無奇峯壁立之秀，連岡盡望，勢不斷絕，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雲："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欲不減，筆力恨弱。"袁昂雲："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出《書斷》）

【譯文】

南北朝時南宋人蕭思話，蘭陵人，父親蕭源，官至冠軍琅琊太守。蕭思話官至徵西將軍左僕射，工書法，師法羊欣，深得羊欣書法的全部特點。蕭思話的書法，雖然沒有奇峯峭立的驚人絕筆，然而卻猶如山崗連綿，筆勢不斷，也可以稱得上很見功力的。王僧虔說："蕭思話的書法，完全效仿羊欣。它的風流媚逸一點也不比羊欣遜色，只可惜是筆力弱了些。"袁昂說："羊欣的真書，蕭思話的行書，與孔、範二家的草書、篆書，都領一時的風騷。"

王僧虔

琅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草原作章，據明抄本改）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詞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虔歷左僕射尚書令，諡簡穆公。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實寶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約，興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雲："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出《談藪》）

又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虔對曰："臣書人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出《南史》）

【譯文】

琅琊王僧虔學識廣博，精通經史，同時在書法上也很有造詣，擅長書寫草書、隸書。一次，太祖蕭道誠問王僧虔："我的書法跟你比誰高誰低呀？"王僧虔回答說："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太祖大笑，說："你呀，太善於辭令啦！然而世上有道路，山丘卻不給予你平坦！"王僧虔官至左僕射尚書令，死後追封爲簡穆公。他的長子王慈，七歲時，外祖父江夏王劉義恭將他帶到正廳，拿來各種寶物，讓他隨意取拿。王慈只拿起一張素琴畫的孝子圖。王慈十歲時，和跟他一般大的小孩蔡約到寺廟去拜佛。正趕上和尚們在佛前懺悔。蔡約調戲地說："衆位僧人今天在這裏口中："乾乾"的在幹什麼呢？"王慈應聲答道："你這樣不懂禮儀，怎麼去振興蔡家的宗門？"蔡約是蔡興宗的兒子。謝超宗看到衛慈學習書法，問他："你的書法與王僧虔公比較怎麼樣？"王慈答："我的書法和家父比較，就象拿雞跟鳳凰比一樣啊！"謝超宗，是謝鳳的兒子。王慈一直升任到侍中，贈太常卿。蔡約升任到太子詹事。

又 齊高帝曾經跟王僧虔賭書法。寫完了，高帝問王僧虔："誰的書法第一？"王僧虔回答說："臣的書法在人臣中屬第一，陛下的書法在帝王中屬第一。"高帝笑着說："愛卿你真可算得上很善於自我讚揚啊！"

王融

宋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仿效，家藏紙貴。而風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長皆作隸字，故貽後來所誥。（明抄本誥作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勳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爲書焉，（焉原作爲，據明抄本改）一以太爲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出《法書要錄》）

【譯文】

南朝宋末年，王融模仿古今書法雜體，共有六十四體，編成書，孩童們都爭相效仿臨摹，一時間家藏紙貴。而風、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長都作隸字，故此留給後來人以爲誡勉。湘東王遺、沮陽令韋仲將此書增定爲九十一體，次功曹謝善勳又增九體，合成爲百體。其中作八卦爲書，一以太爲兩法。一丈大的一字，方寸小的地方可書千字。

蕭子云

梁蕭子云字景喬。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之張氏賓護，東部舊第有蕭齋，前後序皆名公之詞也。（出《尚書故實》）武帝造寺，令蕭子云飛白大書蕭字，至今蕭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玩，號曰"蕭齋"。（出《國史補》）

【譯文】

南北朝時梁人蕭子云，字景喬。梁武帝問他："蔡邕飛草而不露白，王羲之露白而不飛草。卿你是怎麼考慮的呢？"蕭子云曾經書寫一個大"蕭"字，後人放在匣子裏珍藏起來，視爲至室。傳到張賓護，在他東都舊宅裏設有蕭齋，珍藏這幀墨寶，前後牆壁上都是名家題詞。梁武帝建造一寺，令蕭子云用飛白體書一個大"蕭"字，到現在這個蕭字還存在。李約傾其所有的家產，從江南將這個蕭字買回到東洛，建造一座小亭用來玩賞，這座小亭名叫"蕭齋"。

蕭特

海鹽令蘭陵蕭特善草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如逸少；蕭特之跡，逐過其父。"（出《談藪》）

【譯文】

海鹽令蘭陵人蕭特擅長書寫草書、隸書。高祖觀賞後說："王獻之的書法不如王羲之，蕭特的墨跡可超過他的父親了。"

僧智永

陳永欣寺僧智永，永師遠祖逸少。曆紀專精，攝齋升堂，員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書，丁覘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永草。"（出《書斷》）

又 智永嘗於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出《國史纂異》）

梁周興嗣編次千字文，而有王右軍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吳興永欣寺，積學書，後有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千。人來覓書，並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爲穿穴，乃用鐵葉裹之，謂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制銘志。（出《尚書故實》）

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出《法書要錄》）

【譯文】

南北朝期間，南陳永欣寺僧智永姓王，他的遠祖是王羲之。僧智永對歷代的書法都有精深的研究。他恭恭敬敬地研習草書，終於登上草書的堂奧。僧智永的書法，章草、草書已達妙境，行書達到能書的程度。他的哥哥智楷也擅長書法。丁覘也擅長隸書。當時懂得書法的人都說："丁覘的正楷，智永的草書。"將二人並稱。

又 僧智永曾經在一座樓上學習書法，書法學成後才下樓。梁，周興嗣編寫《千字文》，裏面提到王羲之，人們都不知道他是誰。這件事情開始時起於梁武帝教諸位王子王孫書法，讓殷鐵石在王羲之的墨跡中，拓出一千個字不重複，每字一張紙，沒有順序的雜亂放在一起。武帝召見周興嗣說："卿你很有才思，請爲我將它們有順序的編在一起，還要上韻。"周興嗣一個晚上就將這一個個字按上韻的規則編綴在一起。殫精竭智，一夜的工夫鬢髮全都累白了。武帝重重地獎賞了他。王羲之的孫子智永禪師，親自臨摹了八百本，施捨給世外，江南各個寺院中各留一本。

智永禪師住在吳興永欣寺內學習書法，積存用的禿筆頭十甕，每甕都盛有好幾千支。來向他求字或是請他題寫匾額的人流如市，終日不斷。他住的那間齋室，門檻都讓來人踩穿了，後來用鐵皮裹上，人稱"鐵門檻"。後來，智永禪師將十甕筆埋葬了，起名爲"退筆冢"，自己爲它撰寫、題刻銘文。智永禪師曾長期住在永欣寺閣樓上臨摹字貼，用廢的筆頭放在一個大竹簏內。這種竹簏每隻可以盛一石米，一共盛了滿滿五簏禿筆。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其爲瘦健，造次難類。嘗謂永師雲："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力而非武，虛張誇耀，無乃小人儒乎。智果隸、行、草入能。（出《書斷》）

【譯文】

隋朝永欣寺僧智果，會稽人。隋煬帝對智果僧很是友善。智果僧既工書法又銘石刻碑。他的書法字體瘦健，書寫匆忙，很難說他師法哪家。隋煬帝曾對智果禪師說："和尚你學得的是王羲之書法的形態，智果和尚深得王羲之書法的風骨。"筋骨隱藏在肌膚的裏面。山不厭高，水不厭深。智果僧人的書法缺少清逸欲仙的空靈之氣，敗筆在淺露上。就象吳人作戰，輕易就進攻，輕易就退卻。全憑着一時的勇氣，而不講究戰法。這是虛張聲勢地自我誇耀，這豈不是小聰明麼？智果僧人的書法，隸書、行書，都達到自成一家的程度。

卷第二百八 書三

唐太宗 購蘭亭序 漢王元昌 歐陽詢 歐陽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紹宗 鄭廣文 李陽冰 張旭 僧懷素

唐太宗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嘗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鹹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出《尚書故實》）

【譯文】

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十四年，自己用真草書寫一套屏風，給羣臣看。這套屏風的書法筆力遒勁有力。堪稱當時最好的真草書法了。唐太宗曾對手下的大臣說："書法是小小的學問，初學時且忌急於求成。天天都堅持用心學習練筆，尤其勝過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世上各行各藝，沒有你用心去學習它而一點收穫也得不到的，問題出在你不能全力以赴地去精心研究求索它。"唐太宗又說："我臨摹古人的書法字帖，並不特意去效仿每個字的形體結構，而將功夫用在摸透它的筆力風骨上面。筆力風骨你喫透了，形體結構自然而然地就把握了。"唐太宗經常召集三品以上的臣屬們，聚宴在玄武門。太宗親自執筆作飛白草書，諸位大臣們藉着酒興，都紛紛從太宗手中拿過筆來，相比着揮毫書寫。散騎常侍劉洎，爬上皇帝休息的牀上從太宗手中將筆奪過來。沒有搶到筆的大臣們，異口同聲地說劉洎爬上龍牀，是超越了君臣的禮度，當處死罪，一致要求依照唐朝的法律處辦他。唐太宗笑着說："諸位愛卿不要這麼講！過去曾經聽說過漢時有個叫班婕妤的宮庭女官，她甘願退居東宮而不去陪伴君王。今天，我朝出了個登上龍牀，從君王手中搶筆書寫的劉洎劉常侍！"

購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嘗於寢房伏樑上，鑿爲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於師在日。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玩書。臨羲之真草書帖，構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所。乃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常獲見，自師沒後，薦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辨才之處。又敕追辨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必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遇辨才院，止於門前。辨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就前禮拜雲："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竟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今後無形跡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果等。江東雲缸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賓賦詩。辨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密術，誰照不燃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猨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妍蚩略同，彼此諷詠，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辨才雲："檀越閒即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爲務，其俗混然。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書《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玩，今亦數帖自隨。"辨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一真跡，頗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蘭亭》。"翼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響榻僞作耳。"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樑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纇曰："果是響榻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伏樑上。並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於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第等無復猜疑。後辨纔出赴邑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童子曰："翼遺卻帛子在牀上。"童子即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陵訴曰："我是御史，奉敕來此。今有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乎，不知所以。又遣雲，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雲："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已得矣，故喚師來別。"辨才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法書要錄南作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琜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五品，賜銀瓶一、金縷瓶一、馬腦碗一、並實以珠。內廄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宅莊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吝，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月後，仍賜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給。辨纔不敢將入己用，乃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真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後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出《法書要錄》）　　

又 一說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得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爲之。龜腹受一升。以水貯之。龜則動四足行。所在能去）三曰如意。（以鐵爲文。光明洞徹。色如水晶）太宗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亡矣，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又投龜一足傷，自是不能行矣。（出《紀聞》）

【譯文】

唐朝貞觀年間，江南越州有一老僧叫辨才，是前朝著名書法家智永禪師的守門弟子。智永禪師臨死前，將他珍藏一世的先祖王羲之的著名書法真跡《蘭亭序》傳給辨才。辨才和尚得到這一無價墨寶後，怕將它失落了，於是在自己臥室的伏樑上鑿一暗穴，密祕地將《蘭亭序》藏在裏面，就象師父在時那樣珍重保護它。貞觀年間，唐太宗在處理國家政務之餘的閒暇時間裏，專心致志地研究書法。凡是能收集到的王羲之的真草書帖，他都設法弄到了，供他臨摹、觀賞。唯有《蘭亭序》沒有得到手。經過多方探詢、尋找，得知這份名帖現在江南越州高僧辨才手中。於是派人帶着他親手寫的敕書去江南越中召請辨才進京，在宮內爲他設置誦經修行的道場來供養他。太宗皇帝給予他特殊的禮遇，除了日常用度優厚外，還賞賜給他許多貴重物品。幾天以後，一次談到書法時，問辨才和尚知不知道《蘭亭序》的下落。雖經多方勸誘，辨才只是說他在侍奉師父智永憚師過世後，幾經喪亂，不知道遺失到哪裏去了。既然沒有從辨才口中得到什麼結果，於是又讓他回到越中。後來，進一步探究推斷，認爲《蘭亭序》還是在辨才手中。於是又敕命辨才進京入宮，重新追問他《蘭亭序》的下落。反覆三次，辨才和尚都拒不承認在他手中。唐太宗對左右的侍臣說："王羲之的書法，是我偏愛的至寶。但是他遺留下來的全部書帖中，沒有象《蘭亭序》這樣好的。爲了得到它讓我一觀，使得我經常睡不着覺喫不下去飯。這個辨才和尚年事已高，這本《蘭亭序》真跡留在他手中也沒有什麼大用處。如果能得到一位足智多謀的人，想出一個計謀智取，必能從辨才和尚手中將它弄出來。"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說："我聽說監察御史蕭翼，是前朝梁元帝的曾孫，現在居位在魏州萃縣，有才藝、多謀略，可以擔任這個差使。如果派他去越中，他一定能完成這一重任將《蘭亭序》弄到手。"於是，太宗立即召見蕭翼。蕭翼奉召到京晉見太宗後說："如果讓我充當公使，直接向辨才和尚索取《蘭亭序》，恐怕是有出使不義，無理之嫌。臣請換上便裝用私訪的形式到越中去會見辨才和尚。這就還需要王羲之父子幾份真實雜帖作爲誘餌。"太宗採納了蕭翼的這個辦法，並按照他提出的條件，給了他幾份王羲之父子的雜帖隨身帶着。蕭翼於是脫去官服、冠帶，改穿便服出京南下至洛潭，搭乘一位商人的貨船直下越州。到了越州後，蕭翼又換上一領寬大的黃衫，作隨意無拘束狀，象是一位遠從山東來的書生，傍晚時走進永欣寺院。他假作觀賞寺院廊房上的壁畫，似乎很隨意地走進辨才和尚居住的庭院，在房門前站下。辨才和尚遠遠看見蕭翼走來，問道："施主，你是從哪裏來的？"蕭翼走上前去拜見，說："弟子是北方人，帶來少許蠶種來賣。遇到寺廟都看看，在這裏遇到方丈真是三生有幸。一番寒暄過後，二人覺得言談很投緣。辨纔將蕭翼請到禪房中就坐，一起奕棋彈琴，或玩投壺、握槊一類的賭博遊戲，玩得很是高興。待到談文論史，更是意趣相投。辨才說道："你我初次相識，就這樣相投，真應了兩句古詩：不投緣的，兩人在一起談到頭髮白，還象是剛剛認識；若投緣，途中相遇兩駕車並靠在一塊兒聊幾句，如同相知多年。今後，你我的形蹤都無定處，說不上還能不能再相遇。今晚，先生就宿在我這禪房中吧。"於是讓伙房裏的小和尚送來缸面、藥酒、瓜果等。江東人所說的"缸面"，如同河北人說的"甕頭"，就是剛剛釀出來的新酒。兩人對坐飲酒，酒助談興，好不暢快！酒喝到酣暢時，兩人即席抓籤吟詩，辨才抓得一簽是"來"字韻，吟得一詩：啓開剛剛釀得的一缸酒，來招待遠從萬里來的新朋友。我們都如行雲野鶴一樣的山野之人，有着相同的冷落與寂寞。然而今晚人們可以同在月光下吟詩詠物、徘徊賞月。夜深了，聽着孤獨的琴聲更容易惹起你的萬千思緒；長風吹來，羈旅在外的孤雁仰天發生悲哀的長鳴。不是君子你有什麼密祕的法術，誰還願意顧看我這個行將入木的老僧人呢？蕭翼抓得的是"招"字籤，也吟得一詩：我們偶然相逢在這千載古寺裏共度這美景良宵，你擺下這麼豐盛的酒宴將我款待。在漫漫人生之旅中我們剛剛見面就如同相知已久的朋友；雖然我剛剛踏入佛門，但並不覺得我們相距特別遙遠。飲酒的慾望隨着頻頻斟酒更加氾濫了，心中的意願象猨猱鳴叫一樣化作詩篇隨口吟出。有誰憐愛我這隻失羣的孤雁？就讓我象秋天的落葉那樣隨風飄去吧。這兩首詩，好、壞都差不多。他們二人互相吟詠唱合，恨相識太晚，一直玩樂到第二天早晨，蕭翼才離開永欣寺。離去時，辨才和尚說："施主得閒就請過來坐坐。"於是，蕭翼第二天就帶着酒又來到寺院裏。兩個人還是飲酒吟詩，極盡玩樂的興致。這樣往來多次，用詩酒爲由頭，蕭翼已經跟辨才和尚混得很熟了。說話間，距他來時已有十多天了。一天，蕭翼帶來梁元帝自書《職貢圖》給辨才和尚看。辨纔看後讚賞不已。由此談論到書法的話題上來。蕭翼說："弟子先祖傳下來王羲之父子的楷書字帖，我從幼年就臨摹練習。現在隨身帶着幾帖，大師不嫌棄，我拿來給你看看。"辨才高興地說："明天來時，可將它們帶來給老僧看看。"第二天，蕭翼果然將字帖帶來給辨纔看。辨才和尚很諳熟地說："確實是王羲之父子的書法真跡。然而不是最佳的上品。貧僧有一真跡，很不尋常啊。"蕭翼故作不知地問："什麼帖？"辨才和尚回答說："《蘭亭序》。"蕭翼笑着說："幾經離亂，《蘭亭序》真跡怎麼還能夠存在呢？必是拓本僞造的吧。"辨才和尚說："智永禪師在世時非常珍惜地收藏它，臨死前親自託付給我。交與接都有頭緒，怎麼會出現差錯呢？待明天來時，我拿給你看。第二天，蕭翼來到永欣寺後，辨才大師從屋樑上的暗穴內將《蘭亭序》書帖取出來，給他看。蕭翼看罷，故意挑出指點所謂的"毛病"說："果然是拓書僞品啊！"二人紛爭不定，各說各理，各持己見。辨才大師自從將《蘭亭序》拿給蕭翼看後，便不再將它放回樑上暗穴中。而是將《蘭亭序》和蕭翼拿來的二王字帖，一塊兒放在書案上。這時的辨才大師已經八十多歲的高齡了，每天還臨窗將這些字帖或臨摹或把玩，不下數遍，可見他老而好學啊！蕭翼也因來寺院的次數多了，辨才的童僕和徒弟們等也不把他當外人看。後來有一天，辨才大師進城裏去爲汜橋南嚴遷作家齋法事。蕭翼看機會到了，走近辨才大師的禪房前，對童僕說："我昨天將一塊手帕遺落在大師牀上"。童僕即開門讓他進去。蕭翼於是從書案上取走《蘭亭序》和他拿來的二王雜帖，走出寺院後直接去永安驛館。告訴陵訴驛長說："我是朝廷的御史，奉皇上敕命來到這裏，現在皇帝親手書寫的敕令在此。你立即告訴都督府善行得知，讓他立即騎馬來拜見本御史。"說完，將太宗手書敕令拿出給驛長看，並將具體事由也告訴了他。都督府善行得知這一事情後，立即派人召告辨才大師來見御史。都督府的官差到永欣寺去召見辨才大師時，大師尚在城裏嚴家做家齋法事未有回來。官差一直追至嚴家。辨才大師見官差追到嚴家來召見他，不知發生了什麼大事。又聽說御史專門要見他，更不知爲了什麼。待他匆忙返來趕到驛館去拜見御史，見這位御史乃是這些天跟他在一起盤桓的蕭翼，越發不明白了，如墜雲霧中。待蕭翼報說他是特奉敕命來江南取《蘭亭序》的，現在《蘭亭序》已經拿到手，特地召喚他來告別時，辨才大師聽到這裏昏厥倒地，許久才甦醒過來。蕭翼辭別驛館，返回京都，上奏太宗。太宗皇帝得到《蘭亭序》後非常高興。因爲房玄齡薦人得力，賞賜錦彩千段。蕭翼智取《蘭亭序》有功，太宗皇帝提升他爲員外郎，加五品，並賞賜給他銀瓶、金縷瓶、瑪瑙碗各一隻和珍珠等。又賜給他宮內御馬兩匹，並配有用珠寶裝飾的鞍轡，宅院與莊園各一座。唐太宗初時還生氣辨才大師將《蘭亭序》祕藏起來不奉獻給他這位當朝天子，稍稍平息一會後又考慮到辨才年事已高，不忍心再加刑在他身上，又過了幾個月，太宗皇帝又賜給辨才大師錦帛等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下敕書讓越州都督府衙代爲支付。辨才大師得到這些賞賜後，不敢將它們歸爲己有。將這此賜物兌換成錢，用這些錢造了一座三層寶塔。塔造得特別精麗，直到現在還在。他本人因爲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喫硬飯，只能喝粥，過了一年多就去世了。得到《蘭亭序》後，太宗皇帝命令侍奉在宮內的拓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真等四人，各拓數本，賞賜給皇太子及諸位王子和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太宗皇帝身體不適，病臥在玉華宮含風殿。臨去世前，對太子李治說："我想向你要一件東西，你誠心盡孝怎麼能違揹我的心願呢，你的意思怎麼樣？"太子李治淚流滿面，哽咽着說不出話來，俯身伸耳聽太宗皇帝的要求。太宗皇帝說："我想要得到的東西就是《蘭亭序》啊，你能讓我將它帶去嗎！"太宗皇帝去世。太子李治繼位爲高宗，遵從太宗死前遺願，將《蘭亭序》真本隨葬在太宗皇帝的墓中。到今天，趙模等人拓的《蘭亭序》一本尚值錢數萬啊！

又 一說：王羲之曾書過《蘭亭會序》，隋末，廣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得到了它。這個僧人有三樣寶物，非常珍惜的收藏着。一是王羲之手書《蘭亭會序》，二是銅製神龜，三是鐵製如意。唐太宗非常愛好書法，聽到那有王羲之的書法真跡，就設法弄到手裏。王羲之別的書法真跡，太宗皇帝都得到了。唯獨這份《蘭亭會序》，聽說在廣州這個好事僧人手中，而難以力取。於是，他派去一個人，用欺騙的手段，從這位僧人手裏弄到了《蘭亭會序》。僧人失去《蘭亭會序》後說："第一寶物沒有了，其餘的寶物還有什麼會值得可愛收藏的呢？"於是用如意擊石，打斷了扔了；  
又將銅龜的一隻腳摔壞了，從此不能行走。

漢王元昌

唐漢王元昌，神堯之子，善行書。諸王仲季並有能名，韓王、曹王，亦其亞也。曹則妙于飛白，韓則工於草行。魏王、魯王，亦韓王之倫也。（出《書斷》）

【譯文】

唐漢王元昌，神堯的兒子，擅長書寫行書。諸位王中的二、三王並列都有能書法的名聲。韓王、曹王都次於他。曹王能書飛白，韓王工書草書、行書。魏王、魯王也就韓王之流啊。

歐陽詢

唐歐陽詢字信本，博覽今古，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更令。書則八體盡能，筆力勁險。高麗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真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詢飛白、隸、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出《書斷》）

又 率更嚐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步，復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率更書也。（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歐陽詢，字信本，博覽古今羣書，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更令。對於書法，他能書八體，筆力遒勁奇險。高句麗國特別喜愛他的書法，派使臣請他去。神堯感嘆地說："沒想到歐陽詢的書法名聲遠傳夷狄等少數民族。"歐陽詢死於貞觀十五年，享年八十五歲。歐陽詢的書法，飛白、隸書、行書、草書達到絕妙的境界，大篆、章草入能。

又 歐陽詢一次外出，看到一座古碑，碑文是前朝著名書法家索靖書寫的，他停下馬觀看欣賞好長時間才離去。行了幾步，又下馬立在碑前觀賞。疲勞了將毯子鋪在地上坐在上面觀賞把玩。到晚上就睡在古碑的旁邊，三天後才離去。現今通用的開元通寶銅錢，是高祖武德四年鑄造的，"開元通寶"這四個字就是歐陽詢書寫的啊。

歐陽通

唐歐陽通，詢子。善書，瘦怯（明抄本瘦怯作取法）於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筆管；狸毛爲心；覆以秋兔毫；松煙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陀亦效歐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歐陽通，是歐陽詢的兒子，擅長書法。他的字體比他父親清瘦，他常常自我誇耀自己能書。歐陽通書寫用的筆，一定是用象牙、犀角做筆管，狸子毛做筆芯，外面覆圍上秋兔毫。他用的墨是用松煙爲主料，摻入麝香沫。他用的紙必須是堅薄白滑的，否則不書。以示他對自己書法的重視。薛純陀也仿效歐草，卻失之於肥鈍，只是位居歐陽通的第二位。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也，仕隋爲祕書郎。煬帝知其才，嫉其鯁直，一爲七品十餘年。仕唐至祕書監。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絕。一曰博學，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有一於此，足謂名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際，尤所偏工。本師於釋智永，及其暮齒，加以遒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隸草行入妙。（出《書斷》）

【譯文】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在隋朝，官任祕書郎。隋煬帝知道他有才能，又嫉恨他的爲人耿直，在七品官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到了唐朝，虞世南官至祕書監。隋文帝曾說過："虞世南一個人身兼五絕。一是博學，二是有德行，三是擅長書寫，四是賦有詞藻，五是忠直耿介。這五個長處有一個長處在身，就可以稱得上名臣，然而虞世南都具備啊！"虞世南的書法，行書、草書，尤其是他最擅長的。虞世南師法於佛門僧人智永。待到晚年，注入遒勁，俊逸的風骨。虞世南享年八十九歲，他的隸書、草書、行書、都達到了絕妙的境界。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僕射，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師祖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顯慶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受史陵。然史亦有古直，傷於疏瘦也。（出《書斷》）

又 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若此者？"曰："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出《國史異纂》）

【譯文】

褚遂良，河南人，父親叫褚亮，官任太常卿。褚遂良官至僕射，擅長書法。他少年時師從虞世南研習書法，長大成人後又師法王羲之。褚遂良的真書頗得王羲之的清秀媚逸的風格。褚遂良唐高宗顯慶年間去世，享年六十四歲。褚遂良隸書、行書達到絕妙的境界。他曾將自己的書法傳授給史陵。然而史陵的書法太古直，失之於疏瘦。

又 一次，褚遂良問虞世南："我的書法跟智永禪師比較誰的更好些？"虞世南說："我聽說智永禪師的書法一字值五萬錢，你的字能賣到這個價嗎？"褚遂良又問："跟歐陽詢比較又怎麼樣呢？"虞世南說："我聽說歐陽詢不挑選紙筆。不論用什麼樣的紙和筆，都能隨心所欲地書寫。你能做到這樣嗎？"褚遂良說："既然如此，我爲什麼偏要講求對筆、紙的選擇呢。"虞世南說："要使手、筆相協調，互相配合，這是最難能可貴的啊！"褚遂良高高興興地告辭了。

薛稷

薛稷，河南人，官至太子少保。書學褚，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矣，可渭河南公之高足。甚爲時所珍尚，稷隸行入能。（出《書斷》）又 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銳精模效，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畫原作書，據明抄本改）博採古蹟，埒於祕書。（出《譚賓錄》）

【譯文】

薛稷，河南人，官至太子少保，書法學習褚遂良體。尤其喜愛將字寫得綺麗媚好。褚遂良書法的形體，他學得一半，可稱褚遂良的好弟子，他的書法很爲當時的人珍視崇尚。薛稷的書法隸書、行書都能寫。又 薛稷的外祖父魏徵家中，藏書很多。其中收藏有許多虞世南、褚遂良書法的早期作品。薛稷銳意精心臨摹仿效。他效仿虞、褚而書寫的字，遒勁中顯露出俊麗之氣，當時諸多仿效虞、褚二人書法的人都達不到他這種造詣。薛稷還擅長繪畫，他博採古人留下的作品、手跡，又從祕書中汲取有益的東西。

高正臣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之法，睿宗愛其書。張懷素之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或憑書之。高常爲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悟。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詳觀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高嘗許人書一屏障，逾時未獲。其人乃出使淮南，臨別，大悵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與僕書一類，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陸柬之嘗爲高書告身，高常嫌之，不將入秩。後爲鼠所傷，乃持示張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隸行草入能。（出《書斷》）

【譯文】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高正臣學習的是王羲之的手法，唐睿宗喜愛他的書法。張懷素的先人與高正臣家有交往，朝中的官員們，有的通過張懷素向高正臣索要他的書法，有的直接向高索要。高經常爲向他索要墨跡的人書十五紙，張從中替換了五紙，之後又拿給高看。高沒看出來其中有被人替換的。索書的這個人告訴他："有人替換了你的書法。"高笑笑說："那一定是張懷素乾的。"又重新仔細審看，挑出來三紙。索書的人說："還有。"高又仔細看了看，竟然再也辨認不出來了。高正臣曾答應爲人書寫一個屏障，過了約定的時間沒寫。這時正趕上這個人被派往淮南，臨別前，對這件事非常遺憾。高告訴他："我有位故交在申州，跟我寫一樣的書體。你可以就便請他爲你寫這個屏障。"於是立即寄書給他那位故人講明這個意思。陸柬之曾經親自爲高正臣書一份任職文書。高正臣非常討厭擔任官職，不去上任。後來，這份任職文書讓老鼠給咬壞了。高正臣就拿着被咬壞了的任職文書給張懷素看，說："這隻老鼠很是瞭解我的心意。"陸、高兩人的格調不同，竟然到了這種地步。高正臣的書法隸書、行書、草書都行。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祕書少監。祖述子敬欽羨柬之。其中小真書，體象尤異。其行書及章草，次於真。常與人書雲："鄙夫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恆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後與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餘比虞七，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被中，恆手畫腹皮，與餘正同也。"承烈隸行草入能。（出《書斷》）

【譯文】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祕書少監。他效仿王獻之，欽慕陸柬之，書法的形體非常怪異。他的行書、章草，次於他的真書。王紹宗，常常對愛好書法的人說："一些鄙陋的人在書法上沒有什麼造詣，主要是太注重臨摹、仿書造成的。只有下定恆心悉心盡意地去領會，杜絕一切雜念地去思索，纔能有所進步。"他每次跟吳中陸大夫談論這些道理後，第二天一定在不知不覺中書法就已經長進了。陸大夫後來經過密訪知道了這件事情，沒少感嘆讚賞王紹宗。王紹宗說："陸大夫將我和虞世南比，是因爲虞世南也不臨摹字帖的緣故，只是心裏思到眼睛裏就出現了你所思到的字形而已。聽說虞世南在破屋裏睡覺，總是用手在肚皮上寫字，我跟他一樣啊。"王紹宗隸書、行書、草書都能寫。

鄭廣文

鄭虔任廣文博士。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制詩並畫，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出《尚書故實》）

【譯文】

鄭虔官任廣文博士。他學習書法而苦於沒錢買紙，得知慈恩寺有柿樹葉堆積了幾間屋子，於是借寺內的僧房居住。每天用紅葉寫書法，時間長了，寫遍了寺中所積的柿樹葉。後來自己親筆書寫自己作的詩，和畫一同編成一卷，進奉給皇上。唐玄宗親自在這卷書畫的末尾寫上："鄭虔三絕"四個字。

李陽冰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且（且原作耳，據明抄本改）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之，寢臥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出《國史補》）

【譯文】

李陽冰擅長小篆，自己說他是秦丞相李斯的後人，而且有志於新學後進，認爲曹喜、蔡邕，不必太敬仰他們。開元年間，張懷瓘撰寫《書斷》，李陽冰、張旭都沒有記載在裏面。絳州有一石碑上刻的篆字跟古篆不同，很是怪異。李陽冰看見後，就睡在石碑下面，好幾天沒有離開它。終於驗證碑上的書法是唐初人寫的，沒有署上書寫人的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當時人叫它爲"碧落碑"。

張旭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搵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虞、歐、褚、薛。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出《國史補》）

又 旭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閒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受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於一時。（出《幽閒鼓吹》）

【譯文】

張旭深得草書筆法，後傳給了崔邈、顏真卿。張旭說："開始時，我聽說公主與挑夫爭着走路而悟得草書筆法的意境。後來觀公孫大娘舞劍而悟得草書筆法的神韻。"張旭每次飲酒醉時就草書，揮筆大叫。將頭浸入墨汁中用頭書寫，世上人稱他爲"張顛"酒醒後看見自己用頭寫的字，認爲它神異而不可重新得到。後人評論書法名家，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臣、薛稷四人，或許有不同的意見，至於論到張旭，都沒有異議。

又 張旭脫去短衣官任蘇州常熟尉。上任後十多天，來一位老人遞上狀紙告狀。張旭在狀紙上批示判去。過不幾天，這位老人又來了。張旭大怒責備老人說："你竟敢用閒事來屢次騷擾公堂？"老人說："我實際上不是到你這理論事情來的。我是看到你批示狀紙的字寫得奇妙珍貴得可放在篋笥中收藏起來呀！"張旭聽後感到驚異，問老人爲什麼這樣喜愛書法？老人回答說："先父受過文化教育，還有著作遺留在世。"張旭讓他取來一看，方信老人的父親確實是擅長書法的人。從此，張旭書法倍加長進，越發精妙，堪稱一時之冠。

僧懷素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于山下，號曰"筆塚"。（出《國史補》）

【譯文】

長沙僧懷素喜愛草書，自己聲稱他深得草聖張旭筆法的奧妙。僧懷素學習書法用過的廢筆成堆，埋在山下，稱爲"筆塚"。

卷第二百九 書四

雜編 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　姜詡已下　王羲之　王慄　潞州盧　桓玄　褚遂良

蘭亭真跡　王方慶　二王真跡　八體　李都　東都乞兒　盧弘宣　嶺南兔

程邈已下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書曰"隸書"。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小異李斯，見師一時。陳留蔡邕，後漢人，左中郎將。善篆，採喜之法。真定直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官。善篆隸，每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宜官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至飲足，削書而退。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乃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出王僧虔《名書錄》）

【譯文】

秦獄吏程邈擅長大篆，獲罪秦始皇，被囚禁在雲陽獄中。他在獄中精心研究文字，對當時的大篆的字體進行改造，或增或減，刪去繁瑣重複的筆劃。秦始皇知道這件事情後，對他的態度改變了，重新起用他，任他爲御史。因爲這種書體，是一個罪犯在獄中研究出來的，於是稱它爲"隸書"。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道他任過什麼官職，擅長篆書，跟李斯的書體稍有不同，曾風行一時，被人效仿。陳留蔡邕，後漢人，官任左中郎將，擅長篆書，承繼的是曹喜的書體。蔡邕書寫的真定直文碑文，流傳後世，研究篆書的人都研究、臨摹它。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道任過什麼官職，擅長篆書、隸書。每次書寫，在坐的人都大喫一驚，當時人稱他爲"陳驚坐"。上谷王次仲，後漢人，擅作八分楷書，師宜官，後漢人，不知道他是哪個地方的人。師宜官書大字，大到長、寬各有一丈；書小字，小到方寸大的地方可以書寫一千個學。流傳後世的耿球碑文是師宜官書寫的。師宜官特別自珍自重。有時他空手去酒店，在酒店的牆壁上寫上字，圍觀的人如流雲一樣集聚到這裏。酒店裏的酒因此賣得很快，老闆也就白給他酒喝。待到師宜官的酒喝足了，他就將寫在牆壁上的字削掉回家。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他的書法學的是師宜官書體。魏武帝曹操非常看重梁鵠的書法，常將他的書法墨跡懸掛在帳中。宮殿的匾額題署，也多是梁鵠的手筆。

邯鄲淳已下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法字原缺，據《法書要錄》補）名在鵠後，毛弘，鵠弟子。祕書八分，皆傳弘法。又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符堅，得摹崔瑗書，王子敬去，極似張伯英。瑗子湜官至尚書，亦能草。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雲，"匆匆不暇草"。時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人所云芝書者，多是昶也。（出王僧虔《名書錄》）

【譯文】

陳留邯鄲淳，官任魏臨淄侯文學，學得王次仲的書體，排名在梁鵠之後，毛弘，梁鵠的學生，他書寫的八分楷字體特別新奇，後人都研練毛弘的八分書法。還有個左子邑，他的書法跟邯鄲淳稍有不同，也很有名。京都地區的杜度官任魏、齊宰相，開始時是以擅長草書而聞名。安平崔瑗，官任後漢濟北相，也擅長草書。平符堅，臨摹崔瑗的書帖，王獻之去看，覺得很象張芝的書體。崔瑗的兒子崔湜官至尚書，也能書草書。弘農張芝，品德高尚不出來做官，擅長草書，筆力精道遒勁，無以倫比。家中做衣服的布料，必定是先用它練習書法，然後再煮洗漂染。張芝在池塘邊練習書法，池塘裏的水都被他染黑了。每次寫字都說："匆忙沒有空閒，寫得字跡潦草"當時人稱他爲"草聖"。張芝的弟弟張昶，官任漢黃門侍郎，也能書草書。今天人們所說的張芝的書法真跡，多數都是張昶墨跡。

姜詡已下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善草。誕最優，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書。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之題。以籠盛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子少季亦有能稱。羅暉、趙恭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雲："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起亦善草書，不及崔張。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傢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書瘦。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三曰狎書。相聞者也。繇子會，鎮西將軍。絕能學人書，改易鄧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東魏（明抄本魏作衛）覬，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爲晉太保，採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藁，藁是相聞書也。瓘子恆亦善書，博識古文字。燉煌索靖，張芝姊子孫，晉徵西司馬，亦善草。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滎陽陳（陳原作姊，據《法書要錄》改）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出《名書錄》）

【譯文】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都是張芝的學生，都擅長草書。其中韋誕造詣最高。魏時的宮殿樓館的匾額，都是韋誕的手跡。魏明帝造一座凌雲臺，錯誤地先將臺匾釘在上面，沒有題書。明帝讓人用籠盛韋誕，再用轆轤搖牽繩索將他帶到臺上釘匾的地方去書題署。很高，離地約十五丈。韋誕危懼萬分，以後告誡子孫：再也不要研習大楷了。他的兒子少季的書法，也有值得稱道的長處。羅暉、趙恭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與張芝是同時代人，在西州很有名氣，但是他們高傲自大，經常誇耀自己，人們都很不理解。張芝在寫給朱寬的書信中，評價自己的書法說："上面跟崔瑗、杜陵比較，我不如二位；下面跟羅暉、趙恭比較，我的書法在他們之上綽綽有餘。"河間張起也擅長草書，沒有崔瑗、張芝的造詣深。劉德升擅長行書，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穎川鍾繇，官任魏國太尉。他的同郡人胡昭、公車徵，二人都學的是劉德升書體。但是胡昭的書法字體偏肥，鍾繇的書法字體偏瘦。書有三體：一叫銘石書體，是最妙的。二叫章、程書體。三叫狎書。都是聽說來的。鍾繇的兒子鍾會，官任鎮西將軍，他的拿手本事是能模仿他人的書體。鍾會改寫過的鄧艾上奏朝廷的奏章，沒有人能識破。河東魏覬、官任魏尚書僕射，擅長草書和古文，全部通曉它們的精妙。魏覬的草書字體略微瘦些，而筆法非常熟練。魏覬的兒子魏瓘官任晉國太保，他習的是張芝體，同時參照他父親魏覬的字體，以他父親的書法爲藍本。以他父親的書法爲藍本這件事，也是聽人傳說的。魏瓘的兒子魏恆也擅長書法，精通古文字。敦煌索靖，是張芝姐姐的兒子的孫子，官任晉徵西司馬，也擅長草書。陳國何元公也擅長草書。吳人皇象能草書。世人稱讚他的草書筆力沉着有力，淋漓酣暢。滎陽陳暢，官任晉國祕書令史，擅長八分。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月辛亥，（劉禹錫嘉話錄癸卯九月辛亥作癸卯朔九日辛亥，此有脫誤）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歧王，王以獻上。留內不出。或雲，其後卻借歧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灰燼，此書已見焚矣。（出《國史異纂》）

【譯文】

王羲之的《告誓文》，現今所見到的帖本，是它的底稿，沒有標明年、月、日、朔。它的真本上面標有"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的字樣。但是，這個帖本也確實是王羲之的墨跡。唐太宗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棺寺修建學堂，工匠師傅拆遷舊屋時，在房脊鴟吻內的一隻竹筒中發現了這本字帖，交給了一個和尚。到開元八年，縣丞李延業得到了這個帖本，上獻給岐王，岐王又進獻給玄宗皇帝。從此，這本字帖留存在宮內了。另有一說是，後來又讓岐王借閱出來。開元十二年岐王府上發生一場大火災，府內藏書全都燒光了，這本帖本也在其中。

王慄

王慄，羲之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吾諸事不足道，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出《尚書故實》）

【譯文】

王慄，王羲之的叔父，擅長書畫。一次王慄對王羲之說："我所做的一些事情不值得一提，唯有書與畫可供他人學習效法。"晉明帝司馬紹學習過王慄的繪畫，王羲之學他的書法。

潞州盧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匡，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雲："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才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雲："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嘆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鑑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真僞無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其急切，減而賑之，日久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出《尚書故實》）

【譯文】

東都洛陽有一年建造防秋館，挖掘出許多蔡邕在鴻都學書時所書刻的經文石，以後洛陽人往往家家都藏這些石經文。王羲之的《借船帖》，它的書法尤其工穩精妙。因此，山北盧匡珍藏它有年月了。盧公寫封書信給他說要借《借船帖》一讀，沒有借到。盧匡回信說："《借船帖》是可以到我家中來觀賞，從未借出去給人看。"後來，盧公官拜潞州，打着旌節等儀仗上路赴任，才走了幾程，忽然有人拿着一本書帖向盧公出售。盧公觀之。是《借船帖》啊！驚異地詢問出售書帖的人："這書帖是誰家的？"出售書帖的人說："盧家公子需用錢，派我拿出來賣的。"盧公感嘆時過境遷，不問售價，將書帖退還給出售帖人。後來就再也不知道《借船帖》的下落了。京都書儈孫盈，名滿京師。孫盈父親叫孫仲客，會鑑賞書畫，特別精通名貴書畫的品目。京中富豪家中收藏的書畫，許多都經他給鑑定過，是真僞都逃不過他的眼睛。盧公的《借船帖》，是孫盈收藏的。以前，有人出高價購買，沒有買到手。待盧公購買時，正趕上它的主人急切需用錢，減價出售這本書帖，用來籌集度過困難的錢款。等候了很久，直到籌集到了成千上萬的錢，纔得到這本《借船帖》。盧公，是韓太仲的外孫，因此他的書與畫都很有功夫。這就是讀書多了，必然見識廣博。

桓玄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註解處。後於《齊民要術》並《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糫餅"。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污，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出《尚書故實》）

【譯文】

晉書中記載有一種食物名叫"寒具"，書中沒有註釋說明。後來在賈思勰的《齊民要求》和《食經》中查到了，就是今天用油炸着喫的一種粘食小喫，叫糫餅。桓玄有一次熱情地將自家收藏的書法字帖，名畫陳列出來給一位客人看。這位客人一邊喫着糫餅一邊欣觀這些字畫，沒有洗手就翻閱看，見字畫污上了油漬，桓玄非常不高興。從此以後，再有客人來，不擺設糫餅招待客人。

褚遂良

貞觀十年，太宗謂魏徵曰："世南沒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後來書流，甚有法則。"於是召見。太宗嘗以金帛購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時莫能辨其真僞。遂良備論所出，鹹爲證據，一無舛誤。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爲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利，爲一時之絕。購求得人間真行，凡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十紙，裝爲八十卷。每聽政之暇，時閱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亦勝棄日。凡諸藝，未嘗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今人學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得其形勢，筆力自生。"（出《譚賓錄》）

【譯文】

貞觀十年，太宗跟魏徵說："從打虞世南去世後，沒有人可與我談論書法了。"魏徵說："褚遂良後來在法書上很有些造詣。"於是，太宗召見褚遂良。唐太宗曾經用重金購買王羲之書法的真跡，天下士人爭着購買古書，進宮獻給皇上。當時沒有人能辨識出古書的真僞，褚遂良對每件古書的鑑定評論就是根據，從來沒有出過差誤。貞觀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用真草書屏風給羣臣觀看。筆力遒勁有力，在一段時間裏，這是絕好的書法了。太宗收集、購買得到流傳在世間的真行字帖，二百九十紙，裝訂成七十卷；草書字帖二十紙，裝訂成八十卷。每到處理完政務的空閒時間裏，經常取出來觀賞、把玩。太宗曾對朝臣們說過："書法是小道，剛開始學習時不要着急。每天都抽出一點時間來學習，比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效果要好得多。各種技藝，沒有你用心學了而沒有收穫的。問題出在你思想不集中，不能集中精力鑽進去。今人學習古人的書法，不要特注重它的形體結構，而把主要精力用在摸透它的風骨上面。得其骨，筆力自然而然就有了。

蘭亭真跡

太宗酷學書法。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出《尚書故實》）

【譯文】

唐太宗酷愛學習書法。有王羲之的書法真跡三千六百紙，都以一丈二尺爲軸。最珍貴的是《蘭亭序》，將它掛在旁邊，不論早晨還是晚上都要欣賞把玩。有一天，太宗附在太子李治的耳邊說："我去世之後，將蘭亭序讓我帶去。"到了太宗病逝時，高宗李治將《蘭亭序》用玉匣盛着，隨葬在太宗昭陵墓內。

王方慶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將。許敬宗曰：□□□□□□□□□□□□□□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訖。有一卷，臣近已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導十代祖四字原缺，據《法書要錄》補）洽，九代祖詢，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並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羣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自爲寶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出《譚賓錄》）

【譯文】

龍朔二年四月，唐高宗親自寫信給遼東諸位將領。高宗對鳳閣侍郎王方慶說："你家共有多少書法字帖？"王方慶說："我十代再從伯祖羲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祖將它們全都進獻給太宗皇帝。有一卷，我近日已進獻皇上了。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詢，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同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現在還保存着呢。"高宗皇帝在武成殿召集羣臣，讓王方慶將這十卷書帖取來給大家看。又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親手用玉璽給十卷帖集蓋印，用此賞賜王方慶。朝野上下都感到榮幸。

二王真跡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真跡及張芝、張昶等書，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拓兩本進，賜諸王。其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僞。右軍之跡，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按上自右軍之跡至裝爲共二十五字，原缺，據《法書要錄》補）八十卷。小王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褚遂良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異，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記之。其《蘭亭》本，相傳雲在昭陵玄宮中。《樂毅論》，長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拓寫，因此遂失所在。五年，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褾。每卷分爲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代記署，以己之名氏代焉。玄宗自書"開元"二字，爲印記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各一卷。右軍真行書，惟《黃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軍《扇上真尚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其書有"貞觀年"舊摽織成字。（出《譚賓錄》）

【譯文】

唐玄宗開元十六年五月，宮內取出王羲之、王獻之真跡，及張芝、張昶等人的書帖，共一百六十卷，交付集賢院。令集賢院拓兩本進獻，賜給褚王。這些書帖都是貞觀中年，唐太宗命令魏徽、虞世南、褚遂良等大臣審定真僞的。王羲之的真跡。共收集到真書、行書；二百九十紙，裝訂成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訂成八十卷。王獻之、張芝等人的真跡，各自根據它們數量的多少編纂成卷。用"貞觀"二字治印，印在書卷縫及頭裏。他們的草書真跡，又令褚遂良用真書體寫成小字，帖紙拓影，附在後面。其中的古本，有的是梁、隋官本。梁朝的有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異；隋朝的有江總、姚察等簽署的印記。太宗又讓魏徵、褚遂良等，在卷下再簽署姓名。其中的《蘭亭序》，傳說隨太宗陪葬在昭陵中。《樂毅論》，上太平公主上奏借出去拓寫，後來就失去下落了。五年後，玄宗皇帝又敕陸之悌、魏哲、劉懷信等人查覈察看，重新改換裝裱。原來的一卷分爲兩卷，總計還有八十卷，其餘的都散失了。陸元悌又割去以前朝代的記署，將自己的名字簽署在上面取而代之。玄宗皇帝親自書寫"開元"二字，治印，印在上面作爲標誌。總計有王羲之真跡一百三十卷，王獻之十八卷，張芝、張昶各一卷。王羲之的真書、行書，只有《黃庭經》、《告誓文》等卷尚存在。又得到滑州人家收藏的王羲之《扇上真尚書宣示》，及王獻之行書《白騎遂》等卷。這二卷書帖上面都記有貞觀年的舊標誌。

八體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箸、偃波之類，諸家共二十五般。（出《尚書故實》）

【譯文】

張懷瓘在他撰寫的《書斷》中說："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常人們管這八種書稱爲'八體'而王羲之的書法都列在'神品'之內。王羲之有一次喝醉後書寫了幾個字，點劃象龍爪，後來就有'龍爪書'。再如蝌蚪、玉筋、偃波一類的書法，這些流派共有二十五種。

李都

李都荊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蹤甚惡。李寄詩戲曰："草緘千里到荊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卻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爲珍寶，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出《抒情詩》）

【譯文】

李都任荊南從事時，跟京師中的朝官都很密切。一次他從京城的寓所裏往荊南寄去書信一封，字寫得很不好，李寄寫詩一首戲謔他：你草書的書信歷經千里路寄到了荊門，信上的字象章草一樣的龍飛鳳舞，任你怎麼評論都行。可笑鍾繇、張芝二位老生先，比起他的後人李都的書法，你們算白用力氣了。你李都的書法讓二王父子都自愧不如，一生白努力了。只有你的書法纔可堪愛惜視爲珍寶，可是這麼好的書法，我們可不敢將它流傳後世貽誤子孫。但是，它卻載着故人的深厚情誼寄到了我面前，上天時運允許我一口將它吞到肚子裏。

東都乞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跡官楷書不如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大曆年間，東都洛陽天津橋有個討飯的小孩，沒有雙手，用右足夾筆書寫經卷討錢。想書寫時，先用腳將筆扔起來，高有一尺多，再用腳將筆接住，沒有接不住的時候。這個討飯小孩用腳寫的字，一些官府中的人寫的楷書都趕不上他。

盧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獻書帖。德裕得之執玩，頗愛其書。盧弘宣時爲度支郎中，有善書名。召至，出所獲者書帖，令觀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對。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狀曰："是某頃年所臨小王帖。"太尉彌重之。（出《盧氏雜說》）

【譯文】

李德裕作宰相時，有人進獻給他一書帖。他得到後常拿出來觀賞把玩，很是愛惜。盧弘宣當時官任度支郎中，他擅長書法的名聲傳播在外。李德裕將盧弘宣召到家中，拿出人家送給他的這一書帖讓盧看。盧將書帖拿在手中，過了很久時間一言不發。李德裕問："怎麼樣？"盧弘宣有些慌恐地說："這副書帖是我早年臨的王獻之的書帖。"李德裕更加珍惜這付書帖。

嶺南兔

嶺南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懼。因剪己須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詰其由，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須。或不能致，輒責其直。（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嶺南有兔，曾經有一個郡牧得到一張嶺南兔的皮，讓一工匠用兔毫做筆。這位工匠喝醉酒後將兔皮丟失了，非常恐懼，剪下自己的鬍鬚做成筆。郡牧用這隻筆寫字，覺得很好使。讓工匠再做一隻這樣的筆，工匠推辭不做。郡牧動怒了，責備地問他不做的原因？工匠不得以，將事情的緣由告訴了郡牧。於是郡牧下令讓各家送來人須，有不能送來的，就責令用錢來代替人須。

卷第二百十 畫一

烈裔 敬君 毛延壽 趙岐 劉褒 張衡 徐邈 曹不興 衛協 王獻之 顧愷之　顧光寶　王慄　王濛　戴逵　宗炳　黃花寺壁

烈裔

秦有烈裔者，騫霄國人。秦皇帝時，本國進之。口含丹墨，噀壁以成龍獸。以指歷地（地字原缺。據拾遺記補）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度。方寸內有五嶽四瀆，列國備焉。善畫龍鳳，軒軒然唯恐飛去。（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秦朝時有個叫烈裔的人，騫霄國人。秦始皇時代，是他本國將他當成貢品進獻給秦朝的。烈裔口含顏料，噴在壁上就形成龍獸形象，用手指劃地面就象用繩子丈量一樣的準確。他手一轉劃出的方形和圓圈就象用尺子、圓規等工具劃出來的似的。烈裔可以在一寸見方那麼大的地方畫上各種山嶽、河流，各個國家的版圖。他特別擅長畫龍畫鳳，畫出的龍鳳活脫脫的，唯恐它展翅飛去。

敬君

齊敬君善畫。齊王起九重臺，召敬君畫。君久不得歸，思其妻，遂畫真以對之。齊王因覩其美，賜金百萬，遂納其妻。（出劉向《說苑》）

【譯文】

齊國的敬君擅長繪畫。齊王建造一座九重臺，召見敬君去九重臺作畫。敬君很長時間沒有回家了，他非常想念他的妻子，於是繪了一幅妻子的畫像，很美，跟真人一樣。齊王看見了這幅畫像，也覺得畫的女人非常美麗。於是齊王賞賜給敬君錢百萬，將他的妻子迎入宮內爲嬪妃。

毛延壽

前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令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不減五萬。唯王嬙不肯，遂不得召。後匈奴求美人爲閼氏，上按圖召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美壓後宮。而（壓後宮而四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佔對舉止，各盡（各盡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閒雅。帝悔之，而業已定。帝重信於外國，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鉅萬。畫工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新豐原作雜畫，據《西京雜記》改）劉白、龔寬並工（劉白、龔寬並工六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牛馬衆勢，人形醜好，不逮（逮原作在，據《西涼雜記》改）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希。（出《西京雜記》）

【譯文】

前漢元帝時，後宮裏的嬪妃特別多。元帝不能經常都看到她們，於是畫工們給這些嬪妃們每人畫一幅像，元帝看着畫像喜愛那個就召見那個。後宮裏的嬪妃們都紛紛賄賂畫工，多的給十萬錢，少的也得給五萬錢，爲的是讓畫工將自己畫得嫵媚漂亮些，好得到皇帝的寵愛。只有王嬙不肯賄賂畫工，這樣，她始終沒有讓元帝召見過。後來，漢北方的一個少數民族，匈奴的單于派來使者向漢元帝求婚，請求將一位美女嫁給他們的君王爲正妻。漢元帝按照畫工們繪製的畫像下詔將王嬙嫁給匈奴單于爲妻。待到將王嬙召見來時，元帝才發現她的美麗容貌壓倒後宮。其餘的那些嬪妃們誰也沒有王嬙美貌。而且，眼前這位他第一次見到的嬪妃，行、立、坐、臥、一舉一動、一頻一笑都是那麼的閒雅大方，嫵媚得讓人銷魂。漢元帝深深地感到惋惜與後悔。但是事情已成定局，堂堂大漢朝的天子得講信譽，不能再更換人選了。於是，元帝命人徹底追究這件事情。將所有宮內的畫工都處死。抄沒畫工們的家產時發現，每個畫工的家產都超過一百萬。其中有一個畫工叫毛延壽，杜陵人，他爲作人像畫醜陋的、老的、年輕的，都畫得真實生動。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等畫工都擅長畫牛馬羣圖。然而畫人像不管是美是醜都趕不上毛延壽。下杜陽望也畫得一手好人像。他尤其擅長調配顏色，也是同一天被處死。一時間，京城中的畫工很少了。

趙岐

後漢趙歧字邠卿，京兆杜陵人。多才藝，善畫。自爲壽藏於郢城中。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爲贊誦。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出范曄《後漢書》）

【譯文】

後漢趙歧，字邠卿，京都地區杜陵人，多才多藝，擅長繪畫。他給自己繪的壽像藏在郢城中。畫像上畫有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位在賓座，將他自己畫在主位。這四個人給他獻贊禮祝壽。漢獻帝建安六年。趙歧官任太常卿。

劉褒

後漢劉褒，桓帝時人。曾畫雲臺閣。（明抄本臺閣作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官至蜀郡太守。（出張華《博物志》）

【譯文】

後漢劉褒，漢桓帝時代的人，曾經給雲臺閣作畫，人們看了後感覺熱；又畫《北風圖》這回人看了感覺涼了。官至蜀郡太守。

張衡

後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高才過人，性聰，明天象，善書。累拜侍中，出爲河間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滿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水中不出。或雲，此獸畏寫之，故不出。遂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之。今號巴獸潭。（出郭氏《異物志》）

【譯文】

後漢的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才高過人，生性聰慧，通曉天象，擅長書法，多年官任郎中，後來出任河間王相，享年六十二歲。以前，建州滿城縣山中出現一隻怪獸名叫"駭神"。人頭豬身，長相非常醜惡，各種山神鬼怪都厭惡它。這種怪獸在水邊石頭上出現，張衡前去山中想將它畫下來。他來到水邊取出紙筆後，怪獸又不出來了。有人說："這隻怪獸懼怕畫它，因此不出來了。於是張衡收起紙筆，雙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一動也不動，怪獸果然出來了。張衡悄悄用腳指將它畫下來。這幅畫現在有人稱它爲《巴獸潭》。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性嗜酒，善畫。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邈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鯔魚，懸岸。羣獺競來，一時執得。帝嘉嘆曰："卿畫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嘗執筆，所作者自可庶幾。"（出《齊諧記》）

【譯文】

魏徐邈，字景山，好喝酒，擅長繪畫。魏明帝遊賞洛水，看見從水中出來一隻白獺。明帝非常喜愛它而又不能捉到它。徐邈說："獺喜歡喫鯔魚，見到鯔魚不怕死地搶着喫。"之後，他就在畫板上畫上鯔魚掛在岸邊，果然引得羣獺爭相來食，終於捉到一隻白獺。明帝讚歎地說："徐卿你畫的鯔魚簡直都神了，竟能將白獺引來！"徐邈回答說："我不常執筆繪畫。我作的畫，都跟這幅鯔魚差不多。"

曹不興

謝赫雲："江左畫人吳曹不興，運五千尺絹畫一像，心敏手疾，須臾立成。頭面手足，胸臆肩背，無遺失尺度。此其難也，唯不興能之。"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祕閣，嘆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爲若見真龍。（出《尚書故實》）

【譯文】

謝赫說："江左吳地有個畫人叫曹不興，在五千尺闊的絹上畫人像，心想手到不一會兒就畫好了。畫上的人物頭、臉、手、腳、胸膛、兩肩、脊背，都非常合乎比例。這是很難做到的，只有曹不興能畫到這種程度。"陳朝謝赫也擅長作畫，有一次他悄悄走進曹不興作畫的祕室中，看到曹不興畫的一隻龍頭，栩栩若生，以爲自己看到的是一隻真龍頭。謝赫歎服不已。

衛協

晉衛協。《抱朴子》雲："衛協、張墨、併爲畫聖。孫鴻之《上林苑圖》，協蹤最妙。又《七佛圖》，人不敢點眼睛。"愷之論畫雲，《七佛》與《烈女》，皆協之跡，壯而有情勢。《毛詩北風圖》亦協手，巧密於情思。"此畫短卷，長裝八分。張彥遠題雲，元和，宗人惟素將來，餘大父答以名馬精絹二百匹，惟素後卻又將貨與韓愈。韓之子昶借與相國段文昌，卻以模本歸於昶。會昌元年見段家本。後於襄州從事見韓家本。謝赫雲，"古畫皆略，至此始精。六法頗爲兼善，雖不備該形似而有氣韻，陵跨羣雄。曠代絕筆。在第一品曹不興下，張墨、荀勖上。"（出《名畫記》）

【譯文】

晉人衛協。《抱撲子》說："衛協、張墨、並列爲畫聖。孫鴻收藏的《上林苑圖》，是衛協畫作中最好的一幅。還有《七佛圖》，畫上的人物都不敢給他們畫上眼睛。恐怕點上後，人物活了以後從畫上走下來。"顧愷之評論畫說："《七佛圖》與《烈女圖》都是衛協的真跡，人物壯美而情趣盎然。《毛詩北風圖》也出自衛協之手，構思的奇巧在於表現人物的情態上。"這是一幅短卷，長裝八分。張顏遠題字："唐憲宗元和年間，同族人惟素要將這幅畫賣給我家，我的祖父答應用名馬，精絹二百匹買這幅畫。後來，惟素又將這幅畫賣給了韓愈。韓愈的兒子韓昶，借給了相國段文昌。段文昌留下了真跡，卻將摹本還給了韓昶。會昌元年，見到了段文昌家中收藏的真本，後來又在襄州從事那裏見到了韓家摹本。"謝赫說："古人的畫都很粗糙，到了衛協纔開始精美起來。作畫的六種技法比較全面地運用了，而且日漸精熟。衛協的畫雖然還沒有達到形神兼備的程度，卻已經超越了以前的諸位畫師，是世間從來未有過的繪畫精品。他的作品在畫壇第一名家曹不興之下，在張墨、荀勖之上。"

王獻之

晉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風流高邁。草隸繼父之美，妙於畫。桓溫嘗請畫扇，誤落筆，就成烏駮悖牛，極妙絕。又書《駁牛賦》於扇上，此扇義熙中猶在。（出《名畫記》）

【譯文】

晉王獻之，字子敬，年輕時就負有盛名，風流豪邁，草書、隸書繼承他父親王羲之的風格，更擅長作畫。桓溫曾經請他畫扇面，下筆有誤，就着這一錯筆而畫出一頭烏斑母牛，畫極好。又作一首《斑牛賦》，寫在扇子上。這把扇子，義熙年間還有呢。

顧愷之

晉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傅寫形勢，莫不妙絕。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人已來未有。"又云："卿畫蒼蒼，古來未有。"曾以一櫥畫暫寄桓玄，皆其妙跡所珍祕者，封題之。其後玄聞取之，誑雲不開。愷之不疑被竊，直雲："妙畫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登仙也。"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又嘗悅一憐女，乃畫女於壁，當心釘之。女患心痛，告於長康，康遂拔釘。乃愈。又嘗欲寫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辭。長康曰："明府無病，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便如輕雲蔽日。"畫人物，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貌，正在阿堵之中。"又畫裴楷真，頰上乃加三毛。雲："楷俊郎，有鑑識。具此，觀之者定覺殊勝。"嵇康贈以四言詩，畫爲圖。常雲："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又畫謝幼輿於一巖中，人問其故。雲："一丘一壑，此（明抄本此字上有謂之二字）子宜置巖壑中。"長康又嘗於瓦棺寺北殿內畫維摩居士，畫畢，光輝月餘。《京師寺記》雲，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剎會，請朝賢士庶宣疏募緣。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獨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爲大言。後寺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閉戶不出（不出原作往來，據明抄本改）一月餘，所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僧衆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觀者，請施五萬；第三日觀者，可任其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及百萬。劉義慶《世說》雲，桓大司馬每請長康與羊欣講論畫書，竟夕忘疲。（出《名畫記》）

又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雲，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貞觀中，褚河南諸賢題處具在。本張惟素家收得，至相國張公弘靖。元和中，宣惟素並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後中貴人崔譚峻自禁中將出，複流傳人間。惟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匹易得。經年，忽聞款門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願以三百素絹，易公《清夜圖》。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之。明日，果齎絹至。後方知詐僞，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監院。時王淮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餘訪得此圖，然遂公所請。"  
因爲計取耳。及王家事起，複流一粉鋪家。郭侍郎承嘏閽者以錢三百市得。郭公卒，又流傳至令狐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其以圖對。後進入內。（出《尚書故實》）

【譯文】

晉顧愷之，字長康，小名叫虎頭，晉陵人。顧愷之很有才氣，尤其擅長作畫。他的畫構圖勾線，塗抹寫意，沒有不絕妙的。謝安對顧愷之說："你的書法，自從有人類存在以來沒有過你這樣的。"又說，"你的畫鬱郁蒼蒼，也是從古以來所未有的。"顧愷之曾經將一廚櫃的畫暫時寄放在恆玄家裏，都是他最上品的畫從未面世過的，並貼上封條。後來恆玄聽說廚櫃裏盛的都是顧愷之自己的上品畫作，便打開櫃將畫取走，並欺騙顧說他並沒有打開櫃子。顧愷之不懷疑他櫃子裏的畫是讓人給偷走了。而是自我解釋說："好畫能通神，幻化成仙飛走了。就象人修煉成仙一樣。"顧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顧愷之曾經愛過鄰居的一位姑娘，將這位姑娘的畫像畫在牆上，用釘子釘在心上。這位姑娘馬上心疼，將這事告訴了顧愷之。顧愷之馬上拔走畫像上的釘子，這位鄰家姑娘心馬上不疼了。還有一次，顧愷之想爲殷仲堪畫一幅像。殷仲堪有眼疾，堅決辭謝。顧愷之說："畫像上的你眼睛沒有病，我畫人物從來不點眼睛。若明點眼瞳，塗上一筆，便如同輕雲蔽日一樣，那不好。"顧愷之畫人物，多年不畫眼睛。有人問他不畫眼睛的原因，他回答說："畫人物畫身體四肢畫得好與不好，沒有多大關係，傳神之筆，就在這不畫眼睛中呢！"顧愷之給裴楷畫像，臉頰上加上三根毛，說："裴楷長相俊，有鑑識，就畫在此處。看畫的人一定感覺這個人很不尋常。"嵇康贈給顧愷之四言詩一首，顧愷之將詩意繪成畫，常常指着這幅畫說："畫上的這個人物，畫他揮手彈琴很容易，畫他目送歸飛的鴻雁就難了。"顧愷之又作一幅畫，畫的是謝幼輿站在山谷中。有人問他怎麼這樣畫？回答說："一山一谷，這個人適合將他放在山谷中。"顧愷之曾經爲瓦棺寺北殿的牆壁上畫維摩居士像，畫好後維摩頭頂華光四射，月餘不散。《京師寺記》上記着說："興寧中年，瓦棺寺剛建成住進僧人，設置法會，請朝中賢士，世間應人捐款贊助，當時的官員文士捐款沒有超過十萬錢的，唯有顧愷之捐資百萬錢。他家一向清貧，人們都認爲他在說大話，後來法會上宣讀的捐款祝禱文上寫的數額付款時，顧愷之對僧人說："請貴寺選一面空白牆壁，我去到那裏後，關好門戶，不許他人進入。顧愷之在寺裏整整呆了一月有餘，在這面牆壁上繪一幅巨大的維摩畫像，將要畫眼睛時，顧愷之對僧人說："這幅畫作好後，第一天來觀看的人，請讓他向寺裏施錢十萬，第二天來觀看的施錢五萬，第三天來看的隨便施多少都可以了。到打開門時，壁上的維摩巨像，光濯整個寺院。前來觀看佈施的人羣堵塞寺門，擠滿了寺院，不到一會兒工夫，就集資上百萬錢。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說："桓玄大司馬，每請顧愷之與羊欣講論畫書時，竟然一談就是一個通宵，連疲勞都忘記了。"

又 《清夜遊西園圖》是顧愷之畫的。畫的末尾處，有梁朝諸王寫的《跋》：畫上象有上千人一同在天上的御廚裏喫飯。唐太宗貞觀年間，褚遂良等諸位賢人的題署也都具在。《清夜遊西園圖》原來由張惟素家收藏，一直傳到宰相張弘靖。唐憲宗元和年間，皇上宣召張惟素和鍾繇進宮書寫《道德經》，張惟素同時將此畫進獻給皇上。後來宮內太監崔譚峻又從宮內將這幅畫帶出來，使它重又流入民間。張惟素的兒子前涇州從事張周封在京期間，一天，有人拿着《清夜遊西園圖》想賣給他。張周封非常驚異，馬上付給這個人幾匹絹買得這幅名畫。過了一年，忽然聽到有人急  
劇地敲門，問這個人有什麼事？看到門外有好幾個人異口同聲地說："仇中尉願意用三百匹白絹換你的《清夜遊西園圖》。"張周封懼怕這些人威脅他，立即將《清夜遊西園圖》取出來，給了這些人。第二天，果然有人如數運來了白絹。後來才知道，這是受了人家的欺詐。原來，有一個劣紳有求於江淮鹽署衙門，當時是王淮在那署理鹽鐵。此公酷受書畫，對求他的這個人說："你能爲我求得《清夜遊西園圖》，一定滿足你的請求。"這纔有這位豪紳設計從張周封那裏詐取《清夜遊西園圖》一事。待到王淮家犯事後，這幅畫又流入一個粉鋪家，又讓郭侍郎委託一個在宮內擔任祭祀執事的人，用三百錢買到手裏。郭侍郎去世後，這幅《清夜遊西園圖》又流入令狐家。唐宣宗有一次問宰相令狐藏有什麼名畫？令狐說他家藏有一幅《清夜遊西園圖》。後來，將這幅畫進獻給皇上。

顧光寶

顧光寶能畫。建康有陸溉，患瘧經年。醫療皆無效。光寶常詣溉，溉引見與臥前，謂光曰："我患此疾久，不得療矣，君知否？"光寶不知溉患，謂溉曰："卿患此，深是不知。若聞，安至伏室。"遂命筆，以墨圖一獅子，令於外戶榜之。謂溉曰："此出手便靈異，可虔誠啓心至禱，明日當有驗。"溉命張戶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戶外有窸窣之聲，良久，乃不聞。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於戶外皆點焉。溉病乃愈，時人異之。（出《八朝畫錄》，明抄本作出《八朝窮怪錄》）

【譯文】

顧光寶能畫。建康有個人叫陸溉，身患瘧疾有一年了，多處求醫治療都不見效果。顧光寶有一次到陸溉家去，陸溉將他請到牀前，說："我患這種病很長時間了，怎麼治也治不好，你知道嗎？"顧光寶不知道他患有這種病，對他說："你患了這種病，我確實不知道。要知道，何必讓你躺在室內這麼久。"於是讓人拿來筆墨，畫一墨獅子，讓陸溉張貼在室外的牌榜上，並對陸溉說："這幅獅子圖貼出去便靈驗。你可在心裏虔誠禱告，明天就會靈驗的。"陸溉當即讓人張貼室外牌榜上，並派家人焚香膜拜墨獅。到了這天晚上半夜時分，聽到室外有窸窣之聲，過了好久，才聽不到了。第二天早起，見牌榜上貼的墨獅子，口中胸前有淋漓的血跡，整個室外都濺有血點子。陸溉的瘧疾病痊癒了。當時的人都感到驚異。

王慄

晉王慄字世將，琅琊臨川（明抄本，許刻本川作沂）人。善屬詞，攻書畫。過江後，爲晉朝書畫第一。音律衆妙畢綜。元帝時爲左衛將軍，封武康侯。時鎮軍謝尚於武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並請慄畫。（出《名畫記》）

【譯文】

晉王慄，字世將，琅琊臨川人，擅長填詞，又攻書畫。過長江後，是晉朝書畫界第一妙手。詩、琴、書、畫全都通曉。晉元帝時官任左衛將軍，封武康侯。當時正值鎮軍謝尚在武昌樂寺建造東塔，戴若思建造西塔，都請王慄爲塔作畫。

王濛

晉王濛字仲祖，晉陽人。放誕不羈，書比慄（《歷代名畫記》五慄作庾。）翼。丹青甚妙，頗希高遠。嘗往驢肆家畫轜車。自雲："我嗜酒好肉善畫，但人有飲食美酒精絹，我何不可也。"特善清談，爲時所重。（出《名畫記》）

【譯文】

晉王濛，字仲祖，晉陽人，生性放誕不羈。書法比王慄高，繪畫大妙，特別追求高遠的境界，經常去驢市那兒畫喪車。王濛自嘲道："我平生嗜酒好喫肉擅長繪畫，如果有人肯拿出豐盛的菜餚、美酒、白絲絹，我爲什麼不可以爲他作畫呢！"王濛特別擅長高談闊論，爲當時人所看重。

戴逵

晉戴逵字安道，譙郡銍縣人。幼年已聰明好學，善琴攻畫。爲童兒時，以白瓦屑雞卵汁和溲作鄭玄碑，時稱絕妙。庾道季看之，語逵雲："神猶太俗，卿未盡耳。"逵曰："唯務允當，免卿此語。"（出《名畫記》）

又 戴安道幼歲，在瓦棺寺內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但恨吾老，不見其盛耳。"（出《世說雜書》）

【譯文】

晉戴逵，字安道，譙郡銍縣人，幼年時就聰明好學，擅長彈琴愛好繪畫。戴逵在孩童時，就用白瓦屑、雞蛋汁放在一塊，再用尿將它們和在一起作成鄭玄碑，當時人看了都稱讚他作的絕妙。庚道季看了後，對戴逵說："這座碑的神韻還太俗氣，你還沒有盡心地去作。"戴逵說："我一定將它作的再好些，免得你說這樣的話。"

又 戴逵小時候，在瓦棺寺內作畫，王長史看到後說："這孩子沒有經過拜師學藝就能作畫，他最終有一天會成名的。但是可惜我年邁了，見不到名聲鼎盛時候的他了。"

宗炳

宋宗炳字少文，善書畫，好山水。西涉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以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遊。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出《名畫記》）

【譯文】

宋宗炳，字少文，擅長書畫。他西面乘船去過荊江、巫峽，南面登過衡山。並且在衡山建座草房住在那裏，後來因爲有病才返歸江陵。感嘆地說："年老多病，天下的名山恐怕不能都遊遍了。我該沉澱一下我的情緒，平心入靜，躺在家裏遊吧。"於是將他遊歷過的名山大川都繪畫在牆壁上，整日坐臥面向牆壁觀看。

黃花寺壁

後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絕妖怪。先鄴中有軍士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數十人並無據。一日，其家以女來謁元兆所止，謁兆。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畫也。吾何以知？今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有在水之魅，吾皆知之矣。汝但述疾狀，是佛寺中壁畫四天神部落中魅也，此言如何？"其女之父曰："某前於雲門黃花寺中東壁畫東方神下乞恩，常攜此女到其下。又女常懼此畫之神，因夜驚魘，夢惡鬼來，持女而笑，由此得疾。"兆大笑曰："故無差。"因忽與空中人語，左右亦聞空中有應對之音。良久，兆向庭嗔責之雲："何不速曳，亟持來。"左右聞空中雲："春方大神傳語元大行，惡神吾自當罪戮，安見大行？"兆怒，向空中語曰："汝以我誠達春方，必請致之。我爲暫責，請速鏁致之。"言訖，又向空中語曰："召二雙牙八赤眉往要，不去聞（明抄本聞作問）東方。"左右鹹聞有風雨之聲，乃至。兆大笑曰："汝無形相，畫之妍致耳，有何恃而魅生人也。"兆謂其父曰："汝自辨其狀形。"兆令見形，左右見三神皆丈餘，各有雙牙長三尺，露於脣口外，衣青赤衣。又見八神俱衣赤，眼眉並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軒下。蓬首目赤，大鼻方口，牙齒俱出，手甲如鳥，兩足皆有長毛，衣若豹鞹。其家人謂兆曰："此正女常見者。"兆令前曰："爾本虛空，而畫之所作耳，奈何有此妖形？"其神應曰："形本是畫，畫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況所畫之上，精靈有憑可通，此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實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罐瓶受水，淋之盡，而惡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湯以淋，須臾神化，如一空囊。然後令擲去空野，其女於座即愈，而父載歸鄴。復於黃花寺尋所畫之處，如水之洗，因而駭嘆稱異。僧雲敬見而問曰："汝此來見畫嘆稱，必有異耶，可言之。"其人曰："我女患疾，爲神所擾。今元先生稱是此寺畫作妖。"乃指畫處所洗之神，僧大驚曰："汝亦異人也。此寺前月中，一日晝晦，忽有惡風玄雲，聲如雷震，繞寺良久，聞畫處如擒捉之聲。有一人云，勢力不加元大行，不如速去。言訖，風埃乃散。寺中朗然，晚見此處一神如洗。究汝所說，正符其事。"兆即寇謙之師也。（出林登《博物志》）

【譯文】

後魏孝文帝初登位時，有個魏城人叫元兆的，能用九天法禁絕妖怪。超先，鄴中有個軍士的女子，十四歲，得上了一種邪病有好幾年了。給這女孩治病的，先後有幾十個人，都沒有辦法治好她。一天，這個軍士帶着女兒到元兆住的地方來求見他給女兒治病。元兆看了看女孩，說："她的病不是狐仙等妖魅作的怪，是畫妖使她這樣的啊。我怎麼知道的？現在天下有成了神仙的妖精，也有具備靈性的妖精；有在陸地上的妖精，有在水中的妖精……我都知道他們啊。你所講述的病狀，是佛寺中壁畫上面四天神部下的魅在這個女子身上作祟。我這話說的對不對？"女孩的父親說："先前我在雲門黃花寺中東壁畫東方神下乞求他老人家施給我恩惠，經常帶着我這個女孩一塊兒去，我這女孩常常懼怕這壁畫上的神仙，夜裏夢魘，夢見惡鬼來了，抓住她大笑，從此得了這種邪病。"元兆大笑，說："沒錯。"忽然與空中人說話，左右的人也聽到空中有人語跟他對答。過了好一會兒，元兆向室外庭院中生氣地責備說："怎麼不快回去？疾速將他押來！"旁邊的人聽到空中有人說："春方大神傳話給元大行：'惡神我自己應當處死，怎麼還需要見元大行呢？"元兆大怒，向空中說道："你爲我轉告春方大神，必須請他來，我要立即責罰他，請他們趕快將他鎖上帶來。"說完了，又向空中說："速召二位雙牙將、八位赤眉將速去。不用去告訴東方大神了。"元兆身旁的人都聽到忽然有風雨聲大作，到了近前。元兆大笑說："你本來沒有身形的，畫得還挺好的呢。你仗恃着什麼來迷惑生人？"又對患邪病的女孩說："你自己辨認一下，是不是他？"於是，他又命令這些神靈們現出原形。元兆身旁的人看見有三位神靈在他們面前，身高一丈多，每個神靈都長着三尺長的雙牙，露在口外，穿青紅色的衣裳。又看見有八位身穿紅色衣裳、長着紅眉毛的神靈也站在那兒。他們一塊兒抓住春方大神迫使他到屋門口這邊來。這位春方大神頭髮蓬亂，雙眼通紅，鼻大口方，牙齒都露在外面，手上的指甲象鳥爪，兩腳長着長毛，身上穿的衣服象是拔掉毛的豹皮。病女孩的父親說："這個靈怪正是我女兒常見到的那個。"元兆命令春方大神到跟前來，說："你本來是沒有形體的，只是在牆壁上將你畫出來了。怎麼會有了這種妖形呢？"春方大神回答說："形就是畫，畫得跟真的一樣。真，就是有神了。況且，又畫在牆壁上了，精靈有了可以憑依附體的東西。這樣，具備了形體的同時也具備了情感；而情感又讓我迷上了這位女孩。罪臣實在是有罪啊？"元兆大怒，讓服侍他的童僕用罐瓶盛水澆這位春方大神。水澆完了。這位春方大神神色依然。元兆越發憤怒，又讓童僕將水燒開了再澆，轉眼間這位惡神化爲烏有，地上只留下一個狀如空袋子的東西。元兆讓童僕將這件東西扔到空野裏去。那位患邪病的女孩也馬上坐起來，病也好了。女孩的父親帶領女孩回到鄴郡後，又來到黃花寺裏畫壁畫的東牆前。他看到畫春方大神的地方，象被水澆過似的。大爲喫驚，連聲說："真是怪事，真是怪事！"寺內僧人云敬看見他，問："你這次來見到壁畫稱怪，一定有特殊原因，請你說說。"女孩的父親說："我女兒患的邪病，是受到神怪的騷擾。元先生說，就是你們這幅壁畫上的春方大神騷擾的。"說着，用手指向壁畫上被水澆洗的地方。雲敬僧人大驚，說："你也是個怪異的人。上個月有一天，大白天的，忽然寺院內變得昏暗如晦，狂風大作，黑雲奔湧，響聲如雷，繞着寺院轉了好長時間。而且隱約聽到壁畫這裏象有人被捉拿的聲音。有個聲音說："我們的勢力壓不過元大行，不如趕快去吧。說完了，狂風才散去，寺院內又跟原先一樣晴朗了。待到了晚上，才發現這壁畫上有一具神像象被水洗去了似的。考究一下你剛纔說過的事，正相符合。"元兆，就是寇謙的老師。

卷第二百十一 畫二

宗測 袁茜 梁元帝 陶弘景 張僧繇 高孝珩 楊子華 劉殺鬼 鄭法士 閻立德　閻立本　薛稷　尉遲乙僧　王維　李思訓　韓幹

宗測

南齊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代居江陵。不應招闢。驃騎將軍豫章王嶷請爲參軍，測答曰："何得謬傷海鳧，橫斤山木？"性善書畫。傳其祖業，志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隱廬山，居炳舊宅。畫阮籍遇孫登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永業寺佛影臺。皆稱臻絕。（出《南齊記》）

【譯文】

南齊宗測，字敬微，宗炳的孫子，他家世代居住在江陵。宗測從不應召去做官。驃騎將軍豫章王嶷請他任參軍，他回答說："爲什麼要濫殺那些無辜的海鳥野雞？爲什麼要去濫砍那些與人世無爭的樹木？"宗測生來就愛好書法，繪畫。他繼承先人的書畫事業，立志要遊歷名山大川。他將祖父宗炳的遺作《尚子平圖》，臨摹在室內牆壁上。宗測一生隱居在廬山祖父留下的舊宅裏，將阮籍遇孫登的故事，畫在室內的屏風上，終日或坐或躺在屏風前觀看。宗測還爲永業寺的佛影臺作過畫。人們都稱讚宗測的畫達到絕妙的境界。

袁茜

齊袁茜，陳郡人。時南康郡守劉繒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過切，心用恍惚，遂成癔病。醫所不療。袁茜善圖寫。畫人面，與真無別。乃令畫王形象，並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偶寢。密令媼奶示妃。妃見乃唾之，因罵曰："斫老奴晚！"於是悲情遂歇，病亦痊除。（出謝赫《畫品》）

【譯文】

袁茜，齊朝陳郡人。當時，南康郡守劉繒的妹妹嫁給鄱陽王爲妃，夫妻倆很是相愛。後來，鄱陽王讓齊明帝給殺害了。劉繒的這個妹妹悲傷過重，心神恍惚，終於釀成了癔病。請醫生診治怎麼也治不好。聽說袁茜擅長繪畫，畫的人像，跟真人沒有什麼兩樣。南康郡守就請袁茜繪畫鄱陽王的形象，並將他平生所寵愛的姬妾畫在他身邊，共同照鏡子，情形象要一塊兒睡覺，讓一個老奶僕悄悄地將這幅畫拿給郡守的妹妹看。王妃看到後，啐一口，罵道："怎麼不將他早殺了呢！"於是，王妃的悲傷逐漸平靜下來，癔病也隨着痊癒了。

梁元帝

梁元帝常畫聖僧，武帝親爲作贊。任荊州刺使時，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據梁書）。又畫《職貢圖》，並序外國貢獻之事（序具本集）。又遊春苑，白麻紙《畫鹿圖》、《師利像》、《鸛鶴》、《陂池芙蓉》、《醮鼎圖》。並有題印傳於代。（出《名畫記》）

【譯文】

梁元帝曾經畫過聖僧，武帝親自爲他寫讚詞。梁元帝任荊州刺史時，曾經畫過《蕃客進朝圖》，武帝特別稱讚這幅畫。梁元帝還畫過《職貢圖》，並在題詞中記述了外國使臣進獻貢品的情形。梁元帝遊春苑後，用白麻紙畫《鹿圖》、《師利象》、《鸛鶴》、《陂池芙蓉》、《醮鼎圖》。上面都有題款與用印，流傳後世。

陶弘景

梁陶弘景字通明，明衆藝，善書畫。武帝嘗欲徵用。隱居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遂不以官爵逼之。（出《名畫記》）

【譯文】

南北朝時梁人陶弘景，字通明，懂得各種技藝，擅長書法繪畫。梁武帝曾想徵召他出來擔任官職，他在隱居處畫二條牛：一條牛讓人用金籠頭牽着它，一條牛隨意在水邊喫草。梁武帝從這幅《雙牛圖》上看出了他隱居不願爲官的寓意，於是就不再給他官職，封他爵位來逼迫他了。

張僧繇

梁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將軍吳興太守。武帝修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傳寫儀形，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柏堂。僧繇畫廬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拆。又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每雲："點之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吳曹不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像於龍泉亭。其畫留在祕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又畫《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亂，散拆爲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胡僧告雲："我有同侶，離拆多年，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求於其處，果購得之。疾亦尋愈。劉長卿爲記述之。其張畫所有靈感，不可具戴。（出《名畫記》）

又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樑上穢污尊容。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鷂。皆則首向檐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出《朝野僉戴》）

【譯文】

張僧繇，南北朝時前梁吳地人。天監年間，官爲武陵王國將軍吳興太守。梁武帝修飾佛寺時，多次讓張僧繇給這些佛寺繪畫。當時，梁武帝的幾位王子都封地在外。武帝特別想念他們，派張僧繇前往幾位王子的封地繪畫他們的儀容、形體，梁武帝看到幾位王子的畫像就象見了他們的面一樣。江陵有個天皇寺。是齊明帝時建造的，裏面設有柏堂。張僧繇在柏堂裏畫上盧那舍和孔子等十位哲人的畫像，明帝責怪他，問："佛門內怎麼能畫孔子的像？"張僧繇回答說："以後還當仰仗這位孔聖人呢。"待到後周消滅佛教的影響時，焚燒天下寺廟，佛塔，唯獨柏堂殿因爲畫有  
孔聖人的畫像而沒有被拆毀。張僧繇在金陵安樂寺內畫了四條龍，不點眼睛。每次都說："若點上眼睛，龍就會騰空飛去。"有人認爲他這是荒唐的妄想，就請他給龍點眼睛。張僧繇點了兩條龍的眼睛後，不多一會兒，電閃雷鳴，擊穿牆壁，這兩條龍穿壁駕雲彩飛上天去。未點眼睛的那兩條龍還在那兒。初時，吳人曹不興畫青溪龍，張僧繇看了後沒有看上眼。於是，他在龍泉亭上畫了許多青溪龍，而將曹不興的《青溪龍》畫藏在祕閣中，使得這幅畫在當時未有引起人們的重視。到了梁武帝太清年間，雷擊龍泉亭，將這祕閣的牆震塌，露出曹不興的這幅《青溪龍》畫，人們看了後才知道這幅畫是神妙的上品之作。張僧繇又曾畫過《天竺二胡僧圖》。因爲河南王侯景舉兵叛亂，在戰亂中畫中兩僧被拆散。後來，其中一個胡僧像被唐朝右常侍陸堅所收藏。陸堅病重時，夢見一個胡僧告訴他："我有個同伴，離散了多年，他現在洛陽李家，你要是能找到他，將我們倆放在一起，我們當用佛門法力幫助你。"陸堅用錢到胡僧告訴他的洛陽李家，購買另一個胡僧的畫像，真的買到了。過了不久，陸堅的病果然痊癒了。劉長卿寫了一篇文章記述了這件事情。對於這張畫的其它神靈感應，在這裏就不一一轉述了。

又：潤州興國寺，苦於鳩鴿等野雀棲在房樑上，它們拉下的糞便玷污了佛象。張僧繇在東面牆壁上畫一隻蒼鷹，在西面牆壁上畫一隻隼鷂，都側頭向檐外睨視。從此，鳩鴿等鳥雀再不敢到屋樑上來啦。

高孝珩

北齊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大司徒同州牧。博涉多才藝。嘗於廳壁畫蒼鷹，觀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時妙絕。爲周師所虜，授開府，封縣侯。孝珩亦善音律。周武宴齊君君臣，自彈琵琶，命孝珩吹笛。（出《名畫記》）

【譯文】

高孝珩，北齊人，是世宗的第二個兒子，受封廣寧郡王尚書大司徒同州牧。高孝珩知識淵博，多才多藝。他曾經在廳堂牆壁上畫一隻蒼鷹，看了的人都以爲這隻鷹是真的，鳩雀都不敢靠近前。他又畫過一幅《朝士圖》，在當時此類畫中稱得上是最絕妙的佳作。後來，高孝珩被北周的軍隊所俘虜，授與他開封府尹，封他爲縣侯。高孝珩還通曉音律。周武帝宴請北齊君臣，親自彈奏琵琶爲宴席祝興，讓高孝珩吹笛爲他伴奏。

楊子華

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常畫馬於壁。夜聽，聞啼齧長鳴，如索水草聲。圖龍於素，舒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爲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王子衝善棋通神，號爲二絕。（出《名畫記》）

【譯文】

楊子華，北齊人，世祖時，官任直閣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楊子華曾經在牆壁上畫馬，夜裏聽聽，壁上有馬咬齒長鳴，好象在喫齧水草。楊子華在白絹上畫龍，展開後，則有云氣縈集在白絹上面。世祖非常看重楊子華，讓他住在宮內。當時世人稱楊子華爲"畫聖"，沒有世祖的御詔，他不得爲別人作畫。當時，北齊還有一個人叫王子衝，擅長圍棋棋藝高超，似有神助，當時的人稱他們爲"二絕"。

劉殺鬼

北齊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鬥雀於壁間，帝見之，以爲生，拂之方覺。常在禁中，錫賚鉅萬。任梁州刺史，名見北齊書。（出《名畫記》）

【譯文】

北齊有個人叫劉殺鬼，是楊子華同一時期的人，世祖對他們二人都很看重。劉殺鬼在牆壁上畫《鬥雀圖》，世祖看見了，以爲是活雀呢。用手擦試一下，才覺出是畫的。劉殺鬼經常出入宮中，世祖還常常賞賜他價值鉅額的財物。劉殺鬼官任梁州刺史，他後來被收入《北齊書》中。

鄭法士

隋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邊四面。是稱"三絕"。楊以簟蔽畫處，鄭竊觀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勞障蔽？"鄭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以宮闕衣冠、人馬車乘曰："此是吾之畫本也。"由是鄭深伏。光明寺改爲大雲寺，在長安懷遠裏也。（出《名畫記》）

【譯文】

隋朝時，有田生楊生，跟鄭法士一同給京都光明寺畫小塔。鄭法士畫東壁北壁，田生畫西壁南壁，楊生畫外邊四面牆壁，當時人稱他們爲"三絕。"楊生用竹蓆遮蔽畫畫的地方，鄭法士偷偷看了後，說："你的畫沒有什麼可以學習的，爲什麼還勞動你用竹蓆將它遮蔽起來呢？"後來，鄭法士跟楊生結爲姻親，關係進了一層，求着要楊生的繪畫範本。楊生帶着鄭法士到皇帝的宮殿門前，指着宮殿車馬、來往行人的衣着穿戴說："這就是我的繪畫範本啊！"從此，鄭法士深深折服楊生。後來，光明寺改名爲大雲寺，它位於長安城的懷遠裏。

閻立德

唐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絡額，毛帔以裳，爲行滕，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篇》。今聖德所及，萬國來朝。卉服鳥章，俱集蠻邸。實可圖寫貽於後。以彰懷遠之德。"從之，乃命立德等圖畫之。又趙郡李嗣真《論畫》，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閻立本，洎其兄工部尚書大安公立德之畫曰："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雲亡，北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實爲中興。至如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位，折旋矩規，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莫不盡該豪末，備得精神。"（出《譚賓錄》）

【譯文】

唐太宗貞觀三年，東蠻人（按少數民族）謝元深到京城朝見皇帝。他戴着黑熊皮做的帽子，用金絲絡額，穿着用毛皮做的衣服，綁裹腿，穿鞋。中書侍郎顏師古上奏皇帝說："從前，周武王治理國家達到太平盛世，邊遠的國家都來歸順求和。周朝的史官就將這些事情爲武衛編纂在一起。現在，凡是皇上的恩德所施到的地方，許多國家都來朝拜修好。來朝拜的使臣中，穿着用絺葛做的衣服上面繡着鳥形花紋的，都住在蠻（按：古代南方的少數民族的統稱）館裏，實在有必要將這些使臣繪圖畫像留給後人，用來張揚我朝恩施邊遠的德政。"太宗皇帝批准了這一奏請，就讓閻王德等人爲這些蠻邦使臣繪圖畫像。又有趙郡人李嗣真在他的《論畫》一書"上品第三"中，論到右相博陵子閻立本和他的哥哥工部尚書大安公閻立德的畫時說："閻立德與閻立本，難兄難弟，自從江北陸謝雲死去，北朝楊子華去世，給表演各種技藝的人畫像，他們兄弟二人可算是畫得最好的了，實際上是使繪畫又振興起來。至於各國前來京城朝拜、獻寶的使臣們的形像，爲接待這些使臣所安排的儀式，以及這些使臣所展示的用鼻子飲酒、用頭撞球等奇異的風俗，都被他們兄弟繪畫下來，而且深得神韻。"

閻立本

唐太宗朝，官位至重，與兄立德齊名。嘗奉詔寫太宗真容。後有佳手，傳寫於玄都觀東殿前間，以鎮九五岡之氣，猶可以仰神武之英威也。立德創《職貢圖》，異方人物，詭怪之狀。立本畫國王粉本在人間。昔南北兩朝名手，不足過也。時南山有猛獸害人，太宗使驍勇者捕之，不得。虢王元鳳忠義奮發，自往取之，一箭而斃。太宗壯之，使立本圖狀。鞍馬僕從，皆寫其真，無不驚服其能。有《秦府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圖，亦輝映前古。唯《職貢》、《鹵簿》等圖，與立德同制之。俗傳慈恩畫功臣，雜手成色，不見其蹤。其人物鞍馬、冠冕車服，皆神也。李嗣真雲："師鄭法士，實亦過之。後有王知慎、師範，甚有筆力。閻畫神品。"（出唐《畫斷》）太宗嘗與侍臣泛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爲詠，召閻立本寫之。閣外傳呼雲。"畫師閻立本。"時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臨池則，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倖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至高宗朝。閻立本爲右丞相，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又以年飢，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明經二字原作經明，據明抄本改）（出《大唐新語》）。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及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又梁張僧繇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恥之。於是聚錢數十萬，貨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代。（出《國史異纂》）

【譯文】

閻立本，閻立德的弟弟。唐太宗在位時，官至重位，與哥哥閻立德齊名，曾經奉太宗召令，親自爲唐太宗畫像。後來，有一位高手，在玄都觀東殿前間臨摹，既可以鎮住岡上能產生天子皇帝的靈氣，又可以仰觀這些天神們的神武英威。閻立德繪畫的《職貢圖》，畫的都是外域的人物，形像非常怪異。閻立本繪畫的國王的速寫單本流傳在民間。這以前南、北兩朝的繪畫高手，沒有超過他們兄弟倆的。一次，南山出現一隻兇猛的野獸傷害人，太宗皇帝派遣勇猛的勇士去捕獲它，沒有捕到。虢地的王元鳳自報奮勇爲民除害，一箭射死了這隻猛獸。太宗皇帝非常喜愛他的豪壯，讓閻立本將他射殺猛獸的場面畫下來，鞍馬僕從，都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樣。看過這幅畫的人，沒有不驚歎和佩服他技藝的高超的。另外，閻立本還畫有《秦府十八學士圖》、《凌煙閣功臣圖》等作品，也是光耀以前歷代繪畫名家的。只有《職貢圖》、《鹵簿（按：古代帝王將相出行時的儀仗隊）》等畫，是跟他哥哥閻立德合作的。民間傳說在慈恩寺畫功臣，是很多人畫的，看不到閻立本的手跡。這些功臣畫得人物鞍馬、冠冕車服，都非常傳神。李嗣真說："閻立本的畫，師承鄭法士，實際上已經超過了鄭法士。在閻立本之後，還有王知慎，師範的畫也很見功夫。閻立本的畫是最精妙的藝術品。"唐太宗有一次同侍臣們乘舟在御苑的池中游玩賞景，看到池中有奇異的怪鳥在水面上隨波浮游。唐太宗手拍船欄杆叫好多次，命令在座陪同的侍臣們當場賦詩讚詠，又命令隨侍的宮人宣召閻立本前來將怪鳥畫下來。宮人們當即向岸上傳呼道："召畫師閻立本到青苑玉池拜見皇上！"當時，閻立本任主爵郎中。聽到傳召後，他急忙跑步趕來，大汗淋漓，立即俯身池邊揮筆繪畫起來。而且，滿面羞愧不堪。事後，閻立本告戒他的兒子說："我小時候愛好讀書，值得慶幸的是我還不是個不學無術的蠢材。我都是有感而發才寫文章。在同行中，我的文章寫得還是比較不錯的。然而，我最知名的是繪畫。可是，它卻使我象奴僕一樣地去侍奉他人，這是莫大的恥辱。你應該深以爲戒，不要學習這種技藝了。"到唐高宗在位時，閻立本官爲右丞相，姜恪原是守邊將領，憑着戰功做了左丞相，又遇上饑饉，國子監裏的學生都放假讓他們回家去了。同時又規定三省、六部及御史臺的低級辦事人員必須通曉一門《經書》。當時有人賦得打油詩一首言說這件事：左丞相是個威震大漠的驍將，右丞相是個馳譽畫壇的名家。三館學生都放羊回家了，三省、六部及御史臺的辦事員卻要通曉經書。閻立本家世代擅長繪畫。他有一次去荊州。觀看張僧繇的遺畫說："從這畫來看，他是空有虛名啊。"第二天又去看，說："他還是近代的繪畫高手。"過了一宿又去看，說："盛名之下沒有低手。"在畫前或坐或臥，觀賞不已，晚上就睡在畫旁邊，過了十天了還不離開。梁人張僧繇的《醉僧圖》，畫得唯妙唯肖，道士們常常用這幅畫來嘲笑僧人。僧衆們感到羞辱，於是大家湊了幾十萬錢，僱用閻立本畫《醉道士圖》，這兩幅畫同時流傳下來。

薛稷

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學書師褚河南。時稱：買褚得薛不落節（稱買褚得薛不落節八字原缺，據名抄本補）。畫蹤閻令。祕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絕。會旅遊新安郡，遇李白。因留連，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像一壁。筆力瀟灑，風姿逸發，曹張之亞也。二妙之跡，李翰林題贊見在。又聞蜀郡多有畫諸佛菩薩青牛之像，並居神品。（出《唐畫斷》）

【譯文】

薛稷，在武則天執政時期，官至少保，在文章學術方面，當時是第一流的。薛稷的書法師承褚遂良。當時人說："買到褚遂良的書法墨跡，或者得到薛稷的書法墨跡，是不掉價的。"薛稷的畫師承閻立本。祕書省有他的一幅《鶴圖》，在當時被稱爲"一絕"。一次，薛稷與人聚會到新安郡去遊觀，湊巧遇到了大詩人李白，陪李白在新安郡玩了一段時日，爲永安寺書寫匾額，又繪製了西方佛祖壁畫一幅。筆力落拓瀟灑，人物神姿飄逸，可以跟前人曹不興，張僧繇比美。這兩幅畫造詣很高，有李白爲其題寫的贊詩爲證。又聽說薛稷在蜀郡畫了許多各個菩薩的畫像和青牛的畫像，都是精妙的藝術品。

尉遲乙僧

唐尉遲乙僧，土火羅國胡人也。貞觀初，其國以丹青巧妙，薦之闕下雲："其國尚有兄甲僧，未有見其畫蹤。"乙僧今茲恩寺塔前面中間功德，叉（明抄本叉作又）凹垤花，西面中間千手千眼菩薩，精妙之極。光宅寺七寶臺後面畫降魔像，千怪萬狀，實奇蹤也。然其畫功德人物花草，皆是外國之象，無中華禮樂威儀之德。（出《唐畫斷》）

【譯文】

唐朝僧人尉遲乙，是土火羅國的一位胡人（按：古代對比方少數民族的稱呼）。唐太宗貞觀初年，土火羅國國王因爲尉遲乙僧繪畫巧妙而將他薦獻給大唐帝國，並說："他還有個哥哥尉遲甲僧還在國中，但是沒有見到過他的繪畫作品。"現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間供唸佛、誦經、佈施用的廳堂上的交錯鏤空凸花，西面中間的千手千眼菩薩塑像，都是尉遲乙僧製作的，精妙極了。光宅寺七寶臺後畫降魔畫像，千異百怪，實在是奇畫，也是尉遲乙僧的作品。然而，尉遲乙僧畫的人物、花草，以及他製作的唸佛、誦經、佈施用的法器用品，都是異國的風格，沒有我中華民族文化的傳統印跡。

王維

唐王右丞維家於藍田玉山，遊止輞川。兄弟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者也。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具生，而風標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畫楓戍，一圖輞川。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常自題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其自負也如此。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絕"。故庾右丞宅，有壁圖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也。山水松石，妙上上品。（出《唐畫斷》）

又維嘗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有畫《奏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出《國史補》）

【譯文】

王維，唐朝人，唐肅宗時期官任右丞相，晚年全家遷到藍田玉山的輞川。他和他的弟弟，一個因爲科舉考試的成績優異，一個因爲寫出優秀的文學作品，而名冠當世。當時人都說：在京都朝廷內左丞相的筆寫出的文章是非常了不得的；而右丞相王維的歌詠山川大自然的詩也是天下第一。王維不但是位著名的詩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畫家，而且還精通音樂。他的山水畫，畫上的一山一水，一鬆一石都栩栩如生，具有特殊的風格。當時，他曾爲京都長安千福寺西塔院畫過兩面影壁。一幅畫的是楓戍，一幅畫的是輞川。畫面上那深幽盤繞的山谷，雲水飛動的情態，超塵脫俗，  
詭譎奇絕，獨具一格。王維曾自己在一幅畫上題詩自慰說："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從這兩句詩中，完全可以看出王維很是自我欣賞他在寫詩繪畫方面的才能與造詣。長安慈恩寺東院，有王維和畢庶子，鄭廣文各自畫的壁畫，當時被人稱爲"三絕"。已去世的庾右丞相的住宅裏有王維的一幅山水壁畫和題記，也是當時的一幅佳作。畫上畫的山、水、松樹、岩石，都畫得異常絕妙，堪稱上品中的上品。

有一次，王維到位於京城長安招國坊裏的庾敬空宅，看到室內牆壁上畫有一幅《奏樂圖》。王維看了一會兒笑了。同去的人問他笑什麼？王維說："這幅畫畫的是演奏《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有好求真的人聽了這件事情後，特意請來樂工檢驗，樂工說一點差錯也沒有。

李思訓

唐開元中，諸衛將軍李思訓，子昭道爲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時人云："大李將軍"、"小李將軍"是也。思訓格品高奇，山川絕妙。鳥、獸草木，皆其能。中舍之圖，山水鳥獸，甚多繁巧。智思筆力不及也。天寶中，玄宗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奏對，詔雲："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之佳手，國朝山水第一。"思訓神品。昭道妙上品。（出《唐畫斷》）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諸衛將軍李思訓，和他的兒子中舍人李昭道，父子二人都畫得一筆絕妙的山水畫，當時人稱"大李將軍"、"小李將軍"。父親李思訓的山水畫，格調高雅，風格奇特。他畫的山川河流，不論是構圖運筆都絕妙無比，畫鳥獸草木都是他的拿手活兒。兒子李昭道所畫的山、水、鳥獸，失之於繁巧。不論是構思，還是筆力，都趕不上他父親李思訓。天寶年間，玄宗皇帝召見李思訓，讓他繪製大同殿的壁畫和影壁。畫完後的第二天早朝問事時，玄宗皇帝對李思訓說："你在影壁上繪畫的山川，昨天夜裏聽到了流水聲。你真是筆能通神的高手，位居當今國內山水畫的第一位。"父親李思訓的畫可稱爲精妙的藝術品，已經達到山水畫的極至。兒子李昭道的畫可稱爲美妙的藝術品，也幾乎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境界。

韓幹

唐韓幹，京兆人也。唐玄宗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閎畫馬，怪其不同。詔因詰之。奏雲："臣自有師。陛下內廄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其後果能狀飛龍之質，盡噴玉之奇。九方之識既精，伯樂之相乃備。且古之畫馬，有《周穆王八駿圖》；國朝閻立本畫馬，似模展鄭。多見筋骨，皆擅一時之名，未有希代之妙。開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馬，重譯累至。然而砂磧且遙，蹄甲多薄。玄宗遂擇其良者，與中國之駿，同頒馬政。自此內廄有"飛黃"、"照夜"、"浮雲"、"五方"之乘。奇毛異狀，筋骨既健（健原作同，據明抄本改），蹄甲皆厚。駕御歷險，若舉輦之安，馳驟應心，中韶頀之節。是以陳閎貌之於前，韓幹繼之於後。寫渥窪之狀，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於天上。韓故居神品。陳兼寫真，居妙品上。寶應寺三門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菩薩，西院佛像，寶聖寺北院二十四聖等，皆其蹤也。畫馬高會菩薩西院鬼神等神品。（出《唐畫斷》）

又幹閒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爲山川跋涉之勞，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出《獨異志》）

建中初，曾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腳，以二千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繞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腳有一點黑缺。方知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人韓幹，是京都地區人。唐玄宗天寶年間因他擅長繪畫被召入朝廷。玄宗皇帝讓韓幹的老師陳閎進宮來畫馬，皇上見怪韓幹畫的馬跟老師不一樣，將他召來責問他。韓幹答說："我畫馬有自己的老師。皇上宮內馬圈裏的御馬，都是我的教師。"玄宗皇帝聽了後感到詫異。後來，看到韓幹畫的果然都是他的御馬，而且，完全畫出了"飛龍"馬健美的形像，"噴玉"馬奇特的神韻。韓幹對馬的識別與鑑賞的能力達到了著名相馬專家九方皋、伯樂的程度。古代遺留下來的畫馬傑作有《周穆王八駿圖》。本朝名畫師閻立本也有不少畫馬的佳作。閻立本畫的馬很象是效仿鄭  
法士的畫法。他畫的馬肌體筋骨都很有神，名揚一時，然而卻沒有畫出能被稱爲稀世傑作的作品。開元以後，天下安定太平。外國的名馬，因爲邊關重新開放而源源不斷地輸入唐朝。但是這些從大唐帝國西疆輸進來的馬，它們的蹄甲很薄，又走過遼闊的沙漠，待到達京城後有的馬就蹄甲損壞了。唐玄宗讓人從中挑選優良的馬，同國內產的寶馬，一同送給宮內飼養御馬的官員。從這以後，宮內御馬圈內集聚着"飛黃"、"照夜"、"浮雲"等各地送來的寶馬。這些御馬筋骨健壯，毛色奇特，長相特殊，都有厚厚的蹄甲。騎着它們逾隘跨險，就象乘坐車輦一樣安穩；它們可以隨着你的心意奔跑跳躍，就象奏樂一樣的有節奏。因此，陳閎是上一代的畫師，有他的畫馬的方法。韓幹是他的學生，既繼承了他的畫馬方法又有所創新，有自己獨道的技法。他畫的渥窪、騕裛產的名馬，將它們畫得就象從天上下凡的神馬似的。因此，韓幹畫的馬重在神似，已達出神入化的境界，陳閎畫的馬重在寫實，也臻於完美神妙。寶應寺三門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的菩薩，西院的佛像，寶聖寺北院的二十四聖像等畫作，都是出自韓幹的手筆。還有馬高會的菩薩、西院的神鬼等畫，都是他的藝術傑作。

又：韓幹閒居期間，忽然有一天，一位身穿硃紅色衣服頭戴黑色帽子的人來到他面前。韓幹問他："誰讓你來這兒的？"回答說："我是鬼的使者，聽說你擅長畫馬，請你爲我們陰界畫一匹馬。"韓幹立即爲這位鬼使畫了一匹馬，並將它火化了。過了幾天，韓幹外出，途中遇到一個人向他舉手作揖表示謝意，說："承蒙您送給我一匹良馬，免去我長途旅行翻山過河的勞累，我也要對你的盛情表示答謝。"第二天，不知從哪裏來的人，送給韓幹上好的素色細絹一百疋。韓幹收下，後來都使用了。

又：唐德宗建中初年，曾經有個人牽着一匹馬找馬醫說："這匹馬患了腳疾，要能治好，願用二千錢酬謝。"這匹馬的毛色骨相，醫馬的獸醫從來都沒有見過。笑着說："你這匹馬很象韓幹畫的那些馬啊！真馬裏面沒有這樣的。"馬醫請這匹馬的主人牽馬繞市門走一圈，馬醫跟在旁邊，忽然遇見了韓幹從那邊走來，韓幹大爲驚異地說："這真是我配的顏色畫的馬啊！"這時他才知道自己隨意畫的馬，一定在陰世間被人效仿了。他於是撫摸馬身，馬象是有些瘸，看看是前蹄有傷。韓幹心中很是奇怪。回到家裏，看他畫的馬，果然蹄子上有一點黑缺，才知道畫通靈氣啊！那位馬醫得到的酬金，用過一段時間、幾經轉手後，都變成了泥錢。

卷第二百十二 畫三

吳道玄 馮紹正 張藻 陳閎 韋無忝 盧棱伽 畢宏 淨域寺 資聖寺 老君廟

金橋圖 崔圓壁

吳道玄

唐吳道玄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跡東洛，玄宗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略宗師張僧繇千變萬狀，縱橫過之。兩都寺觀，圖畫牆壁四十（明抄本十作百）餘間，變像即同，人相詭狀，無一同者。其見在爲人所睹之妙者。上都興唐寺御注金剛經院，兼自題經文。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賢，西面降魔盤龍等。又小殿前門菩薩，景公寺地獄帝釋龍神，永壽寺中三門兩神，皆絕妙當時。朱景玄雲："有舊家人尹老八十餘，嘗雲：'見吳生畫中門內神，圓光最在後，一筆成。當時坊市老幼，日數百人，竟候觀之。縛闌。施錢帛與之齊。及下筆之時，望者如堵。風落電轉，規成月圓，宣呼之聲，驚動坊邑。或謂之神也。'"又景公寺老僧玄縱雲："吳生畫此地獄變成之後，都人鹹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沾，魚肉不售。"又開元中駕幸東洛。吳生與裴旻、張旭相遇，各陳所能。裴劍舞一曲，張書一壁，吳畫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獲覩三絕。又畫玄元廟，《五聖千官》。宮殿冠冕，勢傾雲龍，心若造化。故杜員外甫詩云："妙絕動宮牆"也。又玄宗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狀。奏雲："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數月方畢。玄宗雲："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又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吳生常持金剛經，自此識本身。當天寶中，有楊庭光與之齊名。潛畫吳生真於講席。衆人之中，引吳觀之。亦見便驚。語庭光雲："老夫衰醜，何用圖之。"因斯嘆伏。其畫人物、佛像、鬼神、禽獸、山水、臺殿、草木，皆神妙也。國朝第一。張懷瓘雲："吳生畫，張僧繇後身，斯言當矣。（出《唐畫斷》）

又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就通幽冥。"旻於是脫去

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原作千，據明抄本改）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驚況。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此。（出《獨異志》）

又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遂請筆硯。於壁上畫驢一頭而去。一夜，僧房傢俱並踏破，被惱亂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懇邀到院祈求。乃塗卻畫處。（出《盧氏雜說》）

又西明慈恩多名畫。慈思塔前壁有溼耳獅子趺心花，爲時所重。聖善敬愛，亦有古畫。聖善木塔院多鄭廣文畫並書。敬愛山亭院有雉尾若真。砂子上有進士房魯題名處。後有人題詩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說正調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牆。"寺西北角有病龍院並吳畫。（出《盧氏雜談》）

【譯文】

唐朝人吳道玄，字道子，陽翟人，小時候是個貧窮的孤兒。吳道玄成爲一名著名的畫家，是上天給他的這種才能。他未長大成人就通曉繪畫的奧妙，他在東都洛陽流浪，唐玄宗知道他擅長繪畫的名聲，將他召入宮中爲皇家作畫。吳道玄的畫，大體上是師承張僧繇。但是他又發展，變化了張僧繇的畫法。不論從那方面看，都超過了張僧繇。吳道玄爲東都洛陽、西都長安的佛寺、道觀，繪製了四十多間壁畫，都是菩薩，鬼怪一類的畫。但是每幅畫上的人物形像詭譎，而且一人一相，沒有雷同的。是當今人們能看到的，這類題材的畫當中畫得最好的。京都長安興唐寺中保存  
皇帝親自注釋的《金剛經》的宅院，這裏的壁畫也是吳道玄畫的，並且上面的經文也是他題寫的。慈恩寺塔前面的文殊、普賢二位菩薩，西面的降魔、盤龍等圖像，小殿前門的菩薩；景公寺《地獄圖》中的"帝釋"護法神；永壽寺中山門上的兩神，都是當時最絕妙的藝術品。朱景玄曾經講過這樣一件事：我家有位姓尹的老僕人，大約有八十多歲了。一次，這位老僕人講，他親眼見到吳道玄給我家宗廟中門畫家神時，最後畫頭頂的圓輪佛光時，一筆就畫成了。當時。街坊鄰里的老老少少都來觀看。每天有好幾百人，都擠在那兒等候看見吳先生作畫。爲了維持秩序，前面攔上繩索。觀看的人紛紛佈施錢物給吳先生。等到吳先生下筆繪畫時，圍觀的人擠成了一堵牆。只見吳先生長筆一揮，如同風過電轉，轉瞬間，在家神頭頂上畫出一個如圓月般的圓輪金光。人們的讚歎叫好聲驚動了整個街區。有的人稱吳道玄爲天神。還有一位景公寺的老僧人玄縱說："吳先生畫成這個寺院的《地獄圖》後，京都裏的人都來觀看。看後都懼怕死後進到地獄中受到懲罰而修善行，兩市的屠夫商販都不賣魚肉了，怕因爲殺生而獲罪。"開元年間，唐玄宗駕臨東都洛陽時，吳道玄與裴旻、張旭相遇在一起，各自展示自己的絕藝。裴旻舞了一曲劍，張旭書了一牆壁草書，吳道玄繪製了一幅壁畫。洛陽城中的朝野人士，一天中欣賞到三種絕藝。吳道玄又給玄元廟作過壁畫。他在這裏畫的《五聖千官圖》，畫中的宮殿和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及分列兩廂的衆位文武大臣頭上的冠冕，勝過漢朝時的雲龍，宮門上的繪畫構思繪製的巧妙不凡，如同大自然自己創造出來的一樣。因此，詩人杜甫在詩中稱讚道："（吳道玄）神妙的手筆將宮牆畫得象真的一樣生動啊！"唐玄宗天寶年間，皇上忽然思念蜀中的嘉陵江山水。於是發給吳道玄一道手令，讓沿途驛站爲他提供車馬，載他去嘉陵江邊去寫生。待到他返回京都後，玄宗皇帝問："此去怎麼樣？請將嘉陵江山水的寫生草本拿來讓我看看。"吳道玄回答說："我沒有寫生的草本，都記在心中了。"玄宗皇帝命令他在大同殿的牆壁上畫出來。嘉陵江三百里錦山秀水，僅用一天時間就畫完了。當時以擅畫山水畫而名傳京都的李思訓將軍，也在大同殿作壁畫。他的這幅山水壁畫用了好幾個月的工夫才畫完。玄宗皇帝說："李思訓將軍花費好幾個月的工夫繪完了一幅山水壁畫，吳道玄僅用了一天時間就畫完了。兩幅壁畫畫的都好極了。"吳道玄又在殿內畫《五龍圖》。五條龍搖首擺尾，象要騰飛似的，每當天要下雨時，畫上就生出煙霧來。吳道玄經常隨身攜帶《金剛經》，從《金剛經》中認識他自身。天寶年間，有個叫楊庭光的人，跟吳道玄齊名。一次，楊庭光偷偷地給正在講課的吳道玄畫像。畫好後當衆拿給吳道玄看。吳道玄看到這幅畫像後大喫一驚，對楊庭光說："我年老了，衰弱多病又長期醜陋，怎麼好勞你駕來給我畫像呢。"但是他非常歎服楊庭光畫得確實好。吳道玄畫的人物、佛像、神鬼、鳥獸、山水、草木、臺殿，都出神入化，是當時國內第一高手。張懷瓘說："吳先生的畫，是張僧繇畫法的延續，這種說法是恰當的啊！"

開元之年間，將軍裴旻在家守母喪，到吳道玄那兒。請吳道玄爲他在東都洛陽的天宮寺繪製幾幅狀寫神鬼的壁畫，用此來給在陰間的母親求得神佛的保佑。吳道子回答說："我已經很久不作畫了。如果將軍真的有意請我作畫，爲我纏綢結作彩飾，請舞一曲劍。或許因爲你劍舞的勇猛凌厲，能讓我的畫重新跟陰界相通。"裴旻聽了後立即脫去喪服，換上平常穿的衣裳，騎在馬上奔跑如飛，左右舞劍，將劍一下擲入空中，高几十丈，然後向電光一樣射下來，裴旻伸手拿着劍鞘接着。從高空中墜落下來的寶劍，穿透了劍鞘。幾千人圍觀，沒有一個人不被這種驚險的場面所驚  
懼。吳道子於是揮筆在牆壁上作畫，隨着筆墨揮舞，颯颯地颳起了大風。這種壯觀的情景是世上罕見的。吳道子一生中畫了許多畫，他自認爲得意的作品沒有超過這幅的。

一次，吳道子到一個寺院裏去，向僧人討杯茶喝，僧人沒有理會他。於是他要來筆墨，在寺院的牆壁上畫了一頭驢後，便離開了這個寺院。一天夜裏，這個寺院僧人房裏的傢俱都被踏壞，僧人又氣又惱不堪忍受。僧人知道這是吳道子在報復他們，懇切地邀請他來寺院裏請求他原諒，吳道子纔將壁上畫的驢塗去。

西明慈恩寺內有許多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溼耳獅子趺心花，爲當時人看重。敬愛父母的題材，也有古人在這裏作的畫。聖善木塔院，多是鄭廣文的繪畫與題字。敬愛山亭院畫上的野雞尾羽象真的一樣，砂子上有進士房魯的題名。後來有人題詩說："姚家的新姑爺是房郎，未有知道新娘是什麼樣子就心馳神搖了。聽說他正在調試穿羽箭呢，且莫讓他的箭穿破寺院的牆啊。"寺的西北角有病龍院和吳道子繪製的壁畫。

馮紹正

唐開元，關輔大旱。京師缺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禱于山澤間而無感應。上於龍池，新剏一殿。因召少府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圖一龍。紹正乃先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若風雲隨筆而生。上及從官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溼，設色未終，有白氣若檐廡間出，入於池中。波濤洶湧，雷電隨起。侍御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俄頃陰雨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澤遍於畿內。（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關中一帶大旱，京都長安雨水缺得尤其厲害。玄宗皇帝急迫地命令大臣們在各個山中和沼澤地帶祈禱求雨，一點反應也沒有。玄宗皇帝命人在龍池旁邊新造一座大殿，並召見少府監馮紹正，讓他在新造的這座大殿的四面牆壁上各畫一條龍。馮紹正先在西牆上畫一條白龍，形狀奇特蜿蜒欲飛，沒畫到一半，似乎有風雲隨着筆的揮動而產生。玄宗皇上和侍從官們在壁下觀看，龍身上的鱗片都溼了。着色還未完，有白氣好象從廳堂的屋檐下飄出來，進入龍池中。龍池中波濤洶湧，接着電閃雷鳴，伴隨在皇上身邊的幾百名侍從人員，都看見了一條白龍從龍池水中，乘着雲氣上升騰飛到天上。不一會兒陰雲佈滿四周圍，風雨暴作，不到一天的工夫整個京都地區都普遍下了一場雨。

張藻

唐張藻衣冠文學，時之名流。松石山水，擅當代名。唯松樹特出古今。能用筆，常以手握雙管，亦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枝。氣傲煙霧，勢逾風雨。其槎枿鱗皴之質，隨意縱橫。生枝則潤合春澤，枯枝則乾裂秋風。其山水之狀，則高低秀絕，咫尺深重。石突欲落，泉噴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遠也極天之淨。圖障在人間最多。今寶應寺西院山水松石，具有題記。精巧之跡也。松石山水，並居神品。（出《畫斷》）

又後士人家有張藻松石障。士人云："兵部李員外約好畫成癖，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爲衣裏矣。唯得兩幅，雙栢一石在焉。嗟惋久之。"（出《名畫記》）

【譯文】

唐朝人張藻是文學士子，當時的社會名流。他在繪畫松、石、山、水方面，在當時很有名氣。他畫的松樹，奇特超過古今的名家高手。張藻會用筆，常常手握雙筆，雙筆齊下。一畫生枝，一畫枯枝。神韻傲視煙霧，氣勢超過風雨。畫松枝和松幹上的鱗片時，看他就象隨便往上塗抹似的。然而，畫出來的生枝，象經過春雨的滋潤一樣；畫出來的枯枝，則象讓肅殺的秋風給吹裂了似的。張藻畫的山水畫，山勢有高有低峻秀極了。咫尺大的地方，山岩深重，巨石突兀欲落，泉水噴湧彷彿發出鳴聲。你離它近了寒氣逼人，離遠了給人象天際一樣清淨的感覺。張藻畫的屏風在世  
間留存最多。現在宅應寺西院還有他畫的山水松石，旁邊還有他的題記，乃是精巧的墨跡。張藻畫的松、石、山、水，都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都是精妙的藝術品。

後來有一位知識人家有張藻畫的松石屏風。這個人說："兵部員外郎李約愛畫成癖，知道後購買了去。他的年輕妻子，已經將屏風畫蒸煮漂白後作衣服裏子了，只剩下一栢一石兩幅了。李約感嘆惋惜了很長時間。"

陳閎

唐陳閎，會稽人。以能寫真人物子女等，本道薦之，玄宗開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寫御客，妙絕當時。玄宗射豬鹿兔、按鷹等（明抄本"等"作"箏"），並按舞圖真容，皆受詔寫貌。又太清宮肅宗真容。匪唯龍頭鳳姿，日角月宇之狀。而筆力遒潤，風彩英逸，合符應瑞。天假其能也。國朝閻令公之後，一人而已。今咸宜觀天尊殿內畫上仙圖及當時供奉道士等真，皆其蹤也。又曾爲故吏部侍郎徐畫本行經幡二口。有女能織成，妙絕無並。唯寫真人神人物子女等，妙品上上。（出《畫斷》）

【譯文】

唐朝陳閎，會稽人。因爲他能夠繪畫男女人物畫像而由本地道府推薦，在開元年間被唐玄宗召入宮內主給皇家作畫，每次奉命爲皇上繪畫的像，都是當時最好的畫像。唐玄宗狩獵射野豬、麇鹿、野兔，駕鷹等場面，和按樂起舞的場面，陳閎都受皇上的詔令將它們繪畫下來。太清宮的唐肅宗的畫像也是陳閎繪製的。陳閎不只將皇上、嬪妃們的豐彩畫下來，而且他們的福貴相也逼真的表現出來。他的筆力遒勁、潤韞，畫出的人物風彩英俊飄逸，而且符合應驗的祥瑞。這是上天賦於他的才能啊。在本朝的閻立本之後，陳閎可算是最擅長畫人物像的第一高手了。現在的咸宜觀天尊殿內的仙人壁畫，和供奉的道士的畫像，都是陳閎的手筆啊。陳閎還曾爲已故吏部徐侍郎畫德行經幡二口，其中的女經幡能織，沒有比這再絕妙的了。陳閎的畫，只畫男女人物、神人的畫像，是最精妙的上乘之作。

韋無忝

唐韋無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畫馬異獸擅其名。時稱韋畫四足，無不妙也。曾見貌外國所獻獅子，酷似其真。後獅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又玄宗時獵，一箭中兩野獵。詔於玄武北門寫貌。傳在人間，英妙之極也。夫以百獸之性。有雄毅逸羣之駿，有馴擾之良。爪距既殊，毛鬣各異。前輩或狀其怒則張口，善則垂頭。若展一筆以辨其性情，奮一毛而知其名字，古所未能也，韋公能之。《異獸圖》破分。人家往往有之。京都寺觀無畫處。其畫獸等妙品上上。（出《畫斷》）

【譯文】

唐朝人韋無忝，是京都地區人。唐玄宗在位時，因爲能畫馬和奇異的野獸而聞名。當時稱讚韋無忝的畫說："韋無忝畫的四腳動物，沒有不好的。"韋無忝曾經畫過外國人進獻的獅子，跟其獅非常相象。後來這頭獅子又放回本國去了，只有它的像繪在畫上，供當時的人欣賞。百獸見了畫上的獅子都驚恐懼怕。有一次，唐玄宗狩獵時一箭射中兩隻野獵。玄宗非常高興，詔令韋無忝在玄武門畫玄宗一箭射殺雙豬的場面。這幅畫後來流傳在民間，畫得好極了。百獸有百性。有雄悍剛毅羣體奔馳的野馬，有經人工馴養性情溫順的家養良馬。它們蹄爪不一樣，毛鬃各不相同。前輩人畫獸。或是畫它發怒則張着口，畫它溫順就垂下頭。然而，只畫一筆就能讓人辨識它的性情，只畫它的一根鬃毛就讓人知道它的名稱，以前的古人是做不到的，只有韋無忝能有這麼高的造詣。韋無忝畫的《異獸圖》，打破常例，京都人家往往都有。京都的寺觀沒有韋無忝《異獸圖》的。韋無忝的畫，以獸畫爲特別精妙的藝術品。

盧棱伽

唐盧棱伽，吳道玄弟子也。畫跡似吳，但才力有限。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像精備。經變佛事，是其所長。吳生嘗於京師畫總持寺三門，大獲衆貨。棱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門。銳思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吳生忽見之，驚歎曰："此子筆力，常時不及我，今乃類我。是子也，精爽盡於此矣。"居一月。棱伽果卒。（出《名畫記》）

【譯文】

唐朝人盧棱伽，是吳道玄的弟子。他的畫，形似吳道子的畫，但是才力不及吳道子。盧棱伽擅長工筆畫。他的畫咫尺間，山水蒼天，勾畫特別細密精緻。畫佛經上說的佛祖、菩薩的畫像，尤其是他的專長。吳道玄曾經給京都的總持寺畫過山門，得到很多人的佈施。盧棱伽暗中爲莊嚴寺畫山門，神思突然打開，繪的畫像幾乎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一天，吳道玄來莊嚴寺看這幅畫像，驚異地讚歎道："棱伽的筆力過去趕不上我，現在跟我相近了。這個人啊，他的精神魂魄全都在這幅畫像上用盡了。過了一個月，盧棱伽果然死去了。

畢宏

唐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之。改京兆少尹爲右庶子。樹石擅名於代。樹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出《名畫記》）

【譯文】

唐朝人畢宏，唐代宗大曆二年官任給事中。曾在左省衙廳堂的牆壁上畫《松石圖》，許多好事的人都寫詩讚許。後來，畢宏由京兆少尹改任右庶子。畢宏因擅長畫樹、石而聞名。改用古法畫樹木，畢宏是第一個這樣作的。

淨域寺

唐大穆皇后宅。寺僧雲："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禪院門內外。《遊目（目原作自，據《酉陽雜俎》改）記》雲：王昭隱畫門西里面和修吉龍王有靈。門內之西，火目藥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門東里面，賢門野叉部落，鬼首蟠虵，汗煙可懼。東廓樹石險怪。高僧亦怪。（高僧亦怪四字明抄本缺，據黃本補）西廊廟（黃本"廟"作"萬壽"二字。）菩薩院門裏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雕。鶚（"鶚"黃本作"形"）勢若脫（黃本止此。）壁。軫與吳道玄同時。吳以其藝逼己，募人殺之。（出《酉陽雜俎》，自王昭隱句起原缺九十八字。據明抄本，黃本補。）

【譯文】

淨域寺原先是唐朝大穆皇后的宅第。寺裏的僧人說："三層臺階的院門外面，是當年神堯皇帝射孔雀的地方。"禪院門內外，《遊目記》上說：王昭隱居在畫門西里面，和修吉龍王有神交。門裏的西邊，壁上畫的火目藥叉和北方天王都非常奇譎威猛。門裏面東側，牆壁上畫的賢門野叉部落，各個都是鬼腦袋，盤曲的蛇身，滿臉汗煙，讓人恐懼。東廊下面畫的山石高峻、樹木怪異，畫上的僧人也怪異。西廊廟菩薩院門裏的南牆壁上，是皇甫軫畫的鬼神和大雕。大雕象魚鷹要下水撲魚的樣子，幾乎欲從壁上飛落下來。皇甫軫和吳道子是同一時代的人。吳道子認爲皇甫珍繪畫的技藝有可能超過自己，於是花錢僱人將皇甫軫殺害了。

資聖寺

資聖寺中門窗間，吳道子畫《高僧》。韋述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今。寺西廊北隅。揚坦畫《近塔天女》。明睇將瞬。團（瞬團原作舞圖，據《酉陽雜俎》改）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載贊。東廊北《散馬》，不意見者如將嘶蹀。聖僧中龍樹商船和循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真畫。四面花鳥，邊鸞畫。當藥上菩薩頂上茂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華經》。詞人作諸畫連句，柏梁體。吳生畫勇矛戟攢，出奇騁變勢萬端。蒼蒼鬼怪層壁寬，覩之忽忽毛髮寒。棱伽效之力所癉，李真、周昉優劣難。活禽生奔推邊鸞，花方嫩彩猶未乾。韓幹變態如急湍。惜哉壁畫勢未殫，後人新畫何漫汗。（出《酉陽雜俎》）

【譯文】

資聖寺中門窗前，有吳道子畫的《高僧圖》。上面有韋述撰寫的讚詞，李嚴書寫的。中間那道山門外兩面上層的人物畫，不知道是誰畫的，很像出自閻立本的手筆。寺裏西廊北角，有揚坦畫的《近塔天女圖》。天女的明眸在向你睇視，似乎馬上就要移看別處。團塔所在的庭院北面殿堂裏有鐵鑄觀音塑像一尊，高三丈多。觀音院兩廊繪有《四十二賢聖圖》，是韓幹畫的。元載撰寫的讚辭。廊北面畫有《羣馬圖》，沒有留心觀看它們的人，似乎感到這是一羣真馬，正要奮蹄嘶鳴。畫上聖僧中的龍樹高僧和商船，次序和諧，佈局巧妙。團塔牆壁上的菩薩，是李真畫的；四面的花鳥，是邊鸞畫的。藥王菩薩頭頂上的那支蜀葵，畫的尤其精妙。團塔中藏有上千部《法華經》。有詞人給這些畫作的連句寫在上面，用的是仿梁鵠、左伯體書寫的。大意是這樣的：吳道子畫的兵勇持矛執戟如同在刺殺拼鬥，他的畫出盡奇思變化萬端。寬闊的牆壁上用深青的顏色畫着衆多的鬼怪，讓人看一眼就恐懼得頭髮根上簌簌地直冒寒氣。盧棱伽竭盡全力模仿這些畫終於積勞成疾，李真，周昉的畫很難分出誰優誰劣來。畫奔跑飛動的禽鳥花卉當推邊鸞，那含露欲滴的花蕊，宛若剛剛點染上去似的，墨還未乾呢！韓幹的畫形態變化特快，象湍急的流水一樣，一時一個變化。值得高興的是壁畫正在蓬勃發展，後來人的新作正浩浩蕩蕩地湧現出來。

老君廟

東郡（明抄本作都）北邙山有玄元觀。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制。奇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真容及老子化胡經事，丹青妙絕，古今無比。杜工部詩云："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樑。仙李蟠根大，猗蘭弈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回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髮，旌旗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穀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出《劇談錄》）

【譯文】

東都洛陽北邙山有一座玄元觀，觀南有一座老君廟。這座廟臺殿高大寬敞，居高臨下俯瞰伊水、洛水一帶的廣袤沃野。廟裏的泥塑神仙，都是開元年間楊惠之製作的，塑功精細嚴整，造形奇異巧妙，使見到神像的人頓增敬意。廟內牆壁上，有畫聖吳道子繪畫的唐朝開國後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畫像，以及老子過函谷關化胡的事。這些畫精妙到極至，古往今來無可比擬。杜甫曾寫一首《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的五言排律讚頌這些畫。詩稱：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樑。仙李蟠根大，猗蘭弈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回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髮，旌旗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穀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金橋圖

玄宗封泰山回，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話舊。故所過村部，必令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扣乞駐留焉。及卓駕過金橋，（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千裏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經千里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見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召吳道玄、韋無忝、陳閎。令同制《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閎主之。橋樑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丈帷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驢騾，牛羊駱駝，貓猴豬貀，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絕"焉。（出《開元傳信記》）

【譯文】

唐玄宗泰山封禪歸來，車駕人馬走到上黨，潞州的父老鄉親挑着食品提着水、酒，遠近迎接拜謁。玄宗皇帝親自出面對來迎接拜謁的人們加以問候，親自接受人民的饋獻。皇上的回賞有差別。鄉親中有先跟玄宗皇帝相識的，皇上都賞賜他們酒食，跟他們話舊。因此，凡是經過的村落，玄宗皇帝一定命令人前去詢訪孤老喪疾的人家，並給予弔唁與撫卹。鄉親們都非常高興，所到之處沒有不前來瞻仰擁戴皇上的，並請求皇上暫時留駐在這裏。待到聖駕路經金橋時，道路盤繞回轉，玄宗皇帝看到幾千裏間，旌旗光豔，衛隊齊整，於是對跟隨在左右的侍從們說："宰相張說說我統率三十萬大軍，旌旗逶迤千里，從陝右的上黨到山西的太原。真是才子啊！"左右聽了後，都山呼萬歲。於是，玄宗皇帝召吳道玄、韋無忝、陳閎進見，命令他們共同繪製《金橋圖》。玄宗皇帝和他騎的那匹照夜白馬，由陳閎來畫；橋樑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丈帷幕，由吳道玄來畫；狗馬驢騾、牛羊駱駝、貓猴豬貀等四足動物，由韋無忝來畫。《金橋圖》畫成後，當時人稱它爲"三絕"。

崔圓壁

安祿山之陷兩京，王維、鄭虔、張通皆處於賊庭。洎克復。俱囚於楊國忠舊宅。崔相國圓因召於私第。令畫名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莫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深，頗極能事。故皆獲寬典。至於貶降，必獲善地。（出《明皇雜錄》）

【譯文】

安祿山反叛後攻陷東、西兩京，王維、鄭虔、張通都在安祿山的朝中任職。待到唐肅宗李亨清除叛亂、收復兩京後，他們都被囚禁在楊國忠的舊宅。宰相崔圓將他們三人召到自己的家中，讓他們在他家的幾處牆上繪畫。當時，這三個人都認爲崔圓的功勳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趕得上，都希望他能幫忙解救自己。因此都精心構思，精心繪畫，一心想將壁畫畫得最好。壁畫完成後，他們三個人都得到了寬大處理。有的人被貶降到外地，去的也是比較好的地方。

卷第二百十三 畫四

保壽寺 先天菩薩 王宰 楊炎 顧況 周昉 範長壽 程修己 邊鸞 張萱　王墨　李仲和　劉商　厲歸真　聖畫　廉廣　範山人　韋叔文

保壽寺

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舍爲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授十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於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汙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換之。令家人裝治，大十餘幅。訪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力士，因留寺中。後爲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進入。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出《酉陽雜俎》）

【譯文】

保壽寺本是宦官高力士的舊宅，唐玄宗天寶九年，舍爲寺院。寺鐘剛鑄成時，高力士設齋祭儀表示慶賀，滿朝文武大臣都來參加。擊一下鍾捐施錢成百上千。有窺測到高力士用意的，連擊二十杆。寺內的經藏閣構造高峻精巧，二塔接受火齊球（按：即水晶石。）十多斛。河陽從事李涿稟性喜好珍奇古玩，跟寺裏的僧人關係很好。一次，他跟寺裏的僧人一塊兒到寺觀庫中翻揀舊物，忽然在一隻破甕中發現一件象被子一樣的東西，破敗污穢，佈滿塵垢，一觸碰它立即塵埃四起。李涿慢慢仔細察看着，發現原來是幅古畫。他用三幅州縣圖和雙絲細絹三十匹跟僧人換來這幅古畫，讓家人進行裝表處治，有十餘幅那麼大。李涿求教常侍柳公權，才知道是張萱畫的《石橋圖》啊。當年，唐玄宗賞賜給高力士，因此留在寺內庫中。後來，賣畫人宗牧言將這件事告訴了左寶貴將軍。過了不久，有一小使領着幾十個兵卒來到李涿家，宣讀敕書來取這幅畫。當天，左寶貴就將這幅畫進獻給皇上。肅宗皇帝也非常喜愛古物、古玩，看到這幅畫特別高興，讓人將它張掛在雲韶院。

先天菩薩

有先天菩薩嶝，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咒。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嘗於奧室禪。嘗白魏雲："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篩灰於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後素。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蔓。畫樣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爲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幀先天菩薩圖。繪畫這幅畫的緣由起自成都的妙積寺。開元初年。妙積寺中有個尼姑叫魏八師，常常念大悲咒。雙流縣普通百姓劉乙名意兒，這年十一歲，自願以師徒之禮事奉魏八師，趕他也不走。劉乙在內室參禪。一次，他對魏八師說："先天菩薩現身在這塊地方。"於是就在寺內庭院灑上柴灰。一天晚上，灰上出現了幾尺大的腳印，連菩薩腳掌上的輪形印紋都清清楚楚。因此請來畫工講明這件事，讓畫工隨心所欲地調配顏色，但是都不令人滿意。僧人楊法成說他能畫。劉乙雙手合什仰祝上天，然後告訴如何畫。楊法成畫了近十年，才畫成先天菩薩的形象，最後塗上白色，才完成了這幅畫。劉乙、楊法成繪畫的先天菩薩共有二百四十二個頭，排列如塔形，手臂分開向外伸，如蔓。畫樣共十五卷。崔寧的外甥柳七師分去三卷，帶往京都長安去傳播。當時，魏奉古爲長史，見到畫卷後進獻給皇上。後來就在四月八日這天，玄宗皇帝將它賞賜給高力士。現在成都收存的是它的次本。

王宰

唐王宰者家於西蜀。貞之中，韋皋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故杜甫贈歌雲："十日畫一鬆。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又嘗於席夔廳見圖一障。臨（"臨"原作"陵"，據明抄本改。）江雙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查屈曲，分佈不雜。或枯或茂，或垂或直。葉疊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莫辨。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山水松石。並上上品。（出《畫斷》）

【譯文】

唐朝人王宰，他家住在西蜀。唐德宗貞元年間，韋皋用接待賓客的禮節將王宰請到家中。王宰畫的山水樹石，跟一般人不一樣。因此，杜甫在《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一詩中，說他"十日畫一鬆。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又曾經在席夔廳看到過王宰的一軸畫：臨江畫有一株柏樹、兩株松樹。松柏樹上纏繞着古藤。上邊遮蔽半面天空，下邊緊挨水面。千枝萬葉，交叉盤曲。有的樹枝枯死了，有的欣欣向榮；有的垂向水面，有的直插天空。佈局勻稱，一點也不雜亂。而且，樹枝向四面伸展，樹葉重重疊疊。畫得這樣精緻，確實是一般的畫師畫不出來的，一般人也很難辨識出是畫上去的。又在興善寺見到過王宰畫的一幅四時屏風，就象將自然界的四時景物移到屏風上來似的。畫家憑藉對風、雲、物象的精當表現，將一年中的八節四時準確無誤地再現在屏風上面，真是妙到極點了。王宰的畫以山木火石著稱於世，這是他畫中的珍品。

楊炎

楊炎，唐貞元中宰相。（明抄本"相"字下有"出貶崖州"四字。）氣標王韓，（明抄本"王韓"作"風雲"）文敵揚馬。畫松石山水，出於人之表。初稱處士，謁盧黃門，館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發言。楊懇辭去，復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潛令人將數百千至洛供給。取其家書回，以示揭公。公感之。未知所報。盧因從容，乃言欲一蹤，以子孫寶之，意尚難之。遂月餘圖一障。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世莫覩之。其跡妙上上品。（出《唐畫斷》）

【譯文】

楊炎，唐朝貞元年間官至宰相。他的氣節，可以做王維、韓愈的榜樣；他的文章，可以敵揚雄、司馬遷。他畫的松石山水，高出一般人。楊炎起初只是位隱士。雖然很有才學，卻沒有參加科舉考試，也沒有出來爲官。他曾經拜見過在宮內任給事的盧黃門，受到優厚的款待。盧給事知道他擅長繪畫，有心求他給繪一幅畫，又不好意思開口。楊炎要告辭回家，盧給事誠懇地苦苦挽留他。得知楊炎家在洛陽，生活很困頓，缺衣少食，盧給事心中很不安。他暗中派人帶着幾百千錢去洛陽楊炎家，供給他家人的日常用度，並帶回一封家書給楊炎。楊炎非常感動，不知道怎樣去報答。盧黃門這時才說他想請楊炎畫張畫，傳給後代子孫很好的珍藏，但是始終不好意思說。楊炎聽了後，立即答應下來。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爲盧黃門畫了幅山水。畫上的松石雲等物像，就象將大自然中的真景實物移到畫上來似的，人們從未見過這麼好的山水畫。這幅山水畫，堪稱稀世珍品。

顧況

唐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餘要寫貌海中山耳。"仍闢畫者王默爲副。（出《尚書故實》）

【譯文】

唐朝人顧況，字逋翁，每在寫文章、詞賦之餘，還練習畫小品。顧況曾有一次請求讓他擔任新亭監（按：相當於知縣）有的人詢問他，他說："我要畫海中的山而已！"後來，還是舉薦他給擅長繪畫的王默作副手。

周昉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節制之後，好屬學，畫窮丹青之妙。遊卿相間，貴公子也。長兄晧善騎射，隨哥舒往徵吐蕃。收石堡城，以功授執金吾。時德宗修章敬寺，召晧謂曰："卿弟昉善畫，朕欲請畫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經數日，帝又請之，方乃下手。初如障蔽，都人觀覽。寺抵國門，賢愚必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隨日改之。經月餘，是非語絕，無不嘆其妙。遂下筆成之。爲當代第一。又郭令公女婿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衆皆讚美。後又請昉寫真，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嘗列二畫於座，未能定其優劣。因趙夫人歸省，令公問雲："此何人？"對曰："趙郎。""何者最似？"雲："兩畫惚似，後畫者佳。"又問："何以言之？"前畫空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公問："後畫者何人？"乃雲："周晧。"是日定二畫之優劣，令送錦綵數百疋。今上都有觀自在菩薩，時人云水月，大雲西佛殿前行道僧，廣福寺佛殿前面兩神，皆殊妙也。後任宣州別駕，於禪定寺畫北方天王。常於夢中見其形像。畫子女爲古今之冠。有《渾侍中宴會圖》、《劉宣武按舞圖》、《獨孤妃按曲粉本》。又《仲尼問禮圖》、《降真圖》、《五星圖》、《撲蝶圖》，兼寫諸真人、文宣王十弟子，卷軸至多。貞元末，新羅國有人於江淮，盡以善價收市數十卷。將去，其畫佛像真仙人物子女，皆神也。唯鞍馬鳥獸，竹石草木，不窮其狀也。（出《畫斷》）

【譯文】

唐朝人周昉，字景玄，是京都地區人。官任節度使後，繼續好字，在繪畫方面，他將所有的技藝都學到手了。他交往於達官貴人之間，是位高貴的公子哥。周昉的哥哥周晧擅長騎馬射箭，曾隨同大將哥舒翰遠征吐蕃（按：今西藏。）收回石堡城，因戰功歸來後官授執金吾，掌管京都的治安。當時，唐德宗正修章敬寺，召見周晧說："愛卿，你的弟弟周昉擅長繪畫，我想請他畫章敬寺神像，請你告訴他。"過了一些天，德宗又讓周晧請了一次，周昉纔開始畫。最初畫出來的神像，周昉將它象屏風一樣地放在寺院裏，整個京都的人都可以去看。章敬寺就在皇宮門前，不論是賢良的人，還是愚魯的人，都去看畫像。有的人說畫得好，有的人說畫得不好。有人挑出毛病來，周昉隨時進行修改。歷經一個多月，評論好壞的人沒有了，人們都讚歎這幅神像畫得太好了！最後，畫完稿了，在當時世上數第一。郭子儀的姑爺侍郎趙縱，曾經讓韓幹畫過一幅畫像，大家都稱讚畫得好。後來，他又請周昉畫像。韓、周都是當時最有名氣的畫家。一次，郭令公將這兩張畫像並放在一塊兒，讓人們評品優劣，誰也評定不出來。正趕上他女兒趙夫人回來探親，令公問："這兩副像畫的是誰？"回答說："是我的趙郎君子。"問："哪幅畫像最象？"答："兩幅畫像都很象。但是，後一幅最好。問："爲什麼這樣說呢？"答："前一幅畫像空得趙郎的容貌畫得象，後一幅神態、表情、說笑的姿態都畫出來了。"令公問："後一幅是誰畫的？"有人回答說："是周昉畫的。"當天定出兩幅畫像的優劣，郭子儀讓人給周昉送去錦綵幾百疋，以表謝意。京都長安的一座道觀裏的水月觀音畫像，大雲西佛殿前的行道僧畫像，廣福寺佛殿前的兩面神畫像，都奇特絕妙。這些畫像，都是周昉的作品。周昉後來官任宣州別駕。在任期間，他爲禪定寺畫過一幅北方天王象。畫定後，他常常在夢中見到這位天王到他這兒來。周昉畫人世間的男人和女人，可稱得上是古今第一聖手。這類畫有：《渾侍中宴會圖》、《劉宣武按舞圖》、《獨孤妃按曲粉本》。還有《仲尼問禮圖》、《降真圖》、《五星圖》、《撲蝶圖》，以及諸位真人、文宣王十弟子的畫像等等，共有許多幅。唐德宗貞元末年，有一位從新羅回來的人，在江淮一帶，用很高的價碼收買幾十卷周昉的畫。他將要離去時，發現他買的這些畫上的仙人，真人、和男人、女人都成仙而去，不見了。只有鞍馬鳥獸、竹石草木，還在畫上面。

範長壽

唐範長壽善風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狀。人間多有月令屏風，是其制也。凡山川水石，牛馬畜類，屈曲遠近，牧放閒野，皆得其妙，各盡其趣。梁張僧繇之次也。僧彥悰《續畫品》雲："博瞻繁多。未見其能也。其畫並妙品上。"又時號何長壽齊名，次之。（出《畫斷》）

【譯文】

唐朝人範長壽擅長畫風俗畫，農家的景物、人物及風情，是他繪畫的主要對象。民間有許多月令屏風都是範長壽畫的。範長壽畫的一山一水、一木一石、都具有地域所特有的風情。他畫的牛馬等家畜，或遠或近、或盤或臥、或散牧在山野河邊，都妙筆生花，各盡其趣。他的畫作可稱得上是南梁張僧繇第二。僧人彥悰在《續畫品》上說："我博覽過古今繁多的繪畫作品，沒有見到過能跟範長壽的畫相媲美的。範長壽的畫都可稱爲妙品上。"又：當時有位叫何長壽的人，跟範長壽並列畫壇。實際，不如範長壽。

程修己

唐程修己，其先冀州人。性好學。時周昉任趙州長史，遂師事焉，二十年。凡畫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傳其妙。寶曆中，修己應明經舉，以昉所授付之。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賢士忠臣之象，不得其真。遂召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土採拾。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遠無不審，幽無不顯矣。又嘗畫竹障於文思殿。帝賜歌雲："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神。臨窗乍覩繁陰合，再盼真假殊未分。"當時學士，皆奉詔繼和。自貞元后，以藝進身。承恩稱旨，一人而已。尤精山水竹石，花鳥人物，古賢功德異獸等。併入妙上品。（出《畫斷》）

【譯文】

唐朝人程修己，他的先祖是冀州人氏。程修己稟性好學，在周昉任趙州長史時，他拜周昉爲老師，跟周昉學畫二十年。在這二十年的時間裏，周昉將自己積畢生作畫的經驗，所總結出來的《繪畫六十病》，一一親口傳授給他，使他全部學到了周昉繪畫的功夫。唐敬宗寶曆年間，程修己參加"明經射第取士"，就是用周昉傳授給他的繪畫技藝應舉的。唐元宗太和年間，皇上好古重道，認爲晉朝明帝時的衛協繪畫的《毛詩圖》，草木鳥獸賢士忠臣的形象都不真實。就召程修己再畫一幅。畫上的每位賢士忠臣，都根據經史上的記載來確定；畫上的草木鳥獸，都隨着方位、地形、地貌來縣體地繪畫出它們的姿態、神情來。這樣，畫上人物的衣飾冠冕，草木鳥獸的姿態、神情，沒有不準確無誤的。就是每一個細微的地方，也都精心繪畫、一絲不苟。程修己還曾給文思殿畫一副竹屏風。皇上爲他題詩說："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神。臨窗乍覩繁陰合，再盼真假殊未分。當時的翰林院的學士們，都奉皇上的詔示，寫詩來奉和。從唐德宗貞元以後，因爲才藝而進身仕途、承受聖恩符合上意的，僅程修己一人罷了。程修己尤其擅長畫山水竹石、花鳥人物、古代聖賢、佛道經事、怪異野獸等。他的這類題材的作品，都是精妙已極的藝術佳品。

邊鸞

唐邊鸞，京兆人。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觀其下筆輕利，善用色。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芳麗。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於玄武門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宛應繁節。後以困窮，於澤潞貌五參連根，精妙之極也。近代折枝花，居其首也。折枝花卉蜂蝶並雀等，妙品上。（出《畫斷》）

【譯文】

唐朝邊鸞，是京都長安人。邊鸞能畫畫，最擅長畫花鳥折枝（按：花卉畫法之一，不畫全株，只畫連枝折下的部分。）這種畫法，是從來未有過的。你看邊鸞下筆輕鬆利落，善用顏色，能得心應手地表現鳥雀羽毛的萬態變化，春花綻放的千種姿容。唐德宗貞元年間，新羅國進獻來一對孔雀，能舞，皇上宣召邊鸞在玄武門畫孔雀。一隻孔雀畫的是正面，一隻畫的是側背。翠綠的孔雀羽毛燦爛生輝，孔雀的尾羽彷彿是一隻只華美的金、翠首飾。兩隻孔雀象在輕聲鳴唱，又象在用禮儀迎接貴賓的到來。邊鸞後來生活困頓窮苦，曾在潞水岸邊的沼澤地帶將五棵長在一起的人蔘畫在畫上，畫得好極了。在近代折枝畫法中，邊鸞位居魁首。邊鸞的折枝花卉蜂蝶鳥雀畫，都堪稱在妙品以上。

張萱

唐張萱，京兆人。嘗畫貴公子鞍馬屏帷宮苑子女等，名冠於時。善起草，點簇位置。亭臺竹樹，花鳥僕使，皆極其態。畫《長門怨》，約詞慮思，曲盡其旨。即金井梧桐秋葉黃也。粉本畫《貴公子夜遊圖》、《宮中七夕乞巧圖》、《望月圖》，皆綃上幽閒多思，意逾於象。其畫子女，周昉之難倫也。貴公子鞍馬等，妙品上。（出《畫斷》）

【譯文】

唐朝張萱，京都長安地區人。張萱經常畫騎在馬上的達官貴人，以及屏風、帷幛、宮苑男女等畫，在當時名冠衆畫師之首。張萱擅長勾畫草圖。他畫的草圖結構勻稱、佈局精當。亭臺竹樹、花鳥僕使，都各盡其態、各得其位，意境幽遠、傳神。他畫的《長門怨》，按照李白原詩的每一句提供的意境，精心地去構思。運用景物，氛圍等繪畫表現手法，將詩的意韞含蓄地表現出來。用一句話來說，即在畫中充分運用金井（按：指賓中。）梧桐和飄落的秋葉，點染出一片肅殺淒涼，從而表現出宮中曠女的哀怨與悽愁。張萱的畫稿：《貴公子夜遊圖》、《宮中七夕乞巧圖》、《望月圖》等，都是在白絹上精心表現那些貴家公子、宮中怨女的閒適、幽思。意蘊幽遠，遠遠超過畫面上的物象。張萱畫男人、女人，周昉很難跟他相以倫比。他畫的貴家公子騎馬遊逸的畫，是最精妙的藝術作品。

王墨

唐王墨，不知何許人，名洽。善潑墨，時人謂之"王墨"。多遊江湖。善畫山水松柏雜樹。性疏野好酒。每欲圖障，興酣之後，先已潑墨。或叫或吟。腳蹙手抹。或拂或幹，隨其形象。爲山爲石，爲水爲樹。應心隨意，倏若造化。圖成。雲霞澹之，風雨掃之。不見其墨污之跡也。（出《畫斷》）

【譯文】

唐朝人王墨，不知道他是什麼地方的人，名字叫王洽。他擅長潑墨，當時人都稱他爲"王墨"。王墨多數時間都在江湖上（按：即民間。）遊走。他性情疏懶狂野，喜好飲酒。每當他要作畫時，酒須喝到興奮時，先將墨潑在畫布（或紙）上。或者大聲孔叫，或者淺吟低唱。這時候，他手腳並用，又拂又抹，又蹭又踹。出現的物象，或山或石，或水或樹，隨着心意塗抹。這些景物，彷彿是轉瞬間自然生出來的一樣。成畫後，你看整幅畫就象讓雲霞淡淡的浸染過、讓風雨滌盪過似的，不見些許的墨污痕跡。

李仲和

唐李仲和，漸之子。漸嘗任忻州刺史，善畫番人馬。仲和能繼其藝，而筆力不及其父。相國令孤綯，奕代爲相，家富圖畫。即忻州外孫。家有小畫人馬障，是尤得意者。會憲宗取置禁中。後卻賜還。（出《名畫記》）

【譯文】

唐朝人李仲和，李漸的兒子。他的父親李漸曾經擔任過忻州刺史，擅長畫西北部邊疆一帶少數民族騎馬行獵的畫。李仲和承繼了父親的繪畫技藝，但是他的筆力不及父親。宰相令狐綯，他家世代官任宰相，藏有許多名畫。令狐綯就是李漸的外孫。令狐家收藏的畫中，有一組屏風人馬小品，是最得意的。曾經進獻給憲宗收藏在宮中，後來又賜還給令孤家。

劉商

唐劉商，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汴州觀察判官。少年有篇詠高情。攻山水樹石。初師張藻，以造真爲意。自張貶竄後，惆悵賦詩云："苔石蒼蒼臨澗水，溪風嫋嫋動松枝。世間唯有張通會，流向衡陽哪得知。"（出《名畫記》）

【譯文】

唐朝人劉商，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汴州觀察判官。年少時就寫過一篇讚美高尚情操的詩。劉商專門學畫山水樹石。最初，他拜張藻爲老師，專門畫寫實的作品。自張藻遭貶職離開京城後，他深爲教師的被貶謫感到惆悵。曾爲這件事寫過一首詩：苔石蒼蒼臨澗水，溪風嫋嫋動松枝。世間唯有張通會，流向衡陽哪得知。

厲歸真

唐末，江南有道士歷歸真者，不知何許人也。曾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內功德塑像，是玄宗時夾紓，製作甚妙。多被雀鴿糞穢其上。歸真遂於殿壁畫一鷂，筆跡奇絕。自此雀鴿無復棲止此殿。其畫至今尚存。歸真尤能畫折竹野鵲。後有人傳。歸真於羅浮山上升。（出《玉堂閒畫》）

【譯文】

唐朝末年，江南有個道士叫厲歸真。不知道他是什麼地方的人。他曾經雲遊到洪州的信果觀，看見三官殿裏的神靈塑像，還是唐玄宗時期用麻脫泥胎塑成的，塑得精妙絕倫。但是卻被棲宿在屋樑上的鴿、雀的糞便污穢得不像樣子。於是，厲歸真便執筆在殿內牆壁上畫一隻鷂鷹，筆力奇絕。從這以後，鴿雀等再也不敢在樑上棲息了。這幅鷂鷹現在還在。厲歸真道士尤其擅長畫折竹、野鵲。後來有人承繼了他的這種畫法。厲歸真死在羅浮山。

聖畫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制，寺僧召畫工。將命施彩飾。會貴其直，不合寺僧祈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價。願輸功可乎？"寺僧欲先閱其跡。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中，寧有跡乎？"寺僧以爲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圬其壁，未爲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彩繪，將入其殿。且爲僧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門，亦不勞飲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可以泥固吾門，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如是凡六日，閴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啓，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彩繪。儼若四隅，唯西北墉未盡其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無敢繼其色者。（出《宣室志》）

【譯文】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城裏的人稱它爲"七聖畫"。殿堂剛建成時，寺裏的僧人將畫工們請來，讓他們給殿堂彩繪雕飾。但是，這些畫工要的工錢太貴了，寺裏的僧人沒有求化到這麼多的錢款。這些畫工竟然不給彩繪而走了。這以後過了幾天，有兩位少年來到寺裏拜訪僧人說："我是個擅長繪畫的人，聽說你們寺裏要請畫工。我不敢掙你們的錢，情願獻工給你們可以嗎？"寺裏的僧人想先看看他們的作品，少年說："我們兄弟七人，沒有在長安繪過畫，怎麼可以在長安看到我們的作品呢？"寺裏的僧人認爲這個少年是在這胡說，又提出幾個問題刁難他。少年說："我們既然不收師父的工錢，如果我們繪製的不合乎師父們的心意，就讓我們用抹子將它抹掉也不晚吧。"寺裏的僧人圖他們不要工錢，於是就答應下來了。第三天，二位少年果然領着他的五位兄弟來到寺院裏，每個人手中都拿着彩繪的所需用品。進殿之前，少年對僧人說："從今天算起，七天之內請不要打開進入殿堂的這道門，也不用你們給我們送飲食。我們繪製的彩繪沒繪完前怕風日的侵蝕。最好用泥將門縫也抹死。不這樣做，則不能得到最佳的效果。"僧人聽從了他們的要求，用泥將門封死。已經過了六天了，殿堂裏一點動靜也沒有。寺裏的僧人互相議論說："這些人一定是什麼妖怪變的，我們再也不能按他們約定的期限不打開門了。"於是，僧人一齊動手拆掉泥封打開殿堂的大門。門剛一打開，只見有七隻鴿子從殿堂裏面飛出來，一直飛出寺外。僧人們急忙進到殿堂裏去看。只見殿堂裏的四面牆壁幾乎都彩繪完了，只乘下西北邊的牆壁還沒有全繪製完。後來，畫工們聽說了這件事都來寺裏觀看這些彩繪，非常喫驚地說："真是神妙的大手筆啊！"於是，沒有那個畫工敢將北牆壁沒繪完的那部分接着繪製完。

廉廣

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泰山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即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祕其事，不敢輕畫。後因至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命廣至。飲酒從容問之。廣祕而不言。李苦告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趙廨中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戰。其夕，兩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李及趙既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毀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餘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其如往往爲妖。幸察之。"其宰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即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才絕，雲蒸霧起，飄風倏至。畫龍忽乘雲而上。至滂沱之雨，連日不止。令憂漂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以雨猶未止，令怒甚。廣於獄內號泣，追告山神。其夜，夢神人言曰："君當畫一大鳥，叱而乘之飛，即免矣。"廣及曙，乃密畫一大鳥。試叱之，果展翅。廣乘之，飛遠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間，固有難厄也。本與君一小筆，欲爲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邳畫龍，竟爲泥壁。（出《大唐奇事》）

【譯文】

廉廣，魯人。因爲採藥，在泰山遇到風雨，在大樹下避雨。到半夜雨過天晴，廉廣信步而行。走了不一會兒，遇到一個人，象一位隱士。這個人問廉廣："你因爲什麼深夜在這裏？"並邀請廉廣一同坐在樹下面。兩人說了一會兒話，這個人忽然對廉廣說："我會繪畫，可以教你繪畫的方法。"廉廣連說可以。這個人又說："我送給你一支筆，但是請你一定要保守這個密祕。你用這支筆，隨意畫些什麼，都能具有靈氣。"說着，從懷中取出一支五彩筆交給廉廣。廉廣接筆拜謝，這個人卻忽然沒有了。這之後，真的象這個人說的那樣，這支筆確實很有靈驗。但是，廉廣遵囑保守這個密祕，輕易不敢用這支筆畫什麼。後來，有事來到中都縣。縣令姓李，喜愛繪畫，他知道廉廣也會繪畫，將廉廣請來，一邊飲酒一邊讓廉廣給他畫一幅。廉廣嚴守密祕，一句話也不說。李縣令苦苦懇求他，廉廣萬不得已，纔在牆壁上畫了一百多個鬼兵，氣勢象去殺敵。這個縣的趙縣尉知道這件事後，也懇請廉廣給他畫幅畫。廉廣又在趙縣尉的官署牆壁上也畫了一百多個鬼兵，氣勢若準備打仗。這天夜裏，兩個地方所畫的鬼兵都出來打仗。李縣令與趙縣尉都親眼看見了這件事，嚇得他們再也不敢挽留廉廣住在縣裏了，並將牆上所畫的鬼兵全都毀掉了。廉廣也因懼怕獲罪而逃到下邳縣。下邳縣令得知廉廣會畫後，也懇請他爲自己畫一幅。廉廣告訴他："我在一天夜裏偶然遇到一位神人，傳給我繪畫的方法。但是我每每不敢下筆。因爲如果下筆繪畫，畫出來的東西往往會興妖作怪，幸好我察覺了這一點。"下邳縣令不聽，對廉廣說："你在中都縣畫鬼兵走下牆來戰鬥撕殺，你要是畫物一定不會打仗吧。"於是讓廉廣爲他畫一條龍。廉廣勉強答應給他畫。剛畫完，只見畫龍的地方開始升出雲霧，大風也隨後刮起來。畫上的那條龍乘雲駕霧飛上天空，緊接着就下起了滂沱大雨，一連下了好幾天也不停止。下邳縣令擔憂雨水淹毀市區居民的住宅，又懷疑廉廣會妖術。於是讓人將廉廣抓起來關到牢獄裏，一再審問他會不會使妖術？廉廣一再說他不會使什麼妖術。但是，雨還是下個沒完，下邳縣令更加發怒了，繼續將廉廣關押在牢獄裏。廉廣在獄中大哭不止，哀告山神快來解救他。這天夜裏，廉廣夢見那位神人告訴他："你當畫一隻大鳥，呵叱它，乘着這隻大鳥飛出牢獄，就可以免除這場禍患。"廉廣從夢中醒來，等到天亮後，密祕畫了一隻大鳥。畫完後，試着呵叱它，大鳥果然展翅欲飛。於是廉廣乘上大鳥飛出牢獄。大鳥載着廉廣一直飛到泰山頂上才落下來。過了一會兒，避雨那個夜晚遇見的那位神人又出現在廉廣面前。神人對廉廣說："你將密祕泄露在人間了，因此遭到了災難。我給你一支小筆本意是想給你帶來福氣，現在反爾使你遇到禍患。你還是將這支筆還給我吧。"於是，廉廣從懷中取出筆還給了這位神人。過了一會兒，神人又不見了。廉廣也由此不會繪畫了。下邳縣他畫龍的地方，重新還原成泥壁。

範山人

李叔詹常識一範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忽謂李曰："某將去，有一藝，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細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李叔詹曾經認識一位範山人，請他到家中來。這位範山人預告出來的吉凶福禍，後來都能一一得到驗證。他還會推算天文曆法和算命，用真氣、符咒治邪病、克異物、禳除災害。範山人在李家住了半年，忽然有一天對李叔詹說："我要離開這裏了。我有一種技藝，想用它來作爲我臨別時的贈禮，就是水畫呀。"於是請人在後廳地上挖一個池子，長寬各約一丈，深一尺多，用麻灰抹好。每天都將它灌滿水。等到水再不往下滲了，將顏色墨硯準備好。範山人先握筆叩齒好一陣子，才縱筆在水中塗劃。再看看池水，只見水色渾渾的。過了兩天，將四幅素白細絹放在池水中拓，約有一頓飯工夫，再將四幅細絹取出來，舉過頭頂觀看。只見細絹上古松怪石，人物、房屋、樹木俱全，象真畫一樣。李叔詹深感驚異，再三詢問範山人，他才告訴說："我能夠禁管住顏色，不讓它隨便沈散罷了！"

韋叔文

唐進士韋叔文善畫馬。暇曰，偶畫二馬札絹而未設色。赴舉，過華岳廟前。怳然如夢。見廟前人謁己雲："金天王奉召。"叔文不覺下馬而入，升殿見王。王曰："知君有二馬甚佳，今將求之，來春改名而第矣。"叔文曰："己但有所乘者爾。"王曰："有，試思之。"叔文暗思有二畫馬，即對曰："有馬，毛色未就。"曰："可以爲惠。"叔文曰："諾。"出廟，急於店中添色以獻之。來春改名而第。（出《聞奇錄》）

【譯文】

唐朝時，進士李叔文擅長畫馬。一天閒暇，李叔文在札絹上畫了二匹馬沒有着色，這天，他去參加科舉考試，路過華山寺廟前，恍惚中好象作了一個夢。見到廟前有人蔘拜他，說："奉金天王的命令召你前去見他。"李叔文不覺間下馬進去，升殿拜見金天王。天王說："得知你有兩匹良馬，現在我請你將它們送給我。明年春天，請你改換個名字再參加科舉考試，一定會考中的。"李叔文說："我只有現在所騎的這匹馬呀。"天王說："請你再想想。"李叔文暗暗想到自己在家畫的那兩匹馬，現在就帶在身邊。立即回答說："是的，我有兩匹馬。只是，還沒有塗上顏色呢。"天王說："可以馬上繪上色嘛。"李叔文說："是的。"李叔文走出廟門。急忙騎馬來到店中，取出來在家畫的那兩匹馬，趕忙塗上顏色獻給天王。第二年春天，李叔文改名參加科舉考試，果然考中了。

卷第二百十四　　畫五

貫休 楚安 應天三絕 八仙圖 黃筌雜編

貫休

唐沙門貫休，本婺州蘭溪人也，能詩善書妙畫。王氏建國時，來居蜀中龍華之精舍。因縱筆，用水墨畫羅漢一十六身並一佛二大士。巨石縈雲，枯松帶蔓。其諸古貌，與他人畫不同。或曰："夢中所睹，覺後圖（圖原作圓，據明抄本改）之。謂之'應夢羅漢'。"門人曇域、曇弗等，甚祕重之。蜀主曾宣入內。嘆其筆跡狂逸，供養經月，卻令分付院中。翰林學士歐陽炯亦曾觀之。贈以歌曰："西嶽高僧名貫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捐大絹泥高壁，閉日焚香坐禪室。或然夢裏見真儀，脫去袈裟點神筆。高抬節腕當空擲，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怪石安排嵌復枯。真僧列坐連跏趺。形如瘦鶴精神健，頂似伏犀頭骨粗。倚松根，傍巖縫，曲錄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不知夏臘幾多年，一手搘頤偏袒肩。口開或若共人語，身定復疑初坐禪。案前臥象低垂鼻，岸畔戲猿斜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苔蘚紋中暈深翠。硬筇杖，矮松牀，雪色眉毛一寸長。繩開梵夾兩三片，線補衲衣千萬行。林間亂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煙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筍織蒲團鎮長坐。休公休公，逸藝無人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書三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云兼吳道子。若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來入秦，於今到蜀無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絕，覷你凡人爭是人。瓦棺寺裏維摩詰，舍衛城中辟支佛。若將此畫比量看，總在人間爲第一。"（出《野人閒話》）

【譯文】

唐朝時，佛門僧人貫休，是婺州蘭溪人。貫休和尚能吟詩，寫一手好字，擅長繪畫。王建在蜀建立前蜀王朝時，他來到蜀中，居住在龍華寺專供他修行參禪的居室裏。他用水墨畫法爲寺裏畫了十六個羅漢和一幅佛像、二幅菩薩像。畫上，巨大的岩石縈繞着雲霧，虺節的蒼松盤繞着古藤。而佛、菩薩和十六位羅漢的相貌都古岸異常，跟別的畫師畫的不一樣。貫休自己時常說："我是在夢中見到了這些神佛，醒來後將他們畫出來的，也可以稱他們爲'應夢羅漢'吧。"他的弟子曇域、曇弗等人，將這些畫密祕收藏起來，看成珍貴的藝術品。蜀王曾經宣召貫休進宮，非常讚賞他的畫。說他用筆狂放飄逸，在宮中供養了一個月後，分配他到翰林院。翰林學士歐陽炯也曾觀察過貫休和尚，並寫了一首詩贈送給他。詩稱：西嶽高僧名貫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畫羅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捐大絹泥高壁，閉日焚香坐禪室。或然夢裏見真儀，脫雲袈裟點神筆。高抬節腕當空擲，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工虛費日。怪石安排嵌復枯。真僧列坐連跏跌。形如瘦鶴精神健，頂似伏犀頭骨粗。倚松根，傍巖縫，曲錄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聞聲，瞌睡山童疑有夢。不知夏臘幾多年，一手搘頤偏袒肩。口開或若供人語，身定復疑初坐禪。案有臥象低垂鼻，岸畔戲猿斜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苔蘚紋中暈深翠。硬筇杖，矮松牀，雪色眉毛一寸長。繩開梵夾兩三片，線補納衣千萬行。林間亂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煙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筍織蒲團鎮長坐。休公休公，逸藝無人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書三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云兼吳道子。苦將書畫比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來入秦。於今到蜀無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絕，覷你凡人爭是人。瓦棺寺裏維摩詰，舍衛城中辟支佛。若將此畫比量看，總在人間爲第一。

楚安

西蜀聖壽寺僧楚安妙畫山水，而點綴甚細。至於尺素之上，山川林木，洞府峯巒，寺觀煙嵐人物，悉皆有之。每畫一小團扇，內安姑蘇臺或畫滕王閣，其有千山萬水盡在目前。然須一季已來，方就一扇。其時諸王宰輔競相有請。得之者奉遺甚厚，有不得畫者恨恨然。楚安言山僧自以此適意而已。歸寂後，有好事者，往往收得其筆蹤。或謂之"墨寶"也。（出《野人閒話》）

【譯文】

西蜀聖壽寺僧人楚安山水畫畫得非常好，而且畫的特別細膩。在一尺寬的白細絹上，可以畫出來山川林木，洞府峯巒，寺觀煙霧嵐氣及人物。他就是畫一柄小小的團扇，也可以在上面畫出來姑蘇臺呀滕王閣等樓臺亭榭，可以讓你在團扇上看到山山水水。然而，楚安畫扇一個季度只畫一柄。諸位王公大臣爭着請他去畫扇子。得到他畫的扇子的人給他很豐厚的酬金，未得到的很是不滿。但是楚安自己說他畫扇子僅僅爲了好玩罷了。楚安去世後，有喜愛收藏的人，每每得到楚安生前的遺畫、遺作。有人說這是"墨寶"啊！

應天三絕

唐僖宗皇帝翠華西幸之年，有會稽山處士孫位隨駕止蜀。位有道術，兼攻書畫，皆妙得筆精。曾於應天寺門左壁上畫天王一座，部從鬼神。奇怪斯存，筆勢狂縱，莫之與京。三十餘年無有敵者。景煥其先亦專書畫，嘗與翰林歐陽學士炯乃忘形之交。一日連騎同遊茲寺，偶畫右壁天王以對之。渤海在旁（在旁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觀其逸勢，復書歌行一篇以紀之。續有草書僧夢龜後至。又請書之於廊壁上。故書畫歌行，一日而就。傾城人看，闐咽寺中，成都之人。故號爲"應天三絕"。歌行今亦錄附曰："錦城東北黃金地，故跡何人興此寺。白眉長老重名公，曾識會稽山處士。寺門左壁圖天王，威儀部從來何方。鬼神怪異滿壁走，當檐颯颯生秋光。我聞天王分理四天下，水精宮殿琉璃瓦。採仗時驅拂琳裝，金鞭頻策騏驎馬。毗沙大像何光輝，手擎巨塔凌雲飛。地神對出寶瓶子，天女倒披金縷衣。唐朝說著名公畫，周昉毫端善圖寫。張僧繇是有神人，吳道子稱無敵者。奇哉妙手傳孫公，能於此地留神蹤。斜窺小鬼怒雙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寶冠動惚（上聲）生威容，趨蹌左右來傾恭。臂橫鷹爪尖纖利，腰纏（去聲）虎皮斑剝紅。飄飄但恐入雲中，步驟還疑歸海東。蟒蛇拖得渾身墮，精魅搦來雙眼空。當時此藝實難有，鎮在寶坊稱不朽。東邊畫了空西邊，留與後人教敵手。後人見者皆心驚，盡爲名公不敢爭。誰知未滿三十載，或有異人來間生。匡山處士名稱樸，頭骨高奇連五嶽。曾持象簡累爲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長老遇奇蹤，今日門師識景公。興來便請泥高壁，亂搶（去聲）筆頭如疾風。逡巡隊仗何顛逸，散漫奇形皆湧出。交加器械滿虛空，兩面或然如鬥敵。聖王怒色覽東西，劍刃一揮皆整齊。腕頭獅子咬金甲，腳底夜叉擎絡鞮。馬頭壯健多筋節，烏嘴彎環如屈鐵。遍身蛇虺亂縱橫，繞頷髑髏幹孑裂。眉粗眼豎發如錐，怪異令人不可知。科頭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兒。況聞此寺初興置，地脈沈沈當正氣。如何請得二山人，下筆鹹成千古事。君不見，明皇天寶年，畫龍致雨非偶然。包含萬象藏心裏，變現百端生眼前。後來畫品列名賢，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間是物皆求得，此樣欲於何處傳？嘗憂壁底生雲霧，揭起寺門天上去。"（出《野人閒話》）

【譯文】

唐朝僖宗皇帝到西蜀巡視那年，有位會稽山的隱士孫位隨皇駕一塊兒來到蜀地。孫位會道術，還擅長書法、繪畫，每有作品都是上乘之作。他曾在應天寺門左面牆壁上繪畫一幅天王像。天王的隨從鬼神，形像怪異，筆勢狂放，沒有比這幅畫畫得更好的了。三十多年來，沒有超過孫位的人。景煥從前也專門學習過書法、繪畫，曾經跟翰林學士歐陽炯是無拘束的朋友。一天，他們一同騎馬遊應天寺。景煥突發興趣，在寺門右邊牆壁上也畫一幅天王像，想跟孫位畫的那幅比試高低。渤海在旁邊看到景煥畫的這幅天王像筆勢峻逸，又作了一篇歌行詩來記載這件事情。後來擅長草書的僧人夢龜剛巧也來了，於是請他將這篇歌行題書在廊壁上面。由此，畫、歌行、書法，一天內都完成了。全城的人都爭相來觀看，整個應天寺內擁擠喧嚷的，都是成都的市人們。由此人們稱爲"應天三絕"。現將這首歌行附錄在下面，是：錦城東北黃金地，故跡何人興此寺。白眉長老重名公，曾識會稽山處士。寺門左壁圖天王，威儀部從來何方。鬼神怪異滿壁走，當檐颯颯生秋光。我聞天王分理四天下，水精宮殿琉璃瓦。採仗時驅拂琳裝，金鞭頻策騏驎馬。毗沙大像何光輝，手擎巨塔凌雲飛。地神對出寶瓶子，天女倒披金縷衣。唐朝說著名公畫，周昉毫端善圖寫。張僧繇是有神人，昊道子稱無敵者。奇怪妙手傳孫公，能於此地留神蹤。斜窺小鬼怒雙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寶冠動惚（上聲）生威容，趨蹌左右來傾恭。臂橫鷹爪尖纖利，腰纏（去聲）虎皮斑剝紅。飄飄但恐入雲中，步驟還疑歸海東。蟒蛇拖得渾身墮，精魅搦來雙眼空。當時此藝實難受。鎮在寶坊稱不朽。東邊畫了空西邊，留與後人教敵手。後人見者皆心驚，盡爲名公不敢爭。誰知未滿三十載，或有異人來間生。匡山處士各稱樸，頭骨高奇連五嶽。曾持象簡累爲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長老遇奇蹤，今日門師識景公。興來便請泥高壁，亂搶（去聲）筆頭如疾風。逡巡隊仗何顛逸，散漫奇形皆湧出。交加器械滿虛空，兩面或然如鬥敵。聖王怒色覽東西，劍刃一揮皆整齊。腕頭獅子咬金甲，腳底夜叉擎絡鞮，馬頭壯健多筋節，烏嘴彎環如屈鐵。遍身蛇虺亂縱橫，繞頷髑髏幹孑裂。眉粗眼豎發如錐，怪異令不可知。科頭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兒。況聞此寺初興置，地脈沈沈當正氣。如何請得二山人，下筆鹹成千古事。君不見，明皇天寶年，畫龍致雨非偶然。包含萬象藏心裏，變現百端生眼前。後未畫品列名賢，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間是物皆求得，此樣欲於何處傳？嘗憂壁底生雲霧，揭起寺門天上去。

八仙圖 西蜀道士張素卿，神仙人也。曾於青城山丈人觀，繪畫五嶽四瀆真形並十二溪女數堵。筆跡遒健，精彩欲活。見之者心悚神悸，足不能進。實畫中之奇絕也。蜀主累遣祕書少監黃筌令取模樣。及下山，終不相類。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畫《八仙》真形八幅，以獻孟昶。觀古人之形相，見古人之筆妙，觀賞者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無以寫神仙之質也。"賜物甚厚。一日，令僞翰林學士歐陽炯次第贊之，又遣水部員外郎黃居寶八分題之。每觀其畫，嘆筆跡之縱逸；覽其贊，賞文詞之高古；視其書，愛點畫之宏壯。顧爲"八仙"。不讓"三絕"。（八仙者，  
李己、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長壽、葛永璝。（出《野人閒話》）

【譯文】

西蜀道士張素卿，是神人。張素卿曾經在青城山丈人觀的幾堵牆上，繪畫泰山、華山、衡山、恆山、嵩山等五嶽，長江、黃河、淮水、濟水等四瀆，和十二溪女等。筆力遒健，不論是山、是水、還是溪女，都畫得栩栩如生，呼之慾活。看到這些壁畫的人，都不由得頓生敬慕之情，停下腳步不願意離開。這些畫真是畫中的奇譎絕世之作。後蜀君主孟知祥，多次派祕書少監黃筌去丈人觀取這些壁畫的摹寫圖本，但是拿回來的圖本始終都不象原壁畫。有人過生日，收到張素卿所畫的《八仙圖》，獻給孟知祥的第三子孟昶。觀看畫上的古人形象，欣賞古人的畫作。孟昶久久地欣賞把玩這幅《八仙圖》，說："不是神人，不能繪出神仙的姿質啊！"他給獻畫的人很豐厚的賞賜。一天，孟昶又讓前朝翰林學士歐陽炯按着順序爲《八仙圖》寫讚詞，又讓水部員外郎黃居寶用八分題寫在畫上。孟昶每次觀賞《八仙圖》，都不由得稱讚這幅畫筆力恣肆飄逸，稱讚畫上的讚詞文彩高雅古拙，稱讚畫上的題書筆勢宏壯。他說："《八仙圖》一點也不比《應天寺》的"三絕"壁畫遜色。"

黃筌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垂鬢。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剜鬼眼睛。筆跡遒勁，實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將獻僞蜀主，甚愛重之。常懸於內寢。一日，召黃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絕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拇指掐鬼眼睛，則更校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絣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掐鬼眼睛。並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並在拇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緞銀器，旌其別識。（出《野人閒話》）

【譯文】

從前，唐朝人吳道子畫的一幅《鍾馗捉鬼圖》，鍾馗穿的是藍衣衫，一隻腳用皮裹着，一隻眼睛眯細，腰上掛着一隻笏板。頭髮上面系一頭巾，蓬亂的頭髮一直垂到鬢角。左手捉住一隻鬼，用右手第二指剜鬼眼睛。這幅畫筆力遒勁，實在是深得唐朝時的繪畫的神妙。收藏這幅畫的人，將它進獻給後蜀君王孟昶。昶非常喜愛珍重這幅畫，曾一度將它懸掛在宮寢內。一天，孟昶召見黃筌讓他來欣賞這幅《鍾馗捉鬼圖》。黃筌一看到這幅畫，連稱妙絕。黃筌謝過恩後，孟昶說："畫上的鐘馗如果用拇指掐鬼眼睛，會更有力些。請你試着爲我修改一下。"黃筌聽了後請孟昶允許他拿回家裏去改。仔細捉摸了好幾天，黃筌總覺得沒法改動。於是另外繃好一幅白絹重畫了一幅《鍾馗捉鬼圖》，和吳道子的原畫一起進獻給孟昶。孟昶看了後問："我本來讓你改畫，爲什麼另畫了一幅？"黃筌回答說："吳道子所畫的鐘馗，全身的力量，人物的神情、眼神，都集聚在第二指上，不在拇指。所以，我不敢輕易給改動。我現在畫的這幅，雖然趕不上吳道子畫的那幅，但是人物和全身力氣和心思卻都集聚在拇指上了。"孟昶聽了後非常高興，非常讚賞黃筌的才能。於是賞賜給他綵緞、銀器等物，用以表彰他的卓有見識。

雜編

敬愛寺復有雉尾病龍，莫知畫者誰氏。繪素奇巧，皆入神之跡。（雉尾在東廓觀音院，天王部從中，緋衣神人抱野雞一隻，遍而觀之，勢若飛動也。天王原作大王，只作身，據《劇談錄》改。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尚書談錄》，今見出《劇談錄》）國朝李嗣真評畫雲："顧畫屈居第二。"然虎頭又伏衛協畫北風圖（此圖嘗在韓吏部家）。張弘靖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猶在。（出《尚書故實》）

僧道芬，會稽人。縈陽人鄭町。處士梁洽。處士項容。青州處士吳恬，一名汾，字建康。已上並畫山水。道芬格高。鄭町雅淡。梁洽美秀。項容頑澀。吳恬險巧，有畫《山水錄》，記平生所畫在絹素者凡百餘面。傳之好事。自雲："初夢有神人指授畫法。"恬好爲頑石，氣象深險，能爲雲雨氣象。又有王默，師項容，風顛酒狂。松石雖有高奇，流俗所好。醉後以頭髻抵於絹素。王默早年受筆法於台州鄭虔。貞之末，於潤州歿。舉柩若空，時人多言化去。平生大有奇事。顧著作知新亭監時，默請爲海中都巡。問其意，雲："要見海中山水耳。"爲職半年後解去。爾後落  
筆有奇趣。乃項生弟子耳。彥遠從兄監察御史厚，與餘具言此事。然餘不甚覺默畫有奇也。（出《名畫記》）

有別畫者，與人同遊寺。看壁畫音聲一鋪（鋪原作幅，據明抄本改）曰："此涼州第幾遍。"不信，召樂官奏涼州。至畫處，用指更無差異。（出《盧氏雜說》）

故德州王使君椅家有筆一管約一寸，粗與常用筆管，兩頭各出半寸以來。中間刻《從軍行》一鋪。（鋪原作幅，據明抄本改）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兩句，若"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徵人殊未還"是也。似非人功。其畫跡若粉描，嚮明方可辨之。雲，用鼠牙刻。故崔郎中鋋文，有《王氏筆管記》是也。類韓文公《畫記》。椅，玄質子、紹孫，高雅博古，善琴阮。餘舊宅在東洛歸德坊南街，廳屋是杏木樑。西壁有韋旻郎中散馬七疋，東壁有張旭草真蹤數行。旭世號張顛。宅之東果園，《兩京新記》是馬周舊宅。（《出盧氏雜說》）

滎陽外郎贊宰萬年日，有荷校者以賊呼之。言嘗紿婦人廉（"廉"原作"盜"，據唐闕史改）市馬畫。贊責之，命取以視。則古絲煙晦，幅聯三四。蠻罽裁縹，斑繴皮軸。贊曰："是畫也。"太尉李公所寶惜，有贊皇圖書篆焉。人有七萬購獻牢盆者，得漕渠橫樑梗舯倅職。因出妓於閣。又落民間。言是寇倖其不鑑，以卑價市之。爲妓人自他方歸所訴，請以所虧價書罪。贊不能決。時延壽裏有水墨李處士，以精別畫品遊公卿門。召之辨之。瞪目三嘆雲："韓展之上品也。"黃沙之情已具，丹筆之斷尚疑。會有齎籍自禁軍來忍者。贊以且異奸盜，非願苛留，因並畫徑送。  
後永絕其耗。（出《唐闕史》）

晉以前目所不睹，難以平議。晉以來，厥跡存者，可得而言。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異才間出，是爲三祖。後世雖有作者，難可加焉。昔蕭武帝博學好古，鳩集圖畫。令朝臣攻丹青者，詳其名氏，並定品第，藏於祕府，以備閱玩。及侯景之亂，元帝遷都。而王府圖書，悉歸荊土。洎周師來伐，帝悉焚之。歷周隋至國朝，重加購募，稍稍復出。無何。遂盈祕府。長安初，張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圖畫。潛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長，共成一事。仍舊縹軸，不得而別也。因而竊換。張氏誅後，爲少保薛稷所收。稷敗後，悉入岐王。初不奏聞，竊有所慮，因又焚之。於是圖畫奇蹟，蕩然無遺矣。（出《譚賓錄》）

【譯文】

敬愛寺還有雉尾病龍，不知道是誰繪畫的，這幅畫奇異美妙，都可以列入精妙無比的藝術珍品的行列。本朝（按：指唐朝。）李嗣真論評繪畫說："顧凱之的畫位居第二位。"然而顧愷之又佩服衛協畫的《北風圖》。《北風圖》曾經收藏在韓史部家中。現在藏在長靖平康里的宅第裏。張家的這所宅第，乃是司業崔融的舊宅。崔融當年在牆壁上題的字還存在。

僧人道芬，會稽人。滎陽人鄭町、隱士梁洽、隱士項容、青州隱士吳恬，還有一個名字叫"汾"，字建康。上述這些人都擅長畫山水。道芬的畫格調高尚，鄭町的畫雅淡，梁洽的畫美秀，項容的畫頑冥晦澀。吳恬的畫險巧，有畫卷《山水錄》，上面記載着他平生在素絹上畫的畫，一共有一百多幅傳給後世，這也是件有益的事情。他自己說："最初，是在夢中來了一位神人傳授給我如何繪畫的。"吳恬喜愛畫頑石。他畫的頑石景象深奇幽險，能產生出雲雨等現象。還有王默，師法項容，性情顛狂好飲。他畫的松石雖然高雅奇異，也爲一般人所喜愛。王默喝醉了後，用頭  
頂的髮髻在白絹上作畫。王默早年跟台州人鄭虔學畫。唐德宗貞元末年，王默病逝在潤州。出殯時，抬着他的靈柩象抬個空柩一樣的輕，當時有很多人說他是羽化昇仙了。王默一生中有很多奇異的事情。顧著作任新亭監時，王默請求擔任海中都巡。問他有什麼用意，回答說："我要看看海中的山水啊！"王默擔任了半年海中都巡後離職而去。從這以後，每有畫作必有奇趣。王默是項容的弟子。我的堂兄彥遠官任監察御史，跟我的關係很好，把王默的這些奇事都跟我講了。然而我並不覺得王默的畫有什麼奇異之處。

另外有一個畫家，和人同遊一處寺院，看到寺內牆壁上畫着一套演奏樂曲的壁畫。這個畫家指着其中的一幅說："這幅繪的是演奏《涼州》第×遍。"同去的人不相信，召來樂師演奏《涼州》，演奏到他指的那幅畫那兒，指法果然一點差異沒有。

已故德州人王椅，他家有一管筆粗約一寸，比一般的筆粗，兩端各讓出半寸多，中間雕刻着《從軍行》一套，有詩有畫，雕刻的異常精細絕妙，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纖毫畢現。每一幅畫刻上《從軍行》的詩二句。例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徵人殊未還"這兩句詩，就刻在繪有詩中意境的那幅畫上。真不象是人工刻的。畫，類似用的白描筆法，迎着光亮可以看到。據說是  
用鼠牙雕刻上去的。已故郎中崔鋋文，撰寫過一篇《王氏筆管記》，記載了這件事情。這篇《王氏筆管記》類似韓愈的《畫記》。王椅，是王玄質的兒子，王紹的孫子。性情高雅，通曉古玩器用，擅長彈奏古琴。我家的舊宅在東都洛陽歸德坊南街。廳堂是杏木房梁，西牆壁上有郎中韋旻畫的散放着的馬七匹，東牆壁上有張旭的草書真跡數行。張旭世人稱他爲張顛。舊宅東邊的果園，《兩京新記》上說，是唐太宗在位期間任過中書令的馬周的舊宅。

滎陽員外郎贊任萬年縣知縣時，有一個負枷的囚犯竊賊，曾說他欺騙了一位婦女，用非常便宜的價錢買下了她的繪有馬的畫。贊追問他，命令這個竊賊將畫拿來看看。只見絲絹已很古舊，上面煙氣薰染遍是污跡，約三四絹聯在一起，用蠻氈裁裱的，用槃龜的皮做的軸。贊看完後說："確實是畫。"李太尉珍藏過這幅畫，上面有贊皇縣篆文的圖書印跡。有個人用了七萬錢曾將這幅畫買到手進獻給了監務官，換來個在漕運河上掌管橫樑梗船的副職。正在這時，從別處來了一位婦女，她自述說："當年我從家裏出來作了妓女，淪落人間。遇見了你們關押的這個賊人，他僥倖  
欺騙了我，用很低的價錢將畫買了去。現在請知縣大人根據他用很少的錢騙買我的家傳名畫來給他定罪。"贊鑑別不了這幅畫的真僞優劣。當時延壽裏有個會繪畫的李處士，憑着他鑑別畫品的高超技藝出入於達官貴人家。贊將李處士請來鑑別一下這幅名畫。李處士拿過來一看，立刻喫驚地瞪大了眼睛，連連稱讚道："這是古人韓展的珍品畫啊！"一幅古畫沉沒黃沙現在終於又讓它重見天日了，但是這幅畫的來龍去脈還有可疑之處。正在這時，有人攜帶着戶籍來認領這位婦女。贊認爲這一男一女不是奸盜之徒，不願意再扣留下去。於是將他們和這幅古畫一起放行了。從這以後，再也沒有這幅古畫的下落消息了。

晉朝以前的畫看不到了，難以評論它們的優劣。晉朝以來，尚存在的這些畫中，從可以見得到的來看，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三家，都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可稱爲畫界的三位宗師。後來雖然也有新的畫家不斷出現，但是都不能跟他們相媲美。前朝梁武帝蕭衍知識廣博愛好古玩字畫。他曾收集歷代的許多繪畫作品，讓朝臣中通曉繪畫的人，查清每幅畫的作者，並評定品第檔次，將這些畫藏在密祕的地方，專門供他自己欣賞把玩。待到侯景廢掉簡文帝釀成戰亂以來，梁元帝遷都江陵，王府中的書畫都運到江陵。後來北周來征討，敬帝將這些書畫全付之一炬。從此周、隋到本朝，重又收購徵集，又得到一些。沒出什麼差亂，又將這些畫收藏在祕府。建都長安初時，張易之奏請召集天下名工修葺這些畫。他暗地裏用同一顏色的古絹，讓這些畫工臨摹仿製。仿製的畫，依然用舊的縹軸，讓人很難辨識出來。於是，張易之用這些仿製品將古畫真跡偷換出來竊爲己有。張易之事發被處死後，由少保薛稷接替他收藏這些畫。薛稷事情敗露後，這些古畫都落入岐王手中。起初，岐王不將這些畫上奏朝廷，後來有所顧慮。因此將這些古畫又都焚燒了。於是，到這時歷代遺留下來的古畫已經全都毀掉，所剩無幾了。

卷第二百十五　　算術

鄭玄 真玄兔 曹元理 趙達 貞觀祕記 一行 邢和璞 滿師 馬處謙 袁弘御

鄭玄

漢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常算渾天不合，問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鹹駭服。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免。

一說："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見一老父，以刀開腹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嘆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欲殺玄，玄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算玄，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躊橋側雲："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玄用免焉。（出《異苑》）

又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玄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年十一二隨母還家。臘日宴會。同時十許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通了。玄獨漠然，狀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玄之所志也。"（出《玄列傳》）

【譯文】

鄭玄，漢朝人。鄭玄拜馬融爲師學習算學，三年沒有見到師父馬融的面。馬融只是讓他的一個學得較好的學生教鄭玄而已。一次，馬融計算渾天算的不符合，問他的弟子們，沒有一個能算出來的。有個弟子說鄭玄能算。馬融立即將鄭玄召來讓他計算，一轉眼的工夫就算出來了，大家都既感到喫驚又佩服。等到鄭玄學業學成後辭別老師迴歸故里時，馬融心裏忌恨鄭玄。鄭玄也懷疑有人追趕他。於是坐在一座橋的下面，將穿着木屐的腳放在水面上。馬融果然用"式"這種卜具推算出他離去的方位，帶領人去追殺鄭玄。看見鄭玄後，對跟他一起來追殺鄭玄的人說："鄭玄在  
土下水上而依靠着木（按：木屐代木。此處古人迷信說法，要在土下水上，既是棺木。），這回他必定得死。於是不殺鄭玄，轉身離去。鄭玄方免一死。

還有一種說法：鄭玄跟馬融學習算學，三年時間過去了，沒有什麼成就，馬融鄙視他將他趕出師門。鄭玄在回去的路上經過一株大樹，便在樹蔭下閉眼休息一會兒。看見走來一位老翁，用刀割開他的肚腹看看他的心，說："你還是可以學成的。"於是，鄭玄醒來後馬上又回去重新跟馬融學算學，很快便精通了所有的精典書籍。馬融感嘆地說："詩書禮樂，鄭融都精通啦！"心中暗暗產生殺機。鄭玄覺察出老師有殺他的想法，偷偷離去。馬融用計數的竹製籌碼，推算出鄭玄此時的方位應在土木上。親自騎馬去偷偷殺他。鄭玄見老師騎馬追來，慌忙跑到一座橋下，全身臥伏在橋柱子上躲藏起來。馬融追到近前，下馬來回尋找，不見鄭玄，自言自語地說："鄭玄此時應當在土木之間，就是這個地方啊。這裏還有水，看來不在這兒。"於是，馬融騎馬走了。鄭玄躲避過了一場死亡。

又：鄭玄生於漢順帝永建二年七月五日寅時。他長到八九歲時就能用籌碼進行乘除法的運算，十一二歲隨母親回到家裏，正逢臘月宴會。同席的十多個人，個個衣着華美，能說會道，唯獨鄭玄神情漠然，一言不發。母親暗中幾次督促鄭玄，讓他也跟同席人說說話。鄭玄說："說話閒聊練嘴皮子，這不是我的志向。"

真玄兔

漢安定皇甫嵩、真玄兔，曹元理，並善算術，皆成帝時人。真常目算其年壽七十三，於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算時常（明抄本常作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有旨，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冢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朝時安定人皇甫嵩、真玄兔、曹元理，都精通算術，都是漢成帝時期的人。一次，真玄兔目算他的年壽是七十三歲，應當在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申時死去，並將這個日子寫在屋內牆壁記下來。到了綏和元年正月二十四日申時時，真玄兔提前一天死去。臨死前，他的妻子告訴他："當年你計算死去的日期時間時，我看見你向下多撥下一個籌碼。當時我還以爲你是故意這樣做的，是想逃脫掉死亡呢。因此沒有告訴你。現在，你果然早一天到了死期啊！"真玄兔又對妻子說："北邙山上有墳墓。墳墓旁邊長着一株楸樹。在楸樹西側四丈遠的地方，往下挖七尺深，我死以後就將我埋葬在那裏吧。"待到真玄兔死後，家人按照他指示的方向位置去挖，挖到七尺深時，發現古時候的一具空槨，就將他下葬在這具空槨裏了。

曹元理

曹元理嘗從真玄兔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碩數。子爲吾計之。"元理以食著十餘轉曰："東囷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門。後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鬥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遇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臠。元理復算曰："甘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芻。"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蓏殽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具之褊。"廣漢慚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頭，廚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爲設。"廣漢再拜謝罪。入取，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滔。項滔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立妙焉。（出《西京雜記》）

【譯文】

曹元理有一次到真玄兔的朋友陳廣漢家。陳廣漢說："我有二囷米，忘記有多少石了。你爲我計算一下。"曹元理用喫飯的筷子量了十多圈，說："東囷有米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有米六百九十七石八斗。"於是陳廣漢將囷門關好貼上封條。後來往外出米，西囷出了六百九十七石七鬥九升。囷中有一隻老鼠，大約有一升那麼大。東囷不差釐毫。第二年，曹元理又遇到了陳廣漢。陳廣漢將出囷時量的米的石數告訴曹元理。曹元理用手拍牀說："怎麼就不知道老鼠喫米？我的臉皮其厚，不如將它剝去了。"陳廣漢取來了酒和幾塊鹿肉乾，請曹元理邊算邊喝酒。曹元理又用籌碼計算後說："甘蔗田二十五畦，應該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大芋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有一千頭牛，生產二百頭牛犢。有一萬隻雞，將孵出五萬只雞雛。"羊豬鵝鴨，都說出它們的數目；瓜果蔬菜果實，都知道它們有多少。又說："你有這麼多的家業，怎麼拿出這麼少的食物來招待我？"陳廣漢慚愧地說："倉裏有不招待客人。如果招待客人，等到倉裏喫沒有了，主人也沒什麼喫的了。"曹元理說："你有那麼多的豬雞鴨鵝，有那麼多的瓜果蔬菜，盛上一頭蒸肫，再盛上一盤荔枝，不都可以招待我嗎？"陳廣漢再次揖拜謝罪，進到廚房裏重新取來菜餚，兩人一起高高興興地喝酒，一直喝到晚上方散。曹元理的算學，後來傳給了傅南季；傅南季又傳給了項滔；項滔又傳給了傅南季的兒子傅陸。但是這些人都只學到了曹元理的分數，而沒有真正繼承下來他在算學上的建樹。

趙達

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飢。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佔之雲："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衂灸腳而愈。今餘干水口，常（常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暴起一洲。形如鱉，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雲。飢遂上。其水在饒州餘干縣也。（出《洽聞記》）

【譯文】

吳國會稽王孫亮太平二年，長沙發生大饑荒，殺人不計其數，孫權派趙達去佔算。趙達佔算後說："天地川澤相互連通，就象人的四肢互相連通似的。鼻子出血了，灸腳就會醫好它。現在餘干縣水口突然升起一渚沙洲，形狀象鱉，將這個地方的風水給喫掉了，可以在祭祀後將這渚鱉形沙洲挖掉。"於是孫權派人用牛、羊、豬三樣犧牲爲這渚沙洲舉行了祭祀，然而讓人掘斷了它的脊背。據從前的老人們說，掘斷了後饑荒就解除了。挖出的這條河渠就在饒州的餘干縣境內。

貞觀祕記

唐貞觀中祕記雲："唐三世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訪之。淳風奏言："臣據玄像，推算已定。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滿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子孫殆盡。"太宗曰："疑似者殺之，何如？"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法。王者不死，枉及無辜。且據佔已長成，在陛下宮內爲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恐傷陛下子孫不多。今若殺之爲仇，更生少壯，必加嚴毒。爲害轉甚。"遂止。（出《感定錄》）

【譯文】

唐太宗貞觀年間，有本祕記上說："唐朝三世後，有女主武王取代李姓而有天下。"唐太宗密召李淳風察訪這件事。李淳風上奏太宗說："我根據天象，已經推算出來了。這個女人現在就在皇帝你的後宮裏，從現在算起不滿四十年她當得天下，將您的皇子皇孫幾乎殺盡了。"唐太宗說："懷疑誰象就將她殺死，怎麼樣？"李淳風說："這是上天命定如此，沒有什麼祭神之法能躲避過去的。如果採用殺死的辦法，將來成主的你殺不了她，被殺的都是無辜的人。況且，根據我的佔算這個女人已經長大成人，就在您的後宮中爲嬪妃。過了四十年後她將衰老。人老了會產生仁慈的心腸，恐怕不會傷害您太多的皇子皇孫的。現在若將她殺了結下仇怨，再生個新的女人，必將更加嚴厲狠毒，而且危害也將更嚴重的。"於是，唐太宗終止了殺死嫌疑者的念頭。

一行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郯公公瑾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大殿改撰歷經。後又移就麗正殿，與學士參校。一行乃撰《開元大衍曆》一卷，《歷議》十卷，《歷成》十二卷，《曆書》二十四卷，《七政長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之，詔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遊儀以進。御製（制原作進，據《大唐新語》改）《遊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袞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時，量日影，皆數年方定。安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長七尺九寸三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朗、袞、太原等州，並差互不同。用勾股法算之雲："大約南北極，相去才八萬餘里。"修歷人陳玄景亦善算。嘆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也。"其後參校一行《歷經》，並精密，迄今行用。（出《大唐新語》）

【譯文】

僧人一行，俗姓張名遂，是郯公張公瑾的曾孫。一行和尚從小就出家爲僧人，用他自己的聰慧與才智，爲當代人所看重。唐玄宗將他召入光大殿改寫曆書，後來又移住在麗正殿，跟翰林學士們一起檢驗校覈。於是一行和尚撰寫成了《開元大衍曆》一卷，《歷議》十卷、《歷成》十二卷、《曆書》二十四卷、《七政長曆》三卷，一共五部五十卷，未來得及上報給玄宗皇帝他就病逝了。宰相張說將一行和尚的遺著上報給玄宗皇帝后，玄宗下詔書命令使用一行撰寫的新曆。初時，一行和尚製造了一部黃道遊儀進獻皇上。玄宗皇帝親自在上面撰寫了《遊儀銘》後，交付給太史監，將它放置在觀測天象的靈臺上，用來測量時辰，並且分別派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人，乘驛車趕往安南、朗、袞等州，去測量日影。同時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這天的午時，測量日影，都測量好幾年才定下來。安南州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那天日影長七尺九寸二分，春分、秋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這天日影在表南長三寸一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分、秋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日影在表北長二尺二寸九分。這兩個地方是中華國土的南極與北極。朗、袞、太原等州，差的各不相同，用勾股法計算，說："大約南北極，相距才八萬多裏。修曆書的人陳玄景也精通算學，感嘆地說："古人說，用管來觀察天象，用瓢來測量海水，認爲是辦不到的事情。現在一行僧人用丈、尺爲單位來測量天地的大小，怎麼可以測量出來呢？若按一行僧的說話，天與地又怎麼能稱得上大呢？"後來，陳玄景參加檢查校覈一行僧人撰寫的《歷經》，使它更加精密，直到現在使用的還是這部《歷經》。

邢和璞

邢和璞好黃老之道，善心算。作《潁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段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牆，有人劚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空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劚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側。崔問之："皆雲，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闢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幍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爲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若也。"言畢，壁合如舊。旬日病癒，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爲予各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謦欬。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睫疏長，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耶？"應曰"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失（失原作先，據明抄本改）之千里矣，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頗記無？"崔垂泣言："某實泰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少常聽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終身之事，邢言若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飧，休材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罷歸，至閬州，舍於紫極宮。適顧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斷龜茲板，今治爲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嘆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爲託。其夕，病鱠而終。（出《酉陽雜俎》）

【譯文】

邢和璞愛好談黃帝、老子的道學，擅長心算，曾經撰寫過一本《潁陽書疏》。他能夠依靠奇異的飛旋功夫升入天空，還有人說他會占卜。開始沒有發現他這些特異的功能。段成式一次遇見隱士鄭昉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位姓崔的司馬居住在荊州，是邢和璞的一位朋友。崔患病多年，快要死了，心裏常想，如果邢和璞在就好了。一天，崔司馬覺得住屋的北牆外有人挖掘的聲響，讓僕人去看，都沒看見什麼。他臥室北面的空屋，住着家人僕伕。一連七天，崔司馬都似乎聽到有人在掘牆。忽然他看到北牆掘透，露出米粒大小的洞。他問手下人，還是沒有看見什麼。又過了一天。北牆上的小洞掘成磨盤那麼大了。崔司馬由洞向外面看，外面是野地啊。有幾個人手執鍬钁站在洞口兩邊。崔司馬問他們這是幹什麼？都回答說："邢真人讓我們將這掘開。崔司馬你的災難很重，讓我們加倍耗費氣力。"過了一會兒，有五六個人駕車來到近前，都穿着大紅衣裳戴着平巾帽子，大聲喝道："真人駕到！"崔司馬看見邢和璞從車棚裏走出來。只見他頭戴白色的帽子，帽後垂着綬帶，手拿一把五明扇，幾十個衛兵簇擁着走到離牆洞幾步的地方停下來，對崔司馬說："你的期數本來已盡，我到陰曹那裏去過了，再三爲你理論，他們才答應再延長你十二年陽壽。從此之後你不會再有病痛之苦了。"說罷，牆上的洞合上了象原先一樣。過了十多天，崔司馬的病也就完全好了。邢和璞曾經住在終南山，許多求道的人都來到這裏自己動手修建一座茅屋住下來，跟他一起修道。有個叫崔曙的年輕人，也來跟邢和璞學道。在這裏，擔任砍柴擔水的，都是些有名望的士人。一天，邢和璞跟徒弟們說："過三五天，有一位奇異的客人到咱們這裏來。你們每個人要爲客人準備好一份菜餚。"過了幾天，山珍海味都準備齊全了，於是在一間亭子裏擺下了宴席。邢和璞事先告戒大家不要隨便亂看。於是大家都將窗戶、門關嚴，都不敢咳嗽一聲。邢和璞到山下去請來了一位客人。這個人身高五尺，寬三尺，腦袋占身體的一半。身穿大紅衣裳，又寬又大，手中橫拿着象牙笏板。他的眼睫毛稀而長，臉是青綠色，嘴角快到耳朵那兒，跟邢和璞談得非常熱烈，談的多半都不是人世間的事。崔曙在屋內呆得有些不耐厭了，走出屋來穿過庭院。這位奇異的客人仔細看看他，對邢和璞說："這不是泰山老師麼？"邢和璞回答說："是的。"客人又說："再一轉世跟他原來差有千里那麼遠啊！真可惜！"到傍晚了，這位客人才告辭下山，邢和璞讓崔曙到他身邊，說："這位客人是上帝的戲臣，他剛纔說你是泰山老師轉世，你還記得嗎？"崔曙流着眼淚說："我確實是泰山老師轉世。但是，對從前的事情一點也不記得了。"小時候，一次聽先人講，太尉房琯讓邢和璞爲他卜算一下自己什麼時候壽終。邢和璞告訴他："你從東南迴到西北的時候，就是你的壽、祿終止的日子。你死的地方，不是驛館，也不是寺院。不是在途中，也不是在衙署內。你的病從喫魚開始，你死後將用龜茲板爲棺。"後來，房琯自袁州改任漢州，辭職後返回故里時途徑閬州，住在紫極宮道觀裏，正趕上觀裏僱幾位木匠師傅做器具。房琯覺得木板的紋理特殊，詢問道士。道士說："幾個月前，有位商人施捨給道觀幾塊龜茲板，現在用它打個屏障。"房琯這纔想起多年前邢和璞給他卜算生死後告訴他的那些話。過了一會兒，閬州刺史準備好了魚宴邀請房琯。房琯嘆息一聲，說："邢和璞真是神人啊！"於是，將事情的緣委講給刺史聽，並且託付閬州刺史，他死後一定用龜茲板爲棺入殮。這天晚上，房琯終因喫魚得病死了。

滿師

西京太平坊法壽寺有滿師善九宮。大理卿王璿嘗問之。師雲："公某月當改官，似是中書門下，甚近玉階。"璿自謂黃門侍郎未可得也。給舍又已過矣。"後果改爲金吾將軍，常侍玉階。滿公又云："王鉷一家盡成白骨。"有所克皆驗。

【譯文】

位於西京長安太平坊內的法壽寺，有個僧人叫滿師，擅長推算九宮八卦。一次，大理卿王璿讓他給推算一下前程。滿師推算後說："你某月當變更官職，似乎是到中書門下，特別靠近皇上。王璿自己估算說："任黃門侍郎是不太可能的，任給事中或者中書舍人已經過了。能改任個什麼官呢？"後來，王璿改任金吾將軍，經常站在玉階前守衛皇上。滿師的推算果然應驗了。滿師又說道："王鉷一家人都得死去變成一堆白骨。"後來，果然遇到凶事全家都死去了。

馬處謙

扶風馬處謙病瞽，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嘗於安陸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祕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陶仙觀，受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裏。乃雲："胡其姓而恬其名。"誡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甚驗。趙匡明棄荊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先生，密問享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兩，即七十二兩也。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殞。（出《北夢瑣言》）。

【譯文】

扶風人馬處謙因患疾病雙眼失明，他父親讓他學習易經，用它來謀生。一次，馬處謙在安陸賣卜。過來一個人看他占卜後，對他說："你占卜的技藝還沒有達到絕妙的程度，我有不爲他人所知的占卜祕法，你願意跟我學習嗎？"馬處謙就跟這個人來到安陸郡內的陶仙觀，這個人在觀中傳授他占卜祕法，一共十七種。馬處謙問這個人任什麼官職，家在哪裏？這個人回答說："我叫胡恬"，接着告誡馬處謙，"你命中能作官食皇家奉祿，能活到五十二歲。請不要將我的來歷、去向告訴官宦人家。"馬處謙跟胡恬學到占卜的祕法後，每次占卜預測都很靈驗。趙匡明離開荊州到蜀，馬處謙也隨同前往。到了成都後，一次蜀王派杜光庭密祕讓馬處謙占卜他能享多少陽壽。馬處謙卜完說："蜀王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後來，蜀王果然活到七十二歲。四斤八兩，既七十二兩（按：古代十六兩爲一斤。）啊！馬處謙官至中郎金紫，也是五十二歲那年去世的。

袁弘御

後唐袁弘御爲雲中從事，尤精算術。同府令算庭下桐樹葉數。即自起量樹，去地七尺，圍之。取圍徑之數布算。良久曰："若干葉。"衆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葉，復使算。曰："已少曏者二十一葉矣。"審視之，兩葉差小，止當一葉耳。節度使張敬達有二玉碗，弘御量其廣深，算之曰："此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時當破。"敬達聞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即命貯大籠，籍以衣絮，鏁之庫中。至期，庫屋樑折，正壓其籠，二碗俱碎。太僕少卿薛文美同府親見。（出《稽神錄》）

【譯文】

後唐袁弘御官任雲中從事，尤其精通算術。同府的同事讓他計算一下院子裏一株桐樹有多少片葉子。他立即丈量桐樹，在離桐樹七尺遠圍樹畫一個圓，量取圓的直徑的尺寸進行運算。過了許久，說："約有若干片樹葉。"同事們沒法查覈，讓人撼掉二十二片葉子，又叫他算。袁弘御說："照比剛纔少了二十一片樹葉。"檢查一下，掉落的葉中有兩片略小點，當成一葉了。節度使張敬達有兩隻玉碗，袁弘御量了一下碗的深度與寬度，運算之後說："這兩隻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時一定會碎裂的。"張敬達聽了後說："我將它們小心地藏起來，看它們還能破碎嗎？"隨即讓人將兩隻玉碗用衣絮等物包裹好，裝在一個大竹籠裏面，放在庫房中。到了來年五月十六日巳時，庫房的屋樑突然折斷了，掉下來剛好壓在藏碗的竹籠上，兩隻玉碗都被砸碎了。太僕少卿薛文美同在府中，親眼見到這件事情。

卷第二百十六　　卜筮一

管輅 淳于智 柳林祖 隗照 郭璞 蔡鐵 吳中察聲者 王子貞 張璟藏 湊州筮者　蔡微遠　車三　李老　開元中二道士　蔣直

管輅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卜。曰："可視東丘冢中，牛當懸向上。"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輅令與擔豕人鬥於東陽門。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輅鄉里範玄龍苦頻失火。輅雲："有角巾諸生駕黑牛，從東（從東原作故車，據明抄本改）來，必留之宿。"後果有此生來，玄龍因留之。生急求去，不聽，遂宿。主人罷入。生懼圖己，乃持刀門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驚斫之死。而視之則狐也。自是不復有災。又有人捕鹿，獲之，爲人所竊。詣輅爲卦雲："東巷第三家，候無人時，發其屋頭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時，自送還汝也。"其夜盜者父患頭痛，亦來自佔。輅令歸之。病乃愈。又治內吏失物。輅使候人靜，於寺門，令指天畫地，舉手四向。暮果獲於故處。（出《異苑》）

又平原太守劉邠取山雞毛置器中，使輅筮之。輅曰："高嶽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出《異苑》）

【譯文】

管輅通曉用卜卦觀察自然現象來推測事物。初時，有個婦女丟了一頭牛，讓管輅給卜算一下。管輅說："你到東邊山丘的墳墓中去看看，你丟的那頭牛就在那懸空躺着呢。"到那裏一看，果然看到牛在墳坑內懸空躺着呢。這位丟牛的婦女反而對管輅起了疑心，報告了官府。官府派人來察驗，才知道他是用卜卦推算出來的。又有一次，洛中有一個人的妻子丟失了。管輅讓他跟一個挑豬人在東陽門相打鬥，豬從挑豬人的蘿筐裏跑出來，跑到一家院裏，撞壞了院牆，從屋裏走出來一個女人，正是問卜人的妻子。管輅住的  
鄉里範玄龍家中接連不斷地失火。找管輅卜算。管輅說："有一位戴着角巾的男人駕着黑牛從東邊來，你一定留他住下。"後來，果然有這麼一個男人來了。範玄龍留他在家中住下，這個男人急着趕路，範玄龍不放他走，只好住下了。天黑後，範玄龍一家不進屋去睡。這位男人怕他們謀害他，就手中持刀在裏屋門外，倚着柴堆打個盹。忽然看見一個東西，用口往外噴火，這個男人驚恐急忙用刀將它砍死，上前去看，原來是隻狐狸。從這以後，範玄龍家再也不鬧火災了。又有一個人捕獲一頭鹿，讓人偷走了，到管輅這兒推算。管輅告訴他："東街第三家，等他們家裏沒人的時候，掘開他家屋上第七根椽子，將瓦放在椽子下面。到明天喫飯的時候，有人就會將鹿送給你的。"這天夜裏偷鹿的人的父親頭痛得厲害，也到管輅這來占卜。管輅讓他將偷來的鹿還回去，於是他父親的頭立時不痛了。又有一次，官府內部丟失了物品。管輅讓他們在人靜時在寺門旁指天畫地，舉着手向四方。到了傍晚，丟失的物品果然又回到原來的地方了。

又：平原太守劉邠拿一根野雞毛放在一個容器裏，讓管輅卜算是什麼東西。管輅卜算說："在高高的山上，有隻鳥身子是硃紅色的，羽翼是玄黃色的，每天早晨它都鳴叫。你容器裏裝着的是根山雞毛。"

淳于智

鮑瑗家多喪及病，淳于智爲筮之。卦成雲："宜入市門數十步，有一人持荊馬鞭，便就買取，懸東北桑樹上，無病。三年當得財。"如其言。後穿井得錢，及銅器二十萬。（出《獨異志》）

【譯文】

鮑瑗家裏經常有人病了或死了，淳于智給他佔一卜，卦象上說："你趕快到離市門幾十步的地方，看見一個人拿着荊條馬鞭，就將馬鞭買下來。拿回家來，懸掛在東北面桑樹上，就會免出疾病的。而且，三年之內還將得到一筆外財。"鮑瑗按照淳于智的話去做了，果然像他說的那樣沒有再生病了。後來挖井又挖到銅錢及各種銅器二十枚。

柳林祖

有日者柳林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積年不差。漸困（"困"原作"因"，據明抄本改）垂命。林祖遂佔之，得"頤"之"復"。按卦曰："應得姓石者治之，當獲灸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一賤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灸病者頭上三處。覺佳。俄有一鼠，色黃秀，逕前。噞噞然伏而不動。呼犬噬殺之。視鼠頭上，有三灸處。病者自差。（出《洞林》）

【譯文】

有個以占卜爲生的人叫柳林祖，非常精通占卜術。他的妻子曾經得過老鼠瘡，好幾年了也未見好，而且眼看病重到危及生命的地步了。柳林祖於是占卜推算，得到"頤"和"復"兩卦。按着卦象說："應該讓一位姓石的人醫治，而且在捉到灸鼠的時候就能痊癒。"過了一段時間，鄉里有一戶貧賤的人家姓石，說能治這種鼠瘡病。於是在患者頭上灸了三處，果然感覺好多了。過了一會兒，有一隻老鼠，亮黃色，徑自走到跟前來，活脫脫地望着他們一動不動。叫喚狗來將這隻老鼠捕住，看見老鼠頭上有三處被灸。從此，柳林祖妻子的鼠瘡病徹底痊癒了。

隗照

晉隗照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妻齎板詣之。使者惘然，沈吟不語。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瓷，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也。（出《國史補遣》，明抄本作出《系蒙》。）

【譯文】

晉朝人隗照擅長易經，臨死時對妻子說："以後雖然遇到大荒年，但不要賣掉房屋。再過五年，召見姓龔的家僕，讓他償還欠我的金子，將我寫的這塊書板給他看就可以了。"後來，隗照的妻子按着丈夫的遺囑，將姓龔的家僕召到跟前，把丈夫留下的板書給這位僕人看。僕人看書板後不懂是什麼意思，想了半天還是不明白。最後取出蓍草占卜，佔成一卦說："真妙啊隗炤。我不欠你的金子，是你這位善良的丈夫生前自己藏着金子，準備太平時用。知道我擅長易經，將它書寫在板上。有五百斤黃金，裝在青瓷中，埋在堂屋裏離牆一丈遠的地方，深有九尺。"隗炤的妻子按卦上告訴的位置挖地，果然得到了一甕黃金。

郭璞

楊州別駕顧球娣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之。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冢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天邪。法由斬樹（樹原作祀，據明抄本改）殺靈蛇，非己之咎先入瑕。"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訪跡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甚大非常。有頃遂天。（出《搜神記》）

【譯文】

楊州別駕顧球的弟媳生下來後十歲便有病，到五十多歲了還是病厭厭的。顧球讓郭璞給卜算一卦。卜得"大過"和"升"卦。卦上說的是："得大過卦的是在'義'上不好，他家墳地上的楊樹枯死不長葉子。受振的遊魂看見龍車，身患重病是遭受天邪。受到這麼重的懲罰是由砍樹殺靈蛇緣起的，罪過不在患病的人而在她的先人。"這個卦說的是什麼呢？顧球去訪察弟媳孃家的情況，得知她的先人曾確伐過大樹，斬殺過大蛇。從這之後，他弟媳便患病在身了。患病後，有一羣鳥約幾千只繞屋飛來飛去。人們都感到奇怪，不知這是爲什麼。有一位本地的農夫經過他弟媳家，抬頭看見一條龍拉着車，五彩斑斕，金光耀眼，不是一般的大，過了一會兒就消失了。

蔡鐵

宋南郡王義宣在鎮，府史蔡鐵者善卜。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樑上，命左右射得之。內函中，命鐵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狀之。""白色之鼠背明戶，彎孤射之，絕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萬錢。（出《渚宮舊事》）

【譯文】

南北朝時，南宋的王義宣鎮守南郡期間，屬下有個叫蔡鐵的府史擅長占卜。一次，王義宣在書房裏看見一隻白鼠緣着屋樑向上爬，讓左右的僕人將它射下來，裝在一個匣子裏，讓蔡鐵卜算匣子裏裝的是什麼？蔡當場卜算一卦笑着說："卜到了！"王義宣說："你說說這件東西的樣子"蔡鐵說："是一隻白鼠背對着明亮的窗戶，彎弓射它，射斷了它的左腿。這隻老鼠肚中懷着五隻小鼠，三隻雄鼠兩隻雌鼠，若不相信，將白鼠的肚子剖開立時就清楚了。"王義宣便讓人將白鼠肚子剖開，果然向蔡鐵說的那樣。王義宣賞賜給蔡鐵錢一萬。

吳中察聲者

後魏末，有吳士至北間。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當代貴王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耳。"聞趙道德之聲曰："亦貴人也。"聞太原公洋之聲曰："當爲人主。"聞澄之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繆言："亦國王也。"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況吾身手。"後齊諸王大臣賜死，多爲桃枝之所拉殺焉。而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受禪，是爲文宣王。（出《三國典略》）

【譯文】

後魏末年，有個從江南吳地來的盲人，擅長聽聲音卜算人的吉凶禍福。丞相高歡的世子渤海王高澄讓他試聽一下。他聽了劉桃枝的聲音後說："當代的貴人王侯將相都將死在這個人的手裏。然而這個人就象鷹犬，是聽別人的命令而乾的。"聽了趙道德的聲音後說："這也是位貴人啊。"聽了太原公高洋的聲音後說："你將來貴爲人主能當君王。"聽了高澄的聲音後不言語了，崔暹暗中掐了他一下，他才違心地說了假話："也是國王啊。"高澄聽了說："我家裏的僕人都極富貴，何況我本人呢！"後來，北齊的各個王、大臣被處死，多數都是由劉桃枝拉出去砍頭的。高澄也遭遇上了蘭京之禍，被家中一個作飯的僕伕蘭京殺死，高洋取代後魏自封爲文宣王，作了北齊的開國君王。

王子貞

唐貞觀中，定州鼓城縣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問卜者王子貞。子貞爲卜之曰："明年有從東來青衣者，三月一日來療，必愈。"至時，候見一人着青紬襦，遂邀爲重設飲食。其人曰："僕不解醫，但解作犁耳，爲主人作之。"其持斧繞舍求犁轅，見桑曲枝臨井上，遂斫下。其母兩眼煥然見物。此曲枝葉蓋井之所致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太宗貞觀年間，定州鼓城縣有個叫魏全的富戶，他母親忽然雙眼失明，到占卜人王子貞那兒去問卜。王子貞爲魏全母親卜算一卦，說："明年三月一日，有個穿青衣的人從東邊來，讓他給治療一定能治癒。"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一日，魏全果然等到一個身穿粗綢青衣短衫的人。於是邀請這個人到家裏，用好酒好菜招待他，請他給母親治眼疾。這個人說："我不懂得醫道。我只會做犁啊。我就爲你做一張吧。"說着，這個人手拿斧子繞着房舍周圍找能夠做犁轅的材料，看見一株彎曲的桑樹枝幹遮臨井上，就將它砍下來。就在這時，魏全母親的兩眼突然重見光明。原來這是株彎曲的桑樹枝幹上的葉子將井蓋住而導致了魏全母親雙眼失明。

張璟藏

周郎中裴珪妾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長而慢視。準相書，豬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奸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人奸，沒入掖庭。（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時郎中裴珪的姨太太趙氏，很有姿色，曾經向張璟藏占卜年壽和命運。張璟藏說；"夫人你的眼睛細長而且嫵媚看人。根據相書上說的，用嫵媚的目光看人的人，性情淫蕩。夫人你眼珠小四圍露白，將有五個男人跟你有奸亂的關係。你最終還是因爲姦情而受到懲處，應慎重啊。"趙氏姨太太聽了後一笑而去。後來，這位姨太太果然因爲犯了姦情，被裴珪處以祕刑。

湊州筮者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爲景佺。剛直嚴正，進士擢第。後爲鸞臺侍郎平章事。時內史李昭德以剛直下獄。景佺庭稱其公清正直。則天怒，以爲面欺。左授湊（明抄本湊作溱，下同）州刺史。初任湊州，會善筮者於路，言其當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終，服紫衫而終。（出《御史臺記》）

【譯文】

杜景佺，信都人。他原來的名字叫元方，在未任官職前改名爲杜景佺。杜景佺爲人剛直嚴正，進士出身，後來官任門下省侍郎行使宰相的權力。當時，內史李昭德因爲性情剛直觸怒了武則天而被打入牢獄。杜景佺在大殿相見時，直接向武則天講述李昭德的公正清廉，剛直不阿，武則天大怒。認爲他當面欺君。將他貶配到湊州任刺史。杜景佺剛到湊州上任，在路上遇見一位會占卜的人，說他能重新任宰相，官爲三品而不穿紫袍。這年夏天結束時。杜景佺身穿紫色軍校服死了。

蔡微遠

瀛州人安縣令張懷禮，滄州弓高令晉行忠，就蔡微遠卜。轉式訖，謂禮曰："公大親近，位至方伯。"謂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祿盡。宜致仕可也。"二人皆應舉。（明抄本舉作選）懷禮授左補缺，後至和復二州刺史。行忠受城門郎，至秋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瀛州人安縣縣令張懷禮，滄州弓高縣令晉行忠，到蔡微遠那問卜。蔡微遠占卜後對張懷禮說："你的父母離你很近，你可以官至一方的主事人。"對晉行忠說："你能得到一個京官的位置，今年的俸祿將會完結，適宜辭去官職就可以了。"這年，二人同去應考。張懷禮官授左補缺，後來官至和、夏二州刺史。晉行忠官授京都城門郎。他沒有辭去這個官職，結果，這年秋就死去了。

車三

車三者，華陰人，善卜相。進士李蒙宏詞及第，入京注官。至華陰，縣官令車三見。誑雲李益。車雲："初不見公食祿。"諸公雲："應緣不道實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詞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車雲："公意欲作何官？"蒙雲："愛華陰縣。"車雲："得此官在，但見公無此祿。奈（奈原作如，據明抄本改）何。"衆皆不信。及至京，果注華陰縣尉授官。相賀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翽先起，於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餘人，又爭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沒。李蒙、士南等，並被沒溺而死。（出《定命錄》）

【譯文】

車三，華陰人，擅長占卜相面。李蒙參加科舉考試中"宏詞"進士，進京去聽候任命官職，到了華陰縣。縣令讓車三給李蒙相一面，並且欺騙他說叫李益。車三相完面，說："開始見不到你能享受到朝廷的俸祿。"諸位官員們說："大概是沒有說出真實姓名，所以沒有相對。這位叫李蒙，是'宏詞'進士，正要進京聽候任命官職。你看看他能被任命個什麼官職？"車三問李蒙："你想擔任什麼官職？"李蒙說："我愛到華陰縣來任職。"車三說："你這次一定會被安排在華陰縣的。只是，從你的面相上看，你沒有在華陰作官的命，怎麼辦？"衆人都不相信車三的話。待到李蒙到京後，果然授任華陰縣尉，諸位同事在曲江船上設宴爲他祝賀。同事們讓李蒙作序記載曲江遊宴這件事。到傍晚了，序寫出來了。史翽先起來，從李蒙手中拿過序來拜讀。後來，裴士南等十多人爭搶着看序，使船偏向一邊，於是翻了船。李蒙、裴士南等落水淹死了。

李老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不得名。假蔭求官，數年未捷。忽一年銓試畢，聞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竊報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爲保所累，被駁。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試畢，自度書判微劣，意其未遂。又問李老。李老曰："勿憂也，君官必成，祿在大梁。得之，復來見我。"果爲開封縣尉。又重見老人。老人曰："君爲官，不必清儉，恣意求取。臨滿，請爲使入城。更爲君推之。"生至州，果爲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財賄。及滿，貯積千萬。遂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李老。李老曰："公即合遷官。"生曰。某今向秩滿後選之，今是何時。豈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內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見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納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鳳凰見其處。敕雲："先見者與改官。"生即先見，遂遷授浚儀縣丞。生益見敬李老。又問爲官之方。雲："一如前政。"生滿歲，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復詣李老。李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動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暮，坐贜免。又來問李老。老曰："今當爲君言之，不必慚諱。君先代曾爲大商，有二千萬資，卒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故君於此復得之，不爲妄取也。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也？"生大伏焉。（出《原化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有一個人姓劉，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憑藉先人的蔭庇求官作，一連幾年沒有成功。這一年選授官職的考覈剛定，劉生聽說西市有個李老漢擅長占卜，就前去造訪問卜。李老漢說："今年你是選授不上官職了。"劉生問："有人私下告訴我，今年這期選授官職肯定有我。你怎麼說授不上呢？"李老漢說："今年肯定選授不上。來年你不去謀取自然就能得到官職。"劉生不信李老漢的卜算。後來他受張舉人的連累，將他從選的名單中除了名，這時他才相信李老漢是占卜的神手。第二年考試完了，劉生自認爲這次書法和文章都考的不好，心想一定考不上了，就又去問李老漢。李老漢說："不用憂愁，你這次一定能作成官。而且，你將被選授在大梁任職。接到任命的通知後，再來見我。"劉生果然被授任開封縣尉。接到任命後他又去見李老漢。李老漢說："你在任職期間不必清廉節儉，儘可以隨意求取，快到任時，請求讓上峯委派你爲進京的使臣。這樣，你的官職還可以再升一步。"劉生到州府報到後，果然被刺史所信任。他想到李老漢說的話，大肆索取賄賂，快到任期滿時，已經聚了千萬家財。於是，他前去拜見州將，請求擔任往京都運送貨物的綱使。州將果然委派他押運本州的租稅去京都。劉生得到這一任命後，又去見李老漢。李老漢告訴他："你這次又該升官了。"劉生說："依貫例任期滿後才能升遷。我的任期現在還未滿呢，怎麼能夠再升遷呢？"李老漢說："你在三日內一定能升官。而且，這個官職就在你要去的京城裏得到它。得到後，再來見我。"劉生疑疑惑惑地離開了李老漢。第二天，將押運來的租稅送往左庫，正好遇上了鳳凰在庫房邊顯現。皇上發下告示說："最先見到鳳凰的人，爲他晉升官職。"劉生是最先看到鳳凰顯現的人，於是被晉升爲浚儀縣丞。他越來越恭敬李老漢，又問李老漢這次做官的方法，李老漢說："和你前任時一樣。"劉生在浚儀任縣丞僅一年，又搜刮聚斂錢千萬，然後，告退還鄉過了幾年歸隱生活。朝廷又調他出來做官，他又找到了李老漢討教。李老漢說："這次到一個新的城市去作官，不能再賄聚錢財了，應當謹慎小心。"劉生果然又被授予壽春縣令。但是還沒有到歲末，就因爲他貪贓枉法而被就地免職。劉生被罷官後又來找李老漢詢問原因。李老漢說："現在我可以如實告訴你了，不必再隱瞞保祕了。你的先人曾經是大商人，聚積了兩千萬的家資。他死在汴州，家產失散在當地。因此，你在汴爲官時賄聚的錢財是將你先人散失的家產重新收回來，不是不義之財。因此，不會給你帶來禍患。但是壽春縣的人，不欠你家的錢財，怎麼可以過多的斂取呢？"劉生完全拜服這位李老漢啦。

開元中二道士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舟以九宮推算張鷟雲："五鬼加年，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後風行水上，事即散。又安國觀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雲："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無有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處死。（死原作盡，據明抄本改）而刑部尚書李日知、左丞張庭珪、崔玄升、侍郎程行謀鹹請之，乃免死。配流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玄宗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舟用"九宮"之法爲張鷟推算，說："五鬼侵凌，天罡臨命，今年是你一生中的一個大災年。"用周易再爲張鷟卜算，得卦爲"觀"與"渙"。"觀"主驚恐"渙"既"散"，後爲風行水上，災禍才消去。又讓安國觀李若虛再給張鷟推算一下，不告訴他姓名。推算之後。李道士說："這個人今年關在天牢，身遭死罪，纔可以免去他的大災。不然，就會有病死去，沒有挽救的辦法"。後來張鷟果然被御史李全交彈劾他有罪，皇上下令處死他。而刑部尚書李日知、左丞相張庭珪、崔玄升、侍郎程行謀都爲他求情。這才免去死罪，改爲發配嶺南。這兩位道士的話，得到了驗證，還是可以信的啊。

蔣直

天寶十二載，永嘉人蔣直雲："郡城內有白幕。太守李江忽丁憂。"李欲歸江北。蔣又云："公至縉雲郡卻回。當有一緋一綠、一碧人來相推按，然終無事。"後果採訪使張願着緋，大理司直杜喬着綠，判官張璘着碧，來推。遇赦而止。（出《定命錄》）

【譯文】

唐玄宗天寶十二年，永嘉人蔣直說："城內有孝幔，太守李江會突然遇到父母的喪事。"太守李江聽了後，想回江北到老家去看看。蔣直又說："你回江北途中到縉雲郡時，一定要返回來。這時會有一紅、一綠、一碧三個人來推究審問你。然而最後會逢凶化吉什麼事情也沒有。"後來，果然是採訪史張願身着紅色官服、大理寺司直杜喬着綠色官服、判官張璘着碧色官服，奉命來推審李江。接着，又遇上皇上大赦才完事。

卷第二百十七 卜筮二

沈七 潁陰日者 王棲巖 路生 鄒生 五明道士 黃賀 鄧州卜者

沈七

有沈七者，越州人，善卜。李丹員外謂之曰："聞消息，李侍郎知政事，某又得給事中，如何？"沈七雲："李侍郎即被追，不得社日肉喫，後此無祿。公亦未改，不得給事中。"其時去社才十四日，果有敕追李侍郎。去社兩日而上道，至汴卒。李亦不得給事中。（出《定命錄》）

又天寶十四年，王諸應舉，欲入京。于越州沈七處卜。得純乾卦，下四位動，變觀卦。沈雲："公今應舉，得此卦，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本是嘉兆。然交動，羣陰咸陽。下成乾卦，上變至四，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見大人。恐公此行，不至京而回。"果至東京。屬安祿山反。奔走卻歸江東。（出《定命錄》）

【譯文】

沈七，是越州人，擅長占卜。李丹員外對他說："聽說侍郎要重新主持政務，我還能升任給事中，你說可能嗎？"沈七說："李侍郎會即將讓朝廷追請回來的。但是他卻喫不到社日慶祝的宴席了。他從此不能再拿朝廷的俸祿，你的官職也沒有變動，不能升任給事中。"說這話的時候離社日只有十四天，果然朝廷下詔召見李侍郎進京。李侍郎離社日還兩天上路赴京，趕到汴京死去。李丹也沒有升任給事中。

又：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王諸參加科舉考試，想進京，在越州沈七那兒占卜。得一純乾卦，下四位動，變爲觀卦。沈七說："你現在進京去參加科舉考試，卜得此卦，觀賞國都的風光，作爲賓客的你會藉助皇上而發達，這原本是好的兆頭。然而，逢遇動亂，衆奸小都陽氣旺盛。下成乾卦，上變到第四位，而沒有變到第五位。五位主君，不能順利地見到皇帝。從這種卦象上看，你這次進京參加考試，恐怕你沒有到京就得中途返回。"果然，王諸走到東都洛陽，時逢安祿山反叛起兵，唐玄宗倉皇出走西蜀。於是他只好連忙回到江東來。

潁陰日者

陳澍爲潁陰太守。屬安祿山反，遣縣尉姓孫向東京。孫不肯行。陳怒撻（撻原作促，據明抄本改）之。至東京，遇祿山，請往潁陽取陳澍頭。祿山補孫爲潁陰太守，賜緋，並領二十餘人取澍。澍聞便欲至，薄晚，出城走。錄事參軍扣馬令回。澍憂悶。服痢藥託疾。令一日者卜之。曰："從今五日，當有家便，未取公。然有五百車祿在，必亦不死。至七日食時，公無恙矣。然當去此，求住不得。"後五日孫到，陳於是潛以庫物遺諸衙內人。至夜後，僞作敕書。追入京。令向西兩驛上，差人逆來。夜半敕書至。明早，召集諸官宣。便令手刃（明抄本刃作力，下同）就館中誅殺孫，並手刃二十餘人。殺錄事參軍。其孫尉先令人取妻及女等，夜半齊到，明日平明，盡殺之。令上住知州事，便發入京。以官絹五匹賞卜者。（出《定命錄》）

【譯文】

潁陰太守陳澍，在安祿山起兵叛亂時，派孫縣尉去東都洛陽向朝廷報告。孫縣尉不肯去，陳澍一怒之下鞭打了他。孫縣尉到達洛陽後，正逢叛軍已攻佔了洛陽。於是，孫縣尉立即投靠叛軍，並向安祿山請求派他前往潁陰取陳澍腦袋。安祿山補任孫縣尉爲潁陰太守，賞賜給他紅服，讓他帶領二十多個軍校士卒去取陳澍人頭。陳澍聽到孫縣尉就要到達潁陰了，傍晚，離城出去。但是錄事參軍拉住他的馬頭命令他回到城裏去。陳澍很是驚恐擔心，假稱拉痢疾吃藥躲在家中不出來，暗中找來一個會占卜的人爲他卜算一下兇吉。占卜人說："從今天起五天以後，你全家就會平安順利了。孫縣尉他們拿不走你的人頭，你還有五百車的俸祿呢，肯定死不了。到第七天喫飯的時候，你就會平安無事了。但是，應當離開家裏，這兒住不得。"五天後，孫縣尉帶領二十多人到潁。陳澍暗中將府庫中的資財送給府內的同僚與下屬，將這些人收買住。到了晚上，他僞造了一份假的皇帝詔書。讓人帶着這份假詔書出城去京都，走了兩驛站再返回來。到了半夜，假詔書到了。天明後，陳澍將府內全體官員召集到一起，當面宣讀"詔書"，之後下令處死孫縣尉，就在驛館中將孫殺死，並且殺了他帶來的那二十多人，和阻擋他離城出走的錄事參軍。在這之前，孫縣尉派人去接他的妻、女家眷。這天半夜，他的家眷都到了潁陰，天亮後全部被陳澍下令斬殺。陳澍讓人擬好自己繼續留任太守執掌潁陰的軍政要務的奏摺，立即發往京城，並從官衙庫中取出五匹絹賞給占卜人。

王棲巖

王棲巖自湘川寓江陵鷺白湖，善治易，窮律候陰陽之術。所居桃杏手植成數十列，四蕃其宇。時人比董奉。棲巖笑曰："吾獨利其花核，祛風導氣耳。安取跡古人餘事。"每清旦布蓍，爲人決事。取資足一日爲生，則閉齋治園。大曆中，嘗有老父持百錢求筮。卦成，參驗其年。棲巖驚曰："家去幾何？父往矣。不然，將僕於道。"老父出，棲巖顧百錢，乃紙也。因悟其所驗之辰，則棲巖甲子。乃嘆曰："吾雖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鑑。死復何恨？"乃沐浴更新衣，與妻子訣。少時而卒。（出《渚宮舊事》）

【譯文】

王棲巖從湘川移居在江陵鷺白湖，擅長用《易經》占卜，精通四候節令的變化和陰陽相術。他在住屋周圍親手栽植桃樹、李樹幾十行，將他的住屋圍在當中。鄰人們說他以三國時的吳人董奉自比（按：董奉善醫道，每爲人醫病不收錢，讓他栽杏樹五棵，輕者一株，歷經多年，屋前屋後有杏樹萬株。）。王棲巖笑着說："我是想用它們的花與果核爲藥，來去除風邪導引氣息啊。怎麼效取古人的軼事呢。"王棲巖每天早晨起來就爲人占卜算卦，排解求卦人的憂慮疑難。收取的費用夠一天的花費用度後，就停止占卜，關閉院門，專心蒔弄果園。唐代宗大曆年間，有位老者拿着一百文來到王棲這兒求卜。卦成後，覈驗老者提供的生辰八字，王棲巖大驚異，問："你家離這兒多遠？老人家，按卦上說你早已經死了。不然，也將死在回家途中啊。"老者離去後，王棲巖看看老者給他的卜資，是紙錢。這纔想到老者提供的生辰八字正是自己的啊！王犧巖感嘆地說："我雖然從少年時就研習《易經》，卻沒有想到能夠讓陰界的鬼來提醒自己啊。我死了又有什麼值得遺憾的呢？"於是沐浴換上新衣，跟妻子話別，過了一會就去世了。

路生

趙自勤嘗選，訪卜於長安縣路生。路雲："公之官，若非重日，即是重口。"後六月六日又卜。路雲："公之官，九日不出，十二日出。"至九日，宰相果索吏部由歷，至十二日敕出，爲左拾遺。"拾遺"之字，各有一口。又補缺王晃，七月內訪卜於路生。路雲："九月當入省，官有禮字。"時禮部員外陶翰在座，乃曰："公即是僕替人。"九月，陶病請假，敕除王禮部員外。後又令卜，雲："必出當爲'倉'字官。"果貶溫州司倉。既而路生以其二子託晃。晃又問："畢竟當何如？"路雲："某所以令兒託公，其意可知也。"

【譯文】

趙自勤在等候選官期間，向長安縣一個叫路生的卜人問卜他這次能選任個什麼官職？路生說："你這次被任命的官職不是重日，就是重口。"六月六日，他又去問卜。路生說："你被選派的官職九日不公佈，十二日肯定能公佈。"到了九日那天，宰相向吏部要去待選人員的履歷檔案。到了十二日那到，朝廷頒發了任職命令，趙自勤被選任左拾遺。"拾遺"二字，各有一個"口"字，果然應驗了"重口"之說。在京都等候補缺的王晃，七月裏向路生問卜。路生說："九月你命當入省，你的官職有'禮'字。"當時禮部員外陶翰就在旁邊坐着，說："你就是接替我的職務啊。"九月，陶翰因病告退，朝廷任命王晃爲禮部員外。後來，王晃又讓路生爲他卜算一卦。路生說："這回你將出任'倉'字官。"後來，王晃果然被降職爲溫州司倉。過了一些時日，路生將自己的兩個兒子託付給王晃。王晃問："你到底讓我怎麼辦？"路生說："我所以將兩個兒子託付給你，其中的用意就明白了。"

鄒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喱，累舉未捷。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終當改名。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餘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隙。他年必爲深釁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既爲丞郎，魏謩爲給事。因省會，謂回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客。回曰："如今脫卻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公。公何以得舊事相讓耳。"回乃尋秉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升相府。後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嘆曰："洛橋先生之誡，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牽也。"（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武宗在位期間，宰相李回，原名李喱，在沒有擔任官職前，曾經屢次參加科舉考試而沒有考中。當年，洛橋有二位占卜人。一位用蓍草占卜，一位用龜板占卜。李回，先問用蓍草占卜的人，說："我想改換個名子參加科考怎麼樣？"回答說："改名很好。不改名字，始終考取不上。"又問用龜板占卜的鄒生。鄒生說："你這次參加科舉考試，切記不要改名。你這個名字將要傳播到很遠的地方。然而，考中之後二十年，最後還得改名。現在你已經應了天象，得到以後才能測試出我後邊的話是否靈驗。"李回臨走時，用龜板占卜的術士又告戒他說："你此去一定會榮列金榜，它年定當重任。但是你擔當重任後，不要跟沒有科舉出身的人鬧矛盾。如果鬧了矛盾以後會結深仇的。"唐穆宗長慶二年，李回考中。到武宗登極繼承皇位時，因爲與武宗同名，才換去"纏"字，改名叫李回。李回說："用蓍草占卜的那個人技藝不行，還是用龜板占卜的鄒生卜的準啊，果然被他言中了。"後來，李回任丞郎，魏謩在門下省任給事中。一次，三省在一起集會議事，魏謩對李回說："當年我在京都參加會試，李侍郎任考試官。進京來應試的舉子共計一百零二人，唯獨我你一道試題也沒有考問過。現在我慚愧地位列國家重臣，跟諸位要員在一塊就座啊。"魏謩的這番話，讓在座的重臣要員深感喫驚，都想讓李回退讓一下。李回說："現在就請你脫去紫袍官服，改稱魏秀才，我馬上再考考你。如果考的不合格，照舊不選送你。看你還怎麼用過去的事情責難人？"於是李回開始尋找機會獨握大權。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的官員們都敬畏懼怕他。李回終於升任宰相。又過了三、四年，魏謩也由同州升任宰相。而李回卻屢次遭受貶降，奔波在朝外。李回喟嘆地說："洛橋鄒生早就告誡我了，我是自己找不是呢。這也是命中註定的啊。"

五明道士

長慶之代，鄴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許人，善陰陽曆數，尤攻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正御下稍寬，而冒於財賄，誅求不息。民衆怨諮。時王庭湊爲部將，遣使於鄴。既至，忽有微恙。數日，求醫未能愈。因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即爲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爲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秉旄不遠，兼有士地山河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乎。"庭湊聞其言，遽自掩其耳。是夜，又夢白鬚翁形容偉異，侍從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前字原缺，據黃本補）謂曰："患難將及，不可久留。"既覺，庭湊疑懼，即辭魏帥而回。比及還家，未逾旬，值軍民大變。弘正爲亂兵所害。士大夫將校，共推廷湊。庭湊再三退讓，衆不聽，擁脅而立之。翌日，飛章上奏。朝廷聞之大駭，徵兵攻討。以裴度爲元帥。趙人拒命二年。王師不能下。俄而敬宗即世，文皇帝嗣位。詔曰："念彼生靈，久罹塗炭。雖元兇是罪，而赤子何辜。宜一切數而宥之。就加節制。"仍詔庭湊子元逵入侍。因以壽春公主妻焉。庭湊既立，甚有治聲，朝廷稱之。在位十三年卒。贈太師。子元逵繼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長子紹懿立二年，荒淫暴亂，衆議廢而殺之。立其弟紹鼎。紹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書令。爵常山王卒，子鎔立，即趙王也。後恣橫不道，爲下所殺。立四十一年。自庭湊至鎔，凡五世六主，一百餘年滅。初庭湊之立也，遣人詣鄴，取五明置於府。爲營館舍，號"五明先生院"。公曾從容問曰："某今已忝藩侯，將來祿壽，更爲推之。"道人曰："三十年。願明公竭節勤王，愛民恤物。次則保神嗇氣，常以清儉爲心。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皆公餘慶之所致也。《春秋》所謂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公曰："幸事已多，素無勳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金爲壽。道士固辭不受。公亦固與之，載歸其室。數日盡施之，一無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爲趙王也。（出《耳目記》）

【譯文】

唐穆宗長慶年間，鄴中有個五明道士，不知他是什麼地方的人，俗名叫什麼。他擅長陰陽曆數，尤其精通占卜。成德軍節度田弘正對下屬放縱治軍不嚴。而且他貪取財物、敲詐勒索無盡無休，百姓們都非常怨恨他。當時王庭湊在他屬下任部將，被田派到鄴中。王庭湊到達鄴中後，忽然身患小病。過了幾天，找醫生治療不見效，於是到五明道士那裏問兇吉和一生的命運。五明道士當即爲他卜卦，三枚卜錢同時施出，好長時間才停下來，而且六爻俱重。五明道士說："這是純乾卦變爲坤卦。坤乃是土地。將軍不久就會手握大權。兼有部分疆土爲一方的主宰。事情很快就會到來的，還是急速回去爲好。王庭湊聽五明道士這樣講，趕忙用手捂住雙耳。這天夜裏，他又夢見一個容貌偉岸的白鬚老翁，身邊有侍從十多人，每人手持一把小玉斧。老翁召見王庭湊到身邊，對他說："災難就要降臨了，此地不可久留。"接着就醒來了。王庭湊很疑惑懼怕，立即告辭將帥回到他的駐地。待他回到駐地沒過去十天，就發生了軍士和百姓的譁變。田弘正爲亂軍所殺，文武屬員共同舉王庭湊爲節度使。王庭湊再三退讓不接受，衆人不聽，用強制的手段硬立他爲節度使。第二天，將擁立王庭湊爲節度使這件事報告朝廷。朝廷聞聽異常驚恐，立即派兵征討，委派裴度爲兵馬大元帥。王庭湊及手下將士拒不接受朝廷的命令據守趙地兩年，朝廷的軍隊也沒有剿滅掉他們。二年後，敬宗死去，文宗皇帝李昂繼承皇位。頒發詔書說："念你們這些百姓長期遭受戰爭的苦難，罪在元兇，你們是無辜的，因此，赦你們無罪，就委任王庭湊爲節度使。"後來文宗皇帝又詔王庭湊的兒子王元逵進京入朝奉侍，又將壽春公主許配給他作妻子。王庭湊被擁立爲節度使後，很有政績，朝庭非常稱讚他。他在任十三年而死去。死後贈封太師。他的兒子王元逵承父業，一直升任太尉，歷任二十六年去世。王元逵的長子王紹懿接任節度使。二年後因爲他荒淫暴亂被屬下衆人廢掉殺死，立他的弟弟王紹鼎爲節度使。六年後，王紹鼎死去。他的兒子王景崇承繼父業，一直升任到中書令，封爲常山王，在位十三年。王景崇死後，他的兒子王鎔承繼父業。封爲趙王，在位四十一年，後因恣橫無道被下屬殺死。自王庭湊被擁立爲節度起，到王鎔被殺止，共歷五代君王，一百多年。王庭湊被擁立之初，他派人到鄴中將五明道士接來。並且，新建一套館舍給五明道士住，起名叫"五明先生院"。王庭湊曾問："我現在已經位列藩侯，將來的壽祿，還望先生給推算一下。"五明道人說："主人你有三十年的祿壽。希望你能盡忠奉侍皇上，愛惜百姓體恤財物。其次要保養精神珍惜元氣，經常將清廉節儉放在心上，就一定會主高壽的。你的後代會有二人封王，都是明公餘下的福分所給與他們的啊。《春秋》上說五世昌盛，八世之後就不能相比了。"王庭湊說："現在值得慶幸的事情已經夠多的了。我們王家向來沒有積下什麼勳業功德，你剛纔講的那些不是我敢希望的啊。"王庭湊送給五明道士幾百兩黃金祝他長壽，五明道士堅決辭謝不接受，王庭湊一定要送給他。五明道士將這些黃金帶回住室後，幾天之內都佈施給他人了，一點也不留。所謂有二人封王，即王庭湊的重孫王景崇封常山王，他的重孫的兒子王鎔封趙王。

黃賀

唐昭宗時，有黃賀者，自雲鞏洛人也。因避地來，涉河遊趙，家於常山，以卜筮爲業。而言吉凶必效。時趙王鎔方在幼衝，而燕軍寇北鄙。王方選將拒之。有勇士陳立、劉幹投刺于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必面縛戎首。王壯而許之。翌日，二夫率師而出，夜擊燕壘。大振捷音。燕人駭而奔退。立卒於鋒刃之下。幹即凱唱而還。王悅，賜上廄馬數匹。金帛稱是。俄爲閹人所譖曰："此皆陳立之功。非幹之效。"王母何夫人聞之曰："不必身死爲君。（明抄本君作忠）未若全身爲國。"即賜錦衣銀帶，加錢二十萬，擢爲中堅尉。初幹曾詣賀卜。卦成而謂幹曰："是卦也，火水未濟，終有立也。九二之動，曳輪貞吉。以正救難，往有功也。變而之晉，明出地中。奮發光揚，恩澤相接。子令行也，利用御戎，大獲慶捷。王當有車馬之賜。其間小釁，不足憂之。"行軍司馬路晏，曾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忽心動。取燭照之。盜即告言！"請無驚懼。其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待刃。"即匣劍而去。晏由是晝夜警惕，以備不虞。召黃生筮之。卦成賀曰："惕號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徵辭，人有害公之意。然難已過矣。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無患也。又贊皇縣尉張師曾臥病經年。日覺危殆，良醫不復進藥。請賀卜之。卦就，黃生告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請停理療五日，必大瘳也。"師果應期而愈。又數十年，師夢白鳥飛翔，墜入雲際。既覺，心神恍惚。召賀卜算之。賀即決卦。慘然而問師曰："朝來寢息，不有夢乎？必若有夢，其飛禽之象乎？且雷振山上，鳥墜雲間，聲跡兩消，不可復見。願加保愛。樂天委命而已。"張竟不起，時年七十一也。又有段誨者，任藁城鎮將。曾夜宿郵亭，馬斷繮而逸，數日不知所適。使人詣肆而筮之。賀曰："據卦睽也。初九動者，應有亡失之事。無乃喪馬乎？勿逐自復。必有縶而送之者也。"回未及舍，已有邊鄙惡少，牽而還之。賀所佔卜，皆此類也。時人謂之"易聖公"。劉巖曾詣之。生謂曰："君他日必成偉器，然勿以春日爲恨。"初不曉其意，及老悟。蓋遲遲之謂也。（出《耳目記》）

【譯文】

唐昭宗在位時期，有個叫黃賀的人，自稱是鞏洛人，因躲避戰亂，渡過黃河來到趙地。黃賀來到趙地後，居住在常山，從事占卜，而且他占卜吉凶都極準，事後一定應驗。當趙王李鎔還在幼年時，一次燕軍進犯北部邊境，趙王剛要選派將領去抵擋，有兩個叫陳立、劉乾的勇士向軍帳投遞名帖，說願意率領五百軍士跟敵寇一戰，一定當面虜獲敵軍的首領。趙王鼓勵了二人一番，批准了他們的請戰。第二天，二位勇士率領軍隊出征，當夜襲擊燕軍營寨，獲得大捷。燕軍驚恐地四處逃竄，趙軍乘勝追擊折殺燕軍。陳立戰死，劉幹率部隊凱旋而歸。趙王大悅，賞賜給劉幹幾匹御馬和相應的黃金布帛。但是，過不多久，有個太監向趙王進讒言，說："這次大勝敵軍都是戰死疆場的陳立的功勞，不是劉幹效的力。"趙王的母親何夫人聽到後說："不必要都戰死纔算報效國君。戰死還不如活着全力奮起保衛國家。"於是，王太后又嘗賜給劉幹錦衣銀帶，外加錢十二萬，並提升劉幹爲中堅尉。在出擊燕軍之前，劉幹曾到黃賀這兒來問卜兇吉。卦成後黃賀對劉幹說："這卦啊，水與火沒有相遇，最終一定有所成立。陽爻第二爻動，見龍在田，君德廣施，予示着你將大承恩澤。貞吉是正，以正來解救危難，出師一定會建立功勳的。變化後又成爲晉卦，光明出在地中。奮發光揚，將會連續得到恩澤。壯士今日出擊，有利於打擊敵寇，一定能大獲全勝。趙王必定賜給你車馬等物，中間有些小差錯，不必憂慮。"行軍司馬路晏，一次夜間上廁所，發現有一個盜賊藏在那兒。路晏急忙取燭火照看，這位盜賊出來告訴他："請將軍不要驚懼，我是奉命來刺殺你的。但是得知將軍爲人公正耿直，不忍心出手相刺。"說完還劍於鞘內轉身離去。路宴從此晝夜警惕，防備再出現意外的事情。並召請黃賀問卜，卦成後黃賀說："有刺客而沒有驚恐，觀卦象看徵兆，是有人想加害將軍，但此難已經過去了。只要將軍你堅守爲人的中正之道，請你放寬心吧。"從這以後，路晏始終再沒遇到什麼禍患。又：贊皇縣尉張師曾經身患重病，一年多不見好轉。而且感覺一天重似一天，最好的醫生都不給他開處方下藥了。張師請黃賀來給他算一卦。卦成後，黃賀告訴他說："不是什麼病，不用藥還有喜事。請你停止治療五天，一定會完全康復的。"張師的病果然到第六天就痊癒了。又過了幾十年，張師夢見一隻鳥，飛着飛着就從雲端墜落下來。夢醒，他感到心神恍惚，召請黃賀卜算一卦。黃賀當即給他卜算。卦成，神色慘然地說："你早晨睡覺時作了一個夢吧。若是作夢一定夢見鳥飛了。雷震山上，鳥墜雲間，聲跡兩消，不可能再見到了。希望你自己多加保重，樂天聽命吧。"張師竟然沒再起來，享年七十一歲。還有一個叫段誨的人，官任藁城鎮將。一次，段誨夜裏睡在郵亭裏，他的坐騎掙斷繮繩走了，好幾天了也不知道它究竟跑到哪裏去了。派人到市場黃賀的卦攤去卜算，黃賀說："這是睽卦，主小事吉利。起始九動，應有丟失的事情發生，不就是丟馬了嗎？不用去找它自己會回來的。一定有人會牽着馬給你送回來的。"去問卜的人還沒有回到府上，就有一個邊境上的頑劣少年牽着這匹走失的馬送上家門。黃占卜的大都是這一類的卦，都非常靈驗。當時人稱他爲"易聖公"。有個叫劉巖的人，到黃賀那兒去問卜，黃賀告訴他："你日後一定能成爲一個大人物，然而不要以春日爲遺憾。"起初，劉巖並不曉得上面這句話包含的是什麼意思。到老了的時候才醒悟過來；原來是自己遲遲沒有功成名就，直到老了才成就了一番事業。

鄧州卜者

有書生住鄧州。嘗遊郡南，數月不返。其家詣卜者佔之。卜者觀卦曰：甚異。吾未能了，可重祝。"祝畢。拂龜改灼。復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稔，書生歸雲："遊某山深洞，入值物蟄。如中疾，四支不能動，昏昏若半醉。見一物自明入穴中，卻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頸臨口鼻。細視之，乃巨龜也。十息頃方去。"書生酌其時日。其家卜時吉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一位讀書人家住在鄧州。一次，他到郡南去野遊，好幾個月沒回家。他的家裏人到一個占卜人那去算一卦，占卜人看着卦象說："奇怪呀！我決斷不了，重祈禱一下。"禱告完了，改用龜卜，砍一塊龜板燒灼，說："你們問卜的這個人，在龜卜的顯象中象似病了卻沒有病，好象死了卻沒有死。過了年，他自己會回來的。"果然過了半年，這位讀書人回到家來。說："我進入山中的一個深洞裏，讓一種東西蟄了一下，象患了病，四肢不能動彈。腦袋昏昏沉沉的，象喝醉了酒。後來，看見一個怪物從明處爬進洞裏，又返回去。過了好一會兒，又來了，一直爬到我身邊，伸出脖頸貼近我的嘴和鼻子。我仔細一看，原來是一隻巨龜。停了約喘十口氣的工夫才離去。"家裏人將當時問卜的情形告訴給這位書生，書生算了一下時間，正是在他見到巨龜的時候，家裏爲他佔的卜。

卷第二百十八 醫一

華佗 張仲景 吳太醫 句驪客 範光祿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瘕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權　孫思邈　許裔宗　秦鳴鶴　盧元欽　周允元　楊玄亮　趙玄景 張文仲　郝公景　崔務

華佗

魏華佗善醫。嘗有郡守病甚，佗過之。郡守令佗診候，佗退，謂其子曰："使君病有異於常，積淤血在腹中。當極怒嘔血，即能去疾。不爾無生矣。子能盡言家君平昔之俧，吾疏而責之。"其子曰："若獲愈，何謂不言？"於是具以父從來所爲乖誤者，盡示佗。佗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佗。佗不至，遂嘔黑血升餘，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極美麗，過時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瘡，膿水不絕。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狗走三十里，歸而熱截右足，柱瘡上。"俄有一赤蛇從瘡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出《獨異志》）

又後漢末，有人得心腹瘕病，晝夜切痛。臨終，敕其子曰："吾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剖之，得一銅槍，容數合許。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藥，以投槍，槍即成酒焉。（出《志恠》）

【譯文】

三國人華佗，醫術高明。有一郡守得了重病，華佗去看他。郡守讓華佗爲他診治，華佗退了出來，對郡守的兒子說："你父親的病和一般的病不同，有淤血在他的腹中，應激怒他讓他把淤血吐出來，這樣就能治好他的病，不然就沒命了。你能把你父親平時所做過的錯事都告訴我嗎？我傳信斥責他。"郡守的兒子說："如果能治好父親的病，有什麼不能說的？"於是，他把父親長期以來所做不合常理的事情，全都告訴了華佗。華佗寫了一封痛斥郡守的信留下，郡守看信後，大怒，派捕吏捉拿華佗，沒捉到，郡守盛怒之下，吐出一升多黑血，他的病就好了。又，有一位極  
漂亮的姑娘，已經過了結婚的年齡，可是仍沒有嫁人，因爲常期以來她的右膝，長了個瘡，不斷往外流濃水。華佗看過後，她父親問女兒的病情，華佗說："派人騎馬，牽着一條栗色的狗跑三十里。回來後，乘狗身子正熱時截下狗的右腳，拄在瘡口上。"不一會兒，有一條紅色的小蛇從瘡口中出來，進到狗的腳中，那姑娘的病就好了。

又，後漢末年時，有人腹中長一結塊，白天黑夜疼痛無比。臨死時，他對兒子說："我死以後，可以剖腹把那東西拿出來，看看到底是什麼。"他兒子不忍心違抗父命，於是剖腹，取出一個銅槍頭，約有三分之一升左右。華佗聽說後，就前去了解。華佗看完，從小箱子裏取出藥放在槍頭上，槍頭立刻化成了酒。

張仲景

何顒妙有知人之鑑。初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比，世鹹嘆顒之知人。（出《小說》）

【譯文】

何顒有極高的識別人才的能力。當初，郡中少年張仲景來拜訪他，他對仲景說："你考慮問題細微周到，但你的氣派、風度不太高，以後必成爲一名良醫呀！"後來張仲景果然醫術超凡。王仲宣十七歲時來拜訪張仲景，仲景對王仲宣說："你身體有病，應當服用五石湯，若不治療，到三十歲時，眉毛該脫落了。"王仲宣認爲到三十歲還遠着呢，沒及時治療。到三十歲時，果然發現眉毛脫落。張仲景的醫術精深到這種程度，世人無不讚嘆何顒識別人才能力的神妙！

吳太醫

吳孫和寵鄧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惋彌苦。命太醫合藥。言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琥珀太多，及差，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吳國的孫和寵愛鄧夫人，一次酒醉後揮舞如意，不意刺傷了鄧夫人的面頰，流出了血，鄧夫人嬌聲嘆惜疼痛不已。孫和令太醫配藥。太醫講，須用白獺骨髓、雜玉和琥珀粉末調配，可以除掉疤痕。孫和用一百兩黃金買來白獺，於是太醫配製藥膏。因琥珀用得過多，到傷愈時，鄧夫人左頰疤瘡沒有完全去掉，臉上留下一顆象痣一樣的紅點。

句驪客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發，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發中虛也。其妙如此。（出《酉陽雜俎》）

【譯文】

魏時有個句驪客人擅長用針治病。他拿來一寸長頭髮，截爲十多段，用針把它穿起來，說是頭髮中間是空的，真是絕妙。

範光祿

有範光祿者得病，兩腳並腫，不能飲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徑入齋中。坐於光祿之側。光祿謂曰："先不識君，那得見詣？"答雲："佛使我來理君病也。"光祿遂廢衣示之。因出針（"出針"原作"以刀"，據明抄本改。）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腳及膀胱百餘下，出黃膿水三升許而去。至明日，並無針傷而患漸愈。（出《齊諧錄》）

【譯文】

有位叫範光祿的人得了病，兩隻腳全都腫了，不能喫也不能喝。忽然有一人，不通報自己的姓名，徑直進入光祿的書房中，坐在他的旁邊。範光祿對來人說："先前我並不認識你，怎麼到我這裏來了？"來人回答說："是佛派我來治病的。"於是範光祿脫去衣服給他看。來人拿出針，在腫腳上行鍼。不一會兒，就在兩腳和膀胱的穴上進針一百多次，流出黃膿水三升多，他就走了。到第二天，範光祿沒有留下傷，他的病漸漸好了。

徐文伯

宋徐文伯嘗與宋少帝出樂遊苑門，逢婦人有娠。帝亦善診候，診之曰："是女也。"問文伯，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邊，青黑色，形小於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惻然曰："臣請針之，必落。"便針足太陰，補手陽明。胎應針而落，果效如言。文伯有學行，不屈公卿，不以醫自業，爲張融所善，歷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之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乞飲，留一胡蘆子曰："君子孫宜以此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視之，乃扁鵲醫經一卷。因精學之，遂名振海內。仕至濮陽太守。子秋夫爲射陽令，嘗有鬼呻吟，聲甚湊苦。秋夫問曰："汝是鬼也，何所須？"鬼曰："我姓斛斯，家在東陽。患腰痛而死。雖爲鬼，疼痛猶不可忍。聞君善術，願見救濟。"秋夫曰："汝是鬼，無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縛芻作人。按孔穴（穴原作定，據明抄本改）針之。"秋夫如其言，爲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爲設祭，除飢解疾，感惠實多。"忽然不見。當代服其通靈。（出《談藪》）

又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即氣絕。衆醫以爲肉症。徐文伯曰："此發瘕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發。稍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懸柱上，水滴盡，一發而已。病即愈。（出《談藪》）

【譯文】

宋國徐文伯曾與宋國的少帝一起走出樂遊苑門，遇見一孕婦。少帝也擅長診病，他給婦人診視後說："是個女孩。"又問文伯，徐文伯說："一男一女。男孩在左邊，青黑色，比女孩小一些。"少帝性子急，令剖婦人腹。徐文伯不忍心，說："請讓我給她用針，胎兒一定能下來。"於是針那孕婦腳的太陰穴，並用手按摩她的陽明穴。用針後，胎兒隨之落下來，果然和他說的一樣。徐文伯有學問，品德好，不畏權貴，不以醫術爲自己的職業，深得張融的賞識，多次任泰山的太守。徐文伯的祖父徐熙之崇尚黃帝和老子，在秦望山過着隱居的生活。有位道士路過他那時向他  
討水喝，之後留下一隻胡蘆，說："你的子孫就用這個道術來拯救人世吧，必定能得至二千石的報酬。"徐熙之打開一看，原來裏面裝的是扁鵲的醫書一卷。於是，他專心致志地學習醫術，終於名振四方。他做官做到濮陽太守。徐熙之的兒子徐秋夫任射陽縣令時，曾經有一次，他聽見鬼在呻吟，聲音非常悽苦。徐秋夫問道："你這鬼，要幹什麼？"鬼說："我姓斛斯，家住在陽縣，因患腰痛病死，現在雖然做了鬼但還是疼得不能忍受，聽說你醫術很好，希望你救救我。"徐秋夫說："你是鬼，沒有形狀，我怎麼給你治療啊？"鬼說："你只要割草，扎個草人，按着穴位用針就可以了。"徐秋夫按着鬼說的，紮好草人，在四個穴位用了針，又在肩部的三個穴位用了針，又擺酒供食，祭禱之後才把草人埋掉。第二天有人來謝徐秋夫，說："承蒙你爲我治病，又爲我設祭，除病解飢，你對我的恩惠太多了，真該好好謝謝你！"說完，忽然不見蹤影。與徐秋夫同時代的人都佩服他能通鬼神。

又，宋明帝的一位宮女患腰痛病，連着心也痛，發病時就不省人事。許多醫生都診斷是肉症，徐文伯診視過後，說："此病是發症。"給這宮女灌了油之後，她就吐出了象頭髮樣的東西，輕輕撥弄它，有三尺長，頭已經長成蛇的形狀。能動，把它懸掛在柱上，水滴盡後，一根頭髮罷了，病就全好了。

徐嗣伯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於醫術。曾有一嫗，患滯淤，積年不差。嗣伯爲之診疾曰："此屍注也，當須死人枕煮服之可愈。"於是就古塚中得一枕，枕以半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蛔耳，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服之，得大利，出（出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蛔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即差。後沈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之，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療之，俱差何也？"答曰："屍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屍注可差。石蛔者，醫療即僻。蛔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釣其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晏深嘆其神妙。（出《南史》）

【譯文】

徐嗣伯字德紹，善談老莊之道，精通醫術。曾有一老婦人，患有滯淤病，多年不愈。徐嗣伯給她診視，說："這是鬼附身，應該用死人的枕頭煮後服用，可以治好你的病，"於是老夫人從古墓中找到一隻已經半邊腐爛，殘缺不全的死人枕頭，煮後服用，病就好了。後來，有秣陵人張景，十五歲，腹脹，面目焦黃，許多醫生都不給他治了，因此就去找徐嗣伯。徐嗣伯說："這是石蛔！應該用死人枕煮後服用。"張景按嗣伯的話去做，煮死人枕服用後，去大解，便出了蛔蟲。這些蛔蟲堅硬如石頭，約有六、七寸長。打下蛔蟲後，張景的病就好了。後來還有一位叫沈翼的和尚眼睛疼痛，並常常看見鬼。這個和尚來找徐嗣伯診治。徐嗣伯說："這是邪氣進入肝臟，可以找死人枕頭煮後服用，完了，再把枕頭埋在原處。"和尚按徐嗣伯的話做了，他的病也好了。王晏知道了徐嗣伯用屍枕治病的事後，來問徐嗣伯，說："三個人的病不一樣，卻都是用死人枕頭治療，而且全都治好了，是什麼原因？"徐嗣回答說："鬼附身的人，是中了鬼氣，它附在人身上不離開，所以使人沉滯，必須用死人枕讓它離去，鬼氣飛走，不再附在人的身上，所以鬼附身的人的病就好了。得石蛔病的人，已是不常見的，蛔蟲變成石頭，人世間的藥打不下來，所以須用鬼物來驅逐它，然後就可以打下它了。因爲邪氣進入肝臟，所以就眼睛痛，並且看見鬼魅，必須用邪物把邪氣引出來，因此就除掉它了，所以讓他把死人枕埋在原處呵！"王晏深深讚歎徐嗣伯的神妙！

腹瘕病

昔有一人，與奴同時得腹瘕病。奴既死，令剖腹視之，得一白鱉。乃試以諸藥澆灌之，並內藥於腹中，悉無損動，乃系鱉於牀腳。忽有一客來看之。乘一白馬，既而馬溺濺鱉。鱉乃惶駭。疾走避之。既系之，不得去，乃縮藏頭頸足焉。病者察之，謂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試以白馬溺灌鱉。須臾消成水焉。病者遂頓服升餘白馬溺，病卻豁然除愈。（出《續搜神記》）

過去有一個人，與僕人同時得了腹內結塊的病，不久僕人就死了。這個人讓剖腹查看，從裏面取出一隻白鱉，於是試着用各種藥澆灌它，並同時給它內服這些藥，但這些藥全都不能損傷這隻白鱉，就把它拴在牀腳上。忽然有一天，一位客人來看望這個病人，客人是騎着一匹白馬來的。過不多久。白馬撒尿。濺在白鱉上，白鱉非常慌恐，急忙躲避着馬尿。因爲拴着，沒能逃掉，就把頭和腳都縮回去了。那個病人看到了這情景，對他兒子說："我的病也許可以好啦。"於是試着用白馬尿灌白鱉，不一會，鱉化成了水。那位病人立刻就服了一升多白馬尿，病當即就好了。

李子豫

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子豫。即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絞（絞原作彭，據明抄本改）轉。大利。，所病即愈。（出《續搜神記》）

【譯文】

許永任豫州刺史，鎮守歷陽。他的弟弟患病，腹內有一硬硬的東西陣陣作痛。這天夜裏，忽然聽見屏風後面，有鬼說話。鬼說："爲什麼不快點殺了他？明天李子豫該用紅丸打你，你就得死了。"到了天亮，派人去接李子豫，不多時，李子豫來了。許永的弟弟忽然又聽見腹中呻吟的聲音。李子豫從小藥箱中拿出八毒紅藥丸給許永的弟弟服下去，不一會兒，許永弟弟腹中鳴響絞痛，去大便，回來之後，他的病就好了。

徐之才

北齊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時有人患腳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窺之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腳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爲割之，得蛤子二個，如榆莢。（出《太原故事》）

【譯文】

北齊的右僕射徐之才擅長醫術。當時有一人患了腳跟腫痛的病，很多醫生都診斷不出是什麼病，徐之纔看這後說："是蛤蜊精病，是你在海上乘船時，你的腳垂到水中而得的。"患者說："真是這樣的。"徐之才爲患者做手術，取出兩個象榆錢大小的蛤蜊仔。

甄權

甄權精究醫術，爲天下最。年一百三歲，唐太宗幸其宅，拜朝散大夫。（出《譚賓錄》）

【譯文】

甄權專心致志研究醫術，成爲天下第一。他一百零三歲時，唐太宗到他家中去看望了他，封他爲朝散大夫。

孫思邈

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爲布衣之交。常稱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鄰范陽人，爲新都尉，因染惡（惡原作患，據明抄本改）疾，居於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沉於潁水而死。照鄰寓居於京城鄱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貌華原人，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才強仕，沉疾困備，乃作《蒺藜樹賦》，以份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鄰與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嘗問思貌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五形，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霓。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亦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爲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隔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澤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灸。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照鄰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爲五臟之君。君以恭順爲主，故心欲小。膽爲五臟之將。將以果決爲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爲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爲大膽也。'《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鄰又問："養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恆以憂畏爲本。《經》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憂畏者，死生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不建，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兇。夫憂畏者，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爲勍敵，妻妾爲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尋授承務郎，直尚藥局。以永淳初卒，遺令薄葬。不設冥器，祭祀無牲牢。死經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鄧王李元裕，是唐高祖的第十八位兒子，喜歡學習，擅長談論辨名析理之學，典籤盧照鄰是他的布衣朋友，他經常聲稱，說："我的命相就這樣了。"盧照鄰是范陽人，任新都尉，因爲患有難醫治的疾病，他住在陽翟的具茨山，編著並註釋《疾文》和《五悲》。盧照鄰性情高雅頗具詩人風度，不料後來竟投潁水自殺身亡。盧照鄰曾居住在景城鄱陽公主廢棄的府第中。顯慶三年時，唐高宗召見太白山隱士孫思邈，當時孫思邈也住在這裏。孫思邈是華原人，當年已經九十多歲了，但是他的視力和聽力都一點沒有減弱。盧照鄰見到孫思邈後傷感自己正在壯年，卻疾病纏身，久治不愈，終日裏困頓疲備，於是作《蒺藜樹賦》，用來傷悼他與孫思邈二人之間承受自然的體質的差異。盧照鄰作的賦，詞句極其美麗。孫思邈會算天象曆法和攝生養性之術。盧照鄰和當時的名士宋令文、孟詵都用對老師的禮節待孫思邈。他們曾問孫思邈，說："名醫能治好病，是根據什麼道理呢？"孫思邈說："我聽說通曉天的人，一定能在人的身上找到它的本體，熟悉人的人一定是以天爲本體，所以天有春、夏、秋、冬和金、木、水、火、土。黑天、白日輪流更替，寒冬暑夏交換更迭，這是大自然在運動。自然界中的大氣，合起來就成爲雨，流動的時候就成爲風，散發開去的時候就成爲露，紊亂無序時就成爲霧，凝聚時就成爲霜雪，伸展擴大成爲虹霓，這是大自然的正常規律。人體有四肢和五臟，醒着、睡時，呼出吸進，吐故納新，精脈和氣血循環。流動就是血氣循環，顯現出來就是人的氣色，放出來的就成爲聲音，這是人體的正常運動。陽用它的精華，陰用它的形體，這是天與人相同的，及至它違背了這正常規律就要生病了。蒸就發熱，不然就生寒，淤結就成爲瘤贅，阻隔就成爲癰疽，奔走過疾，就氣喘噓噓用盡了精力，就會焦枯，根據表面的診斷，可以檢查出身體內部的變化。從人體類比自然界也是這樣。因此金、木、水、火、土的伸屈變化，星辰運行中出現的差錯，日蝕、月蝕現象，彗星的隕落，這是自然界的危險的徵兆！寒暑顛倒，這就是外界的冷熱失常啊。石頭豎起。泥土跳躍，這是自然界的瘤贅啊。山崩地陷，這是自然界的癰疽。急風暴雨，這是自界的喘乏。不降雨露，河流、湖澤乾涸，這是大自然的焦枯啊！良醫用藥物進行輸導，用鍼灸治病救人；聖明的人用高尚的道德和善於用賢任能來治理天下。所以身體有可以消除的疾病，天有可以去掉的災害，這全都是氣數啊！"盧照鄰說："人世間的事情怎麼樣呢？"孫思邈說："膽要大，心要小；智慮要圓通，行爲要方正不苟。"照鄰說："怎麼講呢？"思邈說："心是五臟的元首，它應該遵循規律辦事，所以要謹慎。膽是五臟的將領，它必須堅決果斷，所以膽要大。有智慧的人行動如同天，所以要圓通，仁義的人沉靜如同地，所以要方正不苟。《詩經》說，'好象走到了深淵的邊緣，彷彿踩在薄薄的冰層之上，是小心。威武雄壯的武士，保衛着三公九卿，是大膽。'《傳》說'不因爲有利可圖就返回去；不因爲行仁施義就悔疚，就是仁義的人的方正不苟。'《易經》說'遇到機會就要立刻去做，不能整天地等待，這就是明智人的圓通。'"盧照鄰又問："養性的道理，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孫思邈說："天有滿有虧，人世間的事情有許多艱難和困苦。如果不謹慎行事而能從危難中解脫出來的人，從來也沒有過。所以講求養性的人，自己首先要懂得謹慎。自己謹慎的人，長期以憂畏爲根本。《經》說，'人不畏懼災禍，天就要降災難給你。'憂畏，是生死的通路，存亡的因由，禍福的根本，吉凶的源頭。所以讀書人無憂畏，仁義就不存在；種田的人無憂畏，糧食就不能增產；做工的人無憂畏，就沒有可以遵循的標準和法則；做買賣的人無憂畏，經營就不能盈利；當兒子的無憂畏，孝敬父母親就不至誠；做父親的無憂畏，慈愛就不執著；爲人臣子的無憂畏，就不能建功立勳；身爲君王的無憂畏，國家就不會安定，因此養性的人，失掉了憂畏就心思紊亂沒有條理，行爲焦燥，難以自持，神散氣越，意迷志搖。應該活着的卻死了，應該存在的卻消亡了，應該成功的卻失敗了，應該吉利的卻遇兇險。啊憂畏就象水與火一樣，一會兒也不能忘掉它呀！人無憂畏，子弟就會成爲你的強敵；妻妾變成你的仇寇。因此，最重要的是畏道，然後是畏天，其次是畏物，再次是畏人，最後是畏你自身。你不忘憂畏，就不被別人限制，自己永記憂畏就不受別人管束。在小的事情上謹慎，就不怕大的挫折；戒懼眼前憂慮，就不害怕以後的磨難。能懂得這些道理的人。在水中航船，蛟龍不能害你，在路上行走，老虎、犀牛這些雄猛的動物都不會傷着你；各種兵器也碰不到你；各種疾病、瘟疫也傳染不上你；愛說別人壞話的人也毀謗不了你；有毒的蜂、蠍也螫不到你。瞭解這個道理的人，人世間的一切事情就全明白了。"不久，孫思邈被授予承務郎，執掌藥局事務。孫思邈在唐高宋永淳初年去逝，留下遺囑：要薄葬，不要焚燒那些紙紮的陰間器物，祭祀時不宰殺性畜。他死後一個多月，顏色還和活着的時候一樣，當抬他的屍體放入棺中時，給人的感覺就象抬的是空衣服一樣。孫思邈一生撰寫《千金方》三十卷，傳給後代。

許裔宗

許裔宗名醫若神。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裔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玄，甚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億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兔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療病，不亦疏乎。脈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出《譚賓錄》）

【譯文】

名醫許裔宗醫術高超，如同神仙一般。有人對他說："怎麼不著書立說，留給後人？"許裔宗說："醫術就是'意'呀，它決定於人的思考，而脈又是極奧妙的，很難識別，只能心意領會，嘴不能說出來。自古以來的名手，與別人不同的，唯一差別就在診脈。先準確切出脈象，然後才能診斷病情，用藥治病。如果診斷準確，只須用一味藥，就能直接攻克他的病，病立刻就能好。不準確辨別脈象，不瞭解病因，憑自己主觀推測進行診斷，多放幾味藥。這好比打獵，不知兔子在哪裏，大批出動人馬，大面積包抄圍剿。希望有人也許偶然能碰上。用這種方法治病，不是太粗疏了嗎？脈的奧妙，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所以不能著書之立說。"

秦鳴鶴

唐高宗苦風眩，頭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秦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上曰："醫人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後自簾中頂禮以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出《譚賓錄》）

【譯文】

唐高宗患風眩病痛苦不堪，頭暈目眩看不清東西。高宗召侍醫秦鳴鶴給他看病，秦鳴鶴看後說："是風毒往上攻引起的，如果刺頭出點血就能好。"則天皇后在簾後面大怒道："此人該斬！天子的頭上是出血的地方嗎！"秦鳴鶴磕頭請求饒命。高宗說："給人看病，議談病情，按道理是不應該治罪的，並且我的頭非常沉悶，幾乎不能忍受了，出點血不一定就不好。我決心已定。"高宗讓他給刺。秦鳴鶴刺唐高宗的百會穴和腦戶穴，並出血。唐高宗說："我的眼睛能看見了。"他的話未說完，則天后在簾後行大禮，謝秦鳴鶴，說："這是上天賜給我的醫師啊！"然後親自贈送絲帛、珠寶給秦鳴鶴。

盧元欽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風，唯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風，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出《朝野僉載》）

又商州有人患大風，家人惡之，山中爲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盧元欽客居泉州，患了麻瘋病，只有鼻根還未爛掉。正值五月五日，醫官拿着蚺蛇膽正要給他喫，這時有人說，蛇肉可以治麻瘋病，於是取一段蛇肉給他喫，吃了三五天後，病漸好轉，百日以後就完全好了。

又，商州有人患麻瘋病，家裏人討厭他，在山中給他蓋了茅舍，他一個人住在那裏。有一條黑蛇掉進一個小口大肚的酒罈子裏，病人不知道，飲壇中酒後病漸漸好了。後來在壇底發現蛇骨，才知道是因爲喝了蛇浸泡過的酒的緣故。

周允元

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撮允元頭，二鬼持棒隨其後，直出景運門。醫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給使覘問。在閣無事，食訖還房，午後如廁。長參典怪其久，思往候之。允元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並牀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爲詩以悼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中議完事後，到閣中。這時太平公主傳喚一位醫生從正光門進宮，正看見一鬼摘周允元的頭，兩個鬼手裏拿着木棒跟在他的後邊，一直走出景運門，醫生把這事告訴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把這事稟報了武則天。武則天命給使去察詢。周允元在閣中無事，喫完飯回房休息。午後上廁所，長參典奇怪他去的時間長，想到這兒，就去廁所看他，只見周允元面向前撲倒在廁所裏。參典扶起他，他眼睛直視不說話，口中流涎水。給使把這情況奏明武則天，武則天問醫生說："他這樣能堅持多久？"醫生說："慢了三兩天，快了就一天。"武則天拿被給他蓋上，派人連牀抬着送回住處，到半夜他就死了。武則天親自作詩悼念他。

楊玄亮

久視年中，襄州人楊玄亮年二十餘，於虔州汶山觀庸力。晝夢見天尊雲："我堂舍破壞，汝爲我修造，遣汝能醫一切病。"寤而說之。試療無不愈者。贛縣裏正背有腫，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數日平復。療病日獲十千。造天尊堂成，療病漸漸無效。（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則天久視年間，襄州人楊玄亮，當時二十多歲，在虔州，受汶山觀僱用，在這裏做工白天睡覺夢見天尊對他說："我的房屋已破舊不堪，你能給我重新修造，我使你能醫治一切病。玄亮睡醒後很高興，試着給人治病，沒有不好的。贛縣有位里正，背部有拳頭大一塊腫留，玄亮用刀割下，幾天以後就好了。玄亮給人治病每天可得錢十千。待他爲天尊修造好了廟堂，再給治病，漸漸無效了。

趙玄景

如意年中，洛州人趙玄景病卒，五日而蘇雲。見一僧與一木長尺餘。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見機上尺，乃是僧所與者。試將療病，拄之立差。門庭每日數百人。御史馬知己以其聚衆，追之禁左臺。病者滿於臺門。則天聞之，召（召原作追，據明抄本改）入內。宮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數月以後，得錢七百餘貫。後漸漸無驗，遂絕。（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則天如意年間，洛州人趙玄景病逝，五天後又復活了。他說："我看見一個和尚，他給了我一根長木，有一尺多長，他告訴我說'有患病的人，你用它觸一下病人，病立刻就好。'"趙玄景看見幾上有一隻長尺，正是和尚送給他的。他試着用它治病，觸病人，立刻就好了。消息傳開，人們紛紛來找他，每天有幾百人聚在他門前等待讓他治病。御史馬知己認爲他是聚衆鬧事，逮捕了他並把他囚禁在左臺，患者又聚集在左臺門前。武則天聽說了這事，召趙玄景進宮。宮人有病。他用尺觸病人，病人立刻就好。武則天放他出宮，任由他爲百姓治病。幾個月以後，趙玄景得錢七百多貫。後來漸漸不靈驗了，就再也沒有人找他治病了。

張文仲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一雲，問醫蘇澄雲。（出《朝野僉載》）

【譯文】

洛州有位讀書人患了應答之病，每次說話，喉嚨中就應答一聲，這位讀書人去問懂醫術的張文仲。張文仲經過一夜的考慮，想出一個辦法：拿《本草》一書讓患者讀。所讀的，喉嚨中全都有應答之聲。讀到它害怕的藥名時就沒有應聲了，於是文仲就把那味藥先抄錄下來，然後配製成丸劑，讓患者服用，應聲當時就止住了。還有的說，那書生是找蘇澄雲看的病。

郝公景

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見鬼者，怪羣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藥和爲殺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出《朝野僉載》）

【譯文】

郝公景在泰山採藥，回來時經過集市。有一個能看見鬼的人，奇怪羣鬼看見郝公景全都逃離而去。於是這個人向郝公景討來草藥，製成殺鬼丸，有患邪病的人，服用後就好。

崔務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痊平。乃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銅末束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定州人崔務從馬上掉下來。摔斷了腳。醫生讓他拿來銅末。用酒和了給他服用，他的腳就好了。崔務死後十多年，遷墳另葬，看見他脛骨折損的地方，用銅末束着。

卷第二百十九 醫二

周廣 白岑 張萬福 王彥伯 李祐婦 元頏 梁革 梁新趙鄂 高駢 田令孜　於遘　顏燧

周廣

開元中，有名醫紀明者，吳人也。嘗授祕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譯，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頃復僕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大華宮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且常（常原作長，據明抄本改）食狘蹄羹，（羹原作美，據明抄本改）遂（明抄本遂作甚）飽。而當筵歌數（明抄本數作大）曲。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有後來者所激，因僕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爲周作傳，敘述甚詳。（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有位叫紀明的名醫，是吳地人，他曾傳授祕訣給隱士周廣。學得祕訣後，周廣察顏觀色，談笑之間就能知道病患的程度，說得非常詳細具體，無須診脈檢查。玄宗聽說周廣的大名，徵召他進京，並召集宮中有病的人到宮中偏房等候，讓周廣試驗一下。有一宮人，每天午後就又笑又唱又啼號，好象中邪得了狂病，並且還腳不能着地。周廣看後說："這人一定是因爲喫得太飽，緊接着又幹了重活，不一會又跌倒在地而引起的。"周廣給他服用雲母湯，不久這個人就停止癲狂。周廣使他熟睡，睡醒後，就沒有了以前的痛苦。周廣問他，他說："曾因大華宮主人擺生日宴會三天，宮中佈置大型歌舞樂隊，我是主唱，聲音不響亮，常喫豬蹄羹，喫飽後就去宴席上唱歌，唱完後就覺得咽中特別熱。我們幾個人就去高臺上玩耍，從上面往下跳。我還未跳到一半，後面有一個人又跑了下來。撞着了我，因此跌倒在地，很長時間才醒過來。就得了這狂病，腳也不能着地。"玄宗感到非常驚異。有一個黃門奉使，從交廣來到這裏，在大殿上行大禮參拜，周廣看了看他說："這個人腹中有條蛟龍，它明天必定生下一子，如果不及時治療他就不能活了。"玄宗喫驚地問黃門奉使，說："你有病嗎？"奉使說："臣騎馬奔馳在大庾嶺時，當時天氣炎熱，臣又乏又渴，就在路邊河溝裏喝了生水，於是腹中就長了一個如堅石般的腫塊。"周廣馬上用硝石、雄黃煮水給他喝。剛剛喝完，就從口中吐出一物，不過幾寸長、手指大小的東西。仔細一看，身上長有鱗、甲，投放在水中，不一會就長到好幾尺長。周廣急忙用苦酒把它泡上，它又恢復到了原來那麼大小。周廣用器具蓋上，第二天，器皿中已生出一條小龍。玄宗非常禮待周廣，想要授他官爵，周廣堅持要回家鄉吳地。玄宗沒有違揹他的意願，讓他回到故鄉。水部員外劉復爲周廣作傳，對他的事蹟敘述得很詳細。

白岑

白岑曾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後爲淮南小將，節度高適脅取之。其方然不甚效。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於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升之寫以傳佈。（出《國史補》）

【譯文】

白岑曾遇一位異人傳給他治療背部毒瘡的驗方。用驗方試着給人治背疽，全都治好了。爲了得到利益，岑拿着驗方到處炫耀。後來岑做了淮南一個小軍官，節度使高適威脅他交出了驗方，但那方子已不象從前那麼靈驗。白岑到了九江被老虎吃了，驛吏在他的包裹中得到了發背方真本。太原王升之把它抄寫下來，傳播出去。

張萬福

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持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後登爲庶子，年至九十。（出《酉陽雜俎》）

【譯文】

郎中柳芳，他的兒子柳登患重病。當時名醫張萬福剛到泗州拜官授職，他與柳芳是老相識。柳芳前來祝賀，並向他陳述了兒子的病情，希望依靠老朋友去給兒子治病。第二天，張萬福一大早就等候着柳芳，柳芳急急忙忙來了，領着張萬福去看兒子柳登。見到了柳登。遠遠望着他的頭頂說："他有這樣的頭骨，你擔什麼心？"說着便給柳登診了一會兒脈，又說："不錯，他的壽數在八十以上。"於是留下數十字的藥方，對柳登說："不服這藥也可以。"後來柳登成爲一般百姓，活到九十歲。

王彥伯

荊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有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之。候脈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鰓鯉魚毒也。"其子實因鱠得病。裴初不信，乃鱠鯉魚無鰓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出《酉陽雜俎》）

又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出《國史補》）

【譯文】

荊州有一位道士叫王彥伯，天性擅長醫術，尤其擅長識別不同的脈象。斷定人是生，是死，是長壽還短命，百分之百的準確。尚書裴胄有個兒子。忽然得了急病，衆醫生都認爲不能治好，不敢再給他治了。有的讓去找王彥伯。裴胄忙去接王彥伯給兒子看病。王彥伯診好一會兒脈，說："他一點病也沒有。"於是王彥伯煮幾味散藥，裴胄的兒子服用後就好了。裴尚書問兒子的病情，王彥伯說："中無鰓鯉魚毒了。"他的兒子確實因爲生食魚片而得病。開始裴胄不信，於是切無鰓魚肉，讓手下人喫。這些人吃了生魚片，果然全都患了和他兒子一樣的病。裴尚書這才感到驚  
異。

又，王彥伯自言自語說："我要開始行醫了！"於是他在庭院中擺設三、四個爐竈，煮上各種藥，男女老少上門來討。王彥伯指點着說："患熱病的人服用這個，患寒病的人服用這個，患邪風病的人服用這個，患氣病的人服用這個。"人們各自拿着錢和布匹來酬謝他。喫過他的藥，沒有不見效的。

李祐婦

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三年，送款歸國。裴度破吳元濟，入其城。官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爲亂卒所劫，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一夕復甦。傅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產一子。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出《獨異志》）

【譯文】

李祐任淮西將，唐憲宗元和十三年他押送錢糧回京去了。這時裴度戰敗吳元濟，攻進城中，官兵有扒女人衣服，甚至扒光的人。李祐的新婚娘子姜氏，已懷孕五個月了，被入城亂軍士兵劫持，用刀劃開了她的腹部。姜氏氣絕跌倒在地。李祐從國都回來，看娘子腹開一尺多長，於是他脫下衣服，包紮好娘子的傷口。過了一夜，娘子甦醒過來。李祐給她傷口敷上神藥，傷口合好如初。懷孕滿十月，她生下一個兒子，朝廷因爲李祐回都送錢糧有功，授予他兒子官爵。李祐的兒子李行修。三十多歲時任南海節度使。後來，辭官回鄉，死在歸家的路上。

元頏

唐時京城有醫人忘其姓名。元頏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奶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誑紿也。"其奶僕遵之，此疾永除。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鱠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接。俄而設臺子，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先因喫鱠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也。請退謀朝餐。"他妙多斯類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時，京城裏有位醫生，忘記了他的姓名了。在元頏與中表之間有一位婦女跟隨丈夫來到南中，她曾經誤喫一條蟲子，心中老犯疑，因此而得病，不斷地治療，病也不見好轉。又請京城這位醫生看視，這位醫生知道他患病的原因，就請奶媽中與她親近又慎重小心的人，事先告誡她說："現在用藥讓她吐泄，用盤盂裝着，在她吐的時候，只說有一小蝦蟆逃走了，但是千萬不能告訴她是在欺騙她。她的奶媽遵從醫囑，她的病就地去掉了。又，有一少年，常感覺有一小鏡子在眼前晃動，讓醫生趙卿給他診治。趙卿和少年約會，說第二天早晨用生魚片招待他，少年如期赴約。少年被引進到裏面，並且告訴他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等客人走了以後就來見他。不一會兒在他面前又擺上一臺桌，上面放上一小盆芥醋，再就沒有別的食物了，趙卿也沒出來。少年一直等到將近中午。等了這麼長時間，趙卿也沒有來。少年非常餓了，又聞到醋的香味，忍不住輕輕喝了一小口。猶豫一下又喝了一口，這時少年頓覺心中開闊，眼睛也不花了，於是把盆中的醋全喝光了。趙卿知道他把醋全喝了這才從裏面出來。少年因爲喝了醋。很不好意思地向趙卿道謝。趙卿說："小夥子，以前你因爲喫生魚片太多，醬醋放得不適量，還有魚鱗留在胸中，所以你就眼花。剛纔所以準備醬醋，是隻想讓你因飢餓，把它喝了，果然治好這病。說喫鮮魚片的約會，是騙你的。請回去喫早飯吧。"趙卿有很多象這類有趣的事。

梁革

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太和初，爲宛陵巡官。按察使於敖有青衣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某者聞而召焉，請革評其脈。革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於敖。敖以常深念也，一怒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寵之不悅，形於顏色。然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於懷。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回見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屍蹶耳。曏者革入郭，遇其柩，載歸而往請蘇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汝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革曰："此固非死，蓋屍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仁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言。"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於口中。衣以單衣，臥空牀上，以練素縛其手足，有微火於牀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蔥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蔥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留坐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界吏報敖，敖飛牘於崔，蓮子復生，乃何術也。仍與革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敖大奇之。且夫蓮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勸以與革。崔亦惡其無齒，又重敖，遂與革。革得之，以神藥縛齒，未逾月而齒生如故。太和壬子歲，調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高損之以其元舅爲天官，即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出《續異錄》，明抄本作出《續玄怪錄》）

【譯文】

金吾騎曹梁革得到了和與扁鵲的醫術，唐文宗太和初年任宛陵巡官。按察使於敖有個婢女名喚蓮子，他非常想佔有她。一天，蓮子因爲說了句笑話而被治罪，又被趕出去賣掉，市吏定價七百串錢。當時有從事御史崔某人聽說了，把蓮子召來。請梁革給她診脈。梁革在她手臂上切脈說："二十歲，無病之人。"崔某高興地把她留下，派人送錢給於敖。於敖因爲平時極想佔有蓮子，一怒之下把她趕走，如今賣給了不認識的人一切都完了。她聽說崔某很寵愛蓮子，心中很不高興，就顯示在臉上。然而人已經走了，難再招回來，只好常在心中思念了。不到一年，蓮子突然死去。這時梁革到外面傳遞文件、書信去了，回來時走到城門，遇見欞車從那裏經過，有崔某手下助葬的人，梁向他詢問，葬的是誰，他說："是蓮子。"梁革聽說，呼喊着讓把欞車運回去，忙又奔跑回去告訴崔某，說："蓮子沒死，是屍蹶呵！方纔我進城，遇見她的欞車，我讓把她運回來了，現在讓我把她救活吧！"崔某生氣梁革當初說的話，又傷心蓮子的突然中途死去，臉色大變說："你這個東西啊，你隨心所欲迷惑諸侯，好趁機與富貴顯達的人齊齒並列。你說她二十歲，是無病之人，可不到一年就死了。如今就要下葬，你招她欞車回來，也已是肉骨分離不能復生了，我們還怎麼見面呢？"梁革說："蓮子本來沒死，是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如果我不能讓她復活，我梁革此生不再行醫，我就以死來向您道歉怎麼樣？"於是讓打開棺材，擡出蓮子。梁革在蓮子的心、臍下幾處穴位行鍼，又鑿掉一顆牙，把一刀圭藥灌進口中。讓蓮子只穿着單衣，把她放在沒有行李的板牀上，再用白織練子綁住她的四肢。之後在牀下生上溫火，說："這火滅了，蓮子就活了。要記住，千萬不要讓火太旺。煮好蔥粥守候着。她的氣緩的要是猛烈，千萬不要讓她起來，過一小會兒自己就穩定了，之後她會感到很疲乏，就馬上給她解開綁繩，給她喝蔥粥，她就活了。在她緩氣猛烈的時候讓她起來，我可就不知該怎麼辦了。"梁革說完，回到府中對崔某："蓮子一會就活了。"崔某的怒氣消了，留梁革在客廳裏招待她。一會蓮子坐起來有說有笑。界吏把事稟告給於敖，於敖飛遞書信給崔某，問他蓮子復活，究竟是什麼醫術。於敖與梁革一同歸來，進門時蓮子出門迎接，於敖很奇怪。讓蓮子侍奉崔某，並不是於敖的本意，所以勸崔某把蓮子給梁革。這時崔某因爲蓮子沒了一顆門牙而討厭她，就重又把蓮子還給於敖。於是於敖把蓮子送給梁革。梁革得到蓮子，用神藥敷在蓮子的缺齒處，不到一個月就長出了和原來一樣的牙。太和壬子年，調動金吾騎曹，梁革與蓮子並肩走在輦下。那年秋天，高損之任用他大舅爲天官，當天就說給他知道了，所以很瞭解他們的事情，就說了出去。

梁新趙鄂

唐崔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末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伕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伕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並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姜捩汁，折齒而灌，由是而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雲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即有一法，請官人剩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齕。行到家，旬日唯喫消梨，煩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且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出《北夢瑣言》）

又省郎張廷之有疾，詣趙鄂。才診脈，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杯。仍謁梁新，所說並同，皆言過此即卒。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爲時相堅虐一杯，訴之不及，其夕乃卒。時論爲之二妙。（出《聞奇錄》）

【譯文】

唐時，崔鉉鎮守江陵。當時有一位富商，停船在這裏。半夜，那商人突然死了，天亮時還未斷氣，附近房間裏有位從武陵來的醫生梁新聽說後，就去給他診視，說："這是食物中毒啊！這兩三天沒有到外面喫飯嗎？"僕伕說："我家主人很少出船去，也不在別人那喫飯。"梁新說："他平常喜歡喫什麼食物？"僕伕說："喜歡喫竹雞，每年不少於幾百只。最近買了竹雞，並拿它做菜餚。"梁新說："竹雞喫半夏，一定是半夏的毒啊。"梁新命搗姜擠汁，折斷牙齒灌進去。因此，那人甦醒過來了。崔鉉聽說了這事，感到驚奇，就召梁新來，讚揚誇獎了一番，後又送給他  
僕人馬匹，錢和布匹讓他去京城，並寫信給朝廷的官員，推薦梁新。到京城後，梁新名聲大振，官做到尚藥奉御。有一朝士到梁新這來看病，梁新看後說："怎麼不早來看？風疾已經很重了，請快點回去，處理家中事情，順其自然吧。"朝士聽了慌忙告辭退去。朝士騎馬走在回家的路上，這時有位鄜州的馬醫叫趙鄂的人，最近來到京城。他在四通八達的大道上立榜標名，告示人們：專攻醫術。朝士路過這裏，看見告示便下馬，把自己的病情說給趙鄂。趙鄂也說他病情嚴重，與梁新說的相同。趙鄂對朝士說："就有一個辦法，請官人多喫消梨，不要限量，嘴喫來不及，就擠汁水喝，或許還有萬分之一的希望。"這位朝士又騎馬繼續往家趕，用書筒裝消梨，在馬背上立即就開始喫，到家後，十多天裏只吃消梨。漸漸病情好轉，過去總覺煩悶，如今變得爽朗了，他的病再也沒有犯。朝士返回京城拜訪趙鄂向他致謝，又去拜訪梁奉御，談話間又說到趙鄂讓喫消梨的事情，梁公感到驚奇，並且說："若大一個國家一定要有繼承的人。"於是召見趙鄂，資助他僕人、馬匹和錢及布匹，並廣泛作宣傳擴大他的聲譽。趙鄂官做到太僕卿。

又，省郎張廷之有病，到趙鄂那去看，剛一診脈，就說："這病應該服用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杯。"他還去請梁新爲他看視，兩個人所說一樣，都說只能按量服用這兩種藥酒，不然就得死。自從飲了這兩種藥酒後，張廷之的病漸漸好了。後來，張廷之作了宰相，他硬是節制不住自己，就喝了一杯白酒，來不及說什麼話，那天晚上就死了。當時人們議論，梁、趙二人的醫術高明，是兩位妙手。

高駢

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蓋多竹屋，或不慎之，動則千百間立成煨燼。高駢鎮維揚之歲，有術士之家延火，燒數千戶。主者錄之，即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恆如飢渴。監行者即緩之，馳白於駢。駢召入，親問之。曰："某無他術，唯善醫大風。"駢曰："可以核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密（密原作隙，據明抄本改）室中，飲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飲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才一月，眉須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禮術士爲上客。（出《玉堂閒話》）

【譯文】

江淮一帶的州郡。火令是最嚴厲的，違犯火令的人一律嚴懲決不放過。當地多蓋竹屋，倘若不小心，一着火千百間房屋就立刻化爲灰燼。高駢鎮守維揚的時候，有位術士家着火漫延開了。燒燬了幾千家。主持防火的人把這事記錄下來。依法懲辦，臨刑時，術士對行刑的人說："我犯下的罪過，用一死怎麼能抵得了呢？但是我有點小技術，可以傳授給一個人，讓他救濟後人，我就死而無撼了。"當時高駢很長時間就請求接待方術之士，他尋求方術之士的心情如飢似渴。監刑者聽了這位術士的一番話後，立刻暫緩執行，騎馬飛馳去告訴高駢。高駢召術士進來，親自問他。術士說："我沒有別的技術，只善於治麻風病。"高駢說："可以驗證一下。"術士回答說："只在福田院裏選一個最嚴重的病人，可以試一下。"於是依照術士說的，選了一個最重的病人。術士把病人送進一個密室中，給他喝了幾升乳香酒，酒後病人就朦朧迷胡什麼也不知道了。術士用快刀剖開他的腦縫，從裏面挑出一條二寸之長的小蟲，然後用膏藥封住瘡口，又另外給藥內服。而且特別注意病人節制飲食，運動和休息都要有規律。十多天，病人的瘡口全好了，剛剛一個月，眉毛鬍鬚都已經長出來了，肌肉光滑潔淨，與沒患過麻瘋病的人一樣。高駢禮待這位術士，尊他爲上客。

田令孜

長安完盛日。有一家於西市賣飲子。用尋常之藥，不過數味，亦不閒方脈，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常於寬宅中，置大鍋鑊，日夜銼斫煎煮，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來取之，門市駢羅，喧闐京國，至有齎金守門，五七日間，未獲給付者。獲利甚極。時田令孜有疾，海內醫工召遍。至於國師待詔，了無其徵。忽見親知白田曰："西市飲子，何訪試之。"令孜曰："可。"遂遣僕人，馳乘往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回。將及近坊，馬蹶而覆之。僕既懼其嚴難，不復取雲。（明抄本復取雲作敢復去）遂詣一染坊，丐得池腳一瓶子，以給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癒，不知藥之所來，遂賞藥家甚厚。飲子之家，聲價轉高。此蓋福醫也。近年，鄴都有張福醫者亦然。積貨甚廣，以此有名，爲番王挈歸塞外矣。（《出玉堂閒語》）

【譯文】

長安城又恢復了原來繁華的盛況。有一家在西市賣湯藥。用的是平常藥，不過幾味，不限制藥方和脈象，不問是什麼病痛，一百文賣一付，千種疾病，服下就好。這家常年在寬敞的宅院中，設置大鍋，白天黑夜地剉、砍、煎、煮供給湯藥，沒有一點空閒。人們不管遠近都紛紛前來買藥。門前擁擠，喧鬧聲響遍京城，以至要花錢僱人看守門戶。來買藥的人，有的等了五七天，還未買到藥。這家獲利特別多。當時田令孜有病，海內的醫生都讓他看遍了。至於宮中御醫、與待命供奉內廷的醫師，全都診斷不出來他患的是什麼病。忽然他的親信白田說："西市賣湯藥，不妨試一下。"田令孜說："可以。"於是派僕人騎馬去取藥。僕人拿到藥，策馬回來，將要到牌坊附近的時候，馬顛簸不停，藥全撒了。僕人懼怕主人威嚴，難以交待，不敢再去。於是到一染坊，乞求得到一瓶染料殘液拿回來給了田令孜。田令孜服了下去，病立刻就好了。田令孜只知道自己的病好了，卻不知道藥是從哪裏來的。便厚賞了賣湯藥這家。賣湯藥這家，聲價比以前更高了。這是福醫啊！近年，鄴都有個叫張福的醫生，情況也是這樣。他家積貯的財物特別多，因此有了名氣，後來被一蕃王帶回塞外了。

於遘

近朝中書舍人於遘，嘗中盅毒，醫治無門。遂長告，漸欲遠適尋醫。一日，策杖坐於中門之外。忽有釘鉸匠見之。問曰："何苦而羸苶如是？"於即爲陳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爲某鈐出一蛇而愈。某亦傳得其術。"遘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細事耳，來早請勿食，某當至矣。"翊曰果至。請遘於舍檐下，嚮明張口。執鈐俟之。及欲夾之，差跌而失。則又約以來日。經宿復至。定意伺之，一夾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許，赤色，粗如釵股矣。遽命火焚之。遘遂愈。復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贈遺。但云："某有誓救人。"唯飲數觴而別。（出《玉堂閒話》）

【譯文】

近年朝中，有個中書舍人叫於遘，曾經中了盅毒，沒有地方能醫治。於是請了長假，漸漸地想要去遠方尋找醫生。一天，於遘柱杖坐在二門外邊，忽被一釘鉸匠看見，問他說："你怎麼瘦弱，疲倦成這樣啊？"於遘立刻向他陳述了一番。匠人說："我也曾中過盅毒，遇到一位良醫，爲我鉗出一條蛇，病就好了。我也學會了這種技術。"於遘很高興，並且祈求匠人給他治病。匠人說："這是細緻的活，明天早上請不要喫飯，我來給你治病。"第二天，匠人果然來了。他讓於遘到屋檐下，面向亮處張開嘴，他拿着鉗等待着，到了要夾時，差點跌倒，沒有夾成，就又約第二天再來。又過了一夜匠人又來了，他決心伺機夾住這條蛇。這次，一夾就夾住了。那蛇已經長到二寸多長了，紅色，釵股般粗細。匠人急忙用火把它燒了。於遘的病好了，又多次拜官授職，一直做到紫微令才死去。那位匠人也不接受禮品，只說："我發過誓要救人。"他在於家只飲了幾杯酒，就離去了。

顏燧

京城及諸州郡闤闠中，有醫人能出盅毒者，目前之驗甚多。人皆惑之，以爲一時幻術，膏肓之患，即不可去。郎中顏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覺心肝有物唼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後瘦瘁，皮骨相連，脛如枯木。偶聞有善醫者，於市中聚衆甚多，看療此病。顏試召之。醫生見曰："此是蛇盅也，立可出之。"於是先令熾炭一二十斤，然後以藥餌之。良久，醫工秉小鈐子於傍。於時覺咽喉間有物動者，死而復甦。少頃，令開口，鉗出一蛇子長五七寸，急投於熾炭中燔之。燔蛇屈曲，移時而成燼，其臭氣徹於親鄰。自是疾平，永無喫心之苦耳。則知活變起虢肉徐甲之骨，信不虛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從京城到各州郡的街道上，有位能夠逐出盅毒的醫生術士，目前得到了驗證的很多。人們感到迷惑，以爲是一時的幻術，病至膏肓是不能治好的。郎中顏燧，家中有一個使女患有這種病。她常常感到心肝中有東西在喫食，痛得她痛苦不堪。幾年後，她瘦弱困病，只剩下皮包着骨頭了。小腿好似兩根枯木一般。顏燧偶然聽說有良醫，在市中心給人看病，那裏聚集着許多人，看他爲別人治療這種病。顏燧試着召他來爲使女治病。醫生看見病人說："這是蛇盅。馬上就可以取出來。"於是他先讓人將一二十斤木炭燒旺，然後用藥做誘餌。過了許久，醫生拿着小鉗子站在病人身傍。這時使女覺得咽喉間有東西在動，象是死了又復活似的。不一會兒，醫生讓她張開嘴，從她嘴鉗出一條五七寸長的小蛇。醫生急忙把它拋進熾熱的炭火中去。蛇燒得彎轉扭曲，不一會兒變成了灰燼，它的臭味直擴散到左鄰右舍。從此使女的病好了，永遠沒有了心被噬咬的痛苦了。這才知道老子使徐甲死而復活的事，是真的，不是假的了。

卷第二百二十　　醫三

申光遜 孫光憲 漁人妻 陳寨 陶俊 張易 廣陵木工 飛盅 菌毒 田承肇　蛇毒　冶葛鴆　雜說藥

異疾　　絳州僧　崔爽　劉錄事　句容佐史　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亮

申光遜

近代曹州觀察判官申光遜，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孫仲敖，寓居於桂，交廣人也。申往謁之，延於臥內。冠簪相見曰："非慵於巾櫛也，蓋患腦痛爾。"即命醇酒升餘。以辛辣物洎胡椒乾薑等屑僅半杯，以溫酒調。又於枕函中，取一黑漆筒，如今之笙項，安於鼻竅，吸之至盡，方就枕，（枕原作椀，據明抄本改）有汗出表，其疾立愈，蓋鼻飲蠻獠之類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近代，曹州的觀察判官申光遜，說自己的老家在桂林。有位叫孫仲敖的官人，寄居在桂林，申光遜廣交各方人士。他去拜訪孫仲敖，被請到臥室。孫仲敖尚未梳洗就與申光遜相見，他說："不是我懶得盥洗，是因爲我頭痛啊。"申光遜立即讓準備一升多酒，辛辣物胡椒，乾薑等研成粉末半杯，用溫酒浸泡調合。又從枕匣中取出一黑色漆筒，象現在的笙管，安放在孫仲敖的鼻孔處，讓他把酒吸完，然後才躺下。出了汗，這病立刻就好了。這種用鼻子飲服的方法，和西南少數民族治病的方法相類似。

孫光憲

火燒瘡無出醋泥，甚驗。孫光憲嘗家人作煎餅，一婢抱玄子擁爐，不覺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曉不痛，亦無瘢痕。是知俗說不厭多聞。（出《北夢瑣言》）

【譯文】

治療燒傷沒有比醋泥更有效的，特別靈驗。有一次孫光憲的家人作煎餅，一使女在爐邊環繞着爐子烙煎餅，不小心一個木炭落在她身上，忙用醋泥敷上，到第二天早上就不痛了，也沒留下疤痕。從此知道，民間的驗方蒐集的越多越好。

漁人妻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疾，轉相染著，死者數人。或雲："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每多得鰻黧魚以食之，久之病癒。遂爲漁人之妻，今尚無恙。（出《稽神錄》）

【譯文】

瓜村有打魚人的妻子得了結核病，轉相傳染，死了好幾個人。有人說："把病人活着裝進棺材中，丟棄掉，這種病就可以斷絕。"時隔不久，這個人的女兒得了肺結核，就被活着裝進棺材裏，丟到江中任其漂流。漂流到了金山。有一位打魚的人看見，覺得奇怪，就把棺材引到岸邊，打開看視，見一女子還活着，就把她接到漁舍中，每天打很多鰻黧給她喫，吃了很長時間，病好了。於是她嫁給了這位打魚的人做妻子，到現在還沒有什麼病。

陳寨

陳寨者，泉州晉江巫也，善禁祝之術。爲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蘇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療，乃往請陳。陳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劈爲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檐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合。蘇氏子既悟。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出《稽神錄》）

【譯文】

陳寨，泉州晉江一帶的巫師，擅長用真氣、符咒等治邪病。他給人治病，多數都能治好。漳州人蘇猛，是一旅店的店主。他的兒子得了瘋病，別人治不了，蘇猛就到泉州請陳寨。陳寨到蘇家，蘇猛的兒子見了陳寨，指點着他大罵。陳寨見狀說："他這病已經進入心臟了。"陳寨在堂屋中設置法壇，他告誡人不得偷看。到了夜晚，陳寨捉住蘇子，把他劈成兩半，懸掛在堂屋的東牆上，把他的心掛在北面的房檐下，纔開始在堂屋中作法。這時懸掛着的心，被狗叼去吃了。寨找不到心，又驚又怕。他拿着刀在地上來回走了幾趟，就出門而去。主人並不知道，以爲他還在作法。一頓飯工作，陳寨拿着心回來，放在病人腹中。然後他披頭散髮連聲喝叱，蘇子被剖開的肚子就合上了。不久之後，蘇猛的兒子明白過來了，但是口中連呼："遞鋪！遞鋪！"家裏人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在這天，離蘇家幾里以外的地方，有一個驛吏手裏拿着公文，死在了道傍。當初南中的驛路，二十里設一驛站，名叫遞鋪，驛吏拿着符牒，依次傳遞，快要到前一個驛站時，就連喊："遞鋪"，讓這個驛站的人早有準備。原來是陳寨取走了驛吏的心救活了蘇猛的兒子。蘇猛的兒子的病就好了，和原來一樣。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卿，有傔力者陶俊性謹直。嘗從軍徵江西，爲飛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恆扶杖而行。張命守舟於廣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避雨於酒肆。同立者甚衆。有二書生過於前，獨顧俊。相與言曰："此人好心，宜爲療其疾。"即呼俊，與藥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歸舟吞之。良久，覺腹中痛楚甚，頃之痛止，疾亦多差。操篙理纜，尤覺輕健。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往復，不以爲勞。後訪二書生，竟不復見。（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吉州刺史張曜卿，有一個僕從名叫陶俊性格謹慎直爽，曾參軍征討江西，被飛石擊中，因此腰、腳都留下了殘疾，長期拄着拐行走，張曜卿就讓他在廣陵渡口看守船隻。藉機到白沙市去，因遇雨，在酒館內避雨。同時站在那兒避雨的人很多。這時有兩位書生，從面前經過，唯獨注意陶俊。他倆相互談論着，說："這個人心眼好，應該給他治病。"於是招喚陶俊，給他兩丸藥，說："服了它，你的病就好了。"說完就走了。陶俊回到船上把藥吃了，過了半晌，覺得腹中痛得很厲害。又過了一會兒不痛了，病也好了許多。操篙解纜，覺得特別輕健。白沙離城八十里，陶俊一天走個來回，也不覺得累。後來陶俊訪尋二位書生，竟沒有再見到他們。

張易

江南刑部郎中張易少居菑川。病熱，困惙且甚。恍惚見一神人長可數寸，立於枕前。持藥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嗛之，一丸落席有聲。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驚問何爲，具述所見，病因即愈。爾日出入里巷，了無所苦。（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刑部郎中張易年輕時住在菑州。因患病身體發燒，感到特別疲勞困倦，恍惚之間見一位約幾寸長的神人，站在枕前，手裏拿着三丸藥，說："吃了這個，病就可以好了。"張易接過來忙吞下，兩丸藥銜在嘴時，一丸藥掉落在牀蓆上發出聲響。於是張易起來去找，沒有找到。家人喫驚地問他幹什麼？他把剛纔發生的一切一一告訴了家人。他的病也馬上就好了。當天他出入街巷，一點病痛都沒有。

廣陵木工

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拳原作舉，據明抄本改）縮，不能復執斤斧。扶踊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采甚異。呼問其疾，因與藥數丸曰："鉺此當愈，旦日平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某不能行，家去此遠，明日雖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工既歸，鉺其藥。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吾授爾方，可救人疾苦。無爲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問其名居。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也。廣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出《稽神錄》）

【譯文】

廣陵有一位木工，因爲有病，手和腳全都拳屈着，不能再拿斧子了。只好扶着特製的踊鞋上街乞討。一天，行乞到后街土廟前，遇見一位道士。那道士身材高大，面堂黝黑，神采豐異。招呼木工，問他是什麼病，然後給他幾丸藥說："吃了這幾丸藥就能好。明天天大亮的時候，我們再在這裏見面。"木工推辭說："我不能行走，家離這裏很遠，明天約定的時間雖然很晚，但我還是不能走到這裏。"道士說："你不要擔心，只要你早點到這就行。"說罷離去。木工馬上回到家裏，吃了藥，不一會兒，手腳痛得特別厲害。到了半夜就不痛了。因此很快睡着了。五更時分木工醒了，感覺手腳特別輕快。於是下牀，試一試，無論是疾走，還是慢走都和過去一樣。他立刻飛奔到后街土廟前，等了好半天，才見道士倚杖站在那裏。木工重又拜謝道士。道士說："我傳授給你祕方，可以救人疾苦。不要做木匠了。"木工再次拜謝道士，接受祕方。木工問道士姓名，居住何處。道士說："我住在紫極宮，有事可以找我。"說完離去。木匠得到祕方，用它來治病，沒有治不好的。木工到紫極宮拜訪他，竟然沒有再見到道士。後來有一位婦人病了很長時間，也遇一道士，給了她藥，吃了病就好了。聽婦人說，那道士的容貌，也是木工所見的那位。木工找遍廣陵，竟沒有找到那位道士。

飛盅 江嶺之間有飛盅，其來也有聲，不見形，如鳥鳴啾啾唧唧然。中人即爲痢，便血，醫藥多不差。旬日間必不救。（出《朝野僉載》）

【譯文】

長江與嶺南之間有飛盅，它來的時候帶着聲響，卻看不見它的蹤影，象鳥叫似的啾啾唧唧。人中了飛盅立刻得痢疾，便血，醫藥大多都不能治好。十多日一定喪命。

菌毒

嶺南風俗，多爲毒藥。令老奴食治葛死，埋之。土堆上生菌子，其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兩月。全遠者，或二年三年。無得活者。惟有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有以菌藥塗馬鞭頭馬控上，拂着手即毒，拭着口即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嶺南的風俗，多製毒藥。讓老奴喫毒草野葛，死後埋掉。土堆上生菌子，菌子正生在腹部位置上的，吃了立刻就死。生在手、足、額部位上的，吃了，當天死。生在旁邊遠一點的幾天之內死。漸遠的，一個月或兩個月死。最遠的，或二、三年內死。沒有能活着的。只有陳懷卿家制的解藥能解這種菌毒。如果有人將菌毒塗在馬鞭鞘、馬控上，碰着手就中毒，沾上嘴立刻就死。

田承肇

王蜀將田承肇常領騎軍戍於鳳翔。因引騎潛出，解鞍憩於林木之下。面前忽見方圓數尺靜地中，有小樹子一莖高數尺。並無柯葉，挺然而立，尤甚光滑。肇就之玩弄，以手上下摩娑。頃刻間，手指如中毒藥，苦不禁。於是鞭馬歸營。至，臂膊已粗於桶。時有村嫗善禁，居在深山中。急使人召得，已將不救。嫗曰："此是胎生七寸蛇戲處，噴毒在樹木間。捫者樹枝立合，致卒。肇曰："是也。"急使人就彼劚之。果獲二蛇，長六七寸。斃之。嫗遂禁勒。自膊間趁，漸漸下至於腕，又併趁入食指，盡食指一節，趁之不出。蹙成一球子許肉丸。遂以利刀斷此一節，所患方除。其斷下一節，巨如一氣球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五代十國時期，前蜀將領田承肇曾帶領兵戍守在鳳翔。一次因帶領騎兵祕密外出執行任務，在小樹林中解馬下鞍休息時，田承肇忽然看見面前方圓幾尺潔淨的地方中，有一棵幾尺高的小樹，沒有枝葉，直挺挺地立在那兒，顯得特別光滑。田承肇順手玩弄它，用手上下撫摸。立時，手指象中了毒藥似的，疼痛不止，於是他騎馬回營。回到營中時。他的臂膊已經腫得象桶那麼粗了。當時有個鄉村老太太擅長禁咒之術，她住在深山中，田承肇急忙派人把她召來。這時田承肇已經快要不能救治了。老太太說："這是胎生七寸蛇玩耍的地方，它的毒汁射在林間的樹木上，摸着樹的人立刻和樹一樣，也中上蛇的毒汁，可以遭至死亡。"田承肇說："是啊。"他忙派人在那個地方挖掘。果然挖到兩條長六、七寸的小蛇，把它們弄死了。於是老婦人施行禁咒之術。先從臂膊間開始趕，慢慢下手到手腕處，又一併趕到食指間，最後全部趕到食指最末的一節，就趕不出去了，收縮成一球肉丸。於是用快刀割斷了這一節食指，病患才除掉。被割斷的這一節食指，大得象一個氣球。

蛇毒

趙延禧雲："遭惡蛇虺所螫處，帖之艾炷，當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齧即當齧（即當齧三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處灸（灸原作久，據明抄本改）之，引去毒氣，即止。（原缺出處，今見《玉堂閒話》）

【譯文】

趙延禧說："遭到蝮蛇咬傷的地方，貼上艾炷，馬上灸烤，立刻就能好。不然，就得等死。凡是被毒蛇咬傷，應該立即在被咬傷的地方灸，引去毒汁，就可以了。

冶葛鴆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處，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鴆鳥食水之處，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爲鴆食蛇之故。（出《朝野僉載》）

【譯文】

野葛吃了就得死。生長野葛的地方，就長有白藤花，它能解野葛的毒。鴆鳥飲水的地方，就有犀牛，犀牛不洗角的地方，生物喝了這水一定得死。因爲鴆鳥喫蛇的緣故。

雜說藥

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中藥箭，豗薺 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礜石可以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物，猶知解毒，何況人乎！被蠶齧者，以甲蟲末傅之；被馬咬者，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齧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出《朝野僉載》）

【譯文】

醫書中說，虎中了藥箭，喫清泥；野豬中了藥箭，撞蒺藜並喫它。雉雞被鷹弄傷，用地黃葉貼在傷口上。又，礜石可毒死老鼠。有個叫張鷟的人曾經做過試驗。老鼠中了毒，就象喝醉酒一般，也不能辯別人，但卻知道尋找泥汁喝，一會就恢復了平靜。鳥獸蟲物，還知道解毒，何況人呢！被蠶咬的人，用甲蟲末敷傷口；被馬咬的人，將鞭鞘燒成灰塗在患處。都是取他們相剋的作用。被蜘蛛咬的人，將雄黃末敷在傷口上。筋斷了，須接續的，取來旋覆根絞取它的汁液，把筋對上，塗上汁液，包紮好，就能接上，與原來一樣。蜀地的奴隸逃跑時，許多磕斷了筋的人，用這種方法接治，一百個人沒有一個不好的。

異疾

絳州僧

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數年，臨命終，告其弟子云："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弟子依其言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須臾，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內之，皆隨銷化。時夏中藍熟，寺衆於水次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致鉢中，此蟲恇懼，繞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以靛水療噎疾。（出《廣五行記》）

【譯文】

唐高宗永徽年間，絳州有一個和尚得了噎病，咽不下食物，病了好幾年。臨死時，告訴他的弟子說："我氣絕之後，可以剖開我的胸部和咽喉，看看有什麼東西，要知道其中的因由。"說完就死了。弟子依照他說的剖開了胸腔和咽喉，從胸中取出一個東西，形狀象魚，但有兩個頭，滿身全是肉鱗。弟子把它放在鉢中，它不停地跳躍。弟子象玩似的把食物放在鉢中，雖然沒看見它喫，但不一會兒，食物全部化成了水。又把各種毒藥放進鉢中，全都跟隨着溶化了。當時正值仲夏藍草成熟季節，寺院附近的羣衆在水邊作藍靛，有一和尚去了水邊，隨便帶回了少許藍靛，把它放在鉢中。這蟲很害怕，繞着鉢不停地奔跑，一會化成了水。後來，世間就流傳着用藍靛治療噎病。

崔爽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魚，三鬥乃足。於後飢，作鱠未成，爽忍飢不禁，遂吐一物，狀如蝦蟆。自此之後，不復能食鱠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高宗永徽年間，有位叫崔爽的人。每次喫生魚片，三鬥纔夠。後來，有一次餓了，未做成生魚片，崔爽忍不住飢餓，就吐出一個東西，形狀象蛤蟆，從此以後，再也不能喫生魚片了。

劉錄事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嘗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庭，觀其下箸。劉初食鱠數碟，忽似小哽，因咯（咯原作殼，據明抄本改）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碟覆之。食未半，怪覆甌碟傾側。舉視之，向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乃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之。劉自是惡鱠。（出《酉陽雜俎》）

【譯文】

和州劉錄事，唐代宗大曆年間辭官棄職，住在和州旁縣。他每頓能喫好幾個人的飯，尤其能喫生魚片。他曾說，他喫生魚片從來沒有喫飽過。邑客就打了一百多斤魚，在外面的庭院中集會，觀看他喫魚。開始，劉錄事吃了幾碟生魚片，忽然好象有點噎住了，於是"咯"了一下，吐出一個豆粒大小的骨頭珠了。他隨手放在茶盅裏，用碟蓋上。還未喫到一半，他奇怪蓋在茶盅上的碟傾到了一邊，就拿起來看，方纔那顆骨珠子已經長了好幾寸，象人的形狀似的，在座的客人都爭搶着觀看。骨珠隨看隨長，不一會兒就長到人那麼大。於是揪住劉錄事，兩個人相互歐鬥，打出了血。過了許久，兩個人各自走開。一個順着大廳向西面走，一個轉到大廳的左邊，都走到了後門，兩人相接觸，合成了一個人，就是劉錄事。這時他的神情已經呆癡了，半天才能說話。問他是怎麼回事，全然不知，從此，劉錄事厭惡喫生魚片。

句容佐史

句容縣佐史能啖鱠至數十斤，恆喫不飽。縣令聞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盡。因覺氣悶，久之，吐出一物，狀如麻鞋底。縣令命洗出，安鱠所，鱠悉成水。累問醫人術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揚州賣之，冀有識者。誡之："若有買者，但高舉其價，看至幾錢。"其人至揚州，四五日，有胡求買。初起一千，累增其價。到三百貫文，胡輒還之。初無酬酢。人謂胡曰："是句容縣令家物，君必買之，當相隨去。"胡因隨至句容。縣令問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銷魚之精，亦能銷人腹中塊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繩系之，置病所。其塊既銷。我本國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賞之千金。君若見賣，當獲大利。"令竟賣半與之。（出《廣異記》）

【譯文】

句容縣佐史每次能喫生魚片幾十斤，總也喫不飽。縣令聽說他能喫，於是拿來一百斤生魚，讓他快喫，直到喫完。因爲喫得太快，覺得有些氣悶，半晌吐出一物，形狀象麻鞋底。縣令讓洗淨，放在生魚片上，生魚片全變成了水。問了許多醫生和術士都叫不出它的名來。縣令讓小吏拿着到揚州去賣。希望能有認識這種東西的人，告誡說："若有買的人，要高抬它的價格，看能給到多少錢。"小吏到了揚州，過了四、五天，有個胡人要買。開始要一千錢，一次次往上提價，到三百貫文錢時，胡人還價。交易始終沒有談成。有人對胡人說："這是句容縣令家的東西，你一定要買，應該跟他走。"胡人就跟隨小吏到了句容縣。縣令問胡人，這是什麼東西，胡人說："這是銷化魚的精靈，也能消融人腹中的病塊，有患病的人，用象手指尖大的一片，用繩繫上放在病處，那個病塊就化了。我本是國中的太子，小時候得了這種病，父親爲尋找能治這種病的人，懸賞黃金千兩。你要是肯賣給我，能獲大利。縣令最後賣給他一半。

崔融

唐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病百餘日，腹中蟲蝕極痛不能忍。有一物如守宮，從下部出，須臾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國子司業知制誥崔融，有病一百多天了，肚子被蟲蛀食，痛得不能忍受。有一個象壁虎似的東西，從肛門出來，不一會兒就死了。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嫗項癭者。初微若雞卵，漸巨如三四升瓶盎。積五年，大如數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壎篪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泠泠可樂。積數年，癭外生小穴如鍼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佈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鹹請遠送巖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迫以衆議，將不能庇於伉儷。送君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當爲我決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癭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躍蹋而去。即以帛絮裹之，雖癭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乃昨曰癭中走出之猱也。吾本獼猴之精，解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愁潭老蛟還往，常與覘船舸將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餱糧，以養孫息。昨者太一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蝤蠐之領，以匿性命。雖分不相干，然爲累亦甚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少許靈膏，請君塗之，幸當立愈。"俊朝如其言塗之，隨手瘡合。俊朝因留黃冠，烹雞設食。食訖，貰酒欲飲，黃冠因轉喉高歌，又爲絲匏瓊玉之音，罔不鏗鏘可愛。既而辭去，莫知所詣。時大定中也。（出《續玄怪錄》）

【譯文】

安康有位演奏樂器的藝人叫刁俊朝，他的妻子巴氏女脖子上長個瘤子。開始只有雞蛋大，漸漸長到能裝三、四升酒的容器那麼大，過了五年，大到象能裝幾十鬥東西的鼎那麼大，重得不能走路。瘤子裏面有琴、瑟、笙、磬、壎、篪諸多樂器的演奏聲，仔細聽，很附合音律，清越動聽。又過了好幾年，瘤子外面生出象鍼芒樣的小穴，不計其數。每到天要下雨時，穴中吹出白煙，霏霏如絲如縷，漸漸向高處飄散開去。集結成雲氣，雨就立刻降下來了。他家的老少都懼怕這個大瘤子，全都請求把她送到遠處山洞裏。刁俊朝戀戀不捨，就對妻子說："我迫於大家的意見，不能看在夫妻的情分上保護你，我送你到沒有人的地方去，怎麼樣？"妻說："我的病確實令人憎惡，送我走，我也是死，拆開它，我也是死。你就給我拆開它吧，看裏面有什麼東西。"刁俊朝立即磨快刀，揮刀到妻子面前欲挑，就在這時，瘤子中轟然作響，響聲未落，瘤子破裂四散分開，一隻大猱猿跳躍着離開。夫妻二人立刻用帛絮把傷口包紮好。雖然大瘤子立刻消失了，可是他妻子也昏迷不醒病情加重了。第二天，有位道士前來叩門，說："我就是昨天從瘤子走出來的猱猿。我本是獼猴精，通曉風雨。不知爲什麼就與漢江鬼愁潭的老蛟相交往了，常和他們一起窺視江中船隻行來時，乘機把船傾翻，弄到船中的糧食等物。來供養子孫，繁衍後代。前些年天神太一誅殺鬼愁潭老蛟，搜索他的黨羽，我無處躲藏，所以就借你夫人的美項，以藏性命。雖然與你們毫不相干，但是拖累了你們這麼多年，今天我在鳳凰山神那裏要了一點靈膏，請您把它塗在傷口上，希望能立刻就好。"刁俊朝按照他說的給妻子塗上了靈膏，藥剛塗上，瘡口就癒合了。於是刁俊朝挽留道士，烹雞擺飯招待他，喫完後，主人賒來了酒，正要飲，道士就轉動歌喉，放聲高唱，接着又做笙、竽、絲絃等美妙動聽的樂音，無不鏗鏘悅耳。不多時道士就辭別而去，不知他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是大定年間的事。

李生

天寶中，有隴西李生自白衣調選桂州參軍。既至任，以熱病旬餘。覺左乳痛不可忍，及視之，隆若癰腫之狀，即召醫驗其脈。醫者曰："臟腑無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癰不可爲也。"又旬餘，病甚。一日癰潰，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飛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出宣室志）

【譯文】

唐玄宗天寶年間，隴西有位叫李生的，從平民調選任桂州的參軍。李生到任後便染上了熱病，已經十多天了。感覺左乳疼痛難忍，看時，見腫起一病，他立刻找醫生驗脈。醫生說："五臟六腑裏沒有別的什麼，如果胸中有東西，用嘴攻擊你的乳，乳就痛，但癰不能動呵。"又過了十多天，李生病勢加重。一天，癰潰爛了，有一隻雉雞從左乳中突然飛出來。不知落在了那裏。這天夜裏，李生就死了。

魏淑

大曆中，元察爲邛州刺史。而州城將有魏淑者，膚體洪壯，年方四十，親老妻少。而忽中異疾，無所酸苦，但飲食日損，身體日銷耳。醫生術士，拱手無措。寒暑未周，即如嬰孩焉，不復能行坐語言。其母與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曰，家人召僧致齋。其妻乃以釵股挾之以哺，須臾，能盡一小甌。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漸長，不半歲，乃復其初。察則授與故職，趨驅氣力，且無少異。後十餘年，捍蠻，戰死於陳。（出《集異記》）

【譯文】

唐代宗大曆年間，元察任邛州刺史。州城將中有一個叫魏淑的人，身體高大健壯，年方四十歲，雙親年事已高，妻子尚年輕。忽然，他得了一種奇怪的病，身體並沒有什麼疼痛，只是飲食一天天漸少，身體一天天變小，醫生術士都毫無辦法。不到一年，就象一個嬰兒那麼大了。不能行走，不會坐立，也不會說話。他的母親和妻子，輪換着抱他。到魏淑生日這天，家人召來位僧人設齋祈祀，他的妻子用釵股挾食物喂他，不一會兒，能喫完一小鉢。從這一天起，一天比一天喫得多，身體也一天天長大，不到半年，就和原來一樣了。元察又授給他原來的職位，或疾走，或策馬馳驅，仍然和過去一樣有力氣。以後的十多年中，他強捍勇猛。最後戰死在陳地。

皇甫及

皇甫及者，其父爲太原少尹，甚鍾愛之。及生如常兒，至鹹通壬辰歲，年十四矣，忽感異病。非有切肌徹骨之苦，但暴長耳。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啜大嚼，復三倍於昔矣。明年秋，無疾而逝。（出《三水小牘》）

【譯文】

皇甫及，他的父親任太原少尹，特別鍾愛他。皇甫及出生的時候，和平常的孩子一樣。到唐懿宗鹹通壬辰年，他十四歲時，忽然得了怪異的病。不是有切肌透骨的疼痛，但是猛往上長，過了些時候，身體就超過了七尺，腰帶加長好幾圍，特別能喫能喝，飯量是過去的三倍。第二年秋天，沒有病就死了。

王布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錢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豔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皁夾子，其根細如麻綖，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塞肉。"遂珍重而去，勢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坊原作切，據明抄本改）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其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蹶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手而失。（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順宗永貞年間，長安東街有一位叫王布的普通百姓，知書達禮，家財千萬，臣商大賈都敬他爲上賓。王布有一個女兒，十四、五歲，豔麗聰敏。她鼻的兩孔各垂一條息肉，象皂莢子，根細如麻線，長一寸多，碰一下，鑽心般疼痛。她的父親花掉幾百萬錢爲她治療，一直沒治好。忽然有一天，一位印度僧人來討飯，問王布，說："我知道你女兒有怪異的病，讓我看一下，我能治。"王布聽僧人問很高興，立刻讓見他女兒。印度僧人取純白色藥末，吹到他女兒的鼻孔中去。過一會兒，摘去息肉，出了一點黃水，毫無痛苦，王布賞給僧人一百兩黃金。印度僧人說："我是修道的人，不接受厚禮，只要這息肉。"於是很珍重地收起息肉離去，疾走如飛。王布以爲他一定是位聖賢。估計印度僧人未出去有五、六條街坊，又有一位騎白馬，面如美玉的少年，叩王布家的門，問："方纔有沒有一個胡僧來過？"王布忙把少年請進屋內，詳細進述了印度僧人爲他女兒摘除鼻中息肉的事情。少年聽後嘆了口氣，不高興地說："我的馬小跑得慢，竟然落在這個僧人的後面。"王布很驚異，問是怎麼回答。少年說："天帝走失樂神二人，最近得知，那二人藏在你女兒鼻中，我是天上的人，奉命來取，不料讓這和尚先取走了，我該受到責罰了。"王布剛要施禮，舉手之間，少年不見了。

侯又玄

荊州處士侯又玄，嚐出郊，廁於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若也，又玄具言，且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見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或人面。（明抄本此條與下條相連並出《酉陽雜俎》卷十五）

又江表嘗有商人，左臂有瘡，悉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瘠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試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出《酉陽雜俎》）

【譯文】

荊州處士侯又玄，一次去郊處，在荒墳上解手。往下走時，跌了一跤摔傷了肘部，傷勢很重。他走出幾百步，遇見一位老人，問他爲什麼這樣痛苦。侯又玄把一切都告訴了他，並把自己受傷的肘部給老人看。老人說："正好我有好藥，可以塗上，包紮好，十日之內不要打開，一定能好。"侯又玄按照老人說的塗上藥。包紮好，十天後，拆開一看，這隻臂膊掉在了地上。侯又玄弟兄五、六人連續都病了，得病一定出血一個多月。侯又玄看見哥哥的兩臂，忽然長了六、七塊瘡。小的象榆樹錢，大的如錢幣，全都象人的臉。

又，江南曾經有一位商人，左臂生了瘡，全都象人的臉，也沒有什麼痛苦，商人象玩似的在它口中滴了幾滴酒，它的臉也變紅。凡是給它食物，它就喫。喫多了，感覺到臂膊的肉發漲，他懷疑胃在裏面。有時不給食物喫，這胳臂就瘦下去。有位擅長醫術的人，告訴他用金、石、草、木各種藥都試着給它喫。試到貝母時，這個瘡臉就皺眉閉口。商人高興地說："這種藥一定能治這種臉瘡。"於是用小葦筒戳毀它的嘴，把藥灌了進去。幾天以後結成痂，就好了。

李言吉

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親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臉忽癢，而生一小瘡。漸長大如鴨卵，其根如弦。恆壓其目不能開，堯封每患之。他日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覺也，贅既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出《聞奇錄》）

【譯文】

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個親外甥叫李言吉，左眼睛上眼瞼忽然騷癢，而且生了一塊小瘡，漸漸長到象鴨蛋那麼大，它的根象弦絲，長期壓着眼睛不能睜開。崔堯封每天爲他外甥的病憂慮。一天，二人在一起飲酒，崔堯封將李言吉灌醉，用刀割掉他眼瞼上的贅瘤，剖開，從裏面飛出來一隻黃雀，鳴叫着飛走了。

蒯亮

處士蒯亮，言其所知額角患瘤。醫爲割之，得一黑石棋子。巨斧擊之，終不傷缺。復有足脛生瘤者。因至親家，爲猘犬所齰，正齧其瘤。其中得針百餘枚，皆可用，疾亦愈。（出《稽神錄》）

【譯文】

隱士蒯亮，說他知道有人額角上長個瘤子，醫生給割開了，得到一顆黑棋子，用大斧子敲擊它，始終也沒能損壞它一點。還有一個人，小腿上長一個瘤子。一次去親戚家被瘋狗咬了。正好咬在瘤子上。從瘤子裏面得到了一百多枚針，全都可以用，病也就好了。

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

袁天綱 張冏藏 張柬之 陸景融 程行諶 魏元忠

袁天綱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璣、梁州司倉。祖嵩，周朝歷犍爲蒲陽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史，周朝歷天水懷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相術。唐武德年中爲火井令，貞觀六年秩滿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劍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爲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爲益州行臺僕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深禮之，更請爲審。天綱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貫童子，語浮面赤，爲將多殺人，願深自誡。"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佳（明鈔本佳作家）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湊，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攜接。初爲武官。"復語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爲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雋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泣曰："袁公前於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爲一看。"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即回，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既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系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絝素美，當與薜蘿疏。既逢楊得意，非復久閒居。"王珪尋爲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蒙州刺史，並卒於官，皆如天綱之言。貞觀中，敕追詣九成宮。於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骨，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雲："五品未見，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復問，雲："視房公得何官。"天綱雲："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後房公爲宰相，李爲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往言，令房贈五品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廉爲天綱曰："君後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過四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爲佔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終。"儼後徵遼東，沒賊，囚於地阱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爲別。果有敕至，放致任，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府僑居於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府後爲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揚朝採，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但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壽位，皆如天綱之言。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詣天綱。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爲戚。嶠時名振，鹹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袁生，致饌診視。雲："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李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臥青絁帳。帝嘆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故寢不安焉。"帝嘆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體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意不以重祿待之。其在潤州也，充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其暴亡，舉朝傷嘆。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南使雲："亡實矣。"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朝貴多竊問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位稍薄。"諸人竦聽。其人又曰："李舍人雖有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略無成就者。頃見其加朝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難知，而天綱得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集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揀婿。天綱曰："此無貴婿，唯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中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鹹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常詣一親表飲，遇相者謂之曰："公後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之，相者曰："公甚貴，爲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勤學。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爲廩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閤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師嘗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見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但少留。"舟未髮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仍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流，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出《定命錄》）

【譯文】

袁天綱四川成都人。父親袁璣，任梁州司倉，祖父袁嵩，周朝時先後擔任犍爲地區浦陽、蒲江二郡的郡守和車騎將軍。曾祖袁達，梁朝時做過江、黃二州的刺使，周朝時連續擔任過天水、懷仁二郡的郡守。袁天綱是在孤獨與貧窮中度過他的少年時代。他喜歡作學問和學習技藝，精通相術。唐高祖武德年間擔任過火井令。唐太宗貞觀六年任期屆滿來到京城長安。太宗召見袁天綱。對他說："巴蜀古時候有個嚴君平擅長占卜，我現在有你，你自己看怎麼樣？"袁天綱回答說："嚴君平生不逢時，我遇到了聖明的皇上，我應該勝過他。"隋煬帝大業末年，竇軌寄居在劍南德陽縣，跟袁天綱住在一起。竇軌當時的境遇困苦不堪，於是，讓袁天綱給他看看面相，預卜一下未來的命運。袁天綱說："你前額到髮際骨骼隆起，一直連到腦後的玉枕處，你的下巴渾圓肥大。今後十年之內，你一定會富貴的，成爲朝廷的賢臣良將。你的右側下巴隆起，而且明潔光亮，應當以梁、益二州爲分界線，樹立顯赫的功名。"竇軌說："如果真象你說的那樣，不敢忘你的大德。"開始，竇軌官任益州行臺僕射，到任後，召請袁天綱，對他說："從前你我在德陽縣相見，怎麼能忘啊！"說完，深施一禮，又請袁天綱爲自己相面。袁天綱望了他許久，說："你的面相和過去沒有什麼不同，然而眼睛色紅連着瞳人，說話浮躁，面色赤紅，做了武將怕是要多殺人的啊，但願你要警戒自己。"唐高祖武德九年，竇軌被召前往京城。臨行前，他問袁天綱，說："我這次應召進京，還能得什麼官？"袁天綱回答說："看你臉，面上佳人，坐位不動，下巴右側有光澤，看來是又有好消息等着你。到了京城一定會得到皇上的恩遇，還將回到本地任職。"這一年竇軌果然被授於益州都督，重新回到益州。袁天綱初到洛陽時，在清化坊安頓下來，無論是朝庭中的高官顯貴，還是民間的各等人士都往他那裏跑，家中常常聚滿了人。當時，杜淹、王珪、韋挺三個人來見袁天綱，請他給看相。袁天綱對杜淹說："這位官人，鼻子的左側飽滿分明，臉盤寬闊。"對王珪說："這位官人從鼻翼經嘴角的兩條縱理紋清晰，而且天庭與地閣直臨。從現在算起，十年之內，一定能榮任五品的顯要官職。"對韋挺說："這位官人臉象大獸的臉。文角清晰，一定會得到貴人的提攜。剛開始時任武官。"又對杜淹說："二十年以後，恐怕三位賢士要同時被責罰貶黜，但是是暫時的，很快又會被召回恢復官職的。"不久，杜淹升遷侍御史。唐高祖武德年間，又任天策府兵曹文字館學士。王珪任隱太子中允。韋挺在隋朝末年由隱太子李世民引薦做了率更。武德六年三人都被髮配，流放到雋州。杜淹三人經過益州時，見了袁天綱哭泣着說："袁公從前在洛陽說的話全都象神明的預示啊！今天的情況如此，再給我們看一看相吧。"袁天綱說："各位的骨法，大大勝過以往不久就會回來的，最終必定能享受榮華富貴的。"到了武德九年六月，三人都被召回京城。回來時，又經過益州，三人造訪了袁天綱。袁天綱說："杜公到京城，就能得到三品要職。年壽我就不知道了。王、韋二公，在這以後應該到得三品官，又都能長壽，但到了晚年在仕途上不能有太大的發展了。韋公可能更明顯一些。"杜淹到了京城，就被授予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他贈詩給袁天綱："伊尹、呂尚那樣的名相深深讓人敬慕，赤松子、王子喬等傳說中的得道仙人純屬無有子虛。撲風捉影的事情終究不能成爲現實，將一切看成象脫掉鞋子一樣隨便就會得到安寧。應當象珍惜潔白美麗的白絹一樣珍重我們自己吧，讓我們象疏離薜蘿那樣與惡運遠離。君既然遇上楊得意這樣的人且已相知相識，那麼，你也一定能升達騰飛而不會久久閒居。"王珪不久任侍中，出任同州刺史。韋挺擔任了好幾年蒙州刺史，並且病死在任上。這一切全都和袁天綱當年說的一樣。唐太宗貞觀年間，皇帝下詔書令袁天綱到九成宮，當時中書舍人岑文本讓袁天綱給看相。袁天綱說："舍人的臉面寬大，眼眉又長過眼睛，你的文才可在海內名聲大振。但是你頭有生骨，不可能有太大的成就。從後面看完全沒有得到三品官的命相，從前面看可以得到三品官。但是你四肢虛弱，骨與肉不相稱，如果得到三品位，恐怕是折壽的徵兆。"後來，岑文本升任中書令後，不久就死了。房玄齡與李審素一同來見袁天綱。房玄齡說："審素恃才傲物，你先給他看相，看他能得個什麼官？"袁天綱說："五品看不出來。如果是六品以下比較重要的官職還有可能。"李審素不再問他自己的事，說："看看房公能得個什麼官？"袁天綱說："這位官人大富大貴，你要想得到五品官職就求他吧。"李審素不信袁天綱的話。後來，房玄齡任宰相，李審素任起居舍人，死在任上。唐高宗聽說了袁天綱給房玄齡看相時說過的這些話後，讓房玄齡贈封給袁天綱五品官職，房玄齡奏請聖上贈封他爲諫議大夫。申國公高士廉對袁天綱說："你今後還能得到什麼官職？"袁天綱說："我知道我的官運已經到頭了，不會再有了。恐怕我今年四月要有大難。"果然，四月還沒過完，袁天綱就去世了。蒲州刺史蔣嚴，幼年時袁天綱給他預測說："這孩子該受多年的牢獄之苦，以後能大富大貴，跟隨某人，官能做到刺史。八十三歲之年八月五日午時，俸祿就終止了。"後來，蔣嚴在征伐遼東時，被敵人擒獲，在地牢中被囚禁了七年，平定高麗後方得歸來。完全象袁天綱說的那樣，官做到蒲州刺史。八十三歲時，他對家中人說："袁公說我八十三歲祿絕，這是死啊！"於是置酒食與親朋故友告別。這時，果然傳來皇帝的聖旨：革職放遂，立既停發俸祿。以後又過了好幾年，他纔去世。李義府客居在四川，袁天綱看見他時，驚奇地說："這小夥子貴極人臣，但壽命不長。"於是留他在家中住下，把自己的兒子託付給他，說："這孩子有七品的命相，希望你今後多照顧。"李義府答應了，又問袁天綱自己的壽命有多長？袁天綱回答說："五十二歲往後，我就不知道了。"後來，李義府被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聯名推薦。唐太宗召見了他，並出了一道試題，讓李義府作一首《詠烏》詩。李義府當場寫出一首《詠烏》詩：日裏揚朝採，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非常賞識他說："我將全樹借你，豈只一枝！從門下典儀起全越過去，你爲監察御使。"後來李義府的官位，壽數全如袁天綱所說的那樣。贊皇人李嶠，年幼時就顯露出卓越的才能。他家兄弟五人全不到三十歲就都死去了，只有李嶠自己長大成人。李嶠的母親，一天比一天提心兒子會夭亡，就到袁天綱那裏去，讓給李嶠看看面相。袁天綱說："小夥子神氣清秀，可惜壽命不長，恐怕活不到三十歲。"李母聽了後大爲悲傷。李嶠這時已經很有名氣。家中人都希望他顯貴發達，聽了袁天綱的話，都不願意相信。李母又請袁天綱。並且安排飯食招待他，讓他再給兒子仔細察看。袁天綱說："肯定是這樣的。"李母請袁天綱到書齋和李嶠在一張牀上同睡。袁天綱上牀就睡得很平穩，李嶠依然不睡，到五更時分忽然睡去。這時，袁天綱正巧醒來，看李嶠沒有呼吸，用手試一下，鼻下已經斷氣。起初，袁天綱大喫一驚，察看了許久，發現李嶠是用耳朵呼吸。袁天綱推醒李嶠，告訴他說："我找到了答案。"於是起身去向李母道賀，說："看了好幾次面相，全都沒有找到問題的所在。今天才看見，你兒子必定大貴長壽，原來他是象龜一樣呼吸啊！但大貴長壽，卻不能富。"後來，果然象袁天綱說的那樣。武則天執政期間，李嶠官拜宰相，但是家中仍然很貧困。這期間，高宗皇帝多次到過宰相府，看見李嶠睡覺用的帳子是用象布一樣的粗綢做的時，感嘆地說："一國的宰相用這樣的帳子，有損我大國的體面。我賜你宮中御用的繡羅帳。！"李嶠在皇上賜給的繡羅帳裏面睡覺，一宿到天明也沒有睡安穩，覺得身體好象生了病似的，極不自在。於是自己奏報皇上說："臣年輕時，看相的人對我說過，不應該侈華，所以睡不安穩。"高宗嘆息了許久，任由他用他的舊帳子。李嶠身體短小，鼻子、嘴都沒有厚相。按當時人的觀念，不應當給他高官厚祿。他在潤州期間，派他擔任宣州山採銀的官吏。這時胡亂傳出李嶠突然死亡的消息，全朝上下沒有一個人不哀傷嘆息的。冬官侍郎張詢古，是李嶠的堂舅，聽到這一噩耗後特別憂傷，讓許多親戚去探訪這個消息的真僞，正好遇到從南邊來的使臣，說："李嶠是真的死了。"張詢古痛哭流涕，朝中的許多官員都來安慰他。當時有一個人，自稱擅長相骨法，特別學到了袁天綱的相術。許多朝中位居顯貴的官員，都私下來問這個人關於李嶠的事。這個人說："早就知道李嶠舍人奉祿稍薄的面相。"去問的人，都洗耳恭聽。這個人又說："李舍人雖然很有才華，但是從相貌上看，他的耳朵、眼睛、嘴和鼻子全都沒有富貴相。不久前見他做了朝散大夫，就替他擔心了。"去問的人異口同聲地說："是阿！"李嶠竟然三次出任執掌中樞的要職，地位在衆位朝臣之上。由此說來李嶠的骨相難以預測，然而袁天綱卻能預測出來。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個女兒，他將州縣文武官員都召集到一塊兒，讓袁天綱給他女兒選位女婿。袁天綱說："這地方沒有你女兒的女婿。我只知道有位統帥府兵的姚某人，有一位貴公子。你可以將女兒嫁給他。選中他一定能借力的。"王當聽信了袁天綱的話，把女兒嫁給了這位姚果毅的兒子，當時的人都覺得好笑。姚果毅的兒子就是姚元崇，當時二十三歲，喜歡打獵，沒有讀過書。姚元崇一次到表親家飲酒，遇到一位相人對他說："你以後能富貴。"說完就走了。姚元崇追上去問他，相人說："你能大富大貴，能當宰相。"姚元崇回家後將這件事情告訴了母親，母親勸他讀書。於是姚元崇不再架鷹打獵了，一改過去的志向和行爲，勤奮讀書，以挽郎之職入朝做官，一直升到宰相。袁天綱有個兒子叫袁客師，繼承父業，他給人相面，說的話也很靈驗。袁客師官任廩犧令。唐高宗顯慶年間，袁客師憑着他的相術與賈文通一起去侍奉皇帝。高宗用銀盒裝一隻老鼠，讓在場的幾位相、卜術人猜裏面是什麼。這些術人都說是一隻老鼠。袁客師也說："是老鼠，然而放裏面一隻，拿出來是四隻。那隻老鼠放入盒中後，已生下三隻小老鼠。"打開盒，裏面果然是四隻老鼠。袁客師曾與一位書生一同過江。上了船。看遍了船中人的氣色，對同伴說："不能着急！"於是二人相挽着下船上岸，偷偷地說："我看見船上幾十個人，全部都鼻子下有黑氣，不久就要有大難。既然已經知道了，幹嗎還跟他們一起去呢？"過了一會兒，船沒開，忽然看見一位男人神色高朗不凡，跛一隻腳，挑着擔子，趕着驢上船。袁客師看這個人上船，就對同伴說："我們可以走了，貴人在裏面，不用擔憂了。"上船後，船就開走了。到了中流，風濤忽然大作，雖然危險驚懼，最後還是安全渡過了江。詢問趕驢的男人。他就是婁師德。後來，婁師德擔任了門下省納言的官職。成爲執掌朝政的三位宰相之一。

張冏藏

張冏藏善相，與袁天綱齊名。有河東裴某，年五十三爲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滻水西店買飯。同坐有一老人謂裴曰："貴人。"裴因對曰："某今年五十三，尚爲三衛，豈望官爵，老父奈何謂僕爲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畢便別。乃張冏藏也。裴至京，當番已二十一日，屬太宗氣疾發動。良醫名藥，進服皆不效，坐臥寢食不安。有召三衛已上，朝士已下，皆令進方。裴隨例進一方，乳煎蓽撥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書，使與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進擬。數日，太宗氣疾又發，又服蓽撥差。因問前三衛得何官？中書雲。未審與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撥亂天子得活，何不與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當日得官。"其日，特恩與三品正員京官，拜鴻臚卿。累遷至本州刺史。劉仁軌，尉氏人。年七八歲時，冏藏過其門見焉。謂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當有貴祿。宜保養教誨之。"後仁軌爲陳倉尉，冏藏時被流劍南，經岐州過。馮長命爲歧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無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軌，凜然變色。卻謂馮使君曰："得貴人也。"遂細看之，後至僕射。謂之曰："僕二十年前，於尉氏見一小兒，其骨法與公相類，當時不問姓名，不知誰耳。"軌笑曰："尉氏小兒，仁軌是也。"冏藏曰："公不離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後從給事中出爲青州刺史，知海運，遭風失船，被河間公李義府譖之。差御史袁異式推之，大理斷死，特敕免死除名。於遼東效力，入爲大司憲，竟位至左僕射。盧嘉瑒有莊田在許州，與表丈人河清張某鄰近。張任監察御史，丁憂。及終制，攜嘉瑒同詣張冏藏，其時嘉瑒年尚齠齓，張入見冏藏。立嘉瑒於中門外。張謂冏藏曰："服終欲見宰執，不知何如？"冏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縱遷，不過省郎。"言畢，冏藏相送出門。忽見嘉瑒。謂張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兒，此兒甚貴而壽，典十郡以上。"後嘉瑒歷十郡守，壽至八十。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冏藏，冏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糧，非徒行耳，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含木舌，不盡勤勤之意耶。且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公焉。"因拂衣而去。冏藏遽起言曰："君之相錄，正在怒中。後當位極人臣。"高敬言爲雍州法曹，冏藏書之雲："從此得刑部員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經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風，改虢州刺史。爲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爲給事中，當直，則天顧問高士廉雲："高敬言卿何親？"士廉雲："是臣侄。"後則天問敬言，敬言云："臣貫山東，士廉勳貴，與臣同宗，非臣近屬。"則天向士廉說之，士廉雲："敬言甚無景行，臣曾嗔責伊，乃不認臣。"則天怪怒，乃出爲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猶在，敬言辭去，公主怒而不見。遂更不得改。經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後朝廷知屈，追入爲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風，則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冏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選同詣冏藏。冏藏雲："公三人並得宰相，然姚最富貴，出入數度爲相。"後皆如言（出《定命錄》）

【譯文】

張冏藏擅長相術，與袁天綱齊名。河東有位裴某人，已經五十三歲了，纔在禁衛軍中擔任三衛的官職。這年的夏末，他進京走到滻水西店買飯，和他同座的一位老人對他說："你是貴人啊！"裴某回答說："我今年都五十三歲了，纔是一個三衛，怎麼能指望什麼官呀爵的，老先生您爲什麼叫我'貴人'呀？"老人笑着說："你自己不知道罷了，從今天算起二十五天內，便能得到三品官。"說完就離去了。這位老人就是張冏藏。裴某到了京城，當時已過去二十一天了。正趕上太宗皇帝哮喘病發作，請來良醫，進服妙藥，都不見效，終日坐臥不寧，寢食不安。太宗皇帝頒下詔書，三衛以上，朝官以下，都可以進獻醫治此病的藥方。裴某按此例進獻一方：用奶煎蓽撥，服用後太宗的病就好了。太宗皇帝命令中書省，給裴某授任一個五品官職。宰相猶豫不決，沒敢擬製任職令呈報皇上。過了幾天，太宗的哮喘病又發作了。又服用奶煎蓽撥止住了哮喘。因此詢問前幾天那個進獻藥方的人授予了什麼官？中書令說："沒有審定好是給五品文官，還是五品武官。"太宗聽後生氣地說："救一位治國安邦平天下的天子活命的人，爲什麼不授予官職？假若治好了你宰相的病，一定當天就能得到官職了！"這天，太宗皇帝特殊恩賜裴某三品正員京官。官拜鴻臚卿。以後，裴某多次升遷，一直升任到本州刺史。劉仁軌，尉氏人。七、八歲時，張冏藏從他家門前經過看見他，對他父母說："這孩子骨相特別奇異，將來能做高官，要好好地培養教育他。"後來劉仁軌做了陳倉縣尉。這時，張冏藏被流放到劍南，經過歧州。馮長命任歧州刺史，讓張冏藏給判司以下的屬員看相，裏面沒有人能任到五品官職的。張冏藏出來時遇見劉仁軌，他突然變得非常嚴肅，對馮刺史說："得見貴人了！"於是仔細相看劉仁軌。後來，劉仁軌升到僕射，張冏藏對他說："二十年前，我在尉氏看見過一個小孩，他的骨相與你類似，當時沒有問姓名，不知是誰。"劉仁軌笑着說："尉氏小兒就是我啊！"張冏藏說："你離不開四品，若犯大罪，就能升任三品以上。"後來，劉仁軌從給事中出任青州刺史，主持海上運輸的工作，出航時遇到大風，船沉海中，被河間人李義府進言上告。朝庭派遣御史袁異式推究審理這一案子，經大理院判處劉仁軌死刑。皇上特別下達一份詔書，免去劉仁軌的死刑。皇上將他從官冊上除名。後來劉仁軌在遼東效力，並且調回京城任大司憲，竟然一直升任到左僕射。盧嘉瑒在許州有一座莊園，與表丈人河清張某人鄰近。張某人任監察御史，父母去世在家守孝。待到守孝期滿後，這位張御史，有一天帶着盧嘉瑒一同去張冏藏家。這時的盧嘉瑒尚在剛剛換牙的年齡。張某人進裏面去見張冏藏，把盧嘉瑒留在中門外面。張御史對張冏藏說："服完孝後想去見見宰相等朝中的重臣，不知怎麼樣？"張冏藏說："你這次回京還是官任原職，縱然能升遷，也不過是入省爲郎。"說完，張冏藏送張御史出門，忽然看見盧嘉瑒，張冏藏對張御史說："你的官爵還不如這個小孩，這孩子的面相特別顯貴，而且長壽，能掌管十郡以上。"後來盧嘉瑒歷任十個郡的郡守，活到八十歲。齊國公魏元忠年輕時，曾經拜見過張冏藏。張冏藏待他特別冷淡。魏元忠問張冏藏自己的命運如何，他不回答。魏元忠大怒，說："我不遠千里帶着乾糧來到你這裏，要知道我不是空着手走路啊！以爲你一定能給予我指教，而你卻閉口不語，彷彿你那舌頭是木頭做的。你完全沒有誠意啊！但是人的困厄顯達，富貴貧賤都是上天旨意，你能預測出什麼呢？"於是拂衣而去。張冏藏慌忙站起身，說："你的相祿，正在發怒中才能看出來。以後，你一定位極人臣，官任當朝宰相。"高敬言任雍州法曹，張冏藏寫信給他說："你從此以後能得到刑部員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等官職。過了十年，你就可以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後患風疾，改任虢州刺史，是你的歸宿。這時你已經七十三歲了。"待到高敬言任給事中時，一天他值班，則天皇后問高士廉，說："高敬言是你什麼親戚？"高士廉說："是我侄兒。"後來，武則天問高敬言。高敬言說："我籍貫山東，高士廉是功臣權貴，和我是同宗，不是近親。則天皇后向高士廉說了這件事。高士廉說："高敬言特別沒有高尚的德行，我曾怒斥過他，所以就不認我這個本家。"則天皇后怪怒高敬言，就降職讓他出京改任果州刺史。當時高士廉、太平公主尚在，臨行前高敬言向太平公主辭行，公主生氣不見高敬言。於是出任果州刺史的命令。更不能改變了。過了幾年，太平公主、高士廉都去世了。後來，朝庭知道高敬言冤屈，將他請回京城升任刑部侍郎。不久，忽然患風疾。則天皇后讓給他就近安排在一個小州上養病，於是改任爲虢州刺史，病逝那年七十三歲。全都和張冏藏當年說的相同。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一次在朝廷選拔官史時，一同到張冏藏那兒求問官運。張冏藏說："你們三人都能任宰相。然而姚元崇最富貴，能多次爲相。"後來，這三個人都象張冏藏所預言的那樣。

張柬之

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雲："後當位極人臣。"從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爲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既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出《定命錄》）

【譯文】

張柬之任青城縣丞時，已經六十三歲了。有位擅長相術的人說："以後你能夠位極人臣，成爲一朝的宰相。"衆人都不相信他的話。後來，張柬之應制策選官落了榜。武則天責備被選中的人太少，命令從落選的人中重新挑選。有司上報武則天說："有一位應選的官員，策對得很好，因爲書寫不合規範，所以未被選中。"武則天看了他的策對後，認爲這人是個奇才，於是召見張柬之進宮，考問他制策中的問題。張柬之回答得與別人特別不一樣，有自己獨道的見解。武則天立刻選張柬之爲第一名，授任他爲王屋縣尉。後來，張柬之一直升任到當朝宰相，封漢陽王。

陸景融

陸景融爲新鄭令。有客謂之曰："公從今三十年，當爲此州刺史，然於法曹廳上坐。"陸公不信。時陸公記法曹廳有桐樹。後果三十年爲鄭州刺史，所坐廳前有桐樹。因而問之，乃雲："此廳本是法曹廳，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廳爲刺史廳。"方知言應。（出《定命錄》）

【譯文】

陸景融任新鄭縣令時，有位門客對他說："您從現在起三十年，應該任這個州的刺史，卻在法曹堂上辦公。"陸景融不信，當時，他記住了法曹堂有棵桐樹。果然三十年後，陸景融任鄭州刺史，他坐的大堂前邊有棵桐樹。陸景融詢問了這個問題，有人回答說："這兒本來是法曹堂，前任刺史嫌辦公的地方窄小就將它打通了。做爲刺史的大堂。陸景融這才知道，當年那位門客說的話果然應驗了。

程行諶

程行諶年六十任陳留縣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嘗侮之。後有一老人造謁，因言其官壽。俄而縣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諸君官壽，皆不如程公。程公從今已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乃僕射有厄。"皆不之信。於時行諶妹夫新授絳州一縣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佔其善惡。老人見雲："夫人婿今已病，去絳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憂悶便發，去州八十里，兇問果至。程公後爲御史大夫，九十餘卒。後贈僕射右相，果如所言。（出《定命錄》）

【譯文】

程行諶六十歲那年任陳留縣尉。同僚們因爲他年歲大職位低，常常欺侮他。後來，有一位老人拜見他，談話中談起了他的官運與壽祿。不一會兒縣裏的官員也都來了。這些人還象往常一樣爭相欺侮、捉弄程行諶。老人說："你們這些人的官運與壽祿都不如程縣尉。從今往後，他有三十一任官運，能活九十歲以上。他會一直升任到御史大夫，待到任僕射時，將有大難。"所有的人都不信老人的這種預測。當時，程行諶的妹夫新近被授任絳州一個縣的縣令，他妹妹想要到丈夫任職的地方去，讓老人預測一下吉凶。老人見到程行諶的妹妹時說："夫人的丈夫現在已經有病了，當你走到離降州八十里路的時候，一定會得到凶信的。"程行諶的妹妹憂鬱煩悶地起程上路了。走到離絳州八十里時，果然傳來她丈夫的凶信。程行諶後來任御史大夫，活了九十多歲纔去世，死後被追贈爲僕射右丞相。這一切，果然都象老人當年預測的那樣。

魏元忠

相國魏元忠，與禮部尚書鄭惟忠皆宋人。鹹負材器，少相友善。年將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見之，異禮相接。自謂曰："古人稱方以類聚，信乎？魏公當位極人臣，聲名烜赫。執心忠謇，直諒不回，必作棟幹，爲國元輔。貴則貴矣，然命多蹇剝，時有憂懼，皆是登相位以前事，不足爲虞。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謂鄭公曰："足下金章紫綬，命祿無涯。既入三品，亦升八座。官無貶黜，壽復遐長。"元忠復請曰："祿始何歲？秩終何地？"對曰："今年若獻書，祿斯進矣。罷相之後，出巡江傲，秩將終矣。"遂以其年，於涼宮上書陳事。久無進止，糧盡卻歸。路逢故人，惠以縑帛，卻至涼宮，已有恩敕召入。拜校書，後遷中丞大夫。中間忤旨犯權，累遭譴責，下獄窮問。每欲引決，輒憶相者之言，復自寬解。但益骯髒言事，未嘗屈其志而抑其辭，終免於禍，而登宰輔焉。自僕射竄謫於南郡，江行數日，病困。乃曰："吾終此乎。"果卒。（出《定命錄》）

【譯文】

丞相魏元忠與禮部尚書鄭惟忠，都是宋人，都很有才氣，從小就很要好。年近三十歲了，兩人都未有成就功名。有位擅長相術的人看見他們後，用特殊的禮節接待他們。一開始對魏元忠說："古人說，同類的事物聚在一起，信不信？魏官人官能做到爲人臣子的最高一級，聲名顯赫。你爲官一定是忠誠正直，誠信而不行邪僻，一定能成爲國家的棟樑，朝中的重臣，你的面相貴是貴啊，然而你命運多曲折，時有憂患。這些都是登上宰相高位以前的事，不必擔心。但是，遇事就要去做，聽着話就要應和。這位相士又對鄭惟忠說："您將來金章紫綬命中註定福壽無邊，既能進入三品高官的行列，也能升任到八位重臣之一。你做官一直不會被貶職，你的壽數也長久。"魏元忠又請教說："我的俸祿從什麼時候開始，爲官任到什麼職位結束。"相士回答說："你今年如果向皇上上書進言，俸祿就來了。"於是，魏元忠就在這一年，在涼宮上書陳事，卻好長時間沒有迴音。這時盤纏已經用完了，他就往回去。路上遇到了一位熟人，送給他絲和絹等，他又返回了涼宮。這時，皇上已經降下詔書，召魏元忠進宮，授予他校書的官職，後來改任中丞大夫。這期間因違逆聖命，觸犯了權貴，多次遭到責罰，下獄追究。每當他想自殺時，就回憶起當年相士說過的話，才又自己寬慰自己，但是越來越剛直不阿地抨擊時政，從未動搖過自己的志向，收斂自己的言辭，最後還是免除了禍患，登上了宰相的高位。後來，魏元忠從僕射降職被貶到南郡任刺史。沿江巡行中，幾天後病勢沉重。魏元忠說："我就死在這裏了嗎？"果然他就死了。

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

裴光庭 安祿山 孫思邈 孫生 衡相 馬祿師 李含章 尚衡 柳芳 陳昭　盧齊卿　梁十二　馮七　馬生

裴光庭

姚元崇，開元初爲中書令。有善相者來見，元崇令密於朝堂。目（目原作自，據明抄本改）諸官後當爲宰輔者，見裴光庭白之。時光庭爲武官，姚公命至宅與語，復使相者於堂中垂簾重審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曏者與裴君言，非應務之士，詞學又寡，寧有其祿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僕之所述者命也。才與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後裴公果爲宰相數年，及在廟堂，亦稱名相。（出《定命錄》）

【譯文】

姚元崇，唐玄宗開元初年任中書令。有位相士來拜見他，姚元崇讓這位相士隱藏在大殿旁邊。暗中察看各位官員以後有誰能擔任宰相的要職。相士看見裴光庭時說："這個人可以任宰相。"當時，裴光庭是位武官。姚元崇讓裴光庭到家中，說有話要和他說，又讓相士藏在堂屋門簾後面重新審看裴光庭。裴光庭走後，相士說："一定是的，就是這個人。"姚元崇說："聽說宰相是能夠輔佐天子成就大業的人。不是這樣的人，這種人是不可以擔任宰相重任的。剛纔我和裴光庭談過話，他不是那種善於應對時務的人，學問又淺，怎麼能任宰相呢？"相士說："您所說的是才氣，我所說的是命啊！才與命本來就不同嘛！"姚元崇不相信相士說的話，也不再說什麼了。後來，裴光庭果然擔任了好幾年宰相，在朝廷中也算得上名相。

安祿山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間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晏，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豬龍，無能爲也。"終不殺之。祿山初爲韓公張仁願帳下走使之吏，仁願常令祿山洗腳。仁願腳下有黑子，祿山因洗而竊窺之。仁願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汝獨竊視之，豈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願觀而異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而加寵薦焉。（出《定命錄》）

【譯文】

唐玄宗在勤政樓設御宴招待文武百官，在樓下還安排了各種雜藝表演。唐玄宗與安祿山一同坐在東間觀看。後來繼位成唐肅宗的太子李亨直言規勸說："兒臣讀遍古往今來的所有典籍，也沒有臣下與君王坐在一起看戲的記載。"唐玄宗說："安祿山相貌奇特，我是想借他祭禱除邪啊！"唐玄宗曾與安祿山一起在夜間飲宴，安祿山喝醉後，躺到那兒變成一頭豬，卻長着龍的頭。手下人忙去稟報唐玄宗，玄宗皇帝說："他是一頭豬龍，沒有什麼作爲！"終於沒有殺他。開始時安祿山在韓國公張仁願帳下做一名走使小吏，張仁願經常讓安祿山給他洗腳。張仁願腳下有一顆黑痣，安祿山在給他洗腳時偷看那顆痣。張仁願望着安祿山笑着說："黑痣是我的貴相，你特別注意觀察它，難道是你也有嗎？"安祿山說："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不巧的是我的兩隻腳上都有痣，比將軍的顏色黑而大，竟不知道這是什麼好兆頭？"張仁願看了安祿山腳上的痣後很驚異，越發親近、厚待他了。並且相互約定安祿山做了張仁願的義子。從此以來，張仁願更加寵幸並極力向朝廷推薦安祿山。

孫思邈

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政刺史。若爲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得杖，君當憶老人言，願放之。"後果如其言，已剝其衣訖，忽記憶，遂放。（出《定命錄》）

【譯文】

孫思邈活了一百多歲，擅長醫術。他曾對高仲舒說："你生有貴人的相貌，應該擔任幾年刺史的官職。如果你任齊州刺史，我有一個兒子在你那任尉官，侍奉刺史您。一次不小心他解犯了刑律，雖說他應該受杖刑，你要記住我這位百歲老人今天說的話，希望您能免除他的杖刑。後來，果然如遜思邈所說的那樣。孫思邈兒子的衣服已經被扒下來，就要對他行杖刑，高仲舒忽然想起當年老人家的這番話，於是免去了孫思邈兒子的杖刑。

孫生

有孫生者不載其名，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琯爲司戶，崔渙爲萬年尉，貶桐廬縣丞。孫生曰："些二公位至臺輔。然房，神氣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爲杭州刺史，某雖不覩，然尚蒙其恩惠。"既後房以齎冊文，自蜀至靈武授肅宗。崔果爲杭州，下車訪生，則已亡歿旬日矣。因署其子爲牙將，以採帛贈恤其家。（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有一位姓孫的讀書人，沒有記載他的名字，是位擅長相術的人。一次，他因事來到睦州，睦州的郡守讓他給所有的僚屬們相面。當時，房琯任司戶，崔渙任萬年縣縣尉，被降職到桐廬縣任縣丞。孫生指着房琯和崔渙說："這二位官人，將來都能做宰相。尤其是房司戶，皇帝的江山社稷、玉璽印綬應該歸他掌管。崔縣丞以後能遷任杭州刺史。到那時，我雖然看不到崔縣丞的富貴榮耀，但是還能丞蒙您的照顧。"這以後不久，房琯帶着唐玄宗冊封肅宗的詔書，從四川到靈武授予肅宗。崔渙果然任杭州刺史，上任時途經孫生家，崔渙下車去拜訪他，然而孫生已經去世十來天了。崔渙就任命孫生的兒子在自己手下做一名低級軍官，並贈送彩色絲絹給孫生的家屬。

衡相

開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來，人謂之衡相。在京舍宣平裏。時李林甫爲太子諭德，往見之。入門，則鄭少微、嚴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謂李公曰："自僕至此，見人衆矣，未有如公貴者也。且國家以刑法爲重，則公典司寇之職。朝廷以銓管爲先，則公居冢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筆，當節制之選。加以列茅分土，窮榮極盛，主恩綢繆，又望浹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數四，握中樞之務，載盈二九，搢紳仰威，黎度贍惠，將古所未有也。"顧嚴鄭曰："預聞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禮奉，否則悔吝生矣。"時嚴鄭各負才名，李尤聲譽未達。二公有轥轢之心，及聞相者言，以爲其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復問。李因辭去。後李公拜中書，鄭時已爲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謂鄭曰："曩者宣平相人，鹹以荒唐之說，乃微有中者。"無何，鄭出爲歧州刺使，與所親話其事。未期，又貶爲萬州司馬。嚴自郎中，亦牧遠郡。（出《定命錄》）

又 李林甫少孤，爲元氏姨所育，住在伊川。時林甫年十歲，與諸兒戲於路旁。有老父嘆而目焉，人問之。老父曰："富貴誠不自知。"指李公曰："此童後當爲中書令，凡二十年。所嘆與凡小戲誰辨也。"（出《定命錄》）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有一位擅長相術的人，不知道他的姓名，他自己說是從衡山來的。人們就叫他"衡相"。他住在京城的宣平裏。當時，李林甫任太子諭德。一天，他去拜訪衡相。進了屋門，看見鄭少微、嚴杲已經坐在中廳裏。衡相請李林甫入坐，對他說："自從我到這裏來，見過很多人，還從沒見過象你這樣貴相的人呢。國家把刑法看得很重要時，你就能出任司寇，掌管刑罰；朝廷把量才授官的準則放在首位時，你就能坐在吏部尚書的位置上，舉才用士選授官吏。同時你還執掌着記勳的丹冊，根據每個人功勳的大小，選任節度使，分封侯位，賜給土地。你的榮華富貴能達到頂點，聖上對你已經是情重恩厚，還望你進一步與聖上和諧、融洽，你就能兼任南方省份的官吏，並且你的職位不斷升高直到掌握朝廷中樞要務，就達到了鼎盛極至。再不能發展了。那時，官宦士紳們將仰仗您的恩威，黎民百姓們將受到您的恩惠，那將是從古到今也未曾有過的啊！"衡相看了看嚴杲和鄭少微說："先聽聽這個人的，並沒有什麼不好，你二人應該更加敬奉禮待他，不然要悔恨終生的。"當時嚴杲和鄭少微都已經很有名氣了，而李林甫的聲譽還不夠顯赫。嚴杲和鄭少微想在李林甫前面讓衡相給他們看相，聽衡相這樣說，認爲很不是那麼回事，二人就謙恭地站起來，也就不再讓他看相了。李林甫也告辭回去了。後來，李林甫升任中書令。這時鄭少微已經做了刑部侍郎。他們在一起述說往事時，李林甫對鄭少微說："以前宣平裏那位看相的人，說的都是不着邊際的話，哪有幾句被他說中的啊！"不久，鄭少微由朝官改任歧州刺史，就向他的親朋好友講了這件事情。不到一年，鄭少微又被降職任萬州司馬。嚴杲也從郎中的職位上被放逐到邊遠的地方去了。

又 李林甫很小的時候就父母雙亡成了孤兒，被他的姨娘元氏收養，住在伊川。李林甫十歲時，與幾個小孩在路邊玩耍，一位老翁感嘆地望着李林甫。有人問老翁，老翁說："真是富貴自己不知道啊！"老人指着李林甫說："這個孩子以後能做中書令，大概也就二十年以後吧。我感嘆的是他與這些平常的小孩在一起玩耍，有誰能辨別出來他是未來的宰相呢？"

馬祿師

武功馬祿師善相，長安主簿肖璇與縣尉李嶠、李全昌同詣求決。馬生雲："三人俱貴達。大李少府，位極人臣，聲名振耀，南省官無不虛任，三入中書。小李少府，亦有清資，得五品以上要官，位終卿監。肖主簿中年煙沉，晚達亦大富貴。從今後十年，家有大難，兄弟並流，唯公與一弟獲全。又十年之後，方卻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當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時，爲其斷割。"後璇離長安任，作祕書郎。則天既貴，皇后王氏破滅。肖璇是其外姻，舉家流竄。兄弟六人，配向嶺南。唯璇與弟瑗，配遼東。無何有處置流移使出，嶺南者俱死，唯遼東者獲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餘年。至神龍初，方蒙洗滌。其時李嶠作相，於街中忽逢璇。使人問是肖祕書耶，因謂之曰："公豈忘武功馬生之言乎。"於是擢用。時小李少府作刑部員外，判還其家。肖公竟歷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餘政。（出《定命錄》）

【譯文】

武功縣的馬錄師擅長給人相面。長安主簿肖璇與縣尉李嶠、李全昌，一同到他那裏去求他給看個結果。馬錄師說："你三人全都能發達顯貴。大李少府的官位能達到爲人臣子的最高一級，並將名振四海，聲耀天下。但是所任的南方各省的官都是虛職。你能三次進入中書省任職。少李少府，他也有高貴顯要的官職，得五品以上重要職務，一直做到卿監，就不再升遷了。肖主簿中年被埋沒了，到晚年才能發達，也是大富大貴。從現在起十年以後，你家有大難，兄弟一起被流放只有你和你的一個兄弟能夠保全住生命。再過十年之後，才能再次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中執政，能得到薦舉而被任用。小李少府進入省官時，被人割斷了你的官路。"後來，肖璇離開長安到別的地方任職，作祕書郎。武則天執掌朝政後，王皇后被誅滅。肖璇是王皇后的外戚，因此受牽連，全家被流放。兄弟六人發配到嶺南，只有肖璇與弟弟肖瑗發配到遼東。發配到嶺南的人，被安排在什麼也沒有的不毛之地，結果都死了。肖家只有發配到遼東的肖璇兄弟二人保全了生命。兄弟二人逃亡在外十多年，到神龍初年，纔得到昭雪。這時候李嶠已經做了宰相，一天在街上忽然遇肖璇，他派人去詢問才知道是肖祕書郎，李嶠便對肖璇說："你怎麼忘了當年武功縣的馬祿師說的話了呢？"於是，李嶠委肖璇以重任。這時，小李少府作刑部員外，被革職還鄉，肖璇竟然多次擔次朝內朝外的顯要官職，一直升到殿內崇班，任三品官十多次。

李含章

崔圓微時，欲舉進士。於魏縣見市令李含章雲："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科。又於河南府充鄉貢進士。其日正於福唐觀試，遇敕下，便於試場中喚將。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制時，與越州剡縣尉竇公衡同場並坐，親見其事。後官更不停，不逾二十年，拜中書令趙國公，實食封五百戶。又圓微當作司勳員外，釋服往見會昌寺克慎師。師笑雲："人皆自臺入省，公乃自省入臺。從此常合在槍槊中行，後當大貴。"無何爲刑部員外兼侍御使，充劍南節度留後。入劍門後，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勳業。崔初入蜀，常於親知自說如此。（出《定命錄》）

【譯文】

崔圓微當時想去考進士，在魏縣見到掌管市場的李含章。李含章說："你應當是武官出身，才能不停地升遷，直到宰相。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崔圓微去應選拔將帥的舉科考試。稍後又在河南府充當鄉貢進士。這天他正在福唐觀看考試，正巧遇到聖上下來詔書，讓就便在試場中選拔將領，崔圓微被選中，授予執戟參謀河西軍事。應詔時和越州剡縣尉竇公衡同時被詔見，並排坐在一起，竇公衡親眼看見了這件事情。後來，崔圓微便不停地升遷，不到二十年，升任中書令封趙國公，實際封賜他食祿五百戶。崔圓微又作爲司勳員外郎掌管功賞的事務。一次，崔圓微脫下朝服換上便裝去會昌寺拜訪克慎禪師。克慎禪師笑着說："人家都是從御史臺進入中書省、您卻從中書省進入御史臺。從今往後，你該常在兵戈中行走，以後一定能顯貴的。"不久，崔圓微任刑部員外兼侍御史，擔當劍南節度留後，總攝劍南的軍政要務。到劍門後，每次行動常遇到戰事。不到一年，便建功立業。崔圓微初到四川時，常在親人和知己中說這些事。

尚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幼之時遊戲，曾脫其碧衫，唯著紫衫。有善相者見之曰："此兒已後，當以脫碧著紫矣。"後衡爲濮陽丞，遇安祿山反，守節不受賊官。將軍某乙使衡將緋衣魚袋，差攝一官，衡不肯受曰："吾當脫碧着紫，此非吾衣。"曾未旬月，有（有字上原有未字，據許本刪）敕命改官賜紫。於是脫碧着紫。衡自又云："當做七十政。"今歷十餘政，已爲中丞大夫矣。（出《定命錄》）

【譯文】

御史中丞尚衡童年時，一次在外面玩耍，脫掉了青綠色的外衣，只穿着一件紫色的衣衫，有一位擅長相面的人看見了，說："這小孩以後，應該也是脫綠穿紫呵。"後來尚衡任濮陽縣丞時，遇上安祿山叛亂。尚衡堅守節操，不接受賊黨賜給他的官位。將軍某乙派人給尚衡送象徵權位的紅色官服和魚袋，授給他一個臨時的官職。尚衡不肯接受，說："我應該脫綠穿紫，這不是我的衣服。"不到一個月，尚衡便接到皇上的任命，改換官職，賜贈紫色官服。於是，尚衡脫綠着紫。尚衡自己又說："我應當作七十任官。"現在尚衡作了十多任，已經是中丞大夫了。

柳芳

柳芳嘗應進士舉，累歲不及第。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紱，亦有畿赤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粗故，客鹹輕焉。有善相者，衆情屬之。（之字原闕，據明抄本補）獨謂芳曰："柳子合無兄弟姐妹，無莊田資產，孑然一身，羈旅辛苦甚多。後二年當及第，後祿位不歇。一座之客，壽命官祿，皆不如君。"諸客都不之信。後二年果及第，歷校書郎畿尉丞，遊索於梁宋間。遇太常博士有闕，工部侍郎韋述知其才，通明譜第，又識古今儀注，遂舉之於宰輔，恩敕除太常博士。時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矣。（出《定命錄》）

【譯文】

柳芳曾參加進士考試，接連好幾年都未考中。一次參加朝廷官員的宴會，同座的八九個人，個個都是大權在握的要員，也有的是京城所屬及附近各縣的地方官。柳芳坐在最後邊，而且他穿的是粗布的舊衣服，同座的人都很瞧不起他。席上有位擅長看相的人，大家都請他給看相。他只對柳芳說："柳先生，你沒有兄弟姐妹，沒有莊田資產。孤孤單單就你一個人，作客在外會有許多的艱辛。過二年該能考中了，以後你的祿位就不能停止了。在座的各位，無論是壽命還是官祿，全都不如你。"在座的客人都不信他的話。過了二年，柳芳科考果然得中，於是連續擔任校書郎，京城轄屬縣的尉丞，一個人奔走在商丘、大梁之間。後來，有一次遇到朝中太常博士這一職位空缺，工部侍郎韋述知道柳芳有才學，通曉譜系，還懂得古今的禮儀制度，於是把柳芳薦舉給宰相，聖上頒下詔書，授予柳芳太常博士。這時，當年朝士宴會上的同座客人，已經有六七個人不在人世了。

陳昭

僕射房琯、相國崔渙並曾貶任睦歙州官。時有婺州人陳昭見之雲："後二公併爲宰相，然崔公爲一大使，來江南。"及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時拜相。崔後爲選補使，巡按江東。至蘇杭間，崔公自說。（出《定命錄》）

【譯文】

宰相房琯、崔渙當年曾經一同被貶到睦、歙二州任州官。當時有位婺州人陳昭看見他倆，說："以後二公將一齊任宰相，但是崔公將任重要使節，出巡江南。"到了唐肅宗至德初年，玄宗皇上來到蜀中，房琯、崔渙同時被授任宰相。後來崔渙被任命爲選補使，巡行視察江南。在巡察蘇杭期間，崔渙自己講述這件事情。

盧齊卿

盧齊卿有知人之鑑。年六七歲時性慢率，諸叔父每令一奴人隨後。至十五六好夜起，於後園空庭中坐。奴見火炬甚多，侍衛亦衆，有人持傘蓋蓋之。以告叔父，叔父以爲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綱見之，大驚異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緣灸掌損，遂遺滅卻兩世事，只知當世事。"從此每有所論，無不中者。官至祕書監。張嘉貞之任宰相也，有人訴之。自慮左貶，命齊卿視焉。不爲決定，因其入朝，乃書笏上作"臺"字，令張見之。張以爲不離臺座，及敕出，貶台州刺史。張守珪，河北人，事縣尉梁萬頃。萬頃令捉馬，失衣襟，遂撻一頓。因此發憤從軍，爲幽州一果毅。齊卿常引對坐雲："公後當富貴，秉節鉞。"守珪踧踖，不意如此。下階拜。盧公未離幽州，而守珪爲將軍節度矣。梁萬頃爲河南縣尉，初考滿。守珪喚與相見，萬頃甚懼，守珪都不恨之。謂曰："曏者不因公責怒，某亦不發憤自達。"乃遺其財物，使療病。（出《定命錄》）

【譯文】

盧齊卿有鑑別人才的能力。他六、七歲的時候性格輕率，他的叔叔們常常讓一個僕人在後面跟着他。到了十五、六歲的時候。他常常夜間起來，在後花園空庭中坐着。有一次，僕人看見他周圍有許多火把，並有很多侍衛在他的身邊，還有人站在他的身後爲他撐着傘蓋。僕人把這事告訴了他的叔父，他的叔父以爲是妖精鬼怪在迷惑他。有位巫師教他叔父用艾草灼燒他的手心。袁天綱看見這種情形，非常驚異地說："他本該能知道三世的事情，因爲灸烤他的手掌，就使他遺忘、失去了兩世的事，現在他只知道當世的事情了。從此以後，盧齊卿每次談論什麼，沒有不被他說中的。後來盧齊卿官任祕書監。張嘉貞任宰相。有人向他講述關於盧齊卿的一些事情。張嘉貞擔心自己會被降職，讓盧齊卿給他看視一下。盧齊卿沒有給他明確答覆，知道他要去上朝，就在他的笏板上寫一"臺"字，讓張嘉貞看。他以爲不能離開"臺座"--宰相之職。待到皇上頒下詔書，才知道原來是被降職到台州任刺史。張守珪河北人，侍奉縣尉梁萬頃。一次梁萬頃讓他捉馬，張守珪在捉馬時，扯掉了衣襟，於是梁萬頃讓人鞭打了他一頓。張守珪氣憤之下。立志從軍，後來在幽州作了一名果毅。盧齊卿常召喚他坐在一起聊天。一次盧齊卿說："以後你能夠富貴，能掌握重要的兵權。"張守珪聽了後，顯得有些侷促不安，他原來並未想到象盧齊卿所說的那樣，忙走下臺階，恭敬地拜謝盧齊卿。盧齊卿一直沒有離開幽州，而張守珪後來果然升爲將軍，官任執掌一方軍政大權的節度使。梁萬頃任河南縣尉，任職期滿後，張守珪傳喚他前來相見。梁萬頃知道後，非常懼怕。張守珪一點都沒有恨他，對他說："從前如果你不責罰我，我也不會發憤自強的。"臨別時，張守珪還送錢和物品給梁萬頃，讓他治病用。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馬詮作書，薦與蘇州刺史李無言。雲："梁十二今之管輅。"李無言遣日暮引入宅，無言乃著黃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無言，與相抵對。樑子謂客雲："向聞公語聲，未有官祿。又聞黃衣語，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豈看未審。"無言信之，乃以實對雲："某昨有事，恐被宣尉使惡奏，君視如何？"梁雲："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後果改爲睦州刺使，無言贈錢二百貫。樑子雲："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爲公作一法禳之，公當須嗔責某乙。雲是妄語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無言再三不可，樑子再三以請，無言閔默而從之。明早，李公當衙決樑子十下，小蒼頭走報其妻。無言入門，妻雲："何以打樑子？"無言恨雲："忘卻他不遣家內知。"俄而樑子叩鈴，請見無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強與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報公德。公厄雖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貫，以充家資，取之必無事。"無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貫錢而死。梁十二又謂丹徒主簿盧惟雅雲："從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後於京見之。雲："至某年，財物莊宅合破散，公當與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即免。"盧不之信，不與是錢。至某年，盧果因蒱博賭賽，莊宅等並盡。（出《定命錄》）

【譯文】

有位叫梁十二的人，是有名的能預測人未來的人。他來到了宋州，刺史司馬詮寫信把梁十二推薦給蘇州刺史李無言，說："梁十二是當今的管輅。"李無言讓天黑時帶梁十二到他家中去。李無言自己穿上黃色衣服，讓他的一位門客穿上紫色的衣服，扮作李無言與梁十二對答。梁十二對這位門客說："如果聽你說話的聲音，沒有官祿。再聽穿黃衣服的人說話，卻是三品。現在你們的官服不同，這樣叫我看，我怎麼能鑑察清楚呢？"這回李無言相信梁十二了，於是實話告訴梁十二說："我昨天出了點事，擔心宣尉使到皇上那兒說我的壞話，你看應該怎麼辦？"梁十二說："你馬上就能變更職位，任上一級州的刺史。"後來，李無言果然改任睦州刺史。李無言贈送給梁十二二百貫錢。梁十二說："你到睦州以後，一定有大難。我作一法替你祭禱消災。你必須怒責我一頓，就說我是胡說八道的人，用鞭子抽我背十下，但不要讓你妻子知道。"李無言再三推卻說不可，梁十二再三請求他這樣做。李無言於心不忍，一句話未說地聽從了梁十二的話。第二天早上，李無言大堂上處罰梁十二十鞭子。李無言家的小奴僕跑去把這事告訴了李無言的妻子。李無言回家一進門，妻子就問："爲什麼打梁先生？"李無言悔恨地說："我忘了十二告訴我，不讓告訴家屬的。"過了一會兒，梁十二來叩門，要求見李無言，說："你爲什麼要告訴你妻子知道這件事？這回，大難是免不了啦。你既然硬是給我二百千文錢，我用一件事報答你的恩德。雖然你的災難是免不了的，但是可以讓你得到二千貫錢，來充實你家的財產，你收下它不會有什麼事的。"李無言到睦州後，果然得到二千貫錢，就死了。梁十二又對丹徒主簿盧惟雅說："從此你能得到通事舍人的官職。"真象梁十二說的那樣，盧惟雅得到了那個職位。後來在京城，梁十二見到盧惟雅。梁十二說："到某一年，你的家產和莊宅該要破敗散失。你應該給我五十千文錢，我教給你一句話，就可以免去這場災難。"盧惟雅不相信他的話，不給他這份錢。到了那一年，盧惟雅果然因爲賭博，莊宅、錢物等全都輸光了。

馮七

進士李湯赴選，欲求索。入京至汴州，有日者馮七謂之曰："今年得留，東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選得留，官不合惡。校書正字，雖一兩資，亦望得之，奈何一尉。"馮曰："君但記之，從此更作一縣尉，即騎馬不住矣。"又問李君婚未，李雲："未婚，有一姨母在家。"馮曰："君從今便不復與相見矣。"李到京，選得留。屬祿山之亂，不願作京官，欲與校正，不受。自索湖州烏程縣尉。經一年，廉使奏爲丹陽尉，遂充判官，因乘官馬不住。離亂之後，道路隔絕，果與姨母不復相見。（出《定命錄》）

【譯文】

進士李湯去京城參加選官，想要找人問問能否被選中？去京城途徑汴州，有一位以占候卜筮爲業的人叫馮七，對他說："你今年能得官，在東南方向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將授予你一尉官。李湯不信，說："我已經四次參加候選，每次都只是保留了候選的資格。不應該嫌棄官職的。校書正字。這官雖小奉祿也少，也希望得到它。怎麼能得到一個尉官呢？"馮七說："不過你記着，從今以後你將更換着地方作一縣尉，就是騎馬不停地走呵！"馮七又問李湯結婚沒有。李湯說："沒有結婚，有個姨母在家。"馮七說："從現在起就再不能與你姨母見面了。"李湯到京後，被選中留用。正值安祿山叛亂，他不願在京城裏做官，朝廷想授予他任校正，他沒有接受，自己討了一個湖州烏程縣尉當。過了一年，觀察使上奏朝廷，請求任他爲丹陽尉，進而改任判官，從此騎乘官馬不停地走。安使之亂後，道路不通，果然與姨母沒有再相見。

馬生

天寶十四年，趙自勤合入考。有東陽縣瞽者馬生相謂雲："足下必不動，縱去亦卻來。於此祿尚未盡，後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累不入考。至冬，有敕賜紫。乾元二年九月，馬生又來。自勤初誑雲："龐倉曹家喚。"至則捏自勤頭骨雲："合是五品，與趙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壽並官政多少，與前時所說並同也。（出《定命錄》）

【譯文】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趙自勤應當進京參加選官考試。東陽縣有個姓馬的盲人，給他看相說："你一定不要去，在這裏你的祿位還沒有完呢。以後你能三品官，穿紫色官服。"他又說："從六品一下你就能升到三品。"趙自勤這年真的沒有去參加選官考試。到了冬天，皇上頒下詔書，賞賜趙自勤紫色官服。唐肅宗乾元二年，姓馬的盲人又來了。開始，趙自勤騙他說："我是龐倉曹家的僕人。"姓馬的盲人走到趙自勤面前就去捏他的頭骨，說："應該是五品，你的骨法和趙使君的差不多。"姓馬的盲人所說的關於趙自勤的年壽，以及任多少任官，與以前說的一樣。

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

桑道茂 韋夏卿 駱山人 李生 王鍔 竇易直 李潼 賈餗 婁千寶 丁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遜

桑道茂

李西平晟之爲將軍也，嘗謁桑道茂。茂雲："將軍異日爲京兆尹，慎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兆尹之望。"後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尹。時桑公在浮囚之中，當斷之際，告西平公："忘少殺人之言耶。"西平釋之。（出《傳載》）

【譯文】

李西平，字晟之，是位將軍。他曾拜訪過桑道茂。桑道茂說："將軍以後能任京兆尹，但你要謹慎少殺人。"李西平說："我一介武夫怎麼能有任京兆尹的可能呢？"後來，李西平領兵收復了興元，併兼任京兆尹。這時，桑道茂是被俘人員之一，正要處死他的時候，桑道茂提醒李西平道："你忘了當年我勸你少殺人的話了嗎？"李西平聽了桑道茂的話後，釋放了他。

韋夏卿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鑑，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舟。三人皆第二十四，併爲郎官。簇馬良久，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承主上恩，而速貴爲公卿。"語舟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由是竟如言。（出《傳載》）

【譯文】

韋獻，字夏卿，有預知人未來的能力，別人不知道他有這種能力。一次，退朝後，在回家走的路上遇見了再堂弟韋執誼、堂弟韋渠牟、韋舟。這三個人全都考中第二十四，並同時被選任爲郎官。幾個人騎馬聚集在一塊兒，過了好一會，韋獻說："今天遇見三位二十四郎，我可要對我們妄加品評了。"他對韋執誼說："你一定能成爲宰相，可要好好地保持晚節呵！"對渠牟說："你應該另選新主，承蒙新主的恩賜很快就能貴爲高官。"對韋舟說："你們三個人中，無論是年壽還是祿位，老弟你最長遠，而且能掌握最高的軍權。"結果，這三個人的情況，竟然與韋獻說的一樣。

駱山人

王庭湊始生於恆山西南三十里石邑別墅。當生之後，常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檐戶之下。有里人路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居戎職，頗得士心。以長慶元年春二月曾使河陽，回及沇水。酒困，寢於道。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士，非常人。"有從者竇載英寤，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雲："濟源駱山人。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見有如此者。"復雲："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兆也。"庭湊既歸。遇田弘正之難。中夜，有軍士叩門，僞呼官稱。庭湊股況欲逃，載英曰："駱山人之言時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庭湊意乃安。及爲留後，他日歸其別墅，視家庭之樹，婆娑然暗北舍矣。墅西有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及其門百步，見一人被衣冠，折腰於庭湊。庭湊問左右，皆不見。及入廟，神乃側坐，衆皆異之。因令面東起宇，今尚存焉。尋以德播爲上賓，載英列爲首校。訪駱山人，久而方獲。待以函丈之禮，乃別構一亭。去則懸榻，號"駱氏亭"，報疇昔也。（出《唐年補錄》）

【譯文】

王庭湊生在恆山西南三十里的石邑別墅。他出生以後，經常有幾十只鳩鳥早晨集聚在他家庭院中的樹上，晚上住在他家的屋檐下。同鄉裏有個叫路德播的人，看見了感到很奇怪。待到長大成人，王庭湊身體健壯，喜歡讀《陰符》和《鬼谷子》這類的書，多年擔任軍職，很得士兵的擁戴。唐穆宗長慶元年二月，王庭湊被派到河陽，在返回來的途中經過沇水時，喝醉酒睡在路邊。忽然有一個人肩扛着計算用的籌子從這裏經過，這個人仔細地端詳王庭湊說："這個人特別貴相，將來能得到侯位和領地，不是一般的人啊！"這時，王庭湊的隨從竇載英醒來，聽見了這些話，把這話告訴了王庭湊。王庭湊聽了後，騎馬疾馳了好幾裏地追上了這個人。上前施禮後。問他方纔的事情。這個人自我介紹說："我是濟源駱山人，剛纔看見你鼻中呼出的氣左邊象龍，右邊象虎。龍虎兩氣相交，你必定在今年秋天成爲王，子孫相遞繼承你的王位，整一百年。我給看過相的人很多，從未見過象你這樣的人。"又說："你家院中有棵大樹，長到了與房屋相接，就是徵兆啊！"王庭湊返回去不久，就遇到了主帥田弘正被反叛的亂軍殺死。當天半夜，有士兵叫門，假稱是官府的，王庭湊聽見叫門聲後，嚇得兩腿顫抖，想要逃走，竇載英說："駱山人說的那個時刻到了。"這件事發生在七月二十七日夜裏。王庭湊聽了竇載英的話才放下心來。待到王庭湊任代理主帥主持軍政的留後不久後，回到了當年的出生地石邑別墅，看見庭院中的大樹枝葉繁茂，婆娑搖曳，把北面的房屋掩映在樹影之下。別墅西面有飛龍山神，王庭湊前往祭祀，走到離飛龍神廟門約有一百步時，王庭湊看見一個披衣戴冠的人，正俯身向他捐拜。王庭湊問跟隨在身邊的人。都說沒有看見。待到進入廟裏，看見飛龍山神竟然側身坐着，大家都很奇怪。於是，王庭湊命令，面向東方建造了一所房屋，現在那所房子還在。緊接着，王庭湊把同鄉路德播待爲上賓，把竇載英升任軍校頭領，又派人四處尋訪那位預言他能成爲王的駱山人。找了很久，才找到他。王庭湊象敬待老師那樣敬待駱山人，特爲這位駱山人修建了一座亭子，叫《駱氏亭》。王庭湊仿效漢人陳蕃，在亭子裏專爲駱山人放置一張牀，他離去時，就將牀懸掛起來，用來報答他從前的恩德。

李生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悰待之厚。悰任西川節度使，馬埴罷黔南赴闕，取路至西川。李術士一見埴，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埴於闕下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埴至闕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至闕也，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內牓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埴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素辯博，能回上意，事遂寢。（出《前定錄》）

【譯文】

杜悰成爲顯貴已經很長時間了。他的門下有位術士叫李生。杜悰待他很好。杜悰任西川節度使時，正值馬埴辭去黔南中丞的官職返回京城，路徑西川。李生一見馬埴就對杜悰說："我受你厚待的恩德已經很長時間了，總想報答你，今天有報答你的機會了。從貴州來的這位馬中丞。不是一般的人，你應該很好地招待他。"杜悰並未信李生的話。一日，李生偷偷地對杜悰說："相公，你要有大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你。我懇求你趁這個機會，厚厚地結交他。"杜悰聽了後大喫一驚，這才相信了李生的話。這天，馬埴要出發上路了，杜悰送給馬埴一筆鉅款，並且還派邸吏給馬埴在京城內買了房子。這樣，馬埴生活上的一切費用都不缺了。馬埴是到了京城以後才知道買房的事情。他很感激杜悰但不知道杜悰的用意是什麼。不久，馬植授任光祿卿。馬埴任光祿卿的消息傳到蜀中，杜悰對李生說："馬埴到了京城，做了光祿大夫。"李生說："暫時等一等。"稍後，馬埴升任大理卿，繼而又升刑部侍郎。提任鹽鐵使。杜悰開始擔心害怕。不久，馬埴升任宰相。這時，慈安皇后因跟唐宣宗不合突然死去。杜悰是慈安皇后女兒的丈夫。忽然有一天，皇上下一道命令，要仿效當年重臣元載的先例，處罰杜悰--抄家滅門。馬埴知道了這事，第二天，上朝面見皇上，千方百計地設法營救杜悰。馬埴憑着他能言善辯的才能，終於使皇上回心轉意，使這件事情平息下來。

王鍔

王鍔爲辛杲下偏裨，杲時帥長沙。一旦擊球，馳騁既酣。鍔向天呵氣，氣高數丈，若匹練上衝。果謂其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妻之。鍔終爲將相。（出《獨異志》）。

【譯文】

王鍔在辛杲手下做一名偏將。這時，辛杲率軍駐在長沙。一天早晨騎馬擊球。玩到最激烈的時候，王鍔向天空呵了一口氣，高達幾丈，好象白色的絹練直向上衝去，辛杲看見這種情景，回家後，對妻子說："王鍔的這種表相，是富貴至極的徵兆。"於是把女兒嫁給了王鍔做妻子。後來，王鍔真做了將相。

竇易直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於漏屋之中。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至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西。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閭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榮達。（出《因話錄》）

【譯文】

宰相竇易直，小時候叫竇祕。他家境貧寒，在村裏小學讀書，教他的老師是位老頭，有道術。但別人不知道。一天傍晚，突然天氣大變，風雪交加，學童們都回不去家，就住在了漏屋子裏。因爲天冷，大家都爭着烤火，只有竇易直在牀上睡覺，夜深時才睡醒。老人撫摸着他，讓他起來，對他說："竇祕，你以後能做官。你的官位和壽數都極高。你要勤奮學習，自珍自愛啊！"到了唐德宗登極繼承皇位時，竇易直剛考中進士，也跟隨聖駕西行。竇易直騎一條瘸驢走到開遠門，這裏人多路窄，又到了快關城門的時候。竇易直看見這情形不敢往前走。這時，聽見一個人吆喝驢，又在驢屁股上捶了一下，驢就疾馳奔出城門。竇易直回頭看見一個穿黑衣服的兵士，對他喊道："秀才，以後不要忘了今日城門這件事！"到了竇易直做了朝中宰相時，他不忘前情，訪察到了黑衣兵士的兒子，不斷地提攜他，使他在官場中連續升遷，榮耀騰達。

李潼

韋處厚在開州也，嘗有李潼、崔衝二進士來謁，留連月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衝後來。衝大呼李雲："待衝來，待衝來。"李聞待衝來聲，謂虎至。顛蹶，墜下出趾。絕而復甦，數日方愈。及軍將回，謂李曰："君厄過矣。"（出《傳載》）

【譯文】

韋處厚鎮守開州。一次，李潼、崔衝兩位進士來拜訪他，在他那裏住了一個多月。這期間正遇一位西川軍的將領路過開州。到韋處厚這裏做客。這位將領會相術，在宴席上他說："李潼在三日內有被老虎傷害的災難。"第三天，韋處厚與各位客人到山寺中游玩，從山上住山下走，這時太陽已經落山。李潼先從山上下來，崔衝落在後面，他大聲召呼李潼，喊道："待衝來！待衝來！"李潼錯把"待衝來"聽成"大蟲（按：南方稱老虎爲大蟲。）來"。嚇得他一跤跌倒墜落到山腳下。當時昏死過去，後來又甦醒過來，好幾天才完全康復。待到這位將領回來時，見到李潼說："你的災難已經過去了。"

賈餗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耽。從餗宗黨分，更喜其人文甚宏贍，由是益所延納。忽一日，賓客大會。有善相者在耽座下，又餗退而相者曰："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惜哉，是執政之時，朝庭微（明抄本微作徹）變。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耽頷之，以至動容。及太和末，餗秉鈞衡。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十有三四矣。（出《杜陽編》）

【譯文】

賈餗未做官時，去拜訪滑臺節度使賈耽。因爲賈餗與賈耽有同一宗族的情分，賈耽又喜歡賈餗這個人特別有文才，所以越發願意招待他。有一天，賈耽大宴賓客。賓客中有位擅長相術的人坐在賈耽下邊，在賈餗退下去後他說："賈公子一向是英俊蕭灑，超凡脫俗，應當貴至人臣最高一級。然而可惜呵，此人執掌朝政的時候，朝廷裏暗中要發生變化。在這個時候，諸位先生應該及早躲避一下。聽了相人的話，賈耽點點頭，繼而很是動情。到了唐文宗太和末年，賈餗掌管選拔人才的大權時，有知道相人說這話的人，十分之三四都隱居在山野間，不出來應選。

婁千寶

浙東李褒聞婺女婁千寶、呂元芳二人有異術，發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廳。從事問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尚書，但前浙東觀察使，恐無別拜。"千寶所述亦爾。從事默然罷問。及再見李公，公曰："僕他日何如？"二術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陰。尚書畫鷁百艘，正堪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著草，何論異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敢面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崔副使芻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於郡守。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察判官任轂，止於小諫，不換朱衣。楊損支使評事，雖骨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纁，雖即狀貌光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楊李三人，祿秩區分矣。"二術士所言，鹹未之信，默以證焉。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尚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說，敬之如神。時羅郎中紹權赴任明州，竇弘餘少卿（常之子也）赴臺州。李公於席上，問臺明二使君如何。婁千寶曰："竇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羅使君此去，便應求道四明山，不游塵世矣。"後竇少卿罷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羅郎中沒於海島，故以學道爲名，知其不還也。李尚書歸義興，未幾物故，是無他拜。盧纁巡官校理，明年逝於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爲少年也。任轂判官才爲補缺，休官歸圃田，是不至朱紫也。崔芻言郎中止於吳興郡。李範郎中止於九江。二公皆自南宮出爲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尚書三十來年，兩爲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峯，青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曆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婁呂二生所說焉。杜勝給事在杭州之日，問千寶："己爲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當此之時，或陰人所譖也，若領大鎮，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後杜工爲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構板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蔣伸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去，其失望也。乃嘆曰："金華婁山人之言果應矣。"欲令招千寶、元芳。又曰："婁呂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尚書尋亦終於鄆州。鍾離侑少詹，昔歲閒居東越，覩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出《云溪友議》）

【譯文】

浙東道巡察使李褒聽說婺州有兩個叫婁千寶、呂元芳的女人，身懷異術，能預知人的生死未來。於是，李褒派人去請這兩個女人。二位女術士來到後，安排在從事廳休息。從事問她們："我們長官已經位列朝中八大重臣之一，還能升任什麼更高的官職啊？"呂元芳回答說："方纔見到了李尚書，他還是任先前的浙東道觀察使，恐怕沒有別的官職授予他。"另一位女術士婁千寶，也是這樣說的。這位從事不再問了。待到二位女術士再次見到李褒時，李褒問："我以後的命運將會怎樣？"二位女術士說："會稽山高聳疊翠，湖邊綠柳垂陰。李尚書您有畫船上百艘，可供您遊覽觀賞這大好的山光水色。古人說，人生一世彷彿象塵土和依附在土地上的小草一樣微不足道，談什麼榮華與衰敗？榮華與衰敗都有定數的，我們不敢當面說給你。"於是，李褒又問他下屬幕僚們的未來歸宿。呂元芳說："副使崔芻言、正推官李範，這兩個人的才能風度差不多。只能做到皇上的侍從官，最後終止在郡守的職位上。團練判官李服古，從現在起，也只能再醉幾次酒罷了，還談什麼官職呢？觀察判官任轂，只能做個小諫官就再也升不上去了，是穿不上朱服的。支使評事楊損，雖然骨架身體清瘦，但是你這些在坐的幕賓們，論福祿、論壽數，都趕不上他。判官盧纁，雖然現在看來神采奕奕，容光煥發，跟團練判官李服古比較，他還能多擔任一段時間官職。但是，他的壽數卻沒有李判官長。觀察副使崔芻言，和楊損、李範三個人，所任官職的品位等級還是有區別的。"二位女術士上述預測，在坐的人都不相信。他們沉默不語，只有等待以後事實來驗證。這以後不過五天，團練判官李服古果然死了。真是大醉不過幾場啊！李褒和他的那些幕僚們，看到二位女術士的預測果然開始應驗了，象敬重神靈一樣地敬重她們。這時，郎中羅紹權到明州赴任，少卿竇弘餘到台州赴任，途經浙東。李褒在招待他們的宴席上，問二位女術士這兩個人的未來如何？婁千寶說："竇大人一定會再來浙東，重新在望海亭上喝醉酒的。羅大人此行一去。恐怕要到四明山上求仙訪道，不再漫遊塵世了。"後來，竇少卿辭去台州郡守的官職，在返回京城的途中，重到浙東李褒這兒作客，真的應了"重醉"一說。羅郎中死在海島上，因此，當時婁千寶說他到四明山求道，是知道他不會活着回來的呀！李褒不長時間就回到義興，一切都和原來一樣。以後再也沒有被授任其它官職。判官盧纁改任巡官校理，第二年死在宛陵節度使的幕僚任上。他比團練判官李服古多做了一年官，但是他死的時候還很年輕，沒有李服古的壽數長。判官任轂剛剛升任爲皇帝身邊的補缺諫官，便辭官不做，迴歸故里，過着陶淵明式的隱居生活。這是沒有換上象徵顯貴的朱衣、紫服啊！郎中崔芻言，在吳興郡守的位職上離任；郎中李範在九江郡守的位職上離任。二位都是進士出身，都任過名郡的郡守。這是爲官的品位等級差不多啊！只有尚書楊損，三十年來，兩次任門下省的給事中，兩次任京兆尹，防守華州，任青州節度使，年過六十了，還多次擔任守國衛疆的重要官職。當年浙江道同爲幕僚的其他人，不論是福祿，還是壽數，果然都趕不上楊損！上述這一切，真的都應驗了婁千寶、呂元芳二位女術士當年的預測。給事中杜勝在杭州，問婁千寶："我升任宰相的事怎麼樣？"婁千寶回答說："如果占卜到的是震卦，卦象是有聲而無形，意思是隻聽到傳言而未成爲現實。這時，也許是陰險的小人在背後誣陷你。如果讓你去鎮守險要的州郡，你一定會鬱悶成疾的，你可以用祭禱的辦法來消除災禍。"後來，杜勝升任度支侍郎，確實有青雲直上的希望，就等着皇帝頒發任命他爲宰相的詔書了。負責修建的官吏已經派人來到杜府按宰相的規格建造房屋，正準備鋪設宰相車馬通行的黃沙大道時，忽然有位東門驃騎將軍，抓住他的一點小過失上告到皇帝那裏。於是，皇上頒下詔書任命侍郎蔣伸爲宰相，改任杜勝爲天平刺史，將他調離京城。杜勝大失所望抑鬱不樂地去天平上任，慨嘆地說："金華的婁術士預測的話果然應驗了啊！"杜勝想召請婁千寶、呂元芳二位女術士，又自言自語地說："這二位女術士，行如孤雲野鶴一樣沒有一定的去處，不知道此時她們遊方到哪裏去了？"過了不多久，杜勝抑鬱成疾，病死在鄆州。太子少詹事鍾離侑，從前閒居東越時，親眼目睹過婁千寶、呂元芳二位女術士的異術。他每次有請這二位女術士給自己預測一下未來的吉凶福禍，都沒有請得到。

丁重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於悰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於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明抄本賓朋作從容）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巖笑曰："見是貴戚，復做鹽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於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爲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於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爲貴人。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浹旬，於果登臺鉉。巖每見朝賢，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出《劇談錄》）

【譯文】

隱士丁重擅長給人相面。駙馬於悰剛剛署理鹽鐵使，就不斷有消息傳出，說他可能做宰輔。當時，路巖把持着朝廷的重要大權，他與駙馬不和。一天，丁重來到路巖在新昌自己置買的府第上，正巧遇到了駙馬於悰也來這兒。路巖對丁重說："於駙馬我們是朋友。你在門簾裏面仔細看看他的面相，最終能不能做宰相？"於是，路巖讓家人擺下酒飯，留於悰在這兒飲酒喫飯，盤桓了一段時間。於悰走後，路巖問丁重："你給他看了面相後，覺得怎麼樣？"丁重說："肯定會做宰相的。而且，就在一個月之內。"路巖笑着說："聽說是皇上的貴戚，還是任他的鹽鐵使吧！"丁重說："不是這樣的。我問您，於駙馬承受當今皇上的恩惠，照比宣宗皇帝在位時的駙馬都尉鄭顥如何？"路巖說："又怎麼可以相比呢？"丁重說："鄭都尉被宣宗皇帝注意很長時間了，但是最後竟然沒有做成宰相。難道世上的事情是可以任人隨意擺佈的嗎？我本來不熟悉於侍郎，今天看見他，細觀他的骨相，果真是貴人啊。再看他儀容端正，風度秀逸，舉止恭謹、謙和、溫文爾雅。就象能盛一百斛的巨大容器，現在還空着一半，怎麼能讓他不再升遷呢？如果超過一個月他還進入不了朝中執掌重任，我再也不登您的門檻了。"路巖說："丁先生的這些話，可謂是說遠了。"過了十天，於悰果然登上宰相的重位。這以後，路巖每看到朝中的賢士，都大加稱賞丁重，從此丁重的聲名驚動了京城，許多乘車的、騎馬的人都紛紛來求見他，凡是丁重所說的話，全都應驗。後來，丁重在終南山定居下來，但一些好事的還到他那裏去。

夏侯生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臺輔之望，必謂罷鎮，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崇龜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終。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廣南僕射劉崇龜，常常希望有朝一日能升任宰相，他以爲如果辭去鎮守的職務，就有希望扶搖直上了。羅浮有位隱士夏侯生有道術，劉崇龜很看重他。因此問他，自己將來的命運如何。夏侯生說劉崇龜不能登上宰相重位，出發後走出三千里，將會遇到危險的事情。劉崇龜辭官回京，走到半路，得病死去。劉山甫也承蒙夏侯生告訴他五年之中如何行動和止息。夏侯生說的事情沒有不靈驗的。啊，一個人能得到什麼，得到多少，那是有定數的！

薛少尹

荊南節度判司空董，（宋歐陽修《五代史·南平王世家》董作薰，下同）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慆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宮。三賢常訪之。一日，薛亞謂董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爲人縶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卻思歸蜀，重到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書，欲闢於府幕。堅以不仕爲志，渤海敬諾之。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出《北夢瑣言》）

【譯文】

荊南節度使兼任司空的董某，與京兆尹杜無隱，就是滑臺杜慆兒子，和蜀人梁震都是進士出身。他們三人去拜見成中令，希望能被薦上去。有位姓薛的少尹，從蜀順流而下到了江陵。董、杜、梁三位賢士常去拜訪薛少尹。一天，薛少尹對董某說："閣下與杜無隱，不要再談論求取功名的事了。你們一定不能如願的，杜無隱還不能長壽。只有有大才能的人，偶然被人重用，才能做到三、四品的官職。如果梁秀才這次去參加科舉考試，定能一舉成功。然而，他命中註定，不能從中得到什麼好處。"後來的事情和薛少尹說的一樣。梁震思念家鄉，在離京返蜀的途中，再次來到江陵。因爲江路阻塞，未等梁震逆水西行歸蜀，淮軍大舉進犯江陵。梁震被阻，無法歸蜀。渤海王邀請梁震到府衙中，讓他起草討伐淮軍的檄文，並想徵召他在府中任幕僚。梁震堅決表示不願步入仕途。渤海王非常敬重梁震的志節，答應了他不任幕僚的要求。梁震第二次到渤海王府時，竟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薛少尹的話果然應驗了。

周玄豹

後唐周玄豹，燕人。少爲僧，其師有知人之鑑。從遊十年，不憚辛苦，遂傳其祕，還鄉歸俗。盧程爲道士，與同志三人謁之。玄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卒。盧果登庸，後歸晉陽。張承業俾明宗易服，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於末綴曰："骨法非常，此爲內衙太保乎。"或問前程，唯雲末後爲鎮帥。明宗夏皇后方事中櫛，有時忤旨，大犯檟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謂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聯事。頗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袁許之事，玄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妖惑。"乃合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至八十而終。（出《北夢瑣言》）

【譯文】

後唐周玄豹，燕地人，年輕時做過和尚。他的老師有預知人未來的能力，他跟隨師父雲遊四方十年，不畏辛苦，於是師父把識別人的祕訣傳授給他。後來周玄豹還俗回到家鄉。道士盧程，與志同道合的二位朋友一同去拜訪周玄豹。周玄豹離開三人，對別人說："方纔那兩位，明年花開時節，全都死去做了鬼了，只有那位道士，以後能顯貴。"第二年，周玄豹說的那二位，果然都死去了。盧道士也真的被選拔擔任了官職，後來回到晉陽。後唐明宗未繼位時，張承業讓明宗換上普通的軍服，站在各位小校隊列的最後，以別人的身份讓周玄豹來看視。"這位不是一般的人。"周玄豹拽着站在隊列最後的明宗說："他的骨相非凡，這個人是內衙的太保嗎？"有人問這些人的前程如何，周玄豹說："只有站在最末的一位，以後能做鎮守使。"明宗的夏皇后，剛剛侍奉明宗時，有時候做事違背明宗的意願，觸怒明宗，而遭到責罰。周玄豹見了後說："這個人有做藩王夫人的福份，能生貴子。"他說的話果然應驗了。周玄豹所預測的吉凶禍福，沒有不被他說中的，如神仙一般靈驗。有關他的事情很多，不一一記述了。明宗皇帝從鎮守使進宮繼承皇位，他對周圍的大臣們說："周玄豹過去曾說過我的事，很準，可以下詔讓周玄豹從北京太原經水、陸來京。趙鳳勸諫說："袁天綱、許藏祕這二位高明相士所做的事，也是周玄豹所擅長的。如果把他詔到聖上的身邊，朝中的大臣們就該都爭着來向他問吉凶，恐怕會近於妖言一樣地擾亂人心。我看賞賜給他黃金、布帛就可以了。"周玄豹步入仁途一直升任到光祿大夫，八十歲纔去世。

程遜

晉太常卿程遜足下有龜文，嘗招相者視之。相者告曰："君終有沈溺之厄。"其後使於浙右，竟葬於海魚之腹。常（常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謂《李固傳》雲，固足履龜紋，而位至三公，卒無水害。同事而異應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晉朝太常卿程遜腳下有龜文形的痣，曾經招相士看視。相士告訴他說："你最後將有溺水之災。"後來，程遜被派往浙西，終於葬身大海，被魚吞食。一次，談論起程遜溺水時，有人說《李固傳》上記載，李固腳下也有龜紋，然而李固卻位列三位執掌朝政的重臣之一，到死也沒有遇到水害。同樣的事，而應驗卻不同啊！

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

王正君 黃霸 賣餡媼 蘇氏女 武后 李淳風 楊貴妃 姜皎 常袞 劉禹錫 鄭朗　令狐綯門僧　僧處弘　範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參軍 龍複本

王正君（相婦人）

漢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未取又薨。後又與正君父稚君善者過相正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稚君乃因魏郡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出《論衡》）

【譯文】

漢朝王莽的姑姑王正君許配給人家，到了應結婚的那天，她丈夫就死了。這樣的事情又發生了一次。就把她進獻給趙王。未等娶過去。趙王又死了。後來有位與王正君的父親王稚君很要好的人來給她看相，說："你這個女兒將來貴爲國母。"這時是漢宣帝在位時期，漢元帝是太子。後來，因爲王稚君任魏郡的郡尉，太子娶了王正君。太子很寵愛王正君，婚後王正君生下一兒子。漢宣帝駕崩，太子繼承帝位，爲漢元帝，立王正君爲皇后，立王正君的兒子爲太子。漢元帝駕崩，太子繼承帝位，就是漢成帝。王正君成爲皇太后，真的成爲國母。

黃霸

黃霸爲陽夏遊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爲封侯者夫人。"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傍里人巫家子也，即娶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出《論衡》）

【譯文】

黃霸擔任陽夏鄉里的遊徼小吏時，一日，他與一位擅長相術的人乘坐一輛車同行，途中遇見一個女子，年約十七八歲。相人指着這個女子說："這個女人將來必定大富大貴，成爲公侯的夫人。"黃霸停下車，仔細察看這個女子。相人說："如果這個女子將來不富貴，從今以後我再也不給人相面了。"黃霸詢問了這個女子，知道她是附近鄉里一個巫術人家的女兒，當天就娶了這位女子做妻子。後來，黃霸果然大富大貴，一直升任到丞相被封爲列侯。

賣餡媼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產業，不爲州里所重。補博州助教，日飲酒。刺史達奚怒，屢加咎責。周乃拂衣南遊曹汴之境。因酒後忤浚儀令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唯供設諸商販人，而不顧周。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脫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賣餡媼肆。數日，祈覓一館客處，媼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媼之初賣餡也，李淳風、袁天綱嘗遇而異之。皆竊雲："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娶爲妻。後有詔，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事，遣何奏之。乃請置街鼓，乃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並城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內，官至宰相，其媼亦爲婦人。後爲吏部尚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公。（出《定命錄》）

【譯文】

唐朝人馬周，字賓王，少年時父母雙亡，家庭生活非常貧困。馬周通曉《詩》、《傳》，爲人放蕩不羈，不能治理家業，不被州里人所看重。補任博州助教後，仍然每日喝酒，刺史達奚很生氣，多次責備過他。他一氣之下，南行遊歷曹州、汴州去了。然而，因酒觸犯了浚儀縣令崔賢，又遭到責辱。馬周西行走到新豐時，投宿客棧，店主人只給那些商販們端酒送菜，對馬周卻置之不理。於是他命店家上酒一斗，自斟自飲。飲完後，脫下靴子用剩下的酒洗腳，店主人暗暗驚奇。馬周到了京城，留宿在賣蒸餅女老闆的店鋪裏。過了幾天，他想找個做門客的地方，賣蒸餅的女老闆把他引薦到中郎將常何的家中。這位女老闆剛賣蒸餅時，李淳風、袁天綱等當時著名的相士曾經遇到過她，並都感到驚異，私下說："這婦人是位大富大貴的人，怎麼在這裏賣蒸餅呢？"不久，馬周娶了這位賣蒸餅的女老闆做他的妻子。後來，皇帝頒下詔書：文武官員，五品以上的，各自都要上書奏事。馬周不拘陳規，陳述有利國家，合乎時宜的建議二十條，讓常何上奏聖上。奏摺上有請求在街道設置警夜鼓，和讓文武百官都穿上各自應穿的緋、紫、碧、綠等各色朝服，每次早朝都在城門附近等候……這些建議都和聖上的想法完全一致。唐太宗感到奇怪，就問常何怎麼想到的這些事情。常何回答說："這些都是我的門客馬周提出來的。"唐太宗召見馬周問話，讓他直接去門下省，讓房玄齡考問他明經和策對。之後。授任馬周儒林郎，暫時署理監察御史的工作。因爲常何舉薦馬周有功，唐太宗賞賜給他絲織品一百匹。後來，馬周又轉任給事中、中書舍人。他機智、權變，善於陳述奏進，深識事體，每次行動沒有不達到目的的。岑文本見了馬周後，說："我見了馬周感到他能使人忘記疲倦。但是，馬周雙肩上聳象老鷹，面呈火紅色。這種人一定會很快發達起來，只怕是不能長久啊！"僅僅幾年內，馬周就升任爲宰相，這位賣蒸餅的女老闆也做了宰相夫人。後來，馬周又任吏部尚書，患了糖尿病，經年不愈，四十八歲時病逝。死後，追贈右僕射唐公。

蘇氏女

蘇某，信都富人，有女十人，爲擇良婿。張文成往見焉，蘇曰："此雖有才，不能富貴。幸得五品，即當死矣。"魏知古時已及第，然未有官。蘇雲："此雖形質黑小，然必當貴。"遂以長女嫁之。其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諸妹皆不及。有相者雲："此女富，不齧宿食。"諸妹笑知古曰："只是貧漢得米旋煮，故無宿飯。"其後魏爲宰相，每食，一物已上官供。（出《定命錄》）

【譯文】

蘇某，信都的富翁，有十個女兒，他要給女兒們挑選稱心如意的女婿。張文成想娶蘇家的女兒，前去蘇家求婚。蘇某說："這個人雖然有才學，但不能富貴。他幸運的話能得個五品官，就該死了。"魏知古當時參加科舉考試已經榜上有名，但還沒有授任官職。蘇某見了他之後說："這個人雖然個子矮小，膚色又黑，但是將來一定能富貴。"於是把大女兒嫁給了他。這位大女兒蓄着七尺長的美髮，象漆似的又黑又亮，她的妹妹們都不如她。有位相士給她看相，說："這姑娘生就的富貴相，將來不喫隔夜的飯食。"妹妹們取笑魏知古，說："因爲丈夫窮，現買來米煮飯，所以沒有隔夜的飯食嘍！"後來，魏知古做了宰相，每頓飯，一種食品以上的都是官府裏供給。

武后

武士彠之爲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綱詣京師，途經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夫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於懷中。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奧澈，不易知。"遂令後試行牀下，天綱大驚曰："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犧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主也。（出《譚賓錄》）

【譯文】

武士彠任利州都督。皇帝下詔書召袁天綱到京城去，途經利州。武士彠讓袁天綱給她妻子楊氏看相。袁天綱說："尊夫人的骨相不一般，一定能生貴子。"武士彠把它的兒子全都召喚出來，讓袁天綱給他的兒子武元慶、武元爽相面。袁天綱說："這兩位公子，官位可以做到刺史，但最後要遇到艱難困苦的。"看過韓國夫人的面相後說："這位姑娘能嫁個富貴的丈夫，然而他命中剋夫，對丈夫不利。"當時武則天皇后穿着男孩的衣服，由奶媽抱在懷中，袁天綱看見後，神色爲之一震，說："這個小男孩，神色深奧，目光清澈，不容易看透啊！"於是讓武后在牀下試着走幾步，袁天綱大爲喫驚，說："額骨中央隆起，形狀如日，龍眼、鳳頸，這是伏羲的面相，他將來的富貴可以達到人中最高的程度。"袁天綱又轉身從側面看武后，又是大喫一驚，說："如果是女孩，將來必定成爲天下人主！"

李淳風

武后之召入宮，李淳風奏雲："後宮有天子氣。"太宗召宮人閱之，令百人爲一隊。問淳風，淳風雲："在某隊中。"太宗又分爲二隊，淳風雲："在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諫不可，"陛下若留，雖皇祚暫缺，而社稷延長。陛下若殺之，當變爲男子，即損減皇族無遺矣。"太宗遂止。（出《定命錄》）

【譯文】

武則天皇后被召入宮時，李淳風向唐太宗進言，說："後宮出現了天子的氣象。"唐太宗召集宮人察看，讓嬪妃們每一百個人排成一隊，問李淳風天子氣在哪裏，李淳風說："在某隊中。"唐太宗讓人將這隊嬪妃分成兩隊，李淳風說："在某隊中，請陛下自己挑選吧。"唐太宗分辨不出來，想將這隊嬪妃全部殺掉。李淳風勸諫太宗皇上說："不可以都殺了，陛下如果留下她。雖然皇位暫時讓別人佔據着，但是李氏江山可以延長。陛下要是殺了她，會出現一位男人來代替他。那樣的話，大唐江山就會減短，李家皇族就會被滅絕啊！"於是，唐太宗不再追究這件事情了。

楊貴妃

貴妃楊氏之在蜀也，有野人張見之雲："當大富貴，何以在此。"或問至三品夫人否？張雲："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則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貴盛與皇后同。"見楊國忠，雲："公亦富貴位，當秉天下權勢數年。"後皆如其說。（出《定命錄》）

【譯文】

楊貴妃住在蜀中時，有個隱居在山野中的姓張的隱士，看到她時說："這個女孩將來能大富大貴，怎麼住在這裏呢？"楊家有人問："能做三品夫人嗎？"張隱士說："不是。"問："一品夫人嗎。"回答說："不是。"問："那麼能成爲皇后了？"回答說："也不是。然而這女孩尊貴、顯赫的程度，跟皇后一樣啊！"張隱士看到貴妃的哥哥楊國忠，說："您也是富貴面相，將來能掌握幾年朝中大權啊！"後來，楊氏兄妹果然都象張隱士說的那樣，一個貴爲貴妃，一個官任宰相。

姜皎（僧善相）

姜皎之未貴也，好弋獵。獵還入門，見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雲："乞飯。"姜公令取肉食與之。僧食訖而去，其肉並在。姜公使人追問，僧雲："公大富貴。"姜曰："如何得富貴？"僧曰："見真人即富貴矣。"姜曰："何時得見真人？"僧舉目看曰："今日即見真人。"姜手臂一鷂子，直二十千。與僧相隨騎馬出城，偶逢上皇亦獵，時爲臨淄王。見鷂子識之曰："此是某之鷂子否？"姜雲是。因相隨獵。俄而失僧所在。後有女巫至，姜問雲："汝且看今日有何人來。"女巫曰："今日天子來。"姜笑曰："天子在宮裏坐，豈來看我耶。"俄有叩門者雲："三郎來。"姜出見，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謹，錢馬所須，無敢惜者。後上皇出潞府，百官親舊盡送，唯不見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於路側，獨見姜公供帳，盛相待。上皇忻然與別，便定君臣之分。後姜果富貴。（出《定命錄》）

【譯文】

姜皎還沒富貴的時候，喜歡狩獵。一次打獵歸來進入家門，見到一位和尚。姜皎問："和尚你在這兒要什麼東西啊？"和尚說："請施主佈施貧僧一些喫的。"姜皎讓人拿肉給和尚喫。和尚喫完離去，那肉竟然還在。姜皎派人將和尚追回來詢問。和尚說："您能大富大貴。"姜皎問："怎麼樣才能得到富貴？"和尚說："見到真人就能富貴了。"姜皎問道："什麼時候能見到真人呢？"和尚抬眼看了看姜皎說："今天就能見到真人。"姜皎手臂上架着一隻鷂鷹，值二十千錢。他騎馬跟隨和尚出城去了，正好遇上了唐玄宗也在狩獵。這時的唐玄宗還是臨淄王，他看見姜皎臂上架着的鷂鷹，很在行地問："這是你的鷂鷹嗎？"姜皎說："是。"於是姜皎跟隨臨淄王一同打獵。不一會，不知道和尚到哪裏去了。後來，有一天有個女巫來到姜皎的家，姜皎問："你說說看，今天有什麼人來？"女巫說：今天有天子來。"姜皎笑着說："天子在皇宮裏坐着，怎麼能來看我呢？"不一會兒有人叩門，說："三郎來了！"姜皎出去一看，原來是那天在一塊兒打獵的臨淄王。從此以後，姜皎對臨淄王倍加恭敬有禮，金錢、馬匹，凡是臨淄王需要，姜皎都慷慨地奉送，從不吝惜。後來，玄宗皇帝離開潞州，文武百官和親朋故友都來送行，唯獨不見姜皎，玄宗皇帝有些不高興。待到玄宗皇帝走到渭水北邊，只見姜皎在道邊陳設帷帳，爲他舉行隆重送行儀式。玄宗皇帝高高興興地與姜皎道別。從此以後，兩人便結下了君、臣的緣分。後來，姜皎果然大富大貴。

常袞

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佔色，言事若神。袞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其術。僧雲："此事天性，非可造次爲傳。某嘗於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黃徹焉。袞命就學。老僧遂於暗室中，致五色採於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但熟看之，旬日後，依稀認其白者。後半歲，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視五采，回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吉甫雲："黃徹之佔，袁許之亞也。"（出《傳載》）

【譯文】

常袞在福建，有個僧人擅長通過察看人的氣色，來推測氣數、命運，每次推算都象神一樣靈驗。常袞憐惜僧人年事已高，讓他收個弟子繼承他的相術。僧人說："這種事全憑天性，不可以輕易地傳授給別人。我在你身邊的人中，發現有一個可以傳授。"常袞召集所有身邊的人，這位老僧人選中了一個叫黃徹的小吏，於是常袞讓他跟隨僧人學習相術。老僧人在一間暗室將五種顏色的絲織品懸掛架上，讓黃徹把它們挑選出來。老僧說："一般人都不能充分地發揮自己的眼力。只要你仔細地看他，十天以後可以隱約地辨別出白色；半年以後，就能看清楚五種顏色了。"老僧教導黃徹說："如果能在黑暗中辨別清楚五色彩絲，回去就可以在白天爲人相面，預測未來了。"於是，老僧人把相面的祕訣傳授給黃徹，並且預言說後人沒有誰可以超過他。李吉甫說："黃徹相面，僅次於袁天綱和許藏祕！"

劉禹錫

賓客劉禹錫爲屯田員外郎。時事稍異，旦夕有騰趠之勢。知一僧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致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公不得已且見，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意氣殊曠。韋覺之，乃去。卻與僧語，僧不得已，吁嘆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二十餘年，在中書，爲轉屯田郎中。（出《幽閒鼓吹》）

【譯文】

太子賓客劉禹錫任屯田員外郎。當時的政事，稍稍有點變化，好象在短時間內他就有飛黃騰達的希望。他知道有一位僧人推測人的氣數和命運特別靈驗。有一次，他在省衙裏值夜，把這位僧人請到省衙中來。劉禹錫剛想問僧人自己的官運怎樣，忽然有人通報，說韋秀才在門外等候求見。劉禹錫不得已，只好讓韋秀才進來相見，讓僧人先坐在簾下等候。韋秀才進來後送上自己的文卷，劉禹錫粗略地看了一下，精神特別不集中，韋秀才發覺後就告退離去。劉禹錫向僧人詢問自己的官運。僧人無奈，長吁短嘆了許久，才說："我要說的話，員外一定不高興。您看我還說嗎？"劉禹錫說："你儘管說吧"僧人說："員外以後升遷，是你現在職位的正職。但是，得等到方纔進來的那位韋秀才掌權以後來安排你。"劉禹錫聽後大怒，拱手一揖，請僧人出去。不到十天，劉禹錫被降職。韋秀才就是後來的宰相韋處厚。以後二十多年，韋處厚一直任中書令，主掌朝政。韋處厚爲劉禹錫轉成屯田郎中這一正職。

鄭朗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色。謂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年卜。（出《摭言》）

【譯文】

宰相鄭朗第一次參加科舉考試時，遇到一位擅長通過觀察人的氣色來推測氣數、命運的僧人，對鄭朗說："年輕人呵。你的官位能達到人臣的最高一級，但是你沒有考中進士的緣分。如果科舉考試考中了，你的一生將窘困艱難，不會有好運的。不久，鄭朗考中狀元，前來祝賀的人擠滿了屋門，只有這位僧人沒有來。待到複試時，鄭朗狀元被取消了，人們又紛紛來安慰他。只有這位僧人前來表示祝賀，說："你的富貴就在這裏！"過了不久，竟然真的象這位僧人預言的那樣，鄭朗做了當朝宰相。

令狐綯門僧

令狐趙公綯在相位，馬舉爲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爲方鎮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奈何與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爲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並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鹹通九年公鎮維揚，舉破龐勳有功。先是懿宗面許，功成，與卿揚州。既而難於爽信，卻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既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羣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出《摭言》）

【譯文】

趙國公令狐綯，任宰相時，馬舉在澤潞擔任低級武官。一次，因稟報公事，來到趙國公府上，正遇上趙國公的一位門僧。這位僧人擅長通過觀察人的聲音、氣色，推測出氣數、命運。這位僧人偶然看了馬舉幾眼。馬舉走後，僧人對趙國公說："方纔有一位低級武官來拜見您，是什麼人？"趙國公把馬舉的姓名告訴了僧人，僧人說："貧僧暗中仔細觀察了這個人，以後將接替您爲一方鎮守使。"趙國公說；"他不過是一名邊塞地方的低級武官，縱然有軍功，也不過擔任邊塞的總兵而已，怎麼能接替我的職位？"僧人說："大人姑且再召他進來，再和他說幾句話，貧僧再仔細看看。"趙國公同意了，又召馬舉進來。不一會兒，馬舉走了，僧人說："這次看得更真切了，恐怕是在揚州或汴州接替你。"於是趙國公較好地接待了馬舉。唐懿宗鹹通九年，趙國公鎮守維揚（即揚州），率兵剿滅龐勳有功。當初，懿宗皇帝當面許諾，功成之後。授任他爲揚州節度使，過後又很難做到不失信，卻解除他代理節度使的職務，任用他爲淮南行軍司馬。趙國公聽說後，立即處理他所管轄的工作，準備迎接新任節度使的到來。趙國公的部下都問："這是要出發嗎？"趙國公就把當年僧人看相的事情告訴了他們。事情果然象當年僧人所預測的那樣，接替令狐綯的新任揚州節度使正是馬舉。

僧處弘

僧處弘習禪於武當山。王建微時販鹺於均房間，仍行小竊，號曰賊王八。處弘見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極人臣，何不從戎。別圖功業。而夜遊晝伏，沾賊之號乎？"建感之，投忠武軍，後建在蜀。弘擁門徒入蜀。爲構精舍以安之，即弘覺禪院也。江西鍾傅微時亦以販鹺爲事，遇上藍和尚教其作賊而克洪井。自是加敬，至於軍府大事，此僧皆得參之也。（出《北夢瑣言》）

僧人處弘在武當山出家，學習禪理、禪法、禪學。王建未發達時，在均房一帶販賣鹽，還小偷小摸，綽號"賊王八"。處弘看見王建勉勵他說；"你日後能爲人臣子的最高一級，你爲什麼不去參軍，另建功業，而非要象現在這樣夜裏出遊，白天藏起來，讓人罵你是賊呢？"王建很感激處弘僧人，聽從了他的勸告，參加了忠武軍。後來，王建在蜀中稱王，建立前蜀。處弘僧人帶領門徒也來到了蜀中，王建給他們營造了僧舍讓他們居住，就是現在的弘覺禪院。江西的鐘傅貧寒時也以販賣鹽爲職業。他遇到了上藍和尚，教他做賊，而克洪井。從此，王建更加敬重處弘僧人，甚至軍國大事，僧人處弘全都參加。

範氏尼

天寶中，有範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魯公顏真卿妻黨之親也。魯公尉於醴泉，因詣範氏尼問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師姨一言。"範氏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但半年內。慎勿與外國人爭競，恐有譴謫。"公又曰："某官階盡，得及五品否？"範笑曰："鄰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得五品，身着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也。"範尼指坐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郎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範尼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魯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因押班。中有喧譁無度者，命吏錄奏次，即歌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訴玄宗。玄宗坐魯公以輕侮功臣，貶蒲州司倉。驗其事蹟，歷歷如見。及魯公爲太師，奉使於蔡州。乃嘆曰："範師姨之言，吾命懸於賊必矣！"（出《戎幕閒談》）

【譯文】

唐玄宗天寶年間，有位姓範的尼姑，是有知識的人，能預測人的吉凶。魯郡公顏真卿的妻子和姓範的尼姑是同族親戚。魯郡公在醴泉任縣尉時，到姓範的尼姑那裏去問自己的前途。說："我想參加科舉考試，請求師姨指點迷津，再給我預測一下。範尼姑說："你參加科舉考試一定能成功。從現在開始，一兩個月內一定能入朝做官。但是在半年之內，要小心，一定不要與外國人爭鬥，恐怕因此會被貶官或流放。"魯郡公又問："我的官職最高一級，能得到五品嗎？"範尼姑笑着說："接近一品，你的希望怎麼這樣低呢？"魯郡公說："官職最高一級能得個五品，身着紅色官服，帶銀魚袋佩飾，兒子補上個太常齋郎，我就心滿意足了。"範尼姑指着座位上的紫色絲布食單說："你穿的官服的顏色就是這樣的，你的功業、名節都稱得上是好的，壽數超過七十歲。以後不要再苦苦追問了。"魯郡公再三追問，範尼姑說："你這個人聰明過人，問事不要追根問底。"過了一個月，正逢國家喜慶之日，舉國同慶。這一天魯郡公科舉考中高等，授任長安尉。過了不幾個月，升任監察御史，於是在百官朝會時擔任領班。一次朝會，有個人無節制地恣意喧譁，魯郡公讓吏錄奏了一本。這個人原來是胡人哥舒翰。哥舒翰因爲新近攻破石堡城有功，就哭泣着向玄宗訴苦。唐玄宗判魯郡公輕侮功臣罪，將他貶職爲蒲州司倉。範尼姑的預言果然都應驗了，樁樁件件，好象就在眼前。魯郡公任太師時，奉命出使蔡州。他感嘆地說："範師姨說得不錯，我的命必定操在賊人手裏啊！"

任之良

任之良應進士舉，不第，至關東店憩食。遇一道士亦從西來，同主人歇。之良與語，問所從來。雲："今合有身名稱意，何不卻入京？"任子辭以無資糧，到京且無居處。道士遂資錢物，並與一貼，令向肅明觀本院中停。之良至京，詣觀安置。偶見一道士讀經，謂良曰。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因上表，請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燈。上皇覽表依行，仍令中書召試，使與一官。李林甫拒，乃與別敕出身。（出《定命錄》）

【譯文】

任之良參加進士的科舉考試，沒有考中，到關東店休息，喫飯。在店中遇見一位道士也是從西邊來的。和店主人坐在一起休息。任之良走上前與道士說話，問他從什麼地方來。道士說："現在應該是你名譽和地位都稱心如意的時候了，爲什麼不迴轉京城去？"任之良推辭說因爲沒有盤纏，到了京城又沒有地方住。於是道士資助他錢與物品，並給他一張名片，讓他到肅明觀本院中住。任之良返回京城，來到肅明觀中住下來，偶然遇見一道士正在讀經。道士對任之良說："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於是任之良上奏一份表章，奏請在太上老君生日這天爲他燃燈祝壽。玄宗皇帝看完奏章後，採納了這項建議，還讓中書令召見任之良來面試。根據他的才能授任他一個官職。中書令李林甫沒有遵從皇帝的旨意，卻把官職授給了另一個人。

殷九霞

張侍郎某爲河陽烏重裔從事，同幕皆是名輩。有道流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鑑。烏公問己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任蕃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勳，苞貯二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臺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即不在此。"時夏侯相孜爲館驛巡官，且形質低粹。烏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清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邁。若以紱冕累身，止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儻能擺脫囂俗，相隨學道，即二十年內白日上升。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尋訪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唯唯然。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回，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並黃紙書一緘而別雲："藥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啓之。書窮之辰。當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臺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祥悉。年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於親知，追想其風，莫能及也。（出《劇談錄》）

【譯文】

侍郎張某任河陽烏重裔的從事，同他一起在烏重裔這裏做幕僚的都是很有名氣的人。其中有位道士殷九霞，來自青城山，他有預測人未來的能力。烏重裔向他問自己的年壽和官祿。殷九霞說："司徒您已經是鎮守一方的封疆大吏，您所希望的不就是能執掌大權，封侯列士嗎！只要您保持住功勳，積聚仁義，您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之後，烏重裔又詢問每個賓僚的情況，殷九霞說："其中肯定有人將來能做宰相。"當時烏重裔特別器重一位裴副使，他接過殷九霞的話頭問："裴中丞能做宰相不？"殷九霞說："如果按現在的人事情況來說，該象您的意願那樣。但是以我所見，就不是這樣了。"當時宰相夏侯孜任官驛巡官，又相貌不佳，因此烏重裔戲謔說："莫不是夏侯巡官？"殷九霞回答說："司徒說對了！"烏重裔拍手笑着說："大師沒看錯嗎？"殷九霞說："我是山野之人，早修正道，無意於功名利祿，只是將我的看法，都真實地說出來罷了。"烏重裔說："這樣說來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那麼，其次能顯貴發達的是誰呢？"殷九霞說："張支使雖然不是朝廷正式任職的官員，經歷清貴的仕途，也能達到榮耀顯貴。"殷九霞從烏重裔那裏出來，立即到張支使的住處去，從容地對他說："張支使您神骨清爽，氣韻高逸，如果在官場中操勞，也就是在塵世間生活那麼二三十年。如果您能夠擺脫塵世的喧囂，跟隨我一起學道，二十年內就能煉成仙，升入天界。我這次來，並非有貪戀紅塵的念頭，實在是爲了尋訪能夠修行成道的人啊。然而，我看了很多人，沒有象支使您這樣與道家有緣的人啊！"張支使認爲殷九霞的話是有意虛浮誇張，只是點頭稱是而已。殷九霞剛離開河陽就又返回來，用心特別真誠懇切。當他看到支使心意沒有改變，頗爲感嘆婉惜。於是留下幾粒藥和黃紙書一冊，向張支使告辭說："服用這藥可以不生病，黃紙書上記載着你在仕途上應該得到的。每次升遷或轉任，你就祕密地把書打開看看，上面是怎麼記載的。待到這本書都看完的時候，你再好好想想今天的事情吧。"後來，夏侯孜顯赫揚名，繼而位居宰輔重臣。張支使果然成爲朝廷正式授任的官員，在御史臺和中書省門下任職，身着代表顯赫地位的朱、紫朝服，視察過好幾個州府，道士留下的那冊書上記述的都很詳細。到了第三十六年，張支使做了戶部侍郎，書上的記載已經所剩無幾了。這時，張支使雖然已經功成名就，通達顯貴，但是也已經齒落髮白了。張支使每當把當年殷九霞勸他入道修行的事情，講給親屬和朋友聽時，回憶起殷九霞道士當年的仙風道骨，再看看老朽的自己，真是沒法相比啊！"

相手板庾道敏

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話忤顏。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手板託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日，褚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出《酉陽雜俎》）

【譯文】

宋時山陽人王休祐多次因爲說話觸犯皇上。有位叫庾道敏的人，擅長相看官員們上朝拿的手板。王休祐讓別人把自己手板拿給庾道敏相看。庾道敏說："這塊手板是貴相，但是能使主人觸犯皇上。"王休祐與褚淵非常熟悉關係密切，就和他換了手板。另外有一天，諸淵手持這隻手板上朝，在皇上面前稱自己爲"下官"，皇上非常不高興。

李參軍

唐李參軍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驗，皆呼爲李相笏。鹽鐵院官陸遵以笏視之。雲："評事郎君見到。"陸遵笑曰："是子侄否？"曰："是評事郎君。"陸君曰："足下失聲名矣，某且無兒。"乃更將出簾下看："必有（明抄本有作不）錯。"陸君甚薄之，以爲詐。陸君先有歌姬在任處，其月有妊，分娩果男子也。（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逸史》）

【譯文】

唐朝有位李參軍，擅長相看手板，能夠從手板上預測出吉凶禍福，而且每次都很靈驗，大家都稱他爲"李相笏"。鹽鐵院的官員陸遵拿着笏板讓他相看。李參軍說："你的兒子要來了。"陸遵聽後笑着說："是侄兒嗎？"李參軍說："是你的兒子！"陸遵說："閣下你可要丟名聲了，我沒有兒子。"李參軍拿着笏板走到門簾處光線明亮的地方仔細看看，說："你一定有問題。"陸遵很瞧不起李參軍，認爲他在騙人。先前，陸遵在他任職的地方與一位歌妓住在一起。這位歌妓已經身懷有孕，不久後果然爲陸遵生一個男孩。

龍複本

開成中，有龍複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缺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時永樂蕭相置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複本執蕭公笏良久，置於方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缺者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蕭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未見間，佇立閒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回顧左右曰："宋補缺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慓。未旬曰，出爲清河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公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遂居廊廟。俱如複本之言也。（出《劇談錄》）

【譯文】

唐文宗開成年間，有位叫龍複本的人雙目失明，擅長用辨別聲音，揣摸骨骼的方法推斷人的吉凶禍福。每次推斷都非常準確，事後一定應驗。凡是象牙手板、竹手板，他只需放在手上把玩一會兒，一定能測出人的年壽、官祿。補缺宋祁在當時負有盛名，士大夫們沒有不想跟他交往的，很快就可望顯貴發達。當時永樂人蕭相置也在諫署衙門，一天宋祁與蕭相置一同到龍複本那裏去，把他們用的手板給龍複本，讓他揣摸、推斷。龍複本拿着蕭相置的竹手板揣摸了很長時間，把竹手板放在書案上，說："這是宰相用的手板！"然後摸宋祁用的手板，說："這是長官用的手板！"宋祁聽了後很不高興。蕭相置對宋祁說："沒有根據的話，何必放在心上。"過了一個多月，宋祁與蕭相置二人同時升任中書省，一塊等候宰相接見。當時，李朱崖剛剛任職宰相掌管朝廷大權，聲威震攝朝野。宋、蕭二人在等待接見的時間裏，站着閒聊，相互開着玩笑。不一會兒，李丞相突然從裏面走出來。正趕上宋祁用竹手板遮着臉，笑聲不止。李朱崖很注意地看了看宋祁，回頭問身邊的人，說："宋補缺笑我什麼事？"聽到李朱崖這樣問，沒有人不膽寒心驚，雙腿顫抖。這件事過去不到十天，宋祁被派出京城，到清河縣任縣令，一年以後死在任上。後來，蕭相置官運亨通，從浙西觀察使調入京中主持戶部的工作。不久，升任宰相，主掌朝政。一切都如龍複本所預測的那樣。

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祗國 葛由 魯般 弓人 燕巧人 雲明臺 淫淵浦 新豐 張衡 王肅 凌雲臺　陳思王　吳夫人　區純　水芝欹器　蘭陵王　僧靈昭　七寶鏡臺

因祗國

周成王五年，有因祗國去王都九萬里，來獻女功一人。善工巧，體貌輕潔。披纖羅繡縠之衣，長袖脩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搖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口中，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又獻雲昆錦，文似雲從山嶽中出也；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也。有雜珠錦，文似貫珮珠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羅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皆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耕十頃。能致嘉穎。"（出《拾遺錄》）

【譯文】

周成王五年時，離京城九萬里，有一個因祗國，進獻來一位做女紅的人。她不僅手巧，擅長女紅，而且體態輕盈，相貌皎潔。她身着細薄透氣繡花縐紗的、長袖的寬大衣服，輕風拂來衣襟飄帶飄拽纏繞，飄飄然讓人擔心她會站立不住。她特別擅長紡織，把五色絲放在口中，拉引出來便織成有花紋的彩錦。因祗國人還進獻了雲昆錦，花紋好象彩雲從山嶽中飄飄而出；有列堞錦，圖案有如雲霞飄浮在城牆上；有雜珠錦，圖紋有如一串串珍珠；有篆文錦，紋形象大篆文字；有列明錦，錦上的花紋象排列的燭燈。這些錦，幅寬全都是三尺。因祗國的男人，全都辛勤地在田野裏耕做莊稼，一天能鋤十頃地。因祗國還進獻了生長得特別茁壯的莊稼，一株能裝滿一車。所以民間流傳一首詩說："努力耕田十頃，長出碩大的穀穗！"

葛由

葛由，蜀羌人。能刻木爲羊賣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豪貴，或隨之上綏山。綏山高峻，在峨眉之西。隨者皆得道，不復還。故里語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多立祠焉。（出《法苑珠林》）

【譯文】

葛由，蜀地羌族人。能用木頭刻製成羊，到集市上去賣。一天，葛由駕着木羊進入蜀城，城裏的豪門貴族中有的人跟隨葛由上了綏山，綏山高大險峻，在峨眉山的西邊。跟隨葛由上綏山的人，全都得道成仙，不再回來。所以俚語說："得到綏山一挑，雖不能成仙，也完全可以成爲富豪！"綏山下邊，修建了許多祠廟。

魯般

魯般，敦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妊，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後伺得鳶，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齎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班亦爲木鳶，以窺宋城。（出《酉陽雜俎》）

【譯文】

魯般，敦煌人，生死的年代不祥。他心思精巧，善於創造。他在涼州建造佛塔時，造了一隻木鳶，敲擊機關三下，木鳶就可以飛動，他就乘着木鳶飛回家。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直到他的妻子懷孕，父母再三追問，他的妻子才說了這一切。後來，他的父親窺探到木鳶的祕密，敲擊機關十多下，乘上它，一直飛到了吳地的會稽。吳人以爲魯般的父親是妖怪，就殺了他。魯般重又造一隻木鳶，乘上它飛到吳地，找到了父親的屍體。魯般怨恨吳人殺了他的父親，回來後在肅州城南，造了一個木仙人，讓他的手指指東南吳地方向。於是，吳地大旱三年。吳地的一位占卜術士，占卜後說："吳地大旱，是魯般乾的呵。"於是吳人帶着許許多多的物品來向魯般謝罪。魯般斷去木仙人一指，這個月吳地就下了大雨。建國初期，當地人還祈禱過這個木仙人。戰國時期，公輸班也造過木鳶，用它來探視宋國的情況。

弓人

宋景公造弓，九年乃成而進之。弓人歸家，三日而卒。蓋匠者心力盡於此弓矣。後公登獸圈之臺，用此弓射之，矢越西霸之山，彭城之東，餘勁中石飲羽焉。（出《淮南子》）

【譯文】

宋景公讓一位弓人造弓，九年才造成。造成後這位弓人將弓進獻給景公，回到家裏三天後就死了。唉，這是造弓人的心與力全都用在弓上了！後來，宋景公登上獸圈臺，用這張弓射獸。弓矢穿過西霸山，一直飛到彭城的東部，剩下的餘力射中石頭，箭身沒入石中，連箭尾的羽毛都隱沒不見了。

燕巧人

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之端爲沐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而霽曰出，視之宴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矣。"燕王恩養，不能觀也。（出《藝文類聚》）

【譯文】

燕王徵召有技藝的術士，讓他用棘刺的尖端做沐浴的母猴。母猴做成了，藝人說："大王要看沐浴的母猴，必須半年不到後宮去。不能飲酒，不許喫肉，而且要在雨後太陽出來時，尋找沒有陽光的地方，纔可以看見棘刺做成的母猴。燕王不能看到那母猴，就把藝人很好地供養着。

雲明臺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天下巧工。南得煙丘碧樹，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蔥巒錦柏，縹檖龍杉，寒河星柘，岏山雲梓；西得漏海浮金，浪淵羽璧，條章霞桑，沈唐員籌；北得冥阜乾漆，陰坂文梓，褰流黑魄，暗海香瓊。珍異是集。有二人皆虛騰椽木，運斤斧於雲中。子時起功，至午時已畢。秦人皆言之子午臺也，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有疑。（出《拾遺錄》）

【譯文】

奏始皇建造雲明臺，用盡了四方珍貴的木材、天下的能工巧匠。從南方運來煙丘的碧樹、酈水的燃沙、賁都的朱泥、雲岡的素竹；從東部伐得蔥巒錦柏、縹檖龍杉、寒河星柘、岏山雲梓；從西部採到漏海的浮金、浪淵的羽璧、條章的霞桑、沈唐的員籌，從北方運進冥阜的乾漆、陰坂的文梓、褰流的黑魄、暗海的香瓊。將普天下的珍奇異寶，都集在了這裏。在建造雲明臺時，只見有兩個人懸空在椽木上邊，在雲中揮舞着板斧做工。從半夜起開始幹。到第二天中午就完工了。所以秦人都把這座臺子叫"子午臺"。也有的說，是在子與午兩個地方各建造一座臺子。這兩種說法都不可信。

淫淵浦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以成淵，故曰淫泉也。或言此泉甘軟，男女飲之則淫。其水小處可濫觴褰涉，大處可方舟沿泝，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爲之淫泉。時有鳧雁，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酈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面，飛至淫泉。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太守張善。善博識多通，考其年月，既是秦始皇墓金鳧也。昔始皇爲冢，斂天下瑰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冢中。爲江海川瀆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楫，金銀爲鳧雁，以琉璃雜寶爲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黥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冢間，精靈之偉也。皆生埋巧匠於冢裏。又列燈燭如皎日焉。先所埋工匠於冢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巧人於冢裏，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辭贊。漢初發此冢，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制，則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怨碑"。史記略而不錄矣。（出《拾遺錄》）

【譯文】

日南郡的南邊，有淫泉水流入河中。說是淫泉的水是從地裏浸淫出來，聚集在一塊兒形成一眼泉，所以叫淫泉。也有的說，這泉水水質甜軟，男人與女人喝了就淫亂。淫泉的發源地，水少又淺，撩起衣服就可以淌過去。水大的地方可以兩條船並排而行，忽而彎曲，忽而筆直，順流而下。泉水拍激石頭聲音，彷彿人在歌唱，在歡笑。聽到這種聲音的人心旌盪漾，頓生淫亂的慾望，所以民間叫它淫泉。當時有一羣羣金色的野鴨、大雁在淫泉的沙灘上或水中戲嘻着，有人用捕鳥的網捕獲到了野鴨，竟是真金的。秦末農民起義毀壞酈山陵墓，有人在野外行走，看見金野鴨向南面飛去，一直飛到了淫泉。吳末帝寶鼎元年，張善做日南郡的太守。當時有郡民得到金野鴨，獻給了太守張善。張善知道得多，懂得的廣，考證製做它的年月，正是秦始皇墓的金野鴨。當年秦始皇爲自己修建酈山陵墓，聚斂天下奇瑰異寶。陵墓建成以後，建造陵墓的工人活着就被埋進裏面，做了他的殉葬品。秦始皇陵中埋藏着所有從遠方運來的奇珍異寶。墓中修造了江、海、川、溝渠並且錯落建造了一些假山。水中的船隻是用沙棠沉檀木做成的，用金、銀做野鴨大雁，用各種琉璃寶石做成龜、魚。又在海中做玉象，黥魚口裏銜着火齊珠當作星辰，用來代替蠟燭。光芒四射，滿冢生輝，精靈之氣宏偉壯觀。建造陵墓的能工巧匠都被活埋在裏面。墓中還排列着許多燈燭，光芒耀眼，彷彿明亮的太陽一般。先前埋在墓內的工匠，到墓被打開時全都沒有死。這些能工巧匠們，在墓內把石頭雕琢成龍鳳仙人的象，並作辭刻碑以告後人。漢朝初年發掘這個陵墓時，查驗各種史與傳，全都沒有龍鳳仙人守喪的記載，就知道是被活埋在裏面的匠人所做的，後人又將這些事情寫成碑文刻在碑上。而且文辭多是憎怨始皇殘酷的話語，就稱作"怨碑"。司馬遷寫《史記》時，把這一段省略去，沒有記錄在裏面。

新豐

高祖既作新豐，並移舊社。街巷棟宇，物色如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衢望途，亦竟識其家。匠人朝寬所爲也。移者皆喜其似而憐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高祖七年，因太上皇思鄉，於是漢高祖劉邦命令在驪邑按着豐縣街裏的格式建造新城，稱作新豐，並遷來了豐縣的老百姓。新城的大街小巷，房屋建築，各色什物都和原來豐縣的一樣。男女老少，手拉着手相攙扶着聚集路邊，他們一看便各自認出了自家的房子。把狗羊雞鴨放在四通八達的大道上，它們也都爭搶着往自己的家裏跑。這一切都是匠人朝寬仿效豐縣建造的。這裏的一切都和豐縣一樣，從豐鄉移居到這裏的人非常高興，並且很愛惜這裏的一切。所以大家都比賽着加倍賞賜或贈送禮物給朝寬。一個多月，朝寬便收到了價值百金的禮物。

張衡

後漢張衡字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之，圓徑八尺，蓋合隆起，形如酒樽，飾以篆文及山龜鳥獸之狀。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八龍首，各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震，則樽動機發，龍吐丸而蟾蜍銜之。震動激揚，伺者因此覺知。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動之所在。儀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曾一龍發機而地不動。京師學者，初鹹怪其無徵。數日驛至，果地動。於是皆服其神妙。（出《後漢書》）

【譯文】

後漢人張衡，字平子。他製造了一臺候風地動儀。地動儀是用精煉的銅鑄成的。圓徑八尺，蓋合高隆起來，形狀象個大酒杯。上面繪製有篆文、山龜、鳥獸等圖案作爲裝飾。中間有一根總柱和周圍八根分柱用機關相連接。外有八個龍頭。每頭龍口中含一枚銅丸，下面有蹲伏着的蟾蜍，張口接着。它的小機關製作精巧，都藏在樽的裏面，蓋上蓋後，非常嚴密沒有一點縫隙。如果發生地震，就引起樽動，牽引裏面機關起動，龍吐銅丸，落在蟾蜍口中。震動激烈，觀察它的人就知道有了情況。一頭龍的機關發動，而另外七頭不動，找出它的方向，就知道了地震發生在哪裏。地動儀測地震非常準確，好象神物一般。在史書、典籍的記載中從來沒有過象候風地動儀這樣的儀器。曾經有一次，有一頭龍的機關發動了，而它所指方向的地方沒有發生地震。當時，京城中的學者們，一開始都責怪地動儀測出的結果不準確。幾天後，驛吏來報，那個地方果然發生了地震。於是人們都信服地動儀的神妙！

王肅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出《酉陽雜俎》）

【譯文】

王肅造驅鼠丸，用銅做成的，白天黑夜不停地自己轉動。凌

雲臺

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恆隨風搖動，而終無崩殞。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便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出《世說》）

【譯文】

凌雲臺建造的非常精巧。在建造這座樓臺時，先把所有的材料，都稱量平衡好，使它們輕重得當，然後再開始建造。這樣。相互之間就連極輕微重量的負擔都沒有。凌雲臺雖然高峻，卻常常隨風搖動，而且竟然沒有塌陷。魏明帝曹叡要登凌雲臺，卻懼怕它那高聳入雲，隨風搖動欲倒的樣子，就讓另用大材支撐住它。不料這時，樓臺卻立刻倒塌毀壞了。當時有人評論這件事說：這是輕重力量不平衡造成的啊！

陳思王

魏陳思王有神思，爲鴨頭構浮於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勸，鴨頭則迴向之。又爲鵲尾杓，柄長而直，王意有所到處，於樽上鏇之，鵲則指之。

【譯文】

魏人陳思王常常有奇想，他製做了一柄鴨頭形狀的杓子，把它放在九曲酒池裏，陳思王心裏想讓誰喝酒，鴨頭就旋轉到那個人的方向。陳思王還製做了一柄鵲尾形狀的杓子，它的把又長又直。陳思王心中想到哪裏，在酒杯上旋轉杓子，鵲尾就指向哪裏。

吳夫人

吳主趙夫人，趙達之妹也。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彩絲織爲雲龍虯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鄉。"列萬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鳶，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絹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析發，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者。百斷百續，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在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徵幕。舒之則廣縱數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多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及吳亡，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吳主孫權的一位夫人趙氏，是趙達的妹妹，擅長繪畫。她的畫精巧美妙，沒有第二個人可以達到她的水平。趙夫人能在手指中間，用彩絲織成雲龍、虯鳳圖案的錦，大的一尺多，小的見方只有一寸，宮中稱爲"機絕"。孫權常常慨嘆沒能剷除魏、蜀兩國，在行軍打仗的空閒時間裏，很想得到一位擅長繪畫的人，能繪製出一幅有山川、地貌，供行軍佈陣用的圖像來，趙達就把他的妹妹進獻給孫權做了夫人。孫權讓她繪製全國江湖、四方山嶽的形勢圖，夫人說："丹青的顏色，很容易退掉，不可能長久保存，我能刺繡。"於是，趙夫人把所有國家都繡在一塊帛上，上面還繡着五嶽、河海、城市及行軍佈陣的圖案，然後把它獻給了孫權。當時的人稱它爲"針絕"。雖然有用棘刺木刻的木猴、有公輸班造雲梯，有製作精美的風箏，但是沒有比它更珍稀瑰麗的。孫權住在昭陽宮，忍受不了夏天的炎熱，就捲起了紫綃幔帳，趙夫人看見後，說："這還不夠寶貴的。"孫權讓夫人說明是什麼意思，趙夫人回答說："我要絞盡腦汁想出個好辦法，讓帷幔放下來時，清風也能吹進去，從外面看並沒有什麼遮擋、障礙，各位侍者也感到很涼爽，飄飄然彷彿駕御着輕風一路行走一般。"孫權說很好。於是趙夫人剖開發絲，然後用神膠把它們粘接起來。神膠出產在鬱夷國，是用來粘接弓弩斷絃的，不論斷成多少段用神膠都能把它接上，特別有神效。趙夫人就用這經過剖制、粘接起的髮絲織成縐紗。幾個月後完工，裁剪縫製成帷幔。無論是從裏、還是從外面看它，都象煙氣似的輕輕飄動，而且房間裏自然變得清幽涼爽。當時，孫權還親自帶兵行軍打仗，常把這幅帷幔帶在身邊，做爲行軍的幕帳。這幅帷幔舒展開時長寬好幾丈，捲起來可以放在枕頭裏面。這時人稱它做"絲絕"。所以吳有三絕。四海之內再沒有第二種同它們一樣絕妙的稀世珍寶了。後來有爲求受到寵幸而諂媚的人，誣諂她說，趙夫人總愛在大王面前炫耀自己。因而招到禍患被廢除。趙氏雖然因被懷疑，而失去了人主夫人的地位，但是做爲技藝高超的工匠，她被載錄在史書上，流芳千古。東吳滅亡時，不知她在什麼地方。

區純

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出《晉陽秋》）

【譯文】

晉元帝大興年間，衡陽的區純做了一個飼養老鼠的遊戲器具。它四周長有一丈多，開四個門，每個門前有一個小木人。裏面放進四、五隻老鼠，老鼠要出門，木人用槌槌老鼠。

水芝欹器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蓋有山，山有香氣。別有一仙人持一金瓶，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於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也。其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於器。又爲鳧雁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有一牀一鉢，鉢圓而牀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觥形，滿則平。溢則傾。置之前殿，以警滿盈焉。（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三國典略》）

【譯文】

北朝時，西魏文帝造了兩個欹器，（按祭器的一種）。其中一個是，兩個仙人共拿一個鉢，同在一個盤中。盤中有山，山散發着香氣。另有個仙人手中拿着一隻金瓶，站在欹器上居高臨下，用水澆山，水從瓶中流出，注入器內，煙氣佈滿山中，稱爲"仙人欹器"。另一個是兩朵荷花同在一個盤中，相距一尺多遠，中間有芙蓉，往下垂落到欹器上，把水灌進芙蓉裏而流滿欹器。又用野鴨、大雁、蟾蜍圖案做爲裝飾，叫它做"水芝欹器"。二盤中各有一牀，一鉢。鉢是圓形的，牀是方形的，中間有人，說是天才、地才、人才的象徵。欹器形狀象裝酒的觥，裝滿水時呈水平狀態，水溢出來時就傾斜。把它放在宮中的前殿，用它來警示滿與盈。

蘭陵王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爲舞鬍子。王意欲所勸，鬍子則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北齊的蘭陵王有奇巧的構思，製做了跳舞的胡人男子。蘭陵王心中想要勸誰喝酒，胡人男子就捧着酒杯向他作揖。人們不知道這裏面的道理。

僧靈昭

北齊有沙門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于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遂於絲竹相應。飲訖放杯，便有木人刺還。上飲若不盡，船終不去。未幾，靈昭忽拊心，疑有刀刺，須臾吐血而終。

【譯文】

北齊有位叫靈昭的僧人，很有巧妙的構思，奉武成帝的命令在假山亭上建造流杯池。流杯池建成後。武成帝在池邊宴飲。池中放置製做精巧別緻的小船。小船每次行到武成帝面前，武成帝伸手拿取小船上的酒杯，小船就自己停住，上面有一木製小人一拍手，於是絲竹樂聲伴奏。飲完之後放下酒杯，就有木製小人捧着酒杯回去。武成帝如果不飲完杯中酒，小船就一直不離去。不久，靈昭和尚忽然撫摸着胸口，估計是被刀刺了，不一會兒就吐血而死。

七寶鏡臺

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鎖。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鹹啓，婦人各出戶前。（出《皇覽》，《御覽》七一七引作出《三國典略》）。

【譯文】

胡太后派靈昭建造七寶鏡臺。鏡臺共有三十六個室，另有一個婦人，兩隻手各拿着一把鑰匙。只要旋轉一個機關，三十六個室的門同時關閉。如果將鑰匙從這個機關裏抽出來，各個門全都開啓，婦人的影象出現在各個室前的鏡子裏。

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飾圖經 觀文殿 劉交 張崇 十二辰車 銅 樽 殷文亮 楊務廉 王琚　薛昚惑　馬待封

水飾圖經

煬帝別敕學士杜寶修《水飾圖經》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會羣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進（"進"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於伏犧；黃龍負圖出河；玄龜銜符出洛；太鱸魚銜籙圖出翠嬀之水，並授黃帝；黃帝齋於玄扈，鳳鳥降於洛上；丹甲靈龜銜書出洛授蒼頡；堯與舜坐舟於河，鳳凰負圖；赤龍載圖出河，並授堯；龍馬銜甲文出河授舜；堯與舜遊河，值五老人；堯見四子於汾水之陽；舜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黃龍負黃符璽圖出河授舜；舜與百工相和而歌，魚躍於水；白麪長人而魚身，捧河圖授禹，舞而入河；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鑿龍門疏河，禹過江，黃龍負舟；玄夷蒼水使者授禹山海經，遇兩神女於泉上；帝天乙觀洛，黃魚雙躍，化爲黑玉赤文；姜嫄於河濱履臣人之跡，棄后稷於寒冰之上，鳥以翼薦而履之；王坐靈沼，於牣魚躍；太子發度河，赤文白魚躍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操黃鉞以麾陽侯之波；成王舉舜禮，榮光幕河；穆天子奏鈞天樂於玄池，獵於澡津，獲玄貉白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過九江，黿龜爲梁；塗脩國獻昭王青鳳丹鵠，飲於洛溪；王子晉吹笙於伊水，鳳凰降；秦始皇入海，見海神；漢高祖隱芒碭山澤，上有紫雲；武帝泛樓船於汾河，遊昆明池，去大魚之鉤（"鉤"字原缺，據黃本補。）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漢桓帝遊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瞞浴焦水，擊水蛟；魏文帝興師，臨河不濟；杜預造河橋成，晉武帝臨會，舉酒勸預；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仙人酌醴泉之水；金人乘金船；蒼文玄龜銜書出洛，青龍負書出河，並進於周公；呂望釣磻溪得玉墴，又（"又"原作"文"，據明抄本改。）釣卞溪獲大鯉魚，腹中得兵鈐；齊桓公問愚公名；楚王渡江得萍實；秦昭王宴於河曲，金人捧水心劍造之；吳大帝臨釣臺望葛玄；劉備乘馬渡檀溪；澹臺子羽過江，兩龍夾舟；淄丘與水神戰；周處斬蛟；屈原遇漁父；卞隨投潁水；許由洗耳；趙簡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河浴女子；秋胡妻赴水；孔愉放龜；莊惠觀魚；鄧弘樵徑還風。趙炳張蓋過江；陽穀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羅水；巨靈開山；長鯨吞舟若此等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爲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盤石，或乘宮殿。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闊六尺。木人奏音聲，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爲百戲，跳劍舞輪，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其妓航水飾，亦雕裝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機使之。奇幻之異，出於意表。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於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掌船在船後，二人蕩槳在中央，繞曲水池。回曲之處，各坐侍宴賓客。其行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水飾行繞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即停住，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遇酒，客取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回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處，例皆如前法。此並約岸水中安機，如斯之妙，皆出自黃衰之思。寶時奉敕撰《水飾圖經》，及檢校良工圖畫。既成奏進，敕遣寶共黃衰相知。於苑內造此水飾，故得委悉見之。衰之巧性，今古罕儔。（出《大業拾遺記》）

【譯文】

隋煬帝特別命令學士杜寶編纂、撰寫《水飾圖經》，共十五卷，新近完成。在三月三日這天，隋煬帝在水灣邊與文武百官聚會宴飲，舉行祓除不祥的祭祀古禮。同時，讓文武百官跟他一塊兒觀賞根據《水飾圖經》上面的記載而製作各種水上機械玩具。有從黃河中浮出水面的神龜，背上負有八卦圖紋獻給伏羲帝。有從黃河中浮出水面背上有圖紋的黃龍。有從黃河中浮出水面，嘴裏銜着神符的大元龜。有從翠嬀水中浮出來，嘴裏銜着能預示吉凶禍福的圖案的大鱸魚。有黃帝在洛水南岸的玄扈山拜受鳳鳥叼來的神圖。有紅甲靈龜浮出洛河水面，嘴裏銜着書文給蒼頡。有唐堯和虞舜坐船行駛在黃河上，鳳凰揹負八卦圖來獻。有赤龍載着八卦圖浮出黃河獻給唐堯帝。有瑞馬銜着甲文從黃河中浮出來，獻給虞舜帝。有堯與舜一塊兒遊黃河，遇見五星之精。有堯在汾水北岸的藐好射山接見王仉、齒缺、被衣、許由四位名人。有舜在雷夏捕魚。有堯在黃河岸邊。有黃龍揹負黃符璽書從黃河中浮出水面獻給舜。有舜和各種工匠們一起相和唱歌。有白麪龜身的人魚從黃河中躍出來，手捧記載怎樣治水的河圖獻給大禹，又舞蹈着沒入黃河中。有大禹治水，翼龍用尾巴劃地爲河，將洪水輸導到大海中。有大禹開鑿龍門峽疏浚河道，黃龍用背載舟送大禹過黃河。有東夷君長、蒼水使臣向大禹獻山海經。有大禹在泉上遇到兩位神女。有成湯帝巡遊洛水，有兩條黃魚躍到船上變成黑玉上面書有紅色圖象。有帝嚳的正妃姜嫄在河邊踏巨人的腳印懷孕生下后稷，將后稷丟棄在寒冰上面，神鳥張開翅膀覆蓋在後稷身上。有周文王坐在靈沼岸邊，看見水裏的魚多到互相擠撞蹦跳。有周文王的太子坐船渡河，身上呈現紅色圖象的白魚躍上船。有周武王伐紂渡孟津時，手持黃金爲錦的銊，指揮擊退波神陽侯掀起的巨波狂瀾。有周成王舉行舜禮，從幕河上升起兆示吉祥的五色瑞氣。有周穆公在玄池演奏鈞天廣樂；在澡津狩獵。獵獲黑貉白狐；跟西王母在瑤池飲宴；過九江時，黿浮出水面爲他鋪橋。有塗脩國向周昭王獻青鳳紅天鵝；周昭王在洛溪飲宴。有仙人王子晉在伊水邊吹笙，引來鳳凰降落在身邊。有秦始皇乘船入海，遇到海神。有漢高祖劉邦隱藏在芒山、碭山的山澤岩石間，天上升出兆示天子的紫氣。有漢武帝乘坐樓船行駛在汾河上；遊賞昆明池，釣大魚；遊洛水，水神向他獻上明珠與龍髓。有漢桓帝遊黃河，正趕上青牛從河中浮出水面。有曹阿瞞在潐水沐浴，斬殺水蛟。有魏文帝出兵伐吳，來到長江北岸遇到江水暴漲而退兵。有杜預在富平津架橋成功，晉武帝帶領文武百官前去祝賀，表彰杜預。有晉懷帝永嘉年間，司馬睿、司馬繹、司馬羛、司馬祐、司馬宗五位司馬姓王南奔過長江，而司馬睿後來登極繼位爲晉元帝。有仙人飲醴泉水。有金人乘坐金船。有青色圖紋的大龜口銜天書從洛水中浮出水面，蒼龍背載着天書從黃河中浮出水面，都將天書獻給周公。有姜太公姜尚垂釣磻溪得到玉璧而輔佐周文王，垂釣卞溪釣得一條大鯉魚，從腹中得到兵書。有齊桓公在愚公谷狩獵遇訪愚公。有楚昭王乘船過江得到吉祥的萍實美果。有秦昭王在三月三日在河灣邊宴飲，金人從河中浮出水面進獻可稱霸一方的水心寶劍。有吳大帝孫權在釣臺拜訪太極仙翁葛玄。有蜀漢先帝劉備騎的盧寶馬渡過檀溪，擺脫劉表的追殺。有孔子的弟子貌醜的洪臺子羽南遊過江，江中浮出兩條龍夾舟護送。有淄立與水神大戰。有周處入水斬蛟。有屈原大夫過江遇打漁的老翁。有卞隨拒絕成湯讓他統治天下而投潁水。有許由聞堯授任他九州長後，在潁水邊洗耳。有趙簡子遇見津吏女。有孔夫子在河邊遇見沐浴的女人。有魚人秋胡的妻子，因不認識久居在外突然歸來的丈夫而羞愧地投沂水自殺。有孔愉放龜。有莊惠觀魚。有鄭弘太尉年輕時進山砍柴，仙人以風相助他背柴出山。有趙炳張蓋過江。有陽穀女子浴日。有屈原大夫投汨羅江自殺。有巨靈河神以手劈開華山，使黃河水暢流無阻。有巨大的鯨魚吞噬舟船。上述這樣的用水力操縱的機械玩具，共有七十二種，都是用木材雕刻成的。有的乘船，有的乘山，有的乘水中陸地，有的乘盤石，有的乘宮殿。上面的木人高有二尺左右，穿着綺羅做的衣服，戴着金釵翡翠等飾物。同時上面置放各種鳥、獸、蟲、魚，這些動物都能活動象真的一樣，隨着水的流動而活動運行。其間，還置有小船載着歌妓舞女，與這些水力機械玩具穿插開，一共有十二隻。每隻船長一丈，寬六尺，上面有木人演奏樂曲。有的木人擊磬有的撣鍾，有的木人彈箏有的鼓瑟，都符合樂律。還有的木人表演各種雜技，有跳劍舞輪的，有爬竿擲繩的，都象真人表演的一樣。這十二隻載有歌妓舞女的小船，也雕刻裝飾得奇妙異常，圍着曲池運行，也是用水力機械使它們自動行駛的。奇異玄幻，出乎人們的意料。又造小遊艇七隻，上面置放高二尺左右的木人爲人斟酒。每隻小遊艇上面，一個木人手拿酒杯站在船頭，一個木人手捧酒鉢站在它後面，一個木人在船後面撐篙，二個木人在船中間划槳。圍繞着彎彎的水池，在拐彎的地方坐着賓客。這些斟酒的船，沿着岸邊行駛，比那些載着各種傳說故事的玩具船速度快得多。那些玩具船繞池一週，斟酒船繞池三週，才能同時停下來。斟酒船每到有賓客的岸邊，都自動停下來，手拿酒杯的木人，在船頭伸手將斟滿的酒杯遞給賓客。客人飲乾這杯酒後，將空杯還給木人。木人接過來空杯後，轉身從捧着酒鉢的木人那兒拿過來木杓，再將空杯斟滿酒。斟酒船就這樣按順序自行自停。每經過有賓客坐着的岸邊都如法給客人斟酒。這些斟酒船，和環岸水中的各種水力機械玩具的機械安裝得這樣巧妙，都出自黃衰的設計。杜寶奉命撰寫完十五卷《水飾圖經》，以及檢查校對完了技藝高超的工匠們繪製的圖紙後，編纂好了馬上送報隋煬帝。隋煬帝讓杜寶跟黃衰相見，黃衰在御苑內製造出這些水力機構玩具與斟酒船。因此，筆者全部知曉並親眼見到這些水械玩具和斟酒船。黃衰的心靈手巧，今古都很少有人能跟他相媲美。

觀文殿

隋煬帝令造觀文殿。前兩廂爲書堂，各十二間。堂前通爲閣道。承殿，每一間十二寶廚。前設方五香重牀，亦裝以金玉。春夏鋪九曲（"曲"字原缺，據黃本補。）象簟，秋設鳳綾花褥，冬則加綿裝須彌氈。帝幸書堂，或觀書，其十二間內，南北通爲閃電窗。零籠相望，雕刻之工，窮奇極之妙。金鋪玉題，綺井華榱，輝映溢目。每三間開一方戶，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當戶地口施機。舉駕將至，則有宮人擎香爐，在舉前行。去戶一丈，腳踐機發，仙人乃下閣，捧幔而升，閣扇即開，書廚亦啓，若自然，皆一機之力。舉駕出，垂閉復常。諸房入戶，式樣如一。其所撰之書，屬辭比事，條貫有序，文略理暢，互相明發。及抄寫真正，文字之間，無點竄之誤。裝翦華淨，可謂冠絕今古，曠世之名寶。自漢已來訖乎梁，文人才子，諸所撰著，無能及者。其新書之名，多是帝自制，每進一書，必加賞賜。（出《大業拾遺記》）

【譯文】

隋煬帝下令建造觀文殿。觀文殿的前殿兩側廂房是圖書館，各有十二間，堂前是通向大殿的木造長廊。每一間置放十二架寶貴的書櫥，前邊放置一張五香木重牀，牀上鑲嵌黃金、玉石。春天和夏天鋪九曲象牙席，秋天鋪風綾花褥，冬天則加添外罩綿罩的須彌氈。隋煬帝時常來到這裏看書。十二間藏書室，南北相通安裝着玲瓏相望的閃電窗。雕刻的精工細緻，沒有比它再新奇玄妙的了。而且門上安有黃銅鑄制的門環，用玉石裝飾椽頭。天花板上裝飾着花紋藻井，屋樑上架有華美的緣了。這些富麗堂煌的裝飾流金溢彩，耀人眼目。每三間屋設置一個方形的屋門，門上垂掛着彩錦門簾，門上面置放兩個飛仙，在門下地裏安裝有機關。皇帝要來圖書館時，就有宮人手拿着香爐，走在皇帝乘坐的車駕前邊。在距離館門一丈遠的地方停下來，用腳踏機關的暗鈕，門上的兩個仙人就降落到地面上，手捧着彩錦門簾再升起來，內室的窗戶也立即自動打開，書櫥也自動打開，都是一個機關起的作用。皇帝的車駕返回宮殿時，所有的門窗都自動關閉，恢復正常。各間書室的窗戶，都是一個樣式的。這些書，撰文記事，條理分明，秩序井然；文詞通順鋒利，說理明白暢達，而且互相闡發。至於抄寫，用的都是真筆楷書，沒有一點錯誤。裝裱華麗潔淨，可以說是古往今來從未有過，是絕代的瑰寶。自漢朝以來到南北朝時的梁朝，文人才子們所撰寫的著作中，都沒有能趕得上這些書的。這些新書的書名，都是隋煬帝親自給起的。每當有人進獻一部新書，隋煬帝都給予獎賞。

劉交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置定，跨盤獨立，見者不忍，女無懼色。後竟還撲殺。（出《朝野僉載》）

【譯文】

幽州人劉交，頭上能頂一隻高七十尺的竹竿，可以自己讓竿上下自由活動。竿上站立攀附着十二個端莊秀麗的女孩，在上面跨越攀援，觀賞的人都由於擔心跌下來而不忍看。但是竿上的十二個女孩，一點懼怕的表現也沒有。後來，還是有女孩不慎從竿上失足跌落地上摔死了。

張崇

唐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胯，大如錢。灰畫燒之，見火即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莫不悉備。（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張崇的匠人，能製作灰畫腰帶扣卡，每一環象銅錢那麼大。這種灰畫用火燒，見火就漸漸凸起，魚龍鳥獸等各種花紋圖案，幾乎全有。

十二辰車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回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又作木火通，鐵盞盛火，輾轉不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武則天如意年間，海州向朝廷進獻一位匠人，能製造十二時辰車。這種十二時辰車，當車轅轉到正南時，午門自動開放，有駕車的馬與人從門裏探身出來。這種十二時辰車，圍着東、南、西、北四方旋轉，不差毫釐。這位海州匠人，還會製作木火通，是用鐵盤盛火，旋轉時火也不從盤中掉下來。

銅樽

韓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貯酒而一足倚。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爲銅鳩，氈上摩之熱則鳴，如真鳩之聲。（出《朝野僉載》）

【譯文】

韓王元嘉有一隻盛酒的銅樽，上面盛酒，下面一隻腳立在那兒。樽裏盛滿了酒，銅樽就立得很正。沒盛滿酒，就傾斜。韓王元嘉還有一隻銅鳩，將它在氈上磨擦發熱，就會發出鳩鳴一樣的響聲。

殷文亮

洛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繒採。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即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洛州有位縣官叫殷文亮，心靈手巧又喜好喝酒。這位縣官自己雕刻一個木人，身上穿着粗絲綵衣。每到聚宴飲酒時，小木人爲人敬酒都很有次序。這位縣太爺還製作了一個妓女機器人，即能唱歌又會吹笙，而且都符合節拍樂律。如果酒杯裏的酒沒有喝乾，木製機器人就不再給你斟酒；如果沒有喝盡興，那個木製女歌舞藝人，就連唱帶吹地催促你繼續飲酒。這兩個木製機器人，誰也猜測不出它們的機關奧妙來。

楊務廉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雲佈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省日盈數千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將作曾有位技藝高超的匠人叫楊務廉，特別能搞巧妙的發明設計。他曾經在沁州市雕刻一個木僧人，手裏端着一隻木碗，自動向人乞討佈施。等到木碗中的錢盛滿了後，機關的鍵鈕突然自己發動，這個木僧人就會自己說聲："佈施！"全沁州市的人，都爭搶着觀賞這位木僧機器人。都想聽聽木僧人發聲說話，於是爭着往木碗裏放錢。一天下來，這位木僧機器人可以行乞到好幾千文錢。

王琚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出《朝野僉載》）

【譯文】

郴州刺史王琚，用木頭雕刻成一隻木獺，將它沉到水裏去捕魚，捕到魚後伸着頭頸浮出水面。木獺嘴裏安放着餌食連着轉動的機關，用繩綁着一塊石頭沉入水中。有魚來食餌食，拽動機關，木獺的嘴隨即閉上將魚銜在口中。同時，綁着的石頭脫離木獺沉入水底，木獺銜着魚就浮出水面來了。

薛昚惑 薛昚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卻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出《朝野僉載》）

【譯文】

有個叫薛昚惑的人，非常擅長玩投壺的博戲。只見投壺用的箭簽在他手中，象龍騰鷹飛一樣上下左右飛轉投出，手法敏捷，沒有投不中的。薛昚惑還能將壺背在身後，由身前反着方向投擲，也百投百中。

馬待封

開元初修法駕，東海馬待封能窮伎巧。於是指南車、記裏鼓、相風鳥等，待封皆改修，其巧逾於古。待封又爲皇后造妝具，中立鏡臺，臺下兩層，皆有門戶。後將櫛沐，啓鏡奩後，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執中櫛至。後取已，木人即還。至於面脂妝粉，眉黛髻花，應所用物，皆木人執。繼至，取畢即還，門戶復閉。如是供給皆木人。後既妝罷，諸門皆合，乃持去。其妝臺金銀彩畫，木婦人衣服裝飾，窮極精妙焉。待封既造鹵簿，又爲后帝造妝臺，如是數年。敕但給其用，竟不拜官，待封恥之。又奏請造欹器酒山撲滿等物，許之。皆以白銀造作。其酒山撲滿中，機關運動。或四面開定，以納風氣。風氣轉動，有陰陽向背。則使其外泉流吐納，以挹杯鬥。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逾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屬宮中有事，竟不召見。待封恨其數奇，於是變姓名，隱於西河山中。至開元末，待封從晉州來。自稱道者吳賜也。常絕粒。與崔邑令李勁造酒山樸滿欹器等。酒山立於盤中，其盤徑四尺五寸，下有大龜承盤，機運皆在龜腹內。盤中立山，山高三尺，峯巒殊妙。（盤以木爲之，布漆其外，龜及山皆漆布脫空，彩畫其外。山中虛，受酒三鬥。）繞山皆列酒池，池外復有山圍之。池中盡生荷，花及葉皆鍛鐵爲之。花開葉舒，以代盤葉，設脯醢珍果佐酒之物於花葉中。山南半腹有龍，藏半身於山，開口吐酒。龍下大荷葉中，有杯承之，杯受四合。龍吐酒八分而止，當飲者即取之。飲酒若遲，山頂有重閣，閣門即開，有催酒人具衣冠執板而出。於是歸盞於葉，龍復注之，酒使乃還，閣門即閉。如復遲者，使出如初。直至終宴，終無差失。山四面東西皆有龍吐酒。雖覆酒於池，池內有穴，潛引池中酒納于山中。比席闌終飲，池中酒亦無遺矣。欹器二，在酒山左右，龍注酒其中。虛則欹，中則平，滿則覆。則魯廟所謂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誡盈滿，孔子觀之以誠焉。杜預造欹器不成，前史所載。若吳賜也，造之如常器耳。（出《紀聞》）

【譯文】

唐玄宗開元初年，宮中修理皇上外出用的法駕車輿。東海郡有個叫馬待封的人懂得各種機關技藝，他將宮中的指示方向用的指南車，記行程裏數的證裏鼓和標明風向的相風鳥，都重新進行了改造，比先前古人制造的更加機巧。馬待封又給皇后製造了一座梳妝檯。中間是鏡臺，臺下兩層，都安裝上門。皇后要梳洗打扮時，打開裝鏡的匣子後，臺下的門自動打開，出來一位木製婦人手裏拿着梳洗用的毛巾、梳篦等走出來。皇后接過這些東西后，木女人又回到門裏。其它如塗面脂、定妝粉、描眉筆、髻花等一切用物，都由木婦人自動送給皇后。都送完了，木婦人又回到鏡臺裏面，門也自動地關閉好。象這樣的一些供給，都由木婦人來完成。皇后着好妝，各個門都關閉好，讓人將梳妝檯拿走。這座梳妝檯上面飾有黃金、白銀，還繪着彩色畫圖。木婦人的衣着服飾，都製作得非常精緻考究。馬待封在宮中已經制作了帝后、大臣們外出時所使用的各種儀仗，又爲皇后製作了梳妝檯，一干就是好幾年，但是玄宗皇上只是命人給他送來喫穿用度，竟然不授予他官職。馬待封覺得是受了羞辱，又上奏皇上，請求讓他製作傾器、酒山和蓄錢罐等機巧器具。玄宗皇帝批准了馬待封的請求。這些器具都是用白銀製作的。其中的酒山、蓄錢罐，中間都有機關運作。酒山可以四面打開，讓風從裏面通過。風在裏面轉動機關，分陰陽向背。這樣，使得酒山外面有酒象泉水一樣流淌出來，用酒杯，或者盛酒的鬥接酒。斟酒的僕役出進，都是自動的，由機關來控制。其精巧玄妙勝過天工。馬待封將這些帶有機關的器具製作出來後，報告給玄宗皇帝。皇上推託宮中有事，竟然不召見馬待封。馬待封怨恨自己時運不濟，於是變換姓名，隱居在西河山中。到了開元末年，馬待封從晉州來到京城長安，自稱是道士吳賜。他常常辟穀不食，修練長生不老之術。馬待封跟崔邑的邑令李勁，一同製作酒山、蓄錢瓦器和傾器等。馬待封製作的酒山，坐落在一隻圓盤中。圓盤直徑四尺五寸，盤下有一隻大龜承託着，所有的機關都在大龜的腹中。圓盤的中間屹立着一座酒山，高約三尺，山峯製作得非常特異絕妙。（圓盤是用木料作的，外面塗上漆。大龜與酒山是漆布脫空成殼，外面塗上各種顏色畫成真龜、真山狀。酒山中間是空的，可盛酒三鬥。）圍繞着酒山排列酒池，池外還有山圍着。酒池中生有荷花。荷花的花與葉，都是用鑄鐵製作的。花已開放，荷葉也舒展開。它們都代盤使用，裏面盛上肉脯，肉醬及各種下酒的珍蔬水果。酒山南側山腰處有一條龍，藏身在山中。龍口張開，就可以吐出酒來。龍口下邊的大荷葉上面放有酒杯，四周都有這樣的酒杯。龍口吐酒將酒杯盛到八分滿就不吐了，飲酒的人立即取杯飲酒。如果你喝得較慢，酒山頂上有雙層閣樓。閣門自動打開，有催酒的機器人穿衣戴帽，手裏拿着板子，從裏面走出來。於是，將酒杯重新放在大荷葉上，讓龍口重新給它斟滿酒，酒使才自動回到雙層閣樓中。閣門隨即自動關閉。如果還有人喝慢了，酒使就又出來監督。這樣，一直到酒宴結束，不會出現半點差錯。酒山的四面東西，都有龍口吐酒。雖然有時將酒吐在酒池中了，但是酒池內有暗穴，可以將池中的酒引流到酒山中。直到宴席結束酒喝完了，池中的酒不留下一點痕跡來。傾斜盛酒器之二，在酒山周圍置有會自動傾斜的酒杯，龍口向裏面注酒。杯裏面沒有盛酒，杯呈傾斜狀；盛上半杯酒時，杯子平正；酒盛滿杯後，杯子自動傾翻，將酒倒入池中。這是孔廟中設置的所謂陪坐。有道德修養的人，不飲滿杯盈出的酒。孔夫子一旁觀察以示警誡。古人杜預製造這種傾斜盛酒器沒有成功，以前的史書有記載。但是如果是吳賜道士，製造這種器皿真是太平常了。

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絕藝附）

伎巧 華清池 重明枕 韓志和

絕藝 督君謨 李欽瑤 蘇州遊僧 江西人 僧靈鑑 張芬 河北將軍 西蜀客 陟屺寺僧

伎巧

華清池

玄宗於華清宮新廣一池，制度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鳳雁，仍爲石樑及石蓮花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於池中，仍以石樑橫亙其上，而下蓮花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鳳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去之而蓮花石樑尚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池數十間，屋宇環回。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檀香水船，致於其中。至楫棹皆飾以珠玉。又於湯池中，壘瑟瑟及檀香木爲山，狀瀛洲方丈。（出《譚賓錄》）

【譯文】

唐玄宗在華清宮新修建一座浴池，規模宏大壯麗。安祿山在范陽讓工匠們用白玉石雕刻成魚、龍、鳳凰、大雁，又雕製成石樑、石蓮，一塊兒進獻給唐玄宗。這些東西，雕刻製作得異常精緻、巧妙，完全不象是人工製成的。玄宗皇帝非常高興，命人將魚，龍、鳳凰、大雁與石蓮花，都安放在浴池中，將石樑橫放在浴池上面，下面的石蓮花露出水面。於是玄宗皇帝親臨華清宮，來到這座新建的浴池。脫去衣服剛剛下到浴池裏，池中的白玉石魚、龍、鳳凰、大雁，都象在奮動鱗片、展開翅膀，似乎要跳躍飛動。玄宗皇帝驚恐異常，急忙命令將這些東西搬出浴池，只留下石蓮花與石樑還安放在原來的地方。唐玄宗又曾在華清宮中建造一座長溫池，有幾十間屋，迴環相通。溫池的岸邊都是用帶有紋彩的卵石裝飾壘砌而成。又造飾有白銀的漆船和檀香水船放在溫池裏。船上長短船槳，都用珍珠、美玉作裝飾。又在溫池中，用碧色寶石和檀香木壘造成山，形狀仿效傳說中的東海瀛洲、方丈兩座仙山。

重明枕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雲其國在海東南三萬裏，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合丘禺藁山，（"合丘禺藁山"，見《山海經》）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真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真人簪帔，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睹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如"字原缺，據明抄本、許本、黃本補。）蟻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動，大者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方鬥，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爲嬰兒繃褯，曷能爲我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即舒。水火相返，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嘆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則卻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出《杜陽編》）

【譯文】

唐憲宗元和八年，有大軫國使臣來京城長安，向憲宗皇帝進獻重明枕與神錦被。這位使臣說他們國家遠在東海南邊三萬裏，正當朱雀七星中最末一星宿軫所在的位置，因此叫"大軫國"，國中有丘禺、藁山。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光潔透明超過水晶。枕中有樓臺。樓臺的四周有十個道士，手中拿着香與手板，在枕中循環走動，總也不停止，被稱爲"行道其人"。枕中樓臺上的房瓦、木檐、上面的繪畫圖飾，以及行道真人頭上戴的簪子，身上披的帔衣，都看得清清楚楚，透明得就象看水中的東西一樣。神錦被是用水蠶絲織成的。二尺見方，厚有一寸。上面呈現五彩的龍、鳳圖案，都不是人工所能織出來的。大軫國有用五色紋石砌成的池塘，採來大柘葉，在這池塘的水中飼養蠶。這種蠶剛生出來時象蛟蟲的眼睫毛那樣小，在池水中游泳。池塘中生有挺拔的荷葉，雖然遇到狂風吹刮也不倒，葉片最寬大的有三四尺。水蠶生出後十五天，長到五六寸長，就自己跳到荷葉上，在上面結繭。繭形如方鬥，自然呈五色。大軫國中的人將這種蠶繭繅成絲，織成神錦。這種水蠶絲，又叫"靈泉絲"。憲宗皇帝剛看到神錦被時，對身邊的侍妾和宮女們說："這麼大點兒，都不能做包嬰兒的小被，怎麼能給我蓋呢？"大軫國的使臣說："這條神錦被是用水蠶絲織作的，遇到水就會舒展開。水火正好相反，遇到火就縮回來。"說完，這位使臣走到憲宗皇帝近前，讓四位宮人扯住錦被的四個角，口中含水一噴，立時舒展成二丈見方，五彩斑斕，比剛纔光亮多了。憲宗皇帝看了，讚歎地說："來源於天的親近上天，來源於地的親近土地。不都是這樣嗎？"又讓人將神錦被放在火上烤，不一會兒，又縮回到原來那麼大小。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內，發之則凌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卻下。兼刻木貓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之，上睹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採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爲我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雲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明抄本"令"作"合"）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鷂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觀，即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上於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上每睹芳盛，嘆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蝴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曙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不獲者。上令張網於宮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腳，以爲首飾，夜則光起於妝奩中。其夜開寶廚，視金屑玉屑藏內，將有化爲蝶者，宮中方覺焉。（出《杜陽編》）

【譯文】

唐穆宗在位期間，有個人叫韓志和，外號飛龍士，是日本國人。韓志和擅長木雕。他雕刻製作的木鸞、木鶴、木鴉、木鵲，喝水、啄食與鳴叫，都和真的沒有什麼兩樣。韓志和在這些鳥的肚腹中安置機關，啓動開關後，能凌空振翼飛行，高達一百尺，飛到一二百步外才落下來。韓志和雕刻製做的木貓，可以捕捉到雀鼠。韓志和用這些奇異的機巧上報穆宗皇帝，皇上看了後很是喜歡。韓志和還會雕刻製作踏牀，牀高好幾尺，牀上裝飾着金銀和彩色繪畫、圖案。這種踏牀叫"見龍牀"。置放在那兒看不見龍形，用腳一踏，龍的頭角爪鱗和龍鬚都從牀中展現出來。這張踏牀剛進獻給穆宗皇帝時，皇上用腳去踏，龍從牀中伸出來扭擺搖動就象得到了雲雨似的。穆宗皇帝感到驚恐，立即命令宮人將這張踏牀搬出殿外。韓志和得知這件事情後，跪伏在穆宗皇帝面前，說："我很愚昧，因此才驚嚇觸犯了皇上。我請求另外再進獻一種雕蟲小技，用以娛樂皇上的耳目。來贖我的死罪。"韓志和起身從懷中取出一隻桐木盒，幾寸見方。盒裏裝着蠅虎子，約有一二百隻，都是紅色的，說是餵食硃砂的緣故。韓志和打開盒蓋放出蠅虎子，將它們分列成五隊，讓它們表演《梁州舞》。穆宗皇帝召令宮中國樂師前來伴奏。蠅虎子在音樂的伴奏下，盤迴宛轉地飛舞，都符合節拍。遇到需要致詞朗誦的地方，就隱隱約約地發出"蠅蠅"聲。等到一曲奏完，這些蠅虎子很有秩序地回到盒中，好象它們中間也有等級似的。韓志和將蠅虎子放在手指上，在幾步之內獵獲蒼蠅如同鷹捉鳥雀，很少有捕獲不着的時候。穆宗皇帝嘉獎韓志和，雖然是小技但卻很好觀賞，當即賞賜給他各種彩錦、綾帛和銀器。韓志和出了宮門後，隨手將這些東西都給了別人。不到一年的工夫，不知道韓志和到哪裏去了。穆宗皇帝在大殿前邊種植千葉牡丹。到了開花季節，香氣襲人，一朵千葉，花朵大而紅得鮮豔。穆宗皇帝每次觀賞，都讚歎是人間沒有過的。從此，宮中每夜都有上萬只黃、白蝴蝶飛集在牡丹花間。而且，這些蝴蝶身上發出耀眼的光輝，照耀着宮內，直到天亮才飛去。宮裏的嬪妃、宮娥，爭相用手帕羅巾撲蝶，沒有撲不着的。穆宗皇帝讓宮人在宮中張網，一次就捕到蝴蝶好幾百只，放在殿堂中，讓嬪妃們追捕，用來娛樂。到天亮一看，所捕到的蝴蝶都是用黃金、白玉製作的啊！製作的精巧勁兒，無以倫比。宮人們都爭着用絲線繫住蝴蝶的腳，戴在胸前頭上當作首飾。到了晚上。它們會從梳妝匣中發出光亮來。這天夜裏，宮人們打開內庫裝寶物的櫃櫥，見到的都是金屑玉屑，有的正要製成蝴蝶。宮裏人這才覺悟到：原來這些黃、白蝴蝶，都是韓志和用宮中內庫的黃金、玉石等製作的啊！"

絕藝

督君謨

隋末有督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志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惟有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而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齧鏃法。"《列子》，具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于飛衛，以徵角之弧，朔逢之竿，射貫蝨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己，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棘之端捍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爲父子。刻背爲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出《酉陽雜俎》）

【譯文】

隋朝末年，有個叫督君謨的人擅長閉着眼睛射箭。想射中眼睛就射中眼睛，想射中口就射中口。有個叫王靈智的人跟督君謨學習射箭，認爲已將督君謨的技藝全都學到手了，想射死督君謨，他好獨佔鰲頭，天下第一。督君謨手中持一短刀，王靈智射過來的箭，他都用刀撥落。只有一隻箭，督君謨張開口承接，咬着了箭頭笑着對王靈智說："你跟我學射箭學了三年，自以爲將我的技藝都學去了。其實，我還沒有教你用牙齒咬箭頭的方法呢！"《列子》中說：具蠅古擅長射箭，他有個弟子叫飛衛，比他師父具蠅古的技藝還高。有個叫紀昌的人，又跟飛衛學習射箭。他用徵角作弓，用朔逢作竿，能夠射穿蝨子的心，已將飛衛的射箭技藝全都學到手裏，認爲普天下能夠跟自己相匹敵的只有師父飛衛一個人，於是想謀害飛衛。師徒二人在野外相遇，互相對射，箭鏃相撞同時墜地，連點塵土都不揚起來，師父飛衛的箭先射完了，徒弟紀昌還剩下一隻，射向飛衛。飛衛用棘刺的尖端來接紀昌射來的箭，一點偏差也沒有。於是，兩人痛哭流涕地將手中的弓扔在地上，互相請求爲父子關係。並且刻背盟誓：誰也不得將射箭的技藝告訴他人。《孟子》上說：逢蒙跟羿學習射箭，將羿的射箭技藝全都學到手後，覺得只有師父羿可以超過自己，於是射死了后羿。"

李欽瑤

天寶末，有騎將李欽瑤者，弓矢絕倫。以勞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隸臨淮，與史思明相持與陝西。晨朝合戰，臨淮佈陣徐進。去敵尚十許裏，忽有一狐起于軍前，踉蹌而趨，若導引者。臨淮不懌曰："越王軾怒蛙，蓋激勵官軍士耳。狐乃持疑妖邪之物，豈有前陣哉。"即付欽瑤以三矢，令取狐焉。欽瑤受命而馳，適有淺蕪三二十畝，狐奔入其中。欽瑤逐之，歘有野雉驚起馬足，徑入雲霄。欽瑤翻身仰射，一發而墜。然後鳴鞭逐狐，十步之內，拾矢又中。於是攜二物以覆命焉。舉軍歡呼，聲振山谷。時回鶻列騎置陣於北原，其首領僅一二百輩。棄軍飛馬而來，爭捧欽瑤，似爲神異。仍謂曰："爾非回鶻之甥。不然，何能弧矢之妙，乃得如此哉。"（出《集異記》）

【譯文】

唐玄宗天寶末年，有個騎兵將領叫李欽瑤，射箭的技藝沒有人可以跟他相比。因爲成功而連續升遷到郡守，兼任御史大夫。唐肅宗至德年間，李欽瑤隸屬於臨淮軍，跟史思明在陝西兩軍對峙。一天早晨，兩軍交戰。臨淮軍布好陣，徐徐向前開進。在距離敵軍還有十幾裏的地方，在軍隊前邊忽然出現一隻狐狸，踉踉蹌蹌地奔跑，象是在前引導帶路。臨淮軍統帥不高興地說："越王勾踐出兵伐吳時，在路上遇一隻鼓足氣的蛤蟆，勾踐憑車前橫木向這隻鼓足氣的蛤蟆表示敬意，是爲了鼓勵士氣。狐狸乃是猶疑妖邪的東西，怎麼能讓它在軍陣前呢？"立即交給李欽瑤三隻箭，命令他前去射殺這隻狐狸。李欽瑤接受命令驅馬前馳，遇到方圓二三十畝大小的一片淺草地。狐狸奔進這片草地裏，李欽瑤追過去，忽然在馬蹄旁邊驚起一隻野雞，徑直飛入空中。李欽瑤繼續鳴鞭催馬追逐狐狸。十步之內，張弓射箭，又一箭射中狐狸。於是，李欽瑤手裏拿着一狐一雞，回到軍中稟報主帥。見此情景，全軍將士歡呼聲振動山谷。當時，對面的回鶻騎兵正列陣在北面的原野上。回鶻軍的騎兵幾乎有一萬左右。他們的首領見李欽瑤連射連中，也興奮地離開軍隊飛馬跑過來，爭着抱住李欽瑤，將他視爲神人。對李欽瑤說："你不是回鶻的外甥嗎？不然，怎麼能射一手這麼好的箭啊！"

蘇州遊僧

蘇州重玄寺閣一角忽墊，計其扶薦之功，當用錢數千貫。有遊僧曰："不足勞人，請得一夫，斫木爲楔，可以正之。"寺主從焉。遊僧每食訖，輒取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椓其間。未旬日，閣柱悉正。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十甕，恐爲蛟龍所伏，以致雷電。（出《國史補》）

【譯文】

蘇州重玄寺的一座閣樓，忽然有一角下陷。寺裏的僧人初步估計要想將它扶正，得花費幾千貫錢。有位遊方僧說："不需要動用那麼多的人力，只要僱用來一個人給我砍木楔，我一個人就可以將它扶正。"寺裏的方丈採納了這位遊方僧的建議。這位遊方僧每天喫完飯，就拿着幾十個木楔，帶着一把斧子，上到閣樓上。這敲敲，那釘釘，不過十天，用這種釘楔扶正的方法，將閣樓的柱子都扶正了。還有，舊時曾有一種說法。說聖善寺閣裏，常常貯放着十甕醋，說是怕有蛟龍蟄伏在裏面，引來雷電。

江西人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又有人熊葫蘆，雲翻葫蘆易於翻鞠。（出《酉陽雜俎》）

【譯文】

江西人有擅長用展竹的方法制作竹器的，幾節竹子就可以製成一個竹器。還有一個叫熊葫蘆，他說："翻制一個葫蘆，就象翻球一樣容易。"

僧靈鑑

貞元末，閬州僧靈鑑善彈，常自爲彈丸，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兩，資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毾汁豐合，九味和搗三杵，齊丸之，陰乾。鄭匯爲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匯甚重之。寅常與靈鑑較角放彈。寅指一樹節，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寅自一發而中之，彈丸反射而不破。靈鑑控弦，百發百中，皆節陷而丸碎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德宗貞元末年，閬州有個叫靈鑑的僧人擅長彈丸。這位靈鑑和尚自己製作彈丸，是方形的。它的用料配方是：洞庭湖沙岸下的土三斤，炭末三兩，資末一兩，榆樹皮半兩，淘米泔水沉澱物二勺，紫礦樹脂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毾汁半盒。將這九種原料放在一塊兒，搗三千杵，然後都作成彈丸，慢慢陰乾後便可以使用。鄭匯任閬州刺史時，有個叫寅的人給他主持家政。此人喜歡讀書，能飲酒，鄭匯很是看重他。寅有一次跟靈鑑和尚比賽彈丸。寅指着一個樹節說："這個樹節距離你我有幾十步遠，誰能射中它贏錢五千文。"說完，寅先彈一彈，果然射中了樹節。彈丸反彈回來，完好無缺。靈鑑和尚拉弓控弦，百發百中。所射出去的彈丸都陷入到樹節中，而且都碎在裏面。

張芬

張芬曾爲韋皋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常於福感寺趕鞠，高及半塔。彈弓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筍，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用成弓焉。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字體端研，如人摸成。（出《酉陽雜俎》）

【譯文】

張芬曾經任過韋皋的行軍司馬，該人有些特殊的技藝超過常人。他能舉起七尺長的石碑，能夠拉住雙輪水磨讓它停住不能轉動。張芬有一次在福感寺踢球，一腳將球踢到塔身的一半那麼高。張芬能使用五斗力的彈弓。這種弓的製作方法是：每年春季，挑選向陽生長的巨筍，用編織成的竹籠將它罩起，隨着筍往上長而隨時培土，始終讓它留在土外面約一寸左右。等到估計竹籠有四尺高了，就可以不培土讓竹筍自然生長了。到了深秋，挪去竹籠將竹筍砍下來。這種竹子一尺長有十個節，顏色象金子一樣呈金黃色。再將這種竹子製作成弓。張芬經常在牆壁上塗成一丈見方大小的一塊白地，用彈弓彈成"天下太平"四個大字。字體端正研麗，象人手摹寫的一樣。

河北將軍

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彎弓數百斤。常於球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德宗建中初年，有個姓夏的河北將軍，能拉動幾百斤的硬弓。這位將軍一次在球場上，將十幾枚銅錢摞在一起，他騎馬飛馳過來，用擊球的柺杖擊錢，一次只擊飛一枚銅錢，飛出去高達六七丈。他的絕妙功夫就是這樣的啊！這位夏將軍在新抹的泥牆上插刺棘幾十株，手中拿着煮爛的豆子，距離有一丈遠，投擲牆上的棘刺，百發百中，沒有一枚豆子不是穿在棘刺上的。這位夏將軍還能在飛馳的馬上握筆在紙上寫字。

西蜀客

又張芬在韋皋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碗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座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腳，略無脫者。（出《酉陽雜俎》）

【譯文】

張芬在韋皋帳下任幕僚時，有一位西蜀來的客人，在宴席上用籌碗中當籌碼用的綠豆擊蒼蠅，十擊十中，滿座客人都驚訝大笑。張芬說："不要浪費我的豆子。"說着用手指捉蒼蠅，都掐住蒼蠅的後腳，幾乎沒有脫逃的。

陟屺寺僧

荊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長而搖者鹿；貼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狹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卻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荊州陟屺寺有個叫那照的僧人擅長根據野獸眼睛夜間發出的光來判斷他是什麼獸。這位僧人談起這種方法時說："在夜間，凡是眼睛發出的光亮長而搖動的，一準是鹿；貼地面而又時而亮時而滅的，一準是野兔；低而不協的，一準是虎。"這位僧人又說："夜間跟虎搏鬥，你一定會看見有三隻虎一同向你撲來。這是由於距離太近，虎縱跳疾速造成的。應當刺殺中間的那隻，才能刺中。虎死後，虎威就進入地裏。得到虎威可避各種邪魔。虎剛死時，你要記住虎頭所枕的位置。等到沒有月亮的夜晚去挖掘。挖掘時，一定有虎在你的前後吼叫跳躍，不要怕，那是死虎的鬼魂。掘地二尺深，你可以找到一種東西，象琥珀。它就是虎的目光掉入地裏所形成的虎威！"

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戲

弈棋 羊玄保　王積薪　一行　韋延祐　日本王子

彈棋 漢成帝　魏文帝　藏鉤　桓玄　高映　石旻　

雜戲弈棋

羊玄保

宋文帝善奕棋，常與太平羊玄保棋。玄保戲賭得宣城太守，當敕除以爲虛受。（出《談藪》）

【譯文】

宋文帝喜愛圍棋。常常跟太平人羊玄保下棋。羊玄保開玩笑地說："我要贏了，請皇上授任我爲宣城太守。"一局完了，果然羊玄保勝了。宋文帝授予他宣城太守的虛職。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棋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皆闔戶，止給水火。才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檐下，夜闌不寢。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在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置子矣。"姑又曰："起西八南十二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囊中局，盡平生之祕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老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失向來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棋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出《集異記》）

【譯文】

唐玄宗南巡巴蜀，文武百官隨同一起前往。翰林院擅長下圍棋的王積薪，也是隨行的人中的一個。巴蜀的道路狹窄而又險要。由於隨行人員太多，每到一處需要歇息投宿時，這個地方的郵亭館舍，多數都讓官位顯貴的人佔用了。王積薪沒有地方歇宿，只好沿着溪流向遠處找尋，借住在山中的孤寡老人家中，家中只有婆媳二人，都關着門，只給他提供飲用的水和取暖的火。天剛黑，婆婆和媳婦就將門閉好歇息。王積薪棲息在屋外房檐下，夜已經深了還是沒有入睡。忽然聽到屋裏兒媳對婆婆說："這麼好的夜晚沒有什麼好玩的，咱們婆媳倆下盤圍棋怎麼樣？"婆婆回答說："好吧"。王積薪聽了心中特別奇怪："屋裏沒有點燈照明，婆媳又各在東、西二屋，她們是怎麼下的圍棋呢："於是將耳朵貼在門縫旁邊偷聽。過了一會兒，聽到婆婆說："起東五南九置一子。"媳婦回答說："在東五南十二置一子。"婆婆說："起西八南十置一子。"媳婦說："在西九南十置一子。"婆媳倆每下一子都思考很長時間。天四更快過去了，王積薪暗中記下來婆媳倆只下了三十六子。忽然聽到婆婆說："你敗局已定了。我已經贏了九子！"對屋裏的媳婦也認可了。天亮後，王積薪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叩門請教。婆婆說："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擺一盤棋我看看。"王積薪立即從隨身攜帶的行囊裏拿出棋盤與棋子來，將他平生所掌握的最高妙的棋陣擺上。還沒有擺到十幾個子，婆婆對媳婦說："這位先生可教給他幾個定勢。"於是，媳婦指導王積薪攻、守、殺、奪、救應、防拒的方法，說的都很簡略。王積薪請求進一步講授一些較爲深難的方法，婆婆笑着說："只這些就可以讓你在人世間沒有敵手了！"王積薪真誠地表示感謝，告辭出來。走了十多步，又返回去想找找兩位婆媳，怎麼找也找不到這家人家了。從這以後，王積薪的棋藝沒有人能趕得上他。他隨即擺佈兩位婆媳下的那盤棋，用盡心力想布出勝九子的格局，始終沒有布出來。就把這局棋名爲'鄧艾開蜀勢'，至今還有棋譜，而當世的人誰也解不了這局棋。

一行

一行本不解奕棋，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棋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晉羅什與人棋，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或言王積薪對玄宗棋，局畢，悉持出。（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一行和尚原本不會下圍棋。因爲在燕國公家裏，看了王積薪的一局棋後，就跟王下了一局。笑着對燕國公說："下這種棋就是爭先啊！如果按照貧僧的四句乘除口訣來考慮，那麼人人都能成爲國手。"晉朝人羅什跟人下圍棋，撿取對方的死子，空出來的地方呈龍鳳形。還有人說，王積薪與唐玄宗對奕，一局完了，將玄宗皇帝所下的子都圍成死子撿出去。

韋延祐

韋延祐圍棋，與李士秀敵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寧輸延祐籌，終饒兩路。延祐本應明經學，道過大梁。其護戎知其善棋。表進之。遂因言江淮足棋人，就中弈棋明經者多解。（出《嘉話錄》）

【譯文】

韋延祐喜歡下圍棋。一次，他與李士秀對奕。李士秀顧惜他的名聲，不肯佔先，寧願輸給他幾個子，最終讓韋延祐兩路。韋延祐本來是去選拔應試明經的舉子的，路過大梁時，他的隨從知道他喜歡下圍棋，告訴他江淮一帶有很多奕棋能手。於是，這一帶應報名試明經的舉子，凡是能下圍棋的人多數都被選中解送入京。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敕待詔顧（"顧"原作"顏"，據明抄本改。）師言對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暖玉棋子。雲："本國之東三萬裏，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更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棋局，光潔可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徵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回話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籲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出《杜陽編》）

【譯文】

唐宣宗大中年間，日本國王子來唐朝拜見，進獻音樂和種種寶器。宣宗皇帝安排宮中藝人爲王子表演各種雜技，又命御廚擺設豐盛的宴席來招待日本王子。日本王子擅長下圍棋。宣宗皇帝命令待詔顧師言與日本王子對奕。日本王子取出帶來的楸玉棋盤，冷暖玉棋子，說："我們日本國東南三萬裏遠的海中有一個集真島，島上有一座凝霞臺，臺上有個手潭池。池子裏出產一種玉子，不用加工製作，自然分成黑、白二色，而且冬天溫熱，夏天涼爽，因此叫冷暖玉。這座島上還長着一種叫如楸玉的樹，形狀跟楸樹相類似。用這種楸山木雕刻成的棋盤，光潔度可以照人。"顧師言跟日本王子對奕，下到第三十三手時，還不分勝負。顧師言唯恐輸給日本王子而辱沒了皇上的命令，握着棋子的手都沁出汗來，思考許久，才落下這一子，即後人稱爲"鎮神頭"的這一手。於是，兩方互相殺子相持不下的局面才得以化解。日本王子瞪着雙眼、縮着肩膀，定定地望着棋盤，已經認輸了。日本王子問負責接待的鴻臚卿："顧待詔在大唐國圍棋高手中是第幾名？"鴻臚卿謊說道："是第三名。"實際上，顧師言是國手，第一名。日本王子說："能否見見第一名？"鴻臚卿說："王子勝了第三名，才能見到第二名。勝了第二名，才能見到第一名。現在王子您急着想見到第一名，能見到嗎？"日本王子雙手按着這盤棋，感嘆地說："小國的第一名，不及大國的第三名。我確實信了。"直到今天，有些喜歡搞收藏的人，還藏有顧師言"三十三手鎮神頭圖"的棋譜。

彈棋

漢成帝

漢成帝好蹙鞠，羣臣以蹙鞠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奏彈棋以獻，上悅。賜之青羔裘紫絲屢，服以朝覲。（出《小說》）

【譯文】

漢成帝喜愛踢球，朝中的大臣們認爲踢球勞累身體，不是尊貴的人適合作的。漢成帝問："我喜歡這樣。你們可以選擇類似的活動而又不勞累身體的，向我推薦一下。"劉向將彈棋推薦給漢成帝。漢成帝非常高興，賞賜給他黑羔的皮衣、紫色絲織品作的鞋，他穿上這衣服和鞋來朝見皇上。

魏文帝

彈棋，魏宮內用裝棋戲也。文帝爲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雲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低頭拂棋，妙殆逾於帝。（出《世說》）

又文帝嘗雲："予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妙。少時嘗爲之賦。昔京師妙工有二焉，合卿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今彈棋用棋二十四色，色別貴賤。又魏戲法。先立一棋與局中，餘者間白黑圓繞之，十八籌成都。（出《世說》）

【譯文】

彈棋，是三國時曹魏宮內用的妝套戲。魏文帝特別會玩彈棋，用手巾每拂棋子，沒有不中的。有位客人自稱會玩彈棋。魏文帝讓他彈彈看看。這位客人俯身低頭用頭上戴的葛巾每拂棋子，每拂必中，技藝的高妙完全超過了魏文帝。

又：魏文帝曾經說過："我對其它玩耍遊戲很少喜愛，只有彈棋稍稍玩得好一些。小時候，我曾撰寫過一篇《賦》，寫的是詠歎彈棋這種遊戲的。當年京城中有兩位彈棋高手，他們就是東方世安與張公子，一位是公卿，一位是王侯。我常常爲不能跟這二位對彈而感到遺憾啊！"現今玩的彈棋，使用的是二十四色棋子，用顏色來區別棋子的貴賤。又：魏文帝時彈棋的玩法是："先立一枚棋子在局，其餘的黑白相間繞着中間這枚棋子圍成一個圓，"十八籌成都"。

藏鉤

舊言藏鉤起於鉤弋，蓋依辛氏《三秦記》雲：漢武鉤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目爲藏鉤也。殷敬順《敬訓》曰：彄與摳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鉤，乘一人，則來往於兩朋，謂之誐鴟。《風土記》曰：藏鉤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偶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爲飛鳥。又令爲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鉤賦》雲：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鉤爲戲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從前有人說"藏鉤"這種遊戲，起自於漢武帝的皇妃鉤弋。按照辛氏《三秦記》上的記載：漢武帝的妃子鉤弋夫人手指拳卷着不能伸直，當時的女人們爭相效仿，被看成是藏鉤。殷敬順殷敬訓說："彄與摳相同。玩的人分成對，或組，手中隱藏着東西，讓對方猜它藏在那隻手中，又叫藏鉤。如果分成對（或組）後，還剩下一個人，就來往於兩組之間，叫'誐鴟'。"《風土記》上說："藏鉤這種遊戲，分成兩組競賽勝負。如果參加遊戲的人正好是偶數，就分成敵對的兩組；如果出現了單數，就讓多出來的這個人爲'遊附'。或屬於上邊那組，或屬於下邊那組。又稱爲'飛鳥'。"又有種說法，作這種遊戲，一定得在正月。據《風土記》上記載，是在臘月祭祀之後。庾闡撰寫的《藏鉤賦》上說："必須在臘祭之後，才允許宮內宮外玩藏鉤的遊戲。"

桓玄

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鉤，一朋百籌。桓朋欲不勝，唯餘虎探在。顧愷之爲殷仲堪參軍，屬病疾在廨。桓遣信，請顧起病，令射取虎探。即來，坐定。語顧雲："君可取鉤。"顧答雲："賞百匹布，顧即取得鉤。"桓朋遂勝。（出《渚宮故事》）

殷仲堪和桓玄一塊兒玩藏鉤遊戲，一組爲一百個籌碼。桓玄眼看要輸了，對方只剩下武探一個人沒有被猜了。當時，顧愷之在殷仲堪手下任參軍，因身體不舒服在官衙中休息。桓玄派人捎信告訴他，請他帶病出來，猜虎探哪隻手中藏着鉤。顧愷之來到後，剛坐好，桓玄說："你可以猜猜虎探哪隻手裏藏着鉤"顧愷之說："賞我一百疋布，我就猜。"顧愷之當即猜中取得了鉤。於是，桓玄這組取得了勝利。

高映

舊說，藏彄令人生離，或言佔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彄。殷成式常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之，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因視盜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從前有一種說法：玩藏鉤會讓人在活着的時候與親人離別見不到面。還有一種說法是"藏鉤"這句話中有某種不祥的徵兆。舉人高映，非常會猜鉤。有個叫殷成式的人，一次在荊州跟高映玩藏鉤遊戲，每組有五十多人，高映猜十次有九次能猜中。自己這組鉤藏在哪裏，他也知道。當時人們都認爲高映有別的法術。問高映，他說："我主要是靠觀察舉止神情進行判斷。就象審察罪犯和尋找偷盜的人一樣。"

石旻

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彄，注之必中。張遂置鉤於巾襞中，旻良久笑曰："盡張空拳。"有頃眼鉤，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段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貌，辯其相當授。疑其見始，竟不及畫。（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位隱士叫石旻，非常善於猜鉤。這位隱士跟張又新兄弟關係密切。一次晚上閒着沒事，跟賓客一塊兒玩藏鉤。張又新兄弟想試試石旻是否真的能憑意念猜鉤，每次下賭注，石旻都能猜中。後來，張家兄弟將鉤藏在頭上戴的帽子翅裏。石旻沉思好長時間，笑着說："都是空拳，沒有在手裏。"石旻用眼睛觀察了一會兒，說："在張君帽子左翅中。"石旻就是這樣擅長猜鉤。石旻後來移居揚州，因此段成式結識了他。段成式曾經請求石旻將猜鉤的方法教授給他。石旻對段成式說："你可以先畫幾十個人的頭像，要找北方和南方少數民族裏相貌奇異的人。能辨識出這些頭像後，我才教給你猜鉤的祕法。"段式成懷疑石旻是在欺誑他，竟然沒有畫人頭像。

雜戲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羿棋，於輩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出《西京雜記》）

小戲中，於爲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段成式讀座右方，爲之"蹙戎"。（出《酉陽雜俎》）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並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於時。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古文"樗捕"。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乃爲盧，其彩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彩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彩十；全白爲白，其彩八；四者貴彩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梟爲二；撅爲三。（二六者雜採也。）貴彩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彩則否。新加進六兩彩。（出《國史補》）

貞元中，有杜勸好長行。皆有佳名，各記有輕妙。夏中用者爲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輕健而名之。（出《嘉話錄》）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採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六。天后嘗夢雙六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六、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臨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玩，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強各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傢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譚鎬、崔師本首出。圍棋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芃首出。如彈棋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出《國史補》）

【譯文】

漢武帝時，郭金人擅長玩投壺遊戲。他投壺用的是竹子製作的籌箭，不用棘籌箭。古人玩投壺，只看投沒投中，不看投中後能不能返跳回來。因此用小豆爲籌投壺，厭惡籌箭投中壺後又返跳出來。郭舍人卻用力投籌箭讓它返跳回來，投一支籌箭可以返跳回  
來一百多次，稱爲"驍"。是說勍象玩羿棋似的。郭舍人在當時玩驍投壺的人中，是位最傑出的高手。每次給漢武帝投壺，都能博得皇上賞賜給他黃金、絲帛等物。

小的博戲中，有在一個棋盤上，雙方各擺五子，比賽快慢，叫"蹙融"。段成式在他所撰寫的《讀座右方》中，稱爲"蹙戎"。

唐德宗貞無年間，董叔儒進獻一個棋盤，和關於如何玩這種棋的書一卷。這種博具與玩法特別新奇，在當時還沒有流行。洛陽縣令崔師本喜歡玩古代文獻上記載的樗捕。玩的方法是："將三百六十子分成三等份，設有二道關口，每人持有六匹馬，骰子五枚。骰子上面是黑色，下面是白色。黑麪刻二犢，白麪刻二雉。擲骰子。五枚骰子全是黑麪在上叫"盧"，得十六彩。二支白麪三支黑麪叫"雉"得十四彩。二支黑麪三支白麪叫"犢"，得十彩。五支骰子倉是白麪在上叫"白"，得八彩。上面四樣是貴彩。開是十二彩，塞是十一彩，塔是五彩，禿是四彩，梟是二彩，撅  
是三彩。擲得貴彩的可以連續擲，可以打馬，可以過關。其餘那些雜彩就不行連續擲，不行打馬，不行過關了。新加進六兩彩。

唐德宗貞元年間，有個叫杜勸的人喜愛玩長行。各種樣式的長行，都有很漂亮的名字，輕便巧妙。夏季用的長行是用一種輕紗製作的，是因爲這種輕紗象蕉布一樣輕盈而又結實，因此叫"冷子"。

現在的賭博遊戲，長行最爲盛行。這種賭博遊戲，有棋盤有棋子。棋子分黑、黃兩種顏色，各有十五枚。擲彩的骰子有兩枚。這種玩的方法是由據槊、雙陸演變來的。武則天皇后，一次夢見玩雙陸沒有獲勝。梁國公狄仁傑給她圓夢說是暗喻宮中沒有立太子啊。以後的人另出新意，才產生出長行這種賭博遊戲。還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翼鳳等種類，然而都不如長行。以簡儉自省的人，用它來曉喻時事；那些應變通達的人，通過它來察覺世風發生的變化。王公顯貴們，有很多人都沉溺在賭博長行中，達到了一些慶典、喪事都不去參加，喫飯睡覺都顧不上的程度。至於那些賭徒們，各自爭強鬥勝，被說成是"賭博爭勝"；那些憑藉按排賭局而取錢的人，被稱爲"設賭抽頭取利者"。這些設賭抽頭取利的人，贏錢的人贏十他取一，稱爲"乞頭"，即討取頭錢。有的人通宵達旦地進行這種賭博，有的人輸得傾家蕩產。玩長行的高手中，近代有譚鎬、師本爲第一，玩圍棋的僅次於長行，也較風行。玩圍棋的高手中，韋延祐、楊芃爲第一。象彈棋這種博戲，由於它太古老了，玩的方法雖然有，但是很少有人玩。玩彈棋的高手中，近代的吉達、高越爲第一。

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靈王 王子喬 方丈山 昆吾山 漢太上皇 漢武帝 輕玉罄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國　桂宮　西胡渠王　漢宣帝　劉表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戎獻玉杯，光照一室。置杯於中庭，明日水滿。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出《十洲記》）

【譯文】

周穆王時，西戎國進獻一隻玉杯。這隻玉杯發出的光，能將滿室照亮。將玉杯放在庭院中，第二天就能出現滿滿一杯的水。這隻玉杯能發散出甘美的香氣，是一隻仙人的器皿啊！

周靈王

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陽臺。渠胥國來獻玉駱駝高五尺，琥珀鳳凰高六尺，火齊鏡高三尺，暗中視物如晝，向鏡則影應聲。周人見之如神。靈王末，不知所之。（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周靈王二十三年，修造成昆陽臺。有渠胥國的使臣來朝賀，進獻一尊玉石駱駝，五尺高。獻一隻琥珀鳳凰。六尺高。還獻一枚火齊鏡，三尺高。在黑暗中看東西象在白天一樣，面對着鏡子，你會聽到鏡子裏的人影迴應你的聲音。滿朝文武官員都將這面火齊鏡看成神鏡。周靈王死後，這些神物都不知道哪裏去了。

王子喬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有人盜發之。都無見，惟有一劍懸在壙中。欲取而劍作龍虎之聲，遂不敢近。俄而徑飛上天。《神仙經》雲：真人去世，多以劍代。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此其驗也。（出《世說》）

【譯文】

周靈王的太子喬的陵墓，在周室皇陵內。戰國時，有盜墓人將它挖開。墓裏面什麼也沒有，只有一柄寶劍懸掛在墓穴中。盜墓人想將寶劍取走，寶劍立即發出龍吟虎嘯的聲音，嚇得盜墓人不敢取。過了一會兒，寶劍自己飛上天去。《神仙經》上說："真人仙世以後，多數都用劍來替代他葬入墳墓。過了五百年，代葬的寶劍也能得道昇仙。"王子喬墓中的這柄寶劍，就是一個證明啊。

方丈山

方丈山一名巒稚。東有龍場千里，玉瑤爲林。龍常鬥此處，膏血如流水。膏色黑者，著地堅凝如漆，而有紫光，可爲寶器。（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方丈山，又名巒稚。山東面有龍場千里，龍場上長着玉瑤林。龍經常在這裏爭鬥，膏血流得象水一樣。流在地上呈黑色，凝固後堅硬如漆，泛着紫光，可用它來做寶器。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煉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勁利，土亦剛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牛馬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物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划水，開而即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則蟾兔爲之側轉。四名懸翦，飛鳥遊蟲，遇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則鯨鯢爲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止。八名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者。（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昆吾山，山裏面埋藏着豐富的赤金，顏色如火。從前黃帝征伐蚩尤，在這裏駐紮軍隊，向地下挖了一百多丈深，也沒有找到泉水，只見裏面有東西象火星一樣閃閃發光。昆吾山的地底下多丹礦。將丹礦石採上來，可以煉出銅。銅的顏色是青色的，非常堅利。這裏的泉水都是紅色的，山上的草木都長得有勁而且堅利。山上的土剛硬、精沉。到了戰國時期，越王勾踐派工匠帶着白牛、白馬上山，去祭祀昆吾神。之後，開採山中的礦石，經過冶煉，鑄成八隻寶劍。第一隻寶劍叫"掩日"，用它指着太陽，太陽光立即暗下來。金，是陰物，陰盛則陽滅，第二隻寶劍叫"斷水"，用它划水，立即將水劃開，不能合上。第三隻寶劍叫"轉魄"，用它指向月亮，月亮上面的金蟾和玉兔隨着它轉動。第四隻寶劍叫"懸翦"，飛鳥遊蟲碰上它，立即被折成兩斷。第五隻寶劍叫"驚鯢"，用它來攪動海水，長鯨巨鯢都恐懼得鑽入海底。第六隻寶劍叫"滅魂"，持着它夜間行路，鬼魅躲得你遠遠的。第七隻寶劍叫"卻邪"，哪地方出了妖魅鬼怪，將它放在那兒，立刻妖魅就不來了。第八隻寶劍叫"真剛"，用它來切玉斷金，如同刻木削土一樣。以上八隻寶劍，在鑄造中，工匠們感應八方的精氣煉鑄而成。

漢太上皇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作此物也。太上皇遊豐沛山澤中，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人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勿泄言。"上皇謂爲戲言，了無疑色。工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水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餘有此物，名爲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虯龍，陸斬虎兕。魑魅魍魎，莫難逢之。削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工砥鍔，終爲鄙器。"上皇即解腰間匕首，以投於爐中。俄而煙焰沖天，日爲之晝暗。及乎劍成，殺三牲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曰："秦昭襄王之時，餘行，逢一野人於路。授餘雲：'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書，記其年月。"及劍成，工人規之，其銘面存，葉前疑也。工人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呂后，藏於寶庫之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如龍蛇，改其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改曰靈金內府。（出《王子年拾遺記》）

又漢帝相傳以秦王（相傳以秦王五字原作□爲□奏□。據明抄本改補。）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劍上皆用七採珠（"上皆用七"四字及"珠"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九華玉以爲飾，雜廁五色琉璃爲劍匣。劍在室中其光（"室中其光"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景猶照於外，與挺劍不殊（"殊"原作"昧"，據明抄本改。）十二年一加磨龍，刃上常若霜（"上常若霜"四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雪。開匣板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出《酉陽雜俎》）

【譯文】

漢高祖劉邦的父親，當年未顯貴時，身邊經常佩帶一把刀，長三尺，上面刻有銘文。這些銘文雖然很難認識，但是懷疑這把刀很可能是殷商時期高宗征伐鬼方國時鑄造的。一次，劉邦的父親去豐沛山澤中，看到山谷裏有人在冶煉、打造器具。劉邦的父親在旁邊歇息，問道："你們在鑄造什麼器具？"工匠們笑着回答道："我們在爲天子鑄劍。不要對外面的人說喲！"劉父認爲這是笑談，一點也未感到驚異。工匠們說："我們現在用的鑄鐵，怎麼冶煉打造都很難將它鑄成劍。如果將老漢你身邊佩的這把刀投放到爐中一塊兒冶煉，鑄造出來的肯定是神劍，可以用它來平定  
天下。這是用天上的星辰的精氣爲輔佐，完全可以殲滅三猾。水衰火盛，這是世兆啊。劉父說："我這把刀，叫匕首。它特別鋒利，是任何刀劍不能相比的。在水中可以折斷虯龍，在陸上可以刺殺猛虎與犀牛。妖魔鬼怪都敵擋不了它。而且刻金削玉，它的利刃一點也不卷。"工匠們說："如果得不到你這把匕首跟現在爐中的這些鐵在一塊冶煉，儘管冶煉打製得再精緻，讓最好的越工來磨刃，也終歸是件粗鄙的凡品。"劉父聽到這裏立即從腰間解下匕首，投入熊熊燃燒的爐火中。不一會兒，爐火挾煙沖天而起，天上的太陽也昏暗。待到寶劍冶造成了，工匠們宰殺豬、牛、羊三牲。用三牲的血塗劍祭祀。工匠們問劉父："老漢，你什麼時候得到這把利刀？"劉父說："昭襄王時，我有一次出行，途中遇到一個野人，將這把刀送給我。並說'這是殷商時期的靈物，希望你能將它世代相傳。它上面刻有古銘文，記着這把靈刀鑄造的年月。'"說到這裏，工匠們將新鑄造的寶劍拿在手中仔細察看，原來匕首上的銘文還存在，和先前差不多。於是，工匠們當即將這把寶劍授給劉父。後來，劉父將這把寶劍傳授給劉邦。劉邦佩用這把寶劍殲滅三猾，平定了天下，建立漢朝。後來，劉邦又將這把寶劍傳授給呂后。呂后將它藏在寶庫中。守護庫房的士兵發現一道白氣如雲。從庫房裏衝出，直上雲天，狀如龍蛇。因此改庫房的名字爲"靈金藏"到了諸呂獨攬大權時，白氣也沒有了。到了漢惠帝登極繼位後，用這座庫房貯放宮中御用武器，改名爲"靈金內府"。

又：相傳漢帝將秦王子嬰奉獻的白玉璽、高祖斬白蛇用的劍這兩件寶物，世代相傳。劍上鑲嵌的都是七彩珠、九華玉，並用五色琉璃雜陳在一起鑲嵌劍匣。這把寶劍放在室內自己會發光，一直射到室外，跟刺劍一樣。這把寶劍十二年磨一次，劍刃上總象布着一層霜雪似的。打開劍匣板鞘，就會產生一股冷風寒氣，而且光彩射人。

漢武帝

孫氏（"氏"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應瑞圖》雲：（"雲"原作"六"，據明抄本改。）神鼎者文質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滿，中生五味。王者興則出，衰則去。《說苑》雲：孝武時，汾陰人得寶鼎，獻之甘泉宮，羣臣畢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壽王曰："非周鼎。"上召問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壽王對曰："周德者，始於天授，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暢於天，下漏三泉。上天報應，鼎爲周出。今漢繼周，德□顯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逾盛，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求鼎於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寶自至。此天所以遺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論》亦云："墨子曰，昔夏後啓使飛廉折金，以精神於昆吾。使翁乙灼自若之龜，鼎成。四定而方，不灼自烹，不舉自滅，不遷自行。"《拾遺錄》雲："週末大亂，九鼎飛入天池。"《末世書論》雲，入泗水，聲轉謬焉。（出《小說》）

【譯文】

孫氏《應瑞圖》上說："神鼎的文理質的製作得非常精緻。它能夠預兆吉凶、存亡，能夠變輕也能變重，能停住不動，能自行移走。它能不燒烤裏面的水自己沸起來，不住裏放水，裏面就有滿滿一下水。它還能自行生出酸、甜、苦、辣、鹹五種氣味。當有道明君產生時，就出現在世上；當這個王國衰敗的時候，它又自行離去隱匿起來。"《說苑》上說："漢武帝時，汾陰人得到這隻寶鼎，進獻甘泉宮。文武百官都來祝賀。上壽說：'皇上得到的是周鼎。'侍中吾丘說：'這不是周鼎。"壽王說：'你能說出爲什麼不是周鼎的道理就讓你活着，否則，說不出道理來，我就處死你。'壽王回答說：'周朝的德政由上天授給它開始，由文、武二王將這項偉業幹成了，而周公又將它發展了。周朝的德政，上可以暢達至天，下可通流三泉。這是上天的意旨，因此寶鼎在周朝時就自行出現在世間。現在，我漢朝高祖皇帝繼周朝之後，德政昭明，天下六合歸一。皇上您繼位後國運日盛，各種祥瑞一同出現。從前，秦始皇親自到彭城去尋找寶鼎而沒有得到，現在上天將它昭示給有德的君王，寶鼎自行出現讓皇上得到它。這是上天饋贈給我漢朝的，因此是漢鼎，而不是周鼎。'武帝聽了說：'講的好！'"魏文帝《典論》上說："墨子說：'從前，夏後啓派大臣飛廉到昆吾山掘採金礦石，這種精神感動了昆吾神，讓他採到了礦石。夏後啓又讓翁乙用神龜爲柴，將這些礦石冶煉鑄成寶鼎。這隻寶鼎呈方形，下面有四足站地。不用燒火可以自行烹煮東西；不用將它從火上移開，火自行息滅；不搬挪它可以自行移動'"《拾遺錄》上說："周朝末年，天下大亂，九隻寶鼎自行飛走沒入天池。"《末世書論》上說："寶鼎落入泗水中，落時寶鼎發出哭泣聲。"

輕玉磬

漢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自浮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也。（出《洞冥記》）

【譯文】

漢武帝在甘泉宮西側建造了一座招仙閣，閣上面懸掛着浮金輕玉磬。所謂"浮金"，是說它能自浮水上；所謂"輕玉"，是說它的質的透明而又比一般的玉石輕。

李夫人

漢武帝（漢武帝原作□□辛，據明抄本改補。）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拴頭。（明抄本"拴"作"搔"）自此宮（"自此宮"原作"白比言"，據明抄本改。）人搔（"搔"原作"檢"，據明抄本改。）頭皆用玉，爲之（"爲之"二字處原空缺三字，據明抄本補。）貴焉。夫以象牙爲篦，賜李夫人。（出《小說》）

【譯文】

漢武帝喜歡李夫人，就用玉簪給她簪頭髮。從此，後宮中的嬪妃們梳理頭髮都用玉飾，認爲這是高貴身份的一種標誌。漢武帝又拿象牙讓工匠製成篦梳，賞賜給李夫人。

吉光裘

漢武帝（武帝原作王□，據明抄本改補。）時，西成獻吉光裘。入水數日不濡，入火不焦。元鳳（元鳳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不道之（明抄本無"元鳳不道"四字，"之"作"上"）時服此裘，以視朝焉。（出《十洲記》，明抄本作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武帝時，西成國進獻一件吉光裘，放在水中處理政事幾天不溼，放在火中燒烤不焦。漢武帝有時穿着吉光裘上朝。（按：譯者取明抄本譯。）

西毒國

漢武帝時，西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安在暗室中，嘗照十餘丈，其光如晝。（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武帝時，西毒國進獻連環馬絡頭。整個絡頭都用白玉石製做的，用瑪瑙做的勒嚼，用白光琉璃做的馬鞍。將它放在暗室中，可以照亮十多丈遠，它發出的光照得室內如同白日。

桂宮

漢武帝爲七寶牀、雜寶案、雜寶屏風、雜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武帝讓人給他製做一張七寶牀，還有用各種珠寶鑲嵌的寶案、寶屏風、寶帳，將它們陳設在桂宮。當時人稱桂宮爲"四寶宮"。

西胡渠王

漢武帝冢裹，先有玉箱瑤杖各一，是西胡渠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後有人扶風郿市買得二物，帝左右識而認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出《異苑》）

【譯文】

漢武帝的陵墓中，當初的隨葬物品有玉箱與瑤石手杖各一件。這兩件東西，原是西胡渠王進獻來的，武帝很是喜愛，平素常在手中把玩。後來，有人在扶風郿市上買到這兩件寶物。過去曾在武帝身邊的大臣、侍從，認出這兩件寶物是武帝的隨葬品。根據買主講述的賣主的形象，這些大臣、侍從異常驚訝，認爲賣主就是漢武帝啊！

漢宣帝

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宣帝被收，系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採婉轉絲繩，系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紋織成。宣帝崩，不知所在。（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時宮女常常在七月七日這天的夜晚，在開襟樓穿七針，以後就沿習下來成爲一種儀式。漢宣帝被捕，關押在郡中王府的私獄裏。這時，他的胳臂上還帶着女史良娣和採婉爲他纏制的絲繩，繩上繫着一面身毒國進獻的寶鏡，八銖錢那麼大。從前傳說這面鏡子可以照見妖魅，佩帶它的人能得以天神的庇佑。因此，漢宣帝后來終於危難中得救。待到漢宣帝登極繼承皇位後，每當他手持這面寶鏡時，便感觸萬端，幾乎流淚，好長時間不能自持。漢宣帝經常將這面寶鏡裝在一個方形的琥珀匣中，用戚里織成的絲繩繫好。還有人說是用絲織的斜紋繩繫好。漢宣帝死後，這面寶鏡下落不明。

劉表

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六升，次曰季雅受五升。（出《魏文典論》）

【譯文】

劉表盤踞荊州時，還管轄長江以南的好多地方。劉表的兒子們都非常驕橫奢侈，而且喜愛飲酒。劉表有三隻貴重的酒杯。一隻叫"伯雅"，盛七升酒；一隻叫"仲雅"，盛六升酒；一隻叫"季雅"，盛五升酒。

卷第二百三十 器玩二

蘇威 王度

蘇威 隋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日月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左右所污，不以爲意。他日，月蝕半缺，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中有聲如雷，尋之乃鏡聲，無何而子夔死。後又有聲而威敗。其後不知所在。（出《傳記》）

【譯文】

隋朝時僕射蘇威有一面鏡子形狀特殊，製做得特別精妙。遇上日全蝕或月全蝕的時候，鏡子裏也昏黑一片什麼都看不見。蘇威以爲是身邊的人將它弄髒了，不以爲然。後來，一次月半蝕，他發現，鏡子裏面也是半邊昏黑，這才知道不是一般的鏡子，將它珍藏起來。後來，櫃裏發出象雷鳴一樣的聲音。開櫃尋找，見聲音是這面鏡子裏發出來的。不久，蘇威的兒子蘇夔就死了。之後，這面鏡子又發出一次聲響，蘇威敗落。再以後，就不知這面鏡子失落到哪裏去了。

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繞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繞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雲："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雲："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怏。王室如毀，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哀哉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既便叩首流血雲，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雲："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雲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雲："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舍汝命。"婢再拜自陳雲："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狸"原作"狐"，據明抄本改。）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舍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差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舍。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嘆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刀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嘆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明抄本"國"作"周"。）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慼慼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泒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雲：'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雲舊有此鏡。蘇公死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蓍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祕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嘆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以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雷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瘡，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墳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莆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賚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雲："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於衆。令密持此心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志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勣蹤煙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樑，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勣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勣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趨（"趨"原作"踘"，據明抄本改。）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回舟，吾輩必葬魚腹。'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卻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祕，雲是旌陽七代孫，有呪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祕療之無效。勣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祗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爲主禮。勣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妝衙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妝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欞四條，卻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妝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勣拔窗欞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雲：'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舍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出《異聞集》）

【譯文】

隋朝時，汾陰有個姓侯的人，是天下少有的奇士。王度曾經向對待師長一樣禮遇他。侯生臨去世時，贈送王度一面古鏡，說："你拿着它，則各種妖邪都會離開你的。"王度接受了這位姓侯的送給他的這面古鏡，而且將它很好地珍藏起來。這面古鏡寬有八寸，鏡鼻是一隻蹲伏的麒麟。圍繞着鏡鼻劃分出四個方位，有龜、龍、鳳、虎按照方位布在上面。四方之外又布有八卦。八卦之外又有鼠、牛、蛇、兔、馬、羊、猴、雞、狗、豬等分列十二時辰。十二時辰之外，又有二十四字，繞鏡一週。字體酷似隸書，一點一劃都不缺少。但是這二十四字，在字書上一個也查找不到。這位姓侯的人說："鏡子背面的二十四字是二十四節氣。將鏡子對着太陽照看，它背面上的文字、圖形，都印過來，一釐一毫也漏不掉。將它舉起叩擊，會徐徐發出清亮悅耳的聲音，過了一天才聽不到了。"唉！這面古鏡跟一般的鏡子絕對不同。只適宜高尚賢達的人來鑑賞它，自然可以稱它爲有靈氣的寶物。這位姓侯的人生前曾經說過："從前，我曾聽人說過黃帝鑄了十五面鏡了。第一面直徑一尺五寸，效法滿月的數據。第二、第三……以次遞減相差一寸。這面古鏡是第八面啊。"雖然年歲距今已經非常遙遠了，鏡子上的圖形文字又不能說話講述自己的來歷。但是向侯奇士這樣的有道高人講述的這面古鏡的來歷，不可以不信啊。昔年，楊家把楊玉環送入宮中，而世代慶賀，張公失去一柄劍而身隨劍死。現在，王度遭逢時世變化的憂擾，經常鬱悶不樂；整個王家如置在火焰之上，何處是賴以生存之地呢？侯奇士送我的寶鏡又失落了。悲傷啊！現在將寶鏡所經歷的奇異之事記錄下來。幾千年之後，倘若有人得到它，也好知道它的來歷啊！隋煬帝大業七年五月，王度從御史任上辭官回河東，正好遇上侯奇士去世而得到這面古鏡。到這年六月，王度又返回長安。途經長樂坡，借宿在程雄家裏。他家新近接受他人暫時寄養的一名婢女，容貌頗爲端莊秀麗，名叫鸚鵡。到了晚上，王度就要脫衣歇息，拿起古鏡照照，遠處的鸚鵡看見了，便連連叩頭說："哎呀，我再也不住在這兒啦！"頭都叩出了血。王度將程雄召喚過來，詢問這個婢女是怎麼回事？程雄說："兩個月前，有位客人帶着這個婢女從東邊來。當時這個婢女病得很厲害，客人便將她留住在我家，說回來時一定將她帶走。但是，這位客人一去不回。至於這位婢女的來歷，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王度懷疑這個婢女可能是精怪，取出寶鏡對着婢女照去。婢女便連聲喊道："哎呀！饒命啊！我立刻就現出原形！"王度馬上將古鏡遮起來，說："你先自己講清楚你的來歷，然而再現原形，我就饒你一命。"婢女再次拜謝，自己講述道："我本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樹下的一隻千年老狸，能變化成人形迷惑人，犯了死罪。被府君追捕，逃到河渭一帶，被下邽陳思恭收爲義女。蒙他厚愛，將我許配給同鄉人柴華爲妻。但是鸚鵡跟柴郎不相投和，又從柴家逃走。剛走出韓城縣東門外，便被行人李無傲虜去。李無傲是個非常粗暴的男了。他脅迫鸚鵡與他四處遊蕩多年，前些日子走到這裏，忽然將我留在程家他一個人走了。沒想到遭逢天鏡，使我再沒法隱去原形了。"王度又問："你原本是隻老狸，變成人形後難道不禍害人嗎？"婢女說："我變成人形侍奉人一點也不想禍害人。但是，我從華山府君那兒逃跑躲藏起來，又變成人形惑人，是神道所不允許的，確死無疑啊。"王度又問："我想放你一條生路可行嗎？"婢女說："恩人給我這麼厚的照看，怎麼敢忘記您的大德。但是，天鏡一照，再也逃去不了原形啦。我變成人形很長時間了，羞於回到原來的樣子。望恩人暫時將天鏡放回匣中，賞給我一餐酒飯，讓我喝個大醉再死去吧。"王度說："我將古鏡放回匣裏，你不逃走嗎？"鸚鵡笑着說："恩人你剛纔已經說放我一條活路，你將鏡子放回匣中，我就離開這裏，這不是辜負了您的大恩嗎！但是隻要讓天鏡一照，就再也無路可逃了。此刻，我唯一的希望是用剩下的一點點時間，讓我享受到一生的歡樂啊！"王度立時將鏡放回匣中，並親自爲鸚鵡敬酒，並將程雄的家人及鄰里都招呼來，大家一塊兒邊喝酒邊戲耍玩鬧。鸚鵡不一會兒就喝得酩酊大醉，揚起衣袖，邊舞邊歌，道："寶鏡寶鏡，悲哀啊我的命。自從我脫去老狸的原形，到現在我已經侍奉了好幾個男人啦。活着雖然是件歡樂的事情，死去也沒有什麼值得悲傷的啊。有什麼值得眷戀的呢？只要享有這一時的快樂就行啊！"鸚鵡歌畢再拜，化作一隻老狸死去。滿座人，無不爲之驚訝嘆息。大業八年四月一日，日蝕。王度當時正在御史臺值班，躺在廳閣中的牀上，發覺天漸漸變暗了。屬下告訴王度日蝕得很嚴重。王度立即坐起，整理衣冠時拿出古鏡照看，發覺古鏡也變得昏暗，沒有了往日的光色。王度認爲這面古鏡製作時，一定是符合陰陽光體變化的奧妙的。不然，怎麼太陽失去光耀寶鏡也沒有光耀了呢？王度正思忖着。不一會兒，鏡中重新現出光彩，外面的日光也逐漸恢復明亮。等到太陽完全復明後，寶鏡也光明如舊。從這以後，每到日蝕、月蝕時，這面古鏡也昏暗無光。王度的一位叫薛俠的朋友，得到一把銅劍，劍長四尺，和劍柄相連，劍柄盤成龍鳳狀。左邊的紋理如火焰，右邊的紋理似水波。光彩閃耀，不是平常的寶劍。這年八月十五，薛俠帶着這柄寶劍到王度這兒來，對王度說："這是一把古劍，我曾經試驗過。每月十五這天，天清地朗，將它放在暗室裏，會自然發光，照到幾丈遠的地方。我得到它有些時日了。你好獵奇愛好古物，到了如飢似渴的程度。現在我將它帶來，願意和你在今天晚上一同試驗一下。"王度非常高興。這天夜晚，天氣果然晴朗。王度和薛俠在一間密室裏，不透一點光。王度拿出寶鏡，放在身旁。不一會兒，鏡面上吐出光華，將全屋照亮。兩人互相都能看見對方，就象在白天裏一樣。薛俠帶來的那柄古劍就橫放在寶鏡的旁邊，不見它發出一點光亮來。薛俠大喫一驚，說："請將鏡子裝進匣子裏。"王度聽從他的話，將寶鏡裝進鏡匣裏。這時，薛俠的古劍才吐出光華來，不過一二尺。薛俠撫着古劍，感嘆地說："天下神奇寶物，也有相剋相伏的理論啊。"這之後，每到月圓之夜，王度都將寶鏡放在暗室中，它就會發出華光照亮幾丈遠的地方。如果讓月影照到暗室中，寶鏡就不發光了。這大概就是太陽光、月亮光，任何寶物也不能和它們相匹敵。這年冬天，王度兼任著作郎，奉皇上詔命讓他撰寫國史，想爲蘇綽立傳。王度家有位老僕人叫豹生，這年已經七十歲了，是當年蘇綽的家兵。豹生讀過不少史書、傳記，還初通文墨。他讀了王度撰《蘇綽傳》的草稿，不勝悲痛。王度問他悲傷的緣故，豹生說："我曾經受過蘇公的厚遇。今天看到蘇公生前所說的話應驗了，所以悲傷啊。主人你現有的這面寶鏡，原先是蘇公的朋友河南季苗子饋送給蘇公的。蘇公生前特別喜愛這面寶鏡。臨死那一年，他鬱鬱不樂。一次請季苗子來家中，對他說：'我自己感覺離死期不遠了。不知道這面寶鏡將落在什麼人的手中。我現在想用蓍草卜一卦，先生你在一旁看着。'說完，便讓我取來蓍草，蘇公自己卜卦。卦成，蘇公說：'我死後十多年，我家當失落這面寶鏡。但不知他失落到何方？然而天地間的神器寶物，動與靜都有徵象。現在見到河泒之間，常常有寶氣與此卦的徵兆相合，難道這面寶鏡是往河泒一帶去了嗎？'季苗子問：'也被人得到了嗎？'蘇公又仔細看了看卦象，說：'先入侯家，又歸王氏。再往後，就不知道它的去向了。'"豹生說完這段往事，涕淚橫流，悲傷至極。後來，王度詢問過蘇家的後人。果然說從前確實有過這面寶鏡，蘇公死後就將它失落了。這和豹生說的一模一樣。因此，王度在爲蘇公寫傳時，在篇末如實地記述了這件事情。並且，還談到了蘇公用蓍草占卜技藝絕倫，祕而獨用，從未讓外人知道過。就是說的這件事情。大業九年正月初一，有一位胡僧（按：古代稱北方的少數民族爲"胡人"，稱胡人僧侶爲"胡僧"。）行乞到王度家。王度的弟弟王績出來接待這位胡僧，覺得他神采不俗，不是一般的行乞僧人。便邀請他到屋裏來，擺上飯食請他喫。兩人坐着說了好一陣子話，胡僧對王績說："施主家裏好象有一面絕世寶鏡啊，可以拿出來讓貧僧看看嗎？"王績問："法師怎麼知道我家有面寶鏡的呢？"胡僧說："貧僧受過明錄祕術，頗識寶氣。施主宅院中，每天常有碧光連着太陽。絳氣屬月，這是寶鏡之氣啊。貧僧見到這股寶氣已經有兩年啦。今天選擇良日，就是想一睹寶鏡神物。"王績聽了胡僧的懇求，取出寶鏡遞與胡僧。胡僧欣喜異常地跪着捧接寶鏡，對王績說："這面寶鏡有好幾種靈相，都是未見到過的。用金膏塗它，再用珠粉擦拭。舉起它照太陽，透過來的鏡影必能穿透牆壁。"接着，又嘆息地說："再換一種方法試驗，應能照見腹中的五腑六髒，遺憾的是能使它產生這種奇效的藥物用盡了。但是，用金煙薰它，再用玉水洗它，之後再塗上金膏珠粉，象先前那樣擦拭它。就是將它埋藏在泥土裏，也不會變得晦暗的。"說完，留下金煙、玉水後，胡僧忽然不見了。照着胡僧告訴的方法試驗，每次的效果都象胡僧說的那樣靈驗。這年秋天，王度出京兼任芮城縣令。縣衙大廳前有一株棗樹，粗幾丈，不知生長了幾百年了。王度之前的幾任縣令，到來後都祭祀這株棗樹。不祭祀，就會立即遭至禍殃。王度認爲妖怪是因由人的祟邪而作怪，不合禮儀的祭祀應該停止。但是縣裏的官吏們都叩頭請求他祭祀。王度不得已，也只好祭祀它。心中卻暗暗想到：這株老棗樹，一定有精怪在這裏。人們不能除掉它，才養成了接受祭祀的習慣。於是，悄悄地將身邊的寶鏡懸掛在棗樹上。這天晚上約摸到二更時候，王度聽到廳前棗樹那兒"噼哩撲楞"的有響聲，象雷鳴。他起身看看廳外，只見風雨交加籠罩着這株棗樹。而且電閃雷鳴，忽上忽下。到天亮，王度出去一看，只見一條大蛇死在棗樹旁邊。這條大蛇長相好凶喲！紅尾巴，紫鱗，綠腦袋上長着白角，額頭上有個"王"字清晰可見。蛇身上傷痕無數，顯然是被什麼神物擊斃在地。王度收起寶鏡，喊人來將死蛇拿出去，在縣城門外火化。又叫人將棗樹掘出，但見樹心有一洞穴，進入地底後逐漸變大。洞穴中有巨蟒蟠居的遺蹟，隨即讓人將洞穴填死。從此，再也沒有妖怪作怪了。這年冬天，王度以御史兼芮城令的身價，帶着印信到河北去開倉放糧，救濟陝東的饑民。當時天下發生特大饑荒，百姓飢餓、病痛纏身。蒲州、陝西一帶鬧瘟疫特別嚴重。王度屬下有個小吏叫張龍駒，家住河北。家中老少幾十口人，都染上了瘟疫。王度非常同情這個屬員，將寶鏡暫時借給他，讓他拿回家去爲家裏人驅除瘟疫。張龍駒回到河北家中，連夜用這面寶鏡照染瘟疫的家人。被照的人都異常驚恐，說張龍駒手中拿着一輪月亮來照他們。月光所照到的地方，寒若冰霜侵體，冷徹五臟。隨即又熱起來，到第二天晚上病都好了。王度知道寶鏡有這種奇效後，認爲對寶鏡沒有什麼危害，還能幫助百姓解除瘟病。他祕密讓人拿着這面寶鏡，挨家逐戶地爲人巡照。這天夜裏，寶鏡在匣中發出清越激揚的聲音。聲音長而傳的很遠，好長時間才停止。王度覺得很奇怪。第二天早晨，張龍駒來對王度說："我昨晚忽然夢見一個人，龍頭蛇身，穿硃紅色的衣裳，戴着大紫色的帽子。這個人對我說：'我就是寶鏡的精靈啊，名叫紫珍。曾經給過你家恩惠，因此來託你爲我謝謝王公，並轉告他：百姓有罪，天降瘟疫懲罰他們。怎麼能讓我違犯上天的旨意，去拯救他們呢？況且，這些百姓病到下個月，就會逐漸痊癒的，不要再辛苦勞累我了。'"王度感到這面寶鏡太靈怪了，因此將上面這件事也寫在這裏。到了下個月，瘟疫果然漸漸散去，真象鏡精講的那樣啊！大業十年，王度的弟弟王勣辭去六合縣丞的官職回到家中，隨即想離家出行遍遊名山大川。王度勸弟弟不要出門遠行，說："現在，天下正向着戰亂髮展着，遍地都是盜賊，你想這時出遠門安全嗎？再說，我與你是手足兄弟，從未長期分離過。這次出行，你要走得很遠很遠。從前尚子平雲遊五嶽，最後不知道他到底上哪去了。你想效仿前輩賢人浪跡于山水間，而不知歸家，這是哥哥我不能接受的啊！"說完淚流滿面，泣不成聲。王勣說："我要出行的想法已經定下來了，請哥哥不要再挽留我了。哥哥是賢達的人，不論什麼事情你都會理解的，孔子說：'對一個人來說，不要取消他自己的願望和志向。'人生在世不過百來年。匆匆忙忙，如同太陽早晨出來晚上落下去。得到你想得到的就高興，不得志時就悲傷。因此隨着他的願望走，這是聖人說的道理啊。"王度實在勸說不動弟弟，纔跟弟弟告別。王勣臨行前對王度說："這次出行一別，弟弟有求於兄長。兄長的寶鏡，不是世間尋常東西。弟弟此行，將在雲天道路中奔走，在荒山野地裏棲息，隨時都有風險或意外。弟想讓兄長將寶鏡贈送給我一用。"王度說："我怎麼能捨不得將寶鏡給你呢。"說着，取出寶鏡送到弟弟手中。王勣接過寶鏡收起來，當即離家出行。走時沒說都去向哪裏。到了大業十三年六月盛夏時節，王勣風塵僕僕地回到長安，將寶鏡安然無恙地交還給哥哥王度，說："這面寶鏡真是稀世的寶啊！"接着講述了他這次雲遊所經歷的奇事：告別兄長後，我先遊嵩山少林寺。出了寺院下山，或從立陡的石崖上攀援而下，或坐在仙境般的山間小憩。看看太陽快落山了，找到一個巖洞，裏面有一間石屋，可容三五個人。這天晚上，弟弟就棲息在這間石屋裏。是夜天晴氣朗，巖洞外月光如水，一片清明。二更過後，忽然有二人走進石屋。一人貌似胡人，鬚眉花白，容貌清瘦，自稱爲"山公"。一人寬臉，白鬚長眉，面黑而身體矮，自稱爲"毛公"。這兩個人問我："什麼人住在這裏"我回答說："我是一個尋幽訪奇的旅遊人。"二人坐下後跟我談了許久，說話中常常說出來一些奇異的事情。我疑心他們是精怪，悄悄伸手到身後行囊裏打開鏡匣取出寶鏡一照，鏡光吐出，這兩個人大叫一聲俯伏在地。那個矮子變成一隻老龜，那個高個化作一隻毛猿。我將寶鏡高懸在二物的頭上直到天亮，二物都死了。我翻看一下，只見龜身上長着綠毛，猿身上長着白毛。這之後，我又遊箕山，渡潁水，遊歷了太和，觀賞了玉井。所謂玉井，井旁邊有一池，池水清湛呈綠色，煞是可觀。我問一個打柴的樵夫："這個池叫什麼名字"樵夫回說："這個池子叫靈湫啊！每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這八節時，村人們都得來祭祀它、祈求福祐。如果少祭一次，則從池水中湧出黑雲大雹，沖毀堤壩，砸壞房屋啊。"我聽了後取出寶鏡照池水，池水沸湧，雷聲隆隆。忽然，池水騰空而出，池中不遺留一滴，在空中飛行二百多步落到地面上。有一條大魚，長一丈多，有胳臂粗細，紅頭白額身青黃間色。身上沒有鱗片，有粘涎，身形象龍，角如蛇，尖嘴，形狀象鱘魚，蹦跳着閃着光澤，臥在泥水中不能遠去。這大概就是古人說的"鮫魚"吧。離開了水，它就什麼能耐也使不出來啦。我讓村人們用刀殺了它，將它的肉做成菜餚，喫着膩而味美，一連吃了好幾天。接着，我又到了宋汴。宋汴的主人張琦，家裏有一個患病女孩。到了晚上這個女孩連喊帶叫，聲不忍聽。我問主人得的是什麼病？主人說病了有一年啦，白天跟好人一樣，到了晚上常常是連喊帶叫到天亮。我在張家住了一宿，夜間聽到女孩喊叫後，就開匣取鏡去照她。女孩立即喊道："好呀！戴冠郎被殺啦！"我到近前去看，女孩的牀下有一隻已經死去的大公雞，乃是主人家養了七八年的老雞啊！之後，我遊江南，從揚州登船渡長江。忽然雲暗水漲，黑風颳起巨浪不斷撞擊着船舷。擺渡的船工大驚失色，恐懼風浪翻船。我手拿寶鏡登上船，向江中照出幾步遠。只見幾步內立時風息雲收。波平濤靜，江水清徹見底。這一切，只是在轉瞬間發生的變化。之後，我抵達長江天塹而遊三峽，攀登攝山，漫遊芳嶺。或攀絕頂，或探深洞。遇上羣鳥圍着你噪鳴不止，或遇上幾隻熊蹲在路間，手持這面寶鏡一揮，它們立即驚恐地離去。後來，一路風順地來到浙江，順錢塘江口乘船出海，正值漲潮。濤聲轟鳴吼叫，幾百裏內都可以聽到。掌船的人說："潮快漲到跟前了，不能再向南駛了。如果不掉轉船頭駛回去，我們這一船人一定要葬身魚腹的！"我取出寶鏡照江潮，潮水如雲屹立，不再向前。四面的江水豁然閃出一道豁口，約五十多步，水漸漸變得清淺，水中的魚、鱉、蝦、蟹紛紛逃匿。我乘坐的這條船張着風帆，一直駛向南浦。待我往船後一看，濤波洶湧，高達幾十丈，向着我們所坐的這條船駛過的地方壓過來。登上天台山，周遊觀賞了山上所有知名的巖洞，夜晚繞着山谷而行。手持寶鏡，百步之內，光亮如白晝，纖毫都能看見。宿在樹林中的鳥雀被驚得四處飛散。從天台山返回會稽，遇到異人張始傳授我"周髀九章"及"明堂雲甲"等祕術。之後，和陳水一同歸來，再遊豫章，遇見道士許藏祕。他自己說是晉朝時得道成仙的旌陽縣令，許遜的第七代孫。他會咒法，施用咒法後，便可以登刃上山、在火裏行走。談到妖怪時，他特別說到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中有三個女兒遭到妖魅，沒有人識別出遭的是什麼妖魅，許道士親自去除妖也沒有除成。我有個過去時候的朋友叫趙丹，很有才氣，在豐城縣任縣尉。我於是前往豐城去看望他。趙丹讓他的僕人問我晚上住在哪裏？我說："想住在倉督李敬慎家。"趙丹於是讓李敬慎爲主要接待人。我到李家後，問起他三個女兒得病的根由，李敬慎告訴我說："我三個女兒同住在堂內的一間小屋裏，每天到了晚上都身着盛裝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到黃昏，姐三個就都回到她們住的小屋裏，閉門熄燈。你在門外聽聽，她們在屋裏好象在跟什麼人說話笑鬧。待到第二天早晨，不去喊她們沒有自己醒來就起牀的時候。而且姐仨都日漸消瘦，不思茶飯。如果不讓她們梳妝打扮，就要投井上吊的鬧你。真讓人沒有什麼辦法啊。"我對李敬慎說："請領我到姐三個住的小屋去看看。"李敬慎領我來到小屋旁邊，見屋東面有一個窗戶。我怕晚上姐三個在裏面將門拴死開不開，於是在白天悄悄折斷四根窗，用東西支柱象沒斷時一樣。到了傍晚，李敬慎來告訴："打扮好了，姐三個都回到小屋裏去了。"到了一更時節，悄悄在屋外聽聽，裏面談笑生風。我拔掉折斷的窗欞，手持寶鏡進入屋內一照，三個女孩立即大聲喊叫："殺我女婿啦！"開始時看不見什麼東西。我將寶鏡懸掛在小屋裏一直到天亮，發現屋內地上有三件死物：一隻黃鼠狼，一隻老鼠，一隻壁虎。黃鼠狼頭尾長一尺三寸，身上沒有毛齒。老鼠，也沒有毛齒，又肥又大約有五斤多重。壁虎，象人手這麼大，身披鱗甲，五色斑斕，頭上長着兩隻角，有半寸長，尾巴五寸多長，頭尾各有一寸白色。三物並排臥在壁孔旁邊死去。從此，李家的三個女孩再也沒犯邪症。離開豐城後，我尋訪真人到廬山。在廬山停留了幾個月，或棲息在樹林裏，或露宿在草莽中。每每遇到虎豹在一塊爭鬥，豺狼連羣行走，舉着寶鏡照它們，沒有不立即驚慌逃竄的。廬山上有個隱士叫黃賓，真正是天下奇士啊！他精通《易經》，記藏往事在心中，預言大事於未來。對我說："天下的神物寶器，一定不會總留在人間的。現今世道喪亂，別的地方不一定再去了。我的朋友，趁這面寶鏡還在，足可以用它自衛，還是趕快返回家鄉去吧。"我聽了黃隱士的勸告，立即北上，遊河北時，一天夜裏夢見鏡精對我說："我蒙你兄長厚待，現在要離開人間遠去，想跟你兄長再見一面，辭別後再去。請你早日返回長安吧。"我在夢中答應了它。到天亮，一個人坐在那兒想着夜間夢中的情景，恍惚發怔，立即踏上返回秦地的大道。現在，終於回到家中見到兄長你了，也算我沒有負於夢中的許諾。但是，最終恐怕這面寶鏡還是要離開兄長的。"王勣在長安盤桓了幾個月，歸還河東。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寶鏡在匣中悲鳴，聲音纖細渺遠。少許漸大，猶如龍咆虎嘯。過了很長時間，才住聲。王度打開鏡匣一看，寶鏡不翼而去。

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張華 晉惠帝 許遜 陶貞白 張祖宅 唐儀 唐中宗 宋青春 武勝之 李守泰　陳仲躬　曹王皋　漁人

張華

晉張華，生性聰慧。好觀奇異圖緯之學，捃拾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裏閭所說，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十倍萬代，博識無倫。記事採言，多所浮妄。宜刪翦無據，以見成交。昔仲尼刪詩書，不（"不"字原缺，據《拾遺記》補）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亂神。今見卿此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繁於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即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獻，鑄爲硯。又賜麟角管，此遼西國所獻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言"陟釐"，"陟釐"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斜側，因爲名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晉朝人張華，生得聰明慧敏，喜愛讀圖讖緯書等奇異的書籍，廣泛收集天下的遺聞逸事。從古代文字、書簡起，考證神怪以及世間街頭巷閭的傳說，撰寫成《博物志》一書，共一百卷，奏獻給武帝。武帝說："你的才幹超過萬代十倍，知識廣博沒有人能和你相比。但是你所記載的事情、採集的傳說，多數都根據不足，或者原本就屬於虛妄之談。因此，應該將那些沒有根據的刪去，才能成爲一本書。昔年，孔仲尼改刪定《詩》、《書》，在刪定的《詩》、《書》上面，不記載神鬼陰司的事情，也不談特異的妖力和各種仙神方士。現在看到你的這部書，記載的都是讓人驚異從未聽說過的和從未見到過的事情，會雜亂人的耳目的。因此，可以進一步刪節去虛浮、尚未有定論的那些記載，經整理可分爲十卷，就可以啦。"說完，當即賜給張華青鐵硯一方，是用於闐國進獻的鐵鑄的；麟角筆一支，此筆是遼西國進獻的；側理紙萬張，此紙是南越國進獻的，我們華夏叫它爲"陟釐"。"陟釐與"側理"音相諧。南越人用海中苔類植物造的紙，它的紋理縱橫斜側，因此名叫"側理"。

晉惠帝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鹹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出《異苑》）

【譯文】

晉惠帝元康三年，京都武器庫房失火，燒掉了漢高祖劉邦斬白蛇的那柄寶劍和一雙孔子穿過的鞋。在現場圍觀的人，都看到了在煙火滾滾中，漢高祖的那柄斬白蛇劍穿透庫房的屋頂飛去。但都不知道它飛向哪裏去了。

許遜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蜃爲患，旌陽沒水，拔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魚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爲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一有"萬仞師"出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西晉末年，有個旌陽縣令叫許遜，在豫章西山得道。江中有蛟蜃興妖作怪爲害百姓，許遜潛入江水中，揮劍斬殺了這隻蛟蜃，後來就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過了一會兒，漁人打魚網上來一塊石頭，很能鳴響，敲擊它，發出的鳴聲幾十裏以內都能聽得到。到了唐朝，趙王任洪州刺史時，將這塊石頭擊破，得寶劍一雙。看看寶劍上的銘文，一隻上刻有"許旌陽"三個字，一隻上刻有"萬仞"二字，那隻刻有"萬仞師"的劍流傳於世。

陶貞白

梁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劍，皆以銅鑄，非鐵也。（出《尚書故實》）

又貞白隱居貝都山中，嘗畜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去，人望之，如二條青蛇。本傳具載。（出《芝田錄》）

【譯文】

梁朝陶貞白著有《太清經》一書，還有一名叫《劍經》。上面說："凡是學道術的人，都必須備有寶劍、寶鏡隨身帶着。"又說："干將、莫耶兩柄名劍，都是用青銅鑄造的，不是用鐵鑄造的。"

又：陶貞白隱居在貝都山中，曾經有兩把刀，一把叫"善勝"，一把叫"寶勝"。這兩把刀，常常能自行飛去，人們看見它們飛走的樣子，象是兩條青蛇。《本傳》上有這件事情的記載。

張祖宅

唐乾封年中，有人於鎮州東野外，見二白兔。捕之，忽卻入地，絕跡不見。乃於入處掘之，才三尺許，獲銅劍一雙，古制殊妙。於時長史張祖宅以聞。（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高宗乾封年間，有人在鎮州東郊的野外，看見兩隻白兔，想捉到它們。忽然這兩隻白兔鑽入地裏不見了。這個人在白兔鑽入地裏的地方挖掘查找，才挖進去三尺多深，得到銅劍一雙，是古劍，作工異常特殊精妙。這件事情，當時是在長史張祖家聽到的。

唐儀

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等袋。彩帨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明抄本"之象"作"衆鯉"）強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復前飾。（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高中上元年間，朝廷命令九品以上的官員，必須佩帶裝有刀、礪石等的飾袋。飾袋的作法是"先在彩帕上繪出魚形，再用絲線繡出真色的圖案，縫製成袋，象魚的樣子，兆示強盛。"到武則天臨朝執政時，才杜絕佩帶這種魚袋。到睿宗景雲年間，又恢復了這種佩飾。

唐中宗

唐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爲桂樹，金花銀葉。帝每常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中宗命令揚州的地方官吏給他製作一面一丈見方的鏡子。在銅鏡上鑄出桂樹，再鑲嵌金花銀葉。中宗常常騎馬照這面巨鏡，人馬都可以照進鏡子裏。

宋青春

唐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推。西戎嘗歲犯邊境，青春每臨陣，必獨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鹹賴焉。後吐蕃大北，獲生口數千。軍（軍原作裏，據明抄本改。）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之。答曰："但見青龍突陣而來，兵仞所及，若叩銅鐵，以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靈。青春死後，劍爲瓜州刺史季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翰鎮西涼，知之。求易以他寶，廣琛不與。因贈之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酧恩。"（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悍暴戾，手下的將士非常推崇他。西戎（按：古代稱西部邊疆的少數民族爲"西戎"。）常年侵犯邊鏡，宋青春每次與入侵者接戰，必定是一個人手揮寶劍大聲吼叫着衝入敵軍，割下被他殺死的敵軍將士的左耳凱旋而歸，從未中過敵軍的刀、箭。西戎軍都懼怕他。我方全軍也都仰仗着他擊退入侵的敵軍。後來，前來進犯的吐蕃軍被打得大敗，俘虜數千人。我軍統帥讓翻譯問一個穿虎皮衣裳的敵軍俘虜："你們爲什麼不能傷害我方的宋將軍呢？"這個俘虜回答說："每次宋將軍臨陣，都見到一條青龍突陣而來。宋將軍手中的那把利劍，所到之處象接撞銅鐵似的，我們手中的兵器紛紛被它砍斷。我們都認爲他是有神力相助的將軍啊！"到這時，宋青春才知道他用的是把通靈寶劍。宋青春死後，這把寶劍落入瓜州刺史季廣琛手中。有時在風雨過後，這把寶劍會自行迸發出光芒，照耀周圍一丈遠的地方。哥舒翰鎮守西涼時，得知這把寶劍的靈性，曾用別的珍寶向季換取它。季廣琛不換，贈詩說："按照船上的刻印去尋劍，誰知劍已經神化而去；我彈着劍鞘跟你說：這把寶劍還沒有酬報我呢！"

武勝之

唐開元末，太原武勝之爲宣州司士，知靜江事。忽於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夫戲投以石，中蛇，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劍。上有篆許旌陽斬蛟第三劍雲。（出《廣異記》）

唐太宗開元末年，太原人武勝之任宣州司士，主持靜江的政務。一次，他忽然發現江邊沙灘上，雷公踏着薄雲追逐一條小黃蛇，在沙灘上繞來繞去。武勝之隨意投去一塊石頭，將蛇擊中，發出"鏗"的一聲響，象擊中金屬上似的，雷公隨之也飛走了。武勝之派人去察看，拾到一把銅劍。劍上刻有篆文：許旌陽斬蛟第三劍。

李守泰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爲玄冥。以五月朔忽來，神采有異，人莫之識。爲鏡匠呂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來寓目。老人解造真龍，欲爲少年制之，頗將愜於帝意。遂令玄冥入爐所，扃閉戶牗，不令人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於院內搜覓，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鏡爐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雲：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伸靈，吾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鑑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於揚子江鑄之。未鑄前，天地清謐。興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於數十里。稽諸古老，自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鏡。至天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倖龍堂祈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曰："朕敬事神靈，以安百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真龍否乎？"對曰："臣亦曾見真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得以似真龍，即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驗者，或不類真龍耳。"帝即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於內庫遍視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真龍也。"帝幸凝陰殿，並召法善祈鏡龍。頃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鏡龍。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樑棟。須臾充滿殿庭，遍散城內。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詔集賢待詔吳道子，圖寫鏡龍，以賜法善。（出《異聞錄》）

【譯文】

唐玄宗天寶三年五月十五日，揚州進獻水心鏡一面，長寬各九寸。鏡面青瑩淨亮，可耀日月。鏡的背面盤着一條龍，龍身長三尺四寸五分，形態生動，象真龍一樣。玄宗觀賞後，很是覺得它不同一般的鏡子。進獻這面鏡子的官員揚州參軍李守泰向玄宗皇帝說："我們鑄造這面鏡子時，來了一位老人，自己說姓龍叫龍護。這位老人鬚髮花白，眉毛如絲，下垂到肩上，身上穿着白衫。有一個小童跟隨老人左右，年十歲，身穿黑衣，老人叫他'玄冥'。這一老一少是在五月初一這天，突然來到鑄鏡現場的。他們的神態跟一般人不一樣，所有在場的人都不認識他們。那位老人對鏡匠呂暉說他家就住在附近，聽說你要鑄鏡，特來觀看。又說他知道在鏡上鑄造真龍的方法，願意爲呂暉製作一條，將特別取得皇上的喜歡。之後，就讓隨他來的那個叫玄冥的小童，進到安放鏡爐的院子裏，並讓人從外面將門窗關閉好，不讓任何人進入院裏。過了三天三夜，左門洞開。呂暉等二十人在院子時搜查尋找，不見這位老人和小童的蹤影，只在鏡爐前邊找到一紙素書，是用小篆寫的，內容如下：'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是效法天、地、人三才，春溫、夏熱、秋冷、冬寒四氣，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也。鏡長寬各九寸，是類似天下九州的分野，鏡鼻應呈明月珠狀。開元皇帝聖明通達神靈，我才降福。這面鏡子可以避邪祟，鑑萬物，秦始皇的鏡子比不上它啊！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看罷這紙素書後，就將鏡爐移到船上，於五月五日午時，在揚子江上鑄鏡。未鑄鏡前，天地清明、安靜。鑄鏡當中，左右的江水忽然高漲三十多尺，如一座雪山浮在江面上。又聽到龍吟聲，如笙簧吹鳴，傳到幾十裏地以外。我們考查了所有的老年人，都說打鑄鏡以來，從未見過這樣怪異的事情啊！"玄宗皇帝詔令有司吏，將這面水心鏡單獨置放一個地方。到了天寶七年，秦中大旱。從三月起沒有降雨，一直旱到六月。玄宗皇帝親自到龍堂祭祀祈雨，但是老天一點反應也沒有。玄宗皇帝問昊天觀的道士葉法善："皇帝我用尊敬來侍奉神靈，用來安撫百姓。現在大旱如此，我特別憂慮，親自到龍堂祈雨，老天爲什麼還不降雨呢！道長你見過真龍嗎？"葉法善道長說："貧道我也曾見過真龍。貧道聽說畫龍的四肢骨節，有一個地方得似真龍，就會立即有感應。用它來祈禱，雨立即就會降下來的。之所以皇上你親自祈雨未獲靈驗，大概是龍堂上畫的龍不類似真龍吧。"玄宗皇帝聽了法善道長這番話，立即詔令中使孫知古，帶領法善道長去皇宮內庫各處查看。法善道長忽然看見這面水心鏡，立即返回奏玄宗皇帝，說："宮內水心鏡背面是真龍啊！"玄宗皇帝親臨凝陰殿，同時召見法善道長祈祀鏡龍。頃刻間，只見殿棟間有兩道白氣降下來，接近鏡龍；鏡龍的鼻上也升出白氣向上接近樑棟。剎那間，雲氣充滿殿庭，遍佈京城。大雨傾盆而降，下了七天才住。這年秋天，秦中獲得特大豐收。玄宗皇帝特意詔令集賢殿待詔吳道子，臨摹鏡龍真圖，用以賞賜法善道長。

陳仲躬

唐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成，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裏，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習學不出。月餘日，有鄰家取水女可十數歲，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墜井而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閒日，窺於井上，忽見水中一女子。其形狀少麗，依時樣妝飾。以目仲躬，凝睇之際，以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嘆曰："斯爲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水不減。忽一日水竭。清旦，有人叩門雲："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裝飾鈆粉，悉時制耳。仲躬與坐，訊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爲矇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某乃國初方墜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甚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尺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勘責三數日方回。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即命匠，命一親信，與匠同入井。囑曰："但見異物即收。"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闊七寸七分。仲躬令洗淨，貯匣內。焚香以奉之，斯所謂敬元穎也。一更後，元穎忽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昔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苕所墜。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故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耳，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將辭去，仲躬復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某變化無常，非可具述。"言訖，即無所見。明旦，忽有牙人叩戶，兼領宅主來謁（"謁"原作"謂"，據明抄本改。）仲躬，便請移居，並伕役並足。未到齋時，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价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值契本，一無遺缺。"並交割訖。後三日，其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隅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爲大官。有所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效也。其鏡背有二（"二"原作"三"，據《博異志》改。）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如其位。於鼻四旁題雲，夷則之鏡。（出《博異志》）

【譯文】

唐玄宗天寶年間，有個叫陳仲躬的書生，家住金陵，廣富錢財。陳仲躬非常好學，但因爲賦詩、寫文章一時沒有成就，便帶着幾千金，來到東都洛陽清化裏，租一所房屋住下。這所房屋庭院中有一口井，很大，經常淹死人。陳仲躬知道這件事情，自恃沒有家室住在這裏，無所懼怕。陳仲躬住進這座院落後，總是關在屋中學習，足不出戶。鄰家有一個女孩，約十幾歲的樣子，每天都來到院中井邊來提水。這天又來提水，站在井邊過了很常時間也不離去，忽然墜入井中淹死了。井水很深，隔了一宿，纔將屍體打撈上來。對女孩落井淹死，陳仲躬覺得有些可疑。一天間時，他來到井邊，探頭向井下窺望，忽然看見水中出現一個女子，容貌端麗可愛，按當時人的樣子妝飾，並用眼睛看陳仲躬，凝視之際，用紅袖半掩臉面向他脈脈含情地微笑。妖媚妖冶，超出一般的女人。陳仲躬看得心動神迷，魂移魄惑，似乎都按捺不住了。不由得嘆息地說："怪不得呢，這就是女孩落入井中淹死的緣由嗎！"於是不再看井中的妖媚女子，轉身回到屋裏。過了幾個月，天炎熱大旱，但是院中這口井裏的水，一點也不見減少。忽然有一天井水突然乾涸。一清早，有人敲門說："敬元穎請求拜見相公。"陳仲躬讓來人進屋一看，乃是那天在井中見到的那個妖麗女子。身穿紅衣綠裳，面塗脂粉丹紅，跟洛陽城中的女人一樣。陳仲躬讓這位女子坐下，詢問道："你爲什麼要誘殺人呢？"敬元穎回答說："我不是殺人的人。這口井中住有一條毒龍。自漢朝絳侯住在這裏，掘成這口井，這條毒龍就住在井中。洛陽城中有五條毒龍，它是其中的一條。因爲它同太一神左右的侍龍處得很好，因此每每被它所矇蔽。上天徵召它，多數時候找個因由不去赴會。這條毒龍喜愛喝人血。自漢朝以來，它已經吸食了三千七百多人的血啊！而且井裏的水從來沒有乾涸的時候。我是國朝初年墜入井中的，爲這條毒龍所驅使。爲它引誘人墜入井中，供它吸食。很是辛苦，而且也不是我情願這樣乾的。昨天，是太一神使者交接班的日子，天下龍神都得集駕到太一神那裏。昨天夜裏子時，各位龍神已經朝拜太一了。但是，河南大旱，太一神讓羣龍考察三五天才放它們回來。現在井內已經沒有水啦。如果你能誠心讓工匠下去淘井，就可以讓我擺脫這條毒龍給我的苦難啊！果然如此，我願終生侍奉公子。世間上的事情沒有辦不到的啊！"說罷，便不見了。陳仲躬當時就讓一工匠下井去淘，並派一名親信僕人一塊兒下到井底，囑咐說："到井底後，見到特殊的物件就將它取上來。"這位僕人隨工匠下到井底後，沒有見到其它東西，只揀得一面古銅鏡，寬七寸七分。陳仲躬讓僕人將古銅鏡用水洗淨，放在匣子裏，焚香敬奉它。這面古銅鏡就是敬元穎啊！當夜一更後，敬元穎果然從門外走進屋來。一直走到香燭前下拜，對陳仲躬說："感謝你搭救我的大恩，使我脫離了在井下照着污泥的苦差使。我原本是昔年師曠所鑄的十二面銅鏡中的第七面。師曠鑄造我們時，都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是七月七日午時鑄造的，因此寬爲七寸七分。貞觀年間，是許敬宗的婢女蘭苕將我墜入井中。因爲這井的水特別深，又有毒龍吐出的毒氣，下到井底的人都被悶死，因此沒人將我撈取上來，就爲毒龍所使役。幸虧遇到你這樣正直的人，才得以重見人間啊！然而，明晨以內，望搬出這所房子。"陳仲躬說："我已用錢將這所宅院租賃下來了。現在馬上要搬出去住，我一時上哪籌措到足夠的租金呢？"敬元穎說："現在就請你整裝，什麼憂慮也不要有。"說着就要告辭。陳仲躬又將敬元穎留住，問："你怎麼能打扮成現在這種樣子的呀？"敬元穎說："我變化無常，不是一一可以講述出來的啊！"說完，立時不見了。第二天早晨，忽然有一個買賣的中間人來叫門，領來一位房主來拜見陳仲躬，並請他立即搬家。外面車馬伕役都準備好了，裝上一應傢俱用品後，未到正午就來到立德坊的一所宅院中。這所宅院，大小和租金跟清化裏那所宅院一樣。領陳仲躬來的中間人說："租金、房契都不缺少，並已交割完畢。"過了三天，陳仲躬原來住的清化裏那所宅院的水井，無緣無故地自行崩塌，牽延到東側的廂房，一時間地都陷下去了。這以後，陳仲躬賦詩、寫文章，屢屢揚名，並作了高官。不論有什麼重要的事情，都象當年搬家移居一樣有人出來幫助。陳仲躬從井中得到的這面古銅鏡，它的背面有二十八個字，都是蝌蚪文。用現代文翻譯過來，大意是：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白龍潭鑄成此鏡。這面古銅鏡已經在人世間有一千年啦。它背上的環書文字，一個字分管一個天文列宿，按照方位排列：左有日右有月，龜、龍、虎、雀，並列其位。在鏡鼻四周題有四字：夷則之鏡。大意是：平坦均勻的鏡子。

曹王皋

唐嗣曹王皋有巧思，精於器用。爲荊（荊原作邢，據本書卷二。五曹王皋條改。）州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羯鼓棬，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賓府觀者鹹訝議曰："豈足尚耶？"對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皋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逄至寶。"指其鋼勻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諸公心未信乎？"命取食拌，自選其極平正者。令置棬於拌心，以油注棬中，棬滿而油無涓滴滲漏。皋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棬，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之家。"衆方深伏。賓府又潛問士人，"宜償幾何？"士人曰："不過三萬。"及遺金帛器皿，其直果稱是焉。（出《羯鼓錄》）

【譯文】

唐朝曹王李皋有巧妙的構想，精通各種器具古玩。李皋任荊州節度使時，有位暫居在這裏的讀書人，帶着兩付製造羯鼓用的棬，請求通報求見李皋。這位讀書人將兩付棬先打開給李皋的幕僚們看。這些人看了後故作驚訝地說："這種平常的棬，還用給曹王看啊？"讀書人說："但請通報，節度使看了它們一定會識別出來的。"待到通報後，曹王李皋見到了這兩付棬，用手捧着讚歎地說："沒想到今天還能遇到這麼珍貴的寶物啊！"指着兩付棬說，"你們看看，這鋼性，這均勻勁兒。這是用鋼鐵精製而成的啊！"在座的衆幕僚表面上唯口稱是，心中都暗自說："什麼精鋼細做……"李皋看出幕僚心中所想，說：你們心中不一定相信這是難得的寶物吧，請取來食柈一用。"食柈取來後，李皋親自挑選出特別平整的食柈，將兩付鼓棬打開重疊置放在食柈上面，讓人將食油頃入棬中，直到注滿爲止。油一點也不滲漏出來。李皋說："這兩付棬一定是開元、天寶年間，向朝廷進貢的御棬。不然，沒有這麼製作精細的棬啊。"問獻棬的讀書人："你這兩付棬是從哪兒得到的。"讀書人回答道："我的先人在黔中，從當年玄宗皇帝的宮內總管高力士大人家得到它們的。"衆位幕僚們才深深拜服。事後，幕僚們又暗中問這位讀書人："你估計，曹王應償給你多少錢！"讀書人說："也就三萬吧。"待到曹王李皋贈送給這位讀書人金帛器皿等物後，這些幕僚好信計算一下：這些東西的價值果然就在三萬左右。

漁人

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明抄本"載"作"爲"。）小網。數船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物，乃是鏡而不甚大。漁者忿其無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人異之，遂取其鏡視之，才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潰然可惡，其人悶絕而倒，衆人大驚。其取鏡鑑形者，即時皆倒，嘔吐狼藉。其餘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鏡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爲妖怪。明日方理網罟，則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詢於故老，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但不知何精靈之所恃也。（出《原化記》）

【譯文】

唐德宗貞元年間，在蘇州太湖入松江口，有打魚人載着小網捕魚，好幾條船十多個人，打了大半天，沒有網到一條魚，卻網到一面鏡子，不大。打魚人惱火沒有打上來魚，就將鏡子丟入水中。移船再撒網，又將這面鏡子打上來了。打魚人感到非常奇怪，其中有一人就將這面鏡子拿在手中仔細觀看。鏡子大小約七八寸，但是照人卻筋骨五臟六腑都能看到。這個打魚人用它照視自己的肚腹，發現裏面潰爛得讓人噁心欲吐，一下昏倒在地。其他的打魚人都大喫一驚，紛紛自照，都昏倒在地，嘔吐不止。還剩下一個打魚人不敢照了，慌忙將鏡子又拋入水中。過了許久，昏倒在地的那些打魚人都甦醒過來了。這個打魚人將他的這些同夥一一扶起來，相互攙扶着回到家裏。大家都認爲是遇上妖怪了。第二天整理好網具又駕船出去打魚，打到的魚是平常的好幾倍。而且，這些打魚人中，從前身上患有疾病的，都痊癒了。詢問打魚的老人們，有的說這面鏡子在江湖間，幾百年出現一次，有人曾經見到過。但是，卻不知道是什麼精靈所有。

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載 破山劍 揚州貢 鄭雲逵 張存 百合花 浙右漁人 元禎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綯　裴嶽　苟諷　紅沫　鐵頭　虔州刺史（以上五條原缺）　周邯　真陽觀　陴湖漁者　文谷

符載

唐符載文學武藝雙絕，常畜一劍，神光照夜爲晝。客遊至淮浙，遇鉅商舟艦，遭蛟作梗，不克前進。擲劍一揮，血灑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後遇寒食，於人家裹櫃糉，粗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頑鐵，無所用矣。古人云："千鉤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其此劍之謂乎。（出《芝田錄》）

【譯文】

唐朝人符載文武雙全，曾經有一把寶劍，會發光，將夜間照成白晝。一次，符載出游到淮浙一帶，遇到一隻大商人的貨船遭到水中巨蛟的攔阻，不能繼續航行。他拔出這把寶劍向巨蛟刺去，血水象下雨一樣從巨蛟身上噴灑出來。於是，這隻商船安然無恙地駛走了。後來，有一年寒食節，符載暫時借宿的這家用秬黍包裹糉子，有桶那麼粗，用菜刀切割不了。符載用他隨身帶着的這把寶劍去割。切完後，寶劍再也不發光了，變成了一塊頑鐵，沒什麼大用了。古人說："有千鈞之力的箭弩，不能用它去射鼷這樣的小鼠。"這話完全適合符載的這把寶劍啊。

破山劍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劍，磨洗詣市。有胡人求買，初還一千，累上至百貫，士人不可。胡隨至其家，愛玩不捨，遂至百萬。已克明日持直取劍。會夜佳月，士人與其妻持劍共視。笑雲："此亦何堪，至是貴价。"庭中有搗帛石，以劍指之，石即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劍視之，嘆曰："劍光已盡，何得如此。"不復買。士人詰之，胡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芒頓盡，疑有所觸。"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說其事，胡以十千買之而去。（出《廣異記》）

【譯文】

近年有個男人在耕地時揀到一把劍，磨洗之後，拿到集市上去賣。有位北方的外族人要買這把劍。最初出一千文錢，後來漲到一百貫，這個男人還是不賣。買者跟隨賣劍的男人到家中，最後出一百萬貫買這把劍。雙方說定了，明天這位外族人拿錢來取劍。這天夜晚，月色很好。男人跟他妻子在院中月光下，一塊兒觀看這把劍，笑着說："這把劍有什麼出奇的地方，值得那個胡佬出那麼高的價錢？"他家庭院中有一塊搗衣石，說話間，這個男人隨意用劍向這塊搗衣石一指，搗衣石立時斷爲兩截。夫妻倆也沒有在意。第二天，買劍的胡人載着錢來到男人家，拿起寶劍一看，驚訝地說："劍光已經沒有了，你們是怎麼弄的？"於是，不買這把劍了。得劍的男人責問他爲什麼不買了？這位胡人說："這是把破山劍，只可用一次，我想用這把劍刺破寶山。現在，劍的光芒已經消失了。我懷疑你們用它觸指什麼東西了。"夫妻倆聽了後異常悔恨，將昨天晚上用劍指斷搗衣石的事情告訴了這位胡人。胡人最後用十千錢買走了這把劍。

揚州貢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所鑄也。或言無百鍊者，六七十煉則止。易破難成，往往有鳴者。（出《國史補》）

【譯文】

揚州舊日向朝廷進貢的江心鏡，是在五月五日這天，在揚子江上鑄造的。有人說鑄鏡時沒有鑄一百次，也有六七十次。這面鏡子非常容易鑄不好，有破損，極難鑄成。鑄成後，它常常自己發生鳴聲。

鄭雲逵

唐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鐵星錍，有時而吼。常莊居，橫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幘，被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君居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更良久，疾斫之，不中。刜墜黑氣著地，數日方散。（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人鄭雲逵小時候得到一柄劍，劍鞘上布有鱗片，劍很薄，象星星一樣泛着亮光，而且時常自己發出鳴叫聲。一次，鄭雲逵在家盤腿坐着把玩這把劍。忽然，從院裏樹上跳下一個人，身穿紫色衣服，戴硃紅色的頭巾，頭髮披散着，手中持劍站在那兒。他周身圍有一團黑氣，象一團濃霧。鄭雲逵素來膽氣過人，假裝沒看見，繼續把玩懷中寶劍。紫衣人說："我是上界人，得知你有一柄奇異的寶劍，希望能借我看看。"鄭雲逵說："這是一塊凡鐵啊。你既然住在天上，難道還顧念這麼一塊凡鐵嗎？"紫衣人一再請求鄭雲逵借他看看。鄭雲逵盯視他好長時間，突然揮劍疾砍過去，沒有砍中。只削下來一團黑氣落在地上，好幾天後才散去。

張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溫介雲：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盡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人段成式，他有個朋友叫溫介，曾講過這樣一件事：唐代宗大曆年間，高郵有個叫張存的平民，以踏藕爲業。一次，他在池塘中發現一隻旱藕，藕稍象胳臂那麼粗。他用盡全力挖掘，掘到兩丈深時，這隻旱藕已有雙手合抱那麼粗，可是還沒有挖到根。沒辦法，張存用刀將旱藕砍斷，在藕中得到一柄劍，長二尺，呈青色，沒有劍刃。張存不想保存這把劍，城裏有個人得知這事後，用十捆柴薪將這柄劍買了去。這隻旱藕，裏面沒有藕絲。

百合花

唐元和末，海陵夏侯一庭前生百合花，大如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臂匣十三重，各匣一鏡。至第七者，光不觸，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憲宗元和末年，海陵夏侯一院裏房前生出一株百合花，比一般的百合花大好幾倍，覺得奇怪。因此，挖掘這株花，得到一隻臂匣有十三隔，每隔裏放有一面鏡子。第七隻隔裏放的鏡子，光面沒有被腐蝕，對着太陽照映出的光環有一丈。餘下的十二面，都只能說是銅而已。

浙右漁人

唐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重，異於常時。及斂就水次，卒不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取視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血縈脈動，竦駭氣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於旁舍，遂聞之於德裕。盡週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出《松囪錄》）

【譯文】

唐穆宗長慶年間，宰相李德裕查訪浙右。當時有漁人在秦淮下機網到深水處捕魚，起網時覺得特別沉，跟往常不一樣。等到將網起到臨近水面時，發現沒有網到一條魚，裏面只有一面古銅鏡，一尺多那麼大，鏡面泛光照耀水波間。打魚人將它拿在手中照看，自己的五臟六腑清清楚楚地映現在鏡子裏面。血管跳動、血在血管裏流動，都能看到。讓人感到有一種攝人神魄的恐懼，手腕一抖，鏡子又墜入水中。一次，打魚人偶然在別的地方談到這件事，讓李德裕聽到了。李德裕讓人在鏡子落水的地方打撈。用了一年的工夫，想出各種辦法，也沒有打撈着這面古鏡。

元禎

唐丞相元禎之鎮江夏也，常秋夕登黃鶴樓。遙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遂令親信一人往視之。其人棹小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雲："適獲一鯉，光則無之。"其人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鏡二，如錢大，而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爪角悉具。精巧且澤，常有光耀。公寶之，置臥內巾箱之中。及相國甍，鏡亦亡去。（出《三水小牘》）

【譯文】

唐朝丞相元禎在鎮守江夏時，一個秋天的夜晚，登黃鶴樓觀賞夜景。他遙望長江岸邊有一處亮光象星光，就派手下的一個親信去察看。這位親信划着一隻小船直奔亮光處，發現亮光是從一隻釣魚船上發出來的。問那個釣魚的人，那人說："剛纔釣到一條鯉魚，也沒有看到什麼亮光啊。"這位親信提着這條鯉魚返回黃鶴樓。元禎讓廚師剖開魚腹，見裏面有二隻小鏡，銅錢那麼大，鏡面相合在一起。鏡的背面隱約凸起兩條龍，雖然小卻鱗鬣爪角都有。兩面小鏡製作的非常精巧而有光澤，常常發出光來。元禎將它們珍藏起來，放在臥室裏的一隻盛巾飾的箱子裏。待到元禎死去，這兩面寶鏡也不知去向了。

李德裕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嘗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桑木請謁焉，閽者不能拒之。德裕異而出見，叟曰："此木某家寶之三世矣。某今年耄，感公之仁德，且好奇異，是以獻耳。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已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設非洛匠，無能有斷之者。"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殂矣。子隨使而至。玩視良久曰："可徐而斷之。"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嘴足，鉅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原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出《錄異記》）

【譯文】

唐朝李德裕任太尉時，曾經有一個老翁來到府門前，要求拜見他。這老翁讓人抬着一段在他家生長了五六代的巨大桑木，守門人沒法拒絕就通報進去。李德裕覺得不尋常，出來接見了這位老翁。老翁說："這段桑木我家已經珍藏三代了。我現在已到耄耋之年，很是敬佩您的仁德，也聽說太尉非常喜好稀奇古怪的東西，因此將它奉送給您。這段桑木中有奇寶，如果讓一個技術非常高的匠人調理它，就能得到這奇寶。洛陽城裏有一名匠人能調理它，但是算算他的年歲已經老了，或者已經死了。可是他大概還有子孫後代，也一定能承繼下他的技藝的。如果不是洛陽這家工匠，沒有人能調理好這段桑木的。"李德裕按照老翁告訴的話，派人到洛陽去查找那位老匠人，果然已經死去了。於是，將老匠人的兒子召到府上。這位老匠人的兒子，將桑木反覆地把玩、察看了許久，說："可以慢慢地調理。"後來剔解出二枚琵琶槽，每枚槽上都有一隻木紋理自然生成的白鴿，羽翼足嘴，凡是鴿子身上有的都具備。由於技藝不到家，在剔解中小有差誤，做出來的琵琶槽薄厚有些不均勻，其中的一枚鴿身上少了翅膀。李德裕將其中有全形鴿身的琵琶槽進獻給皇上，少鴿翅膀的那枚自己留下。這枚琵琶槽現在還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過李太尉的孫子，他們曾經說起過這件事。

甘露僧

唐潤州甘露寺僧某者道行孤高，名重江左。李衛公德裕廉問日，常與之遊。及罷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贈焉。方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須牙，四面對出，實衛公之所寶也。及再鎮浙右，其僧尚在。公問曰："前所奉竹杖無恙否。"僧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出《桂苑叢談》）

【譯文】

唐朝時潤州甘露寺有一位僧人道行很高，爲人孤僻，在江左一帶非常有名望。宰相李德裕查訪江左期間，經常結伴同遊。到卸任返回京城時，李德裕將一根方竹杖留贈給這位高僧作紀念。這種方竹產自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須牙，四面相對着生長，是李太尉的一件珍愛之物。李德裕再來浙右時，這位高僧還健在。李德裕問他："從前我送給你的那根方竹杖還在不在啦？"僧人回答說："還在。貧僧已將它弄圓了，並且塗上一層油漆。"李德裕聽了後感嘆惋惜了一整天。

令狐綯

唐丞相令狐綯因話奇異之物，自出鐵筒，徑不及寸，長四寸，內取小卷書於日中視之，乃九經並足。其紙即蠟浦團，其文勻小。首尾相似，其精妙難以言述。又傾其中，復展看輕絹一匹。度之四丈無少，秤之才及半兩，視之似非人世所。（按"所"字下脫佚甚多，"返報"二字以下似系虔州刺使條下之下半，中脫裴嶽等四條。）返報，太守懼。追叟欲加刑，叟曰："乞使君不草草，某知書，褚輩只須此筆。乞先見相公書跡，然後創制。"太守示之，叟笑曰："若如此，不消使君破三十錢者，且更寄五十管。如不稱，甘鼎鑊之罪。"仍乞械擊，俟使回期。太守怒稍解，且述叟事。雲："睹相公神翰，宜此等筆。"相府得之，試染翰甚佳。復書雲："筆大可意，宜優賜匠人也。"太守喜，以束帛贈叟而遣之。（出《芝田錄》）

【譯文】

唐朝丞相令狐綯，一次說到世間奇異的東西時，他自己拿出一隻鐵管，直徑不到一寸，長四寸，從中取出一小卷書，對着太陽光觀看，乃是一部完整的《九經》。這部書所用的紙就是蠟浦團，上面的經文均面小，頭尾相似，它的精緻奧妙是用語言所表達不出來的。令狐綯將小鐵筒倒着頓了幾下，又傾出一件東西，展開一看是一匹輕絹。量一下，整四丈，一點也不少；稱一下，只有半兩重。看它織的那精巧勁兒，不象是人世間的東西。（按：這以下缺很多字。）返回來報告，太守恐懼，追查老翁，並想給他加罪。老翁說："希望大人不要隨隨便便地就給我加罪。我也懂得書法，褚遂良只要這樣的筆。懇求您先讓我看看褚相公的書法真跡，然而我才能製作筆。太守取出褚遂良的書法真跡給老翁看。老翁看完後笑着說："就象這樣，不消太守你破費三十錢，我還可以給你五十管筆。如果不稱褚相公的意，我甘受放在鼎鑊中油炸水烹的刑罪。"說完，仍舊懇求爲他戴上刑枷，讓他等待回信再作決定。太守的怒氣消了些，並且寫封書信給褚遂良，講述了老翁的事情，說："看了相公的寶貴墨跡，認爲適於用這樣的筆。"褚遂良得到這種筆後，試着書寫一下，覺得非常好，又寫一封回信說："這種筆非常讓我滿意，應該更優厚地賞賜制筆的匠人。"太守見到回信後非常高興，贈送老翁五匹束帛讓他回去了。

周邯

唐周邯自蜀沿流，嘗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於探水，乃崑崙白水之屬也。邯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時方出，雲："其下有關，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寶物。聞汴州八角井多有龍神，時有異手出於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猶豫未果。其友邵澤有利劍，常自神之。解劍授奴，遣之入井。邯與澤於外以俟之，悄然經久，忽見水精高躍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拿之復入，劍與奴自此並失。邯悲其水精，澤恨其寶劍，終莫窮其事。他日，有人謂邯曰："此井乃龍神所處，水府靈司。豈得輒犯，可祭而謝之。"邯乃祭謝而去。（出《原化記》，明抄本作出《錄異記》，《類說》三十二引作出《傳奇》）

【譯文】

唐朝人周邯從蜀乘船順長江而下，曾經在途中買到一個奴僕，名叫水精，擅長潛水，是崑崙白水地方的人。周邯懷疑瞿塘峽有那麼深，命令水精潛水探測，過了一個時辰才浮出水面，說：峽底下有一座關，不能夠渡過去，只得到一些金珠而已。"從此，每次遇到深水潭洞都讓水精潛下去探察，得到無數的珍寶。後來，聽說汴州八角井多數里面都有神龍，經常有一隻怪異的大手伸出井面來，便想讓水精潛入井底探察一下。正在猶豫的時候，周邯的友人邵澤將自己非常喜愛的一柄寶劍借給水精。於是，周邯就讓水精潛下井底，自己與友人即澤在井邊等候。等了很長時間，井底下一點動靜也沒有。正在疑惑間，突然水精從井中高高地躍出井外，還沒來得及跳到地上，從井內伸出一隻金黃色的大手，一把將他拽入井中。水精與友人的寶劍，再也沒有從井中出來。周邯爲失去水精而悲傷，他的友人邵澤非常惋惜失去的寶劍。然而，始終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有人對周邯說："這口井是神龍居住的地方，水府裏的官署，怎麼能夠觸犯呢？你趕快祭祀謝罪吧。"於是，周邯祭祀了這口井，向水府表示謝罪後，離開了汴州。

真陽觀

新浙縣有真陽觀者，即許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莊田，頗爲邑民侵據。唐僖宗朝，南平王鍾傳據江西八州之地。時觀內因修元齋，忽有一香爐自天而下。其爐高三尺，下有一盤。盤內出蓮花一枝，花有十二葉。葉間隱出一物，即十二屬也。爐頂上有一仙人，戴遠遊之冠，着雲霞之衣，相儀端妙。左手搘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盤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時，凡有邑民侵據本觀莊田，即蜚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驚懼，即以其田還觀，莫敢逗留。南平王聞其靈異，遣使取爐，至江西供養。忽一日失爐，尋之卻至舊觀。道俗目之爲瑞爐。故丞相樂安公孫偓南遷，路經此觀。留題。末句雲："好是步虛明月夜，瑞爐蜚下醮壇前。"其瑞爐比如金色，輕重不定。尋常舉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盜者竊之，雖數人亦不能舉。至今猶在本觀，而不能復蜚矣。（出《玉堂悶話》）

【譯文】

新澤縣境內有一座真陽觀。這座真陽觀，乃是晉朝仙人許遜真君的弟子曾真人得道成仙的地方。道觀的莊田，受到附近住戶的嚴重侵佔。唐僖宗在位期間，南平王鍾傳鎮守江西八州。當時，觀裏修繕房屋，忽從天上降落下來一隻香爐。香爐高三尺，下面有一隻托盤，盤裏長着一枝蓮花，上面長着十二片蓮葉，每片蓮葉上隱約浮現一種動物，是十二生肖。爐頂上有一位仙人，頭戴遠遊的帽子，身穿雲霞一樣的衣裳。相貌端莊神妙，左手撐着臉胓，右手垂扶在膝蓋上，下面坐着一隻小盤石。石上有花竹、滾水、松、檜等圖形，雕刻的非常奇怪，不是人工能刻出來的。這位仙人一降落到地上，凡是被附近住戶侵佔的莊田，他就在那裏出現，大放光明。住戶們驚恐害怕，當即將侵佔的莊田都退還給道觀，一刻也不敢延誤。南平王鍾傳聽說這件事後，派使臣來到真陽觀，將這隻仙爐取回江西供養。忽然有一天晚上，仙爐不脛而走。南平王派人尋找，結果這隻仙爐遠從江西又回到真陽觀內。觀裏的道士和附近的鄉民，都將它看成能給人帶來祥瑞的仙爐。丞相公孫偓全家南遷時，途中經過真陽觀，爲這隻仙爐題留一首詩。這首詩的結尾兩句，大意是這樣的：正是月色清朗正好漫步觀賞夜景的時候，祥瑞的仙爐飛降在醮壇前！這隻香爐金黃色，時輕時重。平常里人們用手舉它，也就六七斤重。一次竊賊來偷它，雖然來了好幾個人也搬不動它。這座香爐至今還在真陽觀裏，但是卻再沒飛走過。

陴湖漁者

徐宿之界有陴湖週數百里。兩州之莞葪萑葦，迨芰荷之類，賴以資之。唐天佑中，有漁者於網中獲鐵鏡，亦不甚澀，光猶可鑑面，闊六五寸，攜以歸家。忽有一僧及門，謂漁者曰："君有異物，可相示乎。"答曰："無之。"僧曰："聞君獲鐵鏡，即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但卻將往所得之處照之，看有何睹。"如其言而往照，見湖中無數甲兵。漁者大駭，復沉於水。僧亦失之。耆老相傳，湖本陴州淪陷所致，圖籍亦無載焉。（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玉堂閒話》）

【譯文】

在徐、宿兩州臨界的地方有湖泊叫陴湖，湖圍幾百裏。兩州臨湖而居的鄉民們，都靠着湖裏生長的莞、葪萑、葦、芰、荷等物生活。唐昭宗天佑年間，有個打魚人網到一枚鐵鏡，五六寸大，還不是那麼太不光滑，光亮的程度還可以照人。這個打魚人將鐵鏡帶回家中，忽然來一位僧人，在門口跟這個打魚人說："你有一件特殊的東西，可以拿出來讓貧僧看看嗎？"打魚人回答說："我家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啊！"僧人說："聽說你打魚時得到一面鐵鏡。就是這件東西，貧僧想看看。"打魚人取出鐵鏡給僧人看。僧人看罷對打魚人說："你拿着這面鐵鏡再到你網到它的地方去照一照，看看都看到了什麼？"打魚人按這僧人告訴的去湖上一照，立即看見湖中有無數甲兵。打魚人大驚失色，又將這面鐵鏡扔入湖水中。那位僧人，從此也不知去向。老人們相傳說："這個湖是陴州塌陷後形成的。但是地圖、典籍上，都沒有這方面的記載。

文谷

僞蜀詞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嘗詣中書舍人劉光祚，喜曰："今日方與二客爲約，看予桃核杯。"文方欲問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劉雲，次乃升宮客沈默也。劉謂之曰："文員外亦奇士。"因令取桃核杯出視之。杯闊尺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實也。劉雲："予少年時，常遊華嶽。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洗，予睹之驚駭。"道士笑曰："爾意欲之耶。"即以半片見授。予寶之有年矣。道士劉雲出一白石，圓如雞子。其上有文彩，隱出如畫，乃是二童子，持節引仙人，眉目毛髮，冠履衣帔，纖悉皆具。雲："於麻姑洞石穴中得之。"沈默亦出一石，闊一寸餘，長二寸五分。上隱出盤龍，鱗角爪鬣，無不周備。雲："於巫峽山中得之。文谷一日盡睹此奇物，幸矣。"（出《野人閒話》）

【譯文】

五代時，蜀王建王朝有位詞人叫文谷，是個古玩收藏觀賞家。一次，文谷到中書舍人劉光祿家作客，劉光祿欣喜地告訴他："今天剛剛跟兩位客人約好了，來看我的桃核杯。"文谷正想問劉光祿什麼緣由，二位客人來了。其中一位是城山道士劉雲，另一位是升宮客沈默。劉光祿對兩位客人介紹說："這位文谷員外也是一位奇士。"說着，讓家人取出桃核杯給他們觀賞。這隻杯子闊有一尺多，上面紋彩燦爛光亮，是真蟠桃的果實。劉光祿說："我少年時，一次遊華山，遇到一位道士，用這枚蟠桃核汲取山泉水洗臉，我看到後非常驚異，恐慌。"道士笑着說：'你想要它  
嗎？'之後，將半片蟠桃核送給了我。我珍藏它有年頭啦！"看過蟠桃核杯後，道士劉雲從杯中拿出一顆白石，圓如雞蛋。石上有紋彩，隱約如畫。細看，是二位童子手持符節爲一位仙人引路。他們的眉眼毛髮、帽子、鞋、衣裳、鬥披，都清清楚楚的。劉道士說，這顆白石是在麻姑洞石穴中得到的。另一位客人沈默也取出一顆石頭，寬一寸多，長約二寸五分。石上隱約可見一條盤龍，鱗、角、爪、鬣，無不具備。沈默說他這顆石頭是在巫峽山中得到的。文谷一天之內能夠觀賞這麼多的稀奇珍物，感到非常榮幸。

# 交際表現卷目錄（第233-275卷）

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崑崙觴　碧筒酒　九醞酒

消腸酒 青田酒 粘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讓　夏侯孜　孫會宗　陸扆

酒量 山濤　周顗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邈　劉伶　酒臭

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　　　吳饌　御廚　五侯鯖　劉孝儀　鮔議　鮔表　熱洛河

名食　　敗障泥　尚食令　大餅

能食 範汪　宋明帝　苻堅三將

菲食　　茅容　陸機　羊曼

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宗世林　禰衡　荀巨伯　管寧　竹林七賢　嵇康　山濤

王安期 王敦 孫伯翳　湘東王繹　唐霍王元軌　王方翼

吳少微 張說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許棠　

陸龜蒙 顏蕘

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吳王夫差 漢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韓嫣 袁廣漢

霄遊宮 沙棠舟 趙飛燕　郭況　後漢靈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陽王雍 元琛 隋煬帝 則天后　許敬宗　張易之

宗楚客 安樂公主 楊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國夫人

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韋陟 蕓輝堂 裴冕 於頔 王涯 李德裕 楊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卷第二百三十八　詭詐　　劉龍子　郭純　王燧　唐同泰　胡延慶　朱前疑　寧王

安祿山 白鐵餘 李慶遠　劉玄佐　張祜　大安寺　王使君

劉崇龜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處子

卷第二百三十九 諂佞一 安祿山 成敬奇 陳少遊 裴延齡 薛盈珍 畫雕 馮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韓全誨　蘇循　蘇楷　樂朋龜　孔謙

卷第二百四十　　諂佞二　趙元楷　閻知微　鄭愔　薛稷　李嶠　李義府　侯思止　

盧藏用 趙履溫 張岌 吉頊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將　

張說 程伯獻 楊國忠 太真妃 李林甫

卷第二百四十一 諂佞三 王承休

卷第二百四十二 謬誤 益州長吏　蕭穎士　郗昂　張長史　蕭俛　崔清　何儒亮

於頔 苑抽 李文彬　蘇拯　竇少卿

遺忘　　張利涉　閻玄一　郭務靜　張守信　李睍　張藏用

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　　裴明禮　何明遠　羅會　竇乂

貪 　　滕蔣二王　竇知範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簡　崔玄信

嚴升期 張昌儀 李邕 裴佶 元載 張延賞 盧昂 崔鹹

崔遠 江淮賈人 龍昌裔 安重霸 張虔劍

卷第二百四十四　褊急　　時苗　王思　李凝道　堯君卿　蕭穎士　裴樞　崔珙　韓皋

杜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盧罕　王珙　高季昌

卷第二百四十五 詼諧一 晏嬰 東方朔 邊韶 袁次陽 伊籍 張裔 張裕 薛綜

諸葛恪 費禕 王戎妻　鄧艾　安陵人　楊修　孫子荊

蔡洪 陸機

卷第二百四十六 詼諧二 蔡謨 諸葛恢 周顗 韓博 習鑿齒 孫盛 祖納 郝隆

羅友 張融 何承天　王絢　何勖　謝靈運　劉繪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略 胡諧之 梁武　柳信言　徐摛　徐陵

李諧 周舍 王琳

卷第二百四十七 詼諧三 穆子客 僧重公 孫紹 魏市人 魏彥淵 陸乂 王元景

李庶 邢子才 盧詢祖　北海王晞　李騊駼　盧思道　石動筒

徐之才 蕭彪

卷第二百四十八 詼諧四 侯白 盧嘉言 陸操 薛道衡 劉焯 山東人 喫人 趙小兒

長孫無忌 任環　李績　李榮

卷第二百四十九 詼諧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邊仁表 辛鬱 尹君 裴玄本 長孫玄同

王福畤 許敬宗 高崔嵬　元晉　趙謙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談 李鎮惡 盧廣 松壽 封抱一 尹神童

卷第二百五十　　詼諧六  
 狄仁傑　蘇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鄧玄挺　元福慶　尚書郎

御史裏行 姚崇　黃幡綽　楊國忠　劉朝霞　姚貞操　裴諝

張文成 竇曉 杜延業 路勵行　蕭諴　德宗　劉玄佐　顧況

裴佶 趙宗儒 熝牛頭 韓皋 裴度 姚峴

卷第二百五十一 詼諧七 周願 劉禹錫 袁德師 李程 楊虞卿 沈亞之 張祜

交廣客 盧肇 章孝標 南卓　王智興　盧發　裴休　馮袞

鄰夫 關圖 楊玄翼 裴慶餘 趙崇 鄭光業

卷第二百五十二 詼諧八 李曜 王鐸 薛昭緯 孔緯 宇文翰 千字文語乞社 山東佐史

羅隱 盧延讓 俳優人　王舍城　顧夐　不調子　司馬都　

吳堯卿 李任爲賦

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誚一 程季明 諸葛恪 張湛 賀循 陸士龍 繁欽 劉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馬消難　馬王　酒肆　盧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誚二 趙神德 賈嘉隱 歐陽詢 高士廉 裴略 劉行敏 竇昉

狄仁傑 楊茂直 左右臺御史　杜文範　御史裏行　張元一

吉頊 朱隨侯 李詳

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誚三 張鷟 石抱忠 鄭愔 宋務先 傅巖 侯味虛 賈言忠

司馬承禎 李敬玄 格輔元　祝欽明　姜師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黃幡綽 賀知章 王維 甘洽 喬琳　契綟禿　宋濟

安陵佐史 崔護

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誚四 盧邁 柳宗元 陸暢 平曾 僧靈徹 蘇芸 李寰 王璠 韋蟾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陸巖夢　李遠　李德裕　薛昭緯

崔慎猷 鄭薰 唐五經　青龍寺客　羅隱

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誚五 崔澹 皮日休 薛能 周顗 任轂 王徽 山東人 張登 朱澤

徐彥若 馮涓 張浚伶人　封舜卿　姚洎　李臺瑕　織錦人

李主簿 陳癩子 患目鼻人 傴人 田媼

卷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鑽火 齊俊士 元魏臣 幷州士族 高敖曹 梁權貴

柳騫之 阮嵩 郝象賢　朱前疑　張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杰 袁琰 臺中語 沈子榮 武懿宗　張衡　李良弼

來子珣 閻知微 崔湜 權龍襄

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蘇味道 李師旦 霍獻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陸餘慶

孫彥高 出使御史 韓琬 趙仁獎　姜師度　成敬奇

石惠泰 馮光震 李謹度 三穢 陽滔 常定宗 張玄靖

卷第二百六十　　嗤鄙三　公羊傳　李文禮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逵　獨孤守忠　王熊

曲崇裕 梁士會　張懷慶　康聓　徵君　李佐　元載常袞

崔阡 黎幹 崔叔清 常願　劉士榮　袁德師　蔣乂　崔損

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張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嚴人 王初昆弟 李 據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韓昶　王智興　韋氏子

令狐綯 鄭光 鄭畋盧攜 鄭綮 鄭準 張氏子　劉義方

鄭羣玉 梅權衡 李雲翰

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育 宇文翃 韓簡 胡令 楊錚 謝柴書 郡牧 張鹹光

長鬚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韋二子　不識鏡　齧鼻　助喪禮

外學歸 行吊 癡婿 魯人執杆 齊人學瑟　市馬　昭應書生

卷第二百六十三 無賴一 劉誠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飛騎席人 韓令珪 李宏 長孫昕

張易之兄弟 權懷恩　宋之遜　張乾等　彭先覺　張德

士子吞舍利 劉子振 荊州鬻 札者

卷第二百六十四 無賴二 南荒人娶婦 趙高 韋少卿 葛清 三王子 樂從訓

張從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韓伸　李令　孟弘微　僧鸞

路德延 蕭希甫

卷第二百六十五 輕薄一 劉祥 劉孝綽 許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審言 杜甫

陳通方 李賀 李羣玉 馮涓　溫庭筠　陳磻叟　薛能

高逢休 汲師 崔駢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溫定

卷第二百六十六 輕薄二 姚巖傑 朝士使朔方 薛保遜 薛昭緯 劇燕 韋薛輕高氏

胡翽 輕薄士流　張翱　盧程　崔祕　王先主遭輕薄　蔣貽恭

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陽王 朱粲 陳承親 薛震 陳元光

獨孤莊 索元禮 羅織人　元楷　武承嗣　張易之兄弟

郝象賢 周興 侯思止 來俊臣

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頊 成王千里 張亶 王旭 京師三豹 張孝嵩 王弘義

謝祐 河內王懿宗　酷吏　楊務廉　李全交

卷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禮 誣劉如璿惡黨 宋昱韋儇 蕭穎士 李希烈

盧杞 襄樣節度 史牟　李紳　胡淛　韋公幹　陳延美

趙思綰 安道進

卷第二百七十　　婦人一　洗氏　衛敬瑜妻　周迪妻　鄒待徵妻　竇烈女　鄭神佐女

盧夫人 符鳳妻 呂榮　封景文　高彥昭女　李誕女

義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鄭路女 鄒僕妻 歌者婦

卷第二百七十一 婦人二

賢婦 　徐才人　盧氏　董氏　高睿妻　崔敬女　李畬母　盧獻女

鄧廉妻 肅宗朝公主 潘炎妻 劉皇后 河池婦人 賀氏

才婦 　謝道韞　楊容華　上官昭容　張氏　杜羔妻　張睽妻

關圖妹 魚玄機 牛肅女 慎氏 薛媛 孫氏

卷第二百七十二 婦人三

美婦人 夷光　麗娟　趙飛燕　薛靈芸　孫亮姬朝姝　蜀甘後

石崇婢翾風 浙東舞女

妒婦　　車武子妻　段氏　王導妻　杜蘭香　任瑰妻　楊弘武妻

房孺復妻 李廷璧妻 張褐妻 吳宗文 蜀功臣 秦騎將

卷第二百七十三 婦人四（附妓女） 周皓 李秀蘭 杜牧 劉禹錫 李逢吉

洛中舉人 蔡京 武昌妓 韋保衢 曹生　羅虯　徐月英

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　　買粉兒　崔護　武延嗣　開元製衣女　韋皋　歐陽詹　

薛宜僚 戎昱

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僕（奴婢附） 韋桃符 李敬 武公幹 吳行魯 李鵠 捧硯

捧劍 歸秦 段章 上清 李錡婢　李福女奴　卻要

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酒量、嗜酒附）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崑崙觴 碧筒酒 九醞酒 消腸酒 青田酒 粘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讓 夏侯孜 孫會宗 陸扆

酒量 山濤　周顗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邈　劉伶　酒臭

千日酒

昔有人名玄石，從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語其節。至家醉臥，不醒數日。家人不知，以爲死也，具棺殮葬之。酒家至千日，乃憶玄石前來沽酒，醉當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問之，雲："石亡已三年，今服闋矣。"於是與家人至玄石墓，掘冢開視，玄始醒，起於棺中。（出《博物志》）

【譯文】

從前有個叫玄石的人，到中山酒店買酒。店家將"千日醉"賣給了他，忘了告訴他這是什麼酒了。結果，玄石回到家裏喝了千日醉後，醉倒在牀上，一連好幾天也不醒過來。家裏人不知道，以爲他死了，就將他裝入棺槨中埋葬了。到了一千天，賣酒的店家纔想起一千天前來買醉的玄石，今天該醒酒了，於是到玄石家詢問情況。家裏人說："玄石已經死了三年啦，現在正好守喪期滿。"於是這位店家跟玄石家裏人一塊兒來到玄石墓前，挖開墳墓，打開棺槨一看，玄石正好剛醒酒，自己從棺槨中走出來。

擒奸酒

河東人劉白墜者善於釀酒。六月中時暑赫，劉以罌貯酒，曝於日中。經一旬，酒味不動，飲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師朝貴出郡者，遠相餉餽，逾於千里。以其可至遠，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帶酒之任。路中夜逢劫盜，盜飲之皆醉，遂備擒獲。因此複名"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墜春醪。"（出《伽藍記》）

【譯文】

河東有個叫劉白墜的人，擅長釀酒。每到六月中旬盛夏時節，劉白墜將酒貯藏在罌甕裏，放在太陽底下曝曬。曬過十天後，酒味不變。飲它感覺味道特別甘甜芳香，而且喝醉後不容易醒酒。京城裏的朝廷顯貴每次出京，都不遠千里帶回劉白墜釀造的這種酒送人。因爲它能揚名千里之外，所以起名叫"鶴觴"，又叫"騎驢酒"。晉惠帝永熙年間，青州刺史毛鴻賓帶着劉白墜釀造的"鶴觴"酒到任上。途中遇到劫道的賊寇，喝了鶴觴酒後都醉得人事不省。於是，這些盜賊都被捕獲。從這以後，劉白墜釀造的這種酒又叫"擒奸酒"。當時在江湖上行走的俠士們說："不懼怕箭射刀砍，只畏懼白墜釀的春酒啊！"

若下酒

《輿地志》：村人取若下水以釀酒，醇美。俗稱"若下酒"。張協士所云："荊州烏程，豫北竹葉。"即此是也。（出《十道記》）

【譯文】

《輿地志》上說："村裏的鄉民取來若下水釀酒，酒味醇美，當地人稱"若下酒"。張協士說："荊州的烏程酒，豫北的竹葉青，就是這種酒啊！"

崑崙觴

魏賈摪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舟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間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出《酉陽雜俎》）

【譯文】

魏人賈摪家財千金，字識廣博，還能著書寫文章。有一位老翁擅長識別水性，賈摪經常讓這位老翁乘坐小船駛到黃河中流，用葫蘆接黃河源的水，一天不過能接到七八升。放了一宿，葫蘆裏的水變成絳色。用這種黃河源的水釀的酒，名叫"崑崙觴"。它的甘美芳香的酒味兒，是人世間所沒有的。賈摪曾經用三十斛"崑崙觴"，進獻給魏莊帝。

碧筒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莖"原作"徑"，據明抄本改）上，輪菌如象鼻。傳吸之，名爲"碧筒"。歷下效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冰。（出《酉陽雜俎》）

【譯文】

歷城城北有一片使君林。魏齊王正始年間，鄭愨公每到三伏天便率領賓朋屬僚們到這裏來避暑。鄭愨公讓家人拿來碩大的蓮葉放在硯格上面，再盛酒三升。之後，用簪子刺蓮葉，讓它與蓮葉的柄相通，再將葉柄彎曲，如象鼻，相傳着飲吸，起名叫"碧筒"。後來人們爭相效仿，說這樣喝酒味中摻進去蓮花的清香，香冷如冰。

九醞酒

張華既貴，有少時知識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酒，爲酣暢，其夜醉眠。華常飲此酒，醉眠後，輒敕左右，轉側至覺。是夕，忘敕之。左右依常時爲張公轉側，其友人無人爲之。至明，友人猶不起。華咄雲："此必死矣。"使視之，酒果穿腸流，牀下滂沱。（出《世說》）

【譯文】

張華髮跡後，他小時候的朋友來看他，張華用九醞酒來招待這位童年時的朋友，兩人喝得非常暢快。這天晚上，兩個人都喝得大醉，躺下就睡着了。張華經常喝九醞酒。每次喝後睡覺時，都令家裏人來將他翻轉來，調過去，一直到醒酒才停下來。這天晚上，張華忘了告訴家人；僕人象往常一樣翻轉他。張華的那位朋友卻沒有人去照看。到天亮，張華的朋友還沒有醒過來。張華惋惜地說："我這位朋友一定是死啦！"派人過去看看，酒果然穿過他這位朋友的肚腸流出來，牀下汪着一地的酒水。

消腸酒

張華爲醇酒，煮三薇以漬麴櫱。櫱出西羌，曲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獲麥而食之。櫱用水漬，三夕而麥生萌芽。以平旦時雞初鳴而用之，俗人呼爲雞鳴麥。以釀酒，清美鬯。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盪，使人肝腸爛，當時謂之消腸酒。或雲，醇酒可爲長宵之樂。二說聲同而事異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張華釀造的醇酒，用煮三薇的水來浸泡曲麥櫱。櫱產在西羌，曲出產在北胡。胡地產一種指星麥。說的是農曆四月火星出來，將麥子收割後喫。櫱芽用水浸泡，經過三個晚上，麥子泡出櫱芽。在天剛亮雞初次打鳴時候，用它來釀酒。民間稱它爲"雞鳴麥"。用這種雞鳴麥釀的酒，清美甘醇，芳香持久。喝到嘴裏含着不咽，時間長了，能將牙齒泡活動了。如果喝醉了不翻轉搖動，能將人的肝腸浸爛。當時人稱："消腸酒"，還有人說："這種醇酒可讓你長宵歡樂。"二種說法，聲音相同，但是包含的內容卻不一樣啊。

青田酒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樹與實。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枚，集賓設之，可供二十人。一核方盡，一核所盛，復中飲矣。唯不可久置，久則味苦難飲。因名其核曰"青田壺"，酒曰"青田酒"。（出《古今注》）

烏孫國出產一種青田核，不知道是什麼樹結的，也不知道它的果實是什麼樣子的。這種青田核象能盛五六升東西的葫蘆那麼大。用這種空核盛水，不一會兒，水就變成了酒。有個叫劉章的人，曾得到兩枚青田核，將朋友邀來設酒宴。這兩枚青田核釀出來的酒，可供得上二十個人來喝。一核的酒才飲完，另一核中的水又變成了酒，可以接着欽。但是，不能將水放得時間長了。時間長了，則味苦難飲。因此，管這種核叫"青田壺"，這種酒叫"青田酒"。

粘雨酒 石虎於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上有銅龍，腹空，盛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噀酒，風至，望之如雲霧。名曰"粘雨臺"，使以灑塵。（出《拾遺錄》）

石虎在大武殿前建造一座樓，高四十丈。將珠編結成門簾掛在上面，簾下飾有五色玉珮，簾上安裝一條銅龍，龍腹是空的，可以盛幾百斛酒。讓胡人在樓上喝酒，有風颳來，遠遠望去整座樓如在雲霧中。因此，這座樓名叫"粘雨臺"，用它來灑塵。

酒名

酒名：郢之富水，烏城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桃，嶺南之靈溪博羅，宜成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之郎官清。河漢之（《國史補》"河漢之"作"阿婆清又有"）三勒漿，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謂庵摩勒、毗黎勒、訶黎勒。（出《國史補》）

【譯文】

名酒有：郢城產的富水酒，烏程產的若下酒，滎陽產的土窟春酒，富平產的石凍春酒，劍南產的燒春酒，河東產的乾和葡萄酒，嶺南產的靈溪博羅酒，宜城產的九醞酒，潯陽產的湓酒，京城產的西市腔酒，蝦蟆陵產的郎官清酒，河漢產的三勒漿酒。三勒漿酒的釀造方法出處波斯國。所謂"三勒"，就是"庵摩勒、毗黎勒、訶黎勒"的簡稱。

南方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麴櫱，杵米爲粉，以衆草葉胡蔓草汁溲，（南人呼"野葛"爲"胡蔓草"）大如卵，置蓬蒿中陰蔽，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爲酒。故劇飲之後，既醒，猶頭熱涔涔，有毒草故也。南方飲既燒。即實酒滿甕，泥其上，以火燒方熟。不然，不中飲。既燒即揭瓶趨虛，泥固猶存。沽者無能知美惡，就泥上鑽小穴可容筋，以細筒插穴中，沽者就吮筒上，以嘗酒味，俗謂之"滴淋"。無賴小民空手入市，遍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時，置酒罌，密固其上，痤於陂中。至春漲水滿，不復發矣。候女將嫁，因決陂水，取供賀客。南人謂之"女酒"。味絕美，居常不可致也。（出《投荒雜錄》）

【譯文】

新州盛產美酒。南方酒不用麴櫱釀造，而是將米杵成粉，用胡蔓草汁和粉，外面包裹上各種草葉，做成卵形，放在蓬蒿中廕庇一個月，讓它發酵變餿。然後再摻對上糯米，釀造成酒。這種酒，快速喝它，不醉，只是頭上往外冒熱汗，是因爲有毒草的緣故啊。南方人飲這種酒得燒它，就是將酒裝滿甕，上面塗泥，再用火燒纔算熟了。不然，不能飲。燒完後，立即將甕上的蓋揭去，中間出現空隙，上面的泥還在。買酒的人不知道酒的好壞，就在泥上鑽個小洞象筷子那麼粗，將細管插入洞中。買酒的人吮吸細管的一端，來品嚐酒的味道，民間叫"滴淋"。有的無賴小民空手來到集市上，遍嘗酒家的滴淋。每嘗一家，都說不好喝，最後也能嘗得大醉回去。南方人生下女孩後，長到幾歲時，就爲她釀造很多的酒。過濾好了後，等到冬天池塘裏的水枯竭時，將這濾好的酒盛在酒罌中，將上面的罌蓋密封加固好，把酒罌埋在池塘岸邊。到春天池塘裏漲滿了水，也不再挖出來。待到這個女孩長大成人出嫁時，纔在堤岸挖個缺口，將水放開，然後挖出埋在岸邊泥土下面的酒罌，用裏面埋藏多年的美酒招待賀喜的賓客。南方人稱它爲"女兒酒"。這種陳年佳釀，味道絕對甘美。平常是喝不到的啊！

李景讓

大中年，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斟一杯言曰："席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及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蔣曰："此宜其然。"（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宣宗大中年間，一次，在尚書省的左右丞及雲部侍郎的宴席上，蔣伸忽然斟一杯酒，說："在咱們今天的宴席上，有在家孝敬父母，在朝爲國盡忠，而且名重時下的人，請飲這一杯。"蔣伸說完後，在座的人都神色嚴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沒敢舉起這杯酒。獨有李景讓站起身，端起這杯酒一飲而盡。蔣伸說："李景公最適宜喝這杯酒啦。"

夏侯孜

崔郢爲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飲，衆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爲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曾歷給舍，京光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乣來，命下籌，且喫罰爵。"取三大器物。引滿飲之。良久方起。（出《盧氏雜說》）

【譯文】

崔郢任京兆尹時，一次，御史、中書、門下三司使臣，在永達亭宴請丞相，崔郢乘着酒勁忽然不禮貌地狠勁喝。衆人都停止喝酒看着他。當時任戶部使的夏侯孜問他："崔京尹你曾經任過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嗎？"崔郢回答說："沒有任過。"夏侯孜說："如果不曾任過給事中與中書舍人，你就不應該衝撞這次丞郎宴。我叫監酒人過來！讓崔京尹喫罰酒！"於是，監酒人拿來三隻大杯，都滿滿地斟上酒，罰崔郢喝這三大杯酒。崔郢喝了這三杯酒，過了好久才站起來。

孫會宗

唐孫會宗僕射，即渥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侄爲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涴，咄咄而出。不相識。頃即席，說於主人。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止則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今人三酹非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時僕射孫會宗，就是渥相大王的父親。一次，在家中擺酒席宴請內外親表。有一位甥侄輩的親戚在朝廷裏任職，來晚了，走到中門，看見一位身着紅色官服的官人，衣襟前邊全是酒漬，氣沖沖地從庭院裏走出來，他不認識這位官人是誰。這位親屬來到酒席前，把剛纔見到的事情告訴了孫會宗。孫會宗聽了後特別驚訝，說："沒有這樣一位官人來赴宴啊！"孫會宗沉思好久，才恍然大悟，說："一定是我們剛纔行酒時，向階前地上灑酒祭祀，大家都隨便亂灑而灑到哪位家神的衣服上了。"從此，每次灑酒祭祀時，都側身恭敬地跪在地上，灑一下而已。這種灑酒祭祀的儀式始自孫會宗，現在的人灑三次是不對的。

陸扆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酌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丞相陸扆出任夷陵時，有位叫修的讀書人進見他。陸扆接待了這位讀書人，並讓人設酒宴招待他。席間，陸扆勸這位讀書人喝酒。他堅持不喝，說："我天性不能飲酒。"陸扆說："真的向你說的那樣，我這次考覈你已經得了五分啦。人一生中讓你悔恨的事情有十分，不飲酒便減去了五分啊！"

酒量

山濤

山濤字巨源，飲酒量至八斗。武帝欲試之，使人私默以記之，至量而醉。（出《晉書》）

【譯文】

山濤，字巨源。他的酒量能喝八斗。晉武帝想試探一下，一次飲酒，讓人暗中爲山濤記數，果然喝到八斗才醉。

周顗

周顗字伯仁，飲酒至量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恨無對。偶有歸對北來，顗遇之，爲忻然。乃置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醒，顗使人視，客已腐肋而死矣。（出《晉書》）

【譯文】

周顗，字伯仁，每次最多能飲一石酒。過江以後，雖然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還是每每爲沒人跟他對飲而感到遺憾。偶然有一次，從江北來一位過去在一起飲酒的朋友，周顗遇到後非常高興，準備了兩石酒兩人共飲，都喝得酩酊大醉。待到醒酒後，周顗讓人看看客人怎麼樣了，才發現那位從江北來的酒友已經肋側腐爛而死。

裴弘泰

唐裴均之鎮襄州，裴弘泰爲鄭滑館驛辷官，充聘於漢南。遇大宴，爲賓司所漏。及設會，均令走屈鄭滑裴辷官。弘泰奔至，均不悅。責曰："君何來之後，大涉不敬。酌後至酒，已投乣籌。"弘泰謝曰："都不見客司報宴，非敢慢也。叔父舍罪，請在座銀器，盡斟酒滿之。器隨飲以賜弘泰，可乎？"合座壯之，均亦許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飲皆竭，隨飲訖。即置於懷，須臾盈滿。筵中有銀海，受一斗以上，其內酒亦滿。弘泰以手捧而飲，飲訖。目吏人，將海覆地，以足踏之，卷抱而出，即索馬歸驛。均以弘泰納飲器稍多，色不懌。午後宴散，均又思弘泰之飲，必爲酒過度所傷，憂之。迨暮，令人視飲後所爲。使者見弘泰戴紗帽，於漢陰驛廳，箕踞而坐。召匠秤得器物，計二百餘兩。均不覺大笑。明日再飲，回車日，贈遺甚厚。（出《乾鐉子》）

【譯文】

唐朝時，裴均之鎮守襄州，他的侄子裴弘泰任鄭滑館驛辷官，被漢南聘請去，有一次特大的宴會，卻因爲負責接待的人忘了通知他而沒有參加。待到舉行社火集會時，裴均之讓人去找裴弘泰。裴弘泰得到通知後立即趕來。裴均之很不高興，責備他說："你怎麼來晚了？這是很不尊敬人的。我們都喝半天了，監酒員已經開始投籌碼罰酒了。"裴弘泰表示感謝，說："總沒有見到有人來通知我參加宴會啊，不是我敢怠慢您老人家。叔叔真要處罰我，請將宴席上的所有銀器都斟上酒。我喝了多少，就請將我喝乾的銀器賞給我，怎麼樣？"整個宴席上的人，都爲裴弘泰助威，裴均之就答應了他。於是裴弘泰按次序喝乾席上的小銀盃。接着，觥、船等大銀器裏的酒也都喝了。凡是喝到的銀盃，酒全部喝乾。而且喝乾後，就將這隻銀盃揣在懷裏，不一會兒就揣滿了，都鼓脹出來。筵席上有隻銀海杯，能盛一斗以上的酒。此刻盛得滿滿的，放在那兒。裴弘泰雙手捧起來喝。喝乾後，眼睛看着這些官員們，將銀海杯扔在地上，用腳將它踩扁後，伸手拾起來捲巴捲巴，抱在懷中走出去，到外面要一匹馬騎着回驛館。裴均之認爲裴弘泰將銀盃拿走的太多了，有些不高興。但是，到午後筵席散了，他又怕裴弘泰酒喝多了傷了身子，很是擔心。到了傍晚，裴均之讓人去看看裴弘泰在幹什麼？派去的使者看見裴弘泰頭戴紗帽，兩腿伸開，坐在漢陰驛館大廳中，正在讓匠人稱他抱回去的那些銀酒器呢，一共有二百多兩。使者回來將看到的情形如實告訴了裴均之。裴均之不禁大笑，感到真有意思。第二天再飲酒時，喝完後派車將裴弘泰送回驛館，並贈送他很豐厚的禮品。

王源中

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踘於太平裏第。球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命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今並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容。（出《摭言》）

【譯文】

唐朝人王源中，文宗皇帝李昂在位時任翰林承旨。一天閒暇，跟他的幾個兄弟在太平裏的自家庭院中踢球玩。球踢起來後，打在王源中的額頭上，受點輕傷。不一會兒，皇上緊急召令讓他進朝見駕。待到拜見文宗皇帝后，皇上看見他額上受傷很是驚訝。王源中就將在家裏玩球誤傷的事情如實秉報了文宗皇帝。文宗皇帝聽了後說："愛卿，你這是最大的和睦啊！"然後命令賞賜給王源中御酒兩盤，每盤放置十隻金碗，每碗各盛一升酒。皇上宣令連同盛酒的金碗，一併賞賜給王源中。聽到文宗皇帝的宣令後，王源中當場將兩盤酒共計二斗，全部喝光了，一點醉意也沒有。

嗜酒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禁酒，邈私飲沉醉。從事趙達問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曰："醉人謂清酒爲聖人，濁酒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乃得免罪。（出《異苑》）

【譯文】

魏國人徐邈，字景山，官任尚書郎。魏國當時禁止飲酒。徐邈私自飲酒喝得酩酊大醉。屬下趙達問他有關曹務的事。徐邈回答說："喝的是聖人。"趙達將這話秉報了太祖。太祖大怒，鮮于輔說："喝醉了酒的人，稱清酒爲'聖人'，稱'濁酒'爲賢人。徐邈性情一向謹慎，這次是偶爾說的醉話啊。"於是，徐邈才得以免去罪過。

劉伶

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如此。渴甚，求酒於妻。妻藏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祝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必不可聽。"於是酌酒御肉，塊然復醉。（出《晉書》）

晉朝人劉伶，經常乘坐鹿車，帶着一壺酒，出外郊遊。同時讓一個僕人帶着一把鍬同車而行，說："我若是喝死，你就地將我埋了。"劉伶給我們留下的形象就是這樣的啊。一次，劉伶口渴得厲害，請求妻子給他點酒喝。他妻子將酒藏起來，將盛酒的器具扔掉，苦苦地勸說他："喝酒對身體一點益處也沒有，不是養生的好辦法，還是戒酒別喝了吧。"劉伶說："好！我不喝了。但是，我要向神明發誓不再喝酒了，請你爲我準備好酒菜來。"妻子答應了他。妻子將酒菜端上來後，劉伶跪在地上向神明祈祝說："上天將我劉伶降生在人世間，就是讓我以能飲而聞名。我每次飲酒必飲一石，飲到五斗時纔剛剛解了我的酒癮啊！老孃們的話，一定不要聽啊！"說完，斟酒喫肉，大喫大喝，安然又醉了。

酒臭

義寧初，一縣丞衣纓之胄。年少時，甚有丰采。涉獵書史，兼有文性。其後沉湎於酒，老而彌篤。日飲數升，略無醒時。得病將終，酒臭聞於數里，遠近驚愕，不知所由。如此一旬，此人遂卒。故釋典戒酒，令人昏癡。今臨亡酒臭，彰其入惡道而。（出《五行記》）

隋恭帝義寧初年，有一位縣丞原本是官宦人家的後代，小時候長的很英俊，讀過許多書，很有文字素養。但是，長大成人後，整日沉湎在酒中。越老喝得越厲害，每天都要喝好幾升酒，幾乎沒有清醒的時候。待到他患病將要死去時，他散發出來的酒臭在幾里地以外就能聞到，遠近的人都特別驚異，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這樣持續了十天左右，他終於死了。因爲這個人的緣故，後來有人專門撰寫了一篇勸人戒酒的文章。文章中說："喝酒過量，能使人渾沌呆癡。這位縣丞臨死前發出的酒臭，就是向人們昭示喝酒可以將人喝病、喝死的道理啊！"

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能食、菲食附）

吳饌 御廚 五侯鯖 劉孝儀 鮔議 鮔表 熱洛河

名食 敗障泥　尚食令　大餅

能食 範汪　宋明帝　苻堅三將

菲食 茅容 陸機 羊曼

吳饌

吳郡獻海鮸乾鱠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徑尺數盤。並狀奏作乾鱠法。帝示羣臣雲："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爲異？今日之鱠，乃是真海魚所作，來自數千裏，亦是一時奇味。"虞世基對曰："術人之魚既幻，其鱠固亦不真。"出數盤以賜達官。作乾鱠之法：當五六月盛熱之日，於海取得鮸魚。大者長四五尺，鱗細而紫色，無細骨不腥者。捕得之，即於海船之上作鱠。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縷切。隨成隨曬，三四日，須極幹，以新白瓷瓶，未經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風入，經五六十日，不異新者。取啖之時，並出乾鱠，以布裹，大甕盛水漬之，三刻久出，帶布瀝卻水，則皦然。散置盤上，如新鱠無別。細切香柔葉鋪上，筋撥令調勻進之。海魚體性不腥，然鱕鮸魚肉軟而白色，經幹又和以青葉，皙然極可噉。又獻海蝦子三十梴。梴長一尺，闊一寸，厚一寸許，甚精美。作之法：取海白蝦有子者，每三五斗置密竹籃中，於大盆內以水淋洗。蝦子在蝦腹下，赤如覆盆子，則隨水從籃目中下。通計蝦一石，可得子五升，從盆內漉出。縫布作小袋子，如徑寸半竹大，長二尺。以蝦子滿之，急擊頭，隨袋多少，以末鹽封之，周厚數寸。經一日夜出曬，夜則平板壓之，明日又出曬。夜以前壓十日干，則拆破袋，出蝦子梴。色如赤琉璃，光徹而肥美，鹽於鯔魚數倍。又獻鮸魚含肚千頭，極精好。作之法：當六月七月盛熱之時，取鮸魚長二尺許，去鱗淨洗。停二日，待魚腹脹起，方從口抽出腸，去腮留目。滿腹內納鹽竟，即以末鹽封周遍，厚數寸。經宿，乃以水淨洗。日則曝，夜則收還。安平板上，又以板置石壓之。明日又曬，夜還壓。如此五六日乾，即納乾瓷甕，封口。經二十日出之，其皮色光徹，有如黃油，肉乾則如糗。又如沙棋之蘇者，微醎而有味，味美於石首含肚。然石首含肚亦年常入獻，而肉強不及。此法出自隨口味使大都督杜濟，濟會稽人，能別味，善於鹽梅。亦古之符郎，今之謝諷也。（出《大業拾遺記》）

又吳郡獻松江鱸魚乾鱠六瓶，瓶容一斗。作鱠法，一同鮸。然作鱸魚鱠，須八九月霜下之時。收鱸魚三尺以下者作乾鱠，浸漬訖，布裹瀝水令盡，散置盤內。取香柔花葉，相間細切，和鱠撥令調勻。霜後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玉鱠"，東南之佳味也。紫花碧葉，間以素鱠，亦鮮潔可觀。吳郡又獻蜜蟹三千頭，作如糖蟹法。蜜擁劍四甕。擁劍似蟹而小，二螯偏大。《吳郡賦》所謂"烏賊擁劍"是也。（出《大業拾遺記》）

【譯文】

隋煬帝大業年間，吳郡向朝廷進獻來海鮸魚乾鱠四瓶，瓶的容量爲一斗。浸泡一斗鮸魚乾鱠，可得一尺長的鮸魚絲幾盤。同時，吳郡的使臣還帶來了烹飪這種鮸魚鱠的方法。隋煬帝告訴羣臣說："從前仙人介象在宮殿庭院內的池水中釣上來海魚，那是幻化出來的，沒有什麼奇異的。現在，吳郡進獻的鮸魚鱠，纔是真海魚製作的。它來自幾千裏以外的吳郡，纔是一時稀有的珍奇美味呀。"虞世基跟皇帝說："從前術士釣上來的海魚既然是虛幻的，那麼，用他釣上來的海魚作成的鱠也不是真的。請皇上將吳郡進獻的鮸魚乾鱠拿出幾盤來賞賜給我們嚐嚐可以嗎？"製作幹鱠  
的方法：在五六月盛暑的時候，從海中捕獲的鮸魚中，挑選個頭長大的，每條約四五斤重，細鱗而紫色，沒有細骨不腥的，當即在海船上，將它們製做成鱠。製作時，先去掉鮸魚的皮骨，割取它身上的精肉切成條狀。隨切隨曬，曬三四天，曬到特別乾的程度，將它盛入沒盛過水的新白瓷瓶中，用泥密封好，不能透風。這樣製做的鮸魚乾鱠，放個五六十天，喫時跟新鮮的鮸魚一點不差味兒。喫的時候，將幹鱠取出來後，用布裹上，放在盛水的大甕裏浸泡，約三刻工夫，帶着布瀝去水，打開一看，精白光亮啊。散放在盤子上面，象新出網的海鮸沒有什麼兩樣。再將切細的香柔葉放在上面，用筷子將它們調拌均勻，就可以進食了。海魚體性不腥，特別是鱕鮸魚，肉細軟而色白，弄乾後再配上青菜葉，白、綠分明，極好喫！吳郡還進獻海蝦籽三十梃。每梃長一尺，寬、厚各約一寸，非常精美。製作蝦籽梃的方法是：挑取海白蝦有籽的，每選出三五斗就將它們盛入一隻密封的竹籃中，再將竹籃放在一隻大盆內用水淋洗，蝦籽長在蝦腹下面，是紅色的，象覆盆子。隨着淋下的水，從竹籃的縫隙中流入大盆中。大約一石白蝦，可得五升蝦籽。之後，再從大盆中將蝦籽撈出來。用布縫成小袋，象直經一寸半的竹子那樣寬大，長二尺。將撈出來的蝦籽盛入布袋，盛滿爲止，趕快用繩扎住袋口。不管一次有多少袋，都用鹽末封上，周圍封的鹽末約幾寸厚。封上一晝夜後，將布袋取出來放在外面曬。晚上則取下來放在木板下面壓，第二天再曬。這樣曬壓十天，看它完全乾透後，拆開布袋，便得到蝦籽梃了。顏色象紅琉璃，色澤光豔而質地肥美，比鯔魚鹹好幾倍。吳郡又進獻鮸魚含肚一千條，極其精好。製作鮸魚含肚的方法是：在六七月盛暑的時候，挑選二尺長左右的鮸魚，颳去魚鱗，用水洗淨，放在一邊放二天，待魚腹脹起，方從魚嘴抽出腸子，去掉魚腮，留着魚眼睛，將魚腹內塞滿鹽，再用鹽末將它的周身全封上，厚幾寸，過了一宿，再用水洗淨，放在太陽底下曝曬。到晚上取下來，放在兩板之間，上面壓上石頭，第二天再曝曬。這樣曬壓五六天，直到真的乾透了，就將它們盛入幹瓷甕中，封上口，過了二十天再取出來。鮸魚的皮色光亮透明，象黃油，魚肉則象乾糧，就象沙棋酥一樣啊！微鹹而有味，比石首含肚還味美好喫。石首含肚也是每年時常進獻來。但是，它的肉發僵，不及鮸魚含肚好喫。這種製作鮸魚含肚的方法，出自於隋朝的口味使大都督杜濟。杜濟是會稽人，善於辨別各種味道，還擅長製做鹽梅。他乃是古時候的符郎，當今的謝諷啊！

又：吳郡進獻松花鱸魚乾鱠六瓶，瓶的容積爲一斗。將鱸魚製作成幹鱠的方法，跟鱠魚一樣。然而，製作鱸魚乾鱠時，須等到八九月下霜之後。挑選三尺以下的鱸魚作成幹鱠，浸泡之後，用布裹好瀝淨水，散放在盤中，再將切細的香柔花葉放上，和鱠一起抖勻，就可以食用了。下霜後的鱸魚，肉白如雪，一點也不腥。就是人們常說的"金臍玉鱠"，是東南沿海一帶極美的佳餚啊！你看紫花碧葉，還有白瑩如雪的鱸鱠絲，也是鮮麗皎潔得讓人喜歡。吳郡又進獻蜜蟹三千隻，象糖蟹那樣作法。蜜漬擁劍，共四甕。擁劍象蟹而比蟹小，二螯偏大。就是《吳郡賦》中所說的"烏賊擁劍"！

御廚

御廚進饌，凡器用有少府監進者。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其間。置上前，亦謂之看食。見京都人說，兩軍每行從進食，及其宴設，多食雞鵝之類。就中愛食子鵝，鵝每隻價值二三千。每有設，據人數取鵝。燖去毛，及去五臟，釀以肉及糯米飯，五味調和。先取羊一口，亦燖剝，去腸胃。置鵝於羊中，縫合炙之。羊肉若熟，便堪去卻羊。取鵝渾食之，謂之"渾羊歿忽"。翰林學士每遇賜食，有物若畢羅，形粗大，滋味香美，呼爲"諸王修事"。（出《盧氏雜說》）

【譯文】

宮廷裏的廚房，向皇帝奉上食物菜餚時，一切器皿用具都由少府監供給。先上九樣陳設的食品，用象牙盤九隻，將要上的食物菜餚放在上面，送到皇帝面前，也叫做"看食"。聽京城裏的人說，兩軍的侍從每次進食或設筵席，多數時候都喫雞鵝一類的菜餚。其中最愛喫的是童子鵝。童子鵝每隻價值二三千錢。每次設宴，都按人數去拿鵝，燖去毛，取出五臟，往裏面填上肉和糯米飯，再用各種佐料調好。之後，弄來一羊，也將它剝皮去毛，取出臟腑，將上面做好的童子鵝放入羊腹中，縫合好在地火上烤。待到羊肉烤得象熟了的時候，便將羊剝去不要，取出羊腹中的童子鵝，就那麼捧在手中喫。稱這種喫法爲"渾羊歿忽"。翰林院的學士們，每逢皇上賞賜給他們菜餚飯食時，其中都有一種象"畢羅"一樣的食品，形狀粗大，滋味香美，叫作"諸王修事"。

五侯鯖

婁護字君卿，歷遊五侯之門。每旦，五侯家各遺餉之。君卿口厭滋味，乃試合五侯所餉之鯖而食，甚美。世所謂"五侯鯖"，君卿所致。（出《語林》）

或雲，護兼善五侯，不偏食。故合而爲之鯖也。（出《世說》）

又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婁護豐辭，傳會五侯間。各得其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焉。（出《西京雜記》）

【譯文】

類護，字君卿，遍訪五位侯爺的家。每天，五位侯爺都各自派人送來飯食菜餚給他喫。類護喫得有些膩煩了，於是試着將五位侯爺家送來的鯖魚折放在一起再燴了喫，味道特別好。從此，多了一種佳餚，就是世人所說的"五侯鯖"！這道菜是婁護創造出來的。

又有人說：婁護跟五位侯爺的關係都很好，不偏愛某一位侯爺送來的菜餚，因此將他們送來的鯖魚放在一塊兒喫。

又有人說：五位侯爺之間關係不和，賓客不能上這位侯爺家又上那位侯爺家。但是婁護非常善於說話，來往於五位侯爺之間，都博得到他們的歡心。因此，競賽着給類護送美食佳餚。婁護將他們送來的用五種方法燒製的鯖魚，合到一塊兒喫，世上人稱爲"五侯鯖"。因爲它味道奇特！

劉孝儀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今盡徵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陸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餚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蹠猩脣，呂氏所問。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恨。"孝儀曰："實自如此，或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錗，但未是尾耳。"（出《酉陽雜俎》）

【譯文】

南北朝時期，梁朝中丞劉孝儀吃了醃的鯖魚後說："吳郡進獻的醃鯖魚真好喫，看來五侯九伯都應徵伐奪取過來。"當時，魏國的使臣崔劼、李騫也在坐。崔劼說："中丞這樣的官員，不應當早就到下邊任一方的要員了。"李騫說："如果這樣，劉中丞的四隻腳應當踏上穆陸陵的大地上啦！"劉孝儀說："鄴中的鹿尾，可是最好的下酒菜喲！"崔劼說："生魚熊掌是孟子最稱道的佳餚，雞爪猩脣是呂不韋最後要的名菜。鹿尾這麼有奇味，竟然書籍上沒有記載。每次喫它的時候都感到非常遺憾。"劉孝儀說："確實是如此。這大概是古人和今人喜好的不一樣吧。梁賀季說過：'青州的蟹黃，是鄭氏將它記載在書中的。'鹿尾沒有記在裏面，不知道爲什麼？"李騫說："鄭氏也稱讚過益州的鹿錗是美味。但不是鹿尾。"

鮔議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鮔臘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岍議曰："鮔之就臘，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缺，慚渾淪之奇。脣吻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出《酉陽雜俎》）

【譯文】

何胤在飲食上非常奢侈，每次喫飯都必須擺上極爲豐盛的菜餚。後來，稍稍節儉一點，還是經常喫白魚鮔臘糖蟹，致使屬僚們都議論他。學士鍾鮔品評說："將鮔魚製成肉乾，它一定是拼命的屈伸掙扎過；將螃蟹浸漬上糖，它一定是在裏面左突右撞，不堪忍受。品德高尚的人，應該在內心深處多懷惻隱，而富有同情心的。至於車螯蚶蠣，它們原本就沒有眉毛眼睛，對外面的渾濁世界羞於見到；它們的脣吻是自己從外面封閉上的，不是象銅鑄的人那樣永不開口。它們不知道榮華也不懂得憂傷，竟連草木都不如；它們沒有芳香也沒有臭味，與瓦礫沒有什麼不同。因此，適宜長期充當廚房裏的材料，永遠是人口中的食物。"

鮔表

後梁韋林，京兆人。南遷於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爲鮔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鮔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糝敖將軍，油蒸校尉，膗州刺史。脯臘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戰載兢。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恐鮐腹之譏，懼貽鱉巖（五甘反。）之誚。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臨。曲蒙鈞撥，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廁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桂，紆蘇佩檔。輕瓢才動，則樞盤如煙。濃汁暫停，則蘭餚成列。宛轉綠臍之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無任屏營之誠，謹詣銅鐺門，奉表致謝以聞。'"詔答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致謝。"（出《酉陽雜俎》）

【譯文】

後梁時的韋林，京都地區人。南遷到襄陽後，在梁明帝天保年間，韋林任中書舍人。韋林讀書面廣，有才華文彩，喜愛暢談。他曾假託鮔魚的名義撰寫過一篇《鮔表》，用來譏諷當時崇尚美味佳餚的達官貴人。《鮔表》的大意如下：鮔魚說："我剛剛接到陛下籤發的任命，授予我爲米羹將軍、油蒸校尉，肉羹刺史。與從前一樣，將我製成乾肉。我恭敬地接受陛下的任命，忍含着沮喪，屏息住呼吸，任憑你們將我放在籠屜上蒸，或者放進鼎鑊裏煮，每時每刻都戰戰驚驚啊！比肥美，我愧對夏天裏的鱘魚；論味鮮，我羞見冬日裏的鯉魚。我常常恐慌鮐腹的諷刺，時時畏懼鱉巖的譏誚。因此，我吮吸潮底的流沙爲食，枕着石泥睡覺。不料，崇高的獎賞還是降臨到我的頭上。承蒙提拔，於是高升到豐盛的華宴上，列到玉盤中，遠遠地置放在豪華、珍貴的筵席旁邊。有勞象牙筷子大人，將我親暱地夾起來，送入一張張肥大的嘴裏，進入一個個長滿黃油的肚子中。剛剛放上姜沫桂皮，再置入紫蘇茱萸。輕便的葫瓢剛剛勺動，精美的山榆木盤就象煙一樣地聚來。濃濃的湯汁才停止沸騰，一排排的蘭膏油燈就點燃了。周旋在綠色的醃菜中間，逍遙於紅色的口脣之內。含着你們的恩德，喫着你們的澤惠，雖然九死而不辭。沒有任何惶恐可以誠告，只是謹慎地走進銅釜之門，奉上此表表示謝意。聖上頒下詔書回答說："奏上的表章全讀過了。愛卿乃是池沼中的晉紳，岸渠裏的俊傑。穿行於菖蒲、荇菜之間，以肥嫩滑膩而聞名於人世。正應當接受挑選，不用致謝。

熱洛河

玄宗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明抄本"煎"作"鮮"。）鹿腸。（"腸"原作"賜"，據明抄本改。）食之，謂之"熱洛河"，賜安祿山及哥舒翰。（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玄宗命令打牲官射殺活鹿，用新鮮的鹿血煎鹿腸喫，稱爲"熱洛河"，賞賜給安祿山以及哥舒翰等武將。

名食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其湯不肥，可以瀹茗；庾家糉子，白瑩如玉；韓約能作櫻桃饆饠，其色不變；又能造冷胡突，鱠鱧魚臆，連蒸獐獐皮索餅。將軍曲良翰能爲驢鬃駝峯炙。（出《酉陽雜俎》）

【譯文】

當今的達官貴人們喫的著名菜餚食品有：肖家的餛飩，瀝去汁，湯汁一點也不肥膩，還可以煮茶。庾家的糉子，白而有光澤如美玉。韓約作的櫻桃畢羅，它的顏色不改變。他還能作"冷胡突"。還有鱠鱠魚胸骨，連蒸獐獐皮面條。將軍曲良翰能將驢鬃駝峯炙烤着喫。

敗障泥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飯食。每說："無物不堪喫，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盝，修理食之，其味佳。（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德宗貞元年間，有一位將軍，他傢什麼東西都能作着喫。這位將軍說："天下沒有不能喫的東西，訣竅在於火候掌握的怎麼樣，善不善於調味。"這位將軍曾經將敗障泥拿回家中，用盛箭矢的胡盝修理後喫，說味道特別好。

尚食令

馮給事入中書祗候宰相，見一老官人衣緋，在中書門立，候通報。時夏譙公爲相，留坐論事多時。及出，日勢已晚，其官人猶尚在。乃遣人問是何官。官人近前相見曰："某新除尚食局令，有事相見相公。"因令省官通之。官人入，給事偶未去。官人見宰相了，出謝雲："若非給事恩遇，某無因得見相公。某是尚食局造包子手，不知給事宅在何處？"曰："在親仁坊。"曰："欲說薄藝，但不知給事何日在宅？"曰："來日當奉候。然欲相訪，要何物。"曰："要大臺盤一隻，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鐺灰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棗爛面少許。"給事素精於飲饌，歸宅便令排比。乃垂簾，家口同觀之。至日初出，果秉簡而入。坐飲茶一甌，便起出廳。脫衫靴帶，小帽子，青半肩，（明抄本"肩"作"臂"）三幅袴，花襜襪肚，錦臂溝。遂四面看臺盤，有不平處，以一楔填之，後其平正。然後取油鐺爛面等調停。襪肚中取出銀盒一枚，銀篦子銀笊籬各一。候油煎熟，於盒中取包子豏。（"豏"原作"傔"，據明抄本改）以手於爛面中團之，五指間各有面透出。以篦子刮郤，便置包子於鐺中。候熟，以笊籬漉出。以新汲水中良久，郤投油鐺中，三五沸取出。拋檯盤上，旋轉不定，以太圓故也。其味脆美，不可名狀。（出《盧氏雜說》）

【譯文】

馮給事到中書省去恭候宰相接見，見到一位着紅衣的老官人站在中書省門前等候通報。當時是夏譙任宰相，留下馮給事談論公務，談了很長時間。等到馮給事從中書省出來，天已經不早了，那位老官人還在門前等着通報呢。於是，馮給事讓人上前詢問他是幹什麼的？老官人走到馮給事身前，說："我剛剛被任命爲尚食局令，有事情想見宰相。"馮給事乃讓中書省的官員給通報一下。老官人進到中書省裏。馮給事偶然耽擱一下，待老官人出來時還沒有離去。老官人上前致謝說："若不是給事幫通報，我就沒有機會見到宰相啦。我是尚食局做蒸餅的，不知道給事府第在那條街？"馮給事回答說："在親仁坊。"老官人說："我想向你顯示一下我的這點手藝，不知給事什麼時候在府上？"馮給事說："明天我在家等你。但你到我家獻藝，不知道需要爲你準備哪些用品？"老官人說："需要準備大臺盤一隻，木契三五十枚。還有油釜、炭火、上好的麻油一二斗，南棗、普通麪粉少許，就可以了。"馮給事平素對飲食饌餚也很通曉，回到家裏後，便讓家人按老官人說的安排準備。並且事先安排好，在廚房外面掛上一幅簾子，他和家人在簾子裏觀看老官人如何獻藝。第二天早晨，太陽剛出來，老官人果然手持宮中的簡牘來了。稍坐，喝了一杯茶，便起身走出客廳到廚房裏去。只見他脫去外面的長衫、腳下的靴子，戴上一頂小帽，穿上青色半袖衫，三幅褲，繫上花圍裙襪兜，套上皮套袖。之後，圍着事先備好的平臺盤仔細看看，見有不平的地方就用木契填上，將它整平。然後，拿過來油釜，將麪粉等放在裏面和好後，從襪兜中取出銀盒一隻，銀篦子銀笊籬各一隻。等油煎熱後，從銀盒中取出做蒸餅用的豆餡兒，將麪糰在手裏，從手指縫中擠出來，用銀篦子刮下去，放在釜中熱油裏煎。煎好後用銀笊籬撈出來，放在新打來的水中。過了好一會兒，將它們撈出來再放入釜中熱油裏炸三五個開後，撈出，拋放在臺盤上，轉個不停，因爲包子太圓的緣故。這種包子，口感酥脆，味道鮮美，你都說不出來它有多麼好喫。

大餅

王蜀時，有趙雄武者，衆號趙大餅。累典名郡，爲一時之富豪。嚴潔奉身，精於飲饌。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中有二婢執役，常廚者十五餘輩，皆着窄袖鮮潔衣裝。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陸俱備。雖王侯之家，不得相倣焉。有能造大餅，每三鬥面擀一枚，大於數間屋。或大內宴聚，或豪家有廣筵，多於衆賓內獻一枚。裁剖用之，皆有餘矣。雖親密懿分，莫知擀造之法，以此得大餅之號。（出《北夢瑣言》）

【譯文】

五代前蜀王氏王朝時期，蜀中有個叫趙雄武的人，大家都稱他爲"趙大餅"。他的名字多次載入地方史志中，是當時蜀中的一位大富翁。趙雄武從來都穿戴整齊潔淨才下廚房，他精通飲食菜餚，平常家中不使用廚師，都是他親自下廚。他家裏後勤這一攤各有二個婢女掌管。到他這輩兒，他家有十五輩人從事廚師工作，都是穿窄袖乾淨整潔的服裝下廚。而且，每餐飯只邀請一位客人，山珍海味都有，雖然是王侯之家也不能比。趙雄武還會作大餅，擀一張大餅需用三鬥面，餅有幾間屋子那麼大。或是宮廷裏舉行宴會，或是豪門貴族人家廣筵賓朋，常常請他給擀作一張大餅，用刀割着喫。不論你來了多少賓客，也富富有餘。就是再親密的朋友，他也不告訴你擀做這種大餅的方法。因此，趙雄武得了個"趙大餅"的雅號。

能食

範汪

晉範汪能噉生梅。有人致一斛，汪食之，須臾而盡。（出《晉書》）

【譯文】

晉朝人範汪能喫生梅。有人給他送來十鬥生梅，他不一會兒就都喫沒了。

宋明帝

宋明帝韋彧，能食蜜漬鱁鮧，一食數升。噉豬肉炙，常至二百塊。（出《宋書》）

【譯文】

南北朝時期，宋明帝韋彧非常能喫用蜂蜜醃漬的鱁鮧，一次可以喫幾升。這位皇帝喫烤豬肉，一次能喫二百塊。

苻堅三將

苻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胡人（"人"原作"又"，據明抄本改。）護磨那爲右鎮郎，奄人申香爲拂蓋郎。並身長一丈三尺，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出《前秦錄》）

【譯文】

南北朝時期前秦的君主苻堅任乞活夏默爲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爲右鎮郎，閹人申香爲拂蓋郎。這三位武將都身高一丈三尺，力大無窮，而且擅長騎馬射箭。他們一頓飯要喫一石米，三十斤肉。

菲食

茅容

後漢茅容字季偉，郭林宗曾寓宿焉。及明旦，容殺雞爲饌，林宗初以爲己設。既而容獨以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因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勸之就學，竟以成德。（出《陳留耆舊傳》）

【譯文】

後漢人茅容，字季偉，郭林宗曾經在他家裏住過一宿。第二天早晨，茅容殺一隻雞做菜。起初，郭林宗以爲是爲了招待他這位客人的呢。等雞做好了後，茅容單獨將雞給母親喫。他自己和郭林宗一起兒只吃一般的蔬菜下飯。郭林宗起身參拜茅容，說："你很高尚啊！"並勸他拜個老師很好地學習，後來竟然有所成就。

陸機

陸機詣王武子，有數斛羊酪。指示陸曰："卿江東無（明抄本"無"作"何以"二字）敵此。"曰："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出《世說》）

【譯文】

陸機到王武子那去，帶去幾斛羊奶酪，問王武子："你們江東沒有比羊奶酪還好的食品了吧。"王武子回答說："有啊。千里那地方用蓴菜做的羹湯，還有未下那地方的鹽豆豉，都很好喫啊！"

羊曼

晉羊曼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必飾供饌。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即漸罄，不復精珍。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有羊固者拜臨海太守。備饌，竟日皆精，雖晚至者，猶有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也。（出《晉書》）

【譯文】

晉朝人羊曼任丹陽郡尹。晉朝的首都南遷建鄴後，朝廷的文武百官也隨着過江。當時，凡是剛上任的官員都要設宴請客的。羊曼剛任丹陽郡尹時，也設宴請客。來得早的客人佔據好位置。宴席喫的差不多了，就不再上什麼好菜了。羊曼設宴請客，不論你的身份高低，來早的就坐好位置，來晚的你就將就着坐。有個叫羊固的人被授任臨海太守，也設宴請客，一整天都是佳餚美食，就是晚到的人，也能喫到豐盛的菜餚。人們議論說："羊固的宴席雖然特別豐盛，卻沒有羊曼真誠啊！"

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宗世林 禰衡 荀巨伯 管寧 竹林七賢 嵇康 山濤 王安期 王敦 孫伯翳　湘東王繹　唐霍王元軌　王方翼　吳少微　張說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許棠　陸龜蒙　顏蕘

宗世林

漢末，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交。及武帝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即忤旨見疏，位不配德。而文帝兄弟每造其門，必拜牀下。其禮重如此。（出《世說》）

【譯文】

漢朝末年，南陽郡的宗世林跟死後被諡爲魏武帝的曹操，同時在朝作官。宗世林看不上曹操的人品，不與他交往。等到曹操任司空，全權總攬朝政後，很平靜地問宗世林："現在我們可以結交了吧。"宗世林回答說："我的志向象松柏一樣，永遠也不會改變的。"宗世林觸犯了曹操，與曹操關係疏遠，也沒得到重用。但是，曹操的兒子曹丕他們每次去宗世林家，都在牀前向宗世林行跪拜的大禮，曹操就是這樣重視禮儀啊！

禰衡

禰衡字正平，少與孔文舉作爾汝之交。時衡未二十，而文舉已五十餘矣。（出《本傳》）

【譯文】

禰衡，字正平，年輕時與孔融的交往很密切，達到不分彼此的程度。當時禰衡還不到二十歲，但是孔融已經五十多歲了。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遠來視子，令有難而舍之去，豈伯行耶。"賊既至，謂伯曰："大軍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獨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己身代友人之命。"賊聞其言，異之。乃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乃偃而退，一郡獲全。（出《殷芸小說》）

【譯文】

荀巨伯到很遠的地方去看望生病的朋友，正趕上胡人進犯這座城市。友人對荀巨伯說："我就要死去了，你趕快離開這危險的地方吧。"荀巨伯說："我遠道而來，就是來看望你的病來的。現在遇到危險我就扔下你走了，這是荀巨伯能做出來的事情嗎？"胡兵攻破城池，來到荀巨伯的朋友家，看見荀巨伯說："我們進到城裏後，整座城的人都逃光了。你是什麼人？一個人留在這裏。"荀巨伯說："我的這位朋友身患重病，我怎麼能將他一個人扔下不管呢？請你們不要傷害他，我願意替我的這位朋友去死。"胡兵聽了這話很受震動，相互議論說："我們是無義之師，而侵佔了有道德修養的國家啊。"於是悄悄退出了這座城市。荀巨伯這種高尚的行爲，拯救了全城的居民。

管寧

魏管寧與華歆友善。嘗共園中鋤菜，見地有黃金一片。管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管讀書如故，華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華廢書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出《世說》，明抄本作出《殷芸小說》）

【譯文】

魏國人管寧跟華歆是好朋友。一次，他們一起在園中菜地鋤草，看見地裏有一片黃金。管寧繼續揮鋤鋤草，連看都不看一眼，將這片黃金看作石頭瓦塊一樣；華歆揀起黃金扔到一邊去。管寧和華歆，曾經在一鋪席上讀書。一天，一位頭戴高冠的達官乘車從這裏經過。管寧照樣在那讀書，華歆卻放下書跑出去看。於是，管寧在鋪席上劃條線，跟華歆分開坐，說："你不是我的朋友啦。"

竹林七賢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相比。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謂之竹林七賢。（出《世說》）

【譯文】

晉朝時，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個人年齡相同，彼此非常投合。還有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琊王戎，他們七個人常常聚會在竹林下面，盡情地飲酒狂歡，通宵達旦地清談。人們稱他們爲"竹林七賢"。

嵇康

嵇康素與呂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悟。康至雲："鳳凡鳥也。"（出《語林》）

【譯文】

嵇康一向與呂安處得非常親密，是老朋友。每當他想念呂安時，雖然他們相距千里也去信讓他來。一次，呂安見信後來看嵇康，不巧嵇康外出不在家。嵇康的哥哥嵇喜出來迎接他，呂安卻不進屋門，而在門上揮筆書一"鳳"字就走了。嵇喜不理解這是什麼意思，待弟弟回到家裏後問哥哥。嵇康說："'鳳'是凡鳥（按：鳳，拆開爲凡鳥）啊！"

山濤

山濤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濤與二人異於常交，問之。濤曰："當年可以友者，唯此二人。"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趙狐。意欲窺之，可乎？"濤曰："可。"他日二人來，勸濤止之宿，具酒食。妻穿牆視之，達旦忘返。濤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耳。"濤曰："伊輩亦以我識度爲勝。"（出《世說》）

【譯文】

山濤與嵇康、阮籍只見一面，他們的友誼就已經達到了非常投合的地步。山濤的妻子韓氏覺得山濤跟他們的交往跟一般人不一樣，問山濤。山濤對她說："結識的當年之內就可以成爲朋友，只有嵇康與阮籍這兩個人。"韓妻說："負羈的妻子，也曾親眼觀看趙狐。我想偷偷看看你的這兩位朋友，可以嗎？"山濤說："可以。"日後，嵇康、阮籍來看望山濤。韓氏勸說山濤留他們在家中住下，並準備了酒菜供他們晚上食用。這天晚上，韓氏從牆洞裏觀看他們三人飲酒暢談，一直看到第二天早晨都忘了離去。山濤進屋裏說："我的這兩位朋友怎麼樣？"韓氏說："你的才能不及他們二人。正應當很好地向他們學習啊。"山濤說："我的這兩位朋友也認爲我的爲人、才幹，遠遠值得他們學習效法的。"

王安期

晉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旨音。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出《世說》）

【譯文】

晉朝太傅王越，是東海人。他在留守許昌期間，任用王安期爲記室參軍，很是器重他。王越訓誡他的兒子王昆說："從書本中學習獲得到的益處是淺薄的，從王安期身上你會學到在書本中學不到的許多東西。你平常學習禮儀風度，不如親眼觀看王安期的舉止形儀；你誦讀玩味前人寫在書上的道理，不及親耳聆聽王安期講的那些宏論。王安期參軍，堪稱作人的表率啊。"

王敦

庾亮見王敦問曰："聞君有四友，何者爲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我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劣。"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庾曰："何者是。"王曰："噫，左右躡庾公知足。"（明抄本無"知足"二字，"知疑"當作"之"）乃止。（出《世說》）

【譯文】

庾亮見到王敦後，問："聽說你有四位摯友，都是誰呀？"王敦回答說："有你家的中郎，我家的太尉、阿平，還有胡人毋彥國。我家阿平是其中最差的一個。"庾亮說："你家的阿平不一定差。你這四位朋友，誰的人品、才華最好？"王敦回答說："自然有人啦！"庾亮問："誰呀？"王敦說："唉！我們都追隨着你，以你作爲立身處世的榜樣啊！"庾亮不問了。

孫伯翳

齊太原孫伯翳家貧，嘗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亮、範將軍雲，爲莫逆之交。王範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宜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出《談藪》）

【譯文】

南北朝時期兵人孫伯翳，是太原人，家很貧困，曾經因爲買不起燈油、蠟燭而藉着窗外的雪光讀書。孫伯翳不追求功名利祿，願意作一位寄情于山野之間的隱士，過着隱居的生活，與王君亮、範雲是莫逆之交的朋友。後來，王、範二人分別都當了宰相，都曾動員過孫伯翳出來擔任官職。孫伯翳說："人一生活在世間不過百來年，就象是風一刮而過，又象蠟燭一會兒就燃盡了。因此，應該怡情養性，以撫琴、飲酒爲樂事，怎麼能終日承受作官爲宦的辛苦呢！嵇康不願意作的事情，我也是不願意去做啊。"

湘東王繹 梁湘東王繹，博覽郡書，才辨冠世。不好聲色，愛重名賢。與河東裴子野、蘭陵蕭子云，爲布衣之交。（出《談藪》）

【譯文】

南朝梁人王繹，是湘東人。他的才華與思辯的能力可謂是當代首屈一指的。並且不好娛樂、美色，而尊重惜愛名聲與品德。他與河東的裴子野，蘭陵的蕭子云，是不論及官場地位的明友。

唐霍王元軌

唐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謙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曰："無。"問者怪而詰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霍王李元軌，是唐高祖李淵的第十四個兒子。他謙虛謹慎，不輕易與士人交往。在徐州任職期間，與隱居在江湖間的處士劉玄平私交的關係很好。有人問劉玄平："霍王有什麼特別優秀的地方嗎？"劉玄平回答說："沒有。"問的這個人感到奇怪進而責備劉玄平。劉玄平說："一個人有了短處與弱點，才能顯露出他的優秀的那部分。至於霍王，他不論哪方面都特別優秀。所以，我說不出來他究竟哪方面最優秀來。"

王方翼

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長孫無忌親。許敬宗既陷無忌，懼持滿爲己患，乃誣其同反。追至京拷訊。嘆曰："身可殺，辭不可辱。"吏爲代佔而結奏，遂死獄中。屍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者。王方翼嘆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骸，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焉。高宗義之而不問。（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涼州長史趙持滿，是長孫無忌的親屬。禮部尚書許敬宗秉承武則天皇后的意旨，陷害長孫無忌。他唯恐留下趙持滿對自己不利，就誣陷趙持滿與長孫無忌一同陰謀反叛朝廷，將他召到京城長安後逮捕下獄嚴刑拷問。趙持滿感慨地說："你們可以殺死我，但是，讓我改變供詞，承認我跟長孫無忌一同陰謀反叛是不可能的。請上奏皇上，我願意代替長孫無忌領受這份罪過。"於是，趙持滿死在獄中，屍體被扔棄在城西，他的親屬沒有一個人敢去收屍。王方翼感嘆地說："從前，欒布爲被殺害的彭越大哭，這是講求情誼的最大的義舉；周文王下令掩埋已經朽爛的骨骸，這是施行的最大的仁政。跟朋友斷絕義氣，矇蔽主上的仁德，這樣的人怎麼能侍奉國君呢？"說完後，讓人去城西收殮趙持滿的屍體，按照禮儀將他埋葬。唐高宗認爲王方翼的做法是俠義之舉，聽到這件事情後沒有過問。

吳少微

吳少微，東海人也。少負文華，與富嘉謨友善。少微進士及（"友善少微進士及"七字原缺，據《唐詩紀事》六補。）第，累授晉陽太原尉，拜御史。時嘉謨疾卒，爲文哭之。其詞（"嘉謨疾卒爲文哭之其詞"十字原缺，據《唐詩紀事》六補。）曰："維三月癸丑，河南富嘉謨卒，於時寢疾於洛陽北里。聞（時寢疾於洛陽北里聞"九字原缺，據《唐詩紀事》六補。）之投枕（"枕"字原缺，據《唐詩紀事》六補。）而起，淚沾乎衽（"淚沾乎衽"原作"疾行乎衫"，據《唐詩紀事》六改。）席。匍匐於寢門之外，病不能起。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予曷所朋。曷有律，曷可得而見。'抑斯文也，以存乎哀。"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使尹公、中書徐、元二舍人、兵部張郎中說，未嘗值我不嘆於朝。夫情悼之，賦詩以寵亡也。其詞曰："吾友適不死，於戲社稷臣。直祿非造利，常懷大庇人。乃無承明藉，遘此敦牂春。藥礪其可畏，皇窮故匪仁。疇昔與夫子，孰雲異天倫。同病一相失，茫茫不重陳。子之文章在，其殆尼父新。鼓興幹河嶽，真詞毒鬼神。可悲不可朽，東輤沒荒榛。聖主賢爲寶，籲茲大國貧。"詞人莫不嘆美。既而病亟，長嘆曰："生死人之大分，吾何恨焉。然官職十分未作其一，乃至是耶。"慷慨而終。（出《御史臺記》）

【譯文】

吳少微，是東海人。少年時就很有才華文彩，與富嘉謨是好朋友。吳少微是進士出身，步入仕途後，連續升到晉陽太原尉，最後官爲御史。遇上少年時的好朋友有病去世，他寫一篇祭文哭祭亡友。祭文的大意是這樣的：是年三月癸丑，友人河南富嘉謨因病去世。當時我也病臥在洛陽北里家中，聽到這一噩耗後，扔掉枕頭坐起來，眼淚沾溼了衣襟。後來，爬到臥室的門外，想去奔喪，但身體病得實在起不來了。我仰天大呼："天啊天啊！你怎麼這樣對待我的朋友？你有的是什麼樣的規則？怎樣讓我再見到我的好朋友？"於是寫這篇祭文，用以寄託我的哀思。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史尹公，中書省徐、元二位舍人，兵部郎中張說，都曾見過我在朝中不嘆息你的才天不得施展。現作詩一首，來悼念我的亡友。這首詩是這樣的：我的好友富嘉謨如果不去世，他完全可以和朝廷重臣比試一下才華能力的高低。他要作官不是爲了拿取俸祿，而是關心天下的黎民百姓。無奈他還沒有躋身仕途，在這太平盛世就過早地去世了。醫藥真是讓人不信任它，連我好友的病都治不好。皇天啊你一點也不仁慈，早早地就讓我的好友離開了人世。從前，我和你是好朋友，就象是親兄弟一樣。現在同臥在病牀上，一個卻先走了，茫茫人世間再也不能相見暢談友情了。但是，你生前寫的那些文章依然存留在世上。這些文章如同孔子老先生的新作一樣啊！它們的力量可以撼動山嶽江河，它們的真誠可以使那些虛幻的鬼神至死。你過早的離開人世是件讓人悲傷的事情，但是你的文章與天地共存，永世不朽。此時，大概你喪車上的飾物都已經沒入荒野中了。你是聖明皇上的賢臣至寶，就象我們這樣的泱泱大國也很少有你這樣的人才啊！這首悼詞，沒有人不讚美它寫得真誠而富有情感。吳少微寫完這首悼詞後，病越來越沉重了。他長嘆一聲，說："生死是人生的大限，我死了沒有什麼遺憾的。但是，我所從事的事業十分還沒有完成一分，這是最大的遺憾啊！"吳少微慷慨陳詞，說完就死去了。

張說

張說之謫嶽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略，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瑰善。張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遺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齎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寮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大陳說忠貞謇諤，有勤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於遐方。上乃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譴逐歲久，因加甄收。頲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出《明皇雜錄》）

【譯文】

張說被貶職到嶽州，經常鬱鬱不樂。當時的宰相姚崇因爲張說擅長機辨有才幹而排擠他。蘇頲當時正受到重用，張說與蘇頲的父親蘇瑰的關係非常親密。因此，張說寫一首《五君詠》的詩，借魏晉時的阮籍、嵇康、劉伶、阮咸、向秀五位名士以自況，並寫封信，連同這首詩，派使者一併送給蘇頲。告訴使者說："等候到蘇瑰的忌日，快到傍晚時再送進蘇府。使者帶張說的《五君詠》並書信來到京城後，等着到蘇瑰的忌日那天將書信投送蘇府。過了幾旬，到了蘇瑰的忌日這天，傍晚時使者將詩與書一塊兒投遞到蘇府。這時，正趕上來憑弔蘇瑰的賓客紛紛到來，多數都是蘇頲亡父的同事或下屬。蘇頲讀了張說的《五君詠》，痛哭流涕，悲傷得不能自持。第二天，立即上奏玄宗皇帝，大力陳述張說忠貞正直及對朝廷所做的貢獻。並說滿朝文武都希望皇上重新起用張說，不宜再讓他繼續滯留在邊遠荒僻的地方。於是玄宗皇帝下詔書給張說表示慰問。過了不久，將張說調任荊州刺史。這以後，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等先後上奏皇上，都說張說被貶降的時間太長了，應該重新加以考察甄別將他調回京城中來。蘇頲常說是他是父親蘇瑰的摯友，自己要更加恭謹地對待他。張說也非常看重蘇頲的才幹，對蘇頲更加敬慕。

柳芳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多續成之。（出《國史補》）

【譯文】

柳芳和韋述是親密無間的摯友，他們二人又都是搞史學的。韋述死後，他沒有寫完的史書，多數都由柳芳續寫完成。

杜佑

劉禹錫言："司徒杜公佑視穆贊也，如故人子弟。"佑見贊爲臺丞數彈劾，因事戒之曰："僕有一言，爲大郎久計，他日少樹敵爲佳。"穆深納之，由是少霽威（自"臺丞"起至"霽威"上，原本作□□□□因□之曰，□有一言，爲入郎久□□□□□□蔽爲珪，穆□納之，友□□威。今據宋錢易《南部新書》十補改。）也。（出《嘉話錄》）

【譯文】

劉禹錫說："司徒杜佑將穆贊看成象自己的孩子一樣。"杜佑看到穆贊屢屢受到宰相的上告，因此告誡穆贊說："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從長遠考慮，以後你還是要少樹敵爲好。"穆贊深深地記住了杜佑的這句話，從此以後果然收斂了威嚴啊。

李舟

隴西李舟與齊映友善。映爲將相，舟爲布衣。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於夔，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爲諂，凡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爲蒼生之望，不（明抄本"不"作"則"）爲不幸；爲足下之謀，則名遂身退，斯又爲難。僕知（時抄本"知"作"昧"）時者，謹以爲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望增嘆。僕所病沉痼，方率子弟力農，與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僕耶。足下素僕所知，其於得喪，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唯強飯自愛，珍重珍重。"（出《摭言》）

【譯文】

隴西李舟和齊瑛的交往非常密切。後來齊瑛官任宰相，李舟還是一個平民百姓。李舟還是常常給齊瑛寫信，他認爲交朋友不應該因爲對方地位高了就不交往了。齊瑛由宰相被貶職到夔州後，李舟給他去信說："三十三官閣下；近年來，你身任一國的宰相，跟很多朋友故舊斷絕了往來。我要按正常的禮儀將您看成當朝宰相，好象褻瀆了我們多年的友情，於心不忍；我想以故人朋友與您相交往，又恐世俗之人認爲我巴結你。幾次想給你寫信又停下來，一直猶豫到現在。忽然聽說閣下改任夔國，從老百姓的願望來說，你的出任夔國不一定不是一件好事情；爲閣下着想，則是功成名就之後退下來，又讓你感到難辦。我是很瞭解當今的社會的，僅寫此信表示祝賀。但是君在鄱陽雲安，我們相距既遙遠又有山水阻隔，兩方面信訊隔絕，只好這樣永遠相望着嘆息。我久患重病，領着孩子們種田務農，與時世疏隔，閣下又怎能不跟我也生疏了呢？閣下的平素爲人我是知道的，大概得到我去世的消息也會平靜對待的。然而朝中向閣下這樣的官員很少啊，聖明的皇上怎麼不知道呢？最後，只希望你努力，自己珍愛自己，望多多保重。"

白居易

白少傅居易，與元相國稹友善。以詩道著名，號元白。其集內有《哭元相詩》雲："相看掩淚俱無語，別有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出《北夢瑣言》）

【譯文】

太子少傅白居易，與宰相元稹非常要好，他二人都以能詩而聞名於世，人稱爲"元白"。白居易的詩集中有一首《哭元稹》的詩。詩的大意是這樣的："相看掩淚俱無語，別有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

許棠

許棠久困名場。鹹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如其來。啓緘，乃是戴潛遣一價，恤其家矣。（出《摭言》）

【譯文】

許棠有很長時間被困在科舉場上，始終未有考取功名。唐懿宗鹹通末年，馬戴在大同軍中任幕僚，許棠去投奔他，一見如故，留他住了好幾個月，每天只是談詩飲宴，從未問過他來後有什麼想法。忽然有一天，馬戴大宴賓客。席間，讓使者將許棠的家書給許棠。許棠異常喫驚，不知道家書是怎麼捎來的。打開家書一看，才知道是馬戴暗中派去一個使者到他家中去，資助撫卹他家人的生活啊。

陸龜蒙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家於蘇臺。龜蒙幼精六籍，長而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摶爲盧江、吳興二郡倅，丞相李蔚、盧攜景重之。羅隱《寄龜蒙詩》雲：龍樓李丞相，（"龍樓李丞相"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於家。與皮日休爲詩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吳郡人陸龜蒙，字魯望。他的父親陸賓虞進士甲科出身，在浙東任從事，家住在蘇臺。陸龜蒙自幼精通六經，年長後專攻寫文章。他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是親密的朋友。陸龜蒙性情高潔，家中生活貧寒。爲了獲得贍養家人的俸祿，他與張摶一塊兒擔任盧江、吳興二郡長官的副手。當時的丞相李蔚、盧攜景很是器重他。羅隱在寄給陸龜蒙的詩中說："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詩中暗示李蔚丞相曾一度想薦舉徵聘陸龜蒙到門下省任職。唐朝末年，朝廷授陸龜蒙爲左拾遺，任命的詔書下發之日，陸龜蒙病逝在家中。陸龜蒙，跟皮日休是詩友。

顏蕘

顏給事蕘謫官，歿於湖外。未間，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詞雲："寓於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爲詩文之交，一紀無渝。龜蒙卒，爲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扆二君，於蕘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見利即解攜而去，莫我知也。後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於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明抄本"撰"作"僎"）三君子者，予今日以前不變。不知後日見予骨肉孤幼，復如何哉。（出《北夢瑣言》）

【譯文】

給事顏蕘被貶官放逐出京城後，死在湖外任上。臨死前，他自己撰寫墓誌。顏蕘性情急躁，不能容人。他的墓誌是這樣寫的：家住東吳，跟吳郡的陸龜蒙，是談詩論文的朋友，相交一世沒有改變。陸龜蒙死後，我爲他購置棺木，堪尋墓地。不論從情誼上，還是在禮儀上，都沒有什麼過失。在陸龜蒙之後，有已故諫議大夫高丞之，已故丞相陸扆，是我至死不改變的朋友。其餘相識的人，都如同手拉手走過市場，見到有利可圖就分手了，不是我的知己。後來還有吏部尚書薛貽矩，兵部侍郎於竟、中書舍人鄭撰，是我死前不變的朋友。但是我預料不到我死之後，他們對我的家屬子女又會是怎樣的。

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吳王夫差 漢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韓嫣 袁廣漢 霄遊宮 沙棠舟 趙飛燕　郭況　後漢靈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陽王雍　元琛　隋煬帝 則天后　許敬宗　張易之　宗楚客　安樂公主　楊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國夫人

吳王夫差

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潔屈，橫亙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又別立春霄宮。爲長夜飲，造千石酒盅。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龍舟，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戲。又於宮中作靈館館娃閣，銅鋪玉檻，宮之欄楯，皆珠玉飾之。（出《述異記》）

【譯文】

吳王夫差修造姑蘇臺，歷時三年才修造成。姑蘇臺曲折環繞，方圓五里，整個建築都有豪華的裝飾，耗費許多人力，裏面蓄有宮妓千餘人。夫差又另外建造一座春宵宮，供他在裏面通宵飲宴，逍遙作樂。又製作能盛一千石酒的巨大酒杯。修建了一個巨大的水池，池中停放一隻青龍舟，上面置放歌舞妓與樂隊，整日跟西施一塊兒在水上玩耍嬉戲。夫差又在宮中修造一座靈館館娃閣，館中置放銅牀，門檻是玉石的，周圍的欄杆都用珠寶、玉石作裝飾物。

漢武帝

漢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爲勒，白光琉璃爲鞍。在暗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焉。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竟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爲珂，紫金爲花，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爲患。或加鈴鑷，飾以流蘇，走如鐘磬，動若飛幡。後得二師天馬，常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爲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爲之，熊毛有綠光，皆長三尺者，直百金。卓王孫□□□□□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武帝時，身毒國派使臣進獻給他一付連環馬籠頭，都是用白玉石作成的。瑪瑙石作的馬爵子，白光琉璃作的馬鞍。將它們置放在暗室中，常常能照出去十多丈遠，象白天一樣。從這以後，京城長安開始盛行裝飾鞍馬。達官貴人、皇帝國戚相互攀比着用珠寶玉石來雕鏤裝飾馬上用具。有的一匹馬上的用具價值黃金百兩。都用南海產的白蜃做馬爵子，用紫金鏤花，裝飾在馬具上。特別忌諱的是馬奔跑起來，馬具不發出鳴響。因此，有的在馬具上繫上銅鈴簪飾，有的還裝飾上流蘇。這樣，馬一走動鈴聲叮咚如石磬，流蘇及飾簪隨風飄動象飛卷着的幡旗。後來，漢武帝又得到兩匹師天寶馬，經常給它們配上玫瑰石的馬鞍，上面飾以金、銀、鍮石的鏤刻裝飾，用綠地五色彩錦做障泥用以蔽塵。稍後一些時候，又改用熊皮做障泥。熊皮上的毛，長三尺，發綠光的，價值黃金百兩。卓王孫一個人就讓工匠製做了一百多雙，漢武帝下詔書讓他獻上二十枚。

丁媛 （明抄本"媛"作"緩"，下同）

長安巧工丁媛者，爲恆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耦之屬。又作臥褥香爐，又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媛始更爲之。設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以爲名。又作九層山香爐，鏤刻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能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其輪大皆徑尺，遞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皆寒凜焉。（出《西京雜記》）

【譯文】

長安有一位手藝奇巧的工匠叫丁媛，他製作的恆滿燈，上面雕有七條龍五隻鳳凰，中間還雕有芙蓉蓮藕等，特別精美。他還製作了臥褥香爐，又叫被中香爐。這種香爐原本出自房風，它的製作方法後來失傳了。到了丁媛這裏，他又重新制作出來了。香爐上安裝上機關，不論它怎樣翻轉，爐身始終是平放着的。可以將它放在被褥中間。因此，名字叫"臥褥"香爐，或者叫"被中"香爐。丁媛還製作過一隻九層博山香爐，上面鏤刻着奇禽怪獸，沒有比這些奇禽怪獸更奇異的了。而且，這些奇禽怪獸在香爐上面都能活動。丁媛又製作過一隻七輪寶扇，它的輪子的直徑都有一尺那麼大，按照次序相繼着轉動。一個人操作運轉，滿屋子裏都涼風習習。

淋池

漢昭帝元始之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若葵之衛足也，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珮。花葉雜萎，芬芳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人肌理。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皆含咀，或剪以爲衣，或折以蔽日，相爲戲。《楚辭》謂折芰荷以爲衣，意在斯也。又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十葉，根浮水上，實沉泥裏，沒如紫色，謂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時命水戲，遊宴永日。工人進一巨槽，帝曰："栝楫松舟，嫌其重樸，況乎此槽，豈可得而乘也。"乃命文梓爲舟，木蘭爲枻。刻飛鸞翔鷁，飾其船首。隨風輕蕩，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爲歌，歌曰："商秋素景泛洪波，誰雲好手摺芰荷。涼涼悽悽揭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爲多。"帝大悅，起遊商臺於池上。及乎末歲，諫者多。遂省遊蕩奢侈，堙毀臺池，鸞舟荷芰，隨時廢滅。今臺址無遺，池亦平焉。（出《拾遺錄》）

【譯文】

漢昭帝元始元年，修造一座淋池，有一千步那麼寬闊。池中栽植分枝荷，一支莖上長着四莖葉，形狀象兩兩相對的傘蓋。太陽光一照，葉片就垂到莖根，象葵花低頭向着根部一樣，這種荷花叫"低光荷"。它結出的蓮籽象水晶珠那麼大，可以當裝飾物佩戴在身上。這種低光荷花與葉子參雜着，散發出來的芬芳香氣香徹十幾裏地以外。吃了它使你很長時間裏都覺得芳香滿口，還能滋潤你的肌膚。宮中的人都視低光荷結出的蓮粒爲寶貝似的，外出宴遊或出入宮中，嘴裏都含有低光荷結出來的蓮籽。同時，或者剪下來荷葉縫製衣裳；或者折下葉子遮擋太陽光；或者互相嬉戲。《楚辭》裏說的折下芰荷的葉子當做衣裳，就是這個意思。池中還生長着一種叫"倒生菱"的植物，一朵花下面長着十支葉片，花莖象亂麻一樣，根浮在水面上，結出的果實落入池底淤泥中。池底的泥是紫色，稱爲"紫泥菱"。吃了它可以令人不衰老。於是，漢昭帝經常讓人陪他一塊乘船在池水中嬉戲，幾乎每天都在這裏從早晨一直宴遊到晚上。工匠們進獻一隻獨木舟給漢昭帝。昭帝說："用栝木作槳，松木作舟，我都嫌棄它笨重樸拙。何況這隻獨木舟，怎麼能乘坐它呢？"於是命令下屬用文梓木作船，木蘭爲船舷。在船頭雕刻上飛翔着的鸞鳥與鷁鳥。梓木小船，隨風在池水上輕輕地漂盪，賞遍了一切美景而忘了歸去，一直玩到第二天早晨。並且讓宮中的嬪妃們唱歌，歌詞的大意是這樣的："商秋素景泛洪波，誰雲好手摺芰荷。涼涼悽悽揭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爲多。"漢昭帝非常高興，並在池中又建造了一座遊商臺。到了這年歲尾，許多大臣都上表諫阻皇帝再不要大興土木修造宮殿了。於是漢昭帝立即接納了朝臣們的規勸，再也不搞這種奢侈的娛樂與享受了。臺池堵塞毀壞，鸞舟荷芰也隨着時間的流失而朽爛湮滅。現在，亭臺都已蕩然無存，連它的遺蹟都找不到了；淋池也淤平了，重新變成大地。

霍光妻

漢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躡，六十日成一匹，直萬錢。又與越珠一斛琲，綠綾七百端，直錢百萬，黃金百兩。又爲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薄曰："吾爲若何成功，而報我若是哉。"（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朝時大將霍光的妻子，一次就送給淳于衍葡萄錦二十匹，散花綾二十五匹。這種散花綾只有鉅鹿陳寶光家能織，陳的妻子得到這種家傳織綾的方法。霍家將她召入府內，讓她給織散綾。用一百二十登織機，織六十天才能織成一匹散綾，價值一萬錢。又送給淳于衍越地產的珍珠一斛，綠綾三百五十匹，價值百萬錢，黃金一百兩。又給淳于衍修造住宅，給他奴僕、使女無其數。淳于衍還嫌賞賜的不多，說："我做出這樣大的功業，卻給我這樣的賞賜？"

韓嫣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逐之。望丸之所落，而競拾取焉。（出《西京雜記》）

【譯文】

有個叫韓嫣的人喜愛玩彈丸。她經常用金做成丸，一天彈丟十多隻金丸。長安爲她編成兩句童謠大街小巷地傳唱："苦飢寒，逐金丸。"京城中的兒童，每次聽到韓嫣出來彈丸玩，都爭相跟隨追逐她。看到金丸彈落的地方，爭先恐後地去拾取。

袁廣漢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鉅萬，家童八九百人。於北芒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三里。引流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旄牛青兔，（《西京雜記》三兔作兕。）奇禽怪獸，積委其間。移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潮。其中育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徘徊重屬，間以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袁廣漢後得罪誅，沒入官。其園鳥獸草木，皆移植於上苑中矣。（出《西京雜記》）

【譯文】

茂陵富豪袁廣漢家中錢多得數不清，養着八九百名丫環童僕。袁廣漢在北芒山下修造一座豪華的莊園。這座莊園東西長四里，南北寬三里，開渠將附近的河水引入莊園裏。壘石做成假山，高十多丈，連綿延續好幾裏地。園中養着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兔等奇禽怪獸，分佈在假山園林之間。並且用移來的沙石布成河灘洲嶼，將引進來的河水築壩升高形成激流浪潮。在洲嶼河灘上養着許多江鷗海鶴，讓它們產卵育雛。園中樹林與池塘參差錯落，植着各種奇樹異草。房屋館舍迴環重疊，中間用迴廊連成一體，行走一天也不能全都走遍了。後來，袁廣漢獲罪被殺，整個莊園沒收充官。園中的珍禽怪獸，奇樹異草，都盡數移到皇家的上苑中去了。

霄遊宮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旁起霄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締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悅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之美御，皆服皁衣。自班姬以下，鹹帶玄綬。衣珮（明抄本"衣珮"作"翳被"）雖加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霄遊宮，方秉炬燭。宴幸既罷，靜鼓息罩，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期門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輦上坐，但覺耳中若聞風雷之聲。以其疾也，一名雲雷宮。所行之處，鹹以氈締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也。雖惑於微行暱宴，民無勞怨。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舍於道旁。國之窮老，皆呼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戟。故劉向、谷永竊言指諫，於是焚霄遊、飛行之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直，如轉丸焉。（出《拾遺錄》）

【譯文】

漢成帝喜歡易服扮成一般的人外出。他下令在太液池旁邊修造一座霄遊宮，用黑漆把柱子漆成黑色，鋪掛黑色的線綈帷幕。所用的器具，所穿的服裝，以及車馬，一律都用黑色。漢成帝喜歡在黑暗中行走，厭惡有燈燭等照亮。宮中的一切宮娥綵女，都一律身穿黑色衣服。從班倢伃以下，都身着玄色的綬帶。衣服佩帶雖然都是花團錦繡，但是外面都用木蘭紗綃罩上。來到霄遊宮中，方允許點燃燈燭。飲宴結束後，鼓樂都靜下來，燈燭等都媳滅了，腳步輕輕落地悄悄地離去，不允許踏起一點灰塵。漢成帝還喜歡晚間出去遊賞。爲了供他夜間出遊的便利，特意製造了一駕飛行殿，一丈見方，跟現在皇帝用的輦車相類似。從宮中羽林軍護衛中挑選身強力壯的人，拉着飛行殿奔走如飛。漢成帝坐在飛行殿中，只覺得耳邊呼呼風響如同聽到風雷的聲音，這是說飛行殿行走得極爲疾速。飛行殿，又叫"雷雲宮"。它所經過的道上都用氈締鋪地。漢成帝討厭車輪、馬蹄踏地發出的喧囂。雖然人們對漢成帝喬裝遊樂持懷疑態度，但是並沒有什麼怨言。漢成帝每次乘坐飛行殿出遊回宮，都將他寵愛的嬪妃們的寶貴的衣服、珍饈食品，沿途拋舍。京城裏的窮苦老人，一邊揀拾這些東西一邊山呼"萬歲"。漢成帝鴻嘉、永始年間，國家富強，百姓生活也豐足，軍械武器長年藏放在庫房中，天下太平無事。因此，劉向、谷永私下議論後，向漢成帝指陳進諫廢出微行暱宴。於是漢成帝焚燬了霄遊宮，飛行殿，停止了飲宴玩樂。這就是遵從墨繩就直，改正的迅速就向彈丸轉動一樣快啊！

沙棠舟

漢成帝常以三秋暇日，與飛燕遊戲太液池。以沙棠爲舟，貴其不沉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爲虯龍，雕飾如真象，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文桂爲柂枻。每觀雲棹水，玩擷菱渠，則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佽飛之士，乃以金鎖纜雲舟，使佽飛於水底引之。值輕風時至，飛燕殆以風飄搖，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遊倦乃返。飛燕後漸見疏，常怨恚曰："以妾微，何時復預纓裾之遊，漾雲舟于波上耶。"帝爲之憮然。今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風臺、飛燕結裾處。（出《拾遺錄》）

【譯文】

漢成帝常常在三秋閒暇時節，和愛妃趙飛燕在太液池中游戲玩耍。他們乘坐用沙棠木作的龍舟，這種木輕不沉，船頭用雲母飾成鷁首。這種沙棠舟，又叫"雲舟"。同時，用碩大的桐木刻成虯龍舟，象真的虯龍一樣，在左右兩邊陪伴着皇上的雲舟在水上行走。用紫色的文桂木作舵與槳。每次成帝與飛燕同舟在太液池中游賞，看天上的白雲，觀桂棹擊水，有時悄悄輕蕩沙舟驚嚇一下飛燕。有時讓會潛水的勇士用金鎖牽引沙棠舟，潛入水底曳着船行走。這時，恰有輕風徐徐吹來，趙飛燕站起聽任風將她吹落水中，漢成帝用翡翠色的綵帶系在她的裙裾上在舟上拉着她。直到趙飛燕在水中玩夠了，纔將她拉上舟來。後來，趙飛燕漸漸被漢成帝疏遠了。她常常怨憤地說："微賤的我，什麼時候再能讓皇上用翡翠綵帶繫着裙裾在太液池水中一遊，跟皇上一塊兒駕沙棠雲舟呢？"漢成帝聽了後，悵然若失，很是哀憐趙飛燕。直到今天，太液池邊當年漢成帝避風的避風臺，以及給趙飛燕用綵帶系衣裾的結裾處，還依然存在。

趙飛燕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佳晨，貴姊懋膺洪冊。上貢（明抄本"貢"作"燧"）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至，金花紫綸帽、金花紫羅面衣、織成下裾、同心七寶釵、七寶綦履、玉環、五色文綬、鴛鴦褥、雲母屏風、琉璃屏風、雲母七寶扇、琥珀枕、龜文枕、金錯繡襠、琉璃瑪瑙彄、珊瑚玦、黃金步搖、金博山爐、七支燈、迴風席，茆葉席、金蒲圓璫、孔雀扇、五明扇、九華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扈（出南中螺田。）、麝香、沉水香、九真黃、鴛鴦襦及被。"（出《西京雜記》）

【譯文】

趙飛燕被冊封爲皇后，她的妹妹昭儀在昭陽宮派人給她送來書信和豐厚的禮物，表示祝賀。信上說："今天是姊姊最美好的一天。在今天，姊姊被冊封爲皇后，這是姊姊最大的殊榮。聽到這一佳音後，妹妹僅獻給姊姊三十五樣禮物，來表示妹妹歡欣喜悅之情。禮物有：金花紫綸帽、金花紫羅面衣、織成下裾、同心七寶釵、七寶綦履、玉環、五色文綬、鴛鴦褥、雲母屏風、琉璃屏風、雲母七寶扇、琥珀枕、龜文枕、金錯繡襠、琉璃瑪瑙彄、珊瑚玦、黃金步搖、金博山爐、七支燈、迴風席，茆葉席、金蒲圓璫、孔雀扇、五明扇、九華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扈、麝香、沉水香、九真黃、鴛鴦襦及被等。"

郭況

漢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童四百人。以金爲器皿，鑄冶之聲，徹于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鑄冶之聲盛也。於庭中起高閣，厝衡石於其上，以稱量。下有藏金窟，列武士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樑棟間。光彩射目，（"間光彩射目"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晝視如星，夜望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室夜月晝星"五字原空缺，據《拾遺記》六補。）富難匹。"其內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氏家爲瓊廚金窟。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遊，未曾幹世，爲一時所知也。（出《拾遺錄》）

【譯文】

漢朝時的郭況，是漢光武帝皇后的弟弟。家中積蓄有幾億錢，有童僕四百人。他家裏使用金制的器皿，冶煉鑄制金器的聲音響徹整個京都和市郊。當時人說："郭家府上，不下雨也打雷。"這是說他家冶煉打製金器的聲音太大太長久了。郭況又在他家庭院中建造一座高閣，上面放着衡石，用以稱量物品。高閣的下面有地窖，裏面放着金子，整日有武士在旁邊站崗守衛。郭況還用各種珍寶鑲嵌裝飾庭院中的樓臺亭榭，將明珠懸掛在樑棟上。明珠發出的光彩耀人眼目。白天看這些懸掛着的明珠象一顆顆星星，晚上看它們就如月亮。街巷中的歌謠說："京城洛陽錢最多的是郭家，他家樑棟上懸掛的明珠白天象星星晚上象月亮，沒有人能跟郭家比富。"在郭家受寵愛的人，都用玉製的器皿盛食物。因此京都人都稱郭家爲"瓊廚金窟"。郭況一生小心謹慎，膽小怕事。雖然位居京城首富，卻從來都是閉門而居，過着閒適的生活，從不干預外界的事情。當時京城上下都知道他的這種爲人。

後漢靈帝

靈帝初平三年，於西園起裸遊館十間。采綠苔以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沏，乘小舟以遊漾。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者以執篙楫，搖盪於渠中。其水清淺，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來涼氣也。其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唯日不足樂有餘，清弦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渝。"渠中植蓮大如蓋，枝長一丈，南國所獻也。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月出見葉舒，亦名"望舒荷"。帝乃盛夏避暑於裸遊宮，長夜飲宴。帝嘆曰："使萬年如此，則爲上仙矣。"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妝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爲浴湯，宮人以之沐浴。浴畢，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欲內監爲雞鳴，於館北起雞鳴堂，多畜雞。每醉樂，迷於天曉，內閹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也。仍以炬燭投於殿下，帝乃驚寤。及董卓破京師，收其美人，焚其堂館。至魏鹹熙中，於先帝投燭處，溟溟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於此地建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掃除焉。（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漢靈帝初平三年，在西園建造一座裸遊館，共十間。讓人採來綠色的苔蘚將它覆蓋在臺階上面，引來渠水繞着各個門檻，環流過整個裸遊館。渠水澄沏見底，乘坐小船沿渠遊漾。船上坐着妃嬪們，挑選膚色如玉，身體輕捷的宮娥，手執竹籬、船槳駕駛着遊船，在渠水中盪漾遊樂。渠水清淺，在盛夏酷暑，將船沉沒水中，看落在水中的裸體宮娥們玉一般華豔的肌膚，再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來涼氣。這首《招商七言》歌是這樣唱的："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唯日不足樂有餘，清弦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渝。"渠水中栽植蓮荷，荷葉象鍋蓋那麼大，荷枝有一丈那麼長。這種蓮荷是南方進獻來的。它的葉子白天捲起來到了夜間才舒展開。每一根莖上叢生着四枝蓮花，叫"夜舒荷"。又因爲這種蓮荷在月亮出來後葉子才舒展開，又叫它"望舒荷"。漢靈帝每到盛夏都在裸遊館避暑，和宮人通宵飲宴。他感嘆地說："要一萬年都過着這樣遊樂的生活，就會成爲天上的神仙啊！"裸遊館裏挑選的宮娥綵女年齡都在十四歲以上，十八歲以下，一律化妝並脫去上衣，有的全身裸體跟皇上一塊兒洗浴。洗浴的浴湯，是用西域進獻的茵墀香煮制的。宮娥們洗浴完了，將浴湯放入渠中，名叫"流香渠"。漢靈帝又讓宮內的太監學雞叫，在裸遊館北側修建一座雞鳴堂，裏面放養許多雞。靈帝每當玩樂飲宴醉了後，到天亮了還在醉夢中。於是太監們爭相學雞叫，以假亂真。然後，將燃燒的火炬、蠟燭投擲在大殿下面，靈帝才驚惶地醒過來。待到董卓攻破京城後，將宮中的宮娥綵女收到董府，將裸遊館焚燬化爲灰燼。到了曹魏鹹熙年間，在漢靈帝當年投擲蠟燭的地方，還於幽暗中隱約有光亮如星星。後人以爲是神光，並在有光亮的地方修造一座房屋，起名叫"餘光祠"，用它來向上天祈福。一直到曹魏末年，纔將這座祠堂拆毀除掉。

石崇

晉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甥也，嘗以一珊瑚樹與愷，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舉鐵如意擊碎之，應手丸裂。愷甚惋惜，又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尺，條幹絕俗，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比者甚衆。愷悵然自失。（出《世說》）

【譯文】

晉朝的石崇跟王愷鬥富。王愷是晉武帝的親孃舅，曾經得到武帝賞給他的一株珊瑚樹，高約二尺多，枝幹參差扶疏，人世間很難再找到能跟這株相比的珊瑚樹。王愷將這株珊瑚樹拿出來給石崇看。石崇看罷，舉起鐵如意將它打砸得粉碎，手到之處象擊中鳥卵一樣地迸裂。王愷特別惋惜，認爲石崇是嫉妒自己的這株珊瑚寶樹，於是很是生氣。但是，王愷剛剛大發雷霆，石崇勸說道："我砸碎你的一株珊瑚樹，一點也不值得你發脾氣。現在，我還你一株就得了嘛。"說着，命令左右的僕人們，將家中的珊瑚樹都取出來。其中高約三尺，枝幹生長得絕對超塵脫俗，發出的光彩耀人眼目的，有六七株。象王愷拿出來給石崇看的那樣的珊瑚樹，還有許多。王愷看到石崇家有這麼多精美無比的珊瑚樹，立時若有所失地泄下氣來。

王敦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上廁果，食至盡。既還，婢擎金盆貯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置水中而飲之，羣婢莫不掩口。（出《世說新書》）

【譯文】

王敦剛剛被招爲駙馬，上廁所去，看見漆箱裏裝着幹棗。這種幹棗是用來塞鼻子防止聞到臭味兒的，王敦卻稱它爲上廁果，拿過來全都喫光了。從廁所回來後，婢女端着金盆盛水，用琉璃碗裝洗澡用的香皂。王敦不知道是洗澡用品，接過來倒入水中就喝。衆婢女看了都掩口而笑。

魏高陽王雍

後魏高陽王雍居近清陽門外數里，御道西旁，洛中之甲第也。正光中，雍爲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檻，窈窕連亙，飛檐華宇，膠葛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綺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發"字原缺，據《洛陽伽藍記》補。）笳聲哀囀；入則歌姬舞女擊築吹笙，而絲管迭奏，連宵盡日。竹林魚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及雍薨後，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華善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衛原作衙，據《伽藍記》改）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士康宅亦近清陽外，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雲："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爲"綠水歌"。豔姿善爲"逐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歌"綠水"、"文鳳"之曲焉。（出《伽藍記》）

【譯文】

後魏高陽人王雍，居住在京都洛陽清陽門外幾里的地方，在御道的西側。王雍的府第，是洛陽城中數一流的。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間，王雍官至丞相。皇上賞賜給他以鳥羽爲飾的華蓋儀仗、樂隊、佩帶斑紋寶劍的警衛人員共一百人。這時的王雍高貴到在所有官員之上，富有到山、海都歸他所有。他居住的府第，可以跟皇宮媲美。雪白地牆壁，硃紅的門檻，外面砌有秀美的院牆。而且飛翹的屋檐，華麗的房舍，佈局參差錯落、深遠廣大，房與房之間有迥廊相通。府中有僮僕六千人，歌舞藝妓五百人。最珍貴的隋珠可以映照太陽，華麗的羅綺隨風舞動。自兩漢魏晉以來，最奢侈的王公大臣，也沒達到這種地步。出行則有騎馬的侍從在前鳴鑼開遁，後面緊跟着各種車服旌旗儀仗，並有軍樂爲他伴行、胡笳聲哀囀蒼涼。回到府中則有歌姬舞女爲他唱歌起舞，擊築吹笙，絲竹管絃接連演奏，通宵達旦不歇息。至於府中花園裏的茂林、修篁、魚池亭榭，皇家御苑也不過如此。翠綠的芳草連片，珍木奇樹成蔭。清雅幽靜，直如地上仙境。王雍死後，五百名歌姬舞妓都讓她們遁入空門，爲僧及道姑。美人徐月華擅長演奏箜篌，最拿手的是演奏《昭君出塞》。聽她演奏此曲的人，沒有不被感動得流下眼淚來的。孝莊皇帝永安年間，徐月華下嫁給衛原將軍做姨太太。衛將軍的府第也在清陽門外。徐月華經常邊鼓箜篌邊歌唱，悽婉的歌聲傳入雲霄。走路的人走到這兒，聽到歌聲就停下來。不多一會兒，停下聽歌的人如同鬧市一樣的多。徐月華曾經對衛將軍說："王丞相生前有兩位美姬，一位名叫修容，一位名叫豔姿。兩位美姬都長得蛾眉皓齒，容貌潔雅端麗傾城傾國。修容最擅長唱《綠水之歌》，豔姿最擅長跳《逐鳳之舞》。在衆多的後室姬妾中，王雍最寵愛的就是她們二人。"衛將軍聽到這事之後，經常讓徐月華給他演唱《綠水》、《文風》兩支曲子。

元琛

後魏王侯外戚公王，擅（"擅"原作"阻"，據明抄本改）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阿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絲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亡，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耶？"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中，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者十餘，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鎖。諸王服其豪富。琛嘗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雞頭狐腋，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旆。素柰朱李，枝條入檐。妓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擎盤合稱是。其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庫藏，錦罽珠璣，冰羅霧合，充積其內。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厭。見之嘆惋，不覺成疾。還家，臥三日不能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諭之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爲羨歎，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及爾朱氏亂後，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宇。壽丘里閭，列剎相望。祗洹鬱起，寶塔高壯。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堂廡綺麗，無不嘆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是過也。（出《伽藍記》）

【譯文】

後魏時期，王侯、皇家外姓親戚以及皇室出嫁的公主，都富得佔有山海，居住的都是平川有樹木的富饒的地方。這些王侯貴戚攀比着修造營建房宅園林，互相誇耀競賽。他們居住的府第都是高高的門樓、富麗的居室。家家都有連片的高屋，飾有飛檐的堂館，一座挨一座的高樓，各種高臺、亭榭。至於花木、林樹、曲徑、幽地，每座庭園都有。而且都是夏有桃李潤綠，冬有竹柏常青。但是，其中最富有的還是河間的王琛。王琛曾經跟身爲宰相的天下第一豪富王雍相抗爭比富。建造的文柏堂就象皇家的徽音殿。堂內設置玉石砌作的井，金鑄的提水罐，罐上繫着用五色絲結成的繩索。王琛家養有三百名歌姬舞妓，個個都天生麗質是國中最嬌美的麗人。其中有一個婢女名叫朝雲擅長吹蘆竹，還能手揮團扇載歌載舞，專唱隴上的民歌。王琛任秦州刺史時，當時羌族的各個部落多有叛亂外逃爲寇的人，他多次帶兵討伐，都降服不了這些叛亂的羌人。後來，王琛讓朝雲扮成一位老年婦女，深入到羌人叛亂的地方，用吹蘆竹的辦法討飯。這些叛亂的羌人聽到他們熟悉的蘆竹聲後，都淚流滿面，互相述說："我們爲什麼要背井離鄉，躲在這深山惡谷中爲賊寇呢？"於是，相繼歸降。秦人說："快馬健兒，不知老嫗吹蘆。"王琛在秦州刺史任上，多數時候沒有什麼政績。他曾派出使臣向西域各國索求名馬，最遠的時候到達波斯國（按：既現在波斯灣一帶的阿拉伯國家。），求得一匹千里馬，名叫"追風赤"。還求得日行七百的馬十多匹，都有名字。餵養這些馬的食槽是用銀作的，環領都是金的。諸位王姓富豪都佩服他的富有。王琛曾經跟人說："晉朝時的石崇，乃是一個平民百姓，還能載飾有雉翎的豪華的帽子，穿着用狐腋拼成的昂貴的裘皮大衣，在雞蛋、薪木上雕畫圖形。何況我這位堂堂的大魏國的一方之王呢。我這樣做一點也不算豪華奢侈。"王琛在後園建造一座迎風館。窗戶上用青錢連環成裝飾圖案，玉石雕成的鳳凰啄中銜着響鈴，金鑄的龍嘴裏吐着垂旒。結着白奈果、紅李子的枝條伸進屋檐來，歌舞藝妓們坐在樓上窗邊伸手可以摘食。王琛有一次將同宗的人都請到他府上，將他收藏的各種珍寶器皿展示給他們看。有金瓶、銀甕一百多口。盆、盤、盒、擎燈等器皿，也都非金既銀。餘下的還有各種酒具：有水晶鉢，瑪琅琉璃碗，赤玉酒杯幾十只。這些酒具作工都奇妙無比，是中國所沒有的，都是從西方進口來的。又展看女藝妓和他飼養的那些名馬。之後，帶領這些人逐個觀看他家庫房中收藏的珍貴物品，有華麗的毛織品，名貴的珠寶，精美的縐紗、白綢，裝滿一座座庫房。王琛對章武的王融說："我一點也不以見不到石崇而感到遺憾，遺憾的是石崇他看不到我是這樣的富有。"王融爲人貪婪殘暴，貪得無厭。他看到王琛有這麼多的稀世至寶和財物後，非常爲自己還沒有達到王琛這樣豪富而感到惋惜和嘆息，不覺間釀成疾病。回到章武家中後，三天臥牀不起。江陽王繼來探病，勸慰他說："你的財產，完全可以和他人相匹敵，爲什麼羨慕惋惜到得病的地步？"王融說："曾經有人說高陽王雍珍寶比我王融多，誰知道河間又出了個王琛，他的珍寶也遠遠地超過我，令人敬仰。"王繼說："你呀，是想作淮南的袁術，不知道人世間還有個劉備呢。"待到朱氏作亂後，王侯的宅第許多都變成了寺廟。壽丘的街市裏，寺廟林立，互相可以看得見。又新建不少祗園佛寺，和高大壯偉的佛塔。每到四月初八趕廟會，京城裏的夫人小姐，許多人都到河間寺去遊玩。看到華麗的殿堂廊屋，沒有人不讚嘆的。認爲將它們比作傳說中的蓬萊仙人住的仙室，一點也不過分啊！

隋煬帝

煬帝巡狩北邊，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匈奴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識者雲："大行殿者，不祥之兆也。是非王莽輕車之比。此實天心，非關人事也。"（出《朝野僉載》）

又唐貞觀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贍，公私少事。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殿內諸房莫不綺麗。后妃嬪御皆盛衣服，金翠煥爛。設庭燎於階下，其明如晝。盛奏歌樂。乃延蕭後，與同觀之。樂闋，帝謂蕭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後笑而不答。固問之，後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後曰："隋主享國十有餘年，妾常侍從。見其淫侈。隋主每當除夜，（至及歲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沉香甲煎之香，旁聞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內房中，不燃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直數千萬。妾觀陛下所施，都無此物。殿前所焚，盡是柴木。殿內所燭，皆是膏油。但乍覺煙氣薰人，實未見其華麗。然亡國之事，亦願陛下遠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出《紀聞》）

【譯文】

隋煬帝巡行視察北方邊境地區時，特意製作了一座大行殿七寶帳，裏面可以容納幾百人，鑲嵌裝飾着各種珍珠、寶石。這些珍寶發出的光亮可以照遍整個帳內。隋煬帝引請匈奴可汗啓民在大行殿內飲宴，啓民可汗神情恍然，懷疑人世間不可能有這樣豪華闊大的帳房。有遠見卓識的人說："隋煬帝造大行殿是一種不吉祥的預兆。它的錯誤好比王莽當年聽從太傅虞唐尊的話，讓人穿短衣小袖，坐我馬紫車一樣。這實在是上天的旨意，而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啊！"

又：唐太宗貞觀初年，天下太平安定，人民富裕充足。不論是國家還是百姓，都很少有棘手的事情。這年大年除夕，唐太宗下令將皇宮及嬪妃們居住的旁舍裝飾佈置一新，各處置設點燃的燈燭，宮殿裏的各個廳、堂、屋、室都佈置得豪華綺麗，皇后、嬪妃們都身着華麗的盛服、佩戴各種珠寶首飾，真是耀金映翠，璀璨煌麗。在宮中庭院階下設置火炬，照耀得宮中如同白天一樣明亮。又命令宮中樂工一曲接一曲地演奏樂曲，好不熱鬧。唐太宗命人將隋煬帝的皇后蕭後請來，一同觀賞這空前的盛景。一曲演奏完了，太宗問蕭後："我今天晚上的這些陳設佈置跟隋煬帝當年比較，哪個更盛大豪華？"蕭後只是微笑並不回答這個問題。太宗再三問她，蕭後回答說："隋煬帝是個使國家滅亡的國君，陛下是開創基業的皇帝，因此哪位奢侈、哪位節儉，當然不一樣啦。"太宗問："隋煬帝當年是怎樣的？"蕭後說："隋煬帝在位十多年，我一向在他身邊侍奉他。他的那些奢華淫逸的事情我見得太多了。隋煬帝每到大年除夕的夜晚，便在大殿前邊的各個院庭中架設幾十座火山，用的都是沉香木根，每一座火山都要焚燒好幾車沉香木根。如果嫌火光暗，就再往上添加香料甲煎，火焰立時高達好幾丈。沉香、甲煎燃燒散發出來的香味兒，京城附近幾十裏地以內都能聞得到。除夕這一個晚上，就要燒掉沉香木二百多車，甲煎二百石。同時，殿內各屋不點燈燭，而是懸掛一百二十枚巨大的珍珠照明。這些珍珠發出的光亮，照耀得殿堂象白天一樣亮堂。還有名叫明月寶的夜光珠，大的六七寸，小的也有三寸。一枚夜光珠就價值幾千萬錢。我看陛下今晚的陳設佈置，都沒有這些東西。殿前所燒的，不過是些柴木罷了。殿內點燃的，也是一膏油蠟燭。只是一開始讓人覺得煙氣太薰人，實在是看不出有什麼華麗來。然而，窮奢極欲則會亡國的啊，還望陛下離它遠一些好。"唐太宗聽了蕭後這一席話，很長時間沒說一句話。後來，口裏指斥隋煬帝這樣做太奢華了，心中卻暗暗地佩服當年隋宮除夕夜佈置得真豪華盛大啊！

則天后

則天造明堂。於頂上鑄銕爲鸑鷟，高二丈，以金飾之，軒軒若飛。數年，大風吹動，猶存其址。更鑄銅爲大火珠，飾以黃金，煌煌耀日，今見存焉。又造天樞於定鼎門，並番客胡商聚錢百萬億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鐵山爲腳，鑄銅爲二麒麟，以鎮四方。上有銅盤，經三丈。蛟龍人立，兩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鐫文於柱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後開元中推倒，銅入上方。（出《大唐新語》）

【譯文】

武則天建造明堂。在明堂頂上鑄造一隻鐵鳳凰，高二丈，用黃金裝飾它，展翅欲飛。歷時好幾年，經歷過狂風吹刮，這隻鐵鳳凰依然存在。武則天還用銅鑄造一隻大火珠，上面飾以黃金，光彩奪目可以照耀太陽，現在依然還有。武則天又在定鼎門建造一座天樞，是用向外國和少數民族的商賈集資百萬億錢才建造成的。天樞高九十尺，下面鑄有鐵山作柱腳，鑄造兩隻銅麒麟，用它來鎮守四方。天樞上面置有一隻巨形銅盤，直徑三丈闊。並鑄有蛟龍象人一樣立在那兒，兩足捧着一隻大火珠，望去象太陽剛剛升起來。並在柱子上銘刻文字：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後來，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這座天樞被玄宗皇上命人推倒，所有的銅物、銅飾都沒收送入皇宮庫府。

許敬宗

唐許敬宗奢豪。嘗造飛樓七十間，令妓女走馬於其上，以爲戲樂。（出《獨異記》）

【譯文】

唐朝時許敬宗非常豪華奢侈。曾經建造飛樓七十間，讓藝妓們騎馬在樓上面奔走，以此作爲一種遊戲與娛樂。

張易之

張易之爲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牀，織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蟁之耗，汾晉之龍順、臨河之鳳翮以爲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迥秀私通，逼之也。以鴛鴦盞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爲恆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爲衛州長史。（出《朝野僉載》）

【譯文】

張易之，是唐朝武則天時期的寵臣。張易之爲他母親阿臧建造一座七寶帳，金、銀、珠、玉等各種珍寶，沒有不彙集在這座寶帳上的。從遠古到如今，從未有聽到過、從未有見到過這樣奢華的帳幔。帳幔裏面置放的用象牙製作的牀，牀上鋪的是犀角簟席，鼲貂皮做的褥子，蛩蟁毛和蚊毫所製做的氈褥，汾晉的龍鬚和臨河的鳳翮編織的牀蓆。阿臧跟鳳閣侍郎李迥秀私下通姦。是她靠兒子的權勢逼迫李迥秀這樣做的。並且，用一對鴛鴦酒杯跟李迥秀飲酒，取其長相依伴、永以爲好的寓意。李迥秀畏懼她家權盛一時，又嫌棄她年老色衰，於是頹唐地飲酒澆愁沒有止境，直到醉得酩酊大醉爲止，經常是阿臧怎麼招呼他也不醒過來。後來，李迥秀出任恆州刺史。待到神龍元年，唐中宗恢復帝位後，張易之被張柬之等人所殺，家道也敗落了。他母親阿臧沒入官府充奴僕。跟他母親通姦的李迥秀也被牽連，降職爲衛州長史。

宗楚客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爲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爲階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則仰僕。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贓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嘆曰："觀其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爲鳳閣侍郎。景龍中，爲中書令。韋民之敗被誅。（出《朝野僉載》）

【譯文】

宗楚客新建造一座宅院，一律用文柏木爲屋樑，牆壁是用沉香和紅粉抹的，一打開門馬上香氣四溢。臺階和屋裏的地面，都是用磨文石砌的，穿着用同州產的吉莫皮製的靴子的人，走在這樣光滑的地面上，抬腳就要滑倒的。宗楚客被建昌王李推查出贓款一萬多貫，他們兄弟被髮配流放。太平公主到宗楚客住的宅院去察看，看到他起居、行坐都是那樣的奢華，不由得感嘆地說："和宗楚客比，我們這些皇帝家中的公主，王孫，都枉得虛名、白活這一生啦！"一年後，宗楚客又被詔回京城任鳳閣侍郎。到了唐中宗景龍年間，他又出任中書令。韋氏圖謀叛亂政變失敗後，宗楚客也被殺死。

安樂公主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入。隱起鈒鏤，窈窕便娟。真珠瑪瑙，琉璃琥珀，頗梨珊瑚，車渠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庫藏之物，盡於是矣。（出《朝野僉載》）

又 安樂公主改爲悖逆庶人，奪百姓莊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爲山，以象華嶽。引水爲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牆磴道，被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爲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臺，泉於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言之難盡。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遊觀，車馬填咽。奉敕，輒到者，它人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出《朝野僉載》）

又 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異獸，搜山蕩谷，掃地無遺。至於網羅，殺獲無數。開元中，焚寶器於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銀羅綺之屬，於是採捕乃止。（出《朝野僉載》）

【譯文】

洛州昭成佛寺裏，有安樂公主製造的百寶香爐一隻。香爐高三尺，開有四個門。紫紅色的橫樑，欄杆，上面飾有花、草、飛禽、走獸，諸位天女樂妓、麒麟鸞鳳、白鶴飛仙。都是用金線、銀線，隱起鏤刻成的。每個人物都輕盈嬌好，真乃是鬼斧神工。而且香爐上面還鑲嵌着珍珠瑪瑙，琉璃琥珀、玻璃珊瑚、車渠琬琰等美玉，什麼寶物都有。製造這座百寶香爐光手工用了三萬錢，安樂公主家中庫府中所珍藏的寶物全都拿出來，用在這上面了。

又 安樂公主因爲犯了忤逆罪被貶爲普通百姓後，奪取侵佔老百姓的莊田，修造了一座定昆池，周圍四十九里，一直到南山，仿效昆明池。在池邊用石頭堆砌成一座假山，仿效華山。引來河水成爲溪澗。仿效天津。圍着池邊建造了許多樓、臺、亭、榭，座座都是翹蓋如翼、步檐出廊。池周圍依山砌有斜牆，鋪上登山的石道。而且，到處都披錦掛繡、繪畫上各種花鳥圖案、壁畫，鑲嵌裝飾着金、銀、珠、玉，綺麗奢華、溢光流彩。安樂公主又修造一座九曲流杯池，在池中修建石蓮花臺，引泉水從石臺中流出來。其是窮盡普天下的壯觀華麗，都不能用言語一一將它講述出來  
啊！待到安樂公主夥同韋后謀害她的親生父親唐中宗的事情敗露，被唐玄宗處死後，這些園林分配給大司農管理。每天都有許多官宦人家與平民百姓來到這裏遊玩觀賞，經常是車馬堵塞。後來，奉皇上敕令，凡是擅自來到這裏的人，是國家的官員則解除你的現任職務，一般百姓就責打你一頓，這纔沒有人再去遊賞了。

又 安樂公主用百鳥毛編織一條裙子。後來，官宦人家和普通百姓都爭相效仿。於是，搜尋山林，掃蕩山谷，見到奇禽異獸就捕獲，幾乎都捕盡了。至於張布羅網，更是捕獲到無其數的鳥獸。直到唐玄宗開元年間，皇上在大殿前將這些百鳥毛裙被盡數焚燬掉，  
禁止有人再服用金、銀、羅綺之類的衣服，這才制止住了朱採奇禽異獸的風氣。

楊慎交

景龍中，妃主家競爲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以油灑地，築球場。（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中宗景龍年間，妃主家爭相競賽誰家更奢侈豪華。駙馬楊慎交、武崇訓竟然用油灑地，修築球場。

唐睿宗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被以錦綺，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俱（俱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豎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綺羅，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縣年少婦女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下踏歌三日夜。觀樂之極，未始有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個晚上，在京都長安安福門外，修造一座大型彩燈，有二十丈那麼高。彩燈是用錦綺等絲織品製作的，上面裝飾着金銀等飾物。並且同時在這兒點燃五萬盞彩燈，都高高地懸掛起來，遠望如同花樹。下面還有千餘名宮女，身穿綺羅，肩披錦繡，頭戴珠翠，臉施脂粉，個個打扮得華麗妖嬈可人。而且一條披巾，一隻花冠，都價值萬錢。裝束一個女藝人，都得用上三百貫錢。又從長安萬年縣精心挑選出青年婦女一千多人，這些人的衣服、花飾、首飾，跟宮女們一樣。她們一同在彩燈下載歌載舞，三天三夜不散。象這樣盛大的元宵燈會，有始以來從未有過的。

玄宗

玄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製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雁，仍爲石樑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悅，命陳於湯中，又以石樑橫亙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至今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回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櫓，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爲山，以狀瀛洲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覆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蹶，（蹶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炳照燭，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於城東南隅，僕御車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指而謂客曰："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而昧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直。（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玄宗聖駕移住在驪山的華清宮。那兒有新修造的溫泉浴池，修造得宏麗堂煌。安祿山在范陽聽說玄宗皇上新修一座浴池後，召集知名工匠用白玉雕刻成石魚、石龍、鳧雁，又製作了石樑、石蓮花，一併進獻給玄宗。玄宗皇帝特別高興，立即命人將這些東西放進浴池中，又命人將石樑橫陣在浴池上面，石蓮花剛剛露出水面。放置好了後，玄宗皇帝高高興興地來到浴池洗浴。他脫去衣服剛要下到池水中。忽然覺得放置在池水中的石魚、石龍、石鳧雁，都象抖動鱗片、振起翅膀要動要飛的樣子。玄宗皇帝大爲惶恐，立即命人將這些魚、龍、鳧雁統統搬走，只有石蓮花直到今天還存留在浴池中。玄宗皇帝又在華清宮中建造長形浴屋幾十間。環繞的屋牆都砌上瑪瑙或帶紋理的石頭。又作銀鏤漆船和白香木船，放在溫湯浴池中。至於船槳、船櫓，都用珍珠、玉石作裝飾物。又在池水中用碧綠色的寶石和沉香木壘成兩座假山，形狀象傳說中的瀛洲、方丈二座仙山。玄宗皇帝將上華清宮，楊貴妃的姐妹們，爭相比賽着置辦豪華的車服。一輛牛車，用黃金翡翠作裝飾，還有珍珠、美玉。裝飾一輛牛車的費用，何止幾十萬貫。過不多時，牛車太重了，牛拉不動。因此又向皇上呈報，請求各自換乘馬車。於是又競相購買名馬，用黃金打製馬嚼子，用華麗的組鏽作障泥垂在馬腹兩側。她們會集在身爲丞相的哥哥楊國忠府上，一同前往宮內。車馬人行，上面的各種飾物光彩耀眼，圍觀的人象牆一樣將她們圍起來。從楊國忠的府第到京城東南角，僕伕、車馬排成了一長流。楊國忠和賓客坐在府門下，指着這長長的車隊說："我家出身寒微，因爲貴妃跟當今皇上結爲親家，以至於富貴顯赫到這種程度。我現在也不知道將來的歸宿在哪裏。但是考慮到象我們這樣靠跟皇上結親而顯赫的人家，終歸不能在史書上留下什麼美好的聲譽，還不如盡一時之富貴享樂呢！從此之後，楊家兄妹更加驕奢淫逸，恣情享樂，而對處滿則損、持盈則虧的道理一點也不知曉，這才招致後來的安史之亂與馬嵬之變啊！在當時，太平公主的玉葉冠，虢國夫人的夜光枕，與丞相楊國忠的鎖子帳，都是稀世之寶，它們的價值是無法計算出來的。

虢國夫人

楊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寵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舉無與比。所居韋嗣（"嗣"原作"副"，據黃本改。）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偃息於堂廡間，忽見婦人衣黃羅帔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舍。"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登東西廂，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路中。而授韋氏隙池十數畝，其宅一無所酧。虢國中堂既成，召匠汙鏝。授二百萬賞其值，而復以金盞瑟瑟三鬥爲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製作精緻，皆此類也。虢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出《明皇雜錄》）

【譯文】

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曾獲得到盛極一時的恩寵。虢國夫人大修府第住宅，房屋修築的宏偉高大，整個高城長安沒有能相比的。她新修造的府第原是韋家的舊宅院。一天中午，韋家一家人正在屋中睡午覺。忽然看見一位貴婦人身着黃羅披衫，從步輦上走出來。她身旁左右圍着幾十個侍女丫環，說笑自若如入無人之境。少許，對韋家的幾個兒子說："聽說這所宅院要賣，售價多少啊？"韋家人說："這宅院是先人留給我們的，我們不能將它賣了。"這話還未說完，韋家人就看見院中湧進來好幾百工人，登上東、西廂房掀瓦拆房。沒法兒，韋家全家人和童僕只好拿着琴、書等日常使用的東西器具，站在路中間眼睜睜地看着他們拆扒自己的房屋。最後，虢國夫人只留下十幾畝的一小塊地方給韋家，還且沒給一分錢的買房錢。虢國夫人新宅的中堂建好後，召來工匠進行粉刷牆壁。起初說好給工錢二百萬錢。待到粉刷完畢後，虢國夫人一高興用金盞盛碧色寶石三鬥，做爲工錢賞給工匠們。後來，有一次刮暴風將一株大樹連根拔起來，落在虢國夫人新宅的堂屋房上。風住後上到堂房頂上看看，基本上沒有什麼損壞。原來，房上覆蓋的是精製的木瓦。整座宅院處處修造的精緻程度，都跟這差不多。虢國夫人每次進入皇宮，經常騎着一匹紫驄寶馬，旁邊有一個小太監爲她牽馬。紫驄寶馬的高大健美，小太監的端莊俊秀，都爲當時首屈一指的。

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韋陟 蕓輝堂 裴冕 於頔 王涯 李德裕 楊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韋陟

韋斌雖生於貴門，而性頗質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偘偘，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於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於廊下。忽一日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裙，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於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鹹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於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衣服車馬，尤尚奢侈。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搘頤度日，懶爲一言。其於饌羞，尤爲精潔，仍以鳥羽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筋。每令侍婢主尺題，往來複章。未嘗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雲。當時人多仿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常以五彩紙爲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於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十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特才，常爲持權者所忌。（出《酉陽雜俎》）

【譯文】

韋斌雖然生在顯貴的人家，然而他的稟性卻很耿直厚道。他的地位與名望一向是很高的，而且是世代爲宦的旺族，只是門風稍奢華些。韋斌在朝爲官一向剛直，舉止言行注重端莊持重，很有大臣的風範作派。每次上朝議事，從來不跟站在一起的僚屬們談笑。按舊制的要求，文武百官站在殿前庭院中，既使遇上下雨、下雪，也不允許走到殿廊下躲避，忽然有一天，密集的大雪突然降下來，自三公以下，沒有不摘帽撣雪或抖掉衣裙上的雪的，有人還移動他站立的位置。唯獨韋斌神色益加謙恭嚴肅，站在那兒一動不動，一直到大雪都埋住了他的膝部。直到朝會結束後，才從雪中拔腳走回去。看到他這幅嚴肅認真的樣子的人，都非常讚佩敬重他。韋斌的哥哥韋陟，很早就以他在文學上的造詣與知識見識，而聞名於當世。韋陟擅長寫文章，專心致志地研習草書、隸書。跟他交往的人都是清要顯達的達官名士，他經常走動的人家也都是高貴有名望的。本來韋陟就憑藉他的門第與才華，不用活動就應當當上宰相這樣的高官。但是，由於他接人待物態度太高傲、簡慢，從不與任何人說好話周旋。他穿用的衣服、乘坐的車馬，都特別奢侈豪華。在他身邊，經常有幾十個僮僕太監服侍他。有時候，他在家裏坐在書案旁邊，用手拄着臉腮一句話不說，一坐就是一天。至於他喫的飯菜，尤其講究，必須弄得特別精細、潔淨，用鳥羽挑選米。每喫完一頓飯，你去看看他家廚房裏所扔掉的菜餚食物，何止價值萬錢呢。如果在公卿同僚家聚宴，雖然山珍海味俱全，韋陟也不動筷。韋陟讓他的侍婢負責他的信函。往來的信函、奏章，他從不親自書寫，而是授意給他的侍婢代擬代書。他的侍婢代擬的這些信函、奏章，措詞的分寸正好符合他的心意。而且書寫的字體遒勁流利，都非常符合楷書的規範。韋陟只簽署個名氏而已。他常常自己誇讚他簽署的"陟"字，宛若五朵雲彩。當時，有許多人都效仿他的這種簽署方式，被人稱爲"郇公五雲體"。韋陟常年使用五彩紙爲信箋。他的日常生活用度的奢華程度，都象這樣啊！但是，韋陟的治家法規非常嚴整。他的兒子韋允學習經史，每天他都加以教誨訓勵。就是在夜間，也常派人去察看。如果韋允學習很用功，不停頓，則在早、晚向父母問安時，都和顏悅色；如果他稍有懈怠，就立即派人去制止。命令韋允站立在廳堂下，或者十天之內不跟兒子說一句話。韋陟雖然有家僮幾十人，但是凡是到他家來的賓客，必定讓他的兒子韋允接待，迎送。不論寒暑都沒有停止這樣做過。這種禮儀，很是受到當時人的稱讚。然而，韋陟竟然因爲他高傲恃才，常常爲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所忌恨。

蕓輝堂

元載造蕓輝堂於私第。蕓輝香草名也，出於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蕓輝。而更以沉香爲樑棟，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晶爲押，絡飾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帥首，即絞綃類也。輕疏而薄，如無所礙。雖當時凝寒，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或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其餘服玩奢僭，率皆擬於帝王家。蕓輝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於白蘋，其花紅而且大，如有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潔萏菡，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大惡，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因祕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廬軍卒，人故得其實。載龍髯拂，紫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以爲柄，刻紅玉以爲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溼，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爲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於池潭；則鱗甲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即成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斷；燒燕肉薰之，則焪焪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載不得已而進內。載自雲，得之於洞庭道士張知和。（出《杜陽編》）

又 載之妻王氏字韞秀，縉之女也。初王縉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韞秀謂夫曰："何不增學，妾有奩幌資裝，盡爲紙墨之費。"王氏父母未知或知，（明抄本"知或知"作"或知之"。）親屬以載夫妻皆乞兒，厭薄之甚。元遂遊秦，爲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春風。"妻請偕行曰："路掃飢寒跡，天哀志氣人。休淋離別淚，攜手入西秦。"載既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諸姊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耽見蘇秦富貴時。"載肅宗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遊貴族，客候其門，或多間阻。王氏復爲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春蘭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嘉客，知道浮榮不久長。"載於是稍減。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  
韞秀安置於閒院。忽因天晴之景，以青紫絲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絝綺繡之飾。每條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閒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夜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粗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韞秀常分饋服飾於他人，而不及太厚之骨肉。每曰："非幾不禮於姑姊，其奈當時見辱何！"載後貪恣爲心，竟招罪累。上惡誅之，而亡其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槩亦高。載被戮，上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嘆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或雲，上宥其罪。或雲，京兆笞而斃之。載寵姬薛瑤英能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移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岐（"岐"原作"妓"，據明抄本改。）王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卻塵之褥。出自勾麗國。雲卻塵獸毛爲之，其色紅殷，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二三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求之。唯賈至、楊炎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時。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炎亦作長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纖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媚，載惑之，怠於相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構賄賂，號爲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心腹。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從之。天下齎貨求官職者，無不恃載雄勢，指薛卓爲梯媒。及載死，瑤英爲里人妻。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自一婦人致也。（出《杜陽編》）

【譯文】

元載在自己的宅院裏建造了一座蕓輝堂。蕓輝，是一種香草的名字，產在於闐國。它質地象玉一樣潔白，摻入土裏不腐爛。將它舂成碎屑，用來塗飾牆壁。因此，叫蕓輝堂。這座殿堂還用沉香木做屋樑，用金銀做窗戶。殿堂內裝有美玉製的屏風，紫色的綃帳。這付屏風本是當年宰相楊國忠心愛的至寶，上面雕刻着前朝美女妓樂圖，另外用水晶作壓簾的飾具，還用碧色寶石串成串作裝飾。它製作的精緻巧妙，完全是人工所不能達到的。紫綃帳是從南海溪洞的酋長那兒得到的，是用絞綃一類織物製作的。既輕疏又非常的薄，掛在那邊就象什麼也沒掛一樣。雖然在天寒地凍的時節，風也吹不進帳子裏面；就是在盛夏酷暑，帳子裏自然清涼。它的顏色隱隱約約的，讓你都看不出來掛有帳子，都說元載的臥室裏有紫氣呢。其餘的，如服飾、古玩、用具，也都特別的奢華，都效仿帝王之家的排場。元載還在蕓輝堂前修造了一座水池，用瑪瑙和帶紋理的石頭壘砌池塘的堤岸。池中植有蘋陽花，象白蘋一類，它開的花紅而大，象牡丹。還植有碧芙蓉，香潔萏萏，都比一般的芙蓉、荷花長得高大壯偉。一天閒暇時，元載依着欄杆觀賞池中的花草。忽然聽到清亮的歌聲，象十四五歲的少女唱的，唱的歌曲是《玉樹後庭花》。元載非常驚異，不知道這歌聲來自哪裏。待仔細審聽辨識，乃是從池中芙蓉裏發出來的。他俯身察看，聽到有喘氣的聲音。元載非常疑忌這件事，立即將芙蓉花剖開看，什麼也沒有見到。他不讓家裏人對外講這件事。等到元載獲罪被處死後，將他的家中童僕遣送到平廬爲兵卒，人們才知道這件事。元載有一把龍髯拂塵，顏色絳紫，象熟透了的桑椹。這把拂塵長約三尺，用水晶石製作塵柄，雕刻紅玉作環鈕。到颳風下雨天氣晦暗時，或者到水邊將它沾溼了，則光彩搖動着，拂塵上的龍髯奮然立起來象發怒了的樣子。將它放在廳堂中，到了夜晚蚊子小咬等不敢到近前。將它拂出聲音來，那麼雞犬牛馬聽到後沒有不驚恐逃離的。如果將它垂放在池潭旁邊，那麼魚鱉蝦蟹，都俯首來到近前，將水噴灑向空中，立即形成長三五尺的瀑布，而且一點也不斷流。如果燒燕子肉來薰它，就會生出煙來如雲似霧。後來，皇上得知這把拂塵的奇異後，元載不得不將它進獻到宮中。元載自己說過這把拂塵是從洞庭湖一位叫張知和的道士那裏得到的。

又 元載的妻子叫王韞秀，是王縉的女兒。起初，王縉鎮守北京太原，將女兒韞秀嫁給了元載。時間長了，見元載既不是什麼名門望族，又沒有什麼地位，因此王家待他很是一般，有些輕視怠慢。王韞秀看到這種情形後，對元載說："夫君，你爲什麼不刻苦學習讀書？爲妻我帶來些陪嫁的錢物、服飾，都可以給你作讀書的費用。"對於這件事，王韞秀的父母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但是當時親屬們都將他們夫婦當成乞兒看待，非常瞧不起，冷淡他們。元載在妻子的鼓勵下，離家去秦地遊學。離家前寫詩一首留別韞秀。詩是這樣的：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  
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春風。王韞秀也寫詩一首，請求陪伴元載去秦遊學。詩是這樣的：路掃飢寒跡，天哀志氣人。休淋離別淚，攜手入西秦。元載到了京城長安後，多次向朝廷上表陳述治理國家的方針、謀略，很是符合皇上的旨意。於是，唐肅宗提升元載爲中書令，位居宰相。王韞秀非常高興，寫詩一首寄給她的幾個姐妹。詩是這樣的：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耽見蘇秦富貴時。元載官居唐肅宗、代宗兩朝宰相，富貴權重沒有人能相比。他在宅院中大勢興修樓臺亭榭。跟他來往的都是豪門貴族。許多客人在他府門前等候接見，多數人都不受接待。這時，王韞秀又寫詩一首勸喻丈夫。詩是這樣的：楚竹燕歌動畫梁，春蘭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嘉客，知道浮榮不久長。元載讀了妻子的這首勸喻詩後，稍稍改變了以往對來訪客人的冷淡態度。元載位居宰相後，太原王氏的內外親屬都來拜見祝賀。王韞秀將他們安排在一個閒空的院中住下。忽然有一天天氣非常晴朗，元家的僕伕們在西院中搶系四十條青紫色的絲條，每條長三十丈，上面晾曬着軟羅、素綢、綺繡等服飾。每條絲綠下面，並排置放二十枚金銀香爐，裏面焚燃的都是異香，用來薰衣物。王韞秀讓親屬們去西院散步，當着他們面問僕人："這上面晾的是什麼？"服侍她的使女回答說："晾曬的是宰相與夫人的晚服。"王韞秀對親屬們說："誰想到當年的乞討兒的媳婦，還有兩件遮體的粗布衣裳啊！"這些親屬聽了後，都羞慚滿面，悄悄走開。王韞秀經常將衣服、飾物饋送他人，卻從來不送給太原她的親屬。每次提起這件事時，她都說："不是作女兒的不禮待姑姑、姐姐，怎奈當初她們那樣輕慢我了的。"元載後來驕橫貪婪，終於招來罪過。皇上大怒下詔處死他，並且禍及全家。王韞秀非常有見識，志節氣概也高。元載被處死後，皇上詔令王韞秀進入宮中，發給她一隻杆身漆朱的筆，讓她將親身的經歷寫出來，用以勸戒規諫他人。王韞秀接到詔令後，感嘆地說："唉！王家第十二姑娘，二十年節度使的女兒，十六年當朝宰相的夫人。我怎麼能去寫那些象長信、昭陽宮中發生過的榮極而衰、寵極生悲的故事呢？我現在就是死了也算可以啦！"堅決不進宮去。有人說皇上聽到她的這些話後，赦佑了她的罪過。有人說她被京兆尹處笞刑而死。元載有個最寵愛的小妾叫薛瑤英，能歌善舞，玉質仙姿。而且肌膚香豔，體態輕盈。就是春秋時期越國的美女旋波、移光，漢代的趙飛燕，晉代的綠珠，都不及她的美麗嬌娜。薛瑤英的母親趙娟，原本是岐王的愛妾，後來再嫁薛家，生了薛瑤英。她從小就給薛瑤英喫香料，因此薛瑤英肌體芳香。待到薛瑤英被元載收納爲妾後，寢臥的是金絲帳，鋪的是不招灰塵的褥子。卻塵褥產自勾麗國，據說是用卻塵獸毛製作的，殷紅色，異常光亮柔軟。穿的是龍綃織成的衣服。一件衣服沒有二三兩重，將它掛起來握在掌中不滿一把。元載認爲薛瑤英身體特別輕盈嬌麗，不堪穿太重的衣服，因此才從勾麗國尋索到這種龍綃衣。元載在世時，他只有賈至、楊炎二位好友。他們二人常常能夠親眼看到薛瑤英唱歌跳舞。賈至曾贈詩讚美薛瑤英。詩是："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楊炎也作一首長詩讚美薛瑤英。這首詩是這樣的："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纖腰如柳不勝春。"薛瑤英非常會巧笑獻媚，元載沉湎在她的妖嬈美色之中，宰相的政務也懶得去處理。而且，薛瑤英的父親薛宗本，哥哥薛從義，與她的母親趙娟，交替着出入於相府，來收索賄賂，說是給走門路。更嚴重的是，他們跟中書王吏卓倩等人互相勾結、狼狽爲奸。而這些人跟元載不論提出什麼要求，元載從未有過不應允的事情。當時，所有帶着錢物賄賂他們謀求官職的人，都依仗元載的威赫勢力，將薛家的人與卓倩之流當作媒介和階梯。待到元載被朝廷處死後，薛瑤英又嫁給閭里的一般人家作妻室了。評論這件事情的人認爲：元載喪失美德，是從寵溺一個女人而導至來的！

裴冕

裴冕代裴鴻漸秉政，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固子弟，喜見於色，其嗜財若此。冕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名馬數百金鑄者（明抄本無鑄字，者作常）十匹。每會客，滋味品數，多有不知名者。（出《朝野僉載》，明抄本作出《盧氏雜記》）

【譯文】

裴冕代替裴鴻漸處理政務，屬下的小官吏將自己的薪水、辦公用的紙張、簿冊白送給他。裴冕將這些東西拿給自家的年輕人看，而且喜形於色。裴冕愛財竟然到了這種地步。裴冕生性好奢華鋪張，崇尚豪華車輿服裝。他家養着十匹名貴的馬，每匹都耗費幾百金爲它製備鞍轡。每次宴請賓客，都上好多菜餚，有很多的菜都是稀有的，不知它叫什麼名字。

於頔

於頔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荊南，打獵，大修粉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乾紅紫繡襖子錦鞍韉。此郡因而空耗。（出傳載）

【譯文】

於頔在襄州爲官，喜歡點山燈，一次往燈碗里加油就用了二千石油。李昌夔在荊南爲官，他喜歡打獵，而且每次出獵都大勢鋪排。李昌夔的妻子獨孤氏，也帶着二千名婦女組成的打獵隊一同去打獵。每個人都穿着深紅色繡着紫花的襖，鋪着彩錦鞍韉。因爲他們夫妻這樣鋪排奢華，荊南郡很快被耗費一空。

王涯

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爲欄，（明抄本"金玉爲欄"作"合爲玉櫃"）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真珠，悉投入中。汲其水，供涯所飲。未幾犯法，爲大兵梟戮，赤其族。涯骨肉色並如金。（出《獨異志》）

【譯文】

唐文宗李昂在位期間，宰相王涯極其奢侈豪華。王涯在他的宰相府庭院中鑿一口井，圍井的欄杆都是用黃金、玉石製作的。而且用後就用鎖頭鎖上，嚴加看管。他將普天下的珠寶玉石收刮來後，都投進這口井裏。讓僕人汲取這口井裏的水供他自己飲用。不長時間，王涯觸犯了刑律，被斬首示衆，殺滅他全族人。王涯的骨肉都呈黃金的顏色。

李德裕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三萬。爲雜以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則棄其柤。（出《獨異志》）

【譯文】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間，宰相李德裕非常奢侈。他食用的一杯菜羹價值三萬錢，是摻雜珠玉等各種寶物，再加上雄黃、硃砂等用火煎成汁液做的。煎過三次後，就將摻雜的珠玉等扔掉不要。

楊收

鹹通中，崔安潛以清德峻望。爲鎮時風，宰相楊收師重焉。欲設食相召，無由可入。先請崔公之門人，方便爲言，至於再三，終未許，楊意轉堅。稍稍亦有流言，或勸崔曰："時相不可堅拒。"不得已而許之。楊甚喜，遽令排比，然後請日祗候。先是崔公親情間人，亦與楊通舊。欲求事，請公言之，終難啓口。將止楊之召，謂親情曰："修行今召我食。明日，爾但與側近祗候，此際必言之。倘或要見，爾便須即來。"及崔到楊舍，見廳館鋪陳華煥，左右執事皆雙鬟珠翠，崔公不樂。飲饌及水陸之珍。檯盤前置一香爐，煙出成樓閣之狀。崔別聞一香氣，似非煙爐及珠翠所有者。心異之，時時四顧，終不諭香氣。移時，楊曰："相公意似別有所矚？"崔公曰："某覺一香氣異常酷烈。"楊顧左右，令於廳東間閣子內縷金案上，取一白角碟子，盛一漆球子。呈崔公曰："此是罽賓國香。"崔大奇之。宴罷返歸，竟不說得親情求事。據《太宗實錄雲》，罽賓國進拘物頭花，香聞數里，疑此近是。又見楊門人說，相公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羅門子。高數寸，瑩徹精巧可愛，雲是于闐王內庫中物。（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懿宗鹹通年間，崔安因爲高尚的品德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望。爲了安定時風抬高自己的威望，宰相楊收想從師禮敬重崔安。要宴請他，卻苦於沒有理由與藉口。最初，楊收請崔安的弟子門客給從中勾通斡旋，再三邀請，崔安都沒有答應，但楊收非要請崔安赴宴不可。這層意思傳出來，有人勸說崔安說："楊收現在是一朝宰相，不可以一門絕拒他的邀請啊！"於是，崔安才勉強應允了。楊收得知這一消息後，非常高興。馬上命令家人安排準備，然後定好宴請的日期在府上恭候。起先，崔安有位熟人跟楊收也是舊交，有事欲求楊收，曾請崔安給說說，始終難於啓口。現在崔安已答應到楊家赴宴，於是對他的這位熟人說："現在楊收邀請我去他家赴宴。待到明天我去他家時，你也陪同一塊兒去，在我的旁邊恭候。這次我一定跟楊收提及你的這件事，倘若他提出要見你，你就馬上過來。"崔安到了楊府後，但見廳堂樓館佈置得豪華璀璨，左右的招待人員，一律是頭梳雙鬟，戴珠疊翠的年輕使女，他很不高興。開宴後，上的菜餚都是山珍海味，極爲名貴。桌案前邊放着一隻香爐，裏面有屢屢香菸燃出，煙形呈樓閣的樣子。崔安還聞到另外一種香味，似乎不是這隻香爐和珠翠等飾物發出的香氣，心裏暗暗詫異。不時地四處搜尋，始終沒有找到這股異香是從哪裏來的。過了一會兒，楊收問："崔老是不是在查找什麼？"崔安說："我聞到一股香氣特別濃烈，不知這香氣是從哪來的？"楊收招呼使女僕婦，讓她們從廳堂東間屋裏的縷金桌案上，拿過來一隻白角碟子，碟子上裝着一隻漆球子，端過來給崔安看，說："這是罽賓國進獻來的香料。"崔安非常驚奇，宴會結束後就回家中來了，竟然忘了跟楊收談他的這位熟人求他的那件事情。據《太宗實錄》上說："罽賓國進獻拘物頭花，它散發出來的香氣在幾里地之內都可以聞到。"懷疑宴席上楊收讓家人端給崔安看的漆球子，大概就是這種香料。又聽楊收的弟子們說："宰相每天下朝後，時常玩賞一隻玉製的婆羅門子，有幾寸高，身體晶瑩剔透精巧可愛。說是于闐國王宮內庫收藏的寶物。"

同昌公主

鹹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於廣化裏，錫錢五百萬貫。更罄內庫珍寶，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以金銀爲井欄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之屬，縷金爲笊籬箕筐。制水晶火齊琉璃玳瑁等爲牀，搘以金龜銀鹿。更琢五色玉爲器皿什物，合百寶爲圓案。賜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卻寒之簾，犀簟牙席，龍鳳繡。連珠帳，續真珠以成也。卻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雲卻寒鳥骨之所爲也。但未知出於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爲鷓鴣之斑，其匣飾以翠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精巧華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有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枕頭，（按《杜陽雜編》"枕"作"桃"，明抄本"頭"作"實"。）上有七孔，雲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幙，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闊三尺，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疏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沾溼，雲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紋布中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絕倫，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垢。二物稱得鬼谷國。火蠶綿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奈。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精巧奇妙，殆非人制。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酧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傳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告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不知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語諸門人。或曰："玉兒即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漢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角綴五色錦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者。仍雜以龍腦金屑，鏤水晶瑪瑙闢塵犀爲龍鳳花木狀。其上悉絡真珠玳瑁，更以全絲爲流蘇，雕輕玉爲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觀者眩其目。時有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乎？"曰："非也。予幼給事於嬪妃宮，故此常聞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顧問當壚者，雲："公主步輦夫，以錦衣質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嘆異焉。上日賜御饌湯藥，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虯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醅。其茶則有綠花、紫英之號。靈消炙，一羊之肉，取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虯脯，非虯也。但貯於盤中，縷徤如紅絲，高一尺，以筋抑之，無三四分，撤即復故。其諸品味，他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餐飫，如裏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裏，玉饌具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掛於南軒，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鑑。雲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於堂中，則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賓爲禳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鄰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賓具以事對。出其燭，方二寸，長尺餘，其上施五彩。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於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雲，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難其藥，奏雲："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檢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兠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雖日加藥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遂自制輓歌詞，令朝臣繼和。反庭祭曰，百司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駱駝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儀從。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輿。刻木爲數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衆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綺繡，絡以金珠瑟瑟，爲帳幙者千隊。其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鹵簿，率多加等。敕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焚升霄百靈之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磬。繁華輝煥，殆將二十餘里。上又賜酒一百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觀者流汗相屬，唯恐居後。及靈輛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誦。自後上日夕注心掛意。李可及進《嘆百年曲》，聲詞哀怨，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十人作《嘆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成首飾，取絹八百匹畫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每舞竟，珠翠滿地。可及官曆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頗梗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無有少改。可及善囀喉舌，於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明抄本"唱"下有"雜聲"二字）曲。須臾間，變態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面及來，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俄一中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以爲酒，及啓，皆實以金寶。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果流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入。君子謂季玄有先見之明。（出《杜陽編》）

【譯文】

唐懿宗鹹通九年，同昌公主出嫁。公主的宅第在京城長安的廣化裏，皇上賜給她五百萬貫錢。而且將宮中內庫珍藏的各種珍寶幾乎都給了同昌公主，讓她用這些珍寶來裝修她的新宅。公主的新宅，房屋的門窗沒有不用這些珍寶裝飾的。更爲奢華的是，宅內的水井，搗藥的藥臼，貯放食物的櫃廚，存放飲用水的水槽，以及鐺、釜、盆、甕等炊具，都是用黃金、白銀鑄制的。用金絲編制笊籬、簸箕、籮筐，用水晶、火齊珠、琉璃、玳瑁等鑲嵌牀鋪，牀腳下支着黃金、白銀製作的龜、鹿。還用五彩玉石雕琢成器皿等用具，將各種珍寶鑲嵌在一塊製成圓桌。皇上還賞賜給同昌公主黃金製成的麥子，白銀製成的粟米，一共好幾鬥。這些金麥、銀粟，都是唐太宗在位期間條支國進獻來的。堂屋中架設連珠帳子，懸掛卻寒門廉，鋪犀牛皮褥子，睡用象牙做裝飾的竹蓆，以及鄉有龍鳳圖案的牀上用品。連珠帳，是將珍珠串起來編製成的。卻寒廉，類似玳瑁花斑，紫色的，據說是用卻寒鳥骨作成的，但是不知道產在哪個國家。還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等華貴物品。鷓鴣枕，用七種珍寶鑲嵌成鷓鴣圖案。翡翠匣上面裝飾有翠羽。神絲繡被上面，繡有三千對鴛鴦，期間繡上奇花異葉，精巧華麗可想而知啊！而且繡被上還縫綴上靈粟珠。這種珠子只有米粒那麼大，五色斑斕，耀人眼目。還有用犀骨製作的妝飾品，帶上它後可以使你消除忿怒。它的樣子，犀骨雕琢成如彈丸樣的圓珠，埋入土中不會朽爛。還有用如意玉做的枕頭之類的東西，上面有七個孔，是通明的形狀。還有碧色寶石帳幕，絞布巾，火蠶綿，九玉釵等物。這件帳幕顏色象碧色寶石，寬三尺，長一百尺，非常輕、薄，而且透明，是無以倫比的。將它在空中張掛起來後，紋絡疏朗，象有碧絲穿着珍珠一樣，雖然遇到下大雨、暴雨，也一點不能淋溼它。聽說是用睡香膏塗搽的緣故。絞布巾，就是手巾，象雪一樣的潔白，光亮柔軟沒有東西能和它相比。而且用它擦拭手臉，沾水不溼，用一年也沾不上灰塵污垢。這兩件東西，據說是在鬼谷國得到的。火蠶綿產自火洲，用它絮一件棉衣，止用一兩就夠了，稍稍用得多了些，穿在身上烘烤得你就受不了。九玉釵上雕刻有九隻鸞鳳，呈九種顏色，它上面鐫刻着"玉兒"兩個字。製作得精緻、巧妙、奇特，是人工完全製作不出來的。有人在金陵得到這隻九玉釵，將它進獻給同昌公主，公主賞賜給他特別豐厚的酬謝。一天，白日裏同昌公主躺在牀上小憩，夢見一位身穿紫絳色衣服的使女傳話給她，說南齊的潘淑妃來取這隻九玉釵。夢醒後，公主將夢中的情形告訴給她身邊的人。同昌公主死後，這隻九鸞釵也不知道上哪裏去了。同昌公主的母親韋氏對這件事感到奇異，就將情況如實告訴了諸位門客。有的門客說："玉兒即潘妃的小名。得到奇珍異寶，不可以將它們都佩戴在身上。"自漢、唐以來，皇家公主出嫁，從未有過象同昌公主這樣盛大奢華的。同昌公主乘坐七寶步輦。輦的四角綴有五色錦香囊，囊裏裝的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都是外域國家進獻的貢品。其間摻糅着龍腦香料金屑粉等。輦上用水晶、瑪瑙、避塵犀等寶物鏤成龍鳳花木的各種形狀，上面都絡潔着珍珠、玳瑁等。輦上的流蘇是用金絲製作的，並且用輕玉雕刻成各種飾物。同昌公主乘坐這具步輦，每次出遊都滿街溢香，瑩光耀日。耀得圍觀的人眼睛都睜不開。當時有宮中的太監到廣化裏酒樓來買酒，忽然互相詢問："咱們坐在這裏，哪來的香氣？怎麼這樣特殊的香啊？"同桌的一個太監說："這不是龍腦香嗎？"另一個回答說："不是龍腦香。我小時候爲嬪妃宮中辦事，經常聞到這種異香。但不知道今天是什麼緣由在這裏聞到了。"於是，他問當爐賣酒的人。賣酒人說："同昌公主的駕輦僕伕，在我這裏用一件錦衣換酒喝。"太監們讓賣酒人將這件錦衣拿出來給他們看看，果然這種異香是從這件錦衣上發出來的。太監們更加驚異，連連感嘆不息。同昌公主身體患病後，懿宗皇上每天都派人賜送宮中的御膳和湯藥。從皇宮到同昌公主住的廣化裏，沿途送食品菜餚和湯藥的使臣接連不斷。皇上賜送的御菜有消靈炙、紅虯脯。賜送的御酒有凝露漿、桂花醅。賜送的御茶有綠花、紫英等。消靈炙，是一隻羊的肉，只取四兩，經過暑天毒熱，也不腐爛變臭。紅虯脯，不是真虯。但是將它盛在盤子裏，健縷象紅絲，高一尺，用筷子將它壓按，沒有三四分厚；不壓了，有恢復原狀。其它的食品饌餚，別人都不認識，叫不上名稱。而同昌公主的僕人每頓飯都喫的是這些宮中御膳，就象市井百姓人家喫糖咽菜一樣平常。一天，所有韋氏家族的人都聚合在廣化裏同昌公主府上。桌上擺滿了各種名貴的菜餚，酷熱的暑氣讓人難以忍受。同昌公主命人拿出來澄水帛蘸上水後，掛在南窗上面，滿座的人頓覺涼氣透骨，都想披上棉衣遮寒。澄水棉，有八九尺長，象布比布細，薄得透明可以照見人。據說其中有龍涎，因此夏天裏能消暑解熱啊。韋氏家族裏的人喜愛玩紙牌。到了晚上，同昌公主用紅琉璃盤子，盛裝上夜光珠，讓僧祁用手端着站立在堂屋中間，夜光珠照耀屋中象白天一樣。同昌公主剛剛患病時，召來術士米賓爲公主祭神怯病，送給他香蠟燭作酬謝。米賓拿回家中點燃後，米賓的鄰人聞到一股異常的香氣。有的鄰人來到他家問是怎麼回事？未賓將實際情況告訴他，並拿出香蠟燭給鄰人看。這種香蠟燭二寸見方，一尺多長，上面飾有五彩紋飾。點燃它，一個夜晚也燃不盡，散發出來的濃郁強烈的香氣，百步開外都能聞到。燃出的蠟煙，在蠟上空形成樓閣殿臺的形狀。有人說蠟燭裏面含有蜃脂的緣故啊！同昌公主的病越來越重了，御醫很難再給她開藥。御醫上奏懿宗皇上，說："需要用紅蜜白猿膏，吃了即可病癒。"懿宗皇帝命令宮人盤檢宮中內庫，找到紅蜜幾石，是兠離國進獻來的貢品。白猿膏幾甕，是南海進獻來的貢品。雖然每天都用紅蜜、白猿膏爲藥餌，始終沒有收到效驗。同昌公主病死，懿宗皇帝極其哀痛。皇上親自爲公主寫輓歌的歌詞，並讓滿朝大臣都跟他一塊兒寫。待到公主的遺體運回韋氏家中，祭日那天，朝廷中的文武百官，都用黃金、玉石等爲飾物作車輿服玩等祭品，在韋氏庭院中焚燒。韋家人爭搶着摟取焚燒後的灰燼，在裏面尋揀黃金、珠寶。待到同昌公主下葬東郊那天，懿宗皇帝與同昌公主母親韋淑妃，都親臨延興門。從宮中內庫拿出金駱駝、金鳳凰、金麒麟，每隻都高几尺，作爲儀從。至於陪葬的衣服、玩具，跟活人使用的一樣。每一種陪葬物品都有一百二十車。還用木雕刻宮殿好幾座。雕刻的龍、鳳、花、木、人、畜，無計其數。用絳羅綺繡作帳幕，上面穿絡黃金、珍珠、碧色寶石，這樣的車輿有一千多隊。喪葬隊伍所持的旗帳儀仗，佈滿街市，遮蔽天日。皇帝、皇后的飾有白色玉石佩飾的旌旗儀仗，都比往日增加了許多。懿宗皇帝御敕身着紫服的尼姑和女道姑，在送葬隊伍前面爲引導。焚燒的是升宵、百靈等香料，敲打的是歸天、紫金寶磬。豪華盛大的送葬隊伍長達二十多里。懿宗皇帝又賜予御酒一百斛，糕餅三十駱駝。每隻糕餅直徑二尺那麼大。用來賞賜給出殯送葬的雜役僕伕。整個長安京城，在同昌公主下葬這天市民商販都停止營業，擠在路兩邊圍觀。每個人都擠得汗流滿面，唯恐落在後面觀看不見。待到同昌公主的靈車經過延興門，懿宗皇帝和韋淑妃失聲慟哭。裏外聽到哭聲的人，沒有一個不爲之悲傷哀痛的。在這同一天，懿宗皇帝下葬他的奶孃。皇上親自寫了一篇《祭乳母》文，言詞質樸而情真意切。人們爭相傳誦。從這以後，懿宗皇帝不論是白天還是夜晚，總思念這件事情。有個叫李可及的人寫了一首《嘆百年曲》，進獻給懿宗皇帝。曲子與歌詞都哀怨感人，聽的人沒有不落淚的。懿宗皇帝詔令幾十個人組成演唱《嘆百年曲》的歌舞隊。從宮中內庫裏取出珍寶雕成首飾，取出絲絹八百匹，上面畫上魚、龍、波浪紋，用來作地圍子。每次演唱舞完後，都落得滿地的珠翠。李可及因爲進獻《嘆百年曲》有功，連續升任到大將軍，懿宗皇帝賞賜給他的物品價值過萬。但是李可及行爲舉止一點也不檢點。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爲人非常耿直，對李可及說："你用取巧諂媚迷惑皇上，用不多久就會遭至殺頭之罪的啊！"李可及仗恃懿宗皇上對他的恩寵，一點也沒有收斂改正。李可及擅長唱歌。他在懿宗皇帝面前，又飛眼又搖頭晃腦，接連不斷地編詞唱曲。轉瞬間，就能變化一百多種神態，而且不斷在變化神態。當時京城中的不才少年爭相效仿，稱這種演唱方法叫"拍彈"。一天，李可及請假爲他的兒子娶媳婦。懿宗皇帝說："我馬上命人給你送去酒、面和米，用來作爲祝賀你兒子結婚的賀禮。"李可及回到家中，不一會兒，一個太監擔着兩隻銀盒來到府上，每隻盒約有二尺多高，向李可及宣佈這是皇上賞賜的賀禮。起初，李可及真以爲盒裏盛的是酒、米之類。待到打開盒蓋一看，裏面盛的盡是黃金、珠寶。懿宗皇帝還賞賜給李可及一隻銀麒麟，身高好幾尺。李可及用官庫的車將銀麒麟運回家裏。西門季玄看到說："今天受到皇上的賞賜用官車運回家裏，他日被抄家，也得用官車再將銀麒麟運回宮中內庫。這不是受賞，是白白地勞累牛腳啊！"後來，李可及果然獲罪被流放到嶺外。過去懿宗皇帝賞賜給他的珍寶古玩，又都抄沒運回宮中內庫。有見識的人說："西門季玄有先見之明啊！"

李璋

李絳子璋爲宣州觀察使。楊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觀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袤，織成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亦從坐。（出《杜陽編》）

【譯文】

李絳的兒子李璋任宣州觀察史。宰相楊收建造白檀香亭子，剛建成，邀請親朋賓客觀賞。李璋在這之前，暗中派人進入楊收宅第測量這座亭子的樣子，將它織成地毯，到楊收宴請賓客這天進獻給他。待到楊收敗落，李璋也因這事受到株連。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在東洛。深感一貴家舊恩，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具宴爲說，僧曰："某與爲門徒久矣，每觀其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脣，恐未能致。止於精辦小筵，亦未爲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淆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於口，各相眄良久，鹹若喫櫱吞針。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飪爲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說豈謬哉。"既而造其門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淆饌可謂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從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明抄本"饌"作"飯"）先燒（"燒"原作"煖"，據明抄本改。）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乃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谷，不食者至於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百，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既甚，膏梁之美不如。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喫否。"皆低頭慚見，無複詞對。（出《劇談錄》）

【譯文】

唐僖宗乾符年間，有個姓李的官員從州、府任上辭官回來，它居在東都洛陽。李某人非常感激一家權貴的舊恩，想將他家的幾位兒子設宴請來玩一天。洛陽敬愛寺中有個僧人叫聖剛，經常出入李某人家。李某人將自己想宴請這家幾個兒子的打算對這位僧人說了。僧人聖剛說："我在這家作宗門信徒很長時間了。每次觀察他家的飯菜，山珍海味沒有喫不到的。而且，平常飯菜都必喫炭火鍋，這樣還往往不滿意。這是驕奢淫逸成性了，你可以邀請這樣的人嗎？"李某人回答說："如果要喫朱象髓白猩脣，我恐怕弄不到。至於將筵席置辦得精緻一些，也不是什麼太難的事情。"於是，李某人四處收求珍稀食物，讓妻子兒女親自下廚房調味。終於準備好一桌奢華的筵席，選定好日期，將這家權貴的幾個兒子都邀請來了。這家權貴的幾兄弟來到後，依次入座，態度驕慢矜持，面若冰霜。每道菜上來後，都不動一筷。李某人請讓再三，只是喫一點乾鮮水果而已。待到喫冰餐，都只用匙舀一下放入口中，互相對視了許久，都象咬着木棍喫進口裏的是針一樣難受。李某人並不追究緣由，只是客氣地說飯菜沒做好，請求幾位兄弟諒解。第二天，李某人見到聖剛僧人，將昨天宴席上的情形詳細地告訴了他。聖剛僧人問："我從前說的話一點也沒說錯吧。"之後，來到這位權貴家中問幾位兄弟："李使君特意爲幾位兄弟準備了一桌筵席，菜餚可謂豐盛潔淨，你們爲什麼不稍稍喫一點呢？"幾位兄弟回答說："燒烤煎和不得方法。"聖剛僧人說："其它的菜都不好喫，炭火鍋，又嫌什麼呢？"幾位兄弟說："僧人你不知道，凡是喫火鍋，必須先將炭火燒熟了，這叫煤炭，纔可以下菜餚進食。不這樣，會有炭煙的。李使君火鍋裏的炭沒有經過煉燒，往外冒炭煙，因此難以下食。"聖剛僧人拍掌大笑道："這些都是貧僧不知道的啊！"後來，黃巢率領軍隊攻佔了洛陽。這家權貴的家財被搶掠一空。這幾位兄弟和聖剛僧人一同逃出洛陽，潛藏在深山中，有三天沒喫到一點東西。等到黃巢的部隊稍稍遠去，這幾位兄弟和聖剛僧人一同徒步去河橋。途中遇到一家剛剛開板的小飯店，用只脫去皮殼的糙米做成飯賣給顧客。聖剛僧人兜裏還有幾百文錢，買了些糙米飯盛在一隻土杯中，跟這幾位兄弟一塊兒喫。肚子裏餓得特別厲害，喫着這樣的糙米飯，覺得過去喫過的玉食珍饈都沒有它好喫啊。聖剛僧人笑着問幾位兄弟："這糙米飯不是經過煉炭的火鍋，不知道可以給幾位郎君喫否？"這幾位兄弟聽了後，都羞愧地低下了頭，一句話也答不上來。

卷第二百三十八　　詭詐

劉龍子 郭純 王燧 唐同泰 胡延慶 朱前疑 寧王 安祿山 白鐵餘 李慶遠　劉玄佐　張祜　大安寺　王使君　劉崇龜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處子

劉龍子 唐高宗時，有劉龍子妖言惑衆。作一金龍頭藏袖中，以羊腸盛蜜水，繞擊之。每聚衆，出龍頭，言聖龍吐水，飲之百病皆差。遂轉羊腸水於龍口中出，與人飲之，皆罔雲病癒。施捨無數。遂起逆謀，事發逃竄。捕訪擒獲，斬之於市，並其黨十餘人。（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高宗時，有個叫劉龍子的人妖言惑衆。他製作一個金龍頭藏在衣服袖子裏，龍頭後面套上一段裝入蜂蜜水的羊腸子。每到人多的地方，劉龍子便從袖口裏露出金龍頭，對人們說他這隻神龍能從嘴中往外吞水，喝了後百病都能治好。說完，他轉動羊腸，於是蜂蜜水就從金龍口中流出來。喝了蜂蜜水的人，都謊說自己身上的病痊癒了。劉龍子白送人喝了一些後，就起了坑騙人的壞心，用這種方法騙取了許多錢物。後來，事情敗露後他逃走了。最終還是被官府查訪捉獲，拉到街市口斬首示衆。連同他的同黨，一共斬首了十多個人。

郭純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烏大集。使檢有實，旌表門閭。後訊，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餅於地，羣烏爭來食之。其後數如此，烏聞哭聲以爲度，莫不競湊。非有靈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東海郡有個叫郭純的孝子死了母親後，每次哭母都有許多鳥雀來到他跟前。官府派人來察驗，確實是這樣。於是，官府爲這位孝子立牌坊，用來表彰他這一族人。後來得到消息，原來是這位孝子每次哭母前，在地上撒上餅子，因此羣鳥都爭着來揀喫。經過多次訓練後，形成了條件反射。羣鳥一聽到這位孝子的哭聲，又以爲有餅子吃了呢，沒有不飛落下來尋找餅子喫的。不是孝子感動了上天令靈啊！

王燧

河東孝子王燧家，貓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貓犬同時產子，取貓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貓窠內。飲貫其乳，遂以爲常，殆不可以異論也。自知連理木、合歡瓜、麥分歧、禾同穗，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並是人作，不足怪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河東孝子王燧家裏，貓與狗互挽着脯乳它們的崽。州縣得知這一情況後向上呈報，於是王燧得到了官府的表彰。其實是他家的貓與狗同時生崽，他將貓崽放在狗窩裏，又將狗崽放在貓窩裏，互相喫慣了奶，習以爲常了。完全不可以認爲是異常的表現。由此可以知道，所謂的連理樹、合歡瓜、麥分岐、禾同穗，都是這樣長出來的。象這樣的事情確實有許多，都是人工製造出來的，一點也不值得奇怪。

唐同泰

唐同泰於洛水得白石紫文，雲"聖母臨水，（明抄本"水"作"人"）永昌帝業。"進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縣。乃是將石鑿作字，以紫石末和藥嵌之。後幷州文水縣於谷中得一石，還如此，有"武興"字，改文水爲武興縣。自是往往作之，後知其僞，不復採用，乃止。（出《國史補》，按見《朝野僉載》卷三）

【譯文】

唐同泰在洛水中得到一塊白色石頭，上面鐫有紫色的文字，是"聖母臨水，永昌帝業"八個字。唐同泰將這塊白石進獻給皇上，被授與五品果毅統管府兵，並且在這地方設立永昌縣。其實，唐同泰先在白石上鑿刻上字，再用紫色的石末和藥嵌在字上面。後來，幷州文水縣有人在山谷中得到一塊石頭，也是這樣，上面有"武興"兩個字。於是改文水爲武興縣。從自，常常有人這樣作假。後來，知道都是人工僞造的，官府不再採用了，才制止住了這股不正的風氣。

胡延慶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噁心也。"舍而不問。（出《國史補》，按見《朝野僉載》卷三）

【譯文】

襄州有個叫胡延慶的人得到一隻烏龜，用丹漆在烏龜的肚腹上寫上"天子萬萬年"六個字，並將這隻烏龜進獻給朝廷。鳳閣侍郎李昭德用刀將烏龜肚腹上的字都刮掉了，並上奏武則天皇后，用法律來制裁胡延慶。武則天回答說："這樣做並不是什麼壞心啊。"於是將這件事丟在一邊，不再過問。

朱前疑

則天好禎祥，拾遺朱前疑說夢雲："則天頭白更黑，齒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系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內獄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長五尺。至夜半，衆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對雲："昨夜有聖人見，身長三丈，面作金色。雲：'汝等並冤枉，不須憂慮。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視，見有巨跡。即大赦天下，改爲大足元年。（出《唐國史》，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則天崇尚吉祥的徵兆。拾遺朱前疑說他作了一個夢，夢見了武則天白頭髮變成了黑頭髮，牙齒掉落後又生長出新的牙齒來。當即就被則天女皇授予了都官郎中。司刑寺裏關押了三百多名囚犯。秋分過後，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這些犯人中有人在內獄外側牆角邊，作成聖人的腳印，長五尺。到了半夜，這些囚犯一齊大喊大叫。內監推問他們出了什麼事？回答說："昨天半夜有一位聖人出現在內獄院子裏，身高三丈，臉似塗金。這位聖人對我們說：'你們都是冤枉的，不用憂慮。天子能活一萬歲，會馬上施恩大赦你們的。'內監用火把照着看地上，果然見到有聖人的巨大腳印，就把這件事上奏給武則天女皇。則天女皇立即大赦天下的囚犯，並改之爲大足元年。

寧王

寧王嘗獵於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鑰甚固。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嚬上訴，冶態橫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時方生獵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深，腷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沖人走去。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哥善能處置此僧也。莫氏能爲新聲，當時號莫才人囀。（出《酉陽雜俎》）

【譯文】

寧王有一次在鄠縣山中狩獵，搜索樹林，忽然看見草叢中有一隻櫃子，關閉鎖得特別牢固。寧王讓人將這隻櫃子打開一看，櫃子裏裝的是一位妙齡少女。寧王詢問她從哪裏來的？少女言說自己姓莫，父親也曾任過官職。昨天晚上遇到一夥盜賊，將她搶劫到這裏。盜賊中有兩個還是和尚。這位少女娥眉微蹙地向寧王訴說此事，妖冶之態不斷變化，面部表情非常豐富，寧王見了非常驚異喜悅。於是將這位少女放在後車中，運回府裏。當時正好獵到一隻活熊，就將這隻活熊放在櫃子裏，原樣鎖好。這時正趕上玄宗皇帝下詔天下，搜求極端美麗的女子。寧王就將很有教養、深明禮儀的莫氏女進獻玄宗皇帝，並上表言明她的來歷，玄宗皇帝將莫氏女封爲才人。三天後，京兆府上報玄宗皇上說：鄠縣一家旅店，來了兩個和尚，用一萬錢包租了一個房間住了一天一宿，說是作法事。這兩個和尚只抬着一隻大櫃來到旅店。當晚夜深，只聽到和尚包住的屋子裏"腷膊"有聲，似乎有人在廝鬥，店主感到很奇怪。到了大天時亮還不見兩個和尚開門出來，店主讓夥計打開門看看，有一隻熊從屋中衝着夥計走過來。兩個和尚已死在屋裏，渾身讓熊撕咬得露出骨頭。玄宗皇帝知道這件事情後，高興得大聲笑了。馬上寫封信告訴寧王，說："大哥真有好辦法處置這兩個和尚啊！"莫氏女能唱流行的新曲。當時宮中都稱她爲"歌星莫才人"。

安祿山

玄宗幸愛安祿山，呼祿山爲子。嘗於便殿與楊妃同宴坐，祿山每就見，不拜玄宗而拜楊妃。因顧問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對雲："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舍之。祿山豐肥大腹，帝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爾。"祿山應聲對曰："臣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耳。"以其言誠，而益親善之。（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唐玄宗非常寵愛安祿山，叫安祿山爲"義子"。一次，玄宗賞賜安祿山在便殿與楊貴妃坐在一桌上喫飯。安祿山每次回京朝見，不拜玄宗而拜楊貴妃。玄宗皇帝問安祿山："你這個胡兒不拜我而拜貴妃，是什麼意思？"安祿山回答說："我是胡人，只知道有母親，不知道有父親啊！"玄宗皇帝聽後笑着讓安祿山走了。安祿山身體肥胖、大腹便便。玄宗皇帝有一次問安祿山："你這胡兒肚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這樣大啊？"安祿山回答說："我肚子裏沒有別的東西，只有對父皇的一顆忠心啊！"安祿山因爲他表面會說奉承話，而日益得到玄宗皇帝的寵幸。

白鐵餘

白鐵餘者，延州嵇胡也，左道惑衆。先於深山中埋一銅佛像柏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詒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於非所藏處劚，不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佈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掙施捨百餘萬。即於埋處劚之，得其銅像。鄉人以爲聖人，遠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即愈。"餘遂左計數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紺紫紅緋黃綾，爲袋數十重，盛佛像。人來觀者去其一重，一回佈施，獲千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僞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按資治通鑑考異光王作月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吏，爲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白鐵餘，是延州嵇山的一位胡人，用旁門左道迷惑人們。起初，白鐵餘在深山裏的一株柏樹下面埋了一尊銅佛像。過了幾年，埋銅像的地方荒草叢生，已經看不出來掩埋的痕跡了，他欺騙鄉人們說："我昨天晚上從山下經過，看見山中有佛光出現。"於是，他卜算了一個吉日，設齋祭，來請出這尊聖佛。到了這一天，白鐵餘召集了好幾百人到山中。他先讓人在不是埋銅像的地方挖掘，沒有得到佛像。他欺騙人們說："大家不誠心意地佈施錢財，是見不到聖佛的。"於是，當天就有男男女女爭搶着佈施一百多萬錢給聖佛。白鐵餘這回讓人在他埋佛像的柏樹下面挖掘，挖到了他埋進地裏的銅佛像。鄉人們認爲白鐵餘是聖人，遠近相傳，沒有人不想見到他的。白鐵餘發出話說："見到聖佛的人，包你百病都能根除。"於是，白鐵餘用欺騙的手法，使方圓幾百裏之內的老少男女都來看視聖佛。他用紺、紫、紅、緋、黃綾縫製成袋子，有幾十重，將銅佛盛入袋中。有人來觀看佛像，去掉一重袋子就得施捨一次錢。從一個觀看者的手中就能得到上千萬的佈施錢，這個人才能觀看到佛像。白鐵餘用這種手段騙人騙了一二年，鄉人們都歸伏他，於是他自稱"光王"，獨霸一方。他設置官衙，封任長吏，在延州嵇山一代作亂了好幾年。後來，朝遷命令將軍程務挺討伐他，將白鐵餘捕獲斬首。

李慶遠

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時出外，即恃威權。宰相以下，鹹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坐，即遣一人門外急喚雲："殿下見召。"匆忙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計，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焉。東宮後稍稍疏之。仍潛入仗內，食侍官之飯。晚出外，腹痛大作。猶詐雲："太子賜瓜，咽之太多，以致斯疾。"須臾霍亂。吐出衛士所食粗米飯，及黃臭韭濟狼藉。凡是小人得寵，多爲此狀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中郎李慶遠，爲人狡詐輕躁奸險。他剛剛事奉皇太子時，很能上竄下跳出入宮門禁中。有時到外面去，就顯示他的威勢權力。因此，宰相以下的官員們，都稱呼他爲要人。每到喫飯時，李慶遠剛剛坐下沒喫幾口，李慶遠就暗中派一個人在門外喊："太子殿下召見李中郎！"李慶遠急忙將嘴裏的飯吐出來去見太子。李慶遠對各個部門，都用這種辦法。不論是誰請求見到他，託付他辦事，以及買賣官職、花錢減刑，凡是求他辦的事情，一定都能辦到。太子後來漸漸疏遠了李慶遠。一次，李慶遠偷偷進入衛士的住所，偷吃了衛士們的飯菜。晚上外出，突然肚子痛得難以忍受，他還跟人們誇說是太子賞賜給他一隻瓜，喫得太多了，以致於將肚子喫疼了。過了不一會兒，李慶遠上吐下瀉。吐出來衛士們喫的粗米飯，以及黃臭變質的韭菜等，吐得滿地都是。凡是小人得寵，多數都是這種樣子！

劉玄佐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鉅萬，以瞻軍資。（出《國史補》）

【譯文】

汴州相國寺，傳言說有尊佛像身上有汗流出來。節度使劉玄佐立即親自到相國寺，親自將金帛等物佈施給這尊佛像。這天中午，劉玄佐的妻子也親自到相國寺來佈施。第二天，又建造了齋祭的道場。於是，文武官員、商賈士人，都爭先恐後地前來相國寺，唯恐來不及佈施。劉玄佐命令節度府派出官員帶着帳簿去相國寺，收取佈施。並將所有的佈施都收歸節度府所有。十天以後關閉了相國寺，發告示說這尊佛像停止流汗了。十天之內共收得佈施許多萬，劉玄佐將這筆錢款作爲軍費使用了。

張祜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傳於人口曰："崔張真俠士也。"是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後張以詩上鹽鐵使，授其子漕渠小職，得堰名冬瓜。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此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妝束甚武，腰劍手囊。囊中貯一物，流血殷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仇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酧之。是予願畢，此後赴蹈湯火，誓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既去，及期（"期"原作"其"，據明抄本改。）不至。五鼓絕聲，杳無蹤跡。又慮囊首彰露，以爲己累。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出《桂苑叢談》）

【譯文】

進士崔涯、張祜落第後，經常在江淮一帶遊走。經常聚衆飲酒，侮辱戲謔當時有名望的人；或者乘着酒興，自稱爲江湖上的豪俠。這兩個人的喜好崇尚相同，因此相處得特別融洽。崔涯曾經寫首讚頌俠士的詩。詩是這樣的：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從此，常常可以從人們的口中聽到："崔涯、張祜是真正的豪俠啊！"凡是這樣說的人，往往都是經常擺設酒宴款待崔涯、張祜的人。他們之間互相推崇讚許。後來，張祜給管理鹽鐵的官吏書贈一首讚美詩。這位鹽鐵使在漕渠上授予他兒子一個小官職，負責冬瓜這一段堤堰的管理工作。有人戲謔張祜說："你的兒子不應該任這麼小的職務啊！"張祜自我解嘲地說："冬瓜就應該產生張祜的兒子！"戲謔他的人聽了這樣的回答後，相望着大笑不止。過了一年多，張祜家積攢了一點資產。一天晚上，來了一位身穿夜行衣的人，全身武俠打扮，腰間懸掛一柄寶劍，手中拎着一隻行囊。囊裏盛着一件東西，有血洇出囊外邊。來人進入屋門後問："這兒不是張俠士的住處嗎？"張祜回答說："是的。"非常恭謹地讓這個人進屋落坐。來人說："我有一個仇家，此仇已結十年了。今夜我將他殺死了，報了這段怨仇。"邊說邊高興得不能自已，指着行囊接着說："這裏面裝的就是這位仇人的首級啊！"又問張祜："這兒有酒店嗎？請張大俠打些酒，我們一塊兒喝一杯好嗎？"喝完酒，來人說："離這兒三四里地有一位義士，我想報答他對我的大恩。如果今晚上能報答了我的這位恩人，那麼，我平生恩、仇兩件大事就都算處理完了。聽說張大俠非常講義氣，能不能借我十萬緡錢？我用完之後馬上還給你。我的這兩件夙願都完成後，今後張大俠就是讓我赴湯蹈火，我決沒有什麼顧及的了。"張祜聽來人這樣說，大喜過望，一點也不吝惜自己的資財。馬上將家中的一切值錢的物品都拿出來擺放在燭光下，將其中中等品級以上的書、畫真跡，計算好相當於十萬緡的價值，給了這位來客。來人高興地讚揚說："真是位痛快人啊！我平生再沒有什麼遺憾的事情啦！"於是將行囊連同裏面的人頭留下，便離開了張祜家，約定好報完恩後馬上返回來。待到這位來人離開張家後，到了約定回來的時間卻沒有回來。張祜一直等到外面報夜的敲完五鼓了，還是一點蹤影也沒有。張祜考慮到一旦行囊中的人頭讓人發現了，會連累自己的。況且這位深夜來客又不按約回來，實在沒有什麼好辦法啦，只好讓家中的僕人將行囊打開看看，原來裏面裝的是一隻豬頭。從此，張祜的豪俠精神立時沒有啦。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內晏清。多變服私遊寺觀。民間有奸猾者，聞大安國寺，有江淮進奏官寄吳綾千匹在院。於是暗集其羣，就內選一人肖上之狀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龍腦諸香薰裛，引二三小僕，潛入寄綾之院。其時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遺之而去。逡巡，諸色丐求之人，接跡而至，給之不暇。假服者謂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諾間，小僕擲眼向僧。僧驚駭曰："櫃內有人寄綾千匹，唯命是聽。"於是啓櫃，罄而給之。小僕謂僧曰："來日早，於朝門相見，可奉引入內，所酧不輕。"假服者遂跨衛而去。僧自是經日訪於內門，杳無所見，方知羣丐並是奸人之黨焉。（出《玉堂閒話》）

【譯文】

唐懿宗用文治理國家，注重休養生息、發展生產，因此海內清平，國泰民安。懿宗多次改穿便裝扮作普通人，遊覽寺院、道觀。一次，有一夥狡猾奸詐的人，聽說大安國寺院中，寄放着江淮進奏官進獻給朝廷的吳綾一千匹。他們暗中串聯謀劃，挑選出一個長相很象懿宗皇帝的人，穿上皇上私遊時穿的衣服扮成皇上，並用龍腦等多種香料薰染衣服，帶着二三個小僕人來到大安國寺寄放吳綾的院落中。當時有一二個乞丐來到院中，假扮皇上的這個賊人分給他們一些錢後打付他們離開這裏。過了一會兒，各種各樣的乞丐接連不斷地來到院中向假扮皇上的人行乞討。這個假扮的賊人施捨不過來，對寺院的僧人說："寺院裏有什麼東西，暫借我用用。"僧人沒有立即答應，假扮的小僕人向僧人遞眼色，暗示是皇上微服私訪。僧人無比驚惶恐懼，連連說："寺院櫃裏有他人寄放的吳綾一千匹，聽候吩咐。"於是，假扮的皇上命令打開櫃子，將一千匹綾都施捨給了那些乞丐。假扮的小僕人對僧人說："明天早晨，在朝門相見。我奉皇上之命引導你進入宮內，不會少還給你的。"說完，服侍假皇帝騎上驢背，揚長而去。第二天從早到晚，大安國寺的僧人都在宮門邊等候尋找，連個人影都沒等着。這才知道昨日在寺院借綾的皇上和那些乞討的乞丐，都是奸人賊黨假扮的啊！

王使君

王凝侍郎案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使王某者，不知何許人，將赴所任。抵於湘川。謁凝。凝召預宴於賓佐。王（明抄本"凝召宴於賓佐王"作"王君請司賓吏上"）啓凝雲："某是侍郎諸從（明抄本"從"作"院"）子侄，合受拜。"凝遽問雲："既是吾族，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謂左右曰："促召郎君來。"逡巡，其子至。凝詰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頃，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則受以從侄之禮。因從容問雲："前任何官？"答曰："昨罷職北海鹽院，旋有此授。"凝聞之，不悅。既退，凝復召其子謂曰："適來王君，資歷頗雜，的非吾之枝葉也。"遽徵屬籍，尋其派，乃有通郎，已於某年某日物化矣。凝睹之怒。翌日，廳內備饌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語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誤受君之拜，今謹奉還。"遂拜之如其數訖。二壯士退，乃命坐與餐。復謂之曰："當今清平之代，此後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慚赧，飲食爲之不下。斯須，踟躇而出。（出《南楚新聞》）

【譯文】

侍郎王凝在長沙查處期間，有位新近授任的柳州刺史王某人，不知道他是哪地方的人，在赴任途中經過長沙時，請求拜見王凝。王凝得知後，先請他跟僚屬們一塊飲酒。席間，這位王刺史對王凝說："我本是侍郎你的幾個堂侄中的一位，今天應該受小侄一拜。"王凝立刻問他："既然是我族上的人，請問你小名叫什麼？"王某人回答說："侄子小名通郎。"王凝對手下人說："快召喚我的兒子來。"不一會兒，王凝的兒子被召來了。王凝問兒子："我們王家戶冊上有通郎這個名字嗎？"王凝兒子沉思一會兒，回答道："有這個人，應當是我的哥哥。"王凝這才正式邀請這位王某人，並且接受了他以堂侄的禮數的參拜。王凝隨便問王某人："這之前你任的是什麼官職？"王某人回答說："這之前剛剛辭去北海鹽院的官職，緊接着就授小侄柳州刺史。"王凝聽了很是不高興，立即起身告辭。又將兒子叫到跟前，說："剛纔來的這個姓王的，他的資歷很是複雜，確實不是我們王家族人。"說完，立即取出王家戶冊，查找分枝族系，確實有位堂侄叫通郎，但是已在某年某日死去了。王凝看了後，很是生氣。第二天，在廳堂上準備好了酒宴招待這位王某人。王某人來了後，看到王凝就要下跪參拜。忽然被兩位身強力壯的僕伕左右拉住，扶他站起來，不能鞠躬。王凝上前對王某人說："你不是我們王家宗族的人。昨天錯誤地接受你的參拜，現在我奉還給你。"說完，如數回拜王某。二位僕人退下，王凝讓這位王某人入坐就餐，又對他說："當今天下清平，國泰民安。以後不可以再隨便認宗。"在場的官員和辦事人員聽了後，都嗤笑不已。這位王某人滿臉羞愧，酒菜也喫不下去。只坐了一會兒，就侷促不安地告辭走了。

劉崇龜

劉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饆饠。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實對："食潑生。"朝中聞而哂之。及鎮番方，京國親之貧乏者，俟其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卒於嶺表，歸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於市。爲當時所鄙。（出《北夢瑣言》）

【譯文】

劉崇龜平素以清廉節儉自居，很是招到衆人的議論。他曾經召請同僚到他家喫苦蕒菜和包餡的麪食餑餑。朝中的官員中有人知道劉崇龜故意這樣作給人看，於是偷偷問他家的小夥夫："僕射今天早晨喫的是什麼啊？"小夥夫如實告訴他："我家相公早晨喫的是烹煮肉。"朝中官員們聽到這件事後，都譏笑他。待到劉崇龜外放嶺南爲鎮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京城中有些窮親戚想沾光等待他的接濟。他只畫了一幅《荔枝圖》，親自在上面題寫《賦》一篇，回送這位京城裏的窮親戚。後來，劉崇龜病死在嶺南任上。在歸葬途中路過湖北江陵時，他的家人在市上出賣南海的珍珠、翡翠。當時人得知這件事後，越加鄙視他啦。

李延召

王蜀將王宗儔帥南梁日，聚糧屯師。日興工役，鑿山刊木，略不暫停。運粟泛舟，軍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釋氏。軍中皆右執兇器，左秉佛書。誦習之聲，混於刁斗。時有健卒李延召，繼年役於三泉黑水以來，採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設詐陳狀雲："近者得見諸佛如來，乘輿跨象，出入巖崖之中，飛昇松柏之上。"如是之報甚頻，"某雖在戎門，早歸釋教。以其課誦至誠，是有如此感應。今乞蠲兵籍，截足事佛。俾將來希證無上之果。"宗儔判曰："雖居兵籍，心在佛門。修心於行伍之間，達理於幻泡之外。歸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壯哉貔貅，何太猛利！大願難阻，真誠可嘉。準狀付本軍，除落名氏。仍差虞侯，監截一足訖，送真元寺收管灑掃。"延召（延召原作焚修，據明抄本改。）比欲矯妄免其役，及臨斷足時，則怖懼益切。於是遷延十餘日，哀號宛轉，避其鋒芒。宗儔聞之，大笑而不罪焉。（出《玉堂閒話》）

【譯文】

五代時，前蜀王氏王朝的將領王宗儔統帥南梁期間，搜聚糧草，發動士卒屯墾。每天都讓兵卒做工服役。鑿山開路，砍伐樹木，一刻也不停歇。還讓士兵撐船運送糧食，全軍上下都叫苦不疊。岷峨一帶的百姓民衆，酷愛佛教。軍中所有的人，都右手拿着兵器，左手拿着佛經。讀誦佛經的聲音，跟巡更通報時辰的刁斗聲混在一起。當時，有一個體魄健壯的兵卒叫李延召，連年來在三泉黑水服役，採伐木材，勞累得身體枯瘦如柴，精疲力竭，已經砍伐不動木材了。於是，他設計欺騙王宗儔，說："我最近見到了如來佛，或乘坐車輿，或騎在大象上，在山崖絕壁上行走，或在松柏樹上飛騰。"李延召頻繁地上報這樣的事情，而且還說："我雖然身在軍門，心卻早就皈依了釋教佛門。因爲我每天誦讀佛經，這種真誠感動了諸位神佛，才使他們現身讓我看見。我現在乞求長官取消我的軍籍，截取我一隻腳，讓我事奉佛主吧。使我將來能修成無上至高的境界。"王崇儔在李延召報送的申請書上批示道："雖然身在軍籍，卻心在佛門。修心在行伍之間，達理於虛幻無常之外。決心皈依佛教，情願截足以事奉從未見過的佛主。豪壯啊兵士，何必這麼兇暴殘忍啊！你這樣的宏大志向難以阻攔，你的真誠事佛理應嘉獎。特此批准這份申請，請交付該兵士所在部隊，除掉他的軍籍。並差派管理山澤的虞侯就地截去該兵士的一隻腳，然後送往真元寺收管，讓他在寺中灑掃庭院，侍奉佛主。"李延召本來是想用這種欺騙的辦法，逃脫掉勞役之苦，待到真的要砍去他的一隻腳時，則非常恐懼。拖延了十多天，又哭又鬧，不讓虞侯截砍他的腳。王宗儔聽到這一消息後，哈哈大笑，並不追究李延召的欺騙罪過。

成都丐者

成都有丐者詐稱落泊衣冠。弊服襤縷，常巡成都市鄽。見人即展手希一文雲："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爲其言語悲嘶，形容憔悴。居於早遷橋側。後有勢家，於所居旁起園亭，欲廣其池館，遂強買之。及闢其圭竇，則見兩間大屋，皆滿貯散錢。計數千萬。鄰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概呼求事官人爲乞措大。（出《朝野僉載》，明抄本作出《王氏見聞》）

【譯文】

成都有一個乞丐，僞稱自己是潦倒落魄的讀書人，用來騙人。這個乞丐通身穿着破敗襤縷的衣服，經常在成都集市間遊走。見人就將手中的一篇文章展示讓人看，說："我丟失了任職的文書，才當不上官了。"人們聽了他這悲悲切切的話語，看到他那憔悴的容顏，都非常同情可憐他。這個乞丐住在成都早遷橋旁邊。後來，一個很有權勢的人家，在他居住的旁邊建造起一座園亭，想再擴大地面修建池塘館舍，就強行買下了他居住的這塊地皮。待到扒倒這個乞丐外面破敗的門洞後，見裏面兩間大屋中到處都裝滿了各種錢幣，估計能有好幾千萬，附近的鄰居沒有一家知道他有這麼多錢。於是，全成都市的人，都呼求在官府任職的家裏人辭官不作而當行乞的落魄讀書人。

薛氏子

有恭氏二子野居伊闕。先世嘗典大郡，資用甚豐。一日，木陰初盛，清和屆候。偶有叩扉者，啓關視之，則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氣質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漿。"二子延入賓位。雅談高論，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漿者。杖藜過此，氣色甚佳。自此東南百步，有五松虯偃在疆內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黃金百斤，寶劍二口。其氣隱隱，浮張翼間。張翼洛之分野，某尋之久矣。黃金可以分贈親屬甚困者。其龍泉自佩，當位極人臣。某亦請其一，效斬魔之術。"二子大驚異，道士曰："命家僮役客輩，悉具畚釺，候擇日發土。則可以目驗矣。然若無術以制，則逃匿黃壤，不復能追。今俟良宵，剪方爲壇，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且戒僮僕，無得泄者。"問其結壇所須，曰："微潶三百尺，赤黑索也。隨方色採縑素甚多，洎几案爐香裀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財者，假以爲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隨之。器皿 以中金者。"二子則竭力經營。尚有所缺，貸於親友。又言："某善點化之術，視金銀如糞土，常以濟人之急爲務。今有囊篋寓太微宮，欲以暫寄。"二子許諾。即召人負荷而至，巨笈有四，重不可勝，緘鐍甚嚴，祈託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設法具於五松間，命二子拜祝訖。亟令返居，閉門以俟，且戒無得窺隙。"某當效景純散發銜劍之術，脫爲人窺，則禍立至。俟行法畢，當舉火相召。可率僮僕，備畚釺來，及夜而發之。冀得靜觀至寶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專望燭光，杳不見舉。不得已，闢戶覘之，默絕影響。步至樹下，則擲杯覆器，飲食狼藉。採縑器皿，悉已攜去。輪蹄之跡，錯於其所。疑用微纆束固以遁。因發所寄之笈，瓦礫實中。自此家產甚困，失信於人。驚愕憂慚，默不得訴。（出《唐國史》，明抄本作出《唐史外補》，按見《唐闕史卷》下）

【譯文】

有薛家兄弟二人居住在伊闕的郊野。兄弟倆的先人曾經在大都市擔任過官職，因此，家中很是富有。草木茂盛的初夏裏的一天，天氣晴朗，忽然有人敲薛家哥倆的院門。開門一看，原來門外站着一位道士，腳下穿着草鞋，臉上白髯如雪，氣質清古不凡。道士說："我雲遊的路途上身患疾病口渴，施主請施捨給貧道一杯水喝。"薛家兄弟二人將這位道士請入廳堂入座，待爲賓客。這位道士坐下後，談吐高雅，議論深奧，深諳道家的哲理。過了一會兒，道士又說："我並不是因爲渴了來討碗水喝的。我拄着柺杖經過這裏，發現你這兒有祥瑞之氣。從你家院落往東南走一百步，是不是有五株松樹長在那兒？"薛家兄弟回答說："那是我家的田地。"道士聽了後更加歡喜，讓兄弟二人屏退家中僕人，說："你家的那五株松樹下埋藏着黃金百兩，寶劍二口。這兩樣寶物發出的寶氣，懸浮在張翼一帶的空中。張翼乃是洛陽與伊闕的分界線，我尋找了好久才找到你們這裏啊！這樣吧，百兩黃金你們兄弟可以分送給貧困的親友。其中的一口寶劍，你們兄弟佩帶身邊，可保你們位極人臣。另外一口寶劍賞給貧道，用它來降妖除魔。你們看如何？"薛家兄弟二人聽後很是驚異。道士說："讓你家中的童僕和僱用的工匠，都準備好畚箕，鍬釺等挖泥運土的工具，等候我選個吉日好挖土取出這兩宗寶物，你們兄弟倆就可以親眼看到貧道是不是在這信口胡謅。但是，如果不施用法術制住它們，這兩宗寶物沒等挖掘出來就會土遁逃走，再也追找不到了。等到今天晚上，劃一塊方地作法壇，貧道口含法水噴灑埋藏寶物的地面，它們就不能逃盾了。一定要告戒你家的童子僕人，且不可泄露機密。"薛家二兄弟問道士設法壇都需用什麼東西？道士說："請準備微纆三百尺，就是赤黑的繩索。佈置法壇需要很多的彩色細絹，還有小凳、桌案、香爐、褥墊等物。"說到這裏，道士看看薛家二兄弟，接着說："我不是假作法壇來騙取你的錢財的人啊，請你們兄弟放心。對啦，還需要祭祀神靈用的供膳十座。酒、茶，都準備好。祭膳用的器皿必須是含有一半以上黃金的金器。"薛家二兄弟遵照道士的要求，竭盡全力去準備。還有缺少的物件，就向親友求貸。道士又說："貧道擅長點石成金之術，視金銀就象看糞土一樣。經常賙濟一些貧困人，幫助他們解決緊急的困難。現在，貧道有一些箱子包裹存放在太微宮，想暫時寄放在你們這兒，怎麼樣？"二兄弟聽後高興地答應了，立即讓家中僕人將這些箱子、包裹運回來。一共有四隻巨大的箱子，每隻箱子都重得搬不動。而且上鎖貼封條，極爲嚴細。很快到了道士選定的吉日。道士在五株松樹那兒搭設法壇，讓薛家二兄弟跪拜法壇前面，祝祈神靈保佑降福。之後，道士立即讓他們回到家中，關閉門戶等待。而且一定不得向法壇這邊偷看。道士說："貧道將效仿景純法師披散頭髮、口中刁着寶劍的法術，如果有人偷看，就會立刻遭至災禍。待到貧道法事作完了，當以舉火爲號招喚你們。你們見到火光後，就可以帶領家童僕夫，拿着畚箕、鍬鏟等工具，連夜挖掘，你們兄弟倆就在旁邊靜觀財寶吧。"薛家兩兄弟，依着道士的告誡，一到天黑就在家中正襟危坐，等候火光的招喚。左等右等也不見五株松方向有火光信號。實在等下不去了，打開門看看，五株松那邊一點聲響也沒有。兩兄弟覺得事情有變，急忙來到五株松下，只見杯盤狼藉，到處都是喫過的飯菜。而且，他們兄弟倆爲道士準備的佈設法壇的用品五色細絹，以及盛裝祭膳用的金器，都被道士攜逃一空。只見車輪與牲畜的蹄印佈滿地上。三百尺赤黑繩索也不見了，一定是用它捆綁細絹、金器等東西了。回到家中，兩兄弟讓家人趕快打開道士寄存的四隻大箱子，裏面盛的全是瓦礫。從這以後，薛家兩兄弟家道敗落，一貧如洗，而且在親朋好友那裏再也沒有信譽了。兩兄弟又驚又感又憂又愧，一言不發地吃了這個大啞巴虧。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藏鏹鉅萬。一日逮夜，有投書於其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啓封，則蒲紙加蠟，昧墨斜翰，爲其先考所遺者。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大禍，然吾已請於陰騭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出於春明門外逆旅。備縑帛，隨其年，三十有五。俟夜分往灞水橋，步及石岸，見黃衣者即置於前，禮祝而退，災當可免。或無所遇，即挈縑以歸，急理家事，當爲竄計。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恐。合室素服而泣，專志朔旦。則捨棄他事，彈冠振衣，止於春明門外，矜嚴不寐。恭俟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灞橋，唯恐無所睹。至則果有一物，形質詭怪，蓬頭黃衣，交臂束膝，負柱而坐，俯首以寐。少年驚喜，捧縑於前，祈祝設拜，不敢卻顧，疾驅而回。返轅相慶，以爲倖免矣。獨有僕夫疑其不直。曾未逾旬，復有擲書者。僕伕立擒之，乃鄰宇之導青襟者。啓其緘札，蒲蠟昧墨如初。詞曰："汝災甚大，曩之壽帛，禍源未塞。宜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則狀始末，訴於官司。詰問具伏，遂置於法。時李常侍叢爲萬年令，訟牒數年尚在。（出《缺史》）

【譯文】

在秦川，有一家富有的少年，擅長經營獲利，家中藏錢鉅萬。一天晚上，有封書信扔在這位少年家院內，僕人取回來給少年。少年打開信封，看是蒲草紙上面用蠟油緘封的，用毛筆斜着寫在黑暗無光的信紙上，是他死去的父親寫給他的信。信上說："你能獲得這麼多的利，是我在陰間幫助你的。現在將有大禍降臨你頭上，但是我已經在陰間請求保佑你了。你可以等到下月初一，躬敬地實行齋戒，穿上整潔的衣服，到春明門外的一家客店，準備好細絹，隨着年份計算，需用三十五匹。等到黑夜降臨後，前往灞水橋，步行到達石岸邊，看見一個身穿黃衣服的人，就將三十五匹細絹放在這個人面前，行禮祀祝然而退回去，災禍就可以免除了。如果什麼人也沒有遇到，你帶着細絹趕快回到家中，料理好家事，趕快離家出走。這樣，災禍不會轉着腳跟隨你去的。"少年看後，手捧書信驚恐萬分。全家人身着素服，抱頭哭泣。什麼也不做了，專心等待下月初一這一天的到來。到了下月初一這天，少年打掃乾淨帽子上、衣服上的灰塵，帶着三十五匹細絹，來到春明門外的旅店旁邊，莊嚴地恭候在那裏，一點不敢走神。恭候到夜間，帶着一個僕人騎着一匹馬，馳往灞橋。一路上唯恐到橋邊什麼人也遇不到。來到灞橋，果然看見有一個人，形態詭怪，頭髮蓬亂，身着黃衣，兩臂交叉着抱住兩膝，靠着橋柱坐在那兒，低頭打盹兒。少年見了非常驚喜，雙手捧着細絹走上前，將細絹放在這個人的身邊，祈祝下拜，轉身離去，驅馬急馳而歸，連頭都不敢回一下。在回家的路上，少年高興地慶賀見到了這位穿黃衣服的人，免去了一場大災禍。唯獨跟少年同去的僕人不大相信這件事。沒過一旬，又有人向少年院裏投擲書信。同去的那位僕人立即出去將投信人捉獲，一看，原來是鄰居家的一個讀書人。打開信緘，蒲紙蠟封，黑暗的信紙，都象上次一樣。信上寫的是："你的災禍非常大，上次送去壽帛，並沒有免去禍源，還應再帶三十五匹細絹，重新放在灞橋河岸邊。"這位少年將這件事情上告到官府那裏，陳述始末緣由。官府審問那位鄰家的讀書人，他一一招認，伏法。當時常待李叢任萬年縣縣令，是他一手經辦的這個案子。所有案卷幾年之內都完好地收存在縣衙裏。

李全皋

護軍李全皋，罷淮海監臨日，寓止於開元寺。以朝廷艱梗，未獲西歸。一旦，有小校引一道人，雲能通爐火之事，全皋乃延而禮之，自此與之善。一日語及黃白之事，道人曰："唯某頗能得之。可求一鐵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黃金二十餘兩爲母，日給水銀藥物，大候足而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甚喜其說，顧囊有金帶一條，可及其數，以付道人。諸藥既備。周火之日後，日躬自看驗。居數日微倦，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日數既滿，齋沐而後開視，黃金爛然，的不虛也。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內，添換有徵。一旦道人不來，藥爐一切如舊。疑駭之際，俄經再宿。久待訝其不至，不得已，啓爐視之，不見其金矣。事及導引小校，代填其金而止。道人絕無蹤跡。（出《桂苑叢談》）

【譯文】

護軍李全皋，辭去淮海監那天，暫時居住在開元寺中。因爲朝廷阻難，沒能得到允許回到他西部老家。一天，有一位小校引薦一位道人來見李皋。這位道人說他通曉用爐鍊金的祕法，李全皋聽了後以禮相待，從此兩人關係日漸友善。一天談到用爐鍊金的事情，道人說："只有貧道我擅長這種密法。你可以尋找到一隻鐵鼎，能裝五六升以上那麼大的，再拿來黃金二十多兩做母本，每天往鼎里加添水銀等藥物，待火候煉足了再更換。不要計算什麼時候能煉好這一爐，終而復始，一直煉下去，你就會得到無窮無盡的黃金啊。"李全皋聽後大喜，看看自己行囊中有金帶一條，大約有二十多兩重，交給了道士。又將鍊金所需要的水銀等藥物準備齊全，一併交給了道士。開爐升火後，每天李全拜都親自到爐邊驗看。過了幾天後，他感到有些厭倦了，就讓他的家中僕人或者信得過的人代替他去爐前看守。待到煉滿預定的天數後，齋戒沐浴換上潔淨的衣服，打開鼎蓋驗看，只見滿鼎金黃燦然一片，確實不假啊！李全皋拜謝道士，相信了他的鍊金法術。三天之內，就可以添換取出一些煉出來的黃金。但是就在這關鍵時刻，那位道士有一天了沒有來到爐前。藥爐的一切象原先一樣，照舊添火煉燒。又過了一宿，依然不見道士的蹤影。李全皋非常奇怪着急，不得已，他自己打開鼎蓋一看，鼎中置放的黃金母本，都不見了。因爲這位道士是那個小校引薦來的。於是，小校將自己的黃金拿出來補給了李全皋，纔算了結這件事。那位自稱會鍊金的道士，再也沒有見到他的蹤影。

文處子

有處子（明抄本"子"作"士"）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常遊兩蜀侯伯之門，以燒煉爲業。但留意於爐火者，鹹爲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貨甚多。爲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復爲識者所誚，追而恥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者，亦爲所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亦其空靜。遂求主者，賃以燒藥。因火發焚其第，延及一坊，掃地而靜。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爲猛虎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溪谷之中。其虎隨之，不離跬步。既窘迫，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其虎繞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及樹下，虎乃徐去。遂就樹擒之，斬於燒藥之所。（出《王氏見聞》）

【譯文】

有一個姓文的處士，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啦，居住在漢中。這位文處士，經常來往於兩蜀侯伯等權貴之家，以鍊金爲職業。但凡想要通過鍊金發財的人，都受過這位文處士的詐騙。有位富商叫李十五郎，積聚的財產很多。被文處士迷惑住了，用他給開爐鍊金，三年之內，將家財全都敗光。而且還遭到熟人的譏諷，後悔莫及，終於懸樑自盡了。還有一位蜀中的大將軍，屯兵在漢中，也被文處士所迷惑。華陽坊有位成太尉，新建造一座府第還沒有住進去人。文處士說這座宅院空靜，適於鍊金。於是，這位大將軍就向主人將它租賃來用以燒藥鍊金。不慎失火，將整座宅第燒爲平地，而且火勢蔓延整條華陽坊，燒燬整整一條街。文處士連夜逃走，出城後想向西取道桑林路，再向東到斜谷，以逃脫官府的追捕。但是，他一出城門就被一隻猛虎追逐，西去不得，向北逃入王子山溪谷中。這隻老虎一直追逐他到這裏，一點不離。文處士無計可施，攀枝爬到一株樹上，用帶子將自己綁縛在樹幹上。虎繞着樹轉圈，邊轉邊咆哮。到天明，官府聽到虎叫聲趕到這株樹下，虎才離去。於是，文處士在樹上被擒獲，帶回市裏，在他燒藥鍊金的地方被折首示衆。

卷第二百三十九　　諂佞一

安祿山 成敬奇 陳少遊 裴延齡 薛盈珍 畫雕 馮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韓全誨　

蘇循 蘇楷 樂朋龜 孔謙

安祿山

玄宗命皇太子與安祿山相見，安祿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閒國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儲君。朕萬歲後，代朕君汝者。"安祿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祿乃拜。玄宗嘉其志誠，尤憐之。（出《譚賓錄》）

【譯文】

唐玄宗讓皇太子與安祿山相見。安祿山見到皇太子後不下拜參見。問他爲什麼不拜見太子？安祿山啓奏玄宗皇帝說："我是個胡人，不熟悉國法。不知道太子是什麼官職？"玄宗皇帝告訴他："太子就是儲君。侍我去逝之後，太子代替我作你的國君。"安祿山回答說："我這個人很愚昧，親近的人只知道有皇上您，不知道有太子。"左右的都讓他向太子下拜，安祿山這才下拜參見太子。玄宗皇帝嘉許安祿山心地誠懇，更加憐愛他了。

成敬奇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嘗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枚，一一持出，請崇手執而後放之。祝雲："願令公速愈。"崇勉強從之。敬奇既去，崇惡其諛媚。謂其子弟曰："此淚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遇。（出《大唐新語》）

成敬奇才智卓越過人，寫文章立等可取，官任大理寺正卿，跟宰相姚崇有姻親的關係。一次，姚崇有病臥牀，成敬奇特意到相府拜訪探問病情。他來到姚崇臥室，面對姚崇淚流滿面，從懷中取出幾隻活雀，一一放在姚崇手中，讓他拿一會兒再放生。並祝福說："希望姚令早早病體痊癒！"姚崇勉強忍讓他這樣做。待成敬奇告辭離去後，姚崇方露出來討厭他這種故作阿諛諂媚的神情，對他的子弟們說："我真不知道他的眼淚是從哪裏流出來的？"從此以後，姚崇再也不待見成敬奇啦。

陳少遊

唐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充回紇使。檢校官自少遊始也。而少遊爲理，長於權變，時推幹濟。然厚斂財物，交結權右。尋除管桂觀察使。時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於裏。候下直際，獨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日所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累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須千餘貫。"少遊曰："據此所費，俸錢不能足其數。此外常須求於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應者，但留心庇護之，固易爲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備七郎之費用。每歲願送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收受。餘到官續送，免費心勞慮，不亦可乎！"秀既逾於所望，忻悅頗甚，因與之相厚。少遊言訖，泣曰："南方毒癢深僻，但恐不得生還，再睹顏色。"透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從容旬曰，冀竭蹇分。"時少遊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歙觀察使，改浙東觀察使，遷淮南節度使。十餘年間，三總大藩。徵求貨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鉅萬億。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歲饋十萬貫。後以載漸見忌，少遊亦稍疏之。及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深交，而陰使人伺其過，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關播嘗爲少遊賓客，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幙府，故驟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后，遂奪包佶財物八百萬貫。復使參謀溫述，送款於李希烈曰："濠、舒、廬等州，已令罷壘，韜戈卷甲，佇候指揮。"後鑾輿歸京，包佶入朝，具奏財賦事狀。少游上表，以所取財，皆是供軍費用，今請據數卻納。乃重徵管內百姓以進。後劉洽牧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愧而卒。（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陳少遊官任檢校員外郎，擔任出使回紇的使節。檢校，原本是個沒有什麼具體職務的散官。唐朝設置檢校官，是從陳少遊這兒開始的。陳少遊的本性擅長權變，時人都推崇他辦事幹練有才幹。然而他卻貪得無厭，無休止地搜刮民財，同時還攀高結交權貴。陳少遊不多久又被授任管桂觀察使。這時，宮內宦官董秀管事。陳少遊乃住宿在裏間，等候董秀在宮中值完班回來的途中，單獨拜見他。陳少遊神情從容不迫地問董秀："七郎家有多少口人啊？每天得需要多少錢開銷日常用度啊？"董秀說："我忝到這個職務有好久了，又趕上物價飛漲，一個月大概得需要一千多貫錢吧。"陳少遊說："根據你家的這種消費，你的俸祿錢肯定是不夠用的。除了俸祿外，大概七郎需要經常向人求助，才能過得去啊。倘若有人願意向您獻納忠心，按時供給你一筆錢補貼你家的生活用度。你稍爲留心庇護他，原來是很容易辦到的。我陳少遊雖然沒什麼才幹，但是懇請讓我一個人全部擔當下七郎家中所需的費用。每年我可以送給你五萬貫錢，現在我這就有一大半，請你當即收下。餘下的，待到任所後再補送給你。這樣，免得七郎爲生活用度費心勞力，這不是很好的嗎？"董秀看到所得到的錢，大大地超過自己想往的數目，非常歡欣喜悅。因此，對待陳少遊異常親密。陳少遊說完這席話，又流着眼淚說："當今朝廷任我爲管桂觀察使，南方荒蠻多瘴癘之地。此去恐怕難以活着回來，再看見七郎的顏面啦！"董秀立即說："向中丞你這樣賦有才幹的人，不應當充任邊遠荒僻地方的官員。你先等待十天，朝廷看你還沒有上任，也許慢慢會有所轉圜的。"當時，陳少遊已經爲這件事情向宰相元載的兒子元仲武送納了賄賂。董秀、元載，一內一外，不斷地引薦斡旋。幾天後，改派陳少遊爲宣歙觀察使，旋而又改任浙東觀察史，又改任淮南節度使。十多年間，陳少遊任過三處重郡的節度使。在這期間，他沒有一天不四處徵收錢賦，搞買賣交易，聚斂積集錢財珠寶，多達萬億。他對高尚文雅負有名望的人士，非常蔑視。陳少遊剛攀結宰相元載時，每年饋送元家十萬貫錢。後來，元載漸漸有所顧忌，陳少遊纔有所疏遠。待到元載的兒子元伯和被貶謫到揚州。陳少遊表面上與元伯和交往特別密切，暗中卻指使人蒐集他的過失，密報皇上。唐代宗以爲陳少遊對他忠誠，因此更加重用厚待他。關播曾經作過陳少遊的賓客，盧樞早年也跟陳一同在僕固懷思幕府爲同事。因此，都儘快地提升他的官職。唐德宗移駕奉天后，陳少遊趁機奪取包佶的家產共計八百萬貫。同時，他又派參謀溫述攜鉅款去汴州聯絡叛軍李希烈，說："濠、舒、廬等州，已經命令他們停止修築城壘，將戈矛等武器收起來，將鎧甲脫下捲起來，等待着你去指揮。"後來，德宗鑾駕回到京城後，包佶入朝，向皇上奏告陳少遊奪取他家財產一事。陳少遊進上一表，說他取走的包家財產都充作軍費用了，現在請包佶按照被抄沒時的數目再取回去。於是，他加重徵收所轄區內百姓的賦稅，用這筆錢來抵償全家的財產。後來，劉洽從李希烈手中收回汴州時，得到一份李希烈的起居注，上面記載着：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陳少遊聽說這件事後，羞愧成疾而死。

裴延齡

唐裴延齡累轉司農少卿，尋以本官權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貨之物，乃設鉤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言："天下出入錢物，新陳相因，而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在一庫。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明抄本"置"作"貯"。）別建欠、負、耗、債等庫。及季庫月給，納諸色錢物。"德宗從之。但貴欲張名目，以惑上聽。其實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又奏請，令京兆府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團，送苑中。宰臣議：以爲若市草百萬團，則一方百姓，自冬歷夏，搬運不了，又妨奪農務。其事得止。京西有污池卑溼處，蘆葦叢生焉，不過數畝。延齡忽奏雲："廄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即須有牧放處。臣近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地百頃，請以爲內廄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德宗信之，言於宰臣。宰臣堅執雲："恐必無此。"及差官閱視，悉皆虛妄。延齡既慚且怒，又因對敭。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栿。以年多故致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栿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德宗驚曰："本分錢何名也？"曰："此是紇義。愚儒常才，不足與言。陛下正合問臣，臣能知之。準禮經雲：天下賦稅，分爲三分。一分充幹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廚，幹豆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番客，至於回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羨甚多。況陛下御善宮廚，皆極簡儉，所用外，以賜百官充俸料餐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廚之用，其數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栿。"上曰："經義如此，人未曾言，頷之而已。"後因計料造神龍寺，須用長七十尺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有數千株，皆長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開元天寶中，近處求覓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須於嵐勝州來採造。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對曰："賢者珍寶異物，皆處處有之，但遇聖君即出。今此木生自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延齡既銳情於苛刻，剝下附上爲功。奏對之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上頗欲知外事，故特優遇之。（出《譚賓錄》）

【譯文】

唐德宗李適在位期間，連續任司農少卿的裴延齡，隨即又以司農少卿兼戶部尚書，暑理國家的財政開支。裴延齡自度自己不懂得財政工作，於是設置調查諮詢的機構，召請來掌管過財政的退職老年官吏，幫助他出謀劃策，來求得皇上對他的信任。這之後，他上奏德宗皇帝說："整個國家錢物的收與支，新舊相連接，通常情況下，庫存都不少於六七千萬貫，只存放在一座庫房時，出現差錯散失，沒辦法知道。請求允許在左藏庫中分開存放，另外設立欠、負、虧損與剩餘等庫房，以及設立季庫月給制度。既按月發放俸祿，每到一個季度結束時，將剩餘的各種錢物儲存在季庫中。"德宗批准了他的這些建議。其實，這些設置都是裴延齡故意搞的名堂，想用這些來迷惑皇上，以達到他邀恩納寵的目的。實際上，這樣設置錢物一點也不能增加，只是白白耗費帳簿人力而已。裴延齡又上奏德宗，讓京城地區用兩稅和青苗錢，來購買飼草一百萬團，送到皇家御苑中。宰相們議論：如果買飼草一百萬團，那麼京城地區的百姓，從冬到夏都搬運不完，又妨礙佔用農業生產的時間。這件事情得上奏皇上，制止他這樣做。京城長安西郊有一片低窪潮溼的污泥池墉，上面叢生着蘆葦，不過幾畝地。裴延齡忽然上奏德宗皇帝，說："御苑馬廄裏的馬冬天應當在槽中飼養，到了夏天就應該在野外放牧。我近日尋訪到長安、咸陽兩縣交界處，有一片臨水的低窪溼地，約有一百頃，請皇上批准這塊地方做爲御馬放牧的地方，況且這片溼地離京城只有十幾里路。"德宗相信了裴延齡的奏請，對宰相們說及此事。宰相們堅持說："恐怕沒有這麼大的牧馬地方。"等到派出官員去察看，根本沒有這麼大的一片溼地。宰相們當着裴延齡的面，如實回報德宗，他既羞愧又惱怒。因爲是面君對奏，又不好發作。一天，德宗召見裴延齡說："我的住處浴室殿院有一根屋樑，因年久失修損壞了，到現在還沒有更換。"裴延齡回答說："社稷宗廟事重，殿梁事輕。皇上自有本分錢物。"德宗驚異地問："本分錢是什麼錢啊？"裴延齡回答說："這是經書上講的義理。愚蠢的腐儒、平常的庸才，沒法跟他們講。皇上問我正合適，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準禮經上說：普天下的賦稅，分爲三份。一份用來置辦乾肉、祭器；一份用來宴請國賓；一份用來置辦皇上御廚裏的用品。乾肉、祭器是供宗廟祭祀的用品。現今皇上祭奉宗廟，雖然特別莊嚴、特別豐盛、特別優厚，也用不了一分財賦啊。至於朝賀慶典以及接待各國使臣賓客，及付給回紇的買馬錢，也只需一分財賦而已，還有很多盈餘呢。況且，皇上的御膳、宮中的飲食，都極節儉。這以外，賞賜給文武百官爲俸祿喫飯錢等，就沒有用盡。根據我的推算，宮中飲食用度所用的錢物還比這少。所有剩餘下來的，都是皇上的本分錢啊！用來修建十座殿堂，也不應當懷疑。何況一梁乎？"德宗皇上說："經書上的這種義理，別人沒有說過，我只好點頭稱是而已。"後來，計算建造神龍寺的用料，必須用長七十尺的松木。裴延齡上奏說："我近日在同州，檢看得一座山谷，有松樹好幾千株，都長七八十尺。"德宗說："聽人說，開元天寶年間，在京城附近尋找長五六丈的木材，尚且不容昂找到，都須在嵐勝州採伐。如今爲什麼近處就有這麼長的松木？"裴延齡回答說："對於聖賢的人來說，珍寶異物，都處處有，現在聖君已經出現了。這種長木在今天生長在京城附近，都是因爲聖君已經出現了。怎麼開元、天寶就必須有呢？"裴延齡言詞鋒利苛刻，以盤剝下屬依附皇上爲能事。跟皇上奏對時，他完全隨意進行詭辯，說些虛妄怪異不着邊際的話，別人都不敢這樣說。他卻一點兒也不懷疑自己說得不對，他人又不曾聽到過。德宗皇上很想知道外界的一些事情，因此特別優待他。

薛盈珍

姚南仲爲鄭滑節度使。時監軍薛盈珍估勢，幹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爲盈珍構讒於上，上頗疑之。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表奏南仲不法，讒構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時奏事赴京師。竊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旴，驛吏開門，見流血滿地。旁得文洽二緘，一緘告盈珍罪；一緘表理南仲冤，且陳謝殺務盈。德宗聞其事，頗駭動。（"駭動"原作"駁異"，據明抄本改。）南仲慮釁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擾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擾臣，自隋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成愷悌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譚賓錄》）

【譯文】

唐德宗在位期間，姚南仲任鄭滑節度使。當時，在鄭滑任監軍的薛盈珍求取權勢，屢屢干預、奪取軍政大權。姚南仲不聽從他的這種越權行爲，多次被薛盈珍羅織罪名上告德宗皇帝，使得唐德宗很是懷疑姚南仲。後來，薛盈珍得寸進尺，暗中派遣心腹小使程務盈，帶着他寫好的上奏姚南仲不法的表章，到京城上告姚南仲。表章上寫的盡是無中生有的誣陷之詞。當時，正趕上姚南仲的副將曹文洽進京奏報軍務要事，暗中得知薛盈珍上奏的表章中誣陷姚南仲的話。曹文洽心中異常惱怒，於是晝夜兼程追趕程務盈，到長樂驛站終於趕上了他，與他同時住在驛站裏。到了半夜，曹文洽起身殺死了程務盈，將薛昌珍帶給程務盈上告誣陷姚南仲的表章扔到廁所中，之後自殺身死。第二天早晨，驛站的負責人找開曹、程住的房間一看，只見血流滿地，兩個人都死在屋中。曹文洽身旁放着兩封信。一封信上寫着薛盈珍擅權、誣陷姚南仲的種種罪狀；一封信上寫着的是爲姚南仲辯護伸冤，並且陳述自己殺死程務盈的經過和請求謝罪道歉。唐德宗聽到這件事情後，很受震動，驚駭異常。姚南仲考慮繼續在鄭滑呆下去跟薛盈珍的怨恨越結越深，於是返回京城，辭去了節度使的職務。姚南仲剛剛回到京城後，德宗皇帝召見他說："薛盈珍干擾你的軍政要務很厲害吧。"姚南仲回答說："薛盈珍一點也沒有干擾我的軍政要務。是我自己不遵守朝廷的法紀啊。如果皇上都用薛盈珍這樣的人，縱然是晉朝的羊祜、杜預這些名臣死而復生，在安撫百姓、統率三軍方面，也一定不能成就薛盈珍這樣的使百姓和樂安康的政績，也一定不能象薛盈珍這樣善於治軍與征戰啊。"德宗皇帝聽了這番話，久久的沉默無語。

畫雕

裴延齡恃恩輕躁，同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雕，羣鳥噪之。以獻，德宗知衆怒，益信之。（出《譚賓錄》）

【譯文】

裴延齡仗恃皇上對他的恩寵與重用，加上他爲人輕狂暴躁，在朝的同事們都懼怕他，儘量避免和他共事，只有顧少連一點也不迴避他。一次，裴延齡畫一隻雕，羣鳥見了後都聒噪着驚恐地飛去。裴延齡將這幅畫進獻給德宗皇上。德宗原先就知道朝中諸官都怨恨懼怕裴延齡，見到這幅畫雕後，更加相信了。

馮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進士登第。後稍薄於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舉，歸山坡，素事篇章。讓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方有孤首之思。後爲簡州牧，自比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閽者亦怠，投贄者稀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雲："與員外故舊。"閽者以道明之言啓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昧平生，何方（"方"原作"妨"，據明抄本改。）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違之。（出《云溪友議》）

【譯文】

雍陶，蜀郡人，在科舉中考中進士。之後，他對親友有些冷淡、疏遠。雍陶的舅舅，雲安的劉敬之，不參加科舉考試，回到三峽家中，平素作詩寫文章。他爲了讓雍陶不給他寫信，給雍陶寄寫一首詩，其中兩句的大意是：詩中"雁"與"魚"，暗指"鴻雁"與"魚書"，也就是"書信"。雍陶得到舅父的這首詩後，想到自己以前對親友的冷淡，很是羞愧，這纔有"狐死首立"的思鄉念友之感。稍後，雍陶任簡州牧，將自己比作南北朝時的詩人謝胱謝宣城，柳惲柳吳興。有賓客來拜訪則輕慢折磨人家，他家的守門人也怠慢賓客。帶着自己的詩文或禮物請求拜見雍陶的人，很少有人受到接見或款待。忽然有一天，有個叫馮道明的落第文人請求拜見雍陶，說："我跟雍員外是舊相識，請給通報一下。"守門人將這話通報給雍陶。待到引領馮道明拜見雍陶後，雍陶大聲呵斥說："我與你素昧平生，你在哪裏認識我的？"馮道明回答說："我每天都誦讀你的詩，敬仰你的德行。我在詩集中天天和你相見，怎麼能說我們是素昧平生呢？"說完隨口吟出雍陶的兩句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接着，又連續吟出另外幾首詩中的佳句："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雍陶聽了馮道明的吟誦後，非常高興，立即將馮道明象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一樣看待。有德尚的人認爲：雍陶爲人恃才傲物而又喜歡別人討好他，馮道明無才而又渴求知識。兩個人正好相反。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閩（"閩"原作"陶"，據《玉泉子》改）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進閹人，所謂"私白"者，閩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閹以下桑梓，多繫於閩。時以爲中官藪澤。宣猷既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於諸閹冢墓。所謂灑掃者也，故時號爲"敕使看墓"。（出《玉泉子》）

【譯文】

杜宣猷大夫自閩中出任宣城爲官，是藉助期中宦官的作用啊。唐朝時全國劃分爲十道。在十道中，每年向宮中進獻的閹人，也叫"私白"，閩進獻的最多。而且，多數都被皇宮留用。因此，在宮中頗有權勢的大宦官，他們的家鄉多數都在閩中。當時人都說閩中是出宦官的地方。杜宣猷到宣城上任後，每到清明寒食鬼節，都派出許多將士、官吏，帶着祭祀用的食品，給埋在閩中的各個宦官的墳墓設祭，即掃墓。因爲這個緣故，當時人稱杜宣猷爲"皇上任命的守墓人"。

李德裕

李德裕鎮揚州，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爲樞近。而德裕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中堂設宴，更無他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絕。一席祗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詔卻令監淮南。欽義即至，具以前時所贈歸之。德裕笑曰："此無所直，奈何拒焉？"悉卻與之。欽義心感數倍。後竟做樞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欽義所致也。（出《幽閒鼓吹》）

【譯文】

李德裕鎮守揚州，監軍使楊欽義緊跟着也來到揚州，一定要參與軍政要務。但是，李德裕以禮相待，一點也不超出常規，楊欽義暗暗懷恨在心。一天，李德裕在家中正室設宴宴請楊欽義，此外沒有再請其他客人。並在好幾張牀上擺滿了各種寶器、圖畫，都是極罕見的珍品。整個宴席期間，李德裕始終恭恭敬敬地對待楊欽義。宴席結束時，將幾張牀上擺着的寶物、圖畫，全都贈送給楊欽義。楊欽義非常高興，這是他始未料到的。過了十多天，楊欽義往西去汴州，朝廷下詔書讓他改任淮南監軍使。楊欽義回到揚州後，將前些日子李德裕送給他的寶器書畫全都歸還給李德裕。李德裕笑着說："這些東西值不幾個錢，監軍使爲什麼拒絕收取它們呢？"又都歸還給楊欽義。楊欽義心中加倍感謝李德裕。楊欽義後來竟然官任樞密使。唐武宗一朝的大權，都掌握在楊欽義的手中啊！

韓全誨

唐昭宗以宦官怙權，驕恣難制，常有誅剪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面奏。以是宦官不能知。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女數十以進，密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泄。中官以重賂甘言，請藩臣爲城社，視崔胤眥（"眥"原作"皆"，據《北夢瑣言》改）裂。時（"時"原作"肘"，據明抄本改。）因伏臘宴聚，則相向流涕，辭旨諂諛。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韓全誨引禁軍，陳兵伏，逼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協謀，以誅閹官。未久，禍亦及之，致族絕滅。識者歸罪於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潛常謂所親曰："滅吾族者，必緇兒也。"緇兒即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爲，謂賓佐曰："助（"助"字原缺，據《北夢瑣言》補。）賊爲虐者，其崔胤乎。破國亡家，必在此人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昭宗因爲宦官專權，驕橫跋扈難以駕御，常常懷有誅滅剪除他們的想法。宰相崔胤更是忌恨這些專權的宦官。唐昭宗讓崔胤，凡是機密的奏章，一定裝入囊袋中並且密封好，呈送給他。一定不要在便殿面奏。用這種方法不讓宦官們知道內中的情由。宦官韓全誨等得知這一事情後，在京城訪求到幾十個美女進獻給昭宗皇上，通過這些美女暗中掌握皇上密謀的事情。昭宗皇帝沒有覺察韓全誨等人的陰謀，使得他與宰相私下商議剪除宦官的事情漸漸泄露出來。韓全誨等宦官，用重金與甜言蜜語賄賂在朝外的藩鎮節度使們作爲自己的靠山，視宰相崔胤爲眼中釘，恨不得吃了他。當時正值伏臘祭祀聚宴，崔胤同昭宗皇上痛哭流涕，言辭諂諛。恰巧汴人寇同華得知崔胤的謀劃，並密告給韓全誨。於是韓全誨調動宮中禁軍，擺開陣勢，逼迫昭宗皇帝移駕鳳翔。這之後，宰相崔胤與梁祖協密謀想誅滅宦官，不久，就招來了禍患，至使全族人被殺。有見識的人認爲：這是崔胤自己招至來的罪禍。起初，是崔胤的叔父崔安潛曾對親屬說過："使我們崔家獲滅族之罪的，一定是緇兒啊。"緇兒，即是崔胤的小名。河東晉王李克用聽到崔胤的所做所爲，對賓客、幕僚們說："幫助宦官逆賊施行虐政的人，就是他崔胤啊！國破家亡，一定都出在這個人身上。"

蘇循

唐末，尚書蘇循諂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幷州，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爲意。而循忽獻晉王畫敕筆一對，承業愈鄙之。（出《唐書》，明抄本作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末年，尚書蘇循爲人阿諛諂媚、行事苟且，後來成爲梁太祖的朱溫非常鄙視他。後來，蘇循到幷州，拜見晉王李克用。當時，張承業正以恢復大唐盛業爲自己的志向。然而，蘇循忽然進獻給晉王李克用皇上賜予的筆一對，張承業聽說這件事情後，更加鄙視他了。

蘇楷

昭宗先諡"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駁議，請改爲"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者，禮部尚書蘇循之子，乾寧二年應進士。楷人才寢陋，兼無德行。昭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循，奸邪附會，無譽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坡，滋不悅，大爲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貽休、蕭聞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污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裏。蘇循可令致士。"河朔士人，目蘇楷爲衣冠梟獍。（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昭宗最初稱爲"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人反駁議就的這個稱號，請昭宗改稱爲"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是禮部尚書蘇循的兒子，唐昭宗乾寧二年參加進士考試。蘇楷人才醜陋，又沒有良好的品德。唐昭宗厭惡他信口胡亂進諫稱號，將他第一個免職。由於這個原因，蘇楷對朝廷滿懷怨恨，國家一有什麼災難他就興災樂禍。蘇楷的父親蘇循，奸惡邪險，依附權貴，在當時一點聲望威信也沒有。因此，專靠迎合皇上的意旨來求得高位。梁太祖朱溫認識到他爲人奸險邪僻，更加不喜歡他。而且，敬翔，李振也都非常鄙視他。朱溫建國號爲梁，下詔書說："蘇楷、高貽休、蕭聞禮，都人才醜陋，不可以讓他們玷污朝臣的行列，一律免去他們現任的官職，放歸田裏。蘇循可以讓他還擔任官職。"河黃以北的人，都將蘇楷看成衣冠禽獸。

樂朋龜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遊。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唐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缺人掌誥。樂朋龜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令孜之門，皆申中外之敬。洎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爲宰相開筵，學士洎張起居同預焉。張公恥於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使施謝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至，即席坐定。中慰白諸官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暗地謝酒，即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爲羣彥所薄。樂公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待郎，自媒雲："別於九經書史及老莊八（"八"原作"行"，據明抄本改。）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之可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依照舊時的規定，士大夫等朝官不允許跟宮中的宦官交往。十軍觀軍容史宦官田令孜獨攬大權，並能左右皇上意旨。黃巢軍攻陷京城長安前，田令孜勸說唐僖宗撤離京城西遷巴蜀成都。行到洋源時，由於出走倉惶，文武百官還未趕到，皇上缺少一個代擬詔書的人。侍郎樂朋龜當時也伴駕隨行，聽說這件事後，拜見田令孜，裏外疏通。於是，經田令孜推薦，將他提升爲翰林學士，掌管詔書。宰相張濬，起自河間的一個普通的讀書人，也是憑藉田令孜才得以官爲宰相的。因此，他對宮內宦官，朝中大臣，都得時時表示敬重。他也一同伴駕來到蜀地成都。文武百官陸續都來到成都後，一天，身居統領護駕禁軍中尉要職的田令孜，特爲宰相張濬擺設宴席，宴請百官，翰林學士樂朋龜也被邀請赴宴。宰相張濬感到當着百官面前拜謝田令孜有失他的面臉。於是，在開宴之前先行拜見田令孜感謝他特爲自己擺設酒宴。田令孜非常驚訝。過了一會兒，赴宴的百官全到齊了，依次入座。田令孜對百官們說："我與張宰相原本是涇清、渭濁兩種不同的人。張宰相曾經蒙受朝廷內外的賞識，纔有今天。既然考慮跟我田某人玷污聲名，爲什麼又懼怕更改呢？向今天這樣私下向我表示感謝爲你置辦宴席，是不可以的。"宰相張濬聽了這席話後，又是羞愧又是恐懼。從這之後，朝中的英才俊傑更加輕視他了。樂明龜考中進士後，初次上表述事，拜見侍郎李昭，毛遂自薦地說："在九經書史老莊八都賦之外，我撰寫過八百卷書，請您隨便出題比試高低。"樂朋龜確實是很有學問的，然而在撰寫詔書上，卻不那麼文筆洗練、簡潔。當時朝中的其他官員，有的人尚未認爲他勝任這個職務啊！

孔謙

後唐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廉使孔謙、歸德（"德"原作"得"，據明抄本改。）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疑、汴州曲務辛廷蔚、李繼宣等。孔謙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軍食。謙有力焉，既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宰相權。專以取斂爲意，剝削萬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爲莊宗愛將，出入宮禁，曾無間隔。害明宗之子從景，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奸佞進身。至節將，末年綰軍權，束手歸朝。溫韜兇惡，發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證其罪，厚賂伶官閹人，與段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採衆議而誅之。辛廷蔚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廷蔚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畜爲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四凶，帝在藩邸時，惡其爲人，故皆誅之。莊宗皇帝爲唐雪恥，號爲中興。而溫韜毀發諸帝陵寢，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知中興之說謬矣。（出《北夢瑣言》）

【譯文】

後唐明宗李亶剛剛繼承皇位時，下詔處死了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鄧州節度使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務辛廷蔚、李繼宣等六人。孔謙，原是魏州掌管獄訟、帳目、遣發等事務的高級辦事員。莊宗李存勖圖謀霸業時，孔謙在供給軍糧給養方面出過力，隨即授予他租庸史。孔謙用曲意逢迎的方法獲得莊宗的寵幸，奪取了宰相的權力，專心於巧取豪奪積攢錢財，想方設法盤剝百姓。因此，觸犯了衆怒而被處死。元行欽原來是莊宗李存勖的得力將領，曾經一度隨意出入宮中禁苑，跟莊宗沒有一點隔閡。他是因爲殺害了明宗皇帝的兒子，才被處死的。段凝，在後梁任職期間，是以奸詐諂佞受到重用的。在後梁末年，他掌管兵權，一仗未打，拱手歸降後唐。溫韜爲人兇惡，他曾率人掘盜過西京長安的皇家陵墓。莊宗口中說中興李唐王朝，但卻不依法治他毀壞皇陵的罪行，反而聽任他用重金賄賂樂官和太監，並且跟段凝一塊兒，都賜給他們跟皇族一個姓氏，還讓他執掌兵權。明宗皇帝採納大家的意見才處死了他。辛廷蔚原是開封府尹王瓚的副將。朱友貞時，辛廷蔚依仗王瓚的勢力違法亂政，胡作非爲，汴州人都非常厭惡他。李繼宣是汴州將領孟審澄的兒子，後來鋌而走險，歸降莊宗，劉皇后收養他爲義子。當時，他與劉皇后之間有許多淫亂的穢聞從宮裏流傳出來。這四個兇惡的人，明宗還是藩王時就非常厭惡他們的爲人。因此，剛一登極繼位就處死了他們。莊宗皇帝聲言要爲李唐王朝雪除恥辱，中興李唐王朝。但是溫韜毀壞盜掘先皇陵墓，是罪當斬首的，卻賜予他宗室李姓，應他執掌兵權。由此可知，莊宗志在中興李唐王朝的說法是靠不住的啊！

卷第二百四十　　諂佞二

趙元楷 閻知微 鄭愔 薛稷 李嶠 李義府 侯思止 盧藏用 趙履溫 張岌 吉頊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將 張說 程伯獻 楊國忠 太真妃 李林甫

趙元楷 趙元楷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候君集爲元帥。君集馬病顙瘡，元楷以指沾其膿而嗅之，以諛君集。爲御史所劾，左遷刺史。（出《譚賓錄》）

【譯文】

趙元楷任交河道行軍大總管時，候君集在交河道任元帥。一次，侯君集的坐騎頭上生瘡，趙元楷用手指沾着馬額頭上的膿瘡放在鼻子上嗅，來討好侯君集。被御史彈劾，貶爲刺史。

閻知微

唐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爲之副焉。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嗅之。田歸道獨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明日將殺之，元珍諫："大國和親使，殺之不祥。"乃得釋。後與知微爭於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反，陷趙定。天后乃誅知微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武則天執政期間，禮部尚書閻知微奉旨出使突厥默啜部請求和親，同去的有司賓丞田歸道爲副使。閻知微進入默啜單于居住的帳幕裏，立即舞蹈着，左右抱着默啜單于腳上穿的皮靴用鼻子嗅着，藉以討好。田歸道卻只長揖一躬而不下拜。默啜單于大怒，將田歸道頭衝下懸吊起來。吊了一宿，第二天早晨默啜單于欲殺田歸道，阿波達幹元珍勸諫說："大國派遣來的和親使節，殺了他會招至不祥的。"才得以獲釋。出使歸來後，閻知微就突厥單于默啜能否和親的問題，和田歸道在殿庭爭執起來。田歸道說默啜不會和親的，閻知微堅持說會和親。後來，默啜果然反叛，出兵攻陷了趙、定二州。武則天於是誅殺了閻知微的九族，同時提升田歸道爲夏官侍郎。

鄭愔

唐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即附張易之。易之被戮，即附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誅。（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吏部侍郎鄭愔，最初依附御史中丞來俊臣。來俊臣被處死後，他立即依附張易之兄弟。張氏兄弟被誅殺後，鄭愔又依附韋庶人，後又依附譙王。最後，終於也被誅殺。

薛稷

唐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至忠、岑羲等，皆外飾忠鯁，內藏諂媚。脅肩屏氣，而舐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並騰遷雲路，鹹自以爲得志，泰山之安也。七月三日，家破身戮。何異鸋鴃棲於葦苕，大風忽起，巢折卵壞。後之君子，可不鑑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睿宗李旦在位期間，太平公主因廢除武氏、韋氏有功，權傾朝野。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至忠、岑羲等人，都外表裝作忠誠耿直，內心卻隱藏着奸詐諂媚。他們聳着肩膀裝成恭敬畏屈的樣子，不敢大聲出氣以示馴順，實際上卻哈腰舐腚地依附於太平公主，並通過這種途徑飛黃騰達、官居高位。他們自得意滿，自以爲安如泰山。誰料到延和元年七月三日這天，隨着太平公主被玄宗皇帝處死，這些諂媚弄臣也身遭殺戮家破人亡。這種下場，跟鴟鸋鴃息在蘆葦之上，忽然颳起大風，遭至巢折卵破有什麼不同？後世的正人君子們，怎麼可以不從中汲取教訓呢！

李嶠

唐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餘萬斤，鐵一百三十餘萬斤，錢二萬（"萬"原作"百"，據明抄本改。）七千貫。於定鼎門內，鑄八棱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張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戴，獅子麒麟圍繞。上有云蓋，蓋上施盤龍，以託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爲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唯嶠詩冠絕當時。詩曰："轍跡光西嶬，勳庸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後至開元中，詔毀天樞，發卒鎔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乃賦詩以詠曰："天門街東（明抄本"東"作"中"）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既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推。"先有謠雲："一條絲線挽天樞。"言其不久也，故休詩及之。庶士莫不諷誦。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拆。（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人李嶠，少年時就負有才華。他承繼家傳儒學，連續升遷，最終官至成均祭酒吏部尚書、三知政事，封爲鄭國公。武則天長壽三年，則天后從全國各地徵集銅五十多萬斤，鐵一百三十多萬斤，錢二萬七千貫。在定鼎門內，鑄一八棱銅柱，柱高九十尺，經闊一丈二尺。在銅柱上面題"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八個大字，用以宣揚武氏周朝改革的政績，貶斥李唐王朝的功德。天樞下面鑄造一座鐵山，下面鑄有一條銅龍負載，四周布有獅子、麒麟等圍繞着鐵山。鐵山上面鑄有一隻雲蓋；蓋上置放盤龍；盤龍託舉着一隻巨大的火珠。火珠高一丈，周圍三丈。流金溢彩，金碧輝煌。它發出的光亮可和日、月相比。武三思爲天樞寫文頌揚。朝中的官員爭相獻詩紀頌的人，不可勝數。其中，唯有李嶠的獻詩，冠壓羣臣，位居榜首。李嶠的詩是這樣的：轍跡光西嶬，勳庸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董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來，御史發現李嶠依附韋皇后，將他貶降爲滁州別駕。到開元年間，唐玄宗下詔命人拆毀天樞，派去工匠役夫將它推倒鎔化，經過一個月也沒有鎔化完。洛陽尉李休烈賦詩一首諷詠。他的詩是這樣的："天門街東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既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推。"在武則天當年鑄造天樞時，世上就有歌謠說："用一條絲線就可以牽引往天樞銅柱。"是說天樞銅柱只用一條絲線牽引着，是不會立得長久的。因此，李詩中用了這一典故。天樞銅柱被拆毀後，人心大快，朝野莫不寫文賦詩諷誦。天樞的北側，有韋皇后建造的一座紀功臺，在天樞之前就被拆毀了。

李義府

唐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令劉祥道對推其事。李勣監焉，按有實。長流西州。或作劉祥道破銅山之大賊，李義府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出《譚賓錄》）

【譯文】

唐太宗貞觀年間，瀛州饒陽人李義府以對策被選中，官任門下省典儀，高宗時因贊立武則天爲皇后，升任中書令，封河間郡公。李義府表面看貌似溫順謙恭，跟人說話，一定是和顏悅色、面帶微笑。然而內心褊狹疑忌、陰險張。待到他位居要職後，想方設法讓人依附投靠他，稍微觸犯了他就打擊陷害你。因此，當時人都說他笑裏藏刀。楊行穎上表朝廷陳述李義府的種種罪狀，制令劉祥道對他進行審問對質，事實具在。李勣重新覈查，證據確鑿。於是，將他流放發配到西州。還有人說：劉祥道攻破銅鼓山上賊寇的山寨，李義府泄露了機密。賊人冒充奴婢、僕伕被他隨便放走，各自逃回自己家中躲藏起來。

侯思止

唐侯思止貧窮，不能理生業，乃依事恆州參軍高元禮。而無賴詭譎，無以逾也。時恆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則天將不利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判司謂思止曰："今諸王多被誅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請狀，遂告舒王及裴貞謀反。詔按問，並族誅，授思止遊擊將軍。元禮懼而思媚之，引與同坐，呼爲"侯大"曰："國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識字，可奏雲：'獬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曰："欲與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識字。"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大悅，即授焉。元禮復教曰："聖上知侯大無宅，倘以沒官宅見借，可拜謝而不受。聖上必問所由，可奏雲：'諸反逆人宅，惡其名，不願坐其內。'"果如言，則天覆大喜，恩賞甚優。（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人侯思止家境貧困，不能維持生活，於是投奔依附恆州參軍高元禮。但是，這個人行爲無賴，心地陰險詭詐，沒有人能趕得上他。當時，恆州刺史裴貞杖罰一名判司。這位判司懷恨在心。這時候，武則天已經露出了除滅王室篡奪政權的野心，廣爲蒐羅黨羽。這位判司對侯思止說："現在諸位王子多數都被武則天殺害，你何不趁此機會告發舒王與裴貞謀反呢？"侯思止聽信了這位判司的話，果然奏上狀紙，誣告舒王與裴貞圖謀造反。朝廷下令追查，舒王與裴貞全家都被處死，並授任侯思止遊擊將軍。高元禮懼怕侯思止，進而向侯獻媚，將侯按同輩看待，跟自己同起同坐。並且，稱呼侯思止爲"侯大"，爲他出謀劃策說："眼下朝廷用人不按資歷、能力，如果說侯大不識字，你可以上奏朝廷說：'獬豸還不識字呢，但是卻能用它的獨角辨別忠奸、善惡。'"。則天皇后果然召見侯思止，問他："想任你爲御史，人們說你不認識字。"侯思止用獬豸可辨別善惡回答武則天。武則天果然非常高興，立即授任他爲御史。高元禮又教給侯思止說："則天皇后知道你沒有居住的宅第，假若將沒收的官宅暫時借給你住用。你可以拜謝而不接受。則天皇后一定要問你緣由，你就說：'這些反叛您的逆賊的宅第，我非常厭惡它們的名聲，不願意住在那裏。'"後來，果然象高元禮預料的那樣，侯思止如果是跟武則天說了。武則天聽了後又特別高興，對侯思止的恩寵與賞賜特別優厚。

盧藏用

盧藏用徵拜左拾遺，千吏部侍郎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炫，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假隱"。自登朝，奢靡淫縱，本服鮮麗。趑趄詭侫，專事權貴。時議乃表其醜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隴州。（出《譚賓錄》）

【譯文】

盧藏用被徵召授任左拾遺，升任吏部侍郎中書舍人，歷任黃門郎，兼昭文館學士，後轉任尚書右丞相。盧藏用，與陳伯玉、趙貞固是親密的朋友。他在被徵召前過着隱居的生活時，特別以自己正直清廉自詡，經常行走於少室、終南二山，當時人稱他爲假隱士。自從被徵召入朝爲官後，生活非常奢華鋪張、淫逸驕縱。使用特別豪華鮮麗的車馬服飾，而且專橫暴虐、詭詐奸佞，專門阿諛事奉權貴，賣身授靠。當時的輿論，都上表章揭露盧藏用的種種醜惡劣行。終於因爲他投靠依附太平公主，而被流放發配到隴州。

趙履溫

唐趙履溫爲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回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謅於事上，傲於接下。猛若虣虎，貪如餓狼。\*\*食人，終爲人所食。"爲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爲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歲。上令斬之，刀劍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骨肉俱盡。（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中宗李顯在位期間，趙履溫官任司農卿，用阿諛奉承的手段投靠安樂公主。他驕橫的氣勢可以回山填海，他哈口氣就可以變成霜雪。有人問張文成："司農卿趙履溫爲人怎麼樣？"張文成說："那是個得勢便猖狂的無恥小人。心地奸佞而陰險，行爲乖僻而驕橫。而且彎腰俯首依附有勢力的皇族，舐腚溜鬚投靠權貴豪門。攻諂事上，極盡獻媚取寵之心；傲慢對下，窮竭侮辱作踐之法。狂暴如食人猛虎，貪婪似飢餓兇狼。但是他生\*\*喫人，終將被人所喫。"趙履溫爲安樂公主搶奪百姓田園修造定昆池，耗費掉國家府庫中上百萬億錢。所謂"定昆池"，是取"必定超過天子的昆明池"之意啊！趙履溫爲了討好安樂公主，斜着撩起紫衫衣襟用手提着，親自爲公主俯身躬背拉着金牛車。趙履溫爲人諂邪不正，就象上面所講的那樣。在玄宗皇帝起事誅除叛逆的韋氏家族時，事成之後，玄宗登上承天門，趙履溫假做歡喜之狀，手舞足蹈地高呼萬歲。但是玄宗皇帝早就看破他的狼子野心，下命斬殺他。頓時刀劍亂下，將他與韋氏諸男一起殺戮。在場的人，一人割下他的一塊肉，以解心頭之恨。不一會兒，趙履溫的骨肉就被人割盡。

張岌

唐天后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幙隨薛師後，於馬旁伏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罪人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武則天執政期間，張岌諂媚事奉薛師。張岌手裏擎着黃頭巾，跟隨在薛師的身後。在馬旁邊俯伏在地爲上馬凳，讓薛師踏着他的脊背上馬。當時，還有侍御史郭霸爲酷吏來俊臣嗜糞，宋之問爲武則天的寵臣張易之親自端尿罐。這些人，用這種巧黠諂媚的方法取悅這些權貴。實在是儒教的罪人啊！

吉頊

天后時，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贓坐死。頊於天津橋南，要內史魏王承嗣，拜伏稱死罪。承嗣問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若之，即以犢車載入。三日不語，承嗣問其故，對曰："父犯國法，憂之，無復聊賴。"承嗣既倖免其父極刑。進頊籠馬監，俄遷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請求耳。（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則天時代，太常博士吉頊在京城天津橋南，攔阻內史魏王承嗣，跪拜在地上口稱："罪臣萬死！"承嗣問他："有什麼事情？"吉頊說："我有二個妹妹願意事奉大王。"承嗣同意了他的請求，當即用牛車載着他的兩個妹妹回到府上。吉頊的兩個妹妹進入王府家三天了，一句話不說。承嗣問她們爲什麼不說話？二人回答說："我們的父親觸犯了國法，心裏很是爲他老人家擔心，又沒有什麼人可以依賴。"原來，吉頊的父親吉哲官任易州刺史，因爲貪贓枉法而獲死罪。於是，吉頊想出這個獻妹救父的無恥辦法。後來，魏王承嗣果然爲吉頊的父親請求免去了死罪。並且推薦吉頊任籠馬監，不久又升任中丞吏部侍郎。吉頊不是憑藉才幹任職升遷的，而是靠他的兩個妹妹爲他請求的官職啊。

宗楚客

唐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嫪毒之寵，遂爲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武則天時代，內史宗楚客爲人諂媚奸佞。當時，武則天寵幸嬖愛的弄臣薛師，實際是武則天豢養的一個面首（按：既男妓。）宗楚客爲了討好武則天，爲薛師撰寫了傳二卷，論說薛師是超凡的聖人，從天上突然降到世上來的，不知道是什麼時代的人啊！又說薛師是釋迦牟尼重生，觀世音大士再世。由於他諂媚逢迎得法，一年之內，升官爲內史。

崔融

唐天后梁王武三思爲張易之作傳。雲是王子晉後身，於緱氏山立祠。詞人才子佞者爲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爲最。後易之赤族，佞者並流嶺南。（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武則天執政期間，梁王武三思爲武則天的弄臣太子少卿張易之作傳。說張易之是周靈王的太子晉轉世，並在緱氏山爲王子晉建造祠堂。一時間，詞人才子與諂諛奸姣的人，爭相撰詩讚詠。舍人崔融表演得最爲積極、充分。後來，張易之全家被誅殺。當年附炎張易之的人，也被髮配到嶺南。

崔湜

唐崔挹子湜，桓敬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計潛告三思，尋爲中書令。湜又說三思，盡殺五王，絕其歸望。先是湜爲兵部侍郎，挹爲禮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以來，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屢出外，湜諂附之。玄宗誅蕭至忠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鴆。"乃賜湜死，年四十。初湜與張說有隙，說爲中書令，議者以爲說構陷之。湜美容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地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又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誅，復附太平。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並二女並進儲闈，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武則天執政期間，崔挹的兒子崔湜得寵於一時。起初，桓敬因懼怕武三思進讒言陷害他，收納崔湜爲自己的耳目，讓他祕密通報武三思的情況。崔湜表面答應了，暗地裏卻將桓敬等人商量的計策報告給武三思。不長時間，他就被武則天提升爲中書令。崔湜又建議武三思，將李氏五王全都誅殺除掉，以免除他人恢復李氏王朝的希望。起初，崔湜任兵部侍郎，他的父親崔挹任禮部侍郎。父子同時官任尚書省的副職，是自有唐朝以來，未曾有過的事情啊！當時，宮內女官上官昭容很有權勢，崔湜於是諂媚依附於她。唐玄宗處死蕭至忠後，負責審理此案的官員上奏玄宗說："宮中女使元氏供認，崔湜曾經一同謀劃在進獻給您的赤箭粉食中下鴆想毒死您。"於是，玄宗皇帝下令處死崔湜，這年他才四十歲。初時，崔湜與張說有矛盾。張說官任中書宰相，人們還認爲是張說陷害崔湜呢。崔湜容儀俊美，很早就以有才華而聞名。崔湜的弟弟崔液、崔滌，及堂兄崔涖，都能賦詩撰文，而列居顯要的官位。每次家宴談起來，都以南北朝時的南齊學問家與詩人王儉、謝自比。對人說："我們家的門地以及出身歷任的官職，未曾不都是位居天下第一的。大丈夫生活在世上，應當搶先佔據重要位置用以制人，怎麼能默默無聞地被人制呢！"因此，他們崔氏兄弟從未有停止謀取高官顯位的時候，而不顧及保持美善的名譽。崔湜還曾諂媚依附張易之與韋皇后。待到韋皇后與安樂公主合謀毒死親夫中宗李顯、陰謀篡權事發被處死後，崔湜又依附太平公主，並跟太平公主有馮子都、董偃等弄臣的愛昧關係。崔湜的妻子非常美麗漂亮。他將自己的妻子和二個女兒，一同進獻給太子宮中，由此而得以官任中書侍郎行使宰相的權力。有人張貼出榜文說崔湜："本是個庸才卻身居宰相要職，原來是將自己美貌的夫人進獻給東宮的緣故啊！"

用番將

唐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訥；又八年而用張嘉貞、張說；五年而杜暹進；又三年蕭嵩進；又十二年而李適之進。鹹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懲適之之患，遂易舊制。請以番人爲將，欲固其權。嘗奏於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國家富強。而諸番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怯懦不勝武事。階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將。番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求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上大悅。首用安祿山，安祿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順能軍；用高仙芝善戰。祿山卒爲戎首，林甫之罪也。（出《譚賓錄》）

【譯文】

唐玄宗剛剛繼承皇位時，重用郭元振、薛納。過了八年而起用張嘉貞、張說等老臣。即位第五年時，起用杜暹；又過了三年起用蕭嵩；又過了十二年起用李適之。都是起用大將、重臣，直接執掌三公大權。到了李林甫爲宰相時，他鑑戒李適之的教訓，於是改易舊制，請求玄宗皇帝起用胡人爲大將，從而達到鞏固他的宰相的權力的目的。李林甫曾經上奏玄宗皇帝說："以皇上的雄才大略，加上國家的昌盛富強。現在那些個胡人還不時地騷擾邊境，如果任用文職官員爲統兵的大將，他們怯懦不勝任征戰殺伐之事。皇上想要滅除四方胡人夷族的進犯，施天朝國威於海內，不如起用武臣爲將掌握兵權。武臣中漢將不如番將勇猛。番將生來就氣勢雄壯，自幼就在馬上過活，長年打仗對陣。這是他們的天性啊！如果皇上用恩寵的辦法，感化使用他們，讓他們以死來效忠皇上。那麼四面邊境上時常騷擾進犯的夷族胡人，不足爲慮，會很快就滅除他們的。"玄宗皇帝聽了李林甫的這番話後，非常高興。他首先起用了胡人安祿山，委以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的重任。因爲安祿山屢建戰功。接着，玄宗皇帝又起用驍勇善戰的突騎施酋長哥舒部的後裔哥舒翰，因戰功封他爲西平郡王。又起用會治軍的突厥族人安思順，和能征善戰的高句麗族人高仙芝。安祿山最終成爲衆夷酋之首，釀成范陽兵變，兩京被毀，其罪責都是身居宰相重位的李林甫"起用番將"的謀略造成的啊！

張說

唐燕國公張說，幸佞人也。前爲幷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於天雄軍大宴。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玄宗在位期間，曾位居宰相的燕國公張說，是個奸佞媚上的人。張說前期爲幷州刺史時，諂媚侍奉有特殊地位的散官王毛仲。送給王毛仲金銀財寶，不計其數。後來，王毛仲巡視邊境，跟張說一塊兒聚宴於天雄軍。酒喝到高潮時，忽然朝廷特使送來玄宗皇帝的敕書：授予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拜謝完後，便把着王毛仲的手跳起舞來，並邊舞邊嗅王毛仲的靴鼻。

程伯獻

唐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父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其喪前，被髮而哭，甚於己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出《譚賓錄》）

【譯文】

唐玄宗時代，宮中宦官總管被特封爲大將軍的高力士，權傾朝野，極獲玄宗皇帝的寵幸。高力士父親去世時，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一直來到靈堂前，披散着頭髮，大聲痛哭。其悲痛哀傷之狀，勝過自己的親爹死了。朝野聽說這件事情後，都覺得特別可笑。

楊國忠

玄宗謂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蓋欲傳位於肅宗。"及製出，國忠大懼，言語失次。歸語楊氏姐妹曰："娘子，我輩何用更作活計？皇太子若監國，我與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虢國入謀於貴妃。妃銜土以請，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關，或勸請誅國忠，以悅衆心，舒翰不聽。祿山發范陽，每日於帳前嘆曰："楊國忠頭，來何太遲也！"國忠妻裴柔，蜀之大娼也。國忠又爲劍南節度。勸玄宗入蜀，授其所親官，布蜀漢。（出《譚賓錄》）

【譯文】

唐玄宗對侍臣說："我準備做一件事情，是自古以來的帝王從未有人做過的。就是我想把皇位傳給李亨。"待冊封李亨爲太子的命令下達後，宰相楊國忠異常恐懼，說話都語無倫次。下朝後，立即找到楊氏姐妹說："妹子，我們怎麼才能想出一條活路來？若皇太子繼位，我與諸位姊妹立即就會被處死的啊。"說完，相互抱頭大哭。虢國夫人進宮找楊貴妃謀劃。楊貴妃口中銜土，用這種以死相請求的辦法請求玄宗皇帝，冊封李亨爲皇太子的事情才作罷。哥舒翰率兵鎮守潼關。有人勸他請求玄宗皇帝處死楊國忠，以使天下人心大快。哥舒翰沒有聽取這種意見。待安祿山兵變范陽進逼兩京，哥舒翰每天坐在軍帳中嘆息地說："楊國忠的人頭，爲什麼斬下得太遲啦！"楊國忠的妻子裴柔，是蜀中的有名的歌舞娼人。楊國忠後來又兼任劍南節度使。在安祿山叛軍逼近京城長安時。楊國忠勸玄宗皇帝避難入蜀。他將他的親信，都安插在蜀中。

太真妃

太真妃嘗因妒忌，有語侵上。上怒甚。令高力士以輜車載送還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唯發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爲申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發，揮涕潣（"潣"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然。遽命力士召之歸。（出《貴妃傳》，明抄本作出《開元傳》，接見《開天傳信記》）

【譯文】

楊貴妃一次因爲妒忌，口出不遜衝撞了玄宗皇帝。玄宗大怒，命令高力士用一般的飾有帷蓋的車，將她送還孃家楊府。楊貴妃異常悔恨，抽取剪刀剪下一縷頭上的青絲，交付給高力士說："珠寶玉翠，都是皇上賜賞給我的，不足以用它們進獻給皇上。唯有這縷頭髮是父母給予我的，可以用它來表達我對皇上的一片真情。望高公公向皇上轉達我的萬分之一的仰慕依戀的誠心。"玄宗皇帝得見楊貴妃的這縷頭髮後，立時流下眼淚，可憐起這位被廢黜回孃家的愛妃來。馬上命令高力士將貴妃召回宮中。

李林甫

玄宗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張"原作"西"，據《國史補》改。）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候冬間。"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罷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腳疾。"對曰："臣非病足，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何用擇時？設有妨於刈獲，獨免過路賦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駕幸長安，不復東矣。旬日，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出《國史補》）

又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誅鋤海內人望。自儲君以下，無不累息。初開元后，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獻可替否，以爭天下大體。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張九齡上所拔，頗以後進少之。九齡尤謇諤，數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才豁達，任人不疑。晚得林甫，養成君欲，未嘗有逆耳之言，上愛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貴自樂。大臣以下，罕得對見，事無大小，責成林甫。林甫雖不文，而明練吏事，慎守綱紀，衣冠非常調，無進用之門。而陰賊忍殺，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上左右者雖饔人廝養，無不略之，故動靜輒知。李適之初入相，疏而不密，林甫賣之。乃曰："華山之下  
有金礦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耳。"適之善其言，他日，從容以奏，上悅。顧問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也，王氣所在，不可發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適之。因曰："自今奏事，先與林甫議之，無輕脫。"自是適之束手矣。非其所引進，皆以罪誅。威震海內，諫官但持祿養資，無敢論事。獨補缺杜中猶再上疏。翌日，被黜爲下邽令。林甫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鳴，即黜去。雖欲再鳴，其可得乎。"由是諫諍之路絕失。晚年多冤仇，懼其報復。出廣車僕，金吾靜街，前驅百步之外。居則以磚壘屋，以板幙牆。家人警衛，如御大敵。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騎從，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於路。至是騎從百餘人，爲左右翼，公卿以下趨避，自林甫始也。（出《譚賓錄》）

【譯文】

唐玄宗在東都洛陽，宮中鬧鬼怪。第二天，玄宗召集宰相們上朝議事，說自己想回駕西京長安。宰相裴稷山、張曲江勸阻說："老百姓現在正忙於收割打場，請皇上等候到冬閒時再回駕西京吧。"當時，李林甫剛剛升任宰相。他心中暗暗體察到玄宗欲回駕長安的原因，待到退朝時，他假裝腳瘸留在後面。玄宗皇帝問："腳怎麼瘸了？"李林甫回答說："我的腳沒有病，不瘸。我是想單獨向皇上談談我對回駕西京的看法。"於是李林甫對玄宗皇帝說："洛陽、長安二京，乃是皇上的東宮與西宮。皇帝要上哪宮，難道還用選擇日子嗎？如果會妨礙百姓們收割、打場。單獨免去他們的過路賦稅就可以了嗎。我請求皇上允許我指示有關部門，說皇上馬上就回駕西京，您看如何？"玄宗皇帝非常高興。就在這一天回駕長安，再也沒有上東都洛陽來。過了十多天，裴耀卿、張九齡（按：即裴稷山、張曲江。）都被免除宰相職務，玄宗皇上提升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度使。

又 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在這十九年中，凡是才幹、名望、功業高於他的人，以及皇上看重的人，他都百般設計除掉。因此，自皇太子以下，沒有不感到恐懼的，連大氣都不敢出。玄宗皇帝剛剛即位時的開元初年，所用的姚崇、宗璟等一些老臣，多數人都向皇上推薦日後能替代自己爲相的人。用以謀得國家太平，百姓康樂。他們知道，國家治理好了，皇上的心也就安了。宰相張九齡是玄宗皇帝親自選拔重用的人。在歷任宰相中，張九齡是資歷較淺、也較年輕的一位。但是他爲人正直，多次直言衝撞玄宗皇帝。玄宗一怒之下，罷免了他的宰相，貶降爲荊州長史。玄宗皇  
帝雄才大略，爲人豁達，用人不疑。在晚年得到李林甫這樣的一位諂媚的宰相，從來不說玄宗皇帝不愛聽的話，這才養成了皇上聽不得逆耳忠言的習慣。玄宗皇帝寵愛倚重李林甫。自從李林甫爲宰相後，玄宗皇帝就深居在宮帷中，貪戀聲色，恣意享樂。大臣以下的人，很少有機會見到玄宗皇帝，更談不上跟皇上講對國家大事了。不論大事、小事，都一律責成宰相李林甫去辦理。李林甫雖然不通曉詞賦文章，然而對官場上的事情卻精明幹練，恪守原有的綱常法紀，就是你再有奇才異學的官員士人，也沒有破格提拔任用的門路，一切都按常軌辦事。李林甫爲人陰毒殘忍，隨意迫害人。從未有表露過喜愛誰與憎恨誰。玄宗皇帝左右的人，就連爲皇上掌管烹飪的小吏，和做粗活的僕役，他沒有不籠絡收買的。因此，皇上的一舉一動，他馬上都知曉。李適之剛任宰相時，行事疏乎而不慎密，被李森甫設下圈套出賣了。一次，李森甫對李適之說："華山下面有金礦，開採了可以給國家增加財富。但是皇上並不知道啊。"李適之相信了他的話，日後，將此事上奏玄宗皇帝。玄宗皇帝非常高興，徵詢李林甫。李林甫說："我很久以前就知道華山底下有金礦。但是華山是皇上的本命啊。王氣所在，不可以開採金礦。因此，我不敢向皇上提起這件事情。"玄宗皇帝從此特別輕視李適之，對他說："從今以後，凡是向我奏請的事，事先跟林甫商議一下，不要太輕佻隨便了。"從此，李適之的手腳被束縛住了，再也不能單獨向玄宗皇帝奏事。李林甫在任宰相期間，凡是不是經他引薦的人，都想方設法查找你的錯處，將你排擠出去，或者羅織罪名將你殺掉。由此，他的聲威震動海內。所有的諫官都老老實實地拿着俸祿維持生計，誰也不敢納諫議論朝政。補缺杜中猶不信邪，再次上疏玄宗皇上。第二天，就被貶黜爲下邽令。李林甫召集諸位諫官說："現今，上有聖明的皇帝，我們當臣子的，按照皇上的正確旨意辦事還來不及呢，何用你們多嘴多舌。你們沒有看到御苑內那些供儀仗使役的馬嗎？整天老老實實沒有一點響動的，可以喫到三品的草料，只要哪匹馬稍一鳴叫、不聽使役，立即趕出去。從今後，你們誰再隨意向皇上奏疏，他的下場就象那匹鳴叫不聽使役的馬一樣。"從此，向玄宗皇上納諫提意見的道路則被堵死了。李林甫到了晚年時，結下了許多的冤仇。他非常懼怕有仇人報復。因此，每次出行都廣置車輿僕伕，派許多宮中衛士將前邊百步之內的人羣驅散，在兩旁警衛。他居住的府第都用磚砌屋，用木板做圍牆，派出許多家將僕伕日夜警衛，如臨大敵。他就這樣的設防保護自己。從前。歷任宰相出行過街，不過有三五個侍從隨行而已。士人百姓也無需在道兩旁躲避。而設置騎從上百人在左右護衛，讓公卿以下的人都得躲藏退避，是從李林甫開始的啊！

卷第二百四十一 諂佞三

王承休

王承休 蜀後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後主以優笑狎暱見寵。有美色，恆侍少王寢息，久而專房。承休多以邪僻奸穢之事媚其主，主愈寵之。與韓昭爲刎頸之交，所謀皆互相表裏。承休一日請從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爲統帥，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節度使，且雲："原與陛下於秦州採掇美麗。旦說秦州之風土，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仗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銳，並充衙隊從行。到方鎮下車，當日毀拆衙庭，發丁夫採取材石，創立公署使宅，一如宮殿之制。兼以嚴刑峻法，婦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強取民間子弟，（明  
抄本"弟"作"女"。）使教歌舞伎樂。被獲者，令畫工圖真及錄名氏，急遞中送韓昭。昭又密呈少主。少主睹之，不覺心狂。遂決幸秦之計，因下制曰："朕聞前王巡狩，觀土地之慘舒，歷代省方，慰黎元之傒望。西秦封域，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征討，雖歸王化，未浹惠風。今耕稼既屬有年。軍民頗聞望幸，用安疆場。聊議省巡，朕選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佈告中外，鹹使聞之。"由是中外切諫不從。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絕食。前秦州節度使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諫曰："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誡慎之鞀。蓋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過，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錄，正位當天，愛聞逆耳之忠言，每犯顏而直諫。且先皇帝許昌發跡，閬苑起身，歷艱辛於草昧之中，受危險於虎爭之際。胼胝戈甲，寢寤風霜，申武力而拘諸原，立戰功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於開國。今日鴻基霸盛，大業雄崇。地及雍涼，界連南北。德通吳越，威定蠻陬。郡府頗多，關河漸廣。人物秀麗，土地繁華。當四海輻裂之秋，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居富貴，坐得乾坤。但好歡娛，不思機變。臣慾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以禮樂而自防。循道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扃，似太宗之臨御。賢賢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觀覽於前王經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遣色荒，母令酒惑。常親政事，勿恣閒遊。臣竊聞陛下欲出成都，往巡邊壘。且天水地遠，峻惡難行。險棧欹雲，危峯插漢。微雨則吹摧閣道，稍泥則沮滑山程。豈可鳴鑾，那堪叱馭。又復敵京咫尺，塞邑荒涼。民雜蕃戎，地多嵐瘴。別無華風異景，不可選勝尋幽。隴水聲悲，胡笳韻咽。營中止帶甲之土，城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虜於孤峯，朝朝疑慮。睹望旗於峻嶺，日日堤防。是多山足水之鄉，即易動難安之地。麥積崖無可瞻戀，米穀峽何亞連知。（明抄本"知"作"如"）路遇嗟山，程通怨水。秦穆圉馬之地，隗囂僭位之邦。是以一人出行，百司參從，千羣霧擁，萬衆星馳。當路州縣摧殘，所在館驛隘少，止宿尚猶不易。供須固是爲難。縱若就中指揮，自破屬省錢物，未免因依擾踐，觸處凌遲。以此商論，不合輕動。其類蒼龍出海，雲行雨施。豈教浪靜風恬，必見傷苗損稼。所以鑾輿須止，天步難移。況頃年大駕，只到山南，猶不關進發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如何制止。自當初打破梁原城池，擄掠義寧戶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甚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大駕重來。若彼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況鳳翔久爲進敵，必貯奸謀。切慮妄構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主始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其必特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若去則相似秦趙爭強，彼此難屈；若不去，即便同魯衛不睦。戰伐尋興，酌彼未萌，料其先見。願陛下思忖。臣伏聞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弔民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九重，別安萬姓。今陛下累曾遊歷，未聞一件教條。止於跋涉山川，驅馳（"馳"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人馬。秦苑則舟船幾溺，青城則嬪採將沈。自取驚憂，爲何切事？卻還京輦，不悅軍民，但鬱衆情，莫彰帝德。憶昔先皇在日，未嘗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依前整蹕，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皇之鸞駕不回，煬帝之龍舟不返。陛下聖逾秦帝，明甚隋皇。且無北築之虞，焉有南遊之弊？寬仁大度，篤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識古今之成敗。自防得失，不縱襟懷。忍教致卻宗言將（明抄本"致卻宗言將"作"政衰可言"。）道斷，使烝民以何託，令慈母以何辜。若何（明抄本"何"作"不"。）慮以危亡，但恐乖於仁孝。況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瓊池環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於清虛之境，列歌舞於閬苑之中。人間勝致，天下所無，時或賞遊，足觀奇趣。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軀，有何裨益。方今岐陽不順，梁園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且當國生靈受弊，盜賊橫行。縱邊延無峯火之危，而內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緯地。考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皆全，萬機不擾。聰明博達，識量變通。深負智謀，獨懷英傑。方居大寶，正是少年。既成社稷之基，復把山河之險。但不遠聽深察，居安慮危。闢四門以求賢，總萬邦而行事。鹹有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並行，賞罰必當。平分雨露，遍及瘡痍。令表裏以寬舒，使子孫以昌盛。布臨人之惠化，立濟衆之玄功。選揀雄師，思量大計。振彼鴟張之勢，壯茲虎視之威。秣馬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即直下平吞。正取時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佑，四海歸仁。衆心成城，天下治理。即目蜀都強盛，諸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臣願百姓樂於貞觀，萬乘明於太宗。採藥石之言，聽芻蕘之說。愛惜社稷，醫療軍民。似周武諤諤而昌，知辛紂唯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事，有面折廷爭之人。因我睿朝，益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壘，謂言京輦繁華。蓋是外處凌殘，住止不得。所以競來臻湊，貴且偷安。今諸州虐理處多，百姓失業欲盡。荒田不少，盜賊成羣。乞陛下廣佈腹心，特令聞見。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遽歸於桓溫。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不足可憑。陛下至聖至明，如堯如舜。豈後主之相匹，豈子仁之比倫。有寬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謀之策。不信諂媚，不恣耽荒。出入而有所可徵，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終爲四海之君。臣願陛下且住鑾輿，莫離京國。候中原無事，八表來王。天下人心，鹹歸我主。若羣流赴海，衆蟻慕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匪惟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長安。是微臣之至懇，舉國之深願。臣聞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輒傾丹懇，仰諫聖明。不藉官榮，不沽多譽。情非訕上，理直憂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觸鱗之罪。不避誅殛，輒扣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螻蟻。陛下或全無忖度，須向邊陲。遺聖母以憂心，令庶寮以懷慮。全迷得失，自取疲勞。事有不虞，悔將何在。臣願陛下，稍開諫路，微納臣言。勿違聖後之情，且允國人之望。俯存大計，勿出遠邊。"後主竟不從之。韓昭謂禹卿曰："我取汝表彰，候秦州回日，下獄逐節勘之。勿悔！"至十月三日，發離成都，四日到漢州。鳳州王承捷飛驛騎到秦雲："東朝差興聖令公，統軍十餘萬，取九月到鳳州。"少主獨謂臣下設計，要沮其東行。曰："朕恰要親看相殺，又何患乎？"不顧而進。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簇泛煙，幽逕上寒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嶽巔。驅馳非取樂，按幸爲憂邊。此去將登陟，歌樓路幾千。"宣令從官繼和。中書舍人王仁裕和曰："採杖拂寒煙，鳴騶在半天。黃雲生馬足，白日下松巔。盛得安疲俗，仁風扇極邊。前程問成紀，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徐光浦並繼和，亡其本。至劍州西二十里已來，夜過一磎山。忽聞前後數十里，軍人行旅，振革鳴金，連山叫噪，聲動溪谷。問人云："將過稅（"稅"原作"視"，據明抄本改。）人場，（"場"原作"傷"，據明抄本改。）懼有鷙獸搏人，是以噪之。"其乘馬亦（"亦"原作"不"，據明抄本改。）咆哮恐懼，垂之不肯前進。衆中有人言曰："適有大駕前，鷙獸自路左叢林間躍出，於萬人中攫將一夫而去。其人銜到溪洞間，尚聞唱救命之聲。況天色未曉，無人敢捕逐者。"路人無不流汗。遲明，有軍人尋之。草上委其餘骸矣。少主至行宮，顧問臣僚，皆陳恐懼之事。尋命從臣令各賦詩。王仁裕詩曰："劍牙釘舌血毛腥，窺算勞心豈暫停。不與天朝除患難，惟於當路食生靈。從將（"將"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戶口資饞口，未委三丁稅幾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岩下好藏形。"翰學士李浩弼進詩曰："巖下年年自寢訛，生靈餐盡意如何。爪牙衆後民隨減，溪壑深來骨已多。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獨困難過。長途莫怪無人跡，盡被山王稅殺他。"少王覽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之詩，各有旨也。朕亦於馬上構思，三十餘里，終不就。"於是命各官從臣。翰林學士徐光浦、水部員外王巽亦進詩。至劍門，少主乃題曰："緩轡逾雙劍，行行躡石陵。作千尋壁壘，爲萬祀依憑。道德雖無取，江山粗可矜。回看成闕路，雲壘樹層層。"後侍臣繼，成都尹翰昭和曰："閉關防外寇，孰敢振威陵。險固疑天設，山河自古憑。三川奚所賴，雙劍最堪矜。鳥道微通處，煙霞巢百層。"王仁裕和曰："孟陽曾有語，刊在白雲陵。李杜常挨託，孫劉亦恃憑。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長天路，濃巒蔽幾層。"又命制《秦中父老望幸賦》一首進之，今亡其本。過白衛嶺，大尹韓昭進詩曰："吾王巡狩爲安邊，此去秦享尚數千。夜照路歧山店火，曉通消息戍瓶煙。爲雲巫峽雖神女，跨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開邊，畫斷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屯劍戟，後憑巫峽巢烽煙。軒皇尚自親平寇，嬴政徒勞愛學仙。想到隗宮尋勝處，正應鶯語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龍旆飄搖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登高曉蹋巉巖石，冒冷朝充斷續煙。自學漢皇開土字，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洎至利州，（"州"原作"周"，據許本改。）已聞東師下固鎮矣。旬日內，又聞金牛敗卒，塞硤而至。其時蜀師十餘萬，自綿漢至於深渡千餘里，首尾相繼，皆無心鬥敵。遣使臣逼促，則回槍刺之曰："請喚取龍武軍相戰。不惟勇敢，況且偏請衣糧。我等揀退不堪，何能相殺。"實無餘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狽而歸。於棧閣懸險溪巖壑之中，連夜繼晝，卻入成都。康延孝與魏王繼踵而入，少主於是樹降。東軍未入前，王宗弼殺韓昭、樞密使宋光嗣、景（"景嗣"二字原缺，據黃本補。）潤澄、宣徽州（明抄本無州字。）使李周輅、歐陽冕（明抄本"冕"作"晃"）等。王承休握銳兵於天水，兵刃不舉。既知東軍入蜀，遂擁麾下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金銀繒帛，於西蕃買路歸蜀。沿路爲左衽擄奪，並經溪山，凍餓相踐而死。迨至蜀，存者百餘人，唯與田宗汭等脫身而至。魏王使人詰之曰："親握銳兵，何得不戰？"曰："憚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蓋緣王師不入封部，無門輸款。"曰："其初入蕃部，幾許人同行？"曰："萬餘口。""今存者幾何？"曰："才及百數。"魏王曰："汝可賞此萬人之命。"遂盡斬之。蜀師不戰，坐取亡滅者，蓋承休、韓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出《王氏聞見錄》）

【譯文】

前蜀後主王衍在位期間，宦官王承休因爲善於戲謔、狎玩，深得王衍的寵愛與歡心。王承休容貌俊秀，一向服侍王衍睡臥，長期成爲王衍的專夜（按：既男妓。）。他經常用一些怪誕淫穢的事情來討取王衍的歡心，因此更加獲得後主對他的寵愛了。王承休跟成都府尹韓昭是莫逆之交，凡有所謀劃都宮內宮外互相串聯勾結。一天，王承休請奏王衍允許他從諸路軍中選拔出官府供給軍餉的（按：唐實行府兵制，土兵自備武器資糧，後逐漸改爲官給。）幾千驍勇善戰的兵卒，單獨編成一隊，號稱爲龍武軍，由王承休親自統帥，並且特殊增加衣服、糧食、兵械，每天都有特殊的優惠待遇。王承休奏請王衍授任他爲秦州刺史，並且說："我願爲皇上在秦州搜尋採置佳人美女，供您享樂。秦州山明水秀，自古以來多出傾國麗人。臣赴任後，即請皇上巡狩天水一遊。"後主王衍所了非常高興，立即授予王承休秦州節度使的仗節綬印，派遣他立即去秦州上任。並將王承休新編的龍武軍，賜給他爲衛隊隨行。王承休到達秦州下車伊始，當天就拆毀秦州原有的衙署，徵發丁夫差役伐木採石，建造新的公署命使宅，規模宏大，裝飾豪華，一切都按皇宮的樣式建造。同時，他在秦州施行嚴刑厲法，婦女也同男人一樣去服勞役，採運山石薪木。又暗中讓手下親信強行索求民間青年男女，教授他們唱歌跳舞與演習各種樂器、伎藝。被索要來的青年男女，讓畫工爲他們繪畫圖像，並註明名氏，派人緊急送回成都韓昭。朝昭立即祕密雖送後主王衍。王衍看到這些美女的畫像後，不由得淫心萌動，狂喜異常。於是立即決定巡遊秦州，發佈文告說："我聽說父王當年出巡視察，親自察看土地耕種的好壞，百姓生活的憂樂，歷代君主巡視四方，都爲黎民百姓帶去撫慰與希望。現今我朝西部疆土秦州，遠在邊陲。先皇經過多年的征討纔將這塊地域併入我蜀國疆域，雖然施行了我朝法制，但是還沒有沾潤到我朝的更多恩惠。到現在，我朝百姓在這塊土地上耕種生息已經有些年月了。聽說，當地的軍民都非常希望我去視察，以安定疆界。於是，我暫且議定去巡察秦州，出巡的日期選定在今年十月三日。特此佈告朝廷內外，使你們都知道這樣事情。"告示文本發出後，立即有許多朝野人士懇切地勸諫後主王衍取消這次巡遊。王衍的母親痛哭流涕地勸阻他，最後用絕食的方法表示勸阻的決心。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勒住王衍的馬繮、哭得眼淚帶血，呈上奏表勸諫說："我聽說唐堯有讓人進諫勸戒的鼓，虞舜有讓人指斥責備的木械，商湯有專職檢查自己過失錯誤的官員，周朝有勸誡謹慎的小鼓。上述這些說的是，凡是古代的明君，他們都想方設法實現帝王的聖明之道，深知要想知道自己的過失，必須聽取正直的話。而且能夠敢於承認自己的過失、責備自己，能夠爲治理黎民百姓的事情實行德政。皇上您自承奉祖廟的祭祀、接管簿籍（按：指繼承皇位。）以來，身居主管整個國家的重要位職，喜愛聽取逆耳的忠言，使得臣屬們都敢於冒着觸犯您的危險而直言勸誡。況且，先皇帝起自許昌寒微之士，但由佔據閬州起家，在草創基業時歷盡了艱辛險阻，時時面對着與虎爭鬥的危險。由於長期披甲執戈，手腳全身都磨出老繭，廢寢忘食、餐風宿露，憑藉武力征戰而制服了諸多的元酋，用赫赫的戰功而掃平許多割據的壁壘。冒着生命危險，侍奉唐主、守土裂疆，方能成就了這份家業，開創了我堂堂蜀國。現在，先皇開創的基業正值強盛興旺的時候，宏大的事業正欲發展壯大。我們蜀國疆域一直髮展到雍、涼各州，疆界南北相連。我們的德政布及到吳越之地，威力攝服到南疆蠻夷的荒僻角落。我們蜀國治理郡、府很多，疆域在繼續擴大。人才濟濟。多出聰慧有識之士；土地肥沃，盛產稻粟豆麥之糧。而且，眼下正面臨着天下分崩離析之際，這正是成就萬代封疆建國偉業的最好的時機。皇上生下來就生活在富貴中，沒費操戈之勞就承繼了這麼宏大的基業。因此，喜歡娛樂享受，很少考慮利用這個大好的機會發展國家。我非常希望皇上您以儒家名教作爲自己的操守。以禮樂加強自己的修養。遵守道德規範，承繼師傳古訓。深知這大好的江山基業得來的不容易，體察到黎民百姓耕種田畝的艱辛。珍惜先皇開創下的這份基業，象唐朝開國皇帝太宗李世民那樣事必躬親。尊重德才兼備的人，並接受他們的影響，專心致致地治理國家。虛妄的話不要聽，違拗的計謀不要採納。聆聽音樂用來提高自己的修養，用鏡、古、人"三鑑"來經常對照自己。少去各地的園林亭榭處去遊玩娛樂，多閱讀古代帝王留下來的經史，用來增長自己的才幹、經驗。應當特別加強高尚品德的修養，準備實現遠大的志向。且不要沉湎在恣情淫樂的享受中，也不要整日迷惑在酒宴上。經常親自處理國家政事，且勿恣意閒遊不務正業。我聽說皇上想要移駕出京，前去巡察邊境。天水遠隔千山萬水，地處荒遠，道路險惡難行。險要的棧道高入雲端，高峻的山峯直插霄漢。微微降些雨就可以沖毀棧道，稍稍滑些泥就會阻塞山路。這樣險惡的地方，怎麼可以行駛鑾輿，那堪騎馬？再加上，天水離敵國的京城很近，城邑特別荒涼，漢人與胡夷之人雜居，又名瘴癘嵐氣，沒有什麼特別的風光、美景。既沒有什麼勝景可覽，也沒有什麼幽境可覓。隴水悲鳴，胡笳嗚咽。軍營中看到的只有披甲執戈的兵士，城頭上住宿的盡是枕戈待旦的戍卒。在孤獨的烽火臺上察看胡虜的動向，天天讓人擔驚受怕；遠望敵軍的旌旗插在險峻的山嶺中，日日叫你提防不懈。秦州是山多水足的地方，也是容易動亂難於治理的窮鄉僻壤。麥積山沒有什麼值得觀瞻留戀的，米穀峽也不能讓你流連忘返。一路上，盡是讓人驚嗟的不茅的荒山。沿途中，全是叫你怨忿不已的惡水。它本是秦穆公養馬的荒涼之地，東漢人隗囂簪位稱王的蠻夷之邦。雖然，皇上您一個人聖駕出巡，卻需要文武百官、警衛部隊、侍從伕役伴隨。千人簇擁，萬人警衛。這樣一支龐大的巡行隊伍，沿途經過的州縣一定會受到嚴重的騷擾與損害。況且，沿途驛站稀少而且房屋狹窄，住宿都成問題，飲食供應更是困難百倍的了。即使是皇上您派人指揮安排這一切，讓他就地籌措所需要的物資用品，勢不可免地要擾攘這些地方，使得所過之處受到摧殘與破壞。由此看來，皇上您且不可輕易巡行天水。您的出巡，猶如蒼龍出海，必然行雲布雨，怎麼能夠風平浪靜呢？所過之地一定會踐踏傷害莊稼的。因此聖駕不適宜巡行天水，請把一切準備工作都停下來吧。況且，近年來皇上的聖駕只巡行過山南，並且沒有派遣軍隊，加強山南的防務。此時直接巡行到天水，山南的防務還沒有確定和安排好。自從當初先帝攻破梁原的城池，搶掠裹脅義寧人丁。這些人被砍去胳膊的，不只一個人，被處死斬首的也有很多。這樣，皇上一定要遠巡天水，不但讓這些地方的人心生異志，而且還會損害皇上您的聖德名聲。皇上要巡行的天水離唐邦的京城洛陽不算遙遠，唐邦又聽說您的聖駕要巡行天水。假若唐邦事先有預謀準備，這次就要發生征戰。況且風翔很長時間就想進犯我邦，這次趁皇上遠巡天水，必然會陰謀策劃滋生奸心的。因此，一定要考慮到不要輕信迷惑皇上聖心的話，導至不利的事情發生。還有，皇上剛剛與唐王互通友好，書信與錢貨可以往來。皇上要想到唐王聽說您親臨天水，產生什麼懷疑猜忌，他必然特殊派使臣邀請皇上在邊界上會盟相見。果真如此，不知道皇上您是去會盟還是不去？如果前去會盟，勢必會出現當年秦國與趙國爭奪疆土的場面，彼此都很難屈尊退讓；如果不去會盟，又會出現當年魯國與衛國不和的事情。尋找戰爭發生的原因，必須在戰爭還沒有萌生的時候，在它發生前就應預料到。希望皇上您能予以考慮。我聽說自古以來的明君聖主，巡視四方，或慰問百姓，或討伐叛逆，都擴大自己的德義，省察民風民情，然後便立即回到京都來，告別百姓。現在皇上您多次巡行出遊，未聽說您曾發佈或宣諭一條勸諭百姓的法律、制度。只是限於跋山涉水，勞頓驅役人馬。巡遊秦苑則舟船幾次翻溺，出行青城則嬪妃幾乎沉水。自取這些驚憂，難道是爲了什麼急迫的事情嗎？還得還駕回京，使得軍人、百姓都不高興，只是讓人們心情憂鬱，一點也不能宣張皇上的義德。回想先皇在世時，從來沒有過無緣無故就出行巡遊的事情。皇上即位以來，隨意頻頻離開京城出遊，既勞心神又耗費人力財力，有什麼作爲呢？現在正在向先前一樣整頓禁軍衛隊，又準備遠離京城出巡秦州。您想過沒有，從前秦始皇出巡鸞駕未歸而病死沙丘，隋煬帝巡行江南龍舟不返而就戮場州。皇上，您的聖德超越秦始皇，您的明智勝過隋煬帝。而且，北疆沒有修築長城的必要，怎麼會有隋煬帝南巡的弊端呢？做爲皇上--一國之君主，應該寬懷仁厚、大度容人，至誠孝道、深懷善心。知曉百姓耕地種田的艱難辛苦，熟諳古今成敗興亡的緣由道理。自身提防得失，從不縱情享樂。怎麼忍心讓國家衰落、聖道斷絕（按：此處譯者認爲明抄本貼切些，因此按明抄本譯出。）？致使黎民百姓沒有了依託，讓慈愛的母后失去了希望。如果不考慮到國家的危亡，只恐怕也會失之於仁慈孝道。何況京城成都，玉宇金闕、寶殿珠樓。皇宮內的御苑上林，瓊地四周環抱着花圃，陣陣花香佈滿整個宮院，祥瑞的甘露盛滿玉盤。要聽天上的仙樂，可讓宮中樂師演奏九韶之樂；欲觀迴雪的舞蹈，方命梨園歌使獻演八俏之舞。可以在清虛的皇家寺院裏，跟神仙們頓着相聚；可以在華麗的宮中閬苑中，觀賞高雅的歌舞表演。人間最美好的景緻都在我們的京城成都，可以隨時供皇上您遊樂觀賞，完全能滿足您觀奇獵異的意願。何必非去那麼遙遠荒僻的地方，去看那些荒山惡水呢？這樣不顧長途跋涉的勞頓對聖體造成的損害，又有什麼益處呢？現在正趕上岐山以南動亂不安，汴京的小朝廷已經滅亡。中原有人正在爭奪天下，政局處在動盪中。整個國家的黎民百姓正曹受苦難，到處都是盜賊橫行。縱然是我蜀國邊境沒有戰事的危險，中原內地尚存心腹之患。皇上您正逢千年難遇的大好時機。您以一國之君而稱尊天下，既有文德又有武功，身負經天緯地的才幹。您的孝道超越虞舜，您的仁德勝過夏湯。各種條件部已俱備，日理萬機不受干擾。您聰明睿智，博才明達；審時度勢，隨機變通；深謀遠慮，足智多謀；志向宏大，獨懷英才。且剛剛登上帝位，正值青春年少。既承繼下先皇開創的基業，又據有山川的險要。但是不遠聽深察，居安思危，也成就不了大業。須打開各路大門，廣泛延攬賢才。總領萬邦行使經國的大業，自始至終都具備這些德尚，莊嚴地位居帝位上面。使您的恩德與威嚴同時行使，獎懲分明，賞罰得當。平均分配您的恩惠，普遍照顧到窮困的地方。讓人民裏外都感到寬鬆舒暢，使子孫萬代永遠昌盛。廣佈澤德於黎民百姓。長立偉大的功業於勞苦衆生。同時，還要選拔精兵良將組成強大的軍隊，謀劃興邦立國的大業。制止住對方的囂張氣焰，壯大我們的威攝力量。餵養好戰馬，訓練好兵士，準備下充足的糧草，打製好堅利的武器。對方如果稍有舉動，我們立即大兵陳境平推過去。眼下正是成就大業的好機會啊！我們大力實行的是以仁義治理天下的王道，自然各種神靈都會保祐我們的。四海之內都會歸附我們的仁政，萬衆一心就會形成無堅不摧的鋼鐵長城，一定會治理好整個國家的。眼下我們蜀國特別強盛，所有國家都趕不上。我們蜀國賢達之士滿朝皆是，而且有您這樣聖明的皇帝在執掌這個國家的朝政。我唯一的願望就是：黎民百姓能過上貞觀年間的太平安樂的生活，皇上您比唐朝的開國皇帝太宗還要聖明勤勉。能夠納購良藥苦口之言，聽取我的這番淺陋的見解。倍加愛惜國家社稷，悉心療治軍民的疾苦。象周武王那樣聽取直言使國家昌盛發達，知曉辛紂王緘住人口，不聽勸諫最後滅國喪權的教訓。杜絕掩飾過失拒絕勸諫的事情，發揚當面批評殿上爭論的風氣。承襲我朝的聖明，發揚我皇的教化。皇上您不要只看到京城成都居民稠密，就說京城繁華。其實是京城以外的地方凌落殘破，無法居住生活，所以才都競相奔趨到京城中來，暫且苟活偷生。現在京外各州郡縣，官吏暴虐，魚肉百姓。百姓幾乎都不能正常地耕田種地操持家業。隨處可見許多荒蕪的田畝，到處都有成羣的盜賊。因此懇望皇上廣派心腹之人，到各處去調查蒐集材料報告您知曉。況且，蜀國有始以來創立基業的人，多數都缺乏深謀遠慮，宏圖大志。有的人德政施行不到兩朝，有的人國家的福祚延續不到七代。三國時蜀漢後主劉禪剛剛即位就歸降了曹魏的大將鄧艾，西晉時的蜀主李勢，桓溫率兵入蜀便立即順服。他們亡國的原因，都在於不能聽取直言勸戒，不能顧及朝中政務，不能施行仁義的德政，不體念黎民百姓的苦難。以至國人的心沒有一個忠誠於你，山河的險要也不足以憑藉。皇上您最聖明，象唐堯，如虞舜，蜀漢的後主劉禪怎麼能跟您相媲美呢？西晉時的蜀主李勢怎麼能跟您相倫比呢？您有寬厚仁慈至孝的名聲，有遠見深謀圖強的策略。您從不聽信諂言媚語，從不恣情沉緬酒色。時事的變化，都有可以預兆的跡象；動靜相替、治亂更疊，無一不是經久的。只要皇上您能作好準備、因勢利導，就一定能建樹萬年不朽的基業，最終將成爲四海之內的國君。我希望皇上暫且停住車馬，且莫遠離京都。靜候中原內地戰事息滅。八方前來朝拜您，普天下的人心都歸附皇上。就象諸條江河奔向大海，衆多螞蟻慕戀腥羶。有道德的人，自己就會擴大影響，威名遠震；無所用心的人，沒有人會仰慕服你的。非但要巡行天水，而且直接便可以坐在長安的金殿上。這是我這個作臣子的最大的懇求，舉國上下最深切的願望。我聽說天子有七位敢於直諫勸誡的忠臣，雖然無道，也不會失去他的天下。因此，立即說出我的真誠的懇求，來勸諫聖主您。不用記載在爲官的檔案裏圖升遷，也不想用此來沽得好的名聲，也不是有意詆譭皇上。而是講明事理爲皇上擔心。雖然沒有漢朱雲折斷殿不監直言相訴的能力。但是卻有觸犯皇上的罪過。我不躲避被處死或者被流放的罪過，擅自叩啓宮門。我死就象大千世界中死去一隻螻蟻似的，皇上也許一點也不動心，必須出巡天水。讓皇太后在心中憂慮掛念，讓臣僚百姓爲您擔心。完全不分得失，自己去找麻煩。一旦發生出忽意料的事情，後悔也來不及了。我誠懇地希望皇上您，稍稍打開些讓臣僚諫以的門路，微微採納一點我的勸諫。不要違背了皇太后的一片心願，暫且應允舉國上下對您的期望。安下心來準備立國興邦的大計，且勿遠行天水。"後主王衍一點也沒有采納蒲禹卿的意見與規勸，執意遠行天水。成都府尹韓昭指着蒲禹卿的鼻子說："我拿來了你上奏皇上的表章，待到皇上巡狩秦州回來後，一定將你輔入牢獄中逐條審問你。到那時候，你不要後悔喲！"十月三日，後主王衍及文武百官和隨行人員從成都出發，開始遠巡天水的路程。四日，後主一行到達漢州。鳳州王承捷派驛吏信使飛馬來報，說："東朝唐王派興聖令公，統師大軍十多萬人，定在九月兵進鳳州。"少主王衍還認爲是臣僚們設下的計謀，想阻止他東行天水，回答使臣說："我正要看看兩軍是怎樣互相廝殺戰鬥的，又有什麼可以顧及的呢？"不顧邊境發來的戰報，繼續率領臣僚們向天水進發。少主一行登上樟潼山，少主即興吟詩一首："喬巖簇泛煙，幽逕上寒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嶽巔。驅馳非取樂，按幸爲憂邊。此去將登陟，歌樓路幾千。"少主宣詔命令隨行的官員們寫詩奉和。中書舍人王仁裕和詩一首："採杖拂寒煙，鳴騶在半天。黃去生馬足，白日下松巔。盛得安疲俗，仁風扇極邊。前程問成紀，此雲尚三千。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徐光浦都有和詩，都遺失了。少主王衍一行走到劍州西二十多里，深夜經過一座有溪水深谷的大山。忽然聽到前後幾十里路之間，都有隨行的軍族擊鼓吹號，喊叫聲山山相連，聲音震動溪谷。有人詢問發生了什麼事情？回答說："就要經過山王（按：既虎。）喫人的地方啦！怕有兇猛的野獸追捕人，所以擊鼓鳴金喊叫。"說話的這個兵士騎乘的馬也驚恐地嘶叫不已，直往後退，用鞭子抽打它也不肯往前走。人羣中有人說："適才，在皇上大駕到來之前，有一頭兇獸從路邊右側的叢林中躍出來，在人羣中撲倒一人用嘴叼着奔突而去。這個人被叼到溪洞裏面，還能聽到他呼救的叫喊聲呢。但是，天色未亮，不明這裏的情況，沒有一個人敢追逐那隻兇獸去救他。"路上的人聽了這話後，個個嚇得都直流冷汗。待到天亮後，有幾個兵士按照兇獸的足跡一路尋找，在一片撲臥不堪的草叢中只找到了這個人的幾塊殘餘骸骨！少主一行來到劍州行宮，安頓下來後，少主問身邊的臣僚路上發生了什麼事？臣僚們爭相講述兇獸喫人的事情。少主聽了後，隨即命令臣屬們各賦一詩，紀詠這件事情。中書舍人王仁裕立即賦詩一首進獻給少主。這首詩是這樣的："劍牙釘舌血毛腥，窺算勞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於當路食生靈。從將戶口資饞口，未委三丁稅幾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岩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浩弼也獻詩一首。這首詩是這樣的："巖下年年自寢訛，生靈餐盡意如何。爪牙衆後民隨減，溪壑深來骨已多。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獨固難過。長途莫怪無人跡，盡被山王稅殺他。"少主王衍看了這兩首詩後，哈哈大笑，說："韓昭、李浩弼二位臣屬賦的詩各有題旨啊。我在馬上構思，行了三十多里，還沒有賦出一首詩來。"於是，命令其他臣僚寫詩隨從。翰林學士徐光浦、水部員外王巽也各有詩進獻。到了劍門，少主王衍終於賦出一首詩。詩是這樣："緩轡逾雙劍，行行躡石陵。作千尋壁壘，爲萬祀依憑。道德雖無取，江山粗可矜。回看成闕路，雲壘樹層層。"下面是隨行的侍臣們續寫的詩。成都府尹韓昭的續詩大意是這樣的：閉關防外寇，孰敢振威陵。險固疑天設，山河自古憑。三川奚所賴，雙劍最堪矜。鳥道微通處，煙霞巢百層。中書舍人王仁裕的續詩大意是這樣的："孟陽曾有語，刊在白雲陵。李杜常挨託，孫劉亦恃憑。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長天路，濃蠻蔽幾層。少主王衍又命令隨行羣臣各自撰寫《秦中父老望幸賦》一首，進獻給他。現在這些詞賦都遺失了。過白衛嶺，成都府尹韓昭獻詩一首。詩的大意是這樣的：吾王巡狩爲安邊，此去秦亭尚數千。夜照路歧山店火，曉通消息戍瓶煙。爲雲巫峽雖神女，跨鳳秦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少主王衍和詩一首。詩的大意是："先朝神武力開邊，畫斷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屯劍戟，後憑巫峽巢烽煙。軒皇尚自親平寇，嬴政徒勞愛學仙。想到隗宮尋勝處，正應鶯語暮春天。中書舍人王仁裕和詩一首。這首詩的大意是："龍旗飄搖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登高曉蹋兒岩石，冒冷朝充斷續煙。自學漢皇開土字，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少主一行到達利州時，已經得到了後唐軍攻佔了固鎮的消息！十天之內，又聽說金牛戰敗而死，後唐軍塞峽而入。這時，蜀軍尚有十多萬人，自綿竹至漢州，陳兵在一千多里的防線上，首尾相連，但是都無心思跟入侵的唐軍戰鬥。派去使臣督戰逼迫急了，就調轉槍頭刺向使臣說："請你調來龍武軍與敵戰鬥吧。龍武軍不但驍勇，他們還多得到武器裝備、糧晌。我們都是被挑選乘下來的不合格者，怎麼能夠跟敵軍相拼殺呢？"前去督戰的使臣一點辦法也沒有。少主王衍一行，於十月二十九日中途返回。在懸伏在險溪山谷的棧道上，夜以繼日地狼狽逃回京城成都。後唐的康延孝與魏王朱繼踵率兵進入城都，少主王衍立即樹起白旗歸降。在後唐軍沒進入成都前，王宗弼殺掉了成都府尹韓昭，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冕等。王承休手握精銳的龍武軍在天水，按兵不動。待知道後唐軍攻入蜀中後，才率領龍武軍及婦女孩童一萬多人，用金銀錦帛等買通羌人頭領繞道回蜀。一路上經常遭遇到當地夷、狄、胡人的騷擾、擄掠。同時在翻越大山、涉過溪水時，凍餓而死與互相踐踏而死的人不計其數。回到蜀地時，僥倖生還的僅僅有一百多人，只有王承休與田宗汭等人逃回來了。魏王朱繼踵派人責問王承休："你身爲蜀國重臣，手握精銳之師，爲什麼不抵抗我唐軍的進入？"王承休說："懼怕大王的神勇威武，不敢抵擋他的鋒芒。"來人問："爲什麼不早點投降？"王承休說："都是因爲大王的軍隊還沒有進入蜀中，沒有門路投降的緣故啊。"來人問："當初進入西羌蕃人居住的地域時，有多少人和你同行？"王承休說："一萬多人。"來人問："現在還剩有多少人？"王承休說："纔有百餘人。"魏王聽到這裏，說："你可以抵償這死去的一萬多人的性命。"於是將王承休處斬。前蜀的軍隊不抵抗進入的唐軍，蜀國君臣坐取滅亡，都是王承休、韓昭之流所造成的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其中的緣由。

卷第二百四十二　　謬誤（遺忘附）

謬誤 益州長吏　蕭穎士　郗昂　張長史　蕭俛　崔清　何儒亮　於頔　苑抽 李文彬　

蘇拯 竇少卿

遺忘 張利涉 閻玄一 郭務靜 張守信 李睍 張藏用

謬誤

益州長吏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恆恐有甘子爲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敘以布裹甘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時，益州每年都向京都宮中進獻甘子，每隻甘子都用紙包裹好。後來，長吏怕用紙包裹不恭敬，改用細布包裹。之後，又怕甘子被布包裹壞了。每年甘子進獻京都後，都憂慮恐懼。這一年，甘子進獻京都後，忽然有個叫甘子布的御史來到益州。長吏誤以爲這位御史來益州是推究用布裹甘子的事，因此異常驚恐地說："果然被朝廷追究這件事情。"待到御史甘子布來到驛館中，這位長吏拜見後，只是說用布裹甘子是如何如何的對皇上恭敬。甘子布初時對他這樣說，一點也不明白。過了一般時間後，才領悟到是怎麼一回事。講給他人聽，聽的人沒有不開懷大笑的。御史甘子布好學，有文才，在當時很有名望。

蕭穎士

唐天寶初，蕭穎士因遊靈昌。遠至胙縣南二十里。有胡店，店上有人多姓胡。穎士發縣日晚，縣寮飲餞移時，薄暮方行。至縣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婦人年二十四五，着紅衫綠裙，騎驢，驢上有衣服。向穎士言："兒家直南二十里。今歸遇夜，獨行怕懼，願隨郎君鞍馬同行。"穎士問女何姓，曰："姓胡。"穎士常見世間說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於黃昏之際媚人。穎士疑此女郎是野狐，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蕭穎士。"遂鞭馬南馳，奔至主人店，歇息解衣。良久，聽見婦人，從門牽驢入來。其店叟曰："何爲衝夜？"曰："衝夜猶可，適被一害風措大，呼兒作野狐，合被唾殺。"其婦人乃店叟之女也。穎士漸恧而已。（出《辨疑志》）

【譯文】

唐玄宗天寶初年，蕭穎士因爲去靈昌遊玩，來到胙縣以南二十里的地方。這裏有一家胡店，店裏的人多數都姓胡。蕭穎士從縣城出發時天已經很晚了。縣裏的官員們爲他設宴餞行用去了一段時間，到了傍晚才起程。出了縣城向南走了三四里路，天色就昏黑了，遇到一位婦女約二十四五歲，身着紅衫綠裙，騎着一條毛驢，驢身上駝有衣服。這位婦女對蕭穎士說："我家住在順道往南走二十里的地方。現在天色已晚，我一個人走路很害怕，願意隨您一塊兒走搭個伴好嗎？"蕭穎士看看女子問："你姓什麼？"女子回答說："我姓胡。"蕭穎士常常聽人們說有野狐狸精，或者變成男人，或者變成女人，在天傍黑時迷惑人。蕭穎士疑心眼前的這位妙齡少婦就是野狐狸精變的，於是唾罵申叱說："死野狐，你竟敢媚惑我蕭穎士？"立即打馬向南疾馳而去。蕭穎士騎馬來到胡家店，投宿店中，脫衣歇息。過了許久，他從窗戶看到路上遇見的那位少婦牽驢從大門進到院子裏。店裏的老主人出屋問道："爲什麼違禁夜行？"少婦回答說："犯夜還算罷了。適才在路上被一個害了瘋犬病的人，喚兒是野狐，好懸沒被他唾殺我。"直到這時，蕭穎士才知道自己誤將店主的女兒當成了野狐精，不由得羞愧滿面，很不好意思。

郗昂

唐郗昂與韋陟交善。因話國朝宰相，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已而驚走而去，逢吉溫於街中。溫問何故蒼惶如此，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言韋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爲對。昂有時稱，忽一日犯三人。舉朝嗟嘆，唯韋陟遂與之絕。（出《國史補》）

【譯文】

唐玄宗時，郗昂與韋陟關係很好。一次，二人在一起談論起朝中的諸位宰相中誰最無德，郗昂口誤地說："韋安石啊！"過了一會兒，才意識到自己剛纔說走了嘴，於是驚慌失措地離開了韋陟家。郗昂來到街上，正好遇上另一位當朝宰相吉溫。吉溫問他因爲什麼這麼驚惶？郗昂回答說："適才跟韋尚書談論朝中宰相誰最無德，本來是想說吉頊，卻口下誤說成韋安石了。"說完又覺不對，立即打馬而去。郗昂經過房宰相府第門前。宰相房琯拉着他的手，安慰他不要這麼慌恐失措，並問他爲了什麼事？郗昂又張口說出房琯最無德來。事後，郗昂經常對人說自己忽然一天之間，得罪了三位宰相。滿朝文武官員都爲他感慨不已，三位宰相中，只有韋陟從這以後跟郗昂斷絕了往來。

張長史

唐監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爲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縣。而問門人曰："明府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辱。全節令趙子餘不知其故，私自門窺之，見一老父詬罵不已。而縣下常有狐爲（"爲"原作"鳥"，據明抄本改）魅，以張爲狐焉。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亦未寤，罵仍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輒此詬罵。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全節令方知其誤，置之館，給醫藥焉。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數百，將襲全節而擊令。令懼，閉門守之。回遂至郡訴之，太守召令責之，恕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遺張長史以和之。回乃迎至縣，張喜回之報復。卒不言其薄女，遂歸。（出《紀聞》）

【譯文】

唐朝臨濟縣令李回，娶妻張氏。張氏的父親曾經任過廬州長史，現告老還鄉。張長史因爲李回薄待他的女兒，前往臨濟縣去辱罵李回，不料誤入全節縣。進門就問看門人："縣令在嗎？"看門人回答說："在。"張長史於是直奔廳前，大聲辱罵。全節縣令趙子餘不知什麼緣故有人大罵自己，暗中從門縫裏向外看，只見一位老漢大罵不已。當時縣內常傳有狐狸成精作怪。趙子餘以爲張長史是狐精變的來縣衙作怪，迷惑人衆，於是暗中召呼差役用鞭子抽打了張長史。張長史依然不醒悟，仍然辱罵不已。差役們鞭打累了，纔想起來問："你是什麼？到此隨便辱罵我們縣令？"張長史才說："我是你們縣令李回妻子的父親。李回虐待我女兒，所以我來罵他。"全節縣令趙子餘才知道都搞誤會了。將張長史安置在驛館中住下，請來醫生爲他診傷上藥。跟隨張長史一塊兒來的家童連夜趕到臨濟縣，將張長史在全節縣捱打的事情報告給李回。李回聽了後大怒，立即派遣差役幾百人，聲言要襲擊全節縣毆打縣令。全節縣令趙子餘聽說後非常恐懼。關閉好縣衙大門守候在縣衙裏。李回叫門不開，便來到郡府上告趙子餘。太守聽了李回的上告後，將全節縣令召到府衙中斥責一頓，原諒他是搞誤會了。只命令他出錢二十萬賠償張長史所受到的傷害。李回將岳父張長史迎接到臨濟縣自己家中。張長史對李回及時趕到全節縣報復趙子餘，感到特別高興。就不再責問他虐待女兒的事情，高高興興地回到自己家中。

蕭俛

唐貞元中，蕭俛新及第。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裏，與給事鄭雲逵比舍住。忽患寒熱，早詣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門人他適，雲達立於中門。俛前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說其狀。逵命僕人延坐，爲診其臂曰："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俛赧然而去。（出《乾撰子》）

【譯文】

唐德宗貞元年間，蕭俛剛考中進士。當時，太醫王彥伯住在京城長安太平裏，與給事鄭雲逵的宅院相鄰。蕭俛忽然患寒熱症，早晨起來後到太醫王彥伯家中去看病，誤入給事鄭雲逵家。正趕上看門人到別處去了，沒遇阻攔就進入院中。給事鄭雲逵站在中門那兒，蕭俛上前施禮後，說："我是前天新考中的進士，同科學友們在一塊兒聚會宴遊，不甚患上了胃腸感冒。口吐腹瀉，渾身發冷，腹胃疼痛難忍。請太醫爲我診候一下。"給事鄭雲逵聽了後，讓家中僕人拿來一隻椅子請蕭俛坐在那兒，爲他在手腕部診脈，說："根據你的脈象，是心火上升引起的傷風。我叫鄭雲逵，你要找太醫王彥伯，他是我東鄰，請到隔院去找。"蕭俛聽了後，羞臊得滿臉潮紅地離開了鄭家。

崔清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遜。清辭戶部侍郎李巽，留坐與語。清指謂所替李遜曰："清都者不知李遜渾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獨不稱公意。"清稍悟之，慚顧而去。（出《嘉話錄》）

【譯文】

唐朝人崔清官拜豪州刺史，接替他的前任李遜，崔清上任前，到戶部侍郎李巽那裏拜謝告別，李巽家人留他坐下跟主人閒話。崔請坐下後，指着戶部侍郎李巽說李遜："我都不知道李遜這個人愚昧到不想辭官離任。"再三重複地說這一句話。戶部侍郎實在忍耐不住了，接上說："李巽在這呢。只是我單單不讓您先生滿意。"崔清這才明白自己認錯人了，羞愧地起身告辭走了。

何儒亮

唐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京，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雲同房侄。（房侄原作考房，據明抄本改）會冬至，需欲家宴，揮霍（明抄本"揮霍"作"聞報"，"霍"疑"儒"。）雲："既是同房。（明抄本"房"作"宗"。）便令入宴。"姑姊妹妻子盡在焉。儒亮饌畢，徐出。及細察之，乃何氏之子也，需大笑。儒亮歲餘不敢出。京城時人，因以爲何需郎中。（出《國史補》）

【譯文】

唐朝時，進士何儒亮自外州來到京城長安，看望他的堂叔，誤入郎中趙需家，自我介紹說是族內同一分支的侄子。當時正值冬至，趙需正欲設家宴過節，招手請何儒亮入席，說："即是同房，就請一塊兒喫點便飯吧。"趙需家中的姑姑、姐姐、妹妹及他的妻子都在一張桌上，跟何儒亮一起喫飯。何儒亮喫完飯，起身告辭，慢慢走出趙家。趙需仔細察看，才發現他是何家人，不是趙家堂侄，不由得大笑起來。何儒亮也知道自己誤入趙家，有一年多不好意思外出走走。當時，滿京城的人，都稱趙儒爲何需郎中。

於頔

唐司空於頔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爲《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不改。（出《國史補》）

又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蟆陵"。今荊襄之人，呼"堤"爲"提"；留絳之人，呼"釜"爲"付"。（按《國史補》作"晉絳之人"，"呼棱"爲"笙"，關中人呼"稻"爲"討"，呼"釜"爲"付"，故此處有脫訛。）皆訛謬所習也。（出《國史補》）

【譯文】

唐朝時，司空於頔認爲樂曲《想夫憐》的曲名不夠文雅，想改換個曲名。有位客人笑着說："南朝相府中，曾有瑞蓮。所以有首歌名《相府蓮》。'想夫憐'是後人的訛傳"。於是就不改了。

又 舊時還有人說，漢朝宰相董仲舒的陵墓，他的僚下、弟子去拜謁，都必須下馬方得進入。因此稱爲"下馬陵"，後人訛傳爲"蝦蟆陵"。現在荊襄一帶的人，管"堤"叫"提"；留絳一帶的人，管"釜"叫"付"。這些，都是訛誤而成了習慣。

苑抽

唐尚書裴胄鎮江陵，常與苑論有舊。論及第後，更不相見，但書札通問而已。論弟（弟原作第，據明抄本、許本改。）抽方應舉，過江陵，行謁地主之禮。客因見抽名曰："秀才之名，雖字不同，且難於尚書前爲禮，如何？"會抽懷中有論舊名紙，便謂客將曰："某自別有名。"客將見日晚，倉遑遽將名入。胄喜曰："苑大來矣，屈入！"抽至中（"至中"作"半"，據明抄本改。）庭，胄見貌異。及坐，揖曰："足下第幾？"抽對曰："第四。"胄曰："與苑大遠近？"抽曰："家兄。"又問曰："足下正名何？"對曰："名論。"又曰："賢兄改名乎？"抽曰："家兄也名論。"公庭將吏，於是皆笑。及引坐，乃陳本名名抽。既逡巡於便院，俄而遠近悉知。（出《乾饌子》）

【譯文】

唐朝時，尚書裴胄鎮守江陵，曾經與苑論交往很厚。苑論考中進士後，不再跟裴胄見面了，只是通信問候一下而已。苑論的弟弟苑抽，剛剛參加選拔舉人的考試，途徑江陵，到府衙通報，欲行參拜地方長官的禮儀。負責接待工作的書吏，看到苑抽通報的名氏說："你這位秀才的名字，雖然只是字不同，但是很難向尚書行拜見的禮儀，怎麼辦？"正巧，苑抽的懷中還帶有哥哥苑論的舊名片，便取出來對接待人說："我還有另外一個名字。"負責接待客人的書吏見天色已經晚了，倉促地接着苑抽遞給他的後一張名片，進入裏面通報。裴胄看到苑論的名片，非常高興，說："是苑大來了啊！快請進來！"苑抽來到廳堂，裴胄見面貌不是苑論。待到請苑抽入坐後，舉手揖拜問："請問你是苑家的老幾啊？"苑抽回答說："我是苑家的老四。"裴胃問："苑大是你什麼人？"苑抽回答說："是我的親哥哥。"裴胄又問："你的真正的名字叫什麼呀？"苑抽回答說："苑論。"裴胄又問："你哥哥苑論改名了嗎？"苑抽回答說："我哥哥也叫苑論。"在場的府衙中的文武官員吏役聽了後，都大笑不止。等到引導苑抽到正室入坐後，他才向裴胄說自己的本名叫"苑抽"。這件事情不一會兒便傳遍了整個府衙。又過了一會兒，遠近都知道了。

李文彬

唐舉人李文彬受知於舍人紇幹泉。（"紇幹"原作"紀於"，據明抄本改，下同，按"泉"當作"皋"，見本書卷一七八諸州解條校記）時有京兆府同籙賀蘭洎卒。文彬因謁紫微。紫微問曰："今日有何新事？"文彬曰："適過府門，聞紇幹洎卒。"泉曰："莫錯否？"文彬曰："不錯。"泉曰："君大似共鬼語也。"拂衣而去。文彬乃悟，蓋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出《奇聞錄》）

【譯文】

唐朝時，舉人李文彬是被中書舍人紇幹泉發現舉薦起來的。因此紇幹泉對他有知遇之恩。當時，京兆府同籙賀蘭洎病故。李文彬正在這時去拜見中書舍人紇幹泉。紇幹泉問："今天京城中有什麼新鮮事？"李文彬回答說："剛纔經過府門，聽說紇幹洎死了。"紇幹泉問："沒有聽錯嗎？"李文彬回答說："沒有聽錯。"紇幹泉滿臉怒氣地說："你大概是在跟鬼說話呢吧。"乞哼哼地甩一下衣服進入內室。李文彬這才醒悟到，原來是這兩個人雖然不是一個姓但同音，又同名，剛纔自己回答錯了。

蘇拯

唐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郎中蘇璞，初敘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啓事溫卷。因令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己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倉皇，復至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誤也。"（出《北夢瑣言》，明抄本作出《摭言》）

【譯文】

唐昭宗光化年間，有個叫蘇拯的人，與同鄉陳滌住在一起。蘇拯剛剛與吏部掌管官吏考課的官員蘇璞攀認上同一宗族。蘇璞，是已故的蘇常滌的兒子。蘇拯既然已經帶着禮品到蘇璞那兒認了同宗，不久，便寫了一封請蘇璞關照的信，並隨信寄去自己過去寫過的文章。信寫好後，請陳滌代爲封好寄出。陳滌隨手寫上自己的名字，將信寄出去。考功郎中蘇璞收到信後一看，立即大怒。蘇拯得知這一消息後誠惶誠恐，馬上又寫了一封信表示歉意。吳子華聽說這件事後說："這完全是一場誤會啊！陳滌隨手寫上自己的名字，是一誤；蘇璞收到信後，將'陳滌'錯看成了'常滌'，是二誤也。"

竇少卿

有竇少卿者家於故都。素（明抄本"素"作"索"）於渭北諸州，至村店中。有從者抱疾，寄於主人而前去。歷鄜、延、靈夏，經年未歸。其從者尋卒於店中。此人臨卒，店主問曰："何姓名？"此僕只言得"竇少卿"三字，便奄然無語。店主遂坎路側以埋之，卓一牌向道曰："竇少卿墓"。與竇相識者過之。大驚訝，問店主，店主曰："牌上有名，固不謬矣。"於是更有識竇者經過，甚痛惜。有至親者報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謬。其家於是舉哀成服，造齋相次，迎其旅櫬殯葬。遠近親戚，鹹來弔慰。葬後月餘，有人附到竇家書，歸程已近郡，報上下平善。其家大驚，不信，謂人詐修此書。又有人報雲："道路間睹其形貌，甚是安健。"其家愈惑之。遂使人潛逆之，竊窺其路左，疑其鬼物。至其家，妻男皆謂其魂魄歸來。竇細語其由，方知埋者是從人，乃店主卓牌之錯誤也。（出《王氏見聞》）

【譯文】

有個叫竇少卿的人，家住在故都。竇少卿離家到渭北各個州去考察巡遊，來到一個鄉村小店，隨他同來的一個僕人得病不能同行。竇少卿將這個僕人寄放在店主這兒，自己繼續去巡遊考察，先後到過鄜州、延州、靈夏等地，有一年多沒有回家。這期間，在竇少卿離開那家鄉村小店後不久，他寄放在店主家的那個僕人病勢突然轉重，死在店主家。臨死前，店主問他："你叫什麼名字？"這個僕人只說出："竇少卿"三個字，就再也不出聲了。於是，店主在路邊掘個墓穴，將這個僕人埋在裏面，並在墓前豎立一塊墓碑，上面刻着"竇少卿之墓"幾個字。有個跟竇少卿認識的人路過這裏，看到墓碑上的名字非常喫驚，問店主是怎麼回事？店主回答說："碑上有名有姓，一點也不假。"後來，有個跟竇少卿非常熟悉的人路過這裏，看到墓碑上的名字，很是痛惜。有個跟竇家非常知近的親戚將這事告訴了竇家。竇家派出竇少卿的兒子前往這家村店去察看墓碑，果然如此。於是竇家全家穿上哀服爲竇少卿發喪，相繼設齋爲竇少卿奠祭。並且，將墓裏的靈柩迎運回家中安葬。不論是遠道的，還是近處的親朋好友都來弔唁慰問。下葬後一個多月，忽然有一天，一個人捎來一封竇少卿的書信給竇家。信上說他就快要回到本郡來了，並向全家老少報告他平安，安康，一切都好。竇家見信後無限驚訝，全家人都不相信這是真的。說一定是故意寫封書信搞詐騙。過了幾天，又有人來報告說："我在路上見到了竇少卿，非常健壯。"竇家人愈加疑惑，於是派人偷偷去迎視竇少卿。去迎視的這個人見竇少卿遠遠走過來，便躲藏在路邊偷偷窺視，懷疑走來的是竇少卿的鬼魂。待到竇少卿進入家門，妻兒老小都大喊大叫道："鬼來啦！鬼來啦！"竇少卿仔細講述了這件事情的經過後，家裏才知道下葬的是隨從僕人，如此大錯是那家村店主人立碑刻字造成的啊！

遺忘

張利涉

唐張利涉性多忘。解褐懷州參軍，每聚會被召，必於笏上記之。時河內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親就門致請，涉看笏曰："公何見顧？笏上無名。"又一時晝寢驚，索馬入州。扣刺使鄧惲門，拜謝曰："聞公欲賜責，死罪？"鄧惲曰："無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惲大怒，乃呼州官棰，（明抄本"棰"作"集"）以甲間構。將杖之，甲苦訴初無此語。涉前請曰："望公舍之，涉恐是夢中見說耳。"時人由是鹹知其性理惛惑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人張利涉記性不好，好忘事。張利涉任懷州參軍期間，每次開會被召見，都在手中的板笏上記下這件事。當時，有一次河內縣令耿仁惠邀請他，奇怪他沒有按期去。於是，親自登門來請他。張利涉看看手中的笏板說："笏板上並沒有記上你的名字啊？"還有一次，張利涉白天睡覺忽然驚醒，急忙讓手下爲他備馬，說是有急事要到州里去。張利涉騎馬來到州里，直奔刺史鄧惲府門，敲門而入，見到鄧惲拜謝說："聽說刺史要給予我死刑的處罰？"刺史鄧惲驚異地說："沒有這樣的事呀？"張利涉說："司功甲某說的啊！"鄧惲大怒，於是喊來掌管笞刑的州官，讓他將甲某以離間中傷的罪名，處以杖刑。甲某聽到這件事情後，苦苦哀求說他確實沒有說過刺史要處張利涉死罪的話。這時，張利涉上前請求刺史鄧惲說："望刺史大人恕甲某無罪。我恐怕是在睡夢中聽到他說這樣的話呀。"從此，人們都知道張利涉昏憒糊塗。

閻玄一

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爲人多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慚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上。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自錄人到，一索杖。（"杖"原作"扶"，據明抄本改。）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杯酒愞瘡。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便賜直典飲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三原縣令閻玄一非常健忘。一次，閻玄一來到州里，坐在主人家中。州里的佐史從這裏走過，閻玄一錯誤地將州里佐史記認成縣裏的佐史，招呼過來想要鞭打他。走過來的這位"縣佐"說："我是州佐啊。"閻玄一羞愧地道歉，纔算了結。過了一會兒，縣佐來了。閻玄一又疑心他是州佐，拉着來人的手讓他坐下。來人說："我是縣佐啊！"閻玄一又羞愧萬分。還有一次，一個人稍給閻玄一一封他哥哥寄給他的信，站在臺階下面。過了一會兒，鄉吏白錄人來了，閻玄一向鄉吏要來棍杖，就鞭打給他送信的這個人。這位送書人一點也不知道因爲什麼原因捱了打，問閻玄一。閻玄一說："我打錯了。"這時遇到值班的縣佐從這裏路過。閻玄一讓縣佐到他家裏取來一杯酒爲被打的人，暖暖瘡傷。過了許久，縣佐拿來了酒，閻玄一完全忘記了讓縣佐取酒這件事情，也忘了被他鞭打的送信人。於是就將酒賞賜給了縣佐喝。

郭務靜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惣姓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剛上任時，正值縣佐王慶通審理一件案子。郭務靜問王慶道："你姓什麼？"王慶通回答說："我姓王。"過了一會兒，王慶通又來到縣丞郭務靜這兒。郭務靜又問："你姓什麼？"王慶通回答說："我姓王。"郭務靜驚異愣住了好一會兒，仰頭看着王慶通，問："南皮縣佐史總共有幾個姓王的？"

張守信

唐張守信爲餘杭太守，善富陽尉張瑤，假借之，瑤不知其故。則使錄事參軍張遇，達意於瑤，將妻之以女。瑤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聞也，郡縣未知之。守信爲女具衣裝，女之保姆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告。保姆曰："女婿姓張，不知主君之女何姓？吾竊惑焉。"守信乃悟，亟止之。（出《紀聞》）

【譯文】

唐朝時，餘杭太宗張守信，非常友善富陽縣尉張瑤，對待張瑤特別寬容。張瑤不知道太守爲什麼對自己這樣好。張守信就讓錄事參軍張遇轉告張瑤，說他想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張瑤作妻子。張瑤聽了後非常高興，認爲自己這回娶妻的日期有指望了。然而這些都是在暗中悄悄進行的，從郡府到兩縣的縣衙，都不知道這件事情。張守信積極爲女兒準備陪嫁的服裝。女兒的保姆問："準備將女兒嫁給誰呀？"張守信告訴保姆女婿是誰。保姆說："女婿姓張，不知太守的女兒姓什麼啊？我私下感到疑惑？"張守信這才醒悟，立即停止這門婚事。

李眖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遷後，稍進漢州雒縣令。逢年有吏才，蜀之採訪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鄭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謂益府戶曹李眖曰："逢年家無內主，昉落難堪。兒女長成，理須婚娶。弟既相狎，幸爲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僚女之與妹，縱再醮者，亦可論之，幸留意焉。眖曰："諾。"復又訪之於眖。眖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聞於蜀城。曾適元氏，其（"氏其"原作"民莫"，抄明抄本改。）夫尋卒。資裝亦厚，從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許之，令眖報李札。札自造逢年謝。明日，請至宅。其夜，逢年喜，寢未曙而興。嚴飾畢，顧步階除而獨言曰："李札之妹，門地若斯。雖曾適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貴，何幸如之。"言再三，忽驚難曰："李眖過矣，又誤於人。今所論親，爲復何姓，怪哉！"因策馬到府庭。李眖進曰："兄今日過札妹乎。"逢年不應，眖曰："事變矣。"逄年曰："君思札妹乎，爲復何姓。。眖驚而退。遇李札，札曰："侍御今日見過乎，已爲地矣。"眖曰："吾大誤耳，但知求好壻，都不思其姓氏。"札大驚，惋恨之。（出《紀聞》）

【譯文】

唐朝時，殿中侍郎李逢年被貶職後，過了一段時間又授以漢州雒縣縣令。李逢年很有治理政務的才幹。蜀道掌管刑獄與監察州縣官吏的官員，經常委派他代爲審理獄案。李逢年的妻子，是御史中丞鄭昉的女兒，因爲感情性格不合，而被他休棄婚。一次，李逢年來到蜀城成都後，對益州府戶曹李眖說："我現在家裏沒有一個主事的婆娘，空落孤單日子很難過。況且，兒女們都長大自立了，理應再婚娶個婆娘。老弟既然跟我不錯，非常希望你能爲我介紹一個婆良啊！署中同僚的女兒或者妹子，縱然是離婚再嫁的，也可以考慮，希望老弟爲我留心訪查訪查。"李眖回答說："行啊，我一定好好物色一位嫂子。"後來，李逢年又一次拜訪李眖談起這件事。李眖是個性情粗疏馬虎的人。過了一段時間到李逢年這兒說："兵曹李札，是蜀中的名門望族。李扎有一位妹妹，長得非常美貌。聽說在成都曾嫁給元氏爲妻，丈夫剛剛死去。她的嫁妝也非常豐厚，單是陪嫁的丫環就有二十人。老哥願意娶此女爲妻嗎？"李逢年高興地答應了，並讓李眖將自己的意思轉告給李扎。李扎得到這一消息後，親自前來拜謝李逢年。第二天，李扎請李逢年到他家去小住幾日。當天晚上，李逢年非常高興，天還沒亮就醒來了。他穿好衣服，一個人走出屋門，在庭院中邊踱步邊自言自語地說："李扎的妹妹，門第又是這樣相當。年輕而又美貌動人，家裏又富貴豐裕……"李逢年反覆叼念着，忽然驚醒過來，難受地說："李眖犯了個大錯誤啊，真是誤人不淺。他給我提的這門親事，我們男女雙方爲什麼都姓李啊！真是奇怪。"於是，李逢年立即騎馬回到公堂上。過了一會兒，進入公堂，問："老哥今天就娶李扎的妹妹嗎？"李逢年低頭不語。李眖問："怎麼，出了什麼差錯了嗎？"李逢年抬起頭來說："我在想，李扎的妹妹爲什麼跟我一個姓呢？"李眖聽了後方驚悟，離開公堂，遇見李扎。李扎問："李侍御你今天見過他了嗎？你已經替我說通了吧。"李眖說："我犯了一個大錯誤。只是想爲令妹找個好女婿，都沒有想到李侍御跟令妹同姓啊！"李扎聽了後也大爲喫驚，連連表示惋惜遺憾。

張藏用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既魯鈍，又弱於神。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送書者。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笞君耳。"命里正取飲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出《紀聞》）

【譯文】

唐朝時，青州臨朐縣丞張藏用，性情愚魯遲鈍，又有些神經質。一次，張藏用讓人請一位木匠，召呼了十次也沒有來。張藏用異常惱怒，派人將這個木匠捉來。這個木匠剛到縣衙，正趕上鄰縣縣令派人送書給張藏用。張藏用邊生氣邊折開書信看。這時候，被捉來的木匠悄悄離開縣衙溜走了。張藏用讀完書信後，便命令差役剝去送書人的衣服，打十板子。送書人謝過杖刑後，問："我是給縣丞您送書的鄰縣衙役，縱然是寫信人獨犯了縣丞您，我這個送信的使者有什麼罪呢？"張藏用才知道自己錯打了人，向送書人表示歉意，說："剛纔我是跟那個木匠生氣，無意間誤打了使君啊！"讓里正趕快拿來一罈酒，送給被打的送書人飲用。之後，又去處理別的公務去了。過了一會兒，張藏用看見里正手捧一罈酒走過來，指着罈子問："這裏盛的是什麼？"里正回答說："酒啊！"張藏用說："你就將它喝了吧。"里正拜謝後，打開罈子喝酒。張藏用回到縣衙後，被打的送信人左等右等也不見有人送酒給他喝，只好拄着柺杖一瘸一拐地走了。

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貪附）

治生 裴明禮 何明遠 羅會 竇乂

貪 　滕蔣二王　竇知範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簡　崔玄信　嚴升期　張昌儀　李邕

裴佶 元載 張延賞 盧昂 崔鹹 崔遠 江淮賈人 龍昌裔 安重霸 張虔劍

治生

裴明禮

唐裴明禮，河東人。善於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此家產鉅萬。又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以錢，十百僅一二中。未洽浹，地中瓦礫盡矣。乃舍諸牧羊者，糞即積。預聚雜果核，具黎牛以耕之。歲餘滋茂，連車而鬻，所收復致鉅萬。乃繕甲第，周院置蜂房，以營蜜。廣栽蜀葵雜花果，蜂採花逸而蜜豐矣。營生之妙，觸類多奇，不可勝數。貞觀中，自古臺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轉兵吏員外中書舍人。累遷太常卿。（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人裴明禮，是河東人。裴明禮非常會料理生活，操持家業。他收購世間遺棄的物品，積攢到一定數量後再賣出去。這樣，他積讚了萬貫家財。同時，裴明禮又在金光門外，買下一塊荒蕪不長莊稼、蔬菜的土地。這塊土地盡是瓦礫。因此沒有人購買，賣不上好價錢。裴明禮想了個辦法，在這塊地裏豎立一根木杆，上面懸掛一筐，讓人揀地裏的石頭瓦礫往筐裏投擲，投中的人獎勵他錢，吸引許多人都來投擲。上千個投擲的人，僅有一二個人投中。還未等這些人投擲熟練，地裏的瓦礫已經揀拾盡了。於是，裴明禮又將這塊土地讓人放羊。這樣，地裏又積滿了牛糞。之後，裴明禮事先揀拾搜聚各種果核撒在這塊地裏，再用牛犁將它翻起來。一年以後，地裏長出茂盛的雜果樹苗。裴明禮，一車挨一車地載到集市上去賣。又賺到了許多萬錢。於是，裴明禮又在這塊土地上建造房屋，在院子的周圍安置蜂箱養蜂貯蜜。地裏全栽上蜀葵，蜜蜂採花釀蜜又傳授花粉。蜀葵與蜂蜜都獲得豐收。裴明禮善於經營管理，象這樣的事例很多啊！都是新奇的事，多得數不過來。唐太宗貞觀年間，裴明禮自古臺主簿升任殿中御史，又轉任兵部員外中書舍人，最後升任太常卿。

何明遠

唐定州何明遠大富，主官中三驛。每於驛邊起店停商，專以襲胡爲業，資財鉅萬。家有綾機五百張。遠年老，或不從戎，即家貧破。及如故，即復盛。（出《朝野僉載》）

唐朝時，定州人何明遠特別富有。他主管州中的三個驛站，便在驛站旁邊建造旅店，供來往客商住宿，專門以賺取相商的錢爲主業，家中財產多達很多萬。他家還有五百張織綾機。何明遠年老了，不能再任軍職了，他家開始貧困破敗。待到恢復原來的樣子後，立即又興盛起來。羅 會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裏中謂（"謂"原作"識"，據明抄本改。）之雞肆，言若歸之積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鉅萬。嘗有士人陸景陽，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入內（明抄本"入內"作"內人"。）梳洗，衫衣極鮮。屏風氈褥烹宰，無所不有。景陽問曰："主人即如此快  
活，何爲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途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出《朝野僉載》）

【譯文】

長安有個富翁叫羅會，以清除糞便爲職業。街坊鄰里都稱他爲"除糞夫"，是說他因爲清除積攢糞便而發家致富的。羅會家世代都以清除積攢糞便爲副業，家中有財產許多萬。一次，有個叫陸景陽的知識人，羅會邀請他在他家住宿。陸景陽看到羅會家的房屋建造裝修得特別豪華富麗。他的妻了也梳洗打扮，穿着的衣服極其豔麗。屏風、氈褥等一應陳設，應有盡有。而且自己家宰殺、烹煮牲畜。陸景陽問羅會："羅先生日子過得這樣富裕安樂，爲什麼還繼續從事清除糞便的骯髒污穢的工作？"羅會說："我中間曾停工不幹了有一二年。怎奈一不幹清除糞便這行當，家中奴婢僕夫死去，牛馬逃散丟失，眼瞅着家業就要敗落。後來，恢復這一行當後，家道才逐漸恢復過來。不是我情願幹這除糞的行當啊！"分析起來，羅會命中註定他就該幹除糞的工作。

竇乂

扶風竇乂年十三，諸姑累朝國戚。其伯檢校工部尚書交，閒廄使宮苑使。於嘉會坊有廟院，乂親識（"識"原作"與"，據明抄本改。）張敬立任安州長史，得替歸城。安州土出絲履，敬立齎十數輛，散甥侄。競取之，唯乂獨不取。俄而所餘之一輛，又稍大，諸甥侄之剩者，乂再拜而受之。敬立問其故，乂不對。殊不知殖貨有端木之遠志。遂於市鬻之，得錢半千，（"千"原作"斤"，據明抄本改。）密貯之。潛於鍛爐作二枝小釺，利其刃。五月初，長安盛飛榆莢，乂帚聚得斛餘。遂往詣伯所，借廟院習業，伯父從之。乂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晝則往廟中。以二釺開隙地，廣五寸，深五寸，密（"密"原作"慕"，據明抄本改。）布四千餘（"千餘"原作"十五"，據明抄本改。）條，皆長二十餘步。汲水漬之，布榆莢於其中。尋遇夏雨，習皆滋長。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餘，千萬餘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長三尺餘。乂遂持斧伐其並者，相去各三寸。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間下者，二尺作圍束之，得百餘束。遇秋陰霖，每束鬻值十餘錢。又明年，汲水於舊榆溝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雞卵。更選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餘束。此時鬻利數倍矣。後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僅千餘莖，鬻之，得三四萬餘錢。其端大之材，在廟院者，不啻千餘，皆堪作車乘之用。此時生涯已有百餘。自此幣帛布裘百結，日歉食而已。遂買蜀青麻布，百錢個疋，四尺而裁之，顧人作小袋子。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兩。不離廟中，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日給餅三枚，錢十五交，付與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實其內，納焉。月餘，槐子已積兩車矣。又命小兒拾破麻鞋，每三兩，以新麻鞋一兩換之。遠近知之，送破麻鞋者雲集。數日，獲千餘量。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此時又得百餘千。僱日傭人，於宗賢西門水澗，從水洗其破麻鞋。曝幹，貯廟院中。又坊門外買諸堆棄碎瓦子，令功人於流水澗洗其泥滓，車載積於廟中。然後置石嘴碓五具，銼碓三具。西市買油靛數石，僱庖人執爨。廣召日傭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篩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工爛擣，候相乳尺，（明抄本"尺"作"入"）悉看堪爲挺，人臼中熟出。命工人並手團握，例長三尺已下，圓徑三寸。垛（明抄本"垛"作"築"。）之得萬餘條，號爲法燭。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燼重桂，巷無車輪。乂取此法燭鬻之，每條百文。將燃炊爨，與薪功倍，又獲無窮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餘畝坳下潛污之地，目曰小海池。爲旗亭之內，衆穢所聚。又遂求買之，其主不測，乂酬錢三萬。既獲之，於其中立標，懸幡子。繞池設六七鋪，製造煎餅乃糰子，召小兒擲瓦礫，擊其幡標，中者以煎餅米糰子啗。不逾月，兩街小兒競往，計萬萬，所擲瓦已滿池矣。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店今存焉，號爲竇家店。又嘗有胡人米亮因飢寒，乂見，輒與錢帛。凡七年，不之問。異日，又見亮，哀其飢寒，又與錢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謂人曰："亮終有所報大郎。"乂方閒居，無何，亮且至。謂乂曰："崇賢裏有小宅出賣，直二百（"直二百"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千文，大郎速買之。（"之"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又西布（明抄本、許本、黃本"布"作"市"）櫃坊，巢錢盈餘，即依直出錢市（盈餘即依直出錢市八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之。"書契曰："亮語（語原作與，據明抄本改）乂曰："亮攻於覽玉，嘗見宅內有異石，人罕（"見宅內有異石人罕"八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知之。是搗衣砧，真于闐玉，大郎且立致富矣。"乂未之信。亮（"立致富矣未之信亮"九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奇貨也，攻之當（"奇貨也攻之當"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得腰帶誇二十副。每副百錢，三千貫文。"遂令琢之，果得（"遂令琢之果得"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數百千價。又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雜類，鬻之，又計獲（"鬻之又計獲"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錢數十萬貫。其宅並元契，乂遂與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又李（"使居之以酬焉又李"八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晟大尉宅前，有一小宅。相傳兇甚，直二百十千，又買之。築（"千又買之築"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園打牆，拆其瓦木，各垛一處，就耕之術。太尉宅中傍其地（"宅中傍其地"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有小樓，常不噉焉，晟欲並之爲（"爲"原作"焉"，據黃本改。）擊球之所。他日乃使人向（"日乃使人向"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乂，欲買之，乂確然不納。雲："某自有所要。"候晟沐浴日遂（"沐浴日遂"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具宅契書，請見晟。語晟曰："某本置此宅，欲與親戚居之。恐（戚居之恐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俯逼太尉甲第，貧賤之人，固難安矣。某所見此地寬閒，其（寬閒其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中可以爲戲馬。今獻元契，伏惟府賜照納。"晟大悅。私謂乂（悅私謂乂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不要某微力乎，乂曰："無敢望，猶恐後有緩急，再（再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明抄本作"當"。）來投告令公。"晟益知重。乂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獻晟爲戲（"爲"字原空缺，"戲"原作"獻"，據明抄本補改）馬。荷乂之所惠。乂乃於兩市。選大商產鉅萬者，得五六人。遂問之："君豈不有子弟嬰諸道及在京職事否。"賈客大喜，（"大喜"二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語乂曰："大郎忽與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地，（"地"原作"弟"，據明抄本改。）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萬貫文。"乂因懷諸賈客子弟名謁晟，皆認爲親故。晟忻然覽之，各置諸道膏腴之地重職，乂又獲錢數萬。崇賢裏有中郎將曹遂興當夜生一大樹，遂興每患其經年枝葉（"年枝"二字原空缺，"葉"原作"菜"，據黃本補改。）有礙庭宇，伐之又恐損堂室。乂因訪遂興，指其樹曰："（"樹曰"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中郎何不去之。"遂興答曰："誠有礙耳，因慮根深本固，恐損（"根深本固恐損"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所居室宇。"乂遂請買之，仍與中郎除之。不令有損，當令樹（"有損"當令樹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錢五千文，以納中郎。與斧銆（明抄本"銆"作"鉞"）匠人議伐（"匠人議伐"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其樹，自梢及根，令各長二尺餘，斷之，厚與其直。因選就衆（"其直因選就衆"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材，及陸博局數百，鬻於本行。乂計利百餘倍，其精幹率是（"倍其精幹率是"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類也。後乂年老無子，分其見在財等與諸熟識親友。至其（"熟識親友至其"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餘千產業，街西諸大市各千餘貫，與常住法安上人經營。（"法安上人經營"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不揀日時供擬，其錢亦不計利。乂卒時年八旬餘，京城和（"八旬餘京城和"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會里有邸。弟侄宗親居焉，諸孫尚在。（出《乾饌子》）

【譯文】

扶風有個叫竇乂的小男孩，才十三歲。他的諸位姑姑，都是歷朝的國戚。他的伯父任檢校工部尚書，卸職後，轉任閒廄使、官苑使，在嘉會坊有官祭的宗祠。竇乂的親戚張敬立任安長史，在被接替返回京城時，帶回來十幾車安州的特產絲鞋，分送給外甥、侄兒們。都爭搶着去拿，唯獨竇乂不去搶拿。過了一會兒，還剩下一車絲鞋，都是大號的，諸位外甥、侄兒們挑剩下的。竇乂再次拜謝收下了這一車鞋。張敬立問他爲什麼要人家挑揀剩下的？竇乂不語。其實是他竟不知道竇乂在經商方面有春秋時期子貢的遠大目光。竇乂將這一車絲鞋拉到集書上去賣，換回來五百錢，偷偷貯藏起來。暗中去鐵匠輔打製了二把小鏟，將鏟刃磨得很鋒利。五月初，正是京城長安榆樹錢黃熟的季節，滿城飛落着。竇乂掃聚到榆錢十餘鬥，然後到伯父家說："想借住在嘉會坊的宗祠內學習功課。"伯父答應了他。竇乂每天晚上都偷偷寄宿在附近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中，白天則回到宗祠來，用二把小鏟開墾院裏的空地，挖成寬五寸、深五寸的淺溝共有四千多條，每條長二十多步。打水澆灌，將榆錢播種在溝內。過了幾天，下了一場透雨，每條溝裏都長出了榆樹苗。等到秋天，小樹苗已長到一尺多高，很是茁壯，大約共有榆樹苗一千萬多株啊！到了第二年，榆樹苗已長到三尺多高。竇乂手持利斧間伐樹苗，株距三寸，挑選枝條茁壯直挺的留下來。間伐下來的小榆樹，竇乂將它們捆成二尺粗的柴捆，共有一百多捆。這年秋天天氣陰冷，連降大雨。竇乂將這一百多捆榆柴運到集上去賣。每捆賣錢十多枚。第三年，竇乂依舊爲榆苗提水澆灌。到秋後，榆樹苗有的已長成雞蛋那麼粗啦。竇乂又挑選枝幹茂盛的留下來，用斧砍間伐，又得榆柴二百多捆。這時賣了後，已獲利好幾倍啦。又過了五年，當年植種的小榆樹苗已經長大成材。竇乂挑選粗大的，伐下來製成蓋房屋用的椽材一千多根，賣得三四萬錢。又挑選出枝杆大的製成打造車乘的木料，不只一千多根。到這時，竇乂的生活用度已經富富有餘，錢帛、布匹、裘皮衣服，什麼都有，只是每天食用的食物需要現買而已。竇乂購買蜀郡產的青麻布。一百錢買一匹，裁成四尺寬，僱人縫成小布袋。又購買內鄉產的新麻鞋幾百雙。竇乂每天都不離開宗祠，召來長安各條街坊里巷市民家的小孩，有些朝廷金吾衛士家的孩子也來到這裏。每天發給這些小孩三張餅，十五文錢。再發給他們每人一隻小布袋。到了冬天，讓他們揀拾槐樹籽，收上來。一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就收集槐樹籽兩車。又讓小孩們揀拾破舊的麻鞋。每三雙破舊麻鞋換一雙新麻鞋。遠遠近近都知道這件事情，來用舊麻鞋換取新麻鞋的人不計其數。幾天後，就收換得舊麻鞋一千多雙。然後，又賣作車輪的榆材，得錢十多萬。按天僱用僕役，在宗賢兩門的溪澗中，用水洗滌破麻鞋，曬乾，貯存在宗祠院中。又在坊門外買下幾堆遺棄的碎瓦片，讓工人在流水澗將泥滓洗去，用車運到宗祠院內。然後置買了石嘴碓五具，銼碓三具。西市買油腳幾石，僱用廚役煮熬。再多召按日計酬的僕役，讓他們用銼碓鋤切破麻鞋，用石嘴碓搗碎瓦片。再用疏布篩子篩過，和上槐子、油腳，讓僕役們日夜不停地搗爛。待到搗成乳狀，細看可以作成棍棒時，將它們從臼中趁熱取出來，讓工人們雙手用力轉握。做成長三尺以下，圓徑三寸的長棒，一共有一萬多條，堆放在一起，稱爲"法燭"。唐德宗建中初年，盛夏的六月，京城長安連降大雨，一尺長的一根柴薪貴如平常同樣大小的桂木。就這樣，滿街巷沒有一車柴薪。竇乂於是將貯存的法燭拿出來賣，每條賣錢百文。買的人拿回家去用它燒飯，火力是一般柴薪的一倍。竇乂賣掉全部法燭，又獲利無其數。初時，長安西市秤行的南邊有一處水窪，人們管它叫小海地，約有十多畝大小，成爲了市樓（按：古代觀察、指揮集市的處所，上立有旗。）以內，倒放垃圾的地方。竇乂又將這塊地方買下來。這塊地皮的主人也不測量一下有多少畝，只收取了竇乂三萬文錢。買下這個小海池後，竇乂在它的中間立一木杆，杆頂懸掛一面小旗。再圍繞着地沿塔起六七座臨時小房，僱人製作煎餅、糰子等食品。召呼小孩投擲石塊、瓦片擊木杆上面的小旗。擊中的，獎給煎餅或糰子喫。兩街的小孩爭相前來投擲小旗。不到一個月，大概來投擲石頭、瓦塊就有上億人次。所擲的石頭、瓦塊已將池子填滿了。經過測量，在填平的這塊地皮上建造了門市房二十間。正是繁華市區，租出去，每天單房租就可以收取幾千錢，獲利甚多。這些店房今天還存在呢，叫竇家店。曾經有個叫米亮的胡人，流落在街頭。竇義每次看見，都給他一些錢。整整有七年，都是這樣。從來也不問米亮爲什麼落到這樣地步。一次，在街市上竇乂又遇見了米亮。米亮向他述說飢寒之苦，竇乂又給了他五千文錢。米亮特別感激，對人說："我米亮一定會報答竇乂的大恩大德的啊！"竇乂剛剛閒下來，暫時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米亮就來見他。說："崇賢裏有一套小宅院要出賣，要價二十萬錢，你趕緊將它買下來。還有西市一家代人保管舍銀財物的櫃坊，很賺錢，你也可以按價出錢將它買下來。"寫房契這天，米亮又對竇乂悄悄說："我擅長鑑別玉石。我曾看見這家屋內有一塊特殊的石頭，很少有人留意它，是一塊搗衣石。這塊島衣石，是一塊真的于闐玉啊！你竇乂會立即富起來的啊！"竇乂沒有相信米亮的話。米亮說："你若是不相信，呆會兒到延慶坊召來一位玉工，讓他給鑑定一下。"玉工來後看到這塊搗衣石，大爲驚訝地說："這是一塊奇異的寶玉啊！經過加工，可以雕琢出腰帶扣板二十副。每副賣百文錢，還能賣三千貫文錢呢！"於是，竇乂僱來玉工將這塊搗衣玉石加工成腰帶扣板，賣錢幾百貫，又加工成盒子，執帶頭尾等各種東西，賣得錢幾十萬貫。之後，竇乂將這座買下的宅院，連同房契一塊兒贈送給米亮，讓他有個居住的地方，算做對米亮的酬謝。還有一件事，太尉李晟住宅邊有一座小宅，傳說是凶宅裏面經常鬧鬼，要價二十萬錢，竇乂將它買了下來。四周築上圍牆，拆去房屋，將拆下來的木料、房瓦，各垛一處，準備闢成耕地。太尉李晟家宅，有一座小樓挨着竇乂買下的這塊地，經常無人照看。李晟想將竇乂買下的這塊地，跟小樓所佔的地方合併到一塊兒，建造一座擊球場。一天，太慰李晟請人代他向竇乂提出買地的事，竇乂明確回答說不賣這塊地方，說："我留下這塊地方也有用處的。"待到李晟又承受新的皇恩時，竇乂帶着房契去見太尉李晟。說："我買下這座宅院原打算借給一位親屬居住。但是，恐怕離太尉府第太近，可以俯瞰到您府上的一切。都是貧賤沒什麼修養的人，很難安分守己。因此，我沒有借給這家親屬住。我看到這塊地方很寬闊、閒靜，可以修建個跑馬場。今天，我特意來府上向太尉進獻房契，只希望大人您能收下我的這份心意。"太尉李晟非常高興。私下對竇乂說："不需要我幫你辦點什麼事情嗎？"竇乂說："我沒敢有這個奢望。但是日後有什麼急着要辦的事情，我再來找太尉您。"太慰李晟更加看重竇乂了。於是，竇乂搬走堆放的木料、房瓦，僱工將這塊空地平整成象磨刀石一樣平坦堅實後，送給太尉李晟爲跑馬場，使得太尉承受了他的好處。之後，竇乂在京城長安的東西兩個集市上，挑選家財萬貫的大商人五六個，問他們："你們沒有孩子及親屬的子弟在京中和外面各道中幹事的嗎？"這些富商們聽了後非常高興，說："竇乂沒有忘了我們啊！待到您爲我們的孩子辦得有人照看的好差使，我們一定送您二萬貫表示酬謝。"於是，竇乂帶着這些富商們的孩子的名氏簡歷去拜見太尉李晟，都說是自己親朋好友的孩子。太尉李晟高興地答應下來，都給安排在各道裕的州郡擔任重要的職務。於是，竇乂從這些富商們那兒獲錢幾萬。崇賢裏內中郎將曹遂興在庭院中離窗戶很近的地方長着一株大樹。曹遂興即怕這株大樹的枝葉遮擋住房的光線，又怕砍伐它弄不好砸壞了堂屋。竇乂知道這件事後，來到曹家，指着這株大樹對曹遂興說："中郎怎麼不將它砍伐了呢？"曹遂興回答說："是有些礙事。但是考慮到它根深本固，弄不好伐倒後砸壞堂屋。"竇乂於是要求將這株大樹買下來，仍舊將它伐倒，卻保證一點也不損壞他家的堂屋，而是讓樹自己去掉。曹遂興聽後非常高興，答應將樹賣給竇乂，只收五千文錢。竇乂買下這株大樹後，跟伐樹的匠人商議採取從稍到根砍伐的方法，將它伐成每段二尺多長的若干木段，工錢從優。結果，既避免了砸壞堂屋，又從中挑選出好材僱匠人制成賭博用具。在自己的商行中出賣，獲利一百多倍。竇乂的善於經商，精於盤算，都象這件事情啊！竇乂老年時沒有子嗣，將他一生積攢的錢財分別贈送給了他的親朋好友。至於其它的產業，街面各大商店，每個店都價值一千多貫，委託給他少年時曾經借宿過的法安上人家經營，不必挑選日時，隨時供給他生活用度，所有的錢都不計算收取利息。竇乂活到八十多歲纔去世。死後，在京城長安和會里留下一座宅院，送給了他弟弟的兒子居住。這一族人，現在還在那裏。

貪滕蔣二王

唐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大帝賜諸王名五王，（明抄本五作臣，臣下空缺三字，按《新唐書》七九滕王元嬰傳作賜諸王綵五百，此有脫訛）不及二王。敕曰："騰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明抄本"與"下空缺三字，無"之"字按《新唐書》七九滕王元嬰傳作"給麻二車"，此有脫字）以爲錢貫，二王大慚。朝官莫不自勵，皆以取受爲髒污。有終身爲累，莫敢犯者。（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滕王李嬰、蔣王李惲，都不能清廉自慎，而是貪得無厭。皇上賞賜其他李姓皇室五王，就是沒有滕、蔣二王的份。皇上下敕書說："滕王叔、蔣王兄，能夠自己照料自己，不需要勞駕皇上我賞賜你們財物。"這封敕書送到滕、蔣二王那裏，二王誤以爲是賜給他們錢財呢。看完敕書後，非常羞愧。從此，滿朝的文武百官都自己嚴格要求自己，都以巧取豪奪與收取賄賂爲貪髒枉法，認爲這樣做貽害終生，沒有一位官員敢於違犯。

竇知範

唐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有一里正死，範令門內一人，爲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有罪過，先須急救。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結錢二百千，平像（百千原作千百，平像二字原空缺，據《說郛》二改補）五寸半。其貪皆類此。範惟有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傷頭（"傷頭"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瀛州饒陽縣縣令竇知範貪婪成性。一次，縣內一鄉的里正死了，竇知範讓族人爲這個里正建造塑像，每家出錢一貫。錢收上來後，竇知範將這筆錢收歸己有，說："這個里正生前犯有罪過。這筆建塑像的錢先派急用，本縣令得先建造一座塑像，就用這筆錢吧。"於是用錢二十萬文，建造一座五寸半的塑像。竇知範的貪婪無恥都象這樣啊！竇知範只生有一個男孩。一次放鷹行獵，他的這個兒子騎的馬受驚狂奔，桑樹枝打傷他的頭部而死。全縣百姓聽說後人心大快，都興災樂禍地說："縣太爺的千金兒子，僅僅換了一隻野兔的命！"

夏侯彪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筍，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積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此類。（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剛來上任時，下車問一個里正說："這地方雞蛋一文錢買幾隻？"里正回答說："能買三隻。"夏侯彪之聽了後，派人取來一萬文錢交給里正，讓里正代買三萬只雞蛋。說："我不馬上要這三萬只雞蛋。先將雞蛋放在你這裏，用母雞孵化成三萬只雞崽，過了幾個月長成大雞後，我讓縣吏爲我賣了它們。一隻雞賣三十文錢，半年期間，我就可以積攢成三十萬錢。"夏侯彪之又問竹筍一文錢能買幾根？里正回答說："能買五根。"於是又取錢一萬文交給里正，讓里正代他購買竹筍五萬根。並對里正說："我並不須用這些竹筍；暫且放在竹林中讓它生長，到秋長成成竹，一根賣錢十文，就可以積成五十萬文錢。"這位夏侯彪之縣太爺，他的貪婪成性、卑鄙無恥，就是這個樣子啊！

王志愔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粟飯。商客有一騾，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賣。市人報價雲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買單絲羅，匹至三千。愔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每兩別與十錢手功之直。（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汴州刺史王志愔在飲食上非常講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然而，給賓客卻喫剛剛脫去的糙米。一次，一位商人有一條驢出售。這條驢一天能行三百里路，曾經有人給他三萬文錢，他都沒有賣。這次，市場上的經濟人報價說十四千。王志愔聽了後說："四千文錢少，我再加一千。"還有一次，王志愔手下人去給他買單絲羅，每匹三千文錢。王志愔問織一匹單絲羅得幾兩絲？代買的人回答說："五兩。"於是，王志旻讓家童取來五兩絲交給代買人，又按每兩手工費用十文錢，取出五十文錢同時交給買人。

段崇簡

唐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到任追里正，令括客。雲："不得稱無。上戶（"上戶"下原有"上戶"二字，據明抄本刪。）每家（"家"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取兩人，下戶取一人，以刑脅之。"人懼，皆妄通。通訖，簡雲："不用喚客來，但須見主人。"主人到，處分每客索絹一疋。約一月之內，得絹三十車。罷任發，至鹿城縣。有一車裝絹未滿載，欠六百疋。即喚里正，令滿之。里正計無所出，遂於縣令丞尉家，一倍舉送。至都，拜邠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深州刺史段崇簡爲人貪婪殘暴成性。段崇簡上任後，立即追逼鄉的里正，命令里正讓各戶徵召佃戶。說："不得說沒有佃戶。上等戶，每家召取二人。下等戶，每家召取一人。不來的，可動用刑法。"鄉人們都懼怕，都說召取了。之後，段崇簡發佈命令說："不用招喚佃戶來，但必須見到佃戶的主人。"佃主來到後，段崇簡處罰每個佃戶白絹一疋。約在一個月內。共收得白絹三十車。於是段崇簡辭官返京。途經鹿縣時，有一車沒有裝滿白絹，還少六百疋白絹，好裝滿這輛車。里正們一時無法可想，於是到縣令、縣丞縣尉家籌取。籌到一千二百疋白絹，呈交段崇簡，比他要的六百疋還多籌了一倍。就是這樣一位貪婪無比的髒官，回到京城長安後，又被授予分州刺史。

崔玄信

唐安南部護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嶽攝受（明抄本"受"作"愛"。）州刺史。貪暴，取金銀財物向萬貫。有首領取婦，裴即要障車綾。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婦歸，戲之三日，乃放還。首領更不復納，裴即領物至揚州。安南及問至，擒之。物並納官。裴亦鏁項至安南，以謝百姓。及海口，會赦免。（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安南都護崔玄信任命自己的姑爺裴惟嶽代理受州刺史。裴惟嶽貪婪殘暴，非法收取金銀等財物價值達萬貫。一次，有位土著頭人要娶媳婦。裴惟嶽向這位頭人索要做車幔帳用的綾子一千疋。頭人給他八百疋。還是不肯放過人家。將頭人的新娘搶回府衙，戲弄了三天，才放新娘回去。這位頭人還是不肯交納餘下的那二百疋綾子。於是裴惟嶽親自將這些綾子運到揚州。安南方面及時派人追到揚州，逮捕了裴惟嶽。他運到揚州的一切財物也收爲官有。裴惟嶽被戴上枷鎖押送回安南，準備讓他向安南的百姓們謝罪。走到海口，上面送來敕令敕他無罪。

嚴升期

唐洛州司倉嚴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事無大小，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湧貴。故江南人呼爲金牛御史。（出《朝野僉載》，明抄本作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時，洛州司倉嚴升期兼侍御史，在江南巡察。嚴升期非常喜愛喫牛肉，他巡察所到的州縣，宰殺了許多牛做成菜餚給他喫。事情無論大小，只要送上金銀等物就全沒問題了。凡是嚴升期巡察到的地方，金銀的價格猛然上漲。因此，江南人稱嚴升期爲"金牛御史"。

張昌儀

唐張昌儀爲洛陽令，恃易之權勢，屬官無不允者。鼓聲動，有一人姓薛齎金五十兩，遮而奉之。儀領金，受其狀。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張錫。數日失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得，但姓薛者即與。"錫檢案內姓薛姓者六十餘人，並令與官，其蠹政也若此。（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張昌儀任洛陽縣令。仗恃張易之的權勢，手下的僚屬們沒有不順從他的。一次，驚堂鼓響。有一個姓薛的人帶着五十兩黃金進入公堂，用衣袖遮擋着將黃金偷偷送給了張昌儀。張昌儀得到黃金後，接受了姓薛的狀紙，回到京城將狀紙交付天官侍郎張錫。幾天後要審理案子，張錫問張昌儀："你上次交給我的是什麼人的狀紙？"張昌儀回答說："我也不記得了。只要見到姓薛的就送上去。"張錫回到官衙中查檢，見桌案內放有六十多個姓薛的人的狀紙。將這些伏紙一併都送了上去。唐朝武則天執政期間，政治腐敗到這種地步了啊！

李邕

唐江夏季邕之爲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所須，禁其出入。夜中，盡取所載而沉其船。既明，諷所館人白雲："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在。"於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具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辭邕。邕曰："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卻返？前路任汝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邕又好客，養亡命數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則殺之。後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濫也。（出《紀聞》）

【譯文】

唐朝時，江夏人李邕在海州爲官。一次，日本國派遣唐使來到海州，一共五百人，帶着國書，乘十隻船。船上裝載的都是珍寶，價值好幾百萬。李邕見了這些珍寶後，將五百名遣唐使安排在驛館住下，一切生活用品都給以優惠，但是禁止他們隨便出入。當天夜裏，李邕派人將日本遣唐使船上的珍寶盡數取走，將船沉入海中。天亮後，對所有驛館的人謊稱："昨夜海潮特別兇猛，日本國使臣的船全都漂失得不知去向。"於是，李邕將這件事上報給朝廷。皇上發下來文書，命令李邕造十艘船，派遣船工五百人，送日本使臣回本國。李邕接到文書後，準備了船與水手。臨出發前，水手們向李邕辭行時，李邕暗示水手們說："日本國離這非常遙遠，海中風浪又大，怎麼能夠返回來呢？此去任憑你們自己見機行事了。"水手們聽了這話不由得大喜。起程在海上行了幾天，趁日本國使臣沒有準備，在一天夜裏將他們全部殺死，駕着空船回到海州。李邕喜歡收養門客，共收養了亡命徒幾百人，用這些人從事搶劫的活動，事情敗露就殺掉。李邕後來沒有得到善終，而是因爲他的殘酷無度被反坐，處以殛刑。

裴佶

唐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退朝。深嘆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術爲飯。佶姑曰："前何踞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明抄本"揖"作"揮"）佶曰："憩學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絁千匹。（出《國史補》）

【譯文】

唐朝人裴佶，曾經講過這樣一件事：裴佶小時候，他姑夫在朝中爲官，官聲很好，被認爲是清官。一次，裴佶到姑夫家，正趕上姑夫退朝回來，深深嘆口氣，自言自語地說："崔昭何許人也，衆口一致說他好。一定是行賄了。這樣下去，國家怎麼能不混亂呢。"裴佶的姑夫話還未說完，守門人進來通報說："壽州崔刺史請求拜見老爺。"裴佶的姑夫聽了後很是生氣，呵斥門人一頓，讓門人用鞭子將崔刺史趕出府門。過了很長工夫，這位崔刺史整束衣帶強行拜見裴佶的姑夫。又過了一會兒，裴佶的姑夫急着命家人給崔刺史上茶。一會兒，又命準備酒宴。一會兒，又命令做食飯。送走崔刺史後，裴佶的姑姑問他姑夫："你爲什麼前邊那麼踞驕而後又那麼謙恭？"裴佶的姑夫面帶有恩於人的神色走進屋門，揮手讓裴佶離開這裏，說："去，到學堂休息去。"裴佶出屋還沒走下門前的臺階，回頭一看，見他姑夫從懷中掏出一張紙，上面寫着：贈送粗官綢一千疋。

元載

唐元載破家，藉財物，得胡椒九百石。（出《尚書故實》）

【譯文】

唐朝時，宰相元載獲罪被抄家時，在他家抄出胡椒九百石。

張延賞

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頗有冤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促"原作"懼"，據明抄本改。）之。明日，復見一帖子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旦，案上覆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承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禍，不得不受也。"（出《幽閒鼓吹》）

【譯文】

唐朝時，張延賞即將擔任度支使。他知道有一宗大案子是個冤案。每每提起這宗大案都扼腕嘆息。待到張延賞擔任度支使後，召見掌管訟案、刑獄的官吏嚴加訓戒，並且責令他們說："這宗案子拖得太久了，你們必須在十天之內將它審理完。"第二天來到府衙辦公，見桌案上放着一張便箋上寫：出錢三萬貫，請你不要過問這宗案子。張延賞看後大怒，更加督促這宗案子。第三天，又在書案上看見一張便箋，上寫：出錢五萬貫。張延賞看後更加氣憤，責令兩日內必須審理完畢，結案。第四天，書案上依然放着一張便箋，上面寫着：錢十萬貫。張延賞看後再也不過問這宗案子了。孩子們得知這件事情後，找機會問張延賞爲什麼不繼續過問這宗案子啦？張延賞回答說："錢出到十萬貫，能通神啊！沒有不可轉回的事情。我恐怕遭到禍患，不得不接受了啊！"

盧昂

唐盧昂主福建鹽鐵，贓罪大發，有瑟瑟枕大如半鬥，以金牀乘之。御史中丞孟簡按鞠累月，乃得以進。召市人估之，或雲寶無價。或雲美石，非真瑟瑟地。（出《國史補》）

【譯文】

唐朝時，盧昂主管福建鹽鐵。他貪髒的罪行被舉發後，在抄沒家產中，抄出一隻碧寶石的枕頭，有半鬥那麼大，置放在黃金製作的牀上。在處理盧昂貪髒的案子時，御史中丞孟簡審訊、查辦了整整一個月，纔有突破性的進展。召見珠寶商人來評估這隻碧寶石枕，有的珠寶商人說這隻碧寶石枕是無價之寶；有人說是美石，不是真的碧寶石。

崔鹹

唐中書舍人崔鹹嘗受大僚之知。及懸車之年，與表表上。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讚美。便令制議行，值無厚善者，一章而允請。三數月後，門館日沉寂，家人被竊罵。後甚悔，語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與少年郎議之。"（出《幽閒鼓吹》）

【譯文】

唐朝時，中書舍人崔鹹曾經受過一位高官的賞識。崔鹹在七十二歲的時候，爲這位高官寫了一個表章上報朝廷請求表彰這位高官。這時，崔鹹任司封郎中，從感恩的角度，在表章中極力讚美這位大僚。皇上下來命令，讓議論一下並且讓崔鹹爲這位大僚寫表彰的文章。其實，這位大僚並沒有什麼美善的德行值得讚美的，寫一章就可以了。三五個月後，崔鹹還在門館中寫這篇文章。誰也不到門館去。家裏的晚輩人都在私下罵崔鹹老了老了還拍馬庇。崔鹹非常後悔，對家中子弟們說："有重要的事，一定不要跟你們年輕人說啊！"

崔遠

唐崔遠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遂決退。一二歲中，居閒躁悶。顧謂兒侄曰："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近來忽四掩也。"遂復起。（出《幽閒鼓吹》）

【譯文】

唐朝時，宰相崔遠將退職回家。親朋中關係密切的人，都鼓勵他不要退下來。只有他的大女兒知書達理，勸他退職。於是崔遠聽從大女兒的話，決定退職回家。崔遠退職在家賦閒了一二年，呆得心情鬱悶煩躁。對兒子、侄子們說："自從退職回家後，再也沒有得到各道屬員們送的金的、銅的茶籠子。近些日子，總共纔有四個人來跟我玩猜枚的遊戲啊！"於是，崔遠又重新出山作官。

江淮賈人

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湧價。（"價"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畫圖爲人，持米一斗，貨錢一千，又以懸於市。楊子留後餘粲，杖殺之。（出《國史補》）

【譯文】

江淮有一位商人，積存許多米不賣等米價上漲。這位米商，讓人畫一個人，手中端着一斗，旁邊寫上：每鬥米價一千文錢。之後，將這幅宣傳畫懸貼在米市上。揚子留守餘粲知道這件事情後，將這位米商逮捕到官衙中，活活將他施用杖刑打死。

龍昌裔

戊子歲旱，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既而米價稍賤，昌裔乃爲文，禱神岡廟，祈更一月不雨。祠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片，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巾"原作"申"，據明抄本改。）於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人以其事訴之，不獲送。（出《稽神錄》）

【譯文】

戊子這年大旱，赤地千里。廬陵人龍昌裔囤米幾千斛，趁機高價出賣。稍後，米價跌下來一些，龍昌裔於是寫禱文，祈求上天再有一個月不下雨，之後親自到神岡廟去禱告。龍昌裔禱告完畢後，在回家的路上坐在一座亭子裏稍休息一會兒。忽然有一片黑雲自神岡廟後湧過來。少頃，雷雨大作，龍昌裔被震死在亭子外面。官司檢視龍昌裔的屍體，解去他的頭巾，在髮髻中查到一張寫着字的紙，就是他寫的那篇禱文。龍昌裔有個孫子，將去參加童子舉試。鄉鄰們將他的這件事告訴了舉試官。於是他的孫子沒有被獲准舉選。

安重霸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棋，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棋，何不獻賂而自求退。"鄧生然之，獻中金三錠。獲免。（出《北夢瑣言》）

【譯文】

前蜀王朝時，簡州刺史安重霸貪得無厭。州中百姓中，有一位姓鄧的油商，能弈棋，家中也比較富裕。安重霸將他找來對弈，只讓他站着弈棋，不許坐下。鄧油商每佈下一子後，安重霸立即讓他退到西北窗下站在那裏，待自己盤算好棋路，才布子。下了一天不過只佈下十幾個子罷了。鄧油商又累又餓，幾乎到了體力支持不住的程度。第二天，安重霸又派人召見鄧油商繼續弈棋。有人告訴鄧油商說："這個刺史喜愛受賄，他找你的本意不是爲了弈棋啊！你怎麼不向他獻上賄賂而求得不去呢？"鄧油商聽了這個人的話，獻給安重霸白銀三錠，這才免去站着弈棋之苦。

張虔劍

張虔劍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飢，乃發廩賑之。事上聞，其嘉賞。他日秋成，倍鬥征斂。常言自覺言行相違，然每見財，不能自止。時人笑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張虔劍生性好貪。他任滄州刺史時，因爲天大旱百姓飢餓，馬上打開府裏的官倉發放糧米賑濟饑民。這件事傳到皇上耳朵裏，皇上很是讚賞張虔劍。可是等到秋後收成定了，張虔劍卻加倍徵收旱時賑濟的糧米。張虔劍常常說他自己也覺得說的與做的相違背。然而，一見到錢財就想貪佔，不能自我約束自己。聽的人，都譏笑他。

卷第二百四十四　　褊急

時苗 王思 李凝道 堯君卿 蕭穎士 裴樞 崔珙 韓皋 杜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盧罕　王珙　高季昌

時苗

漢時苗爲壽春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制。（出《獨異志》）

【譯文】

漢朝時，時苗任壽春縣令。一次，去拜見郡府中管理文書檔案的官員蔣濟，偏巧遇上蔣濟喝醉了酒，不見他。時苗回到家中後，雕刻一個木人，上面寫上"酒徒蔣濟"四個字，用弓箭射這個木人。郡守得知這件事情後，也拿他沒有什麼辦法。

王思

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之，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出《魏略》，明抄本作出《魏書》）

【譯文】

王思性格急躁。一次，他提筆寫字，一隻蒼蠅飛落到筆端，揮手趕走它，過了一會兒又飛回來。王思非常惱怒，起身追打這隻蒼蠅沒有打到。於是回到書案前，氣得將筆扔在地上，用腳將筆踏碎。

李凝道

唐衢州龍游縣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歲，故惱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餅誘得之，咬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驢於街中，有騎馬人，靴鼻撥其膝，遂怒大罵，將毆之。走馬遂無所及，忍惡不得，遂嚼路傍棘子血流（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衢州龍游縣令李凝道性情偏狹急躁。他姐姐有個男孩，才七歲。一次，這個小男孩故意激怒李凝道。李凝道果然惱怒了，起身追打這個小男孩，沒有追上。於是假說給小男孩餅喫，將他騙回來，一把抓住。用牙咬小男孩的前胸後背，咬得到處流血。他姐姐發現了，纔將小男孩救走。還有一次，李凝道騎着一頭毛驢走在街上。過來一個騎馬的，腳上穿的靴鼻子碰了他膝間一下，於是李凝道破口大罵這個騎馬的人，近上去要毆打人家。騎馬人跑的快，李凝道沒有追趕上，忍不下這口氣，就用嘴嚼齧路邊的棘刺，扎得滿嘴流血。

堯君卿

唐貞觀中，冀州武強丞堯君卿失馬。既得賊，枷禁未決，君卿指賊面罵曰："老賊，喫虎膽來。敢偷我物！"賊舉枷擊之，應時腦碎而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太宗貞觀年間，冀州武強縣丞堯君卿丟馬了，後來將盜馬賊捕獲到，戴上刑枷。可是刑枷還沒有戴好呢，堯君卿指着盜馬賊的鼻子大罵道："好你個老賊，吃了老虎膽了，竟敢偷你李爺的馬！"這個盜馬賊搶過來刑枷向堯君卿頭上擊去，只聽"撲"的一聲，堯君卿被擊碎腦殼倒地死去。

蕭穎士

唐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至二十餘，該博三教。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以待調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人肖穎士，唐玄宗開元年間人。才十九歲就經考試被選拔爲進士。到二十幾歲時，釋、道、儒三教便都通曉。肖穎士爲人性情急躁，有時動輒發怒、蠻橫無理，再也沒有象他這樣的人了。肖穎士身邊有個老僕人叫杜亮，每次發脾氣這位僕人都挨他一頓打罵。然而等到杜亮的傷養好後，照樣服侍肖穎士。聽從肖穎士的使喚，跟以前一樣。有人勸杜亮說："你不就是一個僕人嗎？何不挑選一個和善的主人侍奉呢？而在這受這樣的苦。"杜亮回答說："我怎麼不知道這些道理呢。但是我愛他才學淵博，所以才戀戀不願意離開他呀！"杜亮一直侍奉肖穎士到死。

裴樞

河東裴樞字環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開元二十一年奏（"奏"原作"春"，據明抄本改。）開河漕，以贍國用，上深嘉納之。親姨夫中書舍人薛邕，時有知貢舉之耗。元日，因來謁樞親。乃曰："幾姊有處（"處"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分親故中舉人否？"其親指樞。邕整容端手板對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積選之才，不待處分矣。伏恐別有子弟。"樞即應聲曰："娭子失言。"因舉酒瀝地，誓曰："薛姨夫知舉，樞當絕跡匿形，不履人世。"其親決責，令拜謝邕，樞竟不屈。永泰二年，賈至侍郎中舉，樞一舉而登選。後大曆二年，薛邕方知舉。樞及第後，歸丹陽裏，不與雜流交通。又韋元甫除此州，計到郡之明日，合來拜其親。元甫至丹陽之明日，專使送衣服書狀信物，樞怒言不納。後三日，元甫親擁騎到樞別業，樞戒其僕，不令報。久停元甫車徒，不得進。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須與軍吏監軍相識。遽此深責，未敢當也。"親乃遣女奴傳話，延元甫就廳事，置酒。元甫陳以公事，樞方出歡話。（出《乾饌子》）

【譯文】

河東人裴樞，字環中。他的叔父裴耀卿，唐玄宗在位期間，官至宰相。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玄宗皇帝建議開放河運，用以充實國庫，玄宗皇帝特別讚許並採納了這個建議。裴樞的親姨夫薛邕官任中書舍人，當時傳出來他有可能主持科舉選拔人才工作的消息。這年正月初一，薛邕特來拜見裴樞等家親屬。說："他幾個姨娘有什麼吩咐沒有？咱們的親朋故友中有人蔘加應舉科考嗎？"一位親屬指着裴樞說裴樞參加。薛邕手捧上朝記事用的手板，面容嚴肅地說："三十六郎，自然是國家積貯待選拔的人才，不用特意吩咐我了。我是深恐還有其他子弟，因此問一下。"裴樞當即應聲說："姨夫自食其言。"舉起一杯酒灑在地上，當場立誓說："果然是薛姨夫主持科舉考試，裴樞我自當斷絕跟外人的交往，藏身在家中，絕對不去參加舉試。"這位親屬舉杖責打裴樞，責令他向薛邕賠禮道歉。裴樞始終沒有這樣做。唐代宗永泰二年，侍郎賈至主持科舉考試，裴樞一次就考中被選。這之後，在唐代宗大曆二年，裴樞的姨夫才主持科舉考試。裴樞應舉中第後，回到丹陽裏，不與一般閒雜人士交往。韋元甫來丹陽上任，計劃在到任的時候，一塊兒拜見他的親朋。韋元甫到丹陽上任的第二天，專門派人帶着衣服、書信和作爲憑證的物件，來到裴樞家。裴樞氣憤地將這個人趕走，沒有收納他帶來的禮物。過了二天，韋元甫親自乘車到裴樞的住處拜訪他。裴樞告戒他家中的僕人，不許他們通報。使得韋元甫的車馬人衆在外面停候很長時間，不能進入裴樞府中。韋元甫一點也沒有生氣發火，只是說："裴樞這個人啊太偏狹固執了。我初來乍到，須要跟軍吏、監軍們見見面，相互認識一下啊。受到這樣嚴重的責備，不敢當啊！"裴樞的父母派丫環出來傳話，說請刺史到廳堂暫坐，並讓僕伕們準備酒宴。韋元甫到廳堂入坐後，跟裴樞談的都是公事，裴樞這才高高興興地跟他說話。

崔珙

唐崔珙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中書舍人崔荊爲庶子，公務謁珙，珙不爲見。荊乃求與珙素厚善者，使候問之，珙怒不已。他曰，因酒酣，復詰之。居守益忿曰："珙誓不與此人相面。且人爲文詞，言語何限，豈可以珙弟兄作假對耶？"荊尤不喻，親族鹹憂慄不安。甥族中有穎悟者，採取文采，許之。乃掌制日，貶崔珙爲撫州郡丞雲："因緣雁序，鼓扇澆風。"荊因爾成疾。（出《芝田錄》）

【譯文】

唐朝時，崔珙任東都洛陽的留守，署理尚書省的事務。中書舍人崔荊擔任卿大夫的孩子的教養工作，因爲公事拜見崔珙。崔珙不接見。崔荊於是求一個跟崔珙平素關係非常好的人，去問訊崔珙爲什麼不接見他？崔珙大怒不止。另外一天，這個人跟崔珙一塊兒喝酒。待酒喝到興起時，又責問崔珙爲什麼不接見崔荊？崔珙更加氣憤地說："我發誓不與這個人見面。此人寫文章詞賦，不着邊際。怎麼能夠同我弟兄作瞥腳的對句呢？"崔荊聽到這話後，更加不明白崔珙爲什麼不接見他。他的家族、親屬都爲他感到憂慮不安。崔荊的外甥中有腦瓜轉得快的人，提議採取編選文集的方式，將原來文章中崔珙不滿意的地方改正過來。崔荊採納了這個提議。就在崔珙掌管草擬皇上命令的日子裏，將崔珙降職爲撫州郡丞，說："所以將崔珙降職，因爲崔珙藉着是同族兄弟的關係，宣揚扇動浮薄不正的社會風氣。崔荊因爲這件事情而氣悶出病來。

韓皋

唐韓皋，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詞頭，送以次舍人。是時呂渭草敕，皋恐，問曰："僕何故轉。"習不告。皋劫之曰："與君一時左降？"渭急，乃告之。皋又欲訴於改相，渭執之。奪其靴笏。哅哅久之，乃止。（出《國史補》）

【譯文】

唐朝人韓皋，自中書舍人改任御史中丞。依照中書省的慣例，宰相改任其它官職的任命書，由副宰相草擬。當時，由呂渭起草韓皋改任御史中丞的任命書。韓皋心中恐慌，問呂渭："我因爲什麼緣故改任御史中丞？"按照慣例是不能告訴的。韓皋逼問說："難道是跟你同時降職？"呂渭被逼問急了，就告訴了韓皋這次降職的原因。韓皋還想上訴他被免去宰相的事。呂渭堅決不同意他這樣做，搶奪下來韓皋的朝靴和記事用的手板，大聲吵嚷了很長時間，纔不吵了。

杜佑

唐楊茂卿客遊楊州，與杜佑書。詞多捭闔，以周公吐握之事爲諷。佑訝之，時劉禹錫在坐，亦使召楊至，共飲。佑持茂卿書與禹錫曰："請文人一爲讀之。"既畢，佑曰："如何？"禹錫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須擺闔，以動尊貴之心。"佑曰："休休，擺闔之事爛也。獨不見王舍乎，擺闔陳少遊，少遊刎其頭，今我與公飯喫。過猶不及也。"翌日，楊不辭而去。（出《嘉話錄》）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楊茂卿的讀書人，到揚州遊說，送書信給揚州刺史杜佑。信中多是議論天下政事的內容，用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的典故，暗喻杜佑應禮賢下士，廣求人才。杜佑看了這封信後非常驚訝。當時劉禹錫也在跟前。於是，杜佑派人將楊茂卿請來一塊飲酒。席間，杜佑將楊茂卿給他的信，遞予劉禹錫說："請文人拜讀一下。"劉禹錫讀完信後，杜佑問："怎麼？"劉禹錫說："一般的說，沒有進入任途的讀書人不甘寂寞，都須用遊說之術，來打動高官顯貴的心。"杜佑說："快別說了。遊說之術早已用爛了啊！君不見王舍嗎？向陳少遊獻遊說之術，陳少遊斬了他的頭，我現在請你喫飯。不論做什麼事情，超過了就會走向反面的啊！"第二天，楊茂卿悄悄地溜走了。

皇甫湜

唐皇甫湜氣貌剛質，爲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偏直。（明抄本"直"作"急"）爲郎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東洛。值伊瀍仍歲歉食，淹滯曹不遷，省奉其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行跡，庖突不煙。裴度時保釐洛宅，以美詞厚幣，闢爲留守府從事。湜簡率少禮，度亦優容之。先是度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度信浮圖教，念其殺戮者衆，恐貽其殃。因舍討淮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備極壯麗，就有日矣。將至書於白居易，請爲碑。湜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征白，信獲戾於門下矣。某文若（若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方白之作，所謂寶琴瑤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也。然何門不可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賓客無不驚慄。度婉詞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今既爾，是所願也。"湜怒稍解，則請斗酒而歸。至家，獨飲其半，乘醉揮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謇，字復怪闢。度尋繹久之，不能分其句讀。畢嘆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因以寶車名馬，繒採器玩，約千餘緡，置書，遣小將就第酬之。湜省書大怒，擲書於地，謂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爲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碑約三千字，一字三疋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既恐且怒，歸具告之。僚屬列校，鹹振腕憤悱，思臠其肉。度聞笑曰："真奇才也。"立遣依數酬之。自居守府正郎裏第，輦負相望。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湜領受之無愧色。而卞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奴僕暨裏中小兒輩，箕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於砧兒，爛於杵臼，絞取津液。以酬其痛。又常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手杖不及，則齧腕血流。其性褊急，皆若此。（出《闕史》，黃本作出《國史》）

【譯文】

唐朝人皇甫湜性格品貌倔強耿直，寫的文章古拙高雅，而且性情高傲，秉性偏狹暴躁。皇甫湜在任工部郎中時，一次在酒桌上發脾氣，跟同事爭吵起來。待到醒酒後，自己覺得不好意思，請求到東都洛陽去任職。正趕上伊水、湜水氾濫，連年欠收，皇甫湜又很長時間滯留在那裏不得升遷。薪俸特別低，生活非常困頓愁苦。一次，天降大雪，皇甫湜家門前連個腳印都沒有，全家餓飯，廚房的煙囪都不冒煙。當時，晉國公裴度任東都留守，在洛陽施行保民安政的政治措施。用高度的讚美、優厚的待遇，聘請皇甫湜爲留守府的幕僚。持甫湜簡僕率直不拘禮儀，裴度對他也很優待寬容。早年，裴度討伐淮西叛亂有功，皇上賞賜給他價值許多萬錢的禮品，貯放在集賢裏的宅院中。裴度信奉佛教，經常顧慮在征討淮西叛軍時殺人太多，會帶來災禍。因此，他將這些錢財施捨給福先佛寺，讓僧侶用這筆錢重修佛寺。重修的福先佛寺，極爲宏麗壯觀。佛寺修好後，裴度正要寫信請白居易爲重建的佛寺寫篇碑文記載這件事。當時，皇甫湜也在場。他忽然氣惱地指責裴度說："我皇甫湜就在你身旁，你卻寫信請在遠處的白居易給你寫碑文。我相信，一定是我違逆了你啊。我的文章如果跟白居易相比較，那麼一個是陽春白雪，一個是下里巴人。但是，爲什麼在你門下就容不得高貴的人呢？我現在就向你請求辭職歸家。"在座的賓客沒有人不驚恐慌悚。裴度委婉地向皇甫湜表示歉意，說："起初，我不好意思有勞老先生。考慮您是大手筆，怕遭到您的拒絕。現在既然您提出願意撰寫這篇碑文，這也是我的初衷啊！"皇甫湜的怒火稍稍消融，向裴度要了一斗酒，便告辭回到家中。一個人喝了半斗酒，乘着醉意揮筆撰寫碑文，一氣呵成。第二天抄寫清楚後，送給裴度。皇甫湜寫的這篇碑文，文思奇僻、古奧，書法也怪誕邪僻。裴度、忖度了好長時間也斷不了句。最後，終於斷句，弄明白了碑文。他讚歎地說："真是木玄虛、郭景純一類的隱居高士啊！"於是，備好寶車名馬、古玩器皿和各種絲織品，價值約一百多萬錢，並寫了一封信，派一名小校送到皇甫湜家中。皇甫湜看完裴度給他的信後，大爲惱怒，氣憤地將信扔在地上，對小校說："請轉告裴侍中，爲什麼這樣虧待我啊？我的文章不是一般的大路貨，除了曾經給顧況寫過集序外，還沒有再爲什麼人寫過。現在裴侍中請我撰寫這篇碑文，都是因爲我受他的恩惠深厚啊。這篇碑文約有三千字。每個字需付潤筆費三疋絹，減少五分錢也不行。"小校聽了後既驚恐又憤怒，回到留守府中如實彙報給裴度。在場的下屬與各位將校，都揮臂握拳，異常憤怒，紛紛叫嚷要將皇甫湜剁碎了喫肉。裴度笑着說："真是奇才啊！"立即派人按照皇甫湜提出的酬金數額，如數付給他。運載絹的車輛，自留守府衙到皇甫湜居住的正郎裏，一輛挨着一輛。全洛陽的人都走出家門觀看這種奇觀，就象觀看絳車堵塞、舟船翻沉一樣。皇甫湜欣然接受，一點沒有羞愧的表示。皇甫湜性情急躁，是一般人所不具備的。一次，皇甫湜被蜂子螫了手指，於是大爲躁怒。讓家中僕伕及鄰里的小孩，將蜂巢取下來裝在畚箕裏，他用高價買下來。過了一會兒，所有的蜂子都飛聚在他家庭院中。於是，他又讓家人僕伕將蜂捉住，在貼上、杵臼中砸爛搗碎，再將它們的汁液用布絞取出來，以解螫手之恨。還有一次，皇甫湜讓他兒子皇甫松抄錄幾首詩，發現有個字寫得有些小錯誤，便蹦跳着大罵不止。他來不急用木棍打，就用牙將他兒子的手腕咬得直淌血。皇甫湜的性情偏狹急躁，都象這樣啊！

段文昌

唐段相文昌性介狹。宴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大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出《因語錄》）

【譯文】

唐朝時，宰相段文昌性情孤傲偏狹。在宴請賓客時，出現鼻子眉毛那麼細小的漏洞。也會遭至他的責怪。在西川，有個叫薛大白的進士，喝酒時稱呼人的名字過多，第二天設宴便不再請他來了。

李德裕

劉禹錫（"劉禹錫"三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唐太和中爲賓客，時李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因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塵土蒙覆。既啓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何必覽焉。但恐回吾精絕之心，所以不欲看覽。"其抑才也如此。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爲言。楊、牛即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類。（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文宗太和年間，劉禹錫任太子賓客，跟宰相李德裕同時兼任東都洛陽的分司。藉着這個機會，劉禹錫拜訪了李德裕。問："近來，宰相可曾收到了白居易的文章嗎？"李德裕回答說："接連收到他送給我的文章，另外收存起來了，但是我始終沒有看一眼。今天拿給你看看吧。"待到查找時，只見滿滿一書箱全是白居易的詩稿，上面履蓋着一層厚厚的塵土。李德裕讓僕人找開書箱後立即又讓將白居易的文稿收起來，並對劉禹錫說："我很長時間就認爲這個人沒什麼值得稱道的。他的文章你又何必讀呢。對於白居易的文章，我怕辜負了我的一片精妙之心，所以我不想看。"李德裕身爲宰相，就這樣壓抑人才啊！唐文宗李昂繼位之初，重用李德裕的朝中朋黨時，首先以楊虞卿、牛僧儒爲重。楊虞卿、牛僧儒，是白居易的親密朋友。他們都不引薦扶持白居易，都是一路貨色啊！

李潘

唐禮部侍郎李潘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交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蓋記其所爲，亦常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緝者視之，當爲改正。"潘喜，並付之。彌年絕跡。潘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少多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歌詩，兼舊有者，一時投溷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歌什傳流者少也。（出《幽閒鼓吹》）

【譯文】

唐朝人禮部侍郎李潘，曾經蒐集編纂過李賀詩歌集，並想給這本詩歌集撰寫序文，可惜沒有辦成這件事。李潘得知李賀有一位表兄，李賀生前跟他有文學方面的交往。於是召見這位表兄，委託他代爲訪察蒐集李賀的遺作。該人恭恭敬敬地答應了，並表示謝意。還請求說："李賀所有的詩作我都知道，還常常見他對自己的詩作進行反覆修改。請您將所蒐集編輯的李賀詩作給我看看，我可以將其中謬誤的地方改正過來。"李潘聽了後非常高興，將自己蒐集的李賀遺作全都交給了這個人。然而，過了一年，如石沉大海，一點消息也沒有。李潘很是生氣，又將李賀的這位表兄召見來，責問他怎麼一點消息也沒有？這位表兄回答說："我與李賀是表兄弟，從小就常在一起。我非常忌恨他爲人傲慢，看不起人，經常想報復他。你交給我的那些詩歌，連同我原有的李賀的詩作，讓我一塊兒扔進廁所裏去了。"李潘聽了後非常氣憤，大聲叱斥他出去。過了很長時間，他還爲這件事感到遺憾和懊悔。這也是李賀詩歌流傳下來很少的緣故啊！

盧罕

唐李訥除浙東，路由淮楚，時盧罕爲郡守。訥既到，適值遠日，罕命設將送素膳於訥。訥初見忻然，迨覽狀。乃將名與訥父（"訥父"原作"謝"，據《玉泉子》改爲"訥父"二字。）諱同。訥，建子也，雅性褊躁，大怒。翌日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聞之，亟命駕而往，舟且行矣。罕知其故，遜謝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謹，笞之。訥去意益堅。罕度不可留，怒曰："大小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出《玉泉子》）

【譯文】

唐朝人李訥被授予浙東節度史，在上任的途中經由淮楚，當時是盧罕在那兒任郡守。李訥到淮楚時，正逢遠日，盧罕讓設將爲李訥送去素餐，李訥剛一看到時非常高興。等到看了盧罕附業的信後，才知到這個給他送飯食的設將的名子與自己父親的名字相同，非常生氣。第二天一早，就命人開船離開淮楚。李訥，是李建的兒子，性情高雅而又偏狹急躁，盧罕聽到李訥不告而辭的消息後，立即命人備好車馬前往碼頭拜見李訥。盧罕趕到碼頭時，李訥的官船正要開始。盧罕問明李訥不辭而別的緣由後，一再恭順地表示歉意，並且說都是由於自己不細心造成的，一定處罰那位設將。然而李訥堅決要走。盧罕意識到怎麼也挽留不住李訥了，氣憤地說："不論職位高低、尊卑，很多人的名字都叫建"，你爲什麼發這麼大的火呀？"說完，一撣衣袖，轉身離去。

王珙

唐給事中王柷，名家子，以剛鯁自任。黃寇前，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桓江湖，甚有時望。及詔徵回，路經於陝。時王珙爲帥，頗兇暴。然柷將來必居廊廟，亦加禮待之。柷鄙其人，殊不降接。珙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列妓樂。斂容白柷曰："某雖鄙人，叨忝旌鉞，今日多幸，遇軒蓋經過。苟不棄末宗，願廁子侄之列。"柷堅不許。珙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命將吏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悉投黃河，盡取其囊橐。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庭多故，舍而不問。時柷有一子，行至襄州，亦無故投井而死。（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末年，給事中王柷，出身於顯赫之家，以剛直耿介自詡。黃巢起兵叛亂前，在常州爲官。黃巢軍攻陷京都長安期間，流落在民間，很有些名望。待到朝廷徵詔他回京時，途經陝西。當時，王珙爲陝西的軍政長官，該人特別兇狠殘暴。然而，王珙考慮到王柷此次應召回京一定在朝中擔任重要職務，因此更加以禮相待。王柷鄙視王珙爲人，極不願意屈尊接受他的款待。王珙在內廳擺設豐盛的宴席來招待王柷，並專門爲他準備了樂妓獻演歌舞。席間，王珙恭恭敬敬地對王柷說："我王珙雖然是個粗鄙的人，叨忝統領陝軍，今天得遇給事，途經蔽地深感榮幸。若不嫌棄我這個末代族人，願爲給事叔、侄相稱。"王柷聽了後，堅決不應允。王珙勃然大怒。說："王給事奉命回京的時間有限，我王某人不敢挽留。"說罷，立即命人撤去酒宴，並讓人催促王柷迅速離開驛館。待王柷離開驛館後，王珙暗中授意手下將士尾隨王柷。在王柷渡過黃河時將他一家人殺死投入河中，並將王柷所攜帶的行裏包裹盡數取回。之後，王珙假稱王柷渡黃河船翻落水淹死在水中，上報朝廷。當時，朝廷混亂多事，沒有時間查詢這件事。王柷有一個兒子，在返京途中走到襄州時，也無緣無故地被人投入井中而死。

高季昌

□□□□□□董掌奏記府主偏急。□□□□□□□□□詣梁園勸梁太祖□□□□□□□□□□官入中原授大理□□□□□□□季昌怒曰："天下皆知四鎮令公必作天子，□□□偃仰乎詬怒而起。久之，召孔目官王仁厚謂曰："我□□□□書記所見甚長且廣南湖南。與梁王齊肩。所以□□□□使我乃梁王將校，安可輒同兩處。差都押衙可□□□□董且召宴飲迎而謂曰："集性急請一切勿言。"仍遺衣□□十匹以安之。董雖稟受，莫知喜怒之由。他日聞說，自□□我本無此見，誠出司徒之意。都校充使，於禮合儀，所遺□段乃謬恩也。（出《北夢瑣言》）

因缺字太多，不作今譯。

卷第二百四十五　　詼諧一

晏嬰 東方朔 邊韶 袁次陽 伊籍 張裔 張裕 薛綜 諸葛恪 費禕 王戎妻　鄧艾　安陵人　楊修　孫子荊　蔡洪　陸機

晏嬰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爲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王謂左右曰："晏嬰辭辯，吾欲傷之。"坐定，縛一人來。王問："何謂者。"左右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桔生於江南，至江北爲枳。枝葉相似，其實味且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出《啓顏錄》）

【譯文】

春秋時期，齊國晏嬰身材矮小，出使楚國。楚國在大門旁邊開一個小門迎請晏嬰。晏嬰不走小門，說："出使狗國，入狗門。現在晏嬰出使的是堂堂的楚國，不應當從狗門走進去。"楚王問："齊國沒有人嗎？"晏嬰回答說："齊國派遺賢德高尚的人出使賢德高尚的國王，派遣品德不好的人出使品德不好的國王。晏嬰品德不好，因此出使楚王您哪。"楚王對身旁的大臣們悄聲說："晏嬰善於雄辯，我想治治他。"於是，楚王坐好後，武士們從外面綁着一個人進來。楚王指着階下綁着的人問："他是什麼人？"左右回答說："是個犯偷竊罪的齊國人。"楚王看着晏嬰，問："齊人擅長偷竊嗎？"晏嬰回答說："我聽說桔生長在江南，移植到江北就變成了枳。枝幹，葉片都相似，它結的果實的味道卻不同，是因爲水土不一樣啊。大王階下綁着的這個人，在齊國時不懂得偷盜。來到楚國後就成了盜賊，本質變壞了。這是楚國的水土使他變壞的啊！"楚王聽後笑着說："我反倒被你給戲弄了！"

東方朔

漢武帝嘗問東方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對曰："自唐虞之後，成康之際，未足以喻。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鹹得其人矣。警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嚴子爲衛尉，皋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彥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溪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孔父爲詹事，蘧伯玉爲太傅，孫叔敖爲諸侯相，王慶忌爲期門，子產爲郡守，夏育爲鼎官，羿爲旌頭，（羿善射。）宋萬爲式道侯……上乃大笑，復問："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仁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辨知閎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胲，（音改。）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跡，行步禹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退澹詞，皆此類也。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於盆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讚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非是守宮即蜥蜴。"帝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藪。"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嗷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抵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嗷嗷者，烏哺彀也。尻益高者，鶴俯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B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窮（窮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也。狋吽呀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鏠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以上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譯文】

漢武帝有一次問東方朔："先生看我是什麼樣的君主啊？"東方朔回答說："自唐虞之後，到周朝的成康盛世，沒有一位國君可以和您相比。以臣看，皇上的功勳與品德、德居黃帝、顓頊、帝嚳、康堯、虞舜五帝之上，功在夏禹、商湯、周武王之前。並非僅僅如此啊！以誠待人，就能廣泛地得到普天下仁人志士的支持和擁戴，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能任用這些賢達的人。比如任周公、召公爲丞相，任孔丘孔仲尼爲御史大夫，任姜太公爲將軍，任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爲拾遺在您身後檢查有無遺漏，任驍勇的魯國大夫卞嚴子爲衛尉，任虞舜的臣子皋陶爲大理寺卿，任虞舜的農官后稷爲司農卿，任成謁的名臣伊尹爲少府，任孔子的門生能言善辯的子貢爲使節出使外國，任孔子的門生顏淵、閔指爲博士，任擅長文字的子夏爲太常卿，任伯益爲右扶風，任季路爲執金吾，任帝嚳的兒子契爲鴻臚卿，任龍逢爲宗正掌管皇室親族事物，任商朝孤竹君的兒子伯夷爲京兆尹，任齊國的宰相管仲爲拱已京師的馮翊郡守，任魯國的巧匠公輸班爲掌管土木管透的將作大匠，任魯獻公次子德高望重的仲山甫爲光祿大夫，任炎帝四獄的後裔申伯爲太僕，任春秋時延陵吳公子季札爲水衡都尉，任秦穆公的賢相百里奚爲典屬國，任魯國大夫柳下惠爲大長秋服侍皇后，任衛國大夫史魚爲協助丞相檢舉不法之事的司直，任宋國大夫孔父爲詹事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任衛國人蘧瑗爲太傅。任楚國令尹孫叔敖爲諸侯相，任王慶忌爲期門掌執兵麾從護衛，任鄭國丞相公孫僑爲郡守，任衛國勇士夏育爲鼎官，任后羿爲皇帝儀仗的排頭兵，任宋萬爲司道侯爲皇上在前開道……漢武帝聽到這裏大笑不止，又問："現在在我朝爲官的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昌、司馬相如、吾侖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一類的人，他們都能言善辯，淵博通達，擅長文章辭賦。先生看看你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和這些人相比？"東方朔回答說："我看到他們的包牙齒，長而多毛的臉，往外翻的嘴脣，長脖突下巴，羅圈腿，大肥庇股，象蛇行的歪歪斜斜的腳印，一瘸一拐的走路的姿式，我雖然長相不怎麼樣，還能兼有上述這些人的這些特徵。"東方朔講的，都是這樣一類能進能退、隨機應變的俏皮廢話。一次，漢武帝讓幾位大臣玩猜物遊戲。漢武帝在盆內扣放着一隻壁虎，讓幾位大臣們猜，都沒有猜中。東方朔自我吹虛說："我曾學習周易，請皇上讓我猜猜。"於是，他另用著草卜算一卦，回答說："我認爲它是條龍又沒有長角，我說它是條蛇又長着腳。連續不斷地爬行而且善於攀緣牆壁，不是壁虎就是蜥蜴。"漢武帝說："好！果然讓你猜中了。"於是賞賜給東方朔帛十疋。接着，漢武帝又讓東方朔猜別的東西，都連連被他猜中，連連得到漢武帝的賞賜。當時，有一位漢武帝特別寵愛的歌舞雜技藝人叫郭舍人，能表演出各種各樣的滑稽動作，經常伴侍在漢武帝身邊。郭舍人喊叫道："東方朔僥倖猜中啦，不是真本事啊！我請求皇上讓我放物叫東方朔猜。他猜中了，打我一百板子；他沒有猜中，請皇上賞賜給我帛。"於是，郭舍人將依附樹上生長的寄生置放在盆底下，讓東方朔來猜。東方朔說："是頭上頂盆用的墊圈。"郭舍人大叫："我就知道你東方朔不能猜中嘛！"東方朔說："生肉叫膾，乾肉叫脯。放在樹上就叫寄生，放在頂盆底下就叫墊圈。"漢武帝聽了讓倡人的主管杖打郭舍人。郭舍人被打得疼痛難忍，大聲呼叫。東方朔笑着說："啊！嘴上沒毛，喊聲嗷嗷，屁股越抬越高！"郭舍人非常生氣，說："東方朔隨意誹謗皇上的侍從官，罪當斬首示衆！"漢武帝問東方朔："你爲什麼誹謗我的侍從官啊？"東方朔回答說："我不敢誹謗皇上的侍從官啊，我說的是隱語呀！"漢武帝問："你隱示的是什麼啊？"東方朔回答說："口無毛，指的狗洞。聲嗷嗷，指的是母鳥哺育小鳥崽。尻益高，指的是鶴俯身吸食兔子。"郭舍人不服氣，說："我請求再問東方朔隱語，如果說不出來也應該打板子。"隨即胡亂說道："今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呀。你說說都隱含的什麼？"東方朔回答說："'令'是命，'壺'是盛器，'齟'齒不正，'老'人要敬，'柏'長在院庭中的樹，'塗'漸漸潮溼的路徑，'伊優亞'是詞未窮，'狋吽呀'是兩狗相爭鬥。"郭舍人胡亂問的這些話，東方朔立即應聲，對答如流，一點也問不住他。所有在場的文武大臣們都非常驚訝。漢武帝任命東方朔爲常侍郎，長期得到寵愛。進入伏天后，一次，漢武帝下詔賞賜侍從官們肉，主持分肉的御膳總籠天很晚了也沒有來。東方朔拔出寶劍對他的同事們說："伏天熱肉容易壞，應當早點將肉拿回家去，請你們趕快接受賞賜吧。"說完，用劍砍塊肉拿着走了。主管分肉的御膳總管將這件事情上報給漢武帝。東方朔來了後，漢武帝問："昨天我賞賜給你們肉，你不等着總管去分，自己割一塊拿走，是怎麼一回事啊？"東方朔摘下帽子表示敬意。漢武帝說："先生請起，自己責備自己吧。"東方朔再次拜謝，說："朔來朔來，受賞賜不等待分，怎麼是無禮呢？拔出寶劍割肉是何等豪壯的義舉啊！沒有多割肉，又是何等廉潔啊！回到家中交給妻子，又是何等的仁愛啊！"漢武帝笑着說："本來是讓先生自己責備自己，你反而自己誇獎自己了啊！"漢武帝說完，又賞賜給東方朔酒一石，肉百斤，讓他拿回家中交給妻子。

邊韶

後漢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之，應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慚。（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啓顏錄》）

【譯文】

五代時期，後漢有個叫邊韶的人，字孝先，教授幾百個弟子。一次，邊韶白天睡覺。他的弟子暗中編一首順口溜嘲笑他："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邊韶偷偷聽到弟子們說這首順口溜後，應和道："邊是姓，孝是字，大腹便便，那是裝書的箱子。想睡覺，是爲了思考經書上的事。睡時跟周公在夢中相互勾通，靜臥是在跟孔老夫子交換怎樣理解經義。你們隨便嘲弄師長，這是那本經書上告訴你們的啊？"編順口溜嘲弄邊韶的弟子們，聽了後感到非常羞愧。

袁次陽

後漢袁次陽妻，扶風馬季長女。初婚裝遣甚盛，次陽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違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次陽又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次陽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爲慚。（出《本傳》）

【譯文】

東漢時，扶風袁次陽的妻子，是扶風馬季長的女兒。剛結婚時，孃家陪送的嫁妝特別豐厚，袁妻每天都精心梳妝打扮。袁次陽問妻子："已經作了媳婦，每天只是捧着箕畚、掃帚，料理家務而已。爲什麼這樣過於打扮呢？"袁妻回答說："我的父母陪送這麼多的嫁妝是他們對我這個女兒的慈愛，我不能忤逆父母不用這些嫁妝。郎君如果想仰慕漢朝的鮑宣、梁鴻的高尚志節，爲妻也一定效仿鮑宣的妻子少君、梁鴻的妻子孟藝，將飯菜高高地奉舉到眉間來侍奉你啊！"袁次陽又問："弟弟先於哥哥結婚，會被世人恥笑，現在你的姐姐還未出嫁呢，你先出嫁好嗎？"袁妻回答說："我姐姐品德高尚卓異，到現在還沒有尋找到可以嫁給他的好丈夫。不象我啊這麼卑下，管他好賴呢，找個男人嫁給他就算了。"袁次陽聽了後沉默不語，但還不服氣。在新房外面偷聽人，很爲袁次陽感到慚愧。

伊籍

蜀先主以伊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使吳。孫權聞其才辨，欲逆折其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應聲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吳主大慚，無語對。（出《三國志》）

【譯文】

蜀漢先主劉備任用伊籍爲左將軍行事中郎將，派他出使東吳。吳王孫權聽說他很有辯才，想逆着說話，藉以打亂伊籍的思維。伊籍剛剛進入吳宮正殿叩拜吳主孫權，孫權開口說道："你這不是徒勞事奉無道的昏君嗎？"伊籍應聲回答道："一拜一起，不算什麼操勞。"吳主孫權聽了深感慚愧，無話可答。

張裔

蜀張裔爲益州太守，爲郡人雍闓縛送孫權。武侯遣鄧芝使吳，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出《啓顏錄》）

【譯文】

蜀漢益州太守張裔，被本郡人雍闓暗中綁架到東吳欲送給吳主孫權。諸葛亮派遣鄧芝出使東吳，讓鄧芝拜見孫權時在言談中向孫權提出請張裔回蜀。張裔自從被綁架到東吳後，便從雍闓手裏逃出來各處流落躲藏。孫權並不知道他被綁架來，因此允許鄧芝帶他離吳回蜀。臨行前，張裔被引見去拜辭吳主孫權。孫權問張裔："蜀中卓氏寡婦卓文君，跟司馬相如私奔。貴地的風俗怎麼這樣呢？"張裔回答說："我認爲卓氏寡婦卓文君，儘管跟人私奔，還比貴國吳縣朱買臣的妻子嫌貧愛富易夫而嫁賢慧多了呢！"

張裕

□□□□□劉璋會涪，時張裕爲從事，侍坐。其人饒須，先主嘲之曰："吾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大笑。先主無須，故裕雲及之。（《藝文類聚》卷二五引《蜀志》［《蜀志》十二週羣傳文］文略同，疑出《啓顏錄》）

【譯文】

蜀漢先主劉備與劉璋在涪州相見。當時，張裕任劉障的從事，在旁邊坐陪。張裕臉上長着連鬢鬍鬚，劉備嘲笑他說："我的家鄉河北涿縣姓毛的特別多，東西南北，都是毛啊。涿縣的縣令自稱爲：'衆多的毛繞着涿而居住啊！'"張裕聽了反脣相譏說："從前有個人任上黨潞長，後遷任涿縣縣令，辭官回家了。當時有人給他寫信，想在信頭寫'潞'就遺漏下'涿'，寫'涿'就遺下'潞'。於是，所興寫上'潞涿君'。"劉備聽了後哈哈大笑。劉備臉上沒長鬍須，因此張裕這樣講。（按："涿"，另有一義爲"陰器"，即'生殖器"；"潞"，諧音爲"露"。）

薛綜

吳薛綜見（"吳薛綜見"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蜀使張奉，嘲尚書令闞澤姓名，澤不能答。薛綜下行乃雲："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也。（出《啓顏錄》）

【譯文】

東吳的薛綜見到蜀漢的使臣張奉嘲笑尚書令闞澤的姓名，闞澤一時反駁不了，於是走到張奉面前說："'蜀'是什麼？旁邊有犬（按：犬同'犭'。）念'獨'，沒有犬念'蜀'；橫'目''句'身，'蟲'進入它的腹中。"張奉說："我不應當再嘲笑您吳國的大臣啊。"薛綜應聲回答說："無'口'爲天，有'口'爲吳，我們吳國君臨在萬邦之上，是天子的國都啊！"在坐的人聽後哈哈大笑。張奉卻沒話可講了。

諸葛恪

諸葛恪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詰之曰："向人子而字父，（"而字父"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子爲是禮也？"恪大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者，非不明，意（"不明"二字原空缺，"意"原作"澺"，據黃本補改）有所在耳。"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矢一"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石。"恪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答曰："明太子未敢。"上曰："可。"恪（可恪二字原空闕，據黃本補。）曰："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矢君二字原空缺，據許本補。）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吳主大笑。（出《啓顏錄》）

【譯文】

諸葛恪有一次無意中失口叫了韓文晃父親的名字，韓文晃責問他："當着兒子的面叫父親的名子，您認爲這樣做有禮貌嗎？"諸葛恪大笑着說："農曆七月七日夜，婦女們向天穿紉七孔針，不是不知道天是黑的，難紉針，而是另有寓意啊！"吳主孫權指使太子孫亮嘲弄諸葛恪說："諸葛之遜喫馬糞一石！"諸葛恪問："做臣子的可以戲弄國君嗎？做兒子的可以戲弄父親嗎？"太子明回答說："我不敢這樣做啊。"吳主孫權接口說："可以這樣做。"諸葛恪聽了後，說："請皇上命令太子喫雞蛋三百隻。"孫權問："太子讓你喫馬糞，你讓太子喫雞蛋，這是爲什麼呀？"諸葛恪回答說："都出自同一緣由啊！"孫權聽了，哈哈大笑。

費禕

孫權嘗饗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雲："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曰："愛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鳥，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鹹稱善。（出《啓顏錄》）

【譯文】

一次，吳主孫權宴請蜀漢使臣費禕，事先告訴參加宴會的羣臣們說："呆會兒，費禕來了，諸位愛卿裝成沒看見，繼續低頭喫喝，不用站起來迎接。"費禕來了後，只孫權一個人停下杯筷，其他人沒有一人起身迎接他。費禕看到這種情形，立即嘲諷地說："鳳凰飛來了，麒麟停下杯筷表示歡迎。愚昧無知的驢騾，卻照舊在那裏悶頭繼續喫。"諸葛恪聽後抬起頭來，說："我們喜愛裁植梧桐樹，是爲了迎接鳳凰來。從哪飛來的燕雀，自稱是鳳凰？爲什麼不同彈弓射它，將它趕回它的家鄉去。"衆臣起身叫好。

王戎妻

晉王戎妻。語戎爲卿。戎謂曰："婦那得卿婿，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出《啓顏錄》）

【譯文】

晉人王戎的妻子，稱王戎爲"卿"。王戎對妻子說："妻子怎麼能稱丈夫爲卿呢？這樣稱呼在禮上講不通啊。"妻子回答說："我親卿愛卿，所以才卿卿。我不卿卿，那麼誰來卿卿？"王戎聽後笑了。（按：在古代，卿字除含有對男子的敬稱，和君對臣、長輩對晚輩的稱謂外，還含有夫妻情人間的愛稱之意。）

鄧艾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御覽》四六四引作出《語林》，又四六六引作出《世說》，文同）

【譯文】

鄧艾口喫，經常說："艾艾……"晉文王戲虐鄧艾說："艾艾到底是幾個艾呀？"鄧艾迴答說："哦鳳兮哦鳳兮……"因此只是一鳳。

安陵人

晉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嘲謔，未嘗困躓。嘗語會，聞有女善調謔，往觀之。於是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毓等初不覺，車後門生雲："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兩頭低也，蓋言羝也。"兄弟多髯故云。

【譯文】

晉朝時，鍾毓兄弟機敏、頓悟超過一般的人，每次與人戲謔，從未被難倒過。一次，鍾毓對鍾會道："聽說有個女人非常會調笑戲謔，咱們去會會她啊？"於是兩兄弟穿着華美的衣服，乘坐一輛車去會這個女子。他們走到西門，遇見一個女人指着他們笑着說："車中央怎麼那麼高哇？"兩兄弟起初一點也沒有察覺出什麼來。坐在車後面的弟子說："方纔你們已經被人家戲謔啦！"鍾氏兄弟聽後怔住了。弟子說："那個女人說'中央高，兩頭低（按：低，諧音'羝'，公羊。）'意思是說'原來是兩頭公羊'。"鍾毓兄弟二人，都長着濃密的鬍鬚，因此被那個女人戲稱爲"兩頭公羊"。

楊修

晉楊修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楊修時爲君平設。有果楊梅，君平以示修："此實君家果。"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出《啓顏錄》）

【譯文】

晉朝時，有個叫楊修的男孩，才九歲，特別聰明、慧穎。一次，孔君平到家來找楊修的父親。偏巧楊父不在家，楊修代父親擺放便宴招待孔君平。餐桌上有一道菜是鮮楊梅。孔君平指着桌上的楊梅問楊修："這楊梅是你楊家的果嗎？"楊修應聲回答說："我沒聽說過孔雀是您孔家的家禽啊！"

孫子荊

晉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云："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出《世說新語》，明抄本作出《啓顏錄》）

【譯文】

晉朝人孫子荊，年輕時想當隱士，對王武子說："應當頭枕石頭，口飲溪水。"失口說成了'應當口飲石頭，頭枕溪水。"王武子問："溪水可以頭枕，石頭怎麼可飲呢？"孫子荊這才知道剛纔失口說錯了，於是狡辯道："我之所以頭枕溪水，是爲了洗耳朵；之所以飲石頭，是想磨礪牙齒啊！"

蔡洪

晉蔡洪赴洛，洛中問曰："募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採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無是其苗裔乎？"（出《啓顏錄》）

【譯文】

晉朝人蔡洪從江南去京城洛陽應舉。洛陽城裏有人問他："現今剛開始招幕僚，你們這些人就拼命擠入京城。這裏在卑微的人中選拔英才奇士，在山野巖洞中招覽賢人俊傑。你們這些從江南吳、楚之地來到京城的人，原本是國破之家後僥倖生存下來的人，有什麼特殊的才能來應此召？"蔡洪回答說："價值連城的夜光寶珠，不必產在周武王會盟諸侯的孟津水中；一手握不過來的美玉，不必採在崑崙山上。有名的賢君大禹出生在東邊夷人的蠻荒之地，以賢德著稱的周文王出生在西羌胡人居住的地方。聖明賢良的人，爲什麼必得產生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當年周武王伐紂勝利後，遷移頑固不化的人到洛陽來。那麼，你們這些現在的洛陽人，能不是這些頑民的後裔嗎？"

陸機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耳。"機在坐，潘安至，陸便起。安仁曰："清風至，亂物起。"陸應聲答曰"衆鳥集。"（啓出《顏錄》）

【譯文】

陸機到王武子家作客，王武子家存有一百斛羊奶酪。王武子指着這些羊奶酪問陸機："在你們東吳，有什麼名菜可以跟羊奶酪相媲美？"陸機回答說："我們東吳有千里那兒產的蓴菜烹製的羹湯、未下那兒產的鹽豆豉，都是跟羊奶酪一樣好喫的佳餚啊！"陸機正坐着呢，潘安來了，陸機站起身來。潘安說："清風吹來了，各種廢棄東西都被刮起來了。"陸機聽後應聲回答說："羣鳥集到一塊兒來啦！"

卷第二百四十六　　詼諧二

蔡謨 諸葛恢 周顗 韓博 習鑿齒 孫盛 祖納 郝隆 羅友 張融 何承天　王絢

何勖 謝靈運 劉繪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略 胡諧之 梁武　柳信言　徐摛　徐陵

李諧 周舍 王琳

蔡謨

晉王導妻妒，導有衆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住。公遽命駕，患牛遲，手捉塵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後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短轅犢車，長柄塵尾。"導大慚。（出《晉史》）

【譯文】

晉朝人王導的妻子非常好喫醋。王導在外面另有住宅，裏面住有許多姨太太。王導的妻子得知這件事後，手裏拿着一把菜刀要去這幢住宅砍殺那些姨太太。王導知道後急忙讓家中僕人駕好牛車去追趕妻子。王導嫌牛車走得太慢，手裏倒握着拂塵，用拂塵把擊打牛屁股，讓牛快走。蔡謨聽說這件事情後，來看王導說："朝廷想賞賜你九種禮品，這可是最高的禮遇啊！"王導聽了後，謙讓他說自己無功無德，不應得到這麼高的賞賜。蔡謨說："不說別的，單單聽說你乘坐短轅牛車，用長把拂塵鞭牛。這件事就足夠賞賜的了。"王導聽了後，羞愧無比。

諸葛恢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寧勝馬也。"（出《啓顏錄》）

【譯文】

晉朝的諸葛恢與丞相王導，二人因爲族姓排列的先後順序而發生爭吵。王導說："爲什麼不可以稱葛王，而非得稱王葛呢？"諸葛恢回答說："譬如稱驢馬吧，這樣稱呼的意思難道是說驢就勝過馬了嗎？"

周顗

晉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憂慘而瘦。"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穢滓日去。"（出《南史》）

【譯文】

晉朝時，庾亮去拜訪周顗。周顗問："你近來有什麼高興愉快的事情忽然肥胖起來了？"庾亮反問道："您怎麼憂傷愁慘得忽然瘦了呢？"周顗說："我沒有什麼憂傷愁慘的事情，只不過是天天喫些蔬菜使胃腸清潔虛空，那麼，那些污濁的廢棄物也就一天天減少了。"

韓博

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並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謂博曰："卿是韓盧後。"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固相問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爾，短尾者則爲刁。"闔坐雅嘆焉。（出《啓顏錄》）

【譯文】

東晉時，張天錫的僚屬中郎韓博，前往建康向東晉上表與送盟文。韓博能言善辯，很有口才，東晉執掌朝政的大司馬桓溫很是讚賞他。一次盛大的聚會上，桓溫暗中指使司馬刁彝問韓博："你是韓盧後嗎？"韓博回答說："您是韓盧後。"桓溫笑着說："刁司馬因爲你姓韓，因此這樣相問那。刁司馬自然是姓刁了，哪能是韓盧後呢。"韓博回答說："大人您沒有很好地思考啊，短尾則爲刁黃，因此是韓盧'後'哇！"在坐的人，都讚歎韓博的高雅與善辯。

習鑿齒

秦苻堅克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堅見之，與語大悅。嘆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南土，獲士一人有半。"蓋刺其蹇也。初鑿齒嘗造道安譚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鹹以爲清對。（出《晉春秋》）

【譯文】

東晉時，前秦苻堅攻佔襄陽，虜獲習鑿齒、釋道安。當時，習鑿齒正患腳病，瘸着走路。苻堅接見他，跟他談了一會兒話，非常高興，慨嘆地說："當年晉人平定東吳，得利於東吳的兩名水軍將領陸抗、陸景。我現在攻克襄陽，得到一個半人啊！"苻堅這樣說，是諷刺戲謔當時習鑿齒患腳疾瘸着走路。當初，習鑿齒一次跟釋道安閒談，自我誇讚說："四海之內習鑿齒。"釋道安應聲說："普天之下釋道安。"都認爲這兩句話是一付清對。

孫盛

晉孫盛與殷浩談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毛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語孫曰："莫作強口馬，我當捩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勞卿頸。"（出《南史》）

【譯文】

晉朝人孫盛與殷浩互相辯論，你來我往，不辭辛苦。不論是客是主，都不得聞。家人僕伕往來上菜上飯，涼了再熱，熱了又涼，再三再四。辯論到激烈時，彼此用拂塵擊打。拂塵上的毛都脫落下來，弄得滿桌都是，飯裏菜裏都有。賓主一直到了旁晚都忘了喫飯。殷浩對孫盛說："你莫作強嘴的馬，我應當擰住你的鼻子。"孫盛對殷浩說："你沒有見到被拽豁鼻子的牛嗎，我讓人按你的脖頸。"

祖納

東晉光祿祖納少孤苦，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聞其佳名，（"佳名"原作"住"據《世說》補改。）知其常親供養，乃以二婢餉之，因以爲吏。人有戲之者，奴價倍於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出《世說》）

【譯文】

東晉光祿大夫祖納少年時孤苦伶仃，但是非常孝順，經常親自爲母親燒火作飯。王平聽說他的美名後，得知他親自服侍供養母親，就送給他二名女僕，並推薦他擔任官職。有人戲謔祖納說："你這個奴隸的價格比婢女高一倍呀！"祖納回答說："身爲秦穆公宰相的百里奚爲什麼必得比五張公羊皮還輕賤呢。"（按：秦穆公聽說百里奚賢能，用五隻公羊皮在楚人那兒將他贖出來，委以國政。）

郝隆

晉郝隆爲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曰："何爲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出《世說》）

【譯文】

晉時人郝隆被授予南蠻參軍。他在三月三日這天作詩一首，其中一句是"娵隅躍清池"。執掌朝政的大司馬桓溫聽了問："娵隅是什麼東西？"郝隆回答說："南蠻人管魚叫娵隅。"桓溫問："你爲什麼用蠻語？"郝隆回答說："我千里迢迢地來投奔大司馬您，纔得到一個蠻府參軍的官職，怎麼能不用蠻語呢？"

羅友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飲敘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於中路見鬼椰榆雲："'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終慚，回以還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出《渚宮舊事》）

【譯文】

晉朝時，有個叫羅友的人，家裏很貧窮，投奔到大司馬桓溫手下找口飯喫。羅友雖然是因爲有才學而得到桓溫的賞識，但是由於他平素生性放誕不受管束，桓溫認爲他不適合擔任官職治理百姓。因此，只賞識讚許他而不使用。後來，同爲幕僚的一位同事被任命爲郡守，桓溫爲他設宴話別，羅友也被邀請參加。但是羅友到的特別晚。桓溫問羅友："你怎麼來的這麼晚啊？"羅友回答："我昨天奉您的指示外出，在路上遇到一個鬼嘲笑我說：'我只見你送別人出任郡守，爲什麼不見別人送你出任郡守呢？'我聽了後始終感到羞愧，回來後還再三思悟這件事，不知不覺就延緩了赴宴的時間，真是罪過。"桓溫聽了後一方面感到羅友說的滑稽可笑，一方面也感到慚愧。這之後，桓溫任命羅友爲襄陽太守。

張融

宋張融嘗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太祖嘗面許融爲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太祖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融與謝寶積（"謝寶積"當作"寶積謝"，寶積融第六弟，見《南史》本傳。）俱謁太祖，融於御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盤。"上大笑。（出《談藪》）

【譯文】

南北朝時期，南朝宋張融有一次請假回家。皇上問他家住在哪裏？張融回答說："我住在陸地上但不是房屋，住在船上但不在水上。"皇上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問張緒。張緒告訴皇上說："張融家住在東山附近，沒有固定的住處。暫且將一隻小船牽上岸邊，全家人住在裏面。"皇上聽了大笑。齊太祖肖道成曾當面答應授任張融爲司徒長史，然而竟然不見太祖下任命令。張融騎着一匹瘦得可憐的馬上下朝，太祖看見了問張融："你的這匹馬怎麼這麼瘦啊？給它多少料粟？"張融回答說："每天餵它一石粟。"太祖問："那爲什麼還這麼瘦？"張融說："我答應餵它一石粟，可是我並沒有實際給它呢。"第二天，太祖即下任命令授任張融爲司徒長史。張融與寶積謝一塊兒拜見太祖。張融在皇上面前放了一個屁，寶積謝起身謝罪說："我的這位兄弟泄氣污染了皇上的聖殿。"太祖只是笑笑，沒有說什麼。過了一會兒，擺上酒宴，張融排斥寶積謝，不讓他上桌。太祖問："爲什麼不跟你的這位賢弟同桌喫飯？"張融說："我不能跟謝氣的嘴同餐。"太祖聽後大笑。

何承天

宋東海何承天，徐廣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邁。諸佐郎併名家少年，潁川荀伯子嘲之，當呼爲"奶母"。承天曰："卿當知鳳凰將九子，奶母何言耶。（出《談藪》）

【譯文】

南宋東海人何承天，是徐廣的外甥，官任著作佐郎，年歲已經很大了，其他的著作佐郎都是顯赫人家的年輕子弟。穎川人荀伯子嘲笑他，稱他爲"奶母"。何承天說："你應當知道鳳凰帶領着九隻小鳳凰崽，你稱我爲'奶（按：此字作'母'）母'是什麼意思呢？"

王絢

晉王絢，彧之子。六歲，外祖何尚之，特加賞異。受《論語》，至"鬱郁乎文哉。"尚之戲曰："可改爲'耶耶乎文哉。'"（吳蜀之人，呼父爲耶。）絢捧手對曰："尊者之名，安得爲戲，亦可道草翁之風必舅。"（《論語》雲，草上之風必偃，翁即王絢外祖何尚之，舅即尚之子偃也。）（出《啓顏錄》，翁即二字下原有翁即在三字，據明抄本刪）

【譯文】

晉朝人王絢，是王彧的兒子。年僅六歲，外祖父何尚之，非常賞識他的聰慧異稟，教授他讀《論語》。教到"鬱郁乎文哉"這一句時，何尚之戲謔地說："這句可以讀成'耶耶乎文哉'（蜀人呼父爲耶。）王絢捧着兩隻小手回答說："長輩的稱呼，怎麼可以戲謔呢？草上之風必偃，也可以讀成'草翁之風必舅'嗎？"（按：翁，指王絢的外祖父；偃，原來何尚之的兒子--王絢的舅舅名"偃"。）

何勖

宋江夏王義恭\*\*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嚐出行，於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出《因話錄》）

【譯文】

南宋江夏人王義恭生\*\*好古物，經常向所有在朝爲官的人搜求。侍中何勖已經送給他一些古物了，但是王義恭還是向他不斷地索要。何勖感到很生氣，對王義恭非常不滿。一次，何勖外出，見道邊有一隻狗枷和一隻牛鼻具丟棄在那兒。於是，讓隨行人員將這兩件廢棄物收起來。回到京城後，何勖讓人將這兩件東西盛在一隻箱子裏，用手擎着送給王義恭，並寫一便箋說："承你還須要古物，今奉上李斯狗枷、司馬相如牛鼻具各一隻，望收訖。"

謝靈運

宋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謝靈運輕之。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出《南史》）

【譯文】

南宋會稽郡太守孟顗供奉佛祖非常精誠懇切，謝靈運很是輕蔑他這樣做。對孟顗說："要修心得道，必須天生具備智慧的業緣。老太守昇天（按：指死亡。）當在靈運前邊，修成佛一定在我靈運後邊。"孟顗非常記恨謝靈運。

劉繪

齊劉繪爲南康郡，郡人郅類所居，名穢裏。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裏。"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嘆其辯答。（出《談藪》）

【譯文】

南齊人劉繪，官爲南康郡太守。郡裏有個人叫郅類，他家住的地方叫穢裏。劉繪戲謔地說："你有什麼污穢，而居住在穢裏？"郅類反問道："我不知道孔老夫子缺少什麼，而居闕里。"（與字缺同"闕"。）劉繪聽了後，非常歎服郅類的辯才。

徐孝嗣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雲師亦蕭寺日夕各遊，二寺鄰接，而不相往來。孝嗣嘗問法雲曰："法師嘗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出《談藪》）

【譯文】

南齊僕射東海人徐孝嗣，出資重新整修了高座寺，多數時間喫住都在這座寺裏。法雲禪師是蕭寺的僧人。每天從早到晚，兩人各自幹自己的事情，兩座寺院緊挨着，卻互相不往來。一次徐孝嗣對法雲禪帥說："法師您即然身在高座（高座，代指僧人。），爲什麼不來高座寺呢？"法雲禪師回答說："施主既然在蕭家（南齊的皇帝是蕭姓。），爲什麼不到蕭寺來呢？"

沈文季

齊太祖之爲齊王也，置酒爲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侍中沈文季曰："羹膾爲南北所推。"文季答曰："羹膾中乃是吳食，非卿所知。"思祖曰："炰鱉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之士。"帝稱美曰："蓴羹頗須歸沈。"（出《談藪》）

【譯文】

南齊太祖蕭道成被封爲齊王時，擺設酒宴宴請羣臣共同慶祝。酒宴上，清河人崔思祖負責整個酒宴的安排佈置。崔思祖問侍中沈文季："羹湯與魚膾是南北都推重的佳餚吧？"沈文季回答說："羹湯與魚膾都是吳地的菜餚，你不懂行。"崔思祖說："蒸煮甲魚膾制鯉魚，好象不是吳人的詩句吧？"沈文季回答說："蓴羹是我們吳中千里地方的名菜，這跟你這個北邊魯、衛地方的人有什麼關係？"齊太祖讚美說："蓴羹這道名菜特別須要由沈侍中來安排啦！"

沈昭略

齊黃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蕪湖苑，遇瑯玡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約，景文之子。（出《談藪》）

【譯文】

南齊黃門郎沈昭略，吳興人，是侍中沈文叔的兒子。沈昭略爲人狂放英武，在酒桌上往往隨着興志行事，不加約束自己，朝中的同事們常常都因畏懼而容忍他。一次，沈昭略又喝醉了酒，手執一棍來到蕪湘園林，遇見瑯玡人王約，瞪着眼睛盯盯地看着王約，說："你是王約嗎？爲什麼這麼胖而又呆啊？"王約回答說："你是沈昭略嗎？爲什麼這麼瘦而狂啊？"沈昭略聽了拍着手掌大笑，說："瘦比胖好，狂比呆好！"王約，王景文的兒子。

胡諧之

齊豫章胡諧之初爲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語傒，語音不正，乃遣宮內數人，至諧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問之："卿家語音正未。"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傒語。"上大笑；遍向朝臣說之。諧之歷位度支尚書預州刺史。（出《談藪》）

【譯文】

南齊時，豫章人胡諧之剛任江州治中時，是齊太祖蕭道成委任他這個官職的。齊太祖認爲他的家人說九江、豫章一帶的傒語，發音不正，於是派遣幾個宮人到胡家教他的子女矯正口音。二年後，齊太祖問胡諧之："你家子女的口音矯正過來沒有啊？"胡諧之回答說："宮裏去的人少，我家人多，不但沒有矯正過來我家裏人的口音，還使皇上派去的宮人都染上了傒語呢！"齊太祖聽了哈哈大笑，見着上朝的大臣就講這件事。胡諧之歷任掌管國家財政的宰相，預州刺史等職。

梁武

梁高祖嘗作五字壘韻曰："後牖有榴柳。"命朝士並作。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曰："載七每礙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暯蘇姑枯盧。吳均沈思良久，竟無所言。高祖愀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出《談藪》）

【譯文】

梁武帝蕭衍有一次作五字疊韻，即說出的一句話，必須是五個字，而且用同一韻母，還要有明確的含義。梁爲帝先得一句是："後牖有榴柳。"之後，讓殿上的羣臣跟他一塊作。劉孝綽作的是：「梁王長康強。"沈約作的是："偏眠船舷邊。"庾肩吾作的是："載七每礙埭。"徐摛作的是：「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的典故，作的是：「暯蘇姑枯廬。」捱到吳均作了，他沉思了好長時間，也沒有作出來。梁武帝悶悶不樂，不一會兒，下達指示說："吳均不均，何遜不遜，適宜交付廷尉治罪。"

柳信言

梁安城王蕭佽博學，善屬文。天保之朝，爲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沈博。歷侍中僕射尚書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佽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佽卒，時爲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腳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皆舞，以爲笑樂。（出《渚宮舊事》）

【譯文】

南梁安城人王蕭佽知識淵博，擅長寫文章，孝文帝天保年間，在朝中爲一代文章泰斗，專門從事詩詞寫作。他的文章、詩詞、淵深廣博。王蕭佽官任侍中僕射尚書令，出有文集三十卷，另外撰寫梁史一百卷。王蕭佽剛剛聞名於文壇時，能夠跟他匹敵的人，只有河東柳信言。然而，柳信言雖然內心不服氣，卻不敢跟王蕭佽相抗衡。等到聽到王蕭佽死訊時，已任吏部尚書的柳信言，趕到靈堂，蜷屈着一條腿，一隻腳蹦跳着闖進來，在衆多的賓客面前連連呼喊着："獨一無二來！獨一無二來！"衆位賓客都學着柳信言的樣子，一起拍手跳躍，以此來嬉鬧玩樂。

徐摛

梁侍中東海徐摛，散騎常侍超之子也。博學多才，好爲新變，不拘舊體。常體一人病癰曰："朱血夜流，黃膿晝瀉。斜看紫肺，正視紅肝。"又曰："戶上懸簾，明知是箔。魚遊畏網，判是見罾。"又曰："狀非快馬，蹋腳相連。席異儒生，帶經長臥。"摛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熱，當猶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出《談藪》）

【譯文】

南梁侍中徐摛，東海郡人，散騎常侍徐超的兒子。徐摛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喜愛獨出新彩，不拘泥於原有的體例、樣子。一次，徐摛看到一個人長癰，說："紅血夜間流淌，黃膿白天泄出，斜着看是紫色的肺子，正面看是紅色的肝。"又說："門上掛着簾子，明知道那是葦杆編的麼。魚在水中游，最怕遇到網，斷定見到的是用竹竿撐起來的罾。"又說："看那樣子不是快馬，前後蹄子踏動相連，躺在席上的不是讀書人，是帶着四書五經長臥在那兒的人。"徐摛的另一個兒子徐陵，跟徐摛同任散騎常侍。徐陵被北魏聘請去。北魏的主客官魏收說："今天天氣特別熱，當是徐常侍從南邊帶來的啊！"徐陵回答說："從前王肅到這兒來爲你們魏國首次制定了禮儀。今天，你們請我來，就是讓我使你們知道寒暑。"魏收對答上不上來。

徐陵 北齊使來聘梁。訪東河徐陵春，和者曰："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謂七十五也。"（出《談藪》）

【譯文】

北齊派使臣來南梁出訪。來使查訪東海人徐陵春，回答他的人說："你問徐陵春啊，他比如來佛小五歲，比孔子早生三年，大概七十五歲了吧。"

李諧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效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度，盡在江外。"（出《談藪》）

【譯文】

南梁派陸晏子出訪北魏，北魏派遣大臣李諧到郊外來迎接、慰勞他。走過殷舊都朝歌城時，陸晏子說："殷朝的遺民，正應當在這兒。"李諧反脣相譏道："永嘉之亂晉朝遷都江南後，殷朝的遺民都隨着遷到江南去了。"

周舍

梁汝南周舍少好學，有才辯。顧諧被使高麗，以海路艱，問於舍。舍曰："晝則揆日而行，夜則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從風不足爲遠。"河東裴子野在晏筵，謂賓僚曰："後事未嘗姜食。"舍曰："孔稱不徹，裴曰未嘗。"一座皆笑。舍學通內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雲師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法（"法"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師何以捉鍮石香爐？"答曰："檀越既能戴纛，貧道何爲不執鍮。"（出《談藪》）

【譯文】

南梁時，汝南人周舍小時候就刻苦好學，賦有才辯。顧諧被派往出使高麗國，他認爲海路難走，於是向周舍請教。周舍說："白天測量太陽，晚上考覈北斗星的位置來行船。海大都是平穩的水流，只要隨着風向航行，到達高麗國的路程並不算太遙遠。"河東人裴子野也在宴席上，對同席的賓客、同事們說："後果未嘗怎麼樣呢。（按：《論語·鄉黨》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撤，去也。齊人禁葷，故不食脯肉，而可以食姜。）周舍說："孔子說不撤，裴子野說未嘗啊！"滿座人都笑了。周舍有學識，通曉佛經和佛經以外的典籍，還能言善辯很有口才。一次，周舍戲謔僧人法雲禪師說："孔夫子不喝盜泉裏的水，法師爲是着一隻鍮（按：諧音'偷'。）石香爐？"法雲禪師回答道："施主既然能舉着大纛（按：諧音'毒'。），貧僧爲什麼不能執鍮呢？"

王琳

後梁王琳，明帝時爲中書舍人。博學，有才藻，好臧否人物，衆畏其口，常擬孔稚珪。又爲《鮔表》，以託刺當時。其詞曰："臣鯷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糝蒸將軍，油蒸校尉，臞州刺史。脯臘如故者，肅承明命，灰身屏息，憑臨鼎鑊，俯仰兢懼。臣聞高沙走姬，非有意於綺羅。（江陵城西二十里，有高秀湖，其中有魚。）白鮹女兒，豈期心於珠翠。（江陵丙河縈結，呼曰"鰁河"。）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恐鮐腹之譏，懼貽鱉巖（五甘反。）之謂。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宏，曲蒙鈞拔，遂得起升綺席，忝預玉盤。爰廁玳筵，猥煩象筋。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桂，紆蘇佩檔。輕瓢才動，則樞槊（明抄本"槊"作"檠"。）如雲。濃汁暫停，則蘭膏成列。婉轉綠齏之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至，謹到銅鐺門奉表以聞。詔答曰："省表是公。（明抄本"表是公"作"卿之表"。）卿池沼縉紳，波渠後又。（明抄本"又後"作"俊入"。）穿蒲入符，（一作"藻"。）肥滑系彰。正膺茲選，無勞謝也。時惡之，或以譏誚聞，孝明亦弗之罪也。其文傳於江表。

【譯文】

南朝後梁王琳，在明帝時官任中書舍人。王琳知識淵博，賦有才華文采，尤其願意品評、褒貶人物，滿朝文武官員都畏懼他那張嘴，常常將他比作南齊的孔稚珪。王琳又曾撰寫過《鮔表》，藉以諷刺當時的時弊。《鮔表》是這樣寫的：臣鮔魚說：今見到陛下籤發的任命令，授我爲朱羹將軍，油蒸校尉、肉羹刺史。和從前一樣，將我製做成乾肉。我恭敬地接受陛下的任命，忍含着沮喪，屏住呼吸，任憑你們將我放在籠屜上蒸，或者放在鼎鑊裏煮，每時每刻都膽戰心驚啊！我聽說高秀湖中的美人魚們，並不想得到陛下賞賜給她們綾羅綢錦；魷河裏的白鮹女兒們，怎麼能期望得到珍珠翠玉呢？比肥美，我愧對夏天裏的鱘魚；論味鮮，我羞見冬季裏的鯉魚。我常常恐懼鮐腹的諷刺，時時畏怕鱉巖的譏誚。因此，我吮吸湖底的流沙爲食，枕着石泥睡眠。不料，崇高的獎賞光臨我的頭頂，承蒙提拔，於是高升到美席華宴上，羞愧地躺在玉盤中。於是，擺放在華貴的筵席上，有勞象筷大人，將我們送入每一張肥大的嘴中，進入佈滿黃油的肚子裏。剛剛放上薑末桂皮，再置入紫蘇桂皮。輕便的葫瓢剛動，則樞盤如雲一樣地聚來；濃濃的湯汁才停止沸騰，一排排的蘭膏油燈就點燃起來。於是，我們周旋在綠色的醃菜之間，逍遙於紅色的口脣之內。含着你們的恩惠，噬齧你們的德澤，雖然九死而不辭。沒有感到任何彷徨、惶恐，只是謹慎小心地走入銅釜之門，奉上此表以致謝意。陛下回書答道：奉上的表章，我已全部讀過。愛卿乃是池沼中的晉紳，岸渠裏的俊傑。你穿行於蒲荇之間，以肥嫩滑膩而聞名於人世。正應當接受我們人的挑選，請不用表示謝意。當時的達官貴人們，都非常厭惡王琳寫這篇《鮔表》。有人相互邊譏諷這篇《鮔表》邊傳播議論。孝明皇帝也沒有給王琳定罪處罰他。這篇《鮔表》，在江南一帶廣爲流傳。

卷第二百四十七　　詼諧三

穆子客 僧重公 孫紹 魏市人 魏彥淵 陸乂 王元景 李庶 邢子才 盧詢祖　北海王晞　李騊駼　盧思道　石動筒　徐之才　蕭彪

穆子客

魏使穆子客聘梁，主客範胥謂之曰："卿名子客，思歸之傳，一何太速。"客曰："吾名子客，所以將命四方。禮成告返，那得言速。"（出《談藪》）

【譯文】

北魏派穆子客出使南梁，南梁負責接待工作的官員範胥對穆子客說："您的名字叫子客，想回轉的想法，爲何產生的太快了？"穆子客回答說："我的名字叫子客，所以才奉命出使四方，待完成訪問工作後才能返回，哪能說想回轉的想法產生得太快呢。"

僧重公

魏使主客郎李恕聘梁，沙門重公接恕曰："向來全無菹酢膎乎！"（"酢膎乎"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恕父名諧，以爲犯諱，曰："短髮稀疏。"重公曰："貧道短髮是沙（"是沙"二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門種類。以君交聘二國，不辨膎諧！"（"諧"原作"詣"，據許本改。）重公嘗謁高祖，問曰："天（"天"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子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爲是？"重公應聲答曰："天保寺剎中，（"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出逢劉孝綽，說以爲能。"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出《談藪》）

【譯文】

北魏派主客郎李恕出使南梁，僧人重公接待他時說："我們寺院裏從來都沒有肉醬、酒和膎（按：膎，音諧，乾肉。）啊！"李恕的父親名諧，以爲犯諱，因此回罵了一句："你個短髮粗疏的和尚。"僧人重公說："貧僧短髮是僧門的戒規。你作爲兩國交往的使臣，竟然辯識不了"膎"與"諧"同音不同義！"僧人重公有一次拜見梁高祖，高祖問："聽說天子在外面有四種名聲，哪種名聲是應該有的？"僧人重公應聲回答說："天寶寺中住個劉孝綽，說是勝任。"劉孝綽得知重公這樣回答時說："還不如說聲天子多福！"

孫紹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日，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太少。"後大笑曰："是將正卿？"（出《啓顏錄》）

【譯文】

後魏孫紹歷任宮內外各種不重要的職務，到了垂暮的老年才官拜太府少卿。謝恩那天，靈太后說："你的年歲似乎太老一些了。"孫紹再次拜謝回答說："我的年齡雖然老了，但是我任少卿一職太少（按：在此讀ｓｈàｏ，年輕的意思。）了。"太后聽了大笑，說："是啊！正要任命你爲正卿的！"

魏市人

後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明抄本"乃有熱者"作"其時乃有"。）非富貴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於市門前臥，宛轉稱熱，因衆人競看。同伴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發。"衆人大笑。自後少有人稱患石發者。（出《啓顏錄》）

【譯文】

後魏孝文帝時，皇室各個王子和達官貴戚很多人都服用鉛汞等礦石丹藥，而且都自稱服用後身體發熱。也有自稱服用石藥發熱的人並不富貴，當時有許多人厭惡這些人謊稱自己是富貴身子。一次，有一個人躺在集市門前邊的大道上，身體翻來覆去不停地轉動，自稱是服用石藥後發熱了，吸引許多人爭相來看。跟他同來的夥伴怪他假作富貴人，告訴他說："我也身上發熱了。"這個人問："你什麼時候服用的石藥？"同伴回答說："我昨天在市上買的米，米里頭有石啊，吃了後現在就發熱了。"圍觀的人聽了後，鬨然大笑。從此，很少有人聲稱自己服石藥發熱了。

魏彥淵

北齊崔昂嘗宴筵招朝彥。酒酣後，人多散走。即令著作郎鉅鹿魏彥淵追之。彥淵左手執中參軍周子淵，淵以□□知名，右手執御史鄭守（"守"原作"寺"，據明抄本、黃本。）信，來諮昂曰："彥淵後（明抄本"後"作"投"，黃本"後"作"役"。）周入鄭，執訊獲醜。濟州長史李翥嘗爲主人，朝士鹹集，幽州長史陸仁惠不來，翥甚銜之。彥淵曰："一目之羅，豈能獲鳥。"翥眇一目，陸號角鴟。又崔儦謂彥淵曰："我拙於書，不能'儦'字使好。"彥淵曰："正可長牽人腳，斜飄鹿尾，即好。"彥淵，司農卿李（明抄"李"作"季"。）昌之子。（出《談藪》）

【譯文】

北齊崔昂，有一次設宴款待朝中有名望才幹的人士。酒喝過高潮後，參加宴會的人有許多人偷偷溜走了。崔昂發現後，立即讓著作郎鉅鹿人魏彥淵將他們追回來。魏彥淵左手抓着中參軍周子淵，周子淵以面貌醜陋而名聞朝野，右手抓着御史鄭守信，回到宴席上徵詢崔昂說："我彥淵跑這一趟，抓回來了周參軍、鄭御史，執訊（按：訊、"信"同"義"諧音。）獲醜（按："醜"的詞義之一爲'衆'。）怎麼樣？"（按：《詩·小雅·出車》："執訊獲醜，薄言還歸。"指訊，是對所俘獲的牧人加以審問；獲醜，是俘獲甚多。古代常用這句詩來讚美戰功。）濟州長史李翥一次以主人的身份設宴請客，朝中的官員都聚在他家，只有幽州長史陸仁惠沒有來赴宴，李翥記恨在心。魏彥淵說："一個眼的羅網，怎麼能捕捉到鳥呢？"原來，濟州長史李翥瞎了一隻眼睛，幽州長史陸仁惠號角鴟（按：既鴟鵂，毛頭鷹。）。所以，魏彥淵戲謔地說："一目之羅，豈能獲鳥！"還有一次，崔儦對魏彥淵說："我不擅長書法，寫不好這個'儦'字，你看怎麼寫好？"魏彥淵說："正應當拉長人（即'亻'）腳，斜飄鹿尾（即將'灬'斜書）就可以寫好這個'儦'字了。"魏彥淵，是司農卿李昌的兒子。

陸 乂

北齊散騎常侍河南陸乂，黃門郎卯之子。卯字雲駒，而乂患風，多所遺志。嘗與人言：（"言"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馬曰云駒。有劉某（"劉某"原作"神符"，據明抄本改。）者常帶神符，（"神符"原作"符與神"，據明抄本刪改。）渡漳水致失。乂笑曰："劉君渡水失神符。"其人答曰："陸乂名馬作雲駒。"（出《談藪》）

【譯文】

北齊陸義，河南人，官任散騎常侍，是黃門郎陸卯的兒子。陸卯，字雲駒。陸卯患有瘋病，好健忘，一次跟人說："馬（按：因健忘將'父'記成了'馬'。）叫雲駒。"有個姓劉的人，一次帶着神符過漳河時丟失了神符。陸義笑着對這個人說："劉君過河看了神符。"這個人回答說："陸義名字叫馬充當了雲駒！"

王元景

北齊王元景爲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捷。有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嘗雲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不得爲解齋。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出《啓顏錄》）

【譯文】

北齊的王元景任尚書。他爲人雖然怯懦軟弱，但是遇事的反映卻特別機智敏捷。王元景家中有個使喚丫環叫典琴，一天早晨起來，王元景讓典琴準備早餐，說："今天早晨解除齋戒了。"典琴說："老爺沒有戒齋，爲什麼常常說解除齋戒呢？"王元景語調緩慢地對典琴說："老爺沒有齋戒，不得說解除齋戒。你起名叫典琴，在那裏有琴可以典賣呀！"

李庶

世呼病瘦爲崔家疾。北齊李庶無須，時人呼爲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須法。以錐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須。"崔氏世有惡疾，故庶以此嘲之。俗呼"滹沱河"爲崔氏墓田。（墓田二字原缺，據《酉陽雜俎續》四補。）（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世人稱身體瘦弱這種病是崔家世紀相傳的遺傳病。北齊的李庶不長鬍須，當時人稱他是天生的閹人。崔諶調笑李庶說："教給老弟一個種須的方法。用錐子在你的臉上到處都刺上孔，再在孔上插入馬尾，既可。"李庶說："這種方法還是先在您家試用吧。你們家用這種方法種眉毛成功了，然後我再種鬍鬚。"崔諶家族世代相傳，都患有眉發自行脫落的麻風病。因此，李庶這樣嘲弄崔諶。民間稱爲滹沱河的地方，就是崔家的墓地滹沱河，即"呼禿河"的意思。

邢子才

北齊中書侍郎河東裴襲字敬憲，患耳。新構山池，與賓客宴集。謂河間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爲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蓬萊、裴聾（"聾"原作"襲"，據明抄本改，下同。）也。故以戲之。敬憲初不悟，於後始覺。忻然謂子才曰："長忌及戶，高則無害。公但大（明抄本"大"作"不"）語，聾亦何嫌。"（出《談藪》）

【譯文】

北齊中書侍郎裴襲，字敬憲，河東人氏，患有耳聾症。裴襲新建造一座山塘，在這裏宴請賓客。宴席上，裴襲對河間人邢子才說："這座山剛剛建成，請您給起個名字好嗎？"邢子才說："東海中有座蓬萊山，傳說有仙人在那裏居住。我看這座山塘就叫蓬萊吧。"蓬萊，諧音"裴聾"，邢子纔是在戲弄裴襲呢。裴襲聽了起初並沒有什麼感覺，待到醒悟後，微笑着對邢子才說：高個子的人忌諱頭碰門，你將門修得高點就行了嘛！你儘管大點聲音說話，耳聾又有什麼妨礙呢！"

盧詢祖

齊主客郎頓丘李恕身短而袍長，盧詢祖腰麄而帶急。恕曰："盧郎腰麄帶難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答曰："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出《北史》）

【譯文】

北齊主客郎李恕，頓丘人氏。李恕生得身材短小卻喜歡穿過長的袍服，盧詢祖腰身粗大偏愛將腰帶系得緊緊的。李恕說："老盧這個人，腰長得五大三粗卻繫個緊身腰帶，多能匝啊！"詢祖反脣相譏道："李老身才生小袍服應當長一些纔好哇！"李恕對盧詢祖說："老盧你人雖然聰明卻不一定長壽哇！"盧詢祖回敬道："看你老兩賓蒼白，但是你很難自保平安那！"

北海王晞

齊北海王晞字叔朗，爲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祭酒盧思道禊飲晉湖，（"湖"原作"胡"，據明抄本改。）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有中使召晞，馳馬而去。明旦，思道問晞："昨被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責。"晞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等亦是留連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晞好文酒，樂山水。府寮呼爲方外司馬焉。及昭孝立，待遇彌隆。而晞每日自疏退，謂人曰："非不愛熱官，但思其（明抄本"其"作"之"。）爛熟耳。"（出《談藪》）

【譯文】

北齊王晞，字叔朗，北海人官任大丞相府司馬。一次，王晞與丞相府祭酒盧思道一塊兒在晉湖禊祭飲酒（按：禊，古人祓除不祥的一種祭祀，常在春秋兩季在水邊舉行。）。王晞賦詩一首，其中的兩句是這樣的：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那天，宮中派來宦官召見王晞，王晞才騎馬返回。第二天早朝，盧思道問王晞："昨天被皇上召見，有沒有因爲留連魚鳥而受到責備？"王晞回答說："昨晚喝得特別高興，很是因爲喝酒被皇上責備了。祭酒等人也是我留連的東西啊！怎麼單單是魚鳥呢？"王晞擅長文章詞賦，也喜愛飲酒，願意在山水間尋找樂趣。丞相府中的同事們，都稱他爲世外司馬。待到昭孝帝高演即位後，給予他的待遇更加優厚。但是，王晞卻自行疏懶恢退下來。對人說："我不是不愛作官，但是一想到整天就是那些事情，翻過來調過去的，一點意思也沒有。"

李騊駼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鬣者，顧謂散騎常侍趙郡李騊駼曰："赤也何如？"騊駼曰。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騊駼時接客。（出《談藪》）

【譯文】

陳國派使臣出齊國，看見大殿上有紅鬍鬚的人，問身邊的齊國散騎常侍趙郡人李騊駼："紅鬍鬚是什麼人啊？"李騊駼回答說："扎着腰帶站在大殿上，可讓他跟賓客談話。"李騊駼當時被安排接待客人。

盧思道

北齊盧思道聘陳，陳主令朝貴設酒食，與思道宴會，聯句作詩。有一人先唱，方便譏刺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爲北人食榆，兼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援筆即續之曰："共甑分炊米，（米原作水，據明抄本改。）同鐺各煮魚。"爲南人無情義，同炊異饌也，故思道有此句。吳人甚愧之。又衛尉卿京兆杜臺卿，共中兵忝軍清河崔儦握塑，十子成都，止賭一雉。盧思道曰："翳成都，不過一雉。"儦又謂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動蟄。"太子詹事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澤之孫也。散騎常侍隴西辛德源謂思道曰："昨作羌嫗詩，惟得五字雲：'皁陂垂肩井。'苦無其對。"思道尋聲曰："何不'道黃物（明抄本物作楊）插腦門。'"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曰卿二字據明抄本補。）既姓盧，是盧令之裔。"（出《談藪》）

【譯文】

北齊的盧思道出使南陳。南陳的國君讓滿朝的達官顯貴跟盧思道在一起聚宴飲酒。宴席上，南陳國君提議用聯句的方法作詩。有一位南陳的大臣先念出一句，乘機譏諷北方人。這句詩是：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因爲北方人用榆錢、榆葉和樹皮粉成末放在面裏一塊喫，而南方的吳池不飼養驢，因此聯出這句詩。盧思道聽了後，提筆就聯上一句詩：共甑分炊米，同鐺各煮魚。因爲南方人無情無義，非常小氣，在一個鍋竈上做飯，卻各喫各的，因此盧思道聯上這句詩。在坐的吳人聽了這句聯詩後，都很不好意思。又有一次衛尉卿京都地區人杜臺卿，跟中兵參軍清河人崔儦玩擲點的賭博遊戲，說好投擲十子只賭一隻野雞。盧思道在一旁說："遮住成都（按：此處指蜀的成都。）只需一隻野雞！"崔儦有一次跟盧思道說："昨夜雷聲特別大，可是我睡得死，一點也不知道。"盧思道戲謔地說："這樣大的雷聲，也沒有使你這個冬眠的蟲豸甦醒！"太子詹事范陽人盧叔虎有十個兒子，老大字畜生，最有才幹。盧思道對人說："我堂叔有十個兒子，都趕不上畜生（按：諧音'牲'。）。"盧叔虎，是北齊王客郎盧中澤的孫子。散騎常侍隴西人辛德源對盧思道說："我昨天寫一首吟誦羌族老太太的詩，琢磨了一天只寫出一句來："黑色的陂巾陂在肩窩上（按：筆者認爲"陂"，是"帔"的誤寫。）。盧思道接過來說："何不接下來寫黃色的飾物插在腦門上。"盧思道一次對通直郎渤海人封孝騫說："你既然姓封，大概是大豬的後代吧。"封孝騫回敬道："你既然姓盧，一定是黑狗的後裔了。"（按：封豕是大豬；盧是黑犬。）

石動筒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雲，是骮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動筒曰："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筒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動筒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筒爲謎。復雲"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筒曰："承大家熱鐺子頭，更作一個。"高祖大笑。高祖嘗令人讀《文選》。而郭璞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雲："此詩極工，誠如聖旨。"動筒即起雲："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筒即雲："大家即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動筒曰："郭璞《遊仙詩》雲：'青溪千餘刃，中有一道士，臣作雲'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明抄本"笑"下多七百四十八字，"至"高祖大笑動筒止，今據補。並將缺字用燉煌本（啓顏錄）校補。）又齊文宣帝曰：□□□□□□□□□曰："恕臣萬死即得。"帝曰："好。"曰："臣昨□□□□□□□□□□落密甕裏，臣爲陛下卻還覆上天□□□□□□□□□真乎。對曰："臣作夜夢隨陛下行，落一廁中出來。□□□□舔之。帝大怒，付所司殺卻。曰："臣請一言而死。"帝曰。□□□陛下得臣頭極無用，臣失頭□□□。笑而舍之。高□□□齋會，大德法師開講。道俗有疑，滯者，即論難議。援引大義，說法門，言議幽深，皆在雅正。動筒最後論議，謂法師曰："且問法師一個小議，佛常騎何物。"法師答曰："或坐幹葉蓮花，或乘六牙白象。"動筒雲："法師今不讀經，不知佛所乘騎物。"師即問雲："檀越讀經，佛騎何物。"答曰："騎牛。"法師曰："何以知。""經雲，世尊甚奇特，非騎牛。"座皆大笑。又謂法師曰："法師既不知佛常騎牛，今更問法師一種法義。比來每經之上皆雲價值百千兩金，未知百千兩金總有幾斤。"遂無以對。□嘗作內道場，時有法師先立"無一無二無是無非義"。高□升高坐講，還令立舊義，當呼儒生學士，大德名僧。義理百瑞，無能得者。動筒即講難此僧必令結舌。高祖大□□□高坐褰衣闊立，問僧："看弟子有幾個腳。"僧曰："兩腳。"又翹一腳向後。一腳獨立。問僧。"更看弟子有幾個腳。"僧曰："兩腳。"動筒雲："向有兩腳，今有一腳，若爲能無一無二。"僧答雲："若其二是直，（《啓顏錄》"直"作"真"，下同。）不應有一腳。腳既得有一，明二即非直。"動□□以僧義不窮，無難得之理者。乃謂僧曰："曏者劇問法師，未是好義。法師師雲：'無一無二，無是無非。'今問法師，此義不得不答。弟子問天無二日，上無二王。今者天子一人，臨御四海，法師豈更得雲無一？易有乾坤，天有日月，星辰配於天子，即是二人。法師豈更得雲無二？今者帝臨廣德，無幽不燭，昆蟲草木，皆得其生。法師豈更得無是？今四海爲家，萬方歸順，唯有宇文黑獺，獨阻皇風。法師豈更得雲無非？"於是僧默然以無應，高祖撫掌大笑。高祖又常集儒生會講，"酧難非一。"動筒後來謂衆士曰："先生知天何姓？"博士天子姓高，動筒曰："天子姓高，天□必姓高。此乃學他蜀臣秦密，本非新義。正經之上，自有天姓。先生可引正文，不須假託舊事。"博士雲，不知何經，得有天姓。動筒雲："先生全不讀書，《孝經》亦似天本姓也。先生可不見《孝經》雲，'父子之道，天姓也！豈不是天姓。"高祖大笑。動筒（以上據明鈔本補。）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雲：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筒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筒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雲，'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也。"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出《啓顏錄》）

【譯文】

北齊高祖有一次設宴招待身邊親近的臣子，在一塊兒樂呵樂呵。宴席上，高說："我給你們說個謎語，你們可以一塊兒來猜。卒律葛答，請猜吧。"這些近臣們都沒有猜中。有人說："是響箭吧。"高祖說："不是。"石動筒說："我已經猜着啦！"高祖問："是什麼東西？"石動筒回答說："是煎餅。"高祖笑着說："石動筒猜對啦！"高祖又說："你們這些人，也可以給我說一個謎語，我爲你猜猜看。"出席宴會的大臣們，誰也沒有出謎語，只有石動筒出了一個謎語，說的也是"卒律葛答"。高祖猜不中，問："你出的迷語打一何物？"石動筒說，"是煎餅。"高祖說："我剛纔出了一次了，你爲什麼還出呢？"石動筒回答說："趁大家在那燒熱鏊子的時候（按：借指剛纔說笑熱鬧。），又烙了一張。"高祖聽後高興地笑了。高祖曾經讓文武百官都來讀《文選》。《文選》中有一首郭璞的《遊仙詩》，高祖邊讀邊讚歎不已，連說好詩。在場的掌管文學撰述的官員們也都附和着說："這首詩確實好哇！對仗工穩，文詞清麗，正如皇上說的那樣啊！"石動筒立即站起來說："這首詩有什麼好的，值得你們稱讚？如果讓我作一首，一定能強過郭璞一倍。"高祖聽了後很不高興，沉默好長時間才說："你是什麼人？自我吹虛說作詩能勝過郭璞一倍。這不是應當犯了死罪嗎？"石動筒立即回答說："皇上馬上讓我作一首，如果不勝過郭璞一倍，心甘情願被處死。"高祖立即讓石動筒作詩。石動筒說："郭璞遊仙詩寫的是：'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我作的詩是'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難道不是勝過他一倍嗎！"高祖這才哈哈大笑。又：北齊文宣帝（按：既高祖。）說："□□□□□□□□□。"石動筒說："皇上寬恕我的死罪，我馬上說給您聽。"文宣帝說："好，請說吧。"石動筒說："我昨天晚上作夢跟隨皇上□□□□□□□□□落在一個蜜抽渣子裏，我還以爲皇上又上天□□□□□□□□□。"文宣帝說："真的嗎？"石動筒說："我昨天晚上作夢跟隨皇上走，落在一個廁所中。出來後，□□□□用舌頭舔它。"文宣帝大發雷霆，下命將石動筒交付主管的官吏處死。石動筒說："我請求皇上允許我再說一句話，死而無憾。"文宣帝說："好吧。"石動筒說："皇上斬下我的頭一點用處也沒有，我沒有了腦袋□□□。"文宣帝笑了，不斬石動筒的頭了。高祖曾經到過講授佛經的講堂，由大德法師主講。僧人和世俗人裏有人聽不太懂，或有些地方不好理解。皇上讓大家在一起議論一下，一些人旁徵博引一些大道理，講述進入佛門的途徑，講的都很高雅正確。石動筒最後一個發言，問大德法師："我暫且請教大德法師一個小問題，佛祖經常騎乘什麼？"大德法師回答說："有時坐千葉蓮花，有時騎六牙白象。"石動筒說："大德法師你現在不閱讀經書，不知道佛祖乘騎的是什麼。"大德法師問："施主讀看經書，你說佛祖騎的是什麼？"石動筒回答說："佛祖騎的是牛啊。"大德法師問："怎麼知道是牛呢？"石動筒說："經書上說，世人敬仰的佛祖特別奇特（按：特，既公牛的意思，泛指牛。），不是騎牛嗎？"在場的僧人和俗人，聽了都哈哈大笑。石動筒又對大德法師說："法師既然不知道佛祖經常騎牛，現在我再問您一個佛經上的問題。近來，我讀經書，常常遇到上面動輒說價值百千兩黃金。我不知道百千兩黃金總共有多少斤？"大德法師又回答不上來了。高祖曾經在宮內設置道場，當時有一位法師講解佛經，講授的題目是"無一無二無是無非"。高祖登上高位坐在上面講話，還讓大家研討"無一無二無是無非"這一舊題。當場讓有學問的人士和在國學學習的學士，以及大德法師，談這個議題說法各式各樣，但是沒有一個人能談得特別透徹，讓人信服。石動筒當即說我要講，一定能讓大德法師沒話可講。高祖大□□□高坐，石動筒手提衣襟遠遠地站在那兒，問大德法師："你看我有幾隻腳？"大德法師說："你有兩隻腳。"石動筒這次翹起一隻腳放在另一隻腳的後面，一隻腳站立着問大德法師："再看看我有幾隻腳？"大德法師回答說："兩隻腳。"石動筒說："我剛纔有兩隻腳，現在只有一隻腳了。若不然怎麼能無一無二呢。"大德法師："如果有兩隻腳是真實的，不應該有一隻腳。腳既然只有一隻，那麼，眼睛看到的兩隻腳就不是真實的。石動筒□□認爲大德法師這樣翻過來調過去的詭辯沒有終極的時候，不能找到難住他的道理，於是對大德法師說："剛纔我傖促地向法師提出的，不是個好議題。法師說無一無二，無是無非。現在問法師一個問題，不行不回答。我請問大德法師，天上沒有兩個太陽，朝中沒有兩個皇上。現在，皇上一個人，駕御統治普天下。大德法師難道您還能說無一嗎？易卜有乾卦、坤卦，天上有日有月。將星辰伴着天子，就是二人。法師您難道還能說無二嗎？現在，皇上廣施恩德，沒有黑暗的地方不能照亮的。各種生物、草木，都在皇上的恩澤下生存着，法師您難道還能說無是？現在普天下都是我大齊的疆土，各個小國都歸順稱臣，只有宇文毓這隻黑獺，單獨跟我大齊抗衡。法師您難道還能說無非嗎？"於是，大德法師沉默不語，無話可答。高祖拍着巴掌大笑不止。還有一次，高祖將朝中有知識的人召集在一起開研討會，討論"酬難非一"這樣一個論題。石動筒等到別人講完了他纔講。石動筒問參加研討會的人："諸位先生們，你們知道天姓什麼嗎？"一位博士回答說："天子姓高（按：此處的'天子'指北齊文宣帝高洋。這位博士用偷換概念的方法企圖難住石動筒。）。"石動筒說："天子姓高，天不必姓高。你這是效仿'蜀臣秦密'的論辯，原本就不是什麼新貨色。正統的經書上，記載着天姓什麼。先生可以引正經上的說法，沒有必要假借那些舊東西。"這位博士說："不知道什麼經書上，記載着天姓什麼？"石動筒說："先生您啊一點也不讀書，《孝經》上已經告訴你天姓了嘛。先生沒見到《孝經》上說：'父子之道，天姓也。'，難道不是天姓嗎？"高祖聽了後，大笑不止。一次，石動筒在國學裏閱讀那些博士們寫的論文。其中，有篇論文中說：'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石動筒問這位博士："孔子的弟子中賢達的有七十二人，其中有多少人已經戴冠（按：古人男二十可戴冠，意爲長大成人。）？有多少人沒有戴冠？"這位博士回答說"經傳上面沒有記載。"石動筒說："先生讀經傳，爲什麼不理解呢？孔老夫子的七十二位賢達弟子中，已戴冠的有三十人，沒戴冠的有四十二人。"這位博士問："你根據那篇經書得到這個答案的。石動筒說："《論語》上說：'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啊。'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啊。加在一塊，難道不是七十二人嗎？"在場的人聽了後，都捧腹大笑。這位博士再也沒話可講了。

徐之才

齊西陽王高平徐之才博識，有口辨。父雄，祖成伯，並善（明抄本善下空一字，按《北齊書》徐之才傳，疑當是"醫"字。）術世傳其業。納言祖孝徵戲之，呼爲"師公"。之才曰："即爲汝師，復又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孝徵僕射瑩之子。之才嘗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出《談藪》）

【譯文】

北齊西陽王屬下高平縣人徐之才博學多識，能言善辯。徐之才的父親徐雄、祖父徐成伯，都擅長醫術，世代相傳。主管出納王命的官員祖孝徵開玩笑地叫徐之才的父親爲"師公"。徐之才說"即是你的老師，又是你的父親。尹、父、師，立時就佔了兩項啊！"祖孝徵，是僕射祖瑩的兒子。一次，徐之才用長篇宏論來戲謔僕射魏收。魏收盯盯地看了他一會兒，說："看你這長相，活象個小戶人家供奉的驅除疫鬼的方相神靈。"徐之纔回答說："果真如此，我便是讓你死亡的惡煞。"蕭　彪 □□明帝與文士庾信、王褒等遊處。有蕭彪者，寶寅之子。素好減否，多  
所月旦。嘗侍坐於帝，帝歷問衆賓何如，皆□□君子也。次問君何如人，答曰："那得是非君子。"之問□□□□□□□答曰："那得是君子。"時護在同州。他日帝□□右詐□□□□□□□□□□吾欲□□□□疾病可乎。使者曰。□□□□□□□□□□追答曰。緣君子事。彪乃惶懼，頓首乞留。帝曰。□□□□□□得□□彪乃遺書寄家，號慟而云。帝度其行□□□□之去。吾□別報冢宰彪還，信等鹹在。彪甚悲喜□□□□□微笑□視彪巧覺。謂帝曰："北那得是君子。於□□□□□笑。（出《三國典略》）

因缺字過多，不譯。

卷第二百四十八　　詼諧四

侯白 盧嘉言 陸操 薛道衡 劉焯 山東人 喫人 趙小兒 長孫無忌 任環　李績

李榮

侯白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機辯捷，時莫之比。嘗與僕射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憔悴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雲："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當自活。"素雲："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雲，'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素，齎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雲："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卒無處見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爲霸。山東亦言擎將去爲拃（音其朝反）刀去。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爲得兩。"答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拃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問，比來多兩，渭水漲否？"答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於是伏其辯捷。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雲："侯秀才，可以玄惑說一個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雲："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臠。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因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素與白劇談，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數百尺。公入其中，若爲得出。"白曰："入中不須餘物，唯用一針即出。"素曰："用針何爲？"答曰："針頭中令水飽坑，拍浮而出。"素曰："頭中何處有爾許水。"白曰："若無爾許水，何因肯入爾許坑。"素又謂白曰："僕爲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曰："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答遲。"白即雲："頭長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談。"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白仕唐，嘗與人各爲謎。白雲："必須是實物，不得虛作解釋。浪惑衆人，若解訖，無有此物，即須受罰。"白即雲："背共屋許大，肚共碗許大，口共盞許大。"衆人射不得。皆雲："天下何處有物，共盞許大口，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賭。"白與衆賭訖，解雲："此是胡燕窠。"衆皆大笑。又逢衆宴，衆皆笑白後至。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即應聲雲："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雲是獐，或雲是鹿，皆雲不是。即令白解，雲："此是犢子。"白又與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有兩醉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一胡落馬。白曰："真所謂孝乎，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謁。謂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妄，君當輸。"於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未到前，甚多賊盜。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爲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慟慟者。"（明抄本"者"作"慟"未）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號。怮怮聲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雲："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出《啓顏錄》）

【譯文】

隋朝人侯白，在州試時考中了秀才，來到京城長安。侯白機敏善辯，當時沒有人能跟他相比。一次，侯白跟僕射越國公楊素並排騎馬邊走邊聊天。路旁邊有一株槐樹，已經枯死了。楊素問侯白："侯秀才理論過人，能讓這株槐樹活嗎？"侯白回答說："能啊！"楊素說："你有什麼辦法讓它活了？"侯白說："拿來槐樹子（按：既同'籽'。）懸掛在這株樹的枝上，立即自己就活了。"楊素問："因爲什麼它能自己活了呢？"侯白說："你沒有聽到《論語》上說：'子在，回何敢死？'"楊素聽了捧腹大笑。隋文帝開皇所間，有一個人姓出，名字叫六斤，想要參見楊素。這個人帶着空白的名片來到省衙門口，遇見了侯白，請侯白在空白的名片上給他寫上名字。於是侯白在名片上寫上：六斤半。名片送到省衙的辦公室裏後，楊素召見這個人，問："你叫六斤半嗎？"這個人回答說："我叫出六斤。"楊素問："爲什麼名片上寫着六斤半？"這個人回答說："剛纔，我請侯秀才題寫的，可能是他寫錯了吧。"楊素立即將侯白叫到跟前，問他："你爲什麼錯寫了這個人的姓名啊？"侯白回答說沒有寫錯呀！"楊素說："如果沒有寫錯，爲什麼這個人姓出名六斤，請你題寫，就給寫成了六斤半？"侯白回答說："剛纔在省衙門口，跟這個人倉促相遇，沒有地方找秤去。既然聽他說是六斤出點頭，我反覆考慮覺得只應該是六斤半。"楊素聽了，哈哈大笑。楊素是關中人，侯白是山東人。楊素經常突然發難，提出難題，想讓侯白回答不上來。關中的普通百姓講話說："水"爲"霸"，山東人說："擎將去"爲"搩刀去"。一次，楊素戲謔侯白說："山東還是多仁義之士，借一件東西而得到兩件。"侯白問："怎麼就得到兩件呢？"楊素說："有人向他借一張弓，他說：'搩刀去'（按：搩，義'負'，有'取'、'拿'的意思。），難道不是借一張弓外搭上一把刀嗎？"侯白聽了後立即說："你們關中人也很聰明啊，問一個問題卻知道另一個問題。"楊素問："怎麼可以證明呢？"侯白說："有人問，近來下雨很多，渭河裏的水漲沒漲啊？被問的人回答說：'霸長'。難道這不是問一知二嗎？"於是，楊素很是佩服侯白的隨機應辯。侯白擔任的是沒有具體職務的散官，歸楊素領導。楊素喜愛侯白健談，每次輪到他值日，都讓侯白來一塊兒戲謔聊天。有時候，從早晨上省衙值班，一直聊到晚上下班，才能回家。一次，侯白剛走出省衙門口，就遇見楊素的兒子揚玄感。楊玄感說："侯秀才，可以爲我講個有趣的故事嗎？"侯白被楊玄感纏住，不得已，就講了一個故事："有一隻老虎，想到山中尋找肉喫。看見一隻刺猥仰身躺在那兒，以爲是一塊肉，正想伸嘴去叼，忽然被刺猥捲住了鼻子，驚慌地逃去，一點也不敢停下來歇息一會兒。一直跑到山裏，又困又乏，不知不覺中就睡過去了。刺猥這才放開老虎的鼻子離去。老虎睡醒後，忽然發現鼻子上的刺蝟沒有了，非常高興。它走到一株橡樹下面，低頭看見橡票子。於是轉過身說：'白天遇見了你的父親，希望你呀暫且讓讓道。'"楊素跟侯白在一塊閒聊。楊素講："現在有一個深坑，約有幾百尺，你進到這深坑下面能出來嗎？"侯白說："我到這個深坑裏後，不需要別的東西，只要有一根針就能出來。"楊素問："用針幹什麼？"侯白說："用針刺頭出水，讓水將坑灌滿了，我就從水中浮上來了。"楊素問："你頭裏哪來的這許多水呀？"侯白說："如果沒有那麼多的水，怎麼能敢於進入你那麼深的坑裏面呢？"楊素對侯白說："我給你出個謎語，你猜猜，不得拖延時間。若拖延時間不能立即猜中，就須罰酒。"接着，楊素說："頭髮長一分，眉毛長一寸，沒等到中午，已經打了兩頓。"。侯白隨聲說："這是僧人。"楊素說："你也要出個謎語，也不行拖延時間。"侯白當即說道："頭髮一分長，眉毛一寸長，沒等到中午，已經打了兩頓。"楊素問："你爲什麼學我出的僧人謎語？"侯白說："我說的是阿歷。"楊素大笑。唐朝滅隋後，侯白在唐朝擔任官職，一次跟同事們出謎語。侯白說："所出的謎語必須是真的東西，不行隨便亂解釋，盅惑大家。如果說出謎底，沒有這種東西，就要受到處罰。"侯白馬上說出一個謎語："背跟屋那麼大，肚子跟碗那麼大，口跟杯子那麼大。"大家都猜不出來，都說："普天下什麼地方有這種東西？跟杯子那麼大的嘴，背跟屋那麼大。一定是沒有這種東西的，必須一起打個賭。"侯白跟同事們打好賭後，解開迷底，說："這是胡燕窩。"同事們都哈哈大笑。一次，大家在一塊兒聚宴，人們都起鬨說侯白來晚了，都讓他出個謎語。所出的謎語，不許是深奧難懂，以及希奇怪誕的。也不許隨便湊合一個，誰也沒見着過的。侯白立即出一個："有一種東西象狗那麼大，長相極象牛。請問，這是什麼東西？"有的人猜是獐子，有人猜是鹿，侯白都說不是，人們馬上讓侯白說出謎底來。侯白說："這種物是牛犢子。"一次，侯白跟楊素一塊兒走，在路上遇到一個胡人，背上揹着下一捆青草走路。楊素說："在長安的道上，還能見到青草湖。（按：湖，是'胡'的諧音。）過了一會兒，又走過來兩上喝醉酒的胡人，身上穿着孝服，騎着馬。不一會兒，其中的一個胡人從馬上跌落在地。侯白看見後說："真可稱爲孝啊！只有孝才能這樣啊！"初時，侯白還沒有出名。他居住的那個縣，新上任一位知縣，侯白當即去拜見。拜見前，侯白對一位熟人說："我能讓縣太爺學狗叫。"這位熟人說："你怎麼能讓知縣學狗叫呢？真的像你說的那樣，我們請你喫一頓。如果不像你說的那樣，你應當請我們喝一頓。"於是，侯白進入縣衙裏參見知縣，那些熟人都在門外看着他。知縣問："你何必再來拜見本知縣呢？"侯白說："您剛到我縣，鄉里有不適宜的事情，特意來討教您。知縣大人沒有來上任前，縣裏盜賊特別多。希望知縣大人讓各家各戶都養狗，賊一來狗就叫。這樣，盜賊就會自己停止偷盜的。"知縣說："果然如此，我家也必須飼養一條能叫的狗。怎麼才能挑選到這樣的狗呢？"侯白回答說："我家裏剛剛生下來一羣小狗，他們的叫聲跟別的狗不一樣。"知縣問："它們是怎樣叫的？"侯白回答說："它們的叫聲都是'怮怮'的呀"知縣說："你呀完全不會識別好狗的叫聲。好狗的叫聲應當是'號號'，'怮怮'聲的，都不是善於叫的狗。"在外面察看的熟人們聽到這裏，沒有一個人不用手捂着嘴笑。侯白知道自己贏了，於是說："知縣大人如果要尋找這樣能叫的狗，我去給您尋找去。"說着告辭走出縣衙。

盧嘉言

隋盧嘉言就寺禮拜，因入僧房。一僧善於論議，嘉言即與談話。因相戲弄，此僧理屈。同坐二僧，即助此僧酬對。往復數回，三僧並屈。嘉言乃笑謂曰："三個阿師，並不解樗蒱。"僧未喻，嘉言即報言："可不聞樗蒱人云，'三個禿，不敵一個盧。'"觀者大笑，僧無以應。（出《啓顏錄》）

【譯文】

隋朝有個叫盧嘉言的人，去寺廟禮拜敬佛，藉着這個機會來到僧人的住房裏坐坐。僧房中有位僧人喜歡高談闊論，盧嘉言就跟他神侃，相互戲謔，這位僧人到後來說不過盧嘉言了。在坐的另外二位僧人立即幫助這位僧人，共同對付盧嘉言。你來我往，又經過幾番論戰，三位僧人都敗下陣來。盧嘉言於是笑着對三位僧人說："三位大師，你們並不懂得樗蒱博戲吧。"三位僧人不知道盧嘉言忽然說出來"樗蒱"，爲的是什麼。盧嘉言立即告訴他們："你們聽說過沒有？玩樗蒱博戲的人說：三個禿（按：此處的'禿'暗喻僧人，是罵人的話。），抵不上一個盧彩（按：'盧'在博戲中爲頭彩，此處的'盧'暗喻盧嘉言自己。）。"圍觀的人們聽了都捧腹大笑，三位僧人一言不語。

陸操

隋七兵尚書河間陸操無姿貌，有辯。嘗新婚，太子少保趙郡李□謂之曰："屢逢射雉，幾度啓顏。"操曰："息嬀二子，不言不笑。"（出《談藪》）

【譯文】

隋朝時，統管七軍的尚書、河間人陸操長相醜陋，但是有辯才。在他又娶一方妻室時，太子少保趙郡人李某戲謔地問陸操："屢次在新娘面前顯露才華（按：典出春秋。賈大夫長的醜，娶個妻子很美，三年不跟他說笑。賈大夫帶着妻子到如皋，射獵野雞，射中了，妻子纔有了笑臉。後人以'射雉'爲因才藝博得妻室歡心的典故。），博得新娘子幾次笑臉啊？"陸操回答說："新娘子就像春秋時息嬀一樣，雖然跟楚文王生了兩個兒子，但是始終不說不笑。"

薛道衡

隋前內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出《談藪》）

【譯文】

隋朝的前內史侍郎薛道衡愛喫甜酒和麥粥，對盧思道說："在衆多的道德規範，行爲法則中，還是'和'最寶貴啊！先王留下來的好傳統，還是甜酒加麥粥最好喫啊！"盧思道回答說"單知道'和爲貴'而和，不用規範、法則去約束，也是達不到'和'的呀！"

劉焯

隋河間郡劉焯之（明抄本無"之"字。）從侄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知字原缺，據明抄本、黃本補。）其大儒也，鹹與之枷著。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出《啓顏錄》）

【譯文】

隋朝時，河間人劉焯和他的堂侄子劉炫，都是精研儒學的大儒，一塊兒觸犯了刑律被關押在牢獄中。主管牢獄的縣吏不知道他們叔侄二人是大儒，給他們都戴上了刑枷。劉焯說："整天在枷（按：諧音'家'。）中坐着，然而卻看不到家。"劉炫說："我也是整天負枷（按：負，諧音'婦'。）坐着，然而看不到婦啊。"

山東人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婿不慧。婦家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骴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骴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婿曰："請以所聞見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之。"婿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癭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出《啓顏錄》）

【譯文】

有個山東人娶一位蒲州姑娘作媳婦。蒲州有很多人都患有粗脖子病，這個山東人的岳母脖頸上灼腫塊特別大。結婚幾個月後，媳婦家懷疑姑爺不聰明，於是岳父家特意置辦了一桌酒席，將親友都請來，準備在酒桌上，好好試探考問一下姑爺。開宴後，岳父問姑爺："我姑爺在山東讀書，按說是有知識懂得道理，你能說說鴻雁與仙鶴爲什麼會鳴叫嗎？"姑爺回答說："這是自然生成的。"又問："松樹、柏樹爲什麼冬天長青呢？"回答說："這是自然生成的。"又問："道邊的樹爲什麼長着一個大包呢？"回答說："這是自然生成的。"岳父說；"我姑爺一點也不懂得道理，爲什麼白白住在山東讀書。趁機戲弄地說："鴻雁、仙鶴能鳴叫是因爲長着長長的脖子，松樹、柏樹冬天長青是因爲心剛強，道邊的樹長着個大包是因爲車碰傷後造成的。難道是自然生成的嗎？"姑爺聽岳父說完後，說："請允許我用我所看見和聽到的來回答您，不知可不可以？"岳父說："可以！"姑爺說："蛤蟆能鳴叫，難道是因爲它脖子長的長嗎？竹子冬天也青，難道是因爲它心剛強嗎？岳母大人脖子下面長着那麼大個包，難道也是車碰傷造成的嗎？"岳父聽了姑父的這番回答後，羞愧滿面，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喫人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喫。楊素每閒悶，即召與劇談。嘗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雲："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雲："有梯出否？"素雲："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曰："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雲："何須雲白日夜地，若爲得出。"乃雲："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爲甚物入入裏許。"素大笑。又問雲："忽命公作將軍，有小城。兵不過一千已下，糧食唯有數日。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謀計。"低頭良久，問雲："有有救救兵否？"素雲："只緣無救，所以問公。"沉吟良久，舉頭向素雲："審審如如公言，不免須敗。"素大笑。又問雲："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虵蛟足，若爲醫治。"此人即應聲報雲："取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雪塗塗，即即治。"素雲："五月何處得有雪。"答雲："若五月五日無雪，臘月何處有虵咬。"素笑而遣之。（出《啓顏錄》）

【譯文】

隋朝時，有個人非常聰慧機敏，就是口喫。越國公楊素每到閒悶得慌時，就將這個人召來神侃。一次，快到年根沒有什麼事情，楊素又將這個人召來閒坐。楊素戲謔地說："有一個大坑一丈深，方圓也一丈闊，派你進到這個大坑裏面，你用什麼方法才能上來呢？"這個人低頭沉思了好久，才問楊素："有梯子可以爬上來嗎？"楊素說："只當是沒有梯子。如果說有梯子，還用再問你嗎？"這個人又低頭沉思了許久，問："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楊素說："你爲什麼需要問是白日還是夜裏呢？只問你怎麼能從坑中上來？"這個口喫人說："如果不是黑夜，眼睛又不瞎，爲了什麼東西入入坑裏？"楊素開懷大笑。接着，楊素又問這個口喫人："忽然任命你爲將軍。有一座小城，城裏有兵不過一千以內，糧草只夠喫用幾天，城外卻有幾萬敵軍圍困。假如派你進入這座小城裏，你有什麼好辦法嗎？"這個口喫的人沉思許久，問楊素："有有救兵嗎？"楊素說："只因爲沒有救兵所以才問你呢？"口喫的人沉吟良久，抬頭對楊素說："細細想想如如你說的的的那那樣樣，免不不了了失敗。"楊素又大笑。楊素又對這個口喫人說："經考察，你這個人能力很多，沒有你解決不了的事情。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你家今天有一個人被蛇咬了腳，請問你怎麼給他治療？"這個口喫人接站話音說："取五月五日南牆下雪塗塗，即即治好了。"楊素問："五月是夏天了，上哪裏尋找雪去呀？"這個人回答說"如果五月五日沒地方找雪，那麼現在是臘月寒冬哪裏有蛇咬人呢！"楊素聽了，笑着將這個口喫的人打發走了。

趙小兒

隋有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於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又有辯捷。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時朝官及道俗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官人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即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即出於衆中。法師辯捷既已過人，又復向來皆是高明舊德，忽見此兒欲來論議，衆鹹怪笑。小兒精神自若，即就座。大聲語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經文，未審狐作阿闍黎，出何典語？"僧語云："此郎（郎原作即，據明抄本改。）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即應聲報雲："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法師眼深而鼻長，何不截鼻而補眼。"衆皆驚異，起立大笑。是時暑月，法師左手把如意，右手搖扇。衆笑聲未定，法師又思量答語：以所搖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語云："團圓形如滿月，不藏顧兔，翻掩雄狐。"衆大笑。法師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別送問，並語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即起謂法師曰："如意既折，義鋒亦摧。"即於座前，長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慚，更無以應，無不驚歎稱笑。（出《啓顏錄》）

【譯文】

隋朝時，有個通曉《佛經》經、律、論三藏的僧人，他的父親原本是個胡人。這位僧人雖然生長在中國，相貌舉止還是像胡人。他德行功業特別高，還具有敏捷的思維，擅長辯講。一次，這位三藏僧人在四月八日這天設置齋會，講說佛法。那天，朝中的文武官員，以及普通市民、僧人，前來聽講的有一千多人。在這位僧人講法時，大德高僧及朝中的官員，前後有十多人跟他爭論，都是能言善辯的人。儘管提出的問題都很難，這位三藏法師卻都能立即回答，而且講述的道理無窮無盡。最後，有個姓趙的小孩，年僅十三歲，從人羣裏站起來跟三藏僧人問答。三藏僧人敏捷的辯才既然已經超過剛纔那些參與議論的人，況且這些人都是修養極高、德高望重的老臣。忽然間冒出個小孩要跟這位胡人和尚辯談，在場的衆人都驚怪好笑。然而這位趙小孩神情很是鎮靜，一點也不怯場。坐下後，便大聲問這位高僧："從前來的一些野胡和尚來講經說法都有經文，不知你這位胡和尚講的這些出自什麼經典？"胡人和尚說："這個小孩聲音高而身子矮小，怎麼不用聲高來補身短呢？"趙小孩馬上應聲說："你這位和尚認爲我聲高身子矮小，爲什麼不用聲音來補身矮。那麼，我問你：法師你眼窩深而鼻子長，爲什麼不將鼻子截下一段補在眼窩上呢？"在場的人們聽後都異常震驚，站起身來大笑不止。當時正值伏天盛暑，三藏法師左手揮着一隻如意，右手搖着一柄團扇。大家的笑聲沒有住下來，三藏法師邊思考如何回答趙小孩剛纔的戲謔邊搖着扇子，掩面低頭地站在那兒，趙小孩又大聲說道："團扇的形狀宛如一輪滿月，沒有藏着左右顧盼的玉免，卻遮掩着一隻雄狐（按：諧音'胡'。）。""哄！"齋會上又暴發出一陣大笑聲。三藏胡僧聽了後，忙收起團扇，左手舉起如意指向別處，跟另外人搭話。還沒等他們把話說完，不料他手中如意的腦袋掉下來了。趙小孩隨即站起身對胡僧說："你手中的如意已經斷了，你議論的話題也接不上稔了，咱們就對辯到這裏吧。"說着，走到胡僧座位前面，深深地鞠了一躬，轉身離去。這位三藏胡僧既惱怒又羞愧，更沒有什麼話可說。在場的人，沒有一個人不驚訝、讚歎、稱道這個年僅十三歲的趙小孩，而又覺得好笑。

長孫無忌

唐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謔。趙公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曰："縮（縮原作索，據明抄本改。）頭連背煖，倇當畏肚寒。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趙公、皇后之兄也。"（出《國朝雜記》）

【譯文】

唐太宗設宴招待跟他關係親近密切的朝臣們，席間，互相戲謔調笑。趙國公長孫無忌嘲謔歐陽詢說："舉起胳膊是個'山'字，放下胳膊又將腦袋埋藏在肩腋中（按：這兩句說的意思都是猴子經常做的動作），哪家王朝的麒麟閣（按：漢朝開國初時造麒麟閣，閣上繪畫着功臣們的畫像）上，畫着這樣一隻獼猴？"歐陽詢聽後應聲說："縮着腦袋使脊背溫暖，帶着兜肚是怕肚子寒冷受病。只因爲你心中渾渾噩噩，所以你臉上才表現出憂苦不安。"唐太宗聽了後，嚴肅地說："歐陽詢，你就不怕皇后知道嗎？"趙國公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后的哥哥。

任環

唐管國公任環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環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妒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妒，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妒，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訣。其實非鴆也，既不死。他日，杜正倫譏弄環。環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長生男女，如養兒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荼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的管國公任環特別懼怕老婆。唐太宗因爲他有功勞，賞賜給他兩名侍妾，任環跪拜辭謝，不敢將她們帶回家中。唐太宗召見任環的妻子，賞賜給她御酒，說："作爲一個女人，性情妒忌，是在被休回家中的七條緣由之中的。如果你能改正不再妒忌，就可以不飲這杯酒；不然，就將它喝下去。"任環的妻子說："我不能改正妒忌，情願飲下這杯御酒。"於是，任環妻子端起酒杯一飲而盡，醉着回到家中，跟家裏人痛哭流涕地告別。其實，任環妻子喝的不是毒藥酒，並沒有死。日後，杜正倫用這件事來譏諷戲弄任環。任環說："老婆有三個時期讓你懼怕她。剛結婚時，她端坐在洞房中象尊菩薩。難道有人不怕菩薩嗎？時間長了，生了子女，又象護犢的老虎。難道有人不怕老虎嗎？待到年老時，臉上打皺象佛經上說的吸人精氣的冬瓜鬼。難道有人不怕鬼嗎？因爲這些懼怕老婆，又有什麼奇怪的呢？"聽的人，都歡呼雀躍，連連叫好。

李績

曹（明抄本"曹"作"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長大，而臀甚闊。道弘將入閣奏事，英公李績在後，謂道弘曰："封道弘，你臀斟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人（按：用明抄本。）左司郎中封道弘，身體長的又高又大，臀部肥胖。封道弘要去內閣談公事，英國公李績走在他身後，說："封道弘，你的屁股估量着長到能坐下休息就行了，何必這麼肥大啊！"

李榮

唐有僧法軌，形容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論議。往復數番。僧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誦之雲："姓李應須李，言榮又不榮。"此僧未及得道下句，李榮應聲接曰："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四座歡喜，伏其辯捷。（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法軌的僧人，身形矮小，法軌在寺內講授佛經，李榮前去跟他一塊兒討論。去了幾次後，法軌僧人曾寫過一首歌詠李榮的詩，在講壇上當着李榮的面背誦："姓李應須李，說榮又不榮……還沒等法軌僧人誦出下兩句，李榮在下面應聲接上說："身體只有三尺半那麼高，頭上的毛還沒有長出來呢！"在座的人歡呼雀躍，都佩服李榮的敏捷與機辯。

卷第二百四十九　　詼諧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邊仁表 辛鬱 尹君 裴玄本 長孫玄同 王福畤 許敬宗 高崔嵬　元晉　趙謙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談　李鎮惡　盧廣　松壽　封抱一 尹神童

令狐德棻

唐趙元楷與令狐德棻從駕至陝。元楷召德棻河邊觀砥柱，德棻不去，遂獨行。及還，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語。"答曰："砥柱附參承公。"德棻應聲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時羣公以爲佳對。（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時，趙元楷和令狐德棻陪同皇帝出巡到陝。趙元楷召呼令狐德棻一塊兒去黃河邊觀看位於河中間急流處的砥柱石，令狐德棻沒有去。待到趙元楷回來後，令狐德棻問他："砥柱石跟你都說了些什麼啊？"趙元楷回答說："砥柱石讓我給你捎個信，他願意參見侍奉你。"令狐德棻應聲說："石頭不會說話，可捎來什麼信物作憑證嗎？"當時跟隨皇上同去的其他官員們，認爲這是很幽默的對答。

崔行功

唐崔行功與敬播相逐。播帶櫚木霸刀子，行功問播雲："此是何木。"播對曰："是栟櫚木。"行功曰："唯問刀子，不問佩人。"（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人崔行功與敬播，互相競爭着戲謔對方。敬播佩帶一把櫚木把佩刀，崔行功問："這刀把是什麼木頭的？"敬播回答說"是棕櫚木的。"崔行功說："我只問刀子，誰問你這個佩帶刀子的人了呢？"

邊仁表

唐四門助教弘綽與弟子邊仁表論議。弘綽義理將屈，乃高聲大怒。表遂報曰："先生聞義即怒，豈曰弘，是事皆弘。"弘又報雲："我姓即曰弘。"邊又應聲曰："先生雖曰弘，義終不綽。"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歸。（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人四門學館的助教弘綽，跟學生邊仁表辯論。弘綽眼看就要理屈詞窮了，於是就高聲發火地喊。邊仁表立即回報說："先生聽到道理就發火，怎麼能叫'弘'呢？"弘綽也回敬道："我的姓即是弘，不論在什麼事情上都'弘'。"邊仁表又馬上回報說："先生雖然姓弘，但是道理終歸不寬綽！"在座的學生聽了後都大笑不止，弘綽被說得理屈詞窮地走了。

辛鬱

唐辛鬱，管城人也，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鬱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悅，命直中書。（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人辛鬱，管城人，從前名叫太公。剛剛到二十歲的年齡，在皇上的行宮附近遇到了唐太宗。唐太宗問："你叫什麼名字？"辛鬱回答說："我叫辛太公。"唐太宗說："跟舊太公比如何？"辛鬱回答說："舊太公，年八十得遇周文王。我今年才十八歲，就遇見了皇上，比舊太公強遠去了。"唐太宗聽了非常高興，讓人將辛鬱安置在中書省。

尹君

唐楊纂。華陰人也，累遷雍州長史，吏部尚書。纂之在雍州，司法參軍尹君嘗任坊州司戶。省符科杜若，尹君判申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讀謝眺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及雍州司法時，有胡盜金城坊者。纂判："京城諸胡盡禁問。"尹君不同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着漢帽，漢着胡靴。亦須漢裏兼求，不可胡中直覓。請西市胡禁，餘請不問。"纂怒不同判。遽命筆，復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太宗聞而笑曰："朕用楊纂，聞義伏輸一籌，朕伏得幾籌。"（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楊纂，華陰人，爲官連續升遷雍州長史、吏部尚書。楊纂任雍州長史時，屬下有個主管刑法的參軍叫尹君，曾一度任坊州主管民戶的官吏。當時，尚書省下達命令讓坊冊徵收杜若稅，尹君在這份命令上籤署意見說："坊州原本就不出產杜若，天下人都知道。尚書省下達的命令裏忽然徵收這門稅，是由讀晉朝人謝眺的詩造成的誤會。尚書省的官吏們這樣決斷事情，不怕上天的二十八宿恥笑嗎？"尹君由於這件事而聞名。尹君任雍州司法參軍主管刑法時，有胡人偷盜金城店鋪。楊纂批示說："將京城所有的胡人都監禁起來加以審問。"尹君不同意楊纂的這個批示，另外批示說："盜賊出自各種各樣的人，而且他們奸詐善於僞裝也各自不一樣。也有的胡人戴着漢人的帽子，也有漢人穿胡人的靴子。因此也須要到漢人裏查找盜賊，不可以只在胡人中查找。我請求將西市商業區的胡人監禁起來，其餘的胡人不要再監禁審問了。"楊纂看到尹君跟自己判處的不一樣，非常生氣，立即拿起筆來想駁回尹君的判處，又沉吟了一會兒，於是下筆批示道："楊纂輸給你一籌，依你的判處，西市以外的胡人不予監禁審問。"唐太宗聽說這件事後，笑着說："我任用的楊纂，聽說他深明大義自認服輸一籌，我服輸幾籌？"

裴玄本

唐裴玄本好諧謔，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人裴玄本喜愛開玩笑，任戶部郎中。在左僕射房玄齡病重時，省署內的郎中們準備去探病，裴玄本戲謔地說："房僕射患病有必要去探問，既然病得很重了，爲什麼還要去探問他病得輕重呢？"有人將裴玄本的這句話傳給了房玄齡。等到裴玄本跟從大家一塊兒去探望房玄齡時，房玄齡笑着說："裴郎中來看我了，我看來不會死的了。"

長孫玄同

唐長孫玄同幼有譏辯，坐中每劇談，無不歡笑。永徽中，在京會宴。衆因語論及民間事，一人云："醴泉縣去京不遠，百姓遂行盅毒。此邑須遠配流，豈得令在側近。"一人乃雲："若令配流處還有百姓，此人復行盅毒，豈不還更損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處安置。"玄同即雲："若令玄同安置，必令得所。"諸人大喜，同即問之。答雲："但行盅毒人，並送與莫離支作食手。"（明抄本"手"作"子"。）衆皆歡笑。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衆莫能當。高密公主乃雲："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玄同。段恪雖微有辭，其容儀短小。召至，始入門，玄同即雲："爲日已暗。"公主等並大驚怪雲："日始是齋時，何爲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段恪面大赤，更無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設食。其倉曹是吳人，言音多帶其聲，喚粉粥爲糞粥。時餚饌畢陳，蒸炙俱下。倉曹曰："何不先將糞粥來。"舉坐鹹笑之。玄同曰："倉曹乃是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諸君何爲笑也。"坐中復大笑。玄同任荊王友，所司差攝祭官祠社。於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坐。有犬來，遺糞穢於牆上。玄同乃取支牀磚，自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徹支牀磚打狗。"玄同曰："可不聞，苟利社稷，專之亦可。"（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人長孫玄同，小時候就有譏諷善辯的才能，只要有他坐在那兒暢談說笑，沒有人不歡喜大笑的。唐高宗永徽年間，一次，長孫玄同參加京城裏的宴會。席間，大家談論到民間的一些事情。有人說："醴泉縣離京城不太遠，那裏的百姓歷來實行培育一種害人的毒蟲。這個縣應當將他們全體發配到邊遠的地方去，怎麼能讓這些刁民呆在京城的近前呢？"另一個人說："如果被流放的地方也有百姓，被流放去的人到那裏後依然實行盅術，難道不是更加害人了嗎？"前面那個人說："如果是這樣，想把他們安置在哪裏呢？"長孫玄同應聲說："如果讓我安置，一定能將這些人安排個他們應該去的地方。"在坐的人都非常高興，異口同聲地問他安置在什麼地方？長孫玄同回答說："如果這些人實行盅術害人，就將他們全部送到莫離支那兒作殺手。"在場的人聽了後，都歡笑不止。唐太宗貞觀年間，一次，長孫玄同主持一個有許多朝官參加的會議。所有與會的人，誰也抵擋不了他的談鋒。高密公主說："我們段家男孩中，也有人才。"說完，派人去召呼段恪來參加這個會議，讓段恪來對付長孫玄同。段恪雖然也有些善辯的才能，但是他長的身材矮小。段恪應召而來，剛一進門，長孫玄同就說："天已經黑了。"高密公主等人都大喫一驚，說："現在正是正午，爲什麼說天黑了呢？"長孫玄同指着段恪說："如果不是天黑了，怎麼能短（按：此處用'短小'義。）人行呢？"滿屋人都鬨堂大笑。段恪立時鬧個大紅臉，更無話對答了。長孫玄同剛任官職時，官府裏設宴聚餐。府中有個主管庫房的官員是江南吳郡人，說話還帶着江南的家鄉口音，叫粉粥爲"糞粥"。當所有的菜都上齊了，這位倉曹說："爲什麼不先將糞粥端上來？"在座的人都取笑這位倉曹。長孫玄同說："這位倉曹也是公侯的子孫，一定是他的先人就這樣講話啊！大家爲什麼取笑人家呢？"在座的人又都哈哈大笑。長孫玄同擔任荊王的近臣時，他被臨時指派代理掌管祭祀的主管祠廟、社壇。一次，在社壇裏做祭祀前的潔身靜心準備時，長孫玄同坐在帳幕裏面，來了一條狗，往壇牆上撒尿。長孫玄同俯身拾起一塊墊牀的磚頭，向狗打去。旁邊有人看見他打狗，認爲他輕率，於潔身靜心不利，問："你爲什麼私自用支牀的磚打狗？"長孫玄同說："你聽說過嗎？只要有利於國家，專（按：諧音'磚'。）之也可以啊！"

王福畤

唐王福畤名行溫恭，累授齊澤二州，世以才學稱。子勔、據、勃，俱以文筆著天下。福畤與韓琬父有舊。福畤及婚崔氏，生子勃。（勃原作"勸"，據明抄本改。）嘗致書韓父曰："勔、據、勃文章並清俊，近小者欲似不惡。"韓復書曰："王武子有馬癖，明公有譽兒癖，王氏之癖，無乃多乎？要當見文章，方可定耳。"福畤乃致諸子文章，韓與名人閱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誇。"（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人王福畤，以品行溫和恭順而聞名，連續被任命爲齊、澤二州的長史，以才學得到世人的稱道與讚許。王福畤的兒子王勔、王劇、王勃，都因爲寫一手好文章而名傳天下。王福畤跟韓琬的父親是老朋友。王福畤跟崔家的女兒結婚後，生了兒子王勃。一次，王福畤寫信給韓琬的父親，說："王勔、王劇、王勃，三個孩子寫的文章，詞賦都清新俊逸。最小的王勃，好象也不錯。"韓琬的父親回信給王福畤說："王武子有愛馬的癖好，你有誇獎兒子的癖好。你們王家人的癖好，恐怕是太多了吧。我需要見到你的兒子們的文章後，才能夠確認他們寫的文章是好是壞。"王福畤收到信後，就將三個兒子的文章寄給韓琬琬的父親看。韓琬的父親和一些知名人士，讀了王福畤三個兒子的文章後，說，"生的孩子都象王福畤三個兒子這樣，確實是應該誇獎的啊！"

許敬宗

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爲選人夏侯彪之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敗何待。"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出《國朝雜記》）

【譯文】

唐朝人吏部侍郎楊思玄，仗恃他是皇家的外姓親戚，對待等待分配官職的官員很不尊重，而且排擠輕慢這些人。被待分配的官員夏侯彪舉告，御史中丞郎餘慶上書要求免去楊思玄的吏部侍郎職務。中書令許敬宗得知這件事，說："我早就知道楊思玄要失敗的。"有人問他怎麼知道的？許敬宗回答說："一彪一狼，共同對付一隻羊不失敗纔怪呢。"許敬宗爲人性情輕狂傲慢，參見過他的人多數他都不記得誰是誰。有人說許敬宗耳聾，可能是聽不着。許敬宗說；"你的名字本來就難記。如果遇到的是河流沉榭，（按：何、劉、沈、謝的諧音。），我在河裏摸索着，也許可以知道誰是誰來。"

高崔嵬

唐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太宗命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見屈原雲，'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水。汝逢聖明主，何爲來。'"帝大笑，賜物百段。（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在宮中作"百戲"的藝人高崔嵬擅長假裝癡傻逗趣調笑。一次，高崔嵬又裝癡時，唐太宗讓侍從將他的腦袋按入水中。過了好長時間才鬆手，高崔嵬從水中抬起頭來衝着唐太宗笑。唐太宗問："你笑什麼？"高崔嵬回答說："我在水中見到屈原大夫了。他問臣：'我遇到楚懷王這個無道昏君，才自沉汨羅江，你遇到的是聖明的皇上，爲什麼也到水中來了呢？'"唐太宗聽了大笑，賞賜給高崔嵬布帛等一百段。

元晉

唐曹懷舜，金鄉人。父維叔（明抄本"維叔"作"繼奴"，下同。）死王事，贈雲麾將軍。懷舜襁褓授遊擊將軍，歷內外文武官。則天雲："懷舜久歷文資，而屈於武職。"自左鷹揚衛郎將拜右玉鈐衛將軍。有宋州司馬曹元本·父名乞伯。明汲縣丞元晉，好談，多警策。或問元晉，"元本，懷舜從叔。"元晉應聲答曰："雖則同堂，俱非本族。"人怪而問之，晉曰："元本乞伯子，懷舜繼叔兒，以此知矣。"（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人曹懷舜，是金鄉人。他的父親曹繼叔（按：此處據後文，應取明抄本繼奴的"繼"字。）是死在公事上，死後被追認爲雲麾將軍。曹懷舜還在母親懷中喫奶時，就被授予遊擊將軍的官職。長大成人後，連續擔任了京城和外地的許多文、武官職。武則天皇后一次說："曹懷舜有很長時間的擔任文職官員的資歷，現在讓他擔任武職是有點屈用了他。這樣吧，將他從左鷹揚衛郎將升任右玉鈐衛將軍。"有個宋州司馬叫曹元本，他的父親叫曹乞伯。當時，汲縣縣丞元晉，好談笑，多警言妙語。有人問元晉："曹元本是曹懷舜的堂叔嗎？"元晉應聲回答說："雖然他們是同堂本家，卻不是一個宗族的人。"問的人感到奇怪，問："爲什麼？"元晉說："曹元本乞伯子（按：此處'乞伯子'義爲'乞討伯的兒子'。），曹懷舜繼叔兒（按：此處'繼叔兒'義爲'後叔父的兒子'。），由此得知他們不是同一宗族的人啊！"

趙謙光

唐諸郎中，不自即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便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授邊遠果毅。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戶部員外賀遂涉詠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趙謙光答詩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置，（明抄本"置"作"署"）不應列星文。"人以爲奇句。（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時，各位郎中有不是從員外郎升任上來的人，被戲謔地稱爲："從邊遠荒涼地方來的府兵統領"，是說這樣的人沒有任過高品位的官職，就象經過長期征戰的士兵，一下就被授任統領府兵的"果毅"一樣。趙謙光從鼓州掌管軍隊的司馬直接升任大理正卿，後又改戶部郎中。戶部員外郎賀遂波浪寫詩諷刺他說："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趙元謙的答詩說："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人們都認爲趙謙光的這一首答詩，是少有的佳句。

沈佺期

唐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而未還朱衣。因內宴，羣臣皆歌回波樂詞起舞，由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回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即以緋魚袋賜之。（出《本事詩》）

【譯文】

唐朝人沈佺期，因爲獲罪皇上被貶降到蠻荒邊遠的嶺南。後來遇到皇上開恩解除對他的處罰，又將他召回京城恢復了原來的官位，卻沒有歸還給他代表官位的朱衣朝服。一次，中宗皇帝在宮內擺宴宴請文武百官。席間，文武官員們都邊舞邊唱《佺波詞》。多數人唱詞的內容請求皇上提升自己，沈佺期唱的歌詞與衆不同。沈佺期歌詞是：回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皇帝聽了沈佺期所唱的回波歌后，立即賞賜給他代表官級品位的緋魚袋。

崔日用

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亦因宴會，命羣臣撰詞。日用曰："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污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苦賜金龜，賣卻貓兒相賞。"中宗以金魚賜之。（出《本事詩》）

【譯文】

唐朝人崔日用官任御史中丞，賞賜給他標誌三品以上官位的紫色朝服。當時，佩帶標誌官位等級的魚袋，必須有皇上的特殊恩准。於是，在一次宮內的宴會上，皇上讓文武大臣撰寫詞賦以助酒興。崔日用趁着這個機會，寫了一首歌進獻皇上。歌詞是這樣的：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污張五，還來齧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苦賜金龜，賣卻貓兒相賞。於是，唐中宗賞賜給沈佺期佩金魚袋。

裴談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釋氏。妻悍妒，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內宴，玄唱《回波詞》，有優人詞曰："回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秪有裴談，內裏無過（過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出《本事詩》）

【譯文】

唐中宗在位時，御史大夫裴談信奉佛教。他的妻子性情暴躁妒忌心強，裴談象懼怕父母一樣地懼怕她。當時，唐中宗的皇后韋后，很是承襲了武則天的專斷拔扈的作風，唐中宗漸漸也懼怕她。一次，宮裏設宴招待文武百官。宴席上，人們面北向皇上、皇后獻唱《回波詞》。有一個宮內藝人唱道："回波爾時栲栳，怕妻也是大好。外邊秪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皇后聽了後神色很是得意，賞賜給這位唱《回波詞》的藝人捆成一束的五疋帛。

李鎮惡

唐李鎮惡，即趙公嶠之父。選授梓子州郪縣令，與友人書雲："州帶子號，縣帶郪名。由來不屬老夫，並是婦兒官職。"（出《傳載》）

【譯文】

唐朝人李鎮惡，是趙國公李嶠的兒子。李鎮惡被任命爲梓州郪縣縣令，他在寄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所隸屬的州帶子（按：梓的諧音。）號，我所管轄的縣帶郪（按：諧音妻。）名。這兩個地方從來都不屬於我啊，都是兒子、夫人的官職啊！"

盧廣

唐殿中內供奉盧廣持法細密，雖親效貴勢，無所迴避。舉止閒雅，必翔而後集。嘗於景龍觀，監官行香。右臺諸御史亦預焉。臺中先號右臺爲高麗僧，時有一胡僧徙倚於前庭。右臺侍御史黃守禮指之曰："何胡僧而至此。"廣徐謂之曰："亦有高麗僧，何獨怪胡僧爲。"一時歡笑。廣與李畬俱非善射者。嘗三元禮射，廣畬雖引滿射，俱不及垛而墜。互（"互"原作"玄"，據明抄本改。）言其工拙，畬戲曰："畬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畬曰："畬箭去垛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歡笑久之。（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宮中內供奉盧廣尊守法度很細緻慎密，就是親朋好友、達官貴戚，也一點不留情面。盧廣爲人舉止閒雅大方，遇事必須很好地觀察思索然後決定如何對待。一次，盧廣在景龍道觀監察、管理行香禮佛的儀式。憲臺的各位御史也參預這件事。宮中事先定下來，憲臺的行香僧人是位高麗僧。當時，有一位西北少數民族的僧人徘徊在前院裏。憲臺侍御史黃守禮指着這位胡僧說："爲什麼讓胡僧到這來？"盧廣沉靜地說："不是也有高麗僧嗎？爲什麼唯獨責怪有胡僧呢？"（按：高麗僧也是胡僧。）在場的人聽了哈哈大笑。盧廣跟李畬一樣，不太會射箭。一次，祭慶三元，在樂曲的伴奏下，舉行禮射活動。盧廣與李畬雖然都將弓拉得滿滿的，但是箭射出去後，都沒有達到箭靶就中途落在地上。李畬戲謔地說："我與盧廣射的一樣，都是三十步。"左右的人們，都不明白他的話是什麼意思。李畬解釋說："我射的箭離箭靶三十步，盧廣射的箭離他三十步。"所有在場的人聽了後，歡心大笑，久久不能停止。

松壽

唐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朝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公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人韋慶本的女兒被選中成爲皇帝的妃子，到朝廷中想表示謝意。韋慶本的兩隻耳朵生下來就卷卷，朝中的許多官員都稱他爲"卷耳"。當時，長安公松壽看見韋慶本上前祝賀，藉機戲謔地說："我早就知道您的女兒會成爲皇妃的。"韋慶本問："你怎麼知道的？"松壽伸手摸着韋慶本的耳朵說"卷耳朵是能生皇妃女兒的德象啊！"（按《詩經》中有《卷耳》，舊注稱"卷耳，后妃之德"。）

封抱一

唐封包一任益州九隴尉，與同列戲白打賭錢。座下數百錢，輸已略（"略"原作"客"，據明抄本改。）盡，便欲斂手。傍人謂之曰："何不更戲。（"戲"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覓錢回取之。"抱一乃舉手摸錢曰："同（明抄本"同"作"賜"。）賜也，何敢望問。"山東人謂盡爲賜，故言賜也。（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人封抱一在益州任九隴尉，跟同事戲說閒話並以錢爲賭。他身邊帶着的幾百文錢，已經輸得差不多了，便想停下來不再賭了。旁邊有人說："爲什麼不再戲說賭下去？找錢把輸的錢贏回來。"封抱一乃舉起手摸着錢袋說："同給啊！（按：賜，義之一是'給予'。）怎麼敢希望贏回來。"山東人說："盡"爲"賜"，因此，封抱一說："賜"。

尹神童

唐尹神童每說，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顱跌目脊鬱縮，但蹄不如累趨耳。"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笑乃止。（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有個尹神童，經常講一個伯樂讓他兒子尋求良馬的故事。這個故事是這樣的：伯樂讓他兒子帶着《馬經》上說的良馬特點的畫像，去尋找良馬。一年過去了，沒有找到跟畫像上的良馬相似的馬，回到家中如實向伯樂作了彙報。伯樂再次讓兒子外出去尋找良馬。這次，伯樂的兒子從家裏走出來看見一隻大蛤蟆，返回家中對伯樂說："孩兒尋找到一匹良馬，跟《馬經》上畫的良馬大致一樣，但是不能將它買回來。"伯樂問："爲什麼呢？"伯樂兒子回答說："這匹馬的頭顱隆起，雙目突出，脊背直而有紋理。但是蹄子不象良馬那樣連續奔馳。"伯樂聽了後，說："這匹馬好蹦跳，不能勝任良馬的美稱啊！"伯樂兒子笑了，於是停止尋找良馬。

卷第二百五十　　詼諧六

狄仁傑 蘇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鄧玄挺 元福慶 尚書郎 御史裏行 姚崇　黃幡綽　楊國忠　劉朝霞　姚貞操　裴諝　張文成　竇曉　杜延業 路勵行　蕭諴　德宗　劉玄佐　顧況　裴佶　趙宗儒　熝牛頭　韓皋　裴度 姚峴

狄仁傑

唐秋官侍郎狄仁傑，（按"秋"上似有脫字）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姓。（"姓"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旁火也。"獻曰："犬旁有火，乃是煮熟（明抄本"熟"作"熱"。）狗。"（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人秋官侍郎狄仁傑，戲謔另一位秋官侍郎盧獻說："配給您一匹馬，就成了驢了。"盧獻回敬道："將您的姓從中間分開，就成了兩隻犬。"狄仁傑說："狄字一邊是犬旁一邊是火呀？"盧獻說："犬旁邊有火，乃是一條煮熟了的狗。"

蘇味道

唐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雲："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與撫掌而笑。（出《本事詩》）

【譯文】

唐朝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都很有名望。一個空閒的日子，兩位宰相相聚在一塊兒，互相誇耀自己而譏誚對方。張昌齡說："我寫的詩之所以沒有您的詩好，是因爲我的詩中滑'銀花合'這樣的傳世佳句啊！蘇味道曾經寫過一首《觀燈》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蘇味道反脣相譏道："您雖然沒有'銀花合'，還有'金銅釘'嗎！"原來，張昌齡曾寫一首贈張昌宗的詩。其中兩句是：昔日浮立伯，今同丁令威。（按：今同丁，諧音爲'金銅釘'。）於是，二人互相拍掌大笑。

侍御史

唐京臺監察院西行中間，號橫劈房。凡遷此房者，必先盛饌臺中，而後居焉。先無窗，後人置之。神龍中，侍中楊再思兼大夫，諸相畢送視事。中書令魏元忠嘗任監察，臺中故事素諳。謔指房曰："此是橫劈房。"諸相問故，元忠具述其由。御史曰："此房近日遷耶。"曰："無別遷。"（"遷"原作"選"，據明抄本改。）元忠曰："當爲開窗出氣，故不遷耳。"左右歡笑殆不禁。且御史乣察郡司，綱紀庶務，實爲衆官所忌。詈御史爲冷峭，而突厥號御史爲吐屯。則天朝，蕃使來朝者，而吐屯獨立不入班。諭德張元一以詼（"詼"原作"齊"，據明抄本改）諧見稱，問蕃使曰："此獨立者爲誰？"譯者曰："吐屯，此御史。"元一（"一"原作"忠"，據明抄本改。）曰："人言我朝御史獨冷峭，此蕃御史亦甚冷峭。"舉朝喧笑。（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時，京臺監察院西行中間，叫橫劈房。凡是搬遷到這座房子裏住的人，必須先設盛宴招待宮裏的人，然後才能住進去。這座房子，最初沒有窗戶，後來有人開置了窗戶。唐中宗神龍年間，侍中楊再思兼任御史大夫，所有的宰相都來送他上任。中書令魏元忠曾經擔任過監察官，對宮禁中的掌故一向特別熟悉。他戲謔地指着這座房子說："這是橫劈房。"各位宰相詢問其中的緣故，魏元忠詳細地講述了這座房子的由來及其延革。御史問："這座房子最近拆遷嗎？"有人回答說："沒有別的地方可以遷移。"魏元忠說："將要給它開個窗子出氣，因此不遷啊！"在場的人聽了都歡笑不止。況且，御史這種官職，是專門糾察郡府和朝中各司在執行、尊守綱常、法度上，以及署理各種政務上，有沒有違法亂紀的行爲，實在是讓各位官員有所顧忌。官員們背地裏都辱罵御史爲神情嚴峻的"冷血動物"。北方突厥人（按：現在的蒙古族。）稱御史爲"吐屯"。武則天當朝執政時，突厥人派使臣來朝見。諸位使臣中，唯有吐屯單獨站立，不步入使臣的行列。主管對太子諷諫、規勸事情的諭德官張元一以幽默詼諧聞名於朝中。他問突厥使臣："這位單獨站着的人是誰？"翻譯回答說："吐屯，就是御史。"張元一戲謔地說："人們都說我大唐朝的御史神態嚴肅冷峻，這位蕃邦的御史也特別嚴肅冷峻啊！"滿朝文武百官聽了後，都喧鬧鬨笑不止。

李安期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雲："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第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賢（賢原作第，據明抄本改。）判，非但傷（明抄本"傷"作"損"）足，兼以內損。"其人慚而去。又選士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慚而不伏。安期曰："君不聞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贈名公  
。"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謂之改注。又一吳士，前任有酒狀。安期曰："君狀不善。"吳士曰："知暗槍已入。"安期曰："爲君拔暗槍。"答曰："可憐美女。"（明抄本無"女"字。）安期曰："有精神選，還君好官。"對曰："怪來晚。"安期笑而與官。（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吏部侍郎李安期，是隋朝內史李德林的孫子，安平公李百藥的兒子。李安期爲人機智精警。一次，有一位候選的官員沒有入選而被打發回家。這位落選的官員說；"我被放回去，羞於見到來京那條路啊。"李安期問："你從哪條路來的？"這人回答說："從蒲津關來。"李安期說："那麼你就取道潼關去吧。"這人說："回到家中見到妻子感到羞恥。"李安期說："你的妻子原本跟你非常熟悉，肯定不會恥笑你的。"還有一個落選的人，將應試選官的檔案拿來給李安期看。李安期看了檔案中該人的考卷說："你的書法功力稍微差些。"該人回答說："應試那天我從馬上掉下來把腳跌壞了。"李安期問："腳跌壞了怎麼會影響你寫不出來好字呢？"於是，在試卷上批示道："剛纔看了你的試卷，不但是跌傷了腳，你的內心也受到了損壞。"該人羞愧地走了。還有一個候選官員叫杜若，被安排在芳州爲官，這個人既感到羞愧又不服氣，找到李安期來述說。李安期說："你沒有聽說過芳州盛產杜若嗎？"這個人說："我這株杜若可以贈送給您。"李安期說："此時不是彼時。"這個人說："此若不是彼若。"李安斯聽後笑了，爲這位候選官改任別處。還有一位吳郡的候選官員，在前任時，檔案上記載有酗酒的前科。李安期看後說："你在前任上有不好的表現啊。"這位吳郡的候選官回答說："我就知道有人使暗槍傷我。"李安期說："爲你拔除暗槍。"這人回答說："你是大賢人啊！"李安期說："你能有勇氣參加候選，還給你一個好官的名聲。"這人說："都怪你來晚了。"李安期聽後笑了，選任他一個新的官職。

鄧玄挺

唐鄧玄挺入寺行香，與諸生詣園，觀植蔬。見水車以木桶相連，汲於井中。乃曰："法師等自踏此車，當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鄧應聲曰："法師若不自踏，用如許木桶何爲。"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爲幪禿。又嘗與謝佑同射，先自矜敏手。及至對射，數十發皆不中垛。佑乃雲："直由箭惡，從來不曾如此。"玄挺應聲報雲："自須責射，因何尤箭。"衆人歡笑，以爲辯捷。權玄福任蕭機，遣郎中員外，極晚始許出。有郎中廳前逼階棗樹下生一小棗，穿砌磚而出。皆訝焉，既就看。玄挺時任員外郎雲："此樹不畏蕭機，遂即磚輒棗出。"兵部侍郎韋慎形容極短，時人弄爲侏儒。玄挺初得員外已後，郎中員外俱來看。韋慎雲："慎以庸鄙，濫任郎官。公以高才，更作綠袍員外。"鄧即報雲："綠袍員外，何（"何"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由可及侏儒郎中。"衆皆大笑。（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人鄧玄挺來到寺院燒香拜佛，跟寺裏的僧人們到菜園裏觀看他們種菜。看到車水的水車上一個換一個地連放着木桶，是這些小木桶從井中將水汲上來。鄧玄挺問僧人："法師們親自踏水車，一定是非常辛苦啦？"僧人們回答說："分派僕役們來啦。"鄧玄挺應聲問："法師們如果不是親自來踏，用這麼多木桶幹什麼？"僧人們聽了後感到很愕然，經過思索，才知道是鄧玄挺將木桶誤認爲"幪禿"（按：幪爲頭巾。）還有一次，鄧玄挺與謝佑一塊兒射箭。起先，鄧玄挺認爲自己是能手。待到互相比賽時，他射了幾十只箭，都沒有射中箭靶子。謝佑說："一定是箭不好使，從來沒射過這麼差。"鄧玄挺應聲回答說："只須責怪射箭的人技藝不高，爲什麼怨箭不好呢？"在場的人都歡呼雀躍，認爲鄧玄挺反映敏捷，擅長機辯。權玄福任蕭機，被派遣爲郎中員外，很長時間了才讓他上任。有位郎中家廳前有一株臨階棗樹，長出一株小棗樹，是從砌臺階的磚縫中拱出來的。誰見了都感到驚奇。鄧玄挺當時正任員外郎，說："這株棗樹不懼怕蕭機，於是專門從磚縫中拱出一株小棗樹來。"兵部侍郎韋慎身材極其矮小，當時的同事們都戲稱他爲侏儒。鄧玄挺剛剛被授予員外郎後，郎中員外們都來看望他。韋慎自謙地說："我爲人庸俗鄙陋，濫竽充數也任個郎官。以你的傑出才幹，應當更上一層任個綠袍員外。"鄧玄挺立即回答說："綠袍員外有什麼資格可以比得上你這個侏儒郎中呢！"在場的人們聽了後，都哈哈大笑。

元福慶

唐元慶福，河南人，拜右臺監察。與韋虛名、任正名、頗事軒昂。殿中監察朱（"朱"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評之詠曰："韋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憐元福慶，也學坐癡牀。"正名聞之，乃自改爲俊且強。（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人元福慶，是河南人氏，官任右臺監察。元福慶跟同任右臺監察的韋虛名、任正名，都氣宇軒昂、精神飽滿，風度不凡。殿中監察朱評之寫詩讚美他們三人說：韋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憐元福慶，也學坐癡牀。任正名聽說這首詩後，自己將與他的那句也學坐癡牀改成"也學俊且強。"

尚書郎

尚書郎，自兩漢已後，妙選其人。唐武德真觀以來，尤重其職。吏兵部爲前行，最爲要劇。自後行改入，皆爲美選。考功員外專掌試貢舉人，員外郎之最望者司門都門。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閒簡無事。時人語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與水部令史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雲："冷熱相激，遂成此疾。"先天中，王上客爲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部，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踜蹬，幾落省牆東。"膳部在省中最東北隅，故有此句。（出《兩京新記》）

【譯文】

尚書郎，是在皇帝左右處理政務的官員。自兩漢以後，皇上精心挑選擔任這個職務的人選。到了唐朝，從開國皇帝李淵、唐太宗李世民起，尤其重視這個官職的人選安排。唐朝定下來的體制，尚書省下屬吏部、兵部、戶部、禮部、刑部、工部六部。吏部、兵部爲前行，是最爲重要的官職。從刑部、工部後行遷任兵部、吏部前行，都是最好的升遷。至於考工員外，是專門掌管科試舉薦官員升遷、降罰的官員，員外郎中最讓人仰慕的是司門、都門。主管屯田墾荒的官署，主管山川林澤的民署，以及主管祭器、酒膳、外交等官署，均屬後行。平常日子閒散、怠慢，一點事情也沒有。當時人都說："掌管城門、巡道的，和掌管水道漕運的，升入尚書省的不計其數。"百戲裏，有表演吏部的辦事員與水部的辦事員相遇，忽然都跌倒在地上。過了好長時間才站起來，說："冷熱相互衝擊，於是就跌倒了。"唐玄宗先天年間，王上客任侍御史，認爲自己才幹聲望都很高，一定會被精選到尚書省，而且盼望進入前行。突然任命他爲膳部員外郎，因此王上客略略有些惋惜、惆悵。吏部郎中張敬忠知道這件事後，寫了一首打油詩，來戲謔王上客。這首詩是這樣的：有意嫌兵部，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踜蹬，幾落省牆東。膳部的辦公室在尚書省府衙的東北角緊靠牆邊，因此有上面這句詩。

御史裏行

唐開元中置裏行，無員數。或有御史裏行，侍御史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以未爲正官。臺中詠之曰："柱下雖爲史，臺中未是官。何時聞必也，早晚見任端。"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年間，設置裏行，都不是正式的官員，也沒有一定的名額限制。分別設有御史裏行，侍御史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等。朝中有人作詩歌詠這件事。詩是這樣的：柱下雖爲史，臺中未是官。何時聞必也，早晚見任端。所謂"任端"，就是侍御史裏行被授任正式的官職。

姚崇

唐姚崇爲紫微令，例給舍置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舊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之，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宜當。"諸司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遂停宰相宿。（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人姚崇官任紫微令，按照舊例，應給他新建住房，檔次不亞於宰相的府第。姚崇以年齡、地位都特別高了爲由，請求不要按照舊例給他新建住房了。可是值事的工部辦事員，還是拿着值事簿到姚崇那去。姚崇在簿上批示道："我已經告訴值事的辦事員了，可是打發他回去後又來了。一定要讓我同意新建住房，說是長官讓他這樣做的。我已年老位高，住現在的房子就滿好了，終歸還是不該再爲我建造新房。"工部的辦事員將姚崇的這個批示拿回去後，部裏的官員們看了都高興地笑了，從此不再逼迫他同意新建住房。於是，停止了給姚崇按照宰相的住房標準給他建造新房的計劃。

黃幡綽

唐玄宗好擊球，內廄所飼者，竟猶未甚適。會與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知之？"幡綽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也。是以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玄宗嘗登苑北樓，望謂水。見一醉人臨臥水，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臣知之，此是年滿令史。"上曰："你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座，噴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以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噴嚏。"（出《松窗雜錄》及《因話錄》）

【譯文】

唐玄宗喜愛騎馬擊球，宮中馬廄裏飼養的御馬，都不太符合他的心意。一次，唐玄宗跟黃幡綽在一塊兒相互戲謔解悶。唐玄宗對黃幡綽說："我早就想尋找一匹良馬了，你知道誰通曉馬經嗎？"黃幡綽回答說："我知道誰通曉馬經。當今的三位丞相都通曉馬經。"玄宗皇上說："我跟三位丞相談論朝政外，還一起討論旁門雜學，沒有聽說他們誰通曉馬經啊？你是怎麼知道的？"黃幡綽說："我每天等候早朝時都在洛水岸邊的沙堤上散步，見到三位丞相所騎的馬都是良馬啊。由此知道他們一定通曉馬經的。"玄宗皇上聽了哈哈大笑，趁機轉換話題談別的事情了。唐玄宗一次登上御苑北樓，遠望渭水，看見一個人喝醉了酒躺在水邊。唐玄宗問身邊的人這是什麼人？身邊人都說不知道。正要派人前去探問，黃幡綽說："我知道是什麼人。這個人是任期年滿的辦事人員。"玄宗皇上問："你怎麼知道的？"黃幡綽回答說："再一調轉就入流了。（按：唐時令吏沒有官階品位，再一步纔算正式官員，有品位，叫'入流'。）"玄宗皇帝聽了大笑。還有一次，玄宗皇帝跟諸位皇室五子一塊兒聚餐，寧王坐在玄宗的對面，忽然噴出一口飯，都噴在了玄宗的臉上。玄宗皇帝說；"寧王兄，怎麼戧着嗓子了？"在坐的黃幡綽說；"這不是戧嗓子，是噴食！"

楊國忠

唐楊國忠嘗會諸親，時知吏部銓。且欲大噱以娛之，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敘，短小者通道參軍，（明抄本"通"作"諸"，按《嘉話錄》作"道州參軍"。）胡者雲湖州文學。簾下大笑。（出《嘉話錄》）

【譯文】

唐玄宗在位期間，身爲國舅的楊國忠，有一次會見親友。當時，他正在吏部掌管考覈、選官員，決定他們升遷、任免的職務。爲了造個大噱頭娛樂娛樂，於是呼喚候選的官員的名字，被呼喚的人都到廳堂正中。不問資歷，業績，個子短小的都授以參軍，有鬍鬚的人一律稱爲湖州文學。逗引得簾內的主考、同考的官員們大笑不止。

劉朝霞

唐天寶初，玄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略其賦首雲：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開，神仙之福塞；鑾輿劃出，驅甲仗而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拿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縷珂兮金鈒鞍。其後述聖德雲："直獲得盤古髓，掐得女媧氏娘。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敘雲：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雖短，伎倆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只是千年一遇扣頭，莫五角而六張。上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雲："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改之。上聞，顧左右曰："真窮薄人也。"遂授以（以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宮衛佐而止焉。（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唐朝天寶年間，玄宗皇帝出遊華清宮。有個叫劉朝霞的人，進獻一篇《駕幸溫泉賦》給玄宗皇帝。這篇賦風格卓異，不同一般，句子中常常摻進一些詼諧戲謔的成分。這篇《駕幸溫泉賦》很長，就不全載錄在這裏了，現將它開頭部分，簡略地引用幾段，大意是這樣的：天寶二年，十月以後臘月之前，有關的官署置辦必需要的物品、器具，皇上要移駕到華清宮的溫泉宮。宮門"軋軋"地打開了，彷彿是神仙降臨到這裏；皇上的車駕忽然出現，車馬、披着鎧甲的武士及手執旌旗的儀仗隊逶迤而來，持續不斷。一會兒是身着黑衣的隊伍，一會兒是身着黃衣的隊伍，人人都象熊腆胸豹挺背一樣的威武雄壯；一忽兒珠翠耀目，一忽兒錦繡入眼，美玉鑲嵌的馬勒黃金鑄造的馬鞍……這篇《駕幸溫泉賦》的後面，在敘述玄宗皇上的聖明與德政時，是這樣寫的：您得到了盤古帝的真髓，推算出女媧是母親。任憑自古以來的千百個帝王，誰能趕得上我朝今天的聖明皇上李三郎？這篇賦在談到作賦者自己時，說："另外還特別窮困潦倒，因沒有前途而狂亂。我的機遇雖然少，我的技能、本領很強。幾次夢見自己榮華富貴，醒來後依然過着這樣悽惶的日子。現在遇上了千載難逢的叩見皇上的好機會，且莫再不順遂。玄宗皇帝看了這篇《駕幸溫泉賦》，覺得它奇異不凡，準備重重地獎賞寫作這篇賦的劉朝霞。玄宗皇帝讓劉朝霞修改"五角六張"這幾個字。劉朝霞回答說："我寫作這篇《駕幸溫泉賦》，就象有天神相助，文不加點，筆不停頓，一氣呵成。我實在難以改動。"玄宗皇帝聽後對身邊的近侍說："真是淺薄啊！"於是，授予劉朝霞宮衛佐這樣一個只管十二個衛兵的小官職而已。

姚貞操

唐姚貞操雲："自餘以評事入臺，侯承訓繼入。此後相繼不絕，故知拔茅連茹也。"韓琬以爲不然，自則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評事多入臺，訖今爲雅例，豈評事之望，起於貞操耶？須議戲雲："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餓鬼道，故評事之望。起於時君好法也，非貞操所能升降之。（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人姚貞操說；"自從我憑着掌管平決刑獄的評事升入御史臺後，後面的人接受我的教誨，有人也升入御史臺。這以後接連不斷有人升入御史臺，這本是遞連推薦引進的緣故啊。"韓琬不這樣認爲。他認爲自從武則天皇后推行了好的改革條律，才使得掌管刑事的刑曹也有希望位居九卿之首。從此，許多評事才能升入御史臺。這是到現在爲止，從未有過的好事情。怎麼能說評事升入御史臺，是從姚貞操那兒開始呢？過了一會兒，韓琬戲謔地說："在京都地區所屬各縣擔任縣尉職務的人，有六條出路。升任御史臺是最好的出路，被稱爲'佛道'。升爲評事次之，被稱爲'仙道'。升任京尉一般化，被稱爲'人道'。升任京都府丞就不太好了，被稱爲'苦海道'。升任縣令就比較差了，被稱爲'畜牲道'。升任判司是最差的了，被稱爲'餓鬼道'。因此說，評事能可望升任御史臺是由則天皇后推行新法開始的，而不是姚貞操所能左右得了的。

裴諝

唐裴寬子諝復爲河南尹。諝素好詼諧，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雲："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貓兒，狀雲："若是兒貓兒，即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即不是兒貓兒。"諝大笑，判其狀曰："貓兒不識主，傍家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止焉。（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唐朝人裴寬的兒子裴諝，官任河南尹。裴諝平素就喜歡開玩笑。一次，投送來的書札公文，誤將投送的地址寫在紙背上面。裴諝在上面批示說："這邊似那邊，那邊似這邊，我也不推辭，讓與你去判斷吧。"笑壞了門前邊等在那裏的腳穿靴子的送信人。又有一次，有兩位婦女投送上告信爭奪一隻貓。上告信上面寫道："如果是我家的貓，那麼就是我家的貓；如果不是我家的貓，那麼就不是我家的貓。"裴諝看了上告信大笑，在上告信上批示道："貓不認識主人了，到別人家去捉老鼠。你們兩家都不要爭了，將這隻貓送給我裴諝吧。"於是，裴諝讓人將這隻貓抱回他家去，兩位婦女也不爭了。

張文成

唐司門員外郎張文成好（好原作上，據明抄本改。）爲俳諧詩賦，行於代。時太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徵。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脣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時，掌管京城城門的員外郎張文成，喜歡寫點詼諧調侃的詩賦，有些詩賦在當時很是流傳了一陣子。當時，黑齒常之將軍將要率軍出征。有人勸張文成說："你現任關開城門這樣的小官，爲什麼不跟黑齒將軍一塊兒出征，有機會立下戰功也好可望升遷。"張成文戲謔地跟黑齒將軍說："我寧肯用朱脣飲酒，有誰敢追隨你黑齒常啊！"

竇曉

唐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先弄之雲："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已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竇即應聲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竇雲："樂工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竇雲："身長如許，口齒齊崖。豈不是長齋！"衆皆大笑。（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人竇曉身材矮小，大眼睛向外鼓凸着；樂彥偉身材高大，牙齒往外齜露着。樂彥偉首先戲弄竇曉說："你呀非常有功德啊！"旁邊的人感到奇怪，問："你爲什麼說他有功德啊？"樂彥偉回答說："你看他既然已經短小肉了（按：以'短肉'暗喻身短。）又在精神上有很大長進（按：以'精進'暗喻眼突出。）難道不是修得大有功德嗎？"竇曉聽了後應聲回答道："你纔有大功德呢。爲什麼反而稱讚我竇曉啊？"有人問他爲什麼這樣說？竇曉回答道："樂工小來長齋。"有人問"長齋"是什麼意思？竇曉說："'長'就是身長的意思，'齋'就是口齒突出如懸崖的意思啊！難道不是'長齋'嗎？"聽的人都被他的回答逗得哈哈大笑。

杜延業

唐華原令崔思誨口喫，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常語崔雲："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處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雲："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睹。杜將一把谷來崔前雲："此是何物？"崔雲："谷谷。"旁人大笑，因輸延業。（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時，華原縣令崔思誨有口喫病。他經常跟表弟杜延業互相調笑戲謔。杜延業一次對崔思誨說："我能讓哥哥你學雞叫，只要我問你什麼，你就得告訴我。"在場的另外一個人對杜延業說："嘴長在他頭上，你能讓他說啥就說啥嗎？他如果不肯學，你有什麼辦法讓他學呢？"杜延業當場說："能的。"過了一會兒，杜延業與這個人偷偷地打賭。杜延業捧着一把穀子走到崔思誨面前，問："這是什麼東西啊？"崔思誨喀喀吧吧地說："谷--谷--"在旁邊看着的那個人，不由得哈哈大笑。這個人因此輸給了杜延業。

路勵行

唐路勵行初任大理丞，親識並相賀。坐定，一人云："兄今既在要職，親皆爲樂。"諺雲："一人在朝，百人緩帶。豈非好事！"答雲："非直唯遣緩帶，並須將卻幞頭！"衆皆大笑。（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人路勵行剛剛升任大理寺丞，親戚朋友都來祝賀。入坐後，一個人說："哥哥現在升任重要的職務，我們所有的親屬都感到高興。常言說得好：一人在朝爲官，他周圍的人都可以寬束腰帶，悠閒自在了。難道這不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嗎？"路勵行回答說"非但只有寬束腰帶，並且將要把頭上的官帽也摘下來呢！"在座的人聽了都捧腹大笑。

蕭諴

唐蕭諴初拜員外，於朝列安閒自若。侍御史王旭曰："蕭子從容省達。"韓琬應聲答曰："蕭任司錄，早已免杖。豈止今日方省撻耶。"聞者歡笑。（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人蕭諴剛剛授任員外郎，在朝廷羣臣中安閒自若，風度不凡。侍御史王旭讚賞地說："蕭諴這個人，別看他剛剛擔任員外郎，卻舉止從容，清省通達。"韓琬應聲說："蕭諴任司錄時掌管府事，早就免除了杖刑。難道只是到了今天才省卻撻刑嗎？"聽的人都笑了。

德宗

唐馬燧之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繼也。"（出《國史補》）

【譯文】

唐朝人馬燧的孫子剛剛生下來，唐德宗給起個名字叫馬繼祖。德宗回到內殿笑着說："繼祖這個名子有兩層意義，其意思是說探索他的先祖和承繼馬氏家族。"

劉玄佐

唐劉玄佐，滑城匡城人。嚐出師經本縣，欲申桑梓禮於令，堅辭不敢當。玄佐嘆恨久之。先是陳金帛，將遣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貴爲相，其母月織絁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爲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始終不屈臣節。時鄉里姻歸，以地近，多投之。玄佐不欲以私擢居將校列，（"列"原作"劉"，據明抄本改。）又難置於賤卒，盡置爲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人（"人"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啓訴於劉者，一聯雲："覆盆子落地，變赤烘烘。羊羔兒作聲，盡沒益益。覽（覽上原有上字，據明抄本刪。）之而笑，各改着他職。（出《因語錄》）

【譯文】

唐朝人劉玄佐，是滑城匡城人。一次率領軍隊經過他的家鄉匡城縣時，想向縣令表達鄉里長幼的禮節，縣令堅決辭謝不敢領受，劉玄佐過了很長時間還感嘆遺憾。他一開始準備了黃金與絲織品，想要送給同鄉的一位僚屬，因爲這個人愚昧懦弱，於是就沒有送。劉玄佐後來升任宰相，位高權重，堪稱顯貴。他母親依然每月織一匹粗綢，用來表示沒有忘記過去所過的清苦生活。劉母每次看到劉玄佐在署衙處理政務，那些郡、縣的官吏們，悄悄地走在階下，一點不敢聲張。回去後一定勸諭兒子："我一看到下屬向長官陳述公務時那種謙卑恭敬的樣子，就不由得感到慌恐不安。就想到你父親在本縣擔任小吏時，經常由於敬畏長官面恐懼得直流冷汗。現在，兒子你離坐在廳堂的書案後邊，象當年你父親的長官那樣對待下屬，怎麼能心安理得呢？"於是，劉母勸喻兒子不要辜負朝廷的恩遇與所委以的重任，一定要全部身心都用在政務上面。因此，劉玄佐始終不卑下，不辱沒作臣子的節操。劉玄佐在任宰相期間，家鄉的親朋故舊，因爲離京城很近，許多人都來投靠他。他不想因爲私人關係而提升這些人爲將校，又不好將他們安置在地位低下的卒伍中。於是，都安排爲將官的僚屬。這些職務也授予紅色袍服、銀魚袋。從外表看你榮耀，實際都是無職無權的散官冗員。這種安排越來越多。時間長了，親朋故舊中有人向劉玄佐述說這件事，寫了一付對聯給他，諷喻這件事。上聯是：覆盆子落地，變赤烘烘（按：以'赤烘烘'暗喻'緋服'。）；下聯是：羊羔兒作聲，盡沒益益。劉玄佐看了後笑，將這些人都各自改任別的官職。

顧況

唐白居易初舉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曰："居易。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嘆曰："有句如此，居大不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出《摭言》）

【譯文】

唐朝人白居易第一次參加科考舉士落第後，拿着自己寫的詩歌去拜見顧況。顧況戲謔地說："居易，京城長安，各種東西都很貴，居住生活很不容易啊。"待到讀到《賦得原上草送友》一詩中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句時，讚歎地說："寫出這樣千古絕唱的詩句，居住在長安一點也不難。老夫前面說的話是開玩笑罷了！"

裴佶

唐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佶爲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佶曰："若怪，即曳向下着。"衆人皆大笑。後除舍人。（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時，尚書省的等級是這樣分列的：諫議大夫在給事中之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之下。裴佶任諫議大夫。他身材矮小，諸位中書舍人都很戲謔他說："這樣矮小，怎麼攀到上面去了呢？"裴佶回答說："你們如果覺得奇怪，就將我拽到下邊來吧！"在場的人聽了都捧腹大笑。後來，裴佶到底改任中書舍人。

趙宗儒

唐憲宗問趙宗儒曰："人言卿在荊州，球場草生，何也？"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球子，上爲啓齒。"（出《國史補》）

【譯文】

唐憲宗問趙宗儒，說："聽人說你在荊州時，球場上草生（按：即生草，長滿了草。），爲什麼啊？"趙宗儒回答說："我有了死罪啊，雖然草生（按：此處草生，含有草草生存的意思。）。但是，並不妨礙擊球子。有勞皇上過問這件事。"

熝牛頭

有士人，平生好喫熝牛頭。一日，忽夢其物故，拘至地府豐都獄。有牛首阿旁，其人了無畏憚，仍以手撫阿旁雲："只這頭子，大堪熝。"阿旁笑而放回。（出《傳載》）

【譯文】

有一個讀書人，平素最喜歡喫滷製的牛頭肉。一天，他忽然夢見自己死了，被小鬼押送到地府裏的豐都牢獄。豐都牢獄中有個叫陳旁的牛頭鬼，這個讀書人見了後一點也不畏懼，還用手撫摸着牛頭鬼陳旁說："就這牛頭，大可值得一滷。"牛頭鬼阿旁聽了後笑了，將這位讀書人放了回來。

韓皋

唐僕射韓皋鎮夏口，常病小瘡，令醫付膏藥，不濡。公問之，醫雲："天（天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寒骨硬。"公笑曰："韓膏實是硬。"（原缺出處，今見因話錄卷二）

【譯文】

唐朝時，僕射韓皋鎮守夏口，一次身上長了一塊小瘡，讓醫生給他的瘡上貼上一貼膏藥，怎麼貼也不粘。韓皋問醫生："怎麼貼不上？"醫生回答說："天寒膏硬。"韓皋笑着說："韓膏確實是硬啊！"

裴度

唐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朝時，晉國公裴度任宰相時，有個人送給他一個槐木癭瘤，他想用這個癭瘤削製成一隻木枕。當時任郎中的庾威，人們都說他通曉衆物，裴度將他請來給鑑別一下。庾威將這隻槐木癭瘤捧在手中把玩了很長時間，向裴度講解道："這是一隻雌樹生的癭瘤，恐怕不能使用。"裴度問："庾郎中多大歲數了？"庾威回答說："我與大人您都是甲辰生人。"裴度笑着說："庾郎中便是雌甲辰啊！"

姚峴

唐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後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罷，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無時。門外忽投刺雲："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乎？峴初猶俯首嚬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人姚峴擅長文學而且爲人詼諧滑稽，遇着機會就表現出來。僕射姚南仲視察陝郊。姚峴剛剛脫去喪服後，就去拜見姚南仲，以同族本家的身份敘舊。姚峴被請到正中的會客廳，姚南仲剛剛說完慰藉姚峴居喪的話，未來得及談別的事情，門外忽然投遞上來名片，上面寫着：李過庭。陝郊正當東、西兩京的中間，來往的賓客說不上什麼時候就來造訪。姚南仲問："過庭這個名字很是生疏，不知道他是誰家的子弟？"身邊的人都說不知道。姚南仲又問姚峴知道不？姚峴起初就俯首皺眉裝作在苦苦思索。不一會兒，自己忍耐不住了，拱手說："恐怕是李趨兒。（《論語·季氏》上說：'嘗獨立，鯉趨而過庭。'鯉，孔子的兒子。後人以看望父親爲'過庭'。）" 姚仲南思考了好久才領悟到其中的函意，不由得大笑起來。

卷第二百五十一　　詼諧七

周願 劉禹錫 袁德師 李程 楊虞卿 沈亞之 張祜 交廣客 盧肇 章孝標 南卓　王智興　盧發　裴休　馮袞　鄰夫　關圖　楊玄翼　裴慶餘　趙崇　鄭光業

周願

唐周願，嘗奉使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路見一驢極肥，季安指示願曰："此物大王世充。"應（願曰下九字原空缺，據《因話錄》補）聲答曰："總是小竇（竇字原空缺，據因話錄補）建德。"李巽性嚴毅，不好戲笑。時願（嚴毅下八字原空缺，據因《話錄補》）知河西鹽鐵留事，將至。李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周生下十五字原空缺，據《因話錄》補）待之。及願至，數燕。李公寒溫外，不與之言，周（溫外下七字原空缺，據《因話錄》補）亦無由得發。一日，饌親賓，願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公有下八字原空闕，據《因話錄》補）落拓不事。遍問舊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技原作之，名原作笞，者圖二字原空缺。據《因話錄》改補）者。悉雲貨卻。李責曰："未官家貧，產業從貨，何至（至字原空缺，據《因話錄》補）書籍古畫店彼除？"惆悵久之。復問一曰："有一本虞永興手書《尚書》，此又在否？"某人慚懼，不敢言貨，雲："暫將典錢。"願忽言曰："此《尚書》大迍厄。"都忘先拒其詼諧是，遂問曰："《尚書》何迍？"願曰："已遭《堯典》、《舜典》之苦，此而即典。"（明抄本之苦作又被。而即作兒郎。）李之顏大開，自更不捨。（原缺出處，今見《因話錄》四）又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軍（軍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願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屬，何怪之有？"旬日佈於長安。（出《國史補》）

【譯文】

唐朝人周願，曾奉命出使魏州。魏州節度使田季安去爲他引路，他們把馬繮連起來並駕齊驅。路上見到一頭驢很肥壯，田季安指給周願看並說道："此物大於王世充。"周願應聲答道："總是小於竇建德吧！"李巽的性格嚴肅冷酷，不好戲笑。當時周願被任命爲河西鹽鐵留事，當週願快要到來的時候，李巽告誡佐官們說："周願這個人喜好戲謔，而且羞辱人不分長幼不講禮儀，希望各位要莊重嚴肅地對待他。"等周願來到之後，多次宴會，李巽都是除見面寒暄幾句外，再不與說話，因而周願也沒有得到能引發他開玩笑的緣由。一天李巽宴請親友，周願也來參加。當時李巽的一個老朋友的兒子來到了他家，此人放浪而沒有正事，李便打聽他家舊有別墅以及有技藝的家童、有名的圖畫書籍等情況，都說已經賣掉了。李巽責備他道："還沒有作官，家境又窮，財產應依據情況而買賣，你哪裏到了書籍古畫都賣掉不要了的地步？"說後一直很悵惘不悅，過了一會兒又問："有一部虞永興手書本《尚書》，此書還在吧？"那個人慚愧而又有些懼怕，不敢說賣了，便說："暫時典當成錢了。"周願忽然說道："這是《尚書》的一大劫難！"人們都忘記了先前要提防他戲謔的事，於是有人問道："《尚書》有什麼劫難？"周願道：已經遭受《堯典》、《舜典》的苦難，這個人又給典了。"李巽笑顏大開。從此再不與他離開。又 陸長源憑藉先人的功德爲宣武軍（治所在今河南開封）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他們同時在一個幕府中任職共事。有的人譏笑他們的年齡輩份相差太懸殊，周願道："老虎和老鼠，還同爲十二屬相呢，這有什麼奇怪的？"此事十來天便傳遍了長安。

劉禹錫

唐劉禹錫牧連州，替高寓。寓後入羽林將軍，自京附書曰："以承眷，輒舉目代矣。"劉答書雲："昔（答書雲昔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有一話，曾有老嫗山行，見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嫗目之，而虎遂自舉足以示嫗，乃有芒刺在掌，因爲拔之。俄奮迅闞吼而愧其恩。自後擲麋、鹿、狐、兔於庭，日無缺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爲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藉，嫗乃被村胥訶捕。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嫗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曰：'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死人來也。'"（出《嘉話錄》）

【譯文】

唐朝人劉禹錫被任命爲連州刺史，接替了高寓。高寓後來到皇帝的衛軍羽林軍當上了將軍，他從京城捎來信說："已經接受你的關照，我在這裏就以遙望而代以致謝了。"劉向錫回信說："過去有這麼一段故事，說曾有一個老婦在山裏走路，看見一隻大老虎身體十分瘦弱。邁着小步而難以行走。像是腳上受了傷。老婦舉目去看時，那老虎竟抬起足而告示於她，原來有一根芒刺紮在它的腳掌上，於是給它拔掉，那虎立刻振作奔跑起來並長嘯一聲以感謝老婦的恩情。從自以後便經常把麋、鹿、狐、兔等拋進老婦的院子裏，沒有一天不來的。老婦登上牆頭觀察，乃是從前那隻受傷的老虎所爲。因而老婦對親戚族人都說了這件事，他們心裏也都感到奇怪。一天早晨，突然拋進來一個死人，血肉模糊，於是老婦被村吏呵斥拘捕。老婦詳細地說明了緣由，才被釋放。於是老婦又登上牆頭，等那隻老虎再來時說道：'感謝你了，我給大王叩頭了，以後千萬再不能把死人拋進來了！'"

袁德師

唐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原缺出處，明鈔本作出《嘉話錄》）

【譯文】

唐朝汝南人袁德師，是已故給事中袁高的兒子。他曾在東都洛陽買下了婁師德的舊園地，並在園中蓋起了書樓，洛陽人便說道："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李程

唐劉禹錫雲："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漢口不足信。'其客胡盧掩口而退。又因與堂弟（堂弟原作裳以，據明抄本改）丞相留守石投店酒飲，石收頭子，乣者罰之。石曰：'何罰之有？'程曰：'汝忙鬧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酒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石。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用也。"（出《嘉話錄》）

【譯文】

唐朝人劉禹錫說："丞相李程很喜好開玩笑，在夏口時，有一個客人來辭別，李程說：'再住兩三天吧。'客人說：'已經走了，船已經到了漢口。'李程說：'我只相信能停留下來，那漢口（本是地名，此處雙關，意爲那漢子的嘴）是不足相信的。'那個客人捂嘴笑着離去。又有一次，李程與他的堂弟李石在酒肆以擲骰子（骨質的色子）賭輸贏的辦法飲酒，李石剛把骰子取在手，監酒人就要罰他喝酒，李石道：'爲什麼要罰我？'李程道：'你趁大家在忙亂時，把他的堂印偷了去，還有什麼可說的？'酒店中把骰子擲爲雙重的四個點稱爲堂印，他是以此來嘲弄李石的。太和九年冬，當朝廷逼上重大事件之時，李程被選拔重用。"

楊虞卿

唐郎中張又新，與虔州楊虞卿，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鄜相女，有德無容。楊未嘗介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年少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定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秉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爲癡？"楊於是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耶？"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同耶？"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爲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出《本事詩》）

【譯文】

唐朝的郎中張又新，與虔州的楊虞卿，是出了名的好朋友。楊虞卿的妻子李氏是鄜相的女兒，品德好但相貌很醜。楊虞卿從不介意，對她相敬如賓。張又新曾對楊虞卿說："我年輕時就成了名，不擔憂做官的事了。唯有能得到一個漂亮的媳婦，那麼平生的願望就都滿足了。"楊虞卿道："一定要爭取這樣。只要與我志同道合，一定會讓你稱心的。"張又新深信他的話。可是張又新完婚之後，很不滿意，楊虞卿用笏板觸了觸他說："你何必太傻。"對他說過三、四次，張又新仍十分氣恨，回答他說："我和你親密無間，我把真情告訴你，你竟這樣誤會我，請問什麼叫太傻？"於是楊虞卿從頭至尾述說了他們求名作官的經歷，之後說道："我難道不是和你相同的嗎？"張又新說："是的。"楊虞卿接着說道："然而我得到的是醜媳婦，這你就與我不同了。"張又新的臉色已緩解。楊虞卿再問道："你的媳婦和我的媳婦比較起來怎麼樣？"張又新。"漂亮很多。"此時張又新高興得大笑起來，於是又恢復到當初的樣子。張又新有了一個和美的家庭，於是寫詩道："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沈亞之

唐沈亞之常客遊，爲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婁羅。"（出《摭言》）

【譯文】

唐朝人沈亞之經常到外地遊歷，有一次被小青年考問試探，那晚生說："我們來改詩，雅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沈亞之酬答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婁羅（雙關：１．機靈；２．聲音嘈雜。）"

張祜

唐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舍人杜牧爲御使，座有妓人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答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路指尖。"祜未識（識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白居易。白刺史蘇州，始來謁。才相見，白謂曰："久欽藉甚，嘗記得右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邪？"張微笑，仰而答之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歡宴竟日。趙公令狐綯鎮維揚，祜常預狎宴。公因熟視祜，改令曰："上水船，風太急。帆下人，須好立。"祜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出《摭言》）

【譯文】

唐朝人張祜客居於淮南節度使的幕府中。有一次他去赴宴，那時杜牧還只是御使，當時宴席中有個妓女在擲色子賭酒，杜牧輕輕吟道："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張祜隨聲答道："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路指尖。"張祜未見過白居易，白居易出任蘇州刺史，來淮南使府拜訪，才得相見。白居易對張祜說："久仰你的大名，還記得你的右款頭詩。"張祜愕然，道："舍人（白居易曾任中書舍人）所言是指什麼？"白居易道："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這不是款頭詩是什麼？"張祜微微一笑，仰首而回答他道："我也曾記得舍人寫的目連變詩。"白居易道："什麼？"張祜道："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這不是目連變又是什麼呢？於是二人高高興興地擺宴飲酒，一直到晚上。趙公令狐綯鎮守維揚時，張祜常常到那裏去飲酒取樂，因而令狐綯對張祜很熟悉。有一次令狐綯讓張祜改令，令狐綯先出小令道：上水船，風太急，帆下人，須好立。"張祜對答道："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交廣客

交廣間遊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贐路每處十千。廣帥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雲："累路館驛，供菜飯而已。"有客齎帖到驛，驛司依帖供訖，客不發。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遠，此非宿處。"客曰："食帖如何處分？"吏曰："供菜飯而已。"客曰：菜飯供了，還我'而已'來。"驛吏（吏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相顧，莫知所爲。客又迫促，無計，吏問曰："不知'而已'。"曰：（曰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大於驢，小於騾。若無可供，但還我價直。"驛吏問："每一'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三五千。"驛吏逐斂送耳。（出《盧氏雜說》）

【譯文】

來交廣一帶遊歷的客人，都要求能有到館舍下榻的帖子。因爲那裏招待得很好，臨走還要給路費錢十千。廣帥盧鈞深知其中的舞弊行爲。凡索要館帖的人都說："路經這裏的人很多，只供給大家喫喝而已。"有位遊客帶着帖子來到驛站，驛站的人依據數目認爲已經花費完時，那位客人仍不走。驛站的小官吏道："你該走了，可能後面還有客人要來。前邊的驛站又很遠，這裏你不能住了。"客人說："食帖如何處理？"驛吏說："供菜飯而已。"客人說："菜飯供了，還我'而已'來吧。"驛吏兩眼發怔，不知是咋回事。客人又催促，驛吏仍無辦法，於是問道："不知道'而已'是什麼。"客人說："大於驢，小於騾。如果你沒有可以給我的，可按價還我錢。"驛吏問："每一個'而已'價值多少？"客人說："三五千。"驛吏只好按數奉送。

盧肇

唐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邪？"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鱉甲，九肋者蓋稀矣。"又肇就江西解試，爲試官末送。肇有啓事謝曰："巨鰲屓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某昨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慚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鰲載之。豈非首冠邪？"一座（座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聞之大笑。（出《摭言》）

【譯文】

唐人盧肇剛中舉時，前輩問他是什麼地方人。盧肇說："我是袁州人。"有人說："袁州出舉人啊！"盧肇說："袁州出舉人，也如沅江出鱉甲一樣，九肋型的世間稀少。"盧肇到江西參加解試，考官將他排在後邊，盧肇申言謝道："巨鰲屓贔，數第一的是蓬山。"考官對他說："昨日因人數太多而受侷限，雖也讓你獲得展示才能的機會，但很爲你的名次落後而感到疚愧並請能諒解，怎麼你還會有首冠蓬山之說呢？"盧肇道："我知您會這樣問的。大凡石碑在上，總是有巨鰲在下面馱着它。這難道不是第一嗎？"在座的人聽到後大笑。

章孝標

唐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答之曰："假金只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出《摭言》）

【譯文】

唐人章孝標考中進士後，給淮南的李紳寄去一首詩："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李紳立即以一首絕句回答他道："假金只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南卓

唐郎中南卓，與李修古親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常輕之。李俄授許州從事，奏官敕下，時許帥方大宴，忽遞到開角，有卓與李書。遂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輕。今日某忝爲尚書賓幕，又奏署敕下，遽與某書，大奇。"及啓緘雲："即日卓老不死，生見李修古上除因（明抄本因作目）。"帥請書看，合座大笑。李修古慚甚。（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朝時有個郎中叫南卓，與李修古是親表兄弟。李修古性格迂腐孤僻，南卓很輕蔑他。李修古很快被授爲許州從事，奏官傳下詔書，許州的長官正在宴請李修古時，忽然傳來了南卓寫給李修古的信。李修古拿着信很高興地對長官說："我與南卓表兄弟，多虧他對我的輕視，今日才愧爲尚書賓幕，又有皇上的詔令下，他立即給我寫來信，讓人很奇怪。"等到打開信一看，上寫道："有幸南卓未死，活着看見李修古做了官。"許州長官拿過信來看。滿座人都大笑，李修古覺得心裏很不安。

王智興

唐王智興帶使侍中，罷鎮歸京。親戚間有以選事求智興論薦，固不允。遂請致一函與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狀雲："選人名銜謹領訖。"智興曰："不如侍中也有用處。"（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人王智興是帶節度使侍中，罷任回到京城。親戚之中便有人讓他幫助推薦作官，王智興堅辭不答應。於是又請他給吏部侍郎寫封信。不久在一份吏部公文的末尾寫道："選人的名銜已收到。"智興感嘆道："不知道侍中也有用處！"

盧發

唐中書令白敏中鎮荊南，杜蘊廉問長沙，請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閣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樽前氣色粗。"發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粗。"公極歡而罷。（出《摭言》）

【譯文】

唐朝的中書令白敏中鎮守荊南時，杜蘊廉有意去長沙做官，白敏中便讓從事盧發致聘書。盧發此時酒至酣處，對杜蘊廉流露出傲視情緒。白敏中對此不悅，於是作詩讓他改。白敏中吟道："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閣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樽前氣色粗。"盧發答詩道："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粗。"白敏中很高興，這事纔算作罷。

裴休

曲江池本秦時豈洲。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即錫宴臣僚，會於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彩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爲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旁。中有黃衣半酣，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郎（明抄本郎作即，下同）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佈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雲："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後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回謂樞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出《松窗雜錄》，按見《劇談錄》卷下）

【譯文】

曲江池所在地秦朝時叫豈州。唐朝開元年間，疏通開掘爲風景名勝之地。南面是紫雲樓、芙蓉苑，西面是杏園、慈恩寺。花草環繞，水色明媚，都城的人都來遊玩觀賞。最盛大的是中和上巳節這天。皇上要賜宴臣僚，聚會於山亭，還要賜與大常教坊的音樂賞聽。池中備有綵船，只有宰相、三使、中書門下兩省及翰林學士等大官纔可登臨。整個皇宮的人幾乎都要來遊，十分盛觀。裴休此時正欲廉察宣城，還未離開京城，又正值曲江池荷花盛開之時，便與省閣的名流們同來遊賞。從慈恩寺起，他們丟下隨從，只帶着小僕，步行到紫雲樓。見有幾個人正坐在池水邊上，裴休便與同僚們也坐於他們旁邊休息。那幾個人中有個穿黃衣服人已酒至半醉，顯示出一種氣度不凡的神態，指責其他人談笑輕佻，裴休心裏有些不平。拱手行禮問道："請問你任什麼官職？"對方輕率地回答說："喏，郎可不敢，郎是新任的宣州廣德縣令。"並反問裴休道："押衙擔任什麼職務？"裴休仿效那人道："喏，郎不敢，剛任宣州觀察使。"那人於是狼狽而去，與他在一起的人也都四散而走。裴休的同僚們都擊掌大笑。不多天，便傳遍了京城。後來被吏部執掌銓選的人查到此人，說："這個廣德縣令已請求調換到羅江去了。"宣宗在做藩王時聽到這一笑話，也常常以這種方式與親王們開玩笑。後來登基做了皇帝，裴休做了宰相。因書寫詔書，也對樞密使回答說："喏，郎不敢，我是新任的中書門下平章事。"

馮袞

唐馮袞牧蘇州，江外優佚，暇日多縱飲博。因會賓僚擲盧，馮突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八尺檯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鬥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回首乞閒人。"更因飲酣，戲酒妓。而軍倅留情，索然無緒。馮眄之曰："老夫過戲，無能爲也。"倅斂袵而謝。因吟曰："醉眼從伊百度斜，是他家屬是他家。低聲向道人知也，隔坐剛拋豆蔻花。"（出《抒情詩》）

【譯文】

唐人馮袞任蘇州牧時，江外很富足安逸，閒暇時間多用來縱酒賭博。一天，又與賓朋僚屬們賭，馮袞大勝，就把所贏的錢都送給同座的人，吟詩道："八尺檯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鬥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回道乞閒人。"更因爲酒醉，戲耍陪酒的歌伎。而他的副手因卻於情面，表現出索然無緒的樣子。馮袞斜看他一眼道："老夫只是過於戲耍，其實已沒什麼能力了。"副職忙整衣道歉。於是他又吟詩道："醉眼從伊百度斜，是他家屬是他家。低聲向道人知也，隔坐剛拋豆寇花。

鄰夫

有睹鄰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曰："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鄰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詠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君當吹火，爲別制之。"妻亦效吹，乃爲詩曰："吹火青脣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盤茶。"（出《笑言》，明抄本作出《笑林》）

【譯文】

有人見到鄰居夫婦相處十分和睦。丈夫從外面回來，看見媳婦正在吹火做飯，便贈了一首詩："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煙裏面，大似霧中花。"有一回這人正巧也在等自己的丈夫回來，等丈夫回來之後，妻子告訴他說："我經常看見咱們鄰居那對夫婦感情很深。剛纔丈夫回來，正巧見媳婦吹火，便作了首詩讚美她。你爲何不能學學人家？"丈夫問："他的詩說些什麼話？"妻子便背誦了給他聽。丈夫說："這有什麼，你也吹火，我另外爲你作一首。"妻子一聽便效仿鄰居媳婦去吹火，於是丈夫作詩道："吹火青脣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盤茶。"

關圖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以荊州解及第，號爲'破天荒'。爾來關圖、常翛、皆荊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圖即戎校之子，及第歸鄉，都押衙輩爲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要校卒爲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卒爲者'也。"席人大噱。關圖妻，即常翛妹，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代時的荊州，人材薈萃，每次選送去應試的舉人，多不成功名，被稱作"天荒解"。劉蛻是由荊州選送而考中進士的，號稱"破天荒"。爾後的關圖、常翛，皆爲荊州人氏，相繼都有好文章，連連登上科。關圖只是一個地位很低的軍人的兒子。關圖中選回來，都府的押衙小吏們爲他大擺筵席。關圖指着盤上的醬盆戲耍一老校道："要校卒爲者。"那人卻端了杯醋遞過去說："這就是'校卒爲者'。"在座的人無不大笑。關圖的妻室就是常翛的妹妹，是個很有才氣的女子。後來有祭悼丈夫的文章流傳於世。

楊玄翼

唐鹹（鹹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通中（中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楊玄翼怒舉子車服太盛，欲令騎驢。時有詩曰："今年（今年原作□有看三字，據明抄本改）詔下盡騎驢，紫軸緋氈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代鹹通年間，楊玄翼對舉子們乘車裝飾和穿戴太奢華很生氣，想要下令讓他們騎驢。當時有詩寫道："今年詔下盡騎驢，紫軸緋氈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裴慶餘

唐裴慶餘，鹹通末，佐北門李蔚淮南幕。常遊江。舟子刺船，誤以篙竹濺水，溼妓人衣。蔚爲之色變。慶餘遽請彩箋，紀一絕曰："滿額蛾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裙溼，知道巫山行雨歸。"蔚覽之極歡謔，命宴者傳之。（出《摭言》）

【譯文】

唐代鹹通末年，裴慶餘在淮南使府爲羽林將軍李蔚的幕僚。他們常到江中去遊玩。一次船伕撐船時，使篙不慎，濺起水滴，溼了歌妓的衣掌。李蔚因此臉色大變。裴慶餘急忙拿來彩箋，記下一首絕句："滿額蛾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裙溼，知道巫山行雨歸。"李蔚看後很覺歡快有滋味兒，於是命宴席上的人傳看。

趙崇

雖盧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以宗人無掌文柄者，乃擢羣從陝虢觀察使盧渥，司禮闈。是年秋，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人星迸。迨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戲之曰："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盧氏雖然人才濟濟，但歷代從未執掌過科舉之事。乾符中期，盧攜任職中書省，因宗人之中沒有執掌以文章取士的權利的人，便選拔了陝虢觀察使盧渥，並讓他主持禮部的會考。可是這年秋天，黃巢進攻京城，唐僖宗不得不流離遷徙，來應試的舉人也四散而去。然而等到重新回到京城，裴贄接連三次職掌科舉考試之事，盧渥很羨慕。趙崇對他戲言道："閣下，這就是所說的出腹不生養主司'啊。"

鄭光業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時舉子率以白紙糊案子，光業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苦海。昆季或從容，用資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人閱一編，皆極歡而罷。光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一同人突入試鋪。爲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又曰："必先必先，諮仗取一杓水？"亦爲取之。又曰："便幹託煎一碗茶，得否？"欣然與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頗敘一宵之素。略曰：既蒙取水，又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出《摭言》）

【譯文】

鄭光業的表兄弟中，有一同參加科舉考試的。當時規定應試的舉子都要用白紙糊上卷子的姓名，光業在暗中記道："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兄弟共用一個大皮箱。舉子之中，凡是寫出具有諷刺可笑之類的詩文。就投進箱裏，稱這箱叫苦海。兄弟之中，閒暇時看看這些詩文，用以達到詼諧嘲戲的效果。於是叫兩個僕人把"苦海"抬到大家面前，每人都從頭至尾閱讀一遍，都感到十分歡悅。鄭光業還常常講起中舉那年的事，有一天晚上，正準備考試，突然有一個舉子走進他住的房間。那人講吳語，對光業說："必先必先，可以讓我住在這裏嗎？"光業爲他讓出半鋪。那人又道："必先必先，請問能不能給我取一杓子水來？"光業也給他取來。又道。"那就再請你給衝一碗茶，可以嗎？"光業又欣然爲他衝上茶。住了兩天之後，光業考中了狀元，那個人首先向他送上一封賀札，整整傾述了一夜的情誼。主要是說，那天晚上請你給打水，又讓你給沖茶。當時不識貴人，真是凡夫肉眼。今天短暫之間我就成了個落後的人，一身窮相賤骨頭。

卷第二百五十二　　詼諧八

李曜 王鐸 薛昭緯 孔緯 宇文翰 千字文語乞社 山東佐史 羅隱 盧延讓 俳優人　王舍城　顧夐　不調子　司馬都　吳堯卿　李任爲賦

李曜

唐尚書李曜罷歙州，與吳圓交代。有佐酒錄事名媚川，聰明敏慧。李頗留意，而已納營籍妓韶光，託於替人，令存卹之。臨發洪飲，不勝離情，有詩曰："經年理郡少歡娛，爲習干戈間飲徒。今日臨行盡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吳答曰："曳履優容日日歡，須言達德倍汍瀾。韶光今已輸先手，領得蠙珠掌內看。（出《抒情詩》）

【譯文】

唐朝時尚書李曜罷任歙州。與新上任的吳圓交代所留之事。其中有個陪酒妓女名叫媚川，生得聰明可愛。李曜對她早已留心，可是自己已經納了營中的歌舞妓韶光爲妾，只好託付給吳圓，希望他多給些照顧。臨行之前大飲，李曜別情難捨，作詩道："經年理郡少歡娛，爲習干戈間飲徒。今日臨行盡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吳圓答詩道："曳履優容日日歡，須言達德倍汍瀾。韶光今已輸先手，領得蠙珠掌內看。"

王鐸

唐中書令王鐸，位望崇顯，率由文雅，然非定亂才。出鎮渚（渚原作清，據許本改）宮，爲都統，以御黃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妒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似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王亦大笑。洎荊州失守，復把潼關，黃巢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自退避，無污鋒刃。"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於蜀。再授都統，收復京都，大勳不成，竟罹非命。（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的中書令王鐸，地位和名望都很顯著，循規蹈矩而又文靜儒雅，但不是平定亂世之才。朝中命他爲都統，出鎮渚宮，以抵禦黃巢的進攻。上任時只帶了姬妾，妻子十分妬忌。一天，忽然有人來報，說夫人已離開京城，正在向這裏來的路上。王鐸對部下說："黃巢漸向南來，而夫人又從北至，這一天的滋味讓人太難受，讓我如何安靜下來。"幕僚戲言道："我看不如投降黃巢。"王鐸也大笑。到了荊州失守時，王鐸又被派去把守潼關。黃巢傳來話說："你是個讀書人，不是我的對手，還是請你自己退走回避吧，免得髒了我的刀刃。"王鐸於是放棄潼關，隨着僖皇遷移到四川。後來又授於他都統之職，命他收復京城，不但沒有成功，反而獲難死於非命。

薛昭緯

唐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腳第幾？"對曰："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代人薛昭緯沒考中之前，到鞋店買鞋。店主詼諧地問："秀才的腳第幾（多大）？"薛昭緯答道："昭緯是帶着腳來的，沒有給它立下次序。"

孔緯

唐宰相孔緯嘗拜官，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豬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見諸野豬，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召俯階，索其笛，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人孔緯拜相的時候，教坊的樂手相繼登門來求吉利錢。有個石野豬自先來到，孔緯對他有所賞賜，並說："家裏不寬裕，不能給得太多，要是見到其他野豬，希望別說我賞過你。"後來又有一個樂手來，孔緯便把他召到臺階下，要過他的笛子指着上面的眼兒問道："哪個是吹《浣溪沙》的孔子？"那個樂手大笑。

宇文翰

唐道士程子宵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的一個道士叫程子宵的，登華山的頂端時，偶而摔過幾個跟頭。郎中宇文翰給他寫信戲言說："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而又懸（皆雙關語）。"

千字文語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聞政本於農，當須務茲稼穡，若不雲騰致雨，何以稅熟貢新？聖上臣伏戎羌，愛育黎首，用能閏餘成歲，律呂調陽。某人等，並景行維賢，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設席，祭祀蒸嘗，鼓瑟吹笙，絃歌酒宴，上和下睦，悅豫且康，禮別尊卑，樂殊貴賤，酒則川流不息，肉則似蘭斯馨，非直菜重芥姜，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矯首頓足，俱共接杯舉觴，豈徒戚謝歡招，信乃福緣善慶。但某乙某索居閒處，孤陋寡聞，雖復屬耳垣牆，未曾攝職從政，不能堅持雅操，專欲逐物意移，憶內則執熱願涼，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則飽飫烹宰，某乙則飢厭糟糠，欽風則空谷傳聲，仰惠則虛堂習聽，脫蒙仁慈隱惻，庶有濟弱扶傾，希垂顧答審詳，望鹹渠荷滴歷。某乙即稽顙再拜。終冀勒碑刻銘，但知悚懼恐惶，實若臨深履薄。（出《啓顏錄》）

【譯文】

敬告地神及三老等：深知國計民生根本在於農業，因此必須致力於耕耘。可是如果長期乾旱無雨，拿什麼納稅貢賦？皇上又怎麼能安定邊疆，愛惜百姓？又怎能豐衣足食，曲樂和諧激昂？我們這些人，都是德行高尚，修身立名的人，因此才擺筵設席，備以豐厚的祭品，鼓瑟吹笙，絃歌齊鳴，酒宴豐美；上下和睦，愉悅歡暢；尊卑各有禮節，貴賤各有所樂；祭祀的酒川流不息，上供的肉像蘭花一樣馨香。不僅擺蔬菜姜芥，兼有珍貴果品。所有的人無不翹首頓足，一齊端杯舉觴。這哪裏是爲消愁取歡，而是相信只有真誠善良的慶祝才能獲幸福。然而某些人卻獨居閒處，孤陋寡聞，雖然也一再注意傾聽着社會的動向，但終未做官從政。這樣的人不能堅守高尚的情操，一心想追逐物質享受。幻想在家端起熱的，希望再有涼的，想起酒來就像滿身污垢需要洗澡那樣渴望。希望老人能飽食烹宰的美味，而我就是飢餓也滿足於糟糠。我們盼望着那難得的佳訊，真心誠意地等待着恩惠的降臨。承蒙您的仁慈惻隱之心，能濟弱扶傾，希望能看得清楚回答的詳細，使所有渠塘的荷花都淋透雨水。我一定叩首再拜，還將修碑刻銘。我們已誠惶誠恐了，就像是走在薄冰上。

山東佐史

唐山東一老佐史，前後縣令，無不遭侮。家致鉅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試之，即知強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將身點過。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張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處，以觀明府強弱。先喚張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嚮明府，其縣令但點頭而已，意無所問。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還即賣之。（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時山東有一個縣衙中的老官吏，前後來過幾任縣令，沒有不受過他侮辱的。後來家中極富有。凡是新來的縣令，他都是先以文案試試他，便知道他的水平高低。有這麼一個縣官，剛剛到任時，讓人制了一個點名簿，然後對每個人查點。這其中有姓向名叫明府的，有姓宋名叫郎君的，有姓成名叫老鼠的，有姓張名叫破袋的。這個老官吏點名時，故意打亂名字的次序，使這些人名重新排在一起，以觀察那位縣官是強還是弱。他喊道："張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嚮明府。"只見那縣官僅點頭而已，沒有追問的意思。這老吏出來後喜滋滋地說："底細一眼可看透。"竟然還賣弄炫耀自己。

羅隱

唐羅隱與周繇分深，謂隱曰："閣下有女障子詩極好，乃爲絕唱。"隱不喻何爲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是隱題花詩。隱撫掌大笑。（出《抒情詩》）

【譯文】

唐代的羅隱與周繇情誼很深，周繇對羅隱說："閣下有一首題在屏障上描寫女人的詩好極了，可稱得上絕唱了！"羅隱不明白此話何意，周繇背誦道："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這是羅隱的題花詩。他擊掌大笑。

盧延讓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調張浚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舔魚砧"句，爲中書令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爲蜀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鼠狗子也。"人聞而笑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盧延讓的人，致力於詩歌寫作。考了二十五次，方考中進士。試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類的句子、租庸調張浚親眼見過這些詩句，每每稱讚他的詩寫得好。還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舔魚砧"的詩句，也被中書令成汭所讚賞。還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也爲蜀王建所欣賞。盧延讓對人說："平生投拜公卿門第，想不到得力於貓、鼠、狗！"人們聽了都很發笑。

俳優人

唐鹹通中，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誼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座，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雲：'敷座而座'，或非婦人。何煩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雲：'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儻非爲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雲：'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爲？"上意極歡，寵錫頗厚。（出《唐闕史》）

又 天覆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朝奏事。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匡救之言。時崔相胤密奏曰："此奸人也，未足爲信，陛下宜寬懷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披褐（明抄本肩作乘，褐作甲），入金鑾門，易服赴宴。鹹以爲前代跋扈，未之有也。時中官韓全誨深結茂貞，崔相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劫遷入洛之始。以（明抄本始以作禍矣）王子帶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貞入關，放火燒京闕，居人殆盡。是宴也，教坊優人安轡新，號茂貞爲'火龍子'，茂貞慚惕俯首。仍竊怒曰："他日會殺此豎子。"安聞之，因請告，往岐下謁茂貞。茂貞  
見之，大詬曰："此賦胡顏敢來邪？當求乞耳。"安曰："只思上謁，非敢有幹也。"茂貞曰："貧儉若斯，胡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賣麩炭，便足一生，何在求乞？"茂貞大笑而厚賜之。（出《北夢瑣言》）

又 光化中，朱樸自《毛詩》博士拜相。而樸恃其口辯，謂可安致太平。由藩王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命。對揚之日，而陳言數條，每言臣必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殊無所成，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宴日，俳優穆刀綾作唸經行者，至前朗諷曰："若見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宮。時人語曰："故爲相自古有之，君子不恥其言之不出，耳恭之不逮。"況未（明抄本未作今）喪亂，天下阻兵，雖負荷奇才，不能爲計。而朱樸一儒生，恃區區之辯，欲其整亂，祗取辱焉。宜其涓縷未申，而黜放已至，故大爲識者之所嗤也。（出《北夢瑣言》）

又 太祖入覲昭宣。昭宗開宴，坐定。伶倫百戲在焉。俳恆□□聖。先祝帝德，然後說元勳梁王之功業曰："我元勳梁王，五百年間生之賢。"九優太史胡趲應曰："酌然如此。□□□□□□固教朝廷如□向侍宴臣僚無不失色，梁太祖但笑而已。昭宗不懌，如無奈何。趲又自好博奕。嘗獨跨一驢，日到故人家棋，多早去晚歸。年歲之間，不曾暫輟。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童曰："與都知於後院喂飼驢子。"趲甚感之。夜則跨歸。一日非時宣召，趲倉忙索驢。及牽前至，則覺喘氣，通體汗流，乃正與主人拽磑耳。趲方知自來與其家拽磨。明早，復展步而至，主人亦曰："  
與都知抬舉驢子。"曰："驢子今日偶來不得。"主人曰："何也？"趲曰："只從昨回宅，便患頭旋噁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將息。"主人亦大笑。□以趲之黠也如是，而不知其所乘，經年與人旋磑亨利，亦數爲同人對銜揶揄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唐鹹通年間，雜耍藝人李可及滑稽而善開玩笑，而且超出一般人。雖然有點荒唐，但他的乖巧機敏也是不可多得的。曾有一回延慶節時，道士和尚講論完畢後，接着要演雜戲，李可及便穿戴上大袍寬帶，整理衣裝後升座。自稱對儒、佛、道三教無所不知曉。偶爾一位坐着的人問道："你既然說通曉三教，那請問釋迦如來是什麼人？"李可及說："是婦人。"提問的驚奇道："什麼？"李可及道："《金剛經》在談到釋迦如來時說：'敷座而座'。如果不是婦人，那爲什麼不厭其煩地講夫坐然後兒坐呢？"皇上聽後樂得張開嘴。那人又問："太上老君是什麼人？"李可及道："也是婦人。"提問的更加不明白。李可及於是說道："《道德經》上引過太上老君的話，'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若太上老君不是婦人，怎麼會患有身孕呢？"皇上大爲高興。那人又問："文宣王（孔子）是什麼人？"李可及說："婦人。"那人道："怎麼會知道他是女人？"李可及道："《論語》記載着文宣王的話呀，'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如果不是婦人，爲什麼要等待出嫁呢？"皇上心裏極歡悅。於是賜賞極豐厚。

又 唐朝天覆元年，鳳翔李茂貞請求入朝奏事，昭宗召見於安福樓，李茂貞眼淚縱橫地陳述了自己救國的主張。此時宰相崔胤密祕上奏說："李茂貞是個奸人，不可輕信，陛下應寬懷些對待也。"第二天，皇上在壽春殿賜宴，李茂貞素裝乘轎，進入金鑾門，換了衣服纔去赴宴。人們都以爲自前代帝王以來，專橫跋扈，這樣的事從未有過。當時，中官韓全誨與李茂貞結交很深，崔胤對他畏懼。從此以後，也結交了朱全忠。後來到了把皇上強行從開封遷至洛陽時，便讓王子帶護駕，崔胤守於左右。此前李茂貞進關，放火燒了京城，居民幾乎逃盡。有回宴會，教坊樂手安轡新稱李茂貞是"火龍子"，李茂貞不安地低下頭，而背地裏怒道："日後定殺這小子。"安轡新聽說後，便請求到岐下去拜見李茂貞。李茂貞一見他就大罵："你這奸賊還有什麼臉回來見我，當來求乞！"安轡新道："只是想拜見，決不敢有任何冒犯。"李茂貞道："像你這樣的賤骨頭，爲什麼不求乞？"安轡新道："京城這幾天雖只賣麩子和燒炭，這就治得很好了，爲何還要求乞？"李茂貞大笑，厚賞與他。

又 唐朝光化年間，朱樸由《毛詩》博士拜爲宰相。朱樸依仗自己能言善辯，說他可安撫天下。於是由藩王的引薦，才使昭宗聽說他，因此纔有此任命。昭宗召他對答的那天，朱樸陳述了幾項治國之策。每句話後都說臣一定要爲皇上盡力，到握有大權時，沒有任何成就，必然是皇恩一天不如一天，內憂外患連綿不斷。有一天宮中設宴，藝人穆刀綾扮做唸經的人，走到朱樸面前大聲譏諷道："似乎見到朱相時，又覺得他不相了。"第二天出宮，有人議論道："做宰相的自古有之，君之不恥笑有話不多說的，而恥笑那些態度謙恭卻又做不到的人。何況國家尚未喪亂，天下駐有重兵，雖然身懷奇才，卻拿不出大計。朱樸不過是一介書生，僅憑三寸不爛之舌，就想要整治亂世，只能是自取其辱。"難怪他剛剛任職，便被罷官。因而被熟悉他的人大爲譏笑。

又 朱全忠（即後來殺昭宗稱帝的梁太祖）進見昭宗，在昭宣宮設宴。坐下之後，演出了歌舞雜技。……先頌揚皇上的功德，然後敘說元勳梁王朱全忠的功績說："我元勳梁王，五百年間方出這樣一個賢人。"九優太史胡趲應聲道："當然是這樣……"陪宴的臣僚無不大驚失色。朱全忠只是笑了笑，皇上卻很不高興，而無可奈何。胡趲一向喜好下棋。經常獨騎一驢，到朋友家去玩，多是早晨去晚上纔回來。一年之間，從不間斷。每到朋友家，主人必然要告訴家童說："到後院去把都知的驢子喂上。"胡趲很感激他。直到晚上才騎驢回去。一天，在不該召見的時候突然傳來皇上要召他進宮，胡趲慌忙去找驢。等把驢牽到他跟前，只見那驢喘息不止，滿身流汗，原來是正在給主人拉磨。由此，胡趲方知每次來都要給他家拉磨。第二天早晨，胡趲徒步而來，主人又說："給都知侍候好驢子。"胡趲說："驢子今天偶爾不能來了。"主人說："爲什麼？"胡趲說："從昨日回去，驢子便患上頭旋噁心症，動彈不得，而要請假休息。"主人大笑。想不到象胡趲這樣聰明的人，也不會知道自己騎的驢竟常年在給人家拉磨漁利，因而多次被同事所嘲笑。

王舍城

僞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主復謁坐於廳，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僞蜀王先主至就院不令止四十五安原缺，據黃本補）之。婦女列次禮拜，俳優王舍城飄言曰："女弟子勤苦禮拜，願後身面孔，一切似和尚。"蜀主大笑。（出《北夢瑣言》）

【譯文】

僞蜀王的先主時期，還沒有建國。有個西域的和尚來到這裏。蜀人都對他很崇敬，如見佛主釋迦牟尼。他住在大慈三學院，蜀主前往回拜，坐在大廳上，此時全城的男女，凡是來拜見的都不加制止。婦女們排着隊依次向他行禮。藝人王舍城道："女弟子們勤苦禮拜，希望他們下跪時的後身，完全像個和尚。"蜀先主大笑。

顧夐

僞蜀王先主起自利、閬，號親騎軍，皆拳勇之士。四百人分□□□□執紫旗，凡戰陣，若前軍將敗，麾紫旗以副之，莫不□□□靡，霆駭星散，未嘗挫衄。此團將卒多達，或至節將□□□□至散員，亦享官祿。以之定霸，皆資福人。於時□□□□□□南黑雲都，皆紫旗之類也。此從各有名號，時顧□□□□□亦嘗典郡，多雜談謔。曾造武舉，助曰大順□□□□侍郎李吒吒下進士及第，三□□□□□□□□□□□□□□憨子、姜癩子、張打胸、長小□□□□□□□□□□□□□許□□□□□□□□□李嗑蛆、李破肋、李吉了、樊忽雷、日遊神、王號駝、郝牛屎、□□貢、陳波斯、羅蠻子。試《亡命山澤賦》、《到處不生草詩》，斯亦麥鐵杖、韓擒虎之流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僞蜀王先主從利閬起事，稱號親騎軍，軍中全是勇猛之士。其中有四百人……執紫旗，凡在戰場上，如有前陣的軍隊將要戰敗時，他們便揮動紫旗而助之。莫不所向披靡，霆駭星散，從未失敗過。這紫旗團隊中的官兵多很顯達。……都享受官祿。以此來穩定霸業，都是憑藉着錢財。這時期……，都與紫旗團是一類的，他們各有名號。當時顧夐……也曾主管過郡事。常戲鬧。曾進行過武選，稱之爲大順……侍郎李吒吒下進士及第三……憨子、姜癩子、張打胸、長小……李嗑蛆、李破肋、李吉了、樊忽雷、日遊神、王號駝、郝牛屎……陳波斯、羅蠻子。考試科目爲"亡命山澤賦"、"到處不生草詩。"。這純屬也是"麥鐵杖"、"韓擒虎"之流（麥、韓均爲隋朝時的猛將）。

不調子

有不調子，恆以滑稽爲事。輩流間有慧黠過人，性識機警者，皆被誘而玩之。嘗與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將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偏，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驢有異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價市之。既舍楫登途，果尪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調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調曰："得之矣，請貫酒三五杯，然後奉爲話其故事。"秀士又侺俯貫而飲之。及舉爵，言之曰："君不聞杜荀鶴詩云：'就船買得魚偏美（明抄本魚作驢，美作尾），踏雪沽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驢沽酒者，蓋爲杜詩有之，非無證據。"秀士被買而玩之，殊不知覺，至是方悟焉。（出《玉堂閒話》。）

【譯文】

有個叫不調子的，常常以滑稽的方式戲弄人。有許多聰明狡黠、靈性而又機警的人，也都被他誘惑而玩耍。有一次，他曾與一個秀才同坐在一條船上游江，快要靠岸時，見同船的遊客中有人牽了一頭瘦劣而又長了根偏尾巴的驢，不調子便力勸秀才一定要買下來。秀才嫌棄那驢子太瘦劣，不調子勸勉道："這驢子長相特異，不同尋常。"沒辦法，秀才只好以高價買下。不久，他們便離船上路，那驢果然身體瘦弱得不能騎。秀才很苦惱。不調說："別後悔，這驢絕對不同於別的驢。"那天晚上，忽然下起雪來。不調子又道："這驢你買對了。請你買上三五杯酒。然後我給你講個這樣的故事。"秀士又勉強買來酒與他喝。等到舉杯時，不調子道："你難道沒聽過杜荀鶴詩中是怎樣說的嗎？'就船買得驢（魚）偏尾（美），踏雪沽來酒倍香'。請你買驢買酒，這是杜詩中講過的，並非沒有根據。"秀才被人玩耍了，自己竟然還不知道。一直到此時才醒悟。

司馬都

前進士司馬都居於青丘，嘗以錢二萬，託戎帥王師範下軍將市絲。經年，絲與金併爲所沒。都因月旦趨府，謁王公，偶見此人，問之。其人貌狀，魁偉胡腮，兇頑發怒，欲自投於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吒一抱之髭鬚，色斯舉矣；望千尋之玉甃，井有人焉。"王公知之，斃軍將於枯木。（出《玉堂閒話》）

【譯文】

前進士司馬都住在青丘，曾拿了二萬錢託戎帥王師範部下的軍將給他買絲。可是過了一年，絲和錢都沒影兒了。司馬都因月初到府上去拜會王師範，恰巧遇上那個人，便向他問起這件事。那人的相貌魁梧高大，滿臉鬍子，樣子十分兇狠，卻想要去自盡投井。司馬都道："何必如此，你乍起大鬍子，怎會是這樣的面色。你看看這口深井吧，下面可是有人啊。"王師範聞知此事，把那個人殺於枯木下。

吳堯卿

唐吳堯卿家於廣陵。初傭之保於逆旅。善書計，因之出入府庭，遂聞於搢紳間。始爲鹽鐵小吏，性敏辯，於事之利病，皆心記能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自首任之。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利國監，尋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兼榷糶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歧路，縱廝養輩，必斂袵枉以金玉餌之。微以失勢，雖素約爲之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污官省。三數年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啓知兩使句務，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鹹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仇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殮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雲："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笑端。（出《妖亂志》）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吳堯卿的人，家住在廣陵。最初曾受僱於行路途中。此人很有心計。因他經常出入於官府，官場上的人一般都知道他。開始只是個管點兒鹽鐵事物的小官。但此人敏銳而又很有口才，對於許多事情的利弊都能放在心上並能做很好的調節，使人很高興。丞相李蔚認爲他很有能力，便開始啓用他。高駢先授他知泗州院兼利國監，不久又奏請皇上任他做刺史。皇上的任命令還未下來，恰逢軍變，他只好又回廣陵。不久，又知浙西院，數月後罷職，又知揚州院併兼任榷糶使。僞朝廷還授於他御史大夫之職。吳堯卿一向依附權勢，不講貴賤，苟且於斜路，即使是奴僕之輩，只要與己有用，也必然是恭敬地以錢財爲誘餌去拉攏。對那些稍稍失去權勢的人，雖然平時與人家結爲生死之交，而到此時即使相對終日，也不再與人家說一句話。見利忘義竟然到了這種地步。而對於權貴，則無不以錢物賄賂而去交結，他因此不離淮泗地方，使官風腐敗，三年多時間，竟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當時王啓主管兩使句務，將吳堯卿捉拿下獄，要將此案追究到底，後被諸葛殷所保而未獲死罪。到了城被攻陷時，軍人中認得吳堯卿的，都請求把他吃了，畢師鐸不准許，晚上叫他換了衣服逃走。他逃到楚州又遇變亂，被仇人殺掉，棄屍於大道上。是他妻子用紙絮葦棺將他入殮，但也未埋入墳墓。好事者在棺上題道："這就是一個憑證，終於歸至無間地獄；讓他去請求斜封靈官吧，這次是去找閻王。"當時人都以此爲笑談。

李任爲賦

天成年，盧文進鎮鄧。因出城，賓從偕至，舍人韋吉亦被召。年老，無力控馭，既醉，馬逸，東西馳桑林之中，被橫枝骨掛巾冠，露禿而奔突。僕伕執從，則已墜矣。舊患肺風，鼻上癮疹而黑，臥於道周。幕客無不笑者。從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瑤，各佔一韻而賦之。賦項雲："當其廳子潛窺，衙官共看，喧呼於麥壟之裏，偃仆於桑林之畔。藍攙鼻孔，真同生鐵之椎；靦甸骷髏，宛是熟銅之罐。"餘不記之。聞之者無不解頤。（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後唐天成年間，盧文進鎮守鄧州。因爲要出城，賓客從屬一起到來，舍人韋吉也被召請。韋吉已年老，沒有控制馬的力氣，何況已經酒醉，馬又狂奔亂跑，在桑林中東西馳騁，帽子也被樹枝掛掉了，露着光禿禿的腦袋四處奔竄。等僕人將馬勒住，他早已墜地。韋吉過去患過肺風病，鼻子上留有黑色斑疹。此刻臥於路旁，幕客無不看着發笑的。從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瑤各選一韻寫一首賦。李任在賦中寫道："當僕人偷看，衙官們一起來看時，他正在麥壠裏呼叫，僕臥在桑林旁邊。那藍青的鼻頭，真像一個生鐵槌；那滿臉愧色的瘦弱的身體，宛如一個熟銅罐。"其餘的就不引用了。聽說的人無不開顏大笑。

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誚一

程季明 諸葛恪 張湛 賀循 陸士龍 繁欽 劉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馬消難　馬王　酒肆　盧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程季明

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諮嗟，所說無一急，沓沓吟何多？搖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誡諸朋友，熱行宜見呵。"（出《啓顏錄》）

【譯文】

晉代人程季明曾寫過一首嘲諷暑天懶人的詩。詩中寫道："從來在三伏天的時候，不在路上趕車行走。關上門躺在家中避暑，出來進去懶得與人打招呼。有這麼一個呆子，冒着炎熱到這家去。主人聽有客到來，皺着眉頭不耐煩可又沒辦法。按說應當趕緊起來去迎候，可是仍坐在那裏打哈欠。說了半天也沒聽到一件急事，何必羅嗦個沒完。搖搖扇子也覺手腕子疼痛，儘管現在是大汗淋漓也不想動手。不要說這是區區小事，這畢竟也是做人的一種缺陷。告誡各位朋友，熱天出門應該見怪不怪。"

諸葛恪

吳主引蜀使費禕飲，使諸葛恪監酒。恪以馬鞭拍禕背，甚痛。禕啓吳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護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兒，執鞭之士。"恪啓曰："君至大國，傲慢天常；以鞭拍之，於義何傷？"衆皆大笑。又諸葛瑾爲豫州，語別駕向臺，曰："小兒知談，卿可與語。"北往詣恪，不相見。後張昭坐中相遇，別駕呼恪："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亂矣，何咄之有！"答曰："君聖臣賢，未聞有亂。"恪復雲："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豈唯四凶，亦有丹朱。"（出《啓顏錄》，明抄本分兩條。吳主引蜀使作出《啓顏錄》。諸葛瑾爲豫州作出《世說》）

【譯文】

吳主請蜀國使者費禕飲酒，派諸葛恪作陪監察。諸葛恪用馬鞭拍打費禕的後背。費禕感覺很痛。啓告吳主道："蜀國的諸葛丞相，可以與周公相比，都護君侯；也可以與孔聖人相比，可今有一小兒，竟是舉鞭子的人。"諸葛恪道："你來到大國，還這樣傲慢無禮，用鞭子揍你，怎麼算有傷大義呢？"衆人都大笑。又有一次，諸葛瑾鎮守豫州時，對別駕（刺史的佐官）說："小兒諸葛恪善談，你可以和他談談。"北去到了諸葛恪那裏，但沒與他相見。後來在張昭的寓中相遇，別駕招呼諸葛恪道："咄，郎！"諸葛恪嘲諷道："豫州已經大亂了，還有什麼可'咄'的！"別駕道："君聖臣賢，沒有聽說有什麼變亂。"諸葛恪又道："昔日唐堯在上，四凶（指不服從舜控制的四個首領）在下。"別駕道："豈只四凶，還有丹朱（堯之子，不肖）。"

張湛

晉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輓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出《世說》）

【譯文】

晉代張湛喜好在書齋前栽種松柏樹，而袁山松每次出遊，都要叫隨從唱輓歌，當時人們稱道："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賀循

晉太傅賀循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強族輕之，乃題府門："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答之雲："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及邸閣，檢校諸顧陸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遭罪者衆。陸抗時爲江陵郡都督，故下自請孫皓，然後得釋。（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世說》）

【譯文】

晉代時太傅賀循任職吳郡。剛到任時從不出門。吳郡有勢力的家族很輕視他，有人便在他的府門上題道："會稽雞，不能啼。"賀循聽說後，便走出府院。到門口又返回身來看了看，提筆在門上寫下答詞："不可啼，殺吳兒。"於是便到各軍屯和官邸去搜察，查出顧陸諸家役使官兵和收藏逃亡之徒的事，並把此事秉告皇上。爲此事獲罪者衆多。陸抗此時爲江陵郡督都，由於親自去請了孫皓，才使他們獲得釋放。

陸士龍

晉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明抄本先下有坐張二字），令接語，以並有大才，可勿常談。陸抗手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天，睹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而弩強，是以發遲。"張撫掌大笑而已。（出《世說》）

【譯文】

晉代時，一個叫陸士龍的，一個叫荀鳴鶴的，兩人互不相識。有一次，一起在張茂先家相會。張茂先叫他們一人一句互相接話，看誰更有才華，但話要少而精。陸士龍先說："雲間陸士龍。"荀鳴鶴說："日下荀鳴鶴。"陸士龍說："既然是晴天，看見了一隻白山雞，爲什麼不張開你的弓，放出你的箭？"荀鳴鶴道："本來說是條粗壯的巨龍，其實不過是隻山鹿野麋，獸太小而弓太強，所以箭發遲了。"張茂先聽後拍掌大笑。

繁欽

魏繁欽嘲杜巨明曰："杜伯玄孫字子巨，皇祖虐暴死射之；神明不聽，天地不與；降生之初，狀似時鼠，厥性蟊賊，不文不武；粗記粗略，不能悉舉。"（出《啓顏錄》）

【譯文】

三國時魏國的繁欽嘲諷杜巨明道："杜伯的玄孫字子巨，祖宗性情暴虐，非要射死他不可。神明不肯聽，天地不相讓。子巨剛生下時，樣子象個老鼠，其人性如蟊賊，不善文也不習武，對任何事情都是粗記粗略，馬馬虎虎。不用一一列舉了。"

劉道真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共飯素盤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豬共一槽。"道真無語以對。（出《啓顏錄》）

【譯文】

晉代的劉道真遭遇變亂，便到河邊去給人家拉船，見一老婦也在這裏搖櫓，他嘲諷道："女人怎麼不在家織布，爲什麼到河上來搖櫓？"女人答道："你是大丈夫，怎麼不去騎馬揮鞭，爲什麼來到河上拉船？"又有一次，劉道真與人共用一個盤子在草房中喫飯，見一個女人領着兩個孩子從門前走過，那女人穿的是黑衣裳，他便嘲諷人家道："黑羊領雙羔。"那婦人道："兩豬共一槽。"結果劉道真無言以對。

祖士言

晉祖士言與鍾雅相嘲，鍾雲："我汝穎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鍾遂屈。（出《啓顏錄》）

【譯文】

晉朝的祖士言與鍾雅兩人相嘲諷，鍾雅說："我是汝穎這地方的人，鋒利如錐；你乃燕代的人，愚鈍如槌。"祖士言說："那就用我的鈍槌，砸你的利錐。"鍾雅說："自有神錐，你打不着。"祖士言說："既然有神錐，也就有神槌。"鍾雅於是認輸。

高爽

高爽辯博多才。時劉茜爲晉陵令，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茜爲縣，茜追迎，贈遺甚厚，悉受之。答書雲："高晉陵自答。"（明抄本自作白）或問其故，曰："劉茜餉（餉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晉陵令耳，何關爽事。"稍遷國子助教。孫挹爲蘭陵縣，爽又詣之，挹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閣下過，取筆題鼓面雲："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麪皮如許厚，被打未遽央。"挹體肥壯，腰帶十圍，故以此激之。（出《談藪》）

【譯文】

高爽善辯、見多識廣而又有才氣。當時劉茜正任晉陵縣令，高爽路過那裏時便順便去看劉茜，可是劉茜知道他到來卻並不出來迎接，高爽很懷恨他。不久，高爽接替劉茜做了晉陵令，劉茜卻迎出去很遠，並贈送很多東西。高爽一一收下，並寫了封信告訴他："高晉陵一定要回贈。"有人問原因，他說："這是劉茜發給晉陵令的餉錢，與我有什麼關係？"不久又調任國子監助教。當時孫挹爲蘭陵縣令，高爽到他那兒去時，孫挹卻沒有朋友的情誼。高爽走時從一閣樓下過，便取筆在一個鼓面上題寫道："身子有八尺粗，腹內卻無一寸腸子，臉皮厚如鼓面，被打也不知恐懼央求。"孫挹身體肥壯，腰帶就有十尺長，因而高爽以此來刺激他。

徐之才

北齊徐之才封西陽王，時王欣與之才嘲戲之才即嘲王欣姓曰："王之爲字。有言則訌，近犬則狂，加頭足而爲馬，施尾角而成羊。"欣無以對。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雲："卿姓徐字，乃（乃原作刀，據明抄本改）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盧字："安亡爲虐，在丘爲虗，生男成虜，配馬成驢。"嘲元明二字："去頭則是兀明，出頸則是無明，減半則是無目，變聲則是無盲。"元明亦無以對。（出《啓顏錄》）

【譯文】

北齊時徐之才被封爲西陽王。有一次王欣與他互相開玩笑。徐之才便嘲弄王欣的姓說："王這個字，有言則訌，近犬則狂，加頭足而爲馬（馬），按上尾和角而成羊。"欣無以答對。又有一回徐之才宴請賓朋，當時盧元明在座。他戲弄之才的姓道："你的姓是個徐字，還沒有入人（指"亻"）呀。"徐之才便嘲弄盧元明的姓盧（繁體字寫作"盧"）字道："安亡爲虐，在丘爲虗，生男成虜，配馬成驢。"嘲弄元明二字道："去頭則是兀明，出頸則是無明，減半則是無目，變聲則是無盲。"元明也無對答。

司馬消難

周司馬消難以安陸附陳，宣帝遇之甚厚，以爲司空。見朝士皆重學術，積經史，消難切慕之。乃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詐爲典籍，以矜僚友。尚書令濟陽江總戲之曰：黃紙五經。赤軸三史。消難，齊司空子如之子。（出《談藪》）

【譯文】

北周的司馬消難因爲有把安陸歸附陳的功績，宣帝待他很厚，授於他司空之職。司馬消難見朝中的官員都很重視學術，收藏經史典籍，便很仰慕人家。於是他也弄來許多黃紙，在每沓紙上加上一個朱軸，僞裝成書籍，以便在僚友面前炫耀。尚書令濟陽江總諷刺他道："黃紙爲五經，赤軸是三史，消難，你真是齊國的司空子如的兒子了。

馬王 隋姓馬王二人嘗聚宴談笑，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來本姓二，爲你漫走來，將丁釘你鼻。"王曰："馬是你，元來本姓匡，減你尾子來，背上負王郎。"（出《啓顏錄》）

【譯文】

隋朝時，一個姓馬的，一個姓王的，兩人聚宴談笑。馬嘲弄王道："王是你，你原來本姓二，因爲你隨便地走，就把'丁'釘進了你的鼻子。"王說："馬是你了。原來本姓匡。那是因爲剪掉你的尾巴，背上馱着王郎。"

酒肆

隋時，數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處漫行來，騰騰失卻酉。"諸人問雲："此何義？"答曰："有水在。"次一人云："酒，頭似阿濫包頭。"諸人問雲："何因酒得似阿濫包頭？"答曰："非鶉頭。"又一人云："酒，向他籬得頭，四腳距地也獨宿。"諸人云："此有何義？"答雲："更無餘義。"諸人共笑雲："此嘲最是無豆。"即答雲："我若有豆，即歸舍作醬，何因此間飲醋來。"衆歡大笑。（出《啓顏錄》）

【譯文】

隋朝時，幾個人一起到酒店去喝酒，酒味酸而且很淡，於是一起嘲諷起來。一人道："酒，是從什麼地方漫溢而來，騰騰奔流失去酉？"大家都問："這是什麼意思？"那人答道："只有水在了。"第二位道："酒字，字頭好象阿濫包（一種蒸餅）頭。"衆人問："酒怎麼能象阿濫包頭呢？"他答道："不是鶉（音諧醇）頭呀。"又有一個人道："酒，象籬笆杖子得了頭，四腳懸地而獨宿。"衆人問："這是什麼意思？"那人答道："更無（無）餘意。"衆人一起笑道："你這嘲諷最無豆（意思）。"他接着道："我要有豆子，早回家去做醬油了，何必在這裏喝醋呀。"衆歡聲大笑。

盧思道

隋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禮曰："盧詩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許編苫疾，嫌他織錦遲。"思道初下武陽入京，內使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謂人曰："德林在齊，恆拜思道，今日官高，向雖拜，乃（明抄本乃作仍。）作跪狀。"思道嘗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思道爲《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宣帝，悉有惡聲；齊高祖太上，鹹無善譽。思道嘗謁東宮，東宮謂之曰："《周齊興亡論》。是卿作不？"思道曰："是。"東宮曰："爲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隋文帝以徐陵辯捷，無人酬對，深以爲恥。乃訪朝官："誰可對使？"當時舉思道，文帝甚喜。即詔對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遙見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遙應曰："以公小（小字原缺，據敦煌本啓顏錄補）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徐陵謂思道曰："昔殷遷頑人，本居茲邑，今存並是其人。"思道應聲笑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衆皆大笑。徐陵無以對。又隋令思道聘陳，陳主敕在路諸處，不得共語，致令失機。思道既渡江，過一寺，諸僧與思道設，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飲食而已。於是索蜜浸益智，勸思道嘗之。思道笑曰："法師久服無故，何勞以此勸人？"僧即違敕，失機且懼。思道至陳，手執國信，（信原作主，據敦煌本啓顏錄改）陳主既見思道，因用《觀世音經》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齎持重寶？"思道應聲，還以《觀世音經》，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剎鬼國。"陳主大慚，遂無以對。（出《啓顏錄》）

【譯文】

隋朝人盧思道曾與壽陽庾知禮一起作詩。庾知禮先成而盧思道尚未寫完。庾知禮道："盧詩何必太遲遲了？"盧思道回答說："你以編苫（草墊子）疾，嫌別人織錦遲。"盧思道初次離開武陽到了京城，宮中內史李德林向他作揖致禮。盧思道對人講道："德林在齊朝時，是經常拜我的，今天做了高官，假如還要拜，仍應跪地而拜。"有一次，盧思道在門外炎日下站立很久，李德林對他說："何不去樹蔭下？"盧思道說："熱是夠熱的，即使這樣，也決不在林（暗喻德林）下站立。"盧思道曾寫過《周齊興亡論》，其中寫道："周朝的武皇宣帝，名聲惡濁。齊朝的高祖太上皇，全無好聲譽。"他去拜謁東宮太子時，太子問他："《周齊興亡論》是你所作？"盧思道答說："是。"太子道："作你的君主，不也夠難的嗎？"盧思道不作答。隋文帝因南朝使者徐陵善辯敏捷，沒人能與酬對，而深以爲恥辱。於是向朝官們打聽，"誰可以應對他？"當時有人推薦了盧思道，文帝很喜悅，立即下詔命他到南朝會談，朝官們也一起前往。徐陵遠望盧思道最小，笑道："哈哈，此公太小了。"盧思道也遠遠地應道："以爲公是小臣，就別來勞嘉長輩了。"不一會兒人們坐下來，徐陵對盧思道說："昔日殷朝時遷移來許多愚人，就居住在這個城市，如今這裏全是那些人。"盧思道應聲笑道："當年晉懷帝南渡，所有人都住在江左，可今日活着的，唯你一人了。"衆人大笑，徐陵再無話可對。又有一次，隋朝命盧思道出訪陳國。陳後主下令凡盧思道路經的各處，不得與他說話，使他失去取笑人的機會。盧思道已過了長江，經過一個寺院，僧人們爲他準備了飲食。誰也不敢與他說話，只供他喫喝。於是盧思道向法師索要蜜浸，法師勸他先嚐嘗，他笑道："法師久服無妨，還用這樣來勸我麼。"法師已經違犯了敕令，因失機而恐懼。盧思道到了陳國，手拿國書去見陳後主，陳後主便以《觀世音經》語捉弄他："你是哪裏的商人，帶來重寶？"盧思道也以《觀世音經》語秉告道："忽然遇上惡風，漂流墜落到羅剎鬼國。"陳後主大愧，因而無言以對。

李愔

魏高祖山陵既就，詔令魏收、祖孝徽、劉逖、盧思道等，各作輓歌詞十首。尚書令楊遵彥詮之，魏收四首，祖劉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獨取八首，故時人號八詠盧郎。思道嘗在魏收席，舉酒勸劉逖。收曰："盧八勸劉二邪？"中書郎趙郡李愔，亦戲之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及愔後坐事被鞭撲，逖戲之曰："高槌兩下，熟鞭一百，何如言'問訊劉二'時。"（出《啓顏錄》）

【譯文】

魏高祖的陵墓建成後，皇上下詔令魏收、祖孝徽、劉逖、盧思道等各作輓歌詞十首。由尚書令楊遵顏選拔。結果選魏收四首，祖孝徽、劉逖各二首，唯獨盧思道被選中八首，因而當時人們稱他爲"八詠盧郎"。有一次盧思道在魏收家宴飲時，曾舉杯勸劉逖。魏收說："盧八勸劉二了。"中書郎趙郡人李愔也戲之道："盧八在問訊劉二。"劉逖記恨在心。後來李愔因罪被鞭擊，劉逖戲弄他道："高槌兩下，熟鞭一百！這比起你說'問訊劉二'時的滋味來怎麼樣？"

薛道衡

隋薛道衡爲聘南使，南朝無問道俗，但機辯者，即方便引道衡見之。一僧甚辯捷，令於寺上佛堂中讀《法華經》，將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雲："鳩槃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曰："毗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無以報。（出《啓顏錄》）

【譯文】

隋朝的薛道衡被派往南朝訪問。南朝不問是道還是俗，只要機敏善辯者，就隨時引薛道衡去見。一和尚十分善辯而敏捷，就讓他在寺院佛堂中讀《法華經》，然後帶薛道衡到寺中禮拜。薛道衡剛走至佛堂門口、那和尚便大聲讀《法華經》道："鳩盤荼鬼，今在門外。"薛道衡立即應聲，也以《法華經》回答道："毗舍闍鬼，乃在其中。"那和尚愧服，更無話可對。

解嘲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賞賜，違意者即被屠割。嘗閒暇，訪得解嘲人。召入庭前立，須臾，水惡鳥飛過，命嘲之。即雲："水惡鳥，頭如鐮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大悅。又令嘲駱駝，嘲曰："駱駝，項曲綠，蹄被（敦煌本《啓顏錄》被作波，明抄本作坡）他，負物多。"因大笑，賜絹五十匹。拜畢，左膊上負絹走出，未至戟門，倒臥不起。黑闥令問："何意倒地？"答雲："爲是偏檐。"更命五十屯綿，置右膊將去，令明更來。及還村，路逢一知識，問雲："在何處得此綿絹？"具說其事。乃乞誦此嘲語，並問倒地之由。大喜而歸，語其婦曰："我明日定得綿絹。"及曉（曉原作晚。據明抄本改。）即詣門，言："極善解嘲。"黑闥大喜，令引之。適尾一獼猴在庭，命嘲之。即曰："獼猴，頭如（如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鐮杓尾如鑿，河裏搦魚無僻錯。"黑闥已怪，猶未之責。又一鴟飛度，復令嘲之。又云："老鴟，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問之，又云：'偏檐。"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綿絹何？答曰："綿絹，割兩耳，只有面。"（出《啓顏錄》）

【譯文】

隋朝末年，劉黑闥佔據了數州。他大逞其威勢和虐暴，對合他意的人賞賜豐厚，對違揹他意願的人隨意屠殺。有一回他有了空餘時間，聽到有一個專門能解嘲的人，便把他召進庭院來。片刻，一隻水惡鳥從上面飛過，劉黑闥命他嘲之。那人道："水惡鳥，頭象鐮刀杓子，尾巴象個鑿子，河裏撈魚無偏錯。"劉黑闥很高興，又叫他嘲笑駱駝，那人道："駱駝，脖子彎曲而發綠，走路蹄子'被他、被他'響，載東西多。"劉黑闥於是大笑，賞絹五十匹。那人拜謝之後，把賞絹挎在左臂上走去。還未走到戟門，便倒在地上不起來。劉黑闥叫人問他爲何倒地不起，他回答說："因爲偏墜。"於是劉黑闥命再賞五十匹綿，放在他右臂上拿去，並叫他明天再來。回到村裏，遇到一個熟人，那人問："在哪裏得到這麼多綿絹？"解嘲人向他述說了這件事。那人求他再背誦一下嘲語，並問明瞭倒地的緣由，便大喜而歸。回到家告訴他媳婦說："我明天一定能得到綿絹。"第二天早，那人來到劉黑闥門前，說自己極善於解嘲。劉黑闥很高興，下令領他進來。恰好此時有一隻獼猴在院子裏，劉黑闥便命他嘲之。那人道："獼猴，頭如鐮刀杓子，尾巴象個鑿子，河裏撈魚無偏錯。"劉黑闥心裏很怪罪他，但並未斥責他。此時又有一隻鴟鳥從上空飛過，叫他再嘲弄一番，那人又道：：老鴟，脖子彎曲而發綠，走路蹄子'被他被他'響，能馱很多東西。"劉黑闥大怒，令割去他一隻耳朵。走出庭院，那人倒地不起，劉黑闥叫人問他怎麼回事，那人說："偏墜。"於是下令再割一隻耳朵。回到家，媳婦迎上來問綿絹在哪兒，那人道："綿絹？割去兩隻耳朵，只剩下一張臉了！"

辛亶 隋辛亶爲吏部侍郎，選人爲之榜，略曰："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裏銜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駮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爲桀賞者，不可不喜；被堯責者，寧有不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  
訪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法家；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祗可投之四裔，以御魑魅。怨嗟不少，實傷和氣。'亶再拜而謝曰：'幸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自修，舍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庭多少（明抄本少作人），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卻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更將面目，來污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出《朝野僉載》）

【譯文】

隋朝時，辛亶爲吏部侍郎，選人們公開給他貼出告示，簡言如下：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裏銜恨先生，質問隋吏部侍郎辛亶道："當今天子聖明，羣臣盡心竭力。對外疆土四方拓展，國內政行暢通。可你位處輕重之地，當如水鏡一般明而不污。何況你居於給官員升降的首腦之職，握有褒貶他們的大權，理應識別是非，明察細微，把沒有才能的拿下去，把有用的人提拔上來。可你怎麼竟是尸位素餐。濫處高位？對降職升官都處理失當，而選任補缺的都是些有缺陷的人。小人可安然在位，君子倒被貶黜。沒有人不是對你恨之入骨，而你何以安心？"辛亶道："百姓之子，萬國之人，是不可能全認識的。怎能說對誰厚對誰親呢？被桀讚賞的人，不能不喜歡；被堯斥責的人，哪有不生氣的？得到官位的人自然歡喜，失去官位的自然表現出痛恨。細而論之，這不是我的過失。"先生又道：爲什麼要恨你？爲什麼要恨你？不認識爲什麼不去訪一訪，官少爲什麼不刪繁就簡取其精？只要仔細察看文狀，一定能找到法家；只要仔細區別驗看試卷，完全可以找到有文采的人。難道不知道石中出玉、金出於沙嗎？量你的才能，度你的智力，僅僅可以到最邊遠的地方，去抵禦那些魑魅魍魎。你還怨嘆不少，實在有傷和氣。"辛亶再拜而謝道："幸蒙先生見教，實覺多違。謹當刮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允許我改正，免去對我的懲罰，如再有違，甘願刀劈斧砍。"先生道："象你等之輩，車載斗量，朝廷有多少人，立即更換。怎麼可以長期沒有吏部長官，而等待你去自修？快去快去，不得久留！喚取師巫，卻行無處。辛亶掩面哭泣道："罪過自討，只能自滅自消，哪裏還敢再以我的面目來髒污聖朝。"先生拖着手杖詠道："辛亶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再入京。"

牛弘

隋牛弘爲吏部尚書。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敞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敞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出《朝野僉載》）

【譯文】

隋朝時，牛弘爲吏部尚書。有個叫馬敞的人，雖經吏部銓選合格，但尚未授官，因其面貌醜陋，牛弘很輕視他。一天，牛弘正側臥着喫水果時，嘲諷馬敞道："曾聽扶風馬，說可扶搖上天下地。今見扶風馬，說是驢也一點不假。"馬敞應聲道："曾聞隴西牛，能馱千石不用車，今見隴西牛，臥在地上打草喫。"牛弘喫驚而起。於是授與他官做。

侯白

陳朝嘗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辯深淺，乃密令侯白變形貌，著故弊衣，爲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頗不平。問白曰："汝國馬價貴賤？"報雲："馬有數等，貴賤不同：若從伎倆，筋腳好。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值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壯，雖無伎倆，堪馱物，值四五千已上；若彌（音卜結反）尾燥蹄，絕無伎倆，傍臥放氣，一錢不值。"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出《啓顏錄》）

【譯文】

陳國派人出使到隋國，隋國不知那個使者的機智論辯水平如何，於是密令侯白去試探，並讓侯白變變形貌，穿上破舊衣裳，裝作下賤人來侍奉。那使者聽說來者是卑微之輩，便十分輕視他，側臥於牀上一邊放屁一邊與他說話。侯白心裏很不平靜。那人問道："你們國家的馬價錢貴還是賤啊？"侯白答道："馬有數等，各不一樣，貴賤也不同。若是有伎倆，筋骨腳力好，形貌不醜，又經得住乘騎的，值二十千以上。若是形體很粗壯，雖無伎倆，可是能馱東西，值四五千以上。若是毫無伎倆，又側臥放屁的，一個錢不值。"使者大喫一驚，問他的姓名，知道他是侯白後，才慚愧地向他道歉。

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誚二

趙神德 賈嘉隱 歐陽詢 高士廉 裴略 劉行敏 竇昉 狄仁傑 楊茂直 左右臺御史　杜文範　御史裏行　張元一　吉頊　朱隨侯　李詳

趙神德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憩客館中，閒問貝州佐史，雲："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顏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即雲："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準則？"答曰："曏者入門來，案後唯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硃砂，半眼供一國。"又答雲："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愧謝遺之。（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初期，有個叫梁寶的喜好嘲戲。有一回因公事去到貝州，在客館中休息，閒來無事，便問貝州左史："聽說貝州有個叫趙神德的人，很能嘲諷？"於是就讓人將趙叫來。梁寶臉特別黑，便在大廳上依着几案等待着。不一會兒，趙神德進來，這個人兩隻眼睛通紅，剛走到臺階前，梁寶就說道："趙神德，天上已經沒有云彩了，閃電怎麼能沒有準則呢？"趙神德答道："奔你來的人一進門，就見幾案後邊豎着一錠墨。"梁寶又道："當官（暗指五官中的視覺器官）的食料錢（古時當官除官餉外，還供給食料錢）換成了硃砂，半隻眼睛的就可以供足一國的官員了。"趙神德又答道："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了。"梁寶再無言以對，面帶愧色地道謝後將趙神德送走。

賈嘉隱

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無忌、徐世績，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邪？"長孫復問之："吾所倚何樹？"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矯邪？"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對木耳。"年十一二，貞觀年被舉，雖有俊辯，儀容醜陋。嘗在朝堂取進止，朝堂官退朝並出，俱來就看。餘人未語，英國公李績，先即諸宰貴雲："此小兒恰似獠面，何得聰明？"諸人未報，賈嘉隱即應聲答之曰："胡頭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舉朝人皆大笑。（出《國史纂異》，明抄本作出《嘉話錄》）

【譯文】

唐朝的賈嘉隱七歲時，朝廷因他是神童而召見他。當時，長孫無忌和徐世績站在朝堂與他對話。徐世績戲言道："吾所依的是什麼樹？"賈嘉隱道："松樹。"徐世績道："這是槐樹，怎麼能說是松樹呢？"賈嘉隱道："以公配木，怎能說不是松呢？"長孫再問道："我所依靠的是什麼樹？"賈嘉隱道："槐樹。"長孫道："你不再更正了？"賈嘉隱道："哪裏用得着再更正。只要取來一個鬼對上木就可以了。"賈嘉隱到了十一二歲時，於貞觀年間被銓選入舉，他雖有才智和善辯，可是相貌醜陋。曾召他進朝堂請皇上決定其去留。當時朝堂官員們退朝後一齊來看他。還沒等別人說話，英國公李績搶先道："這小孩的臉長的象獠面一樣，怎麼能夠聰明呢？"其他人還沒答話，賈嘉隱就應聲道："葫蘆腦袋還能做宰相呢，獠面怎麼就該失去聰明啊？"滿朝官員都大笑。

歐陽詢

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着垛，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覆下，應西還更東。十回俱着地，兩手並擎空。借問誰爲此，乃應是宋公。"（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的宋國公蕭瑀不懂得射箭，九月九日皇上帶羣臣去射獵，蕭瑀的箭全部落空，一無所獲。歐陽詢詠詩道："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覆下，應西還更東。十回俱着地，兩手並擎空。借問誰爲此，乃應是宋公。"

高士廉

唐高士廉掌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雲解嘲謔。士廉時著木履，令嘲之。應聲雲："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嗔，高生兩個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有一回高士廉主持銓選，他的門牙突出。有個選人自己說很善解嘲，高士廉當時穿的是木製拖鞋，就叫他嘲戲。選人應聲道：刺激了鼻子不用張嘴打噴嚏，踩在臉上也不生怒，那都是因爲你兩顆很突出的牙齒，還自鳴得意說自己是得勝者。"高士廉笑而領受。

裴略

唐初，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字落第。此人即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雲："少小以來，自許明辯，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並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始回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彥博即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即雲："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牆，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既推倒。彥博雲："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着肚。"當爲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如晦俱大歡笑，即令送吏部與官。（出《啓顏錄》）

【譯文】

唐初，裴略宿衛考滿，由兵部判其試卷。只因錯了一個字而落榜。於是他向僕射溫彥博開誠相訴。溫彥博當時正好與杜如晦坐在一起說話，沒有理睬他。可他講道："從小以來，就覺自己很聰明善辯，還能通傳語言，可以勝任通事舍人一職。並懂得寫文章，又善於嘲戲。"溫彥博這時才注意到他的話，正巧廳前有竹，就叫他嘲諷嘲諷竹子。裴略答應後道："竹子，風吹青枝發出肅肅之聲，嚴冬葉子不凋落，過了春季籽不熟。虛心不做棟樑材，皮上何須節與目？"彥博聽後大喜，道："既然你明白通傳語言，你可以到屏風那邊試試。"裴略走到屏風牆外，大聲喊道："方今聖上聰明，敞開四門而等待賢士，你是何物，長久地豎在這裏妨礙賢人的去路！"於是把屏風推倒。溫彥博道："此話合我意。"裴略道："非但著博（諧音脖），亦乃着肚（諧音杜）。"當時杜如晦在坐。聽了此言，溫彥博、杜如晦都大歡大笑。於是將他送吏部授官。

劉行敏

唐有人姓崔，飲酒歸犯夜，被武侯執縛，五更初，猶未解。長安令劉行敏，鼓聲動向朝，至街首逢之，始與解縛。因詠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嚴更，袱頭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擎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杖跡胸前出，繩文腕後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橫。"武陵公楊文瓘，任戶部侍郎，以能飲，令宴蕃客渾王，遂錯與延陀兒宴，行敏詠曰："武陵敬愛客，終宴不知疲，遣共渾王飲，錯宴延陀兒。始被鴻臚識，終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長嘆傷何爲。"李叔慎、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賢爲長安令，亦黑；行敏詠之曰："叔慎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時有個姓崔的人，因飲酒夜歸犯紀，被武侯抓住綑綁起來，只到五更天，還沒有給他鬆綁。當時長安令劉行敏聽到鼓聲正去上朝，走到街頭恰好碰上，纔給他鬆了綁。於是他詠了首詩道："崔生犯夜行，武侯正嚴更（巡夜）。袱頭（頭巾）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跡胸前出，繩文（繩子勒的紋痕）腕後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橫（三星已落）。"武陵公楊文瓘任戶部侍郎，很能喝酒，要設宴請蕃屬地來的客人渾王，可是竟錯請了延陀兒。劉行敏詠詩道："武陵敬愛客，終宴不知疲。遣（送給，安排）共渾王飲，錯宴延陀兒。始被鴻臚（官府名，掌外事）識，終蒙御史（官名，負責監察）知。精神既如此，長嘆傷何爲。"李叔慎、賀蘭僧伽兩人臉很黑，杜善賢當時任長安令，臉也黑。劉行敏詠詩道："叔慎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

竇昉

唐許子儒舊任奉禮郎，永徽中，造國子學，子儒經祀，當設有階級，後不得階。竇昉詠之曰："不能專習禮，虛心強覓階。一年辭爵弁，半歲履麻鞋。瓦惡頻蒙虢（音國），牆虛屢被杈。（音初皆反。）映樹便側睡。過匱即放乖。歲暮良功畢。言是越朋儕。今日綸言降。方知愚計。（音口懷反。）（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人許子儒原來任奉禮郎，永徽年間，進爲國子監學士，做儒學經典學問，當設有品級，後來不能得升掌事之位。竇昉寫詩諷刺他："不能專習禮儀，虛着膽兒也去強試。一年只好離那爵位遠遠的，多半年還只能穿着麻鞋，沒瓦遮自然多挨難，牆浮虛很怕人推倒，在大樹一邊睡，過了機會再放船，到年尾了功夫才做完，說是超過了同輩。今日聽了最好的主意，方知自己多愚蠢了。"

狄仁傑

唐狄仁傑倜儻不羈，嘗授司農員外郎，每判事，多爲正充卿同異。仁杰不平之，乃判曰："員外郎有同側室，正員卿位擅嫡妻。此難曲事女君，終是不蒙顏色。"正員頗亦慚悚。時王及善、豆盧欽望，拜左右相。仁杰以才望時議歸之，頗冀此命。每戲王豆盧，略無屈色。王豆盧俱善長行，既拜，謂時宰曰："某無材行，濫有此授。"狄謂曰："公二人並能長行，何謂無材行。"或曰左相事，雲適已白右相。狄謂曰："不審喚爲右相，合呼爲有相。"王豆盧問故，狄曰："公不聞，聰明兒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謂有相子也。"二公強笑，意亦悒悒。（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人狄仁傑性格倜儻而不受拘束，曾授與他司農員外郎。每次審理案件，員外郎多是隻能隨聲附和正官的裁決，狄仁傑認爲太不公平，於是分辯道："員外郎如同側室，正員官位居正房，這實在太難侍候女主人了，怎麼幹也得不到一點兒笑臉。"聽到他的話正員官也很有慚、懼之色。當時王及善、豆盧頗得欽望，二人拜爲左右相。狄仁傑的才能和名氣是人們所公認的，對於他們的執政抱有很大希望。每次戲弄王、豆盧二人，都理真氣壯。王、豆盧二人都很善長"長行"這種賭博遊戲，他們拜相之後，對朝中的官員們說："我們沒有材行，擔任此職太不適當。"狄仁傑說："你們二人都很擅長長行，怎麼能說沒有材行？"有人說到左相的事，其實已經關聯到右相。狄仁傑說："不慎稱爲右相，合稱爲有相。"王、豆盧問原因，狄仁傑說："你們沒聽說嗎？聰明兒不如有相子，你們二人可以說是有相子。"二人勉強笑了笑，表現出悒悒不安的樣子。

楊茂直

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練時事。每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儒，妖訛，則天捕逐甚急。所在題雲："訪僧道儒。"茂直與薛兼金戲謂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閒？"雲："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則佛教，道則老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興寢不安，遂不敢歸，寓於曹局數宿。祈左右偵（偵原作慎。據明抄改。）其事意，復共誑之，憂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寬慰雲："別訪人，非三教也。"乃敢出。（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代人楊茂直任拾遺。有個補闕（拾遺、補缺均爲官職）姓王，他精通九經，但對時事不夠練達。每每自言深明三教。當時有個僧人名叫道儒，興妖作怪，武則天下敕要急速捕捉，各處都寫着："查訪僧道儒"的通告。楊茂直與薛兼金戲言道："敕捕僧道儒，你爲何還這麼安閒？"那個補闕道："這關係我什麼事？"楊茂直道："你深明三教啊，僧就是佛教，道就是老教，怎麼能說與你無關呢？"那人一聽十分恐慌，起居不安，更不敢回家，便在官署裏住了好幾天。他求左右偵探事態動向，這些人回來都以假話誑騙他，於是更加憂懼，遇人就說："我實在不明白三教啊！"直到此時楊茂直等人才寬慰他說："查訪的是個僧人，他叫道儒，不是三教。"他這纔敢出來。

左右臺御史

唐孝和朝，左右臺御史，有遷南省仍內供奉者三，墨敕授者五，臺譏之爲"五墨三仍"。左臺呼右臺爲高麗僧，言隨（隨原作隋。據明抄本改。）漢僧赴齋，不咒愿嘆唄，但飲食受親而已。譏其掌外臺。在京輦無所彈劾，而俸祿同也。自右臺授左臺，號爲出蕃；自左臺授右臺，號爲沒蕃。每相遇，必相嘲謔不已也。（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代孝和時期，御史臺的左右臺御史中，有三人轉調尚書省可仍爲內供奉的三人，有五人是得到皇上的墨敕而升的官，因而臺中人戲言是："五墨（音諧沒）三仍（音諧扔）"。左臺的御史們稱右臺御史爲高麗僧，說他們是隨同漢僧來赴齋，不祈禱唸經，只是喫喝罷了，諷刺右臺的御史官在京城無事可做，可俸祿與他們一樣照拿不誤。如果由右臺調轉到左臺，稱作出蕃，自左臺調轉右臺，稱作沒蕃。每次相遇，定要互相嘲諷一番。

杜文範

唐杜文範，襄陽人也。自長安尉應舉，擢第，拜監察御史，選殿中，授刑部員外，以承務郎特授西臺舍人。先時與高上智俱任殿中，爲侍御史張由古、宋之順所排蹙，與上智遷員外。既五旬，由古、之順方入省。文範衆中謂之曰："張宋二侍御，俱是俊才。"由古問之；答曰："若非俊才，那得五十日騎土牛，趁及殿中？"舉衆歡笑。（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代的杜文範，是襄陽人，做長安尉時去應試而入選，被授與監察御史。後轉遷殿中侍御史，再授刑部員外，並由承務郎特授中書舍人之要職。先前，他與高上智一起在殿院任職時，受到殿中侍御史張由古、宋之順的排擠和踩壓。後來他與高上智一起升遷爲刑部員外，五個月過去了，張由古和宋之順才遷轉入省。有一次，杜文範在衆中面對他們說："張、宋二位侍御，你們都是俊才啊！"張由古問這是何意，杜文範回答說："若不是俊才，哪能騎了五十天老牛，才趕到殿中？"所有人都大笑。

御史裏行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未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雲："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許之。謂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機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御史羞慚而止。（出《國朝雜記》）

【譯文】

武則天剛剛改唐國號爲周時，怕下屬羣僚人心不安服，就下令讓各官署可自行選任供奉官，正員之外還可設置裏行。（供奉、裏行都是不佔編制非正式授職的下級官員。）有一個御史臺的令史（未入流的小吏），騎一頭驢要進入臺署，恰遇上幾個裏行御史站在門裏，令史沒下驢衝了過去，御史們大怒，要對他進行杖責。令史道："今天的過錯，實在是由於這頭驢，請允許我先數落一下這驢，然後再受罰。"御史們同意，於是令史對驢子數落道："你有什麼能耐，連機靈遲緩都不知道，你算個什麼驢子，竟敢在御史裏行！"於是御史們深感羞慚而不再懲罰他了。

張元一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綠，狄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棲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禮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貝州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詈之爲中霜谷束。元一目爲梟坐鷹架。時同州魯孔丘爲拾遺，有武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爲鶖入鳳池。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纔不出凡，俱爲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答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怯。"時人伏能體物也。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駱務整，從北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荊（明抄本荊作邢）州，軍資器械，遺於道路。聞賊已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騙，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杖忽拋卻。騎豬正南掾。"（明抄本掾作猭）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豬？"對曰："騎豬夾（夾原作來，據明抄本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詞。"上曰："爾付韻與之。"懿宗曰："請以菶韻。"元一應聲曰："裏頭極草草，掠鬢不菶菶。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慚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妹，懿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縣主極慚。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爲"行轍方相"，亦號爲"衛靈公"，言防靈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爲"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髆傴身，黑而且瘦，目爲"嶺南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爲"光祿掌膳"。東方虯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短，目爲"鬱屈蜀馬"。目李昭德"卒（子銳反）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爲"端箭師"。郎中長儒子視望陽，目爲"呷醋漢"。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爲"失孔老鼠"。（出《朝野僉載》）

【譯文】

在武則天執政的周朝，對於蕃屬地要求加封的人，多都給予加賞，一般都加右臺御史銜。有一次，武則天曾問郎中張元一道："外邊有什麼可笑的新鮮事？"張元一道："朱前疑穿綠，狄仁傑穿紅。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有個人要把他的名作爲姓叫李千里，又有一個人要把他的姓作爲名字叫吳棲梧。左臺有個胡御史，右臺有個御史胡。"胡御史即胡元禮，御史胡是指蕃人作了御史官，（蕃、胡在古代都指北方或西方的少數民族）不久改任他官。武則天改唐爲周後，有個貝州的舉人叫趙廓，身材極小，一開始被授爲監察御史，當時人們稱他爲臺穢，（穢：醜陋。）李昭德罵他是被霜打了的谷束。張元一稱作梟坐鷹架。當時同州人魯孔丘任拾遺，很有武夫氣概，人們都叫他外軍主帥，張元一稱是鶖入鳳池。蘇味道有才學有見地而又大度，衆望所歸。王方慶身材瘦弱難看，語言粗魯遲鈍，智不超俗，纔不出衆。但兩人都任鳳閣侍郎。有人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誰是賢才？"張元一道："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有人問這是何意，張元一答道："得霜鷹即才高敏捷，被凍蠅則愚頑怯懦。"當時的人都佩服他能具體地描繪事物。契丹人孫萬榮侵犯幽州、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領兵禦敵，行至趙州，聽說敵方駱務整率數千騎兵從北殺來，河內王則棄兵甲而跑，向南逃往荊州。軍資器械，扔了一道。後來聽說敵人退走了，才又向前進發。可是軍隊回到京都，卻賜席設宴，給予很高的接待。當着武則天的面，張元一竟嘲諷武懿宗道："握的是長弓，射出的是近箭，本來是匹很小蜀馬，也要找個臺階才能騎上去。敵人已經遠去七百里之遙，你繞着城牆自己跟自己作戰，把兵器全都拋掉，你卻騎着豬南逃。"武則天道："懿宗有馬，爲什麼要騎豬呢？"張元一道："騎豬就是夾着豕（音諧屎）而去了。"武則天大笑。武懿宗道："這是張元一早已構思好的，不是即興而作。"武則道："你可以隨便給他一個韻。"武懿宗道："那就請用菶韻。"張元一隨即詠道："瞅你的腦袋，裏頭極爲草率，外邊的鬢須也不茂盛，沒長桃花一般的臉皮，更別說杏子一樣的眼睛了。"武則天聽後心裏十分高興，而武懿宗卻臉有羞愧之色。武懿宗個子矮而相貌醜。因此前面有：長弓短度箭"的詩句。靜樂縣主（封號）是武懿宗的妹妹，也生得矮而醜。武則天年齡最大，因而當時都稱她大哥。有一次，靜樂縣主與武則天騎馬並行，命張元一詠詩，元一詠道："馬身上佩帶着桃花一樣鮮豔的錦帶，身穿綠草般的羅裙，準知道在那遮擋的幃帽下面，是一副象大哥一樣美麗的面容。"則天聽後大笑，縣主卻感到十分羞愧。納言婁師德身大而膚黑，並且一隻腳是跛子，張元一嘲笑他是行轍方相，也稱他爲衛靈公，意思是防衛靈柩的方相（古迷信指出殯時的避邪神）。吏部侍郎吉頊身材高大，好揚着頭走路，總是像在望着高遠的地方，張元一戲稱他是望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是個傴僂身子，而且又黑又瘦，被戲稱爲嶺南考典。駕部司的郎中朱前疑身材短粗而膚黑，而且身上很髒，被戲稱爲光祿寺掌勺的廚子。東方虯身體高大而衣裳短小，臉很瘦眉毛卻很粗，被稱爲外軍校尉。唐波若身材短小，被稱爲鬱屈蜀馬。稱李昭德爲卒歲（剛滿一歲）胡孫。修文學士馬吉甫一隻眼睛，被稱爲端（細瞄）箭師。郎中長儒子眼睛有些望天兒，被稱爲呷醋漢。汜水縣令蘇徵舉止輕薄，被稱爲失孔（沒了洞）老鼠。

吉頊

周張元一腹粗而腳短，項縮而眼跌，吉頊目爲逆流蝦蟆。（出《朝野籤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執政時期）有個人叫張元一，他的長相是腰粗而腳短，縮脖，眼睛向外鼓，吉頊戲稱他是逆水蝦蟆。

朱隨侯

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爾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爲"三樵"（七肖反）。人歌之曰："奉敕追三樵，隨侯傍道走，回頭語李郎，喚取爾朱九。"張鷟目隨侯臛亂土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改唐爲周）時的韶州曲江縣令朱隨侯，他的女婿李逖及遊客爾朱九，三人的體貌不佳，廣州人把他們叫做三樵。（樵，砍柴的人。）人們編了首歌謠："奉敕（皇上的命令）追三樵，隨侯傍道走，回頭語李郎，喚取爾朱九。"張鶖卻把他們稱作臛亂土梟。

李詳

周李詳，河內人。氣俠剛勁。初爲梓州監示尉。主書考日，刺史問平已否？詳獨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筆書考。"詳曰："請考使君。"即下筆曰："祛斷大事，好勾小稽；自隱不清，疑人總濁。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罷。（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武則天朝）朝的李詳，是河內州人氏。性俠而剛直，最初曾任梓州監示尉。在進行官員考課的那天，刺史問大家公平嗎？唯獨李詳說："不公平。"刺史說："不公平，那就請你執筆給大家寫評語。"李詳說："那我就要給刺史大人書寫考覈鑑定了。"隨即下筆寫道："不抓大事，好管些小事；自己隱諱不清正，反而總懷疑別人有污濁。考第爲中下。"刺史也只好默然作罷。

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誚三

張鷟 石抱忠 鄭愔 宋務先 傅巖 侯味虛 賈言忠 司馬承禎 李敬玄 格輔元

祝欽明 姜師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黃幡綽 賀知章 王維 甘洽 喬琳　契綟禿

宋濟 安陵佐史 崔護

張鷟

則天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己。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事不尋章。麪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右（明抄本右作左）臺對仗彈劾。以爲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即宜放卻。"先知於是乎（乎原作手。據明抄本改。）面無色。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轅粗。鷟號爲"飽乳犢子"。（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則天改革朝政，舉人不再進行考試就可以給官做，可授與御史、評事、拾遺、補闕等職，一時間這些官數不勝數。張鷟寫了首歌謠道："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脫校書郎。"當時有個叫沈全交的人，狂傲怪誕而又放縱自己，喜歡顯示才能、自我表現。此人的打扮是高扎頭巾，身着長衫。有一次，沈全交在尚書省詠詩，他把張鷟的歌謠又續上四句，這四句是"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麪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於是被杷推御史紀先知捉到右御史臺進行覈對審理其罪狀，認爲他是誹謗朝政，敗壞國風，並要到朝堂對其審判，然後繩之以法。可是到了朝堂，武則天一聽卻笑了，她說道："只要你們這些朝官不濫用職權，何怕天下人去說。不要給他什麼罪狀了，應該立刻釋放。"紀先知於是乎臉面無光。豫章縣令賀若瑾眼皮子緊縮，脖子粗，張鷟稱之爲"飽乳犢子"。

石抱忠

石抱忠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同知選。抱忠素非靜慎、劉奇久著清平、詢古通婚名族。將分鈐，時人語曰："有錢石下好，無錢劉下好，士大夫張下好。"斯言果徵。復與許子儒同知選，劉奇獨以公清稱。抱忠、師範、子儒，頗任令史勾直，每注官，呼曰："勾直乎？"時人又爲之語曰："碩學師劉子，儒生用典（典原作與，據明抄本改）言。"抱忠後與奇同棄市。選人或爲擯抑者，復爲語曰："今年柿子並遭霜，爲語石榴須早摘。"抱忠在始平，嘗爲諧詩曰："平明發始平，薄暮至何城。庫塔朝雲上，晃池夜月明。略彴橋頭逢長史，欞星門外揖司兵。一羣縣尉驢騾聚，數個參軍鵝鴨行。"（出《御史臺記》）

【譯文】

石抱忠代理吏部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共同主持選拔官員之事。石抱忠平素不很冷靜謹慎，劉奇向來清廉公平。張詢古與名門貴族聯姻。快要對選人進行分組審理的時候，人們議論道："有錢的分到石抱忠名下好，沒錢的分到劉奇名下好，士大夫階層的分到張詢古名下好。"這話果然得到驗證。後來又與許子儒一起主持銓選，劉奇唯獨以公正清廉而著稱。而抱忠、師範、子儒都叫令史去勾直（圈畫名單），每擬授一個選人的官職，令史們都問道："勾直嗎？"當時人們又對他們議論道："劉奇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人，而那些學問不深的人卻偏用掌故來表達意思。"石抱忠後來與劉奇一起被處死並陳屍街頭示衆，有些落選的應試者又說道："今年的柿子（暗指石抱忠、劉奇）一起遭霜打。所以說石榴（暗喻石抱忠一類的人）應該早些摘去。"石抱忠當年在始平的時候，曾寫詼諧詩道："平明發始平，薄暮至何城。庫塔朝雲上，晃池夜月明。略彴橋頭逢長史，欞星門外揖司兵。一羣縣尉驢騾驟，數個參軍鵝鴨行。"

鄭愔

唐鄭愔曾罵選人爲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即是公。"愔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本姓鄚，改姓鄭，時人號爲鄚鄭。（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鄭愔曾罵一個應試的人爲癡漢，那個選人說："我是吳癡，漢是你。"鄭愔叫他詠一首描寫癡呆的詩。那個從吳地來的選人詠道："榆兒復榆婦，選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本來姓鄚，後改姓鄭，當時人們都叫他鄚鄭。

宋務先

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權要，多爲人所諛，不之覺也。每篇輒爲宋務先書以光臺。月俸幾盡，其妻謂曰："公經生，素非文筆，所稱篇詠，不爲外人所傳。此必臺中玩公，折俸助廚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後雖吟詠不輟，不復出光臺錢矣。或問之，以妻言對。諸御史退相謂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時，有個監察御史不擅長詩文，然而又不斷地寫作。這個人既然身居機要之地，因而被很多人奉承，可他自己並不覺悟，每寫出一篇就讓宋務先書寫張貼於臺院。工資錢都快要花費光了，妻子對他說："你長這麼大，平素並不寫作，你所稱道詩文，也沒被外面人傳誦，看來一定是臺院中的人戲弄你，工資大概都讓你喫喝掉了，你幹麼要去受人恥笑玩弄呢："自後他雖然仍是不斷寫作，但不再花錢讓人抄寫出去了。有人問他是怎麼回事，他便把妻子說的告訴給人家。御史們出去後告訴說："他是有明白人的幫助，不可以再拿他玩耍。"於是不再戲弄他了。

傅巖

唐傅巖，魏州人，本名佛慶。嘗在左臺，監察中溜，而中溜小伺，無犧牲之禮。比回，悵望曰："初一爲大祠，乃全薄。"殿中梁載言詠之曰："聞道監中溜，初言是大祠。狼傍索傳馬，傯動出安徽。衛司無帟幕，供膳乏鮮肥。形容消瘦盡，空（空原作容。據明抄本改。）往復空歸。"（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的傅巖，魏州人，本名叫傅佛慶。曾經在御史左臺任職，有一次去巡察祭祀中溜（土神）的地方，而當時正趕上那裏是一次小型祭祀活動，不供牲畜祭品，等到巡察回來，悵望地說道："初一是大祠，還弄得這麼冷清？"殿中侍御史梁載言詠詩道："聞道監中溜，初言是大祠。狼傍索傳馬，傯動（急忙）出安徽。衛司無帟幕（帷帳），供膳乏鮮肥。形容消瘦盡，空往復空歸。"

侯味虛

唐戶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有毒。"又朱書雲："大熱有毒。主除邪侫，杜奸回，報冤滯，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畿尉簿爲之相。畏還使，惡爆直，忌按權豪。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爲良。服之，長精神，滅姿媚。久服，令人冷峭。（出《朝野籤載》，明抄本作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的戶部郎官侯味虛寫了一部《百官本草》，其中寫到御史時說："大熱，有毒。"他又用紅筆寫道："大熱而有毒。主要除祛邪惡和姦侫，杜絕邪行，判理冤屈，制止淫濫，尤其善於攻訐貪贓污濁等行爲。不論大小官員一概可以糾彈，從京畿各縣的尉簿小吏到大至朝中宰相。畏還使，惡爆直，忌按權豪。出自雍州洛州各縣，有其他州出產的，更加好用。經日曬後又乾又硬的爲上品。吃了它，可以長精神，滅媚態。長久服用，能使人剛直嚴峻。"

賈言忠

唐賈言忠撰《監察本草》雲："服之心憂，多驚悸，生白髮。"時義雲："裏行及試員外者，爲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爲蘿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爲患。侍御史爲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郎爲甘子，可久服。或謂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觸之則發，亦無常性。唯拜員外郎，號爲摘去毒。歡悵相半，喜遷之，惜其權也。"（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人賈言忠在他撰寫的《監察本草》中寫道："服了它心憂，多驚悸，生白髮。"時義寫道："裏行御史和試員御史（都是非正式授官的御史）是合口椒，毒最大。監察御史是開口椒，毒性稍輕一些。殿中御史是蘿蔔，也叫生薑，雖然辛辣但不用憂患。侍御史則是脆梨，越喫越好喫。由侍御史遷調爲員外郎，那就是柑桔了，可以久服。有人說合口椒毒性輕而脆梨有劇毒，這是因個別喫過的人發出的感嘆，其實這東西是無常性的。唯有官拜員外郎後，方可稱爲除去了毒。但是，由御史遷調員外郎，他們也是歡喜惆悵各佔一半，喜的是升遷，可惜的是失去了御史的權力。"

司馬承禎

唐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道士司馬承禎。睿宗追至京，將還職。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景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矣。"藏用有慚色。（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的盧藏用，最初隱居在終南山，中宗執政時期，累居要職。到睿宗時期，詔令司馬承禎入京，不久打算回去。盧藏用指着終南山對他說："這山中就大有好風景，何必走那麼遠！"司馬承禎慢慢回答道："以我所見，隱居乃是通往高官的捷徑。"盧藏用面顯羞愧之色。

李敬玄

唐中書令李敬玄爲元帥，討吐蕃，至樹敦城。聞劉尚書沒蕃，着靴不得，狼狽而走。王杲（明抄本王上有時將軍三字。杲作果）、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卻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謠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敢鬥，總由曹新婦。"（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的中書令李敬玄被授以元帥，去征討吐蕃，行至樹敦城，聽說劉尚書已喪身於吐蕃，沒敢停留，便狼狽而逃。王杲和副總管曹懷舜等也嚇得驚慌而退。逃跑時扔掉糧餉無數，在一千里路上，足足蓋了一尺多厚。當時軍中流傳一首歌謠："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敢鬥，總由曹新婦。"

格輔元

唐格輔元拜監察，遷殿中。充使，次龍門遇盜，行裝都盡，袒被而坐。監察御史杜易簡，戲詠之曰："有恥宿龍門，精彩先瞰（明抄本作暾。）渾。眼瘦呈近店，睡響徹遙林。捋囊將舊識，制被異新婚。誰言驄馬使，翻作蟄熊蹲。"（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代時有個叫格輔元的人，官授監察御史，後又遷轉殿中御史。有一回他出使外地，臨時客住龍門被盜，行裝全被偷走，只好光着身子裹被而坐。後來有個監察御史杜易簡寫詩嘲弄他道："你住於龍門的那一夜夠恥辱的了，想要知道什麼叫精彩嗎？那就先去看看你這的狼狽像吧。一雙小眼睛只能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住處，而那如雷的鼾聲卻響徹遠處的樹林。把你的一切傾囊拿走，你雖用的是新被卻不是剛婚娶。誰說騎着驄馬的使臣，反而變作蹲臥的蟄熊呢？"

祝欽明

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閒時務，專（明抄本專作博）碩肥腯，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爲"媼"。媼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有位禮部尚書祝欽明一心鑽研經史，而不識時務。腦袋大且肥，迂頑而又多疑，官署中的小官吏們稱他爲媼。媼就是大肉塊子，沒長七竅，秦穆公時代有野人得到過。

姜師度

唐先天中，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繞朝堂坊市，無所不至。上登西樓望之，師度堰水瀧，柴筏而下，遂授司農卿。於後水漲則奔突，水縮則竭涸。又前開黃河，引水向棣州，費億兆功。百姓苦其淹漬，又役夫塞河口。開元六年，水泛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概沒盡。師度以爲功，官品益進。又有傅孝忠爲太史令，自言明玄象，專行矯譎。京中語曰："姜師度一心看地，傅孝忠兩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矯，並斬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玄宗時期，姜師度在長安城裏開掘水渠。水渠穿繞過宮庭殿堂、大街小巷。無所不至。皇上登臨西樓觀望，只見師度堰水流湍急，柴筏順水而下，甚爲滿意，於是升他爲司農卿。可是到後來，遇到雨多漲水時，大水便橫衝直撞，遇上乾旱少雨時，水渠卻又幹涸。於是他又把水渠開掘到黃河，經棣州把黃河水引進長安。這項工程花費巨大，可兩岸百姓卻常常遭受水淹之害。因此他又不得不派民工把黃河的放水口堵死。開元六年，黃河氾濫，大水衝破了堵死的放水口，整個棣州的百姓，全都淹死，可是姜師度仍以修渠有功爲由，官品一再晉升。當時還有一個叫傅孝忠的人，官授太史令，此人自己說懂得天象，其實是專搞假冒欺騙。京城裏的人都說道："姜師度一心看地，傅孝忠兩眼相天。"神武皇帝即位後，知道他們的欺詐行爲，把兩個人一起斬首。

姜晦

唐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爲姜侍郎。"（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姜晦官拜吏部侍郎，眼不認字，手不會書，把他執掌的銓選之任弄得一塌糊塗，甚至連高低優劣都不分。因而選人們編成歌謠詠道："今年選數恰相當，都因座主無文章，案（桌几）後一腔（宰殺後的豬羊一隻叫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爲姜侍郎。"

魏光乘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爲趁蛇鸛鵲。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爲覷鼠貓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爲飽葚母豬。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須鬢，目爲醉部落精（明抄本精作稽）。舍人齊處衝好眇目視日，雲暗燭底覓蝨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少發，目爲日本國使人。又目舍人鄭勉爲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爲煙燻地術。目御史張孝嵩爲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伸嗣爲熱鏊上猢猻。目補闕袁輝爲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爲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爲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爲飽水蝦蟆。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的兵部尚書姚元崇，個頭大行走快，魏光乘便把他稱作追蛇的鸛鵲。黃門侍郎盧懷慎好低頭看地，被他稱爲偷看老鼠的貓。殿中監姜皎長得胖又黑，稱他爲飽食桑葚的母豬。紫微舍人倪若水長得黑而又沒有鬍子，被他稱之爲醉部脫落了精華。舍人齊處沖喜好眯起一隻眼睛看太陽，便說他是在暗燭光下尋找母蝨子。舍人呂延嗣個頭高大頭髮稀少，被稱之爲日本使者。而把舍人鄭勉看作醉高麗。稱拾遺蔡孚爲小州縣的醫博士，假裝懂得藥性。還有個殿中侍御史個子小、又醜又黑，被稱之爲煙燻了的地術（植物名）。稱御史張孝嵩爲小村子裏求仙弄鬼的方相。稱舍人楊伸嗣爲熱鏊子上的猢猻。稱補闕袁輝爲王爺門下的彈琴博士。稱員外郎魏恬爲祈禱下雨的婆羅門教徒。稱李全交爲品官給事。稱黃門侍郎李廣爲喝飽水的大蝦。因爲他犯了這樣隨意評品戲弄朝官的錯誤，所以從左拾遺的官位被貶到新州新興縣做了縣尉。

邵景

唐邵景，安陽人。擢第授汾陰尉，累轉歙州司倉，遷至右臺監察考功員外。時神武皇帝即位，景與殿中御史蕭嵩、韋鏗。俱升殿行事，職掌殊別。而製出，景、嵩俱授朝散大夫，而鏗無命。景、嵩狀貌類胡，景鼻高而嵩須多。同時服朱紱，對立於庭。鏗獨廉中竊窺而詠之："一雙鬍子著緋袍，一個須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捺且（去聲）立，自慚身品世間毛。"舉朝歡詠之。他日，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鏗忽風眩而倒。鏗肥而短，景詠之曰："飄風忽起團圞旋，倒地還如着腳包。莫怪殿上空行事，卻爲元非五品才。"（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代的邵景，是安陽人。經銓選而提拔爲汾陰縣尉，又轉授歙州司倉，後來遷調右御史臺任監察考功員外。神武皇帝即位時，邵景與殿中御史蕭嵩、韋鏗一起擢升爲殿行事，而職掌的事物各不相同。後來皇上下令，加授邵景和蕭嵩爲朝散大夫，而韋鏗卻沒有此項任命。邵景、蕭嵩的相貌都很象胡人，邵景鼻子高，蕭嵩鬍鬚多。上朝時他們同穿硃紅官袍，面對着站立於朝堂，韋鏗從簾外偷偷看到了他倆可笑的樣子，便詠了首詩："一對胡人穿着大紅色的官袍，一個鬍鬚多一個鼻子高，兩人在朝堂前如一撇一捺地相對站立，自愧自己的地位官品獸毛一樣的多而輕。"滿朝官員聽說後都笑而詠之。有一天睿宗要去承天門，文武百官列隊恭駕，一陣旋風突然吹來，韋鏗感到眼睛昏眩暈倒在地上。韋鏗個子很小又很胖，於是邵景詠道："一陣旋風忽然盤旋而來，韋鏗隨風倒在地上，那樣子就象用腳踩過的發麪大蒸餅，難怪他至今還在擔當殿行事，只因他本來就不夠五品官才能。（朝散大夫官秩五品。）"

黃幡綽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頜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個劉文樹，髭鬚共頦頤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唐代時安西牙將劉文樹口才很好，尤其善於向皇上進言或回答皇上的問話，明皇爲此曾多次稱讚過他。劉文樹的鬍鬚長在下巴頦的下邊、面貌很象個猴子。有一次唐明皇讓黃幡綽嘲弄一番他的相貌以取樂，劉文樹是最忌諱別人稱他猿猴這一"雅號"的，於是偷偷地奉送財物行賂，求他不要說自己象猿猴。黃幡綽答應了，他嘲詠道："可憐好一個劉文樹呀，鬍鬚與下頦一起都長在了別的地方。劉文樹的相貌根本不象猴子，而猴子的相貌太象劉文樹了。"明皇知道了他這樣說，是劉文樹行了小賄求請之故，於是大笑。

賀知章

唐祕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加異。知章將行，泣涕辭，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之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於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再拜而授命焉。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邪，我實吳人，孚乃爪下爲子，豈非呼我兒爲爪子耶。"（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唐代祕書監賀知章的名聲很響。要告老還鄉迴歸吳中。明皇給他很重的嘉獎，每一件獎賞各有不同。賀知章將要離開朝廷了，他聲淚俱下地與皇上辭別，皇上問他還有什麼要求，他說："臣有一個兒子，至今還沒有定下來叫什麼名字，希望陛下恩賜。這樣就是我回到故鄉也感到十分榮耀。皇上道："作爲道德行爲最重要的，莫過於信了。孚就是信，每每有信才能順。你的兒子必是信順之人，應該起名叫孚。"過了很久，賀知章對人說："皇上怎麼戲謔我啊，我是吳地人，這個孚字是爪字下面加個子字，這難道不是叫我兒子爲無（吳字諧音）爪子嗎？"

王維

唐宰相王璵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右丞（丞下原有相字。據明抄本冊。）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朝曾有個叫王璵的宰相，很願意與人家寫碑文。有人來送報酬，錯敲了尚書右丞，（也是那時最著名的詩人）。王維的門，王維道："大作家在那邊。"

甘洽

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爲你面撥獺，抽卻你兩邊。"仙客應聲曰："甘，計你應姓丹。爲你頭不曲，回腳向上安。"（出《啓顏錄》）

【譯文】

唐代人甘洽與王仙客素來很友好，於是他們便以姓氏相互嘲諷。甘洽道："你姓的是王字，我考慮你本應姓田，因爲你的面目很象水獺，只好把你的兩側去掉了。"王仙客接着說："你姓個甘字，我琢磨你本應該姓丹，就因爲你的腦袋不能彎曲，只好把你倒過來兩腳向上了。"

喬琳

唐朱泚始亂。源休、姚令言等，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休退語僞黃門侍郎蔣練曰："若度其才，即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爲休不奈官職。喬琳性好諧謔，因語舊僚曰："源公真謂火迫酇侯爾。"（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末朱泚將要攻入京城，源休、姚令言等人便將重要檔案藏於倉庫中，想要作當年劉邦進入京都前蕭何曾先收藏檔案而後獻上的事。後來源休又對後梁朝的門下省黃門侍郎蔣練態度謙恭地說："若衡量才能，那麼我就是蕭何，姚令言就是曹參。"有認得他的人聽說此事後，都知道他對自己的官職不那麼滿意了。喬琳喜好戲謔，於是對當年的同僚們說道："源公爲了做官，簡直可以說是用火來逼迫酇侯了！"

契綟禿

唐京城有僧，性甚機悟，病足，有人於路中見，嘲之曰："法師是雲中郡。"僧曰："與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貧道作契綟禿？"其人詐之曰："雲中郡言法師高遠，何爲是辱？"僧曰："雲中郡是天州，翻爲偷氈，是毛賊，毛賊翻爲墨槽，傍邊有曲錄鐵，翻爲契綟禿，何事過相罵邪？"前人於是愧伏。（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時京城裏有個和尚，天性機敏。腿腳有毛病，有人在路上遇見，便嘲弄他說："法師是雲中郡。"和尚說："我與你先前並不相識，什麼原因要侮辱貧僧，把我稱作契綟禿呢？"那個人欺騙他說："雲中郡是說法師學問高遠，怎麼能說是侮辱你了呢？"和尚說："雲中郡就是天州，翻譯過是偷氈，即毛賊。毛賊再翻譯過來是墨糟，傍邊有曲錄鐵，譯作契綟禿。我們之間有什麼過從，要罵我呢？"那人感到羞愧而佩服。

宋濟

唐許孟容與宋濟爲布素之交。及許知舉，宋不第。放榜後，許頗慚，累請人申意，兼遣門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謁焉。許但分訴首過，因命酒酣，乃曰："雖然，某今年爲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卿及第後，翌日而卒。"因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謝。"許大慚。（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朝時，許孟容與宋濟二人未做官時就有交情。到許孟容主管選拔官員時，宋濟落選。發榜後，許孟容很覺愧疚，他曾多次請人去說明和致意，並派自己的學生去看望。不得已，宋濟來拜見他。許孟容分說一番並道歉後，便請宋濟多飲酒。他說："雖然，我今年爲國家選拔卿相，但過去也有象姚嗣卿剛剛選中，第二天就死去那樣的事。"宋濟站起來對許孟容道："姚令公謝世，那是國家的不幸！"許孟容十分慚愧。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無不爲隱語嘲之。有令，口無一齒，常畏見嘲。初至，謂邑吏："我聞安陵太喜嘲弄，汝等不得復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後曰："明府書處甚疾。"其人不覺爲嘲，乃謂稱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數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書處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爲是言？"曰："書處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爲北門，北門是缺後，缺後者翻爲口穴，此嘲弄無齒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時，安陵人很善於嘲諷，凡是有縣令派到這裏來的，沒有不被用隱語嘲弄的。有這麼一個縣令，滿口沒有一隻牙，常常怕人嘲笑。剛到任時，對手下的小吏們說："我聽說安陵這地方的人太喜好嘲弄人，你們可不能重走過去的老路。"第一次上堂，斷了三個案子。佐史在他身後抱着案卷說道："明府書處甚疾。"這位縣令沒覺察出被嘲弄，還稱讚說對自己很好，於是對他很信任。過了幾個月後，有個與佐史有仇的人來告發說："那個說你'明府書處甚疾'的人，實際是嘲弄明府。"縣令問："這話是什麼意思呢？"那人道："書處甚疾的意思就是奔墨，奔墨翻轉爲北門，北門就是缺後，缺後再翻轉就是口穴，這是嘲弄無齒之人。"縣令這才明白過來，於是將佐史鞭打一頓後趕了出去。

崔護

唐劉禹錫雲：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也。乃私試爲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豬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坦重耳，駢脅再觀。"相里之剝苗登，豬皮斯見。初登爲東畿尉，相里造爲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豬（明抄本豬作志，當作痣）毛長數寸。故又曰。當偃兵之時，則隧而無用，在穴食（食字原缺，居明抄本補）之日，則搖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出《嘉話錄》）

【譯文】

唐朝的劉禹錫講，崔護不能被考取作官，怨怒於考官苗登，苗登是他的三堂舅。於是私下寫一篇判狀，詆譭他舅說："他的後背與常人不一樣，長了一層象豬皮似的硬甲殼。"有人問："怎麼不除掉，而要忍受着呢？"崔護說："官署裏的人都好坦懷，可往兩脅觀看。"相里剝掉了苗登的衣服，纔看見確有豬皮。當初，苗登曾作過東都畿尉，相里造作過那裏的長官。有一次曾要鞭笞苗登，可是除掉他的上衣露出脊背，卻有豬毛，長約數寸。所以崔護又說："當不打仗的時候，那層硬甲殼累墜而無用。在圈中飼養之時，他搖晃有求。"這是說他還長了尾巴。

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誚四

盧邁 柳宗元 陸暢 平曾 僧靈徹 蘇芸 李寰 王璠 韋蟾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陸巖夢　李遠　李德裕　薛昭緯　崔慎猷　鄭薰 唐五經　青龍寺客　羅隱

盧邁

唐宰相盧邁不食鹽醋，同列問曰："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又何堪矣？"（出《國史補》）

【譯文】

唐朝時，有位宰相盧邁不喫鹽和醋，同僚們問他："你不喫鹽醋，怎麼能忍受得了？"盧邁笑而回答道："你終日喫鹽醋，又怎能受得了呢？"

柳宗元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於慈恩塔，談元茂秉筆。時不欲名字著（著原作者，據明抄本改）彰，曰："押縫版子上者，率多不達，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張復已下，馬徵、鄧文佐名，盡著版子矣。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擱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無所不容。"俄而辛至，人問其望，曰："渤海。"衆大笑。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閒遊，而題其同年。人因爲故事。（出《嘉話錄》）

【譯文】

唐朝時，柳宗元和劉禹錫同一年考中進士，題名於慈恩塔上，是由談元茂執筆書寫的。當時都不打算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最顯著的地方，而寫在押縫的板子上，很不顯眼，遊人一般也看不見，或者用不多久板子也便損壞。當時柳宗元草擬名單，他暗暗斟酌着，張復的名字下，應該是馬徵、鄧文佐等，這全是在顯著位置。題名是以姓氏家族的名望爲排列順序，到了辛南容，人們都不知道此人是誰，談元茂便擱筆問道："請辛先生談談你家族的名望。"辛南容此時恰在別處，柳宗元道："他是東海人。"談元茂問："你怎麼知道？"柳宗元道："東海之大，無所不容。"即刻辛南容到來，人們問他的族望，他說："我是渤海人。"衆人大笑。慈恩塔題名一事，起於張莒，那天，他們同科中試的人本來是一起到寺中閒遊的，後來他便在塔上題寫上中選人的名字，自此，人們便以此爲先例延續下來。

陸暢

唐陸暢，雲陽公出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爲儐相。內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楞伽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或爲內學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朝人陸暢，雲陽公主嫁給都尉劉氏時，朝官們舉薦他爲儀式的贊禮人。宮女們因爲覺得陸暢操吳音，才思敏捷，都願跟他開玩笑，他都應對如流。再以詩嘲諷他，陸暢也以諷刺詩酬和，六宮大爲歡喜。他所寫的十幾首詩，嬪娥們都能背誦。作爲破例，宮中人分別賞與他宮錦十塊，楞伽瓶痰盂一個，以表示對他的讚揚。宮娥中有人寫詩道："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吳地的歌曲）入漢宮。"有人說這是宮中才女宋若蘭、宋若昭所作。陸暢和詩道："粉面仙郎（仙女）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意爲想結婚，出自秦穆公女弄玉喜好吹簫之典故）。須教翡翠（鳥名）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

平曾

唐平曾恃才傲物，多犯諱忌。僕射薛平出鎮浙西，投謁，禮遇稍薄。乃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發豎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愧三縑卹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回首望句吳。"薛聞之，遣吏追還，縻留數日。又獻《縶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鞚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薛睹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殊禮待之。後遊蜀，謁少師李固言。時幕客皆名士，曾每與諸客評論，言笑彌日，侍於李側。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雲："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嶂攢峯，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罕作文章，發於專經也。李覽賦，命推出。不逾旬，貢《魚候鮧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鴟鳶所獲，奈魴鱮何？"李覽賦笑曰："昔趙元淑之狂簡，袁彥伯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彩。投贄者無出於曾，雖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潼關賦》，刺中朝，"此關倚太華，瞰黃河。雖來往攸同，而嘆有異也。"（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朝人平曾，依仗自己有才能而目空一切，因而常常犯忌諱。當時僕射（官名，相當於宰相）薛平被派出去鎮守浙西，平曾前往拜見，因禮遇稍稍薄了些，便留下一首詩諷刺道："攀過大山渡過大海道路有多崎嶇啊，我是懷着真誠的心來到金陵拜見薛大夫的，當我來拜你的時候，你的怒發幾乎象劍戟，你的衣帽極整齊，儼如冰壺。我知道自己帶來的兩軸字畫不值錢，也深愧還有一點東西，只因擔憂旅途的花費而未留下。今日楚江風順正好揚帆，那裏已沒有什麼可逗留也不必回頭去望了。"薛平聽說此事之後，立刻派人去把他追回。挽留數日，又贈一首《縶白馬》詩。"白馬的披鬃象一團潔白的素練，今天要絆留你，想要走是很難的。這匹白馬如果是在雪天把它放出，你是別想找到的，如果是在月夜，也只能看到它的鞍子。這馬一聲長鳴便會向北一瀉千里，跑起來會使你感到寒風刺耳的。我自知待你應與衆不同，那就再請你仔細看看了。"薛平看着詩對平曾道："如果不是把你留下來，哪裏能一睹你的風骨啊。"於是以厚禮相待他。後來平曾又到蜀地遊歷，去拜見了少師李固言。當時李固言門下的幕客都是名流，平曾常常與他縱談論辯，談笑終日，陪伴於李固言左右，隨隨便便毫無畏懼，因而寫了一篇《雪山賦》獻上，賦中寫道："雪山雖生得潔白之狀，重巒疊嶂，夏天很清涼，可是沒有繁茂的花草供人採取。"李固言很少寫文章。起初是研究儒學的。他看過這篇賦之後，命人將平曾趕出去。沒過十天，又獻來一篇《魚候鮧魚賦》，說這魚觸動到東西而大怒，搖身游上海面，結果被鷂鷹捉獲，這你能把魴鱮怎麼樣呢？李固言看過後笑道："過去象趙元淑那麼樣的狂傲，袁彥伯那麼樣的機敏，也沒有超過他啊。"但是他很愛惜他的文彩，前來投靠拜謁的還沒有超過他的，雖然他多有冒犯，但並未很深地怪罪他，後來平曾又寫過一篇潼關賦，是來指責他的："潼關上倚太華山，下可俯瞰黃河。雖都是從這裏過往，可相待還是各有不同的。"

僧靈徹

唐江西帥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徹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詠之，皆麗絕於文圃也（即蓮花峯、石鏡、虎跑泉、聰明水、白鹿洞、鐵虹橋、康王廟，爲七詠）。此七詠（詠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者，俾予益發歸歟之興。且芳時勝侶上游，於三二道人，必當攀躋千仞之峯，觀九江之水。（水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顧；默然而遊，不假東門而送。天地爲一朝，萬物任陶鑄。夫二林翼翼，松徑幽邃，則何必措足於丹霄，馳心於太古矣。偶爲《思歸絕句》詩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達其深趣矣。"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聞。"徹酬曰："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朝的江西帥韋丹，與東林的和尚靈徹有着極深厚的友情，經常以詩唱和，每月都有四五次。韋丹在一篇詩評中寫道："徹公近日把他們匡廬七詠寄於我，吟詠之後，深感其秀麗多彩，是文苑中從未見過的。讀過這七詠，使我更加產生迴歸之意。當芳草爭春之時，與朋友一起上廬山，再邀上三兩個道人，一定會攀登上那高聳的峯顛，觀賞那煙波浩渺的九江水。這時候，再飄然而去，不願多看一眼京口，只是默默地遊賞，也不想穿東門而讓人相送，天地爲一統，萬物任逍遙。兩側的樹枝掩映，松林間的小路深幽，這還何必再踏足於天上，心馳於太古呢？偶有所得，寫"思歸"絕句一首，寄於友人，法友將有幸提早知道它的深妙意趣。詩寫道："官場中雜事紛紜，沒有一個閒暇的日子，象浮游的生物一樣隨着水流慢慢地飄動，又象是飄浮的雲彩。已經打算好了要退休回去當平民的計劃，等我到了廬山的五老峯前你就會聽說的。"僧靈徹酬答道："年老無事自然天天閒着，舊衣草座也生活得很好。每次相見都講要卸職休官的事，可是至今也沒在山野的樹林下見到你。"

蘇芸

嶺表多假吏，而里巷目爲使君，而貧窶徒行者甚衆。元和中，進士蘇芸南地淹遊，嘗有詩云："郭裏多榕樹，街中足使君。"

【譯文】

嶺南之地有很多僞裝的假官，百姓們都把他們看做了真使官，因爲那地方貧困的行人到處都有。唐元和年間，進士蘇芸到嶺南去遊歷好長一段時間，他的詩中曾寫道："城裏有很多的榕樹，街中有很多的使官。"

李寰

唐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皁襖與寰，雲："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謝之。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時李寰鎮守晉州。他的表兄武恭性情很怪誕，自稱喜好道教，願意收藏古物。遇到李寰過生日，他沒禮物相送，便用箱子端着一件破舊的黑棉襖送給李寰，說："這是李令公當年收復京城時穿過的，我送與你，是希望你的功業象當年平息戰亂一樣顯赫。"李寰對他表示感謝。後來李寰也聽說了武恭的生日，便用箱子端了一條破頭巾送給他，說："知道兄長深深仰慕高真，因而求得一條洪崖先生當初成仙得道時用的頭巾，希望兄長能象洪崖一樣成仙得道。"賓客們無不大笑。

王璠

唐王璠，自河南尹拜右丞。除書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雲："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中京（《玉泉子》中京作"洛中"）以爲語柄。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止敕也。（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時王璠由河南尹遷授尚書省右丞，任命書剛到，少尹侯繼便要設宴請客，他寫了一封書信邀請王璠。王璠看過信道："新任命的事僅是剛剛聽說，原來的官銜還在麼，送信的只是打個招呼，真可以載入笑林了。"京城的人都把此事當做話柄。按當時慣例，小尹和大尹，在一般交往的宴席上，必須以禮相隔，即使拜了新官，也要等接到敕令纔可同席。"

韋蟾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見李瑒給事題名，走筆書其側曰："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因學得虞姬婿，書字才能記姓名。"（出《摭言》）

【譯文】

左丞韋蟾來到長樂驛，看到那裏有給事李瑒的題名，便提筆在旁邊題一首詩："渭水秦山這樣明媚秀麗的河山展現在你的眼前，可你爲什麼這樣缺少詩情畫意。可見你是學得了只爲沽名釣譽的楚霸王，所以寫字才只是寫自己的姓名。"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之。詩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彼。"（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時，封抱一任櫟陽縣尉。有個客人來拜訪他，那人個子很矮，又患有眼疾，鼻子也不通氣。他使用《千字文》語諷刺那個人，其中有詩寫道："臉面和天地一般難連接，鼻子象雁門一樣難通信息，既是沒有可接達承接的，還好說什麼呢？"

崔涯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每題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弦。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回。遙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只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雲："覓得黃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倡樂，無不畏其嘲謔也。祜、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代的崔涯，是吳楚之地的狂人，與張祜齊名。常常題詩於妓院，每一首詩寫成之後，無不在大街上傳誦的。受到人們稱讚時，便乘上車馬歡奔而去；遭到人們批評時，就會發火而弄得杯盤狼藉。曾嘲弄一個妓女說："雖然得到了蘇方木，還貪圖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個崑崙兒。"又諷刺道："穿着布袍披着小襖鋪着紅氈，用的是用紙補過用麻繩接弦的箜篌（樂器），腳登一雙皮拖鞋，咯噔咯噔地走出門來。"又嘲弄李端端道："晚上不喊叫不會走路，鼻子象個煙筒耳朵象兩個鈴鐺。唯獨你把一隻象牙梳子插於鬢角，真好象崑崙山裏剛生出的月亮。"李端端得到這首詩後，心中憂鬱得象得了病一樣。有一次她到妓院外邊飲酒回來，很遠看見有兩個男人過來，她便躡手躡腳地走起路來，並在道旁一拜再拜，小心謹慎地說道："端端在這裏恭候二位了，希望能可憐同情她。於是崔涯又贈與她一首絕句，對她誇飾一番：'如果你是一隻好馬想要找到好鞍，那就請到善和坊裏去找端端。揚州城裏近來的渾家都很差勁，只有一朵可人，她簡直就是一朵白牡丹。"於是那些富豪闊少又重新找上門來。有人戲言道："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又登上雪嶺，爲什麼一天之內如此黑白不均啊？"紅樓都是經營娼樂的，沒有一家不怕崔涯題詩嘲謔的。張祜、崔涯久住揚州，當時天下太平，詩篇寫得恣縱放蕩，那些顯達富豪都很欽服懼怕他們，他們要喘口氣都覺得象是要颳大風。

李宣古

唐澧州宴，酒乣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調，舉罰衆賓，兼恃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詠，遂至箝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肩侵鬢，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代時，澧州這個地方的人常有聚宴。有一個酒家的女招待崔雲娘本來長得瘦骨露相，可每次戲鬧，總要罰大家都得喝酒，加上她會唱歌，自以爲是澧州這地方最美妙的人了。有一回李宣古在宴席上詠詩一首，竟使她當場張口結舌。詩詠道："什麼事最可悲？雲孃的腦袋就夠奇的了。精瘦的拳頭猜酒令的時候出拳倒挺快，長長的大嘴一唱曲卻很遲緩。只見她腦袋下陷，兩肩都快挨着耳鬢了，更擔心她的骨頭會透過肉皮。用不着她站在屋子中間，她那鍾馗一樣的尊容就足以把人嚇跑了。"

杜牧

唐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乣，肥碩而詞讋，牧贈詩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補破裩。尾官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嶽（明抄本問嶽作報樂。云溪友議同。）神。"（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朝的杜牧辭去宣州幕職，路經陝西時，在酒店裏看見一個女招待胖而又害怕講話，他便贈詩道："當年的盤古有後人，讓她在今天還要顯示其家門。她把一車白土都塗抹在脖子上，把十幅紅色旗布補在破褲子上。尾官寺裏能遇到她的行跡，華嶽山前可以見到她的雙掌。不必哭哭啼啼地發愁嫁不出去，只要你寫封信問問山神就行了。"

陸巖夢

唐陸巖夢，桂州筵上贈鬍子女詩云："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蹙額更頹顏。眼睛深卻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嶽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繞樑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有佳人覓往還。"（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代人陸巖夢，在桂州的一次宴席上曾贈送一個胡人的女兒一首詩，那詩寫道："自嘆談不上什麼風流，又哪裏忍受得了她皺額時顯露出更加衰敗的容顏？眼睛如湘江一樣深陷下去，鼻子比華嶽山還要高。舞態的笨重固然很難登於手掌，而那沙啞的歌聲就更不能在屋子裏環繞了。孟陽死去快有上千年了，至今還有人在追尋着，夢想重現她的藝術風采。"

李遠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世謂渾詩遠賦，不如不作。非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的進士曹唐《遊仙詩》寫得意味深遠。岳陽太守李遠每每吟他的詩時，便思念起他這個人。有一天，曹唐去拜見他，李遠竟倒穿着鞋去迎接他。曹唐的體貌很魁偉，李遠便戲弄他道："以前未見到你，不知你有如此標緻的儀態，還以爲你可以乘鳳凰或黃鶴而來，此時相見，怎知用一頭壯水牛恐怕也難以馱動。"當時人們聽說這件事後都笑了。世人都說許渾的詩李遠賦不如不寫了，倒不是說他沒有才華，而是鄙視他沒有修養。

李德裕

唐衛公李德裕，武宗朝爲相，勢傾朝野。及罪譴，爲人作詩曰："蒿棘（棘原作賴，據明抄本改）深春衛國門，九年於此盜乾坤。兩行密疏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目視具僚亡七箸，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背有餘波達鬼村。"又云："勢欲凌雲威觸天，朝輕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路攀。畫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鴉還。千巖萬壑應惆帳，流水斜傾出武關。"（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代的衛公李德裕，武宗朝曾做過宰相。那時他的權勢貫通整個朝野，後獲罪被貶，給人寫詩道："如今的衛國公門前已長滿了蒿草荊棘了，我在此地居住的九年竟被人指責爲竊國大盜。那人僅僅上疏兩行密奏便使天下傾斜，一夜間陰謀得逞便爬上了最高的地位。眼看當年的同僚們一個個都失去了權柄，而那人卻氣吞當朝而掌握着天下的冷與暖。誰是當時得到恩惠的人？他在暗中餘威至今還能達到陰間。"又寫道："他們氣勢直上雲霄，威風都要觸到天了，他輕視朝廷，更不把華夏放在眼裏，以爲自己有排山倒海的威力。去依附馬尾的大有人在，而真正想輔佐皇上的卻無路可往。閣樓的大門不打開，燕子只好飛走；門前不清掃只有乳鴉還會回來。這千座大山萬道深溝橫在前面也只有惆帳了，這濁水都是因武關的傾斜而流出來的。"

薛昭緯

唐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澧州司馬。子昭緯，頗有父風，嘗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禮部員外，王蕘任主客員外。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蕘遽請其下句，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大哂。天覆中，自臺丞累貶登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當制，略曰："凌轢諸父，代嗣其兇。"（出《摭言》）

【譯文】

唐代的薛保遜，宣宗時期，因他性情輕佻而欺辱朝中各位長輩，所以從起居舍人貶爲澧州司馬。他兒子薛昭緯，也頗具父親作風，曾任祠部司員外，當時李系任禮部的禮部司員外。王蕘任主客司員外。正月初一朝拜班退後，薛昭緯大聲吟道："左邊站的是日旗而右邊站的是月旗，天子旌旗。"王蕘請他說出下句，他隨即說道："上面是李系而下面是王蕘，小人已經成串了。"聽到的人無不大笑。到昭宗天覆年間時，他已從臺丞屢屢貶爲登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爲皇上起草的命令，其中主要講到："凌辱朝中各位父輩，一代比一代厲害。"

崔慎猷

唐自大中洎鹹通，白敏中入相，次畢諴、曹確、羅劭，權使相，繼升巖廊，宰相崔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爲蕃姓也。始蔣伸登庸，西川李景讓覽報狀，嘆曰："不能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云："成都十萬戶，拋若一鴻毛。"亦同慎猷之誚也。大夫趙崇卒，侍郎吳雄嘆曰："本以畢白待之，何乃乖於所望！"惜（惜字原缺，據許本補）其不大拜，而亦譏當時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從大中年到鹹通年，先是白敏中被授以宰相，接着畢諴、曹確、羅劭也被授以使相（宰相頭銜，但本人出使外地），他們相繼遷升而可進入巖廊。宰相崔慎猷說道："可以歸爲一類了，近來擔任中書令的人，都是蕃邦的人，因爲這畢、白、曹、羅都是蕃人的姓氏。"當初蔣伸派往西川任職的時候，李景讓看過通報的狀文後感嘆道："我不能給這個人做事。"於是立即託病離開幕府。當時有詩寫道："成都十萬戶（言西川節度使權勢極大），走了一個李景讓只不過是扔掉一根鴻毛而已。"這件事與崔慎猷所諷刺的是一個意思。大夫趙崇死了，侍郎吳雄嘆道："本來應當像對待畢、白那樣對待他的，何況與他的聲望相違背。"不要怪他不行大禮，他也是在譏諷官場的現實。

鄭薰

唐顏摽，鹹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勳烈，謂摽魯公之後，故擢之首科。既而問及廟院。摽曰："摽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摽作魯公。"（出《摭言》）

【譯文】

唐朝的顏摽，鹹通年間，是由鄭薰告訴他考中狀元的。在這之前，遇上徐州的藩鎮作亂的事，鄭薰勉勵人們去建功立業，鄭薰把他當作了魯國公的後代，所以把顏摽選拔爲首科。過了不久，鄭薰又問到顏摽的家廟在何處。顏摽道："我家中貧寒，京城裏沒有廟院。"鄭薰此時才醒悟，自己認錯了人。當時有無名氏寫詩道："主考官的腦袋純屬一個大冬烘，錯把顏摽認作魯公。"

唐五經

唐鹹通中，荊州書生號"唐五經"，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以束脩自給。優遊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僚多與之遊。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代鹹通年，荊州有一位號"唐五經"的書生，學識淵博精深，實際可以叫做學者。旨趣高雅，爲人們所敬仰，在他門下集聚了五百學生。他一向嚴於律己並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一年之中總是悠閒自得，大有西河濟南人的風範。幕僚們都高興與他一起去遊歷。他常對人講："不肖子弟有三種變化：第一種變爲蝗蟲，可稱之爲賣了莊稼而喫喝掉；第二種變作蛀蟲，是說把書籍賣了而喫喝掉；第三種變成大蟲（老虎），把婢奴賣了而喫喝掉。這三種喫喝的人，哪一個朝代沒有？

青龍寺客

唐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雲：頃在京寄青龍寺日，有客嘗訪知事僧，屬其忽遽，不暇留連。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後時復來，亦阻他事，頗有怒色，題其門而去曰："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詳。（詳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有沙彌頗解，衆問其由，曰："龕龍去，有合字存焉；時日隱，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碎石入沙，有卒字焉。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訪，沓無跡矣。客究沙彌，乃懿皇朝雲皓供奉也。（出《桂苑叢譚》）

【譯文】

唐朝乾符年末，有一位客人暫住於廣陵的開元寺。因舉行文會講故事說了這樣一件事：有位客人剛剛到了京城的青龍寺，要拜訪寺中的住持，可是正遇上別人正在訪他，那客人曾囑那位住持和尚要抓緊些，因爲他沒有更多的時間在這裏逗留。第二天那客人又去拜訪，可是又遇上重要地方的客人來見住持。後來那客人又來過，也都由於住持因有其他事情而不能晤談，那官人很不高興，於是將留言題於住持的門上而去。那留言寫道："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歸，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和尚們都不明白是什麼意思，有一個小和尚卻非常瞭解其中的奧妙。大家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龕龍去了，還有合字存；時（繁體字作時）日隱，還留下了寺字；敬文不在，還有苟字；碎石入沙，還有個卒字。合在一起是'合寺苟卒'，這是很不好聽的話，是在侮辱我們。"住持和尚明白後去追尋那個客人，那人早已走得無影無蹤。寄住開元寺的客人曾追問一個小和尚，這才知道他原來是宮廷中的雲皓供奉。

羅隱

唐裴筠婚簫遘女，問名未兒，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出《摭言》）

【譯文】

唐朝時，裴筠與簫遘的女兒訂婚，在問過女方名字和生辰八字不久，便中了進士。羅隱寫了一首絕句譏刺他，其中寫道："仔細看看那圓月（暗指婚姻）還是有情意的，更叫人相信青桂是靠近嫦娥的（暗指靠裙帶關係）。"

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誚五

崔澹 皮日休 薛能 周顗 任轂 王徽 山東人 張登 朱澤 徐彥若 馮涓 張浚伶人　封舜卿　姚洎　李臺瑕　織錦人　李主簿　陳癩子　患目鼻人　傴人　田媼

崔澹

唐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爲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出《摭言》）

【譯文】

唐代人崔澹主持銓選考試，他出的題目是"至仁伐至不仁賦"，當時正逢黃巢起義的興旺時期，因而被一位無名氏嘲笑道："主考官爲什麼這樣厭惡我朝皇上，在試題中把黃巢比作了周武王。"

皮日休

唐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皮既心有所慊，而動形於言，因作詠龜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爲平生不出頭。"時仁紹亦有諸子佾、系，與日休同在場中，隨即聞之。因伺其復至，乃於刺字皮姓之中，題詩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球，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爲日休雖輕俳，而仁紹亦浮薄矣。（出《皮日休文集》）

【譯文】

唐朝時，皮日休曾去拜見過歸仁紹，幾次前往都不會見，皮日休心裏很不滿，因而流露於言表，並寫了一首《詠龜》詩："已經是破甲殘骨了還能活幾年，既已一堆屍骨了怎麼也算不上風流吧？那厚臉皮死了以後還到處亂鑽。都是因爲活了一輩子也不曾出頭。"在他寫這首詩的時候，正好歸仁紹的兒子歸佾、歸系也在當場，歸仁紹當然立即就會知道此事。因而等他再來的時候，便在他名片的"皮"字下，題了一首詩送給他："把你裁成八片作成了個球，扔到火中就爆裂扔到水裏好搓揉。只要一包子閒氣能一直裝在裏面，就會招惹人家拳打腳踢直到死也不會罷休。"當時人們都認爲，皮日休雖很輕佻滑稽，而歸仁紹也夠輕浮刻薄的了。

薛能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爲婿，薛能爲儐相。乃爲詩嘲謔，其略曰："巡關每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轎裏，將爲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出《抒情詩》）

【譯文】

唐朝人趙璘相貌猥瑣醜陋，成名以後才當了女婿，婚禮上薛能爲儐相，他寫詩對趙璘進行了嘲諷戲弄。詩中寫道："巡關每傍樗蒲局（賭場），望月還登乞巧樓（是說他年齡很大才婚配），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是說不要太嬌寵新娘子）。"又寫道："不知元（首，即腦袋）在鞍橋（馬鞍）裏，將爲（還以爲）空馱席帽（藤席編的帽子）歸（是說他個子太小）。"又寫道："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站在炕上才與夫人一樣高，仍是嘲諷他個子矮）。"

周顗

唐處士周顗洪儒奧學，偶不中第，旅浙西。與從事歡飲，而昧於令章，筵中皆戲之。有賓從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時鬥月高。唯有紅妝回舞手，似持雙刃向猿猱。"周答曰："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回鶃爲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愛縛猱。"（出《抒情詩》）

【譯文】

唐朝有個隱士周顗，學識淵博，曾去應試卻沒有考中，旅居浙西。與隨從的人歡聚暢飲，常掩藏起自己的身份，宴席上都相互戲耍。有一次一個賓客贈詩道："你現在是不求功名了，可是你爲了入朝做官卻花費十年的心血，那時你中第的呼聲真如星月一樣高。唯有那妙齡女郎飛旋舞動的雙手去招引，就象手持雙刀驅趕猴子一樣，才能把你拉回來。"周顗答詩道："十年苦讀書如大病一場，今日象鶃鳥一樣盤旋在這裏，是因爲這的風高氣爽。今天甘願被妙齡女郎們嘲笑了，在這酒樽面前任憑你們捆綁吧。"

任轂

唐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蒲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知己。有朝士戲贈詩曰："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閤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補袞。（出《幽閒鼓吹》）

【譯文】

唐代人任轂很懂得儒家學問，他住在懷谷，一直盼望有皇上召他入朝的詔書，卻沒有等到，於是就親自到京城去向朋友們打聽。有一個朝官贈詩戲弄他說："雲彩樹林都該驚訝這隻遲遲飛來的鶴鳥了吧，自己無故跑到京都來探聽皇上對他有沒有詔命。從此你再見了大山就閉上眼睛吧，看來你是被山矇騙多時了。"後來他當了補官。

王徽

唐廣明歲，薛能失律於許昌，都將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過許，謂岌曰："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號？"岌愧郝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實蘊壯心，每有徵行，不避鋒刃，左衝右捽，屢立微功，所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岌曰："當時撲落渦河裏，可是撞不著耶！"岌頃總許卒，徵徐方，爲賊所敗，溺於渦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是言。（出《三水小牘》）

【譯文】

唐朝廣明年間，薛能在許昌任職時觸犯法律，他的職務由都將周岌代替。第二年，宰相王徽路經許昌。問周岌："過去聽說貴藩鎮有位部將叫周撞子的，是個不可多得人物，他怎麼得到這麼個稱號呢？"周岌羞愧很久，纔回答說："岌的出身不過是個小卒子，但心懷壯志，因此每次出征，都不要刀槍，左衝右掠，屢立微功，所以軍中有了這個名號。"王徽很高興，又對周岌說道："假如那時掉進渦河，可就撞不着嘍！"周岌不久前，曾率領許昌的軍隊去征討徐力，被徐力打敗，掉進渦河裏，多虧有人搭救才免於一死。所以纔有了這個話柄。

山東人

山東人來京，主人每爲煮菜，皆不爲美（美原作羹，據明抄本改）。常憶榆葉，自煮之。主人即戲雲："聞山東人煮車轂汁下食，爲有榆氣。"答曰："聞京師人煮驢軸下食，虛實？"主人問雲："此有何意？"雲："爲有苜蓿氣。"主人大慚。（出《啓顏錄》）

【譯文】

有一個山東人來到京城，主人每次給他做菜，他都覺着味道不美，就自己去做。主人戲言道："聽說山東人喜歡煮車轂汁下飯，爲的是那股子榆氣？"山東人道："聽說京城人愛煮驢軸就飯喫，是真是假？"主人問："這是什麼意思？"山東人道："爲了那股子苜蓿氣。"主人深感羞赧。

張登

唐南陽張登制舉登科。形貌枯瘦，氣高傲物。裴樞與爲師友。樞爲司勳員外，舉公羣至投文，樞才詆訶瑕謫。登自知江陵鹽鐵院會計到城，直入司勳廳，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樞因問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驢牙郎，搏馬價。"此成笑耳。（出《乾鐉子》）

【譯文】

唐代南陽人張登應"制舉"中選。此人形貌很瘦，但氣勢傲慢。裴樞與他是師友關係，裴樞任司勳員外，查看各處送來的文狀，他剛剛對某些欠缺詆譭斥責一番，張登便從江陵鹽鐵院的會計到京城來，於是便闖進司勳廳，冷笑道："裴三十六，大有可笑的事！"裴樞問他可笑的緣由，張登說："我笑公驢牙郎賣了個馬價錢！"此事成爲笑話。

朱澤

唐王軒少爲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舟苧蘿川，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沙石，不見浣沙人。"俄見一女子，振璚璫，扶石筍，低迴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堅不得。"既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之遇，每過浣沙溪，日夕長吟，屢題歌詩於石，寂爾無人，乃鬱怏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之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素擬原作凝素，據明抄本改）。王軒。"（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代人王軒少年時就能作詩，很有才氣。有一次他去遊西小江，船停在苧蘿川，在西施石上題詩道："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少頃看見有一個女子，身上的佩玉晃動着，扶着石筍，低聲地吟道："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堅不得。"二人歡愉之後，那女子還依依難捨地說了些惜別的話。後來，蕭山的郭凝素聽說了王軒的豔遇，每次路經浣沙溪，都要在那裏長時間地逗留吟詠，多次題詩於浣紗石上，可從來是空寂無人，只好怏怏不快地返回來。進士朱澤曾寫詩嘲笑他，聽說的人沒有不譏笑的。郭凝素心裏感到羞恥，便再也不去了。那詩寫道："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擬王軒。"

徐彥若

唐乾寧中，荊南成汭曾爲僧，盜據渚宮，尋即貢命。末年，每事聘辯。初以澧、朗在巡屬，爲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宰相徐彥若在中書，不爲處置，由是銜之。及彥若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汭雖加接延，而常怏怏。饌後，更席而坐，詭辯鋒起。徐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偏州一火草賊爾，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赧焉而屈。徐文雅高贍，聽之亹亹，成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發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徐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公曾爲僧也，終席慚恥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乾寧年中期，荊南人成汭（過去當過和尚）竊據了渚宮，隨即便向朝廷進貢並表示聽命。到乾寧末，每每有事都要與朝廷爭辯。最初是因爲澧朗這地方雖在自己屬地，卻被土豪雷滿所霸佔，因而奏朝廷割給自己管轄，當時宰相徐彥若正在中書省當政，沒有按其要求處置這件事，因而他懷恨在心。等到徐彥若去鎮守番禺，路經渚宮時，成汭雖然也加以迎接，但心中常常是怏怏不快。喫過飯後，換了席位坐下，爭辯又起。徐彥若道："令公在地位方面，常與桓文公相比，雷滿不過是偏闢之地的草寇而已，令公難道不能派兵，還要怨恨朝廷？"成汭赧顏而屈服。徐彥若文雅而又高瞻遠矚。所以他的話都令人聽而不倦。成汭雖然也很敬畏，但還是以嶺南的一種地方病名子黃茅瘴來戲弄他，這種病得上就會掉頭髮，他說道："嶺南可是要得黃茅瘴的，望相公多加保重。"徐彥若道："是啊，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這是譏諷成汭曾當過和尚。直到席終都使他很羞愧。

馮涓

馮涓，舊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履厲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強縻於幕中。性耿概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於僞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繒帛，必鎖櫃中，題雲"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強容之。時或不可，數揖出院。欲撾殺之，略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於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爲之？"蜀主又有慚色。梁使將覆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便亟修回覆，涓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卻復前歡。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斂衽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謁諸侯，每行，即必廣齎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回顧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爲弟搭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卻回顧謂驢曰："驢弟，我爲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僞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出《王氏見聞錄》）

【譯文】

馮涓，是前唐朝的名流。學識淵博，曾考中進士，官至高位。有一回，唐朝皇帝去梁洋，馮涓隨駕同行。到了漢中，皇上下詔任命他爲眉州刺史。他去趕任，進了蜀地卻遇上蜀主的軍隊而被俘，蜀主王氏將他強留於幕府中。馮涓的性格耿直不屈，恃才傲物，不肯與蜀主和好。他知道蜀主別有圖謀，因此什麼事也不肯答應。有人來贈送錦帛綢緞，他都鎖在櫃子裏，上面寫上"賊物"。蜀主雖然知道，但愛其學問才藝，每次都極力忍受了。有時也難以容忍，曾數次將他以禮請出院，想抓而殺之，但他絲毫沒有懼色。後來朱梁朝派遣使者送信給蜀主，命令韋莊等人，草擬回信呈上，都不甚滿意。左右道："不妨叫前朝察判（指馮涓）去辦這件事。"蜀主又覺得有愧色。梁朝的使者將要回去稟告，不得已，蜀主只好請馮涓來辦，當時亟需寫一答書，馮涓提筆一氣呵成。蜀主看了很是稱心如意，於是恢復從前的歡悅。因而召各廳的人一起來參加宴會。在喝酒的中間，馮涓整整衣襟恭敬地道："偶然想起一段佳話，想對大王講講，可以嗎？"蜀主允許了他，於是他便講道："我年輕的時候，多次到各地去拜訪諸侯。每次出去，都要帶上許多贈送人的書簡，驢也得馱，馬也得馱。剛上路時，驢子又叫又跳地撒歡，跟馬搶路跑在前面，不能制止它，走了半天后，遇到上坡，力竭而蹄軟，遍體流汗，回頭對馬說："馬兄啊馬兄，我走不動了，可以替老弟馱上這些書嗎？"馬兄答應了它，於是把書全放在馬背上。馬也回頭對驢子說道："驢弟，我還以爲你有多少伎倆呢，畢竟還都壓在老兄身上了吧？"蜀主大笑。同僚們都遭到他的戲虐。到蜀主建國之後，馮涓到底也沒肯做宰相。

張浚伶人

唐宰相張浚，常與朝士於萬壽寺閱牡丹而飲。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羣公飲酣未闌。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寵肆狂，無所畏憚。其間一輩曰張隱，忽躍出，揚聲引詞曰："位乖燮理致傷殘，四面牆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告訖遂去。闔席愕然，相眄失色，一時俱散。張但慚恨而已。（出《南楚新聞》）

【譯文】

唐朝有個宰相張浚，常與朝官們到萬壽寺去一邊觀賞牡丹一邊飲酒作樂。有一次，忽然下起雨來，直到天黑雨也未停，衆公卿雖已酒酣但尚未盡興。陪他們來的表演歌舞的人都是專爲皇帝表演的御前供奉第一部的人，依仗皇上的寵愛而狂妄，無所畏懼。其中一個叫張隱的忽然跳出來，大聲地念了一首歌詞："位乖燮理致傷殘，四面牆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說完竟揚長而去。所有宴席上的人都愕然，相互斜視而失色，很快便散去。張濬也只是慚愧懷恨罷了。

封舜卿

朱梁封舜卿文詞特異，才地兼優，恃其聰俊。率多輕薄。梁祖使聘於蜀，時岐、梁眥睚，關路不通，遂溯漢江而上，路出全（明抄本全作金，下同。）州，土人全宗朝（明抄本朝作朗，下同。）爲帥。封至州，宗朝致筵於公署。封素輕其山州，多有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執斝索令，曰："《麥秀兩歧》。"伶人愕然相顧："未嘗聞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擺頭曰："不可。"又（又原作文，據明抄本改）曰："《麥秀兩歧》。"復無以措手。主人恥而復惡，杖其樂將。停盞移時，逡巡，盞在手，又曰："《麥秀兩歧》。"既不獲之，呼伶人前曰："汝雖是山民，亦合聞（聞原作門，據明抄本改）大朝音律乎！"全人大以爲恥。次至漢中，伶人已知全州事，憂之。及飲會，又曰："《麥秀兩歧》，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樂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訖席不易之。其樂工白帥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嘗有之，請寫譜一本。"急遞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洎封至蜀，置設。弄參（參原作三，據明抄本改）軍後，長吹《麥秀兩歧》於殿前，施芟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襤縷衣裳，攜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悽楚，及其貧苦之意，不喜人聞。封顧之，面如土色，卒無一詞。慚恨而返，乃覆命。歷梁、漢、安、康等道，不敢更言"兩歧"字。蜀人嗤之。（出《王氏見聞》）

【譯文】

朱梁朝時封舜卿文詞獨特，才華和所處的地位都很高。依仗自己聰明而有才智，一向很輕佻不莊重。梁太祖朱溫派他出使蜀番，當時岐梁有些不睦，關路不能暢通，只好逆漢水而上。路經全州，當地人全宗朝爲一州之帥，封舜卿到來之後，全宗朝在公署設宴接待他。封舜卿向來輕視山荒之州，他在這裏表現出很傲慢的樣子，全州的人沒有敢不奉迎他的。等到舉杯飲酒點節目時，封舜卿點道："請演奏《麥秀兩歧》！"樂手們愕然相顧，他們誰也沒有聽說過這個曲子，就以其他類似的曲子代替。封舜卿搖搖頭："不對！"又喊道："《麥秀兩歧》！》"樂手們又無措手足。主人由羞愧而生怒，於是杖責了樂手的領班。宴會不得不暫停，樂手們也都轉來轉去不知如何是好，等再端酒杯時，封舜卿仍喊道："《麥秀兩歧》！"既然聽不到這支曲子，他便把樂手們叫到跟前斥道："你們雖然是山民，可也該聽說過大梁朝的音樂吧？"全州人都覺得很羞恥。接着封舜卿來到漢中。這裏的樂手們已經知道全州發生的事，都很擔憂。到了宴會，封舜卿又點道："《麥秀兩歧》！"這次也象在全州的宴席上，喊了三次沒有動靜。此時有個樂手領班叫王新的走到殿前道："請求侍郎能不能大概地給我們唱一遍？"封舜卿一遍還沒唱完，樂手們就已經可以演奏了。因而人們大喜，他們一直演奏這支曲子，到宴席終了也沒更換。樂手們對長官道："這是大梁朝的新曲子，西蜀之地也未嘗有之，請求把曲譜抄錄一本，儘快傳送給他們爲好。"等封舜卿來到蜀地，一切都以佈置好，先演過參軍戲後，長時間地在殿前演奏起《麥秀兩歧》。並設置了割麥的道具，領來數十名貧困百姓，身着破舊衣裳，攜男抱女，提着筐簍而拾麥，並隨着樂曲合聲歌唱，那歌詞很悽楚，表達出極爲貧苦之意，讓人聽到看到心裏十分酸楚。封舜卿觀看時，面如土色，自始至終沒有一句話，愧憾而返。後來他回梁朝覆命，路經梁、漢、安、康等地，不敢再說"兩歧"的字樣。蜀人都譏笑他。

姚洎 （洎原作涓，據明鈔本改，下同）

唐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永。"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洎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慚色。議者以洎爲"急灘頭上水船"也。（出《摭言》）

【譯文】

唐朝末年人裴廷裕，字庸餘，乾寧年中期在內庭爲官，他文思敏捷，綽號"下水船"。梁太祖受禪接替皇位時，當時作爲學士的姚洎曾慫恿鼓動過，當太祖問到裴廷裕的近況時，姚洎答道："近年被降職，如今聽說寄住衡陽、永州一帶。"太祖又問道："聽說這個人才思非常敏捷？"姚洎道："他一向在翰林院，綽號叫'下水船'。"太祖隨即對姚洎說道："這麼說來你便是'上水船'了？"姚洎雖在微笑，實際上深帶愧色。後來議論的人都把姚洎稱作"急灘頭上水船"。

李臺瑕

僞蜀韓昭仕王氏爲禮部尚書，麗文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臺瑕曰："韓八座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韙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僞蜀國的韓昭，做了王氏朝廷的禮部尚書，麗文殿大學士。他也能粗略地寫幾篇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等，也都有所涉獵，也正是以此受到後主的恩惠。朝士李臺瑕道："韓八座的技藝，就象拆下的破襪子線，沒有一條是長的。"當時人們都覺得說的很對。

織錦人

唐盧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門東。其日風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續至，附火良久，忽吟詩曰："學織繚綾功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愕然，憶是白居易詩，因問姓名。曰："姓李，世織綾錦。離亂前，屬東都官錦坊織宮錦巧兒，以薄藝投本行。皆雲：'如今花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綵求售者，不重於世，且東歸去。"（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朝時，有個姓盧的人應試未中，便徒步到了都城，在都城的門東，正趕上大風寒冷天氣，只好去投宿住店。不一會兒，又有一人到來，那人烤了一會兒火，忽然吟起詩來："學織繚綾功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吟道："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誇向人。"盧很驚訝，記憶中好象是白居易的詩，於是就問他的姓名。那人道："我姓李，世代織綾錦。遭亂之前，屬於洛陽東都官錦坊織宮錦的手藝人。我是以淺薄的技藝來幹這行的。人們都說："如今的花樣，與從前不同了。'不講技能而只以色彩豔麗向外兜售，已不被世間看重了。而後又向東歸去。"

李主簿

唐方千姿態山野，且又兔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龍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也，偶於知聞處見千，而與之傳杯。龍丘目有翳，千改令以譏之曰："千改令，諸（諸原作謂。據《摭言》十三改）人象令主（主原作雲，據《摭言》十三改）。措大喫酒點鹽（鹽原作監。據《摭言》十三改，）軍將喫酒點醬（醬原作將，據《摭言》十三改），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丘答曰："措大喫酒點鹽，（鹽原作監，據《摭言》十三改）下人喫酒點鮓，（千嗜鮓）只見半臂著襴，未見口脣開跨。"一座大笑。（出《摭言》）

【譯文】

唐代人方千，長相很粗野，還是個豁嘴，可是很喜好羞辱人。有個人主簿叫李龍丘的，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偶然在一個相識的人家與方千相見認識，並在那裏喝酒遊戲。李龍丘眼睛有毛病，方千便想以改令的方式諷刺他，他說："我先出令，每個人必須改令主的句子。措大（對讀書人的貶稱）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龍丘對道："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方千愛喫鮓肉），只見半臂著襴，未見口脣開跨。"在座的人全都大笑。

陳癩子

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藏鏹鉅萬，染大風疾，衆目之爲陳癩子。自奉之道，則不薄矣，然切諱癩字。家人妻孥，或誤言者，則必遭怒，或至笞棰。賓客或言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甚至。言增添，則白眼相顧耳。有遊客，心利所霑，而不能禁其口，遂謁之。初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亦欣然，命酒饌延接，乃齎五緡。客將起，又問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病。"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渤漚子，減者減卻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懌。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召僧道啓齋筵。伶倫百戲畢備。齋罷，伶倫贈錢數萬。時有顐者何岸，高不敏見，既去復入，謂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憶短李相公詩，落句一聯，深葉主人盛德也。"陳曰："試誦之。"時陳君處於中堂，坐碧紗幃中，左右侍立，執輕簍白帚者數輩。伶倫曰："詩云：'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幪。'"遭大詬而去。（出《玉堂閒話》）

【譯文】

唐朝時營丘有一個姓陳的豪富，家中藏錢萬萬貫。但頭上生了一種叫大風的癩瘡，人們都叫他陳癩子。自己的生活享用，是很優裕的，但是切忌一個癩字。家人妻小如有人失言者，一定會遭到怒斥，有人甚至遭到鞭打。賓客中如有人說他所苦惱的地方在減退，便以酒飯款待，酒餚豐盛。如言增添了，則以白眼相看。有一位遊客，由於利慾薰心，便去拜訪他，但是又不能嚴格地管住自己的嘴。一開始他對陳說："你的瘡，近來有減。"陳十分高興，命人以美酒佳餚盛待，並送錢五千。後來這位客人要走了，陳又問他道："我的瘡果然減退了嗎？"那客人道："這也叫添減病。"陳又問道："是何原因呢？"客人道："添，就是臉上添肉渤漚子瘡；減，有一天會減去鼻子。"說完拱手長揖而去。陳聽後好長時間心中不悅。還有每年的五月，遇到他的生日時，也有很大破費。要請僧道來喫啓齋筵，歌舞百戲都要齊備。開齋之後，贈送表演的伶人們數萬錢。當時有一個愛開玩笑的大個子伶人，看上去很厚道，出去後又返回來，說道："承蒙你的厚惠，感激之情難以言表，我偶然想起李相公一首詩，那落句的一聯是，'深葉主人勵德也'。"陳接着道："我試着背背看，'時陳君處於中堂'。"於是他便坐於碧紗圍帳之中，左右侍立於兩旁，幾個人舉着個輕簍白帚。這時那個伶人說："聽我贈你一首詩：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幪……"他遭到大罵後離去。

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側睛及翳，一人患齆鼻，俱以《千字文》作詩相詠。齆鼻人先詠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爲有陳根委。"患眼人續下句："不別似蘭斯，都由雁門紫。"（出《啓顏錄》）

【譯文】

一個人患有眼病，眼珠向一側眼角斜而被遮住；一個人患有鼻塞病。倆人以《千字文》體作詩相互嘲戲對方。塞鼻人先詠斜眼人道："眼能像日月那麼滿，因爲是有舊根在。"斜眼人續下句道："不能像一朵蘭花，都因爲它是紫色的雁門。"

傴人

有人患腰曲傴僂，常低頭而行。傍人詠之曰："柱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風蕩雨行，面幹頂額溼；著衣牀上坐，肚緩脊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出《啓顏錄》）

【譯文】

有一個人患了腰彎傴僂病，因而走路時常常是低着頭。有人便編成歌謠詠道："拄着柺杖象個'乃'字，插上笏便象個'及'字。頂風蕩雨走路，臉幹而額頂溼。穿着衣裳在牀上坐，肚子松但後脊樑皮緊。城門如此之高，還要匍匐而走。"

田媼

唐京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召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雲："慚愧，無所啖嚼，遣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如此者數矣，田終不悟。歸語夫曰："張家母喚（喚原作去，據明抄本改）我，大有飲食，臨別即雲：'慚愧，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瘢，眼下皮急，極沾眂，若更有此語，可報雲：'只是眼下急。'"田私記之。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雲："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良久忘卻"眼下急"。直雲："是眼皮沾眂。"閤家大笑。（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時，京城裏有個婦人姓田，年歲已老，口中沒了牙，她給兒子娶了臨近一家張氏的女兒作媳婦。張氏因節日做好喫的，便把田老太太找來飲酒喫飯。等到送她回去的時候，張氏道："真不好意思呀，也沒有什麼好喫的，讓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這樣的話已經說過好幾次了，田老太太始終沒有醒悟過來。有一次回來後對丈夫說："張老太太把我叫過去，本來準備的喫喝又好又多，可是臨別就說，不好意思呀，讓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是啥意思？"丈夫說："這是戲弄你無齒。張老太太臉上有瘡疤，眼下皮急（緊），極沾眂（沾了很多眼屎）。若是再有那樣的話，你可報復她說，'只是眼下急'。"田老太太默默記下。又過了幾天，張氏又叫田老太太過去喫飯，臨走時又說："不好意思呀，又讓你空口來空口去了。"田老太太盯着張氏的眼睛，過了好長時間，竟忘了"眼下急"，脫口而出："是眼皮沾眂。"全家人都大笑。

卷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鑽火 齊俊士 元魏臣 幷州士族 高敖曹 梁權貴 柳騫之 阮嵩 郝象賢　朱前疑　張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杰　袁琰　臺中語　沈子榮 武懿宗　張衡　李良弼　來子珣　閻知微　崔湜　權龍襄

魏人鑽火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念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出《笑林》）

【譯文】

三國時，有個魏國人夜晚突然得了重病，叫門人鑽木取火。這天晚特別陰暗，他督促得很急迫，門人憤然道："你責備人也太無理了，現在夜黑如漆，爲何不拿火來給我照照？要能夠找到鑽火用的工具，然後就容易得到火了。"孔文舉所說這件事後說："責備人應當講究方法纔行。"

齊俊士

《漢書》·《王莽贊》雲："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真。顏之推常言："吾近共人讀書，與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知史學，名價甚高，乃雲：'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出《顏氏家訓》）

【譯文】

《漢書》中《王莽傳》的最後部分寫道："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真。顏之推常說："我近來和人一道讀書，在跟他們談到王莽的相貌時，有位俊士自稱熟知史學，名聲很高，他說：'王莽不只長着鷹眼虎嘴，而且紫臉蛙聲。'"

元魏臣

元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誤。及見顓頊字爲許綠，錯作許緣。其人遂謂朝士言："從來謬音專旭，當專翲耳。"此人先有高明，翕然行信。期年之後，更（更原作史，據明抄本改）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出《顏氏家訓》）

【譯文】

北魏時，京都洛陽有一個很有才學的大官，對《史記》中疑難字的發音有了新發現，其實很多都是錯誤的。他見顓頊的頊字拼作"許綠"，便錯誤地拼作"許緣"，於是他就對朝士們說："從來'顓頊'二字就錯誤地讀成'專旭'，應當讀作'專翲'纔對。"此人既然先有了高明，其他人也只好跟着念"專翲"。一年之後，有一位更有學問的人，與他苦苦地探討研究，他才知道自己錯了。

幷州士族

北齊幷州有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釃酒延之。其妻明鑑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容下原有與字，據明抄本刪），何況（況原作兄，據明抄本改）行路。"至死不覺。（出《顏氏家訓》）

【譯文】

南北朝時，北齊幷州有個讀書人，專好寫一些令人可笑的詩賦，而且鄙視邢邵、魏收等有學問人。常受到人們的嘲弄。如果有人虛假地稱讚幾句，他一定會殺牛斟酒招待人家。他的妻子是個明白人，曾含着眼淚苦苦地規勸他。此人卻感嘆道："有才華的人，自己的妻子都容忍不得我，何況路人了。"至死也未醒悟。

高敖曹

高敖曹常爲"雜詩"三首雲："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圍棋。開壇甕張口，卷席牀剝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又："桃生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欹壁亞肚，河凍水生皮。"（出《啓顏錄》）

【譯文】

高敖曹曾經寫"雜詩三首"，如："冢（墳墓）子地握槊（長矛），星宿天圍棋。開壇甕張口，卷席牀剝皮。"又如："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又如："桃生毛彈子，瓠（一種葫蘆）長棒槌兒。牆欹（傾斜）壁亞肚，河凍水生皮。"

梁權貴

梁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註解"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雲："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出《顏氏家訓》）

【譯文】

梁朝時有一位權貴，讀了一篇有錯誤的《蜀都賦》，註解中將"蹲鴟、芋也"中的"芋"，解釋爲"羊"。後來有人要請他去喫羊肉，他在回答的信箋中寫道："損惠蹲鴟。"滿朝的官員們聽說後無不感到驚訝，不解其意。過了很久，找出了原因，方知是這麼回事。

柳騫之

隋內史舍人河東柳騫之，奏事好錯。嘗有周家公主，表請出家。騫之奏雲："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及出，虞僕射慶則問之曰："奏事若爲錯。"騫之復錯答曰："周家公主，欲得還俗。"騫之歷位光祿卿。

【譯文】

隋朝時，有個內史舍人河東人柳騫之，在朝堂奏事時經常出錯。有一次，周氏所生公主要出嫁，需奏請皇上。柳騫之奏道："周氏公主上表，求作道人。"皇上大笑。退出朝堂後，僕射虞慶則問他道："你上奏的事情好象說錯了。"柳騫之又錯誤答道："啊，周氏公主，想要還俗。"柳騫之後來曾做過光祿卿。

阮嵩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妒。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閻被髮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爲嵩作考詞雲："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貞觀年中期，有一個桂陽縣令叫阮嵩，他的妻子閻氏忌妒心極強。阮嵩在客廳裏與客人飲酒時，把一個女僕叫來爲大家唱歌助興，閻氏便披頭散髮光腳袒臂持刀衝進客廳。客人們驚慌散去，阮嵩嚇得藏於牀下，女僕狼狽而逃。在對官吏進行考課（一種考查形式）的時候，刺史崔邈給阮嵩的鑑定中寫道："婦強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爲下等。"經吏部審覈符合事實，阮嵩被解除現職。

郝象賢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爲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紿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翌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雲：'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制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衆慚而退。寵之者，反語爲癡種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郝象賢，是侍中郝處俊的孫子，頓丘縣令郝南容的兒子，二十左右歲。朋友們都說對他的字很喜愛。每次在父親面前提到別人稱讚自己字寫的好這件事，父親便哄騙他說："你的朋友很賢明。我爲你設宴，可以把他們請來。"第二天，郝象賢邀請到十幾個人，郝南容與他們一起飲酒，他對他們說："諺語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然很愚癡，有勞各位抑制他練字了。損害我南容倒沒什麼，怎可以波及侍中呢？"於是哭了起來，衆人慚愧而去。原來說喜愛郝象賢字的人，現在反說他是癡種了。

朱前疑

周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雲："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回，又上書雲："聞嵩山唱萬歲聲。"即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綠衣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後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即酬五品。前疑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即放歸丘園。"憤恚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後周朝時，有個叫朱前疑的人，淺薄遲鈍而又無知，相貌也很醜陋。他向皇上上書道："臣夢見陛下活八百歲。"於是被授與拾遺，不久又升爲郎中。出使歸來，又上書寫道："我聽到嵩山在唱萬歲的聲音。"於是又賜與他緋魚袋，未入五品。〔唐及五代時，官員的服飾有紫（三品以上）、緋（四、五品）、綠（六、七品）、青（八、九品）之分。並有表示其身份的魚符，以袋盛之，謂之"魚袋"。三品以上其袋以金飾之，謂之金魚袋，五品以上其袋以銀飾之，謂之銀魚袋。由於賜紫、賜緋者亦例賜魚袋，故又有賜紫（金）魚袋、賜緋（銀）魚袋的說法。〕在綠色官服上佩帶一個相當五品的銀魚袋，朝野沒有不笑他的。後來契丹人反叛，皇上下敕京官，如果獻給軍隊一匹馬的，就可得到五品官階。朱前疑買了一匹馬送去後，又上表索要緋色官服。皇上大怒，在其狀文上批道："立即放歸丘園。"朱前疑爲此憤恨而死。

張由古

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嘆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併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襦集》，（蓋僧孺也）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襦（襦原作儒，據許本改）集》。"由古竟不知覺。累遷司計員外。以罪放於庭州。時中書令許敬宗綜理詔獄。帖召之。由古喜，至則爲所責，懼而手戰，笏墜於地，口不能言。初爲殿中正班，以尚書郎有錯立者，謂引駕曰："員外郎小兒難共語，可鼻衝上打。"朝士鄙之。（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人張由古有做官的能力但沒有學問，一直在最上層的官署裏任職。曾在衆人之中感嘆說班固雖是個很有才能的人，可他的文章卻未被收入《文選》。有人對他說："《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一起收入了《文選》，怎麼能說沒有呢？"張由古說："這些都是班孟堅（班固的字）的文章，與班固有什麼關係？"聽到他的話的人都掩嘴而笑。又對同僚們說："昨天買到一套《王僧襦集》，講得很有些道理。"杜文範知道他又又弄錯，隨聲說道："我也買到一套《佛袍（王僧襦字佛袍）集》，大大勝過《僧襦文集》。"張由古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張由古一直升至司計員外，後因獲罰被流放庭州。當時中書令許敬宗省理獄案，便寫了價帖子把他召回來，張由古十分歡喜，當他來見許敬宗時，因受到責難而懼怕得雙手戰抖，把笏都掉在了地上，嘴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開始被授與殿中正班，因有位尚書郎在上殿時站錯了位置，他便對領駕的長官說："跟這個員外郎小兒沒什麼好講的，就該把他倒提起來狠打！"朝官們都很鄙視他。

侯思正

唐侯思正出自皁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侍書御史。按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曰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曾杖殺琅玡王衝者也。思正閭巷庸人，常以此言逼諸囚。元忠辭氣不屈，思正怒而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腳爲鐙（鐙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所掛，遂被賊曳耳。"思正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正，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禮儀輕重。如此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去！無爲抑我反。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道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正驚起，悚怍（怍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曰："思正死罪，實不解，幸蒙中丞見教。"乃引上階，禮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又思正言音不正，時斷屠殺，思正曰："今斷屠殺，雞、（古梨反）魚、（愚）豬、（計）驢（蔞）俱（居）不得喫（苦豉反），謂（謂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空喫米（弭）面（滅之去聲），如（檽齊）何得飽。"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正訴於則天。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正不識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言雞豬之事，則天亦大笑。思正嘗命作籠餅，謂（謂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膳者曰："與我作籠餅，可縮蔥作。比市籠餅，蔥多而肉少。故令縮蔥加肉也。"時人號爲"縮蔥侍御史"。時來俊臣棄故妻，奏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正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商量。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謂諸相曰："大可笑，大可笑。"諸相問之，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慶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娶（娶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事遂寢。竟爲李昭德榜殺之。（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代時有個叫侯思正的人，當過衙役，說話時吐字音不正，他是因告發有人叛變而被授予侍書御史官職的。他在審理皇上交辦的案子時，一天比一天刻毒殘酷。在他審問原中丞魏元忠時說："你趕緊去承載白司馬得了，不然，你就去把孟青喫嘍！"白司馬是個大山坡，在洛陽，人們稱它叫白司馬坂。孟青原是軍中的將軍，曾用棍棒打死了琅玡人王衝。侯思正本來是個巷裏中的平庸之輩，因而常用這樣的話去威逼囚徒。但是魏元忠在語言和氣度上均未屈服，侯思正氣怒而將他大頭朝下地拖他。魏元忠慢慢地站起來道："算我運氣不好，就好象是騎了頭惡驢被摔了下來，可是腳還被掛在鞍鐙上，於是被這賊好頓拖拉。"侯思正大怒，又把他拖了一陣，道："你竟敢抗拒皇上派來的人，我要上奏把你殺了！"魏元忠道："侯思正，你如今是國家的御史，必須知道禮儀輕重。你這樣需要魏元忠的頭顱，爲什麼不拿鋸來截去！用不着逼我反抗，怎麼想拿我去做邀官請賞的資本？你負有上邊的使命，不能正確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卻說什麼'白司馬孟青'，這是什麼語言！若不是我魏元忠，沒人對你指教！"侯思正驚慌地站起來，害怕而又慚愧地說："思正該死，我真的不明白這些，多虧了中丞的指教。"於是把他領上臺階，按照禮數坐下來問話。魏元忠也慢慢地坐下，神情自若。侯思正語音不正，當時禁止屠宰時，侯思正道："今天已判定要屠殺你，可是雞（說成ｇēｉ）魚（說成ｙú）豬（說成ｊì）驢（說成ｌóｕ）俱（說成ｊū）不得喫（說成ｋěｉ），因爲光喫米（說成弭）面（說成ｍｉè），如（說成ｒｕí）何得飽。"侍御史霍獻可聽到後忍不住笑了，侯思正便把他告到了武則天，武則天很生氣，對霍獻可說道："我知道思正不識字，既然我已經用他了，你爲什麼還要笑他呢？"獻可便把"雞豬"之事學了一遍，武則天也不禁大笑。侯思正叫人作籠餅，他對廚師說："給我作籠餅，可縮蔥作。若是比較起來，買的籠餅蔥多肉少，所以叫你縮（少放）蔥加肉。"當時人們稱他爲縮蔥侍御史。那時還有個叫來俊臣的人，拋棄了元配妻子，上奏非要娶太原的王慶詵的女兒不可，侯思正此時也奏請要趙郡李自挹的女兒，皇上下敕讓政事堂商議。商議時，中書省的侍郎李昭德拍着手對各位宰相說："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宰相們問他怎麼回事，他說："去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經大爲辱國了（暗喻臣娶王女），今日此奴又請娶李自挹女（唐皇帝也李姓），這不是又一次辱國嗎？"於是這件事被阻止。後來侯思正竟被李昭德棒殺。

王及善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之（之原作雙，據明抄本改）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人號"驅驢宰相"。（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王及善的人，才學平庸，行爲猥瑣，精神遲鈍而不清醒。在任中書令時，人們說他是雉鳩落在鳳凰池（中書省又稱鳳閣）。不久又遷轉文昌臺（尚書省）任右相，身爲宰相不去做國務政柄大事，而只去監管不準令史（未入流的小官）的驢子進入都省官署，而且整天都在監督驅趕，從不暫停。因而這時人們又稱他爲驅驢宰相。

逯仁杰

周朝有逯仁杰，河陽人。自地官令史出尚書，改天下帳式，頗甚繁細，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員，掌簿案，設鎖鑰。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淺識，以爲萬代皆可行，授仁杰地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其法逐寢。（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時有個叫逯仁杰的人，是河陽人。在戶部任令史小官時，制訂了一項新政策下發全國各地，這項政策主要是改變過去對農村戶籍和稅賦帳目的管理辦法，規定十分繁細，法令之下又派生出許多條文。規定每村必須設一社官，社官之下還要設平直老三員，分別掌管各種帳簿案卷，並要求上鎖。一時間在鄉間村吏氾濫成災，形成了十隻羊就有九個人放牧的局面，人們紛紛散逃。可是宰相見識淺薄，認爲這是萬代可行的好政策，因而授予逯仁杰戶部郎中的官職。實行數年後，因百姓越來越苦，這項法令才逐漸停止。

袁琰

週考功令史袁琰，國忌，衆人聚會，充錄事勾當。遂判曰："曹司繁鬧，無時暫閒。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其歡笑。"合坐嗤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代（武則天朝）時，有個吏部考功司的令史袁琰，在禁止娛樂的國忌日裏，因有些人搞了聚會，他充當錄事時，便在其狀子上判道："司曹官署裏總是很繁鬧，沒有一時間歇。沒有因國忌之時，就不展現其歡樂。"在坐的人都很鄙視他。

臺中語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於朝堂踊躍馳走，以示輕便。張琮丁憂，自請起復。吏部主事高筠，母喪，親戚爲舉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犧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時臺中爲之語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張悰自請起復，高筠不肯作孝，張棲貞情願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獸心人面，不其然乎？"（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的兵部侍郎侯知一，在他年老的時候，皇上下敕讓他退休，他上表不服老，並在朝堂裏跳躍奔走，以表現自己敏捷輕便。張悰在丁憂期間（古代的官員在遇上父母喪事時要解職在家守孝），自己請求復職。吏部主事高筠的母親去世，親戚要舉辦喪禮，高筠說："我不能守孝。"員外郎張棲貞被人起訴，他卻騙人說自己正遭母憂守孝，不肯去答辯。當時在尚書省官署中對此說道："侯知一不伏致仕，張悰自請起復，高筠不肯作孝，張棲貞情願遭憂。這些人都是沒有教養的人，全是些禮教之外的東西。人面而獸心，不正是這樣的嗎？"

沈子榮

周大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跡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磑。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磑，乃是藍田，今問之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武則天）朝時，吏部有個參加銓選考試的人沈子榮，試卷有二百道題，可是考試那天一直沒動筆。有人問他怎麼不答，他說："無非是運氣不佳，今日的題目，沒有一個相當的，有一道題中講述的事蹟倒跟我知道的是相同的，可是其中的人名又不同。"到第二年又參加考試，題目是關於"水磨"的論述，沈子榮又未動筆，人們又問到他時，他說："我能答的水磨是藍田縣的，今天問的是富平的水磨，我如何下筆？"聽到的人沒有不爲他鼓倒掌的。

武懿宗

周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前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大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觀屋椽，良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爲三二百戶封，幾驚殺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救之曰："懿宗愚鈍，無意矣。"上乃釋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賜宴招待內親，正在喝的高興時，河內王武懿宗忽然奏道："臣有急事要稟告君主，子有急事要稟告父親！"武則天一聽大驚，急召引他到跟前詢問，武懿宗道："臣的封地，從前都是由我家府直接徵收稅賦，近來皇上下令由州縣徵送，這樣一來就大有折扣。"武則天聽後大怒，她仰望屋椽，很久才說道："我的親屬們正喝得高興，你是親王，竟爲了三二百戶的封賞之事，，幾乎嚇死我，不配作王！"於是下令拉下去。武懿宗脫下帽拜倒在地，各位親王請救道："懿宗愚蠢遲鈍，完全是無意的。"武則天才寬恕釋放了他。

張衡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人張衡，令史出身，官階達到四品，又給他加了一階，應當進入三品，已經團甲，可是因退朝時，在路旁看見有賣蒸餅的剛熟饃，就買了一張馬上吃了，此事被御史檢舉揭發，武則天下敕道："流外（令史是未進品級的小官）出身，不許入三品。"於是落甲。

李良弼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脣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懼，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爲真源令，秩滿，還瀛州。遇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瀛、冀（冀原作糞，據明抄本改）具入（明抄本無入字）。良弼謂鹿城令李懷璧曰："孫者胡孫，即是獼猴，難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勸懷璧降。"何阿小授懷璧三品將軍。阿小敗，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併爲河內王武懿宗斬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時，右拾遺李良弼有一幅很傲慢的嘴臉，好談論些玄奧的道理，他曾請求出使北蕃去遊說骨篤祿，匈奴便用木盤盛上糞便讓他喫，並用刀對着他，李良弼害怕，將一盤子糞便吃了個幹盡，然後放他回來。人們都譏笑他說："李拾遺（官名）能拾突厥人的遺。（糞便）。"後自朝中外放任真源縣令，屆滿後回瀛州。後來又遇上契丹孫萬榮派遣來的何阿小，他是來說降滄州、瀛州、冀州等地併入契丹的。李良弼對鹿城縣令李懷璧說："孫，乃胡孫，就是獼猴，遇上大難可以抵擋。萬（萬）字有草，就是在草中可以藏身。"勸懷璧投降契丹，何阿小授予李懷璧三品將軍官職。何阿小敗露，李懷璧、李良弼父子四人一起被河內王武懿宗斬首。

來子珣

唐來子珣，則天委之按制獄，多希旨。賜姓武氏，字家臣。丁父憂起復，累加遊擊將軍右羽林軍中郎將。常衣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誚之，諭德張元一好譏謔，曰："豈有武家兒，爲你來家老翁制服耶？"（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代人來子珣，常被武則天委派審理案子，他自己也經常去請旨。武則天便賜他武姓，字家臣。父喪丁憂後又重新復職，官職累累相加，從遊擊將軍到右羽林軍中郎將。經常半臂套着錦衣，談笑自若，朝官們無不譴責他的。諭德人張元一喜好開玩笑諷刺人，他說："哪有武家的兒郎，爲你來家的老頭子做衣服穿的！"

閻知微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庸瑣駑怯，使入蕃，受默啜封爲漢可汗。賊入恆定，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將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謂令英曰："陳將軍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後降者，剪土無遺。"令英不答。知微城（城原作成，據明抄本改）下連手踏歌，稱"萬歲樂"。令英（英原作兵，據明抄本改）曰："尚書國家八座，受委非輕，翻爲賊踏歌，無慚也。"知微仍唱曰："萬歲樂，萬歲年，不自由，萬歲樂。"時人鄙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時有個禮部尚書閻知微，猥瑣怯懦而又才智低劣，派他出使北蕃，接受了默啜給他的封號漢可汗。後來蕃人侵入恆定，朝廷派他先去趙州慰勞前方將士，將軍陳令英等守在城的西面，閻知微對陳令英說道："陳將軍何不盡早投誠，如果可汗的兵到了之後再投降，就會死無葬身之地！"陳令英不答應，閻知微便在城下拉着手踏足唱起《萬歲樂》歌謠來。陳令英道："尚書是國家的重臣，你受到的恩遇和委託已算不輕，可你反而去爲蕃賊唱歌，難道不感到羞恥嗎？"閻知微仍然唱道："萬歲樂，萬歲年，不自由，萬歲樂。"當時的人們都十分鄙視他。

崔湜

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鹹受囑求，贓污狼籍。父挹，爲司樂，受選人錢，湜不之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略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怒慚。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誚之。時崔、岑、鄭愔，併爲吏部。京中謠之曰："岑義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崔湜的人曾任吏部侍郎，此人貪婪而放縱。常言說："兄憑弟力，父借子威。他的父兄都受過別人的求託，因此也都有貪贓受賄等不法行爲。他的父親崔挹，任司樂，曾接受了一個選人的一筆賄賂，可是崔湜並不知道這件事，等到公佈名單時那個人卻落選，那人質問道："你的親屬收了我賄錢，爲什麼不給我官作？"崔湜道："這個親屬是誰？我要把他抓來用鞭子抽死他！"那選人道："用鞭子抽死他你就會丁憂（遇到父母喪事）。"崔湜很生氣又很慚愧。又：皇上因爲覺着崔湜的父親年歲已老，在瓜剛剛成熟的時候，便賞賜了一個。可崔湜都把瓜給了自己的小老婆，沒有送他的父親，朝內外沒有不斥責他的。當時崔湜、岑義、鄭愔一起在吏部做官，京城裏有歌謠詠道："岑義獠子（古時罵人的話）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不要慶賀他們成了最混蛋的人）。"

權龍襄

唐左衛將軍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剌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韻而已。"又秋日，《述懷》曰："檐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強。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蜋。"參軍不曉，請釋，襄曰："鷂子檐前飛。值七百文。洗衫掛後（後原作彼，據明抄本改）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裏原作襄，據明抄本改）便轉，集得野澤蜣螂。"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授筆爲讚曰："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襄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氳氤。"爲瀛州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雲："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襄復側聽，怪敕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襄曰："餘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衝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有個左衛將軍叫權龍襄，性情急躁而肚量窄小，經常自誇能寫詩。通天年間，被任命爲滄州刺史。剛剛上任，便寫詩拿給州官們看。詩寫道："遙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各位官員都稱讚道："你有超羣的才華。"權龍襄說："不敢當，不過是湊韻而已。"後來到了秋天，又作《述懷》詩道："檐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強。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螂。"參軍（官職名）不明白，請他解釋一下，他說："鷂鷹在屋檐前飛旋，能值七百文錢。洗過的衣衫涼掛在後園裏，曬乾後潔白如雪，喫飽了飯就在房子裏側身躺臥，家裏的糞便，必然會招集來許多野泡子裏的屎殼郎。"談到這件事的人無不嘲笑他的。皇太子賜宴，正好是夏天，他賦詩寫道："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皇太子提寫"贊"（一種文體）道："龍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他曾因張易之事的牽連，從京城裏派出去作了容山府折衝（官職名），到神龍年間又被調回京師，於是給皇上寫詩道："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敕（皇上的詔書）進來，今作右金吾（官職名）。"又作《喜雨》詩道："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氳氤（煙雲瀰漫的樣子）。"任瀛州剌史時，有一年春節剛過，京城中幾個人都捎來書信說："改年多感，敬想會同有此心的。"正月裏他把所有官員都召集來說道："有詔（皇上下的命令）改年號爲多感元年。"並把書（京城人的來信）拿給判司等官兄們看，衆人大笑。他側耳聽到人們的鬨笑時，又怪敕書遲遲不到。高陽、博野兩縣爲了爭奪其地的管轄權，都狀書各自的理由，權龍襄判狀道："兩縣爭地盤，不是本州府不予裁決，既是兩個縣的事，按理應交付主管部門去裁判。"最後署名"權龍襄示"。典吏說："近來長官判事，皆不署名。龍襄曰：本人不解。若不署名，知道我是誰家的浪驢呀！"權龍襄不知道什麼叫忌日，問府史道："什麼叫私忌？"府史道："父母死亡時，要告假在家，獨坐房中不能出門。"後來在他遇上喪憂之時，便在房中一人靜坐，不巧有隻黑狗突然闖入，權龍襄大怒，道："衝破我的忌日！"於是重寫書扎，改爲明天再作忌日。談論的人莫不大笑。

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蘇味道 李師旦 霍獻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陸餘慶 孫彥高 出使御史 韓琬 趙仁獎　姜師度　成敬奇　石惠泰　馮光震　李謹度　三穢　陽滔　常定宗　張玄靖

蘇味道

唐蘇味道初拜相，有門人問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無言，但以手摸牀棱而已。時謂模棱宰相也。（出《盧氏雜記》）

【譯文】

唐代人蘇味道剛剛被任命爲宰相時，他的門客問道："天下醫生們開的藥方子有那麼多，藥物的搭配又那麼複雜，請問相公這其中調和配方的原理是什麼？"蘇味道一聲不出，只是用手摸着牀的框棱。因而那時都稱他爲模棱宰相。

李師旦

唐李師旦，新豐人也，任會稽尉。國忌日廢務，飲酒唱歌杖人，爲吏所訟。御史蘇味道按之，俱不承引。味道歷而謂曰："公爲官，奈何不守法，而違犯若是？"將罪之，師旦請更問，乃嘆曰："飲酒法所不禁，況飲藥酒耶。輓歌乃是哀思。撻人吏事緣急速。侍御何譴爲？"味道曰："此反白爲黑漢，不能繩之。"（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的李師旦，是新豐人，任會稽縣尉。在國忌日的時候，是要停止一切公務和活動的，可他竟飲酒唱歌還用木棍打人，因而被小官吏們告發。御史蘇味道來審理此案時，他一概不承認。蘇味道嚴勵地對他說："你身爲官員，怎麼能不守法規，而要這樣去違犯呢？"快要定罪的時候，李師旦請求重新問一下，他頗有感嘆地說道："法律並沒有規定禁止飲酒，何況我飲的藥酒。我唱輓歌那恰是表達我的哀思。打人是因爲作爲官員辦事要加快速度。請問侍御史我有什麼罪過呢？"蘇味道說道："這真是個反白爲黑的漢子，看來是不能定罪了。"

霍獻可

唐霍獻可，貴鄉人也。父毓，岐州司法。獻可有文學，好詼諧，累遷至侍御史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競希旨以爲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即獻可堂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爲忠。時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則天朝誣告其舅，加遊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明朝本以面覆牀作以被覆面。）涕淚不勝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代人霍獻可，是貴鄉人。他的父親名霍毓，任岐州司法（官職名）。霍獻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喜好開玩笑，官至侍御史左司員外。武則天的法規是很嚴酷的，許多人都不能自保其身，都爭相求旨讓她認爲對她忠心。霍獻可就曾經頭觸玉階上，請求處死狄仁傑、裴行本。裴行本是獻可的堂舅。獻可額頂叩破後，就用綠帛頭巾纏蓋在上面，可是還要將傷口常常露在外面，爲的是希望武則天能看到並讓她知道效忠。當時人們都把霍獻可比作李子慎。李子慎是個什麼人呢？武則天朝時，李曾誣告自己的舅舅，因此加授給遊擊將軍官銜。李的母親看見他穿上紅色官服（唐官員按品階着紫、緋、綠、青四色官服），把臉埋在牀上，痛哭流涕喊道："這紅袍是用你舅舅的血染成的啊！"

袁守一

唐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爲"料斗鳧翁雞"，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餉生菜，除監察。懷貞未之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袁守一即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敢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爲除右臺御史，於朝堂抗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人袁守一見識淺薄，只顧眼前，當時人們稱他爲"料斗鳧翁雞"，任萬年縣尉。雍州長史竇懷貞多次想要鞭撻他，於是投於中書令宗楚客門下，常送給他生菜，任命他作監察御史。懷貞不知道他與宗楚客的關係，便高高拱手爲禮道："宗楚客可能要背離朝廷，你應該作些查覈。"袁守一立刻將此事檢舉。過了一個多月，竇懷貞被任命爲右臺御史大夫，袁守一便告假在家，不敢出來。並乞求希望和解。竇懷貞把他叫來安慰他，袁守一竟嚇得戰戰兢兢驚恐不已。宗楚客知道這些事後，有一次爲任命右臺御史之事，在朝堂上與竇懷貞對抗起來，他說："與公羅師！"羅師，是城裏孩子們常說的話，意思是互不交涉。沒過多久，宗楚客因謀反罪被誅殺，袁守一也因是其同黨，被髮配流放端州。

崔泰之

唐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雲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門下省有個黃門侍郎（官名）崔泰之在哭特進（官名）李嶠的詩中寫道："臺閣（指中央級的官署）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雲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追趕）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不用再去）朝堂。"

陸餘慶

唐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明抄本朝作衙）受辭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逐鞭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尚書右丞陸餘慶轉任洛州長史，他的兒子嘲諷他寫道："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辭訟（受理案子），十日判不竟（完畢）。"然後把這首諷刺歌謠放在案几旁的坐褥下面。陸餘慶得到看完後道："一定是那狗乾的！"便追出去鞭撻他。

孫彥高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今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武則天）朝孫彥高任定州刺史時，被突厥人圍城數十層，孫彥高嚇得不敢到廳堂去辦理公務，有來辦理文符書函須徵集人力物資事宜的，都是從小窗戶把他接進來，州署的大門緊鎖着。等到突厥人開始登上城牆時，他便藏進櫃子裏。命令家奴道："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好鑰匙，敵人來索取，千萬不能給。"過去有個愚蠢的人，到京城參選，可是裝東西的皮袋被賊盜去，那個人道："賊雖然偷去我的袋子，可是終將不會得到我的東西去用。"有人問其緣故，他說："鑰匙現在還掛在我的衣帶上，他拿什麼去打開鎖呀！。這人與孫彥高都是一路人物。

出使御史

唐御史出使，久絕滋味。至驛，或竊脯臘置於食，僞叱侍者撤之，侍者去而後徐食。此往往而有，殊失舉措也。嘗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覺侍者見之。對曰："乾肉驛家頗有，請吏留。"御史深自愧焉。亦有膳者爛煮肉，以汁作羹，御史僞不知而食之。或羹中遇肉，乃責庖人。或值新庖人，未閒應答，但謝日羅漏，言以羅濾之漏也。神龍中，韓琬與路元殼、鄭元父充判官，至萊州，親睹此事，相顧而笑。僕射魏元忠時任中丞，謂琬之曰："元忠任監察，至驛，乾肉雞子並食之，未虧於憲司之重，蓋盜之深失國士體。"魏公之言當矣，但不食不竊，豈不美歟。（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時御史被派出去辦案，是不準喫肉葷的，常常是很長時間未嘗有滋味的菜餚。因此每到驛站，就有人偷來各種肉乾放到飯菜裏，然後假裝發怒把侍候的人打發出去，等侍候的人一走便慢慢地喫起來。此事常常發生，這種舉動是很失當的。曾有個御史，碗裏沒敢多放，不小心被侍候的人看見了，說道："肉乾驛站裏有很多，請你多放些。"御史深感慚愧。也有給他們作飯的人把肉煮得稀爛，然後把煮肉湯給他們做成羹喝。御史也假裝不知道就喝了。有的羹中遇上了肉，便責備幾句廚師，有的遇上新廚，沒空應答，只是道歉說羅漏了，說是在用羅過濾的時候漏下來的。神龍年間，韓琬、路元殼、鄭元父當判官時，他們到萊州，都親眼見過此事，也都是相顧而笑。僕射魏元忠當時還任御史中丞，他對韓琬說："我在任監察御史時，到了驛站，於內、雞蛋都喫過，也未使憲司的重任受到損失，而這樣的偷盜行爲實在是失去了國士們的體面。"魏元忠的話是恰當的，但是如果不喫也不竊，凱不更完美！

韓琬

唐韓琬與張昌宗、王本立，同遊太學。博士姓張，即昌宗之從叔，精五經，懵於時事。畜一雞，呼爲勃公子，愛之不已。每講經，（經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輒集於學徒中（中原作巾，據明抄本改）。或攫破書，比逐之，必被嗔責曰："此有五德，汝何輕之？"昌宗嘗爲此雞被杖。本立與琬，頗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爲公殺此雞。"張生素取學徒回殘食料。本立以業長，乃見問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張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曰，張生請假，本立舉牒，數雞罪，殺而食之。及張生歸學，不見雞，驚曰："吾勃公子何在？"左右報本立殺之，大怒雲："索案來，索案來。"見數雞之罪，曰："縱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雞不比人，不可加笞杖，正合殺。"張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時，更知何道。"當時長安，以有案，動曰爲實。故知耽玩經史者，宜詳時事。不然，何古人號爲愚儒、樸儒、腐儒、豎儒耶？亦可貽誡子弟。（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時，韓琬、張昌宗、王本立一起在太學（國子監下屬學校）學習，有個授課的博士姓張，是張昌宗的從叔。此人精通五經，但是對世事很糊塗。他養了一隻雞，起名叫勃公子，對它十分寵愛。每次來講課，總是把雞放在學生之中。有時候抓破了學生的書，等到趕它，就會被張博士責怪道："此有五德。你爲何輕視？"昌宗還曾因這隻雞被杖責過。王本立和韓琬對這事都覺得很不公平，說："腐儒不明事理，我們一定爲你殺了這隻雞！"張博士平時都是拿學生們剩餘的飯菜作飼料。王本立因是業長，先去問過這樣是不是合適。王本立說："明天就可以立文案。"張博士很高興，每天接受了誰的食料，都寫在文案上。有一天，張博士告假不在，王本立舉起文案，歷數雞的罪狀，然後殺而喫掉，等到張生回來，發現雞沒了，驚呼："我的勃公子在哪裏？"左右告訴他讓王本立給殺了，他大怒，道："把文案拿來！把文案拿來！"他看見文案上歷數的雞的罪狀，道："縱然如此，也不應當殺死啊？"王本立道："雞不像人，不能杖罰，正應當殺。"張博士的手不住地拍着文案道："勃公子呀，有了這文案時，更加知道殺你是什麼道理！"當時在長安，很講有案作根據，只要有案可查，就說是事實。由此可知，沉溺於經史的人，也應該悉知世事。不然，爲什麼古人把他們的號稱作愚儒、樸儒、腐儒、豎儒呢？這也可以遺留下來告誡後人。

趙仁獎

唐趙仁獎，河南人也，得販於殖業坊王戎墓北，善歌《黃獐》，與宦官有舊。因所託附，景龍中，乃負薪詣闕，遂得召見。雲："負薪助國家調鼎。"即日臺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丞。使於京，訪尋臺中舊列，妄事歡洽。御史倪若水謂楊茂直曰："此庸漢，亡爲傝茸。"乃奏之，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獐》漢耶。"授當州悉當尉，馳驛發遣。仁獎在臺，既無餘能，唯以《黃獐》自炫。宋務先題之曰："趙獎出王戎幕下，入朱博臺中。舍彼負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騝馬，坐客唯聽《黃獐》。"時崔宣一使于都，仁獎附書於家，題雲："西京趙御史書。附到洛州殖業坊王戎墓北第一鋪。付妻一娘。"宣一以書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禮自上蔡令拜御史，仁獎贈詩曰："令乖騝馬去，丞脫繡衣來。"當時訝之，或以爲假手。仁獎初拜監察，謝朝貴，但云："有幸把公馬足。"時朝士相隨。遇一胡負兩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問其由，答曰："趙仁獎負一束而拜監察，此負兩束，固合授殿中。"（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時有個人叫趙仁獎，河南人，在殖業坊王戎墓北做小買賣，很善於唱一首名叫《黃獐》的歌曲。他與一宦官有老交情，因他有所託附，在那人的幫助下，於景龍年間（中宗朝），他便揹負柴草到了皇帝的殿堂，於是得到召見，皇上道："負薪是願爲幫助治理國家效力，有宰臣之心。"當天便任職於御史臺。到睿宗朝，被降職任命爲上蔡縣丞。出使到京城時，去拜訪臺中的老同事，胡亂行事，到處歡聚。御史倪若水對楊茂直說："這純屬是個庸谷之人，胡作非爲而又卑劣無能。"於是上書彈劾。中書令姚崇說："這個人就是會唱《黃獐》的那個人。"再改任當州悉當縣尉，把他立即派送出去。趙仁獎在御史臺任職其間，沒有別的能力，唯獨以會唱《黃獐》而自我炫耀。宋務先曾寫他道："趙仁獎出自王戎的'幕府'下，進入朱門臺院之中。是捨得自背柴草這樣的勞役之舉，才登上此御史臺。行路時人們不避他的馬，坐下時人們都來聽他的《黃獐》歌。"當時崔宣一正巧到京城去，趙仁獎便讓他給家捎了一封信，那信封上寫道："西京（長安）趙御史書。附（捎）到洛州殖業坊王戎墓北第一鋪，付（送）妻一娘。"崔宣一曾把信給朝官們看過。當初趙仁獎降職授上蔡丞時，潘好禮正好由上蔡縣令調任爲御史，仁獎贈詩道："令乘湜騝馬去，丞脫繡衣來。"當時看到此詩很覺驚訝，有人認爲是借他人之手而寫。仁獎初任監察御史時，去道謝朝中權貴，只是說："有幸握住了你的馬足。"當時有朝士們相隨同往，恰遇一個胡（指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人揹着兩捆柴草走過來，一朝士說："這個胡人應當授以殿中御中。"有人問他什麼理由，他答道："趙仁獎背了一捆柴草便授以監察御史，此人背了兩捆，當然應授殿中（殿中御史比監察御史高一品級）。"

姜師度

唐姜師度好奇詭。爲滄州刺史，兼按察，造槍車運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魯地一種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爲陝州刺史，以永豐倉米運將，別徵三錢，計以爲費。一夕忽雲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直至於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大把推之，米皆損耗，多爲粉末。兼風激揚，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動即千萬數。遣典庾者償之，家產皆竭。復遣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人姜師度，喜好辦些離奇古怪的事。在他任滄州刺史兼按察史時，下令製造上面籬笆圍子的車運輸糧食，開鑿河道，修築堤壩。一時間州屬各縣混亂不堪。他又在魯城縣內開墾水田種稻，結果稻穗都被旁蟹吃盡，只好又差遣大批民工去打蟹，折騰苦了老百姓。當時流傳一首歌謠："魯地一種稻，一概被水沒，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他在任陝州刺史時，要運走永豐縣糧倉的米，每戶在另徵錢三貫，合起來作爲運費。有一天忽然說得到妙計，於是建起注樓，並從糧倉開始建糟，一直建到河邊，有數千丈長，讓從糧庫往下放米，有流動不快的地方，便安排人力往前推。米損耗很多，很多變成粉末。加上大風吹揚，大概傳送一糟子損失米上百石，動不動就上千萬。他命令掌管的人賠償，他們的家產很快就抵償光了。後來他又令操作傳送的人家自己計算該賠償多少，至使有的人家賠償數十斛的（十鬥爲一斛）。因此事太坑害人，才停了下來。

成敬奇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詣闕自陳，請日試文章三十道。則天乃命王勃（明抄本勃作勮）試之，授校書郎，累拜監察大理正，與紫微令姚崇連親。崇嘗有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淚。懷中置生雀數從，乃一一持出，請崇手執之而後釋。祝雲："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既出，崇鄙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從何而來？"自茲不復禮也。（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人成敬奇有一定的才能，天策年間，他便自己到朝堂向皇帝陳述本人有才學，請求一天之內考他文章三十題。武則天命王勃考他，被任命爲校書郎，後來連續升到監察大理正，與中書令（宰相）姚崇結了親。有一次姚崇有了病，成敬奇到家中去探望，對着姚崇涕淚橫流。他懷中放着幾隻活鳥，於是他一一掏出，請姚崇用手握住然後再放飛。並祝頌道："願令公速愈也！"姚崇勉強聽從了。不久成敬奇走了，姚崇很鄙視他的阿諛諂媚，對子弟們說："他的淚從何而來？"從此不再以禮儀相待他。

石惠泰

唐岐王府參軍石惠泰，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餘。"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以報之，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岐王府參軍石惠泰在給監察御史李全交的詩中寫道："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升遷別職）後，此職還到餘（我）。"由於可藉助經常有文書案卷往來之便，李全交給他寫了十幾篇批評文章回報他，並假借說出自於拾遺張九齡之手。

馮光震

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蹲鴟雲："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也。"蕭令聞之，拊掌大笑。（出《譚賓錄》）

【譯文】

唐朝時，東宮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進入集賢院，讓他校注《文選》。有一次，他在註解"蹲鴟"一詞時寫道："蹲鴟者，今稱之爲芋子，就是長毛的蘿蔔。"蕭令聽說這件事，拍掌大笑。

李謹度

唐御史中丞李謹度，宋璟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僚苦其無用，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省牒御史臺，然後哭。其庸猥皆此類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有個御史叫李謹度，是由宋璟引薦的。他的母親去世，他卻不肯哀悼奔喪。訃告寄到，他給藏了起來。同僚們苦於沒有辦法，就讓他的本籍瀛州官府申告李謹度母死。直到尚書省的文書發到御史臺，他才哀哭。他們都是這樣一些卑俗猥劣的人！

三穢

唐王怡爲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爲常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爲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爲京師三穢。（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王怡任御史中丞，是御史臺最醜惡的人。姜晦任主管銓選的侍郎，是吏部最醜惡的人。崔泰之任黃門侍郎，是門下省最醜惡的人。當時這三人被稱之爲"京師三穢"。

陽滔

唐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撿尋，乃斫窗取得之。時人號爲斫窗舍人。（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陽滔曾擔任過中書舍人（爲皇帝起草制敕的官員）。有一次，急令他抄制詔書，可是拿着庫房鑰匙的令史去了別處，取不出舊的稿本參考，於是就斫（砍）斷窗框進去取出來。當時人們稱之爲"斫窗舍人"。

常定宗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雲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雲："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爲公（公下原有之字，據明抄本刪）驗。"（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有個國子祭酒（官職名）辛弘智寫詩道："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的學士常定宗，只因爲將其中的"始"字改爲"轉"字，就要爭奪這首詩。兩人都說是自己寫的。於是寫下了訟狀，博士羅道宗裁斷道："過去五個字是衡定的標準，以說理深刻爲奇。今天一個字就要奪詩，取字數多的爲詩的主人，詩歸屬弘智，'轉'字還給定宗。將此狀文發放周知，任憑公衆驗證。"

張玄靖

唐張玄靖，陝人也，自左衛倉曹拜監察，性非敦厚。因附會慕容寶節而遷。時有兩張監察，號玄靖爲小張。初入臺，呼同列長年爲兄，及選殿中，則不復兄矣。寶節既誅，頗不自安，復呼舊列爲兄，監察杜文範，因使還，會鄭仁恭方出使，問臺中事意，恭答曰："寶節敗後，小張復呼我曹爲兄矣。"時人以爲談笑。（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張玄靖的，陝州人，自左衛倉曹升任爲監察御史，此人並不忠厚老實。由於追隨巴結慕容寶節而得到升遷。當時臺中有兩個張監察，因而稱玄靖爲小張。他剛到御史臺時，稱呼同事們年長的爲兄，等升爲殿中御史，就不再稱兄了。後來當慕容寶節獲罪被殺，他很不自安，於是又稱察院的老同事爲兄。監察御史杜文範剛剛出差回來，趕上鄭仁恭正要出差，他問仁恭最近臺中有什麼值得一提的事，仁恭道："寶節敗落後，小張又呼我輩爲兄了。"當時人們都以此爲談笑的材料。

卷第二百六十　　嗤鄙三

公羊傳 李文禮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逵 獨孤守忠 王熊 曲崇裕 梁士會　張懷慶

康聓 徵君 李佐 元載常袞 崔阡 黎幹 崔叔清 常願　劉士榮　袁德師　蔣乂　崔損

公羊傳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太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出《笑林》）

【譯文】

有一個人想要去拜訪縣令，問手下的人道："縣官有什麼喜好？"有一個人答道："喜歡《公羊傳》這部書。"後來去拜見時，縣令問他讀過什麼書，他答道："唯獨研讀過《公羊傳》。"縣令又問："請問是誰殺的陳他？"那個人良久才答道："我平生實在未曾殺死陳他。請你查清錯誤。"縣令索性再戲弄他道："你沒殺陳他，請問是誰殺的？"於是那人十分恐懼，光着腳丫子便走了出來。有人問他什麼緣故，他大聲說道："一見縣令，便拿殺人的事來追問我，以後可不敢再來了，遇到赦免當然就趕緊出來了。"

李文禮

唐李文禮，頓丘人也，好學有文華，累遷至揚州司馬，而質性遲緩，不甚精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雲姊亡，請擇日發之。文禮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伺其便，復白曰："是長史姊。"文禮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文禮曰："我無姊，向亦怪矣。"（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人李文禮，是頓丘人，好學而有文彩，官至揚州司馬。此人性情遲鈍，對什麼事都不太精細審慎。有一回，他在揚州，有一個官吏從京城回來，給長史捎來一封家信，說姐姐亡故，讓他選個日子啓程回去。文禮忽然聽說姐姐亡故，便號啕慟哭起來。那官吏一直等候到他安靜下來時，才又告訴他："是長史的姐姐。"文禮過了一會兒才慢慢問道："是長史的姐姐？"那官吏說："是"。文禮道："我沒有姐姐，先前就感到奇怪了。"

殷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羲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卻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良久乃曰："並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徵諫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爲宰相。"徵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頭大面，不識今古，噇（徒江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輕物也皆此類。

【譯文】

唐代有個逸士（避世隱居而不做官的人）叫殷安，冀州信都人。他對薛黃門（官職名，即門下省侍中，相當於宰相）說："自古以來，稱得上聖賢的超不過五個人。伏羲始創八卦，窮盡了天地的旨意，這是一。"於是屈下一指。"神農始種百穀，救濟了萬人性命。這是二。"屈下第二個手指。"周公制訂了禮樂，世代相傳。這是三。"屈下第三個手指。"孔子的先知是無窮的，後知更是沒有終極的，是出類拔萃的人物。這是四。"屈下第四個手指。"從這以後，沒有人能夠得上屈手指的。"過了一會兒才說："加上我是五個。"於是屈下了第五個手指。殷安疏遠、輕視高官卿相，男徵勸道："卿相是值得尊重的，大人也該稍尊敬他們。"殷安道""你也可以做宰相。"男徵道："我哪裏敢當。"殷安道："看你肥頭大臉，不懂今古，只知道狂喫狂喝而沒有才智，不作宰相作什麼？"那些輕世傲物的人都是這一類的人。

姓房人

唐有姓房人，好矜門地，但有姓房爲官，必認雲親屬。知識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豐邑公相（豐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親？"曰："是（是下原有姓字。據明抄本刪）某乙再從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侄兒，只堪嚇鬼。"（出《啓顏錄》）

【譯文】

唐朝時，有個姓房的人很喜歡炫耀自己的門第，只要有姓房的當官，他必定說是自己的親屬。有人瞭解他有這個毛病，就對他說："豐邑坊的方相（古代出殯時用紙糊的面目猙獰的開路神）是你的什麼親戚？"那姓房的人說："是我的再從伯父。"問話的人大笑，道："你既然是方相的侄兒，只能去做嚇唬鬼的事了。"

元宗逵

唐元宗逵爲果州司馬，有婢死，處分直典雲："逵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爲覓一棺木殯之。逵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須道逵買，雲君家自有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爲口實。（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時，元宗逵任果州司馬，他家的奴婢死了，安排直典道："我家的老傭人死了，在我家聽使喚多少年了，應該爲她找一口棺材葬了。可是我剛剛來到這裏，家中貧困，不能買新的，只要個已經用過的，能將就辦了事就行。也不要說是我買，就說是你家自己需用。"直典出門就把此事說出去了，一州的人都把此事作爲談論的話題。

獨孤守忠

唐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押送租的船隊去京城，到了半夜，把掌船人緊急集合起來，別的話沒說，只說道："逆風一定不能張帆。"衆人大笑。

王熊

唐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略糧賊，惟各（明抄本惟各作準格）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略幾人？"法曹曰："略七人。"熊曰："略七人（熊曰略七人五字，據明抄本補）合決七百。"法曹曲斷，府司科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平，後熊來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鐵。見錢滿面喜，無鏹從頭喝。常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王熊曾任澤州都督。都督府的法曹審判搶掠糧食的盜賊，每個人各判杖撻一百，向他通告判罪情況，他問道："總共行搶的幾個人？"法曹回答："行搶的七人。"他說："行搶的七人合起來應判錢七百。"法曹只好依照他的不正確的說法改判，府司便依此給他們七人量刑。當時人們都嗤笑這件事。以前尹正義曾任澤州都督，他是很公平的，後來王熊被派來接替了他。百姓們編出歌謠詠道："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鐵。見錢滿面喜，無鏹（錢）從頭喝（大聲喊）。常逢餓夜叉，百姓不可活。

曲崇裕

唐冀州參軍曲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冀州參軍曲崇裕寫一首《送司功入京》詩，他寫道："崇裕有幸會，得遇名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問道："大學士，教你寫詩的先生是誰？"曲崇裕說："一位吳地的少年博士，教我這樣押韻。"司功道"真是老師高明，學生就有智慧啊！"

梁士會

唐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烏翎，里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烏翎。"佐使曰："公大好判，烏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識之士，聞而笑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滑州靈昌縣尉梁士會，是"烏翎科"中舉後授的官，里正（鄉村小吏）沒有給他送來烏鴉羽翎，便在公文簿上寫道："官叫做烏翎，是哪個里正，不送來烏翎？"佐使道："你這件事太好解決，烏鴉羽毛太多了。"於是梁士會提筆寫道："官科叫烏翎，是哪個里正不送來雁翅。"真有識之士，聽到這件事都嗤笑他。

張懷慶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時，李義府曾寫過一道詩："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一個棗強縣尉張懷慶好偷名家的文章，他也寫詩道："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當人們說他道："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康聓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爲相，頗憂時議不葉，因訪於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議以爲如何？"力士曰："仙客出於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當用康聓。"蓋上一時恚怒之詞，舉其極不可者。或有竊報聓，以爲上之於君，恩渥頗深，行當爲相矣。聓聞之，以爲信然。翌日，盛服趨朝，既就列，延頸北望，冀有成命。觀之者無不掩口。然時論亦以長者目焉。聓爲將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嘗謂人曰："我居是宅中，不爲宰相耶？"聞之者益爲嗤笑。（今新昌裏西北牛相第。即聓宅也。出《明皇雜錄》）

【譯文】

唐玄宗決定要啓用牛仙客作宰相，很擔心與人們的議論不相符合，因而詢問高力士道："任命仙客爲宰相，你以爲外面的議論會如何？"高力士道："仙客出自於小官吏，不是宰相的材料。"玄宗大怒，："那就該用康聓！"這本來是玄宗一時憤怒說的話，是舉了一個最不可用的人。可是被人聽到並偷偷告訴了康聓。他還以爲玄宗對康聓恩澤很深，真的要舉他爲宰相了。康聓聽說後，也信以爲真。第二天便換上一套好衣服去上朝，站在班列裏，他一直伸着脖子向北坐的皇上張望，希望看到已經寫好的詔命。見到的人無不掩口譏笑。然而當時的輿論也都是以長者來看待他。康聓認爲自己將成爲大器，有許多奇巧的心思，尤其能預測地形風水。他曾對人講："我居住的是一片宅第的中央，還能不當宰相？"聽到的人越發譏笑他。

徵君

唐肅宗之代，爭於賢良，下詔搜山林草澤，有懷才抱德及匡時霸國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徵君自靈武，衣草衣，躡芒跔，詣於國門。肅宗聞之喜曰："果有賢士應募矣。"遂召對，訪時事得失，卒無一辭。但再三瞻望聖顏而奏曰："微臣有所見，陛下知之乎？"對曰："不知。"奏曰："臣見陛下聖顏，瘦於在靈武時。"帝曰："宵旰所勞，以至於是。"侍臣有匿笑不禁者。及退，更無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閉將來賢路，黽勉除授一邑宰。洎將寒食，京兆司逐縣索杏仁，以備貢奉。聞之，大爲不可，獨力抗之，遂詣闕請對。京兆司亦慎此徵君必有異見，將奈之何。及召對，奏曰："陛下要寒節杏仁，今臣敲將來，烏復進渾杏仁。"上咍而遣之，竟不置其罪。（出《玉堂閒話》）

【譯文】

唐肅宗時期，急需賢良人材，皇帝下詔搜尋山林草澤，凡有懷才抱德以及挽救危難時局而使國家稱霸於世的人，都可以授予爵位並任命官職。有一個徵君（不就朝廷徵聘的人），穿草衣，登草鞋，從靈武來到京都朝堂。肅宗聽說後高興地說："果然有賢士響應招募啊！"於是召見他來回答問題，肅宗詢問他時事得失，直到最後也未回答一句話。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觀望肅宗的臉並奏道："微臣有個發現，陛下知道嗎？"肅宗道："不知道。"徵君接着道："臣看出陛下的臉，是在靈武時消瘦的。"肅宗道："天不亮就穿衣，天黑才喫飯，每天這樣操勞，以至於此。"左右官員有忍俊不禁的。直到他從朝堂中退出來。再沒說別的話。皇帝知道這是個無知妄爲的人，可是怕封閉以後有賢良應招之路，爲勉力他而授予他縣令之職。將要到寒食節的時候，京兆司到各縣去搜集杏仁，以準備向皇帝貢奉食用。徵君聽說此事。說大爲不可，極力抗拒，於是又要到朝堂請求與皇上對話，京兆司也怕此人一定有什麼不同尋常的見解，也拿他沒辦法。到了召他去答對時，他奏道："陛下要寒食節用的杏仁，今天臣就是來敲打敲打的，不要再喫那些個渾杏仁了。"皇上只咳嗽一聲把他送走，終究沒有把他治罪。

李佐

唐李佐，山東名族。少時因安史之亂，失其父。後佐進士擢第，有令名，官爲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者告後，往迎之於鬻兇器家，歸而奉養。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謂曰："汝孝行絕世，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汝來，未與流輩謝絕。汝可具大豬五頭，白醪數斛，蒜韭數甕，薄餅十拌，開設中堂，吾與羣黨一酬申款，則無恨矣。"佐恭承其教，數日乃具。父散召兩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雜謳。及暮皆醉。衆扶佐父登榻。而薤歌一聲。凡百齊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觀者億萬。明日，佐棄家人入山，數日而卒。（出《獨異志》）

【譯文】

唐朝人李佐，是山東的豪門勢族。少年時因安史之亂，他的父親與家人失散。李佐後來考中了進士，有美名，官授京兆少尹。他私下尋找父親。有知道的人告訴他後，便到一家賣棺材和陪葬物的鋪子去把父親接回來奉養。這樣過幾個月。有一天，父親把他叫過來對他說："你孝敬老人是世上沒有可比的，但是我三十年一直在那夥人中間，前些日子我跟你回來，也沒有與那些人道謝告別一下。你可以準備肥豬五頭，白酒數斛，蒜苗韭菜等數甕，薄餅十盤，把宴席設在庭院，我好酬謝衆人並一訴衷腸，這樣也就沒有遺憾了。"李佐恭敬地接受了父親的指教，數日後一切準備就緒，他父召集來東西二京善唱輓歌的上百人，一開始還只是安坐在庭院中，過了些時便雜亂地唱起來，到了晚上大家全醉了。衆人扶李佐父親站在牀上，他唱了一聲輓歌，所有人便一起合唱起來，接着人們扶着他父親走出庭院，不知去向。一路上有億萬人觀看。第二天，李佐丟下家人進入大山裏，數日後死去。

元載常袞

唐代宗以庶務畢委宰相，而元載專政，益亂國典。非良金重寶，趑趄左道，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兗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失於分別，故升陟多失。或同列進擬稍繁，別謂之沓伯。是時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衆中唱言："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曹峻府，爲鼠輩養資考，豈裨皇化耶？"（出《杜陽雜編》）

【譯文】

唐代宗把國家的各種政務完全委託給宰相去辦理，而宰相元載專權，使國家的典章制度越來越混亂。不送良金重寶。不是大力行賄或不搞邪門歪道的人，是不能出入於朝廷的。到常兗任宰相時，雖然他不受賄賂，但是他孤僻而獨斷專行。由於他不能分別好壞，所以在提拔選用人材上多有失誤。有的同僚找他商量事稍稍頻繁了些，就稱人家是冗沓的人。當時京城裏輿論說："常無分別元好錢。賢人是愚人，愚人也會被看作賢人。"崔祐甫一向公道正直，因而他衆人中大聲說道："朝廷中上下昏昧，善惡不分。本來是清廉嚴峻的官府，如今變成了鼠輩們養尊處優之地，這怎麼能有助於皇上的教化呢？"

崔阡

唐順宗在東宮，韋渠薦崔阡。拜諭德，爲侍書。阡觸事面牆，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宮僚，自合知也。"（出《嘉話錄》）

【譯文】

唐順宗在東宮爲太子時，韋渠向他推薦了崔阡。於是任命他爲諭德（官職名），後又爲侍書。崔阡不學無術，對太子說："臣是山野鄙人，不懂得朝廷的典章規矩，見到陛下時我是不是應當稱臣呢？"太子說："你是宮中的官員，自己應該知道。"

黎幹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於龍所。干與巫覡更舞，觀者駭笑。彌月不雨，又請禱於文宣王廟。上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罷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及是甘澤乃足。（出《盧氏雜記》）

【譯文】

唐代宗朝時，久旱無雨，京兆尹黎幹便在朱雀街讓求雨。他建造了一條土龍，召集來城裏所有的巫師，舞於建土龍的地方，黎幹比巫師們舞得更歡。圍觀的人又驚又笑。可是整整一個月也沒下雨，於是又祈禱於文宣王廟。代宗聽說後說道："祈禱孔丘的時間更長了。"於是下令毀掉土龍，停止求雨，節用膳食，聽從天命。這樣做了之後，反倒甘雨足降。

崔叔清

唐杜佑鎮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爲"準敕惡詩"。（出《國史補》）

【譯文】

唐德宗朝時，杜佑爲淮南節度使，他向皇帝進獻了一百篇崔叔清寫的詩。德宗對來送詩的人說；"這種惡劣的詩，哪裏還用得着進獻！"當時的人都把崔叔清的詩稱爲"準敕惡詩"（皇帝定準的劣詩）。

常願

唐劉禹錫雲：貞元中，武臣常願，好作本色語。曾謂餘曰："昔在奉天，爲行營都虞候。聖人門，都有幾個賢郎。"他悉如此。且曰："奉天城鬥許大，更被朱泚喫兵馬楦，危（危原作爲。據明抄本改。）如累雞子。今拋向南衙，被公措大偉。齕鄧。"鄧把將他（他原作化。據明抄本改。）官職去。至永貞初，禹錫爲御史監察，見常願攝事在焉，因謂之曰："更敢道紇鄧否？"曰："死罪死罪。"（出《嘉話錄》）

【譯文】

唐朝時，劉禹錫說過這樣一件事：貞元年間，有個武將叫常願，喜歡說些本行的行話，他曾對我說："以前在奉天，任行營都虞候。聖人門（酒店裏），都有幾個賢郎（飲酒人）。"他的話都是這樣。還說："奉天城象鬥那麼大，被朱泚的兵馬弄得滿滿的，就象累在一起的雞蛋，如今拋向南衙，被公當成措大了。咬鄧。"鄧把他官職奪去，到永貞初年，禹錫對御史監察，見常願在那裏管事，對他說道："還敢說咬鄧麼？"回答說：'我實在是死罪、死罪！"

劉士榮

唐於頔之鎮襄陽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爲太常丞。頔讓之，表曰："劉元佐兒士榮以佐之（明抄本之作命）功，先朝爲太常丞。時臣與士榮同登朝列，見其凡劣，實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男某（男某原作某之，據明抄本改）凡劣，不若士榮。若授此爵，更爲叨忝。"德宗令將其表宣示百僚。時士榮爲南衙將軍，目睹其表。有渾鐻者，錫之客（客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也。時鎬宴客飲酒，更爲令曰："徵近日凡劣，不得即雨。"鐻（鐻字原缺，據黃本補）曰："劉士榮。"鎬曰："於方。"鎬謂席人曰："諸公並須精除。"（出《嘉話錄》）

唐朝時，於頔之鎮守襄陽。朝廷對他很寬容優待，任命他的兒子於方爲太常丞。於頔之推讓，上表道："劉元佐的兒子劉士榮是因爲他父親有功，先朝授予他太常丞一職。當時我與士榮曾一起在登朝的隊列，看見他很凡劣，實在令人鄙視。如今我的功名不如劉元佐，兒子也很平庸低劣，還不如劉士榮，若授此官，更覺得是叨擾而有愧。"德宗下令將他的表公佈於百官。當時劉士榮任南衙將軍，親眼目睹過此表。有個叫渾鐻的人，是錫的客人，有一天鎬宴請客人，飲酒時出酒令道："近日的天氣預兆凡劣，不可能立即下雨。"鐻猜道："劉士榮。"錫猜道："於方。"鎬對在座的客人說道："各位一定能夠高升。"

袁德師

唐竇羣與袁德師同在浙西幕，竇羣知尉（明抄本尉作廚）。嘗嗔堂子曰："須送伯禽。"問德師曰："會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還曾把書讀（讀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何乃相輕。"（輕原作卿，據明抄本改）詰之："且伯禽何人？"德師曰："只是古之堂子也。"滿座人哂。（出《嘉話錄》）

【譯文】

唐朝時，竇羣與袁德師一起在浙西幕府，竇羣兼任縣尉。有一次責怪堂子（妓院）說："須送'伯禽'（伯禽爲周公的兒子）！"問袁德師道："明白不明白？"袁德師道："我還不至如此，也還曾讀過書吧，幹麼這樣輕視人！"竇羣又追問："那麼伯禽是何人呢？"袁德師道："伯禽不過是古代的堂子。"在座的人無不譏笑他的。

蔣 乂

唐蔣乂撰宰臣錄，每拜一相，旬月必獻傳卷（卷原作奉，據明抄本改）故爲物議所嗤。（出《國史補》）

唐朝時，蔣乂爲宰相們作傳，每拜訪一個宰相，十日之內獻上傳文，所以被衆人議論和嘲笑。

崔損

唐崔損，性極謹慎。每奏對，不敢有所發揚。兩省清要，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袝（不議遷袝原作下議遷相，據《舊唐書》一三六《崔損傳》改）姊爲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過爲恭遜，不止於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竊大位者八年，上知物議不葉，然憐而厚之。（出《譚賓錄》）

【譯文】

唐代人崔損，性情極爲謹慎。每次在朝堂奏答，不敢有一點兒發揮。中書省、門下省這兩處清貴顯要之地，他都登臨過，可是沒有什麼值得人們稱道的。身居宰相之位，母親死後葬於荒野，從不說到墓地去看，也不議論遷殯合葬的事。姐姐出家爲尼。死於附近的寺院，一直到辦完喪事他也沒去看看。許多正人君子都怪罪他，認爲他過份地謙恭，不止是爲了安身，而是想以此來讓皇上中意。竊居高位八年，皇上知衆人議論他行止不端，但還是由於憐愛而厚待他。

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張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嚴人 王初昆弟 李 據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韓昶　王智興　韋氏子　令狐綯　鄭光　鄭畋盧攜　鄭綮　鄭準 張氏子　劉義方　鄭羣玉　梅權衡　李雲翰

張茂昭

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肕，爭堪喫。"（出《盧氏雜記》）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張茂昭的，爲節度使，常喫人肉，等到被任命爲統軍來到京城，同僚中有人問："聽說尚書在節鎮時喜歡喫人肉，真假？"張茂昭笑着說："人肉又腥又膩，怎能喫。"

王播

唐淮南節度王（王原作使，據許本、黃本改）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以圖內（以圖內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授。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延口（黃本延口作廷老）等數（數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後之賄遷。其徒實繁。自外官至內（自下原空缺五字，據黃本補外官至內四字）學士三司使，皆有定價。因此致位者不少。近有縣令錄（錄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事參軍。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爲宰守者。然所至多爲四方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來也。俾不遵王命，抑有由（由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焉。豈時之重利耶？而諫省任非其人耶？未嘗以一字整頓頹綱。深所未諭。（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朝時，淮南節度使王播用十萬貫錢賄賂皇上寵幸的近臣，以圖謀到朝廷內做官。這些寵臣有諫議大夫獨孤郎、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中錫，補缺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延口等數人。前一天，他們已在延英殿（皇帝與宰相們議政的地方）爭論過這件事，而後才送錢授官，這樣的人很多。從外官遷轉爲內官如學士、三司使等，都有定價。因此得到這些官位的人不在少數。近來還有縣令、錄事參軍這些官職，也在一些店鋪裏出賣。以至竟有未經科舉也沒有官資的白丁便一下子當了縣宰郡守的。所以會出現這種事，主要是各地諸侯不依從皇命的結果。有來處理這樣事情的官員，也要設法使他不遵照皇上的命令。或者告訴他是有原因的。或許是那時的人太重利了吧？不然就是諫官官署任人不當，不然，爲什麼對毀壞了的綱紀不曾向皇上提出一句整頓的字樣呢？實在讓人不明白。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有疾病，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鹹播之詩也。既退，呈於播。驚曰："此昔應舉時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諮問，此卷莫非秀才有制乎？"李生聞語，色已變曰："是吾平生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牋翰未更，卻請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來誠爲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贖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制，下情不勝恐悚。"子復聞於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也，亦何怪乎？飢窮若是，實可哀也。"遂沾以生餼，令子延食於書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縑繒。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輩畢，又云："某執郎中盛卷，遊於江淮間，已二十載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貴光揚旅寓。"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日老爲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雲："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爲荊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荊門盧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慚悸失次，乃復進曰："誠君郎中之言，則並荊南表丈，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走出。播嘆曰："世上有如此人耶！"蘄間悉話爲笑端。（出《大唐新語》）

【譯文】

唐朝的郎中李播在被任命爲蘄州刺史時，有一個姓李的自稱是舉子（被薦舉應試的士子）的來拜見。正巧李播有病，子弟們會見了他。看過他拿來的詩卷，上面全是李播的詩。這位李秀才走後，他們把詩稿拿給李播看，李播驚訝地說："這都是我當年應舉時的答卷啊！只是改了人名。"第二天，李播讓兒子去邀請李秀才調解此事。李播的兒子追問道："大人讓我問一下，這些詩是不是秀才寫的？"李秀才聽到此話，臉色已變，道："這是我平生用盡苦心才寫出來的，不會有錯。"李播的兒子又道："這是大人蔘加考試時的答卷，同時還有書札都沒有更改，還是請秀才不要再胡言了。"李秀才慌恐地說："我以前確實是欺騙你了。實際是二十年前，在京城的書店以一百錢買到的，竟不知是你父親的佳作。我的心情不勝恐慌。"李播的兒子又把這些說給父親聽，李播笑道："此人大概是個無能之輩，也沒什麼可奇怪的，飢餓窮困就會這樣，實在可悲啊！"於是送了些糧食給他，並讓兒子在書房設宴招待他。幾天以後，在他告別時，又送他一些絲綢。這天李播才接見了他。李秀才拜謝了前邊的事之後又道："我拿着郎中這水平很高的卷子，遊歷於江淮之間，已有二十年了，今希望能贈送給我，可以嗎？也使它的光彩能發揚於旅途。"李播道："這還是我從前未成事時的胸懷和志向，如今年老又作了郡牧，已沒有用處了，就送與你吧。"李秀才竟毫無愧色，旋即放於相袖筒裏。李播又問道："秀才打算到哪裏去？"李秀才說："想到江陵去拜見表丈盧尚書。"李播道："你表丈任什麼官職？"李秀才道："現爲荊南節度使。"李播道："叫什麼名字？"李秀才答道："名叫弘宣。"李播拍手大笑道："秀才又錯了，荊門盧尚書是我的親表丈。"李秀才慚愧恐懼而語無倫次，便又進一步說道："誠然，郎中的話是對的，但那是你和我共同的荊南表丈，剛纔是我把話說得太婉轉了。"於是再拜而走去。李播感嘆道："世上竟有這樣的人！"蘄州都把此事作爲笑談。

姓嚴人

唐京兆尹龐嚴，及第後，從（後從二字原倒置，據許本改）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是登（是登二字原空缺，據《因話錄》補）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止有（止有二字原空缺，據《因話錄》補）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侄。龐之族人甚（甚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款曲同食。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之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事，龐方訝之。因問："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撫掌大笑（撫掌大笑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曰："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何事？"揮之令去，而猶自謂不誤，（自謂不誤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從容而退。（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時，京兆尹龐嚴，當初中選後到壽春郡任職。可是在考中後的登記簿上發生了錯誤，把龐嚴的姓名顛倒寫了，由於這個原因，有個姓嚴的江淮舉人，便租了一條船一路討飯來拜見他。當時郡府中只有一個判官在那裏，也不問那個人的姓氏，便到龐嚴的房間去送名帖，說這個人是他的遠房侄子。龐嚴同一家族的人很少，看過名帖很高興。於是頻頻地邀請送禮，殷勤地招待他一起喫飯。然而講起家族中的人時，那個人說的都不是龐家人的事。龐嚴有些詫異，於是問道："你到底姓什麼？"那人說："我姓嚴。"龐嚴拍掌大笑說："你錯誤了，我的名字叫嚴，與你有什麼關係！"揮手讓姓嚴的人出去。而不說是自己的錯誤。姓嚴的舉人從容而去。

王初昆弟

唐長慶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顯於時。二子初宦，不爲祕書省官，以家諱故也。既而私相議曰（曰原作而，據許本改）："若遵典禮避私諱，而吾昆弟不得爲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列部尚書。"乃相與改諱，只言仲字可矣。又爲宣武軍堂書記，識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幾相次殞謝。（出《獨異志》）

【譯文】

唐朝的長慶、太和年間，王初、王哲兄弟倆先後中舉登科。他們的父親王仲舒在當時名聲顯赫。兩個兒子最初做官，都不在祕書省任職，這是因爲家諱的原因（按照舊禮制，君主、父母的名字必須避開，不能直稱）。後來他們兄弟私下互相商議道："如果遵守典章禮制迴避名諱的話，那麼我們兄弟將就不當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及各部尚書了。"於是改諱。只說父名諱一個仲字。以後他們兄弟中有人當了宣武軍堂書記，認識他們的人說："仲舒的兩個兒子違背天道觸犯神靈，不會活長久的。"沒過多久，兩人相繼死去。

李據

唐李據，宰相絳之侄。生綺絝間。曾不知書，門蔭調補澠池丞。因歲節，索魚不得。怒追漁師。雲："緣獺暴，不敢打魚。"判雲："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疏而不漏。放。"又祗承人請假，狀後判雲："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祗承人竟不敢去。又判決祗承人："如此癡頑，豈合吃杖，決五下。"人有語曰："豈合吃杖，不合決他。"李曰："公何會，'豈'是助語，共之乎者也何別。"（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代人李據，是宰相李絳的侄子。生於貴族之家，以前曾不識字，是因門蔭（唐時權要貴戚之子孫經簡試便可入仕，叫門蔭出身）而當了繩池縣丞。因過年而沒有要到魚，便大怒，追問打魚的人道："爲何不敢去打魚？"又裁斷道："新春來到了，是害怕猛獸。魚網是很寬，但疏而不漏。驅逐！"又有一次，一個雜役要請假，他在假條的下邊批覆道："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雜役竟不敢走。於是他又裁決道："如此愚頑，豈（哪裏）合（應該）喫杖，判定五下！"有人告訴他："豈合吃杖，就是不應該判定挽棍杖打。"李據道："你懂什麼，'豈'是助詞，與之乎者也一樣，它們哪裏有什麼差別。"

教坊人

唐有人衣緋，於中書門候宰相求官。人問前任，答曰："屬教坊，作西方師子左腳來三十年。"（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朝時，有個人身穿紅色衣裳在中書省等候宰相想要求做官。有人問他以前任過何職，他答道："以前屬於教坊（掌管宮中音樂的官署）的人，在西方獅子左腳幹了三十年。"

南海祭文宣王

自廣南祭海十數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不知禮，將（將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釋奠。即署一胥吏爲文宣王亞聖，鞠躬候於門外。或進止（進止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不如儀，即判雲："文宣、亞聖決若干下。"（出《嶺南異物志》）

【譯文】

在廣南沿海有十幾個州只祭海，一般都不修孔廟。有一個州刺史不懂這裏的禮俗，要設饌餚而祭奠孔聖人。他安排了一個小官吏充當文宣王、亞聖，恭敬地守候在門外。有的人來祭祀時舉止不合禮制，刺史就判定道："由文宣王、亞聖決定杖責多少下。"

太常寺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圓丘。至時不到者，判雲："太常太寺，實自伽藍。圓丘小僧，不合無禮。"（出《傳載》）

【譯文】

唐朝時，有一個高級官員兼任太常寺（掌管禮樂祭祀臣卜的官署樂卿。有一次行事禮官祭禮圓丘，對於屆時未到的人，他裁斷道："太常是大寺，實際上自己就是個僧院，而圓丘不過是個小僧，不能算做無禮。"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郪城，有婢失意，於成都鬻之。刺史蓋巨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儈以婢導。以巨源嘗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窺，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綾絹者，召之就宅。蓋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捲掠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僕，似中風，命扶之而去，都無言語，但令還女儈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曾爲僕射婢；死則死矣，安能事（事原作自，據許本改）賣綾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嘆世族之家，率由禮則。（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時，僕射柳仲郢鎮守郪城。他有一個女婢不可心，便把她賣到成都。刺史蓋巨源原是西川的一名大校，漸次官至州刺史，居住於苦竹溪。有個女人販子，由她自己誘導女婢做些家務，讓巨源來評品她侍候人的技藝。有一天，蓋巨源站在窗外偷着看，讓女僕在屋內侍候人。大街上恰有一個賣綢緞的，就把他叫進宅屋來。蓋巨源便與那個賣綢緞的人站在一道紗屏內的邊緣，一邊看女僕侍候人的表演，一邊評頭品足，討價還價。柳家婢女突然失聲大哭仆倒在地上，樣子像中風了一樣的抽搐。他們趕緊讓人攙扶出去，再也沒說什麼，只是讓女婢去了女人販子家。第二天，那女婢病好了，追問她昨天有什麼苦處，女婢道："我雖是下殘人，可畢竟曾是宰相家的女僕，死也就死了吧，怎麼能去侍候一個賣綢緞的小販子呢？"成都的人們聽說這件事之後，都感嘆這些世代顯貴的家族，竟是這樣遵循墨守禮制的！

韓昶

唐韓昶，名父之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常爲集賢（集賢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根原作銀，據許本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豈其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不受二字原缺，據黃本補）。

【譯文】

唐時的韓昶，是世家子弟，雖家教頗有方，但他生性頑劣，不能讓人對他有好評，曾經做過集賢院校理。史傳書中他車轄處有金飾（做過大官職），都是空想妄說的。最後他曾做至拾遺，封至諫院大夫，他不曾到職。

王智興

唐王智興爲汴師，有舉人投謁。便□詩卷智興（智興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子謂鶴膝也遂善待之。兼□□□□□□□□□□□□□書舉子明年落第，智興極怒。□□□□□應□官□□□□□□□□□土□有得者以其例大故□□□□□舉□□□□□□汴州一日致宴。忽□秀才□□□□□□□□□□□□飲□冬必更奉薦□□□□□□□□□□□□□□□□□□□明□見諸判官曰。智興咬□□□□□□□□□□□□□□□□□□□□□□□□□□□□□韋氏子 □□□□□□□□微口侄流□□□□□□□□□□□□□□□□□□□□衣裳滿身□□□□□□  
□□□□□□□□□□□□□徵召前□□□□□□□□□□□□□□□□□□□□□劄□□□□□□□□□□□□□□□□□□□□□□而□顯曰□□□□□□□□□□□□□□□□□□詩□□□□□□□□□□□□

令狐綯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無間然。舍人劉蛻者，每訐（訐原作計，據許本改）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令狐綯，而不言其失（許本、黃本失作人）。其間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試，踷略雲："號曰無解進士。"又以子弟納賄，踷雲："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爲其書吏，謹事之。劉託以腹心，都不疑慮，因爲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賄十萬，爲此吏所告，由是貶焉。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髒污，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與崔、盧抗衡，凡是當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人以此少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宣宗把朝中的政務大事委託給令狐綯，君臣之間很投合，密切無間。舍人劉蛻經常揭發令狐綯的短處。有一次，他向皇上密奏一本，宣宗扣留未發，只是以揭發的事來告誡令狐綯，而未講揭發他的人。密奏中有揭發宰相令狐綯的兒子未經地方選拔而直接參加科舉考試的事。簡略地說，他的兒子叫做"無解進士"；還有他的子弟受賄的事，說是在大白天，見其子弟家有金子卻未見是誰送的。令狐綯對此事懷恨在心，於是派了一人去當劉蛻的書吏，讓他謹慎行事。劉蛻把此人當作心腹，毫不懷疑。後來劉蛻因幫一個經業舉人中選而受賄十萬的事，就是由這個書吏告發的。因此劉蛻被貶職。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哪裏有自身都不乾淨，而還要揭發別人的短處呢？難怪令狐綯升不到高位，那時令狐在朝中只是單族，他常常想要把令狐家族繁盛起來，好跟崔、盧家族抗衡。因此凡是本家族的人，他都引薦到朝廷。甚至皇族中有未得到官的，想要報名應試，也要給這個人改姓令狐。那個時候這樣做的人太少了。

鄭光

唐鄭光除河中節度。宣宗問曰："卿在鳳翔，判官是何人？"光曰："馮三。"上不之會。樞密使奏曰："是馮兗，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與馮三爲副使。"及罷河中歸，又詔對，上曰："卿在河中事大好。"光對曰："臣須開始得。"又更對他事，曰："不得，臣須裂始得。"上大笑。後朝臣每遇延英，入閣候對，多以"開始"爲號。時裴思謙郎中爲節判，頃客於河中，到使院，裴曰："某（某原作其，據許本改）在身官爵，爲尚書削盡。"皆謂不以本官呼之。光在河中時，遇國忌行香，便爲判官及屈諸客就寺醼飲。徵令。時薛起居保遜，爲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雲："膍臍。"他人皆尋思不得。至薛還令，雲："腳杏。"滿座大笑。（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朝時，鄭光被授予河中節度使。宣宗問道："你在鳳翔，判官是誰？"鄭光說是馮三。皇上未會見過這個人。樞密使奏道："是馮兗，我曾出使到過那裏，認得此人。"皇上道："那就任馮三爲節度副使吧。"等到鄭光罷任河中回朝，宣宗又召見他來問話。皇上說："你在河中期間事情都辦得很好。"鄭光答道："臣須開始得。"又換答別的事，鄭光說："不得，臣須裂始得。"皇上大笑。後來朝臣們每逢去延英殿，入殿等候與皇上對話，多以"開始"爲代稱。實際上當時裴思謙郎中是鳳翔的節度判官，不久也客居於河中使府，裴思謙說："我身上的官職，都被鄭尚書削除乾淨了。"因此人們都不以本官職稱呼他。有一次，鄭光在河中時，遇上國忌日到寺中上香，便在寺中爲判官及屈就的幕客設宴飲酒。要徵酒令，當時起居舍人薛保遜也是幕客在坐。鄭光舉杯說："我來出令。身上取果子，打一名。"鄭光猜說："膍臍。"別人都想不明白，到薛保遜還令時說："腳杏。"滿座大笑。

鄭畋盧攜

唐宰相鄭畋、盧攜親表，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協，更相詬詈（詈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乃至以硯相擲。時人謂宰相鬥擊。"以此俱出官。（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時，宰相鄭畋和盧攜同在中書省，因公事不協調，一再互相大罵，以至拋硯相擊。當時人們說他們是"宰相鬥擊（雞）"。因此他們都被貶出京城。

鄭綮

唐宰相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時王綱已紊，四方多故，才既無取，言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求破賊術。綮奏："請於文宣王諡號中加一'哲'字。"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時的宰相鄭綮，雖然他的詩很有名氣，但是他的政績卻沒有名望。當時的王法朝綱已經紊亂，天下多事，人才無處選取，每次議政必然是其說不一。當太原方面兵至渭北時，天子十分恐懼，渴求破敵良策，鄭綮啓奏道："請於文宣王（孔子）的諡號中加上一個哲字。"都是些此類人物。同僚們都認爲他很不稱職，經常譏諷侮辱他。

鄭準

唐滎陽鄭准以文筆依荊州成汭。常欲自北陳阮，集其所作爲十卷，號《劉表軍書》。而（書而二字原倒置，據北夢瑣言七改）辭體不雅，至如祝朝貴書雲，中書舍人草麻，通事舍人曰可。又賀襄州趙洪嗣襲書雲："不沐浴佩玉爲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顯言其庶賤也。應舉日待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滎陽人鄭準，以自己的文筆不錯而做了荊州成汭的門客。他常想背離"陳阮"之文風。他把自己的作品收集起來裝訂成十卷，稱名爲《劉表軍書》。然而文章很不雅。如在祝頌朝中貴要的書禮中寫道："中書舍人不過是個草擬詔書的人，而通事舍人只是個有來進謁或朝貢的使節只說句'可'的腳包。"還有在給襄州趙洪世襲官職的賀書中寫道："不沐浴佩玉爲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這是明顯地說他太平常了。應試那天，在一份寫《水牛》的詩卷中答道："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官們因此而大笑。

張氏子

唐張裼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蝕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升。張子感之，乃書神仙字，碎剪置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竟月不食，言詞粗穢，都無所避。其家扃閉而守之，候其愈，既如常。而倍食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飫之。歲久方卒，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爲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人張裼，有五個兒子，他們叫張文蔚、張彝憲、張濟美和張仁龜。他們都先後應試及第，官至宰、輔、丞、郎等。其中有一個兒子，名字不詳，少年時他聽說，蠹蟲鑽進了裝道經的套子時，因唆食了神仙二字，身上出現了五種顏色，人要能捉取蠹蟲喫掉，就能成爲神仙上天。張裼的這個兒子對此很動心，於是就寫了神仙二字，剪碎後放到瓶子裏，又捉了只蠹蟲放進去，希望它能唆食二字，然後他好吞了蠹蟲。此事使他得了心病，每一發作，竟一個月不喫飯，而且語言粗魯骯髒，不知避諱。他的家人只好把門緊緊關上而守着他，等候他痊癒。過些日子又正常了，可是一次能喫一個月的飯菜，而且是品着滋味喫個飽。這樣一直過了許多年才死去。這本是能知諭人心的神靈之物。一旦傷了神靈之氣，對它善行都不可饒恕，何況他行惡。這就是所謂"劉闢吞人，張生吞神仙。"他們雖善惡不同，但傷害的都是一樣的。

劉義方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貂蟬冠賦》，韻腳以"審之厚薄"。義方賦（賦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成雲："某於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於壁，有類乎兜鍪；戴之於頭，又同乎席帽。"（莫後反）無不以爲歡笑。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劉義方的人去參加東府舉行的考試（科舉考試的初試），試題是"貂蟬冠賦"，韻腳爲"審之厚薄"。劉義方寫完賦之後對人說："我用的是'厚'字韻，其中有一聯肯定是押上韻了。"於是他吟詠道："懸之於壁，有類乎（類似）兜鍪（頭盔）。戴之於頭，又同乎席帽（草帽）。"人們無不大笑。

鄭羣玉

唐東市鐵行，有範生，卜舉人連中成敗，每卦一縑。秀才（秀才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鄭羣玉短於呈試。家寄海濱，頗有生涯，獻賦之來，下視同輩，（同輩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意在必取。僕馬鮮華。遂齎緡三千，並江南所出，詣範生。範喜於異禮，卦成乃曰："秀才萬全矣。"羣玉之氣益高。比入試，又多齎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繼燭。見諸會賦，多（多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有寫淨者。乃步於庭曰："吾今下筆，一字不得生。鐵行範生。須一打（打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二十。"突明，竟制白而去。（出《乾鐉子》）

【譯文】

唐朝時，在長安東市經營鐵器的行業中，有個叫範生的，專能占卜舉人應試的成敗，每卦收一尺細絹。有個秀才鄭羣玉不擅長寫文狀（舊時應試人先要交一份本人寫的文狀，以用來與試卷的筆跡對照而區別其真僞）。他家住在海濱，家裏很富有，這次來獻賦呈試，傲視同輩，意在必取。車馬裝飾的十分鮮豔華麗，帶錢三千緡（一緡等於一千文），錢都是江南製造的。到了範生那裏，範生很高興他送了那麼多的貴重禮物。卦成之後範生道："秀才應舉是萬無一失了！"這使羣玉的傲氣更加高漲。到了考試那天，他又帶足了珍饈，只是坐在那裏享受其美味，一直到掌燈時刻，看見大多數人都答完了試卷，他便走出考場到庭院中說道："我今天握筆，連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鐵行範生，該打你二十大板！"忽然好像明白了什麼，竟然交白卷而去。

梅權衡

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場中競講論如何押諒字。權衡於庭樹下，以短棰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詩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爲師模。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且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鴟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鴟佛其上也。"衆大笑。（出《乾鐉子》）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梅權衡的，是吳地人。入場考試不帶草紙，人們都稱他是奇才。等到試題出來，作《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考場內紛紛議論如何押"諒"字韻。權衡便在院庭的樹下用短鞭畫地起草。傍晚，權衡的詩賦就寫出來了。張季遐走到他跟前，請權衡講講在他的賦中是怎樣押"諒"字韻，願以他爲楷模。權衡便不客氣地道："押韻的事必須商量，而當進士就要競爭了。"張季遐覺得自己很低劣，因而很謙虛，於是領着數十人向他請教。權衡道："此韻很難押，請各位到廳上坐，聽我的押韻的地方答對沒有。"於是大聲吟詠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鴟拂其上。"權衡進一步講解道："這個青玉案，是個喫飯用的案几，所以說狗蹲在它的旁邊，鷹掠過它的上邊。"衆人大笑。

李雲翰

周鹹通中，舉人李雲翰行《口脂賦》，又羅虯詩云："窗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卦熟紅"，又李罕《披雲動霧見青天》詩："顏回似青天"，皆遭主司庭責而遣。舉子中有每年撰無名子，前有舉人露布。后皇甫松作《齊夔凌纂要》，又李雲翰作《吳王□□李謁天帝記》，無名子。蕭相知舉年，裴裕所制尤名，近千餘首，裕逐罷舉。是年，盧庸連旁文宣王廟前哭半日。

【譯文】

唐則天朝鹹通年間，舉人李雲翰曾寫《口脂賦》，又寫羅虯詩道："窗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卦熟紅。"又寫李罕《披雲動霧見青天》詩道："顏回似青天"。都遭到主考官當面斥責。在被薦舉應試的舉子中，每年都有匿名撰寫詩文的，先有舉人上檄文。後來又有皇甫松寫的"齊夔凌纂要"，還有李雲翰寫的"吳王□□李謁天帝記"，均隱匿其真名。在蕭相主持科舉考試的那年，裴裕所寫的詩最有名氣，將近有千餘首，因而裴裕被罷免參選的資格。這年，盧庸在文宣王廟（孔廟）前哭了半天。

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育 宇文翃 韓簡 胡令 楊錚 謝柴書 郡牧 張鹹光 長鬚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韋二子 不識鏡 齧鼻 助喪禮 外學歸 行吊 癡婿 魯人執杆 齊人學瑟　市馬

昭應書生

崔育

唐□□□前進士崔育以中原亂離。客於邊上。亦□□□□□□聞輒事輕薄。刺郡者亦是朝僚。多勉而□□□□□□□牛帶竹笠。大如雨席。仍牛前遣撾角。村□□□□□□□城郭士女隨觀。謂之精怪。每謁州郡騎□□□□□□□□咍之者怒之者相半。至則投刺。其名銜□□□□□□□□□耽酒嗜肉。憐蔥愛蒜。不得已而□□□□□□□□懸宰視之如土木。藩帥郡侯奈之不可。□□□□□□州民臠其肉，族其家，蓋輕薄之所致也。宇文翃 唐（唐字原空缺，據許本補）進士宇文翃，深慕上科。有女及笄，國色。朝中令及第者，求之不得。時竇年四十（求之至四十九字原空  
缺。據許本補。）餘，方謀繼室，兄回爲諫議，能爲人致登第（能爲人致登第六字原空缺，據《北夢瑣言》四補）。遂娉女於璠，爲言於回矣，果有所獲。相公韋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果有至因十六字原空缺，據《北夢瑣言》四補）滑臺杜志名，時有喪遭火，幾棺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家人至庫內十一字原空缺，據《北夢瑣言》四補）因而延燎。"杜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近日老鼠亦（雷爲至鼠亦九字原空缺，據《北夢瑣言》四補）有燒尾（尾字原空缺，據《北夢瑣言》四補）之事。用以譏之，（之字原空缺。據《北夢瑣言》四補）。（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進士宇文翃，急切地盼望複試任官（唐朝科舉制度，應試考中只稱及第，再由吏部複試而考中者，方可選任官職）。他有一個兒女已到了出嫁的年齡，生得異常美麗，使那些當朝的進士們，也求親而不能獲得。當時竇璠已四十多歲，正打算要續妻，他的哥哥竇回在朝中任諫議大夫，能設法使人複試獲中。於是宇文翃把女兒嫁給了竇璠，竇璠把宇文翃的事說給了竇回，果然使他獲得官職。相公韋公說即是他的表兄弟，也很鄙視他。當時有一家辦喪事遭火災，幾乎把棺柩也燒燬，那家的人說是老鼠尾巴把火帶進了庫房，而使火蔓延開的。於是滑名人杜志名對宇文翃說道："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設宴祝賀），近日竟然老鼠也有燒尾（唐時士人登第或升官都要設宴祝賀、稱燒尾）的事。"這是用來諷刺他的。

韓簡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至《爲政》篇，翌日謂諸從事曰："僕近方知古人淳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時，魏博節度使韓簡粗樸而沒文化，每次與文人們對話都不明白人家說些什麼，內心總覺得很羞愧，於是請來一個舉人爲他講《論語》，講到了《爲政》篇，第二天便對下屬們說："我近來才知道古代的人是很淳樸的，年齡到了三十方能行走站立。"外邊有聽到的人，無不俯仰大笑。

胡令

奉先縣有令，姓胡，忘其名。瀆貨靳食，僻好博奕。邑寄張巡官，好尚既同，往來頗洽。每會棋，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無厭倦。然宰君時入中門，少頃，又來對棋。如是日日，早入晚歸，未嘗設食於張，不勝飢凍。潛知之。時入蓋自食而復出，及暮辭宰曰："且去也，極是叨鐵。"胡唯唯而已。張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別雲：'極是叨鐵'，出何文譚？"急令追之。既至，問："明公適雲'極是叨鐵'。其義安在？"張復款坐，謂曰："長官豈不知有叨鐵耶？"曰："不知。"曰："還見冶爐家，置一鐵攢長杖乎？只此是。爐中猛火炎熾，鐵汁或未消融，使此杖時時於爐中橦猛火了，卻出來，移時又橦猛火了，卻出來，只此是叨鐵也。"言訖而去。胡入室，話於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諷其每日自入，噇猛火了，卻出來棋也。凡靳食倦客之士，時人多以此諷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奉先縣曾有一個姓胡的縣令，已不詳其名字了。此人貪財而又不捨得喫，特別喜好下棋。寄居於城裏的張巡官，愛好與他相同，因此往來很融洽。每次來下棋，必然是從早一直下到晚上，高低不相上下，絲毫不覺厭倦。然而胡縣令有時便進中間的房門裏去一趟，過一會兒，再出來繼續下棋。就這樣一天又一天，早來晚走，胡縣令也沒有讓張巡官喫過一頓飯，張巡官自然會覺得十分飢寒。後來張巡官終於在暗中發現了這個祕密，便也時而入中門去喫一通再出來下棋。到了晚上向縣令告辭說："且去也，極是叨鐵（叨擾）。"胡縣令也只是順嘴答應了幾句，等張巡官走後，他忽然想到："此人告別的時候說，'極是叨鐵'，出於哪篇文章？"於是立即叫人去追回來。等把張巡官追回來之後，胡縣令便問他剛纔說的"極是叨鐵"是什麼意思，張巡官慢慢地坐下來對他說道："長官難道還不知'叨鐵'嗎？"胡縣令說："不知道。"張巡官說："你見過鍊鐵爐用的一種鐵製的長棍吧，就是這個。熔爐裏烈火熾熱，鐵水中也有沒熔化的，就使用這種鐵棍時常探進爐中去捅火燒，之後退出來，過一會兒再用它去捅捅火，再退出來，只有這樣纔是叨鐵。"說完便走了。胡縣令進屋裏，把此話說給妻子，再三思考，方明白是在諷刺自己每天進廚房猛喫一頓，退出來再下棋這件事。當時，凡是有捨不得給客人喫飯而讓人家餓肚疲勞的人，人們都用這句話去諷刺他。

楊錚

蜀秀才楊錚（錚音竹觥反，自言楊錚不均，駟馬奔鄭，是以字奔鄭），行惡思，或故作落韻，或醜穢語，取人笑玩。裝修卷軸，投謁王侯門，到者無不逢迎。雄藩火幕，爭馳車馬迎之。錚每行，僕馬甚盛，平頭騎從騾，攜書袋。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慮其謗瀆。黔南節度使王茂權，聰明，有文武才。四方負藝之士，罔不集其門。召錚至，飭東閣，盡禮待之。時令貢惡詩，以爲歡笑。諸客（客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請召，有不得次者，以爲怏怏。茂權一日忽屏（忽屏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從謂之曰："秀才客子，當州必欲諮留，相伴至罷鎮同歸，可乎？如可，則當（則當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奉爲卜娶，所居（居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奉留。"錚欣然從之。權令媒氏與問名某氏（名某氏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之屬。至於成迎，筵宴（筵宴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爲備焉。仍邀請從事赴會，錚親見女（見女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容質異常端麗。及成禮，遽遭毆（毆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辱，左右婢僕，皆是扶同共（扶同共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相毀詈，不勝其苦。乃是茂權詐飭無須少年數輩，皆濃裝（皆濃裝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豔服以紿之。然後茂權自赴會大笑。此後復就茂權。屢自（屢自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乞一邑。初有難色，賓從其諮，方許之。遂命給蕳署。及其治（期治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行李，擇良日辭謝。本邑迎候人力，自衙門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執一牒，當街趨拽下馬，奪去中帶，雲："有府（府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斷，攝官送獄，荷校滅耳！"茂權遂詐作計，贈遺二夫，令脫逃（逃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而遁。潛藏旬日，方召出之。軍州大以爲笑。（出《王氏見聞》）

【譯文】

四川有個秀才叫楊錚，儘想些壞點子作弄人。或者在詩賦中故意失韻，或者是穢語髒話連篇，拿人開玩笑，然後裝上卷軸，去拜訪王侯官僚。凡是去的地方，無不隆重迎接。就是那些很有雄威的藩鎮幕府，也是爭相以車馬接迎。他每次出行，僕人和乘馬都裝飾得很華麗，僕人騎騾與他並肩而行，爲他帶着裝書的袋子。地處偏僻的郡或小縣。尤其更加精心接待侍候他，主要是怕他進行誹謗和褻瀆。黔南節度使王茂權，是個聰明而又文武全才的人，四方身負技藝的名士，無不聚集於他的門下。他召見了楊錚，他叫人收拾東閣給他住，並以禮相待。當時讓他獻來惡詩，好以此作爲歡笑。他把門客都請來，有未排上號的，還因此而很不快活。有一天，茂權忽然屏退隨從對楊錚說："秀才，本州一定想要商量留下你，希望能伴我到罷任後同歸故里，可以嗎？如果可以，就給你以占卜的方式擇女娶妻，東閣仍留給你居住。"楊錚欣然從命。於是茂權讓媒人去問清楚女方的姓名宗屬等等。到了成親那天，宴席早準備好了，於是邀請各位佐官從事來赴婚禮。楊錚親眼見過那女子，容貌端莊美麗。可是剛舉行過婚禮，就遭到她的毆打辱罵，而且左右婢僕，都是幫她一起對他進行譭譽謾罵，使他不勝其苦。其實這是茂權讓幾個少年人假扮的，讓他們濃裝豔服以欺騙楊錚。這時茂權纔到來，他看到這場面只是大笑，此後楊錚多次來找茂權，每次都乞求放他到一個小城去任職。茂權一開始表示不好辦，後來託人來商議，才准許。於是命他到蕳署，到時去充任行李（官員出行時在前開道或在後隨從的人）。選擇吉日起程告別，那一天，縣城迎接他的人從衙門外一直排到大街上。忽然有兩個人疾步而來，手中拿着令帖，在大街上當衆把楊錚拖下馬來，奪去他的中帶，說道："我們有官府的判決書，來拘捕你入獄，覈對後將你處死！"這也是茂權用的欺騙之計。楊錚給那兩個人送了錢物，才讓他脫逃而出，一直潛藏了十天，才叫他出來。幕府的人以此大笑。

謝柴書

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車，回書謝雲："蒙惠也愚若干。"（出《盧氏雜說》）

【譯文】

唐朝時有個宮廷內的大臣想學用別種樣式的語言，當鳳翔節度使給他送來幾車柴禾時，他回信謝道："承蒙你的恩惠，我有很多。"

郡牧

唐有膏樑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與之設交代之禮。儀無缺者，二禮生具頭冠禮衣，相其賓主，升降揖讓。而新牧巑岏踧踖。斂容低視，不敢正面對禮生。及禮畢，使人再三傳話，慰勞感謝，皆莫涯其意。翌日，於內閣，從禮生從容，生極惶恐，罔知去就。既坐，顰蹙低語曰："賢尊安否？"禮生唯唯。又曰："頃年營大事時，極煩賢尊心力。"生亦懵然。及罷，有親知細詢之，乃曰："此禮生緣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謝。且士流中亦有故爲輕薄者，亦有昧於菽爽，不能分別者。信而有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唐朝時，有個富豪家的兒子出任刺史，郡城裏很多人都出來迎接，前任刺史爲他安排了交接儀式。儀式的程序應有盡有，兩個禮生都按照禮制頭頂禮冠身着禮服，分別相伴賓主，賓主升降進退都以禮作揖讓請。而新上任的刺史像登臨險峯那樣很不安的樣子。他緊繃着臉，眼睛一直看着腳下，不敢正面對着禮生。等到儀式完畢，他派人再三傳話，表示慰勞和感謝，人們都沒有揣度到他是什麼意思。第二天，在官府內，新刺史很從容地跟隨上那個禮生，禮生很慌恐，不知他要幹什麼。等到坐下，刺史才皺着眉低聲說道："你家的長輩們可安好？"禮生恭敬地答應着。刺史又道："近年辦理大事時，太煩勞你家長輩用了心力。"此話讓禮生也感到糊塗。事後，有知近的人去詳細詢問，他才說："這個禮生本是方相（古代出殯時用竹、紙紮糊的高大猙獰的開路神）的子弟，以前我家辦喪事曾使用過他家的人。因此纔對他再三感謝。如今在讀書人之中也有故作輕薄的人，也有愚笨到連菽豆都辨認不出來的人。對於神鬼，你信就有。"

張鹹光

樑龍德年，有貧衣冠張鹹光，遊乞無度。於梁宋之間，復有劉月明者，與鹹光相類。常懷匕著，每遊貴門。即遭虐戲。方飧則奪其匕著，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駙馬溫積諫議，權判開封府事。鹹光忽遍詣豪門告別。問其所詣，則曰："往投溫諫議也。"問有何紹介而往，答曰："頃年大承記錄，此行必厚遇也。大諫常制《碣山潛龍宮上梁文》"雲："饅頭似碗，胡餅如笠。暢殺劉月明主簿，喜殺張鹹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盼。"聞者絕倒。（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後梁朝龍德年間，有一個身上缺少衣帽的人叫張鹹光，到處去行乞討食。在開封、商丘一帶還有個叫劉月明的，與張鹹光是一樣的人。張鹹光的懷中常揣着一個喫飯用的小竹片，每到豪門去討要，都要遭到虐待和戲弄。剛要喫飯便搶下他的竹片，他便從袖簡裏再拿出一個來用。當聽說駙馬、諫議大夫溫積去主管開封府時，張鹹光便忽然到各豪門貴宅去告別，問他要到哪裏去，他說："去投奔溫諫議。"問他是由何人介紹而去，他說："是近年的'大承記錄'。"此行必有厚遇，在溫諫議寫的《碣山潛龍宮上梁文》中說：那裏饅頭似碗，餅如草帽。高興死了劉月明主簿，喜歡死了張鹹光秀才！由此可以知道一定會蒙受他的賞賜。"聽到人俯仰大笑。

長鬚僧

三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謙子，莫知誰何。不剃髮須，皓然垂腹。擁百餘衆，自江湖入蜀。所在氓俗，瞻駭儀表，爭相騰踐而禮其足。凡所經曲，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測。至蜀，螺鈸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不剃鬚？"答曰："落髮除煩惱，留髭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髭，豈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卻髭，即引朝見。徒衆既多，旬日盤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衆恥其失節，悉各散亡。僞蜀主問曰："遠聞師有長鬚之號，何得如是？"對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已證須陀洹果，是以和須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舍果，是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喻，（喻原作預，據許本改）首肯之。及近臣解釋，大爲歡笑。後住持靜亂寺，數爲大衆論訟，有上足，以不謹獲罪。伶人藏柯曲深慕空門，而不知其中猥細。謂是清靜，舍俗落髮。謹事瓶鉢，漸見穢監。詬詈而出，以袈裟掛於寺門曰："吾比厭俗塵，投身清潔之地，以滌其業鄣。今大師之門，甚於花柳曲，吾不能爲之。"遂復歸於樂籍。蜀人謂師曰："一事南（南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無，折卻長鬚。"（出《王氏見聞》）

【譯文】

三蜀有一個長鬍子老和尚，自稱是宰相孔謙的兒子，不知他到底是誰。因不剃鬍子，長長的白鬍須一直垂到肚子上。跟隨他的有一百多人，從江湖上去投奔蜀主。各地的百姓都驚恐地看着他的模樣，爭相跑來送上優厚的禮物。凡是他所經過的地方，都是傾城而出，彙集來的人眼睛多的像長河，嘴多的像大海，有多少人誰也無法測定。到了蜀都，是吹起螺號、擊響大鈸隆重迎接的。他先去拜見了樞密使宋光嗣。宋光嗣問他："大師爲何不剃鬍須？"他答道："落髮除煩惱，留胡表（表明）丈夫。"宋光嗣大爲惱恨，道："我就沒有鬍子，難道我是個老太婆嗎？"於是他只好作揖出來。只要等他剃去鬍子，就可領他入朝拜見蜀主。徒弟們又這麼多，他猶豫徘徊了十來天，實在不得已才剃掉鬍子去進見。這時，徒弟們因恥於他失去氣節，都已各自散去。僞蜀主問他道："遠聞大師有長鬚的稱號，怎麼這樣了？"他回答道："臣在江湖上曾聽說陛下已證須陀舍果，所以是留着鬍子來的，現在知道陛下將證阿那舍果，所以就剃掉了鬍子來見。"蜀少主開始未聽明白，只是點點頭表示同意。等到近臣解釋清楚，便大爲歡笑。後來他做了靜亂寺的住持。曾多次爲人們辯護雪冤，也有過高徒。後來因不謹慎而獲罪。有一個藝人藏柯曲很羨慕佛門，但不知道其中的下流事。因爲是清靜之地，便舍俗爲僧。他一直是嚴格地按戒律飲食，然而漸漸地發現其中的污穢和淫濫，便大罵而出走。他把袈裟掛在寺院的大門上說："我很厭煩俗塵，才親投身於清潔之地，以洗滌那些罪惡。可是今見大師之門，勝過花柳之巷，我再也不能呆下去了！"於是又回到了他原來的樂班。蜀人說這個法師是"一旦當了和尚，也只是除去了長鬍子罷了。"

道流

□□□□任興元節判。離秦州鄉地，未及歲年，忽有來尋師者。齎親表施州刺史劉緘封，衣紫而來，兼言往洋州求索。詢其行止，雲："某忝竊鄉關之分，先於秦州西升觀，入道多年。"遂沉吟思之，當離鄉日，觀中無此道流，深感其命服所求。其人亦匆匆而過。旬月間，自洋源回，薄有所獲。告辭之意，亦甚揮遽。遂設計延佇，拂榻止之。夜靜，沃以醲醪數甌，然後徐詢之曰："尊師身邊紫綬，自何而得？宜以直誠相告。"對曰："此是先和尚命服，傳而衣之。乃是廣修寺著紫僧弟（弟原作身，據黃本改）子，師既殂，乃舍空門，投西升觀入道，便以紫衣而服之。"自謂傳得本師衣鉢，豈有道士竊衣先（先原作之，據黃本改）和尚紫衣？未之前聞。（出《玉堂閒話》）

【譯文】

……任興元節度判官。他離開秦州家鄉還不到一年，忽然來了一個尋找師父的人。此人是帶來皇上褒封施州刺史劉緘的，身着紫色袈裟，並說還要到洋州去求化。再問他別的情況，他說："我有幸愧居於你的家鄉，早些年便到了秦州的西升觀，已入道多年了。於是□□沉吟着回憶：當自己離開家鄉的時候，西升觀並沒有這個道士呀。尤其感到奇怪的是，他身上穿的這件皇帝賜給的紫色袈裟是從哪裏來的呢？那個人也只是匆匆而過，可是不到一個月，道士從洋源回來，只是稍有收穫。告辭之意，也很急切。由於一再挽留安排他而站立了很久，不過還留下他並收拾出一張牀讓他住下。夜深人靜，打來幾甌烈酒對飲，後來又慢慢地問道："尊師身上的紫帶（用來系官印的絲帶），是從哪裏得到的？應該真誠地告訴我。"道士回答說："這是先和尚的命服，是他傳送給我的。我本是廣修寺著紫和尚的弟子，師父死後，我便捨棄空門，投奔西升觀入了道家，因此便穿上了這身紫色袈裟。"他自稱是先師傳與了他衣鉢，可是哪裏有道士得到和尚師父遺贈的紫袈裟呢？真是前所未聞！

三妄人

孫光憲在蜀時，曾到資州，見應貞觀李道士，話州有姓趙人，閉關卻掃，以廊廟自期。都虞侯閻普敬異之，躬自趨謁。閻魁梧丈夫，趙生迎門，愕眙良久，磬折敘寒溫曰："伏惟貔貅。"閻乃質於先容者，俾詢之，趙生曰："若雲熊羆，即須宰相之才，方當此語。閻公止於都頭已來，只銷呼爲貔貅。"人聞鹹笑之。又一士自稱張舍人。訴於光憲曰："兄長以術惑我心神。"憲謂曰："得非盅毒厭勝之術耶？"張曰："非也，乃用鬼谷子押闔，捭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風不禁。"又江陵顏雲，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併四海。每至論兵，必攘袂叱吒，若對大敵。時人謂之"檢譜角觝"也。時有行軍王副使，幽燕舊將，聲聞宇內。顏生候謁，稱是同人，自言大志不伸（伸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喪良友也，每慟哭焉。（出《北夢瑣言》）

【譯文】

孫光憲在四川時，曾去過資州，會見過那裏應貞觀的李道士。他說本州有個姓趙的讀書人，閉門謝客，以朝廷高官爲自己的目標。都虞侯閻普勒覺得這人很怪，便親自去拜訪他。閻普敬身材魁梧，又很有大丈夫氣概，趙生開門迎接時，驚愕地看了他很久。趙生十分恭敬地寒暄道："伏惟（謙詞）貔貅（一種猛獸，也比喻勇猛的軍隊）。"閻普敬對於這樣的評價有疑問，就派人去問個明白。趙生道："如說是熊羆，必須是宰相之才，才能用這樣詞語；閻公只不過是個都頭而已了，只配稱作貔貅。"人們聽說後都笑了。又有一個人，自稱張舍人，他告訴孫光憲說："兄長用某種技術迷惑我的心神。"孫光憲問他："是不是用盅毒或者詛咒之術？"張舍人說："不是。他是把鬼谷子（古代縱橫家之祖）畫在門扇上，以此來扯破我的心神。直到現在仍患有心風不禁症。"還有個人，是江陵的顏雲，偶然得到一本諸葛亮的兵書，便自言可用十萬兵吞併天下。每次談論到兵法，必然是挽袖子大喊大叫，如臨大敵，當時人們都說他簡直是相撲表演。當時有一位很有指揮作戰才能的王節度副使，是幽州燕州一帶的老將領，聲望傳遍天下，顏雲曾去拜訪過，聲稱與人家志同道合，說只可惜自己空有大志而沒有機會伸展。王副使死後，他覺得自己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經常悲痛地大哭。

周韋二子

周（周字原缺，據黃本補）韋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尪懦昏鈍，率由婢嫗。仕僞蜀王氏，以事舊優容之，因至卿監。或爲同列所譏，雲："三公門前出死鼠。"巽曰："死鼠門前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爲王氏駙馬都尉，性識庸鄙。國亡後，與貧丐者爲伍，俾一人先導爵裏於闤闠酒肆，有哀之者，日獲三二百錢，即與其徒飲啖而已。鹹嗟嘆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周韋巽，是太尉周昭度的兒子。人很懦弱愚鈍，做任何事都要聽從婢女的。他在僞蜀主的朝廷做官，由於他過去侍奉過僞蜀主而有老交情，僞蜀主對他很寬容，因此而官至卿監。他常被同僚們所譏諷，有人諷刺他說："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公）門前出死鼠。"他卻"回擊"人家說："死鼠門前出三公。"還有個姓周的人，是僞蜀王朝宰相周博雅的兒子，還是僞蜀主的駙馬都尉，此人庸俗鄙賤。僞蜀國滅亡後，他便與乞丐爲伍。他指使人先把酒從人家裝酒的器皿中偷出，再拿到街市的酒店去賣，有憐憫他們的就會花錢買下來。這樣每天可得二三百錢。然後就與他的那幫難兄難弟們去大喫大喝一頓。人們對他的行爲都很嘆息。

不識鏡

有民妻不識鏡。夫市之而歸。妻取照之，驚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婦歸也。"其母也照曰："又領親家母來也。"（出《笑林》）

【譯文】

有個人的妻了不認得鏡子。丈夫買了一個拿回來，妻子拿過來一照，喫驚地告訴她的母親說："我丈夫又取回來一個媳婦！"她母親也去照了照，說道："還把親家母也領來了！"

齧鼻

甲與乙鬥爭，甲齧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齧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豈能就齧之乎？"甲曰："他踏牀子就齧之。"（出《笑林》）

【譯文】

甲與乙打架，甲咬下了乙的鼻子，有個官吏正想要給他們斷案，甲卻說是乙自己把鼻子咬掉的。官說："人的鼻子在高處，而嘴在低處，怎麼能夠咬到它呢？"甲說："他是登上牀去咬的。"

助喪禮

有人弔喪，並欲齎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答曰："錢布帛。任君所有爾。"因齎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窮奈何，曰："造豉（豉原作鼓，據黃本改）。"孝子又哭孤窮，曰："適得便窮，更送一石。"（出《笑林》）

【譯文】

有個人要去弔喪，並想要送些禮物幫助他們，向別人打聽可以送些什麼東西。別人告訴他："錢、布或綢緞，不管任何東西只要你有都可。"於是送去一斛大豆，放在孝子面前。他對孝子說："沒有可以拿的，送一斛大豆幫幫你吧。"孝子哭述說我這麼孤單窮困可怎麼辦。那人說："你可以做豆豉。"可孝子還哭又孤單又窮困，那人道："是相當窮困。"又送來一石大豆。

外學歸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得，並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出《笑林》）

【譯文】

某人的父母都在世，去外地學習了三年回來，舅舅問他這三年學習有什麼收穫，並說一說久別父親有何感受。他回答道："對舅舅的思念，超過秦康（秦康公的舅舅重耳逃亡在外，後來穆公召他回來時，太子秦康公送他至渭陽並寫詩敘別。後人以渭陽表示舅甥）。"接着父親一一列舉了他的不是，並問道："你學了半天有什麼用呢？"他回答說："小時候得不到父教，所以學業沒有長進。"

行吊

傖人慾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髡於背。而爲首者，以足觸詈曰："癡物！"諸人亦爲儀當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疾物！"（出《笑林》）

【譯文】

幾個粗人要一起去弔喪，可是誰也不懂得弔喪的禮節，其中有一個平時說話很粗俗的人對同伴們說："你們都隨着我做就行了。"到了辦喪事的人家後，那個人走在最前面，他先趴在席子上，其餘的人也隨着他依次趴在後面，那個人用腳登了後邊的人一下罵道："蠢物！"大家都以爲禮節就該是這樣，每個人都登了一腳後邊的人道："蠢物！"最後邊的人緊挨着孝子，也登孝子一腳說："蠢物！"

癡婿

有癡婿，婦翁死，婦教以行吊禮。於路值水，乃脫襪而渡，惟（惟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遺一襪。又睹林中鳩鳴雲："喒締咕。"而私誦之，都忘吊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云："喒締咕。"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即還我。"（出《笑林》）

【譯文】

有一個傻女婿，岳父去世，媳婦在家時已教給他怎樣行弔孝禮。路上遇河，就脫襪子蹚過去，可是不慎丟了一隻。他又看到林子裏的鳩鳥在"喒締咕"地叫，就默默地背誦鳥的叫聲，而把弔孝的禮節全忘光了。到了靈堂，他便用穿着襪子的那隻腳站地，把光着的那隻腳抬起來，只是說："喒締咕！"孝子們也都笑了，可他還說道："別笑別笑，如果拾到襪子，就快點兒還給我。"

魯人執杆

魯有執長杆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出笑林）

【譯文】

山東有這麼一個人要拿長木杆進城門，一開始是豎着拿，怎麼也進不去，後來又橫着拿，也是進不去，他實在想不出什麼辦法了。一會兒過來一個老頭對他說："我倒不是聖人，但是見的事可多了。你爲什麼不把它用鋸從中間截斷再進啊？"於是那人就依照老人說的把木杆截斷了。

齊人學瑟 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方知向人之愚。（出《笑林》）

【譯文】

一個齊（今山東）人跟一個趙（今河北南部）人學彈琴。他爲了記好先前學彈琴的調子，就把調節音調的鈕柱用膠粘死而回來。可是回來後三年彈不成一個曲子，齊人十分奇怪。有從趙地來的人，他就去問這是怎麼回事。那人一看才知道跟前這個人是何等愚笨。

市馬

洛中有大僚，世籍膏梁。不分牝牡。偶市一馬，都莫知其妍媸。爲駔儈所（所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欺曰："此馬不唯馴良，齒及二十餘歲。，合直兩馬之資。況行不動塵，可謂馴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儈既倍獲利。臨去又曰："此馬兼有榲桲牙出也。"於是大喜。詰旦乘出，如鵝鴨之行。及至家。矜衒曰："此馬不唯馴熟，兼饒得果子牙兩所。"復召儈，別贈二十。（出《玉堂閒話》）

【譯文】

洛陽城裏有個大官，世代都是富豪。此人連牲畜的公母都分辨不出來。偶然間買了一匹馬，竟然不知這馬是美是醜。當時馬販子欺騙他說："這匹馬不僅很馴順善良，而且牙口才二十多齡，合起來能值兩馬的價錢。何況走起路來一點不能拂揚起灰塵，可以說是馴良得很。"於是便以大價錢買下，馬販子也獲得了成倍的利錢。臨走時馬販子又說："這馬還要有榲桲牙（意爲小馬駒）快出世了。"於是他非常高興。第二天早晨他騎上這匹馬回來，走起路來簡直像鵝鴨一樣。回到家裏，他炫耀道："這馬不光是馴良，還能得到個小馬駒。"於是又把馬販子找來，另贈送二十錢。

昭應書生

唐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一書人，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出《因話錄》）

【譯文】

唐朝時，皇帝頒下恩詔，要遍訪那些懷才抱器而又不求功名的人。有人便表示要去應試。有這麼一個書生，快馬奔馳進入京城，有人問他來京有求於何事，他說："我是來考取'不求功名'科的。"

卷第二百六十三　　無賴一

劉誠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飛騎席人 韓令珪 李宏 長孫昕 張易之兄弟 權懷恩　宋之遜　張乾等　彭先覺　張德　士子吞舍利　劉子振　荊州鬻　札者

劉誠之

唐天授年，彭城劉誠之，粗險不調，高言庳語，凌上忽下，恐嚇財物，口無關鑰，妄說襖災。從萬年縣尉常彥瑋，索錢一百千。雲："我是劉果毅，當與富貴。"彥瑋進狀告之。上令二給事先入彥瑋房中，下簾坐窗下聽之。有頃，誠之及戶千仞至，於廳上坐，談話。彥瑋引之說國家長短，無所忌諱，給使一一紙筆抄之以進。上怒，令金吾捕捉。親問之，具承。遂腰斬誠之，千仞處絞，授彥瑋侍御史。（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天授年間，有個彭城人劉誠之，粗野險惡又與人不合，忽而豪言，忽而卑語，欺上瞞下，恐嚇詐取財物，口無約束，胡說天將反時而有大災。他從萬年縣尉常彥瑋那兒勒索十萬錢，說："我是劉果毅，你應當幫我富貴起來。"常彥瑋向皇上進呈文狀控告了他。皇上派出兩個內侍先到常彥瑋的屋子裏，放下門簾坐在窗下監聽。過了一會兒，劉誠之和盧千仞便來了，他們坐在廳裏說話，常彥瑋便引導他們對國家說長道短，他們竟毫無顧忌，二內侍把他們所言一一記錄下呈送皇上，皇上一看大怒，命令執掌治安的官員立即把他們捕來。皇上親自問案，他們全都承認。於是腰斬劉誠之，絞死盧千仞，任命常彥瑋爲侍御史。

宗玄成

唐老三衛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齊黃門侍郎。玄成性粗猛，稟氣兇豪，凌轢鄉村，橫行州縣。紀王爲邢州刺史，玄成與之抗行。李備爲南和令，聞之，每降階引接。分庭抗禮，務在招延，養成其惡。屬河朔失稔，開倉賑給，玄成依勢，作威鄉野，強乞粟一石。備與客對，不命，玄成乃門外揚聲，奮臂直入。備集門內典正一百餘人，舉牒推窮，強乞是實。初令項上著鏁，後卻鏁上著枷，文案既周，且決六十，杖下氣絕。無敢言者。（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有一個曾做過宮廷禁衛的人宗玄成，他是邢州南和縣人氏，祖父宗齊當過黃門侍郎。此人粗野殘暴，兇狠蠻橫。欺凌鄉村百姓，橫行於州府縣衙。紀王當時任邢州刺史，玄成竟與他抗衡。李備爲南和縣令，每次聽說他要來，都要走到臺階下去迎接。與他分庭抗禮，他還要熱情接待，因此養成了此人的惡性。有一年，河朔管轄的地區鬧災荒，官府開倉救濟災民，玄成依仗自己有勢力，在鄉村的窮苦農戶家大耍威風，強行要走一石救災糧。李備讓他來說明此事，他不從命，並在門外大喊大叫，揮舞的拳頭闖進來。李備在院內集合典正等一百餘人，舉着文狀一一追問其罪責，奪災糧的事完全屬實。起初下令給他的脖子上鎖，後來又令去掉鎖上枷。文案詳細周全後，判決杖罰六十，宗玄成在棍棒下斷氣。此事沒有一個敢談論的。

孟神爽

孟神爽，揚州人，稟性狼戾，執心鴆毒，巡市索物，應聲即來；入邸須錢，隨口而至。長史縣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頷之而已。張潛爲揚州刺史，聞其暴亂，遣江都縣令店上捉來。拖入府門，高聲唱速付法曹李廣業推鞠。密事並虛，準敕決百，杖下卒。（出《朝僉載》）

【譯文】

孟神爽，是揚州人。此人稟性兇殘狠毒，在集市上索要東西，賣主立即就給；到哪個店鋪說聲需要錢，順嘴說一聲就送到。長史縣令，對他都是以禮相待；而他見到丞尉判司，只是點點頭而已。當時張潛任揚州刺史，聽說他如此兇惡妄爲，便派遣江都縣令把他從一家店鋪中捉來。將他拖入府門後，刺史大聲說速交司法官李廣業審訊。查清了事實，皇上批覆，杖刑一百，在棍棒下死去。

飛騎席人

則天之廢廬陵也。飛騎十餘人於客戶坊同飲，有一人曰："早知今日無功賞，不及扶豎廬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門進狀告之。席未散，並擒送羽林。鞠問皆實。告者授五品，言者斬，自餘知反不告，坐絞。（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則天廢黜了太子廬陵。有十幾個侍衛軍士在一家客店飲酒時，其中一人說道："早知道今日得不到功賞，不如去扶持廬陵王了。"酒席上有一個人走了出去，其實是去向羽林軍的長官們呈文告了他們的狀。酒席還沒散，就被一起捉到羽林軍。經審問全屬實。告狀的人授五品官銜，說那句話的人處斬，其餘的人屬於知道反叛而不告發，處以絞刑。

韓令珪

周令史韓令珪耐羞恥，厚貌強梁。王公貴人，皆呼次第。平生未面，亦強幹之。曾選，於陸元方下引銓。時舍人王勮奪情，與陸同廳而坐。珪佯驚曰："未見王五。"勮便降階（階原作皆，據黃本改）憫然（然原作默，據黃本改），令珪顰眉蹙刺，相尉而去。陸與王有舊，對面留住，問："勮是誰？"莫之識也。後嚇人事敗，於朝堂決杖。遙呼河內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識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武則天朝）朝時有個令史叫韓令珪，此人不怕羞恥，厚顏無恥而又蠻橫無禮。見了王公貴人，都稱呼人家的排行。即使是對從未見過面的人，他也硬去幹謁人家。他曾參加過選官考試，由陸元方主持推薦授官的事，舍人王勮喪假未滿便提前讓他出任，當時與陸元方一起坐在廳內，韓令珪便裝作驚訝地說："怎麼沒見到王五呀？"王勮立即很謙恭地走過來，仍然是面帶憂愁的樣子，令珪也裝出一副顰眉蹙額的憂愁貌，對他安慰幾句便要走。陸元方與王勮有舊交，便將令珪攔住，問他王勮是誰，他說不認識。後來韓令珪冒充唬人的事敗露，在朝堂上對他執行杖刑，他在很遠地方還呼叫河內王說："大哥，爲什麼不來救我？"河內王武懿宗看了看他說："我不認識你。"於是催促執杖人狠打。韓令珪被杖刑而死。

李宏

唐李宏，汴州浚儀人也。兇悖無賴。狠戾不仁。每高鞍壯馬。巡坊歷店，唬庸調租船綱典，動盈數百貫。強貸商人鉅萬。竟無一還。商旅驚波，行綱側膽。任正理爲汴州刺史，上十（十原作下。據黃本改。）餘日，遣手力捉來，責情決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飲相歡。遠近聞之，莫不稱快。（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有個叫李宏的，汴州浚儀縣人。此人是個兇惡忤逆的無賴，狠毒而不講仁義。經常騎着高頭大馬，遊蕩於作坊商店，通過僞裝恫嚇的辦法騙取各種稅金，動不動就叫人交他數百貫錢。他強行借買賣人的錢上萬，竟然沒有一份償還的。商人們都很懼怕他，各商行組織更是對他又恨又怕。任正理當了汴州刺史後，上任十幾天，便派手下的小吏把他捉來，問明案情後判杖刑六十。李宏被棍棒打死。工商界的人士，都飲酒歡慶。遠近聞聽，沒有不稱快的。

長孫昕

唐長孫昕，皇后之妹夫。與妻表兄楊仙玉乘馬二十餘騎。並列（並列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瓜撾，於街中行。御史大夫李傑在坊中內參姨母，僮僕在門外。昕與仙郎，使奴打傑左右。傑出來，並波按頓。須臾。金吾及萬年縣官併到，送縣禁之。昕妻父王開府，將二百百騎，劫昕等去。傑與金吾、萬年，以狀聞上，奏敕斷昕殺，積杖至數百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人長孫昕，是皇后的妹夫。他和妻表兄楊仙玉與二十多人並列騎馬穿行於大街上。此時御史大夫李傑正到作坊內來探望姨母，他的隨從留在門口，長孫昕和楊仙玉便讓殿上執衛用金瓜擊打李傑的隨從。李傑出來，對他們進行了制止。過了一會兒，金吾（執掌京都治安的長官）和萬年縣官一起來到，把他們送到縣衙囚禁起來。長孫昕的岳父王開府（官職名，文散官中最高階）帶了二百騎士又把他們劫走。李傑與金吾及萬年縣官訴狀於皇上，皇上下旨判長孫昕死刑，杖撻數百而死。

張易之兄弟

張易之兄弟驕貴，強奪莊宅奴婢姬妾，不可勝數。昌期於萬年縣街內行，逢一女人，婿抱兒相逐。昌期馬鞭撥其頭巾，女婦罵之。昌期顧謂奴曰："橫馱將來。"婿投匭三四狀，並不出。昌期捉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決死之。昌儀常謂人曰："丈夫當如此，今時千人推我不倒，及其敗也，萬人擎我不能起。"俄而事敗，兄弟俱斬。（出《朝野僉載》）

【譯文】

張易之的兄弟都是驕奢淫逸的貴族，搶奪霸佔莊園奴婢姬妾不知有多少。昌期在萬年縣大街上行走時，遇上一個女人，她的丈夫抱着孩子緊隨其後，昌期便用馬鞭杆去撥弄人家的頭巾，那女人罵他，他便回頭對奴僕說："把她橫在馬上馱走。"丈夫投匭（唐朝時投匭使院，匭院置有方匣，凡臣民有冤滯或賦頌的都可向方匣中投狀，叫投匭）三四份狀文，媳婦也未放回來。後來昌期被捉拿到萬年縣衙，是以其他罪名被處死的。昌儀常對人講："當大丈夫就是這樣，今天千人想推倒我卻推不倒，到了敗落的時候，萬人舉我也舉不起來。"不久他的惡行敗露，兄弟倆都被斬首。

權懷恩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無賴，除洛州長史。州差參軍劉犬子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趁二百餘步，亦不遣乘馬。犬子覺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驛，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個參軍？"對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外員？"對曰："餘一員，遣與長史脫靴。"懷恩驚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爲僕射。"懷恩撫然而去。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裏刺史，至神州，不可造次。參軍雖卑微（微原作維，據黃本改），豈可令脫靴耶？"懷恩慚，請假不復出，旬日爲益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有個邢州刺史權懷恩，是個無賴。他被任命爲洛州長史後，州府派遣參軍劉犬子迎接他。走到懷州路時，劉犬子停下來迎候並向他致禮。權懷恩突然從他跟前跑過去，連句話都不跟他說。劉犬子一直追趕了二百多步，也不讓他上馬，劉犬子覺得此人不像是來上任的權懷恩，便自己上馬而去。到了驛站，權懷恩命劉犬子給自己脫掉靴子後問："洛州有幾個參軍？"劉犬子說："正員六人，正員之外一人。"權懷恩問："怎麼還用了員外的參軍？"劉犬子說："多出一人來，好派他給長史脫靴子啊。"權懷恩一聽此人口氣有些驚詫地問："你是誰的兒子？"劉犬子說："我父親是僕射（宰相）。"權懷恩茫然若失地走了。後僕射劉仁軌對他說："你不過是個草野間的普通刺史，到了京都，不可以魯莽行事。參軍的官職雖小，可是怎麼能命令人家給自己脫靴子呢？"權懷恩很覺慚愧，請假不再上任。十幾天後，任命他爲益州刺史。

宋之遜

唐洛陽丞宋之遜，太常主簿之問弟。羅織殺駙馬王同皎。初，之遜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爲兗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遜於簾下竊聽之，遣侄曇，上書告之，以希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遜爲光祿丞，之問爲鴻臚丞，曇爲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問等緋衫，王同皎血染也。"誅逆韋之後，之遜等長流嶺南。客謂浮休子曰："來俊臣之徒如何？"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爲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王喜。週年之後，無可送，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豺默然無應，遂齚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洛陽縣丞宋之遜，是太常寺主簿宋之問的弟弟。他曾羅織罪名陷害了附馬王同皎。最初，宋之遜諂媚攀附張易之兄弟，因而出任爲兗州司倉。張易之兄弟事敗處死後，他偷着逃回來，王同皎把他藏到一間小房裏。王同皎是一位充滿正義之氣的君子，他十分憎恨韋氏和武三思亂國，曾跟一兩個知近的人談論過，每次談論起韋、武亂國之事都表現出切齒痛恨樣子，宋之遜便在簾後偷聽。之後他便指使侄子宋曇上書告發，以求韋氏下旨恩賞。武三恩等人果然大怒，奏本誅滅王同皎及同夥。於是宋家兄弟一起被授予五品官，任命宋之遜爲光祿丞，宋之問爲鴻臚丞，宋曇爲尚衣奉御。天下沒有不恨他們的，人們都說："宋之問等人的紅色官袍，是用王同皎的鮮血染成的。"誅滅韋氏之後，宋之遜等被長期流放於嶺南。有個客人問浮休子："來俊臣這個人如何？"他回答說："從前，有個獅王在深山裏捕到一隻豺，要喫掉它，豺說："我願爲大王送上兩頭鹿來贖出我自己。"獅王大喜。可一年以後，什麼也沒送來，獅王道："你殺死的衆生已經夠多的了，今天換到你了，你還有什麼圖謀？"豺默然無聲，於是獅王將它喫掉。來俊臣之流，與豺狼有什麼兩樣！"

張乾等

上都市肆惡少，率髡而膚扎，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售酒，捉羊甲擊人者。京兆尹薛元賞，上三日，令里長潛捕，約三十餘人，悉杖殺，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扎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怕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可胸腹爲山亭院、池榭、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又賊趙武建，扎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右膊刺言："野雞灘頭宿，朝朝被鶻捎。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扎七十一處，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至恓惶覓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膊上扎瓠蘆，上扎出人首，如傀儡戲有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胡蘆精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京都中有一羣恣意妄爲的惡少，全都剃光了頭並文身，各種物類的形狀都有。他們還依仗軍隊的勢力，強搶財物。甚至還有用蛇去換酒、捉來羊甲打人的。京兆尹薛元賞上書三天後，便下令里長祕捕，約有三十多人，全部被亂杖打死，屍體棄於街上。市人中凡有文身的，都嚇得把它燙掉了。當時有個在大寧坊幹活的人張幹，左臂上刺的字是"生不怕京兆尹"，右臂上刺的是"死不怕閻羅王"。還有個叫王力奴的人，出錢五千招扎工，在胸腹上刺出山園水池、樓榭、鳥獸等，無所不有，細緻逼真就像着了顏色。他們一起都被杖殺。還有個強盜趙武建，在身上刺了一百六十處野獸的抓印和盤旋的喜鶴等，在右臂上刺字道："野雞灘頭宿，朝朝被鶻捎（鶻：皇上用以獵獸的一種鷹）。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又在高陵縣捉到一個文身人宋元素，在身上刺了七十一處，並在左臂上刺字道："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至恓惶覓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上刺了一個胡蘆，胡蘆的上面刺了一個人頭，那人頭就像木偶戲中郭公。縣官不解其意，便問他，他說是胡蘆精。

彭先覺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事，定鼎門草車翻，得兩羫羊。門家告御史，先覺進狀奏請："合宮尉劉緬專當屠，不覺察，決一頓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縫新褲待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覺，奏決劉緬，不須，其肉乞緬喫卻。"舉朝稱快。先覺於是乎慚。（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的御史彭先覺，是個沒臉沒皮的傢伙。如意年間，嚴禁屠宰牲畜，當時彭先覺正主管巡察監督之事。定鼎門因一輛草車翻倒，砸傷了兩隻羊，護門人便將此事告到御史那裏。於是彭先覺就向皇帝進呈奏書，"宮尉劉緬本當負責有關屠宰之事的，但並沒有覺察到這件事，應懲他喫一頓棍棒。而羊肉要送給尚書省的官員們喫。劉緬很害怕，新做了一條褲子等待捱打。第二天，武則天批示道："御史彭先覺奏書判決劉緬一事不妥。羊肉應給劉緬喫。"舉朝稱快，彭先覺因此很羞慚。

張德

周長壽（周長壽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中，斷屠極切。左拾遺張德，妻誕一男。祕宰一口羊宴客。其（宴客其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日，命諸遺補。杜肅私囊一餤肉，進狀告之。至明日，在朝（在朝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前，則天謂張德曰："郎妻誕一男，大歡喜。"德拜謝。則天又謂曰：（又謂曰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然何處得肉？"德叩頭稱死罪。則天曰："朕斷屠，吉凶不預。卿（預卿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命客，亦須擇交。無賴之人，不須共聚集。"出肅狀示之。肅流汗浹背。舉朝唾其面。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長壽年間，武則天下令嚴禁屠宰牲畜。左拾遺張德的妻子生了一個男孩，便偷偷地殺了一頭羊宴請賓客。那天，他請來了各位拾遺補闕。其中有個叫杜肅的人，飽喫一頓羊肉之後便寫了狀文向皇帝告發。到了第二天，在朝堂上，武則天對張德說："你的妻子生了一個男孩，大歡大喜啊。"張德向武則天拜謝，武則天又道："可是肉從哪裏弄到的？"張德叩頭連稱死罪。武則天道："我禁止宰殺牲畜，是吉是兇難以預測。可是你邀請客人，也該有選擇地交往。無賴之人，不能一起聚會。"之後拿出杜肅的狀文給大家看，杜肅立即汗流浹背。滿朝官員都往他臉上唾唾沫。

士子吞舍利

唐洛中，頃年有僧，以（以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琉璃器中，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士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之（之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僧遂出瓶授與，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聞，遂贈二百緡。乃服巴豆。僧下瀉（僧字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取濯而收之。（出《尚書故事》）

【譯文】

唐朝時，在洛中州，近年來有個和尚把幾粒舍利（佛骨）放在琉璃瓶中，日夜香火不斷地祭祀。施主送的禮物，沒有一天斷過。有一個讀書人，迫於飢寒，便去請求和尚說想要把舍利放在手上看一看。和尚於是取出來拿給他看。那人接過舍利就一口吞下肚裏。和尚驚恐如狂，又怕外面的人知道這件事。那個書生道："你給我一些錢，我就服藥把它快點瀉出來。"於是那和尚送給他二百緡錢，他便服下巴豆。那和尚等他瀉下來後取出來清洗乾淨收藏起來。

劉子振

劉子振，蒲人。頗富學業，而不知大體，尤好凌轢同道，詆訐公卿。不恥幹索州縣，稍不留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明庭，稠人廣衆，罕有與立談者。劉允章知舉歲，患舉子納卷繁多，榜雲："納卷不得過三卷，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掇兇譽。（原缺出處，今見《摭言》）

【譯文】

劉子振，蒲州人。很有學問，然而不識大體，尤其喜好欺凌同事們，詆譭攻擊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他甚至不知羞恥地向州官縣令們索要財物，稍不滿意，便立即對人家冷嘲熱諷。因而他去考場應試的時候，那麼多人，竟很少有人與他交談的。那一年是劉允章主持科舉考試之事，因他憂慮舉子們交上來的試卷太多，就張榜寫道："交上來的卷子不能超過三卷，但劉子振必須交四十卷。"因此遭到他兇猛的攻擊。

荊州鬻札者

荊州貞元中，市中有鬻札者，有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蟾蠍鳥獸，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永印。（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貞元年間，在荊州的集市上，有賣札青工具的。那札具製作的像印章，印上用一簇小針圍出各種東西的形狀，如蛤螞、蠍子、鳥、獸等等，應有盡有，你想要什麼有什麼。用那札具在皮膚上刺印之後，再刷上石墨，等刺傷好了瘡痂脫落之後，那印上去的圖形會十分精緻並會永久地保留下去。

卷第二百六十四　　無賴二

南荒人娶婦 趙高 韋少卿 葛清 三王子 樂從訓 張從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韓伸　李令　孟弘微　僧鸞　路德延　蕭希甫

南荒人娶婦

南荒之人娶婦，或有喜他室之女者，率少年，持刀挺，往趨虛路以偵之，候其過，即擒縛，擁歸爲妻。間一二月，復與妻偕，首罪於妻之父兄。常俗謂縛婦女婿。非有父母喪，不復歸其家。（出《投荒雜錄》）

【譯文】

南方荒蠻之地的人娶媳婦，或者是有人喜歡上別人家的女子，便率領上一羣年輕人，手持刀槍棍棒，悄悄地跑到那裏，在沒人的路上藏起來並進行偵探，等那女子從這裏路過，就將她捉住綁上，抱回去之後就成了他的妻子。中間隔上一兩個月，再偕同妻子一起，到孃家向妻子的父兄賠罪。俗稱之爲綁媳婦的女婿。此後不是遇上父母喪事，妻子是不能回孃家的。

趙高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鬥，嘗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轉爲坊市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題徑三寸，叱杖家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死。經旬日，但袒而歷門，乞修理破功德錢。（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李夷簡，唐朝元和末年在四川任職。那裏有個市民趙高十分好鬥。曾被押在監獄，他整個後脊背刺着一個毗沙門天王圖像，衙吏要杖罰其背，見到此圖像總是不得不停止。逃避了杖罰，出去之後又成爲街市中一害。手下人把此事告訴了李夷簡，李大怒，把趙高捉拿到堂上，取來新做的筋竹棒，直徑就有三寸，喝令提杖的人打天王、已杖罰夠數，痛打三十餘杖竟未打死。過了十來天，趙高光着背來到門前，討取修理毀壞功德錢。

韋少卿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扎青。其叔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扎一樹，樹杪鳥集數十。其下懸鏡，其（其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鼻系，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曾讀張燕出詩否？'挽鏡寒鴉集'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四川有一小將韋少卿，是韋表微的堂兄，年少而不願意讀書，嗜好文身。他的叔父讓他脫下上衣要看看，只見胸上刺了一棵大樹，樹稍落着數十隻鳥，樹下懸着一個鏡子，鏡鼻兒上扯出一條繩，有一個人在一側牽着繩子的另一頭。他叔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便問他，少卿笑着說："叔父曾讀過張燕公的詩嗎？這就是'挽鏡寒鴉集'麼。"

葛清

荊州街子葛清，勇，自頸已下，遍扎白居易詩。段成式嘗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記。反手指其劄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黃夾纈窠寒有葉"，則持一樹，樹上掛纈，纈窠勝絕細。凡扎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在荊州的大街上有一個人叫葛清，很勇敢，從脖子往下，全都刺滿了白居易的詩。段成式曾與來荊州的遊客陳至把他叫來觀看。讓他自己解釋那些圖案的意思，他連後背上的也能牢記不誤，背過手去一一指出圖案表達的詩意。問到"不是花中偏愛菊"在哪裏，他便指到一人端着酒杯站在菊叢旁的圖給看。又問道："黃夾纈窠寒有葉"在哪裏？"他指給一棵樹讓看，那樹上掛着印有花紋的織錦，那錦上的花紋十分細密。一共刺出表達三十多首詩意的圖案，真是體無完膚了。陳至稱他是白舍人流動的詩圖。

三王子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裏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扎，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會有過，楊令所由數人捕獲，閉關杖殺之。判雲："刺扎四肢，口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出《酉陽雜俎》）

【譯文】

楊虞卿任京兆尹時，市內有個叫三王子的，力氣很大，能舉起巨石，全身卻刺着圖案，體無完膚。前後合起來已判過三四次死刑了，可是每次都潛藏到軍隊而躲過去。恰巧他又犯了錯，楊虞卿命令數人去逮捕，捕獲之後即刻關上門將他杖殺。他在判狀上寫道："刺扎四肢，口稱王子，何須審訊，便應當抵罪。"

樂從訓

王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玖有舊，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又鹹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囊裝姬僕而還，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雲："得貝（貝原作具，據許本改）州報，某日殺卻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兇誕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爲亂軍所殺。（出《北夢瑣言》）

【譯文】

王鐸失去了都統職務後，被任命爲滑州節度使，不久又罷職。因河北很安靜，並與楊全玖有深交，爲避災而移居浮陽。他與幕府中的僚屬一起同行，這些幕僚都是些朝中的士大夫。途經魏州時，樂彥禎給予隆重的禮遇。王鐸攜帶的物品十分奢華，並有衆多的從客姬妾，大有京城中歌舞昇平的舊貌。樂彥貞有個兒子叫從訓，平素就是個無賴，此時他十分愛慕這些車馬姬妾，於是徵詢於他父親的幕客李山甫。李山甫曾在鹹通年間多次應試而落榜，心中尤其憎恨朝廷中的達官貴戚，因而勸從訓一是要謀取。等到王鐸行至甘陵，他便率數百輕騎兵，搶奪了所有的財物行裝和姬妾而回來。隨從的賓客全被殺死。等到上奏朝廷，在給朝廷一份公文中寫道："得到貝州的報告，某日有一人被殺，這個人姓王名令公。"其兇殘荒誕竟達到這種地步。樂彥禎父子不久便在亂軍中被殺。

張從晦

梁祖圖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賴酣酒，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甚暱狎，從晦致命於郡。彥溫大張樂，邀不至，乃與藏耀食於主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不然，何使者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狀白其事。既而又疑（疑字原空缺，據許本補）懼曰："訴其腹心，亡我族。"乃自縊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事腰二字原空缺，據許本補）斬從晦，留何藏耀，裂其禁械，斬於壽春市。（出《北夢瑣言》）

【譯文】

五代時，後梁太祖謀取霸權的初期，壽州刺史江彥溫攜帶所轄之地歸順太祖。於是太祖便派遣自己的親信官員張從晦去向他表示慰勞感謝。而張從晦是好酗酒的無賴，還有個酒徒何藏耀陪同他一起前往，兩人的關係超出正常的親近。張從晦帶着使命來到壽州，江彥溫鑼喜鼓喧天地迎接他。當江彥溫設宴邀請他時，他竟然未來，卻與何藏耀一起到江彥溫的主將家去喫飯。江彥溫生疑，並恐懼地說："看來汴王（指梁太祖）要謀害我啊，不然的話，爲什麼他的使者會這樣呢？"於是便殺了那個主將，又接連殺死數十人。並寫下文字說明了這件事。既而又疑懼道："應該道破他的心腹之事，他是要殺我的全家。"之後便上吊而死。梁太祖大怒，親自去審問了這件事，腰斬張從晦，暫留何藏耀，劈裂禁錮他的枷鎖，將他斬於壽春城大街上。

李仁矩

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授東川，將有跋扈之心。於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潼梓。仁矩北節使下小校，驟居內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以疾辭不至，乃與營妓曲宴。璋聞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鞹足端簡迎門，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晦之所致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後唐明宗皇帝時代，董璋任職於東川，存有驕橫霸道之心，當時朝中派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潼梓。李仁矩原是北方節度使手下的一個下級軍官，剛剛到宮內任職，此人輕佻而又不正派，主帥在帳中設宴邀請他，他竟以粗暴的語言拒絕不來，其實是跟一個軍妓在私下歡宴。董璋聽說後大怒，要來馬立即趕到客館，想當下就把他殺掉，可是見到仁矩正裹足捧着手板迎候於門前，氣怒便有些清解。後來董璋叛亂，兩川舉兵討逆，都是由於李仁矩向安重晦獻計纔有所準備的。

李罕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及脯，無與之者，擲鉢於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血流。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由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卒字原空缺。據北夢瑣言補。）於汴州，亦荊南成汭之流也。自唐仕梁。（出《北夢瑣言》）

【譯文】

李罕之，是河陽人，少年時就當了和尚，是個無賴，不管到哪兒去都不接納他。曾在滑州酸棗縣討過飯，可是從早到晚，沒有人送給他喫的，於是他把鉢盂（和尚用的一種飯碗，扔在地上，毀掉袈裟，投奔河陽的諸葛爽當了兵。罕之本是他的僧號，他把僧號做了自己的名字。他平素很有力氣，有時跟人打架，打人家的左臉頰，右臉頰都能冒出血來。諸葛爽很快給他安排暫當一個下級軍官。每次派他出去討伐賊寇，沒有不被他話捉回來的。在蒲降的北邊，有一座摩雲山，賊寇在山上設有堡壘，號稱摩雲寨，不論從前邊還是從後邊，都無法攻克，可卻被李罕之攻破，由此被稱作李摩雲。此後歷任郡侯、河南節度使府將領，官一直做到侍中（宰相之一），死在汴州。此人也屬於荊南成汭之流的人物，唐朝滅後又到梁朝去當了官。

韓伸

有韓伸者，渠州人也。善飲博，長於灼龜。遊謁五侯之門，常懷一龜殼，隔宿先灼一龜。來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去某方位去吉，即往之；諸方縱人牽之不去。即取人錢貨，如徵赤債。或經年忘其家而不歸，多於花柳之間落魄。其妻怒甚，時復自來恥頓，驅趁而同歸。如是往往有之。又嘗遊謁於東川，經年不歸。忽一日，聚其博徒，契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洽樂之際，其妻又自家領女僕一兩人潛至，匿於鄰舍，俟其夜會筵合，遂持棒伺於暗處。伸不知覺，遂塌聲唱《池水清》，聲不絕，腦後一棒，打落幞頭，撲滅燈燭。伸即竄於飯牀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撻一頓。不勝其苦，□後遣二青衣，把髻子牽行，一步一棒決之，罵曰："這老漢，□落魄不歸也！"無何，（何字原缺，據許本補）牽至燭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頭潛於飯牀之下。蜀人大以爲歡笑矣，時輩呼韓爲"池水清"。（出《王氏見聞》）

【譯文】

韓伸，渠州人，善於飲酒賭博，也很擅長燒龜占卜，經常遊歷拜訪王侯權貴之家。他常常懷揣一個龜殼，頭一天先燒一龜殼占卜，如果明天顯示出吉兆，就去賭；不吉利則不賭。或者顯示出去哪個方向賭博吉利，不去那個方向賭博，其他方向的人縱然來拉他也不去。索取人家的錢材，就像征討債物一樣一掃而光。有時候竟一年年地忘了自己的家而不回來，多是在花街柳巷鬼混。他的妻子十分氣怒，多次找上來羞辱他，驅趕他一起回去，這樣的事經常發生。有一回，他又遊蕩於東川，一年多沒有回去，忽然有一天，他正聚集賭徒，攜帶着陪酒的妓女在一處幽會，晚上正坐在一起歡樂之時，他的妻子又帶着一兩個女僕從家偷偷地找上來。她先藏在鄰居家，等到晚上他們聚在一起飲酒作樂時，她便手持木棒在暗處監視，韓伸一點兒沒覺察到，還在踏着拍節唱《池水清》，歌聲不斷，突然腦後捱了一棒，打落了他的頭巾，又撲滅了燈火。韓伸立即鑽到飯桌下邊，有個與他坐在一起的人，在黑暗中遭到一頓揍，吃盡了苦頭。隨後她又讓兩個女僕牽着那個人的髮髻行走，走一步打一棒子，並罵道："你這漢子，到處鬼混，就是不回家！"不多時，把他牽到燈下一照，才知道是那個同席的人，她的丈夫還仍然藏在飯桌下呢。蜀人對此事大爲歡笑，當時人們都把韓伸叫做"池水清"。

李令

渚宮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強爲篇章而干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鹺院，常懷恤士之心。李令既識歸君，累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曰："某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族。"歸君亦慜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丐餱糧，歸亦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鹺院，情況款密，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悔恨而不能自明，與武陵渠江之務，以糊其口焉。舉士沈擢每述於同院從賓，用茲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一斷腸。爲報豔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出《云溪友議》）

【譯文】

渚宮有個叫李令的人，是從延安開始出任小官吏的。他是個很狡猾的人，勉強寫了幾篇文章便到處求見拜方。當時有個姓歸的評事，任職於江陵鹺院，常懷有一種愛惜救濟讀書人的心意。李令結識了歸君，便一次又一次地向他請求救濟或借錢，歸評事全都應許。有一次李令對他說："我要到外地去尋訪親戚，一旦找到就借房安置家眷。"歸君也答應了他。李令坐船走了，不到二十天，李令的妻子便讓僕人來求要乾糧，歸君仍舊對她的貧困給予了救濟。有一天李令忽然寄到鹺院一封信，情誼懇切，到了異乎尋常的程度。而書中還有贈給家室的一首詩，暗示要羅織罪名陷害歸君。歸君十分悔恨而又講不清楚，只好到武陵渠江去做事，以便能餬口維持生活。舉人沈擢常常對鹺院的人們講起這件事，以此來告誡大家交人要千萬謹慎。李令寄給他妻子的詩是這樣寫的："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一斷腸。爲報豔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

孟弘微

唐孟弘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噪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哉字原空缺，據許本補）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狷，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爲南海從事，因牆頹，侵入牆界五六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斜，打牆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此，不遭擯棄，幸矣哉。（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的郎中孟弘微，是個荒誕虛妄、無拘無束的人。宣宗朝時，有一回他回答皇帝問話說："陛下爲什麼不知道我？爲什麼不看重我的文才而重用？"皇帝怒道："你是什麼人？我耳朵沉，不知道有你這麼個人！"第二天，皇帝對宰相說："此人鼓譟虛妄，想當翰林學士，想得太容易了！"於是宰相們把此事交由中書省處理，貶了他的官，示以小小的懲罰。又有一回，由於憤怒，把他的弟弟推到井裏，外面的議論聲很大，他便寫信告訴親友們說："他不過只是身子懸在了井的半空，外面的傳言就沸沸揚揚了。本來只有一尺深的水，硬要掀起一丈高的浪，這是古今常有的事。"他與鄭諷是鄰居，鄭諷是南海的從事官。由於圍牆倒塌，他便乘機多佔人家院地五六丈，管理房子的人給他寫了文書，請他退回所佔之地，他在文書上寫的回答詞是："在天崖海角當從事官的，很少有活着回來的。是因爲地勢斜歪，砌牆的時候不得不從他的院地砌過去。"平生的操行，就是這樣。沒有被拋棄，也就算萬幸了。"

僧鸞

僧鸞有逸才而無拘檢，早歲稱鄉銜，謁薛能於嘉州。能以其顛率，難爲舉子，乃佴出家，自於百尺丈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爲文章供俸，賜紫。柳玭甚愛其才，租庸張睿，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號鮮于鳳，修刺謁柳，柳鄙之不接。又謁張，張也拒之。於是失望，而爲李鋌江西判官，後爲西班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出《北夢瑣言》）

【譯文】

僧鸞具有超人的才智，而行爲卻無拘無束，過去名叫鄉銜，去嘉州拜見薛能，薛能認爲他太顛狂，不能當舉子去應試，隨後他便出家當了和尚。他自己在一個百尺高的石佛像前爲僧，不肯拜普通的和尚爲師。後來他去了京城，當了文章供奉，並賜給他紫色官袍，相當於三品以上朝官的榮譽。柳玭很愛惜他的才能，租庸（官職名）張睿也曾備加地敬重他，盛讚他可以重用。於是他還俗，名號叫做鮮于鳳。當他再次遞了名帖去拜見柳玭時，柳玭不接待他。又去拜見張睿，張睿也拒絕了他。因而他很失望，去投奔江西李鋌當了判官。後來當了朝中的小將軍。最終在黃州遇害。

路德延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國巖之侄，嶽之子，時謂才俊。擢進士第，西平王朱友謙幕僚，放恣凌傲，主公容之。友謙背梁，乞於晉陽。並使初至，禮遇方謹，路公筵上，言語及之。友謙憂憤，因投德延於黃河，以紓禍也。先是紀綱之僕近判官入謁幕次，遂有請易舍之說。蓋義兄弟同處，不欲聞郎官穢談也。路子得非其人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河中節度使府的判官路德延，是宰相路巖的侄子，路嶽的兒子，當時被稱爲才學出衆的人，曾考中進士，後來做了西平王朱友謙的幕僚。此人放縱狂傲，主人都寬容了他。後來朱友謙背叛了梁朝，求助於幷州。當幷州節度使剛剛到來時，路德延在禮節上還較爲謹慎，後來在宴席上，他的話便觸及到幷州節度使。朱友謙很憂憤，因而把路德延投進了黃河，以便解除禍患。先是讓他的僕人到路德延的住處去拜見問候，接着就勸說他換一處居舍，去和他的結義兄弟住在一起，免得聽那些郎官們噪雜的穢語髒話。路德延就是死在這個人手裏。

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辯，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校書。莊宗即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報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雲："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臣豆盧革、韋說，至於貶斥。又以譭譽宰相，責授嵐州司馬焉。（出《北夢瑣言》）

【譯文】

蕭希甫考中過進士，很有文才和口才，也很有心機。在梁朝時很不得志，於是丟下母親和妻子渡黃河而去，並改名換姓叫皇甫校書。後唐莊宗在魏州即位時，選用蕭希甫任中書舍人。莊宗平定汴洛後，希甫奉命去安撫青齊之地，才知道自己的母親已死，妻子也改嫁，於是在魏州穿起了喪服。當時議論他的人引用李陵的話諷刺他說："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來做了諫議大夫。因他性情狹小急躁，急於高升，便上書陳述宰相豆盧革、韋說的過失。結果遭到斥責，又因爲他犯了譭譽宰相的錯誤，被處罰而貶爲嵐州司馬。

卷第二百六十五　　輕薄一

餘聞藏書家有宋刻蓋缺七捲雲，其三卷考之得十之七，已付之梓。其四卷僅十之二三。博洽君子其明以語我，庶幾爲全書雲。隆慶改元秋七月朔日十山談愷志。（本卷原缺，談氏初印本有此卷，不知據何本補入。後印本將此卷抽去，另採他書補入十二條。故文未不注出處。並於卷首附增識語，以示區別。今將初印本附錄於後，以資參考。）

劉祥 劉孝綽 許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審言 杜甫 陳通方 李賀 李羣玉 馮涓　溫庭筠　陳磻叟　薛能　高逢休　汲師

（以下俱原缺）

崔駢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溫定

劉祥

劉祥，東莞莒人也。宋世，解褐爲徵西行參軍。少好文學，性韻剛疏，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兄整，官廣州卒，祥就整妻求還資。撰連珠，多肆譏訕。事聞，上別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噦，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勵，日望悛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喧議朝廷，不避尊師，肆口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諐，若能改革，當令卿還。"後至廣州，終日縱酒，病卒。（未注出處，談代引自《南齊書·劉祥傳》）

東莞劉祥，恃才傲物，嘗謂一驢曰："汝努力如汝輩，已爲令僕矣。"復作連珠譏諷朝廷，尋被誅。（出《談藪》，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劉祥，東莞莒人。南北朝宋代時，一開始就做了徵西行參軍。從小喜歡文學，性情固執粗野，說話刻薄而又任意妄爲，從來不避諱身份的高低尊卑。有一次司徒褚淵上朝時用腰扇遮着日光走路，劉祥從他跟前過去，便說："你這樣的舉止，好像是害怕見人，用扇子遮擋對你有什麼好處呢？"司徒褚淵道："讀書人這樣講話可太放肆無禮了。"劉祥說："不殺死袁劉，讀書人怎麼能夠顯貴？"齊朝永明初期，轉任長沙諮議參軍。曾撰寫《宋書》，書中對讓出帝位的事加以諷刺貶斥。王儉把此事密告皇上，皇上雖怨恨在心但並未追問他。劉祥的哥哥劉整在廣州當官，死於  
任上，劉祥便去找劉整的妻子付債。並寫連珠體文章大加嘲弄誹謗。皇上聽說此事後，才另下詔令對劉祥說："人向來不講操行，朝野共知，隨便的就遺棄骨肉，侮蔑自己的嫂子，這些都是你的不足之處，與他人並無關係。你的才華識見，本不值一提。位列請要的仕途，並沒有委屈你的身分，詆譭朝臣，著書立說，都是把史實進行刪減篡改後作爲材料。你的年紀已不小了。希望你能以此受到感觸而勉勵自己，不斷洗心革面。我所聽到的關於你的這些事。越來越多，朝廷議論紛紛。你還竟然不避諱尊長老師，信口胡言，公開的損害人家的名譽給大家聽。近來又看到你的連珠體文章，其中的意思違逆傲慢，更不能令人容忍。今原諒你給你一條性命，命令你到萬里之外的地方去思過。如果你能改悔，自然會叫你回來。"後來他到了廣州，終日縱酒，病死。

東莞人劉祥，依仗自己有才學而傲視一切，曾對一頭驢說："你應該更加努力，就像你們所有的驢子那樣，那才能去當尚書令或僕射。"後來又作連珠體文章譏諷朝廷，不久便被處死。

劉孝綽

劉孝綽，彭城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每言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與到洽友善，同侍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爲御史中丞，劾奏之，坐免官。高祖爲藉用詩，奉詔作者數十人，孝綽尤工。即日敕起爲諮議，後遷黃門侍郎。坐受賕爲餉者所訟，左遷。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果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塗間事，由此多忤。

梁劉孝綽輕薄到洽。洽本灌園者。洽謂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好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輦其糞置其墉下以苦之？"洽怨恨。孝綽竟被傷害。（出《嘉話錄》，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劉孝綽，彭城人，從小就很聰明，七歲便能寫文章。他的舅舅中書侍郎王融十分賞識他，常說當今天下的文章，如果沒有我，就要數阿士寫的最好了，阿士是劉孝綽的小名。孝綽與到洽是好朋友，一起在東宮任職。孝綽自以爲才學優於到洽，因而每次宴會坐在一起，都要譏笑到洽的文章，到洽很怨恨他。孝綽任廷尉正時，把小妾帶進了官府，而把自己的母親仍留在家裏。到洽當時任御史中丞，於是向皇上揭發了他的罪過，他因此獲罪被免職。後來梁高祖徵集藉用詩，奉命參加的作者有數十人，孝綽是其中最優秀的，當時便下令起用他任諮議，後來又轉任黃門侍郎。又  
因收受賄賂被授賄人告發而獲罪，受到降職處分。孝綽少年時就很有名氣，依仗有才學而十分任性，常常是盛氣凌人。凡有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或事，便極力詆譭人家。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果等，都是因趕上時機而得到官職的，孝綽尤其輕蔑他們，每次在朝中集合會面，雖然一起做官，但從不與他們說話。反而稱他們爲馬伕，詢問些道路上的事，因此對他畏懼。

梁朝的劉孝綽很瞧不起到洽，到洽原來是個澆園子的，有一次他問孝綽："我的房東有好地，我打算買下來，可是他不肯賣給我，你有什麼妙計能讓我得到這塊好地？"孝綽道："你何不多送些糞便堆在他的牆下讓他喫些苦頭呢？"到洽十分怨恨他，結果後來孝綽受到他的報復。

許敬宗

許敬宗，新城人。武德初、太宗聞其名，召補學士。文德皇后喪，百官衰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共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禮部尚書。嫁女於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爲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永徽間，復拜禮部尚書。帝將立昭儀、大臣切諫。敬宗陰揣帝私，好妄言曰："田舍子勝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後，謂之何哉？"帝意遂定。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及卒。博士袁思古議曰："敬宗位以才升，歷居清級。然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惟聞於黷貨。請諡爲'繆'。"

唐許敬宗性輕，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識，若是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出《國史纂異》。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許敬宗，新城人。武德年初，唐太宗聽到了他的名氣，便招他入朝補授爲學士。文德皇后死去時，文武百官都穿喪服系喪帶，率更令歐陽詢穿戴上後，樣子十分難看怪異，人們都指責他，敬宗看見後卻大笑，被御史檢舉，降職爲洪州司馬。他歷任給事中、兼編寫國史之任和禮部尚書之職。他把女兒嫁給了蠻人酋長馮盎的兒子，接收了大量的金銀財寶，被有關部門告發，又降職爲鄭州刺吏。永徽年間，復任禮部尚書。皇帝想要立一個妃子爲昭儀，大臣們都懇切地勸阻，許敬宗暗中揣摸到皇帝的心意，便胡說道："一個農夫要是剩餘十斛麥子，還想換換原來的老婆呢，天  
子擁有一個國家，立一個后妃，有什麼可說的？"於是皇帝拿定了主意。許敬宗的住宅十分奢華，並且建造互相連通的樓房，讓一些妓女來往於樓上，縱酒奏曲而自我享樂。到他死後，博士袁思古議論道："敬宗是以他的才能得到官位的，而且歷居清貴樞要之職，但是他竟把自己的長子丟棄在荒涼的邊疆，把自己的女兒嫁到蠻人的部落，他們本該學習些詩文和禮節，可是他卻沒有盡到父教的責任。對於女兒的婚姻大事，只是聽人家用多少錢財來交換。請給他追加諡號爲'繆'字吧。"

唐朝人許敬宗性情十分輕薄狂傲，見到的人，多是說忘記是誰了，或者說自己耳朵不好使，常常說："你是很難記住的，如果你是曹植、劉楨、沈約、謝眺，即使在暗中摸索也可以認出來。"

盈川令

楊炯，華陰人。幼聰敏博學。以神童舉。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齊名。嘗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以爲然。拜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則天初，坐事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授盈川令。炯爲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牓額，爲之美名，大爲遠近所笑。

唐衢州盈川令楊炯，詞學優長，恃才簡倨，不容於時。每見朝官，目爲麒麟楦許怨。人問其故？楊曰："今餔樂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而走。及脫皮褐。還是驢馬。無德而衣朱紫者，與驢覆麟皮何別矣？"（出《朝野僉載》，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楊炯，華陰人。幼年時就很聰明博學，他是以神童而被舉薦中第的。他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齊名，可他曾對人說："我排在盧照鄰之前感到很羞愧，但排在王勃之後又覺得是一種恥辱。"當時都認爲是這樣的。曾任校書郎，後任崇文館學士。武則天執政初期，因事獲罪而降職爲梓州司法參軍。任職期滿後，又被任命爲盈川縣令。楊炯爲政十分嚴酷，吏役們一旦不合他心意，動不動就下令用棍棒打死。在他居住的宅第中，修建了許多進士亭臺，並都書寫在匾額上，用來作爲亭閣的美名，頗爲人們所譏笑。

唐朝的衢州盈川縣令楊炯，頗有詞學特長，依仗自己有才學而很傲慢，不與時事相合。每次見到朝廷中的官員，都稱他們是麒麟楦許怨。有人問他是什麼原因，楊炯說："如今餔樂耍異假麒麟的人，就是刻畫一個麒麟頭和角，裝飾一張麒麟的毛皮，然後披裹在驢身上，沿着場地而行走。等到褪下了那層假皮，仍然還是驢馬。沒有德行而穿着紅色紫色官服的人，跟驢披裹上麒麟的皮有何區別？"

崔湜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兄蒞，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大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湜執政時，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後附韋后，比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悛。蕭至忠誅，流嶺外賜死。

崔湜之爲中書令，張嘉真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曾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列曰："知否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後十餘年，河東竟爲中書令。（出《國史纂異》，據談氏初本附錄）

【譯文】

崔湜，崔仁師之子。他的弟弟崔澄、崔液，哥哥崔蒞，都很有文彩，先後得到清貴樞要的官職。每次私下宴會，他都把自家比做六朝時的王、謝高門望族。他對人說："我的家族，出身和所任官職的清貴，未嘗不是第一。大丈夫就該先佔據要害之地而掌握控制他人，怎能默默地受別人的控制？"崔湜任宰相時，才三十六歲。有一次他曾在傍晚出了端午門，直下天津橋。在馬背上詠詩道："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到他時感嘆說："文彩和職位固然可以趕上他，可年齡不如他了！"後來依附於韋后，相互勾結，再後又依附於太平公主。有門客獻了一篇《海鷗  
賦》諷刺他，崔湜說好，可是並未悔改。蕭至忠被殺後，崔湜也被流放嶺南而下令讓他自盡。

崔湜任中書令時，張嘉真爲中書舍人。崔湜很輕視他，常把他叫做張底。後來崔湜用幾件事來測試他，張嘉真的主意都在他人之上，崔湜驚異讚美了很長時間，他對同僚們說："你們知不知道，張底可是跟我們一樣有才能的人！這個位置終將是他坐的地方！"崔湜死後十多年，張嘉真便當了中書令。

杜審言

杜審言，襄陽人。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爲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必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後病甚，宋之問等候之，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謇傲，甚爲時輩所妬。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又問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貶吉州司戶。司馬周季重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審言子並年十三，懷刃以擊季重，重中創而死，並也爲左右所殺。（出《賓譚錄》，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杜審言，襄陽人。中了進士後，當了隰城縣尉。他依仗自己才學高深而傲岸自大，瞧不起別人，以至抑鬱成病。蘇味道任吏部侍郎時，杜審言參加銓選考試答完卷子一出來，便對人講："味道必死！"人們很喫驚地問他什麼原因，他說："他看了我的卷子，肯定會羞愧而死。"又曾對人說："我的文章比得上屈原、宋玉而只當了個衙官，我的書法與王羲之相比也要在他之上。"他竟是如此狂傲自大。後來病重，宋之問去問候他，他竟說："我很被那些走運的小兒們忌恨，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然而由於我的存在，也把你們大家久久地壓在了下邊。如今我要死了，人們當  
然會感到快慰，但遺憾的是尚未見到能替代我的人出現……"

杜審言剛剛考中進士時，便依仗自己有才學而很狂傲，因而很爲當時的人們所忌恨。蘇味道任吏部侍郎時，審言參加銓選考試，答完卷子後便對人講："蘇味道必死！"人們問他原因，審言說："他看見我的卷子便會當即羞愧而死。"又對人說："我的文章可以跟屈原、宋玉相比而只做了個衙官，我的書法跟王羲之比起來甚至在他之上。"他竟是如此狂傲，因而被貶爲吉州司戶。後來司馬周季重和員外司戶郭若納一起捏造杜審言的罪狀而使他下獄，將要因罪殺他的時候，李季重等卻在一次宴會上喝得大醉，杜審言的兒子杜並當時才十三歲，便在懷中藏着刀去刺殺他，李季重被刺中而死，杜並也被左右所殺。

杜甫

杜甫，審言之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舉進士不第。天寶間，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數上賦頌，因寓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世故事，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會嚴武節度劍南，往依焉。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中。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爲詩歌，情不忘君。人憐其忠雲。

杜工部甫在蜀，醉後登嚴武之案，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兒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武少解矣。（出《摭言》，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杜甫，杜審言的孫子。少年時家貧不能維持生計，客遊於吳越齊趙各地，曾去考進士但未中舉。天寶年間，他向皇帝獻賦三篇，皇帝對他的作品很驚奇，便讓他到集賢院等待詔命。他曾多次獻上自己的賦、頌，並寄言自述道：自先輩杜恕、杜預以來，十一代人都是遵奉儒教守職分的。到杜審言時以文章而著稱。我憑藉着祖輩的遺業，從七歲開始寫詩文，將近四十年了，然而一直是衣不遮體，經常寄食於他人。私下裏常想，不定哪天會在流浪中死於溝壑之中，承蒙天子對我的同情和憐愛。假如能讓我從事先輩的事業，那麼我的著作，雖然不能充分地宣揚六經，以至達到  
含蘊深刻、婉轉曲折，敏銳地反映時事那樣的程度，但是像楊雄、枚皋那樣的水平還是有希望趕得上的。有這樣的臣子，皇上還忍心拋棄了他嗎？安祿山叛亂，皇帝到了蜀地，杜甫也因避亂去了三川。到嚴武作了劍南節度使後，便隨他而去並做了他的幕僚。嚴武因與杜甫有世交，因而對待杜甫非常好，親自去他家看望過。杜甫去見嚴武，有時連頭巾都不戴。杜甫的性情狹小急躁而狂傲放蕩，有一次曾喝醉酒登上嚴武的案几，瞪起雙目喊道："嚴挺之竟然有這樣的兒子！"嚴武也是個性情暴烈的人，外表好像沒什麼牴觸的，然而內心卻很怨恨他。杜甫好高談闊論天下大事，水平很高而不切實際。他曾多次飽嘗過敵寇的戰亂，一直堅守節操而沒有任何污點。他在詩歌創作中，從來沒有忘記君主的恩情。人們都很憐惜他的忠貞。

工部員外郎杜甫在蜀地時，曾喝醉酒登上嚴武的案几，厲聲問嚴武道："你是不是嚴挺之的兒子？"嚴武色變，杜甫又說道："我乃是杜審言的兒子！"嚴武纔有些消怒。

陳通方

陳通方登正元進士第，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窮，及第同贈官也。播恨之。後通方丁家難，辛苦萬狀。播捷三科，爲正郎，判鹽鐵。方窮悴求助，不甚給之。時李虛中爲副使，通方以詩爲汲引雲："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播不得已，薦爲江南院官。

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顧少連下進士第。時屬公道大開，採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其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播同年。王時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王心每貯之。通方尋值家難還歸。王果累捷高科，官漸達矣。通方後履人事入關，王已丞郎判監鐵。通方窮悴寡坐，不知王素銜其言，投之求救。同年李虛中時爲副使，通方亦有詩扣之，求爲汲引雲："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爲浙東院。僅至半程，又改與南陵院。如是往復數四。困躓日甚。退省其咎，謂甥侄曰："吾偶戲謔，不知王生遽爲深憾。人之於言，豈合容易哉。"尋值王真拜，禮分懸絕，追謝無地，悵望病終。（出《閩川名士傳》，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陳通方考中了正元進士，他是與王播同一年及第的，王播當時已五十六歲，而陳通方還很年輕。在複試時，陳通方拍着王播的後背說："王老奉贈一第。"意思是說王播的年齡和學問已經到了日暮途窮的地步，才考中並授官。王播對他懷恨在心。後來陳通方遇上家難而歸去，處境萬般艱苦，而這期間王播連登三科，官已升至郎中，併兼任鹽鐵使。陳通方窮困憔悴來請求幫助，王播不願幫他的忙。此時李虛中爲節度副使，陳通方便寫詩給他表達提攜之意，詩中寫道："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播不得已，舉薦他當了江南院官。

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登進士第，榜上排名在顧少連之後。當時選拔人才是大開公平之道，廣招有獨特才能的俊傑。陳通方當時只有二十五歲，在登第的進士中名列第四位。因他年少名高，便很輕薄自負。他與王播是同年考中的，王播當時已五十六歲，通方很看不起王播，覺得他不會成什麼氣候。後來，在複試時他拍着王播的後背戲弄道："王老王老，再白送你一榜吧。"意思是說他年齡很大才能快盡了，可道路還很遠，直到這時才登第登科。王播說："我可以應你三篇文章比一比。"陳通方道："王老能寫一篇就很不錯了，怎可讓你再寫呢？"王播把這些話都記在心裏。陳通方不久遇上老人喪事而回家，此後王播卻一直銓選中試，官位漸漸顯達。陳通方後來爲求人做官來到關中時，王播已升任侍郎兼鹽鐵使。陳通方窮苦而孤獨，他並不知王播平素已記恨他的話，便投到王播門上請求給予援助。他們同一年考中進士的李虛中此時也當上節度副使，陳通方也有詩與他唱和，詩中有求他提拔之意："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播不得已，安排他去當江南院官。陳通方去上任還未走到衙署，又讓他改任浙東院官，可是僅僅行了一半路程，又改任南陵院官。如此往返多次，一天比一天困厄，難以前進，於是退回家中反省自己的過失。後來他對外甥和侄子們說："我不過是偶爾的戲謔，不料王播竟然深深地懷恨在心。人們講話，怎能夠完全合意呢？"不久王播試官期滿授予實官，地位禮分就相差懸殊了。想要去道歉都找不到地方。後來陳通方在悵然想望中病逝。

李賀

李賀，唐諸王孫也。年七歲，元和中，以歌詩著名。韓退之、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有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因連騎造門請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無人，題曰"高軒過"。二公大驚，以所乘馬聯鑣而還。元稹以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爲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排之，賀竟不第。按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爲之敘未成，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研舊，召見，託以搜採放失。其人諾，不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黵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爲是正。"公喜，並付之，彌年絕跡。復召詰之，乃雲："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常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並舊有者，悉投堰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翰愈深所知重，於縉紳間每爲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結於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入，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無復致情，慚憤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諱晉，不合應舉；賀亦以輕薄爲時輩所排，遂致撼軻。韓愈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名。（出《劇談錄》，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李賀，唐宗室的後裔。七歲時，元和中期，便以詩歌而著名。韓愈、皇甫湜看到他的作品都感到很驚奇。他們說："假如是古人，我們不能去結識；如是今人，豈有不去結識的道理。"於是兩人並馬到李賀家去相見，尚未成年的李賀束着兩個發角穿着用荷葉編的衣裳迎出來。二公要當場讓他寫一篇，李賀欣然接受，拿起木簡（古時用此物來寫字）揮筆蘸墨，傍若無人，題目爲《高軒過》，二公大爲驚訝。他們把馬連起嚼子，三人並騎而回。元稹是以明經中第的，他很希望與李賀結交。當李賀見到元稹遞來的名帖時說道："一個考中明經科的人，有什麼事來見我李賀！"元稹慚愧而去。不久元稹便在由皇帝下詔舉行的"制科"應試中登第，官授禮部郎中。後來當李賀應試時，元稹便說李賀父親的名字"晉"與進士的"進"音同相諱，因而兒子不能中舉爲進士，當時其他人也順從此話而一起排擠他，因此李賀竟然沒有被錄取。按：唐代的李公藩曾綴集過李賀的詩歌，想把他的詩編輯成卷而未成。他知道李賀有一個表兄，過去曾抄錄過李賀的作品，於是召見了他，託付他幫助蒐集失散的作品。那個人答應後說道："我全部抄錄了李賀的詩歌，但是塗改的地方太多，希望能把你所收集到的拿給我看看，以便以此來訂正。"李公藩大喜，全都拿給了他。可是整整一年也未見到那人送個腳印。於是又把他叫來追問，那個人道："我與李賀是表兄弟，從小便在一起。可是我很恨他太傲慢，常常想報復他。如今正巧得到你所收藏的作品，連同我原有的，全部投進了河堤裏。"李公藩大怒，將他喝斥出去。唐朝元和中期。有位進士李賀很擅長寫詩，韓愈對他十分賞識器重，經常在士大夫中間傳揚他的名譽，由此使他的聲譽越來越光耀盛大。當時元稹還很年輕，應試明經科考中了第一名。元稹也鑽研詩歌創作，常想與李賀交結，有一天元稹帶着禮物去拜訪李賀，李賀看過名帖後竟不准他進來。僕人對元稹說："一個考中明經科的人，有什麼事來見李賀啊？"元稹沒有再向他致以情意，羞愧憤恨而歸。後來元稹從左拾遺的位置上再應試"制策"而登科，位居要害之地，當了禮部郎中。當李賀要參加應試的時候，元稹說李賀的父名晉肅的"晉"與進士的"進"相諱，不能參加應試，李賀也曾因爲輕浮刻薄而被其他人所排斥，因而造成他一生不得志。韓愈愛惜他的才學，曾寫《諱辯》爲他明辯，然而終究不能登第。

李羣玉

羣玉，澧州人。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性喜食鵝。及授校書郎，即歸故里。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諾鳳，工書定得鵝。"題《黃陵廟》詩有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淚春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羣玉自以爲春空便到秋色，踟躕欲改，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至潯陽，具述其事於段成式。羣玉亡後。成式哭之詩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

李羣玉字文山，性輕率，多侮戲人。常假江陵幕客書求丐於澧州刺史艾乙。李謂艾曰："小生病且甚矣，幸使君痛救之。"李以戲其性之僻也。羣玉以其輕脫而濟之不厚矣。（出《北夢瑣言》，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李羣玉，澧州人。喜歡吹笙，也常讓家僮吹笙。還喜歡喫鵝肉。官任校書郎，就回歸故里了。盧肇贈他詩道："妙吹應諾鳳，工書定得鵝。"他曾寫過一首詩《題黃陵廟》："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淚春風。不知精爽何處落，疑是行雲秋色中。"羣玉覺得春空便到秋色不妥，遲遲疑疑想要修改，恍然間好像眼前出現了一個東西，告訴他兩年的預兆。到了潯陽，他把此事從頭至尾說給了段成式。羣玉死後，段成式寫悼詩道："酒裏詩裏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東漢人）死，傲盡公卿歸九泉。"

李羣玉，字文山。性情很輕率，常侮辱戲謔他人。曾假借江陵幕客寫信給澧州刺史艾乙求要錢物。他對艾乙說："小生病得很重啊，希望你能憐憫救濟。"可是他還戲弄人家的性格孤僻。李羣玉因爲他的輕佻不穩重而沒有得到很大的救濟。

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闢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賨，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遽以恩地之闢告之。滎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洎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廉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鹹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遍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原缺出處，談氏初的本文同。注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大中四年，馮涓考中進士，在榜上所有的人中要數他的文章聲譽最高了。這一年新羅國修建大樓，贈送了許多金銀綢緞，馮涓向皇帝請求後寫了記敘文章，當時人們都很稱讚他。最初官任京北府參軍。給予他恩惠的是宰相杜審權。杜審權將要被派往江西任職，皇帝的命令未下之前，杜審權先找來長樂公密談，他很羨慕到新設置的幕府去任職，想要表奏皇帝去南昌任職，並告誡千萬不要把此事泄漏出去。長樂公拜謝，辭別出門，快馬而歸。在回去的大路上，遇見了友人鄭賨，鄭賨見他喜形於色，便停住馬懇切地追問有什麼好事，長樂公竟把杜審權要去新闢的幕府任職一事告訴了他。很快便有滎陽縣官拿着名帖到京兆府來拜訪祝賀，稱此事是從馮先輩那裏得到的，京兆尹一聽十分氣憤，很鄙視馮涓的淺露。等到詔書下來開建幕府時，沒有讓馮涓參加。他心情很憂鬱，不知道什麼原因。啓程的那天，從灞橋開始乘坐橋輿，門生都在長樂公邸拜別，京兆公拱手對馮涓道："還是多努力吧。"由此馮涓輕浮的名聲，傳遍了士大夫之間，竟然不能升任高官，後來又涉及到交結宮內顯貴的宦官一事，更招致人們對他的指責議論，官止於祠部郎中、眉州刺史。後來又爲官於眂前蜀，官至御史大夫。

溫庭筠

溫庭筠，太原人。大中初，應進士，苦心研席，長於詩賦。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吹弦之音，爲測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縞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鎮襄陽，往依之，署爲巡官。鹹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爲成名。既至，與新進少年狂遊俠，愈久不刺謁，又乞索於揚子院。醉而犯夜。爲虞候所繫，敗面折齒，方遷揚州。訴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極言庭筠狹邪醜跡。自是污行聞於京師。

開明中，溫庭筠才名藉甚，然而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出隨州方城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廁，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爲責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爭爲詞送，唯記唐夫得其尤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且飲醁醽消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遊隔千山與萬津。"（出《摭言》，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溫庭筠，太原人。大中初年，去應考進士。他曾在書房裏費盡了苦心，很擅長詩賦創作，但混行於塵俗瑣事之中，不注意自己的穿着儀容。會使用各種器樂演奏樂曲，能創作清美豔麗的詩詞。常與貴族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縞之徒，賭博酗飲，終日醉醺醺的。因此歷年應試而不能及第。徐商縝守襄陽時，溫庭筠去投依他，安排他爲巡官。鹹通年中期，不得志而去江東，路經廣陵時，心裏怨恨令狐綯執政期間，不讓自己登科。來到這裏後，便與新登科的青年人到處狂遊，好長時間也不去拜訪令狐綯，並向揚子院討要救濟。又因喝醉了酒而違犯宵禁，被虞候拘囚，結果落  
得臉破牙斷，纔回到揚州，將此事告訴了令狐綯。令狐綯立即下令拘捕了虞侯並將其治罪，而虞候卻極力講述了溫庭筠當時的狎邪醜惡行爲。從此溫庭筠的污穢行爲傳遍了京都。

開明中期，溫庭筠的才氣名聲很大，然而他不拘小節，拿自己的詩文換錢，認識的人都很瞧不起他。不久朝官們又有惡奏說溫庭筠攪鬧考場。讓他出任隨州方城縣尉時，正好是中書舍人裴坦起草詔書，他忸怩嗍筆許久不肯下筆，當時有個老官吏在旁邊，便問他對溫庭筠是提升還是罷免，裴坦說："舍人們全都是譴責他的言論。"老官吏道："是誰說這樣的話？"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的名望地位是一樣的。"裴坦這才消除了疑慮。因此纔有了澤畔長沙之比和對溫庭筠的任命。文人們爭相寫詩爲他送行，這裏只把寫的最好的唐夫的詩記錄下來："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且飲醁醽消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遊隔千山與萬津。"

陳磻叟

陳磻叟者，父名岵，當有詞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嘗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爲道場僧進經，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疏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相公，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爲道士，隸名於昊天觀。鹹通中，降聖之辰，二教論議，而黃衣屢奔。上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論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爲主論，自誤引《涅槃經》疏，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以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墜。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襲。磻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上聽，雲："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官帔，頗思理一邑以自效耳。"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磻叟蒞事，未經考秩，拋官，詣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引爲羽翼，非時召對數刻，磻叟所陳數十節，侵窮時病。復曰："臣請破邊瑊家，可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瑊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大爲巖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誣罔上聽，訐斥大臣。除名爲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蹶，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墜之疾，歷聘藩後，率以肩輿造犀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磻叟得量移爲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知磻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磻叟沿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雲："已出無禮之鄉，漸入逍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餘輩，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爲堤防，既而爲卒伍所凌。全家泝漢，至賈垽後，門三十餘口，無噍類矣。（原缺出處，談氏初印本文同，注出《摭言》）

【譯文】

陳磻叟，父親陳岵，具有很高的文學水平，尤其沉溺於佛經的研究。唐朝長慶年間，陳岵曾把自己註釋的維摩經進獻給皇帝，皇帝下旨，命令給他好官做。但宰臣認爲陳岵是寺院中的和尚進獻的經書，便極力壓制他，只授予他簿尉之類的小官。磻叟身材矮小，嘴很長牙也很稀。有很豐富的文學知識。自己認爲有輔佐帝王的才能。滔滔不絕的論辯，即使與相國宰臣對話，也旁若無人。然而他又覺得自己不是有名望有教化的人，因此二十歲便出家當了道士，隸屬於昊天觀。鹹通年間，皇帝壽辰之日，佛、道兩教來論議，當時道教一方屢屢受挫，皇帝有些不悅，宣下聖旨，讓那些晚輩的道士們進到這個講經論議的場所來，如果有能辯倒佛教一方的人，可以自薦。磻叟整理一下衣裳後響應詔命。當時佛門爲主論，他們錯誤地引用了涅磻經疏，磻叟隨即駁斥道："今日是皇帝的大慶日，阿師也口口聲聲是來祝壽，然而引用的引典卻是涅槃，這是犯了大不敬罪！"那個和尚本以爲磻叟不懂佛書，聽了之後十分驚恐，幾乎到了顛抖墜倒的地步。磻叟自此連連挫敗幾個僧人，皇帝非常高興左右高呼萬歲，皇帝當天就在簾前賜給他一件紫衣。磻叟自此便很放縱而輕浮傲慢，一些高尚的德高望重人都很厭恨他。因此有人把他的事密奏皇帝，說："磻叟本是士大夫子弟。他不願意僅僅穿件官服，很想自己去治理一個縣。"於是皇帝下旨任命他去當至德縣令。磻叟到位主事。未滿任期，便拋棄官職，來到朝殿向皇帝遞上密封的奏章。通義劉公推薦他做了輔佐之官，皇帝突然召見他對話數刻時間，磻叟所陳述的數十條，完全切中時弊。又說："臣請求抄邊瑊的家，就可供養軍隊一兩年。"皇帝"問邊瑊是誰？"磻叟答道："是宰相路巖最親信的官吏。"因而路巖對他非常憤恨。第二天，下詔說磻叟欺騙皇上，攻擊大臣，削職爲民，流放愛州。磻叟雖然從高處跌墜下來，但他沒有順着這條道屈服滑落下去。因爲他平素多次喫過這種墜落之苦。他曾多次被請到各藩鎮幕府，一般都是用轎輿抬到廊檐之下，所到之處無不敬仰期望。等到路巖遭貶，磻叟得到赦免而酌情授與鄧州司馬，時間是廣明庚子年之後，劉巨容起事不久。劉巨容攻佔襄陽，不知道磻叟的下落，要各地都尋找他這個州佐。此時磻叟已沿漢水南下，中途他寫給了劉巨容的幕吏一封信說："已出無禮之鄉，漸入逍遙之境。"劉巨容得到此信後大怒，派遣十幾名善行的兵卒，趕到潭、鄂之地，去追捕磻叟。當時天下大亂，處處都沒有管束防衛，兵卒們很快便追近了他。此時他的全家也逆漢水而上去迎他，行到賈垽後，共三十多口人，沒有一個能活下來的。

薛能

薛能，會昌間進士，自負過高，從事西川日，每短諸葛功業，爲詩曰："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揶揄。"又云："焚卻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譏李白曰："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又曰："李白終無取，陶潛固不刊。"自題其集雲："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污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卻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到緱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放誕如此。後軍亂被害。

薛能以文章自負，而累出戎鎮，常鬱郁嘆息，因有《謝詩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雲："粗官乞與直拋卻，賴有詩情合得嘗。"意以節將爲"粗官"也。鎮許昌日，幕吏鹹集，因令其子橐鞬參諸幕客，幕客驚怪。能曰："俾渠消災。"時人以爲輕薄。（出《北夢瑣言》，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薛能，會昌年間中的進士。自以爲很了不起，在西川任從事時，經常詆譭諸葛亮的功業。他寫詩道："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揶揄。"又寫道："焚卻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譏諷李白道："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又道："李白終無取，陶潛固不同。"在自己的詩文集上題詩道："詩源何代史澄清，處處狂波污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卻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到緱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竟然輕浮虛妄到如此地步。後來因軍隊叛亂而被殺。

薛能以其文章寫的好而很自負，曾多次出任各地軍府，經常抑鬱寡歡嘆息不已。他曾寫過一首詩爲《謝淮南寄天柱榮》，詩的最後兩句寫道："粗官乞與直拋卻，賴有詩情合得嘗。"意思是節度使也不過是粗官罷了。在他鎮守許昌時，把幕府的官吏們都召集在一起，於是命令他的兒子穿戴成武將的裝束參拜各位幕客，幕客很覺驚異奇怪，薛能說："這是讓他消災。"當時人們認爲他很輕薄。

高逢休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棄塞縉紳，其弟崇望覆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雲臨期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惑，因潛起閱之。凡一幅，並不言云，但曰："羊昭業擬將一尺三寸汗腳，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吁嘆而已。（原缺出處，談氏初印本文同，不出《摭言》）

【譯文】

顧雲，唐大順年間，皇帝詔命他與羊昭業等十人撰寫史書。顧雲在江淮遇見諫議大夫高逢休，當時僕射劉子長高潔美好的聲譽充滿了整個士大夫階層，他的弟弟崇望又在中書省。顧雲因爲知道高逢休與劉子長是老朋友，他想要去登門拜訪劉子長，希望高逢休先給劉子長寫封信引介一下，高逢休答應好長時間了，顧雲臨行前請他快把引介信寫來，高逢休使給了他一封，但是很潦草不莊重，顧雲有些疑惑，於是躲起來偷偷地閱讀。只見滿篇信紙上，並未談顧雲，而只寫道："羊昭業打算用他一尺三寸的汗腳，又去走那條已被他燒燬了的通向皇宮的龍尾道。懿宗皇帝雖然缺少德行，但也不能讓上述那個人任意虛構罪名。掌大權的人也應該從大處去看。"顧雲看後只能感嘆而已。

汲師

汲師，滑州人也。自溧水尉拜監察御史。時大夫李乾佑爲萬年令。師按縣獄，乾佑差池而晚出，師怒，不顧而出。銜之。乾佑尋巡察。韋務靜與師鄉里，充乾佑判官。會制書拜乾佑中丞，乾佑顧謂務靜曰："邑子可出矣，足下可入矣。"遂左授新樂令。性躁率，時直長李衝寂，即高宗從弟也，微有犯。師將彈而謂之，呼衝寂爲弟。衝寂爲之曰："衝寂主上從弟，公姓汲，於皇家何親，而見呼爲弟？"師慚而止。嘗監享太廟，責署官，將彈之。署官徹曉伺其失，汲履赤舄如廁，共訐之，乃止。（出《御史臺記》，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汲師，滑州人，是由漂水縣尉提拔爲監察御史的。當時大夫李乾佑任萬年縣令，汲師去巡視萬年縣的監獄，乾佑因出現差錯而出迎遲了，汲師很生氣，沒有去看望他便走了。乾佑記恨在心。乾佑不久也到各地去巡察。韋務靜與汲師是同鄉，他在乾佑手下任判官。這時正好皇帝下詔任命李乾佑爲御史中丞，他對韋務靜說："你的同鄉該下去了，你應該上來了。"於是汲師被降職爲新樂縣令。汲師的性格浮躁而輕率，在他擔任監察御史時，直長李衝寂，即唐高宗的從弟，犯了些小過錯，汲師便要彈劾他並告訴他。他稱呼衝寂爲弟。衝寂對他說："我是皇上的從弟，你姓汲，與皇家是什麼親戚，見面就稱我爲弟呢？"汲師很慚愧而不再彈劾衝寂了。他還曾去監察過太廟的祭祀活動，他斥責了那裏的官員，並要對他進行彈劾。那裏的官員通宵偵查他的過失，汲師穿着紅鞋去過廁所，太廟的官員一起揭發了此事，他纔不得不停止對太廟官員的彈劾。

崔駢

李德裕退朝歸第，多與親表裴璟無間破體笑，與李多詢以內外新事。李問更有何說，裴曰："別無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郎官出牧江湖，飲餞郵亭，人客甚衆。有倉部白員外末至，崔駢郎中作錄事，下四籌。白自以卑秩，人乘凌兢，更不敢固辭。上次酌四大器，白連引三器訖，餘一持之，而請第四器名。崔郎中雲。亦別無事，但何必要到處出脫。"時白踉蹌僕於下座，竟不飲而去。坐上有笑者，有縮頸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否？"李聞之大怒，曰："何由何耐，不斯言必有之乎？"曰："固然。"又問弟知白員外所止否，璟曰："是人在某坊某曲。"李曰："爲某傳語白員外，請至宅。"白捧命又憂恐，比至，李曰："久欲從容，中外事併，然旬朔不要出人事。"既而白授翰林學士。崔駢汾州刺史，續改洺州刺史，流落外任，不復更遊郎署。終鴻臚卿。（出《芝田錄》，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李德裕退朝回到家裏，常常與表弟裴璟不時開懷談笑，李德裕多是問一些朝野內外的新鮮事。這一天李又問還有什麼事值得一說的，裴璟道："別的倒沒什麼新鮮事了，但是昨天坡下的郎官們一起歡送某郎官出任江湖刺史，他們在驛館爲他餞行，去的人很多，有個倉部的白員外遲到，當時郎中崔駢做監督大家飲酒的錄事，便罰他連幹四杯。白本來覺得自己官職低，受到人們的欺壓自然是戰戰兢兢，更不敢太推辭。依次給他倒滿了四大杯，白連飲三杯後，端起了剩餘的一杯，請求說明罰這第四杯的含義。崔郎中道："別的事倒也沒有什麼，可你何必要到處出賣自己呢？"當時白員外便踉蹌倒在座位上，沒有喝這杯酒便走了。在坐的人有的大笑，有的畏縮。只是不知這個官人今天還能不能挺得住。"李德裕一聽大怒道："還有什麼能比此更難令人忍受的，不知道你所說的是否確有其事？"裴璟道："確實。"他又問裴璟知不知白員外的住處，裴璟道："此人住在某坊某偏僻之處。"李德裕道："你去把我的話告訴白員外，請他到我家來趟。"白員外接到通知後很憂懼，等他到來時，李德裕道："很久就想要對官員作些調整調動了，朝內朝外要一併考慮，在十天或一個月之內便會有人事變動。"不久白員外被授予翰林學士，崔駢被任命爲洺州刺史，任滿後又續任爲洺州刺史，一直流落在外地任職，沒有再回到郎官的官署。臨終前任鴻臚卿。

西川人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爲耦哉？"節度柳仲郢聞之，爲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與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出《北夢瑣言》，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在蜀地，東川西川的人經常互相輕視刻薄。西川有人說："梓州不過是我東門之外的集市。怎麼能與我西川相提並論呢？"節度使柳仲郢聽到此話後，對幕客說："我在朝中從政三十年。歷任過各種清高顯貴的官職，今日纔有幸在西川做了個集市令。"聽到人都一起大笑。所以世人都說東西兩川人都很輕薄。

河中幕客

相國劉瞻父景，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奏，因題商山驛側泉石，鄭大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贄見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孤平有藝，雖登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求餐，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幾。致仕軍容劉玄翼遊寺，見瞻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山人，朝無強授，謂僧曰："其雖閒棄，必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人。府尹祖之，前之輕薄幕客呼瞻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瞻對曰："得路即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也有異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旋入翰林，以致大拜也。（出《北夢瑣言》，原缺，據談氏初的本附錄）

【譯文】

宰相劉瞻，父親名景，連州人。年輕時在漢南鄭司徒幕府執掌表奏之事。他曾在商山驛站旁的泉石上題詞，鄭司徒看見後十分驚異，勉勵他不斷進取，並換上朝服拿着禮品去驛站會見他。後來被推薦，考中了進士，先後在中書、門下、尚書等各臺省任過職。劉瞻孤單貧寒但很有才能，他雖考中了進士，但並沒有急流猛進。在擔任大理評事時，每天連頓稠一點的粥喝不上，曾到安國寺一個認識的和尚那裏去求食，把自己寫作的數卷文章放在了和尚的桌子上，已經退體的原觀軍容使劉玄翼來遊寺，看見了劉瞻的作品，很驚奇。他很憐憫劉瞻的貧寒，給了他很多救濟，又知他是連山人，年齡尚不到四十，朝廷還沒有重用。他對那和尚說："我雖然離職閒居了，但一定能讓此人官致宰相。"此後便被任命爲河中少尹。幕客中有些貴族出身的輕薄者。很蔑視他。有一天突然皇帝下詔召他入朝做官，府尹爲他舉行了隆重餞行儀式，從前那些輕視他的幕客都稱做爲尹公，問他說："到朝廷裏做什麼官？"劉瞻答道："得到官職就做宰相。"與他同住一起的人都大笑，在坐的人也有不相信他的話的。劉瞻很快便從水部員外升任爲知制誥，旋即又進入翰林院，直至授以大任。

崔昭符

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關內嘗寓於曲江，醉寢於別榻。衣囊書笥，羅列傍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鐐之子，固蔑視之矣，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伺問，且欲戲之。日休僮僕遽前欲呼之。昭符之其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囊笥皆皮也。"時人傳之以爲口實。日休嘗遊漢江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員，允章親也，或譖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知所來否？鸚鵡洲在此，即黃祖沈禰衡之所也。"一席爲之懼，日休南涕而已。（出《玉泉子》，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又 一說東都留守劉允章，文學之宗，氣頗高介。後進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門者。鹹通中，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將歸覲於蘇臺。路由江夏，困投刺焉。劉待之甚厚，至於饔餼有加等。留連累日。仍致宴於黃鶴樓以命之，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樓，劉以其末至，復乘酒應命，心薄之。及酒數行，而日休吐論紛擾，頓亡禮敬。劉作色謂曰："吳兒勿恃蕞爾之子，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豈南嶽諸劉乎。何倨貴如是。"劉大怒，戟手遙指而詬曰："皮日休，知鸚鵡洲是禰衡死處無？"日休不敢答，但嵬峨如醉，掌客者  
扶出。翌日微服而遁於浙左。（出《三水小牘》，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皮日休，是南海鄭愚的門生。他去考進士尚未放榜發證之前，曾在曲江參加一次宴會，結果喝得大醉而睡在了別處，把裝衣裳的袋子和裝書的箱子都堆放在牀上，這些東西都是他新置裝飾品。同科進士崔昭符，即崔鐐的兒子，因此很蔑視他，其實他也喝醉了。他去換衣裳的時候看見了皮日休，他覺得皮日休是平素所熟悉親密的人，就在那裏守候，並想要戲弄他。皮日休的僮信急忙上前要叫醒他，崔昭符走到日休跟前，說："不要叫他了，他正在與家人相會呢。你看他的衣囊書笥和他一樣，全是一層皮囊了。"那時的人們把此事當做了談論資料流傳開。日休曾遊歷於長江漢水之間，當時劉允章鎮守江夏。幕府中有個穆判官，是劉允章的親戚，他對劉允章說了日休的壞話，說他鄙薄自己。劉允章平時常飲酒，有一天剛剛開宴，忽然大怒道："你爲什麼看不起穆判官？你知道你來的是什麼地方嗎？鸚鵡洲就在此處，就是當年黃祖把禰衡推下水淹死的地方！"全席人都臉露懼色，皮日休只好泣而南行了。

又 還有一種說法，說東都留守劉允章，是當時的文學泰斗，氣度十分高傲，晚輩中平常的讀書人，很少有敢去登門拜訪的。鹹通年間，由禮部侍郎調任鄂州觀察使。第二年皮日休考中了進士，回家的路上想要去看看蘇臺，路經江夏時，便遞上名帖去拜見劉允章，劉允章待他很寬厚，是以宰殺牲畜這樣的大禮接待他的。日休在這裏逗留了些時間，有一天劉允章在黃鶴樓設宴並邀請他參加，監軍使和參佐等人都到來後，日休纔到，而且已經喝醉了，等他登上樓，劉允章便因他遲到，又帶着酒氣赴命，心裏也很鄙視他。等到酒過數巡，日休便開始語無倫次，也立刻忘掉禮節  
。劉允章面露不悅地對他說道："吳地的小兒，不要仗着自己是那個小地方的才子，就要作這裏的主席！"日休回答說："大夫難道是南嶽那個姓劉的嗎？爲何這般顯貴傲慢！"劉允章大怒，用兩個手指指點着他罵道："皮日休！你知不知道鸚鵡洲是禰衡死的地方？"日休不敢回答，只見他如喝醉了一樣搖搖欲墜，掌管接待的人立即把他攙扶出去。第二天他便換了便裝逃到浙江之左。

溫定

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宴。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夐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蔭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興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脛極偉而長毳，衆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也。"（出《摭言》，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唐朝乾符四年，新榜進士在曲江舉行宴會，這次宴會要好於往年。有個叫溫定的，已經多次困擾於科舉考場了。此人坦直而無拘無束，尤其對當時的輕浮風氣十分氣憤，於是想出一個奇妙的辦法想要羞辱一下那些輕浮者們。到了春宴那天，他穿上毛衣乘坐着轎輿，並用金銀首飾裝點了一番，便遠遠地出現在衆人前方，帶來的婢奴們也都應諾稱是，在柳蔭下漫步徘徊。很快那些公子哥們都從露棚中出來登上了船頭。繼而說轎輿必是來自豪門顯貴之家，裏邊必定是坐着一個美人，於是催促船隻快些向那裏駛進，所有人的目光沒有不注視着那裏的，有的人甚至不住地調笑戲謔。正當他們興致酣暢的時候，溫定便把腿腳從簾子裏伸出來，那截小腿極粗壯並長滿了長毛，衆人突然看到這樣一條腿，都用衣袖掩起面孔並命令趕快調回船頭躲避開。有人說："這個人肯定是溫定。"

卷第二百六十六　　輕薄二

姚巖傑 朝士使朔方 薛保遜 薛昭緯 劇燕 韋薛輕高氏 胡翽 輕薄士流　張翱　盧程　崔祕　王先主遭輕薄　蔣貽恭

姚巖傑

姚巖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丱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之爲人，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遊江左，尤肆凌忽先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摽典鄱陽郡，鞠場公宇初構，請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摽欲刪去二字，巖傑不從。摽怒，時已刊石，命碎其碑。巖傑以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那。眼前俗物關情大，醉後青山入意多。馮子每嫌彈鋏恨，寧生休唱飯中歌。聖朝若爲蒼生計，合有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以布帛。辭雲："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奉迎大賢。"巖傑復以長箋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齋，禮巖公卿。而姚傲睨自如。肇以篇詠誇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天。"巖傑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肇慚甚。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取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遂飲酒一罨，憑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憑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譯文】

姚巖傑，是梁公姚元崇的遠代子孫。童年時便聰明絕倫，二十歲時就已精通三墳五典等古代經典著作，很仰慕班固、司馬遷。當時他被人們稱爲大儒。經常以詩酒爲伴狂放地遊歷於長江以東地區。尤其是在肆意凌侮前輩時，簡直是旁若無人。唐朝乾符年間，顏摽主管鄱陽郡，球場的大廳剛剛落成時，邀請巖傑撰文記載此事。文章寫成了，一千多字寫得暢達顯著，顏摽想要刪去兩個字，巖傑不肯依從，顏摽大怒，當時已把文字鐫刻在石碑上，顏摽下令砸碎了那塊石碑，巖傑便寫詩記述了此事。他寫道："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那。眼前俗物關情大，醉後青山入意多。馮子每嫌彈鋏恨，寧生休唱飯中歌。聖朝若爲蒼生計，合有公車到薜蘿。"盧肇任歙州牧時，巖傑在婺源，他先把自己的作品寄給盧肇，盧肇知道他酗酒任性，便寫信給予了讚美，贈送了布匹綢緞。信中推辭道："戰亂之後，郡中衰敗，沒有什麼可以用來接待大賢了。"巖傑又寫了一封長信刺激他，盧肇無可奈何，只好把他接到了郡府的書齋，並且給予公卿一樣的禮遇。而巖傑仍舊是那樣的傲慢而目空一切，盧肇寫詩在巖傑面前自誇："明月照巴天。"巖傑笑道："應該是明月照一天，怎麼只說巴天呢？"盧肇很覺羞慚。不久，他們在江亭聚會，當時蒯希逸也在坐，盧肇請大家各取眼前之事物爲題材行酒令，並要求在句尾必須說一樂器名稱。盧肇起令道："遠望漁舟，不闊八尺。"巖傑於是飲酒一杯，之後又扶着欄杆吐了出去，很快即席還令道："憑欄一吐，已覺空喉。"此人竟是如此的輕浮傲慢。

朝士使朔方 □□□□□□□□□□□□□□□□□□□□□□□□□□□□□□□□□□□□□□□□□□□跳索百戲俱呈。使臣觀之如不見。□意其不足爲歡笑□□別非□胡騰使臣仰視拓拔。又斜盻胡騰。遂斂袵恭□□位視有若慚□□之貌。逡巡舞罷。趨而前謝曰。已蒙相公排置宴筵。百戲娛樂。更不令煩賢郎□□歌舞頗□□□再三辭謝。蓋見拓拔中有與胡騰鼻相類。乃呼作賢郎。以此輕薄之。（出《玉堂閒話》）

薛保遜

薛保遜，名家子。恃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號爲浮薄。相國夏侯孜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保遜，操尚略同。季父薛監來省，盧氏出參，俟其去後，命水滌門閾。薛監知而甚怒，經宰相疏之，保遜因論授澧州司馬，凡七年不代。夏侯公出鎮。魏謨相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郡。愚曾睹恭文數幅，其一雲："餞（餞原作錢，據《北夢瑣言》改）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語之口輒動，皆雲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子生民，爲此輩笞撻？"

又《觀優》雲："緋胡推宰，莽轉而出，衆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率皆此類也。盧虔灌罷夔州，以其近親，徑至澧州慰省。還至郵亭，回望而哭（明抄本哭作笑）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乎！"（出《北夢瑣言》）

【譯文】

薛保遜，名門之子，依仗自己的才學和地位，對於他所評論過的讀書求官的人，必須要按照他的觀點給予升降，當時被人們稱爲"浮薄"，宰相夏侯孜尤其厭惡他。他的堂弟因取名保厚而他不同意，便因此與人家不和睦。妻子盧氏，與她丈夫保遜的品行大略相同。叔父薛監來看望他們，盧氏出來迎見，可是等他一走，便讓婢僕用水沖洗門坎兒，薛監知道此事後十分氣怒。後來經宰相夏侯孜的疏奏，給保遜定罪後貶爲澧州司馬。一去七年沒有改任，直到夏侯孜出任方鎮，魏謨當了宰相，方得到重新起用。死於郡職。我曾看到過幾篇薛保遜的文章。其中一篇寫道："在灞上爲朋友餞行，走到賓館之處，忽然看見幾個像人一 的怪物，說話時嘴還能動，樣都說是江淮嶺南的州縣官。嗚呼！天子教養的人，竟遭到這些人的抽打！"

還有一記述觀看優伶的文章寫道："胡人推着宰莽轉着圈出來，衆人都笑，唯有保遜不與他們相合。"他從來都是傲視一切。盧虔灌罷任夔州，因與他是近親，便直奔澧州去慰問他，當回來走到郵亭時，回過頭去望了望哭道："怎麼能夠想到，薛何遜一旦接替了李判官，就去打《楊柳枝》呢？"

薛昭緯（羅九皋附）

唐薛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又好唱《浣沙溪》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歧獻規曰："侍郎重德，某既受恩。爾後不弄笏唱《浣沙溪》詞，某幸甚也："時人謂之至言。有一吏，嘗學其行步揖遜，薛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即恕汝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舍之。路侍中在蜀，嘗夏日納涼於球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皋。裹巾步履。有似裴條。侍中遙見促召。逼視方知其非。因笞之。（出《北夢瑣言》）

又 薛昭緯使於梁國，諭以傳禪。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卻回。"速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而出迎接，見其標韻詞辨，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盛言鷙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以鷂子爲贈。薛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直須愛惜，可以紙裹，安韝袋中。"聞者笑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末的薛昭緯，是薛保遜的兒子。依仗自己有才學而傲視一切，頗有父親的風範。每次入朝或到臺省去，總是手中玩弄着笏板而行，旁若無人。又好唱《浣沙溪》。主持科舉之事後，有一個門生要告辭回家，到歧路分手時門生進言規勸道："侍郎有厚德，使我受到你的恩惠。以後你要能不再玩弄笏板不再唱《浣沙溪》，那便是我最大的希望了。"當時人們都認爲這是最真實的話。有一個小官吏，曾學過他走路及拱手揖讓的樣子，薛昭緯知道此事，便把他叫來對他說："你在庭院裏再學一學，學的像，就饒恕了你的罪錯。"於是放下竹門簾，擁着他的姬妾在屋內觀看。小官吏從容穩重，沒有一點懼色，結果舉動十分相像，昭緯笑而將他放走。路侍中在蜀地時，曾在一個夏日去球場的大廳裏乘涼。有個使院小吏羅九皋，他裹的頭巾和走路的姿態，都很像裴條。侍中遠遠望見便趕緊把他叫來，等到跟前細看才知道他並不是裴條。於是鞭打了羅九皋。

又 薛昭緯到梁朝去，要讓後梁太祖朱晃明白他應該讓位了。梁祖派人去把他阻攔回去，他對來人說道："天子有命，不能退回。"於是快馬前進，很快就到了東門外，梁祖不得已只好出來迎接，梁祖見他很有文采而又能言善辯，才改變了對他的看法。自此宴請款待，沒有不盡情不周到的地方。有一天，梁祖談到了鷂鷹，薛昭緯便讚美鷙鳥如何出衆，梁祖十分高興。他還說自己也曾放過鷹，回到客館後，梁祖便贈送來鷂鷹。薛昭緯致信表示感謝，並當着來送鷂鷹的人告誡僮僕道："這是令公所賜之物，必須愛惜，可用紙抱起來，放在袋子裏。"聽說的人都笑了。

劇燕

劇燕，蒲坂人也，工爲雅正詩。（人也工爲雅正詩七字原空缺，據《唐摭言》十補）時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曰："只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只向國門至拜三公十四字原空缺，據《唐摭言》十補）重榮甚禮重之。爲人（爲人二字原缺。據唐摭言十補。）多縱。陵轢諸從事。竟爲正平之禍。（陵轢諸從事竟爲正平之禍十一字原空缺，據《唐摭言》十補，原缺出處，今見《唐摭言》十）

【譯文】

劇燕，蒲坂人，很擅長寫高雅的詩歌。當時王重榮鎮守河中，劇燕投贈給王重榮的詩中寫道："只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王重榮十分禮讓尊重他，但他做人很放任恣縱，居然欺壓幕府中的各位從事官員，後來得到如禰衡被殺一樣的下場。

韋薛輕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爲荊南留後時，宰（高季昌至時宰十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相韋說、鄭珏，舅甥姻婭也。朱梁太祖時，皆得（太祖時皆得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制方面。高氏以貴公子任行軍司馬（馬原作司，據明抄本改）。常以歌筵（筵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酒饌款（款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待數公。日常宴聚，求取無恆，皆優待之。後莊宗過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懼。高王單騎入覲，韋、鄭二公，繼登臺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達時變。復存舊態。薛澤除補闕，韋荊除《春秋》博士，皆賜緋，鹹有德色，匆匆辦裝，即俟歸朝，視行軍蔑如也。李載仁、韋說之甥，除祕書郎。劉詵、鄭珏之妹夫也，除《毛詩》博士，賜緋。爾後韋屢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載仁遷延，自以先德遺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顯言，竟不離高氏門館。劉詵無他才望，性嗜酒，口受新命，殊無行意，日於高氏，情敬不衰，然則美醞肥羜之所引也。無何，以疾終。高氏贍給孤遺，頗亦周至。未間，洛下有變，明宗入統，南方強侯，人要姑息，韋、鄭二相皆罷去，韋、薛尚跧荊楚。明年，保最嗣襲，闢李爲掌記。他日，錄其長息爲子婿，第三子皆奏官，一門朱紫韡如也。劉詵三子，迭加任遇，三孫女適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祿食，亦足稱也。韋荊寂（寂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寞而卒，薛澤攝宰而終，豈自掇乎，亦命也夫。（出《北夢瑣言》）

【譯文】

江陵人高季昌，唐末任荊南節度使留後時，韋說、鄭珏均爲朝中宰相。韋說與鄭珏是舅甥親戚關係。到後梁太祖朱晃朝，他們又得到爲皇帝行使命令的重用。而高家的貴子只是當了行軍司馬。他只是以歌筵酒饌來款待各位賓朋。平時來參加宴會、求要的並無固定的人，不論是誰都很優待。後來後唐莊宗過了黃河。佔有了中原，天下都很震驚。高王只是單騎去進見。而韋、鄭二公，繼續當了宰相。國內的貴族子弟，多數都沒有適應時代的變化，也還保持着原來的態度。此時薛澤則被任命爲補闕，韋荊被任命爲《春秋》博士，都賜給五品以上的緋色官服，臉上呈現出受到皇恩的得意之色，匆忙置辦服裝，等待進朝上任。而對行軍司馬高氏十分蔑視。李載仁，是韋說的外甥，被任命爲祕書郎。劉詵，是鄭珏的妹夫，被任命爲《毛詩》博士，並賜予緋色五品官服。爾後韋說多次督促李載仁進京上任。高氏想要從水路上送他，李載仁一再拖延，自己牢記着前輩的遺囑告誡，不想依從舅父，但又不能明說，終於沒有離開高家的客館。劉詵沒有什麼才氣和名望，特別喜好喝酒，嘴上雖答應了接受任命，但一點沒有啓程的意思，每天仍然在高家，情誼不減，那是由於美酒肥肉的吸引。不久因病而死。高氏爲他贍養起成年的子女們，照顧十分周到。不久，洛陽事變，明宗入主中原。南方的強盛王侯，對人不適就，韋說、鄭珏二宰相都被罷官，韋荊、薛澤尚可蜷縮於荊楚之地。第二年，保最繼位，任命李載仁爲掌記。後來，他的長子被招爲駙馬，三子也一同授官。滿門朱衣紫綬華貴興旺。劉詵的三個兒子，也不斷受到恩遇而屢屢升官。有三個孫女嫁給了高家子弟。將近三十年，享受高官厚祿，也足以值得稱讚了。而韋荊卻在寂寞中死去，薛澤在代理某小官吏的位職上死去。這難道不是自取嗎？也可以說是命運的安排吧。

胡翽

有胡翽者，佐幕大藩，有文學稱，善草軍書，動皆中意。時大駕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爲巨屏。其正書走檄，交騁諸夏，莫不伏其筆舌也。時大帥年幼，生殺之柄，斷在貳軍（軍原作車，據明抄本改）張筠。其宣辭假荊州任。在張同，張同爲察巡。翽常少其帥，蔑視同輩不爲禮。帥因（輩不爲禮帥因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藉其才，不甚加責，但令諭之而已。其輕薄自如也。常因公宴，劌被酒呼（薄自如也至被酒呼十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張筠曰。"張十六"。張十六者筠第行也。數以語言詆筠，因帥故但（者筠第行也至故但十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銜之。他日往荊州詣張同，同僕不識，問（荊州詣張同同僕不識問十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從者，曰："胡大夫翽。"（胡大夫翽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至廳，已脫衫矣。同聞翽來，欲厚之，因命（聞翽來欲厚之因命八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家人精意具饌。同遽出迎見，忽報曰："大夫已去矣。"同復（已去矣同復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步至廳，但見雙椅間遺不潔而去，卒不留一辭。同亦（亦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笑而銜之。張無能加害。時帥請翽聘於大梁，翽門下客陳評事者從行。筠密賂陳，令伺其不法。入梁果恣虛誕，或以所見密聞梁王，皆爲陳疏記之。洎歸，帥知其狂率，亦優容之。陳於是受教，抅成其惡，具以乖僻草藁，袖而白帥。帥方被酒，聞之大怒，遂盡室擁出，坑於平戎谷口，更無噍類。帥醒知之，大驚，痛惜者久之。沉思移時曰："殺汝者副使，非我爲之。"後草軍書不稱旨，則泣而思之。此過亦非在筠，蓋翽自掇爾。王仁裕嘗過平戎谷，有詩吊之曰："立馬荒郊滿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風號古木悲長在，雨溼寒莎淚暗流。莫道文章爲衆嫉，只應輕薄是身仇。不緣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鸚鵡洲。"（出《王氏見聞》）

【譯文】

胡翽，在一個勢力強大的藩鎮幕府中掌管文書之類的事，素以文字著稱，尤其善於撰寫軍事文書，每次寫出的文書都很令人滿意。當時皇帝已去了西部，在中原駐守的軍隊中，岐、秦二藩鎮，就成爲最大最重要的屏障。各種文告飛來走去，在中原不斷地交換，沒有不敬服他所起草的文書那麼完美達意的。那時大帥年紀尚幼，生殺大權，完全掌握在節度副使張筠的手中。他宣佈自己在荊州任職，其實那裏只是張同代管，張同當時是幕府中的察巡官。胡翽常常輕視大帥，更蔑視同僚而不尊重他們。大帥因要借用他的才能，不太責備他，只是告示他而已，因而他的輕薄一直未受到約束。在宴會上，胡翽酒酣後經常稱呼張筠道："張十六！"十六是張筠在家族兄弟中的排行。他還多次詆譭過張筠，由於大帥的原因，張筠只是在心裏怨恨他。後來胡翽去荊州到了張同那裏，張同的僕人不認識他，向隨從的人打聽，說是胡翽大夫。這時胡翽到大廳，脫去外衣。張同聽說胡翽到來，想要好好地接待他，因此告訴家人要精心地準備各種佳餚飯食。可是等張同出來迎見時，忽然有人稟報說："大夫已經走了。"張同又來到大廳，只見兩個椅子中間留下一片便溺物而去，沒有留下一句話。張同也笑，卻恨在心裏。張筠一直不能對他下手陷害，正巧當時大帥請胡翽出使後梁，而胡翽的門下客陳評事隨行，張筠便私下賄賂陳評事，讓他監視胡翽的不法行爲。到了後梁，胡翽果然很放縱荒唐，有時還把自己的所聞所見偷偷地告訴梁王，這些全被陳評事一一記錄下來。等到回來，大帥雖然知道了他的狂妄輕率，但還是寬容了他。陳評事於是又接受張筠的教誨，便虛構了他的罪狀，草擬在一張紙上藏在袖筒裏，然後偷偷地按照草擬的罪狀一一陳述於大帥。大帥當時正好酒醉，聽到之後大怒，於是下令把他的全家推出去，活埋在平戎谷口，沒有一個能活下來的。大帥酒醒知道此事後，大爲震驚。很長時間一直很痛惜，他沉思了一段時間道："殺你的人是副使，不是我乾的啊！"後來每當起草的軍事文書不合旨意，便哭而思念起胡翽。其實此過也不在於張筠，那都是胡翽自取。王仁裕曾路過平戎谷，寫過一首悼念他的詩："立馬荒郊滿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風號古木悲長在，雨溼寒莎淚暗流。莫道文章爲衆嫉，只應輕薄是身仇，不緣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鸚鵡洲。"

輕薄流士

唐朝有輕薄士流出刺一郡，郡人集其歌樂百戲以迓之。至有吞刀吐刀，吹竹按絲、走圓跳索、歌喉舞腰、殊似不見。州人曰："我使君清峻，無以悅之。"相顧憂戚。忽一日，盛夏登樓，遽令命樂。郡人喜曰："使君非不好樂也。"及至樓下，遂令色色引上，其弦匏戛擊之類迭進，皆叱去不用。有吹笙者，末後至，喜曰："我比只要此一色。"問："此一物何名？"曰："名笙，可吹之。"樂工甚有德色，方欲調弄，數聲，遽止之曰："不要動指，只一直吹之。"樂工亦稟之。遂令臨檻長吹，自午及申，乃呼左右，可賜與酒令退，曰（與酒令退曰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吾誰要曲調，只藉爾喚風耳。"復一日入山召樂人，比至，怒（召樂人比至怒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目叱之曰："只要長腳女人。"樂部忙然退出，不知其所以。（退出不知其所以七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遂遣六七婦人約束長（長約束長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腳，鼓笛而入。乃顧諸婦升大樹，各持（乃顧諸婦升大樹各持九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籠子令摘樹果。其（樹果其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輩薄徒事，如此者甚多。

【譯文】

唐朝時，有一個輕薄文人出任某州刺史，官府的人召集了歌樂百戲來迎接他。其中有吞刀吐刀的，有吹竹按弦的，有跑圈跳繩的，有歌唱舞蹈的，然而他很像是視而不見。州中的人議論道："看來我們的刺史太清高了，恐怕沒有什麼能使他高興了。"人們相顧而憂傷。忽然有一天，正值盛夏，刺史去登樓，急令奏樂，官府的人又道："看來刺史不是不喜歡音樂。"等樂手們來到樓下，便下令要一個一個地領上來，其中弦、管、彈、擊之類逐一而進，可全被呵斥退出不用，唯有吹笙的人，最後一個上去，刺史喜道："我只要這一種樂器。"並問此物叫什麼名，樂手告訴他："名稱叫笙，可以吹。"樂手很有得意之色，剛剛試了試調，吹了幾聲，刺史立即制止了他，說："你不用動手指頭，只是一直吹下去。"樂手也承受了。於是叫他到欄杆跟前去長吹，從午時一直吹到申時。於是叫來隨從，讓賜予樂工酒後再叫他回去，並說："我哪裏是要聽曲子，只是要藉助你喚來爽風而已。"又有一天進到山中，要招請樂手們來，等樂手們一個接一個地來到了，刺史又怒目呵斥道："我只要長腳女人！"負責演奏的人急忙出山，也不知道刺史要做什麼，便派去了六七個女人，她們都把腳束長，吹着笛而入山。原來刺史只是讓這些女人爬上大樹去，每人提一隻筐給他摘果子。這個人盡幹些輕薄徒勞的事，這樣的事還有很多。

張翱

唐乾寧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斷。進士張翱恃才傲物，席上調璠寵妓張小泰，怒，揖起付吏，責其無禮。狀雲："有張翱兮，寓止淮陰，來綺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雲："據此分析，合吃幾下？"又云："只此兩句，合吃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竟鞭背而卒。出劉山甫《閒談》，詞多不載。（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乾寧年間，軍旅出身的宿州刺史陳璠，獨斷專行。進士張翱依仗自己有才能傲視一切。有一次在宴席上張翱調戲了陳璠寵愛的妓女張小泰，陳璠大怒，把張翱囚禁起來交給官吏，以責罰其無禮行爲。後來在審理他的狀文中寫道："張翱，暫居淮陰，來參加盛美的宴會，竟然很放浪恣肆。"陳璠見到此狀文，更加生氣，道："如果照此對他量刑，應該杖責多少下？"又說道："就這麼兩句話，也只能打他三下五下的，那不過是極力求得一笑而已，還要花費這麼大的力氣幹什麼呢？"後終於鞭打其背而致死。此故事出於劉山甫的《閒談》一書，因文章很長而不多轉載。

盧程

盧程擢進士第，爲莊皇帝河東判官，建國後命相。無他才業，唯以氏族傲物。任圜常以公事入謁，程烏紗隱几，謂圜曰："公是蟲豸，輒來唐突。"圜慚愕，驟告莊宗，大怒，俾殺之，爲盧質救解獲免。自是出中書，時人切齒焉。江陵在唐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有邑宰盧生，每於枝江縣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芝兵火，盧生爲船人挑其筋，繫於船舷，放流而死。大凡無藝子弟，率以門閥輕薄，廣明之亂，遭罹甚多，鹹自致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盧程考中進士後，在莊宗當年還任河東節度使的幕府中當了判官，後來在莊宗建立的後唐朝中被任命爲宰相，沒有什麼才能，唯獨以家族的顯貴而蔑視一切。任圜常因公事去拜見他，有一次盧程把烏紗帽藏在案几下，對任圜說道："你是一條蟲子！"任圜十分羞愧驚愕，立即把此事稟告莊宗。莊宗大怒，下令斬首他。由於盧質的求救纔算獲免，自然是被趕出了中書省，當時人們對他十分痛恨。江陵在唐朝時，號稱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人們都說琵琶多於蒸飯的甑子，讀書人多於鯽魚。有個縣令叫盧生，每次到枝江縣衙去都要坐船而抓人家的公差，船伕爲此而苦惱。忽然有一天王仙芝起事燒起戰火，盧生被船伕挑斷了筋，拴在船邊，投進江裏被淹死。大凡沒有才能的子弟，都是以門第的顯貴而輕薄，這些人在廣明年間的戰亂中，有很多人都遭難，這都是自己所導致的。

崔祕

天成二年，潘環以軍功授棣牧。素無賓客。或有人薦崔祕者，博陵之士子也，舉止閒雅，詞翰亦工。潘一見甚喜，上館以待之，經宿不復往，潘訪之不獲。既而闢一書生乃往。後薦主見而詰之，崔曰："潘公雖勤厚，鼻柱之左有瘡，膿血常流，每被燻灼，腥穢難可堪。（腥穢難可堪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目之爲白死漢也。"薦主大咍。崔之不顧名實而爲輕薄（名實而爲輕薄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也。蓋潘常中流矢於面，有銜其鏃，故負重傷。醫療至經（負重傷醫療至經七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年，其鏃自出，其瘡成漏，終身不痊。（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後唐天成二年，潘環因爲有戰功而被授予棣州牧。他平素沒有賓客，有人給他推薦了崔祕。崔祕是博陵的學子，舉止高雅，又擅長詩文，潘環一見他便很喜歡。潘環曾到他的客館去。等候他，可是等了一夜也不肯來，潘環去拜訪他沒有收穫，接着有個書生去請他，他卻去了。後來推薦人見到他時追問他這件事，崔祕說："潘公雖然殷勤厚道，可他鼻子左邊有瘡，膿血常流不止，每次見到他覺得很薰人，那種腥味和骯髒實在難以讓人忍受。"並稱他爲白死漢，推薦他的人對他大爲譏笑。崔祕是個不顧名聲和實際而枉爲輕薄的人，潘環的臉上曾中過流箭，箭頭刺進了骨頭裏，因而負了重傷。經過一年的治療，箭頭出來了，可是那傷變成了漏，終身不能痊癒。

王先主遭輕薄

韋昭度招討陳敬瑄時，（陳敬瑄時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蜀帥顧彥暉爲副，王先主（主原作生。據明抄本改。下同。）爲都指揮使。三府各署幕僚，皆是朝達子弟，視王先主蔑如也。先主持從，髡髮行睰，黥面札腕（腕原作脫，據明抄本改），如一部鬼神。其輩與先主兢肅。顧公詳緩，一時失笑而散。先主歸營，左右以此爲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郪城，輕薄幕僚，皆害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韋昭度討伐陳敬瑄時，蜀帥顧彥暉爲副都指揮使，先主王建爲都指揮使。三府中各自安置的幕僚，都是朝中顯貴的子弟，他們都覺得王先主也沒什麼了不起的。王先主的侍從，剃光了頭髮，文了面和手腕，簡直像個凶神。他與先主比賽速度，由顧彥暉作裁判，一時間大家不自禁地大笑而散去。先主回到營帳，左右又說起這件事，先主自己也大笑。後來攻克了郪城，那些輕薄的幕僚，全都被殺掉。

蔣貽恭

蔣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檟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着襪頭褲，蔣謂之曰："仁賢既裹將仕郎頭，何爲作散子將腳也。"皆類此。蔣生雖嗜嘲詠，然談笑儒雅，凡被譏刺，皆輕薄之徒，以此搢紳中惡之。官至令佐而卒。（出《北夢瑣言》）

【譯文】

蔣貽恭很喜歡作諷刺詩，因此常常遭到痛打，可他始終沒有改掉。蜀地的書生好穿襪頭褲，蔣貽恭對他們說："你既然纏裹成一個做官人的頭，爲何又把一隻要作江湖散人的襪子穿在腳上呢？"他的諷刺全都類似這樣。蔣貽恭雖然喜好嘲詠，但是談笑很文雅。凡是被他諷刺的，都是一些輕薄之徒，因此士大夫們都不喜歡他。官做到縣級副職而死去。

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陽王 朱粲 陳承親 薛震 陳元光 獨孤莊 索元禮 羅織人　元楷　武承嗣　張易之兄弟　郝象賢　周興　侯思止　來俊臣

麻秋

後趙石勒將麻秋者，大原胡人也，植性虓險鴆毒。有兒啼，母輒恐之麻胡來，啼聲絕。至今以爲故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後趙朝石勒手下的將領麻秋，是駐守太原的胡人（古時對北方少數民族的稱謂），此人性情殘暴陰險而又毒辣。如果有孩子哭，母親就嚇唬說麻胡來了，哭聲立刻就止住了。至今還作爲故事在流傳。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爲幼帝。幼帝狂暴，恣行誅戮，出入無度。從者並執鋌、矛、錐、鋸自隨，有忤意，擊腦椎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數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子孫無在朝者。（出《談藪》）

【譯文】

南北朝時，宋明帝死去，劉昱繼位，這就是幼帝。幼帝性情狂暴，恣意殺人，出入無常。隨從都拿着小矛、錐子、刀鋸等跟在後邊，誰要稍不順他心意，便擊他的腦袋敲他的小便，或刺心剖腹殺了他。遭他毒打或殺戮的人每天都有幾十個。孝武帝有二十八個兒子，被明帝殺死十六個，餘下的都被幼帝殺掉了，孝武帝的子孫沒有一個留在朝廷的。

高洋

北齊高洋，以光武中興爲誅劉氏不盡，於是大誅諸元，死者千餘，棄之漳水。有捕魚者得爪甲，爲之元郎魚，（魚原作漁。據明抄本改。）人不忍食之。唯元巒、元長春、元景安，三家免誅。巒以其女爲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善射故也。景安兄景皓曰："寧爲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復殺之。自是元氏子孫，老幼貴賤無遺矣。（出《談藪》）

【譯文】

北齊文宣帝高洋，因爲光武、中興年間誅殺劉氏家族不盡，於是就大殺元氏各家，共殺死一千多人，都扔進了漳河。有的捕魚人捕撈到爪甲魚，稱它叫元郎魚，人們都不忍心喫它。元氏宗族中唯有元巒、元長春、元景安三家免遭屠殺。元巒是因爲他女兒做了常山王妃，而元長春、元景安是由於他們力氣大或善於射箭等緣故。元景安的哥哥元景皓說："寧爲玉碎，不作瓦全。"元景安竟把此話奏於皇帝，於是高洋再次誅殺元門。自此元氏家族的子孫，老少貴賤沒有一個留下來的。

南陽王

北齊南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爲樂。王曰："致蠍最樂。"遂收蠍，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脫衣而入，被蠍所蜇，宛轉號叫，苦痛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看之極喜。（出《朝野僉載》）

【譯文】

北宋時南陽王到朝廷去。皇帝問他什麼事可以作樂。南陽王說："把人扔到蠍子堆裏最有樂趣。"於是皇帝下令收集蠍子，一夜之間便得到五斗。他們把這些蠍子倒進一個大浴盆似的容器裏，再命令一人脫去衣服跳進去，那人被蠍子所蜇，輾轉號叫，痛苦得難以用語言形容。一頓飯的工夫，那人死了，而皇帝與南陽王卻看得極爲開心。

朱粲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飢，米斛萬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賊。生靈殲於此矣。（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載》）

【譯文】

隋朝末年發生了災荒戰亂，狂盜朱粲也趁機在襄州、鄧州一帶拉起隊伍。當時正是災年，一斛米要一萬錢，可是也沒有地方能買到，百姓甚至開始喫人肉。朱粲於是驅趕來一羣男女老少，把一口大銅鐘掀翻過來，那鍾足可容下二百石糧食，然後煮人肉餵養他的強徒。百姓生靈竟然這樣被消滅了。

陳承親

周恩州刺史陳承親，嶺南大首領也，專使子弟兵劫江。有一縣令從安南來，承親憑買二婢，令有難色。承親每日重設邀屈，甚殷勤。送別江亭，即遣子弟兵從後劫殺，盡取財務，將其妻及女至州。妻叩頭求作婢，不許，亦縊殺之，取其女。前後官人家過，承親禮遇厚者，必隨後劫殺，無有免者。（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時，恩州刺史陳承親。其實是嶺南的一個大強盜首領，專門派遣子弟兵在江上搶劫。有一個縣令從安南路經這裏，陳承親要買他兩個婢女，縣令表現出很勉強不情願的意思。陳承親每天都設盛宴邀請他來參加，招待十分殷勤。縣令離去時還送別於江亭，但隨即便派子弟兵從後面追上去劫殺。搶走了所有財物，並將縣令的妻子和女兒搶進官署。縣令的妻子給他磕頭央求願做他的婢女，陳承親不准許，用繩子勒死她，只留下縣令的女兒。嶺前嶺後如有當官的人家路過這裏，凡是陳承親以禮厚待的人，必然都隨後就劫殺，沒有一個倖免的。

薛震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於客舍，遂飲之醉。殺而臠之，以水銀和煎，併骨消盡。後又欲食其婦，婦覺而遁。縣令詰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杖殺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杭州臨安縣尉薛震喜好喫人肉。有一個債主帶着他的僕人到臨安來。在客棧裏，喝酒喝醉了，薛震便將此人殺死並切成肉塊，然後灑上水銀進行煎燉，連骨頭一齊消失。後來又想要喫那個人的媳婦，那女人覺察後逃走了。縣令追問清楚此事的情況後，便上報給州里，州錄事再上報給皇帝，奉皇帝的命令將薛震用杖打死。

陳元光

周嶺南首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褲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諸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出《摭言》。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嶺南一帶的首領陳元光設宴待客，讓一個絝褲子弟爲大家斟酒勸飲，陳元光因對他某一事不滿而大怒，立刻命令把他拉出去，竟然把他殺掉。不一會兒便把他煮得爛熟，用來給各位客人喫。後來突然出現了那個人的兩隻手。客人們大驚，紛紛用手去摳自己的嗓子把肉嘔吐出來。

獨狐莊

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一具吐，放汝。"遂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爲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掛於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胲鉤之，遣壯士掣其繩，則鉤出於腦矣。謂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弔民代罪，深得共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歲餘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瀛州刺史獨孤莊極爲殘暴，有個盜賊在審問的時候不肯認罪，獨孤莊叫人把盜賊領到他這兒來，說："你要是個壯士，就一一全都說出來，我就放了你。"於是歸還給他頭巾和衣帶，盜賊便全部坦白了，官員們都以爲一定會釋放他。少頃獨孤莊又道："把我的用具拿來。"這是一個鐵鉤子，有一尺多長，非常鋒利。他用一條繩子把鐵鉤子掛在樹枝上。對盜賊說："你聽說過沒有壯士鉤下死吧？"於是叫人用鐵鉤子鉤住那盜賊的下巴頦，派一壯漢去拉繩子的另一頭，鐵鉤便立即從盜賊的腦頂穿出來。獨孤莊對州司法說："這刑法怎麼樣？"州司法笑道："吊起來懲治罪犯，再合適不過了。"獨孤莊一聽大笑。後來獨孤莊被降職爲施州刺史，當他得了病時，唯一思念的是人肉。他的部下有奴婢死了，就派人去割死者肋下肉來喫。一年後死去。

索元禮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訊囚作鐵籠頭，觺（呼角反）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又爲鳳曬翅、彌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研（研原作所，據明抄本改）骨至碎。又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髒賄，流死嶺南。（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時，有個推事叫索元禮，當時人們都叫他索使，他爲了審訊囚犯便做了個鐵籠頭，把它戴在囚犯的頭上，然後再往裏加楔子，大多數人都被夾裂腦袋而冒出腦漿。還有鳳曬翅、彌猴鑽火等刑法。彌猴鑽火就是把一根椽木綁在囚犯的手腳上，然後推着椽木轉圈，直到把那人的骨頭磨碎。他還把囚犯吊在房樑上，再用繩子綁一塊大石頭縋在囚犯的頭上。他的酷刑全都是如此。索元禮原來是胡人，是薛師的義父。後來因犯有貪污受賄罪被流放嶺南，並死在那裏。

羅織人

周來俊臣羅織人罪，皆先進狀，敕依奏，即籍沒。徐有功出死囚，亦先進狀，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後斷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進止，非是自專。張湯探人主之情，蓋爲此也。（出《談藪》，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時，來俊臣專幹虛構人家的罪名進行陷害人的事。他都是先寫好文狀上奏皇帝。皇帝下詔准奏後，便去沒收人家的財產。徐有功爲人解除死罪，也是先上奏皇帝，說明某人應該免除死罪，皇帝准奏，然後再裁斷爲他昭雪洗冤。有功勞的人好免罪，也都是用先上奏皇帝來決定處分的辦法，並不是自己獨斷專行。張湯去探望感謝天子恩情，就是因爲這事。

元楷

唐羽林將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彥瑋，告劉城之破家，彥瑋處侍御。先天（先天二字原空缺，據朝野僉載補）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嶺南。所謂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羽林將軍元楷，三代人都是靠告密而得官的。他的兒子元彥瑋，密告劉城之並使他家破人亡，而彥瑋卻因此得到侍御史之官。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元楷以反判之罪被殺，全家人被髮配嶺南。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積惡之家，必有餘殃"。

武承嗣

周補闕喬知之有婢碧玉姝豔，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爲之不婚。僞魏王武承嗣暫借教姬人妝梳。納之，更不放還。知之乃作《綠珠怨》以寄之焉。其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爲君盡。"碧玉得詩，飲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屍，於裙帶上得詩。大怒，乃諷羅織人告之。遂斬知之於南市，破家籍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補闕喬知之的婢女碧玉生得嬌豔美麗，並且能歌善舞，又會寫文章，喬知之特別寵愛。爲此他沒有婚娶。魏王武承嗣要暫時借她去教他的姬妾們梳妝，去了之後便被納爲妾，再也不放她回來了。喬知之於是寫了首詩《綠珠怨》寄給碧玉，詩寫道："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偏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恨在高樓，一代容顏爲君盡。"碧玉得到詩後，哭了三天不喫飯，投井而死。武承嗣撈出屍體。在裙帶上得到此詩，大怒，便暗示讓人虛構罪狀控告他，竟然在南市斬殺了喬知之，並沒收了他的全部財產。

張易之兄弟

周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祕書監，昌儀爲洛陽令。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鵝鴨於其內，當中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旋轉，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系驢子小室內，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儀取鐵橛釘入地，縛狗四足於橛上，放鷹鷂，活按共肉食，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復忍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臠割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腳折，抉取心肝而後死。斬其首送都。時雲狗馬報。（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朝（武則天朝）時，張易之任控鶴監，他的弟弟昌宗任祕書書監、昌儀任洛陽縣令。他們相互爭比奢侈。張易之做了一個大鐵籠子，把鵝鴨放在裏邊，在籠子當中燒炭火，又在一個銅盆內倒入五味汁，鵝鴨繞着炭火行走，烤得渴了就去喝五味汁，火烤的痛了自然會在裏面轉圈地跑，這樣不多久表裏都烤熟了，毛也會脫落於盡，直到肉被烤得赤烘烘的才死去。昌宗是把一頭活驢拴在一個小屋子裏，烘起炭火，再放一盆五味汁，方法與前邊所講的一樣。昌儀是在地上釘上四個鐵橛子，把狗的四隻爪子綁在橛子上，然後放出鷹鷂，把狗按在下面喫它的活肉，把肉都吃盡了狗還沒死，那狗的號叫聲極爲酸楚，讓人再也不忍聽下去。有一次張易之路過昌儀家，很想喫馬腸，昌儀便牽來手下人的乘騎，破開馬的肋骨取出腸子，過了很長時間馬才死去。後來易之、昌宗等被誅殺，老百姓把他們的肉切成小塊，那肉又肥又白就像豬的脂肪，被人們煎烤而喫掉。昌儀是先被打折了兩個腳腕，再摘出他的心肝，之後才死去，然後砍下他的頭送往京都。當時人們說這是他們殘害那些狗和馬的報應。

郝象賢

郝象賢，處俊孫也。武后宿怒其祖，戮及其孫。象賢臨刑。極罵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口，然後加刑。（出《談賓錄》）

【譯文】

郝象賢，是郝處俊的孫子。武則天一向恨怒他的祖父，在懲處郝處俊的時候也邊累到他的孫子。郝象賢在臨刑時，破口大罵而死。自此，法司官怕再發生這樣的事，每次在殺人的時候，一定要先用一個木球塞進犯人的嘴裏，然後再行刑。

周興

周秋官侍郎周興推劾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爲，時人號"牛頭阿婆"。百姓怨謗。興乃榜門判曰："被造之人，問皆稱枉。斬決之後，鹹悉無言。"（出《朝野僉載》）

【譯文】

在武后稱帝的周朝，秋官（刑部）侍郎周興在審訊犯人的時候十分殘忍。他在刑法之外又施用令犯人痛苦的各種手段，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當時人們稱他爲牛頭阿婆。百姓對他極爲怨恨，周興就在他家的門上貼出告示寫道："所有被審訊過的被告，只要詢問都說冤枉；只有被殺了的人，才全都無話可說。"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準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唯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止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北邙山白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畜錦，朝堂決殺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后稱帝的周朝時，有個侍御史侯思止，他原來是醴泉縣一個賣餅的。因他羅織罪名對別人進行了誣告，竟依照先例授予他五品官銜。他曾在皇帝面前請求給他御史之職，皇帝說："你不認識字。"侯思止回答說："獬豸（傳說的一種怪獸，要是兩人打架，它可以識別出哪個是壞人並去頂他）哪裏識字，可是它可以爲了國家去用角頂那些罪人。"於是皇帝授予他御史。每次審問案子，他都要殺死很多人。他從來沒有多餘的話，只是對囚徒說："不用你書言筆語，只還我白司馬！若是不肯來俊，那就給你孟青！"囚徒們個人慘遭痛苦，被他折磨死的不記其數。所謂白司馬，是洛陽附近的北邙山白司馬版（墓地）；來俊，是指御史中丞來俊臣（是個極殘忍的人）；孟青，是指將軍孟青使用過的木棒（曾用此棒杖殺過人）。後來因犯下私自積蓄錦緞之罪，朝廷判決他死刑而被殺掉。

來俊臣

來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長史。俊臣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詖，殘忍荒慝，舉世無比。則天朝，羅告諸王貴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引之，前後坐族，（族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滅千餘家。朝廷累息，無敢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王弘義、侯思止腹心。羅告衣冠。無間春夏。誅斬人不絕。時於麗景門內置制獄，亦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十餘輩，造告密羅織經數十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佈置事狀由緒，令其黨告之。或投匭以聞。則天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爲"突地吼"。遭其枷者，輪轉於地，斯須悶絕矣。又作枷有十，號棒名"見即承"。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囚，圈中下楔。其餘名號數十，大略如此也。囚人無貴賤，必（必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先例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故更競勸爲酷矣！由是告密者之徒，紛然道路，名流伔俯，閱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襲，至於族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否。"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右丞盧獻等（等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五人，併爲其羅告。俊臣既以族人家爲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請降敕。一問既承同首例，得減死，以脅仁杰等，令承反。傑款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某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減死。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憑（憑原作馮，據明抄本改）尚書牽楊執柔可乎？"傑曰："若之何？"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某司員外，引之可也。"傑曰："皇天厚土，遣狄仁傑行此事耶！"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杰既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復嚴防，得憑首（明抄本首作守）者求筆硯。折被頭帛書之，敘冤苦，置於綿衣中。遣謂德壽曰："時方熱。請赴家人去其綿。"德壽不復疑也。家人得衣中書，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惘然，召問俊臣曰："卿言仁杰等承反，今其子弟訟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帶，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琳往視之。俊臣遂命獄人，令假傑等巾帶，行立於西，命綝視之。懼俊臣，莫敢西顧，但視東唯諾而已。俊臣令綝少留，附進狀。乃令判官妄爲傑等作謝死表，代署而進之。鳳閣侍郎樂思誨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且隸於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等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傑等曰："卿承反何也？"傑等曰："向不承，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傑等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釋此五家。俊臣復奏大將軍張乾（舊唐書來俊臣傳乾作虔）勖，大將軍給使範雲仙，於洛陽（陽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牧院。虔勖等（虔勖等三字原空缺，據舊唐書來俊臣傳補）不堪苦，自訟於國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刀斫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使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俊臣累坐贓，出同州參軍，逼奪同列參軍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尋授河南尉，累遷太僕卿。則天賜其奴婢十人，當授於司農。時西番酋長大將軍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農賜，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將圖其婢。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冤者數十人，乃得不族。時綦連耀與劉思禮等有議，長安尉吉頊知之，以語俊臣。俊臣發之，連坐族者數十。俊臣恃擅其功，復羅遘頊。頊得召見庭訴，僅而免。俊臣先逼取（逼取原作遭安，據明抄本改）太原王慶詵（詵原作說。據明抄本改。）女。俊臣素與河東衛遂忠有舊。忠名行雖不著，然好學，有詞辨，酒酣詣俊臣。俊臣方與妻族宴集，應門者妄雲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罵辱之。俊臣恥其親族，命毆擊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構隙。俊臣將羅告武氏諸僞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遂忠發之。則天屢保持，而諸武及公主可懼，共毀之，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競剮其肉。斯須而盡。則天覺悟，降敕曰："來俊臣，閭巷小人，輕險有素，以其頗申乣謫，當謂微効欵誠。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鹹擬傾危，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既族之，無問士庶男女，相慶於道路。鹹曰："自此後臥，乃背得著牀，不爾，朝不謀夕矣！"（出《御史臺記》）

【譯文】

來俊臣，雍州人，父親來操，曾任松州長史。來俊臣從少年時起就是個詭譎奸詐、反覆無常、兇險邪惡、殘忍荒唐而且舉世無雙的傢伙。在武則天朝，由於他羅織罪名，誣告陷害各親王大臣，被授予朝散大夫。並授予他侍御史之職。在審理皇帝交辦的案子時，凡有不合他心意的，便對犯罪人實行株連，長幼都要坐連其族，一殺就是千餘家。滿朝文武大臣只是長嘆，沒有敢說話的。人們更懾於當時的暴政，敢怒而不敢言。他與自己的親信侍御史王弘義、侯恩止一起，專誣告那些士大夫們，不論是春季夏季，殺人不斷。當時在麗景門內設置了監獄，麗景門也叫做新開門，只要進入新開門，一百人裏也難活下來一個人。王弘義則把麗景門戲稱爲例竟門，意思是說凡是進入此門的人，小命都得完蛋。來俊臣還與他的黨羽朱南山等十幾個人，編制一篇《告密羅織經》，共有幾千字，都是預先有系統地按內容分例成細目，還要佈置怎樣羅織犯罪人的事實和緣由，命令他的黨羽照此去告發，有時也把密告信投於匭院而讓皇帝知道，這種案子武則天多是委派來俊臣去審理。來俊臣另外製造了一種刑具，叫做"突地吼"，凡是上了這種突地吼枷的，都要在地上不住地轉圈，很快便會暈倒。他又製造了十幾個枷，稱名爲"見即承"。還有"鐵圈籠頭"，當審訊囚犯時，在圈中加上楔子。其餘還有各種名號的刑具數十種，大致都是如此。囚犯不分其原來的身份貴賤，一律是先把枷棒放在地上，再把他叫到跟前對他說："這就是刑具！"見到刑具的人立即魂飛魄散，無不自己誣陷自己的。而武則天又以高官厚祿給予重賞，因此他們爭比看誰更爲殘酷。因而告密的人，在大街上紛然皆是，因而名流們在世短暫，出了名僅可經歷幾日而已。朝官們因爲要去上朝，不定何時便會遭到襲擊，一旦被抓走便可能落得全家族被殺的結果。因此在與家人告別時便說："不知道還能不能再相見？"天授年間，春官（禮部）尚書狄仁傑、天官（吏部）侍郎任令暉、文昌（尚書省）右丞盧獻等五人，一起被他們誣告，來俊臣既然是以滅族而爲功業的，他自然就想要引導人家接受自己犯了反叛的罪名。他都是先奏請皇帝下令，再拿着皇上的敕書一審問他們就會承認自己的罪行，因爲這樣還可以得到減免其他族人死罪的結果。來俊臣便以此辦法來威脅狄仁傑等，讓他們承認犯有反叛罪，狄仁傑誠懇地說道："大周朝革命，萬事維新，唐室的舊臣，甘願聽從誅殺。反叛是事實。"來俊臣才稍微從寬處置。"判官王德壽對狄傑仁說："尚書的事就算過去，並且能得到減免死罪的判決。我今天也是受人驅使，只是想求得少爬些臺階，想憑藉尚書來牽連楊執柔可以嗎？"狄仁傑道："要我怎麼辦？"王德壽說："尚書從前在禮部，而楊執柔在禮部任某司的員外，你來牽連他一下還是完全可以的。"狄仁傑道："皇天后土（地神）啊，竟然讓我狄仁傑幹這種事！"隨後一頭撞在柱子上，鮮血覆蓋了他的臉頰，王德壽十分恐懼而告辭。狄仁傑既然已承認自己犯了反叛罪，主管部門只是等待行刑的日期了，因此對他不再嚴防。他從看守者那裏借得筆硯，又扯了一塊頭巾在上面書寫起來，述說了自己的冤枉和遭受的痛苦，然後藏在綿衣內。他叫人告訴王德壽說："現在天很熱了，請通知家人來把我的綿衣取走。"王德壽已不再懷疑他了。家人得到了綿衣中的書信，仁杰的兒子光遠拿着信說事情肯定會發生變化。他得到了召見，武則天看過信後有些不知所以，便把來俊臣叫來問道："你說仁杰等已承認犯了反判罪，那爲什麼今天他兒子又來訴冤呢？"來俊臣道："這樣的人哪肯服罪呢？臣讓他坐臥息休得十分安穩，甚至連他們的頭巾衣帶也未去掉。"武則天命令通事舍人周琳去視察，來俊臣叫獄卒把巾、帶借給狄仁傑，並讓他在西則隨便行走站立，讓周琳觀看。周琳懼怕來俊臣，不敢向西看，只望着東面唯唯諾諾地答應而已。來俊臣讓周琳暫且留步，要讓他給捎去一份文狀。於是他命令判官假冒狄仁傑等寫了一份謝死表，代替他進呈給皇帝。鳳閣（中書省）侍郎樂思誨的兒子，八九歲時，他的家遭滅族禍，現在司農寺暫爲差役，皇帝對他家過去的事改變了看法而得到召見，他向武則天講述了來俊臣如何苛刻狠毒，希望陛下把那些稱反叛的假狀子一一加以符合對照，結果不分大人小孩所有狀子都是一個樣，武則天心裏不解其意，於是召見狄仁傑等問道："你們爲什麼要承認反叛呢？"狄仁傑等回答說："假如不承認，早死在枷棒下了。"武則天又問："爲什麼要寫謝死表呢？"狄仁傑等答道："沒有寫過。"武則天拿出謝死表讓他們看，才知道那是別人揹着他們代寫的，於是釋放了這五家。來俊臣還誣告過大將軍張虔勖、大將軍給使範雲仙，在洛陽州官署裏，虔勖等不堪忍受痛苦，自訴對於國家有功，義正嚴辭，來俊臣竟命令衛士把他亂刀砍死。範雲仙也陳述自己一生服務於先朝，聲言司法官對他懲治的冤枉和痛苦，來俊臣下令割去了他的舌頭。士子和庶民見此都嚇破了膽，沒有敢說話的。來俊臣屢犯貪贓罪，被貶到同州任參軍，在那裏他曾強奪一個參軍同僚的妻子，並污辱了他的母親，也沒有敢說話的。不久又授予他河南縣尉，一直升任爲太僕卿。武則天曾賜給他十個婢女。那還是在他剛剛被授予司農卿的時候。此時西番酋長大將軍斛瑟羅的家中有小婢能歌善舞，而來俊臣只有在司農卿時賜予的一般婢奴，於是就讓他的黨羽誣告斛瑟羅謀反，用意是想要謀取他的婢女。後來各酋長來到朝廷，他們個個割耳破面，來訴冤的有數十人，因而纔沒有獲滅族罪。那時綦連耀與劉思禮等對朝廷有些議論，長安縣尉吉頊知道這件事，便告訴了來俊臣。來俊臣告發了此事，有數十人受到牽連而被滅族。來俊臣仗勢想要獨攬此功，又對吉頊羅織罪名，後來吉頊得到召見而在朝廷作了訴訟，唯有他倖免。來俊臣威逼強娶了太原王慶詵的女兒。來俊臣平素與河東衛遂忠有交情，衛遂忠的名望雖不顯赫，但是很好學，很有辯駁之才。有一天衛遂忠酒酣之後到來俊臣家去，當時來俊臣正與妻子的家人設宴聚會，守門人欺騙他說來俊臣出去了，衛遂忠知道他是說謊，便闖了進去，把他謾罵羞辱一頓。來俊臣由於在親戚面前遭人謾罵而感到羞恥，便指使人毆打他並把他反綁起來，很快又放了他，但是從此結下了仇隙，當來俊臣將要羅織罪名誣告武姓各王以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人時，衛遂忠先揭穿了他的陰謀。儘管武則天一再保護他，但武姓各王及太平公主是很有威力的，他們一起詆譭進攻他，於是將他斬於鬧市並陳屍示衆。人們不論是老少都憎恨他，爭相去剮他的肉，很快就把他的肉割淨的。武則天后來醒悟，下詔書道："來俊臣本來是個里巷中的小人，向來輕薄險惡，但是他能極力地舉發那些有罪錯的人，應當說他還是獻出了一些忠誠的。但是各位王侯這些磐石宗枝們。一定要毀掉他，而南北衙的文武將相們，也都打算推倒他，那就應該給予他誅殺全部家族之罪，從而解除人們的憤恨。現已對他滅族，不論是士子庶民還是男人女人，人們都在大街上相互慶賀。人們都說："從此以後，想要躺臥，脊背就能夠着牀了。不然的話，真是朝不保夕啊！"

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頊 成王千里 張亶 王旭 京師三豹 張孝嵩 王弘義 謝祐 河內王懿宗　酷吏　

楊務廉 李全交

吉頊

周明堂尉吉頊，夜與監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親故，爲說綦連耀男大覺、小覺，雲應兩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頊明日錄狀付來俊臣，敕差河內王懿宗推，誅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後俊臣犯事，司刑斷死，進狀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頊攏馬。上問在外有何事意，頊奏曰："臣幸預控鶴，爲陛下耳目。在外唯怪來俊臣狀不出。"上曰："俊臣於國有功，朕思之耳。"頊奏曰："於安遠告虺貞反，其事並驗。今貞爲成州司（司原作可，據明抄本改）馬，俊臣聚結不逞，誣遘賢良，贓賄如山。冤魂滿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上令狀出，誅俊臣於西市，敕追於安遠還，除尚食奉御。頊有力焉。除頊中丞，賜緋。頊理綦連耀事，以爲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與河內王競，出爲溫州司馬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在武后稱帝的周朝時，明堂縣尉吉頊，夜裏與監察御史王助住在一起，王助因爲自己與吉頊是親戚的緣故，便對他說綦連耀有兩個兒子大覺和小覺，說綦連耀是長了對應兩角的麒麟，而耀字是由光翟組成，說是要光宅（佔據）整個天下。第二天吉頊便把他的話記錄下來交給了來俊臣。皇帝下詔書此案由河內王武懿宗追查審理，結果誅殺王助等四十一人，全都毀了他們的家。後來來俊臣犯了事，刑部判決他死刑，可狀子進呈給皇帝三天也不批覆，朝野對此都覺得奇怪。有一天武則天到一處園林去，吉頊爲她牽馬，武則天問他外面有什麼事情，吉頊奏道："我有幸當了皇上的近侍，做了陛下的耳目。現在外邊唯獨奇怪來俊臣的狀子爲何不批覆。"武則天說："來俊臣對國家有功，我正在考慮這件事。"吉頊又奏道："於安遠曾告發虺貞反叛，他的事實已經驗證，可是現在虺貞仍爲成州司馬。來俊臣聚結的黨羽還沒顯露出來。他誣陷賢良，貪贓受賄堆積如山，到處都有屈死的冤魂，是個國賊，哪裏值得惋惜。"武則天立即下令，將來俊臣斬於西市。並下敕追於安遠回京，授予他殿中尚食奉御之職。吉頊因有功，授予他御史中丞，並賞賜他緋色官服。吉頊認爲自在處理綦連耀一案時有功，因此在朝中任命天官侍郎平章事一職時，與河內王武懿宗相競爭，結果被貶爲溫州司馬，後死在那裏。

成王千里

唐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長八九尺。以繩縛口，橫於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者，呼令入門，但知直視，無復瞻仰，踏蛇而驚，惶懼僵仆，被蛇繞數匝，良久解之，以爲戲笑。又取龜及鱉，令人脫衣，縱龜等齧其體，終不肯放，死而後已。其人痠痛號呼，不可復言。王與姬妾共看，以爲玩樂。然後以竹刺龜鱉口，遂齧竹而放人。艾灸鱉背，灸痛乃放口。人被驚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復矣。（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成王千里出使嶺南取回一條大蛇，有八九尺長。他用繩子綁住蛇嘴，把它橫放在門坎下邊。州縣有來參拜他的官員，他便叫他們進門來，那些人只知照直向前看，不能上下亂瞅，踏到蛇身上便會大喫一驚，恐慌地仆倒在地上，於是被大蛇緊緊地纏繞數圈，良久纔會鬆開，他就是以此來取笑別人。又拿來龜和鱉。叫人脫去衣服，慫恿龜鱉去咬他的身體，只要咬住便始終不放，一直到死去。被咬的人疼痛得狂呼亂叫，不可言狀。成王和姬妾們在一旁觀看，以此來玩樂開心。之後再用竹杆子刺龜鱉的嘴，於是龜鱉去咬竹杆而放開人。或者用點燃的艾蒿去燙鱉的脊背，燙得痛了它就鬆口了。人一旦被驚嚇，都被嚇得失魂落魄，直到死也不能恢復正常。

張亶

唐朔方總官張亶好殺。時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罵默啜，言詞甚不遜。書其腹背，鑿共肌膚，涅之以墨，灸之以火，不勝痛楚，日夜作蟲鳥鳴。然後送與默啜。字者宣訖，臠而殺之。匈奴怨望，不敢降。（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朔方總官張亶好殺人。當時有突厥人來投誠的。張亶還要寫聲討他的檄文，罵他是默啜，語言極爲不遜。之後再把檄文寫在他的前腹和後背上，用鑿子把寫在肌膚上的字劃破，染上墨汁，再用火去烤，使他極爲疼痛，那人像蟲鳥鳴叫一樣日夜不停地哼叫。然後再送回到匈奴人中間去。檄文展示完畢。再用刀子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來把他殺死。兇奴人對他極爲怨恨，都不敢來投降。

王旭

唐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及別宅女婦風聲目色（明抄本目色作色目），有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痠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縋其發，遣證與長安尉房恆奸，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御如此苦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慚懼，乃舍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的殿中侍御史王旭，蒐括自己家及別人家的女子當宮妓，有不肯承當的，便用繩子勒她的陰部，然後叫壯士用竹棍擊打。使那些不順從的女子們疼痛得難以忍受。他曾把一個女子倒懸起來，又在她的頭髮上縋上一塊石頭，再讓長安縣尉房恆去姦淫她。可是把她折磨了三天也不肯順從。那女子道："侍御史竟這般惡毒，我就是死了，也要告到陰曹地府。如果我要被選送入宮，一定要申訴於皇上，永遠不會放過你的！"王旭十分慚愧懼怕，只好放了她。

京師三豹

唐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嵩爲赤黧豹，交爲白額豹，旭爲黑豹。皆狠虐不軌，鴆毒無儀，體性狂疏，精神慘刻。每訊囚，必鋪棘臥，削竹籤指，方梁壓髁，碎瓦搘膝，遣作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拘（拘原作駒，據明抄本改）、驢兒拔橛、鳳凰曬翅、獼猴鑽火、上麥索、下闌單。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鍛鍊，證是爲非。任意指麾。傳空爲實。周公、孔子，請伏殺人；伯夷、叔齊，求其劫罪。訊劾幹塹，水必有期；推鞠溼泥，塵非不入。來俊臣乞爲弟子，索元禮求作門生。被追者皆相謂曰："牽羊付虎，未有出期。縛鼠與貓，終無脫日。妻子永別。朋友長辭。"京人相要，作咒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的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和殿中侍御史王旭，被京城的人稱爲三豹。李嵩叫赤黧豹，李全交叫白額豹，王旭叫黑豹。他們都極暴虐而不守法度，極狠毒而無法無天。體性放蕩不羈，心神歹毒刻薄。每次審訊囚犯，都要鋪上荊棘讓囚犯躺臥，或削竹籤刺他的指甲縫，或用方型梁木壓他的胯骨，或讓他跪碎瓦片。或者命令他做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犢子懸拘、驢兒拔橛、鳳凰曬翅等，直到垂下腦袋，身子精疲力盡。人無法活下去，囚徒們都求一死。他們肆意羅織罪名，顛倒是非，隨意發令調遣材料，傳來的材料沒有事實的就去捏造。這樣審訊，即使周公、孔子在世，也會服罪說殺了人，伯夷、叔齊也會求他說自己犯了搶劫罪的。即使審訊的是幹壕，總有一天會有水的；審訊的是溼泥，也會有塵土飛進來的。他們這三個人，即使是最歹毒的來俊臣也會乞求做他們的弟子，最殘忍的索元禮也會請求收他作門徒的。凡是被審訊的都相互說道："這是牽着羊送給了老虎，不會有出去的日子；是綁了老鼠送給貓，永遠不會有逃脫的那一天了。妻兒永別，朋友長辭了。"京城裏的人在相互立約時，作咒語都說："如果我要違背自己的良心辜負了你的教誨，就會突然遭遇三豹！"他們竟是這樣的惡毒厲害。

張孝嵩

京兆人高麗家貧，於御史臺替勳官遞送文牒。其時令史作僞帖，付高麗追人，擬嚇錢。事敗，令史逃亡，追討不獲。御史張孝嵩捉高麗拷，膝骨落地，兩腳俱攣，抑遣代令史承僞。準法斷死訖。大理卿狀上。故事，準名例律，篤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腳攣何廢造僞？"命兩人（兩人二字原作乃，據明抄本改）舁上市斬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京都人高麗家裏很窮。在御史臺爲勳官們傳送文書。當時有個令史僞制一個假帖子，讓高麗拿去送人，打算用它去恐嚇詐騙錢財。事情敗露後，令史逃走，去追捕而沒有捉到，御史張孝嵩便把高麗捉來拷打，直打得膝骨落在地上，兩尺腳都痙攣抽縮在一起，還要叫他代替令史承擔僞造之罪。判他死刑的狀文批覆下來之後，大理卿上了一份狀文，意思是按照過去的典章制度，準則律條。殘廢人是不該加刑的。張孝嵩勃然大怒道："腳痙攣難道能停止他去假騙嗎？"於是命令兩個人把他抬到街市上斬首。

王弘義

王弘義，衡水人也，告變授遊擊將家。天授中，拜御史，與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義亦流於嶺南。妄稱敕追，時胡無禮以御史使嶺南，次於襄鄧，會而按之，弘義詞窮，乃謂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昔任御史，禮任洛陽尉；禮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復何氣類。"乃榜殺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期須氣將絕矣，苟自誣或他引，則易於別房。俊臣常行移牒，州縣懾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冶葛也。"弘義嘗於鄉里求旁舍瓜，瓜主吝之。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吏會人捕逐，期須苗盡矣。內史李照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出《御史臺記》）

【譯文】

王弘義，衡水人，是因爲揭發了別人要反叛而被授予遊擊將軍的。武后稱帝的天授年間，被任命爲御史，與來俊臣一起專幹誣告士大夫的勾當，來俊臣的事情敗露被處死，王弘義也被流放到嶺南。後來他胡說皇帝下令要追他回京，當時御史胡元禮被派遣到嶺南，暫住於襄鄧，找到他查問這件事，王弘義無話可講，便對他說："別忘了，我跟你可是一樣的人啊。"胡元禮道："你當年任御史，我任洛陽縣尉；而我今天任御史，你卻是個被流放的囚犯，這怎麼能說是一樣的人呢？"於是將他用鞭子打死。王弘義每年酷暑季節拘留囚犯時，都是把人關在一個小房子裏，裏面堆上蒿子並鋪上氈褥，關進去的人，很快就被燻嗆得喘不上氣來，於是便會隨意地誣陷自己或亂咬別人，然後再給他換到別的房間去。來俊臣常給人發放文書，州縣官員十分害怕。他常自我誇耀說："我的文書，就像狼毒、野蒿（均爲巨毒藥草）一樣！"王弘義曾在鄉村向臨舍的人要瓜，瓜主對他很吝嗇，王弘義便繪聲繪色地說，瓜園裏有白兔，縣衙役便立即集合人去追捕，霎時間瓜秧被掃蕩一空。內史李昭德說："過去常聽說有蒼鷹獄卒，今日卻看到了白兔御史！"

謝祐

周黔府都督謝祐兇險忍毒。則天朝，徙曹王於黔中，祐嚇雲："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敕。"王怖而縊死。後祐於平閣上臥，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爲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氏周朝時，黔府都督謝祐十分兇險狠毒。武則天稱帝后，把曹王遷移到黔中。有一天謝祐恐嚇他道："則天已賜自盡，我奉命來親自監督你的行動，再不另下敕書了。"曹王很害怕而上吊自盡。謝祐住在平閣上，他是與十幾個婢妾同住一起的，可是竟在一天夜裏不知不覺地被刺客把他的頭割掉拿走了。後來曹王被抄家，在登記財務的時候，發現了謝祐的頭骨，已經塗上了漆，上寫謝祐二字，是用它做了盛大少便的傢什。此時才知道是曹王的兒子派刺客殺了他。

河內王懿宗

周默啜賊之陷恆定州。和親使楊齊莊，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沒賊。將至趙州，襄（明抄本襄作褒）公段瓆同沒，喚莊共出走。莊懼不敢發，瓆遂先歸。則天賞之，復舊任。齊莊尋至，敕付河內王懿宗鞠問。莊曰："昔有人相莊，位至三品，有刀箭厄。莊走出被趕，砍射不死，走得脫來。願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莊初懷猶豫，請殺之。敕依。引至天津橋南，於衛士鋪鼓格上，縛磔手足，令段瓆先射。三發皆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諸司百官謝，箭如蝟毛，仍氣弽弽然微動。即以刀當心直下，破至陰，剖取心擲地，仍趌趌跳數十回。懿宗之忍毒也如此。（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后稱帝的周朝時，匈奴攻陷了恆定州。和親使楊齊莊，皇帝下詔授予他三品官階，出使到匈奴，結果淪落於敵手。將要到趙州時，遇到了淪於敵營的襄公段瓆，段瓆召呼楊齊莊一起逃走，楊齊莊懼怕而不敢行動。段瓆先歸來，武則天賞賜了他，恢復了他原來的職務。楊齊莊不久也歸來，武則天下令交由河內王懿宗對他審訊。楊齊莊道："以前是有人幫助了我。才使我的官階達到三品。這一次是陷入了刀箭相遇的困境，我逃出的時候曾被追趕，刀砍箭射而未死，纔算逃脫出來。希望王能給與憐憫。"懿宗性情殘酷而又陰毒，他上奏皇帝說謝齊莊剛剛淪入敵營時曾猶豫動搖過，請求殺了他。皇帝下敕依準，於是把他拉到天津橋南的衛士鋪鼓格，把他手腳分扯開綁在上面，命令段瓆第一個舉弓射他，三箭全中，又命段瑾再射也射中，最後下命諸司百官一齊射，楊齊莊身上的箭簡直如刺蝟身上的刺毛，但仍然在喘息着微微扭動。懿宗又用刀插進他的胸口，一直豁到陰部，然後又剖出心來拋在地上，那心在地上還呼呼嗒嗒地跳動了幾十下。懿宗竟然如此殘忍狠毒！

酷吏

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郭霸等數十人，爲推官。俊臣父操。與鄉人蔡本善。本與操樗蒲，贏本錢數十萬。本無以酧。遂將其妻馮折。及至操家，已有娠，而產俊臣於禾州。犯盜，遂因密告。則天以忠，累拜侍御史。按制獄，無不會意，拜左臺中丞。道路以目。與侯思止等，以告事爲羅織。則天於麗景門側，別置推院，令俊臣等按之。但入新開門。百不全一。弘義戲爲例竟門。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造《羅織經》一卷。每鞠囚，無輕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圍繞，絕其糧，多抽衣絮以啗之。將有赦，必先盡殺其囚。又作大枷凡十（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得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悶轉於地，莫不自誣。則天尤賞之。朝士每入朝，多與妻子訣別。及禁狄仁傑，仁杰置書於綿衣中，請獄吏付家人。家人得之，訟於則天。則天令驗之，果冤。問仁杰何以自誣，對曰："若不承反，即已死於枷棒矣。"俊臣後坐贓，御史劾之，除殿中丞，又拜中丞。復坐贓，出爲同州參軍，奪同列參軍妻。旋爲合官尉，又拜洛陽令。復圖西番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婢，稱其謀反。其黨剺面詣闕訟之，得免。將告諸武太平公主，乃反爲其所發，棄市。人競臠其肉。中宗詔酷吏並配流遠惡處，子孫不得仕進。周興累爲司刑少卿，上疏請除李家屬籍，後徙嶺表，爲仇人所殺。傅遊藝除左補闕，上書言武氏革命，拜給事中，又爲鸞臺平章事。天授元年，改姓武氏。夢登湛露殿，陳於所親，及事發伏誅。遊藝一年內，青綠緋紫皆遍轉，號爲"四時仕宦"。請則天置六道使，死後竟從其言。於是萬國俊、丘神勣皆酷虐。思止告舒王元名反，授遊擊將軍。初元禮教思止，上必問候大不識字，但云："獬豸豈識字，只能觸邪。"果問而對，則天大悅，授左臺侍御史。又教，上若問要宅，得賜沒官者，但云："臣惡其名，不願居止。"上又悅。嘗按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喫孟青。"孟青者，姓孟名青，即殺琅邪王衝者也。白司馬，坂名。思止庸奴，常以此語嚇元忠。元忠不撓，思止以其拒制命、倒曳之。元忠曰："我如乘惡驢而墜，爲鐙所掛。"思止又怒，欲奏斬之。元忠曰："汝爲御史，須識禮數。若要元忠頭，便將去，何必以鋸截將。"思止驚悚，與之坐。思止言音不正，霍獻可笑之。思止怒，奏之。則天知，亦大笑。時俊臣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大辱國。今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又辱乎？"竟爲昭德榜殺。萬國俊按嶺南，流人三百餘人，擁於水次，一時殺之。來子珣除右臺監察，時朝士有不著靴帶而朝者，必彈之曰："臣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噱。後賜武氏家臣，多按制獄，常衣錦半臂。郭霸應革命舉，爲監察，又爲侍御史。見則天曰："往年徵除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上大悅。人呼爲"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霸請嚐其糞。元忠不許，竟嘗之曰："其味苦，病即愈。"元忠以以其佞，大惡之。嘗推蘇州刺史索（明抄本索作李）思微，微不勝其捶拷而死。後屢見思微。遂設齋轉經。俄見思微止於庭曰："汝陷我，今來取汝。"霸恐懼，遂自刳腹而卒。時洛橋初成，人便之。則天問人曰："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曰："喜洛橋成，幸郭霸死。"（出《神異經》）

【譯文】

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郭霸等數十人，都是掌管刑獄的推官。來俊臣的父親來操，與同鄉人蔡本很友好，蔡本和來操賭博，來操贏了蔡本數萬錢，蔡本沒錢償還，便用自己的妻子馮氏頂了債。等去了來操家，馮氏已經懷孕，在禾州生下了來俊臣。來俊臣曾因偷盜而犯法，是由於他上書密告，武則天認爲他對自己很忠誠，便屢屢提拔使他當了侍御史，專門審理皇帝交辦的案子，而且沒有不合意的，後來又授予他御史左臺中丞。人們懾於其暴政，敢怒而不敢言。他與侯思止等一起，專幹誣告和羅織罪名的勾當。武則天還在麗景門的一側，另設了監獄，命令來俊臣等人在那裏審訊犯人。只要進入新開門（麗景門之別稱），一百個人沒有一個能保住活命的。王弘義戲稱這裏叫"例景門"。來俊臣還與其黨羽朱南山等，造了一冊《羅織經》。每次宰訊囚犯，不論罪刑輕重，先給犯人往鼻子裏灌醋。在牢房中，用火把犯人圍在當中，不給飯喫，犯人多是抽衣服中的棉絮喫下去充飢。每次將要有大赦時，他們便提前把囚犯殺盡。他們還製作了十個大枷（一叫定百脈，二叫喘不得，三叫突地吼，四叫著即承，五叫失魂膽，六叫實同反，七叫反是實，八叫死豬愁，九叫求得死，十叫求破家。），凡遭受枷刑的人，立刻就會暈倒在地，沒有不自己誣陷自己的。武則天對這些尤爲讚賞。朝官們每次上朝，都要和妻兒老小作生死告別。在囚禁狄仁傑的時候，狄仁傑把一封上告信藏在棉衣裏，求獄卒將棉衣送給家人，家人得到信後，上訴於武則天，武則天派人去驗證，果然是冤案，她問狄仁傑爲什麼要自己誣陷自己，狄仁傑道："若不承認謀反，早已死在枷棒下了。"來俊臣後來犯了貪贓罪，被御史揭發，降職爲殿中丞，不久又任命他爲御史中丞。後來又犯貪贓罪，被貶爲同州參軍。在那裏強佔了同僚參軍的妻子，再降職爲合官縣尉，後來又升爲洛陽縣令。爲謀取西番酋長阿史那斛瑟羅的婢女，便說斛瑟羅要謀反，由於斛瑟羅的下屬們用刀劃破面孔到朝廷來爲他申冤，才倖免遭難。來俊臣又想要誣告武氏齊王和太平公主，結果反被他們搶先一步告發。被押到街市上斬首示衆。人們竟把他的肉一塊一塊地割下來。後來中宗曾下詔對酷吏要發配流放到最邊遠最惡劣的地方去，他們的子弟不得做官。周興官至司刑少卿。他上疏請求廢除李氏皇族的族籍，後被髮配到嶺南，被仇人所殺。傅遊藝任左補闕時，上書說武則天應當革命。而後便被任命爲給事中，接着升任鸞臺（門下省）平章事。天授元年，賜予他武姓。夢中登上湛露殿，並把此事說給了親戚，事情被告發後處死。傅遊藝在一年之內，青（八、九品官服）、綠（六、七品官服）、緋（四、五品官服）、紫（三品以上官服）四種官服全穿了一遍，被號稱爲"四時仕官"。他曾請求武則天設六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修羅道、人道、天道）史，死後他可以去應其所言了。正因爲酷吏得寵，於是萬國俊、丘神勣等爭相殘酷暴虐。侯思止告發舒王謀反，被授予遊擊將軍。初元禮教給侯思止，皇帝一定會說你不識字，你可以說，獬豸哪裏識字，可它能用角頂壞人。皇帝果然這樣問了他而他照此作了回答，武則天極爲歡喜，授予他左臺侍御史。又教給他說，皇帝要問要不要好住宅，賜予你沒收充公的，你只要說，臣厭惡那些名譽，不願去居住。這樣問答後武則天又很喜悅。他曾審訊魏元忠說："快承認就去白司馬，不然就喫孟青的棒子！"所謂孟青，是個姓孟名青的將軍，他曾棒殺過琅琊王衝。白司馬是洛陽郊外的山坡名。侯思止是個庸才，常以此話嚇唬元忠，元忠沒有屈服，侯思止便以他拒絕接受皇帝命令的罪名，倒過來拖他。魏元忠說："我就像騎了一頭惡驢而墜地，腳被驢鐙掛住。"侯思止又怒，準備奏請皇帝將他處斬，魏元忠道："你是御史，須懂得禮數。如想要我的頭，拿去好了，何必還要用鋸來截！"侯思止驚懼，讓他坐起來。侯思止語音不正，霍獻可譏笑他，他很生氣，奏與皇帝。武則天聽說也大笑。當時來俊臣曾逼娶太原王慶詵的女兒，侯思止也上奏要娶趙郡李自挹的女兒，李昭德拍着手對各位宰相道："當年來俊臣強娶王慶詵的女兒，已經使國家蒙受極大的恥辱，如今此奴又娶即李自挹的女兒，這不是又要使國家蒙受恥辱嗎？"後來侯思止竟被李昭德棒殺。"萬國俊到嶺南巡察，他把流入在那裏的三百餘人，集合在水邊，一齊殺死。來子珣任右臺監察御史，當時有朝官不穿靴子不繫袍帶上朝的，他必然會糾彈說："我聽說束帶立於朝。"滿朝大笑。後來賜他爲武姓家臣，多是審理皇帝交辦的案子，經常穿着短袖衣服。郭霸是由於他響應武氏革命而被推舉上來的，先是授予監察御史，後又升侍御史。有一次他見到武則天說："那年征討徐敬業，我真想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則天極爲歡喜。人們都稱他爲"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郭霸請求嘗他的糞便，魏元忠不準，他終於還是嚐了，並說："味道很苦，病很快就會好。"魏元忠看不慣他那套巧言諂媚的樣子，因而很厭惡他。他曾審訊過蘇州刺史索思微，索思微忍受不了他拷打而死，後來他屢屢見到索思微。於是他設齋傳經。一會兒看見索思微站在庭院裏對他說："你陷害了我，今天我來捉拿你！"郭霸極爲恐懼，便剖腹自殺。當時洛陽橋剛剛建成，人們走着很方便，武則天問道："外邊有什麼好事啊？"舍人張元一平時很滑稽，說："高興洛橋建成，慶幸郭霸死去。"

楊務廉

唐楊務廉，孝和時，造長寧安樂宅倉庫成，特授將作大匠，坐贓數千萬免官。又上章，奏開陝州三門，鑿山燒石，巖側施棧道牽船。河流湍急，所顧夫並未與價值，苟牽繩一斷，棧梁一絕，則撲殺數十人，取顧夫錢糴米充數，即注夫逃走，下本貫，禁父母妻子。其牽船伕，皆令系二銽子胸背（背原作皆，據明抄本改），落棧著石，百無一存。道路悲號，聲動山谷，皆稱楊務廉爲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殘百姓。（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人楊務廉。孝和年間，建成了長寧安樂宅倉庫，皇帝特授予他將作大匠一職。後來因他貪贓數千萬而被免職。以後他又上書，奏請在陝州三門峽開道。開山鑿石，在懸崖上架起棧道供牽夫行走。那裏的河水十分湍急，所有僱用來的民工都不給工錢，假如牽繩一斷，或者棧一折，就擊殺數十人，然後用這些民工的工錢買成糧食來頂上這些死者的數目，並註明這些人是逃走的，通知當地官衙，囚禁他們的父老妻兒。對於拉船的牽夫，則命令在每個人的前胸後背拴上兩個砣子，一旦落棧着石，百人之中也難活一人。整個道路都響着悲痛的號子，聲音振動了山谷，人們都把楊務廉稱作人妖。天生此妖，就是來殘害百姓的啊！

李全交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等，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剎"。殿中王旭，號爲"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橛"。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拷郴州典廖福、司門令史張性，並求神狐魅，皆遣喚鶴作鳳，證蛇成龍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時，監察御史李全交等，專以殘酷暴虐爲職業，被御史臺中的人們稱之爲"人頭羅剎"。殿中侍御史王旭，被稱爲"鬼面夜叉。"在審訊犯人的時候，他們讓犯人牽着枷柄向前走，叫做"驢駒拔橛"；給犯人上枷並把他們的腦袋綁在樹上，起名叫"犢子懸車"，兩手捧枷，並在上面摞磚的，稱爲"仙人獻果"；讓犯人活在木樁上，使他的枷柄向後別彎的，取名"玉女登梯"。在拷打郴州刺史廖福、司門令史張性時，讓他們祈求神、狐、魅，而被稱作"喚鶴作鳳"、"證蛇成龍"。

卷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禮 誣劉如璿惡黨 宋昱韋儇 蕭穎士　李希烈　盧杞　襄樣節度 史牟　李紳

胡淛

（以下俱缺文）

韋公幹 陳延美 趙思綰 安道進

胡元禮

唐胡元禮，定城人也。進士擢第，累授洛陽尉。則天朝，右臺員外監察，尋即真，加朝請大夫。丁憂免，起復，尋檢校秋官郎中。累遷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廣州都督。性殘忍深刻，不可以情祈。時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按獄，務從寬。元禮屢折之，日知終不易。嚐出一死囚，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於再三。元禮怒，命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命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狀申，日知果直。時人忌元禮之苛刻，嘗於宣仁門外，爲冤家羅辱於泥中，幸金吾救助。敕榜仇者百。臺中罰元禮五千，以其辱臺也。（出《御史臺記》）

【譯文】

唐朝的胡元禮，是定城人，進士出身，幾個任期都只授予他洛陽縣尉。到武則天時，授予他員外監察御史，不久便授予他正員御史，並加朝請大夫銜。丁憂（舊時父母死後，兒子要在家守喪三年，不準做官）免除後，重新起用，不久便任檢校（代理）秋官（刑部）郎中。後歷任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廣州都督等職。他的性情極爲殘忍刻薄，不可以情相求。當時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次審查案子，他都從寬處理，因而被胡元禮屢屢駁回。而李日知也始終不改判。李日知曾免除一個囚犯的死刑，胡元禮不同意。判該殺，案子在兩人之間往來複去，雙方堅持再三，胡元禮怒，命令府史長告訴李日知說："元禮只要不離開刑曹，此犯就沒有活刑！"李日知也命人去回報他說："日知只要不離開刑曹，此犯就不會判死刑！"終於將兩份判決書一起上報，李日知果然正確。在胡元禮任御史時，人們都很憎恨他的苛刻，有一次在宣仁門外，胡元禮遭到仇人的侮辱而被推進泥坑中，幸虧得到禁衛軍的救助，皇帝下令杖罰那個仇人一百，而御史臺向胡元禮罰款五千，因爲他敗壞了御史臺的聲譽。

誣劉如璿惡黨

劉如璿事親以孝聞。解褐唐昌尉累遷乾封封尉，爲侍御史，轉吏部員外。則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轉南鄭令，遷司僕司農少卿秋官侍郎。時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協，誣以反誅之。其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璿不覺唧唧而淚下。俊臣奏雲：黨惡，下詔獄。"璿訴曰："年老，因遇秋風而淚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淚，作可因風。口稱唧唧之聲，如何取雪。處以絞刑。"則天特流於瀼州。子景憲訟冤，得徵還，復秋官侍郎。辭疾，授兗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於代。俊臣但苛虐，無文，其劾乃鄭愔之詞也。（出《御史臺記》）

【譯文】

劉如璿事奉雙親一向以孝順聞名。入仕便當了唐昌縣尉，任滿再轉任乾封縣尉。後任侍御史，轉任史部員外。到了武則天朝，由夏官（兵部）郎中降職爲都城縣令，轉任南鄭縣令，後升任爲司僕、司農少卿及秋官（刑部）侍部。當時來俊臣的一個黨羽，與司刑府史一個姓樊的人不和，便誣陷他要謀反而殺了他。他的兒子到朝堂訴冤，沒有敢理會的，於是便從別人身上拽了把刀剖腹自盡。朝官們的無不望而恐懼的，劉如璿卻不禁"唧唧"而淚下。來俊臣羣奏道："他是同黨，也是個邪惡分子，應該下詔捕他入獄。"劉如璿申訴說："我年紀大了，是因爲遇上風才落淚的。"來俊臣又揭發道："眼睛流淚涓涓不止，怎麼可以說是因爲風吹的呢？口中還發出唧唧之聲，這又如何洗刷掉？就當處以絞刑。"武則天僅僅把他流放於瀼州。後來劉知璿的兒子劉景憲上訴申冤，纔得到徵召而還朝，並恢復了他的秋官侍郎之職。劉如璿堅辭不受，又授予他兗州都督。劉如璿喜歡寫作，有文集四十卷流行於世。而來俊臣只是嚴酷暴虐，沒有文采，他在揭發別人的時候，也只能說出像鄭愔之流說的那種詞語而已。

宋昱韋儇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楊國忠是張易之外甥。楊國忠爲劍南，召募使遠赴瀘南，糧少路險，常無（常無原作韋先，據明抄本改）回者。其劍南行人，每歲，令宋昱、韋儇爲御史，迫促郡縣徵之。人知必死，郡縣無以應命。乃設詭計。詐令僧設齋，或於要路轉變，其衆中有單貧者即縛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連枷作隊，急遞赴役。（出《譚賓錄》）

【譯文】

李林甫是姜皎的外甥，楊國忠是張易之的外甥。楊國忠下令劍南官府，要從當地召募役夫遠赴瀘南服役。由於糧少而又道路險惡，常常是有去無回。而要去劍南的役夫，每年，都要令宋顯、韋儇爲御史，去督促各郡縣徵募。人們知道一去必死，各郡縣都無法接受這個命令。宋、韋二人便設下詭計，假令僧人設齋，然後在要路或轉彎之處，選擇衆人之中那些孤單的窮困者，立即綁走。然後把他們安置在祕密的屋子裏，發給他們棉衣，再給他們帶上枷並把枷串聯起來站成隊，立即驅趕他們去赴役。

蕭穎士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昔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一棰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出《摭言》）

【譯文】

蕭穎士的性情十分殘酷。他從前有一個僕人，侍候了他十幾年，每次發怒他都要用棍棒抽打他一百多下，使他痛苦得難以忍受，有人鼓動他再換一個主人，那個僕人說："我不是不可以到別處去，所以要長期地留在這裏，是我很愛他的才能。"

李希烈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驅百姓婦女及輜重，以實壕塹，謂之溼梢。（出《傳載》）

【譯文】

唐朝建中年間，李希烈攻打汴州，城未攻克，便驅趕百姓婦女連同軍用物資一起，用來充填城壕。他說這叫活埋。

盧杞 殿中侍御史鄭詹與張鎰厚善。每伺盧杞晝寢，輒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來。知與鎰偶語。杞遽至鎰閭中，詹趨避。杞遂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佯愕曰："曏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也。"後深劾詹之罪，以排嚴郢。三司使方按二人，獄猶未具，而杞已奏殺詹黜郢。中外側目。（出《譚賓錄》）

【譯文】

殿中侍御史鄭詹與張鎰十分要好，每次探察到盧杞在白天睡覺的時候，就到張鎰的官署去。盧杞發現了此事，有一天，他又假裝睡熟，偵察到鄭詹果然又來，知道他們倆正在私語，他便突然來到張鎰的官署中，鄭詹急忙躲避起來。盧杞於是要談一件機密之事，張鎰道："殿中鄭侍御在這裏。"盧杞裝作驚愕地說："如果像你說的，那麼這事是不應該讓別人聽到的。"後來他極力地揭發鄭詹的罪錯，目的是排擠嚴郢的勢力。三司使剛剛審訊鄭詹和嚴郢，還沒定案判刑，盧杞就已經奏請皇帝殺了鄭詹罷免了嚴郢。朝廷內外對他十分怒恨。

襄樣節度

襄陽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於司空爲師，多暴；鄭元鎮河中，亦暴，遠近呼爲襄樣節度。（出《國史補》）

襄陽人很善於油漆傢俱，天下各地都學習他們的樣子，人們都稱爲襄樣。等到襄陽人做了主管牢獄的長官，多數人都很殘暴。當時鄭元鎮守河中，也很殘暴，遠近都稱他爲襄樣節度使。

史牟

史牟榷鹽於解縣，初變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從牟檢畦（畦原作哇，據明抄本改），拾鹽一顆以歸。牟知，立杖殺之。共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出《國史補》）

【譯文】

史牟在解縣管理鹽業生產，剛剛對鹽的經營管理制度進行了變法，這是爲了中意於朝廷。他有一個十幾歲的外甥，跟着他去檢查鹽田，回來時拾了一顆鹽粒，史牟知道了，便立刻將外甥杖殺。當他姐姐哭着跑來相救時，已經來不及了。

李紳

李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戳有罪，猶待秋分，永寧吳尉弟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己，即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置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之比（比字原缺，據《新唐書》六一《李紳傳》補）。

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然所至務爲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冤雲。唐李紳既治淮南，決吳湘獄。持法峻，犯者無宥。狡吏奸豪潛形疊跡。然出於獨見，僚佑莫敢言。評事李元將弟仲將僑寓江都，李公羈旅時，每館於元將而叔呼焉。榮達後，元將稱弟稱侄皆不悅，及爲孫，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居鄭圃，與紳同年之舊，特來謁。才及旅次，家僕與市人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常識君，到此何不相見。"崔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畢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之，具罪笞二十，送過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慟哭。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於是邑客黎人，懼罹不測，渡江淮者衆矣。主吏啓曰："戶口逃亡不少。"紳曰："汝不見掬麥乎？秀者在下，粃粏隨流者不必報來。"忽有少年，勢似疏簡，自雲辛氏子，謁紳。晤對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尚書寄元相公詩曰："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蓋謂辛丘度性迂嗜酒，李紳短而能詩。辛氏即丘度子也，謂李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悶勸疇昔酒，閒吟二十丈詩。"李笑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矣。"凡是官族，相抉辛氏子之能忤誕。丞相之受侮，剛腸暫屈乎。又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府公，李見而惡之。書其狀曰："着青把笏，也請料錢。睹此形骸，足可傷嘆。"左右皆竊笑焉。又宿將有過請罰，紳雲："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檢檟楚。（出《去溪友議》，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李紳因以前是宰相而鎮守一方，因而恣意逞權威。凡斬殺罪犯，都要等到秋分的時候，而永寧縣吳縣尉的弟弟吳湘，卻正當盛夏之時便被無罪斬殺。崔元藻因懷恨德裕對他的斥責，就推翻了原來的口供，因而便說，御史覈實完案子回來，都應向皇帝稟告，以分辨清楚案子中的是非，可是有的人權勢威懾天下，使御史不能回稟皇帝，案卷也不給主管刑獄的官員，只是由李紳上奏便將吳湘處死了。這時德裕已失去權勢，而宗閔原來的黨羽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等，都充任了要職，因此對德裕很怨恨，他們以利來引誘打動元藻等，並讓三司具結李紳，依仗權威、武力坐鎮一方，虐殺良民百姓。以神龍年間皇帝詔書爲準，酷吏已死了的，爵位也要剝奪，子孫不得做官。李紳雖然已死，也請求與過去被處死的人同樣處理。結果皇帝下令，削去李紳身上的三官，子孫不得做官，給德裕等人降職處分。提拔汝納爲左拾遺，崔元藻爲武功縣令。最初李紳是以文學和節操受到人們的尊重，然而他對所有來訪的人都必然要大耍權威，或者對人很粗暴很刻薄，因而才倉促地促成了吳湘冤案。唐朝時，李紳去治理淮南，先判決了吳湘的死刑。執法極爲嚴厲，對於犯了罪的人絕不寬恕。因而那些狡猾的官吏和姦詐的紳士都隱藏起自己的行跡。然而懾於他的暴烈，幕僚們沒有敢告訴他這些情況的。評事李元將的弟弟李仲將寄居於江都，當李紳長期寄居於那裏並去他家作客時，每次見到元將都稱呼爲叔，而當他榮華顯達後，李元將稱自己是兄弟是侄兒他都不高興，等到稱自己爲孫子，他好像才勉強接受。有一個崔巡官住在鄭圃，他與李紳有同科進士之誼，特地來拜訪他，剛剛到了旅館，家僕與一個市民爭鬥起來。李紳追問那個家僕是幹什麼的，那奴僕說："是宣州館驛崔巡官的僕人。"他把那僕人和市民都處以極刑，並下令把崔巡官捕來，說："過去我曾認識你，既然來到這裏，爲何不來相見？"崔叩頭道謝說："剛剛來到旅館歇下，天色已經晚了，相公是尊貴的人，不適當的時候是不敢來傾述盡禮的，希望能給予憐憫，放我回家鄉去。李紳還是把他綁起來，定罪杖打二十。把崔巡官送過了秣陵，他已面如死灰，也不敢大哭一聲。當時人們相互說道："李紳的族叔反過來做了他的孫子，李紳的友人忽然作了被他流放的囚犯。"於是市民百姓，都害怕遭遇不測的苦難，便有很多人渡過長江淮河而離去。他的屬官告訴他說："住戶百姓逃走的已不少了。"李紳道："你見過用手捧麥子嗎？飽滿顆粒總是下面，那些秕糠隨風而去不必報來。"忽然有一個少年，那行爲似乎很狂放，自稱叫辛氏子，來拜訪李紳。因在見面對話時對他不夠周到，便吟白居易寄給元稹的詩道："悶勸迂辛酒，閒吟短李詩。"這當然是說辛丘度性子迂腐而嗜酒，李紳個子矮而會寫詩，辛丘子就是辛丘度的兒子。他又對李紳說："我每次能記住白居易二十二丈詩，悶了就互相勸飲昔日的陳酒，閒了就吟詠二十丈詩。"李紳笑道："辛長兄有這樣一個狂兒，我敢不與他保持老交情嗎？"凡是官宦之家，都挑剔氏子放蕩不羈。丞相這次受辱，也只好使自己剛烈的性子暫時委屈一下了。有一個曹官剛剛上任，那人的容貌體態氣質都很象李紳，李紳見到他卻很厭惡，便對他的形像描寫道："穿件黑官服拿着個笏板，也想到這來拿俸祿以外的喫飯錢，看見這副形體，就足以令人悲哀嘆息的了！"左右看了都偷着發笑。有一個老將領因犯了過失來向他請求懲罰，李紳道："老兵依仗着自己年老就認爲不會處刑了嗎？如果是在軍營中，應該判你杖罰一百！"終於沒有免除對他的鞭打。

胡淛

潘之南七十里至辦州爲陵水郡。辦之守曰胡淛，故淮西吳少誠之卒。鴟張荒陬，多法河朔叛將所爲。且好蹴鞠，南方馬痹小，不善馳騁，淛每召將吏鞠，且患馬之不習，便更命夷民十餘輩肩輿，淛輦揮杖，肩者且走且擊，旋環如風。稍怠，淛即以策叩其背，亟（紀力反）鞭亟走，用爲笑樂。嘻！淛一叛卒耳，彼雖夷獠，天子之民也。天意豈使可封者受毒痛於可誅者乎？淛之不道，彈人刳孕，斯近之矣。豈命吏者以遠人爲芻狗耶？何其用斯人也毒虐一方之民哉？後一歲，淛以罪聞，詔流於九直。自辦五十里至羅州爲招義郡。郡旁海，海有煮海場三。然郡民盜煮，亦不能禁。郡多蜜，潔白如雪。（出《投荒雜錄》，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從潘州向南七十里就到了辦州的陵水郡。辦州刺史叫胡淛。過去淮西吳地很少有忠誠的士兵，他們在荒山野嶺中極爲囂張。胡淛多是效法河朔叛將對他們進行整治。他還很喜歡踢球，但是南方的馬呆疾而且個子小，不善於奔馳，胡淛每次召集武將和官吏踢球，都擔心馬不習慣，於是就改變方法，命令十幾個土著人用轎抬着人進行比賽。胡淛坐在上邊揮着鞭子，抬轎人一邊跑他還一邊用鞭子抽打，飛奔旋轉如風。稍有懈怠，胡淛就用鞭子抽打他們的後背，他越是加急地抽打抬轎人越是加急地奔跑，他便以此爲樂趣，嬉笑不止。胡淛不過是個叛變過來的卒子而已，那些人雖然是當地的少數民族；可畢竟是天子的百姓，天意怎麼能讓本該受封的人忍受本該殺死的人給予的痛苦呢？胡淛殘無人道。曾經用彈弓射人，用刀剖開孕婦的肚子的紂王，跟他是近乎一類的人了。在任命官吏的時候怎麼能把遠方的人當做家犬呢？又爲什麼用這樣的人來治理虐待一方民衆呢？過了一年，胡淛獲罪，皇帝下詔將他流放到九直。自辦起經五十里地便到了羅州的招義郡，招義臨海，海邊有三個煮鹽場。然而百姓都私下煮鹽，也不能禁止。這裏還盛產蜂蜜，潔白如雪。

韋公幹

崔州東南四十里至瓊山郡，太守統兵五百人，兼儋、崖、振、萬、安五郡招討使。凡五郡租賦，一供於招討使。四郡之隸於瓊，瓊隸廣海中。五州歲賦，廉使不得有一緡，悉以給瓊。軍用軍食，仍仰給於海北諸郡。每廣州易帥，仍賜錢五十萬以犒秩。瓊守雖海渚，歲得金錢，南邊經略使不能及。郡守韋公幹者，貪而且酷，掠良家子爲臧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百人，執業者太半，有織花縑文紗者、有伸角爲器者、有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爲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程。公幹前爲愛州刺史，境有馬援銅柱，公幹推鎔，貨與賈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爲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于都護韓約。約遺書責辱之，乃止。既牧瓊，多烏文呿陀，皆奇木也。公幹驅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歲，公幹以韓約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呿陀器雜爲金，浮海東去。且令健卒護行。將抵廣，木既堅實，金且重，未數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萬也。書曰："貨勃而入，亦勃而出。公幹不道，殘人以得貨，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穢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陰禍陰匿，苟脫人誅，將鬼得誅也。"（出《投荒雜錄》，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崔州東南四十里便是瓊山郡，郡太守手下有五百士兵，太守還兼儋、崖、振、萬、安五郡招討史。凡五州收上來的田租賦稅，都一起交給招討使。其他四郡隸屬於瓊州，瓊州則附屬於廣海中。五州每年收上來的賦稅，廉使不能得一緡（古錢幣一千文爲一緡），全部交給瓊州。而軍隊給養，仍要依賴於海北各郡供給。每當廣州更換主帥，還要賞賜五十萬錢用以犒勞軍隊。瓊州郡守雖然只是管理着海島中的一塊地域，然而他每年得到的金錢，是南方的經略使也比不上的。這個郡守就是韋公幹。此人貪婪而殘酷，搶掠良家子女作他的奴婢，對他們如同驅使豬狗一樣。他共有女奴四百人，其中大多數是爲他做工，有織花縑文紗的，有把獸角拉直做成容器的，有冶煉鍛造金銀的，有把珍貴的木材加工成器具的，他的家簡直像商貿集市一樣。對於這些做工的女奴們，每天每月都要考覈，唯恐質量不合格，韋公幹在這之前曾任愛州刺史，州屬境內有一尊馬拉銅柱的塑像，他想要把它推倒熔鍊，賣給經商的城外胡人，當地人不知道這是漢朝時的一個伏波將軍鑄造的，認爲它是神物，哭着求道："假如你真的要把它毀壞了，我的家族將都要被海神殺死啊！"韋公幹不聽，百姓便急忙去向都護韓約申訴，韓約寫信斥責了他，纔算停止。當了瓊州刺史後，見這裏生長着很多烏文和呿陀，這都是珍奇木種，韋公幹便驅趕木工沿海去尋找砍伐，以至有的完不成任務或沒伐到合格的木頭而用斧子自殺的。前一年，韋公幹的官職被韓約的女婿替代，他便命令兩隻大船，一隻裝滿呿陀木做成的器具並混裝着金子，漂海東去。並命令強壯的士兵爲他護航。將要到達廣州時，大概是船上的器具木質堅硬細密，而且金子也很重，駛行不到幾百裏，兩隻船就全覆沒了，損失的價值不知有幾萬萬。有人寫道："錢財不合情理地進來，也會不合情理地出去。韋公幹不人道，是殘害了別人而得到的錢財，是榨盡了當地土著人的膏血而養肥了自己，只能是白白地髒污了自己的名聲，不能得到一點利益。隱禍必然是隱藏的，即使他逃脫被人殺死，也將會被鬼殺死。"（卷首目錄有陳延美一條談氏初印本並缺）

趙思綰

賊臣趙思綰自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非面剖而膾之，至食慾盡，猶宛轉叫呼。而戮者人亦一二萬。嗟呼！倘非名所仗皇威而剿之，則孰能剪滅黔黎之猰狳？（出《玉堂閒話》，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亂臣趙思綰從叛亂到失敗，共喫人肝六十六個，而且沒有不是當面把人肝剖出來切成小塊，直到快吃乾盡了，人還在淒厲地呼叫。而被他殺戮的人也有一兩萬。啊！假如不是名義上依仗皇威而將他剿除，那麼有誰能夠消滅這個平民百姓的猰狳（專喫人的怪獸）呢？

安道進

有安道進者，即故云州帥重霸季弟，阿東人也，性兇險。莊宗潛龍時，爲小校，常佩劍列於翊衛。忽一日拔而玩之，謂人曰："此劍也，可以刜鍾切玉，孰敢當吾鋒芒。"旁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器，妄此誇譚。假使吾引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進曰："真能引頸乎？"此人以爲戲言，乃引頸而前，遂一揮而斷。旁人皆驚散。道進攜劍，日夜南馳，投於梁主。梁主壯之，俾隸淮之鎮戍。有掌庾吏，進謂曰："古人謂洞其七札爲能，吾之銛鏃，可徹其十札矣。爾輩安知之？"吏輕之曰："使我開襟俟之，能徹吾腹乎？"安曰："試敢開襟否？"吏即開其襟，道進一發而殪之，利鏇逕過，植於牆上。安蓄一犬一婢，遂掣而南奔。晝則從於盧獲中，夜則望星斗而竄。又時看眼中神光，光多處爲利方，光少處爲不利，既能伏氣，遂絕粒。經時抵江湖間，左挈婢，右攜犬，而轍浮渡，殊無所損。淮帥得之，擢爲裨將。賜與甚豐。時兄重霸事蜀，亦爲列校，聞弟在吳，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發一介以請之。迨至蜀，亦爲主將，後領兵戍於天水營長道縣。重霸爲招討馬步使，駐於秦亭縣。民有愛子，託之於安，命之曰廳子。道進適往戶外，廳子偶經行於寢之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斬而投於井。其家號訴於霸，傳送招討使王公。至於南梁，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及憾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兄家閒卜戶防之。蜀破，道進東歸。明宗補爲諸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出《玉堂閒話》，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安道進，是原雲州主帥安重霸的最小的弟弟。河東人，性情十分兇險。後唐莊宗沒有登位時，他只是一名小校，常常佩劍排列於侍衛官中。有一天忽然拔出劍來玩弄。並對人說："這把劍，可以砍開鈥鍾切碎玉石，誰敢當場試它的鋒利？"旁邊有一個人道："你這是什麼鋒利的武器，竟然狂妄地說此大話？假如我把脖子伸過來承接着，難道能一下子砍斷嗎？"安道進道："你真能把脖子伸過來嗎？"這個人以爲他只是說笑話，就把脖子伸到他跟前，於是他一揮劍把那人的脖子砍斷，旁邊的人全都驚慌失散。安道進帶上劍，日夜兼程地向南奔馳，投向了後梁的君主。梁主見他很健壯，便讓他去淮河一帶戍守邊界。有一個掌管糧倉的官吏，安道進對他說："古人說能穿透七層札（古時鎧甲上的皮革或金屬葉片）的箭頭爲上品，我的鋒利的箭頭，可以穿透十層札。你哪裏懂得這些啊。"那個官吏很輕蔑地說："假使我要敞開衣襟等在這裏，你能用它穿過我的肚子嗎？"安道進說："你敢敞開衣襟試試嗎？"那官吏真就敞開了懷，安道進一箭把他射死，鋒利的箭頭穿過他的肚子，插在牆上。安道進平時蓄養着一隻狗和一個婢女，於是又牽引着他們向南奔去。白天縱橫於蘆葦中，夜晚就望着星斗辨別着方向而逃竄。同時又時常察看眼中的光亮，光色強的一邊爲有利方向，光色暗的一邊爲不利方向，這時就要抑制自己向這邊行動。他們終於斷絕了糧食。不久便來到江湖之間，他左手提着婢女，右手牽着狗，順着車轍渡水，竟無一喪生。淮南的主帥得到他，提升他爲副將，對他賞賜也十分豐厚。當時他的哥哥安重霸正服務於蜀國已經是高級將領，聽說他弟弟在吳地，便告訴了蜀王。蜀王很贊成他的意思，派了一個人去請他，等安道進來到蜀國，也做了主將，後來率兵戍軍於天水營長道縣。此時安重霸做了招討馬步使，駐守於秦亭縣。有一個百姓，將愛子託付給安道進，他給取名叫廳子。有一天安道進正好到屋外去。廳子偶然經過了他的臥室前面，他便對廳子生產了懷疑，於是大怒，竟然把廳子攔腰斬斷並把屍首投到井裏。廳子家將此事哭訴於安重霸，安重霸把安道進轉送給招討使王公，王公又把他送到了後梁，王公不忍加害他，向梁王上表救了他一條活命。後來他十分怨恨他的長兄，又想要殺害他大哥的全家，他大哥只好又以占卜的方式重新選擇了住處並圍了柵欄而防備他。後蜀滅亡後，安道進又東歸後唐，後唐明宗任命他爲諸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來又犯下罪過，被鞭打其背而死。

卷第二百七十　　婦人一

此卷宋版原缺，予考家藏諸書得十一人補之，其餘缺文尚俟他日，十山談愷志（本卷原缺，談氏初印本有此卷，未知所出，後印本撤出。附增識語云雲，今將初印本此卷附錄於後，以資參考）。

洗氏 衛敬瑜妻 周迪妻 鄒待徵妻 竇烈女 鄭神佐女 盧夫人 符鳳妻 呂榮　封景文　高彥昭女　李誕女 （以下俱缺）

義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鄭路女 鄒僕妻 歌者婦

洗氏

洗氏。高涼人。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幼賢明，在父母家，能撫循部衆，壓服諸越。高涼太守馮寶聞其志行，娉爲妻。每與夫寶，參決詞訟，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蕭勃徵兵入援，遺刺史李遷仁召寶。寶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後果反。寶卒，嶺表大亂，氏懷集之，百越晏然。子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詔冊氏爲高涼郡太夫人，賚繍幰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僕卒。百越號夫人爲聖母。王仲宣反，夫人帥師敗之。親披甲乘馬，巡撫諸州，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官屬給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賜以首飾及宴服一襲。時番州總管趙納貪虐，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敕夫人招慰。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德意，所過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卒諡誠敬。

又 洗氏高州保寧人也。身長七尺，多智謀，有三人之力，兩乳長二尺餘。或冒熱遠行，兩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嶺喪亂，洗氏點集軍丁，固護鄉里，蠻夷酋長不敢侵軼。及趙陀稱王，遍霸嶺表，洗氏乃齎軍裝物用二百擔入覲。趙陀大慰悅。與之言時政及論兵法，智辯縱橫，陀竟不能折。扙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鄰郡賴之。今南道多洗姓，多其枝流也。（出《嶺表錄異》，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洗氏，高涼人，世代爲南粵首領，部落有十餘萬人。洗氏自幼就賢惠聰明，未出嫁時，就能安撫部落中的民衆，壓服各方粵人。高涼太守馮寶聽說了她的志向和操守，娶她爲妻子。她常常與丈夫馮寶一起，參與決策訴訟，使這裏的行政措施和法令井然有序。侯景反叛，都督蕭勃調集軍隊支援，並派遣刺史李遷仕去召見馮寶，馮寶想要前往，洗氏懷疑他也要反叛，就阻攔了他，後來果然反叛。馮寶死後，嶺南大亂，洗氏又使人們歸順於她，百粵之地平靜下來。當時洗氏的兒子馮僕還小，但由於洗氏的功勞封他爲信都侯，皇帝下詔書冊封洗氏爲高涼郡太夫人，賞賜一駕掛着刺繡帷幔懸垂着絲質網繩套着四匹馬的安車，鼓樂喧天，儀仗旗幟飄拂，並持有旌節，如迎接刺史一級官員的儀式。兒子馮僕死後，百粵人稱夫人爲聖母。王仲宣反叛，夫人率師平亂，並披甲騎馬，親自到各州去安撫，嶺南一帶全部安定，又被冊封方譙國夫人。幕府中的長史，及所屬官吏都授給印章，遇事不必先上奏，可以自行決斷處置。皇后還賜予她各種首飾及一套宴禮服。當時番州總管趙訥十分貪婪殘暴，當地土著人紛紛逃亡或反叛，夫人上了一份密封章奏要求給他論罪，皇帝下詔讓夫人對當地的民衆進行安撫並招之歸順。夫人親自帶着詔書，自稱是朝廷的使者，經歷了十幾個州，宣揚講述皇帝的恩惠，凡是她所經過的地方全都歸順。文帝賜給夫人臨振縣湯沐邑。死後諡號爲城敬。

又 洗氏是高州保寧人。身高七尺，很有智謀，有三個人的力氣，兩隻乳房長二尺多，有時冒着酷暑遠行，便把兩隻乳房搭在肩上。秦朝末期五嶺之地起禍亂，洗氏招集選派兵丁，固守家鄉，使得許多少數民族的部落酋長不敢侵襲。等到趙陀稱王，佔據整個嶺南地區時，洗氏便帶上要贈送的二百擔軍裝和物資去拜見，趙陀極爲喜悅。洗氏與他談時政論兵法，智謀和辯才都縱橫自如，趙陀竟辯駁不倒她，委託她治理高涼之地。她的恩威震動了遠近的民衆，相鄰的州郡都依附於她。如今嶺南多有洗姓，那大多數都是她家族的後代。

衛敬瑜妻

衛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爲誓，不許。戶有巢燕，常雙飛，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系腳爲誌。後歲，此燕果復來，猶帶前縷。妻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原缺出處，許刻本作出《南雍州記》）

【譯文】

衛敬瑜的妻子，十六歲時就死了丈夫。父母及舅舅姑姑都打算讓她改嫁，她割掉耳朵立誓，決不改嫁。她家住着一窩燕子，經常是雙雙伴飛，後來忽然變成了單飛燕，此女有感於它的孤處，便用一根絲線系在它的腳上作記號。第二年，這隻燕子果然又飛回來，還帶着以前的絲線，她寫詩道："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

周迪妻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略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並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詣原作請，據黃本改）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詒，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於枅突。迪裹餘體歸葬之。（未注出處，談氏引自《新唐書》）

【譯文】

周迪的妻子某氏。周迪很善於做買賣，往來於廣陵，正好遇上畢師鐸叛亂，人們都互相搶掠出賣而賺錢喫飯，周迪已經餓得快要死去了，妻子道："如今想要回去，就不能兩全了。你有老人在世，我們二人不能一塊死，只希望把我賣掉以便救濟你返回去。"周迪不忍心，妻子決然地來到販賣人口的店鋪，賣錢數千都送予周迪。走到城門的時候，守門人盤查審問，懷疑他們是在欺騙，便要與周迪去店鋪覈實，此時見妻子的頭已經置於她依靠的橫樑木上。周迪包裹起剩餘的屍骨歸來後把她埋葬。

鄒待徵妻

鄒待徵妻薄者，武康尉自牧之女也。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待徵解印竄匿，薄爲賊所掠，將污之，不從。語家媼，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於水。賊去，得其屍，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曰：昔歲羣（羣原作隨，據《全唐文》卷三一四改）盜並起，橫行海浙。江陰萬戶，化爲凝血。無石不焚，無玉不折。峨峨薄媛，炯然名節。自牧之子，鄒徵之妻。玉德蘭姿，女之英兮。鄒也避禍，伏於榛莽。婉如之賓，執爲囚虜。匍匐泥沙，極望無睹。出授官之告，託垂白之姥。姥感夫人，爰達鄒君。兵解求屍，在於江濱。哀風起爲連波，痛氣結爲孤雲。鳧雁爲之哀鳴，日月爲之蒙昏。端標移景而恆直，勁芳貫霜而猶存。知子莫如父，誠哉長者之言。（未注出處。談氏引自《新唐書》）

【譯文】

鄒待徵的妻子名字叫薄，是武康縣尉自牧的女兒。待徵到江陰做官，薄也跟隨而去。袁晁叛亂，待徵扔掉官印逃跑躲避，薄被敵人搶走，想要污辱她，薄不依從，告訴她家的一個老女僕，並讓她告訴待徵說："我的義節不能玷污，我寧可投江而死。"敵人退走後，得到了她的屍體，她的聲譽傳遍了江南。聽說此事的人有個叫李華的寫了一篇《哀節婦賦》："去年羣盜並起，橫行於沿海江浙一帶。江陰的千家萬戶，都化爲一片片凝血。他們無石不燒，無玉不斷。巍巍薄女，名節光耀，自牧之女，鄒郎之妻，潔白的品德，芬芳的姿質，是女中的英豪。鄒待徵避禍，藏於叢生的草木之中，她彷彿被拋棄了一樣，被捕捉而成爲囚徒。當時是在泥沙中盡力爬行，極力盼望也看不到自己的親人，而被投降的官吏告密。夫人託一個白髮老婦給帶話，老婦被夫人所感動，於是把夫人的話轉達給鄒待徵。兵亂解除後去尋找屍體，發現於江畔。哀風爲她蕩起水波，雲氣爲她結成孤雲。鳧雁爲她哀鳴。日月爲她蒙輝。端標移景而恆直，盛開的香花即使遭了嚴霜而香氣依然存在。知道孩子的誰也不如自己的父親，最可信的是長輩的話。"

竇烈女

奉天縣竇氏二女伯孃、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巖窟間。賊徒擬爲逼辱，乃先曳伯孃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孃曰："我豈受賊污辱。"乃投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仲娘腳拆面破，血流被體，氣絕良久而蘇。賊義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長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給。京兆尹曹陸海，首賦以美之。（未注出處，談氏引自《唐書烈女傳》）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慼慼，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仙奇。其妻竇氏，仙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以堅仙奇之心。"希烈然之。因以姊事仙奇妻。嘗間謂曰："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因早圖遺種之地。"仙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俾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曰："希烈子謂分遺仙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次朱染帛丸如含桃。仙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稱疾，但怪樂曲雜發，盡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仙奇薛育各以所部兵噪於衙門，請見希烈。烈子迫出拜，願去僞號，一如李納。仙奇曰："爾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妻及子函七首以獻，陳屍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仙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出《樊川集》，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奉天縣有兩個姓竇的女子叫伯孃、仲娘，雖然生長在鄉村荒野，但自幼便有志向和節操。她們居住在與邠州相鄰界的地方。唐朝永泰年間，有草賊數千人手持兵器，進入她們的村落，進行搶劫。他們聽說這兩個女子很有姿色。當時姐姐十九歲，妹妹十六歲，他們正藏在巖洞裏，賊徒們想要對她們強行污辱，於是先從洞中拽出伯孃，走了數十步，又拽出了仲娘，賊徒們相互望了望，心中都很滿意。等走到深谷邊上，伯孃說了聲："我怎能受你們這些強盜的污辱！"便跳下深谷去。強盜們還在驚懼中，仲娘也跳下去。谷深有數百尺，姐姐很快就死去了，仲娘摔得腳斷臉破  
，遍身流血，斷氣很久又曾甦醒過，強盜這才作罷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嘆二女的貞烈，便奏於皇帝，皇帝下詔表彰了她們的世家，並永久免除她們的丁役，二女的葬事花費全部由官家付給。京兆尹曹陸海，頭一個寫賦讚美她們。

烈女姓竇，字桂娘。父名良，唐朝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桂娘生得很美，從小讀書，很有文采。李希烈攻破汴州，派兵到竇家把桂娘搶走，快要走出門的時候，回頭對她的父親說："多加慎重不要悲傷，我一定能滅掉這些賊寇，讓大人在天子那裏取得富貴。"桂娘是因爲有才能和姿色，李希烈才讓她伴隨於自己身邊的，因此她很快就巧妙地取得了李希烈的信任。凡是李希烈的機密，連他的妻子都不知道的，桂娘全都能夠聽到。李希烈要回蔡州時，桂娘曾對他說："要論忠誠和勇敢，全軍誰也不如陳仙奇。他的妻子竇氏，陳仙奇是極寵愛信任的，我希望能與她互相往來，以姊妹相論，好對她慢慢勸說，以便使陳仙奇的心更堅定。"李希烈答應了她。於是桂娘把陳仙奇的妻子當做姐姐來事奉。桂娘曾爲離間李、陳之間的關係而對她說："李賊兇殘無道，早晚會失敗，姐姐應該及早謀劃投奔的地方。"仙奇的妻子同意這樣做。興元元年，李希烈暴死，他的兒子遲遲不公佈，他打算全部殺掉那些老將校，讓少壯派取代。計謀尚未決定時，來了一個進獻櫻桃的人，桂娘說："希烈的兒子請你分出一些贈送給仙奇的妻子。"並以此來表現出自己對外面沒有任何不正常的事。於是她在一片蠟帛上寫道："李希烈前日已死，靈柩停放在後堂。其子打算誅殺各大臣，你們自己要想好計謀。"接着用紅色把帛丸染得如櫻桃一樣。仙奇發現了帛丸看到字後，告訴薛育說："兩天來一直對外稱病，只是演奏一些雜怪樂曲，徹夜不停，看來是有計謀沒有定下來。其實這是想對外表示出空閒無事，好不讓人們生疑。"第二天，仙奇、薛育各自派兵到衙門喧譁，請求見希烈。希烈的兒子被迫出來拜見，並願意去掉僞號，仍如過去一樣稱李納。陳仙奇道："你等叛逆，天子有令！"於是斬了希烈的妻子兒子等七人的頭獻給朝廷，並把他們的屍體陳於大街上示衆。兩個月後，吳少誠殺了陳仙奇，他知道前事出於桂孃的謀劃，於是也殺了桂娘。

鄭神佐女

大中五年，兗州瑕丘縣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許適馳雄牙官李玄慶。神佐亦爲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女以父戰歿邊城，無由得還，乃剪髮壞形，自往慶州，護父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合葬。便廬於墳所，手植松檜，誓不適人。節度使蕭俶以狀奏之曰：伏以閭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窮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感蓼莪以積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勵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贊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貞。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煒，蘭閨振聲。"關睢"合雅，始號文明。（未注出處，談氏引自《唐書·列女傳》）

【譯文】

唐朝大中五年，兗州瑕丘縣鄭神佐的女兒，二十四歲，已答應嫁給馳雄牙官李玄慶。鄭神佐也是個當兵的，戍守於慶州。當時党項叛亂，鄭神佐戰死。鄭女的母親先已死去，他們沒有男兒。鄭女因爲父親戰死在邊城，再也無法回來，便剪去頭毀掉女子的相貌，獨自一人前往慶州，護送父親的遺體回來。將遺體運送到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親合葬，便住在墳地的房子裏，並親手栽種了松柏，發誓永不嫁人。節度使蕭俶將此事寫成文狀奏予皇帝說："在鄉里之中，很少懂得禮教，而鄉村女子的本性，尤其不明白做人的正道。但是鄭氏女子把悲痛完全凝結在墳墓中，以深深的悲哀懷念父親，她投身於沙漠，收回了父親的遺骨。從遙遠邊陲，能回到她故鄉，並由悼念亡親的悲鬱之情而聚結爲對敵人的仇恨，決心守護墳墓而發誓不再嫁人，應該表彰這種孝道精神，鼓勵這種忠貞的節操。"皇帝下詔表彰了她的家庭。並讚揚道："由於賞罰和教化使天下太平，男人忠誠女人堅貞，講禮儀而能自我防範，講正義而不苟且偷生。大筆生輝，閨房的名聲大振，《關睢》符合雅的教化，這是第一個被稱爲文明的。"

盧夫人

盧夫人，房玄齡妻也。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按《妒婦記》。亦有夫人，何賢於微時而妒於榮顯邪？予於是而有感。（原缺出處，許刻本作《朝野僉載》）

【譯文】

盧夫人，房玄齡的妻子。還是在房玄齡地位卑微時，有一次他病得將要死了，於是對她託言道："我病得快要死了，你還年輕，不可守寡，你要善於侍奉那個後來人。"盧夫人哭着進入帷帳中，剜出一隻眼珠示於房玄齡，以證明自己決不會有二心。恰巧房玄齡的病康復了，房玄齡對她終身都很敬重。可是考察一下《妒婦記》，那裏面也有盧夫人，爲什麼在房玄齡卑微的時候她很賢惠，而到他地位顯赫時她便有了妒忌之心呢？我於是很有些感慨。

符鳳妻

玉英，唐時符鳳妻也，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以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上，罵曰："受賊辱，不如死。"遂自沉於海。（原缺出處。許刻本作出《朝野僉載》）

【譯文】

玉英，唐朝時符鳳的妻子，生得十分美麗。符鳳因獲罪而被流放於儋州，走到廣州時，被當地的土著人殺死，並威脅玉英供他們姦淫。玉英道："我只一個女人，哪裏能侍奉這麼多男子？請推舉出一個年長的人來。"強盜們答應了她，便請她去換衣服。過了一會兒，玉英身着盛服站在船上，罵道："受賊人的污辱，不如一死！"於是跳入海中。

呂榮

許升妻呂氏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嘆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爲盜所殺。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仇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所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逾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譯文】

許升的妻子呂氏字榮。許升年輕時是個賭徒，不修養自己的品行。呂榮曾經親自去操持家裏的產業，以便奉養她的婆母。並多次勸他鑽研學業。許升每次有不良行爲，她就流着眼淚對他進言規勸。呂榮的父親長期積蓄的憤恨終於暴發出來，於是要叫回呂榮打算讓她改嫁。呂榮嘆息道："這個命中應有的遭遇，在道義上也是不該離異再嫁的。"始終不肯回去。許升因此受到感動而自勉自勵，於是到外地去求師學習，終於取得功名。不久被本州推薦任命爲官，走到壽春縣時，被強盜殺害。刺史尹耀捕捉到了那個盜賊，當呂榮去大路迎喪的時候，聽說捕到盜賊。便來到州府，請求戮殺仇人，尹耀聽允了她的要求，呂榮便親手砍下盜賊的頭，用以祭奠亡靈。後來郡內遭遇寇賊，強盜們要奸辱她，她越牆而走，強盜持刀將她追獲，說："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呂榮說："爲了節操道義，決不讓身子受到污辱！"強盜於是將她殺死。這一天，颳起了大風下起了暴雨，雷擊電閃，強盜恐慌了，立即叩頭謝罪，並把她埋葬了。

封景文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裏。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悅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從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未注出處，談氏引自《新唐書》）

【譯文】

殷保晦的妻子，是封敖的孫女，名絢字景文，會寫文章，並擅長草書、隸書。殷保晦任校書郎時，黃巢進入長安，夫妻一起藏於蘭陵。第二天，殷保晦逃走，賊人喜歡景文的美色，想要娶她，被她嚴厲拒絕。賊人好話說了千千萬，封景文仍不答應。賊人勃然大怒道："從我則生，不然的話，正好用你來潤滑一下我的劍！"封景文罵道："我乃是公卿之後，守節而死，雖死猶生！"一直不肯依從賊人而讓他得手，於是被殺害。保晦回來，左右告訴他說："夫人死了！"保晦痛哭而死去。

高彥昭女

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子使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遍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所在，西向哭，再拜就死。德宗駭嘆，詔太常諡曰"愍"，諸儒爭爲之誄。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授穎州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原缺出處，許刻本作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高愍女，原名叫妹妹。父親高彥昭，原來在正己手下做官，等到讓他歸順時被他拒絕。於是留下他的妻子兒女爲人質，派他去駐守濮陽。唐朝建中二年，高彥昭帶着城池歸府河南都統劉玄佐，因而他的家屬全被屠殺。當時他的女兒才七歲，母親李氏可憐她還年幼，請求免她一死去做婢女，他們答應了她的要求，可是女兒不肯，道："母親哥哥都不免死，還依靠誰活着？"母親和哥哥將要被執行，於是遍拜四方，女兒問爲何要拜，母親說："這是向神禱告乞求。"女兒道："我們家是因爲忠義而被殺，神怎麼不知道而還要去拜它？"她問過父親在哪裏，便面向西方痛哭，再拜而後赴死。德宗對此女很驚歎，下詔由太常博士爲此女立諡號爲"愍"，許多儒士都爭相爲她寫悼念文章。後來高彥昭隨劉玄佐援救寧陵，收復汴州，被授予穎州刺史，朝廷記載了他的忠君事蹟。他在穎州任職二十年而未遷調，死後追贈爲隘州都督。

李誕女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齧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募索未得。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餈蜜麩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齧咋。寄從後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吒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爲後，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法。其歌謠至今存焉。（出《法苑珠林》，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東越的閩中縣有一座庸嶺，從下面到嶺頂要走數十里路。在嶺北坡的陰溼地帶，有一條大蛇，長有七八丈，身圍有一丈，當地的土著人對它常常感到恐慌。東治的都尉以及所屬縣邑的長吏們多有被蛇咬死的，於是使用牛羊祭祀，可是仍然不太平，或者給人託夢，或者告訴巫師，說想要喫十二三歲的童女。都尉令長們都很擔憂害怕，就一起去尋找那些婢奴生的或罪犯家的小姑娘先領來養着，到了八月初，便祭送到蛇洞口，蛇到晚上就出來將她吞食了。年年如此，前後已送去了九個童女。有一年，快要到祭禮的日期了，可是沒有招募童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個女兒沒有一個男兒，他的小女兒名叫李寄，應招要去，父母不讓，李寄道："父母不要相留，如今只生了我們六個女兒，沒有一個男兒，你們雖有孩子也像沒有一樣。我活着不會有緹縈拯救父母那樣的功勞，不能供養老人，白白地浪費衣服糧食，活着也對家庭無益，不如早點死了。把我賣了，還可以少得一點錢用來供養父母，這不是一件好事嗎？"父母仍然疼愛她不讓她去，然而終於沒能禁止，李寄還是去了。她去求要到一把好劍和一條咬蛇犬，到了八月初，便到廟中來坐，懷中藏着劍並領着狗。她先把幾石用蜂蜜炒的餈粑放在洞口，到了晚上蛇便出來了，那蛇頭大如穀倉，眼睛如二尺鏡，聞到餈粑的香味，先去吞食。這時李寄放出狗，那狗撲上去便咬，李寄隨後衝上去用劍砍殺。那蛇於是竄出洞來，到了廟的庭院便死了。李寄到洞中去察看，得到那九個童女的頭骨，全舉在手中走出來，悲痛地說："你們太怯弱了，全都被蛇喫掉，實在太可憐了！"於是李寄緩步而歸。越王聽說此事後，娶李寄爲王后，授予她父親將樂縣令，母親及姐姐們也都有賞賜。從此東治之地再也沒有妖邪作亂，那讚頌李寄的歌謠至今還在流傳。

義成妻

漢源縣人義成妻，壯年無子。夫死將葬，及先殯時，含毒藥酒，至未入墓時，撫棺吞之而死。乃爲合葬焉。時以狀聞，有詔賜帛。事見常琥《國志》。（出《黎州國經》，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漢源縣人義成的妻子，到了壯年也沒生兒子。丈夫死了將要埋葬，在沒有下葬之前，她先含上一口毒藥酒，等到就要入墓時，她撫着棺材吞酒而死。於是把他們一起合葬。當時皇帝從上奏的文書中知道了這件事，下詔書給予表彰並賜予布帛。此事見於常琥國志。

魏知古妻

唐工部尚書魏知古，性雅正，善屬文。年七十，卒於位。妻蘇氏不哭。比至，香水洗浴，含襲訖，舉聲一慟而絕。與尚書同日合喪。時奇其節，以爲前代未之有。（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唐朝時，工部尚書魏知古，性格文雅正直，善於寫文章。七十歲時，死於任上。他的妻子蘇氏開始並未哭，等她來到之後，先是用香水爲他擦洗身子，再給他口中含上玉換好衣裳之後，一聲痛哭而死去，與尚書同日合葬。當時人們十分驚奇她的節操，認爲這是從前沒有過的。

侯四娘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衛州有婦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謁于軍前，願入義營討賊。（出《獨異志》，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唐朝至德元年，史思明叛亂尚未平息，衛州曾有侯四娘等三名婦女，刺血爲誓拜于軍前，要求加入正義之師去討賊。

鄭路女

鄭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偷奄至，即以所有金帛羅列岸上，而恣賊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則美色，賊潛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即具小舟，載之而去。謂賊曰：君雖爲偷，得無所居與親屬焉？然吾家衣冠族也。既爲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所止，一會親族，以託好仇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來二婢曰："公既以偷爲名，此婢不當有，爲公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美，其言且順，顧已無不可者，即自鼓其棹，載二婢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出《玉泉子》，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鄭路兄弟有到江南去做官的，他們把船停泊在江中的小島旁，突然來了一羣強盜，他們就把所有的金帛等貴重物品都陳放在岸上，任賊人隨便拿取。可是賊人卻一件不要，說："只要得到侍御史的小娘子就滿足了。"鄭路的女兒是個美人，賊人是在暗中知道的。骨肉親人面面相顧，不知該如何回答爲妥，而鄭女卻欣然同意隨他而去。那賊也有小船，便載她而去。鄭女對那賊人道："你雖然以偷盜爲生，可是能沒有家和親屬吧？然而我家是士大夫家族。如今既然要做你的妻子了，怎麼能對我無禮相逼呢？要是到達你所去的地方，見到你的親屬，能把你的妻子安頓託附好我就滿足了。"那賊人說："行。"鄭女又指着帶來的兩個婢女道："你既然以偷爲名，就不該有這些婢女，爲你打算，不如把她們送回我家好。"那賊人因爲她貌美，她說什麼他都順從，因此讓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他便親自划槳，載着二個婢女走了。鄭女於是跳江而死。

鄒僕妻

梁末龍德壬午歲，襄州都軍務鄒景溫移職于徐，亦綰都軍之務。有勁僕（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以路。至宋州東芒碭澤，素多賊盜，行旅或孤，則鮮有獲免者。其日與妻偕憩於坡之半雙柳樹下，大吒曰："聞此素多豪客，豈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言粗畢，有五六盜自叢薄間躍出，一夫自後雙手交抱，搏而僕之，其徒遽扼其喉，抽短刃以斷之。斯僕隨身兵刃。略無所施，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矯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於此。孰謂無神明也！"賊謂誠至而不殺，與行李並二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葢近戍辷警之卒也。其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也。乃泣拜其總首，且告其夫適遭屠戮之狀。總首聞之，潛召其徒，俱時執縛，唯一盜得逸。械送亳城，鹹棄於市。其婦則返襄陽，還削爲尼，誓終焉之志。（出《玉堂閒話》，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後梁朝末期龍德壬午年，襄州都軍務鄒景溫調任去徐州，仍然掌管都軍之務。他有一個很強健的僕人（姓名已不詳），仗着自己有武功而勇猛有力，便獨自與妻子騎驢上路。走到宋州東芒縣的碭澤，這裏平素多有強盜，路經這裏的人凡有孤單的，很少能免除被搶劫殺害的，這天他便與妻子在這裏的坡旁雙柳樹下歇息，他大聲講道："聽說此地平素多有豪客，怎麼沒一個敢來與我決一勝負啊！"話音剛落，便有五六個強盜從樹叢中跳出來，一人從後邊雙手將他抱住，與他拼搏並把他撲倒，那賊手下的衆徒便立即按住他的脖子，抽短刀將其斬斷。這個僕人隨身攜帶的武器，絲毫沒有用上，是乘其不備而襲擊的。他的妻子在旁邊，沒有表現出一點驚慌，只是假裝地大喊道："痛快！今天才洗刷掉我的恥辱。我本是良家之女，遭到他的搶掠，纔到了這裏，誰說沒有神明啊！"強盜們認爲她很真誠而沒有殺她，帶着她和行李並趕着兩頭驢一起向南走去。走了將近五六十里，到了亳縣的北界，在孤莊的南面開始休息。莊子的大門站着帶兵器的人，那是在這裏警戒和守衛村莊的人。那婦人便徑直走到村民的家中。強盜們也認爲她去要喫的，沒有懷疑她。婦人於是哭着去拜見了村中的總首，並且講述了她的丈夫剛剛遭屠殺的情況。總首聽說後，祕密地召集他手下的人，一起把他們拘捕綁上，只有一人逃走。然後給他們戴上刑具押送亳城，他們都被斬首於市並陳屍示衆。那婦人則返回襄陽，削髮爲尼，立下終身當尼姑的志向。

歌者婦

南中有大帥，世襲爵位，然頗恣橫。有善歌者。與其夫自北而至，頗有容色。帥聞而召之。每入，輒與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餘態。帥欲私之，婦拒而不許。帥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婦於別室，多其珠翠，以悅其意。逾年往詣之，婦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孌。及就榻。婦忽出白刃於袖中，擒帥而欲刺之。帥掣肘而逸，婦逐之。適有二奴居前闔其扉，由是獲免。旋遣人執之，已自斷其頸矣。（出《玉堂閒話》，原缺，據談氏初印本附錄）

【譯文】

南中地區有一個大帥，世襲爵位，然而十分放縱蠻橫。有一個善於唱歌的女子，與她的丈夫從北方來，那女子很有姿色，大帥聽說後便召見了她。每次到大帥的府第，總是與她的丈夫一起來，輪唱和聲，歌聲迴旋繚繞。大帥想要和她做愛，那女子拒而不允。大帥便祕密派人害死她丈夫並把她安置於別室，還爲她置辦了珍珠翡翠等許多首飾，以取悅於她的心。過了年後大帥到她那去，那女子也欣然接待，而且情意十分纏綿。等到上了牀，那女子突然從衣袖中拔出一柄雪亮的匕首，按住大帥想要制服他，大帥拉住她的胳膊抽身逃走。那女子去追他，正好有兩個奴僕在她到來之前搶先關上大門，因此倖免逃脫。隨後便派人捉拿她，那女子已自己砍斷脖子。

卷第二百七十一　　婦人二

賢婦 徐才人　盧氏　董氏　高睿妻　崔敬女　李畬母　盧獻女　鄧廉妻　肅宗朝公主

　潘炎妻　劉皇后　河池婦人　賀氏

才婦 謝道韞　楊容華　上官昭容　張氏　杜羔妻　張睽妻　關圖妹　魚玄機　牛肅女

慎氏 薛媛 孫氏

賢婦

徐才人

徐氏名惠，堅之女也，生五月能言。唐太宗以爲才人，特遷爲充容。軍旅未寧，上疏諫修宮室，詞甚典美。上然之。（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大事神異運》）

　　【譯文】

徐惠是徐堅的女兒，出生後五個月就能說話。唐太宗把她選爲宮中的才人，又特意將她遷升爲隨軍充容。在戰事尚未平息，軍旅生涯尚未結束時，徐惠便給唐太宗上疏，勸諫不要修建宮室。她寫的奏章文詞極爲典雅華美，皇上欣然採納了她的建議。

盧氏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仁杰每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常經雪後休假，仁杰因候盧姨安否。適表弟挾弓矢，攜雉兔而來歸，進膳於母，顧揖仁杰，意甚輕簡。仁杰因啓於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杰大慚而退。（出《松窗雜錄》）

【譯文】

狄仁傑身爲則天女皇的宰相時，有個姓盧的堂姨住在午橋南面的莊園裏。堂姨有個獨生兒子，從來沒來過都城的親戚家。仁杰爲皇上辦事勤勤懇懇，十分認真，直到年末才能休息幾天。休假之日，仁杰便到莊園看望盧姨，正趕上表弟腋下挾着弓箭手裏拎着山雉野兔從外面回家。他進屋後就侍候母親用飯，一面向旁邊的狄仁傑隨便地打招呼致意，並不把這位當朝宰相十分放在心上。仁杰便向堂姨說："我現在是朝廷宰相，表弟喜歡幹什麼，我一定盡力讓他如願以償。"盧姨說："宰相的權勢自然是極爲顯貴的。你姨只有這麼個獨生兒子，我不想叫他去侍候女皇。"狄仁傑聽了，心裏十分羞愧。

董氏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強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爲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蔘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大怒曰："脩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憂悶無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縣令，略家口並盡。敏以不計上獲全。後俊臣誅，逐其黨流嶺南，敏又獲免。（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則天當朝時，太僕卿來俊臣權勢顯赫，專橫拔扈，深爲朝廷官員所不滿和警惕，而上林令侯敏卻偏偏與他靠近。侯敏的妻子董氏勸誡他道："來俊臣是個國賊，他的權勢不會長久的。有朝一日他垮了臺時，他的奸黨同夥就要首先遭到制裁。您應當對他敬而遠之。"侯敏聽信妻子的話，漸漸與來俊臣疏遠了。來俊臣對此十分惱怒，立即將侯敏逐出朝遠放涪州武隆縣令。侯敏不願赴任，想棄官留在家裏，董氏說："要速速離京赴任，不要希求留在這裏。"侯敏便帶着家眷啓程，到了涪州府衙，將文書交給參州將。原來文書中另外多寫了一頁，當州將打開文書看時，看見了正式文書之外的文字，便大怒道："你的名分德性都未修養好，憑什麼資格去做縣令！"便不放他去上任。侯敏非常憂慮和納悶，妻子董氏說："只管住在這裏，不要企求去上任。"住了五十天，忠州的叛賊攻破了武隆縣城，殺死原來的縣令，連他的家眷也大都被抄斬了。侯敏一家則因未能及時上任而保全了性命。後來，來俊臣被殺，他的同黨也被逐出朝廷流放到嶺南，侯敏則因早已與他疏遠並被排擠出京城，所以又一次免受災禍。

高睿妻

趙州刺史高睿妻秦氏。默啜賊破定州部，至趙州，長史已下，開門納賊。睿計無所出，與秦氏仰藥而詐死。舁至啜所，良久，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我與爾官，不降即死。"睿視而無言，但顧其婦秦氏。秦氏曰："受國恩，報在此。今日受賊一品，何足爲榮？"俱閤眼不語。經兩日，賊知不可屈，乃殺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趙州刺史高睿的妻子是秦氏。當默啜逆賊攻破定州守兵，兵臨趙州城下時，長史以下的官吏都去打開城門，迎接賊兵入城。高睿無計挽回局勢，便與妻子秦氏仰臥在牀上服藥裝死。他倆被抬到默啜的住處，過了好長時間，默啜手持繡着金獅子的授帶紫袍展示給他看，說："如果投降，我就給你大官做；不投降就殺死你！"高睿看了看沒有說話，只是轉過臉去看着妻子秦氏。秦氏說："平生蒙受國恩，報答就在此時。今日接受逆賊加封的一品高官，也絕不是什麼榮耀的事。"說完後，夫妻兩人閉上眼睛一言不發。過了兩天，逆賊知道不能使他們屈服，便把他們殺害了。

崔敬女

唐冀州長史吉懋（明抄本懋作哲），欲爲男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敬不許。因有故。脅以求親。敬懼而許之。擇日下函。並花車。卒至門首。敬妻鄭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難。殺身救解。設令爲婢。尚不合辭。姓望之門。何足爲恥。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頊遷平章事。賢妻達節。談者榮之。頊坐與河內王武懿宗爭競。出爲溫州司馬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冀州長史吉茂，要娶南宮縣丞崔敬的女兒給兒子吉頊當媳婦，崔敬沒有答應。吉茂用某種過失威脅崔敬，強行求親，崔敬害怕了，只好答應這門親事。吉茂選擇良辰吉日下了婚帖，並派花車前來迎親。花車來到了崔敬的門前，崔敬妻子鄭氏原先不知道這回事，便抱着女兒大聲哭道："我們家門裏從來沒有這個姓吉的女婿！"要作新娘子的那個女兒則躺在牀上堅決不起來。這時，崔敬的小女兒便對母親說："父親如今着急爲難，我們應當捨身解救。如果是讓我們去作奴婢，還不可以拒絕，我們也是名門望族，這並不值得視作恥辱。姐姐如果不同意這門親事，我願意去替她。"說完便登上花車走了。吉頊遷升爲平章事，賢惠的妻子通達禮節，人們交口稱讚他們的美滿姻緣，以爲是夫貴妻榮。吉頊後來因與河內王武懿宗爭權獲罪被貶，離開朝廷出任溫州司馬，最後死在那裏。

李畬母

監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貞潔。畬請祿，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問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問："車（車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腳錢幾？"又曰："御史例不還腳車錢。"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腳錢以責畬。畬乃追倉官科罪。諸御史皆有慚色。（出《朝野僉載》）

【譯文】

監察御史李畬的母親爲人清白正派。一次，李畬發放奉祿，祿米由差役送到家裏，母親令人按照標準過數，結果多出三石，詢問多出來的原因時，差役說："御史的祿米出庫時一向不將高出鬥口的部分刮平。"母親又問應付多少車腳錢，差役又說："給御史家送祿米一向不收車腳錢。"李母生氣了，命令差役送還多出的祿米與應付的車腳錢，以此表示對李畬的責備。李畬得知後便追問倉庫官員，並且治了他的罪。各位御史見此情景，臉上都現出羞愧的顏色。

盧獻女

文昌左丞盧獻第二女，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顏調甚高。姊夫羽林將軍李思衝，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敢白。思衝擇日備禮，贄幣甚盛，執致就宅。盧氏拒關，抗聲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逾垣至所親家，截髮。衝奏之，敕不奪其志。後爲尼，甚精進。（出《朝野僉載》）

【譯文】

文昌左丞盧獻的二女兒原先許配給一個姓鄭的，丈夫早早去世，她便立誓不再改嫁。她姿色秀麗容貌端正，格調十分高雅。她有個姐夫叫李思衝，是羽林軍將領，姐姐去世之後他便奏請續絃，盧獻的二女兒便許給了他。兄弟們知道此事後，誰也不敢對她說。李思衝選好日子置備了豐厚的聘禮，帶上聘禮登門送去時，盧獻二女兒卻把他拒之於門外，並且高聲罵道："老奴才，我可不是你的配偶！"於是跳牆出去，到了親戚家，剪去了滿頭秀髮。李思衝將此事奏稟皇上，皇上的敕令不改變她矢志不嫁的決心。後來她出家當了尼姑，潛心修行，十分虔誠。

鄧廉妻

滄州弓高鄧廉妻李氏女，嫁未週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設靈幾，每日三上食臨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夢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爲偶，李氏睡中不許之。自後每夜夢見，李氏竟不受。以爲精魅，書符咒禁，終莫能絕。李氏嘆曰："吾誓不移節，而爲此所撓，蓋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髮，麻衣不謵，蓬鬢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謝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奪也。"自是不復夢見。郡守旌其門閭，至今尚有節婦裏。（出《朝野僉載》）

【譯文】

滄州弓高人鄧廉娶妻李氏，結婚不滿一年鄧廉就去世了。李氏年方十八，矢志守節，爲丈夫的亡靈擺設牌位，每天三時供奉飯菜並在靈前哀哭，一連六七年總是身穿布衣素服不喫腥葷。忽於一夜夢見一位男子，容貌舉止甚爲端莊篤誠，欲求李氏作自己的配偶，李氏在夢中沒有應許他。從此以後，李氏每天夜晚都能夢見他，但始終未接受他的請求。李氏以爲他是個精魂鬼魅，便寫了符咒驅除他，結果未能除掉。李氏感慨地說："我要矢志不變節，卻爲此事屢屢干擾。大概是我的容貌尚未衰老的緣故吧。"於是用刀割掉了秀髮，身上的麻布衣服從不洗滌，鬢角蓬亂也不梳理，臉上身上佈滿了塵垢。那個鬼魅便在夢中向李氏稱謝道："夫人的節操真如松竹一般堅貞，實在不能使你改變呀！"從此再也夢不見他了。滄州太守爲了表彰李氏的貞節，在她的門前修建了牌坊，至今仍有貞節牌坊矗立在那裏。

肅宗朝公主

肅宗宴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爲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隸樂工，是以遂令爲參軍之戰。公主諫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恩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也，出《因話錄》）

【譯文】

唐肅宗在宮中聚會宴樂，由歌女們化妝扮演戲劇，劇中有個身穿綠衣手持簡板的參軍。天寶末年時，有位蕃將阿布恩被判了刑，他的妻子被充侍在掖庭，此人擅長歌舞，便被分配在歌妓隊裏。這次宴樂演戲時，肅宗便讓她來扮演參軍的角色。公主勸告肅宗道："皇宮裏的歌妓很多，爲什麼偏要這個人來扮演。如果阿布恩真是叛逆的話，他妻子也是同樣受刑的人，不宜於靠近皇上身邊。如果他是冤枉的，那又怎能忍心讓他妻子與歌妓們混在一起，充當笑樂的工具呢！我雖然非常愚昧，但深以此事不合情理。"皇上聽了，也動了惻隱之心，於是停止演戲，赦免了阿布恩的妻子，並由此敬重公主的賢惠。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其異。妻劉晏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爲人臣，而京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子原作於，據明抄本改）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必之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出《幽閒鼓吹》）

【譯文】

侍郎潘炎在唐德宗時任翰林學士。受到極爲深厚的恩寵。他妻子是劉晏的女兒。一位京尹有事要見潘炎，一連幾天未能見到，便向守門人贈送了三百匹細絹。夫人知道此事後，對潘炎說道："哪有身爲大臣，連京尹想要見面都要送給守門人三百匹細絹的道理！官場的可怕與身居高位的危險由此可知。"她急勸丈夫潘炎辭去官位。兒子孟陽剛被任命爲戶部侍郎時，夫人非常擔憂，對他說："以你的人才而得坐侍郎職位，我真害怕有災禍臨頭啊！"戶部衙門再三催促孟陽上任，夫人便道："不行，不能馬上就位。你先把你的同學同輩請來聚會一下，由我觀察觀察看看。"兒子便將交往深厚的同僚都找了來，客人來到後，夫人垂下簾子在一旁仔細觀察了一番。聚會結束後，夫人高興地對兒子說："他們都是和你一類的人，用不着擔憂了。"夫人問及坐在未位的那位身着慘綠衣服的少年是誰，孟陽答道："那是補闕杜黃裳。"夫人說："這個人跟別人都不一樣，將來一定是位有名的卿相。"

劉皇后

後唐太祖至州上源驛之變，太祖憤恨，欲回軍攻之，劉皇后時隨軍行，謂太祖曰："公爲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師。天覆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太祖危懼。與德威議出保雲州。劉皇后曰："妾聞王欲棄城而入外藩。誰爲此畫？"曰："存信輩所言。"劉後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城字原缺，據《北夢瑣言》補）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也？王頃歲避難達靼，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北蕃？"遂止。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堵。劉後之力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後唐太祖至州上源驛之變，太祖十分惱火，便要讓部隊掉過頭來去攻打對方。劉皇后當時正隨軍行進，便對太祖說："您是在爲國討伐賊寇，若以杯酒之微的個人恩怨而去攻城，過錯就在我們一邊，不如收兵回師，是非功過自有朝廷判定。"太祖於是收兵回師。天覆年間，周德威的守軍被汴軍打敗，部隊四散潰逃，汴軍從而進逼城下。太祖臨危恐懼，便與德威商量出城去守雲州，劉皇后說："我聽說國王要棄城而去邊外藩鎮，這是誰的主意？"太祖道："這是存信他們的意見。"劉皇后說："存信本是北蕃的牧羊小兒，哪管我們的成敗。國王常常恥笑當初王行瑜因爲棄城而丟掉了根基，結果被人宰割，如今竟要效法起他來。國王曾經年避難於韃靼，幾乎遭到陷害，幸因朝廷多事，才得重新返回來。如今一旦出城，就會發生難以預料的變故，怎麼能去遙遠的北蕃雲州呢？"太祖於是放棄了出城的計劃。過了幾天，逃散的人又漸漸聚集了起來，守軍將城池把守得嚴嚴的。這乃是劉皇后的功勞。

河池婦人

梁祖攻圍歧隴之年，引兵至於鳳翔。秦師李茂貞，遣戎校李繼朗統衆救之，至則大捷，生降七千餘人。及旋軍，於河池縣掠獲一少婦，甚有顏色。繼朗悅之，寢處於兵幕之下。西邁十五餘程，每欲逼之，即雲："我姑嚴夫妬，請以死代之。"戎師怒，脅力以威，終莫能屈。師笑而憫之，竟不能犯。使人送還其家。（出《玉堂閒話》）

【譯文】

當年梁祖攻打歧隴的時候，領兵來到鳳翔。秦軍李茂員派戎校李繼朗率衆救援，秦軍一到即獲大捷，活捉梁兵七千餘人。李繼朗率兵凱旋途中，在河池縣搶到一位少婦，很有姿色。繼郎很喜歡她，把她放軍營之中，往西行進了十五餘里路程。每當逼她就範之時她便說："我婆婆管束極嚴，丈夫嫉妒心極重，我願以死來代替對我的侮辱。"秦軍官兵非常惱怒，強行脅迫其就範，但一直沒能使她屈服。官兵轉怒爲笑，並對她表示同情憐惜，最終未能冒犯她；派人將她送回了家。

賀氏

兗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織女。父母以農爲業。其丈夫則負擔販賣，往來於郡。賀初爲婦，未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數年方至，至則數日復出。其所獲利，蓄別婦於他所，不以一錢濟家。賀知之，每夫還，欣然奉事，未嘗形於顏色。夫慚愧不自得，更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已老且病，凜餒切骨。婦傭織以資之，所得傭值，盡歸其姑，已則寒餒。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聲，以悅其意，終無怨嘆。夫嘗挈所愛至家，賀以女弟呼之，略無慍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兗州有一戶平民百姓，婦媳姓賀，鄰里叫她織女。賀氏的父母以務農爲生。丈夫是挑擔的商販，常年往來於郡城之間。賀氏初嫁爲新婦時，未滿十天丈夫就外出經商。每次外出都是一連幾年纔回家，在家裏住不了幾天就又外出了。他用經商掙來的錢在外面養了別的女人，不給家接濟一個錢。賀氏知道這件事後，每當丈夫回家，他依然殷勤侍奉，臉上沒有絲毫不快的顏色。丈夫無可挑剔，心中不免有些慚愧，後來又無緣無故地辱罵賀氏，賀氏亦從不生氣與他對罵。婆婆已經年老而且有病，經受着飢寒的煎迫。媳婦賀氏便給人家織布掙錢接濟家用，掙得的工錢如數交給婆婆，寧可自己挨凍受餓。婆婆又不知心疼兒媳，天天虐待她。賀氏生怕老人生氣，更加畢恭畢敬，整日低聲下氣，和顏悅色，以遂其心意，討她喜歡，自己從無怨言。丈夫時常把情人領到家裏，賀氏便以妹妹相稱，臉上毫無怨恨的表示。賀氏爲媳婦二十多年了，丈夫沒有在家裏住上半年，而她仍能勉力奉養老人侍候丈夫，從來沒有怨言，堪稱賢惠孝順的女人啊！

才婦

謝道韞

王凝之妻謝道韞。王獻之與客談義不勝，道韞遣婢白曰："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與客談，客不能屈。（出《獨異志》）

【譯文】

王凝之的妻子謝道韞。一天，王獻之在家裏與一位客人談論文理，始終辯論不過這位客人。道韞打發使女告訴獻之道："請讓我來爲小郎解圍。"於是用青色綾緞當做幛子遮住了自己，隔着幛子與客人辯論起來，這位客人無論如何也不能辯論過她。

楊容華

楊盈川侄女曰容華。幼善屬文。嘗爲《新妝》詩，好事者多傳之。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妝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出《朝野僉載》）

【譯文】

楊盈川的侄女叫楊容華，自幼善長詩文。容華曾寫過一首表現年青女子新妝情景的詩，喜歡這首詩的人都爭相傳誦。這首詩寫道："宿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妝似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鄭氏夢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秤量天下。生彌月，鄭弄之曰："爾非秤量天下乎？"（乎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孩啞應之曰："是"。襁中遇家禍，入掖庭。年十四，聰達敏識，才華無比。天后聞而試之，援筆立成，皆如宿構。自通天后，建景龍前，恆掌宸翰。其軍國謀猷，殺生大柄，多其決。至若幽求英雋，。鬱興詞藻。國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學之臣。二十年間，野無遺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頗外通朋黨，輕弄權勢，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難，被誅。（出《景龍文館記》）

【譯文】

唐朝的上官昭容，在母親剛懷了她時，夢見有個神仙投給她一杆極大的秤，用它可以秤量天下。出生滿月之時，母親鄭氏逗弄她道："你就是秤量天下的人嗎？"小孩咿咿啞啞地答道："是。"孩提之時家中遇難，上官昭容便隨母鄭氏配入掖庭。十四歲時，聰明穎達敏捷博識，顯示出無比的才華。則天皇后聽說後便要考考她，只見她提筆即書，文章立成，全像早有成竹在胸一般。自從武周通天年間以後，在建立景龍文館之前，她一直掌管則天女皇的詔命文告工作。朝廷的軍國大計，生殺大事，多由她來裁決。至若搜求英俊人才，網羅擅長文辭的詞客強人，她更是竭盡其力。一時間，國內多有好文之士，朝廷少有不學之臣。一連二十餘年，民間出現路無拾遺的昇平景象，這是上官昭容善於輔佐朝政的功勞。然而晚年之時她卻多與宮外朋黨溝通，玩弄權術，成爲朝廷的危險人物，唐玄宗平息禍亂時，上官昭容被殺掉了。

張氏

燕文貞公張說，其女嫁盧氏。嘗謂舅求官，候父朝下而問焉。父不語，但指搘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出《傳載》）

【譯文】

燕文貞公張說的女兒嫁給了一家姓盧的。她說過要給公公求一個官職，等到父親退朝回家時便向他打聽。父親不說話，只是指着支撐牀的龜向她示意，女兒張氏便領悟其意，拜謝父親回到自己屋裏，告訴丈夫說："公公得到了詹事的官位。"

杜羔妻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竟登第。（出《玉泉子》）

杜羔的妻子擅長寫詩。杜羔屢次參加科舉考試沒有及第，打算作罷回家。快要回到家時，妻子便先寫好一首詩寄給他，激勵他重返考場。詩中寫道："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杜羔看了此詩，立即返回京城，終於考中了。

張睽妻

會昌中，邊將張睽防戍十有餘年。其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上。詩曰："睽離已是十秋疆，對鏡哪堪重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迭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徵客早還鄉。"敕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出《抒情詩》）

【譯文】

唐武宗會昌年間，邊將張睽戍守邊防長達十幾年未能回家，妻子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表達自己思念征夫的心情，繡成之後進宮獻給皇上。詩中寫道："睽離已是十秋疆，對鏡哪堪重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迭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徵客早還鄉。"皇上爲了表彰她的才華，敕令賜絹三百匹。

關圖妹

關圖有一妹甚聰惠，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常語同僚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寓居江陵。有鹺賈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峽人也，亦家於江陵。深結託圖，圖亦以長者待之。數載，常公殂。有一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紀，而略曉文墨，圖竟以其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修讀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越絕流輩。鹹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東羅隱下第東歸，有詩別修雲："六載辛勤九陌中，卻尋歧路五湖東。名慚桂苑一枝綠，繪憶松江滿棹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又《廣陵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雲："入蜀還吳三首詩，藏於篋笥重於師。劍關夜讀相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知輸健筆，時情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閒人慰所思。"脩名望若此，關氏亦有助焉。後修卒，關氏自爲文祭之。時人竟相傳寫。（出《南楚新聞》）

【譯文】

關圖有個妹妹天資十分聰明，所寫的文章和書信，無不情辭並茂生動感人。關圖常常跟同事們說："我家有個進士，可惜不愛梳理。"後來關圖家客居江陵。有個姓常的鹽販子，積蓄了很多錢，是三峽人，也定居在江陵。此人與關圖交情深厚，關圖也把他當長輩對待。幾年之後，這位常某去世了。他有個兒子，相貌風度頗爲儒雅，而且略通文墨，關圖就把自己的妹妹給他做了妻子。此人就是後來很有名氣的常修。關圖妹妹嫁過去後，便與常修一起讀書，刻苦修習二十餘年，常修的才學十分淵博，遠遠超過了同輩人。鹹通六年科舉及第，主考官是司空李公蔚。江東舉子羅隱落第之後返回故鄉，臨別有詩贈常修道："六載辛勤九陌中，卻尋歧路五湖東。名慚桂苑一枝緣，繪憶松江滿棹紅。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他還有一首《廣陵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同樣流露出對常修才華的敬重，寫成之後也寄給了常修，詩中寫道："入蜀還吳三首詩，藏於篋笥重於師。劍關夜讀相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知輸健筆，時情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閒人慰所思。"常修的名望如此之高，與妻子關氏的幫助和影響大有關係。後來常修去世，關氏親自動筆寫了一篇祭文，此文被當時人競相傳抄。

魚玄機

女道士魚玄機字惠蘭，甚有才思。鹹通中，適李億補闕。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爲道士。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自是縱懷，乃倡婦也。竟以殺侍婢，爲京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出《北夢瑣言》）

【譯文】

女道士魚玄機，字惠蘭，很有文才。唐懿宗鹹通年間，她嫁給了補缺李億。後因丈夫不再愛她，便下山到咸宜觀當了道士。她曾寫詩悲嘆自己的身世道："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蕙蘭銷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自此之後，她放浪情懷，是一個娼婦。後來竟然親手殺死侍婢，結果被京尹溫璋殺掉了。魚玄機有詩文集流行於世。

牛肅女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弘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經三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終智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時，若有（有原作不。據明抄本改。）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亦精熟矣，問不答。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與文人談論文，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弼、鄭玄、王衍、陸機，辯論烽起；或與文人論文，皆古之知名者；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幹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沉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贏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爲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賾道家之祕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史；不矯枉以幹名，不毀物而成已。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贏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冤枕蓆，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痼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水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蠲（蠲原作觸。據明抄本改。）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域，遊乎魑魅之鄉。形既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譴。且予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惑。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測。"言未卒，魍魎惕然而驚，嘆而起曰："僕生於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既談玄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裂（裂原作制。據明抄本改。）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出《記聞》）

【譯文】

牛肅的長女叫應貞，嫁給了弘農楊高源。應貞在少年時期就特別聰明，好像有特異功能似的，有的人是"過目不忘"，她則能夠"經耳必誦"。十三歲時，就能背誦佛經三百餘卷，正有儒家經書及諸子、史書等一百多卷，親族對此非常驚異。應貞以前未讀過《左傳》，正要教授給她，而她卻在一天夜晚剛剛睡下時，忽然背誦起《春秋》來，從魯惠公元妃孟子卒開始，直背到智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爲止，共計三十卷，一字不漏地背誦出來，一直背到天亮才停止。當她在背誦的時候，好像有人在一句一句地教她，或者是跟誰在對談。父親非常震驚，幾次喊叫她，一直不回答，直到背完了才醒過來。問她爲什麼能夠這樣，她也不知道。打開原書試驗她時，背過的部分她已經十分精熟了，再問她什麼她也不回答。應貞共寫下文章一百餘篇。後來，她所學習的範圍，窮極孺、釋、道三教，文泛涉獵，博識多能。每到夜晚熟睡時，就在睡眠中與文人談論文學理論，交談的對方都是從前的知名人物，她就與這些人互相對答，而且時時出現辯論的高潮，這些人有王弼、鄭玄、王衍、陸機等。有時則與從前的知名人物談論文章的得失。就這樣，有時論文章、有時談理論；一談就是數夜不止。應貞在二十四歲時就去世了，也就是英年早逝。現在收集到她的文章《魍魎問影賦》若干章，此文的序言寫道："庚辰之年，我患重病在牀，長達一百天之久不能下地走動，疾病使我精神萎靡不振，身體疲弱憔悴。利用藥物治療，又使病痛有增無減。

有感於《莊子》曾有'魍魎責影'之義，因成《魍魎問影》之賦，藉此也許能夠解除一些病痛吧。"賦的正文如下：

魍魎問我的影子道："你乃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問包攬六藝，文章兼通百家，深諳道家之祕言，探得釋教之幽旨；既謹守着爲婦之道，又希慕於治國安邦的大道理；不矯前人之枉獲取殊名，不毀現成之物顯露自己。如此賢淑忠恕之德，足可爲精神之支柱，爲何這樣姿貌疲弱、精神沮喪，以至煩冤於枕蓆之上、憔悴於衣巾之中呢？身爲影子，你只能寄身於形何，形何與你相親相依。你爲什麼不教形體崇尚德性，自享天倫之樂，而使它不通於萊妻之樂道、鴻婦之安貧呢？難道痼疾纏身就不想生存，身處微賤就想輕生嗎？如今節令變移，冬去春回，陽光普照大地，暖氣吹拂梅柳，冰雪融化爲春水在房前潺潺流淌，空氣煽動着和風徐徐送進窗裏。所有這些均能消除憂愁減輕病痛，怡悅精神延年益壽。你爲什麼沉默不語、無所事事，給形體造成痛苦呢？"

聽了魍魎對影子這一通責問，我便憤然而起，與它爭辯道："你居住在無人的地方，遊蕩在鬼魅的故鄉；你的形狀圖畫在夏鼎上面、名字記載於《莊子》的篇章。你的見聞怎這麼不夠廣博，言談怎這麼不漂亮！影因有了日光而生，像因有了本人而現；這裏的微妙道理豈是言談能說清的，哪能以節令與氣象的變辨辯得明呢？影子隨着日光的晦與明而或滅或興，跟着形體的變更而變易。愚人怕見影而愚昧不明之劣性得以顯揚，智者看到影則遲暮之心頓生，或讚美或厭惡，全因各人自己而定，影本身有何過錯而受你譴責？況且，我聽說，至道之精神在於深邃奧妙，至道之極致在於只能意會不能言傳。通達之人聽任性命之或長或短，有識之士不在乎時運之順利或阻塞；他們不爲苦惱所糾纏，不爲榮耀所迷惑，失掉什麼不以爲失，得到什麼不以爲得。你爲什麼竟然對我不賞芳春而惱怒，對我不看重華飾而加以譴責！另外，我的志向和操守，哪是你的智力所能理解的。"我的話還沒說完，魍魎便驚訝地站了起來，嘆道："我生於沒有人煙的境外，長在荒遠的地方，根本不懂得智者處身的志向和操守，所以前來問影。您既然談到玄理如此深奧微妙，我願意終生藏匿，不再出面騷擾。"當年，應貞在夜晚睡眠時，夢到自己把書撕碎了吞食下去，每次做夢能吞食幾十卷，下次做夢則又換一種文體來吞食，這樣的夢做了不知有多少次，於是她便能寫很漂亮的賦、頌等文章。她的筆名叫遺芳。

慎氏

慎氏，北陵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遊覽，遂結姻好，同載歸蘄春。經十餘年無嗣息，灌夫乃拾其過而出妻，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爲詩以訣灌夫。灌夫覽之悽感，遂爲婦道如初。慎氏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出《雲谿友議》）

【譯文】

慎氏是北陵虔亭一書香門第的女兒，當三史嚴灌夫來此旅遊時，兩人相識並結爲美好夫妻，同年一起回到了蘄春。過了十多年，慎氏沒有生兒育女，灌夫便挑她的過錯將其休了，讓她回到二浙老家。慎氏慨然登上舟船，親屬們來到江邊送別。此時慎氏題詩一首，贈於灌夫以抒尚別之情。灌夫看了此詩深受感動，於是撕毀休書，夫妻和好如初。慎氏的這首詩寫道："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

薛媛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潁。歲久，潁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於潁牧，忽不思義，而輒已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似無返舊之心。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嶽，不復留心於名宦也。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亦微知其意。乃對鏡圖其形。並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甚慚，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真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出《雲谿友議》）

【譯文】

濠梁人南楚材在陳潁旅遊。日子久了，潁州太守因爲敬慕楚材的儀表風範，便想把女兒許給他做妻子。楚材家裏已經有了妻子，只因受到潁州太守的知遇，便忽然忘記了夫妻的情義，竟然答應了這門親事。於是打發身邊的家僕回家去取琴書，似乎已經無意回老家了。並且讓人捎信告訴妻子，自己要去青城求道，去衡山訪僧，已對仕途功名不感興趣了。妻子薛媛擅長書畫，而且能詩善文。她心裏已經多少知道丈夫的心意，便對着鏡子畫了自己的形像，連同新寫的四首詩一塊寄給了丈夫。楚材收到妻子的畫像與詩之後，心裏很覺慚愧，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妻於是恩愛如初，白頭偕老。鄉親們爲此事傳頌着四句順口溜兒："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當時寄給丈夫的一首《寫真寄夫》詩寫的是："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

孫氏

樂昌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一旦並焚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有《聞琴》詩曰："玉指朱弦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溼叢蘭月滿庭。又《謝人送酒》詩曰："詩（明鈔本詩作謝）將清酒寄愁人，澄徹甘香氣味真。好是綠窗風月夜，一杯搖盪滿懷春。"（出《北夢瑣言》）

【譯文】

孫氏是樂昌人，進士孟昌期的妻子，擅長寫詩。一天，她把自己的詩集全燒了，以爲能文善詩本非女人家的事。從此之後，她便遵守婦人之道，專心治理家務。孫氏有一首代替丈夫贈給別人的《白蠟燭》寫道："景勝銀釭香比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有《聞琴》一詩寫道："玉指朱弦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溼叢蘭月滿庭。"還有一首《謝人送酒》詩道："詩將清酒寄愁人，澄徹甘香氣味真。好是綠窗風月夜，一杯搖盪滿懷春。"

卷第二百七十二　　婦人三

美婦人 夷光　麗娟　趙飛燕　薛靈芸　孫亮姬朝姝　蜀甘後　石崇婢翾風　浙東舞女

妒婦　　車武子妻　段氏　王導妻　杜蘭香　任瑰妻　楊弘武妻　房孺復妻　李廷璧妻

　　張褐妻　吳宗文　蜀功臣　秦騎將

美婦人

夷光

越謀滅吳，畜天下奇寶、美人、異味，以進於吳。得陰峯之瑤，古皇之驥，湘沅之鱓；又有美女，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於椒花之房，貫細珠以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夫差目之，若雙鸞之在輕霧，沚水之漾秋蕖。妖惑既深，怠於國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人以逃吳苑。越軍既入，見二人在竹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折株，尚爲祠神女之處。（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越王爲了滅掉吳國，蒐集天下奇寶美人和異味，用來進獻給吳王。蒐集到的奇寶有崑崙山北陰的美玉，古代周穆王那樣的駿馬；異味有湘江沅水出產鱔魚；美女則有夷光和修明。派人將這些全部貢獻給了吳王。吳王將夷光和修明這兩名美女安置建築別緻、裝飾華美的房子裏，將細小的珠子串起來作爲門窗的簾子。早上放下簾子遮蔽太陽。晚上則捲起簾子以望明月。兩位美人臨窗而坐，隔着簾子便見她們對鏡梳妝。偷偷看見她們的人無不心魂動盪，都說是仙女下凡。在吳王夫差的眼裏，她們就象一對鸞鳥在薄霧之中比翼而飛，又象露出水面的兩朵蓮花。夫差爲她們的姿色深深迷惑，於是懶於上朝處理國事。等到越王發兵攻入吳國時，他便抱起兩名美女逃到了吳苑。越軍進入吳苑時，看見兩位美人正在竹林下面，他們都說這是兩位仙女，只是遠遠地觀望而不敢有所侵犯。如今吳國都城的蛇門內有一棵折斷的樹，仍是人們供奉仙女的地方。

麗娟

漢武帝所幸宮人，名曰麗娟，年始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身輕弱，不欲衣纓拂，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旁，唱回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常致娟於琉璃帳，恐垢污體也。常（恐垢污體也常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以衣帶系娟被，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起。娟（娟原作媚，據黃本改）以琥珀爲佩，置衣裙裏，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以琥珀爲佩至爲神怪也二十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出《洞冥記》）

【譯文】

麗娟是漢武帝寵幸的一位宮女，年僅十四，皮膚白皙柔潤，呼氣猶如蘭花吐芳，身體輕柔弱不禁風，似乎經不住衣帶的彈拂，生怕碰傷肌膚留下傷痕。她每次唱歌都由樂師李延年伴奏，在□芝生殿旁唱回風之曲時，庭院的樹葉都被振盪得紛紛飛落。武帝常常把麗娟安置在琉璃帳內，深恐塵垢站污了她的身體。又總是用衣帶繫住麗娟的錦被，把她關閉在重重帷幕之中，生怕被風颳起來。麗娟用琥珀做成環佩，放在衣裙裏面，不讓別人知道。"環佩發出聲響時她就對別人說是自己的骨節發出的聲音，周圍的人都互相議論她是神怪。

趙飛燕

漢趙飛燕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弱骨豐肌，尤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當時第一，擅殊（殊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寵後宮。（出《西京雜記》）

【譯文】

漢朝的趙飛燕身體輕盈腰肢柔軟，善以輕曼的步態行路和起舞，這是妹妹昭儀所比不上的。但昭儀骨骼細弱肌膚豐潤，特別能說笑。姊妹二人都有紅玉般的光彩姿色，是當時最美的佳人，佔盡了皇上對後宮的寵愛。

薛靈芸

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酇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績，以（績以原作以績，據明抄本改）麻藁自照。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閭中少年多以夜時來窺，終不得見。鹹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便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盛淚，壺中即如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遣車十乘，以迎靈芸。車皆鏤寶爲輪，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屍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氣辟惡厲之疾，腹題國所獻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噎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霄"。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而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旁，一里致一銅表，高五尺，以志裏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上七字，是妖辭也）。"時爲銅柱，以志裏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致臺，而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魏王，火伏而土興也，土上出金，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嘆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改靈芸之名爲"夜來"。入宮乘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勝，況乎龍鳳之重！"乃止而不進。夜來妙於女功，雖處於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所縫製，帝不服也。宮中號曰"神針"。（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魏文帝所寵愛的美人薛靈芸是常山人，父親薛鄴爲鄻鄉縣亭長，母親是陳氏，跟隨薛鄴居住在亭旁的房子裏。薛鄴家境貧寒，每天夜晚，靈芸與母親便與鄰居婦女聚在一起紡線，用麻繩與草辮點火照明。靈芸十五歲時，容貌秀麗絕倫，鄉間的小夥子大都在夜晚前來偷看，但是一直見不到她的面。鹹熙元年（公元２６４年），谷習出任常山郡太守，聽說亭長薛鄴有位美女而家境十分貧寒，當時文帝正在挑選良家女子進宮，谷習便用千金巨資買到靈芸，把她獻給文帝。靈芸聽說要跟父母分手，一連幾天長呼短嘆，淚水溼透了衣襟。待到上車登路的時候，便在車上用玉製痰盂盛裝眼淚，白玉痰盂都被淚水染成了紅色。從常山出發直至京都，盂內的淚水便凝結如濃血。元帝派了十輛車出城迎接靈芸，車輪鑲嵌着鏤金圖案，車轂圖畫着鮮豔的油彩，車欄前面也有各種珠寶裝飾，懸掛的是銜百子的寶鈴，行進途中鈴聲和鳴，響徹林野。駕車的是青色雙蹄的牛，每天能走三百里路，是屍塗國進獻給朝廷的。牛腳象馬蹄子一樣。大路兩旁焚燒起石葉香，這種石頭層層迭迭狀如雲母，焚燒放出的香氣能怯除瘟疫等疾病，這是腹提國進獻的物產。靈芸距離京城還有幾十裏遠，沿途便點起了綿延不絕的燭光，趕車的徒衆擁擠在路上，塵土飛揚遮蔽了星月的光芒，當時人們稱此爲"塵霄"。沿途又築起了高達三十丈的土臺，臺下燃起一排排蠟燭，此臺名爲燭臺，遠遠望去有如一排排星辰落在地上。在大道旁邊，每隔一里埋設一根五尺高的銅柱，用以標誌里程。所以走路的人口誦歌謠道："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當時在道旁樹立銅柱以計里程，這就是"土上出金"所指的意思。而"火照臺"的意思就是火在土的下面，指的是由一排排蠟燭映照着土臺。漢代是火德王、魏代是土德王，"火照臺"即火伏而土興。也就是漢亡而魏興。"土上出金"則隱喻魏滅而晉興。當靈芸距離京城十里遠時，魏文帝則乘坐雕玉專車，觀望車隊與人衆的盛況，看罷嘆道："前人形容說'朝爲行雲，暮爲行雨'，如今是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於是將靈芸的名字改爲"夜來"。夜來入宮後加倍地受到寵愛，有位外國使臣爲夜來進獻上一件鑲嵌着明珠龍鳳的寶釵，文帝便說："佩帶較輕的明珠翡翠釵都有些不勝其重，何況這麼重的龍鳳釵呢！"於是沒讓送進後宮。夜來的針線活極爲巧妙，雖然住在帷幕重重的內室，但不用燈燭照明，一件衣服很快就能裁製而成，所以凡不是夜來縫製的衣服，文帝一概不穿。宮裏的人都稱她爲神針。

孫亮姬朝姝

孫亮作綠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嘗愛寵四姬，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唯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此香殊方異國所獻，凡經歲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麗居、洛珍、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與席，使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相亂。所居室爲《思香媚寢》。（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孫亮製作了綠色琉璃屏風，薄薄的琉璃片晶瑩透澈，他常常在清涼的夜晚於月光下面將屏風展開。孫亮有四個深受寵愛的美人，都是絕代佳麗，第一個名叫朝姝，第二個名叫麗居，第三個洛珍，第四個潔華。他讓四人坐在屏風後面，自己從前面觀望，就象中間沒有隔着什麼東西似的，看得清清楚楚。只是後面的香氣透不過來，這是四名佳人合在一起散發出來的一股香氣。這種香氣有別於異域他國所貢獻的諸種香，凡在常年有人踐踏的宴會休息場所，有這種香氣沾上衣服，時間越久香味越濃，洗滌百遍也不減退，所以起名叫百洗香。或者以人名稱呼這種香，於是就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孫亮出遊時總是帶上這四位美人，讓她們與自己一起赴筵席，讓她們侍奉自己時，也都以香名的先後次序依次排列，不許顛倒，他的居室叫做"思香媚寢"。

蜀甘後

蜀先主甘後，沛人，生於賤微。裏中相者雲："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後生而體貌特異，年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致後於白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致後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後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比德君子，況爲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後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唯嫉甘後，而亦妬玉人。後常欲琢毀壞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凡誣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時君子以甘後爲神智婦人。（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西蜀先主劉備的甘皇后是沛縣人，出生於貧賤之家，鄉里的算命相面先生說："這個女孩以後必然富貴，地位可及後宮之尊。"後來她出落得體貌形態極爲出衆，十八歲時，長成一幅玉質柔肌，體態嫵媚容貌豔冶。先主將甘後安置在潔白透明的輕紗帳內，站在窗外望去，她就象月光籠置下晶瑩的雪團。河南進獻了一個身高三尺玉石人，先主便將它放在甘後的身邊。他白天與大臣議論軍國大計，夜晚則擁抱着甘後而玩弄玉人。人們常說玉之可貴可愛處，堪與賢德的君子相比，如今面對有着人體形態的美玉，怎麼可以不玩呢？甘後與玉人同樣的潔白滋潤，看見的人都分不情彼此，受到先主寵愛的人不獨嫉妬甘後，而且也嫉妬玉人。甘後時常想把玉人毀壞，便告誡先主道："從前子罕不把玉當作珍寶，受到《春秋》的讚美。如今東吳與魏尚未滅掉，怎麼能將盅惑人的玩物整日放在心上呢？凡屬這類東西和事情必能引起物議和疑竇，不應再讓這類東西獻進宮中了。"先主於是撤去了玉人像。爭寵的人也都告退了。當時的賢人君子以爲甘後是一位很有頭腦的婦人。

石崇婢翾風

石季倫所愛婢，名翾風，魏末，於胡中買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年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富，財比王家，驕奢當世。珍寶瑰奇，視如瓦礫，聚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處者。使翾風別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清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豔者數千人，翾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常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爲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爲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常擇美容姿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翾風調玉以付工人，爲倒龍之珮，縈金爲鳳冠之釵，刻玉爲倒龍之勢，鑄金象鳳凰之形。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揚。又篩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致象牀上，使所愛踐之無跡，即賜珍珠百粒；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輕弱。乃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粒真珠？"及翾風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言"胡女不可爲羣"，競相排毀。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翾風爲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懟而作五言詩，詩曰："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哽咽追自泣，鄙退豈所期？桂芬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爲樂曲，至晉末乃止。（出 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石崇有個最受寵愛的婢女名叫翾風。魏期末年在胡人中買到時，她才十歲，石崇便放在家裏養着。十五歲時就長成一幅無與倫比的秀麗容貌，尤其以體態優美出衆，還能巧妙地分辨玉石的聲音、察看金子的成色。石崇家裏極富，財產可比王侯之家，生活驕奢聞名於當世，珍奇珠寶在他眼裏視如瓦礫，堆積如糞土。這些東西都是從不同地方和國度得來的，沒人能夠識別其出處。若讓翾風辨別其聲色，都能道出它們的產地。她說："西方與北方出產的玉石，聲音沉重而性質溫潤，佩戴在身上能益人性靈；東方與南方出產的玉石，聲音清爽而性質清涼，佩帶在身上則利人精神。"石崇家的侍女姿容嬌豔者有幾千人，翾風因擅長文辭最受寵愛。石崇經常對她說："可以指着青天白日發誓，百年之後，我一定用你殉葬。"她答道："活着時相愛死了後就得分離，莫不如別愛我。我若能夠爲您殉葬，身體不是很快就得腐爛麼！"於是翾風益加受到寵愛。石崇曾經挑選姿容美麗而相貌相似的侍女幾十人，髮飾服裝的規格尺寸完全一樣，讓人驟然間看去無法分別，然後，叫他們經常在身邊侍奉。吩咐翾風將玉石調配給工人，讓他們製作倒龍型玉佩，編織金絲爲鳳冠上的金釵，將玉石雕刻成龍體倒立的姿式，用金子鑄造成鳳凰的形狀。讓這幾十名侍女佩帶上這樣的玉佩與金釵，手拉着手繞着殿堂上的柱子蹁蹁起舞，晝夜相接，永不間斷，叫做"常舞"。如果要招呼她們時，不喊姓名，一律讓翾風根據她們的玉佩聲音和金釵的顏色，使玉佩聲較輕的排在前面，金釵顏色鮮豔的排在後面，按照順序依次走上前來。還讓這幾十人嘴裏都含上奇異的香料，使她們在走路時說着笑着行進，吐出的香氣便隨風飄揚。又將沉水香篩成粉末，撒在象牙牀上，如果寵愛的婢女經過時沒留下痕跡，石崇就賜給她珍珠百粒；如果誰留下了痕跡，則讓她減少飲食以減輕體重；侍女們中間於是流傳着一句戲言："你非細骨輕軀，哪得百粒真珠？"在翾風已到三十歲時，妙齡侍女便嫉妬起她來，有的則散佈翾風乃胡人女子不可與她靠近，大家爭相詆譭和排擠她。石崇聽了這些話後，就把翾風辭退到後房老僕人中，讓她主持奴僕的工作。翾風於是心懷怨憤而作了一首五言詩。藉以抒發自己的辛酸與不平，詩中說道："春華誰不羨，卒傷秋落時；哽咽追自泣，鄙退豈所期；桂芬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崇家的人都把此詩譜上曲子當歌唱，直到晉朝末年爲止。

浙東舞女

寶曆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一曰輕風。修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無汗體。所食多荔枝榧實，金屑龍腦之類。帶輕金之冠，軿羅衣無縫而成。其文織巧，人未能識。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爲鸞鶴之狀，仍飾以五彩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三二錢，上更琢玉芙蓉以爲頂（明抄本無頂字）。二女歌舞臺，每夜歌舞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於庭際。舞態豔逸，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故也。由是宮中女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出《杜陽雜編》）

【譯文】

唐敬宗寶曆二年（公元８２６年），浙東送給朝廷舞女二人，一個叫飛燕，一個叫輕鳳。細長的眉毛油黑的頭髮，渾身散發着幽蘭的香氣。冬天不用穿棉衣，夏季身上不流汗。喫的食物多是荔枝與香榧的果實，以及金屑龍腦之類。頭戴輕輕的金絲帽子。身着無縫而成的羅衣。衣服的織紋精細纖巧，人們都未見過。輕輕的金絲帽是以金絲結成的。呈鸞鶴形狀；又以五彩細珠裝飾起來，玲瓏相接，有一尺來高，秤量一下也不過二三錢重；上面又有玉雕的芙蓉作爲帽頂。兩個舞女常在臺上歌舞，每當夜晚歌舞起來，歌聲猶如鸞鳳和鳴，百鳥聽了無不飛落在臺上，一直落滿庭院的邊上。優美神奇的舞姿，也非人間所有。每當歌舞結束，皇上便令內侍把她們藏在金屋寶帳之中，大概是怕風吹日曬着她們的緣故。於是宮中的女子們便道："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妒婦

車武子妻

俗說，車武子妻大妒。呼其婦兄宿，取一絳裙衣，掛屏風上。其婦拔刀徑上牀，發被，乃其兄也，慚而退。（出《要錄》）

【譯文】

民間都說，車武子的妻子是個大妒婦。一天晚上，車武子把大舅哥招呼到自己房裏睡，拿一件絳色裙子掛在了屏風上。妻子看見裙子後，提刀直奔屏風後的牀上，掀開被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哥哥，這才羞愧地退了出去。

段氏

臨濟有妒婦津。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取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患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夢見與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矣"。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妝，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雖下原有不字，據明抄本刪）妝飾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醜不能致水神。醜婦諱之，莫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人水傍，好醜自彰。"（出《酉陽雜俎》）

【譯文】

臨濟有個叫"妒婦津"的渡口。傳說晉朝泰始年間，劉伯玉的妻子段明光，生性妒忌。伯玉曾在妻子面前誦讀《洛神賦》，他對妻子說："要能討到這樣漂亮的女人，我就終生無憾了。"明光說："您怎麼因爲水神生的美而輕視我，我死了何愁不成爲水神呢！"當夜她就跳水而死了。死後第七天，她在夢中對伯玉說："您本來是喜歡水神的，我現在已經成爲水神了。"伯玉於是終身不再從這條河上渡過。從此之後，凡有女人從這個渡口過河的，必須先把衣飾打扮弄壞了，然後船伕纔敢讓她上船，若不如此，行至水中就會有風浪大作。相貌醜陋的女人，打扮得再好渡河，裏面的水神也不妬忌她。凡是不弄壞衣妝而渡河不引發風浪的女人，皆因相貌醜陋而不能招致水神的妬忌。醜女人過河時，因爲怕人說她醜，所以無不主動破壞自己的形象，藉以避免人們的嗤笑。由此，當地人流傳着這樣的口語：若求好媳婦，立在河渡口；女人到河旁，美醜自分明。

王導妻

王導妻曹氏甚妒忌，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有姘少者，必加誚責。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有數男。曹氏知，大驚恚，乃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欲出討尋。王公遽命駕，患遲，乃親以塵尾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乃得先至（至原作去，據明抄本改）。司徒蔡謨聞，乃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知否？"王自敘謀（《世說·輕詆》篇注。謀作謙。）志，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塵尾耳。導大慚。"（出《爐》記）

【譯文】

王導丞相的妻子曹氏，生性十分妒忌，限制丞相身邊不得有俊男俏女侍奉，甚至連身邊的少兒之中有幾個長相好看的，她也必定嚴加責問。王導便揹着妻子，在外面佈置了一個安樂窩，那裏有嬌妾成羣，而且還生了好幾個男孩。曹氏得知後，大爲驚怒，於是率領太監及婢女二十餘人，各持菜刀一把，興兵前往討伐。王導立即命令備車，害怕延誤時間，他便親自用拂塵的手柄幫助駕車的拼命打牛趕路，急急忙忙奔跑，終於搶先到達了祕設的安樂窩。司徒蔡謨聽說後，便到王導面前對他說："朝廷加給您九錫之賜，知道不知道？"王導親自講述他的大計志向，蔡謨說："我沒聽說其他事情，只聽說有短轅的牛車，長柄的拂塵。"王導羞愧得無地自容。

杜蘭香

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娶妾。妻妒無已，碩謂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碩妻患創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香曰："此創所以治妒，創已亦當瘥。"數日之間，創損而妻無妒心，遂生數男。（出《杜蘭香列傳》）

【譯文】

杜蘭香降張碩，張碩妻沒有生孩子，於是娶妾。妻子的妒忌沒完沒了，張碩對蘭香說："如此下去，以後怎麼辦呢？"蘭香說："這種妒忌病是很容易治的。"說完之後，張碩妻子因生毒瘡而萎靡不振。張碩對蘭香說："妻子眼看要死了，怎麼辦？"蘭香說："這種毒瘡是用來治療妒忌病的。瘡好了，妒忌病也就會好的。"過了幾天，妻子的瘡平復了，她的妒忌心也沒了，於是生了幾個男孩。

任瑰妻

唐初，兵部尚書任瑰。敕賜宮女二，女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胡瓶酒賜之，雲："飲之立死。瑰三品，合置姬媵。爾後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即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瑰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瑰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鴆也，既睡醒。帝謂瑰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出《朝野僉載》）

又 房玄齡夫人至妒。太宗將賜美人，屢辭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語以媵妾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年近遲暮，帝欲有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回。帝乃令謂曰："寧不妒而生，寧妒而死。"曰："妾寧妒而死。"乃遣酌一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一鳩。"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乎？"（出《國史異纂》）

【譯文】

唐朝初年，兵部尚書任瑰由皇帝賜給了兩名宮女，皆有傾國之姿色。妻子十分妒忌，便將宮女的美髮燒爛使其變成禿頭。太宗聽說後，便命宮內太監帶着金胡瓶酒前去賜給她。說："飲下此酒立刻就死。任瑰位列三品，合當養婢納妾。今後你若不再妒忌，可以不飲此酒；如果還要妒忌，那就立即飲下去。"柳氏跪拜接受皇命，禮畢，說道："我與任瑰乃結髮夫妻，兩人都出身微賤，更加相愛互助，於是榮登高位。任瑰如今要多蓄婢妾，與其這樣，我實在不如死掉的好！"說罷，隨即將酒一飲而盡。但這並非毒酒。柳  
氏睡醒之後，皇帝對任瑰說道："看來夫人秉性如此，無法令其改變，我也懼她三分。"於是詔令那兩名宮女，將她們安置在其他宅第。

房玄齡的夫人也是極爲妒忌。唐太宗要賜給房玄齡美女，玄齡再三推辭而不接受。太宗便令皇后召見玄齡夫人，跟她講明，皇上賜給大臣婢妾之流，朝廷是有嚴格規定的，況且房司空年近遲暮，皇上賜給美女也是要對他格外優崇的意思。但是，無論說什麼，夫人決不回心轉意。太宗便傳令對她說："是要不妒忌而活着，還是寧可妒忌而死掉？"夫人說："我願妒忌而受死！"於是遣酌酒一杯送給她道："如果是這樣，那就飲下這杯毒酒。"夫人舉杯一飲而盡。毫無半點猶豫和留戀。太宗說："我尚且害怕看見這種人，何況是房玄齡呢！"

楊弘武妻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高宗謂之曰："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昨以此見屬，臣若不從，恐有後患。"帝嘉不隱，笑而遣之。（出《國史異纂》）

【譯文】

楊弘武被任命爲司戎少常伯，高家問他道："這人何能，要給他這個職位？"弘武答道："臣妻韋氏性情剛烈強悍，昨天告訴我這麼做，我要是不聽，恐有後患。"皇帝稱許他不隱瞞傢俬，笑着派他上任了。

房孺復妻

房孺復妻氏性妒忌，左右婢不得濃妝高髻見。給胭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妝稍佳，崔怒謂曰："汝好妝耶？吾爲汝妝。"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鏁桁，灼其兩眼角，皮隨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妝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房孺復子崔氏性情妒忌，身邊的奴婢不允許有濃妝豔抹與頭上盤着高高發髻的現象出現。每人只發給豆粒大一點胭脂與一錢粉。有一個婢女是新買來的，大概不懂得主人的規矩和脾氣，妝扮得稍稍豔麗了一些。崔氏發現後氣惱地對她說："你喜歡化妝吧，我來爲你化化妝！"於是令人刻她的眼眉，用青色填上；把鎖門用的鐵柱燒紅了，灼她的兩隻眼角，皮肉被燒焦捲了起來，便用紅粉敷上。等到瘡痂脫落後，瘢痕處處猶如化的妝。

李廷璧妻

李廷璧二十年應舉，方於蜀中策名。歌篇靡麗。詩韻精能。嘗爲舒州軍卒。其妻猜妒。一日鈴閣連宴，三宵不歸，妻達意雲，來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浹辰晦跡，因《詠愁》詩曰："到來難遣去難留，着骨粘心萬事休。潘岳愁絲生鬢裏，婕妤悲色上眉頭。長途詩盡空騎馬，遠雁聲初獨倚樓。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鉤。"（出《抒情集》）

【譯文】

李廷璧致力於科舉應試二十年之久，纔在蜀中弄到個官職。他精於詩韻，詩詞歌賦寫得很漂亮。曾在舒州作過軍副。妻子生性多疑，爲人妒忌。一次，廷璧在鈴閣接連參加了幾個宴會，三宿沒有回家，妻子便傳話對他說："回家後一定宰了你！"廷璧將此事哭哭啼啼地告訴了舒州太守，自己躲進寺廟裏居住。一連十二天沒敢露面，於是寫下《詠愁》詩一首，抒發了難以排遣的孤獨感和愁緒。詩中寫道："到來難遣去難留，着骨粘心萬事休。潘岳愁絲生鬢裏，婕妤悲色上眉頭；長途詩盡空騎馬，遠雁聲初獨倚樓。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鉤。"

張褐妻 （褐原作揚，據北夢瑣言改，下同）

張褐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蘇氏妒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張處士緘札，不告而遁歸京國。褐已死，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衆泣，取入宅，齒諸兄之列，名仁龜。有文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出《北夢瑣言》

【譯文】）

張褐尚書在執掌晉州郡守時，在外面收納了一名心愛的的隨營妓女，生了一個兒子。因爲妻子蘇氏爲人妒忌，沒敢把這個兒子領回家，便送給好友張處士當兒子。張處士家住在江津，張褐時常去信打聽兒子的情況，並且資助給他們錢財。孩子長大後，張處士教他讀書。有人告訴他不是張處士的兒子，親生父親在朝廷作大官。他便偷取了父親寫給張處士的祕信，不告而辭，逃回了京城。張褐已經去世。他找到自己家門時，家僕們誰也不認識他。他只說自己是江淮長大的少爺，但兄弟們聽了都感到驚愕。嫡母蘇夫人一邊流淚一邊對兒子們說："確實有他這麼個兒子，我是知道的。都怪我年輕時不懂情理，使他們父子永生分離，這都是我的罪過啊！"全家人都傷心地流着淚，把他領進屋裏，與各位兄弟按照年齡大小排了行。他的名字叫仁龜，很有文學特長，後以修詞科應舉中了進士，歷任侍御史。後因奉命出使江浙而死。

吳宗文

王蜀吳宗文，以功勳繼領名郡，少年富貴，其家姬僕樂妓十數輩，皆其精選也。其妻妒，每怏怏不愜其志。忽一日，鼓動趨朝，已行數坊，忽報雲"放朝"。遂密戒從者，潛入，遍幸之。至十餘輩，遂據腹而卒。（出《王氏見聞》）

【譯文】

王蜀（前蜀）吳宗文以功勳繼領名郡，年紀輕輕就過上了富貴榮華的生活，家裏有奴婢樂妓十多名，全是她精心挑選的美人。但他妻子爲人妒忌，管束極嚴，他常因不能與美人們取樂而心情鬱悶。忽有一天，他聽到鼓聲便急忙趕着上朝，已經走過幾條街了，忽然來人報告說已經散朝了。他便悄悄告訴隨從人員，要偷偷地回家。回家之後便與所有的美女縱情淫樂，一連玩到十幾個人，然後用手按着肚子死掉了。

蜀功臣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妒忌。家畜妓樂甚多，居常即隔絕之。或宴飲，即使隔簾奏樂，某未嘗見也。其妻左右，常令老醜者侍之。某嘗獨處，更無侍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後妻病甚，語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當取之。"及屬壙，某乃召諸姬，日夜酣飲爲樂。有掌衣婢，尤屬意，即幸之。方寢息，忽有聲如霹靂，帷帳皆裂，某因驚成疾而死。（出《王氏見聞》）

【譯文】

蜀國有位功臣，忘記叫什麼名字了。他妻子是個妒婦。家裏有許多歌妓，日常生活中總不讓他與歌妓們在一起，家裏舉行宴會時，就讓歌妓們隔着簾幕奏樂，他從未見過她們的面。妻子身邊一直讓年老或貌醜的僕人侍奉；他則一人獨處，身邊根本沒有奴婢，他的居室內只有齊全的器具和各式多樣的衣服。後來，他妻子得了重病，臨終前對丈夫說："我死之後，你若親近婢妾，我會立即來捉你！"妻子下葬後，他便召集起家裏的婢妾，日日夜夜地飲酒作樂。有個掌管衣服的婢女，尤其中他的心意，便跟她同居起來。剛剛上牀熄燈，忽有霹靂般的巨響，屋內的簾幕全被撕裂，他因驚懼成疾，便死了。

秦騎將

秦騎將石某者，甚有戰功。其妻悍且妒，石常患之。後其妻獨處，乃夜遣人刺之。妻手接其刃，號救叫喊。婢妾共擊賊，遂折鐔而去，竟不能害。婦十指皆傷。後數年，秦亡入蜀，蜀遣石將兵，屯於褒梁，復于軍中募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數千裏，俠士於是挾刃，懷家書，至其門曰："褒中信至，令面見夫人。"夫人喜出見，俠拜而授其書，捧接之際，揮刃斫之。妻有一女躍出，舉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外人聞而救之，女十指並傷。後十年，蜀亡，歸秦邦，竟與其夫偕老，死於牖下。（出《玉堂閒話》）

【譯文】

秦國騎將石某戰功赫赫，妻子強悍而妒忌，石某常常想除掉她。後來妻子一人獨處，他便於當夜派人去行刺。妻子用手接住砍來的刀刃，大喊救命。婢妾聞聲羣來捉賊，刺客的劍環被打折後匆忙逃走。結果妻子未能殺掉，但她的十個手指都受了傷。過了幾年，秦國滅亡後石某到了蜀國。蜀王派遣石某帶兵駐守褒梁，他又在軍營裏召募俠士到家裏刺殺妻子。褒梁距離蜀都幾千裏，俠士提着刀，懷裏帶着石某的家信，長途跋涉來到了石某的家門，然後說："褒梁來的家信到了，主人命令要面見夫人。"夫人高興地出來相見，俠士行禮遞上書信。在夫人捧接書信之際，俠士揮刀砍去，夫人的女兒跳了出來，舉手接住了刀刃，雙方相持了好長時間，一直沒能殺死夫人。外人聽到砍殺聲後紛紛相救，女兒的十指全被砍傷了。過了十年，蜀國滅亡，石某回到了秦地。妻子終能與他白頭偕老，死在鄉間。

卷第二百七十三　　婦人四（附妓女）

周皓 李秀蘭 杜牧 劉禹錫 李逢吉 洛中舉人 蔡京 武昌妓 韋保衢 曹生　羅虯　徐月英

周皓

太僕卿周皓，貴族子，多力負氣。天寶中，皓少年，常結客爲花柳之遊，竟蓄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有姬子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皓時與數輩富者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會飲其家。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扃方合，忽覺擊門聲甚急。皓戒內忽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衣，騎從數十，詬其母，即將軍高力士之子也。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血氣方剛，且恃其力，顧從者不相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格之。紫衣者踣於拳下，且絕其頷骨。大傷流血，皓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具，腰白金數錠，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喜甚。皓因拜之爲叔，遂言其狀。簡老令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衣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即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號哭而別，於是遂免。（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太僕卿周皓，貴族子弟，力大氣盛。天寶年間，周皓當時正年輕，常常結夥尋花問柳，終至釀成逃命之災。他當時遍訪城中名妓，猶如蒼蠅獵獲腥臭，沒有不到手的。那時有個靖恭坊名妓叫夜來，天真單純，笑口常開，歌聲舞姿又屬天下絕倫，貴公子們往往傾家蕩產而去奉迎，周皓與幾個富家子弟更是專在她身上下功夫。有一天，夜來母親告訴周皓說："某日是夜來的生日，可不能冷落了呵！"周皓爲她的生日作準備，竟然弄到了摺合幾十萬的貴重東西。在夜來家裏舉辦宴會。賀懷智、紀孩孩等當時最有名的樂手到場獻技。剛把門關好，忽然聽到有急切的敲門聲，周皓不讓屋裏的人前去開門。過了好長時間，門栓被推斷了，外面的人破門而入。領頭的是個身穿紫衣服的少年，還有幾十名隨從的騎手，進屋之後便破口大罵夜來的母親。這位少年就是高力士將軍的兒子，母親與夜來嚇得哭哭啼啼地對他跪拜施禮，客人們見狀就要離去。周皓當時正血氣方剛，又仗着有渾身的力氣，看相從的人不能敵他，就上前指責他們仗勢欺人，就攘臂上去與他格鬥，紫衣少年便倒在他的拳下，下巴骨也被打掉了，傷勢極重，流血不止。周皓於是奪路而逃。當時都亭驛所由魏貞，很重義氣，喜愛私下收養客人。周皓憑着交情投奔到他家。他便將周皓藏匿在妻子女兒們中間。當時有關部門追撲得很急，魏貞擔心暴露蹤跡，便乘夜晚置辦行裝，讓周皓帶上白金數錠，叮囑他說："汴州周簡老是位義士，又跟你是一家子，如今你可以去投靠他。到他那裏後應當謙讓恭敬不要有所怠慢。"周簡老乃是一位大俠，見了魏貞的書信非常高興，周皓便拜他爲叔父，向他講述了自己的遭遇。簡老讓他住在一隻船裏面，不讓他隨便出來，供給他極爲豐厚的生活用品。住了一年多，周皓忽然聽到船上有哭泣聲，便偷偷爬上來觀看，見一位少婦穿着孝服，長得極美，正跟簡老互相勸慰。這天晚上，簡老忽然來到周皓住的地方，問他結婚沒有，並說："我有個表妹，嫁給了一個男人，這個男人死了，又沒有兒子；表妹如今無依無靠，可以侍奉您。"周皓當即向他拜謝。當天夜晚，他就把表妹送給了周皓，還有兩個女僕，一個男僕，也都在船裏。簡老忽然對周皓說；"事情已經平息，你的相貌又不大惹人注意，肯定沒人認出你來，可以到江淮一帶去。"說完便贈給他一百多串錢，雙方揮淚而別。周皓於是逃脫了。

李秀蘭

李秀蘭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歲時，其父抱於庭，作詩詠薔薇，其末句雲："過時未架卻，心緒亂縱橫。"父恚曰："此女子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爲失行婦人矣。"竟如其言。（出《玉堂閒話》）

又 秀蘭嘗與諸賢會烏程縣開元寺。知河間劉長卿有陰疾，謂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託。"舉坐大笑，論者兩美之。秀蘭有詩曰："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蓋五言之佳境也。上方班姬即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亦女中之詩豪也。嘗賦得三峽流泉歌曰："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水常自聞。王琴彈出轉寥夐，直似當時夢中聽。三峽迢迢幾千裏，一時流入深閨裏。巨石奔湍指下生，飛渡走浪弦中起。初疑噴湧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回湍瀨曲勢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爲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罷又一彈。願與流泉鎮相續。"（出《中興間氣集》）

【譯文】

李秀蘭是女子當中有文學名氣的人。五六歲時，父親抱着她在院子裏，她便能作詩詞贊薔薇。詩的末句是"過時未架卻，心緒亂縱橫。"父親責怪說："這女孩子將來富有文才，然而必定是個行爲不檢點的女人。"結果真象他說的那樣。

秀蘭曾與幾位賢才在烏程縣開元寺聚會。她知道河間劉長卿有男性病，衝他說："山氣日夕佳。"長卿對道："衆鳥欣有託。"在座的人都大笑起來，評論者以爲雙方對答的都極妙。秀蘭在一着詩裏寫道："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這該是五言中最美的意境了。李秀蘭的詩才，上比班超尚嫌不夠，下比韓英則實有餘，她也是女子之中的一個詩豪。她曾寫過一篇《賦得三峽流泉歌》，詩中充溢着這位女詩豪的才氣。現將此詩照錄如下；"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水常自聞。王琴彈出轉寥夐，直似當時夢中聽。三峽迢迢幾千裏，一時流入深閨裏。巨石奔湍指下生，飛波走浪弦中起。初疑噴湧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回湍瀨曲勢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爲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罷又一彈，願與流泉鎮相續。"

杜牧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捷制科。牧少雋，性野放，雖爲檢刻，而不能自禁。迴游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概達馭，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兒，取一小書簏，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慚，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爲之志，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牧既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願罷鎮閒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鹹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雲："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亦回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郎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閒逸，旁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舸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伴，茶煙輕颺落花風。"太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鹹以非其所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合，某當閒行寓目，冀於此際，或有閱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裏姥引鴉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秩尚卑（卑原作畢，據明抄本改），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並以三牋幹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顗（顗原作頭，據杜牧集上週墀書改）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母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疆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蔭子滿枝。"（出《唐闕史》）

【譯文】

唐代中書舍人杜牧年輕時就有過人的才華，落筆成文，出口成章。二十餘歲進士及第，又很快通過制策登科。杜牧年青俊逸，生性狷介狂放，即使有法度制約他也不能約束住他的狂放行爲。丞相牛僧孺鎮守揚州時，召他爲節度府中掌書記。杜牧在公務之餘，縱情宴遊娛樂。揚州乃旅遊勝地，城內每到夜晚，青樓之上常有上萬只紅紗燈懸掛起來，燦爛輝煌，照徹夜空，九里三十步的長街上，熙來攘往着頂珠戴翠的人羣；遠遠望去，猶如仙境一般。杜牧就常到這裏宴遊娛樂，沒有一晚上不來的。又有兵卒三十人換成便服尾隨在他的身後，暗中保護他，這是牛僧孺揹着杜牧教他們這樣做的。但杜牧卻滿以爲自己的行蹤絕無人知曉，心裏頗爲得意。其實他到什麼地方尋歡作樂，牛僧孺無不心中有數。就這樣過了幾年，到他被升任侍御史時，牛僧孺在正堂設宴爲他餞行，席間告誡他說："以您的才華和氣概，在新的位子上，自能化險爲夷，應付餘裕；但所顧慮的是您在風情方面不能控制自己，說不上會能影響尊體的健康。"杜牧因誤解了對方的好意便說："本人幸而能夠自我管束，不至於煩您操心的。"牛僧孺笑了笑沒有說什麼，當即讓侍僕拿來一隻小書匣，在杜牧面前打開，裏面乃是尾隨他的那些兵卒的祕報，共有上千份，上面寫的內容都是：某天夜晚杜書記到了誰家，沒有出事；某天晚上在哪一家宴飲，也沒出事……杜牧看罷大爲慚愧，於是流着淚向牛僧孺禮拜致謝。此後終生感激僧孺，所以在僧孺去世時，杜牧爲他作墓誌銘，極力表彰其優點，藉以報答知遇之恩。杜牧當了侍御史後，長期分治洛陽。當時李司徒願辭掉節度使在家閒居，生活之奢華爲一時僅有，洛陽的名士都去拜訪他。李司徒大開宴席，當時的達官貴人都趕來赴宴。因爲杜牧主管法紀，所以沒敢邀請他。杜牧讓前去赴宴的人致意。說自己願意赴會。李司徒只好送去了請柬。杜牧此時正對酒獨斟，已經喝得微醉了，聽到邀請後立即趕了來。當時宴會已經開飲，場上有歌舞妓女一百餘人，都是色藝雙絕。杜牧一人獨坐南排，瞪大眼睛注視着歌舞妓女。他喝下滿滿的三杯之後。問李司徒道："聽說有個叫紫雲的，她們之中哪一個是？"李便用手指給他看。杜牧又凝神細看了半天，說："名不虛傳，應當贈給我。"李司徒俯下身子直笑，妓女們也轉過臉來破顏而笑。杜牧又自飲三大杯，一邊站身來一身朗聲吟道："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閒逸，旁若無人。杜牧還因自覺漸近遲暮之年。常常追懷往日的生活情景，寫下感舊遣懷的詩篇，詩中寫道："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寫道："舸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伴，茶煙輕颺落花風。"唐文宗太和末年，杜牧又由侍御史出任沈傳師江西宣州府幕僚。雖然在這裏仍是處處宴遊，但因沒有他喜歡的地方，所以處處都不能引起多大興趣。後來聽說湖州是個好地方，風光景物秀麗美好，又有許多出色的女子，於是盼望着前去一遊。湖州刺史某乙是杜牧平素的好友，也很理解他的心意。等到杜牧到了湖州時，他便經常爲他安排宴會，到處遊覽，凡屬娼優名妓，盡力羅致了來，統統放在杜牧面前。杜牧凝神注目了一番後，說道："確實很美，但未盡善。"某乙又問他有何要求，杜牧說："應該讓張水嬉叫全州人都來觀看，待四面圍滿了人時，我要在人羣前漫步注目，希望能借此機會，興許有新的發現。"某乙大喜，照他的話辦理。到這天，兩岸的觀衆人山人海，但直到太陽偏西時，仍然一無所得。快要停船靠岸時，在人叢之中，有位尋常老媽子領着一個十多歲的小姑娘，杜牧仔細端量一番後說道："這位纔是真正的傾國之色，以前的那些統統是白搭而已。"於是讓人告訴小姑娘的母親，要把她們接到船上來。母女兩人都害怕了。杜牧便說："暫且不娶，要在以後約定個日期。"母親說："如今說定了，以後不算數，又該怎麼辦？"杜牧說："不超過十年，我肯定成爲此郡太守；十年之內我不來，那就任你嫁給誰都行。"母親答應了他，杜牧便以重金定了這門親事，立定盟約之後便分別了。因爲有這段經歷，所以杜牧回朝之後，始終惦念着湖州，但因官職尚低，一直未敢公開。不久，先後出任黃州、池州的刺史，後來又改任睦州刺史，這都不合他的心意。杜牧與周墀一向交往深厚，等到周墀作宰相時，便連續三次向周墀投寄書札，請求鎮守湖州。書札的意思是說自己弟弟眼睛有病，希望在江南療養。直到宣宗大中三年，才任他爲湖州刺史，等他來到湖州時，已經過了十四年了。原先約定的那個姑娘，已經嫁給別人三年，而且生了三個孩子了。杜牧到任後，派人持信去招她，她母親擔心被搶，帶着年幼的孩子一同去見他。杜牧責問她母親道："以前既然許給我了，爲什麼反悔？"母親說："以前約定的是十年期限，等了十年不來然後才嫁人的，已經嫁出去三年了。"杜牧於是拿過記錄她說的供詞來看了看，低頭沉思了一會兒，自語道："她說的都符合事實，勉強她是不好的。"便給她一份豐厚的禮物打發走了。杜牧因此寫詩寄託自己的傷感，詩中寫道："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蔭子滿枝。"

劉禹錫

劉禹錫赴任姑蘇，道過揚州。州師杜鴻漸飲之酒，大醉而歸驛。稍醒，見二女子在旁，驚非己有也。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特令二樂妓侍寢、且醉中之作，都不記憶。"明旦，修啓致謝。杜亦優容之。夫禹錫以郎吏州牧，而輕忤三司，豈不過哉。詩曰："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尋常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出《雲谿友議》）

【譯文】

劉禹錫到蘇州赴任時，路過揚州，州師杜鴻漸讓他去喝酒，喝得大醉後回到了驛館。稍稍清醒之後，發現身邊有兩個女子，使他驚異的是，這兩個女子並不是自己的人，於是便說："我在酒席上與司空對詩，讓他派兩名樂妓侍候我睡覺。那是喝醉了後說的話，現在都記不清是怎麼回事了。"第二天早上，他寫信向杜致謝。杜對此事也很諒解和寬容。劉禹錫乃是個侍郎州刺史之小官，竟在詩中輕慢忤逆三司之顯宦，豈不是大大的罪過嗎？其詩道："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尋常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李逢吉

李丞相逢吉，性強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無怍色。既爲居守，劉禹錫有妓甚麗，爲衆所知。李恃風望，恣行威福。分務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陰以計奪之。約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應朝賢寵嬖，並請早赴境會。"稍可觀矚者，如期雲集。敕閽吏：先放劉家妓從門入，傾都驚異，無敢言者。劉計無所出，惶惑吞聲。又翌日，與相善數人謁之。但相見如常，從容久之，並不言境會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罷，一揖而退。劉嘆吒而歸，無可奈何，遂憤懣而作四章，以擬四愁雲爾。"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能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言青鳥罷銜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軫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長拋不續絃。若向靡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鸞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已去心。紅璧尚流香漠漠，碧雲初斷（斷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人曾何處更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窗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幹！""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因偏照兩人心。"（見《本事詩》）

【譯文】

丞相李逢吉，性格剛愎而多猜忌，喜歡算計人，幹了缺德事情也毫無慚愧之意。既爲居守。劉禹錫有個歌妓十分漂亮，人人都知道。李逢吉倚仗自己的權勢，作威作福。他分管朝廷官員，取容不暇。這一天他要用陰謀詭計奪取劉禹錫的歌妓，便通知大家道："某日於皇城正殿前面舉行宴會，所有朝廷官員及其寵愛的婢妾均請屆時參加盛會。"稍有姿色的婢妾到那一天便紛紛前來赴會。李逢吉命令守門人，要先把劉禹錫家的歌妓放進門去。京都的人對此舉動都深感驚異，但是誰也不敢說什麼。劉禹錫對此也無計可施，驚恐之餘只好忍氣吞聲。第二天，劉禹錫與幾位親近的人前往拜謁，李逢吉見了他們就象沒事人一樣，從容談笑，根本不提昨天的宴會到底是怎麼回事。劉禹錫等人也不敢發問，只有默然相視而已。拜見結束後，雙方行禮告退，劉禹錫無可奈何，唉聲嘆氣地回了家。於是悲憤地寫下擬《四愁》詩四篇，以抒胸中之鬱悶。他寫道："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靡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鸞飛遠樹犧何處？鳳得新巢已去心。紅璧尚流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人曾何處更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窗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幹！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因偏照兩人心。"

洛中舉人

舉子某乙，洛中居人也，偶與樂妓茂英者相識。英年甚小。及乙到江外，偶與飲席遇之。因贈詩曰："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窗未省聞高語，對鏡曾窺學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彈弦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因謁節使，遂客遊留連數月。帥遇之甚厚。宴飲既頻，與酒乣諧戲頗洽。一日告辭，帥厚以金帛贐行，復開宴送別。因暗留絕句與乣曰："少插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妬風流。坐中若打佔相令，除卻尚書莫點頭。"因設舞曲遺詩。帥取覽之，當時即令人所在送付舉子。（出《盧氏雜說》）

【譯文】

有個舉子是洛中人，偶然間認識了樂妓茂英，茂英當時年齡很小。後來這位舉子到了江南，在一次飲宴中又遇到了茂英，於是贈她一道詩道："憶昔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小尚嬌羞。隔窗未省聞高語。對鏡曾窺學上頭。一別中原俱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彈弦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舉子拜見了當地的節度使，便客居此地留連忘返。一住就是幾個月。節帥對他以厚禮相待，經常與他設宴共飲，席間讓茂英擔當錄事執掌酒令，飲酒逗樂極爲融洽。一天，舉子要告辭，節帥贈給他豐厚的路費，並又設筵爲他道別，席間悄悄留下一首絕句與茂英道："少插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妬風流。坐中若打佔相令。除卻尚書莫點頭。"茂英爲此詩譜寫了舞曲，節帥把配了曲的詩拿來看了一遍，當即派人送到舉子住處交給了他。

蔡京

邕南朝度使蔡京過永州，永州刺史鄭史與京同年，連以酒樂相邀。座有瓊枝者，鄭之所愛，而席之最妍。蔡強奪之行。鄭莫之竟也。邕南之所爲，多如此類。爲德義者見鄙，終其不悛也。及邕南制御失律，伏法。（出《雲谿友議》）

【譯文】

朝度使蔡京號邕南，一次路過永州，永州刺史鄭史與他同年及第，所以頻設酒宴邀請這位老同學。席間有一個叫瓊枝的樂妓，是鄭史所寵愛的人，她是在座樂妓中最爲嬌豔者。蔡京看中後便強行奪了去。鄭史是爭不過他的。蔡邕南的爲人，就是如此，爲有德之人和仁義之士所不齒。而他終其一生，惡習不改。後來蔡邕南因負責防禦外敵入侵失職，終於受到了制裁。

武昌妓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雲："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口寫之："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嘆。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數十箋，納之，翌日共載而發。（出《抒情詩》）

【譯文】

韋蟾治理鄂州期間，爲政清廉，等他卸任時，賓客幕僚們設宴爲他餞行。席間，韋蟾揮筆題寫了《文選》中的一句話："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然後將紙筆遞給屬僚，請各位續寫下句。在座的各位悵然相望，都感到對不出來。過了一會兒，一個妓女含淚而起道："在下不才，不敢染墨，願意口占兩句。"韋蟾大爲驚異令人照她口說的寫了下來。這兩句是："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在座的客人無不稱許讚歎。韋蟾令她將此四句合在一起，配上曲譜唱作《楊柳枝詞》。整個宴會極歡而散。賓客與幕僚們贈給韋蟾幾十幅題箋，他都收存起來。第二天，他便攜帶家眷及歌妓出發了。

韋保衢

韋保衢（明抄本衢作衡）嘗訪同人，方坐，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衢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韋保衢秀才，可以出否？"鉅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衢竟不之出。洎衢尚公主爲相，李蠙鎮岐下，鉅方自山北舊從事闢焉。初保衢既登第，獨孤雲除東川，闢在幕下。樂籍間有佐飲者，副史李甲屬意也。時以逼於他適，私期，回將納焉。保衢既至，不之知，祈於獨孤，且請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輒以語侵保衢。保衢不能容，即攜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回。無何，堂牒追保衢赴輦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衢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卒。（出《玉泉子》）

【譯文】

韋保衢有一次去同事家裏探望，剛剛坐下，剛剛及第的李鉅也相繼到了。保衢因自己尚未及第反倒先到，於是躲在帳子後面。李鉅進屋後問道："家裏有客人嗎？"這位同事說："韋保衢秀才在這裏，可以出面嗎？"李鉅剛剛及第。正在洋洋得意，慢聲說道："出面就出面吧，這有什麼不可以的。"保衢竟說啥也不出面。等到保衢尚公主爲相時，李蠙鎮守岐下，李鉅才從山北的從事之職調任李蠙幕府任職。當初，何衢及第後，獨孤雲鎮守東川，保衢便在他幕府中任職。樂妓之中有個陪伴酒席的，副史李甲看中了，時常逼她嫁給自己，並私下約定，等自己回來時納爲妾。保衢到任後，不知有這種關係，便祈求獨孤雲將此樂妓許給他，且請降其籍。李甲回來後，心裏極爲不滿，時常在宴席上用話刺激保衢。保衢無法忍受，便帶着這位妓女逃走了。李甲更爲惱火，屢次在獨孤雲面前進言。獨孤雲迫不得已，便令人帶上文書去追他回來。沒過多久，撲快便帶着文書追趕保鉅到了京都，保衢已經和同昌公主結婚。李甲當然是懼怕公主的。沒過幾天，保衢又進了翰林院，李甲聽說後，登時就死了。

曹生

盧常侍鉟，牧滬江日，相座囑一曹生，令署郡職，不免奉之。曹悅營妓名丹霞，盧沮而不許。會餞朝客於短亭，曹獻詩曰："拜玉亭間送客忙，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歲絕纓事，肯向朱門泣夜長。"盧演爲長句，和而勉之曰："桑扈交飛百舌忙，祖亭聞樂倍思鄉。樽前有恨慚卑宦，席上無寥愛豔妝。莫爲狂花迷眼界，須求真理定心王。遊蜂採掇何時已，祗恐多言議短長。"（出《盧懷抒情集》）

【譯文】

常侍盧鉟鎮守滬江時，相座將曹生囑託給他，讓他署理郡宦，盧鉟不免要對曹生格外照顧，以不負相座之託。曹生喜歡營妓丹霞，盧鉟拒絕他的要求，不許他親近。在一次於短亭爲朝廷客人餞別時，曹生於席間獻詩一首表達自己的苦衷，詩中說道："拜玉亭間送客忙，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發絕纓事，肯向朱門泣夜長。"盧鉟將此詩演化爲一首長句，與曹生相和，並藉以勉勵他，其詩爲："桑扈交飛百舌忙，祖亭聞樂倍思鄉。樽前有恨慚卑宦，席上無寥愛豔妝。莫爲狂花迷眼界，須求真理定心王。遊蜂採掇何時已，祗恐多言議短長。"

羅虯

羅虯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鹹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爲音聲，常爲副戍屬意。會副戌聘鄰道，虯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盼，不令受之。虯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紅兒。既而思之，乃作絕句百編，號《比紅兒詩》，大行於時。（出《摭言》）

【譯文】

羅虯的文章詞藻富麗華贍，與同族人羅隱、羅鄴齊名，鹹通至乾符年間，一時號稱"三羅"。廣明庚子之亂以後，蜀虯到鄜州去跟從李孝恭成爲他的賓客。樂妓中有個叫紅兒的，擅長音樂，爲副將所看中。當副將被聘任到鄰近的道就職時，羅虯便請紅兒爲他唱歌，並贈給她細絹。孝恭因爲她被副車所矚盼，不讓她接受。羅虯非常生氣，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羅虯親手殺死了紅兒。事後時常思念着她，便作絕句上百篇，稱爲"比紅兒詩"，當時極爲流行。

徐月英

江淮間，有徐月英者，名娼也。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美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戲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江淮一帶有個叫徐月英的，是位名妓。她在贈送別人的詩中寫道："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另一道詩中又寫道："枕前淚與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她還有詩集。金陵徐家幾個公子，寵愛一名營妓，當這個營妓死掉時，徐家便把她焚化了。徐月英前去送葬時，對徐公說："這個女人平生風流，死了也帶着火焰光彩。"這句話，當時被稱爲漂亮的戲言。

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

買粉兒 崔護 武延嗣 開元製衣女 韋皋 歐陽詹 薛宜僚 戎昱

買粉兒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恣過常。遊市，見一女子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恆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以私，尅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伸於此！"歡踊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固遁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矣。當就殯斂，發篋笥中，見百餘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我兒者，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吝死！乞一臨屍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爲夫婦，子孫繁茂。（出《幽明錄》）

【譯文】

有一戶人家，十分富裕，家裏有個獨生兒子，平日非常地嬌生慣養。孩子長大了，常到市場遊逛，看到有個賣粉的女子長相美麗，便愛上了她，因爲無法向對方表達，便假託買粉，天天去市場，買完粉就走。開頭誰也不說什麼，時間久了，女子十分懷疑起來。第二天再來時，她便問道："先生買了這粉，要往什麼地方用？"答道："心裏喜愛你，自己不敢說；但又總想見到你，所以藉着買粉的機會天天來看你的好模樣兒而已。"女子聽了很不好意思，但心裏很受感動，於是私下相許，說定明晚相會。那天夜晚，男的睡在正屋，耐心等待女的到來。女的果然到了，男的不勝歡悅，他抓住對方的胳臂說："多日的願望如今終於實現了！"狂歡，激動，死了過去。女的極爲惶恐，不知所措，便跑了，天亮時回到了粉店。喫早飯的時候，父母見兒子還沒起來，感到奇怪，過去一看，已經死了。入斂的時候，在兒子的一隻箱子裏發現一百餘包粉，每包的大小都一樣，母親便說："一定是這些粉殺死了我兒子！"於是到市場上逐個店鋪地買粉，買到這個女兒家時，拿來一比照，與兒子的粉完全一樣，於是抓着她問道："你爲什麼殺了我兒子？"女兒聽了，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並把真實經過敘說了一遍。父母不相信她的話，便把此事告到了官府。公堂對審時，女兒說："他既然已經死了，我難道還捨不得一死嗎？只求讓我到屍首前而儘儘哀悼之情。"縣令答應了她的請求。女兒來到死者面前，撫摸着屍體放聲慟哭道："想不到竟有如此的不幸！如果死魂有靈，知道我不曾害你，我死了有什麼遺憾呢！"男兒豁然甦醒過來，敘說了事情的原委。兩人便結爲恩愛夫妻，後來子孫滿堂。

崔護

博陵崔護，資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花木叢草，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護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盻而歸，爾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扃鎖之。崔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崔驚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已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在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老父大喜，遂以女歸之。（出《本事詩》）

【譯文】

博陵人崔護，資質甚美，性情孤潔寡合，應舉進士及第。清明節這天，他一個人去都城南門外郊遊，遇到一戶莊園，房舍佔地一畝左右，園內花木叢生，靜若無人。崔護走上前去扣門，過了一會兒，有位女子從門縫裏瞧了瞧他，問道："誰呀？"崔護告訴了自己的姓名，說："我一人出城春遊，酒後乾渴，特來求點水喝。"女兒進去端了一杯水來，打開門，讓他進去坐下。她一個人靠着小桃樹靜靜地立在那裏，對客人有着極爲深厚的情意。她姿色豔麗，神態嫵媚，極有風韻。崔護用話引逗她，只是默默不語。兩人相互注視了許久，崔護起身告辭。送到門口後，她似有不勝之情地默默回到屋裏，崔護也不往地顧盼，然後悵然而歸。此後，崔護決心不再去見她。到了第二年清明節，忽然思念起她來，思念之情無法控制，於是直奔城南去找她。到那裏一看，門庭莊園一如既往，但是大門已上了鎖。崔護便在左邊一扇門上題詩道："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過了幾天，他突然來到城南，又去尋找那位女子。聽到門內有哭的聲音，扣門詢問時，有位老父走出來說："你不是崔護嗎？"答道："正是。"老父又哭着說："是您殺了我的女兒。"崔護又驚又怕，不知該怎樣回答。老父說："我女兒已經成年，能知書達理，尚未嫁人。自從去年以來，經常神情恍惚若有所失。那天陪她出去散心，回家時，見在左邊門扇上有題字，讀完之後，進門她便病了，於是絕食數日便死了。我老了，只有這麼個女兒，遲遲不嫁的原因，就是想找個可靠的君子，藉以寄託我的終身。如今她竟不幸去世。這不是您害死她的嗎？"說完又扶着崔護大哭。崔護也十分悲痛，請求進去一哭亡靈。死者仍安然躺在牀上，崔護抬起她的頭讓其枕着自己的腿，哭着禱告道："我在這裏，我在這裏……"不一會兒，女兒睜開了眼睛。過了半天，便復活了。老父大爲驚喜，便將兒女許給了崔護。

武延嗣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窈娘得詩悲咽，結三章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知之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樓閣不曾觀，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出《本事詩》）

【譯文】

唐代，武則天載初年間。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個婢妾叫窈娘，歌舞之技藝與姿色之豔麗皆爲當時第一。喬知之十分寵愛她，併爲此不娶妻子。武延嗣聽說後，要求見見這位絕代佳人窈娘。憑他的權勢，喬知之是不能阻擋的。見到之後武延嗣便將窈娘據爲己有，以他的爲人，那是根本沒有退還的道理。喬知之又心疼又氣憤，便病倒了，於是作詩寫在細絹上，以重金收買守門人，將此詩送給了窈娘。窈娘得到詩後，悲痛哭泣不已，便把這三章詩結在裙帶上，投井而死。武延嗣看到此詩後，打發酷吏去誣陷喬知之，抄了他的家。喬知之在詩中寫道："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樓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

開元製衣女

開元中，頒邊軍纊衣，制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結取後身緣。"兵士以詩白于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出《本事詩》）

【譯文】

唐玄宗開元中年，有一批發給邊防守軍的棉衣，在皇宮裏由宮女們製作。有個邊防兵士在棉衣裏面得到一首詩，詩中寫道："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結取後身緣。"兵士把此詩告訴了統帥，統帥又將此詩進呈給朝廷。玄宗命人將此詩在後宮之內普遍傳示，並對宮女們說："誰作的此詩不要隱瞞，我不怪罪你。"有個宮女便主動承認，並連聲稱罪道："萬死"、"萬死"。唐玄宗對她深表同情，便把她嫁給了那個得到詩的人。宮女對那個兵士說；"我已與你結成了'今身緣'。"邊防守軍們都被這件事感動得熱淚橫流。

韋皋

唐西川節度使韋皋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荊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荊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才十歲，常令只侍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入關求官，家累不行。韋乃易居止頭陀寺。荊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季父書雲："侄皋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洎舟江瀨，俾篙工促行。韋昏瞑拭淚。乃裁書以別荊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往從侍之。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並詩一首遺之。既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詢鞠獄囚，滌其冤濫，輕重之系，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荊寶否？"韋曰："深憶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系。"答曰："某辭韋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爇廨舍庫牌印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即與雪冤，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朱紱其榮，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向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雲："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聞之，益增悽嘆。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託生。卻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響附，瀘僰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嘆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出《雲谿友議》）

【譯文】

唐朝西川節度使韋皋，年輕時到江夏旅遊，住在姜郡守家的塾館裏。姜家有個兒子叫荊寶，已經讀過兩種經書，雖對韋皋以兄相稱，但是恭敬侍奉的禮數，就像對待父輩。荊寶有個小丫環叫玉簫，才十歲，常常讓她只去侍奉韋皋兄。玉簫對韋皋也樂於殷勤侍奉。兩年之後，姜郡守讓韋皋進京求官，但因家裏負擔太重未能成行，韋皋便遷居到頭陀寺中。荊寶仍然時常打發玉簫到寺裏去聽他使喚。日久天長，加上玉簫的年齡也稍稍大了，兩人之間便產生愛慕之情。這時，廉使陳常侍接到韋皋叔父的來信說："侄兒韋皋長期客居貴郡，懇切盼望打發他回家省親。"廉使看過信後，給韋皋準備了沿途的盤費和用品，打發他乘船回家。怕他遲遲不肯啓程，便請荊寶與玉簫不要與他相見。等到舟船停在江岸時，又催促船伕快快起航。韋皋依依不捨，淚眼模糊，於是寫信以別荊寶。頃刻之間，荊寶即與玉簫一塊來了，韋皋見了，悲喜交集。荊寶讓丫環玉簫隨船前往，沿途侍奉韋皋，韋皋因這樣會使玉簫長時間見不到荊寶，所以不敢帶她一塊去，於是一再推辭。他們相互約定，少則五載，多則七年，韋皋即來娶玉簫。韋皋留下玉指環一枚，又寫了一首詩，一起贈給了玉簫。過了五年後，韋皋沒有來，玉簫便於鸚鵡洲默默祈禱。又過了兩年，到第八年春天，玉簫嘆道："韋皋郎君走了七年多了，肯定不能回來了。"於是絕食而死。姜家可憐她死於節操，將那隻玉指環載在她中指上一同殯葬了。後來韋皋封官加爵，朝廷派他鎮守西蜀，到任三天即將關在監獄裏的囚犯重新審理，爲其冤案錯案平反昭雪，輕罪重罪近三百人。其中有一個人，身載重枷上堂審理時，偷偷看了看審判官，悄悄自語道："僕射是我當年的韋兄。"於是高聲籲道："僕射！僕射！還記得當年姜家的荊寶嗎？"韋皋說："記憶猶新。""我就是荊寶！"韋公道："犯了什麼罪受此重刑？"答道："我與韋兄分別之後，很快便以明經科應舉及第，又被選爲青城縣令。家人不慎，誤將公署房舍及倉庫牌印等燒燬，於是定罪入獄。"韋公道："家人犯罪，並非你的過錯。"當即給他平反雪冤，仍然交給縣令的官印，並將處理意見呈報眉州刺史。刺史發下命令，暫不讓其赴任，派人看守起來，可以穿戴榮耀的官服，而且留作韋皋的賓客幕僚。時值戰亂剛剛結束，百廢待興，公務繁忙，一直過了幾個月，韋皋才問起玉簫的下落，姜荊寶說："僕射上船的那天，跟她留下契約，七年爲限，必來娶她。既然過期沒來，她便絕食而終了。臨終之前，玉簫留下一首《留贈玉環》詩道：'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皋聽罷，無限痛心，哀嘆不已。從此之後，他刻苦抄寫經書，大事修造佛像，藉以報答玉簫的一片誠心。他時刻思念玉簫，只恨無緣與她再見一面。當時有個祖山人，有少君的招魂之術，能讓死者與親人見面。他讓韋公齋戒七天，在一個月光朦朧的深夜，玉簫便飄然而至。見到韋皋後，她施禮致謝道："承蒙僕射軍經造像的幫助，十天之後我就會託生降世。再過十三年，便可再次成爲您的侍妾，以謝大恩。"臨去這前，她又微笑着說道："都怪丈夫薄情，讓我與您死生相隔呵！"後來，韋皋因在治理隴右地區有功，在唐德宗執政的二十幾年間，一直讓他治理西蜀。因此，由於年久資深，官職連連進升，直至中書令。在他治理西蜀期間，各地無不服從依順，西南各族也都人心歸附。有一年他過生日舉行慶典，境內各個節鎮所送的賀禮，都是當地的珍奇物品，唯獨東川盧八座所贈賀禮特殊，乃是一名歌女。這名歌女不到十六歲，名字也叫玉簫。韋皋仔細一看，乃是姜荊寶家那個真的玉簫，而她的中指上長着一個肉質的指環，隱隱約約地能夠看得出來，與當年分別時所贈的指環形狀相同。韋皋慨然嘆道："我終於懂得了生與死的區分就是一'來'一'往'。玉簫（死後）當年所說的話，現在可以驗證了。"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遊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淚泣而別，仍贈之詩曰："驅馬漸覺遠，回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屨不出門，一車無停輸。流萍與系瓠，早晚期相親。"尋除國子四門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妝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爲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函閱文，又見其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哭之（哭之二字原闕，據明鈔本由下文移補），序曰，閩越之英，惟歐陽生（生字下原有詩哭之三字，據明鈔本移補於上）。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學之祿，助成均之教，有庸績矣。我唐貞元年已卯歲，曾獻書相府，論大事，風韻清雅，詞旨切直。會東方軍興，府縣未暇慰薦。久之，倦遊太原，還來帝京，卒官靈臺。悲夫！生於單貧，以狥名故，心專勤儉，不識聲色。及茲筮仕，未知洞房纖腰之爲盅惑。初抵太原，居大將軍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屢目於生，生感悅之。留賞累月，以爲燕婉之樂，盡在是矣。既而南轅，妓請同行。生曰："十目所視，不可不畏"。辭焉，請待至都而來迎。許之，乃去。生竟以蹇連，不克如約。過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積望成疾，不可爲也。先夭之夕，剪其雲髻，謂侍兒曰："所歡應訪我，當以發爲貺。"甲至得之，以乘空歸，授髻於生。生爲之慟怨，涉旬而生亦歿。則韓退之作何蕃書，所謂歐陽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訪予，常嘆息其事。嗚呼！鍾愛於男女。素（明鈔本素作索）。其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時（時字原闕，據明鈔本補）。斷割，不爲麗色所汨，豈若是乎？古樂府詩有《華山畿》，《玉臺新詠》有《廬江小吏》，更相死，或類於此。暇日，偶作詩以繼之雲：有客非北逐，驅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豔照行雲。座上轉橫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盪漾，即日相交歡。定情非一詞，結念誓青山。生死不變易，中誠無間言。此爲太學徒，彼屬北府官。中夜欲相從，嚴城限軍門。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聞。忽如隴頭水，坐作東（東原作夷，據明鈔本改）。西分。驚離腸千結，滴淚眼雙昏。本達京師回，駕期相追攀。宿約始乖阻，彼憂已纏綿。高髻若黃鸝，危鬢如玉蟬。纖手自整理，剪刀斷其根。柔情託侍兒，爲我遺所歡。所歡使者來，侍兒因復前。收淚取遺寄，深誠祈爲傳。封來贈君子，願言慰窮泉。使者回覆命，遲遲蓄悲酸。詹生喜言施，倒屐走迎門。長跪聽未畢，驚傷涕漣漣。不飲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殘。哀哉浩然氣，潰散歸化元。短生雖別離，長夜無阻難。雙魂終會合，兩劍遂蜿蜒。大夫早通脫，巧笑安能幹。防身本苦節，一去何由還。後生莫沈迷，沈迷喪其真。（出《閩川名士傳》）

【譯文】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二十歲時就能寫一手好文章，文章是大氣磅礴，汪洋恣肆。唐德宗貞元年間，歐陽詹進士及第，吏部主持的關試結束之後，到太原去旅遊。樂妓中有個他所喜歡的人，兩人相處得十分親熱。等他要回京城時，便與她訂立盟約道："回到京城後，我會來迎接你的。"說完灑淚而別，並贈給她一首詩道："驅馬漸覺遠，回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  
既未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屐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系瓠，早晚期相親。"不久，歐陽詹擔任了國子四門助教，居住在京城裏。太原相遇的那個樂妓，分手之後時刻思念着歐陽詹，過了一年便病倒了，而且病得很嚴重。她便將自己的髮髻對着鏡剪了下來，裝在小匣裏，然後對身邊的丫環說："我就要死了，如果歐陽公子的使者能到這裏來，你可將此小匣交給他作爲信物。"同時又留下了一首詩，詩中寫道："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寫完這首詩後，她便去世了。等歐陽詹的使者來到時，那位丫環便如實告訴了來使，使者帶着小匣回到京城，講述了事情的經過。歐陽詹打開小匣子看過，又見了那首遺詩，頓覺五雷轟頂，一聲長嚎便死去了。舊友孟簡寫詩表示對友人歐陽詹的哀悼痛哭，詩的序言寫道：歐陽公子乃閩越之精英，因爲卓有文才而及第，從此開始爲朝廷效命。受着太學之奉祿，襄助成均之數化，在任期間，卓有勞績。在我唐朝貞元巳卯那年，歐陽詹經上書相府，議論國政大事，文風清正雅浩，辭旨懇切質直。時置東方戰事只起，所以府縣未能及時對他進勉勵和保舉。時日既久，他有些倦了去太原宴遊。回到京城不久，便逝世於官位上了。回想起來，實在令人悲哀呵！歐陽出身貧寒，爲求功名而刻苦攻讀，生活極爲勤儉，從不染身於聲色，直到出仕爲官，也不知洞房嬌妻之爲盅惑。剛到太原之時，在大將軍的宴席之上，有位北方出名的樂妓頻頻注目於歐陽，歐陽爲情所動，留在太原與她朝處數月。作爲燕婉之樂，平生只有這一次。後來兩人分手，歌妓請求同行，歐陽說道："衆目睽睽，不可不畏。"於是告辭，請她等待回到京城後再來迎接。分別之後，歐陽終因有事纏身而延誤，不能如期踐約，過了約定期限方纔派人快馬前往，祕密迎接歌妓。歌妓因爲長期思念而釀成疾病，臨死之前剪掉自己的雲髻，告訴侍兒道："心上的人兒會來看望我，屆時可將髮髻相贈作爲信物。"使者得到髮髻之後，帶着一匹空馬返了回來，將髮髻交給歐陽。歐陽追悔不及，傷心慟哭，過了十天便與世長辭。則韓愈作何蕃書，所謂歐陽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訪問我，常嘆息其事，嗚呼！男女之間互相鍾愛，往往導致爲愛情獻出生命，這也不是什麼荒謬的事情。大凡能夠及時割斷愛情，不爲對方的姿色所誘惑，怎麼會出現這類結局呢？古樂府詩有《華山畿》。《玉臺新詠》中有《廬江小吏》，更是男女雙方都死於相愛，與歐陽詹的經歷有些類似。閒暇之日，筆者有感於此事，也曾偶爾作詩，藉以將這段故事連貫起來：

有客非北逐，驅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豔照行雲。座上轉橫波，流光注夫君。

夫君意盪漾，即日相交歡。定情非一詞，結念誓青山。生死不變易，中誠無間言。

此爲太學徒，彼屬北府官。中夜欲相從，嚴城限軍門。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聞。

忽如隴頭水，坐作東西分。驚離腸千結，滴淚眼雙昏。本達京師回，駕期相追攀。

宿約始乘阻，彼憂已纏綿。高髻若黃鸝，危鬢如玉蟬。纖手自整理，剪刀斷其根。

柔情託侍兒，爲我遺所歡。所歡使者來，侍兒因復前。收淚取遺寄，深誠祈爲傳。

封來贈君子，願言慰窮泉。使者回覆命，遲遲蓄悲酸。詹生喜言施，倒屐走迎門。

長跪聽未畢，驚傷涕漣漣。不飲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殘。

哀哉浩然氣，潰散歸化元。短生雖別離，長夜無阻難。雙魂終會合，兩劍遂蜿蜒。

大夫早通脫，巧笑安能幹。防身本苦節，一去何由還。後生莫沈迷，沈迷喪其真。

薛宜僚

薛宜僚，會昌中爲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州原作舟，據明抄本改）卻漂，回泊青州，郵傳一年。節使烏漢真尤加待遇，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恰一年。"薛到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旋櫬，回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爲奇事。（出《抒情集》）

【譯文】

唐武宗會昌年間，薛宜僚爲左庶子，充任新羅國冊贈使，由青州泛海東渡。船在海上屢遭風浪襲擊，至登州時失去控制而自由漂盪，後又漂回青州，在驛站住了一年。節度使烏漢真尤其給以優厚的待遇。節帥府中有個陪酒的妓女叫段東美，薛宜僚對她很有情意，節帥使把她安置在薛下榻的驛站裏。這年春天薛要出發的那天，宜僚在餞行的宴席上同與東美難捨難離而痛哭流涕，東美也是如此。宜僚便於席間留詩贈別，詩中寫道："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恰一年。"薛宜僚到新羅國後，沒有舉行冊封典禮，前來拜訪的使節絡繹不斷，從早到晚十分熱鬧。沒過多久他便得了病，對判官苗甲說："東美怎麼常常在夢中與我相見呢？"幾天之後他便去世了。苗甲代理大使舉行了冊封典禮。薛宜僚的靈柩運回國內，到達青州時，東美便請準來到驛站，身穿素服執禮祭奠。撫柩哀哭，痛不欲生，終因悲痛至極而去世。兩個情緣相投，雙雙死於情分，實在是件奇事。

戎昱

韓晉公滉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閒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俄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杯，令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餘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系人情。黃鶯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出《本事詩》）

【譯文】

晉公韓滉鎮守浙西，戎昱是其屬內的刺史。郡內有一名侍酒妓女，善於唱歌，姿色也很嫺雅標緻，戎昱對她有深厚的感情。浙西樂將聽說這位妓女善於唱歌，便告訴了韓滉，將她召來安排在樂妓隊伍裏。戎昱自然不敢挽留，立即於湖上游宴時寫作歌詞贈給她，並且說："到那裏以後，讓你唱歌時，一定要首先唱這曲歌詞。"到了浙西后，韓滉爲她設筵，自己端起酒杯，令她唱歌送之，她便唱起了戎昱贈她的歌詞。唱完後，韓滉問道："這是戎刺史寄情於你的一首歌吧？"妓女惶恐地起立答道："是。"邊答邊流下了眼淚。韓滉讓她更衣待命。在座的客人都爲她擔憂，不知主人會如何發落她。韓滉召來樂將責問道："戎刺史是一位名士，寄情於這位妓女。爲什麼不瞭解這種關係就把她召來安置在這裏，釀成了我的過錯？"於是打了他十棍子，命令贈給她百匹細絹，立即把她送回去。戎昱寫的那首歌詞是："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系人情。黃鶯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四五聲。"

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僕（奴婢附）

韋桃符 李敬 武公幹 吳行魯 李鵠 捧硯 捧劍 歸秦 段章 上清 李錡婢

李福女奴 卻要

韋桃符 隋開皇中，京兆韋袞，有奴曰桃符，每征討將行，有膽力。袞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乃放從良。符家有黃牸牛，宰而獻之，因問袞乞姓。袞曰："止從我姓爲韋氏。"符叩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袞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有"黃犢子韋"，即韋庶人其後也。不許異姓者，蓋慮年深代遠，子孫或與韋氏通婚。此其意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隋文帝開皇年間。京兆尹韋袞有個奴僕叫桃符，每次出征打仗都帶着他隨軍從行，桃符很有膽識，又有勇力。韋袞官至左衛中郎後，因爲桃符多年跟從自己，聽從驅遣使用；便解除奴僕身份放他去作庶人平民。桃符家有頭黃母牛，他把牛宰了獻給韋袞，便向他問自己應該姓什麼。韋袞說："只能跟我姓韋。"桃符叩頭說道："不敢與郎君同姓。"韋袞說："你只管跟着我姓韋，這裏面自有深意。"所以如今稱爲"黃犢子韋"的，就是韋庶人桃符的後裔。當時韋袞不許他姓別姓，大概是擔心將來年代久遠，桃符的子孫說不上能有與韋家通婚的。這就是韋袞所謂的"深意"。

李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傭也。孜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個窮措大，有何長進耳？縱其不然，堂頭官人（此輩謂堂吏爲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克。"敬囅然曰："我使頭及第，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皆非笑。時孜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孜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邸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而鞅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伶俜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出《摭言》）

【譯文】

李敬原來是夏侯孜的童僕。夏侯孜長年困塞於仕途，屢試不第，李敬陪伴他備嘗了飢寒之苦。有些童僕指點李敬道："當今北面稱臣的達官貴人，入則爲朝廷顯貴，出則爲州郡使臣。到他們那裏去，可以打秋風喫賄賂。你爲什麼不去跟隨這些人，而苦巴苦夜地侍候一個窮措大，這有什麼長進呢？縱使不去跟這些當大官的，侍候堂吏也落個豐衣足食，處處得點剋扣。"李敬笑着說："我家主人及第之後，還要作西川留後官呢。"別人聽了都嗤笑他。當時夏侯孜在牆後面聽到了這番對話。經過十幾年的刻苦奮鬥，夏侯孜終於及第，自中書官職出任成都節度使。離京赴任時，有要去隨做屬員的，概不應諾。到了成都鎮所，任用李敬負責道知稟報一事，處處都要煩勞李敬。以前嗤笑他的那些人，大都表示敬伏。當年夏侯孜未得官位時，孤獨地掙扎在人生途中，騎着一頭瘦驢，又無端跌進井裏，每到達官貴人門庭，或者駐足逆旅途中，常常遇到阻礙和麻煩，時人稱他爲出息不了的秀才。後來竟然官登將相之位。

武公幹

武公幹者常事蒯希逸秀才，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希逸監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同人醵絹贈行，皆有繼和。（出《摭言》）

【譯文】

武公幹長期侍奉蒯希逸秀才，十多年來，他是那樣的勤奮肯幹。等到希逸進士及第晉升高官時，武公幹便以雙親俱在爲由，請求回家贍養老人。希逸堅決挽留，但他執意不再留下。爲表彰他的忠孝美德，希逸寫了一首詩送給他，大致的意思是"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之類。同人也都積錢買絹相贈，以作留念，並且都寫詩與希逸唱和，一致稱許他的忠孝。

吳行魯

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理官西門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爲溫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爭教不作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魯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爲常執僕廝之役。"乃脫履呈之。西門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當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盧耽表爲西川行軍司馬，御蠻有功，歷東川、山南二鎮節度使。初行魯之在東川也，歷圖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行魯欲延闢之。厲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剪頭剃面，而趨事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云爲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爲行魯鴆殺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吳行魯尚書是彭州人。他在年輕時侍奉理官西門思恭，小心謹慎，盡心盡力，每當夜晚，常常把小便器弄熱乎了再送給主人，所以深得西門中尉之意。有一天，他爲中尉洗腳，中尉指着自己腳底下的紋理對他說："就憑這樣的腳紋，怎能不做上軍容使！"行魯向他施禮道："這是不能作爲憑據的。"西門中尉說："爲什麼？"行魯答道；"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的腳也有這樣的紋理，爲什麼我卻一直當僕役呢？於是脫下鞋來讓西門中尉察看。西門中尉感慨地說："你只管忠心耿耿地侍奉，我會成全你的。"後來，西門便贈給他一個軍銜，再後來他就升任了彭州刺史。盧耽表做西川行軍司馬，行魯抗擊蠻寇有功，曾歷任東川與山南兩鎮的節度使。在行魯節鎮東川時，厲圖南任西川的副使，當圖南隨着西川府的撤銷而失去職位時，行魯打算延聘他。但圖南向來瞧不起行魯，聽說要延聘他後，放聲大笑道："我可不能剪短了頭髮剃光了臉，去侍候健兒呵！"他從官署騎上馬，沒有回家，直接出了北城門而去。家人知道後，急忙打點行李去追趕他。有個叫張雲的，是成都少尹，經常說輕薄話，挖苦行魯，便被行魯用毒酒把他殺死了。

李鵠

盧鈞子肅，貞簡有父風。（《唐摭言》三"盧鈞子肅貞簡有父風作"盧"《肅鈞之孫貞簡有祖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自大寇犯闕途二十年，縉紳靡不褊乏。肅始登第，俄有李鵠者造之，願傭力。鵠善營利，暇日往往反資於肅，此外未嘗以所須爲意。肅有舊業在南陽，常令鵠徵租。鵠皆如期而至，來往十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鵠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鵠即辭去。（出《摭言》）

【譯文】

盧鈞兒子盧肅，爲人正直簡樸，頗有父輩的遺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自從大敵侵犯皇權以來，一連二十年，縉紳大臣無不匱乏，於是恢復科舉考試，盧肅才得應舉及第。有個叫李鵠的，來到盧肅面前，願意被他僱傭。李鵠很善於經營，頗有掙錢之道。在盧肅沒有活讓他干時，他常常反過來資助盧肅；就是在給盧肅幹活時，也從不計較應得多少報酬。盧肅有一份兒家裏留下的產業在南陽，常常讓李鵠前去收租，李鵠總是如期前往，來回十幾里路程，從不耽誤；所收的租金全都交給盧肅，自己從不侵佔分文。盧肅及第後，李鵠仍如以往那樣爲其奔走操勞，等到操辦完了一年的事情之後，他便辭職走了。

捧硯

捧硯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紅，配騶人高璠而生。一歲時，夏日浴之，裸臥於廊廡間，有卑腳犬曰青花，忽來。齧兒陰食之。春紅聞啼聲，狼忙而至，則血流盈席矣。賴至德有良藥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寢之前軒，青花伺人隙復來，並卵又食訖。宛轉於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藥傅之，及愈爲宦者焉。字之曰捧硯，委以內豎之職。至光啓丙午年，十餘歲矣。裴使外出，遇盜於鄭郊見害。噫。捧硯童兒也，再殘而無恙，裴以一出而不回者，其故何哉？（出《三水小牘》）

【譯文】

捧硯是裴至德的家童，他母親叫春紅，春紅配給馬官高璠後生的他。一歲的時候，夏天，剛給他洗完澡，光溜溜地躺在下屋裏，有一隻短腿狼狗叫青花忽然走過來，咬下小孩的小便來吃了。春紅聽見孩子哭，急急忙忙地跑過來只見鮮血流滿了牀。幸好裴至德有良藥，將傷口封上，一百天後便癒合了。第二年夏天，小孩子睡在前屋裏，青花乘大人不在的空隙，又過去把兩隻卵子咬下來吃了。孩子疼得在地下打滾，休克了，又用先前那種藥敷在傷處。等到傷口癒合後，已成爲一個小太監了。裴至德給他起了個字號叫捧硯，讓他擔任宮內侍從之職。到光啓丙午年時，他已十多歲了。這年裴至德公使外出，在鄭郊遇上盜賊被殺害了。嗚呼！捧硯是個小小的家童，兩次遭到殘害而安全無恙，裴至德是朝廷大臣，一次外出卻命喪黃泉，這是什麼緣故呢？"

捧劍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媵且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嘗以望水眺雲，不遵驅策，雖每遭鞭捶，終所見違。一旦，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蒲菊，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亭，卻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世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鳴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出《雲谿友議》）

【譯文】

咸陽有個姓郭的，家裏極富，僕婢成羣。其中有個奴僕名叫捧劍，不會唱歌奏樂，常常欣賞山水和遊雲，不聽從主人驅使，雖然常遭鞭打，始終不肯聽話。一天，他忽然寫起詩來，主人更爲惱怒。他在詩中寫道："青鳥銜蒲菊，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書生們知道後爭相傳閱，都以爲此詩極合韻律。主人於是對他稍爲寬容了些。他又寫了一首《題後堂牡丹》："一種芳菲出後亭，卻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些移根近太清。"捧劍私下告訴賓客道："願作夷狄之鬼，恥爲世俗家奴。"後來他要逃跑，又留下一首詩道："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鳴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

歸秦

沈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內豎歸秦，詢不能禁。既而妾猶侍內，歸秦恥之，乃挾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儀使衙。是夕，詢嘗宴府中賓友，乃便歌著詞令曰："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及歸而夫妻併命焉。時鹹通四年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沈詢有個婢妾，他妻子很妒忌，私下把她配給了家人歸秦，沈詢制止不了。事後，這個婢妾仍然到內室侍奉沈詢。歸秦感到是件恥辱事，便帶着刀尋找機會，要在昭儀使府衙內殺死沈詢及其夫人。這天晚上，沈詢宴請府內賓客幕友，他即席唱了一首詞令道："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等他回家後，夫妻二人雙斃命。當時是鹹通四年。

段章

段章，鹹通十年，事前進士司空圖。初，章以自僦爲馭者，亦無異於他傭。是年夏，圖歸蒲久，以乏力，不足賙給，章乃謝去。廣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圖寓居崇義裏。九日，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倉下。將出，羣盜繼至。有擁戈拒門者，孰視良久，乃就持圖手曰："某段章也，系擄而來，未能自脫。然顧懷優養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曰張將軍，喜下士，且幸他（明抄本他作偕）往，必亡他。然且決免於暴橫矣。"圖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導至通衢，即別去。圖因此得自開遠門宵遁。至咸陽橋，復遇榜者韓鈞濟之，乃抵鄠縣，因達於行在。（出司空圖《段章傳》）

【譯文】

段章在鹹通十年給進士司空圖當僕役。開始，他自己租車駕駛，這跟花錢僱趕車的也沒什麼兩樣。這年夏天，司空圖回到老家蒲州，日子久了，因爲沒錢養活僕役，便把段章辭了。唐僖宗廣明庚子年陰曆十二月，黃巢的軍隊進犯京都，司空圖當時住在西安崇義裏，十二月九日，他從里豪楊瓊家裏轉移爲常平倉下藏匿，當他要出門時，一羣起義軍兵士相繼到來。有個持槍推門的人，對他仔細打量了半天，便走上前去拉着司空圖的手說：我是段章呀！自從被他們抓擄了去後，一直沒能逃脫。但我時常懷念您從前對我優厚養育的好處，今天能夠相遇，實在是天意啊！我的主人叫張將軍。喜歡禮賢下士，暫且跟他一塊兒去，將來必能取他而代之。這樣又可絕對免於遭受暴橫的災禍的。"司空圖表示誓不辱節，段章悵然淚下，把他領到大道上，便與他分手了。司空圖因此能夠自開城門乘夜逃出城去。到了咸陽橋，又遇到船伕韓鈞把他渡過了河，於是到了鄠縣，到達皇上行宮所在的地方。

上清

貞元壬申歲春三月，丞相竇參居光福裏第。月夜，閒步於中庭。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啓事，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竇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即吾禍之將至矣。且此事將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於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居如顧問，善爲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下階大呼曰："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乃衣 粗者也，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誠濟物，所  
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竇曰："某罄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次，今日輒贈可矣。" 粗者拜謝，竇答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齊所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依其請，命僕人偵其絕蹤且久，方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厲聲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臺鼎，更欲何求？"竇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爲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萬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柳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  
好於柳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於歡州，沒入家資，一簪不遺身。竟未達流所，詔賜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且久，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內人數不少，汝大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參妻早亡，故妾得陪掃埽。乃竇參家破，幸得填宮，既奉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參之罪，不止養俠刺，兼亦甚有贓污，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監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當亦不知紀極。乃者彬州送所納官銀器，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彬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恩旨，盡颳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誣爲贓物（爲贓物原作物贓爲，據明鈔本改）。伏乞下驗之。"於是宣索竇參沒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之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陸贄曰："老獠奴，我脫卻伊綠衫，便與紫着，又常呼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殺卻他。乃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竇參冤。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櫱，乘間攻之。贄竟受譴不回。上清特敕削丹書，度爲女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世不可傳說，故此事絕無人知。（出《異聞集》）

【譯文】

唐德宗貞元申歲春季三月，丞相竇參住在光福裏的相府裏，在一個明月當空的夜晚，閒步於庭院之中，有個平日寵愛的奴婢叫上清的，對他說："我現在要告訴您件事，必須到堂前纔敢說出來。"竇參急忙上堂，上清道："院內樹上有人，我怕您受驚嚇，請您謹慎迴避。"竇參說："陸贄早就想奪取我的權位，現在有人在庭院的樹上，這是我的災禍要臨頭了。而這件事無論是否對皇上奏明，都要遭殃，定要被放逐而死在途中。你是同輩中不可多得的人，等我身死家破之後，你肯定會成爲皇宮的女婢。到那時，聖上如果問起我的事，你要好好爲我解釋。"上清哭着說："真要如此，我一定不計生死而爲之。"竇參走下臺階來，大聲喊道："樹上的人該是陸贄指使你來的吧！若能保全老夫的性命，定當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乃是一個身穿粗布喪服的人。他說："我家老人去世，十分貧窮，不能操辦葬禮。我知道相爺向來誠心接濟別人，所以乘夜而來，希望相爺不要見怪。"竇參說道："我家傾其所有，不過是堂封絲絹一千匹而已，正打算用它修造自己的廟堂，今天我贈給你吧！"身穿喪服的人施禮致謝，竇參也以禮回敬。此人又道："馬上就告辭相爺。請讓家人拿着所贈的絲絹，扔到牆外，我先到外面大街上等着。"竇參照他的請求，命令僕人把絹扔到外面，並偵查到此人已經離去好長時間了，自己纔敢進屋就寢。第二天上朝後，執金吾首先奏稟別的事情，然後輪到竇參，他便將昨天晚上發生的事奏明瞭皇上。德宗聽後厲聲說道："你竟勾通藩鎮節將，蓄養俠士刺客！你已身居宰相高位，還想要求什麼！"竇參連連叩頭道："臣起自刀筆小吏，如今官位已經極爲尊貴，這都是陛下獎掖裁培的結果，實在不是藉助了別人。如不幸出現此事，恐怕是他家所爲而已。陛下忽發雷霆之怒，爲臣使當萬死！"中使下殿宣告說："卿且迴歸私宅，聽候裁決發落。"一個月後，竇參被貶爲柳州刺史的佐史。正趕上宣武節度使劉士寧與柳州節度使互通友好，廉使上疏奏報了皇上，德宗便說："判你勾通藩鎮節將，已經有事實驗證，可見罪名屬實。"於是將竇參流放歡州，沒收其全部家產，連頭上戴的髮簪也不留下。後來未等他到達歡州，又下詔書賜他自盡。上清果然長時期名列掖庭，幾年之後，因爲善於應對，又長於煎茶，所以常常能到皇帝身邊侍事。德宗對她說："宮中婢女爲數甚多，很少有人像你這麼懂事的，你是從什麼地方到這裏來的？"上清答道："奴婢本是已故宰相竇參家的女奴，竇參妻子早亡，奴婢因此成了他的寵妾。等到竇參家破之後，有幸將我安排在皇宮。既能侍奉龍顏，妾身如登九天。"德宗說道："竇參之罪，不止於蓄養俠士刺客，同時還有貪贓的事實，以前沒收家產時，收到的銀器非常多。"上清流淚說道："竇參從任御史中丞起，歷任度支、戶部、鹽鐵三司的使臣，後來官至宰相。前後六年之久，每月收入數十萬；朝廷隨時的賞賜，該也不計其數。當時彬州送來由官府所收納的銀器，全是朝廷恩賜的，吏部登記入冊時我就在現場，親眼看見州縣官吏迎合陸贄的恩旨，將御賜字樣全部刮掉，在送進朝銀器上刻下了藩鎮的官銜姓名，供以誣稱的贓物。請求聖上下令檢驗。"德宗於是要來竇參沒收充公的銀器，俯下身子察看上面刮字的地方，全跟上清所說的一樣。這時是貞元十二年（公元７９６年）。德宗又問蓄養俠士刺客一事，上清說："其實並無此事，這全是陸贄爲了陷害竇參，指使人做的。"德宗這時恍然大悟。於是怒斥陸贄："老奴才！我脫去了你綠衣衫，讓你穿上大紫袍，又常常稱呼你'陸九兒'。我任命和使喚竇參，剛好稱我的心意，你卻教我殺掉他。乃至大權落入他人之手，此人軟弱無能連泥團都不如！"德宗便頒下詔書，爲竇參平反昭雪。這時裴延齡探知陸贄已經失寵，便極力唆使別人乘機攻擊陸贄，陸贄終於遭貶被逐，終身不回。德宗皇帝又爲上清特頒丹書，度她爲女道士。後來她嫁給金忠義爲妻。世人因爲陸贄的門徒們多爲名位顯達者，有關他的上述事情不可流傳，所以此事很少有人知道。

李錡婢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自裂衣襟，書已冤（明鈔本無冤字）。管榷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賜對。當爲宰相，楊、益節度使；若不從容，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汝當以是進。"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於侍婢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數襲，賜錡及子弟，敕京兆府收葬之。李銛，錡之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頸爲枷，自拘於觀察使。朝廷憫之，因爲薄貶。按李錡宗屬，亟居重位，頗以尊豪自奉，聲色之選，冠絕於時。及浙西之敗，配掖庭者，曰鄭、曰杜。鄭得幸於憲宗，是生宣宗皇帝，實爲孝明皇太后，次即杜，杜名秋，亦建康人也，有寵於穆宗。穆宗即位，以爲皇子漳王傅姆。太和中，漳王得罪國除，詔賜秋歸老故鄉。或曰，系帛書者，即杜秋也。而宮闈事祕，世莫得知。夫秋女婢也，而能以義申錡之冤，且逮事累朝，用物殫極，及其被棄於家也，朝飢不給，故名士聞而傷之。中書舍人杜牧爲詩以諺之曰："荊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鑄，庭後千蛾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上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玉螭，低鬟認新寵，窈嫋復融怡。月上白壁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閒捻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雁初飛。紅妝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厭飫不能飴。咸池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媒（媒原作祺，據明鈔本改）。得皇子，壯發綠絲絲。書堂親傅姆，天人相捧持。虎精珠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咿；漸拋竹馬戲，稍出舞雞奇。嶄嶄整冠佩，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暉。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棱拂斗極，回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鬢已成絲；卻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告誰？寒衣一尺素，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爲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語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系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蕭後去楊州，突厥爲閼氏（音支）。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鉤翁王者師；無國邀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給喪蹶張輩，廟廊冠峨巍。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卻生返，鄧通終死飢。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貽。（出《國史補》並《本事詩》）

【譯文】

李錡被捕後，有個侍婢跟隨着他，他在夜裏撕下自己的衣襟，在上面書寫自己的冤曲和治理軍政的功績，申明自己是被張子良出賣的。寫完之後告訴侍婢道："把這份狀子結在裙帶上。我若有機會當堂申辯，就會成爲宰相，楊、益的節度使；如果沒有申辯機會，就要受極刑了。我死之後，你定能選入內宮，皇上必然會問你，到時候你就把這份狀子呈上。"李錡含冤受刑之時，京城大霧瀰漫，連續三日不散，有人還聽到了鬼哭。憲宗又從這位侍婢那裏得到了那份寫在絲布上的自白書，心中很懷疑李錡的案子是冤枉的，於是從皇宮裏拿出四件專供皇室穿用的黃衣服，賜給  
李錡及其子弟，又頒令給京兆府收葬李錡的屍體。李銛是李錡叔父的兒子，是李錡的堂弟，當時任宋州刺史。聽說李錡謀反的狀告報表，失聲慟哭，強令妻子兒女及奴婢，不論老幼，一律根據脖子的尺寸製作枷鎖戴上，自己將他（她）們拘押到觀察使面前，一起接受制裁。朝廷同情他，所以從輕發落，貶得較輕。李錡的同家親屬大都官居要職，過着養尊處優的奢華生活，挑選的歌妓婢妾都是當時最漂亮的。他到浙西吃了敗仗之後，沒收後配在掖庭的婢妾中，有個姓鄭的，還有個姓杜的。姓鄭的受到唐憲宗寵幸，於是生下了宣宗皇帝，她實際上是孝明皇太后。其次是那個姓杜的，她叫杜秋，也是建康人，深得唐穆宗寵愛。穆宗即位後，用她做皇子漳王的褓姆兼教師。太和年間，漳王得罪被廢，唐文宗頒下詔書貶杜秋告老返鄉。有人說，當年那位爲李錡攜帶絲絹狀子的侍婢就是杜秋，只因宮中的事情極爲隱祕，世人難得知道。杜秋是個卑賤微弱的女婢，而能爲了義節申明李錡之冤，而且侍事於憲宗、穆宗、敬宗、文宗等幾伏，對朝廷竭盡忠誠，私生活極爲儉樸。等她被朝廷棄置回家時，衣食無着，過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當時的名士聽到她的困難處境後都爲之傷懷，中書令杜牧爲此寫下一首長詩，記敘她的身世經歷，對她深表同情，並由此引發出舊文人的一番感慨。此詩寫道：

荊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

老濞即山鑄，庭後千蛾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

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上綠楊垂。

聯鋸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玉螭。

低鬟認新寵，窈嫋復融怡。月上白壁門，桂影涼參差。

金階露新重，閒捻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雁初飛。

紅妝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厭飫不能飴。

咸池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

燕媒得皇子，壯發綠絲絲。書堂親傅姆，天人相捧持。

虎精珠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咿。

漸拋竹馬戲，稍出舞雞奇。嶄嶄整冠佩，侍宴坐瑤池。

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暉。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

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棱拂斗極，回首尚遲遲。

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鬢已成絲。

卻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

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告誰。寒衣一尺素，夜借鄰人機。

我昨金陵過，聞之爲歔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

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

纖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語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

光武紹高祖，本系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

蕭後去楊州，突厥爲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

射鉤後呼父，鉤翁王者師。無國邀孟子，有人毀仲尼。

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

給喪蹶張輩，廟廊冠峨巍。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

蘇武卻生返，鄧通終死飢。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

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

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

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貽。

李福女奴

李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是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所指，即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發，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發來告，曰："夫人沐發。"福即僞言腹痛，召其女奴。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在沐，難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焉，遽出發盆中，跣問福所苦。福既業以疾爲言，既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無不大笑。（出《玉泉子》）

【譯文】

李福的妻子裴氏生性妒忌，家有歌妓婢女甚多，李福卻從不敢在她們身上打主意。鎮守滑臺期間，有人獻給他一個女奴，他打算把她隱匿下來，結果事沒成。一天，他瞅空兒對妻子說："我的官職已升到節度使了，但我所指使的人卻只有幾個老僕，夫人就這樣對我無情嗎？"裴氏說："那好。只是不知你心裏到底對誰有意。"李福所指的就是有人獻給他的那個女奴，裴氏答應了他。此後，這個女奴雖在李福身邊侍奉，但也不過是給他穿穿衣服、端飯盛菜而已，從未愜意地溫存一番。李福又囑咐妻子身邊的人說："如果夫人洗頭時，一定趕緊來報告我。"事後果然有人來報告說："夫人正在洗頭呢！"李福立即僞稱肚子痛，召喚那個女奴侍候，女奴便去了。身邊的人以爲裴氏正在洗頭，短時間內不會結束，便立即告訴她李福肚子痛的消息。裴氏信以爲真，急忙把頭髮從盆裏出來，光着腳去問李福痛得厲害與否。李福既然已經自稱有病，便立即裝出痛不可忍的樣子。裴氏見狀十分擔憂，於是把藥面子放到小孩尿裏，讓他喝了下去。第二天，衙門裏的監軍使與從事等人都來問候，李福便把昨天的事情全部告訴了他們，於是苦笑着說道："結果是一事無成！這還不算怎麼意外。糟糕的是，白白喝了一壺尿！"聽到的人無不捧腹大笑。

卻要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卻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卻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鹹欲蒸卻要而不能也。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皆銀釭，而卻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卻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卻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卻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卻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卻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攜，掩面而走。卻要復從而咍之。自是諸子懷慚，不敢失敬。（出《三水小牘》）

【譯文】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有個女奴叫卻要，容貌美麗舉止嫺雅，又善於辭令應對。每逢初一、十五等通常的典禮節日，前往親朋好友家拜謁時，都要卻要一人主持，李家侍婢多達好幾十人，誰也不能與她相比。她又心靈嘴巧反應敏捷，善於察顏觀色以討別人高興。所以，就連親戚朋友們也都喜歡她。李庾之有四個兒子，老大叫延禧，老二叫延範，老三叫延祚，再就是老五了。四位少爺都正血氣方剛，而且任性蠻野，都對卻要垂涎三尺，恨不得把她當熟肉吞進肚裏。有一年清明節，當皎潔的月亮徐徐升起時，庭院裏鮮花爛漫，正堂上帷幕低垂，室內燭光搖曳。卻要在櫻花月影下遇到了大少爺，大少爺拉住她的胳膊要跟她配對成雙，卻要將草蓆遞給他道："你可到正廳東南角里好好站着等我，等別人睡熟後我就去。"老大走了後，卻要剛到廊下又碰上老二動手動腳地調戲，卻要又拿一張草蓆遞給他，說："可在正廳東北角等我。"老二剛走，又被老三纏住，卻要又拿一張草蓆遞給他說："你可到正廳西南角等我。"老三剛走，又遇上老五，老五抓住卻要的手不放，卻要也是拿一張草蓆塞給他，說："可到正廳西北角等我。"四位少爺都走了後。老大延禧在正廳的一角屏心靜氣地等着，只見三個弟弟一個接一個地走到各個角落，心裏雖然頗爲驚疑，但又不敢聲張。過了一會兒，卻要偷偷點燃蠟燭，端在手裏奔向正廳，突然打開正廳兩扇門，用手裏的蠟燭照看，對延禧兄弟們說道："你們這些沒出息的小子！怎麼敢到這裏來找地方睡覺。"四人都扔下手裏拿的草蓆，捂着臉跑了，卻要又跟在他們後面大聲地數落，嗤笑了他們一頓。從此之後李庾之的這幾個兒子，由於慚愧、羞辱，再也不敢對卻要不尊重了。

# 夢幻妖妄卷（第276-290卷)目錄

卷第二百七十六　夢一　　周昭王　吳夫差　漢武帝　司馬相如　陰貴人　張奐　鄭玄

範邁 許攸 薛夏　蔣濟　周宣　王戎　鄒湛　陳桃　呂蒙

王穆 張天錫 張駿 索充宋桶 苻堅　後趙宣鹹　張甲

張茂 晉明帝 馮孝將 徐精 商仲堪 商靈均 桓豁

司馬恬　賈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門法稱　劉穆之

徐羨之 沈慶之 明歒之 劉誕　袁愍孫　劉沙門　諸仲務

孫氏 桓誓 張尋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卷第二百七十七　夢二　　閭英　宋瓊　宋穎妻　盧元明　元淵　許超　北齊李廣　蕭鏗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　徐善

夢休徵上隋文帝 唐高祖 戴胄 婁師德 顧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陳安平　李瞿曇　趙良器　奚陟　張鷟　裴元質　潘玠

樊系 呂諲

卷第二百七十八　夢三　　

夢休徵下張鎰 楚實 楊炎 竇參 李逢吉 王播 豆盧署 韋詞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楊敬之 盧貞猶子 國子監明經

薛義 鄭光 宋言 曹確 劉仁恭 唐僖宗 劉檀 晉少主

辛夤遜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璵 謝諤 崔萬安 江南李令

毛貞輔

卷第二百七十九　夢四　　夢咎徵  
 蕭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捎雲

李叔霽 李訴 薛存誠 李伯憐 張瞻 於堇 盧彥緒

柳宗元 衛中行 張省躬 王惲 柳凌 崔暇 蘇檢 韋檢

朱少卿 覃騭 孟德崇 孫光憲 陸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卷第二百八十　　夢五（鬼神上）　煬帝　豆盧榮　楊昭成　扶溝令　王諸　西市人

王方平 張詵 麻安石 閻陟　劉景復

卷第二百八十一 夢六（鬼神下） 李進士 侯生 袁繼謙 邵元休 周藹 鄭起 朱拯

韋建 鄭就

夢遊上 櫻桃青衣　獨孤遐叔

卷第二百八十二 夢七

夢遊下 元稹 段成式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鄭昌圖 韓確

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　　　巫師舒禮　女巫秦氏　楊林　來俊臣　唐武后　阿來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來婆　曾勤　阿馬婆　白行簡　許至雍　韋覲

高駢

厭咒 　厭盜法　雍益堅　宋居士

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術一 客隱遊 天毒國道人 騫霄國畫工 營陵人 扶婁國人 徐登

周眕奴 趙侯 天竺胡人　鞫道龍　陽羨書生　侯子光

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術二 宋子賢 胡僧 祖珍儉 葉道士 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儼 劉靖妻 鼎師　李慈德　葉法善　羅公遠

北山道者 東明觀道士 東巖寺僧 荊術士 梵僧難陀

太白老僧

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術三 張和 胡媚兒 中部民 板橋三娘子 關司法 長樂里人

陳武振 海中婦人 畫工

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術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陽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婦人

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誕 須曼卿 馬太守 鄴城人 紇幹狐尾 李恆 惠範

史崇玄 嶺南淫祀 賀玄景　瀛州婦人　薛懷義　胡僧寶嚴

胡超僧 調貓兒鸚鵡 駱賓王 馮七姨 姜撫先生

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泌 紙衣師 明思遠 周士龍 李長源 雙聖燈 路神通

五福樓 魚目爲舍利 目老叟爲小兒 於世尊 捉佛光事

大輪咒 陳僕射 解元龜 蔡畋 張守一

卷第二百九十　　妖妄三　呂用之　諸葛殷　董昌

卷第二百七十六　　夢一

周昭王 吳夫差 漢武帝 司馬相如 陰貴人 張奐 鄭玄 範邁 許攸 薛夏　蔣濟

周宣 王戎 鄒湛 陳桃 呂蒙 王穆 張天錫 張駿 索充宋桶 苻堅　後趙宣鹹　張甲　張茂　晉明帝　馮孝將　徐精　商  
仲堪　商靈均　桓豁 司馬恬　賈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門法稱　劉穆之　徐羨之　沈慶之　明歒之 劉誕　袁愍孫　劉沙門　諸仲務　孫氏　桓誓　張尋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周昭王

昭王即位三十年，王坐祗明之室，晝而假寐。忽白雲蓊鬱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王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請絕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悟，而汗溼於衿席，因患心疾，即卻膳撤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藥，名曰續脈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以之塗足，則飛天地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周昭王即位三十年了。一天，他坐在神殿裏和衣小睡。忽見白雲盛然而起，一個渾身長滿羽毛的人飄然而至。昭王在夢中同那人對話，並詢問成仙之道。那位羽人說："大王尚未脫俗，想求長生不老，這是不可能的。"昭王跪下來，向羽人苦求脫俗絕欲之法。羽人就用指頭劃劃昭王的心，那心便裂開了。昭王從夢中驚醒，汗水把袍子和坐墊都溻溼了，於是便患了心病。從此，他不喫不喝也不娛樂，十天一晃兒就過去了。一天，那位羽人忽然來到他的面前，並對他說："我想先把大王的心變換一下。"說罷，拿出一方寸綠藥囊，內裝續脈丸補血精散。羽人用手按摩昭王的前胸。一會兒，昭王的病便全好了。昭王當即要下這藥，裝進玉缶裏，並纏上金線。他用這藥抹腳，就可以飛到雲天外，而且像玩似的。昭王常常服食這藥，終於活了老長時間才死。

吳夫差

吳王夫差夜夢三黑狗號，以南以北，炊甑無氣。及覺，召羣臣言夢，羣臣不能解。乃召公孫聖。聖被召，與妻訣曰："以惡夢召我，我豈欺心者，必爲王所殺。"於是聖至，以所夢告之。聖曰："王無國矣！犬號者，宗廟無主；炊甑無氣，不食矣。"王果怒，殺之。及越兵至，王謂左右曰："吾無道，殺公孫聖，汝可呼之。"於是三呼三應。吳卒爲越所滅。（出《越絕書》）

【譯文】

吳王夫差晚上夢見三隻黑狗叫，一會在南一會在北，炊甑也斷了煙火。他醒來之後，立即召集羣臣說夢，可是誰也解釋不了。於是，夫差便召見公孫聖。公孫聖得到消息之後，便與妻子訣別，說："大王因爲作了惡夢召我去解，決非好事。可是我又不能說謊，必定被他殺害……"公孫聖來到殿前，夫差將自己作的夢告訴了他。公孫聖說："大王要亡國了！狗叫，說明宗廟沒了主人；炊甑無氣，說明糧食已絕。"吳王果然大怒，殺了公孫聖。不久，越國兵馬殺將過來，夫差對左右說："我沒有道理殺公孫聖啊，你們快喚他出來吧！"衆人三呼公孫聖，公孫聖果然答應了三聲。最後，吳國終於被越國滅掉了。

漢武帝

漢武帝夢大魚，求去口中鉤。明日遊昆明池，見一魚銜鉤，帝取鉤放之。三日，池濱得明珠一雙。（出《三秦記》）

【譯文】

漢武帝夢見一條大魚，哀求他替自己摘掉口中的魚鉤。第二天，他遊昆明池的時候，果然看見了一條銜着鉤的大魚。漢武帝急忙替它摘下魚鉤，把它放入水中。三天後，他在池邊拾到了兩顆明珠。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將獻賦而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言神仙之事。"賦成以獻，帝大嘉賞。（出《西京雜記》）

【譯文】

司馬相如，字長卿。一天，他想作一首賦獻上去卻不知道怎麼寫好。晚上，夢見一位穿黃衣服的老人對他說："你可作《大人賦》，談談神仙的事情。"司馬相如醒來，照老人說的寫成一賦獻給了漢武帝，漢武帝大大地獎賞了他。

陰貴人

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時敦煌獻異瓜種，名穹隆。父老雲："有道士從蓬萊得此種，食之不飢。"（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漢明帝時有一位陰貴人，作夢喫瓜，味道美極了。這時，恰巧趕上敦煌獻來名叫穹隆的一種奇異的瓜籽。老人們說，有一位道士從蓬萊弄來的這種瓜籽，吃了它就再也不會覺得飢餓了。

張奐

後漢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夢帝與印綬，登樓而歌，覺以告奐。奐令佔之。曰："夫人方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猛。建安中，爲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焚而死。（出《搜神記》）

【譯文】

東漢，張奐任武威太守。一天，他的妻子夢見皇帝給了她一方大印，高興極了，登樓而歌。醒來，她把這件事告訴了張奐。張奐讓人佔了一卦，那人說："夫人將來生了兒子，還得管理此地，而且會死在這座樓上。"後來，張奐的夫人真的生了個兒子，叫猛。建安年間，果然也做了武威太守。不久，他殺死刺史欲逃往邯鄲經商。剛要出城，便被官兵圍住。他恥於被擒，就登樓自焚而死了。

鄭玄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還之。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東矣。"（出《異苑》）

【譯文】

鄭玄跟老師馬融學習，三年沒有學到什麼。後來，馬融讓他回去。一日，鄭玄在樹蔭下和衣小睡，夢見一個人用刀劃開他的心，對他說："你是完全可以使自己成爲有學問的人！"鄭玄睡醒後立即返回，不久就把所有的典籍弄懂弄通了。後來，他回了東方。馬融嘆了口氣說："詩書禮樂全去東方啦！"

範邁

林邑謂紫磨金爲上金，俗謂之楊邁金。範邁母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生兒，兒生席色昭晰。後因生兒，名曰範邁，爲林邑王。（出《林邑記》）

【譯文】

林邑國稱紫磨金爲上等金，民間叫它楊邁金。範邁的母親當年夢見一個人鋪楊邁金編的席子，跟她生下個兒子，生兒時席子金光四射，十分耀眼。後來，她就給兒子取名範邁，範邁長大以後成了林邑國的國王。

許攸

許攸夢烏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書，拜跪曰："府君當爲北斗君，明年七月復有一案，四封文書，雲：陳康爲主簿。"覺後，適（適原作王。據許本改。）康至，曰："今來當謁。"攸聞益懼。問康曰：我作道師，死不過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餘爲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出《幽明錄》）

【譯文】

許攸夢見黑衣小吏爲他搬來一張漆案，案上有六封文書，那小吏向他拜跪說："大人應當成爲北斗府君。明年七月還有一張漆案，上面有四封文書，那是送給陳康的。"醒來後，陳康剛好趕到，並且說："我今天是來拜見你的。"許攸更覺害怕。有頃，他對陳康說："我問過法師，死後不過是土地神而已；今天能當北斗府君、主簿，豈不高攀了麼？"第二年七月，他和陳康在同一天死去。

薛夏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之時，夢有人遺一篋衣，雲："夫人必生賢明之子，爲帝王所宗。"母記其夢之時。及生夏，年及弱冠，才術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彌日不息，辭華旨暢，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言不談，則子游、子貢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製書與夏，題雲"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以符先夢。名冠當時，爲一代高士。（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薛夏是天水人，博學多才，舉世無雙。他母親懷他的時候，夢見有人送來一箱衣服，說："你一定能生個賢明的兒子，被帝王所尊崇。"母親牢記起這個夢的時間，等生下了薛夏，長到二十歲左右時，就學識過人了。魏文帝與他談論起來，整日不休息。他思想深刻，辭采華美，什麼問題都難不倒。魏文帝說："當年公孫龍稱爲辯才，但他迂腐而又狂妄。今天你所說的，都是聖人之言，只有子游、子貢之輩才能趕得上。如果孔老夫子在魏國，也一定會進來看你的。"說罷。魏文帝親手爲他題字："入室生"。後來成爲祕書丞。他的家很窮，魏文帝解下自己的衣服賜給他。這與其母之夢相符。當時他的名氣很大，成爲一代風流人物。

蔣濟

魏蔣濟爲領軍也。其妻夢亡兒涕泣言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有孫阿者，將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領軍，囑阿轉我，今得樂處。"言訖，母遂驚寤。以白濟，濟曰："夢不足憑耳。"明日，母復夢之，言曰："我今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間，暫得歸來。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得復歸於此。願重啓之，何惜一試驗也。"遂說阿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又爲言之曰："昨又夢如此，雖知夢不足憑，何惜一驗之乎？"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如其夢。濟乃涕泣曰："幾負我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之不信也，乃謂濟曰："若誠如所言，某之願也，不知賢郎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許諾。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下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之消息。辰時傳阿心痛，日中傳阿亡。涕泣曰："雖哀兒之不幸，見喜亡者之有知。"後月餘，母復夢兒來告曰："已得轉爲錄事矣。"（出《列異傳》）

【譯文】

蔣濟是領軍將軍。一日，他的妻子夢見死去的兒子哭泣着說："我與你們生死相隔。我活着的時候爲將相子弟，今天在陰間卻是泰山的小役卒，憔悴不堪，忍辱負重，簡直沒法說了！現在，在太廟西邊有個叫孫阿的人，蔣被封爲泰山縣令。希望母親轉告父親，囑咐孫阿給我換個好地方。"兒子說完，母親便驚醒了。她把這事告訴了丈夫。將濟卻說，夢是沒有根據的。第二天，母親又作了同樣的夢，兒子說："我今天是來迎接新縣令的，住在太廟下，在出發前的間隙，暫得脫身歸來。新縣令明天中午出發，出發前的事務繁多，我不能再來這裏。希望你再跟父親說說，不妨試驗一下……"然後他說出孫阿的模樣，十分熟悉似的。天亮之後，母親又把這事對父親講了，並說："雖然說夢是沒有根據的，但也不妨驗證一下看看。"蔣濟派人去太廟周圍打聽孫阿，果然找到了這個人，模樣跟夢中說的一樣。蔣濟哭泣道："差一點對不起我兒子啊。"於是，他找到孫阿，詳細談了此事。孫阿聽說要當泰山令，一點也不怕死，只是擔心蔣濟的話不可信。他對蔣濟說："如果真是這樣，我當然願意幫忙，可不知你兒子想幹什麼？"蔣濟說："你在陰間給他找個他喜歡乾的差事吧。"孫阿答應下來。說完，蔣濟便回到府中，爲了快一點得到驗證，他從領軍門前到廟下，每十步安排一人，傳遞孫阿的消息。辰時時報告說孫阿心痛，中午就接到了孫阿的死訊。蔣濟流淚道："我雖然爲兒子悲哀，但他讓我找這位不怕死的人還是頗有見識的。"一個多月後，母親又夢見兒子告訴她，自己已經轉爲掌管文書的錄事了。

周宣

魏周宣，字孔和，善占夢。或有問宣者："吾夢芻狗。"宣曰："君當得美食。"未幾，復有夢芻狗，曰："當墮車折腳。"尋而又云夢芻狗，宣曰："當有火災。"後皆如所言。其人曰："吾實不夢，聊試君耳！三佔不同，皆驗，何也？"宣曰："意形於言，便佔吉凶。且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初言夢之，當得美食也。祭祀即畢，則爲所轢，當墮車傷折。車轢之後，必載以樵，故云失火。（出《魏志》）

【譯文】

魏國有個人叫周宣，字孔和，善於解夢。一日，有人對周宣說，我夢見了草扎的狗。周宣說，你能夠得到美味的食品。不一會兒，那人說自己又夢見了草扎的狗。周宣說，你要從車上摔下來弄折腳。有頃，那人又說自己第三次夢見了草扎的狗。周宣說，這回你該有火災。後來，正如周宣說的那樣。那人道："我其實沒有作夢，只是想看看你的本事。三次雖然不同，可爲什麼都應驗呢？"周宣說："人的意念是通過語言表現出來的，所以能占卜吉凶。芻狗是用來祭祀神靈的，所以你第一次說自己夢見了它，是應得到美味食品的。祭祀完畢，那芻狗也就被車輪碾軋，所以你會從車上摔下來弄壞腳。車軋之後，它只能當柴燒，所以我說你家要失火。"

王戎

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椹子與之，著衣襟中。既覺得之，佔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出《異苑》）

【譯文】

王戎夢見有人給他七顆椹子，他便揣入懷中。睡醒之後，懷中果然有七顆椹子。他佔了一卦，結果說："椹，桑（喪）子啊。"不久，他的七個兒女全死了。

鄒湛

鄒湛夢一人拜，自稱甄仲舒，求葬。湛覺，思之曰：舍西瓦土中人也。"乃取葬之。復夢其人來拜謝。（出《晉書》）

【譯文】

鄒湛夢見一個人向他跪拜，說自己叫甄仲舒，請求爲他安葬。鄒湛醒來，心想：甄仲舒三個字，不就是"我乃舍西瓦土中人"麼？於是，他在屋西瓦土中找到一個死人，將他重新安葬了。他又夢見那人來向他道謝。

陳桃

虞翻注《易》，上奏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散發粗裘，付《易》六爻。（爻原作又。據明抄本改。）燒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在天上，三爻（爻原作及。據明抄本改。）足以'。豈臣受命，應當知也。"（出《夢雋》）

【譯文】

虞翻註釋易經，向皇帝奏道："我手下有個叫陳桃的小吏，夢見我與道士相遇。那道士披頭散髮，衣衫襤褸。他給我易經中的六爻，被他燒了三爻，讓我喝下去。臣請求把那三爻也吞下去。那道士卻說：'《易》在天上呢，地上有三爻足夠了。臣子是受天之命，這一點是應當知道的。"呂　蒙 呂蒙入吳，王勸其學。乃博覽羣籍，以《易》爲宗。常在孫策坐酣醉，忽於眠中，誦《易》一部，俄而起驚。衆人皆問之。蒙雲："向夢見伏羲、文王、周公，與我言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廣明之道，莫不窮精極妙；未該玄言，政空誦其文耳。"衆坐皆知蒙囈誦文也。（出《王子  
年拾遺記》）

【譯文】

呂蒙來到吳國，孫權勸他好好研究學問。他博覽羣書，並以易經爲主，常在孫權身邊談經論道，有時還喝得酩酊大醉。一日，他在睡夢中忽然背誦易經一部。一會驚醒，大家都問他怎麼回事兒。呂蒙說："我在夢中見到了伏羲、文王和周公。他們跟我談論國家興亡之事，天地宇宙之理，觀點都十分精闢絕妙。他們可不是空發議論，僅僅背誦原文而已呵。"語驚四座，衆人都知道呂蒙說夢話誦易經這件事了。

王穆

洛陽王穆起兵酒泉，西伐索嘏，長史郭瑀諫，不從。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覺嘆曰："屋字屍至也，龍飛屋上屍至，吾其死矣。"後果驗。出（《前涼錄》）

【譯文】

洛陽的王穆從酒泉發兵，向西討代索嘏。長史郭瑀出面勸阻，王穆不聽。晚上，他夢見自己乘青龍上天，剛到屋頂就停住了。他醒來嘆道："屋字就是屍至呵。龍飛屋上屍至，看來我得死了！"後來，果然應驗了。

張天錫

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牀上避之，乃墮地。後苻堅遣苟萇者，綠地錦袍，從南來，攻入門，大破之。（出李產《集異傳》）

【譯文】

張天錫在涼州夢見一隻綠色的狗，特別高大，從南邊撲來，想咬他，嚇得他逃到牀上想藏起來，結果卻摔到地上。後來，前秦皇帝苻堅派苟萇殺來。那苟萇就穿着綠色錦袍，從南邊攻進城門，把涼州給破了。

張駿

涼文王張駿，夢一人鬢眉皓白，自稱子俞，曰："地上之事付你，地下之事付我。"王寤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孫亮。爲祈連令矣。（出《敦煌錄》）

【譯文】

涼文王張駿，夢見一個鬢眉皆白的老人，自稱叫子俞，對他說道："地上的事情交給你，地下的事情交給我。"他醒來之後一打聽，才知道有位叫子瑜的侯爺剛死，便得了個叫亮的曾孫子。原來，他是想祈求連任呵。

索充宋桶

索充夢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索紞佔曰："虜去上半，下男字也。夷虜陰類，君妻當生男也。"已後果驗。

又宋桶夢內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索紞佔曰："內中有人，是肉子也；兩杖著之象，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肉食矣。（出劉彥明《敦煌錄》）

【譯文】

索充夢見一個外夷的俘虜，脫了上衣來拜見自己。他請人算了一卦，說："虜去上半身，下邊是個男字。外夷的俘虜屬於陰類，指你妻子，意思是說你的妻子應該生個男孩兒。"以後果然應驗了。

又有一個叫宋桶的人，夢見家內有個人在穿衣服，於是他一手拿兩根棍子狠狠打去。醒來，他請人算了一卦，說："內中有人，分明是肉字嘛；兩杖呈筷子之象。這回你該有肉吃了！"他一連過了三天，走了三家，結果都喫到了肉。

苻堅

苻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佔曰："菜多，難爲醬也。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出《夢書》）

【譯文】

前秦皇帝苻堅想向南討伐，晚上夢見城裏長滿蔬菜，而且大地向東南傾。第二天佔了一卦，說："菜多，難爲醬（將）呵；大地東南傾斜，更說明江左難以奪取了。"

後趙宣鹹

宣鹹卒後五年，石虎夢見鹹。涕泗囑其子奮，曰："非心力所達也。"通夢之言而有徵："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爲趙郡守。"於是即擢拜廷尉，爲太常。才力不及父，因鹹夢登列卿也。（出《趙書》）

【譯文】

宣鹹死後五年，後趙皇帝石虎夢見了他。他哭啼着囑咐兒子奮，說："不是我心想着就能實現的呵。"石虎想，他這夢中之言是有求於我，便問："奮現在什麼地方？"手下人回答說當郡守呢。於是，石虎當即提升他爲廷尉，掌管宗廟禮儀等。雖然奮的才華趕不上父親，但卻因父親託的一個夢，而成爲了九卿之一。

張甲

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暫數宿行，過期不及。謨晝眠，夢甲雲："暫行，忽暴病，患心腹痛病，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謨曰："何以治之？"甲曰："蜘蛛生斷去腳，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出《幽明錄》）

【譯文】

張甲跟司徒蔡謨有親戚，寄居在蔡謨家中。開始幾宿還不錯，過些日子就不行了。一天，蔡謨白天睡着了，夢見張甲對他說："我剛要走，忽然得了個急病，心腹疼痛，脹滿想吐又吐不出來，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死了。"蔡謨問道："怎麼能治呢？"張甲答道："把活蜘蛛的腿弄掉，吞下去就好了。"蔡謨醒來，派人去張甲的住處檢驗，他果然已經死了。

張茂

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能善終。大象者大獸也，取諸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爲人所殺。"茂永昌中，爲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滅之。（出《異苑》）

【譯文】

會稽的張茂。曾經夢見過大象。他請人幫助解夢，說：你應當管理大郡的，但卻不能善終。大象者大獸也，而獸就是守，取它的諧音嘛。大象因它的牙齒寶貴卻毀壞了它的生命，將來必被人所殺。"張茂在永昌年間，任吳興郡太守。等王敦掌管東晉大權時，他剛正不阿，王敦便派沈充把他滅掉了。

晉明帝

晉明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褒，亦好此馬。帝雲："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出孔約《志怪》）

【譯文】

晉明帝的時候，一位來獻馬的人夢見河神向他要這匹馬。等他趕到殿前，一說，恰與晉明帝作的夢一樣。於是，這馬就被投進水裏獻給了河神。當初，太傅褚褒也想要這馬，晉明帝說，已經送給河神了。等到褚褒死後，士兵們看見他騎着那匹馬而行。

馮孝將

廣平太守馮孝將，男馬子。夢一女人，年十八、九歲，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來四年，爲鬼所枉殺。按生錄，乃歲至八十餘。今聽我更生，還爲君妻，能見聘否？"馬子掘開棺視之，其女已活，遂爲夫婦。（出《幽明錄》）

【譯文】

廣平太守馮孝將，有個兒子名叫馬子。一日，馬子夢見一個女子，十八九歲的樣子，說："我是前太守徐玄方的女兒，不幸夭折，死了四年後，又被鬼屈殺。按生死簿上講，我能活到八十多歲。現在，聽憑我再生一次，返回陽間作你的妻子，不知你肯不肯娶我？"第二天，這馬子掘開那女子的棺材一看，那女子已經活了。於是，他倆便結成了夫妻。

徐精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後如其言矣。（出《幽明錄》）

【譯文】

晉代咸和初年，徐精出遠門的時候，夢見和妻子睡覺，並使她有了身孕。第二年，他從外地回到家，妻子果然生下個孩子。後來一問，一切都跟他說的一樣。

商仲堪

商仲堪在丹徒，（丹徒原作舟。據《搜神記》及《異苑》七改）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酹酒。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出《夢雋》）

【譯文】

商仲堪在丹徒縣夢見一個人，對他說："你既然有濟困扶危的博愛之心，能不能把我挪到一個乾燥的高地方？這樣，你就對一具枯骨也有恩了。"第二天，果然順水漂來一具棺材。商仲堪撈上來之後，又將他埋葬在山崗上，且用酒祭奠了他。當晚，商仲堪夢見那人前來感謝他。

商靈均

商靈均，義熙中，夢人來縛其身將去，形神乖散。復有一人云："且置之，須作衡陽，當取之耳。"後除衡陽守，辭不得免，果卒官。（出《夢苑》。明抄本作出《異苑》。）

【譯文】

晉義熙年間，商靈均作了一個夢，夢見有人把他用繩子綁上就走，嚇得他魂飛魄散。這時，又走出一個人來說："放了他吧。衡陽還缺個太守，應當在那兒取他。"後來，商靈均果然被任命爲衡陽太守，想推辭也不行，結果死在衡陽任上。

桓豁

荊州刺史桓豁，所住齋中，見一人長丈餘，夢曰："我龍山之神，來無好意，使君既貞固，我當自去耳。"（出《甄異記》。許本作出《述異記》。按今見《異苑》卷七）

【譯文】

荊州刺史桓豁住在自己的書房裏。一日，他夢見一個人，足有一丈多高，對他說道："我是龍山之神，這次來沒有什麼喜事，使君已經堅貞不移，我自然就會離去。"

司馬恬

京口新城有鄧艾廟，毀久。晉譙王司馬恬爲都督，夢一人自稱鄧公，求治舍宇。恬乃令與修造之。（出《異苑》）

【譯文】

京城旁邊有座鄧艾廟，坍塌已經好長時間了。這時，晉譙王司馬恬當上了都督。一天，他夢見一個人自稱鄧艾，請求他幫助修造一座房舍。第二天，司馬恬就派人把那座鄧艾廟重新建造起來。

賈弼

河東賈弼爲琅琊參軍，夜夢一人，塺齙大鼻閉目，請曰："愛君之貌，換君之頭，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覺而人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自此後能半而笑啼，兩手足及口中，各題一筆書之，詞翰俱美。（出《幽明錄》）

【譯文】

河東的賈弼是琅琊郡的參軍。晚上，他夢見一個人，樣子長得很難看要求說："我實在是太愛你的相貌了，想和你換換腦袋，可以嗎？"因爲在夢中不能夠阻止，腦袋當即被那人換去。醒來之後凡是見到他的人全都嚇跑了。回到家裏，家裏人也都嚇得躲藏起來。從此以後，他能用半面臉哭笑，兩手、兩足及口中可以各拿一支筆寫字，寫出來的詞章都很有文采。

王奉先

有貴人亡後，永興令王奉先夢與之相對如平生。奉先問："遠有情色乎？"答雲："某日至某家，問婢。"後覺，問其婢，雲："此日某夢郎君來。"（出《幽明錄》）

【譯文】

有一個地位貴顯的人死後，永興縣令王奉先夢見與他相對而坐，跟平時沒什麼兩樣。王奉先問道："你們陰間也有男女之情嗎？"那位貴人答道，哪天你有工夫去我家，一問我的婢女便知。王奉先醒來之後，便趕到他家去問他的婢女，婢女答說："今天，我夢見了大人來到我家。"

宗叔林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鱉，付廚曰："每日以二頭作臛。"其夜，夢十丈夫，皁布衣褲褶，扣頭求哀。不悟而食二枚。明夜，又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出《搜神記》）

【譯文】

晉陽太守宗叔林得到了十隻老鱉，交給廚師說："每天用二隻鱉作肉羹。"當天晚上，他夢見十位漢子，穿黑色的布衣服，向他叩頭並苦苦哀求。宗叔林沒有醒悟，吃了兩隻老鱉。第二天晚上，又夢見八位漢子向他跪請饒命。這時，他才醒悟過來，把剩下的那八隻鱉全放生了。後來，他夢見了那八個人前來道謝。

沙門法稱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嵩（嵩原作松。據明抄本改。下同。）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餅爲信物。"宋祖聞之，命僧惠義往嵩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覺，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出《冥祥記》）

【譯文】

北宋初年，佛門弟子法稱，臨死前說："嵩山上有個人告訴我，江東的劉將軍應當受命於天。我拿出三十二塊寶玉和一餅金子爲信物。"宋太祖聽說了這件事，命令僧人惠義前往嵩山。路上走了七天七夜。最後這天夜裏，惠義夢見了一位鬚髮飄然的老人爲他指示道路。等到他醒來的時候，還記得老人告訴他的那個藏寶的地方，結果一挖，就把那三十二塊寶玉和一餅金全挖了出來。

劉穆之

劉穆之常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爲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昇天。既曉，有一姥問曰："君昨夜有佳夢否？"穆之乃具說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訖不見。後官至僕射丹陽尹，以元功也。（出《異苑》）

穆之又夢，有人稱劉鎮軍相迎。旦佔之："吾死矣，今豈有劉鎮軍耶？"後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業。武帝時爲鎮軍將軍。（出《續異記》）

【譯文】

劉穆之曾在揚子江的船上過夜。一天晚上，他夢見兩隻船合拼成一隻大遊舫，上頭蓋着華麗的篷子，裝飾得十分講究，這遊舫剛剛昇天，天就亮了。這時，有一位老婦人問他說："你昨天夜裏是不是作了個美夢？"劉穆之以實相告。老婦人笑着說："你一定能夠當上宰相。"老婦人說完就不見了。後來，劉穆之果然位居僕射和丹陽尹等要職，真是功德圓滿呵。

劉穆之又作了一個夢，夢見有人稱呼他劉鎮軍，並笑臉相迎。早晨，他佔了一卦後說："我就要死了！這裏哪有什麼劉鎮軍呢？"後來，宋武帝派人來迎他進宮，與他共商國家大事。不久，他真的被封爲鎮軍將軍。

徐羨之

徐羨之爲王雄少傅主簿。夢父作謂曰："汝從今己後，勿渡朱雀桁，當貴。"羨之後行半桁，憶先人夢，回馬。而以此除主簿，後果爲宰相。（出《幽明錄》）

【譯文】

徐羨之爲王雄少傅當主簿。一天晚上，他夢見父親對他說："你從今往後，不再過朱雀橋，就能大富大貴。"後來，羨之有一次上了朱雀橋剛走一半，不由想起父親託的那個夢，立刻策馬返回。他因此被免去了主簿之職。後來，他記取這次教訓，結果當上了宰相。

沈慶之

沈慶之，元嘉中，始夢牽滷部入廁中，雖忻清道，而甚惡之。或爲之解曰："君必貴，然未也。滷部者，富貴之容；廁中，所謂后帝也。君富貴不在今主矣。"後果中焉。（出《拾遺錄》）

【譯文】

沈慶之是南北朝時宋文帝元嘉年間的人。一天夜裏，他夢見自己帶領儀仗隊進到廁所裏。雖然清潔，卻使他十分厭惡。有人爲他解夢說："你一定會得到富貴。但是得等到將來。儀仗隊是富貴的象徵，廁所代表后帝的意思。所以說，你在當今皇帝在位時是得不到富貴的。"後來先帝死了，太子繼位，他果然得到了富貴。

明歒之

嘉九年，徵北參軍明歒之，有一從者，夜眠大魘。歒之自往喚之，頃間不能應。又失其頭髻，三日乃寤。說雲："被三人捉足，一人髻之。忽夢見一道人，以丸藥與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藥，服之遂瘥。（出《幽明錄》）

【譯文】

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征討北方的參軍明歒之有一個隨從，夜晚睡覺時驚嚇得大叫起來。明歒之親自去喚他，半天卻不能應聲。梳在頭上的髮髻也不見了。他三天之後才睡醒。對大家說："我夢見自己被三人按住腳，一人割去髮髻。忽然又夢見一位道士，掏出一丸藥給我，那藥象一顆梧桐子，並讓我用水把它服下去。"等到醒了，大家這纔看到他手中果然有一丸藥，他服下之後病馬上就好了。

劉誕

竟陵劉誕，在廣陵，左右直眠，夢人告之曰："官鬚髮爲矟旄。"則覺已失發矣，如此數十人。（出《續異記》）

【譯文】

竟陵太守劉誕帶人來到廣陵。正當手下人都睡着了的時候，他夢見有人告訴他說，你的頭髮應該做長矛和旗幟呀。當他醒來時便已經失去了頭髮。像他這樣的還有幾十個人。

袁愍孫

袁愍孫，世祖出爲海陵守，夢日墮身上，尋而追還，與機密。（出《拾遺記》）

【譯文】

袁愍孫這個人，在宋太祖時出任海陵郡守。一天，他夢見太陽落到自己身上。太祖很快把他召了回來，讓他參與機密。

劉沙門

劉沙門居彭城，病亡。妻貧兒幼，遭暴風雨，牆宇破壞。其妻泣擁稚子曰："汝父若在，豈至於此！"其夜夢沙門將數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出《甄異記》）

【譯文】

劉沙門家住彭城，因病而死。撇下孤兒寡母，苦不堪言。一天，下了一場暴風雨，房子遭到嚴重破壞。妻子摟着小兒子哭泣着說："你父親如果還活着，咱們怎麼也不致於落到這一步呵！"當夜，她夢見丈夫帶領幾十人前來修理房子。第二天她醒來一看，那房子果然修理完了。

諸仲務

諸仲務一女顯姨，嫁爲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點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點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夢妻來上牀，分明新白妝面上有墨點。（出《搜神記》）

【譯文】

諸仲務有一個女兒叫顯姨，嫁給米元宗爲妻，因爲生孩子難產死在家中。老百姓們說，凡因難產而死的女人，都應該在她臉上點上墨汁。她的母親不忍心這樣做，諸仲務就悄悄地給她點上，沒有讓任何人看見。後來，米元宗當上了始新縣令，夢見妻子來到眼前，分明看見她剛化了妝的臉上有墨點。

孫氏

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佔者宋董。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苴杖，即削杖。"後孫氏果遭母喪。（出《集異記》）

【譯文】

有個姓孫的人總想當官。一天，他夢見一對鳳凰落在自己的兩隻手上。醒來之後，他去問算命先生宋董。宋董說："鳳凰不是梧桐樹不落，不是竹子的種子不喫。看來，你要遭大難了。你不是得拿居父喪的苴杖，就得拿居母喪的削杖。"後來，他果然死了母親。

桓誓

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爲太守，先已病矣，誓往看之。語玄龍雲："吾昨夜忽夢見君，着喪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夢如前，雲："二十八日當拜。"二十七日，桓忽中惡，就玄龍索麝香丸。玄龍（玄龍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聞，令作兇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龍卒。（出《續搜神記》）

【譯文】

桓誓，字明期。他住豫章郡的時候。梅玄龍當太守。一天，梅玄龍在桓誓之前先病倒了，桓誓前去看望他，並對玄龍說："我昨天晚上忽然夢見你身穿喪衣來迎接我。"過了幾天之後，桓誓又作了那樣的夢，並夢見梅玄龍說二十八日再相見。二十七日那天，桓誓忽然也病倒了，派人向梅玄龍要麝香丸。玄龍聽說了這件事，便吩咐下人趕緊準備棺材。二十七日桓誓病故，二十八日梅玄龍也死了。

張尋

巴西張尋夢庭生一竹，節相似。都爲一門。以問竺法度，雲："當暴貴，但不得久矣。"果然如其所言。（出《述異記》。明抄本作出《異苑》）

【譯文】

巴西郡的張尋夢見院子裏長出一棵竹子，那竹子每節都一樣長，且長成了一個門形。爲此，張尋去請教竺法度，回答說："你能夠大富大貴，但卻不能長久。"後來，果然像他說的那樣。

徐祖

嘉興徐祖幼孤，叔隗養之如所生。隗病，祖營作甚勤。是夜，夢二人來雲："汝叔應合死也。"祖叩頭祈請哀愍。二人云："念汝如此。爲活之。"祖覺，叔乃瘥。（出《搜神記》）

【譯文】

嘉興縣的徐祖幼年成了孤兒，被叔叔徐隗收養，待他如親生兒子一樣。忽一日，徐隗病倒了。徐祖跑前跑後更加勤快。當夜，徐祖夢見二個人對他說："你叔叔應該死了。"徐祖急忙跪下磕頭，祈求免他叔叔一死，樣子十分悲傷。那二人說："看在你如此孝順的份上，那就讓他活下去吧。"徐祖醒來，他叔叔的病已經好了。

桓邈

桓邈爲汝南，郡人齎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出《幽明錄》）

【譯文】

桓邈爲汝南郡太守。一天，手下人送來四隻黑色的鴨子作禮物。當夜，他的大兒子夢見四個穿黑衣服的人請求他救命。醒來之後，忽然看見那四隻鴨子就要被殺，急忙救了下來，並買來幾斤肉頂替。事後，他還夢見那四個人前來道謝呢。

周氏婢

陳留周氏婢入山取樵，倦寢。忽夢一女子，坐中謁之曰："吾目中有刺，願乞拔之。"及覺，忽見一棺中有髑髏，眼中草生，遂與拔之。後於路旁得雙金指環。（出《述異記》）

【譯文】

陳留縣老周家的婢女上山砍柴，因勞累過度便睡着了。忽然，她夢見一個女子坐在面前拜道："我眼睛裏有刺，請你幫我拔去吧！"婢女立刻醒來，忽然看見一口棺材，棺內有具骷髏，頭骨眼中已生出草，她當即拔了下來。後來，她在路邊拾到了一對金戒指。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夢一沙門納衣杖錫來雲："縣後何家桐甚良。"覺，如夢求之，果得。（出《冥祥記》）

【譯文】

何敬叔少年就敬愛佛學，想做一個檀木佛像供起來，卻沒有木頭。這時，他夢見一個和尚穿着粗布衣拄着禪杖來說："縣城後面何家的梧桐樹就很好。"何敬叔醒來，照夢中的地點去尋找，果然找到了一片梧桐樹。

卷第二百七十七　　夢二

閭英 宋瓊 宋穎妻 盧元明 元淵 許超 北齊李廣 蕭鏗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

徐善

夢休徵上　　隋文帝　唐高祖　戴胄　婁師德　顧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陳安平

李瞿曇 趙良器 奚陟 張鷟 裴元質 潘玠 樊系 呂諲

閭英

後魏閭英爲肥城令，夢日墮所居黃山水中，林人以車牛挽致不出，英抱戴而歸。後至散騎常侍。（出《夢雋》）

【譯文】

後魏時，閭英當上了肥城縣令。一天，他夢見太陽落進他所居住的黃山下的水中，村裏人用牛車拉也拉不出來，閭英急忙上前將那太陽抱入懷中回家了。後來，他的官職一直升到尊貴的散騎常侍。

宋瓊

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稱孝感。（出《夢雋》）

【譯文】

後魏，宋瓊的母親病危，三九天想喫西瓜。宋瓊晚上作了個夢，夢見有人給他一個西瓜。醒來之後，他果然得到了那個西瓜。當時，人們都說，這是因爲他的孝心感動了上蒼。

宋穎妻

後魏宋穎妻鄧氏，亡十五年。忽夢亡妻向穎拜曰："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流涕而去。數日崇卒。（出《夢雋》）

【譯文】

後魏，宋穎的妻子鄧氏已經死了十五年。一日，他忽然夢見妻子向自己拜道："我今天已經分配給高崇作妻子了，所以向你告別。"說完大哭而去。幾天之後，高崇就死了。

盧元明

後魏盧元明，字幼章，爲中書侍郎。孝武永熙末，乃居洛東緱山。時元明夢友（友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人王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覺，憶其詩十字雲："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嘆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也。"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焉。（出《夢記》）

【譯文】

後魏有位盧元明，字幼章，任中書侍郎。孝武帝永熙末年，他住在洛東的緱山。一天，盧元明夢見朋友王由帶着酒而來，與他告別。王由一邊喝酒一邊賦詩贈給他。盧元明醒來之後，還能想起他詩中的十個字："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盧元明長嘆一聲道："王由一向清高而不媚俗，如同暫居凡世的仙人，所以我纔有這個夢。他寫出了這樣的詩句，看來一定有什麼不測了。"過了三天，盧元明果然聽說王由已被亂兵殺害了。查一查他死的日子，正好是盧元明作夢的那天夜裏。

元淵

後魏廣陽王元淵，夢著袞衣倚槐樹，問佔者楊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旁鬼。"果爲朱榮所殺，贈司徒。（出《酉陽雜俎》）

【譯文】

後魏廣陽王元淵，夢見自己穿着禮服倚在槐樹上。第二天，他問占卜的人楊元稹，楊元稹說："你能夠做'三公'高官。"背後，他又對人說："這可得等他死後才能得到。槐字，不就是木旁邊的鬼嗎？"不久，元淵果然被朱榮所殺，死後才被封爲司徒。

許超

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楊元稹，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出《酉陽雜俎》）

【譯文】

許超夢見自己因爲偷羊而被關進監獄。醒後他問楊元稹這是怎麼回事，楊元稹說："你能當城陽縣令。"後來，他真的被封爲城陽侯。

北齊李廣

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羣書。修史。夜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疾卒。（出《獨異志》）

【譯文】

北齊，侍御史李廣，廣覽羣書，知識淵博。一日，他因編纂史籍太累而睡着了。夢中有一個人說："我是你的心神呵，你把我役使得太苦，我不得不走了！"很快，李廣便因病而死。

蕭鏗

齊宜都王鏗年七歲，出閣，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鏗遇害。時弘景隱山中，夢鏗來，慘然言別曰："某今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之以幽中事，多祕不出。及覺，即使人至都參訪，果與夢符。弘景因此著《夢記》。（出《夢記》）

【譯文】

南朝齊宜都王蕭鏗，七歲那年就受藩封，陶弘景作侍讀。在八九年時間裏，二人相處得很好。後來，蕭鏗被害。當時，陶弘景躲在山裏，夢見蕭鏗來了，神情悽慘地告別說："我今生的壽命就算到頭了。但因無罪，再過三年，我還能生在我們家。"陶弘景想問問陰間的事情，可他怎麼也不肯講。醒來之後，陶弘景半信半疑。三年之後，他派人去宜都一打聽，果然跟夢中說的一樣。因此，陶弘景寫了一本《夢記》。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晝臥北壁下。夢兩童子，遽雲："移公牀。"孝嗣驚起，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出《談藪》）

【譯文】

徐孝嗣，字始昌。他曾經住在帥府裏。一天，他白日躺在北牆下，夢見了兩個童子，急忙說要挪動他的牀。徐孝嗣驚醒起來，聽見牆壁有動靜，剛跑幾步那牆就倒了，壓住了他的那張牀。

梁江淹

宣城太守濟陽江淹少時，嘗夢人授以五色筆，故文彩俊發。後夢一丈夫，自稱郭景純，謂淹曰："前借卿筆，可以見還。"探懷得五色筆，與之。自爾淹文章躓矣。故時人有"才盡"之論。（出《南史》）

【譯文】

南朝梁時，宣城太守濟陽的江淹，小時候曾經夢見有人送給他一支五色筆，所以文采飛揚，才氣橫溢。後來，他又夢見一個人，自稱叫郭景純，對他說："從前借給你的那支筆，現在該還我了吧？"江淹從懷中掏出五色筆，還給他。從那時起江淹的文章越來越差，所以人們便有了"江郎才盡"的說法。

代宗

李輔國恣橫無君，代宗漸惡之。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覺。不輒言。及輔國爲盜所殺，帝異之，方以其夢話於左右。（出《杜陽雜編》）

【譯文】

李林甫橫行無忌，連皇帝也不放在眼裏，代宗漸漸討厭他了。一天，代宗睡覺時夢見自己登上樓去，忽見高力士帶領數百兵馬，用戟刺向李林甫，血灑在地上，前後歡呼着向北而去。代宗派人去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高力士說，這是唐明皇的命令啊。代宗驚醒過來，什麼也沒有說。等到李林甫被強盜所之後，代宗感到十分驚異，這才把那個夢告訴了身邊的人。

徐善

江南僞中書舍人徐善，幼孤，家於豫章。楊吳之克豫章，善之妹爲一軍校所虜。既定，軍校得善，請以禮聘之。善自以爲舊族，不當與戎士爲婚，固不許，乃強納幣焉，悉擲棄之。臨以白刃，亦不懼，然竟虜之而去。善即詣楊都，求見吳楊渥而訴之。時渥初嗣藩服，府廷甚嚴，僣擬王者。布衣遊士，旬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渥夜夢人來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將來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可厚遇。"且即遣騎迎之。既至，禮遇甚厚，且問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即命贖歸於徐氏。時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因闢爲從事。（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五代楊吳的中書舍人徐善，自幼父母雙亡，住在豫章郡。吳王楊行密攻克豫章之後，徐善的妹妹被一個軍官擄去。既成事實後，那軍官找到徐善，並送來定親的聘禮。徐善覺得自己是舊朝的人，不宜與他結親，因此沒有答應。那軍官把錢幣硬塞給他，全被他扔了。接着，軍官又把刀架到他脖子上，可他一點不怕。那軍官便把他妹妹帶走了。徐善立刻趕到都城告狀，想找楊渥訴說一番。而當時楊渥剛掌大權，制度極嚴，深居簡出，普通百姓一年也難見他一面。徐善到江西的白沙這一日，楊渥晚上夢見有人來對他說："江西有位秀才叫徐善，想來見你，現在白沙的旅舍裏。這人不但有才華，而且有事陳請，你要好好地待他。"天亮之後，楊渥立即派人去請徐善。徐善來到都城，受到很高的待遇。楊渥問他想對自己說什麼，徐善便把妹妹被搶走的事情講了。楊渥當即命令那位軍官把徐善的妹妹還給徐家。當時，歙州刺史陶雅聽說了這件事十分驚異，便任命徐善爲從事。

夢休徵上

隋文帝

隋文帝未貴時，常舟行江中。夜泊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菴。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爲天子。"后帝興建此庵爲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出《獨異志》）

【譯文】

隋文帝未發跡的時候，常常乘船在江中漂游。一天夜泊時，他夢見自己的左手沒了。醒來之後，他十分不悅，上岸後，走進一座小草屋。屋裏有一位老和尚，道法極高。隋文帝把自己的夢告訴了他。老和尚聽罷站起身來祝賀道："沒有左手就是獨拳（權）呵，你能夠成爲皇帝！"後來，隋文帝登基後便在此建起一座寺廟，稱爲吉祥寺。這寺廟在武昌下游三十里處。

唐高祖

唐太宗爲秦王時，年十八，與晉陽令劉文靖首謀之夜。高祖夢墮牀下，見遍身爲蟲蛆所食，甚惡之。諮詢於安樂寺智滿禪師。師俗姓賈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潔。師曰："此可拜乎！夫牀下者，陛下也。羣明食者，所謂羣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貧僧頗習《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牀下，紛若無咎，而早吉晚兇。斯固體大，不可以小，小則敗。大則濟，可作大事。以濟羣生，無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蒙善誘，未敢當。"禪師眄秦王曰："郎君與大人並葉兆夢，是謂幹父之盅，考用無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與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無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謝曰："弟子何幸，再煩鄭重丁寧之意，敢不敬從。"（出《廣德神異錄》）

【譯文】

唐太宗做秦王的時候，只有十八歲。他與晉陽縣令劉文靖第一次密謀起事的那天晚上，高祖夢見自己掉到了牀下，渾身爬滿了蛆蟲，令人作嘔。第二天，他向安樂寺智滿禪師詢問這是吉是兇。智滿禪師姓賈，是西河人，修養很深。禪師說："你應該朝天拜謝呀！牀下，就是陛下之意；蛆蟲喫你，就是百姓共同仰仗你一個人才能夠生活。"高祖讚許地點點頭。智滿禪師又說："我對《易經》十分熟悉，能夠用卦象來解釋事物的徵兆。按易經所說，巽在牀下，雜亂不堪，彷彿沒有什麼凶事，其實是先吉後兇。你雖然身材高大，但不能做小事，做小事必然失敗。你應該做大事，做大事必然成功。如果你爲民濟世，會非常順利地取得成功。"高祖聽罷，非常激動地說："雖然感謝你的好心誘導，但我實不敢當。"禪師又斜眼看了唐太宗一眼，說："對你的夢所作的解釋，和那些成大器的同在一頁書上，都是要動干戈冒犯父王的罪行，但經考察都將成功的，你不能拒絕。倘若上天要給予你的，你如果拒絕，那是要受到懲罰的。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的。"高祖聽罷拜謝道："弟子有什麼功德，又勞你鄭重地叮囑了一番，我怎敢不恭恭敬敬地從命呢？"

戴胄

戴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唐貞觀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著故弊衣，顏容甚悴，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爲？答曰："吾昔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於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出《冥報記》）

【譯文】

戴胄向來跟舒州的別駕沈裕相好。戴胄於唐貞觀七年死去。第二年八月，沈裕在舒州夢見戴胄走在京城義寧坊西南街上。只見他穿着過去那件破衣服，面容十分憔悴。看見沈裕，戴胄又悲又喜。沈裕問他一向可好，現在做什麼。戴胄回答道："我過去由於誤奏一本，錯殺了好人；我死之後，別人殺羊祭奠我。由於這樣兩件事情，把我折騰得好苦，真是苦不堪言。今天，事情總算過去了。"接着，他又對沈裕說："我平生跟你那麼好，竟然不能幫助你晉升，心中十分遺憾。今天，你終於升爲五品官了，命令已經從天曹發出，我來是給你報喜的。"戴胄又慶賀了一番。說完話，沈裕便醒過來，把這件事對別人講了，希望這夢能夠成真。當年冬天，沈裕又進京等待分配。有銅罰，不得官。於是，他又對別人說自己作的夢不靈。貞觀九年春天，沈裕要回到江南去，走到徐州時，皇帝的命令到了，封沈裕爲五品官，任婺州治中。

婁師德

婁師德布衣時，常因沉疾，夢一人衣紫，來榻前再拜曰："君疾且間矣，幸與其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路數里，見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道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見一空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竊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爲案掾。公命出己之籍，按取一軸以進，公閱之，書己名，載其祿位年月，周曆清貫，出入臺輔，壽凡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案椽曰："某一布衣耳，無飢凍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沿空而下，震徹檐宇。案椽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悟，始爲夢遊耳。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鄰有佛寺，擊曉鍾。蓋案椽所謂天鼓也。是日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鹹如所載者。及爲西京（明抄本京作涼）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臺，壽凡八十有五，何爲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任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三日乃薨也。（出《宣室志》）

【譯文】

婁師德還是普通百姓的時候，常常患病。一日，他夢見一個紫衣人來到牀前，拜了又拜說道："你的病就快好了，先跟我走一趟吧。"隨即把他引出來。忽然，婁師德覺得自己力氣很大，腳步敏捷，病已經好了。走了好幾里路，看見前面有一座官府，周圍站着吏卒，大紅門相當高。紫衣人說："這是地府的大院。"婁師德吃了一驚，說："地府的大院爲什麼會在人間？"紫衣人回答說："陰間的道路和陽間人們的足跡原本是相連的呵，可世人又怎麼知道呢？"婁師德進了院子，吏卒們急忙閃到一旁。他看見一座空房子，叫"司命署"。他問這裏面是管什麼的？回答說是放世人祿名壽命籍冊的。婁師德於是偷偷看了一眼，只見裏面有幾千冊書，均放在几案上，旁邊有穿綠衣服的人守護，這人被稱爲案椽。婁師德讓他拿出自己的籍冊。案椽取出一冊遞給他。他一看，只見書上有自己的名字，上面寫着當官進爵的時間，一切都寫得詳詳細細，而且可以活到八十五歲。他看後大喜，對案椽說："我一個小老百姓，餓不着凍不着就足夠了，怎麼敢有這樣的奢望呢？"話沒說完，忽然聽到一個聲音從空中降下，把屋檐震得直響。案椽一驚說："這是天鼓在響，你得趕緊回去，不可久留。"聽見這聲音，婁師德便驚醒了，才知道方纔是夢遊。這時，天已經亮了，他家的東邊有一座佛寺，正在擊鐘，這鐘聲就是案椽所說的天鼓了。當天，他的病就好了。後來，他走入仕途，步步高昇，正像自己籍冊上所載的那樣。他一直成爲西京的大元帥。一天，他看見一個黃衣使者來到樓前說："我是陰間的小吏，奉命來請你。"他說："我曾經看見過自己的祿命簿，記載着我的官位，壽命是八十五歲，成爲上臺星，怎麼這麼急就想要我的命呢？"黃衣人說："你在當某個官的時候，曾錯殺過無辜的人。你的官位與壽命是我的上司給的，現在他那裏已經沒有了。"說完婁師德便什麼也看不見了。從此臥牀不起，三天後就死了。

顧琮

顧琮爲補闕，嘗有罪系詔獄，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寐。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出《廣異記》）

【譯文】

顧琮任補闕之職時曾經受牽連被判有罪，皇帝下詔將他投入監獄，當判死刑。顧琮憂懼不已，和衣小睡。這時，他忽然夢見母親的陰部，驚恐萬狀，臉都變了色。同獄的人問怎麼回事，顧琮便把夢告訴了他們，自以爲這是大不祥之兆。當時，有位善於解夢的人卻向他祝賀道："你的死罪要免了。"顧琮問何以見得？那人說："你母親的陰部，本是你出生之路；你重又看見生路，這不是大吉大利嗎？我就是因爲這向你祝賀呵。"第二天，門下侍郎薛稷奏請皇帝說，顧琮之罪與事實不符，應當翻案。於是，顧琮竟然免於一死，後來還當了宰相。

天后

唐則天后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曾爲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侄，取捨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去。即降敕追廬陵，立爲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皇后武則天夢見一隻鸚鵡，羽毛豐滿，兩隻翅膀卻折斷了。醒來，她問宰相和大臣們這是怎麼回事，衆人沉默不語。內史狄仁傑說："鵡者。陛下的姓呵。兩翅膀折斷，是說陛下的兩個兒子，現在卻在廬陵郡做相王。你如果能起用這兩個兒子，兩翅膀就全了。"聽罷他的話，武則天的兩個侄子武承嗣、武三思連脖子都紅了。後來，契丹人圍住幽州，向朝廷下了一道檄文，說："還我廬陵相王來！"於是，武則天回憶起狄仁傑的話來，心想，他曾經爲我解夢，今天果然應驗了。她說："我想立太子，誰行呢？"狄仁傑說："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侄，選擇誰你可要認真考慮，最後還得由你定。"武則天說："我當然要立我的兒子，承嗣、三思算什麼東西？！"聽她這麼一說，承嗣等害怕了，乘人不備跑掉了。武則天隨即降旨相王李旦，立爲太子。他出任大元帥，開始招兵的時候，沒有幾個應招的。後來聽說了太子的德行，北邙山頭站滿了來應招的新兵，再也容不下了。見狀，敵人自己就退回去了。

薛季昶

唐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夢貓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佔者張猷，猷曰："貓兒者爪牙，伏門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薛季昶任荊州長史。一日，他夢見小貓趴在屋前門檻上，腦袋向外張望。他問占卜的人張猷，張猷說："貓兒即爪牙，也就是指武將；趴在門檻上，就是說在想家外之事。看來，你一定掌握指揮兵馬的要柄。"不到十天，薛季昶便出任桂州都督和嶺南招討使。

玄宗

玄宗嘗夢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士，力士雲："孝子素衣，此是韋見素耳。"帝深然之。數日，自吏部侍郎拜相。（出《廣異記》）

又 玄宗夢入井，有一兵士，著緋褌，揹負而出。明日。使於兵號中尋訪，總無此人。又於苑中搜訪，見一掌關，着緋褌，便引見。上問："汝昨夜作何夢？"對曰："從井中揹負日出登天。"上睹其形狀，與夢相似。乃問："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  
家貧。"遂敕賜錢五百千。（出《定命錄》）

【譯文】

唐玄宗曾經夢見自己從殿上跌下來，有個孝子又把他扶上去。日後，他問高力士這是怎麼回事，高力士說："孝子穿素衣，這是指韋見素呵。"玄宗深感有理。幾天之後，韋見素就從一個吏部侍郎成爲了宰相。

又 玄宗夢見自己掉進井裏，有一個兵士，穿着帶襠的紅褲子，將他背了上來。第二天，他派人到營房裏尋找，怎麼也找不到這個人。又派人到禁苑搜尋，見到了一個把門的，穿着帶襠的紅褲子，便被領來見皇帝。玄宗問他昨天晚上作的什麼夢，回答說："我夢見自己從井裏把太陽背上了天。"玄宗上前看他的容貌，與自己夢見的那個人很像，就問道你想不想作官呀？那人回答說："我不懂作官的事情，我家很窮呵。"隨即，玄宗賜給他五百貫錢。

魏仍

魏仍與李龜年同選。相與夢。魏夢見侍郎李彭年，使人喚，仍於銓門中側耳聽之。龜年夢有人報，侍郎注與君一畿丞。明日共解此夢，以爲門中側耳是聞字，應是聞喜。果唱聞喜尉，李龜年果唱蘄州蘄縣丞。仍後貶齊安郡黃崗尉，準敕量移。乞夢，夢拾得一毛蠅子。與李龜年佔議，雲："毛字千下有七，應去此一千七百里。"如其言。（出《定命錄》）

【譯文】

魏仍與李龜年同去應選，等待量才授官。晚上，他們各自作了一個夢。魏仍夢見侍郎李彭年被人喚去說話，自己在考場門裏側耳聆聽。李龜年夢見有人報告說，侍郎建議給一個畿丞之職。第二天他們共同來解昨晚的夢，認爲門中側耳是個聞字，應該是聞喜。果然，魏仍被封爲聞喜尉，李龜年被封爲蘄州蘄縣縣丞。魏仍後來被貶爲齊安郡黃崗縣尉。他尊命上任，卻不知此行多遠。晚上，他又想作夢，結果夢見一毛蠅子。第二天和李龜年占卜並議論起來，李說："毛字千下有七，那地方離這裏有一千七百里呀！"結果跟他說的一樣。

陳安平

給事中陳安平子，年滿赴選。與鄉人李仙藥臥，夜夢十一月養蠶。仙藥佔曰："十一月養蠶，冬絲也。君必送東司。"數日，果送吏部。（出《朝野僉載》）

【譯文】

給事中陳安平的兒子，年滿應選，等待量才授官。臨行前，他與同鄉李仙藥睡在一起，晚上夢見自己十一月養蠶。醒來，仙藥爲他佔了一卦，說："十一月養蠶。冬絲（東司）也！看來你一定會被送到吏部了！"幾天之後，他果然被送到了吏部。

李瞿曇

饒陽李瞿曇，勳官番滿選。夜夢一母豬極大。李仙藥佔曰："母豬，狘主也。君必得屯主。"數日，果如其言。（出《朝野僉載》）

【譯文】

饒陽有位李瞿曇，參加有功之官的選任。晚上，他夢見一頭老母豬，極大。李仙藥占卦後說："母豬，就是狘主呵。你一定能夠得到屯主的職位。"幾天之後，正如他說的一樣，李瞿曇做了屯主。

趙良器

趙良器嘗夢有十餘棺，並頭而列。良器從東歷踐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腳。後果歷任十一政，至中書舍人卒。高適任廣陵長史，嘗謂人曰："近夢於大廳上，見疊累棺木，從地至屋脊。又見旁有一棺，極爲寬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滿。不知此夢如何？"其後累歷諸任，改爲詹事，亦寬漫之官矣。（出《定命錄》）

【譯文】

趙良器曾經夢見有十餘口棺材，並排擺在地上。他從東依次踩着棺材走，到第十一口時，那棺材破了，他的腳陷了進去。後來，他果然歷任十一個職務，最後官至中書舍人時死了。高適任廣陵郡的長史，曾對人說："我最近夢見大廳裏疊放着一堆棺材，從地上摞到屋頂。又看見旁邊還有一口棺材，特別寬大，如果躺進去，周圍能空好大地方。不知道這個夢怎麼樣？"他從此以後一連擔任了好多個職務，最後改爲執掌皇后、太子家事的詹事，也是個清閒自在的官。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官，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中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碗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書近千餘紙，以案致筆硯，請押。陟方熱又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並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沾污。及驚覺。夜索紙筆細錄，藏於巾笥。後十五年，爲吏部侍郎。時人方漸以茶爲上味，日事修潔。陟性素奢，先爲茶品一副，餘公卿家未之有也。風爐越甌，碗託角匕，甚佳妙。時已熱，餐罷，因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爲主人，東面首侍。坐者二十餘人。兩甌緩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而始，雜以笑語，其茶益遲。陟先有痟疾，加之熱乏，茶不可得，燥悶頗極。逡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筆硯，滿面瀝汗，遣押。陟惡忿不能堪，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併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書盡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夢。語於同省。明日，取所記事驗之，更無毫分之差焉。（出《逸史》）

【譯文】

奚陟現爲侍郎。在他少年未作官時，曾夢見和來訪的二十餘位客人，坐在一個廳中喝茶。當時正熱，奚陟坐在從東面數的頭一個座位上，茶從西面開始敬，向南而去。兩碗端上來，奚陟沒有得到，渴得厲害，實在難以忍受了。一會兒，有一個小吏走上來，長得又高又胖，抱着一摞子簿書，在案几上擺下筆硯，請大家簽名。奚陟又熱又渴，又討厭那小吏的樣子，便斥責他說："你快下去吧！"說完一推案几，濃濃的墨水正濺在文書上面，並把小吏的衣服、手腳和臉全弄黑了。於是，他驚醒了。當夜他要來筆墨，把夢中的情景詳細記錄下來，藏在放衣物的竹器裏。十五年之後，奚陟任吏部侍郎。這時人們才漸漸把茶視爲上品，一天比一天講究起來。奚陟日常頗爲奢侈。他置了一套上好的茶具，連公卿家中也沒有。風爐越甌，碗託角匕，十分美妙。夏天又到了，喫完午餐，他請客人在廳中喝茶。奚陟是主人，坐了東面頭一個坐位。在坐的共有二十餘人。兩個茶碗上的極慢，裝的又少，還得請客人從西面開始喝，再加上說說笑笑，這茶更顯上得慢了。奚陟先前就有病，加上天熱，茶又喝不上，又是急躁又是煩悶。過了一會，有一個又黑又胖的小吏，抱着一摞文簿走了進來。他把筆硯擺好，滿臉是汗，請大家簽名。奚陟氣忿已極，就站在臺階上推了那小吏一把："你快下去吧！"這時案几忽然倒了，墨水潑了他一臉，文簿也全都染污了，客人們見狀大笑。奚陟這纔想起當年那個夢。這兩件事是多麼相同呵。第二天，奚陟取出當年那個夢的記錄一對照，更沒有半點差別。

張鷟

張鷟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雲："此吉祥也。昔蔡衡雲：'鳳之類有五，其色赤文章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鵷雛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爲鳳凰之佐，汝當爲帝輔也。"遂以爲名字焉。鷟初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復其身。其年對策，考功員外騫味道，以爲天下第一。又初爲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睡中自怪，我衣綠裳，乘馬，何爲衣緋卻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張鷟曾夢見一隻大鳥，紫色的，從天空中飛下來，落在他家門前不願離去。他告訴了祖父，祖父說："這是吉祥的徵兆呵！當年蔡衡說：'鳳的種類有五種，其中紅色的是鳳，青色的是鸞，黃色的是鵷雛，白色的是鴻鵠，紫色的叫鸑鷟鳳凰。'這鳥是鳳凰的輔鳥，你將來能夠輔佐帝王執政呵。"於是就給他取了張鷟這個名字。張鷟中了進士之後，來到懷州，夢見吉祥之雲蓋在他的身上。這一年他應答朝廷的策問，主考官認爲他頗有見地。算得上天下第一，隨即又成爲岐王的屬下。晚上，他夢見自己穿着紅衣服騎在毛驢上。睡夢中他還責怪自己，我應該穿綠衣裳騎在馬上呵，怎麼能穿着紅衣裳騎在驢上呢？當年科舉又考中了，被授予鴻臚丞一職。後來沒用考試又授他五品官。這便應了他的那個夢。

裴元質

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策，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撆。以爲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爲此夢。夢神爲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撆爲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河東的裴元質初試科舉中了進士。第二年進京對策，晚上夢見一隻狗從洞裏鑽出來，他急忙拉弓射它，那箭卻撇到了一旁，覺得這是不祥之兆。醒來去問曹良史，曹良史回答說："我那年進京對策的時候，也作過這樣的夢。夢見神仙爲我解夢說，狗即犬，犬字的左體寫法就是第字的頭；弓是第字的身子；箭者是第字那個豎；有撇才念第呵。"上殿後他果然對答如流，唱策中第，夢應驗了。

潘玠

潘玠自稱，出身得官，必先有夢。與趙自勤同選，俱送名上堂，而官久不出。後玠雲，已作夢，官欲出矣。夢玠與自勤同謝官，玠在前行，自勤在後。及謝處，玠在東，公在西，相視而笑。其後三日，果官出。玠爲御史，自勤爲拾遺。同日謝。初引，玠在前先行，自勤在後。入朝，則玠於東立，自勤於西立，兩人遂相視而笑。如其夢焉。（出《定命錄》）

【譯文】

潘玠自己說，每當參加考試獲得官職前，必先有夢予兆。那年，他和趙自勤同去應試，都把考卷呈上堂，結果卻好長時間沒有公佈。後來潘玠說，已經作夢了，結果就要公佈了。他夢見與趙自勤都被選中了，二人一同來謝主考官，自己前面走，趙自勤在後面跟着。來到堂前，潘玠在東，趙自勤在西，二人相視而笑。幾天之後，考試的結果終於出來了，潘玠被封爲御史，趙自勤被封爲拾遺。他們同一天向主考官致謝。主考官將二人引薦給皇帝，潘玠走在前面，趙自勤跟在後面。來到殿上，潘玠站在東側，趙自勤站在西側，二人隨即相視一笑，跟作的夢一樣。

樊系

員外郎樊系，未應舉前一年，嘗夢及弟。榜出，王正卿爲榜頭。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舉，登科之後，果是王正卿爲首。人數亦同。系又自校書郎調選，吏部侍郎達奚珣，深器之，一注金城縣尉。系不受。達奚公雲："校書得金城縣尉不作，便作何官？"系曰："不敢嫌畿尉，但此官不是系官。"經月餘，本鉢更無缺與換，抑令入甲，系又不伏。其時崔異於東銓注涇陽尉，緣是優缺，不授。異，尚書崔翹之子。遂別求換一缺，適遇系此官不定。當日榜引，達奚謂雲："不作金城那，與公改注了。公自雲合得何官耶？"親雲："夢官合帶陽字。"達奚嘆曰："是命也。"因令唱示，（示原作雲，據明抄本改）乃涇陽縣令。（出《定命錄》）

【譯文】

員外郎樊系，在未考科舉的前一年，曾經做夢考中了。試榜貼出來，王下卿爲第一名。這一榜一共二十六個人。第二年考試，考中之後，果是王正卿第一名。人數也一樣。樊系又從校書郎調往別的地方。吏部侍郎達奚珣說："你不想做金城縣尉，還要做什麼官？"樊系說："不敢嫌棄縣尉官小。只因爲這個官不是我當的。"經過一個多月選擇衡量，沒有空出來可以給他調換的官職。準備讓他入甲，他還是不接授。這時候崔異被選擇爲涇陽縣尉，因爲這是個不太好的官職，沒有給他。崔異是尚書崔翹的兒子。要求換一個別的空缺官職。正好遇上樊系的官職沒定，當天就定下來寫在簿上。達奚對樊系說："不做金城縣尉吧，我給你改派到別上了。你自己說說你就人應該得到什麼官職吧？"樊系說："我的夢中說官職應該帶個陽字。"達奚嘆着說道："這纔是命啊！"於是命手下人宣佈，果然是涇陽縣尉。

呂諲

呂諲嘗晝夢地府所追，隨見判官。判官雲："此人勳業甚高，當不爲用。"諲便仰白："母老子幼，家無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將過王。尋聞（聞原作問。據明抄本改。）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問替爲誰？雲是蒯適。王曰："蒯適名士，職當其任。"遂放諲。諲時與妻兄顧況同宿。即覺，爲況說之。後數十日，而適攝吳縣丞，甚無恙。而況數玩諲。以爲歡笑。適月餘罷職，修第於吳之積善裏。忽有走卒衝入，謁雲："丁侍御傳語，令參三郎。"適雲："初不聞有丁侍御，爲誰？"卒曰："是仙芝。"適曰："仙芝卒於餘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適惡之曰："地下侍御，何意傳語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獨傳語。名籍已定，難可改移。"適求其白丁侍御："己未合死，乞爲求代。"卒去復來，雲："侍御不許，催令促裝。"因中疾，數日而死。（出《廣異記》）

【譯文】

呂諲曾在大白天夢見自己被陰曹地府的人追捕，被拉去見判官。判官說："這人功勞和業績都很高，不能召他到陰間來任用。"呂諲便抬起頭述說道："我母親老了而孩子還小，家中沒有主人怎麼行？"他說的懇切。判官去問閻王。一會兒，就聽手下人對閻王說："此人已經找到了一個替身。"閻王問替身是誰，回答說是蒯適。閻王說："蒯適是位名士，讓他擔任這個職務吧。"呂諲隨即被放了回來。當時，呂諲與妻子的哥哥顧況住在一起，醒來之後便將這夢對他講了。幾十天之後，蒯適當吳縣縣丞，什麼病也沒有。顧況便幾次逗呂諲，跟他開玩笑。蒯適幹了一個多月便被免職，於吳縣積善裏修建府第。忽然有一個士兵衝進他家，拜道："丁侍御傳令，讓我來參見於你。"蒯適說："我不知道有個丁侍御呵，他是誰？"士兵說他叫丁仙芝，蒯適說："丁仙芝死於餘杭，怎麼成了侍御？"士兵說："陰間的侍御呵。"蒯適不悅地說："陰間的侍御，爲什麼還要傳話給活人？"士兵說："想讓你與他相隨。不單是傳話，名籍已經定下來了，很難更改。"蒯適求他對丁侍御說，自己尚不該死，請代爲說情。士兵去後又回來，說："侍御不允許，催你馬上準備出發。"於是，蒯適便得了病，幾天之後就死了。

卷第二百七十八　　夢三

夢休徵下 張鎰 楚實 楊炎 竇參 李逢吉 王播 豆盧署 韋詞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楊敬之 盧貞猶子 國子監明經 薛義 鄭光 宋言 曹確 劉仁恭 唐僖宗 劉檀 晉少主　辛夤遜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璵　謝諤　崔萬安　江南李令　毛貞輔

夢休徵下

張鎰

張鎰，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甚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信。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公驚寤，思中外無其人，尋譯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面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即舅名氏也。"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集異記》）

【譯文】

張鎰於唐大曆年間，在朝廷任工部尚書判度支，因爲奏事稱職，代宗皇帝當面許諾要封他爲宰相。從此，代宗待他特別好。張鎰天天盼望着下詔書，但幾十天過去也沒有消息。忽一日，他晚上夢見有人推門急忙而入，大聲說道："恭喜你調任拜相了！"張鎰驚醒，想屋裏屋外都沒人，這是怎麼回事呢？他有個外甥叫李通禮，博學多才，十分聰明，張鎰便將他招呼來，當面講出自己的夢，讓他琢磨一下其中的奧妙。李通禮沉思良久，祝賀道："舅舅要作宰相了！"張鎰當即又問了一句何以見得？通禮回答說："任調的反語是饒甜，饒甜不能超過甘草，甘草獨自爲一種珍藥。珍藥的反語就是舅舅的名氏了！"張鎰大喜。有頃，有走馬吏來報告說："詔書下。"張鎰果然被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也就是拜相了！

楚實

著作佐郎楚實，大曆中，疫癘篤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後一日，忽夢見黃衣女道士至實前，謂之曰："汝有官祿，初未合死。"因呼範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琉璃瓶，大角碗瀉藥。飲畢便愈。及明，許叔冀令送藥來。實疾久困，初不開目。見小兒及碗藥，皆昨夜所見，因呼小兒爲範政。問之信然。其疾遂愈。（出《廣異記》）

【譯文】

唐大曆年間，楚實任著作佐郎，掌撰擬文字。忽一日，他染上疾病病得很歷害，四十多天低燒昏迷，不省人事。後來有一天，他忽然夢見一個黃衣女道士來到面前，對他說："你有官祿之命，現在還不該死。"隨即喚範政把藥端上來。這時忽然看見一個小孩兒，拿着琉璃瓶，和一大角碗瀉藥。楚實喝完便好了。天亮之後，許叔冀派人送藥來。楚實病時間太久頗睏倦，開始連眼睛也睜不開。當他看見小孩兒和藥碗時，都與夢裏見到的一樣。他喊小孩兒爲範政，再一問果然不錯。他的病立刻就好了。

楊炎

故相國楊炎未仕時，嘗夢陟高山之巔，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視之，見瑞日在咫尺，紅光赫然，洞照萬里。公因舉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氣，如熱心目。久而方寤，視其手，尚瀝然而汗。公異之，因語於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夢登山以捧日，將非登相位而輔人君乎？"其後楊公周曆清貫，遂登相位，果葉捧日之祥也。（出《宣室志》）

【譯文】

死去的老宰相楊炎未當官時，曾夢見自己登上高山之頂，俯視人間，茫茫一片，什麼也分不清。他抬頭看去，見太陽就在眼前，紅光閃爍，普照萬里。楊炎於是舉起雙手把它捧起來。那太陽滾燙滾燙的，一直熱到他的心中。好長時間他才醒來。他看看自己的手，還直冒汗呢。楊炎感到驚異，便告訴了別人。有人解夢說："太陽，本來是帝王的象徵。他如今夢見自己登山捧日，這不是要當宰相輔佐皇帝嗎？"後來，楊炎官運亨通，終於拜相。果然驗證夢見登山捧日是很吉祥的呵。

竇參

貞元中，相國竇參爲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問以經國之務。上喜，因以錦半臂賜之。及寤，奇其夢，默而唸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上以我叨居顯位，將給半俸，俾我致政乎？"蹙然久之。因以夢話於人，客有解曰："公之夢祥符也。且半臂者，蓋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譯文】

唐貞元年間，竇參爲御史中丞。他曾夢見德宗皇帝召他來到便殿，問他治國之道。聽了他的回答，皇帝大喜，於是賜給他半臂錦緞。竇參醒來，覺得奇怪，默默地念叨着："臂者庇護呵，大權才所以落在我的身上。今夢見半臂，難道說皇帝看我身居顯位，將要給一半俸祿，對我執政不放心吧？"他十分憂慮，後來把這夢告訴了別人。有人爲他解夢說："你的夢是個祥兆呵！半臂錦緞，也就是裹胳膊和大腿的衣服；胳膊和大腿常被視爲得力助手。今天你夢見皇帝賜半臂錦緞，這不是說他要將最得力助手一職委任於你嗎？"第二天，竇參果然被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拜了相。

李逢吉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雲：'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甚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出《因話錄》）

【譯文】

李逢吉未被封官之前，家中有個老婢女好談論夢，後來大多很靈驗。李逢吉總想做官，常常向老婢女請教。一天，老婢女唉聲嘆氣地走來，李逢吉問她爲什麼，她說："我昨晚作了個夢，很不好。"她本不想說，李逢吉逼她講。老婢女說："我夢見有人抬一口棺材來到屋後說，'暫時放在這吧。'不久，又挪到屋內。這夢恐怕不是什麼好事。"李逢吉聽罷卻大喜。不久，他便出任中書舍人，主持向皇帝推薦賢能，很快就拜了相。

王播

王播少貧賤，居揚州，無人知識。唯一軍將常接引供給，無不罄盡。杜僕射亞在淮南。端午日，盛爲竟渡之戲，諸州徵伎樂，兩縣爭勝負。採樓看棚，照耀江水，數十年未之有也。凡揚州之客，無賢不肖盡得預焉。唯王公不招，惆悵自責。宗人軍將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於棚內看，卻勝居盤筵間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時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適令求得。"王公方憤懣，自酌將盡。棚中日色轉熱，酒濃昏憊，遂就枕。才睡，夢身在宴處，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良久驚覺，亦不敢言於人。後爲宰相，將除淮南，兼鹽鐵使。敕久未下，王公甚悶，因召舊從事在城者語之曰："某淮南鹽鐵，此必定矣。當時夢中判官，數多一半，此即並鹽鐵從事也。"數日果除到。後偶臨江宴會，賓介皆在。公忽覺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夢。風景氣候，無不皆同。時五月上旬也。（出《逸史》）

【譯文】

王播少年時十分貧苦，住在揚州，沒有人知道他。只有一個軍官常來接濟他，每次都喫得乾乾淨淨。當時，一位姓杜名亞的僕射來在淮南。端午節那天，舉行盛大的賽龍舟表演，各州均徵招參賽人員，兩個縣爭勝負。各種顏色的棚子鮮豔奪目，照耀着江水，幾十年都沒這麼熱鬧過。凡旅居揚州的外地人，無論是有才還是無德無能之輩都盡得其樂，只有王播無人理睬。他不由得一陣悵然，自責不已。同族的那位軍官說："我有棚子，家裏人都在，你進去坐着看吧，這不勝過酒宴嗎？"王播說聲好，便進了棚子。當時正值夏天，太陽剛剛升起來。同族那位軍官讓人送來一榼酒，說，這酒很不錯，剛叫人辦來你快點喝吧。"王播心中煩悶，自斟自飲，把那一榼酒都快喝光了。太陽漸漸升高，酒勁也顯得濃起來，使王播疲憊欲睡，當即就躺在枕頭上。剛睡，他便夢見自己身在筵席上，坐在杜僕射的座位上，判官坐在下面，數目比杜亞的多一半。過了很久，王播驚醒了，也不敢告訴別人。後來他作了宰相，將兼任淮南鹽鐵使。可詔書好長時間也沒有下來。他更加沉悶，便召集老部下對他們說："我的淮南鹽鐵使是當定了。當時我夢見的判官，數目就多出一半。這就是說我要做鹽鐵從事。"幾天之後，果然送來了詔書。後來，他在臨江大擺筵席，客人們都在。王播忽然覺得這地方好像來過似的，一想，就是當年那個夢呵。風景氣候等，沒有跟夢中不一樣的。當時正是五月上旬。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貞，少年旅於衢州。刺史鄭式瞻厚苻之。謂曰："子複姓，不宜二名，吾爲子易之。"乃書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羣從中有同者，子自擇焉。"其夕，夢老父告之：聞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茲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既寤，因改名署。後已再下第，又二舉，後復不第。又二舉，乃成名。蓋自改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爲衢州刺史，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出《傳載》）

【譯文】

豆盧署這個人，本名輔貞，少年流落到衢州。衢州刺史鄭式瞻對他很器重，處處照顧他。一日對他說："你是複姓，不宜取兩個字的名，我爲你改改吧。"便寫了"署、著、助"三個字給他，又說："我怕與你們家族中的人取的名字相同，你自己選擇吧。"當夜，豆盧署夢見老父親告訴他說："我聽說刺史大人給你改了名字，這樣一來你四次應考就可以中舉，署字上面這個四字很好呵。"又說，"你二十年之後便可以管理此郡。"接着，他又指着一塊地說，這地方可以建一個亭子。這時豆盧署醒了。由於他改了名字，一連三次應試均未考取，而第四次終於中舉。二十年之後，他果然出任衢州刺史，在他所夢見的那塊地上修了一座徵夢亭。

韋詞

元和六年，京兆韋詞爲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微雨，詞於公署，因晝寢。忽夢一人投刺，視之瞭然。見題其字曰："李故言。"俄於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時元和初，有李顧言及第，意甚訝其事。爲名中少有此故字者，焉得復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爲"固"耳，即今西帥李公也。詞閟夢中之事不泄，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衆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爲榜首。初固言嘗夢著宋景衣。元和十年已後，景甚著，時望籍甚，有拜大憲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知雜，出爲澤州刺史，尋又物故。固言心疑其夢。長慶初。穆宗有事於圓丘，時固言居左拾遺。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太常各頒禮衣一襲。固言所服，因褰衣觀其下，乃見書雲："左補闕宋景衣。"因言自說於班行。（出《續定命錄》）

【譯文】

唐代元和六年，京兆韋詞在宛陵廉使房武處從事。初秋七月，細雨微微，他由於疲倦白天就睡着了，忽然夢見一個人送來一張名片，上面清清楚楚寫着"李故言"三個字。一會兒，韋詞在恍恍惚惚中聽見空中有人說："明年及第的頭名狀元呵。"元和初年，有個李顧言中了狀元。韋詞十分驚訝：在人們取的名字當中，很少有用故字的，難道說還能再有一個李故言嗎？仲秋八月，果然有位取得鄉試頭名的舉人送來張名片，正如夢中一樣，但中間"故"字爲"固"，他便是西帥的李公。韋詞隱瞞夢中之事不泄露，說："你明年殿試一定能夠及第，仍爲衆人之首。"這年冬天，兵部侍郎許孟容主持殿試，李固言果然列爲榜首。當初，李固言曾夢見自己穿上了宰相宋景的衣裳。元和十年之後，宋景的名氣大起來了，人們寄希望於他，有拜他作大官的消息。然而等到他從司刑郎中知雜，出任澤州刺史時，很快就死了。李固言對這個夢十分疑慮。長慶初年，穆宗皇帝有事來到圓丘。這時李固言任左拾遺。按老規矩，跟隨皇帝出行的官員給皇帝行禮，太常每個人要發一件禮服。李固言拿起發給自己的那件衣服一看，只見上面寫着：左補闕宋景衣。他便把這件事跟同行者們說了。

皇甫弘

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忤於刺史錢徽，被逐出。至陝州求解訖，將越城關，聞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因寢，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望報賽。"生即拜石婦謝。乳母卻送至店門。遂驚覺曰："吾夢如此分明，安至無驗？"乃卻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文過，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予及第即得。"又令帖經。及榜成將寫，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睡，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既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陝州，問店人曰："側近有（有字原缺。據明抄本改。）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爲敲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奠拜石婦而歸。（出《逸史》）

【譯文】

皇甫弘在華州考取解元，準備參加殿試考取進士。不料，酒後失態，得罪了刺史錢徽，被趕了出來。他來到陝州求考，剛過城關就聽說錢徽從華州到陝州主持殿試的考試，知道自己必定考不上了。隨即東歸。走了一段路程，睡覺時夢見死去的妻子乳母說："皇甫郎去應試，怎麼往回走呢？"皇甫弘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說了，乳母說："皇甫郎應該去求教一下石婆神。"於是就帶皇甫弘去店北，荒野裏行了好幾里路，走進一間小屋中，看見一個石頭人。皇甫弘跪下便拜。乳母說："我家小娘子的夫婿皇甫郎想去應考，老婆婆你看他能否考得上？"石頭人點頭說："考得上。"乳母對他說："石婆神說能考得上，就一定能考得上，將來別忘報恩還願喲！"皇甫弘急忙拜射。乳母又把他送回旅店。皇甫弘隨即醒來，吃了一驚說："我的夢如此清楚，怎麼會不靈驗呢？"就進城應考。錢徽想整治他。所有的考卷都交上來了，錢徽一一過目。他暗想："人們都知道我生皇甫弘的氣，今天如果當衆羞辱他是不行的，而不讓他考取還是可以的。他讓下人將榜拿上來，那皇甫弘竟然名列前茅。他不由一陣恐懼，打算把皇甫弘的名字劃掉，換上另一個人。他反覆思量，怎也拿不定主意，到五更天還沒有睡。他對家人說："你把考卷拿來，挑一篇最好的文章給我。"家人照辦，錢徽打開一看，是皇甫弘的考卷！錢徽嘆口氣說："這都是天定的呵！"便沒有把皇甫弘的名字劃掉。皇甫弘及第東歸，走到陝州，向旅店店主打聽，附近有沒有一位石婆神？店裏人都笑了，說："你怎麼知道呢？那本是一塊頑石，放牛郎們經常敲它玩，像人的樣子，所以人們稱它石婆婆，只離此店二三里遠。"皇甫弘便備了酒肉，隨店小二一起來到裏，一切都象夢中經歷的一樣。他祭拜石婆婆之後便回去了。

杜牧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出《尚書故實》）

【譯文】

杜牧拜見宰執大人，想求個掌管吉凶禮制的小曹儀當，未成。又想求個掌管刑獄的秋官做，又未成。他在夢中夢見有人對他說："辭別春天未到秋天，'昆'字底與'皆'字頭呵。"後來，他果然到刑部（即比部）任了個員外郎。

高元裕

襄陽節度使高元裕，大和三年，任司勳員外郎，寓宿南宮。晝夢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既寤，彷彿儀質，蓋偉秀士也。私異之，因援毫，以隱語記於廳之東楹，掩映之處，曰："大三寤襄刺十年。"洎開成三年，爲御史中丞，既渝前夢，遂謂夢固虛耳。是後出入中外，揚歷貴位，清望碩德，冠冕時流，海內傾注，佇升鼎鉉，視刺襄，乃優賢士之舉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書，授鉞漢南，去前夢二十年矣。公謂楹上之字，無復存也，因話其事于都官韋。好奇之士，往詣求焉。自公題記後，廨署補葺亦屢矣，而毫翰煥然獨存。非神靈扶持而明徵於今日耶！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曩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陰騭之顯晦微婉，及期而郎悟之如此哉。（出《集異記》）

【譯文】

襄陽節度使高元裕，在唐代太和三年的時候任司勳員外郎，寄宿在南宮裏。一天，他白日夢見有人對他說："你十年之後作襄陽刺史。"隨即醒來，夢中那挺拔的美男子儀表堂堂，好像還在面前。他暗自驚異，拿起筆，用隱語把這夢記在廳堂東邊的門柱上。這裏花草掩映，不易被發現。他寫下這樣幾個字："大三寤襄刺十年。"到了開成三年，他任御史中丞，改變了夢中的職務，於是他說夢是不真實的。這以後，他從朝廷到地方，歷任各種顯要官職，德高望重，名冠一時，舉國注目，升爲三公之一。站在這個位置上，他才覺得只有優秀的賢良之士才能夠出任襄陽刺史呵。大中二年，他由天官尚書被授兵權鎮守漢南，離前夢已經二十年了。他以爲門柱上的字已不復存在，便將此事告訴了一韋姓都官。一些好奇者紛紛前去觀看。自他題字之後，這房子已修過數次，但那行字赫然尚存；不是神靈幫助怎能讓它留到現在呢？高元裕於是屈指一算，加上從前十年共二十年。蒼天默默地佑護下民是相當微妙的，到這時候他終於恍然大悟。

楊敬之

楊敬之生（生原作任。據明抄本改。）江西觀察使戴。江西應舉時，敬之年長，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別。即寤大喜，訪於詞場，則雲有濮陽願者，爲文甚高，且有聲譽。時搜訪草澤方急，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誡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應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間，休於逆旅。有目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也。偵所自，曰："自閩。"問其娃，曰："濮陽。"審其名，曰："願。"楊公曰："籲！斯天啓也。安詳有既夢於彼，復遇於此哉。"遂命相見。濮陽逡巡不得讓，執所業以見。始閱其人，眉宇清朗；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令盡驅所行，置於庠序，命江西與之朝夕同處。是冬，（冬原作各。據明抄本改。）大稱濮陽藝學於公卿間，人情翕然，升第必矣。試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楊公惋痛嗟駭，搜囊其貧，鄉路且遠，力爲營辨，歸骨閩間。仍謂其子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無濮陽者。夏首，將關送於吏部。時宰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題名，鹹以族望。題畢，楊閒步塔下，仰視之曰：弘農楊戴，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見。（出《唐闕史》）

【譯文】

楊敬之的兒子就是江西的觀察使。江西應舉時，楊敬之年齡大了，心中十分急切。這時正值晚秋，他忽然夢見新榜上公佈的四十名進士，歷歷可數。他剛看了一半，便見到了自己兒子的名字。兒子後面的那個姓濮陽，而名字看不清。他醒來之後大喜，尋訪於讀書人集中的地方，人們說有個叫濮陽願的人，文章寫得特別好，且頗有名氣。當時朝廷急於遍訪山林草澤的高人逸士，早已經是被選入試的秀才了。於是，楊敬之找到他住的地方，那人說自己是福建人，從未到過京城。楊敬之囑咐兒子說："你聽好了，等你到了京城，要和他往來交朋友，我的那個夢才能應驗。"楊敬之在灞上送客，客人還沒到，在旅館裏休息。這時，有個人從遠方而來，楊敬之試探着詢問，才知道他是個貢士。又問他從哪裏來，回答說福建。"你貴姓？""我姓濮陽。""你叫什麼名字？""我叫願。"楊敬之長嘆一聲道："真是蒼天有靈呵。不然，怎麼會做了那樣的夢，就遇到了這樣的事呢？"隨即讓兒子來見。濮陽有些顧慮尚猶豫不決時，楊敬之之子楊戴已經帶着書本進來了。他開始觀察濮陽其人，只見他眉清目秀；再談話，只見他談吐穩健。最後，又翻閱了他的文章，寫得十分精妙。楊敬之問他準備到什麼地方去，回答說就準備住在這裏。楊敬之把他的隨從都打發走了，將他安置在學校裏，命兒子跟他朝夕相處。這年冬天，楊敬之稱讚濮陽學問高深，完全可以與公卿們相比，如果天理和人情相合，他一定能夠及第。不料，就在考試前幾天，濮陽卻在一天晚間暴病而死。楊敬之又是惋惜又是驚駭。在整理遺物時，楊敬之才發現濮陽幾乎一無所有，而且離家鄉又相當遠，經過一番奔走，纔將他的遺骨送回了福建。然後，他對兒子說："我的夢不靈，你的這一名，恐怕也保不住了！"第二年，他的兒子考中了進士，而沒有濮陽的名字。初夏，將公文送到吏部之後，宰相說道："前輩重族有名望，聲名顯赫，輕官職的。號稱竹林七賢，如陳留的阮籍，沛國的劉伶，河間的向秀等，才被人稱爲高士呵。"當年，到慈恩寺題名，每個中舉的人都寫的是自己的族望。題完之後，楊敬之在塔下散步，抬頭看了一眼後說："弘農縣的楊戴，濮陽縣的吳當，真是恍然如當年夢見的一樣呵！"

盧貞猶子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爲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夕，夢爲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氏淪破，已無所歸。今爲一官，徒遣旦夕。期再落頂上發，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與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屯兵，千乘萬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繡，儀衛四合，真天子大駕。軍中人喧喧，言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愕不能測，遽驚覺，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泄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祚，錄王府屬吏。盧以例，不拘常調格遷敘，自是稍稍興起釋教。寺宇僧尼舊制，一契夢中語。盧校夢中所謂本師，蓋參軍事府主。近師弟子，故以爲冥兆。豈神之意，以是微而顯乎。（出《宣室志》）

【譯文】

太子賓客尚書盧貞，他的侄子作過僧人。唐會昌年間，遭淘汰，被斥責回到家中，借祖上之蔭做了光王府的參軍。一天晚上，夢見自己當和尚時的師傅來撫慰他。問他現在何處？便再三訴說，由於佛事日趨沒落，自己無處可歸，只好當了一個官，庸庸碌碌地打發時光。真期望再次削髮爲僧，才能實現自己的志願。他邊泣邊訴，最後又說："如果我能夠按照自己的願望獻身佛法……"話未說完，忽見四周被士兵們包圍了，千軍萬馬，旌旗獵獵，圍攏過來，就象皇帝的大駕來到跟前。人羣中發出一陣陣歡呼，並說是迎接光王的。說罷，他們整隊排列，依次進入府中。盧貞的侄子驚醒過來，且心有餘悸，汗水把衣服都溻溼了，過好長時間才能夠講話。他不敢把這個夢泄露出去。沒有幾天，宣宗皇帝自光王府即位。光王府的人被錄用不少，盧貞的侄子也在其列。打破常規，不拘一格，被錄用者均得到了升遷。從此之後，佛教又漸興盛起來，寺廟，僧尼，一切如夢中師傅所期望的那樣，都恢復了原狀。盧貞的侄子夢見的所謂"師傅"，其實就是參軍事府主呵。接近他師傅的弟子們說這是冥兆。此是神的旨意，它雖然很隱蔽但也是很明顯的呵。

國子監明經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夢依徙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訪明（明原作問。據明鈔本改。）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遂邀入長興裏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曰："差矣。"夢覺，遽呼鄰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解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省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鄰房三人中所訪者，悉上第。（出《酉陽雜俎》）

【譯文】

柳璟主持會考那年，最高學府國子監有位中明經科的學生，不知道姓名，白天夢見自己留連徘徊於國子監門口。這時，有一個揹着衣囊的人問他的姓氏。就跟他說了。那人一聽笑着說："你明年春就能考上。"那人隨即邀請他來到長興裏畢羅店。這地方他經常來。忽然，店外有狗打架，就驚呼："不好！"他從夢中醒來，急忙招呼隔壁的幾個人，把夢中的事情講給他們聽。這時，忽見長興裏畢羅店的店小二進門來說："你與客人到我們那吃了二斤畢羅，怎麼不算帳就走呢？"明經科生十分驚駭，脫下衣服抵飯錢，並且進一步驗證夢中所見，看到牀鋪等器物好象夢中看見的一樣。接着他又對店主說："我和客人都是在夢中來你這裏的，"店主也喫驚道："開始，我還奇怪客人面前的畢羅全都完好，疑心他嫌放蒜太多了。"第二年春天，科生和隔壁三位夢中所訪者，全部考取了進士。

薛義

祕省校書河東薛義，其妹夫崔祕者，爲桐廬尉。義與叔母韋氏爲客，在祕家。久之，遇痁疾，數月綿輟，幾死。韋氏深憂，夜夢神人白衣冠袷單衣。韋氏因合掌致敬，求理義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瘧，則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咒授韋氏，咒曰："'勃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發，即誦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時韋氏少女，年七歲，亦患痁疾。旁見一物，狀如黑犬而蠔毛。神雲："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殺之，汝疾必愈。不爾，汝家二小婢，亦當患瘧。"韋氏夢中殺犬。及覺，傳咒於義，義至心持之，疾遂愈。韋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出《廣異記》）

【譯文】

河東的薛義在祕書省任校書。他的妹夫叫崔祕，爲桐廬縣尉。薛義和叔母韋氏在妹夫家作客，時間一長，他便患上了瘧疾。幾個月過去，身體日見虛弱，幾乎要死了。韋氏深感憂慮，晚上夢見一個仙人，穿着白色的夾單衣，戴着白色的帽子。韋氏急忙向他合掌致敬，並請他爲薛義治病。仙人說："這種病時間長了治不好，就成了勃瘧，就不能治了。所以我把兩帖符和咒語傳給你。這咒語說：'勃瘧勃瘧，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遭此人，急急如律令。往後，只要他一犯病，你就唸此咒語，把符拿在手中，這病便會好的。"這時，韋氏的小女兒才七歲，也患了瘧疾，旁邊看見一個東西，長得像一隻黑狗，渾身爬滿毛蟲。仙人說："正是它給你們帶來的病呵，你應該立即把它捉住殺掉，這樣病就會好的。不然，你家的兩個小婢女也會染上這病。"韋氏在夢中便把那狗殺死了。等她醒來之後，把咒語傳給薛義，薛義在心裏唸叨着，病很快就好了。韋氏的小女兒也好了。這些都跟夢裏說的一樣。

鄭光

淄青鄭尚書光，會昌六年春，夢自御牛車，車中載瑞日，光燭天地。自執靷，行通衢中。俄而驚寤，且奇嘆。後月餘，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書淄青節度。果契前夢。（出《宣室志》）

【譯文】

尚書鄭光是淄青人。唐會昌六年的春天，他夢見自己駕御着一輛牛車，車上載着一輪太陽，光照天地。他親自攥着靷帶，行進在大道中央。他一會驚醒過來，感到奇怪。一個多月之後，宣宗皇帝即位。因爲元房舅舅的緣故，宣宗累封鄭光爲尚書、淄青節度使，果然契合了前面的夢。

宋言

宋言，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本名嶽，因晝寢，似有人報雲："宋秀才若頭上戴山，無因成名。但去之，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獄，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爲試官，以解首送也。時京兆尹張毅夫以馮（馮原作馬。據《云溪友議》八改。）參軍解送舉人有私，奏譴澧州司戶。再次，退解頭爲第六十五人。知聞來唁，宋曰："來春之事，甘已參差。"及李潘舍人放榜，言第四人及第。（出《云溪友議》）

【譯文】

宋言本名嶽，考了快十次也沒有中舉。唐大中十一年，府裏又要舉行各鄉的解元考試了。他白天作夢，好象有個人對他說："宋秀才如果頭上頂着個山，便無法成名了。但只要把這個山去掉，則會平步青雲。"醒來之後，他便想把自己名上的"山"字去掉。不過，不能叫"獄"字，便去掉兩個"犬"字，改名爲言。等到府試的時候，侍郎馮涯爲主考官，他把頭名解元送給了宋言。當時，京兆尹張毅夫認爲馮涯在解送舉人一事上有舞弊行爲，便上奏一本，譴謫馮爲澧州司戶。其次，把宋言從第一名退到第六十五名。朋友們聽到消息趕來慰問。宋言說："起落都沒有關係，明年春天再見。"第二年春天，舍人李潘發榜時，宋言以第四名考上了進士。

曹確

曹確判度支，（支原作史。據明抄本改。）亦有臺輔之望。或夢剃髮爲僧，心甚惡之。有一士，雲占夢多驗。確召之，具以所夢話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出《北夢瑣言》）

【譯文】

判度支曹確，還有出任臺輔的希望。一天夢見自己削髮作了和尚，心中非常厭惡。有一學士說自己會解夢，而且頗靈驗。曹確招呼他進屋，把那夢講給他聽。這學士說："我向侍郎賀喜，你很快就會得到重用！因爲出家人稱和尚爲'剃度'，你的官運就該應在'杜'字上。"沒過多久，杜相國出鎮江西，就拜曹確爲臺輔了。

劉仁恭

梁劉仁恭微時，曾夢佛幡於手指飛出，佔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焉。（出《北夢瑣言》）

【譯文】

南北朝梁代，劉仁恭還是平民百姓的時候，曾夢見佛幡從自己手中飛出去，算卦的人對他說："你四十九歲那一年，一定能夠做指揮千軍萬馬的大官。"後來正像他說的那樣，果然出任幽州的大元帥。

唐僖宗

僖宗自晉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棋。一夕，夢人以棋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棋，凡所指劃，皆出人意。（出《補錄記傳》）

【譯文】

唐僖宗自從晉王登基以來，年幼多才，聰明無比，他從來不會下棋。一天晚上，夢見有人把三卷棋書燒成灰讓他吞下去。醒來之後，讓待詔來看他下棋，他的一招一式，均大出人的意料。

劉檀

王蜀員外郎劉檀本名審義，忽夢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樹，而謂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內出緋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請一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敕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於郡侯。郡侯乃奏檀，而所授官與杜先（先原作充。據明抄本改。）奏擬無別。是時劉方閒居力困，杜因遺劉新緋公服一領。果徵夢焉。（出《玉溪編事》）

【譯文】

王蜀員外郎劉檀本名叫審義。一日，他忽然夢見一個孝子領着自己爬檀香樹，並對他說："你快點上！"劉就往上爬。那人又從懷中拿出件紅衣服，讓他穿上。醒來之後，他就改名劉檀了。不到一年，蜀郡守請一位姓杜的評事充任副職，奏請皇帝授予他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並賜紅衣服。詔書下，杜評事因父母之喪，不能就職，就把劉檀推薦給郡守。郡守又爲劉檀重新奏請皇帝，官職等項均未變。這時，劉檀閒居家中且有些困頓，杜某送來紅色的新公服一件，果然應了那個夢。

晉少主

開運甲辰歲暮冬，晉帝遣中使至內署，宣問諸學士雲：朕昨夜夢一玉盤，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帶，皆有碾文，光熒可愛，是何徵也？宜即奏來。"承旨李慎儀與同僚並表奏賀，以爲玉者帝王之寶也，帶者有誓功之兆，盤盂者乃守器之象，爲吉夢，不敢有他佔。（出《玉堂閒話》）

【譯文】

開運甲辰年冬末，後晉皇帝派中使到內署，宣旨向各位大學士發問道："皇帝昨夜夢見一隻玉盤，上面有一隻玉碗和一條玉帶，都有碾文，光閃閃的，十分可愛，這是什麼徵兆？請馬上奏來。"承旨之後，李慎儀和衆學士聯名向皇帝祝賀，都認爲玉者是皇帝之寶，帶者是有大軍功之兆，盤者則是江山永固之象，這是個吉夢，不能作其他理解。

辛夤遜

孟蜀翰林學士辛夤遜，頃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道院，在一峯之頂，內塑像皇姑，則唐玄宗之子也。一夕，夢見皇姑召之，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須出佐理當代。夤遜夢中拜請法制，則與申天師怡神論中者同。夤遜遂日日食之，令老而輕健，年愈從心，猶多著述。又夢掌中草不絕，（絕原作脫。據明抄本改。）後來內製草數年。復掌選，心力不倦。因知申天師怡神論中仙方。儘可驗矣。（出《野人閒話》）

【譯文】

孟蜀之地的翰林學士辛夤遜，常年住在青城的大山裏。他住的地方是一座古舊的道院，在一座山峯的頂上，裏頭塑着皇姑的像，這皇姑則是唐玄宗的女兒。一天晚上，辛夤遜夢見皇姑召見他，並對他說："你應該喫杏仁呵。它可以使你聰明，老來更健壯，心力永不疲倦，也是追求長壽的資本呵。你有道性，不能長久住在這裏，應該輔佐當代天子治理國家。"辛夤遜在夢中向她請教有什麼好的辦法和主張，皇姑只說這和申天師的《怡神論》是相同的。接着，辛夤遜便天天喫這種藥，越老越顯得年輕康健，從未有力不從心之感，還寫了許多著作。他又夢見自己掌上生草，怎麼也拔不盡。後來果然在內侍省起草文書數年，後又掌管殿試大權，心力不倦，因爲他知道申天師《怡神論》的藥方。夢真的應驗了。

何致雍

何致雍者，賈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其叔，泊舟皖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乘馬從數僕，來往岸側。遍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寤，遍訪鄰舟之人，皆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唯何氏存。叔父乃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復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從知於湖南，爲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爲節度判官檢校僕射。竟卒於任。（出《稽神錄》）

【譯文】

何致雍是商人的兒子，少年時爽朗英俊勤奮好學。他曾經跟着叔父，行船在皖口。他的叔叔晚上夢見一個人，像個官吏，騎在馬上，後頭跟着不少隨從，來到岸邊，仔細清點水中船隻和人員的數量。這時，又有一人從後而喊到："何僕射在這裏，不要驚擾他！"回答說："是的，不敢驚擾。"他隨即醒來，把周圍船上的人都問遍了，也沒有一個姓何的。於是，他們就把船駛入水深處。第二天，風濤大作，所停泊的船隻全都沉沒了，只有他們何家的船倖免遇難。叔叔對何致雍說："我家道窮苦，又老了，何僕射一定是你了！你可要自愛自強呵！"何致雍後來到湖南求學讀書，做了個節度判官。到五代楚王馬殷時自稱尊號時，被封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他自己則認爲可以作宰相，而居師長之任。後來楚王馬希範登基，復去帝號，封何致雍爲節度判官檢校僕射。他最後死於任上。

郭仁表

僞吳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冶原作治。據明抄本改。）城北。甲寅歲，因得疾沉痼，忽夢道士衣金花紫帔，從一小童，自門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問疾何時可愈。道士色厲曰："甚則有之。"即寤，疾甚。數夜，復夢前道士至，因叩頭遜謝。久之，道士色解，索紙筆。仁表以爲將疏方，即跪奉之。道士書而授之，其辭曰："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斂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爲？"夢中不曉其義，將問之，童子搖手曰："不可。"拜謝，道士自西北而去。因爾疾愈。（出《稽神錄》）

【譯文】

五代時，吳國有個春坊吏家住在冶城城北。甲寅年，患重病久治不愈。一日，忽然夢見有位道士披着一件金花紫帔，跟着一位小童，走進門來，坐在堂上。郭仁表開始不很客氣，開口就問自己的病何時能好。那道士厲色說："你只能越來越重！"當即醒來，他的病真的加重了。幾夜之後，郭仁表又夢見那位道士來了，使急忙叩頭謝罪。過了一會兒，道士的臉色漸漸好轉，向他要筆和紙。他以爲道士要開藥方，當即跪下將筆紙奉上。道士寫完送給他，只見紙上寫道："飄風暴雨可思惟，鶴望巢門斂翅飛，吾道之宗正可依，萬物之先數在茲，不能行此欲何爲？！"郭仁表夢中不知道這詩的意義，想問問，那童子卻擺擺手說："不行。"他只好揖手拜謝，看着那道士向西北方向而去。醒來之後，他的病就好了。

王璵

僞吳鄂帥王璵少爲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墮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璵仗劍，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柵木及璵。鎧甲之半皆糜碎，而璵無傷。因嘆曰："流星正爾耶。"由是自負，卒至大官。（出《稽神錄》）

【譯文】

五代十國時，吳國鄂州的主帥王璵少年就是一員小將。他隨軍攻打潁州，晚上夢見一位道士告訴他說："明天早晨有流星墜落於地，你如果能避開，就能夠官至將相。"第二天，衆軍開始攻城，城中的箭和石頭像雨點一般壓下來。王璵舉着長劍，倚在木柵欄上督戰。突然，有一塊大石頭正好擊中柵欄和王璵。身上的鎧甲都砸碎了一半，而他卻沒有受傷。於是，他感嘆不已，說："那流星看來就是它了。"從此，他很自負，終於當上了大官。

謝諤

進士謝諤，家於南康，舍前有溪，常遊戲之所也。諤爲兒時。嘗夢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進士裴說爲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出《稽神錄》）

【譯文】

進士謝諤家住在南康，房前有一條小溪，他常常在那裏戲水。謝諤小的時候，曾夢見自己正在溪水裏洗澡，有人把一盒珍珠送給他說："你吞下它，就可以使自己變得聰明起來，甚至大徹大悟。"謝諤覺得那大的吞不下去，就吞下六十多顆小珍珠。等他長大之後，詩寫得相當好。進士裴說爲選了他最好的詩六十餘篇，傳播於世。

崔萬安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禱於後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珠爲之。謂萬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丸。"又云："此藥太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管廣陵郡。由於他經常患病，消化不良，十分窘困。家裏人到后土廟爲他祈禱。當天晚上，崔萬安夢見一個女人，穿着很華麗衣服，頭上戴的腳上穿的全是珍珠。她對崔萬安說："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今天送你一個藥方：可以取來青木香肉豆蔻等分，用棗肉來和藥丸，像喫飯那樣飲下二十丸。"又說："此藥太熱，病好了就不要再服。"醒後，他按照這女人的話去服此藥，病很快就好了。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於廣陵法雲寺之西，爲終焉之計。嘗夢束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於法雲寺。恆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將馬殷、劉建封輩，率衆南走。瓊因強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瓊爲桂管觀察使。用令爲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出《稽神錄》）

江南有個叫李令的人，連任數城要職，後來做到代理評事。由於世道亂，年紀大，他再也沒有當官的心了，便在廣陵法雲寺西邊修起一座房子，以度晚年。不久，他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頭上插了一把草，口中叼着一把刀，兩隻手還各拿一把刀，入水而行。他醒後感到十分驚異。不久，孫儒攻陷了廣陵，他的部將李瓊把兵馬駐紮在法雲寺。李瓊經常到李令家來，待李令像父親一樣孝敬。後來孫儒死了，宣城的副將馬殷、劉建封之輩，率兵馬南去。李瓊就強迫李令一起走。後來馬殷等佔踞湖南，李瓊任桂管觀察使，他讓李令做荔浦縣令。前夢果然應驗了。（頭頂草口叼刀，雙手各持一刀是"荔"字，入水而行是"浦"字。）

毛貞輔

僞吳毛貞輔，累爲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楊曰："此夢至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出《稽神錄》）

【譯文】

五代時，吳國有位毛貞輔，連做縣令。一年，他到廣陵應選，圖朝廷量才授官。晚上夢見自己把太陽吞下去了，當即驚醒，腹部還熱乎乎的。他問侍御史楊廷式這是何徵兆，楊廷式說："這夢至關重大，不是你所能擔當得起的。如果就你而言，應該任赤烏場官呵。"後來，果然像他說的這樣，毛貞輔做了赤烏場官。

卷第二百七十九　　夢四

夢咎徵 蕭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捎雲　李叔霽　李訴　薛存誠

李伯憐 張瞻 於堇 盧彥緒 柳宗元 衛中行 張省躬 王惲 柳凌 崔暇

　　蘇檢　韋檢　朱少卿　覃騭　孟德崇　孫光憲　陸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蕭吉

大業中，有人嘗夢鳳凰集手上，深以爲善徵，往詣蕭吉占之。吉曰："此極不祥之夢。"夢者恨之，而以爲妾言。後十餘日，夢者母死。遣所親往問吉所以，吉雲："鳳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禮》雲：'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憂耳。"（出《大業拾遺記》）

【譯文】

隋大業年間，有人曾夢見鳳凰落在自己手上，深信這是吉兆，便拜見蕭吉請他占卜。蕭吉說："這是個極不祥的夢呵。"那人十分憎恨他，認爲他胡說。十幾天之後，那人的母親死了，便派親屬來問蕭吉是怎麼回事，蕭吉說："鳳凰非梧桐樹不落，非竹籽不喫；它之所以落你手上，是因爲你手上有桐竹之象呵。就像《禮》書上說：'苴杖竹也，削杖桐也。'（一個是居父喪用的，一個是居母喪用的。）所以我知道必有大不幸呵！"

侯君集

唐貞觀中，侯君集與庶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片，狀如魚尾。因弇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貞觀年間，侯君集與平民承乾策劃謀反，心神不安。忽然夢見二甲士捕他來到一個地方，看見一個人頭戴高高的帽子，大鬍子奮然而動，對手下人喊道："取君集威骨來！"立刻有好幾個人操起屠刀，打開他的腦袋和右臂，各取一骨片，形狀象魚尾。這時，他因說夢話而醒，腦袋和右臂還疼。從此以後心驚神耗，疲憊不堪，以至於連一張弓也拉不開。便想自首，還沒有下決心，就失敗了。

崔湜

唐右丞盧藏用、中書令崔湜太平黨，被流嶺南。至荊州，湜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問善占夢張猷。謂盧右丞曰："崔令公大惡，夢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旁竟也。其竟於今日乎。"尋有御史陸遺免齎敕令湜自盡。（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右丞盧藏用同中書令崔湜組成太平黨，被流放嶺南。到了荊州，崔湜晚上夢見自己坐在地上一邊聽法一邊照鏡子，便問善於算卦的張猷。張猷對盧右丞說："崔大人的夢是大凶之兆呵！坐地上聽法，法是從上來的；鏡字金旁加個竟字，竟便是終了之意--看來，他將終幹今日了！"果然，御史陸遺免帶着皇帝的敕命趕到，令崔湜自盡。

李林甫

李林甫夢一人，細長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寬欲謀替我。"（出《談賓錄》）

【譯文】

李林甫夢見一個人，瘦高個子，長有鬍子，逼向自己，推也推不走。林甫醒來之後說："這是裴寬謀劃着替代我呀！"

杜玄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佔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洛州杜玄有一頭牛，深得他的愛憐。一天他夢見這頭牛長了兩條尾巴，便去問算卦的李仙藥。李仙藥說："牛字有兩尾，這不是個'失'字嗎？"幾天之後，那頭牛果然丟了。

召皎

安祿山以討君側爲名，歸罪楊氏，表陳其惡，乃牒東京送表。議者以其辭不利楊氏，難於傳送。又恐他日祿山見殛，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覽之不悅，但傳詔言皎還。皎出中書，見國忠，問："送胡之表，無乃勞耶？賴其不相非狀，忽有惡言，亦當送之乎？"呵使速去。皎還至戲口驛，意甚忙忙，坐廳上繩牀，恍然如夢。忽覺繩牀去地數丈，仰視，見一人介冑中立，呵叱左右二十餘人，令撲己。雖被拖拽，廳上覆有一人，短帽紫衣來雲："此非蔣清，無宜殺也。"遂見釋放。皎數日還至洛，逆徒尋而亦至。皎與流輩數人守扃待命，悉被收縛。皎長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見賊將田乹貞。乹貞介冑而立，即前牀間所夢者也。逆呵呼皎雲："何物小人，敢抗王師。"命左右僕殺。手力始至，嚴莊遽從廳下曰："此非蔣清，無宜加罪。"乹貞方問其姓，雲："姓召。"因而見釋。次至蔣，遂遇害也。（出《廣異記》）

【譯文】

安祿山以清君側爲名，把帳都算在楊家人的身上，列其罪狀，然後派人進京送表。參加商議的人認爲這表不利於楊貴妃，傳送困難，但又怕將來安祿山怪罪受誅，便派大理寺的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皇帝閱完後很不高興，便傳詔讓召皎回去。召皎出了中書省，見到楊國忠。楊國忠說："你爲安祿山送表，豈不是很辛苦嗎？"並責怪他不看清楚，明知是些惡言，還當送上呵。讓他趕緊回去。召皎返還時走到戲口驛，心裏很亂，坐廳裏吊牀上。他恍然如夢，突然覺得那牀離地好幾丈，抬頭看見一個戴着盔甲的人站在大廳中央，指揮左右二十多人，命令他們拘捕自己，於是被又推又拽。廳上還有一個穿紫衣戴短帽的人過來說："這不是蔣清，不宜殺他！"隨即把他釋放了。召皎數天之後回到洛陽。叛賊尋蹤而至。召皎與同夥數人守門待命，全被捉住。召皎高大，儀容舉止又好，便讓他站在排頭去見賊將田乹貞。田乹貞頭戴盔甲站在那裏，召皎見他同自己在牀前夢見的那個人一樣。田乹貞斥責召皎道："你這小人是什麼東西，敢與王師對抗！"隨即命令僕從來殺召皎。他們剛要動手，只聽嚴莊急忙從廳下喊道："這不是蔣清，不宜殺他！"田乹貞這才問他姓什麼，他回答："姓召。"所以就被釋放了。接着就審訊蔣清，並把他殺害了。

李捎雲

隴西李捎雲，范陽盧若虛女婿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捕捎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娼妓，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系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驚覺，淚沾枕蓆，因爲說之。而捎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惡，遂棄斷葷血，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捎雲素無檢，遂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皆溺死。（出《廣異記》）

【譯文】

隴西的李捎雲，是范陽盧若虛的女婿。他行爲荒唐放肆，喜好聚衆縱酒。他妻子一天夜裏，夢見李捎雲及其一夥十幾人，夾雜着娼妓，全被用長繩子綁在一起，被人弄得披頭散髮，袒胸露肉，連推帶搡地押走了。李回頭看見妻子，哭着與她告別。妻子驚醒後，淚沾枕蓆，一說，正與丈夫夢見的一樣。他們認爲這是凶兆，便斷了葷腥，幾次請僧人來唸金剛經，三年沒出什麼事兒。後來覺得那夢不靈驗，李捎雲又縱酒作樂，大喫大喝，行爲不檢點，如同當初。第二年三月過上巳節時，他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幾個人，在曲江中划船，並從長安城裏選來有名的樂人和歌妓，縱慾而爲。正高興的時候，船翻入江中，李捎雲等全被淹死。

李叔霽

監察御史李叔霽者，與兄仲雲俱進士擢第，有名當代。大曆初，叔霽卒。經歲餘，其妹夫與仲雲同寢，忽夢叔霽，相見依依然。語及仲雲，音容慘愴曰："幽明理絕，歡會無由，正當百年之後，方得聚耳。我有一詩，可爲誦呈大兄。詩云：'忽作無期別，沉冥恨有餘。長安雖不遠，無信可傳書。'"後數年。仲雲亦卒。（出《廣異記》）

【譯文】

監察御史李叔霽和哥哥仲雲都是考中進士登第的，在當時頗有名氣。大曆初年，李叔霽死了。幾年後，他的妹夫和仲雲睡在一起，忽然竟夢見了他。叔霽完全是一副不忍分離的樣子，談到仲雲，神情黯然地說："現在我們陰陽相隔，理不相通，想見面是不可能的。只有等到他死了之後，我們才能聚首。我有一首詩，請你念給大哥聽一聽吧：'忽作無期別，沉冥恨有餘。長安雖不遠，無信可傳書。'"後來又過了幾年仲雲也死了。

李訴

涼武公訴，以殊勳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鄆，數年攻戰，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爲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於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其言曰："聳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煙霞。"季武元不識字，記性又少，及隨道士信之，再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爲相國猶當上仙，況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北登天津橋，季武爲導，因入憩天宮寺，月餘而薨。時人以仁恕端愨之心，固合於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出《續幽怪錄》）

【譯文】

涼武公李訴是功臣的後代，率領着唐憲宗的部隊拿下蔡州攻破鄆城。李訴征戰好幾年，收復好多城池，但他爲人治軍都以寬容仁義爲第一，從來沒有錯殺一人，且待人接物十分講求信義，一片至誠，深得民心。長慶元年秋天，他在魏博任節度使，並得到左僕射、平章事的官職。這時，皇帝召他回京城，剛要進洛陽時，他手下一個已在洛陽的衙將石季武作了個夢，夢見李訴從北面登上京城的天津橋，自己擔任儀仗前導。李訴的隊列儀仗前面喝道，後面護衛十分威嚴，就像宰相出行一樣。忽然有八個道士騎着馬，持着迎貴賓的節幡從南面要上橋。李訴的前導就大聲呵斥，讓道士們閃開。道士說："我們是來迎接仙公李訴的，不知道什麼宰相不宰相！"道士招呼石季武，石季武就趕緊打馬迎上來。持節幡的道士說："我有幾句話，你聽後要記住，然後轉告李訴。道士吟了一首詩，大意是："騎着高頭大馬奔向金鑾殿，乘上華麗的金車直入星漢。世上的浮名有什麼可留戀，怎比得了騰雲駕霧羽化登仙？"石季武是個不識字記性又很差的人，但隨道士唸了兩遍便記住了。道士說："你既然已經記住了，就轉告李訴吧！"說到這裏，石季武驚醒了，出了一身大汗。他高興地想："在世間當宰相的還能成仙，像我這樣的普通官吏大概也能成仙得道吧？"三天之後，李訴果然從北面登上天津橋，石季武爲前導，並在天宮寺休息。一個多月後，李訴去世。人們都知道他爲人仁恕誠實，合乎天道，卻不知道他是被天上貶到人間的神仙，在人間期滿了，自然要返回天界了。

薛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期，復亞臺長。憲閣清嚴，俗塵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閒曠之思。及廳吟曰："捲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月，閽吏因晝寢未熟，彷彿間，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第入臺。閽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可入省迎乎？"閽吏曰："此中丞，官亞臺，本非僧侶，奈何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羅漢大德，緣誤與天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來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閽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自臺中遇疾而薨。潛伺其年，正五十矣。（出《續玄怪錄》）

【譯文】

唐元和末年，御史中丞薛存誠由臺丞升門下省要職給事中。不到一個月，他又升任副御史。御史府第，整潔肅穆，遠離街市。他升任後搬了進去，覺得心曠神怡。他來到廳中吟了兩句詩："捲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幾個月後，看門的小吏正和衣而睡尚未睡深沉。他恍然間看見幾十個僧童，拿着香花和印着佛名的幡旗，一邊念着經文一邊按順序走進來。看門小吏斥道："這是御史的公署，你們這是作什麼法事，高聲喊叫地進來？"其中一個和尚自稱識達，是中丞薛存誠的弟子，這次來迎接師傅的。他說："我師傅在嗎？我們可以進去探望一下就把他接走嗎？"看門小吏說："這是中丞大人的官署，本不是寺院，你們怎麼能隨隨便便就進來呢？！"當即就要去捉拿識達。識達說："中丞原來是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的羅漢大德，因爲他錯誤地與佛祖說想涉足凡塵，被貶到人間五十年。現在五十年已滿，我們所以來迎接他。這件事，你們這些人是不知道的。"看門小吏急忙要跑去報告，一下子從夢中驚醒。數天之後，薛存誠在公署患病而死，人們暗自一算，整好五十歲。

李伯憐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有優人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夜夢洗白馬，訪伯成佔之。伯成抒思曰："凡顐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瀉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出《酉陽雜俎》）

【譯文】

威遠軍中有位叫梅伯成的小將，善於解夢。有個賣藝人李伯憐來到涇州，邊賣藝邊乞求討要錢糧，共得一百斛米，回到家之後讓弟弟來取。過好長時間，也未見弟弟將米運回。一天晚上，他夢見自己洗白馬，便去請梅伯成解夢。梅伯成沉思着說："凡是顐人都愛說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你所憂慮的，也許有風水之災呀！"幾天之後，弟弟回來了，果然告訴他說船在渭河中翻沉，一粒米也沒有剩。

張瞻

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因無釜也。"賈客至家，妻卒數月矣。（出《酉陽雜俎》）

【譯文】

江淮有個王生，貼告示說自己會解夢。商人張瞻想回家去，晚上夢見自己用石臼做飯，便請教於王生。王生說："你回去就見不到妻子了！在石臼裏做飯，是因爲沒有鍋呵。"張瞻趕到家中，妻子已經死好幾個月了。

於堇

有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以問補闕於堇，堇言："松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魄之象。"後二人俱卒。（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有一個人夢見松樹長在門前，一人夢見棗樹生在屋上，便向補闕於堇求教。於堇說："松樹，是丘壠間所植，說的是墳呵；'棗'字重來，是重來呼魄之象。"後來不久，二人都死了。

盧彥緒

許州司倉盧彥緒所居溷，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壙，中是瓦棺，有婦人，年二十餘，潔白凝淨，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支。銘志雲：是秦時人，千載後當爲盧彥緒開，運數然也。閉之吉，啓之兇。又有寶鏡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輪。彥緒取釵鏡等數十物，乃閉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經一年而彥緒卒。（出《廣異記》）

【譯文】

許州的司倉盧彥緒家中的廁所，夏天暴風雨一來，水便把裏面灌滿。一會兒那水便漏光了。盧彥緒招呼鄰居們來看，只見下面有座墳坑，中間是口大棺材，裏面躺着位二十多歲的女人，她白白淨淨的，指甲有五六寸長，頭上插着十餘支金釵。墳頭的銘志上寫道：這是秦時的人，千年之後當由盧彥緒發現，這是由運數決定的。不過，發現之後就關閉，則有大吉；但如果一打開，則有大凶。他又看見一面寶鏡，背面雕着金花，舉起它照太陽，那太陽便金光閃射。盧彥緒被迷住了心竅，拿出寶鏡、金釵等十多件東西之後，纔將棺閉上。晚上，他夢見那婦人對他說："你怎麼能拿走我的東西呢？"臉上有怒色。過了一年，盧彥緒就死了。

柳宗元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重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餘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樹柳，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後卒於柳州焉。（出《因話錄》）

【譯文】

柳宗元員外從永州司馬府來到京城，希望得到朝廷重用。一日，他向算卦的人問命，並告訴他自己昨晚作的一個夢，說："我姓柳，昨晚夢見柳樹倒在地上，這是不是不祥之兆？"算命的人說："沒有什麼不祥的，只是怕要到遠處做官了。"柳宗元又問其中之意，那人回答說："你生是柳樹，死便是柳木。木者牧也，看樣子你得去柳州主事了！"後來，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柳宗元做了柳州州牧並一直到死。

衛中行

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囑，衛欣然許之。駁榜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溼。選人與祕書郎韓皋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駁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衛中行任中書舍人時，有老朋友的子弟進京應選，投到其門下並拜託於他，他痛痛快快地應承下來。駁榜將要公佈時，那個人忽然夢見自己騎驢過河，驢一尥蹶子把他甩入水中，登岸後鞋卻沒有溼。這人與祕書郎韓皋有交情，登門拜訪時，韓皋備下酒菜宴請他。韓皋半開玩笑地說："你今年應選的事情不順利呀！根據你的夢分析，衛中行肯定不會替你說話的，因爲你鞋上沒有沾水。"等到榜公佈時，那人的名字果然被甩到一旁，沒有重用。韓皋有學問，有見識，他本是大名鼎鼎的韓僕射的侄子呵。

張省躬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大和八年，省躬晝寤，忽夢一人，（一人二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自言當家，名垂，與之接，歡狎彌日。將去，留贈詩一首曰："慼慼復慼慼，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遽錄其詩，數日而卒。（出《酉陽雜俎》）

【譯文】

枝江縣令張汀的兒子叫張省躬。父親死後，他一直住在枝江。有一位叫張垂的人，考秀才科未中，客死於四川，與省躬素不相識。大和八年，張省躬白天睡於堂前，忽夢一人自稱與他同姓，名字叫垂。張垂同他一見如故，無拘無束地玩了幾天，臨別時，留下一首詩贈給省躬，那詩是："慼慼復慼慼，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這時，張省躬驚醒了，當即錄下那首詩。他於數日之後死去。

王惲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騶卒止於屏外，見若胥縻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若愧色，陸強牽之語，惲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聞。"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惲住楊州，其子住太平，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進士王惲，才華橫溢，文詞典雅清麗，尤其擅長詠物。他寫的《送君南浦賦》，爲詞人們所稱道。唐會昌二年，他的朋友陸休符忽然夢見自己被押到一個地方，屏外站着養馬馭車的騶從。這時，只見幾十個跟自己一樣用繩索牽連着的人走過來，王惲也在其中。陸休符想湊過去，王惲慚愧地低下頭。陸休符就硬把他拽到一旁問話，王惲哭泣着說：最近接受一個苦差事，誰聽了誰厭惡。他又指指身邊的人說，這些人全乾一樣的差事。陸休符恍惚間醒來。當時，王惲住在揚州，他的兒子住在太平。陸休符對此夢十分驚異。第二天早上，他去王家問有無消息，看到了王惲從洛陽寫的信。又過七天，王惲的死訊送到。算算他死的日子，正是陸休符作夢的那天晚上。

柳凌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柳疾卒。素貧，韋爲部署，米麥鏹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出《酉陽雜俎》）

司農卿韋正貫進京應試時，曾來到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他任軍事判官。柳凌曾夢見有人呈上個案子，案子上說欠柴一千七百束。他請韋正貫爲自己解夢，韋正貫說："柴薪木也，柳將木，看來你在這裏住不多久了。"一個多月後，柳凌病死。他生前向來貧窮，韋正貫爲他安排後事。他發現柳凌已向公家借過好幾個月的錢糧布等維持生活，死後仍欠公家一千七百捆柴。

崔暇

中書舍人崔暇弟嘏，娶李續女。李爲曹州刺史，令兵馬使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女在一廳中，女立於牀西，崔嘏在牀東。女執紅箋，題詩一首，笑授嘏，嘏因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夢後才一歲，崔嘏妻卒。（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中書舍人崔暇的弟弟叫崔嘏，娶李續的女兒作妻子。李續任曹州刺史。他派兵馬使國邵南佈置喜車，掛上布帷。後來，國邵南困極而睡，忽夢見崔嘏和李續的女兒在一個大廳裏，李續的女兒站在牀西，崔嘏站在牀東。李續的女兒拿一紅箋，題詩一首，笑着遞給崔嘏。崔嘏朗聲吟道："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夢後才一年，崔嘏的妻子便死了。

蘇檢

蘇檢登第，歸吳省家，行及同州澄城縣，止於縣樓上。醉後，夢其妻取筆硯，篋中取紅箋，剪數寸而爲詩曰："楚水平如鏡，週迴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檢亦裁蜀箋而賦詩曰："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欲原作已。據明抄本改。）暮，海棠千樹已凋零。"詩成，俱送於所臥席下。又見其妻笞檢所挈小青極甚。及寤，乃於席下得其詩，視篋中紅箋，亦有剪處。小青其日暴疾。已而東去，及鄂嶽已來，舍陸登舟，小青之疾轉甚。去家三十餘里，乃卒。夢小青雲："瘞我北岸新塋之後。"及殯於北岸，乃遇一新塋，依夢中所約瘞之。及歸，妻已卒。問其日，乃澄城縣所夢之日。謁其塋，乃瘞小青墳之前也。時乃春暮，其塋四面，多是海棠花也。（出《聞奇錄》）

【譯文】

蘇檢考中進士，回吳探親。走到同州澄城縣，住在縣衙樓上。喝酒醉後，夢見妻子拿來筆硯，小箱裏取出紅箋，剪下數寸寫上詩句："楚水平如鏡，週迴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知歸。"蘇檢也裁下一片紅箋賦詩道："還吳東去下澄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寫成之後，全都放在所臥的炕蓆下面。蘇檢又看見妻子用皮鞭狠狠抽打他帶來的小青，馬上醒來。他從炕蓆找到了那兩首詩，再一看箱子裏的紅箋，也有剪過的痕跡。小青這一天得了暴病。這時蘇檢已經東去，到鄂州的山區又迴轉來。他不走旱路走水路。小青的病越來越嚴重，在他離家還有三十多里路時，便悽然而死。蘇檢夢見小青說："把我埋葬在河北岸的新墳之後。"蘇檢爲小青出殯時，果然在北岸看到一座新墳，便遵照夢中的約定將小青埋在了這座新墳之後。蘇檢匆匆趕回家，才知妻子也已死去。問她死的日子，就是他在澄城縣做夢那天。蘇檢去看妻子的墳，果然在小青的墳之前面。這時正是暮春，兩座墳塋四周，盛開着潔白如雪的海棠花。

韋檢

韋檢舉進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檢追痛悼，殆不勝情。舉酒吟詩，悲怨可掬。因吟曰："寶劍化龍歸碧落，嫦娥隨月下黃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書窗恨獨眠。"一日，忽夢姬曰："某限於修短，不盡箕帚，涕淚潸然，常有後期。今和來篇，口占曰：'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外柳和煙。如今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年'。"檢終日悒悒不樂，後更夢姬，曰："郎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白浪漫漫去不回，浮雲飛盡日西頹。始皇陵上千年樹，銀鴨金鳧也變灰。"後果即世，皆符兆。（出《抒情詩》）

【譯文】

韋檢進京應試未中。他曾經有個美妾，一天捂着心口窩倒地而死。韋檢痛加追悼，難以表達自己的感情。於是，他舉起酒杯吟起詩來，悲傷哀怨，那神態令人揪心。他吟道："寶劍化龍歸碧落，嫦娥隨月下黃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書窗恨獨眠。"一天，他忽然夢見死去的美妾說：由於我命苦壽短，不能再侍奉於你，想到這些我就潸然淚下。不過，我們後會有期，今天我爲咱們的將來與你和詩一首，隨即吟道：'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外柳和煙。如今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年。'"醒來之後，韋檢終日抑鬱不樂，後來又夢見美妾對他說："你快來與我相見吧！"從此，他更加神不守舍，恍恍惚惚，又題詩道："白浪漫漫去不回，浮雲飛盡日西頹。始皇陵上千年樹，銀鴨金鳧也變灰。"後來他果然去世，一切全契合前夢的徵兆。

朱少卿

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貧賤客於成都，因寢於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覓朱少卿，其聲甚厲，驚覺訪之，寂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一卷雲："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外牽馬一匹直入。雲："少卿領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蹶，匍匐而前，其狀異常苦楚。朱大驚而覺，常自惡之。後蜀王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上患瘡，雙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五月五日殂。乃馬夢之徵也。（出《王氏見聞》）

【譯文】

五代十國，王氏統治於蜀，有位姓朱任少卿之職的人，名字卻記不得了。他當時十分寒酸，住在成都的旅館裏。一日，他夢見有人敲門來找朱少卿，聲音很響。他一驚推開房門，卻連個人影也未見到。接着又睡，夢中又有人連聲呼喚。不一會兒，只見來了一個人，手中拿着一卷文，說："朱少卿果然在這裏！"朱說："我的姓倒不錯，卻不是什麼少卿。"那人隨即捲起文書的兩端，只留下一行字，用手遮住上面和下面，他果然看見有"朱少卿"三個字。接着又有一個人，從外面牽着一匹馬徑直走進來，說道："請少卿領取。"朱抬頭看去，只見那馬沒有前腿，一挪一挪的，像是要跌倒的樣子，它幾乎是向前爬行，顯得異常痛苦。朱少卿大叫一聲，驚醒過來。爲此，他常常感到十分厭惡。後蜀王開國，有親朋好友引薦，他的官一直當到司農少卿。無奈，他的膝蓋上長了瘡，雙腿從膝蓋以下全都爛掉了，苦苦熬了十年，五月五日死亡。不用說，這就是他的那個馬夢之兆呵。

覃騭

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有押衙覃騭，夢與友人胡鍼同在一官署廳前，見有數人，引入劉公，則五木備體，孑然音旨，說理分解，似有三五人執對。久而方退，於行廊下坐，見進食者，皆是鮮血。覃因問，旁人答曰："公爲斷刑錯誤所致，追來亦數日矣。"遂覺。及早，見胡鍼話之，鍼曰："餘昨夜所夢，一與君葉，豈非同夢乎？"因共祕之。劉公其日果吟《感懷詩》十韻。其一首曰："昨日方髽髻，如今滿頷髯。紫閣無心戀，青山有意潛。"今其詩皆刊於石上，人皆訝其詩意。不數日而卒，豈非斷刑之有錯誤乎？（出《野人閒話》）

【譯文】

五代十國，後蜀工部侍郎劉義度，離別雲安那天，有個叫覃騭的押司，夢見與朋友胡鍼一起站在一官署廳前，看見有好幾個人把劉義度帶進來，身上壓着木頭仍不屈服，獨自與他們說理分辨，聲音很響亮，好象有三五個人跟他對質。他好長時間才退下，坐在行廊中。這時，覃騭看見劉義度喝的竟然全是鮮血！覃騭上前詢問，旁邊的人回答說："因爲斷案有錯誤，所以才讓他喝鮮血。他被捉來已經好幾天了。"覃騭驚醒過來。等到第二天早晨，他把這件事對胡鍼鹹說了，胡鍼不由吃了一驚："我昨天晚上作的夢，跟你的一樣，難道說這夢要變成真的了？"二人商議一下，決定暫時保密。這一天，劉義度果然吟《感懷詩》十首，其中一首是這樣幾句："昨日方髽髻，如今滿頷髯。紫閣無心戀，青山有意潛。"同時，他把這些詩都抄錄在石頭上，人們都爲這詩意而感到驚訝。不幾天，劉義度便死了。難道說真的是因爲他斷案有錯誤嗎？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貽鄴之子也。自恃貴族，脫略傲誕。嘗太廟行香，攜妓而往。一夕。夢一老人責之，且取案上筆，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翌日，與賓客話及此事，自言"老人責我，是惜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至九十也。"客有封璉戲之曰："'九十'字，乃是行書卒字。亞卿其非吉徵乎？"不旬日，果卒。（出《野人閒話》）

【譯文】

後蜀的宗正少卿孟德崇，是燕王貽鄴之子。他自以爲出身貴族，輕慢狂傲而又荒唐。他曾經到太廟進香，把妓女也帶了去。一天晚上，夢見一位老人斥責他，並拿起案上的箋，讓他張開手掌，在上面寫下"九十"二字後，他驚醒過來。第二天，他在酒席筵上與賓客們談起這件事，自己美滋滋地說："老人責怪我，其實是心疼我呀。他寫下'九十'二字，是讓我一直活到九十歲哩！"客人中有個叫封璉的跟他開玩笑道："'九十'二字，乃是行書中的卒字，你可不要把它當作吉兆呀！"不到十天，孟德崇果然死了。

孫光憲

荊南節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孫光憲夢在渚宮池與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廳獨處，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勖見召上橋，授以筆硯，令光憲指撝發軍，仍遣廳頭二三子障蔽光憲，不欲保融遙見。逡巡，有具橐鞬將校列行俟命。次見掌節吏嚴光楚鞹而前趨，手捧兩黑物，其一則如黑漆靴而光，其一即尋常靴也。謂光憲曰："某曾失墨兩挺，蒙王黜責，今果尋獲也。"良久夢覺。翌日，說於同僚。逾月而保融卒，節院將嚴光楚具帖子取處分倒節，光憲請行軍司馬王甲判之。墨者陰黑之物，節而且黑，近於兇象，即向之所夢，倒雙節之謂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荊南節度使高保融有病，他的屬員孫光憲夢中在渚宮池與同僚一起坐着，而高保融則獨自呆在西廳，只有姬妾侍候着。有頃，高保觸的弟弟高保勖應召上橋，授以孫光憲筆硯，讓他寫派軍隊出戰的命令。並叫來廳上的兩三個僕人擋着孫光憲，不想讓高保融遠遠地看見。有頃，有一些穿着軍裝揹着弓箭的將校列隊待命。接着，又看見掌節吏嚴光楚拿着去毛的獸皮趨身上前，手中捧着兩個黑物。其中，一個則象黑漆靴子閃閃發光，一個就是平常的靴子。嚴光楚對孫光憲說："我曾經丟失過兩挺墨，蒙大王降職斥責，今天果然找到了。"良久夢醒。第二天，孫光憲把這件事說給同僚們聽。一個多月後，高保融病死。節使院將嚴光楚的掌節使撤掉併發出文告。孫光憲請行軍司馬王甲來解這個夢，他說：墨者是陰黑之物，節而且黑，近於兇象，這就是原來那個夢，也就是倒雙節的意思。（一個是節度使高保融，一個是掌節吏嚴光楚，因此纔有"倒雙節"之謂。）

陸洎

江南陸洎爲常州刺史，不克之任，爲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時輩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與之善。乙丑歲九月，承嗣與諸客訪之。洎從客曰："某明年此月，當與諸客別矣。"承嗣問其故，答曰："吾向夢人以一騎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數里，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西序，復有東向大門，下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階下。門中有二綠衣吏，捧一案。案上有書，有一紫衣秉笏，取書宣雲：'洎三世爲人，皆行慈孝，功成業就，宜授此官，可封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奄然遂寤。靈命已定，不可改矣。"諸客皆嘻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復與向候之客詣之，謂曰："君明日當上事，今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明當行也。"承嗣曰："吾常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妖乎？"洎曰："唯君與我有緣，他日必當卜鄰。"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於茱萸灣。承嗣後爲楚州刺史卒，葬於洎墓之北雲。（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陸洎爲常州刺史，由於不勝任被降爲淮南副使。陸洎性格溫和儒雅且穩重敦厚，同輩人都很推崇仰慕他，副使李承嗣和他尤其好。乙丑年九月，李承嗣與衆客人一起來拜訪他。陸洎對客人們說："我明年這個月，就該與各位分別了！"李承嗣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陸洎回答道："我前些日子夢見自己被一個騎馬的人喚去，來到大明寺西邊，又走了幾里路，來到一座老大的府院，門上寫着'陽明府'三個字。進門向西走，又有一個朝東的大門，我們下馬走進一室。好久，只見前面石階上站着幾個小吏，門裏有兩個綠衣吏抬來一方案子，案子上面擺着詔書。這時，有一位穿紫袍的官捧着笏板，取過詔書念道：'洎三世爲人，皆行孝慈，功成業就，宜授此官。可封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復以騎送歸。'聽到這裏，我氣息微弱，隨即醒來。神靈已將我的壽命定下來了，不能改了。衆客人聽罷，頗感驚奇。到了第二年九月，一些人來準備照顧陸洎的起居飲食。到了十六日，李承嗣與那些等候在外的人一起拜見陸洎，對他說："按你說的，明天該有事了，現在怎麼還沒有一點病態呢？"陸洎說："手續已經辦妥了，明天我就該走了。"李承嗣說："我曾經象對待長輩一樣敬重你，現在你怎麼沾上了妖氣呢？"陸洎說："如果你與我有緣份，將來一定能選擇我當鄰居。"李承嗣什麼也沒說便離去了。第二天，陸洎死了，埋葬在茱萸灣。李承嗣是在做楚州刺史的時候死的，後埋葬在陸洎墓的北邊。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書周延翰，性好道，頗修服餌之事。嘗夢神人以一卷書授之，若道家之經，其文皆七字爲句。唯記其末句雲："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爲必得丹砂之效。從事建業卒，葬於吳大帝陵側。無妻子，唯一婢名丹砂。（出《廣異記》。明抄本作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有位太子校書周延翰，平素信道，對仙藥丹丸頗有研究。他曾經夢見神仙拿出一卷書送給他，象是道家的經書，上面每一句都是七個字。他只記住最後面一句是："紫髯之畔有丹砂。"周延翰醒來之後暗自高興，認爲自己一定能夠得到丹砂以資長生。在晉的建業，周延翰任從事後死去，埋葬在孫權墓旁。他無妻子無兒子，唯一的婢女叫丹砂。

王瞻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盡，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狹隘，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所憚也。"吏許諾，以五日爲期，至日平明，且當來也。"既寤，便能下牀，自出僦舍，營辦兇具，教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爲別。至期，登榻安臥。向曙乃卒。（出《稽神錄》）

【譯文】

虔化縣令王瞻免職之後，迴歸建業，小船停泊在秦淮河上，病得很厲害。夜裏，他夢見朱衣吏拿着一紙牒文來到身邊，說："你的壽命已經完了，今天我奉命召你回去。"王瞻說："我不敢違命，但是船中狹窄，我想借個寬敞點的地方準備準備，先登上岸去選擇一下，沒有什麼可畏懼的。"朱衣吏點頭答應了，說："以五天爲期限，到第五天天大亮的時候，你必須回來。"王瞻醒來，便能起身下牀，自己去找了一間房子，自己辦理喪葬用的器物，並教兒女們哭喪的規矩，又召來親屬們訣別。到日子那天，他老老實實躺倒在牀上，迎着曙光而死。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曰："君當爲涇州刺史，既而爲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雲："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誥不到。"邢甚惡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邢爲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有位大理司直叫邢陶。癸卯年時，他夢見有人對他說："你應當任涇州刺史，然後去做宣州涇縣令。"任職時間將滿，邢陶又夢見那人告訴他說："宣州各縣的縣令，來年春天全都替換下來，可是你的詔令卻沒有到。"聽罷，邢陶十分反感。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卸掉縣令之職，被舉薦爲水部員外郎。詔令下來卻丟失了，又重新奏請，二十多天卻無消息，邢陶尚未上任便死去了。

卷第二百八十　　夢五（鬼神上）

煬帝 豆盧榮 楊昭成 扶溝令 王諸 西市人 王方平 張詵 麻安石 閻陟　劉景復

煬帝

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廚新書八千許卷將載還京師。上官魏夢見煬帝，大叱雲：何因輒將我書向京師。"於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於陝州下書，著大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一卷無遺。上官魏又夢見帝，喜雲："我已得書。"帝平存之日，愛惜書史，雖積如山丘，然一字不許外出。及崩亡之後，神道猶懷愛吝。按寶廚新書者，並大業所祕之書也。（出《大業拾遺》）

【譯文】

唐武德四年，東都洛陽平定之後，在觀文殿書庫有新書八千多卷，準備運回長安。有位上官魏夢見隋煬帝大聲斥責道："你們爲什麼要把我的書運向長安？！"運書那天，由太府卿宋遵貴監運，從東京出發，到陝州又裝到大船上，欲走水路載向長安。不料，遇到暴風雨將船顛覆，一卷書也沒有剩下。這時，上官魏又夢見隋煬帝高興地說："那些書又回到我的手裏了！"隋煬帝生前，一向愛惜書籍，他的書雖然堆積如山，但一個字也不許流失。他雖然死了，但上蒼還愛憐於他，才這樣做的。要知道，觀文殿書庫裏的這批新書，全是隋煬帝在大業年間祕密珍藏的呵。

豆盧榮

上元初，豆盧榮爲溫州別駕卒，榮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嘗下嫁闢葉，闢葉內屬。其王卒，公主歸來。榮出佐溫州，公主隨在州數年。寶應初，臨海山賊袁晁攻下臺州。公主女夜夢一人，被髮流血，謂曰："溫州將亂，宜速去之。不然，必將受禍。"及覺，說其事。公主雲："夢想顛倒，復何足信。"須臾而寢，女又夢見榮，謂曰："適被髮者，即是丈人，今爲陰將。浙東將敗，欲使妻子去耳。宜遵承之。無徒戀財物。"女又白公主說之。時江東米貴，唯溫州米賤。公主令人置吳綾數千匹，故戀而不去。他日，女夢其父雲："浙東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艱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栝州。栝州陷，輕身走出，竟如夢中所言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上元初年，豆盧榮在溫州別駕任上去世。豆盧榮的妻子是金河公主的女兒。公主曾經下嫁闢葉，做過闢葉王的妻子。闢葉王死後，金河便回到了大唐。當時，豆盧榮來溫州輔佐執政，金河公主也隨他來到溫州住了多年。寶應初年，臨海的賊寇袁晁攻下了台州。這時金河公主的女兒夢見一個人，披頭散髮，渾身是血，對她說道："溫州將要遭受戰亂之苦，你們應該快點離開。否則，必然會遭殃的。"醒來後，她把這件事講給母親聽。金河公主說："夢都是顛倒的，不足信呵。"有頃再睡，女兒又夢見了豆盧榮，說："剛纔那個披頭散髮的人，是你的父親，現在是陰間的將軍。浙東將敗，是想讓你們快點離去，望能照我說的去做，不要戀惜財物。"女兒醒來之後，又把這件事告訴了金河公主。當時江東糧食奇貴，只有溫州糧食比較賤。金河公主讓人買來江南綢緞幾千匹，因此捨不得離去。又有一天，女兒夢見父親對她說："浙東的八個州，已經被袁晁所攻破；你母親如果再不離去，必喫苦頭。"說着便哭起來。於是，公主搬到栝州，不久栝州也陷落了。母女倆隻身出走，跟夢中說的一樣。

楊昭成

開元末，洛陽賈氏爲廣漢什邡令，將其家之任。欲至白土店東七里，其妻段氏，馬驚墮坑而死，即殯于山中。經兩載，弘農楊昭成爲益州倉曹，之廣漢。曉發，其妻竇氏忽於馬上而睡，向後傾倒。昭成自下馭馬，頻呼問，猶不覺，將至白土方寤。雲："向夢有一婦人，衣綠單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豔麗，來控我馬，悲啼久之，自稱段姓，是什邡賈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見留山中，孤魂飄泊，不勝羈獨。夫人後若還京，我有兄名某，見任京兆功曹，可相爲訪，令收己魂，歸於故鄉。深以相囑，言訖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夢問店者。店人云："賈明府妻墳，去此六七里。墜坑而死，殯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始末，與夢相類。昭成深異之，因記其事。後奉入京，尋其段族，具爲說之。段氏舉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出《靈異記》。明抄本作出《靈怪集》）

【譯文】

唐玄宗開元末年，洛陽的賈氏爲廣漢郡什邡縣令，上任時將家眷也一同帶去。走到離白土店還有七里地的時候，他的妻子段氏，由於馬驚了把她甩進土坑裏摔死了。當時，就將她埋在了山中。兩年之後，弘農縣的楊昭成任益州倉曹，早晨出發去廣漢。忽然，他的妻子竇氏在馬上睡着了，向後傾倒。楊昭成親自上前攔住馬，連聲呼喊，妻子卻沒有反應，快到白土店時才醒轉過來。她對丈夫說："剛纔我夢見一個婦人，穿着白布衫和綠色的單裙子，年齡將近三十歲的樣子，長得美豔動人。她攔住我的馬，悲哭不已，並且自稱姓段，是什邡賈縣令的妻子，那年在這裏摔死了，孤單單地留在山中，不勝寂寞。她說夫人將來有機會回到京城，我有個哥哥叫什麼什麼，現任京兆功曹，你可以代我去看看他，並請收回我的魂魄，送回故鄉。她千叮嚀萬囑咐，然後便離去了。"楊昭成這天晚上住在了白土店裏，把夢中的事全都跟店裏人說了。店裏人道："賈縣令妻子的墳，離這有六七里路。她的確是墜坑而死的，並且就埋在了山中，已經過去兩年了。"事情的經過，果然與那夢相符。楊昭成十分驚異，便把這事記下了。後來，他奉旨進京，尋找到段氏的家人，把段氏的事說了，聽說這件事之後，段家上下痛哭不止，當即派人進山取回棺柩，又重新安葬了。

扶溝令

扶溝令某霽者，失其姓，以大曆二年卒。經半歲，其妻夢與霽遇。問其地下罪福，霽曰："吾生爲進士，陷於輕薄，或毀讟詞賦，或詆訶人物，今被地下所主。（明抄本作由。）每日送兩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竅，受諸痛苦，不可堪忍。法當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畢，方得脫生。近以他事，爲閻羅王所剝，舊裩狼藉，爲人所笑，可作一裩與我。"婦雲："無物可作。"霽曰："前者萬年尉蓋又玄將二絹來，何得雲無？"兼求鑄像寫法華經。婦並許之，然後方去爾。（出《廣異記》）

【譯文】

扶溝縣令的名字叫霽，忘記他的姓了，於唐大曆年間故去。半年之後，他的妻子在夢中與他相遇。妻子問他在陰間過得怎麼樣，他說："我生前是進士，喫虧在於輕薄放浪，有時候寫詩賦詞發泄怨言，有時詆譭他人，現在被陰間所管制。每天送來兩條毒蛇還有三隻蜈蚣，讓它們在我的耳、鼻、口等七個孔裏鑽來鑽去。受的苦呵，真是不堪忍受。人家已經判我三百六十天受這種折磨，然後，才能託生於來世。最近，因爲別的一點小事，我又被閻王爺痛打一頓，那條帶襠的舊褲子已不像樣子，人們都取笑於我。你能不能再作一條新的送我？"他妻子說："沒有布料可作呀。"霽說："前幾天，萬年縣尉蓋又玄剛把二匹絹布送給你，怎麼說沒有布料呢？"接着，他又求妻子爲他鑄佛像寫法華經。妻子無奈，便一併都答應下來。這時，他才悄然離去。

王諸

大曆中，邛州刺史崔勵親外甥王諸，家寄綿州，往來秦蜀，頗諳京中事。因至京，與倉部令史趙盈相得。每齎左（齎左原作霽在。據明抄本改。）綿等事，盈併爲主之。諸欲還，盈固留之。中夜，盈謂諸曰："某長姊適陳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長姊喪逝。外甥女子，某留撫養。所惜聰惠，不欲託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歲寒。非求於伉儷，所貴得侍巾櫛。如君他日禮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成此親者，結他年之好耳。"諸對曰："感君厚意，敢不從命？固當期於偕老耳！"諸遂備纁幣迎之。後二年，遂挈陳氏歸於左綿。是時勵方典邛商，諸往覲焉。勵遂責諸浪跡，又恐年長不婚，諸具以情白舅。勵曰："吾小女寬柔，欲與汝重親，必容汝舊納者。"陳氏亦曰："豈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諸遂就表妹之親。既成婚，崔氏女便令取陳氏同居，相得，更無分毫失所。勵令其子鏗與諸江陵卜居，兼將金帛下峽而去。三月諸發。五月。勵受替，遂盡室江陵而行。諸與鏗方買一宅，修葺。停午，諸忽夢陳氏被髮來。哀告諸曰："某，他鄉一賤人。崔氏夫人，本許終始，奈何三峽舟中沐發，使人聳某，令於崩湍中而卒，永葬魚鱉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鏗於東廂寐，亦夢陳氏訴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峽。"鏗與諸偶坐，方訝其事，其夜，二人夢復如前。鏗甚慚，謂諸曰："某娘情性不當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頭望信，若聞陳氏不平安，此則必矣！"後數日，果有信，說陳氏溺三峽。及勵到諸家，諸泣說前事。崔氏爲其兄所責，不能自明，遂斷髮暗嗚而卒，諸亦蕩遊他處。數年間，忽於夏口，見水軍營之中東門廂，見一女人，姿狀即陳氏也。諸流眄久之。其婦又殷勤瞻矚，問僮僕雲："郎君豈不姓王？"僮走告諸。及白姨弟，令詢其本末。陳氏曰："實不爲崔氏所擠，某失足墜於三峽，經再宿，泊屍於磧，遇鄂州回易小將梁璨。初欲收葬，後因吐無限水，忽然而蘇。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誕二子矣。"諸由是疑負崔氏之冤，入羅浮山而爲頭陀僧矣！（出《乾鐉子》）

【譯文】

唐大曆年間，邛州刺史崔勵的親外甥王諸家住在綿州。他經常往來於秦蜀之間，對京城裏的一些事情瞭如指掌。一日來到京城，他與倉部令史趙盈交上了朋友。他常常請求趙盈爲綿州的親人辦些事情，趙盈都幫忙給辦了。王諸想回去，趙盈卻堅持把他留下來。半夜，趙盈對王諸說："我大姐嫁給老陳家，只有一個外甥女。前年大姐去世了，拋下這個外甥女，由我留下撫養。我見她聰明可愛，不想託給他人。我知道你的脾氣秉性，更知道你心地善良，跟着你不會受飢寒之苦。今天說這件事，不是想求你與她結爲夫妻，只是想讓她侍奉於你。如果你將來正式結婚娶妻，這孩子能夠留在你們家裏也就行了。這是我的希望，如果你能夠接受，我們的關係就會更密切了。"王諸回答說："感謝你的美意，我怎敢不接受？我該與她白頭偕老呵！"隨即，王諸備下彩禮迎娶陳氏。兩年之後，王諸帶她回到了綿州。這時，王諸的舅父崔勵來邛州主管行商之事，王諸前去拜望。崔勵當即就把他責罵了一頓，說他不務正業胡亂來，並擔心他將來不再結婚。王諸便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對舅父講了。崔勵說："我的小女兒性格溫柔寬厚，我想把她嫁給你，來個親上加親。再說，她也一定能夠容得下陳氏女的。"陳氏也說道："我哪敢有別的什麼想法，有個溫飽也就滿足了。夫人不責怪，不遷怒，這便是我的所求呵！"不久，王諸遂與表妹崔氏女喜結良緣。崔氏要求與陳氏同居一室，二人關係融洽，沒有產生任何不悅的事情。崔勵讓他兒子崔鏗與王諸到江陵買房子，順便把金銀布帛順着三峽運回去。王諸是三月出發的。五月，崔勵被人取替，全家人隨即向江陵而去。王諸和崔鏗剛買一座宅院，正在修葺，午休時候，王諸忽然夢見陳氏女披散着頭髮而來，哀哀切切地對他說："我本是他鄉一個卑賤的女人，向來對崔氏婦都很尊重，將來的事情也都談妥了。可是，萬萬沒有想到，那天我在三峽船中洗髮，她指使人推了我一把，我便跌入激流中淹死了，永遠葬在了魚鱉的肚子裏。"她邊哭邊說，淚水沾滿了衣襟。一會兒，崔鏗去東廂房睡覺，也說夢見了陳氏訴冤道："崔夫人不仁，在三峽害了我的性命！"崔鏗與王諸對面坐着，二人都感到很驚訝。當夜，他們的夢還是這樣的。崔鏗十分羞愧地對王諸說："我姐姐的情性不該是這樣的呀，怎麼會有此冤呢？咱們暫且去江邊等候消息，如果聽說陳氏遇險，這事兒就一定是真的了！"幾天之後，果然傳來信說，陳氏已經在三峽淹死了。等到崔勵趕到王諸家，王諸哭泣向他訴說了這件事。崔氏被她兄弟大聲責罵了一頓，有口難辯，隨即剪斷頭髮，嗓子都哭啞了，最後竟一病而死。王諸心灰意冷，浪跡天涯。幾年之後，他在夏口水軍營裏的大門東邊，看見一個女人，那模樣酷似陳氏。王諸盯着她看了許久，她也站住腳，向王諸矚目而視，並問他的僕人："他是不是姓王？"僕人急忙告訴了王諸及崔鏗，他們向陳氏詢問究竟。陳氏說："實際上，那天並不是崔氏指使人乾的，而是我失足墜入三峽水中。過了一夜，我的屍體於第二天漂在淺水的沙石上。這時，幸遇鄂州回易小將梁璨。開始，他想將我收葬；後來我吐出了大量的水，忽然甦醒過來了。我爲感謝梁的厚恩，便嫁給他作了妻子。現在，我們已經生下兩個孩子了。王諸由於錯怪了崔氏而覺得有負於她，便進了羅浮山做了一個頭陀和尚。

西市人

建中年，京西市人忽夢見爲人所錄，至府縣衙，府甚嚴。使人立於門屏外，遂去，亦不見召。唯聞門內如斷獄之聲，自屏隙窺之，見廳上有貴人，紫衣據案，左右綠裳執案簿者，三四人。中庭，朱泚械身鎖項，素服露首，鞠躬如有分雪哀請之狀，言詞至切。其官低頭視事，了不與言。良久方謂曰："君合當此事，帝命已行，訴當無益。"泚辭不已，及至泫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開東廊下二院。聞開鎖之聲。門內有三十餘人，皆衣朱紫，行列階下。貴人指示曰："此等待君富貴，辭之何益？"此人視之，乃李尚韋駱之輩也。諸人復入院門。又叱泚入西廊一院焉。貴人問左右雲："是何時事？"答曰："十月。"又問何適而可。曰："奉天。"如此詰問。良久乃已。前追使者復出，謂百姓曰："誤追君來，可速歸。"尋路而返。夢覺，話於親密。其後事果驗也。（出《原化記》）

【譯文】

唐德宗建中年間，長安城西有個人忽然夢見自己被人捕去，來到一座縣衙，這座府衙頗爲森嚴。讓西市人站在門外，使者就走了，也不見有來招呼，只聽房子裏有拷問犯人聲音。他從屏風的縫隙間偷偷望去，只見大廳上有位大人物，穿着紫衣坐在案前，還有穿綠衣裳的人坐在其兩旁，有三四個人。堂下，只見朱泚身上戴着枷鎖和鐐銬，穿着白衣服，伸出腦袋又是鞠躬又是磕頭，苦苦地哀求着。那個大人物低頭看着案子，一句話也不說。半天，他才說："你的命中註定有這件事，完全是按照天的旨意行事，哀求也沒有用處。"朱泚又哀求，沒完沒了，泫然流涕。大人物怒道："你連什麼叫天命也不懂嗎？！"他令手下人打開東廊下兩個院門，隨即傳來開鎖之聲。門內有三十多個人，全穿朱紫色衣服，站立臺階兩旁。那位大人物對這些人說："這些人都在等待着你的富貴，推辭又有什麼好處呢？"長安城西這個人舉目望去，發現他們是李、尚、韋駱之輩呵。這些人沒有辦法，又回到院門。接着，那位大人物又叱責朱泚。大人物向手下人問道："什麼時候執行？"回答說："十月。"又問："合適嗎？"回答說："奉天而行。"這樣一問一答，半天才完。長安城西這個人想上前問個明白，帶他來的那人對他說："我把你錯抓了來，你趕快回去吧。"於是，他尋路而歸。這時他從夢中驚醒，說給家裏人聽。後來的事情果然應驗了。

王方平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其父有疾危篤。方平侍奉藥餌，不解帶者逾月。其後侍疾疲極，偶於父牀邊坐睡。夢一鬼相語，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爲入。"一鬼曰："待食漿水粥，可隨粥而入。"既約，方平驚覺。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瓶於其下。候父啜，乃去承指，粥入瓶中，以物蓋上。於釜中煮之爲沸，開視，乃滿瓶是肉。父因疾愈。議者以爲純孝所致也。（出《廣異記》）

【譯文】

太原有個叫王方平的人，十分有孝心。他的父親患病在牀，日見沉重；王方平煎湯熬藥，侍奉左右，已經有一個多月沒脫衣服了。一天，他實在太疲勞了，就坐在父親牀邊睡着了。這時，他夢見幾個鬼在對話，一個說："我想鑽進他父親的肚子裏。"一個說："你怎麼鑽進去？"另一個說："等他喝稀粥的時候，可以隨粥而入嘛！"他們剛剛約定好，王方平便驚醒了。他將粥碗擊穿，用手先捂着，把一個小瓶子放在它的下面。等父親要喝粥的時候，他把手一撤，粥便注入了瓶中。然後用東西蓋上。他把這瓶子扔進鍋裏，煮沸無數次，再打開一看，滿瓶是肉！不久，父親的病就好了。人們議論說，正是他的孝心感動了上蒼，纔會有這樣的結果呵。

張詵

張詵，以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詵即具簪笏迎之。謂詵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詵驚且喜，以爲上將用我。即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十餘，爲驅殿者。詵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於前。近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喧譁，闐咽於路，槐影四矗，煙幕邐迤。城之西北數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既至門，中使命詵下馬。詵整巾笏，中使引入門。兵士甚多。見宮闕臺閣，既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百餘人，具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峙然，瓊玉華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數十，具甲倚劍。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峨冠，被袞龍衣，憑玉幾而坐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幾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詵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即趨之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詵又再拜舞蹈。即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門。詵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子，曏者朝對，無乃不可於禮乎？"中使笑曰："吾君寬，無懼耳。"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詵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即呼吏命駕。惶惑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詵拜乹陵令。及凡所經歷，皆符所夢。又天后袝葬，詵所夢殿東宇下。峨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列聖真圖示詵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德宗貞元年間，張詵從前王屋縣令調於有司，等待重新任用，忽然夢見一位中使來找他，他急忙捧起笏板迎上前去。那位中使對詵說："現有詔書召見你，可跟隨我來。"聽罷，張詵又驚又喜，以爲皇帝要重用自己，當即與中使走出房門，奉命前往皇宮。一出門，只見兩旁站着十餘個小吏，都是皇宮裏的人。張詵見狀更加歡喜，隨即打開了大門，隨中使向西行去。走着走着，只見道左側的小吏越來越多，並紛紛拜倒在他的面前。走了近二百里，來到一座大城，車馬行人喧譁不已，致使交通堵塞。兩旁槐樹挺拔，煙霧飄然不絕。城西北方向數里，又有一座大城，外面有穿盔甲的兵士數百，持戈操戟，打着旌旗，站在門的兩側。看那防衛森嚴的樣子，象皇帝居住的地方。來到門口，中使命令張詵下馬，整理儀容，隨即便將他引進門去。這裏兵士更多。看那宮殿的樓閣亭臺，真是既莊嚴又華麗。又走進一個大門，中使領進一百多人，每個人都捧着笏板，列於庭上，氣氛顯得更加謹肅。再走，又見到一座巍然的大殿，玉色生輝，華耀無比。這便是真天子的聖殿了。大殿左右有軍士數十位，全戴着盔甲，佩着長劍。殿上還有好多穿着朱紫衣服的中使。這時只見一個人靠着玉幾坐在大殿東側，他穿着帝王的龍袍，頭上皇冠威矗。還有一個戴高冠的人，靠着玉幾坐在大殿的西側。從相貌上看，這象個女人，身旁站立着幾十個宮嬪。中使對張詵說："皇帝坐在東側，你可上前謁見。"張詵急忙躬身上前，跪拜。有位穿紅衣服的中使站在殿前的高處，宣旨道："愛卿適於管理我朝宮廷之事，使上上下下都嚴格守法。"張詵上前跪下又拜，樂得手舞足蹈。一會兒，中使把他又引到大殿西側，又像剛纔在東側那樣禮拜了一番。然後，中使帶他走出門來。張詵心有餘悸地對中使說："我久居外地，沒有見過皇帝；今天奉旨朝覲，不知道我有沒有失禮的地方？"中使笑着說："我們皇帝寬厚仁慈，用不着害怕。"說完他向東望去，只見有兵士數百急步跑來。中使對張詵說："這些都是夜間負責警戒的士兵呵。你快回去吧，不要違犯這裏的禁規。"隨即喚過一名小吏，命其駕車送張詵。張詵正惶惑之際從夢中醒來。他暗自爲此夢驚，卻又不敢告訴別人。幾天之後，張詵被封爲乹陵縣令。此後他所經歷的一切，都與那個夢相契合。後來，武則天皇后與唐高宗合葬。就是張詵夢見大殿東側。戴着皇冠穿着龍袍的那個人，乃是高宗皇帝；坐在大殿西側的那個女人，乃是則天皇后。數月之後，張詵因事來到長安，與好多朋友住在一起閒談時，說到了這件事。於是，有人拿出"列聖真圖"給張詵看--高宗皇帝及則天皇后，果然象夢中見到的一樣。

麻安石

麻安石，唐貞元中至壽春，謁太守楊承恩。安石在道門，習學推步，自言大夫四月加官，合得旌節。是年，武成刺史三人，安州伊公慎、宋州劉公逸、壽州楊公淮並加散騎常侍。後安石忽夜夢。壽州子城內路西院中殿內，見戴冠幘神人，乘白馬，朱尾鬣，稱是宋武帝。呼安石向前曰："楊承恩無節度使，卿不用住。"至明，方問人，此乃宋武帝升壇拜將處，有記見在。安石檢解夢書，言見戴冠幘神與人言者，善惡如其言。遂再三懇辭，暫歸山。是月，離壽州。後楊公風疾，罷歸朝，果驗也。（出《祥異集驗》）

【譯文】

麻安石於唐貞元年間去壽春州，拜謁太守楊承恩。麻安石信奉道教，善於推算曆法，他說楊承恩四月可以升官，到時候應該舉行儀式。這年，武成道所轄的州里有三位刺史升了官，他們是安州刺史伊慎，宋州刺史劉逸，壽州刺史楊淮，都加官爲散騎常侍。後來，麻安石晚上忽然作了一個夢，夢見在壽州附近一小城內路西院正中大殿上，有一個戴着帽子扎着頭巾的神人，騎着白馬，那馬尾巴馬鬃上長得是紅毛。他自稱宋武帝，把麻安石喚到面前說："楊承恩當不成節度使，你不宜在此久留。"天亮之後，麻安石向人一打聽才知道這裏正是宋武帝升壇拜將處，並有記載。他看解夢的書上說，夢見戴帽子和頭巾的神仙跟人說的話，善惡都會像他說的一樣。於是他再三懇請辭行，暫時回到山中，當月離開壽州。後來楊承恩中風，只好罷職回朝。麻安石的夢果然應驗了。

閻陟

閻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隨父在任。嘗晝寢，忽夢見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麗，來與己會。如是者數月，寢輒夢之。後一日，夢女來別，音容悽斷，曰："己是前長史女，死殯在城東南角。明公不以幽滯卑微，用薦枕蓆。我兄明日來迎己喪，終天永別，豈不恨恨。今有錢百千相贈，以伸允眷。"言訖，令婢送錢於寢牀下，乃去。陟覺，視牀下，果有百千紙錢也。（出《廣異記》）

【譯文】

閻陟小的時候，父親任密州長史，他跟着父親就住在密州。閻陟曾經在一個白天睡着了，忽然夢見一個小女子，十五六歲年紀，長得很漂亮，來與自己幽會。就這樣一連過了好幾個月，閻陟一睡着就夢見那個女子。後來有一天，他夢見那女子來與自己告別，潸然淚下，神情悽絕。她說道："我是本州前長史的女兒，死後埋葬在城東南角上。你不嫌我滯於幽冥地位卑微，與我同牀共枕，盡夫妻之歡。我哥哥明天來爲我遷墳，你我緣分已盡即將永別，豈不是此恨綿綿？現在我有一百千錢要贈給你，以作你將來娶妻之用。"說罷，她令婢女把錢放到牀下就走了。閻陟醒來，一看牀下，果然有一百千紙錢。

劉景復

吳泰伯廟，在東閶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黨，合牢醴，祈福於三讓王，多圖善馬、彩輿、女子以獻之。非其月，亦無虛日。乙丑春，有金銀行首乣合其徒，以綃畫美人，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牆壁會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於廟之東通波館，而欠伸思寢。乃就榻，方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而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藝甚精而色殊麗。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一杯與歌。逡巡酒至，並獻酒物。視之，乃適館中祖筵者也。生飲數杯，醉而作歌曰："繁弦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逤發。四弦攏拈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漕漕奔淈淈，浪蹙波翻倒溟浡。小弦切切怨颸颸，鬼注神悲低悉率。側腕斜挑掣流電，當秋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年前事，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咽嗢。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成字原缺。據明鈔本補。）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閒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徒矻矻。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徵人血淚應闌干。"歌既成，劉生乘醉，落洎草扎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有不樂者，妒色形於坐。王（明抄本王作中，應連上爲句。）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首，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繪素，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出《纂異記》）

【譯文】

吳國的始祖廟，在城東正門的西側。每到春秋季節，城中店鋪的主人便領人帶着豬羊和酒等祭品，向三讓王祈求賜福，還有些人用紙紮了駿馬、彩車和美女敬獻給神。即使不是正日子，也天天不斷有人來祭神。乙丑年春天，有位金店店主糾集徒衆，在綢子上畫上美女，那美女的容貌出自於舊畫，還有捧着胡琴緊隨其後的侍女。他們稱那美女爲勝兒。縱觀房前屋後所有獻來的祭品，沒有能趕過他們的。女巫開始手舞足蹈。有位叫劉景復的進士，由於爲客人送行，在廟東邊的通波館裏喝了酒，久坐疲乏沉沉欲睡，就倒在了牀上。剛睡着，就夢見一位穿戴紫衣冠的人對他說："讓王請你屈駕到廟裏一坐。"劉景復隨他來到廟上，與衆人周旋又向讓王揖拜後入坐。讓王對劉景復說："剛纔收到一把胡琴，還有一個小女子。她琴藝精湛而姿色殊麗。我知道你精通歌律，因此想請你作一首胡琴曲，使她的琴藝盡情發揮。"開始，劉景復很不情願，便說要喝一杯人間的好酒之後才能唱。俄頃酒上來了，還有下酒菜。劉景復一看，原來是通波館送別宴上的東西。劉景復一連喝了幾杯酒，微醉，唱道："繁弦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逤發。四弦攏拈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漕漕奔淈淈，浪蹙波翻倒溟浡。小弦切切怨颸颸，鬼泣神悲低悉率。側腕斜挑掣流電，當秋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年前事，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咽嗢。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閒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徒矻矻。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徵人血淚應闌干。"唱完，劉景復乘着酒興，用草紮了一隻狗敬獻上去。讓王反覆推求數次，把勝兒召到跟前，面授機宜。因此，讓王的侍女有的就不高興了，臉上現出嫉妒的神色。讓王藉着酒勁兒，用金如意敲擊勝兒的腦袋，使她鮮血淋淋，溼透了衣襟和袖子。劉景復驚醒坐起。第二天，他進廟去看那綢布上的勝兒，頭上果然有傷痕。他作的那首歌，至今還在江南一帶流傳。

卷第二百八十一　　夢六

鬼神下 李進士　侯生　袁繼謙　邵元休　周藹　鄭起　朱拯　韋建　鄭就

夢遊上 櫻桃青衣　獨孤遐叔

鬼神下

李進士

有進士姓李，忘記名。嘗夢見數人來（來原作雲。據明抄本改。）追去。至一城，入門有廳，室宇宏壯。初不見人，李徑升堂，側坐牀角。忽有一人，持杖擊己，罵雲："何物新鬼，敢坐王牀。"李徑走出。頃之，門內傳聲王出，因見紫衣人升坐，所由引領人。王問：（問原作門。據明抄本改。）"其何故盜妹夫錢？"初不之悟。王曰："汝與他賣馬，合得二十七千，汝須更（更原作臾。據明抄本改。）取三十（明抄本無十字。）千，此非盜耶？"須臾，見緋衣人至，爲李陳謝："此人尚有命，未合即留住，但令送錢還耳？"王限十五日，計會不了，當更追對。李既覺，爲夢是誕事，理不足信。後十餘日，有磨鏡人至其家，自行善佔。家人使佔有驗，競以白李。李親至其所，問雲："何物小人，誑惑諸下。"磨鏡者怒雲："賣馬竊資，王令計會，今限欲滿，不還一錢，王即追君。君何敢罵國士也？"李驚怪是夢中事，因拜謝之，問何由知此。磨鏡雲："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報。"李言妹夫已死，錢無還所。磨鏡雲："但施貧丐，及散諸寺，云爲亡妹夫施，則可矣。"如言散錢，亦不追也。（出《廣異記》）

【譯文】

有位進士姓李。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他曾經夢見不少人追趕自己。他跑到一座城池，走進一道大門，進門就是大廳，敞亮宏壯。開始，沒發現有人，他便徑直走進去，側身坐在一張大牀的牀角上。這時，忽然走出一個人來，操起手杖向他打來，罵道："你是哪來的新鬼，敢坐在大王的牀上？！"李進士急忙走出門來。有頃，門內傳出大王駕臨的喊聲，只見一個紫衣人威然落座，身後跟着不少人。大王向李進士問道：你因爲什麼要偷妹夫的錢？開始，他莫名其妙。大王又說："你賣給你妹夫一匹馬，應該賣二十七千錢，你卻要他拿出三十千，這不是偷一樣嗎？"一會兒，來了一個穿紅服的人，爲李進士向大王道歉："此人還有活命，不能就此留下來，只能命令李進士送錢還給妹夫。"大王限期十五天，到時候不付錢，更要追究一番的。李進士醒來之後，認爲這夢十分荒唐，哪裏有這樣的道理嘛！十幾天之後，有位磨鏡子的人來到他家，說自己會算卦。李進士的家人讓他算了幾卦都挺靈驗，就爭着把這件事告訴了李進士。李進士親自來到那位磨鏡人的住所，責問道："你是哪來的小人，到這裏來誑惑我的下人？！"磨鏡人也怒目而視道："你賣馬騙錢，大王勒令你付錢，今天期限將滿，你卻不還一個子兒，大王馬上還要追查你的。你怎麼還敢罵我這樣的國士呢？"李進士原以爲那都是夢中的事情，不相信是真的，遂急忙拜倒謝罪，並問其根由。磨鏡人說："前者救你的那個穿朱衣者，乃是你的曾祖父。他擔心你再被嚴加追究，所以派我前來報信。"李進士說妹夫已經死了，想還錢也沒有地方呀。磨鏡人說："那你就施捨給窮苦人，或者送到寺廟裏，並說這是爲亡妹夫還願的，就行了。"李進士照他說的那樣把那些錢都散出去後，也就沒有人再追究他了。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於荊門。以明經入仕，調補宋州虞城縣。初娶南陽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輩召，出其門，偕東行十餘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數十輩，軒宇華壯，人物極衆。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屨，壯甚峻峙。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羅列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爲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氏曰："妾與子仇敵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嘗爲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野而死，豈非仇敵乎？今我訴於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從吾請，汝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冤誠如是也，然韓氏固未當死，不可爲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衣曰："可疾遣歸，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而寤，惡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者至其家，謂韓氏曰："子將死矣。"韓氏驚寤，由是疾益加，歲餘遂卒。侯生竊嘆異，未嘗告於人。後數年，旅遊襄漢，途次富水。郡僚蘭陵蕭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蕭氏歸，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爲首飾，而又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固以韓氏之夢告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爲伯舅見念，命爲己女，故以盧爲小字。則君亡室之夢信矣。"（出《宣室志》）

【譯文】

上谷郡有一位侯生，家住在荊門縣。他是考中與進士科並列的明經科走上仕途的，後來調補到宋州虞城縣任職。最初，他娶了南陽一個姓韓的女子作妻子，已有五年了。一天，韓氏夢見好幾個穿黃衣服的人來招呼她，並將她領出門，向東走了十餘里，來到一個官署。這官署華麗壯觀，頗有氣勢，屋檐下站着幾十名吏卒，還有很多人。她被引到一個院子，看見有個青衣女子，高冠危矗，穿着方鞋，左右跟着好幾百人，前後擺着几案和墊子，十分氣派。韓氏向她拜了拜。有頃，又走出一個二十左右歲的婦人，頎長豐滿，豔麗無比，衣服是綠色的，袖子卻是深紅色的，以金玉釵爲首飾。她自稱盧氏，上前對韓氏說："我與你很早就結下仇了，你知道嗎？"韓氏說："我一個女子，未曾走出深閨，怎麼會有仇人呢？"盧氏沉下臉來怒道："我的前身曾經是職官，你誣告我有罪而取代了我，使我流落郊野凍餓而死，這還不是仇敵嗎？今天我向天帝提出申訴，想平冤昭雪，天帝聽從了我的請求，你在一天之內就得死！"韓氏害怕了，想同她講理，而盧氏卻喋喋不休。這時，有位青衣女子對盧氏說："你的冤案誠然應該平反，但是韓氏也不應當馬上就處死，不能這麼做呀！"隨即，她讓一小吏拿出案卷也就是生死簿，念道："韓氏餘壽一年！"青衣女子說："立即遣送她回去，不要讓她久留此地。"並囑咐把她送出大門。韓氏走了不到一里地，忽然一聲驚叫醒來。她對這夢又怕又厭，但卻不敢講，自然神色沮喪，恍恍惚惚，象有病的人。侯生問她，她只好將此夢告訴了他。數月之後，韓氏又夢見那盧氏來到家中，並對她說："你將死了！"韓氏驚醒後，病情加重，年底就死了。侯生暗自驚異，不曾告訴別人。數年之後，他到襄漢一帶旅遊，中途經過富春江。同僚蘭陵縣的蕭某人，見侯生很善良，就把女兒許配給他作妻子。侯生帶蕭氏回到了荊門。這位蕭氏經常穿一件綠衣服，袖子卻是深紅色的，且身材頎長豐滿，豔麗無比，也以金玉釵爲首飾，與韓氏夢見的那位盧氏女相同。侯生遂將韓氏的夢講給她聽。蕭氏聽了，很不高興，說："我外祖父姓盧。從小，大舅喜歡我就讓我做他的女兒，小名就叫盧。您亡妻的夢得到了驗證了呀！"

袁繼謙

殿中少監袁繼謙，爲兗州推官。東鄰即牢城都校呂君之第。呂以其第卑湫，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削之既多，遂及城身，稍薄矣。袁忽夢乘馬，自子城東門樓上。有人達意，請推官登樓。自稱子城使也。與袁揖讓，乃謂袁曰："呂君修私第，而削子城之土，此極不可。推官盍言之乎？"袁曰："某雖忝賓僚，不相統攝。"又曰："推官既不言，某自處置。"不一年，呂公被軍寨中追之，有過禁系，久而停職。其宅今屬袁氏，張沅嘗借居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殿中少監袁繼謙，做了兗州掌勘問刑獄的推官。他的東鄰即是牢城都校呂君的府第。呂君以他家房子低窪爲由，命士兵去挖內城牆下面的土來墊。挖的越來越多，危及城身，牆也顯得薄了許多。一日，袁繼謙忽然夢見自己騎在馬上，從城東的門樓往上登。這時，有人招手，並請袁繼謙登樓，自稱是內城之使。他與袁揖讓一番後，對袁說："呂君修私人住宅，而令士兵挖城牆下的土，這是很不應該的！你身爲推官，怎麼不去說說呢？"袁繼謙說："我雖然是個官，但卻管不着他。"他又說："推官用不着說話，我自己也會處理好的。"不到一年，那位呂君被軍方追究責任，先是檢查，後來便被停職。他的那個府第現在歸屬袁繼謙，張沆曾經借住過呢。

邵元休

晉右司員外郎邵元休，嘗說河陽進奏官潘某，爲人忠信明達。邵與（與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之善，嘗因從容話及幽冥，且惑其真僞。仍相要雲："異日，吾兩人有先物故者，當告以地下事，使生者無惑焉。"後邵與潘別數歲。忽夢至一處，稍前進，見東序下，帟幙鮮華，乃延客之所。有數客，潘亦與焉。其間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揖。大僚延邵坐。觀見潘亦在下坐，頗有恭謹之色。邵因啓大僚，公舊識潘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須命茶。應聲已在諸客之前，則不見有人送至者。茶器甚偉。邵將啜之，潘即目邵，映身搖手，止邵勿啜。邵達其旨，乃止。大僚覆命酒，亦應聲而至諸客之前，亦不見執器者。罇斝古樣而偉。大僚揖客而飲。邵將飲之，潘復映身搖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飲。大僚又食，即有大餅餤下於諸客之前，馨香酷烈。將食，潘又止邵。有頃，潘目邵，令去。邵即告辭。潘白大僚曰："某與邵故人，今欲送出。"大僚頜而許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頃年相邀幽冥之事。邵即問曰："地下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誣。大率如（如原作於。據明抄本改）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言竟，邵辭而去。及寤，因訪潘之存歿，始知潘已卒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晉代有位右司員外郎叫邵元休，他曾經說河陽進奏官潘某，爲人忠厚豁達守信義。邵元休與他往來甚密。曾經在一起談到陰間之事，都覺得惑然不解，難辨真假，於是便相約說："到了那一天，咱們兩個人有先死的，一定要把地下的事情告訴活的那個人，使生者再不感到疑惑。"後來，邵元休與潘分別數年。一天，他忽然夢見自己來在一處，朝前沒走多遠，只見中堂兩旁的東牆下，幕幔鮮豔奢華，乃是筵請客人的地方。客人有好幾位，潘某也在其中。中間有一個人，衣冠威凜，坐在客人們的右邊，像個大官。邵元休上前揖拜。那大官請他落坐。這時，邵元休看見潘某坐在下面，頗有恭謹之色。邵元休稟告那大官，說潘某是他的老朋友。那大官只是應了一聲，便命人端茶。應聲在客人面前，卻不見有人端茶來。那茶器很大，邵元休要去喝，潘某急忙給他遞眼神，並掩起身子朝他搖手，示意他不要喝。邵元休明白他的意思，便沒有喝。那大官再次命令拿酒上來，也是應聲來到各位客人面前，卻不見有人倒酒。那盛酒的樽斝古式古樣，非常之大。那大官朝各位揖揖手，便飲下一樽。邵元休又要去喝，潘某再次掩其身搖手製止。邵元休便不敢喝。那大官又大喫起來，諸位客人面前也擺上了香味撲鼻、令人垂涎的大餅等食品。邵元休又要喫，潘某又制止。有頃，潘某給邵遞眼神，讓他走。邵元休立即告辭。潘某對大官說："我和他是老朋友，今天想送送他。"那大官頜首准許。邵元休和潘某走出公署，因說到當年相約陰間之事，邵元休問潘某："地下怎麼樣呵？"潘某說："幽冥之事，固然不能妄言，實事求是地講，跟人世間大體相同，不過只是空寂得令人惆愁而已。"說完，便辭別而去。醒來之後，邵元休急忙去打聽潘某的消息，方知他已死多日了。

周藹

湘湖有大校周藹者，居常與同門生姻好最厚。每以時人不能理命，致不蕭子爭財紛詬，列於訟庭，慨此爲鑑。乃相約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轍，倘有不諱，先須區分，俾其不露醜惡，胎責後人也。"他日，同門生奉職襄邸，一夕，周校夢見揮涕（涕原作霍。據《北夢瑣言》逸文改。）告訴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爲異物矣。昨在通衢，急風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來歸，略要處理。"周校忽然驚覺，通夕不寐。遲明，抵其家說之，家人亦夢，不旬日兇問至矣。自是傳靈語，均財產，戒子辭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復再來。（出《北夢瑣言》）

【譯文】

湘湖有個任大校的周藹，平時跟他的一個門生也是他的外甥女婿交情很深。他看到世上不少人因爲生前沒有處理好身後之事，才使得死後不蕭子孫爲爭奪遺產大起糾紛，甚至鬧到公堂。周藹就對那門生說："你將來可千萬不要犯這個錯誤。倘若有不象話的，先要把財產分好，使他的醜惡難以顯露，影響後人。"後來，同門生一起去襄陽官府供職。一天晚上，周藹夢見門生揮淚對他說："姨夫姨夫，你前些日子說的話不幸言中，我現在已經死了。昨天在大街上，嚴重中風，以至不救而亡。但考慮到家裏的事情，今天暫且回來處理一下。"周藹忽然驚醒，徹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趕到門生家中一說，家人也說作了同樣的夢。不到十天，噩耗傳來。自然是轉達遺囑，合理分配遺產，告誡其子女如何做人，勸其妻子改嫁他人等，話語是善良的，態度是懇切的。周藹在他家忙了將近一個月，就不再來了。

鄭起

進士鄭起謁荊州節度高從誨，館於空宅。其夕，夢一人告訴曰："孔目官嚴光楚無禮。"意甚不平。比夕又夢。起異其事，召嚴而說之。嚴命巫祝祈謝，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鄭生隨計，嚴光楚愛其宅有少竹徑，多方面致之。才遷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職，竟不知其故。（出《北夢瑣言》）

【譯文】

進士鄭起去拜見荊州節度使高從誨時，住在一間空屋子裏。當晚，夢見一個人對他說："當孔目官的嚴光楚太無禮了！"看樣子他很氣憤。第二天鄭起又作了同樣的夢，醒後很奇怪，就把孔目官嚴光楚找來，把夢中的事情告訴了他。嚴光楚就讓巫師設壇祈禱，請神幫他弄清夢的原因。然而怎麼祈求夢中人也不出現，不知何故。第二年鄭起隨高從誨走了。嚴光楚一直喜歡鄭起住的那個宅院，那裏有青嫩的新竹夾成的小路，所以總想設法弄到手。嚴光楚剛一搬進去，不久就因犯罪遭鞭打而停職，但還是不知道那個夢是什麼意思。

朱拯

僞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州。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綠衣。紫衣起揖曰："君當以十千錢見與。"拯拜許諾。遂寤。頃之，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嘆曰："十千豈非此耶？"即以私財葺之，費如數。（出《稽神錄》）

【譯文】

五代吳國玉山縣的典簿官朱拯去朝廷應選，來在揚州。一日，他夢見自己來到一座官署，大堂上正中坐着一位穿紫衣服的人，旁邊那人則穿着綠衣服。那紫衣人急忙站起身，向朱拯一揖道："你應當給我十千錢呵。"朱拯揖拜着答應下來。他隨即醒來。不久，他被補任爲安福縣令。第二天，他去拜謁城隍廟。那廟宇和神像，全同夢中所見一樣。這時，他發現神座後面的屋樑已朽並漏雨，不由嘆道："十千錢也許就是幹這個用的吧？"當即他自己掏錢將壞梁換了下來，費用正好是十千錢。

韋建

江南戎帥韋建，自統軍除武昌節度使。將行，夢一朱衣人，道從數十，來詣韋曰："聞公將鎮鄂渚，僕所居在焉，棟宇頹毀，風雨不蔽，非公不能爲僕修完也。"韋許諾。及至鎮訪之，乃宋無忌廟。視其像，即夢中所見。因新其廟。祠祀數有靈驗雲。（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軍隊之帥叫韋建。他由統軍升任武昌節度使臨行之前，夢見一個穿紅衣服的人。這人身前身後跟着幾十人。他來拜見韋建並說道："聽說你要去鎮守鄂州，那可是我住的地方呵。我的房屋已經頹毀，連風雨都遮不住，只有你才能爲我修好了……"韋建應承下來。他到任之後不久，便四處尋訪，原來那是宋無忌的廟。看他的像，果然和夢中見到的那人相同。於是，韋建便將這廟修葺一新，不少人來祈福祝禱都特別靈驗。

鄭就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常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己曰："可與屋東握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逾年遂富。後泄其事，於是失劍。（出《稽神錄》）

【譯文】

壽春有個屠夫叫鄭就，家裏很窮。他曾經夢見一個人，那人自稱廉頗，對自己說道："你可以到房子東邊去挖地，把我的寶劍取出來，就會使你富起來。但是，你不能改行幹別的。"鄭就醒來之後就去房子東邊挖地，果然得到一把寶劍。過了一年之後，他真的就富起來了。後來，他把這件事泄露了出去，寶劍便丟失了。

夢遊上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雲："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功原作王。據明抄本改。）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衣綠，形貌甚美。相見言敘，頗極歡暢。斯須，引入此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諳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子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遂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併到，車馬甚盛。遂檢歷擇日，雲："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議。（議原作謝。據明抄本改。）姑雲："聘財函信禮席，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有在城何親故，並抄名姓，並具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蓆，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雲："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敕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鑑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筵，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雲："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回遑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並飢，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嘆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跡人世矣。（出《河東記》）

【譯文】

唐玄宗天寶初年，范陽有位姓盧的人在長安參加科舉考試，一連幾年都未考中，漸入窘境。某日傍晚，他騎着毛驢遊蕩，看見一座供和尚講經說法的地方，有位和尚在講經，聽衆甚多。盧子剛要朝講壇走去，一陣倦意襲來，便倚在大門口睡着了。他夢見一個穿青衣的青年女人，挎着一籃子櫻桃坐在山坡下。盧子上前詢問她家住哪裏，然後便同她一起喫櫻桃。青衣女人說："我姓盧，嫁給了崔家，丈夫去世之後便在城裏孀居。"於是攀問近親的家屬，她竟是盧子的姑姑！青衣女人說："豈有與姑姑同在一城，而不去家裏看看的道理？"盧子便隨她而行，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個大宅院，門非常高大。盧子站在門下，青衣女人先自走進去。少頃，一起走出四個人來，與盧子相見。他們全是盧子姑姑的兒子：一個任戶部郎中，一個前任鄭州司馬，一個任河南功曹，一個任太常博士。他們當中，兩位穿着粉紅色衣服，兩位穿着綠色衣服，相貌都很英俊。見面之後，他們相互交談，很是歡暢快樂。須臾，盧子被領着去北堂拜見姑姑。姑姑穿着紫衣服，年紀大約六十歲左右，說起話來聲音頗響亮。也顯得很有威嚴。盧子有點畏懼，不敢抬頭去看。姑姑讓盧子坐下，問這問那，對家族中的事情瞭如指掌。接着，她問盧子結婚沒有，盧子說沒有。姑姑說："我有一個外甥女姓鄭，很早就成了孤兒，我妹妹把她留在家中撫養。她不但有容貌，而且很賢淑，我想爲你籌商一下，想必你會答應的。"盧子當即跪下拜謝。盧子就按照姑姑的安排行事，去迎接這位鄭氏妹妹。有頃，她一家人全到了，來了不少車馬，很是氣派。隨即，開始選擇良辰吉日，說是後天大吉，便與盧子商議並決定下來。姑姑說："聘禮請柬和禮席等，你不要擔憂，我可以全部處理、安排。你在城裏有什麼親戚？請把他們的姓名抄下來，寫明地址。"結果，一共有三十多家，均在各級作官。第二天下通知，當天晚上舉行婚禮，每一步都顯得很豪華很講究，非人間可比。第二日，雙方的親戚前來拜席，大家相互介紹了一番。拜完席後，他們走進一個院子，院子裏屏帷牀蓆，全都很珍貴。盧子的妻子鄭氏年紀十四五歲，姿色美麗，如同仙女，他喜不自禁，連家裏人都忘在了腦後。不久，又到了秋試之時，姑姑對他說："現任禮部侍郎和我有親戚，必然會鼎力相助，你更不用擔憂。"第二年春天，盧子終於中第。又參加宏詞科的特科考試，姑姑說："吏部侍郎與你弟弟在一起作官，二人關係甚密，有他相助，你一定會取得好名次。"發榜時，果然登甲科，被授予祕書郎。姑姑說："河南尹是我的堂外甥，我讓他爲你奏薦京畿範圍內的縣尉。"幾個月之後，果然授盧子爲王屋縣尉。緊接着，他又升職爲監察史，轉到殿中侍御史，拜吏部員外郎。掌判選院結束後，出任郎中。別的依然如故。他主持起草詔令幾個月後，又升任禮部侍郎。兩年連續主持殿試，頗有眼力且取捨公平，朝廷上下都讚不絕口。不久，他改任河南尹，剛上任又奉旨還京，升任兵部侍郎。隨從護駕剛到京城，他出任京兆尹，後又改任吏部侍郎。在主持量才授官的三年中，聲譽極佳，隨即成爲黃門侍郎平章事。聖上對他賞賜甚厚，皇恩優渥，做了五年相國。後來因率直諫言有違聖意，改任左僕射，罷免相國之職。又改任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從結婚到這時，已經過去二十年了。他有了七個兒子三個女兒，婚姻和宦途都很滿意。現已有孫子孫女及外孫外孫女十個。一天，他離家出行，卻無意中來到當年與那位攜櫻桃的青衣女子相遇的房舍前，又看見了裏面的講壇，遂下馬行禮拜謁。以其前相國的尊威，仍受到宰相的待遇，前呼後擁的，頗爲隆重，如從前身居高位，深居簡出一樣。盧子登上大殿，向佛祖下拜，忽然覺得一陣昏醉，好久都沒有站立起來。耳中聽老和尚唱着問道："施主爲何這麼久不起來？"忽然一驚，從夢中醒來。這時，盧子發現自己仍穿着一件白布衫，服飾均無變化。身前身後的官吏們，一個也不見了。他不由一陣迷惑驚惶，慢慢走出門來。此刻，只見僕人牽着毛驢拿着帽子站在門口，他對盧子抱怨地說："人和驢都已經餓了，你爲何這麼久也不出來？"盧子問現在是什麼時候，僕人說道："已經快到中午了！"盧子茫然地嘆了口氣，說道："人世間的榮辱興衰，高低貴賤，也應當順其自然呵！"從此以後，盧子不再追求功名利祿，周遊天下，尋仙訪道，與塵世絕緣了。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於長安崇賢裏，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週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趨斜徑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系驢子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幬於西窗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伕役數人，各持畚鍤箕帚，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牀蓆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斥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樑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宴宴。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既下屋袱，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見一（見一原作一見。據明抄本改。）少年，舉杯矚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爵，（爵原作雀。據明抄本改。）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陛間，捫一大磚，向座飛擊。磚才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駕原作驚。據明鈔本改。）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遐叔至寢，妻臥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玩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兇暴者數十輩，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墜，因遂驚魘殆絕。才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出《河東記》）

【譯文】

唐德宗貞元年間，進士獨孤遐叔家住在長安城崇賢裏。他剛娶白氏女爲妻，由於度日艱難，應舉落第，他想去劍南一帶散散心，與妻子告別說最遲一年後回來。遐叔到了四川由於找故舊不遇，過兩年才歸來。他走到鄠縣西，離長安城還有百里多路的時候，歸心更加迫切，想於當天晚上到家。於是，他沿近路快速行進，人和驢都累得不行了。到離金光門還有五六里地的時候，天已經黑下來，又沒有旅店，只見路邊有一座佛堂，遐叔停了下來。當時已經快到清明瞭，月色很亮，如同白晝。他把驢系在庭外樹上，隻身走進佛堂。這裏，有桃樹和杏樹十多棵。夜已經很深了，佛堂施給他被子和帳子，他便來到西窗下一臥。想到自己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到家中，他不由吟了一首舊詩："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到半夜時分也沒有入睡。忽然聽到牆外有十多個人的相互招呼聲，象是街道的小吏和種田的老漢，彷彿要迎接和招待什麼人。一會兒，有好幾個伕役，有的拿畚箕，有的拿掃帚，還有的拿着掘土的鍤，把庭中的糞土除完，然後離去。有頃，他們又拿來牀蓆、蠟燭、杯盤、酒具和樂器等，吹吹打打而來。遐叔還以爲這是貴族或有錢人搞什麼聚會，擔心自己會遭到驅趕，便屏住呼吸藏到佛堂的樑上，偷偷地觀察動靜。那些伕役們佈置完畢，又有十幾個公子小姐和十幾個丫環僕人，踏着月色徐徐而來。他們一一在筵席上就坐，一邊談笑一邊喫喝，唱歌獻舞，縱歡作樂。在那些女子當中，有一個相貌風韻均酷似遐叔之妻，她憂傷憔悴，悶悶不樂地坐在角落裏。遐叔一看不由吃了一驚，當即從樑上滑下來，悄悄來到近處觀察。不錯，果然是他的妻子！這時，只見一個少年舉杯走到他妻子面前，說道："瞧，你一個坐在牆角，弄得大家都不快樂。小人不自量，想聽你唱支歌，如何？"遐叔的妻子冤抑悲愁，但又不敢傾訴，只好強顏歡笑，舉起酒杯，收泣而唱道："今兮何兮？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悄然無聲。聽罷她的歌，不少女人都轉臉抽泣起來。一個人說道："你的丈夫離這不遠，爲什麼要說他去了天之涯呢？"那少年瞅了遐叔妻子一眼，哈哈大笑。遐叔怒不可遏，又無計可施，就在臺階上抓起一塊磚頭向他猛地砸去。磚頭落地處，竟然什麼也沒有！他驚醒之後，不由一陣悵然悲惋，心想，妻子已必死無疑了。他急忙往回趕，遠遠望着自己家，他更是悲從中來。天亮的時候，遐叔終於來到門前。他讓僕人先進屋看看，說家裏人一切都好，遐叔驚愕地衝進門去！丫環說，娘子夢魘剛剛醒來。遐叔闖進臥室，妻子半躺着，彷彿尚未醒來，好長時間才說道："方纔，我夢見和小姑等去賞月，出金光門外來到一座野寺，忽然被幾十個暴徒脅迫，陪他們飲酒作樂……"她在夢中看到的那些事聽到的那些話，與遐叔所見所聞完全一樣。她又說："正飲酒時忽見磚頭飛來，猛地驚醒時你就回來了，難道說我的幽憤把你感動了嗎？"

卷第二百八十二　　夢七

夢遊下 元稹 段成式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鄭昌圖 韓確

夢遊下

元稹

元相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寺，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辭破春愁。醉折花枝（枝原作杭。據明抄本改。）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若符契也。（出《本事詩》）

【譯文】

唐相元稹做御史的時候，曾到梓潼郡勘察冤獄。當時，白居易正在京城與名流們遊覽慈恩寺。他在花前飲酒時，寫詩一首寄語元稹："花時同辭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這時的元稹果然到達梁州的褒城。他也寄給白居易一首《夢遊》詩："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這對老友真是千里魂交，兩首詩和得多麼符契呵。

段成式

段成式常言："聞於醫曰：藏氣陰多則夢數，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記。夫瞽者無夢，則知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衙鼓也。又姊婿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妓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之身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騶皁，百夕無一夢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段成式曾經說："我聽醫生講，人體內存的陰氣多作夢自然就多；人體內存的陽氣壯作夢就少，即使作了夢也記不住。盲人不會作夢，這是因爲人所夢見的必須是他熟悉的事物。"段成式的表兄盧有則，夢見擊鼓時驚醒，原來是小弟弟跟他開玩笑，把門當作衙門的大鼓敲。另外，他姐夫裴元裕說，在族中的子侄裏，有一個小子迷戀鄰居家的女兒，遂夢見妓女送給他兩顆櫻桃，他喫下後便醒了，櫻桃核掉在枕頭旁邊。李鉉寫的《李子正辯》中說："至精至誠之夢，夢中的人物形體是可以看見的。如劉幽想看見妻子在夢中的樣子，結果如願以償。要知道，作夢不可以從一件事上去獨立地推斷。愚笨的人很少作夢，夢就偏偏不到他那裏去。聽說，餵馬的駕車的差役們，一百天晚上也作不了一個夢。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餘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買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妝，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牀，鳳髮捲，視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玩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彎弓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頭良久，既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忘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餘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隴西獨狐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嘆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鐲、吳興姚合，洎亞之復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輓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出《異聞錄》）

【譯文】

唐憲宗元和十年，沈亞之隨從隴西公駐守涇州，任記室從事，長安城裏的賢士們都來拜訪作客。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人們如期赴宴於東池便館。宴會進行了一半，隴西公說道："我小時候，曾跟一個叫邢鳳的人出去遊玩，遇見一件怪事，想說一說。"客人們說："請你講講吧，我們都很願意聽。"隴西公說："邢鳳是元帥家的兒子，沒有什麼才能，後居住在長安城平康里南頭，用百萬之巨的錢，買下一座已故富豪的宅院，洞門曲房，幽雅僻靜。當天，他就搬進去躺倒在牀上。接着，他夢見一個美人，從西門走進來，腳步輕盈而從容，手捧書卷在吟誦着。她長長的眉毛，頭上扎着高高的環形髮髻，穿着方領衣服，繫着繡帶，披着寬袖小短襖，完全是古裝打扮。邢鳳非常高興，說：'美人爲什麼來到我的身邊？'美人說：'這是我的家呵。我喜歡詩，並常常寫幾句。'邢鳳說：'那麼，請你小坐，我想欣賞欣賞。'於是，那美人坐在西牀，把自己寫的詩遞給邢鳳。邢鳳接過來，先看首篇，題目叫《春陽曲》，一共四句。以後幾篇計幾十句，都跟前幾句類似。美人說：'你一定想把它傳播出去，那我何不記你一篇呢？'邢鳳當即站起來，從東屋的案上取下彩箋，抄寫《春陽曲》，這詩寫道：'長安少女玩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帷空度九秋霜。'邢鳳吟罷，請教問什麼是'弓彎'？美人答道：'這是一種舞蹈，小時候父母讓人教的。'她說完站起身，整衣張袖，舞了幾拍，做彎弓狀讓邢鳳看，舞罷，美人低頭良久，欲告辭而去。邢鳳說：'請你再稍坐一會兒。'須臾間那美人已不知去向。邢鳳驚醒過來，昏昏沉沉，似乎什麼也沒記住，一更天后，他從自己的衣袖間找出那首《春陽曲》，這纔回憶起夢中的一切。事情發生在貞元年間，後來邢鳳對我把這件事講了一遍。"這一天，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都嘆息說："值得寫啊！"所以沈亞之便回去奮筆著書。第二天，客人中的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鐲、吳興姚合等又與沈亞之來到明玉泉。沈亞之拿出作品給大家看。於是姚合說："我的朋友王生，在元和初年一天晚上作夢遊吳國並侍奉吳王夫差。很久後的一天，見宮中輦車出動，吹簫擊鼓，說是要葬西施。夫差悲悼不已，讓門客們作輓歌。王生寫道：'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王生寫完詩並將它獻上去，吳王夫差深爲讚賞。然後他就醒了，但能把夢中的事情記錄下來。這個王生，本是太原人呵！"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公原作宮。據明抄本改。）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慾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宮也），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郊也）。亞之率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婿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倖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人中貴，疾騎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髻發，著偏袖衣，裝不多飾，其芳殊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祗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公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身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當無祝壽。內史廖會（會原作魯。據明鈔本改）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賞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輓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珠愁紛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托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申公室，待罪左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髆附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楊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髆（髆原作體。據明抄本改。）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詞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覆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燕脂。"竟別去。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餘曰："《皇覽》雲，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誌，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出《異聞集》）

【譯文】

唐文宗太和初年，沈亞之要到邠州去，出了長安城，住在索泉旅舍。那是春天，他大白天作夢，夢見自己到了秦國。一位姓廖的主內史，竭力向秦公舉薦沈亞之。秦公將沈亞之召到殿前，迎面而坐說："我想使國家強大起來，想聽聽你有何良策，能不能傳授於我？"沈亞之以昆、彭、齊桓公作例子回答他的問題，秦穆公聽了很高興，隨即任他"中涓"之職，派他輔佐西乞術去討伐河西，沈亞之身先士卒，衝鋒陷陣，連攻下五座城池。穆公得知這一戰報，十分興奮，起身慰勞他說："你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他在宮中住了好長時間，秦穆公的小女兒叫弄玉，她的丈夫蕭史已經死了。穆公對沈亞之說："沒有你，晉國的五座城池不會爲秦所有，你立大功了。我有個愛女，想讓她侍奉於你，如何？"沈亞之少年就自立自強，不願受人之恩而臣服之，便推辭，但沒有推辭掉。於是，他被拜爲左庶長，賜金二百斤，並將公主許配給了她。老百姓還稱弄玉爲蕭家公主。一天，一個穿黃衣服有權勢的太監騎着馬疾速跑來，請沈亞之進宮。宮殿上下十分威嚴。公主弄玉被呼喚出來。她穿着偏袖長衣，頭髮黑而稠密，儘管沒有着意妝飾，卻顯得殊麗嫵媚，難以描繪。侍女們恭恭敬敬地分立兩旁，共有數百人之多。穆公在便館召見了沈亞之，並讓他住進宮中，門上題了"翠微宮"三個字。宮中的人們稱這裏爲"沈郎院"。雖然他位居下大夫，但由於公主的原因，可以在宮禁中自由出入。公主喜歡鳳簫，每次吹簫，必然要坐在"翠微宮"的高樓頂上。那簫聲悠遠動情，催人淚下，聽到者莫不進入"忘我"之境界。公主是七月七日出生的，沈亞之不知道拿什麼爲她祝壽纔好。內史廖曾受秦國派遣把一批歌伎贈給西戎，西戎回贈水犀小合。沈亞之從廖處得到了它，就把它獻給了公主。公主十分欣賞喜愛，便系在了裙帶上。穆公對待沈亞之像對待女兒一樣，恩賜有加，衆人有目其睹。第二年春天，穆公的心情剛剛平靜下來，弄玉公主忽然無病而死。穆公追傷不已，準備埋葬在咸陽原上。穆公讓沈亞之寫輓歌，他奉命寫道："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寫完之後呈送上去，穆公讀完連聲稱好。這時，見宮中不少人都忍不住而哭出聲滿臉是淚，穆公也隨之抽泣起來。他又讓沈亞之作墓誌銘，只記得上面寫道："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珠愁紛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他也到咸陽原上爲弄玉送葬，有十四個宮女作了人殉。沈亞之悲傷惆悵過度，病倒了。他雖然還在翠微宮中，卻被安置殿外特室，實際上不算在宮中了。住了一個多月後，病漸漸好了，穆公對他說道："本來想把小女的終生都託付給你，不料她尚未侍奉於你，卻先死去了。我們這個小小的秦國，雖然不能辱沒你，但我一看見你，就不能不爲死去的小女而悲哀。你何不去投奔大國呢？"沈亞之回答說："臣沒什麼才能。但赤心報君，待罪左庶長。我沒有隨公主一起去死，你卻免罪於我，使我能歸骨於自己的祖國，你這太陽一般的恩德我將永記不忘。"臨行之前，穆公設酒相送，唱秦腔，跳秦舞，跳舞的人擊髆拍腿嗚嗚地叫，聽起來不愉快，似有一股幽怨之氣。穆公舉杯來到沈亞之面前說："先祝你長壽。我聽這聲音不善，希望你作一首歌來糾正彌補一下吧。"穆公催促人拿來筆硯，沈亞之受命，當即寫下一首歌詞："擊髆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處去？"寫完，送給跳舞的人。在七嘴八舌的嘈雜聲中，他把歌詞唸了一遍，四周都抽泣不已。沈亞之再次向穆公拜別，穆公又讓他去翠微宮同公主的侍從們告別。重新走進殿內時，只見公主留下的珠翠散落在石階上，紗窗上的淺紅色小點依然如故。宮女們哭泣着面對着亞之，亞之也感動地嗚咽良久，於是在宮門上題詩一首："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燕脂。"然後告別而去。穆公派人用車把他送出函谷關。出關後，送行的小吏說：穆公讓送到這裏就回去。沈亞之與他告別，話未說完，忽然驚醒了。原來自己仍躺在索泉邸舍裏。第二天，沈亞之把這件事告訴了朋友崔九萬。崔九萬是博陵縣人，對歷史頗有研究。他對沈亞之說："關於寫皇帝的書上說，秦穆公死後葬在雍橐泉祈年宮下面，這不是神靈顯聖的憑證嗎？"沈亞之得到秦代的地理志書，說："如果像崔九萬說的那樣，哎呀，弄玉既然是神仙，怎麼又會死了呢？"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飢寒，一旦別妻子游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徑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杯："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學詩書，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勤請。乃歌曰："嘆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雲："勞歌一杯。"飲訖。酒至白麪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筷雲："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杯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斷音書，遙天雁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雲："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溼。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杯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雲："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游，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曰："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雲："須有豔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闃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其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孥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孥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也。（出《纂異記》）

【譯文】

有個叫張生的人，家住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角的赤城坂。因爲飢寒交迫，一天告別妻子去了黃河以北，五年之後才返來。從河朔回汴州。傍晚。他出了鄭州的城門，到板橋的時候，天已昏黑。於是，他下了大道，沿小路匆匆而行。忽然。只見草莽中燈光閃耀，有五六個人正在飲酒，張生就跳下驢來向前行去。走了十來步。他見自己的妻子也在那夥人當中，同那夥人說說笑笑挺熱乎。張生就掩蔽在白楊樹間，偷偷觀察。有個長着大鬍子的人。舉起酒杯道："請夫人爲我們唱歌。"張生的妻子，出身文學世家，少年學習詩書，且寫過不少篇章。她不想唱。那些人便懇請不已，沒辦法，她便唱道："嘆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那個大鬍子說："有勞你唱歌，我乾了這杯。"喝完之後，那酒杯又傳到一個白臉少年手中，他請張生的妻子再唱一首。張妻說："唱一首都有點過份，豈能再唱？！"大鬍子拿着一雙筷子說："請拿個杯來，有不想唱歌的，就喝一盅。唱舊歌如果有笑的，也這樣罰。"於是，張妻又唱道："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杯傳到紫衣人手裏，他也端杯請張妻唱歌。張妻不高興了，沉吟好久，就又唱道："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斷音書，遙天雁空度。"酒杯傳到黑衣胡人手上，又請張妻唱歌。她連續唱了三四首，有點上氣不接下氣了，沉吟未唱時，大鬍子拋過酒杯說："你不應該推辭。"就斟滿一盅。張妻哭泣着把酒喝下去，爲那黑衣胡人唱道："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溼。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杯傳到綠衣少年手上，他舉杯說："夜已深了，恐怕不能再這樣不慌不忙了。既然要分別了，可是還沒有一首歌呢！"便希望張妻再唱一首。她又唱道："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游，愁迷故園道。"酒杯傳到張妻手上，大鬍子唱了一首歌送給她："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杯傳到紫衣胡人手裏，請張妻再唱一首，並要有豔詞豔意。張妻低頭未唱間，大鬍子又拋過一隻酒杯。這時候，張生怒火中燒忍無可忍，從腳下摸起一塊瓦，砸去，正中大鬍子的腦袋。他又扔了一塊瓦，打中了妻子的額頭。突然。所有的人都不見了蹤影。張生頗爲驚異，認爲妻子已經死了，連夜慟哭而歸。到家天已經亮了，家人驚喜地迎出門來。張生問妻子現在怎樣，婢僕們說："娘子昨晚頭痛得厲害。"張生進屋，問妻子頭痛的原因，妻子說："昨天晚上夢見了到了一堆雜草叢生的地方，他們共有六七個人，輪番讓我喝酒，每個人各讓我唱一首歌，我一共唱了六七首。有一個大鬍子頻頻拋酒杯給我，我剛喝了第二杯，忽然有瓦塊飛來，第二塊打中了我的額頭，於是驚醒了，就開始頭痛。"張生這才知道自己昨夜所看到的情景，乃是妻子的夢呵。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窗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窗，側柏葵花，宛若夢中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子之魂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昭宗光化年間。有位文士叫劉道濟，住在天台山國清寺。他曾經夢見一個女子，領着他來到窗前，旁邊有一片柏樹和葵花。接着，二人結爲夫妻。後來，劉道濟常常同她在夢中相遇。自己卻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實在是無可奈何。他在明州奉化縣古寺內，看到一扇窗外長着片柏樹葵花，如同夢中去過的地方。有一位客官寄居在這間屋子裏。他的女兒才貌雙全，但因爲窮尚未定親。近來患了心病。而劉道濟所夢見的那個女子，乃是她的魂呵。還有，彭城的劉生，夢見自己進了一個妓院，與其同類邊玩妓女邊喝酒。後來他一作夢就到那個地方去了。他自己懷疑這不是夢，因爲他所遇見的妓女把香氣留在了他的衣服上，常常使他心癡神迷。這也是由於他心邪所致呵。這個故事是聽劉山甫講的。

鄭昌圖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爲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雙，奔及居而寤。甚困，言於弟兄，而牀前果失一履。旦今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出《聞奇錄》）

【譯文】

鄭昌圖登第那年，住在長安城裏。他晚上到庭間納涼，夢見被人毆打，用繩子綁緊押出春明門，到該上大路的一座石橋上，才得以脫身。他甩掉腳上穿的那雙紫羅鞋，急忙跑回家。這才從夢中醒來。他很困惑，對兄弟們講了，而牀前果然丟了一隻鞋。白天他讓人去石橋尋找，真的找到了。

韓確

越州有盧冊者，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在山陰縣顧樹村知堰，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嘗憑吏求魚。韓方寐，夢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被取擲桶中。覆之以葦。復睹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揭鰓貫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奴僕。有頃，置砧斫（斫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洎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祗園寺，時開成二年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越州有個人叫盧冊，中了秀才，他家裏很窮，沒有到京城去。在山陰縣顧樹村管理河壩，與表哥韓確住在一起。韓確自幼特別喜歡喫魚，曾經向一個買魚的小吏要魚。韓確剛剛睡下，夢見自己變成了魚，在潭中有忘乎所以的樂趣。這時，有兩個漁民乘船而來並撒下了網，韓確不知不覺鑽進網中，又被取出扔進桶裏，上頭蓋上了蘆葦。他又看見那位買魚的小吏站在潭邊商量魚價。那小吏揭開魚鰓，又拽拽穿在上面的繩子，痛得他實在忍不住了。小吏把魚帶回家，讓妻子奴僕一一觀看。有頃，他被放到砧板上，用刀斧砍起來，疼得像是被剝了皮，直到頭被砍掉方纔醒來。  
他癡呆呆地坐了好長時間，盧冊吃了一驚，問他是怎麼回事。韓確把這個夢對他講了，然後立刻喊來那個小吏，到市場的魚攤上尋訪那兩個賣魚人。那兩個漁民終於找到了，看他們的模樣，與他夢中所見絲毫不差。後來韓確皈依了佛門，住在祗園寺。當時是唐文宗開成二年。

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附厭咒）

巫師舒禮 女巫秦氏 楊林 來俊臣 唐武后 阿來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來婆

曾勤 阿馬婆 白行簡 許至雍 韋覲 高駢

厭咒 厭盜法　雍益堅　宋居士

巫師舒禮

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常謂巫師爲道人。初過冥司福舍前，土地神問門吏："此云何所？"門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禮即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千百間屋，皆懸簾置榻。男女異處，有唸誦者，吹唱者，自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禮名已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見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禮，禮怖走出。神已在門外，遂執禮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何所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殺生，其罪應重。"付吏牽去。禮見一物，牛頭人身，持鐵叉。捉禮投鐵牀上。身體燋爛，求死不得。經累宿，備極冤楚。府君主者，知禮壽未盡，命放歸。仍誡曰："勿復殺生淫祀。"禮既活，不復作巫師。（出《幽明禮》）

【譯文】

巴丘縣有個巫師姓舒名禮，於晉代永昌元年病故，土地神把他送往泰山。俗人們平時認爲巫師就是道士。剛剛來到陰曹地府的福舍前，土地神向守門的小吏問道："這裏是幹什麼的？"守門的小吏回答："道士住的房子。"土地神說："這位舒禮就是道士。"守門的小吏便准許他進去。舒禮一進門，就看見千百間屋子都懸掛着竹簾擺滿了牀鋪，男女均分開來，有唸誦經文的，有唱贊偈的，無拘無束地喫呀喝呀，那快樂勁兒簡直妙不可言。舒禮的名字已送到泰山，而身子還沒到。忽然看見一個八隻手四隻眼睛的人，捉着金杵前來驅趕舒禮，舒禮嚇得急忙走出來。這時，一住神仙已等在門外，隨即帶着舒禮送往泰山。陰間的泰山府君問舒禮："你在人世間是幹什麼的？"舒禮回答說："我侍奉三萬六千位神仙，爲人們解除祠祀之苦。"府君說："你用花言巧語矇騙神仙而且殺生，這罪應當重判。"於是，把他交給一小吏牽走了。舒禮看見一個怪物，牛頭人身，持着一把鐵叉。這怪物將舒禮一把捉住，扔到一張燒紅的鐵牀上。舒禮的身體烤得焦爛，且又求死不得。一連過了幾夜，他受盡冤屈和折磨。府君又向上問主宰他命運的人，方知舒禮陽壽未盡，應該放他回去。臨行之前，府君又告誡他說："你不要再殺生，更不要再在祭祀的時候放縱胡爲了。"舒禮當即活轉過來。從此，他再也不作巫師了。

女巫秦氏

義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遣使奉牲薦幣，謁岱嶽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縣索氏之寡妻也。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使者設禱，因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神教曰："天授英輔，神魔所擬。有征無戰，蕞爾小虜，不足制也。到來年二月五日，當尅。"如期而三齊定焉。（出《述異記》）

【譯文】

東晉義熙五年，宋武帝劉裕帶兵北伐鮮卑，獲得重大勝利，進而圍攻廣固。部隊裏的軍官派人奉上犧牲獻上紙錢，來拜謁泰安的岱嶽廟。這裏有一個女巫秦氏，奉高縣人，本縣索某的寡妻。她說自己能夠顯靈於世，且從無虛言，使得拜謁岱嶽廟的兵士們迫不及待地設壇祈禱。他們向秦氏詢問攻克廣固的日期。秦氏自稱神告訴她說："蒼天授命於英才來輔佐皇帝，這一切都是神魔所擬定的。此次圍攻廣固，定是有征無戰。再說，一塊彈丸之地，要想制服它是輕而易舉的。明年的二月五日，你們一定能把廣固攻克。"果然，廣固如期攻克，三齊之地終於平定下來。

楊林

宋世，焦湖廟有一柏枕，或雲"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爲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祕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旁。林愴然久之。（出《幽明錄》）

【譯文】

宋代，焦湖廟有一個柏樹枕頭，有人叫它玉枕，枕上有裂縫。當時，單父縣人楊林做了商人，來廟裏祈禱。廟裏的巫師對他說："你想結婚成家嗎？"楊林說："如果能這樣，那可就太好了！"巫師立即讓他來到柏枕旁，並從那裂縫中走了進去。楊林走着走着，隨即看見一座鑲金鋪玉的紅樓，趙太尉正坐在裏面。太尉見了楊林，便把女兒嫁給了他。他和妻子生了六個兒子，都成了祕書郎。一直過了好幾十年，楊林並沒有要出去的想法。一天，他忽然如夢方醒，原來自己還站在枕頭邊呢。他悽愴不已，悵然若失。

來俊臣

唐載初年中，來俊臣羅織，告故庶人賢二子夜遣巫祈禱星月，咒詛不道。栲楚痠痛，奴婢妄證，二子自誣，（誣原作巫。據明抄本改。）並鞭殺之。朝野傷痛。浮休子張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厭禱；小兒婦女，甚重符書。蘊匿崇奸，構虛成實。塪土用血，誠伊戾之故爲；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高宗載初年間，來俊臣羅織罪名，誣告一位平民的兩個兒子，說他們派巫師在晚上祈禱星月，詛咒皇上，大逆不道。於是，他們遭到嚴刑拷打，疼痛難忍。奴婢作假證，他二人也屈打成招，最後，被皮鞭活活抽死了。爲此，朝野上下一片悲傷。浮休子張鷟說："窮鄉僻壤的庸人們，才相信用詛咒他人來取勝；婦女和小孩兒，才把巫術和符書看得那麼重要。心底藏着奸邪的惡念，把假的弄成真的，這是因爲你的殘暴、乖戾所至。掘地埋桐，是江充僞造的啊。"

唐武后

唐武后將如洛，至閿鄉東，騎忽不進。召巫者問之，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雲：'臣墓在道南，每爲採樵者所苦。聞大駕至，故來求哀。'"後敕，去墓百步，禁耕植。今荊棘森然。（出《國朝雜記》）

【譯文】

唐代武則天皇后去洛陽，到閿鄉縣東邊，她的馬忽然不向前走了。武后召來巫師問其原因，巫師說："晉代的龍驤將軍王濬說，我的墳就在道的南側，常常受砍柴人踐踏，苦不堪言，今天聽說皇后大駕光臨，故來訴苦並請求垂憐。"於是，武后當即就下了一道敕令：此墓百步之內，嚴禁耕植。如今，那裏已長滿荊棘，森然成林。

阿來

唐韋庶人之全盛日，好厭禱，並將昏鏡以照人，令其迷亂。與崇仁坊邪俗師婆阿來，專行厭魅。平王誅之。後往往於殿上掘得巫盅，逆韋之輩爲之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被廢爲庶人的韋氏在過得最紅火的時候，喜歡用巫術祈禱，並常用一面昏鏡照人，使之神情迷亂。他與崇仁坊邪惡的老巫婆阿來一道，專搞裝神弄鬼那一套。平王將他殺死後，經常在殿前挖出盅蟲，這是韋氏的同夥乾的呀。

雍文智

唐韋庶人葬其父韋貞，號酆王。葬畢，葬官人賂見鬼師雍文智。詐宣酆王教曰："當作官人，甚太艱苦，宜與賞，著綠者與緋。"韋庶人悲慟，欲依鬼教與之。未處分間，有告文智詐受賄賂，驗遂斬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被廢爲庶人的韋氏爲其父韋貞出殯，說他父將到陰間的酆都城作大王。葬後，管喪事的小官給巫師送了賄賂。讓巫師雍文智假借酆三韋貞之口說："管喪事的小官太清苦，應該給他些賞錢，穿綠衣的人給穿上緋衣。"韋某聽見父親的話很悲痛，就打算照此辦理，給那位管喪事的小官一些賞錢。正欲辦此事時，有人告發說巫師雍文智受賄敲詐，官府查實以後，就把雍文智殺了。

彭君卿

唐中宗之時，有見鬼師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對百官總集，詐宣孝和敕曰："御史不存檢校，去卻巾帶。"即去之。曰："有敕與一頓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決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卻。"御史裹頭，仍舞蹈拜謝而去。觀者駭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中宗年間，有一個能與鬼交往的巫師叫彭君卿，因爲受到御史的污辱他懷恨在心。兩天之後，正當文武百官聚會上朝時，彭君卿就假裝已死的孝和皇帝的靈魂附體，傳旨說："御史行爲不檢點，應該給他摘去官帽和玉帶的處分！"於是就照辦了。彭君卿又說："朕命責打御史一頓板子！"執刑的官員說："御史沒有當今皇帝的聖旨，是不該受杖刑的。"彭說："不該打嗎？那朕就傳旨把他放了吧。"御史居然裹上頭巾，拜謝皇上的不打板子之恩高興而去。文武官員均莫名其妙，嚇得夠嗆。

何婆

唐浮休子張鷟，爲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師婆師（師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僧祈之。二十餘日無效。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無醫人。浮休子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遂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人郭司法質焉。其何婆，士女填門，餉遺滿道，顏色充悅，心氣殊高。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柱，和聲氣曰："個丈夫富貴，今年得一品，時年得二品，後來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浮休子張鷟任德州平昌縣令。有一年大旱，郡裏下令，讓巫婆巫師們向天祈禱。結果，二十多天沒有見效，張鷟就把土龍推倒，當天夜裏雨便下足了。江淮以南，人們大多信鬼神，巫術盛行，有病便祭祀，沒有醫生。張鷟曾在江南洪州停留數日，聽說當地人何婆，善於用琵琶占卜，他便與同行人郭司法一起找何婆詢問。那何婆家，前來問卜的人熙熙攘攘，送來的東西填滿了院子，臉上充滿喜悅之色，心氣很高。郭司法向何婆一拜再拜，送上銀錢。何婆詢問他的官職，然後調好琵琶弦兒，邊唱邊說地："看你頗有富貴相，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後年得三品，大後年得四品……"郭司法趕緊說："何婆錯了！品少的官職高，品多的官職小。"何婆忙糾正說："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年減三品，大後年減四品……"這樣一改，五六年之後便一品不剩了。郭司法大罵一聲站了起來。

來婆

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卜，朱紫填門。浮休子張鷟，曾往觀之，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弦柱，燒香，閤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既，告請甚多，必望細看，以決疑惑。遂即隨意支配。（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長安城崇仁坊有位阿來婆，善於用彈琵琶來卜卦，人們送來的各種絲絹填滿院子。浮休子張鷟曾前去觀看。這時，只見一位紫袍玉帶的將軍，非常高大，帶來一匹細綾，正在請阿來婆用琵琶卜卦。來婆燒上香，彈起弦子，閉眼而唱道："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膜拜完畢，又訴說出自己的許多心願，希望她仔細瞅瞅，以解除疑惑。這時，他把那匹細綾送給來婆，讓她隨意支配。

曾勤

唐曾勤（曾勤原作勤曾。據明抄本改。）任魏州館陶縣尉，敕捕妖書人王直。縣界藏失。刺（刺原作敕。據明抄本改。）史蔣欽緒奏請："一百日捉不獲，與中下考。"其時限已過半。有巫雲："少府必無事，不用過憂。"後遇按察史邊衝寂奏，奉敕卻奪刺史曾（刺史曾原作敕史曹。據明抄本改。）勤俸。會十一月二十二日，巡陵恩赦，遂得無事。其時遣人分捕王直不得。又有日者雲："至某月某日，必獲王直，反縛送來。"果有人於相州界，捉得別一王直。以月日反縛送到。推問逗留，不是畜妖書者，遂卻放之。（出《定命錄》）

【譯文】

唐代，曾勤任魏州館陶縣尉。皇帝頒佈敕令，迅速將做妖書的王直捉拿歸案。王直在館陶縣界躲藏起來，不見蹤跡。刺史蔣欽緒奏請皇帝道："一百天之內捉不到王直，就在曾勤的考績欄上劃箇中下。"當時，期限已過半。有巫師說："曾縣尉必定無事，不用擔憂。"後來，按察史邊衝寂奉旨撤銷曾勤的俸祿。碰巧十一月二十二日那天，得到大赦，纔算無事。這時，派人分頭追捕王直一無所獲，又有佔日卜筮的人說："到某月某日，一定能捉到王直，而且會反綁捆雙手送來。"果然，有人在相州地界抓到了另一個叫王直的人，在巫師說的那天反捆雙手送了來。經過一段拘留審查，他不是那位妖書生，隨即便將他放了。

阿馬婆

唐玄宗東封，次華陰，見嶽神數里迎謁。帝問左右，左右莫見。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雲："在路左，朱鬢紫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敕（敕原作勒。據明抄本改。）阿馬婆，敕神先歸。帝至廟，見神橐鞬，俯伏殿庭東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帝所見。帝加禮敬，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嶽封爲金天王，帝自書制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已下官名。製作狀麗，鐫琢精巧，無比倫。（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唐玄宗東行去泰山封禪，第二天來到華陰縣，看見華山之神從幾里外前來迎拜。唐玄宗問手下人，手下人都說沒有看見；隨即又召來各位巫師，問神在哪裏。惟獨有老巫阿馬婆奏道："神在路的左側，紅頭髮紫衣服，正在迎候陛下。"玄宗看看她笑了，因而下敕命給她，讓她請神先回去。玄宗皇帝來到廟前，看見華山之神身背裝弓箭和衣甲的筒器，俯伏在殿庭東南的大柏樹下，又召來阿馬婆問之。阿馬婆證實了皇帝之所見，玄宗便對她禮敬起來，並讓她向神致意，然後下山而去。隨即，玄宗下詔書給諸嶽之神，賜封華山之神爲金天王，並親自書寫碑文，以示寵愛。這座碑高五十多尺，寬一丈多，厚四五尺，天下的碑再也沒有比它大的了。它的背面刻上扈從太子王公以下官名，真是精雕細琢，製作壯美，無與倫比。

白行簡

唐郎中白行簡，太和初，因大醉，夢二人引出春明門。至一新冢間，天將曉而回。至城門，店有鬻餅飣飥者。行簡餒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見店婦抱嬰兒，使者便持一小土塊與行簡，令擊小兒。行簡如其言擲之，小兒便驚啼悶絕。店婦曰："孩兒中惡。"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彈琵琶召請曰："無他故，小魍魎爲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爲祟。可速作飣飥，取酒。"逡巡陳設。巫者拜謁，二人與行簡就坐，食飽而起。小兒復如故。行簡既寤，甚惡之，後逾旬而卒。（出《靈異記》）

【譯文】

唐代，有位郎中叫白行簡。太和初年，因酒醉入睡，夢見兩個人把他引出春明門，來到一座新墳前，天快亮的時候纔回來。走到城門口。看見飯店裏在賣粥和湯餅。白行簡餓得很，告訴那兩個人停下。忽然，只見老闆娘抱着嬰兒走出來。那兩個人拿一小土塊給白行簡，讓他打嬰兒。白行簡按照他們說的，將小土塊擲向嬰兒，那孩子驚叫一聲便背過氣去。老闆娘說："不好，這孩子中了邪！"她讓人召來一個女巫。那女巫來到之後，先燒香，又彈琵琶召請神靈，最後說道："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小鬼作怪。共三個人，其中一個是活人，想來要酒飯，不是爲作怪害人，應該快做湯餅，取酒來。"頃刻陳設完畢，女巫讓行簡和那二人就坐，先行拜謁。行簡等酒足飯飽起來後，小孩病好如初。行簡當即醒來，甚感厭惡，過幾十天後便死了。

許至雍

許至雍妻某氏，儀容淡雅。早歲亡沒，至雍頗感嘆。每風景閒夜，笙歌盡席，未嘗不嘆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於庭前撫琴玩月。已久，忽覺簾屏間有人行，吁嗟數聲。至雍問曰："誰人至此？必有異也。"良久，聞有人語云："乃是亡妻。"雲："若欲得相見，遇趙十四。莫惜三貫六百錢。"至雍驚起問之。'乃無所見。自此常記其言。則不知趙十四是何人也。後數年，至雍閒遊蘇州。時方春，見少年十餘輩，皆婦人裝，乘畫舡，將謁吳太伯廟。許君因問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趙十四者，言事多中爲土人所敬伏，皆趙生之下輩也。"許生問曰："趙生之術，所長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許生乃知符其妻之說也。明日早，詣趙十四，具陳懇切之意。趙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今生人見之，某久不爲，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爲召之？"乃計其所費之直，果三貫六百耳。遂擇良日，於其內，灑掃焚香，施牀幾於西壁下，於檐外結壇場，致酒脯。呼嘯舞拜，彈胡琴。至夕。令許君處於堂內東隅，趙生乃於檐下垂簾臥，不語。至三更，忽聞庭際有人行聲，趙生乃問曰："莫是許秀才夫人否？"聞吁嗟數四，應雲："是。"趙生曰："以秀才誠意懇切，故敢相迎，夫人無怪也。請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謁簾，見許生之妻。淡服薄妝，拜趙生，徐入堂內，西向而坐。許生涕泗嗚咽："君行若此，無枉橫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橫。"因問兒女家人及親舊閭里等事，往復數十句。許生又問："人間尚佛經，呼爲功德，此誠有否？"妻曰："皆有也。"又問："冥間所重何物？""春秋奠享無不得，然最重者，漿水粥也。"趙生致之。須臾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復如故。許生又曰："要功德否？"妻雲："某平生無惡，豈有罪乎？足下前與爲者，亦已盡得。"良久，趙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時即有譴謫。"妻乃出，許生相隨泣涕曰："願惠一物，可以爲記。"妻泣曰："幽冥唯有淚可以傳於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於地。"許生脫一汗衫，置之於地。其妻取之，於庭樹前懸一樹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揮手卻許生，掛汗衫樹枝間，若乘空而去。許生取汗衫視之，淚痕皆血也。許生痛悼，數日不食。盧求著幽居蘇州，識趙生，趙生名何，蘇州人皆傳其事。（出《靈異記》）

【譯文】

許至雍的妻子某氏，長得素淨宜人，早年亡故，使至雍頗爲傷感。每當風清月明而又無事可做的時候，每當笙停歌罷筵席散盡的時候，他都要愴然飲泣、悲嘆不已。八月十五日晚上，許至雍於庭前撫琴賞月，不知不覺過了很長時間。忽然，他發覺簾屏後面有人走動，並且長吁短嘆。許至雍問道："什麼人來到這裏，想必有何目的？"好久，才聽見有人說話，原來竟是亡妻！亡妻說："如果你想與我相見，遇到趙十四，不要可惜三貫六百錢。"許至雍吃了一驚，爬起來正想問她，結果連個人影也沒有見到。從此，許至雍便經常想起妻子說的那句話，卻不知道趙十四是個什麼人。數年之後，許至雍到蘇州遊玩。當時正是春天，他看見十幾個少年全穿着女人的衣服，乘坐畫船，將去拜謁周太王之子吳太伯廟。許至雍問道："他們是什麼人，爲何穿這樣的服裝？"對方回答說："這個州里有位男巫叫趙十四，說的事情大都是準確的，爲當地人所敬仰所崇拜。這些人都是趙十四的晚輩呵。"許至雍問道："這位趙十四的法術，最拿手的是什麼？"對方說道："他最善於招人的靈魂。"這時，許致雍才知道這正符合妻子在夢中說過的話。第二天早晨，許至雍去見趙十四，表白心中懇切之情。趙十四說道："我平時所招的，那是生人之魂；今天要我招死人之魂，又要讓生人看見，這種事情，我可是好久不幹了呵，不知道招來招不來？我知道，你向來很重情義，又在神明面前有所表白，我怎能不爲你招之？"言罷，他算計了一下所需要的費用，果然是三貫六百錢？隨即，趙十四便選擇良辰吉日，在許至雍的屋子裏灑掃焚香，把牀鋪几案放到西牆下，於屋檐外面結壇場，擺上酒肉。接着，趙十四吼叫着，舞蹈着，一邊彈胡琴，一邊拜仙。到了晚上，他讓許至雍站在堂內東邊的角落裏，自己則放下簾子躺下來，一句話也不說。直到三更天，忽然叫見庭內有人話說聲，趙十四便問："你莫非是許秀才的夫人？"只聽嘆了幾次氣，答應了一聲道："是的。"趙十四說："由於秀才誠意懇切，我纔敢前來相迎，夫人不要責怪呀。請夫人入堂--"頃刻，像是有人揭開簾子，果然是許至雍的妻子。她淡服薄妝，拜見趙十四，然後徐步走進堂內，面朝西而坐。許至雍淚流滿面，嗚嗚咽咽地說"你來到這裏，是不是受了什麼冤屈和強橫？"妻子說："這都是命呵，怎麼談得上冤屈和強橫呢？"接着，她又問及兒女家人親戚鄰居的一些事情，反反覆覆說了幾十句話。許至雍又問道："人間崇尚佛經，並稱之爲'功德'，你們那裏也有麼？"妻子說："都有呵。"許至雍又問陰間最看重的是什麼東西。妻子回答說："春秋祭奠的東西沒有得不到的，然而最重要的則是稀粥呵！"趙十四招招手，一會兒就有人把稀粥送來了。許妻接過碗。便把粥倒進嘴裏喫起來。一連吃了好幾碗。許至雍又問道："你要不要佛經？"妻子說："我平生沒做什麼壞事，難道會有罪嗎？你前些日子送給我的，也已經全部得到了。"良久，趙十四說："夫人可以回去了，時間長了恐怕要受到責備的。"於是，妻子走出房門，許至雍相隨泣涕着說："希望你留給我一物，可作紀念。妻子哭泣着說："陰間只有淚水可以送給親人。你有衣服，可扔一件在地上……"許至雍脫下一件汗衫，放在地上。許妻拿過汗衫，又懸掛在庭樹前面一根樹枝，然後用汗衫矇住臉大哭起來。良久，她揮手讓許至雍走開，自己把汗衫掛在樹枝間，然後乘空而去。許至雍取過汗衫看去，那上面的淚痕全是血呵。許至雍痛悼亡妻，一連幾天都沒有喫東西。這時，有個叫盧求著的人來蘇州幽居，認識了趙十四，趙十四的名字叫何，蘇州人至今還傳說着這件事。

韋覲

唐太僕卿書覲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韋曰："某善禱祝星辰，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韋不知其誑詐，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果香燈等。巫者乘醉而至，請書自書官階一道，虔啓於醮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叫曰："韋覲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合族拜曰："乞山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財物，盡與之。時崔侃充京尹。有府囚叛獄，謂巫者是其一輩。里胥詰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雲："太僕卿韋覲，曾令我祭天。我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宗皇帝召覲至殿前，獲明冤狀。復召宰臣論曰："韋覲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爲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之罪俧。"其師巫便付京兆處死，韋貶潘州司馬。（出《云溪友議》）

【譯文】

唐代，有位太僕卿叫韋覲，想當夏州的節度使。有個巫師知道他追求的是什麼，忽然有一天登上門來對他說："我這個人善於向星辰祝告祈福，凡是求官職的，沒有不靈驗的。"韋覲不知道他這是誑騙敲詐自己，便讓他選擇良辰吉日。這天深夜，韋覲讓家人在中庭擺上香和蠟燭以及酒和水果等。巫師乘着酒勁兒趕到中庭，讓韋覲自己寫上一道要升的官銜，虔誠的擺到祭壇上。巫師抓過那道寫好的官銜，仰天大叫道："韋覲有野心，讓我祭天！"韋覲見勢不好，帶領全家人跪倒於地，拜道："求仙人不要說這種話，便是我們全家老少一百多口人之大幸！"結果，韋覲把家裏的古玩財物，全都送給了巫師。當時，崔侃任京兆尹。有一個官府的囚犯從獄中逃出來，說那個巫師是他的同夥。里胥找到那個巫師，盤問他最近的服裝怎麼忽然變樣了？巫師一陣驚窘，便說："太僕卿韋覲，曾經讓我爲他祭天，我想告發，結果，他便用家中的財產求我……千真萬確，這可不是我偷的呀！這件事，應當向上申奏纔對。"宣宗皇帝把韋覲召到殿前，經再三查問，才弄清其中冤情，然後又召宰相的大臣們說道："韋覲是城南的貴族，世代相傳都是作官的。昨天爲了求官遭到誣謗，不要讓酷吏加罪於他。"不久，那巫師被押赴京城處死，韋覲被貶爲潘州司馬。

高駢

唐高駢嘗誨諸子曰："汝曹善自爲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四板片中，以累於汝矣。"及遭畢師鐸之難，與諸甥侄同坎而瘞焉。唯駢以舊氈苞之，果符所言。後呂用之伏誅，有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許，身披桎，口貫長釘，背上琉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爲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爲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出《妖亂志》）

【譯文】

唐代有位高駢，他曾教導自己的孩子們說："你們要自謀生路，好自爲之。我呢，不想學芸芸俗輩，死後還要躺入那四塊板中，再麻煩你們。"及遭畢師鐸之難，便和各位侄子外甥一起埋在同一個墓穴裏，只有高駢的屍體用舊氈子包裹着，果然與先前的話相符。後來，妖人呂用之伏法，兵卒在他的屋裏挖出一個石匣，內有一個桐木人，三尺多長，戴着腳鐐子，嘴裏釘着釘子，背上寫着高駢的藉貫生日姓名職務等，這是用巫術詛咒人用的。以往，高駢每次被呂用之所控制，看來這東西是起了作用的。

厭咒厭盜法

厭盜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於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廩，（廩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鼠不食稻；以塞坎，百鼠種絕。"（出《酉陽雜俎》）

【譯文】

這是一種制服盜竊的方法。初七這天時間，把九隻老鼠分別放在籠子裏埋入地下，秤九百斤土壓在上面，都是二尺五寸深，夯實。《雜五行》書上說：在廚房亭間裏用這種土塗抹竈臺，水火和盜賊都不會侵害；塗抹屋子的四角，老鼠就不喫蠶；塗抹糧倉，老鼠就不喫稻穀。用它堵住所有的坑穴，各種老鼠便會絕種。

雍益堅

唐雍益堅雲："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咒曰："婆珊婆演底。"（出《酉陽雜俎》）

唐代的雍益堅說，有一個專管夜晚的咒語，如果堅持每天都念就會靈驗。夜晚走路和睡覺時如果害怕，或者作惡夢，一念咒語就會立杆見影。這句咒語是："婆珊婆演底。"宋居士 唐宋居士說，擲骰子咒雲："伊帝彌帝，彌揭羅帝。"念蒲十萬遍，彩隨呼而成。（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的宋居士說："擲骰子時念這樣一句咒語："伊帝彌帝，彌揭羅帝。"伏身念上十萬遍，隨着一聲歡呼你就會贏。

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術一

客隱遊 天毒國道人 騫霄國畫工 營陵人 扶婁國人 徐登 周眕奴 趙侯 天竺胡人　鞫道龍　陽羨書生　侯子光

客隱遊

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鵠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出《異苑》）

【譯文】

魏安釐王看着正大飛翔的天鵝十分高興，說："我如果能像天鵝這樣在空中飛翔，就可以傲視人間，視天下如同草芥了。"客人中有位隱士聽了這句話，回去做了個木天鵝獻給安釐王。安釐王說："這東西只有模樣而無用處。他做這種無用的東西，看來一定是個奸邪諂媚之人了！"隨即，他將那隱士喚上來，想對他動以刑罰。隱士說："大王只知道有用的東西有用，卻不知無用的東西也有用。今天，我請求爲大王進行一次飛翔表演。"說罷，抓過木天鵝便騎上去，那木天鵝抖抖翅膀便飛走了，誰也不知道它飛到哪裏去了。

天毒國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屍羅。問其年，雲："百四十歲。"荷錫持瓶，雲："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喜炫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物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屍羅噴水爲氛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氛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衣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向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屍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變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咒術炫惑，神怪無窮。（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燕昭王即位七年的時候，沐骨之國派使者來朝。所謂沐骨之國，則是天竺國（也叫身毒）的另一名稱。他們來的人當中，有一位懂道術的名叫屍羅。問他的年齡，回答說一百四十歲。他帶着錫杖持着花瓶，從天竺國出發已經五年，纔來到燕國的都城。屍羅擅長幻術，在他手指尖上能夠現出十層佛塔，高三尺。天上的各位神仙，各露仙姿，儀態萬方，打着旗子繞塔鼓舞而行。他們都五六分長，唱歌的聲音，如同其人一樣。屍羅噴出水來化作霧氣，使數里之內都昏暗不明。頃刻，屍羅又吹出疾風，霧氣全都消散了。接着，他又吹指上佛塔，佛塔便漸漸鑽進雲彩裏。隨即，他的左耳鑽出一條青龍，右耳鑽出一隻白虎。剛出來的時候，才一二寸，一會兒就到了八九尺。倏爾，風至雲起，屍羅只用一手揮了揮，那青龍和白虎全又鑽進耳朵裏，屍羅又張開大口向着太陽。這時，只見有人乘着羽蓋，駕着龍和天鵝徑直鑽入屍羅的口中。屍羅又把手按在胸上，可以聽到他衣袖之中有轟轟雷聲。屍羅張大了口。則可以看見龍和天鵝相隨從他口中飛出來。屍羅常常坐在太陽底下，只見他在漸漸變小，一會兒變成老頭，一會兒變成嬰兒，最後忽然死去了。這時，香氣滿室，不斷有徐徐清風吹來。吹着吹着，屍羅便甦醒過來，得到了再生，模樣跟先前一樣。這變幻之術，真是神怪無窮啊。

騫霄國畫工

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羣物之象；刻石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年月。工人以絹畫地。方寸之內，寫四瀆五嶽列國之圖。又爲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得作目，作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能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何所在。山澤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眼，相隨而行，毛色形相，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皆無一眼。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給他一名善於雕刻與繪畫的人，他的名字叫裔。他將硃砂和石青噴在地上，當即就可以變出各種鬼怪的嘴臉和各種東西的樣子。他還能夠用石頭雕刻出各種動物，連毛髮都如同真的一樣，栩栩如生。另外，他還把雕刻的時間銘刻在動物們的胸前。他把絹布鋪在地上，方寸之內，便畫出江、河、淮、濟等四瀆和五嶽以及列國的地圖。他刻畫出來的龍和鳳凰，則飄然若飛，活靈活現，但都沒有眼睛，如果刻畫出眼睛，它們就會真的飛走了。秦始皇嘆道："這刻畫出來的假東西，怎麼能夠飛走呢？"他讓那畫工用漆在兩隻玉虎的頭上各點一隻眼睛，結果不到十天，這兩隻玉虎便失蹤了，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深山大澤邊的百姓們說，看見兩隻白老虎，各缺一隻眼睛，總是形影不離，結伴而行，長得完全一樣，連毛色都沒什麼差別。經常看到這兩隻白老虎的人，無不感到驚奇。到了第二年，西方獻來兩隻白老虎，都缺一隻眼睛。秦始皇命人打開檻車細看，懷疑是先前丟失的那兩隻玉虎，便將它們刺死了。檢查它們的胸前，皆有小字，果然是去年丟失的那兩隻玉虎。

營陵人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往。當出戶時，奄忽其衣裙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出《搜神記》）

【譯文】

漢代，北海營陵這地方有位道士，能夠讓人和已死去的人相會。和他同一個郡裏有位先生，妻子已經死好幾年了。聽說了這件事，便登門拜訪，對道士說道："讓我看看死去的妻子吧，這樣我死後也就沒什麼遺憾的了。"道士說："你可以去看她，但是如果聽見鼓聲，你必須立即出來，不要停留。"然後，就把與死人相見之術傳授與他。這位先生見到亡妻之後，悲喜交加，恩愛如生，不知不覺過去了好長時間。這時候，忽然傳來鼓聲，他恨不得隨妻子而去。當他出門時，匆忙間衣服的大襟被門夾住了，他猛地將其掙斷才走了出來。一年多後，這人便死了。家人想把他同妻子埋在一起，打開他妻子的墳墓，只見棺材蓋下夾着塊衣服的大襟。

扶婁國人

南垂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霧，小則入纖毫。綴金玉毛羽爲衣服。能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爲巨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爲虎口中生人，或於掌中備百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或長數分，或複數寸，神怪倏忽，炫（炫原作佳。據明抄本改。）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末原作宋。據明抄本改。）猶學焉，得粗得精，代代不絕，乃俗謂之婆侯伎，則扶婁之音訛耳。（出《拾遺記》）

【譯文】

南疆有個扶婁國，那裏的人都善於變幻之術，易容貌改服飾。他們大則大到興起雲霧，小則小到鑽入纖毫之中。他們的衣服綴金戴玉，掛着羽毛。他們能吐雲噴火，鼓起肚子就會傳出轟轟雷聲，或者變成大象獅子龍蛇犬馬的樣子，或者從老虎口中鑽將出來，或者讓各種動物在掌上盡情歡樂，讓它們盤旋舞蹈於手指之間。他們的身體有時長數分，有時縮數寸，神神怪怪，變化於倏忽之間。他們這套變化之術，炫麗於當時，每個音樂官署裏都傳授此術，到了前朝末代還在學習呢。有的學得粗淺，有的學得精深，代代流傳不絕。這套變幻之術，民間欲稱婆侯伎。"婆侯"乃是"扶婁"二字的訛音。

徐登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 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 次禁枯柳爲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師事之。後登身故，東入長安。百姓未知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敬服，從者如歸。長安令惡而殺之。民立祠於永寧，而蚊蚋不能入。（出《水經》）

【譯文】

福建有個叫徐登的人，他是由女子變成男人的。他與東陽郡的趙 都善於方術，當時兵荒馬亂，二人在溪水邊相遇。他們開始都認爲自己的本事大。徐登先露出一手，讓溪水停住不流；趙 接着施展本領，讓枯死的柳樹長出茂密的枝葉。二人不由相視一笑。徐登年齡大些，趙 便拿他當作老師對待。後來徐登死了，趙 便向東進了長安城。這裏的百姓都不認識他。他便跳上房頂，用鼎來燒火煮飯。這家的主人感到很喫驚，便大聲責怪他。趙 卻笑而不答，房子也一點沒有損壞。接着，他又來到河邊想渡過去，船家不許他上船；他便打開雨傘坐在當中，一聲長嘯，呼  
來一陣狂風，將他送到了對岸。於是，百姓們都很敬服他，拜他爲師的人如潮水般湧來。長安縣令對趙 深惡痛絕，便將他殺害了。老百姓在永寧爲他修了一座祠堂，連蚊蚋之類的昆蟲都無法入內。

周眕奴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悉如真虎。鄉人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去，我欲有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草，須臾，一大黃斑虎從草山，奮越哮吼，甚爲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草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歸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周尋復之，乃以醇酒飲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乃身體事事祥視，了無異。唯於髻發中得一紙，畫作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喚醒，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雲："先嚐於蠻中告糴，有一蠻師雲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隻雞，一斗酒，受得此法。"（出《冥祥記》）

【譯文】

魏時，尋陽縣北山中居住着一夥蠻子，他們頗有法術，能把人變成老虎，全身上下跟真虎毫無二致。當地人周眕有一個奴僕，主人派他進山砍柴。這奴僕還有妻子和妹妹，也一同前往。剛到山上，這奴僕便對妻子和妹妹二人說："你們暫且爬到高高的樹上去，我將要有個大的舉動。"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既而鑽進了草叢。有頃，一隻大黃斑猛虎從草叢中躥出來，狂奔吼嘯，十分可怕，把那兩個女人嚇得亂叫。過了一會兒，老虎又回到草叢。倏爾又還原爲人。這奴僕對妻子和妹妹說："回家千萬不要把這件事說出去。"後來，這兩個女人卻把此事跟同伴們說了。人們商量了一下，用酒把他灌醉，然後解開他的衣服，整個身體各處都仔細看過，卻未發現有什麼異常，只是在髮髻中找到一張紙，上面畫着一隻老虎，老虎旁邊有咒符。有人小心翼翼抄錄那咒符。那奴僕被喚醒後，遭到人們的盤問，見事已敗露，只好道出真相。他說："我先前曾經去找那夥蠻子買糧食，有位蠻師說他有這種咒符。於是，我就用三尺布、一斗米、一隻雞、一斗酒，學成了這種法術。"

趙侯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悴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乃披髮持刀，畫作地獄，四面爲門。向東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啖者過去，盜者令止。"止者十餘，剖腹看髒，有米在焉。曾徒跣須屐，因仰頭微吟，雙屐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杯向日，（《異苑》日作口。）即掩鼻不脫，仍稽顙謝過。着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出《異苑》）

【譯文】

晉代，趙侯年輕時喜好各種法術，顯得十分憔悴和醜陋，他身高不到數尺。他用盆盛水作幻術，魚龍立刻顯現出來。他有不少白米，卻常被老鼠盜食。於是，趙侯就披頭散髮地操起刀，在地上畫一座地獄，四面是門。他朝東吼叫幾聲，一大羣老鼠都趕到了。唸咒語道："凡是沒有偷喫白米的過去，偷喫的給我站住！"共有十幾只老鼠站住了。他便將其剖腹查內臟，果然肚子裏還有白米粒呢。他有一次光着腳正需要鞋，便仰着腦袋小聲叨咕了幾句，一雙鞋便從天而降。有人笑話他形容醜陋，他便在白天作幻術，舉起酒杯朝着太陽放到鼻子上，酒杯不掉，他還能叩首致謝，着地不舉。永康縣境內有座騎石山，山上有個石人騎着一匹石馬。他用自己的印章一指，那石人和石馬的腦袋便同時落地，現在還在山下面。

天竺胡人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有幻術，能斷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舌，先吐以示衆。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燒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半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如故，不知其實斷否也。嘗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中斷之。已而取兩段，合祝之，絹布還連續，故一體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了盡。乃撥灰，舉而出之，故向物也。（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代永嘉年間，有位天竺國胡人來到江南。他會作幻術，能夠割斷舌頭吐出火來，周圍的人們都來圍觀。他先把舌頭吐出來讓衆人看，然後用刀截斷，血流遍地，又燒了一陣兒放入器皿中，讓大家傳看。再一看他，還有半隻舌頭。隨即，他把那半隻舌頭拿過來接上去，有頃便完好如初，不知道他真的截斷與否。他曾經拿出絹佈讓人各扯一頭，中間割斷，然後便拿着兩塊斷絹閉目祈祝，那絹布當即就連爲一體。又拿書紙及繩縷之類，扔入火中，大家一起看着它們燃成灰燼。他再一撥灰，手裏舉着的還是原來那些東西。

鞫道龍

葛洪雲：餘少所知有鞫道龍，善爲幻術。向餘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能乘龍御虎，佩赤（赤原作步。據明抄本、許本改。）金爲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厭之，術既不行，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爲戲，漢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出《西京雜記》）

【譯文】

葛洪說："我小時候知道有個叫鞫道龍的，善於幻術，他向我講古時候的事兒說，黃公是東海上的人，年少時能騎龍趕虎，身上佩着一把赤金刀，用深紅色的絲帶扎着頭髮。他站起來能呼風喚雲，坐下去巍然如山如河。到了老年，他變得羸弱衰竭，力不能支，再加之飲酒過度，便不能行幻術了。秦朝末年，東海一帶出現了白老虎，黃公拿着赤金刀想去制服它，結果由於不能行幻術，被老虎喫掉了。後來，三輔一帶的人把這件事編成戲給老百姓們演了。漢朝時，在歌舞雜技中還保留着這個節目。"

陽羨書生

東晉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雲：腳痛，求寄彥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奩子，奩子中具諸饌殽，海陸珍羞方丈，其器皿皆是銅物，氣味芳美，世所罕見。酒數行，乃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要之。"彥曰："甚善。"又於口中吐出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絕倫，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好，（好原作妻。據明抄本改。）而實懷外心，向亦竊將一男子同來，書生既眠，暫喚之，願君勿言。"彥曰："甚善。"女人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仍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吐一錦行幛，書生仍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將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泄言。"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許，共宴酌。戲調甚久，聞書生動聲，男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子，還內口中。須臾，書生處女子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獨對彥坐。書生然後謂彥曰："暫眠遂久，居獨坐，當悒悒耶。日已晚，便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諸銅器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廣二尺餘。與彥別曰："無此藉君，與君相憶也。"大元中，彥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題，雲是漢永平三年所作也。（出《續齊諧記》）

【譯文】

東晉東間，陽羨縣有位叫許彥的人正在綏安山裏走，遇見一個十七八歲的書生，躺在路旁，說自己腳痛，並請求許彥打開手提的鵝籠子，他要鑽進去。許彥開始以爲他開玩笑，便打開鵝籠。結果，那書生真的就鑽了進去。奇怪的是，那籠子也不變大，書生也沒變小，他卻與一對鵝並坐在一起，鵝竟然不驚。許彥提起那籠子，並不覺重。來到一棵大樹下休息時，書生才走出來，對許彥說："我想爲你設一薄宴，以示感謝。"許彥點點頭說："很好。"於是，那書生從嘴裏吐出一銅盤奩子，奩子中有各種飯菜，山珍海味羅列在一起。那器皿全是銅的，氣味芳美。世所罕見。酒喝了數巡，那書生纔對許彥說道："這些日子，有一個女人總跟着我；今天，我想暫時把她喚來。"許彥說："很好。"於是，書生又從嘴裏吐出一個女子，年紀大約十五六歲，容貌絕美，衣服華麗，同他們坐在一起飲酒。有頃，書生便醉倒了。那女子對許彥說："我雖然與書生相好，可實際上卻懷有外心，並偷偷地領來一個男子。書生既然睡着了，我想暫時把他喚來，希望你不要說。"許彥說："好吧。"於是，女子便從口中吐出一個男人來，年紀大約二十三四歲，也顯得十分聰穎可愛，並同許彥寒暄暢敘。書生將要醒來，那女子又吐出一鮮豔華美且可移動的屏風，與他躺到一起。那男人對許彥說："這女子與我雖然有情，但也非一心一意。方纔我還偷着約一個女子前來，現在想趁此機會看看她。希望你不要泄露此事。"許彥說："好"。於是，這男人又從口中吐出一個女子，年紀在二十歲左右。與他同宴共飲。調笑好長時間，聽見屏風內的書生有動靜，這男人說："他們已經睡醒了。"然後將所吐的女子吸回口中。不一會兒，書生處的那個小女子就出來了，對許彥說："書生快要起來了！"然後將那男人吞進口中，單獨與許彥對坐。書生起來後對許彥說："這一小覺睡得太久了，讓你單獨坐着，挺難受吧？天已經很晚了，只好跟你告別。"說罷，便將那小女子連同所有銅的器皿又全吞進口中，只留下一個二尺多的大銅盤送給許彥，並告別道："別後咱們無所寄託，只有相互回憶吧！"太元年間，許彥任蘭臺令史，將那大銅盤送給侍中張散。張散看上面的字，說是東漢永平三年制作的。

侯子光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氏，依鄘（明抄本鄘作鄠。）爰赤眉家。頗見其妖怪，事微有驗。赤眉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綏、竺龍、謹（明抄本謹作嚴。）諶、謝樂等，衆聚數千於杜陽山，稱大皇帝。改元龍興，立官屬。大將軍鎮西石廣斬平之，子光頸無血，十餘日面色如生。（出《錄異記》）

【譯文】

侯子光是安定人，二十來歲，英俊瀟灑。他自稱是佛的太子，從當時稱爲大秦國的羅馬來，應當成爲小秦國的主宰。他改名爲李氏，投奔到鄘處的爰赤眉家。爰家見他十分古怪，便讓他佔了幾卜，果然有些靈驗。愛赤眉信服了他，並將兩個女兒嫁給他作妻子。隨即，他開始煽風點火，妖言惑衆。京兆郡的樊綏、竺龍、謹諶、謝樂等聚衆數千人，在杜陽山稱侯子光爲大皇帝，改年號爲龍興，任命主官的屬吏。鎮西大將軍石廣將他們鎮壓下去了。殺侯子光的時候，他的脖子竟然沒有血，砍下的頭顱十多天都象活着時一樣，臉色紅潤如初。

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術二

宋子賢 胡僧 祖珍儉 葉道士 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儼 劉靖妻 鼎師　李慈德　葉法善　羅公遠　北山道者　東明觀道士　東巖寺僧　荊術士 梵僧難陀　太白老僧

宋子賢

隋煬帝大業九年，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佛出世。又懸鏡於堂中，壁上盡爲獸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其鏡，遣觀來生像，或作蛇獸形。子賢輒告之罪業。當更禮念，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聚數千百人，遂潛作亂。事泄。官捕之。夜至，繞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其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復無火，遂擒斬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隋煬帝大業九年的時候，唐縣人宋子賢善於搞幻術。他住的樓上，每天夜裏都有光亮，他能把自己變成佛的樣子，並自稱彌勒佛出世。他還把鏡子懸掛在堂中，牆上顯出的都是各種野獸的樣子。有人前來拜謁，把那面鏡子一翻，便使之看到自己來世的模樣，有的竟然是毒蛇和野獸。宋子賢就告訴他來世的罪惡和業績。當再一祈禱之後，就轉出人的樣子給他看。遠遠近近的人們，都被宋子賢迷惑住了，聚衆幾千人，準備鬧事作亂。不久，事情泄露了，官軍來逮捕宋子賢。晚上，官軍趕到之後便把他的住所包圍起來。但一見有火坑，士兵便不敢上前。領隊的將軍說："這地方平常日子沒有坑，我們要平息妖孽的妄爲。"說罷率衆而進，再也看不見火坑了。宋子賢被擒住後斬首示衆。

胡僧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咒術能死人，能生人。太宗令于飛騎中取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便咒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咒奕，奕對之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所擊，便不復蘇矣。（出《國朝雜記》）

【譯文】

唐代貞觀年間，西域獻來一個僧人。他頗有法術，能用咒語致人死命，也能用咒語再讓他復活。唐太宗令于飛騎中帶一個壯漢來試驗。結果，正如胡僧所說的那樣，讓他死他就死，讓他活他就活。太宗皇帝對太常少卿傅奕說了此事，傅奕道："這是邪術啊。我聽說邪不犯正，如果讓他來咒我，一定不會成功。"太宗立即讓胡僧咒傅奕。傅奕站在胡僧對面，卻毫無感覺。一會兒，胡僧忽然自己倒下了，彷彿被什麼狠狠擊中，再也沒有甦醒。

祖珍儉

唐咸亨中，趙州祖珍儉有妖術。懸水甕於樑上，以刀砍之，繩斷而甕不落。又於空房內密閉門，置一甕水，橫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見儉支解五段，水甕皆是血。人去之後，平復如初。冬月極寒。石臼冰凍，咒之拔出。賣卜於信都市，日取百錢，蓋君平之法也。後被人糾告，引向市斬之，顏色自若，了無懼，命紙筆作詞，精彩不撓。（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高宗咸亨年間，趙州的祖珍儉會妖術。他把一個水甕懸掛在房樑上，然後用刀去砍，繩子砍斷了而水甕卻不落下來。還有一次，他在空房子裏緊閉門戶，搬進一甕水，然後把刀橫放在上面。過了好久，人們進去一看，只見祖珍儉已經肢解成五段，水甕裏全是血！人們走後，他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冬天極冷，石臼凍在了冰上；他一念咒語，就把石臼拔了起來。後來，他到都市裏算卦掙錢，每天都能掙百餘錢，依靠的是嚴君平那套法術。不久被人告發，押向鬧市斬首示衆。他臉不變色，坦然自若，一點也不害怕，並讓人拿來紙筆作詞一首，寫得十分精彩，思路絲毫不亂。

葉道士

唐陵空觀葉道士，咒刀。盡力斬病人肚，橫桃柳於腹上，桃柳斷而肉不傷。後將雙刀砍一女子，應手兩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噴水而咒。須臾，平復如故。（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陵空觀有個葉道士。他拿着刀唸咒語，將桃柳枝橫放在病人肚子上，然後盡全力砍下去，桃柳枝斷了而病人一點也未受傷。後來，他又拿着雙刀砍向一個女子，結果手舉刀落，那女子當即被砍成兩段，血流遍地。見狀，女子的家人大哭。葉道士將女子的兩段身子連在一起，噴上水之後念起咒語來。一會兒，那女子便甦醒過來，跟原來一模一樣。

河南妖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方西坊，皆有胡妖神廟。每歲，商胡祈福，烹豬殺羊，琵琶鼓苗，酣歌醉舞。酬神之後，募一胡爲妖主。看者施錢並與之。其妖主取一橫刀，利同霜雪，吹毛不過。以刀刺腹，刃出於背，仍亂擾腸肚流血。食頃，噴水咒之，平復如故。此蓋西域之幻法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河南府的立德坊及南市西坊，都有胡妖的神廟。每年，人們都殺豬宰羊，奏起各種樂器，載歌載舞，開懷暢飲，乞求胡妖賜福。酬敬完神之後，徵募一西域人做妖主，觀衆施捨一些錢給他。這妖主拿出一把刀，鋒利無比，吹毛立斷。他把這刀刺入腹中，刀尖從後背穿出來，再把刀攪個不停，腸肚流血不止。喫喝之後有頃，他將傷口噴上水再念咒語，當即恢復原樣。這就是西域的幻術呵。

梁州妖主

唐梁州妖神祠。至祈禱日，妖主以利鐵，從額上釘之，直洞腋下，即出門。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妖神前，舞一曲，即卻至舊妖所，乃拔釘，一無所損。臥十餘日，平復如初。莫知其所以然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梁州有座妖神祠。每到祈禱日這一天，妖主就將釘子之類的利鐵從額頭釘進去，再從腋下穿出來，然後立即出門，身子輕得如同飛起來一般，一會兒就能走幾百裏。到西妖神祠前，舞上一曲，然後返回到原來的妖神祠，把釘子拔出來，結果一點也沒有損傷。他臥牀十幾天後，便恢復了原來的樣子。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兒。

明崇儼

唐明崇儼有術法。大（大原作文。據明抄本改。）帝試之，爲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弦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雲："見二龍頭，張口向下，（下原作上。據明抄本改。）遂怖俱不敢奏樂也。"上大悅。（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有個叫明崇儼的人頗有法術。大帝唐玄宗想考考他，便令數名歌妓到地窖裏奏樂。然後，大帝將明崇儼召來，對他說道："這地方常聽見有人奏樂，是不是有何不祥？你能制止嗎？"明崇儼道："是。"隨即畫了兩個桃符，釘在那地窖上面，管絃之聲戛然而止。大帝笑了，喚歌妓們來問原因。歌妓回答說："方纔看見兩個龍頭，張口向下，嚇得我們不敢奏樂了！"大帝聽罷，非常高興。

劉靖妻

唐蜀縣令劉靖妻患。正諫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靖以爲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甕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大（大原作文。據明抄本改。）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子。儼坐頃間，往陰山取雪，至嶺取果子，併到。食之無別。時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雲："緱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雲："土埋一瓜，擬進。適看，（看原作賣。據明抄本改。）唯得百錢耳。"儼獨臥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賊甚急，竟無蹤緒。或以爲儼役鬼勞動，被鬼殺之。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信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蜀之縣令劉靖的妻子病倒了。正諫大夫明崇儼爲她診脈後說："必須得有生龍肝呵，吃了病就會好的。"劉靖認爲無法得到。明崇儼就畫了一道符，乘着風放上天去，一會功夫，便有一條龍下來，鑽進了水甕之中。明崇儼將龍肝剔出來，請劉靖妻子吞食，吃了病便好了。唐大帝玄宗在盛夏想要雪花和枇杷龍眼等水果。明崇儼就在端坐不語的那一刻間，從陰山取來雪花，從嶺南取來水果，一併送到大帝面前，大帝食之，味道不錯。當時瓜尚未熟，大帝想喫，明崇儼要了百錢而去，有頃，果然帶回一個大瓜，並說"這是在緱氏老人瓜園裏買的。"大帝急忙追上老人詢問是否屬實，老人回答說，那瓜是在土裏埋着的，再往下看，只得到了一百錢。後來，明崇儼自己單獨睡在牀上，被人刺死了，刀子一直插在心上。大帝下敕令捉拿兇手，儘管催得十分緊，但竟未有一點線索。有人認爲明崇儼把小鬼們役使得太勞苦了，小鬼們忍無可忍，便把他殺死了。孔子說："想除掉異端，則等於害自己。"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啊。

鼎師

唐則天朝，有鼎師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進，則天試之。以銀甕盛酒三鬥，一舉而飲盡。又曰："臣能食醬。"即令以銀甕盛醬一斗，鼎師以匙抄之，須臾即竭。則天欲與官。鼎曰："情願出家。"即與剃頭。後則天之復辟也。鼎曰："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使張潛決一百。不廢行動，亦無瘡痍，時人莫測。（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武則天主持朝政的時候，瀛州博野縣有位鼎師，具有神奇的本事。一日，太平公主向母親推薦他。武則天想試試鼎師，便令人用銀甕裝了三斗酒，結果他一飲而盡。他又說道："我能喫醬。"武則天又讓人用銀甕裝來一斗醬。鼎師用匙子舀着喫，一會兒便喫光了。武則天想讓他做官，他卻說："我情願出家當和尚。"武則天當即命人給他削了發。後來，武則天覆闢，重新主朝。鼎師說："如來佛和觀音菩薩都是留着頭髮的。如果能一心修煉，參禪悟道，何必一定要把頭髮剃掉呢？"後來他便留起長髮，武則天讓張潛責打鼎師一百刑杖。但並不影響他的行動，身上卻不生瘡痍。當時的人們都困惑不解。

李慈德

唐大足年中，有妖妄人李慈德，自雲能行符書厭。則天於內安置。布豆成兵馬，畫地爲江河。與給使相知，削竹爲槍，纏被爲甲，三更於內反。宮人擾亂，相投者十二三。羽林將軍楊玄基聞內裏聲叫，領兵斬關而入，殺慈德閹豎數十人。惜哉，慈德以厭爲容，以厭而喪。（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大足年間，有個妖道的人叫李慈德，自稱能畫符行咒。武則天把他安置在內宮。他把豆粒撒在地上當兵馬，在地上畫江河關隘。他和給事中串通，削竹子作槍刺，纏被子當盔甲，三更天在內宮造反。內宮裏的人被驚擾，混亂不堪，並有十二三個人投奔了李慈德。御林軍將領楊玄基聽見內宮傳來哭喊聲，帶兵斬關闖了進去，殺了李慈德及宦官等數十人。真是遺憾呵，李慈德是因巫術而獲榮華，也是因巫術而喪命。

葉法善

唐孝和帝，令內道場僧與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決。玄都觀葉法善，取胡桃二升，並殼食之並盡。僧仍不伏。法善燒一鐵鉢赫赤，兩手欲合老僧頭上。僧唱賊，袈裟掩頭而走。孝和撫掌大笑。（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孝和皇帝讓在宮內做道場的和尚與道士各顯其能。好久，分不出高低。玄都觀的道士葉法善讓人拿來胡桃二升，連殼帶仁全部喫光了。和尚們仍然不服氣。葉法善又燒一鐵鉢通紅的火，兩手捧着欲往一位老和尚頭上扣，老和尚喊了聲"要殺人了"，用袈裟矇住腦袋逃走了。見狀，孝和皇帝拍掌大笑。

羅公遠

唐道士羅公遠，幼時不慧。遂入梁山數年，忽有異見，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設齋，遠從太子乞金銀器物，太子靳固不與。遠曰："少時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門。須臾開視，器物一無所見。東房見封閉，往視之，器物並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馬，太子怒，不與。遠曰："已取得來，見於後園中放在。"太子急往櫪上檢看，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將食器數枚，就羅公遠看年命，奴擎衣袱在門外。不覺須臾，在遠公衣箱中。諸人大驚，莫知其然。（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道士羅公遠小時候並不聰明，可自從進了梁山數年之後，忽然間有了特殊的本領，無論猜什麼事都能夠猜對。於是，他奉旨進京。玄宗先天年間，皇太子設素宴招待他。他向太子討要金銀器物，太子十分吝嗇，堅決不給。羅公遠說："一會兒，我自己去拿。"太子急忙關緊房門。有頃，再打開一看，那些金銀器物全都不見了。東宮原本是鎖着的，進去一看，那些器物全都在這兒呢！羅公遠又向太子借他的馬騎，太子火了，說什麼也不借給他。羅公遠說："馬已經被我牽來了，正在後園裏拴着。"太子急忙跑到後園馬槽邊驗看，他的馬果然在這裏，而且還是原來的樣子。侍御史袁守一拿來不少食品，請羅公遠算命，讓僕人拿着衣服和頭巾等候在門口。不覺眨眼之間，袁守一的衣服和頭巾竟然進了羅公遠的衣箱裏。衆人大驚，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北山道者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女病逾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年，稱有道術。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貨財。居月餘，女夜臥，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則昏魘。及明人去，女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以告令。乃移牀近己，夜而伺之。覺牀動，掩焉，擒一人，遽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惑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常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日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出《紀聞》）

【譯文】

唐代，張守珪鎮守范陽的時候。檀州密雲縣令有個女兒，十七歲，長得絕頂美貌。她病倒一年多了，怎麼也治不好。密雲縣北山裏有個道士，穿黃衣服，在山裏好幾百年了，都說他頗有道術。縣令親自進山去請，那道士才走下山來，給了他一個藥方，女兒的病隨即痊癒。縣令大喜，賞給他一大批財物，同時，還留他住了一個多月。在這期間，縣令的女兒晚上睡覺時，總有人進來同她躺在一起併發生關係。那人每天晚上來的時候，她都象在夢中被什麼壓住而不能動。天亮後那人走了，她才恢復如常。就這樣一連好幾個晚上，縣令的女兒很害怕，便告訴了母親，母親又告訴了父親。縣令讓人把女兒的牀移到自己隔壁，到了晚上在一旁窺視。忽然，他看見那牀在動，悄悄撲上前去，抓住一個人，令手下拿燈來看，原來竟是那位北山道士！縣令命人將他綁住便開始審訊。道士哭着說道："我的生命該完結了，這是因爲自己經不住誘惑呵。我在北山住了六百多年，未曾到過人間，現在眼看就要一千歲了。前些日子，見你誠心誠意請我，所以纔來到縣上。看見你女兒之後，心中十分喜悅，再也控制不住，便天天與她交歡。我有道術，白天常常施用隱身法，所以你的家人們看不見。今天遭此一劫，我也是無話可說。"縣令終於把他殺了。

東明觀道士

唐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必術士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上。寤而具啓。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唐代開元年間，皇宮裏有一個美人，忽然間作夢被人邀到一個地方，祕密幽會，縱酒作樂，行完男女之事才歸來，醒來之後大汗淋漓，神情倦怠。後來，她果斷地將此事奏明皇帝。皇帝說；"這一定是術士所幹的。你如果再被邀去，要見機行事，取個物證纔好識別。"當天晚上，美人熟睡之後，飄飄然又被邀了去。喝到半醉時，美人看見面前擺着一方硯臺，便悄悄在屏風上按下一個指印。醒來之後，她又對皇帝如實稟告。皇帝派人暗中尋訪，並讓他們在各宮的道觀中查找。很快在東明觀裏找到了那個印着美人指紋的屏風，而住在這裏的道士卻已經逃跑了。

東巖寺僧

博陵崔簡少敏惠，好異術。嘗遇道士張元肅曉以道要，使役神物，坐通變化。唐天寶二載如蜀郡。郡有呂誼者，遇簡而厚幣以遺，意有所爲。簡問所欲，乃曰："繼代有女，未嘗見人，閨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蘊非常之術，願知所捕，瞑目無恨矣。"簡曰："易耳。"即於別室，夜設几席，焚名香以降神靈。簡令呂生伏劍於戶，若胡僧來可執之求女，慎無傷也。簡書符呵之，符飛出。食頃間，風聲拔樹髮屋。忽聞一甲卒進曰："神兵備，願王所用。"簡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來。"卒曰："唯東山上人，每日以咒水取人，得非是乎？"簡曰："若然，可速捕來。"卒去，須臾還曰："東山上人聞之駭怒，將下金剛伐君，奈何"簡曰："無苦。"又書符飛之。倏忽有神兵萬計，皆奇形異狀，執劍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見一金剛來，長數十丈，張目叱簡兵。簡兵（兵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俯伏不敢動。簡劍步於壇前，神兵忽隱，即見金剛駭（明抄本駭作走。）矣！久之無所見。忽有一物，豬頭人形，著豹皮水褌，雲："上人願起居仙官。"簡踞（踞原作路。據明抄本改。）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趨入。簡讓曰："僧盜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詐。呂生忽於戶間躍出，執而尤之。僧迫不隱，即曰："伏矣！貧道行大力法，蓋聖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即歸之，無苦相逼。向非仙宮之命，君豈望乎？願令聖者取來。"俄頃，見豬頭負女至，冥然如睡。簡曰："宜取井花水爲桃湯，洗之即醒。"遂自陳雲："初睡中，夢一物豬頭人身攝去，不知行近遠，至一小房中，見胡僧相凌。問何處，乃雲天上也，便禁閉無得出。是夜。有兵騎造門，豬頭又至，雲：'崔真人有命。'方得歸。然某來時，私於僧房門上塗少脂粉，有三指跡，若以此尋可獲。"呂生厚遺簡，而陰求僧門所記。餘數月，遊東巖寺，入曲房，忽見指跡於門右扇，遽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與呂生居處，可十里有餘耳。（出《通幽記》）

【譯文】

博陵郡的崔簡小時候聰敏過人，喜歡學異術。他曾經拜道士張元肅爲師，張授之以要領，崔簡漸漸學會役使神靈及憑空變化等本事。唐天寶二年，崔簡來到蜀郡。郡裏有個叫呂誼的人，遇到崔簡後送給他一大筆錢，好象有事相求。崔簡問道："你要我幹什麼？"呂誼回答說："我有一個女兒，未曾見過外人，一直深居閨帷之中，可是卻在一個晚上失蹤了。我知道你身藏異術。想求你把她找回來，這樣我便死而無憾了。"崔簡說："這很容易。"當即到呂誼的一間屋內，夜裏擺上几案，燒香祈禱神靈下降。崔簡讓呂誼拿着劍站在門口，說如果胡僧進來就抓住向他要女兒，但注意不要傷他。崔簡畫了一張符，吹了一口氣，那符便飛出門外。一頓飯的工夫，只聽風聲大作，樹搖屋動，忽然闖進一個戴盔甲的士兵報告說："神兵已到，請大王調遣！"崔簡說"我的主人在一天把女兒丟了，快去把她找回來。"士兵說："只聽說東山有個和尚，每天咒水捉人，難道說是他乾的嗎？"崔簡說；"如果真是這樣，可儘快將他抓來！"士兵轉身而去。頃刻便又返回來說："東山那個和尚聽到消息之後，又是驚駭又是惱怒，要請金剛來討伐你，有什麼辦法？"崔簡說了聲"沒關係"，又畫了張符吹上天去。倏忽之間，天上下來數以萬計的神兵，一個個奇形怪狀，執着劍戟等兵器站在門前。一會兒，西北方的天上下來一個金剛，幾十丈高，橫眉立目地叱責崔簡。神兵們全都臥倒不敢動。崔簡握劍走到祭壇前，神兵們忽然間隱去，那金剛也嚇得不見蹤影。有頃，又來了一個豬頭人身的怪物，穿着豹皮水褲，他說；"和尚願意前來拜見仙官。"崔簡盤腿大坐命令他。這時，穿着紫衣服的胡僧走了進來，崔簡叱責道："你把我家主人的女兒偷了去，怎麼還敢役使鬼神作怪？"開始，胡僧不認帳，一副假惺惺的樣子。呂誼忽然間從門後躍出，執劍逼向他，怒不可遏。那胡僧見逃不掉，被迫認罪："我服了！貧道行大力法，那金剛就來了，不是我祈求的呵。現在他已經回去，你就不要再逼我了。剛纔如果不是仙官崔簡令我交出那女子，你還能要回女兒嗎？好吧，我讓那金剛把你的女兒帶來。"俄頃，只見那豬頭人身的怪物把呂誼的女兒背了回來。這女子昏然如睡。崔簡說："應該取井花水做桃湯，給她洗一洗就能醒來。"呂誼的女兒醒來之後，隨即告訴崔簡："我剛剛睡着的時候，夢見自己被一個豬頭人身的怪物擄去，不知走了多遠，來到一個小房子裏，被胡僧欺凌。我問這是什麼地方，他說這是天上，便把我幽禁起來出去不得。這天晚上，有一軍騎來到門前，那豬頭人身的怪物也來了。他說，'崔真人有令'，才得回來。我來時，偷偷在胡僧的房門上塗了少量脂粉，留下三個指印，如果按此線索查找，一定能夠找到。"呂誼重重地酬謝了崔簡，並在暗地裏尋查那胡僧門上的指印。數月之後，呂誼等遊東巖寺，入內室，忽然看見女兒的三個指印正在那右扇門上。隨即開始搜捕，那胡僧早逃跑了，不知道逃向何處。這座寺院與呂誼的家，相隔有十餘里路。

荊術士

唐大曆中，有荊士從南來，止於陟圯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餘有一技。可代拤（拤原作祚。據明抄本改。）瓦磕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宜，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惟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大曆年間，有個姓荊的術士從南方而來，住在陟圯寺。他喜歡喝酒，一喝就醉，很少有醒着的時候。一日，寺中舉行大齋會，來了好幾千人。荊術士忽然說道："我有一個特殊的本領，比用手拍碎瓦片或從地洞裏變出一串珠子好看。"說罷，他便將各種顏色的染料調和在一個器皿裏，跨前一步抬起目光，慢慢地祝禱幾十句，才喝下好幾口水噴到牆上。牆上顯出神佛維摩詰訪問人間疾苦的圖像，各種顏色互相襯映，如同剛畫的一樣。過大半天，那色彩漸漸變淡，傍晚便消失了，只有金粟如來維摩詰身上的綸巾鶖子衣上的一朵小花，過了兩天還依然存在。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乃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裲襠巾幗。市鉛黛，飾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謂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趺，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砍之，皆踣於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兇衰，皆迷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的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郡做官的時候，有一個叫難陀的印度和尚悟得了幻術的要領，入水火，穿金石，無所不能，變化無窮。他剛剛來到蜀郡，與三位尼姑同行，甚至喝得大醉狂歌起來。一位軍隊的將領見狀，想把他們分開。難陀迎上前去，說："我出身於沙門，所以別有道術。"然後指指那三個尼姑："她們都善於歌舞樂器。"於是，那將領反倒有幾分敬意，並將他們留住，置辦一座酒席，晚上同他們開懷暢飲。難陀和尚借來了女人的衣服和頭巾，又買來胭粉，把三個尼姑打扮起來。坐下之後，他同尼姑們眉來眼去地調笑着，風流絕世。酒快喝完時，難陀對尼姑們說："咱們踏着一個曲子行拍，跳一段如何？"於是，她們便緩緩起舞。難陀的舞姿健美激越。他跳着跳着，忽然又打坐於地，真是技藝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停。難陀喝道："這些女人瘋了！"忽然拿起那位將領的佩刀。衆人都以爲他喝醉了，耍酒瘋，四散而逃。難陀拔刀追砍，大家都嚇得跌倒在地上，血濺出好幾尺遠。那位將領驚恐起來。喊手下人把難陀捆起來。難陀笑道："你不要驚慌。"說完，他把那三個尼姑緩緩舉起來，原來是三棵竹枝呵，她們的血就是酒。他還有一次喝酒的時候，讓人砍下自己的腦袋，釘在柱子上，一點血也沒有。他仍坐在席間，酒來了就順着頸部的傷口倒進去，臉色紅撲撲的唱起來，手還打着拍節。散筵之後，他自己提起腦袋再安到脖子上，一點痕跡都沒有。他時常爲他人預言吉凶，全用隱語，事情過後才能明白。成都有個老百姓，把他留在自己家中供喫供喝好幾天，他卻還要走。那家主人關上門挽留他。難陀於是走到牆壁上，主人急忙去拽，他卻漸漸鑽進牆裏，只剩下一個袈裟角。一會兒，袈裟角也不見了。第二天，他的畫像出現在牆上，與本人酷似。隨着時光的移動，畫像的顏色漸漸變淡。第七天，空有黑跡；第八天，黑跡也消失。這時候，難陀早已到了彭州，後來便不知去向。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陽路氏子，性好奇。少從道士遊，後廬於太白山。嘗一日，有老僧叩門，路君延坐，與語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奧之樞，徒爲居深山中。莫若襲輕裘，馳駿馬，遊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寧能與麋鹿爲伍乎？"路君謝曰："吾師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跡，何爲張虛詞以自炫耶？"僧曰："請弟子觀我玄妙之跡。"言訖，即於衣中出一合子，徑寸餘，其色黑而光。既啓之，即以身入，俄而化爲一鳥，飛沖天。（出《宣室志》）

【譯文】

大唐年間，平陽路某人有個兒子，好奇心頗強。他小時候跟隨道士雲遊，後來在太白山上住下來。一天，有位老僧來敲門，路君請他進來入坐，二人暢談好長時間。老僧說：施主是個喜好獵奇的人，但還沒能領會玄妙奧祕的關鍵，白白地住在深山之中，莫如穿皮衣，騎駿馬，行遊于都市，去實現平生的志願，怎麼能在此與麋鹿等野獸爲伍呢？"路君表示感謝，說："聽了師傅您的話，好像真是個得道之人。但是不能把你的玄機展示給我，豈不是虛張聲勢自我炫耀嗎？"老僧說："好，請你看我的玄機。"說完，當即從衣服裏拿出一個小盒，直徑僅一寸多，閃着黑亮的光澤。打開之後，他便鑽了進去，旋即化作一隻鳥騰空而起，飛入藍天。

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術三

張和 胡媚兒 中部民 板橋三娘子 關司法 長樂里人 陳武振 海中婦人 畫工

張和

唐貞元初，蜀郡豪家，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之。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詣其居告之，張和欣然許之。異日，與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巍然，與豪家子升像之座。和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碗，即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通行數十步，忽睹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和扣門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和甚謹。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侍，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訖，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中堂，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具陸海珍膳，命酌。進妓交鬟撩鬢，縹然神仙，其舞杯閃球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擎鯨口，鈿以珠粒。（其舞至珠粒二十六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起，騎從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已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頸。"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騎他去。所教妓即與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闌，妓自持鍤，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德宗貞元初年，蜀郡有這麼一戶富豪之家，富足可比卓、鄭。蜀郡所有的美女，沒有不主動上門的。每次來之前，都要先送一幅畫像。媒婆們把他家的門檻都擠破了，可遺憾的是沒有一箇中意的。有人說現任坊正的張和，實際上是一個大俠，閨房幽院，全在他心裏裝着，你何不試心誠意地請他幫忙呢？這位富豪之子就帶着金銀布帛等禮物，當天夜裏來到張和家把自己的意思說了。張和欣然答應下來。一天，張和與富豪之子一起出了西城門，走進一座舊寺廟。這裏，有一座大佛像巍然矗立。張和與富豪之子攀上佛像的底坐。張和伸手將佛像的乳部揭開，裏面有一個碗狀的洞，隨即將身子一挺鑽進洞中，然後又拽住富豪之子的胳膊，把他也拉了進去。走了幾十步遠，忽然看見高高的城牆和大門，看樣子像州府縣衙。張和上前敲了五六下房門，一個留着髮髻的漂亮小孩出來迎接說："我家主人已經盼你很久了！"有頃，主人走了出來，身上是紫衣寶帶，跟着十幾個侍從，但對張和卻十分恭敬。張和指着富豪之子道；"這位少年君子。你可要好好對待他。我有急事必須馬上返回，不能坐了！"話音剛落，張和便沒影了。富豪之子感到詫異，卻又不敢問。主人在中堂擺下筵席，珠光寶氣，綾羅綢緞，山珍海味，真是琳琅滿目，應有盡有。主人向他敬酒。隨即，進來一些翹首弄姿的歌妓，一個個飄然欲仙。席間，以拋球行酒令，不但新奇而且需要多加考慮。桌上有一個金子鑄的器皿，能容下好幾升，大口，上面鑲嵌着珍珠。富豪之子不知這是何物，使詢問了一句。主人笑笑說："這是第二等的器皿，本來是仿造伯雅酒杯製成的。"富豪之子竟然沒聽明白主人的話。到了三更天，主人忽然對歌妓們說："不要停止歌舞歡笑，我暫時得去辦點別的事情。"遂站起向客人告別，從坐騎和隨從上看像個州牧，打着火把列隊而出。富豪之子到牆角小便，歌妓中有一個年齡較大的走上前去，對他說："哎呀，你何必這樣呢？我們已被人用幻術擄到此地，歸途永斷。你如果想要回去，那就聽我告訴你一個辦法：取來七尺白絹，說幾句齋戒的話。然後拿着它等主人回來，假裝祈禱拜謝，主人必然會答謝。這時候，你用白絹勒住他的脖子就行了。"天快亮的時候，主人回來了，富豪之子照那歌妓說的去做，主人倒在地上乞求饒命說："這個死老婆子沒有良心，終於敗壞了我的大事。現在，我不能再住此地了！"說完，便跨上馬奔馳而去。那位歌妓便與富豪之子同居了。二年之後，他忽然想回家，歌妓也不挽留，大設酒樂爲他餞行。然後，那歌妓親自拿一把錘，在東牆掘開一個洞，亦像佛像乳部的那個洞一樣。她把富豪之子推到牆外，原來竟是長安城的東牆下面。接着，他一路乞討纔回到蜀郡。他的家裏因他走失多年，懷疑他是鬼，他把當初的情景講出來之後人們才相信。

胡媚兒

唐貞元中，楊州坊市間，忽有一妓（明抄本妓作技。）術丐乞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所爲頗甚怪異。旬日之後，觀者稍稍雲集。其所丐求，日獲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不隔物，遂置於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聲，則見瓶間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與之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馬驢入之瓶中，見人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以其一時入，或終不能致將他物往，且謂官物不足疑者。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歷歷如行蟻然。有頃，漸不見，媚兒即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平帥也。（出《河東集》）

【譯文】

唐代貞元年間，揚州的街道上，忽然間出現一個靠幻術行乞的女藝人，不知道從何處來，她自稱姓胡，叫媚兒。好表演的幻術十分怪異，十天之後，觀衆越來越多，她每天都能獲一千萬錢。一天早晨，她從懷中掏一個玻璃瓶子，可容半升，表裏通明，彷彿中間什麼也沒有似的。她把瓶子放在席子上，第一次對觀衆說："如果有人施捨的錢能夠裝滿這個瓶子，我就知足了。"這個瓶子的嘴剛有蘆葦管那麼粗細。有人拿出一百錢，向瓶子裏投去，只聽"當"的一聲，錢真的進入瓶中，然而一枚枚卻只有米粒大小。觀衆們都很喫驚。又有人給媚兒一千錢，跟方纔一樣投進瓶中。結果同前面一樣。又有給一萬錢的，也是那樣。一會兒有幾個好事者，你拿十萬錢我拿二十萬錢，結果全都是那樣。還有騎驢馬等鑽入瓶子裏的，只見那人和驢馬全都像蒼蠅那麼大，動作還是原來的樣子。俄頃，有兩個掌財政的稅官，從揚子院率十車輕浮貨路過這裏，均駐足而視。他們也想同時進入，看看最終能否帶着其他東西前往，並說這是官家的東西，用不着怕。他們對胡媚兒說："你能夠讓這些車輛都進瓶子裏去嗎？"胡媚兒說："只要允許就可以。"稅官說："你可以試驗一下。"胡媚兒就微側瓶口，大吼一聲，那些車輛便滾滾向前，相繼都進入瓶中。瓶子裏就像爬進一行螞蟻，歷歷可數。一會兒，便看不見了。這時，只見胡媚兒縱身一躍跳入瓶中。稅官大驚，當即抓起那瓶子拍碎，結果什麼也沒有。從此，便不知道胡媚兒到什麼地方去了。一個多月之後，有人在清河北面，看見胡媚兒率領着那些車輛，朝東平而去。當時，李師道正在東平的軍隊中任主將。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畤，過中部縣，縣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縱之。雲醉，固勸加刑，於是杖之。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曰："君省相識耶？"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生。"復曰："前某月日，於中部值君，某遭罹橫罪，與君素無仇隙，奈何爲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恥！"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唯貯酒糟十斛。剝去其衣，推雲於中。飢食其糟，渴飲其汁，於是昏昏幾一月，乃縛出之。使人蹙鴳鼻額，援捩支體，其手指肩髀，皆改舊形。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亦改。遂以賤隸蓄之，爲烏延驛中雜役。累歲，會其弟爲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於觀察使李銘，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奸宄，乃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雲："前後如此變改人者，數世矣！"（出《獨異志》）

【譯文】

唐代元和初年，從天水來了一個叫趙雲的人，欲到鄜縣祭天地五帝的地方遊覽一番。經過中部縣時，官吏們設宴招待他。捕吏擒來一個人，罪不太重，官吏們想放了他。這時，趙雲喝醉了，勸說他們加刑，於是那人受到了杖笞。幾個月後，趙雲來到塞外，走到蘆子關時，在路上遇見一個人，說是想要款待他。當時天色已晚，那人領趙雲走了好幾里路，回到家中擺上酒席，一邊勸酒一邊問道："你想起來沒有，咱們已經是老相識了？！"趙雲說："這地方我從未來過，咱們實在是素昧平生。"那人又說："前些日子，有一天我於中部縣見到了你，你使我吃了不少苦頭。我與你向來沒有什麼仇隙，沒想到你會那樣對他們說，所以我被處以重刑。"趙雲明白了，趕忙起來謝罪。那個人說："我在這等你很久了，沒料到在這裏得到消除恥辱的機會"說完就命令手下人把趙雲拽進一個屋子，屋內有大坑，三丈多深，坑內只貯存着十斛酒糟。他令手下人扒下趙雲的衣服，把他推入坑中。他餓了就喫那酒糟，渴了就喝裏面的水。就這樣，他昏昏沉沉地過了近一個月，那人才把他綁了上來。派人擠壓趙雲的五官，扭轉其肢體。他的手指和肩髀，便全變了形，經風一吹，隨即定型，而且連聲音語調也改了，就把他作爲賤奴留下來，在烏延驛站當雜役。一年之後，趕上弟弟以御史身份到靈州監獄巡行，趙雲便把這些事祕密地告訴了他。他的弟弟回去後就對觀察使李銘講了，李銘當即派士兵尋訪，抓住了那個妖人，又剿滅了他的同黨。臨刑之前，那妖人也不想隱瞞，說道："我這樣改變人的形體音容，前前後後算起來，一共有好幾代了！"

板橋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窸窣，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廂中，取一副耒耜，並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廂中，取出一裹蕎麥子，受於小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碾成面訖，卻收木人子於廂中，即取面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己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啖之。才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即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兼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旁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出《河東集》）

【譯文】

唐代，汴州西邊有個板橋旅店，店裏的女老闆叫三娘子，不知道從何處而來。她三十多歲年紀，無女無兒，一直是獨自一人，連個親戚也沒有，卻有不少房屋。她以賣粥飯爲業，然而家裏卻很富裕，有許多頭驢。往來路過的公私車輛，有不能當天趕到目的地，她總是降價接待他們，人們都說她經營有方，因此遠遠近近的旅客都到這裏食宿。元和年間，有位從許州來的客人叫趙季和，想去往東都洛陽，路過此地便住下了。在他之前，還有六七個客人，把方便一點的牀位全佔了。趙季和是後來的，只好睡最裏面的一張鋪。這張鋪緊靠着牆，隔壁後便是女老闆的房間。當天，三娘子對這些客人招待得十分周到，深夜還來向他們敬酒，說說笑笑，開懷暢飲。趙季和向來不喝酒，也不與他們談笑。到了二更天，客人們都醉倒了，便各自睡下。三娘子回到自己房裏，關門吹了蠟燭。人們都進入了夢鄉，惟獨趙季和翻來覆去睡不着。忽然，他聽見隔壁窸窣作響，像是搬動什麼東西的聲音，於是，他便透過縫隙窺視。只見那三娘子走到招魂用具前，把蠟燭挑亮了，然後從箱子裏拿出一副犁杖，還有一個木頭牛，一個木頭人，都只有六七寸大小。三娘子把它們放在竈坑前，噴上水，木頭人和木頭牛便行走起來。小人牽着牛拉着犁杖，隨即開始耕牀前的地，來來回回地忙碌着。三娘子又從箱子裏拿出一袋蕎麥種子，讓小人種上了。一會兒，那蕎麥便發芽了，接着就開花就成熟了。三娘子讓小人收割脫皮，得到了七八升蕎麥。又安上個小石磨，把蕎麥磨成面纔算完事。然後，三娘子把木頭人木鬥牛收回箱子裏，當即用那面做了一些燒餅。有頃雞鳴，旅客們要動身了。三娘子先起來點上燈，把新做的燒餅放到盤子上端給他們。趙季和心中疑惑恐懼沒有喫，開門而去，蹲在窗外偷偷地觀察動靜。只見那幾位客人圍在桌前，燒餅還沒有喫光，忽然同時跌倒在地上，像驢那樣叫起來，不一會兒便都變成了驢。三娘子把他們全部趕到店後，而把所有的財物據爲己有。趙季和沒把這件事告訴別人，暗自卻欽佩她這套幻術。一個多月之後，趙季和從洛陽返回，快到板橋店的時候，他事先準備好一些蕎麥燒餅，大小同三娘子做的一樣。來到店中，三娘子見他還要住宿，像當初一樣高興。這天夜裏沒有別的客人，三娘子待他更加熱情。半夜，三娘子向他獻殷勤問道："你還有什麼要求嗎？"趙季和回答："我明天早晨出發，請隨便準備些點心。"三娘子說："這事你不用考慮，請安心睡吧。"半夜過後，趙季和又透過縫隙向三娘子房間窺視，一切又同上次一樣。天亮了，三娘子端來點心盤子，上面擺着幾張燒餅。趁她回去拿別的東西時，趙季和趕緊拿出自己準備好的燒餅，從盤子裏偷換下來一個，三娘子沒有發覺。趙季和快要走的時候，剛要喫燒餅時對三娘子說："剛巧我自己的燒餅還沒有喫完，請把你端來的這些撤下去，留着招待別的客人吧。"說罷，他便掏出自己帶的燒餅喫起來。剛吃了第二個，三娘子送茶出來，趙季和說："請你嚐嚐我帶的燒餅吧。"說完就把剛剛偷換下來的那張燒餅遞給三娘子喫。三娘子剛咬了一口，便趴在地上發出驢的叫聲，隨即變成了一頭驢，很健壯。趙季和騎上她就出發了，並將木頭人木頭牛等也帶了去。然而，他怎麼也弄不明白那幻術的要領，試了幾次都失敗了。他趕着這頭由人變成的驢，周遊四方，日行百里，從來沒有迷路受阻。四年之後，他騎驢進關，到華山嶽廟東邊五六里處，路旁有一個老人，忽然拍手大笑道："板橋三娘子，你怎麼變成了這副模樣？"說完，他捉住驢對趙季和說；"她雖有罪過，但被你這麼一折騰，也夠可憐的了，請在這裏放了她吧。"老人說完，把驢的鼻子用兩手一掰，三娘子從皮肉中跳了出來，當即恢復原形。三娘子向老人跪謝完畢，轉身而去，誰也不知道她到了什麼地方。

關司法

鄆州司法關某，有傭婦人姓鈕。關給其衣食，以充驅使。年長，謂之鈕婆，並有一孫，名萬兒，年五六歲，同來。關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類。關妻男常與鈕婆孫同戲，每封六新制衣，必易其故者與萬兒。一旦，鈕婆忽怒曰："皆是小兒，何貴何賤？而彼衣皆新，而我兒得其舊！"甚不平也。關妻問曰："此吾子，爾孫僕隸耳。吾念其與吾子年齒類，故以衣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復得矣！"鈕婆笑曰："二子何異也？"關妻又曰："僕隸那與好人同。"鈕婆曰："審不同？某請試之。"遂引封六及其孫，悉內於裙下，著地按之。關妻驚起奪之，兩子悉爲鈕婆之孫，形狀衣服皆一，不可辯。乃曰："此即同矣！"關妻大懼，即與司法同祈請懇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舊禮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複本矣。關氏乃移別室居鈕婆，厚待之，不復使役。積年，關氏頗厭怠，私慾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戶下，以钁擊之，正中其腦，有聲而倒。視之，乃慄木，長數尺。夫妻大喜，命斧砍而焚之。適盡，鈕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戲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鄆州之人知之，關不得已，將白於觀察使。入見次，忽有一關司法，已見使言說，形狀無異。關遂歸，及到家，堂前已有一關司法先歸矣。妻子莫能辯之，又哀祈鈕婆，涕泣拜請，良久漸相近，卻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復有加害之意。至數十年，尚在關氏之家，亦無患耳。（出《靈怪集》）

【譯文】

鄆州司法姓關，不知其名。他家中有位女傭姓鈕。關司法供她衣食，爲的是使她更加聽自己使喚。她的年齡漸漸大了，上下都叫她鈕婆。鈕婆還有一個孫子，叫萬兒，年齡只有五六歲，每次都隨鈕婆一起來。關司法的妻子也有個小男孩兒，叫封六，與萬兒高矮相仿。這兩個孩子在一起玩耍嬉戲。每當封六做件新衣服，必定把換下來的舊衣服送給萬兒。一天早晨，鈕婆忽然發怒道："都是小孩兒，怎麼還有貴賤之分？你們家孩子全穿新的，我孫子總穿舊的，這太不公平了！"關司法的妻子道："這是我的兒子，你的孫子是他的奴僕。我念他和我兒子年齡相仿，因此才把衣服送給他，你怎麼不明事理？從此以後，萬兒連舊衣服也得不到了。"鈕婆冷笑着對關司法的妻子說："這兩個孩子有什麼不同呢？"關司法的妻子說："奴僕怎麼能跟主人相同呢？"鈕婆說："要弄清他們同與不同，必須先試驗一下。"隨即，她把封六和萬兒都拉到身邊，用裙子一蓋往地上按去。關司法的妻子驚叫一聲，上前去奪，結果兩個孩子都變成了鈕婆的孫子，模樣和衣服全都一樣，怎麼也分辯不清。鈕婆說："你看，他們是不是相同？"關司法的妻子嚇壞了，與丈夫一起找鈕婆乞求原諒，說："想不到仙人來到我們面前！"從這以後，全家好好敬待她，再也不敢像從前那樣了！良久，她把裙子裏的兩個孩子又往地上一按，他們便各自恢復了原樣。關司法把另外一間的房間讓給鈕婆居住，待她很優裕，不再當傭人使喚了。過了幾年，關司法感到十分厭煩，想暗害她。一天，他讓妻子用酒將其灌醉，自己趴在窗戶底下，用鎬頭猛地一擊，正中鈕婆的腦袋，她"咚"的一聲倒在地上。關司法上前一看，原來是根慄木，有好幾尺長。兩口子大喜，讓手下人用斧子砍碎再燒掉。慄木剛燒完，鈕婆從屋子裏走出來，說："爲什麼你要這樣過分地耍戲我呀？"她談笑如故，好像不介意的樣子。鄆州的上上下下全知道了這件事。關司法迫不得已，想向觀察使說明詳情。來到觀察使的下榻之處，他忽然看見已經有一個關司法，正同觀察使談話呢，他長得跟真關司法一模一樣。關司法急忙回到家裏，堂前已經有一個關司法先他而到，可自己的妻子竟然沒有認出來。夫妻倆又向鈕婆乞求救助，並痛哭流涕地跪下請罪。良久，那個假關司法漸漸向真關司法靠近，直至合爲一人。從此，關司法不再想加害於鈕婆了，過了幾十年，鈕婆一直住在關家，再也沒有麻煩了。

長樂里人

唐寶曆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人，白襴，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衂，痛苦次骨。食頃，出血鬥餘，衆人疑向觀者所爲，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捻轍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寶曆年間，長樂里門口有個老百姓用刀自刺胳臂，幾十個人在圍觀。忽然來了一個穿白連衣褲的人，看了一眼後，低頭微笑而去。沒有走上十步，那個老百姓胳臂上血流如注，一直疼到骨頭。一頓飯的工夫，出了足有一斗的血。大家都懷疑這是方纔那個穿白連衣褲的人乾的，便讓那個自刺胳膊的老百姓的父親上前追問，穿白連衣褲的人不承認，那位做父親的連連跪拜磕頭。穿白連衣褲的人說："你用手搓點車道溝裏的土禱告一下。敷在傷口上就好了。"照他說的去做，那人的血果然止住了。

陳武振

唐振州民陳武振者，家累萬千，爲海中大豪。犀象玳瑁倉庫數百，先是西域賈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術，俗謂得牟法。凡賈舶經海路，與海中五郡絕遠，不幸風漂失路，入振州境內，振民即登山披髮以咒咀。起風揚波，舶不能去，必漂於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討使韋公幹，以兄事武振，武振沒（沒原作犀象。據明抄本改。）入。公幹之室亦竭矣。（出《投荒雜錄》）

【譯文】

唐代振州人陳武振，家中積有萬金，爲沿海諸島的一位大富豪，犀牛角、象牙以及玳瑁之類的寶物，在倉庫裏存着成百上千。先前，他是隨西域商船落水漂泊到此，所以才發起來的。海島上的人都善於咒術，俗稱得牟法。凡是走海路的商船，與海島中的五個郡府都很遙遠，不幸遇到風浪迷失方向，有的就漂流到振州境內。振州的一些百姓便登上山去，披頭散髮地念起咒語，使大海中掀起波濤，船怎麼也走不了，必定要漂到他們唸咒語的地方纔行。陳武振由此而富起來。任招討使的韋公幹，像對待兄長一樣對待陳武振。陳武振後來所有財物妻室被沒收入官。韋公幹的家裏財源也就枯竭了。

海中婦人

海中婦人善厭媚，北人或妻之。雖蓬頭傴僂，能令男子酷愛，死且不悔。苟棄去北還，浮海蕩不能進，乃自返。（出《投荒雜錄》）

【譯文】

海島上的女人善於用巫術和妖媚迷人，北方一些男人有的便娶她們作妻子。這些女人雖然蓬頭垢面且傴僂着身子，卻能討男人們的喜歡，並一個個至死不悔。如果男人扔下妻子回北方老家，坐船過海時船就不往前走，於是只好再回到妻子身邊。

畫工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餘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喏。"急以百家彩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餘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才及顏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嶽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旋，攜其子卻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彩灰酒。睹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出《聞奇錄》）

【譯文】

唐代，有個叫趙顏的進士，從畫工那裏得到一個布制屏障，上面畫了一個女子，異常美麗。趙顏對畫工說："世間沒有這樣的人呵。如果真能讓她活了，我願娶她爲妻。"畫工說："這是我的神來之筆呵。她也有個名字，喚作真真。只要你連續一百天晝夜不停地叫她的名字，她就一定能夠答應。等她答應之後，你就馬上用一百家的彩灰酒灌她，一定會活的。"趙顏照他說的去做了，一直晝夜不歇地連呼一百天真真的名字，畫上的女子果然應了一聲："哎--"趙顏又急忙用百家彩灰酒灌她，有頃，她真的活了，並從畫上走下來，有說有笑，而且喫喝同正常人一樣。她說："謝謝你把我喚來，我願意做你的妻子，好好服侍你。"一年以後，真真生下一個孩子。孩子長到兩歲的時候，有個朋友對他說："這女人是個妖怪，必然會給你帶來災難。我這有把神劍，你可以用它斬了她！"當天晚上，那位朋友把劍送給趙顏，趙顏剛把劍帶進屋子，真真便哭着說："我是南嶽的地仙呵。不知爲什麼被人畫去了形體，你又叫我的名字，我不想讓你失望才走下來的。你今天開始懷疑我了，我也就不能再與你生活下去了。"說罷，帶着孩子飄然入了軟障，並吐出先前喝下的百家彩灰酒。趙顏看看那軟障，除了真真又多了個孩子，全是畫的呀。

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術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陽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婦人

侯元

侯元者，上黨郡銅鞮縣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貧窶，唯以鬻薪爲事。唐乾符己亥歲，於縣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嶷然若廈屋。元對之太息，恨己之勞也。聲未絕，石砉然豁開若洞。中有一叟，羽服烏帽，髯發如霜，曳杖而出。元驚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歉？自可於吾法中取富，但隨吾來。"叟復入洞中，元從之。行數十步，廓然清朗。田疇砥平，時多異花芳草。數里，過橫溪。碧湍流苔，鴛鷁溯洄。其上長梁夭矯。如晴虹焉。過溪北，左右皆喬松修篁。高門渥丹，臺榭重複。引元之別院，坐小亭上，檐楹階砌，皆奇寶煥然。及進食行觴。複目所未睹也。食畢叟退。少頃。二童揖元詣便室，具湯沐，進新衣一襲。冠帶竟，復導至亭上。叟出，命僕設淨席於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祕訣數萬言，皆變化隱顯之術。元素蠢憨，至是一聽不忘。叟誡曰："汝雖有少福，合於至法進身，然面有敗氣未除，亦宜謹密自固，若圖謀不軌，禍必喪生！且歸存思。如欲謁吾，但至心扣石，當有應門聲。"元因拜謝而出，仍令一童送之。即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視其樵蘇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驚喜曰："去一旬，謂已碎於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訝其服裝華潔，神氣激揚。元知不可隱，乃謂其家人言已，遂入靜室中，習熟其術。期月而術成，能變化百物，役使鬼魅，草木土石，皆可爲步騎甲兵。於是悉收鄉里少年勇悍者爲將卒，出入陳旌旗幢蓋，鳴鼓吹，儀比列國焉。自稱曰：賢聖。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朔望，必盛飾往謁神君。神必戒以無稱兵，若固欲舉事，宜待天應。至庚子歲，聚兵數千人。縣邑恐其變，乃列上。上黨帥高公，尋命都將以旅討之，元馳謁神君請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當偃旗臥鼓以應之。彼見兵威若是，必不敢內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輕接戰。"元雖唯諾，心計以爲我奇術制之有餘，且小者不能抗，後其大者若之何？復示衆以不武也。既歸，令其黨戒嚴。是夜，潞兵去元所據險三十里，見步騎戈甲蔽山澤，甚難之，明方陣以前。元領千餘人直突之，先勝後敗，酒酣被擒。至上黨，縶之府獄，嚴兵圍守。旦視枷穿中，唯燈臺耳，失元所在。夜分已達銅鍉，經詣神君謝罪。君怒曰："庸奴終違我教，今日雖幸而免，斧鑕亦行將及矣，非吾徒也！"不顧而入。鬱悒趨出。後復謁神君，虔心扣石，石不爲開矣！而其術漸歇，猶爲其黨所說。是秋，率徒掠幷州之大谷，而並騎適至，圍之數重。術既不神，遂斬之於陣，其黨與散歸田裏焉。（出《三水小牘》）

【譯文】

侯元這個人，是上黨郡銅鞮縣山村裏的一個樵夫，家境十分貧寒，只能靠賣柴過半飢半飽的日子。唐代乾符己亥年，他在縣城西北面的山裏砍柴。回到谷口休息的時候，見旁邊有一塊巨石，像樓房一樣高大，侯元便對着巨石嘆息，說自己整年勞碌而不得溫飽，命太苦了云云。話音未落，那巨石豁然開了，閃出一個洞來。洞內有個老頭兒，穿着用鳥羽製成的衣服，戴着黑帽子，頭髮鬍子全白了，拄着柺杖走了出來。侯元吃了一驚，頗感愕然。隨即，他起身朝前一拜再拜。老頭兒說："我是神君呵，你何必如此不好意思呢？從今往後，你可以從我教你的法術中求得富貴。好吧，你先隨我來。"老頭兒說完又進入洞中，侯元也跟了進去。走了幾十步，前方頓時清朗起來，平展展的田野上，種的多是奇花異草。走了幾里地橫着一條小溪，溪流湍急，衝擊着碧綠色的苔蘚，有一對對鴛鴦和鷁鳥在遊動。溪上的橋樑屈曲而有氣勢，宛若晴天后的彩虹。到了溪的北面，只見左右全是松柏樹和長竹子，一道道紅色的大門，臺榭重疊，甚爲壯觀。神君領侯元來在另一個院子裏，坐在小亭子上。這時，只見房檐、柱子和臺階，全都煥然一新且十分新奇。等到喫飯喝酒時，那些菜餚盡是他所沒有見到過的。飯後老頭兒便下去了。有頃，兩個童子向侯元作了個揖，請他去洗澡間。洗完了熱水澡，換了一身新衣服，腰帶帽子全有。兩個童子又把他帶回小亭子，剛坐下，那老頭兒便走出來，讓僕人把一張乾淨席子鋪在地上，令侯元跪到席上去。老頭兒教給侯元幾萬句的祕訣，全是變化隱身之術。侯元向來又蠢又憨，但是這些口訣他一聽就記住了。老頭兒告誡他道："雖然說你年輕時有福，合乎進門學法的條件，但你臉上的晦氣尚未除盡，應該注意謹慎和保密，好自爲之。倘若你圖謀不軌，必遭殺身之禍。回去之後千萬記住這一點。如果你還想見我，到這塊巨石中間敲幾下，我就會答應的。"侯元謝別老頭兒欲走，老頭兒派一小童送他走出洞穴。隨即，那塊巨石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沒有一點痕跡。侯生見他的柴草已經丟失，便回到家中。見了他，其父母兄弟都驚喜地說："你已經走十天了，還以爲你被虎狼喫掉了呢！"侯元在石洞裏，好像才過了一天。對於他整潔華美的服裝和激揚的神氣，大家都頗爲驚訝。侯元知道瞞不住，便把實情對家人說了。然後，他便進入一個安靜的房間，練習老頭兒傳授的法術。一個月之後，他的法術終於練成了，能夠變化百物，役使鬼神，就連草木土石等，也能使之變成千軍萬馬。於是，他把村子裏一些勇猛強悍的小夥子招爲兵，有的還封爲將，走動時吹吹打打，鳴鑼開道，舉着旗幟，那陣勢趕上列國諸侯出巡了。侯元自稱聖賢，並設了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官職。每當初一和十五，他都要穿上盛裝去拜謁神君老頭兒。神君每次都要告誡他不要舉兵，如果你一定要舉事的話，那也要等到上天答應纔行。到了庚子年，侯元聚集了幾千人馬，縣裏擔心他要造反，便把這件事向上報告了。上黨元帥高公尋命令都將帶兵討伐他。侯元急忙謁見神君老頭兒請他想辦法，神君說道："我已經說過了。看來，你只能用偃旗息鼓的辦法來對付他們。他們看見我們如此，必定不敢輕易攻擊。記住呵，你一定要慎重，千萬不要輕易應戰。"侯元雖然點頭稱是，心裏卻想：憑我的這身道術制他們是綽綽有餘的，這麼一小股敵人都不敢抵抗，再來大批人馬那又該怎麼樣？又在部下面前表現出自己不勇武。從神君處回來，他令其同黨戒嚴。當天晚上，潞州的兵馬趕來了，在距離侯元佔據的天險還有三十里的地方，只見漫山遍野全是騎戈兵士，頗難攻打，便等到天亮之後，在陣前擺下方陣。侯元領一千多人突圍，先勝後敗，最終因酒後睡着了被擒住。先押到上黨，用繩子捆住投入監獄，重兵看守。但天亮一看，枷鎖已被打開，侯元已經沒影了，只剩下一個燈臺。半夜時分，侯元又回到銅鞮縣，徑直奔往神君處謝罪。神君大怒道："你這愚蠢的奴才，到底沒有聽我的話呀！今天你雖倖免一死，但腰斬你的時候也馬上到了。你不是我的徒弟，你走吧。"說罷，拂袖而去。侯元抑鬱地走出山洞，後來再想同神君見上一面，可無論他怎麼虔誠地敲石門，那石門也不開。從此，他的道術漸漸地失去了，但還受到同黨的喜歡、擁護。當年秋天，他率同黨羽到幷州的大谷掠奪，幷州的兵騎疾速趕到，圍了好幾重。而侯元的道術也不靈了，當即被斬於陣前。他的那些同黨們作鳥獸散，都回家種田去了。

功德山

唐巢寇將亂中原。汴中有妖僧功德山，（原本功德山三字在妖僧二字上。據明抄本改。）遠近桑門皆歸之。至於士庶，無不降附者。能於紙上畫神寇，放入人家，令作禍祟，幻惑居人。通宵繼畫，不能安寢，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贈金作法，則患立除之。又畫紙作甲兵，夜夜與街坊嘶鳴，騰踐城郭，天明即無所見。又多畫其犬，焚祝之，夜則鳴吠，相咬齧於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贈之，即悄無影響。人即異其術，趨術者愈衆。又滑州有一僧，頗善妖術，與功德山無異，公私頗患之。時中書令王鐸鎮滑臺，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災，宜善禳之。"遂自公衙，（衙原作衛。據明抄本改。）至於諸軍營，（軍營原作營軍。據明抄本改。）開啓道場，延僧數千人。僧數不足，遂牒汴州，請（請原作諸。據明抄本改。）功德山一行徒衆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鈸迎至衛。赴道場之夕，分選近上名德，入於公衙，其餘並令散赴諸營禮懺。洎入營，悉鍵門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數千人。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奠長，訊之，並是巢賊之黨，將欲自二州相應而起，鹹命誅之。（出《王氏見聞》）

【譯文】

唐代末年，黃巢率兵準備向中原進軍。汴州有個妖僧叫功德山，遠遠近近的佛教徒都歸心於他。至於普通百姓，也沒有不信服於他的。他能夠在紙上畫神神怪怪的強盜，然後把他放入人家，令他作祟惹禍，迷惑百姓。他通宵不停地畫着，連覺也不睡，不知給百姓帶來多少痛苦。等到有人用重金請功德山作法，那麼災禍立刻就會消除。功德山還用紙畫甲兵，天天晚上在街道上嚎叫，踐踏城牆，可等到天亮之後什麼都看不見了。他還畫了不少狗，一邊焚燒一邊祈禱，晚上就會聽見狗叫，在大街上互相咬架，吵得人們不得安睡。當有人贈給他錢財，那些狗便都無聲無影了。他的道術使人們感到驚異，越來越多的人向他求教。另外，滑州也有一個僧人，很擅長妖術，與功德山沒什麼兩樣，官家和百姓都深受其害。當時，中書令王鐸正鎮守滑州，他下令說；南燕部分地區有天災，可以好好設壇祈禱一番。隨即，從衙門到各個軍營，都開設道場，擬邀請僧人數千。僧人數量不夠，便向汴州發信求援，請功德山及其弟子全部趕來。就這樣，功德山一行被用佛教的禮節迎接到滑州軍營。赴道場那天晚上，選了功德山及其靠近他的幾個人進了衙門，其餘的都分散到各個軍營唸經拜禱。他們一進軍營，便關上大門全被活埋，光穿着道袍的和尚就死了好幾千人，衙門裏只留下了功德山及其手下的幾個小頭目。經過審訊，才知道他們全是黃巢的同黨，想在汴、滑二州響應黃巢的起義，準備造反。王鐸下令把他們全殺了。

襄陽老叟

唐並華者，襄陽鼓刀之徒也。嘗因遊春，醉臥漢水濱。有一老叟叱起，謂曰："觀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與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爲累。"華因拜受之。華得此斧後，造飛物即飛，造行物即行。至於上棟下宇，危樓高閣，固不煩餘刃。後因遊安陸間，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華機巧，乃請華臨水造一獨柱亭。工畢，枚盡出家人以觀之。枚有一女，已喪夫而還家，容色殊麗，罕有比倫。既見深慕之，其夜乃逾垣竊入女之室。其女甚驚。華謂女曰："不從，我必殺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後每至夜，竊入女室中。他日枚潛知之，即厚以賂遺遣華。華察其意，謂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復厚賂我，我異日無以爲答。我有一巧妙之事，當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無用，必不敢留。"華曰："我能作木鶴，令飛之。或有急，但乘其鶴，即千里之外也。"枚既嘗聞，因許之。華即出斧斤，以木造飛鶴一雙，唯未成其目。枚怪問之。華曰："必須君齋戒，始成之能飛。若不齋戒，必不爾飛。"枚遂齋戒。其夜，華盜其女，俱（俱原作但。據明抄本改。）乘鶴而歸襄陽。至曙，枚失女，求之不獲，因潛行入襄陽，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華。州牧怒，杖殺之，所乘鶴亦不能身飛。（出《瀟湘記》）

【譯文】

唐代，有個叫並華的人，本是襄陽的一個木工。有一次春遊，他醉倒在漢水邊上。有一個老頭兒將他喊起來，對他說道："看你這相貌，不是隻會玩樂之人。我有一把斧子送給你，只要你用它做出東西來，一定是巧妙通神的。不過，你要小心，將來不要因爲女人而喫虧。"華某接過斧子，謝了又謝。他從得到這把斧子之後，造出小鳥就能飛翔，造出小獸便能奔跑。至於修造樓閣上棟下樑之類，則不用第二斧子就很牢固。後來，他來到安陸郡，住在富人王枚的家裏。王枚知道華某的本事，就請他臨水建造一個獨柱亭。完工之後，王枚喊出全家所有的人觀看。王枚有一個女兒，因爲喪夫而回到家中。她長得美若天仙，很少有人敢與她相比。華某一見面，就深深地喜歡上她了。當天晚上，他翻牆而過，偷偷鑽進王枚女兒的房間，那女子大驚。華某對女子說："你不從，我就會馬上殺了你。"隨着時光的流逝，王枚之女漸漸便同他一心。後來，每天夜晚，華某都偷偷鑽進她的房間，行夫妻之事。有一天，王枚在暗中知道了這件事，當即用優厚的錢物打發他走。華某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對王枚說："我住在你家，受你的恩惠已經夠多的了，而你還要送我這麼多錢物，將來我沒什麼報答你的呀。我手中有一套巧妙的技術，就做一樣東西送給你吧。"王枚說："什麼東西？我用不着的話，必不敢留。"華某說："我能作木鶴，並且能讓它飛起來。如果一旦有什麼急事，就可以騎上它，頃刻便到千里之外。"王枚頭一回聽說，想試試，便點頭答應了。華某拿出那把神斧，用木頭做了一隻飛鶴，只是眼睛尚未完成。王枚覺得奇怪，便問華某，華某說："你必須齋戒數日，然後它才能飛。如果不齋戒，它決不會飛。"王枚遂齋戒。當天晚上，華某將王枚的女兒偷偷背出來，兩個人乘鶴飛歸襄陽。到天亮的時候，王枚才發現女兒不見了，四處去找也沒有找到，便偷偷地進了襄陽，把這件事告訴了州牧大人。州牧密令搜尋，果然將華某擒獲。州牧大怒，華某被杖笞而死，他所乘的木鶴亦不能自己飛起來了。

青城道士

僞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即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睹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樑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雲："已出笮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豬狗血齎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雲："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行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辭款，指貴達之門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出《王氏見聞》）

【譯文】

五代時，後蜀的青城山道士會幻術，常常去成都施展一番，有了收穫，便偷偷提着回到洞穴。官吏當中有認識青城道士的，對之深惡痛絕。後來，他在成都引誘富豪的妻妾及功臣貴族的後代，悄悄將她們引入山中，或者讓他們在幽靜的宅院中灑水掃地焚香設榻，或者讓他們支張帷帳和幌子等。而他自己則單獨在室內作法，有時召西王母，有時召巫山神女，有時召麻姑或鮑姑等神仙，她們都能應召而爲，與他同杯共飲同牀共枕。生人沒有覺察出什麼反常。青城道士則讓跟自己學法的人，通過縫隙向室內窺視。他享樂一番之後，那些神女們便在簾帷之前悄然消逝。忽然，他在城中變幻出金樓來，人們都前來圍觀，被他迷惑的人越來越多。其中，那些民間少年，富家子弟，更是被迷得如醉如狂，滿城不得安寧。後蜀少主知道這是青城道士作妖之後，便令人祕密捉拿他，一個多月一無所獲。後來有人報告說，他已經從後門的索橋上逃走了，少主便派人去追，並用豬狗的血送行。在距青城還有三十多里的路上，終於把他追上，當即把豬狗的血全澆在他的身上。於是，青城道士便再也不能施展法術，就把他關進監獄進行審訊。他供認說："我每年都要擄一些民間處女帶進山裏，以行黃帝之道"到那裏一勘查，只見巖洞裏遇難的少女不計其數。富貴之家的女孩子，不少都被他姦污了。所交待的罪狀，大多與顯達富貴人家有關係。少主不想張揚他的惡行，便將他祕密處決了。

蜀都婦人

元和子嘗因暇日，出蜀都東郭門，見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艦，方怒篙棹者，且呼且叫。忽有婦人衣布襦拜於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將加毆擊，婦人乃去。傍江岸佇立，四顧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視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牽拽，飄然而逝，直抵大岸，應時粉碎，財貨悉皆溺於水。二人大駭，疑婦人所爲，欲擒之，已亡去矣。（出《野人閒話》）

【譯文】

唐代元和年間，有個人曾經由於閒暇無事，從蜀都東城門走了出來，看見兩個人蹲在江邊，修理大船，正向撐篙的人發脾氣，又吼又叫。忽然，有個穿着布衣短襖的女人跪在他們面前，像在乞求什麼。那兩個人大怒，並且叱責她。那女人好長時間沒有動，他們便要動手打，女人終於離去。她在江邊默然佇立，向四周看了好久，然後用手託腰而行，直視那兩隻客船，那兩隻船就像被什麼牽拽着似的，飄然而動，徑直撞在對岸，立刻被撞得粉碎，財物全落進了水裏，那兩個人大驚失色，懷疑是那女人乾的，想去捉她，可她早已沒影了。

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誕 須曼卿 馬太守 鄴城人 紇幹狐尾 李恆 惠範 史崇玄 嶺南淫祀 賀玄景

瀛州婦人 薛懷義 胡僧寶嚴 胡超僧 調貓兒鸚鵡 駱賓王 馮七姨 姜撫先生

蔡誕

蔡誕好道，廢家業，晝夜誦《黃庭》、《太清》、《中經》、《觀天》、（天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節解》之屬，謂道盡於此矣。家患之，己亦慚悔。忽棄家，言："我仙道成矣。"因走入深山，賣薪以易衣。三年不堪苦而還家，黑瘦骨立，欺家雲："吾但爲地仙，位卑，爲老君牧數十龍。有一斑龍五色，老君嘗與吾，後與仙人博戲，輸此龍。爲此見謫，送吾付崑崙下芸鋤芝草三四頃，皆生細石中，多莽穢，甚苦。當十年乃得原。會偓佺、子喬來案行，吾首訴之，併爲吾作力，得免也。"（出《抱朴子》）

卷第二百八十八

蔡誕總想得道成仙，連家業都廢棄了，夜以繼日地研讀《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解》等著作，說：道，全都在這裏呢！他的家人跟着受罪，他自己也覺得慚愧和懊悔。一天，他忽然離開了家，並說道："我的成仙之道有望了！"於是，他走進深山，平時用賣柴的錢買衣服穿。三年裏苦不堪言，終於又回到家中。他又黑又瘦，瘦骨嶙峋，還欺騙家人說："我現在只是個地仙，地位卑微，爲太上老君管理幾十條龍。其中有一條五色的斑龍，老君曾送給了我，後來我與仙人們賭博玩，又把它輸掉了。結果，我便受到了貶謫，被流放到崑崙山下管理三四頃地的靈芝草。這些靈芝草都生長在細碎的石頭裏，且多林木荒草，很苦，按規定得十年之後才能回來。一天，正趕上偓佺、子喬等大仙來此巡察，我先向他們訴說了自己的情況，他們共同爲我出力，我才免遭那麼大的苦難。"

須曼卿

蒲坂有須曼卿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乘龍昇天。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幾，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更自修責，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廁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曼卿爲斥仙人。（出《抱朴子》）

【譯文】

蒲坂縣有個叫須曼卿的人說："我在深山裏精心修道三年，後來有個神仙來接我，乘着龍升上了天。那龍飛得極快，昂着頭擺着尾，使人感到十分危險而又可怕。到了天上之後，先進了紫微宮，那裏金牀玉幾，閃閃發光，真是個富貴所在呵。神仙取一杯流霞給我喝，便再也不覺得飢渴。後來不知爲什麼就忽然想起家來，隨即拜謁玉皇大帝，想告個假，不料違反了禮儀，被玉帝斥責一頓遣送回來。這樣一來，我還得加強修養，苦苦修煉，總有一天還會回去的。當年，淮南王劉安昇天之後去見玉帝，盤腿大坐，而且還大言不慚地自稱寡人，隨即遭到貶謫，在天宮的廁所裏守了三年。與他相比，我算什麼呀？沒關係的。"因此，河東一帶喊須曼卿爲斥仙人。

馬太守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住外，詐雲："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雲："能令盲者明，躄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赴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矣。又敕諸來治病者："雖不便愈，其當告人已愈也，如此則必愈也；若告人言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承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輒告之雲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月之間，乃致鉅富焉。（出《抱朴子》）

【譯文】

興州的老太守馬某在任時，有個親戚來投奔他，乞求體恤幫助，馬某將他趕出家門。這個人無計可施，便欺騙說自己是個成仙的道士，治病無不手到病除。他又找了幾個幫忙的四處遊說，虛張聲勢，說："他能使瞎子睜開眼睛，瘸子立即能走。"於是，四面八方的人們都雲集而來，像趕集似的，因此錢物漸漸就堆積如山了。他還告訴各位前來的病人說："你的病雖然沒有好，但當着別人面要說好了，這樣，你的病纔會真的好起來；如果你告訴別人說沒有好，則最終也不會好的。道法是公正的，你不可不信服。"於是後來的病人問先來的病人怎麼樣，得到的回答總說是病已經好了，沒有敢說不見效沒治好的。旬月之間，他就變成了一個大富翁。

鄴城人

北齊後主武平中，和士開諷百官。奏胡太后臨朝，所在皆言有狐魅，截人頭髮。鄴城北兩三坊無人居住，空牆。時有某家婢子，年十六七，獨行。荷一大黃袱。袱內有錦被。忽逢一嫗。年可五十餘，面作白妝，漫糊可畏，以皁巾抹頭。四顧無人，便走逐婢子，脫卻皁巾，頭髮盡作屈髻十餘道，綖束之，手持一剃刀。雲："我是狐魅，汝急舍袱反走。"此嫗得袱，趨走入東坊。婢子行啼，逢同州人乘馬來，借問何爲。雲："狐奪我被袱，始入東坊。"人馳馬往，執得之，蓋是人也。數百人看之，莫不競笑，天下有如此造妖事。經略財貨，毆擊垂死，行路勸放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北齊後主高緯當朝的武平年間，開始廣開言路，這時，奏報請胡太后臨朝，所有的人都說有狐狸精，攔截行人頭髮。在鄴城北面有兩三條街道無人居住，只剩下一座座空房子。這時，某家有個婢女，十六七歲，獨自在這裏行走。她揹着一個大黃包袱，包袱裏有錦鍛做的被子。忽然，她與一個老太太相遇。這老太太五十多歲，臉上抹得白糊糊的，挺嚇人，而且還用黑布巾矇住腦袋。她瞅瞅四下無人，便向婢女追來。摘掉黑布巾，可以看見她的頭髮盤了十餘道髻，都平頂束着，手中提着一把剃頭刀。她對婢女說："我是狐狸精，你趕快放下包袱回去！"這老太太得到包袱後，轉身鑽進了東邊的衚衕。婢女便哭，正趕上有人騎馬過來，就問她這是怎麼回事，她說："狐狸精把我的包袱奪走，鑽進了東邊的衚衕！"那人打馬追趕，果然將她抓住，原來是個人。數百人前來圍觀，沒有不爭先而笑的，想不到天下有這樣裝妖弄鬼的事情。處理了她的財物，並將她打個半死，後來經過路人勸說才得以解脫。

紇幹狐尾

幷州有人姓紇幹，好劇。承間在外有狐魅。遂得一狐尾，綴着衣後。至妻旁，側坐露之。其妻私心疑是狐魅，遂密持斧，欲斫之。其人叩頭雲："我不是魅。"妻不信。走遂至鄰家，鄰家又以刀杖逐之。其人惶懼告言："我戲劇，不意專欲殺我。此亦妖由人興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幷州有個人姓紇幹，喜歡開玩笑。當時外面正鬧狐狸精。一天，他得到一條狐狸尾巴，隨即就拴在了衣服後面。來到妻子身旁，他側身而坐，故意將狐狸尾巴露在外邊。妻子見了，暗自懷疑他是狐狸精，於是便悄悄操起斧頭向他砍來。他嚇得連忙磕頭說："我不是狐狸精！"妻子不相信，急忙又跟鄰居們說了，鄰居們又拿起刀棍追逐不已。他嚇得急忙說出實情："我這是惡作劇，不料想你們竟然一心要殺死我。看來，這狐妖一說也是由人的作用才興盛起來的呵！"

李恆

陳留男子李恆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爲驗。陳留縣尉陳增妻張氏，召李恆。恆索於大盆中置水，以白紙一張，沉於水中，使增妻視之。增妻正見紙上有一婦人，被鬼把頭髻拽，又一鬼，後把棒驅之。增妻惶懼涕泗，取錢十千，並沿身衣服與恆，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恆，還以大盆盛水，沉一張紙，使恆觀之。正見紙上有十鬼拽頭，把棒驅之，題名雲，此李恆也。慚惶走，遂卻還昨得錢十千及衣服物。便潛竄出境。衆異而問，增曰："但以白礬畫紙上，沉水中，與水同色而白礬幹。驗之亦然。（出《辨疑志》）

【譯文】

陳留縣有個男子叫李恆，在家中以行巫爲職業。縣城裏的人，常常找他驗個吉凶禍福。陳留縣尉陳增的妻子張氏，派人將李恆喚入府中。李恆向她要一個大盆，裝滿水，然後把一張白紙沉入水中，喊她過來看。張氏俯身望去，只見紙上有一個女人，被鬼拽着頭髮往前拖，後面還有個鬼拎着棒子驅趕她。張氏嚇得面如土色並哭了起來，急忙掏出十千錢，又順手抓了套衣服送給他，求他趕緊作法祈禱。陳增回來了，妻子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第二天，陳增又把李恆喚到府中，還用那大盆裝滿水，然後從懷中掏出一張紙沉進去，讓李恆過來看。這時，只見有十個鬼拽住一個人的腦袋，一邊用棒子趕，一邊往前拖，上面還寫着一行小字：這個人是李恆。李恆又是羞愧又是害怕，當即把昨天得到的十千錢物還了回去，狼狽地潛逃出縣境。人們驚異不解，前來詢問，陳增說："只要用白礬在紙上畫好，沉入水中，漸漸紙同水色而白礬就顯出來了。"大家一驗證，果然如此。

惠範

周有婆羅門僧惠範，奸矯狐魅，挾邪作盅，趑趄鼠黠，左道弄權。則天以爲聖僧，賞賚甚重。太平以爲梵王，接納彌優，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孝和臨朝，常乘官馬，往還宮掖。太上登極，從以給使，出入禁門。每入，即賜綾羅金銀器物。氣岸甚高，風神傲誕，內府珍寶，積在僧家。矯說妖祥，妄陳禍福。神武斬之，京師稱快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武后稱帝之後，有個來自婆羅門的僧人叫惠範，奸詐而善於諂媚，靠邪術盅惑人心，像老鼠一樣狡猾，且喜弄權術搞旁門左道。武則天把他當成聖僧，賞賜厚重。太平公主以爲他是婆羅門教教主，對他更加熱情接待，視作上賓，使他培植起自己的黨羽，身價倍增。孝和皇帝臨朝時，惠範常常騎着官馬，往返於宮中嬪妃所居之處。太上皇登基，他又像個內侍隨其左右，大搖大擺地出入禁門。每次入宮，都能得到金銀器物和綾羅綢緞等賞賜。於是，他更加旁若無人，傲慢無禮，內宮的珍寶，不少都集中到了他手中。他隨意爲他人占卜吉凶，亂陳禍福，信口開河，胡言一派。後來，神武皇帝把他殺了，京城上下無不拍手稱快。

史崇玄

唐道士史崇玄，懷河內縣縫靴人也，後度爲道士。矯假人也，附太平，爲太清觀主。金仙、玉真出俗，立爲尊師。每入內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搜鴻臚卿，衣紫羅裙帔，握象笏，佩魚符。出入禁闈。公私避路。神武斬之，京師中士女相賀。（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有個道士叫史崇玄，他本是懷州河內縣一個縫製靴子的人，後來出家當了道士。他爲人僞詐而不老實，依附於太平公主，成爲太清觀主。金仙、玉真爲了巴結權貴，立他爲尊師。每當他進入皇宮稟奏請安時，都能夠得到十分豐厚的賞賜，沒有什麼東西不能夠得到。他竟被授予鴻臚寺卿一職，身穿羅裙紫衣，握着象牙笏板上朝，佩戴着魚符。每當他出入禁宮，上下都爲他讓路。後來，神武皇帝將他斬殺，京城裏的男男女女都奔走歡呼。

嶺南淫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鵝等以祀之，將爲修福；若不差，即刺殺豬狗以禮之；不差，即次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鐘於堂，比至葬訖。初死，但走大叫而哭。（出《朝野僉載》）

【譯文】

在嶺南，有這樣的風俗：家裏有人生病了，先殺雞鵝等進行祭祀，祈福；如果不見病情好轉，隨即殺狗豬進行祭祀；還不見病情好轉，隨即再殺大牛進行祭祀；如果仍然不見好轉，那就是命了。於是，便不再祭祀。人死之後，就在堂前打鼓鳴鐘做道場，一直等到埋葬完畢。剛死的時候，只是一邊走一邊哭喊而已。

賀玄景

唐景雲中，有長髮賀玄景，自稱五戒賢者。同爲妖者十餘人，陸渾山中結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傾家產事之。紿雲："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爲金薄袈裟，獨坐暗室。令愚者竊視，雲佛放光，衆皆懾伏。緣於懸崖下燒火，遣數人於半崖間，披紅碧紗爲仙衣，隨風習颺。令衆觀之，誑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飛就之，即得成道。剋日設齋，飲中置莨菪子，與衆餐之。女子好發者截取，爲剃頭。串仙衣，臨崖下視，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時燒殺。沒取資財。事敗，官司來檢，灰中得焦拳屍骸（骸原作柩。據明抄本改。）數百餘人。敕決殺玄景，縣官左降。（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景雲年間，有個留着長頭髮的人叫賀玄景，自稱是五戒賢人，跟他一起作妖弄怪的還有十多個人。在陸渾山林搭起草棚，迷惑那些愚昧的人和少男少女，不少人被害得傾家蕩產。他哄騙人們說："誠心來求的人，必定成佛。"賀玄景穿上金箔袈裟，獨自坐在昏暗的屋子裏，讓愚昧的人們窺視，說這是佛在放光，使衆人都被懾服了。他們沿着懸崖根點上大火，再派一些人披着紅綠紗站在半崖間，那紅綠紗隨風飄舉，如同仙衣。賀玄景讓衆人來看，並誑他們說，這就是神仙呵。他讓那些人都穿上紅綠紗衣，說飛過去就可以成道了。他們選擇日子設齋，酒中放進莨菪子，和那些愚昧的人們共食。女人和頭髮長得好的人都把發剪了，說這是爲了剃度。他們披着"仙衣"，臨懸崖往下看，一個個眼花繚亂，神志恍惚。這時，賀玄景一夥將他們推到崖底，當時都燒死了，所有的財物被這夥人竊取。後來，事情敗露，官府派人來偵查，從灰中發現殘腿剩臂等數百具屍骸。皇帝下令將賀玄景斬首，縣官也被降職使用。

瀛州婦人

唐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內道場。逆韋死後，不知去處。（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景龍年間，瀛州奉獻一個女人，身上隱隱可以看到佛塔及諸佛的形象。按察使把她獻給皇上。皇上大悅，授他五品官，並將那女人留在宮內做道場。韋后被殺死不久，這女人便不知去向了。

薛懷義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數十人並坐。夾紵以漆之。正月十五，起無遮大會於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亂彩爲宮殿臺閣，屈竹爲胎，張施爲楨蓋。又爲大像金剛，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湧出。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填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拋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焰沖天，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即焦爛。其堂煨燼，尺木無遺。至曉，乃更設會，暴風欻起，裂血像爲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欻電霹靂，風雨暝晦。寺浮圖佛殿，一時蕩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武后稱帝的證聖元年，法師薛懷義建造一座千尺之高的功德堂，在明堂的北面。裏面的大佛像，就有九百尺高，鼻子像大船，小指中能夠並肩坐下幾十個人。夾着萱麻把它漆了一遍。正月十五日這天，要在堂前舉行露天大齋會。會前，薛懷義派人掘地五丈深，用彩色絲綢畫上宮殿臺閣，把竹子紮成護圈，作爲支柱和頂蓋。又造了一個金剛的大佛像，把它從坑中拽上來，騙人說它是從地裏冒出來的。接着又用刺出來的牛血，畫成大佛的頭，二百尺長，騙人說這是他用自己膝上的血畫的。觀看的人們從四面八方湧來，使城內人滿爲患。男女雲集，紛紛進前拋錢，你推我擠，老人和孩子被踩死好幾個。到十六日，把那大佛像掛在天津橋南，設齋祝禱。二更天，功德堂起火了，蔓延到明堂，火焰沖天，照得整個洛陽城如同白晝。功德堂剛建了沒有一半，已經七十多尺高。火勢又蔓延到金銀庫，那些金銀都化成水在流淌，平地都一尺來深。有的人誤入其中，立刻就燒焦了。功德堂化作灰燼，一塊木頭也沒剩下。天亮之後，又設齋會，忽然來了一陣狂風，把那用牛血繪製的大佛像撕成了好幾百塊。浮休子張鷟說："梁武帝出家同泰寺，文武百官傾其所有把他贖了回來。那天夜裏電閃雷鳴，天昏地暗，同泰寺雖爲佛堂聖殿，頃刻之間便被大水淹沒。這種非理之事，難道說都是如來佛的本意嗎？"

胡僧寶嚴

唐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自雲有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讀經咒。其時禁屠宰，寶嚴用羊二十口，馬兩匹以祭。祈請經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是斬逐胡僧，其雨遂止。（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景雲年間，長安一連下了六十多天雨。有一個叫寶嚴的胡僧自稱有法術，能夠使雨止住，於是便設祭壇，讀經文唸咒語。當時禁止屠宰，寶嚴卻用二十隻羊、兩匹馬來祭天。他讀經唸咒五十多天，雨反而下得更大了。於是，便將他斬了。他死之後，雨隨之而停。

胡超僧

周聖歷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微有法術，自雲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鉅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之，以爲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爲久視元年。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二年而則天崩。（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武后稱帝時的聖歷年間，洪州有個叫胡超的僧人，他隱居在白鶴山中，出家學道，剛會些法術，便自稱已經活了好幾百歲了。武則天知道後，讓他做長生不老之藥，耗資上萬，歷時三年，藥終於做成了。胡超來到三陽宮，將藥奉上。武則天將藥服下，自以爲藥力非凡，希望能活到傳說中的彭祖那麼大年齡，便改年號爲久視元年。她把胡超放回山中，並給予優厚的賞賜。然而，在服了他的藥之後兩年，武則天便駕崩了。

調貓兒鸚鵡

則天時，調貓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咬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出《朝野僉載》）

武則天稱帝時，爲了取樂，故意讓貓兒和鸚鵡同吃一個容器裏的食，並命御史彭先覺監督，讓文武百官及各國使者來看。傳看到最後一遍時，貓兒餓了，隨即咬死鸚鵡飽餐一頓。見狀，武則天十分難爲情。要知道，鵡者武也，這是國之姓，這恐怕是不祥之兆呵。駱賓王 唐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並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  
馬宣王，賓王歘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以謠言片片火緋衣之事白。賓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書唯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裴炎做中書令的時候，徐敬業想謀反。他讓駱賓王策劃一計，爭取裴炎共同起事。駱賓王把腳踩在牆上，靜靜地考慮了一頓飯的工夫，便編了幾句童謠：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然後，他便去教裴炎老家的孩子學唱。並且，都城裏的孩子們也跟着唱。裴炎拜訪有學問的人，請他們把這首童謠解開。駱賓王到了，裴炎用珠寶錦緞引誘他，可他卻一言不發。裴炎又送來音樂、歌妓、駿馬，可駱賓王仍然不說話。裴炎見沒有辦法，就將古代的忠臣烈士圖像拿出來，請駱賓王共同欣賞。當看到司馬宣王時，駱賓王站起身來說："這纔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大丈夫呵！"隨即便說自古以來大臣執政，有不少都改朝換代了，等等。裴炎非常興奮。駱賓王問道："聽沒聽到什麼童謠，對此有何預兆？"裴炎就把那首"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堂坐"告訴了駱賓王。駱賓王隨即退下，面北拜道："這真是我們的人呵！"不久，他與徐敬業合謀造反，在揚州起兵，裴炎做內應。裴炎給徐敬業等人寫了一封密信，信上只有"青鵝"二字。因爲有人告密，事情敗露。對那封密信，朝臣沒有一個能解開的。武則天說："'青'字，就是十二月；'鵝'字，我自與呵！"當下就把裴炎殺了，徐敬業等人隨即也就失敗了。

馮七姨

唐逆韋之妹，馮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見，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爲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韋之敗也，虢王砟七姨頭送朝堂。即知辟邪之枕失效矣。（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韋后的妹妹，做了馮太和的妻子，號稱七姨。她對那些歪道邪術十分相信，認爲豹頭枕頭可以辟邪，白澤枕頭可以除鬼氣，而作伏熊枕頭可以使自己的丈夫健康長壽。然而，她的丈夫太和不久卻死了。接着，她又嫁給了虢國王。韋后爭權失敗，虢國王砍下馮七姨的腦袋送上大殿。當即便知道那辟邪的枕頭無效了。

姜撫先生

唐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嘗著道士衣冠，自雲年已數百歲。持符，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時人謂之姜撫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棲神物表，常有昇仙之言。姜撫供奉，別承恩澤。於諸州採藥及修功德，州縣牧宰，趨望風塵。學道者乞容立於門庭，不能得也。有荊巖者，於太學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稱山人。頗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嘗謁撫，撫簡踞不爲之動。荊巖因進（進原作過。據明抄本改。）而問曰："先生年幾何？"撫曰："公非信士，何暇問年幾？"巖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爲復隱居。"撫曰："吾爲西梁州節度。"巖叱之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處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徵將軍，何處得節度使？"撫慚恨，數日而卒。（出《辯疑志》）

【譯文】

唐代有位姜撫先生，不知道他究竟是個什麼人，常常穿戴道士的衣帽，自稱已經好幾百歲了。他手裏拿着符，還有長生不老之藥，再加健身之術，所以當時的人們叫他姜撫先生。唐玄宗崇尚道教，安坐無所爲，神態怡然，行如清風。姜撫就像有神氣附體一般，常常說些成仙得道的話，並投其所好專門侍奉他，爲此受到不少恩賜，可以在各州採藥並修行，以使功德圓滿。各州縣的軍政大員均望塵莫及。來向他學道的人，想在門口站着都沒有地方。有個叫荊巖的人，在最高學府唸了四十年，卻未能中第，便隱退到嵩山少林寺，自稱山人。他頗爲精通南北朝的歷史，對近代人物更瞭如指掌。曾經有一次，荊巖去拜見姜撫，姜撫傲慢失禮，沒有動彈。荊巖於是走了進去，問道："先生今年多大年紀？"姜撫說："你又不信奉本教，怎麼有閒空來問我的年紀？"荊巖說："先生既然不能說出自己的年紀，那麼你是什麼朝代的人？"姜撫說："梁朝的人。"荊巖說："梁朝很近。先生看樣子也並不很老，不用問，你一定在梁朝做過官，後來罷職而隱居。"姜撫說："我原來是西梁州節度使。"荊巖冷笑一聲，怒斥道："你怎麼能如此膽大妄爲欺騙人呢？！你上欺天子，下迷惑世人。要知道，梁朝在江南，西梁州在什麼地方？再說，梁朝只設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徵將軍，什麼地方設過節度使？！"聽罷，姜撫又慚愧又悔恨，幾天之後就死了。

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泌 紙衣師 明思遠 周士龍 李長源 雙聖燈 路神通 五福樓 魚目爲舍利

目老叟爲小兒 於世尊 捉佛光事 大輪咒 陳僕射 解元龜 蔡畋 張守一

李泌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教家人遣灑掃，今夜洪崖來。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閽者雲："某侍郎取榼，泌命倒還，亦無愧色。（出《國史補》）

【譯文】

李泌這個人以虛妄而自我放任。一次，他曾經當着客人的面，告訴家人打掃房間，說今夜洪崖要來。有人送來一榼美酒，恰巧來了個客人，李泌就對他說："這是麻姑神仙送來的酒，咱們一同把它喝了吧。"尚未喝完，看門的人喊：某侍郎來取榼子了！李泌趕緊讓人把酒倒出來後，才把榼還給人家，臉上毫無羞愧之色。

紙衣師

大曆中，有一僧，稱爲苦行。不衣繒絮布絁之類，常衣紙衣，時人呼爲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兆府決殺。（出《辯疑志》）

【譯文】

唐代大曆年間，有一個和尚稱爲苦行僧，他不穿棉布綢子之類的紡織品，專門穿紙做的衣服，當時人們稱他爲紙衣禪師。代宗召他進宮，安排他做道場，讓他念經，每月一次。出宮之後，人們對他轉變了態度，崇敬起他來。後來，他因偷宮中金佛一事敗露，招致殺身之禍，被京兆府處決。

明思遠

華山道士明思遠，勤修道籙，三十餘年。常教人"金水分形之法"，並閉氣存思，師事甚衆。永泰中，華州虎暴。思遠告人云："虎不足畏，但閉氣存思，令十指頭各出一獅子，但使向前，虎即去。"思遠兼與人同行，欲暮，於谷口行逢虎。其伴驚懼散去，唯思遠端然，閉氣存思。俄然爲虎所食。其徒明日於谷口相尋，但見松蘿及雙履耳。（出《辯疑志》）

華山有位道士叫明思遠，勤奮地鑽研道教典籍，三十多年，常常教人所謂"金水分形法"，並告訴人家要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來向他求教拜師的人很多。唐永泰年間，華州鬧起了虎患。明思遠告訴人們說："老虎沒什麼可怕的，只要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想象十個手指頭各出來一隻獅子，然後就讓它們衝上前，老虎立刻就會跑掉。"他並與人同行去找老虎，天快黑的時候，在谷口遇上了老虎。同伴嚇得四處逃散，只有明思遠泰然端坐，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結果，頃刻之間被老虎喫掉了。第二天，他的徒弟們進山尋找，只看見松蘿上面有一雙鞋子。

周士龍

周士龍者，婺州東陽人。能辨山岡，卜擇墳墓之地，與叔父齊名。每至歲月大通，門庭車馬如市，人之夭壽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斷。大曆五年，至鄴中，鄴中兵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於青都村，士龍佔其冢："一年閤家破。"到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鄴中之人，無不驚駭，相與謂之神人。又有兵馬使婁瓘舉大事，遂懇祈士龍卜地，前後餉千餘貫。士龍大喜，遂與月餘日尋訪山原。忽得一處，說其地勢回抱，是龍腹，三年內必得節度使。瓘亦以自負。歲中，鄴中軍變，瓘因此謂地勢有憑，便有異圖。事發。遂斬于軍門，舉家無復遺類。（出《辯疑志》）

【譯文】

周士龍是婺州東陽縣人，能夠看風水選擇墳塋地，與其叔父齊名。每當遇上好日子，他家總是門庭若市，人們對壽命的長短、官職的升降，以及其他的吉凶禍福均都請他以墳地來斷定。唐代大曆五年，周士龍來到鄴郡，鄴郡兵馬使姚希晟剛剛把死去的母親埋葬在青都村，周士龍去看看墳地，說："一年之內，這個家就得破呵！"到了第二年，果然，希晟因犯了事，連命也搭上了。鄴城裏的人，沒有不感到震驚的，都在私下裏稱他爲神人。又有一個兵馬使婁瓘一心想幹大事，隨即懇請周士龍爲祖上選一塊好的墳塋地，前前後後給他一千多貫錢。周士龍大喜，當即奔波一個多月，尋訪郡中所有的山川，意外找到一個好地方，說這裏地勢回抱，是龍之腹部，實乃風水寶地，三年之內保他當上節度使。婁瓘聽罷信以爲真，且頗自負。當年，鄴郡兵變，婁瓘滿以爲那墳地有準兒，認爲這兵變是個好機會，便生了野心，企圖謀反。結果，事情犯了，他被斬於營門口，全家也沒有留下一個人。

李長源

李長源常服氣導引，並學禹步方術之事，凡數十年。自謂得靈精妙，而道已成。遠近輩親敬師者甚多。洪州晝日火發，風猛焰烈，從北來。家人等狼狽，欲拆屋倒籬，以斷其勢。長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咒。俄然火來轉盛，長源高聲誦咒，遂有迸火飛焰，先著長源身，遂墮於屋下。所居之室，燒蕩盡。器用服玩，無復孑遺。其餘圖籙持咒之具，悉爲灰燼。（出《辯疑志》）

【譯文】

李長源曾經練過氣功，並學過巫師的步法和方術，幾十年了，自稱已經領悟了其中的精妙和要領，道法也練成了。遠遠近近，不少人前來拜他爲師。一天，洪州白天起了大火，風助火威，自北而來。李長源家裏人顯得十分狼狽，想推倒籬笆扒倒房子，切斷火源。李長源制止了他們，隨即上了房頂，邁着巫師的步法，念起了咒語。不料，那火勢一會兒變得更加兇猛。李長源高聲誦唸着咒語，馬上就有火焰迸射到他身上，他當即滾到了房下。結果，他們所住的房子，燒得片瓦不剩，所有的用具、服裝、古玩等等，沒有一件完好無損的。其餘的那些圖讖咒符等巫師用的東西，也全化成了灰燼。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爲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渡（渡原作庭。據明抄本改。）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衆傳觀世音菩薩曾見身於此臺。又說塔鐵像常見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觀謁，去者皆揹負米曲油醬之屬。臺下並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僅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雲：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衆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出《辯疑志》）

【譯文】

出長安城向南走四十里，有靈母谷，也稱爲炭谷。進谷五里處，有座惠炬寺，越過寺西南面那道水拍雲崖的深澗，再走十八里就到了峯頂。這峯頂叫靈應臺，臺上建了一座塔，塔裏有觀世音菩薩的鐵像。這鐵像是朝廷軍隊中的散將安太清置造。人們傳說菩薩曾經在這裏現過原形，又說鐵像身上經常閃出佛光。長安城裏的一些低俗之人，爭先恐後前去拜謁，去的人都揹着糧油醬醋之類。臺下並排建起了四十多所寺廟，僧人以及雜役，喫穿都不用愁。每到大的齋日都會送來不少供品，男男女女近千人，最少也不少於幾百人。他們同宿於臺上，懷着虔誠的信念，祈求見到佛光。同時有人講：曾經看到聖燈出現；那燈有時在山腰，有時在山下，忽高忽低不定位。唐代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晚上，人們正同聲祈禱，靠近臺頂的西南方出現了一對聖燈。這時，有一個健壯的朝廷士卒立即撲過去。他一邊呼喚着觀世音菩薩，一邊一步步靠上前，忽然被老虎拽跑了。原來，他看見的"雙聖燈"，乃是老虎的眼睛在閃亮呵。

路神通

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較，力能戴石，簦靸六百斤石，齜破石粟數十。背扎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神（神原作人。據明抄本改。）助之（之原作多。據明抄本改。）則力生。當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文學家段成式門下有個掌駕車馬的人叫路神通。每次與人比武的時候，力氣大的能把石頭頂起來；頂起六百斤重的大石頭，就像戴斗笠穿拖鞋一樣容易，而且能一連咬碎幾十顆石慄果。背扎天王。他自稱得到了神力，一上場神就來幫助他，身上自然就有了力氣。每到初一、十五這兩天，擺下乳糜，點上香火袒胸而坐，讓妻子兒女在他的背後供奉好而揖拜之。

五福樓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文記。（出《國史補》）

【譯文】

唐代元和初年，風水先生們說五福天神來到了蜀郡，因此劉闢建造了一座五福樓。這種說法符合書上的記載。

魚目爲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鼓扇愚俗，自雲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將辭去山中，要十數番粗氈。半日獲五百番。其惑人也如此。（出《北夢瑣言》）

【譯文】

澤州的僧人洪密來到了舍利塔前，他以禪宗的一些隱語扇動盅惑百姓，宣稱自己是由佛骨變化而成。一次，他來到太原，一個富豪把他迎進家中，他的妻子向他跪拜。洪密起身告辭之後，富豪的夫人在他坐過的地方拾到一百多粒骨頭碴兒。找人一檢驗，全是乾巴魚的眼珠子呵。他對百姓們說自己要離開這裏返回山中，要十幾番粗氈子，結果半天就得到了五百番。他就是這樣騙人的呀。

目老叟爲小兒

長安完盛之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於輸貨術丹，橫經請益者，門如肆市。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有閽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覲。"道士作色叱之。坐客聞之，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傴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呆，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於是。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已斥於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士親知，乃雲："傴僂者即其父也。"好道術者，受其誑惑。如欺嬰孩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長安城最繁榮興盛的時候，有一個學道術的人，自稱得到了精妙的仙丹，面容像二十來歲的樣子，自己卻說三百多歲了，京城裏的人們都很羨慕他。那些拿着東西來換仙丹，舉着經紗來討藥方的人，使這裏門庭若市。一次，當時有幾個在朝廷裏供職的人到他家拜訪，酒足飯飽，有個看門人來報告說："你的兒子從村裏進京來了，想看一看你。"那個學道術的人不悅地將他喝退。客人們說："令郎遠道而來，不妨一見。"道士皺眉有頃，便說："那就讓他進來吧。"一會兒，只見進來個老頭兒，鬢髮皆白，傴僂着身子，老邁不堪。他上前就向道士跪拜。拜畢，道士將他喝進中門，然後緩緩地對客人們說："小兒愚蠢呆笨，不肯服食仙丹，以至於變成了這副樣子。他還未滿一百歲，便形容枯槁，已被我驅逐到山村的茅屋裏了呵。"聽罷，客人們更加信以爲真，將他當神崇拜。後來，有人暗地裏盤問道士的親戚朋友，這才得知：那位傴僂身子的老頭兒，乃是道士的父親呵。喜好道術的人們，受到了他的欺騙和盅惑，就像嬰孩兒受到大人的欺騙一樣。

於世尊

遂州巡屬村民，姓於，號世尊者，與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數州敬奉，舍財山積。鏨鑿崖壁，列爲佛像，所費莫知紀極。節度許公存，以其妖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殺之，一無神變。於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絙，以牛載僅百馱，錢帛即可知也。每夜會，自作阿彌陀佛，宮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唸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豈術神耶，將有物憑之耶？（出《北夢瑣言》）

【譯文】

遂州巡屬有位姓於的村民，號稱世尊。他和一個女兒，全能預先知道人的吉凶禍福，附近幾個州部將他們奉若神靈，施捨的財物堆積如山。他們便開鑿懸崖陡壁，想刻上一排佛像，所花的費用不知道極限。當政的節度使許公存認爲於世尊二人爲妖妄作亂，把他們召進府衙，看他們射覆置的盆，結果沒有射中，就用棍棒把他們打死了。他們神色坦然。後來在他們的住處翻到一批五色花紋的棉線，用牛載了將近一百馱，穿錢的彩繩多得數不清，錢和布帛便可想而知了。他們每天晚上聚在一起，自設佛堂，還有宮殿池沼等，如同西天佛祖聖地。男男女女集中一起，唸佛而已，受騙的也都是些愚昧之人。難道說他們向神祈禱求術早成，還用得着這麼些東西嗎？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童子，具雲："僧輩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高燕公鎮守蜀郡時，大慈寺的僧人來報告說：大殿上有佛光閃現。燕公判斷說：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派去的人密地進行調查，誘使小孩露出線索，他們說："那和尚用鏡子吸來太陽從門縫中射入的光影，再反射到大佛身上。"此事就這樣暴露了，那位僧人被抓去判了罪。

大輪咒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大據書前題作火。）輪咒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魄，率皆狂走，或登屋樑，或齜瓷碗。閭閻敬奉，殆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初自忘痛，尋以致殂也。中間僧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咒術，一旦煉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恰同，而其事無殊也？蓋小人用道欺天，殘形自罰，以其事同，因而錄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佛教的五部持念中，有一種大輪咒術。用它治病救命，成效甚微，但它攝人的精氣和魂魄，使人全都不知不覺地狂奔亂走，或登上屋頂，或啃咬瓷碗。平民百姓對通此咒術的人奉若神靈，虔心敬奉，這種人於是便廣收禮品發了大財。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有個叫周達的村民，竟以此術爲業。一天，他用沸油煎自己的陰部，充當獻佛的供養品，看熱鬧的人把他圍個水泄不通，有人驚奇有人嘲笑。周達開始忘了疼痛，但很快就死了。中間僧昭浦說："朗州有位法號叫周大悲的僧人行此大輪咒術，一天煎煉陰部而死。爲什麼他與我所看見的這位姓氏恰恰相同？他們所做的事情是沒有區別的呵。"小人用道術欺侮上天，自我摧殘，自我懲罰，得到了一樣的下場。因而我便把它記載下來。

陳僕射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嘗致書於許昌，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拒而不與。邇後崔公移鎮西川，陳敬瑄與楊師立、牛勖、羅元杲，以打球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度，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雲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妖人作彌勒會，窺此聲勢，僞作陳僕射行李，雲，山東盜起，車駕必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諭，亦差迎侯。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糜之。未及旋踵，真陳僕射速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俟命，潁州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太師由閹宦之力，無涓塵之效。盜處方鎮，始爲妖物所憑，終亦自貽（貽原作殆。據明抄本改。）誅滅，非不幸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代軍容使宦官田令孜擅自專權，勢力極大，專橫跋扈。他曾經給許昌令寫過一信，爲其兄陳敬瑄謀求兵馬使的職務，侍中崔安潛節度使拒絕了他。後來，崔安潛鎮守西川去了。陳敬暄和楊師立、牛勖、羅元杲等人，以打球來賭博，爭奪三川之地。陳敬暄得頭籌獲大勝，朝廷授他蜀節度使之要職，頂替了崔安潛，使得朝廷上下震驚不已。報狀上評論說，陳僕射這個職務，不知道能否勝任？青城縣的妖人們舉辦彌勒齋會，探聽到這個消息，做了一套行李，僞稱是陳僕射的，並說：山東起了盜寇，皇帝必然要臨蜀巡視，先派陳公走馬上任。他們推舉出一個頭目，前呼後擁來到蜀地。軍府雖然沒有得到通知，也只好派人迎候。接到附近的驛站，妖人中有個頭目向軍府索要四匹白馬，心細的人感到事態非常，就故意拖延時間。未等轉身，真陳僕身騎馬趕到。於是，那夥妖人等全被擒縛看押起來，聽候處理。後來，讓他們在潁州將這夥妖人祕密處死。有見識的人評論說："陳太師憑藉宦官的勢力升遷，卻無一點微末的功績，盜寇起來之後纔去鎮壓。他起初被妖人們所利用，最後還是他自己把他們剿滅，這難道不值得慶幸嗎？"

解元龜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纂，言自西來，對於便殿，進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上謂侍臣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爲身名，甚堪笑也。"賜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道士解元龜，原來是西蜀節度使將軍手下的軍校，五代後唐明宗時進京入朝，他說自己從西方來，與皇帝對坐在便殿裏，賦詩歌頌皇帝的聖明和賢德。他自稱是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請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繕西京的宮殿。皇帝對侍臣說："這老頭兒遠道而來朝見我，希望他能發表什麼高見，可沒想到就是爲了想出出名，真是太可笑了！"於是，皇帝賜他爲"知白先生"，賜一身紫衣。這老頭真是一個狂妄的人呵。

蔡畋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畋者，以黃白乾之，取瓦一口，研丹一粒，塗半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貧，人皆敬之，以爲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爲元戎殺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代高駢鎮守成都，特別喜好方術。有個叫蔡畋的隱士，憑法術可以求取黃金和白銀。拿來一口陶瓦，將一顆仙丹研碎，塗在半口陶瓦上再放進火裏燒，最後竟然燒成半截紫磨金，真是奇事呵。蔡畋自己雖然很貧窮，但人們都很敬仰他，把他當成了居於人世間的神仙。高駢欲將他請到府中卻未成。時間一長，蔡畋便暴露了，原來他是從別人手中得到一種藥，便四處炫耀賣弄，盅惑百姓。後來元戎把他殺了。

張守一

張守一者，滄景田裏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計。自言能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後貧弊，不能自存，乃負一柳篋，鬻粉黛以貿衣食，流轉江淮間。呂用之以妖妄見遇，遂來廣陵，客於蕭勝門下。久不得志，將舍勝去。用之聞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誠期物，何患無知己？倘能與用之同，即富貴之事，當共圖之。"由是爲用之所薦。高駢見其鄙樸，常以真仙待之。及得志，雖僣侈不及用之，貪冒之心特甚。二都建，爲左鏌 軍使，累轉檢校左僕射，其禮敬次於用之。每話道對酌，自旦及暮，不能自舍。誑惑之計，與用之常相表裏，以致數年其事不泄。光啓二年，僞朝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閩川奏守一，事未受而敗。乃從楊行密入城，又請爲諸將合太還丹。藥未就，會有康知柔者，本鄭昌圖家吏，昌圖判戶部，以知柔爲發運使。院胥伍諷，嘗得罪於知柔，鞭之。楊行密入城，諷遂發知柔贓罪二十餘事。至是諷及知柔，俱繫於軍侯獄。知柔素與守一善，曰："願入財以贖罪。"守一即白於楊公。公以守一、知柔洎諷，事蹟皆不可原，遂命就獄殺之。（出《妖亂志》）

【譯文】

張守一這個人，是滄縣景田裏人氏，從小懶惰散慢，不考慮謀生之道，自稱能夠把金、銀、銅、鐵、錫相互變換，使一些好利者沉湎於此。後來他貧困交集，不能維持生活，便揹着一個柳條小箱，靠販賣化妝品換取衣食。他流落到江淮一帶時，由於他的妖妄被呂用之看重，隨即將他帶到廣陵，送到蕭勝門下。在這裏，張守一長時間鬱郁而不得志，便想離開蕭勝而去。呂用之聽說此事，制止他說："男子漢只要能誠心誠意地去做一件事情，還擔心沒有知己嗎？你倘若能與我同甘共苦，那麼富貴之事，咱們就應該一塊爭取。"於是，他被引薦給成都鎮守使高駢。高駢看他挺質樸，常常以真仙人對待他，他得志了。雖然還不及呂用之那樣奢侈，但貪婪和嫉妒之心特別嚴重。二都建立起來之後，張守一被任命爲左莫邪軍使，接着又被任命爲檢校左僕射，待遇僅次於呂用之。每次他們二人一邊飲酒一邊談話，總是從白天到晚上，誰也離不開誰。施展誑騙誘惑他人之計時，他與呂用之總是互相配合，互爲表裏，以致數年這件事都沒有泄密。唐僖宗光啓二年，揚吳授予張守一德州刺史職務。第二年，渤海國以閩川進獻於他，未成而敗露。他跟隨楊行密進了揚州城，又請求爲諸位將領炮製太還丹，藥還沒有做成，正趕上有個叫康知柔的人來了。這位康知柔本是鄭昌圖家的小吏，昌圖任職戶部時，任命康知柔爲發運使。院胥伍諷曾經得罪過康知柔，被他打過鞭子。楊行密入城之後，伍諷立即揭發康柔二十多件貪污受賄等罪行，結果二人都被綁捆在軍侯獄中。康知柔平時和張守一不錯，就說自己願意用財產抵罪，張守一便將這話轉告了楊行密。楊行密認爲這是張守一和康知柔對伍諷的迫害，他們做的事情是不可原諒的，當即命令他們二人在獄中處死。

卷第二百九十　　妖妄三

呂用之 諸葛殷 董昌

呂用之

呂用之，鄱陽安仁裏細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鐘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箑，匿家與奴僕等居。數歲，璜卒家。乾符初，羣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綢給之。歲餘，通於魯仁室，爲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既弘徽死，用之復客於廣陵。遂彀巾布褐，用符藥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盅道置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爲儒服，目之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於渤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爲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可無不可。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日以疏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置私黨，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恥。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製受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兔猾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己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出《妖亂志》）

【譯文】

呂用之，是鄱陽郡安仁裏一名普通百姓，性格兇悍而狡猾，略識些文字。他的父親叫呂璜，以販賣茶葉爲職業，穿梭於淮河南北和浙江之間。當時各地都很太平，廣陵一帶是歌舞音樂之鄉，富翁鉅商常常來此，且人數頗衆。呂璜聰明機敏，又善於飲酒並懂得音律，經常跟一夥一夥的商人們出去遊玩。當時，呂用之才十二三歲，由父親領着走。他自幼就很慧敏，有悟性，把那些鉅商們侍奉得很開心。有時穿戴整齊，在家中與奴僕住在一起。幾年之後，其父呂璜死在家中。唐代乾符初年，強盜們攻進了州里，於是到別的地方去。當時，呂用之孤獨無依而且又很貧寒，他的舅父徐魯仁常常接濟他。一年多以後，呂用之與魯仁內子通姦，他被徐魯仁趕了出來。因此，他便上九華山侍奉道士牛弘徽。牛弘徽自稱是個得道者，呂用之屈就於此並拜他爲師，讓他把驅役鬼神之術傳給自己。牛弘徽死後，呂用之又客居於廣陵，遂戴着有皺紋的紗巾、穿着粗布衣服，用符咒藥物來換衣食度日。一年多後，丞相劉公來淮東地區巡查，有用道術盅惑人心、影響執法的，立即逮捕。他害怕了，隨即渡到江南。當時，高駢鎮守京口城，召一些道士教他練輕功，以求長生。呂用之也去應召，一個多月竟然沒人理。他去拜見渤海國來的親戚俞公楚。公楚感到驚奇，給他換上套儒生的服裝，稱他是自江西來的呂巡官，憑其本事馬上就要推薦給渤海國了。高駢聽罷，急忙召來考驗他。俞公楚及手下人暗中附會，使呂用之的法術得到了驗證，隨即被封爲觀察推官，仍不用原來的名字。由於他的字叫無可，也可以說無可無不可，自然是隨便出入，沒有人可以禁止。開始，他鑽研仙藥香火等。第二年，渤海國移鎮，呂用之堅決請求穿上軍裝赴渤海，遂被任命爲重要的職位。他平昔當小商販，長期客居廣陵，官府及民間的流弊，沒有他不瞭解的。飯後之餘，他狂妄地述說時政的得失，使渤海國君越來越重視他，逐漸予以重用。開始，渤海國的舊將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等人，漸漸與國君疏遠起來，使之陷入孤立之境地。呂用之便乘機網羅私黨，伺機舉事。有不跟他走的，他便用金銀財寶取悅之。他身邊的人，全是些見利忘義的市井小民，於是便欺上瞞下大逞妖妄。那些所謂仙書神符，他們天天帶在身上，一段接一段地誦唸，不知道慚愧和羞恥。呂用之經常向掌君主出行的公行官行賄，使宮中的規章制度日見紊亂，加重了賦稅並使刑罰更加煩瑣，任意胡爲，使百姓怨聲載道。他們上層人物也是各懷鬼胎。呂用之怕突發變故，於是奏請設置巡察使，探聽蒐集宮內外的密事。渤海國君立即封他爲御史大夫，充任各軍都巡察使。於是，他召募了一百多個因犯罪而被罷免的陰險刁猾的官吏，給予優厚待遇，以備自己指揮使用。這些人各帶十多個家丁，橫行街巷，被稱爲察子。至於平民百姓打孩子罵老婆用的一些密言隱語，也沒有他們不知道的。這樣一來，道路兩旁都如同生出眼睛一般。他們藉此機會排除異己，縱然你謹慎小心靜默端坐什麼話也不說，也難免遭其禍。家破人亡的共有數百戶之多。將校之中，大多數人都不敢出門甚至屏住了呼吸。

諸葛殷

高駢嬖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妖形鬼態，辨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兇邪陰妖，用之蔑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爲駢曰："府城之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侯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族（族原作俗。據明抄本改。）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侄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食。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即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殷性躁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啓二年，僞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既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燖撮其鬢髮，頃刻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南，杖之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甦於橋下。執樸者尋以巨木踣之。騶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既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爲仇人剜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峯。（出《妖亂志》）

又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術。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鬼神，變化黃金。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泄，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咒遂絕。"駢聞之，以爲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先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被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才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擁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  
謂之秦穆公附馬。皆雲上帝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祗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與妻原作以□寓。據明抄本補改。）止其（其原作巫。據明抄本改。）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得志後，謂爲冥助，遂修崇之。迴廊曲室，妝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師，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雲神遇。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扃鐍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雲："延和高閣上幹雲，小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用之公然雲："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咄風雨，顧揖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略無愧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雲："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兵馬，並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葦蓆數千領，畫作甲兵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乾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刑。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嵬岫拂眉清。韋郎年少耽閒事，案上休誇《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並刻石頌。差州人採碑石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揚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晚雲，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雲："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雲："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揚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雲："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至壞墉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葉，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深井裏聶夫人。近日不知更爲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齏粉若。"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疏。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於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彘血。灑於庭戶檐宇間，如格鬥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先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江陽縣尉薛，失其名，亦用之黨也。忽一日告駢曰："夜來因巡警，至后土廟前，見無限陰兵。其中一人云：'爲我告高王，夫人使我將兵數百萬於此界遊奕，幸王無慮他寇之侵軼也。'言畢而沒。"羣妖聞之大喜悅，競以金帛遺之。未久，奏薛六合縣令。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長三尺五寸。時久雨初霽，夜印於後土廟殿後柏林中，及江陽縣前，其跡如較力之狀。明日，用之謂駢曰："夜來有神人鬥於夫人廟中。用之夜遣陰兵逐之，已過江矣。"不爾，廣陵幾爲洪濤，駢駭然。遂以黃金二十斤，以餉用之。後駢有所愛馬死，園人懼得罪，求救於用之。用之乃又見駢曰："隋將陳杲仁，用之有事命至淮東。果仁訴以無馬，令公大烏（駢良馬名。）且望一借。"頃刻，廄吏報雲："大烏黑汗發。"駢徐應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斃。初蕭勝納財於用之，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爲勝也。昨得上仙書雲：'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用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俯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於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爇，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當授道家祕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扳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餚，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駟，鞍轡中設機捩，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闊，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鍊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居月諸，竟無其驗。（出《妖亂志》）

【譯文】

唐僖宗時，高駢有個寵吏叫諸葛殷，是妖人呂用之的死黨。他第一次從鄱陽去廣陵，呂用之先對高駢說："玉皇大帝認爲你當大臣時間太長，使一些軍國大事荒擱了，他爲此責怪於你；於是派遣身邊的兩位神仙輔佐你，很快就要降臨人世。你要好好對待他們，如果不想走，你也可以給他們安排個人間的好職位幹。"第二天，諸葛殷果然來了。他穿着破衣爛衫在碧筠亭上拜見高駢，妖模鬼樣，口若懸河，說自己可以坐召神仙，馬上就能使冬夏顛倒。高駢不知底細，把他當成神仙看待，稱他爲諸葛將軍。每次在酒筵間縱情暢飲，高駢聽他的鬼怪之說，一天都不會感到疲倦。從此他連任主管鹽鐵之要職，聚財幾十萬千文錢。他的兇邪陰險狡詐，使呂用之都自愧弗如。有個大富商叫周師儒，他家中花草樹木和樓榭亭臺奇美無比，堪稱廣陵第一。諸葛殷想佔爲己有卻遭周師儒的拒絕。一天，諸葛殷對高駢說："府城之中，有妖怪作祟；如果讓它得逞，咱們這裏非有天災人禍不可！"高駢問："這如何是好？"諸葛殷說："應當在那下面建一座齋壇，請神官除掉它！"然後，他指指周師儒的家。於是，高駢命手下人將周師儒從家中驅趕出來。這天，雨雪驟降，泥濘不堪。那些奉命而來的人用皮鞭抽打逼迫，使周師儒扶老攜幼，在大道上連滾帶爬，圍觀者都感到十分驚愕。諸葛殷將自家遷居於此。不久，他的腳先生出一顆毒瘡，越來越嚴重。每當那毒瘡躁癢起來，他便讓一婢女用手撓個不停，直至流出血來爲止。高駢有潔癖，外甥侄兒等晚輩來了都不準坐下，只對諸葛殷熱情招待，甚至都廢寢忘食。有時促膝而坐，有時同杯共飲。遇到諸葛殷的毒瘡忽然躁癢難忍，他盡情抓撓弄得滿手膿血時，高駢跟他照樣又喫又喝，臉上並無爲難的神情。手下的人就說了這件事，高駢說："神仙往往都是這樣考驗人，你們不要介意呵！"高駢的身邊有一隻狗崽子，每當聞到腥穢的氣味，便跑上前去。高駢責怪它大過於馴順狎暱。諸葛殷笑着說："我曾經在大羅宮玉皇大帝身邊見過它，分別幾百年了，它還認識我。"他常常是如此虛誕驕狂。高駢曾經對人說："怎知道它不是滅我家族的冤家呢？"諸葛殷性情急躁暴虐，管理揚州院兩個月來，幾百名官吏當中，有一半人捱了他的鞭子。僖宗光啓二年，後唐任命諸葛殷兼任御史中丞，加一道金印紫綬帶。等到揚州城被攻陷之後，他逃竄到海邊，被巡邏的士兵擒獲，在他的腰間搜出好幾斤黃金，還有兩條通天犀帶，當即將他捆入城中。老百姓前來圍觀，將唾沫吐到他臉上，撕扯他的頭髮，頃刻便拔光了。他被戴上刑具，關押在下馬橋南，打了一百棒子，又用繩子勒但沒有勒死。這時正趕上師鐸的母親從揚州所屬的一座小城回家，路過法場，隨即扶起他躲到橋下，他才甦醒過來。執刑的人見到他，便用大木頭砸去。用馬車拉到大堂上重新判決，還是和當初一樣。他的驕橫暴虐之名，遠遠近近全知道了。同族的人們競相以謙損告戒他。諸葛殷說："男子漢怕的是不能夠實現他的志願，既然實現了，就應該好自爲之。一個人在一生之中，難道還有死兩遍的嗎？"果然，後來又對他再次行刑。待他被棄屍路旁時，被仇人剜掉了眼珠，割斷了舌頭。小孩子們拿起石頭瓦塊向他投去，很快就堆起了一座小山。又 高駢到了晚年，被所謂的神仙之術  
弄得神魂顛倒。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人，都說自己能夠召神喚鬼，變出黃金，高駢深信不疑，當即都委任以官職。呂用之等勾結朋黨，胡作非爲。後來，他也擔心話多語失泄露祕密，所以對高駢說："高真上聖，將要非難於我們。所令人憂慮的是，學道之人真氣虧損，靈咒也隨之失去效力。"高駢聽了此言，信以爲真，便謝絕人世間的事情，把愛妾們也拋到一邊。從此，賓客和他的部下，就再也看不到他了。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便派人先進去爲他沐浴齋戒，再到紫極宮請道士除兇消災，稱之爲"解穢"，然後才能與人相見。可當你禮拜後剛剛站起來，便又被人領出門去。從此他與世隔絕，綱紀日見紊亂。呂用之等人於是作威作福，旁若無人，時間一長，他們便站穩了腳跟，根基逐漸穩固。呂用之自稱磻溪真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是將軍。有一個叫蕭勝的人，自稱是當年秦穆公的駙馬，都說他是上帝派下來爲高駢做道路之神的。此人粗俗不堪，說的話荒誕不經，隨隨便便的跟呂用之等人完全一樣。江陰縣外有一座小土地廟，呂用之貧賤之時，曾經與妻子在這裏居住。不論做什麼事情，都要先禱告一番再行動。得志之後，呂用之說是得到了陰間神靈的幫助，於是在這裏重修了廟宇。迴廊曲室，妝樓寢殿，一共有一百多間。土木工匠，全是從整個江南挑選來的。每當遇到軍旅大事，則要殺豬宰羊祭祀。呂用之、張守一都說自己與神相遇過。高駢凡是得到親近人的邀請，他便派呂、張二位前去應付。唐僖宗中和元年，呂用之以神仙好在樓里居住爲由，請求在公廨北邊的官邸，跨河修造一座"迎仙樓"。斧頭聲晝夜不停，耗資一萬千文錢，半年才修成。從修成到毀壞。竟然沒有來過一次。最後卻化成了灰燼。這年冬天，又在大廳西側建起一座"延和閣"，共七間，八丈高，全裝飾上珠玉。門窗也用綢緞作簾，幾乎不像人工所做。每天早晨，都要燒名香，擺奇珍異寶，祈求王母娘娘降福。等到師鐸之亂時，有人登上閣去，在藻井的垂簾之上看見了二十八個字，寫的是："延和高閣上幹雲，小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這差不多是一首妖詩呵。呂用之公然說："我們與天上的神仙來往，每次都是當着高駢的面進行的。有時他們呼風喚雨，高駢向空中作揖，並說看見仙人們走遠了，隨即就跪地下拜……呂用之比比劃劃，一點都不害羞。周圍稍有異論，他的死期就不遠了，觀看的人們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一個個氣憤不已卻不敢說話。呂用之忽然說："后土夫人與我相好，派特使向我借兵馬，還有李筌所撰寫的《太白陰經》。"高駢立即派人下到兩個縣裏，領百姓編了幾千領葦蓆，並在上面畫上兵士的模樣，派呂用之到廟庭上把它們燒掉。又把《太白陰經》中的十道寫在五彩箋上，放到神像身邊。接着，又派人在後土夫人像傍塑造出一個綠衣少年，稱之爲韋郎。廟修成了，有人在西側房棟上題了一首長句，說道："四海乾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刑。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嵬岫拂眉清。韋郎年少耽閒事，案上休誇太白經。"好事之徒競相傳誦。這年，皇帝下詔令在廣陵建立一應高駢生祠，並在石頭上刻寫頌詞。於是，州里的百姓便被派到宣城採集碑石。這些碑石運到揚子院，呂用之當天晚上就派人偷偷用五十頭健牛把它拖到了州府南頭，穿城牆越過護城河，轉移到了城內。等到天亮之後，柵欄等又恢復了原樣。於是，呂用之讓揚子縣令申報州府，說碑石在一夜之間不知去向，隨即懸賞購之。到晚些時候才聽說，那碑石已被人移到了街市之上。高駢大喫一驚，就派人在碑石旁豎起一根大木柱，上面用金字寫道："不因人力，自然而至。"當即令兩個都府派出兵仗隊和鼓樂，將碑石迎進碧筠亭。到了三橋最擁擠之處，由於被埋的石頭阻礙着，便謊稱說："人和牛都拽不動呵！"高駢便提筆寫了幾個紅色的篆字，貼到碑石上，一會兒那石頭就動了。圍觀者互相傳說："碑石動了！"有見識的人對此十分厭惡。第二天，揚子縣有一個農村老太婆，到知府判官那裏呈上一份狀子，說："昨天里胥到我家借耕牛拖碑石，誤傷了牛腿。"周圍的人們聽到了，都笑彎了腰。等到該城失守，師鐸的兵馬竟從壞牆處蜂擁而入。高駢曾經與鄭丞相不融洽，呂用之知道這件事。他忽然對高駢說道："我剛纔得到天上神仙的書信，說宰相們之中，有人要暗害於你。他派了一個俠士，今晚該到了。"高駢又驚又怕，向呂用之詢問對策。呂用之說："張守一少年的時候，曾經跟深井裏的聶夫人學過一門道術，近日不知是否更加精深？如果是這樣，只要請他出來抵擋，非把對方擊成粉末不可！"高駢立即召來張守一，把意圖跟他說了。張守一回答說："我好長時間沒練此道了，手腳生疏；但是爲了您，有什麼不可以的呢？"時辰臨近時，他穿上女人的衣服，藏在高駢愛妾的房間。張守一睡在高駢的臥室之內。到了半夜時分，他把一顆銅鐵扔到了石階之上，發出鏗然的聲響。接着，他從皮囊中拿出狗血，灑在門窗和房檐之間，像是經過一番格鬥的樣子。第二天，高駢哭着向張守一道謝說："蒙先生再生之恩，我真是起死回生呵！"就躬下身子獻上黃金珠玉及通天犀帶，作爲酬謝。江陽縣有個薛縣尉，忘記了他的名字，也是呂用之的死黨。忽然有一天，他告訴高駢說："昨天晚上我去巡警，到了后土夫人廟前，發現了無數陰兵，其中一個說：'請替我們轉告高駢，后土夫人派來數百萬兵將在這個地方巡邏，使他不用擔心賊寇入侵呵。'說完，便銷聲匿跡。"那夥妖人聽了十分歡喜，競相把金銀布帛贈送給這位薛縣尉。不久，高駢奏報朝廷封薛縣尉爲六合縣縣令。呂用之又用木頭刻了一隻巨人腳，三尺五寸多長。當時久雨初晴，晚上他在後土夫人廟的大殿後面柏樹林中，印上了巨人的腳印，一直印到江陽縣衙門前，那腳印呈現拼搏之狀。第二天，呂用之對高駢說："昨天晚上有神仙來到后土夫人廟中相鬥，我派遣陰兵把他們趕跑了，已經過江而去了。"不久，廣陵幾乎被洪水淹沒，高駢十分驚恐，當即拿出二十斤黃金贈給呂用之。後來，高駢有一匹愛馬死了，餵馬的人怕由此獲罪，向呂用之求救。呂用之就又去拜見高駢，說："隋朝的大將陳果仁，我命令他到淮東辦一件事情，他說沒有馬；並說知道你有一匹大烏馬，希望能借給他一用。"頃刻，管馬廄的小官來報告說，大烏馬身上直冒黑汗，怕是不行了。高駢緩緩地點點頭說："我已經借給大司徒了。"那馬一會就死了。起初，蕭勝向呂用之行賄，謀求當鹽城監司。高駢認爲當任者有政績，考慮定奪之際，頗有爲難之色。呂用之說："用蕭勝當鹽城監司，不算破格任用呵。昨天我收到天上神仙寫來的書信說，鹽城的井裏有一把寶劍，但必須用靈官才能把它取出來。蕭勝作爲神仙身邊的人，應該派他去呵。"高駢聽他這麼一說，點頭應允。蕭勝到鹽城幾個月後，將一把銅匕首裝在匣子裏敬獻給高駢，呂用之點頭說："這是北帝所佩帶的呵，得到它的人在百里之內，五種兵器都不敢碰它。"高駢十分驚異高興，在劍上鑲嵌上寶玉，常常放在自己坐椅旁邊。當時廣陵久雨不停，呂用之對高駢說："這地方應該有一場火災，城內將化爲一片灰燼。這兩天我派金山下的毒龍，用小雨潤潤地。這樣一來雖然沒有火災，也難免受到小小的驚憂。"於是，呂用之每天晚上都悄悄派人放火，荒毀的廟宇便成了犧牲品，一座都沒有幸存下來。高駢應該接受道家的祕法了，然而呂用之、張守一卻沒有什麼長進。於是，他們把一塊大青石頭，刻成用手扭過的樣子，隱隱約約可以看見蜿蜒盤曲的"文字"：玉皇大帝授高駢爲"白雲先生"，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高駢看見了，不勝驚喜。呂用之說："玉皇大帝念你焚香修德功績顯著，纔有了這樣的命運。估計他派來的鸞鳳和仙鶴，不久也該到了。我們幾個這次在凡間的期限已滿，應該陪着你的大駕，同歸仙境呵。將來有一天，咱們在瑤池宴上相逢，這不也是人世間的一段故事嗎？"說完，狂笑不已。隨即，他們相互攙扶着登上了"延和閣"，命人擺上酒菜，酒足飯飽方肯罷休。接着，又在道院庭中用木頭刻起仙鶴來，如同小馬一樣大小，鞍墊下和繮繩上安好機關，他們逼近閣臺，奮臂飛動。高駢嘗試着穿上仙衣跨了上去，仰望天空，有飄然欲仙、心曠神怡之感。從此更加嚴格地遵守齋戒，虔心敬神，煉製金丹，妄想一日成爲飛仙。耗資巨大，動輒萬計，日積月累，竟然一點也不靈驗。

董昌

董昌未僭前，有山陰縣老人，僞上言於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聞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日人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謂（謂原作讀，據明抄本改）曰："天命早已歸我，我所爲大矣。"乃贈老人百縑，仍免其徵賦。先遣道士朱思遠立壇場，候上帝。忽一夕雲，天符降於雨（《稽神錄》雨作函）中，有碧紙朱文，其文又不可識。思遠言"天命命與董氏"。又有王守真者，欲謂之王百藝，極機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續官屬，及設兵衛，狀若鬼神，皆百藝所爲也。妖僞之際，悉由百藝幻惑所致。昌每言："我（明抄本我下有得字。）兔子上金牀讖我（明抄本無我字。）也。我卯生，來年歲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當以卯時。萬世之業，利在於此。"乾寧二年，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僣袞冕儀衛，登子城門樓，赦境內，改僞號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校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言曰（云云）。詞畢，復欲舞蹈。昌乃連聲止之："卿道得許多言語，壓得朕頭疼也。"（緣土人所制天冠稍重，故有此言。）時人聞，皆大笑之。（出《會稽錄》）

【譯文】

董昌沒有僭越起事之前，山陰縣有位老人，矯作地上書給董昌說："你今天的仁政使得人人受惠，祝願你早日登基，爲民造福。三十年前就聽到那首民謠了，與今天之事正相符合，所以來敬獻給你。那民謠說：'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日從曰上升。'"董昌聽罷大喜，便對老人說："天命早已歸我，天下我爲大人。"就贈給老人一百疋雙絲細絹，還免掉了他的稅賦。董昌先派朱思遠道士設立壇場，迎候上帝。忽然一天空中飄來烏雲，天符降落到雨中，籙紙上寫着紅字，那字卻不好認。朱思遠說，那上面寫的是"天命命於董氏"六個字。又有一個叫王守真的人，老百姓稱他"王百藝"，非常機智靈巧。他開始進入一個新廟宇，就雕刻佛像，摹仿官府的樣子畫上殿堂樓閣。塑續官屬，設造的衛士兵卒，狀貌如同鬼神一般。這全是王百藝所幹的。妖僞者們經常聚集在一起，也全是由於王百藝妖言惑衆所致。董昌每次說："'兔子上金牀'，預示了我的命運。我是卯年生的，來年是卯年，二月二日也是卯月卯日，即卯年卯月卯日，還應當在卯時。我的千秋萬代的宏圖大業，只有在此開始才最爲有利。"唐昭宗乾寧二年二月二日，董昌率領士兵及百姓好幾萬人，舉行隆重加冕儀式後起事，登上了內城的門樓，在境內實行大赦，建立羅平國，年號爲天冊。他自稱聖人，並命令所屬官兵百姓等，全都得喊"聖人萬歲"。一次董昌在殿上飲酒作樂，手下人俯首說道："祝詞已經說完了，是否再來段舞蹈？"董昌連聲制止，說："你講了這麼多話，把我的頭都壓疼了！"當時人們聽了，全都大笑起來。（由於當地人造的皇冠太重，他纔會這樣說）。

# 神鬼精怪卷（第291-374卷)目錄

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　　龍門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齊桓公　晉文公　鄭繆公

晉平公 齊景公 妬女廟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觀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劉向　何比干

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欒侯　陽起　歐明　李高　黃原　賈逵　李憲　張璞

洛子淵 陳虞 黃翻 陽雍　錢祐　徐郎　丁氏婦　阿紫

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　　度朔君　蔣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顧邵　陳氏女　王表

石人神 聖姑 陳敏 費長房　胡母班　張誠之

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　　王祐　溫嶠　戴文諶　黃石公　袁雙　商康　賈充　王文度

徐長 陳緒 白道猷　高雅之　羅根生　沈縱　戴氏女　孫盛

湛滿 竺縣遂 武曾 晉孝武帝 藺啓之 王猛 封驅之

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陳悝　宮亭廟　安世高　曲阿神　謝奐　李滔

樹伯道 侯褚 盧循 陳臣　張舒　蕭惠明　柳積　趙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吳興人 劉子卿

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　　太室神　黃苗　龔雙　蕭總　蕭嶽　爾朱兆　蔣帝神

臨汝侯猷 陰子春 蘇嶺廟　盧元明　董慎　李靖

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茜　兗州人

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　　柳智感　李播　狄仁傑　王萬徹　太學鄭生　趙州參軍妻

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　　韋安道

卷第三百　　　　神十　　杜鵬舉　河東縣尉妻　三衛　李湜　葉淨能　王昌齡　張嘉佑

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汝陰人　崔敏殼　張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晙

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衛庭訓　韋秀莊　華嶽神女　王僴

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韓光祚　宣州司戶　崔圓　鄭仁鈞　季廣琛　劉可大　奴蒼璧

南纘 王常

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開業寺　女媧神　王籍　暢璀　喬龜年　張光晟　淮南軍卒

元載張謂 穎陽里正

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時　韋皋　竇參　李伯禽　肖復第　李納

崔汾 卒祕

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陳袁生　冉遂　魏耽　盧佩陳

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沈聿　黨國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陳翁　樂坤　永清縣廟

崔澤 韓愈 李逢吉 樊宗訓 裴度 張仲殷 凌華

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榮　劉元迥　鄭翦　柳澥　馬總　崔龜從

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蔣琛　張遵言

卷第三百十　　　神二十　張無頗　王錡　馬朝　郄元位　夏陽趙尉　盧嗣宗　

三史王生 張生

卷第三百十一　　神二十一蕭曠　史遂　田布　進士崔生　張偃　裴氏子　韋騶

卷第三百十二　　神二十二楚州人　陷河神　謇宗儒　滑能　柳晦　劉山甫　爾朱氏

李仲呂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候禎　徐煥　羅弘信　李嶢

卷第三百十三　　神二十三楊鑣　張璟　崔從事　王審知　張懷武　李玫　趙瑜　

關承湍妻 李冰祠 鄭君雄 鍾離王祠 盤古祠 狄仁傑祠

葛氏婦 馬希聲 龐式

卷第三百十四　　神二十四清泰主　僕射陂　李泳子　譙乂俊　劉峭　袁州父老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馬正彝 劉宣 黃魯 張鋋 郭厚

潯陽縣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鮑回 劉皞 崔練師

卷第三百十五　　神二十五梨山廟　吳延瑫

淫祠　　餘光祠　鮔父廟　鮑君　張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樹 狄仁傑檄 飛布山廟　畫琵琶　壁山神梨山廟

建州

卷第三百十六　　鬼一　　韓重　公孫達　鮮于冀　盧充  
 談生 陳蕃 劉照 張漢植

範丹 費季 周式 陳阿登

卷第三百十七　　鬼二　　吳祥　周翁仲　田疇　文穎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鄭奇

鍾繇 夏侯玄 嵇康　倪彥思　沈季　糜竺　王弼　陳仙

胡熙 魯肅

卷第三百十八　　鬼三　　陸機　趙伯倫　朱彥　桓回　周子長　荀澤　桓軏　朱子之

楊羨 王肇宗 張禹　邵公　吳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經 謝邈之 彭虎子 司馬恬 阮德如　陳慶孫　甄衝

卷第三百十九　　鬼四　　張子長　桓道愍　周臨賀　胡茂回　阮瞻　臨湘令　顧氏

江州錄事 陳素 胡章　蘇韶　夏侯愷　劉他　王戎

王仲文

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蔡謨　姚元起　閭勦　孫稚　索遜　馮述　任懷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桓恭 阮瑜之 劉澄 劉道錫

趙吉 司馬隆

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郭翻　王瑗之　牽騰　新鬼　劉青松　庾亮　司馬義　李元明

張闓 庾紹之　韋氏　胡馥之　賈雍　宋定伯　呂光

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　　陶侃　謝尚　襄陽軍人　呂順　桓恭　庾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 王矩 周義　袁乞　王恆之　劉遁　王思規　華逸

張君林 蠻兵 陳皋 袁無忌 新蔡王昭平　遠學諸生

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　　張隆　吉宕石　富陽人　給使　甄法崇　謝晦　謝靈運　梁清

徐道饒 東萊陳氏 謝道欣　沈寂之　王胡　陶繼之　朱泰

戴承伯 章授 旋續門生 張道虛

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秦樹　竺惠熾　郭銓　駕思令　山都　區敬之　劉雋　檀道濟

石秀之 夏侯祖觀　張承吉　梁清　崔茂伯　巢氏　胡庇之

索頤

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王騁之　孟襄　司馬文宣　虞德嚴猛　郭慶之　薄紹之

索萬興 郭秀之 庾季隨　申翼之　王懷之　柳叔倫　劉廓

王瑤 王文明 夏侯文規

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袁炳 費慶伯 劉朗之 長孫紹祖 劉導 劉氏 崔羅什

沈警

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馬道猷 顧總 邢鸞 肖摩侯 道人法力 肖思遇

任胄 董壽之 樊孝謙　李文府　史萬歲　房玄齡　魏徵

唐儉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袱人 漕店人 張琮 劉門奴 閻庚

明崇儼 王懷智 沙門英禪師　陳導　王志　巴峽人

陸餘慶

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榮 張希望 鄭從簡 房穎叔 劉諷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傑 李皓　張守珪　楊瑒

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張果女　華妃　郭知運　王光本　幽州衙將　韋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鑑　李令問　僧韜光　僧儀光　尼員智

楊元英

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薛矜 朱七娘 李光遠 李霸 洛陽鬼兵 道德里書生

安宜坊書生 裴盛 楊溥　薛直　劉洪

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晅 蕭正人 韋鎰 趙夏日 茹子顏 劉子貢 劉平

蕭穎士

卷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黎陽客 李迥秀 琅邪人 崔鹹 季攸 武德縣田臾 裴徽

李陶 長洲陸氏女　刁緬　王無有　王升　高生

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楊準 王乙 韋慄 河間劉別駕 王玄之 鄭德懋 朱敖

裴虯 趙佐 歧州佐史

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浚儀王氏 章仇兼瓊 李林甫 陳希烈 楊國忠 李叔霽

新繁縣令 姚肖品 梁守威

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常夷 張守一 鄭望 宇文覿 李瑩 裴晠 李氏

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韋璜 薛萬石 範俶 李浣 張勍 牛爽 李鹹 李晝

元載 蕭審

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盧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竇裕 商順 李載 高勵

蕭遇 朱自勸

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羅元則 李元平 劉參 閆敬立 崔書生 李則 陸憑

潯陽李生

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韓弇　盧頊　李章武

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李俊 李赤 韋浦 鄭馴 魏朋 道政坊宅 鄭瓊羅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獨孤穆 華州參軍 趙叔牙 賙濟川

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陸喬 盧江馮媼 竇玉 李和子 李僖伯

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王裔老 張弘讓 寇鄘 呼延冀 安鳳 成叔弁 襄陽選人

祖價

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張庾 劉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軍將 郭翥

裴通遠 鄭紹 孟氏

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利俗坊民 太原部將 成公逵 送書使者 臧夏 踏歌鬼

盧燕 李湘 馬震　劉惟清　董觀　錢方義

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吳任生 鄥濤 曾季衡 趙合 韋安之 李佐文 胡急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辛神邕 唐燕士 郭鄩 李全質 沈恭禮 牛生 韋齊休

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房陟 王超 段何 韋鮑生妓 梁璟 崔御史 曹唐

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許生　顏浚　郝惟諒　浮樑張令　歐陽敏　奉天縣民

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邢羣　李重　王坤　蘇太玄　房千里　韋氏子　李潯

段成式 鬼葬 董漢勳

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牟穎　遊氏子　李雲　鄭總　王紹　王鮪　李戴仁

劉璪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馮生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陳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樞 朱延壽 秦進忠　望江李令　張飛廟祝

僧彥翛 建康樂人 黃延讓 張瑗 婺源軍人妻

陳德遇　廣陵吏人

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楊瑊　袁繼謙　邠州士人　王商　謝彥璋　崇聖寺

任彥思 張仁寶 楊蘊中　王延鎬　僧惠進　田達誠

徐彥成 鄭郊 李茵 柳鵬舉 周潔

卷第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　　　　楊副使　僧珉楚　陳守規　廣陵賈人　浦城人　

劉道士 清源都將 王誗妻 林昌業　潘襲　胡澄

王攀 鄭守澄 劉騭

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哥舒翰　章仇兼瓊　楊慎矜　江南吳生　朱峴女

杜萬 韋自東 馬燧

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東洛張生　薛淙　丘濡　陳越石　張融　蘊都師

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龐阿　馬勢婦　無名夫婦　王宙　鄭齊嬰　柳少遊

蘇萊 鄭生 韋隱 齊推女　鄭氏女　裴珙

舒州軍史

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武都女　東方朔　雙頭雞　張遺　翟宣　臧仲英

頓丘人 王基 應璩 公孫淵　諸葛恪　零陵太守女

滎陽廖氏 陶璜 趙王倫 張騁 懷瑤 裴楷　衛瓘

賈謐 劉嶠 王敦 王獻 劉寵 桓溫府參軍 郭氏

卷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庾翼　庾謹　商仲堪　壽頒　李勢　郗恢　庾實

乞佛熾盤 姚紹 桓振 賈弼之　江陵趙姥　

諸葛長民 鹽官張氏 王愉 朱宗之 虞定國 丁譁

富陽王氏 樂遐 劉斌 王徵 張仲舒 蕭思話

傅氏女 郭仲產 劉順 王譚　周登之　黃尋　荊州人

田騷 鄧差 司馬申 段暉

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　　　　崔季舒　安陽黃氏　齊後主　王惠照　獨孤陀　楊素

滕景貞 元邃 劉志言 素娥　張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載言 範季輔 洛陽婦人 裴休貞 牛成 張翰

南鄭縣尉 李泮 元自虛

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長孫繹　韋虛心　裴鏡微　李虞　武德縣婦人　懷州民

武德縣民 張司馬 李適之　李林甫　楊慎矜　姜皎

晁良貞 李氏 張周封 王豐 房集 張寅 燕鳳祥

王生 梁仲朋

卷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　　　　韋滂　柳氏　王訴　李哲　盧瑗　廬江民　揚州塔

高郵寺 劉積中

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江淮士人　李鵠　僧智圓　南孝廉　謝翱　僧法長

河北村正 僧弘濟 金友章 於凝

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　　　　王申子　韓佽　許敬張閒　太原小兒　李師古

孟不疑 戴詧 杜悰 鄭絪 河北軍將　宮山僧

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杜元穎　朱道士　鄭生　趙士宗　曹朗　秄兒　李約

張縝 馬舉 韋琛 張謀孫 李黃　宋洵　張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從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峯

歐陽璨

卷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　　　　東柯院　王守貞　彭顒　呂師造　崔彥章　潤州氣

黃極 熊勳 王建封 廣陵士人　張銿　宗夢徵

黃仁浚 孫德遵

人妖　　　　　東郡民　胡頊　烏程縣人　李宣妻　趙宣母　馬氏婦

楊歡妻 壽安男子 崔廣宗 許州僧 田瞫 元鎬

無足婦人 婁逞 孟嫗 黃崇嘏 白項鴉

卷第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雜器用　　　　陽城縣吏　桓玄　徐氏婢　江淮婦人　劉玄

遊先朝 居延部落主 僧太瓊 清江郡叟　韋訓

盧贊善 柳崇 南中行者 麴秀才 虢國夫人

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雜器用 　　　蘇丕女　蔣惟嶽　華陰村正　韋諒　東萊客

交城裏人 岑順 元無有 李楚賓

卷第三百七十　　精怪三　

雜器用 　　　國子監生　姚司馬　崔　珏　張秀才　河東街吏

韋協律兄 石從武 姜修 王屋薪者

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雜器用　　　　獨孤彥　姚康成　馬舉　吉州漁者　

兇器上　　　　梁氏　曹惠　竇不疑

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兇器下 　　　桓彥範　蔡四　李華　商鄉人　盧涵　張不疑

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火 　　　　賈耽　劉希昂　範璋　胡榮　楊禎　盧鬱　劉威

土 　　　　馬希範

卷第三百七十四　靈異　　　　　鱉靈　玉梁觀　湘穴　耒陽水　孫堅得葬地　聶友

八陣圖 海畔石龜 釣臺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王女

程顏 文水縣墜石 玄宗聖容 渝州蓮花 玉馬

華山道侶 鄭仁本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廬山漁者 桂從義 金精山木鶴 賣餅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

龍門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齊桓公 晉文公 鄭繆公 晉平公 齊景公 妬女廟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觀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劉向　何比干

龍門山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龍原作門，據明抄本改）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色犬，行吠於前。禹計行十餘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人面蛇身。（蛇身二字原缺。據許本補。）禹因與之語。仙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於此圖之側。禹問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九原作孔。據明抄本改。）江神女，以生餘也。"乃探玉簡以授禹。簡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度量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授簡披圖，蛇身之神，則羲皇之身也。（出《拾遺錄》）

【譯文】

大禹開鑿龍關山，此山也叫龍門。他遇到一個大巖洞，數十里深，幽暗莫測，難以行進。大禹舉着火把向前走。忽然，閃出一隻像豬的野獸，銜着夜明珠爲他照路，那珠光比蠟燭還亮。又來了一隻青色的狗，叫着跑在他的前面。大禹估計走了十多里，迷迷糊糊地分不清白天還是夜裏。漸漸看到了光亮，只見那跟來的豬狀獸和狗都變成了人的模樣，全穿着黑色的衣服。這時，又來了一個神仙，長着人的面孔蛇的身子。大禹便跟他攀談。那神仙拿出八卦圖給大禹看，然後擺在一塊金板上面。又來了八個神仙，站在八封圖的兩側。大禹問道："聽說華胥氏生了個聖子，是你嗎？"那神仙回答說："我母親華胥氏是九江神女，是她生下了我。"然後掏出玉簡送給大禹。那玉簡一尺二寸長，正符合每天十二時辰這個數。那神仙讓大禹用它來度量天地。大禹就帶着這玉簡，來治理山河水土。送給大禹玉筒並讓他看八卦圖的這位蛇身神仙，則是伏羲氏呵。

太公望

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暴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出《博物志》）

【譯文】

周文王任命姜子牙姜太公爲灌壇令，一年來，連把樹枝吹得發聲的風都沒有。一日，文王夢見一個女人容貌豔麗，坐在路中央哭。問其緣故，那女人說："我是東海邊泰山神女，嫁給西海龍王作妻子。我想回東海邊去，不料灌壇令擋了我的道。考慮到太公有德。我不敢挾暴風驟雨而過呀！"文王一驚醒來。第二天，他召見姜公。過了三日三夜，果然有狂風暴雨從西向東而去。於是，文王就拜姜太公爲大司馬。

四海神

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且進熱粥，以知寒。"粥皆畢，師尚父曰："客可見矣。五（五原作可。據明抄本改。）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風伯雨師，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內，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嘆。祝融等皆拜。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授命。"顧敕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也。（出《太公金匱》）

【譯文】

周武王伐紂時，曾建都於洛邑。第二年氣候陰冷，一連下了十幾天雨雪，有的地方積水一丈多深。第二天天大亮的時候，五個大丈夫乘着馬車而來，後面還跟着兩個騎馬的，他們停在武王門口。國師呂望讓人拿一盆稀粥出來，說："大夫正在屋裏同天子談話呢！在武王沒有出來之前，請那五個人先喝熱粥，以避寒冷。"等他們喝完粥，呂望纔對武王說："現在，你可以召見他們了。那五車兩騎，是四海之神和河神、風神及司雨之神。南海之神叫祝融，東海之神叫勾芒，北海之神叫顓頊，西海之神叫蓐收。河神、風神、雨神，就這麼稱呼便可。"他囑咐傳喚謁見者的人，一定要直呼其名召之。武王就坐在大殿之上，使謁者於殿下門內，把祝融領了進去，其餘諸神大驚，相視而嘆。祝融等都向武王下拜。武王說："這天氣如此不好，你們卻遠道而來，有何見都教？"諸神皆說："上天要伐殷立周，我們是來向你領任務的。"周武王看看風神和雨神說："你們各供其職、各負其責就可以了。"

延娟

周昭王二十年，東甌貢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娛。俱辯麗詞巧，能歌笑，步塵無跡，日中無影。及王遊江漢，與二女俱溺。故江漢之間，至今思之，乃立祠於江上。後十年，人每見二女擁王泛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採蘭杜包裹之，以沈於水中。或結五色綵以包之，或以金鐵系其上，乃蛟龍不侵。故祠所號招祗之祠。（出《拾遺記》）

【譯文】

周昭王登基二十年的時候，東甌越族獻來兩位女子，一個叫延娟，一個叫延娛，皆美麗纖巧，能言善辯，而且會唱會笑。她們走路不留腳印，太陽下沒有影子。一次，她們陪昭王遊覽長江和漢水，不幸全都隨昭王落水而死。因此，江漢一帶，至今人們還懷念她們，並修祠堂立於江邊。十年之後，人們每天都可以看見二位女子伴昭王泛舟江上，嬉戲於水邊。到晚春上巳節這天，人們都集中到祠堂前祭祀：有的拿來又甜又新鮮的水果，採來杜蘭葉將其包好，沉入水中；有的用五彩線包，還把金屬系在上面。這樣一來，蛟龍就不會侵害她們的仙體了。由此，這個祠堂被稱爲"招祗之祠"。

齊桓公

齊桓公遊於澤，管仲御。公見怪焉。管仲雲："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見人則拜其首而立，見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見也。"（出《莊子》）

又 桓公北征孤竹，來至卑耳之溪十里，見人長尺，而人形悉（人形悉原作立人則。據明抄本改。）具。右祛衣，走馬前。以問管仲，管仲曰："臣聞登山之神有餘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走前導也。祛衣前有水也。右祛示從右涉也。"至如言。（出《管仲子》）

【譯文】

齊桓公遊歷於水鄉澤國，管仲親自爲他趕車。齊桓公不悅地責怪他，他回答說："這湖中有大莽蛇，有車輪子這麼粗，有車轅這麼長。身上是紫色的，頭上是紅色的，如同穿着紫衣服戴着紅帽子。見了人，它就把脖子昂起來，直盯着你。誰如果看見它，誰的霸業就要受到威脅！"齊桓公指指管仲的衣服和帽子，開玩笑道："這條蟒蛇，我已經看到了！"

又 齊桓公向北征討墨胎氏的孤竹國，走過卑耳溪十里處，看見一個人只有一尺多高，而人體各部器官俱全。他右身赤着，走在齊桓公的馬前。齊桓公問管仲，這人是怎麼回事。管仲說："我聽說登山之神有個小兒子，只有一尺多高，而人的器物齊全。你今天看見了登山之神，這就是霸業興盛的預兆。他走在前面是給我們做嚮導呵。他赤裸着右身，說明前面有水；他右側沒穿衣服，這是暗示我們應從右面涉過河去。"果然，一切都像管仲說的那樣。

晉文公

晉文公出，有大蛇如拱，當道。文公乃修德，使吏守蛇。守蛇吏夢天使殺蛇，謂曰："蛇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之，蛇則臭矣。（出《博物志》）

【譯文】

晉文公出巡時，有一條大蛇，如同兩手合圍的大樹，擋住他的路。文公修道積德，命一小吏守護這條蛇。守護蛇的小吏睡着了，夢見天使來殺這條蛇，並說道："這條蛇爲何要擋聖君之道？"小吏醒來看去，那條蛇不但死了，而且臭了。

鄭繆公

鄭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而狀方正，繆公大懼。神曰："無懼，帝厚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使若國昌。"公問神名，（名原作明。據明抄本改。）曰："予爲勾芒也。"（出《墨子》）

【譯文】

鄭繆公白天住在廟裏，有個神仙來見他。這神仙長着人的面孔，鳥的身子，穿着白衣服，臉型有梭有角。繆公十分害怕。那神人說："你不要害怕，天帝對你的聖明賢德十分厚愛，派我賜你十年陽壽，爲的是使你的國家昌盛起來。"繆公問他叫什麼名字，回答說："我就是東海之神勾芒呵。"

晉平公

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於霍太山而歸，其逢君於澮乎，君其有喜焉！"（出《古文瑣語》）

【譯文】

晉平公來到田地裏的水溝旁，看見有人乘坐八匹白馬拉的車匆匆而來。有一個長着狐尾野貓身子的怪物從那輛車上跳下來，緊緊跟在晉平公車子的後面。平公問樂師師曠，這是個什麼東西。師曠說："野貓身子狐狸尾巴，它的名字叫首陽之神。它去霍山飲酒回來，恰與你在水溝旁相遇，看來大王要有喜事了！"

齊景公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見二人怒。公恐，謂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祖湯與（與原作興。據明抄本改。）伊尹，爲言其狀，湯皙容，多髭鬚，伊尹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彀毀，公恐，乃散軍不伐宋。（出《物異志》。明抄本作出《博物志》）

【譯文】

齊景公率兵討伐宋國。過泰山時，他夢見二人大發雷霆，十分恐懼，以爲他們是泰山之神。晏子卻說他們二位是宋國的始祖商湯和殷商的國政伊尹。接着，晏子又向景公說出他們的模樣：商湯臉色白皙，連鬢鬍子；伊尹是個黑黑的矮個子。這與齊景公夢見的那兩個人相符。然而，他卻沒有在意，繼續向宋國挺進。結果，所率大軍中了圈套受到重創，齊景公嚇壞了，於是把士兵遣散了，從此永不伐宋。

妬女廟

幷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妬女泉，有神廟。泉瀵水深沉，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妬女者，介子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斷火，至今猶然。女錦衣紅鮮，裝束盛服。及有取山（山原作仙。據明抄本改。）丹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電雹以震之。（出《朝野僉載》）

【譯文】

幷州石艾、壽陽二縣的交界處，有一條妬女泉，泉邊有座神廟。這泉水是從地下噴出來的，極深，且又極清澈，一瀉千丈。來此祭奠的人投進去不少錢和羊骨頭，白花花的，誰都看得見。民間傳說的妬女，就是鄭國貴族介子推的妹妹。她與哥哥比賽，離開該泉一百多里，寒食節不許斷火，一直到今天還是這樣。女子們穿上了節日的盛裝，披紅戴綠的，頗爲新鮮。等到有人進山採山丹百合等野花從這裏經過時，必然遭到風雨雷電及冰雹的襲擊。

伍子胥

伍子胥累諫吳王，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鮧魚皮裹吾屍，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高數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二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雲：與錢塘江水相應焉！（原缺出處。黃本作出《錢塘志》）

【譯文】

伍子胥屢次規勸吳王，結果把吳王惹火了，賜給他一把屬鏤劍，讓他自殺而死。臨終之前，告戒他的兒子說："我死之後，把我的腦袋懸掛在南門上，我要親眼看見越兵的到來。另外，用鮧魚皮裹住我的屍身，投進江中，我要早晚乘潮而來，親眼看見吳國的失敗。"從這一天開始，自海門山往這裏，潮頭洶湧異常，比往日高數百尺，一直越過錢塘江入海口的漁場，才漸漸變小。那潮頭每天早晚兩次，其聲音如同人之震怒，雷鳴電閃般地湧過去，足有一百多里呵。當時，有人看見伍子胥乘着白車白馬站在潮頭之上，所以爲他修了一座廟來祭祀他。廬州城的淝河岸上，也有一座子胥廟。每天早晚漲潮時，淝河的水也憤怒地鼓漲起來，一直湧到廟前。那浪頭一二尺高，十餘丈寬，一頓飯的工夫才能夠平定下來。老百姓們說：這是它與錢塘潮相呼應呵！

屈原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一士人，自雲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恆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以採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糉，並帶楝葉及五色絲，皆汨羅水之遺風。（出《續齊諧記》）

【譯文】

屈原於五月初五投汨羅江而死，楚國人紛紛哀悼他。到了這一天，人們用竹筒裝米，扔進水裏來祭奠他。東漢建武年間，長沙有個人叫區曲，大白天忽然看見一個士人，自稱三閭大夫。他對區曲說："得知你正要來此祭奠一番，很好。但這些年大家所送來的東西，全被蛟龍偷去吃了。今天你如果有什麼東西要送的話，可以塞些楝樹葉，再用五彩線纏上。這兩樣東西是蛟龍最害怕的呵！"區曲照他說的這樣去做了。今天，老百姓們在五月初五包糉子時，還要包上楝樹葉、纏上五彩線，這便是汨羅河的遺風呵。

李冰

李冰爲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爲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強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爲牛，今江神必亦爲牛矣。我以太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呼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鬥於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爲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故春冬設有鬥牛之戲，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數千家，邊江低圯，雖甚秋潦，亦不移適。有石牛，在廟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爲龍，復與龍鬥於灌口，猶以白練爲志，水遂漂下。左綿、梓、潼，皆浮川溢峽，傷數十郡。唯西蜀無害。（出《成都記》）

【譯文】

李冰在蜀郡做郡守的時候，有一條蛟龍年年興風作浪，百姓們常常浸漂水中，遙遙相望。李冰於是下水殺它，欲爲民除害。他自己化作一頭牛，那江神龍上下躍動；李冰見難以取勝，便及時回到岸上。他挑了好幾百名勇敢的士兵，拿着強弓大箭，事先約定說："我在剛纔變成一頭牛，現在江神必定也會變成一頭牛，我把一條大白絹帶系在頭上，你們好辨別，去射殺那個無記號的。"李冰呼孔着進入水中。頃刻之間，風雷大作，天地一色。稍稍平靜下來，只見兩頭牛正在岸上拼鬥。李冰頭上的絹帶又長又白，十分醒目；士兵們便舉起箭來，一齊射向江神，它當即斃命。從此，蜀郡的老百姓再也沒有受過水患。直到現在發洪水的時候，那濁浪眼看就要衝及李冰祠堂了，卻又減弱下來，向遠處滾滾流去。另外，春冬兩季舉行的鬥牛表演，未必不是起源於這件事。李冰祠南邊有好幾千戶人家，房屋、橋樑均很低矮，雖然顯得非常破敗荒寂，也都不搬遷。那裏有石牛，在廟庭下面。唐代太和五年，洪水氾濫。李冰化作一條龍，又同蛟龍在都江堰的入口處殺起來，還是以白絹帶爲標誌，順水而下。江東的綿、梓、潼諸州大水溢滿了所有的河流峽谷，幾十個郡都受了災，只有西蜀安然無恙。

土羊神

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鬥，遣使逐之，至此化爲土堆。使者驚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逐令立廟，至今祭享不絕。（出《隴州圖經》）

【譯文】

隴州汧源縣境內，有一座土羊神廟。當年，秦始皇到此開御道，看見兩隻白羊在相鬥。他當即派人去逐趕。那人到了跟前，見兩隻白羊已變成了土堆，不由大驚而回。秦始皇親自來到那個地方，看見兩個人跪拜於路旁。秦始皇問他們有什麼事情，回答說："我們兩個不是人，而是土羊之神呵。因爲你來到此地，我們故來拜見。"說完便沒了蹤影。秦始皇隨即下令修建了這座土羊廟，至今香火不斷，祭祀的供品不絕。

梅姑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夫怒殺之，投屍於水。乃隨波漂流，至今廟處。巫人常會（會原作令。據明抄本改。）殯斂，不須墳葬，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雲："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出《法苑珠林》）

【譯文】

秦朝的時候，丹陽縣的湖畔，有一座梅姑廟。這梅姑活着的時候有道術，能穿着鞋子在水面上行走，後來違背了道法，丈夫一氣之下，把她殺死，並拋屍於水。梅姑的屍體隨波漂流，一直漂到現在建廟之處。巫師們經常在這裏集會，便將她的屍體收斂出殯，暫時沒把她埋葬在墳墓裏，而是裝入祠堂下面正擺放着的一口方頭漆木大棺材裏。月亮最亮的日子，時常可以看見在水霧之中，隱隱約約地，梅姑穿着鞋子在行走。在廟的四周，禁止漁獵。違犯者則要遭受迷路或淹死災禍。巫師們說："梅姑自己是被殺害致死的，所以她不願再見到殘殺的情景，便採用這些辦法來懲罰他們。"

秦始皇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所出處。傳雲："時有神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今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行狀。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秦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或雲，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雲："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腳畫。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出《三齊要略》）

【譯文】

秦始皇造石橋，想跨過海去，看一看太陽昇起的地方。傳說，那時有個神仙能把石頭趕下大海。陽城共有十一座山，如今全都巍然挺立，且向東傾斜，彷彿相隨而行。又說，石山走得太慢，那神仙就用鞭子抽打，這些石頭便會流出血來，石頭沒有不全變紅的。不信你看，現在還是那個樣子。還有人說，秦始皇在海里造的石橋，不是人工所能完成的，而是由海神立的橋墩。秦始皇感謝他的恩惠，便燒香祈禱，請求與之相見。海神說："我的樣子十分醜陋，咱們先約定好了，千萬別把我畫下來，這樣我才能與你相會。"秦始皇當即答應下來，便從石橋上向海中走了三十里，與神相見。皇帝手下有個能人，暗中用腳把海神的相貌畫了下來。海神發覺後大怒道："想不到你這皇帝竟也負約，請你馬上回去吧！"秦始皇沒有辦法，只好打轉馬頭。那馬前腿剛剛落地，後腿下面的石橋就崩塌了，僅僅使他登到岸上而已了。

觀亭江神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江神祠壇。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中宿縣民至洛，及路，見一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亭廟前，石間懸藤即是也。但扣藤，自有應者。"乃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雲："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睹屋守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出《南越志》）

【譯文】

秦朝的時候，在中宿縣千里水處有一座觀亭江神祠壇。凡是經過這裏而不恭謹者，必定要被弄得神志恍惚，狂走入山，變成一隻大老虎。中宿縣有一個百姓去洛陽，返回的路上，看見了一個出外旅行的人。那人讓他捎一封書信，並說："我家在觀亭江神祠前面，那懸着枯藤的亂石中間便是了。只要拽一拽藤子，就會有人迎將出來的。"那人返回時一切都遵囑而行，果然有兩個人從水中跳了出來，接過書信又沉入水底。不一會兒，他們又回來說："江神想見一見你。"這個人不知不覺地就跟了進去。只見眼前的房屋精美華麗，酒菜也頗爲講究；待人接物及言談舉止等，與人世間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同之處。

宛若

漢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爲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即位，太后迎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爲淫，此非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慚。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出《漢武故事》）

【譯文】

漢武帝劉徹築起一座柏梁臺，用來供神君居住。神君原來是長陵縣令的女兒，後來嫁給人家做妻子。她生了一個小男孩兒，不幾歲就死了；她悲痛萬分，哀傷不已，當年也死了。她死後常常顯靈。她的姐姐宛若爲她建起一座祠堂。隨即聽說宛若在這裏做了主持，老百姓不斷前來祈禱，並順嘴說些家裏人的小事情，還挺靈驗。平原君也來這裏祈禱，以後他的子孫果然得到高官顯位。他們認爲這是神君在相助，對她更加尊崇。漢武帝即位時，太后把神君迎進宮中供奉起來，只能聽見她在說話，卻看不見神君本人。後來，一直到神君主動提出離宮時，這才營造柏梁臺供她居住。當初，霍去病還十分貧寒時，常常到這裏祈禱。後來有一次，神君現出原形，且着意打扮了一番，欲與霍去病交媾。霍去病不肯，並斥責神君道："我總以爲你是聖潔的，這才齋戒並向你祈福。可沒想到你今天想與我淫亂，這哪裏還談得上什麼神明呢？！"從此霍去病決心永不再來，神君也感到十分慚愧。等到霍去病患了重病之後，皇帝讓人爲此向神君祈禱，神君說："霍大將軍的精氣不足，註定短命呵。我曾經想通過男女交媾之法，用太一精給他補充一下，可以延長壽命的；然而，霍將軍不懂我的意思，而且再也沒有去過我那裏……現在，他已經沒有救了！"果然，霍去病不久就死去了。衛青被匈奴打敗不到一年，神君便走了。東方朔納宛若爲妾，生了三個兒子。後來宛若和東方朔也都死了。

竹王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於原作有。據明抄本改。）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損破竹，於夜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牁，斬竹王首。夷獠威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爲立祠。帝封三子爲侯。及死，配父廟，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出《水經》）

【譯文】

漢武帝當朝的時候，有一位竹王興起於豚水之間。那年，有一個女子在河邊洗衣服，只見從上游漂來三節大竹子，流到她的兩腳之間，推都推不走。仔細一聽，竹子裏有響動，她便將其破開，得到了一個可愛的小男孩兒。他長大之後，遂稱雄於夷陵濮陽一帶。他以竹作姓氏，原來那三節被破開的大竹子，如今已在荒野里長成一片竹林，竹王祠旁邊那片竹林便是。竹王曾經帶個隨從來到一塊大石頭上，讓隨從作羹來喫，隨從說沒有水。竹王用劍刺穿石頭，那水便嘩嘩地流了出來，就是現在那股竹王水呵。後唐蒙打到牂牁郡，砍下了竹王的腦袋，當地人紛紛怨恨之。大家認爲，由於竹王非血氣所生，故請求爲他修建祠廟。漢武帝封他（竹王）第三個兒子爲侯。待他死後，葬在其父廟裏。如今的竹王三郎祠就是其神呵。

劉向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黑衣，植青藜之杖，扣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赫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辭說繁廣，向乃裂裳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雲："我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教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餘略授子焉。"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漢成帝末年，劉向在天祿閣校閱書籍，正聚精會神地沉思之時，有一個老人趁夜色來到他的身帝。那老人穿一套黑衣服，拄着一根青黎杖，扣門而入。看見坐在暗處讀書的劉向，老人吹了吹柺杖的頂端，竟然冒出一道火光，老人就舉着柺杖爲他照亮，並詳說開天之前的事。劉向由於得到宣揚五行學說的《尚書》中《洪範》一文，其文長辭繁，劉向敞開衣帶，認真記錄他說的話。天亮之後，老人才走。劉向問他姓名，他回答說："我是太一之神，天帝聽說劉氏家族之子十分博學，因此下來教他呵。"然後從懷中掏出竹簡，說道："這裏有天文地圖之書，我把它送給你吧。"劉向之子劉歆，跟着劉向學習他傳授的知識，可劉向卻沒有弄清楚他是個什麼人。

何比干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洪闢爲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徵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寢，夢有客車騎。覺而一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延入座。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門。跪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後稷，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當繼一人。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綬者，當隨簡。"長九寸，凡百九十板。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子留。常祭嫗如東行，及終，遺令東首。自比干已下，與張氏俱授靈瑞。累世爲名族。三輔舊語曰："何氏策，張氏鈞也。"（出《三輔決錄》）

【譯文】

汝南縣有位何比干，精通律令法典。漢武帝元朔年間，公孫洪徵召他作廷尉右平，監獄中沒有關押一個受冤的百姓，人們稱他爲何公。武帝徵和初年，他辭職回家。一天正下大雨，他白天就睡着了，夢見來了一輛大馬車。接着，就發現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婆從車上走下來，她的頭髮全白了。老太婆請求在此避雨。雨下得正急，而她衣服和鞋子卻沒有溼。何比干十分驚異，請她進屋落坐。一會兒雨停了，老太婆告辭，他出門相送。老太婆跪到地上對他說："你的祖先是周族始祖后稷，從堯帝到晉文公已積下了陰德。現在到了你這代，應當再找一個繼承人。今上天送竹簡給你，以寬慰你的子孫後代。將來他們當中有佩以官吏印章的，就當把這竹簡送給他。"那竹簡九寸多長，一共一百九十塊。老太太把它送給何比干，說："你子孫中佩以印綬的，應當得到這竹簡。"老太婆說完向東走，忽然就不見了。何比干這年五十八，有六個兒子；三年之後，他又生了三個兒子。他們遷徙平陵時，只去了八個兒子，另一個兒子卻留了下來，常常在這裏祭奠向東而去的那位老太婆。何比干臨終之前，留下遺囑，讓他的墳墓朝東。自從比干死後，這個兒子同張氏所生之子，都做了官吏，世世代代爲名門望族。《三輔舊語》上說：何氏的竹簡，張氏的鈞陶呵。（鈞轉陶以成器，比喻造就人才。）

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欒侯 陽起 歐明 李高 黃原 賈逵 李憲 張璞 洛子淵 陳虞 黃翻 陽雍　錢祐　徐郎　丁氏婦　阿紫

欒侯

漢中有鬼神欒侯，常在承塵上，喜食鮓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告欒侯，祀以鮓菜。侯謂吏曰："蝗蟲小事，則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出。吏彷彿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白太守。即果有衆鳥億萬，來食蝗蟲，須臾皆盡。（出《列異傳》）

【譯文】

漢中郡有個叫欒侯的鬼神，常常住在室內的棚頂上或帳幕後，喜歡喫醃製的魚類，能卜吉兇。甘露年間，這裏鬧起了蝗災，蝗蟲經過之處，莊稼全被喫光了。郡守派人將這件事通知了樂侯，並祀奉上不少醃製的魚類。欒侯對來人說："小小蝗蟲，算不了什麼，應當把它們除掉！"說罷，翕然掀動翅膀飛出窗外。來的小吏看見他彷彿一隻鳩鳥，還發出水鳥的叫聲。小吏回去後，將此事稟報了郡守。當即，果然有成萬上億隻鳥來喫蝗蟲，頃刻就把它們全除盡了。

陽起

河南陽起字聖卿。少時瘧疾，於社中得書一卷，《譴劾百鬼法》。爲日南太守。母至廁上，見鬼，頭長數尺。以告聖卿。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劾之來出，變形如奴。送書京，朝發暮返。作使當千人之力。有與忿恚者，聖卿遣神夜往，趣其牀頭，持兩手，張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幾死。（出《幽明錄》）

【譯文】

河南郡有個叫陽起的人，字聖卿，小時候患瘧疾，在土神廟祭祀時得到了一部書，書名叫《譴劾百鬼法》。後來他做了日南郡的太守。一日，他的母親在廁所裏看見一個鬼，光腦袋就有好幾尺長。母親回來後告訴了陽起，陽起說："這是肅霜之神呵。"隨即將他喊來。這位肅霜之神就變做了一個奴僕，去京城送信，早晨出發傍晚就回來了。他發威時可以抵擋住千人之力。有一個使陽起憤恨得發怒的人，他便派肅霜之神深夜趕到那人牀前，張開兩手，眼睛瞪得通紅，大舌頭拖拉到地上，差一點兒把那人嚇死。

歐明

廬陵邑子歐明者，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過，輒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見大道之上，有數吏皆著黑衣，乘車馬，雲是清洪君使，要明過。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吏車載明，須臾見有府舍，門下吏卒。吏曰："清洪君感君有禮，故要君。以重送君，皆勿取，獨求如願耳。"去，果以繒帛贈之，明不受。但求如願。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如願，使隨明去。如願者，清洪婢，常使取物。明將如願歸，所須輒得之，數年成富人。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正月歲朝，雞初一鳴，呼如願。如願不即起，明大怒，欲捶之。如願乃走於糞上，有昨日故歲掃除聚薪，足以偃人。如願乃於此逃，得去。明渭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杖捶糞使出。又無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復捶汝。"今世人歲朝雞鳴時，輒往捶糞，雲："使人富。"（出《博異錄》。明樂本作出《錄異傳》。）

【譯文】

廬陵郡郡府裏有個男子叫歐明。他常常跟隨商人們從彭澤湖邊的大道上經過。每次路過這裏，不論船上有什麼，都要多少往湖裏投一些。一次，歐明看見大道上有好幾個黑衣吏乘車馬而來，並說是清洪君的使者，要歐明跟他們走。歐明知道他們是神，但又不敢不去。黑衣吏們用車載着歐明，頃刻之間來到了一座府院，門口站着小吏和士兵。小吏說："清洪君被你的彬彬有禮所感動，因此把你請來，要重重地謝你呢！不過，你什麼都不要拿，只要一個如願。"小吏說完便不見了。歐明進屋之後，清洪君果然送給他不少綾羅綢緞。歐明不要，只要如願。清洪君對他了解自己的情況頗覺奇怪，有些捨不得，不得已，只好喚如願出來。如願，原來是清洪君的一個婢女，經常聽他的差使。清洪君讓她隨歐明而去。歐明帶着如願返回故里。他需要什麼就能夠得到什麼，幾年之後就成了富人。於是，他志得意滿，漸漸驕橫起來，不再愛如願了。正月初一天剛亮，小雞又鳴叫起來。歐明喊如願，如願沒有立即起來，歐明怒氣沖天想捶她一頓。如願跑到糞堆上，那裏有掃歲清除的柴草，滿可以掩人。如願就在旁邊跑過，方得以脫身。歐明認爲她鑽進了柴草和糞土中，於是就用木棍猛勁捶打，半天不見人影，才知道她不能出來了。因此，歐明最後說道："你只要使我富起來，我便不再捶打你。"如今，人們都要在大年初一雞叫時捶打糞堆，並且說："讓我富，讓我富！"

李高

王莽時，漢中太守五更往祭神廟，遺其書刀，遣小吏李高還取之。見刀在廟牀上，有一人，著大冠絳袍，謂高曰："勿道我，吾當祐汝！"後仕至郡守。年六十餘，忽道見廟神，言畢而此刀刺高心下，須臾而死。莽聞甚惡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王莽當朝的時候，漢中郡太守五更天去祭拜神廟。返回時，他將一把裝訂書冊的刀子忘在廟中，便派小吏李高回去取。李高回到廟中，看見那把刀放在牀上，旁邊坐着一個穿深紅色袍子、戴頂大帽子的人。那人對李高說："不要說見到我，我會保祐你的。"後來，李高果然步入仕途，一直升到郡守。他六十多歲那年，忽然把在廟中遇神之事講了出來。話音剛落，那把刀子就刺進了他的心臟，頃刻便死了。王莽聽說了這件事，十分厭惡。

黃原

漢時，泰山黃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紲犬，隨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牆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棋。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雲："此青犬所引致妙音婿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爲君婦。"既暮，引原入內。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照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晏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道異，本非久勢。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泗，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軿車，彷彿若飛。（出《法苑珠林》）

【譯文】

漢朝的時候，泰山有叫黃原的人。一天天大亮的時候，他打開房門，忽然看見一隻黑狗在門口趴着，儼如自家養的守護着門戶。黃原就用繩子將它拴了起來。一天，他跟隨鄰里去打獵，日頭偏西的時候，遇見一隻鹿，黃原便放狗去追。狗跑得太慢，黃原拼命追逐，最後還是沒有追上。去了好幾裏，看見一個山洞。黃原入洞走一百多步遠，忽然看見一條平坦的大路，兩旁栽着槐樹和柳樹。前面又閃出蜿蜒的城牆。黃原隨那條黑狗進了城門，只見兩旁有幾十間房子，房子裏全是女子，一個個如花似玉，嬌豔嫵媚。她們有的在彈琴，有的在下棋。到了北邊的一座閣樓，只見這裏有三間屋，兩個女子站在一邊，彷彿在等候什麼人。看見黃原來了，她們相視一笑，說："這黑狗所引來的就是妙音的夫婿了！"然後一個留在原地，一個進入閣內。有頃，四個婢女走了出來，說："太真夫人白黃郎有個女兒，年齡已近二十，按冥數她應當成爲你的妻子。"天黑之後，她們引黃原入內。這裏有一個方向朝南的大廳，廳前有水池子，水池子裏有個平臺，平臺四角有直徑盈尺的孔穴，穴中有光，閃閃爍爍，照映着帷席。那妙音姑娘容色美豔，楚楚動人，侍婢們長得也很漂亮。拜過天地之後，他們便入了洞房。時間一天天過去了。忽然有一天，黃原想暫時離開這裏，還家報告一聲。妙音說："人神畢竟不同道呵，你我這夫妻本來就不是長久的呀！到了明天，咱們互贈玉佩作爲離別紀念，下臺階時淚流滿面，想到這一朝分手，後會無期，你我都將更加深愛對方……你如果還能夠思念於我，那麼就請你在每年三月的今天齋戒一日。"四個婢女將他送出門來，他半天便回到家中。從此，黃原神情恍惚，每到三月的那一天，他就會影影綽綽看見一輛女人乘坐的有帷簾的車子，從空中飛一般朝他駛來。

賈逵

賈逵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恆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戀慕彼境，因以立廟。廟前有柏樹。有人竊來砍伐，始投斧刃，仍著於樹中，所著入尋而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出《賈逵碑》）

【譯文】

賈逵在豫郡死了，家裏人前去迎喪。迎走之後，人們還經常看到賈逵的影子在項城中晃來晃去。官吏和百姓們都認爲他仍留戀這個地方，便爲他建起一廟，廟前有柏樹。有人偷偷前來砍伐，可是當他們剛舉起斧頭，那斧刃便砍入樹幹，所砍之處一會兒就長好了。項城周圍的人們無不爲之震動、驚恐。

李憲

龍舒陵亭，有一大樹，高數十丈，黃鳥十數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繡衣婦人曰："我樹神也，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爲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袁術、劉表相攻，龍舒之民皆流去，唯憲裏不被兵。（出《搜神記》）

【譯文】

龍舒陵亭旁邊，有一株大樹，幾十丈高，有十多隻黃鳥在上面築巢。當時久旱不雨，幾位長老商議後說："那棵樹常有黃氣，或許會有神靈，可以向它祈雨。"於是，人們拿着酒肉等供品前來。亭子裏有個寡婦叫李憲，一天半夜起來，在自己房中看見一個穿着繡花衣服的婦人對她說："我是樹神呵！由於你潔身自好，所以我想幫助你生活下去。早晨來的父老鄉親都是來祈雨的，爲此我已經向天帝請求過了，天帝也答應下來。"到了第二天中午，果然下了一場大雨。人們當即爲樹神建了個祠堂。落成那天，李憲說："各位官員都在這裏，我住在水邊上，目下卻沒有鯉魚。"她的話音剛落，有十幾條鯉魚，忽然憑空飛落到堂前。見狀，一旁觀看的人們驚慌悚然。就這樣過了一年多。一日，樹神來跟李憲告別說："不久，這裏將有一場兵馬之爭，我今天是來向你辭行的。"然後又留下一隻玉環說，"拿着它就可以避過此難。"後來袁術和劉表互相攻打，龍舒的老百姓都被害苦了，逃走了，只有李憲的住處未被打擾。

張璞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堂，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臥，使妻沈女於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即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己女。及得度，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出《搜神記》）

【譯文】

張璞，字公直，不知道究竟是個什麼人。他後來作吳郡太守。後被召還，途經廬山。孩子們進祠堂裏參觀，婢女指着廬君的神像對張璞的女兒開玩笑說："把你許配給他，如何？"當天夜裏，張璞的妻子夢見廬君送來聘禮說："感激您選擇我這個不肖男兒爲婿，這點東西表示一下我的心意，請您收下。"張璞的妻子醒來之後，甚覺奇怪。婢女向她道出實情，她感到有些害怕，催促丈夫趕緊離開這裏。他們的船行到江中央，卻不動了，全船的人無不感到震驚、恐怖，紛紛把一些東西投入江中。然而，那船還是不動地方。有人對張璞說："你把女兒扔入江中這船才能走呵。"大家都說；"神的意思已經很清楚了。爲了一個女孩子而想害死全家，怎麼辦？"張璞痛苦萬狀地說："那就只好犧牲她一個而保全大家了……可是我實在不忍心看哪！"說完便爬進船頂艙裏躺下，示意妻子把女兒沉入水中。妻子不捨得，便用張璞死去的哥哥留下的孤女代替。她把一張席子扔到水中，然後把那孩子放到上面，船終於向前行進了。旋即，張璞看見自己的女兒還在，明白過來，怒氣衝衝地對妻子說；"你這樣做，還讓我有什麼臉面活在這世上！"說罷，便將女兒也扔入江中。船渡到對岸，人們遠遠看見那兩個被扔進水中的女孩子正在岸邊玩耍呢，且有一個官吏站在她們身邊。那官吏上前對張璞說；"我是廬君的主簿呵。廬君非常感謝你，但他知道，鬼神是不能與你女兒相配的；另外，他還十分敬重你的大義，因此派我把這兩個女孩子全還給你。"張璞和妻子問那兩女孩子，她們說剛纔只看見不少漂亮的房屋和衆多的吏卒，沒有感覺到是在水裏面。

洛子淵

後魏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雲洛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雲："宅在靈臺南，近洛水鄉。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見無人家。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雲："從何而來？傍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雲："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翁送元寶出雲："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勒。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淥波東傾。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南北朝北魏孝昌年間，有個勇士叫洛子淵，自稱是洛陽人氏，參軍後到彭城戍邊。他同一個營裏有個人叫樊元寶，請假返回京城，洛子淵求他捎一封信回去，並告訴他說："我的家在靈臺南邊，離洛水鄉不遠。"只要到了那個地方，家裏人自然會出來接你。樊元寶按照他說的，來到靈臺南邊，可一戶人家也沒有。他徘徊有頃正想離去，忽然看見一個老翁，向他問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在這裏流連不去？"樊元寶向他說明緣由。老翁笑道："噢，他是我的兒子呵！"老翁接過洛子淵捎來的書信，引樊元寶進入家門。樊元寶隨即看到一漂亮的樓閣，高大而寬敞。落坐之後，老翁讓婢女拿酒來。不一會，只見那婢女抱個死孩兒匆匆而過，樊元寶頗覺奇怪。這時，酒送上來了，顏色非常之紅，卻異常香美。另外，又端上來一些美味佳餚，山上的海里的全有。喝完酒後，樊元寶起身告辭。老翁送他到門外，並且傷感地說："你我再見面就難了，這該多麼遺憾呵！"老翁又送出好遠，才轉身返回。這時，樊元寶卻再也看不見那座樓閣和大門，只看見高崖下面的江水，清波滾滾向東流去。岸邊，他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兒剛剛淹死，鼻子裏流出紅紅的血來，不由恍然大悟：剛纔所喝下的酒，正是這孩子的血呵！等到他回到彭城，那洛子淵已不知去向。樊元寶跟他一起戍守三年，卻不知道他就是洛水之神呵。

陳虞

陳虞，字君度。婦廬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羅女樂以娛神。後一夕復會，弦管無聲，歌音悽愾。杜氏常夢鬼子母，遑遽涕泗雲："兇人將來。婢先與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將剝奪畢，加取影像焚剉而去也。（出《異苑》）

【譯文】

陳虞字君度，他的妻子是廬江郡的杜氏。這杜氏常常侍奉鬼子母，安排一些歌舞妓供其娛樂。後來一天夜裏，一切都安排停當，可那弦管等樂器卻發不聲來，歌舞妓的嗓音也變得淒涼而悲憤。不久，杜氏夢見那鬼子母，惶惶不安，淚流滿面地說："兇惡的人要來了，我先與外人約定好了，把梯子搭在牆上，登着梯子就出去了！"說完，神把衣服財物都留了下來，又將她的影像焚燒、磋磨一陣才離去。

黃翻

漢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書："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翻感夢雲：'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嗤視之，皆無病而死。"（出《博物志》）

【譯文】

漢靈帝光和元年，遼西郡太守黃翻上書說："海邊發現一具被衝上來的屍體，沒戴帽子，穿着深紅色衣服，肢體完整，容貌也未被損壞。一日，他託夢給我說：'我是商代伯夷的弟弟，也是孤竹君的兒子呵。海水沖壞了我的棺材，請求你把我掩埋了吧！'凡是看到這具屍體而譏笑者，全都無病而死了。"

陽雍

魏陽雍，河南洛陽人。兄弟六人，以傭賣爲業。公少修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歿，葬禮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絕水漿處，大道峻坂下爲居。晨夜輦水，將給行旅，兼補履 ，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爲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爲白璧，餘爲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爲狂僻，然聞其好善，戲笑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與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諸陽，其後也。（出《孝德傳》）

【譯文】

南北朝北魏有個人叫陽雍，系河南洛陽人氏，兄弟六個，均以受人僱用、出賣勞動力爲生。陽雍從小就孝敬父母，遠近聞名。父母雙亡，陽雍將他們埋葬之後，一直思念不已，常常傷心落淚。於是，他把房子和地全賣了，遷往北邊缺水的地方，在一個大道旁的陡坡下面住下來。他天不亮就起來車水，送給過往的行人，而且還給他們補修鞋子，一律免費。就這樣，他一直堅持數年，從未鬆懈。天神變成一個書生，向他問道："你爲什麼不種菜自己喫呢？"陽雍回答說："沒有種子。"天神給了他幾升菜種，陽雍大喜，便種進了地裏。結果，長出來的根莖變成了白璧，葉子變成了錢。天神又說："你爲何不娶個妻子呢？"陽雍回答說："我的年紀大了，沒有人肯嫁的。"天神說："你向名門之女求婚，一定能成。"有一家姓徐的，屬右北平郡的大戶。他們有個女兒，所作所爲頗有些名氣，好多來求婚的她均未相中。陽雍請了個媒婆去試探一下。開始，徐氏女淡淡一笑，認爲陽雍太輕狂，或者說太無知；後來得知他多行善事，便對媒婆開玩笑道："如果他能送來一對白璧，一百萬錢，我就嫁給他。"第二天，陽雍就把這些作爲聘禮送上門去。徐氏女一看，大驚，只好嫁給陽雍做了妻子。他們一共生了十個兒子，全都德才兼備，俊美非常，擔任過宰相、公卿等要職。眼下，右北平郡裏衆多姓陽的人家，都是他的後代呵。

錢祐

會稽餘姚人錢祐，夜出屋後，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時，至一官府，見一人憑几坐，形貌壯偉，侍從四十人。謂曰："吾欲使汝知數術之法。"留十五日，晝夜語諸要術。祐受法畢，使人送出。得還家。大知卜佔，無幽不驗。經年乃死。（出《異苑》）

【譯文】

會稽郡餘饒縣有個叫錢祐的人，半夜到房後解便，被一隻老虎叼走了。想不到，十八天之後，他又自己回到了家中。他說："老虎把我叼走後，來到一座官府，只看見有個人憑案几而坐，儀表堂堂，高大偉岸，僅侍從就有四十人。他對我說：'我想讓你懂得算命之法。'於是，留我住了十五天，天天夜以繼日向我傳授算命之要領。我把這算命之法學成之後，那人派人將我送出大門，我才得以還家。"從此，他對占卜算命那一套十分精通，沒有不靈驗的。他又活了好多年才死。

徐郎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襤縷，常於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逕回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雲："天女今當爲徐郎妻。"徐入屋角，隱藏不出。母兄妹勸勵強出，未至舫，先令於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繒絳之衣。徐唯恐懼，累膝牀端，夜無醻接之禮。女怒遣之使出。（怒遣之使出五字原作然後發遣。據明抄本改。）以所贈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罵。遂懊嘆卒。（出《幽明錄》）

【譯文】

京口城有位徐郎，家中十分貧困，一次到江邊撿大水衝下來的柴禾，忽然看見上游出現幾隻大船，順着江面漂來，徑直調轉船頭進了入浦口。船行到徐郎對面停下來，派人來到他身邊說："天女今天想做你的妻子。"徐郎嚇得躲到牆角，隱藏起來不再露面。母親、兄長、妹妹又是勸說又是鼓勵，徐郎才勉強走出來。未等上船，先有人奉命在別的屋裏爲他沐浴。沐浴的芬香無比，非人世間所有。然後，又送給他一套深紅色的綢緞衣服。徐郎唯唯喏喏，恐懼不已，在牀頭整整跪了一夜，晚上沒有行夫妻之禮。第二天，天女憤怒地把他趕了出來。他把那套衣物還給天女，便匆匆告退。一家老小對他又是責罵又是埋怨，都感到十分惋惜。這種折磨，使徐郎爲之懊喪、哀嘆，不久便死了。

丁氏婦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七日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言："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卻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處下原有不字。據明抄本刪。）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慚感，當有以相謝者。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愧燥溼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少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置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七日不用作事，鹹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出《搜神記》）

【譯文】

在淮南郡全椒縣裏，有個人剛娶了個妻子，孃家在丹陽，姓丁，年方十六歲。她丈夫姓謝，婆婆頗爲嚴厲、冷酷，拿她當奴僕一樣使役好些日子，但稍不如意，便棍棒抽打。她苦不堪言，於九月七日這天上吊自盡了。隨即，這位丁氏女便常常在村子裏顯靈。有位巫師禱告說："感念民間女子，一年四季辛苦勞作，從今以後，可以在九月七日這一天停工歇息。"後來，人們看見了丁氏女身形。她穿着青白色的衣服，戴青傘，跟着一個婢女。他們來到朱渚津求渡。這時，有兩個男子坐在一隻船上撒網捕魚，那丁氏女向他們呼喊求助，欲登船過江。那兩個男子相視一笑，調戲她說："只要你順從聽話，做我們的老婆，我們才能把你送過江去。"丁氏女說："說你們是好人，而我卻一無所知。你們如果是人，就讓你們入泥而死；你們是鬼，就讓你們掉進水裏。"那兩個男子們嚇得急忙躲入草中。須臾，又有一個老頭載着蘆葦乘船而來，丁氏女請他幫忙。老頭兒說："船上沒有鋪墊，怎麼能讓你們坐在船板上呢？恐怕不能載你們了。"丁氏婦說沒關係，老頭兒就拿下一半蘆葦，把她們安置在船上，徑直向對岸渡去。到了南岸，臨別時她對老頭兒說："我是鬼神，不是人呵。我自己當然能夠過江的，但卻想見見世面，看看人間的一些醜態惡行……承老人家的厚意，把自己的葦子卸掉而讓我上船，這使我深爲慚愧和感動，應當用什麼來報答你纔是。老人家快撐船而返，必有所見，也一定會有所得的。"老頭兒說："慚愧！這船上潮溼悶熱，怎敢蒙謝？"他撐船回到西岸，看見那兩個男子漂在水上，又向前走了幾里，只見有數千條的魚兒在江邊跳躍，被風一吹，全都落到了岸上。老頭兒隨即扔掉蘆葦，載着滿船的魚兒回家了。於是，丁氏女又回到丹陽，江南人都喊她"丁姑"。九月七日不用幹活，都把這一天當作休息日。現在，那地方已經蓋起了一座祠廟。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交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旁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去，（即其大婦也。）小姑可齣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躞不住。佔衆事，卜行年蠶桑。又善射釣。好則大儛，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恆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穿屋，永失所在。（出《異苑》）

【譯文】

世上有位紫姑神。自古以來，人們都傳說她本是人家的小妾，遭到了正妻的嫉恨，總是讓她幹那些最髒的活。正月十五日這天，她由於過份激憤犯心病而死。所以，人們都在這一天作出她的摹擬像，然後等到夜裏拿着它到廁所或豬圈邊迎候，並且還要祝禱說："子胥不在，曹姑亦歸去，小姑可齣戲。"子胥是她丈夫的名字，曹姑是正妻的名字。提着摹擬像的人感到忽然有些沉重，便是神來了。於是，大家忙着祭設酒肉瓜果，同時也覺得那摹擬像熠熠生輝，真像要活了一般，當即便手舞足蹈。接着，開始占卜各種事情，如當年的桑情如何，蠶繭是否豐收等等。然後，把犧牲掛到前面，用射釣占卜。如果射中了，大家就狂舞起來；如果沒有射中，人們便回家睡覺。平昌縣孟氏總是不相信，躬腰上前試着用手去捉，結果跳穿了屋牆，她本人也不見了蹤影。

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

度朔君 蔣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顧邵 陳氏女 王表 石人神 聖姑 陳敏 費長房　胡母班　張誠之

度朔君 袁紹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雲：父祖昔作兗州。有人士母病往禱。主簿雲："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着皁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復一人着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吾昔臨廬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  
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匹絹，君不與。曹公遺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遺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並鄰家有神下，識君聲，雲："昔移入胡，闊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麂，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雲："小兒出行不還。"太祖拊掌曰：此物合（物合原作子言真。據明抄本改。）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衝（衝原作衰。據明抄本改。）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出《搜神記》）

【譯文】

袁紹在冀州的時候，河東出了一個神人，自稱度朔君，老百姓爲他建了一座廟，廟裏還有位主簿和大供桌香爐等。陳留縣的蔡庸當時是清河郡太守，一次途經此地便進廟拜謁。他有個兒子叫蔡道，已經死去三十年了。度朔君設酒宴招待蔡庸，對他說："你的兒子早就來了，想與你相見。"一會兒，蔡庸的兒子來了，度朔君自語道："他的父親和祖父當年在兗州當州牧。"有個人因爲母親病重前去祈禱。主簿說："度朔君正和天上的神仙見面。"這時，只聽西北方一陣敲響度朔君回來了。一會兒進來位客人，穿黑單衣，頭上長着好幾寸長的五色毛。他走之後，又來了一個穿白單衣的客人，戴着高高的帽子，那帽子像魚頭似的。這人對度朔君說："我當年去廬山喫白李子，想起來好像沒過多久，但實際上這已經是三千年前的事情了。斗轉星移，日月如梭，使人悵然哪。"走後，度朔君對他說："先前來的那位是南海神君呵。"這位是個書生。度朔君精通五經，鑽研禮書，與這位文士論起禮來，文士還不如他呢。文士乞求他爲自己的母親治病。度朔君說："你所住的房子東邊有一座老橋，被人破壞了。從這座橋上走了一趟，你母親就犯病了，你如果能夠把橋修復起來，老太太的病就會慢慢好的。"曹操討伐袁紹之子袁譚時，派人到廟上換一千匹絹布，度朔君沒有答應。於是，曹操就派大將張郃來搗毀廟宇。不到一百里的地方，度朔君就調集數萬兵馬順大道並排壓來。張郃的部隊未推進二里，他的兵馬就被雲霧纏裹起來，不知道廟在什麼地方。度朔君對主簿說："曹操氣勢太盛，最好能夠避開。"後來，蘇並鄰居家有位神仙下凡，他分辨出度朔君的聲音，說："當年我移居胡地，闊別三年。"就派人向曹操傳達要他修復舊廟，但因地力衰微，神君難以居住，先到我那裏去吧。度朔君說："很好。"於是便被安頓在城北樓住。數天之後，曹操獵獲一隻怪物，像麂那麼大，長着四隻大腳，渾身像雪一樣白，毛十分光滑可愛。曹操用那毛摩挲幾下臉，頓時產生一種妙不可言的感覺。晚上，他們聽到樓上有哭聲，說："小兒出去就不知道回來……"曹操拍掌說："這東西真是該死了呵！"第二天早晨，他們用幾百條狗把這座樓包圍起來。狗們一聞到氣味兒，就樓裏樓外地奔突衝撞。這時，只見一隻像驢一樣大的東西自己從樓上投到地上，惡狗們上前就把它咬死了。從此廟神度朔君便不見了。

蔣子文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青骨，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鐘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祖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鹿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候，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授，爲廟堂，轉號鐘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陳郡謝玉，爲琅邪內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着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太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着地，到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砍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雲虎："初取，便負着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雲："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鱠，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己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剋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劉赤父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父固請，終不許，尋而父斧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分亂，一男子匆急突入蔣廟。（廟原作侯。據明抄本改。）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念特至，正在北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行牀甚壯，着鎧持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求食，食遂至數鬥，內外鹹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出《搜神記》）

【譯文】

蔣子文是廣陵人，貪酒好色，輕薄放縱，自稱身上有青骨，死後能夠成神。漢代末年他當上了秣陵縣尉。一天，他率人追捕盜賊來到鐘山腳下，被賊將額頭擊傷之後，解下自己的綬帶緊急包紮，有頃，他便死了。到孫權稱帝不久，蔣子文原來手下的小吏在大道上見到了他。只見他騎着白馬，拿着白羽扇，身後還跟着不少侍從，就像生前一樣。那小吏嚇得拔腿就跑。蔣子文追上前去，對他說："我應當做這裏的土地神，以福祐百姓。你可以向他們宣告此事，並讓他們爲我立廟；不然，將有大災禍"。這年夏天，瘟疫猖獗，老百姓們嚇得奔走相告，不少人私自立廟禱告。蔣子文又發佈祝禱說："我將要竭誠開導並祐護孫權，他應當爲我立廟；不然，我便讓小蟲子鑽進人的耳朵裏，讓他們遭殃。"當即，就有像鹿虻一樣的小蟲從遠處飛來，鑽進誰的耳朵誰就死，請醫生也治不了。老百姓更加恐懼。孫權不相信，蔣子文又發佈祝禱說："如果再不祭祀我，我將使這裏鬧大火災。"這年，火災頻發，一天就有幾十處報警。大火眼看就要燒到皇宮了，孫權有些擔心，與手下商議對策。大家認爲如果讓鬼有個歸宿，他就不會再這樣肆虐胡爲，所以最好應該安撫他一下。於是，孫權便派人封蔣子文爲中都侯，封他的二弟蔣子緒爲長水校尉，全加印綬。接着，就建起一座廟堂，改稱鐘山爲"蔣山"，現在建康東北的那座山便是。從此，災患自然就平息下去，老百姓們熱熱鬧鬧地祭祀了一番。陳郡有個叫謝玉的人，任琅幙縣內史，住在京城裏。那年他的家鄉虎患暴起，傷害了許多人。有一個人，用小船載着個少婦，並把大刀插在船頭，傍晚來在此間，巡察官兵的頭領說："這地方近來有許多野獸，你帶着個年輕女子，就這樣輕率而行，太危險了，先到我們的駐地住一夜吧。"相互詢問了一番，那頭領率部下先行。可那少婦剛一上岸，便被老虎叼走了，她的丈夫拔出刀來大喊大叫，想去追趕，可是哪裏還有老虎的影子呢？沒辦法，他只好先進蔣山廟祭祀一番，向蔣子文請求救助。返回時，他剛走出十里地，忽然恍恍惚惚看見一個黑衣人在前面領路，他便隨後而行。當走出二十里地的時候，看見一棵大樹，樹下有個洞穴。洞穴裏的虎崽子聽見響動，還以爲是母親回來了，全鑽了出來。那人將它們一一殺死，便挾刀隱藏於樹後。良久，母虎才叼着那位少婦回來。它將少婦放到地上，倒退着往洞穴裏鑽，那人舉刀上前，將母虎攔腰砍斷，當即便死了，那少婦終於虎口脫生。天快亮的時候，她才能夠講話，對丈夫說："老虎剛把我叼走的時候，就把我背在它的身上，到這裏之後才把我放下來，身體各部都完好如初，只是被草木刮出點小傷。"丈夫扶她回到船上。第二天，那人夢見有個人對他說："蔣侯派人幫助了你，你知道嗎？"夫妻二人回到家中，殺了一口豬到蔣子文廟上祭祀。會稽郡鄮縣東郊，有一個女子姓吳，字望子，剛滿十六歲，姿容美貌可愛。她住的鄉間裏有個巫師，要望子到他家去一趟。沿着池塘邊走到半路上，她忽然看見一個貴人，非常端莊，儀表堂堂。這貴人乘着船，手下十餘人，穿戴整齊。他讓人問望子想幹什麼，望子如實相告。貴人說："我今天正想往那裏去，咱們一塊坐船走吧。"望子不敢推辭。剛上岸，貴人便不見了蹤影。她心中詫異。急忙到蔣侯廟拜神。這時，她看見剛纔乘船的那位貴人，伊然端坐，原來竟是蔣子文的神像呵。蔣子文問望子爲什麼來遲了，便把兩個橘子扔進望子懷中。他望着楚楚動人的望子，遂生喜愛之情，心有所欲，就從神座上走了下來。一次望子想喫魚，一對鮮活的大鯉魚就隨心而至，從空中掉在面前。望子的這段風流韻事，傳播到十里八村，弄得婦幼皆知。見此廟頗有靈驗，全縣都來祭祀。一共過了三年，後來望子忽然生了外心，蔣子文便和她斷了往來。晉武帝咸寧年間，太常卿韓伯的兒子，會稽郡內史王蘊的兒子，光祿大夫劉耽的兒子，三人同遊蔣山神廟。廟中有好幾個婦人的神像，非常端莊秀美。見狀，他們被迷醉了，各指其中一個調戲起來，說要與之成婚配等等。當天晚上，三人同時作了這樣一個夢--蔣子文派人傳話說："我的這幾個女兒都很醜陋，而你們卻不怕辱沒自己的身份，光顧垂愛。好吧，你們即刻定個日子，我將她們給各位送上門去。"三人都覺得此夢十分怪異反常，相互一探問，果然都做了這樣的夢，而且完全相同。於是，他們十分恐懼，備下牛羊豬三牲，到廟上謝罪乞求原諒。當天晚上，他們又都夢見蔣子文親自來對自己說："你們既然已經對她們產生了眷念之情，實際上就是想與她們匹配。如今，限定的日期已到，怎麼容許中途反悔呢？"過了不長時間，這三個人都死了。有個叫劉赤父的人，夢見自己被蔣子文封爲主簿。上任的日子日趨迫近，他便到廟上請罪並陳述說，家中母老子弱，生活負擔十分沉重，乞求寬恕並放過自己。會稽郡的魏過，多才多藝。善於祭祀神靈。劉赤父便舉薦魏過代替自己做主簿，態度十分懇切，把頭都磕出血來了。廟裏管香火的人說："你特爲此事受委屈，魏過到底是個什麼人，值得你這樣做呢？"劉赤父再三請求，終於沒有被批准。很快，劉赤父就死了。孫恩作亂時，吳興兵荒馬亂，一個男子匆忙中忽然闖入廟裏。剛一進門，那神像就彎弓向他射了一箭，他當場就死了，路上的行人和守廟的役差全看見了。中書郎王長豫，他的父親是丞相王導，對他自然十分疼愛。王長豫患病轉重，王導十分憂愁。一天，他進屋探望，只見兒子坐在北牀上，好幾天沒有喫東西了。忽然，進來一個人，又高又棒，身穿鎧甲手持刀。王導問他是什麼人，回答說："我是蔣子文呵。你的兒子病危，我想請求爲他保全生命，所以就來了。你不要再擔心了！"王導欣喜動容。兒子王長豫馬上要喫飯，一會兒就喫下了半鬥米的飯。相府內外全不知道怎麼回事，他已經喫飽了。然而，他旋即又恢復了原狀，神情慘然。蔣子文對王導說："中書郎的命已經到了盡頭，沒有辦法可救了！"他說完就不見了。

葛祚

葛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沈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其，聞江中啕啕有人聲。往視，槎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也。"（出《幽明錄》）

【譯文】

葛祚這個人，是三國東吳的衡陽太守。衡陽郡境內，有一個大木筏子橫在水上，興妖作怪。老百姓沒有辦法，便爲它修一座廟，過往行人均向它祭祀、祈禱。那木筏子才沉下去，否則浮在水面上了，過往的船隻便遭到它的破壞。這時，葛祚將離職而去，他想在臨走之前爲民解除這一憂患，便欲大動刀斧。動手前夜，聽見江里人聲喧鬧，葛祚帶人去看，只見那木筏子竟然自己移動，順流行了好幾裏地，停在一個灣子裏。從此，過往船隻再也不用擔心被顛覆沉沒了。衡陽的老百姓爲葛祚立碑，上面寫着："正德祈禳，神木爲移也。"

虞道施

虞道施乘車出行。忽有一人着烏衣徑來上車，雲："令寄載十許里耳。"道施試視此人，頭上有光，口皆赤，面悉是毛，異之。（之原作於。據明抄本改。）始時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臨別，語道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汝相容。"贈銀鐸一雙而滅。（出《異苑》）

【譯文】

虞道施乘着馬車出門遠行。忽然，有一個穿黑衣服的人徑直跳上車來，說："請你拉我走十幾裏吧。"虞道施試探着看看這個人，只見他頭上閃着光，嘴全是紅的，滿臉是毛，開始時就不敢打發他走。車行十多里路後，那人如他說的那樣跳下車去，臨別，對虞道施說："我是驅除邪惡的大將軍，感謝你讓我坐你的車。"說完，送給他一對銀鐸便沒了蹤影。

顧邵

顧邵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開閣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即人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嘆其積辨。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則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答，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仇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匆匆，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閣，悉閉如故。如期，邵果篤疾，恆夢見此鬼擊之，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出《志怪》）

【譯文】

顧邵管理豫章郡的時候，興學校，禁祭祀，漸漸形成風氣，並把廟宇一個一個地拆毀。當拆到廬山廟時，全郡上上下下都規勸他，他沒有聽，到底將那廟拆除了。當天夜裏，他忽然聽見有敲大門的聲音，正覺奇怪，匆匆進來一個人，推開門徑直向他走來。那人長得兇惡可怕，如職掌"驅鬼"之官，自稱是廬山神君。顧邵獨自與他對視了一會兒，就請他坐牀，這鬼卻像客人一樣坐了下來，顧邵精通《左傳》，那鬼隨即跟他談起來，整夜不得安歇。顧邵驚歎他知識豐富，能言善辯，對他說道："《左傳》記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從古到今都有這個東西呵。"那鬼笑道："如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這時，燈火燃盡了，顧邵也不再取，隨即把《左傳》燒着，繼續同鬼談話。鬼連連告退，顧邵卻挽留他。那鬼本想凌辱顧邵，沒想到顧邵正氣浩然，使之無機可乘。這樣一來，那鬼反倒變得和氣恭遜起來，十分懇切地請求他把廟宇修復。顧邵笑而不答，鬼發怒而去，回頭對他說："今天晚上沒能向你報仇，三年之內，你必定得死，還是在這同一時刻。"顧邵說："什麼事使你如此匆忙？再坐下談一會兒吧！"那鬼卻隱去蹤影。顧邵看看門窗，全都關得緊緊的，還是原來的樣子。三年之後的那個時刻到了，顧邵果然患了重病，總是夢見那鬼來打他，並勸他修復廟宇。顧邵說："邪怎能壓正？"始終不聽，後來便死了。

陳氏女

烏傷陳氏有女，著屐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唯左蒼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拳手辭訣，於是飄聳輕越，極睇乃沒。人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輒以蒼狗，秋黃狗。設祀樹下也。（出《異苑》）

【譯文】

烏傷陳家有個女兒，穿着鞋爬到大楓樹尖上，一點也不害怕，更沒覺得有什麼危險。她環顧四周，道："我應當成爲神仙，今天就要永遠離開這裏了。只有左面是青色的右面卻是黃色的，纔可以暫時回來。"家裏人全跑出來看她，她抱拳拱手與大家訣別，然後聳身一跳，飄然而起。人們極目望去，直至沒影爲止。家裏人不知道蒼黃到底是什麼意思，每年春天就用黑狗、秋天就用黃狗在樹下祭祀她。

王表

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出《吳志》。明抄本作出《異志》）

【譯文】

臨海郡羅陽縣有個神，自稱王表，說話喫飯和人沒什麼兩樣，但是卻看不見他的模樣。他還有一個婢女，叫紡績。這個月，皇帝派中書郎李崇把印綬送給輔國將這羅陽王迎接王表。王表隨李崇一起出行，所經歷的名山大川，江湖河流，他就派遣婢女與那裏的神通報一聲。王表到了之後，暫且在蒼龍門外爲他建造了一套房舍。王表預言一些旱澇之類的小事情。往往很靈驗。

石人神

石人神，在豐城縣南。其石狀似人形。先在羅山下水中，流潦不沒。後有人於水邊浣衣，掛著左臂。天忽大雨，雷電霹靂，石人臂折，走入山畔。時人異之，共立爲祠，每有靈驗，號曰"石人神"。（出《豫章古今記》）

【譯文】

石人神，在豐城縣南邊。這塊石頭酷似人形，先前在羅山腳下的河中，洪水也不能將其淹沒。後來，有人在河邊洗衣服。掛在了它的左臂。這時，天空忽然下起大雨，電閃雷鳴。石人的左臂被折斷。不久，它自己便從河中走到山邊。當時，人們都感到驚異，共同爲它修起個祠堂，常常顯靈，於是大家便叫它石人神。

聖姑

吳興郡界首，有洞庭山，山中聖姑祠廟在焉。《吳志》曰：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怒而殺之。自死至今，向七百歲，而顏貌如生，儼然側臥。遠近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若不至，風回其船，無得達者。今每月一日沐浴，爲除爪甲。每日妝飾之，其形質柔弱，只如寢者。蓋得道歟。（出《紀聞》）

【譯文】

吳興郡的邊界上，有座洞庭山，山中有座聖姑祠廟。據《吳志》記載，聖姑原本姓李，有道術，能在水面上行走，她的丈夫一次發怒將她殺死了。從她死後到如今，已經七百年了，而容顏栩栩如生，很莊重地側身躺着。遠遠近近來祈禱的人，心誠者就可以到達廟前；心不誠者，大風便會使他的船頭調轉，怎麼也到不了廟前。現在，每月一日給聖姑沐浴，還要給她剪除指甲；每天都要爲她化妝修飾一番。她體質極差，柔弱無骨，就像個正在睡覺的人。要知道，她已經真的成仙得道了呵。

陳敏

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述職，聞宮亭廟神靈，枉帆過之，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枝。限既滿，作杖，插竹爲杆，以銀度之。尋徵爲散騎常侍，還到江口，後宮亭送杖訖，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度銀杖見與，使投水中，當送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乃置杖浮水上，從流而北，其疾如飛，徑到敏船前，徘徊不去。敏懼，取之，遣小吏到廟遜謝。小吏既發，驚風卒至，湧浪滔天，敏舟傾。唯小吏四人獨在。（出《神鬼傳》）

【譯文】

陳敏，在三國吳末帝孫皓當朝時任江夏郡太守。一次，他去京城建業述職回來，聽說宮亭廟的神仙十分靈驗，便專程驅船去了一趟，祈求任職期間平安無事，並許願說將來送上一支銀杖。任職期限已滿，他用竹杆做了支手杖，然後鍍上一層銀。不久，他被封爲散騎常侍，又來到江口，去宮亭廟送手杖。當他們的船正行在途中，天黑下來，有位神巫自天而降，宣告般地說道："陳敏當年許願說給我一支銀手杖，今天卻拿來一支鍍銀的竹杖送我，我要你把它投入水中，再復還給你。但是，你對我的欺騙和蔑視之罪，是不能容忍的！"說罷，他把那支鍍銀的竹手杖放在水面上，它便隨水向北漂去而且像飛一樣快。手杖徑直奔到陳敏船前，徘徊不去。陳敏害怕了，急忙取過手杖，派小吏到宮亭廟謝罪道歉。小吏們剛一出發，狂風大作，波浪滔天，陳敏的大船翻入水中，只有那到廟上謝罪道歉的四名小吏倖免於難，其他人全死了。

費長房

費長房能使鬼神。後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於是長房敕系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其請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即大雨也。（出《列異傳》）

【譯文】

費長房這個人能夠役使鬼神。後來，東海的神君去見葛陂湖的神君，姦污了他夫人。於是，費長房下令將東海神君拘囚三年。這樣一來，東海一帶遭受了特大旱災。費長房來到東海，見百姓們紛紛求雨，就命葛陂神君出來施展威力，隨即就下了一場大雨。

胡母班

胡母班曾至太山之側，忽於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雲："太山府君召。"母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母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母班乃入閣拜謁。主爲設食，語母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婿耳。"母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母班曰："輒當奉書，不知何緣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母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雲："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別，謂母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母班。母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太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母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遣報。"母班語訖，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母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雲："吾死不幸，見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母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死生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母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母班惶懼，復詣太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母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生死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母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爲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雲："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而食之耳。"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母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出《搜神記》）

【譯文】

胡母班曾經到過泰山。他在山坡上的林木間遇見一位穿深紅色衣服的主駕車馬的官吏，召呼他說："泰山府的神君要見你。"胡母班愕然一驚，他遲疑不決，未作回答。又有一個主駕車馬的官吏出來喊他，他只好跟着行進幾十步。那官吏請胡母班暫時閉上眼睛。一會兒，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便看見了宮殿，這裏的人都有嚴肅的容貌和莊重的舉止。胡母班就從側門入內拜見泰山神君，神君請他喫飯，並對他說："我想見你沒有別的目的，只是求你捎封信給我的女婿。"胡母班問他的女兒在什麼地方？回答說："我的女兒現在成了河神的妻子。"胡母班說："放心吧，我應該送這封信，但不知道怎樣才能把它送到？"神君說："現在，你到河的中流，就敲船喊婢女，便會有人主動把書信取走。"聽罷，胡母班就告辭出來。當初那位主駕車馬的官吏又讓他閉上眼睛。一會兒，忽然像回到來時的路上，向西行去，來到河中流，胡母班睜開眼睛，照神君說的那樣敲船喊婢女，果然，有一個女僕從水中走出來，接過書信便又回到水中。有頃，那女僕又鑽出水面說："河神想見你一面。"她也讓胡母班閉上眼睛。入水之後，胡母班拜見河神，河神大擺酒筵招待他，顯得十分熱情、殷勤。臨別，河神對胡母班說："感謝你遠道而來爲我送信，我也沒有什麼好東西相送的。"於是，命手下人把他的青絲鞋取來，贈給胡母班。胡母班走出來的時候，眼睛一閉再一睜，便回到了船上。然後，他在長安住了一年才返回。到泰山的時候，他未敢悄然而過，走進那片林子敲擊樹幹，自報姓名後說："我剛從長安回來，想向神君回稟一下音信。"一會兒，當初那個主駕車馬的官吏走出來，還像上次那樣把他帶進地府。因爲他送信有功，神君又請他喫喝一頓，並說："我將對你另有報答。"胡母班向神君述說完經過後，去廁所的時候，忽然看自己的父親戴着鐐銬在服刑做苦役。像他這樣的人有好幾百。胡母班撲向父親，跪拜，哭道："您爲什麼落到這步田地？"父親說："我死之後便遭不幸，被判刑三年，今天已滿二年，整日苦不堪言，簡直沒法活了！聽說你受到神君的任用和讚賞，能不能爲我陳述一下，並乞求免除我的苦役。這樣一來，我就能做土地神了。"胡母班便照父親說的那樣，再次拜見神君，並替父親陳述、乞求。神君說："生死不是同道，你不能夠接近他呀。人的肉體是不值得憐惜的。"胡母班苦苦哀求，神君才答應下來。胡母班從地府中走出。回家一年多，孩子差不多死光了。他十分惶恐、懼怕，再次奔向泰山，敲樹求見。當年那位主駕車馬的官吏迎接他走進地府，見到了神君。他自述說："當年離開這裏之後，我就回到家中，一年多來孩子們全死亡了，我擔心這禍事還沒有完結，所以來此請你說明並開導。如蒙相救，乃我們全家之大幸！"神君拍掌大笑道："當初我就對你說，生死不是同道，你不能夠接近他。這下怎麼樣？"隨即下令召見胡父。一會兒，胡母班之父來到庭中，神君問他："當初你請求回去當土地神，併爲家裏人造福，而現在你的孫兒們全死了，這是爲什麼？"胡父回答說："久別鄉里，終於回到家中，自然十分欣喜；又見酒飯豐盛，實在想念孫兒們，便召他們一塊來喫，於是便都隨我而來……"因此，泰山府君就讓人代替了母班父親的職位，老人哭泣着走了出去。胡母班當即到家中，從此以後，他生下的孩子再也不鬧病鬧災了。

張誠之

吳縣張誠之。夜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舉手招誠。誠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誠如言，爲作膏粥，自此年年大得蠶。世人正月半作膏粥，由此故也。（出《續齊諧記》）

【譯文】

吳縣的張誠之，夜裏看見一個女人，站在房頭東南角上，舉手招呼他，他便走過去。那女人說："這裏是你家養蠶的房子吧？我是地神呵。明年正月十五，你應該做白米粥祭上，上面撒上肥肉來祭祀我，我就能讓你的蠶和桑葉增產一百倍。"說完，那女人就不見了。張誠之像她說的那樣，做了一碗帶肥肉的白米粥，從此年年的蠶繭都獲得大豐收。如今，人們正月十五做帶肥肉的粥，就是由這而來的。

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

王祐　溫嶠　戴文諶　黃石公　袁雙　商康　賈充　王文度　徐長　陳緒 白道猷　高雅之　羅根生　沈縱　戴氏女　孫盛　湛滿　竺縣遂　武曾 晉孝武帝　藺啓之　王猛　封驅之

王祐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裏某人。」嘗爲別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佈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篤疾，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千人，須卿，得度薄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歔欷不能自勝。其  
人愴然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不？」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著，出入辟惡災。」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忽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雲：「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萬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出《搜神記》）

【譯文】

任散騎侍郎一職的王祐，由於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來，便與母親訣別。隨即，他就聽見有人來報說：「曾經任過別駕的某郡某裏某人，突然登門來訪。」其實，王祐也聽說過此人的姓名。來報信的人又說：「這個人與你是同一種人，你們二人有天然的緣份，又是同州同里人。」於是，王祐對客人相當熱情，款然接待。客人告訴他說：「今年國家有大事，把三將軍派出來到各地向民間徵調兵將。我們這十來個人，都是趙公明府裏的參佐，倉卒來到此地，見你這裏有高門深院，於是就投奔來了。我與你相投又相稱，此情深不可言。」王祐知道他是鬼神，便說：「我不幸病  
情轉重，死在旦夕，今天有幸遇到你，便想以性命相托。」客人回答說：「人生固有一死，這是必然的事情。死去的人，與生前的貴賤毫無關係。我今天舉薦你領兵千人，必須等到官署下文書之後才能上任。這件事情是非常難得的，你不應該推辭呵。」王祐說：「老母親年紀太大了，又沒有一個兄弟，我一旦死了，老母親誰來侍養？」隨即便歔欷感嘆，不能自已。那位客人也愴然說道：「你身爲皇帝的近臣，而家中卻沒有什麼財產；剛纔，我又聽你與老母親訣別，言辭悲哀悽苦，令人心碎，但你的的確確稱得上一個國士，怎麼能讓你死呢？我應當相助於你。」於是他起身而去。說：「第二天來。」第二天又來了。王祐說：「你如果讓我活下去，當至死不忘這大恩大德。」回答說：「我們將軍老爺子已經答應了你，我還能騙你嗎？」這時，只見他的身後跟了好幾百人，全都二尺多高，穿黑色的軍裝，身上塗着紅油標誌。王祐家裏人擊鼓祈禱，衆鬼聽見鼓響，全都踏着那鼓點跳起舞來，袖子甩得颯颯作響。王祐爲他們設下酒筵，那人告辭說：「不用。」便又站起身對王祐說，「病在人體中如同一團火，就應當用水去解它。」說完拿來一盆水，掀被就灌，又說，「我給你留下十餘支紅筆，放在墊子下面，可以讓人舉着它，出入辟惡災。」於是就說出一串名字，有的已經發過了，其餘的讓王祐都給他們每人發一支。那人隨即握着王祐的手同他告別。這天王祐得以安然入睡。半夜，他忽然醒來，急忙喊手下人，讓他們打開被子，說神人用水灌他，就要弄得一塌糊塗了。打開被子一看，果然真的有水。那水在上下兩牀被子中間，不往被子裏浸滲，如露珠在荷葉上滾動，收起來共有三升七合。於是，王祐的病就去了三分之二。幾天之後便徹底痊癒。凡是那個人說要選取的人全都死了，只有三文英又活半年之後才死；凡是他說要送給紅筆的人，雖然遇上了疾病和兵亂之災，但卻都安然安恙。當初，有本妖書說：上帝派趙公明、鍾士季等，各率領數萬鬼兵到世間徵召兵將，結果沒找到他住的地方。王祐病好之後，看見了這本妖書，與那人所說的趙公明完全符合。

溫嶠

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溫嶠平蘇峻之難，及於湓口，乃試照焉。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羣小兒，兩兩爲偶，乘軺車，駕以黃羊，睢盱可惡。溫即夢見神怒曰：「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出《志怪》）

【譯文】

從古到今，人們都傳說：當夜深人靜的時候，用火照水底，便能夠看見鬼神。溫嶠等人擊敗了蘇峻的叛亂，來到江西的湓口，他試着照了一把。果然，他看見了官家的寺廟顯耀盛大，大衆甚多；又看見不少小孩子，兩個兩個爲一夥，乘坐輕便小車，讓黃羊拉着，睜大眼睛向上看，十分可惡的樣子。溫嶠當夜就夢見神人發怒道：「應該讓你知道知道厲害。」不久，溫嶠便得病了。

戴文諶

沛國戴文諶居陽城山，有神降，妻焉。諶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見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枚從，有云覆之，不遂見。（出《搜神記》）

【譯文】

沛國人戴文諶住在陽城山，有神女來到此地，嫁給他作妻子。戴文諶懷疑她是妖怪。神女知道他的心思之後，便走了。當即，只見她變成一隻五色鳥朝遠處飛去，後面跟隨着幾十只白鳩。有頃，雲霞將它們蓋住，再什麼也看不見了。

黃石公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克山石爲室，下有人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烹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出《搜神記》）

【譯文】

在益州的西部、雲南縣的東邊，有一座神廟。它是在岩石上鑿出一個洞作爲廟室的。剛剛鑿洞的時候，只見裏面有一個人正在祭祀，他自稱黃公，因此人們把他看作這個廟裏的神。漢留侯張良就是受黃石公的點化，並得到一部《太公兵法》才具有靈氣的。他一靠子不殺生，且清清淨淨。所有來祈禱的人，都要拿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到石室中向前跪下乞告。這樣，就可以先聽石室裏有說話聲，一會兒，便問來人有什麼要求。當你把自己的要求說出來之後，那人就會告訴你吉凶福禍。然而，只聞其聲不見其形。直到今天，還是這樣。

袁雙

丹陽縣有袁雙廟。真弟四子也。真爲桓宣武誅，便失所在。靈在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既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常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丘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爲雙之神，爲是物憑也。（出《異苑》）

【譯文】

丹陽縣境內有座袁雙廟。袁雙是道教所奉的真武帝君弟弟的四兒子，真武帝君被桓武殺死之後，他便失去了住處。他的靈魂在晉太元年間，身子卻出現在今天的丹陽縣。他請求人們爲自己修一座廟。未等到修成，這裏便鬧起虎災。被害者的家屬就夢見袁雙來到身邊，催促他們趕快把廟修建起來。百姓們把祠廟建起之後，虎患於是就根除了。如今，道家有個習俗，就是常常在二月的最後一天擂鼓起舞，到祠廟祈禱祭祀。近些日子，常常有風雨忽然降臨。漢桓帝元嘉五年，祭祀完畢，村裏有個叫丘都的人，在廟後看見一個怪物，長着人的面孔揚子鱷的身子，扎着葛織成的  
衣巾，耳目口鼻等七竅長得挺端正，而且有酒氣。不知道他是袁雙化身的人應該明白，這就是憑證呵。

商康

烏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號卞王，因改爲名。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嘗往開之，風雨晦暝，乃止。（出《異苑》）

【譯文】

烏程縣有一座卞山，原名叫土山。山上有座項羽廟，因爲他自己號稱卞王，所以這座山改名爲卞山。山腳下有一口石櫃，好幾尺高，陳郡有個姓康的富人曾經前往打開石櫃，頓時風雨飄搖，天昏地暗，只好停止。

賈充

賈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勒，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勒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之。忽睹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勖。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憨，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廷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孫嗣死於鍾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勖亦略同。然其先德小濃，故  
在汝後。數年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其後孫謐死於鐘下。賈后服鴆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出《晉書》）

【譯文】

西晉大臣賈充攻打討伐孫吳時，曾經屯兵於項城，軍營之中忽然就不見了他的影子。賈充帳下有個都督叫周勒，當時正在白天睡覺，夢見一百多人在追捕賈充，抓住之後把他押入一條小道。周勒驚醒了，就聽說了賈充失蹤這件事，便出去尋找線索。忽然，他發現了夢見的那條小道，隨即就沿路去找，果然看見賈充走進一座官府，那裏侍衛很多，壁壘森然。只見府中的長官坐在南面，  
聲色俱厲地對賈充說：「你將壞了我們家的大事兒！你與尚書令荀勖勾結，既迷惑了我的兒子，又迷亂了我的孫子。這期間我派任愷罷免你，你卻不離去；又派庾純譴責你你也不改。今天，孫吳之寇應當掃平，你就上表斬了張華。你的愚昧和蠢笨的伎倆，不過如此。如果再不思悔改而謹慎起來，早晚還會給你加刑。」賈充便連連磕頭，腦袋都磕出了血。那長官又說，「之所以爲你延長了陽壽並使你有如此地位和名氣，這都是因爲你保衛朝廷有功呵。不過，你要記住，最後應當讓孫太子死於鍾簴的兩側之間，讓你的大兒子死在藥酒毒下，讓你的小兒子被壓於枯木之下。尚書令荀勖也與你大致相同。但他有才華並積下陰德，死在你的後面。數年之後，就要改朝換代了。」說完，他就讓賈充離去。賈充突然回到軍營，臉色憔悴，神志不清，整天恍恍惚惚，過了好幾天才恢復過來。後來，孫太子死於鐘山腳下，賈充的女兒齊王妃服鴆酒而亡，賈義（午考），太子的死，是用大棒杖斃的。全跟那人說的一樣。

王文度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雲：「尊作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雲：「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代，王文度鎮守廣陵郡。一日，他忽然看見兩個主駕車馬的小吏，握着鵠頭板來召見他，王文度大驚，急問那兩個小吏：「我將要做什麼官？」回答說：「你將要做平北將軍及徐州和兗州的刺史。」王文度說：「我已經當上了這樣的官，爲什麼還要召見我呢？」那鬼吏說：「這是人間哪，今天讓你做的則是天上的官呀。」王文度更加驚恐萬狀。俄頃，只見不少黑衣人鵠衣小吏來迎接他，他隨即便病死了。

徐長

吳興徐長夙與鮑靚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祕術。先請徐宜有約，誓以不仕，於是授錄。以常見八大神在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州鄉翕然美談。欲用爲州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七人，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問其故，答雲：「君違（原來違下有不字。據明抄本刪。）誓，不復相爲。使身一人留衛錄耳。」徐乃還錄，遂退。（出《世說》）

【譯文】

吳興縣的徐長早就跟鮑靚有神祈之交往，想跟他學神仙法術。鮑靚先讓徐長立下誓約，今後不再做官，然後才把記載法術的的籍錄傳授給他。不久，徐長就能把常見的八大神召到自己身邊，而且使人們看見這八大神怎麼來的和怎麼走的。他的法術越來越高，日新月異，當地人傳爲美談。官府還要任用他爲州主簿。聽到這消息，徐長很高興。一天，八大神少了七個，只召來一個大神還傲慢無禮不如往常。徐長問其原因，他回答說：「你違背了誓約，大家不再奉陪，派我一個人留下來是保護這套籍錄的呵。」徐長把籍錄還回後，這個大神也走了。

陳緒

新城縣民陳緒家，晉永和中，旦聞扣門，自通雲：「陳都尉。」便有車馬聲，不見形。徑進，呼主人共語曰：「我應來此，當權住君家，相爲致福。」令緒施設牀帳於齋中。或人詣之，齋持酒禮求願，所言皆驗。每進酒食，令人跪拜，授闈裏，不得開視。復有一身，疑是狐狸之類，因跪，急把取。此物卻還牀後，大怒曰：「何敢嫌試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爲扣頭謝，良久意解。自後衆不敢犯，而緒舉家無恙，每事益利，此外無多損益也。（出《幽明錄》）

【譯文】

晉代永和年間，新城縣陳緒家裏，天剛亮就聽見敲門聲，並且自報姓名和身份說：「我是陳都尉。」接着就聽見一陣車馬聲，但卻看不見人影。「陳都尉」徑直走進屋裏，把主人喊出來說道：「我應該到這裏來，暫且住在你們家，讓我們相互致福吧！」他讓陳緒在書房裏架設牀帳。有人來拜見他，拿着酒和禮品求他算命，所說的都很靈驗。每次送酒飯，他都讓人跪下，把酒飯送進門裏，但不準開門而視。一天，有個懷疑這位「陳都尉」是狐狸精之類的妖怪的人，剛跪下把酒飯送進去，又急忙奪了回來。「陳都尉」卻回到牀上，大怒道：「你還敢懷疑並試探都尉？」那人  
立即心痛欲死。陳緒急忙走過來，爲那人磕頭謝罪，好久他的病情才緩解。從此之後，衆人誰也不敢冒犯它，而陳緒全家均平安無事，什麼事都很吉利，幾乎沒有什麼意外損失。

白道猷

章安縣西有赤城山，週三十里，一峯特高，可三百餘丈。晉泰元中，有外國道（道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人白道猷，居於此山。山神屢遣狼怪形異聲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詣之雲：「法師威德嚴重，今推此山相與，弟子更卜所託？」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幾時，今若必去，當去何所？」答雲：「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將來欲還會稽山廟。」臨去，遺信贈三奩香。又躬來別，執手恨然，鳴鞞響角，凌空而逝。（出《述異記》）

【譯文】

章安縣西部有座赤城山，方圓三十里，其中一峯特別高大，大約有三百多丈。晉代泰元年間，有一位外國道士名叫白道猷，就居住在這座山上。山神三番兩次地派遣狼變成十分可怕的樣子，怪聲怪氣地嗥叫着嚇唬他。白道猷泰然自若。山神便又親自上山見他，說道：「大法師德重威嚴，今天，我就把這座山送給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負我之所託。」道猷說：「你是什麼神？在這住了多長時間？今天如果必須離開，你將去往何處？」山神回答道：「我是夏王的兒子，在這裏住一千多年了。寒石山是我舅舅住的地方，我暫且去那寄居一段時間，將來回到會稽山神廟去。」臨走  
，留下一封信，又贈給白道猷三奩香。然後，向白道猷躬身告別，舉手時感到十分遺憾，吹響號角，敲擊刀鞘，凌空而逝。

高雅之

晉太元中，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廄中，雲：「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柱杖光耀照屋。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晨已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滅。（出《幽明錄》）

【譯文】

晉代太元年間，高衡爲魏郡太守，戍衛石頭城。他的孫子高雅之在馬棚中說：「剛纔，有位神人來此，自稱白頭公，他拄的那根柺杖閃閃發光，把屋子都照亮了。他和我輕輕舉着那根柺杖連夜而行，第二天天快黑時到了京口城，早晨已經返回來了。」後來，高雅之父子，被南郡公桓玄所滅。

羅根生

豫章有廬松村。郡人羅根生，來此村側墾荒，種瓜果。園中有一神壇。瓜始引蔓，忽見壇上有一新板，墨書雲：「此是神地，可速出去。」根生祝曰：「審是神教，願更朱書賜報。」明早往看，向板猶存，字悉以朱代墨。根生謝而去也。（出《述異記》）

【譯文】

豫章縣有個廬松村。郡裏有個叫羅根生的人，到村頭來開荒，並種上了瓜果。當瓜剛開始爬蔓的時候，園中那個神壇上忽然出現一塊新木板，上面用黑墨水寫道：「這是神地，請速離開。」羅根生當即祝禱說：「神的教示我已知悉，希望換成紅字公佈於衆。」第二天早晨，羅根生來園中觀看，只見那塊新木板還在，上面的字全用硃紅代替了墨黑。羅根生謝罪後離去。

沈 縱

餘姚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五百許，前車輻馬鞭，夾道鹵簿，如二千石。遙見縱父子，便喚住，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何貴人？答曰：「是斗山王，在餘杭南。」縱知是神，叩頭雲：「願見祐助。」後入山，得一玉枕，從此如意。（出《幽明錄》）

【譯文】

餘姚縣人沈縱，家中一向貧窮。一日，他跟父親一起進山，回來時還沒有到家，看見一個大人物迎面走來。這位大人物前呼後擁的，僅前導和隨從就有四五百人。前面閃動着車輪和馬鞭，夾道站着儀仗隊，如同二千石俸祿的官員。遠遠看見沈縱父子，那大人物便將他們喊住，然後靠近沈縱並在他手中點上火。沈縱於是問道：「你是何方貴人？」回答說：「我是斗山之王，住在餘杭縣南邊。」沈縱知道他是神仙，一邊叩頭一邊說：「希望能夠得到您的祐護和幫助。」後來，沈縱進山得到一方玉枕，從此他們家萬事如意。

戴氏女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佑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戴氏爲巫，故名戴侯祠。（出《搜神記》）

【譯文】

豫章郡戴氏有個女兒，久病不愈。一天，她看見一塊小石頭，形狀像個人，便對它說：「你有人形，難道是神仙嗎？如果你能把我的老病治好，我將重重地謝你。」當天夜裏，她夢見有人告訴她說：「我今後會保祐你的。」從此以後，她的病情漸漸好轉，於是就在山下建起一座祠廟，戴氏就在那做巫師，因此這座祠廟便被稱爲「戴侯祠」。

孫盛

衡山白槎廟。古老相傳：昔有神槎，皎然白色，禱之靈無不應。晉孫盛臨郡，不信鬼神，乃伐之。斧下流血。其夜波流神槎向上，但聞鼓角之聲，不知所止。開皇九年廢，今尚有白槎村在。（出《湘中記》）

【譯文】

衡山有座白槎廟。很久以前，人們就傳說：早年，這兒有一個神奇的木筏子，皎然白色，向它祈禱沒有不靈驗的。晉代孫盛來此任郡守，他不信鬼神，便讓人砍毀它。不料，那斧子砍下去，木筏子竟然流出血來。當天夜裏，水流奇蹟般地將木筏子送往上游，只聽鼓號聲聲，不知停在了什麼地方。隋代開皇九年，這座廟便毀廢了，如今還有個白槎村存在着。

湛 滿

須江縣江郎山。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於此。故有三石峯之異。有湛滿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洛，永嘉之亂，不得歸。滿乃使祝宗言於三石之靈，能致其子，靡愛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洛水邊，見三少年，使閉目伏車欄中間，去如疾風。俄頃，從空中墮，恍然不知所之。良久，乃覺是家園中。（出《十道記》）

【譯文】

須江縣境內有座江郎山。從前，有一戶姓江的人家在山下居住，他們兄弟三人，都在這裏成神而去，因此留下一座奇異的三石峯。有位叫湛滿的人，也住在這座山下。他的兒子在洛陽做官，趕上殺王公士民數萬人的永嘉之亂，有家不能回。湛滿就來到三石峯下祈禱，求其保祐他的兒子，說：「能讓我的兒子回來，一定不會捨不得供祭祀的牲畜」十天之內的某一日，湛滿的兒子走到洛水邊，看見三位少年。這三位少年讓他閉上眼睛趴在車欄中間，那車便像疾風一般跑起來。有頃，他突然從空中掉了下來。他恍恍惚惚，不知到了何處。好久，他才發現這是自己家的菜園子  
。

竺曇遂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落沙門。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姑。」如此一月許，便卒。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其生時。臨去雲：「久不聞唄聲，甚思之。」其伴慧覲，便爲作唄訖，猶唱贊。語云：「歧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嘆，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  
流涕。（出《續搜神記》）

【譯文】

東晉太元年間，出家的佛門弟子中有一個叫竺曇遂的，二十多歲，相貌端莊，皮膚白皙。他流落到佛門之後，一次他從青溪廟前路過，於是進廟裏看了一番。晚上回來，他夢見一個女人來了，對他說：「你應當來做我廟中之神，這一天不會太久了。」竺曇遂問那女人是誰，回答說：「我是青溪姑。」就這樣過了一個月，竺曇遂便死了。臨終前，他對僧人們說：「我這輩子沒有福，也  
沒有大的罪過，死後能做青溪廟之神，你們從那裏路過方便的話，可以進去看看我。」竺曇遂死後，那些年輕道人來到青溪廟上，便與之對話互致問候。竺曇遂的聲音跟生前一樣。臨別，竺曇遂說：「很久沒有聽到唱贊偈的聲音，真想呵！」他的同伴慧覲，便爲他唱了一段。接着，他也唱了起來，大意是：歧路之別，尚有悽愴之情；而我們這種情況下的分離，形神各在一方，深遠難見，長嘆不已，這種心情簡直無法表達……唱罷，他感慨不已，難以控制。道人們都爲他流下了熱淚。

武曾

侯官縣常有閣下神。歲終，諸吏殺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斷之。經一年，曾選作建威參軍。當去，神夜來問曾：「何以不還食？」聲色極惡，甚相譴責。諸吏便於道買牛，共謝之，此神乃去。（出《幽明錄》）

【譯文】

侯官縣曾經有位閣下神。每年年底，各位官吏都要殺牛來祭祀他。自從沛郡的武曾來此做縣令之後，便將祭品給斷了。一年之後，武曾被選任建威參軍，臨行前夜那神人來問他：「你爲什麼不給我送喫的？！」聲色俱厲，對他痛加譴責。官吏們得知此事後，便於當地買牛殺了，共同向閣下神謝罪。此後，那神人就走了。

晉孝武帝

晉孝武帝，殿北窗下見一人，著白帢，黃練（練原作疏。據明抄本改。）單衣，自稱華林園水池中神，名曰淋涔君。帝取所佩刀擲之，空過無礙。神忿曰：「當令君知之。」少時而暴崩。（出《幽明錄》）

【譯文】

東晉孝武帝，在大殿北面的窗下看見一個人，穿着白色的夾襖，黃絹單衣，自稱是華林園水池中的神仙，名叫淋涔君。孝武帝摘下自己的佩刀向他砍去，然而卻什麼也未砍到。那神人忿然地說：「我應當讓你知道我的厲害。」不久，孝武帝就暴死了。

藺啓之

藺啓之家在南鄉，有樗蒲婁廟。啓之有女名僧因，忽厥（厥原作氣。據明抄本改。）而寤，雲：「樗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帳中，仍陳盛筵。以金銀爲俎案，五色玉爲杯碗。與僧共食，一宿而醒也。」（出《述異記》）

【譯文】

藺啓之家住南鄉，那裏有座樗蒲婁廟。藺啓之有個女兒名叫僧因。一天，她忽然昏倒又醒來，說：「樗蒲君遣侍女迎接我，坐在斗帳之中，又擺上酒席筵菜，用金銀做肉案子，用五色玉做杯碗；和我共同吃了頓飯，又住了一宿才醒來呵……」

王 猛

王猛者，北海人。少貧賤，曾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猛隨去。行不覺遠，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鬢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雲：「大司馬公可進。」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價，遣人送猛出。既顧視，乃嵩山也。（出《中興書》）

【譯文】

王猛是北海郡的人，少年時家裏很窮，曾經到洛陽賣過畚箕。一次，有個人在市場上花高價買他的畚箕，卻又說沒有帶錢，家就住在附近，讓王猛隨他去取。王猛隨他而去，沒覺走出多遠，忽然來到深山裏。那人對王猛說：「你暫且站在樹下，我得先回去稟告一聲你來了。」不一會兒，王猛便隨他進了樹洞，看見一個人坐在摺疊牀上，他的頭髮和兩鬢全白了，有十多個侍從。有一個人引王猛來到這老者跟前，並說：「大司馬公請進——」王猛向老者跪拜，老者說：「你爲什麼要拜我呢？」當即送王猛十倍於原價的畚箕錢，並派人把他送出樹洞。王猛四下看看，這裏原  
來是嵩山呵。

封驅之

始興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羅十甕，中悉是餅銀。採伐遇之，不得取，取之迷悶。晉大元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即日顯戮，以銀相償。』覺視，則奴死銀在矣。」（出《水經》）

【譯文】

在始興郡老林子山溪的源頭，有一座石屋，屋前的大石頭上，擺着一排十個陶甕。這甕裏全裝着銀餅子，採藥的伐木的如果看見，也不能拿走，誰拿了誰就得迷路。東晉太元初年，郡民封驅之家裏的僕人，悄悄偷三塊銀餅子回來，到家揭開一看，有一條大蛇爬出來，當即把他咬死。《湘州記》裏說：「那天晚上，封驅之夢見神人對他說：「你的奴才不老實，偷走銀餅子三塊，當天就被處決了。現在，就把那銀餅子送給你，作爲補償吧。」封驅之醒來一看，那奴才果然死了，而銀餅子還在。

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陳悝　宮亭廟　安世高　曲阿神　謝奐　李滔　樹伯道　侯褚　盧循 陳臣　張舒　蕭惠明　柳積　趙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吳興人　劉子卿

王僧虔

晉王僧虔秉政，使從事宗寶，統作長沙城。忽見一傳教官語曰：「君何敢壞吾宮室？司命官相誅。」尋時宗寶乃墜馬。其夜，僧虔夢見一貴人來通，賓從鮮盛，語僧虔曰：「吾是長沙王吳君。此所居之處。公何意苦我？若爲我速料理，當位至三公。」僧虔於是立廟。自後祈禱無不應。（出《湘中記》）

【譯文】

晉代王僧虔主持政事，派從事宗寶統鎮長沙城。一日，宗寶忽然看見一個傳教官跑過來對他說：「你怎麼敢破壞我的宮室呢？！」伺機命人相殺。旋即，宗寶從馬上摔了下來。當天夜裏，王僧虔夢見一位貴人來登門拜訪，其隨從之多之排場，是很少見的。那貴人對王僧虔說：「我是長沙王吳君呵。這裏是我住的地方，你何必要難爲我？你如果能快點把這事處理好，我保你位至太尉、司徒、司空三公。」於是，王僧虔爲他修起一座廟。此後，凡是來祈禱沒有不應驗的。

陳悝

隆安中，丹徒民陳悝，於江邊作魚簄。潮去，於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奸之。悝夜夢雲：「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悝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而去。奸者尋亦病死矣。（出《洽聞記》。《御覽》六十八引作出祖臺之《志怪》）

【譯文】

東晉隆安年間，丹徒縣有個百姓叫陳悝，在江邊編放了一個魚簍子，退潮之後，在魚簍裏有一個女子，六尺高，頗有姿色，裸體，水退去之後不能動彈，躺在沙灘上。有一個人上前把她姦污了。陳悝晚上做了個夢，夢見那女子對他說：「我是江神呵。昨天迷了路，落入你的魚簍裏，被小人姦污了。今天我要報告尊神，殺了這個小人！」陳悝不敢放她回去。等到漲潮的時候，她便隨水而逝。不久，那個姦污她的人就病死了。

宮亭廟

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見之，淚出交流。因摽姓字，則是昔友也。自說：「我罪深，能見濟脫不？」沙門即爲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真形。」神雲：「稟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爲蛇，身長數丈，垂頭樑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絕。（出《幽明錄》）

【譯文】

南康郡有座宮亭廟，有神且非常之靈驗。東晉孝武帝在位時，有一佛教徒來到廟前，廟裏的神像看見他，不由淚水交流。於是他們道出姓名字號，原來從前是一對好朋友。那神自己說：「我罪孽深重，能不能幫助我早日解脫？」那僧人當即爲他齋戒誦經，並說：「我想看看你的真面目。」神說：「我長得很醜，不可現原形呀。」僧人再三請求，神便變成一條蛇，好幾丈長，把頭垂在房樑上，聚精會神地聽僧人誦經。後來，這蛇的眼睛裏冒出血來，到七天七夜時，它死了，這座宮亭廟也關了門。

安世高

安侯世高者，安息國王子。與大長者共出家，學道舍衛城。值主不稱，大長者子輒恚，世高恆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雲當至廣州。值亂，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負對，故遠來相償。」遂殺之。有一少年雲：「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受害無難色，將是神人乎？」衆皆駭笑。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復爲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復辭王學道。十數年，語同學雲：「當詣會稽畢對。」過廬山，訪知識，遂過廣州。見少年尚在，徑投其家，與說昔事，大欣喜。便隨至會稽。過稽山廟，呼神共語。廟神蟒形，身長數丈，淚出。  
世高向之語，蟒便去。世高亦還船。有一少年上船，長跪前受咒愿，因遂不見。世高（世高原作廣州客。據明抄本改。）曰：「向少年即廟神，得離惡形矣。」雲廟神即是宿長者子。後廟祝聞有臭氣，見大蟒死，廟從此神歇。前至會稽，入市門，值有相打者。誤中世高頭，即卒。廣州客遂瘞之於佛舍。（瘞之於佛舍五字原作事佛精進。據明抄本改。出《幽明錄》）

【譯文】

有位王侯叫安世高，本是安息國太子，和大長者一同出家爲僧，在舍衛城裏學道。遇上個主持不稱心，大長者之子便常常發脾氣，安世高總是呵責警告他。安世高與他打了二十八年的交道，後來說自己應該到廣州去。正值戰亂，有一個人遇上他，唾手拔刀說：「果然找到你了！」安世高大笑道：「我命中註定要負於對手，因此遠道而來使你得到滿足。」那人遂將安世高殺了。有一個少年說：「這位從遙遠國度裏來的奇人，能夠說我們國家的話，而且臨死不懼，就會變成神人呀！」衆人都驚異地笑起來。安世高的神魂回到安息國，又託生爲王子，名高。他二十歲的時候  
，又告別父王去學道。十九年過去了，他對同學們說：「我應當去會稽山畢對。」於是，他們經過廬山，訪尋有造詣的人，隨後來在廣州。安世高得知當年那個說他會變成神人的少年還在，便徑直來到他家，跟他說起當年自己被殺的往事，那少年欣喜若狂，便隨安世高到會稽山稽山廟前。少年喊廟神說話，那廟神現出蟒的原形，好幾丈長，眼裏在流淚。安世高對它說了幾句什麼，那蟒便走了，世高也回到船上。這時，有一個少年跳上船來，長跪在安世高面前，接受他的祝告和希望。然後，那少年竟不見了蹤影。安世高說：「剛纔那個少年，就是廟神；他難得脫開那個醜惡的體形呀！」他又說廟神就是當年那個大長者之子。後來，到廟上來祈禱的人聞到一股腥臭氣，才發現那條大蟒死了，廟也從此關門。安世高來到會稽，進了城門，正趕上有人在打架。不慎，誤中安世高的腦袋，他當即斃命。廣州客——那位少年隨即把他埋葬在寺廟旁。

曲阿神

曲阿當大埭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逕至廟，跪請求救，許上一豬。因不覺忽在牀下。追者至，覓不見。羣吏悉見入門，又無出處。因請曰：「若得劫者，當上大牛。」少時劫形見，吏即縛將去。劫因雲：「神靈已見過度，云何有牛豬之異？而乖前福。」言未絕口，覺神像面色有異。既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逕奪取劫，銜以去。（出《神鬼傳》）

【譯文】

曲阿縣境內，面對着大壩有一座廟。東晉孝武帝當朝時，有一個劫匪逃跑，官府派出十個人追捕他。那劫匪徑直跑進廟裏，跪下求助神人保祐救他一命，並許願說過些日子送來一頭豬。於是，不知不覺忽然就滾進了牀底下。追捕他的人趕到了，怎麼也找不到他。捕吏們全都看見他進了這個門，又沒有別的出口，於是也向廟神祈禱說：「如果你能讓我們捕到劫匪，過幾天給你送條大牛來！」有頃，那劫匪露出馬腳，捕吏們立即綁住他就要走。劫匪於是說道：「你作爲神靈這樣做大過分了，你說牛和豬對於你有什麼不同？爲什麼違背先前的許諾？」話未說完，只見那神像的  
臉色有了變化。出門之後，有隻大老虎張着大嘴撲將過來，徑直奪下劫匪，銜着他跑掉了。

謝奐

青溪小姑廟，雲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疏，鳥常產育其上。太元中，謝慶彈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雲：「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奐，靈運父也。（出《異苑》）

【譯文】

青溪縣境內有座小姑廟，說是爲蔣侯的三妹所建。廟裏有株大樹扶疏，鳥兒們經常在上面生兒育女。東晉太元年間，謝慶用彈弓殺死幾隻鳥兒後，當即覺得體內顫慄不已。到了晚上，他夢見一個女人，衣裳楚楚動人，對他怒氣衝衝地說：「這些鳥兒是我養的，你爲什麼要傷害它們？！」過了幾天，謝慶就死了。謝慶名爲奐，他就是謝靈運的父親呵。

李 滔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爲劫道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至討執。東陽長山吏李滔，以義熙中，遭事在都。婦自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魚跳落婦前。剖腹，還得所願釵。夫事尋散。（出《異苑》）

【譯文】

吳郡桐廬縣，有座徐君廟，東吳時所建。附近有搶劫的盜竊的等犯法的人，便像被逮捕時那樣把自己綁起來，臨死前到這裏懺悔並討要牽引柩車的繩索。東陽郡長山縣的官吏李滔，於東晉義熙年間攤上了事，被困在京都。他的妻子只好自己出來料理一些事情。一次，她從徐君廟前經過，便進去祈禱請廟神施恩，並拔下頭上的銀釵奉上，算作還願。沒等她走到富陽，有條魚跳落到她的面前，等到把魚剖腹，魚腹中有廟神送還的那支銀釵。不久，她丈夫所攤之事也煙消雲散了。

樹伯道

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隆安初，縣人樹伯道爲吏，得假將歸。於汝南灣覓載，見一朱舸，中有貴人。因求寄。須臾如睡，猶聞有聲，若劇甚雨。俄而至家。以問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謝而還。（出《異苑》）

【譯文】

餘杭縣有座仇王廟，從建廟以來發生不少神奇怪異之事。東晉隆安初年，縣裏有個叫樹伯道的人，在官府中當小吏。一天，他請假回家，在汝南灣待渡時，看見來了只紅船，上面有位貴人。於是，他向貴人求載。不一會兒，他昏昏沉沉，如同睡着了一般，還聽到一種聲音，像下大雨似的。俄頃，他便回到家中。他向船伕詢問，亦說那貴人便是仇王。樹伯道望着遠去的紅船拜謝一番，才進到屋裏。

侯 褚

郯縣西鄉，有楊郎廟。縣有一人先事之。後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譙郡樓無隴詣褚，共至祠舍，燒神坐器服。無隴乞將一扇。經歲，無隴聞有乘馬人呼樓無隴數四聲，雲：「汝故不還楊明府扇耶？」言畢，回騎如去。隴遂得瘻病而死。（出《異苑》）

【譯文】

郯縣的西鄉，有一座楊郎廟，縣裏有一個人先來奉祀之。後來，他便與任祭酒的諸侯就伴，一起祈禱以期得道。不久，逢譙郡的樓無隴拜會侯褚，三人便一同來到廟裏，燒神坐器服。樓無隴乞得了一把扇子。一年之後，樓無隴聽見一個騎馬的人連喊他四聲「樓無隴」，並說道：「你爲什麼不還我們楊郡守的扇子呢？！」說完，調轉馬頭而去。不久，樓無隴患瘻病而死。

盧 循

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規逆謀。潛遣人到南康廟祈請，既奠牲奏鼓。使者獨見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盧徵虜若起事，至此，當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衆直造長沙，遣徐道覆逾嶺。至南康，裝艗十二，艟樓十丈餘。舟裝始辦，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與循會巴陵。至都而循戰敗。不意神速其誅，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出《述異記》）

【譯文】

東晉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謀造反，偷偷派人到南康廟祈禱祭祀，並奏起鼓樂奉上犧牲。被派去的親信在廟中只見一人，戴着武將的帽子穿着紅色的衣服，往中間的席位上一坐，說：「徵虜大將軍盧循如果想造反起事，來到此外，我奉送給他的是水。」義熙六年的春天，盧循率領人馬直奔長沙，派徐道覆等過嶺去南康，裝了十二船軍需品，每船都有十多丈高。船裝完開始出發，天突然下起大雨，一天一夜，江水上漲四丈，徐道覆率船隊順流而下，與盧循在巴陵會師。直逼京都建康後，卻多次戰敗，盧循投水而死。想不到他這麼快就完了。雨水及山洪，使他自己斷送  
了自己。

陳 臣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內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許，面如方相，從竹中出，徑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日，家大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出《搜神記》）

【譯文】

臨川縣陳臣家十分富有。南北朝時，宋武帝永初元年，陳臣在書房裏端坐，望着院子裏那片瘦竹。忽然，大白天只見一個一丈多高的人，從竹林中走出來，長得十分兇惡可怕。他徑直對陳臣說：「我在你家裏多年了，可你還不知道。今天我要走了，應該讓你知道知道。」那人走了一個月零幾天，陳臣家裏起了大火，奴婢們當即都燒死了。一年之內，他家一下子就變得十分貧窮。

張 舒

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捉青柄馬鞭。雲：「汝可教，便隨我去。」見素絲繩系長梯來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祕術卜佔，勿貪錢賄。」舒亦不覺受之。（出《異苑》）

【譯文】

長山縣有個張舒，在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忽然看見一個人，穿着大紅衣服，圍着一般的頭巾，手執一支黑色的馬鞭。他對張舒說：「你適宜學道法。想學，就隨我來吧！」這時，只見一架用白絲繩系制的長梯從空中降下，張舒便登上了梯子，跟着那人來到一座大城。走過綺麗的殿堂，進入一個幽深的洞室。這裏的地面閃爍着金光，有一位又高又大的人，沒有戴頭巾，獨自坐在深紅色的紗帳中，對張舒說：「主持此事的人錯誤地選取了你。我教一套祕術給你，回去以占卜爲生吧。記住，千萬不要貪財物和金錢呵。」張舒也就在不知不覺中學會了。

蕭惠明

宋蕭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雲：「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曾爲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未幾，惠明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殞。（出《異苑》）

【譯文】

南北朝劉宋時，蕭惠明任吳興郡太守。在郡的邊界處有座卞山，卞山下有座項羽廟。相傳說，那項羽總住在郡府的廳堂裏，所以前後幾任太守不敢上大廳。蕭惠明向綜理府事的綱紀說：「孔季恭也曾經管理過這個郡，沒聽說他遇到什麼災。」隨即，他命人在廳裏擺上坐席和牀榻，非常講究地裝飾起來。未等完成，他忽然看見一個人，一丈多高，拉弓搭箭地射向自己，旋即卻不見了。於是，蕭惠明的背部就長出個癰疽，十天後就死了。

柳 積

柳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中夕，聞窗外有呼聲，積出見之，有五六人。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日視之，皆漢古錢，計得百二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太子舍人。（出《獨異志》）

【譯文】

柳積字德封，學習起來十分勤奮、刻苦，晚上讀書時點燃樹枝樹葉照亮。一天半夜，他聽見窗外有呼喊聲，便出門望去，只見有五六個人，各背來一個口袋，把裏面的東西倒在了屋檐下，像榆樹錢兒。那些人對柳積說：「這些東西送給你，就算給你的糧食；不必擔心學業不成。」第二天早晨一看，全是漢代的古錢幣，合如今一百二十千錢。柳積有了這些錢，終於完成學業。南朝宋明帝時，他的職位升到太子舍人。

趙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爲東宮侍講。宅在清溪橋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隔牆南北。嘗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意旨閒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絕美，雲：「王尚書小娘子，欲來訪君」。文昭問其所以，答曰：「小娘子聞君歌詠，有怨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願薦枕蓆。」言訖而至，姿容絕世。文昭迷誤恍惚，盡忘他志，乃揖而歸。從容密室，命酒陳筵，遞相歌送，然後就寢。至曉請去，女解金纓留別，文昭答琉璃盞。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清溪神廟，忽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顧其神，與畫侍女，並是同宿者  
。（出《八朝窮怪錄》）

【譯文】

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的趙文昭，字子業，爲太子當侍講。他的家住在清溪橋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家僅隔一道牆，成南北鄰居。有一個深秋之夜，趙文昭對月臨溪，唱《烏棲曲》，音旨顯得寂寞幽怨。忽然，有一個穿着青絲衣的小女子走了過來。十分美麗，她對趙文昭說：「王尚書的小娘子，想來看一看你。」趙文昭問其緣故，她回答說：「小娘子聽你詠唱的聲音，就知道你的內心曠涼而悽苦，有怨也有恨……因此，想來侍寢於你。」她剛說完，那位小娘子就到了。她姿容蓋世，使趙文昭被迷得神情恍惚，把別的一切全忘了。他向小娘子拱手行禮，並從容  
地把她帶回家中密室。然後，他讓人擺上酒席，一邊飲酒一邊對唱，當夜便睡在一起。到天亮之後，小娘子與他辭別，並解下自己的金纓帶留作紀念。趙文昭回贈她一隻琉璃杯。之後一連數夜，趙文昭思念不已。一天，他偶然遊經清溪神廟，忽然發現他的那隻琉璃杯在神女像的身後放着。他走過去仔細觀察那神像與畫上的侍女，原來正是那天侍寢的主僕二人。

河 伯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雲：「女郎你好。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雲：「大人暫欲相見。」因回車而去。道中絡繹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有信幡，題雲「河伯」。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敕行酒炙，雲：「僕有小女，頗聰  
明，欲以給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進（進原作遂。據明抄本改。）絲布單衣（衣下原有紗字。據明抄本刪。）及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禮。（禮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三日，經大會客，拜閣。四日雲：「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婿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雲：「可以施功布德」。復雲：「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出《幽明錄》）

【譯文】

餘杭縣南邊有一個湖，湖中央築起堤壩。有一個人騎馬看戲回來，領三四個人到岑村喝酒，微醉，傍晚才向自己家走去。當時天氣炎熱，他便下馬跳入水中，過一會兒就枕着水邊石頭睡着了。馬掙斷繩子往回跑，這人的隨從全追馬去了，直到天黑也沒有返回。這人睡醒後，已經過了申時，仍不見隨從牽馬回來，卻看見從遠處走來一個女子，年紀大約十六七歲。這人說：「女郎再拜！天色既然已經很晚，這地方十分可怕，你到這幹什麼呢？」這人又問女郎姓氏。遠處忽然傳來聲響，又有一個少年乘坐新車奔過來。他十三四歲，很聰明的樣子。隨即，車後面的二十人也趕  
到了，喊這人上車，說：「我家大人暫且想見你一面。」他只好上車隨之而去。途中，路旁火把絡繹不絕。俄頃，前面閃出城市和民房。他們入城之後，進了廳堂，只見長條的信旗上寫着「河伯」二字。旋即，這人見到一個人，年紀大約三十幾歲，臉色像畫的一樣，侍者和衛士衆多。二人相視，不由一陣欣喜。主人吩咐端酒肉上來招待客人，並對這人說：「我有個小女兒，很聰明，想許配你作妻子，如何？」這個人知道他乃是個神，不敢拒絕，便令手下人準備操辦婚禮，並說去女方家中辦，一再講明一切由自己辦。送去的絲布單衣和夾衣，絹裙紗衫褲子和鞋，全都是最好最精美的。又送上十個小吏，幾十個女僕。那神的女兒十八九歲，姿容美麗嫵媚。於是，在送上聘禮三日之後，大擺筵席，拜堂成親。婚後第四天，神的女兒說：「你的聘禮既然有限，我們的緣分也不能長久，你應當送我回去了。」她把自己的金甌麝香囊送給丈夫作紀念，痛哭着分手。最後，又給了他十萬錢和三卷藥方，說：「今後，你可以用它行善積德，建功立業。」又說十年之後你再迎接我吧。這人回家之後，便沒有再婚，告別親人，出家做了道人。他所得到的三卷方子包括：一卷脈經，一卷湯藥方，一卷丸藥方。他四處周遊，救命治病，都十分神奇靈驗。後來母親年邁，兄長又死了，他纔回家結婚步入仕途。

邵敬伯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社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齊伯。吾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至社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社林中，而衣裘初無沾溼。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  
至曉著岸，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黿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社林下有河伯家。（出《酉陽雜俎》）

【譯文】

平原縣西邊十里處，有一片敬神的社林。晉代南燕太上年間，有一個叫邵敬伯的人，家住長白山裏。有人寄給他一封信，上面說：「我是吳江的使者，他令我和齊伯互通言訊，我今天需要從長白山經過，希望你能爲我幫幫忙。」然後告訴敬伯說，只要到那片社林中，摘下一片樹葉投入水中就可以了。敬伯便照他說的去做了。果然有人從水中走出來之後，邵敬伯就跟上了他。那人果然要領他下水，邵敬伯懼怕，那人就讓他閉上眼睛，隨即好像進了水中。當他睜開眼睛時，豁然開朗，面前是一座宏偉壯麗的宮殿。他去拜見一位老翁，年紀足有八九十歲，坐在水晶牀上。邵敬  
伯送上帶來的信函，那老翁打開書信，看了看，便說了一句話：「裕興超滅。」敬伯惑然不解。侍衛們全瞪着圓圓的眼睛，穿着厚厚的甲冑。邵敬伯告辭出來，那老翁拿出一把刀子贈給他，說：「好好去吧，只要拿上這把刀，就該不會受到水的危害了。」邵敬伯從水中走出來，又回到社林中，而衣服一點也沒有溼！果然如老翁所言，當年宋武帝劉裕就把南燕的慕容超滅掉了。邵敬伯在兩條河中間一個村落里居住了三年。一天半夜忽然發了大水，整個村子都淹沒了，只剩邵敬伯自己坐在一牀榻上得以脫險，到拂曉時靠到岸上。他下來一看，才發現那牀榻乃是一隻大老鱉！敬伯死後，那把刀子也丟失了。世代傳說，那片社林下面就是河神的家呵。

吳興人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己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大火，燒（燒原作發。據明抄本改。）盡，因有鳥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出《酉陽雜俎》）

【譯文】

晉代隆安年間，吳興縣有個人，年紀大約二十歲，自稱聖公，姓謝。他死了一百年之後，忽然來到陳家的宅院，說這是他的老房子，應該還給他，不然就用火燒你們。一天晚間起了大火，把這裏燒個一乾二淨。這時，便有不少鳥毛插在地上，繞宅院的廢墟圍了好幾重。於是，老百姓們就在這裏修起一座廟。

劉子卿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無倦。常慕幽閒，以爲養性。恆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無不值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玩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扃，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尚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敘情，有慚  
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況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後即次我。」將（將原作請。據明抄本改。）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憂。」出戶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認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誤，少惑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於是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閒事。」臨曉將去，謂卿曰：「我姊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慎跡藏心，無使人曉，即姐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寢。後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並壁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出《八朝窮怪錄》）

【譯文】

南北朝劉宋時，有個叫劉子卿的人，徐州人氏，住在廬山的虎溪。他年輕好學、志向專一且孜孜不倦。他平時也羨慕那種幽靜閒適的環境和生活，認爲那樣可以陶冶性情。他一慣喜歡養花種樹，凡是江南一帶的花木，虎溪邊的庭院裏應有盡有。文帝元嘉三年的春天，到了賞花之際，忽然看見一雙蝴蝶，五彩分明，來到花間飛舞，像燕子那麼大。一天之內，它們差不多能來三四趟。這麼大的蝴蝶，使劉子卿也感到十分驚訝。四月三日晚上，月朗風清，他正在吟唱的時候，忽然聽見敲門聲，有女子在門前說說笑笑。劉子卿十分驚異，對手下僕人說：「我住在這裏五年，人  
們現在還都不瞭解我，爲什麼會有女子來找我呢？這裏定有異常。」於是就走出門去，看見兩個女子，都十六七歲，服飾豔麗，煥然一新，容貌和舉止都很美。她們對劉子卿說道：「你常對花間的那雙蝴蝶感到驚奇，是吧？那就是我們呀。爲感謝你的憐愛之情，所以來找你，卻不知你意下如何？」劉子卿將她們引進屋裏坐下，對她們說：「這地方偏僻簡陋，又無酒以抒情懷，真是慚愧呀！」一個女子說：「我們這次來的目的，難道是爲了喝酒嗎？況且山月已斜，天很快就要亮了，你到底有沒有意吧？」劉子卿說：「我雖然只有這茅屋，但也想纏綿一番。」向東坐的女子對向西坐的女子笑了笑，說：「今天晚上讓給姐姐了。」當夜之事可想而知。起牀之後，那位姐姐同劉子卿告別說：「你關起門來與我同牀共枕，男歡女樂，今天晚上，也希望能同昨天一樣。」到天亮的時候，她臨走之前，劉子卿說：「遂了我纏綿一番的心願，十分欣幸！你還能再來嗎？一夜之歡，反而令人感到深深的遺憾……」她撫摸着劉子卿的後背說：「今晚的時間是屬於我妹妹的，後一次是我的。」她正要出門，又回過頭來說：「你心中裝着這份情意是對的，但希望你不必爲此憂傷。」她出門之後便不見了蹤影。這天晚上，那兩個女子又來了，劉子卿如同上次一樣款待她們。姐姐對妹妹說：「我暫且離去，昨天晚上那種歡悅，今天就留給你了。對於那種男歡女樂，你不要過於貧戀而誤事，不要把劉郎給迷惑住喲！」說罷大笑，乘風而去。於是，劉郎與妹妹睡在了一起。劉子卿對她探問：「我知道你們二人，不是凡間之女，那麼你們到底是什麼呢？我想知道。」妹妹說：「你憑空得到了美麗的妻子，還問什麼呢？」便指劉子卿的身子，又說，「你只管展情作愛吧，不要多問閒事。」拂曉之前，她臨走時對劉子卿說：「我們姐妹實在不是凡間之人，也不是山精和物怪，如果把實話告訴你，你必然會傳出去而且會走樣……所以，我們不想被人類取笑。今天晚上，我與你合歡，也是緣分，望你把這事深藏於心，不要讓別人知道。」之後，她姐妹二人每十天輪流來一次，以使劉子卿的心得到慰藉，然後就離去。經常十天一來，就這樣在一起睡了好幾年。後來劉子卿遇戰亂回到故鄉，那兩個女子也從此絕了蹤跡。廬山上有座康王廟，距離劉子卿原來住的地方二十多里。一天，劉子卿前去拜謁，見到廟中前兩座泥塑的女神像，牆壁上還畫了二位女侍者。這二位女侍者容貌美麗，劉子卿依稀覺得在哪裏見過，彷彿前幾年遇見的那對女子。他懷疑這對女侍者就是那姐妹二人。

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

太室神　黃苗　龔雙　蕭總　蕭嶽　爾朱兆　蔣帝神　臨汝侯猷　陰子春 蘇嶺廟　盧元明　董慎　李靖

太室神

後魏太武時，嵩陽太室中有寶神像，長數尺。（尺原作寸乍見三字。據明抄本改。）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瘧於此廟，見太武來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許移都洛陽，當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謂左右曰：「虜性苛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之四百。」明年，孝文選都洛陽，唯得四十年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南北朝北魏太武帝時，在河南登封縣太室山嵩陽寺中有座寶神像，高數尺。孝文帝太和年間，有人逃避瘧疾傳染躲進此廟，看見太武帝來拜訪廟神，並說今日來朝覲天帝云云，天帝允許他遷都到洛陽，並說他可以延續四百年統治。廟神說自己已經得到天符了。太武帝出去之後，廟神對左右說：「這奴才本性苛刻而貪婪，天符只說四十年，而我順着他說了個四百年。」第二年，孝文帝遷都到洛陽，只坐了四十年江山。

黃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爲州吏，受假違期。方上行，經宮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並遂，當上豬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資裝既薄，遂不過廟。行至都界，與同侶並船泊宿。中夜，船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介。夜四更，苗至官亭，始醒悟。見船上有三人，並烏衣持繩，收縛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黃面，（面原作白。據明抄本改。）披錦袍。梁下懸一珠，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豬酒，遁回家。教錄，今到。」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窮山林中，鎖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憂思，  
但覺寒熱身瘡，舉體生斑毛。經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慾搏噬。吏解鎖放之，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後值與娣妹從後門出，詣親家，女最在後，因取之。爲此女難得，涉五年，人數乃充。吏送至廟，神教放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鬚髮悉出，爪牙墮，生新者。經十五日，還如人形。意慮復常。送出大路。縣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後所取人，遍問其家，並符合焉。髀爲戟所傷，創瘢尚在。苗還家八年，得時疾死。（出《述異記》）

【譯文】

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南康郡平固縣人黃苗，在州里當官吏。一次，他休假超期，正匆匆往回趕的時候，經過宮亭湖便進廟禱告，希望能夠免於處罰並辭職回家。如果這些願望能夠實現，他將帶着酒和全豬來祭祀一番。黃苗趕回州府之後，這些願望全都實現了，便返回故里。由於他帶的東西很少，就沒有經過廟門口。走到四縣的交界處，與同伴把船並連停泊宿江上。半夜，船忽然被吹得順流而下，速度相當之快。四更天，黃苗隨船漂到宮亭湖時，才醒悟過來。這時，只見船上有三個人，都穿着黑衣服並拿着繩子，將黃苗綁住，天沒亮把他押到廟門口的石階下。黃苗看  
見一個神人，年齡在四十歲左右，黃臉，披着錦袍。屋樑下面懸掛着一顆珠子，彈丸般大小，照得滿室生輝。一個人在門外說：「平固縣的黃苗，上次許願說要獻酒和全豬，結果逃遁回家，派人又把他抓了回來。」神人決定把他流放三年，捉三十個人回來。小吏把黃苗送進深山老林。從此，黃苗被鎖鎖住腰並系在樹上，天天以生肉充飢。他心中空虛恍惚，憂思不已，只覺得一陣冷一陣熱，渾身長瘡，整個身體都生出斑毛來。十天之後，那毛便遮蔽全身，獸的爪牙也長了出來，性情也變得狂暴嗜殺。看管他的小吏打開鎖放他走，並隨之而行。三年，黃苗一共抓了二十九個人。接着，他應該去找新淦縣的一個女子。但這女子出身大姓豪族，開始根本就不出門，後來她同丈夫的兄弟媳婦等從後門走出去串親戚，由於她走在最後，於是被黃苗抓住。這女子得來最爲不易，前後過了五年，人數已夠，小吏把黃苗送到廟前。神人讓把他放了，並用飯和鹽水喂他。於是，他身上的斑毛漸漸脫落，鬍子和頭髮全長了出來，獸的爪牙也蛻掉了，生出來的是新的。十五天後，他復原爲人，精神和神志也恢復了常態。他被送出大路，縣令喊他具疏事，提到先前所喫的人及其家庭情況，全都符合事實。他股骨受過戟傷，現傷疤還在。黃苗回家八年後患流行病而死。

龔雙

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永元末，龔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見此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絞火，有二物挺出，變成雙青鳥，入龔雙兩目。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便卒。（出《漢淝記》）

【譯文】

襄陽郡漢江邊的西村，有座廟叫「土地主」，這座廟的廟神極有靈驗。南朝齊永元末年，龔雙在馮翊郡任郡守。他平時不信鬼神，一次路過這座廟前，便帶人把它燒了。忽然間，一陣旋風絞動起沖天大火，只見有兩個東西從大火中挺然而出，隨即化作一對青鳥，鑽進了龔雙的眼睛裏。頓時，他感到雙目疼痛難忍，全身奇熱無比。到了第二天，他便死去了。

蕭總

蕭總，字彥先，南齊太祖族兄環之子。總少爲太祖以文學見重。時太祖已爲宋丞相，謂總曰：「汝聰明智敏，爲官不必資。待我功成，必薦汝爲太子詹事。」又曰：「以嫌疑之故，未即遂心。」總曰：「若讖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鈐其口。吾專疚於心，未忘汝也。」總率性本異，不與下於已者交，自建業歸江陵。宋後廢帝元徽後，四方多亂，因遊明月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於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把花招總。總匆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從之，視其容貌，當可笄年  
，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遇此，未曾見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闕臺殿甚嚴。宮門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仙之質。其寢臥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叫，巖泉韻清，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煙雲正重，殘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雲：「人間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歡會，萬年一時（時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常所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別，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慎勿忘心。」總曰：「幸見顧錄，感恨徒深，執此懷中，終身是寶。」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攜手出戶，已見路分明。總下山數步，回顧宿處，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環至建業，因話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常遊巫峽，見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雲：是晉簡文帝李後曾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後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與世人異（與世人異原作世世異人。據明抄本改。）矣！」總齊太祖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爲中書舍人。初總爲治書御史，江陵舟中遇，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溼巫山雨。」（出《八朝窮怪錄》）

【譯文】

蕭總，字彥先。他是南朝齊太祖蕭道成哥哥蕭道環的兒子。蕭總小時候，便以辭章修養被太祖看重，當時，太祖已經是南朝劉宋的丞相了。他對蕭總說：「你聰明智敏，做官不必論資排輩，等我大功告成的時候，一定舉薦你爲太子詹事。」又說：「因爲要避開嫌疑，所以這個職位未必遂你的心願。」蕭總說：「如果將來要應驗的話，我何止擔任此官？」太祖說：「這話說得太狂妄而悖謬了！你要謹慎小心尤其說話要注意。我爲你而感到憂苦和內心不安。」蕭總向來率直坦白，性格異常，不與低於自己的人相交。他從建業回到江陵。宋後廢帝元徽年間之後，四處戰亂紛起  
，於是他到明月峽遊覽。他喜愛這裏的風光，一逗留便是一年。有一次，他於峽下枕着石頭任憑水流沖刷着身體，當時已是晚春，忽然聽見林子裏有人連喊數聲「蕭卿」，不由驚起四顧。此刻，只見離他坐的石頭四十餘步遠的地方，有一個女子，搖動着手裏的花束招呼蕭總。蕭總感到慌亂、驚異，又常聽說此地有神女，只好順從地走了過去。看她的容貌，應該是到了出嫁的年齡。她所穿的衣服，不是人世間所有；她所佩戴的香袋裏散發出的香氣，也是人世間聞不到的。她對蕭總說：「未曾受你的邀請，在此與你相遇，應該爲這個美好的早晨而慶幸。這說明我們有同宿之緣分呵！」蕭總恍恍惚惚跟着她走了十餘里，就看見溪邊有一座輝煌莊嚴的宮殿，宮門左右，有二十個十四五歲的侍女，都具有神仙的氣質。那女子臥室裏的衣物古玩等，也都是人世間沒有的，蕭總心中十分高興，一夜纏綿，直到天亮。忽然聽見山雀在叫，只見山泉清亮，在歡快地流淌。蕭總走出門來，站在長廊上，欲看回去的路，只見那裏煙雲正濃，殘月尚懸在西天。神女握着他的手，對他說：「一個是人間的男子，一個是神仙中的女子，我們這一夜歡會，一萬年纔能有一次呵。」蕭總說；「神仙中的女子，不正是世人經常盼望的嗎？」神女說：「我實際上是此山之神。上帝讓我們三百年一換，不像人間的官，明年就到期了，一換下來之後，隨即又託生別處。今天我與你合歡，也是有原因的，但不能說出來呵。」說完便與蕭總告別。神女拿出一枚玉戒指，對蕭總說：「這東西我一直戴着賞玩，不曾離手；今天你我永別，怎能不把它送給你呢？希望你把它戴在手指上，千萬不要忘了我們的情義。」蕭總說：「有幸得到你的眷顧，使我十分感動而又遺憾。我把它放在懷中，一輩子都是寶呵。」天漸漸亮了，蕭總揖手告辭，揮淚而別。二人手挽手走出門來，只見歸路雲霧散盡，蕭總順着山路走了幾步，回首朝住過的地方望去，彷彿是在巫山神女的廟祠。後來有一天，他拿着玉戒指來到建業，把這件事告訴了張景山。張景山吃了一驚，說：「我曾經去過巫峽，看見神女手指上就戴着這枚戒指！人們相傳說，當年晉簡文帝時，李皇后有一次作夢去巫峽遊玩，遇見了神女，那神女向皇后乞要她手上的玉戒指。醒來之後，李皇后把這件事告訴了簡文帝，簡文帝就派人把那戒指賜給了神女。我親眼看見那枚戒指在神女手上戴着呢！今天你得到了它，這說明你與我們這些人有不同之處。」齊太祖建元末年，蕭總正應召進京，沒等動身高祖蕭道成便駕崩了，世祖蕭賾即位。蕭總連着當了幾年中書舍人。剛剛升任治書御史不久，有一次他坐船來在江陵，忽然想起當年神女之事，悶悶不樂，便賦詩一首道：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溼巫山雨。

蕭嶽

齊明帝建武中，有書生蕭嶽，自毗陵至延陵季子廟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從三四侍女，貌皆絕世，橘擲嶽懷中。嶽心異之，乃問其姓名。雲：「葛氏。」嶽因請舟中，命酒與歌宴，及曉請去，嶽甚悵然。嶽登舟望之，見廟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時入廟。嶽異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廟中。見東壁上書第三座之女，細觀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從也。畫壁題雲，東海姑之神。（出《八朝窮怪錄》）

【譯文】

南朝齊明帝建武年間，有個叫蕭嶽的書生，從毗陵來到延陵季子廟前，泊船賞月。忽然來了一個女子，年齡大約十六七歲，跟隨三四個侍女，都美貌無比。那女子把一個橘子扔進蕭嶽懷中，使蕭嶽頗感驚異。於是，他問那女子姓名，回答說葛氏。蕭嶽便請她們上船，吩咐擺上酒筵，並用歌舞助興。天亮之後，她們告別離去。蕭嶽十分惆悵。他站在船頭望去，只見廟前有五六個女子微笑相迎，同時進入廟中。蕭嶽感到奇怪。等天亮之後，他便整整衣帽，來到延陵季子廟中。這時，他看見東面牆壁上畫的第三個女子有些面熟，仔細一看不由笑了，果然是昨夜與他同宿的那位  
女子呵。站在她身旁的侍女，也都是昨天見過的隨從。壁畫上面題着「東海姑之神」五個字。

爾朱兆

後魏孝莊帝，既誅爾朱榮。榮子兆，自汾州率騎攻洛。師自河梁西涉，掩襲京邑。先是河邊有一人，夢神謂曰：「爾朱家欲渡  
河，用爾作波津令，當爲縮水脈。」及兆至，見一人，自言知水深淺處，以草表插導，忽失所在。兆衆遂涉焉，尋而陷京，弒莊帝。（出《北史》）

【譯文】

南北朝北魏孝莊帝殺死爾朱榮不久，爾朱榮的兒子爾朱兆便從汾州率領騎兵進攻洛陽。兵馬從橋西涉水，偷襲京城。在這之前，河邊有一個人夢見神對他說：「爾朱家要渡河，用你作波津令，你應當管束住那水脈呵。」等爾朱兆趕到河邊時，見到一個人，自稱知道何處水深何處水淺，並用草棍爲他導向。上岸之後，那人便不見了。爾朱兆的大隊人馬隨即渡過河去，立刻攻陷了洛陽城，殺死了孝莊皇帝。

蔣帝神

梁旱甚，詔於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載荻焚廟，並其神影。爾日開朗，將欲起火。當神上，忽有云如傘蓋，須臾驟雨。臺中宮殿，皆自震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誠信遂深。自踐祚比未曾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時魏將楊大眼，來寇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暴漲六七尺，遂大克魏軍。神之力也。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腳皆有泥溼，當時並目睹焉。（出《南史》）

【譯文】

南朝時梁地大旱，皇帝下詔書向蔣帝神求雨。一百天過去了，雨仍未降下來，皇帝大怒，拉去柴草想把廟和神像全燒了。那太陽變得格外紅亮。剛要點火，神廟的正上方，忽然有一塊傘蓋般的雲彩飄了過來，頃刻之間驟然降雨。這時，又高又平的宮殿，全都自己搖動起來。皇帝害怕了，急忙又下詔停止焚燒廟宇，一會兒那宮殿便恢復了安靜。從此，皇帝對神深信不疑。他從即位以來未曾到過廟上，於是備好法駕，帶領文武百官前去拜謁。當時北魏將軍楊大眼，率兵攻掠鍾離郡。皇帝又下詔去祭祀蔣帝神，請祈扶助。當時雖然沒有下雨，河水暴漲了六七尺，遂將魏軍打得  
落花流水。這就是神的力量呵。勝利之後，廟中那些泥塑的人馬足下都沾着稀泥，當時人們都看見了。

臨汝侯猷

宗室臨汝侯猷，爲吳興太守。性倜儻，與楚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酬祀，盡歡極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禱必應。後爲益州刺史。時江陵人齊狗兒反，衆十餘萬，攻州城。猷兵糧已盡，人有二心，乃遙禱請救。是日，州界田父，逢一騎絡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日已晡，騎語父曰：「後人來，可令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仍請飲。田父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溼如汗者。是日，猷大破狗兒焉。及猷卒，諡曰「靈」，與神交故也。（出《南史》）

【譯文】

臨汝縣有個叫侯猷的人，本是皇帝的族親，被任爲吳興太守。他風流倜儻，與楚廟的神君有神交，喝一斛裏的酒。每次祭祀酬酒時，他都要喝得盡興以至醉倒，而神像的臉上也有醉意，因此，他所祈禱的一些事情，都應驗了。後來。他被任爲益州刺史。當時，江陵人齊狗兒造反，帶領十餘萬人攻打州城。侯猷軍糧已經喫光了，士兵們軍心浮動，他就向着遠處的楚廟神君祈禱，請求救助。這天，州界上有位老農，遇見一位戴着頭巾和盔甲的人騎着馬從東方奔來，問他離州城還有幾里地，老農說：「一百四十里。」太陽快要落了，那騎馬的人對老農說：「後面的人趕上來，  
告訴他們打馬快行，我準備在今天大破賊寇。」一會兒，有幾百匹馬旋風般奔來，一個騎馬的人向老農要水，老農問給誰要的，他說：「吳興楚王，他是領我們來救臨汝侯猷的。」由於楚廟神君走出廟門，這時去廟中祈禱什麼都不靈驗。十餘天過去了，那些泥塑的侍衛身上還泥乎乎的，彷彿在流汗呢。那天，侯猷果然大破齊狗兒。等到侯猷死後，他得到的諡號爲「靈」，這就是他與神交往的緣故呵。

陰子春

梁陰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座。棟上有一蛇，役夫不擒，入於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雲：「有人見苦，破壞所居，今既無託，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辦牲醪，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羣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君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爲南青州刺史。（出《南史》）

【譯文】

南朝梁地有個叫陰子春的人，被任爲東莞郡的太守。當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壞了臨海神廟的廟座。廟的大梁上有一條蛇，役夫們誰也不捉，看着它遊進大海。這天夜裏，陰子春夢見有個人來到府上，說：「有人受苦了！他的居室遭到破壞，現在已經無處寄託，想在你這裏落個腳，歇息一下。」陰子春把這個夢悄悄記在心中。第二天，才知道王神念毀廟一事。於是，他令人辦好犧牲和酒等祭祀品，修建廟宇把它們供了上去。幾天之後，他夢見一個穿紅衣服的人來感謝說：「得到你這麼厚重的恩惠，應該用一個州來報答呵！」一個多月之後，北魏皇帝想襲擊朐山，陰子  
春事先得到了情報，設下埋伏，摧毀了敵人的進攻。不久，梁武帝便任命他爲南青州刺史。

蘇嶺廟

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夾之，故謂之鹿門山。習氏記雲：「習鬱常爲侍中，從光武幸黎丘。鬱與光武，俱夢見蘇嶺山神，因使立祠。」郭重產記雲：「雙石鹿自立如鬥，採伐人常過其下。或有時不見鹿。因是知有靈瑞。梁天監初，有蜯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恆鹿，乃走馬逐之。鹿即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曏者鹿所化，遂回。其夜夢見一人，著單巾幘，黃布褲褶，語云：『使君遣我牧馬，汝何驅迫？賴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出《襄陽記》）

【譯文】

襄陽蘇嶺有一座山廟，廟門由兩隻石鹿夾着，因此人們叫它鹿門山。一位習某人記載說：「習鬱曾經做過侍中，跟隨光武帝劉秀在黎丘起兵。習鬱和光武帝都夢見了蘇嶺的山神，於是便派人修建祠廟。」郭重產記載說：「這對石鹿自立如鬥。採藥伐木的人  
常常從它們旁邊走過，有時候竟然看不見它們，於是才知道有神靈。南朝梁武帝天監初年，有個來自蜯湖村的人，在這山水間打獵，看見兩隻鹿，特別之大，且有別於恆鹿。於是，他就驅馬追趕。那鹿穿過山澗，直奔蘇嶺。那人追鹿追到廟前，隨即不見鹿的蹤影，只見廟門口有兩隻石鹿。這獵人懷疑是剛纔那兩隻鹿所變。立即返回家中。當晚他夢見一個人，頭上扎着單頭巾，穿着黃布褶褲。對他說：『使君派我放馬，你爲什麼追趕我？幸虧沒有什麼，倘若我有所損傷，怎麼能夠成其大事呢？』」

盧元明

北齊盧元明，聘於梁。其妻乘車，送至河濱。忽聞水有香氣異常，顧見水神湧出波中，牛乃驚奔，曳車入河。其妻溺死，兄子十住尚幼，與同載，投入獲免。（出《北史》）

【譯文】

北朝齊的盧元明，受聘於南朝的梁地。他的妻子乘着牛車，送他來到黃河邊上，忽然聞見水中冒出一股異常的香氣。回頭一看，只見河神從波濤中鑽了出來，那牛便驚恐萬狀地狂奔起來，拽着車子躍入河中。盧元明的妻子淹死了，他哥哥的兒子十住還小，與他妻子同坐一車，雖然落入水中卻倖免一死。

董 慎

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已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顏而諫之。雖加譴責，亦不知懼，必俟刑正而後退。常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君呼君爲錄事。」因出懷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稱茂實，案牘精練。將平疑獄，須俟良能，權差知右曹錄事。」印甚分明。後署曰：「倨。」慎謂事者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名謂何？」使者曰：「錄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囊，內慎其中，負之出兗州郭，因致囊於路左，汲水調泥，封慎兩目。慎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範慎追董慎到。」使者曰：「  
諾。」趨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祕，恐或漏泄，向請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範慎追董慎，取左曹囊盛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慎也。」便令寫出，抉去目泥，賜青縑衫、魚須笏、豹皮靴，文甚斑駁。邀登副階，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請。今有閩州司馬令狐實等六人，置無間獄。承天曹符，以實是太元夫人三等親，準令遞減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爲罰疑唯輕，亦令量減二等。予（予原作餘。據明抄本改。）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媸而人不怨者，以至清無情，況於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奸匿。然慎一胥吏耳，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當州府秀才張審通，辭彩雋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之。俄頃至，審通曰：「此易耳，當爲（當上原有君字。爲字原缺。據明抄本刪補。）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爲我辭。」即補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慎，各給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資奸行。令狐實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翥後申簿訴，且異罪疑。儻開遞減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間錄獄，仍錄狀申天曹。」即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申文狀，多起異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議親』。又《元化匱》中《釋衝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豈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仍敢衍違，須有懲罰。府君可罰不衣紫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府君大怒審通曰：「君爲判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無所聞。審通訴曰：「乞更爲判申，不允，即甘當再罰。」府君曰：「君爲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無親。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僞喪真。太古以前，人猶至樸；中古之降，方聞各親。豈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觀蠟之嘆。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逆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其閱實，用得平均。令狐實等，乞（乞原作也。據明抄本改。）請依正法，仍錄狀申天曹。」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又有天符來曰：「再有所申，甚爲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實、程翥等，並正法置處。」府君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擘之爲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薦賢，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加（加原作壽。據明抄本改。）一週年相報耳。君兼本壽，得二十一年矣。」即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布囊送至宅，欻如寫出，而顧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餘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審通數日額覺癢，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者。慎初思府君稱鄰，後方知倨乃鄰字也。（出《玄怪錄》）

【譯文】

隋朝大業元年，董慎任兗州佐史。他秉性公正率直，明辨是非且懂理法。從都督以下的官員，凡有執法不公正的，他都要不顧情面前去規勸。有時雖然會受到責罵，但他也無所畏懼，一定要等到刑罰公正合理之後方纔告退。一次，因爲領受官服很晚纔回家，他出州府的大門，遇見一位黃衣使者對他說：「泰山神君召你爲錄事。」於是從懷中掏出一紙文書讓董慎過目。那文書上寫道：「董慎名稱茂實，官府的文書寫得十分精練，欲平冤獄、解疑案，必須依靠他的良知和才能，暫且任他爲右曹錄事。」文書上的字跡印章都十分清晰，最後署名爲「倨」。董慎對使者說：「府  
君召我，怎麼能不去呢？但是我不知道府君叫什麼名字呀。」使者說：「錄事不要問，到任之後就知道了。」說完，他拿出一個大布袋，讓董慎鑽了進去，然後揹着就出了兗州城門。接着，他把布袋放在路東邊，打水和泥，封住董慎的兩隻眼睛。董慎全矇在鼓裏，不知道究竟走出多遠，忽然聽見一長聲高呼道：「範慎追董慎到！」使者說：「喏——」然後便走了進去。府君說：「你上次所追趕的錄事，現在在什麼地方？」使者說：「我們陰間官署幽深神祕，我怕泄露出去，當初請左曹隱形後裝進了布袋中。」府君大笑說：「已死範慎追董慎！拿左曹的布袋子裝右曹錄事，可以說是能限制慎了！」說完，便讓人把董慎倒出來。然後讓人摳掉董慎眼睛上的泥巴，賜給他黑絹衫和魚須笏板，還有一雙豹皮靴子，上面有斑駁的花紋。府君請他來到殿前階下，讓身邊的人搬來坐榻讓他坐下，對他說道：「由於你辦事公正，所以才把你請來。現在，有這樣一件事請你處理——閩州司馬令狐實等六人，被關押在無間獄中，順承天曹的旨決，以令狐實是晉孝武帝夫人三等親戚的緣故，准許在量刑時罪減三等。昨天，犯人程翥帶領一百二十人，用此事做例子喧鬧公堂，爭辯是非，無法制止。他們已經聯名向天曹申訴，天曹認爲對令狐實的懲罰過輕，又決定罪減二等。我擔心後人以此事作由頭都這樣鬧起來呀！你對這件事是怎麼看的？」董慎說：「水照映出人們的美好和醜惡，可人無怨言，是因爲太清晰了就無情可言了。況且天地間的刑法大事，怎麼能憑個人的恩怨來減輕或隱瞞罪行呢？但我董慎只是一個辦理文書的小吏，平常又沒有什麼法典，雖然知道不可以這麼做，最終說來還是沒有什麼依據。我所在的州府裏有位叫張審通的秀才，辭彩雋永超羣，給府君管理文書是綽綽有餘的。」府君讓人執帖召他來，那張審通很快就趕到了，見面就說：「這太容易了！應當判他重新陳狀申述。」府君說：「你真善於爲我說話呀！」當即補任他爲左曹錄事。但仍然賜衣服給董慎，各給他們一隻黑狐狸，每次外出都騎着。審通評論說：「上天本來是無私的，所以法律最好應該統一。苟且爲個人恩怨隨意減刑，這是在助長惡人的罪行。令狐實前次讓人減刑，已經同人私下求情；程翥後來聯名申訴，且異罪疑。倘若開了遞減罪行的先例，實際上等於失去了法律的公正嚴明。請依照原判還把他關進無間獄中吧。」乃寫下狀子申報天曹，當即派一個穿黃衫的使者拿着狀子而去。有頃，那使者又拿着天符回來了，天符上寫道：「所申報上來的文狀，多是受異端思想之影響。奉事天主，迎合其旨意，卻也符合古之信條。周禮中有『八儀』，其中之一就是『議親』。又《元化匱》中《釋衝符》上也說『無不親』。這些典章中寫得清清楚楚，有什麼不可以的呢？怎麼能讓太元夫人的功德，連她的三等親人也庇護不了呢？！如果還敢拖延違抗，應該對當事人進行懲罰。可罰府君六十年不做官，其餘的按上次的標準給予處分。」看罷天符，府君大怒，衝張審通說：「你寫的文狀，使我受到了如此責罰！」立即讓手下人從張審通身上割下一小塊肉，塞住他的一隻耳朵，那隻耳朵便什麼也聽不到了。張審通申訴道：「那就奏請更改判辭吧！」沒有被允許，當即只好甘心情願地再次受到懲罰。府君說：「你爲我去受罪，我應該立即再給你一隻耳朵。」張審通又評定說：「天地之大，本來就沒有什麼親疏，如果使它有了親疏，怎麼能夠統一呢？隨便爲了感情而改變法律，實際上是滋生出虛僞而喪失了真誠和公正。遠古以前，人們還很淳樸；到了中古，那淳樸之風江河日下，才聽到有什麼『六親』之說。我們怎麼能夠使太古之人哺育萬物的博愛之心，生出孔老夫子觀蠟之嘆呢？沒有不講親疏的，哪裏還有公正可言？何必要引經據典呢？請寬恕我忠言逆耳之罪，敢於向你推薦開闊心智之藥。增加你的閱歷和實績，若用法就得公平合理。令狐實等人，還是請求依法懲治吧！」就寫文狀再次申報天曹，黃衣使者又拿著文狀前往。很快，使者又拿着天符返回，天符上面寫道：「經過再次反省申報來的文狀。十分公正恰當。府君可增加任六天副正使以資獎勵，令狐實、程翥等人，一起正法，請全權處置。」府君當即對張審通說：「沒有你是不可能糾正此案的。」於是讓手下人割下一塊耳朵上的肉，讓一個小孩兒把那肉掰成耳朵狀，貼到張審通的額頭上，說道：「塞住你一隻耳朵，給了你三隻耳朵，怎麼樣？」然後，又轉臉對董慎說：「全靠你舉薦賢能，才成全了我的美事。但是，不能讓你在此久留，應當以增加一年陽壽來報答你。這樣，再加上本來該享的壽命，你還能活二十一年呵。」隨即送他回家。使者再次用泥巴封住他們二人的眼睛，用布口袋把他們分別送回家中。董慎突然像宣泄出來似地醒來，他向妻子詢問，妻子說：「你失去魂魄，已經十多天了！」董慎從這天算起，果然又活了二十一年才死。張審通到家後不幾天，便覺得前額髮癢，隨即冒出一隻耳朵，與原來的兩隻耳朵相通，而後冒出的這隻格外好使。當時人們都逗他說：「天有九頭鳥，地上有三耳秀才。」也有人稱他爲雞冠秀才。董慎想起當初府君自稱爲鄰，後來才知道「倨」就鄰字呵。

李 靖

衛公李靖，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出廟門百許步，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出《國史記》）

【譯文】

衛國公李靖，當初由於貧窮而飢寒交迫。於是在途經華山廟時，他向廟神訴說了一番，並且禱告給自己以官職。他言辭激烈，聲色剛直，圍觀的人們驚詫不已。李靖默默地站了好長時間，剛走出廟門一百來步，聽後面有人大聲說：「李僕射請走好呵！」他回頭望去卻沒有看見說話的人。後來，他竟然當上了總持朝政的宰相。

卷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劉薛　李清　鄭師辯　法慶　開元選人　崔明達　王掄　費子玉　梅先

劉薛

晉太元九年，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薛者，暴疾亡，而心下猶暖。其家不敢殯殮，經七日而蘇。言初見兩吏錄去，向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重地獄，隨報輕重，受諸楚毒。忽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再得生，可作沙門。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法名惠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西望，見長幹（「幹」原作「十」，據明抄本改）裏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之所也。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聚衆掘之。入地一丈，得石牌三，下有鐵函，函中復有銀  
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發。薛乃於此處造一塔焉。（出《塔寺記》）

【譯文】

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西河離石縣有個胡人叫劉薛，患暴病死亡，心窩處卻很溫熱。家中人不敢殯殮，七日後復活。他說，起初看見兩個小吏帶他向北走，不知走多遠，到了十八重地獄，隨從報告輕罪重罪，受各種刑罰。忽然觀世音說：「你的塵緣未盡，你若再生，可作和尚。洛下、齊城、丹陽、會稽都有阿育王塔，都要去禮拜。死了以後，就不用進地獄。」說完，就像從高山上墜下，忽然醒來。從此出家，法名惠達。到處遊走，禮拜塔廟。到了丹陽時，不知塔在何處。他便登高向西望，見長幹裏一帶有特殊色彩的氣，他便禮拜，果然是阿育王塔所在地方。由此斷定這  
裏必有舍利子。召集人挖掘，入地一丈，得到三個石碑，下面有鐵匣子，其中有銀匣，銀匣中有金匣，盛着三個舍利子和指甲、頭髮。劉薛便在這裏建了一座塔。

李清

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夕蘇活。說雲，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雲：「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雲：「卿家暴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答雲，且可。敬雲：「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清雲：「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是（「是」原作「在」，據明抄本改）官師，甚被敬禮，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雲：「門前四層寺  
，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令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助。」清還先輿中，夜寒噤凍。至曉門開，僧達果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雲：「汝當革爲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達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將受苦。先緣朱所追，今得歸餘，願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當易拔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雲：「李參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杖，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言，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材還。家人及客，赴監視之，唯屍在地。清入至屍（「屍」原作「村」，據明抄本改）前，聞其屍臭，自念悔還。得外人逼突，不覺入。少（明抄本作「屍」）時，於是而活。即營理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法寶，勸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出《冥祥記》）

【譯文】

李清是吳興於潛人。任桓溫大司馬府參軍都護。在府中得病，回家便死了，過了一夜又復活了。他說，起初看見來傳他的差役，手拿信幡叫他，並說：「公想見你。」李清以爲桓溫召他，他便起來紮好腰帶跟着走了。一出門看見一竹車，讓他坐車，兩個人推車很快地奔跑。到了一座紅門前，見了阮敬。當時阮敬已經死了三十年。阮敬問李清：「你什麼時候來的？知道我家的情況嗎？」李清說：「你家突然遭到不幸。」阮敬便流下淚來。他又問：「知道我的子孫如何？」答道：「還可以。」阮敬說：「我現在叫你回去，你能管理好我家嗎？」李清說：「若能這樣，我不能  
辜負了你的恩德。」阮敬說：「僧達道人是個官師，很受尊重，把我的苦處告訴他。」阮敬進去很久，派人出來說：「門前的四層寺，是官府建造的。僧達常在每天清晨入寺禮拜，應求他解除苦哀。」李清就去了那個寺，見一個和尚說：「你是我前七代時的弟子，已經享了七代福，你迷戀世間的歡樂，忘記了本業，背正親邪，應當受大罪，現在可以改悔。和尚明天出來，定能相助。」李清又回到竹車中，夜間寒冷凍的打哆嗦。天亮時門開了，僧達道人果然出來了，李清便伏地長拜。僧達說：「你應該改惡行善，信奉佛、法，信奉比丘僧，你接受這三條，就能免除橫死，經常拜佛也不會遇到苦難。」李清便接受了。又看到昨天遇見的和尚，長跪請求說：「這是僧達前七世弟子，忘了正路，失掉了佛法，正要受苦，蒙僧達師父所助，才得以歸命，願你以慈悲之心解除他的痛苦。」和尚道：「原先是有福之人，應當容易援救。」說完便走回紅門，一會兒派人出來說：「李參軍可以回去了。」阮敬這時也走出來了，給李清一根青竹杖，叫他閉眼騎上。李清照辦，忽然到家了。家人正在啼哭，鄉親擠滿了屋，想進卻進不去。趁買棺材回來的機會，家人和客人都去看棺材。只剩屍體在地。李清到屍體前，聞到了屍臭味，心裏後悔回來。外邊的人突然回來，不自覺的進去，於是又活了。立即操勞管理阮敬的家業，各支分宅而居。於是心歸佛法，並勸人信奉法教，以後便成了上流弟子。

鄭師辯

唐東官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人入官府大門。有見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爲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復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偕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平生相識僧來。入兵團內，兵莫之止。囚至辯所，謂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詰問。尋於門外，僧爲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又以黃  
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掖（「掖」原作「晚」，據明抄本改）帔至牀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死欲起。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夜相及。既到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牀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七」原作「亡」，據明抄本改）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豬肉。辯不得已，食一臠。是夜。夢己化爲羅剎，爪齒各長數尺，捉生豬食之。既曉，覺口醒唾血。使人視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身臭有大瘡，潰爛不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唐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出《冥報記》）

【譯文】

唐朝，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齡不到二十，暴死三日後又復活了。他自己說，當初有很多人集在一起，把人帶進官府大門。看見囚徒百多人，排成行向北面站着，共六行。前行的人個個身體肥胖白晰，穿好衣服，像富貴之人。第二行身體瘦削麪相兇惡，有的戴枷鎖，有的沒戴頭巾腰帶，他們一起行動，有士兵嚴加看管。師辯去了，排在第三行。東數第三位，也是個挨個的連在一起。師辯很憂慮恐懼，專心念佛，忽然看到一個生時認識的僧人走過來，進入兵團內，兵沒阻止他，像囚犯似的規矩地走到師辯所在的地方，對師辯說：「你生時不修福，現在怎麼樣？」  
師辯請求救他。僧說：「我現在救你出去，你能堅持戒律嗎？」師辯答應了。片刻，差役領各囚犯到官前，按次序盤問，又到了門外，僧人爲他們傳授五戒，用瓶中的水澆他的額頭。對他說：「日落西山時就可以活了。」又拿一件黃披巾給師辯，說：「披着這個到家，然後放在潔靜的地方。」告訴他回去的路，師辯披着回去了。到家，把黃帔掖在牀角上。然後，他就睜開了眼睛，身子也會動了，家裏人被嚇咆了，說要詐屍，只有他母親沒走，問：「你活啦？」師辯說：「日落西山時就活了。」師辯認爲當時是正午，問他母親，母親說：「現在是半夜。」他才知道生和死是相違的，白天黑夜是相反的。了到日頭西落時能吃了，便痊癒了。好像看見黃帔在牀頭上。等到師辯能起來時，黃帔的形象逐漸沒有了，可是光卻仍在，七天後才完全沒有。師辯便堅持五戒。數年後，有朋友勸他喫豬肉，師辯不得已吃了一塊，當夜，夢見了自己變成了一個羅剎惡鬼，爪子、牙齒好幾尺長，捉生豬喫。天亮時，覺得口腥吐血，叫人看口，都是凝結的血塊。師辯很喫驚，不敢再喫肉了。又過了數年，娶了妻，家人逼他喫肉，雖然沒出現什麼徵兆，然而師辯這五六年以來，身上發臭生大瘡，潰爛不愈，這恐怕是破戒的緣故吧。唐時，臨昔和師辯同在東宮，聽他自己說的。

法慶

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挾紵（「紵」原作「柱」，據明抄本改。）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雲，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人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雲：「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復能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出《兩京記》）

【譯文】

法慶是凝觀寺的僧人，在建造一丈六尺高夾麻布的塑像時，沒完成便暴死了。當時寶昌寺的僧人大智，也在同天死去。三日後又都甦醒。說，看見官署大殿上有個像閻王的人，儀仗很多。看見法慶在前，有一尊像忽然走來，對殿上的人說：「法慶造我的像未成，爲什麼叫他死？」便檢視文簿，說：「法慶的飯食已盡，但壽命沒盡。」對殿上人說：「可給他荷葉喫讓他壽終。」說完，忽然什麼都沒有了，大智便甦醒了。衆人感到驚異，便去凝觀寺問法慶，說法都一樣。法慶不能喫飯了，每天早晨喫六枝荷葉，進齋時喫八枝，就這樣度過終生。請同流幫助，完成了塑像。

開元選人

吏部侍郎盧從願父，素不事佛。開元初，選人有暴亡者，以鼻未盡（「盡」字原闕，據明抄本改），爲地下所由放還。既出門，逢一老人著枷，謂選人曰：「君以得還，我子從願，今居吏部。若選事未畢，當見之，可以相諭。己由不事佛，今受諸罪，備極苦痛。可速作經像相救。」其人既活，向銓司爲說之。從願流涕請假，寫經像相救畢。卻詣選人辭謝。雲：「已生人間，可爲白兒。」言訖不見。（出《廣異記》）

【譯文】

吏部侍郎盧從願的父親從來不信佛。唐玄宗開元初年，候補官員中有個得暴病死亡的，因爲陽壽未盡，被陰間的官員放回。剛出門，遇一個戴枷的老人，對候補官說：「你能回到人間了，我兒子從願，在吏部當官，若是選官的事沒結束，你可以去見他。並告訴他，我由於不信佛，現在受了很多懲罰，受了很多痛苦，叫他趕快塑像誦經作法事我就能得救。」這個人活了後，便向吏部說了此事。盧從願聽後痛哭流涕，馬上請假寫經塑像救他的父親。事辦完後，卻到候補官員處致謝，說：「已經生還人間，可以告訴我的兒子。」說完就不見了。

崔明達

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吏。父庭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槃經》，爲桑門之魁柄。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及寤，身在檐外。還房，又覺出。如是數四，心甚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悉持死人，於房外炙之，臭氣衝塞。問其所以，卒雲：「正欲相召。」明達曰：「第無令臭。不憚行。」卒乃於頭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所歷相識甚衆，明達欲對人告訴，則不可。既出城西，路逕狹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系片骨，引明達行，甚親之。行數里，骨復不見。明達惆悵獨進  
，僅至一城，城壁毀壞。見數百人，洋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數十人，和墼修方丈室。有緋衫吏，呵問明達，尋令卒吏推明達入室。累墼塞之，明達大叫枉。吏雲：「聊欲相試，無苦也。」須臾，內傳王教，召明達師。明達隨入大廳，見貴彩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凡數千人。明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召我，不下階。忽見王在階下，合掌虔敬，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聞上人通《涅槃經》。故使奉迎，開題延壽。」明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見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上座開題，仍於塔下設席。王跪，明達說一行，王雲，得矣。明達下座至，王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臨別，謂明達，可爲轉一切經。既出，忽於途中見車騎數十人，雲是崔尚書。及至，乃是其祖元獎。元獎見明達不悅。明達大言云：「己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獎引至廳，初問藍田莊，次問庭玉，明達具以實對。元獎雲：「吾自沒後，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之知也。」尋有吏持案至元獎處（「處」原作「問」，據明抄本改）。明達竊見籍有（「有」原作「至」，據明抄本改）明達名。雲：「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畢，元獎問明達：「得窺也。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令兩人送還家。判官見，不甚致禮。左右數客雲：「此是尚書嫡孫，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處分二吏送明達，曰：「此輩送上人者，歲五六輩，可以微貺勞之。」出門，吏各求五百千。吏雲：「至家，宜便於市致鑿之，吾等待錢方去。」及房，見二老婢披髮哭，門徒等並嘆息。明不識其屍，但見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唯累舉手。左右雲：「要紙錢千貫。」明達頷之。及焚錢訖，明達見二人各持錢去，自爾病癒。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姥，至明達所居，雲是鄠縣靈巖人。及入，王怒雲：「何物老婢，持菩薩戒，乃爾不潔。令放還，可清潔也。」及出，與明達相隨行，可百餘步，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巖，見姥如舊識也。（出《廣異記》）

【譯文】

崔明達，小字漢子，是清河東武城人。他祖父崔元獎，任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親崔庭玉，任金吾將軍冀州刺史。崔明達幼年時於西京長安太平寺出家，拜利涉法師爲師，通曉《涅槃經》，是桑門的掌門。唐玄宗開元初年，飯後在房中午睡，剛睡，覺得身在屋外，回屋，又覺得出去了，反覆了四次，心裏很煩。一會兒，看見兩個牛頭小卒抱個死人在房外烤，臭氣充塞，他問是怎麼回事。小卒說，正想召你。明達說：「只要不再出臭味，就敢跟你走。」小卒便從明達的頭上拔出他的靈魂，隨後便領他走出城外，一路遇見很多熟人，明達想告訴他們，但說不出話。又走出  
城西，路很狹窄，突然又不見了兩牛頭卒，有紅繩拴着骨片領明達行走，相距很近。走數里，骨片又不見了，明達惆悵地獨行。到了一城，城牆已毀壞，看到數百人熔鐵補城，明達默默地走過去，不敢問。又走數里，又到了一城，在城前見小卒官吏數十人，用磚坯修建一小屋。有一穿紅衣的官吏，責問明達，隨即命令小卒把明達推進屋內，用磚坯將門堵住，明達大叫冤枉。官吏說：「先讓你試一下，沒什麼痛苦。」一會兒，裏邊傳出閻王的話，召明達法師。明達便跟着是入大廳，看見一個高貴很有風彩的少年，約二十歲。臺階上下排列着數千穿紅穿紫的人。明達走進庭，心中暗想，閻王召見我，不下臺階。忽然看見閻王在臺階下，合掌虔誠恭敬地對明達說：「冥府中也需要陽間的功德，聽說你通曉《涅槃經》，所以派人以迎接你，請你講經，延年益壽。明達又想，讓我講經爲什麼不到塔座上演練。立即看見塔座在西廊下，閻王指令明達上塔座開講。又在塔座下設了很多席位，閻王跪下。明達講了一遍，閻王說，我懂了。明達下了塔座，閻王派人送明達法師回去。臨別時對明達說，可爲我們傳授各種經。明達便走出來，在途中忽然見車馬數十人，說是崔尚書。到近前一看，原是他的祖父崔元獎。元獎見明達不太高興。明達大聲說：「我是漢子，老人家不認識我嗎？」元獎將明達領進廳內，開始詢問蘭田莊，又問其父崔庭玉，明達以實相告。元獎說：「我從死後，在這裏有職務，沒曾回家，家裏生死存亡的情況都不知道。」隨即有小吏拿着案卷走到元獎前，明達偷眼看見案卷上有他的名字，上面寫道：「太平寺僧，嵩山五品。」元獎看完後問明達：「你看見了嗎？』明達說沒看見。便令二吏送明達見判官，令兩人送明達回家。判官見明達，不太恭敬，手下人說，這是尚書的嫡孫，不能以普通客人相待。判官便吩咐二吏送明達，說你們這些送人的人，每年五六次，可以要點報酬用以慰勞你們。出門後，兩個小吏每人嚮明達要五百千。吏說：「到家了，可以到市上做點什麼，我們等拿到錢就回去。」明達到了房中，看見兩個老婢婦，披頭散髮的哭，自己的門徒都在嘆息。明達不認識自己的屍體，只見有一大坑，小吏將明達推進坑，明達便活了，但是，神志還有此昏迷，不能說話，唯能經常舉手。旁邊人說：「要紙錢一千貫。」明達點頭。等焚燒了紙錢，明達看見那二吏拿錢走了，自己的病痊癒了。開始時明達到閻王門前，看見好幾個小吏挾持一個老太婆到明達居處，說是鄠縣靈巖人。進入閻王門後，閻王很生氣的說：「你這個老婢，雖然持菩薩戒，卻這樣不潔淨，令人放還，便可清潔了。」出來時與明達同行，百多步後各自去了。明達病癒後去靈巖，看到這老太婆好像是舊日相識。

王 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纊之際，見二人追去，恍惚以爲人間，不知其死也。須臾入大城門，見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爲平生時也。又見李邕、裴敦複數人，於一府庭，言責林甫命。掄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紙筆，與邕等辯對。俄而見其案，冥司斷曰：「林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爲相。」其冬，林甫死。楊國忠果代之。掄兄攝，亡已六年，時見之。攝雲：「爾未當死，若得錢三千貫，即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道（「道」原作「遙」，據明抄本改），馳歸其家  
。斯須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錢三千貫，即再生。」其夕，畢家鹹聞窗牖間，窣然有物聲，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即取紙剪爲錢財，召巫者焚之。掄得之，即與人間錢不殊矣。冥中無晝夜，長如十一月十二月太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決罪福。判官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爲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唯舉食肉罪。旁見小吏（「小吏」原作「丁史」，據明抄本改），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然食肉者信罪矣，殺而食之，罪又甚焉。掄未病時，曾解衣寫《金光明經》。手自封裹，置於佛堂內。及冥中，以此業得見地藏菩薩。汝同此善，當得更生。即令取經，經即掄所封裹之經也。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敘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攝近亡，相睦如生，當以日近故也。至其視事之所，見親故有當貴及壽夭，皆宿命先定，不可移改。俄而放歸，有一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泄之。」言畢，奄然而活，亡已十六日也。（出《通幽記》）

【譯文】

唐玄宗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視到中城時病死，十六天後又復活。初病危即將死去的時候，看見兩個人追去，恍恍惚惚以爲還在人間，不知自己已經死了。不一會兒，進了大城門，看見了朔方節度李林甫，互相拜揖，以爲還是生時一樣。又見了李邕、裴敦復等數人在一個官府庭中，談論責怪李林甫，王掄才悟到自己是死了。李林甫手拿紙筆，和李邕等人辯論。一會兒，看見了他的案卷。冥府判詞說：「李林甫死後家庭破落，楊國忠代替他當宰相。」這年冬天，李林甫死，楊國忠果然代替他當宰相。王掄的哥哥王攝已死六年，當時見到他，王攝說  
：「你不應該死，若是拿出三千貫錢，就能重生。」王掄的家在很遠的西定，離中城數百里。看見山下有條崎嶇小路，奔跑到家。他進屋告訴妻子說，我已經死了，如果拿出三千貫錢，即可再生。這天晚間，全家都聽到窗戶間好像有什麼東西響，狗也叫。到天亮，他妻子哭着說，我夢見王掄已死，要三千貫錢。馬上取紙剪成紙錢，叫來巫婆焚燒，王掄得到錢，和人間的錢一樣。陰間無晝夜之分，長如十一月十二月太陰雪時。有個鬼王穿着紫衣，管判決禍福，還有判官數十人。他們定罪時以負心爲最重，被他們考問的人，多是僧人尼姑和衣冠整潔的人。王掄生時沒有什麼大過錯，定罪時，唯有喫肉的罪，旁邊的小吏說：「這人雖然喫肉，不殺生。」那末喫肉的人本身就有罪，如果又殺又喫，罪就更重了。王掄沒病時，曾虔誠地寫過《金光明經》，親手封裹，放在佛堂內。到了陰間，因此見到了地藏王菩薩。你有此善舉，應當再生。馬上叫人取經，這經就是王掄所封裹的經。鬼王判官數人，都是生時友好，見面時都恍恍惚惚不能敘說舊事。也見到了他生時的府君夫人，拜揖之後，都無問訊，像不認識似的。又見到先死的兄弟，也沒有了兄弟之情。他哥王攝最近死的，像生時一樣和睦，是因死的日子近的緣故。到了他辦事的地方，看見親屬故舊有富貴的和長壽或短命的，都是命中註定，不可更改。一會兒便放他回來，有一小吏說：「你有福有壽。這裏的事，一定不要泄露。」說完，他便突然活了，他已死了十六天了。

費子玉

天寶中，犍爲參軍費子玉官舍夜臥，忽見二吏至牀前。費參軍子玉驚起，問誰。吏雲：「大王召君。」子玉雲：「身是州吏，不屬王國，何得見召？」吏雲：「閻羅。」子玉大懼，呼人備馬，無應之者。侖卒隨吏去。至一城，城門內外各有數千人。子玉持誦金剛經，爾時恆心誦之。又切念雲，若遇菩薩。當訴以屈。須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歡然。俄見一僧從雲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復揚言，欲見地藏菩薩。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禮拜。菩薩雲：「何以知我耶？」因謂王曰：「此人一生誦金剛經，以算未盡，宜遣之去。」王視子玉。忽怒問其姓名。子  
玉對雲：「嘉州參軍費子玉。」王曰：「犍（「犍」原作「此」，據明抄本改。）爲郡，何嘉州也？汝合死。正爲菩薩苦論，且釋君去。」子玉再拜辭出，菩薩雲：「汝還，勿復食肉，當得永壽。子玉禮聖容，聖容是銅佛，頭面手悉動。菩薩禮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禮，禮畢出門。子玉問：「門外人何其多乎？」菩薩雲：「此輩各罪福不明，已數百年爲鬼，不得記生。」子玉辭還舍，復活。後三年，食肉又死。爲人引證。菩薩見之，大怒雲初不令汝食肉，何故違約？子玉既重生，遂斷葷血。初子玉累取三妻，皆雲被追之，亦悉來見。子玉問：「何得來耶？」妻雲：「君勿顧之耳。」小妻：「君於我不足，有恨而來，所用己錢，何不還之？」子玉雲：「錢亦易得。」妻雲：「用我銅錢，今還紙錢耶？」子玉雲：「夫用婦錢，義無還理。」妻無以應。遲迴各去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玄宗天寶年間，犍爲參軍費子玉，在官舍中睡覺的時候，忽然見兩個小吏到牀前，費子玉驚起，問是誰？吏說：「大王召見你。」子玉說：「我是州官，不屬王國。怎麼能召見我？」吏說：「是閻羅王。」子玉很害怕，招呼人備馬，可是沒人應聲，倉促間便跟隨二吏走了。到了一座城，門內外各有數千人。子玉平日總念《金剛經》，這時就專心地念誦。又急切地想道，若遇菩薩，應去訴屈。片刻，閻王命人領他進去，子玉又拜，很高興。一會兒見一僧人從雲中下來，子玉向前致敬，又說，想見地藏王菩薩。閻羅王說：「子玉，這就是。」子玉向前致禮拜揖。菩薩說  
：「你怎麼知道我呢？」他又對閻王說：「此人一生誦唸《金剛經》，計算他的壽命沒盡，應該讓他回去。閻王看了看子玉，忽然憤怒地問他的姓名，子玉回答說：「嘉州參軍費子玉。」閻王說：「犍爲郡，爲什麼說嘉州？你應該死，因爲菩薩苦苦講情，才放你回去。」子玉又拜謝辭別出來，菩薩說：「你回去不要再喫肉，就能長壽。」領子玉到聖容前禮拜，聖容是銅佛，頭面，手都能動。菩薩禮拜時，手、腿也舒展開了。子玉又禮拜，然後出門。子玉問：「門外怎麼這麼多人？」菩薩說：「這些人都是因爲罪和福不明，已經當數百年的鬼，不能重生。」子玉辭告回家便復活了。三年後喫肉又死了，被人領着見菩薩，菩薩見他很憤怒地說，當初我不叫你喫肉，你爲什麼違約？子玉又重生了，便斷絕葷腥。當初子玉曾娶了三個妻子，都說被追趕，也都來見他。子玉問：「爲什麼來？。妻說：「你不管我們。」小妻說：「你對不起我，有恨而來，你用我的錢，爲什麼還？」子玉說：「錢很容易得到。」妻說：「用我的銅錢，現在還我紙錢。」子玉說：「丈夫用妻子的錢，沒有還的道理。」妻子無理可說，慢慢地各自走了。

梅先

錢塘梅先恆以善事自業。好持佛經，兼造生（明抄本「造生」作「遂主」。）七齋，鄰里呼爲居士。天寶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說，初死爲人所領，與徒十餘輩見閻羅王。王問君在生復有何業，先答曰：「唯持經唸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虛耳。」令檢先簿，喜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卻生，宜崇本業也。」再拜。會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復訊問，次至錢塘里正包直。問何故取李平頭錢，不爲屬戶。直曰：』直爲里長團頭身常在縣夜歸早出實不知山乞追子問。」王令出帖追直子。須臾有使者至今送直還。遂活。說其事，時其子甚無恙，衆  
人皆試之。後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出《廣異記》）

【譯文】

錢塘人梅先，經常以行善事爲自己的事業。喜歡持經唸佛，同時齋戒不殺生，鄰里稱他爲居士。唐玄宗天寶年間得急病死而復活。自己說，初死時被人領着，和十多人一起見閻王。閻王問他在世時以什麼爲業。梅先答，只有誦經唸佛而已。閻王說，你能這樣做善事，冥冥之中可以得福，但不可有虛假。」令人檢查梅先冊簿，高興地說：「你還不該死，現在放你，你應該繼續做善事。」梅先又拜，恰巧沒人送他，留在了陰府中。閻王繼續訊問，下面輪到錢塘里正包直，問他爲什麼拿李平頭的錢，他又不是你屬下的民戶。包直說：「我是里長團頭，常在縣裏，早出晚歸，  
實在不知道，請問我兒子。」閻王又令人持帖去追捕包直的兒子。一會兒，有使者到。叫送包直還陽，包直便活了，說了這事，當時他兒子什麼病沒有，大家都想看看這事的結果，五六天後，包直兒子果然病了，兩天後死了。

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茜 兗州人

丹丘子

隋開皇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神堯帝，狀貌甚異。神堯欽遲之，從容置酒，飲酣，語及時事曰："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其在君乎？願君自愛。"神堯惕然自失，拒之。翁曰："既爲神授，寧用爾耶。隋氏無聞前代，繼周而興，事逾晉魏。雖偷安天位，平定南土，蓋爲君驅除。天將有所啓耳。"神堯陰喜其言，因訪世故。翁曰："公積德入門，又負至貴之相，若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爲誰？"翁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所屬，唯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復以世網累心。儻或俯就，公若不相持於中原，當爲其佐。"神堯曰："先生安在？曰："隱居鄠杜間。"帝遂袖劍詣焉。帝之來，雖將不利於丹丘，然而道德玄遠，貌若冰壺，睹其儀而必駭神聳。至則伏竭於苫宇之下，先生隱几持頤，塊然自處。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羶於時者，顯晦既殊，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因跪起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僕（僕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夙葉冥徵。謂鍾末運。竊知先生之道，亦將契天人之兆。夫兩不相下，必將決雄雌於鋒刃，衒智力於權詐。苟修德不競，僕懼中原久罹劉項之患。是來也，實有心焉，欲濟斯人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棄唐虞之揖讓，躡巢許之遐蹤。僕所謂 雞夏蟲，未足以窺大道也。"生先笑而頷之。帝復進曰："以天下之廣，豈一心一慮所能周哉。餘視前代之理亂，在輔佐得其人耳。苟非伊周皋夔之徒。秦漢以還，皆璅璅庸材不足數。漢祖得蕭張而不盡其用，可爲太息。今先生尚不屈堯舜之位，固蔑視伊皋矣。一言可以至昌運。得無有以誨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之餘衆，卒殄強吳。後去越相齊，於齊不足稱者，豈智于越而愚於齊？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既自有數，時之善否，豈人力所爲？且非吾之知也？"訖不對。帝知其不可挹也，悵望而還。武德初，密遣太宗鄠杜訪焉，則其室已墟矣。（出《陸用神告錄》）

【譯文】

隋文帝開皇末年，有一位老翁去拜見唐高祖李淵，他的相貌很不一般。高祖非常敬重他，從容不迫地佈置酒筵，喝到興起之時，那老翁談到時事政治說："隋朝將要滅亡，李氏宗族將要興起，取而代之。這是上天的旨意，不是您自身決定的呵。希望你能夠自愛自重，好自爲之。"高祖感到戒懼不安，且悵然若失，急忙拒絕了。老翁說："既然是天神授命，只管用好了。隋朝的楊堅在前代沒有什麼名氣，北周時襲父爵爲隋國公，後廢靜帝自立的，權力超越了晉魏南北朝任何一個皇帝。可是，他雖然一時得到天子之位，平定了南方的國土，還是得被你推翻。上天將對你有所開導。"聽罷此言，高祖暗自高興，於是詢問治世經驗。老翁說："你在品德方面已經修養成了，容貌又有大貴之相，如果應承天帝的旨意接受此命，定會不費力就能取得成功。但是，你應該排在丹丘子的後面。"高祖問道："丹丘是誰呀？"老翁說："跟你住的很近，但你卻不知道他。將來帝位所屬，只有你們二人。然而，丹丘生在你的前面，他把精力和情感都集中到世俗之外，恐怕不會再爲國家和社會的綱紀而費心。倘若他屈就於此，你如果不打算和他在中原相爭，那就應該去輔佐他。"高祖問："丹丘先生在什麼地方？"老翁說隱居在鄠縣和杜縣的交界處，高祖隨即藏劍於袖中前去拜見丹丘子。高祖的到來，雖然將對丹丘不利，然而丹丘在道德修養方面十分透徹深遠，臉上冷若冰霜，看他的儀表就會使人敬畏不已。高祖來到之後就伏身在草棚前拜見，那丹丘先生坐在几案後面養神，泰然自若。高祖拜謁完了站起身來。丹丘先生忽然說道："我很久就厭惡凡世了，而你胸中卻一直裝着世事；你我二人對國家和社會的瞭解是相當懸殊的，可值得慶幸的是，我沒有因此被你忌恨。"高祖愕然不已，向他道謝，又跪下說道："隋朝就要亡了，已經有神人告訴我說，如今由上天賜予帝位的人，就在我們李氏宗族之內。我在往日夢中所見的徵兆，稱爲'鍾末運'。我知道你修道德濟世之道，也是想找尋天人合一的徵兆。如果我們兩個不相上下，必將用武力一決雌雄，把才智全用在搞陰謀詭計、爭權奪勢之上，誰也不講善和德，我擔心中原大地會受像劉邦、項羽爭雄那樣的災亂。我今天到這裏來，其實是有很多心思和想法的，想救百姓於水火之中呵。殊不知你會把大唐基業揖讓給我，而要步隱居不仕的巢父和許由的後塵。我所說的不過是雞蟲一般的淺見，不足以說明大的道理呵。"丹丘先生笑着點點頭。高祖又進而說道："憑天下之廣大，有些事情不是一個人所能考慮周全的。我看前朝的治與亂，原因在於得到沒得到輔佐之人。是不是伊尹、周公、皋夔那樣的良臣。自秦漢以來，碌碌無爲的庸才是靠不了前的；漢高祖劉邦得蕭何、張良而未能很好發揮他們的作用，應該爲此嘆息。現在，你還沒有爲帝位而動心屈身，當然可以看不起伊尹皋夔。一句話可以致國運昌盛，得到或沒有得到對我都是個教誨。"丹丘先生說："當年陶朱在會稽山用五千多人，戰勝了強吳。後來他離開越國到齊國爲相，在齊國他沒有什麼可以稱道的。難道這能說他在越國就聰敏而到齊國之後就愚笨了呢？功業應該隨着時代而興，不可妄動，廢興你自己早已經心裏有數。時事好壞，不是人力所能左右。而且不是我所能夠知道。"言罷，高祖沒有再說什麼，他知道自己不能推讓，悵然地望着丹丘子越走越遠。武德初年，高祖祕密派遣李世民到鄠縣和杜縣的交界處尋訪，然而，丹丘子住的屋子已經化作一片廢墟了。

瀚海神

幷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冢。貞觀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萬餘，旗幡鮮潔，圍繞此冢。須臾，冢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冢傍力戰。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冢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冢中。此冢張公，又借之兵士，與我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爲我詣此冢造張公，言我自來收叛將，何乃藏之冢中？仍更借兵拒我，當速逐出。不然，即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耕夫至冢前，高聲傳言。良久，冢中引兵出陣。有二神人，並轡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爲銳將三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強。今（今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當速回！"耕夫又傳於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衆曰："不破此冢，今夕須盡死於冢前！"遂又力戰，三敗三複。戰及初夜，冢中兵敗，生擒叛將。及入冢，獲愛妾，拘之而回。張公及其衆，並斬於冢前，縱火焚冢，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冢之火猶未滅，冢傍有枯骨木人甚多。（出《瀟湘錄》）

【譯文】

幷州以北七十里處有一座古墓。唐代貞觀初年，每天天一亮，這裏立即會出現一萬多鬼兵，舉着鮮豔的旗職，把這座古墓包圍起來。不一會兒，墓裏又衝出鬼兵幾千人，步兵和騎兵夾雜在一起，雙方在墓旁拼力撕殺，天快亮時便各自退去。就這樣鬧了快一個月了。忽然在一天晚上，又有一萬多鬼兵從北邊衝殺過來，在距古墓幾里地遠的地方擺下了陣勢，一個農民見狀嚇得拔腿就跑。這時，有一位鬼將軍，派十幾個人把那農民抓到跟前，並對他說："你不要害怕，我是瀚海神呵。我的愛妾被手下一個小將帶着私奔，逃進那座古墓裏。這座古墓的主人張公，又借給他兵馬，與我拼戰。我離開瀚海一個多月了，尚未抓住這個賊，十分氣憤。你應當爲我去拜見那古墓的主人張公，說我來此的目的就是捉拿叛將，他爲何將此人藏在墓中，還借兵讓他跟我對抗？他應該馬上把那叛將驅趕出來，否則，最終我要把他殺死的！"接着就派出一百多士兵，監視那農民向古墓走去。農民來到墓前，高聲傳達瀚海神說的那些話。好久，古墓裏殺出兵馬上前迎戰。只見有兩個神人，騎在馬上，並肩站在大旗下，周圍劍戟刀槍林立。其中一個神人急忙把農夫召呼過去，也讓他傳話過來說："我生前當過三十年勇將，死後埋葬在這裏，跟隨我的共有騎兵步兵五千多，全都是精兵強將。今天，你的一員小將投奔於我，我已經同他宣誓結交，不能不幫他的忙呵。如果你堅決想和我拼下去，我最終將把你打敗，使你無法再回到瀚海。如果你想要暫且保住現在的職位，就應當立即返回。"農民又把這番話傳給了瀚海神。瀚海神聽罷大怒，帶兵前進，對手下發令說："不攻破這座古墓，咱們今天就都戰死於墓前！"隨即又拼殺起來。三次進攻均未成功，一直打到天黑，古墓中的兵馬敗下陣去，活捉了那名叛將。接着他們又殺進墓中，找到了潮海神的愛妾，把她押送回去。張公及其手下兵士，全被斬殺於墓前。瀚海神命手下人放火燒了那座古墓，賜給那位農民一條金帶子。第二天，那農民又到墓前觀看，只見那大火還沒有滅，墓旁邊有許許多多的枯骨和木頭人。

薛延陀

突厥沙多彌可汗，貞觀年，馭下無恩，多有殺戮，國中震恐，皆不自安。常有客乞食於主人，引入帳，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主人不之覺。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其（其原作告。據明抄本改。）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返。太宗命將擊之，其衆相驚擾，諸部大亂。尋爲回紇所殺，族類殆盡。（出《廣古今五行記》）

突厥的沙多彌可汗，於唐代貞觀年間，對部下及百姓不施恩惠，且大開殺戒，弄得舉國上下惶恐不安，人人自危。一天，有位客人來向薛延陀部落首領乞食，主人把他引進帳內，讓妻子準備飯食。他的妻子抬頭看去，只見那客人長着一顆狼腦袋，主人卻沒有發覺。妻子去通知鄰居，一起來看。這時，那個狼頭人已經喫掉主人逃走了。人們聚到一起前追趕，追到鬱督軍山時，遇到兩個人，追趕的人們告訴他們此行的原因。那二人道："我們是神人呵。你們的薛延陀部落應當滅亡了，我們就是來取你們首領腦袋的。"追趕的人們聽罷此言，全嚇得跑了回來。唐太宗派將領率兵攻打薛延陀部落，部落裏的人們相互驚擾，這樣一來鐵勒各個部落全亂了，旋即被回紇人斬盡殺絕，這個部族便滅亡了。睦仁茜 唐睦仁茜者，趙郡邯鄲人也。少時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人原作神。據明抄本改。）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茜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茜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遊。"仁茜即拜之，問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爲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茜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  
？答曰："黃河以北，總爲臨湖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泰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泰山。是以數來至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茜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遣隨茜行。有事則令先報之，即爾所不知，當來告我，如是便別。掌事恆隨，遂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茜於家教文本，仁茜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差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然（食然二字原缺。據《冥報記》補。）不能得飽，常苦飢。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茜既告文本。文本既爲具饌，備設珍羞。仁茜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茜見景與兩客來至，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茜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茜雲："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金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雲："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茜遇病，不因困篤而不起。月餘，仁茜問常（常原作憑。據明抄本改。）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雲："國內不知。後月因朝泰山，爲問消息而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雲："是君鄉人趙某，爲泰山主簿。主簿一員缺，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茜問計將安出，景雲："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爲泰山主簿。適遇一員官缺，明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茜憂懼，病癒篤。景謂仁茜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於府君陳述，則可以免。"仁茜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往泰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君原作居。據明抄本改。）往，自當見之。"仁茜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又告仁茜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茜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雲："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茜曰："即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爲鬼耶？"景曰："君縣內幾戶？"仁茜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茜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茜曰："無。"又曰："九品以上官幾人？"仁茜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茜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茜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茜問曰："道家章醮，爲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泰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大曹受之。下閻羅王雲：'以某月日，得某申訴雲。宜盡理，忽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無益也？"仁茜又問："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仁茜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仁茜寄書曰："鬼神定是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殷勤。比知無複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導，故（故原作如常。據明抄本改。）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自語人云爾。（出《冥報錄》）

【譯文】

唐代的睦仁茜，是趙郡邯鄲縣人士。從小就鑽研經學，不相信鬼神。他常常想試探到底有無鬼神，就去拜見看到過鬼的人並跟他學習，十多年一無所獲。後來他把家遷往縣城，在路上看到一個人，像個大官，衣帽十分威風而考究，騎着好馬，騎馬的隨從就有五十多人。他看着睦仁茜卻沒有言聲。後來，經常看見他，十年之內，一共見過幾十次。後來有一次，他停下馬來，喊睦仁茜說："我經常看見你，感情上便有些眷戀而傾慕，真想和你交往、遊玩呀。"睦仁茜當即朝他揖拜，問他是什麼人，回答說："我是鬼呵，姓成名景，本來是弘農縣人，西晉時當過別駕，現在任臨湖國的長史。"睦仁茜問他國家在什麼地方？國君叫什麼名字？回答說："黃河以北，統稱爲臨湖國，國都建在樓煩縣西北處的沙漠地帶。我們的國君是已經死去的趙武靈王。他今天統治這個國家，總的還要受泰山府君的控制和管理。每月派一名宰相去泰山朝覲。所以多少次路過此地與你相遇呵。我只能給你一樣好處，就是能夠讓你事先知道福難而設法避開它，可以免去受罪。但生死和大禍大福是早就有定數的，不能變動了。"睦仁茜聽從了成景的話，成景於是把他的從騎常掌事送給睦仁茜，派他跟隨仁茜而去，有什麼事情必須事先向上報告，並說道："凡是你所不知道的，就應當來告訴我。"於是便告別。常掌事一直跟隨着睦仁茜，就像個侍從似的。每次睦仁茜提出問題，常掌事沒有不事先知道的。隋代大業初年，江陵來的岑之象做了邯鄲縣令。岑之象的兒子叫文本，年紀不滿二十，岑之象請睦仁茜到家中教導文本。睦仁茜將與鬼相遇這件事告訴了文本，並對他說道："成景長史對我說：'有一事羞於啓齒你還不知道；但我既然與你相交，也不能不告訴你呀。鬼神之道也是要喫飯的，但不能夠喫飽，常常忍飢挨餓。如果能夠喫上人間的飯菜，一年之內都飽飽的。所以，那些鬼們都常常偷喫人間的飯食。'我很窮又十分珍重自己的名聲，就不能去偷了。那麼你就宴請他一頓吧！"他既然告訴了文本，文本立即就派人準備飯食，備設珍羞。睦仁茜說："鬼是不想進人的房間的，可以在外面河邊支起布棚擺下筵席。"岑文本照他說的一一去做了。時間到了，睦仁茜看見成景與兩位客人趕到，騎馬的隨從就有一百多人。落坐之後，岑文本起身向席間的客人再次揖拜，並道歉說自己準備的食物不夠精細，也轉告成景感謝之意。岑文本開始設宴時，睦仁茜拿黃金玉帛贈給他。岑文本問是什麼東西，睦仁茜說："鬼所用的東西，全都和人用的不一樣。但只有黃金和絹帛，能夠通用。但也不如假的好。把黃金鍍在錫塊上當金子，用紙做絹帛，纔是最貴重的上品。"岑文本照他說的去做了。等到成景喫飽了，又把他的從騎叫過來坐着喫開了。岑文本把所作的假金錢及絹帛送給成景，成景十分喜歡，謝道："由於我而給你找麻煩，而你卻把這些東西送上來，十分感激。請問，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自己的壽命呀？"岑文本辭謝道："我不願知道。"成景笑着離席而去。幾年之後，睦仁茜患上了病，他沒有因爲疾病沉重、處境窘迫而躺倒。一個多月之後，睦仁茜問常掌事這是怎麼回事，常掌事也不知道；便又去找成景長史，成景回答說："我也不知，下個月要去泰山朝覲，問清因由再告訴你。"到了下個月，成景來告訴他說："你的一個同鄉趙某人，原來是泰山的主簿，現在主簿一職空缺，因此他推薦你當此官，有意讓你管理文案，管事的人召你前去。但是文案整理成後你也就該死了。"睦仁茜問他到底該不該去。成景說："你的壽命應該活到六十多歲，現在才四十歲。但是趙主簿橫豎都要把你徵召去，你應當去呀。"又說："趙主簿如果問起來，你就說與他昔日是同學，恩情深厚。今天有幸被任爲泰山主簿。"夢中，那位趙某說："正趕上一個官職空缺，神君讓我選人。我已經把你的名字報到神君那裏，神君默許用你。你老兄既然不能夠得到長生，命中註定必有一死，那樣死後的人都集中到一起，你就未必能夠當上官了，何必吝惜一二十年的苟安生活呀？！現在文案已經發下來了，不可能再收回去，希望你作出來的決定，什麼也不要亂懷疑。"睦仁茜又擔憂又害怕，病更加嚴重了。成景對睦仁茜說："趙主簿一定想致函給你，你可以自己前往泰山，向泰山府君陳訴，就能免去你的這個職務。"睦仁茜問怎麼才能見到府君，成景說："到泰山廟的東面，再過一個山嶺，那片平地就是府君的明府，你到了那個地方，自然就可以見到他了。"睦仁茜把這事告訴了岑文本，文本爲他準備行裝。幾天後，成景又告訴仁茜說："文狀要寫成了，你前去陳訴一定會害怕的，那就應當趕快做一尊佛像，這樣那文書自然就會撤銷了。"睦仁茜囑咐文本，花三千錢在寺院的西牆上畫一尊佛像。畫完了，成景就來告訴他："你的那件事終於免了！"睦仁茜知道自己不信佛，對此半信半疑，問成景說："佛法說人有三世因果輪迴，這是真是假？"成景回答說："全是真的。"睦仁茜說："即然如此，那麼人死之後應當分別進入六條道，怎麼會全變鬼呢？而趙武靈王和你這樣的人，現在還是鬼，這……"成景說："你們那個縣共有多少戶？仁茜說："一萬多戶。"成景又問："監獄中押着多少人？"仁茜回答："平時在二十人以下。"成景又問："你們那萬戶之內，做五品官的有幾個人？"仁茜回答："沒有一個。"又問："做九品官以上的有幾個人？"仁茜回答說："幾十個人。"成景說："所謂六道的合理劃分，就跟這是一樣的。能夠在死後進入天道的，一萬人中沒有一個，這就像你們全縣也沒有一個做五品官的；能夠在死後進入人道的，一萬人中有幾個，這就像你們縣裏做九品官以上的有幾十個人差不多；人死後下地獄的，一萬人中也有幾十個，這就像你們縣監獄裏關押的囚犯。人死之後，只有做鬼和畜生的，纔是最多的呵，這就像你們縣裏的納稅服役的人家一樣。進入這條道的，也有等級之分。"於是，他指指自己的隨從說道，"這人就遠遠趕不上我了！其實，不如他的人還有很多很多。"睦仁茜問道："鬼也有一死嗎？"成景回答說："是的。"睦仁茜又問："那麼鬼死之後進入什麼道？"成景說："不知道，這就像人知道生而不知道死是怎麼一回事似的。"仁茜問道："道家的章醮，到底有沒有益處？"成景說："道者就是陰間總管六道的天帝，稱爲天曹。閻羅王，就像人間的皇帝一樣。泰山府君，如同現在尚書令的職位，五道神如同各位尚書。像我們那樣的國家，就跟現在的大的州郡一樣。每次處理人間的事情，都是由道士上表求神乞請保佑，如求神降恩等等。天曹受理之後，接着對閻羅王說：於某月某日，接到某人的申訴等。應當儘快公正地處理，不能不顧事由而冤枉人。閻羅王敬受而認真地奉行，就像人世間奉詔一樣。在這裏，沒有充分理由是不能請求赦免的，有冤屈也必然能夠得到申報。怎麼能說沒有益處呢？"仁茜又問："請佛家保佑怎麼樣？"成景說："佛是大聖呵，不發文書，但他所要保佑的人，天神都會敬奉的，差不多都會得到寬恕和諒解。如果福大之人，雖然生前有過罪惡，陰司的文簿上也不得追記。這些都不是我所見過的，也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說完就離去了。睦仁茜一兩天就起牀行走，病也好了。岑文本父親死了，岑文本回到老家。睦仁茜給他寫信說："那些鬼神準是些貪婪且善於諂媚之徒，當初你請他們喫飯，顯得那麼殷勤、熱情；如今知道再無利可圖，與我相見便顯得十分冷淡。但是那位常掌事還一直跟隨着我。另外，本縣縣城已被賊寇攻陷，人幾乎被殺光了。我由常掌事領着，賊寇們看不見，竟然保全了性命。"唐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太宗皇帝賜文官們在玄武門前練習射箭，岑文本當時是中書侍郎，也參加了，自己對別人講出了上述之事。

兗州人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泰山，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並諸子等，皆現形像。張遍拜訖，至第四子旁，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祝曰："但得四朗交遊，賦詩舉酒，一生分畢，何用仕官？"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雲是四郎。曰："向見兄垂顧，故來仰謁。"又曰："承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在途有災，不復須去也。"張不從，執別而去。行百餘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卻來本所。四郎命決杖數十。其賊臂膊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郎至。乃引張雲，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迥凌空，侍衛嚴峻，有同王者。張即入。四郎雲："須參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經十餘重門，趨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見府君絕偉。張戰懼，不敢仰視。判事似用朱書，字皆極大。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與吾兒交遊，深爲善道。宜停一二日聚，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奏樂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三宿。張至明旦，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人前荷枷而立。張還，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雲："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鹹去下陛，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諾雲："乃須夾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雲："此婦女勘別案內。常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家。與四郎涕泣而別，仍雲："唯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怪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殯。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妻忽起即坐，囅然笑曰："爲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兗州人說之云爾。（出《冥報錄》）

【譯文】

唐代兗州鄒縣有個人姓張，忘記他的名字了。張某曾經當過縣尉。貞觀十六年，他想進京城參加每年一次的官選，希望朝廷量才授官。路過泰山時，他進廟中祈禱請神保佑，廟中的府君及夫人連同幾個兒子等，全現出了原形。張某向他們一一揖拜完畢，當走到府君的第四個兒子身邊，見他儀表和容貌俊美出衆，同行的五個人當中只有張某祝頌道："我要能同四郎交往，飲酒賦詩，一生很快就過去，何必要當官呢？"等他走出幾里地之後，忽然有幾十個騎馬的人，揮鞭而來，隨從告訴他說這就是四郎。四郎對張某說："剛纔見你對我高看一眼，所以前來拜望你。"又說："知道你想參加大選，但今年是不會封你官職的，還恐怕在中途遇到禍事，不要再去了。"張某不聽，執意告別而去。走出一百多里，張某和同伴趕夜路時，被強盜劫掠一空，衣物用具全被搶走了。張某立即祈禱說："四郎怎麼不來幫助我呀？"俄頃四郎的車馬全來了。見狀，四郎驚歎好久，立即派手下人追捕強盜。那強盜踉踉蹌蹌，神魂顛倒，又轉回原地，四郎命人打他幾十棍杖。那強盜的屁股和胳膊全被打爛了。然後，張某與四郎告別而去。四郎指着一棵大樹說："你回來的時候，要在這裏喊我呵！"這年，張某果然落選而歸。到了約定的地方，他大聲連喊四遍四郎。不一會兒，四郎就來了。他領着張某邊走邊說："咱們一起到這片墳地看看吧。"走了不遠，前面樓檐凌空，氣勢雄偉，十分壯觀；而且，侍衛們神色嚴峻，把守甚嚴，如同保衛皇帝一樣。張某隨四郎走了進去。四郎說："咱們必須去參拜府君，才能夠平安無事。"四郎領着他往裏走，經過十幾道門，趨身而進，終於來到大堂之下。張某拜謁完畢，只見那府君十分魁偉威嚴，便有些膽戰心驚，不敢抬頭再望。府君判案好像用紅筆書寫，字都很大。府君讓手下人宣佈說道："你能夠同我的兒子交往，使我深深感到你具有美好的品德。你應當在此住一兩天，我再設宴招待你。然後你再自便吧。"當即，他被人領了出來，到了一座客館。這裏已經擺下了豐盛的酒菜，那些珍奇的山珍海味應有盡有，而且有人奏樂助興。當天，張某與四郎同室而睡。就這樣過了三宿。第四天天一亮，張某在亭堂間遊玩，徘徊往來，無意之中看見一個院子，正好見到自己的妻子在裏面。她戴着枷鎖，低着頭站在一些當官的面前。張某回到房間，十分不高興。四郎感到奇怪，便問他怎麼回事。張某把剛纔的事說了。四郎大喫一驚，道："不知道嫂子來到這裏呀！"隨即，親自前往各司法部門詢問。各司法部門共有幾十個人，見四郎來了，全都走下臺階，迭足而立，一個個現出十分恐懼的樣子。四郎用手勢把一個司法官喚到跟前，跟他說了這件事。司法官回答說："我們不敢違命呵。但是……那也必須得讓錄事知道。"隨即把錄事召了進來。這位錄事答應下來，說道："這就必須把這個案子夾在衆多的案子當中，才能便於一起宣判，方可達到目的。"最後，司法官判決說："這位婦女所犯罪行，已經在別的案子裏得到了甄別校正。另外，她還有抄寫經書持齋多年的功德，不該立即處死。"隨即，張某的妻子被放了出來，讓她回家。夫妻二人和四郎揮淚告別。四郎因而說："只有立功修德，才能夠延年益壽呵。"張某騎着原來的馬，他妻子向四郎又借了一匹馬，夫妻雙雙往家走。妻子雖然是鬼魂，但與平時沒什麼兩樣。快走到家了，大約還有一百步遠時，妻子忽然就沒了蹤影。張某十分驚異而恐懼。進了家門，就看見兒女們號啕大哭，一問，才知道已經出殯了。張某立即呼喚兒女們。急忙去墓地挖墳。棺材打開了，妻子忽然坐了起來，笑着說道："因爲思念兒女，別怪我先走了一步呵。"於是，她在死亡六七天之後又甦醒過來了。這個故事是兗州人講的。

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

柳智感 李播 狄仁傑 王萬徹 太學鄭生 趙州參軍妻

柳智感

唐河東柳智感，以貞觀初爲長舉縣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蘇。說雲："始忽爲冥官所追。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見，謂感曰：'今有一官缺，故枉君任之。'智感辭以親老，且自陳福業，未應便死。王使勘籍，信然。因謂曰：'君未當死，可權判錄事。'智感許諾謝。吏引退至曹，有五判官，感爲第六。其廳事是長屋，（屋原作官。據明抄本改。）人坐三間，各有牀案，務甚繁擁，西頭一坐處無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羣吏將文書簿帳來，取智感署，署（署原作於。據明抄本改。）案上，退立階下。智感問之，對曰："氣惡逼公，但遙以中事答。"智感省讀，如人間者，於是爲判句文。有頃食來，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諸判官曰："君既權判，不宜食此。"感從之。日暮，吏送智感歸家，蘇而方曉。自歸家中。日暝吏復來迎至旦如（至下原有彼字。如字原缺。據明抄本刪補。）故。知幽顯晝夜相反矣。於是夜判冥事，晝臨縣職。歲餘，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廁，於堂西見一婦女。年三十許，姿容端正，衣服鮮明，立而掩涕。智感問何人，答曰："興州司倉參軍之婦也。攝來此，方別夫子，是以悲傷。"智感以問吏，史曰："官攝來，有所案問，且以證其夫事。"智感因謂女人曰："感長舉縣令也。夫人若被堪問，幸自分就。無爲牽引司倉，俱死無益。"婦人曰："誠不願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牽，可無逼迫之慮。"婦人許之。既而還州，先問司倉婦有疾。司倉曰："吾婦年少無疾。"智感以所見告之，說其衣服形貌，且勸令作福。司倉走歸家，見婦在機中織，無患也，不甚信之。後十餘日，司倉婦暴死。司倉始懼而作福禳之。又興（興原作與。據明抄本改。）州官二人考滿，當赴京選。謂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請問吾選得何官？"智感至冥，以某姓名問小錄事。曰："名簿並封左右函中，檢之二日方可得。"後日，乃具告二人。二人至京選，吏部擬官，皆與報不同。州官聞之，以語智感。後問小錄事，覆檢簿，雲："定如所檢，不錯也。"既而選人過門下，門下審退之。吏部重送名，果是名簿檢報者。於是衆威信服。智感每於冥簿，見其親識名狀及死時日月，報之，使修福，多得免。智感權判三年，其吏部來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戶，授正官以代。公不復判矣。"智感至州，因告刺史李德鳳，遣人往隆州審焉，（焉原作爲。據明抄本改。）其司戶已卒。問其死日，即吏來告之時也。從此遂絕。州司遣智感領囚，送至鳳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憂懼，捕捉不獲。夜宿傳舍，忽見其故部吏來告曰："囚盡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並已擒縛。願公勿憂。"言畢辭去。智惑即請共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知走不免，因來抗拒。智感格之，殺一囚，三囚受縛，果如所告。智感今存，任慈州司法。光祿卿柳亨說之。亨爲邛州刺史，見智感，親問之。然御史裴同節亦云，見數人說如此。（出《冥報錄》）

【譯文】

唐代河東地區有個叫柳智感的人，於貞觀初年當上了長舉縣令。一天夜裏，他突然死去，第二天早晨又甦醒過來。說道："開始，不經意間被陰間的官吏追命。地府的使者見到我之後，對我說：'現在有一個官職空缺着，所以想請你屈就上任。'我以雙親年邁相推辭，並且說自己天天要祈禱上蒼保佑他們長壽，不應該現在就死。閻羅王的使者到我家調查一番，這才相信，於是對我說：'你不該現在就死，可以暫時代理判案的錄事。'柳智感答應下來並表示感謝。有位小吏領着他進了分科辦事的官署，這裏有五個判官，柳智感爲第六個人。這廳堂非常大，每個人佔三間屋子。他們各有各的牀鋪和几案，公務繁忙，十分緊張。西頭一個坐位沒有判官，小吏讓柳智感在這裏坐下來。所有的官吏都將文書帳簿拿到柳智感的官署裏來，一一擺在他的几案上，然後都退到臺階下站好。柳智感問這是怎麼回事，回答說："因身上邪氣恐衝犯您，所以站在遠處來回答您的問話。"柳智感審看了一下，同人世間一樣，於是便寫起評語來。一會兒送飯來了。各位判官都在一起喫，柳智感也想過去喫，判官們說："你既然是暫時代理的，就不該喫這樣的飯菜。"柳智感聽從了他們的話，沒有喫。日頭落山之後，小吏送他回家，待他甦醒過來天才亮。自從柳智感回到家中之後，那小吏每到日落後就把他接去，天亮之前再送他回家。要知道，陰間和人世白天和晚上是相反的呵。於是，他晚上到陰間判案，白天去縣衙門辦公。就這樣過了一年多。一天，柳智感在地府要去廁所小解，於大堂西側看見一個婦女，年齡在三十歲左右，姿容端莊，穿着十分鮮豔而明麗的衣常，正站在那裏捂着臉哭呢。柳智感上前問她是什麼人，那婦女回答說："我是興州司倉參軍的夫人呵，被抓到這裏，剛剛離開丈夫，所以感到悲傷。"柳智感向小吏詢問此事，小吏說："地府把她抓來，是因爲有案子要問，並且讓她證明丈夫的一些事情。"柳智感於是對那婦女說："我是長舉縣的縣令呵。你如果被帶去審問，希望你自己分清事實，不要牽連你的丈夫，都死了並沒有好處。"那婦女說："我誠然是不想牽連他，可只怕官府相逼呀！"柳智感說："慶幸的是你不想牽連他，這樣你就可以免去被逼迫的憂慮了。"那婦女答應下來。柳智感來到興州之後，先去問那位司倉參軍的夫人有沒有病，司倉說："我的夫人正年輕，沒有病。"柳智感便把自己在陰間的所見告訴了他，而且說出了他夫人的音容笑貌及所穿的衣服，並勸他趕緊爲妻子祈禱。司倉回到家中，見妻子正在機前織布，什麼病也沒有，不很相信柳智感的話。十幾天之後，妻子暴病而死，司倉這才感到害怕而祝鑄上蒼請求驅除災禍。另外，舉州有兩位當官的，任期已滿，應當進京參加大選，再由朝廷量才授官。他們對柳智感說："你對陰間的一些事情判斷很準確，那你說，我們參加大選會得到什麼官職呢？"柳智感到了地府，把這件事對小錄事講了，並且說出那二位的姓名。小錄事說："功名簿上並列封爲左右函中，但任職令第二天才能下來。"第二天白天，柳智感把這些事情全告訴了那兩個人。那二人進京參加大選，吏部擬出任職名單。都跟柳智感說的不一樣。那二人聽說此事，對柳智感講了。柳智感急忙赴到地府去問小錄事，小錄事翻開任職令簿，說："保證跟任職令一樣，不會錯的呵。"第二天，中選的任職名單報到門下省，門下省審查沒有通過又退了回去。吏部只好重擬名單報上。這次，果然與功名簿上的任職令一樣。因此，大家對柳智感全都信服了。柳智感第一次在生死簿上，看到自己親朋好友的名字及死亡日期，都回來告訴本人，讓他祭祀祈禱，大多數都倖免一死。柳智感到地府做了三年的代理判官錄事，一天，地府吏部來人對他說："我們已經找到了隆州的李司戶，並正式下任職令了，讓他取代於你。往後，你就不要來這裏辦案了。"柳智感到了州府，於是向刺史李德鳳報告了這件事，李德鳳立即派人到隆州調查，果然不錯，那位李司戶已經死了。問起死亡日期，正是吏部來人通知他那天。從此，他去地府的路便斷絕了。一天，州司派柳智感押解囚徒，將他們送到鳳州地界。四個囚徒全逃跑了，使他又憂慮又害怕，追捕半天一個也沒有捉到。晚上，他住在旅舍裏，忽然看見原來地府中的那位小吏，告訴他說："那四名囚犯，全都找到了。一個死了，三個現在南山西谷中，並且已經被捕獲，希望你不要憂愁。"說完，那小吏告辭而去。柳智感立即找些人一同進了南山西谷，果然找到了四個囚徒。囚徒們知道逃不掉了，於是便頑抗，柳智感與他們格鬥，殺了一個，其餘三個被擒縛，果然跟那小吏說的一樣。柳智感現在還活着，任慈州司法。這是掌管皇室膳食的光祿卿柳亨說的。柳亨當邛州刺史時，見過柳智感，親自問過他。同時，御史裴司節也說，聽到不少人都這樣進過。

李播

高宗（宗原作祖。據明抄本改。）將封東嶽，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問華山道士李播，爲奏玉京天帝。播，淳風之父也。因遣僕射劉仁軌至華山，問播封禪事。播雲："待問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謁庭下，禮甚恭。播雲："唐皇帝欲封禪，如何？"府君對曰："合封，後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時仁軌在播側立，見府君屢顧之。播又呼回曰："此是唐宰相，不識府君，無宜見怪。"既出，謂仁軌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錄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回處分耳。"仁軌惶汗久之。播曰："處分了，當無苦也。"其後帝遂封禪。（出《廣異記》）

【譯文】

唐高宗李治要去泰山祭祀天地，而天總下雨。高宗有些疑惑，欲派人去華山詢問道士李播，並想讓他去玉京奏報天帝。李播，他是李淳鳳的父親呵。於是，僕射劉仁軌奉旨來到華山，向李播詢問去泰山祭祀天地之事。李播說："這得等我問問泰山府君。"隨即，劉仁軌讓他把泰山府君喊來。喊了好久，泰山府君到了，在庭下拜謁，行大禮。李播說："唐朝皇帝想去你那裏祭天地，怎麼樣？"府君回答說："應該祭的，六十年之後，還得祭祀一次。"李播向他揖拜而別。當時劉仁軌在李播身旁站着，只見那府君連着瞅了他幾眼。李播見狀，急忙又把府君喊了回來，說："這位是當朝的宰相，他不認識府君你，不要見怪。"府君出門之後，李播對劉仁軌說："府君有點責怪你沒有向他揖拜，並讓手下人記下了你的名字，我擔心影響祭祀天地那樣的大德之事，所以把他喊回來囑咐了他幾句。"劉仁軌聽罷惶恐不安，流了好長時間的汗。李播說："我已經跟他說好了，應該沒有什麼問題了。"之後不久，高宗順利地登上泰山，祭祀天地。

狄仁傑

高宗時，狄仁傑爲監察御史。江嶺神祠，焚燒略盡。至端州。有蠻神，仁杰欲燒之。使人入廟者立死。仁杰募能焚之者，賞錢百千。時有二人出應募。仁杰問往復何用，人云："願得敕牒。"仁杰以牒與之。其人持往，至廟，便雲有敕，因開牒以入，宣之。神不復動，遂焚燬之。其後仁杰還至汴州，遇見鬼者曰："侍御後有一蠻神。雲被焚舍，常欲報復。"仁杰問："事竟如何？"見鬼者（見字者字原缺。據明抄本補。）雲："侍御方須臺輔，還有鬼神二十餘人隨從。彼亦何所能爲？久之，其神還嶺南矣。"（出《廣異記》）

【譯文】

唐高宗時，狄仁傑任監察御史，江畔嶺上一帶的廟宇，幾乎被他燒光了。一次，他來到端州，見這裏有座蠻神廟，便想燒燬它。然而，派去的人剛一進廟就死了。狄仁傑懸賞一百千錢，招募能燒燬此廟之人。當時，有兩個人前來應招。狄仁傑問他們來回都需要什麼，回答說："想用一下皇帝給你的命令書。"狄仁傑把命令書交給他們。他們二人拿着它，來到廟門口，便說有命令書，並將其打開走了進去，當即宣讀起來。那神一動不動，整個廟隨即被燒燬了。後來，狄仁傑回到汴州，遇到一個看見鬼的人對他說："在你的身後有一個蠻神，說他的房舍被燒了，常常想尋機報復。"狄仁傑問："事情後來怎麼樣？"那位看見鬼的人說："侍御方須臺輔，所以還有二十多個鬼神跟隨着你，他也沒有別的辦法。時間長了，那些鬼神就都回到嶺南去了。"

王萬徹

武太后暮年，宮人多死，一月之間，已數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萬徹，使祝宮中。徹奏曰："天皇以陛下久臨萬國，神靈不樂，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徹曰："臣能禳之。"乃施席於殿前，持刀噀水，四向而咒。有頃曰："皇帝至。"徹乃廷詰帝曰："天道有去就，時運有廢興。昔皇帝佐陛下，母臨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見推載，萬國歸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聖靈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識機會，損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謂之曰："殆非我意，此王后訴冤得申耳。何止後宮，將不利於君。"太后及左右了了聞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遷太后於上陽宮，以幽崩。（出《廣異記》）

【譯文】

武則天晚年的時候，宮中有許多人莫名其妙地死去，一個月之內，死了好幾百人。武則天把巫師王萬徹召來，讓他在宮中仔細勘察了一番。王萬徹奏報說："天皇認爲你統治大唐的時間太長了，神靈們不高興，所以纔出現這種事情。"武則天說："這如何是好？"王萬徹說："我能設法消除災禍。"於是在殿前鋪好席子，舉着刀噴上水，向四周念着咒語。過了一會兒，王萬徹說皇帝到了，當即就在殿前盤問起皇帝來，說道："天道有去有來，時運有廢有興。當年皇帝輔佐太后陛下，使她統治四海，大力弘揚周族始祖后稷之母姜嫄、文母等人，改變人心風俗，她漸漸受到擁戴，各個小國也歸須於大唐，這是天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如今，皇帝陛下的聖靈已經昇天，陰間和人世的事理是不相通的，你怎麼能不顧際遇時會，傷害活人，且如此之殘酷呢？"皇帝就在空中對王萬徹說："這大概不是我的本意，這是死去的王皇后在訴屈申冤呵。何止是後宮死幾個人呢，這將大大不利於當朝的君主呵。"武則天和手下人聽得清清楚楚，她沉默無語，臉色變得十分難看，便令人把席子撤掉。第二年，在五位王子的支持下，中宗登基，武則天遷居到上陽宮內，在這裏被軟禁而死。

太學鄭生

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裏，乘曉月，度洛橋。下有哭聲甚哀，生即下馬察之。見一豔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之歸所居。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詞賦爲怨歌。其詞豔麗，也莫有屬者。因撰《風光詞》曰："隆往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室荑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姿。見耀態之韶華兮，蒙長靄以爲幃，醉融光兮眇眇瀰瀰，遠千里兮涵煙眉。晨陶陶兮暮熙熙，無蜲娜之穠條兮，娉盈盈以披遲。醻遊顏兮倡蔓卉，縠流倩電兮發隨旎。"生居貧，汜人嚐出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酬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兄爲嶽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發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曰："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帷帳欄籠，盡飾帷囊。有彈弦鼓吹者，皆神仙峨眉，被服煙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顰怨慕，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嫋綠裾。荷拳拳兮來舒，非同歸兮何如？"舞畢，斂袖索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往。（出《異聞集》）

【譯文】

唐代垂拱年間，皇帝住在上陽宮裏。太學院的進士鄭生早晨起來，乘着天邊的曉月之光，由銅駝裏出發、過洛橋。聽見橋下有人在哀哀地哭泣。鄭生立即跳下馬，前去察看。這時，只見一個美麗的女子，她用衣襟矇住臉說："我是個孤兒，住在兄嫂家中，嫂子十分兇狠，把我折磨得好苦呵。我今天想投水自盡，因此在要死前想痛哭一場。"鄭生說："那麼，你能跟我回家嗎？"那女子回答說："我隨你，且不會後悔的。"鄭生把她扶到馬上，當即送回家中。這女子叫汜人，能背誦《楚辭》中的《九歌》、《招魂》、《九辨》等書，也常常寫些詩詞歌賦，抒發自己心中的幽怨之情。她的詞章豔麗，人世間沒有比得上的。她的一首風光詞這樣寫道："隆往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室荑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姿。見耀態之韶華兮，蒙長靄以爲幃，醉融光兮眇眇瀰瀰，遠千里兮涵煙眉。晨陶陶兮暮熙熙，無蜲娜之穠條兮，娉盈盈以披遲。醻遊顏兮倡蔓卉，縠流倩電兮分隨旎！"鄭生家中很貧困，汜人曾經拿出兩丈綢布賣了，有位胡人付給一千斤黃金。住了一年多，鄭生要去長安遊說，這天晚上，汜人對他說道："我是湖中龍宮裏的女子呵！因被流放纔跟隨了你。今年期限已滿，不能長住你這裏了，只好跟你告別。"鄭生怎麼也留不住她，她終於走了。十多年之後，鄭生的哥哥成了嶽州刺史，過上巳節那天，他把家人聚到一起登上岳陽樓，觀賞鄂州大地。宴間，鼓樂齊鳴，酒興正酣，鄭生不由生出一絲愁緒，吟道："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話音未落，有一隻漂亮的長方形船順水而來，中間扎着綵樓，一百多尺高，上面有欄杆，四周蓋着帷帳，裝飾得十分講究。有些人正在演奏各種樂器，她們都長着神仙般的蛾眉，身上披着雲霞和電光，衣襟和袖子都很寬大。中間有個人翩然起舞，皺着眉頭，眼裏閃着愛慕和幽怨之光，看樣子像是汜人。她邊舞邊唱道："溯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嫋綠裙。荷拳拳兮來舒，非同歸兮何如？"跳完了舞，她神情黯然地收起袖子。不一會兒，忽然間狂風大作，波濤洶湧，不知道她和那船到哪裏去了。

趙州參軍妻

趙州盧參軍，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於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生號哭畢，往見正諫大夫明崇儼，扣門甚急。崇儼驚曰："此端午日，款關而厲，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氏再拜，具告（告原作問。據明抄本改。）其事。明雲："此泰山三郎所爲。"遂書三符以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不活；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來真死矣。"盧還如言，累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初雲：被車載至泰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年少，雲是三郎。令侍婢十餘人擁入別室，侍妝梳。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雙陸，候妝梳畢，方擬宴會。婢等令速妝，已緣眷戀故人，尚且悲淚。有頃，聞人款門雲："是上利功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取戶家婦？宜即遣還。"三郎怒雲："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與往復，其辭甚惡。須臾，又聞款門雲："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盧家婦人。"對局勸之，不聽。對局曰："非獨累君，當禍及我。"又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懼色。風忽卷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盧氏獲存。三使送還，至堂上，見身臥牀上，意甚悽恨，被推入形，遂活。（出《廣異記》）

【譯文】

趙州有位盧參軍。新婚之後上任。他的妻子相當漂亮。幾年之後，他被罷官回到家中。五月初五這天，妻子想到市場買些有益老人長壽的食物，送給公婆，車已到了門口，忽然見得心疼不止，一會兒就死了。盧某大哭一場之後，去拜見正諫大夫明崇儼。門敲得很急，明崇儼喫驚地說："這端午佳節，門敲得這樣響，必定有什麼急事。"說罷迎出門去。盧某又向他揖拜一番，詳細地向他說出事情的經過。明崇儼說："這是泰山府君的三公子乾的呀！"隨即畫了三道符交給盧某，並告訴他："回家可以立即燒第一道符，如果你走出十里地她還沒有活，就再燒第二道符。如果還沒有活過來，再燒第三道符，意外死亡之人就必定能夠復活。如果再不復活，那就是真死了。"盧某回到家中，照他說的去做，連燒三道符，妻子終於活了過來，一會兒便能講話了。她開始說："我被車拉到泰山頂上，那裏另外還有宮殿。我看見一個少年，說是叫三郎，他讓十多個侍從婢女將我擁入一間屋子裏，爲我梳妝打扮。三郎站在堂前跟別的少年玩一種叫'雙陸'的博戲。等我梳妝完畢，才能準備婚禮的筵席，所以婢女們讓我快點打扮。我因爲眷戀於夫君，便悲傷地流下眼淚。有頃，聽人敲門說："我是上面派來的功曹史，奉都使的吩咐，來問一下三郎，爲什麼要娶盧家的媳婦？應該立即送她回去。'三郎氣沖沖地說：'我娶他人的媳婦，跟都使有什麼關係？'把功曹史斥責一番，讓他馬上回去。二人你一句我一句，言詞十分激烈。一會兒，又聽有人敲門說：'我是持符的使者，都使讓我帶盧家媳婦回去。"對局的少年勸說三郎，三郎不聽。對局中人說：'這件事不僅連累你，也能禍及於我呵。'三郎還不聽，旋即有狂風吹來。黑雲湧上崖頂，那二位使者拖長聲喊道：'天神的公正之符，現在到了！'三郎害怕了。大風忽然把整個樓閣捲到空中，足有一百多丈高，然後再拋下來，人和東西全摔得稀爛，唯獨我一個人活着。功曹史等三位使者把我的魂魄送回家中。來到堂前，只見我躺在牀上，神情悽苦且有些遺憾，那三位使者便推推我，使魂附於體，隨即我便活了過來。"

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

韋安道

韋安道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裏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官者，持大杖，衣畫袴袽，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傘（二傘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下見衣珠翠之服，乘大馬，如後之（之原作主人二字。據明抄本改。）飾，美麗光豔，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雲不見。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其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宮監但指慈惠裏之西門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門，循牆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應門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官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敘語於庭，延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道從者數人。宮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成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重樂，羅列罇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主殿中，乃微聞環珮之聲。有美婦人，備首飾褘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間西向，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尚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即日告備。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翠瑤玉之飾，蓋人間所謂庫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儐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見。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乃（乃原作於。據明抄本改。）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去。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纔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既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即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門，敷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對坐。遂自門外，設二錦步幛，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金瑤羅絝，蓋十數箱，爲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閹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咒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真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懼。明日，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眥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問之。（問之原作因命。據明抄本改。）二僧對曰："某所以咒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太一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祗，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真曰："君可以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甲原作申。據明抄本改。）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拿攫噴毒，聲如羣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呦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朱發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鋩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質明，真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乙符籙法也，但可攝製狐魅耳，今既無效，請更賾之。"因致壇醮之籙，使徵八紘厚地，山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缺，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其數無缺。崇儼曰："神祗所爲魅者，則某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請試自見而頤之。"因命於新婦院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肅答，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斥倒，稱罪請命，目眥鼻口流血於地。真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真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奈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雲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因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即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真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異人之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劍，被朱紫之服，雲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雲是諸山林樹木之神而已。又乃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與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雲："大羅天女。"安道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后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當在某家，本願與延壽三百歲，使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過此，恐不勝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郎常善畫，某爲郎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訣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並遺以金玉珠寶，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且述前夢，與安道所敘同，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祕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出《異聞錄》）

【譯文】

京兆郡有個人叫韋安道，他是起居舍人韋真的兒子。他想考進士，始終沒有中第。唐代大定年間，他住在洛陽城裏。一天清早出來，到慈惠裏西門時，晨鼓剛響。這時，只見前面大路中央有士兵組成的儀仗隊，像是帝王的衛士。前面是戴着甲冑的騎兵，共幾十隊；接着，是官員，都拿着棍棒，穿着新鮮的上衣和帶花紋的褲子，夾道開路，也有幾十個人。又看見以黃繒爲裏的車蓋左邊的大旗，只有月旗而沒有日旗。還有近侍才人宮女太監等，也有幾百人。隊伍中間，有一飛傘，傘下可以看見鑲嵌着翠珠的衣服。這個人騎着高頭大馬，完全是皇后的裝飾。她美麗光豔，容  
貌動人。後面一些騎馬的人，全是嬪妃和女官，舉着像大斧一樣的兵器，揹着弓箭，乘馬緊隨其後，也有一千多人。時當則天皇后住在洛陽，韋安道開始以是她出去巡行遊玩。這時天還沒有亮，韋安道問跟自己一起走的人，都說沒看見。又責怪起這裏的街吏金吾，怪他沒有靜路。過了好長時間，天漸漸亮了。這時，一個宮中的太監騎着馬從後面趕上來，到了韋安道身邊。韋安道喊住他問道："前面過去的，不是咱們的君主嗎？"太監說："不是呵。"韋安道請他說說這是怎麼回事，太監只是指指慈惠裏的西門說："你儘管從那往前走，由里門再順牆向南行一百多步，就會看見一道朝西的紅門，你上前敲門問其根由，就知道了。"韋安道照他說的那樣走到朝西的紅門前，敲了起來。好長時間，走出一個穿紅衣服的官員應聲問道："你就是韋安道嗎？"韋安道說："對。"那位官員說："后土夫人等候你很長時間了。"隨即把他請了進去。韋安道看見一道大門，像一道立戟的宮門，那位官員走進去通報。有頃，又把他請了進去，有位穿紫衣服的宮監，同韋安道在庭前敘談起來。隨後，把他請到一座宮中，備好熱水讓他沐浴。有頃，有人用大箱子送來一套華美的衣服，裏面有青袍、象牙笏板、綬帶以及頭巾、靴子等，十分齊全，讓韋安道穿戴好。那位宮監說："這回可以去了。"隨即讓韋安道騎上高頭大馬，還有幾個騎馬的女子隨行。宮監與他並馬而行，出了慈惠裏西門，由正街轉向西南，再從通利街往東走，出了建春門，再向東北走。大約走出二十多里，遠遠看見衛兵們夾道而立，不時有人向他下拜後又回到原來的位置。這樣的地方有好幾處。接着，他們來到一座大城，士兵們穿戴着甲冑，守衛很嚴，彷彿皇宮一般。一共經過好幾道崗，隨即看見了飛樓連閣，氣勢非凡。樓閣下面還有一道大門，如皇帝的寢宮。這裏有不少宮女和太監。韋安道騎着馬，經過翠樓朱殿，又走了十餘處地方，進入一道大門裏，走了一百來步，又看見一座大殿。殿上擺下了盛宴，準備了隆重的舞樂，美酒佳餚，琳琅滿目。九奏萬舞，像天上的音樂。有十幾個美女，像是妃子的樣子，站立在筵席兩側。那位與韋安道同行的宮監，領着他從西邊的臺階走上去。一會兒，只見殿上的宮監唱歌般地讓韋道安到西邊殿堂朝東站好。有頃，從大殿的後門走出不少侍衛和隨從，按順序站在殿中，這時就隱隱聽見珮玉的聲響，走出一位美麗端莊的女人。從她戴着的首飾和穿着的服飾看，如到廟裏拜謁一般。她來到殿堂朝西邊站好，與韋安道迎面而視。她就是方纔在慈惠西街飛傘下見到的那個女人。宮監唱唸道："后土夫人，按冥間的定數應當婚配了！"他讓韋安道揖拜，夫人接受了；夫人揖拜，韋安道也接受了，就像人世間行的賓主之禮。接着，脫去禮服，二人對坐在席上，前面見到的那十幾個美麗的女人，也列坐在他們身邊。一邊奏樂一邊飲酒喫飯，一直到傍晚才完事。韋安道就在這天晚上，與后土夫人結爲夫妻，並發現她竟還是個處女。就這樣一共住了十多天，韋安道所穿所喫，全都像住在帝王家中一般。夫人終於對韋安道說："我做了你的妻子，可你有父有母，沒告訴他們就娶了我，這不能稱爲有'禮'吧？我願意跟你一塊回去，拜見尊敬的公婆，完成我做媳婦的禮儀，這是一件幸事呵。"韋安道說："好。"后土夫人於是命令手下人準備車馬，當天就準備停當了。后土夫人坐着黃牛拉的車，車上由黃金和美玉裝飾一新，就是人世間所說的庫車呵。車上有飛傘遮蓋，後面跟着衆多的侍從，如同在慈惠西街見到的一樣。韋安道騎着馬，跟在車的後面朝前走。韋安道身旁的侍從也有十個人，全是些作材官和太監之流。走了十多里，有人便陳設帷帳以供行旅，如同建起一座紅色的大幕城。女官們站在後面，就象宮中一樣擺上酒宴。夫人隨即回到陳設的帷帳中，讓韋安道跟她住在一起，所喫的食品相當精美。有頃，又向前走。夫人下令把跟隨而來的車馬人員，減十分之七八。接着又走了三五里地，夫人再次下令減掉隨從人員。等到了建春門時，夫人身邊還有二十騎人馬，如君王出遊。當天進了洛陽城，快到韋安道家時，韋安道先行一步，家裏人對他的車馬和衣服頗感驚異。韋安道立即去拜見父母。二位親人見狀，驚愕地張大嘴巴，且張了好久，對他說："一個多月，沒有見到你了，你近來可否平安、舒心？"韋安道再次跪拜並且直言相告："我無意之中被一家人強迫成婚。"並說新婚妻子已經到了，因此先來稟告父母一聲。父母吃了一驚，剛要繼續發問，車馬已到前門。隨即有幾十個侍婢及太監，從正門外鋪進來繡着花草的絲席，一直鋪在庭前，並把一些綠屏風、畫卷、帷帳佈置於堂上，左右各安放一個用細繩編的坐榻，請韋安道的父母迎面而坐。接着又在門外安置兩個錦繡的屏幕，用以遮蔽風塵或外人的視線。后土夫人穿着禮服，垂着珮玉款款而入，行新媳婦拜見公婆的大禮。然後，獻上一大批綠玉黃金綾羅綢緞，共有十幾箱，作爲見面禮，放在公婆面前。接着，韋安道的兄弟姐妹各家人，也都得到了禮物。公婆終於說："請兒媳住在東院吧。"隨即，又有一些侍婢太監，拿着帷帳屏風等裝飾物，安放在東院，佈置得十分周密，講究。后土夫人和韋安道便住了進去。韋安道的父母都感到十分憂慮可怕，不知道這位兒媳婦是從哪裏來的。當時，武則天皇后臨朝執政，法令十分嚴酷，他們擔心發生禍事連累自己，就把這件事向則天皇后稟報了並請求賜罪。則天皇后說："這一定是住在深山老林中的鬼怪了。你不要害怕，我有九思、懷素兩位神僧，他們出身佛門，有很高超的法術，能夠爲你除掉此妖。"於是，她派九思、懷素隨韋安道之父韋真前去。這兩位和尚說："這不過是深山中的鬼怪或狐狸精之類，用法術除掉它是很容易的。你應當先讓這位新媳婦在院中安排好飯菜，放好坐椅，告訴她我們明天就去。"韋真回到家中，全按照那兩個和尚說的讓新媳婦去做，新媳婦答應下來，立即準備飯菜，佈置坐椅，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樣子。第二天，兩個和尚到了，喫完飯端端正正地坐好，請求說要與新媳婦見見面，準備施展巫木。新媳婦很快就來了，也向這兩位和尚致禮問候。忽然，這兩位和尚彷彿被什麼東西擊中了要害，趴在地上連連自稱有罪，眼角和鼻孔都流出血來。他們急忙跑回宮中，把這件事如實講給則天皇后聽。則天皇后再三詢問，兩位和尚回答說："我們以爲所要咒服的，不過是深山中的鬼怪罷了，卻不知竟這麼厲害！這東西不知道究竟是從哪裏來的，想必是制服不了啦。"則天皇后說："有位正諫大夫叫明崇儼，他用太一異術可以制服天地間各位神仙，這一招一定好使。"隨即召見明崇儼。明崇儼對韋真說："你可以在今天晚間，在你所住的房間裏，潔身靜心，虔誠地坐好。等到新媳婦所居住的房頂上出現什麼異物時，你要留心觀察。那異物打勝了則已，倘若打不勝，就得再想別的辦法制服她。"韋真照他所說的去做了。第一天晚上，他看見有個奇怪的東西如同一朵雲彩，閃着雷電般的紅光，從明崇儼家裏飛躍而來，徑直落在新媳婦屋頂。忽然，這彷彿被什麼撲滅，因而便看不見了。韋真派人去兒媳房中偵察，只見她平安如常。第二天晚上，他又看見一個怪物從明崇儼家中飛躍而出，像一條紅色的龍，張牙舞爪地噴着毒氣，發出的聲音如同羣鼓齊敲，駕着黑雲閃着光亮，落到兒媳的屋頂。又彷彿被什麼東西撲了一下，它像鹿那樣叫了幾聲便不見了。韋真派人再去兒媳房中偵察，又跟上次一樣平安如常。第三天半夜，韋真又看見有個怪物長着紅頭髮和鋸齒般的牙，坐在鐵輪上，鐵輪閃爍着光芒，它乘着滾動的雷聲，像公野雞那樣呼叫着而來，落到兒媳的屋頂。結果，又彷彿遭到什麼東西的撲殺，它連稱自己"有罪有罪"而銷聲匿跡。隨即天就亮了。韋真又驚詫又害怕。不知道明崇儼之計如何，便把自己所見又對他講了。明崇儼說："前幾次我所做的法術，是'太一符籙法'呵，憑空就可制服狐精之類的鬼怪；現在既然不見效果，那隻好另想辦法了。於是便設壇舉行禱神的祭禮，召來八維之天和厚重之地間所有主管山川河流、荒丘水木的鬼怪，從數字上看一個都不缺。明崇儼疑惑不解。第二天，又召來人世與天界間八極之神，結果也是一個不缺。明崇儼說："神仙變鬼怪做壞事的，我能夠制服它；可現在神仙全部在位，那我可就不知道它究意是怎麼回事了。"他請求先見這新媳婦一面試探試探。韋真便讓兒媳在院中擺好飯菜，宴請明崇儼。明崇儼來後便入座，提出要看一看新媳婦。韋真的兒媳婦剛恭恭敬敬地應了一聲，正要朝明崇儼跪拜時，他也忽然像被什麼東西擊中要害，猛然倒在地上。明崇儼連稱有罪並請求饒命，眼角和鼻孔的血噴流到地上。韋真更加驚恐害怕，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他的妻子對他說："連九思、懷素和明宗儼都不能制服她，拿她有什麼辦法？聽說，當初咱們的兒子剛跟她成婚時，都叫她后土夫人。那幾位雖然使出人世間的各種法術，也未能把這個后土夫人制服。現在，我看她與咱們安道恩恩愛愛，頗合夫妻之道，再說也很相配……能否讓安道去跟她說說試試，請她自己主動離去，也許能行吧？"韋真當即讓安道向妻子道歉說："我出身寒門，而你做爲尊貴的神女，今天與我結爲夫妻，我感到十分幸運，但卻實在配不上你呵。再說，則天皇后法令甚爲嚴酷，我怕因此而禍及全家。爲替父母考慮，希望你能夠暫且回去……"話沒說完，妻子淚流滿面地說："我有幸得到你作爲自己的丈夫，十分高興，準備好好侍奉公婆，好好行婦道，最要緊的是服從公婆的意志。現在公婆既然有話，我怎敢不聽？好吧，我今天就擺駕回宮。"隨即，她按照禮節來到堂前向公婆告辭，並請求說："我一個新婚女子，不敢獨自回去，希望韋郎能陪我一塊兒走。"韋真聽她這樣說很高興，當即答應下來。后土夫人就和韋安道一起出發了。到了建春門外，開始跟去的車馬侍從也全趕來了，夫人住的都城裏僕使衛兵全跟從前一樣。回城後的第二天，后土夫人穿着禮法規定的服裝，坐在大殿之上，像皇帝上朝的樣子。接着，就看見一些奇形怪狀的異人上前朝拜。走在最前面的那幾個人有一丈多高，全戴着華麗的帽子，佩着長劍，穿着朱紫色的衣服，說是四海之內的山神、洞神、河神和海神。接着有幾千人走上前去，說是各個山林中的樹木之神。一會兒，天下各國的君王全到了。這時，韋安道於妻子坐椅的旁邊，放了一張小坐榻。后土夫人讓他坐在上面，認真觀看。因爲最後上來一個人，自稱是大羅天女，韋安道一看，原來是財天皇后呵。后土夫人於是笑着對韋安道說："這是你們國家的君主，你暫時迴避一下。"她讓韋安道走進殿後的小屋。隨即，則天皇后拜倒在殿下，大禮行得十分恭謹。夫人便請天后上前，天后推辭幾次然後登上大殿，又朝夫人拜謝而塵。夫人對天后說："我因爲命中定數和你們國內一個叫韋安道的人結爲夫妻，現在天數已盡，自然應當離異。但是，我不能對他無情。這個人命苦而無長壽。我住在他的家中，本想給他延長三百年的陽壽，並使他升至三品官。可我被他的父母逼迫，不能夠在人世間久住，因此沒辦法把他的這兩件事情完成。今天有幸看到你來此，那麼就請你給他五百萬錢，再給他個五品官吧。官職不能超過五品，高了恐怕他難以勝任……韋安道命薄呵！"於是，后土夫人把韋安道叫出來，教他拜見則天皇后。夫人又對天后說："這人是天女的部屬呵，應當受他一拜。"天后進退兩難，神情不大願意地接受了韋安道的禮拜，應允下來之後轉身離去。夫人對韋安道說："因爲你善於繪畫，所以我想讓你的技藝提高一步，以至能夠千古留名。"接着，她把韋安道安置在一座小殿堂內，派人設置簾帳帷幕，將自古以來的帝王及功臣中的佼佼者召至面前，讓韋安道畫像。一共過了一個多月，這些人的容貌全被韋安道描畫下來，集成了整整二十卷。於是，韋安道請求離去，夫人派了車馬，于都城西邊，派人安設餞行的帷帳和席筵，與安道訣別。夫人拉着韋安道的手淚流滿面，情意綿綿不能自已，並贈送不少金玉珠寶，讓他滿載而歸。韋安道回到洛陽，剛進建春門，就聽見金吾傳令說："天后派人在洛陽城裏尋訪韋安道，已經快一個月了。"韋安道急忙進宮拜謁天后。天后坐在一座小殿裏接見了他，並將自己不久前作的一個夢向他述說了一遍，與安道所講的完全相同。當即，她便任命韋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賞五百萬錢。她拿過韋安道所畫的帝王功臣圖仔細觀賞一番，認爲與祕閣中所珍藏的舊畫圖完全一樣。韋安道的那些畫一直流傳到現代。武周天策年間，韋安道竟然死於長史任上。

卷第三百　　神十

杜鵬舉 河東縣尉妻 三衛 李湜 葉淨能 王昌齡 張嘉佑

杜鵬舉

景龍末，韋庶人專制。故安州都督贈太師杜鵬舉，時尉濟源縣，爲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親賓將具小殮。夫人尉遲氏，敬德之孫也，性通明強毅。曰："公算術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豈長往耶？"安然不哭。洎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溫，翌日徐蘇。數日方語云："初見兩人持符來召，遂相引徽安門出。門隙容寸，過之尚寬。直北上邙山，可十餘里，有大坑，視不見底。使者令入，鵬舉大懼。使者曰："可閉目。"執手如飛，須臾足已履地。尋小徑東行，凡數十時，天氣昏慘，如冬凝陰。遂至一廨，牆宇宏壯。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趨拜頗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案後，命鵬舉前，旁有一狗。人語云："誤姓名同，非此官也。"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馬，半身兩足，跳梁而前曰："往爲杜鵬舉殺，今請理冤。"鵬舉亦醒然記之，訴雲："曾知驛，敕使將馬令殺，非某所願。"碧衣命吏取按，審然之，馬遂退。旁見一吏，揮手動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脫。所證既畢，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門外。雲："某是生人，安州編戶。少府當爲安州都督，故先施敬，願自保持。"言訖，而向所教之吏趨出，雲："姓韋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務本坊，自稱向來有力，祈錢十萬。鵬舉辭不能致。鼎雲："某雖生人，今於此用紙錢，易致耳。"遂許之。亦囑雲："焚時願以物籍之，幸不著地，兼呼韋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豈不要見當家簿書。"遂引入一院，題雲戶部。房廊四周，簿帳山積。當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黃幃帕，金字榜曰《皇籍》。餘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蓋之。韋鼎雲："宰相也"。因引詣杜氏籍，書箋雲《濮陽房》。有紫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生者，籍名已具。遂（遂原作述。據明抄本改。）求筆，書其名於臂。意願踟躕，更欲周覽。韋鼎雲："既不住，（住原作往。據明抄本改。）亦要早歸。"遂引出，令一吏送還。吏雲："某苦飢，不逢此便，無因得出。願許別去，冀求一食。但尋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鵬舉遂西行。道左忽見一新城，異香聞數里。環城皆甲士持兵。鵬舉問之，甲士雲："相王於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來送。"鵬舉曾爲相王府官，忻聞此說。牆有大隙，窺見分明，天人數百，圍繞相王。滿地彩雲，並衣仙服，皆如畫者。相王前有女人，執香爐引。行近窺諦，（諦原作帝。據明抄本改。）衣裙帶狀似剪破，一如雁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近可丈餘。相王后凡有十九日，壘壘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須臾。有綈騎來迎。甲土令鵬舉走，遂至故道，不覺已及徽安門。門閉閒過之，亦如去時容易。爲羣犬遮齧。行不可進。至家，見身在牀上，躍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記，如朽木書，字尚分明。遂焚紙錢十萬，呼贈韋鼎。心知卜代之數，中興之期，遂以假故，來謁睿宗。上握手曰："豈敢忘德？"尋求韋鼎，適卒矣。及睿宗登極，拜右拾遺。詞雲："思入風雅，靈通鬼神。"敕宮人妃主數十，同其妝服。令視執爐者。鵬舉遙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裙帶之由，其公主雲："方熨龍袞，忽爲火迸，驚忙之中，不覺爇帶，倉惶不及更服。"公主唏噓陳賀曰："聖人之興，固自天也。"鵬舉所見，先睿宗龍飛前三年。故鵬舉墓誌雲："及睿宗踐祚，陰騭祥符。啓聖期於化元，定成命於幽數。"後果爲安州都督。（出《處士蕭時和作傳》）

又 一說，鵬舉得釋，復入一院，問簾下者爲誰，曰："魏元忠也。"有頃，敬揮至，（至原作入。據明抄本改。）下馬，衆接拜之。雲是大理卿對推事。見武三思著枷、韋溫、宗楚客、趙履溫等著鎖，李嶠露頭散腰立。聞元忠等雲："今年大計會。"果至六月，誅逆韋，宗趙韋等並斬，嶠解官歸第，皆如其言。（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代中宗末年，韋后專權。已故太師杜鵬舉獲安州都督的名號。當時，杜鵬舉在濟源縣任縣尉，被州府召進洛陽城整理古籍。一天夜裏，他突然亡故，親戚朋友準備爲他沐浴更衣，他的夫人出面阻止。他的夫人姓尉遲，是尉遲敬德的孫女，性格通達開明且堅強剛毅。她說："我的丈夫平時神機妙算，自己說能夠成爲諸侯領袖那樣的官，今天怎麼會死呢？"她泰然自若甚至沒有哭。過了兩日三夜，杜鵬舉的心窩有了熱氣；第二天天亮時終於甦醒過來。幾天之後，他纔對人們說出夢中情景。開始，只見兩個人拿着符節來召他，於是他在他們的引導下從徽安門走了出去。那門縫只有一寸多，走過時卻覺得很寬。他們一直向北上了邙山，大約走出十餘里地，見到一個大洞，深不見底。那兩位使者讓杜鵬舉進去，他頗爲恐懼。使者們說，你可以閉上眼睛。他們拉着他的手，如同飛翔一般，一會兒腳已着地。沿着小道向東走，一共行了幾十裏，天空變得昏昏慘慘，如冬季裏凝固般的陰天。隨即來到一座官府前，只見那城牆和屋宇十分宏偉壯觀。兩位使者先走了進去。一會兒，有位穿綠衣服的官員走了出來，十分恭敬地向杜鵬舉迎拜，然後退到一旁引他入府。這位穿綠衣服的官員坐在案桌後，讓杜鵬舉走上前去，他的身旁有一隻狗。有人對綠衣官員說："錯了錯了，雖然同姓同名，但要請的不是這位官員呵！"綠衣官員令人用板子笞打使者，然後改了符節讓他們下去。這時，有一匹半個身子、兩條腿的殘馬，騰躍跳動挪到前面，說："當年我被杜鵬舉殺死，今天請大人作主，爲我申冤。"杜鵬舉也清醒過來想起了那件事，申訴說："我曾經當過驛夫，遵敕命將馬殺死，這並不是我自願的呀！"綠衣官讓小吏拿出案卷，審視起來，那匹殘馬隨即退下。旁邊，走出一個小吏，朝杜鵬舉揮手擠眼，教他應付此事的辦法，那意思是想庇護於他，使他得到解脫。案子審理完了，杜鵬舉朝綠衣官員揖拜後走出來；綠衣官員也還禮送到門外，說；"我是生人，戶籍在安州。將來，你能做安州都督，因此我先向你施禮，希望你好自爲之。"說完，便把那位教杜鵬舉應付辦法的小吏喊出來，說他姓韋名鼎，亦是個生人，住在京都長安的務本坊。他自稱家中一向頗有財力，祈告要十萬錢。杜鵬舉與他推辭不能相送。韋鼎說："我雖然是生人，今天在這裏用冥間的紙錢，容易收到呵。"杜鵬舉遂應允下來去他家通知。韋鼎囑咐說，"燒紙的時候，希望能用什麼東西裝着，不要讓它着地，一邊燒一邊喊我的名字，我當即派人去取。"韋鼎又說："你既然來到此地，難道不想看看你們家的簿冊和文書嗎？"隨即領杜鵬舉來到一個院內，門口寫着："戶部"字樣。這裏房間和走廊上，簿冊帳本等物堆積如山。當中的三間房子裏，閣板搭得相當之高，覆蓋着紅黃色的幃幔和帕布，鑲金的榜上寫着"皇籍"二字。其餘的架子全露在外面，往往是用紫色的封套蓋着。韋鼎說："這些都是宰相呵。"接着，韋鼎領他來到杜氏家族的籍冊旁，只見冊簽上寫着"濮陽房"三個字，上面有四個紫色的封套。打開卷冊，只見上面寫着杜鵬舉有三個兒子，當時還有沒生下來的，籍冊上卻也有名字。杜鵬舉立即要來一支筆，把他們的名字寫在了胳膊上。他本想再徘徊一會兒，將四周的籍冊都看一看。韋鼎說："你既然不想在這裏住下，那就乾脆早點回去吧。"隨即把杜鵬舉領出來，讓一名小吏送他回家。小吏說："我十分飢餓，不大方便，不能送你了。希望你准許我不去，好好喫一頓飽飯。只要沿着這條道，你自己就可以回到家，千萬別留下來。"杜鵬舉隨即向西而行。走着走着，道旁忽然閃出一座新城，異常的香氣散發出來，幾里之外就能夠聞到。城的四周全是拿着兵器、穿着盔甲的兵士。杜鵬舉上前詢問，兵士說："相王李旦在這裏當上了天子，現有四百個神仙來送他。"杜鵬舉曾經在相王府中做過官，聽他這樣一說十分欣喜。城牆有道大縫子，杜鵬舉看得非常清楚。天上的神仙一共有好幾百人，緊緊圍繞在相王周圍，他們穿着仙衣，腳下一片彩霞，全跟畫上畫的一樣。相王的前面有幾位女子，端着香爐在前引路。走到近前，杜鵬舉仔細窺視，只見那幾位女子的衣服和裙帶像剪開了似的，都如同雁齒的形狀。相王頭頂一輪太陽，光芒萬丈，明亮輝煌，離他只有一丈多高。相王身後一共還有十九輪太陽，重疊成行，赫赫耀眼，全跟他頭頂的那輪一樣。一會兒，有穿厚綢袍的甲士騎馬來迎接相王。這時，穿盔甲的士兵讓杜鵬舉趕緊走。他隨即回到原來那條路上，不知不覺到了徽安門。大門關着，只好從門縫裏鑽，想不到竟跟出來時那麼容易。一羣狗攔住去路，不停地咬，使他行進不得。好不容易回到家，只見自己的身子還躺在牀上呢。他的靈魂剛撲到身體上，隨即醒來。看看胳膊上記的兒子的名字，如同畫在朽木上一樣，但還看得清楚。當即，他燒了十萬紙錢，一邊一燒一邊說是送給韋鼎的。心裏計算着李氏中興的日期。他借一個理由來拜謁睿宗。睿宗握着他的手說："怎麼敢忘記你的恩德呢？"於是尋訪韋鼎，不巧他剛剛死去。到睿宗登基之後，拜杜鵬舉爲右拾遺，併爲他題詞道：思入風雅，靈通鬼神。睿宗下令讓幾十個宮娥妃子，一同化妝舞蹈。並讓杜鵬舉看那位手拿鑪的那個人。杜鵬舉遠遠就認出來了，她就是太平公主呵。他上前問她的衣服是怎麼搞的，太平公主說："剛剛熨好的龍袍，忽然被火燒了，驚慌匆忙之中，不知不覺裙帶也點着了，倉惶之中便沒有來得及換衣服。"太平公主感嘆不已地上前祝賀其兄道："聖人的興達，一般都是來自於天上呵！"杜鵬舉所看見的，是在睿宗皇帝登基前三年。因此，他的墓誌銘上寫道：待睿宗即位時，恰與他在陰間所見一致。他在陰間就知道皇帝登基的日子，真是定天命於幽冥之間。後來，他果然成爲安州都督。

又 還有這樣一種說法。杜鵬舉被解脫之後，又進了一個院子，他問簾下坐着的人是誰，回答說是魏元忠呵。有頃，敬揮到了，跳下馬來，衆人上前迎拜。說是掌管審判的大理寺卿對推事。他看見武三思戴着刑伽，韋溫、宗楚客、趙履溫等人戴着鎖鏈，還看見李嶠光着腦袋，連腰帶也沒有扎呆呆地站在那兒，並聽魏元忠等人說："今年大聚會呀！"果然到了六月，韋后被殺，宗楚客、趙履溫和韋溫也一併被斬，李嶠被罷官歸家，全都跟他說的一樣。

河東縣尉妻

景雲中，河東南縣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稱三輔。李朝趨府未歸，（未原作來。據明抄本改。）王妝梳向畢，焚香閒坐，忽見黃門數人，御犢車，自雲中下至堂所，王氏驚問所以。答曰："華山府君，使來奉迎。"辭不獲放，（放願作於。據明抄本改。）倉卒欲去，謂家人曰："恨不得見李少府別。"揮淚而行，死於階側。俄而彩雲捧車浮空，冉冉遂滅。李自州還，既不見妻，撫屍號慟，絕而復甦者數四。少頃，有人詣門，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謁，求見衛護。其人坐牀上，覓朱書符。朱未至，因書墨符飛之。須臾未至，又飛一符。笑謂李曰："無苦，尋常得活。"有頃而王氏蘇。李拜謝數十，竭力贈遺。人大笑曰："救災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門不見。王氏既悟，雲："初至華山，見王，王甚悅。列供帳于山椒，與其徒數人歡飲。宴樂畢，方申繾綣，適爾杯酌，忽見一人，乘黑雲至，雲："太一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請俟畢會。尋又一人乘赤雲，大怒曰："太一問華山何以輒取生人婦？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大惶懼，便令送至家。（出《廣異記》）

【譯文】

唐人睿宗景雲年間，南邊河東縣縣尉李某的妻子王氏，頗有幾分姿色，在陝西中部地區出了名。李某早晨去州府辦公事尚未回來，王氏梳妝完了，正焚香閒坐時，忽然看見有好幾個黃門侍郎，趕着小牛車，從雲朵裏下到房前站定。王氏驚恐地上前詢問他們要幹什麼，回答說："我們是華山府君派來迎接你的，你不想去也得去。"急忙就要把她帶走。王氏對家人說："遺憾的是沒有看到李縣尉，不能和他告別了！"她揮淚而行，轉身死在臺階旁邊。俄頃，彩雲駕起小牛車，緩緩升起，騰空而去。李某從州府回來，便搖晃着她的屍體號啕慟哭。他一連哭死過去好幾次，都被喊醒了。過了一會兒，有人進門來，說自己能夠把夫人救活。李某把腰彎到最大限度向他拜謁，求他救護，那人坐到榻上，找紅顏料畫符，沒有找到；於是便用墨汁畫了一道符，拋了出去。有頃，未見效果，他又畫了一道符拋了出去，笑着對李某說："不要擔心，一會兒她就能活過來。"有頃，王氏終於甦醒過來。李某向那人連拜幾十下，並盡其所能贈送不少禮品。那人大笑一聲說："救災除患，還用得着這些東西嗎？"隨即一出門就不見蹤影。王氏醒悟了，說："我剛到華山見到府君，他很高興，把帷帳置於山頂，和他手下一些人暢飲起來。酒宴舞樂結束之後，他正要與我纏綿喝交杯酒時，忽然只見一個人乘着黑雲而來，說道：'天神讓我來找王夫人。'府君還很從容鎮定，讓他等婚禮完畢之後再說。旋即，又有一個人乘着紅雲而至，大怒道：'天神問華山府君爲什麼要娶活人的妻子呢？不快點送回去，必受嚴懲！'府君十分惶恐害怕，便派人把我送回了家。"

三衛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岳廟前，見青衣婢。衣服故惡。來白雲："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曰："己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婿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爲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尺書仰累，若能爲達，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其人亦信士也，問北海於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樹畢，忽見朱門在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人以書付之。入頃之，出雲："大王請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數千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女書。"讀書大怒，曰："奴輩敢爾！"乃傳教，召左右虞侯。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大鼻，狀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疋贈使者。三衛不說，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別，朱衣人曰："兩絹得二萬貫，方可賣，慎無賤與人也。"三衛既出，欲驗其事，復往華陰。至十五日，既暮，遙見東方黑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電掣，聲聞百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勢益壯，直至華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焦黑。三衛乃入京賣絹。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嗤駭，以爲狂人。後數日，有白馬丈夫來買，直還二萬，不復躊躇，其錢先已鎖在西市。三衛因問買所用。丈夫曰："今（今原作公。據明抄本改。）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贈遺。天下唯北海絹最佳，方欲令人往市，聞君賣北海絹，故來爾。"三衛得錢，數月貨易畢，東還青土，行至化陰，復見前時青衣雲："娘子故來謝恩。"便見青蓋犢車，自山而下，左右從者十餘輩。既至下車，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清眄，迨不可識。見（見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三衛，拜乃言曰："蒙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鬧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可仰報爾。然三郎以君達書故，移怒於君，今將五百兵，於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爲所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鬼神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懼，即時還京。後數十日，會玄宗幸洛，乃以錢與鼓者，隨鼓車出關，因得無憂。（出《廣異記》）

【譯文】

唐玄宗開元初年，有個當三衛的官員從長安回青州。到華山嶽廟前，看見一個青衣婢女，衣衫破爛不堪，上來對他說道："我們娘子想見你一面。"於是在前面引路，來到一位夫人面前。她十六七歲，臉色憔悴，神情黯然。她對三衛說："實話告訴你吧，我本不是人呵。我現在是華山府君的第三個兒子的娘子，丈夫十分兇惡。我的家住在北海，三年沒有得到書信了。因爲這個，我特別被華山府君的兒子看不起-。聽說你自遠處還家，想捎封書信回去，勞駕你了！如果能把書信送到，家父必有重謝。"隨即，把書信交給了他。三衛也是位講信義的人呵，當即就問在北海的什麼地方纔能把信送到。夫人說；"你找到海邊的第二棵樹，只要用力一敲，就會有人出來的。"說罷告別而去。三衛來到北海，照那夫人所說的去送信。敲完了海邊的第二棵樹，忽然看見樹下有一道紅門，有人從門中探出頭來問他何事。他把書信交給了守門人。守門人進去片刻，便出來說："大王請客人進去。"三衛跟着他走了一百多步，又進了一道門。迎面看見一個穿紅衣服的人，一丈多高，周圍的侍女成千上百。穿紅衣服的人請三衛坐下後，便說："三年沒有得到女兒的書信了！"他看完書信，大怒說："這奴才的膽子也太大了！"於是傳令召左右虞候上殿。不一會兒，二位虞候奉命趕到，他們都一丈多高，巨頭大鼻子，相貌十分醜陋可怕。大王命令他們調集五萬兵馬，到十五日那天，向西進軍討伐華山。一定要取勝。二位虞候領命走出來，又對三衛說："沒有什麼報答你的，大王讓我們拿二疋絹布贈送給你。"三衛不大高興，心想這二疋絹布也太少了吧？握別時，大王說："兩疋絹布給兩萬貫，你才能賣，千萬不要降價賣給人家呵。"三衛走上岸來，想驗證一下這件事，便又向華山走去。到了十五日這天傍晚，他遠遠看見東邊黑雲如車篷一般，緩緩西行，電閃雷鳴，百里之內都可以聽到。一會兒，華山上颳起狂風，把大樹都折斷了。從西邊吹來烏雲，那烏雲越來越濃，直奔華山而去。雷火噴射不已，遍山一片通紅，連山泉都烤乾了。鬧了很長時間方纔罷休。等到第二天天亮時，只見山色由翠綠變成了焦黑。見狀，三衛就進京城去賣絹布。買主們一聽說要二萬貫錢，沒有不喫驚並嘲笑的，認爲他是個瘋子。幾天之後，有位騎白馬的漢子來買，毫不猶豫，一下子就給了他二萬貫錢。這筆錢早就在西市裏鎖着呢。三衛便問他買這絹布幹什用，漢子說："今天，渭川之神嫁女兒，我想用它送禮。天底下只有北海的絹布爲最好，剛纔派人已去市場轉了一圈。聽說你在賣北海的絹布，我所以就來了。"三衛得到了二萬貫錢，幾個月之內，他又用這錢做了幾筆買賣。東歸回青州時，行到華山腳下，又看見當初那個青衣婢女，向他說道："我們娘子向你謝恩來了！"這時，只見一輛帶篷的小牛車自山而下，左右跟着十幾個隨從。來到跟前下車，走出一個人，又是當初那位年輕的夫人。她服飾一新，容光煥發；目光顧盼，清澈有神。三衛望着她都有點認不出來了。她見到三衛，便拜謝說道："蒙你的厚恩，把我的書信送給了遠方的父母。自開戰之後，我們夫妻間的感情有了好轉，且日見深厚。慚愧的是沒有什麼報答於你呵。另外，我的丈夫由於你送書信的原因，遷怒於你，今天派出五百兵馬，正在潼關等着你呢！你如果再往前走，必然遇害，可以暫且回到長安。不久，皇帝將去東方巡幸，鬼神都害怕鼓車，你如果坐在鼓車上，就不用擔心了。"說完，她便不見了。三衛大喫一驚，十分恐懼，立即回到長安。幾十天之後，正趕上玄宗皇帝去洛陽巡幸，他就用錢買通了推鼓車的人，隨鼓車出了潼關，果然沒有遇害。

李湜

趙君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中，備極歡洽。三夫人迭與結歡，言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嶽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爾。"自爾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氣盡。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說雲："靈帳瑇筵，綺席羅薦。搖月扇以輕暑，曳羅衣以縱香。玉珮清冷，香風斐亹。候湜之至，莫不笑開星靨，花媚玉顏。敘離異則涕零，論新觀則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偉於器，尤爲所重。各盡其歡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別。"湜既寤，形貌流浹，輒病十來日而後可。有術者見湜雲："君有邪氣。"爲書一符。後雖相見，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罵雲："酷無行，何以帶符爲？"小夫人姓蕭，恩義特深，涕泣相顧，誡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湜問以官，雲："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出《廣異記》）

【譯文】

趙郡有個人叫李湜，他於唐玄宗開元年間去拜謁華岳廟。經過"三夫人院"時，忽然看見那幾位神女全活了，並把他邀請到寶帳裏，盡情歡樂，且十分和睦融洽。三位夫人依次與他交歡，結束之後才從院中走出。臨別時，三位夫人對他說："每年七月七日到十二日，廟神都上天去籌劃事情，到時候我們在此迎候你，千萬不要推辭。今天咱們相會，也是在廟神上天的日子，因此才能盡情歡樂呵。"從此一連七年，每逢廟神上天之日臨近時，李湜就會忽然氣絕，家人守在身邊，三天之後才能醒來。醒來之後他說："寶帳內備好了包括海龜在內的酒菜，地上襯墊着綺麗的席子。三位夫人搖動着月扇以消暑氣，拖曳着絲裙任香味四處飄散。她們身上的玉珮閃着清涼的光，香風很濃烈。她們都在等待着我。我到了之後，她們都揚起笑臉，玉顏如花一般嬌媚。談起離別之情，她們都熱淚盈眶；說到重逢的喜悅，盛情則更加融洽，難捨難分。我的才華高於我的容貌，這一點尤其被她們看重。我與她們各盡歡情。待等回到家中，便惆悵地哭泣起來。那情景，怎不使我依依惜別？"每次他醒來之後，形貌憔悴，汗流浹背，總是病個十來天才能好。有位法師見到李湜後說："你身上有邪氣呵。"便爲他畫了一道符，帶在身上。後來，他雖然還能夠看到那三位夫人，卻不能相近相親。一位姓王的和一位姓杜的兩位夫人罵道："你冷酷而又缺德，爲什麼要帶符前來？！"那位最小的夫人姓蕭，與李湜恩義深厚，望着他哭泣不止，並告誡他說："你三年之內不要把此事說出去，否則不僅要損害你自己，也會傷害我們。"李湜問自己能不能當官，她說："你應該以中進士及第，但最終只能當個小縣令而已。"後來，全跟她說的一樣。

葉淨能

開元初，玄宗以皇后無子，乃令葉淨能道士，奉章上玉京天帝，問："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雲"無子"，跡甚分明。（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開元初年，由於王皇后沒有生兒子，玄宗皇帝便讓葉淨能道士寫一奉章，呈送天帝起居的玉京，問皇后今生有沒有兒子。過了好長時間，奉章批覆下來，上寫：無子。那字跡十分清楚。

王昌齡

開元中，琅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識至此，皆令謁廟。"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於廟，及草履致於夫人。題詩云："青驄一匹崑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滾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在履內。至禱神時，忘取之。昌齡至前程，求錯刀子，方轉其誤。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三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宛是誤送廟中者。（出《廣博異志》）

【譯文】

唐代開元年間，琅琊郡的王昌齡從吳郡返回京城。船行到馬當山時，被大風吹得東搖西晃不能行進。於是，船的主人說："有貴人來到了這裏！"讓所有的人都去廟裏拜謁。王昌齡不想下船，但先前也做好了祈禱神靈的準備，就對船的主人說："快派人把酒肉紙馬獻到廟上，送給廟神，再送一雙草鞋給廟神的夫人。"然後，他題了一道詩："青驄一匹崑崙牽，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滾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罷這首詩，船便順利而過。當初王昌齡買草鞋時，同時還買了一把金錯刀，放在了鞋內；向神祝禱時，忘了把錯刀拿出來，隨草鞋一併獻了上去。王昌齡向前走了一段，想拿錯刀，這才知道有誤。又向前行了幾里地，忽然有一條三尺來長的紅鯉魚從水面躍起，蹦到王昌齡坐的船上。王昌齡喊僕人烹了它，結果剖開魚腹一看，裏面有把金錯刀，彷彿是誤獻到廟上的那把。

張嘉祐

開元中，張嘉祐爲相州刺史。使宅舊兇，嘉祐初至，便有鬼祟回祐家，（明抄本祟回祐家作回易傢俱。）備極擾亂。祐不之懼。其西院小廳鋪設，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佑往觀之。見一女子。嘉佑問女郎何神。女雲："己是周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見使君陳論。"嘉佑曰："敬當以領。"有頃而至，容服魁岸，視瞻高遠。先致敬於嘉祐，祐延坐，問之曰："生爲賢人，死爲明神。胡爲宵窣幽瞑，恐動兒女，遂令此州，前後號爲兇闕，何爲正直而至是耶？"雲："往者周室作殫，楊堅篡奪，我忝周之臣子，寧忍社稷崩殞。所以欲全臣節，首倡大義，冀乎匡復宇宙，以存太祖之業。韋孝寬周室舊臣，不能聞義而舉，反受楊堅銜勒，爲其所用。以一州之衆，當天下累益之師。精誠雖欲貫天，四海竟無救助。尋而失守，一門遇害，閤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化別不可。欲白於人，悉皆懼死。無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顧盼。若沉骸倘得不棄，幽魅有所招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嘉佑許諾。他日，出其積骸，以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爲廟，歲時禱祠焉。祐有女八九歲，家人慾有所問，則令啓白，神必有應。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見。以爲常也。其後嘉祐家人有所適，神必使陰兵送出境。兵還，具白送至某處。其西不過河陽橋。（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開元年間，張嘉祐任相州刺史，刺史的住宅一直鬧鬼。張嘉祐剛搬進去不久，便有鬼魂在他家徘徊，受盡了驚擾。張嘉祐並不害怕。一次，聽說西院小廳的陳設及食物又被鬼弄得一塌糊塗，他便趕過去察看。這時，見到了一位陌生女子。張嘉祐問女子是哪裏來的神仙，那女子說："我是南北朝時北周已故大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的女兒。我家有莫大的冤屈，想向大人陳述。"張嘉祐說："我應當恭恭敬敬地聆聽。"他進屋有頃又走了出來，剛換上官服，儀表堂堂，目光也顯得高遠有神。那女子先上前向他致禮，他請女子入坐後，問道："你生前爲賢德之人，死後應作賢明之鬼。可你總在昏暗的夜晚胡鬧，嚇得孩子不敢動彈，結果使全州的人都稱這裏爲凶宅，這樣做你還有什麼正直善良可言呢？"那女子說："從前北周將盡，被楊堅篡奪政權。我等愧爲周室舊臣，怎忍社稷如此崩潰？所以想保全爲臣的氣節，率先倡導忠於舊制之大義，寄希望於挽救將亡之國，使宇文太祖開創的大業得以延續。韋孝寬也是西周的舊臣，不但未能響應我父的倡導而行動，反被楊堅用官祿收買，死心踏地爲之效力。我們一州軍民，抵擋天下累戰皆捷的兵馬，儘管精誠團結，浩氣貫天，但全國竟無一人援助，相州城很快就陷落了。我們被滿門殺害，全家六十多口人的遺骨，就埋在這廳下面。時間越長，幽怨越重，想將它化解卻不可能。我們早就想向人訴說，然而那些人都被我們嚇死了。有冤無處訴，就這樣一直等到現在。今天，幸遇大人垂憐顧視，實在是感激不盡。如果我們這些沉年遺骨不被拋棄荒野，我們這些幽魂能得到個棲身之處的話，我們便會把死的那天當成自己生日的。"張嘉祐應允下來。幾天之後，他令人掘出遺骨，禮葬於廳後，並將那廳堂改成了廟。每年過年時都要祭祀並祈禱一番。張嘉祐有個八九歲的女兒，家裏人有什麼事要問，就讓她進廟訴說，每次都能得到鬼魂的答覆。鬼魂想找張嘉祐說話，也讓她的小女兒出面。就這樣，她便習以爲常。從此以後，張嘉祐家中有人出門辦事，那神靈必定派陰兵護送出門。陰兵回來後，都要報告送到什麼地方--當然，最西面也不能越過河陽橋。

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汝陰人 崔敏殼 張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晙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懸一五色彩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雲："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粗家，竊慕盛德，欲託良緣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即命左右，灑掃別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豔麗無雙，著青袿襡，珠翠璀錯，下階答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暎四壁。大設珍餚，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蕖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碧。有玉罍，貯車師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誇眩，意甚悅之。坐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忭交併，未知所措。"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過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嘆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如聞見。"又援箏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盼而笑曰："既爲詩人感帨之譏，又玷上客掛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問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亙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並資僕馬，家遂（遂原作送。據明鈔本改。）贍給。仍爲起宅於裏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子俱去，不知所在也。（出《廣異記》）

【譯文】

汝陰有個姓許的男子，少年時失去父母。他生得皮膚白皙，風流瀟灑。平時愛穿漂亮的衣服，更喜歡好馬。有一次他騎着馬帶着狗在荒野追逐獵物，追得十分疲累，就在一棵十多丈高的大樹下歇息。這大樹濃廕庇日，樹冠覆蓋了好幾畝地。他偶爾抬頭看，發現樹枝杈間掛着一個彩色的口袋，心想這大概是誰丟失的，就取下來帶回家中。然而這個彩袋口子扎得非常緊，怎麼解也解不開，心裏非常喜歡它，只好把它包起來放在箱子裏。然而到黃昏時，那彩袋竟變成了一個女子，手裏拿着一個名帖，交給了許某，說："我家府君的女兒想見您。"說罷將名帖留下就走了。不大一會。許某就聞見滿屋充溢着一種奇異的香氣，然後就所見遠處有車馬聲傳來。許某來到屋外，就看見一串燈火由遠至近，一位騎着白馬的少年隨着十多個侍衛來到面前。少年對許某說："我有個出身很平常的妹妹，非常仰慕您的爲人和品德，想和您結爲良緣，不知您意下如何？"許某暗想這一定是神仙，不敢推辭過分，就應了下來。那少年立刻命左右清掃出另外一間屋子。過了片刻，幾十位十分嬌美的騎馬侍女擁着一位乘車的少女來到屋外。侍女們在車旁圍起幛子不讓外人看見，簇擁着那少女下車進了屋。許家的人發現僅僅片刻的時光，室內就佈置得富麗堂皇，要什麼有什麼，都十分驚奇。這時那少年催許某洗了澡，並換上他送上的新衣，便由侍女扶着進了屋。那少女看來十六七歲，嬌豔無比，穿着一身黑色衣服，戴着珠翠首飾。她將許某迎進屋內後，那位少年就回避而去。許某定神一看，見屋內列着雲母屏風，牀上是芙蓉翠帳，連四壁都掛上了華麗的幛子。桌子已備好了豐盛的酒席，其中大部分果品都是世上沒見過的，發散着異香，食具也十分華貴，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蕖葉碗，都是鑲金嵌銀，光耀奪目。還有一個玉甕，裏面裝的是西域車師國的葡萄酒，芬芳醇美。紫玉的燭臺上點着一個個連心蠟燭，照得室內亮如白晝。許某平日就不太拘檢，又喜歡豪華的排場，見到這些十分高興。坐定之後，許某問少女："我是個鄙陋的俗人，居室又很簡陋，竟得到您這樣的眷顧，使我又喜又驚。不知怎樣纔好？"那少女回答說："我的父親是中樂南部將軍，不因爲女兒卑賤，想把我許給您，終身奉侍您，這是他衷心的願望。"許某又問："南部將軍相當人世間的什麼官呢？"少女說："南部將軍相當於古代鎮守四方的將軍，隸屬於嵩山君的管轄。"兩人邊談邊飲酒。那女子酒到半酣時感嘆地說："今天真是個難得的好日子啊，使我結識了一位出色的郎君。"她說話的聲音清朗婉麗，十分動人。接着少女又彈起古箏，伴着清幽的音韻唱起了歌，歌聲似怨似訴，動人肺腑，邊唱邊向許某敬酒，動情得似乎把握不住自己了。許某更是心旌搖盪，突然上前緊緊把少女擁在懷中。少女睨着眼睛嗔道；"今天您大概想學一學詩人那種有感佩巾的譏笑，又怕辱於上客掛這纓之美。是麼？"然後就讓人撤了筵席，滅了燈火。二人雙雙進了羅帳，盡情歡愛，直到天亮。許某感到女子的玉體也十分嬌美，皮膚柔嫩如同軟糖一般。第二天，那女子又把許家的所有人都召了來，像主婦一樣，賞給了不少貴重的禮品，過了三天後，以前來過的那個白馬少年又來了，對許某說："我家大人十分感激您，想與您相見，特派我來迎接。"許某就隨他去了。他們來到許某曾打獵歇息的那個地方，大樹已經不見了，卻是一幢白牆紅門的府第，象是現今的一座官邸。門外列隊的侍衛見他們到來，都行禮拜迎。少年領許某進了大門，只見中樂南部將軍頭戴平天巾，身着紅紗袍，高坐在大殿上。堂上排列着各種兵器和纛旗。許某趕忙下拜。府君這時也忙迎下殿來說："我離開人世時女兒尚小，無人照料，如今幸而能託付給你，使我十分感激。然而這畢竟是陰陽兩界的婚事，如果不是精誠動天，是不會成全的。"許某再次拜謝。府君就請他到後庭去遊玩。但見重重大門相通，一條條四廊連着一處處樓閣。在一箇中央大廳里正進行着豪華的筵會，府君請許某入席，並命奏樂，幾十個姿色絕美的歌妓獻舞助興，大家盡情豪飲狂歡。宴會結束後，府君贈給許某一僞極厚的禮金，還贈給一些僕人和好馬。家就富裕起來，蓋了一座豪華的府第，全家都過着富足的日子，那女子精通養年益壽之術，傳授給他，使他體力精神越來越好，由此許某更相信女子是神人。後來他們夫妻常常回去看望府君，每次府君都有很厚的饋贈。他們在一起生活了好幾十年，女子生了五個孩子，但仍象原來一樣豔麗嬌美。後來許某去世，女子也就帶着孩子們走了，去了哪裏，誰也不知道。

崔敏殼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神鬼。年十歲時，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後活。自說被枉追，敏殼苦自申理，歲餘獲放。王謂敏殼曰："汝合卻還，然屋舍已壞，如何？"敏殼乞固求還，王曰："宜更託生，倍與官祿。"敏殼不肯，王難以理屈，徘徊久之。敏殼陳訴稱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數載方還。藥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腳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後家頻夢敏殼雲："吾已活。"遂開棺，初有氣，養之月餘方愈。敏殼在冥中，檢身當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兇闕，輕侮鬼神，辛獲無恙。其後爲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廳，相傳雲，項羽故殿也。敏殼到州，即敕賴灑掃。視事數日，空中忽聞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殼何人，敢奪吾所居！"敏殼徐雲："鄙哉項羽！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向爭天下，死乃與崔敏殼爭一敗屋乎！且王死烏江，頭行萬里，縱有餘靈，何足畏也。"乃帖然無聲，其廳遂安。後爲華州刺史。華嶽祠旁，有人初夜，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敕雲："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雲："不敢。"既出，遂無所見。（出《廣異記》）

【譯文】

博陵有個叫崔敏殼的人，性情耿直，不怕妖魔鬼怪。十歲那年突然死去，過了十八年又復活了。自稱是冤枉而死，死後向閻羅王苦苦申訴。過了一年多閻王說："那就放了你吧，但是你家的房舍已經坍塌了，你回去往哪兒去呢？"崔某堅持要求還陽。閻王說："那你就重新託生吧，託生後讓你當大官。"崔某仍不幹。閻王跟他講不通，只好派人到西天去求再生藥。過了好幾年終於把藥求來了，把藥塗在崔某的白骨上，很快就長出了新肉，只有腳心還是露着骨頭，總也生不了肉來。這之後他家的人就夢見他說："我已經復活了。"於是就趕快打開棺材。果然發現崔某有氣息，養了一個多月，才真正活過來。崔某在陰曹曾查得自己還陽後可做十任刺史官，所以什麼都不怕，專門找一些凶宅住，對鬼神持輕視態度，常常譏笑謾罵鬼神，從沒有出過什麼事。過去到徐州做刺史的官員們，從不敢住進刺史官邸的正廳。因爲傳說刺史官邸曾是項羽的宅第。崔某到徐州後，不管那一套，把刺史官邸正廳打掃以後就住了進去，並開始辦公。這天忽然聽見空中有人大喊："嗨！我是西楚霸王，姓崔的你算什麼東西，敢來強佔我的府第？"崔某淡淡一笑慢聲慢語地說："項羽呀，你可真卑劣極了。你活着時跟劉邦爭不了天下，死了卻跟我爭這幢破屋子，這算什麼有能耐！何況你自刎烏江而死，頭卻到萬里以外。縱然有點魂兒，有什麼威力能嚇住我？"崔某說完，空中果然再沒有聲音，這座房子從此也安寧了。後來，崔某又當了陝西華州刺史。華州有個華山祠，有天夜裏忽然從祠傳來喧譁的人聲。崔某從窗口向祠裏看，但見祠中院內燈火通明，有幾百名士兵正在列隊聽宣王命，說是給華山君的三公子迎娶新娘，這時就聽宣旨的人說："崔大人現在是華州地方官，這位官員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鬼神，你們千萬不可亂施風雨驚動了他。"士兵們都說："不敢，不敢！"崔某走出去再看，一切都消失了。

張安

玄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於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謁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玄爲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啓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玄問曰："爾已死，何能復化如人？言詞朗然，求見於餘，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餘即與爾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與泥矣。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又那無死後之靈耶？況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爲生；死之日，不以死爲死。其生也既異於衆，其死也亦異於衆。生子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貞婦之祠者，示勸戒，欲後人仿效之。苟立祠於爾，不知以何使後人仿效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於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立祠焉。（出《瀟湘錄》）

【譯文】

唐玄宗時，皇帝下詔書，命全國各地爲功臣、勇士、貞女、孝婦立祠祭祀。江州有個叫張安的人，性格豪放瀟灑，爲人也很清高。常常喝了酒就在街上放聲高歌，引得不少人圍着看笑話。但張安更加高興，甚至手舞足蹈起來，有時又衣冠楚楚，帶着自己的名帖去見地方官吏，自稱名叫"浮生子"。後來張安什麼病也沒得竟突然死了，家人們只好給他下了葬。然而每到夜晚，張安的魂就來拜見江州刺史，要求也爲自己立祠廟供奉。講起話來慷慨激昂，和他活着時一模一樣。當時李玄是江州刺史，爲人正直，從不相信鬼怪神靈。後來他總聽人們說起張安顯靈要求立祠的事，就想弄個究竟。這天夜裏，李玄穿着官服坐在州衙大堂上，叫左右把張安的魂傳來。果然，張安聽召來到堂上。李玄就問道："你已經死了，是怎麼復化爲人形的？而且還口口聲聲要拜見我。你是得了什麼道術才達到這個地步的？這些事都必須先給我講清楚，然後再談給你立祠的事，懂嗎？"張安的魂說："凡屬人類的靈魂，便是至高無尚的，而物之爲妖爲怪，雖然也可以有靈性，但不過是浮雲或泥土罷了。而人完全不同。因爲人稟承了天地會合的鐘靈之氣，所以他們魂能成形。請看，人的臉上就帶着江河山嶽的形象，人的頭象徵着天的圓，人的腳象徵着地的方，人有智慧可以處理萬事，人有勇氣可以戰勝萬惡。人這樣了不起，死後怎麼能沒靈魂呢？況且我既然自稱'浮生子'，就早把生死看透了。我活着的時候並不認爲我是活人，死了也不認爲就是真死了。我不論活着或死了，都和別人不同。現在我趕上了好時候，皇上有這麼大的恩德，您這位州官又這麼英明，我如果不請求給我也立個祠廟，那豈不讓後代笑話我連那些死了的女人都不如嗎？深望您能理解我的心願，如果能給我立祠供食，使我雖死也能揚名顯貴，這對世上那些貪生怕死的人，也是個很好的教導和榜樣啊！"李玄說："皇上下詔爲前代的功臣、勇士、孝女、貞婦立祠，是爲了讓後代人學習。如果我爲你立祠，讓後代人學習你的什麼呢？"張安說："我浮生子固然沒有什麼忠孝節烈的事績，但我卻是個高潔放達的人。您難道不懂得嗎，高潔放達的人，在道德情操上比那些功臣節婦還要高尚得多哩！"州牧李玄說不過張安，只好偷偷下令爲他立了一座祠堂。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適。嘉福雲："應舉之都。"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雲："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人謂嘉福："君驢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岳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須入廟鞫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此，能入廟否？事畢，當俱入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幙雲黯，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尋有教呼嶽神，神至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遍召關中諸神，點名閱視。末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小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抉幕，見己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召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雲："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遂傳教召嶽神，神至，問何取簿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雲是刺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見書狀送。"貴人令持案來，敕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已自白帝。顧謂嶽神，可即放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還富平。"因屈指料行程，雲："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可於淨寶焚香，我當必至。"言訖辭去。既出門，神僕策馬亦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歡慶。村裏長老，壺酒相賀，數日不已。其後四五日，本身騎驢，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內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即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之都。至華嶽祠下，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惻然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爲料理，崔甚忻悅。嘉福焚香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歡敘畢，問其故，"此是嶽神所爲，誠可留也。爲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雲："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符以神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須臾遂活。崔問其妻，"初入店時，忽見雲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王使相迎，倉卒隨去。王見喜，方欲結歡，忽有三人來雲：'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持簿書雲：'天配爲己妻，非橫取之。'然不肯遣。須臾，有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玉庭。徒衆駭散，獨神立樹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己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累思必至，爲嘉福回換五六政官，大獲其力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有個叫仇嘉福的人，家住京兆富平的簿臺村。他到洛陽去趕考，在路上遇見一個少年。看這少年帶着很多車馬僕從，頗象宮庭裏的王公貴族。少年問嘉福喜氣洋洋地到哪兒去，嘉福說赴京趕考。少年說，我恰好也要住東去，咱們結個伴多好啊。嘉福問他姓什麼，說姓白。嘉福暗想："朝廷裏也沒有姓白的王公貴人啊，這人倒是什麼人呢？"兩個相伴走了一天，少年說："你的驢子太瘦弱了，咱倆走不到一起，你就坐在我的車後面吧。走了幾天來到華岳廟前，少年才說："我不是世間人，是天帝派我巡察天下鬼神的。現在我要進華岳廟問案子。你和我前世曾是朋友，能不能陪我問案呢？事完後我們再一同進京。"嘉福不由自主地就隨少年進了廟內，看見廟堂掛着華貴的帳幔，各樣陳設都很齊全。那少年端坐在大案後面，讓嘉福坐在旁邊竹牀上。少年開始問案，先讓人傳呼山神。山神立刻跪伏在案下，少年叫手下人把山神責打了一頓後拖了出去。然後就傳喚關中所有的神都來，少年一一點名查看。最後點到昆明池神時，叫該神到前面問話，並讓嘉福暫時迴避一下。嘉福就躲在堂上的幔帳後面去了，卻立刻聽到堂外有痛叫呻喚聲，偷偷掀幕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妻子被吊在堂外的樹上，眼看非死不可了。嘉福大驚失色，正不知所措時，少年請他出來。一見他臉色很壞就問："你怎麼了？"嘉福只好實話實說。少年讓他再好好看看那吊着的女人，嘉福又看了看說確實是我的妻子。少年喫驚地說："你的妻子就如同我的妻子，我們是朋友，我豈能不關照一下！"於是立刻又把山神傳來，問他爲什麼把簿臺村仇嘉福的妻子抓來處刑。山神說不知道。這時跪在山神後面穿綠衣的判官說，"這個女子的案子是天帝的司曹辦的，我們遵照天曹的公文才把她抓來。"少年命令把案卷拿來，讓左右立刻把案卷封起來，並對判官說："這件案子我回去後直接向天帝說，你們立刻把這女子放掉吧！"轉身又對嘉福說："你不能到京都趕考了，趕快回你的家鄉吧。"邊說邊屈指算回程所需的日子，說："你四天才能到家，怕來不及了，我借你一匹快馬吧。以後你若有事找我，可以在一個潔淨的屋子裏燒上香，一想我我就能來。"說罷辭別嘉福而去。嘉福出門後見神的僕從已備好了駿馬，嘉福上馬，片刻就到了家門口，只聽得家裏人哭聲一片。嘉福進奔屋內，揭開蒙在妻子臉上的屍布向她口中吹氣，不一會她就活過來了。全家大喜，村裏鄰里也都前來看望，大家飲酒祝賀了好幾天。過了四五天，突然又一個嘉福騎着驢和僕人趕回來，家裏人正驚奇難以分辯時，兩個嘉福遇在了一起，立刻就合成了一個。這才知道先回來的原來是嘉福的魂靈。一年多後，仇嘉福又進京趕考。走到華嶽祠附近時，突然聽到哭聲震天。原來是鄧州崔司法的妻子暴亡。嘉福十分同情，就直接去見崔司法，讓他們別哭，說可以想辦法。崔司法喜出望外。嘉福就在一間淨室裏焚香禱唸那位少年貴人，果然很快就來到面前。少年聽嘉福講述以後說："這事是山神乾的，我可以辦得了。我替你給他送二百千錢，然後再想別的辦法。"說着少年就畫了九張符交給嘉福說："先燒三張，如果不能復活，就再燒六張，那時一定能復活了。"說罷少年就騰空而去。嘉福就把符交給了崔司法讓他照着神說的話去辦。崔司法就先燒了三張符，但到天黑也沒見效。接着又燒了其餘六張，果然妻子立刻復活了。問她怎麼回事，她說："我剛入店時，忽然看見空中有云母的車降在階前，還有幾百各持刀槍的兵士前呼後擁。雲母說我們天王要見你，很快就把我帶走了。天王看見我非常高興，剛要和我交歡，忽然雲中又來了三個人，質問天王說：'太乙神問你憑什麼奪世間人的妻子？'天王很害怕地拿出一張文書說'這個女人是上天配給我的，不是我奪來的。'看樣子是不打算讓我回人間。過了一會，又來了五六個大神，手裏拿着金棒，十分威嚴，把大王的侍從嚇得紛紛逃散，只剩下大王站在樹下，懇求六個大神饒命。這樣我才又復活回到人間。"這時仇嘉福才知道那位少年貴人原來就是東皇太乙神。後來，嘉福只要一祝禱思念他，他就會到來，而且很能幫忙出力，使嘉福調動升遷了五六任官。

食羊人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常晨出，有怪在門焉，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汝好食羊頭，故來求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之。"其人大懼，遂不復食。（出《紀聞》）

【譯文】

唐代開元末年，有一個好喫羊頭的人。這天早晨他剛一出門，見門外站着一個妖怪，羊頭人身，穿戴很高貴。妖怪說："我是分管未時的神，未時屬羊。因爲你好喫羊頭，所以專門來見你。今後，你還是別再喫羊了，如果不改，我就宰了你！"這人嚇壞了，從此以後再也不敢喫羊了。

王晙

王晙氣充雄壯，有龍虎之狀，募義激勵，有古人之風。馭下整肅，人吏畏而義之。晙卒後，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威見晙領兵爲前軍討賊。戶部郎中楊伯成上疏，請爲晙墳增封域，降使享祭，優其子孫。玄宗從之。（出《譚賓錄》）

【譯文】

王晙是一個強壯的大漢，生得氣度如龍似虎，而且爲人急公好義，頗有古代大將風度。他在軍中對待部下也非常嚴格，人們對他十分敬畏。王晙死後，信安王禕帶兵在幽州討伐奚亂告捷。在給朝廷的奏章上說，軍士們都曾看見已去世的王晙領兵在前鋒衝殺。戶部郎中楊伯成也在上疏中請求爲王晙擴充墳地，派官員祭祀，並優撫他的後代。唐玄宗接受了這些奏請並一一照辦。

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衛庭訓 韋秀莊 華嶽神女 王僴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常於此息馬。"恂方悟死耳，嗟嘆而行。忽有黃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遂驅迫至一處。門闕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尚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矍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前驅。恂匿身牆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姥，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之，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即稱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姥曰："子侄中唯爾福最隆，來當誤爾。且吾近充職務，苦驅馳，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顧左右曰："喚閹，（古瓦反。）割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受命。恂窺之，見一閹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卻入，謂恂："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旁有一僧趺寶座，二童子侍側，恂亦理揖。叔母方敘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顧白僧："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比一二里，遙望黑風，自上屬下，煙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門即自啓，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剝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熾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牀，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僧胡辨也。驚問之，僧曰："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階。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於都市爲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牲耳。"恂悲而諾之。遂回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爲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黃衣抱案來，敕於廡下發視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爲割我一腳？"恂實不省，且問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腳。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腳將去，我自此而斃。吾由爾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託以屠者自明。焦王二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爾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得同幸惠，各乞一卷。"並許之。更行裏餘，二吏曰："某隻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逕。更一二里，有一賣漿店，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別去。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趂，罵雲："盜飲我漿。"恂大懼卻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怳然遂活。而殮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覺有變，發視之，綿綿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時有風歘歘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於靜處，略爲說冥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爲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困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爲石中造石幢。幢工始畢，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一白色。（一白色原作五色白。據明鈔本改。）自詣幢，環繞數日，疲睏而卒。今幢見存焉。恂後果爲太府卿，貶綿州刺史而卒。（出《通幽記》）

【譯文】

皇甫恂，字君和。唐開元年間，授官爲華州參軍時，突然死去。死後覺得自己的魂魄走在一條漫長的街道上，路兩旁都是槐樹。看見幾個人用掃帚清掃，就問清道做什麼。回答說，五道將軍常在這裏歇馬。這時皇甫恂才知道自己也死了。正在感嘆，忽然有幾個手執符的穿黃衣的官員催他快走，說天曹在追他。皇甫恂被倉惶地趕到一個高大的殿堂門外，看那大門非常莊嚴，好象是世間皇城的上東門。又有一個門，好象是尚書省的門，門口警衛森嚴。剛要帶他進去，一個官員說，裏面大人正在辦緊要公事，得等一會他有了空才能通報。皇甫恂只好老實地等着。這時，街上的人突然驚慌地到處躲避，原來從東來了幾百個騎馬的執槍的人，皇甫恂也躲在牆角偷看。不一會看見一個有傘蓋的四馬車上坐着一個老婦人在很多隨從簇擁下過來了。他細細一看，那老婦人竟是已經去世的嬸孃薛氏。皇甫恂立刻跑出來跪伏在地，並報出自己的姓名。老婦人停下來問："你是什麼人？我怎麼想不起來了？"皇甫恂就說出自己的小名。老婦人一聽才笑了起來，又問："你怎麼會到這兒來了？"皇甫恂就照實說自己死了。老婦人說："我的子侄中，你的福氣是最大的，你來肯定是他們弄錯了。可是我最近公務非常繁忙，現在還有急事，你以後到我府上來再談吧"。說完就匆匆走了。過了一會兒，判官辦公務有了時間，就傳皇甫恂上殿。皇甫恂一看殿上走下來一個穿官服很傲氣的人，就苦苦向他求告還陽。判官問："你想還陽，那你在陽世積有什麼功德嗎？"皇甫恂說："有功德。"判官俯耳笑道："這裏可不是容你胡說八道的地方。"說着就命令左右："把他的陽物割下來！"皇甫恂一聽就嚇壞了。忽然聽見外面有人報道："閻王的使者到！"判官趕快下殿去接，並跪拜聽命。皇甫恂偷眼看，見一個太監模樣的人向判官傳達了命令就走了。送走了使者，判官回來對皇甫恂"剛纔使者傳來大王的命令，說你不該到這裏來，是主管你方的司官弄錯了。你自己去見見那使者，就可以還陽了。"於是有幾個官員領着皇甫恂走出判官大殿，向西走了三四里，來到一個府邸前，只見門外旗織飄揚，很是森嚴。官吏讓他進去後，抬頭一看，大殿上正端坐着他的嬸子。嬸子命他上殿坐下，他就戰戰兢兢地坐下了。嬸子的旁邊還有一個寶座，一個和尚正在打坐，兩旁各有一個童子。皇甫恂也向和尚拜了一下。嬸子對皇甫恂說自己過去有很多對不住鄉親族人的事，教導他一些重仁義信報應的道理，並說："孩子，你不是聽說過地獄嗎？這裏就是地獄啊。你來了就看一看吧。"說着看了看那個和尚說："你就帶他去吧。"和尚整了整衣裳，讓皇甫恂跟他走。走出去一二里地時，就看見遠處黑煙滾滾，自上而下無邊際地翻卷着，黑煙裏有一座黑城，城裏烈火沖天。來到城外一丈遠的地方，那黑煙就在和尚的面前分開了，城門也自動打開。進城後，只見到處都是受刑的罪犯，有的被剝皮吸血，有的被斧剁磨輾，到處是拷打聲和罪犯的號叫聲，慘不忍聞。皇甫恂嚇破了膽，請求快點離開。他們又來到一個門前，只見門內烈焰萬丈。和尚說這兒叫無間門，說罷了就打算回去。這時突然聽見烈火中有人喊皇甫恂的名字，一看是一個和尚坐在燒紅的鐵牀上，腦袋上釘着個大鐵釘，血流如注。皇甫恂仔細辨認，原來是自己的一個門徒叫胡辨的和尚，就驚問他怎麼到了這地步。胡辨說："是因爲我平時愛和別人也和你喝酒喫肉，犯了佛門大戒，現在後悔極了，請救救我吧！"皇甫恂問："我怎麼能救得了你呢？"胡辨說："你爲我抄一部《金光明經》，再爲我在城裏造一個刻着經文的石柱，那我就可以投胎做一個畜牲了。"皇甫恂很難過地答應下來。然後他回到大殿，把剛纔所見所聞說給嬸子聽。嬸子說："只要你多做好事，是不會到那個地步的。"又問皇甫恂想不想知道自己的陽間官運，皇甫恂說想知道。不一會，就有一個穿黃衣的官員抱着一堆大簿子來，讓他在殿下看。皇甫恂見簿子裏京官非常多，又翻到一頁，終於看到了自己，寫的是先當大府卿，然後又貶到四川綿州當刺史。他還想往後看，黃衣官員忙合上簿子說："以後的事就不該讓你知道了。"嬸子就派了兩個官員送皇甫恂回陽世。皇甫恂拜別出門，問二位官員的姓氏，他們說一個姓焦一個姓王。三人往西走了十多里時，突然有隻三條腿的羊堵住去路不斷狂叫道："皇甫恂，我等你多時了！你爲什麼割了我一隻蹄子？說！"皇甫恂實在不明白，就問羊是怎麼回事。那羊說："你某年某日在某縣的縣尉大廳上誇口說你能活剁羊蹄。當時沒有羊，你們就打屠戶，屠戶只好剁了我一隻蹄子送給你，我因此就死掉了。這不是你的罪果嗎？"皇甫恂這纔想起來，忙不迭的向羊陪罪，並說我還要向那個屠戶轉告，也讓他知道他的罪果。這時焦、王兩個官員也上來勸解，可是那隻羊仍然堵着路不放行。皇甫恂說："那我爲你造些功德行不行？"羊說："當然行。你快爲我寫一部《金剛經》吧。"皇甫恂答應後，羊才高興地走開了。兩個官員又說，"我倆有幸送你一路，你能不能也給我們各寫一卷經？"皇甫恂也答應了。又走了一里多路，兩個官員說："我們只能送到這裏，你自己繼續走吧。再走一二里地，有一個賣水的小店，店旁有條斜路，走百步就是你家了。"兩個官吏走後，皇甫恂就自己往前走，正覺得又累又渴時，果然看見一個小店。店裏沒有人，有一個大甕，裏面是水，他就偷偷取來喝。正喝着突然一個老頭拿着刀逼過來，大喊："你怎麼偷喝我的水？"皇甫恂奪路就逃，老頭在後面緊追。皇甫恂邊跑邊回頭看，一腳陷進一個坑裏，突然一驚就復活了。這時他已死了五六天，已經盛殮在棺材裏。他的妻子覺得不對勁兒，揭開棺材看，發現皇甫恂有微弱的氣息。過了好久終於會說話了，急忙說："快寫三卷《金剛經》！"這天夜裏忽然有人敲門，還有陣陣風吹進屋來，接着聽得空中有人大聲說："焦某王某由於你的功德，今天要轉生了！"這話全家都聽到了。一個多月後，那個在地獄裏見過的受火刑的和尚胡辨從京城來了，皇甫恂很奇怪，就不再同他喝酒。和尚很生氣，皇甫恂就把他拉到一旁，簡單說了在陰間看見他受刑的事。和尚根本不信。幾天後，和尚去了信州後，突然頭上生了瘡，而且一夜之間就爛透了，痛苦不堪，心想皇甫恂說的真就這麼神嗎？不幾日，和尚就死了。捕甫恂遵守在地獄中對和尚的許諾，爲他在城裏造了一個刻着經文的石柱子。石柱造起來那天，城裏有個豬生了六個豬羔，其中一隻是白色的。這個白豬竟獨自跑到那根石柱前，圍着石柱轉了好幾天，終於累死在石柱下了。這個石柱現在還立在城中。皇甫恂後來果然作了太府卿，貶爲綿州刺史後，死在了任上。

衛庭訓

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爲事，凡飲皆敬酬之。恆遊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舉人，相得甚歡，乃邀與之飲。庭訓酧，此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未飲，何醉也？"曰："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昨日從灑肆過，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訪君，適醉者亦感君之志。今當歸廟，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訪也。"言訖而去。後旬日，乃訪之。至廟，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庭訓欲拜，神曰："某年少，請爲弟。"神遂拜庭訓爲兄，爲設酒食歌舞，既夕而歸。來日復詣，告之以貧。神顧謂左右："看華原縣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來。"鬼遍索之，其縣令妻韋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韋氏忽心痛殆絕。神謂庭訓曰："可往，得二百千與療。"庭訓乃歸主人，自署雲："解醫心痛。"令召之。庭訓入神教，求二百千，令許之。庭訓投藥，即愈如故。兒女忻忭，令亦喜，奉錢爲宴飲。自爾無日不醉，主人諭之曰："君當隱貧窘，何苦使用不節乎？"庭訓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貧也！"主人以告令，令召問之，具以實告。令怒，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庭訓夜宿村店，忽見梓桐神來曰："非兄之過，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錦江立廟，極盛於此，可詣彼也。"言訖不見。庭訓又往濯錦江，果見新廟。神見夢於鄉人，可請衛秀才爲廟祝。明日，鄉人請留之。歲暮，神謂庭訓曰："吾將至天曹，爲兄問祿壽。"去數日歸，謂庭訓曰："兄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秩不滿，有人迎充判官。"於是神置酒餞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分務閒暇，獨立廳事，有一黃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爲判官。"遂卒於是夕。（出《集異記》）

【譯文】

衛庭訓是河南人，幾次求功名都沒考取。天寶初年，就日日彈琴飲酒，而且一喝酒就要請朋友同飲。經常請朋友到東市酒店去喝酒。有一天，偶然遇到一位舉人，談得很投機，舉人就約他一同喝酒。庭訓又回請舉人時，舉人卻已經醉了。庭訓說："我還沒請你喝，你怎麼就醉了？"舉人說："我不是凡人，是華原縣的梓桐神。昨天已同你喝醉了酒，今天是感念你特來看望你。現在我該回廟去了。以後你有什麼辦不了的事，儘管找我。"過了十幾天，庭訓就到廟裏去看他。剛到廟前，梓桐神已派了兩個人迎接。進廟後，庭訓想行禮，梓桐神說："我比你小，算是你的弟弟好嗎？"於是神就行了禮。然後擺下宴席和歌舞，歡飲到晚上庭訓纔回去。第二天庭訓又來看梓銅神，述說自己很窮困。梓桐神對旁邊的人說："看看華原縣裏有沒有身體不佳的富人，可以把他的魂拘來。"神派人在縣裏到處找，發現縣令的妻子韋氏身體衰弱，就把她的魂收了來，並把她的心堵住。韋氏立刻心痛得要死。神對庭訓說："你去吧，給她治心病，向她要二百千錢。"庭訓就到縣衙對主管說："我能治心痛病。"縣令就請他給妻子看病。庭訓要二百千錢纔給看，縣令同意。韋氏吃了庭訓的藥，果然立刻就好了。縣令和全家人十分高興，送了錢後又留庭訓喝了一頓。庭訓有了錢，就天天狂飲無度。主人告誡他說："你應該還僞裝窮困，何苦這樣揮霍呢？"庭訓說："有梓桐神幫助，我怕什麼窮啊！"主人把這話告訴了縣令，縣令把庭訓叫來問，庭訓把實情全說了。縣令大怒，趕走了庭訓，放火燒了梓桐神廟。庭訓夜裏投宿在一個鄉村小店裏，梓桐神忽然來了。神說："這事不怪你，是我命中該遭此禍。現在我要去濯錦江立廟，在那裏會比在這裏更興盛。你可以去那裏找我。"說完就不見了。於是庭訓就趕到濯錦江，果然看見了一座新廟。梓桐神又給人們託夢，說可以請衛秀才來當廟裏的管事。第二天，人們就都來請他當了廟祝。年末時，神對庭訓說："我要去一次天庭，去查看一下你的官運和壽數。"幾天後神就回來了，說："你明年能考中，能做涇陽縣的主簿。不到十年，會有人迎你做判官。於是梓桐神備酒爲庭訓趕考餞行。第二年，庭訓到京，果然考中，被委派爲涇陽縣主簿。在任上幹了兩年的時候，有一天公務不忙，他站在大廳裏，突然有一個黃衣官員拿着文書進來說："天曹派你去當判官。"就在這天晚上，衛庭訓就去世了。

韋秀莊

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非人類，問是何神。答曰："即城隍之主。"又問何來。答曰："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許。克後五日，大戰於河湄，恐力不禁，故來求救於使君爾。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唯君圖之。"秀莊許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慶帥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命弓弩亂射白氣。氣漸小，至滅，唯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峯之狀，還入樓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之下，此後漸退，至今五六里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滑州刺史韋秀莊公餘時到城樓上看黃河。在樓中忽然看見一個人，身穿紫衣頭戴紅帽，只有三尺高。這個人自報姓名向他參拜。韋秀莊知道他不是凡人，就問他是什麼神祗？回答說是本城的城隍。又問他來有什麼事，城隍說："黃河神打算摧毀這座城池，爲了使黃河的河道暢通。我堅決拒絕。五天之後，我與他將在河岸有一場大戰。我擔心打不過黃河神特來向你求援。如果你能支援我兩千名弓箭手，到時候幫助我，我就一定能打勝。這個城是你所管，就看你的了。"韋秀莊答應了他的要求後，這人就消失了。過了五天，韋秀莊率領着兩千名精壯的士兵登上城樓，看見河面上變得一團漆黑，然後冒出一股十多丈高的白氣，同時城樓上也冒出一股青氣，和河上的白氣纏繞在一起。這時韋秀莊命令弓箭手們向白氣發箭，白氣漸漸變小最後終於消失，只剩下青氣了。青氣蒸騰而上，化入雲端，又飄到望河樓裏。起初，黃河的流水已逼近城下，後來才逐漸退回去。一直退到現在離城五六里的地方。

華嶽神女

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貴人奴僕數人，雲："公主來宿。"以幕圍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須臾，公主車聲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戶寢，不敢出。公主於戶前澡浴，令索房內。婢雲："不宜有人。"既而見某，羣婢大罵。公主令呼出，熟視之曰："此書生頗開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畢召之，言甚會意。使侍婢洗濯，舒以麗服。乃施絳帳，鋪錦茵，及他寢玩之具，極世奢侈，爲禮之好。明日相與還京。公主宅在懷遠裏，內外奴婢數百人，榮華盛貴，當時莫比。家人呼某爲駙馬，出入器服車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詣宅起居，送錢億貫，他物稱是。某家因資，鬱爲榮貴。如是七歲，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爲之娶婦，某甚愕，怪有此語。主雲："我本非人，不合久爲君婦，君亦當業有婚媾。知非恩愛之替也，其後亦更別婚，而往來不絕。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使人候之。見某恆入廢宅，恐爲鬼神所魅。他日，飲之致醉，乃命術士書符，施衣服中，及其形體皆遍。某後復適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門惆悵。公主尋出門下，大相責讓雲："君素貧士，我相抬舉，今爲貴人，此亦與君不薄，何故使婦家書符相間，以我不能爲殺君（原本君下有主字。據明抄本刪。）也。"某視其身，方知有符，求謝甚至。公主雲："吾亦諒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勢不得住。"悉呼兒女，令與父訣，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裝，即日出城。某問其居，兼求名氏，公主雲："我華嶽第三女也。"言畢訣去，出門不見。（出《廣異記》）

【譯文】

從前有位書生赴京趕考，走到關西，住進一個旅店裏。忽然有幾個貴人的僕從進店說公主要來這裏住，並用幛幕把周圍幾家店房都圍了起來。店裏的人們很驚慌，還沒來得及搬走就聽見外面公主的車聲隆隆，只好關上房門不敢出來。公主住下後要洗澡，叫使女查查不許有人在屋裏。使女發現躲在門後的書生，就大罵起來。公主把書生叫出來仔細看了看說："這個人挺不錯的，不要難爲他。"公主去洗浴，就讓書生在屋裏待著。洗浴以後，又和書生談起來，話很投機，就讓使女領書生去洗浴，並給他換上華貴的衣服。然後在屋裏掛上華麗的紅帳子，牀上鋪了錦鍛被褥，和書生一同就寢了。第二天，公主和書生一起來到京城。公主家在懷遠裏住，家裏有好幾百名僕從婢女，其富貴的程度當時誰也比不上。公主家的人都管書生叫駙馬。書生的用度也象王公貴族一樣排場。公主還派人到書生自己的家裏去問候，並給了很多錢和貴重的物品，書生家裏也過起了豪華的生活。這樣過了七年，公主生了兩男一女。有天公主忽然對書生說："我打算爲你娶個妻子。"書生很驚訝。公主說："我不是凡人，不可能永遠陪伴你，你應該有自己的妻室。"書生這才知道不是公主對他沒有恩愛了。後來書生就娶了一房妻子，但仍和公主經常來往。妻子家發現書生常常一出去好幾天不回家，就派人跟着，見書生常去一個破敗的宅第，於是懷疑書生是被鬼怪所迷。有一天，家裏人把書生灌醉，叫道士寫了符咒裝進他的衣服裏。書生又到公主那裏去，在門外就讓公主的僕人擋住不讓進去。書生不知原因，很難過的靠在門上不走。公主出門來，狠狠責備書生說："你不過是一個貧困的書生，由於我你才過上了好日子。我待你這麼好，你爲什麼讓你妻子家畫符咒來害我？你以爲我還鬥不過你嗎？"書生翻檢自己的衣服，才知道身上藏着符，急忙向公主陪罪。公主說："我原諒你，但是符咒已起了作用，我們不能再來往了。"說罷就把兒女們叫來，讓他們和書生訣別。書生痛哭失聲。公主叫僕人快收拾收行李，當天就要出城。書生忙問公主家住哪裏，求公主把姓名告知。公主說；"我是華山君的三女兒。"說完就和書生訣別，一出門就不見了。

王僴

王僴者，少應通事舍人舉。開元末，入京。至闕西，息槐樹下，聞（聞原作爲。據明鈔本改。）傳詔聲。忽見數騎，狀如中使，謂僴曰："爲所宣傳，真通事舍人矣。"因以後騎載僴。僴亦不知何人，倉卒隨去。久之，至華嶽神廟中。使置僴別院，誡雲："慎無私視。"便爾入內。僴獨坐，聞棒杖楚痛之聲，因前行竊窺。見其婦爲所由繫頸於樹，以棒拷擊。僴悲愁佇立，中使出，見慘怛而問其故。僴涕泗，具言其事。使雲："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更遲延，待歸之後，即不能救。君宜速還開棺，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驛馬，送王舍人。俄見一狐來，僴不得已，騎狐而騁。其疾如風，兩日至舍。騎狐乃其魂也，僴本身自魂出之後，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僴命開棺，其妻已活，謂僴曰："何以至耶？"舉家歡悅。後旬日，本身方至。外傳雲："王郎歸！"失音已十餘日。魂雲："王郎至矣。"出門迎往，遂與其魂相合焉。（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末年，有個叫王僴的人去考通事舍人。進京城後，在皇宮西門外一棵槐樹下歇息。忽然聽見宣讀詔書的聲音，接着來了幾個騎馬的人，看樣像是宮中的使者，他們對王僴說："王舍人，奉命傳你！"王僴弄不清他們是誰，只好倉促的騎上馬隨他們而去。跑了半天，進了華岳廟。使者讓王僴呆在另一個院裏，並警告他說："不許偷看。"然後就進去了。王僴正呆坐着，忽然傳來陣陣拷打和哭叫聲，就跑去偷偷看，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子被吊在樹上拷打。王僴沒有辦法，只能痛苦地站在那裏看着。不一會兒那使者轉來，見王僴滿面悲然，問是爲什麼，王僴忍不住哭了起來，說出剛纔看見的事。使者說："本來打算把你留在這裏，現在你妻子已死，就不能留你了。若再延誤時間，你妻子就沒救了。你快回去開棺材，這裏馬上放她回去。"說罷讓左右趕快牽馬送王僴回去。不一會，牽來一隻狐狸。王僴顧不上許多，只好騎上狐狸。那狐狸跑起來竟象風一樣快，兩天就到了家。原來是王僴的魂騎着狐狸回來了，而王僴本人則不能說話了。魂到家後，立刻打開棺材，看見妻子已經復活。妻子問王僴："你怎麼回來了？"全家分外高興。過了十幾天，王僴本身才回到家。據說王僴回來後十幾天不會說話，直到他的魂說了一句："王僴回來了。"魂和肉身才合到了一起。

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韓光祚 宣州司戶 崔圓 鄭仁鈞 季廣琛 劉可大 奴蒼璧 南纘 王常

韓光祚

桃林令韓光祚，攜家之官，途經華山廟，下車謁之。入廟門，而愛妾暴死。令巫請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既請且免，至縣當取。"光祚至縣，乃召金工，爲妾鑄金爲觀世音菩薩像，然不之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雲："適華山府君，備車騎見迎。出門，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車騎不敢過。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錢一千，圖菩薩像。如期又死，有頃乃蘇曰："適又見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車。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錢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錢出縣，遇人執豬，將烹之。工愍焉，盡以其錢贖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既蘇曰："已免矣。適又見迎，車騎轉盛，二僧守其門，不得入。有豪豬大如馬，衝其騎，所向顛仆，車騎卻走。神傳言曰：'更勿取之。'於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豬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蓋信內教。（出《紀聞》）

【譯文】

桃林縣令韓光祚，帶着家眷去上任。經過華山廟時，他的愛妾突然死去。韓光祚找來巫師，讓他去向華山神請求放愛妾還陽。巫師說："華山神三郎看上了你的愛妾，我已求告，但只能暫時免她死。等你一到縣裏，三郎就會來娶她。"光祚到了縣裏，背地裏找金匠爲妾鑄了一尊觀世音菩薩像，沒有告訴愛妾。五天後，愛妾又突然死去。半日後又活過來，對他說："剛纔三郎派車馬來迎我，一出門就遇見一個金色的菩薩擋在路上，車馬不敢過去。三郎說，先放我回來，三天後再來接我去。"光祚心裏明白是那尊金菩薩起了作用，就又拿一千錢畫一幅菩薩像。三天後，愛妾果然又死了。過了一回活過來說："剛纔華山神又派人來接我，這次是兩個菩薩擋在路上。華山神說先放我回來，過三天還要接我。"光祚又給了金匠一千錢，叫他再做一尊像。金匠帶着錢出了縣府，遇見有人將要殺豬，金匠是個慈悲心腸的人，把造金像的錢贖買了那頭豬放掉，金像就沒造成。三天後縣令的妾又一次死而復活，對韓縣令說："這回我才徹底免死了。剛纔華山神又來接我，這次派的車馬更多。但是兩個金菩薩守着咱家門，他們進不來。接着跑出來一個象馬那麼大的豬，撲向車馬橫衝直撞，人們四散而逃。華山神沒有辦法，只好放棄了娶我的打算。"韓光祚奇怪怎麼會出現那個大豬，那位金匠向他說明了真相。打這以後，韓光祚更加相信佛教。

宣州司戶

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開元末，宣州司戶卒，引見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衛甲杖嚴肅。司戶既入，府君問其生平行事，司戶自陳無罪，枉見錄。府君曰："然，當令君去。君頗相識否？"司戶曰："鄙人賤陋，實未識。"府君曰："吾即晉宣城內史桓彝也，爲是神管郡耳。"司戶既蘇言之。（出《紀聞》）

【譯文】

吳地的人都怕鬼，所以每個州縣都供奉城隍神。開元末年，宣州司戶死了，死後被城隍神召去。神住在一個很大的宮殿裏，門外有很多侍衛，十分森嚴。城隍見到司戶後，問他一生做了些什麼，司戶說自己沒做什麼壞事，不該死。神說："你說得對，那就放你回去吧。不過，你認識我嗎？"司戶說："我是凡人，得怎能認識你呢。"神說："我叫桓彝，最近就要晉升爲宣城內史，成爲主管全郡的神了。"這些都是司戶活過來以後說的。

崔圓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已，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楫遊於江，都人縱觀爲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如。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薄送，（送原作近。據明鈔本改。）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繍爲帆，金玉飾舟，旌纛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數十人，綺羅妓女幾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沿中流。良久而過。圓即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祗，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矣。（出《集異記》）

【譯文】

唐天寶末年一個清明時節，益州官員崔圓帶着賓客和屬下近百人乘船遊江，盛況引得江岸上很多人看熱鬧。這天風和日麗，江上波平浪靜。奏開宴樂時，賓客和僕從很肅靜，忽聽得江下游十幾裏外傳來音樂和人的歡笑聲，水上風傳象很近。過了不久，一個龐大的船隊過來了，百餘艘高大的樓船幾乎堵塞了江面。船帆都是彩色綢緞做的，船體鑲金嵌玉。船上排列着旌旗傘蓋等儀仗，光彩耀眼。居中的一條船上有幾十個穿紅、紫袍的人，還有近百的歌女舞伎。飲酒奏樂歡樂正濃。其它的船上則是武士和僕從隨扈五六千人。浩浩蕩蕩的船隊沿江過了很久。崔圓派人跟着船隊打聽，走了幾里地才靠近船隊。其中一條船上的人對崔圓派來的人說："皇帝要巡幸四川劍閣，我們這些四川的各路小神小仙必須搬遷回避，你們別見怪。"崔圓聽說後大喫一驚，不再繼續遊江了。而此時朝廷平安無事。崔圓卻團此而預先有所防備。第二年亂起，皇帝真的南行幸蜀，崔圓則武備接應無所欠缺。

鄭仁鈞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博學多聞，有父風。洛陽上東門外有別墅，與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楊國忠之子。時表弟因時疾喪明，眉睫復自毿毿然。又自發際，當鼻準中分，至於頜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熱如火而色赤。姑與弟皆哀憐之，不知其何疾也。時洛中有鄭生者，號爲卜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徑洛陽，知鄭生有術，乃召與俱行。及使回，入洛陽。鄭生在後，至上東門道，素知仁鈞莊居在路旁，乃詣之。未入里門，而鄭生遽稱死罪，或言合死，詞色懾懼。仁鈞問之，鄭生無他言，唯雲合死。仁鈞因詰之，鄭生曰："某才過此，不幸飢渴，知吾宗在此，遽爲不速之客。豈知殊不合來，此是合死於今日也。"仁鈞曰："吾與姑及弟在，更無異人，何畏憚如此？"鄭生股慄愈懼。仁鈞初以無目表弟，不之比數，忽念疾狀冷熱之異，安知鄭生不屬意於此乎？乃具語表弟之狀。鄭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謁之亦死，不謁亦死，禮須謁也。"遂書刺曰："地府法曹吏鄭某再拜謁。"時仁鈞弟與表弟，堂上擲錢爲戲。仁鈞即於門屏呼引鄭生，讀其刺通之。鄭生趨入，再拜謝罪而出。表弟再顧，長睫颯然，如有怒者。仁鈞爲謝曰："彼不知弟在此，故來。願貰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爲兄恕之。"復詰之再三，終不復言。姑聞之，召於屏內，誘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終不肯述其由。後數年，忽謂母曰："促理行裝，此地當有兵至，兩京皆亂離。且拿我入城，投楊氏姊，丐三二百千，旬日便謀東歸江淮避亂也。此時楊氏百口，皆當誅滅，唯姊與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異之，乃入京，館於楊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於女。其姊素知弟有鄭生之言，及見其狀貌，益異之，密白其夫，以啓其父。國忠怒曰："姻親需錢，何不以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終無一錢與之。其女告母曰："盡箱篋所有，庶可得辦，何以強吾舅？"時母子止楊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無過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萬，與母去。臨別，表弟謂其姊曰："別與我一短褐（褐原作後。據明鈔本改。）之袍。"其姊以紫綾加短絮爲短褐，與之而別。明年，祿山叛。駕至馬嵬，軍士盡滅楊氏，無少長皆死。其姊聞亂。竄於旅舍後，潛匿草中得脫。及兵去之後，出於路隅，見楊氏一家。枕籍而死。於亂屍中，得乳兒青衣，已失一臂，猶能言。姊問："我兒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者紫褐復之。其姊遽往視之，則其兒尚寐，於是乃抱之東走。姊初走之次，忽顧見一老嫗繼踵而來，曰："楊新婦緩行，我欲汝偕隱。"姊問爲誰，曰："昔日門下賣履嫗也。"兵散後能出及得兒者，皆此老嫗導引保護，全於草莽。是無目表弟，使楊保持也。不然者，何以滅族之家，獨漏此二人哉。（出《戎幕閒談》）

【譯文】

鄭仁鈞是鄭欽說的兒子，象他父親一樣博學多才。他在洛陽上東門外有座別墅，和姑姑、弟弟和表弟住在一起。還有個表妹嫁給了楊國忠的兒子。表弟有一天得了病突然雙目失明，接着兩個眼睛的睫毛突然長得很長很密，蓋住了雙眼，並從額頭一直順着鼻樑長下來，一直長到下巴頦。他的左半面臉涼得象冰而慘白，右半面臉卻象火樣熱，顏色通紅。姑姑和弟弟不知他得的什麼病，又同情着急。當時洛中有個鄭生，自稱有預卜未來的法術。御史大夫崔琳奉命到河朔出使，經過洛陽，知道鄭仁鈞的表弟得了怪病，就想帶着會法術的鄭生去給鄭仁鈞的表弟看病。於是崔琳出使河朔之後就帶着鄭生回到洛陽。鄭生在他的後面，走上東門道，還沒進鄭仁鈞的門，鄭生就連說自己犯了死罪，今天非死不可。鄭仁鈞問他怎麼了，鄭生不說別的，只不斷的說自己肯定死在今天了。仁鈞非得讓他說出原因，鄭生才說："我是第一次到這裏，由於又渴又餓，不過是想到這位同姓的家裏喫點喝點什麼。早知我來必死，是決不該來的。"仁鈞說："這裏只有我的弟弟和姑姑，沒有其他人，你怎麼怕成這樣？"鄭生不說話，怕得兩腿不住地抖。起初仁鈞沒有告訴鄭生家裏還有個生了怪病的表弟，現在一想，表弟的怪病是不是已被鄭生知道了呢？不如索性告訴他，看他有什麼反應。於是仁鈞就把表弟奇怪的症狀告訴了鄭生。鄭生聽後說："你表弟是天上的判官，而我是陰曹地府的一名小吏。今天我是偶然來到這裏，並不是我有意冒犯他，現在我見他不見他都是個死，按禮數我還是拜見他吧。"說罷寫了個求見的名帖，上面寫的是"地府法曹吏鄭某再拜謁"幾個字。當時仁鈞的表弟正在屋裏和他的弟弟玩扔錢的遊戲。仁鈞就領着鄭生來到門邊，念着鄭生名帖上的話請求表弟接見鄭生，表弟答應後，鄭生就進屋了。仁鈞在門外只聽得鄭生在屋裏不斷向表弟告罪請求寬恕。後來鄭生就出來了。只見表弟的長睫毛札撒着隨風飄動，好象是很生氣的樣子。仁鈞就趕快爲鄭生求情說："鄭生不知道你在這裏，不是故意來冒犯你，你就寬恕他吧。"表弟停了半天才說"看在表哥的面上，這次就原諒他了。"再問別的，表弟就什麼也不說了。仁鈞的姑姑聽說了這事，就偷偷把表弟找到一邊，以母子之情勸說感動他，希望他說出真情，然而表弟仍是不肯說明原因。過了幾年，表弟忽然對姑姑說："娘，趕快收拾行裝，這裏很快要打仗，兩京也要大亂。你帶着我進城去投奔嫁給楊國忠兒子的姐姐，去後向她家要些錢，十天後咱們再到江南去避亂。（後來楊國忠的全家一百多口人果然被叛軍殺死，只有楊國忠的兒媳和外孫倖免於難，這是後話）鄭仁鈞的姑姑知道表弟不同凡人，就聽信了他的話，帶他進了京，客居在楊國忠家。姑姑把表弟的話告訴了女兒，女兒早就聽說自己這位弟弟有預卜未來之術，等到看見弟弟，更加驚異，就偷偷地把弟弟說天下就要大亂的話告訴丈夫，讓丈夫跟公公楊國忠說，並向他要些錢好到江南避亂。楊國忠一聽大怒，對兒子說："你小男子要錢就直說，拿這些胡說八道能嚇住我嗎？"結果一個錢也沒給。女兒對母親說："不必強行向我公公要錢，我把自己的私房錢和貴重東西都給你們就行。"姑姑和表弟都不要。這時他們已在楊家住了四五天，表弟催促道："你們在這裏不能超過十天，快走吧！"於是姐姐帶了二三十萬錢和母親離開了楊家。臨行時，表弟對他姐姐說："給我做一件短袍子，我有用。"他姐姐就用紫緞做了件短袍留給了他。果然後來安祿山反叛，聖駕行至馬嵬坡，叛軍殺了楊國忠全家，老的少的都不留。只有表弟的姐姐聽見叛兵到來後跑了出來，藏在草叢中。叛軍退走後，姐姐從草叢中出來，看到楊國忠一家屍橫遍地。她在亂屍裏發現了楊家的一個使女，已被砍掉了一隻胳膊，忙問："我的兒子還活着嗎？"那奶媽說："在主人屋裏的牀上，身上蓋着一件紫緞短袍子。"姐姐急忙跑去看，見自己兒子正蓋着紫袍睡覺呢，忙抱起向東走。剛走不遠，忽然看見一位老太太跟着她走來，老太太喊道："楊夫人等等我，我想跟你一起逃難。"姐姐問："你是誰？"老太太說："我是過去在你家門前賣鞋子的。"原來這老太太是奉命保護她們母子的，奉的正是鄭仁鈞的表弟的命令，要不然，在兵變中楊國忠全家都被殺害，何以她們母子二人得以倖存呢？

季廣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廣琛少時，曾遊河西，憩於旅舍。晝寢，夢見雲車，從者數十人，從空而下，稱是女郎。姊妹二人來詣。廣琛初甚忻悅，及覺開目，竊見彷彿猶在。琛疑是妖，於腰下取劍刃之。神乃罵曰："久好相就，能忍噁心！"遂去。廣琛說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將謝前日之過，神終不悅也。於是琛乃題詩於其壁上，墨不成字。後夕，又夢女郎神來，尤怒曰："終身遣君不得封邑也。"（出《廣異記》）

【譯文】

季廣琛年輕時曾到河西一帶旅遊。有一次，在旅店裏睡午覺，夢見有云車從空中而下，還有幾十個隨從跟着，說是叫女郎有姊妹二人來看望。廣琛起初很高興，醒後覺得那姊妹倆好象還在屋裏，想了想，疑心是妖怪，就抽出寶劍想殺她們。這時就聽姊妹倆說："一直看你這人不錯，想和你交個朋友，沒想到你竟能起這樣的壞心，真惡毒！"廣琛把這事告訴店主，店主說："咳呀，她倆就是女郎神啊！"廣琛趕快去買了酒和肉，擺上後望空祭禱，請求女郎神原諒自己前日的魯莽。然而女郎神始終生氣。於是廣琛想在牆上寫首詩以表白心跡，可是筆硬是在牆上寫不出字來。夜裏，廣琛夢見女郎神又來了。女郎神仍然氣乎乎地說："我們將叫你這一輩子也當不上能得到封地的官！"

劉可大

劉可大，以天寶中舉進士，入京。出東都，途遇少年，狀如貴公子，服色華侈，持彈弓而行，賓從甚偉。初與可大相狎，數日同行。至華陰，雲："有莊在縣東。"相邀往，隨至莊所。室宇宏壯，下客於廳。入室良久，可大竊於中門窺覷，見一貴人，在內廳理事。庭中囚徒甚衆，多受拷掠，其聲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懼欲去。初少年將入，謂可大慎無私視，恐有相累。及出曰："適以諮白，何爾負約？然以此不能復諱，家君是華山神，相與故人，終令有益，可無懼也。"須臾下食，顧從者，別取人間食與劉秀才。食至相對，各飽，（飽原作保。據明抄本改。）兼致酒敘歡，無所不至。可大求檢己簿，當何進達，今年身事復何如。回視黃衫吏爲檢。有頃吏雲："劉君明年當進士及第，歷官七政。"可大苦求當年，吏雲："當年只得一政縣尉。相爲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爲改。吏去，屢回央央，惜其減祿。可大恐鬼神不信，因再求之，後竟以此失職。明年辭去，至京及第，數年拜滎陽縣尉而終。（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天寶年間，有個叫劉可大的秀才進京考舉人，途中遇見一個衣冠華麗的少年公子，手裏拿着彈弓，後面有很多隨從。少年對劉可大很友好，在一起走了好幾天。到華陰縣時，少年說自家的莊園在縣城東面，約秀才去住兩天，秀才就跟去了。一看莊園房舍非常宏偉，少年安排秀才在前廳室內歇息後就出去了。秀才從中門向後院大廳裏偷偷一看，見一個大官模樣的人正在廳裏問案，後院有很多囚犯，很多犯人正在被拷打用刑，一片悲慘的哭叫聲。秀才懷疑這裏大概不是人間，心裏恐懼，想趕快離去。這時那少年回來了，發現秀才已偷看了後院的情景，質問道："剛纔不是告訴你不許偷看，你怎麼不聽？牽累了你怎麼辦？現在既然你已經看見，我也就不瞞你了。我父親就是華山神。不過你我既然是朋友，我會使你得到好處的，你不必怕。"不一會要開飯了，少年對左右說："去拿些人間的食物，給劉秀才喫。"於是拿來了酒飯，相對邊飲酒邊歡敘，招待得無微不至。秀才請出少年查一查自己今生官運如何，今年能不能考中。少年就命一個穿黃衣的官去查。黃衣官查後說："劉秀才明年可以考中進士，今生可以做七任官。"秀才心急，苦苦請求今年就考中作官。黃衣官說："如果今年考取，只能當一任縣尉小官，請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劉可大仍然苦苦央求，少年只好爲他把本子改了。那黃衣官員邊走邊遺憾地說："這人真是，屢次央求，可惜要減自己的官路。"劉可大怕鬼神說的話不一定準，固執地去求那少年，後來因爲這樣竟失去很多官職。明年可大辭別那少年，到京城趕考，結果是隻當了個滎陽縣的縣尉，過不幾年就死了。

奴蒼璧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暴死，經宿復甦。林甫問之，奴曰："死時因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之。隨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至，急喚蒼璧入。經七重門宇，至一大殿下。黃衣小兒曰：（曰原作回。據明鈔本改。）'且立於此，候君命。'見殿上卷一珍珠簾，一貴人臨階坐。似剸割事。殿前東西立仗侍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先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矣，壽命之數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固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僞爲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自合罹亂惶惶。至於廣害黎元，必不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奉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將日夕，有一小兒下，急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牀，衣道服，戴白玉冠，謂蒼璧曰：'當卻回，寄語林甫，速來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蒼璧尋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將亂矣，遂潛恣酒色焉。（出《瀟湘錄》）

【譯文】

宰相李林甫家有個奴僕名叫蒼璧，十分聰明能幹，李林甫很喜歡他。蒼璧有一天突然死去，過了一夜，又復活了。李林甫問他，蒼璧說："我並沒有以爲死了，只記得以前忽然來了一隊儀仗，簇擁着一個像是天子的人過去了。我正藏在一旁偷看，突然被幾個人抓走，來到一個挺拔險峻的山上的大樓前面。過了片刻，有三四個穿黃衣的少年叫我快進樓裏。我經過七道門，來到一座殿下。黃衣少年說：'先在這裏站着，等君王的旨意。"只見殿上卷着珠簾，有一個大官坐在大殿上，象是個主管決斷的人。殿前東西立着一千多名衛士。這時有個穿紅衣的人，正拿着個大本子奏報說：'現在我呈送的是安祿山謀反和其後三朝中那些治國無方和謀朝篡位的案子。'殿上的大官問：'大唐皇帝李隆基怎麼樣了？做爲皇帝他的氣數是盡了，做爲人，他還有沒有陽壽？'紅衣人說：'大唐皇帝平時非常奢侈豪華不知節儉，爲此本該扣除他的陽壽，但他心地慈善，不好殺生害命，所以還有陽壽。'又問：'安祿山反叛以後，有好幾個自稱爲王的，他們殺了不少百姓，應該儘快制止他們，別讓他們殺人太多，傷了天帝的心，連我們也會喫罪不起。你只要發現他們要鬧事，就馬上制止。'紅衣人回奏道，'唐朝皇帝即位以後，天下人安居樂業很長時間了，按照世事的運行規律，必然要亂上一段時間，一亂，必然要有些百姓遭劫甚至死亡，這是劫數難逃，天帝不會傷心怪罪的。'殿上的大官說，'那就先把李林甫、楊國忠抓來吧。'這時又有一個紅衣人捧着簿子來奏報關於唐朝第六個皇帝復位和朝中的文武大臣的情況。殿上的大官說，'唐太宗李世民費了那麼大的力氣才得天下太平，如今天亂成這樣，真可惜呀。雖然第六位皇帝復了位，大亂還是沒有平息，你快想法子處理一下吧。'紅衣人就退下去了。這時已經天色將晚，一個少年急忙叫我去殿上朝見。只見殿上的碧玉牀上坐着一個穿道服戴白玉冠的人，他對我說，'你回到人間，告訴李林甫，快到這兒來報到，人世就要再遭大亂之苦了。'這樣，我才又回到人世。"李林甫聽蒼璧這麼一說，知道天下又要大亂，就不再問政事，日日沉浸在酒色中了。

南纘

唐廣漢守南纘，常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同州督郵者，姓崔，忘其名字。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一青袍人，乘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雲："新受同州督郵。"崔雲："某新授此官，君且不誤乎？"青袍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雲赴任。去同州數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謂崔生曰："君爲陽道錄事，我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即與聯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至廳，與崔生同坐。伍伯通胥傳僧道等訖，次通詞訟獄囚，崔之妻與焉。（崔之妻與焉五字原缺。據明鈔本補。）崔生大驚，謂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即避案後，令崔生自與妻言。妻雲："被追至此，已是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回。崔妻問犯何罪至此，青袍曰："案家同州，應同州亡人，皆在此廳勘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崔生淹留半日，請回，青袍命胥吏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亦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雲病七八日，冥然無所知，神識生人才得一日，崔生計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爲夢，亦不審記憶也。（出《玄怪錄》）

【譯文】

唐代廣漢的太守南纘常常向別人講述這樣一件事。他說，至德年間，有個姓崔的人被派到同州去當督郵。崔某隻身單騎上路，出了春明門，遇見一個穿青袍的人，二人相識後一起走。崔某問青袍人作什麼官，青袍人說他剛剛被任命爲同州督郵。崔某說："我剛剛被任命爲同州督郵，你不是搞錯了吧？"青袍人笑了笑不說什麼。兩人繼續同行，到了離同州幾十裏的一個岔路口，見有一個小官員在路口迎接。這時青袍人才對崔某說："你是陽間的官，我是陰間的官，從這裏咱倆就分開了，你不送我一程嗎？"崔某心裏十分驚異，就和青袍人並馬走上岔道的一條斜路。他們來到一座城池，見街道佈局倒很壯觀。青袍人領着崔某進了衙門的大堂，和崔某一同坐下。這時衙門裏的下屬們開始報告一些日常的公務處理，接着又報告司法刑獄方面的情況，並開始問案。在問案時，崔某意外地發現，囚犯中竟有自己的妻子，大喫一驚，就問青袍人："我妻怎麼會到了這裏？"青袍人迴避了一下，讓崔某和他妻子直接談。崔妻說："我已被抓來好幾天了，你快去爲我求求情吧。"崔某向青袍人求情以後，妻子就被放回陽世了。崔某問青袍人妻子犯了什麼罪，青袍說："凡是同州死的人，都到這裏過堂，過了堂才知道罪名。你管陽世我管陰間，現在你知道了吧。"崔某停留了半日要求回去。青袍人讓手下人拜送崔某，並說："儘管我倆各管陰陽，但畢竟都是同州人，怎麼能不送送你督郵大人呢？"然後設酒送行，依依惜別，並讓崔某仍以岔路上的斜道回家。崔某到了同州後，妻子已經病了七八天了，一直不省人事。原來陽間的一天是陰間的七八天，崔某一算，妻子生病時，正好自己在陰間求情，才使她得以還陽。然而他把這些情形告訴妻子時，妻子仍然不懂，只是恍然如夢地想起一些，但連夢也記不清楚了。

王常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而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飢寒，至於解衣推食，略無難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終南山，遇風雨，宿于山中。夜將半，雨霽，月朗風恬，慨然四望而嘆曰："我欲平天下禍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我欲救天下飢寒，而衣食自亦不充。天地神祗福善，顧不足信。"言訖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謂常曰："爾何爲此言？"常按劍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化，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之飢寒。爾能授此術乎？"常曰："我聞此乃是神仙之術，空有名，未之睹也。徒聞秦始、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只爲千載譏誚爾！"神人曰："昔秦皇、漢武，帝王也。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也。爾無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化，真有之乎？"神人曰："爾勿疑。夫黃金生於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千年爲水銀。水銀受太陰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微偶純陽之氣合，則化黃金於倏忽也。金若以水銀欲化黃金，不必須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偶純陽之氣合，即化矣。君當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異日當卻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祕，勿授之以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彼不以飢寒爲念，濟人之外，無奢逸。如不然，天奪爾算。"常又再拜曰："願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今遇爾義烈之人，是付（付原作僕。據明抄本、黃本改。）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成其術。爾後多遊歷天下，以黃金賑濟乏絕。（出《瀟湘錄》）

【譯文】

洛陽有個王常，爲人急公好義。見人不平必撥刀相助，見人飢寒，就解衣送食，寧可自己挨餓受凍。唐至德二年，王常進終南山，遇見風雨，只好在山裏過夜。半夜時雨停了，月白風清。王常望天感嘆說："我想治國安邦，手裏卻沒有絲毫權力，也沒有任何資助。我想救天下飢寒的人，自己卻缺衣少食。看來說什麼神靈佑護好心的人，純屬胡說啊！"剛剛說完，就有一位神人從天而降，問王常："你怎麼能這樣說？"王常手按着佩劍，半天才說："我是在感嘆平生的志向不能實現。"神說："我有法術，可以點石成金，也能化水爲銀。雖然不能平亂安邦，也能救人飢寒。你願意學這樣法術嗎？"王常說："我倒是聽說過這種法術，但沒有見過。聽說秦始皇漢武帝非常喜歡研究這種法術，但始終沒有結果，反成爲千百年的笑話。"神說："秦皇漢武是帝王，他們本身就處在救人的位子上，也有救人的辦法，卻不去救人，反爾求神仙法術，真是大錯特錯了。而你沒有能救人的權力地位，卻有救天下人的志向，就可以學會和使用法術。"王常問："真有這種法術嗎？"神人說，"當然有。黃金和水銀，都是山石的精華。水銀因爲受陰氣，才流蕩不空，如果爲純陽之氣交合，水銀也立刻能變成黃金。這些你都不必懷疑，就接受我的傳授吧。"王常拜謝後，神從袖中拿出一卷書交給王常，王常跪下來接過書。神告誡王常："這種法術絕不能再傳給別人，也不要泄漏祕密，更不能教給達官貴人，他們自會有救人的辦法。也不要把這種法術教給不仁不義的人，他們根本不關心他人的疾苦。你掌握了這套法術，除了濟世救人之外，絕不可做奢侈富貴的本錢，否則，上天會使你的法術失靈。"王常再次跪拜，完全應諾下來，並問，"我想知道您是位什麼神仙呢？"神說，"我是山神。從前有個道士把這卷書藏在我山裏，現在我遇見了你這位剛烈俠義的人，所以才把書給你。"說罷山神就不見了。王常得到這卷書，讀後學會了法術。後來他就到處漫遊，用他點化的金子賑濟那些飢寒窮困的人們。

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開業寺 女媧神 王籍 暢璀 喬龜年 張光晟 淮南軍卒 元載張謂 穎陽里正

開業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裏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執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曳其門，扃鐍盡解，神人即俯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而沒。閽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即具以夢白於寺僧，寺僧共視，見神人之跡。遂告以京兆，京兆以聞。肅宗命中使驗之，如其言。（出《異室記》。明抄本作出《宣室志》。陳校本作出《宣室志記》）

【譯文】

唐代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那天，京城豐樂裏的開業寺中發現了一個天神的大腳印。腳印從寺門外一直到佛殿。據廟裏的看門人說他夜裏夢見一個兩丈多高的人，穿着金鎧甲，手裏拿着長矛，來到廟門外，這大神只用手一推，門上的鎖就開了，然後就低頭走進來，一直走到佛殿裏，四下張望了半天就消失了。守門人驚醒後，早上去看寺門，門果然開着。他就把夢中情形告訴寺裏的和尚，和尚們一齊來看，發現了神人的大腳印。他們把這事報告給京城的官員。肅宗皇帝也派人到開業寺內查看，一看果然是這麼回事。

女媧神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吒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以爲狂。上令潛視舉止。婦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琥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雲，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婦人是其神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肅宗巡幸靈武時住在一個驛站裏。黃昏時，有一個高個子的女人，手裏拿着兩條鯉魚，在驛站門外大聲喊："皇帝在哪兒？"大家認爲她是個瘋子。肅宗命人偷偷監視她的行動。監視的人看見那女人停在一棵大樹上，並發現她的胳膊上生有魚鱗。不一會天黑了，女人也不見了。肅宗即位後，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報，說天寶十三載，也在發現那長魚鱗的女人的某月一天，大雨如注，天昏地暗，女媧的墳突然陷入地下，大河上空風雪滾滾，到天亮時，女媧墳又升出地面，墳上多了兩棵一丈多高的柳樹，樹上有塊大石。肅宗就派使者到女媧墳前祭祀。人們都說，那個到驛站來的高大女人，就是女媧神。

王籍

王籍者，太常璿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會稽。其奴病死，數日復活，雲，地下見吏，吏曰：'汝誰家奴？'奴具言之。吏雲："今見召汝郎做五道將軍，因爲著力，得免回。"路中多見旌旗隊仗，奴問爲何所，答曰："迎五將軍爾。"既還數日，籍遂死。死之日，人見車騎繽紛，隊仗無數。問其故，皆是迎籍之人也。（出《廣異記》）

【譯文】

王籍是太常王璿的後代。乾之年間，旅居在會稽縣時，他的一個僕人死了。過了幾天，僕人又復活，說在陰間看見一個官，官問他是誰家的僕人，答說是王籍的僕人。那官又說："馬上要召你家主人來這裏任五道將軍。"他說因爲做事盡力，得免罪，才把他放回來。回來的路上看見一大隊旌旗儀仗，僕人問他們要去哪裏？那官先說，"是去迎接你的主人五將軍呀。"僕人回來沒幾天，王籍就死了。死的那天，人們看見很多車馬儀仗，問是怎麼回事，原來都是來接王籍的。

暢璀

暢璀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爲河北相衛間一宰。居常慷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竊言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聳，不如所爲。良久謂之曰："某自揣才業不後於人，年已六十，官爲縣宰。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苟能晚達。即且守之，若其終無，即當解綬入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爲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即負深恩；不隱即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明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死生。凡人將有厄，皆先受數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裏中，未嘗差也。"暢即詰之曰："當今主者爲誰？"曰："召慎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即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鄰宰果來，與暢俱詣州季集。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公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子弟。令長甚適後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寒賤。以明法出身，幸因鄰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詣郡。又與同歸，館於縣宅，益爲歡洽。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簪笏再拜，如問伍伯之詞，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詞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終不爲公言也。"如是久之，暢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俯首拗怒。頃刻，吏白曰："伍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乞曰轉懇。乃徐謂暢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得窺，違者禍及其身。堂上設一榻，置案筆硯，紙七八幅。其夕宰入之，令暢躬自扃鏁。天明，持鑰相迓於此。暢拂旦秉簡，啓戶見之，喜色被面而出。遙賀暢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慎不可先覽。但經一事，初改一官，即聞之。"後自此縣闢從事，拜殿中侍御史，入爲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爲某事貶也。"徵爲左丞，終工部尚書，所記事無有異詞。（出《戎幕間談》）

【譯文】

暢璀總感到懷才不遇，六十多歲時才當了河北相州、衛州間的一個小縣官。平時牢騷滿腹，到處尋找能預知未來的術士，好爲自己算算將來的前程，但一直沒找到。有人偷偷對他說："何必到處找呢，您衙裏當伍伯的那個人，就是陰間的判官，你問他不就行了。"暢璀很高興，便把那伍伯請了來，自己穿上官服拿着朝笏，向伍伯恭恭敬敬的叩拜。然後擺酒歌待。弄得伍伯受寵若驚，不知所措。過了半天，暢璀才說："我自感才能不比別人差，可是如今六十多歲才當了個縣令。我倒不怕現在碌碌無爲，只是不甘心永遠居於末流。我想知道我的將來。如果將來還能高升一步，我就繼續幹。如果此生就這樣了，我就乾脆辭官進山修道去。現在我拿不定主意，只好把你請來，因爲你是冥府的主管，望你說一說我的前程。"伍伯聽後，急忙惶恐地離廟說，"小人受到大人如此禮遇，如果不說實話，那太不仁義了。可是如果說了實話，我就要遭到大禍。然而我還是實說了吧。我其實不是陰間的主管判官，只不過也是陰曹的一個伍伯。我的職責是以打板子的數目來衡量人的死生。凡人如果命運不濟，到了陰間我就先用板子打他，打二十板以上的都必死無疑，打二十板子以下的，只不過是大病一場而已。有些人傳說我有多大能耐，這是大錯特錯了。"暢璀忙問現在冥府的主管是誰，伍伯說："我告訴你，你萬萬不可泄漏。現在冥府的主管，就是咱們鄰縣的縣宰。聽說他最近要來，你可直接求他。不過你可千萬不能說這是我告訴你的呀！"過了幾天，鄰縣的縣宰果然要來，是打算約暢璀一同到州里去參加每季度的集會。暢璀一大早就出城迎接，事先在縣衙爲他安排了房間，打算好好款待。等接來一看，這位鄰縣縣宰竟是個七十多的老翁。原來當時天下太平，河北的行政長官都是豪富子弟，朝廷下令各縣的縣令要選有名氣的長者擔任。鄰縣縣宰受到暢璀的隆重接待十分感動，說："你的名望很高，而我出身寒微，由於懂得法律才當了縣宰。我們既是鄰縣，你待我這樣優厚，實在不敢當。"安頓縣宰住下後，兩人談得很投機。兩人一同到郡裏，又一同回縣要分別，就在當天夜裏，暢璀把縣宰請到密室，向他隆重地跪拜，並說出自己的請求。老縣宰一聽，頓時怒問："是誰對你說的？你要不對我說明白，我就不答應你的請求。"暢璀不得已，只好說是伍伯告訴的。老縣宰聽後，低頭控制自己的怒氣。這時，縣衙的一個小吏跑來報告，說伍伯在酒館裏突然死去。暢璀由此更加驚懼，也更佩服老縣宰了，就更誠懇地請求他。老縣宰慢聲慢語地說，"你對我如此敬重款待，我就不再瞞你了。請你給我準備一個清潔的院子，院裏所有的洞都要堵上。並告誡你家的人，決不許偷看，否則會引禍上身。屋裏放一張牀，桌上放份筆硯和七八張紙。"暢璀一切準備就緒後，這天晚上，老縣宰進了院子，讓暢璀把院門鎖上，等天亮後再帶鑰匙來開門。天亮後，暢璀來開房門，老縣宰滿面喜色的走出來向他道賀說："你的官運很好，不用擔心了！"說罷交給他一個本子，並說："千萬不能先看。你以後每經一件大事，每調動一次職務，就打開本子查。"從這事過了不久，暢璀就升任爲從事，後來又升爲殿中侍御史。又當了省郎諫議大夫。暢璀每次打開本子查看，都寫得清清楚楚。後來，他被貶爲展州司馬，打開本子看，上面連被眨的原因都寫明瞭。後來，他又當上了左丞，死時是工部尚書，這些事都詳細地寫在本子裏。

喬龜年

喬龜年者，善篆書。養母甚孝。大曆中，每爲人書大篆字，得錢即供甘旨。或見母稍失所，必仰天號泣，自恨貧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躍出，立於井旁，謂龜年曰："君之貧乏，自前定也。何因母稍失所，必號泣訴天也？"龜年疑是神靈，遂拜而對曰："餘常恨自不能取富貴，以豐侍養。且母年老，而旨甘每缺。雖不憚勤苦於傭筆，甚如所得資助，不足以濟。是以不覺仰天號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極，上天知之矣。君當於此井中，收取錢百萬，天之賜也。"言訖而滅。龜年乃取之，得錢一百萬。每建珍饌以奉母，仍多不出遊貴達門。後三年，母亡，龜年號慕幾滅性。（性原作惟。據明抄本、許本、黃本改。）仍盡以餘錢厚葬其母，復又貧乏。累年，因閒步，至先得錢之井，悵然而言曰："我往日貧，天賜我錢。今日貧，天不賜之。若天以我爲孝子以賜我，豈今日我非孝子耶？"俄爾神人復自井躍出，謂龜年曰："往日天知爾孝養老母，故賜爾錢，以爲甘旨，非濟爾貧乏。今日無旨甘之用，那得恨也。若爾，則昔日之意不爲親，乃爲已也。"龜年驚愕慚懼，復遂再拜。神人又曰："爾昔者之孝，聞於上天。今日之不孝，亦聞上天也。當自驅馳，不然，則凍餒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訖覆滅。龜年果貧困而卒。

【譯文】

喬龜年善寫篆字，對母親很孝敬。大曆年間，常給別人寫字換錢，把錢拿去買各種美食孝奉母親。有時一見母親不如意，就悲傷得仰天大哭。恨自己太窮不能使母親晚年享福。夏日有一次到井邊打水，忽然有個穿黑衣的人從井裏跳出來，站在井旁對龜年說："你受窮是前世已定，何必因爲你母親一不如意你就向天哭訴呢？"龜年懷疑這是位神靈，就施禮說，"我常常恨自己不能富貴，好使母親享福。而且母親年紀大了，常常喫不好穿不好，靠我寫字掙的那點錢，根本不夠用。越想越苦，不覺就向天哭泣了。"神人說，"你的孝心已經感動了上天，你可以從這個井裏取錢百萬，這是上天的賜與。"說完就不見了。龜年果然從井裏拿到了一百萬錢。從此就常常買來珍餚美味給母親喫，也不出去給有錢人寫字換錢了。三年後母親死了，龜年悲痛得幾乎發瘋，把剩下的錢都用來辦了喪事。結果，又窮困起來。有一天，他又來到得過錢的井邊，悵惘地說，"過去我窮，上天賜給我錢。如今我又窮了，上天怎麼就不給我錢了呢。若是過去上天看我是孝子纔給我錢，難道我現在就不是孝子了嗎？"不一會兒，那位黑衣神人又從井裏跳出來，對龜年說，"過去上天知道你沒錢孝敬老母，纔給你錢讓你買好東西，並不是救你的窮。今天你不用再孝敬老母了，當然就不會再賜錢，你有什麼可怨怪上天的呢？如果怨恨，就證明你對母親的孝心是不真誠的，證明你存有私心。"龜年聽後十分慚愧，忙行禮告罪。神人又說，"過去你的孝心上天知道，現在你的不孝的私心，上天也知道了。勸你今後還是自謀生路，否則，你會凍餓而死。今天你在這裏怨怪上天，罪過已經不小，你後悔也沒有用了。"說罷又不見了。後來，龜年果然貧困交加，凍餓而死。

張光晟

賊臣張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爲潼關卒，屢被主將鞭笞。因奉役至華州，盛暑驅馳，心不平。過嶽祠，遂脫衣買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張光晟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貧賤，不能自料，唯神聰鑑，當賜誠告。"祀訖，因極飲大醉，晝寢於碑堂。忽夢傳聲曰："喚張光晟。"迫蹙甚急，即入一府署，嚴邃異常。導者雲："張光晟到。"拜跪訖，遙見當廳貴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知官祿，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寤洽汗，獨怪之。後頻立戰功，積勞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從。已至開遠門，忽謂同行朝官曰："今日亂兵，乃涇卒回戈耳！無所統，正應大掠而過。如令有主，禍未可知。朱泚見在涇源，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倘收（明抄本收作爲）涇卒扶持，則難制矣。計其倉遑，未暇此謀。諸公能相逐徑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諸公持疑，光晟即奔馬詣泚曰："人主出京，公爲大臣，豈是宴居之日？"泚曰："願從公去，命駕將行。"而涇卒已集其門矣。光晟自將逃去，因爲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戰，常在其間。及神麢之陣，（麢原作慶。據明鈔本改。）泚拜光晟僕射平章事，統兵出戰，大敗而還。方寤神告爲徵矣。（出《集異記》）

【譯文】

叛臣張光晟出身微賤，但頗有才幹，生性放浪，好喝酒。壯年時在陝西潼關當兵，經常捱上級的鞭打。有一次，他奉上級差遣到華州公出，天氣很熱，騎着馬奔走賣命，心裏很不平。到華嶽神前，脫了衣服買了些酒，祭祀金天王。他向天王大聲說，"我張光晟一身能耐，至今沒遇到能賞識我的人。人這一生的富貴貧賤，自己是難以料到的，只有大神您看得清楚，懇求您真實地告訴我吧。"祭祀完之後，喝了個大醉，大白天就睡在祠廟的碑堂裏。在夢中，他忽然聽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子，而且催促得很急。他就跟隨喊他的人來到一座府前。看這府第，十分森嚴。這時領他近府的人喊，"張光晟到！"張光晟就趕快跪拜。遠遠看見大廳上坐着一個尊貴的人，看樣象是一位大王。這時就聽那位大王說："你不是想知道你的前程嗎？你只要當了丞相，天下就太平了。"聽罷這話，他就驚醒了，身上出了不少冷汗，越想起覺得奇怪。後來，張光晟屢立戰功，升任了司農卿。一直到建中年間，德宗西行巡狩，張光晟隨扈着皇帝。已走到開遠門，張光晟突然對同行的官員們說："今天將發生兵變，是經源的部隊倒戈造反。他們現在還有統率，所以這些亂兵只能到處搶掠而已。如果亂兵有了統率，那就要釀成大禍了。朱泚長期駐在涇源，一直很得民心。如果朱泚統率了亂兵一起造反，那可就制服不了他了。現在我算計着由於事發太突然，時間倉促，朱泚還沒有來得及圖謀此事。各位能不能隨我一起趕到朱泚的府上，召他和我們一起隨皇帝西巡？"官員們正在遲疑不決，張光晟已經策馬直奔朱府，見到朱泚後，張光晟說，"皇上出京西巡，你是朝中大臣，怎麼能在家裏飲酒做樂呢？"朱泚說，"那我就跟你去吧。"剛要走，涇原倒戈的亂兵就聚到了朱府門外。朱泚真就做了叛軍的統帥造了反。張光晟本來想逃走，但被朱泚籠絡住了，就很賣力氣地扶佐朱泚，每場戰事張光晟都參加，神麢之戰後，朱麢就拜張光晟爲相當於丞相的"僕射平章事"，讓他統兵出戰，結果大敗，朱泚之亂終於被平定。這時張光晟才悟到當年神說的那些話都是預先對他的警告。

淮南軍卒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誡之曰："吾有急事，候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計日不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即與使者偕行。至岳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既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人據案而坐，侍衛甚嚴，徐謂趙曰："吾有子婿，在蜀數年，欲馳使省視，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命西使長安，且有日期，不然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也，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里。非敢以他辭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至是。自蜀還由長安，未晚也。"即留趙宿廟後空舍中，具食飲。憂惑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喧闐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曲躬，如朝謁禮。頃有訴訟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去。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輩甚多，但以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以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置懷中耳。"趙即以錢貯懷中，輒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紙錢耳。即棄道旁。俄有追之者，以數千錢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君，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逾旬至成都。訪肖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席，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昔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遂爲金天王所迫爲親。今我妻在，與（與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明鈔本作此。屬上句讀。）生人不殊。曏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即留趙一日，贈縑數段，以還書遣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即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縑帛，可用之。"趙拜謝而徑歸淮南，而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劍曰："金天王告相國，曏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悸寤，奇嘆之且久。明日晨起，話於賓僚，即命釋趙，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出《宣室志》）

【譯文】

陳少遊鎮守淮南的時候，曾派了一個姓趙的軍卒到京城出差去給公卿送一封信。趙某臨上路時，陳少遊鄭重地說："這封信是爲了件急事，我等你從京裏捎來回信。我看你很健壯又很精明，所以纔派你去。你一路上絕不可停留。我計算着你回來的日子，如果到那天你不趕回來，我就處死你。"趙某上路後，一天奔馳幾百裏地，絲毫不敢鬆氣。到了華陰縣，住在一個旅店裏。剛剛睡着，忽然來了一個穿綠衣的人，對趙某說："我是金天王的屬下，我奉天王命來召你去，要快！"趙某還沒弄清怎麼回事，就跟綠衣人一起走了。到了岳廟前，綠衣人先進去喊道，"姓趙的到了！"然後就讓趙某進廟拜見金天王。趙某看見燭火通亮的大堂上，一個人坐在大案後面，堂上的侍衛十分森嚴。這時金天王慢慢地對趙某說，"我有個女婿，在蜀中好幾年了。我想派人去看望，可派不着合適的人。聽說你行路很快，一天好幾百裏，就打算派你到蜀中去，怎麼樣？"趙某爲難地推辭說，"相國陳少遊派我去長安，規定了日期，如果誤了期就要處死我。我如果爲大王您到蜀中去，這不是丟掉相國的使命嗎？我還怎麼敢回去交差？而且我父母妻兒都在，我怎麼忍心不回去呢？我這決不是找藉口不聽大王的派遣，大王你是會明察的。"金天王說，"你儘管爲我去，從蜀中回來你再去長安，不會耽誤的。"然後就留趙某住在廟後的空屋子裏，並備了飯款待。然而趙某愁得睡不着覺。心想，如果去蜀中，必然會被陳少遊問罪。如果不去，得罪了金天王也是大禍。想來想去拿不定主意，天就亮了。這時聽得廟裏有喧譁聲，就出屋看。只見廟院裏有好幾萬只虎豹麋鹿和狐兔禽鳥，還有上千的奇形怪狀的鬼神，他們都排着隊向金天王叩拜，好象文武百官朝見皇帝一樣。不一會兒，又有幾個人一塊來告狀。金天王斷案很精明果斷，過了一陣就都退出去了。金天王就叫左右傳趙某來，趙某應聲而到。金天王叫趙某上殿前來，從袖子裏取出一封信說："你帶着這封信到成都，找一個叫肖敬之的人，把信交給他。我的下屬很多，但我這件事很機密，讓我的人送信怕會泄漏祕密，必須找一個人世上的人去才妥當。你一兩天就快回來，別在成都停留。"說罷叫人給了趙某一萬錢，趙某拜別金天王，出門後，問一個小官道，"大王賞給我一萬錢，我單身上路，這些錢怎麼帶呀？"那小官說，"你就把錢揣在懷裏不就完了。"趙某就把一萬錢揣在懷裏，奇怪的是一點也不礙事，也不重。走了沒幾里地，伸手往懷裏掏出來看，原來全是冥府紙錢，就都扔在路旁。這時後面有個人追上來，又給了趙某幾千人世的錢，並說："剛纔我錯把陰間的錢給了你，你怎麼能用呢，現在重新給你這些能用的錢。"趙某接了錢，日夜兼程的趕路，十幾天就到成都，找到了肖敬之，把信交給他。肖敬之拆開信一看，十分高興，叫人設下宴席，對趙某說："我是人世的人，家在汝州、鄭州一帶。前幾年調到京師時，路過華陰縣，被金天王強迫和他女兒成親。現在我妻子還在，她與人沒有任何不同。前些時我向金天王求個官職，他給辦成了，急着告訴我，所以才勞你送信。肖敬之留趙某住了一天，送給趙某一些絹綢，並寫了回信交給他。趙某離開成都又趕到長安，送到陳少遊的信後，又日夜往回趕，到了華陰縣，把肖敬之的回信交給金天王。天王十分高興，說："這趟差事真是非你不可，現在你回淮南地。如果你們相國問你，你就說我派你出了一趟差，並且讓他任命你作副將。"趙某拜謝後急忙趕回淮南。陳少遊問爲什麼耽誤了時間，趙某就實話實說了。陳少遊不信，非常氣憤，下令把趙某關進了監獄。這天夜裏，陳少遊夢見一個穿金盔甲執寶劍的人對他說："金天王通知相國，他確實派趙某到蜀中去了一趟，聽說趙某因此獲罪，希望你放了他！"陳少遊驚醒後，感嘆這事太奇了，第二天起來，把這事告訴了僚屬，並下令放了趙某，任命他做了副將。趙某元和年間還活着。

元載張謂

元載布衣時，常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曛黑，二人相與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矢，匿於廟宇下。元張二人忽見之，惶懼益甚，且慮爲其所害。二人即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疾去，無有害於貴人。"羣盜相目而驚，遂馳去。二人因偕賀："吾曏者以殍死爲憂，今日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嘆。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郎。（出《宣室志》）

【譯文】

元載當平民百姓時，曾和現已去世的禮部侍郎張謂交朋友。那時他們都很窮，沒有僕人車馬，穿着破舊的衣服，步行到陳蔡去。一天黃昏，忽然狂風大作雷鳴電閃，田野上一片漆黑，兩人只好找到道旁的一座神廟裏躲避。恰好有一羣強盜也躲在廟檐下，個個帶着刀槍弓箭。元、張二人發現後，十分害怕，擔心被他們害了，就緊緊靠着牆站着不敢亂動。這時突然聽見廟裏有個聲音大喊，"元相國、張侍郎在這裏，盜匪們快走，不許加害貴人！"強盜們嚇得你看我我看你，很快就逃走了。兩個人互相祝賀說，"原以爲我們今生只能窮得餓死了，沒想到還能做大官，剛纔那聲音是神仙說的了！"兩個人又高興又感嘆。後來元載果然做了代宗的宰相，張謂最後也做了禮部侍郎。

潁陰里正

潁陽里正說某不得名，曾乘醉還村，至少婦祠醉，因繫馬臥祠門下。久之慾醒，頭向轉，未能起。聞有人擊廟門，其聲甚厲。俄聞中問是何人，答雲所由，令覓一人行雨。廟中（廟中原作門外，據明鈔本改。）雲："舉家往岳廟作客，今更無人。"其人云："只將門下臥者亦得。"廟中（廟中原作門外。據明鈔本改。）人云："此過客，那得使他。"苦爭不免，遂呼某令起。隨至一處，濛濛悉是雲氣，有物如駱駝。某人抱某上駝背，以一瓶授之，誡雲："但正抱瓶，無令傾側。"其物遂行。瓶中水紛紛然做點而下，時天久早。下視見其居處，恐雨不足，因而傾瓶。行雨既畢，所由放還。到廟門見己屍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馬還家。以傾瓶之故，其宅爲水所漂，人家盡死。某自此發狂，數月亦卒。（出《廣異記》）

【譯文】

穎陽里正說有個不知姓名的某人，有天喝醉了往家走，走到少婦祠，醉得走不動了，就把馬拴好，在祠門下倒頭便睡。睡了好久好象醒了，想起來走，可光是腦袋能動身子起不來。這時就聽有人狠狠地敲廟門，廟裏有人問是誰，敲門人回答原因是要找一個人去行雨。廟裏的人回答說："全家都到岳廟作客去了，沒有人去行雨了。"外面的人說，"那就讓門口躺着的那個人去幹吧。"廟裏說，"人家是過路的，怎麼能讓人家幹？"廟裏廟外爭論了好半天。後來倒底把醉臥門下的某人叫起來，領到一個地方。一看那裏雲霧蒸騰，還有一個象駱駝的動物。某人被抱上駱駝，又交給他一個瓶子，並警告說："必須把瓶子正抱着，別讓瓶子歪了。"這時那駱駝就開始跑起來，瓶裏的水一路灑了出來，變成了雨。當時天大旱，某人走到自己家鄉上空，怕雨下得不足，就把瓶子傾斜了一下好讓雨下大點。行雨結束後，某人來到廟門，見自己的屍體在水上飄着，往前一走，魂靈進入了屍體，就又活了。於是騎馬回家。由於他行雨時在自家上空傾倒了瓶子，家裏就被大水淹沒，全家人都淹死了。某人從此就瘋了，幾個月後也死去。

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時 韋皋 竇參 李伯禽 肖復第 李納 崔汾 卒祕

王法智

桐廬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曆中，忽聞神作大人語聲，法智之父問："此言非聖賢乎？"曰："然。我姓滕，名傳胤。本京兆萬年人，宅在崇賢坊。本與法智有因緣。"與酬對，深得物理，前後州縣甚重之。桐廬縣令鄭鋒，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辨對言語，深有士風，鋒聽之不倦。每見詞人，談經誦詩，歡言終日。常有客僧詣法智乞丐者，神與交言，贈詩云："卓立不求名出家，長懷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氣衝蓋，誰能久坐寶蓮花。"又曾爲詩贈人云："平生纔不足，立身信有餘。自嘆無大故，君子莫相疏。"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疲，戴孚與左衛兵曹徐晃、龍泉令崔向、丹陽縣丞李從訓、邑人韓謂蘇修，集於鋒宅。會法智至，令召滕傳胤，久之方至，與晃等酬獻數百言。因謂諸賢："請人各誦一章。"誦畢，衆求其詩，率然便誦二首雲："浦口潮來初淼漫，蓮舟搖盪採花難。春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雲："衆人莫廝笑。"又誦雲："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溼衣。折得蓮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自雲："此作亦頗蹀躞。"又囑法智弟與鋒獻酬數百言，乃去。（出《廣異記》）

【譯文】

桐廬縣有個姑娘叫王法智，小時就供奉郎子神。大曆年間，有一天忽然聽見神像發出大人的說話聲。法智的父親問："是聖賢在說話嗎？"神像說，"是的。我叫滕傳胤，在人世時，是京兆萬年人，家住崇賢坊。我和法智姑娘前世有緣。"與他唱和，深得世理。附近從州官到縣令，都很敬重他。桐廬縣當時的縣令叫鄭鋒，也是個傳學之士，曾經把法智請到府宅，讓她請滕十二郎，很久纔來，郎子神對詩或辨論經書，談鋒很健，才華橫溢象飽學之士一樣，縣令都聽入迷了。他只要遇到會作詩的人，就和他作詩朗誦，終日歡談。曾經有個遊方和尚找法智姑娘化緣，郎子神和那僧人談得很投緣，並贈和尚一首詩："卓立不求名出家，長懷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氣衝蓋，誰能久坐寶蓮花"，和僧人開了個善意的玩笑。又曾經贈人一首詩："平生纔不足，立身信有餘。自嘆無大故，君子莫相疏"。表達了他的情操。大曆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晚，戴孚、左衛兵曹徐晃、龍泉縣令崔向、丹陽縣丞李從訓，還有縣裏的士人韓謂、蘇修等人，聚會在桐廬縣令鄭鋒府上，正好法智也來到，令召滕傳胤。過了一段時間纔到，徐晃等人對了幾百字的詩後，就請諸賢每人各獻誦一首，大家做完了，就要求郎子神作詩，他張口就朗誦起來："浦口潮來初淼浸，蓮舟搖盪採花難。春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誦完說："大家別笑，我再誦一首。"又吟道："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溼衣。折得蓮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然後謙虛地說："寫得很淺陋。"又讓法智接着和縣令鄭鋒酬對了幾百字的詩，才離去。

李佐時

山陰縣尉李佐時者，以大曆二年遇勞，病數十日中愈，自會稽至龍丘。會宗人述爲令，佐時止令廳數日。夕復與客李舉，明燈而坐。忽見衣緋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趨謁庭下。佐時問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爲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驅使。"佐時曰："己在哀制，爲是非禮。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雲："是武義縣令竇堪舉君。"佐時雲："堪不相知，何故見舉？"答雲："恩命已行，難以辭絕。"須臾堪至，禮謁，蘊籍如平人，坐謂佐時曰："王求一子婿，兼令取甲族，所以奉舉，亦由緣業使然。"佐時固辭不果。須臾王女亦至，芬香芳馥，車騎雲合。佐時下階迎拜，見女容姿服御，心頗悅之。堪謂佐時曰："人誰不死，如君蓋稀。無宜數辭，以致王怒。"佐時知終不免。久之，王女與堪去，留將從二百餘人，祗承判官。翌日，述並弟造，同詣佐時。佐時且說始末，雲："既以不活，爲求一頓食。"述爲致盛饌。佐時食雉臛，忽雲："不見碗。"呵左右："何以收羹？"僕於食案，便卒。其妻鄭氏在會稽，喪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時靈語云："王女已別嫁，但遣我送妻還。"言甚悽愴也。（出《廣異記》）

【譯文】

山陰縣尉李佐時在大曆二年患了重病，過了幾十天稍見好轉，從會稽到龍丘，正是同宗李述當縣令，就留了佐時在縣衙住了幾天。一天晚上，李佐時在燈下和客人李舉親談，忽然有二十多個穿紅衣紫袍手執兵器的人來到廊下。佐時問他們是什麼人，回答說："是鬼卒。大王任命你做判官，特派我們迎接，我們聽候你的差遣。"佐時說："我正在喪期，接受這樣的職務不合儀禮。況且你們大王怎麼會知道我這個人呢？"回答說，"是武義縣令竇堪舉薦了你。"佐時又問："根本不認識我，怎麼會舉薦我？"回答說大王已經下了命令，推遲不了。不一會，竇堪也到了，很溫文爾雅地施禮，寬和有涵養地象平常人一樣地和他說："大王想招個女婿，並讓女婿兼管貴族的事分所以我舉薦了你。也是你原來就有這個緣份。李佐時仍然堅決不應。不一會兒大王的女兒也來了，她的車騎如雲，身上散發着芬香的氣息。李佐時趕快走下臺階拜見。佐時見大王的女兒美豔華貴，心裏產生了愛慕之意。這時竇堪對佐時說，"人誰能不死，但象你有如此福分的太少了，別再推辭了，不然會讓大王生氣的。"李佐時知道在數難逃了。過了半天，大王的女兒和竇堪都不見了，留下二百多隨從，隨從們恭敬地侍護着李佐時去上任當判官。第二天，李述和他弟弟李造一起來看李佐時，佐時就對他們說了這些事，然後說，"反正我已活不成了，給我弄些好喫的吧。"李述就備了一桌盛宴。佐時正在喫野雞肉羹，忽然碗就沒有了，喝斥左右："爲什麼把肉羹給撤了？"說完一頭撲在桌上就死了。李佐時的靈柩裝上船運回家鄉會稽，船到家鄉的那天晚上，他妻子身旁一個丫環突然被佐時的魂靈附體。佐時的魂靈說："大王的女兒已嫁給了別人，現在是讓我把妻子送回家鄉。"說話的聲音十分悲傷。

韋皋

韋皋初薄遊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延賞以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郁不得志，時入幕府，與賓朋從遊，且攄其忿。延賞愈惡之，謂皋曰："幕僚無非時奇，延賞尚敬憚之，韋郎無事，不必數到。"其輕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憫之曰："男兒固有四方誌，今厭賤如此不知，歡然度日，奇哉！妾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簞食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強安，爲有血氣者所笑。"於是入告張行意，延賞遺帛五十疋。夫人薄之，不敢言。時有女巫在焉，見皋入西院，問夫人曰："向之綠衣入西院者爲誰？"曰："韋郎。"曰："此人極貴，位過宰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此，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貴人之所行，必有陰吏。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韋郎者，乃百餘人。"夫人聞之大喜，遽言於延賞，延賞怒曰："贈薄請益可矣，奈何假託巫妖，以相調乎？"韋行月餘日到歧，歧帥以西川之貴婿，延置幕中，奏大理評事。尋以鞫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亂，駕幸奉天。隴州有泚舊卒五百人，兵馬使牛雲光主之。雲光謀作亂，不克，率其衆奔朱泚。道遇泚使，以僞詔除皋御史中丞，因與之俱還。皋受其命，謂雲光曰："受命必無疑矣，可悉納器械，以明不相詐。"雲光從之。翌日大饗，伏甲盡殺之，立壇盟諸將。泚復許皋鳳翔節度，皋斬其使。行在聞之，人心皆奮，乃除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及駕還宮，乃授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延賞聞之，將自抉其目，以懲不知人。（出《續玄怪錄》）

【譯文】

韋皋當年很窮，漫遊到劍門關外時，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相國張延賞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但沒過多久就看不上他了，而且越來越厭惡得表露出來了。韋皋悶悶不樂，覺得自己很不得志。經常在幕府和賓客朋友一起出遊，而表明自己的不滿。這使得相國更加厭惡他了，對韋皋說，"幕僚無不是當今的奇才，連我都有些敬而畏之，你沒事時不用天天到幕府裏去。"可見岳父多麼看不起他。後來，連他妻子都同情地對他說："男兒志在四方。現在我父親這樣歧視你，你竟感覺不到，還高高興興的，真太怪了。我那怕離開相府，隨你而去，那怕在荒野裏住一間破草房，砍柴燒飯，挖野菜充飢也活得舒心，何必象現在這樣忍氣吞聲，被有血性的男兒恥笑呢！"於是妻子就告訴自己的父親。要隨韋皋出走。張延賞就給了五十匹綢緞讓他們走。張延賞的夫人雖覺得給得太少，也不敢說什麼。當時有個女巫在相府，看見韋皋到西院去，就問相國夫人，"剛纔到西院去那位穿綠衣的人是誰？"老夫人說，"是我女婿韋郎。"巫婆說，"這個人極尊貴，他的官運馬上就要來了，官位比老爺還高得多呢，而且不久就會派鎮此地，你們應該好好對待他。"老夫人問何以見得。巫婆說，"凡是貴人，行走時必有陰間的官員護從。你家相國隨從的陰間官員不過一二十人，而我看見韋郎的隨從有一百多哩！"夫人聽後大喜，趕快跑去告訴張延賞。張延賞大怒說，"要是嫌我送他們的東西太少可以再商量，用不着假借巫婆的胡說來騙我！"韋皋終於帶着妻子離相府出走，經月餘到了歧山。歧山的長官因爲韋皋是節度使的貴婿，先請他到幕府任職，又奏請任命他爲大理評事，專管刑獄。由於他對獄政管理得出色，審案公正，又升任爲監察。後來，隴州刺史死了，他又補任了知州。不久朱泚造反，皇上離京到奉天。這時隴州有朱泚的舊部五百人，頭兒是兵馬使牛雲光。牛雲光想作亂沒成，就帶兵投奔了朱泚，在路上遇見朱泚派的使者，使者拿着朱泚的僞詔，任命韋皋爲御史中丞。他們一齊回來見到韋皋，韋皋假裝接受了任命後對牛雲光說，"我接受了任命，你們就該信任我，請你的部隊都把武器收起來，這才說明你們也信任我。"牛雲光就照辦了，第二天韋皋擺酒宴犒賞軍隊，事先埋伏好了人，把反叛的軍人都殺光了，然後又設祭壇和諸將盟誓歸順朝廷。朱泚知道了，又派使者來給韋皋加官升任鳳翔節度使，韋皋就把使者殺掉，皇上的行宮中聽說此事，人心大振，皇上就任韋皋爲隴州刺史兼奉義軍節度使。朱泚之亂平息後，聖駕還宮，韋皋升任兵部尚書西川節度使。他的岳父張延賞聽說後，真想把自己的眼珠子摳出來，以罰自己當初不識人。

竇參

竇參常爲蒲圻縣令，縣有神祠，前後令宰皆祀之，竇至即欲除毀，有日矣。夢神謂己曰："欲毀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蓋以公當爲相。然幸且相存，自知與君往來，可以預知休咎。"既驚覺，乃自入祠祭酹，以兄事之。後凡有遷命，皆先報之，頗與神交焉。其神欲相見，必具盛饌於空室之內，圍以簾幕。竇入之後，左右聞二人笑語聲。竇爲郴（校者按，原文作柳，據史改）州別駕，官舍有空院，竇因閉之。俄聞有呼聲三四，尋之則無人。竇心動，乃具服仰問之曰："得非幾兄乎？"曰："是也。君宜促理家事，三兩日內有北使到，君不免矣。"竇依言處之訖。坐待使。不數日，王人遽至，果有後命。（出《戎幕閒談》）

【譯文】

竇參曾做過蒲圻縣令。縣裏有座神廟，每任縣令都去祭祀。竇參到任後，卻打算拆除它，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有一天，竇參夢見神對他說："你要毀我的房子。我可告訴你，其實我早就能害了你，只因爲你將來能當相國，所以纔沒動你。希望你也把我的房子留着。我們以後常來往，我可以預知你將來的一切。"竇參驚醒來後，就進廟祭祀，把廟神看做自己的兄長。以後凡是有升遷調動，神都先向他報告，他和神交情很親密。神如果想見竇參。必然在一個空屋裏擺上酒席，周圍用帳幕圍上。竇進去之後，人們能聽到裏面傳出笑語聲。竇參貶郴川別駕時，官宅裏有一個空院子，就把它關閉了，這時聽到院中有人喊了幾聲，找了半天也沒有人，就整好衣冠向天拜問："是我的兄長又來了嗎？"空中回答說，"正是我。你快些料理一下家務，三兩天內朝廷的北使就來，這次你不免一死。"竇就趕快料理收了等着，不兩天北使王臣很快到了，果然有邕州賜死的命運。

李伯禽

貞元五年，李伯子伯禽，充嘉興監徐浦下場糴鹽官。場界有蔡侍郎廟，伯禽因謁廟。顧見廟中神女數人，中有美麗者，因戲言曰："娶婦得如此，足矣。"遂瀝酒祝語之。後數日，正晝視事，忽聞門外有車騎聲。伯禽驚起，良久，具服迎於門，乃折旋而入。人吏驚愕，莫知其由。乃命酒餚，久之，祗敘而去。後乃語蔡侍郎來。明日又來，傍人並不之見。伯禽迎於門庭，言敘雲："幸蒙見錄，得事高門。"再拜而坐，竟夕飲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許蔡侍郎論親。"治家事，別親黨，數日而卒。（出《通幽記》）

【譯文】

貞元五年，李伯的兒子伯禽在嘉興監徐浦下場糴鹽官。鹽場界內有個蔡侍郎廟。伯禽到廟裏去，看見堂上有幾個泥塑神女像，其中有一個很漂亮，就開玩笑說："我要能娶上這樣漂亮的老婆就心滿意足了。"說罷還朝地下灑酒祝告。過了幾天，他正在辦事，忽然門外傳來車馬聲。於是驚訝地起身，穿好衣服出門迎接。然後很快又回到屋，讓快擺酒宴，過了很久，又和人說着話走出去，大家十分驚奇，因爲不知他和誰喝酒談話，後來才聽他說，是廟神蔡侍郎來過。第二天，蔡侍郎又來了，誰也看不見，伯禽卻在門外迎接，並聽見伯禽對蔡侍所說，"承蒙你看得起我，使我能進入你高貴的門第。"接着又拜了才坐下，一直喝了一夜的酒蔡侍郎才走。然後伯禽就告訴家裏人說："我已做了蔡侍郎的女婿了。"接着料理好家事，和親友們告了別，幾天後就死去。

肖復第

肖復親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風。因遊衡湘，維舟江岸。見一老人，負書攜琴。肖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風耶？"曰："素善此。"因請撫之，尤妙絕，遂盡傳其法。飲酒數杯，問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歸，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風。有女子雙鬟，挈一小竹籠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報也。"肖問何來此，曰："採果耳。"去頃卻回，曰："娘子召君。"肖久在船，頗思閒行，遂許之。俄有蒼頭棹畫舸至。肖登之，行一里餘，有門館甚華。召生升堂，見二美人於上，前拜。美人曰："無怪相迎，知君善南風，某亦素愛，久不習理，忘其半，願得傳受。"生遂爲奏，美人亦命取琴。肖彈畢，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問生授於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狀。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傳於某，某即舜二妃。舜九天爲司徒已千年，別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數碗。生辭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於人。遂出門，復乘畫舸，至彈琴之所。明日尋之，都不見矣。（出《逸史》）

【譯文】

肖復的弟弟少年時不求仕途，好道家修練之術，經常喫靈芝丹桂，能彈琴。彈得最好的是古曲《南風》。有一次他遊湖南衡陽，把船靠在江岸，見一個老翁揹着書抱着琴。肖生拜了老翁坐下問："老伯會彈琴，那會不會彈《南風》呢？"老翁說，"我就善於彈《南風》"。肖生求老翁彈，一聽，彈得太絕妙了，就向老翁請教把彈這個曲子的決竅都傳給了自己。與老翁喝酒時問他家在哪兒，老翁只是笑笑不回答。後來肖生北上回家，到了沅江口，停船上岸，彈起了《南風》曲。這時有個梳着雙髻的女子，手裏拿個小竹籃，對肖生說，"我家娘子就在附近，她也喜歡琴，我現在就去告訴她。"肖生問她來這兒做什麼，她說來採果子。女子走了不一會又回來了，說，"我家娘子請您去。"肖生坐了很久的船，正想閒逛一逛，就答應了。不大工夫就有個老僕搖着一隻華麗的船來了。肖生上了船走了一里多地上岸，進了一座華貴的府宅。裏面請肖生到廳堂去，看見有兩個美人在上面坐着，就拜見了。美人說："請不要怪罪我們接你來。知道你《南風》曲彈得好，我們也喜歡彈這個曲子，只是很久沒複習了，忘了一半了，請你教一教。"肖生就彈了起來，美人也取來了琴。一曲《南風》彈過後，兩位美人和左右的人都感動得流淚了。美人問是誰傳授的琴藝，肖生說是一位老翁，並描述了老者的相貌。美人又哭了起來說："那老翁就是舜啊！這也是上帝的意旨把這絕技傳給你，再讓你傳給我們。我們就是舜的兩個妃子。舜在天界當司徒，已分別一千年了。當年我們學會這個曲子，由於年頭太多也忘掉了。"然後留肖生喝了幾碗茶，肖生就告辭了。美人囑咐道，"千萬珍重你所學到的絕藝，也不要對任何人說這件事。"肖生就又乘上這船回到了他彈琴的原地。肖生第二天再去找，什麼都沒有了。

李納

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於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墮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卻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揮手，又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南，以彈弓斫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爲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君（君原作吾。據明抄本改。）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爲此行。要見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滅耳，踞席坐於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腳，噬其膚。引者曰："王祐可退。"卻引出。碧衣猶在殿階，謂祐曰："要見新使邪？"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闊，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似欠嚏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唯蒼苔松柏，悄然嚴靜。乃薦奠而回。見納，納呼入臥內。問王祐，祐但以薦奠畢，擲樗蒲投，具得吉兆告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噬吾足？"於是舉足，乃祐所噬足跡。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適見新使爲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綱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王祐初見納荷校，問曰："僕射何故如此？"納曰："平生爲臣之辜也，蓋不得已如何。今日復奚言也。"（出《集異記》）

【譯文】

貞元初年，平盧帥李納病重，派當押衙的王祐替他到泰山廟裏祈禱。王祐吃了素沐浴了就起身了。到了泰山西南，遠遠看見山上有四五個人，穿綠色的露臂汗衫。其餘的服色很雜，看來是侍從。穿綠衣的人用彈弓射古樹上的山鳥，一下就打中，鳥從樹上掉下來，隨從們搶上去捉鳥。王祐看見先到山下的人，都下車併除下傘蓋，向着大山叩頭齊拜。等王祐到了山前時，朝拜的人都讓王祐止步下車，說那就是泰山神的三公子七公子。王祐一聽，趕快向綠衣人叩拜。這時綠衣人的隨從就驅趕路上的人，叫他們上車。綠衣人也揮手讓人們快上車。後來他用彈弓砍地，一面砍一面低頭看，好象在等什麼。看見王祐後，就召他往前來，問他做什麼來了。王祐就實話實說。綠衣人說，"你的主人已經在這裏了，你何必還來爲他祈求呢。你想看見你主人嗎？"說着就命令一個人說："你領他去見他的主人。"那人領着王祐開了廟的西院門。王祐一看，主人李納着刑具，耳朵已被割掉，正蹲在那裏。王祐哭着趴到他面前，抱起李納的左腳，咬了一口。領他來的人說："王祐快退下！"把他領出了西院。那綠衣人又問："想不想見見你的新主人？"說着就從東面叫過來一個個子很矮很有風度的人對王祐說，"這位就是你的新主人。"王祐拜了一下，但幹張嘴，半天也說不出話來。這時，眼前的一切忽然全都消失，只見廟裏蒼松翠柏，十分肅靜，就趕快上了供祭祀了一番，然後就趕路回來。見了李納後，李納把他叫到內室，問王祐情況怎樣。王祐說已經祭祀過了，也抽了籤占了卜，都很吉利。李納說，"爲什麼不把實情告訴我？你爲什麼咬我的腳？"說着伸出腳來，王祐果然看見腳上留着自己咬的牙印。王祐趕快叩頭告罪，把實情都說了出來。李納說："你看見的新主人是誰？"王祐說："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看見本人我能認出來。"李納就叫出三個人來。王祐就指出其中的帥古就是。李納就向師古交待後事，交待完了立刻就死了。當時在廟裏王祐看見李納戴着刑具時，曾問他："老爺爲什麼這樣慘？"李納說："這是因爲我平日做官犯下的罪孽，現在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崔汾

澧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裏。夏夜，乘涼於庭際。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俄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見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避之。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豔色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擊門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粗率。"乃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欻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俄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人，捽拽批抶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人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疑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釣出於庭，又叱辱。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哭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狀而至，似非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某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隙見亡兄，以帛抹脣，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兒郎就木之時，而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誤傷下吻。然旁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尤負此苦。"（出《酉陽雜俎》）

【譯文】

澧泉縣尉崔汾的二哥住在長安崇賢裏。夏天夜晚，在院子邊上乘涼。月上中天時，一陣風飄來一股奇特的香氣，同時聽見南牆上的土唰唰地掉落，心想大概是蛇鼠之類，卻忽然看見一個道士。那道士大聲說，"多好的月色啊！"崔生嚇得趕快躲進屋裏。道士卻慢慢走到院中，看樣有四十歲，風度優雅很象古代人。過了半天又有十幾個能歌善舞的女子推開大門進了院，個個穿着轉紗的衣服，戴着珠翠首飾，嬌豔絕倫。僕從鋪下坐墊，大家都坐在月下。崔生懷疑是些妖怪，就用枕頭敲打門嚇他們。道士四外稍稍看了一下，生氣地說，"我看這裏安靜，想在這裏賞一賞月，並沒有長住在這裏的意思，爲什麼這麼粗魯無禮！"又怒喝一聲，"這裏有沒有管事的？"立刻就有兩個大頭小耳三尺多長的小鬼冒出來，伏在道士面前。道士指指崔生所在的屋子說，"這家有沒有在陰間的人，給我帶來！"兩個鬼跪下去，不一會就把崔生已經死去多年的父母和大哥帶了上來，周圍押送的人拳打腳踢又推又拽。道士責罵說，"我在這裏，你們竟敢縱容兒子放肆嗎？"崔生的父母叩頭說，"陰陽隔絕，我們想教育責備都是不可能的呀。"道士讓把他們押下去，又對兩個鬼說，"把那個可疑的傢伙帶來！"二鬼跳到門邊，拿了一個象彈丸般的紅色東西，遠遠的扔進崔生的嘴裏，原來是紅色的細繩子，崔生就象魚似地被鉤出來了。道士對崔生辱罵斥責，崔生嚇得說不出話來，沒法爲自己辯護。崔家的僮僕妻妾也都哭號起來。這時，道士周圍的一位舞伎求情說，"他是個凡人，仙官您突然到這裏，怎能不害怕，這不算什麼大錯，原諒了他吧。"道士纔不生氣了，一甩衣袖出門而去。崔生大病了一場，五六天才稍稍好轉。病後立刻設道場擺酒祭祀謝罪，後來再沒發生什麼事。當時，崔生從門縫裏往外偷看時，發現小鬼把他的亡兄帶上來時，亡兄用手帕擦嘴脣，好象嘴脣破了，僕人們也很奇怪。這時一個丫環哭着說，"當時他裝入棺材時，蓋臉的而衣忘了開口，我匆忙給剪開，剪子誤傷了他的下脣，別人並沒看見。沒想到他在陰間二十多年了傷口還沒好，還在受罪啊！"

辛祕

辛祕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旁有乞兒箕坐，痂面蟣衣。訪辛行止，辛不對即去，乞兒跡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綠衣者，辛揖而與之俱行裏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門，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驚異，遽卑下之，因解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行。然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剎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剎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帊復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謂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會親賓客，忽憶乞兒之言。解帊復結，得幅紙，大如手板，署曰："辛祕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日，妻尚未生。（出《酉陽雜俎》）

【譯文】

辛祕趕考五次考中後，到常州去結婚。走到陝縣時，在樹陰下歇息。旁邊有一個小乞丐蹲坐着，滿臉瘡疤，衣服上淨是蝨子。乞丐問辛要到那裏去，辛不理他起身走了，乞丐就也跟着走。辛祕的馬不好，走不快，那乞丐一直跟着和他說話。這時前面有個穿綠的人，辛祕趕上他互相認識後就一同走。走了一里多地，那綠衣人忽然打馬急馳而去。辛祕很奇怪，自言自語說，"這人忙的是什麼！"那小乞丐搭話說："他到點了就能自由嗎？"辛祕覺得這話挺怪，就問乞丐，"你說什麼到時間了？"乞丐說，"等一會兒你自然會知道。"辛祕剛到一個旅店前，見幾十個人擁在店門前，一問，說是那個綠衣人死了。辛祕十分驚訝，頓時就對乞丐十分客氣，脫下自己的衣服給乞丐穿，又把自己的馬讓給乞丐騎。乞丐沒有感謝，但常對辛祕說些意味深長的話。到了汴州，乞丐對辛祕說，"我就到此停下了。你去那要幹什麼呀？"辛祕就說自己要去結婚。乞丐笑了笑說，"你是讀書人，當然不會信我的話而不去結婚。但我告訴你，你要和他結婚的女人並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婚期還遠着呢。"第二天，乞丐扛了一罈子酒來爲辛祕餞別，並指着附近的相國寺說，"今天中午它就會着火，它着火後你再走。"到了中午，相國寺無緣無故的着了火，火把相國神象的相輪都燒壞了。臨分別時，小乞丐送給辛祕一個綢手帕做的包，包用帶子捆着。乞丐說，"以後你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事，就打開這個包看吧。"過了二十年，辛祕任謂南尉時，才與一個姓裴的女子結婚。裴氏過生日時，辛祕請來賓客親友，忽然想起當年小乞丐的話，就把那綢包打開，裏面是手掌大的一塊紙片，上面寫着"辛祕妻河東裴氏，某月某日生"一點也不差。再一算，辛祕當年遇見小乞丐時，妻子還沒出生呢。

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陳袁生 冉遂 魏耽 盧佩陳

袁生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於逆旅氏。忽有一夫，白衣來謁。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於此郡新明縣。往者常職軍伍間，今則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迥出於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析（析原作祈，據明抄本改。）君平生事。"生即訊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既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之懼，即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將禍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禍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歲淫雨數月，居舍盡圮，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鑠。且日如樵牧者欺侮，裏中人視我若一壞土耳。今我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言，不則去。無恨也。"（也原作乎，據明抄本改。）袁生曰："神既有願，又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倘爲我重建祠宇，以時奠祀，則真幸之甚也。願無忘。"袁生諾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黷於我，君當屏去其吏，獨入廟中。冀盡一言耳。"袁生曰："謹奉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任，（任原作令，據明鈔本改。）訊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遂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車吏，獨入廟中。見其檐宇摧毀，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謂袁生曰："君不忘前約，今日乃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偕行廟中。見階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數人立其旁。袁生問曰："此何爲者？"神曰："此僧乃縣東蘭若道成師也。有殃，故吾系之一歲矣。每旦夕則鞭捶之。從此旬餘，當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生魄系之，則其人自沈疾，亦安能知吾之爲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建廟，可疾圖之。"袁生曰："不敢忘。"既歸，將計其工。然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唸曰："神人所言，系道成師之魄，當沉疾。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之。吾今假於他語，俾建其廟宇，又安有疑乎？"於是經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成師者，臥疾一歲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則一身盡痛。"袁生曰："師疾如是，且近於死矣，然我能愈之。師能以緡貨建赤水神廟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緡貨爲事哉！"袁生既紿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魂，具桎梏勢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縶於此。'吾憐師之苦，因告其神：'何爲縶生人，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慎無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舍其罪。'吾故告師疾將愈，宜修赤水神廟也。無以疾愈，遂怠其心。爲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語曰："敬受教"後旬餘，果愈。因召門弟子告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法，迨今年五十，不幸沈疾。曏者袁君謂我曰：'師之病，赤水神所爲也。疾鍤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祐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即與其徒，持鍤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一遺者。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病果愈乎。吾之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計修赤水神廟也，不然，具懼爲禍。"道成曰："夫神所以賴於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則雩之以澤，潦淫則萗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郡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爲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爲害於人焉，可不（可不原做不可，據明鈔本、陳校本改。）去之。已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甚。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樸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峽，忽遇一白衣，立於路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我報仇耳！"袁生既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神曰："道成師福盛甚，吾不能動。今君祿與命衰，故我得以報。"言已不見。生惡之，後數日，意以疾卒。（出《宣室志》）

【譯文】

貞元年初，陳郡有個姓袁的人，雖曾在唐安任參軍，卸任後到四川旅遊，住在一個旅店裏。忽然有個穿白衣的人來求見。落座後白衣人對袁生說，"我姓高，家在本郡的新明縣，曾在軍隊中任職，現在已經卸職，也是到這兒旅遊的。"談話中袁生覺得他聰慧精明博學廣聞不同於常人，感到很奇怪。白衣人又說，"我善於算卦，能說出你的過去和將來。"袁生就問他。白衣人果然歷數袁生過去的事，一件一件好象專門用筆記過，袁生更驚奇了。他們一直談到深夜，高生神祕地說，"我不是凡人，但有一件事要對你說，可以不？"袁生一聽就害怕了站起來問，"你不是凡人，是鬼吧，是不是要加害於我？"高生人說，"我不是鬼，也不會害你，我是來託你辦一件事。我是赤水神，我的廟在新明縣南邊。去年連下了幾個月的雨，我的廟坍塌了，郡裏沒有人管這事，使我遭受風吹日曬，平日砍柴人放牛娃也欺侮我，人們都把我看作一堆廢土了。今天我向你訴說求告，你覺得能到就辦，辦不到我就走，不會怪你的。"袁生說，"神既然有願望，有什麼不可以的，你就說吧。"高生說，"你明年將調補到親明去當縣令。你上任後如能爲我重修祠廟按時奠祀，那可真是我的大幸。希望你不要忘了這件事。"袁生就答應了。高生又說："你到新明縣上任後，我倆該見上一面。然而人世與神兵相隔，我擔心你的僕從下屬會侮慢我，希望到時你能讓他們退下，單獨到廟裏，我們才能談得盡興。"袁生說記住了。這年冬天袁生果然補任新明縣令。上任後一打聽，縣南數里果然有座赤水神廟。過了十多天，袁生就到廟上去。離廟還有百餘步時，他就屏退了車馬僕從，單獨近了廟。一看，廟堂果然破爛不堪，到處都是荒草堆積。袁生看了半天，一個白衣人從廟後走出來，一看果然是高生。高生高興地拜過了袁生說，"你不忘對我的許諾，今天來看我，我太高興了。"於是兩人一起在廟裏巡看，只見牆邊有一個老和尚披枷戴鎖被幾個人押着，袁生就問是怎麼回事。高生說，"他是縣東寺廟裏的道成和尚，因爲有罪，我已經把他押在這裏一年了，每天早晚都要拷問他。過十幾天，我會放掉他的。"袁生問，"這和尚不是活人嗎，怎麼能把他押在這裏呢？"高生說，"我拘押的是他的魂，他本人就會得上大病。他本人並不知道是我乾的。"又說，"你既然答應爲我修廟，望你快點辦吧。"袁生說不會忘的。回到縣裏袁生就張羅修廟的事，然而由於太窮，沒有經費。心裏想，赤水神既然說他拘押了道成僧的魂使他生病，並說再過十幾天就放他的魂，我不如就借神的話讓道成和尚修廟，和尚一定會相信的。於是他就到縣東寺廟裏去，一問，果然有位道成和尚，已經重病一年了。袁生見到道成就對他說，"你病成這樣，怕快要死了。但我能使你痊癒。如果你能夠出資修建赤水神廟就行。"道成說，"我的確快死了，尤其一早一晚身上痛得受不了。如果病真能好，我怎麼能在乎修廟的幾個錢呢。"袁生就撒謊說，"我能見到鬼神。最近去赤水神廟，看到你的魂正披着枷鎖捆綁在牆下，我就召來赤水神問怎麼回事，他說你過去犯了罪，所以才被拘押。我同情你的痛苦，就對赤水神說不許拘押世上的活人，快快放了，我會讓這和尚爲你修廟，和尚決不會不修的。神高興地答應了，並說過十多天就會免罪放了你。我來是爲了告訴你病快好了，希望你快修赤水神廟，千萬別因爲病好了就不修了，那樣你還會招來禍的。"道成聽後，假裝答應了。過了十多天，病真好了，就召來了廟裏的弟子們，對他們說，"我小時就離家入廟，學習佛事，已經五十年了，日前不幸大病一場。縣令袁君曾對我說，我的病是赤水神作的怪，讓我病好後修繕赤水廟。我想修建寺廟本是爲能祐護億萬人，爲黎民祈福。然而赤水廟裏的神卻加害於我，不除掉它怎麼得了？"於是道成和尚率領徒衆帶着鎬鍬來到赤水神廟，把廟拆毀，把神像也扔掉了，什麼也沒有留。過了兩天，道成去見袁生。袁生高興地說，"你的病果然好了，我沒說錯吧。"道成說，"對，你救了我，我不會忘你的大恩大德。"袁生說，"那就趕快修赤水神廟吧，不然怕會招來禍的。"道成說，"我們凡人敬神，是爲神能爲我們施福免罪，天旱時給人間降雨，地澇了能夠放晴曬乾。所以皇帝纔會讓天下所有的地方都修寺建廟，以便爲民造福，然而象赤水神這樣不僅不造福於人反而害人的神，怎麼能不除掉呢？我已經把赤水神廟徹底拆毀了。"袁生一聽嚇壞了，說，"這可是罪過啊！"道成卻毫不在乎。袁生更加恐懼了。一個多月後，有位官員犯罪，袁生杖打了他，不久那官員卻死了，官員的家人告到郡裏說是袁生害的，結果袁生獲罪被貶到端溪。袁生走到三峽，忽然看見個白衣人站在道邊，一看是赤水神。赤水神說，"我曾託你爲我修廟，你卻讓道成毀了我的住所，扔了我的像，使我無家可歸，這都是你的罪過！現在你被貶到這窮鄉僻壤，這是我在向你報仇！"袁生忙說，"是道成毀了你的廟，爲什麼怪罪我？"赤水神說，"道成和尚運氣正好，我動不了他。而你官運和氣數都不行了，所以我可以報復你。"說完就不見了。袁生非常痛恨赤水神，沒幾天，竟病死了。

冉遂

冉遂者，齊人也，父邑宰。遂婚長山趙玉女。遂既喪父，又幼性不惠，略不知書，無以進達，因耕於長山。其妻趙氏，美姿質，性復輕蕩。一日獨遊於林藪間，見一人衣錦衣，乘白馬，侍從百餘人，皆攜劍戟過之。趙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錦衣人回顧笑之。左右問趙氏曰："暫爲夫可否？"趙氏應聲曰："君若暫爲我夫，我亦懷君恩也。"錦衣遽下馬，入林內。既別，謂趙氏曰："當生一子，爲明神，善保愛之。"趙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兒，發赤面青，遍身赤毛，僅長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殺之。"趙氏曰："此兒託體於君，又何妖？或是異人，何殺之耶？必殺反爲害。若何？"遂懼而止，趙氏藏之密室。及七歲，其兒忽長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鳥飛下，兒走出，躍上鳥背飛去，其母朝夕哭之。經數月，兒自外來，擐金甲，佩劍彎弓，引兵士可千餘人。至門直入，拜母曰："我是遊察使者子，幸託身於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報，我今日後，時一來拜覲，待我微答母恩，即不來矣。"趙氏曰："兒自爲何神也？"兒曰："母慎勿言，我已補東方擒惡將軍。東方之地，不遵明祗，擅爲惡者，我皆得以誅之。"趙氏取酒炙以飼之，乃謂兒："我無多酒炙，不可以及將士。"兒笑曰："母但以一杯酒灑空中，即乒士皆飲酒也。"母從之。見空中酒下起雨，兵士盡仰面而飲之。兒乃遽止曰："少飲，"臨別，謂母曰："若有急，但焚香遙告，我當立至。"言訖，上馬如風雨而去。後一年，趙氏父亡，趙氏往葬之。其父家，每月有鬼兵可千餘，圍其宅。有神扣門言曰："我要爲祠宇，爾家翁見來投我，爾當速去，不然，皆殺之。"趙氏忽思兒留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兒引兵士千餘至，令一使詰之，神人茫然收兵爲隊，自縛於兒前。兒呵責。盡殺其衆。謂母曰："此非神也，是強鬼耳。生爲史朝義將，戰亡之後無所歸，自收戰亡兵，引之來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適聞言，家翁已在我左右，爾試問之。"其兒令擒神人問之曰："爾所謀事，我盡知之，不須言也。任何以無故追趙玉耶？今在何處？"其人泣告曰："望將軍哀念。生爲一將，不能自立功，而死於陣前。死後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圖。今日有犯斧鉞，若或將軍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效死節。"又問曰："趙玉何在？"神曰："寄在鄭大夫塚內。"兒乃立命於塚內取趙玉至，趙玉尋蘇。趙氏切勸兒恕神之罪，兒乃釋縛，命於部內爲小將。乃辭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當頻出跡於人間，不復來矣，母善自愛。"又爲風雨而去，邇後絕然不至矣。（出《奇事記》）

【譯文】

山東有個叫冉遂的人，父親是地方官。冉遂娶了長山趙玉的女兒。後來冉遂的父親死了，自己生來愚笨，又沒念什麼書，沒法術功應，只好就在岳父趙玉家種地。妻子趙氏卻非常漂亮但作風輕浮。一天她獨自在林中散步，看見一個衣着華貴的人，騎着白馬，帶着一百多名持兵器的侍衛走過，就說，"我要是有這樣一個丈夫，死也心甘了！"騎白馬的人回頭看她笑了笑。侍衛們問趙氏，"讓他給你做個臨時丈夫你願意不？"趙氏立刻應聲道，"那怕做他一天妻子，我也不忘他的恩。"於是那騎白馬的人立刻下馬，和趙氏一齊鑽進樹林裏。分別時他對趙氏說，"你會生下一個兒子，這兒子是神。生下後你要好好愛護他。"後來趙氏果然懷孕，生下一個兒子，但只有五寸長，而且黑臉紅髮，雙目熠熠閃光。丈夫冉遂十分驚怪，認爲是個妖精，想殺掉嬰兒。趙氏說，"這孩子是你的，怎能是妖精呢？也許長大後不同凡人，爲什麼要殺他？如果殺了，也許會招來禍事呢。你看怎麼辦好？"冉遂怕招禍就沒有殺。趙氏把嬰兒藏在密室，養到七歲，這孩子忽然長成一丈高，有一個大鳥從天上飛下來，那孩子走出去，騎上鳥背就飛走了。趙氏天天痛哭，過了幾個月，那孩子又回來了，身披金鉞甲，腰帶寶劍弓箭，帶着一千多士兵來到家裏，向母親跪拜後說，"我是天神遊察使者的兒子，有幸託生於母親，受你養育之恩，沒有報答你。從今以後，我會常來看望你，等我多少能報答一點母恩，就不再來了。"趙氏問兒子是那路神仙，兒子說，"我告訴你，你可千萬別對別人說。我現在是東方擒惡將軍。東方那面凡是不敬神明和作惡的人，我都殺掉。"趙氏就備了酒肉讓兒子喫，並說，"我酒肉太少，不能供你的將士們吃了。"兒子笑着說，"母親只要拿一杯酒灑在空中，我的將士就都有酒喝了。"趙氏按他的話作了，果然空中象下雨似地落下了酒，將士們都仰着臉喝起來。兒子就讓雨停了，說，"別喝多了。"臨別時，兒子對母親說，"以後如果有急事，只要燒香向遠天禱告，我立刻就會來。"說罷，上馬象乘着風雨般的走了。過了一年，趙氏的父親趙玉死了。趙氏趕回去爲父親料理喪事。他父親家裏常常夜裏被一千多鬼兵包圍，還有個神敲門說，"你父親現在到我那兒去了，你要爲我造一廟宇，不然把你們都殺掉！"趙氏忽然想起兒子留下的話，就燒香禱告。這天晚上，兒子帶着一千多兵士到了，讓手下人上前質問那個包圍住宅的神，那神人立刻把兵撤了，自己把自己綁上跪在趙氏兒子面前。兒子把那神訓斥了一頓，把他的士兵全殺了，然後對趙氏說，"那不是個神，是個很厲害倔強的鬼。他活着時是叛賊史朝義的部將，戰死之後無處可歸，才收集他那些戰死的將士帶到這兒來，想擅自立個祠廟而已。"趙氏說，"聽他剛纔說，我的父親他也帶來了，你問問他。"兒子又把那個神帶來問道："你的打算我已經知道了，你就不用說了，但你爲什麼要害我的外公趙玉呢？"那神人哭着說，"求你能體念我的苦衷吧。我生前是個大將，沒立什麼大功而戰死在陣中，死後想成爲神，又當不上神。今天我冒犯了將軍，如果將軍不把我的罪錯向上天報告，而留我在你帳下，我一定拚死爲你效力！"兒子又問他，"趙玉在哪裏？"那神說，"寄押在鄭大夫的墳墓裏。"兒子派人立刻到鄭大夫的墳中把趙玉帶來，趙玉果然很快復活了。趙氏不斷在兒子面前爲那神人求情，讓他饒恕神人的罪。兒子就讓給他鬆綁，並派在自己帳下當一名小將，然後就向趙氏告別，哭着說，"我是個神，不能經常到人世來，今後我們不能再見面了，望母親多多保重！"說罷又如風雨般很快離去，以後果然再沒來過。

魏耽

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甚美麗。夏中，俱納涼於庭。急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爲女婿。"耽不敢阻，請俟排比，再三乃許。約期後月，乃騰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圉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圉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要知之？"圉人固請，耽因告之。圉人曰："使君不足，小事耳。"言訖而出。佩金者及期而至，圉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圉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恕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復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拜。圉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灑。圉人於大沙鑼，取飲數器，器可三鬥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鑼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唯言死罪。更無他詞。圉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圉人曰："吾乃使君此鬥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焚修，今乃報之。適無禮者，既賊星也，今已禁之，請去他慮。"言訖而去。（出《聞奇錄》）

【譯文】

貞元年間，吉州刺史魏耽卸任後住在洛陽。他有個十六歲的女兒，長得很漂亮，盛夏，在庭院裏乘涼。忽然仰頭看見天空裂了個大口子，一個很高的人從裂口處落到地上。此人穿着紫衣佩着金飾物，生得很黑，鬍子很長。他來到魏耽面前說，"我姓朱，天帝派我來是讓我做你的女婿。"魏耽不敢不答應，請求給些安排準備的時間。再三請求，姓朱的才同意，並說定一個月後來娶親，說罷騰空而去。魏耽和妻子雖然憂心忡忡，也準備了酒食等待着。這天，魏耽的馬伕突然進屋跪拜。魏耽說，"你不餵馬，來這裏做什麼，太無禮了。"馬伕說，"我見大人面帶愁容，想來問問是爲什麼事爲難。"魏耽說，"你問這做什麼？"馬伕再三請求，魏耽就把實情告訴了他。馬伕說，"小事一樁，大人根本不用愁。"說完就走了。後來那個姓朱的神人果然如期而至，馬伕也突然闖進來。姓朱的見了馬伕，跪下就拜。馬伕大怒，責罵道，"上天寬恕了你，罰你到人間，就該老老實實，爲什麼還幹害人的事？"姓朱的又叩頭說，"我有罪，我該死！"馬伕就進屋坐下，用一個大鑼做酒杯喝起了酒，喝了好幾斗酒，喝完又把一個鐵棍子折斷吃了起來。然後又讓姓朱的用大鑼喝酒，姓朱的很害怕就喝了，還不斷地陪罪，說不出別的話來。喝完後馬伕說，"現在送你到天牢裏關押一百天！"只見姓朱的騰空而去。馬伕對魏耽說，"我就是你的本命星北斗。你平時日夜燒香敬神，所以我來報答你。剛纔那個無禮的傢伙是一顆賊星，我已經把他關起來了，你就不用再犯愁了。"說完也離去了。

盧佩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先病腰腳，至是病甚，不能下牀榻者累年，曉夜不堪痛楚。佩即棄官，奉母歸長安，寓於長樂裏之別第，將欲竭產而求國醫王彥伯治之。彥伯聲勢重，造次不可一見，佩日往祈請焉。半年餘，乃許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來，佩候望於門，心搖目斷。日既漸晚，佩益悵然。忽見一白衣婦人，姿容絕麗，乘一駿馬，從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似有所候待來，請問之。"佩志於王彥伯，初不覺婦人之來，既被顧問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婦人曰："彥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王彥伯所能。請一見太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拜於馬首曰："誠得如此，請以身爲僕隸相酬。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聞佩言，忽覺小廖。遂引婦人至母前，婦人才舉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動矣。於是一家歡躍，竟持所有金帛，以遺婦人。婦人曰："此猶未也，當要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壽。"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爲天師再生，未知何階上答全德。"婦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則可，安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爲天師奴，今反得爲丈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稱謝，遂於女僮手。取所持小莊奩中，取藥一刀圭，以和進母。母入口，積年諸苦，釋然頓平。即具六禮，納爲妻。婦入朝夕供養，妻道嚴謹。然每十日，即請一歸本家。佩欲以車輿送迎，即終因辭拒，唯乘舊馬。從女僮，倏忽往來，略無蹤跡。初且欲順適其意，不能究尋，後既多時，頗以爲異。一旦，伺其將出，佩即潛往窺之。見乘馬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驚問行者，皆不見。佩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餚，瀝酒祭地，即見婦人下馬，就接而飲之。其女僮隨後收拾紙錢，載於馬上，即變爲銅錢。又見婦人以策畫地，巫者隨指其處曰："此可以爲穴。"事畢，即乘馬而回。佩心甚惡之，歸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異，爲之奈何？"自是婦人絕不復歸佩家，佩亦幸焉。後數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婦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歸？"婦人不顧，促轡而去。明日，使女僮傳語佩曰："妄誠非匹敵，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爲君治（治原作婦，據明鈔本改。）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請相約爲夫婦。今既見疑，信當決矣。"佩問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靖（靖字原空缺，據明抄本、陳校本改）恭李諮議矣。"佩曰："雖欲相棄，何其速歟？"女僮曰："娘子是地祗，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葬所在。長鬚在京城中作生人妻，無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終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長爲妻，九郎一家，皆爲地仙矣。"盧佩第九也。（出《河東記》）

【譯文】

貞元末年時，渭南縣丞盧佩非常孝順。他母親腰和腿生了病，越來越重，後來，好幾年連炕也下不來了，日日夜夜痛得難以忍受，盧佩就毅然辭去官職，護送母親回了長安，住在長樂裏的別墅中，打算變賣家產以求全國知名的醫生王彥伯給母親治病。王彥伯是名醫架子更大，平常人一律不見。盧佩天天去求告，半年後才答應去給看一次。盧佩按和王彥伯約好的日子一清早就在門上等待，直到中午還沒來。盧佩守着家門始終等着，焦急得望穿雙眼，直到黃昏也不見王彥伯的人影。心裏又怨又急。忽然看見一個穿白衣的女子，容貌端莊秀麗，騎着一匹駿馬，帶着一個使女，從巷曲西邊跑來，向東馳去。不一會又從東奔回來，來到盧佩家門前停下來說，"看您愁容滿面，好象在等什麼人嗎？"盧佩一直在守望王彥伯，全神貫注，那女子問了好幾次他纔回答，把實情都說了。女子說，"王彥伯是國醫，不一定能請來，我也略通醫術，不一定就比國醫差。請帶我去見你們太夫人，你就能知道到底誰行。"盧佩大喜，在馬前拜禮說，"如果真能治好病，我願給你當奴僕來報答。"說罷就進家告訴母親。母親正在牀上痛苦地呻吟，一聽這事，先就鬆快了不少。盧佩帶那女子到母親牀前，女子剛一抬手停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身子就能動了。於是全家都高興得跳了起來，爭着拿來金錢禮物給那女子，女子說，"這還沒完呢。還要喫一副藥，就不但能除去病根，還能延年益壽。"母親說，"我一個垂死的老人，被天師你起死回生，我怎麼作才能報答你的恩望呢？"女子說，"如果您不嫌我卑微，讓我與您兒子盧九郎成親，使我也能永遠侍奉您，我就滿足了，說什麼報答不報答呢。"母親說，"我兒九郎本來只求能給你做奴僕，現在反而要做丈夫，有什麼不可以的呢。"女子一再行禮感謝，從女僕手裏拿的梳妝匣裏，取了一小包藥用匙調好給母親喝。剛一喝，就覺得多年來的病痛一掃而光。於是家裏備好了聘禮，娶了女子爲妻。婚後女子嚴守婦道，侍奉婆母無微不至。只是每過十天女子就要回一次孃家。盧佩每次要用車馬送接，女子都堅持不用，只騎着原來那匹馬，帶着使女，很快去很快回來，不露一點蛛絲馬跡。起初家裏人順着女子的意願，不去追究瞭解。後來長了，覺得這裏有事。有天早上，女子又要回孃家，剛一出門，盧佩就偷偷跟在後面看。見女子騎馬一出了延興門，馬突然騰空而起。盧佩驚訝地問路上的人，誰也沒看見。盧佩後來跟到城東的墓地裏，見一個巫師在地上擺了酒菜，灑酒祭祀。接着看見女子下了馬，拿起酒來喝。那個使女跟着收拾起地上的紙錢，裝在馬上，紙錢立刻變成了銅錢。又見那女子用馬鞭在地上畫圈，巫師就說，"這裏可以做墳地。"然後，就上馬而去。看到這些事後，盧佩心裏對女子十分厭惡，回來告訴了母親。母親說："我早就知道她是妖怪，可是能有什麼辦法呢。"從此，那女子再也沒有回盧佩家來，盧佩也暗自高興。過了幾十天，盧佩到南街去，忽然看見了那個女子。盧佩招呼她說，"你怎麼這麼久不回家？"女子不理睬，打馬而去。第二天，她讓使女轉告盧佩說，"我實在不配做你的妻室，只是由於爲你的孝心所感動，纔給你母親治病。太夫人病好以後是你自己請求我們結爲夫妻。現在你既然懷疑我了，咱倆只能分手。"盧佩問使女，"娘子現在什麼地方？"使女說，"她前幾天已經改嫁靖恭李諮議了。"盧佩說，"雖然打算和我分手，但這也太快了吧。"使女說，"娘子是冥府地神，主管京城三百里以內的喪葬事宜，必須長在京城給陽世人做妻子，因爲她沒有自己的居處。和你分手，娘子並沒有失去家，只是可惜九郎福氣太薄。如果你們能長做夫妻，九郎你們一家就都成了人間神仙了。"盧佩排行第九。

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沈聿 黨國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陳翁 樂坤 永清縣廟 崔澤 韓愈 李逢吉

樊宗訓 裴度 張仲殷 凌華

沈聿

貞元中，庶子沈華（華原作聿，據明抄本改。）致仕永崇裏。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別業，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於莊之北，平原十餘里，垣古埏以建牛坊。秩滿。因歸農焉。一日，寢堂之東軒。忽驚寤，見二黃吏謂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謂官罷。無事詣府。拒之未行。二吏堅呼，聿不覺隨出。經歷親愛洎家人，揮霍告語，曾無應者。二吏呵驅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蕪薈，正衙之東街，南北二巨門對啓。吏導入北門，止聿屏外。入雲，追沈聿到。"良久，廳上讀狀，付司責問。聿惶懼而逃，莫知所詣，遂突入南門。門內有廳，重施簾幙，聿危急，徑入簾下。則見紫衣貴人，寢書案後。聿欣有所投，又懼二吏之至，因聲氣撼動，紫衣遂寤。熟視聿曰："子爲何者？"聿即稱官及姓名。紫衣曰："吾與子親且故，子其知乎？"聿驚感未對。又曰："子非張氏之彌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間，亦知張謂侍郎乎？"聿曰："幼稚時則聞之。家有文集，尚能記念。"紫衣喜曰："試爲我言。"聿念櫻桃解結垂檐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紫衣大悅。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遙拜，呼紫衣曰"生曹"，禮謁甚恭。紫衣謂曰："沈聿吾之外孫也，爾可致吾意於秋局，希緩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爾死矣，宜速歸。"聿謝辭而出，吏伺聿於門，笑謂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錢帛許之。忽若夢覺，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致奠二吏於野外。聿亦無恙。又五日，聿晚於莊門復見二吏曰："冤訴不已，須得郎爲證。"聿即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被論理，候郎對辯。"聿謂曰："此主役之家人銀鑰擅意也。"二吏相顧曰："置即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見。其夜，銀鑰氣蹶而卒。數日，忽復遇二吏，謂聿曰："銀鑰稱郎指教，屈辭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爲告於生曹，二吏許諾。有頃復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潛遁，慎不得泄。藏伏三日，事則濟矣。"言訖不見。聿乃密擇捷馬，乘夜獨遊。聿曾於同州\*\*寺寓居習業，因往詣之。及至，（至原作出，據明鈔本、陳校本改。）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當宿累日，懼貽嚴君之憂，則徑歸京，不敢以實啓。莊夫至雲："前夜火發，北原之牛坊，已爲煨燼矣。"聿終免焉。（出《集異記》）

【譯文】

貞元年間，沈華辭官歸於永崇裏，他兒子沈聿在三原當縣尉。城西有他家一個莊園，沈聿因爲做了官。就把莊園整修一番。莊園的北面有十多里的平原，就用牆圍起一片過去的墳地做了牛圈。沈聿任期滿了以後，就回到莊園務農了。有一天，他在東屋窗下午睡，忽然驚醒，看見兩個黃衣官員進屋來對他說，"府司召見你。"沈聿說自己已經不作官了，沒有什麼公事須去見府司，就拒絕不去。可是兩個黃衣官員堅持叫他去，他也就不知不覺地跟着走了。看見家裏的親人們，沈聿揮手告別，但家人沒有任何反應。兩個黃衣官員催促得很急，帶着他向北走了二十多里，進了一個城裏。城中人很稀少，路上長滿荒草。正衙在東街上，南北兩扇大門對開着，官員領沈聿進了北面的衙門，讓他在外面等着，進去報告說，"沈聿已經捉到。"過了半天，聽得裏面大堂上有人念狀子，還有審判官責問的聲音。沈聿嚇壞了，掉頭就跑，驚惶中不知該向那裏去，就急忙逃進了南面的衙門。見門內有個大廳，門上有很厚的門簾子擋着。沈聿急忙躲進簾子後面，一看廳上有個穿紫衣的人在書桌後面睡着。沈聿雖然爲找到躲藏的地方而高興，但仍怕兩個黃衣官追到這裏，喘氣很粗，驚醒了那個睡覺的紫衣人。紫衣人看了沈聿半天說，"你是什麼人？"沈聿就報了姓名和官職。紫衣人說，"我們是親戚，你知道嗎？"沈聿感到驚訝，一時答不上來。紫衣人又說，"你不是張某外甥的兒子嗎，我是你的舅爺爺呀，你在人間難道不知道張謂張侍郎嗎？"沈聿說，"小時聽說過您。我家有您的詩文集，我讀過，還能記得一些。"紫衣人高興的說，"那你能不能給我背幾首呢？"沈聿就背了"櫻桃解結垂檐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的詩句。紫衣人更高興了。這時那兩個黃衣官突然進來了，但他們見了紫衣人很恭敬，稱他"生曹"並跪下叩拜，然後說，"秋局讓我們帶沈聿去過堂。"紫衣人說，"沈聿是我的外孫，你們向秋局的主管轉達我的意思，請他們對沈聿緩期執行。"兩個官員奉命走了，不一會兒就回來對紫衣人說，"照您的意思辦了。"紫衣人對沈聿說，"這裏是陰曹，你來這裏就是死了，現在放了你，就快回家吧。"沈聿趕快拜謝後退出來，見那兩個官員等在門外，對沈聿笑着說，"生曹的恩情你可不要忘了啊！"說完就領上他向南走。沈聿對兩個官員說回頭一定好好報答。這時沈聿就突然醒了過來，一看太陽已經落了。這件事他誰也沒告訴，立刻派人帶着酒飯紙錢到野外祭奠那兩個官員，就沒再有什麼事情。五天後的晚上，沈聿在莊園門外看見那兩個官員又來了，對沈聿說，"你案子中的原告不斷喊冤，追得很緊，你得去對案作證。"沈聿就問自己倒底犯了什麼案。兩個官員說，"你家蓋牛圈，平了十個古墓，人家把你告下了，等你去對證。"沈聿說，"平墳的事是我的管家擅自乾的，他叫銀鑰。"兩個官員至互相看了看說，"那就把他留下，咱們去抓管家銀鑰，也許能行。"說完忽然不見了。這天夜晚，管家突然氣絕死去。幾天後，兩個官員又來了，對沈聿說，"銀鑰說平墳的事是你命令他乾的，一個勁地叫屈，你還是去一趟吧。"沈聿就一面請求，並希望他們把這情形告訴那們當生曹的舅爺爺，兩個官員答應了。過了一會就回來對沈聿說，"你舅爺讓你今晚趕快出去躲一躲，這話千萬不可泄露，你躲出去三天就沒事了。"說完就不見了。沈聿立刻偷偷騎上快馬，乘天黑逃出去。他過去曾在同州的\*\*寺裏讀書，打算到那裏去躲。到了\*\*寺，找到他交好的一位和尚，就住在他房裏。幾天後，怕自己的父親掛念，就趕回京城，這些事都沒敢實說。後來莊園的僕人來報告說前天晚上莊園突然失火，北原上的牛圈已化爲灰燼了。沈聿終於逃出了這場劫數。

黨國清

晉陽東南二十里，有臺駘廟，在汾水旁。元和中，王鍔（鍔原作愕，據明抄本改）鎮河東時，有里民黨國清者，善建屋。一夕，夢黑衣人至門，謂國清曰："臺駘神召汝。"隨之而去。出都門，行二十里，至臺駘神廟。廟門外有吏卒數十，被甲執兵，羅列左右，國清恐悸不敢進。使者曰："子無懼。"已而入謁。見有兵士百餘人，傳導甚嚴，既再拜。臺駘神召國清升階曰："吾廟宇隳漏，風日飄損，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溼。且爾爲吾塞其罅隙，無使有風雨之苦。"國清曰："謹受命。"於是搏塗登廟舍，盡補其漏。即畢，神召黑衣者。送國清還。出廟門，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聞傳呼之聲，使者與國清俱匿於道左。俄見百餘騎，自北而南，執兵設闢者數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馬，儀壯魁偉，殿後者最衆。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會食於李氏之門，今夕故先謁吾君於廟耳。"國清與使者俱入城門，忽覺目皆微慘，以乎搔之，悸然而寤。明日，往臺駘廟中，見幾上有屋壞泄雨之跡。視其屋，果有補葺之處。及歸，行未六七里，聞道西村堡中有簫鼓聲，因往謁焉。見設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國清訊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嘗爲衙將，往年範司徒罪其慢法，以有軍功，故宥其死，擯於雁門郡。雁門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禱其廟，願得生還。近者以赦獲歸。存古謂磨笄山神所祐，於是醮之。"果與國清夢同也。（出《河東記》）

【譯文】

晉陽東南二十里有座臺駘神廟，廟在汾河邊上。元和年間王鍔鎮守河東時，有一個叫黨國清的老百姓，善於蓋房子。有天晚上，國清夢見一個黑衣人對他說，"臺駘要召見你。"他就跟着走。出了城門二十多里，來到臺駘神廟。只見廟外有幾十個穿鎧甲持刀槍的兵丁列在兩旁，國清嚇得不敢進去。黑衣人說別怕，帶他進了廟拜見。只見廟內也有一百多侍衛，警戒森嚴，一個傳一個地呼喊着讓他往前走。國清趕快又下拜。臺駘神召國清上殿，對他說，"我的廟宇漏了，風吹日曬，一到雨天，我的衣服用具就被淋溼。請你把房上的漏處修補一下，使我免受風雨之苦。"國清說，"我一定照辦。"於是就和好了泥，上房把漏的地方全都堵上了。幹完以後，神就讓那黑衣人送國清回家。出了廟門往西北走，沒走十里地，忽然聽見喝道聲，黑衣人和國清一起藏在道旁。不一會只見一百多人騎馬由北向南來，其中有幾十個拿着兵器侍衛的人，中間簇擁着一個頭戴官帽身穿紫色官服佩帶金飾的人，這人騎着白馬，儀表堂堂，後面的衛隊人數更多。黑衣人告訴國清那就是磨笄山的山神，因爲明天要去參加一位姓李的人家的宴會，今晚先來我們這裏約請我們臺駘神去。國清和黑衣人進了城門後，忽然覺得兩眼有點痛，用手一揉，就醒過來了。第二天他來到臺駘廟，看見案子上有屋壞漏雨的水漬，抬頭看屋頂，果然有修補堵漏的痕跡。回來時，剛走了六七里地，聽見路西村子裏有鼓樂聲，就跑去看。原來是有一家人正在設了祭壇擺着酒宴祭神，還有跳大神的載歌載舞。一打聽，原來這家人正是姓李。這家有個叫李存古的曾當過軍官，因爲目無法紀犯了死罪，上司範司經徒他曾有軍功，免去李存古死罪，把他流放到偏遠的雁門郡。雁門有磨笄山神廟，李存古常常到廟裏去上供禱告，祈求得夠活着回到故鄉。最近果然被赦免放回來了。李存古說這是磨笄山神的保佑，所以才擺設祭壇謝神。國清一聽，果然和自己做的夢完全符合。

太原小吏

王鍔鎮太原，嘗一日亭午之際，有小吏，見一神人，長丈餘，介金仗劍，自衙門緩步而來。既而佇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見之甚懼，白於衙將靳坦、張和。偕視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忽不見。後月餘而鍔薨，時元和中也。（出《宣室志》）

【譯文】

元和年間王鍔鎮守太原。有一天中午，他手下一個小官看見一個神人，有一丈多高，穿着金甲執着寶劍，從衙門那邊慢慢走來，然後站住，停了很長時間，好象在等什麼人。小官十分害怕，跑去告訴衙將靳坦、張和，兩個人一同來看，果然和小官說的一樣。不一會突然狂風大作，那大神也消失了。過了一個多月，王鍔就去世了。這是元和年間的事。

村人陳翁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亦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甿陳翁者，因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其異，擐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佩，光采華煥，鞭馬疾馳。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語曰："汝非裏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於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上帝以汝裏中人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爲乎？且有厲鬼在君邑中。故邑人多病，上命我逐之。"已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皆愈。（出《宣室記》）

【譯文】

雲朔一帶曾經大旱，天氣十分炎熱。鄉村裏得了熱病的人數以千計。有位種地的老人姓陳，這天一個人在田裏耕作。忽然遇見一個怪人，穿着金鎧甲，盔上戴着紅纓，衣上佩着金飾，腰裏帶着弓箭，手執長劍，騎着高頭大馬，十分雄偉。遠人正騎馬飛奔，看見陳翁就停了下來問道，"你不是這個村的人嗎？"陳翁說，"我是種田人，在這村已住多年了。"神人說，"我是上天派來的使者。天帝見你們村裏人得了熱病，並不是太陽太毒，而是你們村裏有惡鬼作怪，所以命令我來攆鬼。"說完就不見了。陳翁把這事告訴了村裏人。果然後來雲朔一帶得熱病的人都好了。

樂坤

樂坤，舊名衝，累舉不第。元和十二年，乃罷舉東歸，至華陰。夜禱岳廟，以卜進退之計。中夜，忽夢一青綬人，檢簿出來報雲："來年有樂坤名已到，冥簿不見樂衝也。"衝遂改爲坤。來年如其說。春闈後，經嶽祈謝，又祝官位所至。（所至原爲主簿，據明鈔本改。）夢中稱官曆四資，郡守而已，乃終於郢州。（出《云溪友議》）

【譯文】

樂坤原名叫樂衝，趕考多次都沒考中，元和十二年落第後，離京東去回鄉。走到華陰縣，夜裏到華嶽神廟去進香，並抽籤算算自己今後該怎麼辦。半夜忽然夢見一個穿黑衣佩着印綬的人，手裏拿着個本子對他說，"明年，樂坤這個名的已到中舉，本子上已有名字，但是陰司的簿子上沒有樂衝的名字。"樂衝就改名叫樂坤。第二年，樂坤果然考中。春天的京試結束後，樂坤經過岳廟，又進去禱告，並向神求問今後官運如何。夜裏夢見神對他說能做四任官，最高能做到郡守。果然，樂坤最終做了郢州郡守。

永清縣廟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縣令至任逾年，其弟寧省，乍睹見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無門榜牌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伸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吳書有傳。誅南山之虎，斬長橋之蛟，與民除害，陰功昭著。餘素有壯志，以功佐時。餘名廓，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間，捕鷙獸。餘數年之內，剿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光如鏡，害人最多，餘亦誅之。居人懷恩，爲餘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凡三十餘處，皆餘憩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餘爲白虎神。幸君子訪問，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於襄陽從事，乃出版值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王澄，刻石於廟。（出《集異記》。明抄本作出《錄異記》）

【譯文】

永清縣在房州郡以東一百二十多里，是個篇僻貧窮的小山城，城牆殘破，城裏很蕭條。有個縣令到永清縣上任一年後，他的弟弟來看他。弟弟在城裏轉了轉，看到一片破敗景象，心裏很不好受。閒暇時到城邊四方轉了轉，看見一個破廟，裏面排列着些神像，但廟門上沒有匾額標識，不知是個什麼廟。向地方上的小吏打聽，說是永清大王廟。縣令的弟弟倚在廟門上好久，竟昏昏睡去。在夢中，廟神來見他，說，"我已經默默無聞很久了，很想傾訴一下我的處境，又怕人們把我當成妖怪。今天你來關心我，我就對你說說我多年的憂憤吧。我原來是毗陵人，祖上子隱是名人，吳書上有他的傳記。他曾殺過南山猛虎，斬過長橋的蛟龍，爲民除害，陰功很昭著。我向來有大志，想立那濟世的大業。我叫廓，受天帝的指派在金、商、房、均四州地面，捕殺惡禽猛獸。幾年的時間，我殺掉的猛虎不計其數，人民才得安居樂業。虎羣的王在西城郡。虎王身上像白色錦緞，額頭有像鏡子般的圓光。虎王害人最多，我也把它殺掉了。當地百姓感我的恩，爲我建了廟。從襄漢以北到藍關以南，給我立了三十多個祠廟，年年供奉祭祀，我的香火連綿不斷。民間後來傳說錯了，誤把我當做白虎神。今天幸虧你來關心我，那就求你給我廟門掛塊匾，以糾正傳說之誤。"後來，縣令的弟弟告訴了襄陽從事，就寫了塊牌板放在廟裏。後來天長日久雨打風吹，版上的文字快看不見了。大中壬申年間，襄州觀察判官王澄才叫人在廟裏放了塊石刻的碑。

崔澤

王鍔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常避暑於庭，時風月清朗。忽見一丈夫身甚長，峨冠廣袖，自堂之前軒而降，立於階所，厲聲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見，澤懼而且惡，命家僮逼之，已亡見矣。是夕，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書，願解官歸老，相府不許。後月餘，卒於郡。（出《宣室志》）

【譯文】

王鍔在太原做鎮守使。有個清河人崔澤，長慶年間在坊州當刺史。有一次，崔澤在院裏乘涼。這時月朗風清，忽然有一個人在屋子窗前從空而降。這人身材高大，戴着很高的帽子，衣袖十分寬大。這人站在臺階上大叫了三聲。崔澤全家都看見了。崔澤又怕又討厭，讓家裏的僕人趕他走，僕人去趕，已經不見了。這天夜裏，崔澤病了。第二天，就派人給上司送報告，請求辭官還鄉，相府沒準。一個多月後，崔澤就死在郡裏了。

韓愈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裏晝臥。見一神人。長丈餘，被甲仗劍，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以原做不。據明鈔本改。）踞見王。"神人曰："威粹骨蕝國，世與韓氏爲仇，今欲討之而力不足。卿以爲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而去。於是書其詞，置於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出《宣室志》）

【譯文】

長慶四年夏天，吏部侍郎韓愈由於患病不能處理公務，到秋天九月辭官，病更重了。十一月的一天，他在靖安裏的家中睡午覺，看見一個神人，個子有一丈多高，身穿盔甲手持寶劍，腰裏帶着弓箭，神態嚴峻地進入室內，站在牀前很久，然後說，"天帝要和你商量一件事。"韓愈趕快起來，整好衣冠坐着說，"我病得站都站不起來，怎麼敢坐着見大王呢？"神人說，"有一個叫威粹骨蕝的國，世代和韓氏爲敵，現在想討伐，但力量不足，你看怎麼辦？"韓愈說，"我願跟隨大王去討伐。"神人點點頭而去。韓愈就把神人說的話寫下來放在座位邊，好幾天也弄不懂是什麼意思，到十二月，韓愈就死了。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嘗爲司空範希朝從事於單于府。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爲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而至。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爲輒見曏者神人先至，率以爲常。衙將簡郢，與無爲弟子法真善，常爲郢語之。（出《宣室志》）

【譯文】

已故的相國李逢吉，曾經在單于都護府範圍朝的幕僚。當時金城寺裏有個叫無爲的和尚，七十多歲了。有一天他一個人在禪房裏靠着牆閉目打坐，忽然看見一個穿甲胃持長槍的人從廟裏走來。過了一頓飯功夫，有人報告說，"李逢吉李從事到！"從此以後，只要李逢吉到廟裏來，無爲和尚總是看見那個持長槍的神人先到，漸漸就習以爲常了。當時李逢吉衙裏有個叫簡郢的軍官，和無爲和尚的弟子法真是朋友，法真曾對簡郢說了這件事。

樊宗訓

硤石縣西有聖女神祠，縣令韋謀，與前縣令樊宗訓遊焉。宗訓性疏復，不以神鬼爲意，以鞭劃其牆壁，抉剔其衣祛，言笑慢褻。歸數日，邑中有狂僧，忽突入縣門大呼曰："縣令當持法，奈何放縱惡人，遣凌轢恣橫？"謀遣人逐出，亦不察其意也。旬餘，謀小女病，召巫者視之曰："聖女傳語長官，土地神靈，盡望長官庇護。豈有教人侵奪？前者遣阿師白於長官，又不見喻。"韋君曰："惡人是誰？即與捕捉。"曰："前縣令樊宗訓，又已發，無可奈何。以後幸長官留意，勿令如此。小娘子疾苦即應愈。"韋君謝之，令人焚香灑掃，邑中皆加敬畏，其女數日即愈。（出《室異記》，黃本作出《述異記》）

【譯文】

硤石縣城西有座聖女神祠。有一天縣令韋謀與以前當過本縣縣令的樊宗訓到聖女祠遊玩。樊宗訓爲人很輕浮獨特，不信鬼神。進聖女祠後，他用馬鞭在廟牆上畫着玩，還用鞭子挑神像的衣袖，開一些褻瀆神靈的玩笑。他們回來幾天後，有一個瘋和尚闖進縣衙大聲叫道，"縣大老爺應該執法，爲什麼放縱壞人，讓壞人這樣橫行不法？"韋謀讓手下人把他趕了出去，並不明白他說的什麼意思。十多天後，韋謀的小女兒病了，就請巫師來看。巫師說，"聖女神讓給大人傳話，說土地神靈應該受到地方官的保護，不然就會受到侵害。前些天聖女神曾派了師傅到縣衙向你告狀，你沒有管。"韋謀說，"壞人是誰呢？我就去抓他。"巫師說，"就是那個以前的縣令樊宗訓，已經卸任了，沒法處理他。希望您以後留意，不要再出這樣的事，你的小女兒病就會好。"韋謀向聖女神賠了禮，命人到廟裏請掃上供，讓老百姓都要敬神。過了幾天，他女兒的病果然好了。

裴度

裴度少時，有術士雲："命屬北斗廉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從之，奉事甚謹。及爲相，機務繁冗，乃致遺忘。心恆不足，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京師有道者來謁，留之與語。曰："公昔年尊奉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度笑而已。後爲太原節度使，家人病，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裴相公。廉貞將軍遣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耶？'將軍甚怒，相公何不謝之。"度甚驚。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淨院焚香，具酒果，廉貞將軍亦欲現形於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於階下，東向奠酒再拜。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雲無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出《逸史》）

【譯文】

裴度少年時曾經聽一個算卦人說，自己屬北斗廉貞星神，應該心存敬畏，還要常常備好祭品果酒供奉星神。裴度很相信，就常常祭祀自己的星神。後來裴度拜了相，公務太繁忙，就漸漸忘了，覺得敬不敬設什麼關係。不過這想法他沒跟人講過，別人也不知道。有一次京城有個道士拜見，裴度留他談話。道士說，"您過去尊奉天神，爲什麼後來不敬奉了呢？是你的守護神感謝你的供奉，才保佑你到了今天。"裴度笑而不答。後來裴度謝任太原節度使時，家裏人生病，請來女巫跳神。女巫彈着胡琴，顛三倒四昏昏沉沉了好半天，突然跳起來說，"有請裴相公，廉貞將軍傳話說你太不講情義，都把他忘了。將軍很生氣。相公爲什麼不向廉貞將軍請罪呢？"裴度大喫一驚。女巫又說，"請你選個好日子，淨身齋戒，在清潔的院子裏燒上香，擺上酒果，廉貞將軍將會現形和你相見的。"這天，裴度沐浴淨身穿上官服，站在院裏面向東方灑酒祭拜。只見眼前出現了一個三丈多高的大神，穿着金甲手持長矛，面朝北站着。裴度嚇得出了一身汗，跪伏在地上不敢動。不一會兒那大神就消失了。裴度問左右的人，誰也沒有看見。從此後他就更加尊奉大神，再也不敢有絲毫怠慢。

張仲殷

戶部郎中張滂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內讀書，遂結時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聰利，但不攻文學，好習弓馬。時與同侶挾彈，遊步林藪。去所止數里，見一老人持弓，逐一鹿繞林，一矢中之，洞胸而倒。仲殷驚賞。老人曰："君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獲此一鹿，吾無所用，奉贈君，以充一飯之費。"仲殷等敬謝之。老人曰："明日能來看射否？"明日至，亦見老人逐鹿。復射之，與前無異，復又與仲殷。仲殷益異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觀子似可教也。明日復期於此，不用令他人知也。"仲殷乃明日復至其所。老人還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漸低下，如入洞中，草樹有異人間，仲殷彌敬之。約行三十餘里，至一大莊，如卿相之別業焉。止仲殷於中門外廳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修謁之狀。出曰："姨知君來此，明日往相見。"仲殷敬諾而宿於廳。至明日，敕奴僕與仲殷備湯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於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爲起，亦無辭讓。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視其狀貌，不多類人，或似過老變易，又如猿玃之狀。其所食品物甚多，仲飲食次，亦不見其母動匕箸，倏忽而畢。久視之，斂坐如故，既而食物皆盡。老人復引仲殷出，於廳前樹下，施牀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首（首原作臥，據明抄本改。）指一樹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發矢十枝，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謂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於牀下曰："敬服。"又命牆頭上立十針焉，去三十步，舉其第一也。乃按次射之，發無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勢。但約臂腕骨，臂腕骨相柱，而弓已滿。故無強弱，皆不（不字原缺，據明抄本補。）費力也。數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撫之，謂仲殷曰："止於此矣。勉馳此名，左右各（明抄本名作且）教取五千人，以救亂世也。"遂卻引歸至故處。而仲殷藝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者，（者字原空缺，據明抄本、黃本補。）雖童子婦人，即可與談武矣。後父卒除服，偶遊於東平軍，乃教得數千人而卒。其老人蓋山神也。善射者必趫度通臂，故母類於猿焉。（出《原化記》）

【譯文】

戶部郎中張滂的兒子叫仲殷，在南山讀書時，結交了幾個同年的子弟。仲殷聰明機靈，但不愛讀書喜歡騎馬射箭，常常帶着弓箭和同伴們到樹林裏去玩。有一次他們走出去三四里地，在林子裏遇見一個老人拿着弓箭正追趕一隻鹿。老人只一箭就把鹿射中，箭穿鹿胸。仲殷十分讚賞。老人問，"你能達到這個程度嗎？"仲殷說，"我倒是希望射得這麼好。"老人說，"我得了這個鹿也沒什麼用，送給你們拿回去吃了吧。"仲殷和同伴們十分感謝。第二天來，又看老人在追一頭鹿，又是一箭射中，射中後又把鹿送給了仲殷，第三天仍是這樣。仲殷非常驚異佩服，就拜求老人教給箭法。老人說，"我看你還可以傳授，明天你再到這兒來，別告訴別人。"第二天仲殷如約來到時，老人也來了，就領着仲殷往西走了四五里，走進一個山口，路漸漸低下去，好象走進一個洞裏。洞裏的樹木花草也和外面不一樣，仲殷更加敬服老人。大約走了三十里地，來到一個大莊園，看樣子像王公大臣的別墅。老人讓仲殷在中門外等着，自己整好衣冠走近去，好象要對誰行大禮參見。不一會老人出來說，"姨知道你來了，明天要你去見她。"仲殷就住在前廳，等候接見。第二天，老人讓僕人準備了熱水給仲殷洗浴，換上新衣，在大廳擺了酒席，請仲殷參拜老太太。仲殷趕忙跪拜，老太太沒起身，也沒什麼禮讓的客氣話。老人就請仲殷入席。仲殷看這位老太太不像人，也許是太老以後變了形，倒象個大猿猴。桌上的酒菜十分豐盛，仲殷都喫完了，也不見老太太動筷子。但是轉眼間，桌上的酒菜全都沒有了。仲殷仔細看老太太，見她還是一動不動地坐着。宴畢老人領仲殷到院裏，在廳前的樹下放了一張牀坐下。接着老人拿來弓箭，抬頭指着一個樹枝說，"我發十箭射下一尺樹枝來。"說着就連發十箭，射下來十段樹枝。仲殷把碎枝接起來一量。正好一尺。老人問這個技術怎麼樣，仲殿跪拜在地，連說，"佩服之極！"老人又讓在牆頭紮上十根針，在三十步外，從第一根起，挨着順序根根全都射中。老人接着教仲殷各種射箭的姿勢和訣竅，指點仲殷臂在拉弓時要盡力向內彎，彎到碰到腕骨的程度也能把弓拉滿，到了這個程度，那就不論拉強弓還是弱弓，都會毫不費力了。過不幾天，仲殷就掌握了訣竅。老人高興地說，"就教這些就夠你用了。以後你出了名，可以再教五六千個善射的人，就可以在國家有亂時平定亂世了。"然後老人就把仲殷領到來時的山口。仲殷的箭法越來越精，經他指點過的，那怕是婦女兒童，都精通武藝兵法。後來仲殷父親死了，他料理完喪事，偶然到東平軍中去，教了好幾千將士學箭術纔去世。原來那位老人就是山神。善於射箭的人都必然雙臂特別健壯，所以那個老太太就象猿猴了。

凌華

杭州富陽獄吏曰凌華，骨狀不凡。常遇施翁相曰："能捨吏，當爲上將軍。"華爲吏酷暴，每有縲絏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賄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將死，見黃衫吏齎詔（詔原作印。據明抄本改。）而前，宣雲："牒奉處分，以華昔日曾宰劇縣，甚著能績。後有缺行，敗其成功。謫官圜扉，伺其修省。既迷所履，太乖乃心。玉枕嶷然，委於庸賤。念茲貴骨，須有所歸。今鎮海軍討逆諸臣，合爲上將。骨未圓實，難壯威棱。宜易之以得人，免塊然而妄處。付司追凌華，鑿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優恤。"於是黃衫人引入。有綠冠裳者隔簾語曰："今日之來，德之不修也。見小吏而失祿，竊爲吾子惜焉。"命左右取鉗槌。俄頃，有緇衣豹袖執斤斧者三人。綠裳賜華酒王盅，昏然而醉。唯聞琢其腦，聲絕而華醉醒。復止華於西階以聽命。移時，有宣言曰："亡貴之人，理宜裨補。量延半紀，仍齎十千。"宣訖，綠裳延華升階語曰："吾漢朝隱屠釣之人也。蓋求全身，微規小利。既歿之後，責受此官。位卑職猥，殊不快志。足下莫嘆失其貴骨，此事稍大，非獨一人。"命酒與華對（明鈔本無對字）酌別。飲數杯，冥然無所知。既醒，宛然在廢牀之上。捫其腦而骨已亡，其儕流賻助，凡十千焉。後十五年而卒。（出《集異記》）

【譯文】

杭州富陽有個名叫凌華的典獄官，骨相很不一般。曾經有一個姓施的老者給他相面後說，"如果你能不當這個小典獄官，以你的骨相看，將來能做大將軍。"凌華管理監獄非常殘暴。對待送來的犯人，常常插人喉嚨撞人家心口，通犯人給他行賄。元和初年，凌華病了一夜就死了。剛要死時，看見一個穿黃衣的官員，帶着公文來到牀前宣讀說，"現在奉命對你進行處理。你過去曾在很困難的條件下辦公事，有不少功勞。可是你後來有不少罪錯，使你沒能成大事。你現在被貶去官職，閉門思過，進行對自己罪過的反省。既然你心存邪惡，走上犯罪的道路，就使你的很高骨的骨相與你卑劣的本身不相符合了。然而你高貴的骨頭應該有所歸屬。現在鎮海將軍是平亂的有功之臣，馬上要晉升爲上將，然而他們的骨相不好，作爲上將軍很不威壯。所以應該把你高貴的骨頭換給上將軍，以免貴骨還附在你卑劣的肉體中。現在派人找到你，把你的玉枕骨鑿下來上交。並命令辦這事的官員，對你給予適當的體恤照顧。"於是黃衣官員領凌華到了一個地方。只聽得有個綠衣人隔着簾子說，"你今天到這裏來受處理，是因爲你缺乏作官之德。爲了一個小官而失去上將軍的前程，真爲你有那樣好的骨相而可惜啊！"然後叫左右快取來鉗子鐵錘。不一會兒，有三個穿黑衣挽着豹皮袖子的人拿着刀斧進來。綠衣人給凌華五杯酒，凌華喝下去立刻就醉得不省人事，只聽到有斧子在鑿自己的腦袋。鑿聲停後，凌華也就醒過來了，又讓他站在臺階下聽候吩咐。立刻，又宣佈說，"凌華既然已失去了高貴的骨頭，應該有所照顧補償。再三斟酌，決定發給十千錢。"宣佈完後，那綠衣人請凌華上臺階到大廳上來，對凌華說，"我是漢朝一個爲想做官而故意隱居在民間，以求有朝一日能被朝廷賞識的人。爲了自身追求微薄的名利，我死後罰我當這個專管給人換骨頭的官，官位卑小，乾的公事也很卑劣，你別感嘆你失去了貴人的骨相，這事雖然不小，但受這樣處置的決不只你一個人啊。"說罷叫人拿酒來，與凌華對飲餞別。凌華喝了幾杯，就昏沉沉不省人事，等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張破舊的牀上。摸摸自己的腦袋倒還在，但腦袋裏的骨頭已能沒有了。一打聽，他那幫朋友們爲給人辦喪事送的錢，加在一起正好是十千。凌華又活了十五年後才死。

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榮 劉元迥 鄭翦 柳澥 馬總 崔龜從

李回

唐故相李回，少時常久疾。兄軿，召巫覡，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臥，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將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下，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頳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出《宣室志》）

【譯文】

唐代做過宰相的李回，小時曾得病很久不好。哥哥李軿爲李回請來了男巫女巫，在院裏擺上酒食供果，求神佑助。李回在屋裏臉朝牆躺着，忽然聽見院裏人聲嘈雜，一看，是院裏有好幾十個鬼，有的穿黃衣有的穿綠衣，搶着喫擺設的酒食。過了好半天人們快散去時，巫師想去撤掉桌子，忽然有個人從空中飛下來，左右長着兩隻翅膀。那些鬼怪都嚇得四下奔逃，邊跑邊喊，"陸大夫神來了！"巫師也驚呼，"真是陸大夫神到了！"於是讓趕快重新擺上酒菜，那神就扒在桌上，喫完了菜，又喝酒，不一會兒喝得滿臉通紅，有點醉了才飛走。那羣鬼也都消失了。過了幾天，李回的病就好了。

李序

元和四年，壽州霍丘縣有李六郎，自稱神人御史大夫李序。與人言，不見其形。有王筠者，爲之役。至霍丘月餘，賃宅住，更無餘物，唯几案繩牀而已。有人請事者，皆投狀。王筠鋪於案側，文字溫潤，須臾滿紙。能書。字體分明，休咎皆應。時河南長孫郢爲鎮遏使，初不之信，及見實，時與來往。先是官宅後院空寬，夜後或梟鳴狐叫，小大爲畏。乃命李六郎與疏理，遂雲諾。每行，似風雨霎霎之聲，須臾聞笞捶之聲。遣之雲："更不得來。"自是後院遂安。時御史大夫李湘爲州牧，侍御史張宗本爲副使。歲餘，宗本行縣。先知有李序之異而不信，乃長孫郢召之，須臾而至。宗本求一紮，欲以呈於牧守，取紙筆而請。序曰："接對諸公，便書可乎？"張曰："可也。"初，案上三管筆，俄而忽失一管，旋見文字滿紙。後雲："御史大夫李序頓首。"宗本心服，歸而告湘，湘乃令使邀之。遂往來數日，雲："是五獄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蘄州，某於陰道管此郡。"亦飲酒，語聲如女人，言詞切要，宛暢笑詠。常作笑巫詩曰："魍魎何曾見，頭旋即下神。圖他衫子段，詐道大王嗔。"如此極多，亦不全記。後雲："暫往蘄州看舍弟。"到蘄乃七月中，仍令王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與長孫。鄰（鄰原作郢，據陳校本改。）近數（數原作姿，據陳校本改。）州人，皆請休咎於李序。其批判處猶存。（出《博異志》）

【譯文】

元和四年，壽州霍丘縣有個李六郎，自稱是神人御史大夫李序。他和人說話時人們看不見他。他還有個僕人叫王筠。李序主僕到霍丘縣一個多月，住在租的一間房裏，屋裏沒什麼多餘的東西，只有一張桌子一個吊鋪。有人來求王序預卜吉凶。李序就給寫出來。僕人王筠先把紙鋪在桌上，不一會紙上就寫滿了字，文字通暢，字也寫得很合體，寫出來的吉凶事後來都能應。當時的鎮遏使是河南人長孫郢，起初聽說時不信，等看見是真的，就常和李序來往了。長孫郢的府第後院很空曠，半夜常有夜貓子狐狸號叫，一家大小都很害怕。就請李序來整治。李序答應了。他到府第來時，看不見本人，只聽得一片風雨颯颯聲，片刻就聽見拷打哭叫聲，並聽見李序大聲斥責道："都快滾，不許再來！"從此長孫郢的後院就安寧了。當時做州官的是御史大夫李湘，上面派了一個副史張宗本。年末時張宗本到各縣巡視時聽說了李序的事，不相信。長孫郢就把李序召了來。李序來後，張宗本就請李序給李湘寫封書信。取來紙筆後李序問："就在諸公面前寫，可以嗎？"張宗本說可以。起初桌上有三支筆，突然就少了一支，接着就見紙上寫滿了字，後面還寫着"御史大夫李序頓首再拜"。這下張宗本信服了，他去告訴州官李湘，李湘就派人把李序請來，兩個人交往了好幾天。李序說，"我是五獄神的弟弟，我的七弟在薪州。我在冥間管理本郡。"李序也喝酒，說話的聲音像女人，很善於辭令，談笑風生。他有一首嘲笑巫師的詩說："魍魎何曾見，頭旋即下神。圖他衫子段，詐道大王嗔。"這樣的詩很多，就不一一記載了。後來，李序說要到薪州去看弟弟。他到薪州是七月中旬，到後讓僕人王筠給長孫郢送去新米二斗和一封信。當時，鄰近幾州的人，都請李序幫助避災，他批寫的字現在還留存着。

蔡榮

中牟縣三異鄉木工蔡榮者，自幼信神祈。每食必分置於地，潛祝土地，至長未常暫忘也。元和二年春，臥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來，謂母曰："蔡榮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見，乃速爲婦人服飾。有來問者，必紿之曰：'出矣。'求其處，則亦意對，勿令知所在也。"言訖走去。妻母從其言。才畢，有將軍乘馬，從十餘人，執弓矢，直入堂中，呼蔡榮。其母驚惶曰："不在。"曰："何往。"對曰："榮醉歸，怠於其業，老婦怒而笞之，榮或潛去，不知何在也，十餘日矣。"將軍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無丈夫，亦無器物。"將軍連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諾，"責曰："蔡榮出行，豈不知處。"對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將軍曰："王后殿傾，須此巧匠。期限向盡，何人堪替？"對曰："梁城鄉葉幹者，巧於蔡榮。計其年限，正當追役。"將軍者走馬而去。有頃，教藏者復來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榮每食必相召，故投恩耳。"遂去。母視榮，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聞梁城鄉葉幹者暴卒。幹妻乃榮母之猶子也。審其死者，正當榮服雌服之時。有李復（按，疑當作復言）者，從母夫楊曙，爲中弁團戶於三異鄉，遍周其事。就召榮母問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見德者，豈其然乎？（出《續玄怪錄》）

【譯文】

中牟縣三異鄉，有個叫蔡榮的木匠，從小就信神。每次喫飯時總往地下放些飯食祭祀土地神。長大以後一直這樣做。元和二年春天，蔡榮病了六七天。有天傍晚，有個武官跑到家裏對蔡榮的母親說，"趕快給蔡榮穿上女人的服裝，他平時的衣服東西也快收起來別讓人看見。如果有人來問你就騙他說，蔡榮不在家，問到那裏去了，你也別說出準地方，說個大概就行。"武官說完了就消失了。蔡榮的母親和妻子記聽從了武官的話。果然，剛給蔡榮穿好女人的衣服，就來了個騎馬的將軍，帶着十多個佩帶弓箭的隨從，一直闖進屋裏喊蔡榮。母親驚慌的說，"蔡榮不在家。"將軍問，"到哪兒去了？"母親說，"蔡榮喝醉了酒回來，不好好幹活，我用鞭子抽了他一頓，他賭氣跑了，已經十幾天沒回來。"將軍叫人在屋星搜，搜查的人說，"屋裏沒有男人，也沒有男人用的東西。"將軍連聲呼喊土地神出來，那個武官就出來了。將軍斥責說，"蔡榮到哪裏去了，你這個土地神能不知道嗎？"土地神說，"他是一怒之下獨自出去，沒說上那兒去。"將軍說，"大王的神殿後面傾斜了，須要找蔡榮這樣的巧匠去修。期限快到了，誰能替他去？"土地神說，"梁城鄉有個叫葉乾的木匠，手藝比蔡榮還好。我算他的陽壽也到了，正應該讓他去。"將軍一聽就上馬去了。過了一會兒，那武官又來了，對蔡母說，"我就是這裏的土地神。因爲蔡榮每頓飯都請我來同吃，所以我要報答他。"說完就走了。母親去看蔡榮，見他出了一身大汗，從此病就好了，不久就聽說梁城鄉的葉幹突然死亡。葉乾的妻子，是蔡榮母親的乾女兒。計算葉乾死的時候，正是蔡榮穿上女人衣服的那個時辰。有個叫李復的，姨夫楊曙當時在三異鄉當中弁團戶，很瞭解這件事，就找來蔡榮的母親詢問，把榮母所說的情況告訴了李復。敬神如此虔誠，難道這不就是一種迴應嗎？"

劉元迥

劉元迥者，狡妄人也。自言能煉水銀作黃金，又巧以鬼道惑衆，衆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師古鎮平盧，招延四方之士，一藝者至，則厚給之。元迥遂以此術幹師古，師古異之，面試其能，或十銖五銖。皆立成焉。蓋先以金屑置於汞中也。師古曰："此誠至寶，宜何用？"元迥貴成其奸，不虞後害，乃曰："雜之他藥，徐燒三年，可以飛仙；爲食器，可以避毒；以爲玩用，可以辟邪。"師古大神之，因曰："再燒其期稍緩，子且爲我化十斤，將備吾所急之器也。"元迥本炫此術，規師古錢帛，逡巡則謀遁去。爲師古縻之，專令燒金。其數極廣，元迥無從而致，因以鬼道說師古曰："公紹續一方，三十餘載，雖戎馬倉廩，天下莫與之儔，然欲遣四方仰歸威德，所圖必遂者，須假神祈之力。"師古甚悅，因而詢之，元迥則曰："泰嶽天齊王，玄宗東封，因以沈香刻制其像。所以玄宗享國永年。公能以他寶易其像，則受福與開元等矣。"師古狂悖，甚然之。元迥乃曰："全驅而至，或恐卒不能辦。且以黃金十五斤，鑄換其首，因當獲祐矣。"師古曰："君便先爲燒之，速成其事。"元迥大笑曰："天齊雖曰貴神，乃鬼類耳。若以吾金爲其首，豈冥鬼敢依至靈之物哉！是則斥逐天齊，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澤純金而易之，則可矣。"師古尤異之，則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迥所爲，仍命元迥就岳廟而易焉。元迥乃以鉛錫雜類，鎔其外而易之。（易原作置，據明抄本改。）懷其真金以歸，爲師古作飲食器皿，靡不辦集矣。師古尤加禮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資奉甚厚。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將吏，忽有庖人，自廚徑詣師古。於衆會之中，因舉身丈餘，蹈空而立，大詬曰："我五嶽之神，是何賊盜，殘我儀質？我上訴於帝，涉歲方歸。及歸，我之甲兵軍馬，帑藏財物，皆爲黃石公所掠去。"則又極罵，復聳身數丈，良久履地。師古令曳去。庖人無復知覺，但若沉醉者數日。師古則令畫作戎車戰士，戈甲旌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迥之奸。方將理之，而師古暴瘍。不數日，腦潰而卒。其弟師道領事，即令判官李文會、虞早等按之。元迥詞窮，戮之於市。（出《集異記》）

【譯文】

劉元迥是個狡滑奸詐的人。他說自己會把水銀煉成黃金，又花言巧語講神論鬼迷惑人，很多人信了，他也由此騙了不少錢，過得很富足。李師古任平盧節度使，招納四方有才能的居士。凡是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受到優厚的待遇。元迥就跑去投奔李師古，說他會鍊金術。師古不信，當面試他。他當時就出了好幾錢金子，原來這事先就偷偷把碎金末放在水銀裏騙了師古。師古說，"這真是個了不起的技術，但怎麼用法呢？"劉元迥想狠狠算計一下李師古也不考慮什麼後果，就對師古說，"如果把水銀里加上一些藥物，慢慢煉上三年，吃了就可以成仙。爲用來做食器，可以防毒，用來作玩物，可以避邪。"師古完全相信了，說，"你可以慢慢燒煉，先給我煉出十斤，以備我急用。"劉元迥本來就是炫耀鍊金術騙人的。這時就打算騙了師古的錢，得空就逃掉。但師古籠絡劉元迥以後，讓他專鍊金，而且要的數量相當多。元迥沒法作假，就拿鬼神之道騙師古說，"大人您鎮守一方，三十多年來，雖然你的車馬庫存財產可以富甲天下，然而要想四方的人都感於你的威德，你想要的也都能得到，那就必須藉助於神仙的幫助。"師古興奮地問怎麼藉助神力，元迥就說，"你應該供奉泰山的天齊王。當年唐玄宗東巡到泰山，用沉香木刻制了天齊王像供奉，所以玄宗當了一輩子皇上。如果您能以更貴重的東西換下玄宗的那尊天齊王神像，那你的富貴就會和唐玄宗一樣了。"師古很有野心，就聽信了。元迥就說，"如果把那尊天齊王像整個換下來，怕不好辦，只要用十五斤黃金鑄成天齊神的頭，換下來，你就可以得到天齊神的祐護了。"師古讓他馬上鍊金作頭，快快辦成這事。元迥大笑說，"別看天齊神是個大神，其實他不過是個鬼怪而已。如果用我所煉出的極貴重的金給他鑄頭，那些鬼怪還會依附於天齊神鳴？他們會把天齊神趕走，那您還能受到他的祐護嗎？你只要把人間平常用的黃金給天齊神鑄個頭就可以了。"師古更覺得驚異，就把家裏的二十斤黃金給了元迥讓他鑄成金頭，拿到泰岳廟去換天齊神的頭。劉元迥把李師古的二十斤黃金歸爲己有，弄了些鉛、錫之類的金屬鑄了個頭，到廟裏去給天齊神換上了。又用師古金子的一少部分做了些飲食器具送給師古，假稱是用自己所煉的金子作的，師古就更加器重他了，把他敬爲兄長，贈給他財物、美女和宅院。第二年，有一天李師古設宴招待屬下的官員和將士時，有一個廚師從廚房裏一直跑到李師古面前。然後突然變成了一丈多高的大個子跳到了空中，對宴會上的衆人憤憤地說，"我是五嶽廟裏的天齊神，是那個盜賊殘害我，把我的頭給換了？我向天帝去告狀，去了一年多，回來後，我的車馬衛隊和倉庫裏的錢財已被黃石公搶掠一空！"越罵越兇，越長越高，竟身高好幾丈。過了很久，那廚師才一下落到地上。師古叫人們把廚師拖走。廚師一直不省人事，昏昏沉沉象喝醉的好幾天也不醒來。師古就叫人畫了很多兵車戰士、刀槍戰旗，還裝了幾十車紙錢，到泰山前燒化。這時師古還沒有完全看穿劉元迥的鬼計，剛想弄個明白，就得了暴病。不幾天，師古因腦袋潰爛而死了。他的弟弟李師道繼爲平盧節度使之事，叫判官李文會和虞早一齊審訊劉元迥，劉元迥說不清楚，被判死刑，拖到市上斬首。

鄭翦

穆宗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空。長安縣主簿鄭翦主役，於御院之西序，見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黃帝路過，汝速實之。不然，罪在不測。"翦惶懼，使修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古井也。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奏之。帝至宮朝獻畢，赴南郊，於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稱賀，遂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公權，書於實井之上，名曰《望瑞感應紀》。仍賜鄭翦緋衣。（出《唐統記》）

【譯文】

唐穆宗駕幸南鄭，打算去太清宮祭祀。當時長安縣的主簿鄭翦負責皇帝的護衛和起居，在行宮的西院值班。忽然來了個白衣老人對他說，"這下面有口井，正是皇帝要去過的地方，你快把他填上，不然你會犯下大罪。"鄭翦十分害怕，趕快找人來挖開地皮，一看下面已陷下去了好幾尺，原來是一口古井。驚訝之餘再去找白衣老人，已不見了。於是趕緊把古井填好。當時功德使護軍尉劉弘規把這事奏報給皇上。皇上在太清宮祭祀完畢回到皇宮，在宮門下馬後，文武大臣都祝賀皇上平安還宮。穆宗就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撰寫文章，命當起居郎的柳公權寫下來刻成碑，豎在那口填實後的古井上，碑文名叫《望瑞感應記》。皇上還爲此特賞給鄭翦穿紅袍。

柳澥

柳澥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贈百餘金，諭令西上。遂與秀才嚴燭、曾黯數人，同舟北歸。至陽朔縣南六十里，方博於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接一物。初視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衫帶，泊舟而下。立於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與諸君同事。符命雖至，當須到桂州。然議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嚴見澥之所爲，不覺懍然，亦皆肸蠁如有所睹。澥即卻入舟中，偃臥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受泰山主薄，曏者車乘吏從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笑言，亦無疾。但每至夜泊之處，則必箕踞而坐。指揮處分，皆非生者所爲。陽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灘，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見二紫衣，具軍容，執錘，驅百餘卒，在水中推輓其舟。澥至桂州，修家書才畢而卒。時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出《河東記》）

【譯文】

柳澥少年時家裏很窮。他到廣州時，廣州節度使孔戣侍他很好，給了他不少錢讓他到西上求前程。於是柳澥和秀才嚴燭、曾黯三人一同乘船上路。船走到陽朔縣南邊六十里，三個人正在船裏賭博着玩，柳澥突然推開賭具，從空中接了一件東西，看着象一張名帖，就急忙讓船伕停船，穿戴整齊上了岸，向空中作拜說，"我柳澥今後有幸和各位一同共事了。現在我的任命雖然已經到了，但我還有很多行李私事要處理完，請你們在前面等我。"同船的曾暗和嚴戣見此情形都又驚又怕，也模糊糊地看到了空中有什麼。柳澥又回到船裏，接着嘆了半天氣纔對兩位朋友說，"我已被任命爲陰間的泰山主簿，剛纔接我的車馬僕從已經到了，我和他們相約，等我到桂林後再去上任。"說完，就再也不說不笑，也沒有生病。只是每到夜晚船停泊後，他就躬身坐着，辦理公事，說的那些話和事都不象是活着的人。陽朔離桂林船要走三天，經過五十個險灘，船伕要費很大的力氣才能過去，然而這船卻走了一天就到了陽朔。原來柳澥看見有兩個穿紫衣的軍官，手執錘，指揮着一百多個兵在水裏推船。柳澥到了桂林，剛寫完一封家書就死了。這件事出在唐代元和十四年八月間。

馬總

馬總爲天平節度使。暇日方修遠書，時術人程居在傍。總憑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慘蹙，不類於常。程不敢驚，乃徐起，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總召元封，屏人謂曰："異事異事，某適有所詣，嚴邃崇閟，王者之居不若也。爲人導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相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見。'因留連曰：'之此官，亦人世之中書令耳。六合之內，靡不關由。然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用，況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總因辭退，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爲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總既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死，豈馬公誤聽，將祐增其年，以悅其意也？（出《集異記》）

【譯文】

天平節度使馬總，有一天公餘時正在寫信給遠方的友人，當時有位術士程居在他身邊。馬總寫着寫着忽然打起盹來，但臉色卻十分慘白，不象平時。程居不敢驚動，慢慢走出去找到馬總的左相元封告訴了他。不一會兒，馬總把元封叫來，讓左右退下，然後說，"怪事怪事！我剛纔去了一個地方，府第高大森嚴，比帝王的宮殿也不差。有人領我走進去，竟看見了已死的司徒杜十丈。杜司徒笑着迎下臺階對我說，'已經盼望你很久了，見到你真高興。我在陰間這個官，也相當於陽間的中書令了，而且天地之間的事我都管。然而長久地處理繁忙地公務，心力交瘁有些承受不了，希望找個賢能的人換我的班。你有才有識，定能擔此大任，而且我們在陽世時又是好友，所以我特意把你請來，準備把我的官職授給你。'我苦苦推辭，最後都哭了。過了半天杜司徒才說，'既然你不願意，那你就先回去吧。不過二十年後，我們還會再見的。'我就回來了。"馬總醒後，高興地對別人說，他還有二十年的陽壽。然而過了兩年就死了。並不是馬公聽錯了，而是在陰間杜司徒把兩年後相見故意說成二十年，好讓馬總心裏高興罷了。

崔龜從

崔龜從，長慶三年，以大理評事從事河中府。一夕，夢與人入官署，及其庭，望見室內有人當陽，儀衛甚盛。又一人側坐，容飾略同。皆隆準盱目，搦管視狀，若決事者。因疾趨及階，拜唯而退。行及西廟，視廡下牖間，文簿堆積於大格，若今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問之："此當是陰府，某願知祿壽幾何。"吏應曰："二人後且皆爲此州刺史，無勞閱簿也。"及出門，又見同時從事，席地而樗蒲。歸寤，大異之，彷彿在目。唯所與同行者，夢中問（問原作顧，據明抄本改。）之，其姓名是常所交遊，及覺，遂妄其人。明日入公府，話於同舍，皆以爲吉。解曰："君夢得君，（明抄本君作官。）而又見樗蒱者，蒲也。君後當如主公，節臨蒲州矣。"爾後每入祠廟，輒思所夢，嘗屢謁河瀆。及爲華州，拜西嶽廟宇神像，皆非夢中所見。開成中，自戶部侍郎，出爲宣州，去前夢二十年矣。五月至郡，吏告曰："敬亭神實州人所嚴奉，每歲無貴賤，必一祠焉。其他祈禱報謝無虛日。以故廉使輒備禮祠謁。"龜從時病，至秋乃愈，因謁廟。及門怳然，屏上有畫人，抱案而鞠躬，乃夢中之吏也。入廟所經歷，無非昔夢，唯無同行者。歸以告妻子。明年七月，龜從又病，苦下泄，尤不喜食，暮夜輒大劇。因自診前夢，以爲"吏所告者，吾其終於此乎？"因心禱之。既寐，又夢晨起視事如常時。將就便室，及側門，有家吏姚珪者，附耳言曰："左府君使人傳語。"聞之心悸而毛堅，意其非常人。就室未及坐，有一人，戎服提刀，奔趨而入。視其狀魁岸，面黝而加赤，不類人色。紫衣黦剝，乃敬亭廟中階下土偶人也。未及語，龜從厲聲言曰："我年得幾許？"遽應曰："得六十幾。"夢中記其言，及覺，遂忘其奇載，意者神不欲人逆知其終歟？遲明，自爲文以祝神，具道所以。命兒侄將酒牢廟中以禱。先是疾作，醫言疾由寒而發，服熱藥輒劇。遂求醫於浙西，醫沈中遂乘驛而至。既切脈，直言公之疾，熱過而氣壅，當以陽治之，藥劑以甘草犀角爲主。如其言，涉旬而稍間，經月而良已。自以爲必神之助，又自爲文以祝神。因出私俸，修廟之壞隳，加置土偶人，寫垣墉之畫繪皆新之。大設樂以享神，自舉襟袖以舞。始長慶感夢之時，絕不爲五木之戲，及至江南，方與從事復爲之。龜從後入相，罷爲少保歸洛。大中七年卒。（出《龜從自敘》）

【譯文】

長慶三年，崔龜從以大理評事的職銜在河中府當從事。一天晚上，他夢見和一個人一同走進一個官府，進了大廳，見正面坐着一個儀態威嚴的人，還有一個人側面生着，容貌服飾和中間坐的人一樣，都是高鼻大眼。那個人正拿着筆看公文，象是在決斷大事。崔龜從趕快拜禮告罪退出來。走到西廟，看見屋檐下的窗子裏一排一排架格堆放着卷宗檔案，好象是官府的辦公處所。這時看見一個官員抱着卷宗走出來。就迎上去問道："這裏是冥府吧，我想知道我的壽數怎樣，官運如何？"那官員說："你們兩個以後都會當上這個州的刺史，不用查簿子了。"崔龜從走出大門，又看見自己的一個同事，正坐在地上用樗蒲玩賭博的遊戲。夢醒後，感到十分奇怪。夢裏的事好象就在眼前。只有那個和他一起走的人，在夢裏問他時是自己的熟人，醒後卻想不起來了。第二天崔龜從到衙裏去把夢中的事說給同僚，大家都說這夢很吉利，並解說夢見玩樗蒲，就是預示你將到蒲州當節度史。從此以後，崔龜從每到一個神廟，都想起夢裏的事。曾去過河神廟，到華州時也去過西嶽廟，看了所有的神像，都不象夢裏的人事。開成年間，他從戶部侍郎任上調到任宣州刺史，離開作夢已經二十年了。五月到了蒲州郡。郡裏的官員告訴他，這個州的人特別信奉敬亭神，每年不分貴賤窮富，都要進祠祭祀，平日廟裏也香火不斷，以往每一任州官上任後都備上祭禮上廟祭祀。當時崔龜從正在生病，到秋天病好了纔去敬亭神廟上香。一進了廟門就恍然有所醒悟，看見牆上的畫中有個人抱着案卷在行禮，正是二十年前夢裏遇到的那個官員。進廟以後看到的一切都和夢境相符。只是還找不到那個同行者。從廟上回來告訴了妻子。第二年七月，崔龜從又病了，腹瀉不止，到了夜裏就更重，不能喫飯，病中自己回憶二十年前的夢，心想那個官員說的意思是不是我就要死在這裏了？心裏就不斷的禱告。剛睡着，又夢見自己象平時一樣進衙辦事。剛到休息室的側門，一個家中的管事人附在他耳上說，"左府君派使者來給你傳話。"崔龜從立刻嚇得頭髮都豎了起來，心想一定是陰間派人來了。進屋還沒坐定，就有一個身穿軍服提着刀的人闖了進來，這人身材高大，面孔黑紅，紫衣服舊得掉了色，定睛一看，纔想起他就是敬亭神廟大殿前的泥神像。還沒等那人說話，崔龜從就厲聲問道，"我的陽壽倒底是多少年？"那人很快答道，"六十多年。"夢中記住了這句話，醒來以後，竟忘了那神人說的是六十幾年了，暗想大概是神人不能告訴他究竟能活到那一年。天明以後，就自己寫了一篇文章，把這些事都寫上了，然後讓兒子侄兒帶上酒、肉到敬亨廟中祭神。起初他生病後，醫生說是因爲受寒，就給他服熱性藥，結果病情加重了。於是就求浙西一位名醫。醫生騎馬趕來，一號脈，直率地說，"你的病是熱引起的，應當服以甘草犀角爲主的清熱藥。"於是就按醫生的話服藥，十天後就見好轉，一月後痊癒。心想這一定是神的佑護，又寫了一篇祭神的文章。並拿出自己的錢，修補廟裏破敗的地方，重塑了大殿前的神像，把牆上的壁畫也重新畫了，請來了鼓樂班子，他自己也隨着樂聲跳起舞來。當初長慶年間夢見去陰間之後，再也不玩用樗蒲賭博的遊戲，到了江南，才和同僚們又玩這種遊戲了，崔龜從後來當了相國，在任太子少保時退休回洛陽，大中七年去世。

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蔣琛 張遵言

蔣琛

霅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霅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常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雖入餘且之網。俾免刳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會，川瀆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邇漁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持網且久，纖鱗細介，苦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貯愨誠，由斯而來，冀答萬一。能退咫尺以遠害乎？"琛曰："諾。"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頃，有龜鼉魚鱉，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蹙波爲城，遏浪爲地。開三門，垣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伍，守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十，東西馳來，乃吁氣爲樓臺，爲瓊宮珠殿，爲歌筵舞席，爲座裀褥，頃刻畢備。其尊田徑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術亦數百，銜耀，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覿，五紀於茲雖魚雁不絕，而笑言久曠。勤企盛德，衷腸惄然。"湖神曰："我心亦知此。"揖讓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馬。"於是二神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額，青其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於門，設禮甚謹，敘暄涼竟。江神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神不（不字原空缺，據陳校本補。）識不知，事須帖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禮宜躬親。候（明鈔本作後）吾子清塵，得免舉罰否。然竊於水濱拉得範相國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溪湖神曰："欽奉實久。"範君曰："涼德韋泯，吳人懷恩，立祠於江濆，春秋設薄祀。爲村醪所困，遂爲江公驅來。唐突盛宴，益增慚慄。"於是揖讓入門。既即席。則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聞軿闐車馬聲。"則有綠衣玄冠者，氣貌甚偉，驅殿亦百餘。既升階，與三神相見。曰："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傴僂而進。方即席，範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負波濤之困，讒痕謗跡骨銷未滅，何慘面目，更獵其杯盤？"屈原曰（屈原曰三字原缺。據明抄本、陳校本補。）："湘江之孤魂，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然無聞穿七札之箭，不射籠中之鳥；刜洪鍾之劍；不剮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吳霸越，功成身退，逍遙於五湖之上，輝煥於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戲謔於綺席，恃意氣於放臣？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剮腐肉於几上？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於是湘神動色，命酒罰範君。君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皤皤美女，喝《公無渡河歌》。"其詞曰："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捉衣看入兮中流去。流排衣兮隨步沒，沈屍深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幹，推出黃沙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取（取字原空缺，據陳校本改。）河源塞泉脈。"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舞（舞字原缺，據陳校本補。）《採桑曲》。"凡十餘迭，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甕抱石扶眼之徒與？"對曰："然。"屈曰："餘得朋矣。"於是朱弦雅張，清管徐奏。酌瑤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娥喝喝《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曰："悲風淅淅兮波綿綿，蘆花萬里兮凝蒼煙。虯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沈我天。所復不全兮身寧全，溢眸恨血兮往漣漣。誓將柔荑扶鋸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爲之慘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樓船泛泛於疊流，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潮來津亭維一舠，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霅溪神歌曰："山勢縈迴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煙波接九嶷，幾人經此泣江籬。年年綠水青山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於是範相國獻境會夜宴詩曰："浪闊波澄秋氣涼，沈瀋水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嫋碧雲飄風席，觥飛白玉灩椒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徐衍處士獻《境會夜宴並簡範詩》曰："珠光龍耀火燑燑，夜接朝雲宴渚宮。鳳管清吹悽極浦，朱弦閒奏冷秋空。論心幸遇同歸友，揣分慚無輔佐功。雲雨各飛真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大夫左持杯，右擊盤。朗朗作歌曰："鳳騫騫以降瑞兮，患山雞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國鹼砆之爭輝。當候門之四闢兮，瑾嘉謨之重扉。既瑞器而無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刳石以爲舟兮，顧沿流而志違。將刻木而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孑孑於空闊（闊字原空缺。據明抄本、陳校本補。）兮，靡羣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籬秋。日晼晼兮川雲牧，棹回起兮悲風幽。羈魂汨沒兮，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於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而（而原作之，據明抄本改。）死兮，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卮瓊斝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誚餘持杯以淹流。"申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鼉振鼕鼕，神龍耀煌煌。紅樓壓波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冷吟秋，瑤瑟清含商。賢臻江湖叟，貴列川瀆王。諒予衰俗人，無能振穨綱。分辭昏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歡滄浪侶，邃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鴟夷君銜杯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玄黃交戰兮吳無全壟。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國步顛蹶兮，吾道遘兇。處鴟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餘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蹤。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嶽，亦粗足展餘拂鬱之心胸。當靈境之良宴兮，謬尊俎之相容。擊簫鼓兮撞歌鐘，吳謳趙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鼕鼕，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歌終，毚郡城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鐘鳴。而飄風勃興，玄雲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沓。頃之，無所見。曙色既分，巨龜復延首於中流。顧眄琛而去。（出《集異記》，明鈔本作出《篡異記》）

【譯文】

湖南簨縣人蔣琛，精通詩經書經，曾經在鄉間教書。每到秋冬之際，就在霅溪或太湖中張網打魚。有一次，他捕到一隻大龜，看這大龜長得很特殊，就看着它說，"雖然你進了我的漁網，但我免了你被烹煮開膛之苦，就放了你吧。都說龜是四靈之一，你這個大龜能對我這個窮老頭有點什麼報答嗎？"大龜遊向湖去時，不時回頭看了六七次。一年多後，有一天湖面上風雨大作，湖中波濤洶湧。只見那隻大龜伏在蔣琛的船邊，象人似的站着說，"今晚太湖神、霅溪神和松江神聚會，很多江神河神也被請前來參加。到時他們要飲酒作樂，怕會貼近你的魚船。你老長年在這裏打漁，捕了不少魚鱉蝦蟹。就是那些從你網中逃脫的，也對你很怨恨。這次他們大聚會時會乘機報復你以發泄對你的仇怨。過去你放我生還，我十分感恩，所以特來通知你，以報恩於萬一。希望你離這是非之地遠遠的，以免受到傷害。"蔣琛感謝地說，"我知道了。"就把船停在一個僻靜的灣子裏，把船繫好等着看。不一會兒，就見到成千上萬的魚鱉蝦蟹等湧出水面，在水面二里寬的範圍內，它們興起波浪，波浪就變成了城，弄平了水面成了土地。城有三個門，城裏有寬闊的街道。有成千的水族，都長着人的身子和龍頭，手持刀槍，整整齊齊地列着隊，象在等侍什麼。接着又有幾十個蛟龍和大蛤蜊，從東方游來。它們吐出的氣立刻變出了樓臺宮殿，還變出了歌舞宴席、座椅褥墊，這些都只在片刻間準備好了。宮殿裏的陳設和用品都是人間所沒有的。又有幾百個神魚吐着火珠，引導着一百多士兵，簇擁着一黑衣黑帽的大王，從霅溪的南河口湧了過來。又見幾百個水霅嘴裏叼着閃耀的燈引導着二百多騎士，擁着一位紅衣紅帽的大王，從太湖中流趕來。他們到了城門口，兩個大王下馬見禮。溪神說，"咱們分別轉眼五百年了，雖然常常通信，卻不能直接見面，使我能親受指教，心裏常感空曠寂寞。"湖神說，"我的心中也和你一樣啊！"兩個人又一次作揖謙讓才進了城門。這時只聽一個老蛟在遠處喊報，"安流王已經上馬了！"於是溪、湖二神恭敬地站着等候。這時就見一個神人穿着虎豹皮衣，額頭赤紅雙腳烏黑，手裏舉着火把，引導着幾千旌旗儀仗和士兵，擁着一位紫衣紅帽的大王，從松江西面來到城前。溪神和湖神在城門口十分恭敬地迎接，禮儀十分周到。問過了安康後，松江神說，"也有一位將要當宰相的要經過這裏向北去。這位宰相長相很平常，也沒帶更多的侍從儀仗，怕各位神仙不認識他，還望諸位多多關照，不要興波作浪，讓他借道平安地趕路。其實這位宰相也是奉上天之命去辦事，按理說我應該護送他，但我想各位都是德高望重的，不會因沒有我護送而難爲他吧。這次我在江邊把范蠡相國硬拉來參加咱們的聚會，就算是補償我的失禮吧。"這時就有一個身披斗篷手執寶劍的人走上前來。溪湖神說，"對範相國我是欽佩很久了。"范蠡說，"我由於生前爲官有德，江南人感恩，爲我在江邊立了祠，經常以酒肉供奉我，我今天喝醉了，被松江神拉來了。以我的身份能參加這樣高貴的聚會，實在既惶恐又榮幸。"於是六神一起入席就坐。這時又聽見老蛟在遠處喊道，"湘水神離城還有二里遠了！"不一會就聽見車聲隆隆，一位綠衣黑帽的人，帶着幾百隨從，氣宇軒昂地走進來了。進了宮殿，和三個神至相施禮後說，"我是和汨羅江屈副使一同來的。"只見衣服破舊面容憔悴的屈原躬着身子走進來。剛入席。範相國就嘲笑屈原說，"你這個當初被朝廷放逐的官兒，在水裏呆了這麼多年，是不是當年被誣陷的那些事還沒洗淨，才這麼悲愁嗎？"說着還把屈原面前的杯盤搶了過來。屈原說，"我一個湘江的孤魂，被魚蝦喫剩下的身子，怎敢和你這高貴的相國爭辯呢？然而你難道沒聽說過，能穿透七層竹板的箭，不射籠中的小鳥，能劈開大鐘的劍，不會用來切桌上的肉。範相國你生前滅了吳國使越國成了霸主，功成身退，活着時逍遙在江湖上，死後萬世傳頌。我素來敬仰你范蠡的功德和盛名，從來不敢有一點不敬，今天你卻在這樣隆重的宴會上當衆嘲笑我這個被誣陷放逐的人，這和用利箭射籠中的病鳥，用寶劍切桌上的爛肉，有什麼不同？我真替你可惜你那利箭和快刀啊！"一番話說得湘神也感動了，就命罰范蠡喝酒。範相國剛要喝酒，幾十個舞女就開始獻歌舞爲宴會助興。這時有一位藝人大聲報告說，"現在請一位最美的女子唱歌！"於是一位美女唱起了《公無渡河歌》。歌中唱道，"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捉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步沒，沉屍深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幹。推出黃沙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取河源塞泉脈。"歌畢，藝人又報說，"現在請謝秋娘舞採桑曲。"謝秋娘伴着《採桑曲》翩然起舞，曲子反覆了十餘次，音樂十分哀怨。舞還沒完，外面又有人報說申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鴟夷君從海上來了。他們被引進宮殿，江、溪、湘、湖四神對這三位禮遇十分優厚。屈原說，"你們就是爲了忠於國家被奸臣陷害而屈死的那三位名臣吧？"三人回答說是。屈原說，"我終於今天有了知音朋友了。"這時樂隊奏起了笙管笛簫和大琴，宴會上珏杯閃光，山珍海味不斷地呈送上來，好大的排場。謝秋娘舞完後，藝人又報，"現在由曹娥唱《怨江波》！於是曹娥就在宴前唱了起來。《怨江波》共有五段，蔣琛只記下了三段。歌詞是，"悲風淅淅兮波綿綿，蘆花萬里兮凝蒼煙。虯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迭浪兮沈我天。所復不全兮身寧全，溢眸恨血兮往漣漣。誓將柔荑扶鋸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宴。"曹娥唱完，座上的人們都很哀傷。這時江神舉酒，請太湖神起來邊歌邊舞，唱道，"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這時江神幹了一杯，也載歌載舞地唱道，"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樓船泛泛於疊浪，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潮來津亭維一舠，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接着湘王持杯請霅溪神歌唱道，"山勢縈迴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君。"酒令傳到溪神，湘王歌唱道，"渺渺煙波接九嶷，幾人經此泣江籬。年年綠水青山色，不改重華南狩時。"接着相國范蠡獻詩一首祝賀夜宴："浪闊波澄秋氣涼，沉沉水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嫋碧雲飄風席，觥飛白玉灩椒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這時徐衍徐處士緊接着范蠡獻詩一首，"珠光龍耀火燑燑，夜接朝雲宴渚宮。鳳管清吹悽極浦，朱弦間奏冷秋空。論心幸遇同歸友，揣分慚無輔佐功。雲雨各飛真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這時屈原大夫左手舉杯，右手敲着盤子，聲音朗朗地作了一首歌，"鳳騫騫以降瑞兮，患山雞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因鹼砆之爭輝。當侯門之四闢兮，瑾嘉謨之重扉。既瑞器而無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刳石以爲舟兮，顧沿流而志違。將刻木而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孑孑於空闊兮，靡羣援之可依。血淋淋而傍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籬秋。日晼晼兮川雲收，棹回起兮悲風幽。羈魂汨沒兮，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於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而死兮，無得與我儔。當鼎足之嘉會兮，獲周旋於諸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卮瓊斝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誚餘持杯以淹流。"這時申屠先生獻詩助興說："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鼉振鼕鼕，神龍耀煌煌。紅樓壓波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冷吟秋，瑤瑟清含商。賢臻江湖叟，貴列川瀆王。諒予衰俗人，無能振穨綱。分辭昏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歡滄浪侶，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鴟夷君這時也幹了一杯作了一首歌，"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玄黃交戰兮吳無全壟。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國步顛蹶兮吾遘兇。處鴟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餘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蹤。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嶽，亦粗足展餘拂鬱之心胸。當靈境之良宴兮，謬尊俎之相容。擊簫鼓兮撞歌鐘，吳謳趙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鼕鼕。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唱完這首歌，霅郡城樓的更鼓已敲盡，洞庭山廟裏的晨鐘已響了，一時江水上什麼都消失了。然而風聲陣陣，黑雲四起，水波間還能隱約聽到車馬聲伴着浪濤聲，片刻後就什麼都沒有了。天將明時，那隻大龜又在湖中伸出頭來，看了幾眼蔣琛，然後就沒入湖中。

張遵言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牆下一物，凝白耀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貓，須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悅懌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至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令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寧遵言輟味，不令捷飛之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默無所睹。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愛君恩深，四年已來，能活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仡，遂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箭，形狀瑰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獰暴。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悚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霽獰毒爲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嗚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以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我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烏（明抄本烏作鳥）頭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即當邀迓。"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真王者也。入門，見王披兗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禮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回謂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邇。"王曰："前殿淺陋，非四郎所宴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摟。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爲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粒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不爲奉上元夫人處分，焉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歟？"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轂轂而落，暝然無所睹。遵言良久懵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也？"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也。"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有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應？蘇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以他事問老僧，老僧竟不對，曰："吾今已離此矣。"即命遵言歸，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出《博異記》）

【譯文】

南陽張遵言，趕考沒有中，回鄉時路上住在商山一個旅店。半夜時天很黑，張遵言起來看看僕人給馬添草料沒有。忽然見東牆下有個東西，非常白，亮得耀眼。叫僕人去看，是一隻白色的狗，象貓那樣大，渾身皮毛和爪子牙齒都象玉，色彩特別光潔，十分可愛。遵言十分喜歡它，給它起名叫"捷飛"，意思是說這狗跑起來象飛一樣。他常常和這白狗在一起，起初讓僕人張志誠裝在袖子裏帶着。張遵言每次喫飯，都要把那白狗弄到面前。如果狗不愛喫東西，張遵言就想法做它喜歡喫的東西來餵它。如果飯食不夠了，寧肯自己不喫，也要省出來給白狗喫。一年多白狗一直在僕人袖子裏待著，僕人好象有點不耐煩了，張遵言就把白狗要來放在自己袖子裏，而且喂得更加精心。夜裏和狗一同睡，白天和狗呆在一起，整整四年過去了。有一次張遵言到梁山去，天色將晚而越來越陰，仍然沒到目的地，又忽然下起了大雨。張遵言只好和僕人躲在大樹下避雨。當時天昏地暗，什麼也看不見，忽然發現那小白狗不見了。遵言非常着急，就讓僕人四處去找，正在找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個人，有八尺多高，穿着白衣，長得很英俊可愛。當時就覺得好象在月亮下站着，什麼都看得很清楚。就問白衣人從那兒來，姓什麼。白衣人說："我姓蘇，排行第四。"又對遵言說，"我已經知道你的姓名了。你的白狗不是丟了嗎？我就是啊。你眼前有必死的大難了，可是我對你十分敬愛，四年以來，你能夠養着我，甚至都捨出自己的飯食來餵我，而且毫不後悔。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救你逃脫大難，然而會搭上十多條命哩。"說完，就騎上遵言的馬，遵言步行跟在後面。走了有十里地，遠遠看見一個墳上有三四個人。穿白衣戴白帽子，個個都有一丈多高，手裏拿着刀劍，非常威嚴。可是他們見到蘇四郎後，立刻伏在地上跪拜迎接。拜完也不敢抬頭。四郎問他們有什麼事，他們說，"奉大王的公文，捉拿秀才張遵言。"說完，還不住地偷看張遵言。遵言非常害怕，差點跌倒在地上。蘇四郎說，"不許無禮！我與遵言同行同止，你們快給我走開！"那四個白衣人一聽就嚇得哭了起來。四郎對遵言說，"別擔心，他們不敢把我怎麼樣。"又走了十里，看見有幾個象夜叉的傢伙，都拿着刀槍，個個銅頭鐵額，模樣十分可憎，他們蹦蹦跳跳，作出十分兇殘的樣子。他們看見蘇四郎後，立刻規規矩矩的站住，然後戰戰兢兢地向四郎叩拜。四郎喝問，"你們在這裏幹什麼？"夜叉們立刻收起猙獰的面孔，換上一副老實可憐的表情，用胳膊爬到四郎跟前說，"我們奉大王的命令，專門來抓張遵言秀才。"然後都賊眉鼠眼的偷看張遵言。四郎說，"張遵言是我的朋友，不准你們抓他！"夜叉們立刻不住地叩頭，把頭都叩得流血了，他們說，"剛纔那四個白衣人，因爲沒有抓到張遵言，大王已下令每人挨五百鐵棍，現在不知他們是死是活。現在你不讓我們把張遵言帶走，我們是非死不可了。請立即救我們一條命，暫時讓我們把張遵言帶走吧。"四郎大怒，把夜叉們痛罵了一頓，夜叉嚇得屁滾尿流，有的嚇得跪到幾十步外，但仍然淌着血流着淚不斷的請求。四郎說，"小鬼好大膽，再不滾開，我叫你們立刻都死！"夜叉們又哭又號地跪了。四郎又對遵言說，"這些傢伙們很難對付，不容易說通，現在他們都被我趕走，事情就算成了。"又走了七八里，見手執刀槍的四五十人，和平常人長得一樣。他們列隊拜在四郎面前，四郎問，"你們來做什麼？"他們回答得和夜叉一樣。又說，"前面的夜叉牛叔良等七個人，因爲沒有抓到張遵言，都被法辦了。我們非常害怕，不知四郎你有什麼法術，能救我們活命。"四郎說，"你們排好隊隨我來，也許有辦法，怎樣？"那五十個人，有一半跟着走。過了一個大黑城門，又走了幾里，見城樓上戒備森嚴，有一個騎馬的軍官來到四郎面前，傳達大王的話說，"我應該出城去迎接四郎，但因爲我的權力有限，按規定不能到路上迎拜。先請四郎在南館休息片刻，我會立刻去迎接您。"四郎剛在南館坐下，大王派的信使就跟着來請，並且請張遵言也一同去。他們就一同走。見宮殿樓閣，和人間真正的王一樣華貴。進了宮門，見大王披着長袍、帽子上垂着流蘇，迎接四郎，恭敬行禮。四郎只很隨便地還了禮，說話也不跟尊敬。大王卻禮儀很重，揖拜迎下階來，四郎隨便拜了拜就隨着走進前殿，還回頭小聲對遵言說，"他是主人，禮儀不能不重。"這時大王說，"前殿太簡陋，怎能在這裏宴請您。又請四郎走過了三個大殿，每個殿裏都陳設華麗，擺着酒食設着牀榻。到了第四個大殿裏，才請四郎和張遵言入席。所喫的東西，用的器具，都和人間不同。喫完了飯，又請四郎登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子上，都裝飾着明珠，照得周圍如同白天。大王安排了酒宴音樂，請四郎宴飲，酒過幾巡後，大王對四郎說，"我想找人歌舞助興，不知可不可以？"四郎說，"爲什麼不可以呢？"這時來了七八個舞女，還有十幾個善喝酒的人，都象是神仙的容貌和裝飾。這時大王和四郎都換上了便服，在一起說話談笑，好象是在人間的兩個少年朋友。過了一會兒，四郎和一個美女調笑，那美女態度很嚴肅，不理四郎。四郎又進一步戲她，那美人發怒說，"我是劉根的妻子，不是受上元夫人的安排，怎能到這裏？請你放尊重些。宴會上曾經有位許長史，在雲林王夫人都不敢開的宴會上，口出輕薄之言。我已經對杜蘭香講了這事。她也不過是口出薄言，而不敢過於無禮，四郎怎麼可以這樣輕狂無禮呢？"四郎大怒，用酒杯使勁敲了一下盤子，震得柱子上的明珠撲撲地落了下來，四郎就象根本沒看見。過了一陣，張遵言好象大夢初醒。一看，自己還在那棵避雨的樹下。四郎和那匹馬也都在跟前。四郎說："你已經逃出了大難，咱倆該分別了。"遵言說："我接受你這樣大的恩惠，今後想對你有一點報答，也不知道你在那裏，我這一生又有誰可以依靠呢？"四郎說，"我不能對你說出我的所在。你可以到商州龍興寺，找一個在東廊縫補袈紗的和尚，問他就行。"說完，騰空飛去了。這時天色微明，遵言就準備好了馬匹，準備上路。到了商州，一打聽，果然真有個龍興寺。找到那位補袈紗的和尚，趕快上前拜見，問四郎的去處和所在。起初和尚堅決不對遵言說，後來遵言苦苦哀求，老和尚纔在夜深人靜時對遵言說，"既然你這樣苦苦地求我，我就告訴你吧。四郎，就是太白星精。大王，是仙界貶下來的官，現在管我們這一方。"遵言再問別的事，老和尚什麼也不說了，說，"我現在已經不在這裏了。"老和尚讓遵言快離去。第二天遵言再去時，老和尚已不知去向。

卷第三百一十 神二十

張無頗 王錡 馬朝 郄元位 夏陽趙尉 盧嗣宗 三史王生 張生

張無頗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惟還魂起死。因此永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盒，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扣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志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睹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強拜，王罄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倘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璣，翠楹楣，煥耀若布金鈿，異香氳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褰簾，召無頗入。睹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才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脈，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篦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碗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於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才貨其犀，已鉅萬矣。無頗睹貴主華豔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扣門而送紅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倏忽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鶯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夢不成，香炷金爐自嫋煙。"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脈次。左右雲："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之響，宮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後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慚。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後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後睹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後遂白王曰："愛女非疾，私其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爲賈充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后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爲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勝。（勝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後敬仰愈於諸婿，遂止月餘，歡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婿，須歸人間。昨夜（夜原作夢，據明抄本、陳校本改。）檢於幽府雲，當是冥數，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爲時人所怪。南康又遠，況別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頗曰："唯侍衛輩即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減算耳。"遂與王別。曰："三年即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扣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出《傳奇》）

【譯文】

長慶年間，進士張無頗在南康住。在準備趕考之前，曾到廣東番禺縣去找一位認識的府帥求助。然而等他到了番禺後才知道府帥已換了個不認識的人。他投靠無門。憂愁得病倒在一個旅店裏，他的僕人也離他而去。這時忽然有一個會算命的袁大娘來到旅店，細看了看無頗後，說，"您絕不會永遠這樣窮困下去的。"無頗就賣了一件衣服請袁大娘喝酒。袁大娘說，"你現在窮困在這裏，我告訴你一個辦法，你如果去作，不出十天半月，自然會富貴起來，而且還能延長你的壽數。"無頗說，"我如今又窮又餓，你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大娘說，"我有一盒玉龍膏，是能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你可以因爲這個藥得到一個貴族女子。你可以貼一個佈告，說你是神醫。如果是普通人來求醫，你就不要給他治。如果有身份高貴的人來求醫，你就去給他治，給他用這個藥就行。"說罷就給無頗一個暖金盒，裏面裝着玉龍膏。袁大娘又說，"天冷時你拿出這個暖金盒來，屋裏就立刻會非常熱，連爐子都不用生了。"無頗拜謝了袁大娘，並且貼出一個佈告。過了幾天，果然有一個穿黃衣的人，象是宮中的太監，急急地敲無頗的門，對無頗說，"我們廣利王知道你有仙丹靈藥，所以派我來召見你。"無頗想起袁大娘的話，就隨太監去了。來到江邊，見停着一隻畫船，上船後，船走的又輕又快。走了有一頓飯功夫，來到一個城前，守衛十分森嚴。太監領無頗走過了十幾道大門，來到大殿。殿前列隊站着很多服飾華麗的美女。太監上殿報告說，"大王召的張無頗已經到了。"這時有人打開殿門的簾子，見殿上坐着一個人，穿着皇帝的衣服，頭戴遠遊冠，由兩個穿紫衣的侍女攙扶着走下殿階。兩個紫衣侍女對無頗說，"不必跪拜了。"大王說，"我知道你不是南越人，不是我的臣民，不用行禮了。"無頗一定要跪拜，大王立刻大大地彎下腰來答謝，說，"我實在太冒昧了，把你這位賢人從遠方請來。我的一個最疼愛的女兒得了病，聽說你有神膏，如果能給我的愛女治好病，我真是太感激你了。"說罷，叫兩個太監把無頗領到公主住的院子去。無頗跟着又過了好幾道大門，來到一個小殿。只見樓閣畫廊的簾上都裝着珍珠，門楣上鑲着寶石，整個宮殿都鑲金掛銀，到處都瀰漫着一種特殊的香氣。不一會兒，有兩個宮女打開珠簾，召無頗進了公主的寢宮。無頗見珍珠繡帳裏有一個少女，看樣子剛剛十六七歲，穿着紅色綢緞鑲金邊的衣裙。無頗就給這位公主切脈。過了半天說，"公主您的病是心火所苦。"然後拿出玉龍膏，請公主就着酒喫下去，公主立刻就好了。這時公主就從頭上拔下一個翠玉作的雙鸞篦送給無頗。無頗不敢接受，公主說，"我並不是付給你看病的報酬，只是表達我的心意罷了。我父王還會正式酬謝你的。"無頗只好拜謝收下了。太監就領無頗去見大王。大王拿出了"駭雞犀"、"悲翠碗"等極貴重的金玉寶物贈送無頗。無頗拜謝接受了，太監又領無頗出宮送他上了那隻畫船。無頗回到番禺，光賣那隻"駭雞犀"就得了銀錢鉅萬。那位公主美麗嬌豔楚楚動人，無頗也很想念她。一個多月後，忽然有個青衣使女，敲門送來一個紅信箋。上面題着兩首詩，沒寫姓名，無頗接過詩箋後，那青衣使女就忽然消失了。無頗說，"這一定是仙女寫的詩。"兩首詩是："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鶯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夢不成，香炷金爐自嫋煙。"不一會兒，以前的那個太監又來了，對無頗說，"大王又召你去，我們公主又病了，病情和上次一樣。"無頗很高興地又隨太監去了。見到公主後，又給她切了脈。這時侍女們說，"王后到。"無頗趕快到門外臺階下相迎。這時聽到女人環珮的聲音傳來，見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在一大羣宮女的簇擁下走來，看樣子就是王后了，無頗趕快跪拜。王后說，"這次又勞動你到這兒來，實在慚愧。可是我女兒病了，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病。"無頗說，"這是以前的病根沒除掉，公主有心事，所以又犯了。我再給她服一次藥，定能去除病根。"王后問，"藥在那裏呢？"無頗就把那個暖金藥呈給皇后、皇一見藥盒，半天沒說話，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安慰了幾句公主就走了。王后回去對大王說，"咱們的女兒不是病了，而是和無頗有情了。不然的話，爲什麼咱們宮裏的暖金盒會在無頗手裏呢？"大王感嘆地說，"既然我們的女兒象漢代賈充的女兒看上了韓公子，我們也只好儘快地成全他們，別使女兒再喫苦了。"無頗出來後，大王請他到另一個房間住下，給了很豐富的禮品，並設宴慰賞。然後又召見無頗說，"寡人很敬慕你的爲人，想把我的愛女許配給你，你意下如可？"無頗喜出望外，連忙多次拜謝大王。大王就命宮中管事的，選定了良辰吉日，爲無頗和公主舉行了隆重的婚禮，大王和王后對無頗的尊重，超過了對其他的那些女婿。無頗在宮中住了一個多月。每日歡宴遊樂。大王說，"張郎不同於別的女婿，必須回到人間。好在昨夜我到冥府去查了生死薄，你的陽壽還很多。這樣，我的女兒不至於長期守空房。你若回番禺去，離我們太近，來往會讓人們奇怪。如果讓你到南康去，又離我們太遠，況且南康也不是我管轄的範圍了。我看，你不如回韶陽去吧，這樣兩方面都很方便。"無頗說，"我也正是這個意思。"於是大王開始給無頗準備了很多服裝珍寶，還備了船。無頗說，"我的侍衛和僕從就由我來安排吧，不要用陰間的人了。"一切準備好以後，無頗就離別了大王。臨別時大王說，"以後我每隔三年去看你們一次，你千萬不要對別人說。"無頗帶着公主在韶陽住下，人們都不知道他們的來歷。剛住了一個多月，一天袁大娘忽然敲門，無頗一見袁大娘大喫一驚。袁大娘說，"張郎今天日子過得這麼好，你和你小娘子該謝謝我這個媒人了吧！"無頗和妻子趕快拿出很多貴重珍品答謝袁大娘，大娘就走了。無頗問妻子，妻子說，"袁大娘就是袁天綱的女兒，穆先生的夫人。暖金盒就是我們宮中的寶物。"後來每隔三年，廣利王一定夜晚到張無頗家來看望女兒女婿，後來這事引起了別人的懷疑，就搬走了。搬到那裏去了，誰也不知道。

王錡

天興丞王錡，寶曆中，嘗遊隴州。道息於大樹下，解鞍籍地而寢。忽聞道騎傳呼自西來，見紫衣乘車，從數騎，敕左右曰："屈王丞來。"引錡至，則帳幄陳設已具。與錡坐語良久，錡不知所呼，每承言，即徘徊鹵莽。紫衣覺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謂爲王耳。"錡曰："未諭大王何所自？"曰："恬昔爲秦築長城，以此微功，屢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駕，某爲羣小所構，橫被誅夷。上帝仍以長城之役，勞功害民，配守吳嶽。當時吳山有嶽號，衆鹹謂某爲王。其後嶽職卻歸於華山，某罰配年月未滿，官曹移便，無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跡所稀，寂寞頗甚。又緣已被虛名，不能下就小職，遂至今空竊假王之號。偶此相遇，思少從容。"錡曰："某名跡幽沉，質性孱懦，幸蒙一顧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緣奉慕，顧展風儀，何幸遽垂厚意。誠有事則又如何？"錡曰："幸甚。"恬曰："久閒（閒原作聞，據明鈔本改。）散，思有以效用。如今士馬處處有主，不可奪他權柄。此後三年，興元當有八百人無主健兒。若早圖謀，必可將領。所必奉託者，可致紙錢萬張，某以此藉手，方諧矣。"錡許諾而寤，流汗霢霂，乃市紙萬張以焚之。乃太和四年。興元節度使李絳遇害，後節度使溫造，誅其兇黨八百人。（出《河東記》）

【譯文】

寶曆年間，天興縣丞王錡曾到隴州去。半路上在一棵大樹下休息，解下馬鞍來放在地上靠着睡覺。忽然聽見一陣馬蹄聲從西邊傳達來，只見一個紫衣人坐在車裏，後面跟着幾個騎馬的隨從。紫衣人停車後對隨從說，"請王錡縣丞到我這裏來。"隨從領王錡來見紫衣人，看見紫衣人已坐在一個陳設齊備的帳篷裏了。紫衣人和王錡坐着談了好半天了，王錡仍不知該怎麼稱呼他的官銜，所以答話時常常吞吞吐吐覺得很失禮。紫衣人發覺了，就說，"我已經潦倒二十年了，不過您要稱呼我，還是可以叫我大王的。"王錡就問，"不知大王從何處來？"紫衣人說，"我就是秦代的大將軍蒙恬。當年我爲秦始皇修建長城，以這個功勞多次蒙受重任。後來秦始皇歸天了，我被一些小人陷害誣告，終於被殺了。我死後，天帝仍然認爲修長城是勞民傷財害了百姓，發配我到吳嶽當一個管山嶽的官。當時管山的官都有稱號，人們就也管我叫大王。可是後來吳山卻劃歸華山管轄，而我罰配的年限還沒滿。我管吳山的實權已交給華山君，我什麼可管的都沒有，整日守着一座空山，山裏人煙稀少，十分寂寞。又因爲我已虛有了大王的稱號，不能再放下架子當更小的官，所以現在只是個名義上的大王而已。這次和您相遇，想求您幫幫忙。"王錡說，"我只不過是個無名的小縣丞，既無能又懦弱，見到大王十分榮幸，但又能爲大王做些什麼呢？"蒙恬說，"我是由於敬慕您纔來和您見面，一看您果然是個很有風度十分正直的人。如果能得到您的關照，能否爲我辦點事呢？"王錡說，"我一定遵命。"蒙恬就說，"我閒散了這麼久了，很想再能有點作爲。然而現在到處都沒有空缺，兵馬也都有主管，我不能去硬奪別人的官職。三年後，興元地方將會有八百名無人統領的士兵，我如果早點做好準備，就可以作這八百人的統領。我要託的事，是請你給我一萬張紙錢，我以這些錢做軍餉，就可以辦成了。"王錡當即答應了，然後就驚醒了，嚇得出了一身汗。於是就買了一萬張紙燒了。到了太和四年，果然發生了興元節度使李絳被害的事，新上任的節度使溫造把反叛的八百名士兵全部殺了，這就是蒙恬託夢說的那八百名士兵。

馬朝

馬朝者，天平軍步卒也。太和初，滄州李同捷叛，詔鄆師討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與賊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鄆饋食，適至軍中。會戰有期，朝年老，啓其將曰："長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來日之行，乞請自代。"主將許之。乃戰，鄆師小北，而士俊連中重瘡，僕於闘場，夜久得蘇。忽有傳呼，語言頗類將吏十數人者。且無燭，士俊窺之不見。但聞按據簿書，稱點姓名。俄次士俊，則呼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旋遂過，及遠，猶聞其檢閱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歸。四更方至營門，營吏納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謂其已死，及見驚喜，即洗瘡傅藥。乃曰："汝可飲少酒粥，以求寢也。"即出汲水。時營中士馬極衆，每三二百人，則同一井。井乃周圓百步，皆爲隧道，漸以及泉，蓋使衆人得以環汲也。時朝以甕汲水，引重之際，泥滑，顛仆於地。地中素有折刀，朝心正貫其刃。久而士俊懼其未回，告於同幕者。及到則已絕矣。士俊旬日乃愈。（出《河東記》）

【譯文】

馬朝是天平軍中的一個士兵。太和初年，滄州發生了李同捷的叛亂，上面命令駐守鄆城的軍隊前去平叛，馬朝也在平叛的軍隊裏。部隊到了平原南面，和叛軍對峙了十多天。馬朝的兒子馬士俊，從鄆城送飯到部隊來找父親。馬上就要和叛軍會戰了，馬朝年紀大了，就向主將報告說，"我的大兒子士俊，年輕有力，又善於射箭，請允許他替代我參加會戰。"主將同意了。戰鬥開始後，鄆城部隊受挫撤退，馬士俊身受重傷昏倒在戰場上。半夜裏他甦醒過來，忽然聽到傳呼點名的聲音，好象有十幾個大小軍官就在附近。當時沒有光亮，士俊看不清是些什麼人，只聽見有人按照本子上的記錄一個個的點名。點到馬士俊跟前，喊的卻是父親馬朝。旁邊有人說，"這不是馬朝本人。"於是點名者命令趕快去把馬朝捉來。說完這些人就走過去了，一直走了很遠，還能聽到他們點名的聲音。士俊很害怕，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就掙扎着爬起來慢慢往回走，到四更纔到了軍營。營裏的軍官收留了他，攙扶他找到了父親。馬朝原以爲士俊已經陣亡，一見又驚又喜，趕快給他洗傷上藥，然後說，"你喝一點兌了酒的粥，就能睡着了。"然後就出去打水。當時軍營里人馬很多，每二三百人才有一個井。井周圍一百多步都挖了水溝，把井水引進溝裏，讓士兵們能圍着打水。馬朝用水罐打水，剛要提起來時，腳下一滑，跌倒在地上。地上恰恰有一段折斷了的軍刀，一下子穿透了馬朝的胸口。馬士俊在營帳裏等了半天不見父親回來，怕出什麼事情，告訴了同事後，到井邊一看，馬朝已經死去。而士俊十多天後就痊癒了。

郄元位

河東衙將郄元位者，太和初，常奉使京輦。行至沙苑，會日暮。見一人，長丈餘，衣紫佩金，容狀豐偉。御白馬，其馬亦高丈餘。導從近十輩，形狀非常，執弧矢，自南來。元位甚驚異，立馬避之。神人忽舉鞭西指，若有所見，其導從輩俱隨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然無睹。及回視之，皆不見矣。元位瘁然汗發，髀戰心驚，不覺墮馬。因病熱，肩輿以歸，旬餘方愈。時河東連帥司空李願卒。（出《宣室志》）

【譯文】

太和初年，河東衙將郄元位奉命護送使者京城。走到沙苑，天色將晚，看見一人，身材有一丈高，穿着紫袍，佩着金飾，儀表威嚴，騎着白馬，馬也有一丈多高。前面開路的侍衛近十名，也非同凡人，都帶着弓箭，從南面馳來。郄元位很驚異，停下馬來躲避。這時只見那神人舉起鞭子指着西方，那些侍從也隨着往西面張望。郄元位也往西面看，什麼也沒看見。等他一回頭，那羣人已經消失了。元位嚇出了一身汗，雙腿哆嗦，不覺跌下馬來，生了熱病，只好被抬了回來。原來才知道，那天河東連帥司空李願死了。

夏陽趙尉

馮翊之屬縣夏陽，據大河。縣東有池館，當太華（華原作和，據明抄本改。）中條，煙靄嵐霏，昏旦在望。又有瀵泉穴其南，泉水清澈，毫縷無隱。太和中，有趙生者，尉於夏陽。嘗一夕雨霽，趙生與友數輩，聯步望月於瀵泉上。忽見一人，貌甚黑，被綠袍，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綠波空悠悠。"趙生方驚，其人忽回望水濱，若有所懼，遂入水，唯露其首，有頃亦沒。趙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數十步，有神祠，表共門曰瀵水神。趙生因入廟，見神坐之左右，搏埴爲偶人，被綠袍者，視其貌，若前時所見水中人也。趙生曰："此瀵壤也，尚能惑衆，非怪而何？"將用劃其廟。有縣吏曰："此神廟，且能以風雨助生植。苟若毀其屋，適足爲邑人之患。"於是不果隳。（出《宣室志》）

【譯文】

馮翊管轄下有個夏陽縣，靠着黃河，縣東有池塘在太華山的中部。山頭平時霧氣迷漫雲煙繚繞，白天晚上都能看見。城南有個瀵泉，泉水清澈見底，水裏一切都歷歷在目。太和年間，有位姓趙的到夏陽當縣尉。有次雨過天晴，他約了幾個朋友到瀵泉附近賞月。忽然看見一個人，臉很黑，穿着綠袍子，在水流中間游來游去，邊遊邊唱道，"夜月風皎皎，綠波空悠悠。"趙生吃了一驚，那個人也忽然回頭向岸上望，好象也很喫驚，很快沉入水裏，只露個腦袋，過了一會就不見了。趙生第二天又到這裏來，見離岸傍十步，有一個廟，門上寫的是瀵水神廟。趙生進了廟，見神坐的兩旁排列着幾個泥作的偶像，其中有一個穿着綠袍，看他的長相，很象昨天看見的那個水裏的人。趙生說，"這個瀵水神竟讓他管的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做怪，怎麼得了！"就打算把廟拆毀。旁邊有個官員說，"這個神廟能夠興風雨幫助莊稼生長，如果毀了廟，恐怕會給本地人民帶來災害。"於是就作罷了。

盧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側。土偶之容，頗盡巧麗。開成中，范陽盧嗣宗，假職於蒲津。一日，與其友數輩，同遊舜廟。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戲曰："吾願爲帝子之隸，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衆皆謂曰："何侮易之言，瀆於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獨遊娥皇祠，酒酣，多爲褻瀆語。俄被疾，肩舁以歸。色悸而戰，身汗如瀝，其夕遂卒。家僮輩見十餘人，摔拽嗣宗出門，望舜祠而去。及視嗣宗屍，其背有赤文甚多，若爲所撲。蒲之人鹹異其事。（出《宣室志》）

【譯文】

蒲津縣有舜的祠廟。廟的旁邊，還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祠。二位女神的偶像容貌塑得十分秀美。開成年間，范陽人盧嗣宗到蒲津當代理地方官。一天，他和幾位朋友一同遊舜廟，又進了娥皇女英祠。盧嗣宗對着二女神的神象開玩笑說，"我想跟二位女神去，作奴僕也行，怎麼樣？"說罷還不斷地拜禮祝禱。朋友們都說，"你怎麼能用這樣不敬的言詞來侮辱女神呢？"盧嗣宗大笑起來毫不在乎。以後他還常常獨自遊娥皇祠，酒醉後總是胡言亂語，調笑侮辱女神。於是嗣宗突然得了病，被人從廟裏抬了回來。只見他滿臉恐懼，渾身戰抖，汗如雨下，當天夜裏就死了。這天夜裏，家裏的僕人看見闖進來十幾個人，連打帶拖的把盧嗣宗拉出了家門，直奔舜祠而去。後來就發現他屍體後背上有很多紅道子，象是被鞭子抽的。蒲縣人都覺得這事太奇怪了。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辯古昔，多以臆斷。旁有議者，必大言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劍，滅暴秦，剪強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止。是夕才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難逃。"王生頓首曰："臣常覽大王《本紀》見司馬遷及班固雲，'母（母字原缺，據陳校本補。）劉媼。'而注云烏老反。（反原作及。）釋雲，'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聞之於師，載之於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於胸襟爾。"漢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溫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西南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方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而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其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王生曰："王即位，會羣臣，置酒前殿，獻太上皇壽。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親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祖默然良久曰："斬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搦發者摑之。"一摑惘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出《篡異記》）

【譯文】

有個王生，不知道名字，專門攻讀三史，讀得很精。王生性情好誇耀學問，說話很隨便。每當讀書遇到講古代的事，常常憑主觀判斷。旁邊如果有人不同意，他就大肆攻擊。王生曾到沛縣遊玩，喝醉酒進了漢高祖的廟。他看着高祖的神像說，"你能提着三尺寶劍，滅了殘暴的秦國，除了強大的楚國，卻不能免去你母親叫'烏老'這不雅的名字。你作歌說，'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你真能威加四海嗎？"王生在廟堂裏走來走去，長時間很放肆的盯着高祖神像。王生回到家後當天夜裏剛睡下就死了。死時他看見有十幾個騎士闖進來把他抓到漢高祖廟，高祖手按寶劍大怒說，"你沒看過幾頁史書，就敢褻瀆我，你說我母親名叫烏老，這是那本書裏說的？你要是找不出根據，你就有罪難逃！"王生磕頭說，"我曾讀過您的傳記，司馬遷和班固在您的傳記中說您母親是劉媼，在註釋中說'媼，烏老反'。可見烏老就是你母親的名字了。"王生又說，"這事史書上有記載，教師也這樣講過，象白日一樣的明白，不是我憑空編造的呀！"漢高祖怒氣更盛地說，"我的皇宮和泗水亭上都立有碑紀，明明白白地記着我母親的姓名，你怎敢以外族的什麼'媼氏'，稱我的母親爲'烏老'呢？讀錯了史書，不懂書中的真義，還敢借酒醉跑到我的大殿上胡言亂叫，就應該以犯上之罪處置你！"高祖還沒說完，外面西南方就有喝道聲，說是太公來了。太公剛走上大殿，就看見王生，就問高祖，"這是什麼人，你對他這樣辱罵是爲什麼呀？"高祖趕快下階迎接，說，"這是一個狂妄無禮的人，犯了該斬的大罪！"這時王生就緊緊盯着太公說，"我讀遍了史書，見歷史上嘲笑君王的人都沒有因而獲罪，我只不過在廟裏說了幾句笑話，難道比在街上或在宮廷裏說這笑話的罪還大嗎？"漢高祖生氣地質問道，"史書上難道還記載有嘲笑君王的事嗎？你舉例給我看看！"王生說，"我就舉大王你的例子行不行？"高祖說，"行。"王生說，"大王你登了帝位後，大宴羣臣，給你的父親太上皇獻壽，有沒有這事？"高祖說，"有啊。"王生說，"獻壽時，你對太上皇說，'父親您過去常說我是無賴，沒有置下家業，不如我弟弟好。現在你看我的家業和我弟弟比，誰的多？'這事有沒有？"高祖說，"有。"王生問，"宮中的羣臣聽了你的話都高呼萬歲，大笑起來，這事有沒有？"高祖說，"有。"王生說，"你這不是嘲笑侮慢你的太上皇父親嗎？"太公聽後對高祖說，"這人講的有理，你快放了他吧。不然，你就得把你的杯盤中的食物讓給他了。漢高祖默不作聲，半天才悻悻地說，"殺了這傢伙，怕弄髒了我的寶劍哩！"命人扯着王生的頭髮打耳光。一耳光把王生打醒了，一看，天已經亮了。用鏡子照臉，見臉上有紅紅的指印，過了好幾天才消失。

張生

進士張生，善鼓琴，好讀孟軻書。下第遊浦關，入舜城。日將暮，乃排闥聳轡爭進，因而馬蹶。頃之馬死，生無所投足。遂詣廟吏，求止一夕。吏止檐廡下曰："舍此無所詣矣。"遂止。初夜方寢，見降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書生。"生遽往，帝問曰："業何道藝之人？"生對曰："臣儒家子，常習孔孟書。"帝曰："孔聖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與孔同科而語？"生曰："孟亦傳聖人意也。祖尚仁義，設禮樂而施教化。"帝曰："著書乎？"生曰："著書七千二百章，蓋與孔門之徒難疑答問，及魯論齊論。俱善言也。"帝曰："記其文乎？"曰："非獨曉其文，抑亦深其義。"帝乃令生朗念，傾耳聽之。念《萬章問》："舜往于田，號位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問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答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怨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帝止生之詞，憮然嘆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謂矣。朕舍天下千八百二十載，暴秦竊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圖，矇蔽羣言，逞恣私慾。百代之後，經史差謬。辭意相及，鄰於詼諧。常聞贊唐堯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蓋明無事也。然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至於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諮，夫如是則與垂衣之義乖矣。亦聞贊朕之美曰：'無爲而治。'乃載於典則雲：'賓四門，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遍羣神，流共工，放驍歡兜，殛鯀，竄三苗。'夫如是與無爲之道遠矣。今又聞泣於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於父母，而訴於旻天也。何萬章之問，孟軻不知其對？傳聖人之意，豈宜如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謂生曰："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顧左右取琴，曰："不聞鼓五絃，歌《南風》，奚足以光其歸路？"乃撫琴以歌之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弦。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傳。"歌訖，鼓琴爲《南鳳弄》。音歆清暢，爽朗心骨，生因發言曰："妙哉！"乃遂驚悟。（出《篡異記》，明鈔本作出《原化記》）

【譯文】

進士張生善於彈琴。好讀孟子的書。赴考回鄉時遊蒲關。進了舜帝城。這時天已經快黑了，進城的人搶着趕馬往城門裏湧。張生就打馬飛馳加快速度，這樣馬跌倒，不一會兒馬就死了。張生無處投宿，就找到一個廟裏，求管廟的小官留他住一宿。小廟吏指一指廟側的廂房說，"除了這裏再也沒地方了。"張生只好對付着住下來。夜裏剛剛睡下，張生就見兩個穿紅色衣服的人走來說，"舜帝要召見你。"張生就急忙跟着走。見到舜帝后，舜帝問道，"你有什麼技藝？"張生回答說，"臣是個讀書的人，常讀孔、孟的著作。"舜帝說，"孔子是位聖人，朕早就知道。孟子是什麼人，你怎麼把他和孔子相提並論？"張生說，"孟子也是能傳達聖人意志的人。他向來崇尚仁義，設禮樂對人民進行教育。"舜帝問，"孟子也寫書嗎？"張生說，"孟子著作有七千二百章，都是和孔子的弟子們辯論和回答問題的。他的《魯論》、《齊論》都講述了很好的道理。"舜帝又問，"你能記得孟子的文章嗎？"張生說，我不但能背誦孟子的文章，而且懂得文章中深刻的含意。"舜帝就讓張生大聲朗讀，他仔細聽着。當唸到《萬章問》時，張生背誦原文："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問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怨乎'？答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怨於父母，則吾不得知也。'……"背誦到這裏，舜帝讓張生停住，十分感慨地說，"原來也有並不真懂道理就寫文章的人，這就是個例子啊。朕離開天下臣民一千八百二十年了，這當中，秦始皇竊取了天下，兇狠暴虐，殘害黎民，燒燬我的文獻典籍，毀滅了我的帝系，矇蔽百姓的眼睛，獨斷專行，無限度地滿足他的私慾。而百代之後，經史的記載也是錯誤百出，有些記載和事實出入太大，簡直是笑話一樣。比如我聽說史書上讚頌唐堯盛世，說堯坐在皇帝的室座上連衣服都不動就把天下治理好了，意思說唐堯時天下太平無事。然而堯帝平撫百姓的騷亂，協調萬國之間的矛盾，這不都是說明有事而不是太平無事嗎？至於後來洪水大氾濫，淹沒了平原在山陵間洶湧，人民悲痛哀嘆失去生計，這些事實和'垂衣而治'的說法不就差得更遠了嗎？我也聽說史書上讚揚我的功績，說我'無爲而治'，意思說我對天下事聽之任之，天下就自然太平了。可史書上又偏偏記載了我'接待四方來的賓朋，把七種重大的政事都理順管好，像天帝一樣尊嚴。祭祀祖先，視察高山大河，爲民祭告所有的神靈。流放了允兜和共工，殺了治水不利的鯨，趕跑了三苗。'我做了這麼多事，這不和'無爲而治'相去太遠了嗎？現在孟子又說我向着蒼天哭號是因爲心中積怨太多，這更不是我乾的事了。我認爲，不能做成的事做成了這是靠天的祐護，不能達到的目的達到了這是靠命運。我哭是怨我的命運，跟父母沒有關係，只能向蒼天哭訴了。在《萬章問》這篇文章裏，孟子回答不出萬章的問題就信口胡說，這樣傳達聖人的意志，怎麼能對頭呢。"說罷又感嘆了好半天。過了一會兒舜帝又問張生學不學彈琴，張生說，"喜歡彈，但彈得不好。"舜帝就讓人取來琴，對張生說，"你不聽一聽我彈五絃琴，唱《南風》曲，怎麼能回去有所誇耀呢？"說罷，就一面彈琴一面唱了起來："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弦。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傳。"歌唱完了，又彈了一曲《南風》，音律十分清新流暢，聽後令人心情清爽。張生忍不住大聲讚歎說，"太美妙了！"然後就突然驚醒過來。

卷第三百一十一 神二十一

蕭曠 史遂 田布 進士崔生 張偃 裴氏子 韋騶

蕭曠

太和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息於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嘆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即甄皇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託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洛水之上，敘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不典，易其題，乃不繆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酒餚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嘆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瀏 ，爲梁昭明之精選耳。"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雲'翩若驚鴻，宛若游龍"，得無疏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雲，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即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王之處女，善織綃於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謂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儘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既克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野雞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於泉。信其下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任劍之靈異，且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木，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負重引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匹。上天降鑑，化其疾於龍脣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燕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於洞穴，鱗甲間聚其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至於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腪，若未凝結。如物有恍惚，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儘可入於芥子之內。隨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具達；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墮。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眤洽，蘭豔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冥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雞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酒壺。愁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珍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豔間夭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雲'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疋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親骨異相，當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嶽。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出《傳記》）

【譯文】

太和年間，有位情操高潔的士人叫蕭曠，沿着洛水東遊，到了孝義後住下來。有天晚上他到雙美亭上游玩小歇，當時月朗風清。蕭曠善於彈琴，就在月下彈琴。深夜時，琴聲很悽傷。忽然聽見洛水上有人發出長嘆聲，越來越近，竟是一個美貌女子。蕭曠忙放下琴起來行禮並問，"您是什麼人？"女子說，"我就是洛神。從前陳思王曾作了《洛神賦》，你不記得了嗎？"蕭曠說，"記得。我聽說洛神就是甄皇后，死後陳思王在洛水邊遇到了她的魂靈，有感而發寫了《甄賦》，後來覺得不正確，才改名爲《洛神賦》，並詫意於宓妃，是不是這樣泥？"女子說，"我就是甄后。當初因爲我傾慕陳思王的才華，魏文帝大怒，把我幽禁而死。後來我的魂靈在洛水邊遇見了陳思王，我向他傾訴了我的哀怨，他才寫了《感甄賦》。後來覺得這事不太雅，就改名叫《洛神賦》了。這纔是事情的真相。"不一會，有一個梳着雙髻的少女拿着坐墊和酒菜走來，對蕭曠說，"我剛嫁到袁家時，很喜歡彈琴。每當彈起《悲風》和《三峽流泉》這些曲子時，常常會彈上一夜，剛纔我聽到您的琴聲清新典雅，能不能再彈給我聽聽呢？"蕭曠就彈了《別鶴操》和《悲風》。神女聽罷感嘆地說，"您的琴藝真能和蔡邕相媲美啊。"又問蕭曠，"您覺得陳思王的《洛神賦》寫得怎麼樣？"蕭曠說，"不論文體和文采都十分完美，堪稱是選出的精品了。"洛神微笑着說，"賦中寫我的舉止，說我'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也不是很恰當的啊。"蕭曠問，"陳思王的靈魂現在哪裏？"洛神說，"他現在是遮須國的國王。"蕭曠說，"什麼叫遮須國？"洛神說，"劉聰的兒子死而復生以後對他父親說，'有人對我說，遮須國一直沒有國王，等你父親來當國王。'說的就是這個遮須國。"不一會，又有一個使女引導着一個女子走來說，"織綃娘子到了。"洛神說，"這是洛水龍王的女兒，他織綃織得很好，一直在龍宮織綃，是我剛剛把他請來的。"蕭曠就問織綃娘子說，"近來人世間都傳說柳毅傳書與龍女聯姻的事，是真有此事嗎？"織綃娘子說，"十成只有四五成是對的，其它都是編造的了，不要信它。"蕭曠問，"我聽說龍最怕鐵器，是真的嗎？"織綃女說，"龍有神力，不論金玉鐵石都不能阻擋，怎麼會只怕鐵呢。真正怕鐵是蛟、螭之類。"蕭曠又問。"傳說雷氏子佩着豐城寶劍，到了延平河邊，劍竄到水裏變成了龍，對嗎？"織綃女說，"錯了。龍屬木，劍屬金，金與木相剋而不相生，劍怎麼能變成龍呢。倒是鳥雀入水能變成蛙，野雞入水能變成蚌。寶劍是有靈的東西，入水以後，金水相生的，就會生出雷來，所以不會在水中沉沒。當初雷煥把豐城劍掉進水裏後，在水裏怎麼撈也撈不到，別人就胡說寶劍已變成龍了。其實雷煥只不過說'寶劍化去'，張司空則說寶劍與水'終合'，都沒說變龍的事。寶劍雖然有靈性，但畢竟是由人類鍛燒錘鍊而成的，並不是自然中的東西，所以不可能變成龍，你明白了嗎？"蕭曠又問"，織布的梭子能變成龍嗎？"織綃女說，"梭子是木頭做的，龍本來就屬木，梭變龍後仍歸爲木，這有什麼奇怪的呢。"蕭曠又說，"龍變化後有神力，爲什麼龍病了還要請馬醫師皇來治呢？"織綃女說，"師皇是天界裏的真人，他同情馬一生受盡了負重奔波之苦，所以才當了馬醫。經他治好了的馬成千上萬。天帝知道後，想試試他的醫術究竟如何，就把一條龍變成馬，並讓它生了病。師皇治好了病馬，那馬立刻變成了龍，師皇就騎這條龍上了天。所以說，並不是龍真的有了病，而是上天故意安排的。"蕭曠又問，"說龍愛喝燕子的血，有這事嗎？"絹綃女說，"龍在清虛的雲間，喫的是露水雲霧，如果真喫燕血，還能在雲間藏身遊弋嗎？喜歡喝燕血的是蛟、蜃之類。你別信那些胡編的話，那都是梁朝四公們胡說八道。"蕭曠又說，"龍有什麼特別的愛好？"織綃女說，"龍很愛睡覺。大睡能睡千年，小睡也能睡幾百年。它在洞穴裏伏着，鱗甲間聚集了很多泥土灰塵。有時有鳥銜着樹木的種子丟落在龍身上，就會長出樹來，甚至能長得又高又大一個人合抱那麼粗，龍才知道，於是才掙脫了身上的大樹，騰雲駕霧，進入虛空，和天地的鍾靈之氣合在一起，最後完全消失。龍身上的樹種如果沒有發芽生長，也能因爲得了龍的靈性，成爲一種十分精奇的似物似神的東西，可以無處不有，也能夠自由地到處遊動，達到無處不可存在的境界，這就是返元還本之術，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造化之功了。"蕭曠又問，"龍的修行造化，是向哪裏求得的呢？"織綃女說，"龍的修行和方士真人的修行，在方法上是一樣的。上等人修行，形和神都能達到仙人的境界。中等人修行，精神能成仙肉體卻失去了。下等人修行，則不論神和形都不行。修行的時候，心氣清爽而全神貫注，這時就會感到自身的超脫，正象老子說的'恍恍惚惚，其中有物出也'。至於修行中更奧妙的方法。我不敢泄露，不然會受到上天的譴責和懲罰的。"這時洛神就讓使女倒酒，和蕭曠一起邊喝邊談，談得很投機，態度也很親切。蕭曠看身邊的神女，左邊的洛神象是瓊枝，右邊的織綃娘子象是玉枝，都是那麼光豔照人。蕭曠和兩位神女在一起盡情飲酒歡談，十分纏綿，心情也非常曠達。蕭曠說，"今天在這裏有幸遇見二位仙女，怪不得這個亭子叫做'雙美亭'啊！"忽然聽見雄雞啼明，洛神就寫了首詩留贈："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織綃娘子也贈了一首詩說，"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酒壺。愁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珍珠。"蕭曠也寫了一首詩酬謝說，"紅蘭吐豔間夭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佩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洛神拿出了明珠和翠羽贈給蕭曠說，"陳思王的賦裏不是說'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嗎，我就把這兩件東西送給你，這樣就符合《洛神賦》裏所描寫的了。"龍女則把一疋輕綃送給蕭曠說，"如果有胡地的人買它，必須一萬金才能賣。"洛神又說，"您的骨相和麪相都不同凡人，應該修道，遠離凡俗的塵世修真養性，我會暗暗幫助你的。"說罷，輕輕地騰空而去，什麼也看不見了。後來蕭曠保存着明珠和輕綃開始修行，常常遊嵩山，有朋友曾遇到他，詳細地寫出了這些事。現在蕭曠已經從世間消失，再也沒見過他。

史遂

會昌中，小黃門史遂，因疾退於家。一日，忽召所親，自言初得疾時，見一黃衣人，執文牒曰："陰司錄君二魂對事。量留（量留原作壘，據明抄本改。）一魂主身。"不覺隨去。出通化門，東南入荒徑，渡灞滻。陟蘭田山。山上約行數十里，忽見一騎執黑幡，雲："太一登殿已久，罪人畢錄。爾何遲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士翼門。直北至一宮，宮門守衛甚嚴。有赤衣吏，引使者同入。蕭屏間，有一吏自內出曰："受教受教。"使者鞠躬受命。宣曰："史遂前世括蒼山主錄大夫侍者，始者恭恪，中間廢墮，謫官黃門，冀其醒悟。今大夫復位，侍者宜遷，付所司準法。"遂領就一院，見一人，白鬚鬢，紫衣，左右十數列侍。拜訖仰視，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爲翰林小吏，因問曰："少傅何爲至此？"白怡然曰："侍者憶前事耶？"俄如睡覺，神氣頓如舊。諸黃門聞其疾愈，竟訪之。是夕，居易薨於洛中。臨終，謂所親曰："昔自蓬萊，與帝（謂武宗也。）有閆浮之因。帝於閆浮爲麟德之別。"言畢而逝。人莫曉也。較其日月，當捐館之時，乃上宴麟德殿也。（出《唐年補錄》）

【譯文】

會昌年間，有個在小黃門當官的史遂，因病在家休養。一天，他忽然把家裏人都找來，說他剛得病時，見一個黃衣人手拿公文對他說，"陰司召你的二魂去有公事，給你留下一魂管你的身子。"史遂不知不覺地就跟着走。出了通化門向東南走上一條很荒僻的路，又渡過滻河上了蘭田山。在山上走了有幾十裏，忽然看見一個騎馬的人執着一個黑幡說，"太一神已經登殿好半天了，要審的罪人都點過了名，你怎麼這晚纔來？"督促他們快走。來到一座城，見城門兩邊排列着很多兵士，進城一直向北進了一個宮殿，宮門守衛也很森嚴。有個穿紅衣的官引着他們走進去。在影壁牆間有一個官員迎上來說，"你們快聽旨意。"領史遂來的人禮施恭聽。那官員宣讀公文說，"史遂前世曾任括蒼山主錄大夫的侍者，起初還恪盡職責，後來就有些懈怠了，所以才貶到黃門當小官，爲了使他能夠反省自已的錯誤。現在括蒼山主錄大夫官復原位，史遂這個侍者也應該升遷了。現已被主管部司批准。"宣畢就把史遂帶到另一院子，見一個人白髮蒼蒼身穿紫袍，左右有十幾個侍從。史遂忙叩跪，拜完抬頭一看，竟是少傅白居易。史遂元和初年在翰林院當小官，認識白居易，就問，"白少傅到這兒來作什麼呢？"白居易很淡然一笑說，"你不記得以前的事了嗎？"這時史遂突然醒了過來，神色和沒生病時完全一樣了。黃門裏聽說史遂病好了，都來看望他，這時他才聽說，就在那天晚上白居易病死在洛中。臨終時對家人說，"昔日在蓬萊仙宮時，我曾和武宗皇帝有閆浮那樣前因。皇帝在閆浮做麟德之別。"說完就死了，人們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後來一推算日子，才知道他死的那天，正是皇上在麟德殿賜的日子。

田布

唐相崔鉉鎮淮南。盧耽罷浙西，張擇（擇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罷常州，俱經維揚，謁鉉。鉉因暇日，與二客方奕，吏報女巫與故魏博節度史田布偕至，泊逆旅某亭者。鉉甚異之，復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于都候之解。"鉉趣召巫者至，乃與神迭拜，曰："謝相公。"鉉曰："何謝？"神答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鉉矍然曰："異哉。鉉爲相日，夏州節度奏銀州刺史田釸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怒曰：'贓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赤其族。翌日，鉉從容言於上曰："釸贓罪自有憲章。然是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入覲，奉吏員。布亦成父之命，繼以忠教，伏劍而死。今若行法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鉉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暱，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明抄本素作索。）服而見焉。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爲愚婦人所使乎？"神曰："布嘗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恥償之。"鉉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錢。神乃辭去，因言事不驗。（梁楫李琪作傳）

【譯文】

唐代，相國崔鉉鎮守淮南時，在常州罷官的張澤，在浙西罷官的盧耽，都在經過揚州時來拜望他。當時崔鉉正是公餘間暇，與兩們客人正在下棋時，有人來報告說，已經去世的前魏博節度使田布與一個女巫一塊來了，正寄宿在某個亭子間。崔鉉很奇怪，又說："看來這是神靈顯驗，和平日的女巫不一樣，還是請他們到都衙官舍來住吧。"於是又讓人把巫祝召來。巫祝和神一塊拜謁崔鉉說："謝高等崔相國。"崔鉉說，"爲什麼要謝我呢？"田布的魂回答說，"我那不肖的兒子，做官時貪污受賄，不理政事，理當被處以死刑。全仗着您的佑助才使他免了一死，使我田布家祖廟香火不至斷絕，是您的大恩大德啊！"崔鉉驚奇的說，"這事可太怪了！我當相國時，夏州節度史曾奏報說銀州刺史田釸犯了貪贓罪，用私自打造的鎧甲在邊境上換馬匹和布疋。皇上一聽大怒，說：'派在邊境州府的官員本身的職責就是防盜寇的，現在田鉉竟拿軍用品資助敵人，這和造反有什麼不同？立刻交付中書有，按法嚴辦誅滅九族！'第二天，我從容地對皇上說，'田釸的罪的確應該依法嚴辦。然而，他是田弘正的孫子，是田布的兒子。田弘正在河朔首立戰功被召進皇宮晉見嘉獎，後來升了官職。田布秉他父親的美德。盡忠盡孝，最後也戰死在戰場。現在皇上想嚴辦田釸以鞏固邊防，殺了他還不如寬恕了他，以他父親爺爺的忠義事績激勵他，讓他認識自己的罪惡，戴罪立功。'皇上聽了我的話，免了他的罪，只降調到邊遠的州郡當司馬。然而，這件事我從來沒跟任何人說過，連自己現在都忘了，今天這巫祝說得卻一點也不差。"於是崔鉉就命手下的官員穿上素服祭拜了田布的陰魂，並對田布說，"你一生忠義，死得也轟轟烈烈，怎麼能被一個愚昧無知的婦人所驅使呢？"，田布的魂靈說，"我曾欠這個巫婆八十萬錢，到現在我還在忍辱還她呢。"崔鉉和兩位客人以及監軍使一起湊齊了錢，還給了巫婆，田布的魂才離去。從此巫婆凡說出的事宜都不應驗。

進士崔生

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唯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方鎮者。生映樹自匿。既過，行不三二里，前之導從復回，乃徐行隨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嶽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健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健步約生伺之於門側。入良久出曰："白侍御矣。"遽引相見，甚喜。逡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敕侍者，只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握手話舊。顏色憔悴，衣服襤縷。生曰："丈人久辭人間，何得至此？"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做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迨不可濟。知侄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若得南山觜神祈，即粗免飢窮。此後遷轉，得居天秩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侍御尋亦罷宴而歸，謂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餘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觜神似人間選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爲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神迎奉。生潛還伺之，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生因出賀，觜神泣曰："非吾侄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溢，侄莊當飄壞。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爲侄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酬。"須臾，觜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歘如夢覺。出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睹。於是不復入關，回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疋。明年果擢第矣。（出《錄異記》）

【譯文】

進士崔生，曾從關東進京趕考。豐夜起來趕路，走出潼關外十幾裏時，纔打過五更鼓。路上沒有行人，僅崔生騎着驢，僕人挑着擔跟着。忽然遇見前面排列着火把並有人喝道，二百多人舉着旗幟和兵器，好象是那一方的鎮守使。崔生躲在一棵樹後，等隊列過後才走。剛走了二三里，那支隊伍又轉回來了。崔生就跟在隊伍後頭慢慢走。有一個士兵押運着茶器，走得很慢，崔生就問他這是誰。那士兵說，"這是嶽神去迎接天官崔侍御回來了。您這位秀才要去趕考，何不去見一見，問問你自己的事呢？"崔生說沒法能去面見，士兵說我看情況幫幫你。隊伍到了廟門，天還沒亮。士兵讓崔生躲在廟門後，自己先進去了。過了很久士兵纔出來說他已經跟崔侍御說了，立刻引崔生見了崔侍御，崔生很高興。不一會嶽神來了，崔侍御就請嶽神進了廟裏。廟裏陳設了帳幕，擺下了酒宴。不一會兒，奏起了鼓樂，嶽神被崔侍御請入座位，臨開宴時，崔侍御特別關照手下人，讓他們拿來飯菜好好招待崔生，顯得很熱情。崔生喝了一會兒酒，覺得有些疲倦，就慢慢地溜達着玩，不覺走到廟門外。忽然發現他的表丈人在門外，忙上前握手敘話。崔生看錶丈人面容又黃又瘦，破衣爛衫的，就問，"表丈人已經去世很久了，怎麼到了這裏？"回答說，"我離開人世已經十五年了，一直沒見着你。近來派我當敷水橋神，每天送往迎來，十分疲勞，又非常窮困，連衣食都不足，一點幫助也得不到。我知道侄兒你和天官崔侍御是朋友，你們又都姓崔，一定能替我推薦一下，所以來找你。如果我能被任命爲南山觜神，我就能免於凍餓之苦了。以後還有希望調到天界去作官。"崔生說，"我和崔侍御不過是剛剛認識，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我的推薦。我可以試着跟他說一說。"過了一陣，崔侍御喫完了飯要回去，對崔生說，"你後年才能考中，今年不去參加會試也沒關係。我等一會公事也辦完，也要趕回去，日程很緊，不能在這裏久留了。"崔生就把表丈人的請求對他說了。崔侍御說，"南山觜神好象人間的選補官，要求有較高的資歷。敷水橋神官積卑微，怕不容易辦得到。不過我可以試着說一說，我想嶽神是不會拒絕我的。"說罷就又把嶽神請來，兩個人在一起商量。崔生偷偷到近前等着，聽清崔侍御在和嶽神講情，嶽神也就答應了。當時就命令辦理好公文讓崔生的表丈人補上了南山觜神。不大一會兒，崔生的表丈就被召進廟裏去拜謝上任，迎接他上任的官員僕從有一二百人，很是威風。崔生就走上前向表丈人祝賀。表丈人哭着說，"沒有侄兒你出力，我絕不可能得到這個官位的。下一次調動，我就可以進入天司了。今年渭河會發大水，侄兒的村莊會被洪水侵害，一起受害的有三五百家。我已下令保護你的田莊。五六月間就能免這場災禍。然後我還會給你五百疋綢緞來酬謝你。"說完，就帶着僕從侍衛奔馳而去。這裏崔侍御也要上路，嶽神出來送行。廟裏只剩下崔生自己，恍然如一場夢剛醒。他尋找自己的僕人，僕人說他一直在店裏，什麼也沒看見。於是崔生就不再進關去趕考了，直接回到家鄉。這年夏天，渭水果然氾濫，很多村莊都被淹沒，唯獨崔生的田莊沒有受到水害。莊子前停着一隻空船，水退之後，見船裏放着五百尺綢緞。第二年，崔生果然考中了進士。

張偃

進士張偃者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前，遇大雨，於廟門避雨，至暮不止。不及詣店，遂入廟中門宿。至四更，聞金天視事之聲，嗢喝甚厲。須臾，聞喚張偃，來日午時，行至某村，爲赤狸虎所食。偃聞之甚懼，侯庭下靜，遂於門下匍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來？"遂具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來。"須臾虎至。金天曰："與二大獸食而代偃。"虎曰："冤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檢虎何日死。"有一吏來曰："未時爲某村王存射殺死。"金天曰："命張偃過所食時即行。"及行至前路，果見人喧鬧，問之，乃曰："某村王存，射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親往廟謝之。（出《奇錄》）

【譯文】

有位叫張偃的進士，在他去參加舉人會考時，走到金天王廟前，遇到了大雨，就在廟門下避雨。雨一直下到晚上也不停，沒法投宿客店，只好到廟門裏面睡下。睡到四更時分，聽到金天王問案的聲音，吵喊得很嚴厲。不大一會，就聽見有人喊說，張偃在明天午時走到某村將被一隻赤狸虎喫掉。張偃聽後十分恐懼。等廟堂上靜下來，就在廟門下慢慢爬到廟堂前，自報姓名跪拜金天王。金天王說，"你是活人，到這兒來有什麼事？"張偃就把剛纔聽到的話告訴了金天王。金天王說，"把那隻虎給我召來！"片刻虎就來了。金天王對說，"給你兩隻大獸喫，把張偃換下來，行不行？"虎說，"我和他是冤家就該喫張偃，什麼東西都不能替換。"金天王說，"給我查一查，這隻虎什麼時候死？"有一個官兒查完來報告說，"老虎在未時爲某村的王存射死。"金天王說，"叫張偃過了老虎喫他的時間再走。"張偃按時走了，果然看見前面路上人聲喧鬧，一打聽，人們告訴他，某村的王存射死了一隻赤狸虎，真的應驗了金天王所說的話。張偃就自己買了酒和鹿脯，親自到廟裏去祭謝。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鹹通中，於東閬學孤林法。淫其親表婦女，事發繫獄。每日供其飲食，悉是孤林法神爲致之。獄吏怪而謂其神曰："神既靈異，何不爲免此刑？"神曰："受吾法者，只可全身遠害，方便濟人。既違戒誓，豈但王法，神亦不容也。今之殷勤，以酬香火之功。"竟笞殺之。（出《錄異記》。）

【譯文】

天水彭郡有個姓裴的人，在東寺學孤林法術。此人竟姦淫了親戚中的婦女，事情被揭發後下了大獄。然而每天孤林法神都給裴某送飯喫。管監獄的官感到奇怪，就問孤林法神說，"您這麼靈通，何不乾脆想法讓他免去刑罰呢？"神說，"學我的法術的人，只能用法術來防身避害，救助他人。現在裴某既然犯了禁忌別，別說是人間王法不容，神也不能容他。給他送飯，僅僅是回報他給神燒香上供的功而已。"後來裴某竟被鞭子抽死了。

韋騶

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屈節於風塵哉。"遊岳陽，岳陽太守以親知見闢，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騋，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湖神廟，曰："千里估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舟中假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昔爲城守，方聞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二。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因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倘求喪不獲，即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遂止。遂命漁舟施鉤緡，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憤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果敢下明抄本有如是吾所懷畏六字。）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睹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嘆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出《甘澤謠》）

【譯文】

有個叫韋騶的人，懂音律，善於長嘯，自稱是"逸羣公子"。去參加進士會考，一次沒考中，就再也不考了。常說，"男子漢志在四方，豈能爲風俗所折節呢。"後來韋騶遊蕩到岳陽，被岳陽太守所徵用，幾月後稱病離去。韋騶的弟弟叫韋騋，坐船時淹死在洞庭湖中。韋騶就在湖濱痛哭，並把船停泊在湖神廟下，想把廟燒掉。他大喊道，"化了那麼多錢修了這湖神廟，爲了能使老百姓得到佑護平安度日。我弟弟窮困憔悴，卻遭此大難，要你這湖神廟有什麼用！"他在船上小睡時，夢見一個神人穿着官服來拜見他，並對他說，"陰間從來沒有冤枉過一個人。你的先父過去作過這裏的地方官，他爲人剛正不阿，鬼神都怕他的正氣。他上任後，下令撤掉了很多不該建立的祠廟，但其中有兩座廟是不該撤的。這兩座廟裏的神就向上告狀。天帝最初不管，二神一直告了十多年。後來天帝允許讓你們韋家的後代中死一個人，來向二位廟神謝罪。要死，就得在你們後代中找一個最沒有出息的人去死，你弟弟正好是這樣的人，因而就讓他死了。如果你找不到你弟弟的屍體，那就是我的失職，我立刻讓水工把你弟弟的屍體給你送來。"韋騶驚醒後，不再想燒湖神廟，使漁船放下繩和鉤，果然在湖邊岸上找到了弟弟的屍體。當天夜晚，韋騶又夢見湖神來向他道謝說，"鬼神不怕人發怒，但怕那些勇敢的人，因爲他們心地至誠。你就是一個果敢誠懇的人。過去洞庭湖裏只要奏樂，就都是我來演奏。我現在要爲你奏上一曲，以感謝你對我的贈饋，也可以聽一聽神界的音律，來減輕你人世的煩惱。"這時，韋騶突然看見空中出現了不少樂器，奏起了動聽的樂曲。韋騶十分驚歎，因爲音樂奏的都是沒有譜子作依據的。音樂奏完了，韋騶就醒了。

卷第三百一十二 神二十二

楚州人 陷河神 謇宗儒 滑能 柳晦 劉山甫 爾朱氏 李仲呂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候禎 徐煥 羅弘信 李嶢

楚州人

近楚泗之間，有人寄妻及奴婢數人於村落。客遊數年，一日歸至。村中長少，相率攜酒訪之，延入共飲，酒酣甚樂。村人唯吹笛爲《樂神曲》。殆欲徹曙，忽前舞者爲著神下語云："大王欲與主人相見，合與主人論親情。"此子大驚，呵斥曰："神道無欺，我且無兒女，與汝何（何原作爲，據明抄本改。）親情？"神曰："我合聘得君妻，可速莊梳，少頃既來迎娶。"此子大怒，村人各散，以爲舞者村人，醉言無識。少頃即天明，忽聞門外馬嘶鳴。此子大怪，欲出自叱之。乃見一胡神，紫衣多髯。身長丈餘，首出牆頭。喚曰："娘子可發去也。"此子不知所以，其妻於室中仆倒而卒。（出《原化記》）

【譯文】

湖北泗水附近，有個人讓妻子和幾個奴僕寄住在一個村莊裏，自己在外地遊歷了幾年。一天他回到村莊，村裏的人們都招呼着帶着賀禮到這人家去看望。他就把人們請到家裏一同飲酒。大家喝得十分酣暢。還有人吹笛子。吹的是《樂神曲》，大家隨着音樂載歌載舞。直到天亮時，忽然前面一個跳舞者被大神附體了。大神借舞者的口說，"大王要和主人相見，並要與主人共議親事。"主人大驚，生氣地大聲說，"大神不應該欺侮人。我並沒有兒女，怎麼和你論親事？"神說，"我應該娶你的老婆爲妻，讓她快快梳妝，稍等片刻，我就會來迎娶她。"主人大怒，客人們也都各自散去，都認爲是那個跳舞的人喝醉了胡言亂語，不一會兒，天就亮了。主人忽然聽見門外有馬的嘶叫聲，感到非常奇怪，想出去把馬趕跑。一出屋，就看見一個胡人模樣的神，穿着紫衣，鬍子很長，身高一丈多，頭伸出比牆頭還高。這神大喊，"娘子，該上路了！"主人不知道怎麼回事，他的妻子在屋裏一頭栽在地上就死去了。

陷河神

陷河神者，雟州雟縣有張翁夫婦，老而無子。翁日往溪谷採薪以自給。無何，一日，於巖竇間刃傷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葉窒之而歸。他日復至其所，因抽木葉視之，仍化爲一小蛇。翁取於掌中，戲玩移時。此物眷眷（眷眷原作紛紛，據明抄本改。）然，似有所戀，因截竹貯而懷之。至家則啖以雜肉，如是甚馴擾。經時漸長。一年後，夜盜雞犬而食。二年後，盜羊豕。鄰家頗怪失其所畜，翁嫗不言。其後縣令失一蜀馬，尋其跡，入翁之居，迫而訪之，已吞在蛇腹矣。令驚異，因責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殺之。忽一夕，雷電大震，一縣並陷巨湫，渺彌無際，唯張翁夫婦獨存。其後人蛇俱失，因改爲陷河縣，曰蛇爲張惡子。爾後姚萇遊蜀，至梓潼嶺上，息於路旁。有布衣來，謂萇曰："君宜早還秦，秦人將無主。其康濟者在君乎？"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他日勿相忘。"萇還後，果稱帝於長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獲，遂立廟於所見之處，今張相公廟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廟出十餘里，列伏迎駕。白霧之中，彷彿見其形，因解佩劍賜之，祝令效順，指期賊平。駕回，廣贈珍玩，人莫敢窺。王鐸有詩刊石曰："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出《王氏見聞》）

【譯文】

陷河神的事是說，雟州雟縣有家姓張的，老頭老太太兩口人，沒有兒子。靠老頭每天到山谷裏砍柴度日。有一天，老頭砍柴時被巖縫的鋒利石頭碰傷了手指，流了不少血，血滴落在石上一個小坑裏。老頭就用樹葉把小坑蓋上了。過了兩天老頭又經過這地方。拿開樹葉看，竟變成一條小蛇。老頭把小蛇放在手掌上，喜愛地玩了半天，那小蛇也好象依依不捨地不願離去。老頭就砍了一截竹筒，把小蛇裝進去，揣在懷裏回家了。以後，老頭就用一些碎肉喂這蛇，蛇也很馴熟了，從不擾亂什麼，然而蛇隨着時間越長越大，一年後，常在夜裏出來把雞、狗之類的喫掉。二年後，就偷喫羊和豬。鄰居們丟了家養的畜類，都十分奇怪，老頭和老太太也不吱聲。後來，縣令丟了一匹四川馬，跟着馬蹄印找到了老頭家裏，加緊追查，才知道馬竟被蛇吞在肚裏了，縣令大驚，責罵老頭怎麼養了這麼個惡毒的東西。老頭只好認罰，想殺掉這條大蛇。一天晚上，雷電大作，整個一個縣突然都變成了一個大湖，湖水無邊無際，只有老頭老太太活着。後來老頭老太太和大蛇也都不知那裏去了。從此這個縣就改名叫"陷河縣"，人們把那蛇叫做"張惡子"。後來姚萇到四川去，走到梓潼嶺上，在路旁休息，見有一個老百姓走過來對他說，"先生最好快點回陝西去吧，秦地的人將失去君王，你應該去那裏統治百姓。"姚萇問他的姓名，那人說，"我就是張惡子。將來你別忘了我就行。"姚萇回到秦地，果然在長安稱了帝。稱帝后姚萇派人到四川尋訪張惡子，沒有找到，就在遇見張惡子的地方立了一座廟，這就是現在的張相公廟。後來僖宗因爲叛亂巡幸四川，張相公廟中的神在十幾裏外列隊迎接。在霧氣濛濛中，好像看見張惡子本人現形了。僖宗就解下自己的佩劍賜給他，並希望他爲自己效力。不久叛亂被平息，聖駕回京，僖宗送給張惡子很多珍寶，人們都不敢偷看。王鐸有首刻在石碑上的詩說，"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

謇宗儒

黔南軍校姓謇者，不記其初名。性鯁直，貧而樂。所居鄰宣父廟，家每食，必先薦之。如是累年。鹹通二年，蠻寇侵境，廉使閱兵，擇將未獲。謇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我則仲尼也。媿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若。乃更名宗儒，自此富貴矣。"既覺，喜而請行，兼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忽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黔帥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農卿，賜齎復多。數年卒官。（出《南楚新聞》）

【譯文】

貴州南部有個姓謇的軍官，不知他原名叫什麼。此人爲人正直，雖然很貧窮但生活得很快樂。他家緊挨着孔子廟，每頓飯都要先分出一些去廟裏給孔子上供，長年都這樣做。鹹通二年，異寇入侵。廉使檢閱軍隊，要找一個帶兵剿寇的將領，沒有找到合適的人。姓謇的軍官夜裏忽然夢見一個人，看衣帽像一位王，對他說，"我就是孔仲尼，你一直對我敬重關懷使我很感動，所以我要幫助你。你以後改名叫謇仲儒就會富貴了。"他夢醒後很高興。就向主帥請求率兵平寇，並請求改名爲宗儒。主帥正爲找不到將領爲難，忽然聽說宗儒主動請戰，就派他帶兵平寇。謇宗儒一戰就擊潰了賊寇，剩下的也紛紛逃竄。主帥上來爲宗儒請功，朝廷就任命宗儒爲朗州刺史。任期滿後又調入京城，升任司農卿，宮中的賞賜和俸銀也更多了，幾年後，謇宗儒死在任上。

滑能

唐鹹通中，翰林待詔滑能，棋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十，來請對局。初饒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不必前適，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棋耳。"滑驚愕，妻子啜泣，奮然而逝。（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代鹹通年間，翰林院有個待詔叫滑能，棋下得非常好。有個張生，一天來請求和滑能下棋。張生一開始就勝了一着，滑能就苦苦思考，想了很久才下一個棋子，張生立刻就對上一個。有時張生起來到院裏散着步等滑能往棋盤上落子。後來黃巢造反，攻入長安，僖宗逃往四川。滑能趕去皇帝的行宮護駕，想走金州這條路入川。張生說，"你不必去了，我並不是棋手，是天帝命我來請你去下棋的。"滑能大驚，妻子兒女都哭了起來，滑能不聲不響地就死了。

柳晦

柳晦，河東人，少有文學，始以癊補。鹹通末，官至拾遺，因上疏不納，乃去官，廬於終南山。一日入城，訪故友于宣陽裏。忽遇一人求食，晦與之。此人但三嗅而已，晦怪而問之，答曰："吾陰府掌事者，蒙君設食，深愧於心。君自此三年，當爲相。"言訖不見。晦未之信也。及黃巢犯闕，求能檄者，或薦晦。巢乃馳騎迎之，逼使爲檄。檄達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遺棄。何訕謗之甚耶？"賊平，議不赦。巢命晦爲中書舍人，尋授僞相。（出《補錄記傳》）

【譯文】

柳晦是河東人，少年時就有文才。一開始是繼承祖上的襲職作官，後來做到朝廷的拾遺官。因爲有一次給皇帝上書沒被採納，自動罷了官，隱居在終南山中。一天柳晦進城到宣陰裏看朋友，路見一個乞丐向他討喫，他就給了乞丐。那乞丐拿到東西不喫只是聞了好幾次，柳晦很奇怪，問是怎麼回事。乞丐說，"我是陰間管事的。蒙你賞給我食物，心裏十分感激。三年後，你會當宰相的。"說完就不見了。柳晦聽後並不相信。後來黃巢攻入京城長安，要找一個能寫討伐唐僖宗的文告的人，有人推薦柳晦的文章好。黃巢就派人把柳晦接了來，逼着柳晦寫了討伐文告。文告傳到僖宗的行宮，僖宗一看就知道是柳晦寫的，就說，"柳晦當初是自己不願當官，並不是朕不用他，爲什麼對朕如此惡毒的誹謗攻擊呢？"黃巢之亂平息後，柳晦被判不赦的大罪。原來黃巢曾任命柳晦爲中書舍人，後來又拜他當了僞朝的宰相。

劉山甫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於嶺外，侍從北歸，舟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天王祠，因詣之。見廟宇摧頹，香火不續。山甫少有才思。因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夜夢爲天王所責。自雲："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地，何爲見侮？"俄而驚覺。網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過，令撤詩板，然後方定。（出《山甫自序》）

【譯文】

唐朝時彭城人劉山甫，乃是當朝世家子。父親在岑外作官，劉山甫侍護着父親回北方。有一天把船停在青草湖中，上岸遊玩。看見岸邊有個北方天王祠，就走進祠裏。一看廟宇破敗不堪，也沒有香火。劉少甫從少年時就頗有才氣，就在一塊木板上題了一首詩說，"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天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這天夜裏，他在船中夢見天王來責怪他說，"我不是天王，是南嶽神。這裏是我管的地盤，你爲什麼說三道四的侮辱我？"劉山甫頓時驚醒，湖上突然掀起狂風大浪。山甫後悔自己的過錯，忙叫人撤掉那塊題詩的木板，湖上立刻風平浪靜。

爾朱氏

鹹通中，有姓爾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荊益瞿塘之壖。有白馬神祠，爾朱嘗禱焉。一日，自蜀回，復祀之，忽聞神語曰："愧子頻年相知，吾將舍此境，故明言與君別爾。"客驚問："神安適耶？"曰："吾當爲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久馭世也。"爾朱復驚曰："嗣君誰也？"曰："唐德尚盛。"客請其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曰："昨見天符，但有雙日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即位。（出《南楚新聞》）

【譯文】

唐代鹹通年間，有個姓爾朱的人，家住四川巫峽。每年往來於荊州、益州、瞿塘之間經商。有個白馬神廟，爾朱每次經過都進廟祭祀。有一天，從四川回來，又到廟裏燒香，忽然聽見神開口說："你長年祭祀我，我很感動。我馬上要離開這裏了，所以和你告別。"爾朱驚訝地問，"大神要到哪裏去？"神說，"我要到湖南去當城隍神。上帝因爲我在這裏爲三峽老百姓積了一些功德，所以才提升了我。然而天下就要大亂，當今的皇帝也管不了多久的朝政了。"爾朱又驚訝地問，"那誰來當皇上呢？"神說，"唐朝的氣數還很盛。"爾朱請神說出新皇帝的名字，神說，"這個不能泄漏。"爾朱再三懇求，神才說，"昨天我看見天符，說將會有兩個皇上了。"說罷，就再也不出聲了。果然，這年懿皇死去，僖宗由晉王而即位當了皇帝。

李仲呂

姑臧李仲呂，鹹通末，調授汝之魯山令。爲政明練，吏不敢欺。遇旱，請禱羣望，皆不應。仲呂乃潔齊齋，自禱於縣二十里魯山堯祠，以所乘烏馬及騶人張翰爲獻。祭畢，將下山，雲霧暴起，及平澤而大雨，僕馬皆暴殞。於是仲呂復設祭，圖僕馬於東壁。（出《三水小牘》）

【譯文】

姑臧的李仲呂在鹹通末年調任汝州的魯山縣當縣令。他辦事精明練達，手下的人都不敢有欺壓百姓的事。這年大旱，老百姓祈禱求雨望天企盼，始終沒有雨。於是李仲呂就沐浴喫素，親自到離縣城二十里的魯山堯祠去求雨，並向神許願，如果神能感應下了雨，願拿自己黑馬和侍從張翰作祭禮。求雨結束後，剛要下山，突然陰雲四合，接着下起了大雨，連河都漲平了，李仲呂的馬和侍從果然都突然死亡。於是李仲呂又到廟裏祭謝了神，並在廟中的東牆上畫了黑馬和馬伕的像以資紀念。

新昌坊民

青龍寺西廊近北，有繪釋氏部族曰（曰原作田，據明抄本、許本改。）毗沙門天王者，精新如動，祈請輻湊。有居新昌裏者，因時疫，百骸綿弱，不能勝衣，醫巫莫能療。一日，自言欲從釋氏，因肩置繪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於寺廡。逾旬，夢有人如天王之狀，持筋類綆，以食病者。復促迫之。咀嚼堅韌，力食袤丈，遽覺綿骨木強。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馳，逾月以力聞。先是禁軍懸六鈞弓於門，曰："能引起半者，倍糧以賜，至滿者又倍之。"民應募，隨引而滿，於是服厚祿以終身。（出《唐闕史》）

【譯文】

青龍寺西廊的北端的壁畫上，有一個佛門毗沙門天王像，畫得十分精彩，象要活了似的，所以到這個神前祈禱的人特別多。有一個住在新昌裏的坊民，因爲得了傳染病，病得骨瘦如柴，連衣服都撐不起來，不論是醫生還是巫師都沒治好。一天，這人自稱要皈依佛門，家人就把他抬到廟裏去，放在那個毗沙門天王的畫像下。他給了廟裏主持很豐厚的佈施，就喫住都在廟裏。過了十天，夢見有個人象畫上的天王，給了他一根象繩子似的筋，讓他喫下去。他咬不動，天王就強迫他喫。終於努力喫下去一丈筋，立刻覺得軟綿綿的骨頭象木棍似地硬了。第二天就能走，第三天就能跑。過了一個月，他成了遠近聞名的大力士。有天他路過禁軍營門，看見營門上掛着一張一百八十斤的弓，說是凡能把弓接開一半的，賞給三百六十斤糧，能拉滿弓，賞賜更加一倍。這人就應募去拉弓，一拉就把弓拉滿了。於是賞他終身享受厚祿。

裴氏女

唐黃巢之亂，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趨漢中。才發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行及洛谷，夜間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詰之，女雲："我爲滻水神子強暴，誘我歸其家。其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笞之。兼遜謝撫慰，令人送來。而旦夕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抱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又言已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代黃巢之亂時，有一個姓裴的京官，帶着妻子和女兒，向南往漢中逃跑。剛離開京城，他的女兒突然死去。當時兵荒馬亂，顧不上埋葬，繼續逃亡。走到洛谷，夜裏忽然聽見女兒說話，但看不見女兒本人。父母問她，她說，"我被滻水神的兒子施暴非禮，並把我騙到他家。他父親滻水神大怒，責罵他兒子殺害無辜的生人，抽了他一頓鞭子，並向我賠罪安慰，派人送我再託生人間。可是一時半晌我還投不了胎，所以女兒想暫時跟着父母往南走。請你們拔了茅草扎一個人形放在你們的箱子裏，我的魂就可以跟着你們走了。"夫妻二人就照女兒的話做了，女兒的魂就一直跟着，飲食談話和活着的時候一樣。後來，女兒說，"已經找到了投胎的地方了。"然後就哭着和父母告別走了。

夏侯禎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靈女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嚬蛾，豔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左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如太華。父老雲，大中初，斯地忽暴風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立祠於前山，山名女靈，吾持來者也。鹹通末，縣主簿皇甫枚，因時祭，與友人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侯禎少年無有匹偶，今者仰睹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既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惝恍不能寐，若爲陰物所中。其僕來告，枚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之。枚命吏禱之曰："夏侯禎不勝酉斝之餘，至有慢言，瀆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違好生之德，當專戳之辜，帝豈不降鑑，而使神滋虐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念張碩而動雲軿，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閽一叫，必貽幃箔不修之責言。況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奠訖，夏侯生康豫如故。（出《三水小牘》）

【譯文】

汝州魯山縣城西六十里的小山間有座祠堂，叫女靈觀，裏面只供奉着一尊女神像。看那女神，雙鬟低垂雙眉微皺，十分嬌豔美麗，但臉上有一種愁怨的神色。女靈觀後是平地，左右圍地有幾畝大，上面有三座山拔地而起，都有十多丈高，象太華山一樣壯觀。當地老人說，過去沒有這三座山，是大中年間，當地忽然來一陣狂風暴雨，下了一夜，雨停之後，地上聳起了這三座山，女神現形對打柴的人說，"我是商於的女兒，天帝讓我到這裏管轄周圍百城的地方。你告訴這裏的老百姓，讓他們爲我在山前立一個祠廟，這山就是我帶來的，所以名字就叫'女靈山'吧。"鹹通末年，魯山縣的主簿皇甫枚要到女靈觀去祭祀，帶着朋友夏侯禎同行。祭祀完畢，兩個人在廟裏遊覽。夏侯禎看着女靈神像，戀戀不捨地不願離去，並要了一杯酒，灑酒對女神祝禱說，"我夏侯禎年少沒有配偶，今天見到女神這樣嬌豔美麗，甘願在廟裏當一個灑掃廟堂的奴僕來侍奉女靈神。"祝告完畢扔酒杯就走了。這天晚上，夏侯禎恍惚惚不能入睡，好象中了什麼陰邪。他的僕人跑去告訴皇甫枚，皇甫枚急忙跑去看，只見夏侯禎已經目瞪口呆不能說話了。皇甫枚就問，"是女靈神在作怪嗎？"夏侯禎點了點頭。皇甫枚就叫一個官員到女靈神像前禱告說，"夏侯禎多喝了幾杯，不勝酒力，纔在神像前胡言亂語，說了些對神大不敬的話。現在他已經病倒了，這是神因爲怪罪而懲罰他呢，還是接受了他的請求要召他去侍奉呢？如果是降罪懲罰他，這是因爲一句話而害了一個對國家有用的讀書人。神這樣做，就違背了佑護生靈的道德準則，殺害了一個無辜的人。這事上帝必然會明察，上帝能允許女神這樣殘害生靈嗎？如果是神接受了夏侯禎的請求準備把他接到身邊，這就更會助長了淫邪之風，因爲夏侯禎一句話神就玷污了自己的婦道貞潔，象傳說中的仙女爲張碩而乘雲車下凡與之幽會，神女爲交甫所誘惑而解下衣上的佩玉完情。如果女靈神真要和夏侯禎結合，我們將向天帝申告。那時天帝一定會責備您不貞潔不守婦道的。何況天下的美丈夫多得是，何必一定要盯上夏侯禎呢？請女靈神還是聽從我的勸告吧。"祭告以後，夏侯禎果然康復，和沒事一樣了。

徐煥

弋陽郡東南，有黑水河，河岸有黑水將軍祠。太和中，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爲政嚴而不殘。一夕，夢贊者曰："黑水將軍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須目雄傑，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頃溺於滋水，自以秉仁義之心，得（得原作未。據漢鈔本改。）展上訴於帝。帝曰：'爾陰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爲立祠河上，當保佑斯民。"言許而寤。遂命建祠設祭，水旱災沴，禱之皆應。用弱有葛谿寶劍，復夢求之，遂以爲贈。仍刳神前柱，並匣置之，外設小扉，加扃銡焉。乾符戊戌歲，大理少卿徐煥，以決獄平允，授弋陽郡。秋七月出京，時方淋霪，東道泥濘。歷崤函，度東周，由許蔡，略無霽日。既渡長淮，宿於嘉鹿館，則弋陽之西境也。時方苦雨悽風，徒御多寒色。煥具酒祈之，其夕乃霽。煥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親之。明年冬十月，賊黨數千人，來攻郡城。煥堅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義陽。時有無賴者，以廟劍言於賊裨將。將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曉出縱掠，氣霧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執之，令前導。既越山霧開，乃義營張周寨也。卒與賊遇，盡殺之，張周親擒其首，解其劍，復歸諸廟，至今時享不廢。（出《三水小牘》）

【譯文】

弋陽郡的東南有條黑水河，河岸上有座黑水將軍祠。太和年間，薛用弱由儀曹郎調任弋陽郡守。他政令很嚴但十分公正平和。一天晚上，他夢見黑水廟的執事說黑水將軍到了，就趕快請了進來。一看，黑水將軍是一個身材魁偉的大丈夫，而且十分威嚴，穿着鎧甲，腰挎箭袋。請他坐下後，黑水將軍說，"我生前是在黑水河裏淹死的。我覺得我一生秉正剛直講求仁義，就向上帝請求放還。上帝說我在陰界的官運很盛，就任命我當了黑水神。請郡守大人在河岸上給我立個祠廟，我就可以祐護這一帶的百姓。"薛用弱答應後就醒了，於是就下令建廟設祭。從此不論水旱災害，凡是到廟裏祈禱都很靈驗。薛用弱有一把葛谿寶劍，黑水將軍託夢說很喜歡這劍，薛用弱就把劍贈給了神。他讓人把廟裏的柱子上挖了個槽，把寶劍裝在個匣子裏放進柱子，外面設個小門，用鎖鎖上。乾符戊戌年，大理少卿徐煥由於執法公正辦案有功，被任爲戈陽刺史。秋天七月出京赴弋陽上任，就趕上連綿的秋雨，往東去的道路十分泥濘。徐煥經崤山、函谷關，過東周一直走到許蔡，天仍不放晴。後來渡過淮河住在嘉鹿的旅店，這就算到了弋陽的西邊縣境了。當時仍然是悽風苦雨不斷襲來，僕從和侍衛們都凍得受不了。徐煥就到黑水神廟去祭祀，當晚就雨過天晴了。徐煥對黑水神就更加崇敬了。上任後，每到春秋兩次大的祭典，徐煥都是親自參加。第二年冬天十月，有幾千名叛軍來攻打弋陽郡城，徐煥堅守，叛軍始終攻不下來，只好轉向西面去攻義陽。當時有個無賴，把薛用弱將寶劍藏在黑水神廟的事告訴了叛軍的副將。副將就帶着人進了廟，劈開柱子把寶劍拿走了。拂曉時，這股叛軍四處燒殺搶掠，突然被彌天大霧裹住，不知道該往哪裏走。忽然遇見一個砍柴的少年，叛軍就抓住少年，讓他帶路。少年帶着叛軍翻過山後，濃霧頓時消散，一看竟來到平叛的義軍將領張周的軍營前。張周率領義軍殺出營來，把叛軍全部消滅，並活捉了叛軍的首領那個副將，繳獲了那把寶劍，又送回廟裏，現在黑水將軍廟的香火仍然終年不斷。

羅弘信

中和年，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白鬚翁。巫有宗千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爲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臨淮王。（出《北夢瑣言》）

【譯文】

中和年間，魏博的軍事長官是羅弘信。弘信最初只是本軍裏的一個小軍官，管放牧軍馬的差事。他曾住在魏州觀間院門外，隨近有個神廟，廟裏供的神當地人都叫他"白頭翁"。有一天一個叫宗千的巫師忽然來找羅弘信說，"神夜裏忽然對我說你不久會當本地的主管官。"弘信生氣的說，"你想害我呀？"過了兩天巫師又來說那話，弘信就讓他千萬保密。不到一年，軍隊裏果然發生了譁變，推舉弘信當統領。弘信生得魁偉雄健，力大無比，又善射箭，所以當時雖然只是個無名的小軍官，大家卻都很敬服他。後來，弘信果然作了太尉臨淮王。

李嶢

唐乾寧中，劉昌美爲夔州刺史。屬夏潦，峽漲湍險。裏俗雲："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以候之。學士李嶢，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昌美以水勢正惡，止之。嶢忽遽而行，俄爾舟復。一家溺死焉。唯乳嫗一人，隔夜爲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鹽竈戶陳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著窄白衫，青褲，執鐵棘梨。問嶢行程，自雲迎候。及乳嫗既蘇，亦言於刺史雲，李學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門白壁，寮吏參賀。又聞雲，此行無乳嫗名，遂送出水。（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代乾寧年間，劉晶美去四川夔州上任當刺史。當時夏天發洪水，三峽水漲又急又險。當地有句俗話說，"灩澦大如馬，瞿塘不能下"，江上不能行船，於是劉昌美只好停了船等候水退。有個學士名叫李嶢，帶着家眷從四川沿江行船要去江陵。劉昌美說水勢又急又大，勸他等等再走，李嶢卻急忙地走了，不一會兒船就翻了，全家都被淹死。只有一個奶媽第二天被大浪推到岸上，倖免於難。在此以前，永安的鹽販子陳小奴，划着一隻空船從瞿塘過來，看見江邊山崖下有一個人，戴着四縫帽，穿着很緊的白衣服，手裏拿着鐵蒺藜，問學士李嶢要到哪裏去，說正在迎接他。後來那奶媽甦醒後也對劉昌美說，李學士被領到一個官府去上任，那官府紅門白牆，很多官員都來迎接李學士，並向他拜賀。後來奶媽聽到有人說，"這一行人的名單裏，沒有這個奶媽子。"於是奶媽就被送出了江面，衝到了岸上。

卷第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

楊鑣 張璟 崔從事 王審知 張懷武 李玫 趙瑜 關承湍妻 李冰祠 鄭君雄

鍾離王祠 盤古祠 狄仁傑祠 葛氏婦 馬希聲 龐式

楊鑣

唐楊鑣，相國收之子，少年爲江西從事。秋祭大孤神，鑣悅神像之容，偶以言戲之。祭畢回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詣鑣，呼爲楊郎，雲："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鑣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神女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於君。"鑣不得已，遂諾之。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歸家理命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補闕薛澤，與鑣有姻，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登州節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做第三兒可乎？"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逾月而卒。（出《北夢瑣言》）

【譯文】

楊鑣是唐相國楊收的兒子。年輕時當過江西從事。秋天去廟裏祭祀大孤神。看見女神像的容貌很美，就對神像說了不敬的玩笑話。祭祀完畢坐船回去，忽然看見空中雲霧裏有一個容貌很好的女子來見他，稱他爲"楊郎"，並說，"我的姐姐能被楊郎看上，感到榮幸。希望你把船搖回去，好舉行婚禮。"楊鑣又驚又奇怪，就說，"我剛纔只不過開了個玩笑。"神女說，"我姐姐根本沒有傾慕你的意思，是你先向我姐姐求的婚。如果你說了不算，馬上就會對你不利！"楊鑣不得已，只好答應了婚事，但是向神女請求能給一個月的時間，回去處理家事。於是楊鑣回到家裏，剛剛把家裏料理完，就突然死去。補闕薛澤，是楊鑣的姻親，他講這件事說得十分詳細。又有個原任鄧州節度判官的史在德郎中，有個兒子叫史光澤，十分聰明英俊。有一天光澤從學館裏讀完書回家，喝醉了酒進了泰山廟，對泰山神像說，"我給泰山神作三兒子，怎麼樣？"回到家後，光澤就變得精神恍惚，好象有人召去他的魂。過了一個月就死了。

張璟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至衡州犬嗥灘，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爲神所責。璟以素業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雲："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廟神爲理之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爲草之，既奏，嶽神許之，廟神喜，以白全十鉼爲贈。劉山甫與校書郎廖隙。親見璟說其事甚詳。（出《北夢瑣言》）

【譯文】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年間憑着自己的學業到桂州謀職。船到衡州犬嗥灘壞了，只好上岸，睡在江邊一個廟裏。廟裏的神責備他不該貿然闖進廟裏住宿，張璟就以所學課業回答他，神就高興了，請他坐下，並說，"有個叫巫立仁的，犯了該滅族的罪，我想替他到嶽神那兒據理申訴，但沒人給我寫狀子。"張璟就爲廟神寫了狀子。狀子遞上去後，嶽神準了，廟神非常高興，拿出十塊白金贈給張璟。劉山甫和校書郎廖隙，親自見過張璟，他們說這個事說得很詳細。

崔從事

福建崔從事，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覆命，在道遇賊。同行皆死，唯崔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免。中途復患瘧疾，求藥無所。途次延平津廟，夢爲藥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彭城劉山甫自雲，外族李敬彝爲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遏水頭，並不衝圮李宅。（出《北夢瑣言》）

【譯文】

福建有位姓崔的從事，忘了他叫什麼名。爲人正直做事檢點，幕府很器重他。有一次他奉命到湖湘去公幹，辦完公事回去交差，路上遇到了強盜，一起的人都被強盜殺了，而崔從事卻在倉惶奔逃中，忽然遇見一個人給他指路，才倖免於難。後來在途中又得了瘧疾病，無處求醫，住在延平河神廟裏，夢見廟神給了他三個藥丸，喫下以後，驚醒了，病也好了。彭城劉山甫自己說，他的親戚李敬彝當郎中，家住東都毓財坊，那裏的土地神非常靈。他家的僕人叫張行周，每次求土地神都能靈驗。有一次發大水之前，土地神託夢告訴了張行周，並向他要喫的東西。洪水到來的那天，土地神領着人堵住水頭，洪水就沒有沖毀李家的宅院。

王審知

福州海口黃碕岸，橫石免巉峭，常爲舟楫之患。王審知爲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於役力。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祭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甫息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閒談》十二卷，具載其事。（出《北夢瑣言》）

【譯文】

福州海口的黃碕岸一帶，怪石嶙峋，是海上行船的一大障礙。王審知在福建當觀察使的時候，打算好好解決一下，但苦於人力不足。乾寧年間，他夢見一個穿鎧甲的大神，自稱是吳安王，答應幫助解決這個困難的工程。夢醒後，他把這事說給客人和下屬，並派判官劉山甫前去祭祀金甲神。祭祀還沒結束，忽然看見海上浮起了許多水怪。當時劉山甫在廟裏休息，就登高觀望。只見海上風雷滾滾，有一個水怪，既不是魚也不是龍，黃鱗紅須。這樣過了三天，風停雲開。一看已經另外開出一個港彎，行船非常方便。在福建當從事的劉山甫，是本朝的舊族，他寫的《金溪閒讀》十二卷，其中記載着這件事。

張懷武

南平王鍾傅，鎮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怳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常爲將軍。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爲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澧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飢，聞預章獨稔。即與一他將，各率共屬奔預章。既即路，兩軍稍不相能。比至五昌，一隙大構。剋日將決戰，禁之不可。懷武乃攜劍上戌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疆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以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構難也。'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預章，無一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事，故以肸蠁告人乎？（出《稽神錄》）

【譯文】

南平王鍾傅鎮守江西時，曾派道士沈太虛到廬山的九天神廟祭禮。沈太虛祭祀完了。晚上坐在廟的偏廈裏，恍恍然象在作夢。只見牆上的畫中有一個人向他施禮說："我的真身是張懷武，曾經在軍伍中作過將軍。上帝因爲我曾積過些陰功救助了他人，所以讓我在這個廟裏當靈官。"太虛道士醒後，起來細看壁畫，見畫上寫的畫題是"五百靈官"，太虛道士回來後，把這事說給進士沈彬。二十年後，沈彬到澧陵去遊玩，縣令陸生請他作客宴飲。剛要開宴。有位軍官許生也來赴宴。在席間，許生提到了張懷武，引起沈彬的注意，沈彬就問張懷武到底是什麼人。許生說，"張懷武原是蔡州部隊裏的一名副將，也曾是我的長史。甲辰那年蔡州鬧饑荒，部隊斷了糧。聽說預章那邊莊稼收成好，張懷武就和另外一個將軍各自率領着自己的部隊奔預章去就食。上路以後，兩支部隊各不相讓，發生了矛盾。走到五昌地方，兩支部隊的矛盾更激烈了，爲了一件小事互不相讓，眼看就要火拼決戰，帶兵的統帥也壓服不了。張懷武就帶着寶劍登上城樓，撤去了梯子，對城下他的部隊說，'這次我帶你們出來並沒有任何別的圖謀，是爲了讓大家不要餓死。可是你們不能剋制忍受一些小的矛盾，竟要去和另一支部隊拚殺。如果真打起來，必然是強者傷弱者亡，兩敗俱傷。這樣將來還怎麼回到家鄉見自己的父母鄉親，只能慘死在道路旁。現在兩支部隊相爭，是因爲有我張懷武。我現在決定爲你們而死。我死後，兩支軍隊必然會合而爲一，就不會再繼續鬧矛盾了。"說罷，就拔出劍來自殺了。城樓下的兩支部隊的士兵都趴在城樓下痛哭失聲，從此合成一支部隊，親密友好，一起開到了預章，沒有一個人逃亡。"許生當時是張懷武的部屬，對張懷武懷着深深的感恩之情，他並不知張懷武死後當了廟中靈官的事。沈彬把這件事記述下來，希望能讓人們明白真相。這件事難道不是充分說明，上天也爲仁人義士的作爲所感動，因而纔不讓他們默默無聞嗎？

李玫

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玫，自言少時有病，遂見鬼，爲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威振中外。玫時宿於灊山司命真君廟。翌日，與道士崔繟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繟然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向廟而去，是必爲真君考召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爲誰，久之乃肯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共祕之，不旬日而聞顥誅。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於寺中。既罷，玫復謂繟然曰："向坐中有客，爲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則團練巡官陳絳也。不數日，絳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視見之。（出《稽神錄》）

【譯文】

天祐初年，舒州有個管倉庫的官叫李玫。說他小時得了一次病之後就能見到鬼。從此李玫爲別人說禍福方面的事都說得很準。當時淮南大將張顥大權在握，甚至可以左右皇帝的廢和立，不論宮廷內和外界都怕他的權勢。李玫有一次住在灊山的司命真君廟裏，第二天，和道士崔繟然等回城裏去。離開司命真君廟幾里地時，李玫忽然讓同行的人趕快停在道旁，他自己躲在一棵樹後偷看，過了很久纔出來。繟然道士問他，"是不是又看見鬼了？"李玫說，"是的。我剛纔看見一個人，披枷戴鎖，被幾十個人押着直奔真君廟而去，大概是被真君召去拷問審判了。看那戴枷的人還挺不在乎，但是絕對難免一死的。"大家問他是誰，他半天之後才說，"就是那權勢極大的淮南大將張顥。"大家一聽都非常害怕，互相說好決不敢泄露出去。果然，不到十天就傳來張顥被殺的消息。還有一次，李宗建造開元寺竣工以後，在寺裏召集了很多文武僧道聚會。聚會結束後，李玫又對繟然道士說，"我剛纔看見有一個客人被兩個陰間的官員給請走了，看樣那位客人是活不了多久了。"聽李玫描述那被請走的客人的相貌服飾，是當團練巡官的陳絳。果然，沒過幾天，陳絳得了急病而死。繟然道士的弟子邵修默道士，親眼看見過這件事。

趙瑜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因遊太山，祈死於岳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爲祈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躬耕之資，湮厄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祿仕皆無分。既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足給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前，視之，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亦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自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出《稽神錄》）

【譯文】

秀才趙瑜是山東人，參加會考幾次都沒考中。由於十分窮困。活不下去了。就去遊覽太山，向岳廟中的神求死。剛走出廟門，忽然有一個小官員在身後喊他說，"陰間的判官召你去一趟。"趙瑜就跟着走。來到一個大廳上，聽見門簾子後面有人說，"人們都十分看重生命，你怎麼偏要求死呢？"趙瑜說，"我參加會考，幾次都考不中。連回家種田的錢都沒有，又貧病交加。實在活不下去了，所以才求死。"過了半天，只聽見簾子裏傳來翻查簿子的聲音，然後簾裏的人又說，"已經給你查過了，你這一輩子既不能中榜也不能作官，這是你命中註定的。但是我打算幫你一把，送給你一個藥方。這個藥方可以使你有喫有穿，但你不能靠藥方廣置家產，否則，你就還得受窮。去吧。"趙瑜拜謝後走出來，剛到門外，見空中飄下來一個大桐樹葉子，撿起來一看，葉子上寫着一副"巴豆丸"的藥方，和人間的藥方相同。於是趙瑜就自稱過去當過長水縣令，在街上擺攤賣藥。吃了他藥的人，病都能治好，他也得了不少錢。道士李德陽，曾親眼看見過趙瑜的那片桐葉。雖然已經十多年了，桐葉還象新的一樣。

關承湍妻

青城縣岷江暴漲，漂墊民居。縣民關承湍妻計氏，有孩提子在懷抱，乃上木櫃，爲駭浪推漾大江。唯見赤幘佩刀者，洎朱衣秉簡者，安存之，令洎縣溉植。乃隨流泛泛，至縣溉，爲舟子迎拯而出，子母無恙。（出《北夢瑣言》）

【譯文】

青城縣的岷江發大水，淹沒了不少房屋。縣民關承湍的妻子計氏，抱着個孩子伏在一個木櫃上，被大浪推到洪水中，她看見一個戴紅頭巾佩腰刀的人和一個穿紅衣手拿竹板的人在水上穩站着，保護着並說叫到縣城護城河去。於是木櫃隨水漂行，漂到護城河後被划船的救出來，母子都很平安。

李冰祠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江漲，壞京口江灌堰上。夜聞呼噪之聲，千百人，炬無數，風暴雨而火影不滅。及明，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陽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溼。是時，津嘉眉水害尤多，京江不加溢焉。（出《錄異記》）

【譯文】

天祐七年夏天，成都下大雨，岷江猛漲，勢將沖毀京口江的護江大堤。這天夜裏，人們都聽見江上傳來一片吶喊呼叫的聲音，好象江中有好幾千人。還看見江上有無數火把，雖然大雨如注火把仍不熄滅。天明一看，大堤已移動了幾百丈，洪水流入了新津江。李陽冰的祠廟中，神像兩邊的旗幟都是溼的。此時，新津嘉眉一帶常常鬧水災，但京江卻沒有氾濫。

鄭君雄

鄭君雄爲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數千人，在水東灞內，旗幟弋甲，人物喧鬧，與軍行無異。不敢詰問，警備而已。未曉，密偵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偵者問之，曰："江囗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卻歸川中。"複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蹤跡，一一可驗焉。（出《錄異記》）

【譯文】

鄭君雄在遂州當刺史時，有天晚上，忽然看見灞水東面大堤裏開來好幾千軍隊，旗幟刀槍齊備，一片人聲喧譁，和行軍一模一樣。鄭君雄不敢去問，只是密切監視着。天快亮時，派人偷偷偵察，大軍已撤走，只有落在後面的三五個人。偵察的人問，他們說，"我們是江神的隊伍。四川前幾年大亂，我們隨江神轉移到峽內，現在那邊安定了，我們就回四川去了。"再仔細看，地上有安營紮寨和生火的蹤跡，而且看得十分清楚。

鍾離王祠

遂州東岸唐村，雲，昔有一人，衣大袖，戴古冠幘，立於道左。語村人曰："我鍾離王也。舊有神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損。今像溯流而止，將至矣。汝可於此爲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禱祈皆驗。或雲，初見時如道士狀。（出《錄異記》）

【譯文】

遂州東岸有個唐村，村裏傳說當年曾有一個人，穿着寬袖的袍子，戴着古代人的頭巾，站在道旁，對村裏人說，"我是鍾離王。我的廟在河的上游十幾裏地，因爲大水把廟沖毀，我的神像逆流而上，馬上就要到了，你們可以在這裏給我蓋個廟。"村裏人跑到河上去看，果然順水漂下來一個木頭神像，有幾尺長。大家就在那神現形的地方蓋了座廟，叫做唐村神廟。到現在這個神仍十分靈驗。有的人還說，那個現形的鐘離王像個道士。

盤古祠

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多爲毆擊，或道途顛蹶。縣民楊知遇者，嘗受正一明威錄。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狹原做狄，據明抄本、許本改。）橋編路，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原缺出處，今見《錄異記》四）

【譯文】

廣都縣有座盤古三郎廟，廟裏的神很靈應。若有人走過廟門不叩拜行禮，不是狠狠被敲一傢伙，就是無緣無故摔個大跟頭。有個叫楊知遇的，曾學過正一明威錄，有一天喝得大醉往回走，天黑路遠，又沒有同伴陪他，路過神廟時，就讓神幫一把好找到回家的路。頓時就有一個火把從廟門裏出來，在前面爲他照亮道路。楊某一直走了二十多里，經過很窄的橋，走過很偏僻的小道，卻一次也沒摔倒。到家了，火把也沒了。人們都十分驚奇。

狄仁傑祠

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杰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祠奠醊。仁杰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杰初不飲酒，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莊宗觀霸河朔，嘗有人醉宿廟廊之下。夜分即醒。見有人於堂陛下，罄折諮事，堂中有人問之，對曰："奉符於魏州索萬人。"堂中語曰："此州虛耗，災禍頻仍，移於他處。"此人曰："諾。請往白之。"遂去。少頃復至，則曰："已移命於鎮州矣。"語竟不見。是歲，莊宗分兵討鎮州，至於攻下，兩軍所殺甚衆焉。（出《玉堂閒話》）

【譯文】

魏州南城有座狄仁傑祠，是狄仁傑活着時給立的"生祠"。武則天皇后執政時，狄仁傑是魏州刺史，政聲很好，當地官員和百姓就爲他立了生祠來表彰他。後來狄仁傑到朝廷裏作官，魏州的百姓每到月初一，還是到祠裏去用酒供奉。狄仁傑每月初一去上朝，就也帶着醉意，則天皇后知道狄仁傑向來不喝酒，就問是怎麼回事。狄仁傑就說因爲每月初一魏州人到他的生祠獻酒。天后派人調查果然是這樣，才相信了。莊宗鎮守河朔時，曾有個人醉後住在狄仁傑祠的廟廊下。半夜酒醒，看見有人站在廟堂的臺階下拿着奏摺請示公事。堂上的人問是什麼事，那人說，"奉上天之命，要在魏州索取一萬人的性命。"堂上的人說，"魏州這地方很窮困，災禍連年不斷，還是到別的地方找這一萬人吧。"奏事的答應說，"我這就去向上面報告。"不一會他又回來了，對堂上說，"已經決定到鎮州去辦了。"說完就都消失了，這一年，莊宗分兵討伐鎮州，兩軍在戰場上死了很多人。

葛氏婦

兗之東鈔裏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雲，天齊王之愛子，其神甚靈異。（子其神甚靈異六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相傳岱宗之下，樵童牧豎，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麗，有如（有如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侯王，即此神也。魯人畏敬，過於天齊。朱梁時，葛周鎮兗部署，嘗舉家婦女遊於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美容止，拜於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痛，踣地悶絕久之。舉族大悸，即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失常，夢寐恍惚，嘗與神遇。其家懼，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伸欠呵嚏，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則聞私竊語笑，逡巡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同居，久之婦卒。（出《玉堂閒話》）

【譯文】

兗州的東鈔裏泗水上有個亭子，亭子下有座天齊王廟。廟裏供有三郎神的神像。巫師說，三郎是天齊王最喜愛的兒子，三郎神也最靈。傳說在泰山下面，曾有打柴少年或放羊孩子遇見過三郎神出去打獵，帶着很多侍從和僕人，那排場不亞於人間的王侯出巡。山東人對三郎神的敬畏超過了對天齊王。朱梁年間，葛周鎮守兗州，有一天帶着全家男女老少遊泗水亭，然後又進了天齊王廟。葛周有個兒子十二郎，十二郎的妻子美豔絕倫。進廟後，十二郎的夫人跪拜二郎鍾，拜後兩眼把三郎神像盯了半天才走。接着她就犯了心痛病，一頭栽到地上喘不上氣來。全家嚇壞了，趕快向神禱告，少婦人才稍好了些。但從此神情就不正常了，睡夢中也恍恍惚惚地遇見三郎神。家裏人十分恐慌，就把少夫人送到東京去躲了起來。沒過多久，三郎神也追到東京，並對少夫人說，"我找你很久了，今天我們才又重逢！"打這以後，三郎神每兩夜就來。每次三郎神來時，少夫人就又伸懶腰又打噴嚏，並對身旁的丫環說，"他已經來了。"說完就鑽進帳子裏去了。丫環在帳子外偷偷聽，就聽見帳內男女竊竊私語和調笑聲，過了很久三郎神就走了。這樣的事已習以爲常了。十二郎十分怕神，所以一直不敢和自己的妻子同居。過了很長的時間，妻子終於死去。

馬希聲

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喧噪，連召希振復入，見希聲倒立於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帛蒙首。翌日發喪，以弟希範嗣位。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回，見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祕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時而卒。（出《北夢瑣言》）

【譯文】

湖南馬希聲繼承了父親的官職。當時連年大旱，祈禱求雨也不靈應，馬希聲就下令把南嶽司天王廟和他所管的境內所有的廟都封閉了。然而仍然不下雨。馬希聲的哥哥希振來勸他別這樣做，兩個人喝酒，到半夜，希振纔回去。剛走出門，就聽到院裏人聲喧華，有人召呼希振快進院看看。希振一回院子，就見弟弟馬希聲頭朝下倒栽在臺階下，身上衣服也都沒有了，腦袋已經碎了。於是趕快把屍體抬到車上，用白綢子蒙上他的頭。第二天爲馬希聲辦完喪事，讓他的弟弟馬希範繼承了官職。在這事發生之前，就有一個大將周達從南嶽回來時，看見江上的雲霧中，鬼卒們擁着馬希聲而去。回來後周達沒敢說。這天晚上，空中突然飄下一大塊黑幕闖入了馬希聲的屋子，馬希聲立刻就死了。

龐式

唐長興三年，進士龐式，疑業於嵩陽觀之側，臨水結庵以居。一日，晨往前村未返。庵內唯薛生，東郡人也，少年純愨，師事於式。晨興，就澗水盥漱畢，見庵之東南林內，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縫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語音清響，目光射人，香聞十餘步。薛生驚異，遍拜之。問薛曰："爾何人？"生具以對。又問："爾能隨吾去否？"薛辭以父母年老，期之異日。又曰："爾既不去，吾當書爾之背志之。"遂令肉袒。唯覺其背上如風之吹，書畢，卻入林中，並失其處。斯須龐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見朱書字一行，字體雜以篆籀，唯兩字稍若官體貴人字，餘皆不別。薛生又以手捫之，數字拿破，色鮮如血，數日，香尚不銷。後龐式登第，除樂鄉縣令，爲叛帥安從進所殺，薛氏子尋歸滑臺，殂於家。（出《玉堂閒話》）

【譯文】

唐代長興三年，龐式沒有中進士時，在嵩陽觀的旁邊臨水蓋了間茅屋讀書。一天年上，龐式到前村去沒有回來，茅屋裏只有一個薛生。薛生是東郡人，是個單純誠實的少年，跟着龐式學習。一大清早他到門外小河邊洗臉漱口，看見茅屋東南的樹林裏有五個人，都穿着神仙穿的衣服，有的穿着儒生的衣着，各人的服色也不一樣。看這五個人都是神采超然，語聲朗朗，目光炯炯有神，身上發散着香氣，十幾步外都能聞到。薛生十分驚奇，就走過去一一拜見。他們問薛生，"你是什麼人？"薛生就把自己的情況如實說了。他們又問，"能不能跟我們走？"薛生推辭說，自己的父母年紀大了，要去也只能以後再去。其中一個人說，"如果你以後不去呢？我給你背上寫幾個字，好能記着。"說罷就讓薛生脫下上衣把後背露出來。薛生只覺得好象有風在後背上吹過。寫完了，那五個人就消失在林子深處，不知道他們到那裏去了。過了一陣龐式回來後，薛生就把剛纔的事說了，並把後背給龐式看。只見後背上寫着一行紅色的字，字體是大篆小篆交替着使用，只有兩個字象當時通用的字體"貴人"，其餘的字都認不清楚。薛生又用手摸後背，把好幾個字抹破了，顏色象血一樣鮮紅，過了好幾天，字的香氣都不消失。後來龐式中了進士，被任命爲樂鄉縣令，結果被叛將安從進殺了。薛生的兒子把他的棺木運回滑臺，在他家鄉下葬。

卷三百十四 神二十四

清泰主 僕射陂 李泳子 譙乂俊 劉峭 袁州父老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馬正彝

劉宣 黃魯 張鋋 郭厚 潯陽縣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鮑回 劉皞 崔練師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晉高祖之婦兄也。明宗始爲太原將帥，二主軍職未高。因擊鞠，入趙襄子廟，俱見土偶避位而立，甚訝之，潛亦自負。及明宗功高，常危懼。二主曰："趙襄子終能致福邪？"爾後二主迭享大位。（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清泰君主，是晉高祖妻子的哥哥。明宗起初是太原將帥，清泰主當時只是一個軍職不高的人。有一次因爲玩擊球遊戲，他進了趙襄子廟，看見廟裏的土神像都離了座位站起來向他致意，十分驚訝，也感到很自負。後來看到明宗軍功很高，常擔心害怕即不了皇位，說，"難道趙襄子終於能保佑我得到大福嗎？"後來清泰主終於登極當了皇帝。

僕射陂

乙未歲，契丹據河朔，晉師拒於澶淵。天下騷然，疲於戰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由於鄭，過僕射陂。見州民及軍營婦女，填咽於道路，皆執錯彩小旗子，插於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公雲：'請多造旗幡，置於陂中。我見集得無數兵，爲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別獻此幡旗。"初未之信，以爲妖言，果旬月之間，擊敗胡虜。及使回，過其陂，使僕者下路，訪於草際，存者尚多。（出《玉堂閒話》）

【譯文】

乙未年間，契丹進犯河朔一帶，晉朝軍隊在澶淵一帶與契丹對峙。當時天下人都很恐慌，怕又要受兵慌馬亂之苦。這時翰林學士王仁裕奉命出使到馮翊去，經過鄭州的僕射陂時，見老百姓和軍營的眷屬們都湧在大道上，手裏拿着各種顏色的小旗子，並把旗子插在僕射陂的水塘岸邊。王仁裕就問是怎麼回事，回答說，"鄭州每家人都夢見僕射李衛公託夢說，'請大家多多製造些軍營裏用的旗幡，我現在已經集合起大批的軍隊，爲中原掃蕩進犯的契丹強寇。但是就缺乏軍旗。'所以家家都爲李衛公獻旗。"王仁裕起初不相信，認爲是妖言惑衆。可是不到一個月，傳來捷報，契丹已被擊敗。王仁裕完成使命後回去又經過僕射坡，讓僕人到陂裏草叢中去察看，小彩旗還有很多插在那裏。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郫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蕉葉薦之，泳憐其形相貌異，哺養爲子。六七年，能書，善讀笑，父母鐘愛之，過於親子。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覽之如夙習，人皆謂之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復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便大書數行，卻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待立，泳疑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睹，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重問則唯拜不對。泳曰："陰府人間，事意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又拜。卻後六年，一旦白於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爲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卻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爲之出涕。泳問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來日申時，其子卒，故泳有退閒之志。未久，坐事遂罷。（出《野人閒話》）

【譯文】

西蜀大理少卿李泳，有一次到他在郫城的別墅去，過橋時看見一個嬰兒，用芭蕉葉子包着。李泳看這孩子長得貌相不凡，就抱回家去，當成自己的兒子哺養。六七歲時這孩子就能寫字，能說會道，父母十分疼愛他，待他比親生兒子還要好。到了十二歲，不論是什麼沒見過的經書史籍，這孩子看時都象是讀熟過的一樣，人們都稱這孩子是神童。有一次兒子在一個屋裏獨自讀書，李泳和妻子偷偷在窗外看。只見有一個人拿着公文卷宗，還有兩個童子接過卷宗呈遞給自己的兒子，兒子就揮動大筆在公文上寫上幾行字，然後交給童子拿走。李泳和妻子非常奇怪。第二天，兒子來請安侍立一旁，李泳就委婉地問兒子，"昨夜我偷偷看見了你的事情。你莫非是在處理陰曹地府的公事嗎？"兒子說，"是的。"李泳再問，兒子就只是作揖不回答了。李泳說，"陰府和人間是不同的，我不便算追問什麼，希望你多多珍重好自爲之吧。"兒子又作揖不語。又過了六年，一天兒子忽然說，"我只該給你們做十八年兒子，現在時間已經到了。明天申時，我就要回冥府去了。"說完就哭了半天，李泳和妻子也哭了一場。李泳問兒子，"我官能做到多大？"兒子說，"你只能作到現在的大理少卿，不會再升了。"果然第二天申時，兒子就死了。李泳也想辭去官職，沒過多久，就因爲牽涉到一件公案裏被罷了官。

譙乂俊

羅江縣道士譙乂俊，壯年。忽夢太山府君追之，賜以黃敕，補爲杖直。晝歸陰間，夜赴冥府，如此二十餘年。常說人間有命未終爲惡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陽間之病或貧乞是也。往見親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旦往視之，皆驗，然恆願得免。忽於冥間遇道士，不言姓名，謂曰："爾何不致名香？晝（香晝原作者盡，據明抄本改。）於陽間上告南辰北極，必得免。"乂俊依此虔告。忽爾太山府君卻追黃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餘。（出《野人閒話》）

【譯文】

羅江縣有個道士叫譙乂俊，正值壯年。有一次他忽然夢見太山府君把他召去，賜給他一個黃色的公文，任命他爲陰府的杖直官，讓他白天在陽間，夜晚到陰府。他就這樣過了二十年。他常對人說，凡是在陽間生了病或受窮乞討的人，都是自己陽壽沒盡卻做了壞事，被陰間把魂靈抓去受拷打的結果。這道士只要在陰間看見被拷打的是親戚或鄰居，第二天去看，果然是那麼回事，就勸告他們做好事以贖罪免得生病或受窮。有一次他在陰間見一個道士，道士說，"你爲什麼不給神燒有名的好香？現在陰間要爲此而懲罰你了。明天你回陽間去，趕快燒上好香，向南辰北極神求告，你的罪就能免。"譙乂俊道士就按那道士的話作了。後來太山府君追回了任命他的文書，他便不再在陽間陰間來回奔波了。後來他專門攻讀《易經》，活到八十多歲。

劉峭

辛酉歲，金水主簿劉峭，因遊雲頂山，睹山廟盛飾一堂，有土偶，朱衣據鞍。峭訝之，詰于山主昭訥，昭訥曰："餘三夕連夢見王，語近闢一判官，宜設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滿，還成都，遇都官員外孫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頃爲安仲古彌留之際，語長幼雲：'頂山王已具書馬聘禮，闢吾作判官。'言絕，儼然端坐長逝。"（出《撒誠錄》）

【譯文】

辛酉這年，金水縣主簿劉峭到雲頂山遊玩。看見山廟中被裝飾了個新的廟堂，其中新供奉了一個神像，這神像穿着紅衣服騎在馬上。劉峭很奇怪，就問廟裏的主持昭訥。昭訥說，"我連着三個夜晚夢見雲頂山神對我說：'最近將有一個新的判官到雲頂山來上任，你要新設一個廟堂，並塑一個穿紅衣的神象供祀'。我就是按照雲頂山王的吩咐作的。"劉峭不信。第二年劉峭任滿回成都，遇見都官員外孫逢吉，就說了這件事。孫逢吉說，"那正是安仲古將死的時候昭訥做了那個夢。安仲古死前曾對家裏人說，雲頂山王已派來車馬帶着聘禮迎接他到雲頂山廟去當判官，說完後，立刻就端端正正地坐着死去了。"

袁州父老

袁州城中有老父，性謹厚，爲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至，徧及僕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爲君隱。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厭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耳。"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出《稽神錄》）

【譯文】

袁州鄉村裏有位老父，爲人謹慎厚道，鄉里人都很尊敬他，家裏也很富。一天，有個穿紫袍的少年，帶着不少車馬僕從，來到老父家要些喫的。老父立刻把少年請進屋裏，拿來很多好喫的東西，連僕從們都給了喫食。老父一面安排酒飯一面想，"如果是州里或朝裏的官員到縣裏來，都會有接待食宿的地方，這位少年是什麼人呢？"這樣想着臉上就露出了懷疑的神色。少年察覺到了，就對老父說，"你既然懷疑我了，我也就不隱瞞了。我就是仰山的山神。"老父喫驚地趕快叩頭，並問道，"仰山神廟裏是不是祭祀供奉酒食的人越來越少了，才使得你不得不出來求食呢？"仰山神說，"人們祭祀我，都是向我求福的。凡是我力量不及辦不到的，和那些命中不該有福的人供奉的食物，我都不敢享用。你是一位可敬的老人，沒有什麼求我的事了，所以纔敢向你求食。"喫完後，再三拜謝辭別，然後就不見了。

朱廷禹

江南內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復者數矣。海師雲："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青衣卒刺船，皆朱發豕牙，貌甚可畏。婦人竟上船，問有好發髢，可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掛壁（壁原作璧，據《稽神錄》改。）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臘，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烏爪也。持髢而去，舟乃達。廷禹又言，其諸親自江西如廣陵，攜十一歲兒，行至馬當泊，登岸晚望。及還船，失其兒。遍尋之，得於茂林中，已如癡矣。翌日，乃能言。雲："爲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長嘯，有山禽數十百隻，應聲而至，毛彩怪異，人莫能識。自爾東下，時時吹嘯，衆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復入。博訪醫巫治之，久乃愈。（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有位在朝裏作官的朱廷禹，說他的親戚有一次乘船在海上航行，突然遇見了風暴。船被大浪顛簸得好幾次都要翻了，掌舵的海師說這是海神在要東西，快把船裏的東西往海里扔一些。船上東西快扔盡時，見一個容貌十分美麗的婦人坐着小船趕來，有四個侍女爲她划船。個個是紅頭髮豬牙齒，面目十分可怕。那婦人的小船靠攏後，婦人上了大船，問，"船上有沒有好假髮？"當時船上的人又慌亂又害怕，不記得她說的什麼假髮有沒有。然而那婦人卻說，"就在你們船後艙掛在牆上的梳妝匣裏。"船上的人按她的話一找，果然找到了假髮。船篷上放着些乾魚臘肉，那婦人就拿了給那四個划船的兵喫。看那女人的手，竟是鳥的爪子。那女人拿了假髮走了，船才平安地前行到達了目的地。朱廷禹又說，有一次他的親屬從江西坐船到廣陵，還帶着個十一歲的孩子。船到了馬當泊，大家停船上岸遊玩。等回到船上時，發現那孩子丟了。四下分頭去找，纔在密林中找到，孩子已經象傻子一樣了。第二天孩子才能說話，說是被人領走以後，教他吹很長的口哨。一吹起口哨，就有好幾百只山中的怪鳥應聲而至。這些鳥毛色十分奇異，認不出來是什麼鳥。後來這孩子跟着船往東走，常常吹口哨，引得那些怪鳥都飛到船頭。後來船到了白沙，鳥就沒敢再來。到廣陵後，家裏人到處請醫生和巫師給那孩子看病，過了很長時間，才把病治好。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雲："頃時自舒至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煙，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唯二卒在焉。某即強起問之，答：'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困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出《稽神錄》）

【譯文】

浙西有個和尚叫德林，年輕時遊舒州時，在路邊看見一個人正拿着鋤頭清理一塊一丈多大小的土地，周圍幾十裏沒有人家，覺得很奇怪，就問那人。那人說，"過去我有一次從舒州往桐城去，走到這裏突然發起了瘧疾。走不動了，就躺在草叢裏。等稍清醒過來時，天已黑了。四望沒有人煙，只聽得虎豹吼叫，心裏想我是非死在這裏不可了。突然有一個人騎着馬來到我跟前，看那樣子象個將軍，帶着不少人。將軍下馬後，坐在胡牀上。過了一會兒，他叫來兩個兵，對他們說，'好好保護這個人，明天把他送到桐城去。'說完就上馬走了，轉眼已不見影，只剩下兩個兵守着我。我勉強坐起來問他們，他們說，'那是茅將軍，經常夜裏出來獵虎。怕你被虎傷，特派我們保護你。'我想再仔細問問，因爲太難受又躺下了。等我醒時，太陽已出來了，兩個兵也不見了，我就爬起來趕路。只覺得兩腿特別輕快，跟沒病時一樣。到了桐城，病完全好了。所以我就在遇見茅將軍的地方給他修個小祠廟祭祀他。"德林和尚到舒州呆了十年，等回來時一看，村子裏到處都建有茅將軍的祠廟。

司馬正彝

司馬正彝者，始爲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飢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爲設飲食，甚豐潔。天彝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胭脂，宜以爲惠。"正彝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市粉脂詣遺之。具告其處，既至，不復見店，但一神女廟，因置所遺而去。正彝後爲溧水令，相傳雲，往往有遇之者，未知其審。（出《稽神錄》）

【譯文】

司馬正彝在沒有當縣令前是個小官。有一次他到溧水縣去，離投宿的地方還很遠，又餓又渴，十分焦慮。忽然看見道旁有個客店，只有一個女子出來迎客，就進了店。女子做了很豐盛潔淨的飯菜招待他，他十分感謝。女子說，"不用謝，到了京城裏，有那好的胭脂和粉給我捎點來就行。"司馬正彝到了南京，正好遇到一個朋友要回溧水，就買了些脂粉託朋友捎給那個開店的女子，並詳細的說了那客店的位置。朋友到那地方找，根本沒有旅店，而是一個神女廟，就把脂粉放在廟裏然後走了。司馬正彝後來當了溧水縣令，聽人們傳說，常常有人遇見那個女子，但都不知道她就是神女。

劉宣

戊寅歲，吳師徵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遍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臀竟小偏。十餘年乃卒。（出《稽神錄》）

【譯文】

戊寅那年，吳地的軍隊征討越地，在臨安大敗。副將劉宣受了重傷，臥在亂屍堆裏。夜間來了幾個官員，拿着個本子一一對照查看死屍。查到劉宣時說，"這傢伙不在本子上。"把他拖出去十幾步，扔在道旁走了。賊兵退後，劉宣才得以歸營。劉宣長得又白又胖象個大葫蘆，他躺在死屍堆裏時，越兵割下了他一半屁股，他也沒敢動。後來傷好了，但屁股是歪的。十幾年後劉宣才死。

黃魯

徐三誨爲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郡之俚人。年少，頗白皙，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至，三誨遺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屣履，挾彈而遊。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類。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間以伺之。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既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爲婿。"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于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出《稽神錄》）

【譯文】

撫州的錄事參軍名叫劉三誨，他手下有個很能幹的人叫黃魯，是個鄉下人。黃魯很年輕，皮膚白淨，他的父母都在鄉下。黃魯每過幾個月就請假回去探家，十幾天後就回來。有一次，請假回家一個多月也沒回來。劉三誨派人到黃魯家去找，他家人說，黃魯已經很久沒回來過了。於是派人四下去找。找了一個多月，財在深山中見到。黃魯這時穿着黃衣服黃鞋，挾着個彈弓正在遊逛，和他一起還有幾個少年，衣服打扮都一樣。人們抓不住黃魯，跑掉了。黃魯家很富，僱了很多人上山藏在草從裏等着，幾天後才把他抓住了。帶回家來，問他怎麼回事。他說，"山裏有個姓石的，家裏象王公一樣富，招我作了女婿。"再問就不說了。在家裏呆了幾天，又沒了。只好再到山裏去抓，回來還是呆幾天就沒，後來就再也找不到了。找姓石的家也找不到。這山是臨川人採石的地方，那"石氏"，其實就石神。

張鋋

張鋋者，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爲彭澤令，使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烏鳶（烏鳶原作爲焉，據明抄本改。）野禽，羣巢其上，糞穢積於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犯原作於，據明鈔本改。）鋋大（大原作矣，據明鈔本改。）惡之，使巫祈於神曰："所爲土地之神。當潔清縣署，以奉居人，奈何腥穢如是邪？爾三日中，當盡逐衆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鶚，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淨。自此宅居清潔矣。（出《稽神錄》）

【譯文】

張鋋曾當過幾任邑宰，廉潔正直，後來升爲彭澤令。縣衙後面有個廟，廟前是樹林，烏鴉老鷹等野鳥在樹上搭窩，弄得縣衙到處是鳥糞。人們說鳥是神廟的，不敢管它們，張鋋十分厭惡，讓女巫在廟裏祝禱說，"你是這一方的土地神，應該保證縣衙的清潔，使住在這裏的人暢快。現在弄得又腥又臭你怎麼不管？請神在三天之內把鳥都趕走，不然我就要燒廟砍樹了。"過了兩天，突然來了幾隻大鷹向鳥羣猛攻，把鳥窩也都毀了。第三天又來了一場大雨把鳥糞都沖走，從此縣衙就乾淨了。

郭厚

李宗爲舒州刺史，重造開元寺。工徒始集，將浚一廢井。井（井下原有"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臘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二十二字，系本卷朱廷禹條內文，誤衍於此，今刪。今本《稽神錄》無"郭厚"條。明抄本於此處空一行計二十二字）"土寇犯闕，天下亂。僧輩利吾行資，殺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爲我白李公，幸葬我，無見棄也。"主者以告宗，翌日親至井上，使發之，果得骸骨。即爲具衣衾棺槨，設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復仆地。鬼告（告原作如，據明抄本改。）曰："爲我謝李公，幽魂處此，已三十年，籍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補我爲土地之神，配食於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出《稽神錄》）

【譯文】

李宗當舒州刺史後重新修造開元寺。工匠們剛集中後，要清理廟裏的一口廢井。（譯述者按，原文"井"字以下缺二十二字）"……賊寇進犯京城，天下大亂。和尚們搶去我的盤纏錢和行李，把我殺死後扔到這井裏，這副骨頭就是我。請替我向李宗刺史請求把我埋葬，千萬別再拋掉我。"管事的報告給李宗，第二天李宗就來到井邊，命人下去挖，果然有一副骨殖。就作了衣服棺材，祭奠之後把骨殖埋葬了。埋的那天，伍伯又撲倒在地說，"鬼魂說：'請爲我向李刺史致謝。我的幽魂在井中已呆了三十年，由於李刺史的恩德，我現在已經補任爲土地神，就在這廟裏上任了。"開元寺至今還供奉着這個土地神。

潯陽縣吏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施廬山使者廟。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帶投地。畫工以爲醉，（醉下明抄本有取字，屬下。）而隨之。須臾，復脫衣棄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給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嶽親見之。（出《稽神錄》）

【譯文】

庚寅年間，江西節度使徐知諫給廬山使者廟佈施了百萬錢，潯陽縣令派了一個小縣吏到廬山廟去主管這件事。縣吏進城找了一個畫工一同去，畫工揹着顏料畫具跟着走。剛出城，那縣吏就象喝醉了酒似地昏昏沉沉，把腰帶解下來扔了。畫工以爲他醉了，就拾起腰帶跟着走。不一會兒縣吏又脫了衣服扔了帽子。走到廬山裏時，縣吏已脫得精光。走到廟前的河邊，看見有一個鬼卒，穿青衣，白皮子護膝，一把就抓住了縣吏。畫工忙上前救縣吏，說："他喝醉了。"鬼卒說，"羅索些什麼，誰管那一套！"把縣吏拖到河水裏坐着。畫工知道那是個鬼卒，就到廟裏找人。人們跑出來看，鬼卒已經不見，縣吏還坐在水裏，已經死去。人們查看他身上帶的帳本，才發現他已經把給廟裏的錢貪污了一多半。這件事是進士謝嶽親自見到的。

朱元吉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採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某既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板木如丘陵，復有人運諸溺者財物入庫中甚衆。入門，堂上有官人，遍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舉船儼然，亦無沾溼。（出《稽神錄》）

【譯文】

烏江縣令朱元吉說，他的朋友某人有一次乘船到採石磯，遇上大風，同行的好幾條船都沉沒了。某人也落了水。但掉到江裏後就沒有水了，有一條路象人間的路一樣，他就沿着路往東走。到了東岸山下，看見一個很大的衙門，門外象小山似地堆着破船爛板，還有些人把淹死者的財物往倉庫裏運。他進了衙門，見大堂上有個官，把淹死的都召了來，按着卷宗一個個地審查。審到他時，官員說，"這個人不該來，把他送回去。"他就被人領出來，又來到船邊，把船上的東西也還給了他。他憂恍惚惚的什麼也不覺就出了水，發現自己已經在西岸沙灘上，船也完好無損，一點也沒溼。

沽酒王氏

建康江寧縣廨之後，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月既望夜，店人將閉外戶，忽有朱衣數人，僕馬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則已入坐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捆繩百千丈，又一人執橛杙數百枚，前白："請布圍。"紫衣可之。即出，以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遍。良久白事訖，紫衣起至戶外。從者曰："此店亦在圍中矣。"紫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爾，何爲不可？"即命移杙，出店於圍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顧視繩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邏巡夜，至店前，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崔橋西至鳳台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鄰皆爲煨燼，而王氏獨免。（出《稽神錄》）

【譯文】

建康江寧縣衙的後面有個王氏酒店，以買賣公平聞名。癸卯年二月十六日夜裏，店裏剛要關門，忽然有幾個穿紅衣服的人帶着不少車馬僕從，來到店前，大喊："開門，我們要在這裏歇一會兒。"夥計趕快跑去告訴主人王氏，王氏說快快接進來，到店裏一看，都已進來坐下了。王氏趕快端上了好多酒菜殷切招待，連隨從們也都一樣招待。紅衣人們都很感謝。不一會兒有個僕從拿着幾百丈一捆的繩子，另一個拿着幾百個木橛子，請示道，"現在就圍起來嗎？"一個紫衣人說可以。那兩個人就出去，把木橛釘在地上，把繩子拴在橛上，把整個一條街的住戶都圍在繩圈裏了。過了很久有人報告說都弄好了，紫衣人就出去了。一個僕從對紫衣人說，"這家酒店也圍在裏面了。"紫衣人說，店主人侍咱們很好，免了這家怎樣？"大家都說，"就免這一家有什麼不行呢？"於是就讓人把木橛子挪開，把酒店讓在繩子外，然後對店主王氏說，"就算對你的報答吧。"說完就轉眼消失了，再看地上的繩子木橛也都沒了。這時巡使歐陽進帶人巡夜來到酒店前，問王氏爲什麼深夜開着門還點着燈燭，王氏就都說了。歐陽進不信，把王氏抓走了關進監獄，準備判他妖言感衆罪。兩天後，建康發生大火災，從朱崔橋往西直到鳳台山燒了個片瓦無存。但王氏酒店安然無恙，周圍卻是一片灰燼。

鮑回

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臥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出《稽神錄》）

【譯文】

鮑回有一次進深山打獵，看見一個少年，光着身子躺在大樹下，很長的毛髮拖在地上。鮑回想射死他，少年說，"我是山神，沒來得及躲開你，請別殺我，我可以使你富貴。"鮑回一刀刺進少年的嘴裏，血卻又倒着流回嘴裏。鮑回終於把少年殺了，不一會他自己也死了。

劉皞

漢宗正卿劉皞，忽夢一人，手執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祿，乃詰之，仍希閱己將來窮達。吏曰："作齊王判官，後爲司徒宗正卿。"皞自以朝籍已高，不樂卻爲王府官職。夢覺，歷歷記之，亦言於親友。後銜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忽於公館染疾。恍惚意其曾夢爲齊王判官，恐是太山（太山原作大四，據明抄本改。）神天齊王也。乃令親侍就廟，陳所夢，炷香擲茭以質之。一擲果應，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將明懇神祈，俟過海回，得以從命。頻擲不允，俄卒於郵亭。（原缺出處。明抄本作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後漢宗正卿劉皞，有一次他忽然夢見一個手拿文簿的人，看樣子是冥府的官員，就向他請求查查自己的未來官運。官員說，"先作齊王判官，後來升任司徒宗正卿。"劉皞自認爲朝官職位很高，不願當王府的官職。夢醒後，仔細記下，並告訴了親友。後來他被派出使吳越，走到鄆州，忽然病在公館裏。病中恍惚地想到過去作夢說自己當齊王判官，怕是指的到陰間給太山神天齊王作判官吧，就讓侍從到廟裏去向神述說了夢，並燒上香後用菰米扔卦請神說明。一扔，卦就應驗了，他也就知道自己馬上要死了，就向神懇求，說家裏有事沒辦完，等自己過海回來後，再歸陰上任，但連扔了好幾卦，神都不答應。不久他就死在官驛的旅舍裏了。

崔練師

晉州女道士崔練師，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輜車一乘，傭而自給。或立小小陰功，人亦不覺。一旦，（旦原作二，據明鈔本改。）車於路輾殺一小兒，其父母訴官，追攝駕車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車償死兒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練師處租來。"官司召練師，並縶之。太守欒元福，夜夢冥司崔判官謂曰："崔練師我之侄女，何罪而縶之？"夢覺，召練師，以夢中之言告之。練師對曰："某雖姓崔，莫知是何長行。"俄爾死兒復活。周高祖聞而異之，召崔練師入京，仍擇道士，往晉州紫極宮修齋焉。（出《玉堂閒話》）

【譯文】

晉州女道士崔練師，忘了叫什麼名，也不知道她是什麼道門。崔練師有一輛牛車租給別人拉腳，用這錢維持生活。也許她有些陰功，但人們不瞭解。有一天，牛車壓死了一個小孩，小孩父母告了官，官府把車伕抓來押起來，並宣判把牛車給小孩家做賠償。車伕說這車是租崔練師的，官府就把崔練師也抓了起來。太守欒元福夜裏夢見冥府一位崔判官說，"崔練師是我侄女，她有什麼罪要抓起來？"太守夢醒後把崔練師召來並把夢告訴她。崔練師說，"我雖然姓崔，卻不知道冥府的崔判官是我的那門子長輩親戚。"然而不久那個被輾死的孩子卻復活了。周高祖聽說這事很驚奇，召崔練師進京。仍令其爲道士，到晉州紫極宮持齋修行。

卷第三百十五 神二十五（淫祠附）

梨山廟 吳延瑫

淫祠 餘光祠 鮔父廟 鮑君 張助 著餌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樹 狄仁傑檄 飛布山廟（有目無文）　畫琵琶　壁山神

梨山廟

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爲建州刺史，後卒於臨川。卒之夕，建安人鹹夢四乘白馬，入梨山。及兇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攜劍禱於梨山廟，且曰："某願以此（此字原空缺，據明鈔本補。）劍，手殺千人。其夕，夢人謂己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既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劍自刎而死。（出《稽神錄》）

【譯文】

建州梨山廟，當地人說是已故相國李回的廟。李回被貶到建州當刺史，後來死在臨川。死的那天晚上，建安人都夢見有四乘白馬進了梨山。後來果然傳來李回的死訊，所以當地人纔在梨山給李回修了廟，都說很靈應。後來王延政在建安時和福州發生了衝突，派手下一個姓吳的帶兵去攻打晉安。吳某新鑄了一把劍，十分鋒利，將出發時，他帶着劍到李回廟裏祈禱發願說，"我願用這寶劍殺死一千人！"這天夜裏，吳某夢見李回對他說，"人祈禱時不應該發惡願。我將保佑你不死於別人之手。"果然吳某一戰大敗，手下士兵四散潰逃。追兵眼看就追上吳某，吳某心想已免不了一死，就用那把寶劍自刎了。

吳延瑫

廣陵豆倉官吳延瑫者，其弟既冠，將爲求婦。鄰有媒嫗，素受吳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曰："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政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嫗雲："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久知（明抄本知作之，按此句有脫訛。）其家陳設炳煥，如王公家。見一老姥，雲是縣君，之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嫗曰："聞君謂吳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嫗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爲婚邪？"女因自言（言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許本、黃本補。）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既大，事託善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邪！"嫗曰："諾，將問之。"歸以告延瑫，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嫗之室，乃張氏女與二老俾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豐，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瑫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麗，然可年三十餘。其小郎年節少，未必歡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系前定，義知有合，豈老少邪？"瑫妻聳然，不敢復言。女即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爲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邀鄰嫗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嫗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廚，其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廚實以金，二廚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即命掘之，深尺餘，即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系朱鬣白馬，傍有一豕。曰："此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物也。"至夜就寢，聞豕如有驚，呼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爲蛇所齧也。"嫗曰："蛇豈食豬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蛇，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嫗別，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嫗曰："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即與青衣凌虛而去，嫗大驚。其母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但坐，無苦也。"食頃，乃見自外而入，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嫗在此，固辭得還。"婦歸，（婦歸原作嫗婦，據明抄本改。）益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嫗去。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因嫗至葬，葬於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盡室往會。徐氏有女，可十餘歲。張女撫之曰："此女有相，當爲淮北一武將（將字原空缺，據明抄本、黃本補。）之妻，善視之。"既葬，復後贈嫗，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事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亦竟不成。嫗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裏中，雲："住此已久，相傳雲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是。"後十年。廣陵亂，吳氏之弟歸於建業，亦竟無恙。（出《稽神錄》）

【譯文】

廣陵豆倉官叫吳延瑫，他的弟弟已經成年，就張羅提親的事。鄰居有個媒婆，一直受吳延瑫的託付尋找合適的女子。一天，有人敲媒婆家門，說是張司空家有請，媒婆就跟着去了。一看是政勝寺東南的一個府第，很是雄偉壯觀。媒婆說，"我怎麼沒聽說有張司空這麼個人家呢？"接她的人說，"張司空在臨安之戰中去世了，所以人們不太知道。"進了府門，看見府內的一切陳設都十分華貴，像是王公家。見一個老太太，說是縣君。請媒婆坐完後，這家的女兒也出來了。老太太對媒婆說，"聽你說吳家想求婚，我打算把這個女兒許配給吳家公子。"媒婆說，"吳家官小家貧，怎麼敢和你們這樣高貴的人家結親呢？"張氏女自己回答說，"我母親年高，我又沒弟兄，家業這麼大，想託付給一個好人。聽說吳家公子孝順恭謹，這就是最合適的人了，我們還求什麼高門貴第呢？"媒婆說，"好，我回去問問。"媒婆回到吳家說了這些情況後，吳延瑫心裏有些疑惑，沒敢說什麼。過了幾天，忽然有幾輛車來到媒婆家，是張氏女和兩個老女僕一起來了。她們請吳延瑫的妻子到媒婆家赴宴，豐盛的酒菜都是張氏女準備的。在酒席上，張氏女又自己提婚事。吳延瑫的妻心中暗想，"這個女子長得倒是十分端莊美麗，但是看樣子有三十多歲了。我家兄弟歲數太小，不一定合適。"那知張氏女立刻就說，"夫妻姻緣是前世所定，如果命該結合在一起，才少又有什麼關係！"吳妻心裏一驚，不敢再說什麼。張氏女就拿出紅白兩疋綢子說，"請收下這定禮吧。"還給了不少別的禮品。天黑時，張氏女請媒婆和她一塊回家，並留住了幾天。張氏女說，"我家非常富，別人不知道，這一切將來都是吳郎的。"屋裏有三個和屋頂一樣高的廚櫃，張氏女打開讓媒婆看，一個廚裝金，一個廚裝銀，又指指地下說下面全是錢，說完就叫人來挖，才挖了一尺多，就見裏面全是錢。又來到外廳，見庭院拴着一匹紅鬃白馬，旁邊有一隻大豬。庭西面有一個大廳，裏面放着各種精緻的傢俱用品，張氏女說都是結婚禮品。這天晚上剛睡下，就聽院裏的豬象受了驚，張氏女就招呼使女們說，"那豬不能放在外面，一定是讓蛇咬了。"媒婆說，"蛇還能喫豬嗎？"張氏女說，"這是常有的事。"就拿着蠟燭到院裏看，果然有條大紅蛇從地下鑽出來纏住豬往地下拖，張氏女把豬救了下來。第二天，張氏正和媒婆告別時，忽然叫來兩個使婢站在他左右，對媒婆說，"我有事出去一趟，馬上就回來，"說罷竟和兩個使女一齊騰空而去。媒婆大驚失色，張老太太說，"我女兒暫時上天去一會兒有點事，你別擔心，快坐。"有一頓飯工夫張氏女就回來了，微有醉意地說，"幾位神仙請我喝酒，我說媒婆在家，再三推辭才得脫身。"媒婆更加嚇得說不出話了。一個多月後，張氏女又請媒婆去，說老太太病重，等媒婆趕到，老太太已死，就幫忙料理喪事，葬在楊子縣北的徐氏村裏，張氏全家都參加了葬禮。徐氏有個十幾歲的女兒，張氏女愛撫地說，"這女孩命相好，將來是淮北一名武將的妻子，你們要好好待他。"葬禮之後，張氏女又送給媒婆很多禮品，然後全家都往南遷走了，也不知遷到什麼地方，婚事竟也沒有成。媒婆回來後，再去找張家的府宅，只有幾間很普通的房子。問村裏的人，都說張氏女住在這裏很久了，傳說那是已故張司空的房子，但究竟是怎麼回事到底也沒弄清。十年後，廣陵戰亂，吳延瑫的弟弟也回了建業，倒也沒出什麼事。

淫祠

餘光祠

漢靈帝初平三年，起裸遊館。盛夏避暑，長夜飲宴醉，迷於天曉。內官以巨燭投於殿下，帝乃覺悟。及董卓破京師，（明抄本破京師作毀長安。）焚其館宇。至魏鹹熙中，其投燭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時人以爲神光，於此立室，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出《拾遺記》）

【譯文】

漢靈帝初平三年。靈帝蓋了個"裸遊館"用作盛夏避暑。靈帝整夜的飲酒作樂，天亮了還不知道。宮廷的內侍把一個大蜡燭扔在殿下，才把靈帝驚醒。後來董卓攻破京都，燒了靈帝的館舍。到魏鹹熙年間，當年扔蠟燭的地方深夜有閃閃的光亮，人們說是神光，就在那裏蓋了個祠，名叫"餘光祠"，以祈禱降福。到明帝末年，才漸漸不供這座祠廟了。

鮔父廟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朽空。每雨，水輒滿。有估客攜生鮔至此，輒放一頭於朽樹中。村民見之，以魚鮔非樹中之物，鹹神之。乃依樹起室，宰牲祭祀，未嘗虛日，目爲鮔父廟。有禱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復至，大笑，乃求鮔臛食之，其神遂絕。（出劉敬叔《異苑》）

【譯文】

會稽縣石亭埭，有棵大楓樹，樹身已經朽空了。每到下雨，樹身中就灌滿了水。有一個商人帶着一些鮔魚路過這裏，就把一隻活魚放進樹洞裏的水中。村民們發現了魚，認爲魚絕對不能是在樹裏生長的，都認爲這是神，就挨着樹修了座廟，並宰牲獻祭，天天不斷，把這廟叫"鮔父廟"，說是對魚神敬奉能得福，不敬就生禍。後來，那個當初放魚的商人又路過這裏，見此情景哈哈大笑，並把樹洞裏的魚取出來作成魚羹吃了，從此人們纔不再進這座假廟了。

鮑君

昔汝南有人，于田中設繩，以捕獐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獐去，猶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鮑魚，乃以一頭置罝中而去。本主來，於罝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裏因共而置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至祠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說。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出《抱朴子》）

【譯文】

從前汝南有個人在田野裏設下了繩網想捕獲獵禽獸。一天，網裏套住了一頭獐子，本主沒發現，一個過路的人偷偷取走了獐子。過路人想想覺得太不夠意思，就把帶着的鮑魚放一隻在網裏。本主來後看見了鮑魚，驚怪地認爲這是神，不敢拿回去。村莊裏的人們知道後就在得魚的地方建了個祠廟，叫"鮑君"神，傳說開來，祭祀的人很多。廟的柱子漆成紅色，屋樑也畫了花紋，日日鐘鼓聲不斷。有病的人求鮑神後偶然好了，就更說這神特別靈，走路人過廟門也都進去祈禱。七八年後，那個當初往網裏放鮑魚的人經過祠廟，問是怎麼回事，村人就如實告訴了他。這人說，"這是我放在網裏的鮑魚呀！"從此人們纔不再敬奉"鮑君"了。

張助

南頓人張助者，耕于田中。種禾，見一李核，乃掘取之，以溼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其後裏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一豚。"其目偶愈，便殺豚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視。遠近翕然，互來請福。其下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核耳，何有神乎？"乃斫去。（出《風俗通》。明抄本做出《抱朴子》。）

【譯文】

南頓有個叫張助的，有一次種田時發現了一棵李子核想帶回去，就挖了出來，用溼土培上順手放在一棵桑樹洞裏，可是回家時卻忘了。後來張助到外地當差，走了很久。村裏人突然發現桑樹上長出了李樹，就說是"李君"神，有一個鬧眼病的人來到樹下祈禱說，"李君如果能讓我眼睛好，我就祭祀一頭豬。"這人眼病碰巧好了，果然用一頭豬來謝神。這件事一傳就走了樣，說是這樹能讓瞎子復明。遠近的人就絡繹不絕來這棵樹下求福，常常是車馬堵塞了道路，祭神的酒肉成堆。過了幾年，張助被罷職回家鄉，看見了這情形，就說，"這李樹是我當年放在桑樹洞裏的呀，哪裏有什麼神呢？"於是把樹砍了。

著餌石人

又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暫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調曰："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癒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雲："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雞豚，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爲人說，無復往者。（出《抱朴子》）

【譯文】

汝陽縣有座彭氏墓，靠近大道。墓口立着個石人。有個農村老太太進城買了幾塊燋餅回來，天熱，就坐在彭氏墓前的樹下乘涼，順手把燋餅放在石人頭上，走時忘了拿。後面來了幾個走路的看見了燋餅，就研究是怎麼回事。有人就開玩笑說，"大概是這石人有靈，能治病，病好了的拿燋餅來謝神的吧。。"這話傳來傳去，說成"頭痛的摸石人頭，肚子痛的摸石人肚子，摸後再自摸，沒有不能好的。"後來竟有人千里迢迢來求石人治病。起初謝神只用些雞、小豬，後來都用牛羊了。還給石人搭了帳幕，請來鼓樂祭祀。這樣過了好幾年，當初那個忘了燋餅的老太太把事說破了，人們纔不再來敬石人了。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壞多時，水滿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瘡。夏日行人，有病瘡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者以治腹內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當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者轉多。此水行盡，於是賣者常夜竊運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於是賣（於是賣三字原缺。據明抄本補。）水者大富。或言其水無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出《抱朴子》）

【譯文】

洛西有座古墓，已經坍塌很久了，裏面灌滿了水。水裏含有石灰，能治瘡癤。夏天走路的人有生了瘡的，看見墓裏的水清涼，就洗瘡，偶然也有好了的，後來傳開了，得各種病的人都來洗，還有喝水治肚內病的。古墓附近的人就蓋了個廟，專門賣這水。買水的人也必須到廟裏祭祀，祭禮不斷。後來到這裏買水的人太多，墓裏水快乾了，賣水的就夜裏偷偷往裏灌別處的水。太遠的人來不了，就託人帶着器具來買，賣水的發了大財。後來不少人說那水根本不靈，官府也禁止再賣，把古墓給填了，從此這事纔算拉倒。

豫章樹 唐洪州有豫章樹，從秦至今，千年以上，遠近崇敬。或索女婦，或索豬羊。有胡超師，隱於白鶴山中，時遊洪府。見豬羊婦女遮列，訴稱此神枉見殺害，超乃積薪將焚之，猶驚懼。其樹上有鸛雀窠數十，欲燒前三日，鸛翔空中，徘徊不下。及四邊居宅櫛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燒。於時大風起，吹焰直上，旁無損害，遂奏其地置觀焉。（出《抱朴子》）

【譯文】

唐代洪州有棵豫章樹，從秦朝到唐朝已活了千年以上。遠近的人都視爲神樹，經常要用婦女或要牛羊祭祀。據說有個叫胡超的道士在白鶴山隱居，來到洪州，看見樹五羅列着很多豬羊祭品，就對人們說這神見不得殺害牲靈，就堆起柴禾要把樹燒掉。大家仍很害怕，這樹上有好幾十個鳥窩，打算燒樹的前三天，鳥兒就在空中繞圈地飛不往樹上落。樹的四周都是房子和竹林，一燒樹怕引起火災。燒樹那天颳起了大風，把火直吹上天去，周圍沒有一點損害。於是就在燒樹的地方蓋了一座廟。

狄仁傑檄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隳圮，萬姓屠原。鳥思靜于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游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大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因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帷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出《吳興掌故集》）

【譯文】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寫了一篇聲討西楚霸王項羽和項羽手下將校的文章並下令撤除燒燬項羽廟。文章說："偉人的名字不可以冒充，國家的權柄不可以搶奪。應運順天時的人才會受到推崇，背時逆潮流的沒見有幾個能成王侯。從秦始皇當政之後。任命奸臣趙高專權，殺害了忠臣大將蒙恬。焚書坑儒就埋下了禍根，後來六國蜂起的討伐終於使秦滅亡。那時廟宇被毀塌，百姓被屠殺，鳥兒只能在潔淨的天空飛翔，魚兒怎能在開水裏生存。漢高祖劉邦功德昭彰。他受命於上天，有炎帝的佑護，天時地利人和集於一身。他俯問土地，土地顯出鳳的祥瑞，他仰看上天，天上也出現龍的徵兆。而你項羽只不過是一個江南澤國的莽漢，在水鄉聚集起一些烏合之衆，憑着你有扛鐵鼎拔山嶽的力氣，蔑視天意和命運的安排，在關中舉事，終於兵敗在垓下。看起來是被劉邦所敗，實際上是因爲你違背了天意才覆滅，白白葬送了你的八千子弟兵應做爲鑑戒，多麼可惜啊！你應該老老實實把你的魂魄藏在東方的山中或虛渺的太空裏，有什麼資格在你的廟裏白白享受人間的供奉祭祀呢？我狄仁傑受皇命治理這一方，需要有很多革新和建樹。現在我派人燒燬項羽廟，拆除廟中的堂舍，燒燬你的帳幕。你要快快遷走，不許再欺人害人。這篇聲討文章，就代表我的命令。"

飛布山廟 ［正文原缺。共六行。行二十二字。］

畫琵琶 〔原缺二行。行二十二字。〕

泊船。書生因上山閒步。入林數十步，上有一坡。見僧房院開，中有牀。牀塌，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攻畫，遂把筆，於房門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風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爲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書生便到楊家，（明鈔本家做州。）入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非一。書生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泊船此處。上訪之，僧亦不在。所畫琵琶依舊，前幡花香爐。書生取水洗之盡，僧亦未歸。書生夜宿於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歸，覺失琵琶。以告，鄰人大集，相與悲嘆。書生故問，具言前驗，今應有人揹着，琵琶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爲說畫之因由，及拭卻之由。僧及村人信之，是聖亦絕耳。（出《原化記》）

【譯文】

（原書缺開頭的兩行，每行二十二字）

……停了船，書生上山閒遊。進了樹林幾十步，上面有一個坡。書生看見廟門開着，僧房裏有一張已經塌了的牀，門外還有幾間小偏廈，旁邊放着筆硯。書生會畫畫，就拿起筆來，在房門白牆上畫了一隻琵琶。大小和真琵琶沒什麼不同。畫完後，風停了，書生就上船走了。和尚回來後看見牆上的琵琶，不知是誰畫的，就對村裏人玩笑地說，"別是五臺山神的聖琵琶吧。"這句話被傳開後，人們竟信以爲真，還說向聖琵琶祈禱求福挺靈。書生就到楊家，後來又到吳地去了幾年，在吳地就聽說江西有個廟裏有隻聖琵琶十分靈應，心裏挺懷疑。後來他又回江西，讓船又停下，上岸到廟裏去，和尚又不在，牆上琵琶還在，琵琶前供着旗幡香爐。書生就弄了些水把牆上的琵琶洗掉了，但和尚仍沒回來，就回船上睡了。第二天書生又上岸到廟裏來。昨天夜裏和尚回廟後一看牆上琵琶沒了，告訴了村裏人，村裏人都跑來看，十分悲傷，不斷感嘆。書生故意問他們，他們說，"那琵琶十分靈驗，一定是有人做了不敬的事，琵琶才離開我們而去。"書生大笑起來，向大家說了真相和洗掉它的原因。村人和和尚這才恍然大悟，"琵琶聖"也從此再不靈驗了。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必以太牢，不爾致禍，州里懼之。每歲烹宰，不知紀極。蜀僧善曉，早爲州縣官，苦於調選，乃剃削爲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參禮。行經此廟，乃曰："天地郊社，薦享有儀，斯鬼何得潛於天地。牛者稼穡之資，爾淫其祀，無乃過乎？"乃命斧擊碎土偶數軀，殘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蘇其氣，方次擊之。廟祝祈僧曰："此一神從來蔬食，由是存之。"軍州驚諤，申聞本道，而僧端然無恙。斯以正理責之，神亦不敢加禍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合州有個壁山神，人們祭祀時，必須宰殺牛羊上供，否則就會降禍於人。大家都非常怕這神，每年宰殺的牲畜不計其數。有一個四川和尚法名善曉，早年做過州、縣的官，苦於官場的升降調動，辭官剃度當了和尚，他堅守佛門戒律，雲遊各地參拜名寺。當他來到此地，看到人們大量殺牲畜供神，就說，"不論敬天地還是敬神靈，祭禮都是有限度的，一定是有什麼惡鬼藏在這廟裏。牛是人們種地的依靠，讓人們這樣宰殺無度，這廟裏的神能沒有罪過嗎？"說罷要來一把斧子，一口氣砸毀了好幾個神像。最後只剩下一個神像了，善曉和尚也沒有力氣了，就休息一會兒，打算把最後一個神像也砸掉。這時，廟裏的管事上前懇求說，"這個神一直是喫素的。"和尚才把這個神象留下了。州里聽說後大驚，上報到道臺那裏。然而善曉和尚一直安然無事。這說明用正理責備神，神也是不敢降禍害人的。

卷第三百十六 鬼一

韓重 公孫達 鮮于冀 盧充 談生 陳蕃 劉照 張漢植 範丹 費季 周式 陳阿登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歸，（歸原作詰，據明抄本改。）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吊。玉從墓側表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歔欷泣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俧，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宴，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願郎（願郎原作時節。據明抄本改。）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欲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玉妝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跪原作詭，據明抄本改。）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出《錄異傳》）

【譯文】

吳王夫差有個小女兒叫玉，十八歲。韓重是個十九歲的英俊少年，吳玉很喜歡他。兩個人瞞着父母先是互通書信後來就私訂終身。韓重到齊魯讀書，就請自己的父母到吳王那裏去求婚。吳王一聽大怒，不同意這婚事，玉心氣鬱結而死，埋在了皇宮南門外。三年後韓重回來，問父母，父母說，"去求婚吳王大怒不許，玉中氣鬱結而死，已經埋葬了。"韓重一聽痛哭失聲，帶着紙錢祭品到玉墓前祭弔。玉從墓側現形，對韓重說，"當初你走之後，讓你的父母來議婚，我原來想一定會實現咱們美好的心願。沒想到卻遭到如此悲慘的下場啊！"說罷，悲痛地唱道："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唱完後，涕淚交流哭得控制不住自己，並要求韓重和她一起回到墓中去。韓重說，"陰陽兩界不能相通，怕後果更慘。"不敢隨玉去。玉說，"死生異路我也知道，可是我們今天分別後，就再也見不到了。你是不是怕我是鬼會傷害你？沒想到我對你一片赤誠，卻得不到你的信任。"韓重被她的真情感動，就和玉一起走進墓中。玉和韓重宴飲歡聚了三天三夜，像夫妻一樣。韓重臨走時，玉拿出一個直徑有一寸大的明珠相贈，並說，"我現在一切都被毀了，也沒有和你生聚的可能，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唯願你多多珍重吧。如果能到我家去，就把這個明珠給我父王看看。"韓重回來後，去見吳王，說出了他和玉相見的經過。吳王一聽大怒說，"我女兒已經死，你編這套謊話來騙我，玷污了我女兒的亡靈。這明珠只不過是你盜墓得來的，假託什麼鬼神？"說着就要把韓重抓起來，韓重趕快逃掉了，又到玉的墓前訴說這事。玉說，"你別愁，我這就直接去告訴父王。"玉梳妝得整整齊齊，忽然在吳王面前現形，吳王十分驚異，悲喜交加地問，"女兒是怎麼死而復活的？"玉跪下說，"從前書生韓重來求婚，父王不許，如今我名各俱毀，已經死了。韓重從遠方歸來，聽說女兒已死，帶着祭品到我的墳上祭弔。女兒感激他的真情，就和他相見，並把明珠贈給他，這不是他盜墓所得，請父王不要懲治他吧。"這時吳王夫人聽見了跑出來一把抱住女兒，然而玉卻像一股青煙般消失了。

公孫達

任城公孫達，甘露中，陳郡卒官，將斂，兒及郡吏數十人臨喪。達五歲兒，忽作靈語，音聲如父，呵衆人哭止。因呼諸子，以次教誡。兒等悲哀不能自勝，及慰勉之曰："四時之運，猶有始終。人修短殊，誰不致此？"語千餘言，皆合文章。兒又問曰："人亡皆無所知，唯大人聰明殊特，有神靈耶？"答曰："鬼神之事，非爾所知也。"因索紙筆作書，辭義滿紙，投地遂絕。（出《列異傳》）

【譯文】

任城的公孫達在甘露年間死在陳郡的任上。將要入斂時，他的幾個兒子和郡裏的官員參加葬禮。公孫達有個五歲的兒子忽然用公孫達的聲音說起話來，先是命兒子們不要再哭，然後對兒子們一個個進行教導囑咐。幾個兒子都悲傷得不能控制自己，公孫達就安慰勉勵說，"一年四季的運行還有始有終。人不論是壽長壽短誰能不死？"說了上千字的話，記下來都是文章。兒子們又問。"人死後都沒有知道，是不是因爲父親你特殊聰明，纔有神靈呢？"回答說，"鬼神的事，不該你們知道。"說罷就要了紙筆寫起來，寫了滿滿一張紙，然後才撲在地上斷了氣。

鮮于冀

後漢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王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尚小節。畝壟之人，而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狠鄙。有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彌冥中之訟。（出《水經》）

【譯文】

後漢建武二年，西河的鮮于冀就任清河太守，上任後修造公事房舍，沒蓋完就死了。繼任的太守趙高向上面呈報說鮮于冀辦這工程費用是二百萬，王官黃秉、功曹劉適則說化了四百萬。鮮于冀就突然現形，大白天的帶着人進了太守府，和黃秉等人一筆筆地對帳查工程費用，斷定是黃秉等虛報貪污了工程費。鮮于冀就自己寫了奏章向朝廷申訴。奏章中大致說，"高貴的人更重視小節，而種田的俗人才見便宜就貪。然而他們畢竟是婢妾一類的小人，再周密的謀劃也有漏洞。他們這種卑鄙的貪污偷竅行爲辱沒了皇上的器重，也讓人們笑話他們不配擔任這樣的公職。如果真如黃秉劉適等人說是我花了那麼多錢，那麼我現在雖然作了鬼也要申辯。現在我把我的奏章通過千里驛使呈交皇上，請趙高替我上奏。"寫完奏章，就坐上車奔西北方三十多里而去，後來就不見了。黃秉等人竟伏在地上死去。趙高把鮮于冀的奏章呈給皇帝，皇帝下詔發還了被沒收的鮮于冀在河西的莊園田宅和充爲官婢的妻子，並委官去接任工作，以安撫陰間來的這場官司。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獐中之，獐倒而起，充逐之。不覺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獐，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袱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欷歔無復辭免。便敕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妝嚴，即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妝嚴畢，崔語充："君可至東廊。"即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卻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明抄本衣作牛）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袱衣與充。相問曰："姻緣（緣原作授。據《搜神記》改。）始爾，（爾下原有援始二字今據搜神記、明抄本廣記刪。）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碗，並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碗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碗，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既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碗著棺中。可說得碗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碗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幹，有名天下。（出《搜神記》）

【譯文】

盧充是范陽人。家西邊三十里，有座崔少府墓。盧充二十歲那年，冬至的一天去家的西邊打獵，射中了一頭獐子。獐子倒了又爬起來跑掉，盧充就追。追到道北一里多的地方，獐子不見了，卻見一排高門瓦房，象是很闊的人家。大門的門鈴下有個人大聲說，"請貴客住前來。"並給了盧充一套新衣說，"我家府君讓我給的。"盧充穿好衣服進了院，見了主人少府，少府說，"令尊不嫌我家門第不高，最近來信，爲你聘我的女兒爲婚，所以特地把你接來了。"說罷就拿出盧充父親的書信給他看。盧充父親去世時，盧充儘管還小，但已能認得父親的手跡。看到父親的親筆信，盧充十分難過，就不能推辭了。崔少府就向裏面說，"盧郎已到，快讓女兒好好梳妝到東廊去。"黃昏時，裏面說已梳妝好了。崔少府就讓盧充也到東廊去。盧充到時，崔女已經下車，站在桌子前，兩人拜堂成婚。盧充在崔府呆了三天後，少府對盧充說，"你可以回去了。我女兒如果生男孩，會把孩子送去，如是生女孩，就留在我這裏。你不要有懷疑。"說完就命派車送客。盧充告辭，崔少府送到中門，握住盧充的手哭了。出門看見一個僕人駕着一輛牛車，又見門外放着自己穿的衣服和弓箭。崔女也叫人拿來一套衣服送給盧充，說，"我倆姻緣剛開始，就分別了，心裏很難過。贈你這件衣服和一套被褥做紀念吧。"盧充上了車，車快如閃電，不一會兒就到了家。盧充母親問他怎麼回事，他就說了詳情。和崔氏女分別四年零三個月後，有一天盧充在河裏游水，忽然看見不遠處有一輛牛車，一會兒沉沒一會又浮起，一會兒牛車上了岸。和盧充一起玩的人都看見了。盧充跑過去打開牛車的後門，見崔氏女抱着一個三歲的男孩。崔氏女把兒子交給盧充，同時給他一個金碗，還贈了一首詩："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盧充接過金碗、兒子和詩後，崔氏女突然消失了。盧充後來就坐着車到街上去賣碗。希望能有認識這碗的人。果然一個女僕認出了這碗，她立刻跑回去對女主人說，"在街上看見一個人坐着車，賣崔氏女棺材中的金碗。"女主人正是崔氏女的親姨，她立刻派兒子到街上看，果然和女僕說的一樣。兒子到車上和盧充說，"當年我姨嫁給崔少府，崔少府的女兒沒出嫁就死了，家裏人都很悲痛，贈了一個金碗給她陪葬。你能告訴我你得到這金碗的經過嗎？"盧充就如實說了。兒子也十分悲痛，回家對母親說了。母親就讓到盧充家迎接孩子回來，親戚都來看望，見那孩子長得既像崔氏又象盧充。孩子和金碗都驗證了。崔氏女的姨媽說，"這就是我的外甥孫了。"就給起名叫盧溫休。溫休的意思是紀念陰陽通婚。後來盧溫休果然成了大器，當上了郡守。他的子孫輩輩作官，一直傳到現在，盧充有一個後代叫盧植，字叫幹，是個名傳天下的人。

談生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書。忽（書忽原作詩經，據明鈔本改。）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爲夫婦。乃（乃原作之。據明鈔本改。）言："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爲夫妻，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上已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雲："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塚，塚完如故。發視之，果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談生，復賜遺衣，以爲主婿。表其兒以爲侍中。（出《列異傳》）

【譯文】

談生四十歲還沒有娶妻，平時就是發奮讀書。有一天半夜有個十五六歲的女子來找談生。這女子容貌稱得上絕代佳人，主動要求作談生的妻子。女子說，"我和人不一樣，請不要用燈火照我，三年後纔可以照。"他們結合後生了一個兒子，兒子已經兩歲。談生忍不住好奇心，夜裏等女子睡着了，偷偷點燈看她，只見她腰以上已經長出和活人一樣的肉了，但腰以下還有白骨。女子驚醒後發覺談生偷照自己，說，"你辜負了我。我就要復活了，你怎麼就不能再忍一年而用燈光照我呢？"談生急忙賠罪，女子仍哭個不停說，"我和你只能永別了，只是惦念我們的兒子，你以後如果窮得養活不了他，就暫時交給我。我也準備送你些東西。"談生隨女子來到一座華貴的屋中，見屋中陳設裝飾不同凡人。女子拿了一件綴着珍珠的袍子贈給談生說，"賣了這袍子就可維持生活。"臨分別時，女子撕下了談生一塊衣裳下襬留作紀念。後來談生到市場上賣珠袍，被睢陽王家的人買去，得錢千萬。睢陽王一看，竟是自己死去的女兒的袍子，就把談生抓來拷問爲什麼盜墓。談生就實話實說了。睢陽王仍不信，就到女兒墳上去看，見墳墓完好如初。再打開墓穴看，果然在棺蓋下發現了談生的一塊衣襬。後來又看談生的兒子，果然長得像自己女兒，睢陽王才相信了，又把談生請來，把珠袍還給了他，認他爲公主的女婿。後來又上表給朝廷，賜給談生的兒子侍中的官銜。

陳蕃

陳蕃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婦夜產，蕃不知。夜三更。有扣門者，久許，聞裏有人應雲："門裏有人，不可前。"相告雲："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雲："是男，名阿權，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蕃聞而不信。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徵問，昔兒阿奴所在。家雲，助東家作屋，墮楝亡沒。（出《幽明錄》）

【譯文】

陳蕃寒微時，有一次出門投宿在黃申家。黃申的妻子夜裏生孩子，陳蕃並不知道。睡到半夜忽聽有人敲門。半天才聽得門裏有人應道，"門裏有人，別從前門進，從後門走。"不一會那叫門的人回來了，門裏的人問，"看見個什麼孩子？叫什麼名？能活到多大？"門外的人說，"是個男孩，叫阿奴，能活到十五歲。"又問，"將來是怎麼死的？"回答說，"幫助人蓋房子，摔死的。"陳蕃聽見了但不相信。十五年後，陳蕃當了豫章太守，派官員去查問，那個叫阿奴的孩子現在何處。他家人說，幫着東家蓋房，從房樑上掉下來摔死了。

劉照

劉照，建安中，爲河間太守。婦亡。埋棺於府園中。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夜夢見一婦人往就之。後又遺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萎蕤鎖也，以金縷相連，屈申在人，實珍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慎無告人。"後二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云云。兒見鎖感動，不能自勝。（出《錄異傳》）

【譯文】

劉照在建安年間，任河間府太守。他的妻子死了。棺材埋在府後花園裏。後來黃中造反，劉照扔下一切逃跑了。繼任的太守到任後，夜裏夢見一個女人來和他同房。臨走時送給新太守一個雙鎖，太守不知這鎖叫什麼名，女人說"這個鎖叫萎蕤，中間用金鍊相連，可屈可伸，是一件寶物。我要走了，以它做爲離別紀念，千萬不要對人說。"過了二十天，劉照派兒子迎運他妻子的棺材，新任太守才恍然大悟，並把鎖給劉照的兒子看，兒子看見母親的隨葬珍寶，心裏十分悲痛。

張漢植

陳國張漢植，至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爲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三量不借，掛屋後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下。皆望取之。又買李幼牛一頭，本券在書篋中。"往索，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歸寧，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兄弟，椎結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植與諸生相隨。漢植顧見家人，怪其如此。家見漢植。良以爲鬼也。惝恍有間，漢植乃前，爲父說其本末如此。得妖物之爲？（出《風俗通》，明抄本作出《搜神記》）

【譯文】

陳國的張漢植，到南陽去跟京北尹延叔堅學習《左傳》。他走了幾個月以後，一個鬼怪附在了他妹妹的身上，以張漢植的口氣說，"我病死在大道上，經常飢寒交加。咱家的秤沒有外借，掛在那屋後楮樹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錢，放在北窗下，忘了拿了。又買了一頭小牛，買賣契約放在書箱裏。"家裏的人按着他說的去找，果然都在。張漢植的妻子都不知道這些事。妹妹剛回孃家來，不可能知道這些事。家人得知張漢植的死訊十分悲痛，更加信以爲真。全家穿着喪服拄着哭喪棒出門去找張漢植的屍體。沒想到在離學館幾里的地方，竟遇見張漢植和同學們在一起。漢植看家裏人這樣穿戴，十分驚奇。家裏人看見漢植，則以爲是見了鬼了。雙方愣了半天，漢植的父親說清情況，大家才知道是鬼怪搞的鬼。

範丹

陳留外黃範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斯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隨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歿。號曰貞節先生。（出《搜神記》）

【譯文】

陳留郡當外黃官的範丹，字史雲，年輕時給縣尉當個小隨從官。有一次，派他去給督郵送公文。範丹少有大志，氣憤自己當個爲人驅使的小官，走到陳留大澤時，把所騎的馬殺掉，把官家的頭巾也扔了，假稱是被強盜打劫了。有個神怪向他家裏人說，"我就是範丹，被強盜殺死，快到陳留大澤來取我的衣物。"家人趕到，只找到一塊頭巾。後來範丹去了南郡，又轉到三輔，跟一些大學問家學習，過了十三年纔回家，家裏人都不認識他了。陳留人讚賞他的志氣，死後，稱他爲"貞節先生"。

費季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行來歸還。（出《搜神記》）

【譯文】

費季是吳地人，在外經商好幾年。當時路上強盜很多，他的妻子十分擔心。有一次費季和幾個同伴住在廬山下的旅店中，大家互相問離家多久了，季費說，"我離家已好幾年。出發時和我妻子告別時，我向她要她頭上的金釵。我的意思是看看她對我感情好不好，如果給我就是對我好。她給了我金釵，我就偷偷把釵放在門框上面。臨走時，我忘了拿，這隻釵應該還在門框上。"這天夜晚，費季的妻子夢見賈季對她說，"我在路上遇見強盜，已死了二年。如果不信我的話，我向你要了金釵後就放在門框上，你可以去取來，就知道我是真的死了。"妻子驚醒後，果然在門框上找到了釵，家裏就辦了喪事。然而過了一年多，費季卻回來了。

周式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視之？"式扣頭流血，良久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相爲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出《法苑珠林》）

【譯文】

漢代下邳人周式，一次到東海去。在半路上遇到了一個官吏，拿着一卷書，請周式給他帶着。一同走了十幾裏後，官吏說，"我暫時有點事，先把書寄放在你船裏，但你千萬不要看那書。"官吏走後，周式忍不住打開書看，見那上面記的都是死人的名字，在後面竟也有自己的名。不大會兒官吏回來了，看見周式在偷看書，大怒說，"告訴你不要看，怎麼不聽！"周式把頭都磕出了血。過了半天官吏說，"感謝你替我帶着這本書，但你的名字是抹不掉的，你今天回家後，三年之內不要出門，你就可以躲過去不死了。但你千萬不要說看過我的書。"周式回到家後，堅持不出門。已經過了兩年了，家裏人都十分奇怪。這時有個鄰居去世，周式的父親讓他去弔唁。如果不去父親就大怒，只好出門去了。周式剛一出門，就碰見了那個官吏。官吏說，"叫你三年別出門，你不聽出門了，這就沒辦法了。因爲我沒把你抓到陰府，我受了好幾次鞭打。現在我既然看見你，只能把你帶走了。三天後中午，我會來接你。"周式回到家裏，哭訴了這件事，他父親不信。他母親晝夜守在周式身邊哭。三天後的中午，周式果然死去。

陳阿登

漢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至，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爾。"（出《靈怪集》）

【譯文】

漢代會稽縣的句章有個人到東城外回來，晚上沒到家時，看見路旁小屋裏生着火，就進去投宿。進屋後，是一個少女，因爲不願和丈夫同住找來了鄰居的女孩一起作伴。夜裏她們一起彈箜篌，邊彈邊唱，"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第二天這人到城外，在一個賣飯的小館裏坐下，對賣飯的女人說了昨晚的事。那女人大喫一驚說，"那就是我的女兒，最近死了，已埋在城外了。"

卷第三百十七 鬼二

吳祥 周翁仲 田疇 文穎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鄭奇 鍾繇 夏侯玄 嵇康　倪彥思　沈季　糜竺　王弼　陳仙　胡熙　魯肅

吳祥

漢諸暨縣吏吳祥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采衣甚美，雲："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祥聞甚悅，便既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祥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雲："張姑子。"女應曰："諾。"祥問是誰，答雲："向所道孤嫗也。"二人共寢至曉，雞鳴祥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祥，祥以布手巾報。行至昨夜所遇處，過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塚耳。（出《法苑珠林》）

【譯文】

漢代諸暨縣有個衙役吳祥，有一次爲了逃避一趟苦差事，想到深山裏躲幾天。走到一條河邊，天快黑了，遇見一個衣着華麗的少年女子。女子說，"我自己一個人住，周圍也沒有鄰居，只有一個孤老太太，離我家有十幾步。"吳祥挺高興，就隨女子去了。一看女子家很窮，但還是給吳祥做了飯。到了一更天時，聽見外面一個老婦喊道："張姑娘！"吳祥問是誰，女子說，"就是我給你說的那個孤老婆子。"二人睡到天亮，雞叫時吳祥和女子戀戀不捨地分別，女子送吳祥一條紫巾，吳祥也回贈給女子一條布巾。吳祥往回走到那條河邊時，由於河水夜裏暴漲，沒法過去，只好迴轉去找那女子家，然而一看，那裏不過是一座荒墳而已。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初爲太尉掾。婦產男。及爲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爲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告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兒俱侍祠。"主簿事訖還，翁仲問之，對曰："但見屠人。弊衣蠡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綬數人，彷徨堂東西廂，不進，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劍上堂，謂嫗曰："汝何故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兒體貌聲氣喜學似我。老翁欲死，作爲狂語。"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嫗涕泣言："昔以年長無男。不自安。實以女易屠者之男。畀錢一萬，此子年已十八。遣歸其家。迎其女，已嫁賣餅者妻。後適西平李之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見《風俗通》）

【譯文】

汝南人周翁仲，最初當太尉掾，妻子生了個男孩，後來周翁仲當上了北海相。府裏有個官叫周光，能和鬼來住，被陰間任爲主簿，並讓他回陽間向本郡本縣的官員致意。周翁仲就對周光說，"你再回陰間去辦完事後，十二月祭神時我將帶我的小兒一起在廟裏等你，你看看我兒子陰運如何。"周光從陰間回來後，周翁仲問他，他說，"我在陰間看見你兒子是個屠夫，穿着破衣頭上挽着瓢形的髮髻坐在神位上，拿着刀在割肉。還有幾個穿青衣墜黑流蘇的人在大堂東西廂房裏不進去，不知是爲什麼。"周翁仲就手持寶劍對自己的老夫人說，"你爲什麼生了這麼個兒子？"老夫人大怒說，"你不是說，你兒子的長相性格都象你嗎？你個老不死的，說什麼瘋話？"周翁仲就把兒子的事說了，並說這是陰間已定了的，如果不服氣，母子的感情就立刻斷絕。這時老夫人才哭着說，"當年因爲我們年紀大了沒有男孩心裏不安，我就偷偷把新生的女孩和一個屠夫換了個男孩，並給了那屠夫一萬錢。"現在這孩子已經十八了，就把他又送還給屠戶家，把女兒重新接了回來。女兒已嫁給了一個賣餅的做老婆，就讓她改嫁給西平的李文思。後來李文思作了南陽太守。

田疇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哭之。音動林野，翔烏爲之湊鳴，走獸爲之悲吟。疇臥於草間，忽有人通雲："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進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求子甚急，宜竄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

【譯文】

田疇是北平人。當時劉虞被公孫瓚殺害，田疇知道後，由於對劉虞特別敬慕，就備了酒和雞肉到劉虞的墓上去祭奠痛哭。哭聲震動了山林和田野，羣鳥都被感動得哀鳴，走獸也被感動得悲號。田疇躺在草叢裏，忽然有人通報說，"劉虞已經來了，想和田疇說說生平的事。"田疇本來就是個十分聰明有見識的人，知道是劉虞的鬼魂現形，就參見跪拜，仍然痛哭不止。劉虞就和田疇一起喝酒喫雞肉。田疇喝醉了，劉虞說，"現在公孫瓚懸賞捉拿你，你應該趕快躲起來以免被害。"田疇說，"自古君臣的大理就是爲臣在活着時對君王盡忠盡義，現在見到君王的魂靈，我也願意一同魂歸九泉。屍骨尚且不朽，我怎麼可以逃走呢？"劉虞說，"你真是千古少有的仁人志士，願你永遠保持你的氣節吧。"說完消失不見，田疇也醒過來了。

文穎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溼。穎心愴然，即寤。訪諸左右，曰："夢爲虛耳，何是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河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即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雲夢不足怪，此何太過。"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即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出《搜神記》）

【譯文】

漢南陽人文穎。字叔長。建安年間。任甘陵府丞。有一次到外地去，晚上住下後，夜裏三鼓時。夢見一個人跪在他面前說，"過去我祖上把我埋在這裏。現在我的墓被水淹了，棺木一半浸在水裏，我自己沒有辦法。聽說你在這裏，所以來求你。希望你明天不要走，再停留一陣。望能約我遷移到高處乾燥的地方。"鬼讓文穎看自己的衣服，果然都溼了，文穎心裏很難過，就醒了。醒後問旁邊睡的人們，都說，"夢都是假的，有什麼奇怪的。"文穎就接着睡。睡到拂曉，又夢見那鬼來說，"我把我的困苦告訴你，你怎麼不可憐我呢？"文穎在夢中問，"你是誰？"鬼說，"我本來是趙地的人，現在歸河芒神管。"文穎問，"你的棺木現在何處？"鬼說，"只離你住地北面十幾步遠，水邊的一根枯楊樹下，我就在那裏。天快亮了，我該走了，請你別忘了。"文穎答應後就醒了。天亮後要出發時，文穎說，"雖然夢不足怪，我這夢做的也太過分真實了。"朋友們說，"也用不了多少時間，何不去驗一驗呢。"文穎就領着十幾個人，順河上行，果然看見一棵枯楊樹。說，"就是這兒。"往下挖，沒一會就看見一個棺木。已經朽壞，被水淹了一半。文穎就對大家說，"都說夢是虛的，人們的傳說，得檢驗後才能證明啊。"於是把棺材挪了，埋葬以後才離去。

王樊

《敦煌實錄》雲，王樊卒，有盜開其塚。見樊與人樗蒲，以酒賜盜者。盜者惶怖，飲之。見有人牽銅馬出塚者。夜有神人至城門，自雲："我王樊之使，今有發塚者。以酒墨其脣訖。旦至。可以驗而擒之。"盜即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所言。（出《獨異志》）

【譯文】

《敦煌實錄》上說：王樊死後，有盜墓人挖開他的墳，看見王樊在墓中和人用樗蒲玩賭博的遊戲。看見盜賊，王樊請他喝酒。盜賊驚慌害怕，就喝了酒。然後就看見一個人牽墓中的一匹銅馬走了。當天夜裏有位神人來到城門前說，"我是王樊派來的。有一個人盜墓，王樊用酒染黑了盜賊的嘴脣，天亮後請你查驗抓住他。"盜墓賊進城時，果然被守城門的人認出，綁起來一審，果然像那神說的一樣。

秦巨伯

琅邪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捽伯頸着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孫驚懼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灸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後月，又佯酒醉夜行，懷刀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又恐爲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殺之。（出《搜神記》）

【譯文】

琅邪縣的秦巨伯，六十歲。有一次夜裏出去喝酒，經過蓬山廟時，看見他的兩個孫子迎上前來，扶他走了一百多步，忽然把他的脖子揪住往地上按，還罵道："老東西，你那天打我，我今天就該殺了你！"秦巨伯一想，前幾天真是揍過孫子，就裝死躺下。兩個孫子就扔下他走了。回到家後，就要收拾兩個孫子。孫子又奇怪又害怕，不住磕頭說，"我們作孫子的怎麼敢作出這種事呢？是不是鬼怪作崇呀。您再試試看。"秦巨伯心裏就明白了。幾天後，他又裝醉來到廟前，果然又見兩個孫子迎上來攙扶。秦巨伯狠狠抓住他們，一個也動彈不了，拖到家裏一看，還是那兩個人，就用火來燒烤，直燒得他們肚子後背全都胡焦了，才扔到院子裏，結果還是都逃掉了，秦巨伯後悔萬分。一個月後，他又假裝喝醉了，懷揣着刀夜晚出去。家裏人不知道他那裏去了，夜深還不回。他的兩個孫子也擔心再遇上鬼怪，就一塊出去迎他，結果被他全給殺死。

宗岱

宗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無能屈者。鄰州鹹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與之談甚久，岱理未屈。辭或未暢，書生輒爲申之。次及無鬼論，便苦難岱，岱理欲屈。書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令日得相制矣。"言絕，遂失書生，明日而岱亡。

【譯文】

宗（岱當青州刺史時，嚴）禁百姓胡亂敬神，還寫了《無鬼論》，道理講得很精闢，沒人能駁倒他，連鄰州的人們也被他說服。後來有個書生遞了名貼來見宗岱，兩個人談了很久，宗岱始終堅持自己的論點。有時候宗岱用辭不當，書生就替他引申提醒。後來談到無鬼論，書生就一再地駁斥，宗岱有點說不過了，書生就整整衣服站起來說，"你斷了我們的祭祀供奉二十多年，你有青牛和長鬚僕人，保護你不受困擾。你到現在奴僕叛逃，青牛已死；今天我們也要制一制你了。"說完書生就不見了。第二天，宗岱也死了。

鄭奇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多死亡。或亡發失精。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休，去亭六七里，有美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白樓不可上。奇曰："惡也。"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接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享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覆上。（出《風俗通》）

【譯文】

後漢時，汝南汝陽的西門亭館舍鬧鬼。賓客住這館舍的很多人死去，或者頭髮突然被鬼剃光，或者精神失常。有個當郡侍奉掾的宜祿人鄭奇到西門亭去，離亭六七里遇見一個美麗的女子要求搭他的車，鄭奇起初不允，後來就讓她上了車。到了西門亭，和女人一塊到了樓下並要送女人上樓。吏卒說樓上常鬧鬼，勸鄭奇別上樓。鄭奇說，"我不怕。"當時天已經黑了，就和那女人一齊上樓，並和她同宿了。天沒亮鄭奇就走了。亭卒上樓打掃，看見那女人已死去，大喫一驚，趕快去報告亭長，並敲鼓召集周圍村莊的管事的一齊來看那個死女人，才認出女人是亭西北八里的吳家女子，剛剛死去還沒埋。夜晚，女人屍體前的長明燈突然滅了，等再點上燈才發現女屍不見了。於是女子他家把她的屍體領回去。鄭奇上路後，走了幾里地突然肚子痛。走到南頓的利陽亭，肚子痛得更厲害了，很快就死去。後來那樓就再也沒人敢上去了。

鍾繇

鍾繇忽不復朝會，意性有異於常。寮友問其故，雲："常有婦人來，美麗非凡間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後來止戶外，曰："何以有相殺意？"元常曰："無此。"殷勤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傷之，便出去，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塚，棺中一婦人。形體如生，白練衫，丹繍裲襠。傷一髀，以裲襠中綿拭血。自此便絕。（出《幽明錄》）

【譯文】

鍾繇有一陣忽然不去上朝了。性情也和過去不一樣。同僚朋友問他怎麼回事，鍾繇說他常和一個美麗非凡的女人幽會。朋友說那一定是個鬼怪，應該殺了她。後來那女人來會鍾繇時站在門外質問道，"爲什麼起了殺我的意思？"鍾繇像平時那樣說，"那有這事？"還是非常親切地把那女人叫進屋來。鍾繇舉刀要殺實在不忍心，就用刀砍傷了她。女人逃出屋，用新棉花邊跑邊擦身上的血，血滴到路上。第二天，叫人順着血跡找到一個大墳墓，棺才裏躺着個女人，象活人似的，穿着白綢衫紅繍坎肩。一看，是傷在大腿上，用坎肩裏的棉花擦的血。從此那女人再也沒有來。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爲設祭。忽玄來靈座，脫頭於邊，悉斂果魚酒肉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役，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出《異苑》）

【譯文】

夏侯玄被司馬景王殺了以後，族人爲他設酒肉祭奠。看見他來到靈牌的座上，把自己的頭摘下來放在一邊，把供桌上的魚果酒肉往脖腔裏塞，塞完自己又把頭安上說，"我已經上請於天帝了。世宗將沒有後人。"不久就發生了永嘉之戰。軍隊回來後世宗死了，沒有兒子。

稽康

稽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明抄本路作洛。）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雲："身是故（明抄本故作古。）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暫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不勝（勝原作能。據明鈔本改。）悵然。（出《靈鬼志》）

【譯文】

稽康（晉朝"竹林七賢"之一，作過"中散大夫"，故原文中稱他爲"中散"）有一次在燈下彈琴。忽然有個妖怪進屋，高一丈多，穿黑衣服，腰扎皮帶。稽康盯着妖怪看了一會兒，一口吹滅了燈說，"和你這樣的妖怪同在燈光下，我真感到羞恥！"還有一次，他出門遠行，走到離洛陽幾十裏的地方，住在月華亭裏。有人告訴他，這裏過去常殺人。稽康爲人瀟灑曠達，一點也不怕。一更時他在亭中彈琴，彈了好幾個曲子，琴聲悠揚動聽。忽聽到空中有人叫好。稽康邊彈邊問："你是誰呀？"回答說，"我是一個古代幽靈，死在這裏，聽你的琴彈得清新悠揚，我以前愛好琴所以來欣賞。我生前沒得到妥善的安葬，形象損毀了，不便現形和你見面。然而我十分喜歡你的琴藝。如果我現形，你不要害怕討厭。你再彈幾隻曲子吧。"稽康就又爲鬼魂彈琴，鬼魂就合着琴聲打拍子。稽康說，"夜已深了，你怎麼還不現形見我，你的形象再可怕我也不會在意的。"鬼魂就現了形，用手捂着自己的頭說，"聽你彈琴，我感到心情舒暢，彷彿又復活了。"於是就和稽康談論琴藝方面的理論，談得很有道理，並向稽康要過琴來，自己彈了一首著名的古典《廣陵散》。稽康要求鬼魂把這首曲子教給他，鬼魂就教了。稽康過去曾學過，但學得遠遠不如鬼魂彈得好。鬼魂教完後，讓稽康發誓決不再教給別人。天亮時鬼魂告別說，"雖然我們只交往了一夜，但友情可以勝過千年啊！現在我們永遠分別了。"兩個心裏都十分悲傷。

倪彥思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裏。有鬼魅在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唯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雲"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詈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求原作來。據明抄本改。）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餚即設，鬼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著神。魁乃取虎伏，於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虎伏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於嫗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樑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樑。"即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魁大笑，問彥思："複道吾不？"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千百斛谷，藏著某處，爲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谷。"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三年後去，不知所在。（出《搜神記》）

【譯文】

吳時嘉興有個倪彥思，住在縣城西邊墓道邊上，有個鬼住在他家。鬼能喫能喝能跟人說話，只是不現形。倪彥思的僕人婢女有時背後罵主人，鬼就說，"我告訴你們主人。"倪彥思就處罰僕人，僕人再不敢偷罵了。鬼還總糾纏彥思的小老婆，彥思就請了道士來攆鬼。道士擺好酒肉正要祭神，鬼卻弄來廁所的糞灑在酒肉上。道士就使勁敲鼓召請諸神，鬼就拿便器跳到神座上吹出軍中畫角的聲音。不大會兒道士覺得背上發涼，脫了衣服一看是那便器鑽到衣服裏，道士只好逃掉。夜裏彥思和老婆在被窩裏商量除鬼的事，鬼就在屋樑上說，"你敢和你老婆講究我，我就斷你的房梁。"接着就聽見忽隆隆的截梁聲。彥思怕梁斷就點上燈看，鬼把燈吹滅，梁聲就更大了。彥思怕屋子塌，就讓家中老小都躲出去。再點上燈看，房梁卻好好的。這時鬼大笑說，"還敢不敢講究我了？"郡裏的典農官聽說後對人說，"這個鬼一定是狐狸變的。"鬼就跑去對典農官說，"你偷了官倉裏幾百鬥穀子藏在某地了，當官的貪污，還有臉議論我。看我不把你的醜事告官，讓官府搜出你藏的糧食！"典農官嚇壞了，忙向鬼道歉賠罪，以後再也不敢講鬼的事了。過了三年後，這鬼就沒了，也不知去了那裏。

沈季

吳興沈季，吳天紀二年，爲豫章太守。白日，於廳上見一人，著黃巾練衣，自稱汝南平興許子將，求改葬，悠然不見。季求其喪，不知所在，遂招魂葬之。（《豫章記》）

【譯文】

吳興人沈季在吳天紀二年當豫章的太守。大白天在廳上看見一個人頭戴黃巾身穿白綢衣，自稱是"汝南平興許子將"，要求給他遷墳，說完就不見了。沈季找他的墳，找不到，只好祭奠招魂作了安葬禮。

糜竺

糜竺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侯。有寶庫千間。竺性能振生死，家馬廄屋側，有古塚，中有伏屍。竺夜聞其泣聲，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雲："昔漢末爲赤眉所發，扣棺見剝，今袒肉在地，垂二百餘年，就將軍求更深埋，並乞弊衣自掩。"竺即令爲石槨瓦棺。設祭既畢，以青布衫裙，置於塚上。經一年。行於路曲，忽見前婦人葬所，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問竺曰："將非龍怪耶？"竺乃疑此異，乃問其家僮，曰："時見一青蘆杖，自然出入於門，疑其神也，不敢言。"竺爲性多忌，信厭求之士，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童不言。竺貲貸如丘山，不可算記，內以方諸爲具。及大珠如卵，散滿於庭，故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見有青衣童子數人來曰："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惻愍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君財物不盡。自今以後，亦宜自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內。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得一。皆是陽燧得旱爍，自能燒物也。火盛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復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災，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鶄數千頭，養於池渠之中，厭火也。竺嘆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竺懼爲身之患，時三國交兵，軍用萬倍。乃輸其珍寶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綺繍耗罽，積如丘山，駿馬千匹。及蜀破後。無所有。飲恨而終。（出《王子年拾遺記》）

【譯文】

糜竺像陶朱公那樣精於計算經商有道，獲得了億萬的利潤，光庫房就上千間。比得上王侯的豪富，他的聲名震動了陰陽兩界。他家馬圈旁邊有一座古墓，裏面有一副屍骨。有天夜裏糜竺聽見哭聲就出去找，只見一個光着上身的女人向他走來說，"漢代末年赤眉造反，挖了我的墓，砸了棺材剝去我的衣服。我光着身子躺在地下已二百年了，請將軍把我深葬，並給我件衣服遮身子。"麻竺就命人做了一石槨（棺外套棺）和瓦棺材，設祭禮把那女人安葬，並在她墓上放了一套青布衫裙。一年後，糜竺走路時忽然見到那女人墳上繚繞着像龍蛇般的青氣。有人問他是不是龍怪，他自己也很奇怪，就問他的僮僕。僮僕說，"常常看見一根青蘆杖從墓門出出進進，也懷疑是神，沒敢說。"糜竺爲人好忌多疑，好聽信讒言拷打殺人，所以僮僕不敢多說話。糜竺家裏的財物堆積如山。無法計數。家裏拿在月下承露取水的大盤裝滿了雞蛋大小的珍珠，放了一院子，所以他家叫"寶庭"，不許外人看。有天忽然有幾個青衣童子來說，"糜竺家將發生火災，一切都將燒盡。由於你能可憐無主的枯骨，上天念你的功德，派我們來救火，使你的財物不至於全毀於大火。從現在起，你自己也要想想辦法。"糜竺就讓人把庫房周圍都挖了溝渠防火。然而十天後火從庫房內着起來。這是因爲太陽太毒，天長日久的旱曬東西本身就能自燃，珠玉珍寶燒得只剩下十分之一。大火旺時，看見幾十個青衣童子前來救火，有像雲似的青氣蓋在火上火就滅了。童子又讓糜竺多養些鸛鳥之類，因爲鸛鳥能把水存在窩裏。糜竺就讓僕人收養了幾千只鶄（池鷺）養在水池裏以防火。失火後，糜竺感嘆地說，"看來人的財運是有限度的，不能聚財無度，不然財富就會招來禍害。"後來三國交戰，需要大量財物。糜竺就向劉備獻了大量的珍寶車馬衣物，黃金一億斤，還有數不盡的綾羅綢緞綿繍氈毯，堆得像山，還獻了一千匹駿馬。後來蜀國亡了，糜竺變得一無所有，含恨而死。

王弼

王弼注《易》，輒笑鄭玄爲儒，雲："老奴無意。"於時夜分，忽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便進，自雲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惡之，後遇癘而卒。

【譯文】

王弼給《易經》作註解時，常嘲笑已死去的也曾注過《易經》的鄭玄說，"那老東西一點也沒懂得《易經》的真意。"一天夜裏忽然聽見外面有腳步聲，片刻進來一個人，自稱是鄭玄，並斥責說，"你這樣年輕，做學問只不過是穿鑿附會而已，怎麼竟敢嘲笑挖苦老子呢？"說完就氣呼呼地走了。王弼十分厭惡，後來得了瘰癘而死。

陳仙

吳時，陳仙以商賈爲事。驅驢行，忽過一空宅，廣廈朱門，都不見人。仙牽驢入宿，至夜，聞有語聲："小人無畏，敢見行災。"便有一人，逕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輒入官舍。"時籠月曖昧，見其面上黶深，目無瞳子，脣褰齒露，手執黃絲。仙既奔走後村，具說事狀。父老雲："舊有惡鬼。"明日，看所見屋宅處，並高墳深塚。（出《幽明錄》）

【譯文】

吳時陳仙在外面經商，趕着頭驢經過一個空宅，這宅子高屋大院硃紅門，但不見裏面有人。陳仙牽着驢進去住下了，半夜聽見有人說："這小子膽真不小，不怕攤上災禍。"只見一個人來到面前喝斥道："你怎麼敢私闖我的官舍？"當時月色迷濛，見那人臉上黑乎乎的，眼眶裏沒有眼珠子，豁嘴脣外露着牙齒，手裏拿着黃繩子。王仙嚇得一氣跑到後村，對村人說了這事。村裏人說那裏原來就有惡鬼。第二天陳仙再去看昨晚住的地方，只見一片高高的墳墓中有深深下落的地方而已。

胡熙

吳左中郎廣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許嫁當出。而歘有身。女亦不自覺。熙父信，嚴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殺之，歘有鬼語腹中，音聲嘖嘖曰："何故殺我母，我某月某日當出。"左右驚怪，以白信。信自往聽，乃舍之。及產兒遺地，則不見形，止聞兒聲。在於左右。及長大，音語亦如人，熙妻別爲施帳。時自言，當見形，使姥見。熙妻視之，在丹帷裹，前後釘金釵，好手臂，善彈琴。時問姥及母嗜慾，爲得酒脯棗之屬以還。母坐作衣，兒來抱膝緣背數戲，中不耐之，意竊怒曰："人家豈與鬼子相隨。"即於旁怒曰："就母戲耳。乃罵作鬼子。今當從母指中，入於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漸漸上入臂髀，若有貫刺之者。須臾欲死，熙妻乃設饌，祝請之，有頃而止。（出《錄異傳》）

【譯文】

吳時當左中郎廣陵相的胡熙字元光，有個女兒叫胡中，已經許給了人等待出嫁時，忽然有了身孕，連自己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胡熙的父親胡信治家很嚴，就命令胡熙的妻子丁氏殺掉女兒。突然聽見女兒肚子裏有鬼在吱吱地叫着說，"爲什麼要殺我媽？我某年某月某日就要出生了。"左右又驚又怪，就告訴了胡信，胡信來一聽，果然如此，就沒有殺。後來嬰兒生下後，只能聽到小孩的聲音卻不見形。稍大以後，也能說人話。胡熙的妻子爲這鬼孩另設了牀帳。有一天鬼孩說，"我將現一次形讓姥姥看看。"胡妻一看，鬼孩在一塊紅布里包着，衣服前後綴着金釵，手臂長得很好，善於彈琴。鬼孩常問姥和娘愛喫什麼，就弄來些果脯酒棗之類孝敬。鬼孩的娘坐着縫衣，鬼孩就來抱母親的腿，攀爬母親的後背玩耍了幾次，胡中不耐煩了，就說："人真是不能和鬼的兒子在一起。"鬼孩就在旁邊生氣的說，"我不過和娘玩玩，就罵我是鬼兒子。我現在要從你手指裏進到你肚裏去，讓你知道知道。"胡中立刻就覺得手指強直而且很痛，像有個東西從指甲裏鑽進去，慢慢從手臂鑽進大腿裏，像刺一樣痛得要死。鬼孩的姥姥趕快擺上祭品求告，過了一會兒，痛終於止住了。

魯肅

孫權病，巫啓雲："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顧，徑進入宮。"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出《幽明錄》）

【譯文】

孫權得了病。一個巫師報告說，有個鬼戴着絹的頭巾，像是已經故去的將相。門衛喊他他也不理，一直走進宮來。當夜，孫權果然看見已死的魯肅來拜見，衣服頭巾和巫師說的完全一樣。

卷第三百一十八 鬼三

陸機 趙伯倫 朱彥 桓回 周子長 荀澤 桓軏 朱子之 楊羨 王肇宗 張禹　邵公　吳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經　謝邈之　彭虎子　司馬恬 阮德如　陳慶孫　甄衝

陸機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見一少年，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倫，妙得玄微。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稅驂逆旅，逆旅嫗曰："此東十數里無村落，有山陽王家塚耳。"機往視之，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出《異苑》）

【譯文】

陸機第一次到洛陽去，進了河南，先到偃師。當時天色陰暗，看見道旁好像有民房，就進去投宿。見屋裏一個少年，身旁放着一本《易經》，正在玩投壺遊戲。少年和陸機談起經學，談得十分玄妙深奧，陸機心中十分讚佩，沒法和少年對話辯論。第二天一早上路，到旅店去僱馬，聽旅店的老婦說，旅店以東十幾裏沒有人家，只有山陽王家的一座墳墓。陸機就跑去看，只見一座墳上烏雲翻卷，高大的樹木遮住了陽光，才知道昨天遇見的少年就是精通《易經》的王弼。

趙伯倫

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以豬豕爲禱，及祭，但狘肩而已。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鬢首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楫，怒之。明發，輒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即獲流通。（出《幽明錄》）

【譯文】

秣陵人趙伯倫坐船到襄陽去，船上人殺了豬打算祭禱江神以保行船平安，然而到真正祭禱時，人們把肉喫得只剩了一塊豬腿了。這天晚上趙伯倫等夢見一個老翁和一個老婆婆，鬢髮蒼白，穿着布衣，手裏拿着划船的篙槳，滿面怒容。第二天船出發後，不是陷在沙灘就是撞上礁石，怎麼努力也逃不過去。於是趕快擺上豐厚的禮品祭告江神，船行才順利起來。

朱彥

永嘉朱彥，居永寧。披荒立舍，便聞弦管之聲，及小兒啼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吹（吹原作呼，據明抄本改。）殺其火。彥素膽勇，不以爲懼，即不移居，亦無後患。（出《異苑》）

【譯文】

永嘉人朱彥，到永寧野外開了塊荒地準備蓋房，就聽到野地有音樂聲和小孩哭叫聲。夜裏來了個身材高大的人把他生的火給弄滅了。朱彥一向膽大，就是不挪地方，結果後來也平安無事。

桓回

幷州祭酒桓回，以劉聰建元三年，於途遇一老父。問之雲："有（有原作是，據明抄本改。）樂工成憑，今何職？我與其人有舊，爲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嘆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彥舒聞之，爲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上。（出《異苑》）

【譯文】

在幷州當祭酒的桓回，在劉聰當皇帝的建元三年時在道上遇見一個老人，向他打聽說："有個樂師叫成憑，現在任什麼職？我和他有過交往。因爲我爲他說情，他能當上孝廉。你如果見到他，請替我問候。"桓回問老人姓名，老人說："我是吳郡的麻子軒。"說完就不見了。桓回見到成憑就轉達了老人的意思。成憑嘆息說："過去有過這個人，但已經死了五十年了！"中郎荀彥舒聽說了這事，爲那老人寫了一篇祭文，讓成憑準備了祭品，在大路口上祭奠了老人。

周子長

周子長，居武昌五大浦東岡頭，鹹康三年，子長至寒溪中嵇家。家去五大數里。合暮還五大，未達。先是空岡，忽見四匝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佛弟子，何足捉我？"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庶（《法苑珠林》六五庶作鹿）子經。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爲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做聲。而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胸雲："將汝至寺中和尚前。"鬼擒子長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後鬼謂捉者曰："放爲，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曰："已擒不放。"子長復爲後者曰："寺中正有禿輩，乃未肯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逢禿時，面何以敗。"便共大笑。子長比達家，已三更盡矣。（出《靈鬼志》）

【譯文】

周子長住在武昌五大浦東崗頭。鹹康三年，他到寒溪的稽家去串門，嵇家離五大浦不過幾裏，周子長晚上回家去。走到東崗上，原來是空蕩蕩的崗上突然出來了幾間瓦房堵住道，看門的人上前一把就抓住子長的頭。子長說："我是佛門弟子，憑什麼抓我？"那門官說："你要是佛門弟子，能背經嗎？"子長就背誦四天王和庶子經，背了好幾遍，那門官仍抓住不放。子長就罵道，"你這個武昌鬼，告訴你，我是佛門弟子，給你背了好幾遍經，憑什麼還不放我？"捉他的人就鬆開了，屋子也頓時不見。但鬼還是在後面追他，追到他家門口堵着門不讓子長進，子長也說不出話來，抓着鬼往寒溪寺而去。子長抓住鬼的胸口說："我要把你抓到廟裏去見和尚！"鬼也抓着子長的胸口，互相拖着趟過五丈塘後往西走。後面跟着的一個鬼對拖子長的鬼說："快放了他吧，不然再往西就把咱們弄到廟裏去了。"前面的鬼說，"他也抓着我呢，怎麼放？"子長對後面的鬼說："寺中正有禿和尚，我可是不怕和尚。"後面的鬼小聲說，"你在走近城東遇見和尚時怎麼臉色都變了呢？"就都大笑起來。子長回到家，已經過三更了。

荀澤

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恆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嬿婉綢繆。遂有娠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別房作醬。澤曰："我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爲之。今上官責我數豆粒，致令劬不復堪。"徑少時而絕。（出《異苑》）

【譯文】

潁川人荀澤太元年間死了，死後鬼魂現形並和妻子魯國女人孔氏繼續相好。後來孔氏懷孕，十個月後生下了一灘水。孔氏家別的房裏正在作醬。荀澤說："我已經死了，家裏不該作醬，可是你偏偏作了，害得陰間的上司命我天天數豆粒，使我疲勞不堪。"過了一段時間鬼魂再也不找孔氏了。

桓軏

桓軏，太原中爲巴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陳，兒道生，隨軏之郡，墮瀨死。道生形見雲："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暫還。"母哀至，軏有一黑鳥，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從此便不得復哭。（出《異苑》）

【譯文】

桓軏在太元年間當巴東太守。他把家留在江陵，帶着妻子的奶媽陳氏和兒子道生一起王巴東上任時，道生不幸在急流中淹死。道生死後現形說："我現在是河伯神的侍從，給了我二十天假暫時回來。"後來道生的母親趕來，悲痛得大哭。桓軏養着一隻黑鳥，突然用翅膀掩住道生母親的嘴，她舌頭就長了個瘤，從此就再也不能哭了。

朱子之

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恆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之："我爲汝尋方。"雲："燒虎丸飲即差。汝覓大戟與我，我爲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丸著地，猶尚暖。（出《齊諧記》）

【譯文】

東陽郡的朱子之的家中，常有一個鬼光臨。有一次朱子之的兒子得了心口疼的病，鬼說："我告訴你個偏方，把老虎卵子燒湯喝就能好。你給我找一把大戟，我去給你弄。"家裏人就拿來一把戟，鬼拿着戟走了，不大工夫就回來了，把戟放在院裏，把老虎卵子扔在地上，卵子還熱乎乎的呢。

楊羨

孝武帝太元末，吳縣楊羨，有一物似猴，人面有發。羨每食，鬼恆奪之。羨婦在機織，羨提刀殺鬼，鬼走向機，婦形變爲鬼，羨因斫之。見鬼跳出，撫掌大笑。鬼去，羨始悟。視婦成十餘段，婦妊身殆六月，腹內兒發已生，羨惋痛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孝武帝太元末年時，吳縣楊羨家來了個鬼，象猴子，長着人臉和頭髮。楊羨每次喫飯，鬼都來搶喫。楊羨妻子在織布時，楊羨拿刀追殺鬼，鬼跑向楊妻，把楊妻變成了鬼。楊羨猛砍下去，見鬼從妻子身中跳出來拍手大笑，才知道上了當。一看妻子已經碎成了十幾段。妻子已懷孕六個月，胎兒已長頭髮。楊羨惋惜悲痛而死。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亡後形見，於其母劉及妻韓共語。就母索酒，舉杯與之。曰："好酒。"語妻曰："與卿三年別耳。"及服終妻疾，曰："同穴之義，古之所難。幸者如存，豈非至願。"遂不服藥而歿。（出《述異記》）

【譯文】

太原人王肇宗病死後現形，和他的母親劉氏及妻子韓氏一起敘談，並向母親要酒喝。母親給他倒了酒，他連說，"好酒！"對妻子說："咱們也就是分別三年而已。"妻子穿了三年喪服，服滿後病了，就說："自古以來夫妻死能同穴是很難辦到的。如果真有，那是雙方特別渴望才達到的。"於是韓氏拒不服藥而死。

張禹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有侍婢二十餘人，衣服皆燦麗。問禹所欲，禹曰："自有飯，唯須飲耳。"女敕取鐺與之，因燃火作湯，雖聞沸聲，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間，無以相共，慚愧而已。"因欷歔告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爲中山太守，出適頓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舊使婢承貴者。今我兒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極心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刃？唯欲因君爲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貴，必做禳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爲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貴蒞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撲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雜採以報禹。（出《志怪》）

【譯文】

永嘉年間，黃門將張禹外出路過一個大湖，天色陰暗，忽然看見一個府宅大開着門，就走進了前廳。有一個使女出來問，張禹說因爲遇見了雨，想求宿。使女進去報告，不一會兒出來請張禹進去。看見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子坐在帳子裏，有二十多個使女衣服都十分華麗。女子問張禹想要點什麼，張禹說帶着飯，缺點喝的。女子叫拿了個鍋來，點火給他作湯。都聽見湯沸聲了，但一摸鍋還是冷的。女子說，"我是已經死了的人。墳墓裏沒有什麼和人間相同的事，我很慚愧。"接着就哭泣着告訴張禹說："我是任城縣孫家的女孩。父親是中山太守。我嫁給頓丘的李氏，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十一，女孩七歲。我死後，李氏娶了我的丫環叫承貴的爲妻。現在我兒子經常被承貴打得死去活來，我十分悲痛忿恨，打算殺了承貴。然而我一個死去的人力量不足，須要幫助。我託你幫助我，我會重謝你。"張禹說："我雖然，同情你，但人命關天，我不敢幹。"女子說，"我不是讓你親自用刀殺她，只請你給李氏說一說我跟你說的話，李氏愛護承貴，一定會設祭除災。那時你就說你能有法讓承貴消災免難，那時承貴一定會親自參加祭事，我就可找機會殺了她。"張禹答應了，天明後張禹離開孫氏女的墳墓，就找到李氏說了詳情。李氏大驚，就告訴了承貴。承貴十分驚慌，就向張禹求救。這時只見孫氏女帶着二十多使女湧進屋來用刀刺死了承貴。幾天後，張禹又經過大湖，孫氏女派使女送來五十匹綵綢報答張禹。

邵公

邵公者，患瘧，經年不差。後獨在墅居，瘧作之際，見有數小兒，持公手足。公因陽暝，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黃鷁，其餘皆走。仍縛以還家，懸於窗，將殺食之。及曙，失鷁所在，而瘧遂愈。於時有患瘧者，但呼邵公即差。（出《錄異傳》）

【譯文】

邵公得了瘧疾，好幾年不好。有一次他在別墅裏住，瘧疾發作時，看見有幾個小孩子抓着他的手腳。邵公因爲眼睛發昏，突然起來抓，只抓住一個小孩。小孩立刻變成一隻黃鷁鳥，其餘的都跑了。邵公就把鳥綁上帶回家掛在窗上，打算殺了喫。到天亮，鳥沒了，他的病疾也好了，當時有些得虐疾的，只要喊一聲"邵公！"就能漸好。

吳士季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瘧。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瘧鬼焉。既而去廟二十餘里，寢際，忽夢塘上有一騎追之，意甚疾速，見士季乃下。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既而瘧疾遂愈。（出《錄異傳》）

【譯文】

嘉興縣令吳士季，曾得了瘧疾。他坐船經過武昌廟時，派人去廟裏祈禱神趕走瘧鬼。晚上剛睡着，就夢見水塘上有人騎馬飛奔，好像有急事，看見吳士季才立刻下馬，和一個官員一同跑到船後，綁着一個小孩帶走了。吳士季的病也就好了。

周子文

元帝末。譙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晉陵郡延陵縣。少時獵射，常入山射獵，伴侶相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尺許，捉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此人忽出喚曰："阿鼠！"子文不覺應諾。此人牽弓滿，向子文，便伏，不能復動，遂不見此人。獵伴尋求子文，都不能語，輿還家，數日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元帝末年，譙郡有個周子文，小名叫阿鼠，家在晉陵郡延陵縣，年輕時愛打獵。有一次進山打獵，和同伴走散。忽然在山間看見一個五尺多高的人，手持弓箭，箭頭有二尺多寬，象霜雪那麼白，那個人忽然喊了一聲"阿鼠！"周子文不覺就答應了一聲。那人立刻拉滿了弓，對準了周子文。周子文嚇得立刻趴下，也動彈不了。那人就立刻不見了。夥伴找到周子文時，周已經不會說話。用車拉回家去，不幾天就死去。

王恭伯

晉世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爲東宮舍人，求假休吳。到閶門郵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從一女，謂恭伯曰："妾平生愛琴，願共撫之。"其姿質甚麗，恭伯留之宿，向曉而別。以錦褥香囊爲訣，恭伯以玉簪贈行。俄而天曉，聞鄰船有吳縣令劉惠基亡女，靈前失錦褥主香囊。斯須，有官吏遍搜鄰船，至恭伯船，獲之，恭伯懼，因述其（明抄本述其作還之。）言："我亦贈其玉簪。"惠基令檢，果於亡女頭上獲之。惠基乃慟哭，因呼恭伯以子婿之禮。其女名稚華，年十六而卒。（出刑子才《山河別記》）

【譯文】

晉代的世家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長得風流瀟灑。是東宮舍人，請假回吳地休息。有一天，在東門驛站的亭子上對月彈琴。忽然有個女子帶着個使女走來說："我平生最愛彈琴，希望跟你一起彈。"女子十分美豔，恭伯就留她同住。拂曉分別時，女子送恭伯一個錦緞褥子一個香荷包，恭伯也送女子一個玉簪。天亮後，聽說鄰船上一位吳縣令剛死去的女兒棺前丟了一個錦褥和一個香荷包。不一會就有官員到各船搜查，在恭伯船上就搜到了。恭伯害怕，就實說了，並說："我也贈給她一個玉簪。"縣令檢驗，果然在女兒屍體的頭上找到了玉簪，悲痛得大哭，然後叫來恭伯行了女婿的禮。他女兒名叫稚華，死時才十六歲。

李經

桂陽人李經，與（明抄本與作遇。）朱平帶戟逐焉。行百餘步，忽見一鬼，長丈餘，止之曰："李經有命，豈可殺之？無爲，必傷汝手。"平乘醉，直往經家，鬼亦隨之。平既見經，方欲奮刃，忽屹然不動，如被執縛，果傷左手指焉。遂立庭間，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語汝，云何不從？"言終而滅。（出《幽明錄》）

【譯文】

桂陽人李經，被朱平拿着戟追殺。走了一百多步，忽然看見一個鬼有一丈多高，擋住朱平說："李經還有陽壽，怎能殺他？如果不聽硬殺，你的手一定受傷。"朱平乘酒醉一直追到李經家，鬼也跟到。朱平看見李經，剛一舉刀，忽然就站着不能動了，好象被綁住了似的。一看，左手果然受了傷。朱平站在院裏直到天黑才醒過來走了。鬼說，"我事先對你說了，你怎麼不聽呢？"說完就不見了。

謝邈之

謝邈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在部伍後。至平望亭，夜風雨，前部任頓住。覽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人家燈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覽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欷歔，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顧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塚，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咽。至塚號啕，不復嫁。（出《錄異傳》）

【譯文】

謝邈之去赴任當吳興郡守，手下有個當給使的鄒覽乘裝柴的船在後面押送。到了平望亭時夜晚下起了雨，隊伍都停下來。鄒覽在船上待著，無處投宿。看見塘下有人家燈火，就投奔去了，來到一座草房，屋裏有個男人大約五十歲，深夜編織草簾，旁邊另一個牀上有個小孩約十歲。鄒覽請求寄宿，那男人痛快地答應了。那小孩一直在啼哭，男人怎麼哄也不停地哭，一直哭到天亮。鄒覽問那男人孩子爲什麼這樣哭，男人說："他娘要改嫁，他捨不得，才哭。"天亮後鄒覽上路，回頭看根本沒有草房，只有兩個墳，埋在很深的野草中。走了一陣碰見個女人坐船來，對鄒覽說："這一帶根本沒有人走，你怎麼從那裏走出來？"鄒覽就把所看見的事告訴了女人。女人說："那孩子就是我兒子啊！我打算改嫁，所以來墓上告別。"說完就抽泣起來。到了墳前就號啕大哭起來，並決心不再改嫁了。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誡之雲："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閤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人不得。次入屋，向廬室中，虎子遑遽無計，牀頭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雲："無。"相率而去。（出《稽神錄》，明抄本作出《幽明錄》）

【譯文】

彭虎子，年輕有力氣，常說世上沒有鬼神。母親死後，巫師告誡他說，某天殃神要到家來，見人就殺，最好出去躲避一下。全家老少都逃出去躲避，只有虎子不走。半夜，只見有人推門進來，到東屋西屋都沒找到人。第二次又進屋，直接到虎子的住室。虎子驚惶沒辦法，看見牀頭有個大甕，就跳進甕裏去，用塊板子蓋着頭。後來覺得母親坐在板子上。有人問板子下有沒有人，聽得母親說："沒有。"然後就領着人們走了。

司馬恬

鄧艾廟在京口，止（止原作上，據明抄本改。）有一草屋。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傾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艾廟，爲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於神座上，有一蛇來，繞之數四匝。女家追尋見之，以酒脯禱神，然後得解。（出《幽明錄》）

【譯文】

鄧艾廟在京口，廟只不過是間草屋。晉安北將軍司馬恬在病中夢見一個老翁對他說："我是鄧公，我的房子坍塌損壞，請你給修修。"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是鄧艾神，就給廟改成了瓦屋。隆安年間，有個人和一個女子在鄧艾廟的神座上幽會，被大蛇纏了好幾圈。後來女家的人趕來，用酒肉祭禱，蛇才鬆開他們倆。

阮德如

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出《幽明錄》）

【譯文】

阮德如曾在茅廁看見一個鬼，一丈多高，渾身漆黑眼睛很大，穿着白單衣，戴着個頭巾，離他只有一尺多遠。阮德如平心靜氣慢慢地笑道："都說鬼面目可恨，果然是這樣。"那鬼一聽，害羞地逃掉了。

陳慶孫

潁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多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慶孫有烏牛，神於空中言："我是天神，樂卿此牛，若不與我，來月二十日，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兒果死。復言："汝不與我，至五月殺汝婦。"又不與，至時，婦果死。又來言："汝不與我，秋當殺汝。"又不與，至秋，遂不死。鬼乃來謝曰："君爲人心正，方受大福。願莫道此事，天地聞之，我罪不細。實見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幹，見君婦兒終期，爲此欺君索食耳。願深恕亮。君錄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佑助。吾說當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出《幽明錄》）

【譯文】

潁川陳慶孫家後面有一棵神樹，來求福佑的人多了，就在樹下立了個廟，叫"天神廟"。陳慶孫有頭黑牛，神在空中說："我是天神，很喜歡你的黑牛。你要不給我，下月二十日我就殺了你兒子。"陳慶孫說："人的壽命是天定的，你管不着！"到了下月二十日，他兒子真死了。天神又來說："再不給我牛，五月裏殺你妻！"陳慶孫還是不給牛。到五月，妻子也死了。天神又來說："再不給我牛，秋天就殺了你。"陳慶孫還是不給。但到了秋天，陳慶孫並沒死。鬼反倒跑來向他賠罪說："你爲人正直不邪，將來還會有大福。請你別對別人說這事，要讓天地知道了，我罪不可轉。我是看見陰司管人間壽命的小鬼，從他那裏得知你兒子和你妻子的壽命期限，纔來欺騙你好騙些喫食，請千萬饒了我。你的陽壽簿子上寫的是八十三，你家也正是走好運，所以鬼神都在暗中佑護你，我以後也甘心給你當奴僕了。"接着就聽見那鬼不斷了磕頭聲。

甄衝

甄衝，字叔讓，中山人，爲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通，雲："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溫，雲："大人見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緣此議？"（議原作裏，據明抄本改。）社郎復雲："僕妹年少，且令色少雙，必欲得佳對。云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違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社郎有恚色，雲："大人當自來，恐不得違爾。"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伯，乘馬輦，青幢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子八人，來車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於甄旁邊岸上，張幔屋，舒薦席。社公下，隱膝（明抄本膝作漆。）幾坐，白旃坐褥，玉唾壺。以玳瑁爲手巾籠，捉白塵尾。女郎卻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人，命作樂，器悉如琉璃。社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貪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宣此旨。"甄曰："僕既老悴，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貪貴聘，不敢聞命。"社公復雲："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氣，四德克備。今在岸上，勿復爲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轉苦，謂是邪魅，便拔刀橫膝上，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怒，便氣呼三斑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次，相守到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門中。有一人著單衣幘，向之揖，於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二人著幘捉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染（染原作歸。據明抄本改。）病，遂亡。（出《幽明錄》）

【譯文】

甄衝字叔讓，中山縣人，到雲社去上任當縣令，還沒走到惠懷縣，忽然有個人來通報說："社郎一會就到。"社郎很年輕英俊，坐下問過寒暖以後說："我父親派我來是因爲對您十分敬慕，想高攀您，打算把我妹妹許配給您。先讓我來表示一下這個意思。"甄衝驚訝的說："我這麼大歲數，而且有妻室，這話從何說起？"社郎又說："我妹妹正值芳齡，容貌無雙，一定要選一個最好的配偶，你何必拒絕呢？"甄衝說："我是個老翁，現在有夫人，這事怎麼能胡來呢？"兩個人反覆爭論了幾次，甄衝毫不動搖，社郎臉上現出怒色，說："我父親會親自來，恐怕你就不敢違抗了吧。"社郎剛一走，就見兩岸有些戴頭巾的人拿着馬鞭，排列着隊伍，隨從很多，不一會社公到了。儀仗侍衛像王侯，坐着馬車。車傘蓋帳簾還遮着好幾輛車，女郎乘着四望車，車前後有幾十副圍幛，有八個使女衛侍在車前，衣服華貴世所罕見。接着就在甄衝附近的河岸上搭起了帳屋，鋪上地毯坐席，社公下了車，曲膝坐在一張桌前，坐的是白氈墊，旁邊是玉痰盂，玳瑁的手巾籠，手持白鹿尾的指塵。女郎在東岸，黃門侍衛拿着白拂塵在車旁站班，婢女在前引路。社公請左右的官員請來甄衝讓在前面坐，官員有六十人。然後命奏樂。社公對甄衝說："我有個醜陋的女兒，對你十分鐘情，看中你的品德高潔，想和你結親。剛纔我派我的兒子已經宣示了我的旨意。"甄衝說："我已經年邁，而且已有家室，兒子也大了。雖然承蒙你看重，我也不敢從命。"社公又說："我女兒有二十歲，姿容頗佳，品德也具備，現在就在岸上，希望你不要再推辭，趕快行大禮成婚吧。"甄衝越來越心煩，心想一定是妖魔，就拔出刀來放在膝上以死抗拒，不再跟社公說話。社公大怒，下令召來了兩隻斑紋虎，虎張開血盆大口朝着甄衝狂吼，上下竄跳了幾十次。社公一直守到天明才走，留下一輛車和幾十個侍從，打算接甄衝去。甄就轉移到患懷縣的上縣去住。社公留的車和侍從也到了大門口，有一個穿單衣戴頭巾的人出來擋住說："你們就停在此處，不許再往前走。"甄衝躲了十幾天纔敢走，但走時又看見兩個社公派來的人一直跟他到了家。甄衝到家沒幾天就得了病，終於死了。

卷第三百一十九 鬼四

張子長 桓道愍 周臨賀 胡茂回 阮瞻 臨湘令 顧氏 江州錄事 陳素 胡章　蘇韶　夏侯愷　劉他　王戎　王仲文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邵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邵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邵，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洿，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此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也？"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唯右腳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任上死去一個女兒。女兒十八歲，暫且葬在郡城北面。後來有個叫張世之的暫時代理郡守的職務，張世之的兒子字子長，二十歲，在衙門裏當侍從。一天夜裏子長夢見一個女子，有十七八歲，容貌美麗，自稱是前任長官的女兒，不幸早亡，爲今快要復活了，因爲喜歡子長，前來幽會。他倆這樣夜裏幽會了五六天，女子突然在白天出現，衣服上有奇異的香氣。子長和女子就作了夫妻。每次交歡後女子的衣服上都有色污，和處女一樣。後來李仲文派使女去察看女兒的墓，使女路過張世之家。張世之的妻子向她打聽，使女就近了張家屋，突然看見張世之兒子張子長的牀下有一隻女鞋，就一把抓在手裏哭了起來，指責張家盜墓，並把女鞋拿回來給李仲文看。李仲文十分驚異，跑去質問張世之說："你兒子怎麼會有我死去的女兒的鞋？"張世之把兒子叫出來問，兒子如實說了。李仲文和張世之都認爲太奇怪，就打開了棺材，一看女兒屍骨上已經長了肉，容貌和生前一樣，只有右腳穿着鞋，後來張子長夢見女子來向他哭訴說："我快要復生了，卻被打開了棺材，從此以後只能肉爛人死再也不能復活了。我的悲痛和怨恨是說不盡的啊！"女子和張子長哭泣着訣別了。

桓道愍

晉桓道愍，譙人也，隆安四年喪婦，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裝飾俱如生，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敘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哪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自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恆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妒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別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尋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時積。（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的桓道愍是譙州人，隆安四年妻子已去世，因爲夫妻感情特別好，桓道愍十分悲痛想念，有一天，他夜裏剛睡去，看見屏風上有一隻手，趕快起來點上蠟燭到屏風外看，竟是妻子，形貌、服飾都和活着時一樣。道愍一點也不怕，領妻子一同上牀躺下，細敘別離情和死生之間的事。道愍說："你死後一直沒有音信，怎麼突然就回來了？"妻子說："想回來談何容易啊。人和鬼神是兩界兩道，各有自己的主管，自己能由得了自己爲所欲爲嗎？我剛嫁你時，沒有任何罪過。後來就懷疑你和丫環有事。我就因爲這種嫉妒心，死後被下到地獄受懲罰，剛剛被放出來。最近我就要轉世到人間去了，特來和你告別。"道愍說："你轉世在什麼地方？能不能找到你？"妻子說："只知道我該轉生了，但不知道是轉生在哪裏。一旦成爲世上人，就不會知道前世的事了，上哪裏去找我呢？"天亮時妻子告辭，哭泣着走了。道愍送到前廊下回來，這才覺得十分害怕，好象是多年前的事了。

周臨賀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雲："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雲："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只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尿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代義興人周某，永和年間和兩個人一齊騎馬出城。沒到村莊天已經快黑了，見道旁有座新小草房，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走出門來張望。姑娘生得很美麗，衣服也很潔淨合體。看見周某，姑娘說："臨賀怎麼走到這裏來了？你看天已晚了，前面村子還很遠呢。"周某就要求寄宿下來。姑娘爲他點火作飯。將近一更時，聽見外面有個小孩叫："阿香！"姑娘答應後，外面小孩說："官家叫你去推雷車。"姑娘就向周某告辭說，我出去有點事。"夜裏雷雨大作，凌晨姑娘纔回來。周出了屋子上馬，回頭看昨天的小屋沒有了，只有一座新墳，墳口上有馬尿和剩下的草料。周某十分喫驚。五年後，周某果然當了臨賀太守。

胡茂回

晉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出祠去。茂回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茂回於是精誠奉佛。（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朝時淮南人胡茂回能看見鬼，雖然他不願意見，仍然常碰見鬼。有一次從揚州回曆陽，走到城東一個廟前，當時巫師正領着人們祭神，不一會兒就有一羣鬼大呼小叫地說："上司官來了！"然後就四散逃出神門。茂回一看，原來是兩個和尚來到廟裏。廟裏的鬼也三三兩兩地抱在一起躲在草叢裏，他們看見和尚也都很害怕。過了片刻和尚走了，那羣鬼才又回到廟裏。從此茂回就更加虔誠的敬神拜佛了。

阮瞻

阮瞻素秉無鬼論。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聊談（談原作諸，據明抄本改。）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之，仍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變爲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年餘病死。（出《幽冥錄》）

【譯文】

阮瞻向來推崇無鬼論。有個鬼來拜訪他，至通姓名後問候坐下，兩個人談起了理論學問，鬼客都顯得十分有才華。最後兩個人談到鬼神，爭論得很激烈，鬼要讓他屈服便氣憤地說："古今的聖賢都承認有鬼神，怎麼你就偏偏說沒有？"說着就現出了鬼的醜惡形象，阮瞻默默地說不出話，氣色也十分壞，一年多就病死了。

臨湘令

隆安初，陳郡殷氏爲臨湘令。縣中一鬼，長三丈餘，跂上屋，猶垂腳至地。殷入，便來命之。每搖屏風，動窗戶，病轉甚。其弟觀亦見，恆拔刀在側，與言爭。鬼語云："勿爲罵我，當打汝口破。"鬼忽隱形，打口流血。後遂喁偏，成殘廢人。（出《幽明錄》）

【譯文】

隆安初年，陳郡人殷某當臨湘縣令。縣裏有個鬼，高三丈多，坐在房上腳還垂在地上，殷某一進縣衙，這鬼就來找麻煩，不是搖屏風就是擺窗戶，而且越來越厲害。殷某的弟弟也看見了，就撥出刀來站在鬼身旁和鬼吵起來。鬼說："你再罵我，我就打破你的嘴！"鬼就突然隱了形把他的嘴打得直流血，後來他的嘴就向上歪着成了殘廢。

顧氏

吳中人姓顧，往田舍。晝行，去舍十餘里，但聞西北隱隱。因舉首，見四五百人，皆赤衣，長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圍之，顧氣奄奄不通，輾轉不得。旦至晡，圍不解。口不得語，心呼此鬥。又食頃，鬼相謂曰："彼正心在神，可捨去。"豁爲霧除。顧歸舍，病極臥。其夕，戶前一處，火甚盛而不燃，鬼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談，或入去其被，或上頭而輕於鴻毛，開晨失。（出《幽明錄》）

【譯文】

吳中人顧某回他鄉村家去，白天上路，走到離家十幾裏時，聽見西北天空有聲音，抬頭看，有四五百個穿紅衣兩丈高的鬼，不一會兒就來到面前，把他層層包圍起來，顧某被憋得上不來氣也轉不了身。從早上到下午，一直圍着他不讓走，顧某說不出話來，只不斷在心裏向北鬥神求告祈禱。又過了一頓飯功夫，鬼們互相說："這人真心敬神，就放了他吧。"一下子象濃霧散了似地都消失了。顧某回到家，十分疲累的躺下了。當天晚上，看見門前一個地方有一堆很旺的火，而火沒有火焰，那些鬼都湊在火邊跑來跑去，還和顧某談話，有的鬼跑進屋來揭開顧某的被子，有的還爬到他頭上，顧某覺得鬼比鴻毛還輕。天亮時都不見了。

江州錄事

晉桓豹奴爲江州時，有甘錄事者，家在臨川郡治下。兒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東羣冢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打鼓倡樂聲，可百許人，徑到甘家，問："錄事在否？故來相詣。賢子亦在此。"止聞人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兩罌酒與之，俄傾失去，兩罌皆空。始聞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人戲，必來詣己。既而寂爾不到，聞甘說之，大驚。（出《幽明錄》）

【譯文】

晉進桓豹奴在江州作官時，手下有個姓甘的錄事，家在臨川郡管轄的地方，甘錄事有個十三歲的兒子病死了，埋在家東面墳地裏，幾天後，突然聽見大路東邊有敲鼓奏樂聲，聽去象有一百多人，一直來到甘錄事家，其中有人問："甘錄事在家沒有？我們特地來拜訪，你的兒子也在這裏。"光聽見人聲不見人形。甘錄事就搬出兩罈子酒招待。不一會兒就都走了，再一看兩個罈子全空了。當時臨川太守也聽見鼓樂聲，以爲是藝人演戲，一定會來給自己演的。後來聽甘錄事一說，真嚇了一跳。

陳素

晉升平元年，剡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禱祠神明，突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貨鄰婦雲："我生若男，天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將許。鄰人生男，此婦後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養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鬼，雲："見府君家先人，來到門首便住。但見一羣小人，來座所食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懼，且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出《幽明錄》）

【譯文】

晉升平元年，剡縣有個陳素，家裏很富。但娶妻十年了也沒兒子，就想討小老婆，陳素妻就到廟裏祈禱得子，雖然就懷了孕，鄰居家一個矮子的老婆也和她同時懷了孕，陳素妻就買通了矮子妻，說："我要是生男，那就是天遂我願了。要是生個女孩，你生的男孩，咱倆就換。"兩個女人都同意了。後來鄰家女人果然生了男孩，陳妻三天後生了女孩，就偷偷換過來鄰家的男孩。陳素很高興。這男孩十三歲時，趕上到家廟裏祭祖先的事。家裏有個年老的女僕能看見鬼。這天她說："我看見主人家的祖先來了，但走到家廟門口就不進了，因爲看見一羣矮子在神座上搶東西喫。"陳素聽見後很奇怪，就把老女僕找了來，讓她等會兒行祭禮時再仔細看看。女僕又看了，說還是和剛纔一樣。陳素就問老婆是怎麼回事。陳妻害怕，就說了和領居矮子妻換兒子的事，結果把男孩送還，把女兒接了回來。

胡章

郯縣胡章，與上虞管雙，喜好乾戈。雙死後，章夢見之，躍刃戲其前，覺甚不樂。明日，以符貼壁。章欲近行，已汎舟理楫。忽見雙來攀留之，雲："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卿戲。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厭，大丈夫不體天下之理，我畏符乎？"（出《幽明錄》）

【譯文】

郯縣人胡章和上虞縣的管雙，常在一塊練刀槍棍棒。管雙死後，胡章夢見他拿着刀在自己面前又耍又蹦，醒來後心裏很不痛快，就畫了一道符貼在牆上避鬼。胡章最近要出門，已經到江邊上了船拿起槳，忽然看見管雙跑來挽留說："人間的好朋友應該是永久的。昨天夜裏我想找你玩玩，正趕上你睡覺，我就走了。你卻貼了符疏遠我。你不想想，我是男子漢大丈夫，懂得天下的真理，能怕什麼符咒罵？"

蘇韶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爲南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俛受剃，驚覺摸頭，即得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髡頭未競。"即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者五。節素美髮，五夕（夕原作載，據明抄本補。）而盡。間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綀單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轅，節謂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敕兒。"韶曰："吾將爲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節作其字，像胡書出，乃笑，即喚節爲書曰："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上。樂哉，萬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去（去原作志。據太平年御覽五五四、八八三改。）十月，（月原作日，據太平御覽五五四、八八三改。）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廟地，便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其口動，亮氣高聲，終不爲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牟平生好酒魚，可少飲。"韶手執杯飲盡，曰："佳酒也。"節視杯空，既去，杯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餘來，兄弟狎玩。節問所疑，韶曰："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見在爲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而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體？"韶曰："比如斷卿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卿有患不？死之卻骸，如此也。"節曰："厚葬於墳壠，死者樂此否？"韶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述生時意耳。"弟曰："兒尚小，嫂少，門戶坎坷，君顧念否？"韶曰："我無復情耳。節曰："有壽命否？"韶曰："各有。"節曰："節等壽命，君知之否？"曰："知語卿也。"節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何？"韶曰："劉孔才爲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爲徒衆。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誅滅矣。"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鹵簿導誰也？"韶曰："濟南王也。卿當死，吾念護卿，故以刑論卿。"節曰："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時自發意念生，則吾所益卿也。若此（明抄本此作死）自無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無益也。"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否？韶曰："夫生者夢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否？"韶曰："鬼重殺，不得自從。"節下車，韶大笑節短，雲："似趙麟舒。"趙麟舒短小，是韶婦兄弟也。韶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匙，韶爲之少住。韶去，節見門故閉，韶已去矣。韶與節別曰："吾今見爲修文郎，守職不得來也。"節執手，手軟弱，捉覺之，乃別。自是遂絕。（出王隱《晉書》）

【譯文】

蘇韶，字孝先，是安平人，當中牟縣令時死了。他的伯父蘇承，當南中郎軍司時也死去。家中子弟迎喪還鄉，去到襄城，蘇承的九兒子蘇節夜裏夢見一支陰間的儀仗隊，隊列嚴整肅穆，蘇韶也在儀仗隊裏，他看見弟弟蘇節，就把他叫過來說："你衝犯了儀仗隊，應該受到髡刑（古代一種把頭髮剃光的刑）。"蘇節只好低下頭讓剃，忽然驚醒，一摸頭，果然有很多頭髮掉了。第二天晚上蘇節和別人在一個屋睡，夢見蘇韶又來了，說："昨天沒剃完，接着剃。"又被剃了一通。第三天晚上蘇節提高了警惕，點着燈睡，還貼了符咒，但又夢見蘇韶來接着剃頭。這樣的鬼剃頭持續了五天，蘇節的一頭美髮被剃個精光。後來就不再夢見了，有一天蘇節乘車白天行路，忽然看見哥哥蘇韶騎着馬出現在身邊。蘇韶戴黑頭巾，黃麻布衣，白襪子黑鞋，用手扶着蘇節的車轅。蘇節給他的兄弟們說："當中牟縣令的哥哥蘇韶來了。"但大家都很喫驚，誰也看不見他。蘇節問："你來作什麼？"蘇韶說："我想改葬到別處。"然後就匆匆告辭，並說還會再來。果然幾天後又來了，兄弟們都來和蘇韶一同坐下。蘇節說："哥哥真想改葬，應該告訴你的兒子呀。"蘇韶說："我這就寫封信。"蘇節給他筆，他不要，說陰間的字和人世不一樣，並給蘇節寫了些字，一看象胡人文字，都笑了，就讓蘇節替他寫信給兒子說："古時魏武侯在西河上乘船漫遊，到了中游時對吳起說：'江山多麼壯麗啊！這是魏國的寶物呀！'而我則特別喜歡京洛一帶地方。我在世時，每次來到那一帶，放眼看邙山，就由不得高興地想，這裏真是萬代比不了的好墓地啊。這裏北靠孟津的滔滔河水，南可以看見雄偉的京城。雖然我沒對人說過，但心裏一直有這個志向。然而沒想到突然就死了，所向往的事也沒辦成。希望你們十月間給我改葬。在我伯父蘇承的墳旁買幾畝地，就行了。"蘇節和韶說話，只見他嘴動，聲音也很大，但旁邊的人誰也聽不見。後來蘇節請蘇韶到屋裏去要爲他設壇祭禮，蘇韶不肯坐，也不肯喫。蘇節說："哥哥生前好喝酒喫魚，今天就喝一點吧。"蘇韶就拿起酒杯一飲而盡，並說："好酒！"蘇節看見酒杯幹了。但等蘇韶走後，酒杯還是滿的。蘇韶前後來了三十多次，兄弟二人盡情談。蘇節問哥哥很多不懂的問題，蘇韶說："說起天上地下的事，我也不全知道。只知道顏淵、卜商現在天上當修文郎。修文郎一共八個，都是鬼中的聖人，有項梁、成賢者、吳季子這些人。"蘇節問死和生有什麼不同，蘇韶說沒什麼不同，只不過死者是虛的生者是實的罷了。又問死者爲什麼不歸屍體。蘇韶說："比如，把你的臂砍下來一隻，再砍削那隻斷臂，你還能感到疼嗎？死去的屍體，靈魂同樣也不會有感覺的。"蘇節又問把死人厚葬在墳墓，死者本人高興不，蘇韶說無所謂，蘇節說："既然不在乎你爲什麼還要求遷墳呢？"蘇韶說："我的確不在乎，只不過是說我活着時的一種想法而已。"蘇節又問："哥哥不思念年輕的嫂嫂和年幼的兒子嗎？"蘇韶說："我死了就沒有什麼人間情了。"又問鬼有壽命嗎？回答說每個鬼都有自己的壽命。蘇節又問自己的陽壽，蘇韶說知道後會告知的。又問今年發生的瘟疫是怎麼回事，蘇韶說："太山公劉孔纔在陰間想造反，私自在人間抓人爲他打仗，現在北帝已經知道劉孔才的陰謀，並把他殺了。"蘇節說："前些日子夢見你剪我的頭髮，你們那儀仗隊是護送誰？"回答說："那是濟南王。你衝犯了儀仗罪應該死，是我護着你，讓你受了髡刑就保住了命。"又問，"鬼能保佑人嗎？"回答說："我是由於對弟弟你動了情，纔會保護你。如果是沒有感情的死人，活人就是再祭祀求福也沒用。"蘇節又問："以前夢見你，是你真的來相見嗎？"回答說："凡是活人夢見死人，都是死人現形。"又問："活着時有仇，死後能殺了仇人嗎？"回答說："鬼殺活人的事由不了鬼自己。"蘇節下車時，蘇韶笑話他個子太矮，說："你簡直象趙舒麟了。"趙舒麟個子很小，是蘇節的小舅子。蘇韶要走了，蘇節挽留他，把門都上了鎖。蘇韶只留了片刻就不見了，而門都沒有開。蘇韶走時說，"我現在已經當了修文郎了，以後職務繁忙，不能再來了。"蘇節握哥哥的手，手很軟弱，只能感到是手而已。分別後，再也沒有見過。

夏侯愷

夏侯愷，字萬仁，病亡。愷家宗人兒狗奴，素見鬼，見愷數歸。欲取馬，及其弟阮公將去。阮逃狗奴家，解喻，及冬得止。愷長子統，向其家說："昨夢人見縛，與力大爭，爾乃得解。"語訖，閣門忽有光明爲晝，見愷著平上情單衣，入坐如生平。坐西壁大牀，悲笑如生時，聲訖，便切齒作聲，言："人易我門戶，誣統藏人。袒衫見縛，賴我遣人救之，得解。將數十人，大者在外，八行隨愷。"阮牽牀離壁，愷見語阮："何取牀？"又說："家無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愷曰："卿與其居爾許年，而作此語也。諸鬼中當有一人達。"阮問誰，愷曰："兒輩意，不足悅也。"呼見孫兒，雲："少者氣弱，勿令近我。"又說："大女有相，勿輒嫁人。"愷問阮："欲見亡女，可呼之。"阮曰："女亡已久，不願見也。"愷曰："數欲見父，而禁限未得見。"又說："我本未應死，尚有九年。官記室缺，總召十人，不識，書不中，皆得出。我書中，遂逼留補缺。"（出王隱《晉書》）

【譯文】

夏侯愷。字萬仁，得病去世。有個姓夏侯的同宗，他兒子叫狗奴，常見到鬼。狗奴曾看見已死的夏侯愷回家來想取馬，然而馬卻被夏侯愷弟弟阮公偷去了。阮公逃到狗奴家對狗奴說："把馬放在你這裏，到了冬天就行了。"夏侯愷的長子叫統，對家裏人說："昨天我夢見一個人要綁我，我和那人鬥了半天才得解脫。"剛說完，門外突然亮得像白天，只見夏侯愷穿着單衣戴着頭巾進了屋，坐在靠西牆的大牀上，談笑悲歡像活着時一樣，並咬牙切齒的說："有人糟踏我的名譽，誣隱夏侯統窩藏人，致使他裸露着被擒，全憑我派人救他，才理到解脫。領來數十個人，大人在外邊，小的跟隨夏侯愷。"阮公把牀拉離了西牆。夏候愷就現出了身體說："爲什麼拉牀？"又說："家裏沒有妻子，就不成爲家。阮公說："那爲什麼不娶個老婆呢？"夏侯愷說："你我在一起生活了這麼久，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又說："咱們家死的人中，有一個能有出息。"阮公問是誰，夏侯愷說："是兒子輩的，不值得高興。"喊叫孫子來，愷說："孫子太小，氣弱，別讓他靠近我。"又說大女兒命相好，不要隨便嫁出去。夏侯愷又問阮公如果想見他死去的女兒，可以叫他來相見。阮公說："女兒死了很久了，不想見她。"夏侯愷說："你女兒幾次想見你，但陰間限制得太嚴，沒能見上。"夏侯愷還說："我本來不應該死，還有九年陽壽，由於陰間缺記事官，一共召去了十個人，我都不認識。他們寫的字都沒被看中，就都放回陽間了。我寫的字被選中了，就硬逼着我在陰間補了官缺。"

劉他

劉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來住劉家。初因暗，彷彿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一來，不復隱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爲患，然且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強梁不信鬼，至劉家。謂主人："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爲卿罵之。"即聞屋樑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欣，便紛紜擲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女褻衣，惡猶著焉。衆共大笑爲樂，吉大慚，洗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即於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齎還。向夜，令作糜，著於几上，以盆復之。後聞鬼外來，發盆取糜。既喫，擲破甌出去。須臾，聞在屋頭吐，嗔怒非常，仗棒打窗戶。劉先以防備，與鬥，亦不敢入戶，至四更中，然後遂絕。（出《續搜神記》）

【譯文】

劉他在下口住時，忽然有一個鬼來到家裏。起初屋裏暗，好象看見鬼現形和人一樣，穿着白布褲。從那以後，幾天就來一次，也不隱形，還不走。這鬼愛偷喫的，雖然不害人，但也很討厭，又不敢罵他。有個叫吉翼子的，爲人倔犟不信鬼，到劉家來問道："你家的鬼在哪裏，把他叫來，我替你罵他！"這時就聽見屋樑上有聲音。當時有很多客人，一齊抬頭看，鬼就扔下一個東西來，正好扔到吉翼子的臉上，拿下來一看，是劉妻的內衣，很遭人厭惡，都大笑起來。吉翼子非常氣惱，洗了臉跑了。有人對劉他說："這個鬼喫東西東西就沒，一定是個有形的東西變的，可以下毒藥藥他！"劉就在別人家煮了二升冶葛汁，偷偷拿回來，這天晚上讓妻子做了肉粥，兌上毒藥，放在桌上，用盆蓋好，後來就聽見鬼從外面來，揭開盆子取肉粥，吃了幾口就把盆摔破跑出去了。不一會兒，聽見鬼在房頭嘔吐，而且發怒發狂地敲打窗戶。劉他事先已有防備，就和鬼鬥了起來。鬼始終沒敢再進屋，到四更時分，終於逃掉了，從此再也沒來。

王戎

安豐侯王戎，嘗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競，送（送字原缺，據《搜神後記》補。）者悉在（在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廳事上。安豐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回幾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亦有身，故來相從。然當贈君一言。凡人家殯殮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趣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變持斧而出。（出《續搜神記》）

【譯文】

安豐侯王戎有一次到某家參加葬禮，這家棺木還沒作好，來送喪的人都在客廳裏。王戎在車裏躺着，忽然看見空中有一個怪物，像鳥，看着就漸漸變大，是一輛紅馬拉的車，車上有個人穿紅衣戴頭巾，手裏拿着一把大斧，車落地後，紅衣鬼怪立刻鑽進王戎的車裏，車裏剛剛能擠下兩個人。鬼對王戎說："我看你神采不凡，什麼事情都逃不過你的眼睛，也有身份，所以來找你，不過我要向你進一言：以後凡是誰家有了殯葬喪事，除非死者是自己的親人，不要着急去，不然不會得到什麼好處，你可以乘青牛，讓老僕人趕着，或乘白馬，有災也可免除。"又說："你今後能做到三公這樣的大官。"兩人談了半天，那家棺材已作好準備將死人入殮了，弔唁的人們都進去看，這個鬼也跟過去了，一進屋鬼就站在棺材邊子上來回走。有一個死者的親屬湊在棺材旁，想向死者訣別，鬼就用斧子向那人額頭打去，那人立刻倒地，被人扶了出去，鬼站在棺材上看着王戎笑了起來，人們都看見了，然後鬼就拿着斧頭走了出去。

王仲文

王仲文爲何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應歸，道經水澤，見後有一白狗，仲文甚之。欲便取，忽變如人。長六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齒嚼舌，甚有憎惡。欲擊之，或卻，或欲上車。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奈何。因下車，佐奴共又打，亦不禁。併力盡，不能復打，於是舍走。告人家，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來視之，便不知所在。月餘日，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出《續搜神記》）

【譯文】

王仲文是河南郡的主簿，家在緱氏縣北。有一次他休假後坐車回郡，路過一個湖塘，看見一個白狗在後面跟着。王仲文很喜歡狗，就想去抱狗，那狗突然變成了人形，六尺高，象個驅鬼的"方相"形象兇惡可怕，眼睛像火一樣紅，錯着牙嚼着舌頭，面目可憎。王仲文很討厭，想打它，它就往後退，還想上車去。王仲文嚇壞了，就讓僕人打。但僕人也奈何不得那鬼怪。王仲文就下車。和僕人一起打，仍然制不住鬼，而且打得精疲力盡，不能再打，只好扔下鬼逃走。回到家後，集合起十多個人持刀舉着火把，再去找，那鬼已經不見了。過了一個多月，仲文忽然又看見那個鬼怪，仲文和僕人一齊逃走，沒到家就都倒地死了。

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蔡謨 姚元起 閭勦 孫稚 索遜 馮述 任懷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桓恭 阮瑜之 劉澄 劉道錫　趙吉　司馬隆

蔡謨

蔡謨徵爲光祿大夫，在家，忽聞東南啼哭聲，有若新死。便見一少年女，死（明抄本死作此）人並離（明抄本離作籬）啼哭。不解所爲，恐是人家忿爭耳。忽聞呼魂聲，便見生（明抄本生作此）女。從空中去上天，意甚惡之。少時疾患，遂薨。（出《靈異志》）

又 一說，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魄聲。乃出庭前望，正見新死之家，有一老嫗，上著黃羅半袖，下著縹裙，飄然昇天。聞一喚聲，輒回顧，三喚三顧。徘徊良久，聲既絕，亦不復見。問喪家，雲，亡者衣服如此。（出《幽明錄》）

【譯文】

蔡謨被任命光祿大夫，有一天在家裏忽然聽見東南方有啼哭聲，好象誰家死了人似地。只見一個年輕女子，離死人很遠，在那啼哭。蔡謨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心想這女子大概和死人有過怨恨吧。忽然又聽到叫魂聲，就見那女子騰空而起升上了天。蔡謨心裏很討厭。不久就得了病死去。

又一種說法是：蔡謨在家中前廳上坐着，忽然聽見左鄰家有叫魂的聲音，就出門去看。正好看見新死了人的鄰居家，有一個老太太，上身穿黃羅半袖衫，下身穿淡青色裙子，飄然升上天空。聽見下面招魂聲，她就回一次頭，下面喊了三次，老太太回了三次頭，在空中戀戀不捨地徘徊了好久。地上的喊魂聲沒了，老太太才消失。蔡謨問死人那家鄰居，那家人說死的老太太穿的真的是蔡謨看見的那樣子衣服。

姚元起

河內姚元起，居近山林，舉家恆入野耕種。唯有七歲女守屋，而漸覺瘦，父母問女，女雲："常有一人，長丈餘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號離天大將軍，來輒見吞，逕出下部。爲此數過"。雲："慎勿道我，道我，當長留腹中。"闔門駭惋，遂移避。（出《靈鬼志》）

【譯文】

河內人姚元起，家住在樹林邊上，全家人都出去種地，只留一個七歲的女兒看家，後來就發現女孩日漸消瘦。父母問是怎麼回事，女孩說，家裏經常有個人來，這人一丈多高，有四張面孔，每張臉上也有七竅，自稱是"高天大將軍"。這怪物每次來都把女孩吞下去，然後又拉出來。怪物還警告小女孩不許告訴人，如果告訴人，就把她永遠留在肚子裏，全家一聽十分害怕，趕快遷到別處去躲避起來了。

閭勦

吳興武唐閭勦，凌晨聞外拍手，自出看。見二烏幘吏，逕將至渚，雲："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勦枻，二吏絙挽。至嘉興郡，暫住逆旅。乃平望亭，潛逃得歸。十餘日，外復有呼聲，又見二吏雲："汝何敢委叛。"將至船，猶多菽，又令捉枻船，二吏絙挽。始前至嘉樂故塚，謂勦曰："我須過（述原作遇。據明抄本補。）一處，留汝在後，慎勿復走。若有飲食，自當相喚。"須臾，一吏呼勦上。見高門瓦屋，歡嚥盈堂。仍令勦行酒，並賜炙啖。天將曉，二吏雲："而見去，汝且停。"頃之，但見高墳森木。勦心迷亂，其家尋覓，經日方得。尋發大瘡而死。（出《靈鬼志》）

【譯文】

吳興縣的武塘有個閭勦，早晨聽見外面有拍手聲，就出去看。看見兩個戴黑頭巾的官員，將他抓住直弄了河灘，說："官府讓你駕船把豆子送去。"就讓閭勦划槳，兩個官員在岸上拉縴繩。到了嘉興郡，一塊住進旅店，後來走到平望亭，閭勦終於逃脫了到家。十幾天後，又聽見外面有喊他的聲音，那兩個官對閭勦說："你怎麼竟敢抗命脫逃！"又把他弄到船上，這次船上裝了很多糧食。還是讓他划槳，兩個官員還是拉縴。船到了嘉樂的一片墳地時，官說："我們先去一個地方，你暫時留下，這回可不許再逃。如果有喫喝，我們會來叫你的。"不大工夫一個官員來叫他，進了一個高門的大瓦房，只見裏面一屋子人正在喫酒席。他們讓閭勦喝酒，還給他肉喫。天快亮時，兩個官員說："我們現在走了，你先等一等。"一轉眼間什麼都沒了，只見周圍是高大的墳墓和陰森的樹林。閭勦心迷神亂，他家裏找他很久纔在墳地發現他。回去後身上生了大瘡，不久就死去了。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齊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鹹康元年八月亡。祚（亡祚原作祚亡。據明抄本乙正。）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於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見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去，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泰山府君，見稚，說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來，欲以代謰，有教推問，欲鞭解之，稚救嵿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無憂也，他但勤精進，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人罪謰，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雲："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雲，前實欲叛，與人爲期，日垂至而便住雲耳。（出《法苑珠林》）

【譯文】

晉代有個孫稚，字法暉，山東般陽縣人。父親叫孫祚，是晉朝太中大夫。孫稚從小就信奉佛法，鹹康元年八月，才十八歲就死了。父親孫祚後來遷居到武漢。鹹康三年四月八日那天，和尚把寺廟的神擡出來遊行，經過孫祚家時全家都出來看，突然看見已死的孫稚也在遊行的人羣時，守護着神像走。孫祚看見了父母，就跪下問安，並一起回到家裏。這時孫祚有病，孫稚說："這病沒什麼大的禍患和鬼祟作怪，是由於父親沒有自身維護的原因，以五月份就會好的。"說完就走了。這年七月十五孫稚又回家來，跪拜問安和活着時一樣，說："外祖父是冥間的泰山府君，並見過我，向我提到我母親的名字說'你不是某某的兒子嗎？你陽壽未盡，並沒召你來怎麼就來了？'我說我伯父馬上會來，是我要替伯父領罪纔來的。不一會就見伯父被抓來，就要受到拷打，我努力營救才得免罪。"這時孫稚回家，見到哥哥在旁邊。哥哥叫孫容，字思淵。孫稚對哥哥說，"我雖然離開人世，但卻也身在優樂之中，每天只是讀書，哥哥不必爲我擔心，只要勤奮努力，福份也就隨之而來了。我再學二年就期滿，將投生到人間一個國王家去。我們一同學習的有五百人，都在福堂讀書。這五百人學成後都會升到第六層天上去當神仙。我本來也可以升到六層天，但因爲我解救伯父，人間的因緣糾纏不斷，所以才讓我投胎到人間的國王家去。"鹹康五年七月七日孫稚又回來了，這次說邾城將會發生流寇作亂，還說了不少事，後來都應驗了。只是他家對孫稚還陽回家的事一直保密，所以一直沒有人知道，孫稚還說："咱家的長輩祖先們都有不同的罪過，你們要常常祭禮神靈好替先輩贖罪。我現在已經快轉世人間了，不必再作法事祭祀我，要祭祀就是爲了救先人，希望父親兄弟多積善積德才是。以後家裏作祭神的供品時一定要新鮮潔淨，最潔淨的能得到上等的福佑，稍次的得的福佑也必然少，如果祭品不好不淨，上供等於白上，對神靈要平等對待，不分你我，這樣福纔會多。"孫祚當時有個使女在孫稚沒回來時忽然病得要死了，全身痛得難忍。孫稚回來後纔對父親說："咱家這個使女打算逃跑，我前幾天抽了她一頓鞭子，她再不能跑了。"後來審問這個使女，果然前幾天和一個人約好某一天一同逃跑，到了那天使女卻沒能跑成。

索遜 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暗發，回河行數里，有人寄索載，雲："我家在韓塚，腳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時，（時原作守。據明抄本改。）至韓塚，此人便去。遜二人牽船，過一渡，施力殊不便。罵此人曰："我數里載汝來，逕去，不與人牽船，欲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而得渡，人便逕入諸塚間。遜疑非人。使竊尋看，此經塚間，便不復見。須臾復出，至一塚呼曰："載公。"有出者應。此人說："我向載人船來，不爲共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甘羅來。"載公曰："壞我甘羅，不可得，此人無所苦，我試之耳  
。"遜聞此，即還船，須臾。岸上有物來。赤如百鬥篅，長二丈許，逕來向船，遜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今欲擊我，今日要當打壞奴。"甘羅忽然失卻，於是遂進。（出《續搜神記》）

【譯文】

開平年間，徐州刺史索遜坐船到晉陵去。天黑時出發，船沿河岸去了幾里地時，有個人要求搭船，說："我家在韓家墳，腳痛得走不動了，請讓我搭你的船去吧"。四更時到了韓家墳那人就上岸走了。索遜和另一個人拖着船過一個渡口，很費力氣，就罵那個人說："你坐我們船走了好幾裏，只管走了也不來幫忙拉拉船，怕你的手痛是不？"那人就回來幫着拉船，船一點也不費力就過了渡口，那人就走進韓家墳去了。索遜懷疑那是鬼，就派人跟在後面偷偷觀察。那人走到墳墓中就不見了。過了一會那人又出來走到一個墳前喊道："載公！"墳裏就鑽出個人來答應。那人說："剛纔搭一個人的船回來，沒幫他們拉船，他們就要打我。我要去報復他們，把你的大甘羅借給我用用。"載公說："借給你甘羅弄壞了，我沒處再弄到。"那人沒辦法，只好說，"我不過試試看。"索遜聽到這裏就跑回船上。不一會兒就見岸上來了個東西，空空地像個能裝一百斛糧食的大囤子，有兩大多長，直着站船衝過來，索遜就大叫道："你這個傢伙白坐我的船，怕手痛不幫忙拉船，又借了載公的甘羅來撞我，看我今天不打爛你這個東西！"大囤了頓時消失，他們才接着上路了。

馮述

上黨馮述，晉元熙中，爲相府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繩及杖，來赴述，述策馬避焉。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倒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既無舟楫，何由得過？君正欲見殺耳？"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馬腳，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垂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去。"時述有弟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逕登岸，述辭謝曰："既蒙恩德，何敢復煩勞。"（出《續搜神記》）

【譯文】

上黨人馮述，晉元熙年間當相府將，休假回虎牢關。路上忽然遇到四個人，都拿着繩子和木杖，直奔馮述而來。馮述忙策馬避開，不敢往前走。那四個人一個人抓住一條馬腿，馮述一下就落馬摔倒在河邊。四個人問馮述想過河嗎？馮述說："河水深不可測，又沒有渡船，怎麼過得去？你們不正好殺了我嗎？"四個人說："我們不是要殺你，而是要帶你去官府。"說着他們就抓着馬腿，趟河而過。馮述只聽到波浪聲一點沒覺得有水。快上岸時，那四個人商量說："這個人不乾淨，帶他去怎麼行？"當時馮述正爲死去的弟弟服喪，深怕鬼丟下不管而被淹死。就乘勢猛打馬跳上岸去，回頭對他們說，"已經領教了你們的恩德，不敢再麻煩你們了！"

任懷仁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爲臺書佐。鄉里有王祖復爲令史，恆寵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于徐祚家田頭。祚後宿息田上，忽見有塚。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雲："田頭鬼，來就我食。"至瞑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雲："我家明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明隨去。"祚雲："我是生人。不當相見。"鬼雲："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大食滅，閤家號泣，不能自勝，訟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因敘本末。遂隨祚迎喪，既去，鬼便斷絕。（出《幽明錄》）

【譯文】

晉升平元年時任懷仁十三歲，已當了臺書佐。鄉里有個王祖被起用當了令史，一直很寵着他。任懷仁到十五歲時，有些討厭王祖了。王祖懷恨在心，二人一起去嘉興時，王祖殺了任懷仁，裝進棺材埋在徐祚家的地頭上，徐祚種田休息時發現田中的新墳，每天早中晚三餐都分出些飯菜祭祀，並喊道："田頭的鬼，來和我一起喫飯吧。"晚上睡覺時也說："田頭鬼，來伴我入眠吧。"這樣過了很久，任懷仁忽然現了形，對徐祚說："我們家裏明天要爲我設壇祭禱，祭祀的食物十分豐盛，你隨我去吧。"徐祚說："我是外人，不應該去的。"任懷仁說："我可以讓你隱形。"徐祚就跟着任懷仁走，一頓飯工夫就到了任家。見這家客人很多，鬼就把徐祚弄到靈座上，把祭壇上的酒肉一掃而光。全家一看，都說任懷仁回家來了，就痛哭號啕起來。這時鬼看見王祖也來了，就大喊，"他就是殺我的人！"王祖嚇得趕快跑了，徐祚也現出自己，家時人大驚，問徐祚是怎麼回事，徐祚就如實說了。於是家裏的人就跟着徐祚到田頭去迎任懷仁的棺材，從此鬼也就沒有了。

王明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敘平生，雲："天曹許以暫歸。"言及將離，語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情焉。敕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週，思覩桑梓。"命兒同觀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徵東將軍，沒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鎧，十指垂掘，豈其有神？"因雲："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溫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爲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腳，則忘事矣。（出《幽明錄》）

【譯文】

東萊有個人叫王明兒，住在江西，死了一年後突然現形回家住了好幾天。他讓招來親朋好友，講了很多事，他說："天曹允許我暫時還陽回家看看。"一說到很快又要分別，就涕淚交流。問候鄉親們的生活，十分重感情。他對兒子說："雖然離開人間才一年，但特別想念故鄉的一切。"他讓兒子領他到家鄉各處走走看看，經過鄧艾廟時，他告訴兒子把廟燒掉。兒子大驚說："鄧艾生前是徵東將軍，死後也有神靈，百姓都向他祈求保佑呢，爲什麼要燒他的廟？"王明兒生氣的說："鄧艾現在陰間乾的是擦摩鎧甲的差事，十個手指都快磨壞了，還有什麼神靈能保佑下界？王大將軍也作了牛，被人驅趕快要累死了。桓溫只不過當了個陰間的小兵。這些人在陰間都在受各種罪，能給人間帶來什麼福？你們想求福，只有老老實實作人，盡忠盡孝，別惹神氣，就是積德行善了。"他還讓平時把指甲剪下來以後積存起來，死後可以贖罪。還讓把門坎作得高一些，鬼到家來記人的罪過，走時讓高門坎一絆，就把記的罪過都忘了。

王彪之 晉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有嘆聲，彪之暢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日見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恆隨行止，便經營竹裝，裝往會稽。及出千里外，所見便肅然都盡。過三年乃歸，復還先齋住。忽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從吾，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逾八十，位班臺司。"皆如母言。（出《幽明錄》）

【譯文】

晉進有個王彪之，年紀很輕，也沒有做官。有一次，他一個人坐在書房裏，忽然聽見書房前的竹叢中有人嘆息，聲音像是他死去的母親，覺得十分奇怪，就出去看，雖然看見母親穿着活着時的衣服站在那裏。彪之哭着跪拜後，母親說："你馬上要有大禍臨頭。從現在往後，你會看見一隻白狗，如果你能出去一千里，三年以後你就能免災了。"說完母親就突然不見了，彪之一夜悲痛之極。天亮後，真就看見一隻白狗，這狗總隨時隨地跟着他。他就立刻收拾行裝，打算往會稽方面去。等走出千里以外時，那個跟他的白狗就不見了。三年後，王彪之才又回來，還是住進原來的房子。忽然又聽見他母親的聲音，就出去又看見了母親，母親說："你聽了我話，所以我來祝賀你。你以後可以活到八十以外，官可以做到班臺司。"後來一切都像他母親說的應驗了。

王凝之

晉左軍琅邪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銜淚六年。後忽見二兒俱還，並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兒並有罪謰，宜爲作福。"於是得止哀，而勤爲求請。（出《幽明錄》）

【譯文】

晉時左軍琅邪人王凝之的兩個兒子突然死去，夫人謝氏悲痛欲絕，哭了六年。有一天兩個兒子忽然一塊回來了，都戴着枷鎖。他倆勸母親說："你不必傷心，割捨我倆吧，我倆是因爲有罪才被陰間捉去的，請以後爲我們祈禱就行了。"謝氏就從此不再悲傷，只是經常祭告神靈爲兒子贖罪。

姚牛

須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牛嘗賣（賣原作殺，據明抄本改。）衣服，市刀戟，圖欲報仇。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吏擒得。官長深矜孝節，爲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又爲州郡論救，遂得無他。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趣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悲君墮耳。"令曰："汝爲何人？"翁長跽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滅不見。（出《幽明錄》）

【譯文】

須縣有個姚牛，才十多歲，他的父親就被人殺害了，姚牛賣了衣服買來刀槍，立志報仇。後來在縣衙門前姚牛遇見了殺父的仇人，當着衆人的面親手把他殺死了。縣衙把姚牛抓去，縣令感念姚牛的孝心和膽量，就設法開脫他的殺人罪，希望遇見大赦能免死。縣令又給郡裏州里寫呈文開脫營救姚牛，最後姚牛終於無罪釋放。後來縣令一次出去打獵追一頭鹿，鹿鑽進草叢。草叢裏有幾口古井，馬都要踏着古井時，忽然出來一個老人舉起柺杖打馬，馬一驚就躲開了，由於沒有追上鹿，縣令命令隨從拉起弓來要射那老人，老人說："草叢裏有井，怕你陷入井中我纔打馬。"縣令說："你是誰？"老人說："我是姚牛的父親，感謝你救了他的命，我特來報答你。"說完就不見了。

桓慕

桓慕爲桓石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牀前一小隱穴，詳視是古墓，棺已朽壞。桓食，常先以鮭飯投穴中，如此經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牀前雲："吾終沒以來，七百餘年，後絕嗣滅，蒸嘗莫及。君恆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應爲寧州刺史。"後果如言。（出《幽明錄》）

【譯文】

桓恭擔任桓石民參軍時，在丹徒縣的住所裏，牀前有一個塌下去的小洞，仔細看原來是個古墓，棺木已壞。從此桓恭每次喫飯時都是夾些飯菜魚肉扔到小洞裏，這樣持續了幾年。有一天剛睡醒時看見一個人站在牀前說："我已經死了七百多年了，由於沒有後代祭奠我，我早就沒喫過什麼好東西了。現在你經常給我東西喫，使我萬分感激。我已看了你陰司的簿子，現特告訴你：你以後將做寧州刺史。"後來果然應驗。

阮瑜之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貧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塼（塼波厚作搏，據明抄本改。）著前雲："父死歸玄冥，何爲久哭泣？即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爲兇，要爲君作吉。"後鬼恆在家，家須用者，鬼與之。二三年，君（明抄本君作用）小差，爲鬼作食，共談笑語議。阮問姓，答雲："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君那得來？"鬼雲："僕受罪已畢，今暫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曰："復何處去？"答曰："當生世間。"至期，果別而去。（出《幽明錄》）

【譯文】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住在始興佛塔前，他年少時失去父母，家中貧困不能自立，經常痛哭。忽然看見一個鬼，在磚上寫了一首詩給他看："父死歸玄冥，何爲久哭泣？即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爲兇，要爲君作吉。"從此鬼就在家裏常住下了。家裏須用的東西鬼都能弄來，這樣過了二三年，家境好了一些，平時阮瑜之給鬼作飯，與鬼談論十分融洽，問鬼的姓名，鬼說："我姓李叫留之，就是你死去的姐夫呀。"阮瑜之又問怎麼來的，鬼說："我在陰間的罪已經受完，現在暫時作鬼，到你家來小住。再過四五年就走了。"問他還要到是哪裏去，鬼說："轉世到人間去呀。"過了四五年，鬼果然告別不再來。

劉澄

晉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爲左衛司馬，與將軍巢營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赭衣，手把赤幟，團團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遭火。（出《幽明錄》）

【譯文】

晉義熙五年，彭城有個劉澄，能看見鬼，後來劉澄當了左衛司馬，他的公府和巢將軍的營房緊挨着，有一次劉澄夜裏和巢將軍在一起坐着閒聊，看見一個穿赫紅衣的小孩，手裏拿着紅旗，不停地轉像一團團芙蓉花。幾天後，巢營的房子就遭了大火。

劉道錫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興伯，少來見鬼。但辭論，不能相屈。嘗於京口長廣橋宅東，雲："有殺鬼，在東籬上。"道錫笑，便問其處，牽興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興伯在後喚雲："鬼擊汝。"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杖聲，道錫因倒地，經宿乃醒，一月日都差。興伯復雲："廳事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尚孺，長必害人。"康祖不信，問在樹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暗中，以戟刺鬼所住。便還，人無知者。明日，興伯早來，忽驚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復動，死亦當不久。"康大笑。（出《幽明錄》）

【譯文】

劉道錫和堂弟康祖從小就不相信有鬼，堂兄興伯卻從小就能看見鬼。雙方一辯論起來，興伯總說服不了劉道錫。在京口長廣橋住宅的東面，興伯看見了一個殺鬼，就在東面籬笆上，問及了地方劉道錫笑着拉康祖一同奔鬼而去，拿着大刀想去砍鬼。興伯忽然在身後喊："鬼要打你了！"劉道錫還沒走到鬼躲的地方，就聽見一個大棍打下來的聲音，接着就倒在地上昏過去，過了一夜未醒過來，一個多月纔好。有次興伯又說："大廳東頭桑樹上有個鬼，不過年齡很小，長大後一定會害人。"康祖不信，問那小鬼在樹的什麼地方，興伯很清楚地指出鬼躲的地方。過了十幾天，一個月月末的晚上，劉道錫藏在暗中，用長戟向鬼躲的地方刺去，刺完就回去了，沒有人知道。第二天一早興伯來後忽然驚呀地說："那個鬼昨晚讓誰給刺了？快死了，都不能動了，肯定活不了多久。"康祖大笑起來。

趙吉

鄴縣故尉趙吉，常在田陌間。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邊。後二十餘年，有一遠方人，過趙所門處。遠方人行十餘步，忽作蹇，趙怪問其做，遠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以戲耳。"（出《幽明錄》）

【譯文】

鄴縣原來的縣尉趙吉常在田間小路里閒逛。過去曾有一個跛子死後埋在路邊。二十年後，有一天有一個遠方人走到趙吉門口，忽然跛着走路。趙吉很奇怪，問是怎麼回事，那人笑着說："前面有一個瘸鬼，我是在學他鬧着玩呢。"

司馬隆

東魏徐，忘名，還作本郡卒，墓在東安靈山。墓先爲人所發，棺柩已毀。謝玄在彭城，將有齊郡司馬隆、弟進、及東安王箱等，共取壞棺，分以作車。少時三人悉見患，更相注連，兇禍不已。箱母靈語子孫曰："箱昔與司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爲車，隆等死亡喪破，皆由此也。"（出《幽明錄》）

【譯文】

東魏有個徐某，忘了他名字，回到本郡作太守時去世，墓在東安靈山上，墓先被人挖開了，裏面的棺材已經損壞，謝玄在彭城時，齊郡的司馬隆、司馬隆的弟弟司馬進、東安王箱等人，把墓中的棺木取來做了個車。不久三個人都得了病，後來禍事就一個接着一個。王箱死去的母親顯靈對子孫們說，"王箱以前和司馬隆兄弟取了徐府君墓中的棺木作車，所以他們的死、病以及家中的破敗，都是因爲那件事造成的。"

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郭翻 王瑗之 牽騰 新鬼 劉青松 庾亮 司馬義 李元明 張闓 庾紹之　韋氏

胡馥之 賈雍 宋定伯 呂光

郭翻

晉郭翻，字長翔，武昌人，敬言之弟子也，徵聘不起。亡數日，其少子忽如中惡狀，不復識人，作靈語，音聲如其父。多知陰世，（陰世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所問皆答。而昔時庾亮欲取爲上佐，不就，家問曰："君生有令德，沒爲神明，今豈有官職也？"答曰："我本無仕進之志，以（之志以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庾公欲見取，不願，放（明抄本放作故。）得脫。今復爲羈縶，不得從初願，故爾戚（初願故爾戚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戚也。"問："庾今何官？"答雲："爲天所用，作撫軍大將軍。現居（將軍現居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東海之東，統領神兵。（領神兵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取吾爲司馬，本欲取謝仁爲祖之選（爲祖之選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以爲資望未足，且蔣大侯先取爲都尉，是以不能。"因（不能因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官問："陶太尉何官？"答雲："陶辛苦不可言，方在罪謫之候。過此（候過此三字原空缺，據黃本改。）大得敘用也。"又問："王承相今何職？"答曰："王公爲尚書郎，（郎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大屈事更萬機。位雖不及生時，而貴勢無異也。"諸人曰："亡後還思（後還思三空原空缺，據黃本補。）後人否？"長翔曰："亡已久，則不復念生人，如吾始死，私心（私心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未歇，猶自有念也。"靈語兒，求紙筆，欲作書與親舊，捉筆以命（舊捉筆以命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兒書之。皆橫行，似胡書，已成一紙，曰："此是鬼書，人莫能識。"（莫能識三字原空缺，據本黃本補。）使人持紙，口授作書。書畢，諸人言，蘇孝先多作此語久。（此語久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下作復授作詩二首曰："神散登旻蒼，性軀忽以亡。追念疇（追念疇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昔志，精魂還逍遙。秉心不得令，不免時所要。薄言告所親，恐（告所親恐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謂言妖忘。"（忘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大沒無識在昔有蘇韶，於是絕響而去。（絕響而去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下空一行。原缺。）

【譯文】

晉朝有位郭翻，字長翔，武昌人，是敬言的弟子，徵聘他作官一直不願出仕。他去世後幾天，他的小兒子突然像中了邪。不認識眼前的人，說起了鬼話，聲音像他的父親郭翻，而且知道很多陰間的事。問他什麼他都回答。過去郭翻在世時，庾亮曾想請他做高級官員，他不幹。現在人們就問他："您在世時爲人節操高潔不願出仕，現在死後成爲神明，是不是在陰間做了官呢？"回答說："我過去確實沒有當官的想法，那時庾亮想請我出仕，我不願意，才得以脫身。然而現在還是庾亮強使我在陰間任了職，違背了我過去的意願，所以現在心裏很難過。"問他庾亮在陰間作什麼官，回答說："庾亮爲天界任命當撫軍大將軍，現在他在東海的東面統領着神兵。他任命我作他的司馬。他本來想任命謝仁繼承他祖先的官職，但覺得謝仁資歷聲望都不夠，而且謝仁已先被蔣大侯任命當了都尉，所以不能再用他。"又問陶太尉現在任什麼官職，回答說："陶太尉現在處境艱苦，因爲他正在服罪的時候。過了這階段他就可以得到重用了。"又問王丞相現在任什麼職，回答說："王公現在當了尚書郎，身受重任公務極忙。地位雖趕不上他在世時那麼高，但權勢和活着時沒有不同。"大家問他死後還想念人世和家人嗎，他說，"死得時間久了就不會再想念活着的人。我剛死不久，塵心未斷，所以還是很想念人世的。"說着就向兒子要紙和筆，要給親友寫信。郭翻的魂靈把着他兒子的手寫信，字都是橫着寫的，像西北少數民族的字。已經寫完了一張，才說，"這是鬼文，人間不會認識的。"於是叫人拿來紙他口授別人代寫。寫完後大家說："蘇孝先曾多次說這樣的話。"此後又口授作了兩首詩："神散登旻蒼，性驅忽以亡。追念疇昔志，精魂還逍遙。""秉心不得令，不免時所要。薄言告所親，恐爲言妖忘。在消失煙沒中無人知道以前曾有過蘇韶！"然後就無聲無影的離去了。

王瑗之

廣漢王瑗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俄復談議詩，揆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日蔡邕否，答雲："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前伯喈今何在，雲："在天上作仙人，甚是（甚是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受福，甚快樂。非復疇昔也。"（出《齊諧記》）

【譯文】

廣漢人王瑗之是信安縣令。有一天他在縣衙裏忽然看見一個鬼，鬼自稱姓蔡名伯喈，就坐下談論詩藝。這鬼博古通今，無所不知。王瑗之問鬼："你就是東漢末年的大文學家蔡邕嗎？"鬼說："不是，只是與他同姓同名而已。"問那位東漢的蔡伯喈爲今在哪裏，鬼說："在天上當神仙呢，現在他可真有福，十分快活，可比他在人世時強太多啦！"

牽騰

牽騰，以咸和三年爲沛郡太守。出行不節，夢烏衣人告曰："何數出不輟，唯當斷馬足。"騰後出行，馬足自斷。騰近行廓外，忽（廓外忽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然而暗，有一人，長丈餘，玄冠白衣。遙叱將車人，使避之，俄而（避之俄而四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長人至，以馬鞭擊御者，即倒。既明，從人視車空，覓騰所（覓騰所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在，行六七十步。見在榛莽中，隱几而坐，雲："了不自知。"騰五十日被誅。（出《幽明錄》）

【譯文】

牽騰在咸和三年出任沛郡太守。他愛好出遊，勞民傷財不知節制。晚上夢見一個穿黑衣的人警告他說："你再要是不斷地出遊，就讓你的馬腿折斷！"牽騰後來又出遊，馬腿果然自己就斷了。牽騰到城外去，天空突然黑暗，有個一丈多高穿白衣戴黑帽的人，在遠處大喊讓牽騰的駕車人閃開。片刻間那大個子人奔到眼前，用馬鞭打倒了駕車人。天又復亮後，隨從們見牽騰的車是空的，就到處找，在六七十步外的榛樹叢裏找到了牽騰，見他正躲在桌子後坐着。問他剛纔的事，他什麼也不知道。五十天後，牽騰被誅殺而死。

新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飢餓，殆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故當以法見教。"友鬼雲："此甚易耳，但爲人作怪，人必大怖，當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墟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有磨，鬼就推推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語子弟曰："佛憐吾家貧，令鬼推磨，乃輦麥與之。"至夕，磨數斛，疲頓乃去，遂罵友鬼："卿那誑我？"又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墟西頭入一家，家奉道。門旁有碓，此鬼便上碓，爲人舂狀。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可輦谷與之。"又給婢簸篩。至夕，力疲甚，不與鬼食。鬼暮歸，大怒曰："吾自與卿爲婚姻，非他比，如何見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甌飲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動。今去可覓百姓家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出，得一家，門首有竹竿，從門入。見有一羣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見之大驚，言自來未有此怪。佔雲："有客鬼索食，可殺狗，並甘果酒飯，於庭中祀之，可得無他。"其家如師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後恆作怪，友鬼之教也。（出《幽明錄》）

【譯文】

有個新死的鬼，形色憔悴身體消瘦，忽然又遇見一個鬼，是他死了二十多年的朋友。這個鬼又肥又胖，問新鬼說："你怎麼弄得這副樣子啊？"新鬼說："餓的呀，我願意這樣嗎？老兄這麼胖，大概知道不少竅門兒，教教我好吧？"胖鬼說："太簡單啦，你只要到人們家裏去作怪，他們一害怕，就會給你喫的。"新鬼就來到一個大村莊東頭的一家，這家人十分信佛。西廂房裏有一盤磨，新鬼就像人那樣推起磨來。這家主人看見後就向他的兒子們說："佛可憐咱們家窮，派來一個鬼爲咱家推磨了！"於是就弄來很多麥子往磨上續。新鬼磨了好幾十鬥麥子，累得跑掉去找胖鬼罵道："你這傢伙怎麼騙我？"胖鬼說："你再去一家，保證能行。"新鬼又到村西頭的一家，這家信道教，門旁有個舂米的石碓，新鬼就上了碓搗起谷來。這家主人說："昨天鬼幫助村東頭那家推磨，今天來幫咱家搗米來啦，快給他多運穀子來！"又讓婢女們跟着又簸又篩。新鬼一直幹到天黑，累壞了，也沒混上一口喫的。晚上回去見到那胖鬼，大發脾氣說："咱倆在人世時還是姻親呢，非同一般交情，你怎麼總騙我？我白幫人幹了兩天活，連一盆喫喝也沒混上！"胖鬼說："老兄也太不湊巧了，這兩家不是信佛就是信道，都不怕鬼怪。你再到平常百姓家去作怪，保你能成。"新鬼就又去了一家。這家門口有竹竿，新鬼進了門，看見一羣女子在窗前喫東西，到了院子裏看見一隻白狗，新鬼就把狗舉起來在空中走。家裏人看見大驚，說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怪事，請來巫師掐算。巫師說："有個外來的鬼到家討喫的，你們把狗殺掉，再多備些酒飯果品，放在院子裏祭祀，就什麼事也不會有了。"這家人照着辦了，新鬼飽餐了一頓。從此新鬼就常常作怪，這都是鬼朋友教會的。

劉青松

廣陵劉青松，晨起，見一人著公服，齎板雲："召爲魯郡太守。"言訖便去。去後亦不復見。至來日復至。曰："君便應到職。"青松知必死，入告妻子，處分家事。沐浴至晡。見車馬吏侍左右，青松奄忽而絕。家人鹹見其升車，南出百餘步，漸高而沒。（出《幽明錄》）

【譯文】

廣陵人劉青松一天早上起來，看見一個穿官服的人，交給他一個上朝用的笏板說："冥間召你作魯郡太守。"說完就走了，去了那裏也沒看見。第二天那人又來了，對劉青松說："你該到任了。"劉青松知道是非死不可了，告訴了妻子兒女，處理妥當家務，淨心沐浴到下午，看見冥間來接他的車馬隨從已到，就突然死去。家中人都看見他上了車，車向南走出百餘步就漸漸升起，越來越高，最後在空中消失。

庾亮

庾亮鎮荊州，亮登廁，忽見廁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庾乃攘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寢疾，遂亡。（出《甄異錄》）

【譯文】

庾亮坐鎮荊州時，有一次上廁所，忽然看見廁所裏有個東西，像方相模樣，兩眼通紅，身上放光，漸漸從土裏冒出來。庾亮挽起袖子伸手就給了它一拳，那傢伙還被打得應了一聲，就又縮回地裏。回來庾亮就病了，不久就死了。

司馬義

金吾司馬義妾碧玉，善絃歌。義以太元中病篤，謂碧玉曰："吾死，汝不得別嫁。當殺汝。"曰："謹奉命。"葬後，其鄰家欲娶之，碧玉當去。見義乘馬入門，引弓射之，正中其喉。喉便痛極，姿態失常，奄忽便絕。十餘日乃蘇，不能語。四肢如被撾損。週歲始能言。猶不分明。碧玉色甚不美。本以聲見取，既被患，遂不得嫁。（出《甄異錄》）

【譯文】

金吾將軍司馬義有個小老婆叫碧玉，能彈琴唱歌。太元年間司馬義病死前對碧玉說："我死後你不許再嫁，不然我就殺了你。"碧玉說："我一定遵命。"司馬義埋葬後，鄰家打算娶碧玉，碧玉也願意了。這天只見司馬義騎着馬進了家門，拉弓就向碧玉射了一箭，正射中咽喉。碧玉喉嚨劇痛，姿態也反常，突然就斷了氣。過了十幾天才甦醒過來，不能說話，四肢有傷痕，像是曾被打過。過了一年才能說話，但仍說不清楚。碧玉模樣並不太出色，只是歌唱得好。現在唱不了歌，也就再嫁不出去了。

李元明

前唐（前唐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李元明，嘗在牀上臥，時夜半，忽聞人呼雲："元明元明。"久（久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乃出應，有二人便牽將去。入屋下，捨去，不知所在。至逾時，竟（逾時竟三字原空知缺，據黃本補。）鮮所見。徐捫所坐牀，是棺木，四壁皆是冢。恐怖不安，欲去，難（恐怖不安欲去難七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如昇天，不復能出。家人左右索，不知所往，因率領僕從（知所往因率領僕從八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乃共大呼其名，元明於冢中聞，遙應之，乃鑿門出之。

【譯文】

前唐的李元明，有一次在牀上躺着，當時是半夜，忽然有人喊："元明，元明！"過了半天他出去答應，立刻被兩個人拽走。到了一個屋裏，兩個人扔下他走了。李元明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過了半天，他看一切都十分陌生，就慢慢摸所坐的牀，竟是棺木，四面牆都是墓室，心裏萬分恐懼。想離去，卻比昇天還難，不能出去。家裏的人到處找他，不知他到那裏去了，帶着很多僕人大聲喊他的名字。李元明在墳墓裏聽見了，就遠遠地答應。家人聽見了，鑿開墓門才把他救出來。

張闓

□城張闓，以建武二年，從野還宅。見一人臥道側，問之，雲："足病，不能復去，家在南楚，無所告訴。"闓憫之，有後車載物，棄以載之。既達家，此人了無感色，且語闓曰："向實不病，聊相試耳。"闓大怒曰："君是何人，而敢弄我也？"答曰："我是鬼耳，承北臺使來相收錄。見君長者，不忍相取，故佯爲病臥道側。向乃捐物見載，誠銜此意。然被命來，不自由，奈何？"闓驚。請留鬼。以豚酒祀之。鬼相爲酹享。於是流涕，因請求救，鬼曰："有與君同名字者否？"闓曰："有僑人黃闓。"鬼曰："君可詣之，我當自往。"闓到家，主人出見，鬼以赤摽摽其頭，因回手，以小鈹刺其心。主人覺，鬼便出，謂闓曰："君有貴相，某爲惜之，故虧法以相濟。然神道幽密，不可宣泄。"闓去後，主人暴心痛，夜半便死。闓年六十，位至光祿大夫。（出《甄異錄》）

【譯文】

某城張闓，建武二年有一天從野外坐車回家時，見道旁躺着個人，問他怎麼了，說是腳痛，走不動了，家在南楚，也沒法給家捎個信去。張闓很可憐他，把車上裝好東西扔掉，讓人上車。到家後，那人一點感謝的意思都沒有，還說："我剛纔腳並沒痛，是想試試你。"張闓大怒說："你是什麼人，竟敢戲弄我！"那人說："我是個鬼，奉了北臺使的命令來收你去陰間。看見你是位長者，不忍心抓你走，就裝病躺在道旁。剛纔你把自己的東西扔掉讓我搭車，使我十分感動。然而我受命而來，公事不敢違抗，我也沒有辦法啊。"張闓大喫一驚，就留住鬼，安排了酒菜祭祀鬼，鬼就分享了些祭品酒飯。張闓哭着苦苦哀求鬼救他一命，鬼就問道："有沒有和你同名字的人？"張闓說："有個外鄉人叫黃闓。"鬼說："你到黃闓家去一趟，我隨後就到。"張闓來到黃闓家，黃闓出門迎接，鬼就用紅繩子偷偷捆住黃闓的頭，並一回手用山刀刺了他心口一下。他剛一感覺到，鬼就跑了出來，對張闓說："你有福貴之相，我很同情你，所以才違法地救了你。然而這是十分嚴密的神鬼的行爲，千萬不能泄露出去。"張闓走後，那個黃闓突然發作心疼病，半夜就死了。張闓則活到六十歲，官作到光祿大夫。

庾紹之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湘東太守。與南陽宗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俱如平生，而兩腳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來顧，答雲："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言輒漫略，不甚諧對。唯雲："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勿啗物心。"協雲："五臟與肉。乃有異耶。答曰："心者藏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與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杯不飲，雲有茱萸氣。協曰："爲惡耶。答雲。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之爲人。語聲高壯，比言倫時，不異恆日。有頃，協兒邃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出《冥祥記》）

【譯文】

晉代新野的庾紹之，字道復，任湘東太守。他和南陽的宗協是表兄弟，兩人處得很親密。元興末年庾紹之病死。義熙年間，忽然現形來看望宗協。衣服相貌都和活着時一樣，但腳上戴着腳鐐子。進屋後，庾紹之把鐐子摘下放在地上後坐下。宗協問他怎麼能來看望，回答說："請了假暫時回來，因爲和你生前處得好，所以特來看你。"宗協問他鬼神的事，庾紹之總是扯些別的，不直接回答，只是說："你要行爲端正謹慎，不要殺生害命。如果不能完全做到不殺生，那就千萬別殺牛。喫肉的時候，不要喫動物的心。"宗協問："五臟和肉，難道還有什麼不同嗎？"回答說："心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喫心獲罪更重。"談話中庾紹之不斷打聽親友的情況，談論些人間的事情。最後又向宗協要酒喝。宗協正好有茱萸泡的酒，就給他酌上一杯。但庾紹之不喝。宗協問："你是不是不喜歡茱萸酒？"回答說："不光是我，陰間的人都怕茱萸。"庾紹之活着時說話就聲高氣壯，現在說話談論時還和生時一樣。這時，宗協的兒子回來了，庾紹之聽到了腳步聲，顯得十分害怕，對宗協說："生氣太重了我受不了，不能再停留了，不過我們也就再分別三年而已。"說完自己戴上鐐子站起來，出門就不見了。宗協後來當了正員郎，果然三年以後去世。

韋氏

安定人姓韋。北伐姚泓之時歸國。至都。住親知家。時□□擾亂，（擾亂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齊有客來問之，韋雲："今雖免慮，而體氣然，未有氣力。（氣力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思做一羹，尤莫能得，至悽苦，夜中眠熟。"忽有叩牀而來告（而來告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者雲："官與君錢。"便驚出戶，忽一千錢在外，又見一烏紗冠（紗冠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幘於執板背戶而立。呼主人共視。比來已不復見，而取錢（取錢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用之。（出《幽明錄》）

【譯文】

安定有個姓韋的，北伐姚泓的那年回國，到京都後住在親友家，當時世道很亂。有個從齊來的人問他，韋某說，"現在雖然不再擔心吊膽了，但身體睏乏，沒有力氣。想做一碗羹喫都做不了，十分悽苦。"夜晚韋某正熟睡時，突然有人敲着牀告訴他說，"官府給你送錢來了。"韋某驚醒跑到門外看，看見有一千錢放在那裏，還有一頂烏紗帽用頭巾綁在笏板上立在門後。韋某招呼主人來看時，那個來人已不見了。韋某就把錢拿來用了。

胡馥之

上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卒。哭之慟："汝竟無遺體，怨酷何深？"婦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可人定（人定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後見就。依平生時，當爲君生一男。"語畢還臥。馥之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復曰："亡人亦無生理。可側作屋見置。須（須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伺滿十月然後殯。"爾後覺婦身微暖，如未亡。即十月後，生一男，男名靈產。（出《幽明錄》）

【譯文】

上郡的胡馥之娶李氏爲妻，但十幾年沒有孩子，李氏就死了。胡馥之在妻子屍體旁大哭着說，"你竟沒有留下個孩子就去了，多麼狠心啊！"李氏忽然坐起來說，"你這樣悲痛地悼念我使我很感動。我不會馬上爛掉，你可以在夜深人靜時和我交合，像我活着時一樣，我會給你生個男孩的。"說完就又躺下了。胡馥之就照妻子的話，沒有點燈，在黑暗中和妻子同房。李氏又說，"死人沒有復活之理，你可以另外蓋間屋子把我放在那裏，等十個月以後再埋葬我。"以後就覺得李氏的身子微微的熱了，像沒死時一樣。十個月以後，果然生了個男孩，給男孩起名叫"靈產。"

賈雍

豫章太守賈雍，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出《幽明錄》）

【譯文】

豫章太守賈雍有神奇的法術，一次出州討伐賊寇時被殺死。他的頭掉了，仍然上馬奔回營房，用胸腔說話。他說："戰鬥失利，被賊寇殺了。各位看有頭好呢，還是沒有頭好呢？"同仁們哭着說："有頭好。"賈雍說："不然。沒頭也很好。"說完才死去。

宋定伯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惡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聽之瞭然無水音。定伯自渡，漕漼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爾。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伯便擔鬼至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經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出《列異傳》）

【譯文】

南陽人宋定伯，年輕時夜裏走路遇到一個鬼。問他是誰，鬼說："我是鬼。你是誰？"定伯騙鬼說："我也是鬼。"鬼問定伯上哪兒去，定伯說要去宛市，鬼說也要去宛市，於是就一齊走了好幾裏。鬼說："步行太慢了，咱倆換着互相揹着走，怎麼樣？"定伯說："太好了。"鬼就先背定伯走了幾里地。鬼說："你這麼沉，不是鬼吧？"定伯說："我是新鬼，所以就重。"定伯背鬼時，背上一點也不重。這樣換着背了好幾次。定伯又問："我是新鬼，不知道咱們鬼有什麼忌怕的？"鬼說："鬼最不喜歡人吐唾沫。"於是又一起往前走。前面是條河，定伯讓鬼先過河，鬼過去了，一點也聽不見有水聲。等定伯過時，河水嘩啦啦響。鬼就問："你過河怎麼還有聲？"定伯說："我剛死不久，還沒渡過河，所以有聲，別怪我吧。"快到宛市時，定伯就把鬼背到身上，猛地緊緊把鬼抓住。鬼大喊起來，吱吱地叫個不停，讓定伯把他放下來。定伯不聽那套，揹着鬼一直進了宛市，把鬼放到地上，鬼變成了一隻羊。定伯就把這隻羊賣了，怕它變化，就向它唾了幾口。把羊賣了一千五百錢，定伯拿着錢回家了。當時人們都傳說："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呂光

呂光承康元年，有鬼叫于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弊。"徼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子紹代立。五日，紹庶兄篡，殺紹自立。（出《述異記》）

【譯文】

呂光稱帝的承康元年，有個鬼在京都的街上喊道，"兄弟動刀槍，百姓要遭殃！"呂光命官員出去查找，沒有找到。這年呂光死了，他的兒子呂紹代理朝政。五天後，呂紹庶出兄長篡位，殺死呂紹，自立爲帝。

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

陶侃 謝尚 襄陽軍人 呂順 桓恭 庾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 王矩 周義　袁乞　王恆之　劉遁　王思規　華逸　張君林　蠻兵　陳皋　袁無忌 新蔡王昭平　遠學諸生

陶侃

陶侃，字士竹，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單衣平上幘，自稱后帝，雲："君長者，故出見。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所。雜五行書曰："廁神曰后帝也。"（出《異苑》）

【譯文】

陶侃，字士行。有一次他上廁所。看見有好幾十人人，都拿着大印。其中有個穿單衣繫頭巾的人，自稱是"后帝"，對陶侃說："你是位輩份高的人，所以來見你。你如果三年內不說見到我的事，就會得到極大的富貴。"陶侃站起來，那人就消失了。再看茅坑裏有大印印下在"公字"，還有雜亂的文字寫道："廁所的神叫后帝"。

謝尚

夏侯弘自雲見鬼，與其言語。鎮西謝尚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真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當活。"尚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屍間，便滅，應時能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着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將軍謝尚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嗣？"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小鬼隨從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提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即差。"弘又曰："今欲何行也？"鬼曰："當至荊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有中惡，輒用烏雞薄之，弘之由也。（出《志怪錄》）

【譯文】

夏侯弘說自己能看見鬼，並能和鬼談話。鎮西將軍謝尚的馬突然死了，謝尚十分惱火地來找夏侯弘說："你如果能讓我的馬起死回生，就證明你確實能見鬼了。"夏侯弘就出去了半天，回來對謝尚說："是廟裏的神喜歡你的馬，把馬弄去了。你這馬還能活。"謝尚坐在死馬跟前，不一會兒，看見自己的馬從外面跑回來，跑到死馬跟前就消失了，那死馬立刻就能動能走了。謝尚又對夏侯弘說："我一直沒有兒子，這是神鬼對我的懲罰嗎？"夏侯弘很久沒告訴他沒有兒子是因爲什麼，他說："我所見過的小鬼我都問過了。他們誰也說不出原因。"後來，夏侯弘忽然遇見一個鬼，坐着新牛車，帶着十多個隨從，穿着青絲布袍。夏侯弘一把抓住牛鼻子，車裏的鬼問："爲什麼攔住我？"夏侯弘說："想打聽件事。鎮西將軍謝尚沒有兒子，他風流瀟灑很有名望，可別讓他斷了子孫香火。"這時車裏的鬼很難過地說："你說的謝尚正是我的兒子。他年輕時曾和一個丫環私通，並向他發誓說絕不再結婚，後來卻違背了自己的誓約。現在那丫環死了，在陰間告他，所以爲懲罰他纔不使他有兒子。"夏侯弘把這些話如實轉告謝尚，謝尚說："我年輕時確實有過這件事。"有一次夏侯弘在江陵看見一個大鬼提着矛戟，後面跟着幾個小鬼。夏侯弘害怕，躲在路旁。大鬼過去後，他抓住了個小鬼，問拿的是什麼，小鬼說：我們用這矛戟殺人。如果用它刺中人的心腹，人們沒有不死的。"又問那小鬼："治這病有沒有藥方？"小鬼說："用黑雞敷在心腹上就能治好。"又問他們這是要上那兒去，鬼說："我們到荊、揚二州去。"果然不久荊州揚州心腹病病行起來，得病的沒有不死的。夏侯弘就教人殺黑雞敷心腹而治。十有八九都好了。現在凡是中邪的都殺黑雞驅邪祛鬼，就是夏侯弘的辦法。

襄陽軍人

晉太（晉太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元初，苻堅遣將楊安侵襄陽。其一人于軍中亡，有同鄉人扶喪歸，明日應到家，死者夜與婦夢曰："所送者非我屍，倉（我屍倉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樂面下者是也。汝昔爲吾作結髮猶存，可解看便知。"迄明（知迄明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日送喪者果至。婦語母如此，母不然之。婦自至南半細檢（半細檢三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他家屍，發如先分明是其手跡。（出《幽明錄》）

【譯文】

晉代太元初，苻堅派大將楊安攻打襄陽，有個人在戰鬥中死了，他的同鄉護送他的屍體回家鄉，到家的前一天的夜晚，死者託夢給自己妻子說："運回來的不是我的屍體。在倉樂臉朝下的纔是我。你當初給我梳頭結的髮髻還沒動，你打開頭髮一看就知道了。"第二天送喪的果然到了家，妻子把做的夢告訴母親，母親不信。妻子就自己到南半細細查看別的屍體，果然找到了丈夫的屍體，頭髮上自己梳挽的手跡還依然如舊。

呂順

呂順喪婦，要娶妻之從妹，因作三墓。構累垂就，輒無成。一日順晝臥，見其婦來就同寢，體冷如冰。順以死生之隔，語使去。後婦又見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復何限，汝乃與我共一婿，作冢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婦俱殪。（出《幽明錄》）

【譯文】

呂順死了妻子後，就續娶了妻子的堂妹，並打算修三座墓，死後好葬在一起。然而墓每次將修好時就塌了。一天呂順白天睡覺，看見死去的妻子來和他一同睡，她的身體冷似冰塊。呂順想到死人活人怎麼能相通，就讓亡妻走了。後來亡妻又來，看見了堂妹，怒罵道："天下男人何其多，你怎麼一定要和我共侍一個丈夫？告訴你們，墳墓總造不成，就是我使它如此的。"不久呂順和他的續妻都死了。

桓恭 〔譯者按，此條與卷第三百二十《桓恭》條重。但內文略有不同。〕

桓恭與桓安（安字原空缺，據明鈔本補。）民參軍，在丹陽，所住廨，牀前有一陷穴。詳見古冢，視之果有壞棺。恭每食，常先以飯投穴中。如此經年，忽見一人在牀前，雲："吾沒已來七百餘年，嗣息絕滅，烝嘗莫及。常食見餐，感君之德，報君以寧州刺史也。"未幾果遷。（出《幽明錄》，黃本無此篇。）

【譯文】

桓恭當桓安民參軍時，駐在丹陽。他的房間裏牀前有一個塌陷的小洞。仔細看，才發現下面是個古墓，露出了壞棺木。以此桓恭每次喫飯前先往洞裏扔些飯食，這樣做了很久。有一天忽然有一個人來到牀前說："我已死七百多年，子孫斷絕無人祭祀，喫不到任何東西。你經常分餐給我，我十分感激你的恩德。現在特別向你報告，你將會當寧州刺史。"過了不久桓恭果然升任寧州刺史。

庾崇

庾崇者，建元中，於江州溺死。爾日即還家見形，一如平生，多在妻樂氏室中。妻初恐懼，每呼諸從女作伴。於是作伴漸疏，時或暫來。輒恚罵雲："貪與生者接耳。反致疑惡，豈副我歸意耶？"從女在內紡績，忽見紡績之具在空中，有物撥亂，或投之於地。從女怖懼皆去，鬼即常見。有一男，才三歲，就母求食，母曰："無錢，食那可得？"鬼乃悽愴，撫其兒頭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窮乏，愧汝念汝，情何極也。"忽見將二百錢置妻前，雲："可爲兒買食。"如此徑年，妻轉貧苦不立，鬼雲："卿既守節，而貧苦若此，直當相迎耳。"未幾。妻得疾亡，鬼乃寂然。（出《幽明錄》）

【譯文】

建元年間，有個叫庾崇的人在江州淹死，當天他的鬼魂就回了家，現了形像平生一樣，經常呆在妻子樂氏的屋裏。樂氏起初很害怕，就找了幾個女人來作伴。後來作伴的不常來了，庾崇就不時地來一次，並責罵妻子說："我喜歡和活着的你接近，你卻懷疑厭惡我，豈不辜負了我回家的一片心了嗎？"有時妻子的女伴在屋裏紡線，忽然紡車紡鍾會騰空而起，並在空中被人亂撥亂動，或者被扔下地來，女伴們都嚇跑了。從此鬼就常常來。他們有一個男孩，才三歲，向母親要喫的，母親說："沒有錢，上哪兒去買喫的？"鬼就十分難過地撫摸着兒子的頭說："我不幸早死，讓你受窮，一想到你這樣窮苦我心裏就悲傷到極點了。"有一次鬼突然把二百錢放在妻子面前說："給孩子買些喫的吧。"這樣過了很久，妻子仍然很貧窮無法過活。鬼說，"你爲我守節，仍然這樣受窮，我還是把你接了去吧。"不久，妻子就得病死了，鬼也從此消失。

曹公船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雲："是曹公船。"常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聞竽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得眠。夢人驅遣雲："勿近官妓。"傳曰，曹公載妓船覆於此，至今在焉。（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濡須口有條大船，船沉在水裏，水小時船就露出來了。年紀大的人說，那是曹公的船。經常有打魚的晚上宿在曹公船附近，把自己的船拴在大船上。夜裏只聽得傳來笙管笛簫的奏樂聲，還不時飄來很重的香氣。漁人剛睡着，就夢見有人來趕他說："別靠近官妓！"傳說當年曹公用船載着官妓在江上玩樂，船在這裏翻了，現在那船還在江底呢。

王志都

馬仲叔、王志都，並遼東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後年忽形見，謂曰："吾不幸早亡，心恆相念。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詣卿家，但掃除設牀蓆待之。"至日，都密掃除施設，天忽大風，白日晝昏，向暮風止。寢室中忽有紅帳自施，發視其中，牀上有一婦，花媚莊嚴。臥牀上，才能氣息。中表內外驚怖，無敢近者，唯都得往。須臾便蘇，起坐。都問卿是誰，婦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語其意，婦曰："天應令我爲君妻。"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亦以爲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爲南郡太守。（出《幽明錄》）

【譯文】

馬仲叔、王志都都是遼東人，是相交至厚的好友。馬仲叔先死了，過了一年忽然現形來看王志都，說："我不幸先死了，心中常常想念你。尤其想到你還沒結婚，我打算給你找個妻子。十一月二十日，我會把她送到你家。那天你要把家收拾準備好等着就行。"到了那天，王志都偷偷收拾好了房間陳設，忽然颳起了大風，大白天就天昏地暗。傍晚時風停了，王志都的臥室裏忽然掛起了紅帳。揭開紅帳一看，牀上躺着個女子，容貌端莊秀麗，看樣子昏迷不醒剛能喘氣。一家人都十分驚恐，不敢接近那女子，只有王志都守着她。不一會女子甦醒坐了起來。王志都問："你是誰？"女子說："我是河南人，父親是清河太守。我將要出嫁了，不知怎麼回事卻到了這裏。"王志都就把實情告訴了女子。女子說："這是天意要讓我做你的妻子啊。"於是二人結爲夫婦，然後一起回到女子的家。他家的人也十分高興，認爲他們是天作之合，就答應了這門婚事。後來他們生了個男孩，孩子長大後做了南郡太守。

唐邦

恆（恆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山唐邦，義熙中，聞扣門者。出視，見兩朱衣吏。雲："官欲得汝。"遂將至縣東崗殷安冢中，冢中有人語吏雲："本取唐福，何以濫取唐邦？"敕鞭之，遣將出。唐福少時而死。（出《異苑》）

【譯文】

恆山人唐邦，義熙年間有一天聽見有人敲門，出去一看，見有兩個穿紅衣的官員："官府讓你走一趟。"說罷就把他抓到縣城東堈殷安的墳墓裏。墳裏有人對紅衣官員說："叫你們抓唐福，怎麼把唐邦給抓來了？"傳令把兩個官員抽了頓鞭子，把唐邦送了出來。過了不久，唐福就死了。

王矩

衡陽太守王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丈餘，着白布單衣。將奏在岸上，呼："矩奴子過我。"矩省奏，爲杜靈之。入船共語，稱敘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矩朝發。矩怪問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詣君耳。"矩大懼，因求紙筆，曰："君必不解天上書，乃更作。"折卷之，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無開，比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月，悁悒，乃開視，書雲："令召王矩爲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出《幽明錄》）

【譯文】

衡陽太守王矩到廣州去辦事。走到長沙時，看見一個一丈多高的人，穿着白布單衣，拿着奏事笏板站在河岸上喊："王矩，你小子到我這兒來！"王矩一看笏板上面寫着杜靈之召見他，就進船去和杜靈之見面，互道別後的思念之情。王矩問道："你是京城人，什麼時候出發的？"杜靈之說，"我早晨出發的。"王矩非常奇怪地又問，杜靈之才說："我是從天上的京城來的，我是鬼，奉命特地來見你的。"王矩嚇壞了。這時杜靈之讓人拿來紙筆寫了些字，又說："你一定不認識天上的字。"就又重寫。寫完後捲起來，向王矩要了個箱子裝起來，把箱子封好交給王矩後說："你現在不要看，到了廣州後就可以看了。"王矩到了廣州，幾個月來又憂愁又煩悶，就打開箱子拿出那張紙看，見上面寫着"陰司召王矩任左司命主簿"。王矩十分惱怒窩囊，就此得病死去。

周義

汝南周義，取沛國劉旦孫女爲妻。義豫章艾縣令弟，路中得病，未至縣十里，義語："弟必不濟。"便留家人在後，先與弟至縣。一宿死，婦至臨屍，義舉手別婦，婦爲梳頭，因復拔婦釵。殮訖，婦房宿，義乃上牀，謂婦曰："與卿共事雖淺，然情相重，不幸至此。兄不仁，離隔人室家，終沒不得執別。實爲可恨。我向舉手別，他又拔卿釵，因欲起，人多氣逼不果。"自此每夕來寢息，與平生無異。（出《述異記》）

【譯文】

汝南人周義，娶沛國劉旦的孫女爲妻。周義是江西艾縣縣令的弟弟，全家赴任，途中周義得了病。離縣城十里，周義對他哥哥說："我不行了。"他哥哥便把家人留在後面，先和他到達縣衙，住了一宿，周義死去。義妻到後接近義的屍體時，義舉手向妻告別，其妻爲他梳理頭髮，又拔了她的頭釵。入殮以後，其妻入房睡覺，周義跟着上了牀。對妻說："我和你生活在一起日子雖然少，然而感情卻很深，不幸我夭折。臨終不能和你告別，是恨事。是兄長不仁義，硬拆散你我，最終不能作別。我想借着舉手道別和拔釵而站起，可是人多陽氣盛站不成。"從這以後，每個晚間都來和妻共寢，和生前一樣。

袁乞

吳興袁乞，妻臨亡，把乞手雲："我死，君再婚否？"乞曰："不忍。"後遂更娶。白日見其婦語云："君先結誓，何爲負言？"因以刀割陰，雖不致死，（死字原缺，據明抄本補。）人理永廢也。（出《異苑》）

【譯文】

吳興人袁乞，妻子臨死前握着他的手問："我死後，你會再娶妻嗎？"袁乞說："我絕不忍心再娶。"後來袁乞又娶了妻子，大白天看見他的前妻來對他說："你都發過誓不再娶，爲什麼違背誓言？"說罷用刀割下了袁乞的陽物。袁乞雖然沒死，但也算不上是個男人了。

王恆之

沙門竺法師，會稽人，與北中郎王恆（《搜神後記》卷六恆作坦。）之，周旋甚厚，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當先報語。后王於廟中，忽見法師來曰："貧道以某月日命過，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來相語。"言訖，不復見。（出《續搜神記》）

【譯文】

有位道士竺法師，和北中郎王恆之是非常好的朋友。兩個人在一起議論生死、罪福、因果報應等等事情，常常弄不清楚。於是兩人互相約定：如果誰先死以後必須告訴沒死的那一個。後來王恆之在廟裏忽然看見竺法師來對他說："我已經在某月某日去世了。我倆生前議論過的罪福、報應都是有的，底的確影響着人的生前和死後。只希望施主今後好好修身積德。這樣死後就可以升到神仙界了。因爲生前和你有約，先死的要向生者通告，所以特來告訴你。"說完就立刻不見了。

劉遁

安帝義熙中，劉遁母憂在家。常有一鬼，來住遁家。搬徙牀幾，傾覆器物，歌哭罵詈。好道人之陰私，僕役不敢爲罪。遁令弟守屋，遁見繩系弟頭，懸著屋樑，狼狽下之，因失魂，逾月乃差。遁每爨欲熟，輒失之。遁密市野葛，煮作糜，鬼復竊之，於屋北乃聞吐聲，從此寂滅。故世傳劉遁藥鬼。遁後爲劉毅參軍，爲宋高祖所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安帝義熙年間，劉遁在家爲母親守喪。有一個鬼來到劉遁家住下了。這鬼又搬桌椅又挪牀，常把器具打翻損壞，有時又罵又叫又哭又鬧，還好揭人的祕密，家裏的僕人都不敢得罪他。有一次劉遁讓弟弟看家，回來一看弟弟的頭被繩綁着吊在房樑上，慌忙跑去解下來。弟弟已丟了魂，一個多月後纔好轉。劉遁每次作飯，飯剛要熟就沒了。於是劉遁就偷偷買來毒藥野葛，煮成粥。鬼又來偷喫，接着就聽見屋子北面鬼在嘔吐，從此鬼就沒了。當時人們都傳說劉遁藥鬼的事。後來劉遁給劉毅當了參軍，被宋高祖殺死。

王思規

長沙王思規，爲海鹽令。忽見一吏，思規問是誰。吏雲："命召君爲主簿。"因出板置牀前。吏又曰："期限長遠，在十月。若不給我，到七月十五日日中時，視天上，當有所見。"思規敕家人，至期看天。聞有哭聲，空中見人，垂旐羅列，狀爲送葬。（出《甄異錄》）

【譯文】

長沙人王思規，任海鹽令。一天忽然看見一個官吏，思規問是什麼人，官吏說："我奉命召你作陰司的主簿。"說完拿出了笏板放在牀上。又說："你赴任的期限還很長，在十月。你要不信我的話，可以在七月十五中午看天上，你會看見什麼的。"思規就告訴家裏人，到了七月十五日中午，先是聽見天上有哭聲，又看見空中有人，還有很多招魂幡。和送葬一樣。

華逸

廣陵華逸，寓居江陵，亡後七年來還。初聞語聲，不見其形。家人苦請，求得見之。答雲："我因瘁，未忍見汝。"問其所由，雲："我本命雖不長，猶應未盡。坐平生時伐撻失道，又殺卒反奴，以此減算。"雲："受使到長沙，還當復過。"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既早亡，汝等當勤自勖勵。門戶淪沒，豈是人子。"又責其兄不垂教誨，色甚不平，乃曰："孟禺已名配死錄，正餘有日限耳。"爾時，禺氣強力壯，後到所期，暴亡。（出《甄異錄》）

【譯文】

廣陵人華逸，住在江陵，死了七年後回家來。家裏人起初只聽見他的說話聲，看不見他本人，就苦苦哀求他現形見一面。華逸說："我形貌十分難看，不忍心讓你看後難過。"問他是什麼原因，他說："我的陽壽雖然不算長，但也沒到該死的日期，都因爲我生前毫無道義的懲罰別人，又殺害虐待下屬和僕役，所以才減了壽命。"又說：我這次是被派去長沙，回來時還會到家來。"後來華逸果然又回來了。這次他教導兩個兒子說："我既然這麼早去世，你們要努力自強自勉。不然咱們家門戶就會淪亡，你們當兒子的對得起我嗎？"又責備他的哥哥華孟禺不管教兩個侄子，說得很氣忿。臨走時說："大哥華孟禺已經生死簿上有了名字，壽命也不長了。"當時華孟禺正身強力壯，然而後來到了日期，就突然死了。

張君林

吳縣張君林，居東鄉楊裏。隆安中，忽有鬼來助驅使。林原有舊藏器物中破甑，已無所用，鬼使撞甕底穿爲甑。比家人起，飯已熟。此鬼無他須，唯喝甘蔗。自稱高褐。或雲，此鬼爲反語，（語原作器，據明抄本改。）高褐者葛號。丘壠累積，尤多古冢，疑此物是其鬼也。林每獨見之，形如少女，年可十七八許，面青黑色。遍身青衣。乃令林家取白罌，盛水，覆頭。明旦視之，有物在中。林家素貧，遂致富。嘗語："毋惡我，日月儘自去。"後果去。（出《甄異錄》）

【譯文】

吳縣有個張君林，家住東鄉的楊裏。隆安年間，忽然有個鬼到他家來幫忙幹活。林家的破爛東西中有一隻破飯鍋，已經沒用了，鬼把一個破甕底和它穿在一起做了個蒸飯用的甑子。常常是家裏人剛起牀，鬼就把飯做熟了。這個鬼不需要別的什麼，只愛喫甘蔗。自稱名叫高褐。有人說：這是鬼在說反話，"高褐"就是"葛號"，葛號那一帶大多是丘陵，有很多古墓，這鬼可能就是從那兒來的。張君林常常單獨見這個鬼，長相如同一個十七八的少女，青黑色的臉，穿一身黑衣服。每次鬼看見他時，都讓他拿一個大白罐子來，裏面裝上水蓋好，第二天早上看，裏面就會有好東西。張君林家一向很窮，有了這鬼後，富了起來。鬼曾說："別討厭我，到日子我就會走的。"後來果然又悄悄地走了。

蠻兵

南平國蠻兵，義熙初，隨衆來姑熟，便有鬼附之。聲呦呦細長，或在檐宇之際，或在庭樹上。若佔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於時郄倚爲府長史，問當遷官，雲："不久持節也。"尋爲南蠻校尉，（尉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許本補。）予爲國郎中，親領此土。（土原作上，據明抄本改。）荊州俗語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鬼侯。（出《靈鬼志》）

【譯文】

義熙初年，南平國的蠻兵們來到始蘇時，就有鬼跟着他們來了。這些鬼叫聲又細又長，有時在房檐上待著，有時又趴在樹上。如果有人向鬼求問吉凶，鬼就先要一個琵琶，邊彈邊講。當時郄倚是府裏的長史，就問鬼自己還能不能升官。鬼說："你不久會奉命出使的。"果然不久就被派到南蠻去當校尉，成了予爲國的郎中，統領着那一方土地人民。當時荊州人說郄倚的官是老鼠給成全的，把郄倚稱作"鬼侯"。

陳皋

平原陳皋，於義熙中，從廣陵樊梁後乘船出。忽有一赤鬼，長可丈許，首戴絳冠，形如鹿角，就皋求載，倏爾上船。皋素能禁氣，因歌俗家南地之曲，鬼乃吐舌張服。以杖竿擲之，即四散成火，照於野。皋無幾而死。（出《靈鬼志》）

【譯文】

義熙年間，平原人陳皋坐船從廣陵的樊梁後面出來。突然有個紅色的鬼，有一丈來高，頭戴一頂像鹿角的絳色帽子，要求搭船，而且一下子就上了船。陳皋一向會運氣。就放聲唱起了南方家鄉的民謠。那鬼就又吐舌頭又瞪眼睛。陳皋就用棍子打鬼，鬼立刻散成一團團火，把周圍都照亮了。陳皋後來不久就死了。

袁無忌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徙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及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不能得眠。後見一婦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卻戶外。時未曙月明，共窺之，綵衣白妝，頭上有花插及銀釵象牙梳。無忌等共逐之，初繞屋走而倒，頭髻及花插之屬皆墜，無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其中。無忌還眠，天曉，視花釵牙梳，並是真物。遂壞井，得一楸棺，具已朽壞。乃易棺並服，遷於高燥處葬之，遂斷。（出《志怪錄》）

【譯文】

晉時陳國的袁無忌，家住東平。永嘉初年流行瘟疫，袁無忌家一百多口人快死絕了。袁無忌就逃離原住的大院子，搬到鄉下農家房舍去住。袁無忌和弟弟同住一個小屋，板牀上鋪着好幾層席子。第二天早上，卻發現牀挪到屋外了。這樣連續了好幾天，他們又奇怪又害怕，晚上也睡不着。後來看見一個女人來到門前，發現他們弟兄沒睡着，就躲在室門外。當時天雖未亮卻有月亮，弟兄倆偷偷看，見那女人穿着綵色衣裳，臉上沒有化妝，頭上有花插、銀釵和象牙梳子等裝飾物。無忌就和弟弟起來追她，那女子就繞着房子跑，後來摔倒了，頭上的髮髻和花插之類都掉在地上，無忌就都拾起來。那女人爬起後又出院門住南走，最後進了道旁的一個深井裏，無忌就回來睡覺。天亮後看夜裏拾來的花插銀釵和象牙梳子，都是人間的真東西，就挖開那個深井，發現了一口楸木棺材，棺材已經朽爛了。於是袁無忌買了新棺木，給那女屍換了殮衣，遷葬在比較高的乾燥地方，從此那女鬼再也沒出現。新蔡

王昭平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後出。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衆，設弓弩戰鬥之備，指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出《搜神記》）

【譯文】

晉朝時，新蔡的王昭平在衙門作官。有一天夜裏，本來在大堂外放着的牛車突然自己闖進了住室裏，撞着牆後又自己出去了。同時還聽到喊叫和格鬥的聲音從四面傳來。王昭平就集合起很多人，拿起弓箭準備戰鬥，並向發出喊聲的地方射箭，然而鬼卻應聲中箭，有好幾個鬼倒在地上。

遠學諸生

有諸生遠學，其父母夜作，兒忽至，嘆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琅邪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比雞鳴，已至所在，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其言。（出《續搜神記》）

【譯文】

有位學生到遠方求學，他的父母夜裏幹活時，兒子突然回來了，並悲傷地說："我已不在人世，只是魂魄回來了。"父母問他，他說："這個月初我得了病，今天某時已病死，現在停屍在琅邪的任子成家。明天我就要入殮，特來請父母去。"父母說："琅邪離這裏上千裏，我們怎樣奔波也到不了你那裏啊！"。兒子說："外面已經備好了車，只要坐上車，很快就能到。"父母就聽從了，隨兒子上了車。一上車就象睡着了一樣，到雞叫時已到了琅邪。再看所乘的車，只不過是紙札的車木頭做的馬。於是和那家主人相見，問主人兒子得病和死亡的時間，正好和兒子說的相符。

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

張隆 吉宕石 富陽人 給使 甄法崇 謝晦 謝靈運 梁清 徐道饒 東萊陳氏 謝道欣　沈寂之　王胡　陶繼之　朱泰　戴承伯　章授　旋續門生　張道虛

張隆

宋永初三年，吳郡張隆家，忽有一鬼。雲："汝與我食，當相佑助。"後爲作食，因以大刀斫其所食處。便聞數十人哭，哭亦甚悲，雲："死何由得棺？"又聞雲："主人家有破船，奴甚愛惜，當取爲棺。"見取船至，有釜鋸聲。日既暝，聞呼喚舉屍置船中。隆皆不見，惟聞處分。便見船漸升空，入雲宵中。及滅後，復聞如有數十人大笑雲："汝那能殺我也，但向以惡我憎汝，故隱沒汝船耳。"隆便回意奉事此鬼，問吉凶及將來之計，語隆曰："汝可以大甕著壁角中，我當爲覓物也。"十日一倒，有錢及金銀銅鐵魚腥之屬。（出《幽明錄》）

【譯文】

南朝宋代永初三年，吳郡張隆家裏忽然來了個鬼，對張隆說："你給我東西喫，我就保祐你幫助你。"張隆給鬼作好了飯給鬼喫，然後對着鬼在的地方用大刀猛地砍下去，就聽見幾十個人都哭了起來，而且哭得很悲痛。聽見鬼說："死了上哪兒弄棺材去啊！"又聽鬼說："這家有條破船，主人那傢伙挺喜歡，就拿來做棺材吧。"然後就看見鬼把船抬來了，並聽見斧子鋸子的聲音。天黑後，只聽得鬼們吵吵嚷嚷地把屍體放在船裏，但張隆卻看不見什麼，只能聽見他們在忙忙活活的幹什麼。過了一陣，就見那破船漸漸升起在空中，一直鑽進雲層裏了。等到什麼都消失以後，又聽見好像有幾十個人大笑着說："你能殺得了我嗎？剛纔是因爲你討厭我，我報復你才故意把你的船弄走了。"張隆就改了主意，開始敬奉這個鬼，並向鬼求問吉凶禍福的事。鬼對張隆說，"你可以在牆角放一個大罈子，我會給你找來東西放進去的。"後來張隆每十天倒一回罈子，裏面就會有錢和金銀銅鐵以及魚蝦等一類東西。

吉宕石

吉未翰從弟名宕石，先作檀道濟參軍。嘗病，因見人著朱衣前來，揖雲："特來相迎。"宕石厚爲施設，求免。鬼曰："感君延接，當爲少停。"乃不復見。宕石漸差。後丁艱，還壽陽，復見鬼曰："迎使尋至，君便可束妝。"宕石曰："君前已留懷，復得見愍否？"鬼曰："前召欲相使役，故停耳。今泰山屈君爲主簿，又使隨至，不可辭也。"便見車馬傳教，油戟羅列於前，指示家人，人莫見也。宕石介書呼親友告別，語笑之中，便奄然而盡。（出《幽明錄》）

【譯文】

吉未翰的堂弟叫宕石，給檀道濟做參軍。有一次生了病，看見一個穿朱衣的人來到面前向他行了禮說："我是專門來接你去陰間的。"宕石趕快安排了豐盛的酒飯款待鬼，然後請求鬼免他一死。鬼說："感謝你對我的盛情接待，我可以給你緩一些日子。"鬼就不見了，宕石的病也好了。後來宕石的老人去世，他回到壽陽，又看見那個鬼來對他說："迎接你的專使一會兒就到，你快收拾一下吧。"宕石對鬼說"上次你已經放過了我，現在不能再可憐我一次嗎？"鬼說："上一次是我想召你去替我出點力，所以我可以說了算，就暫時放了你。這次是泰山府君任命你到陰司當主簿，而且派來接你的專使是跟着我來的，沒法再拖延了。"這時只見車馬隨從排着隊伍來到跟前，並告訴宕石不許讓家裏人看見。宕石就留下書信給家人，呼喚來親友們告別，談笑之中就突然死去。

富陽人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籪。旦往視，見一材頭，長二尺許，在籪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籪，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見材覆在籪中，敗如前。王又治籪，再往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納蟹籠中，系擔頭歸，雲："至家當破燃之。"未之家三里，聞中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此實入水破若蟹籪，相負已多，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佑助，使全籪大待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轉頓，請乞放，又頻問君姓名爲何，王回顧不應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無復異。土俗謂之山魈，雲："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問，正欲害人自免。"（出《述異記》）

【譯文】

南朝宋代元嘉初年時，有個姓王的富陽人在小河裏插了竹柵欄抓蟹。第二天去看，發現一個二尺來長的木頭把柵欄撞開，螃蟹都跑了。王某就修好柵欄，把那塊木頭扔到河岸上。第二天再去看，見那塊木頭又跑到竹柵裏，柵欄又給撞壞了，就又修好柵欄。再去看時，又是那樣。王某就懷疑那塊木頭是什麼妖物，就把木頭裝進蟹籠裏，綁在扁擔頭上回家，說："到家我就把你燒掉。"離家還有三里地時，聽見蟹籠子裏沙沙有聲，回頭一看，那木頭變成了個怪物，人臉猴身子，只有一隻手一隻腳。怪物對王某說："我天\*\*喫螃蟹，你的柵欄是我弄壞的，實在太對不起你了，希望你能原諒我，把籠子打開放了我吧。我就是山神，你放了我，我能幫助你，讓你每次柵欄裏都裝滿螃蟹。"王某說："你禍害了我，又變來變去的嚇唬人，我非整死你不可！"那妖物變得非常悲哀的樣子，請求放掉它，並再三問王某的姓名，王某看看它，一直沒說出自己的姓名。離家越來越近了，那怪物說："你既不放我，又不告訴我你的姓名，我還有什麼辦法呢，只有等死了。"王某到家以後，立刻點起火把那塊木頭燒了，燒了之後，也沒有再發生什麼異常的事，原來那個怪物就是民間所說的"山魈"。傳說山魈如果知道了人的姓名，就會傷害那個人，所以那怪物再三問王某的姓名，正是想害了他以逃脫自身。

給使

近世有人得一小給使，頻求還家未遂。後日久，此吏在南窗下眠。此人見門中有一婦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艱難。吏眠失復，婦人至牀邊，取被以復之。回覆出門去，吏轉側衣落，婦人復如初。此人心怪，明問吏："以何事求歸？"吏雲："母病。"次問狀貌及年，皆爲所見，唯雲形瘦不同。又問母何患，答雲："病腫。"而即與吏假，使出。便得家信雲："母喪。"追什所見之肥，乃是其腫狀也。（出《幽明錄》）

【譯文】

最近有個人僱了個小聽差，這小聽差幾次請假要求回家，主人都沒準。過了很久，有一天小聽差在南窗下睡覺時，主人看見門外走近一個女人，有五六十歲，特別胖，走路都很困難。小聽差睡覺時被子掉了，那女人就來到牀邊，把被子給蓋好，就出門走了。不一會小聽差翻身時衣服又掉了，那女人又進來把衣服給他蓋好。主人心裏很奇怪，第二天就問聽差爲什麼要請假回家，聽差說母親病了。主人又問他母親的身材相貌和年齡，回答都和他看見的那個女人相同，只是說他母親挺瘦，這一點和那女人不同，就又問他母親得了什麼病，回答說得了浮腫病。於是主人就准假讓他回家。聽差的剛一出門，就有人送來了家信，說他母親已去世。主人回想他所見的女人正是聽差的母親，她那麼胖，則是得了水腫病的原因。

甄法崇

宋甄法崇，永初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明。其時南平繆士爲江安令，卒於官。後一年，崇在廳，忽見一人從門而入，雲："繆士謹通。"法崇知其亡，因問卿貌何故瘦，答雲："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罹系苦，復勤劇理墨。"

又云：（雲原作去，據明抄本改。）"卿縣民某甲，負我米千餘擔，無券書。悍不還。今兒累窮斃，乞爲嚴勑。"法崇曰："卿可作詞。"士雲："向不齎紙，且又不復書矣。"法崇令省事取筆，疏其語，士口授，其言歷歷。詞成，謝而去。法崇以事問繆家，雲："有此。登時攝問，負米者畏怖，依實輸還。（出《諸宮舊事》）

【譯文】

宋時永初年間，甄法崇在江陵當縣令，爲政清正嚴明。當時南平人繆士是江安縣令，死在任上。一年後，有一天甄法崇正在縣衙大廳上，忽然看見一個人從門外進來說："繆士特來拜訪。"甄法崇知道繆士已經死了，就問："你怎麼這樣消瘦啊？"繆士說："我活着的時候，所作的好事不如壞事多，受罪罰之苦，又加上不斷地抄寫，才這樣消瘦。"

又說："貴縣屬下有個某甲，生前欠我一千多石米，因爲沒寫契約，現在他硬是賴賬不還。現在害得我兒子窮得快餓死了，請您嚴肅處理這件事。"甄法崇說："你可以寫個狀子，我給你辦。"繆士說："我沒有帶紙，而且也不會寫字了。"甄法宗就叫手下人取來紙筆，由繆士口授，說得清清楚楚，爲他代寫了一張狀子。寫完後，繆士拜謝後走了。甄法崇就查問繆士的家人，家人說確有某甲欠一千石米硬不還的事。於是就把某甲抓來，一審問，某甲十分害怕，立刻如數把米還給了繆士家。

謝晦

謝晦在荊州，壁角間有一赤鬼，長可三尺，來至其前，手擎銅盤，滿中是血。晦得乃紙盤，須臾而沒。（出《異苑》）

【譯文】

謝晦在荊州時，看見牆角有一個紅色的鬼，有三尺來高。鬼來到他面前，手裏拿着個銅盤子，裏面滿滿一盤血。謝晦接過來，銅盤變成了紙盤，不一會兒鬼就不見了。

謝靈運

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牀，血流淋落，不可忍視。又所服貂裘，血淹滿篋。及爲臨川郡，飯中欻有大蟲。遂被誅。（出《異苑》）

【譯文】

元嘉五年時，謝靈運忽然看見死去的謝晦手裏提着自己的頭，進屋坐在另一個牀上，鮮血不停地流，慘不忍睹。後來他又發現自己裝貂皮袍子的衣箱裏被血浸滿了。後來謝靈運當臨川郡守時，喫飯時飯裏忽然有大蟲子。不久他就被殺了。

梁清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師新亭。臘月將祀，使婢於爨室造食，忽覺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見甌器自運，盛飲斟羹，羅列案上，聞哺啜之聲。清曰："何不形見？"乃見一人，著平上幘，烏皮褲褶，雲："我京兆人，亡沒飄寄，聞卿好士，故來相從。"清便席地共坐，設餚酒。鬼雲："卿有祀事云云。"清圖某郡，先以訪鬼，鬼雲，"所規必諧。"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雲："郡甚優閒，吾願周旋。"清答："甚善。"後停舟石頭，待之五日，鬼不來。於是引路，達彭城，方見至。同在郡數年，還都，亦相隨而返。（出《述異記》）

【譯文】

宋文帝時，天水人梁清，家住京城新亭。臘月祭神前，他讓女僕在廚房作上供的飯菜。忽然空中有個東西用棒子打女僕，女僕跑去告訴梁清。梁清到廚房看，只見鍋碗餐具自己移動，喫的喝的都盛在碗盤裏擺在桌上，並聽到喫喝的聲音。梁清就說："何必不現出形來呢？"鬼就現了形，戴着頭巾，穿着有褶的黑皮褲子。鬼說："我是京城人，死後到處遊蕩。聽說你喜歡結交讀書人，特地來拜訪你。"梁清就和鬼一起坐在地上，擺上酒菜和鬼共飲。鬼說："我知道你家有祭神的事。"梁清想到某郡活動個官當，就請教鬼。鬼說："你的謀劃一定能成功，某月某日你就會得到郡裏的任命。"到了鬼說的那個日子，梁清果然被郡裏任命了。鬼說："此郡很是輕閒自在，我也願意與你同往。"梁清說很好。後來梁清坐船到石頭城，船停着等了五天，鬼沒有來。梁清又改走旱路，到了彭城，鬼才來。鬼和梁清一塊在郡裏待了好幾年，後來梁清回到京城，鬼也跟他一同回京了。

徐道饒

徐道饒，以元嘉十年，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於時冬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雲："汝明日可曝谷，天方大雨，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助輦。後果霖雨。時有見者，形如獮猴。饒就道士請符，懸著窗戶。鬼便大笑："欲以此斷我，我自能從狗竇中入。"雖則此語，而不復進。經數日，嘆雲："徐叔寶來，吾不宜見之。"後日果至，於是遂絕。（出《異苑》）

【譯文】

元嘉十年，徐道饒忽然看見一個鬼，自稱是他家的先輩。當時是冬天，天晴的時候徐家庫房裏堆積着很多稻子，鬼就對徐道饒說："明天你可把稻子運到場上曬一曬，天將下雨，後頭再沒有晴的時候。"但徐道饒聽從鬼的指教，把稻子運出來曬上，鬼也幫着他運。日後果然下起了連綿大雨，這鬼有時也現形，像只猴子。徐道繞就去請道士寫了一道驅鬼的符掛在窗子上。鬼就大笑說："你想用符擋住我嗎？我從狗洞子也能鑽到你家來。"鬼雖然這樣說了，但以後再也沒進屋。過了幾天，聽見鬼嘆息說："徐叔寶要來，我可不能看見他。"後兩天，徐叔寶果然到家來了，那鬼從此就再也不來了。

東萊陳氏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師雲："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大作械，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麾蓋來叩門者，慎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窺門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右雲："教速來。不速來，遂無復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後十日中，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出《搜神記》）

【譯文】

東萊有一家姓陳的，全家一百多口。有天早上作飯，鍋怎麼燒也不開，揭開鍋一看，一個白髮老頭從鍋裏跳了出來。陳某就跑去問巫師。巫師說："這是個大妖怪，你家將遭到滅門之災。你回去趕快多做一些打仗用的木棒和傢伙，做好了就放在大門影壁下，然後把大門好好關嚴。如果有騎馬或乘車帶有儀仗的來敲門，千萬不要應聲開門。"陳某回來後，大家動手砍伐製作了一百多個大棒子，做好後放在屋門下。不久果然有人叫門，叫了半天也沒有應。領頭的大怒，叫手下人從門上翻過去。這時有個手下人看見堆在門內的大大小小的一百多個棒子，就告訴了頭兒。頭兒一聽又害怕又懊惱，對手下人說："叫你們快點來你們不快點來。現在一個替死的都抓不回去，我們怎麼贖罪呀？從這兒往北走，再走八十里吧，那裏有個人家全家有一百零三口，只好去抓他們頂數了。"以後十天以內，八十里外那家人果然都死盡了。那家也姓陳。

謝道欣

會稽郡常有大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服。郡將吉凶，先於雷門示憂喜之兆。謝氏一族，憂喜必告。謝弘道未遭母艱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後將轉吏部尚書，拊掌三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遷問至。謝道欣遭重艱，至離塘行墓地。往向夜，見離塘有雙炬。須臾，火忽入水中，仍舒長數十丈，色白如練。稍稍漸還赤，散成數百炬，追逐車從而行。悉見火中有鬼，甚長大，頭如五石羅，其狀如大醉者，左右小鬼共扶之。是年孫恩作亂，會稽大小，莫不翼戴。時以爲欣之所見，亂之徵也。禹會諸侯會稽，防風之鬼也。（出《志怪錄》）

【譯文】

會稽郡曾有過一個大鬼，好幾丈高，有好幾十抱粗，戴着高帽子，穿着黑色衣服。郡裏將要有什麼吉凶福禍，這鬼會先在雷門上給作出預兆。謝弘道的母親死前幾個月時，那鬼就早晚都來。後來他快提升當吏部尚書時，那鬼就又拍手又跳舞，從大門到院裏來回地蹦。不久升遷喜訊便到了。謝道欣的父母雙亡，到離塘的墓地送葬時，天將要赤，見離塘裏有兩隻火把。不一會兒，兩隻火把進了水中，火越伸越長，有好幾十丈，起初火色像白綢，後來又變成紅色，後來又散開變成了幾百個火把跟着送葬的車隊走。在火光中可以看見一個很高大的鬼，像喝醉了似的，頭有能裝五石米的大羅筐那麼大，大鬼的兩旁有小鬼們攙扶着。這一年孫恩造反，會稽的人都受到株連。所以當時的人都認爲謝道欣看見的那些情景，就是天下大亂前的預兆。古時大禹在會稽召集諸侯，就是爲了抵禦風鬼。

沈寂之

吳興沈寂之，以元嘉中，忽有鬼於空中語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靈車，鬼共牽走，車爲壞。寂之有長刀，乃以置甕中，有大鏡，亦攝以納器中。（出《異苑》）

【譯文】

元嘉年間，吳興人沈寂之有一天忽然聽見鬼在空中說笑，有時又唱歌號哭，到夜晚鬧得更厲害了。沈寂之有臺靈車，被鬼們推着拉走，把車都搞壞了。沈寂之有把長刀，鬼拿來塞進大罈子裏。沈寂之還有個大鏡子，也讓鬼收起來裝在這個傢什裏了。

王胡

宋王胡者，長安人也。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形見還家。責胡以修謹有缺，家事不理，罰胡五杖。傍人及鄰里，並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瘢，而不見其形。唯胡獨得親接。叔謂胡曰："吾不應死，神道須吾算諸鬼錄。今大從吏兵，恐驚損鄉里，故不將進耳。"胡亦大見衆鬼紛鬧於村外。俄而辭去曰："吾來年七月七日，當復暫還。欲將汝行，遊歷幽途，使知罪福之報也。不須費設，若意不已，止可茶食耳。"至期果還，語胡家人云："吾今將胡遊觀，觀畢當還，不足憂也。"胡即頓臥牀上，泯然如盡。叔於是將胡遍觀羣山，備觀鬼怪。末至嵩高山，諸鬼道胡，並有饌設，其品味不異世中，唯姜甚脆美。胡懷之將還，左右人笑雲："止可此食，不得將遠也。"胡又見一處，屋宇華曠，帳筵精美，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爲設雜果檳榔等，胡遊歷久之，備見罪福苦樂之報，及辭歸，叔謂曰："汝即已知善之當修，返家尋白足阿練。此人戒行精高，可師事也。"長安道人足白，故時人謂爲白足阿練也。甚爲魏虜所敬，虜王事爲師。胡即奉此訓，遂與嵩山上年少僧者遊學。衆中忽見二僧，胡大驚，與敘乖闊，問何時來此。二僧雲："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意與君相識。"胡復說嵩高之遇，衆僧雲："君謬耳，豈有此耶？"至明日，二僧不辭而去。胡乃具告諸沙門，敘說往日嵩山所見，衆鹹驚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

【譯文】

宋代有個叫王胡的人，是長安人。他的叔叔死了好幾年後，突然在元嘉二十三年現形回家，責備王胡行爲不檢點，不好好管理家中的事，應該罰打五棍子。旁邊的鄰人和親戚立刻就聽到打棍子聲和王胡叔叔的說話聲，又看見王胡身上被杖打後的印跡，但看不見叔叔本人，只有王胡才能看得見。叔叔對王胡說："我本來不該去世，是由於陰間需要我清查鬼們的行爲記錄。我這次來帶了不少陰司的官員和隨衆，怕他們驚動鄉親們，所以沒讓他們進來。"王胡也真看見村外有不少鬼在吵吵鬧鬧地。叔叔呆了一會兒就走了，臨走時說："我明年七月七日還回來一趟。那時我打算領你一起走，讓你遊一遊陰曹地府，好知道罪福和因果報應的事。到時候你也不用拿更多的東西供祀我。如果你覺得過意不去，只須供一點飯食茶水就可以了。"第二年七月初七，王胡的叔叔果然又回來了。叔叔對家裏人說："我現在要帶王胡到陰間看一看，看完就讓他回來，你們不必擔心。"只見王胡安然倒在牀上，就像死了一樣無聲無息。叔叔就領着王胡遊遍了陰曹地府的山，看了所有的鬼怪，最後來到嵩高山，鬼怪們都來和王胡交談，並擺下喫食招待王胡。王胡喫那些東西和人間的食品沒有什麼不同，只有姜喫起來又脆又香，王胡就揣了幾塊姜打算帶回人世。鬼怪們笑着："只能在這兒喫，不能帶遠啊。"王胡又來到一個地方，見房舍高大威嚴，陳設十分精美，裏面住着兩個年輕的和尚，王胡就拜訪了他們。兩個和尚爲王胡拿來些水果和檳榔請他喫。王胡在陰間遊歷了很久，把罪福苦樂因果報應的事都看全了。臨回陽間前，叔叔對他說："你現在既然知道在人世應該積德行善，那你回去後就找白足阿練，這個人修行的境界很高，你可以拜他爲師。長安道人足白，所以當時人叫他'白足阿練'，魏國那些敵人們很敬重他，連魏王都拜他爲師哩。"王胡記住了叔叔的教導，回來後，就和嵩山上的年輕和尚一起學習。有一天，忽然在和尚羣裏看見了在陰間認識的那兩個和尚，王胡大喫一驚，連忙上前問候，向他們訴說離別後的思念之情，問他們什麼時候到陽間的嵩山來的。兩個和尚說："我們本來就是這個寺裏的，過去我們從來沒見過你呀！"王胡就說起在嵩高山上相識的事，旁邊的和尚都說："你弄錯了吧，哪有這種怪事？"第二天，那兩個和尚卻不辭而別了。王胡就把他遊歷陰間遇見兩位和尚的事告訴了衆僧，大家又喫驚又奇怪，就去找那兩個和尚，但那兒也沒找到。

陶繼之

陶繼之，元嘉末爲秣陵令，嘗枉殺樂伎。夜夢伎來雲："昔枉見殺，訴天得理，今故取君。"遂跳入陶口，仍落腹中。須臾復出，乃相謂曰："今直取陶秣陵，亦無所用，更議上丹陽耳。"言訖並沒。陶未幾而卒，王丹陽果亡。（出《述異記》）

【譯文】

元嘉末年，陶繼之當秣陵令時，錯殺了一個樂隊的樂工。夜裏陶繼之夢見樂工來對他說："你錯殺了我，我告到陰司，陰司已經受理我的冤案，現在我就來抓你去。"說罷就跳進陶繼之的嘴裏，又落進他肚子裏，不一會又鑽出來了說，"我今天直接把你抓去也沒什麼用，我還待找王丹陽一塊算帳。"說完就不見了。陶繼之不久就死了，王丹陽果然也死了。

朱泰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中，病亡未殯，忽形見，還坐屍側，慰勉其母，衆皆見之，指揮送終之具，務從儉約，謂母曰："家比貧，泰又亡歿。永違侍養，殯殮何可廣費？"（出《述異記》）

【譯文】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年間，朱泰病死，還沒有入殮時，他的鬼魂突然出現，就坐在他的屍體旁，勸慰他的母親，並告訴料理喪事的人，一切用品都要節儉，這情形當時在場的人都看見了。朱泰的鬼魂還對母親說："咱家這麼窮，我又死了，永遠也不能侍奉贍養你老人家，喪事怎麼可以多化錢呢？"

戴承伯

宋戴承伯，元徽中，買荊州治下枇杷寺，其額乃悞東空地爲宅。日暮，忽聞恚罵之聲。起視，有人形狀可怪，承伯問之，答曰："我姓龔，本居此宅。君爲何強奪？"承伯曰："戴瑾賣地，不應見咎。"鬼曰："利身妨物，何預瑾乎？不速去，當令君知。"言訖而沒，承伯性剛，不爲之動。旬日，暴疾卒。（出《諸宮舊事》）

【譯文】

宋代元徵年間，戴承伯買下荊州的枇杷寺。由於買價牽涉，在寺東空地建了住屯，天黑時，忽然聽見有謾罵的聲音。起來看，見一個形狀奇怪的人。戴承伯問他，他說："我姓龔，本來住在這裏。你爲什麼強奪我的住宅？"承伯說："是戴瑾賣的地，你不應該責備我。"鬼說："你利己而妨害別人和戴瑾有什麼關係，不快快搬走，我讓你知道厲害！"承伯爲人剛強，沒理那一套，十多天後，就得了暴病死去。

章授

丹陽郡史章授，使到吳郡，經毗陵。有一人，年三十餘，黃色單衣，從授寄載笥。行數日，略不食，所過鄉甲，輒周旋。裏中即聞有呼魄者，良久還船。授疑之，伺行後，發其笥，有文書數卷，皆是吳郡諸人名。又有針數百枚，去或將一管。後還，得升餘酒，數片脯，謂授曰："君知我是鬼也，附載相煩，求得少酒，相與別。所以多持針者，當病者，以針針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陽別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授從乞藥，答言："我但能行病殺人，不主藥治病也。"元嘉末，有長安僧什曇爽，來遊江南，具說如此也。（出《法苑珠林》）

【譯文】

丹陽郡有個官員章授，奉派到吳郡出差。經過毗陵時，有一個三十多歲的人，請求往章授的船上寄存一個箱子。這人和章授一塊走了好幾天，卻不喫東西。所經過的村鎮，那人都要去轉一轉。然後就會聽見村鎮裏傳出來哭喪招魂聲。過了很久那人才回到船上來。章授起了疑心，就趁那人走後偷偷打開他的箱子，見裏面有幾卷文書。上面都是吳郡的一些人名。箱子裏還有幾百根針。每次那人上村鎮裏去時都拿一管針。有一次他回來，拿了一些酒幾片肉。對章授說："麻煩你爲我寄存了箱子，我要來了一點酒，來和你告別。我每次拿一些針走，都是去找那些應該得病的人，用針扎他們的魂靈。現在我去找的都是本郡人，丹陽郡另外有人去。今年得病的多，你千萬別到病人家。"章授向他求藥，他說："我只能傳病殺人，不會治病救人。"元嘉末年，有個法名叫什曇爽的長安和尚到江南遊歷，說這件事說得很詳細。

施續門生

吳興施續，有門生，常秉無鬼論。忽有一單衣白袷客，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是鬼，何以雲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雲："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都原作聲，據明抄本改。）督雲："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出《搜神記》）

【譯文】

吳興的施續有個門生，常常堅持無鬼論。有一天，忽然來了個穿單白袍子的人和他談話，談了一天，白袍人說不過門生了，就說："你很能說，但道理不能服我。我就是個鬼，你怎麼說沒有鬼呢？"門生問鬼來作什麼，鬼說："我奉命來抓你，明天喫飯的時候就是你的死期。"門生就苦苦哀求別抓他，鬼就問："有沒有和你相似的人呢？"門生說："施續帳下的都督和我相似。"鬼就和門生一同到都督那兒去，和都督對而坐下。鬼拿出一個鐵鑿子，有一尺多長，對準都督的頭，就舉起鐵錘打鑿子。都督說："我怎麼頭有點痛呢？"不一會兒頭就疼得十分厲害，一頓飯工夫就死去了。

張道虛

吳郡張道虛、張順，知名士也，居在閶門。遭母喪中，買新宅。日暮，聞人扣門雲："君是佳人，何爲危人自安也？"答雲："僕自買宅，得君棺器，爲市甓作冢相移，有何負？"鬼曰："移身著吳將軍冢，吾是小人，日夜鬥，不可堪忍。不信，君可隨我視之。"於是二張恍惚，便至閶門外。二張聽之，但聞冢中淘淘打拍。鬼便語云："當令君知。"少時兄弟俱亡。（出《神鬼錄》）

【譯文】

吳郡的張道虛、張順，是知名的學士，住在閶門。母親去世後，買了新府宅。一天晚上，聽見有人敲門說："你們是有教養的名人，怎麼幹出這種利己害人的事呢？"回答說："我們買下這住宅時，發現了你的棺木，我爲你買了磚把墳遷移了，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呢？"鬼說："你們把我移到吳將軍的墳地，我是個小小老百姓，他們日夜爭鬥，我實在受不了。不信，你們可以跟我去看看。"於是張道虛、張順兩人恍恍惚惚地就到了吳將軍墳地，一聽，果然墳墓裏傳出闢辟啪啪的格鬥聲。鬼說："我讓你們知道我的厲害。"不久，二張兄弟就都死了。

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秦樹 竺惠熾 郭銓 駕思令 山都 區敬之 劉雋 檀道濟 石秀之 夏侯祖觀　張承吉　梁清　崔茂伯　巢氏　胡庇之　索頤

秦樹

沛郡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嘗自京歸，未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遙望火光，往投之。見一女子，秉燭出雲："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曰："欲進路，礙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樹既進坐，竟以此女獨處一室，慮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過嫌，保無慮，不相誤也。"爲樹設食，食物悉是陳久。樹曰："承未出適，我亦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薄，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乃俱起執別，女泣曰："與君一睹，後面莫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冢墓。居數日，亡其指環，結帶如故。（出《甄異錄》）

【譯文】

沛郡人秦樹，家住曲阿小辛村。有一次他從京城回來，離家二十多里時，天黑得看不見道了。遠看有燈光，就直奔而去。來到一座房子前，見有一個女子端着蠟燭走出來說："我一個年輕女子獨自住着，沒法留客人住宿。"秦樹說："我想往前走，但晚上實在沒法再趕路了，請允許我在外屋借住一下吧。"女子就答應了。秦樹進屋一看，原來這女子家只有一間屋子，怕她丈夫回來，就一直不敢就寢。女子說："你何必這麼疑呢，就放心在這兒住吧，不會有什麼事的。"女子爲秦樹擺下了飯菜，但飯菜看樣子都是擱了很久的了。秦樹說："你還沒有出嫁，我也沒有結婚，我想和你結爲夫妻，不知你能不能同意？"女子說："我這樣鄙陋微賤的女子，怎麼配做你的終身伴侶呢。"後來他們就同牀共枕，直到天亮時，秦樹要上路了，女子執手和秦樹告別，哭着說："和您只有這一面之緣，以後就永別了。"女子送給秦樹一對指環，穿在秦樹的衣帶上並打了個結以作紀念，一直送出門外。秦樹出門後急走了幾十步，回頭看昨晚住的地方，只是一座墳墓。過了幾天，指環丟失了，但衣帶上那個結還在。

竺惠熾

沙門竺惠熾，住江陵四層佛寺，以永初二年年。葬後，弟子七日會，舉寺悉出，唯僧明道先患病，獨停。忽見惠熾，謂明曰："我生不能斷肉，今落餓狗地獄，令知有報。"（出《異苑》）

【譯文】

有位和尚叫竺惠熾，住在江陵的四層佛寺，永初二年去世。埋葬以後，給他舉行"頭七"祭禮，全寺的和尚都參加了，只有一個名叫明道的和尚因爲生病，沒有去，獨自在廟裏待著。忽然明道看見竺惠熾來了，對他說："我生前因爲不能戒掉喫肉，現在死後已被投入餓狗地獄了。這是報應，特地來提醒你知道。"

郭銓

郭銓，字仲衡，義熙初，以黨附桓玄被殺。乃元嘉八年，忽乘輿導從，顯形謂女婿劉凝之曰："僕有謫事，可四十僧會，得免脫也。"又女夢曰："吾有謫罰，令汝夫作福。何以至今，設會不能見矜耶？"女問當何處設齋，答曰："可歸吾舍。"倏然覆沒。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凝之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出《冥祥記》，明抄本作出《異苑》）

【譯文】

郭銓字子衡，義熙初年時，因爲和桓玄是同黨被殺。到了元嘉八年時，忽然現了形，乘着車帶着侍從，對他的女婿劉凝之說："我將要受處罰曹到貶官，請你爲我設一個四十名和尚參加的祭祀典禮，我就能得到免罪。"後來郭銓的女子也夢見父親說："我將要獲罪受罰，讓你丈夫與我設壇祈禱，怎麼到現在還不能可憐可憐我抓緊辦呢？"女子問應該在哪裏設祭壇施捨齋飯，郭銓說："在我家裏辦就行。"說完就突然消失了。劉凝之給郭銓辦了祭祀的事之後，有人給劉凝之傳來郭銓的話說："感謝你的祭祀祈求，我的罪已經得到寬恕赦免了。"

賀思令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撫奏。忽有一人，形器甚偉，著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雲是嵇中散，謂賀雲："君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合。"因授以《廣陵散》。賀因得之，於今不絕。（出《幽明錄》）

【譯文】

會稽人賀思令琴彈得很好。有一天他在月朗風清的院中彈琴，忽然有一個身材魁偉戴着刑具的人來到院中，看臉色很悽慘。這人十分誇讚賀思令的琴藝，賀思令就和他談起來。這人自稱是晉代的中散大夫稽康，對賀說："你左手的指法太快，這不合乎古代的彈奏技法。"然後就把古代名曲《廣陵散》教給了賀思令。賀思令學會了，使《廣陵散》至今得以流傳下來。

山都

山都，形爲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好居深樹中，翻石覓蟹啗之。《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發黃披身。於深山樹中作窠，窠形爲卵而堅，長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二枚沓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質虛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毛爲褥。此神能變化隱形，猝睹其狀，蓋木客山林之類也。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餘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老樹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有道訓道靈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罵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預汝事？山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處屋上，一時起火，舍宅蕩盡矣。木客，鄧清明《南康記》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腳爪如鉤利。高巖絕嶺，然後居之。能斫榜，索著樹上聚之。昔有人慾就其買榜，先置物樹下，隨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榜與人，不取亦不橫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與交作市井。死皆加殯殮之。曾有人往看其葬，以酒及魚生肉遺賓，自作飲食，終不令人見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樹梢，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營伐船兵說，往親睹葬所，舞唱之節，雖異於人，聽如風林汛響，聲類歌吹之和。義熙中，徐道復南出，遣人伐榜，以裝舟檻，木客及獻其榜而不得見。（出《南康記》）

【譯文】

山都是一種怪物，形狀像崑崙山中的人，全身都長着毛。山都一見到人就閉眼張嘴好像在笑。它們好住在深樹林裏。翻石頭尋找螃蟹喫。《述異記》裏說，南康有一種叫山都的神，形狀像人，但只有二尺多高，渾身黑色，兩眼通紅，長長的黃頭髮披在身上，在深山的樹裏作窩巢。山都的巢是蛋形但很堅硬，三尺來長，裏面很有光澤，五色鮮明，兩個巢摞在一起，中間連着。當地人說，上面那個是雄性山都住，下面那個是雌性山都住。巢旁開一個園形的口，整個巢非常輕，很像個木筒，裏面用鳥的毛作褥子。山都神能變化隱身，乍一看，很像是"木客"、"山槮"之類。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個古塘，叫餘公塘，上面有一棵二十圍的大梓樹，這棵樹中心空了，山都在裏面作了巢。宋元嘉元年，縣城裏有道訓道靈兄弟二人砍倒了大梓樹，把山都的巢帶回家了。山都於是現了形，罵兩兄弟說："我在荒山野嶺裏住着，礙你們什麼事了？能用的樹山裏到處都有，可這棵樹有我的巢，你卻偏偏給砍了。爲了報復你的胡作非爲，我要燒掉你的房子！"這天二更時分，弟兄倆的家中裏外屋都着起了大火，燒得片瓦無存。至於"木客"，鄧清明著的《南康記》裏說，木客的形貌和說話的聲音，和人並不是完全不同，只是"木客"的手腳爪子銳利得像鉤子。他們專門在懸巖峻嶺上住。他們也能砍木柱，用繩索綁在樹上住。過去曾有人想買他們的木柱，就先把要給木客的物品放在樹下，買多少木本柱就放多少東西。如果"木客"覺得滿意，就把木柱給人，從不多拿或侵犯人，但始終不跟人見面，也不到街上和人作交易。木客死後也是裝進棺木埋葬，曾有人看見過木客的殯葬，也是用酒、魚和生肉招待賓客，自己喫喝，始終不讓人看見他們。他們葬棺的墳，常常是在高岸的樹枝上，或者把棺木放在石窠裏。南康三營的伐船兵說，曾親眼看見木客的葬儀，聽他們在喪禮上跳舞唱歌，雖然不同於人類，但聽起來像風吹過樹林的聲間，好像是唱歌和音樂演奏都融合在一起了。義熙年間，徐道復到南方去，派人砍木頭用來做船幫，木客就獻出了木頭，但仍然不露面。

區敬之

南康縣營民區敬之，宋元嘉元年，與息共乘舫，自縣溯流。深入小溪，幽荒險絕，人跡所未嘗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之中惡猝死，其子燃火守屍。忽聞遠哭聲，呼阿舅。孝子驚疑，俛仰間，哭者已至。如人長大，披髮至足，發多蔽面，不見七竅。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懼，遂聚（遂聚二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薪以燃火。此物言"故來相慰，當何所畏？"將須燃火，此物坐亡人頭邊哭。孝子於火光中竊窺之，見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須臾裂剝露骨。孝子懼，欲擊之，無兵杖。須臾，其父屍見白骨連續，而皮肉都盡。竟不測此物是何鬼神。（出《述異記》）

【譯文】

南康縣屯墾區的老百姓區敬之。宋元嘉元年時和兒子一同乘船，從縣裏逆流而上，進入了一條小河。這裏荒山野徑，地勢十分險峻，是個人跡不到的地方。晚上他們上了岸，在一個屋子裏歇息時，區敬之中了邪突然死去，他兒子點上火守在屍體旁。忽然聽見遠處傳來哭聲，哭的人喊着"阿舅"，區敬之的兒子十分奇怪，轉眼間那個哭喪的已經來到面前，個子和人一樣高，長頭髮一直垂到腳上。由於頭髮太密蓋住了臉，看不見這人的七竅。這人叫着區敬之兒子的名字，並說了些安尉弔唁的話。孝子心裏非常害怕，就聚攏柴禾點火。那怪物說："我是專門來慰向你的，你怕什麼呢？"剛要點火，見那怪物坐在死屍的頭旁哭起來。孝子借火光偷偷看，見那怪物把自己的臉蓋在死屍的臉上，片刻間死屍臉上的肉就被撕裂剝掉，露出骨頭。孝子嚇壞了，想打那怪物，但手邊沒有傢伙，不大工夫，他父親的屍體就只剩下了一架白骨，皮和肉都淨光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怪物是什麼鬼神。

劉雋

元嘉初，散騎常侍劉雋，家在丹陽。後嘗遇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率狡獪，面並不沾濡。俄見共爭一匏壺子，雋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雋得壺，因掛閣邊。明日，有一婦人入門，執壺而泣，雋問之，對曰："此是吾兒物，不知何由在此？"雋具語所以，婦持壺埋兒墓前。間一日，又見向小兒持來門側，舉之，笑語雋曰："阿儂已復得壺矣。"言終而隱。（出《幽明錄》）

【譯文】

散騎常侍劉雋，家住在丹陽。元嘉初年，有一天下起暴雨，他看見門前有三個六七歲的小孩，看樣都很機靈淘氣。但臉上都很潔淨。不一會兒就見三個小孩在搶一個葫蘆作的小壺。劉雋用彈弓打那壺，一下子打中了，小孩們就突然沒有了。劉雋把壺拿來，掛在房子邊上。第二天，一個女人進得門來，抓住那隻壺哭了起來，劉雋向她怎麼回事，回答說："這是我兒子的東西，不知怎麼會在這裏呢？"劉雋就把情況說了，那女人就把壺拿走埋在她兒子的墓前。過了一天，劉雋又看見那些小孩來到門邊，手裏舉着那個壺，笑着對劉雋說："我又得到我的壺嘍！"說完就不見了。

檀道濟

檀道濟居清溪，第二兒夜忽見人來縛己，欲呼不得，至曉乃解，猶見繩痕在。此宅先是吳將步闡所居，諺雲："揚州青，是鬼營。"青溪青揚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誅。（出《異苑》）

【譯文】

檀道濟住在揚州青溪時，他的二兒子夜裏忽然夢見有人來把他綁上了，想喊也喊不出來，到天亮才解開。一看，被綁過的繩印子還在身上。檀道濟住的是吳國的將領步闡的舊居。當地人口頭傳說："揚州青，是鬼營"。是說青溪和青揚都是"鬼營"。從步闡及檀道濟都被誅殺。

石秀之

丹陽石秀之，宋元嘉中，堂上忽有一人，著平巾幘，烏布褲褶，擎一板及門，授之曰："聞巧侔班垂，刻杭尤妙。太山府君故使相召。"秀之自陳："止能造車，制杭不及高平劉儒。"忽持板（板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而沒。劉儒時爲朝請，除歷陽郡丞，數旬而歿。（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宋代元嘉年間，丹陽人石秀之家忽然來了一個人，頭戴平頂頭巾，穿黑布夾衣褲，手裏拿着寫有公文的木板進了門，對石秀之宣讀說："聽說你手藝精巧可以比得上魯班，尤其善於造船，所以陰司的太山府君召你前往。"石秀之忙陳訴說："我只會造車，造船比不上高平人劉儒。"那人拿着板忽然就消失了，劉儒當時被宮廷請去，被任命爲歷陽郡丞，幾十天后就死了。

夏侯祖觀

元嘉中，夏侯祖觀爲兗州刺史，鎮瑕丘，卒於官。沈僧榮代之，經年，夏侯來謁僧榮，語如平生，每論幽冥事。僧榮牀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夏侯曰："豈能見與，必以爲施，可命焚之。"僧榮令對燒之，煙焰未滅，已見夏侯帶在腰上。僧榮明年在鎮，夜設女樂，忽有一女人在戶外，沈問之："吾本是杜青州彈箏妓採芝，杜以致夏侯兗州爲寵妾。唯願座上一妓爲伴戲。"指下坐琵琶。妓啼雲："官何忽以賜鬼。"鬼曰："汝無多言，必不相放。"入與同房別，飲酌未終，心痛而死。死氣方絕，魂神已復人形，在採芝側。（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元嘉年間，夏侯祖觀當兗州的刺史，坐鎮瑕丘，後來死在任上，沈僧榮代替了他的職務。一年後，夏侯突然來拜訪僧榮，談吐像他活着時一樣，談話中常常說到陰間的事。夏侯就指着牀上一條剛織好的鑲有寶石裝飾物的腰帶對僧榮說："我如果能讓這條腰帶再現，你就把它送給我好嗎？你現在可以把帶子燒掉。"僧榮就當着夏侯的面把那帶子燒了。帶子的煙火還沒滅，就見夏侯的腰上已係着那條帶子了。第二年，僧榮在他的駐所裏夜間找來些歌妓一起奏樂玩樂，忽然有一個女子來到門外。僧榮問她，她說："我原來是青州長官杜大人的彈箏妓女，名叫採芝。杜大人把我送給夏侯大人，我成了他寵愛的妾，把已經死了。現在我希望能在你的樂妓裏找一位和我作伴的一起玩。"說着女子就指了指正在樂隊裏彈琵琶的女子。彈琵琶的女子立刻哭了起來說："怎麼就把我送給鬼了呢？"採芝說："你少廢話，我不會放過你的。"彈琵琶的女子只好回屋和同伴們告別。宴會還沒散，琵琶女就突發心痛病死了。她剛斷氣，琵琶女的魂就覆成人形，站在採芝身旁。

張承吉

魏郡張承吉息元慶，年十二。元嘉中，見一鬼，長三尺，一足而鳥爪，背有鱗甲。來召元慶，恍惚如狂，遊走非所，父母撻之。俄聞空中雲："是我所教，幸勿與罰。"張有二卷羊中敬書，忽失所在。鬼於樑上擲還，一卷少裂壞，乃爲補治。王家嫁女，就張借□，鬼求紙筆代答。張素工巧，嘗造一彈弓，鬼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出《異苑》）

【譯文】

魏郡張承吉的兒子元慶十二歲。元嘉年間，元慶看見一個鬼，有三尺高，只有一隻腳，腳是鳥爪，背上有鱗甲。這鬼來召元慶，元慶就變得像犯神經病似的到處亂跑。父母打他，就聽見空中那鬼說："是我讓元慶這樣的，請不要責罰他吧。"張承吉有兩卷羊中敬的書。忽然丟失了，後來那鬼從房樑上扔下了書。原來其中的一卷有些損壞了，鬼還回來時已給修補好了。有個姓王的，她的女兒要出嫁，向張承吉借東西，鬼就要了紙筆替張承吉回答王家。張承吉手很巧，曾做了個彈弓，鬼借去了彈弓，第二天送還時，把彈弓給折壞了。

梁清

宋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方閒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又聞擗籮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二人，問；雲："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室仙人，（仙人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來過舊居。"仍留不去。或鳥首人身，舉面是毛。松羅驚。以箭射（毛松羅驚以箭射七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汙染箭。又覩一物，彷彿如人行（彷彿如人行五字原空缺，據黃本補。）樹摽，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沒。經日，又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造二升。數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拉欏牀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藥，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藥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做鬼。"問何以恆擲穢汙。答曰："糞汙者，錢財之像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爲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迭誦呪，見諸鬼怖懼，逾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如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從衆數十人，戴幘。送書粗紙，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雲："坐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敘吊，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雲"故孔修之死罪白箋。"以吊其叔喪。敘致哀情，甚有銓此。復雲，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殺，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清先本使敦煌，曾見此僧。清家有婢產，於是而絕。（原缺出處，今見《異苑》卷六。）

【譯文】

宋代安定人梁清，字道修，住宅在揚州右尚方一帶，是在徐州當過地方官的桓某的舊宅院。元嘉十四年二月，在宅院中幾次看到奇怪的亮光，又聽見劈掰竹籮的聲音。梁清讓一個叫松羅的使女去看，松羅看見了兩個人，問他們是誰，回答說，"姓華名芙蓉，是六甲至尊神派來的，跟着太微紫石仙人來重訪過去的居所，暫時停留一段。"松羅見它是鳥頭人身，滿臉都是毛，大喫一驚，用箭射它，那怪物隨着射出的箭消失了，看看箭頭，上面沾着深紅色的髒東西。又看見一個怪物，好象是人行走在樹間，梁清讓人刺中了它的大腿，掉下地來不見了。過了幾天，這怪物又在房上瘸着腿走，並向婢女要喫的。婢女做了飯糰給它喫，一頓竟吃了二升米的飯。幾天後，來了一羣鬼，個個奇怪模樣無法描述。他們拉障子搭牀鋪，搞得飛沙走石塵土飛揚，折騰了好幾個早晨也沒個完。有個婢女叫採藥。有一天碰到個鬼，穿着衣服戴着頭巾，騎着馬，帶着幾十個隨從，對採菊說，"我是天上的神仙，不要叫我鬼。"採菊問他爲什麼常常到處亂扔骯髒的東西，回答說，"糞便一類的髒東西，是錢財的象徵。扔這些東西，是很快要升官的預兆。"果然過了不久，梁清就升任了揚武將軍北魯郡的太守。梁清十分討厭憎恨那些在他院子裏胡鬧的鬼怪，就請來一個叫波羅迭的外國道人唸咒驅鬼。只見那羣鬼一聽咒語就嚇得翻牆鑽洞地逃掉了，一面逃一面發出像鳥叫似的聲音。從此這院子的鬼才徹底消除了。梁清剛到北魯郡上任時，半夜裏，婢女松羅又看見鬼怪的一隊威嚴儀仗，有幾十個隨從，戴着頭巾，送給梁清一張粗紙寫的信，筆體非常瀟灑秀麗，是很像王羲之、王獻之的風格。這個鬼唱道，"坐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原來鬼界也有弔唁的禮節，和人世沒什麼不同。鬼還轉告松羅向梁清要了一匣書，給書上題着"故孔修之死罪白箋"，以吊他死去的叔叔，弔文中敘述悲痛的心情，非常合乎祭悼的文體。鬼又說，最近到西方去時，遇見一個和尚，名叫大摩殺，向梁清問候，並讓他捎來五丸香交給梁清。原來梁清過去曾出使敦煌，在那裏曾認識大摩殺和尚。梁清家中家產婢僕都很富足。後來鬼再也沒來。

崔茂伯

崔茂伯女，結婚裴祖兒。婚家相去五百餘里，數歲不通。八月中，崔女暴亡，裴未知也。日將暮，女詣裴門，拊掌求前。提金罌，受二升許。到牀前而立，裴令坐，問所由。女曰："我是清河崔府君女，少聞大人以我配君，不幸喪亡。大義不遂，雖同牢未顯，然斷金已著，所以故來報君耳。"便別以金罌贈裴。女去後，裴以事啓父，父欲遣信參之。裴曰："少結崔氏姻，而今感應如此，必當自往也。"父許焉。裴至，女果喪，因相弔唁。裴具述情事，出罌示茂伯，先以此罌送女入瘞，既見罌，遂與裴俱造女墓。未至十餘里，裴復見女在墓言語，旁人悉聞聲，不見其形。裴懷內結，遂發病死，因以合葬。

【譯文】

崔茂伯的女兒許配給裴祖的兒子。但兩家相距五百多里地，好幾年不通音信。八月間，崔女突然死亡，這消息裴家並不知道。有一天黃昏時分，崔女突然來到裴家門前，敲門求進。她拿着一個能裝二升的金壇子，來到裴家公子的牀前站住。裴公子請她坐，問她是誰來作什麼。崔氏女說："我小時聽我父母說把我許配給你，但我不幸去世了，不能和你成婚。雖然沒達到相依相伴，然歸宿已經是必然的。所以我特來告訴你。"崔女告別時，把那金壇子送給裴公子。崔女走後，裴公子把這事告訴了父親打算寫信去向崔家查問，裴公子說："我和崔氏女小時確是訂了親，現在既然有這樣的感應，就應該我親自去一趟纔是。"父親答應了。裴公子到了崔家，崔女確已死了，於是就表示弔唁，並說了崔氏女顯靈的事，還拿出了崔氏女贈給他的金壇子。崔家本來是把金壇子給女兒隨殮的，現在見裴公子拿來金壇，就和他一起到崔氏女的墓地去。離墓地還有十幾裏時，裴公子又聽見崔氏女在墓地裏說話的聲音，旁邊的人也聽到了，只是看不見崔氏女的形象。裴公子由於悲痛鬱結在心中而得病死去。後來就把他和崔氏女合葬在一起了。

巢氏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爲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爲禍，夜輒出婢。聞與婢謳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者唯婢而已。恆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歌雲："閒夜寂已清，長笛亮且明。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出《幽明錄》）

【譯文】

元嘉年間，太山人巢氏，曾當過湘縣的縣令，現在住在晉陵。他家的一個使女出去打柴時，忽然有個人追人上來，和她問候攀談，兩人之間都產生了感情。那人跟着使女回到巢氏家，而且住下不走了。巢氏怕招來禍事，晚上就把使女趕出家門，可是還是聽見使女和那個外來的人談笑唱歌，一家老小都能聽見，但看不見那個人，只有使女自己能看見，那人常常給使女一些錢財和酒飯，使她日子過得很富足。有時使女和那人一塊喝酒，那人就吹起笛子唱歌，唱的是："閒夜寂已清，長笛亮且明。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胡庇之

宋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在焉。中宵朧月，戶牖小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二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投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擲之勢更猛。乃請道人齋戒轉經，竟從倍來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肉皆青暗，而亦甚痛。有一老奶，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廨火頻四發，狼狽澆沃並息。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喫驚，後忽語音似吳。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三更中，復外戶叩掌，便復罵之。答雲："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曰："我不識陶御史。"鬼雲："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雲："吾與之在京日，服事衡陽，又不常作御史。"雲："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爲。此廨本是沈宅，來看宅，聊復投擲狡獪。忿戾禳卻太過，乃至罵詈。命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告罪狀，事徹天曹。沈今爲（爲字原空缺，據黃本補。）天然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相當。"率之因請諸僧誦經齋戒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鬍丞，今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羣邪屏絕。依依曩情，故相白也。"（出《法苑珠林》）

【譯文】

宋代江西人胡庇之，曾當過武昌郡的郡丞。元嘉二十六年他一到任時，就發現他的府宅已經有鬼了。每當半夜，月色迷濛，門窗微開着，就能看見有人靠在門外站着，看樣子像個小孩。如果關上門，就能聽見木製拖鞋走路的聲音，卻什麼也看不見，像這樣的事有過不少次。元嘉二十八年二月，胡庇之全家得了傳染病。這時空中不時扔下來瓦片石塊，或撒下來陣陣灰土。到夏天過了一半時，家人的病都好了。但空中往下扔石頭瓦片更厲害了，胡庇之只好請來道士持齋唸經。可是鬼怪扔東西加倍兇猛起來，像下雨似的，只是不往道士和經書上扔而已。到秋冬以後，漸漸能聽見鬼的聲音，而且瓦片石塊砸到人身上，把人的皮肉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很痛。胡家有個老太太，忍不住就經常破口大罵，鬼就在她旁邊大喊大叫地嚇唬人。胡庇之又請來祭酒官，給上天寫了告鬼的狀子，又畫了符咒驅鬼，慢慢鬼才不再來騷擾了。到元嘉二十九年，鬼又來了，而且鬧得比以前更兇。第二年，胡家的府宅好幾次起火，拼命撲救才把火澆滅。鬼有時發出像狗叫的聲音，家人們就大聲呵斥一通。後來鬼忽然說話，口音像江浙人，三更時分來敲門。胡庇之問是誰，鬼說我叫程邵陵。等端着燈出來看時，又什麼都看不見。幾天後半夜三更時那鬼又來拍門，胡庇之就罵他。鬼說，"請不要罵我，我是個好神，不是以前的那個鬼。是陶御史派我來見你的。"胡庇之說："我不認識什麼陶御史。"鬼說："陶敬玄御史，你過去和他很有交情的嘛。"胡庇之說："我和陶敬玄在京城時，他是在衡陽作事，而且根本沒當過御史。"鬼說："陶敬玄現在可到了福地了，他是在天上作御史哩。過去到你的府宅來搗亂的是沈公，因爲你現在住的府宅本來是他的。他來看他的舊宅，扔石頭瓦片只是惡作劇開玩笑而已，可是你卻又請道士又畫符的，太過分了。還破口大罵，又讓僕婢無禮地對待他，他就更氣憤了。尤其是你請來祭酒向上天告他的狀，這事已經弄得天曹都知道了。沈公現在是天界的'天然君'，是皈依佛門的很虔誠的弟子，你不去從佛門上供求福，反而找來祭酒上狀子告他，他能不惱火嗎？所以希望你今後要誠心誠意的遵奉佛門的法規，千萬不要再把沈公當成惡鬼來對待。"胡庇之就請來一些和尚唸經持齋，向神求得福佑。經過一夜之後，又聽鬼在窗外說："陶御史已經知道這件事了，他讓我告訴胡郡丞，沈公現在已經在控告你了，而且頂得很緊。天曹審理的話，你並不太有理。如果你能完全皈依佛法，學經文，堅守戒律，就能使一切邪崇都絕跡了。這是陶御史對你們過去友情的報答，特地讓我向你轉達的。"

索頤

宋襄城索頤，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兇，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盛，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向來言兇，自吾居之，多年安吉，又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以後，便爲吉宅，居無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爲卷席大，高五尺許。頤父（賾父二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索，殺之。持刀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索必死，唯異姓無他。頤尚幼，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出《法苑珠林》）

【譯文】

宋代襄城有個索頤，他的父親向來不信妖魔鬼怪。有一個凶宅，凡住進去的人都會死掉。索頤的父親就買下搬進去了。住了不少年都是太太平平，子孫後代也很昌盛。後來索頤的父親謀到了一個年俸二千石的官，準備搬家去赴任。臨走前，請來了親戚族人，聚餐告別。在酒桌上，索頤的父親說："天下哪有什麼吉凶這些說道？這所宅子過去都說是凶宅，從我搬進來以後，多年來太平無事，而且我還升了官。可見根本就沒有什麼鬼怪存在。從今以後，這個府宅就是吉宅，就放心的住吧。"說完後，他起身去廁所，不一會兒就看見牆裏有一個東西，像捲起來的席子那麼大，五尺來高，他就跑回去拿來一把刀去砍它。一刀把席子從中間砍斷後，席子就變成了兩個人。他又橫着去砍，立刻又變成了四個人，而且這四個鬼怪奪下了他的刀把他殺掉了。然後鬼怪們衝進了屋裏，對索家的子弟亂殺亂砍，凡是姓索的都被殺死了，只有外姓人沒遭此橫禍。當時索頤還很小，奶媽抱着他從後門逃出去藏在別人家。結果索家只有他一個人倖免於難。索頤字景真，後來官作到湘東太守。

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王騁之 孟襄 司馬文宣 虞德嚴猛 郭慶之 薄紹之 索萬興 郭秀之 庾季隨　申翼之　王懷之　柳叔倫　劉廓　王瑤　王文明　夏侯文規

王騁之

琅邪王騁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爲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之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岡，既窆反虞，輿靈入屋，憑几忽於空中擲地。便有嗔聲曰："何不作輓歌，令我寂寂而行耶？"聘之雲："非爲永葬，故不具儀耳。"（出《法苑珠林》）

【譯文】

琅邪王騁之的妻子是陳郡的謝氏，生了個男孩小名叫奴子。一年後，王騁之娶了謝氏的一個叫招利的使女作小老婆，謝氏元嘉八年病逝。王家的祖墳在會稽，暫時先把謝氏埋在建康的東崗上。落葬後回去要在家祭祀，靈牌入室後，忽從供桌上摔下夾，就聽見謝氏惱怒的責怪說："爲什麼不奏哀樂唱輓歌？難道就讓我這樣冷清寂寞的上路嗎？"王騁之說："這裏不是你永久的墳地，只是暫時葬在這裏，所以就沒有舉行葬禮的儀式。"

孟襄

孟襄，字寶稱。元嘉十一年，爲吳寧令。其妻蔡氏，在縣亡。未幾，忽有推窗打戶，長嘯歌吟，撒擲燥土。復於空中揮運刀矛，狀欲加人。數數起火，或發箱篋之內，衣服焦而外不覺。因假作蔡氏言語，一如平生。襄因問曰："卿何以短壽？"答曰："是天命耳。然有一罪，爲女時曾宰一雞，被錄到地獄三日。聞人說，鑄銅像者可免，因脫金指環一雙以助之，故獲解免。"時縣有巫覡者，襄令召而看之，鬼即震懼。良久，巫者雲："見二物，其一如豕，一似雄雞，兩目直監豎。作亡人言是雞形者。"時又有慧蘭道人，善於呪術，即召之，令誦經呪。鬼初猶學之，有頃，失所在。（出《法苑珠林》）

【譯文】

孟襄，字寶稱，元嘉十一年時當吳寧縣令，他的妻子蔡氏在縣裏死了。沒過多久，忽然有鬼怪來推門敲窗戶，又叫又唱，還從空中往下撒乾土，並在空中揮舞刀槍，看樣子是要傷害人。家裏還失了好幾次火，有時打開衣箱，見箱內的衣物都燒焦了，外面卻一點也看不出來。有時鬼還模仿蔡氏說話，學得非常像。孟襄就問鬼："你爲什麼活得這麼短命？"鬼說，"這是我命中註定了的。不過我曾犯過一個罪，在做姑娘時曾殺過一隻雞。爲這罪我被罰，該到地獄裏呆三天。後來聽說鑄銅像可以免罪，就把一雙金指環捐助了，所以才免了下地獄的罪。"當時縣裏有巫婆和男巫，孟襄就找來讓他們看看是怎麼回事。鬼一見巫婆和男巫就很害怕。過了半天，兩巫說看見了兩個怪物，一個像豬，另一個像公雞，兩眼直瞪瞪地。學死去的蔡氏的，是那隻像雞的怪物。當時還有個慧蘭道人，善於唸咒驅鬼。孟襄就把道人請來，讓他誦經唸咒。鬼一開始還學道人唸咒，不一會兒，就消失了。

司馬文宣

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艱。弟喪數月，望旦，見其弟在靈座上，不異平日。回惶嘆吒，諷求飲食。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昇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墜此鬼中。"即沉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宣即夕夢見其弟雲："生所修善，蒙報生天。靈牀之鬼，是魔魅耳，非某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請僧轉《首楞嚴經》，令人撲擊之。鬼乃逃入牀下。又走戶外，形稍醜惡，舉家駭懼，詈叱遣之。鬼雲："飢乞食耳，經日乃去。"頃之，母靈牀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子孝祖與言，往反答對周悉。妝雖恐懼，久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於京師轉相報告，往來觀者，門限迭跡。時南林寺有僧，與靈珠寺僧舍沙門，與鬼言倫，亦甚款曲。鬼雲："昔世嘗爲尊貴，以犯衆惡，受報未競，果此鬼身。"雲："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癘，所應罹災者。不悟道人耳，而犯橫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糧，不得進此食也。"舍曰："鬼多知，我生來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對，具有靈驗，條次繁多，故不曲載。"舍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爲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稽留，因此故也。籍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以後，不甚見形。復往視者，但聞語耳。時之喜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雲："暫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見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雲："聽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後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出冥報記）

【譯文】

河內人司馬文宣，虔誠地信佛。元嘉元年，他的母親去世。他的弟弟去世幾個月後，一個十五的早上，司馬文宣看見弟弟在靈座上，和活着時一模一樣。弟弟長吁短嘆東張西望，並要求給點喫喝。文宣嘗試着和鬼對話，就問他："照你活着時那樣積德行善，如果按佛經上說的，應該昇天當神仙，或者轉世爲人，怎麼你竟落到當鬼的份上呢？"鬼就哼哼呀呀支吾起來，後來就默默地不回答了。這天夜裏，文宣夢見他弟弟來說："我生前行善積德，已經得到了昇天的好因果。在靈牀上的那個鬼，是個妖怪，並不是我。我怕哥哥你懷疑責怪我，特地來告訴你。"第二天早上，文宣請來和尚唸《首楞嚴經》，並叫人打鬼。鬼先是躲在牀底下，又逃到門外，形象非常醜惡，把全家人都嚇壞了，大家又喊又罵的追趕那鬼，鬼說："我不過是因爲餓了來要些喫的罷了。"過了幾天這個鬼就走了。可是這個鬼剛走，文宣母親的靈牀上又來了一個鬼。這個鬼身材粗壯高大，全身都是紅色。文宣的大兒子孝祖和這個鬼談話，向鬼提出些問題鬼都回答得很詳細。起初家裏人都挺怕這個鬼的，後來時間長了，大家漸漸有點習慣了。鬼也變得和大家十分親近，日常生活出出入入簡直成了家裏的成員了。京城裏漸漸傳開了這件事，就有不少人到文宣家裏看這個鬼，把門坎都要踩平了。當時南林寺有個和尚，還有靈珠寺的一個姓舍的和尚，一同來和這鬼談話，互相間也十分融洽。鬼說："我前世曾是個身份高貴的人，因爲在人間犯了不少罪，死後受報應得到的懲罰現在還沒有結束，所以現在仍然是個鬼。"又說："寅年時將有四百羣鬼到人世間大肆散播瘟疫，到那時凡是不信神拜佛的人都會遭到瘟災。那時候瘟疫會傳播得非常廣，不少積德行善的人免不了也會被誤傷，所以派我來監督察詢這件事。"和尚給鬼東西喫，鬼說："我有我自己的糧食，不能喫的東西。"舍和尚說："鬼知道的事情多，能不能告訴我，我這輩子怎麼成了出家人呢？"鬼回答說："出家人本來就是人世間的人，因爲你自己的誓願，你自然就出家修行了。"又問了一些生死存亡的道理，鬼都簡單扼要的回答了，而且說了一些很靈驗的事，這裏就不一一記載了。舍和尚說："人和鬼是兩條不同的路，你到人間既然不是找喫的，怎麼呆了這麼久呢？"鬼說："這裏有一個女子，應該抓到陰間去。但這女子行善積德非常誠心，這是很難得的。我長時間在人間停留，就是因爲這件事。我在這裏給主人家添了不少麻煩，真是太抱歉了。"從此以後，這個鬼就不常現形了。一些到文宣家看鬼的人，只是能聽見鬼說話而已。當時是元嘉十年。到了三月二十八那天，鬼對文宣說："我只是暫時在你家住，可是你全家都祈求神的保佑，對我這樣敬畏，我怎麼能長住下去呢。"孝祖說："你儘可以住，但爲什麼非要佔據亡靈供桌上的位置不可呢？"鬼回答說："你家死去的人，都有了自己的歸屬，這個靈座只是空設在那裏的，所以我就暫且住下了。"於是這個鬼就走了。

虞德嚴猛

武陵龍陽虞德，流寓益陽，止主人夏蠻舍中。見有白紙一幅，長尺，標蠻女頭，乃起扳取。俄頃，有虎到戶而退。尋見何老母摽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語蠻，於是相與執杖侍候，須臾虎至，即共格之。同縣黃期，具說如此。又會籍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見妻雲："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撝，狀如遮護。須臾，有二胡人前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婿得無他。（出《異苑》）

【譯文】

武陵龍陽的虞德，旅行列益陽，住在主人夏蠻的家中。他看見有張一尺多長的白紙裹着夏蠻女兒的頭，就把它取了下來。不一會兒，有一隻老虎來到門口又退回去了。頓時又看見何老母把那張紙又裹在夏蠻女兒的頭上，虞德就又把紙拿下來，這樣重複了幾次後，虞德就告訴了夏蠻。夏蠻就和虞德一齊拿着棍子守候在門口。不一會兒老虎又來了，兩個人就一起和老虎格鬥起來。同縣的黃期很詳細的說過這件事。還有一件事是，會稽人嚴猛的妻子出去打柴，被老虎殘害了。第二年，嚴猛在草叢中走路時，他的妻子突然出現了，對他說："你今天出門一定會遇到禍事，不過我可以幫你免禍消災。"說罷兩人一起往前走，忽然遇到一隻老虎，竄跳着向嚴猛撲過來，他妻子舉起手來分開十指遮護着他的身子。不一會兒，有兩個胡人從面前走過，妻子就指他們，虎立刻撲向兩個胡人，嚴猛終於平安無事。

郭慶之

黃州治下，有黃父鬼，出則爲崇。所著衣袷皆黃，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采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長丈餘，臂腦皆有黃色，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土俗呼爲黃父鬼。來通此婢，婢雲，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煙氣，或爲石，或作小兒或婦人，或如鳥如獸。足跡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跡，掌大如盤。開戶閉牗，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人。（出《述異記》）

【譯文】

黃州所轄地區有個黃父鬼，這鬼一出現就會作怪。黃父鬼穿一身黃衣服，進了誰家以後就張開嘴笑，這家人就一定會得瘟疫。這鬼高矮沒有一定，隨着住家的籬笆或高或矮。當地人都非常怕黃父鬼。但這鬼已有十多年沒出現了。廬陵人郭慶之家有一個僕人生的丫環，名叫采薇，年輕，長得也俊俏。宋孝建年間，忽然有一個人，自稱是山靈，像人一樣但全身赤裸，一丈多高，手臂和腦門上都有黃色，但皮膚潔淨，相貌也很端正，說話也很標準。這就是當地人稱的黃父鬼。這鬼來和丫環采薇私通，據采薇說，這鬼的一切都和人一樣。這個鬼經常來。但經常隱身。有時候也現形，但變化無常，有時大有時小，有時像一股煙，有時又變成一塊石頭。有時變成小孩、女子，有時又變成鳥或獸。黃父鬼的腳印像人，但有二尺長。有時腳印又像鵝掌，有盤子那麼大。這鬼來時，會隨意的開門關窗，象神一樣不知鬼不覺地就進屋了，和采薇說笑調戲，也和人一樣。薄紹之 薄紹之嘗爲減質參軍，元嘉二十四年，寄居東府之西賓別宅中。與祖法開鄰舍。開母劉，寢疾彌旬，以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夜半亡。二日，紹之見羣鼠，大者如豚，鮮澤五色，或純或駁，或著平上幘，或著籠頭。大小百數，彌日累夜。至十九日黃昏，內屋四檐上有一白鼠，長二尺許，走入壁  
下，入處起火。以水灌之，火不滅，良久自滅。其夜見人，修壯赤色，身光如火，從燒壁中出，徑入牀下。又出壁外，雖隔一壁，當時光明洞徹，了不覺又隔障。四更，復有四人，或與紹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暮迄旦，後夕復燒屋。有二人，長九尺許，騎馬挾弓矢，賓從數十人，呼爲將軍。紹之問："汝行何向？"答雲："被使往東邊病人還。"二十一日，羣黨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暮常失之，至曉輒還。爾夕試系之，須臾，有一女子來雲："忽系此狗，願以見乞。"答便以相與，投繩競不敢解，倏然走出。狗於是呻喚垂死，經日不能動。有一人披錦袍，彎弧注鏃，直向紹之。謂："汝是妖邪，敢幹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神尋收治汝。"鬼弛弦縱矢。策馬而去。（出《述異記》）

【譯文】

薄紹之曾當過臧質的參軍。元嘉二十四年，他借住在上司家的客舍裏，與祖法開是鄰居。祖法開的母親劉氏臥病在牀十多天，在元嘉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半夜時去世。五月二日，薄紹之看見一羣老鼠，大的像小豬，毛皮光亮，各種顏色都有，有的鼠是一種顏色，有的鼠是雜色的。有的鼠戴着頭巾，有的套着籠頭，大大小小有近百隻。從白天到晚上，這些老鼠不斷出現。到了十九日黃昏，裏屋四檐上有一隻白老鼠爬到牆下面。鑽進牆裏後立刻起了火，用水灌進去，火也不滅，過了半天，火自己才熄滅。這天夜裏看見一個人，又高又壯，全身紅色，發出像火似的光芒。這人從起過火的牆裏走出來一直鑽到牀底下，又鑽出牆外。雖然隔着一道牆，但當時通明透亮，一點也不覺得隔着什麼。到了四更，又來了四個人，他們有的和薄紹之說可以保佑他，有的對他瞪眼睛吐舌頭，從晚上一直折騰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晚上，屋子又起了火，來了兩個人，騎着馬挾着弓箭，帶着幾十個侍衛，侍衛們都稱那兩個騎馬的是將軍。薄紹之問他們從哪兒來，他們回答說是被派到東面去散佈瘟疫害人，剛剛回來。二十一日，那幫傢伙又來了。家裏原來有一隻白狗，自從家裏鬧鬼，這隻白狗一到晚上就丟，到第二天早上又回來了。這天晚上試着把狗拴上，不一會兒，有一個女人來說："別拴這狗，把它送給我吧。"答應把狗送給她，那女人竟扔掉繩子不敢牽狗，很快就走出去了，那狗就開始號叫呻吟，躺在地上不能動，快要死了。又有一個人穿着錦緞袍子，拉弓搭箭對準了薄紹之。紹之說："你是妖怪嗎？你少嚇唬人，我不怕你。你要不快快滾蛋，我馬上讓有至高法力的大神把你抓去，狠狠整治你！"鬼一聽，立刻挾起弓箭，打馬跑掉了。

索萬興 敦煌索萬興，晝坐廳事東間齋中，一奴子忽見一人著幘，牽一駾馬，直從門入。負一物，狀如烏皮隱囊，置砌下，便牽馬出行。囊自輪轉，徑入齋中，緣牀腳而上，止於興膝前。皮即四處捲開，見其中周匝是眼，動瞬甚可憎惡。良久，又還更舒合，仍輪轉下牀，落砌而去。興令奴子逐至司廳事東頭滅，惡之，因得疾亡。（出《述異記》）

【譯文】

敦煌人索萬興，白天坐在公事房東邊的書齋，他的僕人忽然看見一個戴頭巾的人，牽着一匹青白雜色馬進了大門。馬身上馱着一件東西，看上去像一個黑色的皮包。那人把皮包扔一臺階下就牽着馬出走了。這時，只見那黑皮色自己轉動起來，一直轉進了書房，順着牀腿滾上來，停在索萬興的腿上。接着，那黑皮包就自動從四邊打開，只見裏邊周圍全都是眼睛，每個眼睛都又眨巴又動彈，那樣子十分可怕。過了半天，黑皮包又自動合上，仍然像車輪般骨碌下了牀。轉到門外臺階下又往西轉去。索萬興叫僕人追那怪物，直追到辦公房的東頭就突然消失了。索萬興越想越憎惡，接着就得了病，很快就死了。

郭秀之

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棗樹，高四丈許。小婢晨起，開戶掃地，見棗樹上有一人，修壯黑色，著皁幞帽，烏韋褲褶，手操弧矢，正立南面。舉家出看，見了了。（了字原缺。據明抄本補。）秀之扶杖視之。此人謂秀之曰："僕來召君，君宜速裝。"日出便不復見，積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後便絕。（出《述異記》）

【譯文】

郭秀之住在海陵，宋代元嘉二十九年時，他已七十三歲了，生病住在堂屋裏。堂屋北面有棵大棗樹，有四丈多高。一天早晨，小丫環起來開門掃院子，看見棗樹上有個人，又高又壯，全身漆黑，頭戴黑布帽，穿黑色夾褲，手裏拿着弓箭，面朝南直直地站着。全家聽說後都出來看，都看得很清楚，也沒看出什麼名堂。後來郭秀之從病休牀上起來扶着柺棍也出來看，樹上那人就對秀之說："我是來召你到陰間去的，你還是快準備行裝上路吧。"太陽出來後，那個鬼就不見了，這樣過了五十三天，天天如此，直到郭秀之去世，那鬼才不再來了。

庾季隨

庾季隨，有節概，膂力絕人。宋元嘉中，得疾晝臥。有白氣如雲，出於室內，高五尺許。有頃，化爲雄雞，飛集別牀。季隨斫之，應手有聲，形即滅，地血滂流。仍聞蠻嫗哭聲，但呼阿子，自遠而來，徑至血處。季隨復斫，有物類猴，走出戶外，瞋目顧視季隨，忽然不見。至晡，有二青衣小兒，直從門入，唱雲："庾季隨殺官！"俄而有百餘人，或黑衣，或朱衣，達屋，齊喚雲："庾季隨殺官！"季隨揮刀大呼，鬼皆走出滅形，還步忽投寺中。子勿失父所在，至寺，見父有鬼逐後，以皮囊收其氣。數日遂亡。（出《述異記》）

【譯文】

庾季隨是個很有氣魄的大丈夫，有過人的力氣。宋元嘉年間，他得了病，白天躺在屋裏牀上。忽然有一股像雲似的白氣從屋裏冒出來，有五尺多高。不大會兒，白氣變成了一隻公雞，飛到另外一個牀上。季隨抄起刀向雞砍去，隨着刀聲落地，那公雞不見了，地下頓時鮮血橫流。接着就聽見一個蠻子老婦的哭聲，一邊哭一邊叫她的兒子，哭喊聲由遠而近，一直來到地上有血的地方。季隨揮刀又砍，那老婦變成一個像猴的怪物向門外逃去，還不時回頭用眼睛瞪季隨，突然就不見了。到下午三四點鐘時，有兩個侍從小孩從大門外一直走進屋來，大叫說："庾季隨殺了我家官人！"頓時來了一百多人，有的穿黑衣，有的穿紅衣，湧進屋後一齊大喊："庾季隨殺害了我家官人！"季隨揮舞着刀也大喊大叫，鬼們立刻逃走不見了，很快又都跑進寺廟裏了。庾季隨的兒子突然發現父親沒了，急忙趕到廟裏去，看見有鬼緊追在他父親身後，用皮袋子收他父親的氣，沒過幾天，庾季隨就死了。

申翼之

廣陵盛道兒，元嘉十四年亡，託孤女於婦弟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卿嚴齊息，寒門也，豐其禮賂始成。道兒忽室中怒曰："吾喘唾乏氣，舉門戶以相託，如何昧利忘義。結婚微族！"翼大惶愧。（出《搜神記》）

【譯文】

廣陵人盛道兒，元嘉十四年去世。臨死前把唯一的女兒託附給自己的小舅子申翼之。辦完喪事服孝期滿後，申翼之把盛道兒的女兒嫁給了北卿嚴齊息。嚴齊息家境、門第都很寒微，化了大量的財禮賄賂申翼之，這門親事才成。這天，申翼之突然聽見死去的姐夫盛道兒在屋裏大發脾氣嚷道："我臨死前只剩一口氣的時候，鄭重的把女兒託給了你，本指望你給她找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你怎麼竟昧着良心，見利忘義，爲我女兒結了這麼個貧家小戶爲親呢？"申翼之聽了又害怕又慚愧。

王懷之

王懷之，元嘉二十年，丁母憂。葬畢，忽見□樹上有嫗，頭戴大發，身服白羅裙，足不踐柯，亭然虛立。還家敘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仍變作向樹杪鬼狀。乃與麝香服之，尋如常。世雲，麝香辟惡，此其驗也。（出《異苑》）

【譯文】

元嘉二十年，王懷之的母親去世了。埋葬以後，忽然看見樹上有一個老太婆，頭戴大假髮，身穿白羅裙，雙腳並沒有踩在樹枝上，而是凌空站着。王懷之回家後向家人說這件事後，他的女兒就突然得了急病，面孔變成了剛纔樹上那個老太婆的樣子。王懷之就拿來一點麝香讓女兒喫下去，女兒的面孔才恢復了原來的模樣。世間都說麝香能避邪惡，這就是一個很靈驗的例證。

柳叔倫 宋孝武大明初，太尉柳叔倫，住故衡陽王故第。大明五年，忽見一腳跡，長二寸。倫有婢細辛，使取水浣衣，空中有物，傾器倒水。倫拔刀呼婢，在側聞有物行聲，以刀斫之，覺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後二十日，婢病死。倫即移屍出外，明日覓屍，不知所在。（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宋代孝武帝大明初年，太尉柳叔倫住在已去世的衡陽王的舊府宅。大明五年時，有一天柳叔倫忽然在地上看到一個腳印，只有兩寸長。柳叔倫有個使女叫細辛，當她去打水洗衣服時，聽見空中有個怪物把一盆水倒了下來。柳叔倫就抽出刀來招呼使女，就聽得身旁有怪物走路的聲音，用刀猛砍下去，覺得砍中了。拿燈來一照，地上全是血。過了二十天，使女細辛得病死了。柳叔倫就把細辛的屍體挪到外面去。第二天再去看，屍體卻不知哪裏去了。

劉廓 宋沈攸之在鎮，朱道珍嘗爲孱陵令，劉廓爲荊州戶曹，各相併居江陵，皆好圍棋，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日亡，至數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雲，朱孱陵書。題雲："每思棋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顧。"廓讀畢，失信所在，寢疾尋卒。（出《諸宮舊事》）

【譯文】

宋代時，沈攸之當鎮守使，朱道珍曾當孱陵令，劉廓當荊州戶曹。這三個官戶都住在江陵，都喜歡下圍棋，常常不分晝夜的聚在一起下棋。朱道珍在元徽三年某月六日去世。過了幾個月，有一天劉廓在屋裏坐着，忽然來了一個人拿着一封信交給劉廓說，"這是朱道珍給你的信。"劉廓打開信，見信上寫道，"經常想起咱們在一起下棋的美好往事，如今我們相隔太遠無法實現。但我倆有緣相會，我想最近就能見到你了。"劉廓讀完了信，信就忽然消失了。不久劉廓就病死了。

王瑤

王瑤，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瑤亡後，有一鬼，細長黑色，袒著犢鼻褌，恆來其家。或歌嘯，或學人語。常以糞穢投入食中，又於東鄰庾家犯觸人。不異王家時，庾語鬼："以土石投我，了（了原作子，據明抄本改。）非所畏，若以錢見擲，此真見困。"鬼便以新錢數十，飛擲庾額。庾復言："新錢不能令痛，唯畏烏錢耳。"鬼以烏錢擲之，前後六七過，合得百餘錢。（出《述異記》）

【譯文】

宋朝大明三年，王瑤在京城病故。王瑤死後，有一個鬼，細高個兒，渾身黑色，上身光着，下穿一條犢鼻形褲子。這個鬼常常到王瑤家來，有時唱歌，有時大叫，有時學人說話，還常常把糞便等髒東西扔進食物裏。後來這鬼又跑到王瑤家的東面鄰居庾家去禍害人，和在王家一模一樣。庾某就對鬼說："你拿泥土石塊打我，我纔不怕呢。你要是拿錢打我，那我可真受不了。"鬼就拿了幾十個新錢打下來，正打在庾某的額頭上。庾某又說，"新錢打不痛我，我只怕舊錢。"鬼就拿舊錢打庾某，前後打了六七次，庾某一共得了一百餘錢。

王文明

王文明，宋太始末江安令。妻久病，女於外爲母作粥，將熟，變而爲血。棄之更作。復如初。母尋亡。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臥靈牀上，如平生，諸兒號戚，奄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所使婢，妊身將產。葬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爲父辦食，殺雞，割洗已竟，雞忽跳起，軒道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續喪亡。（出《述異記》）

【譯文】

王文明，宋代太始末年任江安縣縣令。他的妻子得病已經很久了，他的女兒在外面給母親作粥。粥快熟的時候，忽然變成了血。女兒把血倒掉又重新作粥，粥又變成了血，她母親很快就死去了。後來，兒女們在母親的靈前哭喪，忽然看見母親躺在靈牀上，像活着的時候一樣。兒女們哭得更悲痛了，但母親又突然消失。王文明過去曾和他妻子的丫環有私情，丫環已懷了孕將要臨產。妻子出殯那天，讓丫環看家，其他人都一塊到基地去了。送殯的人們剛剛走出去，王文明已死的妻子就跑進屋裏痛打那丫環。後來，王文明的女兒們爲他做飯，殺了雞之後把雞都褪淨切好了，那雞竟突然活了，而且跳起來昂首打起鳴來。王文明很快就死了，他的兒女們也都陸續死去。

夏侯文規

夏侯文規居京，亡後一年，見形還家，乘犢車，賓從數十人，自雲北海太守。家設饌，見所飲食，當時皆盡，去後器滿如故。家人號泣，文規曰："勿哭，尋便來。"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輒來，或停半日。其所將赤衣騶導，形皆短小，坐息籬間及廂屋中，不知文規當去時，家人每呼令起，玩習不爲異物。文規有數歲孫，念之抱來，其左右鬼神抱取以進。此兒不堪鬼氣，便絕，不復識之，文規索水噀之，乃醒。見庭中桃樹，乃曰："此桃我所種，子甚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爲不畏？"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見地有蒜殼，令拾去之，觀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出《甄異錄》）

【譯文】

住在京城的夏侯文規，死後一年現形回家，坐着牛車，帶着幾十個隨從，自己說已當上了陰界的北海太守。家裏人爲他設下了祭祀的酒飯，擺好後不一會兒飯食就光了，等他走後，碗碟裏的食物又是滿滿的了。當時家裏的人都悲痛地哭號着，夏侯文規說："別哭，我很快還會再來的。"從此以後，每隔一個月或四五十天，夏侯文規就回家一次，有時來家後能停留半天。他帶來的穿紅衣服的馬伕和開道的侍從個子都十分矮小，坐在籬笆間或廂房裏休息。家裏人不知道夏侯文規什麼時候走，就招呼那些馬伕和隨從，跟他們在一起遊戲玩耍，一點也沒把他們當成鬼怪。夏侯文規有一個才幾歲的孫子，非常想念，讓人抱來看看。他左右的鬼神就把小孫子抱來交給他。小孫子由於太小受不了鬼的陰氣，一下子就斷了氣，不認得人了，文規就要來水噴了下去，那孩子才甦醒過來。夏侯文規看見院子裏的桃樹就說："這棵桃樹是我種的，結的桃子很好喫。"他的妻子就問他："都說鬼最怕桃樹，你怎麼不怕呢？"夏侯文規說："桃樹上東南朝着太陽的樹枝長二尺八寸的，我很討厭，但不一定害怕。"夏侯文規看見地上有蒜皮，就讓家裏人拾起來扔出去。看他的意思，好像是討厭蒜，也害怕桃樹。

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袁炳 費慶伯 劉朗之 長孫紹祖 劉導 劉氏 崔羅什 沈警

袁炳

宋袁炳，字叔煥，陳郡人，秦始末，爲臨湘令。亡後積年，友人司馬遜，於將曉間如夢。見炳來，陳敘闊別，訊問安否。既而謂遜曰："吾等平生立意着論，常言生爲馳役，死爲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恆患在世爲（爲原作有，據明鈔本改。）人，務馳求金幣，共相贈遺。幽途此事，亦復如之。"遜問罪福應報，定實何如。炳曰："如我舊見，與經教所說，不盡符同，將是聖人抑引之談耳。如今所見，善惡大科，略不異也。然殺生故最爲重禁，慎不可犯也。"遜曰："卿此徵相示，良不可言，當以語白尚書也。"炳曰："甚善，亦請卿敬詣尚書。"時司空王僧虔爲吏部，炳、遜世爲其遊賓，故及之。往返可數百語，辭去。遜曰："闊別之久，恆思少集。相值甚難，何不且住？"炳曰："止暫來耳，不可得久留。且（且字原空缺，據《法苑珠林》卷二一補。）此輩語，不容得委悉。"揖別而去。初炳來暗夜，遜亦了不覺所以，天明得睹見。炳既去，遜下牀送之。始躡履而還暗，見炳腳間有光，可尺許，亦得照其兩足，餘地猶皆暗雲。（出《冥祥記》）

【譯文】

宋時袁炳，字叔煥，陳郡人。秦始末年，做了臨汀縣令，在他死去多年之後，朋友司馬遜，在天快亮的時候做了一個夢，夢見袁炳來了，敘說別後衷腸，詢問他近況怎樣，然後對司馬遜說："我們這輩子表達胸臆、觀點，常說活着只能被人驅使，死了纔是休息，今天我才明白，並非如此。經常憂慮的是，人活在世上，總要爲求財而奔波，爲互贈而忙碌，其實，在陰曹地府，這種事也是一樣。"司馬遜又問禍福報應的情況，又怎麼去實現，袁炳說："我過去的觀點，和佛經所教明的那樣，不全相同，也許是聖人危言聳聽的話，現在我認爲善惡兩大類，一點沒有不一樣的。但是殺生是大禁，切切不可冒犯。"司馬遜說："您這樣明確地告訴我，真是妙不可言，應該將這話告訴尚書。"袁炳說："太好了，也請您將此話敬告尚書大人。"當時，司空王僧虔任吏部尚書，袁炳、司馬遜是他一生交往的朋友，所以到他那兒去了，往返說了幾句話，便要辭別，司馬遜說："分別了這麼久，經常想稍稍聚集一下，再相見也很難，爲什麼不再停留幾天？"袁炳說："這只是抽空趕來，不能夠久留。而且我剛纔說這些話，不允許讓別人全都知道。"然後拜別而去。起初袁炳來的時候是黑夜，司馬遜也不覺得怎樣。但是到了天亮他才瞧見，袁炳離開後，司馬遜下牀送他，剛穿上鞋子，地面還很黑暗，看到袁炳兩腳之間有光亮，約一尺多長，也能夠照到他的兩腳，周圍其他地方還是很暗。

費慶伯

宋費慶伯者，孝建中，仕爲州治中。假歸至家，忽見三騶，皆赤幘，同來雲："官喚。"慶伯雲："才謁歸，那得見召。且汝常黑幘，今何得皆赤幘也？"騶答雲："非此間官也。"慶後方知非生人，遂叩頭祈之，三騶同詞，因許回換，言："卻後四日，當更詣君。可辦少酒食見待，慎勿泄也。"如期果至，雲："已得爲力矣。"慶伯欣喜拜謝，躬設酒食，見鬼飲噉不異生人。臨去曰："哀君故爾，乞祕隱也。"慶伯妻性猜妬，謂伯雲："此必妖魅所罔也。"慶伯不得已，因具告其狀。俄見向三駒，楚撻流血，怒而立於前曰："君何相誤也。"言訖，失所在。慶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出《述異記》）

【譯文】

南朝宋時，有個名叫費慶伯的人，在孝建年間，在州治所在地爲官放。假回到家裏，忽然看見三個侍從打扮的人，都戴着紅色的頭巾，一起上來道："長官叫你去。"費慶伯說："剛剛我才拜見他回來，怎麼能還要召見我呢？而且你們經常戴黑頭巾，今天爲什麼戴起紅的了？"侍從答道："我們可不是陽間的官。"費慶伯才知道這些人不是活人。忙跪拜祈求活命。三侍從看見這種情形，就答應了他的請求，於是答應換個人捉了交差，對他說過了四天必當再到他那去，可置辦些酒飯招待他們，千萬不可泄露天機。到了那日子果然都來了，說："我們已經爲你出力了，你無事了。"費應伯高興極了，忙拜謝他們，親自擺設了宴席款待。看見這三個鬼喫喝的樣子和活人沒有什麼不同，他們臨走時說："我們可憐你才這樣做，希望你千萬保密。"費慶伯的妻子生性十分多疑，對費慶伯說："這一定是妖怪所變來騙你的。"費慶伯不得已便把前因後果全都告訴了妻子，時間不長看見三個侍從全身被鞭打流血，憤怒地站在堂前，說："你爲什麼要害我們？"說完，就不在了。慶伯馬上就得了暴病，不到天亮就死了。

劉朗之

梁安成王在鎮，以羅舍故宅，借錄事劉朗之。嘗見丈夫衣冠甚偉，斂衿而立，朗之驚問，忽然失之。未久，而朗之以罪見黜，時人謂君章有神。（出《述異記》）

【譯文】

南朝梁安成王屯兵邊鎮，把羅舍以前的住宅，借給了錄事劉朗之。劉曾經看見了一個男子穿戴很華貴，整肅着衣服站在那裏，劉朗之喫驚地問他，那人突然就不見了。不久，劉朗之因爲犯錯被貶官，當時的人們傳說劉朗之府上常有鬼神出現。

長孫紹祖

長孫紹祖，常行陳蔡間。日暮，路側有一人家，呼宿，房內聞彈箜篌聲。竊於窗中窺之，見一少女，容態嫺婉，明燭獨處。紹祖微調之，女撫弦不輟。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宵良會稀。欲持留客被，一願撫君衣。"紹祖悅懌，直前撫慰。女亦欣然曰："何處公子，橫來相干。"因與會合，又謂紹祖曰："昨夜好夢，今果有徵。"屏風衾枕，率皆華整。左右有婢，仍命饌，頗有珍羞，而悉無味。又飲白醪酒，女曰："猝值上客，不暇更營佳味。"才飲數杯，女復歌，歌曰："星漢縱復斜，風霜悽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因前擁紹祖，呼婢撤燭共寢，仍以小婢配其蒼頭。將曙，女揮淚與別，贈以金縷小盒子："無復後期，時可相念。"紹祖乘馬出門百餘步，顧視，乃一小墳也。愴然而去，其所贈合子，塵埃積中，非生人所用物也。（出《志怪錄》）

【譯文】

長孫紹祖，經常在陳蔡一帶奔波。有一天天黑時，看見路邊有一個人家，紹祖請求借宿。聽見屋裏面有彈箜篌的聲音，他偷着向窗口看了一下，看見一個少女，容貌儀態都非常美好，在明亮的蠟燭邊一個人坐着，紹祖稍稍挑逗她，少女彈着箜篌不停下，微笑着唱道："宿昔相思苦，今宵良會稀。欲持留客被，一願拂君衣。"紹祖很高興，上前安撫她，少女也高興地說："你是哪裏的公子，突然來這幹什麼？"於是便與其歡會。又對紹祖說："昨晚我做了一個夢，今天果然應驗了。"屏風後面的被枕都十分華麗整齊，周圍還有婢女。少女忙派人備好酒席，還真有一些珍貴佳餚，只是都沒有味道。又喝了幾杯酒，酒味也很談。女子說："突然遇到上等賓客，沒有時間更換好的酒席。"剛喝了幾杯，女子又唱歌，歌詞是："星漢縱復斜，風霜悽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又喝了幾杯，便上前抱着紹祖，叫婢女撤燈共睡，又把她的婢女匹配給紹祖帶的僕伕。天快亮時，女子揮淚和他告別，把金縷小盒子贈給他，不能有見面的日子了，時常可想念着她。紹祖騎馬出門走了一百多步，回頭一看，竟是一座小墳，他悲愴地離去，她所贈送的盒子，裏面積滿灰塵，不是活人所用的東西。

劉導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梁真簡先生瓛三從侄。父謇，梁左衛率。導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關康曾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炯同宴，於時秦江初霽，共嘆金陵，皆傷興廢。俄聞松間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閒，欲冀少留，願垂顧眄。"語訖，二女已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絹縠，馨香襲人，現年二十餘。導與士炯，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住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抱。"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既來敘會，敢不同觴。"衣紅絹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願思飲焉。"衣紫絹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官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葢謂君子。"導語夷光曰："夫人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炯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相匹。"夷光曰："阿婦夫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沙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爲越所遷，妾落他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國。今吳王已耄，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貢吳王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亦因緣會。"言訖惘然。導與士炯深感恨，聞京口曉鍾，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留與導。夷光拆裙珠一雙，亦贈士炯。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見。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出《窮怪錄》）

【譯文】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是梁朝真簡先生劉瓛的三從侄。他的父親是劉謇，任梁朝的左衛率。劉導好學，胸有大志，鑽研經史典籍，仰慕晉朝的關康曾經隱居在京口，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李士炯一同歡宴，就在此時揚子江面剛剛雨過天晴，便一同在金陵把酒言歡，對廢都金陵的興衰存亡都十分感慨。突然聽見山中松林之間有幾聲女子的笑聲傳來，便看一個婢女，站在劉導的面前說："從館娃宮回來的路上經過此地，聽到您二位志向高雅，請求二位稍留一段時間，希望您看看我們。"剛說完另外兩位女子已經到了。容顏很特別，都象仙女一樣美麗，穿着紅色和紫色的絹綢衣服，香氣襲人，年齡都在二十多歲。劉導和楊士炯不自覺地站起來，對他們說："人間俗氣，怎麼能降下你們這樣的仙女來？"兩個女子互相看了看，笑着說："快停下你們這輕薄的話吧，希望你們能平靜地說出你們深遠的抱負。"劉導在酒席邊上做揖說道："塵世渾濁的酒，您二位是不能夠喝的。"兩個女子笑着說："既然來和二位相會敘話，怎麼能不一起飲酒呢？"穿紅衣的女子原來就是西施，她對劉導說："我們剛纔從廣陵渡江回來，疲勞得受不了，很想喝一杯酒。"穿紫衣的是夷光，對劉導說："這是和我一同來的三妹，不介事俗在幽邃的地方隱居很久了，和我一同出來，也應該是有德行的。"劉導對夷光說："您的姐姐我來給她匹配。"又指李士炯說："這是您的佳偶呀。"夷光大笑着，仔細看着李士炯。西施說："李郎的儀表風采，也足以和我匹配。"夷光說："我這個丈夫的容貌又怎能動人呢？"席上的人都哈哈大笑，都站起來離開席就寢。快到了清晨，兩個女子請求離去。天還沒亮，西施對劉導說："我原本是浣沙的女子，吳王夫差的姬妾，你本來知道這些情況，我被越國選中，落入別人手中，吳王死後，又回到故國，而今吳王已經年老，不能讓我再等春秋。夷光是越王的女兒，越國過去進貢吳王，我和夷光相互友愛，坐便同席，出門便同坐一車。今天出來，也是因緣份纔會面。"說完西施顯出精神恍惚的樣子。劉導和楊士炯深感遺憾，聽到京口清早鳴鐘聲，各自互相拉着手說："今後相會沒有日子了。"西施把一雙寶鈿贈給劉導，夷光拆了裙上的一對玉珠也給了李士炯。說完，兩個女子乘着寶車象細雨輕風一樣離開了，她們的聲音還象在耳邊，不一會兒，天亮了。那時是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

劉氏

梁武帝末年，有人姓劉，而不知名。於堂屋脊，見一物，面如獅子，兩頰垂白毛，長尺許，手足如人，徐徐舉一足。須臾不見，少時劉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梁武帝末年，有個姓劉的人，不知道叫什麼名字。有一天突然看見堂前屋脊上有一個東西，臉象獅子一樣，兩邊面頰上垂着白毛，有一尺左右長，手和腳都象人，緩緩地抬起一隻腳，突然便不見了，不一會劉氏就死了。

崔羅什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道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閣相接。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重蒙厚命，素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什就牀坐，其女在戶東坐，與什敘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女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皆若吟嘯，故入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奉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屆歷下，以爲不祥，遂躬設齋，以環佈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桓家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園中食杏，忽見一人云："報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嘆。（出《酉陽雜俎》）

【譯文】

長白山的西邊有個婦人的墳墓，魏孝昭王的時候，聞名且傳天下。清河有一個叫崔羅什的人，二十歲就有很高的名望，被徵召爲州官，路上經過此地，忽然看到路邊有一片樓閣相接，紅門白牆。不久，有一個婢女從樓閣出來，對崔羅什說："我家女主人要見您。"崔羅什恍惚下馬，經過兩重門內，又有一個婢女在前面引路。崔羅什說："行路途中，忽然被厚愛，一向沒敘說過什麼，就不進去了吧。"婢女說："我家女主人本是平陵劉府君的妻子，侍中吳質的女兒，劉府君先走了，所以她想要見您。"崔羅什便跟着進去了。崔羅什靠牀邊坐下，那女子在東面坐着，和崔羅什閒談，問寒問暖。房中有兩個婢女手拿蠟燭，那女子叫一個婢女，讓她把玉夾跪着放在崔羅什的前面。崔羅什平常很有文采，很善於諷喻吟詩，他雖疑心這些都不是活人，卻也滿心歡喜。女子說："等到您在這停留，院子裏的樹木都好似在吟詩作歌，所以請您進來拜見你的容顏。"崔羅什便問："魏帝給你父親一封信，稱謂你父親是元城令，是不是呢？"那女子說："我父親做元城令時，是母親生我的那一年。"崔羅什仍和她談論漢魏時事，全都和漢魏史實一一符合，說的話很多，不能都記載，崔羅什又說："您的丈夫姓劉，希望您能告訴我他的名字。"那女子說："拙夫是劉孔才的第二個兒子，名叫瑤，字是仲璋，因爲犯了過錯被捉去，竟一去不回來。"崔羅什下牀辭別想離開，那女子說："今後再過十年，會再見面的。"崔羅什便拿頭上的玳瑁簪給了那女子，女子也把手指上的玉環贈給了崔羅什，崔羅什上馬走了幾十步，回頭便看到一個大墳，他又下馬走到墳邊，認爲剛纔的事很不吉利，便親自設齋，來佈施羣鬼。天統末年，崔羅什被公事所牽連，在桓家修築河堤，崔羅什便在府上，把這些事告訴了濟南的奚叔布，便哭着說："今年竟是十年了，會怎麼樣呢？"崔羅什在園中喫杏，忽然看見一個人說："我來報告女郎的口信。"不久就離去了，崔羅什一個杏還沒喫完就死了。崔羅什做了十二年郡的功曹，被州里所推重，等到死了，沒有不感傷的。

沈警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美風調，善吟詠，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語曰："玄機在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荊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餚祈禱，警獨酌水具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嶽谷。雖致之非遙，而薦之隨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畢，聞簾外歎賞之聲，復雲："閒宵豈虛擲，朗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拜雲："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縣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詠，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雲："適衡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手出門，共登一輜軿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間以珠璣，光照滿室。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餚。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而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可傳於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醒。"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道。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煙霧裏，空看雁足不傳書。"警歌曰："義熙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使伴沈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相王碑，此時想念頗切，不意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賒。況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暱。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姊已在門首。"警於是抱持置於膝，共敘衷款。須臾，大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纏萬縷，結縷幾千回。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極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軿，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鹹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敘離恨，書末有篇雲："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望原作忘，據陳校本改。）從此遂絕矣。（出《異聞錄》）

【譯文】

沈警字玄機，是吳興縣武康人。善於歌賦詠詩，做過樑代的東宮常侍官職，在當時很有名。每當有王公貴族擺宴請客，一定要派車去邀請他參加。當時流傳說："只要有沈警在宴席上，就一定能夠使賓客傾倒。"人們推崇他到這樣的程度。後來楚國亡國了，沈警就來到北周做上柱國一職。一次他奉命出使秦隴，途中經過張女郎廟，旅行中多用酒菜祈禱，沈警單單酌水祝詞："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嶽谷。雖然祝詞達不到那麼遙遠，可是隨俗獻上祭品，誠意在此，望神能感知。"日落後，住宿在旅館，靠在窗邊望月，做了《風將雛含嬌曲》，那歌曲是："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繼續作歌道："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吟詠完畢，聽到簾外有讚歎欣賞的聲音，又說道："閒宵豈虛擲，朗月豈無明？"聲音清越婉轉，與常人不一樣。忽然看見一個女子挑簾進來，下拜說："張姑娘姊妹向使節您問候。"沈警感到奇怪，就整理衣帽，還沒等他離開坐位，兩位女郎已經進來，對沈警說："您翻山越嶺辛苦得很，確實該晝行夜息多保重。"沈警說："旅行在路途，春夜多感觸，聊以幾句詩，略消旅愁苦，哪想到你們，二位仙駕屈尊來臨，想知道你們誰大誰小。"兩位女子相視而笑，大女郎對沈警說："我是女郎的妹妹，嫁給廬山夫人的長子。"指着小女郎說："她嫁給衡山府君的小兒子，想邀一同在生日這天，一同去看大姐。我們大姐進城還沒回來，山裏幽寂，好的夜色我們又多有感懷，特意誠摯地請您前去赴會同歡共樂，怕是委屈您了，請您別怕勞累。"於是攜手出門，一同登上馬車，用六馬駕的車，奔馳而去。不久到了一個地方，紅樓玉閣，全都非常華麗，她們讓沈警停在一個水閣裏，香氣從外進來，簾幌有很多金縷翠竹，夾有珠璣，光照滿屋。不一會兒，兩個女郎從閣後飄然而來，拜過沈警靠他坐下，又準備酒菜，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抱着琴，彈了幾曲，都不是人間所能聽到的。沈警歎賞很久，希望彈琴的寫下歌詞，小女郎笑着對沈警說："這是秦穆公、周錄王太子、神仙所創制的，不能傳給人間。"沈警粗略記下幾曲，不敢再問，等到酒醉，大女郎唱道："人神相合兮後合難，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唱道："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遒。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寫道："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煙霧裏，空看雁足不傳書。"沈警唱道："義熙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兩個女郎相視流淚，沈警也流下了眼淚。小女郎對沈說："蘭香姨、智瓊姐，也常懷這種遺憾啊。"沈警看見兩個女郎歌詠極爲歡暢，卻不知道他們的祕密在哪裏，沈警回頭看小女郎說："潤玉，這個人可惦念。"很久，大女郎命令穿鞋，和小女郎一同出去，到門那兒，對小女郎說："潤玉可陪伴沈郎睡覺。"沈警欣喜得不得了，就攜手進入門中，已看見小婢女上前鋪上被褥，小女郎拉着沈警的手說："過去跟兩位妃子游玩湘川，看見您在舜帝廟讀相王碑，當時非常想念您，沒想到今夜能高興遂了盼望已久的願望。"沈警也有同樣的心情，感到很歡愉。拉着她的手坦誠述說，不能控制情感。小婢女美麗端莊，上前獻歌道："人神路隔，別會賒。況妲娥妬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瑣。"於是他們關上門睡覺了，非常歡愛。快天亮，小女郎起牀，對沈警說："人神情況不一樣，不能貪戀白天。大姐已在門口。"沈警於是抱她放在膝上，一同敘說衷腸。不一會兒，大女郎就又到前，相對流淚，不能控制自己，又擺上酒，沈警又唱道："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沈警就贈給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給沈警金合歡結，唱道："結心纏萬縷，結縷幾千回。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給沈警瑤鏡子，唱道："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答很多，不能全都記下，略記幾首罷了。於是她們和沈警走出門，又駕上那輛輜軿車，送到下廟，就拉着手嗚咽而別。沈警等回到旅館，從懷中拿出瑤鏡、金縷結，很久，才告訴主人，昨夜不知是在哪裏。當時同伴都奇怪沈警夜裏有種特別香味，沈警後來出使回來，到廟裏，在神座後面找到一個綠箋，竟是小女郎給沈警的信，詳盡敘說離別之恨，信尾寫道："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沈警和小女郎從此就斷絕了一切音信往來。

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馬道猷 顧總 邢鸞 肖摩侯 道人法力 肖思遇 任胄 董壽之 樊孝謙

李文府 史萬歲 房玄齡 魏徵 唐儉

崔子武

齊崔子武幼時，宿於外祖揚州刺史趙郡李憲家。夜夢一女子，姿色甚麗，自謂雲龍王女，願與崔郎私好。子武悅之，牽其衣裾，微有裂綻。未曉告辭，結帶而別。至明，往山祠中觀之，傍有畫女，容狀即夢中見者，裂裾結帶猶在。子武自是通夢，恍惚成疾。後逢醫禁之，乃絕。（出《三國典略》）

【譯文】

南齊崔子武小時候住在外祖父揚州刺史趙郡人李憲家。夜裏夢見一個女子，姿色很美麗。自稱是龍王的女兒，願意同崔子武私下交好。子武很高興，牽着她的衣袖。微微拉出一條裂縫。天沒亮她就告辭，子武給她衣帶打上一個結走了。到了白天，子武去山祠中參觀。旁邊的牆上掛有一個女子的畫像，容貌體態就是夢中見到的那個女子。裂縫的衣袖和打着結的帶子也在像上。子武自然明白了那個夢，恍恍惚惚得了病。後來遇到醫生禁止他的夢昧，就斷絕了。

馬道猷

南齊馬道猷爲尚書令史，永明元年，坐省中，忽見鬼滿前，而傍人不見。須臾兩鬼入其耳中，推出魂，魂落屐上。指以示人："諸君見否？"旁人並不見。問魂形狀云何，道猷曰："魂正似蝦蟆。"雲："必無活理，鬼今猶在耳中。"視其耳皆腫，明日便死。（出《述異記》）

【譯文】

南齊馬道猷爲尚書令史。永明元年，在坐着自省中，忽然看見鬼滿滿地站在眼前，而旁人都看不見。一會兒，兩個鬼進入到他耳中，推出他的魂，落在鞋上。馬道猷指着魂示意旁人："諸位看到了嗎？"旁人並沒有看見，問魂的形狀象什麼？道猷說："魂正象蝦蟆。"還說自己一定沒有生還的可能，鬼現在還在他的耳中。旁人看他的耳朵都腫了，第二天就死了。

顧總

梁天監元年，武昌小吏顧，性昏憨，不任事。數爲縣令鞭樸，嘗鬱郁懷憤，因逃墟墓之間，彷徨惆悵，不知所適。忽有二黃衣，顧見總曰："劉君頗憶疇日周旋耶？"總曰："敝宗乃顧氏，先未曾面清顏，何有周旋之問？"二人曰："僕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禎，爲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謫爲小吏。公當自知矣。然公言辭歷歷，猶見記事音旨。"因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總試省覽。乃瞭然明悟，便覺文思坌湧。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雲《從駕遊幽麗（麗原作厲，據明抄本、陳校本改。）宮，卻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詩曰："在漢繩綱緒，溟瀆多騰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靜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賢王歡。文皇在春宮，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觀。末臣戴簪筆，翊聖從和鑾。月出行殿涼，珍木清露團。天文信輝麗，鏗鏘振琅幹。被命仰爲和，顧已試所難。弱質不自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國，再顧簪蟬冠。侍遊於離宮，足躡浮雲端。卻想西園時，生死暫悲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羣賢。倘若念平生，覽此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王粲謂總曰："吾本短小，無何娶樂進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別君後，改娶劉荊州女，尋生一子。荊州與字翁奴，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渠年十一，與予同覽鏡。予謂之曰：'汝首魁梧於予。'渠立應予曰：'防風骨節專車，不如白起頭小而銳。'予又謂曰：'汝長大當爲將。'又應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況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斫刺乎。'予知其了了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既是總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於縣宰則脫矣。"總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武開國鄴地也。公昔爲其國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無恙。賢小嬌羞娘，有一篇《奉憶》，昨者已誦似丈人矣。詩曰：'憶爺爺，拋女不歸家。不作侍中爲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市甘瓜。'"誦訖，總不覺涕泗交下，因爲一章《寄嬌羞娘》雲："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既而王粲、徐幹與總殷勤敘別，乃遺劉楨集五卷。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詩，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既解遣，以賓禮侍之。後不知總所在，集亦尋失。時人勖子弟，皆曰："死劉楨猶庇得生顧總，可不修進哉。"（出《玄怪錄》）

【譯文】

梁天監元年，武昌小吏顧總性情昏怡憨厚，不能擔事，曾多次被縣令鞭打。常常心情抑鬱，滿懷憤怒。因而逃避到墳墓之地，彷徨惆悵，不知去哪裏。忽然有二個黃衣人拜見顧總，說："劉君很想念我們昔日的來往吧？"顧總說："我宗姓是顧氏。以前未曾見過面，怎麼會有來往呢？"二人說："我們是王粲、徐幹。你前生是劉楨。是坤明侍中。因收受賂金而貶爲小吏。你應該自己知道啊？但你言辭嚴肅，還是看下記室的文辭吧！"就從袖中拿出軸書給他看，說："這是你的文集，應該仔細看看它。"顧總驗看，才瞭然明悟，就覺文思一起湧出。那本集子人們多有傳本，只佚失了最後幾篇。記得有詩一章，題目是：《從駕遊幽麗宮，卻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詩曰："在漢繩綱緒，溟瀆多騰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靜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賢王歡。文皇在春宮，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觀。末臣戴簪筆，翊聖從和鑾。月出行殿涼，珍木清露團。天文信輝麗，鏗鏘振琅幹。被命仰爲和，顧已試所難。弱質不自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餘年，陵寢梧楸寒。今來坤明國，再顧簪蟬冠。侍遊於離宮，足躡浮雲端。卻想西園時，生死暫悲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羣賢。倘若念平生，覽此同愴然。"剩餘七篇，傳下來的失了原樣。王粲對顧總說："我生來矮小，沒辦法娶了樂進的女兒。女兒象她父親，矮小尤其厲害。自與你分別以後，改娶劉荊州的女兒。不久就生了一個兒子。劉荊州起名叫翁奴，今年十八歲，身長七尺三寸。遺憾的是未能參拜您。當他十一歲的時候，和我一起照鏡子，我對他說：'你的腦袋比我大。'他立刻回答我說：'防風氏骨節滿車，不如白起的頭小而精明。'我又對他說：'你長大應該當將軍。'他又回答我說：'仲尼是三尺孩童的時候，就恥於談及霸道，況且我承蒙大人嚴訓，怎敢執意於砍砍殺殺呢？'我知道他聰明過人。不知你有生以來有沒有郎娘？"沉默很久，好象稍稍熟悉了。顧總就問："二位先生既然是顧總的朋友，有什麼辦法可以解脫我當小吏的厄運呢？"徐幹說："你只要拿着以前的文集向縣宰說明，就解脫了。"顧總又問："坤明是什麼國家？"徐幹說："是魏武帝開國時的鄴地。你以前是那個國家的侍中，竟然忘了嗎？你在坤明的家小都沒有禍患。賢小嬌羞娘，有一篇《奉憶》之作，以前吟誦得如同老者。詩曰：'憶爺爺，拋女不歸家，不作詩侍爲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買李市甘瓜。'"朗誦完畢，顧總不覺涕淚交流，就寫給嬌羞娘一首詩。詩云：憶兒貌，念兒心，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接着王粲、徐幹與顧總殷勤話別，贈送劉楨文集五卷。顧總面見縣令，具體陳述了這件事。縣令見到劉楨文集後面的詩，驚歎道："不能讓劉公幹爲小吏。"馬上解除了差遣，以賓客的禮節對侍他。後來不知道顧總在什麼地方。文集不久也消失了。當時人們勉勵後輩都說："死去的劉楨還能庇護活着的顧總，難道可以不求上進嗎？"

邢鸞

後魏洛陽永和裏，漢太師董卓之宅也。裏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水冬夏不竭。裏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爲貴裏。掘此地，軋得金玉寶玩之物。時邢鸞家，常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銘雲："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終年而鸞卒。（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後魏洛陽永和裏，是漢太師董卓的故宅。裏的南北都有水池，是董卓建造的，水冬夏不幹。裏中有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州刺史尉成興等六所住宅。都是高高的門樓，華麗的房子。齋館寬敞明麗，楸樹、槐樹遮蔭道路，桐樹、楊樹夾道種植。當時是著名的富貴的里弄。挖掘此地，就能得到金玉寶玩等物。當時邢鸞家時常挖到丹砂及銅錢幾十萬枚。錢銘有字："董太師之物。"後來董卓夜間跟邢鸞索要這些東西。邢鸞不給他。一年後邢鸞就死了。

肖摩侯

後魏胡太后末年，澤州田參軍肖摩候家人，浣一黃衫，曬之庭樹，日暮忘收。夜半，摩侯家起出，見此衣爲風所動，彷彿類人。謂是竊盜，持刀往擊，就視乃是衣。自此之後，內外恐懼。更數日，忽有二十騎，盡爲戎服，直造其家，揚旗舉杖，往來掩襲。前後六七處。家人惶懼，不知何方御之。有一人云，按藥方，燒羖羊角，妖自絕。即於屠肆得之，遂燒此等。後來至，掩鼻曰："此家不知燒何物，臭穢如此！"翻然回，自此便絕。（出《五行記》）

【譯文】

後魏胡太后末年，澤州田參軍肖摩侯的家人，洗一件黃衫。晾在庭院的樹上，晚上忘收了回來。半夜，摩侯家人起夜，看見這件衣服被風吹動，彷彿象人一樣。他以爲是盜賊，持刀朝它打去，走近一看是件衣服。從此以後，摩侯家內外都很恐懼。過了幾天，忽有二十個騎馬的人，都穿着軍服，徑直來到他家。揚着旗幟，高舉木棍，來來往往掩殺奔襲，前後六七撥。摩侯家裏人惶懼不安，不知用什麼方法抵禦它們。有人告訴他說："按藥方燒羖羊角，妖孽自然就沒了。"摩侯就從肉市場買來羖羊角燒了。那些人過後又來到他家都捂着鼻子說："這家不知燒什麼東西了，臭穢如此。"轉身就回去了。從此之後就沒了。

道人法力

廣州顯明寺道人法力，向晨詣廁，於戶中見一鬼，狀若崑崙，兩目盡黃，裸身無衣。法力素有臂力，便縛着堂柱，以杖鞭之，終無聲。乃以鐵鎖縛之，觀其能變去否，日已昏暗，失鬼所在。

【譯文】

廣州顯明寺道人法力，快到早晨的時候去廁所，在門口遇見一鬼，形狀象西城人，兩眼都是黃色的，裸露着身體沒穿衣服。法力一向有臂力，把鬼綁在柱子上，用木棍打它。鬼始終不出聲。法力又用鐵鎖鎖住它，看鬼能不能變走。天色昏暗後，就失去了鬼的蹤影。

肖思遇

肖思遇，梁武帝從侄孫。父愨，爲侯景所殺。思遇以父遭害，不樂仕進。常慕道，有冀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遇神明也。居虎丘東山，性簡靜，愛琴書。每松風之夜，罷琴長嘯，一山樓宇皆驚。常雨中坐石酣歌。忽聞扣柴門者，思遇心疑有異，命侍者遙問。乃應曰："不須問。"但言雨中從浣溪來。及侍童開戶，見一美女，二青衣女奴從之，並神仙之容。思遇加山人之服，以禮見之，曰："適聞夫人云，從浣溪來。雨中道遠，不知所乘何車耶？"女曰："聞先生心懷異道，以簡潔爲心，不用車輿，乘風而至。"思遇曰："若浣溪來，得非西施乎？"女回顧二童而笑，復問："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慮懷，應就寢耳。"及天晚將別，女以金釧子一隻留訣。思遇稱"無物敘情"，又曰："但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珍奇。"思遇曰："夫人此去，何時來？"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勞情意。"思遇亦愴然。言訖，遂乘風而去。須臾不見，唯聞香氣猶在寢室。時陳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出《博物志》，陳校本作出《續博物志》）

【譯文】

肖思遇是梁武帝的堂侄孫。父親肖愨，被侯景所殺。思遇因爲父親被害，不喜歡仕途進取，常仰慕道家，寄希望於神人，故起名叫思遇，字望明。意即希望遇見神明。他居住在虎丘東山，性情閒靜，愛好琴書。每當松風之夜，他彈罷琴一聲長嘯，滿山的樓堂殿宇都爲之而驚。常常在雨中坐在石頭上盡情歌唱。一天，他忽然聽到扣柴門的聲音，心裏想着是否有異人出現，就叫侍人遠遠地問一問。那人回答說："不用問。"只說是雨中從浣溪來的。等侍童打開門，就看見了一個美女，後面有二個穿青色衣服的女侍跟從。都象神仙一樣美貌。思遇穿上山人的衣服，以禮節會見了這個女子，說："剛纔聽夫人說從浣溪來，下着大雨，道路又遠。不知夫人所乘的是什麼車？"美女說："聽說先生心懷神異之道，以簡潔爲心境。我就不用車子，乘風而來。"思遇說："若從浣溪來，你莫非是西施嗎？"那美女回頭看了下二個女侍，笑着問："先生怎麼知道？"思遇說："不要心懷疑慮，應該睡覺休息了。"到天亮，那美女就要告別了，她用一隻金釧子留做告別之物。思遇說沒有什麼東西來表達心情，又說："只有此心不忘。"夫人說："這是最珍貴的。"思遇又說："夫人這一去，什麼時候再來？"夫人就抹着眼淚說："不敢商定日期，免得白白勞煩你的情意。"思遇也感到悲傷。夫人說完，就乘風而去，一會就不見了，只聞得香氣還在房內。這是陳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的事情。

任胄

東魏丞相司馬任胄，謀殺高歡，事泄伏誅，其家未之知。家內忽見其頭在飯甑上，相召看之，少頃，失所在。俄知被戮。（出《三國典略》）

【譯文】

東魏丞相司馬任胄，想刺殺高歡，事情敗露被殺。他的家裏還不知道。家裏人忽然看見他的頭在飯鍋上，互相召呼着來看。一會，頭不見了。才知道任胄被殺。

董壽之

北齊董壽之被誅，其家尚未之知。其妻夜坐，忽見壽之居其側，嘆息不已。妻問夜間何得而歸，壽都不應答。有頃出門，繞雞籠而行，籠中雞驚叫。其妻疑有異，持火出戶視之，見其血數鬥，而壽失所在。遂以告姑，因與大小號哭，知有變。及晨，果得死聞。（出《續搜神記》）

【譯文】

北齊董壽之被殺了，他家裏還不知道。他的妻子夜裏坐着，忽然看見壽之在她身旁嘆息不停。妻子問他晚上怎麼回來了？壽之都不回答。一會，壽之出門繞着雞籠行走，籠中雞驚叫起來。他的妻子懷疑有異常，拿着燈火出門觀看，見血有好幾鬥，而壽之卻不見了，就告訴了小姑，於是同家裏大小一同啼哭，知道大事不好。到了早晨，果然得到壽之死的消息。

樊孝謙

北齊樊孝謙，少有才名。年二十二，答秀才策，累遷至員外散騎侍郎。嘗於其門首，觀貴人葬車，揖方相而別。是後周年，至此葬日，有人扣門。孝謙出視，乃見所揖方相。門首立雲："君去年此日，共我語否。"孝謙驚倒。須臾便卒。貞觀初，崔信明爲洋州，與縣丞向瓘無二說。（出《五行記》）

【譯文】

北齊樊孝謙，少年時代就有才氣名聲。二十二歲那年，因考中秀才，官拜員外散騎侍郎。他曾在門口看到貴人的葬車，他向驅鬼的方相作揖就回來了。這之後一年，到了這個忌日，有人敲門，孝謙出來一看，就看見了他去年拜揖的方相，站在門口說："您去年的今天和我說話了嗎？"孝謙驚倒在地，一會就死了。貞觀初年，崔信明爲洋州令，和縣丞向瓘說法一樣。

李文府

隋文帝開皇初，安定李文府，住鄴都石橋坊。曾夜置酒瓶於牀下。半夜覺，忽聞瓶倒漏酒聲，使婢看之，酒瓶不倒，蓋塞如舊。須臾，復聞有物嗒水聲，索火照看，屋內靜無所見。滅燭下關，未睡，似有以手指斫其膝。至三，文府起捫之，又無所得。乃拔刀四面揮之，即聞有聲如飛蟬曳響，衝而出。文府後仕兗州須昌縣丞，至開皇八年，見州故錄事孔瓚，即須昌人，先亡。忽白日至文府廳前再拜，文府驚問何爲，雲："太山府君選好人，瓚以公明幹，則相薦舉。"文府憂惶叩頭。瓚良久雲："今更爲方便，慎勿漏言。"至十年，自說之，說訖，便覺不快，須臾而死。（出《五行記》）

【譯文】

隋文帝開皇初年，安定人李文府，住在鄴都石橋坊。他曾在晚上把酒瓶放在牀下。半夜醒來，忽然聽到酒瓶倒了酒灑了的聲音。讓婢女看看，酒瓶沒倒，蓋塞依舊。一會，又聽到有東西滴嗒水的聲音，拿火照看，屋內靜悄悄的沒看到什麼。滅燭躺下沒睡着，好象有手指砍他膝部，到第三次，文府起身按住，又沒有什麼，就拔刀四面揮砍，就聽到好象飛蟬的聲響衝出門去。文府後來官至兗州須昌縣丞。到開皇八年，看見了兗州以前的錄事孔瓚。是須昌人，已經死了。忽然白天到文府廳見拜見。文府驚訝地問爲什麼？孔瓚說："太山府君選賢。我因你有才幹，就舉薦了你。"文府倉惶叩謝。孔瓚過了半天說："現在爲你幫忙，千萬不要說出。"到了開皇十年，文府自己說出了這件事，說完就覺得不舒服，一會就死了。

史萬歲

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常有鬼怪，居者則死，萬歲不信，因即居之。夜見人衣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鬼曰："我漢將軍樊噲，墓近君居廁，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歲許諾。因責殺生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也。"及掘得骸柩，因爲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爲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爲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己，戰必大捷。（出《兩京記》）

【譯文】

長安待賢坊，是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的住宅。這個宅子開始常鬧鬼。住的人都死了。萬歲不信，就住進了這個宅子。夜裏見一個人衣冠高大華美，來見萬歲。萬歲問他來的事由，鬼說："我是漢將軍樊噲。墓地靠近您住宅的廁所。常常苦於穢惡之氣。如果有幸移葬他處，必當厚報。"萬歲答應了，進而責問他殺人的原由，鬼說："他們各自因害怕而死，不是我殺的。"到後來挖出棺木，作了改葬之後。鬼夜裏又來道謝，說："您能成爲將軍，我一定幫助您。"後來萬歲爲隋朝將軍。每每遇到賊軍，就覺得有鬼相助。打起仗來必定大勝。

房玄齡

房玄齡、杜如晦微時，嘗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適有酒肉，夜深對食。忽見兩黑毛手出於燈下，若有所請，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頃復出，若掬，又各斟酒與之，遂不復見。食訖，背燈就寢，至二更，聞街中有連呼王文昂者，忽聞一人應於燈下。呼者乃曰："正東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豐，汝能去否？"對曰："吾已醉飽於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勞君相召。"呼者曰："汝終日飢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語也？"對曰："吾被累吏差直二相，蒙賜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時聞命，即子行吾走矣。"呼者謝而去。（出《續玄怪錄》）

【譯文】

房玄齡、杜如晦未顯貴之時，曾經一起從周地到秦地去。晚上宿於敷水店。正好有酒有肉，深夜對坐而食。忽然看見兩隻長着黑毛的手從燈光下伸出來，好象有什麼請求，就各自拿一塊烤肉放在手中。過了一會兒。手又出來，象捧着東西的樣子。房、杜又各自斟了一杯酒給他，就沒再見手出現。喫完飯，背對着燈就睡覺了。到了二更時，聽到街中有連聲呼喚王文昂的聲音。忽然聽見一個人在燈下答應。喊的人就說："正東二十里，有村人祭神的筵席，酒菜很豐盛。你能不能去？"回答說："我已酒足飯飽。還有公事，去不了。勞煩你召呼我。"喊的人說："你整天被飢餓所困，哪來酒肉？你本來不是官吏，怎麼會有公差？爲什麼要說謊呢？"回答說："我受陰累官吏差遣來給二位丞相值班。承蒙二相賜我酒肉，所以不能去。若平時聽到呼喊，立刻就你追我趕地去了。"喊的人辭別而去。

魏徵

鄭國公魏徵，少時好道學，不信鬼神。嘗訪道至恆山，將及山下，忽大風雪，天地昏暗，不能進。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懸《黃庭經》。亦至路次。謂徵曰："何之？"徵曰："訪道來此，爲風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予家也，可一宿會語乎？"徵許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涼，內即雕刻。延徵於深閣，對燈火而坐，進以美酒嘉餚。從容論道，詞理博辨，徵不能屈。臨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徵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誣鬼神乎？有天地來有鬼神，夫道高則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則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輕之哉？"徵不答，及平旦，道士覆命酒以送徵，仍附一簡，達恆山中隱士。徵既行，尋山路，回顧宿處，乃一大冢耳。探其簡，題雲："寄上恆山神佐。"徵惡之，投於地，其簡化一鼠而走，徵自此稍信鬼神。（出《瀟湘錄》）

【譯文】

鄭國公魏徵年輕時喜好道學，不信鬼神。曾到恆山去訪道，快到恆山的時候，忽然遇見了大風雪，天地昏暗，不能前進。忽然有個道士拿着青竹杖，腰懸《黃庭經》，也到了路邊，對魏徵說："去什麼地方？"魏徵說："訪道來此，被風雪阻隔。"道士說："離這一、二里路就是我家。去住一宿，趁機交談，可以嗎？"魏徵同意了。就一起走到一個宅院，外面很是荒涼，內裏卻是雕樑畫棟。道士請魏徵到裏間，對着爐火而坐，端上美酒佳餚，從容論道，言辭通理廣博雄辨，魏徵不能把他說服。臨近天亮的時候，談及鬼神之事，魏徵真切地說鬼神不能侵犯正直之人。道士說："您所尊奉的是仙道，爲什麼誣衊鬼神呢？有天地的時候就有了鬼神。道行高，則鬼神妖怪必然降伏，若自身道行不高，反而可能招來鬼神。怎麼能輕視它呢？"魏徵沒有回答。到了早晨，道士又用酒來送別魏徵，還附帶一封信，送給恆山中的隱士。魏徵就走了，找到了山路，回頭看昨夜住的地方，乃是一個大墳墓，拿出他那封書信一看，上面寫着：寄上恆山神佐。魏徵討厭它，就扔在地上。那封信變成一隻老鼠跑了。魏徵自此稍稍相信了鬼神。

唐儉

唐儉少時，乘驢將適吳楚。過洛城，渴甚，見路旁一小室，有婦人年二十餘，嚮明縫衣，投之乞漿，則縫襪也。遂問別室取漿，郎渴甚，爲求之。逡巡，持一盂至。儉視其室內，無廚竈，及還而問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貧無以炊，側近求食耳。"言既，復縫襪，意緒甚忙。又問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貧販者也，事事十餘年矣。未嘗一歸侍舅姑，明早郎來迎，故忙耳。"儉微挑之，拒不答，儉愧謝之，遺餅兩軸而去。行十餘里，忽記所要書有忘之者，歸洛取之，明晨復至此，將出都，爲塗芻之阻。問何人，對曰："貨師薛良之柩也。"駭其姓名，乃昨婦人之夫也，遂問所在，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發其柩，將祔先塋耳。"儉隨觀焉，至其殯所，是求水之處。俄而啓殯，棺上有餅兩軸，新襪一雙。儉悲而異之，遂東去。舟次揚州禪智寺東南，有士子二人，各領徒，相去百餘步，發故殯者。一人驚歎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執鍤，碎其柩而罵之。儉遂造之，嘆者曰："璋姓韋，前太湖令，此發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適開易其棺，棺中喪其履，而有婦人履一隻。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發者愛姬也。平生龍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於此一年。今秩滿將歸，不忍棄去，將還於洛。既開棺，喪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隻。兩處互驚，取合之，彼此成對。蓋吾不肖子淫於彼，往復無常，遂遺之耳。"儉聞言，登舟靜思之曰："貨師之妻死五年，猶有事舅姑之心。逾寵之姬，死尚如此，生復何望哉。士君子可溺於此輩而薄其妻也？"（出《續玄怪錄》）

【譯文】

唐儉年輕時，騎驢要去吳楚。經過洛城的時候，渴得很厲害。看見路旁有個小屋，有個婦人，年紀有二十多，對着光亮縫補衣服。唐儉到她這裏要水。近前一看她在縫襪子。她就到別的屋子取水。"您渴得厲害，我爲您取水。"很快拿着一個盆去了。唐儉看她屋裏，沒有廚竈。等她回來就問："夫人的住處，怎麼不生火？"回答說："貧窮沒有東西做飯，向附近人家求食。"說完又繼續縫襪子，神情很忙。唐儉又問："什麼原因這麼着忙呢？"回答說："我的丈夫薛良，是個貧窮的小商販，幹了十多年了。不曾回來一次照顧家裏。明天早晨來人接我，所以很忙。"唐儉暗暗引誘她，婦人拒不回答。唐儉羞愧地辭別她，留下兩軸餅。走了十多里，忽然想起所看的書有忘帶的，就經洛城回家去取。第二天早晨又到了這個地方，被送葬的塗車和芻靈阻攔。唐儉問什麼人出殯？回答說："是商人薛良的靈柩。"唐儉喫驚於這個名字。是昨天那個婦人的丈夫。就問葬在哪裏？回答說："薛良結婚五年妻子死了，葬在故城。又過了五年薛良死了。薛良的哥哥主辦他的喪事。想要合墳。"唐儉跟着觀看。到了墓地，正是唐儉要水的地方。一會兒打開棺材。棺材上有餅兩軸，新襪子一雙。唐儉傷感而且很驚異這件事，就繼續東行。船停在揚州禪智寺東南。有二個男子，各領一些人，相距百餘步，在挖掘舊墳。一人嘆息良久，他領的那夥人在一起哭。一個人拿着鐵鍬打碎棺材而罵着。唐儉就到那裏造訪。嘆息的人說："我姓韋。以前的太湖令。這個挖開的墳，是我死去的兒子，已經埋了十年了。剛纔打開想換個新棺材，棺材裏失去了一隻鞋，卻有婦人的鞋一隻。指另一人說："他是裴冀，前任江都尉。他開掘的是愛姬的墓。平生寵愛她。裴冀到任二年她死了，葬在這兒一年了。現在十年任期已滿將要回家。不忍心棄她而去，想遷還洛城。等打開棺材，見丟失了一隻鞋，卻有男人的鞋一隻。雙方都很驚異，拿來一配，彼此正好一對。這是因爲我的不肖之子和她淫亂，往復無常，把鞋留在這裏了。"唐儉聞言。登船想道："商人的妻子死了五年，還有照顧家的心情。受到過份寵愛的姬妾，死了尚且如此，活着的時候還能希望她怎麼樣呢？那麼，君子還應該沉溺在這種人身上而輕視自己的妻氏嗎？"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袱人 漕店人 張琮 劉門奴 閻庚 明崇儼 王懷智 沙門英禪師　陳導　王志　巴峽人　陸餘慶

慕容垂 唐太宗徵遼，行至定州，路側有一鬼，衣黃衣，立高冢上，神采特異。太宗遣使問之，答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言訖不見，問之，乃慕容垂墓。（出《靈怪集》）

【譯文】

唐太宗徵遼的時候，走到定州。路旁有一鬼，穿着黃色的衣服，站在高高的墳墓上面，神采特異。太宗派人問他，鬼回答說："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說完不見了。太宗一打聽，才知道這是慕容垂的墓。

李勣女

貞觀元年，李勣愛女卒，葬北邙，使家僮廬於墓側。一日，女子忽詣家僮曰："我本不死，被大樹之神竊我。今值其神出朝西嶽，故得便奔出。知爾在此，是以來。我已離父母，復有此辱恥，不可歸。幸你匿我，我能以致富報爾。"家僮駭愕，良久乃許，遂別置一室。其女或朝出暮至，或夜出曉來，行步如風。一月後，忽攜黃金十斤以賜，家僮受之。出賣數兩，乃民家所失，主者執家僮以告。洛陽令推窮其由，家僮具述此事，及追取，此女已失，其餘金盡化爲黃石焉。（出《孫相錄》，陳校本作出《瀟湘錄》）

【譯文】

貞觀元年，李績心愛的女兒死了，葬在北邙。讓家僮住在墳墓的旁邊。一天，女子忽然告訴家僮說："我本來不應該死，是被大樹之神偷去的，現在趁着那個大樹之神去朝拜西嶽，所以才能跑出來。我知道你在這裏，就來了。我已經離開了父母，又受到這樣的羞辱，不能回去了，希望你隱藏我，我能使你致富來報答你。"家僮驚愕半天才答應，就另安排了一間屋子。那女子或早或晚地來，行走如風。一個月以後，忽然帶來黃金十斤送給他，家僮收下。拿出去賣了幾兩。才知道黃金是百姓家丟的。失主抓住家僮來告官。洛陽令盤問其中的原委。家僮詳述此事。等到追取的時候，那女子已經不見了。那些剩下的金子都變成了黃色的石頭。

解袱人

江南有數人行船，見岸上兩人，與船並行數里。岸上人云："暫寄歇息。"船人許之。怪其跳躑上船，其疾如風。須臾，兩人云："暫至村，各有小袱，且寄船上，慎勿開也。"殷勤戒之，兩人去後，船中一人解袱共看。每袱有五百貼子，似紙，非篆隸，並不可識。共驚，還結如故。俄頃二人回，雲："開訖，何因諱？"乃捉解袱人云："是此人解。"遂擲解袱上岸，如擲嬰兒。又於村中取人，擁之而去。經數日，一人慾放解袱者，一人不許，曰："會遣一二年受辛苦。"乃解至富人家。其人家有好馬，恆於庭中置槽，自看飲飼。此時已夜，堂門閉，欲取富人無由。一人云："此人愛馬，解馬放，即應開門出。"如言，富人果出。一人提之，應手即死。取得富人，遂棄解袱人而去。此家忙懼，唯見此人在，即共毆。縛之送縣，以解袱等事爲辭。州縣不信，遂斷死，此人自雪無由，久禁乃出。（出《異聞錄》）

【譯文】

江南有幾個人在行船，看見岸上有兩個人與船並行好幾裏。岸上人說："暫且到船上歇息一下。"船上人同意了。岸上人跳上船來，其快如風。一會兒，兩人說："暫且到村裏，我們各有個小包袱，先寄放在船上，千萬不要打開。"再三告誡。兩人離開後，船上一個人解開包袱，大夥一齊看。每個包袱有五百貼子，好象是紙，字不是篆隸，都不認識，大夥都很驚訝，依然照樣繫上。一會兒兩人回來了，說："解開包袱了，爲什麼隱瞞？"就抓住解袱人說："是這個人解開的。"就扔解袱者到岸上，象扔嬰兒一樣。又在村中找來人，相擁而去。過了幾天，一人想放走解袱人，一人不同意。說："應該讓他受一二年的辛苦。"就到了富人家。這戶人家有好馬，總在院中置槽飼養，自己看管馬的飲食。這時已經半夜了，堂門緊閉，想抓獲富人沒有機會。一人說："這人愛馬，解開馬放了，他立刻能開門出來。"就象說的那樣，富人果然就出來了，一人抗起他、觸手就死了。抓獲了富人，就丟開解袱人走了。這家慌亂驚恐，只看見這個人在，就一塊打他。綁上他送到縣衙。解袱人就將解開包袱等事做爲開脫的言辭。州縣不信，就判他死罪。這人自己雪冤沒有理由。關了很久才放出來。

漕店人

貞觀中，長安城西漕店人，葬父母，兇具甚華。一二年後，忽見亡弟來，容貌憔悴。言爲兄厚葬父母之故，被差爲林皋驛馬，只承困苦不堪，故來請兄代。兄大驚懼，更多與紙錢，遣努力且作。其後數月，又見弟來雲，只承不濟，兄遂不免去，其兄應時而卒。（出《異聞錄》）

【譯文】

貞觀年間，長安城西漕店人安葬他的父母，祭具非常豪華。一、二年之後，忽然看見他死去的弟弟來了，容貌憔悴。說因爲哥哥厚葬父母的緣故，他被差爲林皋驛馬。承受困苦，不堪忍受，請哥哥代替他。哥哥大爲驚恐，更多地給他紙錢，讓他努力去幹。過了幾個月，又見弟弟來了說承受不了，哥哥不能不去。他哥哥馬上就死了。

張琮

永徽初，張琮爲南陽令。寢閣中，聞階前竹有呻吟之聲，就視則無所見。如此數夜，怪之，乃祝曰："有神靈者，當相語。"其夜，忽有一人從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陳曰："朱粲之亂，某在兵中，爲粲所殺。屍骸正在明府閣前，一目爲竹根所損，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輒投告。幸見移葬，敢忘厚恩。"令謂曰："如是何不早相聞。"乃許之。明日，爲具棺櫬，使掘之，果得一屍，竹根貫其左目。仍加時服，改葬城外。其後令笞殺一鄉老，其家將復仇，謀須令夜出，乃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燒十餘家，令將出按行之。乃見前鬼遮令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將有異謀。"令問爲誰，曰："前時得罪於明府者。"令乃復入。明日，掩捕其家，問之皆驗，遂窮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銘於前曰："身殉國難，死不忘忠。烈烈貞魂，實爲鬼雄。"（出《廣異記》）

【譯文】

永徽初年，張琮爲南陽令。晚上在樓上睡覺，聽到階前的竹子有呻吟的聲音，靠近一看沒看到什麼。這樣過了幾晚，張很奇怪就祈祝說："有神靈降臨，應該和我說話。"這天晚上，忽然有一人從竹林中走出，相貌很醜陋，上前自我介紹說："朱粲叛亂時，我在軍中，被朱粲所殺。屍體正好在你府內樓前。一隻眼睛被竹根傷了，不能忍受痛苦。因明府仁義賢明，所以就將來相告。如有幸被移葬他處，不敢忘了你的大恩。"南陽令對他說："如果這樣，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就答應了。第二天，爲他準備了棺材，命人挖掘竹林，果然見到一具屍體，竹根穿過他的左眼睛。爲他穿上時新衣服，改葬在城外。後來，南陽令用笞刑打死了一鄉下老人。他的家屬想要復仇，陰謀算計只須南陽令晚上出來，就要殺他。不久，城中失火，漫延燒了十幾家。南陽令想出去巡視火情。就見前幾天那個鬼攔住馬說："你深夜去什麼地方？將有陰謀。"南陽令問誰幹的？鬼說："前些時被你得罪的人。"南陽令就又回去了。第二天就緝捕了他的家屬。經過審問都驗證了鬼說的事。就徹底地將他們繩之以法。晚上又祭拜鬼的墓，刻石碑樹在墓前。銘文說："身殉國難，死不忘忠。烈烈貞魂，實爲鬼雄。"

劉門奴

高宗營大明宮，宣政殿始成，每夜，聞數十騎行殿左右，殿中宿衛者皆見焉，衣馬甚潔。如此十餘日，高宗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對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門奴詰問之："案《漢書》，楚王與七國謀反，漢兵誅之，夷宗滅族，安有遺嗣乎？"答曰："王起兵時，留吾在長安。及王誅後，天子念我，置而不殺，養於宮中。後以病死，葬於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正殿東北角。史臣遺略，是以不見於書。"門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擾擾乎？"對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宮中，動出頗見拘限，甚不樂。乞改葬我於高敞美地，誠所望也。慎無奪我玉魚。"門奴奏之，帝命改葬。發其處，果得古墳，棺已朽腐，旁有玉魚一雙，制甚精巧。乃敕易棺櫬，以禮葬之於苑外，並以玉魚隨之。於此遂絕。（出《廣異記》）

【譯文】

高宗建造大明宮，宣政殿剛剛完成的時候，每到晚上都看見數十名騎馬的人行馳在殿的左右。殿中守夜的衛兵都看見了，衣服馬匹非常整潔，如此十多天。高宗讓術士劉門奴問其中的原因。對方回答說："我是漢代楚王戊的太子。"門奴質問他說："按《漢書》的說法：楚王和七國串通謀反，漢軍殺了他，平滅了宗族。怎麼能有遺留的後代呢？"回答說："楚王起兵時，天子顧念我，放掉就沒殺我，養在宮中，後來因病而死，埋在這個地方。天子可憐我，用玉魚一雙殉葬，現在放在正殿的東北角。史官漏掉了這些事。所以不見於史書。"門奴說："現在皇帝在此，你怎敢在院中搔擾？"回答說："這是我過去住的地方。現在既然在天子宮中，行動很受拘束，請求改葬我在高敞美麗的地方，這是我真誠希望的。千萬不要拿走我的玉魚。"門奴向皇帝秉奏了這件事。皇帝命令改葬，挖開這個地方，果然有一古墓，棺木已經腐朽了，旁邊有玉魚一雙，製造很精巧。皇帝下令換了棺材，以禮節把他移葬在宮外，並把玉魚隨葬。此後就沒有鬼出現了。

閻庚

張仁亶，幼時貧乏，恆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閻庚者，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恆竊父資，以給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雲："汝商販之流，彼才學之士，於汝何有，而破產以奉？"仁亶聞其辭，謂庚曰："坐我累君，今將適詣白鹿山。所勞相資，不敢忘也。"庚久爲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別，謂仁亶曰："方願志學，今欲皆行。"仁亶奇有志，許焉。庚乃私備驢馬糧食同去。六日至陳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內房，房內有牀。久之，一客後至，坐於牀所。仁亶見其視瞻非凡，謂庚自外持壺酒至。仁亶以酒先屬客，客不敢受，固屬之，因與合飲。酒酣歡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問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絆（絆原作糾，據《廣異記》改）男女腳。"仁亶開視其衣裝，見袋中細繩，方信焉。因求問己榮位年壽，鬼言："亶年八十餘，位極人臣。"復問庚，鬼雲："庚命貧，無位祿。"仁亶問何以致之，鬼雲："或絆得佳女，配之有相，當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極貴。頃已絆與人訖，當相爲，解彼絆此，以成閻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當有大雨濡溼，以此爲信。"因訣去。仁亶與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裝溼汙。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門，久之方出，謝客雲："家有小不得意，所以遲遲，無訝也。"仁亶問其故，雲："己唯一女，先許適西村張家。今日納財，非意單寡，此乃相輕之義。已罷婚矣。"仁亶等相顧微哂，留數日。主人極歡，仁亶乃雲："閻侯是己外弟，盛年志學，未結婚姻。"主人辭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許焉。以馬驢及他齎爲贄，當日成親畢，留閻侯止王氏，仁亶獨往，主人贈送之。其後數年，仁亶遷侍御史、幷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後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出《廣異記》）

【譯文】

張仁亶小時貧窮。常在東都北市寄居。有個叫閻庚的人，是馬牙荀子的兒子，樂善好施。仰慕仁亶的品德，常常偷他父親的錢財來接濟仁亶的喫穿。荀子總是怒罵閻庚說："你是商販之流，他是才學之士。對你來說有什麼理由破費錢財來奉養他呢？"仁亶聽到這話，對閻庚說："因爲我而連累了你。現在我想去白鹿山，勞煩你相送財物，不敢忘記。"閻庚長期是仁亶形影不離的朋友，心中不忍分別，對仁亶說："我也正想志於才學，現在打算和你一同去。"仁亶讚許他有此志向，同意了，閻庚就私下準備好了驢馬糧食一同走了。六天後，到了陳留，住在客店。仁亶住在內房，房外面也有牀。很久，又來了一個客人，坐在牀上。仁亶看他氣質非凡，讓閻庚到外面拿壺酒來，仁亶把酒請客人，客人不敢接受，仁亶堅持請他，就和他一起喝酒。酒喝得很高興，就一同回房休息。半夜，仁亶問他要到哪裏去，他回答說："我不是人，是地曹。地府令我主持河北一帶婚姻事宜，爲男女作合。"仁亶看他的衣服，看見袋中的細繩，方纔相信。仁亶就問他自己的官位年壽。鬼說仁亶能活到八十多歲，位極人臣。仁亶又問閻庚的情況。鬼說閻庚命苦，不能做官。仁亶問用什麼辦法能達到好的結果？鬼說："如果能找到美女許配他，或許能達到目的。現在河北離白鹿山一百餘里的村中王老的女兒，面相極其尊貴。已經許配給別人了，我當解除那個婚約而促成這個婚姻來成全閻侯。馬上走，將到村子的時候，會有場大雨，以此證明我的話。"說完就告別而去。仁亶和閻庚走了六、七天，到村邊遇到大雨，衣服溼了，就到了村西王家，敲門半天，纔出來迎接客人，說："家裏人不順心的事，所以開門遲了，不要見怪。"仁亶問其中的原因？他說："我只有一個女兒，先前許配西村張家。今天過嫁妝，無禮嫌少，這是輕視的意思，已經決定解除婚約了。"仁亶、閻庚相視而笑。住了幾天，主人很高興。仁亶就說："閻庚是我表弟、正當盛年，有志幹才學，沒有婚配。"主人以田舍之家推辭，但面露喜色，仁亶執意相求，主人就同意了，閻庚用驢馬及其他攜帶的東西當作禮物。幾天後成親完畢，仁亶留閻庚在王家，獨自走了，主人送走了他。這之後幾年，仁亶官至侍御史幷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後來閻庚多次遇到提拔。最後官至一州刺史。

明崇儼

唐正諫大夫明崇儼，少時，父爲縣令。縣之門卒有道術，儼求教。教以見鬼方，兼役使之法。遺書兩卷，儼閱之，書人名也。儼於野外獨處，按而呼之，皆應曰："唯。"見數百人。於是每須役使，則呼其名，無不立至者。儼嘗行，見名流合祔二親者，輀已出郊，儼隨而行，召其家人謂曰："汝主君合葬二親乎？"曰："然。"曰："汝取靈柩，得無誤發他人冢乎？"曰："無。"儼曰："吾前見紫車，後有夫人，年五十餘，長大名家婦也。而後有一鬼，年甚壯，寡發弊衣，距躍大喜，而隨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謂也？'汝試以吾言白汝主君，雲明正諫有言如此。"祔親者聞之，大驚，泣而謂儼曰："吾幼失父，昨遷葬，決老豎取之，不知乃誤如此。"崇儼乃與至發墓所，命開近西境，按銘記，果得之。乃棄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儼在內言事，及人間厭勝至多，備述人口，故不繁述。（出《紀聞》）

【譯文】

唐正諫大夫明崇儼，年輕時，父親是縣令，有個門卒會道術，崇儼向他求教，他教給崇儼見鬼和驅使鬼的方法，給崇儼書兩卷，崇儼一看，書上寫着人名。明崇儼在野外獨處時，就按書上的人名召呼他們。都回答說："唯！"見幾百人來到。於是每當驅使他們，就召呼他的名字，沒有不立刻就到的。崇儼有次出行，看到名流之家想合葬二位父母，喪車已出了郊外。崇儼隨之而行，召呼他的家人對他說："你家主人想合葬二位老人嗎？"回答說："是這樣。"崇儼說："你們挖取棺材會不會誤挖了別人的墳呢？"回答說："不能。"崇儼說："我剛纔看見紫車後面有個夫人，年紀有五十多歲，是個名家婦女。後面有一個鬼，年紀正當壯年，頭髮稀少，衣服破舊，跳躍着很驚喜的樣子跟隨着夫人，夫人哭泣着怒斥他說：'跟我合葬怎麼稱呼啊？'你把我說的話告訴你家主人，說：明正諫這樣說的。"合葬二老的主人聽到這話，非常驚訝，哭着對崇儼說："我很小的時候就沒有父親，昨天遷墳，是由老僕辦理的，不知道會錯到這種程度。"崇儼和他們一起來到挖掘墓地的地方，讓挖開靠近西側的地方，按照銘文，果然找到了。於是拋開別人的屍骨而將親人合葬在一起。崇儼在朝內的故事，在民間傳說很多，詳盡地出於口頭流傳，所以就不多說了。

王懷智

唐坊州人上柱國（上柱國三字原空缺，據陳校本補）王懷智，顯慶初年。其母孫氏，及弟懷善、懷錶並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蘇，雲："在地下見懷智，見任太山錄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爲書，謂之曰："汝雖合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爲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家，白我母雲：'懷智今爲太山錄事，幸蒙安太。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既功德物，早償之。懷善將死，不合久住。速作經像求助，不然，恐無濟理。'"此人既蘇，即齎書特送其舍。所謂家事，無不暗合。至三日，懷善暴死。合州道俗聞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勳衛侯智純說之。（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朝坊州的人王懷智，顯應初年死了。他的母親孫氏和弟弟懷善、懷錶還都活着。到了顯慶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個人，忘了他什麼名字，死了七天了，背上已經腐爛又甦醒過來，說他在地下見到了懷智。懷智被任命爲太山錄事，讓他執筆口授了一封信，對他說："你雖然應該死，現在我方便就放你回家，應該替我拿這封信到坊州，找到我家，告訴我母親說：'懷智現在是太山錄事，幸運安泰。只是家中曾借寺廟的木頭做門，這既然是功德之物，就應該早早還給寺廟。懷善快要死了。你不應在他那兒久住。快點供經像救助。不然恐怕沒有救助的機會了。'"這人死而復生後，就帶着書信特意送到他家。所說的家事，無不暗暗符合。到了第三天，懷善暴死。全州道家、俗家聽說了這件事，無不增加修建功德的事。這是鄜州勳衛侯智純說的事。

沙門英禪師

唐法海寺沙門英禪師，具言每見鬼，寺主沙門惠蘭，怪而問焉。英曰："向秦莊襄王遣人傳語：'飢虛甚，以師大慈，又自有所見，從者二百許人，勿辭勞費也。'吾也報雲：'後日曉時書來，（《兩京新記》後日曉食書來作後日晚食當來）專相候待。'"惠蘭便備酒脯之類。至時秦王果來，侍從甚衆，貴賤羅列，坐食甚急，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生時未有佛法，地下見責功德，吾但以放生矜恤煢孤應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因指坐上人云："是陳軫，多爲虛詐。"又指二人云："是白起、王翦，爲殺人多，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自受飢窘也。"答曰："慈心少，且餘人又不相見。吾貴人，不可妄作禍祟，所以然也。"因指酒脯曰："寺主將來耶？深耽愧。"臨去時，謂英曰："甚愧禪師，弟子有物在，當相送。城東門通化外尖冢，是弟子墓。時人不知，妄雲呂不韋冢耳。"英曰："往赤眉賊發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賊將麄物去，細者深，賊取不得。見在。"英曰："貧道出家，無用物處，必莫將來。"言訖謝去。（出《兩京記》）

【譯文】

唐法海寺僧人英禪師，說他總見到鬼。寺主僧惠蘭，就驚奇地問他？英禪師說："最近秦莊襄王派人傳話。說他餓得厲害，以我的慈悲心腸，又自有所見，跟隨他的二百多人，都是不辭勞苦的。我已經告訴他了，後天早晨喫飯的時候來，專門等候招待。"慧蘭就準備了酒肉之類的東西，到時秦王果然來了，侍從很多，不分貴賤站到一起，坐下喫飯很急。秦王對英禪師說："我已經八十年沒喫飯了。"英禪師詢問其中的原因？回答說："我活着時候還沒有佛法，在地下被責問到功德之事，我只以放生、體恤孤獨來應付。因爲欠缺福德，受罪沒完，今天喫這一頓飯，要過了四十年才能再喫。"就指着座上人說："這是陳軫，因爲太虛僞奸詐。"又指着二人說："這是白起、王翦，因爲殺人太多，受罪也沒完。"英禪師說："怎麼不朝人索要食物，而自己忍受飢餓呢？"回答說："好心人太少了，況且其他人又不能見面，我是富貴之人，不能輕易去人間做壞事，所以就到了現在這種地步。"又指着酒肉說："寺主讓我來，很打擾，非常慚愧。"臨走時對英禪師說："很對不起禪師，弟子有東西在，應該送給您，城東門通化外尖尖的墳，是我的墓。人們都不知道，胡說是呂不韋墓。"英禪師說："以前赤眉賊兵挖掘過了，怎麼還能有東西在呢？"鬼說："賊兵將粗糙的東西拿去了。細軟在裏面，賊兵拿不走，還在。"英禪師說："我是出家人，沒有用東西的地方，將來也用不着。"英禪師說完，秦王告別走了。

陳導

唐陳導者，豫章人也，以商賈爲業。龍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見一舟溯流而來，亦宿於此。導乃移舟近之，見一人厖眉大鼻如吏，在舟檢勘文書，從者三五人。導以同旅相值，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厖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導乃邀過船中，厖眉亦隨之。導備酒饌，飲經數巡，導乃問以姓氏，厖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來充使。"導又問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見問。君子此行，慎勿以楚爲意，願適他土耳。"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導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報耳。然君須以錢物計會，方免斯難。"導懇苦求之，弁曰："但俟我從楚回，君可備婚錢一二萬相貺，當免君家。"導許諾，告謝而別。是歲果荊楚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孑遺。導自別弁後，以憂慮繫懷，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導以慳鄙爲性，託以他事未辦所許錢，使者怒，乃命從者持書一緘與導。導開讀未終，而宅內掀然火起，凡所財物悉盡。是夕無損他室，僅燒導家。弁亦不見，蓋以導慳嗇負前約而致之也。（出《集異記》）

【譯文】

唐朝陳導是江西人，以經商爲業。龍朔年中，他乘船去楚地。夜晚船停在江邊。看見一隻船逆流而來，也停在這個地方。陳導就移舟靠近它，看見一人濃眉大鼻好象官吏，在檢查文書，隨從者有三五個人。陳導因同行而相見，就問他說："您去哪兒？有幸同住這裏。"濃眉人說："因爲公事到楚地，有幸在此相遇。"陳導就邀請他到自己的船中，濃眉人就隨他過來了。陳導準備了酒菜。酒過數巡。陳導就問他姓名？濃眉人說："我姓司徒，名弁。被差往楚地，充當使者。"陳導又問："辦什麼公事呢？"司徒弁說："你不該問，你這次出來，千萬不要在楚地停留。趕快去別的地方吧！"陳導說："爲什麼？"司徒弁說："我不是人，是陰間使者。"陳導驚訝地說："什麼原因不能去楚地呢？"司徒弁說："我去楚地行布災難。你也是應得災的，感謝你的恩惠，所以才告訴你。但你必須用錢財物品打點，方能免除這場災難。"陳導退切地苦求他。司徒弁說："只等我從楚地回來，您可準備紙錢一二萬相送，就能免去你家的災禍。"陳導答應，告辭分別了。這年果然荊楚之地起了大火，接連燒了幾萬家，沒有幸存的。陳導自從分別司徒後，因憂慮在心，就乘船回去了。等到了江西，司徒弁也來了，陳導慳嗇成性，藉故其它原因，沒有置辦他許下的錢財。使者生氣了，就讓一個隨從拿封信給陳導，陳導拆開沒有讀完，而家中立刻起了大火。凡是他的財物全部燒光。這晚沒有損害別人家，只燒了陳導家，司徒弁也不見了。這都是因爲陳導慳嗇，背叛以前的諾言而造成的。

王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女美，未嫁道亡，停縣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夜初見此女來，妝飾華麗，欲伸繾綣，學生納之。相知經月，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欲上道，女與生密共辭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遺巡房求索，於生房得之。令遺左右縛此生，以爲私盜。學生訴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遺人開棺驗之，果無此衣。既見此徵，於是釋之。問其鄉里，乃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以爲女夫，憐愛甚重。（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令。任期已滿，將要還鄉。有個女兒很美，未到出嫁就死了。停在縣裏的寺廟中幾個月了。寺中先就有個學生住在別一房裏。天剛黑看見這個女子來，妝色、服飾豪華美麗，想和他擁抱，學生接納了她，相好了一個月。這個女子贈給學生一面銅鏡。衣巾、梳子各一個。縣令王志打算上路。女子與學生暗裏辭別。女子家人找不到這些東西，縣令讓按屋查找，在學生房中找到了這些東西。縣令讓隨從綁上學生，把他當成偷盜之人。學生告訴了他們的事，說："不但有這些東西，還留下了上下二件衣服。"縣令派人打開棺材檢查，果然沒了這些衣服。既然看見了這些證據，就把學生放了。問他原籍？乃是岐州人，因跟從父親南方任職，父母都死了，他就遊歷各地、增長見識，不久就該回鄉了。縣令給他衣服馬匹，一起還鄉。把他當成女婿，非常憐愛。

巴峽人

調露年中，有人行於巴峽。夜泊舟，忽聞有人朗詠詩曰："秋逕填黃葉，寒摧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其音甚厲，激昂而悲。如是通霄，凡吟數十遍。初聞，以爲舟行者未之寢也，曉訪之而更無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絕，詠詩處有人骨一具。（出《紀聞》）

【譯文】

調露年中，有人經過巴峽，晚上停船休息。忽然聽見有人朗誦詩歌："秋逕填黃葉，寒摧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那聲非常淒厲，激昂悲越，這樣朗誦了一宿，有幾十遍。剛開始以爲行船的人沒有睡覺，早晨一打聽知道沒有其它船停泊，只有空山石泉、谿谷幽絕。誦詩的地方有一具死人屍骨。

陸餘慶

陸餘慶，吳郡人，進士擢第。累授長城尉，拜員外監察。久視中，遷鳳閣舍人，歷陝州刺史、洛州長史、大理寺少府監。主睿宗韞車不精，出授沂州刺史。餘慶少時，嘗冬日于徐亳間夜行，左右以囊橐前行，餘慶緩轡躡之。寒甚，會羣鬼環火而坐，慶以爲人，馳而遂下就火。訝火焰熾而不煖，慶謂之曰："火何冷，爲我脫靴。"羣鬼但俯而笑，不應。慶顧視之，郡鬼悉有面衣。慶驚，策馬避之，竟無患。其旁居人謂慶曰："此處有鬼爲祟，遭之者多斃。郎君竟無所驚懼，必福助也。當富貴矣！"（出《御史臺記》）

【譯文】

陸餘慶，吳郡人。進士及第。先後任長城尉、員外監察。武則天久視年間，任鳳閣舍人。歷任陝州刺史、洛州長史、大理卿少府監。主管睿宗韞車不勝任，出任沂州刺史。餘慶年輕的時候，曾於冬天在徐、亳州之間夜晚趕路，僕人帶着行李在前面走，餘慶放鬆馬繮緩行。非常冷，遇到一羣鬼圍火而坐。餘慶以爲是人，就打馬過去下來烤火。驚訝火焰熾烈而不暖，餘慶對他們說："火爲什麼不暖和呢？給我脫靴子。"羣鬼只是附地而笑，不回答。餘慶仔細看他們都有遮面布，十分喫驚，打馬而走躲避他們。竟然沒有後患。旁邊住戶對餘慶說："這地方有鬼作崇。遇到的人大多死了。您竟然沒被嚇倒，一定有福星相助，必定富貴。

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榮 張希望 鄭從簡 房穎叔 劉諷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傑 李皓　張守珪　楊瑒

夏文榮

周長安年初，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時人以爲判冥事。張鷟時爲（爲字原缺，據陳校本補。）御史，出爲處州司倉，替歸，往問焉。榮以杖畫地作柳字，曰："君當爲此州。"至後果除柳州司戶，後改德州平昌令。榮尅時日，晷漏無差。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則天之表侄也，貪猥無厭，著詞曰："回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旁人不得牴觸。"差攝御史康訔推，奏斷死。時母在都，見夏文榮。榮索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爲廷玉禱。後十日來，母如其言。榮曰："且免死矣，後十日內有進止。"果六日有敕："楊廷玉奉養老母殘年。"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榮書衛漢郴字曰："衛多不成，漢郴二州，交加不定。"後果唱衛州錄事，關重，即唱漢州錄事。時鸞臺鳳閣令史進狀，訴天官注擬不平。則天責侍郎崔玄暐，暐奏："臣注官極平。"則天曰："若爾，吏部令史官共鸞臺鳳閣交換。"遂以無忌爲郴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爲漢州錄事焉。（出《朝野僉載》）

【譯文】

武則天長安年初，有個前任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當時的人都知道他能預言未來之事。張鷟當時是御史，出任處州司倉，特意回來，去求問夏之榮，夏文榮用木棍在地上畫了個"柳"字，說："您應該出任這個州。"到後來張鷟果然任柳州司戶，後改任德州平昌令。夏文榮預算時間，和晷漏一樣沒有差錯。蘇州嘉興縣令楊廷玉，是武則天的表侄，他貪婪無厭，有人寫詞說："回波爾時廷玉，打獠取錢未足。阿姑婆見作天子，傍人不得牴觸。"皇上讓御史康訔調查。奏明皇上，判了他死罪。當時他的母親在京城，求見夏文榮，文榮要一千張白紙，一千張黃紙，爲廷玉祈禱，告訴她過十天再來。母親聽從了文榮的話，文榮說："先免掉死罪，十天內有消息。果然到了第六天有了敕令："楊廷玉奉養老母殘年"。天官令史柳無忌造訪文榮，文榮寫了"衛、漢、郴"等字，說："衛州可能不太行，漢、郴二州，交替不穩定。"後來，柳無忌果然當了衛州錄事，因關口重要，無忌又當了漢州錄事。當時，鸞臺鳳閣令史上書朝廷，控告天官記載歷史不公平。武則天責成侍郎崔玄暐處理，玄暐奏明皇上說天官記載歷史很公平。武則天說："若是那樣，讓吏部下命吏官和鸞臺鳳閣交換一下。"就讓柳無忌做了郴州平陽主簿，鸞臺令史爲漢州錄事。

張希望

周司禮卿張希望，移舊居改造。見鬼人馮毅見之曰："當新廄下，有一伏屍，極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長已來，未曾信如事，公勿言。"後月餘，毅入，見鬼持弓矢，隨希望後。適及階，鬼引弓射中肩膊，希望覺背痛，以手撫之，其日卒。（出《志怪》）

【譯文】

周司禮卿張希望，移居到舊房稍做改造後住下。有個能看到鬼的人叫馮毅，一天見到張希望，告訴他說："在你新蓋的馬廄下面，埋着一個屍體，他很兇惡，您應該回避他。"張希望笑着說："我從小到大，從不相信這類事，你不要多說了。"一個多月後，馮毅來了，看見鬼拿着弓箭，跟隨在希望後面。希望剛走到臺階，鬼就發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希望覺得背痛，急用手撫摸。他當天就死了。

鄭從簡

周左司員外郎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寧，令巫者視之，曰："有伏屍，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嘉，非我之爲也。"掘地三尺，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絕。（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唐）左司員外郎鄭從簡，他的住處大廳經常無緣無故地有吵吵鬧鬧聲。很不安寧。他請巫者到家看一看，巫師說："這裏有伏屍，姓宗，妻子姓寇，在大廳的地基下面。"鄭從簡讓巫師問鬼，鬼說："您坐在我門上，我出入常碰到您，您自然就感到不好了，不是我故意的。"鄭從簡命人挖地三尺，果然有陳舊的屍骨，有銘文和鬼說的一樣，從簡把屍骨移出改葬別處，於是就沒有鬼來吵鬧了。

房穎叔

周地官郎中房穎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廚子王老，夜半起。忽聞外有人喚雲："王老不須起，房侍郎不上。後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卻臥至曉，房果病，兩日而卒。所司奏狀（狀原作仗，據陳校本改。）下，即除李迥秀爲侍郎，其日謝，即上。王老以其言問諸人，皆雲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周（唐）地官郎中房穎叔，官拜天官侍郎，第二天想去上任。這天晚上，有個廚子老王，半夜起來，忽然聽到外面有人說："王老不必起來，房侍郎上不了任，三天後，李侍郎才能上任。"王老就一覺睡到天亮。房穎叔當天就病了，兩天後死去。有關人上報了情況，上司就重新任命李迥秀任侍郎官，李迥秀當天就去拜謝了，很快就上任了。王老拿這些話去問大夥，都說不知道，王老才明白這是神明的預告。

劉諷

文明年，竟陵掾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忽有一女郎西軒至，儀質溫麗，緩歌閒步，徐徐至中軒。回命青衣曰："紫綏取西堂花茵來，兼屈劉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鄰翹翹小娘子，並將溢奴來。"傳語道："此間好風月，足得遊樂。彈琴詠詩，大是好事。雖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迴避也。"未幾而三女郎至，一孩兒，色皆絕國。紫綏鋪花茵於庭中，揖讓班坐。坐中設犀角酒樽，象牙杓，綠罽花觶，白琉璃盞。醪醴馨香。遠聞空際。女郎談謔歌詠，音詞清婉。一女郎爲錄，一女郎爲明府，舉觴酹酒曰："惟願三姨壽等祁山，六姨姨與三姨婆等，劉姨夫得太山府乣成判官，翹翹小娘子嫁得朱餘國太子，諡奴便作朱餘國宰相。某三四女伴，唿嫁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則平生望足矣。"一時皆笑曰："須與蔡家娘子賞口。"翹翹時爲錄事，獨下一籌，罰蔡家娘子曰："劉姨夫才貌溫茂，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空稱乣成判官，怕劉姨姨不歡。請喫一盞。"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誡知被罰。直緣姨夫大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黃紙文書不得，誤大神伯公事。飲亦何傷。"於是衆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傳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說，傳翠簪過令，不通即罰。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因令翠綏下坐，使說令。翠綏素喫訥，令至，但稱"鸞老鸞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喫，又無發，故造此令。"三更後，皆彈琴擊築，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又歌曰："楊柳楊柳，嫋嫋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長，繍簾斜卷千條入。"又歌曰："玉口金缸，願陪君主。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絝縞繽紛，翠眉紅妝。王歡顧眄，爲王歌舞。願得君歡，常無災苦。"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黃衫人，頭有角，儀貌甚偉，走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來。"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即傳語曰："不知王見召，適相與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盤筵。諷因大聲嚏咳，視庭中無復一物。明旦，拾得翠釵數雙，將以示人，不知是何物也。（出《玄怪錄》）

【譯文】

唐文明年中，竟陵官吏劉諷，晚上投宿在夷陵空館。月光很亮睡不着。忽然有一個女郎從西軒來。儀態溫和、美麗，輕歌慢步，徐徐而至中軒，回頭告訴婢女說："紫綏取西堂花墊來，再召呼劉家六姨，十四舅母，南鄰翹翹小娘子，並將溢奴帶來，傳話說這地方好風月，足能遊樂，彈琴詠詩，非常好，雖然有竟陵判司在，此人已睡着了，明月下不用迴避。"不一會兒，三個女郎來了，還有一個小孩，容貌傾國。紫綏在院中鋪好花墊，拜謝賓客，請她們坐好。座中設有犀角酒杯，象牙杓，綠罽花觶，白琉璃盞。酒氣馨香，瀰漫遠空。女郎們談笑歌詠，聲音清脆、委婉。一個女郎爲錄事，一個女郎爲明府，舉杯祝酒說："祝願三姨婆壽比祁山，六姨和三姨婆等齊壽，劉姨夫得到太山府乣成判官，翹翹小娘子嫁給朱餘國太子，溢奴便作朱餘國宰相，我們三四個女伴，一併嫁給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給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那平生的心願就滿足了。"一時都笑着說："要給蔡家娘子罰酒。"翹翹這時是錄事，自己先喝一杯，罰蔡娘子酒，說："劉姨夫才貌溫和，什麼原因不讓他做五道主使，空說乣成判官，怕六姨姨不高興，請喝一杯！"蔡家娘子立刻拿着酒杯說："知道被罰，只是因爲姨夫年紀大糊塗，恐怕看不了五道黃紙文書，誤了大神伯公事，喝酒又有什麼損失呢。"於是衆女郎都笑倒了，又一個女郎站起來，行酒令，仍抽出一個翠簪，快說，傳翠簪行酒令，行不通就罰。令辭是："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行過數巡。因令在翠綏下坐。讓她說酒令，翠綏一向木訥，酒令到了，她只說："鸞老、鸞老。"衆女郎都大笑說："以前賀若弼作弄長孫鸞侍郎，因其年老口喫，又沒有頭髮，所以製作了這個酒令。"三更後，都彈琴擊築，歌唱相和，歌唱道："明月秋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祿樽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又唱道："楊柳楊柳，嫋嫋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長，繡簾斜卷千條入。"又唱道："玉口金釭，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紈縞繽紛，翠眉紅妝。王歡顧眄，爲王歌舞。願得君歡，常無災苦。"唱完歌，已經是四更了，突然間有一個穿黃衫的人，頭上有角，相貌很是雄偉，走進來行禮說："婆提王讓娘子快速回去。"女郎們都起來聽從命令，說道："不知王召見，剛纔我們互相賞月到了這裏，怎敢不去。"就讓婢女收拾筵席。劉諷就大聲咳嗽起來，看院中沒有一點東西。第二天早晨，劉諷揀到幾個翠釵，把它給別人看，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相州刺史

唐王道堅爲相州刺史，州人造板籍，畢則失之。後於州室梁間散得之，籍皆中截爲短卷，遂不用矣，棄之。又有李使君在州，明早將祀社，夜潔齋，臥於廳事。夢其父母盡來迎己，覺而惡之，具告其妻。因疾，數日卒。朱希玉爲刺史，宅西院恆閉之，希玉退衙，忽一人紫服，戴高鬟，乘馬直入，二蒼頭亦乘導之，至閣乃下。直吏以爲親姻家通信也，從而視之。其人正服徐行，直入中院，院門爲之開，入已復閉。乃索蒼頭及馬，皆無之。走白希玉，希玉命開中院，但見四周除掃甚潔，帳幄圍匝，施設粲然，華筵廣座，殽饌窮極水陸，數十人食具器物，盡金銀也。希玉見之大驚，乃酌酒酹之以祈福。遂出，閉其門。明日更開，則如舊矣。室宇封閉，草蔓荒涼，二年而希玉卒。（出《紀聞》）

【譯文】

唐王道堅是相州刺史，州中吏人制造戶籍冊，完成後就丟失了。後來在州府屋中的房樑上零散地找到了它，戶籍都從中間裁斷，成了短卷，就不用了，放棄了它。有個李某在本州，第二天早上將要祭祀，夜裏沐浴齋戒，睡在大廳，夜裏夢見他的父母都來迎接自己，醒了之後很討厭這個夢，都告訴了他妻子，就病了，幾天後就死了。朱希玉是刺史，家宅的西院總是關閉的。朱希玉從衙門回來，忽然有一個人穿着紫色的衣服，梳着高高的髮髻，騎馬進來，兩個隨從也騎馬跟隨，到了門口才下馬，門衛以爲是替親家送信的，跟隨着看，那人莊重地慢慢行走，直接進入中院，院門爲他而開，進去後又關上了，就看隨從和馬匹，都沒有了，門衛跑去告訴了希玉，希玉就讓打開中院，只見四周打掃得非常乾淨，帳幄圍匝，置備完好，整潔，豪華的筵席，寬敞的席位，美酒佳餚都是水中陸地最好的，幾十個人的食具器物，都是金銀的。希玉看見這些很喫驚，就倒酒，酒灑在地上來祈禱安康，做完這些就退出來，關上了門，第二天再打開看的時候，就象以前一樣了，屋子都是關閉的，野草荒涼，兩年後希玉死了。

王湛

王湛判冥事，初叔玄式，任荊州富陽令，取部內人吳實錢一百貫。後誣以他事，決殺之以滅口。式帶別優，並有上下考，五選不得官。以問，諶白爲叔檢之。經宿曰："叔前任富陽令日，合有負心事。其案見在，冥司判雲：'殺人之罪，身後科罰。取錢一百貫，當折四年祿。'"叔曰："誠有此事，吾之罪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王湛能夠測算陰間的事，叔玄式任荊州富陽令，拿了衙門內吳實一百貫錢，後來因別的事誣陷他，殺了他滅口。叔玄式還想再升官，經過了上下的考試，五次都沒有升官，就問王湛，王湛說爲叔玄式驗看一下，過了一宿說："你以前當富陽令時，做了虧心事，案底現在還有，冥司判決說：'殺人之罪，身後科罰，取錢一百貫，當折四年祿。'"叔玄式說："真有此事，是我的罪過。"

狄仁傑

則天時，狄仁傑爲寧州刺史。其宅素兇，先時刺史死者十餘輩。傑初至，吏白官舍久兇，先後無敢居者。且榛荒棘毀，已不可居，請舍他所。傑曰："刺史不捨本宅，何別舍乎？"命去封鎖葺治，居之不疑。數夕，詭怪奇異，不可勝紀。傑怒謂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爲不識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聽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無懼汝之心，徒爲千變萬化耳。必理要相見，何不以禮出耶？"斯須，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階西樹下，體魄爲樹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頃前數公，多欲自陳，其人輒死。幽途不達，以至於今。使君誠能改葬，何敢遷延於此！"言訖不見。明日，傑令發之，果如其言，乃爲改葬，自此絕也。（原缺出處，陳校本作出《廣異記》。）

【譯文】

武則天當政時，狄仁傑任寧州刺史，他那所住宅一向不吉不祥，先前在那住過的刺史死了十多個了。狄仁傑剛到，差衷說官家住宅長時間不祥，沒有敢住的人，再說草木荒涼，已經不能住了，請改住在別的地方吧。狄仁傑說："刺史不住在自己的住處，怎麼能住別的地方呢？"讓人們打開鎖頭，修理整治，毫不猶豫地住進那宅子，幾個晚上，奇異詭怪的事，多得記不住了，狄仁傑憤怒地說："我是刺史，這是我的宅子，你沒理我有理，你若有理爲什麼不講道理，反而以陰邪冒犯正直。你如果是神，我就想盡快聽到你的教誨，你如果是鬼魅，你膽敢來冒犯我。我決沒有懼怕你的意思，你白白地費心思變化嚇人。你一定要相見的話，爲什麼不禮貌地出來呢？"不一會兒，有一個人穿戴着衣帽走上前來說："我是某朝代的官員，葬在堂階西邊樹下，屍體被樹根穿過，疼痛難忍，我想告訴前任的幾位刺史，哪知道剛想要說，那些人就一個個地死了。冥界去不了，以至於到今天這樣地步，您若能夠改葬，怎麼敢到這兒打擾。"說完不見了。第二天，狄仁傑讓人挖地，果然象他說的那樣，就爲他改葬，從此後就再也沒有鬧鬼了。

李皓

唐兵部尚書李皓，時之正人也。開元初，有婦人詣皓，容貌風流，言語學識，爲時第一，皓不敢受。會太常卿姜皎至，皓以婦人與之。皎大會公卿，婦人自雲善相。見張說曰："宰臣之相。"遂相諸公卿，言無不中。謂皎曰："君雖有相，然不得壽終。"酒闌，皎狎之於別室。媚言遍至，將及其私。公卿迭往窺睹，時皓在座，最後往視。婦人於是呦然有聲，皎驚墮地。取火照之，見牀下有白骨。當時議者，以皓貞正，故鬼神懼焉。（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兵部尚書李皓是當時的正人君子。開元初年，有個婦人面見李皓，她容貌風度，言語學識，都爲當時第一。李皓不敢接。恰好太常卿姜皎到來，李皓把婦人介紹給他。姜皎大會公卿，婦人自稱會看相，看見張說說："宰相的面相。"於是爲諸位公卿相面，言無不中。婦人對姜皎說："您雖有好相，但不能壽終。"酒席將散的時候，姜皎輕侮地與婦人在別的屋子，把獻媚的話都說盡了，將要偷情的時候，公卿們紛紛前去偷看，當時李皓在場，最後一個去看，婦人突然就高聲大叫起來，姜皎驚嚇得掉在地上，有人取來燭光一看，見牀下有一堆白骨。當時議論的人都說，那是因爲李皓堅貞剛正，所以鬼才懼怕他。

張守珪

幽州節度張守珪，少時爲河西主將，守玉門關。其軍校皆勤勇善鬥，每探候深入，頗以劫掠爲事。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餘馱，還大竺國，其徒二十餘人。探騎意是羅綿等物，乃劫掠之，殺其衆盡。至胡僧，刀棒亂下而不能傷，探者異焉。既而索馱，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於僧前追悔，擗踊悲泣久之，僧乃曰："此輩前身，皆負守將令，唯趂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將祿位重，後當爲節度大夫等官。此輩亦如君何？可（可原作不，據陳校本改。）白守將，爲修福耳。然後數年，守將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騎還白守珪，珪留僧供養，累年去。後守珪與其徒二十五人，至伊蘭山探賊。胡騎數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馬脫鞍，示以閒暇。騎來漸逼，守珪謂左右："爲之奈何？若不獲已，事理須戰。"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前出戰，守珪隨之，穿其一角，尋俱得出。虜不敢逐。紅旗下將謂守珪曰："吾是漢之李廣，知君有難，故此相救。後富貴，母相忘也。"言訖不見。守珪竟至幽州節度御史大夫。（出《廣異記》）

【譯文】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年輕時是河西主將，駐守玉門關，他的軍兵都勤奮、勇敢、善戰。每當探兵，遠離防區，總把搶劫當成職業。有個西域胡僧，從西京製造袈裟裝了二十多匹馬馱着，回還大竺國，並帶徒弟二十多人。探兵以爲是錦鍛等物品，就搶劫了，殺掉衆人，到了殺胡僧的時候，刀棒胡亂打下而不能傷着他，探兵驚異，隨即拿來馬匹，只得到袈裟，探兵非常後悔，就在胡僧面前追悔，拊心哭泣了好一會兒，胡僧才說："你們這些人，都背叛了守將的命令，只是這些被劫殺的僧人成了冤死鬼。但你們的守將官氣很重，以後應該成爲節度使大夫等官，你們這些人比他如何，可告訴守將，多修點福。而後幾年，守將當有小災，也有免除的辦法。"探兵騎馬回報守珪，守珪收留胡僧供養起來，幾年後走了。後來守珪和兵丁二十五人，到伊蘭山打探敵情，胡人兵馬幾千人突然到來，守珪力量不能對抗，就下馬脫鞍，以閒暇警示敵人，敵兵漸漸逼近，守珪對左右的兵丁說："沒辦法了，若不想自己被俘獲，只能力戰。"剛說完，忽然看見山下有打着紅旗的幾百名騎兵，衝到前邊作戰，守珪跟隨他，穿過敵兵一角，大家都出來了，敵兵不敢追，紅旗下的將領對守珪說："我是漢朝的李廣，知道你有難，特意到這相救，以後富貴，不要忘了我。"說完就不見了，張守珪後來果然官至幽州節度使、御史大夫。

楊瑒

開元中，洛陽令楊瑒，常因出行，見槐陰下有卜者，令過，端坐自若。伍伯訶使起避，不動。瑒令散手拘至廳事，將捶之，躬自責問。術者舉首曰："君是兩日縣令，何以責人？"瑒問其事，曰："兩日後，君當命終。"瑒甚愕，問何以知之，術者縣告所見，舉家驚懼，謂術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瑒再拜求解，術者曰："當以君之聞見，以衛執事。免之與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東院亭中。令瑒被髮跣足，牆面而立，己則據案而書符。中夕之後，喜謂瑒曰："今夕且倖免其即來。明日，可以三十張紙作錢，及多造餅餤，與壺酒，出定罪（陳校本罪作遠，按洛陽有定鼎門，疑罪字爲鼎字之訛。）門外，桑林之間，俟人過者則飲之。皁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飲餤，君其無憂。不然，實難以濟。君亦宜易衣服，處小室，以伺之，善爲辭謝，問以所欲。子之策盡於是矣。"瑒如其言。洎日西景，酒餤將專罄，而皁裘不至。瑒深以爲憂，須臾遂至。使人邀屈，皁裘欣然，累有所進。瑒乃拜謁。人云："君昨何之，數至所居，遂不復見。疑於東院安處，善神監護，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數，兼燒紙錢，資其行用。鬼雲："感施大惠，明日，當與府中諸吏同來謀之，宜盛饌相待。"言訖不見。明日，瑒設供帳，極諸海陸候之。日晚，使者與其徒數十人同至，宴樂殊常浩暢，相語曰："楊長官事，焉得不盡心耶？"久之，謂瑒："君對坊楊錫，亦有才幹，今揩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錫（錫原作祿，據《廣異記》改。）門相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瑒如其往，見鬼便在樹頭，欲往錫舍，爲狗所咋，未能得前。俄從缺牆中入，遲迴聞哭聲，瑒遂獲免。（出《廣異記》）

【譯文】

開元年中，洛陽令楊瑒，經常有公務出行。一天，看見槐樹蔭下有個占卜的人，洛陽令經過，他端莊自若，伍伯訓斥他讓他起來回避，他還是不動。楊瑒讓衙役把他抓到府衙，想要打他，親自審問，術士抬頭說："你只不過是兩天的縣官，怎麼敢隨便責打我？"楊瑒聽後感到驚怕和奇怪，問他是怎麼知道的？術士說："兩天後，你就死了。"術士詳細地告訴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楊瑒全家驚恐不安，對術士說："先生既然能知道這件事，一定能祭祀消災了，怎麼樣才能得到免除呢？"楊瑒拜了又拜想求得解脫的辦法。術士說："應該以你的所見所聞來防護你，能否免除，我現在還不能知道。"說完就引導楊瑒到了東院亭中，讓楊瑒散開頭髮，赤着腳，面對牆壁站着，自己就依靠桌案畫符，半夜之後，高興地對楊瑒說："今天晚上暫且免除他來，明天，可以用三十張紙當錢，多做些餅，準備一壺酒，從定罪門出來，到桑林中間，等人過來就請他喝酒，穿着黑色的皮衣服，袒露右臂的人，就是召你的使者，如果能留他喫喝，你就沒有憂患了，不這樣的話，實在難以幫助你了，你也應該換件衣服，躲到小屋裏面，來等候他。多說感謝的話，問他需要些什麼。我的辦法就是這些了。"楊瑒照他說的，等到日影西斜時，酒飯眼看就要沒了，黑衣人也沒來，楊瑒非常着急。又過了一會兒黑衣人走來了，楊瑒派人邀請他，黑衣人欣然前往，進了幾道門，楊瑒就來拜見他，鬼說："你昨天去了哪裏？我幾次到你的房前，都沒能見到你，懷疑你在東院居住，但有神仙保護，所以不敢侵犯，現在地府招你，怎麼辦？"楊瑒又拜求解救自己，並燒紙錢，來資助他出來的費用。鬼說："感謝你施捨恩惠，明天，我和地府中各位差吏一塊來商量，你可要準備好豐盛的酒菜來招待。"說完就不見了。第二天，楊瑒擺設供桌酒席，全是些山珍海味。果然黑衣使者和他的同伴幾十人一起來了，宴會非同尋常地浩大、歡暢，大夥說："楊長官的事，怎麼能不盡心呢！"過了很久，對楊瑒說"你家對面的人家楊錫，也有才幹，現在把"王字"旁改成"金"字旁，來招他。你到五更，聽鼓聲一響，你就在楊錫門前等候，若是聽到哭聲，你就得救了。"楊瑒照他的話去做了，看見鬼在樹枝上，想去楊錫家，被狗暫時阻止，隨後又從斷牆中跳進去，過了一會兒聽到了哭聲，楊瑒終於得免一死。

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張果女 華妃 郭知運 王光本 幽州衙將 韋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鑑　李令問　僧韜光　僧儀光　尼員智　楊元英

張果女

開元中，易州司馬張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遠棄，權瘞於東院閣下。後轉鄭州長史，以路遠須復送喪，遂留。俄有劉乙代之。其子常止閣中，日暮仍行門外，見一女子，容貌豐麗，自外而來。劉疑有相奔者，即前詣之，欣然款浹。同留共宿，情態纏綿，舉止閒婉。劉愛惜甚至，後暮輒來，達曙方去。經數月，忽謂劉曰："我前張司馬女，不幸夭沒，近殯此閣。命當重活，與君好合。後三日，君可見發，徐候氣息，慎無橫見驚傷也。"指其所瘞處而去。劉至期甚喜，獨與左右一奴夜發，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開視之，女顏色鮮發，肢體溫軟，衣服汝梳，無污壞者。舉置牀上，細細有鼻氣。少頃，口中有氣，灌以薄糜，少少能咽，至明覆活，漸能言語坐起。數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辭以習書，不便出閣，常使齎飲食詣閣中。乙疑子有異，因其在外送客，竊視其房，見女存焉。問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在牀下，乙與妻歔欷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聞？"遂匿於堂中。兒不見女，甚驚。父乃謂曰："此既申契殊會，千載所無，白我何傷乎？而過爲隱蔽。"因遣使詣鄭州，具以報果，因請結婚。父母哀感驚喜，則尅日赴婚，遂成嘉偶，後產數子。（原缺出處，明鈔本、陳校本俱作出《廣異記》）

【譯文】

開元年間，易州司馬張果的女兒，十五歲那年，得病死了。張果不忍把女兒葬在遠處，就暫埋葬在東院房中。張果後來轉任鄭州長史，因爲路太遠來回運這女子不方便，就留在了這裏。時間不長就有劉乙代替了他住在這裏。劉乙的兒子常到這房子裏來。太陽落山的時候他常在門外走動，有一天劉看見一個女子，容貌很美麗，從外面進來。劉以爲她是個私奔的，就大膽地上前到女子身邊去試探，雙方都非常高興，都有誠意，就一同留在臥房共住。女子感情纏綿，舉止閒靜溫順，劉非常憐愛她，以後每天日落就來到臥房，到天亮才離去，過了幾個月，女子忽然對劉說："我是以前張司馬的女兒，不幸早死，就近殯葬在這個樓閣，命裏註定應當重新復活，與您融洽相處，過三天，您可以挖掘棺木，慢慢地等候氣息，您千萬不要無端地驚慌和悲傷。"她指着她的葬地而離去。劉等到約定的日子非常高興，自己與身邊的一個奴僕在夜裏挖掘墓地，深五、六尺，找到一個漆棺，慢慢地打開看看裏面，見一個女子面容非常新鮮，四肢溫軟。衣服、頭髮、妝飾都沒有損壞的地方，抬起她放在牀上，微微有鼻氣，不一會兒，嘴裏也有氣，用稀粥喂她，稍稍能下嚥，等到天亮就復活了，漸漸能坐起來說話。過幾天，劉才擔心父母知道這回事，於是用練畫不方便出樓閣作藉口，常派人把飯菜送到樓閣中。劉乙疑心兒子有些怪異，趁兒子到樓閣外送客，偷偷地看他的房屋，忽然看見一個女子在那裏，問她從哪裏來，她全都告訴了劉乙。此時棺材還在牀下。劉乙和妻子嘆息說："這既然是陰間最感動人的事，爲什麼不盡快早使我們知道？"於是將女子藏在堂屋中，兒子不見女子，很喫驚，父親便對兒子說："這既是陰陽間特別的相會，是千載所沒有的，告訴我又有什麼傷害？你何必做得這麼隱蔽。"於是劉乙派人到鄭州，把這件事全都報告給張果，藉機請求結婚，女子的父母由悲哀轉爲驚喜，便約定日子同意結婚，於是劉乙的兒子和張果的女兒結成好夫妻，以後生了幾個孩子。

華妃

開元初，華妃有寵，生慶王琮，薨葬長安。至二十八年，有盜欲發妃冢，遂於塋外百餘步，僞築大墳，若將葬者。乃於其內潛通地道，直達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盜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釧，兼去其舌。恐通夢也，側立其屍，而於陰中置燭。悉取藏內珍寶，不可勝數，皆徙置僞冢。乃於城中，以輛車載空棺會。日暮，便宿墓中，取諸物置魂車及送葬車中，方掩而歸。其未葬之前，慶王夢妃被髮裸形，悲泣而來曰："盜發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其敗於春明門也。"因備說其狀而去。王素至孝，忽驚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萬年令，以物色備（廣異記備作補）盜甚急。及盜載物歸也，欲入春明門，門吏訶止之，乃搜車中，皆諸寶物，盡收羣盜。拷掠即服，逮捕數十人，皆貴戚子弟無行檢者。王乃請其魁帥五人，得親報仇，帝許之。皆探取五臟，烹而祭之，其餘盡榜殺於京兆門外。改葬貴妃，王心喪三年。（出《廣異記》）

【譯文】

開元初，華妃得寵，生下慶三琮，死後葬在長安。到開元二十八年，有盜賊想要挖華妃墓，於是在原來墳墓的旁邊一百多步的地方，僞築了一個大墳墓，像要埋葬似的，又在墳內暗通地道，直通到原來的墳墓中。剖開棺木一看，她面容如活人，四肢都可以彎曲伸直，盜賊等恣行凌辱，還截斷手腕拿下金釧，同時又割掉她的舌頭，又害怕她託夢，把屍體側立起來，而且在裏面放上蠟燭，把棺內的珍寶全都取走了，不可勝數，都放在僞築的墳墓中。於是在城中用輛車裝上空棺材，等到日落，便住在墓中，取出各種東西放在魂車和送葬的車中，才這樣遮掩着回來。在沒等他們去送葬之前，慶王就夢見華妃披髮裸體，悲傷哭泣而來說："盜賊挖了我的墳墓，再加上截斷我的手腕，侮辱我，我的魂冤枉，怎麼可以說出來，但是我一定等他在春明門毀敗。"於是詳盡地說明了他們的形貌就離去了。慶王一向非常孝順，忽然驚起流淚哭泣，第二天早晨入朝奏明情況，皇帝便召集京兆尹萬年令調集精幹人員去緊急捕捉盜賊。萬年令等人專門等盜賊裝上東西回去，再抓獲。這些盜賊想要進入春明門，門吏呵止他們，就搜查車中，全是各種各樣的寶物，全部抓獲羣盜，拷打他們，他們立即就招服了。逮捕了幾十個人，都是些無品行的豪門親戚子弟，慶王請求嚴懲他們爲首的五個人，得以親自報仇，皇帝答應了他。他把這五個人的五臟都拿出來，烹飪他們，用以祭典華妃，其餘盜賊都在京兆門外公佈名單斬首，改葬貴妃。慶王哀傷了三年。

郭知運

開元中，涼州節度郭知運出巡，去州百里，於驛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驛長鎖房勿開，因而卻回府，徒從不知也。至舍四十餘日，處置公私事畢，遂使人往驛，迎己喪。既至，自看其殮。殮訖，因與家人辭訣，投身入棺，遂不復見。（出《廣異記》）

【譯文】

開元年中，涼州節度使郭知運出去巡察，離開涼州百里地，郭知運在驛站暴死，他的魂就離開了身體，讓驛長鎖住房門不打開，他的魂就返回府衙中，他的隨從都不知道。郭知運回到家裏四十多天，處理安排公私事結束，就派人去驛站迎回自己的屍體，棺到了以後，親自看自己的屍體裝殮，裝殮完畢，就和家人告辭訣別，投身入棺，於是不再出現。

王光本

王光本，開元時爲洛州別駕。春月，刺史使光本行縣。去數日，其妻李氏暴卒。及還，追以不親醫藥，意是枉死。居恆慟哭，哀感旁鄰，後十餘日，屬諸子盡哭。光本因復慟哭百餘聲，忽見李氏自幃而出，靚妝炫服，有逾平素。光本輟哭，問其死事，李氏雲："妾尚未得去，猶在此堂。聞君哀哭慟之甚，某在泉途，倍益悽感。語云：'生人過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茲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囑家人，度女爲尼，放婢爲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許，謂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訖，入堂中遂滅。男女及他人，但聞李氏言，唯光本見耳。（出《廣異記》）

【譯文】

王光本，開元年時做洛州別駕，春季，刺史讓王光本去縣裏，離家幾天，王妻李氏突然死去。王光本得噩耗後返回洛州家中，後悔因沒能親自請醫購藥使妻子死去，認爲是白白地死了，在那兒總是痛哭，哀痛感動了四鄰。過了十多天，連部下所有人全都痛哭，光本因爲太痛苦又放聲痛哭一陣，忽然看見李氏從幃帳中走出來，穿着漂亮的衣服，有超過平常的美麗，王光本停止了痛哭，問她死的事，李氏說："我還沒有離開這裏，還在這個大堂，聽到您痛哭，痛哭得很厲害，我在黃泉路上，倍加悽感，聽人說，活人過於悲痛，使幽魂不安，我信了這句話，從此以後，不想讓您象這樣難過，而牽累陰間。"於是李氏囑咐家人，讓女兒唸經拜佛成尼姑，散放婢女爲平民，件件事都有條理，過一頓飯左右時間，李氏對王光本說："人與鬼道路不同，不適合長久呆在這裏，在這裏會越來越遺憾。"說完，進入堂中就不見了，兒女與其他人，只聽見李氏說話，只有王光本看見罷了。

幽州衙將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妻李氏，悍妒狠戾，虐遇五子，且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母墓前，母忽於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汝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出《本事詩》）

【譯文】

開元年間，有個幽州衙將姓張的，他有妻子孔氏，生了五個孩子，後來死了。張後來又娶了個妻子李氏，她兇暴蠻橫，虐待五個孩子，每天用鞭子打他們，五個孩子受不了過分的痛苦，就去他們母親墳墓前哭泣，母親忽然從墳墓裏出來，撫摸她的孩子，悲痛哭泣了很久，於是在白布巾上寫詩贈給張某說："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妝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個孩子得到詩，來獻給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向連帥痛哭訴說這事，連帥聽到這件事，又上報皇上。皇上下詔，判決李氏受刑一百然後流放到嶺南去。張某的職事也被停止。

韋氏女

洛陽韋氏，有女殊色。少孤，與兄居。鄰有崔氏子，窺見悅之。厚賂其婢，遂令通意，並有贈遺。女亦素知崔有風調，乃許之，期於竹間紅亭之中。忽有曳履聲，疑崔將至，遂前赴之。乃見一人，身長七尺，張口哆脣，目如電光，直來擒女。女奔走驚叫，家人持火視之，但見白骨委積，血流滿地。兄乃詰婢得實。殺其婢而剪其竹也。（出《驚聽錄》）

【譯文】

洛陽韋氏有一個女兒，容貌出衆，年少就成了孤兒，和哥哥住在一起。鄰居有個崔氏的兒子，偷偷看見韋氏的女兒，很喜歡她，用厚禮賄賂她的婢女，於是讓她說明他的意思，並有贈送的禮品。女子也一向知道崔氏的兒子有風情，便答應他，約定在竹林間紅亭之中見面。等候時忽然聽到有腳步聲，猜想崔某將要到了，於是上前赴約，突然就看見一個人，身長七尺，張嘴哆嗦嘴脣，目光如電光，直奔來抓她，女子奔跑驚叫，家人拿火把看看情況，只看見白骨落成一堆，血流滿地，韋氏女的哥哥便拷問婢女，得到了情況真實後，殺了那個婢女，並且砍斷了那裏的竹子。

崔尚

開元時，有崔尚者，著《無鬼論》，詞甚有理。既成，將進之。忽有道士詣門，求見其論。讀竟，謂尚曰："詞理甚工，然天地之間，若雲無鬼，此謬矣。"尚謂："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則鬼也，豈可謂無？君若進本，當爲諸鬼神所殺。不如焚之。"因而不見，竟失其本。（出《玄怪錄》）

【譯文】

開元年間，有個叫崔尚的，著有《無鬼論》，論述很有道理，已經成書。準備向上進獻這書。忽然有個道士到他家門前，請求看看那本書。道士讀完，對崔尚說："說理很嚴密，但是天地之間，如果說沒有鬼，這是錯誤的。"崔尚對他說："憑什麼這麼說？"道士說："我就是鬼，怎麼能說沒有？您如果進獻此書，一定會被鬼神殺害，不如燒了書。"說完就不見了。同時失去那書。

河湄人

開元六年，有人泊舟於河湄者，見岸邊枯骨，因投食而與之。俄聞空中愧謝之聲，及詩曰："我本邯鄲士，祗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勞君行路悲。"（出《靈怪錄》）

【譯文】

開元六年，有個乘船到河湄的人，看見岸邊白骨，於是扔些喫的東西給它。不一會聽到空中慚愧感謝之聲，還有詩道："我本邯鄲士，祗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勞君行路悲。"

中官

有中官行，宿於官坡館，脫絳裳，覆錦衣，燈下寢。忽見一童子，捧一樽酒，衝扉而入。續有三人至焉，皆古衣冠，相謂雲："崔常侍來何遲？"俄復有一人續至，悽悽然有離別之意，蓋崔常侍也。及至舉酒，賦詩聊句，末即崔常侍之詞也。中官將起，四人相顧，哀嘯而去，如風雨之聲。及視其戶，扃閉如舊，但見酒樽及詩在。中官異之，旦館吏雲："里人有會者，失其酒樽。"中官出示之，乃里人所失者。聊句歌曰："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朗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出《靈怪集》）

【譯文】

有個中官在官坡館住宿，脫去紅外衣，蓋着錦緞衣，燈下睡覺，忽然看見一個童子捧一杯酒，衝門而進，接着有三個人也都來到這裏，都穿戴古代衣服、帽子，互相說着話："崔常侍來得怎麼這樣遲？"不一會兒，又有一個人跟着進來，悽楚的樣子有離別的情態，大概是崔常侍，最後一句就是崔常侍的詞句。中官將要起來，四個人互相看了看，哀嘆長嘯而去，象風雨之聲，等到再看那個門，關閂象原來的樣子，只見酒樽和詩還在，中官很奇怪，天亮時館吏說："鄉里的人有個要見您的，丟了他的酒樽。"中官拿出酒杯給他看，竟是他所丟失的，寫的詩歌是："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朗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

王鑑

兗州王鑑，性剛鷙，無所憚畏，常陵侮鬼神。開元中，乘醉往莊，去郭三十里。鑑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行十里已來，會日暮。長林下見一婦人，問鑑所往。請寄一袱，而忽不見。乃開袱視之，皆紙錢枯骨之類。鑑笑曰："愚鬼弄爾公。"策馬前去，忽遇十餘人聚向火。時天寒，日已昏，鑑下馬詣之。話適所見，皆無應者。鑑視之，向火之人半無頭，有頭者皆有面衣。鑑驚懼，上馬馳去。夜艾，方至莊，莊門已閉。頻打無人出，遂大叫罵。俄有一奴開門，鑑問曰："奴婢輩今並在何處？"令取燈而火色青暗，鑑怒，欲撻奴，奴雲："十日來，一莊七人疾病，相次死盡。"鑑問："汝且如何？"答曰："亦已死矣。曏者聞郎君呼叫，起屍來耳。"因忽顛仆，既無氣矣。鑑大懼，走投別村而宿。週歲，發疾而卒。（出《靈異集》，明鈔本、陳校本俱作出《靈怪集》）

【譯文】

兗州王鑑，性格剛直，無所懼怕，經常辱罵鬼神。開元年間，趁着酒醉騎馬去了村莊，離城裏三十里地，王鑑已有五六年不走這條路了，走了不到十里路，正趕上日落黃昏，高高的樹林下出現一個婦人，她問王鑑去哪裏，請他寄送一個包裹，就忽然不見了。王鑑便打開包裹一看，裏面都是紙錢和白骨之類的東西，王鑑笑着說："蠢鬼戲弄你的老公。"他就騎着馬繼續向前走，忽然遇到十多個人圍着一堆火在烤火，當時天氣很冷，天色已晚，王鑑下馬也到那裏去，說了剛纔所見到的情況，卻沒有一個人應和的，王鑑看着他們，對着火的人一半沒有頭，有頭的人都戴着面紗，王鑑驚恐，上馬飛奔離去，天亮前，纔到村莊，可村莊門已關上，不斷地敲打也沒人出來，於是大叫大罵。不一會兒，有一個奴僕開門，王鑑問道："奴婢們現在都在什麼地方？"王鑑讓那奴僕拿出油燈，可是火光黯淡。王鑑大怒，想要鞭打奴僕，奴婢說："十天來，一個莊園七個人患病，一個接一個都死光了。"王鑑問道："那你怎麼樣？"奴僕回答道："我也已經死了。剛纔聽到郎君您呼叫，就站起來了。"說完便忽然顛倒下去，就沒有氣了。王鑑非常恐懼，跑到別村住宿了，一年以後，他也發病死了。

李令問

李令問，開元中爲祕書監，左遷集州長史。令問好服玩飲饌，以奢聞於天下。其炙驢罌鵝之屬，慘毒取味。天下言服饌者，莫不祖述李監，以爲美談。令問至集州，染疾，久之漸篤。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恆令夜開城門，縱令問家人出入。刺史之子，嘗夜與奴私出遊。至城門，遙見甲仗數百人，隨一火車，當街而行。驚曰："不聞有兵，何得此輩？"意欲馳告父，且復伺其所之。尋而已至城壕，火車從水上過，曾不漬滅，方知是鬼。走投其門，門已閉。不得歸，遂奔令問門中處之。既入，火車亦至令問中門外。其子雖恐懼，仍竊窺之。忽聞堂中十餘人誦經，甲仗等遲迴良久。有一朱衣鬼，徑三踢關，聲如雷震，經聲未絕。火車移上堂階，遙見堂中燈火清靜，尚有十餘人侍疾。朱衣鬼又抉窗欞，其聲如前，令問左右者皆走散。鬼自門持令問出，遂擲於火車中，羣鬼擁之而去。其子還舍，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問疾。令問家中餘口，無敢起者。使者叫呼方出，雲："昨夜被驚，至今戰懼未已。令問屍爲鬼所擲，在堂西北陳重牀之下。"家人乃集而哭焉。（出《靈怪錄》，明鈔本、陳校本俱作出《靈怪集》）

【譯文】

李令問，開元年間做祕書監，以後提升爲集州長史。令問喜好喫喝玩樂，以奢侈聞名天下。他燒烤驢肉、醃製鵝肉之類，招法狠毒地品其味道。天下講究喫喝的人，沒有不效法李監的，把這件事稱爲美談。李令問到集州，患了疾病，過了很久，病重了。刺史因爲他是名士，同時又是同一宗族，經常派人夜間打開城門，放李令問家人出入城門。刺史之子，曾經夜間和奴僕偷偷地出去遊玩。到了城門，很遠便看見幾百名衛士，跟着一輛帶火焰的車，正當街行進，便驚訝地問道："沒聽說有兵事，爲什麼來這些人？"想要回奔告訴父親，又探察他們所到的地方。不久已到了護城河，帶火的車從水上經過，不曾被浸滅，才知道是鬼。跑着找到城門，城門已關閉，不能回家，於是逃奔到李令問屋裏停留。進去以後，帶火的車也到了李令問中門外，刺史的兒子雖然恐懼，仍然偷偷看外面。忽然聽到屋裏十多人唸誦經書，穿鎧甲的士兵在那裏逗留了很久。有一個穿紅衣服的鬼，一直連踢那個門閂，聲如雷霆。讀經書的聲音也不停，帶火的車也移上堂前的臺階，很遠地看見屋中點着燈火，非常清靜，還有十多個人侍候病人。穿紅衣服的人，又戳壞了窗欞，那聲音象剛纔的一樣，李令問左右的人都走散了，鬼從門那兒領着令問出來，於是把他放到帶火的車中，羣鬼簇擁着離去了。刺史的兒子回到屋裏，陳述剛纔的事。刺史第二天，派人問令問的病情，令問家裏其他人沒有敢站起來的，刺史使者叫喊他們纔出來，說："昨夜被驚嚇，到現在驚嚇都沒消除，令問屍體被鬼扔掉，在堂屋西北角停放在牀下。"家人才聚集而哭。

僧韜光

青龍寺僧和衆、韜光，相與友善。韜光富平人，將歸，謂和衆曰："吾三數月不離家，師若行，必訪我。"和衆許之，逾兩月餘。（逾兩月餘四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和衆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尋韜光。和衆日暮至，離居尚遠，（離居尚遠四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而韜光來迎之曰："勞師相尋，故來迎候。"與行裏餘，將到家。謂和衆曰："北去即是吾家，師但入須我，我有少務，要至村東，少選當還。"言已東去。和衆怪之，竊言曰："彼來迎候，何預知也？欲到家舍吾，何無情也？"至其家扣門，韜光父哭而出曰："韜光師不幸，亡來十日，殯在村東北。常言師欲來，恨不奉見。"和衆弔唁畢，父引入，於韜光常所居房舍之。和衆謂韜光父曰："吾適至村，而韜光師自迎吾來，相與談話裏餘。欲到，指示吾家而東去。雲要至村東，少閒當返。吾都不知是鬼，適見父，方知之。"韜光父母驚謂和衆曰："彼既許來，來當執之。吾欲見也。"於是夜久，韜光復來，入房謂和衆曰："貧居客來，無以供給。"和衆請同坐，因執之叫呼。其父與家人並至，秉燭照之，形言皆韜光也。納之甕中，以盆覆之。甕中忽哀訴曰："吾非韜光師，乃守墓人也。知師與韜光師善，故假爲之。如不相煩，可恕造次，放吾還也。"其家不開之，甕中（甕中二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密祈請轉苦。日出後卻覆，如驚颺飛去，而和衆亦還。後不復見（還後不復見五字原空缺，據許本、黃本補。）焉。（出《紀聞》）

【譯文】

青龍寺僧和衆、韜光，相互友好，韜光是富平人，將要回家，對和衆說："我幾個月不離開家，師傅如果去，一定去看望。"和衆答應他了。過了兩個多月，和衆去中都，路過富平，就去找韜光。和衆日落時到了，離韜光居住的地方還很遠，可韜光就親自來迎接和衆說："煩勞師傅找我，所以就來迎候您。"走了一里多地，將要到家，對和衆說："向北去就是我家，師傅只進去等我，我有一點事情，溜躂到村東，稍等候一會就當回來。"說完已向東去，和衆對此感到奇怪，自言自語道："他來迎候我，怎麼會預先知道呢？想要到他家卻扔下我，爲什麼這樣無情？"到了他家，敲他家門，韜光父親哭着出來說："韜光師傅不幸，過世十多天，葬在村東北邊，他常說您想來，遺憾不能見面。"和衆弔唁完畢，韜光父親帶他進入室內，在韜光常住的屋子裏，和衆對韜光父親說："我剛纔到村子裏，可韜光師傅親自迎接我來的，互相說着話，走一里多地，想要到您府上，他指着哪個是您家就向東去了，說要到村東，稍稍隔一會兒就當回來。我不知道是鬼，正好碰到您，才知道是鬼。"韜光父母喫驚地對和衆說："他既然答應回來，回來就當攔住他，我想看到他。"於是深夜，韜光又來了，進入房內對和衆說："我因貧困客居此地，沒有什麼給你們的。"和衆請求同坐，於是拉着他喊人。他的父親和家裏人一同到了，拿着蠟燭照亮，相貌、說話都是韜光。把他放到大罈子裏，用盆蓋上他，罈子裏忽然有哀痛訴說聲："我不是韜光師傅，是守墓的人。知道師傅您和韜光師傅很好，所以假裝是韜光，如果不麻煩您，可容我魯莽，放我回去吧。"他家裏人不打開蓋子，罈子裏的鬼就頻繁請求訴苦。日出後拿開蓋子，象急風吹走一樣，可是和衆也回去了，以後不再見到他。

僧儀光

青龍寺禪師儀光，行業至高。開元十五年，有朝士妻喪，請之至家修福。師往其家數日，居於廡前，大申供養。俗每人死謁巫，即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於堂明燈誦經，忽見二人侍之。夜將半，忽聞堂中人起取衣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廚中營食，汲水吹火。師以爲家人，不之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捧盤來前，獨帶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總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爲師造之。"師知是亡人，乃受其獻。方祝，祝未畢，聞開堂北戶聲。婦人惶遽曰："兒子來矣。"因奔赴堂內，則聞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粥，問師曰："弟子等夜來實避殃禍，不令師知，家中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內青衣驚曰："亡者夜來屍忽橫臥，手有面汙，足又染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驚異焉。（出《紀聞》）

【譯文】

青龍寺禪師儀光，修持極其高深。開元十五年時，有個朝士的妻子死了，請儀光到他家修福，儀光師傅住在他家幾天，住在廂房，大加供養。風俗有人死了都要拜問巫師，巫師說出死煞出現的時日，怕有妨害舉動，死人家大多出去躲避。那天夜裏，這家人都從北門出去了，沒有告訴禪師。禪師只在正屋裏點燈唸經，忽然看見有兩個人侍奉他。快到半夜的時候，忽然聽到正屋裏有人站起來，有拿衣服開門的聲音，有一個婦人走出正屋，就到廚房裏準備喫的，打水弄火。師傅以爲是家裏主人，沒有對此感到奇怪。等到快要天亮，婦人喫飯，端着盤子上前來，只戴着面紗，光着腳，又拜見說："煩勞師傅來到，現在家人都已出去，恐怕齋粥沒準了，所以弟子起來給師傅送飯。"師傅知道這是已亡之人，就接受她的進獻。才禱告，禱告沒完，聽到正屋北門有聲響，婦人恐惶，立即說："兒子來了。"於是奔跑到正屋內，就聽到有哭聲，哭聲停止，家裏人拜見師傅，問他安否。看見盤裏的粥，問師傅說："弟子們夜晚離開這裏躲避災禍，不讓師傅知道，家裏沒有人，這粥是誰做的呢？"師傅笑着不回答，屋內婢女驚訝地說："死了的人忽然夜間屍體橫臥，手上有面跡，腳上沾有泥土，是爲什麼呢？"師傅就指着所做的粥來告訴他，那家人非常驚訝。

尼員智

廣敬寺尼員智，嘗與同侶於終南山中結夏。夏夜月明下，有哭而來者，其聲雄大，甚悲。既至，乃一人，長八尺餘，立於廬前。聲不輟，遂至夜半，聲甚嗚咽，涕淚橫流。尼等執心正念不懼，而哭者竟不言而去。（出《紀聞》）

【譯文】

廣敬寺有個尼僧叫員智，曾經和同伴，在終南山中歡度夏天歸去。夏天月夜中，忽然傳來一陣哭聲，那聲音宏大，很是悲涼。等哭聲漸近到這裏，竟是一個人，長八尺多，站在屋前，哭聲不斷。於是到了半夜，哭聲很是幽咽低沉，淚流滿面。尼僧等人潛心念經，毫無懼色，可哭着的人竟然不出言語就消失了。

楊元英

楊元英，則天時爲太常卿，開元中，亡已二十載。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識其父壙中劍。心異之，問削師："何得此劍？"雲："有貴人形狀衣服，將令修理，期明日五時來取。"子意是父授，復疑父冢爲人所開。至日，與弟同往削師家室中，伺之。至時取劍，乃其父也，騎白馬，衣服如生時，從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劍下馬，引諸子於僻處，分處家事。末問："汝母在家否？"雲："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嘆息，謂子曰："我有公事，不獲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當取少資，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誡之雲："數日須用盡。"言訖訣去，子等隨行涕泣。元英又謂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寧有百年父子耶？"言訖訣去。子隨騁出上東門，遙望入邙山中，數十步忽隱不見。數日，市具都盡。三日後，市人皆得紙錢。（出《廣異記》）

【譯文】

楊元英，武則天時做太常卿，開元年間，過世已有二十年，他的兒子因爲到冶成坊削家，突然發現了他父親墳墓中的劍。心裏感到奇怪，問削家。"怎麼得到這把寶劍。"答道："有個穿戴高貴衣服的人，他讓人修理，說等到明天中午來取。"楊元英的兒子料想是父親給的，又懷疑父親的墳墓被人挖開。到了第二天，他和弟弟一同去削師家裏，等候那人，到了取劍時間，竟是他的父親，騎着白馬，穿的衣服都象活時穿的一樣，有五六個隨從。兄弟倆在道左出來拜見父親，悲泣了很久，元英拿劍下馬，引領兩個兒子到偏僻的地方，分別交代了家裏的事，最後問他們的母親在家沒有。他們說："合葬已十五年了。"元英說："我當時不知道。"再三嘆息，對兒子說："我有公事，不能久住。明天，你們可以再到這，應當拿走一點錢財，幫助你們過艱辛的生活。"兒子按期來到了，元英也到了，兒子拿到三百千銀兩，父親告誡他們說："幾天內一定要用完錢。"說完要訣別離去。兒子們就跟隨哭泣，元英又對兒子說："你們不懂這事，人鬼道路不一樣，哪裏有百年父子的呢？"說完就急忙訣別離去，兒子跟着騎上馬出走到東門，遙望父親進入邙山中，又幾十步忽然隱藏不見了。過幾天，買東西把錢用光了，三天後，商人所得都變成了紙錢。

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薛矜 朱七娘 李光遠 李霸 洛陽鬼兵 道德里書生 安宜坊書生 裴盛 楊溥　薛直　劉洪

薛矜

薛矜者，開元中爲長安尉，主知宮市，迭日於東西二市。一日於東市市前，見一坐車，車中婦人，手如白雪。矜慕之，使左右持銀鏤小合，立於車側。婦人使侍婢問價，雲："此是長安薛少府物，處分令車中若問，便宜餉之。"婦人甚喜謝，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謂矜曰："我在金光門外，君宜相訪也。"矜使左右隨至宅。翌日往來過，見婦人門外騎甚衆，躍躕未通。客各引去，矜令白己在門，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廳，令矜坐，雲："待汝束。"矜覺火冷，心竊疑怪。須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布，遙見一燈，火色微暗，將近又遠，疑非人也。然業已求見，見畢當去，心中恆誦千手觀音咒。至內，見坐中帳中，以羅巾蒙首，矜苦牽曳，久之方落，見婦人面長尺餘，正青色，有聲如狗，矜遂絕倒。從者至其室宇，但見殯宮，矜在其內，絕無間隙。遽推壁倒，見矜已死，微心上暖。移就店將息，經月餘方蘇矣。（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薛矜任長安尉，執掌爲宮內採買事宜。他交替往來於東西兩市。一天，在東市市前，看見一駕坐車，車中有一婦人，手白如雪，薛矜頓生愛慕之心。於是派手下人拿一隻銀鏤小盒，站在車傍。婦人讓侍婢去問價錢。薛矜手下人說："這是長安薛少尉的東西，吩咐說如果車中人問，就廉價賣給她。"婦人很高興地道了謝，薛矜稍稍挑逗了這婦人，婦人竟很高興，就對薛矜說："我住在金光門外，你應該去看看我呀！"薛矜派手下人跟着去了她住的地方。第二天，薛矜來到婦人的住處，看到門外有很多坐騎，猶豫着沒有通報。漸漸客人們都散去了，薛矜叫通稟說自己在門外，並讓手下人呈上自己的名片。於是薛矜被邀請到外廳落坐，說："稍候片刻，婦人在修飾打扮。"薛矜覺得很冷，心中暗暗生疑，感覺事情有點奇怪。不一會兒，薛矜被領入堂中，堂上的帳幔是黑布的，遠遠地看見一盞燈，燈光有點兒暗淡，燈光象在近前，卻又似離得很遠。薛矜懷疑這女子不是人，但已經要求見面，只有見面後馬上離去。他心中不停地默誦"千手觀音咒"。走到內室，見那婦人坐在帷帳中，用羅巾矇住臉。薛矜用力拉，好一會兒才把羅巾拉下來，看見婦人的臉有一尺多長，純黑色，發出了象狗一樣的叫喚聲。薛矜被嚇得立即昏倒在地。他的隨從只看到了一處臨時停放棺材的地方，薛矜正在裏面，裏面一點空隙都沒有。隨從立即推倒牆壁，看見薛矜已經昏死過去，只有心房上還有點兒熱氣，隨從把他抬到店中細心護理，過了一個多月薛矜才醒過來。

朱七娘

東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嫗也，有王將軍，素與交通。開元中，王遇疾卒，已半歲，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來朱處，久之日暮，曰："能隨至溫柔坊宅否？"朱欲許焉，其女彈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將軍止此故佳，將還有所憚耶？"不獲已，王以後騎載去。入院，歡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靈牀被，見一婦人在被中，遽走還白。王氏諸子，驚而來視。問其故，知之父所引。哀慟久之，遂送還家焉。（出《廣異記》）

【譯文】

東都洛陽思恭坊的朱七娘，是個妓女。當時有位王將軍，平時和朱七娘有私情。唐朝開元年間，王將軍患病死去，已經過了半年，朱七娘也不知道。那年七月，王將軍忽然來到朱七娘住處，呆了很長時間，天色已經很晚，王將軍說："能跟我到溫柔坊我的住處嗎？"朱七娘想跟他去，但朱七娘那位很有名氣善歌舞彈唱的女兒，不願讓母親去，說："將軍留在這裏本來挺好的，還有什麼顧忌嗎？"女兒沒有阻止住母親。王將軍把朱七娘放在坐騎後面載着她一起去了他的住處，進入院內，就象過去一樣與朱七娘歡愛。第二天早上，王將軍的妻子讓婢女收拾靈柩的牀被，看見被中有個婦人，立即跑回去報告。王將軍的幾個兒子，感到很驚奇，個個都跑來看，並尋問其中的緣故，才知道是亡父領來的。大家哀痛了很久，後來就把朱七娘送回家去了。

李光遠

李光遠，開元中，爲館陶令。時大旱，光遠大（明鈔本大作將。）爲旱書，書就暴卒。卒後，縣申州，州司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慟哭者，皆曰："長官不死，寧有是耶？"其夜，光遠忽乘白馬，來詣旱坊，謂百姓曰："我雖死，旱不慮不成。司馬何人，敢沮斯議。"遂與百姓詣司馬宅，通雲："李明府欲見。"司馬大慎，使人致謝。光遠責雲："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爲準？宜速成之，不然，當爲厲矣。"言訖，與百姓辭訣方去。其年旱成，百姓賴焉。（出《廣異記》）

【譯文】

唐開元年間，李光遠做館陶令。當時天大旱，李光遠極力書寫旱情，書寫成就突然死去。死後，縣令告訴了州里，州司馬遮掩旱情，百姓全都怨恨。有痛哭的人，都說："長官不死，哪有這樣的事？"那天夜裏，李光遠忽然乘着白馬，來到旱災地區，對百姓說："我雖然死了，旱情不考慮不行，司馬是什麼人？竟敢阻止這樣的建議？"於是和百姓到司馬宅府去，通告說："李明府想要見他。"司馬非常驚懼，派人表示謝意，李光遠責罵道："你不是人，旱災是百姓的事，怎麼也得以生死爲準繩應該儘快解決這事。不這樣，必當成爲禍害了。"說完，和百姓告辭訣別才離去。那年是大旱年被認定了，百姓多虧李光遠。

李霸

岐陽令李霸者，嚴酷剛鷙，所遇無恩。自承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婞（音脛。恨也。）自喜，妻子不免飢寒。一考後暴亡。既斂庭絕弔客。其妻每撫棺慟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今妻子受此寂寞。"數日後，棺中忽語曰："夫人無苦，當自辦歸。"其日晚衙，令家人於廳事設案几，霸見形，令傳呼召諸吏等。吏人素所畏懼，聞命奔走，見霸莫不戰懼股慄。又使召丞及簿尉，既至。（既至二字原空缺。據明鈔本、陳校本補。）霸訶怒雲："君等無情，何至於此！爲我不能殺君等耶？"言訖，悉顛仆無氣。家人皆來拜庭中祈禱，霸雲："但通物數，無憂不活。卒以五束絹爲準，（明鈔本作贈。）絹至便生。"各謝訖去後，謂兩衙典："吾素厚於汝，何故亦同衆人？唯殺汝一身，亦復何益？當令兩家馬死爲驗。"須臾，數百疋一時皆倒欲死。遂人通兩疋細馬，馬復如故，因謂諸吏曰："我雖素清，今已死，謝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率以五疋絹畢。指令某官出車，某出騎，某吏等修，違者必死。一更後方散。後日處分悉了，（了原作便，據明鈔本改。）家人便引道，每至祭所，留下歆饗，饗畢，又上馬去。凡十餘里，已及郊外，遂不見。至夜，停車騎，妻子欲哭，棺中語云："吾在此，汝等困弊，無用哭也。"霸家在都，去岐陽千餘里，每至宿處，皆不令哭。行數百里，忽謂子曰："今夜可無寐，有人慾盜好馬，宜預爲防也。"家人遠涉困弊，不依約束，爾夕竟失馬。及明啓白，霸雲："吾令防盜，何故貪寐？雖然，馬終不失也。近店東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餘里，有藂林，馬系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及至都，親族聞其異，競來弔慰，朝夕謁請，霸棺中皆酬對，莫不躇踧。觀聽聚喧，家人不堪其煩。霸忽謂子云："客等往來，不過欲見我耳。汝可設廳事，我欲一見諸親。"其子如言，衆人於庭伺候。久之曰："我來矣！"命捲幃，忽見霸，頭大如雍，眼亦睛突，瞪視諸客等。客莫不顛仆，稍稍引去。霸謂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殯野外。"言訖不見，其語遂絕。（出《廣異記》）

【譯文】

歧陽縣令李霸，殘酷兇猛，他從沒有給別人施過恩惠。從承尉以下到典吏都遭到過他的毒害。他秉性倔強，以清貧自喜。他的妻子兒女不免跟他受飢寒。李霸在任三年後，突然死去了。他入殮以後，他的靈堂沒有來給他弔唁的。他的妻子每當撫棺痛哭；就哭訴着："李霸在世時又怎麼樣，讓妻子兒女忍受這樣的寂寞。"過了幾天，棺材裏忽然傳出話語，道："夫人不要痛苦，我會自己回來的。"就在這天該上晚衙的時候，李霸讓家人在靈堂擺設案几，之後他現出身形，讓傳呼個個小吏們。小使們平時就很懼怕他，聽到傳呼，急忙跑。這些人見到李霸個個都嚇得渾身發抖，腿打哆嗦。李霸又派人召來縣丞及簿尉，他們到了以後，李霸怒喝道："你們無情無義，怎麼竟到了這種地步？以爲我不能殺了你們嗎？"說完，這些人全都倒下斷了氣。家人都來到靈堂上祈禱。李霸說："只要通曉物理數術，就不愁不能使他們復活。最後以五疋絹爲準，絹送到，他們就復活了。"衆人各自謝過後離去，李霸對兩個衙典說："我一向厚待你們，爲什麼你們也同其他人一樣？只殺了你們一條命，也沒有什麼好處，應該讓你們兩家的馬死，作爲考驗。"過了不久，兩家的幾百匹馬一下都倒下。眼看就要死了。於是有人送來兩匹好馬，其他的馬又都復甦如平常了。於是李霸對各個小吏們說："我雖然一直很清廉可現在我已經死了，就謝謝你們各位吧，可能不會不給我一些好處吧！"又以五匹絹爲準才作罷。李霸派某官出車，某某出馬，某吏等侍修理車輛，違者必死。一更後衆人才散去。第三天全都處理停當，家人便引道上路。每到一個祭祀的地方，就留下祭獻的物品，祭獻完畢，又馬上離去。約走了十多里路，已經到了郊外，就不見了。到了夜晚，停下車馬，妻子想要哭，棺材裏傳出話，說："我在這裏，你們很疲勞，不要哭了。"李霸家在都城，離歧陽一千多里，每次到了住宿的地方，都不讓他們哭。又走了幾百裏，李霸忽然對兒子說："今夜不要睡覺，有人要來偷好馬，應該防備呀！"家裏人長途跋涉，都很疲憊，沒有依照李霸說的做，這天夜裏，竟真的丟了馬。天亮時告訴了李霸，李霸說："我讓你們防備盜賊，爲什麼貪睡？雖然如此，馬還是沒有丟。附近店東面有條路，向南走十多里，有片叢林，馬就拴在叢林下，去把它牽回來。"家人按照他的話找到了馬。到了都城，親戚們聽說了李霸這奇異的事，爭着來弔唁他。早晚拜見，李霸在棺材中都應對。客人們都恭恭敬敬地，卻又侷促不安。很多人來諦聽，人聲喧鬧，家人忍受不了煩亂。李霸忽然對兒子說："客人們來來往往，不過是想見見我罷了，你可以設置廳事，我想見一下各位親朋。"他的兒子照他說的做了。大家在廳堂等候，過了很久李霸說："我來了。"命令捲起幃帳，忽然看見李霸，頭大得象個大罈子，眼睛紅紅的，眼珠凸出來，瞪着眼睛看各位賓客，客人沒有不嚇倒的，漸漸被引領離去。李霸對兒子說："人神的道路不一樣，屋裏不是我長久居住的地方，快把我葬到郊外。"說完就不見了，他的話就沒有了。

洛陽鬼兵

貞元二十三年，（按貞元無二十三年，下雲帝在東京，疑貞字爲開字之誤。）夏六月，帝在東京。百姓相驚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衝擊破傷。其鬼兵初過於洛水之南，坊市喧喧，漸至水北。聞其過時，空中如數千萬騎甲兵，人馬嘈嘈有聲，俄而過盡。每夜過，至於再，至於三。帝惡之，使巫祝禳厭，每夜於洛水濱設飲食。嘗讀《北齊書》。亦有此事。天寶（寶字原空缺，據黃本補。）中，晉陽雲有鬼兵，百姓竟擊銅鐵以畏之，皆不久喪也。（出《紀聞》）

【譯文】

唐貞元二十三年，夏曆六月，皇帝在東都洛陽，百姓因傳說有鬼兵而相互驚駭，都不知逃跑到哪裏去了，有的自相沖撞擊傷。那些鬼兵剛從洛水之南經過，街市喧鬧，漸漸到了洛水以北。聽到鬼兵經過的時候，天空中象有幾千萬穿着鎧甲的騎兵，人馬嘈嘈聲不斷，不久全都過去了。每當黑夜過去，就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來，皇帝非常厭惡這件事，派巫師向鬼神祝禱以消除災禍，每夜晚就在洛水邊擺設飲食。皇帝曾經讀過北齊的書，書上也記有這樣的事。天寶年間，晉陽說有鬼兵，百姓爭着擊打銅鐵來嚇唬鬼兵，不久就全喪命了。

道德里書生

唐東都道德里有一書生，日晚行至中橋，遇貴人部從，車馬甚盛。見書生，呼與語，令從後。有貴主，年二十餘，丰姿絕世，與書生語不輟。因而南去長夏門，遂至龍門，入一甲第，華堂蘭室。召書生賜珍饌，因與寢。夜過半，書生覺，見所臥處，乃石窟。前有一死婦人，身王洪漲，月光照之，穢不可聞。書生乃履危攀石，僅能出焉。曉至香山寺，爲僧說之，僧送還家，數日而死。（出《紀聞》）

【譯文】

唐代東都洛陽道德里有一個書生，有天晚上走到中橋，遇到顯貴人及部下隨從，車馬很多。他們看見書生，招呼他讓他跟在後面。有位高貴的女主人，二十多歲，容貌超羣，她和書生不停地說着話，因而向南走離開長夏門，便到了龍門，進入一個最好的住宅，華麗的廳堂幽靜的屋子，女主人召呼書生，賜予他美酒佳餚。於是和她同牀共枕。過了半夜，書生醒來，看見所躺的地方，竟是石窟，前面有一個死了的婦人，身體浸泡在水中，月光照着她，污穢不堪，臭不可聞。書生便踩着危險的石頭攀援着，勉強能走出來。天亮時到了香山寺，對寺僧說了這件事。寺僧送他到家，沒幾天就死了。

安宜坊書生

開元末，東京安宜坊有書生，夜中閉門理書。門隙中，忽見一人出頭。呵問何輩，答雲："我是鬼，暫欲相就。"因邀書生出門。書生隨至門外，畫地作十字，因爾前行。出坊，至寺門鋪，書生雲："寺觀見，必不得度。"鬼言："但隨我行，無苦也。"俄至定鼎門內，鬼負書生從門隙中出，前至五橋，道旁一冢，天窗中有火光。鬼復負書生上天窗側，俯見一婦人，對病小兒啼哭，其夫在旁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燈，婦人懼，呵其夫雲："兒今垂死，何忍貪臥！適有惡物掩火，可強起明燈。"夫起添燭，鬼迴避婦人。忽取布袋盛兒，兒猶能動於布袋中。鬼遂負出，至天窗上，兼負書生下地。送入定鼎門，至書生宅，謝曰："吾奉地下處分，取小兒，事鬚生人作伴，所以有此煩君。當可恕之。"言訖乃去，其人初隨鬼行，所止之處，輒書十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驗。因至失兒家問之，亦同也。（出《廣異記》）

【譯文】

唐開元末年，東京安宜坊有位書生，夜裏關門整理書籍，門隙中，忽然看見一個人露出個頭。書生呵問是什麼人，回答說："我是鬼，暫且想要靠近你。"於是邀請書生出門。書生隨他到門外，在地上畫了個十字，便向前走，走出安宜坊，到了寺門鋪，書生說："寺觀出現，一定不能通過。"鬼說只隨我走，沒有痛苦。不久，到了定鼎門內，鬼揹着書生從門隙中出來，向前走到五橋，道旁有一座墳。天窗中有火光，鬼又揹着書生上天窗旁邊，低下頭看見一個婦人，對着有病的小孩啼哭，她的丈夫在旁邊假裝睡覺。鬼就跳下，用手遮擋燈光，婦人害怕，呵呼丈夫說："兒子現在快要死了，你怎麼忍心貪睡？正趕上有個惡物，遮掩燈光，可以勉強起來點燈。"丈夫起來添燈油，鬼迴避婦人。忽然拿出布袋包兒子，兒子還能在布袋裏動，鬼就揹着出來。到天窗上，又揹着書生下到地上，送他到定鼎門。到書生的住宅，感激地說："我奉地下人的吩咐，來抱小孩，這事須活人作伴，所以這次麻煩您了，應該可以寬恕我吧。"說完就離開了。那書生當初隨鬼去時，所停的地方都畫十字。第二天，書生領他的兄弟察看那些十字。十字都驗證了，於是到丟兒子的人家裏詢問情況，也都相同。

裴盛

董士元雲，義興尉裴盛晝寢，忽爲鬼引，形神隨去。雲："奉一兒。"至兒家，父母夾兒臥，前有佛事。鬼雲："以其佛。"（明鈔本佛下空缺三字，似有脫文。）生人既至，鬼手一揮，父母皆寐。鬼令盛抱兒出牀，抱兒喉有聲，父母驚起。鬼乃引盛出，盛苦邀甚至舍，推入形中乃悟。（出《廣異記》）

【譯文】

董士元說，義興尉裴盛白天睡覺，忽然被鬼牽引，形神都隨着離去。鬼說："送給我一個兒子。"到了一個孩子家，父母夾着兒子躺着，前面有拜佛的事，鬼說：'因爲那種佛事，活人到了。'鬼手就一揮，那孩子的父母就都睡去了。鬼讓裴盛抱孩子出牀，抱的孩子喉嚨還發出聲響，父母驚醒起牀，鬼就領裴盛出來。裴盛苦苦邀鬼到他的房舍，將自己魂推入形體中他才醒過來。

楊溥

豫章諸縣，盡出良材，求利者採之，將至廣陵，利則數倍。天寶五載，有楊溥者，與數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飛，山深寄宿無處。有大木橫臥，其中空焉，可容數人，乃入中同宿。而導者未眠時，向山林再拜咒曰："士田公，"今夜寄眠，願見護助。"如是三請而後寢。夜深雪甚，近南樹下，忽有人呼曰："張禮。"樹頭有人應曰："諾。""今夜北村嫁女，大有酒食，相與去來。"樹頭人曰："有客在此，須守至明。若去，黑狗子無知，恐傷不宥。"（明鈔本不宥作人命。）樹下又曰："雪寒若是，且求飲食，理須同去。"樹上又曰："雪寒雖甚，已受其請，理不可行，須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裝畢，撤所臥毯，有黑虺在下，其大若瓶，長三尺而蟄不動，方驚駭焉。（出《紀聞》）

【譯文】

豫章各縣，都出產好木材。謀利的人去採伐木材，將它運到廣陵，價錢就增加幾倍。唐天寶五年，有個叫楊溥的人，和幾個人到樹林中找好木材。冬天的傍晚，滿天飛雪，深山中沒有住處。有個粗大的木頭橫臥在那裏，它裏面是空的，可容納幾個人，他們就進入裏面同住。可是嚮導沒睡的時候，他對着山林又拜說："士田公，今夜寄宿在這裏，希望得到您幫助。"象這樣幾次祈禱之後才睡覺。深夜，雪更大了，靠南邊樹下，忽然有人喊道："張禮。"樹上有人答應道："唉。""今天夜晚北村有一家女兒出嫁，有豐盛的酒飯，我們一起去。"樹上人說："有客人在這，要守候到天亮，如果離開，黑狗無知，我擔心傷害到他們，就不可寬恕了。"樹下的人又說："大雪天這麼冷，姑且找點喫喝，理當同去。"樹上的人又說："下雪天雖然冷得厲害，已經接受他的請求，按理不應該去，應防備黑狗子。"喊他的人就離去了。到了天亮，楊溥他們裝車完畢，撤掉鋪的氈子。原來有條黑蛇在下面，蛇大得象瓶子，長三尺而冬眠不動，大家方纔驚駭不已。

薛直

勝州都督薛直，丞相納之子也，好殺伐，不知鬼神。直在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謁。直延入驛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謂何？"友人曰："佛經雲，有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長命。"直曰："公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智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雲："薛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來禍於君，命終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聞之大驚，趨下再拜，謝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誨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當急返，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殯越於此矣！"直大恐，與友人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偃。從者皆休，忽見直去，從者百餘人，皆左右從人。驛吏入戶，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與別曰："吾已死北驛，身在今是鬼，恐不得面訣，故此暫來。"執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出《紀聞》）

【譯文】

勝州都督薛直，是丞相薛納的兒子。好殺殺打打，不知道有鬼神。薛直在勝州，去縣裏返回勝州。離勝州還有兩個驛站，遇見朋友從京城來拜見他。薛直請他進入驛站廳裏，命令上酒飯，朋友沒喫飯先祭祀。薛直說："拿出這些飯食祭祀怎麼講？"朋友說："佛經上說：'空曠的野外有鬼，喫人的血肉，佛能去感化他，讓他不殺人'，所以做了這樣的戒備，又是俗人所留傳的習慣，每次喫飯前先拜佛，能夠長壽。"薛直說："您太荒誕不經了，什麼地方有佛？誰是鬼？俗人互相迷惑，愚蠢的人跟着人云亦云，聰明的人不會被迷惑的。你大概也是俗人吧。"剛說完不久，空中傳來話語聲，說："薛直，你太狂妄愚蠢了，怎麼知道沒有佛？怎麼知道沒有鬼？給你帶來禍患，到死一定見不到你妻子兒女了，你應當死在這裏！爲什麼口出狂言呢？"薛直聽到這些大喫一驚，急忙走下來拜了又拜，道歉說："我愚昧固執，不知道有神，神教誨我吧。"空中又說道："你命絕在中午，應當趕緊返回，能夠和妻子兒女見面。不然就要埋葬在這裏，成爲遊魂野鬼。"薛直非常恐懼，和朋友騎馬急奔回州郡，走到一個驛站，薛直進入客廳仰臥休息，隨從的人都休息了。忽然看見薛直離去，隨從的一百多人，都跟在左右。驛站小吏進門一看，薛直已經死了。因此驛站的人去報告薛直家，薛直已經回到家裏，招呼妻子和她訣別說："我已經死在北邊驛站，身在這裏，現在成了鬼，恐怕不能當面訣別了。因此暫且回來。"他握着妻子的手，一個勁兒地勉勵妻子，後又騎馬出門，氣息奄奄慢慢地死去了。

劉洪

沛國劉洪，性剛直，父爲折衝都尉，薛楚玉之在范陽，召爲行軍。洪隨之薊，因得給事楚玉，楚玉悅之。楚玉補屯官，洪請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任者輒死，屯遂荒廢，洪乃請爲之。楚玉以兇難之，洪曰："妖由人興，妖不自作。洪且不懼，公何惜焉？"楚玉遂以爲太和屯官。洪將人吏到屯。屯有故墟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運斧而度，木自折舉，擊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笞之。詢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則幹之，罪死不赦！"笞數發，匠人言說："願見寬恕，吾非前後殺屯官者也。殺屯官者，自是輔國將軍。所居去此不遠，吾乃守佛殿基鬼耳。此故墟者，舊佛殿也。以其淨所，故守之。吾因爲人有罪，配守此基。基與地平，吾方得去。今者來，故訴於公。公爲平之，吾乃去爲人矣。"洪曰："汝言輔國不遠，可即擒來。"鬼曰："諾。"須臾，匠人言曰："劉洪，吾輔國將軍也。汝爲人強直，兼有才幹，吾甚重之，將任汝以職。今當闢汝，即大富貴矣。勉之。"因索紙，作詩二章。其匠人兵卒也，素不知詩。及其下筆，書跡特妙，可方王右軍。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詩曰："烏烏在虛飛，玄駒遂野依。名今編戶籍，翠過葉生稀。"其二章曰："個樹枝條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誰覺□。"（誰覺□陳校本作逸□遲。）詩成而去。匠人乃屯屬役。數日疾甚，舁至范陽。其父謁名醫薛，亦會疾。洪言語如常，而二冷密冷氣侵□□□□□。（而二冷密冷氣侵□□□□□。黃本作而二人密介氣侵未歲乃卒□。）洪初得鬼詩，思不可解。及卒，皆黑，遂以載棺。"名今編戶籍"，蓋洪名。"生希"者。言洪死像也。其二章"個樹枝條朽"，故條枝朽也。"三花五面啼"者，洪家有八口，洪又二人亡，所謂三花也。五人哭之，所謂五面啼。洪死後二十日，故吏野外見洪紫衣，從二百騎，神色甚壯。告吏曰："吾已爲輔國將軍所用，大富貴矣。今將騎從向都迎母。"母先在都。初洪舅有女，養於劉氏，年與洪齒，嘗與洪言曰："吾聞死者有知，吾二人，先死必擾亂存者，使知之。"是日，女在洪母前行，忽有引其衣者，令不得前，女怪之。須臾得前，又引其中，取其梳，如相狎者。洪母驚曰："洪（洪原作汝。據陳校本改。）存日嘗有言，須（明鈔本、許本須作頃。）來在軍，久絕書問。今見死乎？何與平生言協也？"母言未畢，洪即形見庭中，衣紫金章，僕從多至。母問曰："汝何緣來？"洪已富貴，身亦非人。福樂難言，故迎母供養。"於是車輿皆進，母則升輿，洪乃侍從，遂去。去後而母殂，其見故吏時，亦母殂之日也。（出《紀聞》）

【譯文】

沛國人劉洪，性情剛直。他父親任折衝尉，薛楚玉在范陽時，被徵召做行軍，劉洪跟着到了薊地。於是劉洪有機會在薛楚玉處供職。薛楚玉很喜歡劉洪，他要補任一位屯官，劉洪要求前往。檀州有個屯子叫太和屯，來這裏上任的就死，屯子就荒廢了。劉洪請求到這裏任職。薛楚玉就講恐怖的故事來嚇他。劉洪說："妖怪是由人興起的，不能自己興妖。我都不怕，你爲什麼顧惜呢？"薛楚玉就把他補做太和屯官。劉洪帶着人馬到了太和屯。屯子有處廢墟。劉洪依傍着廢墟蓋起了房屋。木匠正舉斧掂量着如何砍下去時，樹自己就斷了，砸到木匠身上立即就死了。劉洪大怒，訓斥吏卒，扶着木匠站起來而鞭打他，詢問說："你是什麼鬼，我剛剛管理屯子，你就胃犯我，罪該當死不可饒恕。鞭打很多下，木匠說："願您寬恕我，我不是先後殺屯官的人。殺屯官的人，本是輔國將軍。他住的地方離這不遠。我是守佛殿基鬼罷了，這廢墟是舊佛殿，用它淨化這地方，所以守着它。我因做人時有罪過，安排我守護這個殿基，殿基和地齊平，我才能離去。現在您來，因此向您訴說，您給我平了，我就去做人了。"劉洪說："你說輔國將軍離這裏不遠，可以立刻把他捉來。"鬼說："行。"不一會兒，匠人說："劉洪，我是輔國將軍，你做人剛強正直，又有才幹，我很器重你，我要委任你職務，現在應當徵召你，你立即就大富大貴了。"匠人規勸他，於是要來紙張，寫了兩首詩，那個匠人只是個小卒，一向不懂詩，等到他下筆，書寫得特別奇妙，可以與王羲之相比。薛楚玉要過來珍藏起來，那詩是："烏烏在虛飛，玄駒遂野依。名今編戶籍，翠過葉生稀。"第二首是："個樹枝條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誰覺□□□。"詩寫成就離去了。匠人就給屯官役使，幾天後，劉洪得了重病，把他抬到范陽。他的父親拜見名醫給他治病，也正趕上父親有病。劉洪說話象平常一樣，而二冷密冷氣侵，劉洪剛剛得到鬼詩，思考着不能明白其意。等到他死了。鬼詩都黑了，就把他裝在棺材裏。現在編在戶籍的上的名字是劉洪。活着的人，說劉洪死的模樣。第二首詩的"個樹枝條朽"，是舊枝條朽。"三花五面啼"，是劉洪家有八口人，劉洪和兩個人死了，是所說的"三花"；五人哭，是所說的"五面啼。"劉洪死後二十天，過去的屯吏在野外看見劉洪穿着的紫衣服，跟着二百個騎兵，表情很莊重，告訴小吏說："我已經被輔國將軍所用，大富大貴了。現在率領騎兵向都城去迎候母親"母親在都城，最初劉洪舅舅有個女兒，在劉洪母親那兒撫養，年齡與劉洪一樣大，曾經和劉洪說："我聽說死的人有知覺，我們兩個人，先死的一定擾亂活着的人，讓他知道。"這天，舅舅的女兒在劉母前面走，忽然有人拽她衣服，讓她不能向前走，她很奇怪。過了一會兒，又能向前走，又有人拽她頭巾的，拿她的梳卡，象猥狎她。劉洪母親驚恐地說："劉洪活着時曾經有話，他很久沒有書信來了，現在死了嗎？爲什麼和平生所說的這樣協調一致呢？"她沒說完，劉洪就現出身形在庭院中，穿着紫衣服，黃色花紋，來了很多僕人。母親問他說："你爲什麼而來？"劉洪說："我已富貴，身體已不是人，福樂萬分，所以迎候母親供養。因此車馬都進來了，母親就上車，劉洪侍候着。"就離去了。劉洪離開後母親就死了，他看見過去的小吏時，也是母親死那天。

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晅 蕭正人 韋鎰 趙夏日 茹子顏 劉子貢 劉平 蕭穎士

唐晅

唐晅者，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即安定張輒（明鈔本輒作軌。）之後。隱居滑州衛南，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晅常慕之，及終制，乃娶焉，而留之衛南莊。開元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晅悲慟倍常。後居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跡，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簟，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彷彿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莊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鳳露清虛，晅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晅驚側，覺有異，乃祝之曰："償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相見敘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郎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晅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晅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敘。然須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亦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晅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十四字原缺，據明鈔本、陳校本補。）先出前拜。言："娘子欲敘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晅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於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今看阿美。"阿美即晅之亡女也。晅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晅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晅乃執手，敘以平生。妻亦流涕謂晅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寞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晅即如言。笑謂晅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新故有間乎？"晅甚怍。妻曰："論業君合（陳校本合作命。）再婚。（"新故有間乎晅甚怍妻曰論業君合再婚"十六字原缺，據明鈔本、陳校本補。）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稱宿因（陳校本因作緣。）不謬乎？"答曰："理端可鑑，何謬之有？"（"又問佛稱宿因不謬乎答曰理端可鑑何謬之有"十九字原缺，據明鈔本、陳校本補。）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晅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不可致耳。"晅即令備之。既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撤之，粥宛然。晅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羣小。"謂晅曰："此是紫菊妳，豈不識耶？"晅方記念。別席飯。其餘侍者，晅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晅從京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鏤合子，藏於堂屋西北斗栱中，無有人知處。"晅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晅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晅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卻抱，忽不見。晅令下簾帷，申繾綣，宛如平生。晅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左右。"晅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生？"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晅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晅曰："婦人沒地，不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侄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免。"晅聞撫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沈。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爲。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階兔月鈄，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晅含涕言敘，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翁婆使丹蔘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晅訣別，晅修啓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晅執手曰："何時再一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晅爲念。晅答一金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內，若於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幾盡得也。匆匆不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揚袂，（袂原作被，據明鈔本改。）久之方滅。舉家皆見，事見唐晅手記。（出《通幽記》）

【譯文】

唐晅，是晉昌人，他姑姑嫁給張恭，就是安定人張軏的後人，隱居在滑州的衛南莊，人們都很推重張恭。他有三個兒子，都考取了進士，有三個女兒，長女嫁到辛家，次女嫁到梁家，對小女兒特別鍾愛，讓她學習《詩》、《禮》，所以女兒很有美德。開元年間，她父親死了，她由於哀傷過度損害了身體，唐晅對姑姑的三女兒十分愛慕，等到她守孝完，就娶了她，而且把她留在衛南莊。唐開元十八年，唐晅因有事到洛陽，幾個月不能回家，夜裏住宿在主人家，夢見他的妻子隔着花哭泣，後來又看着井發笑。等到睡醒，心裏就充滿了厭惡。第二天，他就找人問卜。回答說："隔花哭泣，是容顏隨風衰老，窺井而笑，是喜歡黃泉路。"過了幾天，果真有傳來了妻子亡故的凶信，唐晅悲痛異常。在此居住了幾年之後，才得以回到衛南。回想當年，看見過去和妻子共同生活的地方，唐晅悲痛而感慨地作詩道："寢室悲長簟，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彷彿夢中來。"又吟道："常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莊臺月，空想畫眉愁。"這天晚上風清露涼，唐晅心裏有事睡不着。夜深了，悲吟那幾首悼亡詩，忽然聽到黑暗中有象哭泣的聲音，開始很遙遠，漸漸近了，唐晅又驚恐又悲傷，覺得有些奇怪，就祈禱說："如果真是愛妻十孃的魂靈，就不要顧慮，和我相見一面敘敘舊吧？不要因爲你在陰曹地府，就阻隔了我們過去的恩愛吧。"過了一會兒，聽到說："我就是你的妻子張氏，聽到你悲吟相思的話語，即使我身在陰間，也實在是悲傷愴然，愧對你的誠意，不因我成了鬼魂而背棄我，還時常思念我。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地來和你互吐真情。"唐晅驚歎，流着淚嗚咽地說："在心底的事，終究難說清楚，我想能看一看你的容顏，就死也無憾了。"回答說："陰間與世間道路相隔，相見極難，也怕你真看見我以後會增添疑慮，我並不是不想滿足你的心願。"唐晅言詞更加誠懇，發誓沒有疑心猜忌。不久聽到張氏召喚羅敷讓她拿來鏡子，又聽到暗中颯颯地有人走路的聲音，羅敷先現形走出來上前拜見唐晅，說娘子想和你敘舊，正期望和你見面。唐晅問羅敷說："我在開元八年，把你賣給了仙州康家，聽說你已經在康家死了。現在怎麼能在這呢？"回答說："我是被娘子贖來的。現在我看護阿美。"阿美就是唐晅已經死去的女兒。唐晅又悲傷，過了一會兒，張氏就命令點上蠟燭，放在臺階的北面，唐晅趕緊上前，哭泣下拜，妻子回拜，唐晅就握着她的手，敘說過去的事。妻子也流淚對唐晅說："陰陽道路相隔，和你久別，雖然在陰間寂寞沒有依靠，日夜思念，從來沒有一天忘懷過你。今天正好是春秋相交的六合吉日，陰官被您的誠意所感動，放我暫時回來，這樣的時辰千年才能遇見一次，真使我悲喜交加，再加上美娘又小，連照看她的人都沒有，今天晚上能見到你使我能再次表明我的誠意。"唐晅就讓家裏的親人列拜張氏，端起蠟燭進入廳堂，安排好牀帳，妻子不肯先坐，就說："陰陽尊卑，以活人爲高貴，你應該先坐。"唐晅就聽她的話坐下。張氏又笑着對唐晅說："你對我的情意雖然和從前沒什麼兩樣，然而聽說你已第二次結婚，新舊妻子有什麼不一樣嗎？"唐晅非常慚愧，妻子說："照理說我已去世，你應該再次結婚，你的新妻子在河南，我知道她很樸實和善，這樣看來，人生長短，是不是本來就有定數呢？"唐晅答道："一定有。"又問："佛家說的死生、因緣，是對的嗎？"答道："道理是正確的，這不已經驗證出來了嗎，有什麼錯？"又問："佛和道哪個對哪個錯？"答道："同一源流不是一個派別罷了。另有太極仙品，是總管靈魂的官，有出則有入，造化是無窮無盡的，其中的道理很深奧啊！其餘的全都象人間聽說的一樣。"張氏說："現在你我的事卻是陰陽阻隔，和因緣的說法不符，這不成了我拖累你了嗎？"唐晅心裏有些恐懼，不敢再問，於是問她想喫什麼好飯菜。回答說："陰間美味也全都有，只是沒有漿水粥，因爲漿水粥送不到陰間。"唐晅就命家人準備漿水粥。送到以後，張氏另外要了一份餐具，擺好了就喫，全都喫光了。等到撤下後，粥還象剛纔的樣子一點也沒動。唐晅全都給張氏帶來的隨從吃了。有位老太太，不肯一同坐下，妻子說："她是老人，與那些晚輩不一樣。"對唐晅說："她是紫菊奶孃，你難道不認識嗎？"唐晅這纔想起來，就讓那奶孃另設一桌喫飯。其餘侍從，唐晅大多數不認識，聽到召呼名字，竟是唐晅從京城回去奔喪的時候，用紙剪的那些奴婢。再問那些奴婢的名字，妻子說："都是你當時給起的。"才知道祭悼時燒化的那些錢財奴婢，陰間沒有收不到的。妻子又說："往日我總是愛擺弄一個金刻的盒子，把它藏在堂屋西北的斗拱裏，那是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唐晅去拿，果然找到了。又說："難道你不想見到美娘嗎？現在已經長成大姑娘了。"唐晅說："美娘死時還在襁褓中，地下怎麼能增長歲數呢？"回答說："陰間和陽間沒什麼不同。"過了一會兒，美娘到了，約五六歲，唐晅撫摸着她就哭了。妻子說："不要抱，別嚇着她。"羅敷就抱起來，忽然就不見了。唐晅就叫僕人放下簾帷，夫妻二人情意纏綿，就象張氏活着時一樣，唐晅只是覺得張氏的手腳和呼吸都冰冷。又問張氏在陰間住什麼地方，回答說："在公婆旁邊。"唐晅說："娘子如此神靈，爲什麼不返還成活人呢？"回答說："人死之後，魂魄都在別處，都有所記錄。和形骸相離很遠。就像你在夢中一樣，哪能記下自己身處何地？人死了之後，誰都不會記得死時候的事，也不知道殯葬的地方。你燒了紙錢和紙作的奴婢，我就能收到，至於自己的形骸，確實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接着二人恩愛到深夜，唐晅說："和你合葬同一墓穴的時刻並不遙遠了。"妻子說："曾經聽到合葬的禮儀，只能把兩人的屍體埋葬在一起，至於靈魂，其實都沒看見，你爲什麼要說這些話呢？"唐晅說："女人死了，在陰間也能再婚嗎？"回答說："死生同樣，貞節和淫邪每個人都不同，我死了以後，在陰間立刻有人強迫我改嫁，讓我嫁給北庭都護鄭乾觀的侄子明遠。我發誓不嫁，上上下下的人都很憐憫我，才得以解脫這事。"唐晅聽到後就安慰她，並感懷這件事，贈詩道："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子說："看見你情義如此深重，也想作一首詩來酬答，可以嗎？"唐晅說："從前你從不寫文章，怎麼現在能作詩了呢？"妻子說："我一向喜歡詩文，怕你笑話纔不作詩。詩是言志的，何況今晚心裏又這麼暢快！"於是撕下腰帶在上面寫詩道："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寫道："蘭階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唐晅含淚和張氏敘說深情，悲喜之間，不覺天已亮了。不一會兒，聽到敲門聲，陰間的公婆讓丹蔘傳話催促新婦人，擔心天亮陰間司督責怪。妻子哭泣着站起來，和唐晅訣別。唐晅寫了送亡魂的文章交給妻子帶在身上。張氏整理衣服時唐晅聞到一般香氣，和世間不同。問這種香氣從哪得到的，張氏回答說："是韓壽剩下的。是我來之前，在陰司大堂上接受的賞賜。"唐晅握着她的手說："什麼時候再能見面？"回答說："四十年後吧。"妻子留下一件絲織品，給唐晅作爲紀念，唐晅回贈一件金鈿盒子。張氏說："回去的日期有限制，不能久留了。四十年內自然是不會再相見了。就是在我墓地上祭祀，也沒有用處。如果你要給我享受祭品，只在每月最後一天，黃昏的時候，在田野中，或在河畔，只要叫我的名字，我就全能得到，匆匆一面，不能和你再多說話了，希望你多多珍重。"說完，就上車離去，揮動着衣袖，很久才消逝。全家都看見了，此事見於唐晅手記。

蕭正人

琅邪太守許誡言，嘗言，幼時與中外兄弟，夜中言及鬼神。其中雄猛者，或言："吾不信邪，何處有鬼？"言未終，前檐頭鬼忽垂下二脛，脛甚壯大，黑毛且長，足履於地。言者走匿。內弟蕭正人，沉靜少言，獨不懼，直抱鬼脛，以解衣束之甚急。鬼拳脛至檐，正人束之，不得升，復下，如此數四。既無救者，正人放之，鬼遂滅。而正人無他。（出《紀聞》）

【譯文】

琅邪太守許誡言，曾經說他小的時候，和家裏外面的兄弟在一起，夜裏說到鬼神。他們當中有些勇敢的人，就說："我纔不信呢，哪裏有鬼？"沒等說完，房檐頭有個鬼忽然垂下兩隻腿，腿很粗大，黑毛也很長，腳踩在地上。剛纔說話的人嚇得逃掉躲藏起來。許誡言的內弟蕭正人，沉靜寡語，單單不怕鬼。徑直抱住鬼的腿，然後脫下衣服急忙把鬼捆上。鬼想抬起腿到屋檐上，因爲腿被蕭正人捆住了，上不去。只好又下來，象這樣折騰了幾次，當時沒有相救的人，蕭正人只好放了，鬼就逃脫消失了。而蕭正人也沒有得到什麼災禍。

韋鎰

監察御史韋鎰，自貶降量移虢州司戶參軍。鎰與守有故，請開虢州西郭道。鎰主之，凡開數里，平夷丘墓數百。既而守念鎰，至湖按覆。有人至湖，告鎰妻死。鎰妻亡七日，召寺僧齋。鎰神傷喪志，諸僧慰勉。齋罷，鎰送僧出門，言未畢，若有所見，則揖僧退，且言曰："弟子亡妻形見。"則若揖讓酬答，至堂仆地，遂卒。人以爲平夷丘墓之禍焉。（出《紀聞》）

【譯文】

監察御史韋鎰，自己要求降調，後來被任命爲虢州任司戶參軍，韋鎰和當地太守是老交情，請求太守修築虢州西城的道路，由韋鎰主持修道的事。剛剛修築了幾里路，就平坦幾百處墳墓。不久太守想念韋鎰，到湖邊巡視。這時有人到湖邊，報告說韋鎰的妻子死了。韋妻死了七天以後，韋鎰請來了寺廟的和尚作法事超度亡靈。韋鎰心情十分悲傷，寺僧們都安慰勸勉他。齋戒結束，韋鎰送僧人出門，話沒說完，象看見了什麼東西，就揖讓寺僧迴避，又說道："弟子亡妻的身形出現了。"就象和亡妻相見敘談一樣。韋鎰剛走近廳堂就倒在地上死了。人們認爲他的猝死是因爲他主持修路時夷平了墳墓的緣故。

趙夏日

寧王文學趙夏日，文章知名，以文學卒官。終後，每處理家事如平生，家內大小，不敢爲非。常於靈帳中言，其聲甚厲。第二子常見之，率常在宅。及三歲，令其子傳語，遍別人，因絕去。（出《紀聞》）

【譯文】

寧王的文學官趙夏日，文章很有名，後來死在任上。死後，他的魂魄繼續處理家事，就象活着時一樣。家裏老老少少，不敢做任何錯事。趙夏日常常在靈帳裏說話，話語聲很嚴厲，他家的二兒子經常看他，見他常在屋子裏。過了三年，趙夏日讓他兒子傳話，告訴所有的家人，然後就再也沒來。

茹子顏

吳人茹子顏，以明經爲雙流尉，頗有才識，善醫方，由是朝賢多識之。子顏好京兆府博士，及選，請爲之。既拜，常在朝貴家。及歸學，車馬不絕。子顏之婭張虛儀，選授梓州通泉尉。家貧，不能與其妻行。仍有債數萬，請子顏保。虛儀去後兩月餘，子顏夜坐，忽檐間語曰："吾通泉尉張虛儀也，到縣數日亡。今吾柩還，已發縣矣。吾平生與君特善，赴任日，又債負累君。吾今亡，家又貧匱，進退相擾，深覺厚顏。"子顏問曰："君何日當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發時日，且求食。子顏命食，於坐談笑如故。至期，喪果至。子顏爲之召債家，而歸其負。鬼又旦夕來謝恩，其言甚懇，月餘而絕。子顏亦不以介意。數旬，子顏亦死。（出《紀聞》）

【譯文】

吳地人茹子顏，以"明經"的學歷當上了雙流縣的縣尉。他很有才學，善於治病，朝廷裏賢能的人大多都認識他。子顏希望得到京兆府博士的職位，等到選官的時候，子顏請求做這個官職。授給他官職以後，他經常出入於朝廷中的顯貴人家，每次他回學校，來拜見他的車馬不斷。子顏的連襟張虛儀，被選官授爲梓州通泉尉。他家境貧寒，不能和他的妻子一起去，還有幾萬銀兩的外債，請求子顏替他償還。虛儀離開後兩個多月，子顏夜裏正坐着，忽然屋檐下有說話聲道："我是通泉尉張虛儀，到縣裏幾天就死了，現在我的靈柩回京，已經從縣裏出發了。我平生和您特別友好，我赴任的時候，又連累你替我還債務。我現在已經死了，家境又貧困，出入你那兒總是打擾你，很覺慚愧。"子顏問道："你什麼時候能到京城，我派人迎候你。"鬼就說了出發的時間，又請求給些飯喫，子顏命令上飯，鬼就坐着談笑如同活着的時候一樣。到了張虛儀說的期限，他的靈柩果然到了。子顏把張虛儀的債主們叫來，替他還了債，鬼又天天早晚來謝恩，說得很誠懇，一個多月後就不再來了，子顏也並不介意。幾十天后，子顏也就死了。

劉子貢

京北人劉子貢，五月二十二日，在病熱卒。明日乃蘇，自言被錄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木括其頭，加釘 焉，命擊之，曰："此二人罪重，留，餘者且釋去。"又引子貢歷觀諸獄，但空牆垣爲數十院，不見人。（"子貢歷觀諸獄但空牆垣爲數十院不見人"十七字原缺，據明鈔本、陳校本補。）子貢問曰："此爲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緣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暫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驚駭耳目。"子貢娶於難江縣令蘇元宗，見元宗於途，問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辦，今將生  
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死者何在？""長者願而信，死便生天，少兒賊而殺，見在地獄。"又遇鄰人季暐，暐曰："君爲傳語吾兒，吾坐前坐罪，大被拘留。爲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寫《妙法蓮花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慎，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彈殺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數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數百道，納熱彈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見身存者多爲鬼。子貢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殂，遂不活矣。（出《紀聞》）

【譯文】

京兆人劉子貢，五月二十二日，得了傷寒病昏死過去。第二天，子貢就甦醒過來，自己說被錄用到陰間做官，同去的人有十九個，冥司召呼其中的兩個人出來，用木枷夾他們的頭，先後用鐵釘釘上。並把那兩個人捆綁起來，說："這兩個人罪惡深重，留下來，其餘的人放掉。"又領着子貢去看各個地獄。子貢只看見幾十處空空的牆院，沒看見人。子貢就問道："這是什麼地方？"那人說："這是地獄，由於他們和同光王生認識，所以讓他們休息七天，罪人們暫停上刑，如果遇到他們再作惡，就讓他們受苦，這可以使其它的罪人害怕。"子貢曾娶了難江縣令蘇元宗的女兒，看見元宗在陰間道上，就問他說："岳父在世時常愛做善事，怎麼也在這裏呢？"元宗說："我生前有過失，所以留下來，但是事情已經處理完，現在將要升入天堂，沒多久了。"子貢又問他已死的兩個兒子在哪裏，便告訴他說："大兒子老實而又說真話，已經昇天了。小兒子爲盜好殺正在地獄裏。"又遇到鄰居季暐，季暐說："你給我捎話給我的兒子，我犯了以前犯過的罪，將被拘押很久，讓我兒子給我造一個觀世音菩薩像，再寫一部《妙法蓮華經》，我就能昇天了。"又遇到他的父親劉慎，劉慎說："我因爲認識同光王生，所以能夠假釋在外面，不然的話，每天受刑，苦不可言。我犯了彈殺鳥獸的罪，每天遭受牛頭獄卒的刑罰，他燒了幾千個鐵彈，顏色象火，把我身上的皮肉打爛了幾百處，熱彈陷進皮肉，痛苦得不堪忍受。"子貢又看見不少活着的人大多是鬼，子貢在二十三日復活了，活了七天，到二十九日又死了，從此沒再復活。

劉平

唐鹹通中，有五經博士廬斝，得神仙補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舊朝士，皆雲童幼時見，奕世奉之，不窮其壽。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令狐綯喻以柱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言與處士劉平善。天寶中，居於齊魯。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安祿山在范陽，厚弊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爐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華陰縣。值葉法善投龍西嶽，平旋見二青衣童子，乘虛而至。所謂祿山鬼物，皆棄爐投蓋，狼狽而走。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出《劇談錄》）

【譯文】

唐代鹹通年間，有個五經博士廬斝，得到神仙補養的方法。他自己說生在隋代，當朝元宿名士他小時都見過，幾代人都供奉他，他的壽數可以永遠不盡。安史之亂時，他隱居在終南山裏，以後有時出仕有時隱居。令狐綯甚至把他比作曾爲漆園小吏的曠達的莊子。他也曾在長安稍事宦遊。他自言和隱士劉平友善。天寶年間，劉平住在齊魯一代，尤其善於道家吐納煉氣的技巧，在夜裏看東西，可以不憑藉燈光。安祿山在范陽，爲把厚禮送到他門下，劉平看見安祿山左右的人，總有幾十個鬼，奇形怪狀，拿着暖爐舉着華蓋，給安祿山做嚮導。劉平當時認爲很奇怪，說安祿山一定是豪傑，等到安祿山朝見皇上，就和劉平一起來到華陽縣，正當名道士葉法善乘龍降落在西嶽華山，劉平就看見兩個青衣童子，乘雲而下，安祿山手下的鬼怪，都放下暖爐華蓋，狼狽而逃。劉平於是知道安祿山被妖邪鬼怪所輔佐，一定不會得到好下場。到安祿山迴歸范陽，劉平也逃到華山隱居起來，怕受到安祿山的牽連。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爲揚州功曹，秩滿南遊。濟瓜洲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視穎，相顧曰："此人甚似鄱陽忠烈王也。"穎士即鄱陽曾孫。乃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問之，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神即仙，虔心向囑而已。明年，穎士比歸，至於旴咍，方與邑長下簾晝坐，吏白雲："擒獲發冢盜六人。"登令召入，束縛甚固，旅之於庭，二人者亦在其中，穎士大驚。（"二人者亦在其中穎士大驚"十一字原作"穎士驚曰二人云非仙則神。據明鈔本改。）因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左驗明著，皆雲發墓有年。嘗開鄱陽公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許，須鬢斑白，僵臥於石塌，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昔舟中相遇，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裔也，豈有他術哉。（出《集異記》）

【譯文】

蘭陵人蕭穎士，做揚州功曹，任職期滿南遊，從瓜洲渡過江，在船中同見兩個少年。他倆仔細打量着蕭穎士，相互看了看說："這個人很象鄱陽忠烈王。"蕭穎士就是鄱陽忠烈王的曾孫，就告訴了他們實情。兩個少年說："我們認識你的祖先已經很久了。"因爲蕭穎士在衆人面前，未敢詳細詢問，等到了岸上，纔要問他們，兩個少年立即挑着擔子離去。蕭穎士以爲這兩個人，肯定不是神就是仙，只是虔誠地希望他們能夠關照罷了。第二年，待到蕭穎士回家時，到了旴咍，白天正和邑長在簾下坐着，小吏來稟報說："擒獲挖掘墳盜墓的盜賊六名。"邑長命令立刻把他們帶上來。他們捆綁得很堅固，放在庭院裏，兩個少年也在其中。蕭穎士非常驚訝，於是把從前的事全都述說出來。邑長就讓先追究兩個少年，不一會兒他們就服罪招認，證據鮮明顯著，都說他倆挖掘墳墓有幾年了，曾經打開鄱陽公墳墓，獲得很多金銀玉器，對着門有位高貴的人，面容象活人，年齡剛剛五十歲多點，鬢髮斑白，躺在石塌上不動，姿態正和蕭穎士一樣，沒有一點差異。過去在船上遇見過，又知道姓蕭氏，斷定是鄱陽忠烈王的後裔，哪裏有其他法術啊？

卷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黎陽客 李迥秀 琅邪人 崔鹹 季攸 武德縣田臾 裴徽 李陶 長洲陸氏女　刁緬

王無有 王升 高生

黎陽客

開元中，有士人家貧，投丐河朔，所抵無應者。轉至黎陽，日已暮，而前程尚遙。忽見路旁一門，宅宇甚壯，夜將投宿。乃前扣門，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輒寄外舍，可乎？"奴曰："請白郎君。"乃入。須臾聞曳履聲，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閒遠，昂然秀異。命延客，與相拜謁，曰："行李得無苦辛，有弊廬，不足辱長者。"客竊怪其異，且欲審察之，乃俱就館，頗能清論，說齊周已來，了了皆如目見。客問名，曰："我穎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設酒餚，皆精潔，而不甚有味。有頃，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問曰："郎君今爲何官？"曰："見爲河公主簿，慎勿說也。"俄聞外有叫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窗中窺之。見主人據胡牀，列燈燭，前有一人，被髮裸形，左右呼羣鳥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謂曰："何人也？"曰："何須強知他事。"固問之，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牆，以此受治也。"客竊記之。明旦顧視，乃大冢也。前問，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陽，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召入，具爲說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鄉正，具薪數萬束，積於垣側。一日，令率羣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謝客而不告也。後客還至其處，見一人頭面焦爛，身衣敗絮，蹲於榛棘中，直前詣，客不識也。曰："君頗憶前寄宿否？"客乃驚曰："何至此耶？"曰："前爲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運窮耳。"客甚愧悔之，爲設薄酹，焚其故衣以贈之。鬼忻受遂去。（出《廣異記》）

【譯文】

開元年間，有一位讀書人家境貧寒，投奔乞求到河北，所到的地方沒有接應的。他又轉奔到黎陽，天色已晚，可是前程還很遙遠，忽然看見路旁有一個門，宅院房子很壯觀。夜裏他要投宿那裏，就上前敲門。很久，奴僕纔出來。客人說："天晚了，前面的路遠不能走到地方，就寄居在外面的房舍，可以嗎？"奴僕說："請問問郎君。"就進去了。不一會兒，聽到走路聲，等他出來一看，竟是衣冠楚楚的美男子，姿態閒適，瀟灑秀美，命令請客人進來，和客人相互拜見，說："旅行能不辛苦嗎；有個破屋子，不能夠辱你來住。"黎陽客私下對這件事很奇怪，將要觀察一下，於是和他一起到了館舍。那男子很能高談闊論，說齊國以來的事，清清楚楚都如親眼所見。黎陽客問他的名字，他說："我是潁川荀季和，父輩因做官到此，於是住在這裏。"又命令擺設飯菜，都很精潔。可是不太有味。過了一會兒，讓人準備下榻的屋子，邀請客人進來，仍舊讓一個婢女侍候睡覺。客人等候婢女懇切親近，就問說："郎君現在做什麼官？"婢女說："做河公主簿，千萬別和人說。"不久聽到外面有人叫呼遭受痛苦的聲音，就悄悄到窗戶那偷看，看見主人坐在胡牀上，擺着燈燭，前面有一個人，披髮裸體，左右的人呼叫羣鳥啄他的眼睛，流血到地上，主人很發火，說："竟敢欺凌我嗎？"客人問他："是什麼人？"說："何必一定勉強知道別的事情？"客人堅持問他，主人說："是黎陽令，喜好射獵，幾次追趕野獸，衝撞了我的矮牆，因此受治裁。"客人偷偷記下了。第二天回去一看，竟是一座大墳墓。上前問，別人說是荀使君墳墓。到了黎陽，黎陽令果然因爲眼病推辭不見。客人說："能治好。"縣令很高興，就召呼客人進來。客人全都跟他說了。縣今說："真有這樣的事？"就暗暗讓鄉正準備柴禾幾萬捆，堆在牆旁邊。一天縣令率領羣吏放火燒了荀使君墓，還遷走了墳墓。縣令眼睛就好了。縣令用厚禮謝客人卻不告訴他真相。後來客人回到他的住處，看見一個人頭面焦爛，身穿破衣，蹲在荊棘中，一直上前，客人不認識他，他說："你還記得以前寄宿的事嗎？"客人就驚奇地說："你怎麼到這來了呢？"說："以前因爲你受苦，但是也知道不是你的本意，我自己運氣不好。"客人很慚愧後悔，爲他擺設薄酒，燒了自己的衣服贈給他，鬼愉快地接受就離開了。

李迥秀

尚書李迥秀，素與清禪寺僧靈貞厚善。迥秀卒數年，靈貞忽見兩吏，齎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處，若官曹中。須臾延謁，一人朱衣銀章，靈貞自疑命當未死。朱衣曰："弟子誤相追，闍梨當還。"命敕前吏送去。欲取舊路，吏曰："此乃不可往，當別取北路耳。"乃別北行，路甚荒塞，靈頗不懌。可行數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麗。門吏前呵雲："可方便見將軍。"即引入，見一人紫衣，據廳事，年貌與李公相類，謂曰："貞公那得遠來？"靈貞乃知正是。因延升階，敘及平舊。臨別握手曰："欲與闍梨論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見淚下。靈貞固請之，乃曰："弟子血祀將絕，無復奈何。可報季友等，四時享奠，勤致豐潔。兼爲寫《法華經》一部，是所望也。"即揮涕訣。靈貞遂蘇，具以所見告。諸子及季友，素有至性焉，爲設齋及寫經。唯齋損獨怒曰："妖僧妄誕，欲誣玷先靈耳！"其後竟與權梁山等謀反伏誅，兄弟流竄，竟無種嗣矣。（出《廣異記》）

【譯文】

尚書李迥秀，一向和清禪寺靈貞很友好。迥秀死了幾年，靈貞忽然看見兩個小吏，持符追來，就逼迫他上路，靈貞奄奄一息最後死去。到前面一個地方，很象官府，不一會兒有請靈貞進去拜見。他看見一個人穿着紅衣服，上面有白色花紋。靈貞自己疑心命不該死，穿朱衣的人說："弟子錯追你，高僧該回去。"命令從前的小吏送他回去，想要尋找來時的路，小吏說："這裏不可以去，應當另找北路吧。"就另往北走，路很荒涼，靈貞很不高興。大約走了幾十里路，又到一個府城，府上很華麗，門吏上前大聲說："允許你們就便去見將軍。"就領引靈貞進去，看見一個穿紫衣的人，在那裏辦公事，年齡相貌跟李公很相似，對靈貞說："貞公從哪兒遠來？"靈貞才知道正是李公。李公便請靈貞上來臺階，敘說平素舊事，臨別握手說："想要和高僧談家事，又不忍說出。"說着就流下淚來。靈貞堅持請他說，李公就說："弟子的兒孫，將要斷絕了，不再有什麼辦法了，可告訴季友等人，四季享奠，盡力達到豐富清潔的程度，同時給我寫一部法華經，這是我所希望的。"李迥秀就揮淚訣別，靈貞就甦醒了，把看見的事全都告訴了迥季的兒子們和季友，他們一向非常有人的本性，就給李迥秀擺設齋飯、寫經書。只有齋損發怒說："妖僧荒誕，想要誣玷我的祖先吧。"以後竟然和權梁山等人謀反被殺，他的兄弟也逃跑了，最終李迥秀沒有後代了。

琅邪人

琅邪有人行過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見甚歡，爲設雜果。客探取懷中犀靶小刀子，將以割梨，主人色變，遂奄然而逝。所見乃冢中物也。客甚懼，然亦以此刀自護。且視冢旁有一穴，日照其中頗明，見棺梓已腐敗，果盤乃樹葉貯焉。客匍匐得出，問左右人，無識此冢者。（出《廣異記》）

【譯文】

琅邪有個人走過任城，夜晚住宿在城郭外。主人見着他很高興，給他擺設雜果。客人取出懷中犀把小刀子，想要用刀割梨。主人色變，於是突然死去，客人所見的都是墳中的東西。客人很恐懼，同樣也用這把刀自衛，並看到墳旁邊有一個洞穴，太陽照着裏面很明亮，又看見棺材已經腐爛，果盤裏裝的是樹葉！客人爬出來，問附近的人，沒有知道這座墳墓是誰的。

崔鹹

博陵崔鹹，少習靜，家於相州，居常葺理園林。獨在齋中，夜雷雨後，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逾垣而入。擁之入室，問其所從來，而終無言。鹹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將旦而斃，鹹驚懼，未敢發。乃出於裏內，佔其失女家。須臾，有奴婢六七人，喪服行語，若有尋求者。相與語曰："死尚逸，況生乎？"鹹從而問之，對曰："郎君何用問？"固問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來三日。昨夜方殮，被雷震，屍起出，忽不知所向。"鹹問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狀。引至家驗之，果是其屍，衣裳足履皆泥污。其家大異之。歸將葬，其屍重不可致，鹹乃奠酒祝語之，乃去，時天寶元年六月。（出《通幽記》）

【譯文】

博陵崔鹹，年少習慣清靜。家住相州，住在那兒常常修理園林。這天獨自在書齋中，夜裏雷雨過後，忽然看見一個女子，年齡十六七歲，越牆而入，抱着崔鹹進入屋內。崔鹹問她從哪裏來，可她最終沒有說話。崔鹹懷疑她是逃跑的人，就把她深藏起來，將要到天亮的她就死了。鹹很恐懼，不敢取出她來，就走出家門來到街上，，占卜那個死去的女人的家。過了一會兒，有六七個奴婢，穿着孝服邊走邊說，象有找人的意思，互相說着："死人還能逃跑，何況活人呢！"崔鹹跟着問她們，她們回答說："郎君何必問這個！"崔鹹堅持問她們。就說："我們家的小娘子，死了已三天，昨夜才裝殮。遭到雷震，屍體從棺中出來，不知到哪去了！"崔鹹問她的容貌穿着是什麼樣子，都很象夜裏跑來的那個人。就把昨夜的情況全都說了出來，領她們到家裏驗證，果然是那個人的屍體！衣裳鞋子都是污泥。那家的人非常奇怪，回去將要給她入葬，那屍體沉重得不能抬起。崔鹹就祭酒祈禱，才擡回去了。當時是天寶元年六月。

季攸

天寶初，會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則嫁己女，己女盡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結怨而死，殯之東郊。經數月，所給主簿市胥吏姓楊，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有失胥，推尋不得。意其爲魅所惑也，則於廢墟墓訪之。時大雪，而女殯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則聞屋內胥叫聲，而殯宮中甚完，不知從何人。遽告主簿，主簿發其棺，女在棺中，與胥同寢，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復修殯屋。胥既出如愚，數日方愈。女則下言（下言原作不值，據明鈔本改。）於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憐己女，不知有吾，故氣結死。今神道使吾嫁與市吏，故輒引與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須見嫁。後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見期，而違神道。請即知聞，受其所聘，仍待以女胥禮。至月一日，當具飲食，吾迎楊郎。望伏所請焉。"主簿驚歎，乃召胥一問。爲楊胥，（明鈔本爲楊胥作謂之爲胥。）於是納錢數萬，其父母皆會焉。攸乃爲外生女造作衣裳帷帳，至月一日，又造饌大會。楊氏鬼又言曰："蒙恩許嫁，不勝其喜，今日故此親迎楊郎。"言畢，胥暴卒，乃設宴婚禮，厚加棺殮，合葬於東郊。（出《紀聞》）

【譯文】

天寶初年。會稽主簿季攸，有兩個女兒，等同時帶外甥孤女來到官府。有來求婚的，就出嫁自己的女兒。自己的女兒都嫁出了卻沒嫁外甥女，外甥女很忌恨，由於結下怨恨而死。靈柩停放在東郊。經過幾個月，所給主簿市胥吏姓楊，是個大家族的兒子，家裏很富貴。相貌又美，他家忽然失去胥吏。推算尋找不到，料想他被鬼所迷惑，就在廢墟墳墓中尋找。當時下大雪，而季攸外甥女的殯室內竟有衣裙出現。胥吏家人率領進去，就聽到棺內有胥吏的叫聲，可是棺材很完好，不知道是從哪裏進去的。家人立刻報告主簿，主簿讓人打開那棺材。季攸外甥女在棺材裏，和胥吏同睡在一起，外甥女的容貌象活時一樣。他家就擡出胥吏，又修整殯室。胥吏出來以後象傻子，幾天才緩過來。外甥女對主簿說："我恨舅舅不嫁我，只憐愛自己的女兒，不知道有我，所以氣絕而死。現在神道讓我嫁給市吏，所以我就領引他，和他同牀！既然這個城邑已經知道，按理應當被嫁！後月一日，可結爲婚姻，只有舅舅不按胥吏的期望，而違背神道的話，請馬上聽着，接受他的聘禮，照舊以對待女婿的禮節對待胥吏，到了那月一日，應當準備飯菜，我迎接楊郎，希望按我所說的請他。"主簿驚歎，就召來胥吏一問，當作楊胥，因此收下幾萬錢，他的父母也都會見了。主簿季攸就給外甥女做衣裳帷帳，到了那月一日，又做好飯菜大會賓客。楊氏鬼又說："蒙恩許嫁，不勝欣喜，今天因此親自迎接楊郎。"說完，胥吏暴死，就擺設陰間婚禮，厚加棺殮，合葬在東郊。

武德縣田叟

武德縣酒封村田叟，日晚，將往河內府南，視女家禮事。出村，有二人隨之。與叟言，謂叟曰："吾往河南府北，喜翁相隨。"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視之非凡，乃下驢謂之曰："吾與汝非舊相識，在途相逢，吾觀汝指顧，非吉人也。汝姑行，吾從此南出。汝若隨吾，吾有返而已，不能偕矣。"二人曰："慕老父德，故此陪隨。如不願俱，請從此逝，翁何怒也？"方酬答，適會田叟鄰舍子，自東來，問叟何爲，叟縣以告。鄰舍子告二人，老父不願與君俱，可東去，從老父南行，君何須相絆也？"二人曰："諾。"因東去，叟遂南。鄰舍子亦西還，到家未幾，聞父老驚家叫。鄰舍子問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計今適到。而所乘驢乃卻來，何謂也？"鄰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狀，因與叟男尋之。至與二人言處，叟死溝中，而衣服甚完，無損傷。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出《紀聞》）

【譯文】

武德縣酒封村田叟，天晚時，將要去河內府南面。看看女兒家禮的事。走出村子，有兩個人跟着他，和田叟說話，對田叟說："我們去河南府北面，很高興一起去。"等到上大道時，那兩個人不肯離去。田叟看他們不同尋常，就從驢上下來對他們說："我和你們不是老相識，只在路上相遇，我看你們指點觀望的樣子，不是吉祥的人。你們姑且走吧，我從這南面走。你們如果跟着我，我只有返回罷了。不能一起走了。"那兩個人說："羨慕你的功德，所以這樣陪伴着您。如果不願意一起走，請從這裏分離，您何必發怒呢！"當他們對話之時，正趕上田叟鄰居的兒子，從東面來了，問田叟做什麼，田叟把剛纔的事全都告訴了他。領居的兒子告訴那兩個人："老人不願意和你們一起走，你們可以向東去，卻跟着老人往南行，你們爲啥偏要干擾他呢？"那兩個人說："行。"於是他們向東去，田坡就向南走，鄰居的兒子也向西返回，他到家不久，就聽到老人家裏有驚叫聲，鄰居的兒子上前問，田叟的兒子說："父親去姐姐家，算計現在正好在那兒，可是所騎的驢卻回來了，爲什麼？"鄰居的兒子就把田叟碰見兩上人的情況都告訴了他。於是就和田叟的兒子去找田叟。到了和那兩個人說話的地方，看見田叟已經死在溝裏，可是衣服很完好，沒有損傷，就知道那兩個人是要田叟命的鬼。

裴徽

河東裴徽，河南令回之兄子也。天寶中，曾獨步行莊側，途中見一婦人，容色殊麗，瞻靚豔泆，久之。徽問："何以獨行？"答雲："適婢等有少交易，遲遲不來，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豔詞相調，婦人初不易色，齊獻酬數四。前至其家，邀徽相過。室宇宏麗。入門後，聞老婢怒雲："女子何故令他人來？名教中寧有此事。"女辭門有賢客，家人問者甚衆。有傾老婢出，見（見原作門，據明鈔本改。）徽辭謝，舉動深有士風。須臾，張燈施幕，邀徽入坐。侍數人，各美色，香氣芳馥，進止甚閒。尋令小娘子出雲："裴郎何須相避？"婦人出，不復入。徽竊見室中甚囂，設綺帳錦茵，如欲嫁者，獨心喜欲留。會腹脹，起如（如原作湊，據明鈔本、陳校本改。）廁，所持古劍，可以辟惡。廁畢。取劍壞（劍壞原作裹劍。據明鈔本改。）紙，忽見劍光粲然，執之慾回，不復見室宇人物。顧視在孤墓上叢棘中，因大號叫。家人識徽，持燭尋之。去莊百餘步，瞪視不能言，久之方悟爾。（出《廣異記》）

【譯文】

河東裴徽，是河南令回的兄長的兒子。天寶年間，曾獨自步行在村莊邊，路上看見一個婦人，容貌特別漂亮，光豔照人，過了一會兒，徽問她爲什麼一個人走。她回答說："剛纔婢女們有點東西要買，遲遲沒來，所以出來等候她們。"徽很有才思，用豔詞挑逗她。婦人開始不改變臉色，也應酬幾句。往前走到了她的家，婦人請他探訪。見那室宇宏偉壯麗，進了大門以後，聽到老婢女發怒地說："你爲什麼讓別人進來？名教坊中哪有這樣的事？"女子告訴她說門外有位賢能的客人，很多家人過來問。隔了一會兒老婢女出來，看見徽要告辭，他的一舉一動很有士人風度。過一會兒，點燈拉幕邀請裴徽進來坐，幾個侍女，各有美色，香氣濃郁，舉止很閒雅。不久讓婦人出來，說："裴郎何必躲避我？"婦人出來，不再進去。徽偷偷看見屋裏很喧鬧，擺設綺帳錦繡墊子，象要出嫁似的，他獨自欣喜想要留下。正趕上他腹脹，起身到廁所。所拿的古劍，可以避邪。上完廁所，他拿劍削紙。忽然看見劍光璀璨，他拿劍要回去，卻再看不見屋裏的人和物。環顧周圍發現自己在孤墓上的叢棘中，於是大聲哭叫。家人聽出是裴徽，拿蠟燭尋找他，離村莊一百多步，見他瞪眼看大家說不出話，很久才明白過來。

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陶驚起，見一婢袍褲，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雲："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陬壁中出，至牀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慚怍卻退。婢慢罵數四雲："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恥無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訝之，因紿雲："女郎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雲"來。"（明鈔本雲來作乃止。）又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忽復如初，可以殷勤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止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母躬自窺覘，累使左右呼陶，陶恐阻己志，亦終不出。婦雲："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雲改之。自爾留連，半歲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雲："李郎今疾亟，爲之奈何？當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爲鬼關司所遏，不得過者數日。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鬼（關鬼原作鬼關，據明鈔本、許本改。）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雲："見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衆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雲："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自此遂絕。（出《廣異記》）

【譯文】

天寶年間，隴西李陶，住在新鄭，常常睡在他的屋中。睡覺時有人搖晃他，陶驚懼地站起來，看見一個婢女穿着袍褲，容貌很美麗。李陶問她怎麼忽然能夠到這裏？婢女說："鄭女郎想要到你這來。"頃刻之間，異香芬芳，有個美女從西北板壁裏出來，到牀那兒拜了又拜。李陶知道她是鬼。最初也不和她說話。美女慚愧退去。婢女謾罵幾次說："田舍郎，能這樣待人嗎？讓我們女郎羞愧得無地自容？"李陶喜歡她的美色，心裏非常驚訝，於是哄騙說："女郎在哪裏？我本來沒有看見，可以再召呼她。"婢女說來吧。又說："女郎重視您的舊情，還將再來，不要再象當初那樣，應該熱情對待。"等她到了，李陶下牀表示敬意，邀請她兩人並坐，不一會兒又靠近點兒。女郎相貌已經是絕代佳人，李陶非常高興，逗留了十多天。李陶母親親自窺視，多次讓左右的人召呼李陶。李陶擔心母親阻礙自己的心願，也始終不出來。婦人說："大家召呼你，爲什麼不出來，該不會怪罪我吧？"李陶就到母親那兒去，母親流淚對李陶說："你要承繼李家宗嗣，該有鬼婦嗎？"李陶說改正，從此在這留連，半年也不離去。以後李陶參加選職，到了上都，留婦人在房間。李陶後來得了重病。鬼婦在房裏，對她的婢女說："李郎現在病急，該怎麼辦？應當和我去探問！到了潼關，被鬼關司所阻攔，有幾天也不能通過。正趕上李陶堂兄也去赴選，進潼關，鬼得以跟着過關。那天晚上，到了李陶住的地方，相見很高興。李陶問她怎麼能到這裏，回答說："看見你病得厲害，所以在這見面。"真情地拿着藥，就調好給李陶喝了。李陶病不久就好了，那年當選成臨津尉，和婦人一同回到住舍。過幾天，李陶去上任，鬼告辭不去，問她原因，就說："和你的緣份已盡，不能再去。"告別語言悽愴，從此就銷聲匿跡。

長洲陸氏女

長洲縣丞陸某，家素貧。三月三日，家人悉遊虎丘寺，女年十五六，以無衣不得往，獨與一婢守舍。父母既行，慨嘆投井而死。父母以是爲感，悲泣數日，乃權殯長洲縣。後一歲許，有陸某者，曾省其姑。姑家與女殯相近，（相近原作同出，據明鈔本改。）經殯宮過，有小婢隨後，雲："女郎欲暫相見。"某不得已，隨至其家。家門卑小，女郎靚妝，容色婉麗。問雲："君得非長洲百姓耶？我是陸丞女，非人，鬼耳。欲請君傳語與府。今臨頓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義難自嫁。可與白大人，若許爲婚，當傳語至此，其人尚留殯宮中。"少時，當州坊正，從殯宮邊過，見有衣帶出外，視之，見婦人。以白丞。丞自往，使開壁取某，置之廳上，數日能言。問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對，丞嘆息。尋令人問臨頓李十八，果有之，而無恙自若。初不爲信，後數日乃病，病數日卒。舉家嘆恨，竟將女與李子爲冥婚。（出《廣異記》）

【譯文】

長洲縣丞陸某，家境一向貧寒。三月三日，家人全去遊覽虎丘寺。女兒年齡十五六歲，因爲沒有衣服不能去，獨自和一個婢女守着房舍。父母走了以後，她慨嘆之餘投井而死。父母因此很悲傷，悲泣了幾天，就把屍體暫且停放在長洲縣。以後一年左右，有個姓陸的，曾經探望她的姑姑，姑姑家和那個女子殯葬的地方很近。經過殯宮，有個小婢女跟在後面，說："女郎想要暫時相見。"陸某不得已，跟着到她的家。家門很窄小，女郎美麗端莊，容貌婉麗，問道："你不是長洲百姓嗎？我是陸丞的女兒，不是人，是鬼。想請你傳話給我家，現在臨頓李十八求婚，我是有家的女兒，從道義上說難以自己出嫁。可以告訴大人，如果答應成婚，應當傳話到這裏。"那人還留在殯宮裏，不多會兒，當州坊正，從殯宮邊經過，看見衣帶露出來，仔細一看，見是婦人。把這事告訴陸丞，丞親自去。讓人打開殯宮牆壁取出陸某，放在廳裏，幾天才能說話。陸丞問陸某怎麼能到那兒，陸某把女子的話告訴他。陸丞嘆息，派人尋問臨頓李十八。果然有這個人，卻沒有病很正常。最初不相信，過幾天就病了，病幾天就死了。全家嘆息悔恨，最終讓女兒和李十八結爲陰間婚姻。

刁緬

宣城太守刁緬，本以武進。初爲玉門軍使，有廁神形見外廄，形如大豬，遍體皆有眼，出入溷中，遊行院內。緬時不在，官吏兵卒見者千餘人。如是數日。緬歸，祭以祈福，廁神乃滅。緬旬遷伊州刺史，又改左衛率右驍衛將軍左羽林將軍，遂貴矣。（出《紀聞》）

【譯文】

宣城太守刁緬，本來憑武功進取，最初做玉門軍使。有個廁神，在外面的馬圈出現，形狀象大豬，全身都有眼睛，出入在廁所裏，遊行在院內。刁緬當時不在家，官吏兵卒看見的有一千多人。象這樣幾天，刁緬回家了，祭祀來祈禱求福，廁神就消失了。刁緬十天後升到伊州做刺吏，又調轉做左衛率右驍衛將軍左羽林將軍，從此富貴了。

王無有

楚丘主簿王無有，新娶，妻美而妒。無有疾，將如廁，而難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無有至廁，於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且壯。無有以爲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回顧，深目巨鼻，虎口烏爪。謂無有曰："盍與子鞋。"無有驚，未及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無有恐，先告其妻，且尤之曰："僕有疾如廁，雖一婢相送，君適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婦猶不信，乃同觀之。無有坐廁，怪又見，奪餘一鞋。妻恐，扶無有還。他日，無有至後院，怪又見，語無有曰："吾歸汝鞋。"因投其旁，鞋並無傷。無有請巫解奏，鬼復謂巫："王主簿祿盡，餘百日壽。不速歸，死於此。"無有遂歸鄉，如期而卒。（出《紀聞》）

【譯文】

楚丘主簿王無有新娶妻子，妻子漂亮卻嫉妒。王無有病了，要到廁所，卻難以自己去，想和侍女一起去，妻子不答應。王無有到廁所，在牆洞裏，看見有人背坐着，膚色黑又很健壯。王無有以爲是役夫，沒有感到奇怪。過了一會兒，這個人回頭看，只見他深陷的睛睛，巨大的鼻子，虎口烏爪，對王無有說："把你的鞋給我。"王無有驚恐，沒等回答，妖怪從洞穴中伸出手，直來拿他的鞋，嘴裏嚼着，鞋裏出現血，象喫肉的樣子，就喫光了。王無有驚恐，先告訴他的妻子，又責怪她說："我有病到廁所僅僅讓一個婢女送我，你就堅決阻攔。果真遇到妖怪，怎麼辦？"婦人還不信，就一同去看看。王無有到廁所，妖怪又出現了，奪他剩下的那隻鞋，嚼着。妻子驚恐。攙扶王無有回屋。另一天，王無有到後院，妖怪又出現了，它告訴王無有說："我還給你鞋。"於是將鞋扔在王無有旁邊，鞋並沒有損壞。王無有請巫婆解釋這件事，鬼又對巫婆說："王主簿官祿做到頭了，還有一百多天活頭，不快回家，就死在這。"王無有於是返回家鄉，到預算的日子就死了。

王升

吳郡陸望，寄居河內。表弟王升，與望居相近。晨謁望，行至莊南故村人楊侃宅籬間，忽見物（物字原缺，據明鈔本、陳校本補。）兩手據廁，大耳深目，虎鼻豬牙，面色紫而斒斕，直視於升，懼而走。見望言之，望曰："吾聞見廁神無不立死，汝其勉之。"升意大惡，及還即死。（出《紀聞》）

【譯文】

吳郡陸望，寄住河內，表弟王升，和陸望住得很近。早晨拜見陸望，走到村莊南邊已經死去的村人楊侃宅院裏，忽然看見個怪物，兩手按着廁所，大耳朵、深陷的眼睛，虎鼻豬牙，面容呈紫色而且斑斑點點，直看着王升。王升驚恐而逃，看見陸望就說了這事。陸望說："我聽說看見廁神的沒有不立刻死的，你要努力活呀。"王升料想要有極兇的事發生，等到回家就死了。

高生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可以及。"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暗中動搖。有頃，吐涎鬥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麼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趨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聞。（出《宣室志》）

【譯文】

天寶年間，有個渤海的高生，忘了他的名字，病情嚴重而且身體瘦弱，胸中痛不可忍，召呼醫生看病。醫生說："有鬼在你的胸中，藥可以治到。"於是煮藥喝了，忽覺暗中有人搖動他。過了一會兒，吐出口水有一斗多，其中有個不可解化的固體。用刀剖開它，有一個人從口水中站起，開始很小，很快長到幾尺。高生想要讓他喫點兒苦頭，那個人趕緊出來，跑下臺階立刻不見了。從此以這種疾病聞名。

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楊準 王乙 韋慄 河間劉別駕 王玄之 鄭德懋 朱敖 裴虯 趙佐 歧州佐史

楊準

唐楊淮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見一婦人。容色殊麗。準見挑之，與野合。經月餘日，每來齋中，復求引準去。準不肯從，忽而心痛不可忍，乃雲："必不得已，當隨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隨婦人行十餘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門戶卑小。婦人爲準設食，每一舉盡椀。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後方知。每準去之時，閉房門，屍臥牀上，積六七日方活。如是經二三年。準兄渭準曰："汝爲人子，當應紹績。奈何忽與鬼爲匹乎？"準慚懼，出家被緇服，鬼遂不至。其後準反初服。選爲縣尉，別婚家人子。一年後，在廳事理文案，忽見婦人從門而入，容色甚怒。準惶懼，下階乞命，婦人云："是度無放君理。"極辭搏之，準遇疾而卒。（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楊準，是宋城人，士流名族。因事到荒野郊外，看到一位婦人，容貌特別漂亮。楊準引誘她引誘，與她野合。過了一個多月，每次來書齋中，婦人又總是懇求引領楊準離開那裏，楊準不肯聽從。忽然楊準心痛不能忍受，就說："一定沒辦法了，該隨你去，何至於麻煩你來照料我？"他的病馬上就好了，又跟隨婦人走十多里，到了一座房舍，院宇分明，可是門很窄小。婦人給楊準擺上飯菜，每當他一拿起碗，全都是空碗，心裏感到奇怪，但是也不知道是鬼，以後才知道。每當楊準離去的時候，婦人都關閉房門，象屍體那樣躺在牀上，需六七天才能活，象這樣兩三年。楊準的哥哥對楊準說："你是人的後代，應當傳宗接代，怎麼忽然和鬼結爲配偶呢？"楊準慚愧懼怕，出家穿上黑衣服，鬼就不來了。以後楊準又穿上從前的衣服，被選爲縣尉，另取某人家的女兒，一年後，在廳堂辦理文案，忽然看見婦人從前門進來，臉色很氣惱。楊準恐懼，下了臺階乞求饒命。婦人說："這次沒有放你的道理。"婦人嚴斥撲打他，李準得病而死。

王乙

臨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許李氏莊王乙者，因赴集，從莊門過。遙見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欣悅，使侍婢傳語。乙徘徊槐陰，便至日暮，因詣莊求宿。主人相見甚歡，供設亦厚。二更後，侍婢來雲："夜尚未深，宜留燭相待。"女不久至，便敘綢繆，事畢。女悄然忽患，乙雲："本不相識，幸相見招。今敘平生，義即至重。有何不暢耶？"女雲：非不盡心，但適出門閉，逾垣而來。（逾字來字原缺，據明鈔本補。）牆角下有鐵爬，爬齒刺腳，貫徹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視之。言訖辭還，雲："已應必死。君若有情，回日過訪，以慰幽魂耳。"後乙得官東歸，塗次李氏莊所，聞其女已亡。私與侍婢持酒饌至殯宮外祭之，因而痛哭。須臾，見女從殯宮中出，乙乃伏地而卒，侍婢見乙魂魄與女同入殯宮，二家爲冥婚焉。（出《廣異記》）

【譯文】

臨汝郡有個官渠店，從店往北面走半里路左右李家莊有個王乙，因趕集從莊門經過。很遠看見一個女子年齡約十五六歲，高興地等他，並派侍女傳話。王乙徘徊在槐蔭下，到了黃昏的時候，就到莊上一家求宿。主人見着他很歡喜，飲食起居都很優厚。二更後，侍女來說："夜還沒深，應該留下蠟燭相陪。"女人不久到了，便陳述着纏綿的情意。事完，女人默默地忽然憂慮起來。王乙說："本來不相識，有幸蒙招相見，現在敘說平生事，情義已經這樣深重，有什麼不暢快的呢？"女人說："不是沒誠意，只是正趕上我出去時門關閉了，我是越牆而來，牆角有個鐵筢，筢齒紮了腳，刺到心痛，不可忍受。"便伸出腳來讓王乙看。說完告辭回去，說："已應必死，您如果有情，過幾天來看我，用來憑弔我的靈魂吧。"後來王乙做官東歸，途經李家莊，聽說那個女子已經死了，私下和侍女拿酒菜到殯宮外祭祀她，並且痛哭起來。過了一會兒，看見那女子從殯宮裏出來，王乙就趴在地上死了。侍女看見王乙魂魄和那女子一同進入殯宮，兩個結成陰間婚姻。

韋慄

韋慄者，天寶時爲新淦丞，有少女十餘歲。將之官，行上揚州，女向（嚮明鈔本作白。）慄，欲市一漆背金花鏡。慄曰："我上官艱辛，焉得此物？待至官與汝求之。"歲餘女死，慄亦不記宿事。秩滿，載喪北歸，至揚州，泊河次。女將一婢持錢市鏡，行人見其色甚豔，狀如貴人家子，爭欲求賣。有一少年年二十餘，白皙可喜，女以黃錢五千餘之，少年與漆背金花鏡，徑尺餘。另一人云："有鏡勝此，只取三千。"少年復減兩千。女因留連。色授神與，（與字原缺，據明鈔本補。）須臾辭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隨去，至其所居。須臾至鋪，但得黃紙三貫，少年持至慄船所，雲："適有女郎持錢市鏡，入此船中。今成紙錢。"慄雲："唯有一女，死數年矣。君所見者，其狀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慄夫妻哭之。女正復如此。因領少年入船搜檢，初無所得。其母剪黃紙九貫，置在櫬邊案上，檢失（失字原缺，據明鈔本補。）三貫，衆頗異之，乃復開棺，見鏡在焉，莫不悲嘆。少年雲："錢已不論。"具言本意，復贈十千，爲女設齋。（出《廣異記》）

【譯文】

韋慄，天寶年間做新淦丞。有個女兒十多歲，韋將要上任，走到揚州，女兒向父親要求要買一面漆背金花鏡。韋慄說："我當官艱辛，哪能得到這樣的東西？等到了官府給你尋求。"一年多，女兒就死了。韋慄也不記得過去的事了。俸祿已滿，帶喪回家。乘船到了揚州，停在河岸。有個女子讓一個婢女拿錢買鏡，旁邊的人看她容貌很美麗，形狀很象富貴人家的女兒，爭着想求她買鏡。有一個少年年齡二十多歲，皮膚白皙可愛，女子用銅錢五千多買他的鏡子，少年給她漆背金花鏡，直徑一尺多。另一個人說："有面鏡子比這面鏡子好，只要三千。"少年又減兩千，女子於是留步，戀戀不捨，心領神會，過了一會兒才告辭離開。少年有意調戲她，派人跟去着。到她所住的地方。少年進了店鋪，卻只得到黃紙三貫。少年拿了它到了韋慄所乘的船上，說："剛纔有個女郎拿錢買鏡，進入這隻船中，現在變成紙錢了。"韋慄說："我只有一個女兒，死了幾年了，你所看見的女子，相貌怎樣？"少年把她的服飾容貌全說了。韋慄夫婦痛哭，女兒當初正是這個樣子，於是領着少年進入船中搜尋。最初毫無所得。她的母親剪了紙錢九貫，放到旁邊的桌子上。再翻檢查看時，少了三貫錢，大家很奇怪。就又打開那棺材，看見鏡子在那裏，沒有不悲嘆的，少年說："不談論錢吧。"把他的本意全都說出來，又贈送錢十千，給那女子設齋。

河間劉別駕

河間劉別駕者，常雲："世間無婦人，何以適意？"後至西京通化門，見車中婦人有美色，心喜愛悅，因隨至其舍，在資聖寺後曲。婦人留連數宵，彼此兼暢。劉侯不覺有異，但中宵寒甚，菌衾累重，然猶肉不煖。心竊怪之，後一日將曙，忽失婦人並屋宇所在，其身臥荒園中數重亂葉下，因此遇痼病。（出《廣異記》）

【譯文】

河間劉別駕，常常說："世間沒有婦人，哪裏能適合心願？"後來到西京通化門，看見車裏有位婦人很有美色，心裏喜歡愛戀地，就跟隨到了她的房舍。在資聖寺後曲折隱祕的地方，婦人逗留幾夜，兩個人都很歡暢。劉侯不覺有些奇怪，只是半夜特別寒冷，蓋幾重錦被，身體還是不暖和。劉侯暗自奇怪。後來有一天，天要亮時，婦人和所在的房舍忽然都不見了，他的身體躺在荒園中幾重亂葉下，因此患了痼病。

王玄之

高密王玄之，少美風彩，爲蘄春丞，秩滿歸鄉里，家在郭西。嘗日晚徙倚門外，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可年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向暮來此？"女笑曰："兒家近在南岡，有事須至郭耳。"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暱，明旦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情愛甚至，試謂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狹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於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其裁製，見者莫不歎賞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隨其後。雖在晝日，亦不復去。王問曰："兄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他家事？"如此積一年，後一夜忽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過蒙愛接，乃復離去，奈何？"因嗚咽不能止，王驚問故，女曰："得無相難乎？兒本前高密令女，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後乃遇疾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得至何時，曰："日暮耳。"一夜敘別不眠，明日臨別，女以金縷玉杯及玉環一雙留贈，王以繍衣答之，握手揮涕而別。明日至期，王於南岡視之，果有家人迎喪。發襯，女顏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繍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盃及玉環。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見陳之，兼示之玉杯與環，皆捧之而悲泣。因問曰："兄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感傷。後念之，遂恍惚成病，數日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出《廣異記》）

【譯文】

高密王玄之。年少俊美有風彩。做蘄春丞，俸祿已滿回到鄉里。家在城西。曾經有一天黃昏時，從屋裏出來斜靠着門外，看見一個婦人從西面來，將要進入城中。她的姿色豔麗絕世，年齡約十八九歲。第二天出門又看見她，象這樣有數次，天色晚了就來。王玄之戲謔地問她："家在哪裏？一到天黑就來這裏。"婦人笑着說："我家很近在南岡，有事必須要到城裏。"王玄之試着挑逗她。婦人就很快活，於是留下來住宿，兩人很親熱。第二天婦人告辭離去，隔幾夜就來一次，後來就夜夜來住。王玄之情愛至深，試着對她說："家既然離這很近，答應我過去看看行不？"回答說："家很狹窄簡陋，不便請客人去，況且我和亡兄的女兒同住，不能沒有嫌疑。"王玄之就相信了她的話，寵愛惦念越加密切。因爲她的針線活特別好，王玄之穿的衣服，都是她裁製的，看見的人沒有不歎賞的。婦人身邊有個婢女也很漂亮，總是跟在她後面，雖然在白天，也不離去。王玄之問道："亡兄的女兒莫非是期望我什麼吧？"婦人回答道："何必強行干預別人家的事呢？"就這樣過了一年。後來有一天夜晚她忽然來了，臉色很不高興，啼哭完了，王玄之問她，她說："過去蒙你愛憐接納，竟要離去，怎麼辦？"於是嗚咽不停。王玄之驚問緣故。婦人說："能不難爲我嗎？我以前本是高密令的女兒，嫁給任氏爲妻。任沒有品德慢怠我，父母可憐我，召我回去。後來就得病而死，殯葬在這裏。現在家裏辦喪事，明天應該去。"王玄之既然已經愛戀她，不再猜忌她，就悲傷起來，問她明天能到什麼時候。回答說："日落時吧。"一夜敘別沒有睡覺。第二天要分別時，女子用金鏤玉杯和一雙玉環留贈給王玄之，王玄之用繡衣贈答，握手揮淚而別。第二天到她們說的迎喪時刻，王玄之在南岡觀望，果然有她家裏的人前來迎喪。揭開襯簾，那女屍的容顏未變。妝束象原來的樣子。看見一箱繡衣在棺材中，卻丟失了所送的金盃和玉環！家人才察覺有些特別，王玄之就上前述說了這件事，同時給他們看玉杯和玉環，都捧着它悲傷哭泣，於是問她的家人："兄弟的女兒是誰？"回答說："是家中二兒子的女兒，十歲就病死了，也殯葬在她旁邊。"她的婢女就是殯帳中的木頭人，它的容貌和那女子身邊的侍女相似。王玄之到靈柩前悲泣而別，左右的人都很悲傷。王玄之後來常想念她，於是恍惚成病，幾天纔好，然而每每想起她就忘了喫飯睡覺。

鄭德懋

滎陽鄭德懋，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雲："崔夫人奉迎鄭郎。"鄂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又未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曰夫人原作日未入，據明鈔本、陳校本改。）趣郎進。"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白。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梅綠羅裙，可年四十許，姿容可愛，立於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耶？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而已。夫人乃堂上（堂上明鈔本作上堂。）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罽薦地，左右施局腳牀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鉤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以比。食畢命酒，以銀貯之，可三鬥餘，琥珀色，酌以鏤杯。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嚴妝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間原作門，據明鈔本改。）浴以百味香湯，左右進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調謔。自堂及門，步致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豔，目所未見。被服粲麗，冠絕當時，鄭遂欣然，其後遂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繍帳，衾褥茵席，皆悉精絕。女善彈箜篌，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來馬，今何在許？"（許原作詐，據明鈔本改。）曰："今已反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得侍中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適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醼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被（被原作故，據明鈔本改。）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遂雲："家中失已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其家語云："郎君出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來。"鄭始尋其故處，唯見大墳，旁有小塚，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崔夫人及小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樂處，吾得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卒。（出《宣室志》）

【譯文】

滎陽鄭德懋，曾經獨自騎馬，遇到一個婢女，容貌非常漂亮。婢女來到馬前拜見說："崔夫人奉迎鄭郎。"鄭郎驚訝地說："從來不認識崔夫人，我又沒結婚，什麼緣故迎我？"婢女說："夫人的小女兒很有姿色，況且都是清門令族，許配給你是很合適的。"鄭郎知道她不是人，想要拒絕她，立即有穿黃衣服的十多個男僕到來，說："夫人催鄭郎進去。"上前就拉着他的馬，跑得很快，耳邊只聽到風響。不久到一個地方，高牆高門，外面都栽植一排排的楸桐。鄭郎站在門外，婢女先說話。不一會兒，命令領鄭郎進去。經過幾道門，館樓很壯觀。夫人穿着梅綠羅裙。年齡約四十左右，姿容可愛。站在東階下，侍女八九個，都穿着鮮豔整齊。鄭郎再次拜見，夫人說："別怪我委屈你，因爲鄭郎出身名門望族才貌雙全，願意託付聯姻爲好。小女不能主動，希望您能對她表示愛意。"鄭郎被她逼迫，不知道怎樣答對，只好如此而已。夫人就在廳堂上讓人領鄭郎從西階上來。堂上全都是花毯鋪地，左右的人佈置腳牀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上垂有竹簾，銀鉤珠絡，長筵列饌，都極其豐盛清潔。夫人就讓鄭郎坐下，夫人善於清談，敘說佈置的情況，世人難以相比。喫罷命令上酒，用銀器盛着約三鬥多，琥珀色，用鏤杯斟酒。侍女行酒，味道非常甜香。到晚上，一個婢女上前說："女郎已妝扮完了。"就讓人帶領鄭郎來到外面的廳裏，用百味香水沐浴。左右的人送來衣帽鞋珮，十個漂亮的婢女扶着他進花堂，盡情戲謔，從廳堂到門，走到花燭跟前，就請鄭郎進入帳內。那女子年齡十四五歲，容貌非常漂亮，前所未見，穿着豔麗，在當時再沒有比這更好的了。鄭郎於是非常高興，而後就拜完婚禮。第二天，夫人讓女子與鄭郎到東堂。堂中放着紅羅帷帳，被褥、坐墊、席子，都極其精美。女子善彈箜篌，曲詞新穎特別。鄭郎問她，迎婚前我騎來的馬，現在在哪裏？"回答說："現在已經返回去了。"這樣度過了一百多天。鄭郎雖然情愛很深，可心裏卻稍有懷疑，於是對女子說："能夠和你一起回去嗎？"女子悲哀地說："有幸託身投合在一起，能陪伴侍奉你，陰曹與世間本來是相隔的，不合你的心願該怎麼辦？"於是聲淚俱下。鄭郎覺察到她的怪異，就告訴夫人說："家裏丟失了我，很有疑心，感覺奇怪，請求讓我歸還吧。"夫人說："剛纔蒙你看重，非常感激欽慕。然而陰間有特殊的道路，理當暫時分離，分離的時候，能不悲痛嗎？"鄭郎也流淚了，就安排盛大宴會，與女子告別說："三年後，必當迎接你。"鄭郎就拜謝告別。婦人出門，揮淚握着鄭郎的手說："雖然有後會的日子，還須延續年月，歡聚的日子還是太少了，分離的日子痛苦漫長，望你努力愛惜自己吧。"鄭郎也很悲悽，婦人用貼身的紅襯衫和一雙金釵贈給鄭郎作別，說："你不要忘記我，用這些作爲紀念。"於是分袖而去。夫人命人送鄭郎，鄭郎就上前騎上青驄馬，馬的披帶很精美。鄭郎騎馬出門，很快又到了自己的家。奴僕就說："家裏丟你已有一年了。"看他帶回的東西都是真的，他家人告訴他說："郎君出門後，你的馬自己回來了，沒見有人送來。"鄭郎開始尋找他的住過的地方，只看見一座大墳墓，旁邊有座小墳墓，墳前有一排樹，都已經枯死了。可是以前所看見的，都是茂密成蔭的樹林，他附近的人告訴說這是崔夫人和他的孩子的墳墓。鄭郎尤其奇怪，自己過了三年的期限，一定該死了。後來到了日期，果然看見從前所使的婢女騎馬來迎接他。鄭郎說："生死本來自有定命，只要能夠安樂，我又有何憂慮？"就全都吩咐了家事，預感到終期已到，第二天就死了。

朱敖

杭州別駕朱敖舊隱河南之少室山。天寶初，陽翟縣尉李舒在嶽寺，使騎招敖。乘馬便騁，從者在後，稍行至少姨廟下，時盛暑，見綠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麗。敖意是人家臧獲，亦訝其暑月挾纊。馳馬問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廟中。敖亦下馬，不見有人。遂壁上觀畫，見綠袍女子，乃途中睹者也，嘆息久之。至寺具說其事，舒等尤所嘆異。爾夕既寐，夢女子至，把被欣悅，精氣越泆，累夕如此。嵩嶽道士吳筠書一符闢之，不可。又吳以道術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於法清淨，神乃不至。敖後於河南府應舉，與渭南縣令陳察微往詣道士程穀神。爲設薯藥，不託蓮花，（託蓮花明鈔本作施葷饌。）鮮胡麻饌。留連笑語，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雲騰踊，中掣火電。須臾晻昧，驟雨如瀉。敖與察微從者一人伏櫪林下，旁抵巨壑。久之，有異光，與日月殊狀。忽於光中遍是松林，見天女數人，持一舞筵，周竟數里，施爲松林上。有天女數十人，狀如天仙，對舞筵上。兼有諸神若（神若原作若異，據明鈔本改。）觀世音。終其兩舞，如半日許。曲終，有數人狀如俳優，卷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復不見人。敖等夤緣夜半，方至舍耳。（出《廣異記》）

【譯文】

杭州別駕朱敖過去隱居在河南的少室山。天寶初年。陽翟縣尉李舒在嶽寺，派騎兵招敖來。朱敖便騎馬馳騁而去，跟從的人在後面。剛走到少姨廟下，當時是盛夏，看見一個穿綠袍的女子，年齡十五六歲，容貌特別漂亮，朱敖料想是別人家的奴婢，也驚訝她暑天還穿着棉衣，就騎馬上前問她，女子笑着卻不說話。走進廟中，朱敖也下馬，沒看見有人，就欣賞壁畫。看見綠袍女子，就是道上遇到的那個，嘆息很久，到了寺廟，把剛纔的事都說了。李舒等人尤其驚歎詫異。那天晚上已經睡了，夢見女子來到。他就抓着被子非常興奮。精氣越來越溢失，幾天晚上都是這樣。嵩嶽道士吳筠給他寫了一張符籙避邪，不行；吳筠又用道術控制，也不行。有一天，朱敖借宿在程道士房裏，程對道術虔誠，神竟然沒到。朱敖後來在河南府應舉，與謂南縣今陳察微到道士程穀神那兒去，程道士給他們配了薯藥，不託蓮花，鮮胡麻饌，留連笑語，日落纔回去。離開少室山五里左右，忽然嵩嶽黑雲騰湧，空中雷電閃閃，不久暗淡無光，驟雨如瀉。朱敖微察隨從的人趴在柞樹林中，旁邊鄰着深溝。過了很久，有一種奇異的光，與日月特別象，忽然在光中內現出遍是松林的景象，看見幾個天女，拿着一張舞席，方圓竟達數里，散放在松林上。有幾十個天女，狀如天仙，對舞在席上，同時有各種神象觀世音，始終伴着那兩個人舞蹈，好象半天左右，曲子結束，有幾個人形態象歌舞藝人，捲起舞席回去，天地隨之昏暗，又不見人。朱敖等人攀附向上到半夜，纔到房舍。

裴虯

蘇州山人陸去奢亭子者，即宋散騎戴顒宅也。天寶末，河東裴虯常旅寄此亭，暴亡，久之方悟。說雲："初一人來雲：'戴君見召。'虯問戴爲誰，人曰：'君知宋散騎常侍戴顒乎？'虯曰：'知之。'曰："今呼君者，即是人也。'虯至見顒，顒求以己女妻虯，雲：'先以結婚，不當再娶。'顒曰：'人神殊道，何若也？'虯言'已適有祿位，不合爲君女婿。'久之，言相往來。顒笑虯不可屈，乃釋之，遂活也。"（出《廣異記》）

【譯文】

蘇州山人陸去奢房子，就是宋散騎戴顒的房子。天寶末年，河東裴虯常旅居此亭，突然死去，很久才醒悟過來，說："剛纔一個人來說：'戴君要召見。'我問戴君是誰，那人說：'你知道宋散騎常侍戴顒嗎？'我說：'知道。'那人說：'現在召呼你的就是這個人。'我到那看見戴顒。戴顒請求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我。我說：'我已經結婚，不能再娶。'戴顒說：'人與神道德不同，何必苦自己？'我說'已經有適宜的祿位，不該做您的女婿。'這樣言語問答了很久。戴顒明白我不能屈從，就放了我，於是我就活了。"

趙佐

趙佐者，天寶末輔國子四門生。常寢疾，恍惚有二黃衣吏拘行至溫泉宮觀風樓西，別有府署。吏引入，始見一人如王者。佐前拜謁，王謂佐曰："君識我否？"佐辭不識。王曰："君聞秦始皇乎？我即是也。君人主於我家側造諸宮殿，每奏妓樂，備極奢侈，誠美王也。故我亦如此起樓以觀樂。"因訪問人間事甚衆。又問佐曰："人間不久大亂，宜自謀免難，無久住京城也。"言訖。使人送還。（出《廣異記》）

【譯文】

趙佐，天寶末年教國子監的四個學生，，常常臥病，恍惚有兩個穿黃衣服的小吏拘捕他走到溫泉宮觀風樓西面。旁邊另有個官府，小吏領他進去，纔看見一個人象皇帝一樣。趙佐上前拜見，皇帝對趙佐說："你認識我不？"趙佐說不認識，那人說："你聽說過秦始皇嗎？我就是。君主在我家旁邊建造諸宮殿，每次彈奏妓樂，極盡奢侈，實在是美王。所以我也象這樣建築樓閣來觀賞舞樂。問了許多人間的事之後，又告訴趙佐："人世間不久要大亂，應該自己設法免除災難，不要長久住在京城。"說完，派人送還他回去。

岐州佐史

岐州佐史嘗因事至京，停興道里。忽見二人及一無頭人來雲："王令追己。"佐史知其鬼，因問：君在地下，並何職掌？"雲："是捉事。"佐史謂曰："幸與諸君臭味頗同，能相救否？事了，當奉萬張紙錢。"王人許諾："期後五日，若不復來者，即是事了。其錢可至天門街燒之。"至五日不來，吏乃燒錢畢，因移居崇仁裏。後京中事了，西還岐州，至杏樹店，復逢二人，問："何所來？"頃於舊處相訪不是，所處分事已得免，勞致錢賤地，所由已給永年優復牒訖。非大期至，更無疾病耳。"（出《廣異記》）

【譯文】

岐州佐史曾經因事到京城，停留在興道里，忽然看見兩個人和一個無頭人來說："閆王命令追捕你。"佐史知道他們是鬼，就問他們在陰間一起做什麼官。回答說："是捉事。"佐史對他們說："有幸和你們做同樣的事，能救救我嗎？事後，必當送給你們萬張紙錢。"那二人答應了，約定五天後，如果不再來，就是事成了，那紙錢可送到天門街燒掉。到了第五天沒來，佐史就燒完紙錢，於是移居到崇仁裏。後來京中事了，向西歸還到岐州，到了杏樹店，佐史又碰見那兩個人，問他們從哪兒來。他們說剛纔在老地方訪問你們沒遇到，所處罰的事已經免除，煩勞送錢到陰間，請求給以長壽優待的書簡已寫完，不是死期到臨，再不會有疾病了。

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浚儀王氏 章仇兼瓊 李林甫 陳希烈 楊國忠 李叔霽 新繁縣令 姚肖品 梁守威

浚儀王氏

浚儀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婿裴郎飲酒醉，入冢臥棺後，家人不知，遂掩壙。後經數日不見裴郎，家誣爲王氏所殺，遂相訟。王氏實無此，舉家思慮。葬日恐在壙中，遂開壙得之，氣息奄奄，以粥灌之，數日平復。說雲，初葬之夕，酒向醒，無由得出。舉目竊視，見人無數，文柏爲堂，宅宇甚麗。王氏先亡長幼皆集，衆鬼見裴郎甚驚，其間一鬼曰："何不殺之？"妻母雲："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殺？"苦爭得免。既見長筵美饌，歌樂歡洽。俄聞雲："喚裴郎。"某懼不敢起。又聞羣婢連臂踏歌，詞曰："柏堂新成樂未央，回來回去繞裴郎。"有一婢名穠華，以紙燭燒其鼻準成瘡，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諸鬼等頻命裴郎歌舞。飢請食，妻母雲："鬼食不堪。"命取瓶中食與之，如此數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復有本形象。（出《廣異記》）

【譯文】

浚儀王氏，是個讀書人。他母親下葬的時候，女婿裴郎喝醉了，進入墳墓躺在棺材後面，家裏人不知道，就掩埋了墳墓。過了幾天，不見裴郎。裴家誣告被王氏殺了，就打起官司。王氏實在沒幹這事。全家思索。下葬那天，裴郎可能在墓穴裏。就打開墳墓找到裴郎。裴郎氣息奄奄，用粥餵養他，幾天後康復。他說剛埋上那晚，酒就醒了，沒辦法出來，抬起眼睛偷偷一看，見人無數。精心修飾的柏木殿堂，屋子都非常美麗。王家先死之人，老幼都聚集在一起。衆鬼看見裴郎，非常喫驚。其中一個鬼說："怎麼不殺了他？"丈母孃說："小女還小，要仰仗他，怎麼能殺了他呢？"苦苦相爭，得免一死。裴郎看見了隆重的筵席，美酒佳餚，歌舞歡樂，十分融洽。一會又聽到有人召呼裴郎，他害怕不敢起身，又看見羣婢連臂跳踏歌舞。歌詞是："柏堂新成樂未央，回來回去繞裴郎。"有一婢女名叫穠華，用紙燭燒他鼻子成了瘡，痛不可忍，就起身一一揖拜。羣鬼頻頻讓裴郎歌舞。裴郎飢了，想喫東西。丈母孃說："鬼的食物不能喫。"叫人拿瓶中的食物給裴郎，這樣過了幾天，奴婢們其實都是紙木所扎的隨葬品，但現在已經不是本來形象了。

章仇兼瓊

唐天寶中，章仇兼瓊爲劍南節度，數載入朝。蜀川有張夜叉者，狀如狂人，而言事多中。兼瓊將行，呼而問之，夜叉雲："大使若住蜀，有無涯之壽。若必入朝，不見其吉。"兼瓊初甚惶懼，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漢州，入驛，墮馬身死，獨心上微煖。彭州刺史李先，令洛陽尉馬某送藥酒罨藥兼起居。洛陽去漢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漢州入驛到兼瓊所，忽然顛倒而卒。後兼瓊乃蘇，雲地下所由，以馬尉見。馬氏亦死，便至其家，家人驚異，雲："適爾奉命，還何處也？"不言，視天太息。其妻再問："儐從何在？又不把笏，何也？"馬殊不言。遽揮使去，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適於地下苦論，地下所由併爲他無如之何？自唸到官日淺，遠客孤弱，故還取別。"舉言悲號，又謂其妻曰："無苦，我代其死，彼亦當有深恤。無憂不得還鄉。但便爾倉卒，死生永隔，以此爲恨耳！"言訖不見。子等初猶恍然疑之，尋見牀舁屍還。兼瓊翌日還成都，賻馬氏錢五百萬，敕敕彭州賻五百萬，兼還四年秩祿雲。（出《廣異記》）

【譯文】

唐天寶年中，章仇兼瓊爲劍南節度使。幾年後入朝。蜀川有個叫張夜叉的，形狀象狂人，所言多中。兼瓊將要起程，召來他卜問。夜叉說："大人若住在蜀地，有無邊的福壽。若一定入朝，不見吉祥。"兼瓊開始很害怕，時間長了就說："怎麼一定會有這樣的事呢？"就出發了。到了漢州進入驛站，從馬上掉下來死了，只是心口還有一點熱氣。彭州李刺史，讓洛陽縣尉馬某送去藥酒，兼管喂藥和生活起居。洛陽離漢州五十里，馬某接到命令就走。到了漢州驛站兼瓊的房前，忽然倒地死了。後來，兼瓊甦醒過來，述說了陰間的經歷，因爲馬某才得免一死。馬某已經死了，就回到他家。家人很驚奇。說剛纔奉命而行，爲什麼回來了？馬某不說話，仰天長嘆。他妻子又問："隨從在哪兒？又不拿着笏版，爲什麼？"馬某還是不說話，就揮手讓他走。馬某流着眼淚說，"我已經代替章仇節度使死了，剛纔在陰間苦爭了一番，我這一切經歷，也都是爲了章仇大使，沒有什麼辦法啊！自己想到做官時間短，孤苦力弱，所以回來告別。"說完悲痛哭號。又對他妻子說："不要愁苦。我代他死，他也能有豐厚的撫卹，不必憂慮不能還鄉。我突然地死了。死人和活着的永遠隔閡，這是遺憾的事。"話完不見。孩子們開始還恍然驚疑，過了一會就看見屍體始回來。兼瓊第二天返回成都。給馬家治喪費五百萬，又下文讓彭州給五百萬。並且代給四年的俸祿。

李林甫

唐李林甫爲相既久，自以爲陰禍且多，天下頗怨望，有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久矣，積怨者亦多矣。爲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之得焉。自雲嘗廁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爲病，他無所知。林甫即資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失，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墮而下，又一人逾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長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囀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墮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以賴此人，不然幾爲所禍。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期十年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李林甫當宰相已經很久了，自己知道壞事太多，天下怨聲載道，必有災禍，就想找一個術士祈禱免除。後來找到一個術士。術士說："相國身爲豪貴這麼久了，積怨的人很多，這是災禍的原因，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雖然這樣，也可以免除朝夕的災禍。"李林甫說："怎麼辦？"術士說："可在長安城裏找一個善於射箭的人準備着。"李林甫就從西市招募來一個。他說曾經當過兵，以善射著稱。最近因爲其他原因無所適從。李林甫就資助他喫穿，按月付給。後來有天晚上，李天甫在庭院宴請賓客，燕人趙翼做侍衛。一曲未了，忽然中途停止。善射的人感覺異常就靜聽動靜。沒有人來，暗思道："沒到晚上，忽然這樣，莫非有事？果然照術士說的那樣嗎？"就拿着弓箭，跳牆進來等待。忽然看見牆的南邊有一個東西掉下來，又有一個人走來。善射的人一箭射中了他。他就驚慌地逃走了。善射的人回到李林甫玩樂的地方，見唱歌跳舞的都閉着嘴不能出聲，站立着不能動彈，無聲無息，象木偶似的。看南牆掉下來的東西，是個口袋，系的地方已經打開了，裏面有幾百個竹籤，都是李林甫和家僮的姓名。於是，他就按名呼叫，一一答應，就繼續宴飲如初。第二天，術士來賀。說："全仗善射的人，不然，幾乎造成災禍。自己含冤而死。明公長期主管機要大事，積累的罪過上萬，此後十年，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後來李林甫死的時候，果然相隔十年。

陳希烈

陳希烈爲相，家有鬼焉。或詠詩，或歌呼，聲甚微細激切，而歷歷可聽。家人問之曰："汝何人而在此？"鬼曰："吾此中戲遊，遊畢當去。"或索衣服，或求飲食，得之即去，不得即罵。如此數朝，後忽談經史，鬼甚博覽。家人呼希烈侄婿司直季履濟命與鬼談，謂履濟曰："吾因行，固於此戲，聞君特諭，今日豁然。有事當去，君好住。"因去。（出《紀聞》）

【譯文】

陳希烈是宰相。家裏有鬼，有時吟詩，有時唱歌。聲音非常細微、激切，但卻清楚。家人問他說："你是什麼人？怎麼在這裏？"鬼說："我在這裏遊玩，玩完就走。"有時索要衣服，有時索要飲食，得到就走，得不到就罵。如此幾天。後來鬼忽然談起經史，知識非常淵博。家人召出陳希烈的侄婿司直季履濟，讓他和鬼談。鬼對履濟說："我因爲出來行走到這兒遊戲。聽到您的教誨，今天豁然明白。有事該離開了，您保重。"就離開了。

楊國忠

唐天寶中，楊國忠，權勢薰灼，朝廷無比。忽有一婦人詣宅請見，閽人拒之，婦人大叫曰："我有大事，要見楊公，爾何阻我！若不見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之宅！"閽人懼，告國忠。國忠見之，婦人謂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恥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縱不節，德義不修，而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亦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不以社稷爲意，賢與愚不能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大才大德之士，伏於林泉，曾不一顧。以恩付兵柄，以愛使牧民。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罪也？"婦人曰："公自不知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忠怒，命左右斬之。婦人忽不見。國志驚未已，又復立於前。國忠乃問曰："是何妖耶？"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爲宰相，雖處佐輔之位，而無佐輔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國朝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胡怒之耶？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今我卻退，胡有功也？公胡死耶？民胡哭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

【譯文】

唐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薰天，朝中沒人和他相比。有個婦人到楊宅請見楊國忠。門人攔住她。婦人大叫說："我有大事，要見楊公。你爲什麼阻攔我，若阻攔我，就讓起大火，燒掉楊公的住宅。"門人害怕，告訴了國忠。楊國忠會見了她。婦人對楊國忠說："你是相國，不知否泰之道嗎？你位極人臣，又聯上了皇親國戚。名震宇內，已經很久了；奢侈放縱不加節制，道德仁義不加修養，而堵塞納賢的道路，諂媚皇上，也已經很久了。一點不能效仿前朝房、杜的蹤跡，不以國家大事爲重，賢和愚不能區別，只從門中收受賄賂，封官進爵。有才德的人被殺害在林泉，曾經不止一次。因爲有恩惠就交給兵權，因爲喜愛就讓他役使百姓。噫！想要國家安定，想要保住你的家族。一定不能這樣了！"楊國忠大怒，問婦人說："你從哪兒來？爲什麼冒犯宰相？不怕死罪嗎？"婦人說："你自己不知死，反過來判我死罪。"國忠怒，命令衛兵殺她，婦人忽然不見了。國忠驚訝未己，婦人又站在他面前。國忠問道："你是何方妖怪？"婦人說："我實在珍惜高祖、太宗的江山，被一個匹夫葬送。你不懂怎樣當宰相，雖然處在輔佐的位子上，卻沒有輔佐的功勞。你死是小事，可悲的是，國朝從此衰弱，幾乎不能保住宗廟。胡討厭你。我來告訴你胡要鬧事了。現在我退回去，是胡的功勞。你因胡而死，老百姓也因胡而哭。"說完笑着走了。楊國忠讓人追她，沒見着。後來安祿山起兵，才知道"胡"字的意思。

李叔霽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趙郡李叔霽，與其妻自武關南奔襄陽，妻與二子死於路，叔霽遊荊楚。久之，祿山既據東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洛女出城採樵，遙見犢走甚急，有紫衣人騎馬在後。車中婦人頻呼洛女既近，問："識我否？"婢驚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爾獨行。"妻乃悲泣雲："行至襄陽，叔霽及兩兒並死於賊。我緣飢餒，攜小兒女嫁此車後人。"遂與洛女見姑。哭畢，問："姊娣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忽速，不可復待。"留停半日許，時民飢，姑乃設食，粗糲無味。妻子於車中取粳米飯及他美饌，呼其夫與姑餐。餐畢便發。臨別之際，謂曰："此間辛苦，亦合少物相留，爲囊齎已前行。今車中唯有一疋半絹，且留充衣服。深以少爲恨也。"乾元中，肅宗克復二京，其姑與子同下揚州。月餘，叔霽亦至，相見悲泣，再嘆其妻於客中因產歿故，兼小兒女相次夭逝。言訖又悲泣。姑初慚怍，爲其侄女爲賊所掠。及見叔霽情至，因說其事。雲所著裙，即此留絹也。叔霽諮嗟而已。吳郡朱敖，嘗於陳留賦中識一軍將，自言索得李霽婦雲。（出《廣異記》）

【譯文】

唐天寶末年，安祿山作亂。趙郡人李叔霽和他的妻子從武關南逃襄陽。妻子和二個兒子死於途中，叔霽長期遊歷在荊楚一帶。安祿山已經佔據了東京洛陽。妻子的姑姑寡居在家不能逃難，還住在城裏，非常辛苦，讓婢女出城砍柴。婢女遠遠地看見一個牛犢走得很快。有個穿紫衣服的人騎馬跟在後面。車中有個婦人連聲召呼她。等婢女走近了，她問婢女："認識我嗎？"婢女驚喜地說："李郎去哪兒了？娘子怎麼獨行？"妻子就悲痛地哭着說："走到襄陽，叔霽和二個兒子都死在賊兵手裏。我因爲飢餓，就帶着孩子嫁給了車後面的人。"就和婢女一起去見姑姑。哭完問道："兄弟姐妹們在哪兒？"姑姑說："最近他們在外面。這次出來急，不能過多停留。"待了半天，妻子餓了。姑姑就準備了飯。粗米飯沒有味道。妻子就從車中拿出稻米飯及其它好喫的東西。召呼她丈夫和姑姑來喫。喫完就走了。分別之際，對姑姑說："這地方太辛苦。我只能以一點東西相贈。因爲行李盤纏走在前面。現在車中只有一疋半絹，先留下來做點衣服。太少了，非常遺憾。"乾元年中，肅宗收復二京。她姑姑和兒子一起去揚州。一個月後，叔霽也來了。見面都很傷心。惋惜他妻子在途中因生產而死。小兒女也相繼夭亡。說完又哭了。姑姑開始因侄女被賊兵擄掠失去貞節而慚愧，等見到叔霽情真意切，就說了那件事。說身上穿的裙子就是她留下的絹做的。叔霽嘆息不已。吳郡人朱敖，曾在陳留城的賊兵中認識一個軍將。他自己說過搶到了李叔霽的妻子的話。

新繁縣令

新繁縣令妻亡，命女工作凶服。中有婦人，婉麗殊絕，縣命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慘悴，言辭頓咽。令怪而問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銀酒杯一枚爲別。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爲念。"命贈羅十疋。去後恆思之，持銀盃不捨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縣尉已罷職還鄉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故遠來移轉。投刺謁命，令待甚厚。尉見銀盃，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雲："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嘆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音旨，及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方開棺，見婦人抱羅而臥，尉怒甚，積薪焚之。（出《廣異記》）

【譯文】

新繁縣令的妻子死了，讓女工做喪服。有個婦人，相貌極其美麗。縣令喜歡就留下她。她很被寵愛。幾個月之後，一天早晨，她臉色悽慘、悲傷、言語哽咽。縣令感到奇怪就問她，她說："我丈夫要來了。我將要遠行，所以悲痛。"縣令說："我在這裏，誰奈我何。只管喫飯，不必苦惱。"過了幾天，婦人請求離開。縣令阻止不了，她留下一枚銀酒杯作告別禮物，對縣令說："承蒙您很想念我，把這個當做紀念吧！"縣命贈給她錦羅十疋。她離開後。縣令總是想念她，拿着銀盃不離手。每到公衙，就放在桌案上。有個縣尉已經停職回了家鄉。他妻子的靈柩，還在新繁，所以遠來移靈。投書拜見縣令。縣令待他非常熱情。縣尉看見銀盃，幾次偷偷地觀看。縣令問他原由。回答說："這是我死去的妻子棺材中的東西。不知什麼原因到了這裏？"縣令嘆息良久，就詳細地告訴了他前後的事情，還描述了婦人的音容笑貌及留杯贈羅的事。縣尉生了一天氣。後來打開棺材，看見婦人懷抱錦羅躺着。縣尉非常憤怒，堆些柴草燒掉了棺材。

姚肖品

姚肖品者，杭州錢塘人。其家會客，因在酒座死，經食頃乃活。雲初見一人來喚，意是縣家所由。出門看之，便被捉出。至北郭門，有數吏在船中。捉者令品牽船，品雲："忝是緒餘，未嘗引挽。"遂被捶擊，辭不獲已。力爲牽之，至驛亭橋，已八九里所，鬼不復防禦。因爾絕走得脫也。（出《廣異記》）

【譯文】

姚肖品是杭州錢塘人。家裏宴請客人，他就在座位上死了。過了一頓飯的功夫才活過來。說開始有人來召呼他，好象是縣衙的差人。出門一看，就被促去。到了北郭門，有幾個衙役在船中。抓他的人讓他拉縴。姚肖品說："我是世家子弟，不曾拉過纖。"就被捶打。堅辭不能脫身，就拼力爲他們拉船。到了驛亭橋，走了大約八、九里路，鬼不加防備，他就快跑得以脫身。

梁守威

唐肅宗時，安史之黨方亂。邢州正在賊境，刺史頗有安時之志。長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辨自負，自長安潛行，因往邢州，欲說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於路旁古墓間，忽有一少年手攜一劍亦至，呵問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遊說之士欲入邢州說州牧，命立功報君。"少年曰："我亦遊說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論以世亂。少年曰："君見邢牧，何辭以說？"守威曰："方令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國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盡滅醜類。故不假多辭，邢牧其應聲而奉我教也，可謂乘勢因時也。"少年曰："君如其一，不知其二。今太子傳位，上皇猶在。君以爲天下有主耶？有歸耶？然太子至靈武，六軍大臣推戴，欲以爲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爲天下主也？設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徵兵四海，力剪羣盜，收復京城，唯撫而輯之，爵賞軍功，亦行後而聞之，則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聞自負不孝之名，而欲誅不忠之輩者也。欲安天下，寧羣盜，必待仁主得位。君無說邢牧，我若可說，早已說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因長嘆曰："我何之？昔劉琨聞天下亂而喜，我今遇天下亂而憂。"少年乃命行，詣一大林，乃達曙，至林下。見百餘人，皆擐甲執兵，乃少年之從者。少年索酒饌，同歡話而別。謂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當聽之。但回長安，必可取爵祿也。太子新授位，自賤而貴者多矣。關內亂之極也，人皆思治願安，君但以治平之術教關內諸侯，因依而進。何慮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謝而回，纔行十步已來，顧之不見。乃卻詣林下訪之，惟見壞墓甚多。（出《瀟湘錄》）

【譯文】

唐肅宗時，安史結夥作亂。邢州正處在賊兵控制境內。州牧大有安於現狀的心情。長安人梁守威，自負文武才辨過人，從長安偷偷出來去邢州，想遊說州牧。到了邢州的西南部，這天晚上在路旁古墓間休息。忽然有個少年手提寶劍也來到這裏，斥問守威說："你是什麼人？"守威說："我是遊說之士，想去邢州遊說州牧，讓他立功報答皇上。"少年說："我也是遊說之士。"守威高興地向他行禮。倆人一起坐在草中，談論當世的亂事。少年說："你見到州牧，用什麼話來說服他呢？"守威說："現今天子登基，太上皇還在。凡輔佐國家的大臣，完全應該戮力同心來消滅醜類。所以無須多說，邢州牧就能馬上聽從我的勸告，可以說是因勢利導啊！"少年說："您知其一，不知其二。現在太子登基，太上皇還在。您以爲天下有主了嗎？有歸宿了嗎？但太子登基靈武，六軍和大臣都擁戴他，想把他當成天下之主。這如同自己樹立了不孝的名聲。只能激起天下的憤怒，又怎麼成爲天下之主呢？假如太子只尊奉太上皇，四海出兵，拚力剪除羣匪，收復京城，安撫賊兵，犒賞軍功人員。實施之後，天下知曉，這樣不久天下就安定了，現在大勢已去。終不能平定天下了。我不曾聽說誰身負不孝之名，卻想殺不忠之輩。這樣想安定天下，平息羣盜。一定要等到仁主繼位。你不必遊說邢州牧，我若能說，早已經說服他了。"守威知道少年有雄才大略，就長嘆一聲，說："我去哪兒呢？昔日劉琨聽說天下大亂而高興，我現在遇到天下大亂而憂慮。"少年請他到樹林。到天亮時才走到林中。看見了一百多人，都身披戰甲，手執兵器，是少年的隨從。少年要來酒菜，和守威話別。對守威說："我贈您一句話，您應該聽從：回長安去，一定能得到官做。太子剛繼位，從貧賤升到權貴的人多了。國內很亂，人們都希望得以治理，得到安寧，你只以整治平定天下的道理告誡國內諸侯，循序漸進，你何愁不能立功呢？"守威辭謝而返。才走十幾步，回頭一看不見了。就到剛纔去的林中找他，只見很多毀壞的墳墓。

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

常夷 張守一 鄭望 宇文覿 李瑩 裴晠 李氏

常夷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正清直，以世業自尚。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齎書直至閣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雲："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近在西崗，幸爲善鄰，思奉顏色。"末有一詩云："具陳（明抄本"雲"下空七字，疑原有五言二句，脫去八字）平生遊城郭，殂沒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絕車馬好，甘隨狐兔羣。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千年何旦暮，一室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門倘無隔，向與折龍津。"其紙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乃爲答書，殷勤切至。仍直剋期，請與相見。既去，令隨視之，至舍西一里許，入古墳中。至期，夷爲具酒果。須臾，聞扣門，見前小兒雲："朱秀才來謁。"夷束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單衣曳履，可年五十許，風度閒和。雅有清致。與相勞苦，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宦情，屏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欽風味，幽明路絕，遂廢將迎。幸因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鬱積，何樂如之。"夷答曰："僕以闇劣，不意冥靈所在咫尺，久闕承稟，幸蒙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噉果飲酒，問其梁陳間事，歷歷分明。自雲朱異從子。說異事武帝，恩幸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塵尾，林邑所獻七寶澡瓶、沉香鏤枕，皆帝所祕惜。常於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異。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玄鵠四雙，翔繞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諱之。爲湘東鎮荊州，王嘗使博士講《論語》。至於見瞽者必變色，語不爲隱，帝太怒，乃鴆殺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裨將。於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受印綬，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以來命婦未有其榮。庚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空大噓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簡文帝詔襄陽造鳳林寺，少剎柱木未至，津吏於江中獲一樟木，正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貴嬪柩，涕泣不絕，臥痛潰爛，面盡生瘡。侯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既敕進粥，官中無米，於黃門布囊中齎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不給而崩。景所得梁人，爲長枷，悉納其頭，命軍士以三投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甚貧，爲人庸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擔竿擊，甚困。即祚後，滅包氏。此皆史所脫遺。事類甚多，不可悉載。後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甚清舉，甚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預報之。後夷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君爲長史，吾亦預巡察，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生人會當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似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夷遂欣然，不加藥療，數日而卒。（出《廣異記》）

【譯文】

唐建康人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典，高雅善文，性情清正耿直。自我尊尚家業，居家靠近清溪，經常白日裏獨坐一天。有個穿黃衫的小孩，拿着書信直奔他家，說："聽說過朱秀才嗎？"常夷不曾認識，就拆開書信。上面寫着：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信中都不是活人說的話。大致說他家在西岡附近，有幸成爲鄰居，想見上一面。最後有一首詩寫道，"平生遊城郭，殂沒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絕車馬好，甘隨狐兔羣。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千年何旦暮，一室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門倘無隔，向與折龍津。"書信的紙墨都很破舊，常夷感慨頗深、嘆異良久，就寫封回信，殷勤邀請，約定日期，和他見面。小孩走了，常夷讓人跟隨，到住宅西約一里路的地方，進入到古墓中。到了約會的時候，常夷爲他準備了酒菜水果。一會兒聽到敲門聲，看見前次來的小孩說："朱秀才來拜見！"常夷繫上腰帶出來迎接。秀才戴着角巾，穿着葛布單衣，拖拉着鞋。年紀約五十歲，風度閒和，雅有清致，倆人互相問候。秀才說："我在南朝梁時，考中了本州秀才。時值四方多難，我就沒有做官的心情，隱居起來保持志氣。南陳永定末年死在這裏。長期處於黃泉，總是仰慕高士風範，陰府路絕，也就清除了相見的企望，幸虧有了這次很好的機會，您不嫌棄，得以傾訴心中的抑鬱。有什麼快樂能象這樣呢？"常夷說："我因爲愚昧不留意冥靈近在眼前。故很長時間未到府上求見。幸蒙光顧，非常高興。"就坐下喫水果飲酒。常夷問他陳梁間的事，他歷歷分明。自稱是朱異的侄子。說朱異爲武帝做事，受到的恩寵沒人和他相比。武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塵尾拂塵，林邑所獻七寶澡瓶，沉香鏤枕。都是武帝珍愛之物。常在承雲殿從頭到尾講這些事，這些東西都賜給了朱異；昭明太子死的時候，有白霧四下湧來。下葬時有玄鵠四雙，繞着陵墓飛翔，徘徊悲鳴。下葬完畢才飛走；元帝一隻眼睛失明，非常忌諱。當湘東鎮守荊州的主將時，曾讓博士給他講解《論語》講到瞎眼人必定變色。博士言語不隱諱。元帝大怒，就毒死了他。又曾在攻破北虜時，親手殺掉一名副將。於謹攻破江陵，元帝被害時，持刀的人是他兒子；沈約的母親封爲建昌太夫人，當時皇帝讓散騎侍郎到其家宣讀策書，授與她官印。從僕射何敬容以下幾百人登門拜賀。宋梁以後，婦人沒有象她這樣的榮耀；庾肩吾小時師從陶先生。陶先生很會法術，曾經在盛夏時會宴賓客。向天空大口吹氣，氣盡成雪。又讓各種器物全停留在空中；簡文親下詔在襄陽建造鳳林寺廟宇。做柱子的木頭沒到，差吏在江中得到一根樟木，正好和那些柱子一樣，簡文帝性情孝順，在丁貴妃的靈柩前，哭泣不絕。躺下感覺疼痛，身體潰爛，臉上都生了瘡；侯景攻陷臺城，城中斷了水米。武帝同意喝粥。宮中沒米，在寺院中施得四升。喫完就沒了，再要不給就死了；侯景捕獲梁人，戴上長枷，要全砍下他們腦袋，讓軍士三次亂箭射之，雖是衣冠貴人，也不能倖免，陳武帝殺了王僧辯，天下起了大雨，一連一百多天；又傳說陳武帝小時家裏很窮，替別人當僱工生活。常偷長城富豪包氏池塘中的魚，被抓獲後用扁擔打他。他當了皇帝后，就滅了包家。這都是史書中遣漏的事。故事很多，不能全都說完。以後多次來往，談宴賦詩，才華坦露，成了密友。常夷家有吉凶之事，朱秀才都預報給他，後來常夷病得厲害，秀才對他說："司命任命你爲長史，我也是先來巡察，這個職務很重要，人選很困難。陰界中尊貴無比。活着的人都會死的，縱然勉強多活幾年，與擔當這個職務有什麼兩樣呢？你不應該推辭。"常夷就欣然同意，不用藥物治療，幾天就死了。

張守一

乾元有張守一，爲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當早朝，有白頭老人，傴僂策杖，詣馬前拜謝。守一問故，請避從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賤，無以報德。明公倘有助身之求，或能致耳。請受教。"守一曰："賢子無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當此。忝列九卿，頗得自給，幸無勞苦。"再三慰遣之，鬼曰："當爾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見。俄爾有詔賜酺，城中縱觀，守一於會中窺見士人家女，姿色豔絕，相悅之而防閒甚急，計無從出，試呼前鬼："頗能爲我致否？"言訖即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時，纔可七日。"曰："足矣。得非變化相惑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僕以他物代取其身。"遂營寂靜之處，設帷帳。有頃，奄然而至。良久寤驚曰："此何處？"唯守一及鬼在傍，紿雲："此是天上天使"因與款暱，情愛甚切。至七日，謂女曰："天上人間當隔異，歡會尚淺，便爾乖離如何？"因流涕取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後私覘女家，雲："家女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後經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當承訣。今奉藥一丸，此能點化雜骨，爲骨髆刀把之良者。願公寶之，有急當用。因歔欷而去。"藥如雞卵許大。至武太后時，守一以持法寬平，爲酷吏所構。流徙嶺表，資用窘竭，乃以藥點骨，信然。因取給，藥盡遂卒。（出《廣異記》）

【譯文】

乾元年中有個張守一是大理寺少卿。性情仁慈。平反獄中的死囚，死囚獲免出獄的人很多。後來張守一想上早朝，有個白髮老翁，傴僂身體，拄着柺杖到馬前拜謝。守一問原因，他請求迴避跟從的人，說："我不是活人，是明公放出的死囚的父親。在陰間身份卑微，沒有機會報答恩德。明公倘若有求助的事，或許能用到我，請告訴我。"守一說："賢子無罪，不是我枉法施恩，不敢接受你的謝意。我身爲九卿，生活能得到保障，沒有什麼勞苦。"再三安慰送走他。鬼說："暫且離開，如果有用到我而我不在的時候，就呼喚我。"說完就不見了。不久皇上下詔舉行酒會，在城裏盡情觀賞。守一在酒會中，看見一個士人家的女兒，姿色美麗絕倫。守一喜歡她但防範很嚴，沒有辦法，試着召呼以前那個鬼："能爲我把她弄來嗎？"說完，鬼就到了。說："這是容易的事，但時間不能長，只可七天。"守一說："足矣。須得變化來迷惑她嗎？"鬼說："明公何必顧慮這麼多，我用別的東西來代替她的身體。"就在寂靜的地方建了一個帷帳。一會兒，女子突然來了。老半天從睡夢中驚醒過來，說："這是什麼地方？"只有守一和鬼在旁邊，騙她呢："這是天上的天使，想同你親近。"情愛非常真切。到了第七天，對女子說："天上人間相隔不同，在一起的歡樂沒有結束，只好強迫你離開了。怎麼樣？"就流淚告別。鬼又矇住她的眼睛送回去了。後來守一私自去了女子家。她家人說女兒突然病了，不認識人了，七天才醒過來。後來經過十年，守一又遇到這個鬼。鬼說："天曹召喚，就該永別，現在送你一丸藥。這藥能融化各種骨頭，是蝕骨的好藥。你應該珍惜它，有急事再用。"說完就嘆息着走了。藥象雞蛋般大小。到武太后時，守一因執法公平，被酷吏拘禁。流放到嶺外。費用沒了。生活窘迫。就把藥滴在骨頭上，果然象鬼說的那樣。靠着這藥供給所用，藥用盡就死了。

鄭望

乾元中，有鄭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至五六里而昏黑。忽於道側見人家，試問門者，雲是王將軍，與其亡父有舊，望甚喜。乃通名參承，將軍出，與望相見。敘悲泣，人事備之，因爾留宿，爲設饌飲。中夜酒酣，令呼蘧蒢三娘唱歌送酒。少間，三娘至，容色甚麗，尤工唱《阿鵲監》，及曉別去。將軍夫人傳語，令買錦袴及頭髻花紅朱粉等。後數月東歸，過送所求物。"將軍相見歡洽，留宿如初。望問："何以不見蘧蒢三娘？"將軍雲："已隨其夫還東京。"以明日辭去，出門不復見宅，但餘丘隴。望憮然卻回，至野狐泉，問居人，曰："是王將軍塚。塚邊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葦蓆裹屍，葬將軍墳側。故呼曰"蘧蒢三娘"雲。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屍歸葬長安訖。"（出《玄怪錄》）

【譯文】

乾元年中有個叫鄭望的人，自東都入京，晚上在野狐泉店投宿。未到五、六里路天就黑了。忽然在道旁看見一戶人家，試問守門人。說是王將軍家，和他死去的父親有舊交。鄭望非常高興，就通報姓名參拜。將軍出來與鄭望相見，詳細泣敘人事，就留他住了一宿，爲他設置酒菜。半夜喝得興起，讓招呼蘧蒢來唱歌助酒興。一會兒三娘到了，容貌非常美麗，尤其精於演唱《阿鵲監》。天快亮的時候告別。將軍夫人傳話說讓買錦袴及頭髻、花紅、朱粉等東西。過了幾個月，鄭望回來，過來送夫人捐買的東西。將軍見了非常高興。和當初一樣留住一宿。鄭望問："怎麼不見蘧蒢三娘？"將軍說她已經跟隨她的丈夫回京城了。第二天鄭望告辭，出門後沒再看到房子，只剩下荒丘。鄭望悵然而歸。走到野狐泉，問當地的居民。居民說："是王將軍墳。墳旁邊有個唱戲的住在客店，他的妻子暴病而死，葦蓆裹屍葬在將軍墳側。所以都說她是：'蘧蒢三娘'。十天前唱戲的已經遷移她的屍體歸葬在長安了。"

宇文覿

韓徹者，以乾元中任隴州吳山令。素與進士宇文覿、辛稷等相善，並隨徹至吳山讀書，兼許秋賦之給。吳山縣令號兇闕，前任多死。令廳有大槐樹，覿、稷等意爲精魅所憑，私與典正欲徹不在，砍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徹。徹謂二子曰："命在於天，責不在樹，子等無然。"其謀遂止。後數日，覿、稷行樹，得一孔，旁甚潤澤，中有青氣，上升爲雲。伺徹還寢，乃命縣人掘之。深數尺，得一塚，塚中有棺木而已爛壞，有少齒髮及脛骨胯骨猶在。遙望西北陬有一物，衆謂是怪異，乃以五千僱二人取之。初縋，然晝燭一束，二人背刀緣索往視其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擒縋夾等物，瀉出地上，悉如煙銷。徹至，命佐史收骨發以新棺斂葬諸野。佐史偷錢，用小書函，折骨埋之。既至舍，倉卒欲死，家人白徹，徹命巫視之。巫於徹前靈語，雲："己是晉將軍契苾鍔，身以戰死，受葬於此縣。立塚近馬坊，恆苦糞穢，欲求遷改。前後累有所白，多遇合死人，遂令冥苦無可上達。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錢市櫬，甚惠厚。胥吏酷惡，乃以書函見貯骨發，骨長函短，斷我胯脛，不勝楚痛，故復仇之耳。"徹辭謝數四，自陳："爲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僞欺。當令市櫬，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誠幸也。"又靈語云："尋當釋之，然創造此謀，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豈敢忘之？辛候不久自當擢祿，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無位，雖獲一第，終不及祿，且多厄難。無當救其三死，若忽爲官，雖我亦不能救。"言畢乃去。佐史見釋，方獲禮葬。覿家在岐山，久之，鍔忽空中語云："七郎夫人在莊疾亟，適已往彼營救，令亦小痊。尋有莊人來報，無可懼也。若還，妻可之後，慎無食馬肉。"須臾使至，具如所白。覿入門，其妻亦愈。會莊客馬駒死，以熟腸及肉饋覿。覿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亂，悶而氣絕者數矣。忽聞鍔言云："令君勿食馬，何故違約？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無活理；我在，亦無苦也。"遂令左右執筆疏方，藥至服之，乃愈。後覿還吳山，會岐州土賊欲僭僞號，署置百官，覿有名，被署中書舍人。賊尋被官兵所殺，覿等七十餘人，系州獄待旨。鍔復至覿妻所語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爲求請。然要三千貫錢。"妻辭貧家，實不能辦。鍔曰："地府所用，是人間紙錢。"妻雲："紙錢當力辦之。"焚畢，復至獄中謂覿曰："我適於夫人所得三千貫爲君屬請，事亦解矣。有劉使君至者，即當得放，飽食無憂也。"尋而詔用劉晏爲隴州刺史，辭日奏曰："佔污名賢，曾未相見，所由但以爲逆所引，悉皆繫獄。臣至州日，請一切釋免。"上可其奏。晏至州，上畢，悉召獄囚宣出放之。覿既以爲賊所署，恥而還家。半歲餘，呂崇賁爲河東節度，求書記之士。在朝多言覿者，崇賁奏覿左衛兵曹河東書記，敕賜衣一襲，崇賁送絹百疋。敕至，覿甚喜。受敕，衣綠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鍔靈語嘆息久之，謂覿："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覿雲："令卻還之，如何？"答雲："已受官畢，何謂復還？千萬珍重，不復來矣。"後四日，覿遇疾卒。初女巫見鍔衣冠甚偉，鬢髮洞赤，狀若今之庫莫奚雲。（出《廣異記》）

【譯文】

韓徹這個人，乾元年中任隴州吳山縣令。一向與進士宇文覿、辛稷友善。他們一起跟隨韓徹到吳山讀書。韓徹還付給他們秋天趕考的費用。吳山縣令的宅子號稱兇衙，前幾任都死了。縣令宅子的大廳內有棵槐樹，宇文覿、辛稷等認爲是精魅盤距的地方，私下與典正商量想趁韓徹不在的時候，砍去這棵槐樹。有一天就告訴了韓徹。韓徹對二位先生說："命在於天，責任不在於樹。先生們不必這樣。"他們的計劃就停止了。幾天後，宇文覿、辛稷走到樹前看到一個洞，旁邊非常溼潤，從中冒出青氣，上升成了雲彩。等韓徹回去休息了，就讓吏人挖掘這個洞。幾尺深的地方有一個墳，墳中有棺木已經腐爛了。有少許的牙齒和頭髮，脛骨、胯骨還在。遠看西北角有個東西，大家說是鬼怪，就用五千錢僱二人抓獲。開始用繩子送下去時那東西象一束燭光。二人揹着刀順着繩索下去看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擒縋夾等物，倒在地上都象煙一樣消散。韓徹來了。讓佐史盛斂骨頭和頭髮。用新棺材葬在野外。佐史貪污錢財，折斷骨頭用小書套裝起來埋葬了。等回到家，突然快要死了。他家告訴韓徹。韓徹讓巫師看看，巫師在韓徹面前"顯靈"說："我是晉代將軍契苾鍔。因爲戰鬥而死，被葬在此縣，墳墓靠近馬廄。常常苦於臭糞的污穢，想請求遷墳，前後多次訴說，都遇上該當死亡之人。使我在陰間受的苦無處上達。現在明府恩澤涉及到我，拿錢買棺材恩惠極厚，酷吏可惡，用書套裝我的骨頭、頭髮。骨頭長，書套短，折斷我的脛骨和胯骨，痛楚難忍，所以我報復他。"韓徹拜謝四次，自稱爲官不明，讓吏人有這樣欺詐的事，應當派人買棺材，再送些衣被。如能赦免他的罪過，則是非常幸運的。巫師又傳靈語說："馬上就放過他。但促成這件事的，是宇文七和辛四。我雖爲幽魂，怎麼能忘記呢？辛侯不久就能升官，光照其身。宇文生命薄，雖然進士擢第，最終不能做官。而且多災多難，我能救他三次死難。假如他做了官，雖然是我也不能救助了。"說完就走了。佐史被釋，就以禮葬之。宇文覿家在岐山。過了很長時間，契苾鍔在空中對他說："七郎夫人在莊中病得很厲害。剛纔我已經去那裏營救，現在已經好了。一會兒由莊人來報告，可不必擔心，若還家妻子病癒之後，千萬不要喫馬肉。"一會兒，莊人到了，說的都象契苾鍔告訴的一樣。宇文覿進了家門，他的妻子病也好了。正趕上莊客的馬匹死了，把一些熟腸及馬肉送給宇文覿。宇文覿忘了他的話就吃了，染上霍亂，呼吸困難。忽然聽到契苾鍔的話語："讓你不要喫馬肉。爲什麼違背諾言呢？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你沒有活的可能，我在，就沒有苦惱了。"就讓身邊的人拿筆開藥方，藥服下就好了。後來宇文覿回吳山，碰上岐山土賊另立朝廷。設置百官。宇文覿被任命爲中書舍人。賊兵不久被官軍擊敗，宇文覿等七十餘人關在州中監獄等候發落。契苾鍔又到宇文覿的妻子的住所說："七郎犯事了。我在地下爲他大力求情，但需要三千貫錢。"妻子推辭說貧窮之家，實在不能辦到。契苾鍔說："地下所用的是人間的紙錢。"妻子說："紙錢應該極力辦到。"燒完紙錢，契苾鍔又到獄中對宇文覿說："我剛纔從夫人那裏拿了三千貫錢爲你求情，事情也解決了。有個劉使君到來，你就能得以釋放，飽食無憂。"不久劉晏傳詔到了。劉晏是隴州剌史，他上書言道："玷污名賢之士，不曾有根據，只是逆賊引誘，全都關押在牢獄。臣到州上的時候，請求一切赦免。"皇上準了他的奏章。劉晏到州上，召來全部獄中囚犯。宣佈釋放宇文覿。宇文覿因爲被賊兵封官。蒙恥還鄉。半年以後，呂崇賁爲河東節度使，想找一個擔任書記的人。朝中有很多推薦宇文覿的人。呂崇賁上奏宇文覿爲左衛兵曹河東書記，皇帝下詔賜衣一襲，崇賁送絹百疋。詔書到了。宇文覿非常高興，接過官服向西拜謝，忽然倒在地上。契苾鍔嘆息良久，說宇文覿不要做官，何必接受官服呢？這次不能救你了。宇文覿說："現在拒絕回來怎麼樣？"回答說："已經做上官了，怎麼能說再退回去呢？千萬珍重，我不再來了。"過了四天，宇文覿因病而死。開始女巫說契苾鍔衣帽非常高大，鬢髮紅赤，好象現在的庫莫奚。

李瑩

壽昌令趙郡李瑩，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初，隨諸兄南渡，卒，葬於吳之海鹽。其親兄岷莊在濟源，有妹寡居，去莊十餘里。祿山之亂，不獲南出。上元中，忽見妹還，問其由來，云爲賊所掠，言對有理，家人不之詰。姉以亂故，恐不相全，倉卒將嫁近莊張氏。積四五年，有子一人，性甚明惠，靡所不了，恆於岷家獨鏁一房，來去安堵。岷家田地，多爲人所影占，皆公訟收復之。永泰中，國步既清，岷及諸弟，自江東入京參選。事畢還莊，欲至數百里。妹在莊忽謂婢雲："諸兄弟等，數日當至，我須暫住張家。"又過娣別，娣問其故，曰："頻夢雲爾。"婢送至中路，遣婢還。行十餘步，回顧不復見，婢頗怪之。後二日，張氏報雲已死，姨及外甥等，悲泣適已，而諸兄弟遂至。因發張氏妹喪。岷言："渠上元中死，擯在海鹽，何得至此？恐其鬼魅。"因往張家臨視，舉被不復見屍。驗其衣鏡，皆入棺時物。子亦尋死。（出《廣異記》）

【譯文】

壽昌縣令趙郡人李瑩的堂妹，排行第十三，沒有出嫁。至德初年，和她的哥哥一起南渡，死了葬在吳地的海鹽。她親哥哥岷莊在濟源。妹妹寡居在外，離莊子有十幾里路，安祿山作亂的時候，她不能南行。上元年中，哥哥忽然看見妹妹回來了，問她從那兒來？她說被賊兵擄掠，言辭答對有根有據，家人不再對她盤問。嫂子以動亂爲原因，恐怕不能照顧她，很快將她嫁給了附近村子的張家。過了四、五年，有了一個兒子，性情非常聰明，沒有不知道的。常在岷家獨佔一個房間，來去在此休息。岷家田地，很多被別人侵佔，都打官司收了回來。永泰年中，國家清靖，岷和各位兄弟從江東入京參加選官，完事返回莊子，還有幾百裏就要到了。妹妹在莊子忽然對婢女說："各位兄弟們幾天內就會回來，我須暫時住到張家。"又過去與嫂子告別，嫂子問她原因？她說："總做夢。"婢女送到途中，她讓婢女回去。婢女走了十幾步回頭一看，她不見了。婢女非常奇怪。二天後，張家來報她已經死了。姐妹和孩子剛剛哭完，各位兄弟就到了，發送妹妹的喪事。岷說她上元年間就死了，葬在海鹽怎麼能到這裏？恐怕是她的鬼魅。就到張家看看。掀開被子不見屍體，驗看她的衣物，都是當時入殮時的東西。兒子不久也死了。

裴晠

河東裴晠，幼好彈箏。時有彈箏師，善爲新曲，晠妹欲就學，難其親受。於是晠就學，轉受其妹，遂有能名。久之晠客江湘，卒於南楚。母妹在家，晠忽輕身獨還，家驚喜，問其故，雲："囊齎並奴等在後，日暮方至。"歡慶之後，因求箏彈，復令其妹理曲。有所誤錯，悉皆正之。累正十餘曲，因不復見。須臾喪輿乃至雲。（出《廣異記》）

【譯文】

河東裴晠，小時愛好彈箏。當時有個彈箏的師傅，善於彈奏新曲。裴晠的妹妹想跟他學，難於親自教授，於是裴晠就學完再轉授給他妹妹。於是才名遠揚。過了很長時間，裴晠客居江湘，死在南楚，母親和妹妹在家。裴晠忽輕裝獨自還家，家人驚喜地問他原因？裴晠說："行李和僕人在後面，晚上才能到。"歡慶之後，就要來箏彈，又讓他妹妹彈奏曲子，有錯誤的地方，他都糾正過來，共糾正了十多支曲子，就不見了。一會兒，喪車就到了。

李氏

上都來庭裏婦人李氏者，晝坐家堂，忽見其夫亡娣，身衣白服，戴布幘巾，逕來逐己。李氏繞牀避走，追逐不止，乃出門絕騁。崎嶇之中，莫敢支吾救援之者。有北門萬騎卒，以馬鞭擊之，隨手而消，止有幞頭布，奄然至地，其下得一髑髏骨焉。（出《廣異記》）

【譯文】

上都來庭裏婦人李氏，白天坐在家中，忽然看見她丈夫死去的小妾，身穿白色衣服，戴着布頭巾，逕直來追李氏。李氏繞牀躲避着跑，她追逐不止。李氏就出門狂奔。道路崎嶇，逃跑中不能呼喊救援之人，在北門遇見騎兵，用馬鞭打她。她隨手消失了，只有布頭巾悄然墜地，在它下面看到一具骷髏。

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

韋璜 薛萬石 範俶 李浣 張勍 牛爽 李鹹 李晝 元載 蕭審

韋璜

潞城縣令周混妻者，姓韋名璜，容色妍麗，性多黠惠。恆與其嫂妹期曰："若有（期曰若有四字原作若雲若月，據明鈔本改。）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報。"後適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餘，忽至其家，空間靈語，謂家人曰："本期相報，故以是來。我已見閻羅王兼親屬。"家人問見鍋湯劍樹否，答雲："我是何人，得見是事？"後復附婢靈語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妝梳，所以見召。明日事了，當復來耳。"明日，婢又靈語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極榮貴。令我爲女作妝，今得胭脂及粉，來與諸女。"因而開手，有胭脂極（極原作及，據明鈔本改。）赤，與粉，並不異人間物。又云："府君家撒帳錢甚大，四十鬼不能舉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錢，錢大如盞。復謂："府君知我善染紅，乃令我染。我辭己雖染，親不下手，平素是家婢所以，但承己指揮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暫將婢去，明日當遣之還。"女雲："一家唯仰此婢，奈何奪之？"韋雲："但借兩日耳。若過兩日，汝宜擊磬呼之。夫磬一振，鬼神畢聞。"婢忽氣盡，經二日不返，女等鳴磬。少選，復空中語云："我朝染畢，已遣婢還，何以不至？當是迷路耳。"須臾婢至，乃活，兩手忽變作深紅色。又制五言詩，與姊嫂夫數首，其寄詩云："修短各有分，浮華亦非真。斷腸泉壤下，幽憂難具陳。悽悽白楊風，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題雲泉臺客人韋璜。詩云："不得長相守，青春夭舜華。舊遊今永已，泉路卻爲家。"其一："早知別離切人心，悔作從來恩愛深。黃泉冥寞雖長逝，白日屏帷還重尋。"贈嫂一章，序雲《阿嫂相疑留詩》，曰："赤心用盡爲相知，慮後防前只定疑。案牘可申生節目，桃符雖聖欲何爲。"見其親說云爾。（出《廣異記》）

【譯文】

潞城縣令周混的妻子，姓韋名璜，容貌妍麗，性情聰明賢惠，常對她嫂妹定約說："若有先死的，幽冥的事，定期相報。"後來嫁給周混，生了兩個女兒，乾元年中死了。過了一個多月，忽然到了她家，在空中顯靈傳語，對家人說："本來約好相報，所以就來了。我已見到閻羅王和親人。"家人問她是否被下油鍋和上劍樹？她回答說："我是什麼樣的人，能被這樣處置！"後來又附在婢女身上顯靈說："太山府君嫁女兒，知道我會梳妝，所以被召去，明天事一完，還會再來。"第二天，婢女又顯靈說："我到了太山，府君嫁女兒，極其豪華，讓我爲他女兒梳妝，現得到胭脂和粉，來送給各位女友。"就攤開手，有極紅的胭脂和粉，並不異於人間的東西，又說："府君家撒帳錢很大，四十個鬼不能舉動一枚，我也到了，就向空中撒下錢，錢大得象小杯子。"又說："府君知道我會染紅，就讓我染，我說自己雖然會染，不親自動手，平時是家中的婢女所做，只是聽從我的指揮罷了。府君讓我來取婢女，現在不得已，暫將婢女借去，明天就能送她回來。"女人說："一家人都只靠這個婢女，怎麼能奪走她？"韋璜說："只借兩天，要是過了兩天，你們就擊磬石召呼她，磬石一響，鬼神都能聽到。"婢女忽然氣絕，過了兩天沒有回來，女人們敲響磬石。一會兒，韋璜又在空中語："我已染完，已經讓婢女回去，怎麼沒到？可能是迷路了。"一會兒，婢女到了，就活過來，兩手忽然變成深紅色。韋璜又寫了五言詩，贈給姊妹、嫂子和丈夫幾首，贈來的詩云："修短各有分，浮華亦非真。斷腸泉壤下，幽憂難具陳。悽悽白楊風，日暮堪愁人。"又有兩首贈給丈夫，落款雲"泉臺客人韋璜"。詩云："不得長相守，青春夭舜華。舊遊今永已，泉路卻爲家。"另一首是："早知別離切人心，悔作從來恩愛深。黃泉冥寞雖長逝，白日屏帷還重尋。"贈嫂一首，序說，阿嫂相疑留詩，詩曰："赤心用盡爲相知，慮後防前只定疑。案牘可申生節目，桃符雖聖欲何爲。"這事被她的親屬傳開了。

薛萬石

薛萬石，河東人。廣德初，浙東觀察薛兼訓用萬石爲永嘉令。數月，忽謂其妻曰："後十日家內食盡，食盡時，我亦當死。米穀荒貴，爲之奈何？"婦曰："君身康強，何爲自作不詳之語？"萬石雲："死甚可惡，有言者，不得已耳。"至期果暴卒，殮畢，棺中忽令呼錄事佐史等。既至，謂曰："萬石不幸身死，言之悽愴。然自此未嘗擾君，今妻子飢窮，遠歸無路。所相召者，欲以親愛累君。"爾時永嘉米貴，鬥至萬錢，萬石於錄事已下求米有差。吏人兇懼，罔不依送。迨至丞尉亦有贈。後數日，謂家人曰："我暫往越州，謁見薛公。汝輩既有糧食，吾不憂矣。"自爾十餘日無言，婦悲泣疲頓，晝寢，忽聞其語，驚起曰："君何所求？"答雲："吾從越還，中丞已知吾亡，見令張卿來迎，又爲見兩女擇得兩婿。兄弟之情，可爲厚矣。宜速裝飾，張卿到來，即可便發。不爾，當罹山賊之劫，第宜速去也。"家人因是裝束。會卿至，即日首（日首原作日道，據明鈔本改。）途，去永嘉二百里溫州爲賊所破。家人在道危急，即焚香諮白，必有所言。不問即否。親見家人白之。（出《廣異記》）

【譯文】

薛萬石，河東人。廣德初年，浙東觀察使薛兼訓啓用薛萬石爲永嘉縣令。幾個月後，萬石忽然對他妻子說："十天後家中喫的東西就沒了，那時，我也就會死了。糧食稀少很貴，怎麼辦？"婦人說："你的身體健康強壯，怎麼能說不吉利的話呢？"萬石說："死很可惡，有話相告，不得已啊！"到時萬石果然暴死，盛殮完畢，棺中忽然命令招呼錄事，佐史等人，他們就都到了，萬石對他們說："萬石不幸身死，說起來悽愴，但從前不曾打擾過你們，現在妻子孩子貧窮飢餓，無路可走，所以招呼你們的事，就是想把親人託付給你們。"那時永嘉年米貴，一斗達到一萬錢。萬石已經求錄事供給他家糧食，差吏兇狠，但也無不依言相送，就連縣丞、縣尉也都有所贈送。幾天後，萬石就對家人說："我暫時去越州，拜見薛兼訓公，你們既然有了糧食，我就無憂慮了。"從此十多天沒有消息，婦人悲泣疲睏，白天睡覺，忽然聽到他說話，驚訝起身說："您從什麼地方來？"回答說："我從越州回來，中丞已經知道我死了，讓張卿來迎接，又爲兩個女兒選擇了兩個女婿。兄弟之情，可謂深厚，快些整治行裝，張卿到來，就立即出發，不然就會遇到山賊的打劫，所以快點離開。"家人於是收拾行裝，等張卿到時，當天就出發了。離永嘉二百里的溫州被賊擄掠，家人在途中危急，就焚香告訴他，必有話說，不論怎樣，萬石親自看見他家人說這件事了。

範俶

範俶者，廣德初，於蘇州開酒肆。日晚，有婦人從門過，色態甚異。俶留宿，婦人初不辭讓。乃秉燭，以發覆面，向暗而坐。其夜與申宴私之好，未明求去，雲失梳子。覓不得，臨別之際，齧俶臂而去。及曉，於牀前得一紙梳，心甚惡之。因而體痛紅腫，六七日死矣。（出《廣異記》）

【譯文】

範俶這個人，廣德初年，在蘇州開酒館。有天晚上，有個婦人從門口經過，面色神態非常奇怪，範俶留她住宿，婦人開始沒有推辭，就手拿蠟燭，用頭髮蓋住臉面，對着暗處坐着。這天晚上和範俶偷偷交好，天不亮請求離開，說丟失了梳子，找不到。臨別之際，咬了範俶臂膀而去，待到天亮，範俶在牀前找到了一個紙梳子，心裏很討厭它，於是身體紅腫疼痛，過了六七天死了。

李浣

河中少尹李浣，以廣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設齋畢，忽於中門見浣獨騎從門而入。奴等再拜，持浣下馬，入座於西廊。諸子拜謁泣，浣雲："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攪亡者心耳。"判囑家事久之。浣先娶項妃（明鈔本、陳校本妃作玘。）妹，生子四人。項卒，再娶河東竇滔女，有美色，特爲浣所愛。爾竇懼不出，浣使呼之。逆謂之曰："生死雖殊，至於恩情，所未嘗替，何懼而不出耶？每在地下，聞君哭聲，輒令悽斷。悲卿亦壽命不永，於我相去不出二年。夫妻義重，如今同行，豈不樂乎？人生會當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人間爲勝。卿意如何？"竇初不言，浣雲："卿欲不從，亦不及矣。後日，當使車騎至此相迎，幸無辭也。"遂呼諸婢，謂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從行。"復取其妻衣服，手自別之，分爲數袋，以付四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子來。"又謂諸子曰："吾雖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見，不宜以汝母與吾合葬，可以竇氏同穴。若違吾言，神道是殛。"言畢便出。奴等送至門外，見浣駛騎走，而從東轉西不復見。後日車騎至門，他人不之見，唯四婢者見之。便裝束竇，取所選衣服，與家人訣，遂各倒地死亡。（出《廣異記》）

【譯文】

河中少尹李浣，在廣德二年死了，初七日，家人設祭完畢，忽然在門中看見李浣獨自騎馬從門外進來，僕人等一再行禮，扶李浣下馬，入座在西廊，孩子們哭着拜見他，李浣說："生死是命，何必悲傷，只能攪擾死者的心。"教誨囑咐家事很長時間。李浣先娶項妃的妹妹，生了四個孩子，項氏死後，又娶河南竇滔的女兒，有美色，特別被李浣寵愛。竇氏害怕不敢出來，李浣讓人招呼她，迎着她對她說："生死雖然不一樣，至於恩情，不能替換，何必害怕不出來？我每在地下聽到你的哭聲，就讓我悽然，傷心你也壽命不長，和我相隔不過二年，夫妻情義深重，如今同行，豈不快樂嗎？人生都會有死，不必在乎一、二年在人間的樂趣，你意如何？"竇氏開始沒有說話。李浣說："你若不聽從，也不能等你了，後天讓車馬到這相迎，不要推辭。"就召喚幾個婢女，對他們四個人說："你們一向侍奉娘子，也應跟着一塊走。"又拿來妻子的衣服，親自分開，分爲幾袋，把它交給四個婢女，說："後天可拿這東西跟隨娘子來。"又對幾個孩子說："我雖然先和你們母親結婚，但在地下不能相見，不能把你們母親和我合葬，可以把竇氏與我合葬，如果背叛了我的話，神通就殺掉了你們。"說完就出來，僕人們送到門外，看見李浣騎馬跑了，從東轉西不再看到。後天車馬到了門口，其他的人都沒看見，只有四個婢女看見車馬，就爲竇氏準備，拿着所選的衣服，同家人告別，就各自倒地死了。

張勍

代宗時，河朔未寧，寇賊劫掠。張勍者，恆陽人也，因出遊被掠。其後亦自聚衆，因殺害行旅，而誓不傷恆陽人。一日引衆千人至恆陽東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列花燭，奏歌樂，與數婦人同行。見勍，遙叱之曰："官軍耶？賊黨耶？"勍左右曰："張將軍也。"行人曰："張將軍是綠林將軍耶？又何軍容之整，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勍，請殺之，因領小將百人與戰。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三二十人，合戰多傷士卒。勍怒，自領兵直前，又數戰不利。內一人自稱幽地王，"得恆陽王女爲妻，今來新迎。此夜靜月下涉原野，欲避繁雜，不謂偶逢將軍。候從無禮，方叱止之。因不（明鈔本"因不"作"而致）犯將軍之怒。然素聞將軍誓言，不害恆陽人。將軍幸不違言。"以恆陽之故，勍許舍之，乃曰："君輩皆舍，婦人即留。"對曰："留婦人即不可，欲鬥即可。"勍又入戰，復不利，勍欲退。左右皆憤怒，願死格。遂盡出其兵，分三隊更鬥，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勍懼，乃力止左右。勍獨退而問曰："君兵士是人也？非人也？何不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爲短賊（明鈔本短賊"作"羣盜。"）之長，行不平之事，而復欲與我陰軍競力也。"勍方下馬再拜。又謂勍曰："安祿山父子死，史氏僣命，君爲盜，奚不以衆歸之，自當富貴。"勍又拜曰："我無戰術，偶然賊衆推我爲長，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勍得此書，頗達兵術。尋以兵歸史思明，果用之爲將。數年而卒。（出《瀟湘錄》）

【譯文】

代宗時，河朔一帶不得安寧，寇賊劫掠。張勍是恆陽人，曾經因出遊被擄掠，後來張勍自己也聚衆搶劫，因而殺害行旅之人，但發誓不傷害恆陽人。一天，張勍率一千人到了恆陽東部，夜半月明，才歇息在林中，忽然遇到一百多人，列舉花燭，高奏歌樂，和幾個婦人一齊走，看到張勍，遠遠地喝問："是官軍？還是賊寇？"張勍左右的人說："是張將軍。"行人說："張將軍不過是綠林將軍，又怎能軍容整齊，士卒整齊呢？"張勍左右的人很生氣，就報告了張勍，請戰殺他們，就率領士卒百餘人出戰。那一隊人拿兵器的不過二三十人，交戰起來士卒卻多有損傷。張勍大怒，親自領兵上前，再數戰也未能取勝。行人中有一個自稱幽地王，說他娶恆陽王的女兒做妻子，現在親自來迎娶，趁着寂靜的月色走過原野，想要躲避麻煩，不料偶然遇到張將軍，隨從無禮，正要訓斥制止他們，別引起將軍的憤怒，但一向聽說將軍發誓不傷害恆陽人，便上前請求，將軍不要違背誓言。因恆陽人的原因，張勍便准許放他們走，就說："你們這些人都可以走了，婦人要留下。"對方回答說："留下婦人不行，想再打還可以。"張勍再次進行戰鬥，又未取勝，張勍想退卻，左右的人都很生氣，願意以死相拼，就出動了全部兵力，分三隊大戰。又數戰不利，只見幽地王揮劍象風一樣出入戰陣，張勍害怕了，就盡力制止了左右的人，獨自退卻問道："你的兵士是人？還是非人？怎麼不受傷？"幽地王笑着說："你是毛賊的首領，幹不正當的事，還想和我們陰曹地府的士兵較量嗎？"張勍才下馬一拜再拜，幽地王又對張勍說："安祿山父子已經死了，現在史思明發號施命，你是盜賊，怎麼不率衆歸順他？自然就富貴了。"張勍又拜謝說："我不懂兵法，偶然賊衆推我爲首領，我怎麼能指揮人呢？"幽地王就拿出一卷兵書，給了他之後就走了。張勍得到了這部書，很精通兵法，不久率部歸順史思明，史思明果然啓用他當將軍，幾年後死了。

牛爽

永泰中，牛爽授廬州別駕。將之任，有乳母乘驢，爲鐙研破股，歲餘，瘡不差。一旦苦瘡癢，抑搔之，若蟲行狀。忽有數蟬，從瘡中飛出，集庭樹，悲鳴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頗通神鬼，巫至。向樹呵之，咄咄語。（"語"原作"人"，據明鈔本改。）詰之，答：見一鬼黑衣冠，據枝間，以手指蟬以導，其詞曰："東堂下，餘所處。享我致福，欺我致禍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竈神耳。爽不信之，網蟬殺之，逐巫者。後歲餘，無異變。爽有三女，在閨房。夏月夜褰闈，爽忽覺前牀有一長大屍，白衾覆而僵臥。爽大怖，私語其妻，妻見甚懾。爽嘗畜寶劍，潛取擊之，劃然而內驚叫。及燭，失其鬼，而閨中長女腰斷矣，流血滿地，爽驚慟失據。大小亂哭，莫知其由。既後半年，夜晦冥，爽列燈於奧，方寢心動，驚覺。又見前鬼在牀，爽神迷，倉卒復刎之，斷去。閨中亂喧，次女又斷腰矣。舉家惶振，議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與競，爽終不改。明年又見，卒殺三女。而親友強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蟬言。後有華嶽道士褚乘霞，善驅除，素與爽善，聞之而來。郡以是宅兇，廢之。霞至獨入，結壇守。其日暮，內聞雷霆，搜索及明，髮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鍬鍤，發堂下丈餘，得古墳，銘曰"卓女墳"。道士說，宵中，初有甲兵與霞戰，鬼敗而潰散。須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許，叩頭謝，言是卓女郎。霞讓之，答曰："非某過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盡，且不修德，而強梁誣欺，自當爾。"乘霞遂徙其墳，宅後不復兇矣。（出《通幽錄》）

【譯文】

永泰年中。牛爽被任命爲廬州別駕，將要去上任。他有個乳母騎驢磨破了大腿。一年多了生了瘡也沒好。一天早上，苦於腿瘡的搔癢，就抓撓幾下，瘡象個蟲子的形狀，忽然有幾隻蟬從瘡中飛出來，停在庭院中的樹上哀叫到夜晚。家中讓巫師卜算這事。有個女巫，很精通神鬼之道，巫師對着樹咄咄訓斥，人們問她，她回答說："看見一個鬼，穿戴着黑色衣帽，站在樹枝上。用手指着蟬傳過話來：'東堂下面，是我居住的地方，供奉我就能得到福，欺負我就會有禍降臨到三個女兒身上。'女巫又說："黑衣人是竈神。"牛爽不信，用網捉住蟬殺死了它，趕走了巫師。後來一年多沒有變故。牛爽有三個女兒在閨房中，夏天月夜關門在家，牛爽忽然發覺前牀有一具很大的屍體，白衣覆蓋僵臥在牀。牛爽非常害怕，偷偷告訴了他的妻子。妻子見了也很害怕。牛爽曾保存一把寶劍，偷偷拿出來刺殺鬼。劃地一下被裏發出大聲驚叫，等點亮燈火鬼就消失了。可是閨中長女的腰已經斷了，血流滿地，牛爽驚訝悲痛，舉足失措。一家大小亂哭，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以後半年，夜裏昏暗，牛爽掌燈在屋子的西南角，剛剛就寢，心中一動有了警覺，看見以前的鬼又在牀上。牛爽神迷不清，又揮劍刺殺。閨閣中混亂喧譁，次女又腰斷了。全家驚惶失措，議論的人讓牛爽搬家。鬼神不能跟它爭勝，牛爽始終不變。第二年鬼又出現了，殺死了三女兒。親友們強行他搬了家。牛爽也染病死了，果然象蟬說的那樣。後來有個華山道士褚乘霞善於驅除鬼，一向同牛爽友善，聽說了這事就來到了這個州郡，這個郡的人以爲這個宅子不吉利。要廢掉它。褚乘霞到了這裏單獨進去，設壇守護。那天晚上，聽到裏邊雷霆大作，搜索交戰。等到天亮，廢掉屋子，拔掉樹木。道士告訴州郡，讓用鐵鍬挖開堂下一丈多深，找到一座古墳，墓銘寫道："卓女墓。"道士說，剛到半夜有甲兵和他戰鬥，鬼敗而潰散。一會兒有個女子，年齡約二十左右，叩謝說她是卓女。乘霞責怪她，她回答說："不是我的過錯，命運如此，恰好該牛爽和女兒命到頭了，並且不修德行而蠻橫欺詐，自然該這樣。"乘霞就遷走了她的墳，宅子後來就不再兇了。

李鹹

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鹹，居相衛間。永泰中，有故之荊襄，假公行乘傳。次鄧州，夜宿郵之廳。時夏月，二人各據一牀於東西間，僕隸息外舍。二人相與言論，將夕各罷息，而王生竊不得寐。三更後，雲月朦朧，而王臥視庭木。蔭宇蕭蕭然，忽見廚屏間有一婦人窺覘，去而復還者再三。須臾出半身，綠裙紅衫，素顏奪目。時又竊見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謂李昔日有契，又必謂婦人是驛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窺其變。俄而李子起就婦人，相執於屏間，語切切然。久之，遂攜手大門外。王生潛行陰處，遙覘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須臾，見李獨歸，行甚急，婦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廚取燭，開出書笥，顏色慘悽。取紙筆作書，又取衣物等，皆緘題之。王生竊見之，直謂封衣以遺婦人，輒不忍驚，伺其睡，乃擬掩執。封衣畢，置牀上卻出。顧王生且睡，遂出屏，與婦人語。久之，把被俱入下廳偏院。院中有堂，堂有牀帳，供樹森森然。既入食頃，王生自度曰："我往襲之，必同私狎。"乃持所臥枕往，潛欲驚之。比至入簾，正見李生臥於牀，而婦人以披帛絞李之頸，咯咯然垂死。婦人白麪，長三尺餘，不見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倉卒驚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婦人遂走。王生乘勢奔逐，直入西北隅廚屋中。據牀坐，頭及屋樑，久之方滅。童隸聞呼聲悉起，見李生斃，七竅流血，猶心稍煖耳。方爲招魂將養，及明而蘇。王生取所封書開視之，乃是寄書與家人，敘以辭訣，衣物爲信念。不陳所往。但詞句鄭重，讀書惻愴。及李生能言，問之，都不省記。但言彷彿夢一麗人，相誘去耳，諸不記焉。驛之故吏雲，舊傳廁有神，失天中，已曾殺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則說，勸人夜不令獨寐。（出《通幽錄》）

【譯文】

太原王容和表弟趙郡的李鹹，居住在相州衛州一帶。永泰中，有事去荊襄，利用公差去乘坐驛車，次日到了鄧州，晚上住在郵驛的大廳。當時是夏夜，兩人各佔用一張牀在東西間，僕隸在外屋休息。兩人互相說話，快到晚上各自休息。王容睡不着覺，三更後，雲月朦朧，王容躺着看庭院中的樹，蔭宇蕭蕭，忽然看見廚屏間有一婦人偷看，去而往返三次。過了一會兒，現出半身，綠裙紅衫，白臉奪目，又看見李鹹起身坐起來，抬手來挑逗她。王容以爲李鹹以前和她有約。又以爲婦人一定是驛站差吏的妻子，王容就假裝睡覺來靜觀其變。一會兒李鹹起身走近婦人，手挽手在屏間，言語切切的樣子，過了很久，就攜手出了大門外。王容偷偷地走到暗處，遠遠地偷看，兩人都坐看，說笑着互相調情。一會兒，看見李鹹獨自回來，走得很快，婦人在外面站着等待。李鹹到廚房取出蠟燭，打開書囊，面色悽慘，拿出紙筆寫字，又拿出衣物，都署上名字。王容偷偷看到，只以爲把衣服送給婦人，就不忍心驚動他，想等他睡，就偷偷抓住。李鹹安排完衣服，放在牀上就出去了，看見王容已經睡了，就出屏和婦人說話。過了很久，拿着被去了，來至偏院，院中有堂屋，堂屋有牀帳，樹木森森的樣子，已經進去一頓飯的功夫。王容想到："我去偷襲他們，他們一定睡在一起。"就拿着枕頭去了，偷偷地走想去驚嚇他們，等到了簾內，正看見李鹹躺在牀上，婦人用衣帶絞了李鹹的脖子，李鹹的樣子快要死了。婦人白臉，三尺多長，不見面目，下邊按住李鹹用盡力氣來勒他。王容突然驚叫起來，就用枕頭打她。沒打着，婦人就跑了。王容趁勢追逐，婦人徑直進入西北角的廚房中，在牀上坐着，腦袋觸到了房梁，很久才消失。僕童聽到叫聲都起來了，看見李鹹死了，七竅流血，只是心口還熱。就爲他招魂搶救，到天亮才甦醒過來。王容拿來他寫的書信打開一看，竟是寄信給家人，敘述告別，衣物爲想念之物，沒說去什麼地方，但詞句鄭重。讀信讀來惻隱愴然。等到李鹹能說話了，問他，他都不能記得，只說彷彿夢見一個麗人，引誘他離開，其他的事都不記得了。驛站的老吏說："以前傳說廁所有鬼神，先天年間，曾經殺死一個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就說，告誡別人夜晚不能獨自睡覺。

李晝

李晝爲許州吏，莊在扶溝。永泰二年春，因清明歸，欲至泊梁河。先是路旁有冢，去路約二十步，其上無草，牧童所戲。其夜，李晝忽見冢上有穴，大如盤，兼有火光。晝異之，下馬躋冢焉。見五女子，衣華服，依五方，坐而紉針。俱低頭就燭，矻矻不歇。晝叱之一聲，五燭皆滅，五女亦失所在。晝恐，上馬而走。未上大路，五炬火從冢出，逐晝。晝走不能脫，以鞭揮拂，爲火所爇。近行十里。方達伯梁河，有犬至，方滅。明日，看馬尾被燒盡，及股脛亦燒損。自後遂目此爲五女冢，今存焉。（出《博異志》）

【譯文】

李晝是許州官吏，莊子在扶溝。永泰二年的春天，清明回家，將到伯梁河，路旁有座墳墓，離大道約二十步。那上面沒草，是牧童遊戲的場所。這天晚上，李晝忽然看見墳上有洞穴，大小象盤石，還有火光。李晝詫異，下馬登上墳墓，看見五個女子身穿華麗的衣服，按五個方位坐着縫補，低着頭湊近燈光，孜孜不停。李晝呵叱了一聲，五個燭光都滅了，五個女子也消失了。李晝害怕，上馬而逃。沒走上大道，五炬火光從墳裏出來追趕李晝。李晝跑不掉，用馬鞭揮打，被火燒着了，走了十里，纔到伯梁河。有人來了，燈火才滅。第二天看馬尾巴被燒沒了，大腿和小腿也燒傷了。從此後就把這個墳看成五女墳，現在還保存在那裏。

元載

大曆九年春，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早入朝，有獻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載讀，載雲："侯至中書，當爲看。"人言："若不能讀，請自誦一首。"誦畢不見，方知非人耳。詩曰："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絮。海燕啣泥欲下來，屋裏無人卻飛去。"載後竟破家，妻子被殺雲。（出《玄怪錄》）

【譯文】

大曆九年春天，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早起上朝，有個獻文章的人，元載讓隨從收下來。這人想讓元載讀，元載說："等回到中書省，再爲你看。"那人說："若不能讀，讓我自誦一首。"誦完就不見了，詩曰："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絮。海燕銜泥欲下來，屋裏無人卻飛去。"元載後來竟然家道敗落，妻子和孩子都被殺了！

蕭審

蕭審者，工部尚書旻之子，永泰中，爲長洲令，性貪暴，然有理跡，邑人懼憚焉。審居長洲三年，前後取受無紀極。四年五月，守門者見紫衣人三十餘騎，從外入門。迎問所以，騎初不言，直至堂院。廳內治書者皆見。門者走入，白審曰："適有紫衣將軍三十騎直入，不待通。"審問："其人安在？焉得不見？"門者出至廳，須臾，見騎從內出，以白衫蒙審。步行。門者又白奇事，審顧不言。諸吏送至門，不復見。俄聞內哭，方委審卒。後七日，其弟宇覆墓，忽倒地作審靈語，責宇不了家事，數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將吾米二百石，絹八十匹，經紀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時，爲物色捉之。"宇還至舍，記事白嫂，嫂爾日亦靈語云然。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絹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錢，絹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絹。（出《廣異記》）

【譯文】

蕭審是工部尚書蕭旻的兒子。永泰年中爲長洲令，性情貪婪暴戾，但有規律可循。邑人非常懼怕他，蕭審在長洲三年，前前後後收取賄賂，無法無紀已到極點。永泰四年五月，守門人看見身穿紫衣人三十多騎馬的人從外邊進入門內。門人迎上去問幹什麼？騎馬的人開始不說話，徑直到堂院廳內，管書的人都看見了。門人走進去告訴蕭審，說："剛纔有紫衣將軍三十個，直撲進來，來不及通報。"蕭審問："那些人在哪兒？怎麼不見？"門人出來到廳堂，一會兒，看見騎馬的人從裏邊出來，用白衣服矇住蕭審步行出來。門人又說："奇事。"蕭審看着不能說話，幾位官吏送到門口，不再見到他們了。過了一會兒，聽到裏面哭聲，才知道蕭審死了。七天後，他弟弟蕭宇去掃墓，忽然倒地成了蕭審"顯靈"傳語，責怪蕭宇不管家事，說了幾百句話，又說："安胡這個人，將我的米二百石，絹八十匹，拿去經營掙錢，現在安胡慶幸我死了，他辜負我的恩情也跑了，明天喫飯的時候，準備抓他。"蕭宇回家，將他所記得的這些事情說給嫂子聽，嫂女也傳靈語這樣說。蕭宇就詳細地告訴了刺史常元甫。元甫命令衙役等候捉他，果然捉住了安胡。米、絹都在，蕭審又說："米是自己的錢買的，絹是貪贓枉法之物，可以施捨給別人。"蕭宇就全部施捨了絹。

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

盧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竇裕 商順 李載 高勵 蕭遇 朱自勸

盧仲海

大曆四年，處士盧仲海與從叔纘客於吳。夜就主人飲，歡甚，大醉。郡屬皆散，而纘大吐，甚困。更深無救者，獨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之物藥以護之。半夜纘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尚煖，計無所出。忽思禮有招魂望反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說招魂之驗，乃大呼纘名，連聲不息，數萬計。忽蘇而能言曰："賴爾呼（"呼"原在"賴"字上，據明抄本改。）救我。"即問其狀，答曰："我向被數吏引，言郎中命邀迎。問其名，乃稱尹。（明抄本"尹"下有"淝"字）逡巡至宅，門閥甚峻，車馬極盛，引入。尹迎勞曰：'飲道如何，常思曩日破酒縱思，忽承戾止。浣濯難申，故奉迎耳。'乃遙入，詣竹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炳曜，妓樂雲集，吾意且洽，都亡行李之事。中宴之際，忽聞爾喚聲。衆樂齊奏，心神已眩，爵行無數，吾始忘之。俄頃，又聞爾喚聲且悲，我心惻然。如是數四，且心不便，請辭，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來，當或繼請。授吾職事，吾向以虛諾。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夢。今但畏再命，爲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隱，復無可行。（明抄本"行"作"言"）前事既驗，當復執用耳。"因焚香誦咒以備之。言語之際，忽然又沒，仲海又呼之，聲且哀厲激切，直至欲明方蘇。曰："還賴爾呼我，我向復飲，至於酣暢。坐寮徑醉，主人方敕文牒，授（"授"原作"管"。據明抄本改）我職。聞爾喚聲哀厲，依前惻怛。主人訝我不始，又暫乞放歸（"放歸"原作"犯貴"，據明抄本改）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留未訣。雞鳴興，陰物向息，又聞鬼神不越疆。吾與爾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計也。"即具舟，倍道併行而愈。（出《通幽錄》）

【譯文】

大曆四年，處士盧仲海和堂叔纘客居在吳地。晚上和主人喝酒非常高興，大醉。其他人都走了，而纘大吐，很困，沒有服侍的人，只有盧仲海服侍他。仲海心性孝敬長者，拿出盒中的所有藥品來救護他。半夜纘死了。仲海非常悲痛，沒有主意，一看他心口還熱，忽然想到禮書上有招魂離返冥界的說法，以前又有術士說過招魂的事例，就大呼喊纘的名字，連聲不停，有幾萬次。纘忽然甦醒而說："全靠你呼喊救我。"隨即問他情況。回答說："我被幾名差吏引導，說郎中讓他們請我。問他主人的名字，說是姓尹。猶猶豫豫地走到門前，大門非常高大，車馬很多。進去後，尹迎接出來說：'酒量如何？我常想好久沒有盡情喝酒了，忽然承蒙您到來，鬱悶難以洗滌，所以非常歡迎您。'就轉彎到了竹亭坐下。客人都穿官服，互相行禮坐下。左右侍酒斟酒，杯盤閃耀，妓樂雲集。我的情緒非常融洽，都忘了咱們出來行走的事了。宴會中途的時候，忽然聽到你召喚我的聲音。各種樂器一齊演奏，我的心神已經迷亂，飲酒無數，我就忘了。過了一會兒，又聽到你召喚我的聲音，非常悲痛，我的心情也很悲痛。就這樣一連四次，我的心中不得安寧，請求告辭，主人苦苦挽留。我告訴他因爲家中有急事，主人暫時放我回來。還要再次邀請我，授予我官職，我對他假意答應。等到了這裏，才知道是死了。若不召喚我，我都忘掉自己的身體在這裏了，宛然如夢。現在只是害怕再來請我，這事怎麼辦？"仲海說："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再沒有別的辦法可行。前面那件事既然應驗了，就應該再使用。"纘就焚香吟誦咒語以防不測。言語之中，忽然又死了，仲海又呼喚他。聲音哀厲激切，直到天快亮的時候，纘才甦醒過來，說："還是靠你呼喚我，我又去飲酒，到了酣暢時，坐在小路上醉了。主人下了文書，授我官職。聽到你召喚我的聲音哀厲，象先前那樣悲痛。主人驚奇我心情不悅，我又再三請求他暫時放我回去。主人笑着說：'太奇怪了'。就放我回來了。現在去留沒有告別，雞叫起來，陰間的東西一向休息，又聽說鬼神不越過這個界線。我和你逃走，行嗎？"仲海說："這是上策。"就準備了船，加快速度走了。

王垂

太原王垂，與范陽盧收友善，唐大曆初，嘗乘舟於淮浙往來。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於樹下，容色殊麗，衣服甚華，負一錦囊。王盧相謂曰："婦人獨息，婦囊可圖耳。"乃彌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虛舟且便可寄爾。"婦人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之，婦人正容曰："暫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炸。垂善鼓琴，以琴悅之。婦人美豔粲然，二人振盪，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婦人曰："少所習。"王生拱琴以授，乃撫《軫泛弄》泠然。王生曰："未嘗聞之，有以見文君之誠心矣。"婦人笑曰："委相如之深也。"遂稍親合，其詼諧慧辨不可言，相視感悅，是夕與垂偶會船前。收稍被隔礙而深嘆慕。夜深，收竊探囊中物，視之，滿囊骷髏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於垂。聽其私狎甚繾綣。既而天明，婦人有故暫下，收告垂，垂大懾曰："計將安出？"收曰："宜伏簀下。"如其言。須臾婦人來問："王生安在？"收紿之曰："適上岸矣。"婦人甚劇，委收而迫垂，望之稍遠，乃棄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處鬧。半夜後，婦人至，直入船，拽垂頭。婦人四面有眼，腥穢甚，齒咬垂，垂困。二人大呼，衆船皆助，遂失婦人。明日，得紙梳於席上，垂數月而卒。（出《通幽記》）

【譯文】

太原人王垂和范陽人盧收是好朋友。唐大曆初年，他們曾乘船在淮、浙間行走，到石門驛旁，看見一個婦人在樹下，容貌非常美麗，衣服非常華美，揹着一個錦囊。三垂、盧收互相說："婦人獨自休息，婦人的包裹可以圖謀。"就停槳等她。婦人果然問："船往什麼地方去？能否捎上我？我丈夫生病在嘉興，現在想去探望他，腳疼不能走。"二人說："空船方便，可以捎上你。"婦人帶着包裹上船，坐在船頭。二人慢慢挑逗她，婦人正色道："暫時求助你們，怎麼能不正經呢？"二人臉色慚愧。王垂善於彈琴，用琴聲取悅她。婦人美豔燦然。二人極其振奮，就說："娘子本來也會彈琴嗎？"婦人說："小時學過。"王垂拱手把琴給她，婦人撫弄一曲《軫泛弄》。王垂說："不曾聽到過，好象見到了卓文君的真情。"婦人笑着說："凝聚着司馬相如的深情。"於是就稍稍親熱一點，談吐和諧，聰慧、雄辨不可言表，互相感到高興，這天晚上就和王垂苟合在船前。盧收稍被隔開，非常羨慕。夜深時，盧收偷偷拿婦人包裹中的東西看，滿包全是骷髏，盧收非常害怕，知道婦人是鬼，但沒有機會告訴王垂。聽他的調情，非常纏綿。到了天亮，婦人因故暫時下船，盧收告訴了王垂。王垂非常恐怖說："有什麼辦法？"盧收說："你藏在牀下。"王垂照他的話做了。一會兒。婦人回來了，問王垂在哪兒？盧收騙她說："剛纔上岸去了。"婦人反應很快，拋開盧收去追王垂。看她走得遠一點，就把她丟到岸上，加快速度行船。走到幾十裏開外，不見婦人來。晚上停船在船多的地方。半夜後，婦人來了，直奔船上，拽王垂的頭。婦人四面都有眼睛，腥穢之氣強烈，咬着王垂。王垂被困，二人大聲呼救，大家都過來幫助，婦人就逃走了。第二天，得到一個紙梳子在席上，王垂幾個月後死了。

武丘寺

蘇州武丘寺，山嶔崟，石林玲瓏，樓雉疊起，綠雲窈窕，入者忘歸。大曆初，寺僧夜見二白衣上樓，竟不下，尋之無所見。明日，峻高上見題三首，信鬼語也。其詞曰："幽明雖異路，平昔添工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其二示幽獨居）。"高松多悲風，瀟瀟清且哀。南山接幽隴，幽隴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長夜臺。誰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況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器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其三答處幽子）"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圍我門。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上有墓林，古冢累累，其文尚存焉。（出《通幽記》）

【譯文】

蘇州武丘寺，在山間高聳着。石林精巧，樓臺和城牆疊起，綠雲環繞，進來的人都忘了回去。大曆初年，寺裏的僧人夜裏見二個穿白衣服的人上樓，竟然沒有下來，找他們沒找到。第二天，高山上有題詩三首，都是鬼的語言。其詞曰："幽明雖異路，平昔添工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其二示幽獨居）"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南山接幽隴，幽隴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長夜臺。誰知生者樂，魂魄安能回。況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器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其三答處幽子）"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圍我門。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上有個墓地，古墓累累，那幾首詩還在那裏。

李佐公

李佐公，大曆中在盧州。有書吏王庾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騶呵避，書吏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大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曰："車軥索斷。"紫衣曰："檢簿。"遂見數吏檢之曰："合取盧州某裏張道妻脊筋修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回，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姨家，尚無恙。經宿患背痛，半日而卒。

【譯文】

李佐公，大曆年中在盧州。有個書吏叫王庾，請假回家，晚上在郊外行走，忽然遇到某個騎馬的侍從大聲呵避。書吏躲在枝後偷看，並且責怪這人不尊重官吏。見前導的後面，有一個身穿紫衣的人，儀仗排場好象節度使，後面有一輛車，正在渡河。駕車的人上前報告說："拉車的繩子斷了。"紫衣人說："查看簿子。"就看見幾名差吏查看簿子，說"應該取來盧州某裏張道的妻子脊背上的筋修理。"那人是書吏的姨。一會兒的功夫，差吏回來了，手拿兩條白色的東西，各長几尺，就渡水走了。書吏到他姨家，姨還沒有病。過了一宿，發覺背痛。半天就死了。

竇裕

大曆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常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年矣。聲塵兩絕，莫知其適。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晴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來，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今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見之，甚覺類竇裕，特起與語，未及，遂無見矣。乃嘆曰："吾與竇君別久矣，定爲鬼耶？"明日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在路前。有識者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即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即至奠拜泣而去。（出《宣室志》）

【譯文】

大曆年中，有個進士叫竇裕，寄居淮海，落榜後將去成都，走到洋州無疾而卒。竇裕常與淮陰縣令吳興人沈生友善，分別有一年了，互相斷絕了消息，不知道他去什麼地方。沈生從淮海調補爲金堂縣令，到了洋州，住在館亭中。這天晚上，風清月朗，快到半夜，沈生獨坐若有所失，不能睡覺。一會兒見一穿白衣男子，從門外走進來，一邊吟誦一邊嘆息，似有遺憾不能舒張的樣子。過了很長時間，他吟誦着："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沈生看見他，覺得很象竇裕，特意起來和他交談，沒等起身，他就不見了。沈生就嘆息着說："我和竇君分別很久了，難道碰見鬼了？"第二天，駕車而去。沒走幾里路，有個靈柩停在前路。有認識的說："這是進士竇裕下葬之處。"沈生大驚，就奔回館亭問館吏。館吏說："有個進士竇裕，從京城到蜀地，走到這暴死。太守命令葬在館南邊二里之外，大道左邊下葬的地方就是。"沈生就到墳前哭祭一番而去。

商順

丹陽商順，娶吳郡張昶女。昶爲京兆少尹，卒葬滻水東，去其別業十里。順選集在長安，久之，張氏使奴入城迎商郎。順日暮與俱往，奴盜飲極醉，與順相失。不覺其城門已閉，無如之何，乃獨前行。天漸昏黑，雨雪交下，且所（"且所"原作"郎來"，據明抄本改）驢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驢所詣。計行十數里，而不得見村墅，轉入深草，苦寒甚戰。少頃，至一澗，澗南望見燈火。順甚喜，行至，乃紫籬茅屋數間，扣門數百下方應，順問曰："遠客迷路，苦寒，暫欲寄宿。"應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狹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郎乃問張尹莊去此幾許，曰："近西南四五里，順以路近可到。"乃出澗，西南行十餘里，不至莊。雨雪轉甚，順自審必死，既不可，行欲何之，乃系驢於桑下，倚樹而坐。須臾，見一物，狀若燭籠，光照數丈，直詣順前，尺餘而止。順初甚懼，尋而問曰："得非張公神靈引導餘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當示歸路。"視光中有小道，順乃乘驢隨之，稍近火移，恆在前尺餘。行六七里，望見持火來迎，籠光遂滅。及火至，乃張氏守塋奴也。順問何以知己來，奴雲："適聞郎君大呼某，言商郎從東來，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奴廬中，明旦方去。（出《廣異記》）

【譯文】

丹陽人商順，娶了吳郡張昶的女兒。張昶是京兆少尹，死後葬在滻水之東，離他家十里。商順因選官而赴長安，時間長了，張氏讓僕人進城迎接商郎。商順在傍晚和僕人一起回來。僕人偷偷喝酒，醉了，和商順失散了。不知不覺城門已經關閉，商順不知道往什麼地方走，就獨自前行。天漸漸黑了，雨雪交加，並且所騎之驢行動非常遲緩，又迷了路不知去哪兒，只是任驢走着。大約走了十幾裏，看不到村莊。輾轉走到深草之處，苦寒更加劇烈。一會兒，到了一個山澗，看見澗南有燈火。商順非常高興，走到那裏，有幾間茅草屋。敲門幾百下才有人答應。商順說："我是遠道來的客人，迷了路，非常冷，想暫時借住一宿。"回答說："夜深了，雨雪這麼大，誰知你是什麼人？而且居處狹小簡陋，不能借宿。"拒絕商順。商順就問張尹莊離這多遠？對方說："在靠近西南方四、五里。"商順以爲路近可以趕到，就出了山澗，往西南方走了十幾裏，也沒到莊子。雨雪轉大，商順自認爲必死無疑，既然不能這樣，走又能到什麼地方呢？就把驢拴在桑樹下，倚樹而坐。一會兒看見一個東西，形狀象燈籠，光照幾丈遠，直接走到商順面前一尺多遠的地方停住了。商順最初非常害怕，過了一會兒才問："莫非是張公神靈來引導我嗎？"就上前拜謝說："若是丈人，請指示回家的路。"見燈光下有條小道，商順就騎驢跟隨。稍稍靠近，燈光就移開，總在他前面一尺多遠。走了六、七里，看見有人拿着燈光來迎接，燈光就滅了。等燈光到了一看，是張家看墳的僕人。商順問他怎麼知道自己來？僕人說："剛纔聽見張公大聲召呼我，說商郎從東邊來、快去迎接，如此二三次，這樣就知道了。"商順就住在僕人的草房中，第二天早晨才離開。

李載

大曆七年，轉運使吏部劉晏在部爲尚書，大理評事李載攝監察御史，知福建留後。載於建州浦城置使院，浦城至建州七百里，猶爲清涼。載心懼瘴癘，不樂職事，經半載卒。後一日，復生如故。家人進食，載如平常食之。謂家人曰："已死，今暫還者，了使事耳。"乃追其下未了者，使知一切，交割付之。後修狀與尚書別，兼作遺書，處分家事。妻崔氏先亡，左右唯一小妻，（"妻"原作"女"，據明鈔本改。）因謂之曰："（"謂之曰"原作"爲小妻"，據明鈔本改。）"地下見先妻，（"先妻"原作"舅"，據明鈔本改。）我言有汝，其人甚怒，將欲有所不相利益，爲之奈何？今日欲至，不宜久留也。"言訖，分財與之，使行官送還北。小妻便爾下船，行官少事（"官少事"原作"時尚關"，據明鈔本改。）未即就路。載亦知之，召行官至，杖五下，使驟去。事畢食訖，遂卒。（出《廣異記》）

【譯文】

大曆七年，轉運使吏部劉晏在吏部任尚書。大理評事李載兼任監察御史，主管福建事宜。李載在建州浦城設置使衙。浦城到建州七百里，非常荒涼。李載心裏害怕瘴疫，不願意任職，過半年死了，過了一天，又活了，同往常一樣。家人端飯，李載象平常一樣喫飯，對家人說："我已經死了，現在暫時回來的原因，是了結公事。"就追問屬下沒辦完的事。他主辦了一切，分別交付給人。後來又寫了封信與尚書告別，同時算作遺書，處理家事。他的妻子崔氏先死了，身邊只有一個小妾，就對她說："我已經死了，在地下見到了先前的妻子。我說有了你，她非常生氣，將要有不利你的事，怎麼辦？今天她快來了，不宜久留。"說完，分了一些財物給她，讓行官送她回北邊。小妾馬上到了船上，行官有點小事，未能上路。李載也知道了，召來行官，打了五杖，讓他快去。事情處理完，喫完飯，他就死了。

高勵

高勵者，崔士光之丈人。夏日，在其莊前桑下，看人家打麥。見一人從東走馬來，至勵再拜，雲："請治馬足。"勵雲："我非馬醫，焉得療馬？"其人笑雲："但爲膠粘即得。"勵初不解其言，其人乃告曰："我非人，是鬼耳。此馬是木馬，君但洋膠粘之，便濟行程。"勵乃取膠煮爛，出至馬所，以見變是木馬。病在前足，因爲粘之。送膠還舍，及出，見人已在馬邊。馬其駿，還謝勵訖。便上馬而去。（出《廣異記》）

【譯文】

高勵是崔士光的丈人。夏天，在他莊子前面的桑樹下，看人家打麥。見一個人從東邊騎馬過來，到高勵面前拜了又拜，說："請治療馬腳。"高勵說："我不是馬醫，怎麼能治馬？"那人笑着說："只用膠粘上就行了。"高勵開始不明白他的話，那人就告訴他說："我不是人，是鬼。這匹馬是木馬，您只多用膠粘上它，使可以幫它行走了。"高勵就取出膠煮爛，出來到馬廄，看見那匹馬已經變成了木馬。病在前腳，就給它粘上。送膠回屋，等到出來，看見那人已在馬旁邊，馬非常駿偉。那人謝過高勵，就上馬而去。

蕭遇

信州刺史蕭遇少孤，不知母墓。數十年，將改葬。舊塋在都，既至，啓，乃誤開盧會昌墓。既而知其非，號慟而歸。聞河陽方士道華者，善召鬼，乃厚弊以迎。既至，具以情訴，華曰："試可耳。"乃置壇潔誠，立召盧會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偉，呵之曰："蕭郎中太夫人塋，被爾墓侵雜，使其迷誤。忽急尋求，不爾，當旦夕加罪。"會昌再拜曰："某賤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則不知矣。但管內無蕭郎中太夫人墓，當爲索之。以旦日爲期。"及朝，華與遇俱往。行裏餘，遙見會昌奔來曰："吾緣尋索，頗擾鬼神，今使按責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訖而滅，二人去之數百步，（"百步"原作"日"，據明鈔本改。）顧視，見青黑氣覆地，竟日乃散。既而會昌來曰："吾爲君尋求，大受陰司譴罰，今計窮矣。"請辭去。華（"華"原作"罷"。據明鈔本改。）歸河陽，遇號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夢中，聞戶外有聲，呼遇小名曰："吾是爾母。"遇驚走，出戶拜迎。見其母，母從暗中出。遇與相見如平生，謂遇曰："汝至孝動天，誠達星神，祇靈降鑑，今我與汝相見，悲愴盈懷。"遇號慟久之，又嘆曰："吾家孝子，有聞於天，雖在泉壤，其爲衆流所仰。然孝子之感天達神，非惟毀形滅性，所尚由哀耳。"因與遇論幽冥報應之旨，性命變通之道。乃曰："禍福由人，但可累德。上天下臨，實如影響。其有樹善不感者，皆是心不同耳。"言敘久之，遇悲慰感激曰："不意更聞過獎之言，庶萬分不恨矣。"乃述迷誤塋域之恨，乃曰："吾來亦爲此。年歲寢遠，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見烏鵲羣集，其下是也。"又曰："若護我西行，當以二魂輿入關。"問其故，答曰："爲叔母在此，亦須歸鄉。"遇曰："叔母爲誰耶？"母曰："叔母則是汝外婆，吾亦自呼作叔母，憐吾孤獨，嘗從咸陽來此伴吾。後因神祇隔絕，不得去，故要二魂輿耳。"言訖而去，倏忽不見。遇哀號待曉，即於烏鵲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於下得母墓，方得合葬。（出《通幽記》）

【譯文】

信州刺史蕭遇小時候是孤兒，不知道母親的墓。幾十年後，準備改葬，舊墓地在京都，就到了那兒。打開墳墓，是錯開了盧會昌的墓，才知道不是母親的墳墓，就傷心地回去了。聽說河陽有個方士叫道華，善於召鬼，就重金聘來，詳細地把事情告訴了他。道華說："可以試一下。"就潔淨設壇，馬上召呼盧會昌到。見是一個男子，衣冠非常氣派。道華呵叱他說："蕭郎中太夫人的墓，被你的墓侵犯，使蕭郎中迷惑搞錯，趕快尋找，不然就天天加大你的罪過。盧會昌拜了又拜，說："我是卑賤的僕役，所管地盤共深三尺，方圓十里，我的能力只可涉及這些，這個範圍外的就不知道了。只是我的管轄之內沒有蕭郎中太夫人墓，我應爲他尋找，以明天早晨爲期限。"到了早晨，道華和蕭遇都去了，走了一里多地，遠遠地看見盧會昌奔跑過來說："我因爲尋找，頗多打擾鬼神，現在派人責罰很緊急，你們兩個應該快點離開。"說完就沒了。兩人走了幾百步，四下一看，見黑氣蓋地，一天才散。不久盧會昌來說："我給您尋找，大受陰司責罰，現在辦法用盡了，請讓我告辭離去。"道華回到河陽，蕭遇號哭，從此住最邊上的一個屋子。夜晚忽然象在夢中，聽到門外有聲音，召呼蕭遇的小名說："我是你的母親。"蕭遇驚訝地跑出，到門外拜見迎接他的母親。母親從黑暗中走出，蕭遇和她相見象母親在世一樣。母親對蕭遇說："你極其孝順感動了上天，精誠傳達到星神，地神引以爲鑑，現在我和你相見。"母親悲愴滿懷，蕭遇號哭悲慟很久。母親又說："我家的孝子，聞名於天，我雖在黃泉，很被衆人仰慕，但孝子感動天地之神，不只是損害身體，這都是由於悲哀。"就和蕭遇談論幽冥中報應的情況，性命變通的道理，說："禍福由人，但可積德，上天的報應，其實象事物的回聲，也有做了善事沒有報答的，都是心不誠。"言談很久，蕭遇悲痛得以安慰，十分感激地說："不在意聽過獎的話，小子實在沒有遺憾了。"就說了迷誤墓地的遺憾。母親說："我來也是爲了這事，年代久遠，你那時還小，怎麼能知道呢？我的墳上已經有了李五娘墓，也已經平坦了，怎麼能辨別呢？你明天只要看見烏鵲聚集，那下面就是。"又說："若送我西行，應該用兩個靈車進關。"問她原因，回答說："因爲叔母在這，也要還鄉。"蕭遇說："叔母是誰？"母親說："叔母就是你的外婆，我也自稱她爲'叔母'，她可憐我孤獨，曾想從咸陽到這陪伴我，後因地神隔絕，不能離開那裏，所以要兩個靈車。"說完就離去，很快不見了。蕭遇悲傷地哭到天亮，就在烏鵲聚集的平地挖掘，果真是李五孃的墓，再在下面挖到母親的墓，才得以合葬。

朱自勸

吳縣朱自勸以寶應年亡。大曆三年，其女寺尼某乙，令往市買胡餅，充齋饌物。於河西見自勸與數騎賓從二十人，狀如爲官。見婢歔欷，問："汝和尚好在，將安之。"婢雲："命市胡餅作齋。"勸雲："吾此正復有餅。"回命從者，以三十餅遺之，（"遺之"二字原缺，據明鈔本補。）兼傳問訊。婢至寺白尼，尼悲涕不食，餅爲衆人所食。後十餘日，婢往市，路又見自勸，慰問如初。復謂婢曰："汝和尚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餅亦復不食。今可將三十餅往，宜令食也。"婢還，終不食。後十日，婢於市，復見自勸。問訊畢，謂婢曰："方冬嚴寒，聞汝和尚未挾纊。今附絹二匹，與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還，以絹授尼。尼以一匹制褲，一留貯之。後十餘日，婢復遇自勸，謂曰："有客數十人，可持二絹。令和尚於房中作饌，爲午食。明日午時，吾當來彼。"婢還，尼賣絹，市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冥昧久之，靈語因言客至。婢起只供食，食方畢，又言曰："和尚好住，吾與諸客飲食致飽，今往已。"婢送自勸出門，久之方悟，自爾不見。（出《廣異記》）

【譯文】

吳縣朱自勸在寶應年中死亡，大曆三年，他的女兒在寺裏當一名尼姑，讓婢女去買胡餅，充當齋飯。婢女在河西看見朱自勸和幾個騎馬的隨從二十人，形狀好象做官的樣子，看見婢女就嘆息起來，問："你家和尚好嗎？你要去哪兒？"婢女說："讓我買胡餅當齋飯。"朱自勸說："我這正好還有餅。"回頭命令跟從的人："把三十個餅給她，並代爲問候。"婢女回到寺院向尼姑說了這件事，尼姑悲泣不喫，餅被衆人吃了。過了十幾天，婢女去買東西，路上又見到了朱自勸，慰問和第一次一樣，朱自勸又對婢女說："你家和尚不明事理，死生是正常的道理，怎麼可以悲傷落淚呢？以前給她的餅也不喫，現在可把三十個餅帶去，應該讓她喫。"婢女回來，尼姑始終不喫。又過了十天，婢女在市上，又看到朱自勸，問候完畢，對婢女說："正是冬天嚴寒，聽說你家和尚沒有棉衣，現在給你兩匹絹，給和尚做禦寒的衣服。"婢女奉命拿回來，把絹給了尼姑。尼姑用一匹絹做了褲子，一匹絹留下存放起來。十多天後，婢女又遇到朱自勸，朱自勸對她說："有幾十個客人，可以拿兩匹絹，讓和尚在房中做飯，當午餐。明天午時，我當去那裏。"婢女回去，尼姑賣絹，買了各種珍奇美食。第二天等待他們，到了午時，婢女忽然很久不省人事，顯靈傳語說客人到了。婢女立起地供神食，剛喫完，又說道："和尚安好，我和各位客人飲食很飽，現在走了。"婢女送朱自勸出門，很久才醒過來，從此再沒看見朱自勸。

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

羅元則 李元平 劉參 閆敬立 崔書生 李則 陸憑 潯陽李生

羅元則

歷陽羅元則，嘗乘舟往廣陵，道遇雨，有一人求寄載，元則引船載之。察其似長者，供待甚厚。無他裝囊，但有書函一枚，元則竊異之。夜與同臥，旦至一村，乃求"暫下岸，少頃當還。君可駐船見待，慎無發我函中書也。"許之乃下去。須臾，聞村中哭聲，則知有異。乃竊其書視之，曰："某日至某村，當取其乙，某村名良是。"元則名次在某下，元則甚懼而鬼還。責曰："君何視我書函？"元則乃前自陳伏，因乞哀甚苦。鬼愍然，謂："君嘗負人否？"元則熟思之曰："平生唯有奪同縣張明道十畝田，遂至失業，其人身已死矣。"鬼曰："此人訴君耳。"元則泣曰："父母年老，惟恃元則一身，幸見恩貸。"良久曰："念君厚恩相載，今捨去，君當趨歸。三年無出門，此後可延十年耳。"即下船去。元則歸家中，歲餘，其父使至田中收稻，即固辭之。父怒曰："田家當自力，乃欲偷安甘寢，妄爲妖辭耶？"將杖之，元則不得已。乃出門，即見前鬼，髡頭裸體，背盡瘡爛，前持曰："吾爲君至此，又不能自保惜。今即相逢，不能相置。"元則曰："舍我辭二親。"鬼許，具以白父。言訖，奄然遂絕。其父方痛恨之，月餘亦卒。（出《廣異記》）

【譯文】

歷陽的羅元則，曾經乘船到廣陵去，途中遇雨。有一人要求搭乘，羅元則將船靠岸讓他上船，看他象個長者，供奉對待他特別好。他沒有什麼行裝，只有書套一個，元則暗自驚異。夜間與他一起睡覺。第二天早晨到達一個村莊，那人要求暫時下船上岸，說："一會兒就回來，你可停船等一下，小心不要打開我封套中的信。"元則答應，那人就下船離去。一會兒，聽到村中有哭聲，元則明白有異常情況，就私自打開他的信看，上面寫道：某日到某村，應該取某人，那村名正是這個村。元則的名字排在某人的下面。元則非常恐懼那鬼就回來了。責備道："你爲什麼看我的書信？"元則上前陳訴認錯，苦苦哀求。鬼露出憐憫的樣子，問他曾經有過違揹人意否。元則細細想後說："一生只有搶奪過同縣張明通十畝田地，於是造成他失去生計，那人已經死了。"鬼說："那人告你了。"元則哭着說："父母年老，只靠我一人，希望你發發慈悲。"過了很久才說："念你厚恩讓我乘船，現在放你離去，你趕緊回家，三年內不要出家門，此後可延長十年壽命。"鬼就下船離去。元則回到家中，過了一年多，他的父親讓他到田裏去收割稻穀。元則堅決推辭。父憤怒道："種田人家應當出力，你只想偷安做美夢，不要聽信鬼話！"要用杖打他。元則沒有辦法，纔出門，就看見了以前的那個鬼，光頭裸體，背上都是爛瘡。上前抓住說："我爲你達到這種程度，又不能保護自己，今即相遇，不能放過。"元則說："放我辭別二老雙親"。鬼答應。把全部情況告訴父親。說完，氣息奄奄接着就斷了氣。他的父親才痛苦悔恨，過了一個多月也死了。

李元平

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曆五年客於東陽精舍讀書。歲餘暮際，忽有一美女服紅羅裙襦，容色甚麗，有青衣婢隨來。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悅而趨之，問以所適，及其姓氏。青衣怒雲："素未相識，遽爾見逼，非所望王孫也。"元平初不酬對，但求拜見。須臾，女從中出，相見忻悅，有如舊識，歡言者久之，謂元平曰："所以來者，亦欲見君，論宿昔事，我已非人，君無懼乎？"元平心既相悅，略無疑阻，謂女曰："任當言之，僕亦何懼？"女雲："己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門夫，恆在君家長直，雖生於貧賤，而容止可悅。我以因緣之故，私與交，通君才百日，患霍亂沒。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薩呪，所願後身各生貴家，重爲婚姻。以硃筆塗君左股爲志，君試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驗矣。"元平自視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歡愜亦甚。欲曙，忽謂元平曰："詫生時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訖悲涕，雲："後身父爲今縣令，及我年十六，當得方伯。此時方合爲婚姻，未間。幸無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欲婚，亦不可得。"言訖訣去。（出《廣異記》）

【譯文】

李元平是睦州刺史伯成的兒子。於大曆五年客居在東陽精舍讀書。一年後的一個傍晚，忽然有一個美女穿着紅羅衣裙，容貌姿色甚美，有青衣女婢跟隨而來，進入元平所住院子其他僧房中。元平高興而奔去。問她們要到哪裏去和她的姓名。青衣女婢怒道："素不相識，就來逼問，真不是所盼望的貴家子弟啊。元平開始不答對，只求拜見。一會兒，那女人從屋裏出來，相見很高興，好象是舊相識，歡快地談了好久。她對元平說："我來的原因，就是要見你，談談往昔的事，我已經不是人，你不害怕嗎？"元平內心喜悅，沒有一點凝慮。對女人說："任憑你說，我有什麼害怕的。"女人說："我父親從前做江州刺史，你前生是江州門夫。我長期在刺史家培育長大，你雖然生長在貧賤人家，可是容貌舉止令人喜歡。我因爲這個緣故，私自與你交往。你僅僅百日，你就患霍亂死亡。但我不敢哭，倍感哀傷。經常拿着千手千眼菩薩禱告，但願來世各自投生到高貴人家，重新結爲婚姻。我用紅筆塗你左大腿做爲記號。你看着，如有紅的，我說的就驗證了。"元平自己看後象她說的，更加相信。於是留她住下，過了很久，情投意合，非常歡愉。天將亮，她忽然對元平說："投生時辰已到，不能久留，感到非常遺憾。"說完悲傷痛哭。又說："投生後的父親現在做縣今，到我十六歲時，你能做地方長官，那時才能完婚，不到時候，希望你不要結婚。天命已定，你雖然想結婚，也是辦不到的。"說完告別離去。

劉參

唐建中二年，江淮訛言有厲鬼自湖南來，或曰毛鬼，或曰毛人，或曰棖，（"或曰棖"原作"報"，據明抄本改）不恆其稱。而鬼變化無方。人言鬼好食人心，少女稚男，全取之。民恐懼，多聚居，夜烈火不敢寐，持弓刀以備。每鬼入一家，萬家擊板及銅器爲聲，聲振天地。人有狂懾而死者。所在如此，官禁不能息。前兗州功曹劉參者，舊業淮泗，因家廣陵。有男六人，皆好勇，劉氏率其子，操弓矢夜守。有數女閉堂內，諸郎巡外。夜半後，天色暝晦，忽聞堂中驚叫，言鬼已在堂中，諸郎駭。既閉戶，無因入就，乃守窺之。見一物方如牀，毛鬣如蝟，高三四尺，四面有足，（明抄本"足"作"眼"。）轉走堂內。旁又有鬼，玄毛披體，爪牙如劍，把小女置牀上，更擒次女。事且迫矣，諸郎壞壁面而入，以射毛牀，毛牀走，其鬼亦走。須臾，失鬼所在，而毛牀東奔，中鏃百數，且不能走。一人擒得，抱其毛，力扦之。食頃，俱墮河梁，大呼曰："我今抱得鬼。"鬼困。急以火相救，及以火照之，但見抱橋柱耳。劉子盡爪損，小女遺於路。居數日，營中一卒夜見毛鬼飛馳屋上，射之不可，叫呼頗動衆，明日伏罪。以令百姓，因而有盜，竊託以妖妄。既而自彌。亦不知其然。（出《通幽記》）

【譯文】

唐朝建中二年，江淮一帶謠傳有厲鬼從湖南來。有的說是毛鬼，有的說是毛人，有的說象木柱子。說法不一，鬼變化無常。人傳鬼喜歡喫人心，少女少男，全都抓取。老百姓害怕，大多數都聚集起來居住，夜間點燃烈火不敢睡覺，拿着弓箭大刀以備不測。每當鬼進入一家，各家都擊打木板和銅器製造聲響，響聲震天動地。有人狂嚇而死的。到處都是如此，官府禁止也不能平息。前兗州功曹劉參，原先在淮泗，家遷廣陵，有六個兒子，都好鬥。劉氏率領他的兒子，操持弓箭守夜。有幾個女的關在屋內。各兒郎在外巡視。半夜後，天色昏暗，忽然聽到屋內驚叫，說鬼已在屋裏，各兒郎驚懼。門已關閉，無法進入救人，就守在外面往裏看，看見一物方形象牀，剛毛象刺蝟，高有三四尺，四面有腳，在屋內轉跑。旁邊有一鬼，赤黑的毛披散在身體上，爪和牙象利劍。把小女兒放在毛牀上，接着去抓次女。情況緊急，各兒郎破牆而入，用箭射毛牀。毛牀跑，那鬼也跑。一會兒，失去鬼的蹤影，毛牀向東奔跑，中箭數百，不能跑。一個人捉到，抱住他的毛，用力拽他。一頓飯的工夫，一起掉到河裏，大叫道："我現在抱住鬼了！鬼已睏乏，趕緊用火援助我。"等到用火照時，只見他抱着橋柱而已。劉參的兒子都被抓壞了，小女兒被扔在路上。過了幾天，軍營中有一士兵，夜間看見一個毛鬼飛奔到屋上，射它沒有射着，叫喊驚動了很多人，第二天受到懲處，用以使百姓明白，由於有盜賊盜竊，藉故推託是妖怪。以後自行消失，也不知那是怎麼回事。

閆敬立

興元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閆敬立爲段秀實告密使，潛途出鳳翔山，夜欲抵太平館。其館移十里，舊館無人已久，敬立誤入之，但訝萊蕪鯁澀。即有二皁衫人迎門而拜，控轡至廳。即問此館何以寂寞如是，皁衫人對曰："亦可住。"既坐，亦如當館驛之禮。須臾，皁衫人通曰："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俶。"敬立見之，問曰："此館甚荒蕪，何也？"對曰："今天下榛莽，非獨此館，宮闕尚生荊棘矣。"敬立奇其言，語論皆出人右。俶乃雲："此館所由（"由"原作"用"，據明抄本改。）並散逃。"因指二皁衫人曰："此皆某家崑崙奴，一名道奴，一名知遠，權且應奉爾。"敬立因於燭下，細目其奴。皁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崑崙，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俶家人也。令覘廚中，有三數婢供饌具，甚忙，信是無所由。（"由"原作"用"，據明抄本改。）良久，盤筵至。食精。敬立與俶同飡，甚飽。畜僕等皆如法，乃寢。敬立問俶曰："緣倍程行，馬瘦甚，可別假一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駕欲發，俶又具饌，亦如法。俶處分知遠，以西槽馬，送大使至前館。兼令道奴被東槽馬："我餞送大使至上路。"須臾馬至，敬立乃乘西槽馬而行，俶亦行。可二里，俶即卻回執別，異於常館官。別後數里，敬立覺所借馬，有人糞之穢，俄而漸盛，乃換己馬被馱。（"被馱"明抄本作"乘之"。）而行四五里，東方似明。前館方有吏迎拜，敬立驚曰："吾才發館耳。"曰："前館無人。"大使何以宿，大訝。及問所送僕馬，俱已不見，其所馱輜重，已卻回百餘步置路側。至前館，館吏曰："昔有前官鳳州河池縣尉劉少府殯宮，在彼館後園，久已頹毀。"敬立卻回驗之，廢館更無物，唯牆後有古殯宮。東廠前有搭鞍木馬，西側中有高腳木馬，門前廢堠子二，殯宮前有冥器數人。漸覺喉中有生食氣，須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杇爛氣。如黃衣麴塵之色。斯乃櫬中送亡人之食也。童僕皆大吐，三日方復舊。（出《博異記》）

【譯文】

興元元年，朱泚作亂長安。閆敬立作段秀實的告密使，祕密離開鳳翔山，夜晚要到達太平館。那館已遷移了十里，舊館無人已很久。敬立誤入舊館，只是驚奇荒蕪枯澀。有兩個穿黑衣服的人迎門行拜，控制馬轡到大廳，就問此館因爲什麼寂寞到如此地步。穿黑衣人回答說："也可以住。"坐後，一切都遵照館驛的禮數進行着。過了一會兒，黑衣人通報說："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俶到。"敬立接見他。問道："這館很荒蕪，爲什麼？"回答說："現在天下草木叢雜，不單單這個驛館，宮殿還生荊棘呢。"敬立認爲他的話奇特，談論在一般人之上。叔說"此館所用的人都已逃走。"指着兩個穿黑衣人說："這都是我家的崑崙奴，一個叫道奴，一個叫知遠，暫且來侍奉你。"敬立於是在燈燭下，細看那奴僕，黑衫下都穿着紫白衣服，面上都有崑崙，再加上用白字印面上很分明，確實是劉俶家的人。讓看廚房，有幾個女僕陳設食具，很忙，確實沒有其他的人。過了很久，筵席擺上，食物精美。敬立和劉俶一起進餐，很飽。僕人等也都如此，才睡覺。敬立問俶道："由於加倍兼程，馬累得很瘦，能另外借一匹馬嗎？"回答說："小事罷了。"到了四更天，敬立命令整理車馬準備出發。劉俶又準備了飯菜，也象那種方法。劉俶安排知遠，取西槽的馬，送大使到前邊的驛館，並讓道奴備好東槽的馬，親自送大使上路。一會兒馬到，敬立騎西槽的馬而行。劉俶也跟着走。走了二里地，劉俶就執手告別返回，和平常的館官不同。分別後走了幾里，敬立感覺所借的馬，有人糞的穢氣，一會兒漸漸味大，於是換自己的馬騎。走了四五里，東方像要亮了，前邊驛館正好有官吏迎拜。敬立喫驚的說："我纔出驛館呀。"說："前館沒有人，大使憑什麼住宿？"大驚。到問所送的馬匹，全都不見了，那所馱的輜重，已退回百餘步放到路邊。到了前館，館吏說："從前有原做鳳州河池縣尉的劉少府的殯宮，在那驛館的後園，早已廢毀。"敬立回去驗證它，廢館再無什麼東西，只是牆後有個古殯宮，東廠前有個搭鞍的木馬，西側中有個高腳木馬，門前有廢土堡兩座，殯宮前有殉葬品數人。敬立漸漸感覺嗓子眼有生食味，一會兒，吐出昨夜所喫的食物，都是腐爛味，象黃衣麴塵的顏色，這是棺材裏送給死人的食物，童僕等人都大吐，三日後才復舊。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往長安永樂裏。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壠之間，日已晚，歇馬於古道左。比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閒步劘（明抄本"閒"作"踵"，"劘"作"覷"。）逼漸近，乃以袂掩面，而足趾跌蹶，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而愴惶於墟間耶？"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回顧，意似微納，崔乃僂而緩逐之，以觀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才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哆口坌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來？數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駐立以俟。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憫小娘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莊可矣？"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興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生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僕馬。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戴佩。且憩，即當奉邀。"青衣數人更出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邀崔入宅。既見，乃命食。食畢（畢原作果。據明抄本改。）酒至，從容敘言："某王氏外生女，麗豔精巧，人間無雙，欲待君子巾櫛，何如？"崔放（"放"原作"逐"，據明抄本改）逸者，因酒拜謝於座側。俄命生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宴遊歡洽，無不酣暢。王氏常呼其姨曰玉姨。玉姨好與崔生長行，愛崔口脂合子。玉姨輸，則有玉環相酬。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半已輸玉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妻已不見，但自於一穴中。唯見芫花半落，松風晚清，黃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卻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鍬鍤發掘一塞穴，已至櫬中，見銘記曰："原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生，外生先歿，後令與生同葬。棺柩儼然，開櫬，中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睹者，略無異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崔生問僕人，"但見郎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誤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爲賊耳。崔生感之，急爲掩瘞仍舊矣。（出《博物志》）

【譯文】

博陵姓崔的書生，到長安永樂裏。祖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年間，曾經在清明節回渭南，走到昭應北，荒墳之間，天已晚，在古道旁歇馬。百餘步外，看見一女子，濃妝華服，穿越在芫雜叢生的草木中，好象在松柏間迷失了路。崔漫步前行漸漸走近，那女子用衣袖遮臉。而腳跟不穩要跌倒，多次要倒地。崔讓小童走近看她，是個年方二八的絕代美人。於是讓小童問她："天已晚爲什麼沒有伴侶，悽愴驚慌地在荒墳之中行走呢？"默默地不回答。又讓另一童，騎馬追她，又把僕人和馬匹送她使用，美人回頭看看，意思是象同意接受。崔就曲背而慢慢地追她，看她到何處去。美人上馬，一僕人牽馬在前。才走了幾百步，忽然看見個女奴，張口喘息，踉蹌而來對女郎說："從何處來？多處找你找不到。"簇擁着馬走了十餘步，看見一年長的婢女站立等待。崔漸漸走近，青衣拜謝崔說："你憐憫小娘子失路，讓出馬匹和僕人幫助她，現在天色已晚，邀請你到莊上可以嗎？"崔曰："小娘子爲什麼獨自行走悽愴驚慌到如此程度？"青衣說："因喝酒盡興過量達到如此地步。"取道向北走了一二里，又到一樹林，房屋很美，桃李香氣很濃。又有青衣七八個人，迎接女郎進去。片刻，一青衣出來，傳女主人命令說："小外甥女因逃避酒醉，逃離宴席迷失了路，全靠遇着你，賙濟了僕人和馬匹，不這樣的話，天晚如果遇上惡狼狐狸精，怎麼能不遇害。現關在屋裏穿戴打扮，你暫且休息，馬上邀你進入。"青衣多人連續出來問候，象親戚那樣親密。一會兒，邀請崔生進屋。進見後，命令上食品，喫完又上酒宴。青衣舒緩地說："王氏是我的外甥女，姿色豔麗，性情精巧，人間無二，想要侍候你，怎麼樣？"崔生是個豪放的人，靠着酒興在座側拜謝。一會兒命外甥女出來，確實是神仙。一住就是三天，飲宴遊玩歡樂融洽，無比的暢快。王氏常叫她姨爲玉姨。玉姨喜歡與崔生賭長行。喜愛崔生的口脂合子，玉姨輸了，就給玉環酬對。崔生輸的多，先前在長安買的合子六七個，一半已輸給玉姨，崔生也贏了玉環二個。忽然一天，全家大驚說，來賊了，他的妻子推崔生從後門出去。纔出去，妻子已經不見了，只是自己在一個洞穴中。只見芫花半落，松間夜晚的清風，黃萼紫英，草上的露水沾溼了衣服罷了。那贏的玉指環還在衣帶上。沿着當初見美人的路而去。看見童僕用鍬挖掘一個墓穴，已挖到棺材，發現那上面刻記着，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愛憐王氏這個外甥女，外甥女先死，後讓與外甥女同葬，棺柩整齊完好。打開棺材，裏面有一個合子，合子裏有玉環六七個。崔生和他賭贏的比較，沒有一點差異。另一合，裏面有口脂合子數個，是崔生輸的。崔生問僕人，僕人說只見你進入柏林，尋找不着，才追尋挖掘這個墓穴，果然不錯。玉姨叫崔生的奴僕是個賊，崔生感謝她，立刻掩埋如舊。

李則

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斂，有一朱衣人來，投刺申吊，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人子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屍共臥在牀，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出《獨異志》）

【譯文】

貞元年初，河南少尹李則死，未下葬。有一個穿紅衣的人來，投上名片進行弔唁。自稱是蘇郎中。進去後，哀傷慟哭特別厲害。一會兒屍體起來，與他搏鬥。全家人嚇跑出屋。二人關門毆打，到晚上才平息。戴孝的兒子纔敢進去，見兩具屍體一起躺在牀上，長短形狀，姿態容貌鬍鬚衣服，沒有一點差別。於是聚集全族的人都不能辨別，就同棺埋葬了他們。

陸憑

吳郡陸憑少有志行，神彩秀澈，篤信謙讓。家於湖州長城，性悅山水，一聞奇麗，千里而往，其縱逸未嘗寧居。貞元乙丑三月，遊永嘉，遘疾而歿。憑素與吳興沈萇友善，萇夢憑顏色憔悴，曰："我遊至永嘉，苦疾將困。君爲知我者，願託家事。"萇悲之。又敘舊歡，宴語久之。因述文章，話虛無之事，乃謂萇曰：贈君《浮雲詩》一篇，以寄其懷。詩曰：'虛虛復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數四。臨去曰："憑船已發來，明日午時到此。"執手而去。及覺，所記甚分明，乃書而錄之。如期而憑喪船至。萇撫孤而慟，賻助倍禮。詞人楊丹爲之誌，具旌神感，銘曰："篤生府君，美秀而文。沒而不起，寄音浮雲。"（出《通幽記》）

【譯文】

吳郡的陸憑年少就有志向和品行，神彩秀美，忠實謙讓，家在湖州長城。天性喜歡山水，一聽到有奇麗的景觀，不遠千里而往，他恣縱豪放未曾安穩住過。貞元乙丑年三月，遊覽永嘉，得病而死。憑平時與吳興的沈萇友好。萇夢見憑臉色憔悴，說："我遊覽到永嘉，苦於疾病將睡去，你是我的知己，願把家事託付於你。"萇很悲痛。又敘說過去的歡樂，平靜地說了很久，於是談論文章，說些虛無的事，對萇說："贈送你浮雲詩一篇，用來寄託我的情懷。"詩寫道："虛虛復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象，吾亦非吾躬。"悲吟多遍。臨去時說："我的船已開來，明天午時到這裏。"招手離去，到醒覺，記憶特別清楚，就寫下記錄它。按期憑的喪船到。萇撫摸着遺孤而痛哭。加倍拿禮物資助辦喪事。詞人楊丹爲他寫墓誌，備辦表彰讓神感知。墓誌銘寫道："篤生府君，美秀而文。沒而不起，寄音浮雲。"

潯陽李生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潯陽，途次商洛。會漢南節使入覲，爲道騎所迫。四顧唯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徒。見荊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過，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幾何，乃嘆曰："吾之寄是，豈非命哉？"於是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第南歸，至此爲府公前驅所迫，既不得進，又不得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既而閒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洞見。又有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漸近，乃一女子，妝飾嚴麗，短不盡尺，至殯宮南，入穴中。生且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歡，不足甚矣。"其人乃去，歸殯宮下。生明日至逆族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爲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出宣室志）

【譯文】

李生，貞元年間，考舉進士，落榜回潯陽，途經商洛，適逢漢南節使入京會見天子，被道騎所逼迫，四外望去只有蒼山萬重，不知道應到哪裏去。當時天晚馬累，沒有僕人，只見深深的荊棘，有殯宮在那裏。李生於是藏匿在那裏，節使已經過去，才向前去。又不知道路途多少，就嘆息說："我就住在這裏，難道不是命嗎？"於是停止在殯宮中。先拜謝而禱告說："我家住在廬山，落第向南回家，到這被府公前驅所逼迫，既不能前進，又不能後退，這纔來到這裏，鬼魂如果有知，希望能容納一個夜晚的安歇。"接着四下閒看，當時風清月朗，即使郊野幾里，都可以看見。另有殯宮，在百步以外，彷彿看見一人，漸漸走近。是一個女子，妝飾端整美麗，身高不足一尺，到殯宮南面，進入墓穴中。李生聽之，聽到她說："金華夫人奉告崔女郎，今晚風月美好，可以觀望，時機再難得到，希望稍微留作紀念。"穴中應答說："適值有貴客，住在我的館舍，我不忍心離去，違背一夕的歡樂，不是特別可惜的。"那人才離去。李生第二天到客舍打聽，有了解的，這是博陵崔氏女兒，跟隨父親做江南尉，到這而死，於是埋葬在那裏，李生感激她，用酒食祭奠後而離去。

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

韓弇 盧頊 李章武

韓弇

河中節度使侍中渾瑊與西蕃會盟，蕃戎背（"背"原作"皆"，據明抄本改。）信，掌書記韓弇遇害。弇素與櫟陽尉李績友，因晝寢，忽夢弇被髮披衣，面目盡血。績初不識，乃稱姓名，相勞勉如平生。謂績曰："今從禿髮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苦不可言，間來奉詣耳。別後有一詩奉呈。"悲吟曰："我有敵國仇，無人可爲雪。每至秦隴頭，遊魂自鳴咽。"臨別，謂績曰："吾久飢渴，君至明日午時，於宅西南，爲置酒饌錢物，亦平生之分盡矣。"績許之，及覺。（"覺"字據明抄本補。）悲愴待旦。至午時，如言祭之。忽有黑風自西來，旋轉筵上，飄捲紙錢及酒食皆飛去。舉邑人觀之，時貞元四年。（出《河東記》）

【譯文】

河中節度使侍中渾瑊同西蕃結盟。西蕃背信棄義，掌書記韓弇被害。韓弇平素同櫟陽尉李績友好，在白天睡覺，忽然夢見韓弇頭髮散亂披着衣服，臉面都是血。李績開始沒認出來，於是自報姓名，煩勞盡力象平生一樣。現在跟隨禿髮大使鎮守漳河，憔悴窘困受辱不可言狀，祕密地來到你這裏。分別後有一詩相贈，他悲傷地吟道："我有敵國仇，無人可爲雪。每至秦隴頭，遊魂自鳴咽。"臨別時，對李績說："我已很久又餓又渴，你到明天午時，在屋子的西南方，給置辦酒食錢物，也盡了我們平生的情分。"李績答應了，到睡醒，悲傷悽愴直到早晨，到了午時，象說的那樣祭奠。忽然有黑風從西邊來，旋轉在宴席上。紙錢和酒食都被風捲走飛去。全城的人都看見了，時間是貞元四年。

盧頊

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於錢塘，妻弘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安養寺。頊宅於寺之北里，有家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頊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堰去其宅數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常有一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裙，蓬髮曳漆履，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須臾，婦人至，顧見牀下炭，怒謂小金曰："有炭而焚煙燻我，何也？"舉足踏火，火即滅。以手批小金，小金絕倒於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歲，在旁大駭，馳報於家。家人至，已失婦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僵強如束。命巫人祀之，釋然。如是具陳其事。居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尖嘴捲尾，尾類犬，身斑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貓兒？"小金曰："素無爲之，奈何？"復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撲滅。童子奔歸以報，家人至，小金復瞑然。又祝之，隨而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至寺門外，寺殿後有一塔，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甚盛。佇立而觀之，即覺身不自制。須臾，車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馬，問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對答。二人舉扶階上，不令損。紫衣者駐馬，促後騎曰："可速行，冷落他（"落"字原空缺，"他"原作"地"，據明抄本補改）筵饌。"小金問傍人曰："行何適？"人曰："過大雲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其院中人來，方見小金倒於階上，復驚異載歸，祀酹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盧家方備粢盛之具，其婦人鬼倏閃於牖戶之間。以其鬧，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擊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怠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叫，婦人怒曰："作餅子，何不啖我？"家人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即言"還你"，遂擲窗有聲，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幹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懼，方食，遂夾一枚餛飩，置戶限上，祝之。於時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喫餫飩，以兩手拒地，合面於餫飩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鹽官縣，若得一頓餫飩，及顧船錢，則不來。"盧生如言，遂訣別而去。方欲焚錢財之時，已見婦人背上負錢。焚畢而去，小金遂釋然。居間者，小金母先患風疾，不能言，忽於廚中應諾，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摳衣闊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驚，花容即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遣來，傳語娘子，別久好在。楊郎，盧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來。"盧生具傳，懇辭以留，受語而出門。久之，覆命曰："楊郎見傳語，切令不用也，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言："楊郎在養安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又問："楊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東鄰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罰作蛇身。今在天竺寺褚樹中有穴，久而能變化通靈，故化作婦人。"又問："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何物？"言"野狸"。遂辭去。即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鑊八。問："鑊八是何人？"雲："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禍否？"答曰："如他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點爾作客。"雲："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汝則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秀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樣，繡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八口，一伴四口，又截頭髮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厄側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爲除之。"老人曰："易耳。"即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則如黑漆，染指上。便背上點二灸處。小金方醒，具說其事，即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頊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焉有聖賢，來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卻喚我作鬼魅也，吾亦不計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戶。然至三月末，當須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有逃戶。"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興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凡孝有靈筵，神道交通，他則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暗處，汝則易衣而潛去也。"小金曰："諾。聖賢前度灸背，當時獲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復於崑崙手掌中研黑，點腰間一處而去。悟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差。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後無事。（出《通幽錄》）

【譯文】

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住在錢塘，妻子是弘農的楊氏。她的婆婆王氏，早年出家，住在縣城的安養寺。頊的住宅在寺廟的北邊的鄉里。有個家奴叫小金，年齡十五六歲。頊家境貧寒，在郡內部西堰酬借食物。堰距離他的住宅幾十步遠。每次讓小金在堰主持事情，常常有一個婦人不知從何處而來，年齡有四十多歲，穿着青綠色的衣裙，蓬鬆頭髮拖着黑鞋，直到小金前坐下，自稱姓朱，排行十二，很久才離去。如此多日。當時天氣寒冷，小金點火取暖。一會兒，婦人到，看見牀下木炭，怒對小金說："有木炭燒煙薰我，爲什麼？"抬腳踏火，火就滅了；用手打小金，小金絕氣倒在地上。小金有個弟弟年僅四五歲，在旁大驚，跑回家報信。家人到，婦人已失去蹤影。小金閉上眼睛的樣子象睡覺，身體僵硬象被捆住。讓巫人祭祀禱告，才恢復原樣，如此這般述說那些事情。過了幾天，婦人來，抱着一物象狸的樣子，可是尖嘴卷尾巴，尾巴象狗，身上的斑紋象虎。對小金說："爲啥不餵我貓？"小金說："從來沒有做過，怎麼辦？"又用手打她，小金又倒地，火也撲滅了。童子跑回家報信。家人來到。小金又閉眼象睡着的樣子，又禱告，隨後又復原。從此不讓她到堰上去。以後過了幾天，讓小金帶領船到寺廟迎接外婆。船到了寺門外邊，寺殿後有座塔，小金忽然看見塔下有車馬，朱紫顏色非常盛美。站立觀看，就覺得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一會兒，車馬出來，左右驚退，小金於是倒在地上。看見一穿紫衣人策馬，問小金是什麼人，旁邊有一人回答。二人抬扶到臺階上，不讓損害。紫衣人停馬，督促後邊騎馬的人說："快點走，別管她（筵饌）。"小金問旁邊的說："到哪裏去？"那人說："到大雲寺寺主家。"一會兒，車馬過完。那院中人過來，纔看見小金倒在臺階上。又很驚異用車拉回家，祭奠後才甦醒。這天晚上是冬至除夜，盧家正準備盛大祭祀供品的器具。那婦人象鬼似的突然閃到門窗之間，憑着吵鬧，也不能進去。盧生把二虎目系在小金左右臂。夜深，家人疲乏睡覺。婦人忽又飄然而來，小金驚叫。婦人怒道："做餅子，爲什麼不讓我喫？"家人驚起，小金才醒，而左臂失去一虎目。忽然窗外就說還你，接着有擲到窗上的聲音，用燭照果然得到，過後幾天看它，用帛裹個幹茄子，不是虎目。冬至才亮天，有個女巫來坐，說那事未完。婦人又來，小金又昏睡過去。那女巫非常害怕。才喫，於是夾起一個餛飩，放到門檻上禱祝。在這時小金笑道，笑朱十二喫餛飩，用兩手抓地，臉對着餛飩用嘴吸它。盧生用古鏡照她，小金於是哭泣。說朱十二母在鹽官縣，要得到一頓餛飩，又想到船錢，就不能再來。盧生遵從她的話，於是告別而離去。正要燒錢財之時，已看見婦人背上揹着錢，焚化完而離去。小金於是恢復原樣。住在這裏，小金母親從前患中風病，不能說話，忽然在廚房中應答。就入屋，情意懇切地說話。出了大門，過了很久，提起衣襟大步而進，象人騎馬的樣子，直到堂前而拜說："花容請安。"全家大驚。花容是楊家的舊婢女，死了十多年，話語行動很象她，於是問花容："從哪裏來？"答道："楊郎派來，傳話給娘子，久別安在，楊郎是盧生的舅舅，要小金母子，所以派我來取人。"盧生備好傳語，懇切要求留下。接受傳語而出門，過了許久，回覆命令說："楊郎見到傳語，就令不用了，趕緊做紙人代替她們。"按着說的剪紙人，寫上她們的名字，焚燒。又說楊郎在養安寺塔上，與楊二郎平起平坐。又問楊二郎是什麼人，回答說，是神人。還有木下三郎，也在那裏。又問小金看見的車馬裏是什麼人，回答說，是精靈，原來是東鄰吳家阿嫂朱氏，平生狠毒，被罰作蛇身，現在在天竺寺楮樹中有洞穴，時間久了能變化通靈氣，所以能變作婦人。又問既然是蛇身，怎麼能有衣裳穿？回答說，從某家墳裏偷來。又問先前抱來的是什麼東西，說是野狸。要告辭離去，酌了一杯酒讓他喝，喝完，又要一杯給門前的鑊八。問鑊八是什麼人，說是楊二郎的下行官。又問出入如此，人遇上他都是禍患吧？答曰："象他楊二郎等神物，出入象風象雨，在虛幻中，向下看人象螻蟻的樣了，生命力衰弱的則自有禍呀，他也無意這樣。"說完離去，到門口才醒。醒後問她，全不知道。後來小金夜間夢見一位老人，騎着大獅子，獅子象文殊天尊的坐騎，毛色光彩奪目精神振奮行動迅速，不可直視。旁邊有兩個家奴拿着繮繩。老人對小金說："我聽說你被鬼纏繞，特意不遠萬里來救你。你現在是衰弱苦難之年，所以鬼點你作客，說是以取錢應付罷了。你如果不遇上我來，到四月份，將被埋在地下，你就避免不了死去。你在某天拾到繡佛子了嗎？"小金曰："是的。""你照這個樣子，繡七個佛子，七口幡子。"說完，又說："作八口，我說錯了，八口，一半四口，再剪下頭髮少許，燒香供奉它，那苦難就解除了。"小金說："接受教誨了。現在苦於腰背疼痛，不可忍受，你發發慈悲給除掉。"老人說："容易呀。"就讓家奴上前，讓展開手，在手掌磨手指，就象黑漆，站在指上，在背上點了兩穴位。小金才醒，全部述說那些事情，馬上製作佛與幡。看背上，確實有兩個點處，於是鍼灸，背痛立刻消失，盧頊秉性剛直，不信那事。又罵道："那有聖賢，來救一個婢女，這一定是鬼。"那夜又夢見老人說："我可憐你疾病危險，這纔來救你，你那愚蠢的主人，卻說我是鬼魅，我也不計較這事。你到四月，必死，然而到三月末，應離開杭州地界而逃避。那鬼神所管轄的，州縣各不相同，就好象人有逃戶的。"小金說："到餘杭可以嗎？"老人說："餘杭也屬杭州呵，有什麼益處？"又說："嘉興可以嗎？"說："可以。"老人問："你到嘉興投奔誰家？"回答說："某家有親屬關係，想投奔他。"老人說："某家有孝，你現在避鬼，還投奔有鬼人家，有什麼好處？凡是守孝的有靈筵，神道交往，他就知道你的所在。你投奔吉祥人家，纔可以。關於脫掉你所愛惜的衣服一事，剪去衣身，留着領縫襟帶，其餘部分都去掉，扎一個草人讓它穿上，放到屋子的陰暗處。你換上衣服偷偷地離去。"小金說："是，聖賢前次鍼灸背部，當時病好，現在還苦於腰痛。"老人說："我以前不根除你的腰痛病，讓你知道有我，你現在要根除嗎？"又在家奴手掌中研出黑色，點腰一處而離去。醒後驗證，確實有點的痕跡。又病癒。那以後婦人也不來了。到了三月末，按照說的偷偷地到了嘉興，從那以後無事。

李章武

李章武，字飛卿，（"卿"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皆得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容貌閒美，即之溫然。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訪辨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女甚美，因紿信雲："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即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系事，先歸長安，殷勤敘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又贈詩曰："捻指環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玩，循環無終極。"章有僕楊果者，子婦齎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邽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回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闃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或廢業即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集，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雲："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雲："某姓楊，第六，爲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傔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裏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雲：'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蓆。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覆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祗奉，並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到此，願申九泉啣恨，千古睽離之嘆。仍乞留止此，冀神會於彷彿之中。'"章武乃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絪席，忽有一婦人持帚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者，雲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即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深，將見會。恐生怪怖，致使相聞。"章武許諾，雲："章武所由來者，正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言畢，執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即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牀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南"原作"西"，據明抄本改。）隅。旋聞室北角窸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歲，即可辨其狀。視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牀，迎擁攜手，款若平生之歡。自雲："在冥錄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匿，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即懇託在鄰婦楊氏，雲："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卻入室，自於裙帶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於西嶽與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以相授，雲：'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回抱，終無從此訣。"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並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嘆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閒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敘別訖，遂卻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雲："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卻自下邽歸長安武定堡。下邽郡官與張元宗攜酒宴飲。既酣，章武懷念，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惆悵古城邊。蕭條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郡官別。獨行數里，又自吟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雲："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惑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助話，亦感其誠而賦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閒召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不（"不"原作"亦"，據明抄本改。）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檞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雲："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耳。"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玩移時，雲："此天上之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后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出李景亮爲作傳）

【譯文】

李章武，字飛卿，他的祖先是中山人。生來敏捷博學，遇事就弄明白，工於文章學問，都達到極高程度。雖然志大清高，可是不願整潔修飾，而容貌文雅俊美，又很溫和。與清河的崔信友好，崔信也是個高雅的人，聚集了很多古物，因爲章武精明敏慧，每當拜訪辨別談論，都能透徹地說明其玄妙，研究其根本，當時人把他比作張華。貞元三年，崔信擔任華州別駕。章武從長安來到這裏，住了幾天，外出旅遊，在市北街上看見一婦人很美，於是欺騙崔信說，需要在城外與親朋故友在一起。於是在美人家租了房子，主人姓王，那美人是他兒媳婦。喜歡並和她私通。住了一個多月，所花費的價值計有三萬多，而爲他的兒媳婦所花費的還要加倍。不久兩人心意和諧，感情好到密不可分。不久，章武涉及一件事情，告別回長安。情意懇切深厚的話別，章武留給她交頸鴛鴦綺一匹，又贈詩道："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婦人答謝白玉環一個，又贈詩道："捻指環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玩，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個僕人叫楊果，婦人給他錢一千用來獎勵他做事勤奮。分別後，已經八九年，也沒有與她通信息。到了貞元十一年，因爲友人張元宋住在下邽縣，章武又從京城去與元會面。忽然想起從前相好的，就回轉車渡過渭水去拜訪。天黑到華州，要住在王氏家。到她家門，寂靜沒有行跡，只是在外面有遺棄的牀罷了。章武以爲下到鄉里或者停業務農，暫時住在郊外，或者親朋好友邀請聚會，還沒回來，只停在她門前。將要離別到其它房舍，看見東鄰的婦人，走近詢問她。說："王氏的長者，拋棄全部家業而外出遊覽，他的兒媳婦死去已兩年了。"又詳細和她談，她說："我姓楊，排行第六，是東阾的妻子。"又問他姓啥，章武完全告訴她。又說："從前曾有僕人楊名果的嗎？"答："有。"於是哭訴道："我做裏中的媳婦五年，與王氏友好，她曾說：'我家猶如旅舍，看到的人很多，其中來往調戲的人，都用盡了錢財，甜言海誓，未曾動心。不久，有個李十八郎，曾經住在我家，我初見他，不覺自失於他，以後於是與他私通，確實蒙受他的歡心喜愛，現在和他分別多年了，想念他的心，有時全天不喫飯，整夜睡不着。我家人本不可託咐，又苦於李郎非東即西地四處奔波，也就無相見之望了。倘或有來到的，希望靠形貌姓名探求他，如無差錯，拜託進獻，並說明深意，只要有僕伕楊果的就是。'不過二三年，婦人患病，臨死，又拜託說：'我本出身寒微，曾蒙君子厚愛，心常感激想念，久而成疾，自己料想不能活好。從前所託咐的，萬一到這，請申明九泉含恨，千古離別的嗟嘆。仍然要求留在這裏，希望在彷彿之中神會。'"章武要求鄰婦給開門。讓跟從的人買柴草食品，正要整理牀蓆，忽然有一個婦人拿着笤帚出房掃地，鄰婦也不認識她。章武於是問跟從的人，說是屋裏的人。又走近問她，就慢慢地說："王家死亡的媳婦，感謝你的恩重情深，纔來與你相會，恐怕你怪異害怕，特意讓你知道。"章武答應說："章武來此的原因，正是爲此。雖然是陰陽殊途，人都顧忌和畏懼，可是思念情深，確實不能懷疑。"說完，拿笤帚人高興而去，徘徊門前，立即不見了。就準備了酒食，呼喚祭祀。自己喫喝完，安息就寢。到二更左右，燈在牀的東南處，忽然稍暗，如此多次。章武心知有變故，於是讓挪移燈燭背牆，放到屋子的東南角。很快就聽到屋子的北角有窸窣的聲響。好象有人影，慢慢地來到。距五六步遠，就可分辨清她的形狀，看她衣服，是主人的兒媳，與從前相見沒有兩樣。只是舉止浮躁，音調輕清罷了。章武下牀，迎接擁抱拉手，懇切盡象平生的歡樂。自說道："在冥府以來，都忘掉了親戚，只是相念你的心，象從前平常一樣。"章武加倍與她親熱，她也沒有其它兩樣。只是多次讓人看啓明星，如果出來，就必須回去，不可久住。每次交歡的空閒，就懇切拜託在鄰婦楊氏上，說："不是這個人，誰能明白幽深的遺憾。"到了五更，有人告訴應該回去了。婦人哭泣下牀，與章武挽臂出門，仰望天空，於是嗚咽悲怨。退回屋，自在裙帶上解下錦囊，從囊中取出一物贈給他。那顏色紺碧，質堅緊密，象玉而且涼，狀如小葉。章武不認識它。婦人說："這就是所說的靺鞨寶，出自崑崙玄圃中，那也不易得。我最近在西嶽與玉京夫人玩，看見此物在衆寶璫上，喜愛問她。夫人於是把它送給我。說：'洞天羣仙得到這個寶貝，都是光榮。'因爲你信奉玄道，有精深知識，所以把它獻給你，經常希望你把它當成寶貝，這不是人間有的。於是贈詩道："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回報，終無從此訣。"章武取出白玉寶簪一個用來酬謝她，並答詩道："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嘆去何之"於是相持哭泣。過了好久，婦人又贈詩道："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閒窮泉。"章武答道："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衷情地話別完，她就向西北角走去。走了幾步，還回頭看看擦拭眼淚，說："李郎不要捨棄我，想到我這泉下人。"又哽咽佇立，看天要亮了，急忙奔到角落，便不見了。只有深遠的空屋，寒燈半滅罷了。章武整頓行裝，將要從邽迴歸長安武定堡。下邽郡官和張元宗攜酒設宴。已酬，章武懷念，於是即事賦詩道："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惆悵古城邊。蕭條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罷，與郡官告別，獨自行走幾里，又自己吟誦。忽然聽到空中有人讚賞，音調悽惻。再仔細聽，是王氏兒媳。自己說道："冥府中各有地界，現在在此分別，沒有再相會的日子，知道你思念我，因此冒着陰司責罰的危險，遠道而來送行，你千萬要自愛。"章武越加困惑。等到了長安，與道友隴西李助談話，也感激她的誠意而賦道："石沉遼海闊，劍別楚無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后來在東平丞相府做事，空閒時召令玉工看他所得的靺鞨寶。玉工不懂，不敢雕刻。後來奉命到大梁去，又召令玉工，粗略能辨識，於是根據它的形狀，雕成檞葉象。奉命到京城去，每每把這一寶物放在懷裏。到了市東街上，側然看見一個胡僧，忽然靠近馬叩頭說："你有寶玉在懷裏，請求看一看。"就領他到安靜的地方拿出讓他看。僧捧着欣賞時，說："這是天上極好的寶物，不是人間有的。"章武后來到華州，探望贈送給楊六娘，至今沒有絕斷。

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李俊 李赤 韋浦 鄭馴 魏朋 道政坊宅 鄭瓊羅

李俊

嶽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國子祭酒包佶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俊將候佶，里門未開，立馬門側。旁有賣糕者，其氣燭燭。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檄者，小囊氈帽，坐於其側，頗有欲糕之色。俊爲買而食之，客甚喜，啗數片。俄而里門開，衆競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間。"俊下聽之。"某乃冥之吏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者亦十年。今復無名，豈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錄耗半，且多屯剝，才獲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於冥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名，俊欲揩（"揩"原作"指"，據明抄本改。）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乃揩去"溫"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即而俊詣佶，佶未冠，聞俊（"俊"原作"佶"，據明抄本改。）來怒，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頻見問："吾其輕言者耶？"俊再拜對曰："俊懇於名者，若（明抄本"若"作"受"）恩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責奉謁。"佶唯唯，色猶不平。俊愈憂之。乃變服伺佶出隨之，經皇城東此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佶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荊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妄於某，蓋以某官閒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遂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恃深顧，處於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揩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矣。"遂揩去"溫"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赴糕客之約。追暮將歸，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爲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其止之，某背實有重杖者。俊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後筮仕之後，追勘貶降，不絕於道。才得嶽州刺史，未幾而終。（出《續玄怪錄》）

【譯文】

嶽州刺史李俊當年考進士，連續多次沒有考中。貞元二年，有個舊友是國子監祭酒包佶，通報給主事，幫助成就功名。發榜前一天，應當把名字通報給執政。剛五更，李俊就等候包佶。里門沒開，停馬在門旁。旁邊有個賣糕的，那糕熱氣騰騰。有一個小吏好象外地來投遞文書的，拿着小袋，頭戴氈帽，坐在他的旁邊，很有要喫糕的神色。李俊買糕讓他喫，客人很高興，吃了幾片。一會兒里門打開，衆人都走出來。客人獨自靠着李俊的馬說："請讓我悄悄地告訴你。"俊低下聽他說："我是冥府送進士榜的小吏，你不是那夥人。"俊說："是的"。說："送堂上的榜在這裏，你可自己尋找。"於是拿出來讓他看。沒有李俊的名，低頭哭泣道："苦心讀書作文章，二十多年，一同計謀的也十年了。今又沒名，難道終身也不能成名嗎？"客說："你成名，在十年之後，官位很高，現在要得到它，也並不難，只是在本冊沒有多大希望，而且多遭遇不幸，才能獲得一郡，怎麼樣？"俊說："所要追求的是功名，功名得到就滿足了。"客說："可以向冥吏稍微賄賂一下，就在這上面，找同姓換掉他的名字，可以嗎？"俊問多少錢可以。說："陰間的錢三萬貫，我感謝你的恩惠而誠心告訴你，那錢不是我敢要的，將給牘吏，明天午時送錢就可以。"又給他筆，讓俊自己看。上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的名字，俊要擦去。客急忙說："不可以，這個人奉祿重，不能輕易改動。"又在他的下面有李溫的名字。客說："可以。"便擦去溫字，寫上俊字。客就急忙捲起而走說："不要失約。"不久之後李俊到包佶處。佶沒戴帽子，聽說俊來而惱怒，出來說："我和主詞交情深，一句話狀元就可得到，你爲什麼特別急躁，頻頻來問，我是輕易說話的人嗎？。俊再拜回答說："俊對功名懇切，你的恩德決定在此一朝，現在是呈送榜文的早晨，冒着責怪來拜見。"佶答應了，怒聲還沒平息，俊更加擔心，就靈活服侍等佶出跟隨着。經過皇城東北角，遇着一個禮部官吏懷揣那榜文，將要到中出，佶打揖問道："以前和你說的辦沒辦？"禮部官說："本來知道得罪，負荊也不足謝罪。可是迫於超過我的權限，難於符號應你的要求。"佶自以爲交情深厚，心想不會有阻擋。聽了憤怒說道："季布所以在天下聞名，是因爲能夠說話算數，現在你說話不算數按到我身上，大概是認爲我沒用了，平生的交情，今天斷絕！"不打揖而走。禮部官忙追他說："迫於豪門權貴，留不得，我憑着長遠的考慮，在形體之外，被責怪如此，寧可得罪於權右了，請共同尋找榜，擦名填上他。"祭酒打開榜，看見李夷簡，要擦。禮部官急忙說："此人是宰相安排的，不能擦去。"指那下邊的李溫說："可以。"遂擦溫字，寫上俊字。等到榜發出，俊名果然在以前所指的地方。那天午時，隨着大家參拜謝恩，沒能按照糕客的要求去辦。天將晚纔回去，在路上遇見糕客，哭泣着讓看他的背並說道："被你耽誤，挨杖打了。牘吏將要進行調查，我再沒有其它的要求，讓我們共同制止他。"糕客的背確實在重重杖打的痕跡。俊驚恐謝罪，並且說："該怎麼辦呢？"客說："明天午時，送五萬緡錢，亦可無追查的災難。"俊說："是。"等到時焚化了，就再沒看見。可是李俊初次做官以後，追查貶謫降職，不斷髮生，纔得到嶽州刺史，不久就死了。

李赤

貞元中，吳郡進士李赤者，與趙敏之相同遊閩。行及衢之信安，去縣三十里，宿於館廳。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赤於睡中蹶起下階，與之揖讓。良久既上廳，開篋取紙筆，作一書與其親，雲："某爲郭氏所選爲婿。"詞旨重疊，訖，乃封於篋中。復下庭，婦人抽其巾縊之，敏之走出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乃視其書，赤如夢中所爲。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驛，白晝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廁，見赤坐於牀，大怒敏之曰："方當禮謝，爲爾所驚。"浹日至閩，屬寮有與赤遊舊者，設燕飲次，又失赤。敏之疾於廁，見赤僵仆於地，氣已絕矣。（出《獨異志》）

【譯文】

貞元年間，吳郡進士李赤，與趙敏之到閩遊覽。走到衢州的信安，距離縣城三十里，住在館驛裏。夜半，忽然有一個婦人進到院中，赤在睡夢中急忙起來走下臺階，與她行揖讓禮節。過了很久才進屋，打開書箱，拿出紙筆，寫了一封信給他父母，說："我被郭氏選作女婿。"詞意重迭，寫完，就把信封在書篋中，又下到庭院。婦人抽出巾帶勒他。敏之跑出大叫，婦人就收起巾帶跑了。等到看那書信，赤象夢中所做的。第二天，又一起出遊，向南住在建中驛。白天赤又失蹤，敏之就急忙到茅房，看見赤坐在牀上，非常生氣地說道："正要以禮相謝，被你驚醒了。"十天後到達閩，屬下有和赤交遊的舊友，設宴飲酒的地方，又失去了赤。敏之又急忙到茅房去找，看見赤僵硬地倒在地上，氣已經斷了。

韋浦

韋浦者，自壽州士曹赴選，至閿鄉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歸元昶，常力鞭轡之任，願備門下廝養卒。"浦視之，衣甚垢而神彩爽邁，因謂曰："爾何從而至？"對曰："某早蒙馮六郎職在河中，歲月頗多，給事亦勤，甚見親任。昨六郎絳州軒轅四郎同至此，求卞判官買腰帶。某於其下丐茶酒直，遂有言語相及。六郎謂某有所欺，斥留於此。某傭賤，復鮮資用，非有符牒，不能越關禁。伏知二十二郎將西去，償因而獲歸，爲願足矣。或不棄頑下，終賜鞭驅，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許之。食畢，乃行十數里，承順指顧，無不先意，浦極謂得人。俄而憩於茶肆，有扁乘數十適至，方解轅縱牛，齕草路邊。歸趨過牛羣，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鳴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見，遽將求醫，歸謂曰："吾常爲獸醫，爲爾療此牛。"即於牆下捻碎少許土，傅牛腳上，因疾驅數十步，牛遂如故。衆皆興嘆。其主乃賞（"賞"原作"買"，據明抄本改。）茶二斤，即進於浦曰："庸奴幸蒙見諾，思以薄伎所獲，傚獻芹者。"浦益憐之。次於潼關，主人有稚兒戲於門下，乃見歸以手挃其背，稚兒即驚悶絕，食頃不寤。主人曰："是狀爲中惡。"疾呼二孃，久方至。二孃巫者也，至則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傳語主人，此客鬼爲崇，吾且錄之矣。"言其狀與服色，真歸也。又曰："若以蘭湯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兒立愈。浦見歸所爲，已惡之。及巫者有說，呼則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旁忽見元昶，破弊紫衫，有若負而顧步甚重，曰："某不敢以爲羞恥，便不見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復言，已見責於華嶽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即金天也。某爲此界，不果閒行，受笞至重。方見二十二郎，到京當得本處縣令，無足憂也。他日亦此佇還車耳。"浦雲："爾前所說馮六郎等，豈皆人也？"歸曰："馮六郎名夷，即河伯，軒轅天子之愛子也。卞判官名和，即昔刖足者也。善別寶，地府以爲荊山玉使判官，軒轅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馮六郎意。今日迍躓，實此之由。"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故黃帝四子，軒轅四郎，即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選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雖無所覩，肸饗如有物焉。（出《河東記》）

【譯文】

韋浦，從壽州士曹去候選。到達閿鄉旅館裏，正要喫飯，忽有一人上前拜見說："我是歸元昶，平常做馬伕工作，希望在你門下做個馬伕。"浦看他衣服很髒，可是精神豪爽超逸。於是對他說："你從哪裏來？"回答說："我以前在馮六郎處任職在河中，時間很長了，辦事也勤快，很被信任。昨天六郎和絳轅四郎一同到這裏，求卞判官買腰帶，我在他下邊要茶酒錢，就有言語相撞。六郎認爲我有所欺騙他，驅逐我留在這裏。我平庸低賤，又少錢物，沒有符牒，不能過關禁。我知二十二郎將向西去，能夠得到歸，做爲願望就滿足了，如不嫌棄我，讓我爲你揚鞭策馬，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就是十分榮幸了！"浦答應了他。喫完飯，才走了十幾裏，按照指點，沒有不如意的，浦認爲真正得到了人才。不久在茶館裏休息。有扁乘幾十輛來到這裏，才解開車轅放牛，在路邊喫草。歸快步走過牛羣，用手打一牛足。牛就鳴叫疼痛不能前行。主人開始沒看見他，就要找獸醫。歸對他說："我曾經當過獸醫，給你治療這頭牛。"就在牆下捻碎少量土，敷在牛腳上。又讓快跑幾十步，牛便如從前一樣，大家都讚歎不已。那主人就賞了二斤茶葉。歸走到浦前說："平凡的奴才幸蒙你允許同行，想用小小的伎倆所獲得的，敬獻給你。"浦更加喜歡他。住在潼關，主人有個小兒子在門前玩，就見歸用手撞他心背，小兒就驚嚇沒氣，一頓飯的時間沒醒。主人說，這狀態是中邪，趕緊叫二孃，很久纔到。二孃是巫婆，到了就用琵琶迎神，呵欠噴嚏了好久，曰："三郎到了，傳告主人，這是外鬼作崇。我記錄他了。"說他的形狀和衣服顏色，真是歸。又說："如果用蘭湯給他洗澡，這病患就消除了。"按照說的去做，小兒立刻就好了。浦看歸所做的事情，已經厭惡了。想告訴巫婆，呼叫她卻已經晚了。第二天又走，停留在赤水西。路旁忽然看見歸之昶，破料的紫衫，好象揹負東西腳步沉重，說："我不敢因爲羞恥，便不見二十二郎，我是鬼。昨天的事，不敢再說，已被華嶽神君責罰了。巫者所說的三郎，就是金天，我是此地界的，不敢果決閒走，受笞打到這麼重，才見二十二郎。你到京能得到擔任本處縣令，沒有什麼可以擔憂的，他日還在這佇立等你回還的車騎。"浦說："你以前所說的馮六郎等，難道都是人嗎？"歸說："馮六郎名叫夷，就是阿神，是軒轅天子的受子；卞判官名叫和，就是從前刖足的，善於區分寶貝，地府讓他做荊山玉使判官。軒轅家奴客，小事不能互相容忍，就命令我讓馮六郎失意。今天艱難不利，實在是這緣由。"浦說："馮爲什麼得第六？"說："馮是水官，水成數是六。故黃帝有四個兒子，軒轅是四子，就他是最小的。"浦那年被選作霍丘縣令，與他所言相合。上任途中來到這裏，雖然什麼也沒看，大的宴會好象有鬼在那裏。

鄭馴

鄭馴，貞元中進士擢第，調補門下典儀，第三十五。莊居在華陰縣南五六里，爲一縣之勝。馴兄弟四人，曰駉，曰驥，曰騊。騊與馴，有科名時譽，縣大夫泊邑客無不傾向之。馴與渭橋給納（"納"原作"給"，據明抄本改。）判官高叔讓中外相厚，時往求丐。高爲設鱠食，其夜，暴病霍亂而卒。時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即爲具棺槨衾禭斂之，冥器奴馬，無不精備。題冥器童背，一曰鷹兒，一曰鶻子。馬有青色者，題雲撒豆搃。十數日，柩歸華陰別墅。時邑客李道古遊虢川半月矣，未知訓之死也。回至潼關西永豐倉路，忽逢馴自北來。車僕甚盛，李曰："別來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氣忻然謂李曰："多荷渭橋老高所致。"即呼二童鷹兒、鶻子參李大郎。戲謂曰："明時文士，乃蓄鷹鶻耶？"馴又指所乘馬曰："兼請看僕撒豆搃。"李曰："僕頗有羨色如何？"馴曰："但勤修令德，致之何難。"乃相與並轡，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馴以馬策過曰："去家咫尺，何必食爲。"有頃，到華陰岳廟東。馴揖李曰："自此逕路歸矣。"李曰："且相隨至縣，幸不迴路。"馴曰："僕離家半月，還要早歸。"固不肯過岳廟。須臾，李至縣，問吏曰："令與諸官何在？"曰："適往縣南慰鄭三十四郎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鄭三十五郎，今月初向渭橋亡，神柩昨夜歸莊耳。"李囅然曰："我適與鄭偕自潼關來。"一縣人吏皆曰不虛，李愕然，猶未之信，即策馬疾馳，往鄭莊。中路逢縣吏崔頻、縣丞裴懸、主簿盧士瓊、縣尉莊儒，及其弟莊古、邑客韋納、郭存中，並自鄭莊回。立馬敘言，李乃大驚，良久方能言，且憂身之及禍。後往來者。往往於京城中鬧處相逢，行李僕馬，不異李之所見，而不復有言。（出《河東集》）

【譯文】

鄭馴，貞元年間考中進士，調補門下典儀，排行第三十五。莊園在華陰縣南五六里處，是一縣的勝地。馴有兄弟四人，叫駉、叫驥、叫騊。騊和馴，有科名和名望。縣大夫到邑客沒有不佩服他的。馴與渭橋給納判官高叔讓中外交情深厚，時常去求助。高給他做鱠魚喫。那夜，突然得霍亂病而死。當時正是暑天，來不及等他家人，就給他備齊了棺槨衣被後入殮，冥器奴馬無不精心準備。在冥器童子心背上題字，一個叫"鷹兒"，一個叫"鶻子"，馬是青色的，題名"撒豆驄"。十多天，靈柩運回華陰別墅。當時邑客李道古遊覽虢川半月了，不知道馴死。回到潼關西永豐倉。路上，忽然遇到鄭馴從北邊過來，車馬僕從很盛大。李說："分別十來天，行李爲什麼這麼盛大呢？"聲色很高興的樣子對李說："多蒙（謝）渭橋老高給操辦的。"就叫二童子鷹兒、鶻子參拜李大郎。開玩笑說："盛明之時的文人學士，也養鷹和鶻呀？"馴又指所乘的馬說："請看看我的撒豆搃馬。"李曰："我很羨慕你怎麼辦？"訓曰："只要努力修煉美德，得到還有什麼困難？"就共同並排騎馬，到了野狐泉。李想留馴喫飯，馴把馬鞭打過去，說："距離家只有咫尺，何必喫飯呢。"一會兒，到了華陰岳廟東邊，馴向李作揖說："從這小路回去了。"李說："暫且跟隨到縣裏，正好不繞道。"馴說："我離家已半月，還要早點回去。"堅持不肯過岳廟。一會兒，李到了縣裏，問官吏說："縣令和各位官吏在哪裏？"說："到縣南慰問鄭三十四郎去了。"李說："因何事慰問？"吏說："鄭三十五郎，今月初去渭橋死了，靈柩昨夜回莊。"李笑着說："我剛纔和鄭馴一同從潼關來。"一縣人都說這可不能虛言。李很驚愕，還不信他們。就策馬疾馳，前往鄭莊。中途遇見縣吏崔頻、縣丞裴懸、主簿盧土瓊、縣尉莊儒、及其弟莊古、邑客韋納、郭存中，一起從鄭莊回來，停馬敘說，李才大驚，很久才能說出話，擔憂自己將遭災禍。以後來往的人，常常在京城裏熱鬧地方就遇見他，行李僕從馬匹，與李所看見的沒有差異，只是不再說話。

魏朋

建州刺史魏朋，辭滿後，客居南昌。素無詩思，後遇病，迷惑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勿索筆抄詩言："孤憤臨清江，每睹向日晚。松影搖長風，蟾光落巖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爲泉臺客，復此異鄉縣。願言敦疇昔，忽以棄疵賤。"詩意如其亡妻以贈朋也。後十餘日，朋卒。（出《玄怪錄》）

【譯文】

建州刺史魏朋，辭官期滿後，客居在南昌。平素沒有寫詩的心意，後來得病，精神失常，好象有人牽引他，忽然要筆抄寫詩句："孤墳臨清江，每睹向日晚。松影搖長風，蟾光落巖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爲泉臺路，復此異鄉縣。願言敦疇昔，勿以棄疵賤。"詩的意思好象是他的亡妻用來贈送給鄭朋的。後來十多天，鄭朋死了。

道政坊宅

道政裏十字街東，貞元中，有小宅，怪異日見，人居者必大遭兇禍。時進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無患，乃衆誇之雲："僕前程事，可以自得矣。鹹謂此宅兇，於次卿無何有。"李直方聞而答曰："是先輩兇於宅。"人皆大笑。後爲東平節度李師古買爲進奏院。是時東平軍（"軍"原作"君"，據明抄本改。）每賀冬正常五六十人，鷹犬隨之，武將軍吏，烹炰屠宰，悉以爲常。進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負壯氣，詰朝，訪太史丞徐澤。遇早出，遂憩馬於其院。此日東平軍士悉歸，忽見堂上有傴背衣黮緋老人，目且赤而有淚，臨街曝陽。西軒有一衣暗黃裙白褡襠老母，荷擔二籠，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脅骨於其髻爲釵，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爲至此？"老母應曰："高八丈萬福。"遽雲："且闢八丈移去，近來此宅大蹀聒，求住不得也。"章武知音親說，此宅本兇。或雲，章武因此玥粉黛（明抄本"玥"作"而"。"黛"作"飾"。）耳。（出《乾鐉子》）

【譯文】

道政裏十字街東邊，貞元年間，有一小宅院，奇異現象每天都可看見：人住在那裏必然遭到大的災禍。當時進士房次卿租借西院住，一個多月也沒遭禍患。於是大家誇獎說："他的前程，可以順利得到。都說這個宅院兇惡，對於次卿卻沒有什麼。"李直方聽說而答道："這是他比宅院還兇。"衆人大笑。後來被東平節度李師古買做進奏院。這時東平軍每當慶賀冬正常常有五六十人，鷹犬跟隨着，武將軍吏，烹煮屠宰，悉以爲常。進士李章武剛剛及第，憑着年輕力壯，早晨，拜訪太史丞徐澤，正巧他清早外出。於是在那宅院停馬休息。這天東平軍士都回家了，忽然看見堂上有一個曲背穿着褐紅色衣的老人，眼睛發紅而且有淚，靠着臺階曬太陽；西軒有一個穿着暗黃色裙白褡襠的老太婆，肩上擔着兩個籠子，都盛着死人的碎骨和驢馬等骨，又在她的髮髻上插着六七個人脅骨當做髮釵，好象挪動要走。老人叫道："四娘子爲啥到這？"老太婆應道："給高八丈行禮致意"。急忙說："暫且辭別八丈離去，近來這個宅院雜亂吵鬧，不能住下去了。"章武的知心朋友親戚說，這個宅院本來兇惡。有的說：章武因此得到神珠美女。

鄭瓊羅

段文昌從弟某者，貞元末，自信安還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忽外有嗟嘆聲，止息即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沒，遂來楊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頸自殺。市吏子乃潛埋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於楊子令石義，竟不爲理。復見冤氣於江，石尚謂非煙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君琴聲，奇弄翕響，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溫谷，訪內弟樊元則，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一女鬼相隨？請言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窣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好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滿（"滿"原作"旅"，據明抄本改。）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若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污，無復字也。元剛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尺，及聞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敘幽冤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出《酉陽雜俎》）

【譯文】

段文昌堂弟某某，在貞元末年，從信安回洛陽，晚上到達瓜洲，住在船裏。夜深彈琴，忽然聽到外面有嘆息聲。他停止彈琴，嘆息聲便沒有了。象這樣好幾次。他便放鬆了琴絃回去睡覺，夢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形容憔悴，衣裳破舊，女子走上前拜見他說："我姓鄭叫瓊羅，原本住在丹徒，父母早亡，依靠孀嫂。嫂子不幸又死去了，便到楊子尋找姨母。晚上到了客舍，市吏子王惟舉乘着酒醉要強行侮辱我。我知道不能逃脫，便用領巾纏住脖子自殺。市吏子便偷偷地將我埋在魚行的西渠中。那天晚上，我託夢給楊子令石義，他竟然不加理睬。我又讓冤氣出現在江上，石義還說那不是煙的吉凶預兆，畫下來上奏。怨恨存在心裏四十多年了，無人替我昭雪。我父母都擅長彈琴，剛纔聽到您的琴聲，非常和諧，不知不覺便來到這兒。"段某的堂弟找到洛北河清縣溫谷，拜訪他的內弟樊元則。元則會一些特異的法術。住了幾天，元則忽然說："你怎麼有一個女鬼尾隨，請讓我遣走她。"於是張燈燒香作法。一會兒，燈後發出窣窣的聲響。元則說："這是請求紙金。"立即將紙筆投在燈影中。一會兒，整張紙急速落下，在燈前觀看，字跡寫滿在紙上。寫的象七言雜詩，措辭非常悽楚怨恨。元則便令人趕緊記下來，說鬼寫的字不久就會沒有。到了破曉，紙上象被煤弄污了似的，不再有字跡。元則又令人準備了酒菜紙錢，黃昏時在道上焚燒，有風旋轉刮滅，一直被吹到幾尺高，還聽到悲切的哭泣聲。詩一共二百六十二個字，說的都是冤屈的意思話語不太明白，所以此處不載錄了。其中二十八個字說的是："痛填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獨孤穆 華州參軍 趙叔牙 賙濟川

獨孤穆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儀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路北下道（"下道"原作"有導"，據明抄本改。）者，引之而去。穆遂謂曰："曏者粗承顏色，謂可以終接周旋，何乃頓相捨乎？"青衣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爲辭。勿嫌疏漏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備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詢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必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縠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敘故。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相識，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敘，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而識？"初穆聞姓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隋室將軍。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泄，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常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辱罵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戈幹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槍倚檐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污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月古，陵寢露煙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會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嘆，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製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常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曏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讚？"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若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頹波不可收。望夷既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哉吹蕭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笄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讎。邦國已滄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祖，獨以社禝憂。丹血濺黼扆，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黍，盡日悲宗周。玉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願以死節酬。幽顯儻不昧，中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四，悲不自堪者久之。逡巡，青衣數人皆持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淚相對乎？某請充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曰："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阿（"阿"原作"何"，據明抄本改。）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佳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雲："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強記。"穆因以歌諷之曰："金閨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蕭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日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後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狐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佳耦。"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雲："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且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閣，伺曉拜賀。"於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臥內，但覺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爲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宴如初。因問穆曰："承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有何不可乎？"縣主曰："帝既改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兇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都，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迴日，能挈我俱去，葬我洛陽北坡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頹榮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沾巾，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誰陽，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州，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流。"縣主泣謝穆曰："一辰佳貺，永以爲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穆皆與辭訣。既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象。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樹一株以志之。家人索穆頗甚，忽複數日，穆乃入淮南市（"市"原作"京"，據明抄本改）果遇王善交於市，遂獲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爲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曉，穆乃深嘆訝，亦私爲親者言之。時年正月，自江南迴，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善門外。其夜，獨宿於村墅，縣主復至，謂穆曰："遷神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見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睹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亦指之曰："皆君之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爲數千裏遷葬，復倡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車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相見之期至乎？"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出《異聞錄》）

【譯文】

唐朝貞元年間，河南獨孤穆，客居淮南。夜晚到大義縣住宿，未到十里餘，看見侍女乘馬，姿色很美麗。穆稍稍用話調弄她。侍女回答很有風格。一會兒有一輛車從路北下到道上，帶領她離去。穆於是對她說："先前粗略地看到你的姿色，認爲終究可以接應交往，爲什麼立刻要離去呢？"侍女笑着說："羞愧的想法，實在也不過分，只是娘子少年獨居，性情很嚴正，難以答應。"穆於是問娘子姓氏和家庭內外親屬。侍女說："姓楊排行第六。"不回答其他事情。不一會就不知不覺走了好幾裏，旋即到一個處所，門館很莊嚴。侍女下馬入內，很久纔出來，請客人入館說："自從謝絕賓客，已好多年了。娘子認爲是貴客到來，沒有什麼可推辭的，不要嫌惡不周到之處。"於是拿着蠟燭佈置牀鋪，被褥備辦齊全。不久，侍女出來對穆說："你莫非是隋將獨孤盛的後代嗎？"穆就自我陳述，是盛的第八代孫子。侍女說："果然是這樣，娘子與你有舊交。"穆問那原因，侍女說："我是地位低下的人，不知道那緣由，娘子自然會自己說明。"片刻擺上飯食，山珍海味都很齊備。喫完飯，侍女幾十人在前引導說："縣主到。"看見一女子，年齡能有十三四歲，姿色可謂絕代佳人。拜跪完，就坐，對穆說："在山莊里居住很寂寞，好久謝絕賓客，沒想到你光臨，然而與你有舊交，不敢讓婢僕說明，希望不被你見笑。"穆說："作客他鄉的人，供給食宿這就夠優惠的，哪裏想到特意相見，又答應敘談故舊，再說我平生沒離過京洛，因此江淮的親戚故交，大多不相識，希望詳盡說明。"縣主說："想要詳細說明，我怕驚嚇着你。我離開人間，已經二百年了。你從哪能認識我呢？"開始穆聽說姓楊，自稱是縣主（封皇女爲縣主），心裏已經懷疑她，到問了些話，就知道是鬼，也無所畏懼。縣主說："因爲你是獨孤將軍的後代，想要託付於你，是我平生的樂事，有什麼疑慮嗎？"縣主又說："想要發泄心中的積鬱，實在是增加悲哀和傷感，我父是齊王，隋帝的二兒子。隋朝滅亡，我的父親同時遇害。大臣宿將，沒有不順從逆黨的，只有你的父親獨孤將軍，奮力抵抗逆黨。我當時年幼，常常在他身邊，完全看見了事情的始末。到叛軍進入宮中，賊黨有的要逼迫我。我便辱罵他們，於是被殺害。"因而不勝悲痛。穆於是問她當時的人物和大業滅亡的事情，大致和隋史記載的相同。過了很久，命令擺酒對飲。談話中悲傷哭泣，作詩而贈給穆道："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構兵。豺虎恣吞噬，戈幹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槍倚檐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污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月古，陵寢露煙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會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深深嘆息，認爲班婕妤也趕不上她，就問她平生的製作。回答說："我本來沒有才能，只是喜歡讀些古集，常看見謝氏姐妹和鮑氏諸女都善於寫文章，我心裏景仰羨慕。皇帝也喜好文學，常常受命。當時薛道衡名揚天下，我每每看見她的文章，心裏很鄙視她。前者情發於中，可是隻是平鋪直敘事物罷了，哪裏值得稱讚。"穆說："縣主的才能是天授給的，是鄴中七子之流的，道衡怎麼能和你比擬。"穆於是賦詩而答謝她道："皇天昔降禍，隋室若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連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頹波不可收。望夷既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哉吹蕭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笄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仇。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祖，獨以社禝憂。丹血濺黼扆，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黍，盡日悲宗周。王樹已寂寞，泉臺千萬秋。感茲一顧重，願以死節酬。幽顯儻不昧，中焉契綢繆。"縣主吟誦多遍，悲痛得不能忍受了很久。徘徊一陣，侍女多人都拿着樂器，有一人上前告訴縣主說："說起舊事，只怕使人感到悲傷，況且獨郎新到，怎麼能整夜啼哭灑淚相對呢？我願充當使者，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答應了她。不久之後對穆說："這人是大將軍來護兒的歌人，也是當時遇害，就在附近。"一會就到了，很有姿色，善於說笑。於是奏樂唱曲，縱情飲酒非常歡樂。來氏唱了幾支曲子，穆只記住其中一曲道："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阿郎至，黃泉重見春。"過了很久說："我和縣主在這住了二百多年，哪裏想到今天忽然有佳期大禮。"縣主說："本來因爲獨孤公是忠烈之家，願意與他相見，要疏散一下幽怨憤恨之事，怎能以卑賤之軀，厚損於君子呢。"穆於是吟詠縣主末尾兩句詩道："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道："真是太好的記憶力。"穆於是用詩歌暗示道："金閨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蕭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也用詩歌答道："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說："從前蕭皇后想把縣主許配給皇后哥哥的兒子，正好遇上江都的叛亂，那事就完了。獨孤是仕宦盛族，忠烈人家，今天相遇，可算是佳偶。"穆問縣所封何地。縣主說："我於仁壽四年生於京城，當時皇帝到仁壽宮，因此叫壽兒。第二年，太子即位，封爲清河縣主。皇上到江都宮，改封臨淄縣主。只因被皇后喜愛，常在宮內。"來氏說："夜已深了，獨孤郎應該姑且完成婚禮，我在東閣等候，到天亮再朝拜祝賀。"於是衆奴婢逗趣開玩笑，都象人間的禮儀。進入臥室後，只覺得她的精神振奮，她的身體很涼。一會兒，哭着對穆說："死亡的人，時間久了就變成塵灰，幸虧事奉的人擦洗梳理，死而沒有腐朽。"便又召來氏，飲宴如初。於是問穆說："承蒙你今天到江都去，什麼時候回來？有件事拜託你可以嗎？"穆說："死都不顧惜，其他的事有什麼不可以的呢！"縣主說："皇帝已改葬，我單獨住在這，現在被惡王墓所騷擾，想娶我做姬妾。我憑着帝王之家，決不被兇鬼所侮辱。本來與你相見，還是爲了這件事。你將要到江都去，路過他的墓下，因爲我的原因，一定被他所困擾。道士王善交在淮南市寫符，能制止鬼神。你如果求他，就可免禍。"又說；"我住在這裏也是終究不安心，你從江南迴來的時候，能夠帶我一起離去，把我葬在洛陽的北坡上，能和你接近，永遠有個依靠，是給我最大的恩惠。"穆都答應了。說："遷葬的禮事，是我家的事。"酒酣，靠着穆而歌道："露草芊芊，頹榮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於是滴下淚水沾溼了手巾。來氏也哭着告訴穆說："獨孤郎不要辜負了縣主的深情厚意。"穆於是用詩歌回答說："伊彼誰陽，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州，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流。"縣主哭着謝別穆說："承蒙你的恩賜，永遠把它做爲友好。"片刻，天將要亮。縣主哭泣，穆也相對哭泣。所有在坐的，穆都和他們道別。出門後，回頭看什麼也沒看到，地勢平坦，也沒有墳墓的跡象。穆精神恍惚，過了很久才定神，於是走到一柳樹下做下標記。家裏人尋找穆很着急。過了幾天，穆到淮南市，果然在市上遇見王善交。於是得到一個符。他到了惡王墓下，被旋風所撲三四次。穆就拿出符讓他看，才停止原先穆很不信鬼神之事，聽到縣主說的，沒有不明白的。這年正月，從江南迴來，挖地數尺，挖得骸骨一具，用衣被盛斂它。穆認爲她死的時候草率了事，安葬時一定不足。到了洛陽後，大肆備完了禮儀，親自寫祝文以祭祀她，安葬在安善門外。那天夜裏，獨自住在村莊別墅。縣主又來了，對穆說："遷神的恩德，萬古不忘，陰間滯留的人，料想不能到這地步已很久了。幸虧你沒忘舊好，使我永遠得到安全的住宅。道途之間，所不能相見的，以爲你看我腐爛穢氣，怕招致嫌棄厭惡。"穆看她的車和引導隨從，都光彩顯赫於當時。縣主就指着那些說："都是你賜給的，到了巳卯年，就是我們相見的時候。"那天晚上就住在穆的處所，到天明才離開。穆已經爲她到幾千裏外遷葬，又說明了那些事情，凡是穆的朋友親戚沒有不知道的。貞元十五年，正是巳卯年，穆早晨起來將要外出，忽然看見幾輛車到了他家。對穆說："縣主有命。"穆說："相見的日期到了。"那天早晨暴病身亡，於是同楊氏合葬。

華州參軍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於長安閒遊。上巳日，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半立淺水之中。後簾徐褰，見摻手如玉，指畫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子入永崇裏。柳生訪其（"訪"原作"知"，"其"下有"大"字，據明抄本改。）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略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之，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嫁得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之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爲輕紅所誘，又悅輕紅，輕紅大怒曰："君性正粗，奈何小娘子如此侍於君？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然。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三兩日內就禮事。"柳生極喜，自備數百千財禮，期內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於金城裏居。及旬月外，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雲："某夫亡，子女孤獨，（"獨"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被侄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殂，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雲："某於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王家。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潔己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義裏。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裏。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齎看圃豎，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裏。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裏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女與輕紅相繼而歿，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於崔氏墳側。柳生江南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女，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扣門甚急，俄見輕紅抱妝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女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女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氏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箜篌中頗有功。"柳生即時買箜篌，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之門，見輕紅，驚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云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於柳生，匿之。王生蒼頭卻還城，具以其事言於王生。王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家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新妝，輕紅捧鏡於其側，崔氏勻銅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從容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即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卻葬之。二人入終南山訪道，遂不返焉。（出《乾鐉子》）

【譯文】

華州的柳參軍，是名門望族的後代，少慾望而早年喪父，沒有哥哥弟弟。罷官後，在長安閒遊。三月三日，在曲江看見一輛車子，用金碧裝飾，半停在淺水裏，後簾慢慢地揭開，露出一隻纖美的手象白玉，指點籌劃讓摘芙蕖。女人的容貌是絕代佳人，斜眼看柳生很久。柳生策馬跟隨她，就看見車子進入永崇裏。柳生打聽她姓崔，她還有母親，有婢女，名字叫輕紅。柳生不很窮，多方賄賂輕紅，竟然不接受他。另一天，崔氏有病，她的舅舅做執金吾官，於是問候她的妹妹，並且告訴她，要求爲自己的兒子娶崔氏。崔氏不高興，她的母親不敢違背哥哥的命令。女兒說："能夠嫁給前時見到的柳生就滿足了，堅決不答應，我與表兄終究恐怕不能保全生命。"她的母親深深地惦念着女兒，就讓輕紅到薦福寺僧道省院傳達意思。柳生被輕紅誘惑，又取悅輕紅。輕紅大怒道："你的性情確實粗俗，小娘子如此對待你怎麼辦？我是一個微賤的人，就忘了前好，要保往歲寒，那是可能的嗎？我將把你的事告訴小娘子。"柳生拜了又拜，謝罪認識到自己糊塗。才說："夫人憐異小娘子情真意切，現在小娘子不願意嫁王家，夫人因此要偷偷地完成婚約，你可在三兩日內完成婚禮。"柳生非常高興，自己準備了幾百千的彩禮，在約定的時間裏結婚。結婚後五天，柳生攜帶妻子和輕紅到金城裏居住。到了一個月後，金吾到永崇裏。她的母親王氏哭着說："我夫死去，子女孤單，遭受侄兒的無禮相待，強行竊取女兒離去，哥哥難道沒有教訓他的方法？"金吾大怒，回去鞭打他的兒子幾十下。密令追捕查訪，一年也沒有捕獲。不久，王氏死。柳生攜帶妻子和輕紅到金城裏奔喪，金吾的兒子看見了，於是告訴他的父親。他父擒住柳生，柳生說："我在岳母王氏處納采娶妻，不是越禮私自誘騙，家裏人老少都熟知此事。"王氏已死，無人證明。於是訴訟到官府，公家斷定王家先下財禮，應歸王家。金吾的兒子曾經喜歡仰慕表妹，也不怨恨先前發生的事。經過幾年，輕紅竟保持自己的純潔相處在那裏。金吾又死了，搬家到崇義裏。崔氏不樂意侍奉表兄，就讓輕紅巡訪柳生的住所，這時柳生還住在金城裏。崔氏又讓輕紅和柳生約定時間。同時賞賜看園子的童僕，讓他積糞堆與院牆一齊高。崔氏女就和輕紅踏着糞堆離去，一同到柳生處。柳生又驚又喜，又不用出城，只是搬遷到羣賢裏。後來本夫終於尋到崔氏女，知道在羣賢裏住，又告狀奪回來。王生一往情深，崔氏多方要求免除，以身體懷孕進行推託。王生又不責備而寬容了她。柳生順江到江陵。過了二年，崔氏女和輕紅相繼死去，王生送葬，哀傷慟哭達到極點。輕紅也葬在崔氏墳邊上。柳生在江陵閒住，春天二月，繁花滿院。追想思念崔氏女，凝思苦想她的形態身影，又不知道她生死存亡。忽然聽到很急的扣門聲，一會兒看見輕紅抱着妝奩進來，還說："小娘子將要到了。"所到象有車馬的聲音，等到崔氏女進門，再沒有見到別人。柳生和崔氏女敘談闊別之情，悲傷歡樂達到極點。問她緣由，就說："我已與王生訣別，從此可以同葬一穴了，人生心專一，夙願一定能產現。"於是又說道："我年少就學習樂器，對箜筱很有功夫。"柳生立刻買了箜筱。撫弄樂器絕妙。二年間，可以稱得上盡了平生的歡樂。不久，王生過去使喚的家奴路過柳生家門，看見輕紅很喫驚，不知那原因，又懷疑人有相似的，未敢立刻說。打聽閭里，又說有個外來人柳參軍，很怪。再去探察。輕紅也知道是王生家人，於是全都告訴了柳生，藏起來。王生的家奴回到城裏，把這事全都告訴了王生。王生聽了，命令駕車千里而來。到了柳生門前，從縫隙往裏窺視，正看見柳生坦腹在臨軒榻上，崔氏女正着新妝，輕紅捧鏡在她身邊，崔氏勻抹鉛黃未完。王生在門外極力喊叫，輕紅手中鏡子掉到地上，聲音象擊磬。崔氏與王生沒有恨怨，於是進入，柳生喫驚，以賓禮相待，一會兒崔氏不見了。柳生與王生舒緩地談這件事，二人相看不能明白，非常奇怪。一起到長安，挖掘崔氏墓葬驗證它，那在江陵所施用的鉛黃如新。衣服肌肉，尚無損壞腐敗，輕紅也是這樣。柳與王互相發誓，再埋葬了她。二人進入終南山訪道求仙，就再也沒有返回來。

趙叔牙

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徐州散將趙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窗外動搖窗紙聲，問之，其物是鬼，吳時劉得言，窟宅在公牀下，往來稍難。公爲我移出，城南臺雨山下有雙大樹，是我妻墓，墓東埋之。後必相報。"叔牙明旦出城，視之信。即日掘牀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來言謝，曰："今時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告長史。"叔牙至明通狀，請祈雨，期三日雨足。節度使司空張建封許之，給其所須，叔牙於石佛山設壇。至三日，且無雨，當截耳。城中觀者數千人，時與寇鄰，建封以爲詐妄有謀，晚衙杖殺之。昏時大雨，即令致祭，補男爲散騎。時人以爲事君當誠實，今趙叔牙隱鬼所報雨至之期，故自當死耳。（出《祥異記》，明抄本作出《集異記》）

【譯文】

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天大旱，徐州散將趙叔牙搬入新的住宅。夜裏，聽到有東西在窗外動搖窗紙的聲音。問他，那物說："我是鬼，是吳時的劉得言，穴窟在你的牀下，出入很困難，你把我移出來，城南臺雨山下有兩棵大樹，是我妻子的墳墓，在墓東埋我。以後一定報答你。"叔牙第二天出城，看了確實那樣。當天挖掘牀下，挖了三尺深。挖得骸骨，按着他的說埋葬了。那天夜裏，鬼來道謝，說："現時大旱，不出三天就有雨，你可以告訴長史。"叔牙到天明向上通報，請求祈雨，約定三天期限雨下足。節度使司空張建封答應他，給他所必要的東西。叔牙在石佛山設祭壇。到了三天，還沒下雨。到了截止時間，城裏觀看的有幾千人。當時與盜寇鄰近，建封認爲是欺騙虛妄另有圖謀。晚上在衙門用杖打死了他。天黑時下了大雨，就讓給他祭奠，補他兒子做散騎。當時人認爲事奉君上應當誠實，現在趙叔牙隱瞞鬼所報雨的時間，所以自己應該死去。

賙濟川

賙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楊州之西。兄弟四人俱好學，嘗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窗外有格格之聲，久而不已。濟川於窗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也，於庭中東西南北趨走。始則叉手，俄而擺臂。格格者，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覘之。良久，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上階，再聲入門，三聲即欲上牀。巨川元呵罵轉急。小兒曰："阿母與兒乳。"巨川以掌擊之，隨掌墮地，舉即在牀矣，騰趠之捷若猿玃。家人聞之，這意有非，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之，其中也，小兒節節解散如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出郭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拋擲跳躍自得。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懸巨石而沉諸河，欲負趨出，於囊中仍雲："還同昨夜客耳。"餘日又來，左手攜囊，右手執斷索，趨馳戲弄如前。家人先備大木，鑿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於內，以大鐵葉，冒其兩端而釘之，然後鎖一鐵，懸巨石，流之大江。負欲趨出，雲："謝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復來，時貞元十七年。（出《祥異記》。明抄本作出《廣異記》。）（原書此處有"太原部將"一條，與三百四十六卷第二條復，今刪。）

【譯文】

賙濟川是汝南人，有別墅在楊州的西邊。兄弟幾人都好學。曾有一天晚聽完講授，大約三更天，各自躺在牀將要睡覺，忽然聽到窗外有格格的聲音，很久不停。濟川從窗縫往外看，是一個白骨小孩，在院子裏東西南北奔跑，開始叉手，一會兒又擺臂，格格是骨節相磨擦的聲音。濟川招呼兄弟一起看，過了很久，他的弟弟巨川厲聲呵斥他。第一聲小孩跳上臺階，第二聲進了門，第三聲就要上牀。巨川原先的呵罵變快，小孩說："阿母給我奶喫。"巨川用掌打他，隨着掌落掉到地上，抬起掌就在牀上，跳躍敏捷象猿猴。家人聽說認爲非同小可，於是拿着刀棒而來。小孩又說："阿母給我奶喫。"家人用棒打他，那打中的，小孩的骨頭一節一節地散開象流星，接着又聚集起來多次。還說："阿母給我奶喫。"家人用布袋裝上他，提出很遠時他還要奶，出城四五里，投到一個枯井裏。第二天夜裏又來了，手擎着布袋，拋擲跳躍自覺得意。家人們抓住他，又用布袋，象先前的辦法裝上他，用繩子束緊袋口，掛上大石頭沉他到河裏。要揹他走時，在袋中仍然說："還同昨夜一樣來作客。"餘日又來，左手拿着口袋，右手拿着斷繩，奔跑戲弄象從前一樣。家人先前準備的大木頭，其中鑿空，象個鼓撲，把小孩裝在裏面，用大鐵片，覆蓋兩頭又用釘子釘上，然後用一把鐵鎖鎖上，掛上大石頭，放到大江裏。揹着要走的時候，說："感謝用棺槨相送。"從此再沒有回來，時間是貞元十七年。

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陸喬 盧江馮媼 竇玉 李和子 李僖伯

陸喬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詔，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生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範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範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範僕射。頃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乎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餘歲，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謁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謝同過臺城。"因命爲《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即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渲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歎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而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歡，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輩爲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臺司。'及吾爲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出《宣室志》）

【譯文】

元和初年，有個進士叫陸喬的，喜歡寫詩歌，人們都很稱讚他。家在丹陽，所住的地方有平臺和水池，號稱勝地。喬家富有而且好客。一天晚上，風清月白空淨。有扣門的，出去看，見是一男子漢，衣冠很壯美。儀態俊秀飄逸。喬請他進屋，和他談論響亮暢快，出於意想之外。喬很尊重他，認爲一般人沒有趕得上他的。於是問他的姓名。說："我是沈約，聽說你善於寫詩，所以來問候你。"喬震驚地站起說："我是一個地位卑微士人，沒想到你親自光臨，請你能少停留一會，以便陪你說笑。"不久讓上酒，約說："我平生不喝酒，不是拒絕你。"又對喬說："我的朋友僕射範雲，你知道他嗎？"喬田答："我經常讀梁史，熟悉範公的名字很久了。"約說："我要邀請他。"喬說："好極了。"約就讓侍者邀請範僕射。一會兒，雲到了，喬就拜見請坐。雲對約說："休文怎麼能來到這裏呢？"約說："我愛慕主人能寫詩，又好客，踏着月光來到這裏。"於是談笑起來。過了很久，約呼叫左右的人說："去叫青箱來。"一會兒有一小兒到，年齡能有十多歲，風采容貌精明秀氣。約指着對喬說："這是我的愛子，從小聰穎，喜歡讀書，我非常喜愛他，於是用青箱給他命名，想讓他接傳我的學問。不幸的是死在我的前邊，現在讓他來見你。"就讓他的兒子拜見喬。又說："這個孩子也喜歡寫詩，近來跟着我和僕射同到臺城，於是讓他作感舊詩，拿筆立刻寫成，甚是可觀。"就背誦道："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渲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讚歎很久。於是問約說："我常看昭明所集錄的選篇，看他編錄的詩句，都不拘泥於音律，稱之爲齊梁體。從唐朝的沈佺期、宋之問才喜歡作律詩，青箱的詩，是仿效今體，爲什麼呢？"約說："今天寫的，成爲今體，還有什麼奇怪的呢？"雲又對約說："從前我與你及玄暉、彥升一起在竟陵之門遊覽，天晚笑說盧博，這時的歡樂，不能追憶了。到蕭公禪代，我與你一起做佐命之臣，雖然地位很高，恩澤越厚，可是心裏常常是憂慮恐懼，沒有從前的歡樂。諸葛長民有句話：貧賤時常想到富貴，富貴又面臨着危機。這話不假呀。"約也感嘆了好久。又嘆息道："從梁到現在，四百年了，江山風月，與當時沒有差別，只是人物默默地換了，能不悲傷嗎！"不久又對雲說："我們給蔡公郢州記室，常夢見一個人告訴我說，我和你以後能當宰相，可是終究沒有達到臺司。到我做僕射尚出令，談論的人都很相信這個，可是終究不能得到，才知道人事無非是命。"當時夜已很深，雲對約說："應該回去了。"於是一起離去，謂喬曰："這地應有兵禍起，不過二年。"喬送到門口，走了幾步，全都不見了。喬告訴了親友，後來一年多，李錡叛亂，又過了一年喬死去。

盧江馮媼

馮媼者，廬江裏中嗇夫之婦，窮寡無子，爲鄉民賤棄。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媼逐食於舒。途經牧犢墅，瞑值風雨，止於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媼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攜三歲兒，倚門悲泣。前又見老叟與媼，據牀而坐，神氣慘慼，言語咕囁，有若徵索財物追膛之狀。見馮媼至，叟媼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入戶備餼食，理牀榻，邀媼食息焉。媼問其故，女復泣曰："此兒父，我之夫也，明日別娶。"媼曰："曏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筐筥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是有斯責。"媼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陰令梁倩女，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女即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即其人也。江官爲酇丞，家累巨產。"發言不勝嗚咽，媼不之異，又久困寒餓，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媼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縣東有甲第，張簾帷，具羔雁，人物紛然。雲："今日有官家禮事。"媼問其郎，即董江也。媼曰："董有妻，何更娶也？"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媼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詢其處，即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即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裏中之人，皆得詳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迫逐媼去。媼言於邑人，邑人皆爲感嘆。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漢南，與渤海高鋮、天水趙攢、河南宇文鼎會於傳舍，宵話徵異，各盡見聞。鋮具道其事，公佐因爲之傳。（出《異聞錄》）

【譯文】

馮媼是盧江裏中嗇夫的媳婦，貧窮守寡沒有兒子，被鄉民們鄙棄。元和四年，淮楚一帶大歉收，媼討飯到舒，路經牧犢墅，晚上已趕下雨，媼在桑下歇息，忽然看見路邊有一個屋子，燈光微弱閃爍，媼於是前往求助住宿。看見一位女子，年齡二十多歲，容貌服飾美麗，攜帶三歲小孩，靠着門悲傷哭泣。上前又看見一老頭和老太婆，靠牀而坐，神情悽楚，竊竊私語，好象被索要財物追逼的樣子。看見馮媼到來，老頭與老太婆默默地離去。女子好久才停止哭泣，進門，準備飯食，整理牀鋪，邀請馮媼喫飯休息。媼問她原因，女子又哭泣說："這女兒的父親，是我的丈夫，明天要另外娶妻。"媼說："先前那二位老人，是什麼人？向你要什麼而發怒？"女子說："是我的公公和婆婆，現在他兒子要別娶妻，要我筐筥刀尺和祭祀用的舊物，把它送給新娘，我不忍心給她，這纔有那種指責。"媼說："你的前夫在哪裏？"女子說："我是淮陽縣令梁的女兒，嫁給董民七年，生有二男一女。男孩都跟他父親，女兒就是這個。現在前邊邑中董江，就是那個人。江的官位是酇丞，家裏積蓄鉅額財產。"說話時不斷地哭泣，媼沒有懷疑她，又因長久疲勞寒冷飢餓，得到美食而甜美睡着，不再說話。女子哭到天亮，媼告辭離去，走了二十里，到達桐城縣。縣城東邊有一座豪門宅第，張掛着簾子和帳幕，備辦了羔羊大雁，人物雜亂，說，今天有官家婚禮大事。媼打聽新郎是誰，正是董江。媼說："董有妻子，爲什麼再娶呢？"邑人說："董妻和女兒都死了。"媼說："昨天晚上我遇天下雨，寄住在董妻梁氏的屋裏，怎麼說她死了？"邑人詢問那處所，是董妻的墓地。詢問那二位老人的容貌，正是董江的先父母。董江本是舒州人，裏中的人，都知悉此事。有人告訴了董江，董以邪說不實之名怪罪她，讓部下趕緊把馮媼趕走。媼告訴城邑里的人，城邑里人都爲此感嘆。這天晚上，董竟然完婚。元和六年，夏天五月，江淮從事李公佐，奉命至京城，回來時住在漢南，與渤海高鋮、天水趙攢、河南宇文鼎在旅舍聚會，晚上談話徵求怪異的事，各自盡說見聞，鋮詳細地述說了這件事，公佐於是寫了這篇文章。

竇玉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於同州。時賓館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唯正堂，以小繩系門。自牖而窺其內，獨牀上有褐衾，牀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竇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嘉其無姬僕也。及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賓館喧，故寓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室，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語笑。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麗無比，與竇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突沖人家。"竇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階，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言哉。"竇辭以非己所居，難拒異容。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時，往覘之，盡復其故。竇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即當告郡。"竇曰："此固祕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入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竇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親，重其爲表丈也。玉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其官。慰問殷勤。情禮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侄，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即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華，味窮海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侍女，年近長成，今便合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憩玉於西廳。具浴，浴訖。授衣中。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朗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都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華燭前引，自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繞莊一週，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以爲夫婦，便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因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疋，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明抄本"十年"作"千里"。）之外，可以同行未間，晝別宵會爾。'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攜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祕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出《玄怪錄》）

【譯文】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年間，到同州求職舉薦。當時賓館已住滿，借住郡功曹王翥宅第，等待應試。不久其它的屋子都住滿了客人，只有正屋，用小繩索着門。從窗向裏看，唯獨牀上有褐被，牀北邊有個破籠子，此外再沒有什麼。問他的鄰人，說："是處士竇三郎竇玉住在這裏。"二位客人認爲西廂房狹窄，想和他同住一屋，很高興他沒有姬妾奴僕。到了晚上，竇處士一驢一僕人，乘着醉意而回來，夷勝上前拜見，並且說："我到郡裏求取功名，因爲賓館喧鬧，所以住到這裏，安排在西廊屋，太狹窄，你既然沒有姬妾奴僕，又是方外的人，想要與你同住一屋，等待郡試。"竇玉堅決推辭，接待的神情非常傲慢。夜深將要睡覺，忽然聞到特殊的香味，驚起尋找，就見堂中垂掛着簾子帷帳，說笑吵雜。於是夷、勝突然闖入，那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撲人，雕花的盤子盛着奇珍異膳，不能說明各種形狀。有一個女子，年齡能有十八九，妖妍美麗無比，與竇相對喫飯，侍婢十多人，也都端莊美妙。銀爐煮茶剛熟，坐着的人起來進入西廂帷帳中，侍婢也都進入。說："是什麼人，突然衝入人家？"竇玉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話可說，喝口茶水便出去了。已經下了臺階，聽到關門的聲音，說："風狂的兒郎，憑什麼住在一起，古人所以要選擇鄰居的原因，難道是假話嗎！我推辭不是自己所住，難以拒絕怪客，一定想到輕視欺負，難道就沒有其它的住宅？"於是又說說笑笑。到天明，去看，都恢復了那原來的樣子，竇玉一人仰臥在褐被中，擦試眼睛才起牀。夷、勝問他，竇玉不回答。夷、勝說："你白天是百姓，夜間會見諸侯的同族。如果不是妖幻之術，憑什麼召來美麗的女人，不說出那實情，就告到郡裏。"竇說："這本來是祕密的事，說也無妨。從前我遊覽逼近太原，晚上從冷泉出發，要到孝義縣住宿。天色晦暗迷失道路，夜間投奔村莊，問那莊主是誰，那僕人說：'是汾州崔司馬的莊子'。讓人告訴莊主，出來說：'請進。'崔司馬年齡能有五十多歲，穿着紅色衣服，儀表容貌可愛。問竇的祖先和伯叔兄弟，問他的中外表親，自己說明他的親屬，是竇玉的親屬，是他的表丈。竇玉從小也曾經聽說過這個丈人，只是不知道他做什麼官。招待殷勤，感情禮遇很厚。於是讓人報告了的妻子說：竇秀才是右衛將軍七哥的兒子，是我的表侄，夫人也是丈母，可相見。做官在他方，親戚分離阻隔，不是因爲出使在外，哪能相逢。請立刻相見。過了一會兒，一青衣說：'請三郎進去'。那中堂擺設的豐盛，象王侯的人家，盤中盛着珍奇精華食品，山珍海味無所不有。喫完飯，丈人說：'你現在到此遊玩，將需要什麼？'我說：'要求薦舉的資金呵'。丈人說：'家住在什麼郡？'我說：'海內沒有家'。丈人說：'你生涯如此，隻身飄零，到處亂遊沒有目的，往返都是徒勞。丈人有一侍女，年紀將近長成，今天便結合侍奉你，衣食的供給，不求別人，可以嗎？'竇玉站起拜謝，夫人高興道：'今天晚上很好，又有畜肉食品，親戚間匹配親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已完全具備，就取今天晚上。'拜謝完又坐下，又上食品，喫完，竇玉在西廳休息。準備洗浴。洗完，給他衣巾。做引相的三人來到，都是聰明開朗的人，一位姓王，稱做是郡法曹；一位姓裴，稱做是戶曹；一位姓韋，稱做是郡郵督，互相施禮而坐。片刻禮車香車都準備好了。華麗燭燈在前引路，從西廳到中門，施展親自駕御的禮節，於是又繞莊一週，從南門進入到中堂。堂中帷帳已佈滿，做完成婚禮。三更初，他的妻子告訴竇玉說：'這不是人間，是神道。所說的汾州，是陰間的汾州，不是人間。做相的幾個人，無非都是冥府的官。我與你有宿緣，結合成夫婦，所以能相遇。人神路不一樣，不能久住，你應立刻離開。'玉說：'人神既然不一樣，怎能匹配，已經成爲夫婦，就應相隨從，爲什麼一個晚上就離別呢？'妻子說：'我的身體侍奉你，本來沒有遠近。只是你是活人，不宜在此久住，你速命起駕，總讓你箱中有絹百匹，用完又滿。所到之處，一定找個安靜屋子獨自住下，稍稍想念，隨時念叨就到。十年以後，可以與你同行不離開。白天分別夜晚聚會。'竇玉進去告辭。崔說：'陰陽雖然不一樣，人神卻沒有兩樣，小女能侍奉你，這是宿緣，不要認爲不是同類，就猜疑輕視她，也不可以告訴別人，公法訊問，說也無妨。'說完，得到絹百匹而先別，從此每夜獨自住宿，思她就來，供帳餐具，都是她帶來，象這樣已經五年了。"夷、勝打開他的箱子，果然有絹百匹。於是各贈給三十匹，要求他們保密。說完逃離，不知道所在的地方。

李和子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偷狗及貓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鷂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爾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揖之。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紿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文猶溼，見其姓名分明，爲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雙棄鷂拜祈之："我分死耳，必爲我暫留，當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四，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氏，揖讓獨言，人以爲枉也。遂索酒九碗，自飲三碗，六碗虛設於西座，具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酒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如期備酬焚之，見二鬼契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人間三日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元和初年，長安東市有一惡少叫李和子，父親名叫努眼，和子性情殘忍，經常偷狗和貓喫，成爲街坊的禍患。曾經臂帶一鷂站在路口，看見二個穿紫衣的人，叫道："你不是李努眼的兒子名叫和子的嗎？"和子就打揖。又說："有事情，到空閒處告訴你。"於是走了幾步，在衆人外停下，說冥司追他，應立即去。和子開始不接愛，說："是人，爲什麼說謊？"又說："我是鬼。"於是向懷裏摸取，拿出一文牒，印家還是溼的。看那上面姓名分明，是四百六十頭貓狗控訴的事。和子驚慌恐懼，就放棄了鷂跪拜祈求，說："我自應死了，一定讓我暫留一時，應當準備點酒喝。"鬼堅決推辭，沒有擒獲而已。起初要進畢羅四，鬼遮掩鼻子，不肯向前。又請到旗亭杜氏店，作揖謙讓獨自說話。人們認爲他瘋了，於是要了九碗酒，自己喝了三碗，六碗在西座虛設，又求他們給予方便免死。二鬼互相看看，"我們受一醉的恩惠，應給他整個辦法。"於是站起說："姑且等我幾刻，就回來。"未移時到，說："你備辦四十萬錢，爲你借三年命。"和子答應，以第二天到中午爲期限。於是付了酒錢，剩的酒又倒回去，嘗它，味道象水一樣，冷得冰牙。和子於是回去。按期備辦酬錢焚燒，看見二鬼拿着錢離去。到了三天，和子死，鬼說的三年，是人間的三天。

李僖伯

隴西李僖伯，元和九年任溫縣。常爲予說，元和初，調選時，上都興道里假居。早往崇仁裏訪同選人，忽於興道東門北下曲，馬前見一短女人，服孝衣，約三尺已來，言語聲音，若大婦人，咄咄似有所尤。即雲："千忍萬忍，終須決一場。我終不放伊！"彈指數下雲："大奇大奇。"僖伯鼓動後出，心思異之，亦不敢問。日旰，及廣衢，車馬已鬧，此婦女爲行路所怪，不知其由。如此兩日，稍稍人多，只在崇仁北街。居無何，僖伯自省門東出，及景風門，見廣衢中，人鬧已萬萬，如東西隅之戲場。大圍之。其間天數小兒環坐，短女人往（"往"原作"準"，據明抄本改。）前，布冪其首，言詞轉無次第，羣小兒大共嗤笑。有人慾近之，則來拿攫，小兒又退。如是日中，看者轉衆。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兒突前，牽其冪首布，遂落。見三尺小青竹，掛一觸髏髐然。金吾以其事上聞。（出《乾鐉子》）

【譯文】

隴西的李僖伯，元和九年在溫縣任職。曾經對我說，元和初年，前來等待選官時候，住在長安興道里，早晨前往崇仁裏探訪一起待選的人，忽然在興道東門北邊的下曲，在馬前看見一個矮女人，穿着孝服，身高大約三尺左右，說話聲音，象個大婦人，失意的樣子好象有特殊的事情。就說："千忍耐萬忍耐，終究要決戰一場，我終究不放過他。"彈了幾下手指說："太奇怪太奇怪。"僖伯鼓動後離開，心裏感到很奇怪，也不敢問。天晚時，到了大街，車馬喧鬧，這個婦女讓行路人感到奇怪，不知是怎麼回事。此如兩天，漸漸人多，只在崇仁北街。過了不久，僖伯從省門東出來，到景風門，看見大街上，喧鬧的人已經很多很多，象東西角的戲場那麼大，圍着她，那裏邊有無數的小孩圍着她坐。矮女人走上前，用布遮着她的頭，說話變得沒有次序。羣小孩一同嗤笑。有人要靠近她，她就來抓取，小孩又後退。象這樣到了中午，看的人來的更多，矮女人才坐下。有一個小孩突然上前，拽她的遮頭布。於是布落地，看見一個三尺長的小青竹，掛着一個骷髏。執金吾官把這件事報告上司聞知。

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王裔老 張弘讓 寇鄘 呼延冀 安鳳 成叔弁 襄陽選人 祖價

王裔老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裏，裏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唐元和八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丁母憂，退居下邽縣。七月，其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居易，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衣黃綾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下，聲聞於門。皞熱行方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系繮於門柱。舉首，忽不見，自意其退藏於窗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牆環然無隙缺。複視其聚談之所，塵埃冪然，無足跡。由是知（"知"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其非人，悸然大異之。上馬急驅，來告居易。且聞其所言，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雲王裔老如此，觀其詞意，若相與數其過者。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其地果有王裔者，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之東北百餘步，葺牆屋，築場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旬而裔死，不越月而妻死，不逾時而裔之二子二婦及一孫亦死。止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祥，乃撒屋拔樹。夜徙去，遂免。（出《白居易集》）

【譯文】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叫延年裏。裏西南有一舊廟，而無僧人居住。唐元和八年，翰林學士白居易母喪，返回下邽縣居住。七月，他的堂兄名皋從華州來探訪白居易。途經廟前，到廟門，看見婦女十人左右，穿着黃綾衣，年少年長的雜亂而坐，正在佛屋下說話，於門前就能聽到聲音。皞走的又熱又渴，要在那休息，想要點水喝。看他隨從的人蕭士清沒到，於是下馬，在門柱上繫好繮繩。抬頭，那些人忽然都不見了，自己心想她們退藏在窗門之間，跟着進去也不見。又想她們退藏到屋牆的後面。進去，又沒看見。環視四周，牆壁環繞沒有空缺，再看她們聚集談話的地方，塵埃覆蓋，沒有足跡。因此知道她們不是人，驚悸感到很奇異，上馬急馳，來告訴白居易。又聽他說的話，說了很多，不能全記，大概多數說的王裔如此。看他的詞意，好象相互之間有多次的來往。那地方距離白居易的住舍有八九里，於是共同前往尋訪。那地方果然有叫王裔的，就是那裏的人，才搬到廟東北百餘步的地方居住。修理房屋、築場植樹將近完畢，第二天搬進去，進入後，不過十天王裔就死了。不過一個月妻子死了，不過一個季節王裔的二個兒子二個兒媳婦和一個孫子也死了。只剩一個兒子，叫明進。他非常恐懼，不知該怎麼辦，心想新居不吉利，就撒屋拔樹，夜間搬遷離去，於是倖免。

張弘讓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弘讓，娶兵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爲刺史。弘讓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讓與具。後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進乍退，弘讓心終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湯餅，弘讓與具之。工未竟，遇軍中給冬衣，弘讓遂請同志王士徵妻爲饌。弘讓乃去。士徵妻饌熟，就牀欲進，忽然弘讓妻自額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牀，流血殷席。士徵妻驚呼，告營中。軍人妻諸鄰來，共觀之，競問莫知其由。俄而吏報通，使人檢視。其日又非昏暝，二婦素無嫌怨，遂爲吏所錄。弘讓奔歸，及喪所，忽聞空中婦悲泣雲："某被大家喚將看兒去。煩君多時，某不得已，君終不見棄。大家索君懇求耳。"先是弘讓營居後小圃中，有一李樹，婦雲："君今速爲某造四分食，置李樹下。君則向樹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讓依其言，陳饌，懇祈拜之。忽聞空中雲："還汝新婦。"便聞王氏雲："接我以力。"弘讓如其言接之，俄覺赫然半屍薄下，弘讓抱之。遽聞王氏雲："速合牀上半屍。"比弘讓拳曲持半屍到牀，王氏聲聲雲："勘其剖處，無所參差。"弘讓盡力與合之，令等其舊。王氏雲："覆之以衾，無我問三日。"弘讓如其教。三日後，聞呻吟，乃雲："思少饘粥。"弘讓以飲灌其喉，盡一杯。又云："具無相問。"七日則泯如舊，但自項及脊徹尻，有痕如刀傷。前額及鼻，貫胸腹亦然。一年，平復如故。生數子。此故友龐子肅親見其事。（出《乾鐉子》）

【譯文】

元和十二年，壽州小將張弘讓。娶兵馬使王暹女兒爲妻。淮西用兵正危急，令狐通此時爲淮西剌史。弘讓的妻子重病已有好幾個月，每當想喫什麼，弘讓就給她準備齊全，後來又不喫。象這樣從夏天到秋天，忽然好忽然壞，弘讓的心意終究不懈怠。冬十月，他的妻子忽然想喫湯餅，弘讓給她準備，工夫沒到，遇到軍中發放冬衣，弘讓於是請志趣相同的王士徵的妻子給做食品，弘讓才離開。士徵的妻子做好了食品，靠牀要給她進食，忽見弘讓的妻子從額鼻中間分爲兩半，一手一大腿在牀上，流血染紅了牀蓆。士徵的妻子喫驚喊叫，報告到軍營裏。軍人的妻子和各位鄰居前來，共同觀看，爭相探問沒有知道那原因的。一會兒吏急速通報，派人檢驗。那天又不昏暗，二位婦人平素沒有仇怨，於是被官吏帶走。弘讓跑回來，到喪亡的地方，忽然聽到空中婦人悲傷哭泣說："我被婆婆叫去看小孩，煩勞你多時，我沒有辦法，你終究不拋棄我，婆婆要你懇求。"先讓弘讓住在營房的後小園中，那裏有一棵李子樹。婦人告訴他："你現在趕緊給我送四分飯，放到李子樹下，你就向樹下哀求祈禱，我就能再踏上人間。"弘讓按着他說的，擺好食品，懇切地祈禱跪拜。忽然聽到空中說："還給你新媳婦。"就聽到王氏說："用力接我。"弘讓按照她說的接她，片刻發覺明顯的半具屍體輕輕落下，弘讓抱住她。立刻聽到王氏說："趕快與牀上半屍合上。"等弘讓蜷曲身子持半屍到牀，王氏一聲接一聲說道："看準那剖開的地方，不要有長短不齊。"弘讓盡力給合上，讓她恢復原樣。王氏說："用被蓋上，三日不要問我。"弘讓象她教的那樣，三日後，聽到呻吟聲，說："想少喝點稠粥。"弘讓往她嘴裏灌使其喝下。喝完一碗，又說："全都不要再問。"七日就完全如舊，只是從頸項到脊背臀部，有象刀傷的痕跡，前額到鼻貫空到胸腹也是這樣。一年後，平復得象原來一樣。生了幾個孩子。這是故友龐子肅親眼看見的事情。

寇鄘

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裏西南隅，有一小宅，懸榜雲："但有人敢居，即傳元契奉贈，及奉其初價。"大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買得，後賣與王姁。傳受凡十七主，皆喪長。佈施與羅漢寺，寺家賃之，悉無人敢入。有日者寇鄘，出入於公卿門，詣寺求買，因送四十千與寺家。寺家極喜，乃傳契付之。有堂屋三間，甚庳，東西廂共五間，地約三畝，榆楮數百株。門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泥焉。鄘又與崇賢裏法明寺僧普照爲門徒。其夜，掃堂獨止，一宿無事。月明，至四更，微雨，鄘忽身體拘急，毛髮如碟，心恐不安。聞一人哭聲，如出九泉。乃卑聽之，又若在中天。其乍東乍西，無所定。欲至曙，聲遂絕。鄘乃告照曰："宅既如此，應可居焉。"命照公與作道場。至三更，又聞哭聲。滿七日，鄘乃作齋設僧，方欲衆僧行食次，照忽起，於庭如有所見，遽厲聲逐之，喝雲："這賊殺如許人。"繞庭一轉，復坐曰："見矣見矣。"遂命鄘求七家粉水解穢。俄至門崇屏，灑水一杯，以柳枝撲焉。屏之下四尺開，土忽頹圯，中有一女人，衣青羅裙紅袴錦履緋衫子。其衣皆是紙灰，風拂，盡飛於庭，即枯骨籍焉。乃命織一竹籠子，又命鄘作三兩事女衣盛之。送葬渭水之沙州，仍命勿回頭，亦與設灑饌。自後小大更無恐懼。初郭汾陽有堂妹，出家永平裏宣化寺，汾陽王夫人之頂謁其姑，從人頗多。後買此宅，往來安置。或聞有青衣不謹，遂失青衣。夫人令高築崇屏，此宅因有是焉。亦云，青衣不謹，洩漏遊處，由是生葬此地焉。（出《乾鐉子》）

【譯文】

元和十二年。長安永平裏西南角，有一個小宅院，懸掛榜文說，只要有人敢居住，就把房契奉贈給他，只要給他當初的房價。大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買到，後來賣給王姁，傳賣共十七個主人，都死了長者，佈施給羅漢寺，寺家出租它，全都無人敢入住。有個占卜的人叫寇鄘，在公卿之家出入，到寺院要買，於是送四十千給寺家。寺家非常高興，就把方契給他。有正房三間，很低矮，東西廂房共五間，土地大約三畝，榆樹楮樹幾百棵；門前有高大屏風，八尺高，基厚一尺，都是用炭灰抹的。鄘又成爲崇賢裏法明寺僧普照門徒。那天夜裏，打掃了屋子獨自休息，一宿無事。月明，到四更天，下了小雨，鄘忽然感到身體拘束緊張，毛髮象要分裂，心裏恐懼不安。聽到一個人的哭聲，好象出自地下。再細聽，又好象在空中。那聲音忽東忽西，沒有固定的地方。要到天亮時，聲音才斷絕。鄘告訴普照："房子即使這樣，還是可以居住的。"讓普照給作道場。到了三更，又聽到哭聲。滿七天，鄘作齋飯招待僧人。剛要讓衆僧坐定喫飯，普照忽然起來，在院子好象看見了什麼，就厲聲叫喊追逐，喝道："這賊殺了這麼多人！。"在院子裏繞了一圈，又坐下說："看見了看見了。"於是讓鄘要七家的髒水糞便，一會兒到門的高大屏風前，灑水一杯，用柳枝撲在上面，屏風下邊四尺裂開，土突然掉落，中間有一女人，穿着青羅裙紅褲子黃鞋紅衫子，那衣都是紙灰，風一吹，在院裏飛盡，就露出了紛亂的枯骨。讓編織一個竹籠子，又讓鄘作三兩件侍女衣服裝上，送到渭水的沙洲安葬，仍然命令不須回頭，也給擺設了酒食。從那以後大人小孩再沒有恐懼。當初郭汾陽有個堂妹，出家在永平裏宣化寺。汾陽王夫人摩拜她的小姑子，跟隨的人很多，後來買了這個宅第，安置來往的人。有人聽說有個婢女不謹慎，就失去了婢女，夫人讓修築高大的屏風，此宅於是就有這些事；也有的說，婢女不謹慎，泄漏這個遊覽的地方，因此活埋在這裏。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戶，攜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盜。盡奪其財物，乃至裸衫。冀遂與其妻於路旁訪人煙。俄逢一翁，問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數里，即我家，可與家屬暫宿也。"冀乃與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一室內，設食遺衣。至深夜，親就冀談話。復具酒餚，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攜妻去，欲且留之，伺到官再來迎，亦可。我見君貧，必不易相攜也。"冀思之良久，遂謝而言曰："丈人既憫我如是，我即以心素託丈人。我妻本出官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藝。然好酒，多放蕩。留之後，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無憂，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臨別，妻執冀手而言曰："我本與爾遠涉川陸，赴一薄官，今不期又留我於此。君若不來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納我之人也。"泣淚而別。冀到官，方謀遠迎其妻。忽一日，有達一書者，受之，是其妻書也。其書曰："妾今自裁此書，以達心緒，唯君少覽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宮禁，以清歌妙舞爲稱。固無婦德婦容。及宮中有命，掖庭選人，妾得放歸焉。是時也，君方年少，酒狂詩逸，在妾之鄰。妾即不拘，君亦放蕩。君不以妾不可奉蘋蘩，遂以禮娶妾。妾既與君匹偶，諸鄰皆謂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間同步，月下相對，紅樓戲謔，錦闈言誓。即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義絕。君以妾身，棄之如屣，留於荒郊，不念孤獨。自君之官，淚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貞潔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歸之矣。君其知之。"冀覽書擲書，不勝憤怒，遂拋官至泗水。本欲見老翁及其妻，皆殺之。訪尋不得，但見一大塚，林木森然。冀毀其塚，見其妻已死在塚中，乃取屍祭，別葬之而去。（出《瀟湘錄》）。

【譯文】

咸和年間，呼延冀，被授予忠州司戶，攜帶他的妻子上任，到達泗水，遇到強盜，把他們的財物全都奪去，致使他們赤身露體。冀就和他的妻子在路旁尋找人家。一會兒遇見一個老翁，問他們原因，冀告訴了他。老翁說："向南走幾里，就是我家，可以和家屬暫住。"冀就和老翁一同到他家。進入林子裏，看見一大宅院。老翁把他們安排在一屋內，擺設飯食贈送衣服。到了深夜，親自與冀談話，又準備了酒菜。說："我家只有老母，你如果不能攜帶妻子離去，要暫且留下她，等到任再來迎接，也是可以的。我看你貧窮，一定不適合攜帶家眷呀。"冀想了很久，於是拜謝說道："丈人既然如此憐憫我，我就誠心誠意託付於丈人。我妻本來出自官宦人家，能歌，還略微有些文藝才能，可是喜歡酒，放蕩成性，留下她以後，希望丈人約束她。"老翁說："不用擔心，你自管去赴任。"第二天，冀就留下妻子而離開。臨分別時，妻子拉着冀的手說道："我本來與你遠涉水陸，奔赴一小官，現在沒想到又留我在這裏。你如果不來接我，我一定私奔離開，一定有要我的人。"哭泣灑淚而別。冀到任，正想遠道去接他的妻子，忽然一天，來了一個傳達信的人，接受了，是他妻子的信。那信中說："我現在親自寫這封信，來表達我的心緒，希望你慢慢地看。我本來是個歌妓的女兒，幼時進入宮廷，憑着清歌妙舞而出名，本來就沒有婦德婦容，直到宮中有了命令，選入宮中旁舍，才得以放出回家。那時，你正年少，喝酒縱情寫詩豪放，在我的鄰舍，我既然不拘謹，你也放蕩不羈。你不因爲我不會做家務，就按照禮儀娶我。我與你成爲配偶，各位鄰里都認爲是才子佳人。每當想起在花間共同散步，月下相對，紅樓戲笑，錦闈中發誓，就沒想到今天的事情，可悲呀！因何情義絕斷，你把我的身體象鞋一樣拋棄，留在荒郊野外，不考慮我孤獨。從你上任，眼淚流的不能制止，想到你的薄情，我又爲什麼堅守貞潔呢？老父家有一個少年兒子，很愛慕我，我已經歸他了，現在讓你瞭解這一切。"冀看完信扔掉信，無比憤怒。於是棄官到泗水，本來想看見老翁和他的妻子，都殺掉，卻尋找不着，只見一個大墳，林木繁密。冀毀掉那墳，看見他的妻子已死在墳中，就取出屍體祭奠，另外安葬而離開。

安鳳

安鳳，壽春人，少與鄉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學。本約同遊宦長安，侃性純孝，別其母時，見母泣涕不止，乃不忍離。鳳至長安，十年不達，恥不歸。後忽逢侃，攜手敘闊別，話鄉里之事，悲喜俱不自勝。同寓旅舍數日，忽侃謂鳳曰："我離鄉一載，我母必念我，我當歸。君離鄉亦久，能同歸乎？"鳳曰："我本不勤耕鑿，而志切於名宦。今日遠離鄉國，索米於長安，無一公卿知。十年之漂盪，大丈夫之氣概，焉能以面目回見故鄉之人也？"因泣謂侃曰："君自當寧親，我誓不達不歸矣！"侃留詩曰："君寄長安久，恥不還故鄉。我別長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曰："一自離鄉國，十年在鹹秦。泣盡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舊友別，羞此漂泊身。離情吟詩處，麻衣掩淚頻。淚別各分袂，且及來年春。"鳳猶客長安。因夜夢侃，遂寄一書達壽春。首敘長安再相見，話幽抱之事。侃母得鳳書，泣謂附書之人曰："侃死已三年。"卻到長安，告鳳，鳳垂泣嘆曰："我今日始悟侃別中'泉下亦難忘'之句。"（出《瀟淚錄》）。

【譯文】

安鳳是壽春人，年少時與鄉里徐侃友好，都有才學。本來約定一起到長安去做官，徐侃本性非常孝順，告別他母親時，看見他母親泣涕不止，就不忍心離開。鳳到了長安，十年未得通達，認爲恥辱不回家。後來忽然遇見徐侃，攜手共敘闊別之情，談論鄉里的事情，一同住在旅館裏多日。忽然徐侃對安鳳說："我離開家鄉一年了，我母親一定想念我，我應該回去了。你離開故鄉也很久了，能和我一起回去嗎？"鳳說："我本來就不勤於耕作，卻志向懇切於功名官位，現在遠離故鄉，求富貴於長安，沒有一個公卿瞭解，十年的漂泊流蕩，大丈夫的氣概，怎麼能憑這面目回去見故鄉的人呢？"於是哭泣對侃說："你自己應該回去看望親人，我發誓不達目的決不回去！"徐侃留詩道："君寄長安久，恥不還故鄉。我別長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安鳳也以詩贈別道："一自離鄉國，十年在鹹秦。泣盡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舊友別，羞此漂泊身。離情吟詩處，麻衣掩淚頻。淚別各分袂，且及來年春。"鳳還客居長安。因爲夜夢徐侃，於是寄一封信送到壽春，先敘述了長安再次相見，談論遠大抱負的事情。徐侃的母親得到安鳳的信，哭着對寄遞書信的人說，徐侃已死三年了。送信人回到長安，告訴安鳳，鳳垂淚嘆道："我今天才明白徐侃贈詩中'泉下亦難忘'這句話。"

成叔弁

元和十三年，江陵編戶成叔弁有女曰興娘，年十七。忽有媒氏詣門雲："有田家郎君，願結姻媛，見在門。"叔弁召其妻共窺之，人質頗不愜，即辭曰："興娘年小，未辦資裝。"門外聞之，即趨入曰："擬田郎參丈人丈母。"叔弁不顧，遽與妻避之。田奴曰："田四郎上界香郎，索爾女不得耶？"即笑一聲，便有二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事？"田曰："成家見有一女，某今商量，確然不可。二郎以爲何如？"二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議。況小郎娘子魂識已隨足下，慕足下深矣。黎庶（"庶"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何知？不用苦怪。"言訖，而興娘大叫於房中曰："嫁與田四郎去。"叔弁既覺非人，即下階辭曰："貧家養女，不喜觀矚。四郎意旨，敢不從命。但且坐，與媒氏商量，無太匆匆也。"四人相顧大笑曰："定矣。"叔弁即令市果實，（"實"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備茶餅，就堂垂簾而坐。媒氏曰："田家意不美滿，四郎亦太匆匆。今三郎君總是詞人，請聯句一篇然後定。"衆皆大笑樂曰："老嫗但作媒，何必議他聯句事。"媒氏固請，田郎良久乃吟曰："一點紅裳出翠微。秋天雲靜月離離。"田請叔弁繼之，叔弁素不知書，固辭，往復再四。食頃，忽聞堂上有人語曰："何不雲：'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從他九族卑？"言訖，媒與三人絕倒大笑曰："向道魔語，今欲何如？"四人一時趨出，不復更來。其女若醉人狂言，四人去後，亦遂醒矣。（出《河東記》）

【譯文】

元和十三年。江陵普通百姓成叔弁有個女兒叫興娘。十七歲。忽然有個媒人進門說："有個田家公子，願與你家結成姻緣。現在門外。"叔弁召呼他的妻子一起看他，長相很不滿意，就推辭說："興娘年齡小，沒有備辦資產嫁妝。"門外聽說了，就急忙走進屋說："田郎參拜丈人丈母。"叔弁不看，就與妻迴避他。田奴說："田四郎是上界香郎，要你的女兒還不行嗎？"就笑了一聲，便有兩個人，從空中落下來，說："招呼我們有什麼事？"田說："成家現有一女兒，我現在和他們商量，確實不願意，二位公子認爲如何？"二人說："他本來不知道，怎麼能不可以，希望讓我和他們談談。況且小公子和小娘子靈魂已相識，已經跟隨了你，深深地愛慕你，黎民百姓怎麼能明白，不要太責備他。"說完，興娘在房中大叫道："嫁給田四郎去！。"叔弁已經感覺到不是正常人，就下階辭謝道："貧家養活的小女兒，不喜歡觀看，四公子的旨意，怎敢不從命？只是暫且坐下，和媒人商量商量，不要太匆忙。"四人相看大笑道："定了。"叔弁就讓人去買果品，準備茶飯，在堂上垂簾而坐。媒人說："田家認爲也不美滿，四公子也太匆忙，現在三公子畢竟是個詞人，請聯句一篇然後再定。"衆人都大笑樂道："老太婆只是作媒何必說讓他聯句的事。"媒人堅持請聯句，田公子過了很久才吟道："一點紅裳出翠微，秋天雲靜月離離。"田請叔弁接着聯。叔弁本來不知書，堅決推辭，往復再三，一頓飯的工夫，忽然聽到堂上有人說道："爲什麼不說，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從他九族卑。"說完，媒婆與三人笑得前仰後合道："纔剛說鬼話，現在要怎麼辦？"四人同時急忙走出。沒有再來，他女兒象醉人說胡話。四人離開後，也就醒了。

襄陽選人

於頔鎮襄陽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朗，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籍草。劉有酒，傾數杯。日暮，舉人指歧徑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曰："流水涓涓長芹牙，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劉歸襄陽州，因往尋訪舉人，惟有殯宮存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於頔鎮襄陽時，選人劉某進京，遇到一個舉人，年齡二十歲左右，言談明瞭響亮。一起走了幾里，想法很合得來，於是坐在草地上。劉有酒，倒了幾杯。天黑，舉人指着岔道說："我的住處距離這裏只有幾里，能夠光顧嗎？"劉推辭要趕路。舉人於是賦詩道："流水涓涓長芹牙，織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到天亮，劉回襄陽州，就去尋找舉人，只有殯宮在那裏。

祖價

進士祖價，詠之孫也。落第後，嘗遊商山中，行李危困。夕至一孤驛，去驛半里已來，有一空佛寺，無僧居，價與僕伕投之而宿。秋月甚明，價獨玩月，來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後出，揖價共坐，語笑說經史，時時自吟。價烹茶待之，此人獨吟不已。又云："夫人爲詩，述懷諷物。若不精不切，即不能動人。今夕偶相遇，後會難期，輒賦三兩篇，以述懷也。"遂朗吟雲："家住驛北路，百里無四鄰。往來不相問，寂寂山家春。"又吟："南岡夜蕭蕭，青松與白楊。家人應有夢，遠客已無腸。"又吟："白草寒路里，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詩訖，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問鄰人，此前後數里，並無人居，但有書生客死者，葬在佛殿後南岡上。價度其詩，乃知是鬼。爲文吊之而去。（出《會昌解頤錄》）

【譯文】

進士祖價。是祖詠的孫子。落第後。嘗遊覽到商山裏。行囊窘困，晚上來到一個驛館。距離驛站半里左右，有一空佛寺。無僧居。祖價與補人投奔去住宿。秋月很明亮，祖價獨自欣賞月光，來回地走動。忽然有一個人，從寺殿後面出來，與價作揖共同坐下。談笑說經史，時時自己吟誦。祖價煮茶招待他。這人獨自吟誦不停，又說："人作詩，抒發情懷諷喻時物，如果不精粹不確切，就不能感動人。今晚偶然相遇，以後相會就很有日子了，就賦三兩篇，用來表達我的胸懷。"於是朗頌道："家住驛北路，百里無四鄰。往來不相問，寂寂山家春。"又吟道："南岡夜蕭蕭，青松與白楊。家人應有夢，遠客已無腸。"又吟："白草寒路里，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詩吟完，又再三吟誦。夜深，於是作揖而退去。到了第二天，尋問鄰居，回答說："這前後幾里，並沒有人住，只有一個客死的書生，葬在佛殿後邊的南岡上。"祖價猜度他的詩，才知道是鬼，寫了祭文弔唁後離去。

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張庾 劉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軍將 郭翥 裴通遠 鄭紹 孟氏

郭承嘏

郭承嘏，嘗寶惜法書一卷，每攜隨身。初應舉，就雜文試。寫（"寫"原作"駕"，據明抄本改。）畢，夜猶早。緘置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貼。卻歸鋪，於燭籠下取書貼觀覽，則程氏宛在篋中。計無所出，來往於棘闈門外。見一老吏，詢其試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承嘏許之。逡巡，齎程試入，而書貼出，授承嘏。明日歸親仁裏，自以錢送詣興道里。疑問久之，吏家人出。以姓氏質之，對曰："主父死三月，力貧，未辦周身之具。"承嘏驚歎久之，方知棘圍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出《尚書談尋》。）

【譯文】

郭承嘏，曾經把法書一卷當作寶貝一樣珍惜，常常隨身攜帶。當初應舉考試，應考雜文，寫完，夜還早，封閉放到箱中。到了交卷時而錯交了所珍藏的書貼。迴歸到住處，在燈燭下取書貼觀看，那試卷完整地放在箱中。實在想不出辦法。在棘闈門外徘徊。看見一老吏。詢問他考試的事情，他把全部情況都告訴了他。老吏說："我能換它，可是我家貧窮，住在興道里，如果能給你換成，希望你給三萬錢作爲酬勞。"承嘏答應了他。不一會兒，把試卷放入，把書貼拿出，交給承嘏。第二天回到親仁裏，親自把錢送到興道里。打聽了很久，老吏的家人出來，按姓氏問他，回答說："主人父親死了三月，家裏很貧窮，沒有辦理全身的安葬用品。"承嘏驚訝嘆息了很久，才知道在棘闈看見的是鬼。於是把錢贈送給他家。

張庾

張庾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伕他宿，獨庚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之，俄聞履聲漸近。庚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豔美無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豔絕，服飾華麗，宛若豪貴家人。庾走避堂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牀榻，雕盤玉尊杯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娣妹步月，偶入貴院。酒食絲竹，輒以自樂，秀才能暫出爲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疏野。"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釦門，庚不應，推不可開，遽走覆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預。既入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召。"於是一人執尊，一人乣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殽饌芳珍，音曲清亮。庚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從坊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搘牀石，徐開門突出，望席（"席"原作"塵"，據明抄本補。）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庚逐之，奪得一盞，以衣系之。及明視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歇。盞鎖於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數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庚明年，進士上第。（出《續玄怪錄》）

【譯文】

張庾考舉進士，元和十三年，住在長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間，僕人在其他地方住宿，張庾獨自在月光下，忽然聞到滿院特異的香味。正在喫驚，一會兒聽到腳步聲漸漸走近。張庾拖着鞋子走着聽，幾個婢女年齡十八九歲，嬌豔美麗無比，推門而入，說："踏着月光追逐勝景，不必樂遊原野，只有這個院子的小臺藤架就行了。"於是帶領少女七八個人，容貌都是豔麗絕妙，服裝首飾非常華麗。好象豪門貴族家的人。張庾跑到堂中躲避，垂簾看她們。諸女慢慢行走，直接到藤架下。一會兒，擺好牀榻，雕盤玉尊杯杓。都是奇異的物品。八人圍坐，婢女拿着樂器的有十人，拿着拍板站着的兩人，左右侍候站立的十人。絲管音樂剛要開始，坐上一人說："不告訴主人，就要奏樂，難道不是怠慢了嗎？既然是這裏的土紳，邀請來一起歡樂行嗎？"於是讓一婢女傳話說："姊妹踏着月光。偶然進入貴院，酒食樂器已準備好，就在這裏自行歡樂，秀才能否暫且出來做主人呢？夜已深了。想來已經脫掉帽子，戴上紗巾來，正和我輩粗疏相稱。"張庾聽到婢女受旨承今，怕她進來，就關門拒絕她。婢女扣門，庾不答應，推不開，急忙跑回去報告，一女說："我們在一起歡樂，人家不敢參與。已經進了他家門，不招呼也應該來見，關門堵窗，害羞見我們。叫他既然不來，那時還需要再招呼呢？"於是一人拿着酒杯，一人督察，酒已經過了幾巡，絲竹音樂一起奏響。山珍海味擺滿，音樂曲調響亮。張庾想這個坊的南街，都是廢墟墳墓，絕對沒有人住。說從坊中出來，可是坊門已經關閉。如果不是妖狐，就是鬼。現在我還沒有迷惑。可以趕跑她們，一會兒被迷惑，怎能自己醒悟呢。於是默默地取出支牀的石頭，慢慢開門突然衝出，向宴席打去。正好打中臺上盤子，她們紛紛逃散。張庾追趕她們，奪得一盞，用衣帶綁上它。到天亮看它，是一個白角盞，稀奇不能說出它的名字。院中的香氣。多日不盡，把盞鎖放在櫃中，親朋來人，沒有不傳看的，竟然不能辨別出它的出處。又過了十多天，轉動觀看多次，忽然掉在地上，於是就不見了。庾第二年，考中了進士。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廳西有巴籬隔之，又有一廳，常扃鎖。雲，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郡守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方玄都不知之。二更後，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籬西有婦人言語笑詠之聲，不甚辨。唯一老青衣語稍重而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騧，抱阿荊郎。阿荊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附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則痠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天雨。如今阿荊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縷之不絕。復吟詩，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不可辨其文。久而老青衣又曰："昔日阿荊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可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雲："此西廳空無人。"方敘賓客不敢入之由，方玄因令開院視之，則秋草蒼佔沒階，西則連山林，無人跡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爺孃送我青楓根，不記青風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視其言，則鬼之詩也。館吏雲，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居。亦先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之。（出《博異記》）。

【譯文】

隱士劉方玄從漢南到達巴陵，夜間住在江邊的古館，廳西有籬笆隔開，還有一廳，總鎖着門。據說，多有怪物，使人不安穩，已經十年不開了。中間是大廳。走廊倒塌。郡守全部修葺，達到又新又幹淨。可是無人敢進入。方玄完全不知道這些。二更以後。月色照滿院子，江山冷清寂靜，只聽到籬笆西邊有婦人說笑的聲音，不很清楚，只有一老婢女話聲稍大而且是秦地腔調，說道："往年阿郎貶官的時候，常常讓我身騎偏面馻。搶着阿荊郎，阿荊郎嬌氣，不肯穩坐。有時偏在左，有時偏在右，掉下來損傷了我的左胳膊。到現在要陰天，就痠疼。如今又復發了，明日天一定下雨。如今阿荊郎官高了，他還不知道有沒有我。"又聽到應答的。一會兒有個唱歌的，歌聲清脆細膩，象拖着的線不斷絕。又吟詩，吟聲淒厲，象含着辛酸和眼淚的詞，不能辨清那些字。過了好久，老婢女又說："從前的阿荊郎，愛念青青的河邊草。現在可稱得上綿綿思念遠道了。"將近四更，才聽不到聲音。第二天早晨，果然下了大雨，召呼館吏打聽，吏說："這個西廳空着無人。"才說明賓客不敢進入的原因。方玄於是讓打開院門看看，只見那秋草蒼苔遮沒了臺階，西邊連着山林，沒有人跡。打開廳門，廳裏新鮮乾淨，一無所有。只是前屋東邊的柱子上有詩一首，墨跡很新，那詞是："爺孃送我青楓根，不記青風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看那文字，是鬼寫的詩。館吏說："這廳建成以來，不曾有人居住，先前也沒有這題詩的地方。"才知道夜裏有人來。又就這事去尋訪別人，終究不能查明。

光宅坊民

元和中，光宅坊民失姓名，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妻兒環守之。一夕，衆彷彿見一人入戶，衆遂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取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衷切，且言"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即愈。（出《酉陽雜俎》）

【譯文】

元和年間，光宅坊平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麼，他家有個病人，將要困頓。請來僧人唸經。妻子兒女環圍守着他。一天晚上，衆人彷彿看見一人進屋，大家於是驚起追逐，就投到甕裏，他們家用熱水灌它，得到一個袋，可能是陰間取氣袋。忽聽空中有聲音，要那袋子，很哀傷懇切，並且說："我將取別人來以代替病者。"他家於是投擲還給他。病者就好了。

淮西軍將

元和末，有淮西軍將，使於汴州，止驛中。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己，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得手中革囊。鬼暗中衷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鬼良久曰："此蓄氣袋耳。"軍將乃舉甓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絳色，如藕絲，攜於日中無影。（出《酉陽雜俎》）

【譯文】

元和末年，有個淮西軍將，被派遣到汴州，住在驛館裏。夜深，睡得將熟，忽然覺得一物壓着自己。軍將一向健壯，驚起，用武力爭勝，那物就退卻，於是奪得他手中的皮袋。鬼暗中苦苦祈求。軍將對他說："你告訴我這物品的名字，我就還給你。"鬼過了很久才說："這是蓄氣袋。"軍將就舉磚擊打他，話語就斷絕了。那襲可盛好幾升，絳色，象藕絲，拿到日光中沒有影子。

郭翥

元和間，有郭翥者，常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顯不得通。約先沒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翥居華陰。一夕獨處，戶外嗟吁，久而言曰："聞郭君無恙。"翥聆其音，知執謙也，曰："可一面也。"曰："請去燭，當與子談耳。"翥即撤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曆歷然。又言冥途（"途"原作"話"，據明抄本改。）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受。即以手而捫之，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翥有膂力，知爲他怪，因攬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臥。既而告去，翥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予。"翥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即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果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屍而去。（出《宣室志》）

【譯文】

元和年間，有個叫郭翥的，曾經做過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好。二人曾經相互說過，總怨恨陰陽間不能相通，約定先死的應當來告訴。後來執謙死了幾個月，翥居住在華陰。一個晚上獨住一處，聽到窗外有嘆息聲，過了很久說道："聽說郭君無病。"翥聽他的聲音，知道是執謙。說："可以見一面嗎？"回答說："請撤去蠟燭，應當和你談談。"翥就撤去蠟燭，拉着他的袖子進來，與他同牀，談論歷歷在目的往事，又說陰間的罪福非常分明，不能欺騙。夜已深，翥忽然聞到有污穢的氣味散發在左右，一會兒就不能忍受。就用手摸他，他的身體很大，不象執謙，翥很有氣力，知道被他欺騙，於是抓住他的衣袖，用身子壓住牢不可動，捂着鼻子躺着。那人不久說要離去。翥假裝和他談話，留他到天亮。那人要求離開越發着急。說："將要天亮，不打發我走，禍患將要累及到你。"翥不回答，一會兒，就沒再聽到言語。不久天亮，看見是一個胡人，身長七尺多，象死了幾天的樣子，當時還是暑天，污穢得不可接近。就讓人把放扔到郊外。忽然有里人多人望見，急忙來看，喫驚地說："果然是我的哥哥。死了幾天，昨晚忽然失蹤。"於是取屍體離開。

裴通遠

唐憲宗葬景陵，都城人士畢至。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裏，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晚，馳馬驟。至平康北街，有白頭嫗步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時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嫗同裏，可同載至里門耶？"嫗荷愧，及至，則申重辭謝。將下車，遺一小錦囊。諸女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爲逝者面衣四焉。諸女驚駭，棄於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出《集異記》）

【譯文】

唐憲宗安葬景陵，都城人士都到了。原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裏。妻子兒女們也乘車到通化門縱情觀看。到了回去的時候，天已將晚，驅馬快跑。到了平康北街，看見一個白髮老太婆奔跑，隨車而來，氣力用盡。到了天門街，夜鼓報時聲響，車馬轉快，老太婆也忙着快追。車中有老婢女跟隨四小女子，其中有個哀憐她奔跑的，問她住所，回答說："在崇賢裏。"就對她說："和你同在一個裏住，可以一起坐到里門了。"老太婆感到很慚愧。等到了地方，就說了非常感謝的話，將要下車，贈送了一個小錦囊。諸女一起打開它，裏面有白羅，做成死人的衣服四件。諸女驚恐，棄擲到路上，不過十天，四女相繼死去。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於逆旅。因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有人令傳意，欲暫邀（"邀"原作"命"，據明抄本改。）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書女也。適於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人耶？何以止於此？"青衣曰："女郎方自求佳婿，故止此。"紹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紹入，延之於館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質殊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錦繡。既相見，謂紹曰："既遂披覿，當去形跡，冀稍從容。"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閫之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親焉在？嘉偶爲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厭居城郭，故止此宅。方求自適，不意（"意"原作"偶"，據明抄本改。）良人，惠然辱顧。既愜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紹升榻。坐定，具酒殽，出妓樂。不覺向夕。女引一金缶獻紹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慚不稱，敢以金缶合巹，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餘一商耳。多遊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爲眷屬也。然遭逢顧遇，謹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缶，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悽楚，感動於心。乃飲之交獻，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夜已久，左右侍婢，以紅燭籠前導成禮。到曙，女復於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歡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郎曰："鴛鴦配對，未聞經月而便相離也。"紹不忍。後又經月餘，紹復言之曰："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也。雖深承戀戀，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樂者。願勿以此爲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乃許之。遂於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橐囊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杳無人跡。紹乃號慟，經日而返。（出《瀟湘錄》）。

【譯文】

商人鄭紹，喪妻以後，正想再娶。行路經過華陰，住在旅館。因爲喜歡華山的秀美峻峭，就從店往南走，能有幾里地，忽然看見一婢女對紹說："有人讓我傳話，要暫時邀請你。"紹說："是什麼人？"婢女說："是南宅皇尚書的女兒，剛纔在宅院內登臺，看見你，於是讓我來傳達意思。"紹說："那女子沒嫁人嗎？因爲什麼住在這裏？"婢女回答說："女郎正在自己尋找佳婿，所以住在這裏。"紹前往，不久到了一個大宅院，又有侍婢多人出來，讓紹進去，請他到館舍。一會兒，有一個女子出來，容貌非常美麗，歲數剛到成年。跟隨的婢女十多人，都穿着錦繡。相見後，對紹說："既然已經相見，就應去掉那些儀容禮貌，希望稍稍舒緩些。"紹順從地跟着，又進入一門，看見珠簾銀屏，光彩相照，內室裏，孤獨的樣子沒有伴侶。紹就問女子道："是什麼皇尚書家？怎麼獨居得如此呢？父母親在哪裏？佳偶是誰？雖然幸蒙寵招，希望除去疑慮。"女子說："我是已故皇公的幼女，年少喪失了父母，厭煩在城裏居住，所以住在這個宅院，正在尋求自嫁，沒想到承蒙君子惠顧，已滿足了我的心願，什麼快樂比得上這個！"女子讓紹上牀，坐定後，備辦了酒殽，出來歌妓奏樂，不知不覺天色將晚。女子拿來一個金缶獻給紹說："我尋找佳婿，已經三年了，今天就遇上了你，難道不是自己得到的嗎？我雖然羞愧不能使你稱心如意，敢用金缶合巹，情願侍奉你，操持家務，可以嗎？"紹說："我是一個商人，大都遊南闖北，只圖利，怎敢與官宦人家結成眷屬？但能相逢相遇，深感榮幸了，只怕他日被門下羞辱。"女子就再次獻上金缶，親自彈箏送給他。紹聽到那曲調悽楚，內心受到感動，就飲酒接受獻的東西，發誓結成夫妻。女子笑着起來。當時夜已深，左右的侍婢，用紅燭燈籠在前引導完成婚禮。到了天亮，女子又在前廳，備辦了好酒美食，與紹歡暢飲酒。過了一個多月，紹說："我應該暫時離開，調理南北的貨物財產。"女郎說："鴛鴦配對，沒聽說過了一個月就離開。"紹不忍心，後來又經過了一個月，紹又對她說："我本商人，走江湖，闖南北，都是正常的。雖然承蒙你的眷戀，可是如果長久的不出去，也使我的心情不高興，希望不要因此被怨恨，一定按期回來。"女郎因爲紹說得肯切，就答應了他。於是在家園擺設酒席，送別鄭紹。紹就帶着口袋上路。到了第二年春天，紹又到這裏，只見紅杏翠竹，流水青山，全無人跡。紹於是號陶大哭，過了一天才返回。

孟氏

維揚萬貞者，大商也，多在於外，運易財寶以爲商。其妻孟氏者，先壽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孟氏獨遊於家園，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時節，依然獨自遊。無端兩行淚，長秪對花流。"吟詩罷，泣下數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逾垣而入，笑謂孟氏曰："何吟之大苦耶？"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復輕言之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檢，唯愛高歌大醉。適聞吟詠之聲，不覺喜動於心，所以逾垣而至。苟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談，而我亦或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墜。人間之恨，何啻千端。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萬貞者，去家已數載矣。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方。豈惟惋嘆芳菲，固是傷嗟契闊。所以自吟拙句，蓋道幽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聞雅詠，今睹麗容，固死命猶拚，且責言何害？"孟氏即命箋，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詩，乃報之曰："神女得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歸己舍。凡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憂且泣，少年曰："勿爾，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頃之方沒，竟不知其何怪也。（出《瀟湘錄》）

【譯文】

揚州的萬貞是大商人，經常在外，運送財寶，以這做爲買賣。他的妻子孟氏原來是壽春的妓女，體態美麗，能歌善舞，略知詩書，稍有文采。孟氏在家園獨自遊玩，四處張望後吟道："可惜春時節，依然獨自遊。無端兩行淚。長秪對花流。"吟詩完了，掉下幾行眼淚。忽然有一個少年，容貌很秀美。跳牆而入，笑着對孟氏說："爲什麼吟得這麼痛苦呢？"孟氏大驚道："你是誰家的，怎麼突然來到這裏，又說輕挑的話呢？"少年說："我性情落魄，不能自我約束，只愛高歌醉酒，剛纔聽到你吟詠的聲音，不知不覺在內心感到喜歡，所以越牆來到這裏，如果能在花下容我好好談談，那麼我也許可以勉強攀談詩詞。"孟氏說："想要吟詩呀。"少年說："人生象託付，年少能有多少？繁花正嬌妍，黃葉又附落。人間的怨恨，何止千端！哪如暫且偷頃刻的歡樂呢？"孟氏說："我有丈夫叫萬貞，離家已經幾年了，所遺憾的是當此美景，遠在他方。哪裏只是感嘆花草，本來是感傷離別之情，所以自己吟詠詩句，傾吐深深的懷念。沒想到你跑到我這地方，是什麼原因？"少年說："我從前就聽說你優雅的吟詠，現在看到你美麗的容貌，本來命都可以拚上，聽些責罵的話又有何妨！"孟氏就讓拿來紙張，接着賦詩道："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到詩，又回報道："神女得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聊足慰多情。"從此孟氏就和他私通，領回自己的屋子。大概超過了一年，丈夫從外地回來。孟氏擔心並且哭泣。少年說："你不要這樣，我本來知道那是不會長久的。"說完，騰身離開，一會兒就沒有了，竟然不知道他是什麼怪物。

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利俗坊民 太原部將 成公逵 送書使者 臧夏 踏歌鬼 盧燕 李湘 馬震　劉惟清　

董觀 錢方義

利俗坊民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民行車數兩，將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才入，有哭聲。受寄者因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綆，內有一物，其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民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復，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行數里，可乎？"民知其異，乃許之。其人登車，覽囊不悅，顧謂民曰："君何無信？"民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真、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即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諸州人多患赤瘡，亦有死者（出《宣室志》）

【譯文】

長慶初年，洛陽利俗坊，有百姓推車數輛，將要出長復門。有一個人揹着布袋，要求把布袋寄存在車裏，並且告戒不要亂打開。於是返回利俗坊，才進入，聽到有哭聲。接受寄存的人就打開口袋看，那袋口用繩子打着結，裏面有一個東西，那形狀象牛的胞胎，牽扯黑繩長几尺。那人喫驚，立刻收起打上結。不久，那放布袋的人又來了，說："我腳疼，想在你的車中休息，走幾里，行嗎？"人們知道他奇異，就答應了他。那人上車，看了口袋很不高興，回頭對車主說："你怎麼不守信用呢？"那人謝罪。又說："我不是人，冥司派我收錄五百人，我走遍了真、虢、晉、絳幾個州，纔來到這裏，人多蟲，只得到二十五人，現在要到徐泗。"又說："你明白我說的蟲嗎？患赤瘡就是蟲啊。"車走了二里，就告辭登程："不能久留，你有壽命，不用擔憂了。"忽然揹着口袋下車，失去蹤影。那年夏天，各州有很多人患赤瘡，也有死的。

太原部將

長慶中，裴度爲北部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於室，既置藥於鼎中。抅火。趙見一黃衣人，自門來，止於藥鼎旁。挈一囊，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致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子，子曰："豈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曏者黃衣人再至，又致藥屑鼎中。趙惡之，亦命棄去。復一日晝寢，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飲之。後數日，果卒。（出《宣室志》）

【譯文】

長慶年間，裴度做北部留守，有個部將姓趙，有病發高燒很厲害。他的兒子在屋裏煮藥，已經把藥放到鼎裏，點着了火。趙看見一個穿黃衣的人從門進來，停在藥鼎旁，拿着一個袋子，袋中有藥末，那顏色潔白，象麥粉的樣子，旋即把藥末放到鼎裏而離去。趙告訴他的兒子，兒子說："莫非是鬼嗎？這是要加重我父親的病。"就去掉了藥。趙看見先前的黃衣人又來了，又把藥末放到鼎裏。趙討厭它，又讓把藥扔掉。又一天趙白天睡覺，他的兒子又煮藥，藥煮好而趙睡醒，於是給他喝了，過了幾天，果然死了。

成公逵

李公顏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逵，常夢一白衣人入曰："地府命令我召汝。"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逃之？"公逵紿曰："某非屬龍者，君何爲見誣。"使者稍解，顧曰："今舍汝歸，當更召屬龍者。"公逵驚寤，且以其夢白於少儀。少儀有卒十餘人，常在其門下，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因訊其年，其父曰："屬龍。"果公逵之所夢也。（出《宣室志》。）

【譯文】

李公顏駐守北都的時候，有個部將叫成少儀。他的兒子叫公逵。曾經夢見一個穿白衣的人說："地府命我召你。"逵拒絕他。使者又說："冥官派遣我召一個屬龍的人，你既然屬龍，憑什麼逃脫？"公逵欺騙說："我不屬龍，你爲什麼誣陷我？"使者稍稍緩和，看着他說："現在放你回去，應該另召一個屬龍的。"公逵驚醒，並且把他的夢告訴少儀。少儀有士卒十多人，常在他的門下。到了第二天，一個士卒無病而死。少儀於是打聽他的年齡，他的父親說："屬龍。"果然是公逵夢到的。

送書使者

昔有送書使者，出蘭陵坊西門，見一道士，身長二丈餘，長髯危冠。領二青裙，羊（明抄本"羊"作"髽"，下同。）髻，亦長丈餘。各擔二大甕，甕中數十小兒，啼者笑者，兩兩三三，自相戲樂。既見使者，道士回顧羊髻曰："菴菴。"羊髻應曰："納納。"甕中小兒齊聲曰："嘶嘶。"一時北走。不知所之。（出《河東集》）

【譯文】

從前有個送書信的使者，出了蘭陵坊西門，看見一個道士，身高二丈多，長長的鬍鬚，高高的帽子。帶領兩個穿黑裙子的人，梳着羊髻，也高一丈多，各挑着兩個大甕。甕裏有幾十個小孩，哭的笑的，三三兩兩，互相戲樂。看見了使者，道士回頭看羊髻說："菴菴。"羊髻答應說："納納。"甕裏的小孩齊聲說："嘶嘶。"立刻向北跑，不知去向。

臧夏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東，有陸氏宅，制度古醜，人常謂凶宅。後有進士臧夏僦居其中，與其兄鹹嘗晝寢。忽夢魘，良久方寤，曰："始見一女人，綠裙紅袖，自東街而下。弱質纖腰，如霧瀠花，收泣而云：'聽妾一篇幽恨之句。'其辭曰："卜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出《河東記》）

【譯文】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東，有個陸氏宅院，樣式古怪，人們常說這是凶宅。後來有個進士臧夏租賃住在那裏，和他哥哥都曾在白天睡覺，忽然做惡夢驚叫，很久才醒。說："方纔看見一個女人，穿着綠裙紅袖，從東街而來，體弱腰細，象霧蒙花，停止哭泣而說道：'聽我一篇幽恨詩句吧。'那詞是：'卜得上峽日，秋天鳳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

踏歌鬼

長慶中，有人於河中舜城北（"城北"原作"成死"，據明抄本改。）鸛鵲樓下見二鬼，各長三丈許，青衫白袴，連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頭種蕎麥。兩個胡孫門底來，東家阿嫂決一百。"言畢而沒。（出《河東記》）

【譯文】

長慶年間，有人在河中舜城壯鸛鵲樓下看見兩個鬼，各高三丈多，穿着青衫白褲，挽着臂膊踏歌道："河水流溷溷，山頭種蕎麥。兩個胡孫門底來，東家阿嫂決一百。"說完就沒有了。

盧燕

長慶四年冬，進士盧燕，新昌里居。晨出坊經街，槐影扶疏，殘月猶在。見一婦人，長三丈許，衣服盡黑。驅一物，狀若羝羊，亦高丈許。自東之西，燕惶駭卻走，婦人呼曰："盧五，見人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出《河東記》）

【譯文】

長慶四年冬天。進士盧燕。住在新昌裏，早晨到坊北街。槐樹影子搖擺，殘月還在。看見一個婦人。高三丈多，穿的衣服全是黑的，驅趕一個東西，樣子象公羊，也高有一丈左右，從東向西去。盧燕驚恐往回跑。婦人呼喊道："盧石，看見人不要多說。"竟然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李湘

從史以左僕射爲澤潞節度使，坐與鎮州王承宗通謀，貶歡州，賜死於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滄海泛扁舟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曰："某乃見鬼者也，見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悴，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樹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樹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弦所迫，今尚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去之。"湘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唯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矣。急隨拜謝，或肯卻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巫曰："僕射回矣。"於是拱揖而行。及階，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設裀込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乞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不復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寞？"曰："籲！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發白，神敗而體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如豪獸。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園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主不及吾，況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到京，以奇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剌史。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歟？（出《續玄怪錄》）

【譯文】

盧從史以左僕射做澤潞節度使，犯了與鎮州王承宗合謀的罪貶到歡州，賜死在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離郡回京城，自己認爲是邊遠的郡守，沒有臺閣的親屬，一旦回到京都，就象在滄海里飄流的扁舟。聽說端溪縣有個女巫，能知未來的事，派人請她來。女巫說："我是能看見鬼的，見到了都能召示。可是鬼有兩等，有福德的，精神俊爽，往往自己與人說話；貧賤的，氣勢低劣精神憔悴，藉助我而說事情，全在於所遇到的，不是我能知道的。"李湘說："怎麼能得到鬼而問他呢？"女巫說："廳前的楸樹下，有一個穿紫衣佩帶金飾的，自稱澤潞盧僕射，可以跪拜而請他。"李湘就穿着公服拿首簡牘，面向大樹而跪拜。女巫說："僕射已經答拜。"李湘於是拱揖上臺階。空中說道："從史我死在這廳裏，被弓箭所殺害，現在還厭惡它，你牀上的弓，希望除掉。"湘讓去掉。當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張牀，湘偶然忘記那貴客，要坐下問他。女巫說："僕射是高官，爲什麼不請他坐，當做差吏對待他。"僕射大怒，走了。李湘急忙跟隨跪拜謝罪，又誠懇地請他回來。李湘匍匐下臺階，問他去的方向，一步一拜，共計幾十步。空中說："你的官職，趕不上我軍中的一個副將，怎麼面對我而自己坐下？"湘再三說明謝罪。女巫說："僕射回來了。"於是拱揖而走，到了臺階，女巫說："僕射上來了。"別處擺放了坐牀，放上坐墊請他坐。女巫說："坐下了。"湘才坐下。空中說："你要問什麼？"回答說："我是邊遠的官吏回朝，知道僕射神通造化廣大，知道未來，乞求恩賜一言，明示那榮升與困頓。"空中說："大有人接待引薦，到京城一個月，就能任命爲梧州剌史。"湘又問，不再說。湘於是問道："僕射離開人間很久了，爲什麼不回到人生中來，而長久處在寂寞的冥府？"說道："唉，這是什麼話，人世間勞苦，萬愁纏心，都象飛蛾撲燈，爭名奪利，愁到極點而頭髮變白，精神頹敗而身體瘦弱。內心裏，波瀾萬丈，互相嫉妒互相仇視，兇猛得象巨大的野獸，我已經倖免脫離向下看如湯似火的人間，難道再低身而生活在那裏嗎？再說根據那生與死，陰間陽間沒有什麼兩樣。學仙成敗，就沒有什麼差別。我已得到煉形之術，那術從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那麼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沒有不可以的。我的形還沒有煉圓滿，只有三寸罷了，飛行自由自在，離開陰間到陽間，是可以的，皇上也趕不上我，何況平民呢？"湘問："煉形之道，可以聽聽嗎？"回答說："不是你應該聽的。"又問梧州之後的事情，終究沒說，就離去了。湘到京城，用奇貨求人幫助，幫助他的有幾個人。不到一個月，官拜梧州剌史，最後死在梧州，這就是盧不再說他後事的原因。

馬震

扶風馬震，居長安平康坊。正晝，聞扣門。往看，見一賃驢小兒雲："適有一夫人，自東市賃某驢，至此入宅，未還賃價。"其家實無人來，且付錢遣之。經數日，又聞扣門，亦又如此。前後數四，疑其有異。乃置人於門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婦人，從東乘驢來，漸近識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於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時者。震驚號奔出，已見下驢，被人覺，不暇隱滅。震逐之，環屏而走。既而窮迫，入馬廄中，匿身後牆而立。馬生連呼，竟不動。遂牽其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儼然，而體骨具足。細視之，有赤脈如紅線，貫穿骨間。馬生號哭，舉扶易之，往南山，驗其墳域如故。發視，棺中已空矣。馬生遂別卜，遷窆之。而竟不究其理。（出《續玄怪錄》）

【譯文】

扶風的馬震，居住在長安平康坊。正在白天，聽到扣門聲，前去看，見一租驢的小孩說："剛纔有一個夫人，從東市租我的驢，到這進入宅院，沒給租錢。"他家確實沒有人來，暫且付錢打發他走。過了幾天，又聽到扣門聲，也是如此，前後多次。懷疑這裏有特異情況。就安排人在門的左右，天天守候。這一天，果然有一個婦人，從東乘驢來，漸漸走近，認出了她，是馬震的母親，死了已經十一年了，葬在南山，她的衣服還是安葬時穿的。馬震喫驚地哭着跑出來，已經看見她下驢，被人發覺，沒有時間隱滅。馬震追她，繞着屏風跑，不久實在沒法，進到馬廄裏，藏身在後牆站立着。馬生連續喊叫，竟然不動。於是拽她的衣襟，突然倒地，是白骨罷了，衣服依然如故，而屍骨完整無缺。細看它，有赤脈象紅線，貫穿在骨間。馬生號啕痛哭，抬扶整理好屍骨。到南山查驗那墳如舊。打開看，棺材裏已經空了。馬生就另外選擇，變受地方落葬，而最終也不明白其中的奧妙。

劉惟清

陰北把關，南御並山濱濟，空闊百里，無人居。地勢險厄，用兵者，先據此爲勝。迄今天陰日暮，鬼怪往往而出。長慶三年春，平盧節度使薛蘋遣衙門將劉惟清使於東平，途出於此。時日已落，忽於野次，遙見幕幄營伍，旌旗人馬甚衆，煙火極遠。惟清少在戎旅，計其部分，可五六萬人也。惟清不知。甚駭之。俄有輜重鼓角，部隊紛紜，或歌或語，宣言競進。惟清乃緩轡出於其中。忽有衣 者徒行叩惟清，將奪馬。惟清與之爭，因躍馬絕道，而 者執之愈急。惟清有膂力，以所執鐵鞭棰其背。 者不甚拒，良久捨去。惟清復路，則向之軍旅已過矣。夜闌，方及前驛，會  
同列將渾釗，自滑使還，亦館於此。聞惟清至，迎之，則惟清冥然無所知。衆扶持環視，久之乃寤，遂話此事，不二三日，至東平，既就館，亦不爲他人道。先是東平有術士皇甫喈者，落魄不仕，衣 藍縷，衆甚鄙之。一日，惟清出遊，喈於途中遙指曰："劉押衙。"惟清素衣（"素"下明抄本無"衣"字。）未識，因與相款。（"款"原作"疑"，據明抄本改。）喈曰："本恐他人取馬，故牽公避道，奈何卻以鐵鞭相苦？賴我金鎧在身，不爾，巨力堅策，豈易當哉。"笑而竟去。惟清從人辭謝，將問其故，喈躍入稠人中，不可復見。後四年，李同捷反於滄景，時大下兵皆由平陰以入賊境，豈陰兵先致討歟？（出《異聞錄》，明抄本作出《集異記》。）

【譯文】

陰北把關，南邊山連着山直到水邊，空曠開闊百里，無人居住，地勢險要，用兵的先佔據這就能取勝。到現在天陰日晚，鬼怪常常出來。長慶三年春天，平盧節度使薛蘋派衙門將劉惟清出使到東平，路經這裏，當時太陽已落山。忽然在野地裏，遠遠看見軍營帳篷，旌旗人馬很多，煙火很遠。惟清年少就在軍旅中，估計那部人，能有五六萬人。惟清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很害怕。一會兒有輜重鼓角響起，部隊紛紛行動，有的唱歌有的說話，喧鬧前進。惟清就拉着繮繩輕輕在那裏經過。忽然有一個穿喪服的步行來叨問惟清，要奪他的馬。惟清和他用力爭奪，於是躍馬跑出道外。而穿喪服的抓着繮繩更緊。惟清有體力，用拿的鐵鞭連打他的背部。穿喪服的人不特別抵抗，很久才舍掉離去。惟清重新上路，就朝着那些人馬走過的地方奔去。夜深，纔到達前邊的驛站，會見同列將渾釗。渾釗從滑地出使回來，也住在這裏。聽說惟清到來，去迎接他，可是惟清象睡覺似的什麼也不知道，大家扶持環視他，很久才醒，於是說了這件事。不過兩三天，到達東平，住在館裏，也沒對別人說。從前這東平有個術士叫皇甫喈，落魄不當官，穿着草鞋破衣服，大家都很鄙視他。一天，惟清出去遊玩，喈在路上遙遙指着說："劉押衙。"惟清平素不認識，就和他應答。喈說："本來怕別人奪取你的馬，所以引你躲避道邊，怎麼卻用鐵鞭打我，靠我金鎧在身，不然的話，巨大的力量堅硬的鞭子，難道容易抵擋嗎？"笑着竟然離開。惟清跟從那人辭謝，要問那原故，喈跑到稠密的人羣中，不能再看見。過了四年，李同捷在滄景反叛。當時天下的兵，都由平陰而進入賊境，難道陰兵先來討伐了嗎？

董觀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唐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偕適吳楚間。習道卒，觀亦歸併州。寶曆中，觀遊汾涇，至泥（"泥"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陽郡。會於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書千百編，觀遂留止，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扃鐍，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力，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夜寐，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來，歌笑其中，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曛黑，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恚曰："師鬼也，何爲而至？"習笑曰："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候子。"即牽觀袂去榻，觀回視，見其身尚偃，如寢熟。乃嘆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尚在，今死此，誰蔽吾屍耶？"習曰："何子之言失而憂之深乎？夫所以爲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尚安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習："常聞我教中有（明抄本"中有"作"有中"）陰去身者，誰爲耶？"習曰："吾與子謂死而未更生也。"遂相與行。其所向，雖關鍵甚嚴，輒不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紅碧，（"碧"原作"密"，據明抄本改。）如毳毯狀。行十餘里，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耶！"觀即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褲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樹矇蔽，廬舍駢接。習與觀曰："與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爲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爲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捨家歸佛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爲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爲不道，寧桎梏可及身哉！"言已，習即牽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眙惶惑。忽有牽觀者，觀回視一人，盡體皆毛，狀若獅子，其貌即人也。良久謂觀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留。"遂持觀臂，急東西指郡城而歸。未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持去，將無籍。"頃之。逐至寺。時天以曙，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己身在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觀卒一夕矣。"於是具以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二土偶象，爲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留閱藏經，雖寒暑無少墮。凡數年而歸，時寶曆二年五月十五日。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遊公卿門，言事往往而中。常爲沂州臨沂縣尉。餘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也。（出《宣室志》）

【譯文】

董觀是太原人，善於陰陽占卜之術。唐朝元和年間，與僧人靈習友好。一同到吳楚一帶去，靈習在路上死去，觀也回到幷州。寶曆年間，觀到汾經遊覽，到了泥陽郡，在興龍寺會見僧人。興龍寺堂宇宏偉壯麗，有經書數千百編。觀就停留在這裏，打算都閱讀完再回去。原來這院的東邊廊房的北屋，空着而且上着閂鎖。觀於是請求居住，寺僧不同意，說："住在這個屋，大多有病有的死去，又多妖怪。"觀憑着年少氣壯，說："我願得到它。"於是住在那裏。過了十多天夜間睡覺，就有胡人幾十個，帶着樂器拿着酒，歌舞歡笑在那裏，好象沒有別人。象這樣幾個晚上。觀雖然害怕，還沒有對寺僧說。一天唸完經，天已經昏黑，觀疲勞到極點，關門睡覺。尚未睡熟，忽然看見靈習在牀前，對觀說："師傅走吧。"觀喫驚並且憤怒地說："你是鬼，爲什麼到這來。"習笑着說："你的生命已到盡頭，所以我來侍候你。"就拽着觀的袖子離開牀。觀回頭看，看見他的身體還躺在那裏，象睡熟了，就嘆息道："唉！我家離這兒很遠，父母還在，現在死在這裏，誰來遮蔽我的屍體呢？"習說："爲什麼你說得這麼失望，擔憂得這麼深重呢？那成爲人的原因，是因爲能運動手腳，善於看和聽罷了，這都是精魂扶植使它這樣，不是天然的；精魂離開身體所以叫死，因此手腳不能運動，看和聽不能實施，即使是六尺的軀體，還有什麼用呢？你還值得想念嗎？"觀感謝他，於是問習道："曾經聽說我教中有能隱去體的，誰能夠這樣做呢？"習說："象你我這樣死了但尚未託生的就是。"於是就和靈習一塊走了，他們一路上，關卡雖然很嚴，但於他們也並無阻礙。於是出了泥陽城向西走去，那地方有很多的草，重迭繁密花紅碧綠，象毳毯的樣子。走了十多里，一河寬不到幾尺，向西南方向流去。觀問習，習說："這就是俗話所說的奈河，它的源頭出在地府。"觀就看那河水，都是血，腥臭味不可接近。又看見岸上有冠帶褲衣共有幾百件。習說："這是死人的衣服，由這奔向地府的道路。"又看到河西有兩座城，南北距離能有一里多，被樹木遮蔽，房屋相連接。習對觀說："和你一起往那裏去，你降生到北城的侯氏家，做長子。降生十年後，應該重新和你捨棄家園回到佛門。"觀說："我聽說人死應當被冥官追捕，考察登記他的罪福，如果平生做事行爲沒有大的過錯，然後再降生到人間。現在我死不到一個夜晚，就能如此嗎？"習說："不是這樣，冥府和人間沒有差別，倘或不做不說，難道手銬腳鐐能到你的身上嗎？"說完，習就拽着衣服跳過河。觀正要攀附岸邊將要下去，河水豁然而開，寬有一丈多。觀驚恐惶惑，忽然有人拽他。觀回頭看見一人，整個身體都是毛，樣子象獅子，他的面貌是人。好久對觀說："師傅要到哪裏去？"回答說："往南城去呀。"那人說："我讓你閱讀大量藏經，應該趕緊回去，不可長久停留。"於是抓住觀的胳膊，急忙向着郡城的方向往回走。沒走幾里，又看見一人，樣子象先前招呼觀的，大叫道："可以帶回去，還沒有註冊。"一會兒，就到了寺院。當時天已經亮了，看見所住的屋裏有幾十個僧人，擁塞着他的房門；又見自己的身體在牀上。二人推觀進門，忽然感到有水從上澆灌他的身體，於是就醒了。寺僧說，"觀死一夜了。"觀於是把這事詳細地告訴了寺僧。過了幾天，在佛殿看見兩個土製偶象，是左右的侍者，是觀先前看見的。於是觀發誓專心致志，閱讀藏經。即使是嚴寒酷暑也沒有稍微的懈怠，共計幾年纔回家。當時是寶曆二年五月十五。會昌年間，皇帝詔令爲除天下佛寺，觀也被排斥離去。後來到長安，以占卜遊說於公卿人家，說的事情往往說中。曾經做過沂州沂縣尉。我在京城，聽到關於董觀的這些事情。

錢方義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剌史禮部尚書徽之子。寶曆初，獨居長樂第。夜如廁，僮僕從者，忽見蓬頭青衣數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又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強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相見？常聞人若見君，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方義家居華州，女兄衣佛者亦在此。一旦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顧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辭乎？"蓬頭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見者，正氣不勝，自致夭橫，非登殺之。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此（"此"原作"死"，據明抄本改。）久不敢出。惟貴人福祿無疆，正氣充溢，見亦無患。故敢出相求耳。"方義曰："何求？"對曰："登久任此職，積效當遷，但以福薄，須人助。貴人能爲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白。回付與登，即登之職，遂乃小轉。必有後報，不敢虛言。"方義曰："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貴人雖福力正強，不成疾病，亦當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方義至中堂，悶絕欲倒，遽服麝香等並塞鼻，則無苦。父門人王直方者，居同裏，久於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選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令早畢功。功畢飯僧，回付郭登。後月餘，歸同州別墅。下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渚"原作"注"，。據明抄本改。）別已十年，忽自門入，徑至方義階下，方義遂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門。"遂前行，方義從之，及門失之矣。見一紫袍象笏，導從緋紫吏數十人，俟於門外。俯視其貌，乃郭登也，斂笏前拜曰："弊職當遷，只消金剛經一卷。貴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數等，職位崇重，爵位貴豪，無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廚仍舊。頃者當任，實如鮑肆之人。今既別司，復求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貴人量察，更爲轉金剛經七遍，即改廚矣。終身銘德，何時敢忘。"方義曰："諾。"因問丈人安在，曰："賢丈江夏寢疾，今夕方困。神道求人，非其親導，不可自已，適詣先歸耳。"又曰："廁神每月六日例當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病六旬，蓋言登巡畢將歸，瞥見半面耳。親戚之中，遞宜相戒避之也。"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衆，無所得食，率常受餓。必能食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鹹見斯衆暗中陳力，必救災厄。"方義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見，數日不平。意欲所言，幸於夢寐。轉經之請，天曙爲期。"唯唯而去。及明，因召行數僧念金剛經四十九遍，及明祝付與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出之。累計其功，食天廚矣。貴人有難，當先奉白。不爾，不來黷也。泛祭之請，記無忘焉。"（出《續玄怪錄》）

【譯文】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是從前華州剌史禮部尚書徽的兒子。寶曆年間，獨自住在長樂府第。晚上上廁所，僮僕跟隨，看見一個頭發散亂的穿黑衣的人只有幾尺逼近。方義開始害怕，想要跑，又以爲鬼神來了，跑又有什麼用。就勉強對他說道："你莫非是郭登嗎？"回答說："是"方義說："和你是不同的路，何必相見？曾經聽人說如果看見你，沒有不死的。難道是我命該死而看見你嗎？我家住華州，姐姐出家在這裏，一旦突然死在你的手裏，命不可惜，想到做弟弟的情誼還不完備，可以容許我當面告辭嗎？"蓬頭的人又說："我不想害人，出來也有限，人看見我的，正氣不足，自己到達死亡，不是我殺的。然而我有心事，想要把這個託付於人，因此好久不敢出來，只有你福祿無邊，充滿正氣，看見我也沒有禍患，所以敢出來和你相見。"方義說："有什麼相求？"回答說："我很久擔任這個職務，積極效力應該升遷，只是因爲福氣淺薄，必須有幫助，你能給寫金字金剛經一卷，誠心表白，回付給我，我的職務就能小小的轉遷。以後一定報答你，不敢說謊。"方義說："好吧。"蓬頭人又說："我用陰氣侵犯了你的陽氣，你雖然福分體力正強盛，不能得病，也能有少微的不舒適。應該立刻服用生犀角生玳瑁，用麝香堵塞鼻子就沒有痛苦了。"方義到達中堂。煩悶到極點要倒地，立刻服用了麝香等藥物並堵塞鼻子，就沒有痛苦了。父親的弟子王直方，住在同一個裏，長久在江嶺做事。飛快送信給他求得生犀角，又吃了，好久才安定。第二天早晨，選擇經工，讓他們抄寫金字金剛經三卷，讓他們早點抄完。抄完後招待僧人，回付郭登。一個多月後，回到同州別墅，下馬正在休息，有個姓裴的老人，家住鄂渚，分別已經十年，忽然從門進入，直接到方義階下。方義就立刻拜見他。老人說："有客人，請出門。"就在前邊走，到了門口老人就不見了。看見一個穿紫袍拿着象笏的人，前導隨從穿紅紫色衣服的差役幾十人，在門外等候。低頭看那相貌，是郭登。郭登收起笏板上前拜道："卑職要升遷，只需金剛經一卷，你的仁義想法，特意送給三卷，現在功德極高，越級升遷幾等，職位崇高重要，爵位高貴豪邁。無不是你的大力相助。雖然職位已經迅速升遷，那廚房依舊，短時間還對付，實際象鹹魚店的人，現在離開舊司，再去就餐，才知道以前的痛苦，幾乎不能忍受。你能體量明察，再給反覆念金剛經七遍，就能改變廚房，終身銘記你的恩德，什麼時候敢忘記呢？"方義說："行。"於是又問老人在哪裏。回答說："善良的老人在江夏生病，今晚正困窘，神道求人，不是他親自引導，不能自己前來，剛纔來後先回去了。"又說："廁神每月六日照例應該出去巡查，這日人遇見他，一定招致災難，人看見他就死，他看見人就生病。先前的八座有病已六旬，說我巡完將要回去，看見一半臉面。親戚之間，傳遞應該互相迴避的。"又說："冥府的差役，福分薄的多，沒有地方得到食品，通常捱餓，一定能喫的慷慨施捨給他們。廣泛祭示一切鬼神，這心意不會忘記。都被這衆鬼神暗中出力，一定能救災禍。"方義說："陰陽路不同，偶然相遇，每次相見，多日不平靜，心裏想說的，希望在夢中，反覆唸經要求，天亮就開始。"答應後離去。到天亮，就召集行敬僧人念金剛經四十九遍，到天明祝告給郭登。唸完經，夢見郭登說："本來請念一個七遍，數量又增加了六倍，累計那功德，喫天廚了。你要有難，應先奉告，不然的話，不來騷擾，廣泛祭示的要求，記住不要忘了。"

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吳任生 鄥濤 曾季衡 趙合 韋安之 李佐文 胡急

吳任生

吳郡任生者，善視者，廬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常一日，裏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跡，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然顧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於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之（"之"原作"也"，據明抄本改）生魂耳。"楊曰："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懾，遂疾回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晚還，岸傍一家，陳宴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裏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宴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真婦人所擁者。諸客驚歎之，謝任生曰："先生真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譯文】

吳郡的任生，善於看鬼，住在浻庭山，他的面貌總象個孩童。按照吳楚的風俗，也不能查出他的生辰。寶曆年間，有個前崑山尉楊氏的兒子，僑居在吳郡，曾經有一天，裏中幾個人，共同蕩着小船，一起遊覽虎丘寺。當時任生在船裏，又說到鬼神的事情。楊生說："人和鬼的蹤跡不一樣，所以鬼的蹤跡不能看見。"任生笑着說："鬼很多，人不能識別罷了，我單單能識別。"這樣，他們看到一個婦人，穿着黑衣服，抱着個小孩，在岸邊走。任生指着說："這是鬼，她抱的是嬰兒的靈魂。"楊說："那麼憑什麼辨別他是鬼呢？"任生說："你只管看我和他說話。"就大聲叫道："你是鬼，偷活人的孩子嗎？"那婦人聽後很驚懼。就急忙往回跑，走了不到十幾步，就不見了。楊生又讚歎又驚異。到晚上回家，離城有幾里，岸邊有一人家，擺設宴席。有個女巫，在那右邊鼓動揮舞，是祈禱神靈。楊生和任生一起問他，女巫說："今天裏中人有個嬰兒突然死去，現在又醒過來了！所以設宴謝神。"就讓把嬰兒抱出來看，正是婦人所抱的那個！各位客人震驚歎服，感謝任生說："先生是真正有道術的人，我們是不能知道的。"

鄔濤

鄔濤者，汝南人，精習墳典，好道木。旅泊婺州義烏縣館，月餘。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進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顧降於君子。"濤視之，乃絕色也。謂是豪貴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於懷，妾何以奉託？"濤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玩於濤寢室，炳以銀燭，又備酒食。飲數巡，王氏起謂濤曰："妾少孤無託，今願事君子枕蓆，將爲可乎？"濤遜辭而許，恩意款洽。而王氏曉去夕至，如此數月。濤所知道士楊景霄至館訪之，見濤色有異，曰："公爲鬼魅所惑，宜斷之。不然死矣。"濤聞之驚，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與符二道，一施衣帶，一置門上，曰："此鬼來，當有怨恨，慎忽與語。"濤依法受之。女子是夕至，見符門上，大罵而去，曰："來日速除之，不然生禍。"濤明日訪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來，可以吾咒水灑之，此必絕矣。"濤持水歸，至夜，女子復至，悲恚之甚。濤乃以景霄咒水灑之，於是遂絕。（出《集異記》）

【譯文】

鄔濤是汝南人，精習三皇五帝所作的書，喜歡道術，出遊住在婺州義鳥縣館。一個多月，忽然有一個女子，兩個婢女夜晚來到。一個婢女進前說："這是王氏小娘子，今天晚上特意前來看望你。"濤看她，是絕色佳人，認爲這是豪門權貴家的女子，不敢答話。王氏笑着說："秀才不把酒色放在心上。我用什麼奉獻託咐？"濤就站起拜謝道："我是平凡鄙陋的人，不敢有這種慾望。"王氏讓待婢解下外衣在濤的寢室裏玩。點燃銀色的蠟燭，又備辦了酒飯。喝了幾巡，王氏站起對濤說："我年少喪父母沒有依託，現在願意待奉你共枕蓆，將要做行嗎？"濤恭順辭謝而答應，恩愛親密。王氏早晨離去晚上回來，如此幾個月。濤所認識的道士楊景霄到館拜訪他，看見濤的臉色異常，說："你被鬼魅所迷惑，應該斷絕她，不然的話就死了。"濤聽說很喫驚，把那事全都告訴了他。景霄說："這是鬼呀！"就給他兩道符，一道放在衣帶上，一道放在門上。說："這鬼來，一定怨恨你，千萬不要和她說話。"濤按照方法接受了。女子這天晚上來到，看見符在門上，大罵而離去。說："明天趕緊去掉它，不然要造成禍患！"濤第二頭拜訪景霄，把全部情況告訴了他。景霄說："今晚再來，可以用我的咒水灑她，這一定能斷絕了。"濤拿着水回去。到了晚上，女子又來了，悲憤到極點。濤就用景霄的咒水灑她，於是就斷絕了。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見於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睹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註名香，頗疏凡俗，步遊閒處，恍然凝思。一日哺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真。父今爲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沒，頗思神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會，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慎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豔麗，誤言之。將校驚懼，欲實（"欲實"原作"然"，據明抄本改）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二三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聲慘怛，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泄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慚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吳越，燕折鶯離芳草竭。年少煙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灑臨歧。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睹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篋中，得小金縷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玉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日方愈。乃詢五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不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魂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出《傳奇》）

【譯文】

大和四年春天。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個孫子叫季衡，住防禦使宅院的西偏院。房屋壯麗，季衡單獨住在這裏。有個僕人告訴他說："從前王使君的女兒在這裏突然死去，有着傾國的容貌。她的靈魂白天在這裏有時就能看見，你要謹鎮小心。"季衡少年好女色，想要看她的靈魂，終究不把人和鬼當作隔閡。頻頻點上名香，與凡俗很疏遠，在安靜的地方散步，恍恍惚惚冥思苦想。一天黃昏的時候，有一個梳着雙鬟髮型的婢女上前打揖道："王家小娘子派我傳達深厚情意，要當面拜訪你。"說完，突然就不見了。一會兒，有特殊的香味襲入，季衡就束上帶子等候她。看見先前兩個婢女，帶領一女子而來，真是象神仙中的人。季衡拱手，問她們的姓氏。回答說："我姓王，名字叫麗真，父親現在做重鎮，從前跟隨父親到這個城邑，住在這屋裏，不久死亡。感謝你思念深遠的冥府，情意激烈達到地下深處，所以生與死沒有隔閡，很想領會。來已很久了，只是沒有吉日良辰。現在才合心願，希望有留我的心意。"季衡留下她親切私會，過了很長時間才離去。她握着季衡的手說："明天這個時間再相會，千萬不要泄露給別人。"就與侍婢都不見了。從此每到黃昏時就來到。將近六十多天，季衡沒有疑慮。因爲和祖父部下的將校說到她的豔麗，不慎失言了。將校驚懼，想要證實那事。說："你等她來到這裏的時候，希望你敲下牆壁，我和兩三個人偷偷地窺視她。"季衡終究也沒敲牆壁。這一天，女子一見季衡，面色憂傷，聲音嘶啞，握着季衡的手說："爲什麼違背約定泄露給別人？從此不能夠再繼續歡樂了。"季衡感到慚愧悔恨，無話回答。女子說："大概不是你的過錯，也是冥數完了。"就留給他詩道："五原分袂真吳越，燕拆鶯離芳草竭。年少煙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寫詩，羞愧沒有什麼酬謝，就免強寫了一篇道："莎草青青雁欲歸，玉腮珠淚灑臨歧。雲鬟飄去香風盡，悉見鶯啼紅樹枝。"女子從衣帶上解下蹙金結花合子，又抽出翠玉雙鳳翹一隻，贈給季衡說："希望他日睹物思人，不要因爲幽冥成爲阻隔。"季衡在書箱中尋找，找到小金縷花如意，酬謝她。季衡說："這東西雖然不是珍奇，但是貴在它叫如意，希望在你的手裏永久操持。"又說，"這次分別什麼時候再相會？"女子說："不是哪一年，沒有相見的日期。"說完，哭着就不見了。季衡從此睡覺也追求思念，身體瘦弱多病。舊友前輩王回，運用他的方術，用藥物治療，幾個月才治好。向五原的一位縫紉婦人詢問，她說："是王使君的愛女，沒病而死在這個院裏，現在已安葬在北邙山，有時陰暗時魂靈就在這裏遊蕩，很多人都看見過她。"這就是那女子在詩裏所說的"北邙空恨清秋月"。

趙合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大和初，遊五原。路經沙磧。睹物悲嘆。遂飲酒，與僕使並醉，（"醉"字原空缺，據明抄本補。）因寢於沙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沙中有女子悲吟曰："雲鬟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住省焉。道曹黨羌所虜。至此撾殺，劫其首飾而去。後爲路人所悲，掩於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義心，倘能爲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 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囊中。伺旦，俄有紫衣丈人，躍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啓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爲犬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數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濠，晝夜攻擊。城中負戶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御捍之兵，才三千。激厲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造獨腳樓，高數十丈，城中鉅細，鹹得窺之。某遂設奇計，定中其樓立碎。羌酋愕然，以爲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燒，吾且爲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釣上。又太陰稍晦，即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懾慓，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脅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遇昏晦，羣胡大喜，縱酒狂歌，雲："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牆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寒，來日冰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羌酋建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縱（"縱"原作"釣"，據明抄本改）其長幼婦女百餘人，得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邠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慓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遙拜曰："此城內有神將，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而攻破其城。老少三萬人，盡遭擄去。以此厲害，則餘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對時相，使餘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餘聞鍾陵韋夫人，（指韋丹，事見杜牧撰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韋夫人"疑是"韋大夫"之訛。）舊築一堤，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餘當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爲羌胡之賤隸，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退。合即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爲妖，不聽，惆賬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合曰："君爲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火災。方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饉死萬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側，合遇昔日之女子來謝而言曰："感君之義，吾大父乃貞元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混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舍舉，究其玄微，居於少室。燒之一年，皆使瓦礫爲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能度進。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出《傳奇》）

【譯文】

進士趙合，容貌溫和性情直爽，品德高尚。大和初年，遊覽五原，路過沙磧，睹物悲嘆，於是喝酒，和僕人都渴醉了，就住在沙磧。半夜睡醒，月色明亮，聽到沙中有個女子悲傷地吟道："雲鬟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飛。"趙合起身拜訪她。果然有一個女子，年紀還未成年，容貌是絕代佳人。她告訴合說："我姓李，住在奉天，有個姐姐嫁給洛源鎮帥，因爲前往探視，在路上遭到羌人俘獲，至這兒被打死了，搶去了我的首飾逃離。後來被過路人哀憐，掩埋在沙內，到現在已經三年了。聽說你頗有俠義之心，倘或能把屍骨送回到奉天城南的小李村，就是我的故鄉，一定能報答你。"趙合答應了。讓她指明掩埋屍骨的地方。女子感謝哭着告訴了他。合於是收起她的屍骨，包在口袋裏，待候到早晨。不久有個穿紫衣的男子漢，急忙騎馬來到，向合拱揖道："知道你仁而義，信而廉，女子開始請求，還有感激。我是李文悅尚書。元和十三年，曾經駐守五原，被犬戎的三十萬大軍包圍逼近城池的四角，士兵各厚十幾裏，連續發出的箭象下雨，飛梯排雲一般，穿牆掘溝，晝夜攻擊。城裏靠窗取水的，被箭射中象蝟毛。那個時候，防禦的士兵，才三千人，激勵那居住的人，婦女老幼站立的，不知道冷餓。犬戎在城北建造了獨腳樓，高几十丈，城裏的詳細情況，都能看見。我於是設奇計，真的打中那樓立刻粉碎。羌的頭領非常喫驚。認爲是神功。又對城中人說："千萬別拆房子當柴燒，我將給你們尋柴禾，堆在城下。"許多人把些禾釣上城。又有一天特別陰暗，就聽到城的四角，有很多人行動，聲言說："夜間攻城了！"城中人非常恐懼，不敢暫且安歇。我說："不是這樣！"偷偷地用鐵索下去用燭光照它，是空趕着牛羊走威脅那城池。兵士稍微安穩。又一天西北城角被擊，摧毀十多丈，將要到天黑羣胡非常高興，縱情喝酒狂歌亂舞，說："等到明天早晨就攻進城！"我用馬弩五百張而模仿它，於是放下皮牆阻擋。一天晚上，同時用人暗地修築，不讓有聲音，用水澆上。當時天寒，第二天成爲堅冰，城牆象銀子一樣晶瑩，不可攻擊。又一天，羌頭建大將的旗幟，是贊普所賜給的，立在五花營內。我夜裏穿牆而奪取它象飛一樣回來。衆羌兵號啕痛哭，宣稱用以前擄去的人，換回那大旗，釋放那老少婦女一百多人，能夠全部回去。然後投擲旗還給他們。當時邠涇救兵兩萬多人面對那境界，兩腿發抖不敢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天，羌頭遙遠拜道："這城內有神將，我現在不敢欺悔他。"於是收兵離去。不到兩夜，到達宥州，一天就攻破了那城，老少三萬人，都被擄去。憑着這種利益和害處的比較，那麼我對這個城的功勞是不小的。但是當時的宰相，讓我不能拿着符節離開這城，空賞給一個美女。我所說釧陵的韋夫人，從前修築了一個大堤，要防水災，三十年後，還有百姓和廉訪使周公，感謝好的功德而上奏給立了巍峨的德政碑。如果我那時守城不牢固，都將成爲羌胡的卑賤的奴隸，哪能有現在的子孫呢？知道你是有心的人，請先訴那百姓，委婉勸說那州官，給立個德政碑就心滿意足了。"說完，長長拱揖而離去。趙合接受了指教，到了五原，把這事告訴了百姓和刺史。都認爲是妖言惑衆，不聽信。趙合失望地返回，到了沙中。又遇見從前的神人，感謝趙合說："你給說明了，五原無知的百姓，刺史不賢明，這個城一定有火災。我正想祈求天幽府，我告訴五原的事不能隨心，這種想法也就停止了。那災禍不超過三旬就要發生了。"說完就不見了。果然按期發生了災禍，五原城裏餓死的有一萬多人，老少互相喫。趙合帶着女子的屍骨到達奉天，找到小李村而埋葬了她。第二天在道邊，趙合遇到了從前的女子前來拜謝並對他說："感謝你的恩義，我祖父是貞之年間得道的人，有演參同契續混之經。你能讀完，龍虎丹藥，不久就能成功。"趙合接受了它，女子就不見了。趙合就放棄了求舉之事，研究那部經書的玄妙，住在少室山，煉了一年龍虎丹，就能使瓦礫變成金寶山；兩年後，能讓死者回生；三年後，喫它能超脫現世。現在還常有人在嵩嶺遇見他。

韋安之

韋安之者，河陽人，時至陽翟，擬往少室尋師。至登封，逢一人，問欲何往，曰："吾姓張名道，家金鄉，欲往少室山讀書。"安之亦通姓字。所往一志，乃約爲兄弟，安之年長，爲兄。同入少室，師李潛。經一年，張道博學精通，爲學流之首。一日。語安之曰："兄事業全未，從今去五載，方成名，官亦不過縣佐。安之驚異曰："弟何以知之？"道曰："餘非人，乃冥司主典也。泰嶽主者欲重用，爲以才識尚寡，給一年假於人間學。今年限已滿，功業稍成，將辭君去。慎勿泄於人。"言訖，辭其師。安之送道下山，涕泣而別。道曰："君成名之後，有急，當呼道，必可救矣。"安之五年乃赴舉。其年擢第，授杭州於潛縣尉，被州遣部物，（"物"字原缺，據明抄本補。）將抵河陰。至淇澤浦，爲淮盜來劫。安之遂虔啓於道，俄而雷雨暴至，羣盜皆溺。安之爲龍興縣丞卒。（出《靈異錄》）

【譯文】

韋安之是河陽人，當時到了陽翟，打算到少室尋拜老師。到達登封，遇見一人，問要到哪裏去。說："我姓張名字叫道，家在金鄉，想要到少室山讀書。"安之也道報了姓名，嚮往的志向是一樣的，於是結爲兄弟。安之年齡大，做哥哥。一起到少室，拜李潛爲師。經過一年，張道學識廣博學業精進，是學生們中的第一。一天，他告訴安之說："兄的事業還沒有完成，從現在開始還得五年，才能成名，官也不過是個縣佐。"安之驚異道："弟憑什麼知道？"張道說："我不是人，是冥司的主典，泰嶽主要重用我，認爲我才識還少，給一年的假，到人間學習，現在年限已滿，功業稍有成就，將要辭別你而去，千萬不要泄露給別人。"說完，辭別他的老師。安之送張道下山，哭泣分別。張道說："你成名以後，有急難，要呼喚我，一定能夠救你。"安之五年後纔去考舉，那年考中，授給杭州於潛縣尉，被州派遣到外地。將要到河陰，到達淇澤浦，被淮盜搶劫。安之就虔誠地呼喚張。一會雷雨突然到來，羣盜都被淹沒。安之做龍興縣丞時死。

李佐文

南陽臨湍縣北界，祕書郎袁測、襄陽椽王汧皆止別業。大和六年，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莊。佐文琴棋之流，頗爲袁、王之所愛。佐文一日向暮，將止袁莊。僕伕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陰風驟起，寒埃昏晦。俄而夜黑，劣乘獨行，迷誤甚遠。約三更，晦稍息，數里之外，遙見火燭。佐文嚮明而至，至則野中回舍，卑狹頗甚。中有田叟，織芒 。佐文遜辭請託，久之。方延入戶，叟雲："此多豺狼，客馬不宜遠縶。"佐文因移檐下，迫火而憩。叟曰："容本何詣而來此？"佐文告之，叟哂曰："此去袁莊，乖於極矣。然必俟曉，方可南歸。"而叟之坐後，緯蕭障下，時聞稚兒啼號甚痛，每發聲，叟即曰："兒可止，事已如此，悲哭奈何？"俄則復啼，叟輒以前語解之。佐文不諭，從而詰之，叟則低迴他說。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攜之近火？"如此數四，叟則攜致就爐，乃八九歲村女子耳。見客初無羞駭，但以物畫灰，若抱沈恨。忽而怨咽驚號，叟則又以前語解之。佐文問之，終不得其情。須叟平曉，叟即遙指東南喬求曰："彼袁莊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馬四顧，乃窮荒大野，曾無人跡，獨田叟一室耳。行三數里，逢村婦，攜酒一壺，紙錢副焉。見佐文曰："此是巨澤，道無人。客凌晨何自來也？"佐文具白其事，婦乃附膺長號曰："孰爲人鬼之遇耶？"佐文細詢之，其婦曰："若客雲去夜所寄宿之室，則我亡夫之殯閭耳。我傭居袁莊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齔之女又亡。貧究無力，父子同瘞焉。守制嫠居，官不免稅，孤窮無託，遂意再行。今夕將適他門，故來夫女之瘞告訣耳。佐文則與同往，比至昨暮之室，乃殯宮也，歷歷蹤由，分明可復。婦乃號慟，淚如綆縻。因棄生業，剪髮於臨湍佛寺，役力誓死焉。其婦姓王，開成四年，客有見者。（出《集異記》）

【譯文】

南陽臨湍縣北邊，祕書郎袁測、襄陽掾王汧都建立了別墅。大和六年，有個客人李佐文，寄食二莊。佐文是個擅長琴棋的人，袁、王很喜歡他。佐文一天將晚時，要到袁莊休息。僕伕抱着被先走了。沒走到一二里，冷風突然颳起。天昏地暗一會夜漆黑。佐文乘着劣馬獨自行進，迷失道路很遠。大約三更天，昏黑稍微停止，幾里地外，遠遠看見燈光。佐文向亮處走去，到了眼前一看卻是荒野中幾間陋室，很低矮狹窄。屋裏有個年老的農民，正在編織草鞋。佐文恭順地請求投宿，很久才請進門。老頭說："這裏豺狼很多，客人的馬不要在遠處繫縛。"佐文於是移到檐下，靠近火而休息。老頭說："客人因爲什麼原因而來到這裏？"佐文告訴了他。老頭微笑首說："這裏距離袁莊，相隔很遠，這樣必須等到天亮，向南去才能到達。"老頭坐下後，草簾子屏障下邊常常傳出小孩非常悲痛的啼哭聲。每當發出哭聲，老頭就說："孩兒應該停止，事已如此，悲哭能怎麼樣？"一會兒又哭，老頭還用前邊的話勸說。佐文不明白，問他。老頭就紆迴曲折說其他的事情。佐文於是說："孩子小怕冷，爲什麼不領他靠近火？"如此多次，老頭就領她靠近火爐，是個八九歲的農村女孩。看見客人開始沒有害羞和驚怕，只是用東西畫灰，象懷着深深的怨恨。忽然悲哭驚號。老頭就又用前邊的話勸她。佐文問他，終究不能得到那實情。不久天亮，老頭就遠遠指着東南的喬木說："那就是袁莊，離這有十里遠近。"佐文上馬向四下看，是片很大的荒野，不曾有人的痕跡，只有田叟一座房子。走了三里多，遇到一個村婦，帶着一壺酒，紙錢和一些附帶的東西。看見佐文說："這是巨澤，路上沒人，客人一清早從哪裏來的？"佐文把那事全告訴了她。村婦就拍胸大哭道："爲什麼人和鬼能在路上相遇呢？"佐文細問她，那村婦道："象客人說的昨晚寄宿的房子，是我亡夫的殯閭。我受人僱用住在袁莊七年了，前年春天，丈夫得急病死去，第二天，才七歲的女兒又死了。因爲貧窮沒有能力，父子一起埋葬。我尊守喪規寡居，官府不給免稅，孤獨窮困沒有依託，就想再嫁，今天晚上將要嫁到別人家，所以來到丈夫女兒的葬地告別。"佐文就和她一同前往，等到了昨晚的房子，是個殯宮，經由的蹤跡歷歷在目，分明可以踏着再走。村婦就號啕大哭，淚如繩索。於是她放棄了謀生之業，在臨湍佛寺剪掉頭髮，勞苦出力發誓到死。那個婦女姓王，開成四年，有人看見過她。

胡急

安定胡急，家於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大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賈餗爲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國事。是歲冬十月，京兆亂，餗與宰臣涯（"涯"原作"急"。據明抄本改。）已下，俱遁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命部將執兵以窮其跡。部將謂士良曰："胡急受賈餗恩。今當匿在急所。願驍健士五百，環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請，於是部將擁兵至急門，召急出，厲聲道："賈餗在君家，君宜立出，不然，與餗同罪。"急度其勢不可以理屈，抗辭拒之。部將怒，執急詣士良，戮於轅門之外。時急弟湘在河東郡，是日，湘及家人，見一人無首，衣綠衣，衣有血濡之跡，自門而入，步至庭。湘大怒，（明抄本怒作恐。）命家人逐之，遽不見。後三日，而急之兇聞至（出《宣室志》）

【譯文】

安定的胡急，家住在河東郡，以文章學問出名，大和七年春考中進士。當時賈餗任禮部待郎。兩年後，文宗皇帝提拔賈餗做相國。這年冬天十月份，京城叛亂，賈餗和宰臣涯被打敗，一起逃走。皇上有詔書捉拿很緊急，當時宦官仇士良，監領左禁軍，命令部將帶兵極力尋求他們蹤跡。部將對士良說："胡急承受賈餗的恩惠，現在應該藏在胡急家，願帶領五百名勇猛矯健的士兵，包圍他的住所捉取他。"士良允許了他的請求。於是部將率領士兵到達胡急家門。召喚胡急出來，厲聲叫道："賈餗在你家，你要立刻把他放出來！不這樣，與賈餗同罪！"胡急考慮他的來勢不能用道理說服，就嚴辭拒絕。部將大怒，捉拿胡急到士良處，殺死在轅門外。當時胡急的弟弟胡湘在河東郡，這天，胡湘和家人看見一個人沒有頭，穿着綠衣，衣服上有血染的痕跡，從門面進入，走到庭院。胡湘大怒，命令家人驅逐他，立刻就不見了。三天後，胡急的死訊就到了。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辛神邕 唐燕士 郭鄩 李全質 沈恭禮 牛生 韋齊休

辛神邕

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時有傭者劉萬金，與家僮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月，將死。一日，萬金他出，自勤偃於塌。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枯形瘠，巨準修髯，自門而入。自塌前，謂自勤曰："汝強起，疾當間矣。"於是扶自勤負壁而坐。先是室之東垣下，有食案，列數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狀若稻實而色青，即以十數粒置食器中，謂自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召萬金，萬金當食而死。食爾勿泄吾言，不然，則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臉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治。"即變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勤疾愈，萬金果卒。（出《宣室志》）

【譯文】

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在太和五年冬，從原來做白水尉調到京城任職。當時京城裏有個靠做工謀生的人，叫劉萬金，與辛神邕的家僮自勤同住一間屋子。自勤得病，一連病了幾個月，病重將死。有一天，萬金出門在外，自勤獨自躺在牀上。忽然有一個穿着紫色衣服，戴着高高的帽子，衣袖肥大的人從門外進來，這人面容枯槁，高高的鼻子，長長的鬍鬚。到了牀前，對自勤說："你勉強支撐着起來，病就悄悄地好了。"於是扶自勤靠牆坐着。原來這屋子的東牆下有餐桌，上面擺着各種餐具。穿紫衣服的人從袖中取出一把東西，樣子很象稻粒，青色，就把十多粒放在食器中。對自勤說："我不是人間的人，現在奉命來召萬金，萬金吃了這個就要死了。他喫的時候，不要把我的話告訴他，不然，就要大禍臨頭了。"說完就走了。這天萬金回來，臉紅而又氣喘，並且說："我因肚子空而發熱，大概不能治了。"於是拿起食具就喫飯，飯將喫完的時候，自勤的病好了，萬金果然死了。

唐燕士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於九華山。常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羣狼擁其道，不得歸。懼既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中，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壠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唯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爲七言詩，頗稱於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吳氏子，舉進士，善爲詩。卒數年矣。"（出《宣室志》）

【譯文】

晉昌唐燕士喜歡讀書，隱居在九華山。曾有一天傍晚，雨過天晴的時候，藉着月光徒步上山。夜已經很深，一羣狼把他圍在路上不能回家。唐燕士非常恐懼，就藏在林子深處。不一會兒，有一個穿白衣服的男子，頭戴紗巾，相貌孤傲、俊俏，年紀將近五十歲，順着山澗走過來。他邊走邊吟，樣子泰然自若。然後站了許久，又吟誦道："澗水潺潺聲不絕，溪壠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唯對空山月。"燕士善於寫七言詩，很受當時人稱讚。聽到這人的吟誦驚歎不已，正要跟他搭話時，還沒等開口，那人就消失了。第二天，燕士回來，拿他的相貌向鄉里人打聽，有從前認識他的人說："是個姓吳的，中了進士，擅長寫詩，已經死了許多年了。

郭鄩

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肸饗間，常有二物，如猿玃，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鄩俱往。所造詣，如礙枳棘。親友見之，俱若仇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莫能絕。一夕，忽來告別，雲："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鄩既喜其去，遂問所詣，雲："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鄩曰："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散？"雲："先得計於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鄩既興盥櫛，便覺愁憤開豁。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信之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常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袨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歡，張生預焉。訪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採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耳。（出《劇談錄》）

【譯文】

郭鄩被罷了櫟陽縣縣尉，很久未被任用，窮愁潦倒住在京城，日子很窘迫。出處之間，常有二物，像猿猴，穿着藍色衣服。後來不論出入起臥，這二物無時無刻不跟隨。凡外出做什麼事，也一定跟着一塊去。所到之處，沒有不像遇到榛針、荊棘一樣妨礙着他。親友討厭他，有的用咒符驅趕，有的逃往山林躲避。這種情況幾年都沒有間斷。一天晚上，這二物忽來告別，說："我倆趁你遭厄運，相隨已經很久，現在等明早我們就要走了，不再回來了。"郭鄩很慶幸他們離開，就問他們到哪裏去。那二物說："世間像我倆這樣的很多，只是世人看不見罷了。現在我們要到勝業坊姓王的富人那裏，將去敗壞他的家財。"郭鄩說："他家財富豐厚、殷實，怎麼能很快耗盡呢？"那二物回答說："得先從安品子那想辦法了。"五鼓擊響的時候，那二物就不知去向了。郭鄩起來洗漱，便覺心胸開闊，愁悶全無。試去拜訪親友，親友也無不改觀相迎。未到十天，去拜見宰相，當面講述了上述情況，於是又被授予通事舍人的官職。郭鄩有個表弟姓張，做金吾衛佐，交往的都是豪俠之人。這人年輕好奇，聽到這件事不大相信，他知道勝業王氏隸屬左軍管轄。從此就偷偷去那裏察看。王氏爲人節儉，費用也很少有過分之處。家中有歌舞藝妓，其中長相端莊秀麗的很多，她們外穿華麗衣服，姿容嬌豔俏麗，但王氏回到房裏仍然沒有改變志向。有一天，他和賓朋經過鳴珂曲，有一個婦人濃汝豔抹站在門口，王生勒馬停步，留連忘返，喜形於色。於是召賓朋擺酒設宴，尋歡作樂。張生也參加了。打聽這個人，原來就是安品子的弟弟。品子善於唱歌，這天唱了幾支曲子，王氏全拿財物饋贈。在座的人對他這樣巨資耗費都非常驚訝。從此經常看到車馬載着財貨從他家運出來，沒過幾年，他家就貧困不堪了。

李全質

隴西李全質，少在沂州。嘗一日欲大蹴踘，昧爽之交，假寐於沂州城橫門東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圓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質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別有人來奉追也。"須臾，一綠衣人來，曰："奉追。"其言忽遽，勢不可遏。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綠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須？"紫衣人謂綠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橫門，紫衣人承間謂全質曰："適蒙問所須，豈不能終諾乎？"全質曰："所須何物？"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言畢失所在，主者報蹴踘，遂令畫犀帶。日晚，具酒脯，並紙錢佩帶，於橫門外焚之。是夜，全質才寐，即見戴圓笠紫衣人來拜謝曰："蒙賜佩帶，慚愧之至，無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處，某則必至焉。"洎太和歲初大水，全質已爲太平軍裨將，兼監察。有切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橋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諳委，程命峻速，片刻不可駐。行從等面如死灰，信轡委命而行。才三數十步，有一人後來，大呼之曰："勿過彼而來此！吾知其徑，安而且捷。"全質荷之，反轡而從焉。纔不三里，止泥濘，而曾無尺寸之阻，得達本土。以物酬其人，人固讓不取，固與之，答曰："若仗我而來，則或不讓；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終不肯受，全質意其鮮焉，乃益（"益"原作"緩"，據明鈔本改。）之。須臾復來，已失所在。卻思其人，衣紫衣，戴圓笠，豈非橫門之人歟？開成初，銜命入關，回宿壽安縣。夜未央而情迫，時復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數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須臾，馬旁見一人，全質詰之："誰歟？"對曰："郵牒者。"更於馬前行，寸步不可睹。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導之，或曰樹。或曰樁，或曰險，或曰培塿，或曰窮，全質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驛，憩焉。才下馬，訪郵牒者欲酬之，已不見矣。問從者，形狀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復非橫門之人歟？會昌壬戌歲，濟陰大水，穀神子與全質同舟。訝全質何懼水之甚，詢其由，全質乃語此。又云，本性無懼水，紫衣屢有應，故兢慓之轉切也。（出《博異記》）

【譯文】

隴西李全質年輕在沂州時，曾經整天玩踢球的遊戲。一次天快亮時，在沂州的橫門東庭前閉目休息。忽然有一個穿紫衣服、頭戴圓斗笠的人直奔他面前來，並且說："奉命追趕。"全質問："什麼人追我？"穿紫衣的人說："不是我追你，另有人追你。"不一會兒，一個穿綠衣服的人過來，說："奉命追趕。"那人說話時神色惶急，看情勢是無法挽回的了。全質說："你難道有什麼需求？"綠衣人說："奉命追趕，怎敢說有什麼需求。"紫衣人對綠衣人說："不用追。"用手一揮，讓綠衣人離開橫門。紫衣人乘機對全質說："剛纔蒙您所問所需，難道你能兌現你的許諾嗎？"全質問："你需要什麼？"那人回答說："一條犀牛佩帶罷了。"全質回答說："行。"說完那人就不見了。主管踢球的人報說："開始踢球。"全質就派人辦置犀牛佩帶。當天晚上，備辦了酒肉、紙錢、和佩帶，在橫門外焚燒了。這天夜裏，全質剛剛入睡，就夢見穿紫衣、戴圓斗笠的人來拜謝說："承蒙您賜給我佩帶，慚愧極了，無以報答，然而你這一生將要遭水難，只要你有危難的時候，我一定前來相助。"等到太和初年漲大水，全質已經做了太平軍副將，兼做監察。一次有緊急軍務，要從中都到梁郡城，向西走到離百歇橋二十里的地方，水深而冰薄，全質平素又不熟悉水運，軍命嚴厲緊急，片刻不可停留，隨從都嚇得面色如土。全質只好信手拿着繮繩，聽天由命地向前走。才走了三十幾步遠，有一個人從後面追上來，大聲呼喊着："不要到那裏去，往這邊走！我熟悉那條路，安全而且近。"全質讓那人上了馬，把繮繩交給他，自己跟從那人而行。走了還不到三里，道路只是有點泥濘，而沒有絲毫阻礙，就到達了駐地。然後全質用財物去酬謝那個人，那人堅決推辭。全質又堅持要酬謝，那人回答說："你依靠我纔來到這，我也許不該謙讓，現在你又爲了我才這樣做，又何苦呢？"終於不肯接受。全質認爲這樣的人很難得，就想收留他。不一會兒，再來找他，他已經不知去向了。回來後仔細回想，那人穿紫衣，頭戴圓斗笠，豈不是橫門外遇見的那個人嗎？開成初年，奉命入關，回來後住在壽安縣。未睡到半夜，心情煩悶，當時天又非常黑暗，不得已走出旅館。走了三里多地，天下起大雨，回旅館已不可能。不一會兒，馬前見一人，全質問他是誰，回答說是驛站傳遞文書的郵牒。那人一直在馬前走。那天夜裏，前邊寸步遠的地方都看不清。那人常用前邊路上的景物來引路，有時說有樹，有時說有樹樁，有的地方說危險，有的地方說是小土丘，有的地方說是絕路。路上一切危險可能造成的傷害，全質全都避免了。又過了很長時間，到了三泉驛站，稍休息一下。全質剛剛下馬，去查訪剛纔那個郵牒，想酬謝他，那人已經不見。問隨行的人打聽那人的衣着打扮，原來是穿紫衣服，頭戴圓斗笠的，又不是橫門外的那個人嗎？會昌壬戌年，濟陽漲大水，穀神子與全質同坐一條船，他對水給全質造成的恐懼非常驚訝，打聽原因，全質敘述了以前的事情。並且又說："我本來不怕水，紫衣人屢次有應驗，所以一遇到水情，就戰戰兢兢地反覆揣度着。"

沈恭禮

閿鄉縣主簿沈恭禮，太和中，攝湖城尉。離閿鄉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臥。忽有人繞牀數匝，意謂從行廳吏雷忠順，恭禮問之，對曰："非雷忠順，李忠義也。"問曰："何得來此？"對曰："某本江淮人，因飢寒傭於人，前月至此縣，卒於逆旅。然飢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禮許之，曰："遣我何處送與汝？"對曰："來暮，遣驛中廳子張朝來取。"語畢，立於堂之西楹。恭禮起坐，忠義進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輒敢裨補。"恭禮曰："可。"遂言："此廳人居多不安。少間，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強來參謁。名曰'蜜陀僧'。君慎不可與之言。或託是縣尹家人，或假四鄰爲附，輒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義語畢，卻立西楹未定，堂東果有一女子，峨鬟垂鬟，肌膚悅澤，微笑轉盼，謂恭禮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風動，梧葉墮階。如何罪責，（明鈔本"罪責"作"自責"）羈囚如此耶？"恭禮不動。又曰："珍簟牀空，明月滿室，不飲美酒，虛稱少年。"恭禮又不顧。又吟曰："黃帝上天時，鼎湖元在茲。七十二玉女，化作黃金芝。"恭禮又不顧，逡巡而去。忠義又進曰："此物已去，少間，東廊下有敬寡婦、王家阿嫂。雖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與語。"少頃果有一女郎，自東廡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來？"俄然有曳紅裙，紫袖銀帔而來，步庭月數匝，卻立於東廡下。忠義又進曰："此兩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間，縱有他媚來，亦不足畏也。"忠義辭去，恭禮止之："爲我更駐，候怪物盡即去。"忠義應諾。而四更已，有一物，長二丈餘，手持三數髑髏，若躍丸者。漸近廳檐，忠義謂恭禮曰："可以枕擊之。"應聲而擊，暴然而中手，墮下髑髏。俯身掇之，忠義跳下，以棒亂毆，出門而去。恭禮連呼忠義，不復見，而東方已明。與從者具語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召廳子張朝詰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爲廳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義。"恭禮便付帽子及盤飡等去。其夜，夢李忠義辭謝曰："蜜陀僧大須防備，猶二三年奉擾耳。"言畢而去。恭禮兩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來，終不敢對；後即歸閿鄉，即隔夜而至，然終亦不能爲患；半年（"年"原作"夜"，據明鈔本改）後，或三夜五夜一來；一年餘，方漸稀。有僧令斷肉及葷辛，此後更不復來矣。（出《博異志》）

【譯文】

閿縣主薄沈恭禮，在太和年中，任湖城尉。離開閿鄉的那一天，身體有點不適。晚上到了湖城，就在前堂睡下了。忽覺得有人圍牀繞了幾圈，沈恭禮以爲是從行廳吏雷忠順。當問他時對方卻回答說："不是雷忠順，是李忠義。"主薄問他："怎麼來到這裏？"回答說："我是江淮人，因爲凍餓給別人幹活，上月來到這個縣，死在旅館裏。凍餓得厲害，現在投奔你要討點喫的，再要一頂小帽，可以嗎？"恭禮答應了，並說："讓我到哪裏送給你？"回答說："明天晚上讓驛中廳子張朝來取。"說完，站堂中西邊的柱子下，恭禮起身坐。忠義上前說："你剛到這個地方，再發生什麼事，我就來幫助你。"恭禮說："行。"那人於是說："這廳裏的人住在這大多不安寧。"一會兒將有一女子，年齡大約十七、八歲，硬要來見你，她的名字叫蜜陀僧，你千萬不能與她講話。她有時假託是本縣縣官的家人，有時又以四鄰爲依靠，你就一定不要同她搭話，一搭話，就會正中她的奸計。"忠義說完，就又站在堂中西邊的柱子下面。還沒等站穩，堂東果然有一女子，高高的髮髻，青絲垂鬢，皮膚細膩而有光澤，面帶笑容，顧盼含情，對恭禮說："秋室寂寥，明月當空，蟋蟀唧唧，夜深風動，梧葉落階，怎奈這等寂寞，清苦，囚犯也不過如此罷了。"恭禮不動聲色。那女子又說："孤臥牀蓆，明月滿室，不飲美酒，豈不虛度青春時光。"恭禮又不動。那女子又吟道："黃帝上天時，鼎湖元在茲，七十二玉女，化作黃金芝。"恭禮又置之不理。那女人徘徊一陣，然後離去。忠義又上前說："此物已去，一會，東廊下還有敬寡婦、王家阿嫂，她們雖然不敢象蜜陀僧那樣，然而也不能同她搭話。"不一會作，果然有一女郎，從東廂房出來，穿白衣服，頭上插着白簪，一面用手整理着披袍，回報他人旨意說："王家阿嫂，爲什麼還不出來？"忽然有拖着紅色長裙，穿着紫色上衣，銀色披肩的女人，在院子裏轉了幾圈，回身站在東廳下。忠義又上前說："這兩物已去，可以高枕無憂了。一會兒即使再有女妖來，也不值得害怕了。"說完、忠義就要辭去，恭禮阻止他說："爲了我再呆一會兒，等着把妖怪全部除掉你再走。"忠義答應了。四更已過，又有一物，長兩丈多，手拿幾塊死人骨頭，象扔球一樣，慢慢地走近廳檐下。忠義又對恭禮說："可以用枕頭打它，恭禮應聲把枕頭扔出去，"啪"的一聲正打在那物的手上，骷髏落在地上，那物俯下身子去拾，忠義跳下，用棍棒亂打一陣，然後出門而去。恭禮連喊："忠義"，再也沒有蹤影。這時東方已發亮，恭禮向隨從詳細談了昨晚的經歷，命令他們準備酒席並買帽子。又召來廳子張朝向他打聽。張朝說："我本是巫人，最近爲生計所迫而作了廳吏，我全知道最近有一個新客死在這裏，叫李忠義。"恭禮就給他帽子和飯食，然後離開了。這天夜裏，恭禮夢見忠義來辭別說："蜜陀僧大需防備，大約在二、三年內還會打擾你。"說完就走了。恭禮兩個月來，在湖城，每晚蜜陀僧都來，恭禮始終不敢與她搭話。以後回到閿鄉，就隔夜來一次，然而始終未能得逞。半年後，有時三夜、五夜來一次。一年多以後，就逐漸少了。有僧人讓他斷肉及葷腥，此後就再也不來了。

牛生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昏時，有一人窮寒，衣服藍縷，亦來投店。牛生見而念之，要與同食。此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朝已空腹行百餘里矣。"遂食四五碗，便臥於牀前地上，其聲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牀前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報。公爲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牛生與之，此人令牛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抽一卷書，牒（明鈔本牒作檢）之。看數張，即書兩行，如此三度訖。求紙封之，書雲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謂牛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即焚香以次開之視。若或可免，即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牛生緘置書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戶坊，飢貧甚，絕食。忽憶此書，故開第一封，題雲："可於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可三十餘里。飢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內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爲何人而至此？若凍死，豈不見累耶？"牛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門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貧道院也。"既入，僧仍爲設火具食。會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絕不復來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牛生先取將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遂爲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題雲："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牛生如言，詣張氏，獨止於一室，下廉而坐。有數少年上樓來，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令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即力不及也。"一人又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牛生知其貨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爲河東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雲："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才訖而遂終焉。（出《會昌解頤錄》）

【譯文】

牛生從河東去參加科舉考試，走到華州，又繼續往前走，在距離華州三十里的地方，住在一個鄉村小店裏。那一天雪很大，就讓店主人燒湯、烙餅。傍晚，有一個非常貧寒，衣裳襤褸的人也來投店。牛生見了很憐憫他，要跟他一塊喫。這人說："我很窮，弄不到錢，今早已空着肚子跑了一百多里路了。"於是吃了四、五碗，就躺在牛生牀前的地上睡着了。鼾聲像牛一樣。到五更天亮時，這人起來到牛生牀前說："請你暫時到門外一會兒，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說。"那人連連催促牛生出門。牛生出門後，那人說："我不是人，是陰司裏的一個差役罷了。深愧昨晚吃了你一頓飯，現在稍有報答。請你給我拿三張紙及筆硯來。"牛生給了他。這人讓牛生遠遠地站着，自己坐在樹下，從袖中取出一卷書來，翻開書頁，看幾頁，就寫兩行，像這樣反覆進行了三次，寫完了。然後要紙封上它，在上面寫上：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的字樣。對牛生說："你如要遇到災難危險非常危急無法解脫時，就燒香，然後按次序打開信看，如果可以免災，就無需開信。"說完，走了幾步就不見了。牛生拿過信默默地放在書袋裏，不大相信他的話。等到了京城，住在客戶坊，貧困飢餓得厲害，沒有一點喫的，忽然想起那封信，於是打開第一封。上面寫着：可於菩提寺門前坐。從客戶坊到菩提寺，大約三十多里。牛生又乏又餓，天又下着雪，就騎着驢往前走。從早晨辰時開始走，直到晚上鼓聲將盡時才趕到寺門前。還沒等坐穩，有一個僧人從門裏出來，喝斥牛生說："下這樣大雪，你是什麼人來這裏？如果凍死了。我們豈不被你連累？"牛生說："我是舉人，到這裏正好天黑了，姑且借寺門前住一夜，明日自然就離開了。"僧人說："不知你是秀才，可住在貧道院裏。"牛生進去了，僧人給他生火、準備飯食，跟他交談了很久，說："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關係遠近？"牛生說："那是我叔叔啊！"僧人讓人拿出晉陽長官的手筆，讓他辨認，他都說得分毫不差。僧人高興地說："晉陽長官以前曾寄存三千貫文在這，一定不會再來取，我年老了，一旦突然死去，就沒有地方交付這筆錢了，現在全把它交給你吧！"牛生先拿出千貫錢買了住宅，辦置車馬，僱用奴僕，娶妻納妾，於是成爲富戶。後來又因爲求功名沒有門路，於是打開第二封信。上面寫着：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牛生按信中說的找到張家，獨自在屋中靠牆邊的地方坐下。有幾個年輕人上樓來，其中有一個穿白衣服的坐下了，忽然說："我本只有五百千，如果再向家裏要，可以添到七百千，其餘的我就力所不及了。"一個人又說："進士及第，還吝借千緡錢嗎？"牛生從他們的談話中得知穿白衣服的人的家產與門第，等追到外面向他拱手見禮，才知那人就是省試主考官的兒子。牛生說："我把千貫錢送給你，另外二百錢送給諸位作酒食費，其它事就不麻煩你動口舌了。"那年輕人答應了他。後來果然考中了頭幾名。歷任臺省、以後又做了河東李度副使。又過了一年，牛生病得很重，就打開第三封信上寫：可以處理好家事。等他洗完澡，才寫完遺書，就死去了。

韋齊休

韋齊休，擢進士第，累官至員外郎，爲王璠浙西團練副使。太和八年，卒於潤州之官舍。三更後，將小斂，忽於西壁下大聲曰："傳語娘子，且止哭，當有處分。"其妻大驚，仆地不蘇。齊休於衾下厲聲曰："娘子今爲鬼妻，聞鬼語，忽驚悸耶？"妻即起曰："非爲畏悸，但不合與君遽隔幽明。孤惶無所依怙，不意神識有知，忽通言語，不覺惛絕。誠俟明教，豈敢有違？"齊休曰："死生之期，涉於真宰；夫婦之道，重在人倫。某與娘子，情義至深，他生亦未相舍。今某屍骸且在，足寬襟抱。家事大小，且須商量。不可空爲兒女悲泣，使某幽冥間更憂妻孥也。夜來諸事，並自勞心。總無失脫，可助僕喜。"妻曰："何也？"齊休曰："昨日湖州庚匕寄買口錢，蒼遑之際，不免專心部署。今則一文不欠，亦足爲慰。"良久語絕，即各營喪事。才曙，復聞呼："適到張清家，近造得三間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煩勞他人，更借下處矣。"其夕，張清似夢中忽見齊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買塋三畝地，可速支關佈置。"一一分明，張清悉依其命。及將歸，自擇發日。呼喚一如常時，婢僕將有私竊，無不發摘，隨事捶撻。及至京，便之塋所，張清準擬皆畢。十數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報堂前，蕭三郎來相看。可隨事具食，款待如法，妨他忙也。"二人語，歷歷可聽。蕭三郎者，即職方郎中蕭徹。是日卒於興化裏，其夕遂來。俄聞蕭呼嘆曰："死生之理，僕不敢恨。但有異者，僕數日前。因至少陵別墅，偶題一首詩。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詩。"因吟曰："新拘茅齋野澗東，松楸交影足悲風。人間歲月如流水，何事頻行此路中。"齊休亦悲吒曰："足下此詩，蓋是自識。僕生前忝有科名，粗亦爲人所知。死未數日，便有一無名小鬼贈一篇，殊爲著鈍。然雖細思之，已是落他蕪境。"乃詠曰："澗水濺濺流不絕，芳草綿綿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黃昏惟有青山月。"蕭亦歎羨之曰："韋四公死已多時，猶不甘此事。僕乃適來人也，遽爲遊岱之魂，何以堪處？"即聞相別而去。又數日，亭午間，呼曰："裴二十一郎來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來。至啓夏門外，瘁然神聳，又素聞其事，遂不敢行吊而回。裴即長安縣令，名觀，齊休之妻兄也。其部曲子弟，動即罪責，不堪其懼。及今未已，不知竟如之何。（出《河東記》）

【譯文】

韋齊休考取了進士。不斷升遷最後做了員外郎。是王璠管轄下的浙西團練副使。太和八年，死在潤州的官府中。三更後，將要給他穿衣停屍。他忽然站在西牆下大聲說："轉告我娘子，不要哭，我定有安排處理。"他的妻子非常驚惶，倒在地上、昏死過去。齊休又在被子下面大聲說："娘子現在成爲鬼妻，聽到鬼說話，不要害怕呀。"他的妻子甦醒過來，從地上爬起來說："不是我害怕，只是不忍心與你驟然間分居陰陽兩地，我以後的生活將孤苦惶惑沒依靠，沒想到你魂神有靈，忽能跟我講話，我不自覺地昏死過去。現在我真誠地期待着你的教誨，哪裏敢違揹你的心願。"齊休說："生死的期限，是上天決定的，夫妻的情份，主要決定於人間的倫理道德。我與娘子間情義深重，來生也不會捨棄你。現在我的屍骸尚且在，足以使你寬心。家裏大大小小的事，還需商量，不要象小孩子那樣白白地悲傷、哭泣，使我在陰司裏再爲妻兒擔憂。今夜以來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親自用心操勞，到底還是沒有疏忽和遺漏，更讓我高興。"他的妻子說："你說的是什麼事？"齊休說："昨天湖州庚匕託付的人頭稅錢，倉猝遑急之中，免不了專心去安排佈置，現在已一文不欠，也足以寬慰了。"很長時間齊休不再說話了，家裏人都各自辦理喪事。才亮天，又聽他大叫："剛纔到張清象家，他最近蓋了三間草屋，前邊的一間就足夠了，不必去麻煩別人，再尋找別處下葬。"那天晚上，張清好象在夢中。忽然看見齊休來說："我昨天已死，先讓你給買三畝瑩地，可以趕快去安排佈置。"一樣一樣的都非常清楚。張清都按他的吩咐辦了。等齊休回到家，又自己選擇了發喪日期，招呼吩咐作什麼事，像平時一樣。奴僕有什麼隱情，沒有不被他發現又指出來，然後根據情況給以處治的。等到了京城，便下葬到瑩地，張清安排處理完畢。又過了十多天，快到三更時候，忽然聽到齊休在下面大聲招呼他的下人說："快起來，告訴前堂的人，蕭三郎來看我！可根據情況準備飯食。象從前一樣款待，以防他着急。"兩個人說話，聽得清清楚楚。蕭三郎，就是職方郎中蕭徹。這一天死在興化裏，當天晚上就來了，一會聽到蕭三郎嘆息說："死生的理數，我不敢抱怨，只是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幾天以前，到少陵別墅去，偶爾寫了一首詩，現在想起來，竟是活人寫鬼詩。"於是吟誦道："新拘茅齋野澗東，松楸交影足悲風。人間歲月如流水，何事頻行此路中。"齊休也悲嘆驚詫地說："先生的詩，是預知後事的先兆啊。我生前小有科第和名氣，死後沒過幾天，就有一個無名小鬼贈我一篇詩，我的和詩雖然非常拙劣然而是仔細想來，也是落入他荒蒙蕪境之中。"於是吟道："澗水濺濺流不絕，芳草綿綿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黃昏惟有青山月。"蕭三郎讚歎而羨慕地說道："韋四公死已多時，還不放鬆吟詩作賦這類事。我是剛剛來的，馬上成爲泰山的遊魂，怎能忍受得了。"接着聽到二人相別而去。又過了幾天，正午時候，又聽到齊休喊："裴二十一郎來看我，可準備酒飯，我親自去迎他。"那一天，裴氏兄弟果然來了，到了啓夏門外，突然悲傷恐懼，加之平素又聽說有關齊休的事。於是不敢來悼念中途而回。裴就是長安縣令，名叫觀，是齊休妻子的哥哥。他的府衙裏的子弟，動輒受到責罰，受不了他的淫威，到現在也還沒有終止。不知裴公現在怎麼樣。

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房陟 王超 段何 韋鮑生妓 梁璟 崔御史 曹唐

房陟

房陟任清河縣尉，妻滎陽鄭氏，有容色。時村中有一老嫗，將詣謁禪師，未至，而中路荒野間。見一白衣婦人，於榛棘中行，哭極哀。繞一丘阜，數十步間，若見經營之狀者。嫗怪而往問，及漸逼，婦人即遠，嫗適回，而婦人復故處。如是數四。嫗度非人，天昏黑，遂舍之。及至禪師處，說所見，兼述婦人形狀、衣服。禪師異之，因書記屋壁。後月餘日，房陟妻暴亡，果葬於前所哭繞丘阜間，而容貌衣服，一如老嫗前見者。（出《通幽錄》）

【譯文】

房陟任清河縣尉。妻子是滎陽人，姓鄭，很有姿色。當時，有個村子中一個老婦人，要去拜見一個禪師。還沒到，中途路過一片荒野，看見一個穿白衣服的婦人，在荊棘、草叢間行走，哭得非常悲哀，又見她圍繞着一個小土丘，在距離自己幾十步遠的地方，好象在幹什麼。老婦人感到很奇怪，走過去想問她。等稍稍靠近了她，那婦人就遠離了她；老婦人走回來，那婦人就又在原來的地方。象這樣有很多次。老婦人估計她不是人間人。天黑下來，就丟開她自去趕路了。等到了禪師那裏，敘述路上所見，又說了那婦人的樣子及裝束，禪師認爲很奇怪，於是就把這事寫在牆壁上。以後一個多月後的一天，房陟妻突然死了，果然埋葬在那婦人哭和徘徊的小土丘一帶，而容貌，衣服，全象老婦人先前見到的一樣。

王超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針，病無不差。死經宿而蘇，言如夢：至一處，城壁臺閣，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脈視，右膊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即爲針出濃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視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內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箑，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飛，或走爲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曰："有生之類，先死爲畢。"言次忽活。（出《酉陽雜俎》）

【譯文】

太和五年時，復州有個醫生叫王超，很善於用針給人治病。經過他醫治的病人，沒有治不好的。王超曾經死了，經過一夜又甦醒過來。醒後說象作了一場夢一樣。夢中他到了一個地方，高牆樓閣，象王侯居住的地方。看見一個人躺在那裏，那人招呼王超上前給他診脈，病人的左臂長了一個腫瘤，象酒杯一樣大，王超用針給他排出一升多濃水。那個病人回頭對身穿黃衣的小吏說："可以帶他去看看畢院。"王超跟隨黃衣人走進一個門，門上標有"畢院"二字，庭中有數千隻眼睛，眼睛聚在一起，象山一樣，瞬間明滅、閃亮。黃衣人說："這就是'畢'呀。"不一會兒，有二人，身材高大，分別站在兩邊，搧動着巨大的扇子，吹動着那些聚在一起的眼睛。扇子一動，那些眼睛就有的飛，有的跑，就象人一樣，頃刻間那些眼睛就消失了。王超問是什麼緣故，黃衣人說："有生命的東西，先死叫'畢'。"黃衣人說完王超就復活了。

段何

進士段何賃居客戶裏。太和八年夏，臥疾逾月，小愈。晝日因力櫛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裳而不衣，嘯傲立於何前，熟顧何曰："疾病若此，何不娶一妻，俾侍疾。忽爾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舉子貧寒，無意婚娶。"其人曰："請與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觀，中外清顯，姻屬甚廣。自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曰："未成名，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禮，亦可矣。今便與君迎來。"其人遂出門，須臾復來，曰："至矣。"俄有四人，負金璧輿。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二蒼頭，持裝奩衣篋，直置輿於階前。媒者又引入閣中，垂幃掩戶，復至何前曰："迎她良家子來，都不爲禮，無乃不可乎？"何惡之，兼以困憊，就枕不顧。媒又曰："縱無意收採，第試一觀。"如是說諭再三，何終不應。食頃，媒者復引出門，輿中者乃以紅箋題詩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清贏經幾年，奼娘相托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田。"其書跡柔媚，亦無姓名，紙末唯書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出《河東記》）

【譯文】

進士段何租房子住在客戶裏。太和八年夏天，得了一場病，病了一個多月，稍稍有好轉。天亮後用力梳洗後，靠几案坐着休息。忽然有一個男子，從所住地方的牆壁中的夾縫中走出來，只穿下衣，光着上身，大聲地呼喝着站在段何面前，仔細地看着段何說："你病成這樣，爲什麼不娶一妻，讓她伺候你的病？如果你突然死了，那可怎麼辦？"段何知道他是鬼，就說，"我是個舉子，家境貧寒，沒有心思娶妻。"那人說："讓我給你作個媒人。現在有個人家的女兒，容貌、品德都值得一看，無論內心、外表都很純潔、高貴、親朋故友也很多，自有資財來源，又不麻煩你花費財禮。"段何說："沒成名，始終不會有這個意思。"那人說："不舉行成婚的儀式也行啊！現在我馬上爲你迎來。"說完，那人就出了門，不一會兒，又回來了，說："到了。"一會兒，就見四個人抬着用金玉裝飾的轎子，後面跟着兩個婢女，一個梳着高高的髮髻，另一個發鬟低垂，都是絕色美女。兩個男僕拿了妝奩、衣箱。徑直把轎子抬到階前才放下。媒人又把轎中的女子引入閨房中，放下簾子，關上門。然後又到段何面前說："迎取她這樣良家女子，連禮儀都不舉行，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段何聽後非常厭惡，加上睏乏疲憊，就躺下不理他。媒人又說："即使你無意娶她，但是也可以試着看一看。"類似的話，那人反覆說了許多遍。段何始終不答應。一頓飯的工夫，那自稱媒人的人又帶這一行人出了門。轎中那女人用紅色信箋寫了一首詩，放在段何面前的几案上走了。詩中寫道："樂廣清贏經幾年，奼娘相托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田。"那字跡輕柔漂亮，也沒寫姓名。唯獨在紙末寫了個"我"字。從此以後，段何的病也一天天好轉了。

韋鮑生妓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原本"然"上有"挈"字，據明鈔本刪。）滯維陽日，連斃數駟，後乘既缺，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韋生、鮑生之右，摐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回。部落駔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頸鳧膺，眼大足輕，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於輕檻前數匹，與向來夸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弦，更衣盛妝，頃之乃至。命棒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雲："白露溼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雲："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闔門以窺之。而杯盤狼籍，不假收拾。時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聞妾換馬之筵。"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賦》雲：'斜漢左界，北路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絕後矣。對月殊不見賞'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鬚雲："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製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謬矣。小子拙賦雲：'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遠''忽起'之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哉！"。謂長鬚曰："吾聞古之諸侯，貢士於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謂之好德，再適爲之遵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也不深。尚有遺漏者，乃每歲春季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聘之。當是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山林深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得盡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如此，當有棲棲於巖谷，鬱郁不得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缺，是貢舉之道隳矣。賢不肖同途焉，纔不才汩汩焉。隱巖冗者，自童髦窮經。至於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訖於沒齒。雖每歲鄉里薦之於州府，州府貢之於有司，有司考之詩賦。蜂腰鶴膝，謂不中度；彈聲韻之清濁，謂不中（"中"字原缺，據明鈔本增）律。雖有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而達矣。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聞乎？今足下何乃讚揚今之小巧，而隳張古之大體？況予乃訴皓月長歌之手，豈能拘（"拘"原作"歡"，據明鈔本改）於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晝，吟詠時發，杯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雲："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舍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佔一韻。長鬚者唱雲："彼佳人兮，如瓊之瑛；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於傾城？香暖深閨，永厭桃花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希逸曰："原夫人之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當軒墀。望新恩，懼（"懼"原作"俱"，據明鈔本改）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駿，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捨。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者。買笑之恩既盡，有類卜之；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文通賦四韻訖，芭蕉盡。韋生髮篋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人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錄，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爲意也。"言訖，二公行十餘步間，忽不知其所在矣。（出《纂異記》）

【譯文】

嗜酒成性的鮑生，家裏很富有、養活很多藝妓。開成初年，走到歷陽途中，住在定山寺。他的表弟韋生落榜東歸，二人相遇，同在水閣休息。鮑生備辦了酒宴。喝到盡興的時候，韋生對鮑生說："那些藝妓在哪？能不帶來嗎？"鮑生說："幸好都沒出什麼事，然而滯留在淮陽的那些日子，接連死了許多馬，後來車就少了，無法把他們全帶來，只跟夢蘭、小倩他們一起來了。也足可以供我們娛樂了。"一會兒，兩個頭上梳着雙髻的藝妓抱着胡琴，邊走邊拉地走過來了，就坐在韋生、鮑生的石邊。那二人撫試琴絃，拉開琴弓，響亮的樂曲聲迴盪在溪谷。酒快喝完的時候，鮑生對韋生說："出城買到良馬了嗎？"韋生回答說："我春初去塞外遊覽，從鄜坊經過烏延，到達平復，最後到靈武，然後返回來，買到了幾匹部落的駿馬。龍形鳳頸、鹿頸鳧膺、眼大足輕、脊平肋密的樣樣都有。"鮑生聽了後，拍着手非常高興，就放下酒杯，讓人拿着蠟燭，到栓馬樁去看了幾匹馬。這些馬與方纔韋生所誇耀吹噓的相比，還不足十分之八九。韋生對鮑生開玩笑說："可以用人來換，隨便你挑選最好的馬。"鮑生想要馬的心情非常迫切，就暗自派人把四弦找來，更換濃妝，一會兒就到了。鮑生讓這人拿着酒杯爲韋生勸酒。這人唱一支曲子贈韋生。歌詞是：白露溼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唱一首歌爲鮑生助興，歌詞是：風颭荷珠難暫園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生召來看管馬匹的人，牽一匹紫色的馬吆喝着送給鮑生以表示酬謝。鮑生的慾望仍未滿足、反反覆覆地叨唸着，語言雜亂而無次序。這時有穿紫衣戴紫帽子的二個人，前呼後擁地帶着一大羣人從水閣西邊登上臺階向這邊走過來。鮑生韋生二人認爲定山寺正當使者頻繁往來的路口，懷疑是權臣到此，就慌慌張張進了屋子，關上門偷着向外看。而外面酒杯盤碟弄得亂七八糟，還未及收拾，穿紫衣服的人已到座位上了。兩個人相對笑了笑說："這就是方纔聽到的以妾換馬的宴席。"於是讓人拿酒、二人對飲。其中一人長着長長的絡腮鬍須，身材高大魁偉，舉起酒杯，遙望月亮，遲疑了好一會兒，說："先生的大作有'斜漢左界，北路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以算作空前絕後的佳句了。面對明月何不欣賞'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呢？"另一個長鬍須的人說："多年來在長安，承蒙樂遊王把我推薦給南宮，進入了大的殿堂，與劉公幹、鮑明遠主管科舉取仕，我偷閒去觀看了文章詩賦中最寶貴的東西，在燭光下觀看能人寫作。見他們連綴文章、吟詩和賦非常流暢。然而賦有蜂腰鶴膝的弊病，詩有重頭重尾的缺點。象先生的'洞庭''木葉'這類對句一樣，那就錯了。我有拙劣詩句'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是時間比較久遠的即興而作，都應該廢棄了，難道它們沒有區別嗎？"落腮鬍須對長鬍須的人說："我聽說古代的諸侯舉薦人才給天子，就是尊重賢才，勉勵從善的人。所以第一次舉薦就認爲他的德行好。第二次去推薦，就認爲他尊重賢才，第三次去推薦，就認爲他有功，於是給以賞賜。不舉薦人才的，根據情況，輕者免除爵位，再者沒收封地，最重的就既免除爵位又沒收封地。古代天子這樣選拔接納人才，還憂心沖沖，象怕搜山唯恐到不了高處，又象搜索森林，深怕到不了林子盡頭。即使這樣，也還是有遺漏人才的情況。每年春天打開官府倉庫、拿出錢物、用來賙濟天下百姓，以禮接納那些有才之士。當着這個時候，儒墨等各家的賢才，難道都選拔出來了嗎？聰慧善謀的人難道都被舉薦出來了嗎？山林深澤沒有一處遺漏嗎？日月高照，難道普遍地照到所有的地方嗎？天子這樣選拔人才，諸侯這樣舉薦人才，選聘人才的制度又這樣完奮，還有隱居深山巨谷鬱郁不得志的人，我看到現在求賢納士的法規如此欠缺，這就是推薦選拔人才的道路被毀壞了。賢的和不賢的不分，有才的和無才的不辨。隱居在巖谷等閒散的地方的人，從孩童時候起，就竭力追索取仕效國之路，一直到白頭。胸懷良策的人，從身強力壯的時候開始努力學習，一直到衰老掉牙爲止。即使每年鄉里把人才推薦給州府，州府又把他們舉薦給有司，有司再考察他們詩文。詩賦有蜂腰鶴膝的毛病，認爲不合乎要求，讀起來聲音有清有濁，認爲不合乎韻律。即使有周公、孔子那樣的聖賢，班固、司馬遷那樣的著作也從此不再問世了。那樣的人才也無法獲得並使之顯貴了。這樣古代先王的思想、學說，興衰治亂的根本道理，難道還能聽到嗎？現在你卻讚揚如今詩賦的小小的技巧，而損害了發揚古代聖賢的傳統思想、美德的大的根本的謀劃。況且我是個喜歡面對明月、高聲吟詠、抒發感情的人，怎能受得了雕文刻句的束縛呢？現在露珠已散盡，桂月朗照，如同白晝吟詩作賦的興致即時而發，能頻頻舉杯、提筆聯句，吟詠現在的詩體一首，以便在長夜中相娛樂嗎？"長鬍子說："以什麼爲題？"絡腮鬍子說："就以以妾換馬爲題。仍以舍其傾城之色，求其駿足爲韻。"命令左右的人折下庭前一片芭蕉葉，打開書囊，取出毛筆握在手中、各佔一韻。絡腮鬍子吟道："彼佳人兮，如瓊之瑛；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於傾城。香暖深閨，永厭桃花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希逸曰："原夫人之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盡，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捨。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者。買笑之恩既盡。有類卜之；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文通賦四韻寫完，芭蕉葉已經用完，韋生打開箱子、拿出紅格的紙，跪在廂房前獻給他。二人非常喫驚的說："我們與他陰陽隔世，道路不同，怎麼能這樣強求我們，然而你我都不是不要封爵受祿的人，不能再與世間的庸俗鄙陋的人相見。又對韋生說："他日你如果掌握以文章取士的權柄，衡量優劣高下，不要把小小的技巧放在心上。"說完，二個人走了十幾步，忽然不知去向了。

梁璟

有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佳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舉題聯句，以詠秋月，（明鈔本、陳校本"月"作"物"）步兵即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次至諸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沉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命玉山召惠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來，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步兵曰："欲自明，無如歌以送長史酒。"惠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即歌之，清吟怨慕，璟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曲既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即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曏者僻韻，信中郎過，分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璟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杯盤亦無見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闢鬼符佩之，遂絕也。（出《宣室志》）

【譯文】

有個叫梁璟的，開成年中，從長沙出發去參加選拔孝廉的考試。途中停留在商山。住宿在館亭中。當時正好是八月十五晚上，雨過天晴，空氣清新、明月高懸。梁璟躺下而沒有睡着。到半夜，忽然看見三個男子，衣帽裝束都很古老，全都穿着綠色衣服，珠光寶氣的，漫步向這邊走來。到了庭院裏，一邊吟誦，一邊觀賞，後面跟着許多人。梁璟雖然知道他們是鬼，但是他歷來有膽量，於是走下臺階向那三個人拱手見禮。那三個人也沒有一點畏懼的神色，他們自稱是蕭三郎，王步兵、諸葛長史。隨即就命設筵在院子裏，各自坐下。那三個人對梁璟說："沒料到今晚良霄佳節能跟您在這裏相見，於是召呼童僕說："玉山拿酒來！"酒拿來後，就環繞座席依次斟酒。一會兒，王步兵說："當着這樣大好的風光歲月，又有佳賓在座，不能沒有詩啊，應該命題聯句來歌詠中秋之月。"王步兵首先誦道："秋月圓如鏡。"蕭三郎吟道："秋風利似刀。"梁璟吟誦道："秋雲輕比絮。"最後輪到諸葛長史，諸葛沉默了許久，另外二人催促他說："不要以笨拙和速度快慢爲藉口。"長史沉吟不語，又過了一頓飯時間，才吟出"秋草細同毛。"蕭三郎和王部兵聽了都大笑說："拙是拙了些，爲什麼這樣慢呢？"長史說："這是蕭中郎的過錯，我是爲了避開生僻的音韻，才限制了我的速度。"不一會兒，中郎又說："良辰聚會不能沒有酒來助興。"就讓玉山召惠娘來。玉山去了，一會兒，有一個美人，穿着很鮮豔的衣服，從門裏出來，笑吟吟地與席間各位拜會，諸葛長史開玩笑地對女郎說："我自去接受中郎徵召罷了，與你有什麼關係？"美人說："你怎麼知道我不是爲了別人而來？"王步兵說："最聰明的辦法莫過於唱一支曲子，勸長史進酒了。"惠娘起身說："願唱鳳樓一曲。"於是就開始唱。淡淡地傾吐哀怨，慕豔之情。梁璟聽了之後頓時忘了疲倦。很久，唱完了。中郎又唱，唱完之後說："山色天光漸亮，願再聯綴一篇，以便盡享歡樂啊！"訓吟誦道："山樹高高影。"王步兵接着吟道："山花寂寂香。"吟完指着長史說："方纔是爲了迴避冷僻的音韻，確實是中郎錯怪了你。現在該接續往下聯句。以便讓大家見識你敏捷的才能。"長史應和吟道："山天遙歷歷。"滿座的人都大笑。說："吟得慢的，不如吟得快的，而且又拙笨。原來是這樣的敏捷之才啊！"長史顯出不平的神色。其次輪到梁璟，梁璟吟道："山水急湯湯。"中郎用空洞言辭假意讚美，又問梁璟說："你不是中了進士嗎？"梁璟說："將去考取孝廉。"中郎嘰笑說："孝廉怎麼明白寫詩聯句呢？"梁璟因此大聲呵叱他。長史也挽起袖子憤怒的站起來，滿席的坐客都驚散了，不知去向，就連杯盤也不見了。梁璟從此患病，精神恍惚，常常夢見中郎和步兵來。心裏很厭惡。以後到了長安，遇見一個掌握法術的李生給他寫了驅鬼符帶上，於是以上的情況就消失了。

崔御史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置寵麗。裏中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則暴死。鎖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職於廣陵。至，開門曰："沃不自作，我新居之，豈能爲災耶？"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獨寢於堂中，惕然而寢。衣盡沾溼，即起。見己之臥榻在庭中，卻寢。未食頃，其榻又適於庭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今則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自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見於人。而人自驚悸而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甚愚，且無畏憚。若真有所訴，直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幹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峻城池，構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冤。倘君以仁心，爲我棺而葬於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兒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見我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乎？既諾我之請，雖然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遂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宅遂安。（出《宣室志》）

【譯文】

廣陵有官舍，方圓幾百步。建造宏偉、華麗。鄉里傳說那裏是鬼住的屋子。所以住在那裏面的人，一個晚上就突然死了。到現在已經封鎖關閉多年了。有一個姓崔的御史，在廣陵任職。到了這官舍，打開門說："妖怪，不要再鬧事了。我剛剛住在這兒，怎能害我呢？"於是就住在白廉使住過的那個地方。這天晚上下小雨，崔御史讓奴僕都住在其它房間。自己住在廳堂中。很擔心地睡下了，衣服全浸溼了。起身以後，才知道自己睡的牀蓆是在院子裏。他搬回牀蓆又在原處睡下了，沒到一頓飯工夫，他的牀蓆又遷到院子裏，象這樣反覆搬了三次。崔御史說："我認爲天下無鬼，現在果然有鬼呀。"就讓人準備簪筆和笏板等祭祀的穿戴的禮服，命人灑酒親自禱告說："我聽說住在這兒的很多人都突然死了，況神和人不同世而居，應該各自安於自己的生活，怎麼能危害活人呢？即使苟且讓人看到鬼的形態，聽見鬼的聲音，這也是他們有冤鬱想告訴世人，或求得世人用飯食祭祀啊。那麼讓人看見鬼，人驚嚇而死，本來不是神靈害他們啊。我雖然愚笨，但我毫不畏懼，如果真有什麼冤屈要說，就直截了當地對我講，我可以幫助實現你的託付。即使赴湯蹈火也不推辭。"象這樣灑酒禱告三次。一會兒聽到空中說道："你是人，我是鬼，確實不該讓人見鬼啊。只是我有冤情，想真誠的告訴你。"崔御史說："你只管說吧。"鬼說："我是女子，我有姊妹三人。都未成年就死了，父母把我們埋在縣城北已經很久了。那以後，府公在這建城池、造新房。作工的人把我們墓地裏的樹幾乎砍光了，又把我們遷到這座房子的東北角，使得我們的靈魂不得安寧，無處棲身。不料今晚有幸見到你這聰慧公子，我才能訴說冤情。假如能靠你的仁慈爲我們棺木移葬到曠野，對我們真是最大的恩惠了。"說完就哭起來。一會兒又說，"我在這十年了，對於前後住在這裏的人，我都想說這件事，只是那些人都驚嚇而死。我是女子，並不是有意想害別人。"崔御史說："我先前說的話就是這個意思，既然這樣，爲什麼不讓我見見你？"鬼說："我是鬼，怎敢憑陰司的形骸去見你呢？既然你答應了我的請求，我即使在幽府中，也一定感謝你的大恩，怎能白白地就此了卻。"說完，就告辭而去。第二天，崔御使召作工的人，在官舍東北角挖掘，果然挖出骨骸，把它埋葬到禪智寺的空地裏。鄉里人都去祭奠她們，把這墳叫作三女墳。從此那座宅子就平安無事了。

曹唐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聞當世，久舉不第，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境甚幽勝，每自臨玩賦詩，得兩句曰："水底有天雲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爲常制者不及此作。一日還坐亭沼上，方用怡詠，忽見二婦人，衣素衣，貌甚閒冶，徐步而吟，則是唐前所做之二句也。唐自以制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之。因迫而迅之，不應而去。未十步間，不見矣。唐方甚疑怪，唐素與寺僧法舟善，因言於舟。舟驚曰："兩日前，有一少年見訪，懷一碧箋，示我此詩。適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頗惘然。數日後，唐卒於佛舍中。（出《靈怪集》）

【譯文】

進士曹唐因爲能寫詩，聞名於世，但長期科考，屢次不中。常來江陵佛寺中亭沼這個地方。這地方因爲環境幽靜而有名。曹唐每天都到這裏遊玩、賦詩。寫出"水底有天雲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的詩句。吟了不長時間，自認爲以前寫的都不如這兩句。一天，還是坐在亭沼上，剛要盡情朗誦，忽然看見兩個婦人，穿着白衣裳，樣子很閒適，姿色豔麗、慢步而來，口中吟誦的正是曹唐前日寫的兩句詩。唐心想："自寫這兩句詩，沒過兩天，別人固然不知，怎麼立刻讓她二人知道？"於是趕忙去問那二位婦人，那二人不應而去。未到十幾步遠，就不見了。唐正爲此感到疑惑奇怪。曹唐平素與寺僧法舟很要好，於是把這情況告訴法舟。法舟喫驚地說："兩天前，有一青年來訪，懷中揣着藍色紙箋，讓我看這兩句詩，我正要跟他搭話，他又讓我看'唐'字。"此後，曹唐精神恍惚，幾天後死在佛寺中。

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許生 顏浚 郝惟諒 浮樑張令 歐陽敏 奉天縣民

許生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於甘泉店。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雲："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繍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雲："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謂生曰："吾聞三四君子，今日追舊遊於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也。"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縱轡以隨之。去甘棠一里會，見車馬導從，填隘路歧，生麾蓋而進。既至泉亭，乃下馬。伏（"伏"原作"狀"，據明鈔本改）於叢棘之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金紫，坐於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賞，憩馬甘棠館亭。於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而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嘆之若是？"叟曰："此詩有似爲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章皆有意思，乃曰：'浮雲悽慘日微明，沈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廄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悲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皆以襟袖擁面，如欲慟哭。神貌揚揚者雲："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飛杯，凡數巡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雲："《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倡雲："樹色川光向晚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榭荊榛合，草掩花園畦壠平。跡陷黃沙仍未寤，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孝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閒垂光彩照 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爲人爵誤，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雲影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瀦宮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慚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少鬚髯者詩云："新荊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詩成，各自吟諷，長號數四，響動巖谷。逡巡，怪鳥鴟梟，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鳴叫。頃之，騾腳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於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煙霧狀，自庭而散。生於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齕草於澗側，蹇童美寢於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店媼詰昌夜，生具以對媼。媼曰："昨夜三更，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皆紙錢也。（出《纂異錄》）

【譯文】

會昌元年春天，孝廉許生落榜東歸。住在壽安，投宿到甘泉店。在甘棠館西一里多地，遇到一個穿白衣服的老頭，騎着青搃馬，從西邊過來，後邊跟着一大羣隨從。這老翁酒後容光煥發，精神振奮，邊走邊朗誦："春草萋萋春水綠，野花開盡飄香玉。繍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許生策馬往前走，問那老翁姓名，老翁微笑不回答。又吟誦一篇道："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許生知道他是鬼，也就不再問，只是跟在他們後面走。大約走了二三里，太陽已經落了。到了噴玉泉牌堠西邊，老翁笑着對許生說："我告知三四個老朋友，由於懷念舊地，今日重來此泉遊覽。我昨日已被召，將從這裏繼續往南走，你們就不要跟隨了。"許生請求同去，老翁不答，默然離去。許生執轡策馬相隨。離甘泉一里多路，見前面車馬人衆堵塞了一條岔路。許生舉起傘蓋向前走。到泉亭以後，才下馬，就潛伏在灌木叢中。屏住呼吸偷偷觀察。看見四個男子：一個年青英俊、神氣十足；一個身材矮小，儀容舉止瀟灑大方；一個高大魁梧、鬍鬚甚少；還有一個清瘦，而言語、眼光疾敏的，都是金印紫授高官打扮，坐在泉北的一塊大石頭上。老翁來到之後，那四個人說："玉川爲什麼來這麼晚？"老翁回答說："到石墨澗近旁觀賞遊覽，停馬在甘堂館亭休息，在西邊的柱子上偶然見到某詩人題寫的一首詩，就停下來吟詠、誦讀，不覺過了很長時間。"坐首位的那個人說："是什麼篇章，能博得先生這樣的讚歎？"老翁說："這詩的內容跟在座的二位有相似之處，但隱去了姓名。可佳的是篇末的幾句都很有意思，是這樣寫的：'浮雲悽慘日微明，沉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廄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悲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在座的人聽了，都用衣袖遮着臉，象要痛哭。年青英俊神情自得的人說："我知道作詩的人了，莫不是在伊水上接受我的食物和脫衣相贈的那個人？"過了好一會兒，老翁催促舉杯暢飲，共飲過幾巡，座中"郗覷"慨嘆之聲未斷。白衣老翁說："重遊舊地，無以自慰，應該用吟詩作賦來代替音樂。"於是命令左右取出筆硯等物並命題。題目爲：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寫七言長句。白衣老翁首先吟唱道："樹色川光向晚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榭荊榛合，草掩花園畦壠平。跡陷黃沙仍未寤，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神氣自得的年青人吟道："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閒垂光影奪 宮。"身材矮小而又瀟灑大方的人作詩道："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爲人爵誤，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目光疾敏的人誦道："落花寂寂草綿綿，雲影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瀦宮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慚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高大魁梧、少鬍鬚的人吟道："新荊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詩寫完，各自吟詠誦讀，朗朗的誦讀聲此起彼伏，震動山谷。霎那間，怪鳥鴟梟相繼不停地"啾唧"，大狐老狸也一個接一個地鳴叫。一會，車馬從東邊過來，銅鈴的叮噹聲傳入席間，各自吩咐僕從準備車馬，倉悴匆忙，悲切無語，忍泣上馬，若煙霧一樣散去了。許生從這開始才從叢棘中出來，找到原路。途中馬匹在澗旁喫草、跛腳牧童甜睡在路邊。天未亮，到達甘泉店。店中老婦人問爲什麼冒着黑夜趕路，許生把路上經歷的事告訴他。老婦人說："昨天夜裏三更天，一夥人騎着馬、帶着壺，到我這裏買酒，莫非就是你說的這些人。"打開櫃看昨晚收的錢，都是紙錢。

顏浚 （原有目無文。據明鈔本補）

會昌中，進士顏浚，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樸，言詞清麗。浚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浚甚喜，每維舟，即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浚頗異之，即正色斂衽不對。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乃謝浚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遊瓦官閣，此時當爲君會一神仙中人。況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逾此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浚志其言，中元日，來遊瓦官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環而有媚態。美人依欄獨語，悲嘆久之。浚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鑑闍黎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浚甚喜，躡其蹤而走，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浚遂於美人敘寒暄，言語畢日。僧進茶果。至暮，謂浚曰："今日偶此登覽，爲惜高閣。病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接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浚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浚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獨迎之。遂延至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鄰，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願同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浚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即陳朝張貴妃，彼即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採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嬙。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然此賦不仁可甚，於劉禪、孔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即風流，詩酒追歡，琴樽取樂而已。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冤女曠，父寡子孤。途窮廣陵，死於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鑑，爲我報仇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坐有人不欲。"美人大叫笑曰："渾忘卻。"浚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者，後爲貴妃侍兒。國亡之後，爲隋宮御女。煬帝江都，爲侍湯膳者。及化及亂兵入，某以身蔽帝，遂爲所害。蕭後憐某盡忠於主，因使殉葬。後改葬於雷塘側，不得從焉。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曰："前說盡是閒理，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螢，白楊聲盡減悲風。彩箋曾擘欺人總，綺閣塵清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豔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夜照瓊花綻綺筵。"幼芳曰："皓魂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豔竟如何？兩朝唯有長江水。依舊行人逝作波。"浚亦和曰："蕭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倚窗斜。慚非後主題箋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俄聞叩門曰："江脩容、何婕妤、袁照儀來謁貴妃。"曰："竊聞今夕佳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豔其衣裾，明其璫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會，又與新狎客題詩也。"頃之，聞雞鳴，孔貴嬪等俱起，各辭而去。浚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闢塵犀簪一枚，曰："異日睹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更當一小會，然須諮祈幽府。"嗚咽而別。浚翌日懵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檜丘墟。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浚慘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出《傳奇》）

【譯文】

會昌年中，顏浚參加進士考試，落榜後去遊廣陵，於是又到了建業，租條小船到白沙遊玩。同船有婢女，二十歲剛出頭，服飾古樸，說話口齒清晰，辭藻華麗。浚上前拱手見禮，問她姓名。那女子回答說："我的名字叫幼芳，姓趙。"問她到什麼地方去。回答說也是去建業。顏浚很高興。每當停船，就買酒肉果品跟她宴飲。她說的都是前代陳朝、隋朝的事。顏浚感到很奇怪，就板着臉孔、整理着衣襟不予回答。到白沙後，各自搭船上路。分別前那婢女上前道歉說："幾天來蒙您照顧，我淺陋拙笨，不足以陪伴您玩樂，然而有件事可以略表酬謝，七月十五那一天，您一定要去遊瓦官閣。那時我會介紹你去見一個神仙中的人物，況且你的風度、儀表和才氣，與他也很相稱，希望你不要錯過這次約會，到那時，我在那裏恭候你。"說完，各自登船而去。顏浚記着她的話，陰曆七月十五那天，去遊瓦官閣。看見少男少女擠滿樓臺。登閣之後，果然有美人，後面跟從兩個女僕，頭上都梳有雙髻，嬌媚多情。那美人靠着欄杆自言自語，長噓短嘆了很長時間。顏浚停下來注視着她，那美人看見他也很驚訝。顏浚心想："幼芳的話果然不錯。"美人派丫環傳話給顏浚說："西廓有惠鑑高僧院，那裏有我的舊門徒，你可以到那裏去。幼芳也在那。"顏浚很高興，跟着他們到那裏。果然看見同船的那個女子出來對他微笑。顏浚於是就跟那美人寒暄、敘談，談了整整一天。有僧人送來茶果。到了晚上，美人對顏浚說："今天偶爾來登樓觀覽，可惜這高大的樓閣，這樣有功用，我憂慮它不久就要被拆除了，所以特來告別。幸好蒙您這樣開心，我家在清溪，松多月朗，室無他人，今晚您一定要過去探訪。我先去了，你和幼芳可隨後來。"顏浚同意了。美人於是乘車而去。到了晚上，幼芳帶領顏浚前去。大約走了幾里地到了那地方，有幾個婢女拿着蠟燭出來迎接。把顏浚請到裏間屋子，跟幼芳等人圍成環形坐著。那美人說："孔家娘子住在隔壁，派人邀請她說：'今晚偶有佳賓來訪，希望能同斟共飲，以解煩悶、憂憤。'"不一會，那人來了，就請了進來。也說一些陳朝的往事。顏浚於是起身說："不知夫人姓什麼？出身什麼門第？"美人現出疑慮和驚訝的樣子，然後回答說："我就是陳朝的張貴妃，她是孔貴嬪。活在世上的時候，被後主錯愛和光顧，寵幸的待遇，超過一般的嬪妃。不幸陳朝滅亡了，我們被楊廣殺害。然而這賊不仁到了極點。劉禪、孫皓難道沒有嬪妃侍候？唯獨這賊這樣結冤暴虐。同樣都是亡國，我們的後主確實風流。吟詩、飲宴，撫琴、捧杯，只是取樂罷了。不象楊廣那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子屈死，女子悲亡，父死兒孤。到廣陵走到了窮途末路，死於普通人之手。也是上天明鑑，爲我們報了冤仇。"孔貴嬪說："不要說這種話，在座的有人不願意聽。"美人大笑說："我全忘了。"顏浚問："什麼人不願意聽這話？"幼芳說："我本是江令公家很受寵幸的人，後來做了貴妃的侍兒，亡國之後，又做了隋朝的宮女。隋煬帝在江都時，我是爲他端湯送飯的人。等到國家衰敗亂兵侵入的時候，我用身體去遮擋掩護隋煬帝，於是被亂兵殺害。蕭後憐惜我對主子一片忠心，於是讓我陪葬。後來煬帝改葬於雷塘側，我不能跟從他了，到現在我又來拜會貴妃罷了。"孔貴妃說："方纔說的都是些閒事，不如擺上酒，姑且再享受一點往日的歡樂啊。"於是命丫環取來樂器、高高興興的痛飲了許多。貴妃寫詩一首吟誦道："秋草荒臺響夜螢，白楊聲盡減悲風。彩箋曾擘欺人總，綺閣塵清玉樹空。"孔貴妃吟道："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豔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月照瓊花綻綺筵。"幼芳吟道："皓魂初圓恨翠娥，繁花濃豔竟如何。兩朝唯有長江水，依舊行人逝作波。"顏浚也和道："蕭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依窗斜。慚非後主題箋客，得見臨春閣上花。"一會兒，聽見外面叩門報告說："江脩容、何婕妤、袁照儀來拜見貴妃！"這三人進來後說："我們私下聽說今晚有佳賓幽會，禁不住想見識一下盛筵。"於是都換上豔麗的衣裙、佩戴珠光寶飾而入坐。等見到方纔四人寫的詩，捧在手中、禁不住流下淚來。說："今晚不料能再遇見三閣聚會，又與新狎客吟詩作賦。"一會兒，聽到雞叫聲，孔貴妃等都站起來，各自告辭離開。顏浚與貴妃一起睡。快天亮才起身。張貴妃送給他闢塵犀簪一枚，說："他日你看見這東西，就可以想起我，昨天正趕上人多，未能盡享歡樂，他日還當相見，然而必須打聽尋找陰府。"說完後灑淚而別。第二天，顏浚迷迷糊糊的，好象丟了什麼東西，隨意睡下了。後來，再找從前相聚的地方，就找到清溪，那裏長滿了松樹檜樹，到處是土丘，向人打聽，竟是陳朝的宮人墓。浚懷着感傷哀憐之情返回來。幾個月後，瓦官閣因爲寺廟坍塌而被毀。後來到了廣陵，尋訪到吳公臺煬帝的舊陵，果然有宮人趙幼芳的墓，於是灑酒祭奠她。

郝惟諒

荊州之民郝惟諒，性粗率，勇於私鬥。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踘角力，醉臥冢間。宵分始寤，將歸，道左見一人家，室絕卑陋，雖張燈而頗昏暗。遂詣乞漿，有一婦人，容色慘悴，服裝雅素，方向燈紉縫。延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情託。妾本秦人，姓張氏，嫁與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太和中，戌邊不返，妾遘疫而歿。別無親戚，爲鄰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飢骨未復於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雖散恍惚，如夢如醉。君能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傭作，凡數年矣。所聚十三萬，葬備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培櫬，數如其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於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兇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出《酉陽雜俎》）

【譯文】

荊州的百姓郝惟諒，性格魯莽、率直，勇於爭鬥。會昌二年寒食節的那天，跟朋友到郊外遊玩，作踢球遊戲，彼此較量力氣，醉酒後躺在墳冢間睡着了。天黑以後才醒過來，將要回家，看見道左邊有一人家，房子破爛、簡陋，即使點着燈，屋裏也很昏暗。於是郝惟諒就去那人家，想要點東西喝。那家有一個婦人，臉色蒼白憔悴，衣服樸素，正面對燈做針線活。那婦人邀請郝惟諒進屋。停了好一會兒，纔對他說："我知道你有膽量、有氣魄，所以有事情纔敢託付給你。我本是秦人，姓張，嫁給府衙裏一個身體強健男兒李自歡，自歡太和年中，被派守邊關一去不返，我也得病死了。我無親無故，後來被鄰居發喪埋葬在這裏。現在已經過了十幾年，沒有機會遷葬了。凡死人屍骨沒蓋上土的，都不被陰司列入戶籍，於是靈魂到處飄散，迷迷糊糊的，象作夢和醉酒一樣。你如果能讓我的遺骨迴歸地下，靈魂有所寄託，我的心願也算了結了。"郝惟諒說："我的生業財路一向薄淺，即使用力去辦，恐怕也做不到。你看怎麼辦？"那婦人說："我雖然是鬼，但一直沒有丟開針線活。自從住在這兒，常常縫製雨衣，給一家姓胡的做僱工，共有許多年了。積讚的錢有十三萬，安葬等一切費用還有剩餘。"郝惟諒答應了他，就回去了。天亮時候，訪到了姓胡的，察看一下完全與那婦人說的相符，就把事情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了他，並跟他一塊到墳地去。打開棺木一看，錢都零散的堆在裏面，數一數，果然象婦人說的那麼多。姓胡的人與郝惟諒都很憐惜她，同時也感到驚異。之後就又拿着這些錢及從朋友那裏籌集的錢，總共三十萬，很隆重地給他舉行了安葬儀式，重新葬在鹿頂原。當天晚上，那婦人就託夢給胡、郝二人。

浮樑張令

浮樑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致頓，海陸珍美畢具。至華陰，僕伕施幄幙，陳樽壘。庖人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盤而坐。僕伕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坊弋羅之輩，橫行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伕方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張令曰："勿叱。"召黃衫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鐘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奩中餤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於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送關中死籍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太山召人魂，將死之籍付諸嶽，俾某部（明抄本"某部"作"其捕"）送耳，令曰："可得一觀呼？"曰："更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雲："太行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雲："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樑縣令張某。"即張君也，令見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誰敢惜死。但某方強仕，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計所值不下數十萬，儘可以獻於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貺，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謫在蓮花峯。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舍此則無計矣。某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岳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峯下。不爾，荊榛蒙密，川穀阻絕，無能往者。"令於是齎牲牢，馳詣岳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蜂，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峯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魂亡神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鐘鳴漏盡，露唏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於朽骨，致肌肉於枯骸。既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吾"原作"君"，據明鈔本改）頃爲隋朝權臣一奏，道謫居此峯。爾何德於予，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令衷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齎一函而至，則金天王之書扎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爲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符（"符"原作"府"，據明鈔本改）乃降，其上署"徹"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啓之，雲："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竊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爲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紓刑宥過者，玄門是宗。狥爾一甿，我（"我"原作"俄"，據明鈔本改）全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無（"無"原作"書"，據明鈔本改）罪。"仙官覽畢，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皆可至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汩沒心源；愛惡嗜慾，伐生之根。而又揚己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汩於五味，欲致不壞，甚可得乎？勉導歸途，無墮吾教。"令拜辭，舉手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爲宣城縣腳力。亡於華陰，遂爲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免執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曰請置子爲閽人，則吾飽神盤子矣。天符已違半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駐車華陰，決東歸。計酬金天王願，所費數逾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祉於上帝，而私謁於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於縣館。見黃衫舊吏，齎牒排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償三峯之願不果，俾吾答一飯之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出《纂異記》）

【譯文】

浮樑姓張的縣令，家業遍佈在江淮一帶，積累的財寶和糧食，無法計算。爲官期滿，到京城去，常提前一程用餐，把海陸珍奇各種美味佳餚全都準備齊全。到了華陰，僕人搭好帳篷，擺上酒器、食具，廚師烤制的羊正好也熟了。有個穿黃衣服的佔了個位置屈膝而坐。僕人連聲喝叱，那人面不改色，毫不屈從。店主老婦人說："現在五坊衙門搜尋追捕的不法之徒，在關內橫行，這人大概就屬於這類人。不能跟他爭持。"僕人剛想找自己的長官斥責他，張縣令來到了。僕人就把黃衣人的事全部告訴他。張縣令說："不要喝叱他。"就把黃衣人召來問他說："你從什麼地方來？"黃衣人只是唯唯應諾罷了。張縣令催促溫酒，酒拿來了，讓黃衣人用大金鐘飲酒。黃衣人雖然不表感謝，但表情好象有慚愧之色。黃衣人喝完酒，回頭目不轉眼地盯着那隻烤羊。張令親自動手割羊肉勸他喫。一條羊腿喫完了，沒有喫飽，張令又把箱子裏十分之四、五的食物拿出來給他喫。酒喝到很盡興的時候，黃衣人對張縣令說："我四十年前曾經在東店喫飽喝足過一次，直到現在才喫頓飽飯。"張令聽後很驚訝，就極力懇切地打聽他的姓氏。黃衣人回答說："我不是人，只是送關中死人薄籍的小吏罷了。"張令喫驚地向他打聽事情的原委。黃衣人說："太行山召募人魂，將要死去的人的名簿都放在那裏，派我部里人送去罷了。"張令說："能拿來給我看看嗎？"那個黃衣人回答說："即便看看也沒有什麼妨害。"於是解開皮囊。拿一卷紙箋來，打開看那上面第一行寫着：太行主者牒全天府。第二行寫着：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樑縣令張某。"這就是你啊！"黃衣人說。張令看到自己的名字，乞求黃衣使者說："人生在世，修行和命運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誰敢貪生怕死？只是我現在正身強力壯，家業這樣浩大，還沒有依託，有什麼辦法能延緩我的死期呢？我的袋子裏的財物總計不少於幾十萬，都可以奉獻給你。"黃衫使者說："一頓酒飯的恩惠，我確實應該報答。百萬鉅款的饋贈，對我有什麼用呢？現在有個仙官叫劉綱，被貶在蓮花峯，你應該竭盡全力徑直前往，悲傷地訴說、奏請。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辦法了。我昨天聽說金天王和南嶽王作一種賭輸贏的遊戲，沒取勝，輸二十萬，被催逼得很厲害，你可以到岳廟。用鉅額的錢財許諾給他，他一定能在仙官那裏給你出力。即使他出不了力，也可以從蓮花峯下輕取登山之路，否則，荊榛遍佈，密密層層，山谷阻斷，你無法到達那裏。"張令於是帶了宰殺了的牲畜，騎馬直奔岳廟。用千萬錢財向他許諾。然後直奔蓮花峯，找到了登山的小路。總共走了幾十里路，到達蓮花峯下。折向東南，有個茅草房，只見一個道士在小几案後面坐着。責問張令說："你這塊腐骨穢肉，靈魂即將耗盡的人，怎麼能到這裏來？"張令說："鍾已擊響，漏壺已報曉，露水頃刻間就曬乾了。我私下聽說仙官能使朽骨復活，使白骨長肉。我既然還有求生之心，就會不惜一切財力向仙官奏請的。"道士說："我曾經替隋朝權臣啓奏過一次，於是被貶住在這蓮花峯下，你對我有什麼恩德，想讓我做終生孤守寒山的老翁呢？"張令苦苦哀求、感情更切迫。仙官神色很憤怒。一會兒，來一個使者，送來一封信，就是金天王的書信。仙官看完信，笑着說："機會已到，很難不答應。"召來使回告說："不會又因此受上帝譴責吧。"於是打開信，然後又寫一陣子，燒香拜兩拜打發使者回去。共有一頓飯的工夫，上天的符命就下來了。那上面寫着"徹"字，仙官又燒香拜兩拜打開看，上面寫着："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且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爲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紓刑肩過者，玄門是宗。徇樂甿。我全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無罪。"仙官看完，對張令說："大致世人的壽命，都可活到百歲，然而人因爲有喜怒哀樂之情，弄亂了人的心性，愛和恨的嗜好和慾望，斬斷了生命的根源。宣揚誇大自己的本領、而掩蓋他人的長處，擾亂心性，頃刻萬變。就會使人的精神疲乏、倦怠。天時雖和，也不能完全發揮作用。就象甘美的泉水，投進五味，甘美的泉水仍不改變味道，難道可能嗎？所以我勉勵你迴歸正道，不要忘記我的教誨。"張令拜別告辭，舉手之間，那人已不知去向。又尋找原路而回。心裏稍覺平穩和輕鬆。走了十多里路，黃衫人迎上前向他道賀。張令說："將要答謝你，希望告訴我姓名。"黃衣小吏說："我姓鍾，活在世上時就做傳遞文書的差事，死在華陰，於是又被陰司錄用、做傳遞文書的差事。跟從前一樣勞苦。"張令說："用什麼辦法可以免去你這差事的辛苦？"回答說："只要你能實現對金天王許下的諾言並且對他說，請他安排我做守門人，我也就心滿意足了。送天符的時間已經耽擱了半天，不便再停留了。"張令便與黃衣差役告別，黃衣人進了廟南枯樹中三、五步遠的地方就不見了。這天晚上，張令停車住在華陰，決定東歸去實現對金天王的許諾，花費要超過二萬。就對他的僕人說："二萬可以贍養十個象我這樣的家庭，供應他們物資和糧食。怎以把逾萬的祭品送給上帝，而又私自去拜謁土偶呢？第二天早晨就向東走，到了偃師，住在縣館。看見原來那個黃衫小吏、拿着天符推門進來，怒叱張令說："你怎麼這樣虛假，荒誕？現在就要大禍臨頭了，由你償還對三峯的承諾沒能實現，使我對你一飯之恩的報答也有始無終，心裏很不安，象被毒蟲咬了一樣疼。"說完，就不見了。頃刻間，張令得了病，寫遺書給妻子，還沒寫完就死了。

歐陽敏

陝州東三十里，本無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即有人遠迎安泊，及曉前進，往往有死者。楊州客歐陽敏，侵夜至，其鬼即爲一老叟，迎歸舍。夜半後，詣客問鄉地，便以酒炙延待。客從容談及陰騭之事，叟甚有驚怍之色。客問怪之，乃問曰："鬼神能侵害人乎？人能害鬼乎？"叟曰："鬼神之事，人不知，何能害之？鬼神必不肯無故侵害人也。或侵害人者，恐是妖鬼也，猶人間之賊盜耳。若妖鬼之害人，偶聞於明神，必不容。亦不異賊盜之抵憲法也。"叟復深有憂色，客怪之甚，遂謂叟曰："我若知妖鬼之所處，必訴於尊神，令盡剪除。"叟不覺起拜，叩頭而言曰："我強鬼也，慮至曉，君子不容，今幸望哀恕。"仍獻一卷書與客曰："此書預知帝王歷數，保惜保惜。"客受之，至曙，不辭而去，回顧乃一壞墳耳。其書是篆字，後客託人譯之，傳於世。（出《湘瀟錄》）

【譯文】

陝州東邊三十里的地方本來沒有旅館，往來旅客有時傍晚到達這裏，就有人老遠地去迎接、安置。到天亮的時候，常常有死的。有個揚州旅客叫歐陽敏，在天漸漸黑下來的時候來到了這裏。那鬼是一個老頭，把他迎回了旅館。半夜後，老頭就到歐陽敏的住處，打聽他的家鄉。又用酒肉款待他。歐陽敏從容地說到上天默默地安定下民的事，老頭顯出喫驚和慚愧的神色。歐陽敏認爲他很奇怪，趁機問他說："鬼神能侵害人嗎？人能害鬼嗎？"老頭回答說："鬼神的事，人不瞭解，人怎麼能害鬼？鬼神也一定不能無緣無故地侵害人，有侵害人的，恐怕也是妖鬼，就象人間的盜賊罷了。如果妖鬼害了人，偶爾被明察之神得知，一定不能寬容，跟盜賊觸犯法規沒什麼不同。"老頭又現出憂慮的神色。歐陽敏更感詫異，於是對老頭說："我如果知道妖鬼在什麼地方，一定到尊神那去控告他，讓他把妖鬼全部剷除。"老頭聽後，不自覺地起身下拜並且說："我是強鬼，估計你知道全部真情，不會寬恕我。現在希望你能可憐我，饒恕我。"老頭於是獻一卷書給歐陽敏，並說："這書能預先知道帝王的歷數。要好好保存，好好愛惜。"歐陽敏接受了它。到早晨，老頭不辭而去。回顧夜來的事，卻是滿腔憤怒。那書是篆字。歐陽敏託人譯過來，流傳在世上。

奉天縣民

會昌五年，奉天縣國盛村民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塹。其家爲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公敏才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擔至田中，袒而運擔，狀若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于田中。"兄弟及咒者，猶以爲狂，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骷髏，戴赤發十餘莖，其病竟愈。（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會昌五年，奉天縣國盛村村民姓劉的得了狂病。發病時到處亂走。就連水井和溝塘也不知躲避。他家給他請了驅鬼的人侯公敏來給他治病。公敏剛剛來到，劉忽然起身說："我先出去，不讓你治。"於是手柱柴棍到了田裏。光着膀子，拿着柴棍，好象在打什麼東西。很長時間纔回來，笑着說："我的病已經好了，剛纔打落了一個鬼頭，埋在田地裏。"他的兄弟及驅鬼的人，還以爲他說瘋話。於是同去田中察看，劉掘出一骷髏，長着十多根紅頭髮。從此，他的病就好了。

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邢羣 李重 王坤 蘇太玄 房千里 韋氏子 李潯 段成式 鬼葬 董漢勳

邢羣

刑部員外邢羣，大中二年，以前歙州刺史居洛中，疾甚。羣素與御史朱琯善。時琯自淮河從事罷居伊洛，病卒，而羣未知。嘗晝臥，忽聞扣門者。令視之，見琯騎而來，羣即延入坐。先是羣聞琯病，及見來，甚喜，曰："向聞君疾，亦無足憂。"琯曰："某嘗病，今則愈矣。然君之疾，亦無足憂，不一二日，當聞耳。"言笑久之，方去。琯訪羣之時，乃琯卒也。（出《宣室志》）

【譯文】

在刑部擔任員外郎官職的邢羣，在唐宣宗大中二年時因前任歙州刺史的關係住在洛中。有一次，他得了重病在家中休養。那時，他和當御史的朱琯是好朋友。邢羣生病的時候，朱琯已經被免去了淮海從事的官位在伊水洛水一帶，不久就病死了，可是邢羣並不知道好友朱琯的死訊。有一天，邢羣在家裏躺着，忽然聽見敲門聲，讓人開門看，原來是朱琯騎馬來到門前，邢羣非常高興地請朱琯進屋坐下。邢羣曾聽說朱琯生了病，現在見他來了很高興地說："聽說你曾生了病，看你現在這樣，我就無憂無慮了。"朱琯說，"我是生過病，現在已經好了。你這個病也不用愁，一兩天就會痊癒的。"兩個人談笑了半天，朱琯才告辭。事後才知道，朱琯來看過邢羣的時候，正是他剛剛死去的時候。

李重

大中五年，檢校郎中知鹽鐵河陰院事李重罷職，居河東郡。被疾，旬日益甚，沈然在榻。一夕，告其僕曰："我病不能起矣。"即令扃鍵其門。忽聞庭中窣然有聲，重視之，見一人衣緋，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疊衣，在其後。重與行己善，即驚曰："蔡侍御來。"因命延上，與白衣者俱坐。頃之，見行己身漸長，手足口鼻，亦隨而大焉。細視之，乃非行己也。重心異也，然因以侍御呼焉，重遂覺身稍可舉，即負壁而坐，問曰："某病旬月矣，今愈甚。得不中於此乎？其人曰："君之疾當間矣。"即指白衣者："吾之季弟，善卜。"乃命卜重。白衣者於袖中出一小木猿，置榻上。既而其猿左右跳躑，數四而定。白衣者曰："卦成矣，郎中之病，固無足憂。當至六十二，然亦有災。"重曰："侍御飲酒乎？"曰："安敢不飲。"重遂命酒，以杯置於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飲器。"乃於衣中出一杯，初似銀，及既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細視，乃紙爲者。二個各盡二杯，已而收其杯於衣中。將去，又誡重曰："君愈之後，慎無飲酒，禍且及矣。"重謝而諾之，良久遂去。至庭中，乃無所見，視其外門，扃鍵如舊。又見其榻前，酒在地，蓋二鬼所飲也。重自是病癒，既而飲酒如初，其年，謫爲杭州司馬。（出《宣室志》）

【譯文】

唐宣宗大中五年時，李重被免去了檢校郎中、知鹽鐵和河陰院事等本、兼各職，住在河東郡（今山西蒲州）。有一次他生了病，十多天以後病情更加沉重。一天晚上他對僕人說："我病得起不來牀，你去把門都關好吧。"這時他忽然聽見庭院裏有動靜，仔細一看，來了一位紅袍的官員，原來是他的好友河西縣令蔡行己，身後還跟着個穿白衣的人。李重驚喜地說："原來是蔡侍御到了！"說罷忙請蔡行己和那位白衣人上座。片刻之間，只見蔡行己身材突然長高起來，手腳口鼻也隨着長大。仔細看竟不是蔡行己了。李重心裏非常奇怪，暗想："是不是我一叫他'蔡侍御'他就長高了呢？"這時，又覺得自己身體不那麼沉重了，就掙扎着靠牆坐了起來，向那人道："我已經病了不少天了，現在越來越重，是不是快死了呢？"那個高大的人說，"不，你的病該好了。"說着指了指那個白衣人說："這是我的小弟弟，他非常善於算卦。"然後就讓白衣人算上一卦。白衣人從衣袖裏拿出一個小木製猿猴放在牀上，那小猿猴立刻在牀上又蹦又跳，半天才停下來。白衣人說，"卦已算出來了，你的病不用擔心，你可以活到六十二歲，但你還會有災。"李重說，"侍御喝點酒不？"那人說，"喝就喝點吧。"李重就讓僕人備酒，將酒杯放在那人面前。那人說，"我自帶着酒具呢。"說着就從身上拿出一隻杯子，剛一看像是銀盃，但倒上酒後，杯子晃動很厲害，再仔細看，原來是一隻紙杯。兩個人各自喝了兩盅酒後，那紅衣人又把杯子揣回懷中。兩人將要離去時，紅衣人又告誡李重說，"你病好之後，千萬不要再喝酒，否則會有禍事臨頭。"李重拜謝並答應一定不喝酒。過了半天，那兩個人就走了。他們剛走到院子裏，就消失了。李重察看大門，大門仍然是鎖着的。再看牀前的地上，酒都潑在那裏，這才知道喝酒的是兩個鬼怪。後來李重病癒之後，沒管那一套，照樣喝酒。果然，這一年李重被貶爲杭州司馬。

王坤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爲國子博士。有婢輕雲，卒數年矣。一夕，忽夢輕雲至榻前。坤甚懼，起而訊之，輕雲曰："某自不爲人數年矣，嘗念平生時，若縶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會耳。"坤懵然若醉。不寤爲鬼也。輕雲即引坤出門，門已扃鐍，隙中導坤而過，曾無礙。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飢，語於輕雲，輕雲曰："裏中人有與郎善者乎？可以詣而求食也。"坤素與太學博士石貫善，又同里居，坤因與偕行。至貫門，而門已鍵閉，輕雲叩之。有頃，閽者啓扉曰："向聞叩門，今寂無覩，何也？"因闔扉，輕雲又扣之，如是者三，閽者怒曰："厲鬼安得輒扣吾門！"且唾且罵之。輕白坤雲："石生已寢，固不可詣矣。願郎更詣他所。"時有國子監小吏，亦同裏，每出，常經其門。吏與主月俸及條報除授，坤甚委信之，因與俱至其家。方見啓扉，有一人持水缶，注入衢中。輕雲曰："可偕入。"既入，見小吏與數人會食。初，坤立於庭，以爲小吏必降階迎拜。既而小吏不禮，俄見一婢捧湯餅登階，輕雲即毆婢背，遽僕於階，湯餅盡覆。小吏與妻奴俱起，驚曰："中惡。"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祓銀印，立於庭前。"因祭之，坤與輕雲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到門，焚紙錢於門側。輕雲謂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即隨出裏中，望啓夏而去。至郊野數十里，見一墓，輕雲曰："此妾所居，郎可隨而入焉。"坤即俯首曲躬而入，墓口曛黑不可辨。忽悸然驚寤，背汗股慄。時天已曉，心惡其夢，不敢語於人。是日，因召（明鈔本"召"作"訪"。）石貫。既坐，貫曰："昨夕有鬼扣吾門者三，遣視之，寂無所覩。"至曉，過小吏，則有焚紙錢跡，即立召小吏，訊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會食，忽有婢中惡。巫雲，鬼爲祟。由是設祭於庭，焚紙於此。"盡與坤夢同。坤益懼，因告妻孥。是歲冬，果卒。（出《宣室志》）

【譯文】

太原人王坤在唐宣宗大中四年春上當了國子監的忖士（學官名）。他有個婢女名叫輕雲，已經死了好幾年了。有天晚上，王坤忽然夢見輕雲來到她的牀前。王坤很害怕，就起身問她怎麼回事。輕雲說："我已離開人世好幾年了，回想我活着的時候，就像被繩索捆繫着身子和你難分難解。今天我能再來到你身邊，真算得上是大幸了。"王坤被她的柔情感動得如癡如醉，竟忘了她是鬼這碼事了。輕雲領着王坤往外走，雖然大門緊鎖，但王坤隨着輕雲從門縫中一下就鑽出去了。他們一同來到街上，在月光下徘徊遊蕩了很久。後來王坤忽然覺得很餓，就告訴了輕雲。輕雲說："鄰里中有和你不錯的朋友吧？可以去向他們要些東西喫。"王坤想起自己和太學博士石貫挺好，又是鄰里，就領着輕雲來到石貫家門口，一看大門緊閉，輕雲就上前敲門。敲了半天，守門人才打開了門，一看門外沒有人，奇怪地說，"我剛剛明明聽見敲門，怎麼沒有人呢？"說着就又把門關上了。輕雲又敲，守門人開門看還是沒人。這樣反覆了好幾次，守門人在裏面大怒地嚷叫，"哪兒來的惡鬼一再地敲我家大門？！"一面罵一面朝地上吐唾沫。輕雲就對王坤說，"你的朋友石貫已經睡了，不要找他了，我隨你去找別的人家吧。"當時，國子監裏有個小官員也和王坤是鄰居，王坤去時必要經過小官員的門口，小官員也常常給王坤捎來每月的薪金或文件，因此王坤很信任他。於是王坤領着輕雲一同來到那小官員家的門外，剛要敲門，見門內有個人提着水罐出門倒水，輕雲對王坤說，"咱們趁此機會進去吧。"進院以後，見那小官員正和幾個朋友在一起喫飯，王坤就站在院子裏，心想那小官員一定會請自己進屋一同就餐。然而小官員根本就沒看見他們。不一會兒，有一個丫環端着食物登上臺階往屋裏送，輕雲就往丫環的背上打了一拳，丫環立刻摔倒在臺階上，食物灑了一地。這時那小官員帶着妻子奴僕從屋裏跑出來，驚恐地大喊："中了邪啦！"然後馬上就請來一名巫師。巫師看了看說，"庭院前來了一位神怪，頭戴有纓穗的帽子，胸前佩着銀製的官印！"於是巫師就領着大家一塊祭祀禱告，輕雲和王坤趁機鑽進屋裏坐下大吃了一頓，喫完就一塊走了。那巫師在後面送他們出門，並在大門旁燒了些紙。輕雲對王坤說，"你現在就跟我走吧。"王坤就跟着輕雲走出街道，直奔啓夏門而云。他們出城走了幾十裏後來到一座墳墓前，輕雲說，"我就住在裏面，你隨我進去吧。"王坤就低頭彎腰往墓穴裏鑽，只見墓內一片漆黑，心裏一怕，就突然驚醒了，原來剛纔是一場夢。王坤越想越怕，雙腿戰抖得冒冷汗，看看天已破曉，但是沒敢把這惡夢告訴任何人。這天，王坤請來他的好友石貫，石貫剛一坐下就對王坤說，"昨天夜裏有個鬼三次敲我家大門，我讓人去看，什麼也沒看見。"到了早上王坤造訪那小官員家，見他家門邊有一堆燒紙錢的痕跡，我就立刻找他，問他爲什麼燒紙錢，小吏說："昨晚和朋友們會餐時，忽然有個丫環中了邪，當即請來了巫師，巫師說是鬼在作怪，於是在院中進行了祭祀，又在門邊燒了紙錢。"王坤一聽，這些情況和自己夢中的事完全一樣，心裏更加恐懼，就把這件事告訴了家裏的親人們。這年冬天，王坤果然死了。

蘇太玄

陽朔人蘇太玄，農夫也，其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雲："命未合終，冥司未錄。"每至，必憐撫其子，爲之紉補。經旬月，鄰仵乃知，或占卜吉凶，述善惡，一一符驗，有鄉人在府充職，被疾，其家請卜之。俄頃雲："至涼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卻回。"卜者請逼，因請再往。俄頃曰："至府，見所疾已愈。"疑其不實，遂問其所居坊曲，病人形貌。徐氏先不曾至府，又未識病者，一一言之，無差異。又有人來卜，謝無物奉酬，深爲不足。徐氏曰："公家三鬥粟在西房，何得稱無？"卜者請取之。逡巡，負致其前，衆皆愕然。如此不一。忽一旦，言帝舜發兵討蠻，有人求至驛，助擎熟食，更一兩日當遠。如期而歸。將一分細食，致夫前曰："此飯曷若人間過軍者。"夫嘗之，倍珍於他食。又一旦泣告曰："無端泄陰事，獲罪被追。此去難再還，好看兒女。"泣別遂絕。（出《桂林風土記》）

【譯文】

廣西桂林陽朔有個叫蘇太玄的農夫，他妻子徐氏生了三個兒子後死去了。埋葬以後不久，徐氏忽然回家來了。但是，蘇太玄只能聽到徐氏的聲音，看不見她本人。徐氏說，"我的陽壽期限未到，陰間不收留我。"徐氏每一次回家來，都對自己的孩子十分疼愛，還爲孩子們縫縫補補。天長日久，鄰居們就都知道了，紛紛來向徐氏求卦或問吉凶禍福，徐氏也就告訴他們，而且十分應驗。有一個在府裏作事的人生了病，家人請徐氏給算一算吉凶。不一會兒徐氏就說，"我已經走到涼風館以南的柘木林，前面有一隻猛虎擋住了去路，過不去，於是就回來了。"病人的家人懇求徐氏再去一趟。又過了片刻，徐氏說："到了府裏看到他的病已經好了。"家中人還擔心徐氏說的不準確，就向徐氏詢問他們家的住址和病人的相貌。徐氏生前根本沒去過那病人家，也不認識病人，但說出來的情況一點也不差。後來，又有一個人來求徐氏給占卦，並事先說明沒有錢物答謝，請徐氏諒解。徐氏說，"你們家西屋明明有三鬥糧食放着，你怎麼說你傢什麼也沒有呢？"那人說，"你說我家有糧，你就去取來好了。"不大一會兒，徐氏果然把糧食給背來了，大家一看都十分驚訝。有一天，徐氏突然說舜帝興兵討伐蠻狄，有人來求她隨軍作飯，一兩天就能回來。兩天後徐氏果然回來了，還把一份點心給丈夫說，"你嚐嚐比人間犒勞軍隊的食物怎樣？"丈夫一嘗，果然比人間食物好喫。又過了幾天，徐氏忽然哭着對丈夫說，"我由於泄漏了陰間的事將被問罪，這一去怕是再不能回來了。我去後，你可要好好照看兒女們啊！"灑淚而別以後，再也見不到她了。

房千里

春州南門外有仙署館，館中有盧公亭。房千里貶官，尋醫於斯州，太守館之於是。東廂有內室，僕伕假寐，忽有朱衣人，甚魁偉，直來其前。僕輩驚走，告千里。既一二夕，又然。千里不信，然不復置於室內。後累月，徒居溪亭。復有假掾吏寄與東室，晝日，見一男子披紗裳，屣履而來，曰："若無久駐此。"掾驚出戶，俱以狀白於僚吏。有老牙門將陸建宗曰："元和中，誅李師道，其從事陸行儉流於是州，賜死於是。掾所白之狀，（"狀"原作"將"，據明抄本改。）果省不謬。（出《投荒雜錄》）

【譯文】

廣東春州南門外有座仙署館，館中有個盧公亭。房千里被貶官後到這個州求醫，春州太守請房千里住進了仙署館。有一天，僕人正在仙署館的東廂房內室裏睡午覺，忽然來了一個十分魁偉穿紅衣的人，僕人們都嚇跑了，告訴了房千里。過了一兩天，那紅衣大漢又來了。房千里雖然不信鬼神，也不再在館裏住了，遷居在溪亭。後來又有一位當掾吏的人借住在仙署館的東屋。有一天，掾吏忽然看見一個男人披着紗衣穿着拖鞋走進來說："你不許在這裏長住！"那掾吏嚇得跑了出去，把這情形告訴同僚們。有位曾在府衙當過門將的陸建宗說，唐憲宗元和年間，朝廷誅殺李師道時，曾經給李師道當從事官的陸行儉流放到這個州，並在這裏賜死。那掾吏所說的樣子和陸行儉一點不差。

韋氏子

京兆韋氏子，舉進士，門閱甚盛。嘗納妓於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韋曾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妓隨筆改正，文理曉然。是以韋頗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之，甚爲羸瘠。棄事而寐，意其夢見。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而求其術，任命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幃於室，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笥，盡施僧矣。惟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絕人屏事，且以暱近悲泣爲誡。燃蠟炬於香前，曰："覩燭燃寸，即復去矣。"韋潔服斂息，一稟其誨。是夜，萬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嘆，持裙面幃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嘆之聲。俄頃，蚑幃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庸恐迫，以致倏回。"生忍淚揖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頷首而已。逾刻，燭盡及期。欻欲逼之，紛然而滅。生乃捧幃長慟，既絕而蘇。任生曰："某非獵食者，哀君情切，故來奉救。漚沫槿豔，不必置懷。"韋欲酬之，不顧而別。韋嘗賦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佈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備錄。韋自此鬱郁不懌，逾年而歿。（出《唐闕史》）

【譯文】

京城有個姓韋的人蔘加進士科試，門庭十分顯赫。韋氏在洛陽時曾蓄養了一名妓女，這妓女容貌秀美，尤其精通詩詞音律。韋氏曾經讓妓女抄寫一部杜甫的詩集，原本上錯誤很多，妓女在抄錄時都一一改正過來了，文理十分通順，韋氏感到很奇怪。那妓女二十一歲時就死了，韋氏十分痛苦。由於思念她，身體都消瘦了很多，經常扔下要做的事就去睡覺希望能夢見她。有一天，韋氏聽家裏的僕人說，嵩山有位姓任的隱者能爲死者招魂，韋氏就把任某請來了，請他爲妓女招魂。任某讓韋氏選了個日子淨心喫素，安排了一個房間，在屋裏掛上帳幕，燒上了香，然後向韋氏要一件妓女生前穿過的衣服好召她的魂。韋氏翻找衣箱，妓女的衣服都已施捨給僧人了，只剩一件金縷裙，任某說，"這就可以了。"這天晚上，任某讓韋氏斷絕一切人事雜念，並告誡說到時候絕不許和妓女的魂靈親近，也不許哭。任某在香前點了一支蠟燭說，"蠟燒到一寸時，我就走了。"韋氏連大氣也不敢出，牢記着任某的告誡。這天夜裏，萬籟無聲，星河閃爍，任某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手裏舉着那件裙子朝着帳子招魂，反覆了幾次後，忽然聽見女子悲嘆接着就見那女子從帳中露出了一點身子，含淚凝視，似怨似悲，好像悲傷得不能自持的樣子。韋氏頓時又驚又悲哭了起來，任某立刻提醒說，"你千萬不要驚動她，不然她立刻就會回去了！"韋氏只好強忍哭泣向那女子拜禮。看她那模樣，和活着時完全相同，韋氏和她說話，她只是點點頭而已。過了一會，蠟燭快要燃盡，那女子的歸期就要到了，韋氏忙撲上前去，女子就突然消失了。韋氏就捧着帳幕痛哭起來，哭昏過去又甦醒過來。任某對韋氏說，"我不是用召魂術掙錢的那種人，由於被你的真情所感動，所以纔來幫你一把。其實男女之情就像水上的波浪樹上的鮮花，轉眼就會消失，你不必這樣掛在心上。"韋氏想好好酬謝任某，任某不受，頭也不回地就走了。後來，韋氏曾爲這事寫了一首詩："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佈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韋氏悼念的詩寫了很多，這裏不一一記載了。後來韋氏一直鬱鬱寡歡，第二年就死去了。

李潯

鹹通中，中牟尉李潯，寓居圃田別墅。性剛戾，不以鬼神爲意。每見人酹酒，必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臥於廡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雲："鄰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尪劣，服飾或紫或青。有矮僕，提酒兩壺，歷階而上。左右妻子，悉無所睹。謂潯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醪醴之間，必爲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鬥，衆欲爲君一醉。"俄以巨杯，滿酌飲潯，兩壺俱盡，餘瀝滿席。謂潯曰："何以常時惜酒也耶？"自爾百骸昏悴，如宿宿酲惙然，數月方愈。（出《劇談錄》）

【譯文】

唐懿宗鹹通年間，河南中牟縣的縣尉李潯住在郊園中的別墅裏。李潯性格剛毅，脾氣暴躁，從來不信鬼神。每當他看到有人向鬼神祭酒，就會很生氣地制止。有一天，他突然得了中風病，在房檐下躺着，就見幾個農夫來到牀前說，"鄰居們聽說你病了，特地來看你。"李潯看這幾個人相貌醜陋不堪，有的穿紫有的穿青，又見一個很矮的僕人提着兩壺酒沿着庭院的臺階走上來，但這些人李潯身旁的家人都看不見。那矮僕說，"你平時特別固執，瞧不起我們。別人敬我們點酒，你也阻擋制止。今天我帶來幾鬥好酒，大家和你一起喝個痛快吧！"說着就拿來一個很大的酒杯，倒滿了酒給李潯，把兩壺酒都倒光了，地上還灑了很多的酒。那矮僕又對李潯說，"你看我們可不像你平時那麼珍惜酒吧？！"李潯這次被鬼怪們灌得醉成了一灘泥，總是醉醺醺的又昏又乏，過了幾個月纔好。

段成式

太常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溫庭筠親善。鹹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閒輦下，是歲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門者。僕伕視之；乃隔扉授一竹筒，雲："段少常送書來。"庭筠初謂誤，發筒獲書，其上無字。開之，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驚，馳出戶，其人已滅矣。乃焚香再拜而讀，但不諭其理，辭曰："慟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矣，後世何雲。況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絕，武子成覠。自是井障流鸚，庭鍾舞鵠。交昆之故，永斷私情。慷慨所深，力佔難盡。不具。荊州牧段成式頓首。"自後寂無所聞。書雲覠字，字書所無，以意讀之，當作"羣"字耳。溫段二家，皆傳其本。子安節，前沂王傅，乃庭筠婿也，自說之。（出《南楚新聞》）

【譯文】

任太常卿的段成式，是相國段文昌的兒子，他和舉人溫庭筠是好友。唐懿宗鹹通四年六月，段成式去世了，當時溫庭筠正在京城閒住。這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這一天，下起了大雪。一大早有人敲溫庭筠的門。僕人去開門時，隔着門送進一隻竹筒，外面的人說是段成式送信來了。溫庭筠起初以爲聽錯了，打開竹筒拿出信札，上面沒有字，再把信札展開，果然是段成式手寫的筆跡。溫庭筠大喫一驚，飛跑出門，送信人已經不見了。溫庭筠燒上香，再三叩拜後才把信拿來看，然而卻看不懂上面的意思。信上寫道："我悲痛的進了陰府之門，哀嘆我的壽數太短促了！我這一生是完了，後輩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何況男子爲黃葉飄零而悲嘆，女子爲春深而心驚，自從在陝西杜陵分別之後，繼之而來的人成羣結隊，真是院中井欄上流鸚飛翔，庭上的鵠鳥伴着鐘聲起舞，而我們這樣的老朋友，卻永遠斷絕了情誼。想到這些，我真是感慨萬端，寫也寫不盡啊，就說到這裏吧。荊州牧段成式再拜。"從這次以後，就再也沒聽到段成式的消息了。那封信中的"覠"字，任何書裏都沒有，按照大意去讀，應該是個"羣"字。溫家和段家一直流傳着那封信的原本。兒子安節，曾爲沂王的太傅，乃是溫庭筠的女婿，這些事都是他親口說的。

鬼葬

辰州漵浦縣西四十里，有鬼葬山。黃閔《沅川記》雲，其中巖有棺木，遙望可長十餘丈，謂鬼葬之墟。故老雲，鬼造此棺，七日晝昏，唯聞斧鑿聲。人家不覺失器物刀斧，七日霽，所失之物，悉還其主，鐺斧皆有肥膩腥臊。見此棺儼然，橫據岸畔。（出《洽聞記》）

【譯文】

湖南辰州漵浦縣城西四十里，有一個"鬼葬山"。黃閔所著的《沅川記》中說，這山的中部岩石中有一個巨大的棺木，遠看有十幾丈長，那就是葬鬼的廢墟。當地老人們說，鬼們製造這隻棺木時，連着七天都是大白日天昏地暗，只聽見山上傳來斧鑿聲，很多人家的木匠工具都不翼而飛。七天後，天晴了，那些丟失的工具又都自己回到主人家裏，斧子鑿子上都沾上了腥臊的氣味。再看山上，就出現了那口橫在巖畔的棺木。

董漢勳

汝墳部將董漢勳，善騎射，力兼數人，矯捷能鬥。累戍於西北邊，羌人憚之。乾符丙申歲，爲汝之龍興鎮將。忽一日，謂其妻曰："來日有十餘故人相訪，可豐備酒食。"其家以爲常客也，翌日，盛設廳事。至辰巳間，漢勳束帶，出鎮門，向空連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讓而登廳。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陳祭焉。既罷，其妻詰之，漢勳曰："皆曩日邊上陣沒同儕也，久別一來耳，何異之有？"後漢勳終亦無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賊王仙芝數萬人奄至。時承平之代，郡國悉無武備。是日，郡選銳卒五百人，令勇將爨洪主之。出郡東二十里苦慕店，盡爲賊所擒，唯一騎走至郡。郡人大驚，遂閉門登陴，部分固守。漢勳以五百人據此門。九月朔旦，賊至合圍，一鼓而陷南門，執太守王鐐。漢勳於北門，乘城苦戰。中矢者皆應弦飲羽，所殺數十人，矢盡，賊已入。漢勳運劍，復殺數十人。劍既折，乃抽屋椽擊之，又殺數十人。日上飢疲，爲兵所殪，賊帥亦嗟異焉。（出《三水小牘》）

【譯文】

鎮守河南汝水大堤的部將董漢勳，騎術箭術都很高超，而且臂力過人，矯健善鬥。他曾多次在西北邊疆鎮守，羌族人都很怕他。乾符丙申年，董漢勳鎮守汝州的龍興，有一天他對妻子說："明天將有十幾個老朋友來看我，你可多準備好酒好菜。"第二天，他在大廳中擺好了盛筵。午前，他裝束整齊，出了營門，向空中不斷地連連禮拜，嘴裏不住地叫着一些人的名字或排行，說笑着向大廳裏讓着客人。家裏人都十分驚訝，不斷地往大廳裏端上酒菜，像祭祀上供一樣。漢勳的妻子問他，他說，"他們都是我在邊疆打仗時陣亡的朋友，分別很久了，來看看我，有什麼奇怪的呢？"後來漢勳始終沒有出什麼事。第二年秋天八月最後的一天，王仙芝帶着數萬人突然殺來。當時天下太平，州、郡沒有駐紮大量軍隊。這天，郡裏派出五百名精兵，由一名叫爨洪的勇將率領，到郡城東二十里的苦慕店迎敵，但出師不利，全部被王仙芝的軍隊俘獲了，只有一個人騎馬返回郡城。城裏人大驚，趕快關了城門上了城牆，準備守城，董漢勳帶着五百人把守城門。九月初一早晨，賊兵圍城，一舉攻陷了南門，抓住了太守王鐐。董漢勳在北門據城苦戰，拉弓猛射，每射必中，賊兵數十人被射死。後來董漢勳箭射完了，賊兵終於攻進城門，漢勳又拔劍殺了幾十名賊兵。後來劍也砍斷了，就抽了一根屋椽搏鬥，又打死數十人，一直戰到精疲力竭，終於被殺。後來賊兵的統帥也十分驚異讚歎。

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牟穎 遊氏子 李雲 鄭總 王紹 王鮪 李戴仁 劉璪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馮生

牟穎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旁。見一發露骸骨，穎甚傷念之。達曙，躬身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強寇耳，平生諮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埋於路旁，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爲兇勇人，死亦爲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應君指使。我既得託於君，不至飢渴，足得令君所求狥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以祀禱祈。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穎見鄰家婦有美色，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夜半，忽至外逾垣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夢覺，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計，卻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閔之，潛留數日。而其婦家人求訪甚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婦人詐謀，令婦人出別墅，卻自歸，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卻得回。婦人至家後，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不至曉，即卻送歸。經一年，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白我，我必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卻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驟風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籙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去官，同來穎宅擒捉，穎乃攜此婦人逃，不知所之。（出《瀟湘錄》）

【譯文】

洛陽有個叫牟穎的人，少年時有一次喝醉酒胡亂走到城郊野地，睡在路旁。半夜醒來後，發現附近有一具露出墳地的屍骨，心裏很可憐它，天明時就用土把那屍骨埋起來了。這天夜裏牟穎夢見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穿着一身白衣，拿一把劍，向牟穎行禮說，"我生前是一名強盜，肆意殺了不少人，幹了很多壞事。後來因爲和同夥爭鬥被殺死，把我埋在路邊，久經風吹，所以才暴骨墳墓之外。承蒙您的同情把我重新掩埋，我特來致謝。我活着時是個兇漢，死後也是個兇鬼。您如果能繼續庇護我，只要每夜能小小地祭奠我一次就行，使我不受飢渴之苦，我就會隨時聽您的指使爲您效勞。您能滿足我這一點願望嗎？"牟穎在夢中就答應了那青年鬼魂。醒來後，他就擺設了祭祀供品，並暗自祈禱了一番。當天夜裏，牟穎又夢見鬼來說，"我已領着了您的祭品和祈禱了。今後，你如需要用我，只要喊一聲'赤丁子'並小聲說你有什麼事要我辦，我會應聲而至的。"後來，牟穎就常常偷偷招喚赤丁子，讓他偷盜別人的財物，赤丁子每次都能把盜來的財物送給他。牟穎因此而漸漸成了擁有金銀寶物的富人。有一天，牟穎又看見鄰家女人很漂亮，動了心，就又讓赤丁子去把那女人偷來。這天半夜，鄰家女人忽然翻牆來到牟穎家，牟穎又驚又喜，問她怎麼來的。女人說，"我根本不想來，是被一個人硬抓到你家來的，像一場惡夢剛醒，我也不知是怎麼回事。我不知有什麼辦法能回到我家去啊！"說罷痛哭起來。牟穎挺可憐她，偷偷留她住了幾天。這時女人家中到處找她，並向官府報告了。牟穎聽說後，就暗地和婦人合謀取得一致，讓她自己回到家中，並對她家人說不知被什麼妖怪抓去又放回來了。那女人回到家後，每隔三五天，仍然夜晚被赤丁子背到牟穎家，不到天亮再送回去。這樣達一年，女人家裏誰也沒發現。女人看牟穎有這麼高明的妖術十分奇怪，就追問牟穎到底是怎麼回事，並說如牟穎不說實話，她自己就向別人坦白。牟穎無奈，就說了實話。女人就把這事告訴了家裏人，大家一起商量怎麼能除掉這個禍害。後來，家人請來了一名道士，道士施了法術後等在家中。這天夜裏，赤丁子來到那女人家門外，看見門上貼着很多符咒，就回到牟穎家說，"她家施了法術阻擋我，但法力並不大。我想爲你力爭，用硬手段把那女人弄來，這次她來後，你可別再把她放回去了！"說罷就轉回去了。不一會兒，鄰女家院裏颳起了黑風，什麼都看不見了，貼的所有符咒也都被風颳跑，風停後一看，那女人又沒了。天亮後，女人的丈夫告到官府，官府立刻派人來捉拿牟穎，牟穎就帶着那女人逃了，至今也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遊氏子

許都城西之北陬，有趙將軍宅，主父既沒，子孫流移，其處遂兇，莫敢居者。親近乃榜於里門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許有遊氏子者，性剛悍，拳捷過人，見榜曰："僕猛士也，縱奇妖異鬼，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既夕，攜劍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廣袤，遊氏子設簟庭中，絺綌而坐。一鼓盡，聞寂無驚，遊氏子倦，乃枕劍面堂而臥。再鼓將半，忽聽軋然開後門聲，蠟炬齊列，有役夫數十，於堂中灑掃。闢前軒，張朱簾繡幕，陳筵席寶器，異香馥於檐楹。遊子心謂此小魅耳，未欲迫之，將觀其終。少頃，執樂器，紆朱紫者數十輩，自東廂升階，歌舞妓數十輩自後堂出，入於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綠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許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絲竹合奏，飛觴舉白，歌舞間作。遊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魁。將起，乃覺髀間爲物所壓，冷且重，不能興。欲大叫，口哆而不能聲。但觀堂上歡洽，直至嚴鼓。席方散，燈火既滅，寂爾如初。遊氏子駭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門，良久方能語。其宅後卒無敢居者。（出《三水小牘》）

【譯文】

河南許都城西北山坡下，有一座趙將軍宅。宅子的主人早已去世，子孫也流離失散，這座宅子就成了凶宅，沒有人敢再住進去。親戚就在院門口貼了幅告示，說誰想住這府宅，可以免費奉送。唐乾符初，許都有一個姓遊的人，這人非常強悍，會一手好拳腳，看見告示後說，"我是個勇猛的人，什麼妖魔鬼怪我都制服得了。"當時正值盛夏，一天晚上，遊某帶着一把寶劍進了趙將軍宅。進去後只見庭院深深，前庭很大，遊某就在院中放了一張牀，鋪了一塊粗麻布坐在牀上。一更鼓響過之後，院子裏仍然安靜無聲，遊某睏倦了，就頭枕寶劍面朝着堂屋睡下了。二更過了一半時，忽然聽見後門吱嘎一聲開了，只見院中忽然亮起了一排排蠟燭火把，有好幾十個僕役打掃庭院，打開前門，掀起了朱簾圍帳，擺設筵席用的珍貴器具，不時傳來一陣陣特殊的香味。遊某心想這些不過是小妖魅，先不去理它，看看到底能搞出什麼名堂。過了一陣，又來了幾十個穿着大紅大紫衣服的人，手拿着樂器從東廂房走來。從後屋又走出來幾十名歌舞伎，來到前堂，穿紫衣的在前，後面是穿綠衣和白衣的，都是二十多歲的人，她們談笑自如地互相讓着坐下。這時樂器奏響，宴會上推杯換盞，十分熱鬧。這時，遊某想猛衝過去抓住鬼怪中的頭子，但覺得腿上被什麼東西重重地壓着，又涼又重，根本動不了。他想大聲喊叫，幹張嘴卻喊不出聲，只能看見鬼怪們在堂上興高采烈地狂歡宴飲，一直到急促的更鼓聲傳來，燈火就突然熄滅，一切都像什麼也沒有過那樣寂靜。遊某嚇得渾身冷汗，連滾帶爬出了院門，到了巷口大門，過了好久才能說出話來。從那以後，那座趙將軍宅就再也沒有人敢住進去了。

李雲

前南鄭縣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其母未許。雲曰："予誓不婚。"乃許之。號姬曰楚賓。數年後，姬卒。卒後經歲，遂婚前南鄭令沈氏女。及婚日，雲及浴於淨室，見楚賓執一藥來，徑前，謂雲曰："誓餘不婚，今又與沈家作女婚。無物奉，贈君香一貼，以資浴湯。"瀉藥末入浴斛中，釵子攪水訖而去。雲甚覺不安，困羸不能出浴，遂卒，肢體如棉，筋骨並散。（出《聞奇錄》）

【譯文】

曾經當過南鄭縣尉的李雲，在長安時曾向一位姑娘求婚，她母親不答應。李雲說，"如果不能娶她，我今生永不結婚。"姑娘的母親就應允了。姑娘的名字叫楚賓。結婚幾年後，楚賓死了。第二年，李雲又娶了前任南鄭縣令沈氏的女兒。結婚這天，李雲正在洗浴時，忽然見楚賓拿着一包藥走到面前說，"你曾發誓說非我不娶，現在你卻又給沈家當了女婿。我沒有什麼好禮品，送你一包藥，這是一包香料，給你放在水裏吧。"說罷將藥倒進了澡盆中，並用頭上的釵子把水攪勻了，就離去了。李雲頓時覺得心裏不安，又困又乏，出不了浴盆，很快就死了。死後肢體像棉花一樣柔軟，全身的筋骨都被藥水泡散了。

鄭總

進士鄭總，以妾病，欲不赴舉。妾曰："不可爲一婦人而廢舉。"固請之，總遂入京。其春下第東歸，及家妾年。既葬旬月後，夜深，偶未（"未"原作"來"，據明抄本改。）寢，聞室外有人行聲，開戶觀之，乃亡妾也。召入室而坐，問其所要，但求好茶，總自烹與之。啜訖，總以小兒女也睡，欲呼與相見。妾曰："不可，渠年小，恐驚之。"言訖辭去，纔出戶，不見。（出《聞奇錄》）

【譯文】

有位叫鄭總的進士，因爲愛妾生病不打算進京趕考。妾勸他不能爲了一個女人而誤了功名大事，堅持讓他上路，鄭總就動身赴京。這年春天鄭總落榜後回家，到家後小妾已經病死。埋葬了一個月後，有天深夜，鄭總偶然醒來，聽見屋外有聲音，開門一看，竟是死去的愛妾，趕快叫進屋來坐下。問她需要什麼，她說只想喝一杯好茶。鄭總親自煮了茶端來，小妾喝完後，鄭總想把她已經睡了的小兒女叫醒和她見見面，小妾說，"不行，她的年紀小，會嚇着她的。"說罷就告辭了。剛一出門，就看不見她去了哪裏。

王紹

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窗借筆，紹借之，於窗上題詩曰："何人窗下讀書聲，南鬥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詩訖，寂然無聲，乃知非人也。（出《聞奇錄》）

【譯文】

有一位考取了明經的書生王紹，深夜正在家讀書時，聽見有人在窗外向他借筆用。王紹隔窗把筆遞出去後，那人在窗紙上題了一首詩："何人窗下讀書聲，南鬥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詩題完了，再也沒聽到聲音，這才知道借筆的原來是鬼。

王鮪

鳳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輩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窗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雲："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蕪穢，未知所酬，聊願驅策。爾後凡有吉凶，肸饗間必來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珙爲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雲："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視之，雲："理妝才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珙復坐。鮪具言歌者儀貌，珙怪問之。雲："適見一人，著短綾緋衣，控馬而去。"語未畢，家僕報中惡，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鮪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由（"由"原作"用"，據明抄本改。）甚幹事，以善價取之，不逾時而至。鮪令扶歌者，置於淨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橫取板，安牛頭於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誡曰："專伺之，曉鼓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遂去。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酒悉幹，牛怒目出於外。數日方能言，雲，其夕治汝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室宇華麗，開筵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呼，聲振庭廡，座者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趨前，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焉。牛頭引於階前，揹負而出，行十數步，忽覺臥於室內。珙後密詢其事，鮪終不言。（出《劇談錄》）

【譯文】

鳳翔府的少尹王鮪，是禮部侍郎王凝之的叔父。王鮪十四五歲的時候，有一次和孩童們在果園竹林裏玩耍，看見糞堆裏有兩隻死人頭骨，就讓小僕人找了塊乾淨地方埋了，並擺了酒飯祭奠了一番。後來連着幾個陰天，王鮪忽然聽見窗外有異樣的聲音，就問外面是誰。只聽窗外說，"我們被你救出了污穢間，實在感激不盡，不知該怎樣報答你，唯願今後隨時聽你指使，以後只要你有什麼禍事，我們會聽到聲響就來到你面前報答你。這樣過了幾年之後，王鮪就和精靈們混得十分熟了。當時任度支使的崔珙和王鮪志趣相投，是很好的朋友。一天晚上，崔珙留王鮪喝家釀的酒，喝到高興時，崔珙說，"我這裏有一個歌妓唱得不錯，我叫她來唱一首給咱們助興吧。"說罷就讓人把歌妓叫來。但好半天那歌妓也沒有來，崔珙就到後面去看，回來對王鮪說，"她梳裝剛完事，覺得心口痛，說喝口水就來。"崔珙坐下以後，王鮪就對他描述那歌女的衣着和長相，崔珙很奇怪，就問王鮪怎麼會知道她。王鮪說，"剛纔我看見她穿着紅綾短衣，騎着一匹馬走了。"話剛說完，崔珙的僕人就來報告說那歌妓中了邪突然死去。崔珙聽說後非常難過。王鮪就私下對他說，"你拿一隻白牛頭和一斛酒來，我也許能救活她。"崔珙立刻叫手下的人快分頭去找。恰好度支所裏有頭白牛，就出了高價買了來殺掉，很快把白牛的頭送到崔珙家。王鮪就讓把那死去的歌妓抬到淨室的牀上，前面放了一大盆酒，盆上橫了一塊板子，把白牛頭放在板上，擺上供桌燒上香，把門關得嚴嚴的，並告訴崔珙在門外專心守候，晨鼓一響，聽見牛吼叫聲，就立刻把門打開，歌女就能復活了。交待完之後王鮪就走了。天亮時晨鼓一響，果然那牛頭吼叫起來，忙打開門看，見歌妓已能微弱地喘氣，那盆酒全乾了，牛的兩隻眼鼓起了老高。過了幾天後那歌妓才能說話了。據她說，那天晚上梳裝剛完，就有人催着召見，她出門後騎上了一匹馬，跑了幾里地後，見一座華麗的府宅內正大擺筵席，座中都是穿紅衣紫衣的少年，看見她來了十分高興，把她請到歌妓的席位上坐下。大家正在歡笑飲樂時，忽然聽見有人大聲呼喊，聲音震得滿院都起了迴音，座上的人們大驚失色，歌妓和樂隊也停止了演唱。頃刻間，只見一個身高一丈多的牛頭怪物，手拿着一把戟來到院中，大夥嚇得四散而逃，只有她沒動地方。那牛頭怪物把她領到臺階前，背上她就走。走了十幾步，她突然覺得躺在屋裏牀上，就醒來了。崔珙後來偷偷問王鮪倒底是怎麼會事，王鮪始終沒有說出來。

李戴仁

江河多倀鬼，往往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誘之也。李戴仁嘗維舟於枝江縣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見一嫗一男子，出水面四顧，失聲雲："此有生人。"遽馳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當陽令蘇汭居江陵，嘗夜歸，月明中，見一美人被髮，所著裾裾，殆似水溼。汭戲雲："非江倀耶？"婦人怒曰："喚我作鬼。"奔而逐之，汭走，遇更巡方止，見婦卻返所來之路。（出《北夢瑣言》）

【譯文】

江河岸邊常常有些被虎咬死的鬼，他們往往呼叫人的名字，答應的人必然會被淹死，這是那些倀鬼在引誘他們。有個李戴仁，有一次乘船在湖北枝江縣的曲浦遊玩，晚上把船系在江邊。這夜月色皎潔，忽見江面上冒出一個婦女和一個男人，他倆四下看了看，喫驚地說，"這裏有生人！"接着就在江面上跑了起來，就像在平地上一樣，很快地登岸而逃了。當陽縣令蘇汭住在江陵時，有一天夜裏回家，月光下見一個美女披散着頭髮，身上的衣裙都是溼的。蘇汭就開玩笑說，"你莫非是江邊的倀鬼吧？"那女子大怒說，"你憑什麼把我叫作鬼？"說罷就追趕蘇汭。蘇汭嚇得奔跑起來，直到遇見一個巡夜的更夫才停下來。回頭一看，只見那女子又順原來的路返回江邊了。

劉璪

漢江北鄧州界，地名穴口，本無鎮戍。有小河，南流入於漢，久爲沙擁，水道甚隘。前江陵令劉璪。丙子歲，往彼州訪親知。至穴口，宿舊知韓氏家。家人曰："鄰村張家新婦，卒來三日，適來卻活。"主人暫往省之。至夜，韓家歸雲，張婦爲側近廟神召去，見其中外親眷亡者鹹在焉。爲廟神造軍頓，無人作餅，故令召來。見廳上門外，將士列坐。言開穴口江水，士卒踣沙，手皆血流。供頓畢，乃放回。鄉里未之信，不久，沙壖相次摧墊，江路乃通。（出《北夢瑣言》）

【譯文】

漢江北面的鄧州地界，有個叫穴口的地方，原本沒有軍隊守衛村鎮，只有一條小河向南流入漢江。小河長期被沙石堵塞，河道很窄。丙子那年，前任江陵縣令劉璪到鄧州去走訪親友，到穴口以後，住在一個姓韓的朋友家。韓家的人對他說，鄰村張家的新媳婦死了三天又活了，韓氏前去看望。這天夜裏，韓氏回來了，說張家媳婦被附近的廟神召去，看見她家死去的親屬都在那裏爲廟神作軍中需用的飯食，因爲沒人作餅，所以才把那媳婦召了去。去後只見院裏門外都是一些將士在坐着，聽他們說，他們去挖穴口的水道，挖沙子把手都摳出了血。這些士兵喫完飯後，就把那媳婦放回來了。村裏人起初不相信，不久以後穴口河道的沙堆就都塌了，河水開始暢流無阻。

李矩

成汭鎮荊州，有墊江縣令崔令，與主簿李矩不協，鄰於水火。一旦羣盜劫縣，殺崔令。賊過後，矩入宅檢校，有一廳子方避賊，見矩，以爲與賊通，明日，言鎮將。衆鹹知矩與崔失歡，頗疑之。執送中州，推問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廂獄，廂吏速於具獄。推吏常某，言於判官範某曰："李矩詆讕，須栲究之。"範固不許，常竟鍛鍊以成之。矩臨刑，戒家人多燒紙筆，訟於地下。才一月，常某暴亡。後李矩主簿見身，範見矩至，曰："某受判官深恩，非感造次。但冥府只要爲證耳。"及妻子以誠祈之，乞容旬日，區分家事。雖無痛苦，飲食如常，但困憊，逾月而卒。（出《北夢瑣言》）

【譯文】

成汭鎮守湖北荊州時，當時的墊江縣的縣令崔令和縣裏的主簿（掌管文書的官員）李矩不和，鬧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有一次盜匪打劫縣城，殺了崔令。匪賊們退走以後，李矩趕到崔令家去察看情況，正趕上有一個差役在崔令家躲賊，看見了李矩，誤以爲他和盜匪相通，第二天就報告了鎮將。人們都知道李矩和崔令不和，對這事也有懷疑，於是就把李矩抓起來送到豫州。經審問，李矩不服，又解送到江陵，關進監獄的右廂房。典獄官員們急於完案，有個管訴訟的推官常某對範判官說，"李矩這人狡辯抵賴，必須動大刑拷打才能招供！"範判官不同意，常某竟然用刑迫使李矩承招。李矩臨刑前告訴家裏人，讓他們多多焚化紙、筆，準備到了陰間繼續申訴控告推官常某。果然，一個月後，常某突然暴亡。後來李矩現形來見範某，對範某說，"我生前得到你的關照，感恩不盡，這次我請你到陰間去決不是恩將仇報，只是冥府需要你去爲我作證而已。"範某的妻兒老小苦苦哀求，讓範某暫緩一個月再去陰間。在這一個月裏，範某處理家務，也能飲食，表面看沒什麼痛苦，只是感到十分疲憊，沒有精神。一個月後，範某果然死去。

陶福

蜀將陶福，少年無賴，偷狗屠牛。後立功，至郡守。屯戍興元府之西縣，暴得疾。急命從人朱軍將，詣府迎醫李令藹。令藹與朱軍將連騎馳往。至夜，抵西縣近郭諸葛亮廟前，見秉炬三對前導，擁一人步行，荷校摯縛，衆人相從。後有陶親叟，抱衣裘而隨之。令藹先未識陶福，朱軍將指謂令藹曰："此是我家太尉，胡爲如此？"逡巡恐悚，亦疑是鬼。曉至其營，已聞家人哭聲，向來執錄，乃福之魂也。（出《北夢瑣記》）

【譯文】

蜀中將軍陶福，少年時是個無賴，偷狗宰牛什麼壞事都幹。後來他立了功，當上了郡守，駐紮在興元府的西縣。有一次陶福突然得了急病，忙叫手下的朱軍將到州府去請醫生李令藹。兩個人騎馬往回奔，晚上抵達西縣城郊的諸葛亮廟前，忽然看見有些人提着三對燈籠押送一個犯人步行而來。那犯人被繩索捆着，還戴着枷，後面跟着陶福的父母，抱着衣物跟着。李令藹以前並不認識陶福，這時就聽同行的朱軍將說，"那犯人就是我家主人陶福，他怎麼會落到這個地步呢？"兩個人又驚又怕，跟前跟後的徘徊了很久，又懷疑是鬼怪。天亮時，他們趕到陶福家，沒進大門就聽見傳出陶福家人的哭聲。原來他們在路上遇見的情形，正是陰間來捉陶福的靈魂。

巴川崔令

合州巴川縣，亂後官舍殘毀，移居塞中，稍可自固。崔某爲令，嘗有健卒盜寨木，令擒送鎮將斬之。卒家先事壁山神，（"神"原作"人"，據明抄本改。）卒死，神乃與令家爲祟，或見形往來，或空中詬罵，擲火毀器。錢帛衣服，無敵遺失，箱匣鎖閉如初，其中衣服，率皆剪碎。求方術禳解，都不能制。令罷官還千里，鬼亦隨之。又日夕飲食，與人無異。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費用甚多，吏力將困。忽一旦，舉家聞大鳥鼓翼之聲，止於屋。久之，空中大呼，自稱大王，曰："汝比有災，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計，損失財物。作諸怪異，計汝必甚畏之，今已遣去矣。汝災盡福生，吾自來暫駐，亦將不久。且借天蓬龕子中居。此天蓬樣極好。借上天，上傳寫一本，三五日即送來。"數日後，置天蓬於舍檐上。自此日夕常在，恆與主人語。今大小誦詩賦，作音樂，一一隨聲唱之。所誦文字，或有謬誤，必爲改正。其言多勸人爲善，亦令學氣術修道。或雲尋常乘鶴，往來天上。初邑中有羣鶴現，神雲："數內只有兩隻真鶴，我所騎來，其餘皆常鳥矣。"又自雲姓張。每日飲食，與人無異。有女名錦繡娘，及妻妾。食物所費亦不少。凡見善人君子，即肯與言。稍強暴之人，即不與語，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來謁之，言詞無度，有所凌毀，因不語。僧去後，徐謂人曰："此僧食狗肉，兇暴無良，不欲共語。"人之所行，善惡災福，言無不中。至於小名第行，一一皆知。細問之，即以他語爲對。未知是何神也。（出《錄異記》）

【譯文】

四川合州巴川縣經過戰亂後，官府的房舍十分破敗，官員們就移居在城堡寨子裏，還比較安全些。當時的縣令姓崔，曾經把偷盜寨木的兵士捉拿送交鎮將斬首。這個兵士家裏的神龕中一直供奉着山神，兵士被處死後，山神就常常跑到崔某家作怪。有時山神現了原形在崔某家出出進進，有時就在空中高聲辱罵，或是扔下火來，毀壞崔家的器物。崔家的錢財衣物也常常無故丟失，而且箱子鎖着，其中的衣服全被剪碎。崔某求道士施法術驅妖，也不見效。後來崔某罷官回到千里以外的家鄉，鬼怪仍然跟着他。這鬼平日喫喝起居和人們一樣，崔某全家侍奉着鬼怪，不敢有所怠慢。養這個鬼花去家中不少錢，實在負擔不起。有一天，全家都聽到有一隻大鳥搧動着翅膀停在房上，過了半天，又聽見空中大聲說，"我是大王。你們過去註定要有災禍，那是因爲我在雍溪的兄弟對你們不客氣，他毀壞你家的器物，使你們損失了不少錢財，幹了很多興妖作怪的事，想必你們很怕他，現在我已把他打發走了，以後你們就禍盡福來了。我將到你們家住一段，也不會太久，就住在你家屋外天棚上的神龕裏。你家的天棚式樣很好，我要把它借到天上去，照樣畫出一個圖樣，三五天就還給你。"幾天後，那神把天棚安放在屋檐上，從此它就住在那兒，常常和崔某交談。崔家的人誦讀詩賦或奏音樂時，那神也隨着唱和。有時讀書讀了錯字，神就給改正。它還總勸人行善，還讓崔某練氣修道。那神說他經常騎着鶴往來於天上。有一次，崔某家附近出現了一羣鶴，神說其中只有兩隻是真鶴，是他騎來的，其餘都是平常的鳥類。神自己說姓張，每天的飲食和普通人一樣。還說他有個女兒叫錦繡娘，還有妻妾，家中飲食花費也不小。還說，他只要遇到君子好人就願意交談，對強暴小人一概不理。還說有一次他在天上時，有個醉和尚領着兩個士兵來見他，他見那醉和尚言詞粗魯，非常無禮，就一直不說話。和尚走後，他才慢慢地對人說："這和尚喫狗肉，兇暴惡毒，我纔不理他呢。"這神對人們的行爲和吉凶禍福都瞭如指掌。沒有說不中的。甚至人們的兄弟排行，小名叫什麼，他都一清二楚。如果仔細問他，他就避而不答扯些別的，所以人們始終不知道他是一位什麼神仙。

馮生

遂寧有馮生見鬼，知人吉凶。潁川陳絢，爲武信軍留後，而劉知俊代之。捃其舊事，馮謂絢曰："劉公雖號元戎。前無（"無"原作"武"，據明抄本改。）幢節，殆不久乎，幸勿憂也。"未逾歲而知俊被殺。有林泳者，閩人。常謂其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襖。"馮聞之，對衆謂之曰："君爲宜多不克終，蓋曾殺一女人爲祟。以公祿壽未盡，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於是慚懼。言誠於馮，許爲解其冤也。（出《北夢瑣言》）

【譯文】

四川遂寧有位馮生，能和鬼交往，所以能預知別人的吉凶禍福。穎川人陳絢曾在武信的軍中擔任留後官，後來被劉知俊取代了。馮生和陳絢談起舊事時說："劉知俊雖然作了統帥，但我看見冥府並沒有派儀仗侍衛保護他，我看他是幹不長的，你不用憂愁。"果然不到一年劉知俊就被殺了。有個福建人叫林泳，常對同僚們說："我就不信活人能跟鬼交往，別聽人們亂造妖言！"馮生聽說後，就當衆對林泳說："你的所作所爲使你不會善終，因爲你曾殺害過一個女人，這女人會和你作對的。由於你的壽數還沒盡，那女人暫時還沒有得手。我現在能說出那女人的姓名，你信不信？"林泳聽後又害怕又慚愧，就將實情告訴了馮生，並許諾要免解她的冤情。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陳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樞 朱延壽 秦進忠　望江李令　張飛廟祝　僧彥翛　建康樂人　黃延讓　張瑗　婺源軍人妻 陳德遇　廣陵吏人

皇甫枚

光啓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將赴調行在。與所親裴宜城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縣。縣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煙雲晝晦，日昃風勁。惑於多歧，上一長坂。下視有茅屋數間，槿籬疏散，其中有喧語聲，乃延望之。少頃，有村婦出自西廂之北，著黃故衣，蓬頭敗屨。連呼之不顧，但俯首而復入。乃循坂東南下，得及其居，至則荊扉橫葛，縈帶其上，茨棘羅生於其庭，略無人蹤，如涉一二年者矣。枚與裴生，愕立久之。復登坂長望，見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驢赴之。至則郵吏將往端氏縣者也，乃與俱焉。是夜宿端氏。（出《三水小牘》）

【譯文】

唐僖宗光啓年間，僖宗巡幸陝西梁州。秋天九月時，皇甫枚奉調去僖宗的行宮，和他的好友裴宜城一同上路。十月時人們從河南相州到了山東高平縣，走到縣西南四十里，翻過山又越過玉溪。這天路上的行人很少，大白天煙霧籠罩了天空，日色無光風颳得很猛，他們在岔道口上迷了路。他們登上一道高坡後，看見坡下有幾間草房，草房外圍稀疏的籬笆，還能聽到有喧譁的人聲，就站在坡上仔細看。不一會兒，有個村婦從西屋出來往北走，穿着黃色的舊衣服和一雙破鞋，蓬頭散發的樣子。皇甫枚連喊了幾聲，那婦女也不理，低着頭又回屋去了。皇甫枚和裴生就順山坡而下來到草屋前，卻見柴門上長滿了藤蘿，院子裏是一片野草荊棘，根本沒有人影，好像已經一兩年沒有住人了。皇甫枚和裴生驚訝地在院外站了半天，又回到高坡上遠望，看見大道上有行人，就用鞭子催着驢追上去，原來是往端氏縣送信的郵差，於是就結夥一塊走。當天夜晚，他們就在端氏縣住下了。

陳璠

陳璠者，沛中之走卒也，與故徐帥時浦，少結軍中兄弟之好。及浦爲支闢所任，璠亦累遷右職。黃巢之亂，支闢簡勁卒五千人，命浦總之而西，璠爲次將。浦自許昌趨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陰。浦乃矯稱支命，追兵回。於是引師與璠合，屠平陰，掠圃田而下。及沛，支慮其變，郊勞及解甲，盛設厚賂之。乃令所親諷支曰："軍前不安，民望見追，且請公解印，以厭衆心。"支力不能制，（"制"原作"致"，據明抄本改）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館。浦自稱留後。璠謂浦曰："支尚書惠及沛人，若不殺之，將貽後悔。"浦不可，璠固請，與浦往復十餘翻，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詐爲浦命，謂之曰："請支行李歸闕下。"支以爲誠也，翌日遂發。璠伏甲於七裏亭，至則無少長皆殺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後浦受朝命，乃表璠爲宿州太守。璠性慘酷喜殺，復厚斂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貲賄山積。浦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處別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麾下五百人圍友，遲明，友自領驍果百餘人突之。璠潰，與十餘人騎走出數十里，從騎皆亡。璠棄馬微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之者，執以送。友縶之，馳白浦，浦命斬之於郡。璠本粗悍木樸，不知書，臨刑，忽索筆賦詩曰："積玉堆金官又崇，禍來倏忽變成空。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爲鬼代作也。（出《三水小牘》）

【譯文】

江蘇沛縣有個當兵的名叫陳璠，和過去的徐州節度使時浦在軍中結交爲好友。後來支闢啓用時浦，時浦也就不斷提拔陳璠。黃巢造反時，支闢挑選了五千精兵讓時浦率領西去迎戰，陳璠被任命爲時浦的副將。時浦從許昌直奔洛邑後，陳璠卻帶着一千人在平陰縣造反。時浦聽說後，就假傳支闢的軍令帶着隊伍追趕陳璠，與陳璠的隊伍會合在一起，在平陰、圃田一帶殺戮搶掠，然後直逼沛縣。支闢怕陳璠、時浦搞兵變，在城郊犒賞他們的部隊，趁機解除了他們的武裝，並用重金收買他們。陳璠、時浦讓他們的親信去勸告支闢說："軍心不穩，民心所向，希望你交出統帥大印以滿足衆望。"支闢沒有辦法，只好帶着家人離開軍營住進了大彭的館舍。時浦自稱爲留後官，接過了兵權。這時陳璠對時浦說，"支闢對沛縣老百姓有恩，如果不殺掉他，會給我們留下後患。"時浦不同意殺支闢，陳璠一再請求，和時浦爭論了十幾次，時浦生氣的說，"你自己看着辦吧！"陳璠就假傳時浦的軍令對支闢說，"請你作爲軍使到京城去一趟。"支闢信以爲真，第二天就出發了。陳璠在七里亭埋伏了人馬，支闢來到後，不分老少都被陳璠殺掉，沛縣人聽說後都悲痛得哭了。後來時浦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就上表請求將陳璠任命爲宿州太守。陳璠在宿州期間，仍然慘酷暴虐，濫施刑罰，橫徵暴斂，百姓們怨聲載道，五年的工夫陳璠貪贓受賄的財物堆積爲山。時浦十分痛恨陳璠，就派都將張友取代陳璠。陳璠大怒，拒不接受時浦的命令。張友到宿州後，先住在另外的地方，等待陳璠先出動。果然，陳璠帶着手下五百人圍困張友，黎明時分，張友親自帶一百多精兵衝出了包圍。陳璠被張友擊潰後，帶着十幾個人馬逃出去幾十裏地，這時隨從們都各自逃亡，陳璠只好扔掉戰馬換了便衣在鄉間討飯。鄉下人中有人認出了陳璠，把他扭送給張友，張友又押着他去見時浦，時浦下令，讓把陳璠帶到郡裏斬首。陳璠本是一名兇悍愚昧的武夫，沒讀過書，臨斬前忽然要了一支筆寫下一首詩："積玉堆金官又崇，福來倏忽變成空。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當時的人都認爲這首詩是鬼替他作的。

豫章中官

天覆甲子歲，豫率居人近市者，夜恆聞街中若數十人語聲，向市而去，就視則無人。如是累夜，人家惴恐，夜不能寤。頃之，詔盡誅閹官，豫章所殺，凡五十餘。驅之向市，驟語喧噪，如先所聞。（出《稽神錄》）

【譯文】

唐昭宗天覆甲子那年，江西豫章城中臨街住的人們夜裏常聽到街上有幾十個人說話的聲音，一面說着一面向街裏走去，如果開門往街上看，卻一個人也看不見。這樣過了好幾夜，居民都很驚恐，夜裏都不敢睡覺。過了不久，就聽說皇帝下詔殺盡太監。豫章城中就有五十多太監被殺。當把這些太監綁赴刑場時，只聽到他們大聲喧譁吵鬧，就象以前每晚聽到的聲音那樣。

邵元休

漢左司員外郎邵元休，當天復年中，尚未冠，居兗州廨宅。宅內惟乳母婢僕，堂之西序，最南是書齋。時夜向分，舉家滅燭熟寐，書齋內燈亦滅。邵枕書假寐，聞堂之西，窸窣若婦人履聲，經於堂階。先至東序，皆女僕之寢室也。每至一房門，即住少時。遂聞至南廊，有閣子門，不啓鍵，乃推門而入。即聞轟然，若撲破磁器聲。遂西入書齋，窗外微月，見一物，形狀極偉。不辨其面目，長六七尺，如以青黑帛蒙首而入。立於門扉之下，邵不懼，厲聲叱之，仍間數聲，都不酬答，遂卻出。其勢如風，邵欲捫枕擊之，則已去矣。又聞行往堂西，其聲遂絕。遲明，驗其南房內，則茶牀之上，一白磁器，已墜地破矣。後問人云，常有兵馬留後居是宅，女卒，權於堂西作殯宮。仍訪左右，有近鄰識其女者，雲，體貌頗長，蓋其魄也。（出《玉堂閒話》）

【譯文】

五代十國時的南漢朝中左司員外郎邵元休，在唐昭宗天覆年時還沒有成年，住在山東兗州自己的府宅裏，宅裏只有奶媽和僕人婢女。堂屋西面，最南是書房。一天夜裏，全家都熄燈睡了，書房裏燈也滅了，邵元休枕在書上小睡。這時忽然聽見堂屋西面有女人的腳步聲，經過堂屋的臺階，先走到東廓的一排房裏，那裏是女僕們的住處。那腳步聲每到一間房門口都停頓一下。後來就聽到腳步走到南廊，那裏有扇閣子門沒有上鎖，就聽推門走近，接着就轟然一響，好像是打破磁器的聲音，腳步聲又往西而來進了書房。這時窗外月色迷濛。只見一個十分高大的東西，看不清面目，有六七尺，好像是用青黑布蒙着頭走了進來，站在門邊。邵元休並不害怕，先是厲聲叱罵，接着又問了好幾聲，那東西都不回答，但退了出去，快得像一溜風。邵元休抄起枕頭砸它，已經不見蹤影。過了一陣，又聽見腳步聲往西面走去，漸漸聽不見了。天亮後察看南房內，見茶桌上的一件磁器已經摔碎在地上。後來一打聽，有人說曾經有位任兵馬留後官的人住過這個府宅，他的女兒死在這裏時，曾在堂西停屍殯斂。向鄰居們打聽，有位近鄰認得那馳去的女子，說她身材很高。看來夜遊的那個鬼魂，定是那位女子無疑了。

何四郎

梁時，西京中州市有何四郎者，以鬻妝粉自業。嘗於一日五更初，街鼓未鳴時，聞百步之外，有人極叫何四郎者，幾數聲而罷。自是率以爲常。約半月後，忽晨興開肆畢，有一人若官僚之僕者，直前揖之雲："官令召汝。"何意府尹之宅有取，未就路，僕又促之。何方束帶，僕又不容。俄以衣牽之北行，達於東西之衢。何乃欲迴歸，僕執之尤急。何乃愈疑，"將非人耶？"嘗聞所著鞋履，以之規地自圍，亦可御其邪魅。某雖亟爲之，即被擲之於屋。知其無能爲也，且訝且行，情甚恍惚，遂正北抵徽安門。又西北約五七里，則昏冥矣。忽有朱門峻宇，若王者之府署。至更深，延入。烈炬熒煌，供帳華麗。唯婦人輩款接殷勤，雲："是故將相之第，幼女方擇良匹。實慕英賢，可就吉席。"何既睹妖冶，情亦惑之，婉淑之姿，亦絕代矣。（"絕"字原空缺，"矣"原作"是"，據明抄本補改。）比曉，則臥於丘塚之間，寂無人跡。遂望徽安門而返，草莽翳密，墮於荒井之中。又經一夕，飢渴難狀，以衣襟承露而飲之。有樵者見而問之，遂報其家，縋而出之，數日方愈。（出《玉堂閒話》）

【譯文】

梁代時，西京洛邑的中州街市上有個賣胭粉的人叫何四郎。有一天五更剛過街鼓沒響時，他聽到百步以外有人大聲喊何四郎，喊了幾聲就不喊了，從此就經常這樣。半個月後，有天何四郎剛剛開業，有一個像大官僕役模樣的人一直走到他面前作了個揖說，"官家讓我召你去一趟。"何四郎以爲是府尹的家宅裏找他勒索化妝品，就沒動地方。那僕役又催他，何四郎打算穿好衣服繫好腰帶，僕役都等不得，扯起他的衣服就往北而去。走到東西大街上，何四郎掙着想回去，那僕役卻緊緊抓住他使他無法掙脫。何四郎心裏十分疑惑，心想這傢伙會不會是鬼呢？他曾聽人說，如果用自己的鞋印把自己圍起來就可以驅邪防鬼。這時他就非常想這樣作，可是那僕役卻把他的鞋給脫下扔到房上去，他想作也作不成。何四郎又驚又怕地跟着走，神情憂憂忽忽身不由己，就見到了正北的徽安門，出城門又走了五七里時，天已黑了。忽見前面是一座紅門大院，非常氣派，看樣子是王侯的府署。到半夜時，那僕役才領他進去，只見裏面燈火輝煌，綢幕錦帳，有很多女人走來走去迎接款待客人，僕役說，"這是以前將相的府宅，今天是府上小女兒訂親的喜日，府上一直仰慕你的聰明英俊，現在請你到貴賓席入座吧！"何四郎見那位小姐十分嬌豔，堪稱是絕代佳人，心裏還真有些動情了。這時天亮了，何四郎忽然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個亂墳堆裏，四周沒有一點人跡，就遠望着徽安門往回走。然而墳地裏野草茂密，何四郎失足掉近荒井裏，在裏面又呆了一天，飢渴難忍，只好用衣襟接了露水喝。正好有個打柴的路過發現了，何四郎讓他給家裏捎信，家人趕來，用繩子把他從荒井裏拽上來，過了好幾天身體才復原。

青州客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自頃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非此耶？"頃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不殊中國。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見已。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宮，正值大宴，君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類中國。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窺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還，亟召巫者視之。巫至，"有陽地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爲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設座於別室，巫及其君臣，皆來祀祝。客據按而食。俄有僕夫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己。復遇便風得歸。時賀德儉爲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其爲師厚言之。魏人範宣古，親聞其事，爲餘言。（出《稽神錄》）

【譯文】

五代朱梁時，山東青州有個商人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風暴，漂流到一個海島邊上。遠看島上有山川城郭，船上的海師說，"以前也遇到過風暴，但從來沒見過這個島子，我聽說鬼國就在這個島上。"不一會，船靠了岸，他們登岸奔城郭而走。看島上的田園房舍，和中國沒有什麼兩樣，島上的人相見也互相作揖，但他們都看不見這夥剛上岸的人。到了城門前，大家向守門的人行禮，守城門的人也不理。他們進城以後，見街道房宇很繁華，接着進了王宮，王宮裏正在擺着宴會，幾十個大臣和侍從有好幾十人。看他們的衣帽穿戴和樂器陳設，也很像中國。客人們登上大殿，坐在國王的旁邊仔細觀察。不一會兒，國王生了病，左右把他扶下去，急忙找來巫師，巫師說，"有陽間人來到這裏，他們身上的陽氣逼人，才使得大王生了病。他們是偶然來到這裏，並不是成心來作怪，只要給他們一些飲食東西之類送他們走就行了。"於是國王命令擺設酒飯，在另外一個廳堂裏設了座位，巫師和大臣們都來祭祀祝禱，商人們就大喫起來。不一會兒一名僕役牽着一些馬來，商人們就騎上馬來到海岸，上船出發，島上的人竟誰也看不見他們。這夥人乘着順風回到青州，當時賀德儉任青州節度使，他和魏愽節度使楊師厚是親戚，就派這些商客去了魏愽，向楊師厚報告他們在海上去過鬼國的事。魏愽人範宣古曾親自聽到這件事，然後又告訴了我。

周元樞

周元樞者，睢陽人，爲平盧掌書記。寄居臨淄官舍，一夕將寢，忽有車馬輜重甚衆，扣門使報曰："李司空候謁。"元樞念親知輩皆無此人，因自思，必鄉曲之舊，吾不及知矣。即出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亦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居此宅矣。"元樞驚曰："何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元樞曰："吾從官至此，相傳雲，書寄之公署也。君何時居此？曰："隋開皇中嘗居之。"元樞曰："若爾，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爾。"元樞不可，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吾將死，故君得凌我耶？雖然，理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即具酒與之飲，相酬數百杯，詞色愈厲。客將去，復留之。良久，一蒼頭來雲；"夫人傳語司空，周書記木石人也，安可與之論難？自取困哉！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倏忽不見。元樞竟無恙。（出《稽神錄》）

【譯文】

河南睢陽人周元樞在平盧軍府當掌書記，寄居在臨淄縣的官舍裏。一天晚上他剛要就寢，忽然來了一隊車馬，車上裝載着很多東西，使者敲門說李司空來拜見。周元樞暗想自己親友中沒有李司空這個人，大概是地方上的故舊友人，就出門迎見，並請到堂上就坐，詢問李司空從何處來，李司空說，"我是剛剛搬家到此地，還沒有找到住處，希望你能允許我住到你宅府裏。"周元樞很驚訝地說："你怎麼能提出這樣的要求呢？"李司空說："因爲這是我的舊宅呀！"元樞說，"我到這裏作官以後就聽說這個宅子一直是書記官的公署，你什麼時候在這裏住過？回答說，"隋朝開皇年間我就在這裏住過。"周元樞說，"如果真像你說的這樣，你肯定是鬼了。"回答說，"是的。冥府答應給我在這裏建廟，所以我請你搬出去吧。"元樞不答應，說："人怎麼能和鬼交接辦事呢？難道說我要死去你才這樣欺侮我呢？就算真是這樣，我也不會把這住宅交給你的。就是我真的死了，到了陰間我也要和你打官司！"接着他叫來妻子說，"如果我死了，你要在我的棺材裏多放些紙和筆，我要和這位李先生打官司。"然後就擺了酒和李司空對飲，兩人喝了有好幾百杯，周元樞的言詞越來越嚴厲。李司空告辭時，元樞還客氣地挽留他。過了一會，李司空的一位老僕人來對他說，"夫人讓我來告訴老爺，周元樞木石心腸，你怎麼能和他論什麼高低而自找難堪呢？"李司空趕快告辭而去，周元樞把他送出大門，轉眼之間李司空就消失了，元樞什麼災禍也沒有，平平安安。

朱延壽

壽州刺史朱延壽，末年，浴於室中，窺見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發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壽因呼侍者，二人即滅。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雲無人，俄而被殺。（出《稽神錄》）

安徽壽州刺史朱延壽，晚年時有一天在家裏洗浴，發現窗外有兩個人，都是紅頭髮黑衣裳，手裏拿着公文。其中的一個說，"我受命來抓朱延壽。"另一個人也說，"我也是來抓朱延壽。"一個人說，"我比你先接受的使命！"朱延壽就大聲呼叫僕人，兩個鬼頓時消失無蹤。僕人們來了以後，朱延壽問外面有什麼人，僕人們都說沒有什麼人，說話間，朱延壽就被殺了。秦進忠 天祐丙子歲，浙西軍士周交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胤，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嘗怒一小奴，刃貫心，殺而並埋之。末年，恆見此奴捧心而立，始於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將出，乃在馬前，左  
右皆見之。而入府，又遇亂兵，傷胃而卒。張胤前月餘，每聞呼其姓名，聲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對面，入府皆斃矣。（出《稽神錄》）

【譯文】

元末天佑丙子年間，浙西軍士周交造反，殺了大將秦進忠張胤等十多人。秦進忠少年時雖一時發怒殺了一個小僕人，用刀穿透了他的心，殺死就埋葬了。秦進忠晚年時，常常看見那小僕人捧着自己的心，開始在百步之外，越來越近。這天秦進忠要外出，一看那小僕人又捧着心站在馬前。周圍的人都看見了。等他到了府衙，就遇見了叛軍，被刺傷了胃死去。張胤死前一個多月，也總聽見有人喊自己的名字，聲音非常清朗，也是越來越近。到張胤被殺的那天，他聽到有人就像在他面前喊他的名子，等他一追出府衙，就被亂兵殺了。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罷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聰慧。令嘗飲酒暮歸，去家數百步，見二子來迎，即共禽而毆之。令驚大怒，大呼，而遠方人絕，竟無知者。且行且毆，將至家，二子皆卻走而去。及入門，二子復迎於堂下，問之，皆雲未嘗出門。後月餘，令復飲酒於所親家，因具白其事，請留宿，不敢歸。而其子恐其及暮歸，復爲所毆，即俱往迎之。及中途，見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從者擊之，困而獲免。明日令歸，益駭其事，不數月。父子皆卒，郡人云，舒有山鬼，善爲此厲。蓋黎丘之徒也。（出（稽神錄））

【譯文】

安徽望江縣令李某，任滿後住在舒州。他有兩個兒子，十分聰明。有一次李某在外喝了酒晚上回家，離家幾百步時，看見兩個兒子來接他，走到跟前後，兩個兒子突然抓住他狠揍起來，李某又驚又怒地大喊起來，但周圍沒有人，兩個兒子一邊走一邊打，到了家門口，兩個兒子都逃走了。進門以後，李某看見兩個兒子都在家裏，問他們，他們說根本沒出門。一個多月後，李某又到親友家喝酒，並向親友說了上次捱打的事，說不敢回家請求住下。這時他的兩個兒子怕父親回來晚了再捱打，就出門迎接，半路上遇見了父親，父親大怒說，"誰讓你們晚上出來！"說罷讓隨從的人打兩個兒子，兩個兒子費了很大勁才逃脫了。第二天李某回家後聽兒子們說了這事，心裏更加害怕。過了不幾個月，李某父子就都死了。郡裏的人說，舒州有一種山鬼專門興妖作怪，和古代那種專門假裝別人的兒子而害人的"黎丘鬼"，用的是同樣的伎倆手段。

張飛廟祝

梓州去城十餘里，有張飛廟，廟中有土偶，爲衛士。一夕感廟祝之妻，經年，遂生一女。其發如朱，眉目手足，皆如土偶之狀。至於長大，人皆畏之。凡蒞職梓州者，謁廟，則呼出驗之，或遺之錢帛，至今猶存。（出《野人閒話》）

【譯文】

離四川梓州城十幾裏的地方有一座張飛廟，廟裏有一個土塑的偶像，是個衛士。一天晚上，這個土偶衛士化成人形，和廟祝的妻子同了牀。一年後，廟祝妻子生了個女兒，紅頭髮，眉眼手腳都像那個土偶。這女孩長大以後，人們都很怕她。凡是到梓州上任作官的人，參拜張飛廟時都要把那紅髮女孩叫來看看，並給她些錢。現在這個女孩還活着。

僧彥翛

草書僧文英大師彥翛，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從榮，復厚遇之。後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一日恍惚，忽見秦王擁二十騎詣寺，訪彥翛。彥翛問大王何以此來，恰來對，倏而不見。彥翛方訪於人，不旬日，秦王遇害。（出《北夢瑣言》）

【譯文】

擅長草書的文英大師彥翛是一位和尚，起初住在洛陽。後唐明宗的世子秦王從榮，對彥翛也十分優厚，後來彥翛因故南遷到江陵西湖的曾口寺。有一天，彥翛在精神恍惚中忽然看到秦王帶着二十多騎士來到寺廟見他。彥翛就問秦王爲什麼到這兒來，秦王還沒回答，就突然不見了。彥翛正打算向別人打聽，不幾天，就傳來了秦王遇害的消息。

建康樂人

建康有樂人，日晚如市，見二僕伕雲："陸判官召。"隨之而去。至大宅，陳設甚嚴。賓客十餘人，皆善酒，惟飲酒而不設食，酒亦不及樂人。向曙而散，樂人困甚，因臥門外牀上。既寤，乃在草間，旁有大冢。問其里人，雲，相傳陸判官之冢。不知何時人也。（出《稽神錄》）

【譯文】

建康（今南京市）有位樂師晚間上街，遇見兩個僕役對他說："陸判官叫你去一趟。"樂師跟着來到一個很大的府宅，裏面非常莊嚴華美，有十幾個賓客正在喝酒，看樣子都挺能喝，而且光有酒沒有飯菜佐酒。這些人見到樂師，也不讓樂師喝酒，天亮時，人們散去，樂師又困又乏，就躺在一個牀上睡去。等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草叢中，旁邊有座大塚，問當地人，他們說，相傳那是陸判官的墳，至於陸判官是什麼時候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黃延讓

建康吏黃延讓嘗飲酒於親家，迨夜而散。不甚醉，恍然而身浮。飄飄而行，不能自制。行可十數里，至一大宅，寂然無人。堂前有一小房，房中有牀，延讓困甚，因寢牀上。及寤，乃在蔣山前草間。逾重城復塹矣。因恍惚得疾，歲餘乃愈。（出《稽神錄》）

【譯文】

建康官員黃延讓有一次到親友家喝酒，天晚時回家。他並沒喝醉，卻覺得身子非常輕地飄了起來，在空中飛行，自己也控制不住。飛行了十幾裏後，來到一個大府宅，宅裏沒有人，堂前有一間小房，房子裏有張牀，他就躺在牀上睡去。醒來一看，自己躺在蔣山草叢中，逾過道道城牆，又掉進深溝。後來他就精神恍惚地得了病，一年多病才痊癒。

張瑗

江南內臣張瑗日暮過建康新橋，忽見一美人，袒衣猖獗而走。瑗甚訝，諦視之，婦人忽爾回頭，化爲旋風撲瑗。瑗馬倒傷面，月餘乃復。初馬既起，乃提一足，跛行而歸。自是每過此橋，馬輒提一足而行，竟無他怪。（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有個宦官張瑗，有一天黃昏時路過建康新橋時，忽然看見一個美人敞着衣服瘋狂地奔走，十分驚訝，他站下仔細再看時，那美女忽然化成一股旋風撲向張瑗，張瑗的馬被旋風颳倒，張瑗的臉也受了傷，一個多月後傷纔好。那匹馬受傷後爬起來就抬起一隻蹄子跛着走回去，從此馬只要一走上建康橋，就會抬起一隻蹄子跛着走，一直倒也沒有發生其他怪事。

婺源軍人妻

丁酉歲，婺源建威軍人妻死更娶。其後妻虐遇前妻之子過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見亡妻自門而入，大怒後妻曰："人誰無死，孰無母子之情，乃虐我兒女如是耶？吾比訴與地下所司，今與我假十日，使我誨汝。汝遂不改，必能殺君。"夫妻皆恐懼再拜，即爲其酒食。遍召親黨鄰里，問訊敘話如常。他人但聞其聲，唯夫見之。及夜，爲設榻別室，夫欲從之宿，不可。滿十日，將去，復責勵其後妻，言甚切至。舉家親族共送至墓，去墓百餘步，曰："諸人可止矣。"復殷勤辭訣而去。將及柏林中，諸人皆見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沒。建威軍使汪延昌言如是。（出《稽神錄》）

【譯文】

丁酉年時，婺源建威軍中有個軍人，妻子死後又娶了一房。後妻對待前房的兒女虐待十分厲害，軍人管不了她。有一天，忽然看見亡妻走進門來，對後妻大怒地說，"人誰能不死，誰沒有母子之情，你爲什麼這樣虐待我的兒女？我已經向陰司控告了你，陰司給了我十天假，叫我來勸導並警告你。你若再不改過，就會殺了你！"軍人和後妻嚇得跪在地上一再叩頭，併爲她備辦了酒食。前妻讓軍人把鄉親鄰居都請來，她和大家問好談話，和平常一樣，大家看不見她，只有軍人能見到她的形象。到了夜晚，軍人爲前妻安排在另一個房間，並要和她一起過夜，她沒有答應。過了十天，前妻假期滿了要回陰間，臨走時又一次告誡後妻，言辭十分懇切。軍人全家的親戚族人都來送她回墓地，離墓地幾百步時，前妻說，"大家不要再往前走了。"然後和大家真誠地道謝訣別。衆人見她走到柏樹林時現了一下原形，衣服、容貌和活着時候完全一樣，走到墳墓跟前就消失了。建威軍中的軍使汪延昌曾詳細講述過這件事。

陳德遇

辛亥歲，江南僞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夢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此陳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夫"原作"父"，據明抄本、許本改。）字德遇耳，有主衣庫官陳德遇者，家近在東曲。"二吏相視而嘻曰："幾誤矣。"遂去。邇日，德遇晨起如廁，自雲有疾，還臥，良久遂卒。二人並居治城之西。（出《稽神錄》）

【譯文】

辛亥年時，江南叛軍的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在倉庫裏值宿，他的妻子在家裏。五更時，陳妻忽然夢見兩個官員手裏拿着文書走近大門問，"這是陳德遇家嗎？"陳妻說是。又問陳德遇在哪兒，陳妻說在倉庫裏。兩名官員轉身要走，陳妻忙追着說："我丈夫叫陳居讓，德遇是他的字。有個管衣庫的官，名叫陳德遇。他家住在東巷裏。"兩個官員相視一笑說："差點弄錯了。"說罷就走了。第二天，那個名子叫陳德遇的人早起上廁所，覺得有病，回到屋裏又睡下，過了半天就死了。這兩個姓陳的人都住在縣城的西面。

廣陵吏人

廣陵吏姓趙，當暑。獨寢一室。中夜，忽見大黃衣人自門而入，從小黃衣七人。謂己曰："處處尋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黃衣前曰："天年未盡，未可遽行，宜有以記之可也。"大人即探懷，出一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視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識其下，右若仙字。左若記字，其上不可識。趙後不知所終。（出《稽神錄》）

【譯文】

江蘇廣陵有個姓趙的官員，盛夏時獨自在屋裏睡覺，半夜忽見一位大個子黃衣人帶着七位小個子黃衣的人走進屋裏說，"我們到處找不到你，原來你在這裏。快起來跟我們走！"這時一個黃衣人上前說，"他的壽數沒盡，先別急着帶他走，給他留下個記號就行了。"穿大黃衣的就從懷裏掏出一個印，在官員的左臂上印了一下就走了。官員天亮後看，印文深深刻進肉裏，字體像古時的篆字，看印的下面，右面像是"仙"字，左邊像是"記"字，印上方的字不認識。趙某後來不知死在什麼地方。

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楊瑊 袁繼謙 邠州士人 王商 謝彥璋 崇聖寺 任彥思 張仁寶 楊蘊中　王延鎬

僧惠進 田達誠 徐彥成 鄭郊 李茵 柳鵬舉 周潔

楊瑊

兗州龍興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經藏。有法寶大師者，常於靈神佛堂之前見一白衣叟，如此者數日，怪而詰之，叟曰："餘非人，乃楊書記宅之土地。"僧曰："何爲至此？"叟曰："彼公愎戾，興造不輟，致其無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禍之？"答曰："彼福壽未衰，無奈之何。"言畢不見。後數年，朱瑾棄城而遁，軍亂。一家皆遇害。楊名瑊。累舉不第。爲朱瑾書記。（出《玉堂閒話》）

【譯文】

山東兗州龍興寺西南廊的第一個院子裏，收藏着珍貴的經書。有一位法寶大師，曾經在靈神佛堂前看到一位白衣老者，連着看到了好幾天，感到很奇怪，就上前詢問。老者說："我不是人間的人，是楊書記官宅裏的土地神。"法寶大師問他到廟裏來做什麼，老者說："楊書記官剛愎暴戾，到處挖地基造房子，把我擠得沒地方住了！"法寶問他："你爲什麼不給他降災呢？"老者說："他的福壽氣數未盡，我降災也制不了他。"說完就不見了。過了幾年，朱瑾扔下兗州逃跑了，軍中大亂，楊書記全家被害。楊書記名叫楊瑊，赴考幾次都沒考中，給朱瑾當了書記官。

袁繼謙

殿中少監袁繼謙嘗居兗州，侍親疾，家在子城東南隅。有僕自外通刺者，署雲"前某州長史許延年"，後雲陳慰。繼謙不樂，命延入。及束帶出，則已去矣。僕雲，徒步，衣故皁衣，張帽而至，裁投刺入車門，則去矣。其年親卒，遂以其刺兼冥錢焚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在宮中當少監的袁繼謙，曾住在山東兗州侍護老人的病，當時他家住在子城東南角。有一天，僕人從門上拿來一個求見者的名帖，上面署名是前某州的刺史許延年，後面寫着想慰問並陳訴些事。袁繼謙不想見，勉強讓僕人請他進來。自己更衣束帶等着接見時，那人卻已經走了。據僕人說，那人是徒步走來的，穿着一身很舊的黑衣服，戴着一頂張開口的帽子，剛把名帖送進大門就轉身走了。這一年袁繼謙的老人果然死了。袁繼謙就把那張名帖和一些紙錢一同燒化成灰。

邠州士人

朱梁時，有士人自雍之邠，數舍，遇天晴月皎，中夜而進。行至曠野，忽聞自後有車騎聲，少頃漸近。士人避於路旁草莽間，見三騎，冠帶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談話。士人躡之數十步，聞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三數千人，未知以何道而取，二君試爲籌之。"其一曰："當以兵取。"又一曰："兵取雖優，其如君子小人俱罪其禍何。宜以疫取。"同行者深以爲然，既而車騎漸遠，不復聞其言。士人至邠州，則部民大疫，死者甚衆。（出《玉堂閒話》）

【譯文】

五代朱梁時，有個士人從雍州到邠州來，離邠州還有一百多里地時，已是晚上，但月光皎潔，士人就趁月光趕路。走到一個野地，忽然聽見身後有車馬聲，越來越近，士人趕快躲到路邊草叢裏。只見三個騎馬的人，看衣冠像是君王，後面也有徒步而行的，一面走一面談着什麼。士人偷偷在幾十步的後邊跟着，聽見他們說："現在咱們奉命到邠州取三千人的性命，不知用什麼方法取才妥當，請二位出出主意吧。"一個人回答說："應該通過打仗來取。"另一個人說："打仗的辦法雖然好，但是讓君子和小人都受到戰禍就不好了。我看還是散佈瘟疫爲好。"幾個人都很同意用瘟疫的辦法。他們說着就走遠了，再也聽不清。士人到了邠州後，邠州果然鬧起了瘟疫，不少人在瘟疫中病死。

王商

梁貞明甲戌歲，徐州帥王殷將叛。八月二十日夜，月明如晝，居人鹹聞通衢隊伍之聲。自門隙覘之，則皆青衣兵士而無甲冑。初謂州兵潛以撲盜耳，俄聞清嘯相呼，或歌或嘆，刀盾矛槊，囂隘閭巷，怪狀奇形，甚可畏懼，乃知非人也。比自府廨，出於州南之東門，扃鍵無阻。比至仲冬，殷乃拒詔，朝命劉鄩以兵五萬致討，凡八月而敗，合境悉罹其禍。（出《玉堂閒話》）

【譯文】

梁朝貞明甲戌年間，徐州統帥王殷將要叛變。八月二十日夜裏，月明如晝，城中居民都聽見大街上在過軍隊。從門縫往外看，只見都是穿着黑色布衣的兵，都沒有穿盔甲，起初都以爲是州里的兵在偷偷地緝捕盜賊。忽然傳來大聲的呼叫喧譁，還有歌聲和哀嘆聲，夾雜着刀槍盾牌的撞擊聲，再看那些兵士一個個奇形怪狀，而且可怕，才知道都是鬼兵。他們從府衙出來，衝出州城南面的東門，城門雖然上了鎖他們照樣出入。這年冬天，王殷果然叛變，朝廷派劉鄩帶了五萬大軍征討平叛，打了八個月叛亂才平息，徐州全境都受到戰亂的禍害。

謝彥璋

梁許州節度使謝彥璋遇害，朝廷命宣和庫副使郝昌遇往許昌籍其家財。別開一室，見彥璋真像之左目下，鮮血在焉，竟不知自何而有，衆共異之。彥璋性嗜鱉，鎮河陽。命漁者採以供膳，無虛日焉，不獲則必加重罰。有漁人居於城東，其日未曙，將往取之。未至一二里，遇一人，問其所適，以實對。此人曰："子今日能且輟否？"漁人曰："否則獲罪矣。"又曰："子若不臨網罟，則贈子以五千錢，可乎？"漁人許之，遂獲五千，肩荷而回。比及曉，唯呀其輕，顧之，其錢皆紙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梁朝的許州節度使謝彥璋遇害後，朝廷派宣和庫的副使郝昌遇到許昌，去清理謝彥璋的家產。打開一間偏房後，見謝彥璋的畫像上，左眼下邊有鮮血，大家弄不懂這鮮血是從哪兒來的，非常奇怪。謝彥璋喜歡喫鱉，他鎮守河陽時，命令打魚的每天必須供應他活鱉，如果漁夫捕不到鱉，就會受到重罰。城東有個漁夫，有一天大清早要下河捕鱉，沒走出一二里地時遇見了一個人，問他到哪兒去，漁夫說要下河捉鱉。那人說："你今天不去捉行不行？"漁夫說："不行啊，捉不到鱉要挨罰的。"那人說，"你如果不再下網，我就送給你五千錢，行不行？"漁夫答應了，就收了那人五千錢，背上往回走。等天色大亮時，漁夫越來越奇怪，怎麼這些銅錢這麼輕呢？一看，原來都是些冥府紙錢。

崇聖寺

漢州崇聖寺，寒食日，忽有朱衣一人，紫衣一人，氣貌甚偉，驅殿僕馬極盛。寺僧謂其州官至，奔出迎接，皆非也。與僧展揖甚恭，唯少言語。命筆，各題一絕句於壁，朱衣詩曰："禁菸佳節同遊此，正值酴醿夾岸香。緬想十年前往事，強吟風景亂愁腸。"紫衣詩曰："策馬暫尋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國破一場夢，惆悵又逢寒食天。"題罷，上馬疾去。出松徑，失其所在，但覺異香經月不散。其詩於今見存。（出《玉堂閒話》）

【譯文】

有一年的清明時分，漢州崇聖寺裏來了兩個人，一個穿紅袍，一個穿紫袍，二人氣度不凡，帶着不少車馬和僕從。寺裏的和尚以爲是州里的官員到了，忙跑出去迎接，一看不是。二人對和尚很恭敬的施禮，但很少說話，只是讓拿兩支筆來，每人在牆上題了一首七言絕句。穿紅袍的人題的是："禁菸佳節同遊此，正值酴醿夾岸香。緬想十年前往事，強吟風景亂愁腸。"穿紫袍的題詩是："策馬暫尋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國破一場夢，惆悵又逢寒食天。"題完詩後，他們上馬很快地離去，出了松林中的小路就不見了，留下來一股特殊的香氣一個月都不散。到現在，廟裏牆上還留着他們題的詩。

任彥思

蜀昌州牧任彥思家，忽聞空中有樂聲，極雅麗悲切，竟日不休。空中言曰："與吾設食。"任問是何人，竟不肯言本末，乃與靜室設之。如人食無遺，或不與食，即致破什器，蟲入人耳，烈火四起。彥思惡之，移去迴避，亦常先至，凡七八年。忽一日不聞樂聲，置食無所饗，廳舍栿上血書詩曰："物類易遷變，我行人不見。珍重任彥思。相別日已遠。"彥思尤惡其所題，以刀劃之，而字已入木，終不知何鬼也。

【譯文】

四川昌州牧任彥思，有一天在家中閒坐，忽然聽見空中傳來非常典雅悲切的音樂聲，一整天也沒斷。後來又聽見空中有人說："快給我擺設酒飯。"任彥思問是誰，空中的人並不回答。任彥思就在一個安靜的屋子裏擺好酒飯，不一會兒就被喫光，後來經常這樣。如果不給擺酒飯，家裏的東西就會被毀壞，蟲子會鑽進人的耳朵，或無緣無故就着起火來。任彥思十分憎惡，就搬了家，但那鬼怪仍然常來，一直鬧騰了七八年。後來，任彥思忽然發現擺設的食物沒有被喫掉，空中也沒有音樂聲了，只見屋裏的樑上用血題着一首詩："物類易遷變，我行人不見。珍重任彥思，相別日已遠。"彥思十分厭惡房樑上鬼題的這首詩，用刀子去刮，然而那字卻滲入木頭裏去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是個什麼鬼怪。

張仁寶

校書郎張仁寶素有才學，年少而逝，自成都歸葬閬中，權殯東津寺中。其家寒食日，聞扣門甚急，出視無人，唯見門上有芭蕉葉，上有題曰："寒食家家盡禁菸，野棠風墜小花鈿。爲今空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舉族驚異。端午日，又聞扣門聲，其父於門罅伺之，乃見其子，身長三丈許，足不踐地，門上題"五月午日天中節，"題未畢，其父開門，即失所在。頃之克葬，不復至矣。

【譯文】

校書郎張仁寶非常有才學，年紀很輕就死了，死後，他家將他的靈柩從成都運回家鄉閬中下葬。沒下葬前，暫時停放在東津寺裏。清明這天，家裏人忽然聽到急促的敲門聲，開門看外面卻沒有人，發現門上有一片芭蕉葉，上面題着一首詩："寒食家家盡禁菸，野棠風墜小花鈿。爲今空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全家十分驚異。端午節這天，又聽見敲門聲，張仁寶的父親從門縫向外看，果然是兒子仁寶，但身材有三丈高，雙腳不沾地。當時張仁寶正在大門上題詩，剛題了一句"五月午日天中節"，他父親就來開門了。父親開門看時，張仁寶就突然消失了。後來家人很快地將棺材埋葬，張仁寶就再也沒來。

楊蘊中

進士楊蘊中得罪，下成都府獄，夜夢一婦人，雖形不揚，而言詞甚秀，曰："吾即薛濤也，頃幽死此室。"乃贈蘊中詩曰："玉漏深長燈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譯文】

進士楊蘊中犯了罪，被押在成都的府衙獄中。一天夜裏，他夢見一個女人，雖然姿色不佳，但談吐十分文雅。她說："我就是薛濤啊，就是死在這間房子裏的。"說罷贈了楊蘊中一首詩："玉漏深長燈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王延鎬

梓州有陽關神，即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也，靈應嚴暴，州人敬憚之。龍州軍判官王延鎬納成都美妓人霞卿，甚寵之。攜之赴官，經陽關神祠前過，霞卿暴卒。唯所生一女，非延鎬之息，倍哀憫之。一日傳靈語，具雲："爲陽關神所錄，辭而得解。"從此又同寢處，寫其貌而憑之。至於盥漱飲食皆如生。乃曰："俟我嫁女，方與君別。"延鎬將更娶，告之，鬼亦許焉。乃娶沈彥循女。自是或女客列坐，即有一黑蝴蝶，翩翻掠筵席而過，卒以爲常。其後延鎬爲新津令，方嫁其女，資送甚備，自是無聞。

【譯文】

四川梓州有陽關神，這位神就是蜀國的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這陽關神即嚴厲又靈應，梓州人對他又敬又怕。龍州軍中任判官的王延鎬，有一次娶了成都一個很漂亮的妓女，妓女名叫霞卿。王延鎬對霞卿十分寵愛，帶着她去梓州上任。他們經過陽關神的祠廟時，霞卿突然暴亡，只留下一個女兒，還不是王延鎬親生的，王延鎬十分悲痛哀憐。有一天，霞卿傳靈語說，她是被陽關神捉去了，經她一再請求才得以暫時解脫，從此後，又和王延鎬住在一起，並畫了她的像以爲憑籍。平時梳裝打扮、飲食起居和過去完全一樣。她對王延鎬說："等我把兒女嫁出去，就和你告別了。"延鎬打算再娶個女人，告訴霞卿，霞卿也很同意。後來延鎬就娶了沈彥循的女兒。從此家裏如果來了女客時，就會有一隻黑蝴蝶在筵席上飛來飛去，大家也習以爲常，知道那蝴蝶就是霞卿。後來延鎬當了新津令，並把霞卿的兒女嫁了出去，給了很豐厚的嫁妝，後來就再也沒聽到霞卿的消息。

僧惠進

西蜀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早出，至資福院門，見一人長身，如靛色，迫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簀橋，馳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撮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此人問："汝姓何？"答曰："姓王。"此人曰："名同姓異。"乃舍之而去。僧戰攝，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名異姓者死焉。（出《錄異記》）

【譯文】

西蜀有位和尚，俗姓王，法名惠進，住在福感寺。有一天他清晨出門，走到資福院門口時，忽然看見身後有一個渾身發藍的大個子跟在身後，而且越追越急。和尚趕快奔走躲避。到了竹簀橋，和尚一頭扎進一個老百姓家，那怪物也追了進來，死死拽住和尚不放，和尚掙不脫，就哀叫求告。那怪物問："你姓什麼？"和尚說姓王。那傢伙說："名倒是對，姓卻不對。"就放了和尚。和尚非常恐懼，投奔居民家很長時間，心神安定後，這纔回到寺裏。這天夜裏，果然有一個與和尚同名不同姓的人死了。

田達誠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城，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爲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唯有廳事耳。"即拜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曰"原作"君"，據明抄本改。）家已至廳中，亦無妨君賓客。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雲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乎？"達誠即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篇，皆有意義。筆跡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倘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我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段紅。"衆亦不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以虛其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老婢某，可笞一百也。"達誠辭謝。召婢，笞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爾。"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出《稽神錄》）

【譯文】

江西廬陵有個商人叫田達誠。很有錢，但並不吝嗇守財，經常賙濟窮人。他在新城造了一所宅院，有天夜裏有人敲大門，開門看卻沒有人，這樣反覆了幾次後，田達誠就問道："敲門的是人還是鬼呀？"好半天才聽到回答說："我並不是人，原住在龍泉，家裏被洪水淹了，求你收留我暫住幾天，等我家房子蓋好我就走。"達成不同意，說人和鬼怎麼能住在一起呢，鬼說："我只是寄宿幾天，絕不會禍害你，而且聽說你爲人仗義疏財十分有義氣，我纔來投奔你的。"達誠就答應了。鬼又問讓他住在哪裏，達誠說："你就住在堂屋裏吧。"鬼拜謝了達誠就走了。過了幾天鬼又來了，說："我已經在你堂屋裏住下了，你一切都可照常，也可以請客人，只是讓你告訴家裏人注意管好火，不然萬一出了意外發生了火災，你會以爲是我乾的。"達誠就把堂屋收拾乾淨供鬼自己住。有一次，達誠作詩，鬼忽然在空中說："原來你還能作詩。我也喜歡作詩，咱倆一起作幾首，怎麼樣？"達誠就擺上酒，把紙、筆擺好。那鬼談論起作詩的道理十分精通，但桌上的酒和紙筆卻一點也沒動。可是大家一回頭的工夫，卻見酒被喝盡，紙上已寫好了詩句，而且寫了好幾首，都很有新意，字是柳體，筆鋒遒健。有人問鬼叫什麼名字，鬼說："如果我說出我的名字，將會對主人不利，我還是把名字寫進詩中吧。"於是鬼就寫了一首詩道："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段紅"。大家看後，仍不懂鬼的名字叫什麼。又一天，鬼告訴達誠說："我有個小兒子，娶樟樹神的女兒爲妻，將要在某日辦喜事，想借你的後廳用三天，同時也報達你對我這麼大的恩惠，你看行不行？"達誠就把後廳騰出來，用布幔圍上給鬼用。三天後，鬼感謝地說："我家喜事已辦完，後廳還給你用。你對我真是恩重如山，但你家的那個老女僕，你真該打她一百板子。"達誠忙向鬼賠禮，並把那名老女僕召來用板子打。剛打了幾下，鬼就勸道："打她幾下，讓她知錯也就算了。"後來達誠問那老女僕做了什麼錯事，她說她曾在後廳的幔幕縫中向廳偷看，見裏面辦喜事的賓客禮儀和一切陳設酒宴，和人間完全相同。過了一年多，那鬼告辭走了。後來，達誠到廣陵去辦事，去了很久沒回來，家裏人十分着急，這時那個鬼又來了，說："你們是不是掛念主人的安危？我可以去看看。"第二天鬼就回來了，對家人們說："主人在揚子，一切平安，快回來了。他新納了個小妾，和他同住，我把他們帳子的後幅給燒了，和她開了個玩笑。"說罷大笑着走了。達誠回家後，家裏人問他在外的事，他說的和鬼所報告的完全一樣。後來達誠到鬼的家鄉龍泉去打聽鬼的住址，始終沒有打聽到下落。

徐彥成

軍吏徐彥成恆業市木，丁亥歲，往信州汭口場，無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從二僕往來岸側，狀若訪人而不遇者。彥成因延入舟中，爲設酒食，賓敬之。少年甚愧焉，將去，謝曰："吾家近此數里別業中，君旦日能辱顧乎？"徐彥成許諾，明日乃往。行裏餘，有僕馬來迎，奄至一大宅，門館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豐備。從容久之，彥成因言住此久，無木可市，少年曰："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價廉。市易既畢，往辭少年。少年復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賣，今以此贈君。至吳，當獲善價。"（"善價"原作"菩提"，據明抄本改。）彥成回，始至秦淮，會吳師殂，納杉板爲棺。以爲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彥成大市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少年復與交市。如是三往，頗獲其利。間一歲，復詣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訪其裏中，竟無能知者。（出《稽神錄》）

【譯文】

軍官徐彥成經常作木材生意。丁亥年間，他到江西信州的汭口場，那裏沒有木頭可買賣，船在岸邊停了很久。一天晚上，看見有個少年帶着兩名僕人在江岸上徘迴，看樣子好像是找什麼人沒找到。徐彥成就把少年請到船上，設酒招待少年，十分恭敬。少年又感謝又慚愧，臨告辭時對徐彥成說："我家在離這兒不遠的別墅裏，您明天能否屈尊到敝舍坐坐？"徐彥成答應了少年的邀請，第二天就往少年家去，走出一里多地，少年已派僕人牽馬來迎接，不一會兒來到一個大府宅前，見門樓屋舍高大華貴，少年親自在門外迎接，大廳上已爲徐彥成備下了豐盛的筵席。賓主邊喝酒邊談話，十分融洽。席間，彥成提到在這裏住了很久也買不到木材，少年立刻說："我有很多木材在山裏，我讓他們給你運出來就是。"彥成住了兩天後，果然從山裏運來了大批的木材，物美而價廉。買賣完畢，就去向少年辭別，少年又叫人擡出四塊大杉木板說："那些木材是咱倆的生意買賣，這四塊板子是我免費奉送你，運到江浙一帶會賣上好價錢。"彥成運着木材回返，走到秦淮河時，正趕上吳國的國師去世了，把那四塊杉板買去，認爲是作棺木的上等木材，彥成得錢數十萬後，又買了大量的珍寶古玩返回汭口酬謝少年。彥成往來和少年作了三次生意，獲得了很高的利。隔了一年，彥成又到汭口去訪少年，村子還是原樣，但少年的華麗府宅卻不見了。彥成在村裏打聽，人們竟然根本不知道有少年這個人。

鄭郊

鄭郊，河北人，舉進士下第，遊陳蔡間。過一冢，上有竹二竿，青翠可愛，因駐馬吟曰："冢上兩竿竹，風吹常嫋嫋。"久不能續，聞冢中言曰："何不雲'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郊驚問之，不復言矣。

【譯文】

河北人鄭郊，考進士落了榜，在河南陳州蔡州一帶遊玩。有一次路過一座墳，見墳上有兩竿竹子長得青翠可愛，就停下馬來口吟一首詩："墳上兩竿竹，風吹常嫋嫋……"下兩句想了很久也作不出來。這時忽然聽見墳裏有人應道："爲何不作成'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呢？"鄭郊大驚，再問下去，墳裏就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李茵

進士李茵，襄陽人。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雲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嘆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中官，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竹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矣。（出《紅夢瑣言》）

【譯文】

進士李茵是襄陽人，有一次他遊御苑，看見有片紅葉從宮中的御河溝流出來，紅葉上題了一首詩："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李茵把這片紅葉珍惜地收藏書箱中。後來唐僖宗巡幸四川，李茵跑到南山一個老百姓家，遇見一個宮女，自稱是宮中的侍書，叫雲芳子。雲芳子很有才學，李茵和她交往後，雲芳子發現了那片紅葉，哀嘆說："這紅葉上的詩就是我寫的啊！"雲芳子和李茵一起往四川去，一路上雲芳子講了很多皇宮裏事。到了綿州時，有一個宮中的太監田大人認出了雲芳子，說："你怎麼跑到這裏來了？"強迫她上馬將她帶走了，李茵非常難過。這天夜裏，李茵住在旅店裏，雲芳子突然又回來了，說："我用重金賄賂了田大人才把我放掉，今後我就跟你走了。"於是李茵帶雲芳子回到襄陽。幾年後，李茵得了病身體消瘦，道士說他臉上帶有鬼氣。這時雲芳子才向李茵說："那年在綿竹和你相遇時，我其實已經上吊死了，爲了報答你的情意我纔跟了你。然而人、鬼是兩條不同的路，我怎敢害了你呢。"說罷擺下酒菜和李茵對飲，又寫了詩，然後就永遠地走了。

柳鵬舉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女子，抱五絃，雲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爲廂吏所捕，女僕自經而死。一日，卻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其僕具道其情，故留之，經時而去。（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龍紀年間，有個讀書人柳鵬舉到杭州遊玩。在伍相廟避雨時，看見一個女子抱着一把五絃琴，自稱是錢大夫家的女僕。鵬舉很喜愛她，就引誘她和自己私奔，將她藏在船中。後來女僕還是被官員抓住送回去，上吊身亡。但後來有一天這女僕又到柳鵬舉這裏來了。柳鵬舉知道她是鬼，但女鬼說了很多想念柳生的話表達她的情意，柳生就把她留了下來，過了很久女鬼才離去。

周潔

霍丘令周潔，甲辰歲罷任，客遊淮上。時民大飢，逆旅殆絕，投宿無所。升高而望，遠見村落煙火，趨而詣之。得一村舍，扣門久之，一女子出應門。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飢餓，老幼皆病，無以延客。至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於前，少頃，其妹復出，映姊而立，不見其面。潔自具食，取餅二枚，以與二女，持之入室，閉關而寢，悄無人聲。潔亦聳然而懼，向曉將去，便呼二女告之，了無聲應者，因壞戶而入。乃見積屍滿屋，皆將枯朽。唯女子死可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餅猶置胸上，潔後皆爲瘞之雲。（出《稽神錄》）

【譯文】

霍丘縣令周潔，甲辰年罷官後在淮河一帶遊歷。當時百姓正鬧饑荒，哪裏也沒有旅店，周潔無處投宿。有一天，他登高遠望，遠遠看見有個村莊有炊煙，就直奔村莊而去。到了一個屋前，敲了半天門，一個女子開了門。周潔說要投宿，女子說："家裏沒糧，老少都病了，沒法待客，只有堂屋中的一張空牀，你看能住嗎？"周潔就住了下來。那女子在周潔面前侍立着，不大一會兒，女子的妹妹也出來了，只是躲在姐姐背後看不見面孔。周潔自己帶着食物，就拿出兩隻餅給了兩個女子，她們拿着餅進了裏屋，關上門睡下，再也聽不到聲音，周潔心裏也有點害怕。天亮後周潔要去時，招呼兩個女的以便辭別，但喊了幾次裏屋沒有人應，周就破門而入，只見滿屋都堆滿了死人屍體，都已朽爛，只有那女子看來像死了十多天，她的妹妹臉部已經乾枯了，兩隻餅還放在她們的胸口上。後來，周潔把這些屍體都埋葬了。

卷第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

楊副使 僧珉楚 陳守規 廣陵賈人 浦城人 劉道士 清源都將 王誗妻 林昌業　潘襲　胡澄　王攀　鄭守澄　劉騭

楊副使

壬午歲，廣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實甚急。或問所用，雲："吾長官明日上事。，有問長官爲誰，雲："楊副使也。"又問官署何在，雲："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時浙西有副使被召之揚都，明日，船至金山，無故而沒。（出《稽神錄》）

【譯文】

壬午年間，廣陵瓜州的街上，有個人急着買果子。有問買它作什麼，回答說："我家長官明天要上任。"又有人問長官是誰，回答說是楊副使。又問楊副使的官府在哪裏，說是在金山之東，說罷，買水果的就走了，不知去了哪裏，當時，浙西有一名副使被召到揚都，第二天，他坐的船走到金山時無緣無故地就沉沒在江中了。

僧珉楚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珉楚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爲置胡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而未得解免，今配爲揚州掠剩鬼。"復問何爲掠剩，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數常，過數得之，即爲餘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於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見也。"章則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亦不可，即擲花溝中，濺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以救之。良久乃復，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出《稽神錄》）

【譯文】

廣陵法雲寺有個和尚叫珉楚，曾和中山縣的商人章某是好友，後來章某死了，珉楚爲他設齋唸經超度亡靈。幾個月後，珉楚突然在街上遇見了章某。當時珉楚還沒喫飯，章某就請他進了飯館，買了幾個燒餅。兩個人喫飯時，珉楚就問道："你已經死了，怎麼能出現在這裏呢？"章某說："是的。我因爲生前的一點不大的罪而受到陰府懲罰，發配我到揚州當掠剩鬼。"問他什麼叫"掠剩"，鬼說："凡是官員商販，他們的利潤都有一定的數目，超過了這個數目就是不該得的，就叫'剩餘'，我就可把這些剩餘的錢物掠爲己有。現在派在人間和我一樣的很多。"說着就指着路上的一些男女說某人某人都是掠剩鬼。不一會兒，有一個和尚走過他們面前，章某指着和尚說："他也是個掠剩鬼。"說着就把和尚叫到跟前談了半天，那和尚也沒看見楚珉。不一會兒，他們一塊往南走，遇見一個賣花女人，章某說："這賣花女也是鬼，她賣的花也是鬼用的。"說着就掏錢買了一束花給珉楚說："凡是看見這花就笑的，都是鬼。"說完告辭而去。那束花紅豔芳香，拿着很重，珉楚掐着花昏昏沉沉地往回走，一路上還真有些看見花就笑的。到了寺廟北門，心想我和鬼在一起遊了半天，手裏又拿着鬼花，這怎麼行，就把花扔道了水溝裏，花落水濺起了聲音。回來後，廟裏人們都覺得他臉色很不正常，以爲是中了邪，都搶着送來湯藥來救他。過了很久，珉楚劇恢復了常態，說了他遇見鬼的經過，大家就到水溝裏去找那束花，撈上來一看，竟是一隻死人的手。後來珉楚倒很平安，沒有出什麼事。

陳守規

軍將陳守規者，常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館。館素兇，守規始至。即鬼物晝見，奇形怪狀，變化倏忽。守規素剛猛，親持弓矢刀杖，與之鬥。久之，乃空中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居。君既堅正，願以兄事，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常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或求飲食，與之，輒得錢物。既久，頗爲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吾與君爲兄弟，奈何上章訴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曰："安得有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疏，紙筆宛然。又曰："君圖我居處，謂我無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於此矣。"由是遂絕。（出《稽神錄》）

【譯文】

陳守規將軍曾由於犯了罪被流放到江西信州，住在公館裏。這公館是個凶宅，陳守規剛住進去，大白天鬼怪就出現，一個個奇形怪狀千變萬化。守規是個兇猛剛強的人，就抄起刀槍棍棒和鬼鬥了起來。打了半天之後，聽得空中說："我們鬼神不想和人住在一起，但老兄你爲人正派剛毅，我們願意尊稱爲大哥。"陳守規同意了。從此守規和鬼怪經常交談，有什麼吉凶事，鬼也先報告。有時鬼向他要東西喫，他就給。鬼們也曾給過他錢物。天長日久之後，陳守規厭倦和鬼打交道了，就求一個方士寫了一道奏章告到上帝那裏。第二天，鬼怪們大罵說："我們和你是弟兄，你爲什麼寫狀子告我們？男子漢大丈夫結交友人，能這麼辦嗎？"守規說："哪有這事？"只聽空中啪地扔下來那份奏章，還有寫狀子用過的紙和筆也都扔了下來。鬼怪說："你想佔我們的住處，別以爲我們離開這房子就沒處去了！我們要去四川，那裏比這兒一點也不差。"從此這裏就再不鬧鬼了。

廣陵賈人

廣陵有賈人，以柏木造牀，凡什器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於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此爲羣盜也，將伺夜而劫我。"前浦既遠，風又益急，逃避無所。夜即相與登岸，深林中以避之。俄而風雨雷電，蒙覆舟所。岸上則星月瞭然。食頃、雨止雲散。見巨舟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柏木什器，都不復見，餘物皆在。巨舟猶在東岸，有人呼曰："爾無恨，當還爾價。"賈人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出《稽神錄》）

【譯文】

有個廣陵的商人，用柏木製作牀，還作了一百多件器具，作得十分精巧，已花去了二十萬本錢。他把這些傢俱運到建康，打算賣了掙錢。晚上船到了瓜步山時起了風，被困停泊在山下，片刻間駛來一艘大船，船裏是空的，只有三個船工，大船也停在商人船的旁邊。商人很懷疑，認爲大船上的人是強盜，到了夜裏就會搶劫商船。前面碼頭還很遠，風也越來越大，沒處逃避，夜裏商人上了岸，鑽進樹林中躲了起來。不一會兒，雷電交加風雨大作，把江上的船都遮得看不見了，但岸上卻非常晴朗，有星星月亮。一頓飯工夫，雨住雲散，只是那大船慢慢走開，商人才敢回到自己船上，一看整船的傢俱都不見了，其餘的東西還都在。遠看那隻大船已到東岸，船上有人喊道："你別難過，我們會給你錢的。"商人把貨都丟了，只好又回到廣陵。到家後，才知道已有人往他家送了三十萬錢，扔下錢就走了。家裏人說那人送錢來的時間，商人一想，正是他的船停在瓜步山下的第二天。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於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聞於其姑。逾年，忽夜扣門，號哭而歸。其母驚駭，相與哀慟，曰："汝真死耶？"曰："兒實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暫歸。"因坐母膝，言語如平生，但手足冷如冰耳。因起握刀，責其妻曰："我此有金，爾何供老母而自藏耶？"即欲殺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倘殺是人，必謂吾所殺也。"於是哭辭母而去。復自提刀，送其妻還父家。迨曉，及門數十步，忽然不見。（出《稽神錄》）

【譯文】

有個年輕的浦城人死在了外鄉，他家裏有一斤金子，被他妻子偷偷藏了起來，沒告訴她的婆婆。一年之後，已死的年輕人忽然哭着回到家門口敲門，他母親大喫一驚，母子抱頭痛哭。母親說："你真的死了嗎？"兒子說："我真死了，因爲有一件不平的事，我暫時回來一趟。"說着坐在母親膝上，說話像活着一樣，但手腳冰涼。說完就抄起一把刀對妻子說："你爲什麼把我的一斤金子藏起來不供養我的媽媽？"說着就要殺了妻子。母親說："你已經死了，倘若你把她殺了，人們會認爲她是我殺的。"於是他哭了起來，辭別了母親，提着刀把妻子送回他岳父家。到了早晨，離大門幾十步，忽然就消失了。

劉道士

廬山道士劉某，將遊南嶽，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家至貧，復喪其子，未有以斂。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來，但撫膺而呼曰："可惜，可惜。"劉出視之，見面白如雪，作兩髽結。徑入其家，負其□去，莫知所之。（出《稽神錄》）

【譯文】

廬山有個姓劉的道士打算去遊南嶽衡山，走到宜春城外時住進村子一戶人的家中。這家很窮，又死了兒子，還沒有入殮。這天晚上，忽然有個男子哭着走來，手撫着胸口不斷喊着"可惜可惜"。劉道士出門看，只見那人臉色像雪一樣白，頭髮紮成兩個結，一直走進門來，扛起這家兒子的屍體就走，轉眼間就不知去了哪裏。

清源都將

清源都將楊某，爲本郡防過營副將，有大第在西郭。某晨趨府未歸，有人方食，忽有一鵝，負紙錢，自門而入，徑詣西廊房中。家人云："此鵝自神祠中來耶？"乃令奴逐之，奴入房，但見一雙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驚走。某歸，聞之怒，持杖擊之，鬼出沒四隅，變化（"變化"二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訖，當復來擊杖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諾。"楊有二女，長女入廚切肉，且食，肉落砧輒失去。女執刀向空四（"四"原作"曰"，據明抄本改。）斫，乃露一大黑毛手，曰："請斫。"女走氣殆絕，因而成病。次女於大甕中取鹽，有一猴，自甕突出，上女子背。女走至堂前，復失之，亦成疾。乃召巫女，壇召之。鬼亦立壇作法，愈甚於巫。巫不能制，亦懼而去。頃之，二女及妻皆卒。後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請爲持經一宿，鬼乃唾罵某而去，爾因遂絕。某其年亦卒。（出《稽神錄》）

【譯文】

清源有個姓楊的都將，是本郡防過營裏的副將，他有一座大宅院在城西。有天早晨他到公府去沒有回來，家中人正喫飯時，忽然一隻大鵝揹着一些紙錢從門外走進來，直奔西廊房而去。家裏人說，這是一隻神廟裏的鵝，就讓家僕去趕它。僕人進了屋，只見屋裏坐着一個雙髻白鬍子的老人，家裏人都嚇得跑了。楊某回家聽說這事後，大怒，拿起棍子去追打那個老鬼，那鬼四處逃避，不斷地變化現身。楊某打不着他，就更加惱怒，說："等我喫完飯還接着揍你！"那老鬼向楊某施禮說："好吧。"楊某有兩個女兒，大女兒進廚房切肉喫，可是肉一切到菜板上就沒有了，她拿刀向空中亂砍，只見空中出現了一隻很大的長黑毛的手說："請你隨便砍吧！"大女兒連氣帶嚇就病倒了。二女兒在大甕裏取鹽，突然從甕中鑽出一隻猴子爬上了她的背，二女兒走進屋裏，那猴子又不見了，二女兒也病了。楊某召來了巫師，女巫設下神壇抓鬼。但鬼也擺了壇作法，比巫師還厲害。巫師制不住鬼，也嚇跑了。不久，楊某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都死了。後來楊某請來一位善作魔法的人，叫做明教，請他在家念一夜的經，那鬼才大罵着逃掉，楊某這年也死去。

王誗妻

王誗者，南安縣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憑之言："我陳九娘也，以香花祠我，當有益於主人。"誗許之。乃呼林爲阿姐，爲人言禍福多中。半餘歲乃見形，自腰已下可見。人未常來者，亦未見也，但以言語相接。鄉人有召者，不擇遠近，與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召神名。祝詞明惠，聽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博。一旦，忽悲泣謂林曰："我累生爲人女，年未笄而夭。聞於地府，乃前生隱沒阿姐錢二十萬，故主者令我爲神，以償此錢訖，即生爲男子而獲壽。今酬已足，請置酒爲別。"乃盡見其形，容質端媚，言辭婉轉，殷勤致謝，嗚咽雲："珍重珍重。"遂不見。（出《稽神錄》）

【譯文】

王誗是福建南安縣大盈村人，有一天，他的妻子林氏忽然得了病，有個鬼附在她身上說："我是陳九娘，你們必須用香花供奉我，那樣對主人才會有利。"王誗答應了。從此鬼就稱林氏爲大姐，爲別人說吉凶的事也非常靈驗。半年後，鬼漸漸現出人形，腰以下已能看得見，但不常來的人還是看不見，只能聽到鬼的說話聲。村裏人有人請鬼去辦事，鬼就和林氏一同去，不管道路遠近。如果誰家有祭祀的事，只要備了酒食，鬼就去召喚神靈，而且念着很動聽的祝禱詞，使聽的人都忘了疲倦，而林氏這時只是拱身坐着。兩年人間，女鬼得了不少錢財。這天，鬼忽然哭着對林氏說："我活着時也是好人家的女兒，沒成年就死了，我在陰間察問，才知道是因爲前世偷藏了姐姐二十萬錢，所以陰曹判我用祭祀收來的錢還前世的債。還完了債，我就可以轉世爲男子。現在，我已經掙夠了錢，就要轉世了，請你備些酒我們告別吧。"說罷立刻現了人形，這陳九娘原來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姑娘。她向林氏一再致謝，不斷哭着囑咐林氏多多保重，然後就不見了。

林昌業

林昌業，漳浦人也，博覽典籍，精究術數，性高雅，人不可幹。嘗爲泉州軍事衙推，年七十餘，退居本郡龍溪縣關額山之陽，鄉里宗敬之。有良田數頃，嘗欲舂穀爲米，載詣州貨之。功力未集，忽有雙髻男子，年可三十，鬚髯甚長，來詣林。林問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對。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飽而去。翌日，忽聞倉下礱谷聲，視之，乃昨日男子。取谷礱之。而林問："無故辛苦耶？"鬼亦笑不言。復置豐饌，飯蔬而已。凡月餘，礱谷不輟。（輟原輒，據明抄本改。）鬼復自斗量，得米五十餘石，拜辭而去，卒無一言。不復來矣。（出《稽神錄》）

【譯文】

漳浦人林昌業博學多藝，尤其精通術學。爲人高雅，誰也不敢小看，他曾當過福建泉州的軍事衙門的推官。七十多歲退職回鄉，住在本郡龍溪的羊額山陽坡，鄉間鄰里都十分崇敬他。他家種着幾頃好地，曾打算把打下的糧食運到州里去賣掉，但是年紀大人手少沒法辦這件事。這天忽然有個梳着雙髻留着長鬍子的三十多歲的男人來求見林昌業，林昌業問他是誰，那人光笑不說話。林昌業知道那傢伙是個鬼，就讓家裏人給他拿飯來，喫飽後鬼就走了。第二天，林昌業忽然聽見倉房裏有磨谷聲，一看，原來是昨天那個鬼正在推磨。林昌業問鬼累不累，鬼仍是笑而不語。後來林昌業就又給他飯喫，也不過是粗菜淡飯而已。那鬼磨了一個多月的穀子，並用斗量，磨出了五十石，然後才拜別而去。走時這鬼也沒有說一句話，從那以後就再也沒來過。

潘襲

潘襲爲建安令，遣一手力齎牒下鄉，有所追攝。手力新受事，未嘗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門求宿。其家唯一婦人應門，雲："主人不在，又將移居，無暇延客也。"手力以道遠多虎，苦苦求之，婦人即召入門側，席地而寢。婦人結束箱篋什器之類，達旦不寐。手力向曉辭去，行數里，乃覺失所齎牒。復返求之，宿處乃是一墳，方見其家人改葬。及開棺，席下得一書，即所失之牒也。（出《稽神錄》）

【譯文】

潘襲當建安縣令時，曾派了一個幹練的公差帶着文書下鄉去抓人。那差役新接這種差事，也不熟悉路，走到晚上，見道邊有間草房。就上前敲門求宿。這家只有一個女人來應門，說主人不在，又要搬家，沒有工夫待客。差役說路遠，夜裏怕遇上虎，苦苦哀求，婦人就召他進屋，讓他在門邊的地上睡。那婦人正在整理傢俱雜物，一夜也沒有睡。差役天亮後告辭上路，走了幾里，忽然想起把文書丟在投宿的婦人家了，就返回去取。一看，昨晚投宿的地方竟是一墳，墳主正在遷葬。等家人打開棺材，差役丟失的文書真就在棺材裏。

胡澄

池陽人胡澄，傭耕以自給。妻卒，官給棺以葬，其平生服飾，悉附棺中。後數年，澄偶至市，見到肆賣首飾者，熟視之。乃妻送葬物也。問其人，雲："一婦人寄於此，約某日來取。"澄如期復往，果見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時，官給祕器，雖免暴骨，然至今爲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以償之爾。"言訖不見，澄遂爲僧。（出《稽神錄》）

【譯文】

池陽有個人叫胡澄，給別人種田爲生。他妻子死了，官家給了一副棺材以埋葬。胡澄把妻子生前穿過的衣服首飾都隨棺埋葬。幾年後，胡澄偶然在街上遇見一個擺攤賣首飾的，仔細看，那人賣的都是妻子生前的首飾。問那人怎麼回事，說他賣的這些首飾都是一個女人寄存在他那裏的，女人並約定某天來取錢。胡澄按照那個日子又去街上等着，果然看到妻子來找賣首飾的人取錢，錢拿到手妻子就走了，胡澄就在後面偷偷跟着。到了郊外，胡澄追上了她，問是怎麼回事。妻子設："當初我死後，雖然官家給了一副棺材以免我暴屍荒郊，但後來卻不斷催要棺材錢，我實在沒辦法，只好把首飾賣了還債吧。"說完就不見了。後來胡澄出家當了和尚。

王攀

高郵縣醫工王攀，鄉里推其長者，恆往來廣陵城東。每數月，輒一直縣。自念明日當赴縣，今夕即欲出東水門，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與親友飲於酒家，不覺大醉，誤出參佐門，投一村舍宿。向曉稍醒，東壁有燈而不甚明。仰望屋室，知非常宿處，因獨嘆曰："吾明日須至縣，今在何處也？"久之，乃聞其內躡履聲，有婦人隔壁問曰："客將何之？"因起辭謝曰："欲之高郵，醉中誤至於是。"婦曰："此非高郵道也，將使人奉送至城東，無憂也。"乃有一村豎至，隨之而行。每歷艱險，豎輒以手捧其足而過。既隨至城東嘗所宿店，告辭而去。攀解其襦以贈之，豎不受，固與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乃見其襦故在腰下，即復詣處尋之，但古冢耳，並無人家。（出《稽神錄》）

【譯文】

高郵縣有位醫生叫王攀，被大家推崇爲長者。他經常往來於廣陵城東。每隔幾個月要到縣裏去一次。這天他算着明天又該去縣城了，就決定今天晚上出東水門乘小船，天晚就能到縣裏。沒想到這天晚上他上路前在家喝醉了酒，走錯了路出了參佐門，半夜在一間村舍裏投宿。天亮時醒了酒，睜眼看見東牆下有盞不太亮的燈，仰頭看看屋裏，才知道這兒不是自己向來投宿的那個旅店，不覺獨自嘆了口氣說："我明天必須趕到縣裏，可現在我這是在什麼地方啊！"過了半天，就聽見裏屋有輕輕的腳步聲，接着就聽一個女人隔牆問道："客官要去哪裏呀？"王攀說："我要去高郵，因爲喝醉酒竟走錯了路來到了這裏。"女人說："這裏不是去高郵的路，我找個人送你到東城，你不用擔心。"後來女人讓一個村裏的童子帶路。王攀跟着村童走，每次遇到險路，村童就捧起王攀的腳飛一樣地越過，一直把王攀送到城東他經常投宿的旅店，村童才告辭而去。王攀脫下身上的短襖送給村童，村童不要，王攀堅持送給他，他纔拿着襖走了。王攀進了旅店換衣服，突然發現送給村童的短襖仍在自己腰帶上掖着。隨即，王攀又到他曾誤投的村舍去看，只有一座古墳，根本就沒有人家。

鄭守澄

廣陵裨將鄭守澄，新買婢。旬日，有夜叩門者曰："君家買婢，其名籍在此，不可留也。"開門視之，無所見。方怪之，數日，廣陵大疫，此婢亦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弔客數人，轉相染者，皆卒。甲寅歲春也。（出《稽神錄》）

【譯文】

廣陵副將鄭守澄新近買了個丫環，十多天後夜裏聽見有人敲門說："你買的那個丫環，她的戶籍在我這裏，你萬萬不可以留她！"鄭守澄開門看，什麼人也沒有，心理非常奇怪。過了幾天，廣陵突然流行大瘟疫，那個婢女得病死了，接着守澄也病死，連前來祭弔的人也傳染了瘟疫相繼死去。這是甲寅年春天的事。

劉騭

洪州高安人劉騭，少遇亂，有姊曰糞掃，爲軍將孫金所虜。有妹曰烏頭，生十七年而卒。卒後三歲，孫全爲常州團練副使。糞掃從其女君會宴於大將陳氏，乃見烏頭在焉。問其所從來，雲："頃爲人所虜，至嶽州，與劉翁媼爲女。嫁得北來軍士任某，即陳所將卒也。從陳至此爾。"通信至其家，騭時爲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遂往昆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謁孫金。即詣任營中。先遣小僕覘之，方見灑掃庭內，曰："我兄弟將至矣。"僕良久扣門，問爲誰。曰："高安劉之家使。"乃曰："非二兄名騭多髯者乎，昨日晚當至，何爲遲也。"即自出營門迎之，容貌如故，相見悲泣，了無少異。頃之，孫金遣其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宴敘良久，烏頭曰："今日乃得二兄來，證我爲人。曏者恆爲諸生輩呼我爲鬼也。"任亦言其舉止輕捷，女工敏速，恆夜作至旦，若有人爲同作者。飲食必待冷而後食。騭因密問："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對曰："兄無爲如此問我，將不得相見矣。"騭乃不敢言之。久任卒，再適軍士羅氏，隸江州。陳承昭爲高安制置使，召騭問其事。令發墓視之。墓在米嶺，無人省視，數十年矣。伐木開路而至，見墓上有穴，大如碗，其深不測。衆懼不敢發，相與退坐大樹下，筆疏其事，以白承昭。是歲，烏頭病，騭往省之，乃曰："頃爲鄉人十餘輩，持刀杖劫我，幾中我面。我大責罵，力拒之，乃退坐大樹下，作文書而去。至今舉身猶痛。"騭乃知恆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懼而疏之。羅後移隸晉王城成。顯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羅陷沒，不知所在，時年六十二歲矣（出《稽神錄》）

【譯文】

劉騭是洪州高安縣人，少年時遇到戰亂，他的姐姐名叫糞掃，被一名叫孫金的軍官搶去，她的妹妹名叫烏頭，十七歲上也死了。三年後，孫金當上了常州團練副使，糞掃跟着她的女主人蔘加大將陳某的宴會，突然看見妹妹烏頭也在客人中間。糞掃問烏頭從哪兒來，烏頭說也是被人搶到嶽州，給了劉家老夫婦作養女，後來又嫁給從北方來的軍士任某，任某是陳將軍的下屬，就跟着他來到此地。於是糞掃給家裏通了這個消息。劉騭當時在縣裏當一名管雜役的小官，幾年後到城裏辦公事，就到昆陵去看望姐妹。劉騭一天晚上住在旅店中，第二天先去拜見孫金找到姐姐糞掃，然後領她到任某的軍營裏去找烏頭。劉騭雖派了個童僕在門外偷看，見烏頭正在打掃庭院，一面打掃一面說："我兄弟來看我來了。"僕人敲了半天門，烏頭問門外是誰，童僕說："我是高安縣劉騭派來的。"烏頭說："莫非是我那大鬍子二哥嗎？昨天晚上就該來，爲什麼纔來看我呢？"說着就開門迎接。劉騭見妹妹容貌和過去完全一樣，兄妹相見悲傷地哭起來。過了一會兒，孫金派他的幾個外甥拿着酒到任某這裏來，歡宴了很久。烏頭說："今天幸虧我二哥來才證明我是人，過去我一直被外甥們當作鬼。"任某也說烏頭行動舉止十分輕快，針線活也極精巧，常常夜時作活幹到天亮，就象有不少人和她一起做針線女工一樣。還說烏頭每次喫飯必須等飯涼後才能喫。劉騭背後偷偷問烏頭："你當年已經死了，怎麼現在到了這裏呢？"烏頭說："哥哥你要再追問我這些事，我們就再也不能相見了。"劉騭就再也不敢說什麼了。不久之後烏頭的丈夫任某死了，烏頭又嫁給一個姓羅的軍官，羅某駐守江州。後來陳承昭當了高安縣的制置使，聽說烏頭死而復生的事後，召來劉騭詢問，並下令挖開烏頭的墓看一看。墓在米嶺山上，根本沒人照管，已經荒蕪了好幾十年。人們砍伐通往墓地的樹木，只見墓上有個洞，像碗口大，往裏面深不可測，大家都很怕，不敢挖墓，都退坐在大樹下，筆記錄了墓地的情況呈報給陳承昭。這一年，烏頭生了病，劉騭去探望，烏頭對劉騭說："前些日子有一夥鄉下人拿着刀槍攔劫我，差點砍傷我的臉，我大罵他們一頓，他們才嚇得退回去坐在樹下，寫了一篇文書，後來纔去了。到現在我全身還痛得要命。"這時劉騭才知道妹妹烏頭經常在墳穴裏出入，確實是鬼，因而就對他有些懼怕疏遠。姓羅的軍官後來又調歸山西的王城成部下，顯德五年，周軍佔領了淮南一帶，羅軍官所在的部隊被消滅，不知他帶着烏頭去了什麼地方，算來烏頭那年應該是六十二歲了。

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哥舒翰 章仇兼瓊 楊慎矜 江南吳生 朱峴女 杜萬 韋自東 馬燧

哥舒翰

哥舒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遊豪俠，宅新書（陳校本"書"作"昌"。）坊。有愛妾，曰裴六娘者，容範曠代，宅於崇仁，舒翰常悅之。居無何，舒翰有故，遊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殯於堂奧，既無他室，舒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間？"獨宿繐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舒翰悲嘆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長丈許，著豹皮裩，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相繼進，及拽朱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奈何？"又曰："寢矣。"便升階，入殯所拆發。舁櫬於月中，破而取其屍，糜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於庭，衣物狼藉。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舒翰乘勢逐之西北隅，逾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舒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來救之，舒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啖處亦無所見。舒翰恍忽，以爲夢中，驗其牆有血，其上有跡，竟不知其然。後數年，舒翰顯達。（出《通幽錄》）

【譯文】

唐代名將哥舒翰少年時代就很有志氣，在京城長安結交了很多豪傑志士。他家住在新昌坊，有個愛妾叫裴六娘，容貌出衆，家住崇仁裏。舒翰十分寵愛裴六娘。後來，哥舒翰因公事到京郊巡視，幾個月後纔回來，回來後，裴六娘已病死，舒翰十分悲痛，就來到她的住所。當時裴六娘還沒有埋葬，停屍在堂屋裏。哥舒翰來後沒有別的屋子可住，就說："裴六娘是我最親愛的人，她不論是活是死在我都沒什麼顧忌。"因此就在停屍的堂屋裏住下，獨自睡在牀帳中。夜深人靜時，哥舒翰看窗外皎潔的月光，覺悲傷淒涼不能入睡，忽然看見外面大門和影壁牆之間有一個東西在探頭探腦，左右徘徊，然後進到院子裏，再仔細一看，原來是個夜叉。這夜叉有一丈多高，穿着豹皮褲，披散着長髮，牙像鋸齒，接着又有三個鬼跟着進來。他們一起扯着紅色的繩子在月光下跳舞，邊跳邊說："牀上的貴人怎麼樣了？"其中一個說："已經睡了。"說罷，他們就走上庭院的臺階進入停屍的堂屋打開棺材蓋，把棺材抬到外面月光下，把屍體取出來切割後圍坐着喫起來，屍體的血流在院子裏，死者的屍衣撕扯得扔了一地。哥舒翰越看越怕，也十分痛心，暗想這些鬼怪剛纔稱我爲"貴人"，我現在如果打他們，大概不會有什麼了不起，就偷偷抄起帳外一根竿子使勁扔出去，同時大叫"打鬼呀！"果然，鬼怪們嚇得四散而逃。舒翰趁勢追到院子西北角，鬼怪紛紛翻牆而逃。有一個鬼跑在最後，沒來得及上牆，被舒翰打中，這鬼勉強爬上牆，地上留下了血跡。這時家裏人聽見外面鬧哄哄地，就跑出來救助，哥舒翰就說了剛纔的事，大家七手八腳收拾被夜叉撕碎的屍體，剛要搬進堂屋，卻見裏面的棺廓完好無損，屍上被鬼撕咬過的地方也毫無痕跡。哥舒翰恍恍惚以爲是作了一場夢，但驗看牆上有夜叉留下的血，院裏也有鬼走過的痕跡，誰也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幾年之後，哥舒翰卻官居顯位，成了大將軍。

章仇兼瓊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舞於竿杪，忽有一物，狀如鵰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而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裏實飲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書故實》）

【譯文】

章仇兼瓊鎮守蜀中時，有一次寺院裏舉行盛大的廟會，廟院裏正在演雜技，一個十歲的小演員正在竹竿頂上作各對驚險的動作。這時，空中突然飛來一個像鷹鵰的大鳥將竹竿上的小演員掠去，人們大驚，雜技表演也只好停了。幾天後，那孩子的父母發現孩子在高塔頂上，樹梯爬上去把孩子取下來。孩子變得又呆又癡，過了好久才能說話。據孩子說，他當時看見有一個像壁畫上的飛天夜叉的怪物，突然把他掠到塔裏，每天怪物還用果子食物喂他，也不知是從哪裏來的。過了十多天，孩子才恢復了正常。

楊慎矜

開元中，楊慎矜爲御史中丞。一日，將入朝，家童開其外門，既啓鎖，其門噤不可解。慎矜且驚且異。洎天將晚，其導從吏自外見慎矜門有夜叉，長丈餘，狀極異，立於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門。火吻電眸，盼（"盼"原作"不"，據明抄本改。）顧左右。從吏見之，俱驚慄四去。久而衢中輿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見之，鹹辟易仆地。慎矜聞其事，懼甚。後月餘，遂爲李林甫所誣，弟兄皆誅死。（出《宣室志》）

【譯文】

唐代開元年間，楊慎矜任御史中丞。一天，他準備上朝，家童去給他開大門，門鎖打開後，門卻怎麼也打不開，慎矜又驚訝又奇怪。一直等到天亮後，他的導從官來催他上朝，看見大門外有一隻夜叉，有一丈多高，而且又怪又醜，站在大門的廊宇下，伸出兩隻手從外面拽住了門扇。這夜叉紅嘴如血目光似電，不斷地左顧右盼，導從官和侍衛們看見了夜叉，嚇得四處逃散。過了半天，街上車馬行人漸漸多了，那夜叉才向南而去。行人們見到夜叉，有的趕快躲藏，有的嚇得頓時仆倒在地。楊慎矜後來聽說這些情況，心裏更爲恐懼。一個多月後，他就被奸相李林甫誣陷，兄弟們同被處死。

江南吳生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一劉氏爲卒。後數年，吳生宰縣於雁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曠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發怒。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雁門部將數輩，獵於野，獲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潛入庖舍，取狐兔生啖之。且盡，吳生歸，因詰狐兔所在，而劉氏俯然不語。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盡矣。"生始疑劉氏爲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於庭。已而吳生始言將遠適，既出門，即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發袒肱，目眥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電光，齒如戟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叉四顧，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如所在。（出《宣室志》）

【譯文】

江南有位吳生曾宦遊於會稽，娶了一個姓劉的女子爲妻。幾年後，吳生被任命爲雁門郡的某縣縣令，便帶着妻子劉氏同去上任。劉氏剛嫁給吳生時是位十分賢淑柔順的女子，但不知爲什麼幾年後變得十分暴躁怪戾，稍不如意就大怒，毆打僕人婢女，甚至用牙齒把僕人咬得鮮血直流仍不解氣。吳生見劉氏這樣兇悍，就漸漸有所厭惡。有一天，吳生和雁門郡的幾位軍官到野外打獵，獵得不少狐狸兔子放在廚房裏，第二天吳生外出，劉氏就偷偷鑽進廚房，抓起狐兔就生啃活吞地喫光了。吳生回來問獵來的野物哪去了，劉氏只是低頭不語。吳生很生氣，就問丫環，丫環說都讓劉氏喫光了，吳生這纔開始懷疑劉氏是妖怪。十多天後，有位縣裏的官員獻給吳生一頭鹿，吳生讓放在院子裏，然後對劉氏謊稱自己要出遠門，出門後就躲在僻靜處偷看，只見劉氏散發露臂，眼睛瞪得像銅鈴，和平時大不相同。她撲向庭院，左手扯起鹿，右手掏出鹿的內臟就大喫起來。見此情景，吳生嚇得頓時癱倒在地上站不起來了。過了半天，吳生召來了十幾名官員和士兵，拿着刀槍衝進庭院。劉氏見吳生來了，乾脆脫去了衣裳直挺挺地站在那裏，原來是個母夜叉。只見她眼睛一開一閉像閃電，牙齒像戟的尖刃，身上筋骨棱嶒，全身青紫色。這時那些官吏士兵都嚇得不敢靠前，但看那夜叉卻四處觀望着，好像也有點怕什麼東西。僵持了一頓飯工夫，夜叉突然向東走去，腳步十分急促，不知去了哪裏。

朱峴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揚，則浮屠勢若搖動，故里人不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贍，有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僅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霽，郡民望見浮屠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纈衣，郡民且以爲他怪。峴聞之，即往觀焉。望其衣裝，甚類其女，即命人登其上而取之。果見女也，峴驚訊其事，女曰："某曏者獨處，有夜叉長丈餘，甚詭異，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即攬衣馳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因懼且甚。其夜叉率以將曉則下浮屠，行裏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裏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見，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暮歸。某因詰之："何爲懼白衣者乎？"夜叉曰：'曏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問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爲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則上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唸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不以太牢爲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來，至浮屠下，望某而語曰：'何爲有異志而棄我乎？使我終不得近子矣。從此別去。'詞畢，即東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歸。"（出《宣室志》）

【譯文】

武陵郡有座佛塔祠，塔高近百丈，俯瞰着下面的大江。每當江水暴漲時，佛塔也像在晃動。所以當地人不敢登上塔頂。有一個很富有的商人朱峴，他的女兒無緣無故就丟失了，全家到處尋找，十多天也不知在什麼地方。有一天雨過天晴時，有人看見塔頂上好像站着個人，從下面看，塔上的人也像穿的是花綢衣，人們以爲是個什麼怪物。朱峴聽說後也跑到塔下看，看那人的衣裝很像丟失的女兒，就叫人登上塔頂去接，一看果然是女兒。回家後，朱峴驚恐地問女兒是怎麼回事。女兒說那天她正一個人玩，忽然有一個奇形怪狀一丈多高的夜叉從房上躍下來進了屋，對她說："別怕我。"接着夜叉就用自己衣服裹上她飛奔而去，一直把她弄上塔頂。她一直覺得昏昏沉沉像喝醉了酒，幾天後漸漸清醒了，心裏也更加害怕。那夜叉每天一大早到塔底下的村莊裏去弄來食物給她喫。這天夜叉剛走，她就從塔頂往下看，見夜叉在村子裏走路時遇見一個穿白衣的人，夜叉嚇得立刻退避於百步以外，不敢偷看那白衣人。晚上夜叉回到塔裏，她就問夜叉爲什麼怕那白衣人，夜叉說："那個白衣人從小就不喫牛肉，所以我不敢接近他。"問這是什麼原因，夜叉說："牛是種地的，是人們生活的根本，人不喫牛肉，上天就保祐他，所以我不敢接近他。"朱峴的女兒暗想，"我是個人，現在離開了父母和一個鬼怪在一起，多麼可悲啊！"第二天夜叉走後她就暗暗祝禱說："我也發誓不喫牛肉，老天保祐我吧！"這樣默唸了三次，那夜叉忽然從郡裏回到塔下向她喊道："你爲什麼對我變了心要拋棄我呢？今後我也不敢接近你了，從今我就離開你了！"夜叉說完，就向東走了，不知去了哪裏。朱峴的女兒心中大喜，才終於逃離了夜叉回到家裏。

杜萬

杜萬員外，其兄爲嶺南縣尉，將至任，妻遇毒瘴，數日卒。時盛夏，無殯斂。權以葦蓆裹束，瘞於絕巖之側。某到官，拘於吏事，不復重殮。及北歸，方至巖所，欲收妻骸骨。及觀坎穴，但葦尚存。某嘆其至深而爲所取，悲感久之。會上巖有一徑，某試尋。行百餘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猙獰，不可復識。懷中抱一子，子旁亦有一子，狀類羅剎。極呼方寤，婦人口不能言，以手畫地，書雲："我頃重生，爲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即我所生。"書之悲涕。頃之，亦能言，謂雲："君急去，夜叉倘至，必當殺君。"某問："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兒，隨某至船所。便發，夜叉尋抱大兒至岸，望船呼叫，以兒相示。船行既遠，乃擘其兒作數十片，方去。婦人手中之子，狀如羅剎，解人語。大曆中，母子並存。（出《廣異記》）

【譯文】

杜萬員外的哥哥是嶺南縣尉，剛要去上任，他妻子遇上毒瘴得了熱病，幾天就死了。當時正是盛夏，一時找不到棺材盛殮，暫時用一領葦蓆把她捲了起來停放在一個懸崖的邊上。杜萬的哥哥上任後由於事務繁忙，沒來得及重新去埋葬妻子。後來他又回北方時路過那懸崖，就上去想收取妻子的骨骸。到了巖畔一看，就只剩了葦蓆。他因妻子被別人所取而深深地慨嘆，心裏難過了很久。然後他找到一條小道，走了一百多步，試着找妻子的屍骨，來到一個石洞裏，果然找到了。但妻子渾身精光面貌猙獰，根本認不出來是他妻子。她懷中抱着一個小孩，小孩旁還有一個小孩，都像夜叉。杜某喊了半天，妻子才醒來，但嘴裏不會說話，只是用手在地上畫字說："我當初已經再生了，被夜叉捉來，這兩個孩子就是夜叉和我生的。"一面寫一面哭。過了很久以後，也能說話了，她說："你快去吧，夜叉回來後定會殺了你。"杜某問妻能不能跟他走，妻說能，就抱上那一個孩子隨杜某上了船。船開以後，突然看那個公夜叉抱着大兒子趕到岸邊，望着船大聲號叫，並把手中的孩子舉在手上示意。看着船走遠了，那夜叉氣得把抱着的孩子撕成幾十片才走了。杜某的妻子手裏抱的那個小孩，形狀也像夜叉，但能懂得人話，一直到大曆年時，她們母子還都活着。

韋自東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段將軍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唐開元中，萬回師弟子之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問樵者說，其僧爲怪物所食，今絕蹤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夜叉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餘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纇，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於門下。"將軍止曰："暴虎憑河，死爾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備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精舍，悄寂無人。睹二僧房，大敞其戶，履錫俱全，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掛野彘玄熊之纇，或庖炙之餘，亦有鍋鑊薪。自東乃知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夜叉未至，遂拔柏樹，徑大如碗，去枝葉，爲大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扃鐍，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以柏樹撾其腦，再舉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夜叉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己，亦哮吼，觸其扉，復踣於戶閾，又撾之，亦死。自東知雌雄已殞，應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夜叉首，挈餘鹿而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堵。有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披告於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濟人之急，何爲不可？"道士曰："某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靈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廢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劍衛之。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踊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濟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劍，當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久立燭於洞門外，以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劍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務而化去。食頃，有一女子，顏色絕麗，執芰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爲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頼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而適南嶽，莫知所止。今段將軍莊尚有夜叉骷髏見在，道士亦莫知所之。（出《傳奇》）

【譯文】

唐代德宗貞元年間，有一個性格剛毅講究義氣的人名叫韋自東。曾遊歷太白山，住在段將軍的莊園裏，段將軍也素來知道韋自東的爲人。有一天，段和韋眺望遠山，見有一條小路，好像有人走過的足跡。韋自東問段將軍這條小路通往什麼地方，段將軍說："從前有兩個和尚住在這個山頂，山上有一座廟，廟裏的殿宇很宏偉，附近的山林泉水也很好，這廟是唐開元年間萬回大師的弟子建造的，真是鬼斧神工，不是幾人所能建得了的。據打柴的人說，那兩個和尚後來被怪物喫掉，已經有兩三年不見和尚的蹤影。又聽人說有兩個夜叉住在山上，所以誰也不敢到山上去了。"韋自東一聽非常生氣的說："我向來就願幹剷除強暴抱打不平的事，夜叉是什麼東西，竟敢喫人。你等着，今天晚上我一定把夜叉的頭砍來扔在你的門外！"段將軍攔阻說："空手鬥虎徒步過河都是魯莽人乾的事，冒險喪命，難道你不後悔嗎？"韋自東表示死而無悔，整好衣服手持寶劍勢不可擋地直奔山上而去。段將軍暗想："韋生是自討苦吃了。"韋自東攀着山上的滕蘿腳蹬着石縫上了山，進入寺廟中，不見一個人影，又見兩個和尚的住處大敞着門，鞋子和傳經用的錫杖都在，牀上也有被褥枕頭，但上面蒙着很厚的塵土。又見佛堂里長滿了小草，草上有大獸睡臥的痕跡，佛堂的牆上掛了很多野豬黑熊之類，也有些是燒熟喫剩的肉，還有鍋竈和柴禾。韋自東才知道砍柴人說有怪物的話是對的，心想夜叉還沒回來，就拔了一棵碗口粗的柏樹，去掉枝葉作成一根大棍，把大門捶好，又用一個石佛堵在門口。這天夜裏月明如晝，半夜時那夜叉扛着一隻鹿回來，見門鎖着就發怒的吼叫起來，用頭撞門，並撞斷了石佛跌倒在地上，韋自東趁機掄起大棍朝夜叉頭上打下去，打了兩棍就打死了，然後把死夜叉拖進佛堂，又把門關上。不一會兒，另一個夜叉也回來了，好像爲前面回來的夜叉不迎接他而惱怒，也大聲吼叫起來，用頭撞門，摔倒在門坎上，韋自東又用棍子猛打，也打死了。自東看雌雄兩隻夜叉都死了，估計不會再有夜叉的同類，就關上門煮鹿肉喫。天亮後，他割下兩隻夜叉的頭，拿着喫剩的鹿肉回來給段將軍看，段將軍大驚地說："你真比得上傳說中除掉三害的那位英雄周處了！"然後就煮了鹿肉一起喝酒盡歡，遠近來了很多的人圍觀死夜叉的頭。這時人羣中走出一個道士，向韋自東施禮說："貧道有件心事想向您傾訴一下，不知行不行？"韋自東說："我一生專門救人急難，你儘管說嗎。"道士說："我一直誠心修道，並專心煉製仙丹靈藥。兩三年前，一位神仙爲我配合了一爐龍虎金丹，我在山洞裏全力以赴地煉這爐靈藥，眼看就要煉成，沒想到妖魔幾次來我洞中搗亂，砸我的丹爐，藥丹也差點報廢。我希望找一位勇武剛烈的人拿着刀劍保護我，如果我的仙丹能煉成，我會分給他的。不知你能不能隨我去呢？"自東興高采烈地說："這是我平生最大的願望了！"然後就帶着寶劍跟道士走了。他們走了很多險路，來到太白山的高峯，峯的半腰有一個石洞進洞百餘步就是道士煉丹的屋子，只有一個弟子在裏面。道士對韋自東說："明天早晨五更時分，請你手持寶劍站在洞口，如果看見有怪物你就用劍砍殺它。"自東說："我記住了。"自東在洞口點了一支蠟，躲在一旁等着，不一會兒果然有條几丈長的大蛇，金目白牙，裹着濃重的毒霧來到洞口，將要進洞時，自東揮劍猛砍，好像砍中了蛇頭，大蛇化成一股輕霧而去。約一頓飯工夫，洞口又來了個美貌婦人，手裏拿着一束荷花慢慢走來，自東又砍了一劍，那女子化成一片雲又消失了。又過了一陣天要亮了，只見一個道士騎着仙鶴駕着雲帶着很多侍從自空中而來，對自東說："妖魔已經除盡，我弟子煉的丹就要成功了，我特地來驗一驗他的丹煉成沒煉成。"騎鶴的道士在空中游來游去，一直到天亮後進到洞中，對自東說："我弟子的丹煉成了，我很高興，我現在作一首詩，希望你也和一首。"說着就唸了四句詩："三伏稽頼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韋自東聽騎鶴道士唸完詩，心想他一定是煉丹道士的師傅，就收起寶劍向他行禮。那道士卻突然衝進洞裏，接着就聽見煉丹爐轟隆一聲爆炸，煉丹道士失聲痛哭。韋自東這才知道上了當，騎鶴道士也是妖怪變的，心中非常悔恨慚愧。自東和道士用泉水洗淨了煉丹的鍋鼎，喝了些泉水就下山了。從此以後，自東面容更顯得年輕了。後來韋自東去了南嶽衡山，誰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到現在，段將軍的莊園裏還有那兩隻夜叉的頭骨，道士卻不知道去了哪裏。

馬燧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寄居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即須先言，當爲其歧路耳。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忽暗投也，。某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其諱，庭叱而去。畏懼之色見於面，（"面"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園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悽惶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於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騎者，每門十人。燧狼狽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於逃民敗室之中。尚未安，聞車馬螔賁欠聲，人相議曰："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車馬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窸窣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攜一袱曰："馬燧在此否？"燧默然，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生憂疑也。"燧乃應諾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矣。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攜袱，有熟肉一甌，胡餅一個，燧食甚飽。卻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鬥，放與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仍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可動。過此厄後，勳貴無雙。"言畢而去。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進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發蝟奮，全身鋒鑠，臂曲癭木，甲駕獸爪，衣豹皮褲，攜短兵，直入室來。獰目電燮，吐火噴血，跳躅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魂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佈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謂曰："此乃逃人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啼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啖食，血肉殆盡。夜叉食既飽，徐步而出。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藉，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獲，乃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出《傳異記》）

【譯文】

馬燧沒有發跡成器時，曾到北京去找進身的門路。他去求見府臺，府臺不見他，掃興而歸。後來他寄居在一個管園林的園吏那兒，園吏問他："你是不是想求見護戎官啊？如果想見他你先跟我說，以免走錯了門找不到他。護戎官對一些字非常忌諱，你一定要注意，不然犯了他的忌，他非殺你不可。但是如果你能討得他的喜歡，你就會得到別的人給予不了的好處。我勸你不要再亂找門路了，我是護戎官的前奶孃的兒子，我會把他的詳情告訴你，來幫助你這個有才能的人。"馬燧對園吏的話半信半疑，第二天早晨，就冒然去求見護戎官，果然犯了護戎官所忌諱的字，大聲訓叱了馬燧一頓，馬燧嚇壞了灰溜溜地跑回來。園吏說："看樣子你是觸犯了護戎官了吧？"馬燧就向園吏討主意幫自己開脫，園吏說："先生你不信任我，才落得這樣狼狽的下場。我可以幫你一把，但是不成功，就算你被處死，也別怪我。"於是把馬燧藏在糞車裏運出城去讓他逃走。這時護戎果然到處捉拿馬燧，沒有抓到，就派了一些騎兵，每個城門都搜尋追捕。馬燧逃竄了六十多里，估計自己逃不出境，天黑時就鑽進一家主人逃荒扔下的破房子裏，還沒安頓下來，就聽見外面傳來車馬的隆隆聲，還能聽見外面人們喊道，"再往前追二三十里吧！"果然是護戎的追兵。聽着車馬聲漸漸遠去，馬燧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不一會又聽到外面有人的腳步聲，馬燧的心又吊了起來，忽然從窗口看見一個女人，身穿布衣，身材極高，手裏拿着個布包袱，問道："馬燧在這裏嗎？"馬燧不敢說話，沒有應聲。那女人又說："嚇壞了是不是？胡二姐知道你在這裏，特地來安慰你，請千萬不要多心吧。"馬燧這才應聲出來。胡二姐又說："你的大難已過，還有點小災。你餓了吧？我給你送飯來了。"說着就解開手裏的布包，是一碗熟肉。一個燒餅。馬燧喫飯後，胡二姐讓他不要動還站在原地，拿來幾鬥灰土放在馬燧面前的地上，還用灰在他面前橫着撒了一道，然後警告說："今天夜裏可能有怪物來劫你，你千萬不要動。等你過了這場小災，以後就會大富大貴了。"胡二姐說完就走了。半夜時，果然有個怪物光閃照人，漸漸來到窗前，這怪物一丈多高，紅頭髮像刺蝟似地直豎着，金色的身子閃着光，臂上的肌肉像木頭疙瘩，指甲像野獸的利爪，穿着豹皮褲，手執短刀，直奔屋裏來，原來是一隻夜叉。這夜叉眼睛一開一合像電光，嘴裏吐火噴血，又跳又吼，就是鐵石心的人也會嚇破腦袋，馬燧一看，早就嚇得魂飛魄散了。然而這隻夜叉不管怎麼狂吼亂跳，也不敢越過胡二姐撒的那道灰。那夜叉折騰了半天，後來摘下一扇門，躺在上面睡着了。不一會兒，又聽見車馬聲，有人在屋外說："這是逃荒人扔下的破屋子，姓馬的會不會藏在這裏呢？"接着幾個人下了馬手持兵器進了屋，一看見夜叉就嚇得大叫起來，夜叉被驚醒，一躍而起，大吼幾聲，抓住人和馬，連撕帶咬，吃了個精光。夜叉喫飽後，慢慢走出屋去。這時已是四更天，東方升起了月亮，馬燧聽聽再也沒有什麼動靜，就出了屋門，見外面人馬的骨肉扔得到處都是，撒腿就跑。後來馬燧果然立了大功，得到了很高的官位。他到處尋訪當年救他的胡二姐，卻一直找不到，想要報答她也無法報答，只好每到春秋祭祠神靈時，單獨給胡二姐設一桌供品，放在廟旁，以表感恩之情。

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東洛張生 薛淙 丘濡 陳越石 張融 蘊都師

東洛張生

牛僧孺任伊闕縣尉，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攜文往謁。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尚遠，歇於樹下。逡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馬。張生與僮僕宿於路側，睏倦甚，昏睡良久方覺。見一物如夜叉，長數丈，拿食張生之馬。張生懼甚，伏於草中，不敢動。讒訖，又取其驢，驢將盡，遽以手拽其從奴，提兩足裂之。張生惶駭，遂狼狽走。野叉隨後，叫呼詬罵。裏餘，漸不聞。路抵大冢，冢畔有一女立。張生連呼救命，女人問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冢，內空無物，後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張生遂尋冢孔，投身而入，內至深，良久亦不聞聲。須臾，覺月轉明。忽聞冢上有人語，推一物，便聞血腥氣。視之，乃死人也，身首皆異矣。少頃，又推一人，至於數四，皆死者也。既訖，聞其上分錢物衣服聲，乃知是劫賊。其帥且唱曰，某色物與某乙，某衣某錢與某乙，都唱十餘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罷去。張生恐懼甚，將出，復不得。乃熟念其賊姓名，記得五六人。至明，鄉村有尋賊者，至墓旁，睹其血，乃圍墓掘之。睹賊所殺人，皆在其內。見生驚曰："兼有一賊墮於墓中。"乃持出縛之。張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賊，殺人送於此，偶墮下耳。"笞擊數十，乃送於縣。行一二里，見其從奴驢馬鞍馱悉至，張生驚問曰："何也？"從者曰："昨夜困甚，於路旁睡着。至明，不見郎君，故此尋求。"張生乃說所見，從者曰："皆不覺也。"遂送至縣。牛公先識之，知必無此，乃爲保明。張生又記劫賊數人姓名，言之於令，令遣撲捉，盡獲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魄，假手於張生，以擒賊耳。（《出逸史》）

【譯文】

牛僧孺任伊闕縣的縣尉，有一個從東洛來的張生要去考進士，帶着自己的文章拜見牛僧孺。張生走到半路，遇上了雷雨冰雹，這時天已昏黑，離客店還很遠，就在大樹下避雨。過了一會，雨停了，月色朦朧，就卸鞍落馬，和僮僕在路旁歇息，由於睏倦睡得很熟，過了很久醒來了，突然看見一個怪物像個夜叉，有好幾丈高，正撕扯着張生的馬吞食。張生嚇壞了，伏在草叢中不敢動。夜叉喫完了馬，又去喫僮僕騎的驢，驢喫完了，突然又拽起僮僕，抓着兩條腿一裂兩半。張生急忙奔逃，夜叉緊跟在後面又吼又罵。張生跑出一里多地，後面的夜叉追趕聲聽不見了，來到一個大墳邊上，見墳旁站着個女子，張生連呼救命。女人問他，他說了詳情，女人說。"這是個古墳，裏面什麼也沒有，墳後還有個洞口，你先躲進去吧，不然就沒命了。張生鑽進洞口，裏面非常深。過了半天，聽見外面沒有動靜了，覺得外面月亮也很明朗，想走出來，忽然又聽見墳上有人說話，接着就有個東西被推進墳裏來，張生立刻聞到一股血腥氣，原來是個死人，身子和腦袋已經分家了。片刻之間，又推進來一個死人，這樣連着推進來四個屍體，接着就聽見墳上傳來分錢物衣服的聲音，這才知道是一夥強盜。強盜頭子還大聲地說，這件東西分給你，那件衣服分給他，陸續叫了十多人的名了。還聽到因爲分贓不均有的人埋怨有的人怒罵，過了好久強盜們散去了。張生十分害怕，想要出去又不敢，心裏就熟記了五六個強盜的姓名，仍在墳墓裏蹲着。天亮後，村子裏的人四處搜尋盜賊，來到墳墓旁，看見了血跡，就把墳挖開，見強盜殺死的人都在裏面，發現張生後，村人說："有一個強盜掉進墳裏了！"就把張生抓出來綁上。張生說自己的真實情況，村人都不信，認爲張生就是強盜，殺了人以後往墳裏送時不小心自己掉進了墳裏，於是把張生打了幾十棍子送到縣裏。走了一二里時，張生突然看見自己的僮僕和驢、馬都一同走來，就驚問是怎麼回事。僮僕說，"昨天夜裏太困了，在路旁睡醒後發現你不見了，所以來找你。"張生向僮僕說了昨夜那些夜叉喫驢馬的事，僮僕說根本不知道。村人把張生一塊送到縣上，縣尉牛僧孺知道張生是個讀書人，絕不會幹搶劫的事，就替他作證保了下來。張生又把記在心裏的幾個強盜姓名告訴縣令，縣令派人一一捉拿歸案，張生才完全解脫出來。細細推究，其實是神靈冤魂藉助於張生擒賊而已。

薛淙

前進士薛淙，元和中，遊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庫西黑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鬚髮不剪，如雪，狀貌可恐。淙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耶？少年予要聞異乎？病僧略爲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何也？'雲：'後有人覓，但言不見，恩至極矣。'須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劍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三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某色人否？'僧曰：'不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傷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獲。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裏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無庇之爾。'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窺之。卻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已來，見木上一緋點走出，人馬逐之，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碧中。久之，雨三數十點血，意已爲中矢矣。此可以爲異。少年以病僧爲異，無乃陋乎？"（出《博異傳》，陳校本作出《博異志》。）

【譯文】

唐憲宗元和年間，有個前科進士薛淙，到河北衛州的一個鄉村去尋訪一座古廟，晚上想在廟裏住下，就和幾個遊客一同拜訪廟裏的住持和尚。住持不在，人們聽到廟中倉庫西面的黑屋裏傳出呻吟聲，近前一看，見屋裏有個生病的老和尚，很長的白髮白鬍子，形貌很可怕。薛淙就招呼同伴們說："你們快看這個得怪病的和尚？"那和尚生氣地說："我有什麼怪的？你們這些年輕人想聽聽真正的怪是什麼樣子嗎？"薛淙和朋友們說願意聽。和尚就說，"我二十歲時專門愛到荒漠偏僻而遙遠的國度去渡遊，而且只服丹藥不進飲食。往北到過甘肅的居延關，離西海（今青海湖）只有三五十里路。有一天黎明時分，我已走了十多里，太陽快要出來時，忽然看見一株枯樹，有三百丈高，好幾十圍粗，樹心卻是空的。我在樹根裏往上看，這樹直上通天，裏面可以住人。然後我又住北走了幾里地，遠遠看見一個女人，穿着紅衣裙，敞着懷光着腳，披頭散髮地奔走，其快如風。女人跑到我面前求我救命，我問怎麼回事，她說有人在後面追她，只要對追她的人說沒看見她，就感恩不盡了，那女人說罷就鑽進枯樹洞裏。我又走了三五里，忽然又見一個騎着披鐵甲的馬，穿着黃金衣，手持刀劍弓的人，像閃電般飛馳，每一步就能跨三十多丈遠，有時在半空有時在地上，跑的步伐一樣。這人來到我面前問看見什麼人沒有，我說沒看見。那人說，'千萬不要幫她躲藏，她是一隻飛天夜叉，不是人類，她們一共有好幾千，在天界已傷害了八十萬人。現在那幾千飛天夜叉已經都被抓住殺掉，只剩下一個最厲害的逃脫了。我昨夜接到天帝三次命令，從沙吒天追捕而來，已經跑了八萬四千裏了。天帝已派了跟我一樣的八千天使四處追捕那飛天夜叉，因爲她是天界的罪犯，你可千萬不要庇護她呀！"我就說了實話。片刻間，那騎馬的天使就奔到了枯樹前，我跑回去看，見那天使下馬進了枯樹，又跑出來騎上馬繞着枯樹追上去，只上到樹的一半時，只見一個紅點從樹裏出來，天使騎馬緊追，追了有七八丈高後，漸漸追上雲天，消失在空中。過了半天，空中落下三四十點血，看樣子那飛天夜叉已中了箭。這件事才稱得上是怪事呢。你們這些年輕人看我這個病和尚奇怪，你們不是太少見多怪了嗎？！"

丘濡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誡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發藍膚，磔耳如驢，至地，乃復人焉。女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夜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慧，謝曰："我既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歸爾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則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曏者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矣。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錄者，吾誤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在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鬥餘。（出《酉陽雜俎》。）

【譯文】

據博士丘濡說，汝州旁縣五十年前有一個村人丟失了女兒，過了幾年女兒忽然自己回來了。據女兒說，起初她被一個怪物在睡夢中拽走，轉眼來到一個地方，天亮後纔看出這是一座古塔，塔裏有個英俊的男子對她說，"我是天神，命中該得到你作妻子，這是有年限的，不會永遠留你在這裏，你不必害怕。"男子還警告她不許向塔外偷看。這男子每天兩次到塔下去取飯，有時拿來的飯菜、肉食還是熱的。一年後，女子趁他離去時在後面偷偷看，見那男子騰空飛行，紅頭髮藍身子，兩隻長耳像驢，等落到地上時就又恢復了人形。女子嚇得渾身冷汗，才知道他是妖怪。怪物返回塔中後已有所察覺，對女子說，"即然你已偷看，就實話告訴你吧，我是夜叉，但因爲和你有緣，不會傷害你的。"女子本來就很嫺惠，就陪禮道，"我即然已經作了你的妻子，怎能嫌惡你呢？夫君你即然有神力，爲什麼不到人間去居住，使我能常常見到父母呢？"夜叉說，"我是個散佈災難的神靈，如果和人們住在一起，就會使人間發生瘟疫。現在你即然知道我的實情，我就讓你徹底看個夠，然後我就送你回家。"這個古塔離村鎮很近，女子經常往下看，見夜叉在空中時不能變化形體，一落地才能變成人形混到人羣中去，但夜叉常常遇見穿白衣的人就縮手縮腳地躲避，有時又見夜叉靠近某個人的頭吐他的臉，那人卻毫無反應。夜叉回來後，女子問道，"剛纔你在街上對有些人敬而遠之，對有些人耍弄侮辱，這是怎麼回事？"夜叉說，世上有些喫牛肉的，我遇見就欺辱他們。對那些講究忠孝信佛守法的人，我必須尊敬，如果冒犯了他們，天帝會嚴懲我殺死我的。"又過了一年，夜叉忽然悲傷地哭着說，"我們的緣分已經到頭了，等有風雨時我就送你回家。"說着送給女子一塊雞蛋大的青石，讓她帶回去可磨碎了服用，能去除毒氣。第二天風雨大作，夜叉突然挾起女子說，"你可以回去了。"正如佛經上形容的那樣，屈伸手臂的工夫女子已來到家裏，站在院中了。女子的母親把那塊青石磨碎了喝下去，拉出了一斗多像青泥一樣的髒東西。

陳越石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於王屋山中，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后，有呼吸之聲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飢，故來奉謁。願以少肉致掌中，幸無見阻。"越石即以少肉投於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鬼何爲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無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發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遽僕於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視。明日，窮其跡，於垣上有過蹤。越石曰："此物今夕將再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叉果來，既逾牆，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癒。至夕，聞數里外有呼者曰："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且惡其見呼，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爲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出《宣室志》）

【譯文】

陳越石原名黃石，是潁州人，在王屋山下的郊野住。有個妾姓張。唐憲宗元和年間，有一天陳越石和張氏正喫夜飯，忽然聽見燈影后面有很怪的呼吸聲，接着一隻手突然伸到陳越石面前像討東西喫，看那手是青黑色，手指很短，指甲細長，手臂上長滿了黃毛。陳越石一看這手就知是個妖怪，心裏又怕又厭惡。過了半天，又聽得燈影下的妖怪說，"我實在太餓了，萬不得已纔來求你請往我手裏少擱一點肉吧，請別拒絕我。"陳越石就夾了一小塊肉扔到地下，那怪物用手揀起來吃了，又說，"這肉真是太香了。"就又伸手來討要。陳越石怒罵道，"可惡的妖魔，你怎麼要起來沒完了，快滾出去，不然，我揍你，你可別後悔！"那手就立刻縮回去了，好像有些害怕。但不一會又把手伸到張氏面前說，"姑娘，能給我點肉喫嗎？"陳越石對張氏說，"不許給他！"張氏就沒有給。又過了半天，怪物從燈影后露出了臉，原來是一隻夜叉，一頭披散的紅髮，兩眼像閃電，四隻犬牙像刀刃一樣鋒利，很嚇人。夜叉伸手就打張氏，張氏仆倒在地上不能動。陳越石有膽量，跳起來追打夜叉，夜叉就不回頭地逃走了。第二天陳越石尋找夜叉的腳印，見牆上有夜叉翻牆的痕跡。越石估計夜叉晚上還會來，就在當夜拿着根大棍子站在東北牆根等着。果然不久夜叉又來了，翻過牆腳還沒落地，越石就撲上去連打了幾十棍。等夜叉逃走以後，越石點燈察看，見牆下有很多血，還有塊皮，大概是用棍子打爛的夜叉皮。從那以後張氏的病就好了。一天晚上，越石聽見幾裏地外那個捱了揍的夜叉不斷地大喊："陳黃石，爲什麼不把我的皮還我！"連續一個月，每夜都聽到夜叉的喊聲。越石暗想畢竟鬥不過夜叉，又非常厭惡聽那喊聲，就遷到別處去住，把名字也從黃石改成了越石。元和十五年，陳越石考中了進士，到唐武宗會昌年間任陝西蘭田縣令，後來死在任上。

張融

渤海張融，字眉嵎。晉咸寧中，子婦產男，初不覺有異，至七歲，聰慧過人。融曾將看射，令人拾箭還，恆苦遲。融孫雲："自爲公取也。"後射才發，便赴，遂與箭俱至棚，倏已捉矢而歸，舉坐怪愕。還經再宿，孫忽暴病而卒。將殯，呼諸沙門燒香，有一胡道人謂雲："君速斂此孫，是羅剎鬼也，當啖害人家。"既見取箭之事，即狼狽闔棺。須臾，聞棺中有撲擺聲，鹹輟悲駭愕，遽送葬埋。後數形見，融作八關齋，於是便去。（出《宣驗記》）

【譯文】

張融字眉嵎，渤海郡人。晉代咸寧年間，兒媳生了個男孩。這孩子起初一切正常，到七歲時就聰明過人。有一次張融帶孫子去看自己射箭，箭射出後叫人去把箭拾回來，那人走得太慢，半天才把箭拾回來。這時張融的小孫子說，"我去給爺爺拾回來。"張融剛把箭射出去，那孩子就起跑，竟和箭跑得一樣快，和箭同時到達靶棚，轉眼間就把箭拿回來了，全座人都大爲驚異。從射箭場回來第二天，孩子忽然暴病而死。將要出殯前，張融請來些和尚燒香，這時有一個西城來的道士對張融說，"請快快把你孫子裝殮埋掉吧，他是個夜叉，會喫你們家人的。"張融看見取箭的事已經懷疑孫子不是人類，這時立刻蓋上棺材，果然聽見裏面折騰撞擊的聲音，家人都嚇得不再悲傷，很快擡出去埋掉。後來那夜叉又幾次現形，張融按佛經的要求，作出"八關齋戒"的法事，那夜叉纔沒敢再來。

蘊都師

經行寺僧行蘊，爲其寺都僧。嘗及初秋，將備盂蘭會，灑掃堂殿，齊整佛事。見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蓮花，向人似有意。師因戲謂所使家人曰："世間女人，有似此者，我以爲婦。"其夕歸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蓮花娘子來。"蘊都師不知悟也，即應曰："官家法禁極嚴，今寺門已閉，夫人何從至此？"既開門，蓮花及一從婢，妖姿麗質，妙絕無倫，謂蘊都師曰："多種中無量勝因，常得親奉大圓正智。不謂今日，聞師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謫爲人，當奉執巾鉢。朝來之意，豈遽忘耶？"蘊都師曰："某信愚昧，常獲僧戒。素非省相識，何嘗見夫人。"遂相紿也。"即日，師朝來佛前見我，謂家人曰，倘貌類我，將以爲婦。言猶在耳，我感師此言，誠願委質。"因自袖中出化生曰："豈相紿乎？"蘊師悟非人，回惶之際，蓮花即顧侍婢曰："露仙可備帷幄。"露仙乃陳設寢處，皆極華美。蘊雖駭異，然心亦喜之，謂蓮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蓮花大笑曰："某天人，豈凡識所及。且終不以累師。"遂綢繆敘語，詞氣清婉。俄而滅燭，童子等猶潛聽伺之。未食頃，忽聞蘊失聲，冤楚頗極。遽引燎照之，至則拒戶闥，禁不可發。但聞狺牙齧垢嚼骨之聲，如胡人語音而大罵曰："賊禿奴，遣爾辭家剃髮，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豈嫁與爾作婦耶？"於是馳告寺衆，壞垣以窺之，乃二夜叉也，鋸牙植髮，長比巨人，哮叫拿獲，騰踔而出。後僧見佛座壁上，有二畫夜叉，正類所睹，脣吻間猶有血痕焉。（原闕出處，黃本、許本、明抄本俱作出《河東記》）

【譯文】

經行寺裏有個和尚法名行蘊，是寺中和尚的頭領都僧。有一年初秋，寺裏準備盂蘭節的盛會，大家都清掃廟宇殿堂準備作佛事，行蘊和尚看見一尊佛前有一個用蠟塑成的"化生"女子塑像十分美豔，手拿一支蓮花，好像對人眉目傳情。行蘊和尚就和家人們開玩笑說，"世上如果有哪個女人能象她這樣美貌，我就娶她爲妻。"晚上回到廟院睡覺時，夜裏忽聽有人敲門說，"蓮花娘子到了！"行蘊和尚還沒想起白天開玩笑的事，就說，"官家的法規極嚴，現在廟門已閉，夫人來幹什麼？"開門一看，蓮花娘子帶一個侍女，貌似天仙，嬌美絕倫，對行蘊說，"佛緣無量使得我能有幸親自侍奉大圓正智佛，本已六根清淨。不料今天聽到你那番話，使我頓生凡念。現在我已被貶到人世，願爲你鋪牀疊被結爲夫妻。你白天向我吐露的意思，你難道現在就忘了嗎？"行蘊和尚忙說，"我雖然天性愚昧，但也常記着佛家戒律。我從來不認識你，你爲什麼要說這些騙人的話呢？"那蓮花娘子說，"你今天早上在佛堂看見我，就對人說如果有容貌像我的女人，你就娶爲妻子，這話還在我耳邊。我感於你的真心，才真心投奔你來。"說着從袖子裏取出那個化生塑像說，"你看，這是我騙你嗎？"行蘊暗想這個女子肯定不是人類，正在思慮猶豫時，蓮花娘子就回身對侍女說，"露仙，你快準備牀鋪錦帳。"露仙立刻就準備了十分華麗的牀帳。這時，行蘊儘管懷疑害怕，但已被女子的容貌迷住，也非常高興地對蓮花說，"我就豁出去了！然而寺裏僧法不容，你久住在寺裏不行啊。"蓮花大笑說"我是天仙，凡人誰能發現我呢？放心吧，我絕不會連累你的。"於是兩人親切交談，蓮花情意綿綿，語軟情深，不一會兒就吹滅了蠟燭。這時窗外有些小孩們，一直在偷聽。不一會兒，忽然聽見行蘊和尚失聲喊叫，聽來十分痛苦，外面的人趕快拿來燈火照看，然而門在裏面閂着，進不了屋，只聽得屋裏傳出野獸撕肉啃骨的聲音，還聽到一個胡人口音的人大罵說："你個賊禿和尚，讓人剃髮出家，還敢心生邪念。如果我真是女人，也不會嫁給你這個禿驢！"外面的人趕快告訴寺裏的僧衆，推倒牆垣一看，竟是兩個夜叉，頭髮直立牙齒像鋸，又吼又跳地逃走了。後來有些和尚在佛座牆上看見壁畫上有兩隻夜叉，正是剛纔看見的那兩個，而且它們嘴上還留有剛吃了行蘊後的血痕呢。卷第

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龐阿 馬勢婦 無名夫婦 王宙 鄭齊嬰 柳少遊 蘇萊 鄭生 韋隱 齊推女　鄭氏女　裴珙　舒州軍史

龐阿

鉅鹿有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睹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阿（"阿"原作"妻"。據明抄本改。）妻極妒，聞之。使婢縛之，遂還石家。中路，遂化爲煙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父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婦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自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見之，愕貽曰："我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僕，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奮然滅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即夢詣阿。乃入戶，即爲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靈神爲之冥著，滅者蓋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經年，阿妻忽得邪病，醫藥無徵，阿乃授幣石氏女爲妻。（出《幽明錄》）

【譯文】

鉅鹿縣有個叫龐阿的，生得英俊瀟灑。同郡石氏家有個女兒，曾偷偷看見過龐阿，暗暗愛上了他。不久，石氏女突然來看龐阿，龐阿的妻子非常嫉妒，命婢女把石氏女捆了起來送回石家，半路上，石氏女突然化成一股煙消失了。婢女就直接找到石家報告這件事。石氏的父親聽後大喫一驚說，"我的女兒根本就沒出去過，你們爲什麼這樣誹謗她！"龐阿的妻子從此特別注意觀察龐阿的居室。這天晚上，龐妻發現石氏女又來到龐阿的屋裏，就又把石氏女綁起來送回石家。石氏女的父親看見後，更加驚愕地說，"我剛從後屋來，明明看見我女兒和她母在一起坐着，怎麼能被你們綁到這裏來了呢？"說罷就讓僕人到內室把女兒叫出來，這時，被綁的那個女子頓時消失了。石氏女的父親認爲這裏一定有鬼。就讓妻子問女兒到底是怎麼回事。石氏女說，"當年龐阿到咱家來時，我曾偷偷看見過他。後來我有一次作夢，夢見到龐阿家去，剛一進門，就被龐阿的妻子捆了起來。"石氏父親說，"天下竟有這樣的怪事！"原來人的精神和感情太執著時，神靈就會離開身體，當初龐阿妻子捆起的石氏女，其實是她的靈魂。後來石氏女發誓不嫁人。過了一年，龐阿的妻子忽然得了邪病，喫什麼藥都無用，終於死了。龐阿就送了財禮娶了石氏女。

馬勢婦

吳國富陽人馬勢婦，姓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輒恍惚，熟眠經日。見人人死，然後省覺，則具說，家中不信之。語人云："某中病，我欲殺之，怒強魂難殺。未即死，我入其家內。架上有白米飯幾種鮭，我暫過竈下戲。婢無故犯我，我打眷甚，使婢當時悶絕，久之乃蘇。"其兄病，有烏衣人令殺之，向其請乞，終不下手。醒語兄雲，當活。（出《搜神記》）

【譯文】

吳國富陽縣有人叫馬勢，妻子姓蔣。村裏只要有人得了重病，蔣氏就會恍恍惚惚神志不清熟睡一天，等那得重病的人死了，蔣氏才能清醒過來，而且向人們講述那病死者的情形。家裏人都不相信。有一次她又對人們說，"某人得了重病，我打算去殺死他，他的魂靈太厲害，我很難下手。他還沒死時我就進了他家，見他家廚房架上有白米飯和鮭魚，我跑到爐竈前玩，他家的婢女無故冒犯我，我狠狠打了她一頓，那婢女當時就昏過去了，很久才甦醒。"有一次，蔣氏的哥哥病了，來了個黑衣人命令蔣氏把她哥哥殺死。蔣氏再三向黑衣人求情，終於沒有下手。蔣氏甦醒後對她哥哥說，"你不會死了。"

無名夫婦

有匹夫匹婦，忘其姓名。居一旦，婦先起，其夫尋亦出外。某謂夫尚寢，既還內，見其夫猶在被中。既而家童自外來雲："即令我取鏡。"婦以奴詐，指牀上以示奴，奴雲："適從郎處來也。"乃馳告其夫，夫大愕。徑入示之，遂與婦共觀，被中人高枕安眠，真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徐徐撫牀，遂冉冉入席而滅，夫婦惋怖不已。經少時，夫忽得疾，性理乖誤，終身不愈。（出《搜神記》）

【譯文】

有一對普通的夫妻，忘了姓名叫什麼了。有一天早晨，妻子先起牀出外，接着丈夫也出去了，妻子回屋以後，以爲丈夫還在睡覺，就進了寢室，見丈夫還在被窩裏。這時他家的童僕從外面進來說，"男主人讓我來取鏡子。"妻子見丈夫明明睡在牀上，認爲童僕在騙人，就指指牀上的丈夫讓童僕看。童僕喫驚的說，"我真是剛從主人那裏來呀！"說罷就跑出去找男主人。丈夫一聽大喫一驚，趕快跑回屋裏，和妻子一起往牀上看，只見被窩裏的人高枕安眠，和丈夫一模一樣。丈夫心想這牀上的大概是自己的真魂，不敢驚動，就慢慢撫摸牀上的人，那人才慢慢進入了牀蓆消失了。夫妻倆看到這情景又驚又怕。不久以後，丈夫忽然得了病，脾氣變得暴躁古怪，一生都沒治好。

王宙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若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寢"原作"浸"，"食"字原闕，據明抄本改補。）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倩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曰倩"二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妝更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祕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雲。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張仲覸，因備述其本末。鎰則仲覸堂叔，而說極備悉，故記之。（出《離魂記》）

【譯文】

唐天授三年，清河人張鎰因在衡州作官，把家也搬到了衡州。張鎰性情好靜，不愛交友，沒有兒子，有兩個女兒。長女早就死了，次女叫倩娘，生得端莊秀麗。張鎰的外甥王宙，從小就十分聰明，長得也很英俊，張鎰對這個外甥也非常器重，常常說，"將來你長大了，我把倩娘許給你當媳婦。"後來，倩娘和王宙都長大了，兩個人也有情有意，常常互相思念，夜不能寐，但這些事家裏人都不知道。後來，張鎰的同僚中有一個赴官選的求娶倩娘，張鎰就答應了。倩娘聽說後，心裏十分痛苦，王宙知道後也十分怨恨，以將調官爲由到京城去，張鎰勸阻，王宙也不聽，張鎰只好給了王宙很厚的禮金，送他赴京。王宙含恨忍淚上了船，這時，天色將晚，船走到離一個山城幾里的地方，正是半夜，王宙睡不着覺，忽然聽見岸上有一個人急匆匆地趕來，片刻就來到船上，王宙一問，竟是倩娘，原來她是光着腳從家裏跑出來的。王宙驚喜交加，拉着倩女的手問她怎麼跑出來的，倩娘哭着說，"你對我的深情使我深深感動。現在我拋開了一切顧慮，我知道郎君對我的深情堅定不移，決心豁出性命也要報答郎君，所以就從家中私奔而來。"王宙大喜過望，就把倩娘藏在船中，連夜逃走。王宙帶着倩娘日夜兼程，幾個月後到了四川。五年後，他們生了兩個兒子，和張鎰斷絕了音信。然而，倩娘越來越思念雙親，一次哭着對王宙說，"當年我爲了不辜負郎君真情，離家和你私奔，如今已過去五年了，和父母遠隔天涯，我的一顆心怎能安生呢？父母的養育像天覆蓋我地載着我，我怎麼有臉不管雙親自己獨自生存呢？"王宙也悲傷地說，"你別難過，我們就一同回去吧。"回到家鄉衡州後，王宙首先來到張鎰家，見到張鎰後，首先謝罪，說不該領着倩女逃到四川。張鎰大驚，說，"倩娘病在閨房中好幾年了，你胡說些什麼呀？"王宙說，"倩娘現在就在船上。"張鎰更加喫驚，就派僕人到船上去看，一看倩娘果然在船上，神色非常喫驚，問僕人說"我二老身體安康嗎？"僕人十分驚異，趕快跑回家向張鎰報告。閨房中生病的女兒聽說後，頓時高興地起了牀，梳妝更衣，只笑而不說話。梳汝完畢，她出門去迎正往家來的倩娘，兩個倩娘突然輕輕合成了一體，只有衣服是兩套重迭在一起。家中人認爲這事太邪，一直保守祕密，只有親戚有暗中知道的。過了四十年後，王宙夫妻去世，他們的兩個兒子都被舉爲孝廉，官作到丞尉。這件事陳玄祐從少年時候就聽說過這個故事，但有很多相似和不同之處，有人說這件事是虛假的。大曆末年，陳玄祐遇見萊蕪縣令張伸覸，張仲覸詳細地講述了這個故事。張鎰是張仲覸的堂叔，說得特別詳細，所以就記下來了。

鄭齊嬰

鄭齊嬰，開元中，爲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將歸，途次華州，忽見五人，衣五方色衣，詣廳再拜。齊嬰問其由，答曰："是大使五藏神。"齊嬰問曰："神當居身中，何故相見？"答曰："是以守氣，氣竭當散。"嬰曰："審如是，吾其死乎？"曰："然。"嬰倉卒求延昝刻，欲爲表章及身後事，神言還至後衙則可。嬰爲設酒饌，皆拜而受。既修表，沐浴，服新衣，臥西壁下，至時而卒。（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開元年間，任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的鄭齊嬰回家鄉去。他路經華州時，忽然有五個人，穿着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顏色的衣服來拜見。鄭齊嬰問，"你們從哪兒來？"回答說，"我們是你身體裏的五藏神。"鄭齊嬰說，"五藏神應該在我身體裏待著，爲什麼出來見我？"回答說，"我們在你身守氣，氣如果快要枯竭了，我們自然就散了。"鄭齊嬰說，"這樣看來，我是不是就要死了？"回答說，"是的。"鄭齊嬰急忙哀求暫緩一下死期，因爲有些奏章還沒寫好，身後事也沒有安排。神說，"那你就到後衙去辦吧。"鄭齊嬰爲五藏神擺下酒宴，神仙拜謝領受了。鄭齊嬰寫好奏章，洗了澡，換上新衣服，然後躺在西牆下的牀上，到時辰，就死去了。

柳少遊

柳少遊善卜筮，著名於京師。天寶中，有客持一縑，詣少遊。引入問故，答曰："願知年命。"少遊爲作卦，成而悲嘆曰："君卦不吉，合盡今日暮。"其人傷嘆久之，因求漿，家人持水至，見兩少遊，不知誰者是客。少遊指神爲客，令持與客，客乃辭去，童送出門，數步遂滅。俄聞空中有哭聲，甚哀，還問少遊："郎君識此人否？"具言前事，少遊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縑。乃一紙縑爾，嘆曰："神舍我去，吾其死矣。"日暮果卒。（出《廣異記》）

【譯文】

柳少遊很善於算卦，在京城頗有名氣。唐天寶年間，有人拿着一匹絹綢來拜見少遊。請進來問那人有什麼事，回答說，"想知道我的天年壽數。"少遊立刻給客人算了一卦，然後悲傷地嘆口氣說，"您的卦很不吉利，今天晚上就會死。"那客人也悲嘆了半天，要求喝口水。家人拿了水來，見屋裏竟有兩個柳少遊，分不清醒誰是客人。少遊指着神說，"他是客人，"讓把水端給他，客人就告辭走了，童僕送客出門，轉眼間客人就消失了。這時突然空中傳來哭聲，十分悲哀，並問少遊，"你認得剛纔那個客人是誰嗎？"並說了剛纔拜訪、算卦的事，這時少遊才知道那個來求卦的客人就是自己的靈魂。少遊趕快去看客人送的絹綢，原來是紙作的，悲嘆地說，"我的神魂已經離我而去，我就要死了。"到了晚上，柳少遊果然就死了。

蘇萊

天寶末，長安有馬二孃者，善於考召。兗州刺史蘇詵，與馬氏相善。初詵欲爲子萊求婚盧氏，謂馬氏曰："我唯有一子，爲其婚娶，實要婉淑。盧氏三女，未知誰佳，幸爲致之，一令其母自閱視也。"馬氏乃於佛堂中，結壇考召。須臾，三女魂悉至，萊母親自看。馬雲："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必當爲刺史婦。"蘇乃娶次女。天寶末，萊至永寧令，死於祿山之難，其家懲馬氏失言。洎二京收復，有詔贈萊懷州刺史焉。（出《廣異記》）

【譯文】

唐代天寶末年，長安有個馬二孃會召魂術。兗州刺史蘇詵，和馬二孃很好，蘇詵想爲兒子蘇萊向盧氏求婚，就對馬二孃說，"我只有一個兒子，想給他娶一個賢惠的媳婦。盧家有三個女兒，不知哪一個最好呢？你能不能把她們都召來，讓我妻子挑選一下？"馬二孃就在佛堂裏設壇召魂。不大一會兒，盧家三個女兒的魂就都被召來了。蘇萊的母親一個一個地端詳，馬二孃說，"盧家大女兒也不錯，但不如次女，我看她將來能成爲刺史夫人。"蘇萊就娶了盧家二女兒。天寶末年，蘇萊任永寧縣令，死於安祿山造反的戰亂中，蘇家怪罪馬二孃當初胡說。後來安祿山之亂平息，東西二京收復，皇帝下詔，追授蘇萊爲懷州刺史，馬二孃當初的話並沒說錯。

鄭生

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鄭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問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出雲："娘子合是從姑。"須臾，見一老母，自堂而下。鄭拜見，坐語久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孫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見任淮陰縣令，與兒門地相埒。今欲將配君子，以爲何如？"鄭不敢辭，其夕成禮，極人世之樂。遂居之數月，姑爲鄭生，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攜其妻至淮陰。先報柳氏，柳舉家驚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女，怨望形言。俄頃，女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既入門下車，冉冉行庭中。內女聞之笑，出視，相值於庭中，兩女忽合，遂爲一體。令即窮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孫女之魂焉。生復尋舊跡，都無所有。（出《靈怪錄》）

【譯文】

唐天寶末年，有一位鄭生進京趕考。天將黑時至鄭州西郊，到一個人家裏投宿。這家主人問他貴姓，他說姓鄭。這時裏屋忽然出來一個婢女對鄭生說，"我家娘子應該是你的堂姑哩。"接着就見一個老婦從堂屋裏出來，鄭生連忙拜見向堂姑問安，二人坐着談論了很久，堂姑問鄭生結婚沒有，鄭生說沒結婚，堂姑就說，我有個外孫女在這裏，姓柳，她父親是淮陰縣令，和你門第相當，我想把她許給你爲妻，你看如何？"鄭生不敢推辭，就答應了。這天晚上，鄭生和柳氏就舉行了婚禮，入了洞房，二人十分稱心如意。住了幾個月後，堂姑對鄭生說，"你可以帶着你媳婦去一趟柳家看看你岳父母。"鄭生就帶着柳氏去了淮陰。到淮陰後，鄭生派人先去柳氏家通報，柳家一聽都十分驚愕。柳縣令的妻子甚至懷疑丈夫是不是和別的女人生下的女兒，十分怨怒。不一會，柳家派人出去看，見來的女子和家中的女兒一模一樣。柳氏進門下車後慢慢走進院中，家裏那個女兒也笑着走出來，兩個柳氏女在院中相遇之後，忽然合成了一個。柳縣令追察這件事，才知道原來是自己死了很久的岳母把她外孫女柳氏的魂許給了鄭生。後來鄭生再去尋找鄭州西郊他曾投宿過的地方，那裏已什麼都沒有了。

韋隱

大曆中，將作少匠韓晉卿女，適尚衣奉御韋隱。隱奉使新羅，行及一程，愴然有思，因就寢。乃覺其妻在帳外，驚問之，答曰："愍君涉海，志願奔而隨之，人無知者。"隱即詐左右曰："俗納一妓，將侍枕蓆。"人無怪者。及歸，已二年，妻亦隨至。隱乃啓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體，其從隱者乃魂也。（出《獨異記》）

【譯文】

唐代宗大曆年間，在宮內尚衣局（管皇帝衣服的部門）當侍御的韋隱，娶了宮內將作府（管宮庭土木建築）的少匠韓晉卿之女爲妻。後來韋隱奉詔出使新羅國（今朝鮮），上路走了一程後，心裏覺得很難過，就睡下了，忽然發現妻子在帳外，驚訝地詢問怎麼會來這裏，妻子說，"你渡海遠行我實在不放心，所以跑來跟你一齊走，別人不會知道的。"韋隱就騙手下人說他收了個妓女在身邊侍護他，人們都沒懷疑。兩年後，韋隱帶着妻子回到家中，韋隱先向岳父岳母陪罪，一看屋裏還有個妻子，兩個妻子走近後合成了一體。原來跟韋隱去新羅的，是妻子的魂魄。

齊推女

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李舉進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臨月，遷至後東閣中。其夕，女夢丈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者，即其牀帳亂毆之。有頃，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傷痛女冤橫，追悔不及。遣遽告其夫，俟至而歸葬於李族。遂於郡之西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李生在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往。比至饒州，妻卒已半年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終，悼恨既深，思爲冥雪。至近郭，日晚，忽於曠野見一女，形狀服飾，似非村婦。李即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草樹而沒。李下馬就之，至則真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涕泣，幸可復生。俟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身是婦女，不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校遲。"李曰："爲之奈何？"女曰："從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兒，此九華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來，或異諧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下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見李驚避曰："衰朽窮骨，旦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說？"李再拜，扣頭不已，老人益難之。自日宴至於夜分，終不敢就坐，拱立於前。老人俯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隱焉。"李生即頓首流涕，具雲妻枉狀。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蚤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然試爲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行百步餘，止於桑林，長嘯。倏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合，儀衛森然，擬於王者，田先生衣紫帔，據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傳教呼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帥皆長丈餘，眉目魁岸，羅列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蒼惶，相問今有何事。須臾，謁者通地界、廬山神、江瀆神、彭蠡神等，皆趣入。田先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產爲暴鬼所殺。事甚冤濫，爾等知否？"皆府伏應曰："然。"又問："何故不爲申理？"又皆對曰："獄訟須有其主，此不見人訴，無以發摘。"有問知賊姓名否，有一人對曰："是西漢鄱縣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佔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無奈何。"田先生曰："即追來。"俄頃，縛吳芮至。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與吳芮庭辯。食頃，吳芮理屈，乃曰："當是產後虛弱，見某驚怖自絕，非故殺。"田先生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回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雲："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謂羣官曰："李氏壽算長，若不再生，議無厭伏。公等所見何如？"有一老吏前啓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街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曰善，即顧謂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妻一類，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餳。即於李妻身塗之。李氏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盡失夜來所見，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顧謂李（"顧"字原闕，）"謂"下"李"下原俱有"先"字，據明抄本補並刪。）生曰："相爲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慎無他說。吾亦從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爲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爾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雲："他無所異，但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出《玄怪錄》）

【譯文】

唐憲宗元和年間，饒州刺史齊推的女兒，嫁給了隴西的李某。李某去考進士時，他的妻子已經懷孕，就留在了家裏。將臨產時，妻子遷到後院的東閣裏。這天夜裏，妻子忽然夢見一個大漢穿着很威嚴的衣服，怒目圓睜手按寶劍地喝道："這間屋子是你生孩子的地方嗎？快搬走！不然會遭到大禍！"妻子第二天就把這夢告訴了父親齊推，齊推性情剛毅暴烈，生氣地說，"這府宅是我家的，哪裏的妖魔竟跑到這裏興妖作怪？不搬！"幾天後，妻子分娩了，忽然看見曾夢着過的那個大漢闖了進來，撲到牀上就亂打起來，把妻子打得七竊流血死在了牀上。齊推爲女兒的死極爲悲痛，追悔莫及，派人急速去告訴趕考的李某。並把女兒暫時葬在郡城西北十幾裏的官道旁，打算等李某回來再改葬到李某家的族墳去。李某在京城落了榜，正要回去，聽見妻子的死訊就急忙奔喪回家，到家後，妻子已下葬半年了。李某已知道妻子奇怪的死因，又痛又恨，想爲妻子昭雪冤恨弄清真相。走到饒州城外，天色已晚，忽然在曠野上看見一個女子，看服飾打扮不像是鄉下人，心裏很疑惑，停下馬來細看，那女子走進樹叢裏不見了，追上去一看，竟是已死去的妻子，兩人抱頭痛哭。妻子說，"你先不要哭，我還能夠復活。我等你回來已等了很久，我父親爲人剛烈不信鬼神，我身爲女子也不好自己向陰間陳述，你現在回來，趕快去辦，不要遲誤了時機。"李某問"我該作些什麼呢？"妻子說，"從這裏一直往西走五里地有個鄱亭村，村裏有個教書先生姓田，他是天界九華洞裏的仙官，人們都不知道。如果你能和他真誠交往，也許他能幫你實現心願。"李某直接去找田先生，見面後，他跪着走到田先生面前，一再地叩拜後才說，"我這下界的凡夫俗子特來拜見大仙。"當時田先生正在教村童讀書，見李某這樣，立刻驚慌地躲在一邊說，"我不過是個朝不保夕又糟又朽的老頭子，郎君怎麼能這樣？"李某不說話，只是不斷地叩頭，老人現出更加爲難的樣子。從中午到晚上，李某始終不敢在田先生面前就坐，一直垂手合掌站着。後來，田先生低頭沉思了很久才說，"你這樣誠懇，我也就不向你隱瞞身份了。"李某立刻哭着跪下叩頭，訴說了妻子慘死的情形。田先生說，"我早就知道了，你爲什麼不早來申訴呢？現在屋子已經毀敗，說理也不好說了。剛纔我拒絕你，也是因爲我一時想不出計策來。現在我給你出個主意吧。"說罷就起身出屋，往北走了一百多步，來在一個桑林裏，仰天長嘯了一聲，頓時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府署，殿宇環繞，儀仗警衛十分森嚴，很像一座王府。只見田先生穿着紫袍在大殿的公案後面坐着，左右站立着兩排差官隨從。田先生傳令，讓把各方的地界神召來，片刻間先後有十幾隊騎士來到大廳外。每隊騎士都有一百多名，領頭的都是身高一丈多魁偉英武的巨人，他們站在門外整理衣冠，看樣子都很驚惶，互相打聽把他們緊急召來有什麼事，然後進廳拜見田先生，各自報出自己的名字和所管轄的地界，其中有廬山神、江瀆神、彭蠡神等。田先生在上面說，"現有本州刺史齊推的女兒，在分娩時被暴鬼所殺。那女子死得實在冤枉，這件濫殺無辜的事，你們知道嗎？"地界神仙都伏在地上說知道。田先生說，"即然知道，爲什麼不處理也不上報？"大家回答說，"審理案件必須有人控告，此案一直無人申訴，所以我們沒法子立案處理。"田先生又問誰知道那殺人犯的姓名，有一個地界神回答說，"殺人的是西漢年間的鄱縣王，名叫吳芮，現在饒州刺史齊推的府宅就是當年吳芮的房子。現在吳芮常常蠻橫強暴，侵佔土地，橫行霸道，誰也不敢惹他。"田先生說，"馬上把吳芮給我抓來！"不一會兒吳芮就被綁上大廳，田先生審問，吳芮不服，田先生又讓把李某的妻子傳來，李妻就和吳芮在大堂上辯理。過了半天，吳芮理屈辭窮，但仍狡辯說，"李妻產後身子虛弱，看見我以後由於驚恐而嚇死，不是我殺死的。"田先生說，"用木棍與用刀殺人又有什麼區別？"就命令把吳芮綁送天曹治罪。接着田先生又讓手下人查看李妻的壽數是多少。不一會兒，一個官員報告說，"李妻的壽數還有三十二年，應該生四男三女。"田先生對官員們說"李妻還有很長的壽命，如果不讓她還陽，恐怕會引起非議，你們看該怎麼辦？"這時一位年老的官員上前說，"東晉的鄴下有一個人暴亡，正好讓李妻借屍還魂。當時的審案官員是葛真君，他判決那鄴下暴死人以'具魂'的辦法返回陽間，返回後雖然飲食、言語和走路都和生人一樣，但一直到他壽終也沒有成爲人形。"田先生問"什麼叫作'具魂'呢？"官人說，"陽間的人都有三魂七魄，死後則魂魄離人而散，無所依託。如果把人的魂魄和肉體收在一起，用續絃膠粘好，再由大王發送回陽世，那就是一個完整的生人了。"田先生說，"很好。"轉身問李妻說，"我就用這辦法讓你還陽，你看如可？"李妻說，"太好了。"這時就有一個官員領了七八個女人上堂來，田先生找了一個和李妻相似的女子，把兩個女人往一起推，就合成了一個，又有一個官員拿着一罐藥，好像是稀糖水，塗在李妻身上。李妻突然覺得像是從半空中落到了地上，起初還迷迷胡胡，天亮後什麼也沒有了，只見田先生和李某加上自己三個人在桑樹林中。田先生對李某說，"我費了很大的力量給你辦，幸喜辦成了，你把妻子領回去吧。回去以後，只對人說的妻子死而復活就行了，別的事千萬不要說，我今後也要消失了。"李某領着妻子回到家裏，全家十分驚疑，不敢相信。過了很久才相信李妻不是鬼，是真的復活了。後來李妻又生了好幾個兒女。他們的親戚中有些人知道真實的情況，說李妻還陽後跟過去沒什麼不同，只是舉止行動十分輕快，這一點和常人有些不同。

鄭氏女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得。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訊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以幽冥祐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歿之曰，此女當愈。"鄭君急發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令果以女疾愈之日，無疾卒。（出《宣室志》）

【譯文】

通州有位王居士會道木。唐武宗會昌年間，刺史鄭某有個小女兒，他非常喜愛這個孩子，然而這個女孩從小就多災多病，好像先天就精氣不足似的，鄭某就把王居士請來給看看。居士說，"這孩子不是有病，而是她的魂沒有附在她身上。"鄭某問到底是怎麼回事，居士說，"某縣的一個縣令，就是你小女兒的前身，他幾年前就該死了，但由於他平生作了很多好事，陰間佑護他，才使他的陽壽過了期。今年他已有九十多了。這個縣令去世的那天，你小女兒就立刻會好起來。"鄭某忙派人趕到居士所說的那個縣裏去察訪，那縣令果然九十歲了。一個月後，鄭女忽像大醉後醒來，非常精神。鄭某又派人去看那老縣令，果然在女孩病好的那天沒有任何病就死了。

裴珙

孝廉裴珙，家洛陽。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日晚。方至石橋，忽有少年，騎從鷹犬甚衆。顧珙笑曰："明旦節日，今當蚤歸，何遲遲也。"乃以後乘借之。珙甚喜，謂二童曰："爾可緩驅，投宿於白馬寺西表兄竇溫之墅，明日徐歸可也。"因上馬疾驅，俄頃，至上東門，歸其馬，珍重而別。珙居水南，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姊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瞻顧。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之輩，亦無應者。珙心神忿感，思又極呼，皆亦不知。但見其親嘆曰："珙那今日不至也。"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邪？"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橐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回，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笞之。"既至而橐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方見其形僵仆，二童環泣呦呦焉。橐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童皆雲："曏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投於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歎久之少頃無恙。（出《集異記》）

【譯文】

有一位孝廉叫裴珙，家住洛陽。這年初夏他從鄭州往洛陽走，打算端午節到家看望雙親。這天黃昏時他走到一座石橋上，遇見一個少年帶着很多隨從，架着鷹帶着狗迎面而來。少年對裴珙笑着說，"明天就是端午節了，你該早點回家，爲什麼走得慢慢騰騰的？我把備用的快馬借給你吧。"裴珙很高興，對兩個僕人說，"你們可以慢點兒走，到了洛陽就投宿到白馬寺西面我表兄溫竇的別墅，明天再慢慢回家來就行了。"交待完了就上馬飛馳起來。不一會兒，就到了洛陽的上東門，把馬還給那少年，莊重地和少年道謝告別。裴珙住在河南，急忙往家趕，到家已黃昏時分了。進家後，見父母姐妹們正在張燈宴會，裴珙忙在堂屋的臺階下高聲拜見父母說："兒子從外地趕回來了！"然而堂上的雙親好像沒聽見。裴珙又大聲喊兄弟姐妹的名字，也沒有人答應。裴珙心裏很奇怪，也有些生氣，就又大聲地呼喊，屋裏的人仍然不理他，而且聽見父母嘆息說，"珙兒到今天怎麼還不回來呢？"說着就哭起來了，兄弟姊妹們也都跟着落淚。這時裴珙才暗想，"難道我成了鬼了嗎？"就來到街上，徘徊了半天。這時有一個帶着很多隨從的大官從街上經過，用鞭子指指裴珙說，"那是活人的魂靈。"接着有一個佩着箭囊的人來到道旁對他說，"地界神特別通知，孝廉裴珙壽數未盡。由於他走路時遇見了昆明池神的七公子放鷹歸來，七公子把馬借給他送他回家，那是和他開了個玩笑。現在他的魂魄可以歸回本體了。"那個大官生氣的說，"七公子太淘氣了，拿別人的性命當兒戲，明天我給昆明池神寫封信，讓他好好管教他那七公子。"那佩箭囊的神領着裴珙又出了上東門，從門縫走過去來到竇莊，裴珙纔看見自己的屍體僵臥在地上，兩個僕人正圍在旁邊哭泣。神讓裴珙閉上眼睛，從身後推了他一下，裴珙的屍體才復甦活了過來。後來兩個僕人說，剛纔走到石橋上時，我們看見你突然發作了急病，說話也迥然區別於平時，我們十分害怕，便趕奔這裏，來到這兒，你已斷了氣。"裴珙驚歎了很久，過了一會就完全恢復正常了。

舒州軍吏

王琪爲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泗橋之西。前生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爲神神，償君此債爾。"因爲人占候禍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琪，求爲一鎮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鎮將，以爲其言無驗。未及之任，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爲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爲皖口鎮將。"竟如其言，凡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弟子。雲："吾弟二子，頃忽病，如癡人，歲餘愈矣。"（出《稽神錄》）

【譯文】

王琪任安徽舒州刺史時，有個姓方的軍官家裏忽然降下個鬼。鬼自稱姓杜，二十歲，是廣陵富家子弟，住在廣陵通泗橋西。鬼說，"我前生欠了你十萬錢，現在地府到你家來設神壇施法術，幫助你來還你的債。"後來鬼就爲人算吉凶，所說的都很準。姓方的軍官曾以家貧爲理由，請求刺史王琪提升他當鎮將，這時方某就問讓自己當鎮將的事能不能成。鬼說，"好吧，我去問問王琪。"過了很久鬼回來了，對方某說，"你一定會當上鎮將，你鎮守的地方，名字是一個方方的口，其他字我不認識。"不久方某被任命爲雙港鎮將，心想鬼說的也不對呀。然而他還沒去雙港上任，就傳來軍事公文，王琪在公文中說，"我已另派一個人到雙港上任，現在派你當皖口的鎮將。"果然像鬼所預言的那樣，方某當鎮將的地名有個"口"字。一年多後，鬼忽然對方某說，"我已還清你的債了。"鬼就告別而去，以後再也沒來。方某後來到廣陵，訪問鬼說過的那個杜家，問他弟弟有幾個兒子，回答說，"我弟弟的次子前些時忽然得了病，像個呆子，一年後纔好。"

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武都女 東方朔 雙頭雞 張遺 翟宣 臧仲英 頓丘人 王基 應璩 公孫淵　諸葛恪　零陵太守女　滎陽廖氏　陶璜　趙王倫　張騁　懷瑤 裴楷　衛瓘　賈謐　劉嶠　王敦

王獻 劉寵 桓溫府參軍 郭氏

武都女

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豔，蓋女（明抄本"女"作"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主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角"原作"商"，據明抄本改。）武擔是也。（出《華陽國志》）

【譯文】

甘肅武都有一個男人變化成女子，十分嬌豔美麗，實際上是個女妖。蜀王把這女妖納爲妃子。女妖不服水土，想走，蜀王再三挽留，並讓歌伎演唱東平之歌來討她的歡心。沒有多久，那女妖死了，蜀王非常悲哀，派了五名大力士，從那妃子的家鄉武都挑來土爲她作墳。墳墓佔了好幾畝地，高七丈，上有石鏡。現在成都北城根上的武擔，就是那女妖妃子的墓地。

東方朔

漢武帝東遊，至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請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憂，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罪人徙作地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於此乎？"（出《搜神記》）

【譯文】

漢武帝劉徹東巡走到函谷關時，被一個怪物擋住了道。這怪物身長好幾丈，形狀像牛，黑色的眼睛閃閃發光，四隻腳深深陷進土中誰也挪不動它，官員們又驚又怕。東方朔出主意讓拿酒灌那怪物，灌了幾十斛酒後，那怪物終於消失。漢武帝問是什麼怪物，東方朔說，"這怪物叫'憂'，是'患'所生的。此地必然是秦監獄的所在地，罪犯們在這裏聚在一起，只有喝醉了酒才能忘'憂'，所以我才讓人用酒消除這怪物。"皇帝讚歎說，"你可真是比誰都博學多才的人啊！"

雙頭雞

漢太初二年，大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致於甘泉館，更有餘雞媲之，得種類也。而不能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至西關，雞返顧，望漢宮而哀鳴，言曰："三七末，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荊棘亂相移，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篡位，將軍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弘多，宮掖中並生蒿棘，家無雞犬。此雞未至月支，乃飛，而聲似鵾雞，翱翔雲裏。（出《拾遺錄》）

【譯文】

漢朝太初二年，西域的大月氏（讀肉支）國進貢了一隻雙頭雞。這雞四隻腳一隻尾巴，兩隻頭如果打鳴時都叫。武帝把它放在甘泉館裏，心想如果有其它的母雞和它交配，雙頭雞不就會越來越多了嗎。然而雙頭雞卻從此不再打鳴，武帝認爲不吉利，命人送回西域。到了嘉峪關，那雙頭雞突然回頭望着漢家的宮殿哀叫起來，象人言道，"三七末，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荊棘亂相移，當有九虎爭爲帝。"後來果然有號稱九虎將軍的王莽篡位。從那以後，戰亂不斷髮生，宮庭中荒涼得生出了野草荊棘，老百姓逃荒失所，家中雞犬皆無。那雙頭雞沒到月支就飛走了。聽聲音像是天上的仙鳥鵾雞，一直飛上了雲端不見了。

張遺 （《搜神記》"遺"作"遼"）

桂陽太守江夏張遺，字叔高，居傿（"居"上原有"隱"字，據明抄本刪。"傿"字原闕，據《法苑珠林》三一補。）陵。田中有大樹，十圍餘，蓋六畝，枝葉扶疏，蟠地不生穀草。遣客斫之，斧數下，樹大血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樹汗出，此等何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之。又有一空處，白頭髮翁長四五尺，突出趁（"趁"原作"稱"，據《法苑珠林》三一改。）叔高，叔高以刀迎斫，殺之，四五老翁並出。左右皆驚怖伏地，叔高神態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此所謂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其伐樹年中，叔高闢司空御史兗州刺史。（出《法苑珠林》，《法苑珠林》四二作出《搜神記》）

【譯文】

桂陽太守張遺，是江夏人，字叔高，家住在傿陵。家附近的田中有株十幾圍粗的大樹，樹蔭能蓋住六畝地，枝葉茂密。樹下的土地不能長莊稼，張遺就派人想把樹砍掉。剛砍了幾斧，樹忽然流出鮮血，砍樹人大驚，跑回去告訴張遺。張遺生氣地說，"這是老樹出汗，有什麼奇怪的？"說罷自己跑去砍，果然一砍就出血。張遺不理繼續砍，樹突然出了個大洞，裏面是空的，從洞時鑽出一個四五尺高的老頭直撲張遺而來，張遺迎面一斧把他砍死。接着又鑽出來四五個老頭，人們嚇得都伏在地上，張遺毫不畏懼，泰然自若地看着。大家仔細看那些老頭，不像人也不像獸，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夔龍魍魎之類的木石之怪吧。張遺砍樹這年，被提升爲司空御史兼兗州刺史。

翟宣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知其將篡也，謀舉兵。兄宣，教授諸生滿堂，羣雁數十中庭，有狗從而齧之。皆驚，比救之，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數日，莽夷其三族。（出《搜神記》）

【譯文】

王莽篡位當政之前，東郡大守崔義知道他將篡位，打算興兵討伐。翟義的哥哥翟宣，當時正在教學生讀書，突然有幾十只雁落在學堂的院中，接着闖進來一條狗撲咬大雁。大家都很喫驚，跑去救雁，救下的雁已經都被狗咬斷了頭，狗跑出門後不知去處。翟宣越想心裏越厭惡。果然幾天後，王莽篡位後，誅殺了翟宣、翟義的三族老少。

臧仲英

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有塵垢在焉；炊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中起，衣盡燒而篋簏如故；兒婦女婢使，一旦盡亡（"亡"原作"之"。據明抄本改。）其鏡，數日後，從堂下投庭中。言："還汝鏡。"女孫年四歲，亡之，求之不知處，二三日，乃於圊中糞下唬。若此非一。許季山上之曰："家當有青狗，內中御者名蓋喜，與共爲之，誠欲絕之。"殺此（"此"原作"之"，據明抄本改。）狗，遣蓋喜歸鄉里，從之遂絕，仲英遷太尉長史魯相。（出《搜神記》）

【譯文】

陝西扶風人臧仲英曾任侍御史，他家中常出怪事。作飯時，飯裏會被拌上灰土，有時飯作熟了，飯鍋卻不見了。兵器會自己到處走，衣箱會突然起火，裏面衣服全燒燬了但箱子卻完好無損。有時家中女眷們用的鏡子會一齊丟失，幾天後那些鏡子又從房上扔進院子裏，同時空中還有聲音說，"還你們鏡子！"這家孫女四歲時突然不見，到處找不到，兩三天後竟發現孫女在廁所糞坑中啼哭。像這樣的怪事不斷出現，臧仲英十分煩惱。後來有個下屬許季山說，"大概你家裏有個青狗成了精在作妖。宮內有個車伕叫蓋喜，他也和那青狗一起作怪。"臧仲英非常想除掉禍患，就殺了家中的青狗，並把那個叫蓋喜的車伕遣送回鄉，從此才太平了。後來臧仲英升任爲太尉長史、兼任魯相。

頓丘人

黃初中，頓丘界騎馬夜行者，見道中有物，大如兔，兩眼如鏡。跳梁遮馬，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便就地犯之。人懼驚怖，良久得解，遂失魅，不知所往。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相（"相"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問訊，（"問"下原有"曰"字，據明抄本刪。）因說曏者之事變如此，今相得甚歡。人曰："我獨行，得君爲伴，快不可言。君馬行疾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乃問："曏者物何如，乃令君如此怖？"對曰："身如兔，眼如鏡，形狀可惡。"人曰："試顧我眼。"又觀視之，猶復是也，魅就跳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即行推索，於道邊得之，宿昔乃蘇，說事如此狀。（出《搜神記》）

【譯文】

魏文帝黃初年間，河南頓丘縣有個人騎馬夜行，看見大道當中有個像兔子般大的東西，兩隻眼像鏡子一樣閃光，不斷地蹦跳着擋在馬前，那人被嚇得掉下馬來。那怪物就上去撲咬那騎馬人，過了好久那人才得脫身，怪物也不見了。那人又上馬，往前走了幾里地，遇見一個行人，就向他說了剛纔的事，兩個人談得很融洽。行人對頓丘人說，我能和你作伴真是太好了。你現在騎在前面快些跑，我在後面跟着。"於是兩個人一起走。那個行人又問，"剛纔你遇見什麼東西把你嚇成那樣？"頓丘人說，"那怪物身子像兔子，眼睛像鏡子，形貌非常醜惡。"那人說，"現在你看看我的雙眼。"頓丘人回頭一看，那人果然就是那怪物變的。說話間怪物就跳上馬，頓丘人一下子被推跌到地下，嚇死了。家人見只有那馬獨自回來了，非常奇怪，就回去找，只見頓丘人躺在道邊。過了一夜他才復甦，說了他遇見怪物的事。

王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數有怪，使管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一賤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鳥來入室，與燕鬥，燕死鳥去。有此三卦？"王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處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以官舍久遠，魑魅魍魎，共爲妖耳。兒生入竈，宋無忌之爲也；大蛇者，老書佐也；鳥與燕鬥者，老鈴下也。夫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亂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不見其兇，故知假託之類，非咎妖之徵。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妖並至，二年俱興，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神養道，勿恐於神奸也。"後卒無他，遷爲安南將軍。（出《搜神記》）

【譯文】

安平太守王基家裏常常出些怪事，就找來會算卦的管輅，讓他算算都發生過什麼怪事。管輅算完後對王基說，"你們家曾有一個女僕生了個孩子，孩子一落地就跑到竈房裏死了。你家牀上還有過一條大蛇口裏銜着筆，看見人們來，大蛇就不見了。還有一次屋裏進來一隻鳥和燕子鬥，鳥把燕子咬死，鳥也飛走。有這樣三卦吧？"王基大驚說，"你的卦算得太準了，真是不可思議。那就再請你算算是吉是兇？"管輅說，"沒有什麼大禍，都因爲你的房宅太古老了，就會有很多妖魔鬼怪出來興妖作怪。孩子生下來鑽進了爐竈，這是火神宋無忌乾的。大蛇是過去一個老書佐的精魂。鳥和燕子爭鬥，是一個早已死去的老門官的魂在作怪。原來神明如果有威嚴，妖物就不敢作怪，萬物的千變萬化，就是多高的道術也不能使它停止。年代久遠的精怪們，它們的能耐是有限的。現在我給你算的卦中並沒有兇卦，可以說明這些小妖小怪不會給你帶來什麼災禍，它們只不過本能地假託蛇、鳥等動物，玩一點小妖術而已。當年漢高祖的天下，雖然有呂雉弄權，但終於還是被消滅掉了。商朝君王太戊的大殿臺階上是不會長出桑樹的。然而如果羣妖都一齊作怪，鬧上二年，就不敢說剛纔給你算的卦中三件怪事都是吉祥的了。唯願大人安神養道，不要怕那些妖魔作怪。"後來王基一直沒出什麼事，還升任爲安南將軍。

應璩

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伯。先此一年，當獨見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作急遊觀，飲宴自娛，六十二卒。（出《魏志》）

【譯文】

朱建平很會相面，他給應璩看相後說，"你壽命是六十二歲，那時可以官作到常伯（皇帝的近臣），死的前一年，你會獨自看見一隻白狗。"應璩六十一歲時果然當了宮內省的侍中。後來有一次他果然獨自看見一隻白狗，別人都看不見。他知道自己只能活到六十二歲，就抓緊時間喫喝玩樂，六十二歲時果然去世。

公孫淵

魏司馬太傅懿平公孫淵，斬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著朱幘絳衣。襄平城北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佔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出《搜神記》）

【譯文】

三國時，魏國的太傅司馬懿平定公孫淵，殺了公孫淵父子。在這之前，公孫淵家有一條狗，穿着絳衣扎着紅頭巾。還有人在襄平市的街上看見一塊生肉，肉上有頭有眼卻沒有手腳，這塊生肉到處晃盪。根據這些怪事，算卦的人說："有形不成，有體無聲，這個國家必亡。"

諸葛恪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仍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出《搜神記》）

【譯文】

諸葛恪當丹陽太守時，到西山之間去打獵，遇見一個怪物像個小孩，伸手要拉他，諸葛恪就讓他伸手來拉，拉他離開原地，怪物馬上就死了。當時旁邊的官員們問那小孩是不是神靈，諸葛恪說，"這事在《白澤圖》裏有，上面說'兩山之間，有一種妖怪像小孩，見人就伸手來拉，名字叫俟，使之離開原來的地方怪物就死。'千萬不要把它當成什麼神靈，你們只是少見多怪罷了。"

零陵太守女

零陵太守史，（闕其名）有女，悅書吏，乃密使侍婢，取吏盥殘水飲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晬，太守令抱出門，兒匍匐入吏懷，吏推之，仆地化爲水。窮問之，省前事，太守遂以女妻其吏。（出《搜神記》）

【譯文】

零陵太守史某的女兒看上了府中的書吏，就偷偷派丫環將書吏洗嗽的剩水喝了，喝了後竟懷上了孕，十月後生了個孩子。孩子滿週歲後，太守讓把孩子抱出門。孩子一見到書吏，就爬到他的懷中，書吏把他推開，倒在地上化爲一灘水。太守追問女兒，女兒說了實情，太守就把女兒嫁給了書吏。

滎陽廖氏

滎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爲盅，以此致富。後取新婦，不以此語之。曾遇家人鹹出，唯此婦守舍。忽見屋中有大缸，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作湯，灌殺之。及家人歸，婦具白其事，舉家驚惋。未幾，其家疾疫，死亡略盡。又有沙門曇遊，戒行清苦。時剡縣有一家事盅，人啖其食飲，無不吐血而死。曇遊曾詣之，主人下（"下"原作不，據明抄本改。）食，遊便咒焉。見一雙蜈蚣，長尺餘，於盤中走出，遊因飽食而歸，竟無他。（出《靈鬼志》及《搜神記》）

【譯文】

河南滎陽有個姓廖的人家，輩輩以養殖毒蟲爲生，並以此致富。後來廖家娶進來一個新媳婦，事先沒告訴她家中養有毒蟲。這天家裏人都外出了，留新媳婦看家。她見屋裏有個大缸，打開一看，見裏面有大蛇，就跑去燒了一鍋開水倒缸裏把大蛇燙死了。等家裏人回來，新媳說了這事，全家又驚又惋惜。沒過多久，全家就得了瘟疫，幾乎全都病死了。還有一個法名叫曇遊的和尚，持戒很嚴恪守清規。當時剡縣也有一家專養毒蟲，凡是到他家去的客人，吃了他家的飯喝了他家的水，就會吐血而死。曇遊和尚聽說後就到這家去看。主人給他端來食物，他就唸起咒來。不一會就見一雙尺多長的蜈蚣從飯碗中爬出來，和尚這才把飯吃了，而且什麼事也沒有。

陶璜

盧王將陶璜掘地，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蠶，長數丈。大十圍餘，蠕蠕而動，莫能名。（"名"原作"多"，據明抄本改。）剖腹，內如豬肪，遂以爲臞。甚香美，璜啖一杯，於是三軍盡食之。《臨海異物志》雲，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大"，"長"原作"長大"，據明抄本、陳校本改。）五寸，中有腸，無目，有三十足，如釵股。大者一頭長尺餘，中肉味。又有陽遂蟲，其背青黑，腸下白。有五色，長短大小皆等，不知首尾所在。生時體軟，死則乾脆。（出《感應經》）

【譯文】

盧王的部將陶璜，有一次挖地時在地洞中挖出一個東西，這東西白色，形狀像蠶，有好幾丈長十幾圍粗，還不斷地蠕動，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切開它的肚子，內面像豬的脂肪，就用它作了肉羹，很好喫。陶璜先吃了一碗，於是三軍將士們都喫光了。《臨海異物志》這本書裏曾說過，有一種名叫"土肉"的東西，顏色是純黑的，像小孩手臂那樣大，五寸長，裏面有腸子，沒有眼睛，有三十隻像女人頭釵樣子的腳。"土肉"最大的有一尺多長，可以喫它身子裏的肉，和別的肉味一樣。還有一種陽遂蟲，背是青黑色，腸下白色，這種蟲子有五種顏色，長短大小都一樣，活着時蟲子是軟的，死後則變得又幹又脆了。

趙王倫

永康初，趙王倫篡位。京師得一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以問人。積日，有一小兒見之，自言曰："鵂鶹。"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並閉小兒。明日視之，封閉如故，悉不見。時倫有目瘤之疾，故言鵂鶹。倫尋被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東漢恆帝永康年初，趙王倫篡位。當時宮中得了一隻怪鳥，不知叫什麼。趙王倫叫人拿出宮去在城裏到處問，看誰知道這是個什麼鳥。過了幾天，有個小孩說那鳥叫"鵂鶹"，就回來告訴趙王倫。又命令把那小孩找到宮中，把鳥裝進籠子，把小孩也關押起來。第二天一看，籠子關着，關小孩的門也鎖着，但小孩和鳥都不見了。當時趙王倫眼睛上長個瘤子，所以很討厭那鳥名叫"鵂鶹"（"羞瘤"的諧音）。趙王倫不久就被殺死。

張騁

晉大安中，江夏功曹張騁，乘車周旋，牛言曰："天下方亂，吾甚極爲，乘我何之？"騁及從者數人，皆驚懼，因紿之曰："令汝還，勿復言。"乃中道還。至家，未釋駕，牛又言曰："歸何也？"騁益憂懼，祕而不言。安陸具有善卜者，騁從之，卜之曰："大凶，非一家之禍，天下將有起兵。一郡之內，皆破亡乎。"騁還家，牛（"牛"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許本、黃本補。）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觀。其秋，張昌賊起，先略江夏，誑曜百姓，以漢祚復興，有鳳凰之瑞，聖人當世。從軍者皆絳抹額，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盪，從亂如歸。騁兄弟併爲將軍都尉，未期而敗。於是一郡殘破，死傷者半，而騁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佔吉凶。"（出《搜神記》）

【譯文】

晉代大安年間，江夏縣（今南京）當功曹的張騁有一次乘車出遊，拉車的牛忽然說了話，"天下這麼亂，我也賣盡了力氣，你們還坐我的車幹什麼？"張騁和同行的人都十分驚恐，就騙那牛說，"我們放你走，你別再說話了行不行？"於是駕着牛車半路上就返了回去。到家後還沒把牛卸下來，牛又說，"回來幹什麼？"張騁更加害怕擔憂，但沒把這件事告訴別人。安陸縣有一個善於算卦的，張騁去請他給算一算。算卦的說，"你將有大災難，而且不是一家的禍。天下將有人起兵造反，全郡百姓都要家破人亡了。"張騁回家後，又見那牛站起來用兩條腿走路，很多人圍觀。果然，這年秋天，張昌起兵造反，先佔領了江夏，矇騙百姓說要復興漢朝皇室，並說有鳳凰爲他們預兆祥瑞，將有新王降世。造反的軍隊都用紅色抹額頭，說是借火神助威。百姓們人心浮動，不少人投了叛軍。張騁兄弟也都當了叛軍的將軍都尉，不久就都被打敗，全郡都遭到戰亂的蹂躪，百姓死傷了一半，而張騁家被誅滅了九族。西漢易學的創始者京房曾在他的《易妖》中說，"如果牛說了話，就可以按它的話來預卜吉凶禍福。"

懷瑤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聞地中有犬子聲隱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蚓。懷以杖刺之，入數尺，覺如有物。及掘視之，得犬，雌雄各一，目（"目"原作"穴"，據明抄本改。）猶未開，形大於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鹹往觀焉。長老或雲，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宜當養活。以爲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左右無孔，而失所在，瑤家積年無他福禍也。（出《搜神記》）

【譯文】

晉代元康年間，吳郡婁縣懷瑤家的地下能隱隱聽到小狗的叫聲，聲音是從一個小洞傳上來的，洞有蚯蚓那麼粗。懷瑤用棍往下試探，深入幾尺後，覺得碰到個東西，就把地挖開，挖出了一公一母兩隻小狗，眼睛尚未睜開，身形和平常的狗一樣，於是就餵它們喫食。鄰居們都跑來看，其中一位長老說，"這東西叫犀犬，得到它的家裏就會富裕興旺，應該好好養活着它。"懷瑤看它們眼還沒睜開，就又放回洞裏，用磨石蓋上。第二天揭開看，左右都沒有洞，但犀犬卻不見了。不過懷瑤家以後多年也沒有什麼大福大禍的事發生。

裴楷

晉裴楷家中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化爲血，或作蕪菁子。未幾而卒。（出《五行記》）

【譯文】

晉時有個叫裴楷的人，他家裏作飯，把米下鍋裏以後，不是變成拳頭就是化成血，有時還變成蔓青菜。過了不久，裴楷就死了。

衛瓘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悉化爲螺，出足而行。尋爲賈后所誅。（出《五行記》）

【譯文】

衛瓘家裏人作飯，飯灑在地上立刻變成了田螺，而且伸出腳來爬行。過了不久，他就被賈后殺了。

賈謐

賈謐字長淵，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電。謐齋柱陷，壓毀牀帳。飄風吹其服，上天數百丈，久乃下。（出《異苑》）

【譯文】

賈謐字長淵。晉惠帝元康九年六月的一天夜裏，突然天降暴雨，雷電交加。賈謐家裏屋中的柱子坍倒，把牀帳都砸壞了，狂風把他的衣服吹到幾百丈高的天空，過了很久才落下來。

劉嶠

永嘉末，有劉嶠居晉陵。其兄早亡，嫂寡居。夜，嫂與婢在堂中眠，二更中，婢（"婢"原作"嫂"，據明抄本改。）忽大哭，走往其房。雲："嫂屋中及壁上，奇怪不可看。"劉嶠便持刀然火，將婦至。見四壁上如人面，張目吐舌，或虎或龍，千變萬形。視其面長丈餘，嫂即亡。（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懷帝永嘉年末，有個叫劉嶠的人住在晉陵，他的哥哥早年死了，嫂子寡居。一天夜晚，嫂子和婢女在堂屋裏睡覺，二更時分，婢女忽然大哭着跑到劉嶠屋裏，說他嫂子屋裏和牆上有可怕的怪物。劉嶠點上燈拿着刀跟着丫環來到嫂子屋裏，只見四面牆上都有人臉，瞪眼吐舌，一會又出現了龍虎，不斷變化。看那面孔都有一丈多長。嫂子馬上就死了。

王敦

元帝時，王敦在於武昌。鈴下儀杖生花，如蓮花，五六日而萎落。幹寶曰："榮華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屍焉。（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東晉元帝時，王敦在武昌作官。有一天，發現大門前的儀杖上長出花來，形狀像荷花，過了五六天凋謝了。幹寶說，"這就像富貴榮華都像盛開的花一樣不會永不衰落。"果然，後來王敦因違抗聖命自殺，還被皇帝派人用刀砍碎了屍體。

王獻

王獻失鏡，鏡在罌中，罌才數寸，而鏡尺餘。以問郭璞，曰："此乃邪魅所爲。"使燒車轄以擬鏡，鏡即出焉。（出《搜神記》）

【譯文】

王獻的鏡子丟了，後來發現鏡子在酒甕裏。甕口才有幾寸，而鏡子一尺多大。王獻問郭璞這是怎麼回事，郭璞說，"這是妖怪乾的。"讓王獻燒了車軸上的銅閂做成一面銅鏡，掉在甕裏的鏡子自己就出來了。

劉寵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姑熟。每夜，門庭自有血數鬥，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日。後寵爲折衝將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蟲，其家蒸炒亦爲蟲，火愈猛而蟲愈壯。寵遂北征，軍敗於檀丘，爲徐龕之所殺。（出《搜神記》）

【譯文】

東陽縣有個劉寵，字道弘，住在姑塾（今江蘇吳縣）。每天夜裏他家門口都有好幾鬥鮮血，不知從何而來。這樣連續過了三四天。後來劉寵當了折衝將軍，被派到北方打仗。軍隊要開拔時，軍營中作好的飯都變成了蟲子，他家人作的飯炒的菜也變成蟲子，火越旺蟲子長得越大。劉寵北征中，在檀丘被打敗，被徐龕之殺死。

桓溫府參軍

穆帝末年，桓溫府參軍夜坐，忽見屋樑上有伏兔，張目切齒向之，兔來轉近。以刀砟之，見正中兔，而實及傷膝流血。復以刀重砟，又還自傷。幸刀不利，不至於死。（出《幽明錄》）

【譯文】

晉穆帝末年，大司馬桓溫的公府中有個參軍官夜裏值班，忽然看見屋樑上趴着一隻兔子，對他瞪着眼睛磨牙發狠。那兔子漸漸爬近了參軍，參軍舉刀砍去，明明看見砍中了兔子，卻把自己的膝蓋砍傷血流不止。參軍又舉刀再砍，還是砍傷自己。幸虧刀不快，沒能把自己砍死。

郭氏

畢修之外祖母郭氏，嘗夜獨寢，喚婢，應而不至。郭屢喚猶爾。後聞蹋牀聲甚重，郭厲聲呵婢，又應諾諾不至。俄見屏風上有一面。如方相，兩目如升，光明一屋。手中如簸箕，指長數寸。又挺動其耳目。郭氏道精進，一心至念，凡物乃去。久之，婢輩悉來，雲："向欲應，如有物鎮壓之者，體輕便來。"（出《幽明錄》）

【譯文】

畢修的外祖母郭氏有一次夜晚獨自睡在屋裏，她召喚婢女，不見婢女來。郭氏又喊了幾聲，還是如此。就聽見有很重的腳踏牀板的聲音，郭氏大聲呵斥，婢女只是應聲而不來。這時她突然看見屏風上有一個大臉，好像是民間送喪時舉的方相神，兩眼像升那麼大，目光照得屋裏通亮，手像簸箕，手指好幾寸長，還不時地扇動耳朵眨巴眼睛。郭氏向來修煉道術，這時心中專注的默唸道經，那怪物就消失了。不久婢女來說，"我剛纔就想起來侍護你，但覺得有個很重的東西壓着我。現在身子輕爽了我纔來了。"

卷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庾翼 庾謹 商仲堪 壽頒 李勢 郗恢 庾實 乞佛熾盤 姚紹 桓振 賈弼之

江陵趙姥 諸葛長民 鹽官張氏 王愉 朱宗之 虞定國 丁譁 富陽王氏　樂遐　劉斌

王徵 張仲舒 蕭思話 傅氏女 郭仲產 劉順 王譚　周登之　黃尋　荊州人　田騷

鄧差 司馬申 段暉

庾翼

庾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夜登廁，忽見廁中一物，頭如方相。兩眼大而有光，從土中出。庾乃攘袂，以拳擊之，應拳有聲，忽失所在。（出《渚宮故事》）

【譯文】

庾翼當南蠻校尉南郡太守時，有次夜裏上廁所，發現廁所裏有個怪物，頭像出殯時紙紮的方相神，兩眼很大閃閃發光，慢慢從土裏鑽出來。庾翼就趕緊整好衣裳，揮拳向怪物打去，怪物捱打後叫了一聲，頓時消失。

庾謹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忽聞牀前狗鬥聲非常，舉家共視，了不見狗。只見一死人頭在地，猶有血，兩眼尚動，其家怖懼，夜持出於後園中埋之。明旦視之，出在土上，兩眼猶爾。即又埋之，後旦已復出。乃以磚著頭，令埋之，不復出。後數日，其母遂亡。（出《幽冥錄》）

【譯文】

河南新野縣有個庾謹，母親生病，兄弟三人都在侍護。忽然聽見牀前一片狗打架聲，但誰也看不見狗，卻看見地上有個死人的頭，頭上有血，兩眼還在動。家人們十分害怕，趁天黑拿到後園子裏埋掉。第二天去看，那人頭又鑽出土來，兩眼還在閃動，就又埋了。後天那人頭又出來了，就用土坯壓在人頭上再埋入土裏，這回人頭不出來了。幾天後，母病死去。

商仲堪

晉商仲堪曾從桓玄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一青牛，形色瑰異。堪即以所乘牛，易而取之。行至零陵溪，牛忽駿駃非常，因息駕顧之，牛乃徑走入江，伺之終日不出。堪心以爲怪。未幾玄敗，堪亦被誅戮矣。（出《幽冥錄》）

【譯文】

晉代時，有個商仲堪曾隨從江州刺史桓玄出行，走到鶴穴時遇見一個老人趕着一頭青牛，商仲堪見那牛長得不同一般，就把自己駕車的牛和老人換了。走到零陵溪那牛忽然飛跑起來，商仲堪就把牛卸下來看看，那牛一直跑進江水中，等了很久也沒有出來。商仲堪感到十分奇怪。不久桓玄起兵失敗，商仲堪也被殺。

壽頒

晉孝武大元十二年，吳郡壽頒道志，邊水爲居。渚次忽生一雙物，狀若青藤，而無枝葉，數日盈拱。試共伐之，即有血出，聲在空中，如雄鵝叫，兩音相應，腹中得一卵，形如鴨子，其根頭似蛇面眼。（出《異苑》）

【譯文】

晉孝武帝大元十二年，吳郡有個叫壽頒的人立志學道，靠江邊住着，看見江邊忽然長出一對奇怪的東西，好像青藤又沒有枝葉，幾天就長到一抱多粗。找人來一齊砍它，一砍就流出血來。這時空中還傳來一種怪叫聲，像公鵝的聲音，兩音相應後，就在怪物的肚子裏產了一個卵，像鴨蛋大小，它的根像蛇，還長着蛇的眼睛。

李勢

蜀王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理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求寢牀下。勢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之，（"之"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幾，勢爲桓溫所殺。（出《獨異志》）

【譯文】

蜀王李勢宮中有個宮女張氏，生得很妖豔，李勢十分寵愛她。一天，張氏忽然變成一條大斑紋蛇，有一丈多長。把這蛇送到御苑裏，到了夜晚張氏又來要求睡在李勢的牀下，李勢害怕，就把她殺了。還有一個鄭美人，李勢也很寵愛，後來鄭美人變成一隻母老虎，把李勢寵愛的妃子吃了。過了不久，李勢就讓桓溫殺死了。

郗恢

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高平郗恢家內，忽有一物如蜥蜴，每來，輒先扣戶，則便有數枚，便滅燈火。兒女大小，莫不驚懼，以白郗，不信，須臾即來。至龍安二年，郗恢與殷仲堪謀議不同，下奔京師，道路遇害，並及諸子。（出《幽冥錄》）

【譯文】

晉安帝隆安年初，高平人郗恢在陝西雍州當刺史，他家中忽然發現一個象壁虎的怪物。怪物每次來都先敲門，一來就是好幾只。家裏人只好吹滅了燈，都十分害怕。家裏人把這事告訴郗恢，郗恢不信，說話間怪物就又來了。龍安二年時，郗恢因爲和殷仲堪在政見上發生了分歧，就去了京城，走到半路就被殺了，他的兒子們也受到株連被害。

庾實

義熙中，新野庾實妻滎陽毛氏。五月暴曬葦蓆，忽有三歲女在席下臥，驚怛乃滅，女真形在別牀如故。不旬日而女夭。（出《五行記》）

【譯文】

東晉安帝義熙年間，河南新野縣有個庾實，娶了滎陽女子毛氏爲妻。五月的一天，毛氏把牀蓆拿到外面曬晾，忽然看見三歲的女兒在席下躺着，毛氏驚訝的時候那女孩就不見了，這時毛氏的女兒正在另一個牀上好好地睡着。不到十天，女兒就死了。

乞佛熾盤

西秦乞佛熾盤，都長安。端門外又有井，人常宿汲亭水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甕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羌西虜，互相攻伐，國尋滅亡。（出《異苑》）

【譯文】

西秦太祖乞佛熾盤，以長安爲都城。當時長安端門外有一口井，井上有汲水亭，人們在汲水亭歇息時，夜裏常常聽到井裏有咯咯的聲音。驚起後點上燈照視，缸裏都是如血的紅水，裏面還有三寸長的紅魚，而且發出一寸多長的光。當時東方西方的一些少數民族不斷地互相攻伐，後來西秦終於滅亡。

姚紹

後秦姚泓義熙十三年，遣叔父大將軍紹帥衆攻函谷關。廚人爲紹炊飯，氣蒸汗溜輒成血，腥甚。如此積日，紹心惡之，令勿復炊，乞飯於諸軍。後八十日，紹病死，泓爲晉將劉裕所擒，斬於建康市。（出《五行記》）

【譯文】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後秦的姚泓派他的叔父、大將軍姚紹攻打函谷關。當時，廚師爲姚紹作飯，飯湯的蒸氣升起後都凝結成了血，腥氣難聞，連着幾天都是這樣。姚紹心裏十分厭惡，不準廚師再作飯，每次喫飯都到各部隊去討要。八十天後，姚紹病死，姚泓也被晉軍將領劉裕活捉後在建康（今南京市）的街上斬首。

桓振

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牀聲，振聽之，隱然有聲。求火看之，見大聚血。俄爲義師所滅，桓振，玄從父之弟。（出《異苑》。）

【譯文】

桓振在淮南時，夜裏聽見有人上牀的聲音。點上燈一看，只見一大堆血。不久，桓振就被義軍殺死。桓振是桓玄的叔伯弟弟。

賈弼之

河東賈弼之，晉義熙中，爲琊琅府參軍。夜夢一人，面查醜甚，多須大鼻，詣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弼曰："人各有頭面，豈容此理？"明晝又夢，意甚惡之，乃於夢中許之。明朝起，不覺，而人見悉驚走。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曰："那得異男子。"弼自陳說良久，並遣至府檢閱，方信。後能半面笑，兩手各執一筆俱書，辭意皆美，俄而安帝崩，恭帝立。（出《西明雜錄》，陳校本作出《幽明錄》）

【譯文】

晉安帝義熙年間，河東人賈弼之在琅琊府當參軍。一天夜裏，他夢見一個人，面貌醜惡，鼻子大鬍子多。這人對賈弼之說，"我真喜歡你漂亮的臉孔，咱倆換頭，怎麼樣？"賈弼之說，"人各有自己的頭臉，怎麼能換？真是豈有此理！"第二天，賈弼之又作了同樣的夢，心中十分厭惡，就在夢中答應和那人換臉。第二天起來，自己並沒什麼別的感覺，但別人一看見他就嚇得逃走。他回來對鏡子一看，才知自己的臉真的被夢中人換去。回到家裏，家中僕人也都大驚，進到屋裏，婦女們都嚇得躲起來，說，"那兒來了這麼個又怪又醜的男人？"賈弼之只好解釋了很久，家中的人又派僕人到他供職的府衙裏去察問，才相信真是賈弼之。後來，他只有半面臉會笑，還能兩手各拿一支筆寫文章，詞語都很美。不久晉安帝駕崩，恭帝繼位。

江陵趙姥

江陵趙姥，以酤酒爲業。義熙中，屋內土忽自隆起。察爲異，朝夕以酒酹土。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鄰人聞土下朝夕有聲，如哭。後人掘宅，見一異物，蠢而動，不測大小，須臾失之，謂土龍。（出《異苑》）

【譯文】

湖北江陵有個姓趙的老太太以賣酒爲生。晉安帝義熙年間，老太太屋裏的土地忽然鼓了起來，覺得很怪，就早晚用酒祭灑土地。曾看見土裏鑽出一個怪物，頭像驢，當時地上並沒有洞穴。後來老太太死了，鄰居聽見屋中地下總有聲音像在哭。老太太的兒女們掘開宅基地，挖出一個怪物，一會大一會小，還蠢蠢而動，不一會就消失不見了。有人說那怪物叫土龍。

諸葛長民

安帝時，諸葛長民爲豫州刺史。有搗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令移各一處，俱遙相喚。又長民在豫州時，見屋中柱及椽梠間，悉見有如（"如"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蛇頭。令人以刀砟之，應刃藏隱。或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之同宿，駭愕不達此意。長民曰："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手足，不分明，莫知其形狀。而來輒共鬥，深自懼焉。"長民俄而伏誅。（出《五行記》）

【譯文】

晉安帝時，諸葛長民當豫州刺史。有一次，有幾個搗衣棒棰忽然說了話，聲音和人一樣，但說的是什麼聽不懂。把它們互相分開，隔着很遠棒槌仍然互相招呼談話。還有一次，諸葛長民看見屋裏的中柱和椽梁上好像有個蛇在探頭，讓人拿刀砍去，蛇頭立刻躲起來。從那以後，長民常常在睡夢中驚起，又跳又蹦，好像和什麼人打架，這樣鬧騰了好幾十天。當時毛修之曾和諸葛長民同住，見他夢中起來蹦跳，心裏很害怕，不知是怎麼回事，就問他。他說，"我是在和怪物打鬥。這怪物特別有力氣，除了我別人制不住它。"毛修之問是什麼怪物，諸葛長民說，"這怪物很黑，有手有腳，但看不清它是什麼形狀。每次它來和我鬥，我心裏也挺害怕。"過了不久，諸葛長民就被殺了。

鹽官張氏

晉末有張氏，在鹽官，閒居端坐，忽聞煎食香。斯須，風吹一盤食至，酒肉餚饌畢備。有黃袍人乘輿來，上牀，與張共食。問其姓，含笑不答，久之，登輿而去。後張爲孫恩所害而已。（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朝末年有個姓張的鹽務官，有一天在家中閒坐，忽然聞到炸食品的香氣。不一會，風吹來一盤喫食放到他面前，盤裏酒肉佳餚俱全，接着來了個穿黃袍的人乘車而來，上牀和張某一同喫起來。張某問他的姓名，黃袍人笑而不答。過了很久，黃袍人才登車而去。後來姓張的鹽官被孫恩殺害。

王愉

王愉字（"字"原作"自"，據明抄本、陳校本改。）茂和，義熙初，愉在庭中行，帽忽自脫，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喪，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酒器須臾下地，覆還登牀。尋而第三兒綏懷（"綏懷"原作"懷緩"，據陳校本改。）貳伏誅。（出《異苑》）

【譯文】

王愉，字茂和。晉安帝義熙初年時，有一天王愉在院子裏走路，帽子忽然飛上空中，好像空中有人戴着它。後來王愉母親死了，當月的初一設祭品祭奠，供桌上的酒具忽然落到地上，然後這酒具又上了牀。不久，王愉的三兒王綏以對朝廷心懷反意被誅殺。

朱宗之

會稽國司理令朱宗之，常見亡人殯，去頭三尺許，有一青物，狀如覆甕。人或當其處則滅，人去隨復見。凡屍頭無不有此青物者，又云，人殯時，鬼無不暫還臨之。（出《幽冥錄》）

【譯文】

會稽國的司理令朱宗之，常常看別人家出殯。他每次都看見死人三尺多高的地方有一個青色的東西，像是一個扣着的盆，人一來就不見了，人走了那東西就又出現了，凡是死人的頭上都有這個東西。據說，每當死人入殯時，他的鬼魂都會到場參加。

虞定國

餘姚虞定國，有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嘗見，悅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意甚欽之，此夕寧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出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無以相報，若有官事，其爲君任之。"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往造定國，定國大驚曰："都未嘗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公曰："僕寧當請人之父而 人之女？君復見來，便斫之。"後果得怪。（出《搜神記》）

【譯文】

浙江餘姚人虞定國生得英俊瀟灑，同縣有位蘇氏女子也十分美貌，定國曾見過蘇氏，心裏非常喜歡。有一次定國到蘇家去作客，蘇家主人留他住下。夜晚時，定國對主人說，"你家小姐十分美麗，我很敬慕，今晚能不能請小姐出來見一見呢？"主人覺得定國是鄉間很受尊敬的人，就讓女兒出來相見。從此定國和蘇氏女常常來往。定國對蘇氏女的父親說，"你對我如此厚愛，我沒有可報答的，以後你有什麼公事要辦，可以儘管找我。"蘇公聽後很高興。後來蘇公家被派給官府出差役，就來求定國說情。定國大驚說："我從來沒跟你提過能幫你辦理公事，你爲什麼來求我呢？這裏面一定有問題。"蘇公就說了定國和他女兒來往並答應幫忙疏通官府的事。定國氣念地說，我怎麼能既求人之父而又亂人之女呢？以後你只要再看見我到你家，你儘管拿刀砍！"後來蘇公家裏果然捉住了那個冒充定國的妖怪。

丁譁

東陽丁譁出郭，於方山亭宿。亭渚有劉散騎，遭母艱，於京葬還。夜中，忽有一婦，自通雲劉女（"女"字原闕，據明抄本、陳校本補。）郎，"患瘡，聞參軍統治，故來耳。"譁使前，姿形端媚。從婦數人，命僕具餚饌。酒酣嘆曰："今夕之會，令人無復貞白之操。"丁雲："女郎盛德，豈顧老夫。"便令婦（"婦"原作"婢"，據明抄本改。）取琵琶彈之。歌曰："久聞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體雖朽老，亦足（"亦足"原作"故是"，據明抄本改。）悅人情。"放琵琶，上膝抱頭。又歌曰："女形雖薄賤，願得忻作婿。繾綣覯良宵，（"覯"原作"觀"，"宵"原作"覿"，據明抄本改。）千載結同契。"聲氣婉媚，令人絕倒。便令滅火，共展好情。比曉，忽不見。吏雲，此亭舊有妖魅。（出《幽冥記》）

【譯文】

山東東陽人丁譁有一次出了城遊玩，在方山亭住下。亭下江邊有位姓劉的散騎官，母親剛去世，從京城奔喪回家。這天深夜，忽然有一個女子，自稱姓劉，來見丁譁說，"我身上生了瘡，聽說你能治，就找你來了。"丁譁讓她往前站，見這女子美麗端莊，身後有幾個侍女跟着，立刻就讓僕從擺上酒宴，和丁譁對飲。酒喝得半醉時，那女子說，"今天和你相會，真擔心自己會失去自持丟失了貞潔的名聲啊！"丁譁說，"像你這樣才貌俱佳的貴人，還會顧慮我這個老頭子會有什麼失禮舉動嗎？"說罷就取來了琵琶，女子邊彈邊唱道，"久聞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體雖朽老，亦足悅人情。"唱完就放下琵琶，坐在丁譁腿上，抱着他的頭，又接着唱道："女形雖薄賤，願得忻作婿。繾綣覯良宵，千載結同契。"唱得婉轉動人，令人陶醉。唱完，那女子就讓閉了燈，和丁譁同牀。天亮時，那女子忽然不見。據有的官員說，這個方山亭過去就常有鬼怪出現。

富陽王氏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都出盡。乃修治斷，出材岸上。明往視之，材覆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束頭擔歸，雲："至家，當斧斫然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窸窣動。轉頭，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並令斷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懇告苦（"懇告苦"原作"種類專"，據明抄本改。）請乞放，王回顧不應。物曰："君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何姓名，當復何計，但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猱。雲，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出《搜神記》）

【譯文】

宋代元嘉初年，富陽有個王某，在河汊裏安置了捉蟹的竹柵欄。早上去看，見一塊二尺長的木頭在柵欄裏，柵欄卻被弄斷，已攔在柵中的螃蟹全都跑了。王某就把柵欄修好，把那塊木頭扔出去，第二天去看，那塊木頭又在柵欄裏，柵欄又被弄壞了，只好又把那塊木頭扔出去。把柵欄修好。第三天早上再去看，又和前一天一樣。王某懷疑那塊木頭是妖物，就把它裝進蟹籠裏挑回去，一面走一面說，"到家我就把你這塊木頭劈了燒火！"離家還有三里地時，聽見籠子裏有響動，回頭一看，看見那塊木頭變成了一個人面猴身、一手一腳的怪物，對王某說，"我愛喫蟹，前幾天我弄壞你的柵欄進去喫蟹，實在對不起你，請你原諒，把我放走。我是山神，會報答你，讓你今後柵欄中天天都抓住滿滿的蟹。"王某說，"你禍害人，而且前後不是一次，就應該把你弄死。"怪物苦苦哀求放掉他，王只回頭看看不答應。怪物問，"你叫什麼名字？我想知道。"一再地追問，王某就是不出聲。離家不遠時，怪物又說，"你不放我，也不告訴我姓名，我還有什麼辦法呢。看來今天是必死無疑了。"王某到家後，立刻把那塊木頭燒了，以後再也沒出什麼怪事。當地人把這種怪物叫"山猱"，說它如果知道人的姓名，就能加害中傷，所以它才一再問王某姓名，是爲了害人來解脫自身。

樂遐

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在內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衣服悉是血。未一月，夫婦相繼病卒。（出《幽冥記》，明抄本、陳校本作出《幽明錄》）

【譯文】

宋元嘉九年時，有個南陽人樂遐在家中閒坐，忽然聽見空中有人呼叫他們夫婦的名字，一直喊到半夜才停，樂遐又驚又怕。幾天後，樂遐的妻子從屋後回來，忽然全身的衣服上都是血。沒出一個月，夫妻倆先後病死。

劉斌

劉斌在吳郡時，婁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恍至郡城內。自覺去家正一炊頃，衣不沾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延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兇禍。"劉問所來，不自知。後二十許日，劉被誅。（出《幽冥錄》）

【譯文】

劉斌在吳郡時，婁縣有一個女子夜裏忽然乘着風雨恍惚地進了郡城。她自己覺得離家只有一頓飯工夫，雖在風雨中，衣服卻一點也不溼。這女子清晨來到劉斌家門外要求通報拜見劉斌，並說，"我是天使，如果主人請我進去接待我，就會有大富貴，如果不見我，就有兇禍。"劉斌問那女子是從哪裏來的，女子自己也不知道。二十多天後，劉斌被殺害。

王徵

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徵，始拜，乘車出行，聞其前錚錚有聲，見一輛車當路，而餘人不見，至州遂亡。（出《幽冥記》，明抄本、陳校本作《幽明錄》）

【譯文】

宋元嘉年間，太原人王徵出任交州刺史，剛拜官時乘車出門，聽見前面發出錚錚的聲音，一看，是一輛車在前面擋住了去路，然而和他同行的人誰也看不見那輛車。結果王徵一到了州里就死了。

張仲舒

張仲舒，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間，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廣七八寸，長五六寸，皆以箋系之。紙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駃。仲舒惡而焚之，信宿，暴疾而死。（出《異苑》）

【譯文】

宋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每到早晨和晚上，張仲舒就會看見自家門側有一大團紅色的氣體。後來空中忽然像下雨一樣降下來很多紅色綾羅，都是五六寸長，七八寸寬，用紙帶捆着。紙的長寬和綾羅一樣，從天上往下落時非常快。張仲舒很討厭，就把這些東西都燒了。過了一宿，張仲舒就得了急病突然而死。

蕭思話

蕭思話在清州，常所用銅升，覆在藥廚下。忽於其下，得二死雀。思話嘆曰："升覆雀殯，其不祥乎？"既而被系。（出《宋書》）

【譯文】

蕭思話在河北清州時，常常把所用的銅升扣在藥櫥下面。這天，他忽然在銅升下發現兩隻死雀，他嘆息道，"銅升扣着，成了死雀的墳墓，莫非是個不祥的預兆嗎？"不久他就被逮捕入獄。

傅氏女

北地傅尚書小女，嘗拆荻作鼠，以狡獪，放地，荻鼠忽能行，徑入戶限。（"限"原作"眼"，據明抄本改。）土中。又拆荻更作，咒之雲："汝若爲家怪者，當更行，不者不動。"放地，便復行如前，即掘限內覓，入地數尺，了無所見。後諸女相繼喪亡。（出《列異傳》）

【譯文】

北地郡傅尚書的小女兒，有一次用蘆葦編了個很狡猾的小老鼠，放在地上那老鼠竟跑了起來，一直鑽進門坎下的土中。她又編了一隻，編好以後唸咒說，"你如果是要到我家作怪，就再跑，如果不是，你就別動。"放在地上，老鼠又跑了。家裏人挖開門坎下的土，入地數尺什麼也沒找到。後來傅尚書家的幾個女兒都先後死去。

郭仲產

郭仲產宅在（"在"原作"見"，據明抄本改。）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齋屋，竹以爲窗欞，竹遂漸生枝葉，長數丈，鬱然成林，仲產以爲吉祥。及孝建中，被誅。（出《述異記》）

【譯文】

郭仲產的府宅在江陵枇杷寺的南邊。宋元嘉年間，又蓋了一間齋屋，用竹子作窗欞。後來窗欞上的竹子漸漸生出枝葉，長了好幾丈長，形成個竹林，郭仲產以爲這是吉祥的預兆。但到了孝建年間，郭仲產卻被誅殺了。

劉順

宋大明（"明"原作"元"，據陳校本改。）中，頓丘令劉順，酒酣，蚤入妾許眼。晨起，見榻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是武人，了不驚怪，乃令作薺，親自切血，染薺食之，棄其有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爲王道隆所害。（出《述異記》）

【譯文】

宋大明年間，河南頓丘縣令劉順喝醉了酒，早早進入了小妾的屋裏睡下。早上起來，看見牀上有一灘幹血，像是一個扣着的盆。劉順是個勇武的漢子，毫不奇怪，就讓把那塊幹血拿去作菜的調料。他親自把血切碎，拌了菜喫，剩下的就都扔掉了。過了十幾年，到元徽二年，劉順被王道隆殺害。

王譚

大明中，琅琊王譚，字思玄，爲南陽太守。母喪去職，寄郡城南，設廬位於庭。有一光，大如鴨卵，黃色分明，從東來，入廳事上。俄頃，又二枚續至，其狀如前，良久乃去。自此夕夕來往，或單至雙來，久停則滅，一夜或四五來，如此十許日不見。其年，譚二婢死，明年弟亡，譚患疾，至都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宋大明年間，琅琊人王譚，字思玄，任南陽太守。後來因爲母親去世，王譚離職，在郡城南邊母親的墳旁蓋了草房，按當時的禮制爲母守孝。有一天他看見從東面來了一個像鴨蛋大的東西，閃着黃色的光，進了屋裏。不一會又接着來了兩個，和前一個一樣，很久才飛走。從此這怪物夜夜都來，有時是單數，有時是雙數，來後停久了就滅，有時一夜來四五次，後來十幾天不再來了。這一年，王譚的兩個婢女死了，第二年王譚的弟弟死了，他自己也生了病，到京城後去世。

周登之

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時，統諸靈廟，甚被恩寵。母謝氏，奉佛法。泰始三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隱煙霧，垂頭，屬廳事前地，頭如大赤馬，飲庭中水。登之驚駭，謂是善神降之。汲水益之，飲百餘鬥，水竭乃去。二年而謝氏亡，後半歲而明帝崩，登之自此事業衰敗。（出《述異記》）

【譯文】

周登之家住京城，宋明帝時，派他管理靈廟，對他很寵信。他的母親謝氏，尊奉佛法。泰始三年，夏天的一次暴雨中，煙霧中有一個怪物向堂屋前走來。這怪物低着頭，頭大像個紅馬，飲院子裏的雨水。周登之大驚，認爲是個吉祥的天神下凡來了，就打了水給它喝。那怪物喝了一百多鬥水，喝光就走了。二年後，周登之的母親謝氏去世。過了半年後，宋明帝駕崩，周登之的家業也從此衰敗。

黃尋

後魏宣武帝景明年中，海陵人黃尋，先居家單貧，忽風雨飛錢於其家，後鉅富，錢至數萬，其年被誅。（出《五行記》）

【譯文】

後魏宣武帝景明年中，海陵有一個很窮的人叫黃尋。有一天，忽然風雨把很多的錢吹到他家中，一下子成了富翁，然而就在這年他就被誅殺了。

荊州人

梁元帝天監元年，荊州刑人，殺了，其人不僵，首（"首"原作"手"，據明抄本改。）墮於地，動口張目，血如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荊州大旱，與晉愍帝督運令史淳于伯同。（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梁元帝天監元年，荊州執行一名犯人死刑。頭砍去後，犯人身子不僵倒，頭掉到地上後，嘴動口張，血像箭似地向上衝了一丈多高，然後像細雨一樣落下來。這一年荊州發生了大旱，和晉愍帝時的督運令史淳于伯的那次一樣。

田騷

田騷，南陽人，梁末，晚暮執弓箭，從婦家還。去餘十裏，無伴畏懼。遙望前路坂頭，有緋衣小兒，急逐之，及到，問曰："汝何村小兒？"小兒曰："家在樹頭。"騷謂欺己，謂之曰："吾長者，與爾童稚共語，何爲輕薄見報？"更行百許步，至坂頭，道邊有極大樹，小兒徑上樹，狀如猿猴。心以爲異，乃張弓繞樹覓，見一物如幡，長數丈高而滅。至家，困病幾死。（出《五行記》）

【譯文】

梁朝末年，南陽人田騷有天晚上帶着弓箭從妻子家往回走。離家十里地以後，由於沒有同伴，心裏有點怕。這時，他遠遠看見前面的坡上有一個穿紅衣的小孩子，就急忙趕上去問，"你是哪個村的孩子？"小孩說："我家在樹頂上。"田騷以爲小孩騙他，就說，"我是個大人，跟你說話，你爲什麼不好好回答呢？"走了一百多步，到了坡上，道邊有一棵極大的樹，只見那小孩飛快地上了樹，像猿猴那樣敏捷，田騷十分驚奇，就張起弓搭上箭繞着樹尋找，見樹上有一個像旗幡似的東西，長了幾丈高以後就消失了。田騷回家後就得了病，差點病死。

鄧差

梁鄧差，南郡臨沮人，於麥城耕地，得古銅數斛，因此大富。行值雨，止於皂莢樹下。遇一老公，謂差曰："君雖富，明年舍神若出。方衰耗之後，君必因火味獲殃。"差以爲此叟假稱邪術，妄求施與，都不採錄。明年，宅內見一物，青黑色，似鱉而非，可長二尺許。自出自入，或隱或見，伸縮舉頭，狗見，輒圍繞共吠，吠則縮頭，家人亦不敢觸。如此者百餘日。後有人種作，黃昏從外入，見之，謂是蚖，乃以鐮砟之，傷其足血，曳腳入稻積下，因失所在。自後遭火。兒侄喪亡，官役連及。差又於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飲，謂曰："觀君二人，遊行商估，勢在不豐，何爲頓爾珍差美食？"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甘美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歸，至家，宰鵝以自食，動筋咬骨，哽其喉，病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梁朝時，南郡臨沮人鄧差在麥城耕田時，得到了好幾斛古銅，因而大富。有一次他走路遇雨，在一棵皂莢樹下避雨，遇見一個老者，對鄧差說，"你雖然富了，明年舍神如果出來，你就會衰敗下去，而且會因火而遭災。"鄧差認爲這老人是用邪術騙他的錢，根本不理睬他。第二年，鄧差在家裏看見一個東西，有點像鱉，青黑色，有二尺多長，自己隨便爬進爬出，時隱時現，伸頭縮腦。狗看見後，都圍着它狂叫。狗一叫它就縮頭，家裏人都不敢碰它。這樣過了一百多天後，有一個種田人黃昏回來看見了那怪物，說是"蚖（蜥蜴）"。就用鐮刀去砍，砍傷了它的腳，流出了血，然後把它扔到稻子堆下，後來就不見了。接着家裏就着了火，鄧差的兒子和侄子先後死去，官府又接連向鄧差派勞役。後來，鄧差又在路上遇見了兩個商人，在路旁對坐着用餐，看他們羅列的食品都是些珍餚美味。鄧差不認識他們，但兩個商人卻主動招呼鄧差一起喝酒。鄧差說，"我看二位是在外奔波的行商，並不很豐足，怎麼竟這樣大喫豪飲這些美味佳餚呢？"商人說，"一寸光陰一寸金，人生在世，說到底是爲了喫穿，一旦病死，還能再喫美味嗎？我們可不像臨沮的那個叫鄧差的人，平生捨不得享用，甘心作守財奴。"鄧差聽了這番話，也沒說自己的姓名，默默地往回走。到家以後，宰了鵝煮了喫，結果讓鵝骨卡住喉嚨憋氣而死。

司馬申

陳後主時，倖臣司馬申任右衛將軍，常譖毀朝臣。後於尚書省晝寢，有鳥啄其口，流血及席。時論以譖毀之效，而陳漸微之徵，後主竟降。（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南北朝時，陳後主的近臣司馬申任右衛將軍，常常讒毀朝中的大臣。有一天，司馬申在尚書省的府衙裏睡午覺，忽然飛來一隻鳥啄他的嘴，血流的滿席都是。對這件怪事，當時的人們議論說這是對讒毀他人的報應，也是朝庭衰敗的預兆。果然不久陳後主投降，國家衰亡。

段暉

段暉，字長祚，有一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謂暉曰："吾泰山府君子，謝子厚贈。"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出魏收《後魏書》）

【譯文】

段暉，字長祚。有一次，他的一個小僕人辭工回家，向段暉要一匹馬，段暉開玩笑，作了個木馬送給他。那小僕人說，"我是冥府泰山神的兒子，謝謝你贈我這麼重的禮物。"說罷，騎上木馬，騰空而去。

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

崔季舒 安陽黃氏 齊後主 王惠照 獨孤陀 楊素 滕景貞 元邃 劉志言 素娥　

張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載言 範季輔 洛陽婦人 裴休貞 牛成 張翰　南鄭縣尉　李泮　元自虛

崔季舒

北齊崔季舒，位至侍中特進。忽爾其家池中蓮，皆化爲人面，著鮮卑帽。又其妻曾晝寢，見一神人，身長丈餘，黑體黑毛，前來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將軍，入宅者不祥也。"又庭中忽流血，有一白物，大如斛，自天而下，當其子首，未至尺餘，乃滅。季舒又見其家內廳中，有一大手，長丈餘，從地而出，滿室光耀。問左右，皆雲不見，尋以非罪見誅。（出《北史》）

【譯文】

北齊的崔季舒，官位達到侍中特進。忽然有一天，他家池裏的蓮花，全變成人的模樣，戴着鮮卑人的帽子。而且，他妻子曾經大白天睡覺，見到一個神人。神人身高一丈多，滿身黑毛，向前來走近她。巫師說，那神人是五道將軍，他來到宅第裏是不吉祥的。而且，院子裏忽然間流出血水，有一個象斛那麼大的白東西，從天而降，當掉到離他兒子的頭還不到一尺多遠的時候，那白東西就消失了。崔季舒還看到他家的內廳中，有一隻大手，一丈多長，從地裏長出來，滿屋光亮。他問左右的人看見什麼了，左右都說沒看見什麼。不久，他沒罪而被殺。

安陽黃氏

北齊武成時，安陽縣有黃家者，住古城南。其先累世鉅富，有巫師佔君家財物慾出，好自防守。若去，家即大貧。其家每夜使人分守。夜有一隊人，盡着黃衣，乘馬，從北門出。一隊白衣人，乘馬，從西門出。一隊青衣人，乘馬，從東園門出。悉借問趙虞家此去近遠。當時並忘，去後醒覺，撫心懊悔，不可復追。所出黃白青者，皆金銀錢貨。良之，復見一人，跛腳負薪而來，亦問趙虞，家人念極，命奴擊之。就視，乃家折腳鐺也。自此之後，漸貧，死亡都盡。（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北齊武成時，安陽縣有個叫黃家的人，住在古城南。他的祖先輩輩都鉅富。有一個巫師給他占卜，說他家的財物要離去，應該好好防守，如果財物離去了，他家馬上就會很窮。他家每夜都派人分別看守。夜裏，有一隊人，全都穿黃色衣服，騎着馬，從北門走出來；一隊白衣人，騎着馬，從西門走出來；一隊青衣人，騎着馬，從東園門走出來。他們都打聽趙虞家離這多遠。當時人們都忘了財物要離去的事，幾隊人馬離去之後才明白過來。人們非常後悔，但是已經不能去追趕了。走出去的黃、白、青幾隊人，全都是金銀錢貨。很久以後，又見到一個瘸腿人揹着柴薪走出來，也打聽趙虞。家人非常憤怒，讓奴僕們打他。走近一看，原來是他家的折了一條腿的鍋。他家漸漸窮了，到他死的時候就什麼都沒有了。

齊後主

北齊後主武平五年，如晉陽，在路，兵人於幕下忽（"忽"原作"無"，據許本改。）唱叫，訊之曰："見無數人，皆騎小馬如狐，爭揮刀梢，故叫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北齊後主武平五年的時候，有一次他到晉陽去，正在路上，兵卒們在帳下忽然高聲叫喊。他問兵卒們爲什麼叫喊，兵卒們說，他們看見有許多人，都騎着狐狸那麼大的小馬，爭相揮舞着刀槍棍棒，所以他們就大叫。

王惠照

武平末，廣平都省主事王惠照。息休爲郡學生，刻木作一小兒，盛衣帶裏，每食必食之，告雲："奴啖。"方自食，自此後迷，爲魍魎著之，時餉不飼，則病友垂死。漸不饗菜蔬，要索酒肉。休兄竊取，以火焚之，休病轉困。其家事急，顧工匠刻木，妙寫形狀，爲置靈牀之處。下語云："燒燬我如此，重刻何益？"歲餘，休成狂病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北齊後主武平末年，廣平都省主事是王惠照。息休是郡裏的秀才。他用木頭刻了一個小孩兒，裝在衣袋裏，每頓飯都一定要給它東西喫。告訴它說："你喫！"它才自己喫。從此以後，息休就變得癡迷了，是鬼怪附體，一旦喫飯的時候忘了給木孩兒東西喫。他就病得要死。漸漸地，他不喫蔬菜，要喫肉喝酒。息休的哥哥偷偷地把小木孩兒拿出來，用火燒了。息休的病變得更重了。他家裏見事情緊急，就僱工匠重新刻了個木孩兒，放在他的靈牀下。息休下牀說道："把我燒成這個樣了，重刻有什麼用？"一年多之後，息休變成瘋病病死了。

獨孤陀

隋獨孤陀，字黎邪，文帝時，爲延州刺史。性好左道，其外家（"家"原作"甥"，據明抄本改。）高氏，先事貓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帝微聞之而不信。其姊爲皇后，與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貓鬼疾。"帝以陀後之異母弟，陀妻乃楊素之異母妹也，由是疑陀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諷陀。言無有，上不悅，左遷陀，陀遂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穎、納言蘇威、大理楊遠、皇甫孝緒雜按之。而陀婢徐阿尼供言，本從陀母家來，常事貓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貓鬼每殺人，被殺者家財遂潛移於畜貓鬼家。帝乃以事問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犢車載陀夫妻，將死，弟詣闕哀求，於是免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王有人訴其母爲貓鬼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是，乃詔赦訴行貓鬼家焉。陀亦未幾而卒。（出《北史》）

【譯文】

隋朝的獨孤陀，字黎邪。隋文帝時，他是延州刺史。他喜歡旁門左道。他外祖父家姓高，以前供奉貓鬼，已經害死了他的舅父郭沙羅，於是就搬到他家裏來了。隋文帝暗中察訪到這件事不肯相信。獨孤陀的姐姐是皇后，和楊素的妻子鄭氏都有病，找來醫生一看，都說這是貓鬼病。隋文帝因爲孤獨陀是皇后的異母弟，獨孤陀的妻子是楊素的異母妹，因此懷疑是獨孤陀乾的，暗中下令讓獨孤陀的哥哥獨孤穆用親情開導他。皇上又派左右的人去勸他。他說沒有。皇上不高興，降低了他的官職。獨孤陀於是便有了怨言。皇上派左僕射高穎、納言蘇威、大理楊遠、皇甫孝緒一塊去審察他。他的婢女徐阿尼供認，她本來是從獨孤陀的母親家來的，曾經侍奉貓鬼，常常在子日的夜間祭祀貓鬼。說"子"就是老鼠。貓鬼常常殺人，被殺者家裏的財物就暗中移到養貓鬼的人家。隋文帝就向公卿們訊問這件事應該怎麼辦。奇章公牛弘說："妖由於人而興起，殺了那個人，妖也可以滅絕了。"皇上下令用牛車拉着獨孤陀夫妻，要處死刑。他的弟弟到宮中哀求，於是免他一死，除了他的名，讓他妻子楊氏出家做了尼姑。在這以前，有人說自己的母親是被貓鬼害死的，皇上認爲是胡說八道，一怒之下把他遣送到外地去了。到這時，才下詔書赦免了這一家。獨孤陀也不久就死了。

楊素

大業五年，尚書令楊素於東都造宅。潛於宮省，遣人就衛尉少卿蕭吉，請擇良日入新宅。吉知其不終，乃以書一卷付之。此書專是述死喪之事，素開而惡之，乃焚於前庭。素宅內造沉香堂，甚精麗。初成，閉之三日，然後擇日，始開視之，四壁如新血所灑，流於地，腥氣觸人，素甚惡之，竟遇鴆而死。九年，素長子禮部尚書楊玄感，庭中無故有血灑地，玄感懼，遂舉兵反，伏誅。（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隋煬帝大業五年，尚書令楊素在東都建宅院，暗中到宮中，派人到衛尉少卿肖吉那去，求他選個好日子遷入新居。肖吉知道楊素不得善終，就把一卷書交給他。這卷書是專門述說死喪之事的。楊素打開一看很厭惡，就在前庭把它燒了。楊素在宅內建了一個沉香堂，非常精麗。剛建成時，關了三天，然後選日子。剛打開時一看，四壁上灑有鮮血，流在地上，腥氣襲人。楊素非常討厭這事。他終於遇毒酒而死。大業九年，楊素的長子禮部尚書楊玄感的院子裏無緣無故有血灑地。楊玄感恐懼，就起兵造反，終於伏法被殺。

滕景貞

滕景貞在廣州七層寺，永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芃芃隆起。滕就視，聲轉壯。甑上生花數十，長似蓮花，色赤如金，俄頃萎滅。旬日，景貞卒。（出《酉陽雜俎》）

【譯文】

滕景貞住在廣州七層寺。永徽年中，他罷職回到家中。一次，他的婢女做飯，鍋裏忽然有雷一樣的聲響，米眼看着就鼓起來。滕景貞走近去看，聲音變得更響。甑子上生出幾十朵小花，長得象蓮花，顏色象金一樣赤紅，不一會兒就枯萎消失了。十天後，滕景貞死了。

元邃

永淳初，同州司功元邃，其母白日在堂坐，忽見屏外有小人騎小馬入來，人長二三尺，馬亦相稱，衣甲具裝，光彩輝日，於庭內巡牆馳走，良久方滅。此後每常欲自殺，閤家守之，經年稍怠。母夜臥，以衣置被中自代，便即走出。侍者覺之，分覓，以投於井，比及出之，殆亦絕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唐高宗永淳初年，陝西同州司功元邃，他的母親大白天在屋裏坐着，忽然看見有一個小人騎着一匹小馬走進來。小人高二三尺，馬也和他相稱，衣服、鎧甲全有，光彩映日，在院子裏沿着牆奔跑，很久才消失。以後她常常想自殺，全家人看守着她。過了一年，人們對她的人看護稍微懈怠了。他母親夜裏睡覺，把衣服放在被子裏代替她自己，就跑了出去。侍候她的人發覺之後，分頭去尋找，她已經投到井裏。等到把她救出來，幾乎已經絕命了。

劉志言

長安劉志言任華州下邽縣尉，此廨素兇，遂於裏內借宅，然宅內不免有怪。婢晨起理髮，梳墮地，婢俯取梳，見牀下有布袋，中似有數歲小兒。婢引手取之，袋內跳出。婢驚懼走出，舉家就視，了無所見。志言秩滿而卒。（出《五行記》）

【譯文】

長安人劉志言任華州下邽縣的縣尉。他住的這所宅第一向不吉利，他就在鄉里借房住。然而宅院裏不免有鬼怪。婢女早晨起來梳頭，梳子掉到地上，婢女彎腰取梳，見牀下有一個口袋，裏邊好象有一個幾歲的小孩。婢女伸手去取，小孩從口袋裏跳出來，婢女驚懼地跑出來。全家走近去看，什麼也沒見到。劉志言任期剛滿就死了。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喬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藝也。未幾，沉於洛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曰："相州鳳陽門宋媼女，善彈五絃，（"弦"原作"言"，據明抄本、許本、黃本改。）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杰者。明日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欵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不可無，請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宴，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略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傾，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奧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如屬絲，才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遣種矣。"言迄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杰。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仁杰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出《甘澤謠》）

【譯文】

素娥，是武三思的歌妓。武三思當初得到一個姓喬的丫鬟叫窈娘，能歌舞。武三思懂得音樂，他認爲窈孃的歌舞，是天下最好的藝術。不久，窈娘淹死在洛水。於是喬氏家族全被殺。有人向武三思推薦素娥說："相州鳳陽有一家姓宋的一個老太太有一個女兒，善於彈琴，是世上最佳的美人。"武三思就用三百段帛去聘。素娥來到之後，武三思非常喜歡她。於是他舉辦盛大宴會讓素娥出來亮相。公卿大夫全都聚集來了，只有納言狄仁傑稱病不來。武三思很生氣，在席間說了些不滿的話。宴會結束之後，有人告訴狄仁傑。第二天，狄仁傑去拜見式三思，道歉說："我昨天老病突然發作，不能到會。然而沒有見到麗人，也是我沒有這福分。以後如果還有良宴，我敢不提前到門上來？"素娥聽說了，對武三思說："狄仁傑是個剛毅之士，不是個輕薄狎狹之人，何必一定罷壓抑他的性情呢？不可能不再舉辦宴會，請不要讓他來了。"武三思說："如果他敢拒絕我的宴請，我一定殺他全家！"幾天之後，又辦宴會，客人們還沒到，狄仁傑果然先到了。武三思特意把狄仁傑迎進內室，慢慢地飲酒，等待衆賓客。狄仁傑請求讓素娥提前出來，他要領略一下素娥的技藝。於是就放下酒杯，擺好座榻叫素娥出來。過了一會兒，奴僕出來說，素娥藏起來了，不知她在哪裏。武三思親自進屋去叫她，全都沒見到。忽然在堂屋深處牆縫中嗅到蘭麝的香氣，就附耳去聽，是素娥說話的聲音。她的聲音象絲一樣細，剛剛可以辨清。她說："我請你不要找狄仁傑，現在已經把他請來了，我不能再活了。"武三思問爲什麼，她說："我不是別的精怪，是花月之妖，上帝派來的。也是要我用言語迷蕩你的心志，要興李氏天下。如今，仁杰是當代的正直之人，我根本不敢見他。我曾經做過你的僕妾，哪敢無情！希望你好好對待狄仁傑，不要萌生別的想法。不然，你老武家就沒有傳人了。"她說完了，武三思又問，她亦不再答應了。武三思出來，見到狄仁傑，說素娥突然病了，不能出來盡恭敬客人的禮節。狄仁傑不知其中原因。第二天，武三思祕密地向武則天奏明此事。武則天嘆道："上天的安排，不能廢除。"

張易之

張易之將敗也，母韋氏，號阿藏，在宅坐，家人報雲，有車馬騎從甚多，至門而下，疑其內官也。藏出迎之，無所見，又野狐數擎飯甕牆頭而過。未旬日而禍及。垂拱之後，諸州多進雌雞化爲雄雞者，則天之應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張易之要敗毀的時候，他的母親韋氏，叫阿藏，在家裏坐着，家人報告說，有很多車馬和騎馬的隨從，來到門前就下車下馬，可能是宮內的官員。阿藏出去迎接，什麼也沒看到。另外，野狐幾次擎着飯甕從牆頭上越過。不到十天禍事就到了。武則天垂拱年之後，各州有許多把母雞變成的公雞進獻到宮中來的，這是武則天當政的徵兆。

李承嘉

唐神龍中，戶部尚書李承嘉，不識字，不解書，爲御史大夫，兼洛州長史。名判司爲狗，罵御史爲驢，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見野狐無數，直入宅。須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筆管，手中直裂。別取筆，復裂如初。數日，出爲藤州員外司馬卒。（出《朝野僉載》）

唐朝中宗神龍年間，戶部尚書季承嘉，不認識字，不懂書，卻是御史大夫，兼洛陽長史。他叫判司是狗，罵御史是驢，威振朝廷。西京建造一所堂屋剛建成，街坊有人看到無數的野狐直跳進宅中。不一會堂舍四下裂開，瓦木堆積到一起。判事的筆管，在手裏直接就裂開了。他另取一管筆，又裂了。幾日後，貶爲藤州員外司馬而死。

泰州人

太定年中，泰州赤水店，有鄭家莊。有一兒，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殊麗，問之，雲："欲到鄭縣，待二婢未來，躊躇伺候。"此兒屈就莊宿，安置廳中，供給酒食，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窗中窺之，惟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於樑上暗處，見一大鳥，衝門飛出，或雲是羅剎魅也。（出《朝野僉載》）

【譯文】

太定年間，泰州赤水店，有個鄭家莊。莊裏有一個年輕男子，二十多歲，日暮時分，走在驛道上，看見一位青衣女子獨自走路。女子姿容特別美麗。他上前一問，女子說要到鄭縣去，正在等兩個婢女，婢女還沒來，她便躊躇等候。這個年輕人讓女子到莊上住宿，把她安置在廳中，供給她酒飯，拿來衣被與她同寢。到天明，門很久不開，喊他他也不應。從窗子往裏一看，見他只剩下頭骨了，其餘的都喫完了。家人破窗而入，在樑上的黑暗處，見到一隻大鳥，衝着門飛出去。有的人說，這是羅剎鬼。

梁載言

唐懷州刺史梁載言，晝坐廳事，忽有物如蝙蝠，從南飛來，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絞痛，數日而卒。（出《朝野僉載》）

【譯文】

唐朝懷州刺史梁載言，白天坐在廳堂裏，忽然有一個象蝙蝠的東西，從南邊飛來，一直飛入他的口中，一張一合象吞下一個東西，肚子裏於是就絞痛，幾天後就死了。

範季輔

鄜城尉範季輔，未娶。有美人崔氏，宅在永平裏，常依之。開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晨起下堂，有物死在階下。身如狗，項有九頭，皆如人面，面狀不一，有怒者，喜者，妍者，醜者，老者，少者，蠻者，夷者，皆大如拳，尾甚長，五色。崔氏恐，以告季輔。問諸巫，巫言焚之五道，災則消矣。乃於四達路積薪焚之，後數日，崔氏母殂，又數日，崔氏死，又數日，季輔亡。（出《記聞》）

【譯文】

陝西鄜城縣尉範季輔，沒有娶。有個姓崔的美人，家在永平裏，常常依靠範季輔。開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早晨起來走下堂來，見有個東西死在階下，身體象狗，脖子上有九個腦袋，都象人的模樣，面相各不一樣，有怒的、喜的、俊的、醜的、老的、少的、野蠻的、溫和的，都象拳頭那麼大。那東西尾巴很長，五色。崔氏害怕，把這事告訴了範季輔。範季輔向巫師打聽這件事，巫師說把它焚燒在道口，就可以消災。於是就在十字路口堆起柴火燒那東西。過了幾天，崔氏的母親死了。又過了幾天，崔氏死了。又過了幾天，範季輔死了。

洛陽婦人

玄宗時，洛陽婦人患魔魅，前後術者治之不愈。婦人子詣葉法善道士，求爲法遣。善雲："此是天魔，彼自天上負罪，爲帝所譴，暫在人間。然其譴已滿，尋當自去，無煩遣之也。"其人意是相解之詞，故求祐助，善雲："誠不惜往，乃攜人深入陽翟山中。"絕嶺有池水，善於池邊行禁，久之，水中見一頭髻，如三間屋，冉冉而出，至兩目，睒如電光。須臾雲霧四合，因失所在。（出《廣異記》）

【譯文】

唐玄宗時，洛陽有一婦人患魔魅之症，前後經許多術士治療都沒治好。婦人的兒子拜見葉法善道士，求他爲母親作法除邪。葉法善說："這是天魔，它在天上犯了罪，被玉帝譴責，暫時留在人間。但是它的譴責期已滿，不久將自動離去，不必特意打發它。"那人認爲這是推脫的話，所以要求祐助。葉法善說："我確實不是不肯去。"於是就帶着人深入到陽翟山中。絕嶺上有一個水池，葉法善在池邊作禁妖邪的法術。作了很久，水中出現一個頭髻，象三間屋那麼大，慢慢露出來。露到兩眼，眨動如電光。不一會兒雲霧四起，就不知它哪裏去了。

裴休貞

金吾將軍裴休貞，微時，居教業裏。有客過之，休貞飲客，其弟皆預。日晚客去，休貞獨臥廳事。昏後，休貞醒，繞牀有聲曰："哥哥去娘子。"如此不絕。休貞視呼者，狀甚可畏，繞之不止。休貞懼，跳門呼奴，奴以燈來，其弟亦至。於是怪依燈影中，狀若崑崙，齒大而白，長五尺。休貞弟休元，素多力，擊之以拳，應手有聲，如擊鐵石，怪形即滅。其歲，休貞母殂。（出《記聞》）

【譯文】

金吾將軍裴休貞，地位低下的時候，住在教業裏。有一客人來拜訪他，裴休貞給那客人酒喝，他的弟弟們都參加了。天晚了客人離去，裴休貞獨自躺在廳堂裏。黃昏後，裴休貞醒了，聽到牀周圍有聲音說："哥哥讓娘子離去。"這樣的聲音不斷出現。裴休貞看那說話的人，樣子很可怕，繞牀不止。裴休貞害怕了，跳到門外喊奴婢，奴婢捧着燈來，他的弟弟也來了。於是那怪物依在燈影中，樣子象崑崙山，牙齒很大而且白，五尺長。裴休貞的弟弟裴休元，平素很有力氣，用拳打那怪物。隨着打出去的手有回聲，象打在鐵石之上。那怪物的形狀就不見了。那年，裴休貞的母親死了。

牛成

京城東南五十里，曰孝義坊，坊之西原，常有怪。開元二十九年，牛肅之弟成，因往孝義，晨至西原，遇村人任杲，與言。忽見其東五百步，有黑氣如轜車，凡十餘。其首者高二三丈，餘各丈餘，自北徂南，將至原窮。又自南還北，累累相從。日出後，行轉急，或出或沒。日漸高，皆失。杲曰："此處常然，蓋不足怪。數月前，有飛騎者，番滿南歸，忽見空中有物，如角馱之像。（"如角"五字原闕，據明抄本補。）飛騎刀刺之，角馱湧出爲人，身長丈餘，而逐飛騎。飛騎走，且射之，中。怪道少留，又來踵，飛騎又射之，乃止。既明，尋所射處，地皆有血，不見怪。因遇疾，還家，數日而卒。"（出《記聞》）

【譯文】

京城東南五十里，叫孝義坊。孝義坊西邊的原野上，常常有怪物。開元二十九年，牛肅的弟弟牛成，因爲要到孝義坊，早晨來到西原，遇到村裏人任杲，就跟他說話。忽然見他以東五百步的地方，有黑氣象喪車似的，一共十幾輛。那爲首的一輛有兩三丈高，其餘的各一丈多高。從此往南走，要走到原野的盡頭時，又從南迴頭向北來，一輛一輛地跟隨着。日出後，車速較快，有時出現，有時隱沒。太陽漸漸升高，車輛全都消失。任杲說："這地方常常這樣，不足爲怪。幾個月之前，有個騎馬飛奔的人，急速向南歸去。忽然見空中有一個東西，象長角的馱馬。飛騎用刀刺它。長角的馱馬湧出來，變成人，身高一丈多，反而來追飛騎。飛騎跑了，並且回頭射它。射中了。那怪物就停留了一會兒，又來跟隨飛騎。飛騎又射它，它才停止。天亮之後，找到射它的地方，滿地都是血，沒見到怪物。於是得了病，回到家裏幾天就死了。"

張翰

右監門衛錄事參軍張翰，有親故妻，天寶初，生子，方收所生男，更有一無首孩子，在傍跳躍。攬之則不見，手去則覆在左右。按《白澤圖》曰。其名曰"常"。依圖呼名。至三呼。奄然已滅。（出《記聞》）

【譯文】

右監門衛錄事參軍張翰，有一個親友的妻子，在天寶初年生孩子，剛把生下的男孩收起來，又有一個沒頭的孩子在旁邊跳躍。用手去抓他就不見了，手離開就又出現在左右。按照《白澤圖》的說法，無頭的孩子叫"常"。依照圖上的說法喊它的名字，喊到第三遍，就忽然消失了。

南鄭縣尉

南鄭縣尉孫旻，爲山南採訪支使，嘗推覆在途，舍于山館。忽有美婦人面，出於柱中，顧旻而笑。旻拜而祈之，良久方滅，懼不敢言也。後數年，選授桑泉尉，在京疾，友人問疾，旻乃言之而卒。（出《記聞》）

【譯文】

南鄭縣尉孫旻，是山南採訪支使，曾經因復勘獄訟行於旅途，住在山館裏。忽然有一個美麗的婦女從柱子裏出來，看着孫旻笑。孫旻下拜並禱告了很久，那女子才消失。孫旻害怕，沒敢說。幾年之後，他被選授爲桑泉縣尉，在京城得了病，朋友問他是怎麼病的，孫旻就說了這件事而死去。

李泮

咸陽縣尉李泮，有甥勇而頑，常對客自言，不懼神鬼，言甚夸誕。忽所居南牆，有面出焉，赤色，大尺餘，跌鼻睔目，鋒牙利口，殊可憎惡。甥大怒，拳毆之，應手而滅。俄又見於西壁，其色白。又見東壁，其色青，狀皆如前，拳擊亦滅。後黑麪見於北牆，貌益恐人，其大則倍。甥滋怒，擊數拳不去，拔刀刺之，乃中。面乃去牆來掩，甥手推之。不能去，黑麪遂合於甥面，色如漆，甥仆地死。及殯殮，其色終不改。（出《記聞》）

【譯文】

咸陽縣尉李泮，有個外甥勇猛頑皮，曾經對客人說自己不怕鬼神，說得非常誇張荒唐。忽然有一天，他住室裏的南牆，出來一張臉，紅色，大小有一尺多，趴鼻子，瞘眼，牙齒尖利，非常可惡。李泮的外甥大怒，揮拳打過去，那臉應手而滅。不一會兒，它又出現在西牆上，是白色的，又出現在東牆上，是青色的。樣子都象先前的那個。用拳打，也消失了。後來又有一個黑色的出現在北牆上，樣子更嚇人，大小是先前的一倍。外甥更怒，連擊幾拳也沒離去。拔刀刺它，才刺中。那臉面竟離開牆壁過來遮掩他。他用手推它，不能把它推開。黑臉於是就長到了他的臉上，色如黑漆。他倒地而死。一直到出殯，他的臉色始終不改。

元自虛

開元中，元自虛爲汀洲刺史。至郡部，衆官皆見，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佔廳堂。"言訖而沒。自後凡有吉凶，蕭老爲預報，無不應者。自虛剛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見怪異，或見有人坐於檐上，腳垂於地；或見人兩兩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嬰兒，問人乞食；或有美人，濃妝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擲磚瓦。家人乃白自虛曰："常聞廚後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虛怒，殊不信。忽一日，蕭老謁自虛雲："今當遠訪親舊，以數口爲託。"言訖而去。自虛以問老吏，吏雲："常聞使宅堂後枯樹中，有山魈。自虛令積柴與樹齊，縱火焚之，聞樹中冤枉之聲，不可聽。月餘，蕭老歸，縞素哀哭曰："無何遠出，委妻子於賊手。今四海之內，孑然一身，當令公知之耳。"乃於衣帶，解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於地，雲："速去速去。"自虛俯拾開之，見有一小虎，大才如繩，自虛欲捉之，遂跳於地，已長數寸，跳擲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門，其家大小百餘人，盡爲所斃，虎亦不見。自虛者，亦一身而已。（出《會昌解頤錄》）

【譯文】

開元年間，元自虛是汀州刺史。他來到郡部，衆官都來拜見。有一個人，年近八十，自稱蕭老，說："我一家幾口人，住在這宅中許多輩子了，還好，沒有侵佔您的廳堂。"說完就不見了。從此以後，凡是有吉凶之事，蕭老一定提前來報告，沒有不應驗的。元自虛爲人剛正，常常不信。然而家人常常在夜裏見到怪異現象。或者看到有人坐在房檐上，腳垂到地上來；或者看到三三兩兩的人，在空中行走。有的抱着孩子，向人家要東西喫；有的是美人，化着濃妝，穿着美服，在月下說笑，總是投擲磚瓦。家人就向元自虛說明道："曾聽說廚房後面的空屋子是神堂，以前的  
人都用香火敬奉，如今不這樣做，所以妖怪才如此的。"元自虛很生氣，更不信。忽然有一天，蕭老來拜見元自虛說："我現在要出遠門去訪一位親友，把數口之家託付給您了。"說完就走了。元自虛向老吏請教這件事。老吏說："曾聽說，大人堂後的枯樹中，有山怪。"元自虛讓人堆積柴薪和樹一般高，點火焚燒。聽到樹裏有喊"冤枉"的聲音，慘不忍聞。一個多月之後，蕭老回來了，穿着白色衣服哀哭道："出遠門不幾天，把妻子兒女委託在賊人之手。如今四海之內，只我孑然一身了。我應該讓你知道知道我啦！"於是就從衣帶上解下一個小盒，象彈丸那麼大。他把盒扔到地上說："快離開，快離開！"元自虛俯身把盒拾起來打開，見裏面有一隻小老虎，才蒼蠅那麼大。元自虛想捉到它，於是它跳到地上，已經長到幾寸長。它連跳不止，不多時變成一隻大虎，跑到中門裏，將元家大小一百多口人全都咬死。虎也不見了。元自虛也只剩下孑然一身而已。

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長孫繹 韋虛心 裴鏡微 李虞 武德縣婦人 懷州民 武德縣民 張司馬 李適之

李林甫 楊慎矜 姜皎 晁良貞 李氏 張周封 王豐 房集 張寅 燕鳳祥　王生

梁仲朋

長孫繹

長孫繹之親曰鄭使君，使君惟二子，甚愛之。子年十五，鄭方典郡，常使蒼頭十餘人給其役，夜中，蒼頭皆食，子獨坐，忽聞戶東有物行來，履地聲甚重，每移步殷然。俄到戶前，遂至牀下。乃一鐵小兒也，長三尺，至粗壯，朱目大口。謂使君子曰："嘻！阿母呼，令吮乳來。"子驚叫，跳入戶。蒼頭既見，遽報使君。使君命十餘人，持棒擊之，如擊石。徐而下階，望門南出。至以刀斧鍛，終不可傷。命舉火爇之，火焚其身，則開口大叫，聲如霹靂，聞者震倒。於是以火驅之，既出衙門。舉足驀一車轍，遂滅，其家亦無休咎。（出《紀聞》。）

【譯文】

長孫繹的親戚是鄭使君。鄭使君只有兩個兒子，他很愛他們。兒子十五歲時，他正當郡守。他纔到郡中做了使君。平常他讓十幾個奴僕爲他服務。夜裏，奴僕們都喫飯，兒子獨自坐在那裏。忽然聽見窗東有什麼東西走來，腳步聲很重，每走一步聲音都很大。不一會兒，那東西來到窗前，就走到牀下。原來是一個小鐵孩兒，三尺高，極粗壯，紅眼大口。它對鄭使君的兒子說："喂，你媽叫你，讓你來喫奶！"兒子嚇得大叫，跳到門裏去。奴僕們知道以後，急忙向使君報告。使君派十多人拿大棒打那小鐵孩，象打石頭一樣。它慢慢地下了臺階，朝門南走出。甚至用刀斧砍它，也到底沒有砍傷它。又讓人用火燒它，它就開口大叫，聲象打雷一樣。聽到的人都震倒地上。於是用火驅趕它。走出衙門之後，它抬腳忽然踩進車轍裏，就消失了。他家也沒發生什麼福事和禍事。

韋虛心

戶部尚書韋虛心，有三子，皆不成而死。子每將亡，則有大面出手牀下，嗔目開口，貌如神鬼。子懼而走，大面則化爲大鴟，以翅遮擁，令自投於井。家人覺，遽出之，已愚，猶能言其所見，數日而死。如是三子皆然，竟不知何鬼怪。（出《紀聞》）

【譯文】

戶部尚書韋虛心，有三個兒子，都不到成年就死了。每個兒子要死的時候，就有一張大臉從牀下伸出手來，瞪眼張口，樣子象鬼神。兒子害怕逃跑，大臉就變成一隻貓頭鷹，用翅子遮攔推擁着他，讓他自己投到井裏去。家人發現了，立刻救出來，已經變得愚傻了，但是還能說出他看到了什麼。幾天後他就死了。三個孩子都這樣，到底也不知是什麼鬼怪。

裴錦微

河東裴鏡微，曾友（"友"字原闕，據明抄本補。）一武人，其居相近。武人夜還莊，操弓矢，方馳騎，後聞有物近焉。顧而見之，狀大，有類方相，口但稱渴。將及武人，武人引弓射，中之，怪乃止。頃又來近，又射之，怪覆住，斯須又至。武人遽至家，門已閉，武人逾垣而入。入後，自戶窺之，怪猶在。武人不敢取馬，明早啓門，馬鞍棄在門，馬則無矣。求之數里墓林中，見馬被啗已盡，唯骨在焉。（出《紀聞》）

【譯文】

河東的裴鏡微，曾經和一個練武人交朋友。他們的住處相近。練武人夜裏回莊，拿着弓箭，正騎馬前進，聽到身後有什麼東西走近了。回頭一看，那東西挺大，有點類似紙紮神象。它嘴裏只稱口渴。要到練武人眼前時，他拉弓射它。射中了，怪物便停止了。不一會它又走近了，他又射，怪物又停住。不一會兒又到了。練武人急忙來到家門前，但是門已經關了。他跳牆進去，從門縫往外偷看，那怪物還在。練武人不敢出去取馬。第二天早晨開門，見馬鞍子丟在地上，馬卻不見了。找到幾里外的墓地裏，見馬已經被喫光，只剩下骨頭了。

李虞

全節李虞，好大馬，少而不逞。父嘗爲縣令，虞隨之官，爲諸漫遊。每夜，逃出自竇，從人飲酒。後至竇中，有人背其身，以尻窒穴，虞排之不動，以劍刺之，劍沒至鐔，猶如故。乃知非人也，懼而歸。又歲暮，野外從禽，禽入墓林。訪之林中，有死人面仰，其身洪脹，甚可憎惡，巨鼻大目，挺動其眼，眼仍光起，直視於虞。虞驚怖殆死，自是不敢畋獵焉。（出《紀聞》）

【譯文】

全節的李虞，喜歡大馬。他年輕但是不逞強。他父親曾經做過縣令，李虞隨父來到官署。爲的是能夠四處遊歷。常常在夜裏，從一個地道里鑽出來，跟別人去喝酒。後來他來到地道，見有人背向他，用屁股堵在洞口。李虞用手推也推不開。他用劍去刺，劍沒到劍柄，那東西還不動，才知道不是個人。他害怕，就返回來了。另外，在一個年末，他在野外追趕一隻鳥，鳥逃到墓叢中。他追到墓叢中去找，見有一個死人仰面倒在那裏，身上腫脹，非常可怕。那死人大鼻子大眼睛。挺動一下那死人的眼睛，他眼裏仍然有光亮，直看着李虞。李虞嚇得差一點死過去，從此不敢再打獵了。

武德縣婦人

開元二十八年，武德有婦娠，將生男。其姑憂之，爲具（"具"原作"其"，據明抄本改。）儲糗。其家窶，有面數豆，有米一區。及產夕，其夫不在，姑與鄰母同膳之。男既生，姑與鄰母具食。食未至。（"未至"原作"至曉"，據明抄本改。）婦若（明抄本"若"作"苦"）飢渴，求食不絕聲。姑饋之，盡數人之餐，猶言餒。姑又膳升面進之，婦食，食無遺，而益稱不足。姑怒，更爲具之。姑出後，房內餅盎在焉，歸下牀，親執器，取餅食之，餅又盡。姑還見之，怒且恐，謂鄰母曰："此婦何爲？"母曰："吾自幼及長，未之見也。"姑方詢怒，新婦曰："姑無怒，（"怒"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食兒乃已。"（"已"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因提其子食之，姑奪之不得，驚而走。俄卻入戶，婦已食其子盡，口血猶丹。因謂姑曰："新婦當臥且死，亦無遺。若側，猶可收矣。"言終，仰眠而死。（出《紀聞》）

【譯文】

開元二十八年，武德縣有一位婦人懷了孕，將要生一個男孩。她的婆母很擔心，爲她準備一些喫的東西。這一家很窮，有幾升面有幾鬥米。臨產那天晚上，她的丈夫不在家，她的婆母和鄰居的老太太爲她做飯。男孩生下來之後，婆母與鄰居老太太給她端上喫的東西來。飯還沒喫完，她就象很渴很餓似的，不住聲地要喫的。婆母就趕緊給她拿來。她吃了幾個人的飯，還說餓。婆母又用一升面做熟給她送來，她又吃了個一點沒剩，還說不夠。婆母生氣了，又去給她準備。婆母出去後，房中裝餅的器具還在。婦人走下牀，親自拿過來，打開取餅喫。餅又喫光了。婆婆回來見了，又生氣又害怕，對鄰居老太太說："這媳婦是怎麼了？"鄰人老太太說："我從小到大，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婆婆正生氣地詢問，婦人說："婆母不要生氣，我把孩子吃了就不餓了。"於是她提起孩子就喫。婆婆上去奪沒奪下來，嚇跑了。不一會兒返回來，婦人已把孩子喫光了，嘴上的血還通紅的。婦人對婆母說："我應該倒下去死了。也不拉屎了？如果拉屎，還可以收回去呢！"說完，仰倒而死。懷州民 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懷州武德、武陟、修武、三縣人，無故食土，雲，味美異於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婦人，相與採拾，聚而言曰："今米貴人飢，若爲生活！"  
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其面爲餅，餅甚香。由是遠近竟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土並盡。牛肅時在懷，親遇之。（出《紀聞》）

【譯文】

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懷州武德、武陟、修武三個縣的人，無緣無故就喫土，說土的味道很美與別的土不同。以前這是因爲武德縣期城村的婦人們一塊出去採拾，聚到一起說道："如今米貴人餓，怎麼活呀！"有一個穿紫衣騎白馬的老頭，率領着十來個隨從拜訪她們，對婦人說："何愁沒東西喫？這渠水邊的土很好，可以喫，你喫喫試試。"婦人取土一喫，味道很美。於是老頭不見了。婦人就把土帶回家去，拌上面做成餅，餅非常香。從此，遠近的人爭相挖取。河的東西兩邊五里之內，南北十餘步內，土全被取光。牛肅當時在懷州，親自遇到過這種事。

武德縣民

武德縣逆旅家，有人鎖閉其室，寄物一車。如是數十日不還，主人怪之，開視囊，皆人面衣也，懼而閉之。其夕，門自開，所寄囊物，並失所在。（出《紀聞》）

【譯文】

武德縣的一家旅店，有人鎖閉了一間屋子，寄存了一車東西。這樣鎖了十幾天也沒回來。店主人感到奇怪，打開屋子，看屋裏的口袋。一看，口袋裏全是遠行專用的寒衣。因害怕而裹起來。那天晚上，門自己開了，裏邊寄放的東西，都消失了。

張司馬

定州張司馬，開元二十八年夏，中夜與其妻露坐。聞空中有物飛來，其聲頨頨然，過至堂屋，爲瓦所礙。宛轉屋際，遂落檐前。因走，司馬命逐之，逐者以蹴之，乃爲狗音。擒得火照，則老狗也，赤而鮮毛，身甚長，足甚短，可一二寸。司馬命焚之，深憂其爲怪。月餘，改深州長史。（出《紀聞》）

【譯文】

定州的張司馬，開元二十八年夏天，半夜和妻子在露天地坐着，聽到空中有什麼東西飛來，那聲音象翅翼飛動。那東西來到堂屋，被瓦阻礙，在屋外縈繞，於是就落到檐前，就跑。張司馬讓人去追。追者用腳踢那東西，是狗的聲音。捉到後用火一照，就是一條老狗，紅色、毛很少，身體很長，腿很短，能有一二寸。張司馬讓人用火燒它，深怕它作怪。一月以後，張司馬改任深州長史。

李適之

李適之既貴且豪，常列鼎於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躍出相鬥，家僮告適之，乃往其所，酹酒自誓，而鬥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時人知其禍未止也。俄爲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適之男霅，爲衛尉少卿。亦貶巴陵郡別駕。適之至州，不旬月而終。時人以林甫迫殺之。霅乃迎喪至都，李林甫怒猶未已，令人巫告，於河南府杖殺之。適之好飲，退朝後，即速賓朋親戚，談話賦詩，曾不備於林甫。初適之在相位日，曾賦詩曰："朱門長不備，親友恣相過。今日過五十，不飲復如何。"及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嘆之。（出《明皇雜錄》）

【譯文】

李適之又富貴又豪爽，常把鼎擺在庭前，用它來準備飯食。一天早晨，院中的鼎跳出來互相打鬥。家僮報告給李適之。李適之就來到院中，祭酒明誓。但是鼎還是打鬥不止，鼎的耳和腳都打落了。第二天，李適之被罷相，改任太子少保。當時人們知道他的禍事還沒停止。不久，他被李林甫陷害，貶爲宜春太守。李適之的兒子李霅，是衛尉少卿，也被貶爲巴陵郡別駕。李適之到了州上，不到十天就死了。當時人們認爲是李林甫迫害死的。李霅就去把父親的靈柩運回京都。李林甫怒氣未消，讓人誣告李霅，在河南府把他打死了。李之好喝酒，退朝之後，就找親戚朋友，談話賦詩，不曾防備李林甫。當初李適之在相位上的時候，曾賦詩說："朱門長不備，親友恣相過。今日過五十，不飲復如何？"等到他罷了相位，作詩說："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他到死也不是那種罪名，當時人們都嘆他太冤枉。

李林甫

李林甫宅，亦屢有怪妖。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於其地立嘉猷（"猷"原作"猶"，據明抄本改。）觀。林甫將疾，晨起將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書囊頗重於常，侍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於地，即變爲狗，蒼色壯大，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聲，狗形即滅。林甫惡之，稱疾不朝，其日遂病，不逾月而卒。（出《明皇雜錄》）

又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第也。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卻月之形，名曰偃月堂。土木華麗，剞劂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身鉤瓜，長三尺餘，以手戟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於廄，廄中善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敗。（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李林甫的宅子裏，也屢次發生妖怪。那南北兩邊的溝中，有火光發出，時或還有小孩拿着火把出出入入。李林甫討厭這種現象，奏請皇帝，在那裏建起嘉猷觀。李林甫將病倒的時候，早晨起來將要上朝，命人把書囊取來，這是平常必有的事項。他忽然覺得書囊很重。侍從打開書囊一看，就有兩隻老鼠跑出來。把老鼠扔到地上，立刻變成狗。兩隻狗都是蒼色的，又壯又大，張牙瞪眼，仰視着李林甫。李林甫讓人用箭射它們，發出很響的聲來，狗的形體便消失了。李林甫討厭這件事，稱病不上朝。那天他就病了。沒過一個月他就死了。

又 平康坊南街的廢蠻院，就是李林甫的舊宅第。李林甫在正堂的後面另造一堂，結構是彎彎曲曲的，有彎月的形狀，名叫"偃月堂"，土木建築華美，雕刻精巧，當時是世上無雙的。李林甫每次要破滅人家的時候，就進到偃月堂，精思熟慮，喜悅地走出來。那一家便不存在了。等到李林甫要衰敗的時候，他在堂上看到一個象人的東西，遍身長毛，毛就象豬毛那樣立着，身子蹲踞着，腳爪鉤曲着，三尺多高，並且用手來抓撓李林甫，目光如電怒視着他。李林甫連聲喝喊呵叱它，它動也不動。他急忙讓人用箭射它。它笑着跳到前堂去，堂中的一位婢女，與它相遇而暴死。它經過馬廄，廄中的好馬也死了。不到一個月，李林甫就敗落了。

楊慎矜

楊慎矜兄弟富貴，常不自安，每詰朝禮佛象，默祈冥衛。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冢狀，慎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出《酉陽雜俎》）

【譯文】

楊慎矜兄弟二人很富貴，平常很不放心，常常去朝拜詰問佛像，默默地祈求神仙保祐。一天，神像前的土牀上，聚積了三堆灰塵，樣子象墳堆。楊慎矜感到討厭，又以爲是小孩的遊戲，讓人掃了。一夜之後，三堆灰塵如舊。不久，禍事就發生了。

姜皎

姜皎常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酒整鬟，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非支指乎？"乃強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姜皎常常到禪定寺玩。京兆一帶很盛行設宴聚餐。等到喝酒的時候，座上有一位絕美的妓女，整理頭髮獻上酒來，卻不曾見到她的手，大夥感到奇怪。有一位客人乘着酒興，開玩笑說："你不是六指吧？"就硬拉過來看。那妓女隨着被拉而倒下，原來是一具枯骨架子。姜皎竟然遭到禍事。

晁良貞

晁良貞能判知名，性剛鷙，不懼鬼。每年，恆掘太歲地豎屋，（"豎屋"原作"堅掘"，據明抄本改。）後忽得一肉，大於食魁，良貞鞭之數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陰影聽之。三更後，車騎衆來至肉所，問太歲："兄何故受此屈辱，不仇報之？"太歲雲："彼正榮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出《廣異記》）

【譯文】

晁良貞以善於判案而知名。他性情剛烈勇猛，不怕鬼。每年，他總是挖掘太歲地蓋房子。後來他忽然挖到一塊肉，比食魁還大。晁良貞打了它幾百鞭子，送到大道上。那天夜裏，他派人在陰影裏聽着。三更之後，很多車馬騎士來到放肉的地方，問道："太歲兄爲什麼受這樣的屈辱？不報仇嗎？"太歲說："他正在榮耀旺盛時期，能把他怎樣？"天亮的時候，那肉就不見了。

李氏

上元末，復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雲，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忽然騰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盡，惟小蒯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滅盡，夜中，令奴悉作鬼裝束，劫小蒯，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其後襲封蒯公。（出《廣異記》）

又 寧州有人，亦掘得太歲，大如方，狀類赤菌，有數千眼。其家不識，移至大路，遍問識者。有胡僧驚曰："此太歲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舊處，經一年，人死略盡。（出《廣異記》）

【譯文】

上元末年，又有一家姓李的，不相信太歲。挖地，挖出來一塊肉。民間傳說，得到太歲的，打它幾百鞭子，就能免除禍患。李氏打了它九十多鞭子，它忽然騰空而起，於是就不知哪兒去了。李氏家有七十二口人，差不多死光了，只有小蒯公還活着。李氏兄弟怕他家死絕了，夜間，讓奴僕全穿上鬼的衣服，把小蒯藏起來。只有這個兒子活下來了。他後來世襲封爲蒯公。

又 寧州有一個人，也挖到了太歲，大小象寫字的方板，樣子象赤菌，有幾千隻眼睛。他家不認識，把它移到大道上，四處向認識的人打聽。有一位胡僧喫驚地說："這是太歲，應該趕快埋起來！"那人急忙把太歲送回原處。一年之後，這一家幾乎死光了。

張周封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舊莊在城東狗架觜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率莊客，指揮復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鬥，悉躍出列（"列"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地著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矗牆之半，如界焉。因謁巫，酹地謝之，亦無他。（出《酉陽雜俎》）

【譯文】

工部員外張周封，說他的舊莊在城東狗架觜西，曾經在太歲上砌了牆。一天晚上，牆全倒了，還以爲它基礎不實，做工不精。就率領莊客再砌。砌了不到幾尺高，做飯的人驚叫道："妖怪發作啦！"人們急忙看去，幾鬥米的飯，全都跳出來排在地上，附在牆上，均勻得象蠶產的子，沒有一粒重複的。一直排列到牆的一半，就象有分界似的。於是就請來巫師，祭祝禱告。也沒發生別的事。

王 豐

萊州即墨縣，有百娃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嘗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鬥，蠕蠕而動。遂填其坑，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肉長，塞於庭。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惟一女子存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萊州即墨縣，有個叫王豐的百姓，兄弟三人。王豐不相信方位有什麼禁忌，曾經在太歲上挖坑。挖見一塊肉，鬥那麼大，蠕蠕地動。於是就把那坑又填上了。但是那塊肉隨着填土而露出來。王豐害怕，把它扔掉。經過一宿，肉長大了，堵在院子裏。王氏兄弟三人以及奴婢，幾天內全都暴死，只剩一個女孩還活着。

房集

唐肅宗朝，尚書郎房集，頗持權勢。暇日，私弟獨坐廳中，忽有小兒，十四五，髡髮齊眉，而持一布囊，不知所從來，立於其前。房初謂是親故家遣小兒相省，問之不應。又問囊中何物，小兒笑曰："眼睛也。"遂傾囊，中可數升眼睛，在地四散，緣牆上屋。一家驚怪，便失小兒所在，眼睛又不復見。後集坐事誅。（出《原化記》）

【譯文】

唐朝肅宗的時候，尚書郎房集很有權勢。閒暇之日，獨坐在自家廳堂裏，忽然有一個十四五歲頭髮齊眉的小男孩，拿着一個布袋，不知從什麼地方走來，站在他的面前。房集一開始以爲是親戚朋友家打發小孩來看望。他問小孩話小孩不應，又問口袋裏裝的什麼東西。小男孩笑道："是眼睛。"於是就把口袋倒過來，裏邊有幾升眼睛。倒出來之後，在地上散放着，有的順着牆到了屋頂上。一家人又驚又怪的時候，不知小男孩哪裏去了。眼睛也不見了。後來房集因事被殺。

張寅

范陽張寅嘗行洛陽故城南，日已昏暮，欲投宿故人家。經狹路中，馬忽驚顧（"顧"原作"頭"，據明抄本改。）蹐局不肯行，寅疑前有異，因視路旁墳，大柱石端有一物，若似紗籠，形大如橋柱上慈臺，漸漸長大，如數斛。及地，飛如流星，其聲如雷。所歷（"歷"字原闕，據明抄本補。）林中宿鳥驚散，可百餘步，墮一人家。寅竊記之，乃去。後月餘，重經其家，長幼無遣矣。乃詢之鄰人，雲："其婦養姑無禮，姑死，遂有此禍。"（出《廣異記》）

【譯文】

范陽的張寅經在洛陽故城的南邊走路，天已到了黃昏時刻，想到朋友家投宿，經過一條狹窄的道路時，馬忽然驚懼地四顧，很拘束，不肯前行。張寅懷疑前面有異常情況，於是看到路邊的墳地上，大石柱的一頭有一個東西，好象紗籠，形狀大小象橋柱上慈臺，漸漸地長大，象幾斛那麼大，一直到地，飛起來象流星一樣。它的聲音象雷。它所經過的林子裏宿鳥都驚散了。能有一百步遠的地方，它毀了一戶人家。張寅暗暗地記在心裏，就離開了。後來過了一個多月，張寅重又經過那戶人家。一看，男女老少一個沒剩。就向鄰人打聽。鄰人說，那家的媳婦對婆婆不好，婆婆死了，就發生了這種禍事。

燕鳳祥

平陽燕鳳祥，頗涉六藝，聚徒講授。夜與其妻在家中，忽聞外間喑鳴之聲。以爲盜，屣履視之，正見一物，白色，長丈許，在庭中，遽掩入戶。漸聞登階，呼鳳祥曰："夜未久，何爲閉戶？"默不敢應，明燈自守。須臾，門隙中有一面，如猴，即突入。呼其侶數百頭，悉從隙中入。皆長二尺餘，著豹皮犢鼻褌，鼓脣睚目，貌甚醜惡。或緣屋壁，或在樑棟間，跳躑在後，勢欲相逼。鳳祥左右，惟有一枕，及婦琵琶，即以擲之，中者便去。至明方盡，遂得免。恍惚常見室中有衣冠大人，列在四壁，雲："我平陽堯平（明抄本"堯平"作"堯神"）使者。"諸巫祝祠禱之，終不能去。乃避於精舍中，見佛榻下有大面，瞪目視之。又將逃於他所，出門，復見羣鬼，悉戲巷中。直赴鳳祥，不得去。既無所出，而病轉篤。乃多請僧設齋，結壇持咒。亦迎六丁道士，爲作符禁咒，鬼乃稍去。數日，鳳祥夢有一人，朱衣墨幘，住空中，雲："還汝魂魄。"因而以物擲鳳祥，有如婦人發者，有如絳衣者數十枚，鳳祥悉受，明日遂愈焉。（出《廣異記》）

【譯文】

平陽的燕鳳祥，很懂得六藝，就召集弟子講學。夜裏他與妻子在家中，忽然聽到外間屋裏有嗚嗚的聲音，以爲是盜賊，就輕手輕腳地窺視，正好看到一個東西。那東西是白色的，一丈多高。它在院子裏，很快就閃進門來，漸漸聽到它登上臺階。它喊燕鳳祥說："夜不深，爲什麼關了門？"燕鳳祥默默地不敢出聲，點着燈守在那裏。一會兒，門縫中出現一張臉，象猴。於是就突了進來，喊來它幾百個同伴，都從門縫中進來，都二尺多高，穿着豹皮牛鼻子褲，鼓脣瞪眼，樣子非常醜惡。有的爬到屋牆上，有的跳到樑棟之間，徘徊在他的身後，想要逼近他。燕鳳祥的身邊，只有一個枕頭，以及妻子的一個琵琶。燕鳳祥立刻把枕頭和琵琶扔過去，被打中的就離去了。到天亮才走光，他這才得免。他恍恍惚惚地，常常看到屋裏有衣冠楚楚的大人物，出現在四面牆上，說："我是平陽堯平的使者。"燕鳳祥請巫師祭祝禱告，到底也沒有除掉，就避到精舍之中。他看到佛榻下有一張大臉，瞪眼看着他。他又要逃到別處去。剛出門。又看見一羣鬼，全在衚衕裏嬉戲，直撲向燕鳳祥，讓他沒法離開。已經出不去了，病就變重了。就請了許多和尚設齋，築壇唸咒。又請了六個道士，爲他畫符唸咒，鬼才慢慢離去。幾天之後，燕鳳祥夢見一個紅衣服黑頭巾的人，住在空中，說："還給你魂魄。"就把什麼東西扔給燕鳳祥。有像女人頭髮的，有像紅衣的幾十枚，燕鳳祥全都接受，第二天就好了。

王生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楊州孝感寺北。夏日被酒臥，手垂於牀，其妻恐風射，舉之。忽有巨手出於牀前，牽王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骨一具，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怪。（出《酉陽雜俎》）

【譯文】

永泰初年，有一個姓王的年輕男子，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天他喝完酒躺在牀上，手垂在牀下，他妻子怕他傷風，把他的手舉起來。忽然有一隻大手從牀前伸來，把王生拉到牀下，身體漸漸地沒入地裏。他妻子和奴婢們一起去拽他，也不能禁止。地象裂開了似的，起初還露着衣帶，不一會兒也不見了。他家全力往外挖他。挖到兩丈深的時候，挖到一具枯骨，已經像埋了幾百年了似的。到底也不知是什麼東西作怪。

梁仲朋

葉縣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莊，常朝往夕歸。大曆初，八月十五日，天地無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林，皆植白楊。是時，秋景落木，仲朋跨馬及此。二更，聞林間槭槭之聲，忽有一物，自林飛出。仲朋初謂是驚棲鳥，俄便入仲朋懷，鞍橋上坐。月照若五斗栲栳大，毛黑色，頭便似人，眼膚如珠。便呼仲朋爲弟，謂仲朋曰："弟莫（"莫"字原闕，據明抄本補。）懼。"頗有羶羯之氣，言語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門外，見人家未寐，有燈火光。其怪歘飛東南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說。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召弟妹，於庭命酌，或嘯或吟，因語前夕之事。其怪忽從屋脊上飛下來，謂仲朋曰："弟說老兄何事也？"於是小大走散，獨留仲朋。雲："爲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細視之，頸下有癭子，如生瓜大，飛翅是雙耳，又是翅，鼻烏毛鬥轄，大如鵝卵。飲數斗酒，醉於杯筵上，如睡着。仲朋潛起，礪闊刃，當其項而刺之，血流迸灑。便起雲："大哥大哥，弟莫悔。"卻映屋脊，不復見，庭中血滿。三年內，仲朋一家三十口蕩盡。（出《乾鐉子》）

【譯文】

葉縣有一個人叫梁仲朋，家住在汝州西郭的街南。渠西有個小村莊，他常常早晨去晚上回來。大曆初年，八月十五日，天地間沒有云霧和塵埃。十五六里外，有一個大家族的墓林，栽種的全是白楊樹。這時候，秋景裏到處是落葉的樹木。梁仲朋騎着馬來到這裏，已經是二更天。他聽到林子裏有"槭槭"的聲音。忽然有一個東西，從林子裏飛出來。梁仲朋起初以爲是驚起來的棲鳥。不一會那東西飛到梁仲朋懷中，坐到了鞍橋上。月照之下，見它就象能裝五斗米的籮筐那麼大，毛是黑色的，頭就象人，眼睛鼓起象個圓球。它就稱梁仲朋爲弟，對梁仲朋說："老弟不要怕。"它身上有很大的腥羶氣，說話完全象人。一直走到汝州城門外，見城中人家還沒睡覺，還有燈火的光亮，那怪物就忽然向東南飛去了，不知它飛到什麼地方去了。就這樣梁仲朋到家好多天，也不敢向家裏人講這件事。忽然有一天夜裏，更深了，月亮升起來，而且天色很好。梁仲朋於是就召弟弟妹妹們，在院子裏飲酒，有的長嘯，有的吟誦。於是他就講了前幾天晚上的那件事。那怪物忽然從屋頂上飛下來，對梁仲朋說："老弟說我什麼事啊？"於是老老少少都散去，只有梁仲朋留下來。那怪物說："我做東兒……"它不停地要酒。梁仲朋仔細地看了看它，見它脖子下面有個瘤，象瓜那麼大，飛翅既是它的兩耳，又是它的兩翅。它鼻上的黑毛交雜，鼻大如鵝蛋。它喝了幾斗酒，醉在酒桌上，象睡着了。梁仲朋悄悄起來，磨一把大刀，向它的脖子刺去，血流迸灑。它就起來說："大哥大哥，老弟別後悔。"它退出去躲上屋頂，不再出現。院子裏到處是血。三年內，梁仲朋家三十口人全都死盡。

卷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

韋滂 柳氏 王訴 李哲 盧瑗 廬江民 揚州塔 高郵寺 劉積中

韋滂

唐大曆中，士人韋滂，膂力過人，夜行一無所懼。善騎射，每以弓矢隨行。非止取鳥獸烹灸，至於蛇蠍、蚯蚓、蜣螂、螻蛄之類，見之則食。嘗於京師暮行，鼓聲向絕，主人尚遠，將求宿，不知何詣。忽見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鎖門。滂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鄰家有喪，俗雲，妨殺入宅，當損人物。今將家口於側近親故家避之，明日即歸。不可不以奉白也。"韋曰："但許寄宿，復何害也。殺鬼吾自當之。"主人遂引韋入宅，開堂廚，示以牀榻，飲食皆備。滂令僕使歇馬槽上，置燭燈於堂中，又使入廚具食。食訖，令僕伕宿於別屋，滂列牀於堂，開其雙扉，息燭張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盡，忽見一光，如大盤，自空飛下廳北門扉下，照耀如火。滂見尤喜，於暗中，引滿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聲。火乃掣掣如動，連射三箭，光色漸微，已不能動。攜弓直往拔箭，光物墮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團肉，四向有眼，眼數開動，即光。滂笑曰："殺鬼之言，果不虛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極甚。煮令過熟，乃切割，爲摯摯之，尤覺芳美。乃沾奴僕，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歸，見韋生，喜其無恙。韋乃說得殺鬼，獻所留之肉，主人驚歎而已。（出《原化記》）

【譯文】

唐朝大曆年間，有個叫韋滂的士人，膂力過人，夜間走路什麼都不怕。他善長騎馬射獵，常常把弓箭帶在身上走路，不僅獵取飛鳥走獸煮烤而食，就連蛇、蠍、蚯蚓、蜣螂、螻蛄之類，見了就喫。曾經在京城裏夜行，鼓聲將絕，離主人家還很遠，要找個地方住下，正不知到何處去，忽然望見市中有一個士大夫之家，搬出宅子，子弟正要鎖門。韋滂上前去求宿。主人說："此宅鄰居家有喪事。民間說，害人的殺氣進宅子，會損害人和物品的。現在我將家口在附近找地方避一避，明天就回來。我不能不告訴你。"韋滂說："只要你讓我在這宿一夜，又能有什麼害呢？殺鬼我自己去幹！"主人於是領韋滂進了宅子，打開堂屋和廚房，把牀榻指給他看，喫的東西全都有。韋謗讓僕人把馬拴到馬槽上，在堂中點上燈，又讓他到廚房做飯。喫完飯，他讓僕人睡在另外的屋裏，自己把牀擺在堂中，打開兩扇門，息了燈，拉開弓，坐在那裏等着。等到三更要盡的時候，忽然看到一個光亮，象大盤子，從空中飛下，來到廳北門扇之下，象火一樣照耀着。韋滂見了很高興，在暗影中拉滿了弓射過去。一箭正好射中，爆炸似的發出聲來，火光一抽一抽地好象在動。他連射三箭，光亮漸漸減弱了，已經不能動了。他拿看弓直接過去拔箭，發光的東西掉到地上。韋滂喊奴僕拿火來一照，原來是一團肉。肉的四個方向有眼，眼幾次開動，就有光。韋謗笑道："殺鬼的話，果然不是瞎說。"就讓僕人把肉煮了。肉的味道極香。煮得爛熟了，才切割，做成細末兒喫它，更覺得香美無比，就分一些給奴僕喫，留一半送給主人。到天明，主人回來，見到韋滂，爲他的無恙感到高興。韋滂就將殺鬼之事講了，獻上留給主人的肉，主人驚歎不已。

柳氏

唐大曆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有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前。有婢眠熟，因扼（"因扼"二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藏。見老人口大如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納涼，有胡蜂繞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取置堂中，遂長。初如拳如碗，驚顧之際，已如盤矣。嚗然分爲兩扇，空中轉輪，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於樹，其物飛去。竟不知何怪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大曆年間，有一個士人，莊園在謂南趕上有病死在京城。他的妻子柳氏，繼續在莊園裏住，有一個兒子，十一二歲。一個夏天的夜晚，她的兒子忽然恐懼驚悸，不敢睡覺。三更之後，見到一位老人。老人穿白衣，兩牙長出脣外。他仔細地看了好久，才漸漸走上前來。有一位婢女睡得正香，於是他就扼住她的喉嚨，發出咬東西一樣的聲音。她的衣服隨着他的手碎了。他抓起來就喫。不一會兒便露出了骨頭。他就把她舉起來，喝她的五臟。見老人的口大如簸箕，兒子才大叫，什麼也看不見了。婢女已只剩下骨頭了。幾個月之後，也沒發生別的事情。士人使屋宇吉祥。天黑，柳氏坐在露天地兒納涼，有一隻胡蜂繞着她的頭亂飛。柳氏用扇子把胡蜂打落在地，原來是一粒胡桃。柳氏把胡桃取放到屋裏。於是胡桃就長起來，一開始象拳，象碗那麼大，驚看的時候，已經象盤子那麼大了。一聲響分成兩扇，在空中轉輪，聲音象要分開的一窩蜂子。兩扇忽然合到柳氏頭上。柳氏的頭就碎了。她的牙齒附到樹上。那怪物便飛走了。到底不知道那是個什麼怪物。

王訴

建中三年，前楊府功曹王訴，自冬調選，至四月，寂無音書。其妻扶風竇氏，憂甚。有二女，皆國色。忽聞門有賣卜女巫包九娘者，過其巷，人皆推佔事中，遂召卜焉。九娘設香水訖，俄聞空間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來，與夫人看功曾有何事？更無音書，早晚合歸！"言訖而去。經數刻，忽空中宛轉而下，至九娘喉中曰："娘子酬答何物？阿郎歸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絹行舉錢，共四人長行。緣選場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見官。作行李次，密書之。"五月二十三日初明，訴奄至宅。竇氏甚喜。坐訖，便問："君何故用策子，令選事不成？又於某月日西市舉錢，共四人長行。"訴自以不附書，愕然驚異，妻遂話女巫之事。即令召巫來，曰："忽憂，來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牽二水牛，患腳，可勿爭價買取。旬月間，應得數倍利。"至時，果有人牽跛牛過，即以四千貫買。經六七日，甚肥壯，足亦無損。同曲磨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買。初訴宅在慶雲寺西，巫忽曰："可速賣此宅。"如言貨之，得錢十五萬，又令於河東，月僦一宅，貯一年已來儲。然後買竹，作粗籠子，可盛五六鬥者，積之不知其數。明年春，連帥陳少遊，議築廣陵城，取訴舊居，給以半價。又運土築籠，每籠三十文，計資七八萬，始於河東買宅。神巫不從包九娘而自至，曰："某姓孫，名思兒，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錢，今已償足。與之別歸，故來辭耳。"吁嗟久之，不見其形。竇氏感其所謀，謂曰："汝何不且住，不然，吾養汝爲兒，可乎？"思兒曰："娘子既許，某更何愁？可爲作一小紙屋，安於堂檐。每食時，與少食，即足矣。"竇氏依之。月餘，遇秋風飄雨，中夜長嘆，竇氏乃曰："今與汝爲母子，何所中外？不然，向吾牀頭櫃上安居，可乎？"思兒又喜，是夕移入。便問拜兩娣，不見形，但聞其言。訴長女好戲，因謂曰："娣與爾索一新婦。"於是紙畫一女，布綵繢。思兒曰："請如小娣裝素。"其女亦戲曰："依爾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對。即雲："新婦參二姑姑。"訴堂妹事韓家，住南堰，新有分娩。二女作繡鞋，欲遺之。方命青衣裝，思兒笑，二女問笑何事，答曰："孫兒一足腫，難著繡鞋。"竇氏始惡之，思兒已知，更數日，乃告辭，雲："且歸巴陵，蒙二娣與娶新婦，便欲將去。望（"望"原作"訴"，據明抄本改。）與令一船子，長二尺已來。令娣監將香火，送至揚子江，爲幸足矣！"竇氏從其請。二女又與一幅絹，畫其夫妻相對。思兒着綠秉板。具小船上拜別。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二年，長女嫁外兄，親禮夜，卒於帳門。以燭照之，其形若黃葉爾。小女適張初，初嫁亦如其娣，訴終山陽郡司馬。（出《乾鐉子》）

【譯文】

唐朝建中三年，前楊府功曹王訴，從冬季調到京城選官，一直到來年四月也杳無音信。他的妻子，扶風人竇氏，非常憂慮。他有兩個女兒，都是傾國的美色。忽然聽到門外有一個以占卜爲生的女巫包九娘從這條巷子路過。人們都推舉她占卜的事情很準。於是就請她進來占卜。包九娘把香、水等準備完畢，頃刻間聽到空中有一個人降下來。包九娘說："三郎來給夫人看看，王功曹到底有什麼事？又沒有音信，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包九娘說完，三郎就離去了。幾刻之後，三郎又宛轉地從空中降下來，到包九孃的喉嚨中說："娘子用什麼東西報答我？你丈夫很平安地回來了。他現在在西市的絹行裏作買賣賺錢，一共有四個人長期結伴而行。因爲他在選場上考試的時候帶進書策，被人告發，所以沒有選上官。他的書策藏在行李中，上面有其私下所書文字。"五月二十三日天剛亮，王訴忽然回到家中。竇氏非常高興。他坐定之後，妻子便問他爲什麼帶進書策，使選官的事情沒有辦成。又問他某月某日是不是在西市掙錢，是不是共有四個人長期結伴而行。王訴自然因爲自己沒給妻子寫信，妻子卻知道得如此詳細而愕然驚異。妻於是說出了女巫占卜的事。王訴立即讓妻子把女巫找來。女巫說："不要愁，來年你一定能得一個好官職。今天西北方向上有人牽着兩條水牛來，有腳病，你可以不講價把它買下來，十天半月就可以獲取幾倍的利。"到時候，果然有人牽着瘸牛路過。王訴就用四千錢買下了。經過六七天，牛變得非常肥壯，腳也不瘸了。同鄉一戶以推磨爲業的人家，兩頭牛突然死了，一直沒買到牛，於是就花十五千錢買王朔的兩頭牛。當初王訴的宅第在慶雲寺以西，女巫忽然對他說："你應該趕快把這所宅子賣了！"王訴把宅子賣了十五萬錢。女巫又讓他在河東租賃了一處宅子。然後用積攢了一年的錢買竹子，編粗籠子。編的都是能裝五六斗的籠子。編完就積攢起來，積了無數。第二年春，連帥陳少遊，提議築廣陵城，佔取了王訴的舊居，只給了半價。又編籠運土，每個籠三十文。王訴一共得錢七八萬。這纔在河東買宅第。一天，神巫沒有跟包九娘一起而自己來了，說："我姓孫，名叫思兒，寄住在巴陵，欠包九孃的錢，現在已經還清，和她告別回去，所以來辭行。"神巫嘆息半天，卻見不到他的身形。竇氏對他多次出謀幫助很感激，對他說："你爲什麼不暫且住下？要不然，我把你當兒子養着，可以嗎？"思兒說："娘子既然答應了，我還有什麼可愁的！您可以爲我做一個小紙屋，放在屋檐下，每當喫飯的時候，少給一點喫的就行了。"竇氏照他的話做了。一個多月之後，趕上秋風飄雨，思兒夜裏長嘆。竇氏就說："我和你是母子，爲什麼分裏外！要不，你到我牀頭櫃上來住，可以嗎？"思兒又很高興，當天晚上就搬進來住了。於是就拜問兩位姊妹。見不到他的身形，只能聽到他的聲音。王訴的大女兒喜歡開玩笑，便對他說："我給你找一個新媳婦！"當時就用紙畫了一位女子，以及布帛綵綢什麼的。思兒說："請按小姐的裝束來畫。"女兒也玩笑道："就照你說的辦。"夜裏便聽到他與新婦說笑相對。畫上女子立即就說："新媳婦參見二位小姑！"王訴的一位堂妹嫁給了姓韓的，住在南堰，最近生了孩子。兩個女兒爲孩子做了繡鞋，想要送去，就讓婢女把鞋包起來。思兒就笑。兩個女兒問他笑什麼。思兒回答說："新生的孩子一隻腳腫脹，很難穿繡鞋。"竇氏開始討厭他了，他已經知道了。又過了幾天，就告辭，說："我暫時回巴陵去。蒙二位姐姐給我娶了新媳婦，就想要把她一塊帶回去，希望能讓人給我做一條小船，長二尺左右。請讓兩位姐姐監督帶着香火，把我送到揚子江。有這樣的榮幸，我也就足了。"竇氏答應了他的請求。兩個女兒又給了他一幅絹，畫上他們夫妻相對。思兒穿着綠衣服，拿着板具，在小船上拜別。從他離去，兩個女兒都像精神欠佳似的。二年後，大女兒嫁給表兄，成親大禮的那天夜裏，死在帳子門前。用燭一照，她的臉色就像黃葉一般。小女兒嫁給張初。剛嫁過去，也像她的姐姐那樣死掉了。王訴死在山陽郡司馬的任期內。

李哲

唐貞元四年春，常州錄事參軍李哲家于丹陽縣東郭。去五里有莊，多茅舍，晝日無何，有火自焚，救之而滅。視地，麻屨跡廣尺餘，意爲盜，索之無狀。旬時屢災而易撲，方悟其妖異。後乃有投擲空間，家人怖悸。輒失衣物。有乳母阿萬者，性通鬼神，常見一丈夫，出入隨之。或爲胡形，鬚髯偉然，羔裘貂帽，間以朱紫，倏閃出來，哲晚習《春秋》於閣，阿萬見胡人竊書一卷而去，馳報哲。哲閱書，欠一卷，方祝祈之，須臾，書復帙中，亦無損污。李氏患之，意其庭竹聳茂，鬼魅可棲，潛議伐去之，以植桃。忽於庭中得一書；聞君議伐竹種桃，盡爲竹籌。州下粟方賤，一船竹可貿一船粟，幸速圖之。"其筆札不工，紙方數寸。哲兄子士溫、士儒，並剛勇。常罵之。"輒失冠履。後稍祈之，而歸所失。復投書曰："惟聖罔唸作狂，唯狂克唸作聖，君始罵我而見祈，今並還之。"書後言"墨荻君狀"。居旬，鄰人盜哲犬，殺而食之。事發，又得一書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數旬之後，其家失物至多，家人意其鬼爲盜，又一書言："劉長卿詩曰：'直氏偷金枉，君謂我爲盜。'今既得盜，如之何？"士溫、士儒竟扜御之。是（"是"原作"見"，據明抄本改。）夏夜，士溫醉臥，背燭牀頭。見一丈夫，自門直入，不虞有人，因至燭前。士溫忽躍身擒之，果獲，燭亦滅。於暗中扜御盡力，久之，喀喀有聲，燭至堅漸。是一瓦，瓦背畫作眉目，以紙爲頭巾，衣一小兒衣，又以婦人披帛，纏頭數匝，方結之。李氏遂釘於柱，碎之，數日外，有婦人喪服哭於圃，言殺我夫。明日哭於庭，乃投書曰："諺所謂'一雞死，一雞鳴'。吾屬百戶，當相報耳。"如是往來如初，嘗取人衣著中（中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庭（"庭"下原有"書"字，據明抄本刪。）樹，扶疏莫知所由也，求而遂解之。又以大器物投小器物中，出入不礙。旬時，士儒又張燈，見一婦人外來，戲燭下，復爲士儒擒焉。扜力良久，殺而硬，燭之，亦瓦而衣也，遂末之。而明日復有其類哀哭。常畏三侄。呼爲二郎。二郎至。即不多來。李氏潛欲徙其居。而得一書曰："聞君欲徙居，吾已先至其所矣。"李氏有二老犬，一名韓兒，一名猛子，自有此妖，不復食，常搖尾戲於空暗處，遂斃之。自後家有竊議事，魅莫能知之。一書："自無韓大猛二，吾屬無依。"又家人自郭返，至其裏，見二丈夫於道側，迎問家人曰："聞爾家有怪異，若之何？"遂以事答，及行，顧已不見。李氏於潤州迎山人韋士昌，士昌以符置諸瓦欞間，以壓之。鬼書至曰："符至聖也，而置之屋上，不亦輕爲。"士昌無能爲，乃去。聞淮楚有衛生者，久於咒術，乃邀之。衛生至，其鬼頗憚之，其來稍疏。衛生乃設道場，以考召。置箱於壇中，宿昔箱中得一狀，狀件所失物，雲："若干物已貨訖，（"訖"原作"記"，據明抄本改。）得錢（"錢"下原有"中"字，據明抄本刪。）若干；買果子及梳子等食訖，其餘若干，並送還。"驗其物，悉在箱中。又言："失鐺子，其實不取，請問諸水濱。"狀言孤騰腞等狀，自此更不復來。異日，於河中果得鐺子，（"子"原作"自"等，據明抄本改。）乃驗水濱之說也。（出《通幽記》）

【譯文】

唐朝貞元四年春，常州錄事參軍李哲家住在丹陽縣東郭。他的莊園離縣城五里。莊園裏多半是茅草屋，大白天無緣無故就有火自己燒起來。人們把火撲滅，一看地上，有一尺多寬的麻鞋腳印，認爲是盜賊乾的。但是到處搜索也查不出線索。十天之內，多次發生這樣的事情，而且很容易撲滅，這才明白是妖異所爲。後來竟有把火投到空中去的時候，家人十分害怕，動不動就丟失衣物。有一位叫阿萬的乳母，有通鬼神的靈性。她常常看見一位男子，跟着她出出入入，有時是胡人的打扮，鬍鬚很重，羊皮襖貂皮帽，間雜有紅色紫色，倏地閃出來。李哲晚上在閣樓上讀《春秋》。阿萬看見胡人偷去一卷書，就跑去向李哲報告。李哲一看，書確實少了一卷。於是他就祭祝禱告。片刻之間，書又回到書箱裏來，也沒有破損弄髒。李哲害怕了，想到院子裏的竹很高很茂盛，鬼怪可以在裏邊棲息，就暗中商議，要把竹林砍去，用來栽種桃樹。忽然在院子裏拾到一封信，信上說："聽說你商議砍竹種桃，把竹子都做成籌籤。州下糧食正便宜，一船竹子可以換一船糧，希望趕快行動。"寫信的字跡不工整，紙有幾寸見方大小。李哲的侄子李士溫、李士儒都很剛勇，常常罵這妖物，動不動就丟了帽子和鞋，後來也略微禱告一番，丟失的東西便又回來了。妖物又投書來說："只有聖人沒有自己的思想叫做狂；只有狂人戰勝自己的思想叫做聖。你當初罵我，如今又祈祝我，現在把東西都還給你。"信後署名是"墨荻君"。過了十天，鄰居偷去了李哲的狗殺着吃了。事發後，又得到一封書信，說："鄰里以仁爲美，不擇仁人爲鄰，哪裏能有明智可言！"幾十天之後，他家的東西丟失了許多，家人以爲是那個鬼物偷走了。那鬼物又送來一書信，說："劉長卿的詩說，'直氏偷金枉，君謂我爲盜'，如今既然知道誰是盜賊了，你能把盜賊怎麼樣呢？"李士溫、李士儒居然開始提防起來。這是個夏天的夜晚，李士溫揹着燈光醉臥在牀上，看見一位男子，從門外直接進來，不怕屋裏有人，於是就來到燈下。李士溫忽然跳起來捉他，果然捉到了。燈也滅了。黑暗裏李士溫盡力防着他。過了挺長一會兒，有一種"喀喀"的聲音。有人把燈送來，一看，那小子漸漸變成一塊瓦，瓦的背面畫有眉眼，用紙做的頭巾，穿了一件小孩衣裳，又用婦人的披帛，把頭纏了幾圈，纔打了個結。姓李的於是就把這塊瓦釘到了柱子上，把它打碎了。幾天之後，有一個婦人穿着喪服在園子裏哭，說殺了她的丈夫。第二天，又到院子裏哭，還投書說："諺語說的'一雞死、一雞鳴'。我屬下百家應當報復"就這樣她象原來一樣來往。曾經把人的衣服拿去掛到院子裏的樹上，隨風飄動，誰也不知從哪來的。有人來找，衣服就自己落下來。她又把大器物扔到小器物之中，出入竟然沒有阻礙。十天之後，李士儒又在張燈時分看見一位婦人從外面來，在燈下嬉戲，又被李士儒捉住了。扭動撕扯了半天，用側手一打，覺得挺硬。用燈一照，也是一塊穿了衣服的瓦。於是把它摔成粉末。第二天又有那樣的哀哭。平常就怕兩個侄子，呼他二人爲"二郎"。二郎到了，妖鬼就不敢多來。李家暗中想要搬家到別處去，都得到一封書信說："聽說你要搬家，我已經先搬到那個地方了。"李家有兩條老狗，一條叫"韓兒"，一條叫"猛子"。自從有了這妖怪，狗就不再喫食，常常搖着尾巴在空暗處嬉戲。於是就把它們打死了。從此以後，家中有私下議論的事，鬼怪就不能知道了。鬼怪又投來一書說："自從沒了韓大和猛二，我們沒有依靠了。"另外，一位家人從城中回來，走到莊外，看見兩位男子在道旁迎住家人問道："聽說你們家鬧鬼，怎麼辦了？"家人就把事告訴了他們。等到走的時候，回頭一看，二位男子不見了。李家到潤州把隱士韋士昌請了來。韋士昌把符放到瓦欞間，用來鎮壓鬼魅。鬼投書來說："符是最神聖的東西，而你把它放到屋頂上，不也太不尊重了嗎？"韋士昌無能爲力，就離開了。聽說淮楚一帶有一個姓衛的年輕人，對咒術研究了很久，就請他來。姓衛的到了之後，那鬼非常害怕，來的次數就少了。姓衛的就設道場，用來考察召引妖鬼。他在壇中放了一隻箱子，早晨在箱子裏得到一張狀紙，狀上分列所丟失的東西，說："若干東西已經賣出去了，得了若干錢，買果子和梳子等，吃了用了。其餘的若干東西全部奉還。"查驗那些東西，全都在箱子裏。狀上還說家裏講丟了鍋，我確實沒拿，請到水邊上去打聽一下。"從此更不敢再來了。他日，在河裏果然找到了以前丟失的鍋，這就應驗了"到水邊上去打聽一下"的話。

盧瑗

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盧瑗家於東都康裕坊。瑗父正病卒，後兩日正晝，忽有大鳥色蒼，飛於庭，巡翔空間。度其影，可闊丈四五，家人鹹見。頃之，飛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飛出。人往視之，其井水已竭，中獲二卵，大如鬥。將出破之，血流數鬥。至明，忽聞堂西奧，有一女人哭。往看，見一女子，年可十八九，烏巾帽首，哭轉哀厲。問其所從來，徐徐出就東間，乃言曰："吾誕子井中，何敢取殺？"言畢，卻往西間，拽其屍，如糜散之，訖，奮臂而去，出門而滅。其家大震懼，取所留卵，卻送於野，使人馳問桑道茂。道茂令禳謝之，後亦無徵祥，而莫測其異也。（出《通幽記》）

【譯文】

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盧瑗家住東都康裕坊。盧瑗的父親正病死，兩天之後正是白天，忽然有一隻蒼色大鳥飛到院子裏來，在院子上空來回飛翔。估計一下它的影子，有一丈四五尺寬。家人全都看見了。過了一會兒，大鳥飛進西南角的一口井裏，好長時間又飛出來。人們跑去一看，井中水已經枯竭。從井裏拾到兩隻鳥蛋，鬥那麼大。把蛋弄出來打破，淌出來幾鬥血。到了明天，忽然聽到堂屋西邊深處，有一位女人在哭。去一看，見有一位十八九歲，頭戴烏巾小帽的女子。她哭得更加哀傷。問她從哪來，她慢慢地出來來到東屋，才說道："我在井裏生了兒子，你們怎麼敢弄出殺死他們呢？"說完，她退往西間，拽那屍體，象糜爛了一般把它散開。弄完之後，奮臂離去，出門就消失了。盧家很震驚，把留下的那隻蛋拿出來，送到野外，派人去問桑道茂，桑道茂讓他們祭祀消災。後來也沒什麼徵兆，也沒有測知那是什麼妖異。

廬江民

貞元中，有廬江都民，因採樵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餘，自山崦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黃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愈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懍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羣胡欲爭射之。巨胡誡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礫，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礫於地，自去其中，狀如婦人，無發。至羣胡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輩其死乎。"既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頷之。良久，遂導而入山崦。時欲昏黑，民雨汗而歸，竟不知其何物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貞元年間，有一個家住江都的百姓，因爲打柴進到山裏，趕上天色已晚，忽然看到一個胡人。那胡人一丈多高，從日落的山中走出來，穿着黑色衣服，帶着弓箭。這個百姓很害怕，急忙跑到古樹林中藏起來，偷偷地往外看。胡人佇望了好久，忽然向東射了一箭。百姓隨着箭望去，望見百步之外有一個東西，樣子象人，滿身有幾寸長的黃毛，蒙着烏巾站在那裏。箭頭射中了它的肚子，它動也不動。胡人笑道："果然不是我能辦到的！"於是就離去了。又來一位胡人，也是一丈多高，比前邊那個更魁偉，也拿着弓箭，也向東射了一箭。他射中了那東西的胸部，那東西也不動。胡人說："非將軍親自來不可！"也離去。不一會兒，有幾十個胡人，穿黑衣，挽弓帶箭，像是前導。又見有一個巨人，高几丈，披紫衣，相貌與衆極不相同，緩步走來。那百姓一看，不由得感到敬畏。巨人向東望了望，對那些前導的人說："射它的喉！"那些人爭搶着要射，巨人警告說："非雄舒射它不可！"別的胡人都後退，有一個胡人上前，拉滿弓一發，於是射中了那東西的喉。那東西也不怕，慢慢用手拔掉了三支箭，拿着一個巨大的石礫，向西走來。胡人都有畏懼之色，上前報告給巨人："事情緊迫，不如投降算了！"巨人就讓大家喊："將軍願意投降！"那東西就把巨礫扔到了地上，自己除去了頭巾，樣子像一個婦人，沒有頭髮。它來到羣胡人跟前，把他們拿的弓和箭全都收奪過去折斷。於是就讓巨胡人跪在地上，用手連連打他的面頰。胡人哀求，一個勁說自己犯了死罪。才放了他。羣胡站在那裏，不敢亂動。那東西慢慢用頭巾蒙了頭，向東走去。胡人相賀說："多虧今天是好日子，不然，我們不都得死嗎？"然後，都跪拜在巨胡面前。巨胡點頭，很久，於是就由人引導着走進日沒的山中。那時候天要昏黑了。那位江都百姓一身大汗地回到家中，到底不知那是什麼東西。

揚州塔

諮議朱景玄，見鮑容說，（"說"原作"記"，據明抄本改。）陳少遊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出《酉陽雜俎》）

【譯文】

諮議朱景玄。見了鮑容說："陳少遊在揚州的時候，東市上的塔影忽然倒了。老人說，海影翻轉就如此。

高郵寺

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轝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魯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或一年半年不見。（出《酉陽雜俎》）

【譯文】

高郵縣有一座寺院，不記它的名字。寺院的講堂西壁枕大道。每天晚上，人、馬、車輛的影子全映進牆來。穿紅戴紫的，在影子中顯得魯莽，都能辨別出來。牆厚幾尺，很難弄清其中道理。辰午之時就沒有了。相傳是這樣。二十多年，有時候是一年半年不出現這種情況。

劉積中

劉積中，常於西京近縣莊居。妻病亟，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才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日如咒狀，顧令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婿。"劉笑曰："人鬼路殊，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稍工者，可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輿奉迎。"劉心計無奈之何，亦許之。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識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卻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數日，姥復來拜謝曰："我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之。"姥隨枕而滅，妻隨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屐，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常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既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攜賢妹心肝，我已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婢入堂中，乃對劉坐，問存歿，敘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出《酉陽雜俎》）

【譯文】

劉積中，平常在西京附近縣的村莊里居住。他的妻子病得很重。一天晚上，他還沒睡，忽然有一個三尺來高的白頭婦人從燈影中走出來，對劉積中說："夫人的病，只有我能治，爲什麼不求我？"劉積中一向剛直，呵叱她。老婦人叉手說："你可別後悔！"於是就消失了。妻子於是突然心痛，幾乎要死了。劉積中不得已，只好祭祝禱告。話剛說完，那婦人就又出來了。劉積中揖請她入了座。老婦人就要來一盞茶，朝向太陽像唸咒的樣子，回頭讓人用茶灌夫人。茶才入口，病痛就沒了。後來這婦人常常出現。家人也不怕她。一年以後，她又對劉積中說："我有個女兒成年了，煩您給找個好女婿。劉積中笑道："人和鬼道路不同，我很難遂你的心願。"老婦人說："不是要找個人，你用桐木爲她刻一個比較工細的就行了。"劉積中答應了，於是就爲她準備了。經過一宿，木人丟失了。婦人又對劉積中說："再麻煩您夫婦二人作鋪公鋪母。如果可以，那一天，我親自準備車輛來迎接。"劉積中心裏覺得無可奈何，也答應了。到了那一天，過了酉時，就有僕從車馬來到門前，老婦人也到了。她說："二位可以走了。"劉積中和妻子各自登上車馬。天黑來到一處，硃紅的大門，高高的院牆，挑着燈籠列隊迎接。賓客之多，排場之大，猶如王公之家。婦人領劉積中來到一廳中，穿紅戴紫的人有好幾十，有相識的，也有已經死了的，各都相視而不說話。妻子來到一個堂屋，蠟燭象胳膊那麼粗，陳設金碧輝煌，也有幾十位婦人，活着的死去的相識的各佔一半。只相視而已。到了五更，劉積中和妻子恍恍惚惚地回到家中，就像醉了之後剛醒，十件事記不起一兩件。幾天之後，那婦人又來拜謝，說："我的小女兒也長大了，今天又來求您……"劉積中不耐煩了，用枕頭抵擋她說："老鬼，你敢如此打擾我！"老婦人隨着擋過來的枕頭消失了。妻子於是就犯病了。劉積中和兒女們一起跪在地上禱告，老婦人不再出來了。妻子終於因爲心痛而死。劉積中的妹妹又開始心痛。劉積中要搬家，一切物品都象被膠粘在那裏，即便像鞋那樣輕的也拿不起來。請道士來作法，請和尚來唸咒，都不能禁止。劉積中閒暇時間讀藥方，他的婢女小碧從外邊進來，垂着手，慢舉步，大聲說："劉四，你很想念以前的事情不？"然後又嗚咽着說："省躬我最近從泰山回來，路上遇到飛天夜叉，他攜帶着你妹妹的心肝，我已經把它奪回來了！"於是她舉了舉袖子，袖子裏有東西在蠕動。劉積中往左一看，見小碧好像有什麼使命，就說："我可以爲你安排一下。"又覺得袖子裏生風，吹動了簾帷。婢女來到堂中，竟面對劉積中而坐，問誰死了誰活着，敘平生的往事。劉積中和杜省躬同一年考中進士，二人是好朋友。他的婢女小碧此時的舉止談笑，沒有不像杜省躬的地方。過了一會兒，小碧說："我有事，不能久留。"握着劉積中的手哭泣。劉積中也不勝悲傷。婢女忽然倒在地上。等她醒來，剛纔的事，什麼也不記得了。劉積中妹妹的病也從此痊癒了。

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江淮士人 李鵠 僧智圓 南孝廉 謝翱 僧法長 河北村正 僧弘濟 金友章 於凝

江淮士人

江淮有士人莊居，其子年二十餘，嘗病厭。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靤起如甌，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有人長一寸，立於漚上，高出甌中。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碗如舊，但有微璺耳。數日，其子遂著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出《酉陽雜俎》）

【譯文】

江淮有一個士人住在村莊裏。他的兒子二十多歲，曾經患病很重。有一天，他的父親喝茶，茶碗裏忽然鼓起一個氣泡象茶碗，高出茶碗之外，晶瑩勻淨象琉璃。有一個一寸高的小人站在水泡上，高出茶碗來。細看那個人，衣服模樣，竟是他的兒子。一頓飯的工夫，氣泡爆破，什麼都看不到了，茶碗和原來一樣，只有輕微的裂紋。幾天之後，他的兒子有神靈附着在身上，能翻譯神的語言，判斷人的禍福絲毫不差。

李鵠

前秀才李鵠，覲於潁川，夜至一驛。才臥，見物如豬者，突上廳階。鵠驚走，透後門，投驛廄，潛身草積中，屏息伺之。怪亦隨至，聲繞草積數匝，瞪目視鵠所潛處，忽變爲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鵠左右取炬，索鵠於草積中，鵠已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疾而卒。（出《酉陽雜俎》）

【譯文】

前秀才李鵠，到潁川去朝拜，夜間走到一家驛站。他剛躺下，看見一個豬一樣的東西，突然走上廳堂的臺階。李鵠嚇得跑開，通過後門，來到驛站的馬棚裏，藏在草堆裏，屏住呼吸窺伺着。那怪物也隨着來到，聲音繞着草堆轉了幾圈，瞪着眼睛看李鵠藏身的地方，忽然變成一顆大星，升騰起來，幾道亮光直上天空。李鵠左右的人取來火把，在草堆裏找到了李鵠。李鵠已經嚇死了，半天才醒過來。於是他就述說他見到了什麼。未到十天，李鵠沒有病就死了。

僧智圓

鄭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敕勤之術，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老，稍倦。鄭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起草屋而居，有沙彌行者各一人。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腳甲，有布衣婦人，甚端麗，至階作禮，泣曰："妾不幸，夫亡子幼，老母危病，知師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湫，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亟，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不得，乃還。明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師所止處二三里耳。師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大聲言："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僧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以小刀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誤中刀，流血死矣。僧遽與行者瘞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餘里。其日，家人悉在田，有人皁衣褐袱，乞漿于田中，且說其事。沙彌父母，舉家號哭，詣僧，僧猶紿焉。其父及鍬索而獲，即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復白："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命，持念，爲將來資糧，餘慶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檋，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師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古丘中。"僧言於官吏，如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一苕帚也。僧自是絕其術。（出《酉陽雜俎》）

【譯文】

鄭餘慶在梁州的時候，龍興寺裏有一個叫智圓的和尚。他善長持善不失、敕令勤工的法術，制服邪理之病，多有顯著效果。每天都有幾十人等候在門口。智圓老了，漸漸地倦怠了。鄭餘慶很敬重他，就請他到城東的空地上，蓋一所草房居住。有剛出家的小和尚和行者各一人。幾年之後，一個閒暇之日，智圓曬着太陽剪腳趾甲，有一個很端莊的穿布衣的婦人，來到階下行禮，哭着說："我很不幸，丈夫死了，兒子還小，老母親病得很危險。知道大師您的神咒能助我一臂之力，特來求您救護。"智圓說："貧道本來厭惡城隍的喧鬧，又厭煩招待答謝。你的母親病了，可到這來，我給她療理一下。"婦人又再三哭着求情，而且說母親病得危急，不能攙扶。智圓也就可憐她而答應了。婦人就說，從此向北二十多里，到一個小村，村附近有個魯家莊，只打聽韋十娘住的地方就行了。智圓在第二天早晨，就象婦人說的那樣，走了二十多里，到處打聽也沒找到，就返回來了。第二天，婦人又來了。智圓責備她說："我昨天遠道去赴約，爲什麼有這樣的差錯？"婦人說，"我住的地方，只離大師去的地方二三里了。大師慈悲，一定要再走一趟。"智圓生氣地說："老僧我身老力衰，如今堅決不出去了！"婦人就大聲說："你的慈悲在哪裏？今天你非去不可！"於是上臺階去拽智圓的胳膊。老和尚驚慌窘迫，也懷疑她不是人，恍惚間用小刀刺她。婦人於是便倒下了。原來竟是小和尚誤中一刀，流血死了。智圓和尚急忙和行者把小和尚埋到了水缸底下。小和尚是本村人，家離寺院十幾裏。那一天，小和尚的家人都在田間勞作，有一個穿黑衣背褐色包袱的人一大早到田間來討水喝，就說了那件事。小和尚的父母和全家哭叫，來見老和尚。老和尚還想騙他們。小和尚的父親用鐵鍬找到了小和尚的屍體，就告到了官府。鄭餘慶非常喫驚，派捉拿盜賊的官吏細察此案，認爲他一定冤枉。老和尚詳細地陳述，又說："這是我欠的一筆老帳，只得一死了！"察訪他的人也說他該死。和尚要求七天後再處死他，用這七天來唸咒，是爲了將來的資財和口糧。鄭餘慶可憐他而答應了。老和尚灑沐浴設壇，急印符契，捆綁木樁，察訪那個鬼魅。共唸了三個晚上，那婦人就出現在壇上，說："我的同類有不少，求食的地方，動不動就被大師破除了。小和尚還在，如果你能發誓不念咒了，我一定把他還給你。"智圓懇切地發誓，婦人高興地說："小和尚在城南某村的古墓裏。"老和尚對官吏講了。官吏按照他講的去找，小和尚果然在那，神情已經癡呆了。打開小和尚的棺材，裏邊裝的是一把笤帚。老和尚智圓從此絕了他的法術。

南孝廉

唐南孝廉，失其名，莫知何許人，能作鱠，彀薄縷細，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炫伎，先起架以陳之，忽暴風雨。震一聲，鱠悉化爲胡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有位姓南的孝廉，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是哪裏人氏。他善於作鱠魚。他作的鱠魚紋縷又薄又細，輕得可以吹起來。他拿着刀作鱠魚的時候，有響聲，動作敏捷，好象合乎節奏。於是就會集賓客，炫耀他的技藝。先搭起架子把鱠魚擺上。忽然一陣暴風雨，一聲大震，鱠魚全都變成蝴蝶飛走了。南孝廉又驚又怕，於是折斷了刀，發誓不再作鱠魚。

謝翱

陳郡謝翱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騎自西馳來，繡繢彷彿，近乃雙鬟，高髻靚妝，色甚姝麗。至翱所，因駐謂翱："郎非見侍耶？"翱曰："步此，徙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翱不測，即回望其居，見一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翱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帷簾，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翱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閒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翱相見，坐於西軒。謂翱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翱懼稍解。美人即命設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翱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翱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有所贈。"翱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時。"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誚。"翱喜而請，美人求絳箋，翱視笥中，唯碧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卻歸處，曉鶯啼（"啼"原作"題"，據明抄本改。）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翱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撒帳簾，命燭登車。翱送至門，揮淚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馬，俱亡見矣。翱異其事，因貯美人詩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因步月長望，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窗上蟲絲鏡上塵。"既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閨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即駐車，使謂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翱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弘農。"翱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東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即褰車簾謂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翱亦爲之悲泣，因誦以所制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五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爲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日"原作"月"。據明抄本改。）西馳又向東。"翱謝之，良久別去。才百餘步，又無所見。翱雖知爲怪，眷然不能忘。及到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出《宣室志》）

【譯文】

陳郡的謝翱，曾經考過進士，喜歡作七言詩。他以前寓居在長安升道里。他住的院子裏，有許多牡丹花。一天晚上雨後天晴，他從家裏出來，向南走出百步遠，眺望終南山，佇立了很久。他望見一人騎馬從西奔來。那人穿戴華貴，行跡綽約，近看才知是雙鬟女子，高高的髮髻，漂亮的化妝，姿色非常美麗。那人來到謝翱跟前，就停下對他說："你不是在等我吧？"謝翱說："我走到這兒，只望望山罷了！"那人就笑，下馬行禮說："請您回家吧！"謝翱不明白什麼意思就回來了。遠望自己的住處，望見三四個婢女站在門外。謝翱更加驚駭。進了門，幾位婢女一齊上前來拜。進了屋，見堂中鋪着地毯，掛着幔帳，錦繡輝映，異香滿室。謝翱又驚又怕，不敢多問。一人上前說："您不要怕，保證不會害您。"過了一會兒，有一輛金色車子來到門前。有一位十六七歲，風貌秀麗的絕代美人下車走進來，與謝翱相見，坐到西窗下，對謝翱說："聽說這地方有名花，所以來和您飲酒賞花。"謝翱的恐懼稍微解除了。美人就命人擺酒與謝翱同飲。那些器物用品，沒有不珍貴豐盛的。美人舉起玉杯，遞過來讓謝翱喝酒，謝翱便問道："您是幹什麼的？不能是別的仙怪吧？"美人笑而不答。謝翱堅決請求，美人就說："你只要知道我不是人就行了，何必一個勁問呢！"夜深了，美人對謝翱說："我家很遠，現在就要回去，不能久留在這兒。聽說您善作七言詩，希望能有贈給我的。"謝翱很失意的樣子，就命筆賦詩說："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時。"美人讀詩，潸然淚下，說："我也曾學過作詩，想要作詩答您所贈，希望不要見笑。"謝翱很高興，請她快作。美人要絳色紙箋。謝翱看那書箱裏，只有一幅碧色的，就給了她。美人題詩道："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卻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她的文筆很有功夫。謝翱歎賞了好久。美人於是看了看左右，撥開帳幔，命人帶上燈燭上車。謝翱送到門口，揮淚而別。沒走上十步，車和人馬全不見了。謝翱感到這事奇怪，就把美人的詩藏在書箱裏。第二年春天，他落第東歸，走到新豐，晚上住在客店裏，於是在月下散步長望，有感於以前的事，又作詩道："一紙華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窗上蟲絲鏡上塵。"然後就朗誦這首詩。忽然聽到幾百步外，有車馬的聲音從西來得很急。不一會兒見一位高貴女郎前後有騎馬的隨從幾人。看那隨從便認出來，原來正是以前那個梳雙鬟的。喫驚地上前一問，那美人急忙上前相告。於是就駐了車。美人讓人對謝翱說："大道上恨不得相見。"謝翱請她到客店住下，她堅決不肯。他又問她要到哪兒去。她說要到弘農去。謝翱就說："我現在也回洛陽，願意和您一塊走可以嗎？"美人說："我走得很急的，不可以。"就挑起車簾對他說："感謝您對我一片真心，所以見上一面。"說完，放聲悲泣，不能自禁。謝翱也爲她悲泣。於是就唸了她所作的詩。美人說："沒想到您這樣忘不了我！我是多麼榮幸啊！"又說："我想再酬答一首。"謝翱就把紙筆交給她。不一會兒詩就寫成了。說："惆悵佳期一夢中，五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爲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謝翱向她致謝，很久才別去。才走了百餘步，又不見了。謝翱雖然知道她是怪物，卻牽掛她忘不了。等到了陝西，就改道到了弘農，逗留了幾天，希望再見到那美人，竟然不見蹤影。於是就回到洛陽，拿出兩首詩，說給友人。不幾個月，因爲悲怨鬱結，就死了。

僧法長

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鄭州原武人。寶曆中，嘗自龍門歸原武。家有田數頃，稔則未刈。一夕，因乘馬行田間。馬忽屹不前，雖鞭抶，輒不動，唯瞪目東望，若有所見。時月明，隨其望數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色，兀然而來。長懼，即回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其物來漸近，乃白氣，高六七尺，腥穢甚，愈於鮑肆。有聲綿綿，如呻吟，西望而去。長策馬隨其後，常遠數十步。行一里餘，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長駐馬伺之。頃之，忽聞其家呼曰："車宇下牛將死，可偕來視之！"又頃，聞呼："後舍驢蹶仆地，不可救！"又頃。聞驚哭。有出者，長佯過訊之，曰："主人有子十餘歲，忽卒。"語未竟。又聞哭音，或驚叫，聯聯不已。夜分後，聲漸少，迨明而絕。長駭異，即具告其鄰，偕來王氏居偵之。其中悄然無聞，因開戶，而其家十餘人皆死，雞犬無存焉。（出《宣室志》）

【譯文】

河南龍門寺的僧人法長，鄭州原武人。寶曆年間，他從龍門回到原武老家，家裏有幾頃地的莊稼，成熟了還沒有收割。一天晚上，他就騎着馬走到田間。馬忽然停止不前，即使用鞭打它，它也一動不動，只瞪着眼向東望，好象看到什麼東西。當時月光很亮，隨着它望的方向幾百步之外，有一個東西。那東西顏色象古樹，突然而來。法長害怕，就回馬跑到道旁十幾步遠的地方，等候在那裏。那東西漸漸向近處來，一看，原來是一團白氣，六七尺高，又腥又髒，超過魚店。那東西發出綿綿的聲音，好象呻吟，向西望了望就離去了。法長策馬跟在它後面，總保持十幾步的距離。走了一里多，來到鄉民老王家門前，那東西就突然進去了。法長駐馬等在外邊。等了一會兒，忽然聽到這家有人喊："車棚裏的牛要死啦！大家快來看哪！"又過了一會兒，聽有人喊後屋的驢倒在地上，不能救了。又過了一會兒，聽到有人驚哭。有人走出來，法長裝作路過這裏一打聽，那人說，這家主人有個十多歲的兒子，忽然死了。話沒說完，又聽到哭聲，有的驚叫，連連不斷。入夜以後，聲音漸少，等到天明就徹底沒聲了。法長驚異，就詳細告訴了鄰居，一塊到這家來看，院中悄然無聲，破門而入，見這家十多口人都死了，雞犬沒有活着的。

河北村正

處士鄭賓於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斂。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進，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樑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覺樂聲在一柏林上。乃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止，遂負而還。（出《酉陽雜俎》）

【譯文】

處士鄭賓於說，他曾經客遊河北，有一個村正剛死了妻子，沒有入殮。日暮時分，兒女們忽然覺得有樂聲漸漸接近，來到庭院時，那屍體就動彈了。等到樂聲進了屋，就象縈繞在樑棟之間，屍體便起來跳舞。樂聲又出去了，屍體就倒下了。不一會兒屍體出了門，隨樂聲而去。這一家又驚又怕。當時天黑，也不敢出去尋找追趕。一更時分，村正剛回來，知道了此事，就折了胳膊粗的一根桑樹枝，帶着酒勁大罵着到處尋找。他走進墓林，大約走了五六里，又覺得樂聲在一棵柏樹上。等到走到樹前，樹下有熒熒的火光，屍體正舞呢。村正掄棒就打，屍體倒下去，樂聲也停止了。於是他揹着屍體回來。

僧弘濟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僧弘濟，齋戒精苦。嘗於沙岸得一顱骨，遂貯衣籃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爲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爲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絕。（出《酉陽雜俎》）

【譯文】

行醫和尚行儒說，福州有一個叫弘濟的和尚，認真齋戒，精心刻苦。他曾經在沙岸上拾到一個顱骨，就把它收藏在衣籃中。回到寺裏幾天，忽然在睡覺的時候有東西咬他的耳朵。他用手把那東西打落，聲音象幾升東西落地那樣重。他懷疑是那顱骨幹的。等到了天亮一看，顱骨果然掉到牀下。於是他把顱骨打碎成六片，散放在瓦溝中。夜半時分，有雞蛋大的火球，依次進入瓦下，用蠟燭照着它，弘濟責怪道："你不能在人間求生，憑着一塊爛骨頭能怎樣！"於是怪物就絕跡了。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內人，隱於蒲州中條山，凡五載。山有女子，日常挈瓶而汲溪水，容貌殊麗。友章於齋中遙見，心甚悅之。一日，女子復汲，友章躡屣企戶而調之曰："誰家麗人，頻此汲耶？"女子笑曰："澗下流泉，本無常主，須則取之，豈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兒止居近裏，少小孤遺。今且託身於姨舍，艱危受盡，無以自適。"友章曰："娘子既未適人，友章方謀婚媾，既偶夙心，無宜遐棄。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見鄙，委焉敢拒違？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訖，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婦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讀書，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一夕，友章如常執卷，而妻不坐，但佇立侍坐。友章詰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寢，妻曰："君今夜歸房，慎勿執燭，妾之幸矣。"既而友章秉燭就榻，即於被下，見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嘆良久，復以被覆之。須臾，乃複本形，因大悸怖，而謂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恆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月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爲鬼使所錄，榜妾鐵杖百。妾受此楚毒，不勝其苦，向以化身未得，豈意金郎視之也。事以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戀。蓋此山中，凡物總有精魅附之，恐損金郎。"言訖，涕泣嗚咽，因爾不見，友章亦悽恨而去。（出《集異記》）

【譯文】

金友章，河內人，隱居在蒲州中條山，共五年。山中有一位女子，容貌非常美麗，常帶着罐子到溪邊打水。金友章在屋裏遠遠望見那女子，心裏很喜歡她。一日，女子又到溪邊打水，金友章輕步開門調情說："誰家的美人打水這麼勤！"女子笑着："澗下的流水，本沒有主人，需要就來取，哪有什麼一定之限！你以前也不認識我，多麼冒失！我就住在附近，從小失去父母，現在暫且託身住在姨母家裏，受盡了艱難，自己沒有嫁人。"金友章說："娘子既然沒有嫁人，我正在謀求婚姻，和你婚配是我的夙願，你不應該遠嫁，不遠嫁可以嗎？"女子說："您既然不嫌我長得醜，我哪敢拒絕？但是要等到了夜晚我才能來成全好事。"說完，女子汲水離去。這天晚上，她果然來了。金友章把她迎到屋裏。夫妻之道，時間越久越互相尊敬。金友章每夜讀書，常讀到半夜，妻總是伴着他。如此半年了。一天晚上，金友章照常捧卷閱讀，而妻不坐下，只佇立在那裏侍候她。金友章問她怎麼了，她說的是別的事。金友章就讓她睡覺。妻說："你今晚回房的時候，千萬不要拿蠟燭，這就是我的萬幸啦。"後來金友章拿着蠟燭回屋上牀，見他的妻子原來是一具枯骨。金友章惋惜嗟嘆了好長時間。又用被蓋上了。不一會兒，就恢復了本形，於是她特別害怕，對金友章說："我不是人，是山南的一個枯骨精，住在這山北面。有個叫恆明王的，是鬼的首領，平常每月要朝見一次。我自從嫁給你，半年都沒到他那去了，剛纔被鬼捉去打我一百鐵棍。我受這樣的毒打，非常痛苦。剛纔沒有變成人形，哪想到讓你看到了！事情已經明白了，你應該馬上出去，更不要留戀。這山裏邊，大凡所有東西，總有精魅附其身，恐怕對你有害。"說完，她哭泣嗚咽，於是就不見了。金友章也悽楚地含恨離開那裏。

於凝

岐人於凝者，性嗜酒，常往來邠涇間。故人宰宜祿，因訪飲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醒未愈，令童僕先路，以備休憩。時孟夏，麥野韶潤，緩轡而行，遙見道左嘉木美蔭，因就焉。至則繫馬藉草，坐未定，忽見馬首南顧，鼻息恐駭，若有睹焉。凝則隨向觀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於荒冢之上，五體百骸，無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瓏，枝節可數，凝即跨馬稍前，枯骨乃開口吹噓，槁葉輕塵，紛然自出。上有烏鳶紛飛，嘲噪甚衆。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節絕偉。凝心悸，馬亦驚走，遂馳赴旅舍。而先路童僕出迎，相顧駭曰："郎君神思，一何慘悴！"凝即說之。適有涇倅十餘。各執長短兵援蕃。覘以東。皆曰："豈有是哉？"洎逆旅少年輩，集聚極衆。凝即爲之導前，仍與衆約曰："倘或尚在，當共碎之。雖然，恐不得見矣。"俄到其處，而端坐如故。或則叫噪，曾不動搖；或則彎弓發矢，又無中者；或欲環之前進，則亦相顧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欻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勢已晚，衆各恐讋，稍稍遂散。凝亦鞭馬而回。遠望，尚見烏鵲翔集，逐去不散。自後凝屢經其地，及詢左近居人，乃無復見者。（出《集異記》）

【譯文】

岐州人於凝，生性嗜酒，常常往來於邠州涇州之間。他有個老朋友叫宰宜祿，一次去喝酒，過了十來天才回來。不久，他飲酒隔夜未醒，讓童僕提前上路，以預備休息事項。當時正是孟夏，小麥的田野韶光溼潤。他騎馬徐徐而行，遠遠望見道旁有一處很美的樹林，就走過去。到得那裏就拴馬喂上。剛坐下，忽見馬頭向南看，鼻息驚恐駭怕，好象看到了什麼東西。於凝就隨着它看的方向看去，見百步之外，有一具雪白的枯骨蹲踞在荒墳上，各部位骨骼，沒有不具備的。眼和鼻子都通明，背部肋骨小巧，枝節清晰可見。於凝就跨馬慢慢走上前去。枯骨就開口吹氣，枯葉和灰塵紛紛自己飄出來。上邊有烏鴉紛飛，雜然吵鬧。於凝好久才漸漸走近。枯骨就竦然挺立起來，骨節非常高大。於凝心裏驚悸，馬也嚇跑了。於是就跑到客店。提前上路的童僕出來迎接，見了他喫驚地說："郎君的神情多麼悽慘憔悴！。"於凝就說了路上的事情。碰巧有十幾個涇州的兵卒，各拿着長短兵器援助蕃兵，向東方窺視，都說："哪有這樣的事呢？"再加上客店裏的年輕人，聚集了很多人。於凝就爲他們在前邊引路，還和大夥約定說："如果還在，應該一起上去打碎它。這樣雖好，恐怕看不見了。"不多時來到那地方，那枯骨照舊端坐在那裏。有人就大叫，它居然不動不搖。有的人就拉弓放箭，又沒有射中的。有的人想要包圍它，卻也互相看着不先走。時間久了，枯骨突然自己站起，慢慢向南而去。天色已晚，衆人恐懼，慢慢就散了。於凝騎馬回來了。遠遠望去，還有烏鴉鳥雀在空中翔集，趕也趕不散。此後於凝多次經過這裏，等到打聽左右的鄰居，竟沒有再見到的。

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

王申子 韓佽 許敬張閒 太原小兒 李師古 孟不疑 戴詧 杜悰 鄭絪 河北軍將

宮山僧

王申子

貞觀（明抄本"觀"作"無"）中，望苑驛西有民王申，手（"手"原作"子"，據明抄本改。）植榆於路旁，成林，構茅屋。夏月，常饋漿於行人，官客即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年甚少，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語言明晤，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食，謂曰："今日已暮，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內之後堂，呼爲妹，倩裁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針指細密，殆非人工。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能爲我作新婦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井竈。"王申即日，借衣貫酒，禮納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即舉巨椽，捍戶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妻驚，欲省其子。王申曰："渠得好新婦，喜極囈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應。扣其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闔。纔開，有一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沖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發而已。（出《酉陽雜俎》）

【譯文】

貞觀年間，望苑驛站之西有一個平民叫王申。他親手在路旁栽種榆樹，長成樹林，蓋了幾間茅屋。夏天，他常常送水給行人喝，遇上官客他就迎接到屋裏歇息並獻茶。他有個十三歲的兒子。他常常讓兒子迎候客人。一日，兒子對父親稟告說，路上有一個女子要水喝。父親就讓兒子把女子叫進來。女子特別年輕，穿綠色短衣，戴白色頭巾，自己說家在南邊十幾裏的地方，丈夫死了，沒有兒子，如今服喪期滿了，要到馬嵬坡去走親戚，要點喫的穿的東西。她的口齒伶俐，舉止可愛，王申就留她喫飯，對她說："現在天已經黑了，可以住在這裏，明天再走吧！"女子也就欣然接受。王申的妻子把她安排在後堂，稱她爲小妹。請她裁衣幫助做事，從午時到戌時，她全做完了。而且針腳細密，幾乎不是人工所能達到的。王申非常驚異。王申的妻子更喜歡她。王申就開玩笑說："小妹能給我做兒媳婦嗎？"女子笑道："我自身已經沒有依靠了，願意操持家務！"王申當天就借新衣服，買酒，舉辦婚禮娶她爲新媳婦。那天晚上很熱，她告戒丈夫說："最近有許多偷東西的，不能開着門睡覺。丈夫就拿來一根大椽子，把門頂上睡覺。到了半夜，王申的妻子夢見兒子披散着頭髮訴說道："我要被喫完了啦！"妻子喫驚，要去看兒子。王申說："他得到一個好媳婦，高興得說夢話呢！"妻繼續睡覺，又做了同樣的夢。王申和妻子拿着蠟燭，喊他們的兒子和新媳婦，全都不答應。敲門，門關得牢牢的。於是就把門砸開。門剛打開，有一個圓目利齒體如藍色的怪物衝着人跑出去。他們的兒子只剩下頭骨和頭髮了。

韓佽

韓佽在桂州。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先是嘗行野外，見黃蝶數十，因逐之，至大樹下而滅。掘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有紫氣如匹帛，亙於州城上。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忽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是年韓卒。（出《酉陽雜俎》）

【譯文】

韓佽在桂州的時候，有個叫封盈的奴賊，能興起幾里的雲霧。在這以前，他曾經在野外行走，看到了幾十個黃色蝴蝶，於是就去追捕。追到大樹下就不見了。挖地挖到了一個石匣，匣中有大如手臂的道書，於是他就走上了旁門左道。回家來到市上，就聲言某日某天要收復桂州，有紫氣的時候，我必定勝利。到了那時候，果然有紫氣象布帛一樣，橫貫在州城上空。白氣直衝向紫氣，紫氣就散了。忽然起了大霧，到午時略微放了晴。州衙宅院裏的每一棵樹上，都滴下了銅佛。銅佛就象麥粒那麼大，無計其數。這一年，韓佽死了。

許敬張閒

唐貞元中，許敬、張閒同讀書於偃月山。書堂兩間，人據其一，中隔有丈。許西而張東，各開戶牖。初敬遽相勖勵，情地甚狎。自春徂冬，各秉燭而學。一夜二更，忽有一物，推許生戶而入。初意其張生，而不之意。其物已在案側立。及讀書遍，乃回視。方見一物，長可五尺餘，虎牙狼目，毛如猿玃，爪如鷹鸇，服豹皮褌，見許生顧盼，乃叉手端目，並足而立。許生恐甚，遂失聲，連叫張生相救。如是數百聲。張生滅燭，柱戶佯寢，竟不應之。其物忽倒行，就北壁火爐所，乃蹲踞視。許生呼張生不已。其物又起，於牀下取生所用伐薪斧，卻回而坐，附火復如初。良久，許生乃安心定氣而言曰："余姓許名敬。辭家慕學，與張閒同到此。不早謁諸山神，深爲罪耳。然浮俗淺識，幸勿責之。"言已，其物奮起，叉手鞠躬，唯唯而出。敬恨張生之甚也，翌日，乃撤書而歸。於是張生亦相與俱罷，業竟不成。（出《傳信志》）

【譯文】

唐朝貞元年間，許敬、張閒同在偃月山讀書。書堂共兩間，兩人各佔一間，中間隔了有一丈遠。許敬在西，張閒在東，各開各的門窗。起初二人互相敬重，就互相勉勵，感情親密。從春到冬，各自秉燭而學。一天夜裏二更天，忽然有一個怪物，推開許敬的門走進來。一開始他以爲是張閒來了，沒有在意。那怪物已經在書案旁邊站定。等到讀完一遍纔回頭看，纔看到那怪物。大約五尺多高，虎牙狼眼，毛像猿猴，爪子像鷹鷂，穿着豹皮褲子。它見許敬轉頭看，就叉手正眼，並腳站立。許敬非常害怕，就失聲連連大叫張閒來救他。如此喊了幾百聲。張閒熄了燈，關了門裝睡，居然沒有答應。那怪物忽然倒着走，走近北牆下的火爐附近，就蹲在那裏看。許敬不停地喊張閒。那怪物又站起來，在牀下拿起許敬砍柴的斧，退回來坐下，象原先一樣守在火爐旁。許久，許敬才安心靜氣地說："我姓許名敬，離家來求學，和張閒一塊來到這裏，沒有早一點去拜見各位山神，實在是有罪啊！但是我知識淺薄，請不要怪罪。"說完，那怪物一振而起，交叉兩手鞠了個躬，唯唯地退出去了。許敬恨張生太過分了，第二天就撤書回家了。於是張閒也和許敬一塊都不學了，學業到底沒成。

太原小兒

嚴綬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泅戲。忽見物中流流下，小兒爭接。乃一瓦瓶，重帛冪之。兒就岸破之，有嬰兒長尺餘，遂迅走。羣兒逐之。頃間，足下旋風起，嬰兒已蹈空數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之。發硃色，目在頂上。（出《酉陽雜俎》）

【譯文】

嚴綬鎮守太原的時候，街市裏的小孩到水邊游泳嬉戲，忽然看見有一個東西從中流流下來。小孩子們爭搶着去接，原來是一個瓦罐，用幾層帛蓋着。小孩們把它拿到岸上打碎，裏邊有一個一尺多高的小嬰兒，一出來就迅跑。小孩們就去追。頃刻間，腳下旋風起，嬰兒已騰空幾尺。靠近河岸有一個擺船的，急忙用篙把嬰兒打死，一看，他的頭髮是紅的，眼睛長在頭頂上。

李師古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頭。時李章武遊東平，師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鬥。"驗之而信。（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李師古治理山亭，挖到一個東西，類似鐵斧頭。當時李章武在東平遊覽，李師古就把那東西給李章武看。李章武喫驚地說："這是禁物，能喝三鬥血！"經過驗證，李師古才相信。

孟不疑

東平未用兵時，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至，僕從數十。孟欲謁之。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至。孟見一黑物如豬，隨盤，至燈影而滅。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明抄本"察"作"祭"。）孟恐懼不睡。張尋太鼾。至三更，孟才寐。忽見一人皁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拳聲如杵。頃之，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至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歡。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故，不可（"故不可"三字原本作"程須"二字，據明抄本改。）早發。秀才可先也。"探靴中，得金一挺，授孟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前去。行數里，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及明，但空鞍，失張所在。騎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唯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兇，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嘗言："親見孟不疑說，每誡夜食必須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雲：'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嘗持念。溺於遊覽，不復應舉。（出《酉陽雜俎》）

【譯文】

東平沒有用兵的時候，有一位名叫孟不疑的舉人客居在昭義。一天夜裏他來到一家驛站，剛要洗腳，有一個自稱是淄青張評事的人來到驛站，有幾十個僕從。孟不疑想要去拜見他。張評事剛喝過酒，一開始不理睬。孟不疑於是退回來到西間。張評事連喊驛站裏的官吏，要煎餅。孟不疑默默地看着，對他的傲慢很生氣。許久，煎餅到了。孟不疑看到一個黑東西象豬一樣，隨着盤子來到燈影之下就消失了。如此往返了五六次，張評事居然沒有察覺。孟不疑害怕，沒敢睡。張評事不一會兒就發出鼾聲。到了三更，孟不疑才睡下。忽然看見一個黑衣人與張評事摔跤。時間長了就互相揪到東偏房，拳擊聲就象舂米的棒槌聲。過了一會兒，張評事披散着頭髮坦露着雙臂出來了，回到牀上睡覺。到了五更，張評事就喊奴僕，點燈，梳頭，纏頭巾，到孟不疑這裏說："我昨天喝醉了，都不知道和您同住在一起！"於是讓人擺下酒飯，說說笑笑很高興，時時小聲說："昨晚上很對不住長者，請不要說了。"孟不疑只是一聲聲地答應。張評事又說："我有點事兒，不能早出發。您可以先走。"他探手到靴子裏，拿出來一挺金子，送給孟不疑說："小意思，希望爲以前的事保密。"孟不疑不敢推辭，就提前離開了。走了幾里，才聽到追捕殺人的強盜。孟不疑向路上的人打聽，都說："淄青張評事，到那驛站早早就出發了。到了天明，只剩下空馬鞍，不知張評事哪兒去了。騎馬的官吏回到驛站尋找，驛站西閣中有一張席子，打開，是白骨而已。沒剩下蒼蠅大小一塊肉。地上滴血沒有留下，只有一雙鞋放在旁邊。相傳這個驛站以前很兇，到底不知道是什麼怪物。"舉人祝元膺曾經說："親自聽見孟不疑說，他常常警告夜間喫飯必須祭祀。"祝元膺又說："孟不疑一向不信佛教。他很能作詩，有兩句詩是：'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來曾經拿出來吟誦。他沉湎於遊覽名山大川，不再參加科舉考試。"

戴詧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詧，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坐廳中。忽聞外有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詧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詧不知所爲。廳際有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拳。掘之轉闊，勢如鏊形。乃烈火其上。沃醋復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拊掌大笑，有頃，共牽詧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婦人復還，大笑，詧亦隨出。詧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詧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詧至死，不肯言其狀。（出《酉陽雜俎》）

【譯文】

臨川郡南城縣縣令戴詧，當初在館娃坊買了一處宅子。閒暇之日，他和弟弟坐在廳堂裏，忽然聽到外面有婦人聚到一起鬨笑的聲音，有的近有的遠。戴詧覺得很奇怪。笑聲漸漸地近了，忽然看到幾十個婦人散站在廳前，忽地又不見了。如此一連幾天。戴詧不知爲什麼會這樣。廳堂邊上有一棵枯梨樹，合抱那麼粗，認爲它是不祥之兆，於是就把它砍了。樹根下有一塊石頭，露出來有拳頭大小，向下挖便變大，樣子象煎餅鏊子形。就在它上面點上烈火燒，澆上醋，再鑿。鑿了五六尺深，也沒鑿透。忽然看見一個婦人繞着坑拍掌大笑。過了一會兒，她拉着戴詧一塊進到坑裏，把他扔到石頭上。一家人又驚又怕。婦人又回來了，她放聲大笑。戴詧也跟着她走出來。戴詧剛走出來，又丟失了他的弟弟。家人悲傷地大哭。只有戴詧不哭。他說："他也很快活，何必要哭呢？"戴詧一直到死，也不肯說出實情。

杜悰

杜悰未達時，遊江湖間。值一程稍遙，昏暝方達一戍。有傳舍，居者多不安，或怖懼而卒。驛將見悰骨氣非凡，內思之，此或貴人。若宿而無恙，必將相也。遂請悰舍於內，供待極厚。到夜分，聞東序隙舍，洶洶如千萬人聲。悰取紙，大署己之名，繫於瓦石，擲之喧聒之處，其聲即絕。又聞西序復喧，即如前擲之，尋亦寂然，遂安寢。遲明，驛吏問安。公具述之，乃知必貴。以束素餞之。及大拜。即訪吏擢用。（出《玉堂閒話》）

【譯文】

杜悰沒有發達的時候，漫遊在江湖上。正趕上一段路程比較遠，黃昏的時刻纔到達一個城堡。城中有驛站，驛站的客人多數不安，有的由於恐懼而死。驛將見杜悰骨氣不一般，心裏想，這也許是個貴人，如果在這過夜而沒有什麼災難，必將做宰相。於是就請杜悰進去住下，對他的待遇很豐厚。到了夜半時分，聽到東廂的空屋裏，沸沸揚揚的好象有千萬人的聲音。杜悰拿出紙來，用大字寫出自己的名字，系在瓦石上，扔到喧噪的地方，那聲音立刻就停止了。又聽到西廂屋裏也喧雜，就和東廂一樣把名字扔去。不一會兒也沒聲兒了。於是就安眠。天將亮，驛吏來問安，杜悰詳細述說了夜間發生的事，才知道他一定會富貴，拿出一捆絲綢爲他送行。等到杜悰當了大官，就打聽當年那個驛吏，把驛吏提拔重用了。

鄭絪

唐陽武侯鄭絪罷相，自嶺南節度入爲吏部尚書，居昭國裏。弟縕爲太常少卿，皆在家。廚饌將備，其釜忽如物於竈中築之，離竈尺餘，連築不已。其旁有鐺十餘所，並烹庖將熱，皆兩耳慢搖。良久悉能行，乃止竈上。每三鐺負一釜而行，其餘列行引從，自廚中出。在地有足折者，有廢不用者，亦跳躑而隨之。出廚，東過水渠。諸鐺並行，無所礙，而折足者不能過。其家大小驚異，聚而視之，不知所爲。有小兒咒之曰："既能爲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諸鐺乃棄釜於庭中，卻過，每兩鐺負一折足者以過。往入少卿院堂前，大小排列定。乃聞空中轟然，如屋崩，其鐺釜悉爲黃埃黑煤，盡日方定。其家莫測其故。數日，少卿卒，相國相次而薨。（出《靈怪集》）

【譯文】

唐朝時，陽武侯鄭絪被罷免了丞相職，後來，從嶺南節度使入京做了吏部尚書，住在昭國裏。他弟弟鄭縕是太常少卿。有一天，他和弟弟都在家，廚房的飯菜將齊備的時候，鍋忽然像有什麼東西在竈中舉着，離竈一尺多高，連連舉着不停止。那旁邊有十幾個平底鍋，都在煮着東西，將熱的時候都兩耳慢慢地搖動。過了好久，這些平底鍋都能走路，就停止在竈上。每三個平底鍋架起一口大鍋行走，其餘的列隊作引導的隨從，從廚房走出。在地上有折斷腳的，有廢棄不用的，也一瘸一拐地跟上去。出了廚房，向東過水渠，平底鍋們一塊行走，沒有什麼阻礙，而斷了腳的過不去。他家老老少少都很驚異，聚集在一起觀看，不知怎麼辦好。有一個小男孩咒罵道："既然能作怪，斷了腳的爲什麼不能往前走？"平底鍋們就把大鍋扔在院子裏，退回來，每兩個平底鍋架一個斷了腳的過水渠。走到少卿的院堂前，大小排列站定，就聽空中轟轟作響，像房子崩塌。那些平底鍋和大鍋都變成了土塊煤塊。鬧騰了一整天才安定下來。他們家不能推測這是因爲什麼。過了幾天，太常少卿鄭縕死了，相國鄭絪也相繼死去。

河北軍將

湖（"湖"原作"胡"。據《酉陽雜俎》十五改。）城逆旅前，嘗有河北軍將過。行未數里，忽有旋風如鬥器，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豎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線。馬時人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因風散滅，馬亦死。軍將剖馬腹視之，腹中已無腸。（"腸"原作"傷"，據明抄本改。）不知何怪。（出《酉陽雜俎》）

【譯文】

湖城旅店前，曾經有一個河北的軍將打此通過。走了不幾里，忽然有鬥器大小的旋風在馬前颳起。軍將用鞭打它，它變得更大了。於是就轉回馬頭。馬的鬃毛像樹木一樣立了起來。軍將害怕了，下馬來看，覺得馬的鬃毛長了幾尺，其中有細繩，像紅線。馬時常像人那樣立起來嘶鳴。軍將生氣了，就拿佩刀砍。於是旋風散滅，馬也死了。軍將剖開馬肚子一看，肚子裏已經沒有腸子。不知道那是什麼怪物。

宮山僧

宮山（"山下"原有"僧"字。據明抄本刪）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聳峭，回出衆峯。環三十里，皆無人居。貞元初，有二僧至山，蔭木而居。精勤禮念，以晝繼夜。四遠村落，爲構屋室。不旬日，院宇立焉。二僧尤加愨勵，誓不出房，二十餘載。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東西廊，朗聲唄唱。空中虛靜，時聞山下有男子慟哭之聲。稍近，須臾則及院門。二僧不動，哭聲亦止。逾垣遂入。東廊僧遙見其身絕大，躍入西廊，而唄唱之聲尋輟。如聞相（"輟"原作"輙"。"聞"相原作"門"，據明抄本改。）擊撲爭力之狀，久又聞咀嚼啖噬，啜吒甚勵。東廊僧惶駭突走。久不出山，都忘途路。或僕或蹶，氣力殆盡。回望，見其人踉蹌將至，則又跳迸。忽逢一水，兼衣徑渡畢，而追者適至。遙詬曰："不阻水，當並食之。"東廊僧且懼且行，罔知所詣。俄而大雪，咫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隱身於其中。夜久，雪勢稍晴。忽見一黑衣人，自外執刀槍，徐至欄下。東廊僧省息屏氣，嚮明潛窺。黑衣蜘躕徙倚，如有所伺。有頃，忽院牆中般過兩廊（明抄本"廊"作"囊"。）衣物之類。黑衣取之，束縛負擔。續有一女子，攀牆而出，黑衣挈之而去。僧懼涉蹤跡，則又逃竄，恍惚莫知所之。不十數里，忽墜廢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離，血體猶暖，蓋適遭殺者也。僧驚悸，不知所爲。俄而天明，視之，則昨夜攀牆女子也。久之，即有捕逐者數輩偕至。下窺曰："盜在此矣。"遂以索縋人，就井縶縛，加以毆擊，與死爲鄰。及引上，則以昨夜之事本末陳述。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識爲東廊僧者。然且與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於邑。又細列其由，謂西廊僧已爲異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尋驗，西廊僧端居無恙。曰："初無物。但將二更，方對持念，東廊僧忽然獨去。久與誓約，不出院門。驚異之際，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我則不知。"邑吏遂以東廊僧誑妄，執爲殺人之盜。榜掠薰灼，楚痛備施。僧冤痛誣，甘置於死。贓狀無據，法吏終無以成其獄也。逾月，而殺女竊資之盜，他處發敗，具得情實。僧乃冤免。（出《集異記》）

【譯文】

宮山，在沂州之西的邊陲上。它孤峯挺拔，高聳陡峭，回然高出衆峯。周圍三十里，全都沒人居住。貞元初年，有兩個和尚來到山中，在樹蔭下居住，精心勤苦地禮拜唸經，夜以繼日。四周村落的人，給他倆建造屋室。不到十天，院落屋宇就立起來了。兩個和尚更加勤勉，堅決不出屋，二十多年。元和年間，冬天的夜晚月光正明，二僧人各在東西廊下高聲誦經。空中寂靜，時不時聽到山下有男子慟哭的聲音。那聲音漸漸靠近，不多時便來到院門。二僧人不動，哭聲也停止了。那人就跳牆進來。東廊下的僧人見來者身形非常高大。它跳到西廊下，誦經之聲不一會兒就停止了。好象聽到互相打鬥拼搏的聲音。過了一會兒又聽到咀嚼吞喫，吸吮的聲音很響。東廊下的僧人驚恐，急忙衝出逃跑。很久不出山，都忘了路途，有時候前僕，有時候後倒，氣力幾乎淨盡。回頭一望，見那人踉踉蹌蹌將要來到，就又奔逃。忽然遇上一條河，穿着衣服徑直渡過去，而追他的人恰好也到了。那人遠遠地罵道："要不是被水阻擋，我應該把你一塊吃了。"東廊僧人邊走邊感到恐懼，不知要到哪裏去。不一會兒下大雪，咫尺之間也昏迷不清。忽然看到一個人家的牛棚，就到裏邊藏身。天黑很長時間，雪勢漸漸晴了。忽然看見一個黑衣人，拿着刀槍從外面慢慢來到欄下。東廊僧屏住呼吸，向着光亮偷看。黑衣人徘徊往復，好象等候什麼。過了一會兒，忽然院牆中扔出來兩包衣物之類的東西，黑衣人拿起來，捆綁了一下背在肩上。接着有一個女子翻牆而出。黑衣人領着她離去。僧人怕受嫌疑，就又逃竄。恍恍惚惚不知要到什麼地方去。走了不到幾十裏，忽然掉進一口廢井裏。井裏有一個死人，身和頭已經分開，血淋淋的屍體還有溫熱，大概是剛纔被殺的。僧人驚悸，不知如何是好。過一會天亮了，一看，是昨夜翻牆的那個女子。過了一些時候，就有幾個追捕的人一塊來到，往下一看說："盜賊在這兒呢！"於是用繩子往上吊他，在井裏把他捆綁起來，加上拳打腳踢，他和死神爲鄰了。等到把他拉上來，他就把昨夜的事從頭到尾陳述了一遍。村裏人有曾經到過山中，認識他是東廊僧的，然而把他和死女子一塊找到，沒辦法自己說清楚，就把他送到縣裏。他又細說了事由，說西廊僧已被鬼怪吃了。縣官派人到山中尋找查驗，西廊僧正坐在那裏安全無恙。西廊僧說："當初沒什麼東西，只是到了二更天，二僧才東西相對唸經，東廊僧忽然獨自離去。他很早就和我有誓約，不出院門的。驚異的時候，尋喊他就來不及了。山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縣官於是認爲東廊僧撒謊，捉拿爲殺人的盜賊。又是拷打，又是用火烤用煙嗆，備受痛苦。僧人冤枉，痛恨給他捏造的罪名，甘心到死也不肯認罪。沒有人證物證，法吏始終沒辦法判罪。過了一個月，殺女人偷東西的那個盜賊，在別的地方發案敗露，詳細地得到了真實情況，僧人才免除了冤枉。

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杜元穎 朱道士 鄭生 趙士宗 曹朗 秄兒 李約 張縝 馬舉 韋琛 張謀孫 李黃　宋洵　張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從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峯　歐陽璨

杜元穎

杜無穎鎮蜀年，（"年"原作"平"。《說郛》卷七作"初到蜀年"。"平"當"年"字之訛。）資州方丈大石走行，盤礴數畝。新都縣大道觀老君旁泥人鬚生數寸，拔之，俄頃又出。都下諸處有慄樹，樹葉結實。食之，味如李。鹿頭寺泉水湧出，及貓鼠相乳之妖。蠻欲圍城，城西門水，有人見一龍與水牛鬥，俄頃皆滅。又說，李樹上皆得木瓜，而空中不實。（出《戎幕閒談》）

【譯文】

杜元穎鎮守蜀地的時候，資州有一塊一丈見方的大石頭能跑能走，盤據了幾畝地的地方。新都縣大道觀老君旁邊的泥人長出了幾寸的鬍鬚，把它拔了，過一會兒又長出來。都城各地有栗子樹，樹葉上結果實，喫它，味道象李子。鹿頭寺的泉水湧出來，還有貓鼠互相喫奶的怪事。蠻夷想要圍城，城西門發水，有人見一條龍和水牛打鬥，不一會兒全都消失。又說，李子樹上都結了木瓜，但是裏邊是空的，沒有瓤。

朱道士

朱道士者，大和八年，常遊廬山。憩於澗石，忽見蛇虵如堆繒錦，俄變爲巨龜。訪之山叟，雲是玄武。朱道士又曾遊青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巖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接手膝上。鉤鏁，附苔絡蔓，色白如雪。雲，祖父已常見。（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朱道士大和八年曾經遊廬山。他在澗石間歇憩，忽然看到一條大蛇蟠在那裏象一堆絲綢，頃刻間變成了一頭大龜。他打聽山上的老翁，老翁說那是玄武帝君。朱道士還曾經遊青城山的丈人觀。他走到龍橋，見巖下有一具枯骨，揹着石頭平坐在那裏，把手放在雙膝上，鉤曲成鎖，附着有苔蘚和藤蔓，顏色白得象雪。他說他祖父已經常常見過。

鄭生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殺"。大和中，有鄭生者，常於韅川，與郡官略於野。有網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主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即訪裏中民，訊之，民有對者曰："裏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殺'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遊略，常遇一妖鳥，事與此同也。（出《宣室志》）

【譯文】

民間傳說人死了，大約幾天內，會有鳥從靈柩中飛出來，那鳥叫"殺"。大和年間，有一位姓鄭的年輕人，曾經在韅川和郡官到野外打獵。有人網到一隻大鳥，蒼色羽毛，五尺多高。主將讓人把它解開看看，它忽然就不見了。鄭生很是喫驚，就到鄉民那裏打聽。有的鄉民說："鄉里有一個人死了將近幾天，占卜的人說，今天'殺'會離去的。這一家等候在那裏看着，有一隻蒼色大鳥，從靈柩中飛出來。你所捕獲的，就是這隻鳥吧！"天寶年間，京兆尹崔光遠因爲打獵，曾經遇到一隻妖鳥，情形和這相同。

趙士宗

會昌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接木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因並修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辯何制。雲："關將軍遣來採木，被此州接去，不知爲計，要須明年卻來收。"夷人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百丈，漂二十餘人。州基地有陷十丈外，大石如三間屋者，積堆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退。知州官虞藏玘及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後，州水方幹。除大石外，更無一物。唯開元寺玄宗真容，去舊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鐵石，一無有者。（出《酉陽雜俎》）

【譯文】

會昌元年，戎州漲水，水上的浮木堵塞了江流。刺史趙士宗讓水軍把木段打撈上來。公署低矮窄小，不再使用，就一塊去修開元寺。後來過了一個多月，有一個夷人碰到一個人，這個人像猴，穿舊青色衣服，也辨不出是何種服制。這人說："關將軍派我來採木頭，被這州接了去，沒有辦法，要明年回來收。"夷人把這事報告給州人。到了第二年七月，天將亮，忽然大水來了。州城一面臨水，一面靠山，每次發大水，還離州城五十多丈。這時候水高一百多丈，漂走二十多人。州基地有陷下去十丈的地方。大石頭象三間房子那麼大，堆積在州基上。水又黑又腥，到了晚上才退。知州官虞藏玘和其他官吏們，這時候纔來到船上，投向岸邊。十天後，州城裏的水纔乾。除了大石頭以外，沒有別的東西了，只有開元寺唐玄宗的雕像，離開舊地方十幾步，直立在沙上。其它鐵石器物，全都沒有了。

曹朗

進士曹朗，文宗時任松江華亭令。秩將滿，於吳郡置一宅。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雲。其價八萬，貌甚美，其家皆憐之。至秋受代。令朗（明抄本無"令"字。"朗"下有"乃"字。）將其家人入吳郡宅。後逼冬至，朗緣新堂修理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斤。東間窗下有一榻，新設茵席，其上有修車細蘆蓆十領。東行，南廈。西廊之北一房，充庫。一房即花紅及乳母，一間充廚。至除前一日，朗姊妹乃親，皆辦奠祝之用。鐺中及煎三升許油，旁堆炭火十餘斤。妹作餅，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至。朗親意其惰寢，遂召之至，又無所執作。朗怒，笞之，便雲頭痛。忽有大磚飛下，幾中朗親。俄又一大磚擊油鐺，於是驚散。廚中食器，亂在階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並將小兒。及扃堂門，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諭其怪。朗取炭數斤燃火，俄又空中轟榻之聲，火又空中上下。忽見東窗下牀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兩髻，衣短黃襦褲，跪於牀，似效人碾茶。朗走起擒之，繞屋不及。逡巡，匿蘆蓆積中。朗又踏之，啾然有聲，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雞鳴，方敢開門。乳母花紅熟寢於西室。朗召玉芝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吁曰："吾是梁苑客枚皋。前因節日，求食於此。君家不知云何見捕。"朗具茶酒。引之與坐。（"坐"原作"求"，據明抄本改。）皋謂朗（"謂朗"原作"近文"，據明抄本改。）曰："吾元和初，游上元瓦棺閣。第二層西隅壁上，題詩一首。"朗苦請，皋曰："方心事無悰，幸相悉。他日到金陵，可自錄之。足下之祟，非吾所爲。其人不遠，但問他人，當自知。"朗遂白顧道士，舍之。裏中有女巫朱二孃，又召令佔。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紅頭痛未起。巫強呼之出，責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脈寸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何故驚之？"花紅拜，唯稱不由己。朗懼，減價賣之。歷二家，皆如此。遂放之。無所容身，常於諸寺紉針以食。後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齡過，說花紅本是洞庭山人戶，共買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廟。後爲洞庭觀拓北境二百餘步，其廟遂除。人戶賣與曹時用，廟中山魅無所依，遂與其類巢於其臂。東吳人盡知其事。（出《乾鐉子》）

【譯文】

進士曹朗，文宗的時候任松江華亭縣縣令，任期將滿的時候，在吳郡購置一處宅院。又買了一個小婢女，名叫花紅。她的價錢是八萬，容貌非常美，這一家人全部愛憐她。到了秋天，官職被別人接替，縣令曹朗就將他全家人遷入吳郡宅子裏。後來將近冬至，曹朗因爲新堂的修理沒有完畢，在堂內的西間，存放了二百斤炭。東間窗下有一張牀，新鋪設的席子，那上面有修車的細蘆葦蓆十領。往東走是南廈，西廊的北面有一房，當庫房用。一房是花紅和乳母的住處。一間是廚房。到除夕的前一天，曹朗的姊妹和母親都親自動手置辦奠祝用的東西。平底鍋裏煎着三升左右的油，旁邊堆着十幾斤炭火，妹妹做餅，家人都在左右，只有花紅沒到。曹朗的母親以爲她在睡懶覺，就把她找了來。她又沒什麼事做。曹朗生氣了，用鞭子打她。她便說她頭痛。忽然有一塊大磚飛下來，差一點打中曹朗的母親。不一會兒又有一塊大磚砸到油鍋裏。於是人們驚散，廚房裏的食器在階下亂作一團。天已經晚了，人們都來到西屋，於是就移到堂上，都抱着小孩。關上堂門，母子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曹朗拿來幾斤炭生上火。頃刻間空中又有轟塌的聲音，火又自己在空中上下飛動。忽然看到東窗下的牀上，有一位女子，年齡能有十四五歲，梳兩個髮髻，穿黃色短衣，跪在牀上，好象模仿人碾茶。曹朗跑過去捉拿她，繞着屋子追也追不上她。她迅速地藏到蘆蓆堆中，曹朗又上去用腳踏她，踹得她啾啾有聲，於是就消失了。大家坐着到了天明。聽到雞叫，纔敢開門。乳母和花紅在西屋熟睡。曹朗讓玉芝觀的顧道士來家作法。幾天後，有一個人長嘆說："我是從梁苑來的客人，我叫枚皋，以前趁着節日，我到這來要飯喫，你家不知爲什麼把我捉起來了？"曹朗準備了菜和酒，拉枚皋入坐。枚皋對曹朗說："我元和初年遊過上元瓦棺閣，閣的第二層西牆壁上，題有一首詩。"曹朗苦苦請求枚皋告訴他那首詩的內容。枚皋說："你正有心事不快樂，仍有幸相互瞭解。以後到了金陵，你可以抄錄。你家妖怪作祟，不是我乾的。那人離此不遠，只要問一問別人，你會知道的。"曹朗就把這事告訴了顧道士。顧道士就捨棄不幹了。鄉間有一個女巫叫朱二孃。曹朗又去求她占卜。女巫讓家人全都出去，只有花紅頭痛沒起來。女巫硬把她叫起來攆出去，責備她說："爲什麼這樣呢？娘子不知道，你咋不說？"於是就來拽她的胳膊。她的胳膊近肘處隆起一寸多長的青脈。女巫說："賢聖就住在這兒，夫人爲什麼喫驚了？"花紅下拜，連說自己是身不由己。曹朗害怕了，把她減價賣給了別人。她經過兩家，都這樣。於是就把她放了。她無處容身，常到各寺院去做些針線活維持生計。後來有一個叫申屠千齡的包山道士打此路過，說花紅本來是洞庭山人家共同買的一個女子，讓她守洞庭山廟。後來因爲洞庭觀向北拓展了二百多步，那座廟就廢除了。那些人家把她賣給曹朗時，廟中的山妖鬼怪無所依存，就和它們的同類們在她的胳膊上巢居下來。東吳的人們都知道這件事。

秄兒

彭城劉剌夫，會昌中，進士上第。大中年，授鄠縣尉卒。妻王氏，歸其家，居洛陽敦化裏第，禮堂之後院。鹹通丁亥歲，夜聚諸子侄藏鉤，食煎餅。廚在西廂。小童秄兒，持器下食。時月晦雲慘，指掌莫分。秄兒者，忽失聲仆地而絕。秉炬視之，則體冷麪黑，口鼻流血矣。擢髮炙指，少頃而蘇。復令數夫束縕火循廊之北。於倉後得所持器。倉西則大廁。廁上得一煎餅，溷中復有一餅焉。（出《三水小牘》）

【譯文】

彭城的劉剌夫，會昌年間考中進士，大中年授鄠縣縣尉他就死了。妻子王氏回到老家，住在洛陽敦化裏的宅第的後院。鹹通丁亥年，夜間聚集各位子侄來做"藏鉤"的遊戲，喫煎餅。廚房在西廂。小僮秄兒，拿着食器來送飯。當時月色昏暗烏雲低垂，伸手不見五指。秄兒忽然失聲摔倒而氣絕。人們拿來燈燭一看，只見他身體冰冷，面色發黑，口鼻流血。經過鍼灸拍打，過了一會他才甦醒過來。又讓幾個男子捆綁破麻做成火把，順着廊檐向北去尋找。在庫房後邊找到了秄兒所拿的食器。庫房的西頭就是大廁所。在廁所找到了一張煎餅。糞坑裏還有一張煎餅。

李約

鹹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爲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願捷善行，故常令郵書入京。其年秋七月，李約自京還邠，早行數坊，鼓始絕。倦憩古槐下。時月映林杪，餘光尚明。有一父皤然，傴而曳杖，亦來同止。既坐而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夫欲至咸陽，則蹣跚不能良行。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謂曰："可登背。"父欣然而登。約知其鬼怪也，陰以所得（明抄本"得"作"持"。）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時及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侮而見登？何相憚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語無次，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墜地。視之，乃敗柩板也，父已化去。擲於裏垣下，後亦無咎。（出《三水小牘》）

【譯文】

鹹通丁亥年，隴西李夷遇是邠州從事。他有個僕人叫李約，李約是李夷遇考中進士的時候就使用的僕人。樸實敏捷還善於走路，所以李夷遇常讓他進京城送信。那年秋天七月，李約從京城回邠州，早早起來，走過幾個住宅區，更鼓纔不響了。他很疲倦，在一棵古槐樹下休息。當時月亮映在林梢，餘光還比較明亮。有一個白頭髮老頭，彎着腰拄着柺杖，也來到槐樹下停下來，坐下之後還呻吟不止。過了好一會兒，他對李約說："老漢我想到咸陽去，但是腳步不靈不能長時間走路，你要是有義心，能揹我嗎？"李約很生氣，堅決不答應。老頭不停地求請。李約就對他說："你可以趴到我背上來啦！"老頭高興地趴到他背上。李約知道他是鬼怪，暗中把帶在身邊的"哥舒棒"拿出來，從後邊把他綁住往前走。當時到了開遠門，東方已經放亮了。老頭幾次請求下來。李約對他說："你爲什麼欺侮我而騎到我身上？爲什麼害怕我又要離去？"捆綁得更緊了。老頭語無倫次，苦苦地哀求。李約就是不答應。忽然覺得背上變輕了，有東西墜落到地上。一看，是一塊爛棺材板子。老頭已變化而去。李約把棺材板子扔到里巷牆下，後來也沒什麼災禍。

張縝

處士張縝，多能善琴。其妻早亡於江陵，納妾甚麗。未旬日，主庖小青衣於竈下得一銅人，長可一寸，色如火。須臾漸大，長丈餘，形狀極異。走入縝室，取其妾食之，毛髮皆盡。食訖漸小，復如舊形，入竈下而失。（出《聞奇錄》）

【譯文】

處士張縝，有許多專長，尤其善於彈琴。他的妻子早亡在江陵，又納了一個妾，非常美麗。不到十天，負責做飯的小丫環在竈下拾到一個小銅人，約有一寸來高，顏色像火。不一會就漸漸長大，一丈多高，形狀容貌極其特別。它跑到李縝的屋裏，抓住李縝的愛妾就喫，連頭髮都喫光了。喫完了它就漸漸變小，又象原來那麼大，回到竈下就消失了。馬 舉 馬舉，常爲山南步奏官。間道入蜀，時兵後僻路，絕無人煙。夜至一館，聞東廊下有人語聲，因往告之。有應者雲："中堂有牀，自往宿去。"舉至中堂，唯有土榻。求火，答雲，無火。求席，隔屋擲出一席，可重十餘  
斤。舉亦壯士，殊不介意。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來。舉以鐵椎急擊之，叫呼而走。及明告別，其人怒去。更雲："夜來見伊獨處，令兒子往伴，打得幾死。"舉推其門，不可開。自隙窺之，積壤而已。舉後爲太原大將，官至淮南節度使。（出《稽神錄》）

【譯文】

馬舉，曾經做過山南步奏官。他從小道到蜀地去，那時戰亂後的偏僻小路上，絕對沒有人煙。他夜晚來到一家旅館，聽到東廊下有人說話的聲音，就過去告訴人家。有人答應說："中堂有牀，你自己去睡吧。"馬舉來到中堂，見裏邊只有土炕。他要火，有人回答說沒有火。他要席，隔屋扔出來一張席，能有十來斤重。馬舉也是個壯士，一點也不在意。半夜，有一個猴一樣的東西跑到炕上來。馬舉急忙用鐵椎打它，它大呼小叫地跑了。等到天明告別，那人生氣地離去，還說："夜裏見你獨自在那兒，讓兒子去跟你作伴，你打得他差點死了！"馬舉去推那門，推不開。從門縫往裏一看，只是土堆而已。馬舉後來是太原大將，官位到淮南節度使。

韋琛

昭義從事韋琛，幼年時，尚在學院。冬節夜，捧書以歸。及寢堂，絕無人，獨廚中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窺之，則鐺長數尺，久而復低，如是者三四。琛大恐，奔出於門，方見其家。悉於外寢，營享奠之所矣。琛神色慘慄，且告之故。家人鹹叱之，以爲稚子妄語也。俄頃，廚中有主庖青衣，就鐺作食。仍映小兒於懷抱間。兒踊身索哺，因誤墜鐺中。沸油湧溢，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長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則轉熾，蓋膏水相激也。乃雜擲甕盎茵毯之類，久之方滅。火滅，兒已焦矣。闔室驚怖，爲之罷節。青衣亦以此發悸而死。（出《唐闕史》）

【譯文】

昭義從事韋琛，幼年的時候，他還在學校讀書。冬至節那天晚上，他捧着書回家，走到寢堂裏，一個人也沒有，只有廚房裏有籠火烹油的地方。於是他就向廚房裏窺視，就見到有一個幾尺高的平底鍋。時間久了，這鍋又變低了。如此多次。韋琛很害怕，就跑出門來，這纔看到自己的家。家人都集中在外寢，開始佈置祭奠的場所了。韋琛的神情悽慘悸慄。他就向家人述說了剛纔的事。家人全都呵叱他，以爲是小孩子胡說八道。片刻之間，廚房裏有一個負責做飯的婢女，在平底鍋前做飯，還映現一個小男孩在她懷抱間。小孩蹦蹦達達地要喫奶，於是就掉到平底鍋裏。沸騰的油溢出來，婢女大叫。火已經燒到房子上了，男女老少都跑來救火。有的人用水澆，火焰卻變旺了，大概是油水相激的原因。於是就亂扔一些瓶子、罐子、墊子、毯子之類的東西，老半天才救滅。火滅了，那個小孩也燒焦了。全家人喫驚恐懼，因此不過節了。那婢女也因此驚悸成病而死。

張謀孫

廣州副使張謀孫，雖出於闒葺，有口辯，善心計，累爲王府參佐。鹹通初。從交廣闢，遂爲元寮。性貪侈，聚斂不倦。南海多奇貨，若犀象珠貝之類，不可勝計。及府罷北歸，止於汝墳。於郡西三十里，鬱陽驛南，汝水之上，構別業，窮極華敞。常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漲之。或曰："此處今年太歲所在也。"謀孫誡役夫曰："掘得太歲則止。"明日及泉，獲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餘，色白，如粟粒，忽跳躍四散而隱。謀孫遂中暴病，信宿而死。（原闕出處，明抄本作出《三水小牘》）

【譯文】

廣州副節度使張謀孫，雖然出身貧寒，但是有口才，善心計，連連出任王府參佐。鹹通初年，他廣泛地交遊，於是成爲幕僚。他性情貪婪奢侈，聚斂無厭。南海一帶奇貨很多，比如犀角、象牙、珍珠之類，多得不可勝數。等到他任期已滿，北歸故里，走到汝墳便止步。他在郡西三十里，鬱陽驛站之南，汝水之上，建造了別墅，豪華至極。他曾經鑿一水池，想要從北面引官渠裏的水灌滿它。有人說："這地方今年是太歲所在的地方。"張謀孫告訴爲他幹活的工匠們說："挖到太歲就停止。"第二天挖到黃泉，得到一個土囊。打破一看，裏邊有一種東西，數量一升多一點，顏色是白的，象穀粒，忽然跳躍着四散而隱沒。張謀孫於是得了暴病，兩宿就死了。

李黃

渠州刺史李黃，夏日憩於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數寸，執篲，掃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長三二寸，舁一鑊，添水爨薪。須臾，鑊前有一夜叉，執鐵杈，叉一人。披紫袍，執象笏，長三二寸，形色狀貌，乃李也。黃雖懼而不敢驚之。乃咄黃脫衣，入鑊中，須臾而出。黃衣服而入穴中。又見一婦人出火中，乃黃之孀婦，寓嶽州久矣。主鑊者挹黃娣入鑊中，須臾，又出。娣服衣亦入穴中。主鑊者亦入。又二人舁鑊入。而擁篲者又掃去其灰盡。數日如此。黃大憂。遣訪其娣。亦無恙。數年方卒。黃十餘年方卒。（出《聞奇錄》）

【譯文】

渠州刺史李黃，夏天在小廳裏休息，看到耗子洞裏有一個小人，幾寸高，拿着掃帚，掃完了洞前就回去了。又有兩個人，也是二三寸高，抬着一口鍋，添上水，點上火。不一會兒，鍋前有一個夜叉，拿着鐵叉，叉起一個人。這個人穿着紫色袍子，拿着象牙笏板，高二三寸，身形、神色、狀貌，是李黃。李黃雖然害怕，但是不敢驚擾。夜叉呵叱李黃脫去衣服，進到鍋裏，一會兒又出來。李黃穿衣就進入洞中。又看見一個婦人從火中出來，此人是李黃守寡的妻子，住在嶽州很久了。看鍋的把李黃的小妾叉到鍋裏，不多時又出來了。小妾的衣服也進到洞中。看鍋的也進去了。又有二人抬着鍋進洞裏。拿掃帚的人又掃去那些灰燼。幾天都是這樣。李黃很愁。派人打聽他的小妾，也安全無恙，幾年後才死。李黃是十幾年之後才死的。

宋洵

進士宋洵，下第南歸。兄波，爲金州石泉令。洵以縣邑喧雜，於縣東數里葺一山居。未畢，役者聞山石中有婦人語云："宋三郎來矣！"及洵居之，因月夜，於書堂側屣步。又自聞石中雲："宋三郎來矣！"駐步聽之，石門忽開。見婦人數輩，再拜笑曰："請三郎入來。"洵欲走，爲數輩所擒。入其室，石門遂閉。僕伕急告波。穿石求之，終不能得。（出《聞奇錄》）

【譯文】

進士宋洵，當年落第之後取道向南回故鄉。他的哥哥宋波，是金州石泉縣縣令。宋洵因爲縣邑里喧鬧嘈雜，在縣東幾里的地方蓋一所山居。還沒有蓋完，幹活的人們聽到山石裏有一個婦人說道："宋三郎來了！"等到宋洵住進去之後，趁着月夜，在書堂旁邊散步，又自己聽到石中說："宋三郎來了！"他停步一聽，石門忽然就開了。他看到裏邊有好幾位婦人。婦人們連連下拜，笑着說："請三郎進來吧！"宋洵想要跑開，被婦人們捉住了。進到裏邊，石門就關上了。僕人們急忙告訴宋波，宋波鑿穿石頭尋找，始終沒能找到。

張氏子

唐文德中，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往文人陸評事院往來，爲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瘠。遇開元觀道士吳守元，雲，有不祥之氣。授一以符，果一盟器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絕。聞於劉山甫。（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朝文德年間，有一個姓張的京官（忘了他叫什麼名字），寓居在蘇臺。與一些少年子弟，時常往來於文人陸平事的院子，被一個美人喜歡上了。來往很長時間了，他心裏犯疑，不久便病得消瘦了。遇上開元觀的道士吳守元，他說有不祥之氣。他把一張符交給張氏。張氏一看，符上畫有一件盟器和一位婢女，背面寫了一個紅色的"英"字。地點是在空屋柱子的洞穴中。於是就把符燒了，那妖就絕滅了。這是從劉山甫那裏聽來的。

僧十朋

劉建封寇豫章，僧十朋，與其徒奔分寧，宿澄心僧院。初夜，見窗外有光。視之，見團火，高廣數尺。中有金車子，與火俱行。嘔軋有聲。十朋始懼。其主人云："見之數年矣。每夜，必出於僧堂西北隅地中，繞堂數週，覆沒於此。以其不爲禍福，故無掘視之者。"（出《稽神錄》）

【譯文】

劉建封進犯豫章時，僧人十朋和他的弟子們跑到分寧，宿到澄心僧院裏。剛入夜，他們看見窗外有光。一看，見到一團火，高和寬各有幾尺。火中有輛飾金的車子，和火一塊行走，"嘔嘔呀呀"地發出響聲。十朋一開始時很害怕，僧院主人說："這種現象出現多年了。每天夜裏，必定出現在僧堂西北的牆邊上，繞着僧堂走幾圈，再在那地方熄滅。因爲它不做禍事，所以沒有人挖開地看它是怎麼回事。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遊宜春，止空宅中。兵革之後，井邑蕪沒。堂西至樑上，有小窗，窗外隙荒數十畝。日暮，窗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頃之，全蔽其窗。其人引弓射之，應弦而落。時已夕，不能即視。明旦尋之，西百餘步，有方杉板，帶一矢，即昨所射也。（出《稽神錄》）

【譯文】

天祐初年，有一個人遊宜春，住在一所空宅子裏。戰亂之後，城鄉荒蕪破落。從堂西牆到樑上，有一個個窗。窗外是幾十畝荒地。天黑之後，窗外有一個東西，正方形，從下邊往上來。頃刻之間，把窗全擋上了。這人拉弓射它，它隨着弓弦聲落下去了。當時已是夜間，不能馬上出去看。第二天早晨一找，向西走了一百多步，有一塊方形杉木板，帶着一支箭。這就是昨夜他射中的東西。

朱從本

李遇爲宣州節度使，軍政委大將朱從本。本家廄中畜猴。圉人夜起秣馬，見一物如驢，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據地而食此猴，見人乃去，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誅。宣城故老雲。郡中常有此怪。每軍城有變。此物輒出。出則滿城皆臭。田頵將敗，出於街中。巡夜者見之，不敢逼。旬月禍及。（出《稽神錄》）

【譯文】

李遇是宣州節度使，軍政大事都委託大將朱從本去辦。朱從本家馬廄裏養着一隻猴子。養馬的人夜裏起來餵馬，看到一個東西象驢，身上黑色而長毛，手腳都象人。那東西在那裏喫那隻猴子，見有人來就離開了。猴子已喫掉了一半。第二年，他家遭到滅族的災難。宣城的老人們說："郡裏常有這種怪物，每當軍變城陷的時候，這東西就出現。一出現就滿城都臭。田頵將要敗落的時候，它出現在街上。巡夜的看見了，不敢走近它。十來天禍就來臨。"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覲揚都，舍於邸第。遇私諱日，獨宿外齋，張燈而寐。未熟，聞室中有聲劃然。視之，見火爐冉冉而升，直傅於屋，良久乃下，飛灰勃然。明日，滿室浮埃覆物，亦無他怪。（出《稽神錄》）

【譯文】

信州刺史周本到揚都去覲見皇帝，住在官署裏。遇上家諱的日子，獨自宿在外屋，他點着燈睡覺。還沒有睡熟，聽到屋裏有聲劃過。一看，見火爐慢慢地升起來，一直附着到屋頂上，很久纔下來。飛灰紛紛揚起。第二天，滿屋浮灰覆蓋着東西，也沒發生別的什麼怪事。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於熾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隔驛牆，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毀，（"毀"原作"假"，據明抄本改。）但驚悸不寐。訊之，雲，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於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雲有幻術。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又縛手足，欲取熾炭爇之。宗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妖怪。（出《王氏見聞》）

【譯文】

唐朝末年，蜀人攻打岐山回來，走到白石鎮，裨將王宗信住在普安禪院僧房裏。當時正是嚴冬，房中有一個大禪爐，炭火燒得很旺。王宗信擁抱十幾個妓女，各自佔好牀位睡下。王宋信忽然看到一位女子飛進爐裏，在炭火上扭曲翻滾。王宗信急忙上去救她。等到離開火一看，她的衣服並沒燒焦。又一位女子飛進去，又救出來。頃刻之間，妓女們有的飛進去，有的被救出來，一個個迷惑憋悶而失聲呻吟。有一位親隨的小吏隔着驛牆告訴都招討使王宗儔。王宗儔來到，就慢慢進屋，一一地提着胳膊拽出來。一看，衣服裙子絲毫也沒燒壞，只是嚇得不能睡覺。問她們，她們說，是被一個胡僧提進火裏的。她們看到的都相同。王宗信大怒，把所有的僧人都找來站在眼前，讓妓女們認一認。有一個姓周的僧人，身高相貌象胡人，妓女們都說是他。王宗信就打了他幾百鞭子，說他有幻術。這個僧人其實是一個村民，剛落髮當了和尚，什麼都不懂。王宗信又捆了他的手腳，想要拿炭火燒他。王宗儔知道他冤屈，就把他解開讓他跑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妖怪。

薛老峯

福州城中有鳥石山，山有峯，大鑿三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峯字反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出《稽神錄》）

【譯文】

福州城中有一座鳥石山，山上有一座峯，峯上鑿了三個大字，叫"薛老峯"。癸卯年，一天晚上風雨大作，人們聽到山上好象有幾千人喧譁吵鬧的聲音。等到天亮，一看，原來是薛老峯倒立了。峯上的字反過來向上了。城裏的石碑，全都自己轉換了方向。這一年閩國滅亡了。

歐陽璨

三傳歐陽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到城，薄晚方回。不一二里，已昏瞑矣。是夕陰晦。約行三十里，則夏雨大澍，雷電震發。路之半，有山林夾道，密林邃谷，而多鷙獸。生怖懼不已。既達山路，兩勢彌盛。俄見巨物出於面前，裁十餘步。長丈餘，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狀，但導前而行。生恐悸尤極，口常諷大悲神咒，欲朗諷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數遍則能言矣。誦之不輟，俄失其妖。去家漸近，雨亦稍止。自爾，昏暝則不敢出庭戶之間矣。（出《玉堂閒話》）

【譯文】

博知古事能寫會唱的歐陽璨，家住在徐州南五十里的地方。他有事到城裏去，天傍晚纔回來。走出不到一二里，天就已經昏暗了。這天晚上是陰天。大約走了三十里，就夏雨滂沱，雷電大作。路的一半處，有山林夾着道路，林密谷深，鷙禽猛獸很多。歐陽璨恐怖的心情不能自已。走上山路之後，雨勢更大。忽然見一個龐大的東西出現在面前，才離他十幾步遠。那東西一丈多高，純白色，也看不清手腳是什麼樣子。它只是在他前面引導着他往前走。他更加害怕，口裏常常念道着大悲神咒。他想要大聲念，口已經念不出來了，於是只好在心裏默默地念。唸了三五遍就能說話了。他就不停地大聲念。片刻就不見了那妖物。離家漸漸近了，雨也漸漸停了。從此，他一黑天就不敢出門了。

卷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人妖附）

妖怪 東柯院 王守貞 彭顒 呂師造 崔彥章 潤州氣 黃極 熊勳 王建封 廣陵士人

　　　張銿　宗夢徵　黃仁浚　孫德遵

人妖 東郡民 胡頊 烏程縣人 李宣妻 趙宣母 馬氏婦 楊歡妻 壽安男子 崔廣宗

許州僧 田瞫 元鎬 無足婦人 婁逞 孟嫗 黃崇嘏 白項鴉

妖怪

東柯院

隴城縣有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窗可以來風。遊人如市。忽一日，有妖異起。空中擲下瓦礫，扇揚灰塵，人莫敢正立。居僧晚夕不安，衣裝道具，有時失之復得。有道士者聞之曰："妖精安敢如是？餘能去之。"院僧甚喜，促召至。道士入門，於殿上禹步，誦天蓬咒，其聲甚厲。良久，失其冠。人見其空中擲過垣牆矣。復取之，結纓而冠，誦咒不已。逡巡。衣褫帶解，褲並失。隨身有小袱，貯符書法要，頃時又失之。道士遂狼狽而竄。累日後，鄰村有人，於藩籬之下掘土，獲其袱。縣令杜延範，正直之人也。自往觀之，曰："安有此事。"至則箕踞而坐。妖於空中，拋小書帖，紛紛然不知其數。多成絕句，凌謔杜令。記其一二曰："雖共蒿蘭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綠袍人，空中且歌舞。"又曰："堪憐木邊土，非兒不似女。瘦馬上高山，登臨何自苦。"延範覺之，亦遽還。其不記者，絕句甚多。又有巡官王昭緯，恃其血氣方剛，往而詬詈，至則爲大石中腰而回。（出《玉堂閒話》）

【譯文】

隴城縣有一個東柯僧院，有很多幽雅別緻的景觀。高高的欄杆可以眺望遠處，打開窗子可以迎來微風。院裏的遊人多如集市。忽然有一天，有妖魅出現。空中扔下來瓦礫，飄下紛紛揚揚的灰塵，人們沒有敢正面站立的。居住在院中的僧人早晚不得安寧，他們的衣裝用具有時候失而復得。有一位道士聽了之後說："妖精哪敢如此？我能把它除掉！"院裏的僧人非常高興，馬上把他找來。道士進了門，在大殿上走禹步，朗誦天蓬咒，他的聲音很高亢。許久，他的帽子不見了。有人看見他的帽子被扔到牆外去了。他又撿回來，把帽子系在頭上，不停地念咒。很快，衣帶解開了，衣服脫下了，褲子也一起不見了。他隨身帶有一個小包袱，裏面存放的是符書之類的重要東西，頃刻間也丟失了。道士於是就狼狽地溜走了。一連過去幾天之後，鄰村有一個人在籬笆下挖土，挖到了道士的小包袱。縣令杜延範是個正直之人，親自去看。他說："哪有這種事！"到了以後就傲慢地坐在那裏。妖怪從空中往下拋擲小書帖，亂紛紛地不計其數。書帖上寫的多數是絕句，取笑杜縣令。記得其中一二首，一首是："雖共蒿蘭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綠袍人，空中且歌舞。"另一首是："堪憐木邊土，非兒不似女。瘦馬上高山，登臨何自苦。"杜延範覺察了，也急忙回去了。那些沒記住的絕句有很多。還有一個叫王昭緯的巡官，依仗他血氣方剛，到東柯院來破口大罵，剛到就被大石頭打中了腰而灰溜溜地回去了。

王守貞 徐州有寄褐道士王守貞，蓄妻子而不居宮觀。行極凡鄙。常遊太滿宮，竊攜道流所佩之籙而歸，置於臥榻蓐席之下，覆以婦人之衣。褻黷尤甚。怪異數見：燈檠自行，貓兒語："莫如此，莫如此。"不旬日，夫妻皆卒。（出《玉堂閒話》）

【譯文】

徐州有一個不出家的道士叫王守貞，他有妻有子，不住在道觀裏。他的行爲極其卑鄙。他曾經遊太滿宮，偷拿道士們佩帶的符籙回來，放在牀上的褥子底下，用他老婆的衣服蓋上，褻黷得非常嚴重。他家裏怪事屢屢出現：燈架自己行走，貓兒會說話："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不到十天，夫妻二人都死了。

彭顒

宣州鹽鐵院官彭顒，常病數月，恍惚不樂。每出外廳，輒見俳優樂工數十人，皆長數寸。合奏，百戲並作，朱紫炫目。顒視之，或時欣笑，或憤懣，然無如之何。他人不見也。顒後病癒，亦無復見。後十餘年，乃卒。（出《稽神錄》）

【譯文】

宣州鹽鐵院的長官彭顒，曾經病了幾個月，精神恍惚，鬱鬱不樂。他每次走出外廳，就看見歌妓樂工幾十人，都幾寸高。各種樂器合奏。各種戲曲一塊表演，五彩斑斕奪目。彭顒見了，有的時候欣然微笑，有的時候憤懣。但是沒有什麼辦法。別人看不見。彭顒後來病好了，也沒有再看見。後來過了十幾年他才死。

呂師造

呂師造爲池州刺史，頗聚斂。常嫁女於揚都，資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筱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狀若狂人，來去奔走。忽躍入舟，直穿舟中過。隨其所經，火即大發。復登後船，火亦隨之。凡所載之物，皆爲煨燼，一老婢發亦盡，餘人與船，了無所損。火滅，道士亦不復見。（出《稽神錄》）

【譯文】

呂師造是池州刺史，很能勒索百姓財物。他曾經把女兒嫁到揚州，陪嫁的東西非常多。他派人往揚州送這些東西，晚上停泊在江岸上。忽然有一個道士，樣子象個狂人，來回地奔跑。忽然又跳到船上，直接從船中穿過，隨着他經過的地方，立刻着起大火。他又登上後一條船，火也跟過去。凡是船中裝載的東西，全都化爲灰燼。一位老婢女的頭髮也落光了。其餘的人和船，絲毫沒有損壞。火滅，道士也不見了。

崔彥章

饒州史崔彥章，送客於城東。方宴，忽有小車，其色如金，高尺餘，巡席而行，若有求覓。至彥章前，遂止不行。彥章因即絕倒，輿歸州而卒。（出《稽神錄》）

【譯文】

饒州刺史崔彥章，在城東送客。剛開宴，忽然有一輛一尺來高的金黃色小車巡着席而走，好象尋找什麼。小車走到崔彥章跟前就停止不前了。崔彥章於是就昏倒，用車運回去就死了。

潤州氣

戊子歲，潤州有氣如虹，五彩奪目。有首如驢，長數十丈。環廳事而行，三週而滅。佔者曰："廳中將有哭聲，然非州府之咎也。"頃之，其國太后殂，發哀於此堂。（出《稽神錄》）

【譯文】

戊子年，潤州出現了一股好象彩虹的氣體，五彩奪目。前頭象一頭驢，幾十丈長。氣體環繞着廳堂而行，繞了三圈之後才消失。占卜的人說："這廳中將要出現哭聲，但不是州府的災禍。"不一會兒，他們的皇太后死了，在這座廳堂中發喪。

黃極

甲午歲，江西館驛巡官黃極，子婦生子男，一首兩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於水上。南昌新義裏地陷，長數十步，廣者數丈，狹者七八尺。其年，節度使徐知詢卒。（出《稽神錄》）

【譯文】

甲午年，江西館驛巡官黃極，他的兒媳婦生了一個男孩，一個腦袋，兩個身子背靠背，四隻手四隻腳。建昌一百姓家的牛生了一頭小牛，每條腿上又附有一條腿。把它扔到江中，第二天漂在水上。南昌新義裏地陷，幾十步長，寬的地方几丈，窄的地方七八尺。這一年，節度使徐知詢死了。

熊勳

軍吏熊勳，家於建康長樂漫之東。常日晚出，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來相馳逐。家人駭懼。有親客壯勇，登屋捕之。得其一，乃闢繒綵包一雞卵殼也。剉而焚之，臭聞數里。其一走去，不復來矣。家亦無恙。（原闕出處。明抄本作出《稽神錄》）

【譯文】

軍吏熊勳，家住在建康長樂漫的東面。曾經在天晚的時候出來，見屋上有兩個東西，雞蛋那麼大，色紅而有光，一來一往互相追逐。家人害怕。有一位壯勇的親近客人到屋上去捕捉那兩個東西，捉到一個，原來是用絲綢包着的一個雞蛋殼。打碎它用火燒，臭味傳出好幾裏。那個跑掉的，不再來了。他家也安全無恙。

王建封

江南軍使王建封，驕恣奢僭。築大第於淮之南。暇日臨街，坐窗下。見一老嫗，攜少女過於前。衣服襤縷，而姿色絕世。建封呼問之。雲："孤貧無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納爾女，而給養爾終身，可乎？"嫗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嫗及女始脫故衣，皆爲凝血，聚於地。旬月，建封被誅。（出《稽神錄》）

【譯文】

江南軍使王建封，驕橫放縱，奢侈過度。他在淮水南面造了一處大宅第。一日閒來無事，他坐在臨街的窗下。看見一位老太太領一位少女從眼前走過。那少女衣服破爛，但是姿色絕世。王建封把她喊到跟前問話，她們說："我們孤寡貧窮沒有依靠，要飯來到這裏。"王建封說："我納你的女兒爲妾，供養你終身，可以嗎？"老太太很高興。王建封就讓她們到家裏來，讓人取來兩套衣服給她們穿上。老太太和少女剛脫下舊衣服，二人全都變成凝血，聚集在地上。一個月之後，王建封被誅殺。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常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寤。忽有雙髻青衣女子，資質甚麗，熟寐於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故扃閉。自是夜夜恆至。有術士，爲書符，施髻中。其夜，佯寢以伺之。果見自門而入，徑詣髻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入置髻中，升牀而寢。甚懼。後聞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既登舟，遂不至。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乃盡開船窗而寢。中夜，忽復見。寐於牀後。某即潛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紞然有聲。因爾遂絕。（出《稽神錄》）

【譯文】

廣陵有一位士人，常常點着燈獨自睡覺。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就醒了。忽然有一位梳着雙髻的，姿色非常美麗的青衣女子，熟睡在他的腳下。他知道她是妖怪，嚇得不敢接近她，又象原來一樣睡了。天將亮的時候女子纔不見了，門窗仍然關閉着。從此，這女子夜夜都來。有一位術士，爲他寫了一道符，讓他放到了髮髻之中。那天夜裏，他裝睡等着她。果然見她從門進來，她徑直到髮髻中拿出那符來，在燈下看，微笑。看完了，又放回髮髻中，上牀睡下。他非常害怕。後來聽說玉笥山上有一位道士，符咒禁語非常精妙，就前去求訪。上船之後，女子就不來了。中途停在豫章，夜裏很熱，乘月行船。當時由於天熱，就全打開船窗睡覺。睡到半夜，那女子又出現了。她睡在牀後，他就偷偷地起來，急忙捉住她的手腳，扔到江裏去，發出打鼓一樣的聲音。於是這妖物就絕跡了。

張銿

兗州錄事參軍張銿者，少年時，嘗居淄州。第中忽多鬼怪，唯不睹其形質。家僮輩捧執食饌，皆爲鬼所搏，復置空器。或以器皿擲於空中，久之方墮。或舍自行於地，更相擊觸。又飛火塊著人身，燒而不痛，若有詬詈之者，即磚石瓦礫，應聲而至。常有一儒生，不信其事，仗劍入宿於舍。其劍爲瓦石所擊，鋒刃缺折。又有稱禁咒者，將入其門，倏見瓦石交下，不能復前。賓客來者，或被搏其巾幘，擲致他所，至有露頂而逸者。如是累旬方已，其家竟亦無他。（出《玉堂閒話》）

【譯文】

兗州錄事參軍張銿，年輕的時候，曾經住在淄州。他的宅第裏忽然出現了許多鬼怪，只是看不到鬼怪的模樣。家僮們捧端着飯菜，全都被鬼奪去，又把空食器放回來。有時把器皿扔到空中，很長時間才掉下來。有時全都自己走在地上，還互相撞擊。還把火塊扔到人身上，燒而不痛。如果有詬罵鬼怪的，立即就會有磚瓦石塊應聲打來。曾經有一個儒生，不相信這件事，帶着劍住進來。那劍被瓦石打得鋒刃斷缺。又有一個自稱會符咒的，要進這門的時候，突然看到瓦石交加而下，不能再往前走。來過的賓客，有的被搶去了頭巾，扔到別的地方，以至有光着腦袋就逃的。如此連連折騰了十天才停止，他的家最終也沒有別的怪事。

宗夢徵

晉蔡州巡官宗夢徵，善醫，居東京。開運二年秋，解玉巷東有病者，夜深來召，乘馬而至。將及四更，去解玉巷口民家門前，有一物，立而動，其形頗偉，若黑霧亭亭然。僕者前行，愕立毛豎，馬亦鼻鳴耳聳不進。宗則強定心神，策馬而去。比其患者之家，則不能診脈，尤覺恍惚矣。既歸伏枕，凡六七日方愈。（出《玉堂閒話》）

【譯文】

晉朝蔡州巡官宗夢徵，善長醫藥，住在東京。開運二年秋天，解玉巷東有一個有病的，深夜來找他看病，是騎馬來的。將近四更的時候，到解玉巷口平民家的門前，發現一個東西，站着而且會動，形體很大，象高高立起的黑霧。僕人走在前面，嚇得停步，毛髮悚立。馬也鼻子翕張，耳朵豎起，不敢前進。宗夢徵強定心神，驅馬走過去。等到了患者之家，已經嚇得不能診脈，感到特別恍惚。回家之後，一下子病倒，六七天之後纔好。

黃仁浚

舒州司士參軍黃仁浚，自言壬子歲，罷隴州汧陽主簿，至鳳翔城。有文殊寺，寺中土偶數十軀，忽自然搖動，狀如醉人，食頃不止。觀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知其應。（出《稽神錄》）

【譯文】

舒州司士參軍黃仁浚自己說，壬子年他罷了隴州汧陽主薄的官職，到了鳳翔城。鳳翔城裏有一座文殊寺，寺中有幾十個泥像。這些泥像忽然自己搖動，樣子象喝醉了的人，一頓飯的工夫沒停止。圍觀的人山人海，官府禁止圍觀。至今不知有什麼應驗。

孫德遵

舒州都虞侯孫德遵，其家寢堂中鐵燈擎，忽自搖動，如人撼之，至明日，有一婢偶至燈擎所，忽然爾仆地，遂卒。（出《稽神錄》）

【譯文】

舒州都虞侯孫德遵，他家寢室裏的鐵燈架，忽然自己搖動，象人撼動了它。到了第二天，有一個婢女偶爾來到燈架旁邊，忽然倒在地上，於是就死了。

人妖

東郡民

漢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事。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輒失子。如是數歲，人共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伺之。果復來發。聞聲，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暗以杖撾之。至久，於室隅聞有呻呼之聲，乃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狀貌，頗類於獸。遂周問，及於數里外得其家。雲，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猶以爲此翁。（出《搜神記》）

【譯文】

漢朝建安年間，東郡一戶平民家裏有怪事。無緣無故甕、罐等器皿自己就打開了，發出訇訇的響聲，就像有人擊打似的。盤子、案子本來在眼前，忽然就沒了。雞生了蛋動不動就不見了。如此好幾年。人們都很討厭。就多做了些好喫的，覆蓋起來放在一個屋裏，偷偷藏在門後等着。果然又來打開。一聽到聲音，便關了門窗和它周旋。屋裏什麼也看不見，就暗自用木棒打它。打到很久，聽到屋角上有呻吟的聲音，這纔打開門來看。見到一個老頭，能有一百多歲，說話和模樣，很像野獸。於是就到處打聽，在幾里外找到他家。家裏人說，他丟失十多年了，找到他真是又悲又喜。後來一年多，他又丟失了。聽說陳留一帶又有這樣的怪物，當時人們還以爲就是這個老頭。

胡頊

夏縣尉胡頊，詞人也。嘗至金城縣界，止於人家。人爲具食，頊未食，私出。及還，見一老母，長二尺，垂白寡發，據案而食，餅果且盡。其家新婦出，見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戶。頊就而窺之，納母於檻中，窺望兩目如丹。頊問其故，婦人曰："此名爲魅，乃七代祖姑也。壽三百餘年而不死，其形轉小。不須衣裳，不懼寒暑。鎖之檻，終歲如常。忽得出檻，偷竊飯食得數鬥。故號爲魅。"頊異之。所在言焉。（出《記聞》）

【譯文】

夏縣縣尉胡頊，是個詞人。有一次他到金城縣去，住在一戶人家裏。人家給他準備了喫的東西，胡頊沒喫，私自跑了出去。等到回來，他看見一位老女人，二尺高，垂着稀疏的白頭髮，佔着桌案正在喫，餅果將被她喫光。那家的新媳婦出來，見了她很生氣，揪着她的耳朵拽進屋裏。胡頊走上前去窺視，見新媳婦把老女人裝進籠子裏。老女人的兩隻眼睛，向外窺望，紅如丹砂。胡頊問這是爲什麼，婦人說："這個人叫做'魅'，是上七輩祖奶奶，活了三百多歲而不死。她的身形變小了。不需要衣服，不怕冷熱，鎖在籠子裏，四季如常。偶然從籠子裏跑出來，偷飯喫能喫好幾鬥，所以才叫做'魅'。"胡頊感到驚奇，奇就奇在婦人說的話裏邊。

烏程縣人

吳孫休時，（"時"字原闕，據明抄本補。）烏程有人，因重疾愈而能響言，音聞十數里外。所聞之處，即若座間。其鄰家，有子居外，久不歸省。其父假之，使爲責詞。子聞之，以爲鬼神，顛沛而歸。亦不知所以然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三國東吳孫休的時候，烏程有一個人，因爲重病痊癒後能喊出很響的話，聲音能傳出十幾裏外。所能聽到的地方，就像他在座間。他的鄰居，有個兒子住外地，很長時間沒回來探家，鄰居就藉助他來對兒子說了些責備的話。兒子聽到了，以爲是鬼神，就風塵僕僕地回來了。也不知他爲什麼能這樣。

李宣妻

晉安帝義熙中，魏興李宣妻樊氏，有娠，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而出。（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晉安帝義熙年間，魏興人李宣的妻子樊氏，懷了孕，過了期也沒生。而她額頭上有瘡，嬰兒從瘡口生出來。

趙宣母

長山趙宣母，妊身，臂上生瘡，兒從瘡中出。（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長山趙宣的母親，懷了孕，臂上生了瘡，嬰兒從瘡裏生出來。

馬氏婦

後蜀李勢末年，馬氏婦妊身，兒從肋下出，母子無恙。其年，勢爲桓溫所滅。（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後蜀李勢末年，一個姓馬的婦女懷了孕，孩子從胸側生出來，母子都安全無恙。那年李勢被桓溫滅亡。

楊歡妻

宋孝武時，荊州人楊歡妻，於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業立。狂勃，被廢見害。所生女，至齊猶存。（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南朝宋孝武帝時，荊州人楊歡的妻子，從大腿上生了個女兒。到孝武帝死後，劉子業登基，因狂暴被廢除，被害死。楊歡妻所生的女兒到了齊朝還活着。

壽安男子

壽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烏犬解人語，應口所作，與人無殊。（出《朝野僉載》）

【譯文】

壽安有一位男子，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肘能拍板，鼻能吹笛，口能唱歌，能半張臉笑，半張臉哭。一隻黑狗能聽懂人語，答應後做的事情，和人沒什麼兩樣。

崔廣宗

清河崔廣宗者，開元中爲薊縣令。犯法，張守珪致之極刑。廣宗被梟首，而形體不死。家人舁歸。每飢，即畫地作飢字，家人遂屑食於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雲："後日當死，宜備兇具。"如其言也。（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清河人崔廣宗，開元年間是薊縣縣令。他犯了法，張守珪判他極刑。崔廣宗被砍了頭，但是形體不死。家人把他擡回去。每當他餓了，就在地上寫一個"飢"字，家人就從脖孔中填加碎食，飽了就寫一個"止"字。家人有犯過錯的，他就寫字決定怎麼處治。如此三四年，世情沒有變化。他妻子又生了一個男孩。有一天他在地上寫道："後天會死的，應該準備好兇具。"果然象他說的那樣。

許州僧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歲已後，每寢熟，即喉聲如鼓簧，若成韻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出《酉陽雜俎》）

【譯文】

許州有一位老僧，從四十歲以後，每當睡熟，喉聲就象奏樂，好象有節奏。許州從事演唱的人等他睡了，就譜錄他的聲音，用樂器一奏，都合乎古樂。老僧醒了自己也不知道。二十多年都這樣。

田瞫

秀才田瞫雲，大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產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頂（"頂"原作"項"，據明抄本改。）上發一穗，長至足。時朝伯峻爲縣令。（《出酉陽雜俎》）

【譯文】

秀才田瞫說，大和六年秋天，涼州西縣的一個百姓的妻子，生下一個兒子。四隻手四隻腳，一個身子兩張臉，頭頂上的頭髮長成一穗，髮長到腳。當時朝伯峻是縣令。

元鎬

故京兆少尹元鎬，任虢縣令日，怒一獄子王行約者。命曳之，去巾，既無毛髮，而有兩角，長三四寸。鎬曰："真牛頭也。"遂舍之。（出《聞奇錄》）

【譯文】

原京兆少尹元鎬，任虢縣縣令的時候，對一個叫王行約的獄卒很生氣。讓人上前拽他，除去他的頭巾，見他沒有頭髮，卻有兩隻角，角長三四寸。元鎬說："真是牛頭。"就放了他。

無足婦人

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美人。而無腿足，繇帶以下，像截而齊，餘皆具備。其父載之於獨車，自鄴南遊浚都，乞丐於市，日聚千人。至於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至。時人嗟異，皆擲而施之。後京城獲北戎間諜，官司案之，乃此婦爲奸人之領袖。所聽察甚多，遂戮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晉少主的時候，有一位婦人，儀表容貌端莊，衣服華麗，不比美人差。但是她沒有腿和腳，腰帶以下，象截的那麼齊，其餘的都具備。她父親單獨用一輛車載着她，從鄴南遊浚都，在市上要飯，每天都聚集上千人。至於深街曲巷、豪門大家，她沒有不去的地方。時人慨嘆她的怪異，都投擲錢物施捨於她。後來京城抓獲一個北戎的間諜，官府一查，原來這婦人是奸人的領袖。她弄到的情報很多，於是就殺了她。

婁逞

南齊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粗會棋博，解文義。遊公卿門。仕至揚州從事而事泄。明帝令東還，始作婦人服。嘆曰："有如此伎，還爲老嫗，豈不惜哉。"史臣曰："此人妖也。陰爲陽，事不可。"後崔惠景舉事不成應之。（出《南史》）

【譯文】

南齊東陽女子婁逞，變換服飾扮作男子，多少懂一些棋藝博戲，粗通文義，交遊於公卿門第。做官做到揚州從事而事情泄漏了。齊明帝讓她東歸，才穿上女人的服裝。她嘆道："我有這樣的本事，回家當個老太太，難道不可惜嗎？"史臣說："這是個人妖。陰變成陽。這樣的事是不可以的。"後來崔惠景舉大事不成應了這件事。

孟嫗

彭城劉頗，常謂子婿進士王勝話，三原縣南董店，店東壁，貞元末，有孟嫗，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媼店。見有一媼，年只可六十已來。衣黃綢大裘，烏幘，跨門而坐焉。左衛李胄曹，名士廣。其嫗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媼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即問媼曰："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於張詧爲妻。"詧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靈夏邠涇岐蒲是焉。吾夫張詧，爲汾陽所任，請重衣賜，常在汾陽左右。詧之貌，酷相類吾。詧卒，汾陽傷之。吾遂僞衣丈夫衣冠，投名爲詧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缺。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煢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複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頗每心記之。與子婿王勝，話人間之異者。（出《乾鐉子》）

【譯文】

彭城的劉頗，曾經對他的女婿進士王勝說，三原縣南董店東面隔壁，貞元末年有一個姓孟的老太太，活了一百多歲才死。這個店人們都叫它張大夫店。劉頗從渭北入城，住在老婦人店裏，見有一位老婦人，年齡約摸六十來歲。她穿黃綢子大皮襖，戴黑頭巾，跨門坐在那裏。左衛李胄曹，名叫士廣，那老太太問李士廣做什麼官，李士廣作了詳細回答。那老婦人說："這是四衛，大好官！"李士廣就問老婦人："爲什麼這麼說呢？"老婦人說："我二十六歲的時候，嫁給張詧爲妻。張詧很有力氣，善於騎馬射箭。郭子儀總鎮朔方，這都是他的部下轄制的郡，靈、夏、邠、涇、岐、蒲就是。我丈夫張詧，就是郭子儀任用的，受到過許多賞賜，常在郭子儀的左右。張詧的相貌，和我特別相象。張詧死後，郭子儀很悲傷。我就穿了丈夫的衣服，戴了丈夫的帽子，假扮張詧的弟弟，請求到郭子儀手下做事。郭子儀大喜，讓我頂替了空缺。這樣就又寡居了一十五年。郭子儀死時，我已經七十二歲。軍中連連奏請，讓我兼做御史大夫。我忽然覺得孤獨，就嫁給這個店潘老漢爲婦。近來又生了兩個兒子，叫潘滔、潘渠。潘滔五十有四。潘渠五十有二。"這兩個兒子，劉頗常常在心中記起。他和女婿王勝，述說人間的怪異。

黃崇嘏

王蜀有僞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才下獄，便貢詩一章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覽詩，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祗對詳敏。即命釋放。後數日，獻歌。周極奇之，召（"召"原作"名"，據明抄本改。）於學院與諸生侄相伴。善棋琴，妙書畫。翌日，薦攝府司戶參軍。頗有三語之稱，胥吏畏伏，案牘麗明。周既重其英聰，又美其風采。在任將逾一載，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狀謝，仍貢詩一篇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扳椽，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詩，驚駭不已，遂召見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覆蔭，唯與老奶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郡內鹹皆嘆異。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出《玉溪編事》）

【譯文】

五代前蜀的僞相叫周庠。他當初在邛南幕府中，留下管理府事。當時臨邛縣送來一個叫黃崇嘏的失火人，才下獄便獻詩一首說："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周庠讀完詩，就召見他。稱他是鄉貢進士。他年齡在三十歲左右，恭敬地回答問題詳細敏捷，周庠就下令釋放他。幾天後，他獻來一首歌。周庠認爲他不一般，把他召入學院，與各位讀書的子侄爲伴。黃崇嘏善長下棋和彈琴，妙於書畫。第二天，他被推薦代理府司戶參軍。很有"三語"的美稱，小官吏敬畏他，他辦的案牘文書漂亮清楚。周庠既器重他的聰明，又讚美他的風采。他在任將超過一年，周庠就想要把女兒嫁給他爲妻。黃崇嘏又帶上一封辭謝信，仍獻詩一首說："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扳椽，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庠看完詩，驚駭不已，於是就召見她，盤問她。原來她是黃使君的女兒，從小失去母愛，只和老祖母同居，一直沒有嫁人。周庠更加仰慕她的貞潔，郡內全都嘆她與衆不同。不久她請求免官，回到臨邛舊居，竟不知她是存是亡。

白項鴉

契丹犯闕之初，所在羣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爲賊帥，號曰白項鴉。年可四十許，形質粗短，發黃體黑。來詣戎王，襲男子姓名，衣中拜跪，皆爲男子狀。戎王召見，賜錦袍銀帶鞍馬，署爲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賜與甚厚。僞燕王趙延壽，召問之。婦人自雲，能左右馳射，被雙鞬，日可行二百里。盤矛擊劍，皆所善也。其屬數千男子，皆役服之。人問有夫否，雲，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聞者無不嗟憤。旬日在都下。乘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馬從之。此人妖也。北戎亂中夏，婦人稱雄，皆陰盛之應。婦人後爲兗州節度使符彥卿戮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契丹進犯京城之初，所在之地盜賊蜂起，戎人很擔憂。陳州有一個婦人，是盜賊之帥，外號白項鴉。年齡有四十來歲，形貌又粗又短，頭髮黃，身體黑。她來拜見戎王，用的是男子的姓名，衣服、頭巾、拜跪，全是男子模樣。戎王召見她，賜給她錦袍、銀帶、鞍馬，讓她暫任懷化將軍。委派她招安山東的盜賊，賞賜非常豐厚。僞燕王趙延壽召問她，婦人自己說，她能左右騎着馬射箭，挎雙弓，一天能走二百里，舉槍擊劍，都是她善長的。她手下幾千男子，都聽她使喚。有人問她有丈夫沒有，她說，前後有丈夫幾十人，稍有不如意，全都讓她親手殺了。聽說的沒有不氣憤的。十天以後在都下，她騎着馬出入，又有一個男子，也騎着馬跟着她。這是個人妖。北戎叛亂中夏，這婦人稱雄，都是陰盛的表現。這婦人後來被兗州節度使符彥卿殺死。

卷第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雜器用（偶像附） 陽城縣吏 桓玄 徐氏婢 江淮婦人 劉玄 遊先朝 居延部落主

僧太瓊 清江郡叟　韋訓　盧贊善　柳崇　南中行者　麴秀才　虢國夫人

陽城縣吏

魏景初中，陽城縣吏家有怪。無故聞拍手相呼，伺無所見。其母夜作倦，就枕寢息。有頃，復聞竈下有呼曰："文約，何以不見？"頭下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可就我。"至明，乃飯鍤也。即聚燒之，怪遂絕。（出《搜神記》）

【譯文】

三國魏景初年間，陽城縣縣吏家裏發生怪事。沒有原因就聽到有人拍手互相呼叫，等着看又什麼也看不見。他的母親夜間幹活很疲倦，睡下不一會兒，又聽到竈下有人喊道："文約，怎麼看不見你？"她頭下有人答應說："我被枕住了，不能過去！你可以到我這來！"到了天亮一看，原來是盛飯用的鏟子。立即就把它們集中起來燒了，妖怪也就滅絕了。

桓玄

東晉桓玄時，朱雀門下，忽有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芒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數十人。歌雲："芒籠茵，（"茵"原作"首"，據明抄本改。）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忘歸。日既夕，二小兒還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一雙漆鼓槌。鼓吏列（"列"原作"劉"，據明抄本改。）雲："槌積久，比恆失之而復得，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玄敗。言"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裹之，又以芒繩束縛其屍，沉諸江中。悉如童謠所言爾。（出《續齊諧記》）

【譯文】

東晉桓玄那時候，在朱雀門下，忽然有兩個通身黑如墨的小男孩，互相一唱一和地唱《芒籠歌》。路邊的小孩跟着唱和的有幾十人。歌說："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歌聲非常哀傷悽楚，聽的人都忘記了回家。天已經要黑了，兩個小男孩回到建康縣衙，來到閣樓下，就變成一對漆鼓槌。打鼓的官吏們說："這鼓槌堆積放置好長時間了，最近常常丟失了而又回來，沒想到它們變成了人！"第二年春天桓玄失敗了。說："車無軸，倚孤木"，是個"桓"字。荊州把桓玄的頭顱送回來，用破敗的竹墊子包裹着，又用草繩捆綁他的屍體，沉到了大江之中，完全像童謠說的那樣。

徐氏婢

東海徐氏婢蘭，晉義熙中，忽患病，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牀。乃取而焚之。（出《異苑》）

【譯文】

東海一個姓徐的人，有一個名字叫蘭的婢女。晉朝義熙年間，她忽然得了病，打掃灰塵的動作與平常不同。大家共同偷偷地觀察她，見掃帚從壁角出來，快步走到婢女的牀下。於是，就把掃帚拿出來燒了。

江淮婦人

江淮有婦人，爲性多欲，存想不捨，日夜常醉。旦起，見屋後二少童，甚鮮潔，如宮小吏者。婦因欲抱持，忽成掃帚，取而焚之。（出《幽明錄》）

【譯文】

江淮有一個婦人，爲人性情貪婪，有很多欲望。她不放棄自己的想象，日夜總是沉醉在想象之中。一天早晨起來，看見屋後有兩個小孩，非常鮮麗乾淨，象宮中的小官吏。婦人於是想要抱起來，小孩忽然變成掃帚，就拿出來燒了。

劉玄

宋中山劉玄居越城。日暮，忽見一著烏褲褶來取火，面首無七孔，面莽黨然。乃請師筮之。師曰："此是家先代時物，久則爲魅，殺人。及其未有眼目，可早除之。"劉因執縛，刀斷數下，乃變爲一枕。此乃是祖父時枕也。（出《集異記》）

【譯文】

南北朝，宋，中山人劉玄住在越城。天黑了，忽然看見一個穿着黑褲子的人來取火，頭臉上沒有七竅，臉像一堆荒草的樣子。於是就請巫師占卜。巫師說："這是你家前輩時候的東西，時間久了就變成了鬼魅殺人。趁它還沒有長出眼睛，可以及早除掉它。"劉玄於是把那個怪物捉拿捆綁起來，用刀砍了幾下，竟變成一個枕頭。這是他祖父那時候的枕頭。

遊先朝

廣平遊先朝。喪其妻。見一人著赤褲褶。知是魅。乃以刀斫之。良久。乃是己常著履也。（出《集異記》）

【譯文】

廣平人遊先朝，死了妻子。看見一個穿紅褲子的人，知道是鬼怪，就用刀砍他。過了好一會一看，原來是自己經常穿的鞋。

居延部落主

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好（"好"字原闕，據明抄本補。）樂，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某"原作"集"，據明抄本改。）等數人各殊，名字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獐者，姓衛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帥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曉弄碗珠，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低大喜曰："目所未睹，有一優即前曰："某等肚飢，（"飢"原作"肌"，據明抄本改。）臈臈怡怡（明抄本"怡怡"作"恰恰"。）皮漫繞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開口終當不捨。"骨低悅，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長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殘兩人。長者又曰："請作終始相生耳。"於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吐出，人數復足。骨低甚驚，因重賜齎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翩半月，骨低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當以某等爲幻術，請借郎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低兒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於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低惶怖。降階頓首，哀乞親屬。伶（"伶"原作"完"，據明抄本改。）者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即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釁殺之。因令密訪之，見至一古宅基而滅。骨低令掘之，深數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千。檻旁有谷麥，觸即爲灰。檻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唯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諸袋爲怪，欲舉出焚之。諸袋因號呼檻中曰："某等無命，尋合化滅。緣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糧袋，屋崩平壓。綿歷歲月，今已有命。見爲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銀，盡焚諸袋。無不爲冤楚聲，血流漂灑。焚訖，骨低房廊戶牖，悉爲冤痛之音，如焚袋時，月餘日不止。其年，骨低舉家病死。週歲，無復孑遺。水銀後亦失所在。（出《玄怪錄》）

【譯文】

周靜帝初年，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高傲殘暴，奢侈安逸，喜歡玩樂，居住的地方非常華麗。忽然有幾十人來到門前，一個人首先上前遞上名片說："我是省名部落主成多受。"於是就走進門去。勃都骨低問道："你這個部落爲什麼是個省名部落？"成多受說："我們幾十人各不一樣，名字都不另起，有姓馬的、姓皮的、姓鹿的、姓熊的、姓獐的、姓衛的、姓班的，但是名字都叫'受'，只有我這個當帥的叫'多受'。"勃都骨低說："你們都象唱戲的，有什麼解釋的呢？"成多受說："通曉擺弄碗、珠等器物的道理，生性不喜歡世俗，說的都是合乎經典要義的事情。"勃都骨低很高興，說："我從沒見過。"有一個唱戲的立即上前說道："我們肚子飢餓，咕咕嚕嚕地響，肚皮隨便地繞了身體三圈兒。主人的飯食如果不充足，我們開口要，終究也會不給的。"勃都骨低高興，又命人增加飯菜。一個人說："請讓我表演一個'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一個高個子吞了一個矮個子，一個胖子吞了一個瘦子，高個子和胖子互相吞了兩個人。高個子又說："請讓我表演'終始相生'吧！"於是他吐出一個人，吐出來的人又吐出一個人，相遞吐出來，人數又夠了。勃都骨低非常喫驚，就重重地賞賜了他們。第二天他們又來了，表演的把戲和原來一樣。如此一連表演了半個月。勃都骨低很煩，不能爲他們準備飯食了。戲子們都生氣說："主人會把我們的表演當成幻術，請把你的娘子借給我們試一試。"於是把勃都骨低的兒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到肚子裏去。肚子裏的人都哭哭啼啼請求出來。勃都骨低恐慌害怕，下到階下來磕頭，哀求把親屬放回來。唱戲的都笑着說："這沒關係，不要愁。"於是就把人吐出來。親屬們和原來完全一樣。勃都骨低深深地生氣了，想要用殺牲的血殺死他們。於是派人祕密地查訪，見他們走到一座古宅院的牆基就消失了。勃都骨低讓人挖那牆基，挖了幾尺，在瓦礫下挖到一個大木籠，籠中有幾千只皮袋。籠旁穀粒麥粒，用手一碰就變成灰。從籠中得到一份簡書，文字已經磨滅了，不能辨識，只隱隱約約好像有三幾個字象是"陵"字。勃都骨低知道是這些皮袋作怪，想要弄出來燒了它，皮袋們就在籠子裏哭喊道："我們沒有生命，不久就該消滅。因爲李都尉留有水銀在這裏，所以能夠暫時存活。我們是都尉李少卿的搬糧袋，屋倒了，平壓下來。經過很長的歲月，現在已經有了生命，被居延山神收爲唱戲的。請求你看在神的情份上，不殺我們。從此我們不敢再騷擾您的府第了。"勃都骨低認爲水銀有用，把那些皮袋全燒了，沒有不發出冤枉痛楚之聲的。血流漂灑滿地。燒完了，勃都骨低的房廊門戶全發出冤枉痛苦的聲音，和燒皮袋時一樣，一個多月之後，這種聲音也沒有停止。那一年，勃都骨低全家都病死。一年以後，什麼東西都散失淨盡，絲毫不剩。水銀後來也不存在了。

僧太瓊

唐上都僧太瓊者，能（明抄本"能"作"俗"。）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先縣京遙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闔門之次，有物墜檐前。時天才辨色，僧就視之，乃一初生兒，其襁裼甚新。僧驚異，遂袖之。將乞村人，行五六里，覺袖中輕。探之，乃一敝帚也。（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時上都有一個僧人叫太瓊，能講《仁王經》。開元初年，他到奉先縣京遙村去講經，就住在村寺裏。經過兩個夏天，有一日，他拿着鉢子將要到堂上去。關門之後，有一個什麼東西掉到屋檐下。當時天色剛剛能辨別顏色，僧人靠近一看，竟是一個初生的孩子。那包孩子的襁褓很新。僧人非常驚異，於是就放到衣袖裏。要去求村人養活這孩子，走了五六里地，忽然覺得衣袖變得很輕。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把破笤帚。

清江郡叟

唐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僅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即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懼。及曉，與其子偕往郡南，即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鍾，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色衣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俱異而驚歎。郡守因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林甫寫其鍾樣，告示天下。（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開元年間，清江郡有一個老頭曾經在郡南田間牧牛，忽然聽到有一種怪異的聲音從地下發出來，老頭和幾個牧童都嚇得跑開了。從此老頭有病發燒一天重似一天。只十幾天，病稍微好些了，他夢見一位男子，穿着青色短衣，看着他對他說："把我搬遷到開元觀去！"老頭驚醒了，但是不知這是什麼意思。後來過了幾天，又到野外去，又聽到那怪異的聲音。他就把這事報告給郡守。郡守生氣地說："這難道不是胡說八道嗎？"讓人把他哄出去。這天晚上，老頭又夢見穿青色短衣的男子告訴他說："我寄身地下已經好長時間了，你趕快把我弄出來，不然你就得病！"老頭特別害怕。到了天明，和他的兒子一塊來到郡南，挖那地。大約挖了一丈多深，挖到一口鐘，青色，就象夢見的那個男子的衣服顏色。於是又去報告郡守，郡守把鍾放在開元觀。這一天辰時，沒人敲它它自己響了，聲音特別響亮。清江的人們，都認爲怪異而驚歎。郡守就把這事上奏給皇帝知道，唐玄宗讓宰相李林甫去畫下鐘的樣子，告示全天下。

韋訓

唐京兆韋訓，暇日於其家學中讀《金剛經》。忽見門外緋裙婦人，長三丈，逾牆而入。遙捉（"遙捉"原作"逕投"，據明抄本改。）其家先生，爲捽發曳下地。又以手捉訓，訓以手抱《金剛經》遮（"遮"原作"遍"，據明抄本改。）身，倉卒得免。先生被曳至一家，人隨而呼之，乃免。（"免"原作"得"，據明抄本改。）其鬼走入大糞堆中。先生遍身已藍靛色，舌出長尺餘。家人扶至學中，久之方蘇。率村人掘糞堆中，深數尺，乃得一緋裙白衫破帛新婦子。焚於五達衢，其怪遂絕焉。（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京兆人韋訓，閒暇之日在自己家的家學裏讀《金剛經》。忽然看見門外有一個穿粉紅色衣裙的婦人，三丈多高，跳牆進來，遠遠地伸手去捉他家的教書先生，先生被她揪住頭髮拽下地來。又伸手來捉韋訓，韋訓用手抱起《金剛經》遮擋身體，倉促地躲開了。教書先生被拽到一家，這家人跟在後面喊叫，才得免。那鬼跑進大糞堆裏。教書先生已經全身藍靛色，舌頭吐出來一尺多長。家人把他扶到家學中，好長時間才醒過來。韋訓領人挖那個糞堆，挖到幾尺深時，竟挖到一個粉紅裙白衣衫破布娃娃。把它在四通八達的路口燒掉，那怪就滅絕了。

盧贊善

盧贊善家，有一瓷新婦子。經數載，其妻戲謂曰："與君爲妾。"盧因爾惘惘。恆見一婦人，臥於帳中。積久，意是瓷人爲祟，送往寺中供養。有童人，曉於殿中掃地，見一婦人。問其由來，雲是盧贊善妾，爲大婦所妬，送來在此。其後見盧家人至，因言見妾事。贊善窮核本末，所見服色，是瓷人。遂命擊碎。心頭有血，大如雞子。（出《廣異記》）

【譯文】

盧贊善家有一個瓷做的娃娃。放了幾年，他的妻子開玩笑對他說："讓這瓷娃娃給你當小老婆吧！"盧贊善因此就惘惘然，總能看到一個婦人躺在他的帳中。時間長了，他料到這是瓷娃娃作怪，就把它送到寺院裏供養起來了。有一個童子，早晨在殿前掃地，看見一位婦人。問她從哪兒來，她說她是盧贊善的小老婆，被大老婆嫉妒，送到這兒來了。後來童子見盧家人來，就說起見到盧贊善小老婆的事。盧贊善詳細弄清事情的始末，根據童子見到那人的服飾，斷定是瓷娃娃。就讓人把它打碎，它心頭有血，象雞蛋那麼大。

柳崇

越州兵曹柳崇，忽瘍生於頭，呻吟不可忍。於是召術士夜觀之，雲："有一婦女綠裙，問之不應，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訪窗下，止見一瓷妓女，極端正，綠瓷爲飾。遂於鐵臼搗碎而焚之，瘡遂愈。（出《朝野僉載》）

【譯文】

越州兵曹柳崇，忽然頭上生了個瘡，痛得一個勁地呻吟。於是找來術士夜裏觀察，術士說："有一個穿綠裙子的婦女，問她她也不答應，在你窗下。應該趕緊除掉她。"柳崇察看窗下，只看見一個瓷做的妓女，很端莊，用綠瓷爲裝飾。於是把它放到鐵臼中搗碎之後燒了。瘡於是就好了。

南中行者

南中有僧院，院內有九子母象，裝塑甚奇。嘗有一行者，年少，給事諸僧。不數年，其人漸甚羸瘠，神思恍惚。諸僧頗怪之。有一僧，見此行者至夜入九子母堂寢宿，徐見一美婦人至，晚引同寢，已近一年矣。僧知塑象爲怪，即壞之。自是不復更見，行者亦愈，即落髮爲沙門。（出《玉堂閒話》）

【譯文】

南中有一個僧院，院內有一座九子母塑像，裝飾雕塑得非常奇特。曾經有一個行者，很年輕，爲和尚們做事。不幾年，這人漸漸地變得很瘦弱，神志恍惚不清。和尚們感到很怪。有一個和尚，看見這位行者到了夜間就進入九子母堂睡覺，慢慢地又看見一個美麗的婦人來到，拉他一塊睡，已近一年了。和尚們知道是塑像作怪，就把塑像毀壞了。從此不再能看見那婦人出現，行者的病也好了，即落髮當了和尚。

麴秀才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特厚。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人扣門，雲，麴秀才。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寮，無暇晤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譚論，援引今古。一坐不測，衆聳觀之。良久暫起，如風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辨如此。豈非妖魅爲眩惑乎？試與諸公取劍備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墜於階下，化爲瓶蓋。一坐驚懾惶遽，視其處所，乃盈瓶醲醞也，鹹大笑。飲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撫其瓶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出《開天傳信記》）

【譯文】

道士葉法善，對使用符籙的法術很有研究，皇上多次拜他爲鴻臚卿，給他的優待和禮遇特別豐厚。葉法善住在玄真觀，曾經有十幾個朝中的人到觀中來，解帶住下。滿坐都想渴酒。忽然有人敲門，說他是麴秀才。葉法善派人對他說："正有朝中的同僚們在此，沒有時間和你會晤交談，希望你改日再來。"話還沒說完，就見一個貧寒失意的讀書人傲視着直闖進來。此人二十歲左右，又白又胖很好看。他笑着向各位作揖，然後坐到了末席。書生大聲談論，援引古今。滿座都沒料到，大家都高看他。講很長時間，他暫時站了起來，像風一樣旋轉。葉法善對大家說："這個人突然進來，詞辨能力如此，難道不是妖怪炫耀迷惑嗎？和大家拿出劍來防備他試試。"有一天麴生又來了，他時而握住手腕，時而擊掌，尖銳地提出問題，時時發難，勢不可當。葉法善偷偷地用小劍擊他。他隨着葉法善的手掉了腦袋，落到階上，變成一個瓶蓋。滿座人又驚又怕，看那處所，原來是滿滿一瓶好酒，大家全都大笑。喝那酒，味道特別好。座客們醉了撫摸着那瓶子說："麴生，麴生，你的風味不能忘啊！"

虢國夫人

長安有一貧僧，衣甚襤褸。賣一小猿，會人言，可以馳使。虢國夫人聞之，遽命僧至宅。僧既至，夫人見之，問其由。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餘年。偶羣猿過，遺下此小猿，憐憫收養，才半載以來，此小猿識人意，又會人言語，隨指顧，無不應人使用。實不異一弟子耳。僧今昨至城郭。資用頗乏。無計保借得此小猿，故鬻之於市。"夫人曰："今與僧束帛，可留此猿，我當養之。"僧乃感謝，留猿而去。其小猿旦夕在夫人左右，夫人甚愛憐之。後半載，楊貴妃遺夫人芝草，夫人喚小猿令看玩。小猿對夫人面前倒地，化爲一小兒，容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怪，呵而問之。小兒曰："我本姓袁。賣我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隨父入山採藥，居林下三年，我父常以藥苗啗我。忽一日，自不覺變身爲猿。我父懼而棄我，所以被此僧收養，而至於夫人宅。我雖前日口不能言，我心中之事，略不遺忘也。自受恩育，甚欲述懷抱於夫人，恨不能言。每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卻變人身，即不測尊意如何。"夫人奇之，遂命衣以錦衣，侍從隨後。常祕密其事。又三年，小兒容貌甚美，貴妃曾屢顧之。復恐人見奪，因不令出，別安於小室。小兒唯嗜藥物，夫人以侍婢常供飼藥食，忽一日，小兒與此侍婢，俱化爲猿。夫人怪異，令人射殺之，其小兒乃木人耳。（出《大唐奇事》）

【譯文】

長安有一個窮和尚，衣服非常破舊。他到處賣一隻小猴。這隻小猴理解人語，可以驅使它做事。虢國夫人聽說了，急忙讓和尚到宅院裏來。和尚到了之後，夫人見了猴子，就問這猴子的來由。和尚說："貧僧本來住在西蜀，在山中住了二十多年。偶然有一次一羣猿猴路過，丟下了這小猿猴。我憐憫它，就把它收養了，才半年。這小猿明白人的意思，又會人的語言，隨着你的指示，沒有不隨人意使用的。實在和一名弟子沒什麼兩樣。貧僧現在是昨天才到城裏來，很缺乏資用，沒有辦法保住這小猿了，所以就在市上賣它。"夫人說："現在我給你成捆的絲帛，可以把小猿留下，我會餵養它的。"和尚就感謝，留下小猿離開了。那小猿從早到晚在夫人左右，夫人非常喜歡它。半年後，楊貴妃贈送給虢國夫人一株靈芝草，夫人喊小猿讓它觀看玩耍。小猿在夫人面前倒在地上，變成了一個小男孩。小男孩的容貌端莊秀美，年齡有十西五歲。夫人很奇怪，呵叱他，問他。小男孩說："我本姓袁。賣我的那個和尚以前在蜀山中。我偶然跟着父親進山採藥，在林中住了三年，我父親常把一些藥草給我喫。忽然有一天，自己不覺變身成了猿猴。我父親害怕，把我扔了，所以被那和尚收養，而到了夫人的宅院裏來。我雖然以前口不能說話，我心中的事一點不忘。自從受到夫人的恩育，很想和夫人說說心裏話，只恨自己不能說話。每到了深夜，只自己哭泣。今天沒想到竟然變成人身，就不知夫人尊意如何了。"夫人認爲奇怪，就命人拿來衣服給他穿，侍從隨後。一直保密，不說出去。又過了三年，小男孩容貌特別好看，楊貴妃曾經屢次注視他。夫人怕被人奪走他，就不讓他出來，另安排住在一個小屋裏。小男孩只嗜好藥物，夫人讓侍婢經常供給他藥食。忽然有一天，小男孩和這個侍婢都變成猿猴。夫人感到怪異，讓人射殺它們，那小男孩原來是個木頭人。

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雜器用 蘇丕女　蔣惟嶽　華陰村正　韋諒　東萊客　交城裏人　岑順　元無有　李楚賓

蘇丕女

武功蘇丕，天寶中爲楚丘令，女適李氏。李氏素寵婢，因與丕女情好不篤。其婢求術者行魘盅之法，以符埋李氏宅糞土中。又縛綵婦人形七枚，長尺餘，藏於東牆窟內，而泥飾之，人不知也。數歲，李氏及（"及"原作"內"，據明抄本改。）婢，相繼死亡。女寡居四五年。魘盅術成。綵婦人出遊宅內，蘇氏因爾疾發悶絕。李婢已死，莫知所由。經一載，累求術士，禁咒備至，而不能制。後伺其復出，乃率數十人掩捉，得一枚。視其眉目形體悉具，在人手中，恆動不止。以刀斫之，血流於地，遂積柴焚之。其徒皆來焚所號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上。燒畢，宅中作炙人氣。翌日，皆白衣號哭，數日不已。其後半歲，累獲六枚，悉焚之。唯一枚得而復逸，逐之，忽乃入糞土中。蘇氏率百餘人掘糞，深七八尺，得桃符。符上朱書字，宛然可識。雲："李氏婢魘蘇氏家女，作人七枚，在東壁上土龕中。其後九年當成。"遂依破壁，又得一枚，丕女自爾無恙。（出《廣異記》）

【譯文】

武功人蘇丕，天寶年間是楚丘縣縣令，女兒嫁給了一個姓李的人。姓李的素來寵愛婢女，因而和蘇丕的女兒的感情不夠篤誠。那婢女求一個術士作害人的法術，把符埋在李家宅院裏的糞土中。又扎制了七個婦人形狀的紙人，每個都是一尺多高，藏在東牆洞中，用泥僞裝好，誰也不知道。幾年之後，姓李的和婢女相繼死亡，蘇丕女寡居四五年，害人的法術成了。扎制的紙婦人在宅中出遊，蘇女因而病發昏倒。李氏婢女已經死了，沒有人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經過一年，多次求術士，什麼樣的禁咒都用了，就是不能制止。後來等它們再出來，就率領幾十人捕捉，捉到一個。看它眉目形體全都具備，在人手中，總是不停地動。用刀砍它，血流到地上。於是就堆柴草燒它。它的同伴們都來燒它的地方號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下。燒完了，宅院裏有一股烤人的氣味。第二天，它的同夥們都穿白衣號哭，幾天不止。此後半年，陸陸續續捉到六個，全都燒了。只有一個捉到以後又跑了，去追它，它忽然進到糞土中。蘇氏女率領幾十人掘糞，掘到七八尺深，掘到一塊桃符。符上有紅色字跡，似乎還可以辨識。那上面寫的是："李氏的婢女魘蘇氏家的女兒，作了七個紙人，在東壁上的土龕中，此後九年會成功。"於是就打破東壁，又捉到僅剩下的那一個紙人。蘇丕的女兒從此沒有什麼病災。

蔣惟嶽

蔣惟嶽，不懼鬼神。常獨臥窗下，聞外有人聲，嶽祝雲："汝是冤魂，可入相見。若是鬧鬼，無宜相驚。"於是窣然排戶，而欲升其牀。見嶽不懼，旋立壁下，有七人焉。問其所爲，立而不對。嶽以枕擊之，皆走出戶。因走趁，沒於庭中。明日掘之，得破車輻七枚，其怪遂絕。又其兄常患重疾，嶽親自看視。夜深，又見三婦人鬼，至兄牀前。叱退之，三遍，鬼悉倒地，久之走出。其兄遂愈。（出《廣異記》）

【譯文】

蔣惟嶽，不怕鬼神。他常常獨自躺在窗下，聽到外面有人說話的聲音，蔣惟嶽禱告說："你是冤魂，可以進來相見。如果是閒鬼，不應該來驚擾我。"於是鬼魂窸窸窣窣地打開窗子，想要到牀上來。見蔣惟嶽不怕，旋即站到壁下去了，共有七個。蔣惟嶽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立而不答。蔣惟嶽用枕頭擊打他們，他們都跑出門去。於是他跑去追趕，見他們消失在庭院裏。第二天挖掘庭院，挖到破車輻條七根，那怪就絕跡了。另外，他哥哥曾經患重病，蔣惟嶽親自照看。夜深了，又看見三個女鬼，來到哥哥牀前。他把鬼叱退三遍，鬼全都倒在地上，好長時間才跑出去。他哥哥於是就痊癒了。

華陰村正

華陰縣七級趙村，村路因齧成谷，梁之以濟往來。有村正常夜渡橋，見羣小兒聚火爲戲。村正知甚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即滅。聞啾啾曰："射著我阿連頭。"村正上縣回，尋之，見破車輪六七片，有頭杪尚銜其箭者。（出《酉陽雜俎》）

【譯文】

華陰縣七級的趙村，村路因爲雨水沖刷而形成深溝，就在上面架了一座橋以幫助行人來往。有一個村正曾經夜裏渡橋，看見一羣小孩聚在火堆旁邊作遊戲。村正知道他們是鬼魅，用箭射他們，就象射中了木頭的聲音，火就滅了。聽見一個聲音啾啾地說："射着我阿連的頭了。"村正上縣裏回來，找到那地方一看，是六七片破車輪，有一片的頭梢還釘着他射出去的那支箭。

韋諒

乾元中，江寧縣令韋諒堂前忽見小鬼，以下脣掩面，來至燈所，去又來。使人逐之，沒於階下。明旦，掘其沒處，得一故門扇，長尺餘，頭作卷荷狀。（出《廣異記》）

【譯文】

乾元年間，江寧縣縣令韋諒在堂前忽然看見小鬼，用下嘴脣蓋着臉，來到放燈的地方。離去了又回來。派人追它，它消失在臺階下。第二天早晨，在它消失的地方挖掘，挖到一塊舊門扇，長一尺多，頭象卷荷葉的形狀。

東萊客

東都郡有館亭，其西軒常有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郡守命扃鍵爲庫。嘗一夕月皎，有庫吏見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庫吏以其事白於郡守。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上狗有蒼毛甚多，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衆方悟焉。（出《宣室志》）

【譯文】

東都郡有一個館亭，它的西廊常有鬼怪。有睡在那裏的客人，夜裏常常聽到有狗叫聲，聲音非常小。用燈燭去照，卻什麼也沒看到。如此好幾年了。後來郡守命令把此亭裝上門栓做倉庫。曾經在一個月色明亮的夜晚，有一個守庫人看見一隻很小的小狗。小狗是蒼色的，從廊下繞着庭院跑。守庫人見它與平常小狗不同感到奇怪，就扔石頭打它。那小狗叫着跑開了。它跑進西廊下。第二天，守庫人把這事報告郡守，郡守命人在西廊下徹底地尋找它的蹤跡。看見門上畫的狗有很多蒼色毛，果然是守庫人看見的蒼狗的顏色，大家這才恍然大悟。

交城裏人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裏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皁中蒙其首，緩步而來，欹偃若其醉者。里人懼，即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血甚多。白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出《宣室志》）

【譯文】

交城縣南十幾裏，常常夜間有鬼怪在人前出現，大多都驚悸而病死。鄉里人憂慮這事很久了。後來鄉里人有帶着弓箭夜間走路的，在縣南見到一個象巨人一樣的龐然大物。那東西穿紅衣服，用黑頭巾蒙着頭，慢慢走來，跌跌撞撞象個喝醉了的人。鄉里人害怕了，就拉滿弓射箭，果真射中了，那怪就退了。鄉里人的恐懼稍有緩解，就向北跑到旅店，而且講了這件事。第二天，到達縣城，見城西的一棵丹桂上有一支箭貫在上面，竟是鄉里人射出的那支箭。他把它拿下來回家，箭頭上有許多血。他報告給縣令，縣令下令把丹桂燒了。從此縣南沒有禍患了。

岑順

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陝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山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鼓鼙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爲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冑，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諍者。蒙君見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猥顧小國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執旌鉞。"順謝曰："將軍天質英明，師真以律。猥煩德音，屈顧疵賤。然犬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覆命。順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夢之徵。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飛馳左右。悉高數寸，而被堅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齎書雲："將軍傳檄。"順受之。雲："地連獯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姿霜臥甲。天設勍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畜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官，固當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北山賊合從，剋日會戰。事圖子夜，否滅未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爲城門。壘敵崔嵬。三奏金革，四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象（"金象"原作"全家"，據明抄本改。）軍，部後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系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潰，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藥，（明抄本"藥"下有"曰"字，疑是"臼"字之訛。）王棲臼中，化爲城堡。金象軍大振，收其甲卒，輿尸橫地。順俯伏觀之，於時一騎至禁，頒曰："陰陽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連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爲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饌珍宴與順，致寶貝明珠珠璣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絕，閒間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憔悴，爲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親人僭備鍬鍤，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鍤亂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磚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牀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像戲行馬之勢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兇矣。時寶應元年也。（出《玄怪錄》）

【譯文】

汝南人岑順字孝伯，年輕時好學有文才，老大之後尤其精通戰略。他旅居在陝州，窮得沒有房子住。他的外祖父呂氏有小宅，將要廢棄，岑順請求住在那裏。有的人勸他，岑順說："天命是一定的，怕什麼呢？"到底住進去了。後來過了一年多，岑順曾經獨自坐在書閣下，即使家裏人也不能進入。夜間他聽到擊鼓的聲音，不知從哪來的，等到走出門就聽不到了。岑順因而獨自高興，自己認爲自己了不起，以爲自己遇到了象十六國後趙王石勒發跡那樣的吉祥兆頭。他祈禱說："這一定是陰間的軍隊幫助我，如果真是那樣，應當把富貴的日期預示給我。"幾個晚上之後，他夢見一個人身披甲冑，上前報告說："金象將軍派我來告訴岑先生，軍隊守城，夜裏報警，有喧譁爭吵的。受到您的讚美，怎敢不聽您的命令。您定有高官厚祿，希望您自己愛惜自己。既然心懷壯志，能屈尊顧及我們小國嗎？現在敵國侵犯城壘，空着席位委任賢能，你有可敬的名聲，願您來統帥軍隊。"岑順致謝說："金象將軍天生聰明，軍隊真正是按軍紀要求的。您德高望重卻屈尊來看我這微賤之人。那麼我這效犬馬之勞的志向，想來是有個有用的時候。"使者回去覆命。岑順忽然醒了，恍恍惚惚的，像丟了魂，坐在那裏思想夢的徵兆。忽然間鼓角聲四起，聲音更響。岑順整理頭巾下牀，連連下拜進行禱告。不一會兒，門窗有風吹進，帷簾飛動。燈下忽然有幾百名鐵騎，飛奔左右兩邊，全都幾寸高，卻披着堅硬的鎧甲，拿着銳利的武器，像天上的星星那樣散落在地上。像閃電那樣快的時間裏，雲陣從上面合攏。岑順又驚又怕，鎮定神氣觀看。不一會兒，有個小卒送來戰書說："將軍傳下作戰的檄文。"岑順接了過來。檄文說："土地連接匈奴，戰爭連年不斷，過去幾十年，將軍年老，兵力窮盡，披甲臥雪餐霜，老天佈下強敵，情勢不可阻止。您修養素質積蓄道德，文武學業進步及時。屢次受到讚美之音，願意把神界的符契託付給您。但是您是陽間的官，本來應該在聖世享受高官厚祿，現在小國怎敢奢望用您？由於天那國北山賊聯合起來，限定日期作戰。事情定在半夜，雖然勝負不能預知，也用不着惶恐害怕。"岑順道謝。室中的燭光越發亮了，他坐在那裏觀看事情的變化。半夜以後，戰鼓號角從四面八方響起。首先在東邊的牆下有個老鼠洞變成了城門。抗敵的堡壘高大森嚴。三次鳴鑼擊鼓，四門出兵，連旗上萬杆，風颳雲起，兩方都排列成陣。那東牆下的是天那軍，西牆下的是金象軍。部署之後各方壓住陣腳。軍師進詩說："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系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國王說："好！"於是就擊鼓。兩軍都有一匹戰馬，斜離三尺停止。又擊鼓進軍，各方都有一個徒步的小卒，橫行一尺。又擊鼓進軍，戰車前進。像這樣戰鼓漸漸急促各隊就出來，物件包裹着箭石混雜交鋒。不一會兒，天那軍大敗，逃奔潰散，殺傷倒地。大王獨自騎馬往南逃跑，幾百人奔向西南角，僅僅倖免了。原先西南角有藥臼，大王棲息在藥臼中，變化成城堡。金象軍軍威大振。收集它的甲兵、車輛、屍體橫仆地上。岑順低身觀看他們。於是，一匹馬到禁區，頒書說："陰間陽間的事都有一定的安排，得到它的就盛。高大的老天威嚴，象颳風般驅馳接連激烈戰鬥，一陣就勝利。明公認爲怎麼樣呢？"岑順說："將軍英明使日光遜色，趁天時用事，能知曉神仙變化的靈文非常慶幸愉快。"像這樣幾天會戰，勝利和失敗沒有一定。大王相貌雄偉，雄姿天下無雙。擺宴喫山珍海味，給岑順寶貝明珠珠璣無數，岑順就在裏面榮耀起來了，想要的完全齊備了。"以後，岑順就和親戚朋友漸漸地斷絕來往，閒暇時間不出門。家裏人認爲他奇怪，誰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但是岑順面色憔悴，象是被鬼氣迷住了。親戚共同認爲其中有異，詰問他，他也不說。於是，讓他喝醇美的酒，喝醉後就盤問他，他終於泄露了這事。他的親人揹着他準備鍬鎬，趁岑順上廁所的時候，拿着鍬鎬挖掘他的房內。挖到八九尺深的時候，忽然陷落成坑，是一個古墳。墳裏有磚砌的內堂，裏面陪葬的器物很多，鎧甲頭盔幾百，前面有金牀和遊戲的棋盤，排列車馬滿橫盤，都是金銅做成的。那些干戈作戰的事非常完備。於是明白軍師的詩，就是象棋走馬的形勢。不久就燒了它們，平整了那塊地。得到了很多寶貝，都是墳內蓄積的。岑順看過這些，從恍惚不清中明白過來，就大吐。從此精力充沛快樂，房宅也不鬧鬼了。當時是唐代寶應元年。

元無有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雲："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即曰云雲。吟詠既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即先吟曰："齊絝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予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弊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賞，羨（"羨"原作"勸"，據明抄本改。）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方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鐺，乃知四人，即此物所爲也。（出《玄怪錄》）

【譯文】

唐代寶應年間，有個元無有，曾經在仲春二月末，獨自行走在江蘇揚州的郊外。正趕上天晚了，大風驟雨到了。當時是兵荒馬亂以後，住家人多半逃跑了，於是進入道旁空曠的村莊裏。不久天晴了，斜照的明月才升起來。元無有坐在北窗下，忽然聽到西廊有行人的腳步聲。不一會，看見月中有四個人，衣服帽子都奇異，互相交談很和諧，吟詩詠誦得很順暢。於是說："今晚象秋季，清風明月這樣美，我們怎能不說一二句詩，用來抒展平生的願望呢？其中有一個人就說對對，吟誦詩的聲音很清朗，元無有聽得完全明白。其中一個衣帽華貴的高個子就首先吟詩說："齊地產的絝，魯地產的縞象霜雪一樣浩白，清徹響亮的高聲是我發出來的。"其中第二個穿着黑衣戴着短冠的醜陋的人說："最好的來賓良友相會在清風月白的夜晚，煌煌燦爛燈燭我能支撐。"其中第三個穿着舊的破的黃衣冠的也是短小的醜陋的人，作詩："清潔冰涼的泉水等候早晨來汲取。用桑樹皮搓成的綆繩互相牽引着常常出來進去。"其中第四個穿舊黑色衣帽的人作詩說："燃燒柴禾貯存泉水互相煎熬，充實別人的口腹我爲他們勤勞。"元無有也不認爲四個人爲奇異的怪物，四個人也沒料想到元無有就在堂下的空溝上，輪流相互褒獎欣賞，羨慕他們自己高傲了不起，就連三國時魏的阮籍的《詠懷》，也象不能比他們好了。四人到天亮後才歸回原來的地方。元無有就地尋找他們，堂屋中只有舊杵、燈臺、水桶、破鍋，才知道四個人，就是這些物件變化的。

李楚賓

李楚賓者，楚人也。性剛傲，惟以畋獵爲事。凡出獵，無不大獲。時童元范家住青山，母嘗染疾，晝常無苦，至夜即發。如是一載，醫藥備至，而絕無瘳減。時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邯歸豫章，路經範舍，邯爲筮之。乃謂元範曰："君今日未時，可具衫服，於道側伺之，當有執弓挾矢過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矣。"元範如言，果得楚賓，張弓驟馬至。元範拜請過舍，賓曰："今早未有所獲，君何見留？"元範以其母疾告之，賓許諾。元範備飲膳，遂宿楚賓於西廡。是夜，月明如晝。楚賓乃出戶，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元範堂舍上，引喙啄屋，即聞堂中叫聲，痛楚難忍。楚賓揆之曰："此其妖魅也。"乃引弓射之，兩發皆中，其鳥因而飛去，堂中哀痛之聲亦止。至曉，楚賓謂元範曰："吾昨夜已爲子除母害矣。"乃與元範繞舍遍索，俱無所見。因至壞屋中，碓桯古址，有箭兩隻，所中箭處，皆有血光。元範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絕。母患自此平復。（出《集異記》）

【譯文】

李楚賓，是楚地人。性情剛毅傲慢，只把打獵作爲職業。凡是出去打獵，沒有不大獲而歸的。當時童元范家居住在青山，母親曾經染上疾病，白天常常沒有痛苦，到晚間就發作。這樣過了一年，醫藥全都用到了，但是一點沒有減輕。當時是唐德宗建中初年，有位善長《易經》的人朱邯回江西豫章，路經童元范家，朱邯爲他用蓍草占卜。於是對童元範說："您今天未時，可準備單上衣，在道邊守候，會有個拿弓挾箭的過路人。您能哀求這個人，一定能治癒您母親的病，並且能弄清病的原委了"。童元範象他說的那樣，果然等得了李楚賓，李楚賓張着弓馳馬到了。童元範禮拜邀請到家裏。李楚賓說："今天早晨沒有收穫，您爲什麼還留我呢？"童元範把他母親的病告訴了他，李楚賓答應了。童元範準備了喫喝，於是讓李楚賓在西廂房住宿。這天晚上，月光明亮象白晝一樣。李楚賓就走出房門，看見空中有隻大鳥，飛到童元範的堂屋房上，伸出嘴啄房，立即聽到堂屋中的叫聲，痛苦難以忍受。李楚賓推測說："這個鳥是妖魅。"於是引滿弓發箭射它，兩發都中，那個鳥便飛離開了。堂屋中哀痛的聲音也停止。到拂曉，李楚賓對童元範說："我昨晚已爲您除掉了您母親的病了。"於是和童元範繞着房舍遍地搜索，都沒有發現什麼。於是到破屋中，在支撐碓臼木架的舊址上，有兩隻箭，中箭的地方，都有血光。童元範就用火燒了它，妖精怪物才滅絕。母親的病從此以後平安康復。

卷第三百七十　　精怪三

雜器用 國子監生　姚司馬　崔　珏　張秀才　河東街吏　韋協律兄　石從武　姜修

　　　　王屋薪者

國子監生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嘗夜習業。忽見一小兒，鬅鬙頭，長二尺餘，滿頸碎光如星，熒熒可惡。戲弄筆硯，紛紜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卻。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爲。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哀求，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構也，其上粘粟百餘粒。（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朝元和年間，國子監學生周乙，曾經夜間溫習學業。忽然看見一個小男孩，頭髮蓬鬆雜亂，二尺多高，滿脖頸細碎的光亮象星星，熒熒發光，令人厭惡。他隨意擺弄周乙的筆和硯，弄得亂七八糟也不停止。周乙向來有膽量，呵叱他，他稍微向後退了退，又靠到書桌旁邊。周乙就等着看他要幹什麼，他漸漸逼近，周乙就把他捉住。他蹲坐在那裏求饒，言辭非常悽苦懇切。天要亮的時候，周乙聽到好象有什麼東西斷折聲。一看，是一把破木勺。那上面粘了一百多個米粒。

姚司馬

姚司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嘗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鱉者而腮。其家異之，養於盆池。經夕，二女悉患精神恍惚。夜常明炷，對作戲。染藍涅皁，未嘗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嘗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影下。大言曰，乞一錢。家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無禮？"一稱烏郎。一稱黃郎，後常與人家狎暱。楊元卿知之，因爲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標釭界繩，印手敕劍，召之。後設血食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於酒上。瞻乃匿劍，蹝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步，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跡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鞴橐。蓋烏郎也。遂毀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即愈。自是風雨夜，門庭聞啾啾。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代折羅叱之。女恐怖叩額。瞻偶見其衣帶上有一皁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視之，乃小龠也。遂搜其服玩，龠勘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黃與皁耳。瞻假將滿，不能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入京，（"京"原作"意"，據明抄本改。）先詣瞻，爲加功治之。涉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漚，大如瓜。瞻禁針刺，出血數合，竟差。（出《酉陽雜俎》）

【譯文】

姚司馬寄住在邠州，住所緊靠一條小溪。他有兩個小女兒，常常在溪上釣魚，不曾有什麼收穫。忽然有什麼弄彎了釣竿，二女各釣到一個東西，一個象鱣而有毛，一個象鱉而長鰓。家裏認爲這東西奇怪，把它養在盆池中。經過一夜，兩個小女孩都有了精神恍惚的毛病。夜裏常常點亮燈燭，相對玩耍嬉戲，染藍的染黑的，不曾有暫時的停歇，但是沒見到她們拿取什麼。當時楊元卿在邠州，和姚司馬有交情，姚司馬就在邠州做事。又過了半年，二女病得更厲害了。家裏曾經作點燈數錢的遊戲，忽然看見兩隻小手從燈影下伸出來，大聲說："請給一個錢！"家裏有的人唾罵它。它又說："我是你家女婿，怎麼敢無禮？"其中一個叫"烏郎"，另一個叫"黃郎"。後來它們常與家人親近、玩笑。楊元卿知道了這件事，於是就爲他們請了京城裏一個叫"瞻"的和尚。瞻善長鬼神部的法術，唸經來整治病魅，大多都有顯著的效果。瞻和尚來到姚家，用燈作標，用繩劃界，用手按出指印，用劍發出敕令，召引它們。後來又在界外擺設了血食盆酒。半夜，有一個牛一般的東西，把鼻子放到酒上。瞻和尚就藏着劍，趿拉着鞋大聲說話，極用力地刺它。那東西帶着劍就跑了，流血象灌水一般。瞻和尚率領左右的人們，舉着火把追尋。循着它的血跡，來到後屋牆角下，看到一個東西像黑色皮口袋，大小可以包住筐，喘息像風箱一樣，大概是烏郎。於是燃柴把它燒死了，臭氣飄出去十多里，一個女兒痊癒了。從此，風雨夜裏，會聽到門庭有啾啾的聲音。另一個女兒還是病着。瞻和尚就站在她面前，舉起代替摺合的羅綜帶怒叱它。女嚇得叩頭。瞻和尚偶然見她衣帶上有一個黑袋子，於是就讓侍立一邊的奴婢解下來看。一看，是一個叫作"龠"的樂器。於是就搜尋她的衣服、玩物，查到了一個筐。筐裏全是死人時治喪用的衣服。衣服的顏色只有黃和黑兩種。瞻和尚的假期要滿了，不能把他的鬼魅整治完，於是就回京城了。過了年，姚司馬免了官職進京城，先去拜訪瞻和尚。瞻和尚爲他女兒加強功力治病。到了十天，他女兒胳膊上腫起來一個瓜那麼大的水泡似的包。瞻和尚唸咒用針刺那包。包出血幾合，病終於好了。

崔珏

元和中，博陵崔珏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裏。常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童，（"一童"二字原闕，據明抄本補。）長不盡尺，露發衣黃，自北垣下，趨至榻前，且謂珏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珏不應。又曰："我尚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珏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珏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僮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珏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珏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珏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亦無他怪。（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元和年間，博陵人崔珏，從汝鄭來，僑居在長安延福裏。曾經有一天，他在窗下讀書，忽然看見一個小童，高不到一尺，披露着頭髮，穿黃色衣服，從北牆根走到牀前，並且對崔珏說："請讓我寄住在你的硯臺和坐席上可以嗎？"崔珏不吱聲。小童又說："我還健壯，願意等候你指派使用，爲什麼被你拒絕得這樣厲害呢？"崔珏還是不理睬他。不一會兒他就上了牀，蹦蹦跳跳地拱手站着。許久，他從袖子裏取出一小幅文書，送到崔珏的面前，原來是詩。小字象小米粒兒那麼大，但是清析可辨。詩云："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鉤。"崔珏看完，笑着對他說："既然你願意跟着我，可不要後悔呀？"小童又拿出來一首詩放到几案上。詩云："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崔尋又說："我沒有王羲之的技藝，即使得到你，有什麼用？"一會兒又投來一首，說："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崔珏開玩笑說："恨你不是五種顏色的。"那小童笑着下了牀，就走向北牆，進入一個洞中。崔珏讓僕人挖掘那下面，挖到一管毛筆。崔珏就拿起來寫字，象新筆一樣鋒銳。用了一個多月，也沒有發生別的怪事。

張秀才

東都陶化裏，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得肄業，常忽忽不安。自念爲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軟。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爲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砉剨有聲。逡巡間，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雲："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見二物相謂曰："曏者羣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賴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稱卓絕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而擲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速去，吾輩且爲措大所使（明抄本"使"作"辱"。）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個，並骰子一雙耳。（原闕出處。按見《宣室志補遺》）

【譯文】

東都陶化裏，有一處空宅院。大和年間，張秀才借住這個地方修習學業。他常恍恍惚惚感到不安。想到自己身爲男子，應該抱有慷慨的大志，不應該害怕而自己軟弱。於是就搬到中堂去住。夜深了躺在枕頭上，就看見道士和尚各十五人，從堂中出來，模樣高矮都差不多，排成六行。他們的威嚴、儀態、容貌、舉止，全都可敬。秀才以爲這是神仙聚會，不敢大聲出氣，就假裝睡着了偷看。許久，另有兩個東西，輾轉不定地來到地上。每一個東西都有二十一隻眼睛，內側有四隻眼，尖尖的，顏色像火。兩個東西互相追趕，目光耀眼，旋轉，有碰撞的聲音。突然間，和尚道士三十多人，有的奔有的跑，有的東有的西，有的南有的北。一個道士獨自站在一個地方，就被一個和尚打跑了。那兩個東西周旋流動在和尚道士之中，不曾有暫時的停歇。如此爭搶着互相搏鬥進擊，或者分，或者聚。有一個人忽然叫道："達到極點啦！"和尚道士們默然而止。就見那兩個東西互相說："向來和尚們和道士們的法術絕對高妙，然而全靠我們兩個成全他們的教令實行罷了。不然，哪能叫達到極點呢！"秀才這才知道這兩個東西一定是妖怪，於是就把枕頭扔過去，和尚道士三十人和兩個東西，同時嚇跑了。他們說："不趕快離開，我們將被這個窮酸秀才使用的！"於是全不見了。第二天，一搜尋，在牆角里找到一個爛口袋，裏邊有賭戲用的的長行子三十個，並有兩隻骰子。

河東街吏

開成（"成"原作"城"。據明抄本改。）中，河東郡有吏，常中夜巡警街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見一人俯而坐，交臂擁膝，身盡黑，居然不動。吏懼，因叱之。其人俯而不顧。叱且久，即樸其首。忽舉視，其面貌及異。長數尺，色白而瘦，狀甚可懼，吏初驚僕於地，久之，稍能起。因視之，已亡見矣。吏由是懼益甚，即馳歸，具語於人。其後因重構景福寺門，發地，得一漆桶，凡深數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街吏所見。（出《宣室志》）

【譯文】

唐朝開成年間，河東郡有一個官吏，常常半夜巡察街道。一天夜裏天晴月朗，他來到景福寺前。他看到一個人俯身低頭坐在那裏，兩手交叉抱住膝蓋。這個人身上全是黑的，居然不動。官吏害怕了，就呵叱他。那人俯身不理不睬的。呵叱了許久，就去擊打他的頭。他忽然抬頭看官吏，官吏纔看到他的面貌極特別。他幾尺高，顏色白而且瘦，樣子非常可怕。官吏一開始嚇得趴到地上，老半天，漸漸能站起來。看他，他已經不見了。官吏因此怕得更厲害，就奔跑回去，詳細地告訴了別人。以後因爲重建景福寺門，挖地，挖到一個漆桶，有幾尺深，上邊有白泥封閉的桶頂，果然是巡街官吏見到的那怪物。

韋協律兄

太常協律韋生，有兄甚兇，自雲平生無懼憚耳，聞有凶宅，必往獨宿之。其弟話於同官，同官有試之者。且聞延康東北角有馬鎮西宅，常多怪物，因領送其宅。具與酒肉，夜則皆去，獨留之於大池之西孤亭中宿。韋生以飲酒且熱，袒衣而寢。夜半方寤，乃見一小兒，長可尺餘，身短腳長，其色頗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來，循階而上，以至生前，生不爲之動。乃言曰："臥者惡物，直又顧我耶？"乃繞牀而行。須臾，生回枕仰臥，乃覺其物上牀，生亦不動。逡巡，覺有兩個小腳，緣於生腳上，冷如水鐵，上徹於心，行步甚遲。生不動，候其漸行上，及於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則一古鐵鼎子，已欠一腳矣。遂以衣帶系之於牀腳，明旦，衆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染染有血色。自是人皆信韋生之兇，而能絕宅之妖也。（出《異怪錄》。黃本作出《玄怪錄》）

【譯文】

太常官中有一個姓韋的協律郎，他有個哥哥很兇猛，自己說平生沒有懼怕的事物，聽說哪裏有兇惡的宅第，就一定會去獨自宿在那裏。協律郎把這事說給同僚們，同僚中有一個想試試他，聽說延康末北角有馬鎮西宅，常有許多怪物出現，就把協律的哥哥領着送到那宅子裏去。人們給他準備了酒肉，天黑就全都離開了，只留他自己在大池之西孤亭中過夜。他因爲喝了酒身上發熱，就袒露着身體睡下了，半夜時分才醒。他就看到了一個小男孩，能有一尺多高，身短腿長，顏色很黑。小男孩從池中出來，慢慢地向前來，循着臺階而上。小男孩已經來到他面前，他一點兒也沒受驚動。小男孩就說："躺着的壞東西，只是又來看我嗎？"於是就繞着牀走。不一會兒，他回過頭來仰臥着，就覺得那東西上牀了。他也不動。突然，他覺得有一雙小腳爬到了他腳上，像冰和鐵那樣涼，直涼透心。那小男孩邁步很慢。他不動。等到小男孩漸漸走到上邊來，走到肚子上，他才急忙用手一摸，原來是一個古代的鐵鼎子，已經缺了一腳了。於是他用衣帶把鐵鼎子系在牀腳上。第二天早晨，衆人看到了，他詳細地說明了夜間的事，就用鐵杵砸碎了鐵鼎子。鐵鼎子上微微透出血色。從此，人們都相信韋協律的哥哥兇猛，而且能除掉宅中的妖怪。

石從武

開成（"成"原作"城"，據明抄本改，）中，桂林裨將石從武，少善射，家染惡疾，長幼罕有全者。每深夜，見一人自外來，體有光耀。若此物至，則疾者呼吟加甚，醫莫能效。從武他夕，操弓映戶，以俟其來。俄而精物復至，從武射之，一發而中，焰光星散。命燭視之，乃家中舊使樟木燈擎，已倒矣。乃劈而燔之，棄灰河中。於是患者皆愈。（出《桂林風土記》）

【譯文】

唐朝開成年間，桂林裨將石從武，年輕的時候善長騎射。他家裏染上惡病，老少很少有安全無恙的人。每到深夜，就能看見一個人從外邊進來，這人身上有一閃一閃的光亮。如果這個怪物到了，那些有病的人就呻吟得更加厲害，醫生不能醫治。另一個晚上，石從武拿着弓箭迎看它，等着那怪物來。不大一會兒那精物又來了，石從武射它，一箭就射中了，火光像星星散滅了。讓人拿來燈燭一照，原來是家裏以前使用的樟木燈架，已經倒了。於是把它劈碎燒了，把灰扔到河裏。於是有病的人都不治而愈了。

姜修

姜修者，幷州酒家也。性不拘檢，嗜酒，少有醒時，常喜與人對飲。幷州人皆懼其淫於酒，或揖命，多避之，故修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皁衣烏帽，身才三尺，腰闊數圍，造修求酒。修飲之甚喜，乃與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內酒不常滿。若腹滿，則既安且樂。若其不滿，我則甚無謂矣。君能容我久託跡乎？我嘗慕君高義，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與我同好，真吾徒也，當無間耳。"遂相與席地飲酒。客飲近三石，不醉。修甚訝之，又且意其異人，起拜之，以問其鄉閭姓氏焉，復問何道能多飲邪。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於時耳。我今既老，復自得道，能飲酒。若滿腹，可五石也。滿則稍安。"修聞此語，覆命酒飲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嘆曰："樂哉樂哉！"遂僕於地。修認極醉，令家僮扶於室內。至室客忽躍起，驚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見客誤抵一石，剨然有聲，尋不見。至曉睹之，乃一多年酒甕，已破矣。（出《瀟湘錄》）

【譯文】

姜修，是幷州一個開酒店的。他性情不拘小節不大檢點，嗜酒，很少有不醉的，平常喜歡和人家對飲。幷州人都怕他沉湎於酒，有時他求與人同飲，人大多都躲着他，所以姜修很少有朋友。忽然有一位客人，黑衣黑帽，身高才三尺，腰粗幾圍，到姜修這來要酒喝。姜修一聽說飲酒就特別高興，就和來客促膝同席而飲。客人笑着說："我平生喜歡喝酒，但是常常恨肚子裏的酒不能總是滿的。如果肚子滿就既安寧又快樂。如果不滿，我就非常無聊。你能讓我長久地託身給你嗎？我曾經仰慕你的高尚情義，希望能給我一個報答你的機會。"姜修說："你能和我有共同喜好，真是我的好兄弟，我們應該親密無間啊！"於是和他一塊席地而坐喝起來。客人喝了將近三石不醉，姜修非常驚訝，而且認爲他是異人，起來參拜他，問他家住哪裏姓氏名誰，又問他有什麼原因能喝這麼多。客人說："我姓成，名德器，我的先人大多住在郊野。偶然遇上老天降恩，使我有用於當時了。我現在已經老了，又自己修得道行，能喝酒，要裝滿肚子，得五石。滿了就漸漸安靜。"姜修聽了這話，又擺上酒喝起來。不一會兒喝到五石，客人才酣醉，發狂地唱歌跳舞。他自己嘆息說："快樂呀。"快樂呀，就倒在地上。姜修認爲他醉到極點，讓家僮扶他到室內。到了室內客人忽然跳起來，驚慌的跑出來。家人於是就追趕他，見他誤撞到一塊石頭上，"當"地一聲就找不見了。到天亮去一看，原來是一個多年的酒甕，已經破了。

王屋薪者

王屋山有老僧，常獨居一茅庵，朝夕持念，唯採藥苗及松實食之。每食後，恆必自尋溪澗以澡浴。數年在山中，人稍知之。忽一日，有道士衣敝衣，堅求老僧一宵宿止。老僧性僻，復惡其塵雜甚，不允。道士再三言曰："佛與道不相疏，混沌已來，方知有佛。師今佛弟子，我今道弟子，何不見容一宵，陪清論耳？老僧曰："我佛弟子也，故不知有道之可比佛也。"道士曰："夫道者，居億劫之前，而能生天生人生萬物，使有天地，有人，有萬物，則我之道也。億劫之前，人皆知而尊之，而師今不知，即非人也。"老僧曰："我佛恆河沙劫，皆獨稱世尊。大庇衆生，恩普天地，又豈聞道能爭衡？我且述釋迦佛世尊，是國王之子。其始也。舍王位，入雪山，乘曩劫之功，證當今之果。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故使外道邪魔，悉皆降伏。至於今日。就不聞之。爾之老君，是誰之子？何處修行？教跡之間，未聞有益，豈得與我佛同日而言？"道士曰："老君降生於天，爲此劫之道祖，始出於周。浮紫氣，乘白鹿，人孰不聞？至於三島之事。十州之景，三十六洞之神仙，二十四化之靈異，五尺童子，皆能知之。豈獨師以庸庸之見而敢蔑耶？若以爾佛，舍父逾城，受穿膝之苦，而與外道角勝，又安足道哉？以此言之，佛只是羣魔之中一強梁者耳。"我天地人與萬物，本不賴爾佛而生。今無佛，必不損天地人之萬物也。千萬勿自言世尊，自言世尊，世必不尊之，無自稱尊耳。老僧作色曰："須要此等人。設無此等。即頓空卻阿毗地獄矣。"道士大怒，伸臂而前，擬擊老僧。僧但合掌閉目。須臾，有一負薪者過，見而怪之，知老僧與道士爭佛道優劣。負薪者攘袂而呵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養，處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不但偷生於人間，復更以他佛道爭優劣耶。無居我山，撓亂我山居之人。"遂遽焚其茅庵，仗伐薪之斧，皆欲殺之。老僧驚走入地，化爲一鐵錚。道士亦尋化一龜背骨，乃知其皆精怪耳。（出《瀟湘錄》）

【譯文】

王屋山有一位老僧人，平常獨自住着一所茅草菴，朝夕唸經，只採藥草和松籽來喫。每喫完一頓飯之後，總是要自己尋一處溪澗來洗澡。他幾年裏一直住在山裏，很少有人瞭解他。忽然有一天，有一位穿破舊衣服的道士，堅決要求老僧讓他在庵中住一宿。老僧性格孤僻，又討厭道士有很多塵俗之氣，不答應。道士再三地說："佛教和道教不疏遠，開天闢地以來才知道有佛。你現在是佛門弟子，我現在是道家弟子，爲什麼不能容我一宿，陪伴你清談呢？"老僧說："我是佛門弟子，不知道有道家能比上佛家的地方。"道士說："道，產生在億劫之前，能生天生人生萬物，使人間有了天，有了地，有了萬物。這就是我們的道。億劫之前，人都知道它，尊重它，而你現在還不知道，就不是人了！"老僧說："我佛在天竺國恆河沙劫之後，人們都稱他爲世尊。他廣泛地庇護衆生，恩澤普及天地，又哪裏聽說道能和他抗衡？我暫且說一說釋迦佛世尊，他是國王的兒子，當初一開始的時候，他捨棄了王位，進入雪山，趁過去大劫修煉的功夫，證明當今的現實。天上地下，只有我爲尊。所以讓邪魔外道全都降服。到了現在，就不知道他了。你的太上老君是誰的兒子？他在什麼地方修行？他的傳道事蹟中，沒聽說有好處的，怎能和我佛同日而語？"道士說："太上老君降生在天上，他作爲這一劫的道祖，是從周朝開始的。他飄浮在紫氣之上，騎着白鹿，人誰沒聽說過？至於三島之事，十州之景，三十六洞的神仙，二十四化的靈異，五尺的兒童都知道，難道只有你以庸俗的見解就敢蔑視？如果要說你佛，他捨棄父親丟掉城池，受穿透膝蓋的痛苦，而又與外道爭強鬥勝，又哪裏值得一說呢？從這方面講，佛只是羣魔之中的一個強盜罷了。我們的天、地、人以及萬物，本不是依靠你的佛而生的。現在沒有佛，一定不會給天、地、人以及萬物帶來什麼損失。千萬不要自己說是世尊。自己說是世尊，世一定不尊，不要自稱尊了！"老僧變了臉色說："須要這樣的人，假設沒有這樣的人，就頓時把空門變成阿毗地獄了。"道士非常生氣，伸手臂向前，打算打老僧。老僧只是合掌閉着眼睛。不一會兒，有一個揹着柴的人路過，見了他二人覺得奇怪，知道是老僧和道士爭佛和道的優劣，就捋起袖子呵斥他們說："你們兩個都是父母生的，但是不奉養父母；都住在帝王的土地上，但是不對帝王稱臣。不耕田而喫飯，不養蠶而穿衣。不但在人世間苟且偷生，而且還要爲佛道爭優劣嗎？不要住在我山上，擾亂我居住在山上的人！"於是就迅速燒了那茅庵，拿着砍柴的大斧，要把他們全殺了。老僧嚇得跑進地裏，變成一個鐵錚，道士很快變成一塊龜背骨，這才知道他們都是精怪。

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雜器用 獨孤彥 姚康成 馬舉 吉州漁者

兇器上 梁氏 曹惠 竇不疑

雜器用

獨孤彥

建中末，有獨孤彥者，嘗客於淮泗間。會天大風，舟不得進，因泊於岸。一夕步月登陸，（"陸"字原闕，據明抄本補。）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會去，彥步繞於庭。俄有二丈夫來。一人身甚長，衣黑衣，稱姓甲，名侵訐，（"訐"原作"許"，據陳校本改，下同。）第五。一人身廣而短，衣青衣，稱姓曾，名元。與彥揖而語，其吐論玄微，出於人表。彥素耽奇奧，常與方外士議語，且有年矣。至於玄門釋氏，靡不窮其指歸。乃遇二人，則自以爲不能加也，竊奇之，且將師焉。因再拜請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願爲門弟子，其可乎？"二人謝曰："何敢？"彥因徵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盧氏，吾少以剛勁聞。大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訐悟之。時皆謂我爲'侵訐'，因名之。其後適野，遇仇家擊斷，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藥術，嘗侍忝醫之職。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即假手於人。（"人"原作"吾"，據明抄本改。）後以年老力衰，上（"上"原作"止"，據明抄本改。）欲以我爲折腰吏，吾固辭免，退居田間。吾有舅氏，常爲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嘗不俱。（俱原作懼。據明抄本改。）然我自擯棄，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見矣。今夕君子問我，我得以語平生事，幸何甚哉！"語罷，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後也。唯陶唐之官，受姓於姚曾者，與子孫以字爲氏，故爲曾氏焉，我其後也。吾早從萊侯，居推署之職，職當要熱。素以褊躁，又當負氣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騰之謗，因而解去。蓋吾忠烈（"烈"原作"州"，據明抄本改。）之罪。我自棄置，處塵土之間，且有年矣。甘同瓦礫。豈敢他望乎？然日昔與吾父遭事。吾父性堅正，雖鼎鑊不避其危。賙人之急，要赴湯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於舊職，窘若囚繫。餘以父棄擲之故，不近於父，迨今亦數歲。足下有問，又安敢默乎？"語未卒，寺僧俱歸。二人見之，若有所懼，即馳去，數十步已亡見矣。彥訊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嘗見焉，懼爲怪耳。"彥奇其才，且異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聞曾元者，豈非'甑'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甑'字也。名元者，蓋以'瓦'中之畫，致瓦字之上，其義在矣。甲侵訐者，豈非鐵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辯，其杵字乎？名侵訐者，蓋反其語爲全截。以'截'附'全'，是'鐵'字也。總而辯焉，得非甑及鐵杵耶！"明日，即命窮其跡，果於朽壞中，得一杵而鐵者。又一甑自中分，蓋用之餘者。彥大異之，盡符其解也。（出《宣室志》）

【譯文】

唐德宗建中末年，獨孤彥在泗水和淮河間客居。遇到大風，船無法行駛，停泊在岸邊。一天夜晚，他跨着皎潔的月光登上岸，來到一座佛寺。寺院裏的和尚都去赴村民的集會去了，獨孤彥漫步於庭院。不一會有兩個男子走來，一個人身材很長，穿黑衣，自稱姓甲名侵訐，排行第五。一個人身材粗矮，穿綠色衣裳，自稱姓曾名曾元。兩個人同獨孤彥互相施禮，交談起來。兩個人出語不凡，言談論述深奧玄妙。獨孤彥平素善於清談，多年來經常和一些清高不俗的人物高談闊論，對於玄學和佛學深有造詣。如今遇到了這兩個人，心中非常驚奇，感到自己遠遠不如他們，打算拜他們爲老師。於是重新施禮說："我喜好奇奧，有幸遇到兩位先生，想要作你們的弟子，可以嗎？"兩個人辭謝說："不敢。"獨孤彥又詢問他們從何處來。黑衣人說："我的祖先原本姓盧。我年少時，以剛毅強勁而聞名。大概任何事物如果滯塞不通暢時，必須要用侵犯刺激的方法使他醒悟，人們都叫我'侵訐'，所以便以侵訐作爲自己的名字。後來到郊外，遇到敵人把我擊斷，就改爲姓甲，以逃避禍患。我還精於醫藥知識，曾經當過一個不稱職的醫官。不是不能精通醫術，而是升降上下，都要求助於別人。再後來年老體衰，皇上想叫我作一個小官，我堅持辭掉，退居山林。我舅舅曾經同在一個官署任職，他的行爲品德都很好，然而我卻離開了他，我如今還常常思念舅舅。只是因爲願做官還是願歸隱，志向不同，所以不能相見。今天晚上，您詢問我，使我有機會把平生的事都講出來，感到非常高興。"曾元說："我的祖先是唐陶氏的後代，擔任陶君的官職。因爲是從姚曾那裏接受的姓氏，所以讓子孫用曾字爲姓，所以就姓曾了。我早先跟隨萊侯，擔任推署，職位顯赫重要。我平素氣量狹小，性情急躁，又好賭氣違背上級的意途，由此遭受下流小人亂哄哄的誹謗，因此被免除官職，這都是我正直忠烈的罪過。我從此被拋棄放置。處在塵土中間，已經很多年了。我甘願像瓦石一樣，哪敢有其他的奢望呢？然而過去我和父親遭受禍事，我父親性情堅強正直，即使鼎鑊在前也不避危險。爲解除別人的急難，甘願赴湯蹈火。人們也因此而器重他。現在他拘守原職，窘困得像監獄裏的囚犯一樣。因爲被父親拋棄的緣故，我不親近父親已經有好幾年了。你詢問我，我又怎樣敢沉默不語呢！"話沒說完，寺院裏的和尚都回來了。那兩個人看見他們，似乎很害怕，立即跑着離去，只跑了十幾步遠就看不見了。獨孤彥向和尚詢問那兩個人的來歷，一個和尚說："我居住在這裏很多年了，從未見過這倆人，恐怕是妖怪吧。"獨孤彥讚歎那兩個人的學識，也感到有些怪異。他思索那兩個人的姓名，許久才明白。他說："曾元，難道不是甑嗎？'瓦'字加個'曾'字是'甑'字。名叫元，大概是用瓦字中的一劃，放到瓦字上面，它的意義就在這兒了。甲侵訐，難道不是鐵杵嗎，午木是'杵'字，姓甲是取自東方甲乙木，排行第五，也是'午'字的諧音。而金截，'截'附'金'字旁，是"鐵"字。綜合起來分析，不正是甑和鐵杵嗎！"第二天，他叫人尋找那兩個人的蹤跡，果然在腐朽的倒牆中，找到一個鐵杵和一箇中間裂開一條縫的甑，都是被人用過廢棄的。完全符合其推論，使獨孤彥大爲驚異。

姚康成

太原掌書記姚康成，奉使之汧隴。會節使交代，八蕃使回，郵館填咽。遂假邢君牙舊宅，設中室，以爲休息之所。其宅久空廢，庭木森然。康成晝爲公宴所牽，夜則醉歸，及明覆出，未嘗暫歇於此。一夜，自軍城歸早，其屬有博戲之會，故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復召客，客無至者。乃命館人取酒，遍賜僕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寢。二更後，月色如練，因披衣而起，出於宅門，獨步移時，方歸入院。遙見一人，入一廊房內，尋聞數人飲樂之聲。康成乃躡履而聽之，聆其言語吟嘯，即非僕伕也。因坐於門側，且窺伺之。仍聞曰："諸公知近日時人所作，皆務一時巧麗。其於託情喻己。體物賦懷，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賦一篇，以取樂乎。"皆曰善。乃見一人，細長而甚黑，吟曰："昔人炎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爲。可憐國柄全無用，曾見人人下第時。"又見一人，亦長細而黃，面多瘡孔，而吟曰："當時得意氣填心，一曲君前值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又一人肥短，鬢髮垂散，而吟曰："頭焦鬢禿但心存，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曾經終日掃朱門。"康成不覺失聲，大讚其美。因推門求之，則皆失矣。俟曉，召舒吏詢之，曰："近並無此色人。"康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尋其處。方見有鐵銚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禿黍穰帚而已。康成不欲傷之，遂各埋於他處。（出《靈怪集》）

【譯文】

太原掌書記官姚康成，奉命到汧隴。正趕上節使替換，出使少數民族地區的使臣返回，所以驛站的客館擁擠，姚康成便借邢君牙的舊宅，佈置安排一些生活用具，作爲休息的地方。那個房子空廢很久了，庭院中樹木森森。姚康成白天忙於應酬赴宴，晚上喝醉了纔回來，到天明又出去，未曾在這裏好好休息。一天晚上，他回來得早一點，他部下賭博聚會去了，所以他沒有喝醉。他坐在廳上叫人上茶，想找個朋友來也沒找到，就叫驛站的侍從拿來酒，賞賜給每一個僕人，對他們一路上的辛勤侍奉表示慰勞。不一會大家都醉了，姚康成也躺下休息。二更以後，月色像潔白的絹。他穿衣服起來，走出宅院的大門，獨自散步多時才返回宅院。這時他遠遠看見院子裏有一個人進入一間空房子裏，不久又聽到幾個人喝酒說笑的聲音。姚康成輕輕地走過去傾聽，聽到有人吟詩，知道不會是僕人。於是他坐到門房，偷偷地觀看這些人，聽到其中一人說："各位知道近來當代文人的作品，都是追求辭藻的華麗。在寄託情感，表達見解，描寫事物和抒發志向上都明顯不足。"又說："現在我們三個人可以各自賦詩一首，以增加酒興。"幾個人都表示贊成。這時姚康成看見一個人，身材細長而面色黝黑，吟誦說："昔人炎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爲。可憐國柄全無用，曾見人人下第時。"又見一個人，身材細長而面色微黃，上面還有很多瘡孔，吟誦道："當時得意氣填心，一曲君前值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最後一個人肥胖粗矮，鬢髮垂散，他吟誦說："頭焦鬢禿但心存，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曾經終日掃朱門。"姚康成不覺失聲叫了一聲好，對他們的詩表示讚美，然後推開門進去找他們，但是這些人都不見了。等到天亮，姚康找來驛站的官員詢問那幾個人的來歷。官員回答："近來沒有這樣的人。"姚康成懷疑他們是鬼魅，於是便尋找他們的蹤跡。看見有一柄燒水燙酒用的銚子，一管破笛子，一把禿頭掃帚。姚康成不想傷害他們，就叫人將他們分別埋了。

馬舉

馬舉鎮淮南日，有人攜一棋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與錢千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遙坐以問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時也，公何不求兵機戰術，而將禦寇仇。若不如是，又何作鎮之爲也？"公曰："僕且治疲民，未暇於兵機戰法也。幸先生辱顧，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廢也，廢則亂生，亂生則民疲，而治則非所聞。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後將校精，將校精而後士卒勇。且夫將校者，在乎識虛盈，明向背，冒矢石，觸鋒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湯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爲列藩連帥，當有爲帥之才，不可曠職也。"舉曰："敢問爲帥之事何如？"叟曰："夫爲帥也，必先取勝地，次對於敵軍。用一卒，必思之於生死。見一路，必察之於出入。至於衝關入劫，雖軍中之餘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舍大，急殺而屢逃。據其險地，張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遲速未決，險易相懸，前進不能，差須求活。屢勝必敗，慎在欺敵。若深測此術，則爲帥之道畢矣。"舉驚異之，謂叟曰："先生何許人？何學之深耶？"叟曰："餘南山木強之人也。自幼好奇尚異，人人多以爲有韜玉含珠之譽。（"譽"原作"舉"，據明抄本改。）屢經戰爭，故盡識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內，物無不衰。況假（"假"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合之體，殊不堅牢，豈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辭，公堅留，延於客館。至夜，令左右召之，見室內唯一棋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棋局忽躍起，墜地而碎，似不能變化。公甚驚異，乃令盡焚之。（出《瀟湘錄》）

【譯文】

馬舉鎮守淮南的時候，有一個人攜帶一個鑲嵌着珍珠寶玉石的棋盤獻給他。馬舉給了那人很多錢把棋盤收下了。過了幾天，棋盤忽然不見了。馬舉叫人尋找，但沒有找到。一天忽然有一個拄着柺杖的老頭來到門前求見馬舉。老頭談論的大多是兵法，馬舉坐在離他很遠的位置詢問他。老頭說："當今正是用兵的時候，你爲什麼不研究戰略戰術呢？你要防禦敵寇的入侵。若不這樣，你鎮守此地又有什麼作爲呢？"馬舉說："我忙於治理疲弱的百姓，沒有時間研究兵法戰策，幸虧先生屈尊趕來，你有什麼指教呢？"老頭說："用兵的法度和策略不可鬆懈和廢止，荒廢了就會產生混亂，混亂會導致人民貧困疲憊，那時候再去治理就困難了。何不先來治兵呢？治兵以後將校精幹，將校精幹以後士兵勇敢。作爲將校，重要的在於能夠識別虛實，明辯人心的向背，敢於冒險衝鋒，拼殺格鬥。而士兵呢，要不怕赴湯蹈火，出生入死，不臨陣逃跑。現在您既然位列藩鎮，身爲主帥，就應具備帥才而不可失職。"馬舉說："那麼主帥應當幹些什麼呢？"老頭說："做主帥的，一定要首先奪取有利地勢，其次是對付敵軍。使用一名士兵，一定先考慮他的生死；遇見道路一定要先想好進退。說到破關打陣，以及軍中的其事情，也都不可忽視。還有爲了保全一小部分，反而損失大部，急躁殺敵反而屢次失敗的情況。佔據險要的地勢，佈置疑惑敵人的兵力。妙在急速進攻，不可疑心過重或猶豫寡斷。強弱險易相差懸殊無法前進時，要尋求退路，保存力量。驕兵必敗，不可輕敵，如果深刻地領會掌握這些原則，便是具備了作主帥的知識。"馬舉非常驚奇，問老頭說："先生是哪裏人？爲什麼有這麼高深的學問呢？"老頭說："我是南山的倔強人，自幼就喜歡標新立異，人們都認爲我胸懷韜略，口含珠寶。因爲我屢經戰事，所以熟悉用兵之法。但是天地之間，事物沒有不衰敗的，況且烏合之衆，很不牢固，怎麼能長久呢？我們見面所說的，都是用兵打仗的要點，希望能夠引起您一點注意。"說完就要告辭，馬舉堅決挽留，把他請到館驛休息。到了晚上，馬舉叫左右的人去請老頭，只看見室內有一個棋盤，就是丟失的那個。馬舉知道它是精怪，就命令左右的人用古鏡照它。棋盤忽然跳起來，落到地上摔碎了，好象不能變化了。馬舉很驚異，命令人把棋盤碎塊燒光。

吉州漁者

吉州龍興觀有巨鍾，上有文曰："晉元康年鑄。"鐘頂有一竅，古老相傳，則天時，鐘聲震長安。遂有詔鑿之，其竅是也。天祐年中，忽一夜失鍾所在，至旦如故。見蒲牢有血痕並焄草，焄草者，江南水草也，葉如薤，隨水淺深而生。觀前大江，數夜，居人聞江水風浪之聲。至旦，有漁者，見江心有一紅旗，水上流下。漁者棹小舟往接取之，則見金鱗光，波濤洶湧，漁者急回。始知蒲牢鬥傷江龍（出《玉堂閒話》）

【譯文】

吉州龍興觀有一口巨大的古鐘，鐘上鑄有一行字："晉元康年鑄造。"大鐘頂上有一個洞，相傳是武則天的時候，鐘聲震動長安，於是武則天命令鑿壞它，大概就是這個洞了。天祐年的一天晚上，大鐘突然丟失，第二天早晨又回到原處。但是鐘上所鑄的神獸蒲牢身上有血跡並掛着焄草。焄草是江南一帶的水草，葉象薤草，隨着水的深度而生長。居住在龍興觀前長江邊上的人們，有幾天夜裏都聽到江水風浪的巨大響聲。一天早晨，有一個漁人看見江心有一杆紅旗，從上游飄下來，打魚的人划着小船去取紅旗，看見浪濤洶湧的水中鱗片閃着金光，打魚的人急忙掉船回來。這才知道是神獸蒲牢咬傷了江龍。

兇器上

梁氏

後魏洛陽阜財裏，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爲夫。雖雲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即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爲茅馬。從者數人，盡爲蒲人。梁氏惶懼，舍宅爲寺。（出《洛陽伽藍記》）

【譯文】

後魏洛陽阜財裏，有座開善寺，原來是京城人韋英的住宅。韋英很早就死了，他的妻子梁氏沒有辦理喪事就改嫁了，接納黃河西的向子集爲丈夫。雖說她已改嫁，但仍然居住在韋英的房宅裏。韋英得知梁氏改嫁，在一天白天，帶領幾個人，騎着馬趕回來。韋英到院門外高喊："阿梁，你忘了我啦！"向子集驚慌害怕，拉開弓用箭射韋英。韋英中箭倒地，變成了桃木人。騎的馬變成了茅草馬。跟隨的幾個人也都是蒲草扎的。梁氏害怕，捨棄房宅捐作寺院。

曹惠

武德初，有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雕飾甚巧妙，丹青剝落。惠因持歸與稚兒。後稚兒方食餅，木偶引手請之。兒驚報惠，惠笑曰："取木偶來。"即言曰："輕素自有名，何呼木偶？"於是轉盼馳走，無異於人。惠問曰："汝何時物，頗能作怪？"輕素與輕紅曰："是宣城太守謝家俑偶。當時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隱侯家老蒼頭孝忠也。輕素、輕紅，即孝忠所造。隱侯哀宣城無常，葬日故有此贈。時素壙中，方持湯與樂夫人濯足，聞外有持兵稱敕聲。夫人畏懼，跣足化爲白螻。少頃，二賊執炬至，盡掠財物。謝郎持舒瑟瑟環，亦爲賊敲頤脫之。賊人照見輕紅等曰：'二明器不惡，可與小兒爲戲具。'遂持出，時天平二年也。自爾流落數家。陳末，麥鐵杖猶子將至此。"惠又問曰："曾聞謝宣城（"宣城"原作"康成"，據明抄本改。）婚王敬則女，爾何遽雲樂夫人？"輕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樂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種，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猶與宣城不睦。伺宣城嚴顏，則磔石拄關，以爲威脅。宣城自密啓於天帝，許逐之，二女一男，悉隨母歸矣。遂再娶樂彥輔第八女，美姿質，善書，好彈琴，尤與殷東陽仲文、謝荊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尋。宣城常雲："我才方古詞人，唯不及東阿耳。其餘文士，皆吾機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見爲南曹典銓郎，與潘黃門同列，乘肥衣輕，貴於生前百倍。然十月一朝晉宋齊梁，可以爲勞，近聞亦已停矣。"惠又問曰："汝二人靈異若此，吾欲舍汝如何？"即皆言曰："以輕素等變化，雖無不可，君意如不放，終不能逃。廬山山神，欲取輕素爲舞姬久矣，今此奉辭，便當受彼榮富。然君能終恩，請命畫工，便賜粉黛。"惠即令工人爲圖之，使摛錦繡。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伎，亦當彼夫人。無以奉酬，請以微言留別。百代之中。但以（明抄本"以"作"有"。）他人會者，無不爲忠臣，居大位矣。雞（明抄本"雞"上有"言曰"二字。）角入骨，紫鶴喫黃鼠。申不害。五通泉室。爲六代吉昌。"後有人禱廬山神，女巫言神君新納二妾，要翠釵花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禱者求而焚之，遂如願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訪之時賢，皆不悟。或雲，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亦不爲人說。（出《玄怪錄》）

【譯文】

唐高祖武德初年，曹惠任江州參軍。官府有一座佛堂，堂裏兩個木偶人，一尺多長，雕刻裝飾巧妙精緻，但丹青塗色已經剝落。曹惠就拿回家給小孩玩。後來小孩喫餅，木偶也伸手要餅。小孩驚訝地告訴曹惠，曹惠笑着說："拿木偶來。"木偶立即說："輕素我自有名字，爲什麼叫我木偶？"並且轉動着眼睛奔跑，和人沒有什麼兩樣。曹惠問她說："你是什麼時代的妖物？很能作怪！"木偶輕素和輕紅說："是宣城太守謝朓陪葬的木俑。當時天下的能工巧匠都比不上沈隱侯沈約家的老僕人孝忠，輕素、輕紅就是孝忠製造的。沈隱侯哀傷謝朓早逝，所以埋葬謝朓時就放入木偶侍女。一天輕素在墓中，正拿熱水給樂夫人洗腳，忽然聽到外面有拿着武器的人呼喚命令的聲音。樂夫人害怕。光着腳變成了白髏骷。過了一會有兩個盜賊拿着火把進來，把墓中財物盜走。謝朓戴的項圈，也被盜賊敲碎臉頰拿走。盜賊用火把照着輕素和輕紅說：'這兩個東西不壞，可以給小孩玩。'於是拿了出去。當時是東魏孝敬天平二年。流落了幾家以後，到陳朝末年，麥鐵杖的侄子又把我們帶到這裏。"曹惠又問："聽說謝朓娶的是王敬則的女兒，你爲什麼說是樂夫人呢？"輕素說："王氏是生前的妻子，樂氏是陰間的婚配。王氏本是屠戶家的後代，性情直率粗魯，到了陰曹地府，還和謝朓不和。她對待謝太守態度惡劣，用拿石頭砸門的方法來威脅他。謝朓祕密地報告了天帝，天帝允許驅逐她，兩個女孩和一個男孩都隨母親回孃家了。於是又娶了樂彥輔的第八個女兒。樂夫人姿質美麗，善書法，喜好彈琴，尤其是和東陽太守殷仲文、荊州刺史謝晦的夫人相處很好，謝朓和樂夫人每天形影不離。謝朓常說："我的才華同古詞人相比，只是不如曹植。其他的文人，都是我案子上的肉，可以任意宰割。'現在謝朓任南曹典銓郎，與潘黃門的府第一樣，騎駿馬，穿皮衣，比生前富貴百倍。十個月朝拜一次晉宋齊梁，他可以效勞，聽說近來已經停止了。"曹惠又說："你二人如此靈異，我想放了你們怎麼樣？"輕素和輕紅立即回答："雖然憑着我們的變化，這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您的意思不想放，我們終究無法逃脫。廬山山神早就想要我們倆去作舞妓，如今可以領命告辭了。我們應當給予你榮華富貴，如果您能最終成全我們，就請您找畫工重新給我們畫妝。"曹惠立刻命令畫工爲她倆塗漆，使她們的面容服飾煥然一新。輕素笑着說："這回不是談論舞女的時候了，應當是廬山山神的夫人。用什麼來報答您呢？請讓我們說幾句隱語作爲臨別贈言：'百代之中，但以他人會者，無不爲忠臣，居大位矣。雞角入骨，紫鶴喫黃鼠，申不害，五通泉室，爲六代吉昌。'"後來有人祭祀廬山神時，女巫說山神新娶兩個小妾，要翠釵花簪，你應該爲他找來，山神會降福給你。祈禱的人找到後送去焚燒了，果然如願以償。曹惠不能理解輕素隱語的意思，求教於有學問的人，都解釋不了。有人說，中書令岑文本理解其中三句話，但不爲別人解說。

竇不疑

武德功臣孫竇不疑，爲中郎將，告老歸家。家在太原，宅於北郭陽曲縣。不疑爲人勇，有膽力，少而任俠。常結伴十數人，鬥雞走狗，樗蒲一擲數萬，皆以意氣相期。而太原城東北數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陰雨昏黑後，多出。人見之，或怖而死。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與錢五千。"餘人無言，唯不疑請行。迨昏而往。衆曰："此人出城便潛藏，而夜紿我以射，其可信乎？盍密隨之？"不疑既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於岸下，不疑乃還。諸人笑而迎之，謂不疑曰："吾恐子潛而紿我，故密隨子，乃知子膽力若此。"因授之財，不疑盡以飲焉。明日，往尋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則編荊也，（今京中方相編竹，太原無竹，用荊作之。）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亦（"亦"原作"中"，據明抄本改。）從此以雄勇聞。及歸老，七十餘矣，而意氣不衰。天寶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陽曲，從人飲，飲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盡令從者皆留，己獨（"皆"原作"先獨"，"己獨"原作"所"，據明抄本改。）乘馬，昏後歸太原。陽曲去州三舍，不疑馳還。其間則沙場也，狐狸鬼火叢聚，更無居人。其夜，忽見道左右皆爲店肆，連延不絕。時月滿雲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轉衆，有諸男女，或歌或舞，飲酒作樂，或結伴踏蹄。有童子百餘人，圍不疑馬，踏蹄且歌，馬不得行。道有樹，不疑折其柯，長且大，以擊。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復見二百餘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來繞不疑，踏蹄歌焉。不疑大怒，又以樹柯擊之，長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見非常，乃下道馳。將投村野，忽得一處百餘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門求宿，皆無人應，雖甚叫擊，人猶不出。村中有廟，不疑入之，繫馬於柱，據階而坐。時朗月，夜未半，有婦人素服靚妝，突門而入，直向不疑再拜。問之，婦人曰："吾見夫婿獨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爲夫婿？"婦人曰："公即其人也。"不疑知是魅，擊之，婦人乃去。廳房內有牀，不疑息焉。忽梁間有物，墜於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毆之，則爲犬音。自（"自"字上原有"不疑"二字，據明抄本刪。）投牀下，化爲火人，長二尺餘，光明照耀，入於壁中，因爾不見。不疑又出戶，乘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憩止，天曉不能去。會其家求而得之，已愚且喪魂矣。舁之還，猶說其所見。乃病月餘年。（出《紀聞》）

【譯文】

唐高祖武德功臣的孫子竇不疑任中郎將，他告老還鄉回到太原，他家的住宅在北城陽曲縣。竇不疑膽大勇敢，少年時就很俠義。經常聚集十多個人鬥雞鬥狗，賭博時一擲幾萬，全憑義氣相互交往。太原城東北幾里遠的地方，道上經常鬧鬼，鬼的身高兩丈，經常在陰雨天昏黑的夜晚出現。許多人都看見過這個鬼，有的人還被嚇死了。少年們都說："能夠前去射死路上鬼的人，給賞錢五千貫。"人們聽了都不說話，只有竇不疑要去。黃昏時竇不疑出發，大家說："他要是出城後就暗中藏起來，而後欺騙我們說已用箭射了，難道我們就相信嗎？我們何不祕密地跟在他的後面？"竇不疑到了鬼魅出現的地方，鬼剛出來。竇不疑衝上去用箭射鬼，鬼中箭逃跑。竇不疑繼續追趕，一共射中三箭。鬼自己跳到河岸下，竇不疑返回。少年們笑着迎接他，對他說："我們怕你藏起來欺騙我們，所以偷偷跟蹤你，這才知道你膽量竟這麼大。"於是把錢給了他，他全都用來喝酒了。第二天，人們到河岸下尋找，找到一個驅疫避邪的神像，是用荊條編成的，它的旁邊果然又找到三支箭。從這以後，道路上的鬼就消失了，竇不疑也從此以雄猛勇敢而聞名。等到他告老還鄉的時候已經七十多歲了，但是他的膽氣不衰。唐玄宗天寶二年冬十月，竇不疑去陽曲同別人飲酒，喝醉了想回家，主人苦苦挽留。竇不疑命令從人都留下，自己獨自騎馬在黃昏後返回太原。陽曲距太原州城九十里，竇不疑經過的道路是古戰場，狐狸，鬼火聚集，沒有人居住。那天夜裏竇不疑忽然看見道兩旁都是店鋪，連綿不斷。當時月明雲薄，竇不疑覺得很奇怪。不一會店鋪變得更多，有很多男女在唱歌跳舞，飲酒作樂，還有人結伴按節奏踏腳。有小孩一百多人，包圍了竇不疑的馬，邊跳邊唱，馬不能前進。竇不疑折斷路旁樹上的粗枝，用來擊打包圍他的人，這些人逃跑了。竇不疑又往前走，再到一個旅店，又看見二百多人，身材又高又大，衣服很華麗，前來圍繞竇不疑跳舞唱歌。竇不疑大怒，又用樹枝擊打他們，高大的人消失了。這時竇不疑開始感到有些害怕，認爲看到的不是普通的人，想到村莊投宿。遇到一個一百多戶人家的村莊，房屋建造得很好。竇不疑敲門投宿，全都沒有人迴應，他使勁敲打，仍然沒有人出來。村中有座廟，竇不疑把馬拴到柱子上，坐到臺階上。這時月光明亮，快到半夜時，有個女人穿着淡雅的服裝，擦着脂粉破門而入，走過來給竇不疑行禮。竇不疑問她是誰，她說："我知道我的丈夫獨居，所以前來相伴。"竇不疑說："誰是你的丈夫？"女人說："就是你啊！"竇不疑知道她是鬼，上前打她，她才離開。廳房內有牀，竇不疑到牀上休息。忽然房樑上有個怪物，墜到他的肚子上，大小像個盆。竇不疑打它，竟發出狗的叫聲。竇不疑將它扔到牀下，怪物變了一個火人，長二尺多，光輝照耀，進入牆壁中看不見了。竇不疑走出門，騎馬離開，終於找到一處樹林進去休息，天亮以後已不能走路。正好這時家裏人來了，他已經失魂落魄的了。回家後他講述了見到的事，病了一個多月就死了。

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兇器下 桓彥範　蔡四　李華　商鄉人　盧涵　張不疑

桓彥範

扶陽王桓彥範，少放誕，有大（"有大"二字原闕，據明抄本補。）節，不飾細行。常與諸客遊俠，飲於荒澤中。日暮，諸客罷散，範與數人大醉，遂臥澤中。二更後，忽有一物，長丈餘，大十圍，手持矛戟，瞋目大喚，直來趨範等。衆皆俯伏不動，範有膽力，乃奮起叫呼，張拳而前，其物乃返走。遇一大柳樹，範手斷一枝，持以擊之，其聲策策，如中虛物。數下，乃匍匐而走。範逐之愈急，因入古壙中。洎明就視，乃是一敗方相焉。（出《廣異記》）

【譯文】

扶陽王桓彥範，年輕時行爲放縱，注重大節，但不注重細小瑣碎的事物。他曾經和朋友在荒野中喝酒，黃昏時大家散去。桓彥範等幾個人酩酊大醉，於是就睡在荒野。二更天以後，忽然有一個怪物，一丈多高，粗有十抱，手裏拿着長矛，瞪着眼睛大聲呼喊，直朝桓彥範等人走過來。其他人都嚇得趴着不動，只有桓彥範膽大，跳起來大喊大叫，揮動拳頭向怪物衝去，那個怪物返身往回走。遇到一棵大柳樹，桓彥範用手拽斷一個樹枝，拿着打那個怪物，發出策策的聲音，像是打中了虛空的物體。打了幾下以後，那怪物趴下爬着逃跑。桓彥範越追越急，最後那怪物進入一座古墓之中。等到天亮到那裏觀察，原來是一個破敗的送葬用的紙神像。

蔡四

穎陽蔡四者，文詞之士也。天寶初，家於陳留之浚儀。吟詠之際，每有一鬼來登其榻，或問義，或賞詩。蔡問君何鬼神，忽此降顧。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來耳。"蔡初甚驚懼，後稍狎之。其鬼每至，恆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歡樂。蔡氏故人有小奴，見鬼，試令觀之，其奴戰慄。問其形，雲："有大鬼，長丈餘，餘小鬼數人在後。"蔡氏後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諸果木其外。候鬼至，謂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與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辭謝主人。其後每言笑畢，便入此居偃息，以爲常矣。久之，謂蔡氏曰："我欲嫁女，暫借君宅。"蔡氏不許曰："老親在堂，若染鬼氣，必不安穩。君宜別求宅也。"鬼雲："大夫人堂，但閉之，必當不入。餘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後方還住，而安穩無他事也。後數日，雲："設齋。"憑蔡爲借食器及帳幕等。蔡雲。"初不識他人，唯借己物。"因問欲於何處設齋。雲："近在繁臺北。世間月午，即地下齋時。"問至時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適不可。"蔡氏以鬼，舉家持千手千眼咒，家人清淨，鬼即不來。盛食葷血，其鬼必至。欲至其齋，家人皆精心念誦，着新淨衣，乘月往繁臺。遙見帳幕僧徒極盛，家人並誦咒，前逼之。見鬼惶遽紛披，知其懼人，乃益前進。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與徒侶十餘人北行。蔡氏隨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沒，記其所而還。明與家人往視之，是一廢墓，中有盟器數十，當壙者最大，額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積火焚之，其鬼遂絕。（出《廣異記》）

【譯文】

穎陽蔡四是一個很有文才的人，唐玄宗天寶初年，他家住在陳留的浚儀。每當他吟詠詩詞的時候，就有一個鬼來到他的牀上，有時向他詢問道理，有時一塊欣賞詩詞。蔡四問他："您是什麼鬼神，降臨光顧？"鬼說："我姓王，最大。因爲羨慕你的才華品德而來。"蔡四開始很害怕，以後漸漸同鬼親熱起來。那個鬼每次來時他們都互相稱爲"王大"、"蔡四"，一起說笑。蔡四的朋友有個小僕人能看見鬼，蔡四試着讓他觀察，小僕人嚇得戰戰兢兢。蔡四問他鬼什麼樣，小僕人說："我看見有個大鬼，身高一丈多，還有幾個小鬼跟在後面。"蔡四製作了一個小木屋，放到宅院的西南角，旁邊栽植了各種果樹。等到鬼來了，蔡四對鬼說："人和鬼生活的道路不一樣，這你是知道的。昨天給你做了一間小屋，請你到那兒去住。"鬼很高興，婉言感謝了主人。從那以後他們每次笑談結束，鬼就進入那個小屋休息，形成了習慣。又過了段時間，鬼對蔡四說："我想嫁女，臨時借你的房子用幾天。"蔡四不同意說："老母親還健在，假如染上鬼氣，一定不會安穩，你應該尋求別人的房子。"鬼說："老夫人的上房，只要閂上門，我們一定不進入，其餘的房子只借七天。"蔡四不得已答應了，七天以後歸還房屋倒也平安無事。過了幾天，鬼說："我們要設齋。"想依靠蔡四借食物器皿及帳幕等。蔡四說："我搬來的時間短不認識別的人，只能借自己的物品。"他又問鬼想在什麼地方擺設齋宴，鬼說："繁臺北面。陽世間的午夜，就是陰間喫齋的時候。"又問："到時候去看熱鬧可以嗎？"鬼說："怎麼不可以！"蔡四因爲有鬼，讓全家人都隨身帶千手千眼佛的符咒。家裏人清淨，鬼就不來了。如果有豐盛的葷血食物，那麼鬼一定會來。到鬼設齋那一天，蔡四家的人都認真唸誦咒語，穿着乾淨的衣服，踏着月色去繁臺。從遠處看見帳幕裏的和尚非常多，家裏人一齊念着咒語向前逼近，羣鬼慌亂起來，知道他們怕人。走到跟前，鬼唰地一下就逃散了。那個王大和十幾個同伴往北逃去。蔡四在後面跟蹤，走了五六里，來到一塊樹林中的墳地時鬼不見了。蔡四記住鬼消失的地點就回來了。第二天他和家人去觀看，那裏是一個荒廢的墳墓，墓中有幾十件陪葬的器物，當中最大的，額上有個"王"字。蔡四說："這個大概就是王大吧。"然後堆積柴草將培葬器物全都焚燒掉，鬼從此滅絕了。

李華

唐吏部員外李華，幼時與流輩五六人，在濟源山莊讀書。半年後，有一老人，鬚眉雪色，恆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騎院牆坐，以石擲華等，當窗前後。數月，居者苦之。鄰有秦別將，善射知名。華自往詣之，具說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復來，投石不已。秦乃於隙中縱矢，一發便中，視之，乃木盟器。（出《廣異記》）

【譯文】

唐朝的吏部員外李華，小時候和五、六個同伴在濟源山莊讀書。半年以後，有一個鬍子和眉毛都白了的老人，經常拿着一袋拳頭大小的石頭。每天到了晚上，就騎在院牆上，用石頭投擲李華他們，面對着窗子前後。一連幾個月，居住在那裏的人都被他折騰得受不了。鄰居有一個姓秦的別將，以善於射箭聞名。李華去他那裏拜見他，詳細地說了這件事。秦別將很痛快地拿着弓箭來到山莊等候。到晚上那個老人又來了，不停地投擲石頭。秦別將便在亂石的空隙中射箭，只一箭便射中了他，一看，原來是一個木製的陪葬器皿。

商鄉人

近世有人，旅行商鄉之郊。初與一人同行，數日，忽謂人曰："我乃是鬼。爲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戰鬥，欲假一言：以定禍亂。將如之何？"雲："苟可成事，無所憚。"會日晚，道左方至一大墳。鬼指墳，言："是己冢，君於冢前大呼，有敕斬金銀部落。如是畢矣。"鬼言訖，入冢中，人便宣敕。須臾間，斬決之聲。有頃，鬼從中出，手持金銀人馬數枚，頭悉斬落。謂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報恩耳。"人至西京，爲長安捉事人所告。縣官雲："此古器，當是破冢得之。"人以實對。縣白尹，奏其事。發使人隨開冢，得金銀人馬，斬頭落者數百枚。（出《廣異記》）

【譯文】

近代有一個人，旅行到商鄉的郊外。開始和一個人一同行，幾天後，那個人忽然對他說："我是鬼。由於家中陪葬的器物叛亂，日夜戰鬥。想借助你一句話，用來平定禍亂，你看怎麼樣？"這人回答說："如果可以成事，沒有什麼不行的。"當天晚上，走近道旁一座大墓，鬼指着墓說："這是我的墓，請您在墓前大聲喊，有皇帝詔令斬殺金銀部落，這樣做就完了。"鬼說完進入墓中，這個人就宣佈詔令。一會兒，聽到斬殺的聲音。不久，那個鬼從墓中出來，手拿着幾個金銀人馬，頭都斬掉。對這人說："得到這些足夠使您一生幸福的，用這來報答您的恩情。"這人到了西京，被長安的捕快抓住。縣官說："這是古器，一定是盜墓所得。"這個人將實情報縣官，縣官向府尹報告這件事。派人跟隨這個人挖開那座墓，得到被斬落頭的金銀人馬好幾百個。

盧涵

開成中，有盧涵學究，家於洛下，有莊於萬安山之陰。夏麥既登，時果又熟，遂獨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見大柏林之畔，有新潔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沉，涵因憩馬。睹一雙鬟，甚有媚態。詰之，雲是耿將軍守塋青衣，父兄不在。涵悅之，與語。言多巧麗，意甚虛襟，盼睞明眸，轉資態度。謂涵曰："有少許家醞，郎君能飲三兩杯否？"涵曰："不惡。"遂捧古銅樽而出，與涵飲極歡。青衣遂擊席而謳，送盧生酒曰："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涵惡其詞之不稱，但不曉其理。酒盡，青衣謂涵曰："更與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燭挈樽而入。涵躡足窺之，見懸大烏蛇，以刀刺蛇之血，滴於樽中，以變爲酒。涵大恐慄，方悟怪魅，遂擲出戶，解小馬而走。青衣連呼數聲曰："今夕事須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勢不可，又呼東邊方大："且與我趁，取遮郎君。"俄聞柏林中，有一大漢，應聲甚偉。須臾回顧，有物如大枯樹而趨，舉足甚沉重，相去百餘步。涵但疾加鞭，又經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隱隱雪白處。有人言云："今宵必須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當受禍。"涵聞之，愈怖怯。及莊門，已三更。扃戶閴然，唯有數乘空車在門外。羣羊方咀草次，更無人物。涵棄馬，潛跧於車箱之下。窺見大漢徑抵門，牆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視莊內。遂以戟刺莊內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撈空，於戟之巔，只無聲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遠，方能起扣門。莊客乃啓關，驚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內客哭聲。雲："三歲小兒，因昨宵寐而不蘇矣。"涵甚惡之，遂率家僮及莊客十餘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見夜來飲處，空逃戶環屋數間而已，更無人物。遂搜柏林中，見一大盟器婢子，高二尺許，傍有烏蛇一條，已斃。又東畔柏林中，見一大方相骨。遂俱毀拆而焚之。尋夜來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節筋綴，而不欠分毫。鍛以銅斧，終無缺損。遂投之於塹而已。涵本有風疾，因飲蛇酒而愈焉。（出《傳奇》）

【譯文】

唐文宗開成年中，有個學究盧涵，家住在洛下，有莊園在萬安山的北面。夏季麥子豐收，瓜果又成熟了，盧涵獨自騎上小馬去莊園。走到大柏樹林的邊上，有幾間新建的潔淨房舍，是作店鋪的。這時太陽快落山了，盧涵停在那裏休息。看見一個梳着兩個環形髮髻的女子，容貌美麗媚人。盧涵詢問她是誰。她說是耿將軍看守墳塋的侍女，父親哥哥都去世了。盧涵很喜愛她，和她談話。她的語言乖巧謙虛，姿態美麗，眼睛盼顧生輝，她對盧涵說："有少量自家釀的酒，您能喝兩杯嗎？"盧涵說："很好。"於是她捧着古銅杯走出來，和盧涵暢飲。隨後青衣女子擊打坐席，唱歌爲盧涵助興。唱的是："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盧涵不喜歡歌詞的意思，但又不明白什麼道理。酒喝光了，青衣女子對盧涵說，再爲您進屋添酒去，拿着蠟燭攜帶酒杯進屋。盧涵放輕腳步偷偷觀察，看見在屋內懸掛着一條大黑蛇，青衣女子用刀刺出蛇的血，滴到杯中變成酒。盧涵非常害怕，這才明白遇到鬼魅了。立刻跑出門，解開小馬逃走。青衣女子連着喊數聲說："今晚要留郎君一宿，暫時不要離去。"她知道留不住盧涵，又喊東邊的方大："快給我追，擋住郎君。"不久聽柏樹林中，有一個大漢的聲音，盧涵回頭看去，有個象大枯樹一樣的怪物追上來，腳步非常沉重，距離一百多步。盧涵加鞭疾馳，又經過一個小柏樹林，有一個巨大的怪物，隱隱露出雪白的地方，有人說："今晚必須抓住這個人，否則明天早晨，您會遭受災禍。"盧涵越發恐怖，到了莊園門前已經三更天了，後門緊閉，只有幾輛空車在門外，一羣羊才喫完草站住在那裏，沒有一個人。盧涵扔掉馬，藏到車箱下邊。看見那大漢一直追到門前，牆雖然很高，但只到這個人的腰胯。大漢手拿着戟，向莊內觀察，然後用戟刺扎莊內的小孩。只見他把小孩挑到空中，小孩手腳抓空，只是沒有聲音。大漢很久才離去。盧涵估計他已經走遠，纔起來敲門。莊客開門，驚訝盧涵夜間的到來。盧涵喘氣冒汗不能說話。到第二天早晨，忽然聽到莊院內客人的哭聲，說："三歲小孩，昨晚睡覺再沒有甦醒過來了。"盧涵憎恨鬼怪，率領家丁和莊客十幾個人，拿着刀斧弓箭去搜察鬼怪，只見昨夜飲酒的地方，是逃走的人家剩下的幾間空房子，沒有人。於是又去搜尋柏樹林，看見做成婢女的陪葬器物，有二尺多高。旁邊有一條死去的黑蛇。又在東邊柏樹林中，看見一個大大的送殯驅妖的神像架子。於是都叫人拆毀燒掉。昨夜白色怪物原來是白骨一具，四肢關節聯綴，不少一塊。用銅斧頭砍它，怎麼也沒有砍開，就扔到水溝裏了。盧涵原來有風溼病，因爲飲了蛇酒竟好了。

張不疑

南陽張不疑，開成四年，宏詞登科，授祕書。遊京。假丐於諸侯回。以家遠無人，患其孤寂，寓官京國。欲市青衣，散耳目於閭里間。旬月內，亦累有呈告者，適憎貌未偶。月餘，牙人來雲：（"雲"原作"去"，據明抄本改。）"有新鬻僕者，請閱焉。"不疑與期於翌日。及所約時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稱前浙西胡司馬。揖不疑就位，與語甚爽朗。雲："某少曾在名場，幾及成事，曩以當家使於南海，蒙攜引數年。記（明抄本"記"作"職"）於嶺中。偶獲婢僕等三數十人，自浙右以歷南荊，貨鬻殆盡，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語畢，一青衣捧小盤，各設於賓主位，俄攜銀樽金盞，醪醴芳新，馨香撲鼻。不疑奉道，常御酒止肉。是日，不覺飲數杯。餘命諸青衣六七人，並列於庭，曰："唯所選耳。"不疑曰："某以乏於僕使，今唯有錢六萬，願貢其價。卻望高明，度六萬之直者一人以示之。"朱衣人曰："某價翔庳各有差等。"遂指一丫鬟重耳者曰："春條可以償耳。"不疑睹之，則果是私目者矣。即日操契符金。春條善書錄，音旨清婉，所有指使，無不愜適，又好學。月餘日，潛爲小詩，往往自於戶牖間題詩云："幽室鎖妖豔，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不疑深惜其才貌明慧。如此兩月餘。不疑素有禮奉門徒尊師，居旻天觀。相見，因謂不疑曰："郎君有邪氣絕多。"不疑莫知所自。尊師曰："得無新聘否？"不疑曰："聘納則無，市一婢（"婢"原作"子"，據明抄本改。）耳。"尊師曰："禍矣。"不疑恐，遂問計焉。尊師曰："明旦告歸，慎勿令覺。"明早，尊師至，謂不疑曰："喚怪物出來。"不疑召春條，泣於屏幕間，亟呼之，終不出來。尊師曰："果怪物耳。"斥於室內，閉之。尊師焚香作法，以水向東而噀者三。謂不疑曰："可往觀之，何如也？"不疑視之曰："大抵是舊貌，但短小尺寸間耳。"尊師曰："未也。"復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門而噴者三。謂不疑："可更視之，何如也。"不疑視之，長尺餘，小小許，僵立不動。不疑更前（原本"更"上有"可"字，無"前"字，今據明抄本改。）視之，乃仆地，撲然作聲。視之。一朽盟器。（"器"原作"耳"，據黃本改。）背上題曰"春條"，其衣服若蟬蛻然，繫結仍舊。不疑大驚。尊師曰："此雖然（明抄本"雖然"作"妖物"。）腰腹間已合有異。"令不疑命刀劈之，腰頸間果有血，浸潤於木矣。遂焚之。尊師曰："向使血遍體，則郎君一家，皆遭此物也。"自是不疑鬱悒無已，豈有與明器同居而不之省，殆非永年。（"年"字原闕，據黃本補。）每一念至，惘然數日，如有所失。因得沉痼，遂請告歸寧。明年，爲江西闢。至日使淮南。中路府罷。又明年八月而卒。卒後一日，尊夫人繼歿。道士之言果驗。（原闕出處。明抄本與下條相連雲出《博異志》）

又 一說，張不疑常與道士共辨往來。道士將他適，乃誡不疑曰："君有重厄，不宜居太夫人膝下，又不可進買婢僕之輩。某去矣，幸勉之。"不疑即啓母盧氏，盧氏素奉道，常日亦多在別所求靜。因持寺院以居，不疑旦問省。數月，有牙僧言："有崔氏孀婦甚貧，有妓女四人，皆鬻之。今有一婢曰金釭，有姿首，最其所惜者。今貧不得已，將欲貨之。"不疑喜，遂令召至，即酬其價十五萬而獲焉。寵侍無比。金釭美言笑，明利輕便，事不疑，皆先意而知。不疑愈惑之。無幾，道士詣門。及見不疑，言色慘沮，吁嘆不已。不疑詰之，道士曰："嘻！禍已成，無奈何矣。  
非獨於君，太夫人亦不免矣。"不疑驚怛，起曰："別後皆如師教，尊長寓居佛寺，某守道殊不敢怠，不知何以致禍。且如之何？"哀祈備至。道士曰："皆（"皆"原作"家"，據明抄本改。）無計矣。但爲君辨明之。"因詰其別後有所進者，不疑曰："家少人力，昨唯買二婢耳。"道士曰："可見乎？"不疑即召之，金釭不肯出。不疑連促之，終不出。不疑自詬之，即至。道士曰："即此是矣。"金釭大罵曰："婢有過，鞭撻之可也。不要，鬻之可也。一百五十千尚在，何所憂乎？何物道士，預人家事耶。"道士曰："惜之乎？"不疑曰："此事唯尊師命，敢不聽德？"道士即以拄杖擊其頭，沓然有聲，如擊木，遂倒，乃一盟器女子也，背書其名。道士命掘之，五六尺得古墓，柩傍有盟器四五，製作悉類所焚者。一百五十千，在柩前儼然，即不疑買婢之資也。復之，不疑惝怳發疾。累月而卒。親盧氏，旬日繼歿焉。（出《博異記》，又出《靈怪集》）

【譯文】

南陽張不疑在唐文宗開成四年，參加科舉考試因爲文才出衆被錄取，任祕書官。他遊遍京城拜求各位大臣多加照顧。感到家中沒人，想買一個婢女。他把這個消息在衚衕里弄中擴散開來，一個月裏有很多人來推薦人選，張不疑嫌這些人面貌不美。過了一個月時間，有個買賣中間介紹人來說："有賣婢女的，請你去看看。"張不疑和介紹人約定第二天去婢女主人家。第二天去了以後，主人是個披紅袍拿牙笏的人，自稱是前浙西胡司馬。他請張不疑坐下，同張不疑交談顯得很爽朗。他說："我年輕時在考場上幾乎成名，因爲一個本家出使海南，承蒙他提攜了幾年。記得在南嶺中，偶然得到婢女三十幾人，從浙東到南荊，賣得只剩下六七個人了。感謝介紹人引您前來。"說完一個婢女捧着小盤，擺在賓主各人的位置上，又取來金盃銀盃，斟上酒，立刻酒香撲鼻。張不疑信奉道教，平時不喝酒不喫肉，今天破例喝了幾杯。主人命令六七個俾女並排站在廳堂上，然後對張不疑說："請隨便選擇吧。"張不疑說："我沒有充足的錢來買奴婢，如今只有六七萬貫錢，想拿這些錢儘量買一個好一點的，請您按六萬的價錢出示一個給我看一看。"主人說："我這裏不同價格的婢女確實有差異。"指着一個戴着兩隻耳環的婢女說："春條值這個價錢。"張不疑一看，正是自己暗中看中的那個，當時便寫了契約付了錢。春條會看書寫字，語音清脆婉轉，指使她乾的活，沒有不讓張不疑滿意的。她還聰明好學，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可寫幾首短小的詩了。她在窗上題詩說："幽室鎖妖豔，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張不疑深深愛惜春條的才貌。就這樣過了兩個月。張不疑到旻天觀拜見道長。道長對張不疑說："你身上有很多邪氣啊！"張不疑不知道怎樣回答。道長問："你最近有沒有娶妻納妾？"張不疑說："娶妻納妾倒沒有，只是買了一個婢女。"道長說："是災禍！"張不疑害怕起來，詢問解救辦法。道長說："明天早上我去，不要讓她知道。"第二天早晨，道長來到張不疑家對張不疑說："召喚怪物出來。"張不疑召喚春條，她在屏風帳幕間哭泣，怎麼也不肯出來。道長說："果然是怪物，"走進屋內去斥責她。道長把門關上，焚香作法，向東噴水三次，對張不疑說："可以去看一看她怎麼樣了。"張不疑看後說："大體還是原來的模樣，只是身材短小了幾寸。"道長說："不行。"又邁禹步作法，向門噴水三次。又對張不疑說："再去看看她怎麼樣了。"張不疑看到春條只剩一尺多長，在那裏僵立不動。張不疑再上前走，春條撲的一聲倒在地上，變成一個已經腐朽了的陪葬器皿，背上有兩個題字"春條"。她的衣服也像蟬蛻一樣脫落了，繫結依舊。張不疑非常喫驚。道長說："這個怪物的腰部已經長合但有異處。"叫張不疑拿刀砍她，果然腰部有血，已浸潤到木頭裏了。張不疑將她燒了，道士說："假如她使血遍佈全身，那麼你們全家人都要遭受這個妖物的禍害了。"從此張不疑鬱鬱寡歡，他想難道有和陪葬器物同居而不知道的嗎！每次一想到這事就悵然若失，因此得了重病，只好告假回家。第二年，被徵召到江南，出使淮南中途又被免職。再一年的八月死去，他母親也隨後死去。道士的話果然應驗了。

又一傳說是，張不疑經常和一個道士共同辯論預測命運的法術。一天道士將要到別處去，告誡張不疑說："您有重大災禍，不應該居住在太夫人膝下，也不可買進婢女僕人。我走了，希望你自勉。"張不疑就向母親盧氏講了。盧氏尊奉道教，平常也多在別的地方尋求清靜，於是到寺院裏居住。張不疑每天早晨去給母親請安。幾個月，有介紹買賣的人對張不疑說："有個崔氏寡婦很窮，家有妓女四人，都已經賣掉。有一個婢女叫金釭，容貌美麗，是她最愛惜的，如今貧困不得已，將要賣她。"張不疑很高興，就讓將金釭找來，當即付了十五萬買下，寵幸愛惜無比。金釭談吐婉轉動聽，聰明伶俐，侍奉張不疑，總是事先知道張不疑心中的想法，張不疑越發迷戀。沒過多久，道士來訪，看到張不疑後，神色悽慘沮喪，長吁短嘆不停。張不疑問什麼原因，道士說："災禍已成，無可奈何了，不僅對於你，而且太夫人也難免了。"張不疑驚疑站起來說："離別以後都按師傅的教誨，母親寓居佛寺，我遵守道教規矩不敢懈怠。爲什麼會造成災禍，並且無計可施呢？"道士說："都沒有辦法了，但要讓您看明白。"於是詢問他離別以後買進什麼了？張不疑說："家裏缺少人力，昨日只買二個婢女。"道士說："可以見她嗎？"張不疑立即叫金釭。金釭不肯出來，張不疑連連催促她，始終不肯出來。張不疑罵她，她出來了。道士說："就是她了。"金釭大罵說："婢女有過錯，鞭打可以。不要，賣她也可以，十五萬錢還在，有什麼可憂慮的？道士是個什麼東西，干預別人家的事？"道士說："可惜她嗎？"張不疑說這事只聽從師傅命令。道士就用手杖擊打金釭的頭，像擊打木頭的聲音，金釭倒地，是一個陪葬器物，背上寫着她的名字。道士命令挖地，挖到五六尺深有一古墓，棺材旁邊有陪葬的器物四五件，製作都像所焚燒的。十五萬錢，在棺材前放着，就是張不疑買婢女的錢。緊接着張不疑發病昏迷不醒，幾個月就死了。母親盧氏也繼張不疑死後十天去世。

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火 賈耽　劉希昂　範璋　胡榮　楊禎　盧鬱　劉威

土 馬希範

火

賈耽

唐相賈耽退歸第，（"第"原作"等"。據明抄本改。）急令召上東門卒至，耽嚴戒之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門卒稟命。自巳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他異。直至門，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豔佚，如娼人之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二尼悉然。卒計曰："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撾痛擊之，傷腦流血，叫號稱冤，返走，疾如奔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已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別無異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異。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嘆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出《芝田錄》）

唐代宰相賈耽退朝回到自己的府第，急忙下令召東門卒來，嚴厲地告誡他說："明天正午，有服色特異的人進門，你必須狠狠地打他，死了也沒關係。"門卒聽從。從巳時等到午時，果然有兩個尼姑，自東門百步遠一前一後地走來，並無異常之處。一直到門口才看清，這兩個尼姑搽胭脂抹粉，姿容妖冶豔麗，很像娼妓。她們的內衣是殷紅色的，下身服飾也是紅的，兩個尼姑完全一樣。東門卒心想尼姑哪有這樣的？於是便痛打她們，直打得腦袋流血，連喊冤枉，轉身就往回跑，象馬跑的一樣快。門卒很快就追了上去，擊傷她們的腳，打得她們狼狽不堪。百步開外花草掩映，樹木蔽日，那兩個尼姑忽然失去了蹤影。門卒回來向賈耽報告，詳細述說了沒有看見膚色特異之人，只遇見兩個尼姑，衣飾姿容十分反常。賈耽問："打死了嗎？"回答說已打得她們腦傷足折，疼痛難忍，但沒等打死便不見了蹤影，無處可尋。賈耽嘆息道："我們一定要有小的災禍了。"第二天，東市發生火災，燒了成百上千家，經過撲救才熄滅。劉希昂 元和中，內侍劉希昂將遇禍。家人上廁，忽聞廁中雲："即來，且從容。"家人驚報希昂。希昂自往聽之。又云："即出來，即出來。"昂曰："何不出來？"遂有一小人，可長尺餘。一家持槍跨馬，而走出迅疾，趁不可  
及，出門而無所見。未幾而復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獨行至門，曰："緣遊看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勒家人領過，姿質甚分明。良久不見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見。希昂不信，自去觀之，無所見，唯有一火柴頭在廁門前。家屬相謂曰："此是（"此是"原作"皆及"。據明抄本改。）火災欲（"欲"字原闕，據明抄本補。）起。"覓術士鎮厭之，當鎮厭日，火從廚上發，燒半宅且盡。至冬，希昂忤憲宗，罪族誅。（出《博異志》）

【譯文】

唐代元和年間，內侍劉希昂將要遭遇災禍之前，家裏人上廁所，突然聽到裏面說："就來，請不要着急。"家人感到奇怪，向希昂報告。劉希昂親自去聽，裏面又說："就出來，就出來。"希昂便說："那你爲什麼還不出來？"於是走出一個小人，一尺多高。全家人跨馬持槍追打起來。但那小人跑得極快，怎麼也追不上，一出大門就不見了。不久他又來了。七月十三日中午，忽然有個穿白衣服的女人，獨自來到門口，說："因爲我邊走邊看離家已遠，只好暫借你家後院逗留一下，可以嗎？"劉希昂答應了，讓家人帶她過去，她的身形姿質很分明。去了好久卻不見出來，於是，希昂讓家人去偷偷看看，她已不見了。劉希昂不信，親自去看，什麼也沒看見，只有一火柴頭在廁所門前。家人們議論說："這是火災的預兆。"便尋找有法術的人來治它，正當作法的時候，大火從廚房上着起來，幾乎燒光半個宅院就。到冬天，劉希昂觸怒了憲宗皇帝，被誅滅九族。

範璋

寶曆二年，明經範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廳廚中有拉物聲，範慵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扣門，因拊掌大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連卻擊之，變成火，滿川而滅。（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寶曆二年，明經範璋居住在梁山讀書。夏天的一個深夜，忽然聽到廚房有拉東西的聲音，他懶洋洋地沒有起來。到天亮時，只見一捆五寸多長的小柴禾，整整齊齊地擺在鍋臺邊，十分可愛。地上還摞着五枚餅子。又一天夜晚，有個東西來敲門，並拍掌大笑，聲音象嬰兒。一連三天都是這樣。範障平素有膽量，就乘它笑的時候，拽起一塊大木柴追了出來。那東西象小狗，連續不斷地擊打，竟然變成了火，滿地閃光後便消失了。

胡榮

長慶元年春，楚州淮岸屯官胡榮家，有精物，或隱或見。或作小兒，爲着女人紅裙，擾亂於人。或稱阿姑。時復一處火發，所燒即少，皆救得之。三月，火大起，延燒河市營戍廬舍殆盡。歲中，胡云亦死。（出《祥異集驗》）

【譯文】

唐代長慶元年春天，楚州淮河岸邊的屯官胡榮家中，有個妖精忽隱忽現，有時候變成個小孩兒，穿着女人的紅裙子，襲擾於人。有人稱她阿姑。當時又有一處發生火災，燒燬的財物很少，就被撲滅了。三月，一場大火災發生了，火勢蔓延到集市、軍營、民房，燒了個乾乾淨淨。這年內，胡榮也死了。

楊禎

進士楊禎，家於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昭（"詣昭"原作"指照"。據明抄本改。）應縣，長借石甕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既夕而至。容色姝麗，姿華動人。禎常悅者，皆所不及。徐步於簾外，歌曰："涼風暮起驪山空，長生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憶得開元中。"禎曰："歌者誰耶，何清苦之若是？"紅裳又歌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吊孤影。"禎拜迎於門。既即席，問禎之姓氏，禎具告。禎祖父母叔兄弟中外親族，曾遊石甕寺者，無不熟識。禎異之曰："得非鬼物乎？"對曰："吾聞魂氣升於天，形魄歸於地，是無質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對曰："狐狸者，接人矣，一中其媚，禍必能及。某世業功德，實利生民。某雖不淑，焉能苟媚而欲奉禍乎？"禎曰："可聞姓氏乎？""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於人，乃統丙丁，鎮南方。復以德王神農、陶唐氏。後又王於西漢。因食採於宋，遠祖無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親，遂爲白澤氏所執。今樵童牧豎，得以知名。漢明帝時，佛法東流。摩勝、竺法蘭二羅漢，奏請某十四代祖，令顯揚釋教，遂封爲長明公。魏武季年，滅佛法，誅道士，而長明公幽死。魏文（"文"原作"武"，據明抄本改。）嗣位，佛法重興，復以長明世子襲之。至開元初，玄宗治驪山，起至華清宮，作朝元閣，立長生殿，以餘材因修此寺。羣象既立，遂設東幢。帝與妃子，自湯殿宴罷，微行佛廟，禮陁伽竟，妃子謂帝曰：'當於飛之秋，不當今東幢巋然無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某爲西明夫人。因賜琥珀膏，潤於飢骨。設珊瑚帳，固予形貌。於是選生及蛾，即不復強暴矣。"禎曰："歌舞絲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蓋承先祖之明德，稟炎上之烈信，故奸聲亂色，不入於心。某所能者，大則鑠金爲五兵，爲鼎鼐鍾鏞；小則化食爲百品，爲炮燔烹炙。動即煨山嶽而燼原野，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然則撫朱弦，咀玉管，騁纖腰，矜皓齒，皆冶容之末事，是不爲也。昨聞足下有幽隱之志，籍甚既久，願一款顏。由斯而來，非敢自獻。然宵清月朗，喜覿良人，桑中之譏，亦不能恥。倘運與時會，少承周旋，必無累於盛德。"禎拜而納之。自是晨去而暮還，唯霾晦則不復至。常遇風雨，有嬰兒送紅裳詩：其詞雲："煙滅石樓空，悠悠永夜中。虛心怯秋雨，豔質畏飄風。向壁殘花碎，侵階墜葉紅。還如失羣鶴，飲恨在雕籠。"每侵星請歸，禎追而止之。答曰："公違晨夕之養，就巖谷而居者，得非求靜，專習文乎？奈何欲使採過之人，稱君爲親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滌乎？非但損公之盛名。亦當速某之生命耳。"歸半年，家童歸，告禎乳母。母乃潛伏於佛榻，俟明以觀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燈矣。因撲滅，後遂絕紅裳者。（出《慕異記》）

【譯文】

進士楊禎，家住在長安渭水橋旁。因這裏繁華喧雜，頗妨礙學業，他便到了昭應縣，長期寄讀於石甕寺文殊院。住了十多天，有位紅衣女子一到晚間就來了。她容貌美麗，姿色動人，楊禎平時喜愛的女子，都趕不上她。她在簾外漫步，唱道："涼風暮起驪山空，長生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憶得開元中。"楊禎問唱歌的是誰，爲什麼唱得如此淒涼？那女子又唱道："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吊孤影？"楊禎禮拜着迎到門外。就坐之後，她問楊禎的姓名，楊禎全說了。祖父母叔兄弟中外親族，凡是遊歷過石甕寺的人，她沒有不熟悉的，但都未聽他們講過這種事。楊禎懷疑地問道："你難道是鬼嗎？"那女子回答道："我聽說人死之後，魂氣升上天，形魄歸到地，這是不用懷疑的，哪裏有什麼鬼呢？"楊禎又問："那你是狐狸吧？"女子回答道："狐狸接觸的人，一旦染上它的媚氣，災禍就要臨頭。我的功德事業，實在想有利於百姓，小女子雖然不夠嫺淑，但又怎麼會苟且獻媚而使你遭難呢？"楊禎說："可以告訴我你的姓名嗎？"那女子說："我是燧人氏的後代，始祖對人類有大功績。歷代先人先是管制火，鎮守南方，又憑德統治神農氏、陶唐氏，以後統治西漢，沿襲舊制又接受宋的封邑。遠祖本來沒有什麼忌諱，但因他聲威猛烈，脾氣暴躁，人們不能親近他。後來，他被白澤氏捉住了。現在連樵夫牧童都知道他的名字。漢明帝時，佛法東傳，摩勝和竺法蘭二位羅漢奏請我十四代祖，讓他顯揚佛教，隨即將他封爲長明公。魏武帝末年，毀佛法，殺道士，長明公遭囚禁而死。魏文繼承王位後，重興佛法，又讓長明公世子襲位。到開元初年，唐玄宗治理驪山，造華清宮，修朝元閣，建長生殿，最後用剩餘的材料修造起這個寺院。那些佛象也都塑好，就擺在東邊的殿堂。皇帝與妃子沐浴之後參加殿宴，然後微服來到佛廟，頂禮膜拜。妃子對皇帝說：'正當夫婦相合的秋天，這裏不應當只有東殿堂獨自巋立。'皇帝當天就命令修建西殿堂，隨即封我爲西明夫人，並賜給琥珀膏，以潤滑我的肌骨；設立珊瑚帳幕，防止我的行貌遭到破壞。於是過往的書生及飛蟲，便不再對我不敬了。"楊禎問："歌舞絲竹，這四者哪一個更美妙？"那女子回答說："不是我不行呵。要知道，這全是因爲我繼承祖先的明德，稟受炎帝之功業，所以那些邪惡的樂聲和迷惑人的歌舞，進不了我的內心。我所能做的，大的就是把金屬鍛製成五種兵器，煉就成巨鼎大鐘；小的就是把食物變成上百種，用炮燔烹炙的方法。我一動就能使山嶽起火併燒盡原野，一靜就如燭光幽暗而破昏蒙。然而撫弄紅色的琴絃，嘴吹玉簫，展細腰，炫耀皓白的牙齒，都是妖冶麗容們做的末等事，這我不做。昨天聽說你有幽靜隱居的志向，入寺很久了，所以想見見尊顏。我是因爲這個目的來的，不敢自薦。然而月白風清之良宵，喜逢好人，男女私下相會而被譏笑也在所難免，但也並不算可恥。倘若有幸與你時時相會，少承周旋，一定不會影響你的盛德。"楊禎拜謝而且接納了她。從此，她早晨離開晚上回來，只是陰天的時候除外。當遇到風雨時，便有小孩送紅裳女子的詩，上面寫道："煙滅石樓空，悠悠永夜中。虛心怯秋雨，豔質思飄風。向壁殘花碎，侵階墜葉紅。還如失羣鶴，飲恨在雕籠。"每到星落天曉如要求回去時，楊禎都要追出來，她阻止他說："你違背了早晚的養身之道呵。你到深山裏居住，難道不是尋求安靜，好專心溫習文章嗎？怎麼能想讓我這樣的人，視你爲親人而做夫妻之事呢？一旦被玷污了聲名，怎麼能洗得清呢？這樣不但毀了你的大名，也會縮短我的生命呵。"楊禎回家半年。家童回家之後就把此事告訴了楊禎的奶孃。奶孃就來此潛伏在佛臺底下，等到天明時一看，那女子果然從門縫中走出去，進入西殿堂。原來是澄亮的一盞燈。於是把它撲滅。此後，就再也見不到那位紅衣女子了。

盧鬱

進士盧鬱者，河朔人，徙家長安。嘗北遊燕趙，遂客於內黃。郡守館鬱於廨舍。先是其舍無居人，及鬱至，見一姥，發盡白，身庳而肥，被素衣來。謂鬱曰："妾僑居於此且久矣，故相候謁。"已而告去。是夕，鬱獨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風雪，其姥又至。謂鬱曰："貴客獨處，何以爲歡耶。"命坐語謂。姥曰："妾姓石氏，家於華陰郡，後隨呂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貧，幸貴客見哀。"於是鬱命食，而老姥卒不顧。鬱問之曰："姑何爲不食？"。姥曰："妾甚飢，然不食粟。以故壽而安。"鬱好奇，聞之甚喜，且以爲有道術者。因問曰："姑既不食粟，何胞其腹耶？豈常餌仙藥乎？"姥曰："妾家於華陰，先人好神仙，廬於太華。妾亦常隱於山中，從道士學長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絕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審一日有寒暑之疾。"鬱又問曰："某早歲常遇至人，教吸氣之術，自謂其妙。後以奔走名利，從都國之貢，晝趨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語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豈神仙之旨乎？"姥曰："子不聞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則吞火固其宜也。"鬱曰："願觀姑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哉。"於是以手採爐中火而吞之，火且盡，其色不動。鬱且驚且異，遂起束帶再拜。謝曰："鄙野之人，未嘗聞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異，實平生所未聞者。"姥曰："此小術爾，何足貴哉。"言訖，且告去，鬱因降階送之。既別，鬱遂歸於寢堂。既深，有僕者告鬱曰，西廡下有火發。鬱驚起而視之，其西廡舍已焚。於是裏中人俱至競以水沃之，迨旦方絕。及窮火發之跡，於廡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敗草積其上，故延而至燒。鬱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所謂姓石氏，居於華山者也。鬱因質問呂御史，有郡中老吏，謂鬱曰："呂御史，魏之從事也。居此宅，迨今四十年矣。"鹹如老姥言也。又青州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自移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跡隨之，跡皆成路。（出《宣室異錄記》）

【譯文】

進士盧鬱，是黃河以北的人，徙居到長安城。他曾經遊歷過燕趙之地，就客居在河南的內黃。那次，郡守把他安置在府內館舍。這個館舍先前沒人居住。盧鬱來了之後，看見一位老婦，頭髮全白了，身體矮小且肥胖，披着白色的衣服。她對盧鬱說："我在這裏僑居很久了，所以來拜謁你。"她很快就告辭而去。這天晚上，盧鬱獨自居住在前廳，夜間潮寒，又颳風又下雪。那個老婦又到了，對盧鬱說："貴客獨自在此，用什麼尋歡？"讓他坐起來閒談。老婦說："我姓石，家在華陰郡，後來隨呂御史來到這裏，將近四十年了。我家既窮又苦，幸虧貴客垂憐。"於是，盧鬱讓僕人拿來食物，而老婦卻看都不看。盧鬱問她說："你爲什麼不喫呢？"老婦說："我很飢餓，但不喫粟谷，由於這個原因我才能長壽而且安樂。"聞言，盧鬱又好奇又高興，並認爲她是個有道術的人。於是問道："你既然不喫粟谷，那用什麼充飢呢？難道總喫仙藥麼？"老婦說："我家住華陰，祖先喜好神仙之術，在華山的太華峯搭了間草棚子，我也曾隱居山中，跟道士練長生之法。道士教我吞火，從此不食米粒，現在已經九十歲了，一次也沒有患過感冒。"盧鬱又問道："我早年曾經遇到位高人，教我吸氣的功夫，自認它很玄妙。後來奔走於名利場中，作爲國家選拔人材之事，白天奔波夜晚而息。想不到今晚有幸遇到了你，會說到我平生的喜好！可是，不知道吞火之術是不是神仙的要旨？"老婦說："你沒聽說嗎？凡是高人，寒暑都不能侵犯他。因此，進火，火不能焚燒；入水，水不能淹。這樣，吞火之術對他們來講，固然是很合適的了。"盧鬱說："想看看你吞火，可以嗎？"老婦說："有什麼不可以的呢？"於是，她用手抓起爐裏的火就吞了進去，火吞光了，她仍不動聲色。盧鬱又驚又奇，於是起身束緊衣帶又向她拜了幾拜，謝道："粗俗之人，不知道神仙的事情。今晚遇到仙姑，用吞火之奇術，使我看到了平生未聞之事。"老婦說："這是小法術，有什麼值得稱道呢？"說完，便告辭而去，於是盧鬱下臺階相送。已經分手，盧鬱就回到臥室睡下。半夜，有僕人來告訴他：西廂房起火了！盧鬱驚恐地跑出去觀看，那西廂房已經焚燒起來。於是鄰里的人都來了，競相用水澆火，天亮時才把火撲滅。等到勘查火災現場時，在西廂房的門坎下，找到一個石火通，其中還有許多火。先是有枯草堆在它的上面，蔓延起來以至燃燒。這時，盧鬱才明白：那位老婦就是這個火通。果然如她所說的，姓石，住在華山中呵。盧鬱於是就詢問起呂御史來。郡中有個老官吏，對他講："呂御史是魏國的從事官，居住在這個房子裏，到現在已四十年了。"這跟老婦講的完全一樣。又聽說，青州的平陵城北的石虎，一夜之間，自己移動到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等一千多個腳印跟隨着它，腳印過處便成了一條路。

劉威

丁卯歲，廬州刺史劉威移鎮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廬候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獲。或射之殪，就視之，乃棺材板腐木敗帚之類。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宗爲廬州刺史，火災乃止。（出《稽神錄》）

【譯文】

丁卯年，廬州刺史劉威調任去鎮守江西，離任後郡中發生大火。廬州官吏急忙巡察火情，這時，竟可以看見有人舉着火把趁着夜色還在到處亂竄，捕捉又捉不到，有時用箭射死一看，原來是爛棺材板子和腐爛的掃帚之類東西。郡中人越發恐懼。幾個月後，委任張宗爲廬州刺史，火災才停止。

土

馬希範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沒，出入俱無蹤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出《稽神錄》）

【譯文】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剛剛開出水濠，忽然有一個怪物，十多丈長，沒頭沒尾沒手足，象座土山一樣從北岸冒出來，在水上游了半天，到南岸就不見了。它出入均無痕跡，有人叫它土龍。沒多久，馬希範就死了。

卷第三百七十四　　靈異

鱉靈 玉梁觀 湘穴 耒陽水 孫堅得葬地 聶友 八陣圖 海畔石龜 釣臺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王女　程顏　文水縣墜石　玄宗聖容　渝州蓮花　玉馬　華山道侶

鄭仁本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廬山漁者　桂從義　金精山木鶴　賣餅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鱉靈

鱉靈於楚死，屍乃溯流上。至汶山下，忽復更生。乃見望帝，望帝立以爲相。時巫山甕江蜀民多遭洪水，靈乃鑿巫山，開三峽口，蜀江陸處。後令鱉靈爲刺史，號曰西州皇帝。以功高，禪位與靈，號開明氏。（出《蜀記》）

【譯文】

鱉靈在楚地死了，屍體竟溯着長江逆流而上，到岷山腳下，忽然又活了。於是他去拜見傳說中的望帝杜宇，杜宇封他爲宰相。當時，巫山甕江蜀民大多數人家遭受洪水災害，鱉靈就開鑿巫山，通開瞿塘、巫、西陵三個峽口，蜀江兩岸露出了陸地。以後封鱉靈爲刺史，號爲西州皇帝。因爲功勞高，杜宇把帝位禪讓給他，號稱開明氏。

玉梁觀

漢武帝時，玉笥山民，感山之靈異，或愆旱災蝗，祈之無不應。乃相謂曰："可置一觀，彰表靈蹟。"既構殿，缺中梁一條。邑民將選奇材，經數旬未獲。忽一夜，震雷風裂，達曙乃晴。天降白玉梁一條，可以尺度，嚴安其上，光彩瑩目。因號爲玉梁觀。至魏武帝時，遣使取之。至其山門，去觀數里。亭午之際，雷電大鎮，裂殿脊，化爲白龍，擘煙霧而去，沒觀之東山下。晉永嘉中，有戴氏，不知其誰之子，每好遊巖谷。偶入鬱木山下，見兩座青石，搘指一條白玉梁於巖下。戴氏俯近看之，以手捫摸其上，見赤書五行，皆天文雲篆。試以手斧敲之，聲如鍾，又如隱雷之聲，鱗甲張起。戴氏驚異，奔走告人。再求尋之，不知其所。唐大曆初，有無瑤黃生，因獵亦見。後數數有人見之，皆隱而不聞於人。自玉梁飛去後，其處莫能居之，皆爲猛獸毒蛇所逼。（出《玉笥山錄》）

【譯文】

漢武帝時，湖南玉笥山的老百姓，有感於山神奇靈，有時要消除旱災蟲害，祈禱它沒有不靈驗的。於是大家互相商量說："應該建一座寺觀，以表彰它的靈蹟。"在建造大殿時，缺一條中梁，百姓們要選擇最好的木材，尋找幾十天而未能獲得。忽然有一夜，風吼雷鳴，到天亮才晴。這時，天空降下一條白玉梁，正合尺寸，嚴密地安放在殿上面，光彩奪目，因此號爲玉梁觀。魏武帝當政時，他派人取之。那些人剛到山門，距寺觀還有好幾裏，大晌午天竟然雷電大震，使殿脊開裂，那玉梁化作一條白龍，騰雲駕霧而去，隱沒在寺觀的東山下。晉代永嘉年間，有個戴氏，不知道是誰的兒子，經常喜歡到巖谷中游玩。一次，他偶然來到鬱木山下，看見兩塊青石在巖下支撐着那條白玉梁。戴氏俯身上前看去，用手一摸，見上面有五行紅字，都是天文雲篆。他試着用斧敲敲，那玉梁發出的聲音如鍾，如雷，並迅速展起鱗甲。戴氏十分驚異，奔走告人。待再去尋找，卻不知去向。唐代大曆初年，無瑤有個姓黃的，因爲打獵也看見過，後來又有不少人見過它，但都隱瞞不說。自從玉梁飛走之後，那個地方再也不能居住了，因爲毒蛇猛獸常在那裏出沒，逼得你不得不走。

湘穴

湘穴中有黑土，歲旱，人則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出幹寶《搜神記》）

【譯文】

湘穴中有黑土，旱了的年頭，人們共同灌水堵塞這個穴，穴被水淹沒之後，大雨立刻就到了。

耒陽水

耒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共壅塞之，則甘雨普降。若一鄉獨壅，雨亦遍應。隨方所祈，信若符刻。（出盛弘之《荊州記》）

【譯文】

耒陽縣有個雨瀨。這個縣時常發生旱災，老百姓共同用土堵塞它，甘雨就會普降大地。假如一個鄉單獨堵它，雨也普降四處。隨便任何一方祈禱，都非常靈驗。

孫堅得葬地

孫堅喪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處，喜悅而沒。堅異而從之。時富春有沙漲暴出。及堅爲監丞，鄰黨相送於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後將爲長沙矣。"果起義兵於長沙。（出《異苑》）

【譯文】

孫堅死了父親，要找埋葬之處。這時，忽然有個人對他說："你想百代爲侯，還是四代稱帝？"孫堅回答說："要稱帝。"那個人於是用手指出一個地方，欣然而逝。孫堅認爲這是奇異，但還是照辦了。這時富春當即有大沙灘露出。等到孫堅任監丞官時，鄰里們前來相送，走到其父墳旁的大沙灘上，父老們說："這沙灘狹窄而綿長，看來子孫們將去長沙做官了。"果然，孫堅後來從長沙舉兵起義。

聶友

新淦聶友少時貧。嘗獵，見一白鹿，射中後見箭著梓樹。（原闕出處。明抄本作出《宣室志》，今見《說郛》二五《小說》引作《怪志》）

【譯文】

江西新淦縣的聶友，少年時很貧窮，曾經打過獵。一次，他遇見一隻白鹿，射中之後見箭竟然穿進了梓樹裏。

八陣圖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象石分佈，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混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出《嘉話錄》）

【譯文】

四川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面有諸葛亮留下的八陣圖。它象簸箕似地張開翅膀，象鵝一樣的形狀，象鸛一樣的勢態，石頭有序地分佈着，宛如當初一樣。三峽水漲，三蜀的大雪融化的時候，大水洶湧澎湃，混混蕩蕩，怎樣讚美呢。十抱粗的大樹，百丈長的枯樹枝，石磨般的大石頭，一起隨波浪擁塞大江，江水和堤岸齊平。人們紛紛跑到山上，聚攏的石頭堆成堆，那情景可想而知。等到水落川平，萬物都失去了原來的樣子，只有諸葛亮的八陣圖--那些小石頭堆子，聚合成行，仍然象原來一樣。將近六七百年了，年年大浪淘沙，推拍擊打，那些小石頭堆子到現在還是一動不動。

海畔石龜

海畔有大石龜，俗雲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則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常懷海，我寧忘故鄉？"（出《述異記》）

又 臨邑縣北，有燕公墓碑，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夜常負碑入水，（"水"字原闕，據明抄本補。）至曉方出。其上  
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焉。（出《酉陽雜俎》）

【譯文】

海岸上有個大石龜，相傳是魯班所造。它夏季就進入大海，冬季又爬到山上。晉代詩人陸機寫道："石龜常懷海，我寧忘故鄉？"

又 山東臨邑縣北，有燕公墓碑一座。那墓碑不久便丟失了，只有底座和大龜還在。石氏建立後趙的年代，此龜常常在夜晚背碑入水，天亮之後才爬上岸，身上沾滿了浮萍和水藻。有偷看者，果然見到龜要入水，於是大喊大叫，龜就跑了，碑也墜落摔斷了。

釣臺石

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多運石者。將船兵丁，困弊於役，嗟嘆之聲，聞於道路。時運石者，將船至江東岸山下取石，累構爲釣臺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餘，自山頂飛下，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無傷損。（出《大業拾遺記》）

【譯文】

隋代大業七年二月，剛建造浙江釣臺的時候，很多搬運石頭的役夫。牽拉船隻的兵丁，對服勞役感到睏乏厭倦，吁嗟感嘆之聲，沿途都可以聽見。當時運石頭，要拉船到江東岸山下搬取，這是累造釣臺的基礎。一天，忽然有十多塊牛一樣大小的石頭，從山頂飛下來，一直滾入船中，象是人安放的一樣，船也沒有受到什麼損傷。

汾州女子

隋末築汾州城，惟西南隅不合，朝成夕敗，如此數四焉。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築，城終無合理。"家人莫信，鄰里哂之。此後築城，敗如初。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後甕盛吾，埋於築處。"言訖而終。如其言瘞之，瘞訖，即板築，城不復毀。（出《廣古今五行記》）

【譯文】

隋朝末年修築汾州城時，只有西南角不能合攏，早晨建成晚上就倒，象這樣有四五次了。城中有位童女，年齡十二三歲，她告訴家裏人說："如果不把我築入城中，此城最終便難以合攏。"家裏人不相信，鄰居們也譏笑她。從這以後修築城牆，仍象當初一樣，朝成夕倒。童女說："我今天就要死了，死後你們用罈子盛殮我，埋在築牆之處。"她說完就死了。人們就象她說的那樣埋葬了她。葬畢，人們立即開始築牆，那牆便再也不倒了。

波斯王女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即壞。嘆曰："吾今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鄰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城不復壞。女遂化爲海神，其海至今猶在堡下，水澄清如鏡，週五百餘步。（出《酉陽雜俎》）

【譯文】

中亞的吐火羅國縛底野城，是古代波斯王烏瑟多習建築成的。波斯王剛建此城時，馬上就倒塌了。波斯王嘆息道"我現在無道，上天不讓我築成此城呵！"他有個小女兒名字叫那息，見父親憂傷煩惱，那息便問道："父王有鄰敵嗎？"波斯王說："我是波斯國王，統領一千多個國家。今天來到了吐火羅國中，要建築此城，以流傳萬代，然而一點也不順心，我因此十分憂愁。"女兒道："望父王不要擔憂，明天早晨命令工匠按我走的足跡築牆，就修成了。"波斯王覺得奇怪。第二天，女兒從西北角起步，自己切斷右手的小指，滴血成跡，工匠們沿着血跡築牆，城牆就不再壞了。女兒隨即變爲海神，那海至今還在城堡下面，水澄清如鏡，周圍有五百多步。

程顏

程顏稅居新昌裏，調選不集，貧而復病。有老嫗謂曰："君貧病，吾能救之，復能與君致妻。"言訖而去。是夜三更，果有人云，陳尚令持禮來。顏莫測其由，開關，乃送綾絹數十束。顏問陳尚何人也，使者曰："醫也。"乃附藥一丸，令帶之能愈一切疾。顏帶之，果疾愈。數日後，夕有大旋風入顏居。須臾風定，見擔輿三乘，有一女，三青衣從之。問其故，曰："越州扶余縣趙明經之女，父母配事前扶余尉程顏，適爲大風飄至此。"顏無所遣，因納之。既而以其事驗之，信然。而越州自有人，與顏姓名同。（出《聞奇錄》）

【譯文】

程顏租居在新昌裏，應選沒有成功，貧病交加。有位老婦對他說："你貧而又病，我能救你，還能給你娶個妻子。"說完便離去了。這天夜裏三更，果然有人說："陳尚讓我拿禮物來了！"程顏不解其故，打開了門，那人竟送進來幾十束綾絹。程顏問陳尚是什麼人，使者說是個醫生，並給了他一丸藥，讓他帶在身上，說是能治療一切疾病。程顏帶上它，果然病好了。幾天之後，晚上有大旋風颳進程顏的房宅。一會兒風停，這時只見三乘轎子，上面有一個女子，後面跟着三個婢女。問她們要到哪裏去，那女子回答說："我是浙江越州扶余縣趙學究的女兒，父母把我許配前扶余縣尉程顏爲妻，剛纔被大風颳到這裏。"程顏無處遣送，就把這幾個人都收納了。不久有人去驗證這件事，結果屬實。而越州是另有他人，與程顏姓名相同。

文水縣墜石

唐貞觀十八年十月，文水縣天大雷震，雲中落一石下，大如碓觜，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靜奏，時有西域摩伽簹菩提寺長年師到西京。頗推（"推"原作"持"。據明抄本改。）博識。敕問之，是龍食，二龍相爭，故落下耳。（出《法苑珠林》）

【譯文】

唐代貞觀十八年十月，山西文水縣天打大雷，雲中落下一塊石頭，大小像搗米杵，脊樑高高的，腹部平平的。縣丞張孝靜向上奏了一本。當時，西域摩伽陁菩提寺長年師到京，他學識淵博，頗受尊崇。皇帝問他那塊石頭是個什麼東西，他回答說：這是龍的食物，二龍相互爭鬥，所以掉下來了。

玄宗聖容

玄宗皇帝御容，夾苧作。本在周至修真（"修真"原作"縣貞"。據明抄本改。）觀中。忽有僧如狂，負之，置於武功潛龍宮。宮即神堯故第也，今爲佛宇。御容唯衣絳紗衣幅巾而已。寺僧雲："莊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東赴伊（"伊"原作"依"。據明抄本改。）瀍之歲。額上皆有汗流。"學士張沆，嘗聞之而未之信。及經武功，乃細視之，果如其說。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則無。自天福之後，其汗遂絕。高陵縣又有神堯先世莊田，今亦爲宮觀矣。有柏樹焉，相傳雲，高祖在襁褓之時，母即置放柏樹之陰，而往餉田。比餉回，日斜而樹影不移，則今柏樹是也。史傳不載，而故老言之。（出《玉堂閒話》）

【譯文】

唐玄宗李隆基的御像，是夾雜着苧麻製作的。原來擺在陝西周至修真觀中。忽然有一天，有個和尚瘋也似地揹着它，把它放置到武功潛龍宮。此宮就是唐堯的舊宅第，現在變成了佛堂。玄宗的御像只穿絳色紗衣，戴一絳色幅巾。寺院的僧人說："五代時後唐莊宗進入開封，明宗進入洛陽，等到清泰東去伊水瀍水那年，玄宗御容額頭上都有汗水流淌。"學士張沆，曾經聽說此事但卻不信，直到經過武功時，親自細看了一下，果然象傳說的一樣。不過，他懷疑那是漏雨造成的，可玄宗的幅巾上卻是乾乾的。從五代後晉高祖天福年之後，御容上的汗水就斷絕了。高陵縣還有唐堯先輩的莊田，如今也變成宮觀寺院了。那裏長着一株古柏樹，人們傳說：唐高祖在襁褓爲嬰兒時，母親把他放在柏樹的陰影下，到田地裏去祭祀；待她回來時，只見日頭斜了但樹影卻未移動，就是現在的那株柏樹。當然，這在史書上沒有記載，是聽老人傳說的。

渝州蓮花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貞觀二十年十月，寺側泉內，忽出紅蓮花，面廣三尺。遊旅往還，無不嘆訝，經月不滅。昔齊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於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亦此類也。（見吳均《齊春秋》）

【譯文】

渝州西一百里處相思寺附近的北石山上，有十二個佛的腳印，都三尺左右長，一尺一寸寬，九寸深，中間有古代的魚紋。這些腳印在佛堂北面十多步遠。唐代貞觀二十年十月，寺院旁邊的泉水中，忽然長出紅蓮花，面積足有三尺多寬，遊觀者來來往往，沒有不驚歎的。這蓮花經過一個多月也沒有凋謝。當年齊朝荊州城東的天子井往上漂錦緞，士人和女子們紛紛拿用，與平常的錦緞沒有什麼區別，經過一個多月才停止，也跟這忽然長出蓮花的事類似。

玉馬

沈傅師爲宣武節度使。堂前忽馬嘶，其聲甚近，求之不得。他日，嘶聲漸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餘，遇小空洞。其間得一玉馬，高三二寸，長四五寸，嘶則如壯馬之聲。其前致碎硃砂，貯以金槽。糞如綠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恆以硃砂喂之。（出《聞奇錄》）

【譯文】

沈傅師任河南宣武節度使。一天，他家門前有馬嘶鳴，聲音似乎很近，卻又找尋不到。後來有一天，那馬叫聲更近了，好象就在廳堂下面。挖了一丈多深，遇到了個小洞穴，得到一隻玉馬。它二三寸高，四五寸長，叫起來象壯馬嘶鳴。在它的前面放着一些碎硃砂，用金槽貯藏着。它的糞蛋綠豆大小，金子般的顏色。沈公經常用硃砂餵它。

華山道侶

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人股，（"股"原作"服"，據《酉陽雜俎》十改。）襪履甚新，斷處如膝頭，初無痕跡。（出《酉陽雜俎》）

【譯文】

處士元固說，在唐代貞元初年，曾經和道侶漫遊華山。他們在山谷中看見一條人的大腿，襪子和鞋都很新，斷處象膝蓋骨的頭，原來一點傷痕也沒有。

鄭仁本弟

唐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羅越澗，境極幽夐，忽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衣甚潔白，枕一袱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無？"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多爲日爍。其亞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子即一數。"因開袱，有斤鑿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指一歧徑，曰："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出《酉陽雜俎》）

【譯文】

唐代太和年間，鄭仁本有個表弟，記不住他的姓名了。曾經和一個王秀才遊嵩山，他們攀藤越澗，來到一極幽之境時，忽然迷失歸途。將近天晚，不知該到什麼地方去。他們正躊躇間，忽然聽到樹叢中有打鼾的聲音，便撥開榛柴棵子察看，只見一個穿布衣的人，衣裳很潔白，枕着一個包袱剛剛睡熟。他二人急忙將他喚醒，說："我們偶然來到此地，迷了路，你知道哪裏有大道嗎？"那人抬頭看了他們一眼，不吱聲又要睡。他二人再三喊他，他才坐起來，轉過頭來說道："到這裏來。"二人於是走上前去，並問他來自何方。那個人笑着說："你們知道月亮是七寶合成的嗎？月亮的情況像圓球，它的陰影多半是被太陽銷熔的，在它的暗處，常常有八萬二千人在那裏修整，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於是他打開包袱，裏面有斧鑿等物。他拿出兩包用玉屑做成的飯糰子，送給二人說："分喫這個東西雖然不足以長生不老，但卻可以免除疾病了！"然後站起來，給二位指點一條岔道，說："只要從這向前走，自然就可以上大道了。"話音剛落，人已不見蹤影。

楚州僧

楚州界內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尺二，闊四寸，赤如榴花。（"榴花"二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每面有六龜子，紫色可（"紫色可"三字原空闕，據明抄本補。）愛，中若可貯水狀。僧偶擊一角視之，遂瀝血，半月日方止。（出《酉陽雜俎》）

【譯文】

楚州界的有座小山，山上有房屋但是沒有水。和尚智一想挖口井，挖到三丈深時遇到一塊石頭。鑿開石頭見到土，又挖了五十尺深，得到一塊玉。這玉一尺二寸長，四寸寬，象石榴花一樣紅。每個面都有六個龜子，紫色的，非常可愛，中間象能貯水的樣子。智一和尚偶然擊打一個角看看，一股血水就從裏面瀝瀝滴出，半個月才停止。

胡氏子

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鹹異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載麥，溯流詣州市。未至間，江岸險絕，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鹹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馬跪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跪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副斫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球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鹹共嗟訝之。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出《錄異記》）

【譯文】

洪州胡氏有個兒子，忘記了他的名字。胡家原來很窮，一共有五個兒子，他是其中最小的，氣質容貌不一般。他一生下來，家裏便稍稍寬裕起來，種田養蠶，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鄉里人都感到奇怪。一天，家裏讓他押着載麥子的船，逆流而上去州市。快要到時，大江兩岸峭壁險絕，纖道不通，只好橫江而渡，結果船抵向岸去，怎麼也控制不了，最後沖垮了堤岸。不料，從那堤穴中得到了好幾百萬錢！於是，他便扔棄麥子載錢而歸。從此，他家越發富足了，僱僕人買車馬，買服裝和首飾。人們都說這小子有福氣。他不想久居鄉下，家裏就讓他經常往城裏跑，漸漸地就學壞了。一日行至中途，他的馬竟跪地不起。他回頭對僕人說："上次咱們是在撞船處得到的錢，現在馬跪地不起，也恐怕會有什麼好寶貝呢！"於是讓手下人挖地，結果又得到五百兩黃金，拿回家去。後來有一天，他又進城去，遇到一位經商的胡人。見他頭上有珍珠，那胡商便同他親近戲狎，誘惑於他。後來將其灌醉，把他頭上的珍珠拿跑了。原來他額上有塊肉，暗暗突起如球狀，失去珍珠之後，那塊肉就陷下去了。他當即回到家中，親友家人都嘆訝不已。從此，他精力減退，患病而死，家道也漸漸衰落下來。

王蜀先主

唐僖宗皇帝，播遷漢中，蜀先主建爲禁軍都頭。與其儕於僧院擲骰子，六隻次第相重，自幺至六。人共駭之。他日霸蜀。因幸興元，訪當時僧院，其僧尚在。問以舊事，此僧具以骰子爲對。先主大悅，厚賜之。（出《北夢瑣言》）

【譯文】

唐代僖宗皇帝，流離遷徙到陝西漢中後，前蜀先主王建任禁軍都頭。一日，他與下屬在僧院裏擲骰子，六隻骰子依次相重合，從幺點到六點。人們都爲此事感到驚駭。以後王建在蜀地稱霸。一次因爲巡幸興無，訪問當時的那座僧院，和尚還在。提起舊事，那和尚都用骰子的事答對。先主王建非常高興，厚厚地賞賜了他。

廬山漁者

廬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漁釣者。後唐長興中，有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迤邐至岸。見一物如人狀，戴鐵冠，積歲莓苔裹之。意其木則太重，意其石則太輕，漁者置之潭側。後數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爲風日所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歘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靧面。衆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即詢諸（"詢"原作"語"。"諸"字原空闕，據明抄本改補。）漁者，本處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詳審，問訖，卻入水中，寂無聲跡。然竟無一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爲建祠壇於潭上。（出《玉堂閒話》）

【譯文】

廬山中有一深水潭，名叫落星潭，經常有人來此垂釣。後唐明宗長興年間，有個釣魚人釣到一個怪物，覺得難以牽引，費了一番周折才把它拖上岸。這怪物象人的形狀，戴着鐵帽子，被多年的青苔包裹着。說它是木頭又太重，說它是石頭又太輕，釣魚人把它扔到了潭邊。幾天之後，那怪物身上的泥潭青苔被風日剝落，又經雨淋洗，忽然見其睜開雙眼，原來是個人。他忽然站起來，撩着潭水洗洗手臉。衆垂釣者驚訝不已，都圍上去看。那人就詢問這裏土地山川的名字，以及朝代年月等，很詳細。問罷，轉身鑽入水中，寂然無聲無跡。但竟無一人問他從何而來。南中的吏民們覺得此事怪異而神奇，爲他在潭邊修建起一座祠堂。

桂從義

池陽建德縣吏桂從義，家人入山伐薪，常所行山路，忽有一石崩倒。就視之，有一室。室有金漆柏牀六張，茭薦芒簟皆新，金翠積疊。其人坐牀上，良久，因揭簟下，見一角柄小刀，取內懷中而出。扶起崩石塞之，以物爲記。歸呼家人共取。及至，則石壁如故，了無所見。（出《稽神錄》）

【譯文】

陝西池陽建德縣吏桂從義，他的家人進山砍柴，平常行走的山路旁，忽然崩倒一塊山石。家人上前去看，只見那裏露出一屋室。室內有六張全漆的柏木牀，草墊竹蓆等都是新的，金銀首飾堆了很多。他在牀上坐了很久，然後就揭開竹蓆，看見一把角柄小刀，拿起揣進懷裏就走了出來。接着，他扶起那塊崩石塞住洞室，並用東西作個記號。回家招呼人一起去拿那些財寶。等大家趕到後，只見那石壁完好如初，什麼也沒有看到。

金精山木鶴

虔州虔化縣金精山，昔長沙王吳芮時，仙（"仙"字原闕，據明抄本補。）女張麗英飛昇之所，道館在焉。巖高數百尺，有二木鶴，二女仙乘之。鐵鎖懸於巖下，非榜道所及，不知其所從。其二鶴，恆隨四時而轉，初不差忒。順義道中，百勝軍小將陳師粲者，能卷簟爲井，（"井"原作"牛"，據明抄本改。）躍而出入。嘗與鄉里女子遇於巖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鶴目，即可。"師粲即一發而中，臂即無力，歸而病臥。如夢非夢，見二女道士，饒牀而行。每過，輒以手拂師粲之目，數四而去。竟失明而卒。所射之鶴，自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粲之子孫，亦爲軍士。（出《稽神錄》）

【譯文】

虔州虔化縣有座金精山。當年長沙王吳芮當政時，仙女張麗英就在這裏飛昇上天，如今道館還在。此處山岩有好幾百尺高，還有兩隻木鶴，是二位仙女騎的。鐵鎖鏈子懸在岩石下邊，不是立標誌開闢道路時搞的，誰也不知道它是怎麼來的。那兩隻木鶴，總是隨着四季的變化而動，一點也不差。順義道里，百勝軍有個小將叫師粲，能夠將竹蓆捲成井狀，自由地跳進跳出。一次，他與一鄉里女子在巖下相遇，他向她求婚，那女子說："你能射中那鶴眼，就可以。"師粲一發即中。不料，他立刻覺得臂軟無力，回來就病倒在牀。似夢非夢中，他看見二位女道士，繞牀而走，每走一圈就用手摸摸他的眼睛。四五圈之後，她們便離去。而師粲則失明而死。被射中的那隻鶴從此不再轉動，另外那隻還轉動如初。辛酉年，那位鄉里女子還在，師粲的子孫也做了軍士。

賣餅王老

廣陵有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晝日，自賣餅所歸家，見其女與他少年共寢於北戶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躍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殺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滿身。吏呵問之，不知所對。拘之以還王老之居，鄰伍方案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抵罪。（出《稽神錄》）

【譯文】

廣陵有位賣餅的王老，死了妻子，獨自和一個女兒居住。王老有一天從賣餅處回家，看見女兒和一個少年正在北窗下共枕，頓時大怒，拿起刀就追。那少年跑得快，得以倖免；王老氣極了，就殺死了自己的女兒。而少年跑在半路上，忽然滿身流血，官吏斥問他，他又說不出原因。於是，便將他拘捕押到王老處。這時，人們正爲那案子勘查現場，王老認出那位少年，於是就讓他抵了罪。

桃林禾

閩王審知，初爲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尅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於延羲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惟餘梗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羲爲左右所殺，王氏遂滅。（出《稽神錄》）

【譯文】

閩王王審知，當初任泉州刺史。在州城以北幾十裏處，有一個地方叫桃林。唐代僖宗光啓年間，一天晚上，村中地震發出聲響，如幾百面鼓在敲。待到天亮一看，那長得正茂盛的莊稼已不見一株。試着挖地尋找，原來那禾苗都倒懸在土下。那年，審知攻克晉安，完全佔領了閩、浙一帶，傳國六十年。到延羲登基時，桃林地裏又響鼓聲。這時莊稼已經收了，只剩下禾梗還在田間。等到天明去看，也沒有剩一棵。掘地一找，竟然也是倒懸土下。那年，延羲被身邊的人殺害，王氏王朝也就滅亡了。

王延政

王延政爲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爾夕，復夢如前。村人曰："旦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既無他物，則負之歸。飾（"飾"字原闕，據明抄本改。）以牆壁，煥然可愛。人聞者，競以善價。從此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出《稽神錄》）

【譯文】

王延政任建州節度使時，延平村有個人夢見有人告訴他："我想給你富貴，明天早晨進山去找吧。"第二天，那個人進了山，結果一無所獲。這天晚上，又復夢如前。村裏人說："我早晨已經進山，不是什麼也沒找到嗎？"那個人說："只要去找，哪有找不到之理？"於是，他第二天又進山了。傍晚，他在大樹下休息，看見前面有塊一丈見方的土地特別明淨，他試着挖掘下去，得到一些如丹的紅土。既然沒有其他東西，他就將那紅土揹回家中，粉飾牆壁，光閃閃的非常可愛。人們聽說了，競相用高價來買。此後，這個人又到集市上尋求買主。閩王王延政聽說了此事，拿那紅土來粉飾宮室，並讓那人到衙門裏做事。幾年之後，建州也就失敗了。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岩石之下。藤蘿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絕世，閉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衆觀之不能測，或爲整其冠髻，即應手腐壞。衆懼散去。復尋之，不能得。（出《稽神錄》）

【譯文】

洪州的樵夫到西山岩石下砍柴。那裏藤蘿稠密，只見一位姿色絕代的女道士，閉目端坐，身上的衣裳霞帔都像新的。大家看半天不能理解，有人便上前爲她整理冠髻，不料，他一伸手那冠髻就腐壞了，衆人嚇得四散而逃。再來尋找她，卻怎麼也找不到了。